
一句顶一万句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震云 著 一句顶一万句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我不是潘金莲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手机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一地鸡毛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温故一九四二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我叫刘跃进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故乡相处流传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故乡天下黄花 典藏版

总目录

温故一九四二

我不是潘金莲

一句顶一万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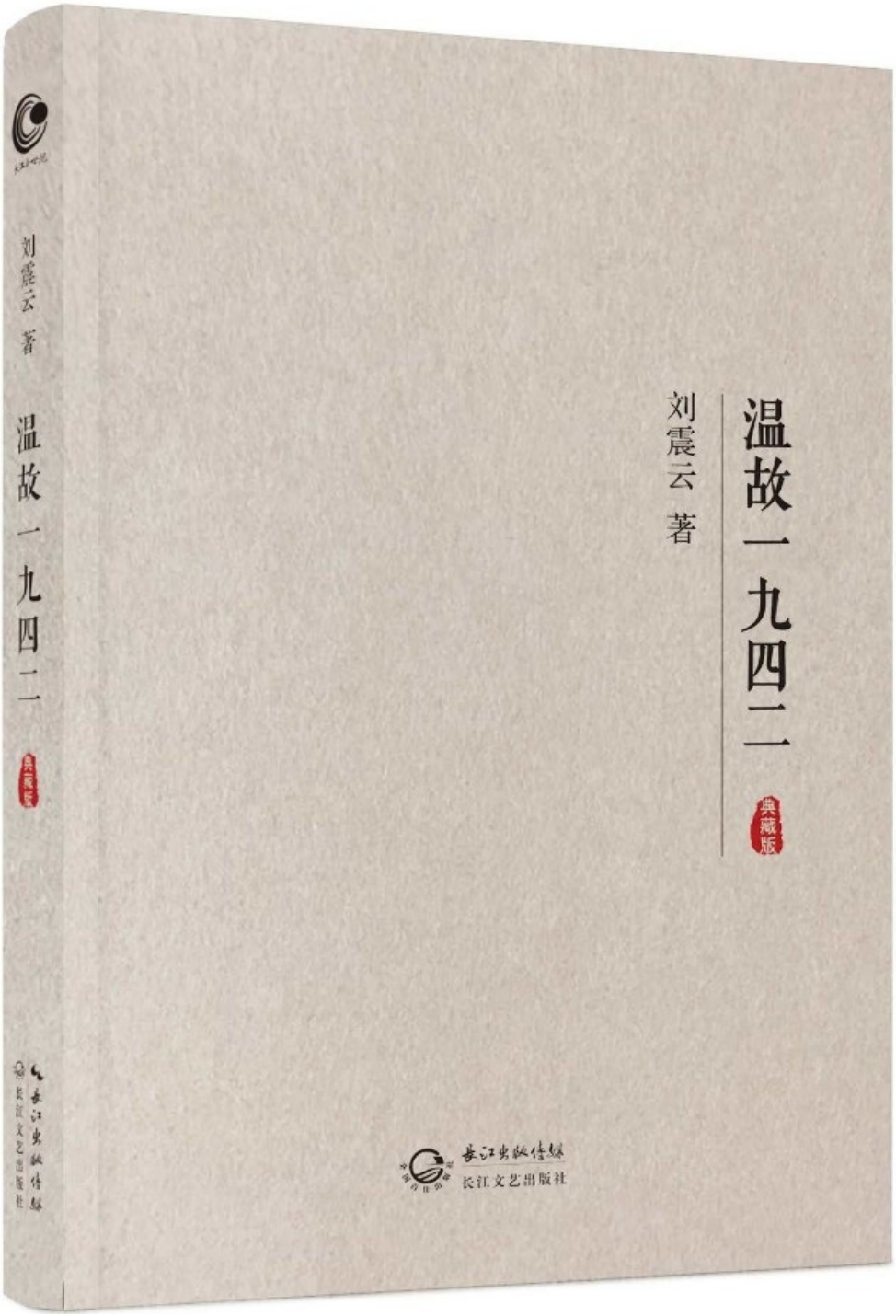
我叫刘跃进

一地鸡毛

手机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温故一九四二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 二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附录

电影一九四二

- 1 字幕
- 2 老东家院落夜
- 3 老东家仓房内夜
- 4 仓房外夜
- 5 仓房内夜
- 6 村庄寨墙夜
- 7 山梁上夜
- 8 地主家院落夜
- 9 地主家夜
- 10 地主家黎明
- 11 野外日
- 12 延津县衙厨房日
- 13 延津县衙饭厅日
- 14 老庄村日
- 15 县城中学日
- 16 延津县城东街老东家门前日
- 17 延津县城北街县衙日
- 18 佃户瞎鹿家日
- 19 河滩上日
- 20 县城门洞日

21 县城西山路上日

22 重庆美国驻华使馆晚上

23 河南黄河北日

24 逃荒队伍日

25 行进的军队日

26 吉普车内日

27 吉普车内日

28 军队行进队列旁山角转弯处日

29 逃荒路上傍晚

30 逃荒路上夜

31 逃荒路上夜

32 逃荒路上夜

33 卡车驾驶室夜

34 逃荒路上日

35 逃荒路上一土庙日

36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37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

38 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39 陇海铁路日

40 逃荒路上傍晚

41 逃荒路上半夜

42 延津县衙外日

43 延津县衙内日

44 逃荒路上日

45 逃荒路上日

46 逃荒路上日

47 天空日

48 逃荒路上日

49 逃荒路上日

50 逃荒路上日

51 洛阳郊区一天主教堂日

52 黄山官邸日

53 黄山官邸日

54 黄山官邸日

55 开封火车站日

56 逃荒路上傍晚

57 逃荒路上傍晚

58 逃荒路上夜

59 逃荒路上夜

60 逃荒路上深夜

61 逃荒路上深夜

62 逃荒路上深夜

63 逃荒路上深夜

64 逃荒路上深夜

65 逃荒路上深夜

66 逃荒路上黎明

67 洛阳郊区天主教堂夜

68 教堂餐室夜

69 教堂起居室夜

70 逃荒路上清晨

71 重庆大街日

72 美国驻华使馆日

73 美国使馆院子日

74 江北机场日

75 江北机场日

76 逃荒路上日

77 重庆宋庆龄官邸日

78 逃荒路上夜

79 土窑夜

80 逃荒路上黄河边日

81 逃荒路上日

82 重庆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83 蒋介石办公室日

84 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85 蒋介石办公室日

86 蒋介石办公室

87 重庆街头日

88 重庆街头日

89 蒋介石座车内日

90 陇海铁路日

91 山洞

92 陇海铁路边日

93 逃荒路上日

94 火车站日

95 河南鲁山省政府会议室日

96 逃荒路上日

97 逃荒路上日

98 逃荒路上日

99 洛阳城门日

100 苇子坑日

101 卖人队伍前日

102 苇子坑日

103 一军用仓库内日

104 洛阳城内马家菜园夜

105 畅春书寓房间夜

106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7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8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9 洛阳城墙脚下夜

110 苇子坑日

111 苇子坑日

112 苇子坑日

113 西安城北门日

114 西安冰窖巷张钫寓所日

115 张钫家后院张钫母寓室日

116 张钫家前厅日

117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18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19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20 洛阳城日

121 洛阳城一教会医院日

122 苇子坑日

123 洛阳火车站站台夜

124 火车上夜

125 火车厢顶上夜

126 火车顶上黎明

127 火车顶上黎明

128 火车顶上黎明

129 潼关西铁路上

130 河南鲁山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办公室日

131 空中日

132 战争场面

133 洛阳城门日

134 洛阳城日

135 洛阳城郊天主教堂日

136 教堂内日

137 教堂外夜

138 教堂内夜

139 梅甘起居室教堂门廊夜

140 湖边日

141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雨

142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雨

143 山路日

144 山路日

145 山路日

146 山坡上日

147 繁花似锦中字幕

148 繁花似锦中字幕

149 繁花似锦中字幕

150 繁花似锦中字幕

151 字幕

152 字幕

153 字幕

附录

返回总目录

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冯小刚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的王朔还是小王，震云还是小刘，我还是小冯。我们仨同龄，五八年的，风华正茂。

一个夏天的午后，小王把小刘的《温故一九四二》交到我的手上。

小王说：推荐你看震云新写的一个中篇，调查体小说。

我一口气看完，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小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也貌似没有态度没有立场，主角写的是民族，情节写的是民族的命运。

这篇小说在我的心里开始发酵，逢人便说，念念不忘。

隔年，在南郊京丰宾馆一个扯淡的大会上，遇到震云，我提议把《温故一九四二》改编成电影。那时我刚刚拍完根据震云小说《一地鸡毛》改编的电视剧，还没有拍电影的经历。

震云的回答是：不急……容我再想想……

之后一晃几年过去。这期间，我和震云、王朔还有梁左成为莫逆，隔三岔五包上一顿饺子，凑几个凉菜，说上一夜的醉话。酒中也多有提及《温故》的事，但也都是虚聊，小刘没有实接过话茬。

时间走到2000年。新年的一个晚上，小刘来到我家。饺子就酒，几杯下肚，小刘郑重对小冯说：我今天来，是想把《温故一九四二》交给兄长，此事我愿意与兄长共进退。

今天我仍清楚记得震云那义无反顾的表情。天渐白时，我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啤酒，那一夜小刘把《温故》托付给了小冯，也把“一九四二”烙在了我的心上。

2002年项目正式启动。那时我已与华谊兄弟签约，中军中磊横下一条心拿出三千万投拍《温故》。在当时，对于一部国产文艺片来说，这个预算就是一个接近于自杀的天文数字。

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专家们散去，小冯和小刘蹲在小屋外的树荫下，小刘问小冯：这事还做不做？我说：做。小刘说：人们习惯只做可能的事，但是把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思不大，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意义就不同了。小刘又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聪明人，一种是笨人。聪明的人写剧本知道找捷径，怕绕远怕做无用功，善于在宾馆里侃故事，刮头脑风暴；笨的人写剧本不知道抄近路，最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路都走上一遍，看似无用功，却能够找到真正要去的地方。

我对小刘说：我们肯定不是聪明人，就走笨人的路吧。

接下来的三个月，小冯和小刘携小陆、老韵、益民还有孙浩，一行六人先后赴河南、陕西、山西，又赴重庆、开罗，行程万里。在路上，我们见到老东家一家，瞎鹿花枝一家；见到了东家的女儿星星，赶大车的长工栓柱；见到了八岁的留保和五岁的铃铛；见到了伙夫老马；见到了意大利传教士托马斯·梅甘，他的中国徒弟安西满；也见到了委员长和那位让委员长头疼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见到了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李培基；见到了寒风中蓬头垢面的灾民，背井离乡一路向西的逃荒队伍；见到了他们悲惨的命运；更重要的，也意外地见到了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幽默。

半年后，震云捧着热腾腾带着油墨香味的剧本，用他的河南普通话给翘首以待的我们读了整整一个下午。

捋胳膊挽袖子，中军拍板，干！

剧本送去立项，不日被驳回。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

散了散了，下马，该干吗干吗去吧。

时间来到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开始呈现繁荣景象。这一年我拍了《天下无贼》，和周星驰的《功夫》双双贺岁，都破亿，平分秋色。庆功之余，旧事重提，拍《温故》的心又死灰复燃，《温故》这蓬野草雪藏多年又见天日。这次华谊把预算提高到八千万，准备先斩后奏，奉子成婚。

建组，我带队选景重走长征路，震云数易其稿孜孜不倦。经过十年的沉淀，剧本的问题被逐一发现并得到修正。最大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过往的几年中还发生了一件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国民党结束了在台湾的统治，成为一个在野党。国共两党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两党的领袖握手言欢，求同存异了。

万事俱备，剧本再次呈上，得到的答复与两年前毫无二致。“灰暗消极”的评价之外多了一些忠告：为什么放着那么多好事积极的事光明的事不拍，专要拍这些堵心的事?

剧组又一次宣布解散，筹备花出去的钱，拉下的亏空让贺岁片的盈利去背吧。《温故一九四二》这个苦孩子还得在娘胎里怀着，不准出生。

这之后，似乎死了心，和震云见面也回避谈起这个话题，偶有涉及也是言辞躲闪。梦还在心里做着，但已深知遥不可及。像追求一个一见钟情的姑娘，屡遭拒绝，一开始是姑娘有歉意，到后来就变成了我不懂事，再提出追求就成了笑话。

死了心也好，可以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拍商业片，赚他个人财两旺。

在我一门心思拍商业片的时候，世界又在不断变化——台湾的领导人陈水扁下了大狱，国民党由在野党重新上台执政。

世事沧桑。

你方唱罢我登场。

时间如水流过，转眼间到了2011年，小刘变成了刘老，小冯变成了冯老，小王也变成了王老。

这一年，华谊邀王朔写了《非诚勿扰2》，四两拨千斤玩儿一样就赚了大把的银子。正在纸醉金迷乐不思蜀盘算着一不做二不休整他个《非3》时，王老敛起笑容对我说：趁着现在这个势，你应该横下一条心把《温故》拍了。我没夸过别人的剧本，但老刘的这个本子写得确实好，你应该有这么一部作品；有《温故》这碗酒垫底，往后冯老就可以心无旁骛在商业片上胡作非为没有羁绊了。王老又厚道地说：你怕什么？万一票房上有个闪失，我再帮你写一喜剧不就给华谊找补回来了吗?

又是王朔，十七年前的因种下了十七年后的果。王老的一席话把我流浪的心灵喊回到《温故一九四二》的归途上。

我问刘老：还有心气吗?

刘老说：还是那句话，我与兄长共进退。

我问中军中磊：还有心气吗?

兄弟俩问我：两亿够吗?

我问兄长张和平：你觉得这事能成吗?

和平回答两个字：靠谱。

我问电影局：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我算那多样化行吗?

宏森皱着眉头说：我不敢打包票，容我尽力斡旋吧。

2011年，电影局批准《一九四二》正式立项，下发了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腥场面的描写和拍摄。

2011年2月，剧组成立，筹备8个月，于同年10月26日在山西开镜，历时135天艰苦卓绝的拍摄，于第二年春天封镜。又经过7个月紧张的后期制作，终于在2012年的11月面世公映。

把《温故一九四二》这篇小说拍成电影的理由有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这是小冯和小刘的缘分，是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是一个导演和一九四二年的缘分。

2012年11月

（摄影：张述）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一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邱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二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〇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得中国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我相信她对一九四二年的忘却，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不触目惊心，而是在老人家的历史上，死人的事确是发生得太频繁了。指责九十二年许许多多的执政者毫无用处，但在哪位先生的执政下他的黎民百姓经常、到处被活活饿死，这位先生确应比我姥娘更感到惭愧。这个理应惭愧的前提是：他的家族和子孙，决没有发生饥饿。当我们被这样的人统治着时，我们不也感到不放心和感到后怕吗？但姥娘平淡无奇的语调，也使我的激动和愤怒平淡起来，露出自嘲的微笑。历史从来是大而化之的。历史总是被筛选和被遗忘的。谁是执掌筛选粗眼大筐的人呢？最后我提起了蝗虫。一九四二年的大旱之后，发生了遮天蔽日的蝗虫。这一特定的标志，勾起了姥娘并没忘却的蝗虫与死人的联系。她马上说：

“这我知道了。原来是飞蚂蚱那一年。那一年死人不少。蚂蚱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了。牛进宝他姑姑，在大油坊设香坛，我还到那里烧过香！”

我说：

“蚂蚱前头，是不是大旱？”

她点着头：

“是大旱，是大旱，不大旱还出不了蚂蚱。”

我问：

“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她想了想：

“有个几十口吧。”

这就对了。一个村几十口，全省算起来，也就三百万了。我问：

“没死的呢？”

姥娘：

“还不是逃荒。你二姥娘一股人，三姥娘一股人，都去山西逃荒了。”

现在我二姥娘、三姥娘早已经不在了。二姥娘死时我依稀记得，一个黑漆棺材；三姥娘死时我已二十多岁，记得是一颗苍白的头，眼瞎了，像狗一样蜷缩在灶房的草铺上。他的儿子我该叫花爪舅舅的，在村里当过二十四年支书，从一九四八年当到一九七二年，竟没有置下一座像样的房子，被村里人嘲笑不已。放下二姥娘、三姥娘，我问：

“姥娘，你呢？”

姥娘：

“我没有逃荒。东家对我好，我又去给东家种地了。”

我：

“那年旱得厉害吗？”

姥娘比着：

“怎么不厉害，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往地上浇一瓢水，‘滋滋’冒烟。”

这就是了。核对过姥娘，我又去找花爪舅舅。花爪舅舅到底当过支书，大事清楚，我一问到一九四二年，他马上说：

“四二年大旱！”

我：

“旱成甚样？”

他吸着我的“阿诗玛”烟说：

“一入春就没下过雨，麦收不足三成，有的地块颗粒无收；秧苗下种后，成活不多，活的也长尺把高，结不成籽。”

我：

“饿死人了吗？”

他点头：

“饿死几十口。”

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他瞪着我：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地不够纳粮，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我明白了。我问：

“你当时有多大？”

他眨眨眼：

“也就十五六岁吧。”

我：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他：

“怕饿死，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

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跳如雷：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我吃惊：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我答：

“是呀，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大旱后起蚂蚱！”

我：

“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

“饿死许多人！”

我：

“是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为穷人辩护：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

“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我点头：

“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子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就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马上不发牢骚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眼里发出光彩，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我点头。说：

“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水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他：

“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他开始摇头，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派驻河南的战地记者张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同乡的记忆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

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地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三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既不必联合，也没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也不可怕，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最后剩下的，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优美的地球上空，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钮的人，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蒋住云岫楼，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夜间就难说了，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专门挖有防空洞，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反正整日地吃喝，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还要不可想象。虽然蒋只喝白水，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信基督，但他也肯定知道，榆树皮和“霉花”，是不可吃的，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在黄山官邸吵嘴，即要不欢而散，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说：

“将军，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这样来故意对比，说明我这个人无聊，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无论喝什么，吃什么，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一九四二年，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全信，他说：可能有旱灾，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官员虚报灾情，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不身居高位，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连委员长都当上了，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五万万百姓，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高邈深远，错综复杂，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相对于宋美龄小姐来说，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没有势力，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有更多的，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这时的委员长，已不是一个乡巴佬，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的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如开罗会议，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成了一个小弟兄，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似乎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一来，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虽然不断丢失土地，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这种牵制本身，就给其他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他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所给的战争物资，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使得共产党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于是牵涉到了对共产党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

论，“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是狭隘的，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发，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我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他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华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这时，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对于一个领袖来讲，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他心里清楚旱灾，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一旦与领袖相处，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调剂和帮助义务。于是，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事情最重要的部分是：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的，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歉收后，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

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其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所见，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灾民，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他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四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么要逃跑，没有在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迫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像话，该后悔。”

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犟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来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犟驴吗？舅舅，咱们不说犟驴了，咱们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是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几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被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几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

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流鼻涕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呜里呜啦，翻译不耐烦，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在活人中打捞历史，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治病，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娘的病也没治好，死在黄河边，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大女患天花，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儿子没扒好，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来到陕西，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逃荒为了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这荒不如不逃了，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儿，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现在不逃荒了，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看来精神上并不愉快。这个家庭的家庭关系没有或永远没法理顺。我转过头对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要让你逃，你怎么逃？”

他儿子：

“我根本不去陕西！”

我：

“你去哪儿？”

他儿子：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

我默然，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他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路。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转手又倒卖给窑子，从此过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隆炮声中，她才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儿们重新抖搂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众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扬扬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女们的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撼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他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竟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到潼关，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整整一天，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骑马到郑州，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是走马观花，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物所包含的真正意蕴，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抛开这些见识，进入他的所见，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事实，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中年妇女穿着红颜绿色的旧嫁衣，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烧饭铁锅、铺盖，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没有留恋，决心离开家乡热土；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有帽子的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

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斑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因夜里手指冻僵，失去握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了。轧死还好些，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还活着，不停地喊叫，他的小腿被轧断，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把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流血并不使他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整整一天，沿着铁路线，“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象，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他们也不知道，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当爹的推着，当娘的拉着，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人们开始卖儿卖女，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四岁男孩卖两百元，姑娘卖到妓院，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天气又冷，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大批尸体暴尸野外，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狗比人舒服，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出洛阳往东，不到一个小时，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女尸似乎还很年轻，野狗和飞鹰，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在此之前，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这次河南之行，使他大开眼界，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反正狗吃是吃，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亲人吃亲人。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不去合伙谋杀，不去组成三K党，不去成立恐怖组织，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占据他家小楼，招兵买马，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感到由衷的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被人用浸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五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0　0002个字，这接近于0，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难是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幅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评价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在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对于王芸生其人，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与

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大公报》被停刊，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他认为，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怪他幼稚，不懂事，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一九四二年末，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发了护照，买了外汇，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写了《看重庆，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电话，说：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唯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和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抛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看到“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中国，而是发在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

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五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面色严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无非，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官员、中国文人、外国记者，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不答应就不罢休，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造成了世界舆论，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真是荒唐，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只好没话找话，对他的一个助手说：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什么话都会讲。”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显然，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没有这么大的义愤，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还真把这么大智慧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作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而白也真把蒋当作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即说河南灾区正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见那么多事情，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胡乱听了几耳朵，于是赶忙否认，说：

“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说：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又赶忙否认：

“这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站在从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镇住了。白修德写道，“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各级官员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到灾区视察、慰问，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的面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一到这时候，出于战略考虑，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做出严肃的样子，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开始做记录，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官员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说，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我想，白、福二人走后，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娘希匹！”

很快，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的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从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一定扬扬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别管什么力量，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农民的救星呢？说到底，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即使美国报界厉害，但那只是诱因，不是结果；对于中国，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扬扬自得，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六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的人的肚子，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资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唯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的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唯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土塞进嘴里，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刻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邱吉尔面前，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蒋还是人——说到谁还是个人这句话，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譬如，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

灾也有不同。外国人救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不是罗斯福、邱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没有宗教教义（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性交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但没有办法，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就必须这么做；烦也没办法，烦也不是我的责任，这不是写小说，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朋友：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缰和瞎编！”

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但是，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官员的行为恶劣，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官员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官员收到救济款后，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救灾之时），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他们死在大路上、死在山区里、死在火车站旁、死在自己的泥棚内、死在荒芜的田野中。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这么黑心烂肺，看着人民死亡还在盘剥人民。也有良心发现，想为人民办些好事或者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人。我历来认为，作为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只要能为我们办些或大或小的好事，官员的动机我们是不追究的，仅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也好，或是为了创造政绩升官也好，或是为了向某个情人证明什么也好，我们都不管，只要为我们做好事。仁慈心肠的汤恩伯将军就在这时站了出来，步洋人的后尘，学洋人的样子，开办了一个孤儿院，用来收留洋人收剩余的孤儿。这是好事。汤将军是好人。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孤儿院呢？白修德写道：

在我的记忆中，中央政府汤恩伯将军办的孤儿院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地方。连陪同我们参观的军官也受不了这种恶臭，只好抱歉地掏出手绢捂住鼻子，请原谅。孤儿院所收容的都是被丢弃的婴儿，四个一起放在摇篮里。放不进摇篮的干脆就放在稻草上。我记不得他们吃些什么了。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呕吐出来的污物和屎尿的臭气。孩子死了，就抬出去埋掉。

就是这样，我们仍说汤将军好。因为汤将军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中最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孤儿院，也比没有孤儿院要好哇。

还有的好人在进行募捐和义演。所谓募捐和义演，就是在民间募捐，由演员义演，募得义演的钱，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去发放给灾民。一九四二年的《河南民国日报》，在十一月份的报纸上，充斥了救灾义演、救灾音乐会、书画义卖、某某捐款的报道。我所在家乡县的县政府韩书记，就曾主持过一场义演。我相信，参加募捐和义演的人，心都是诚的，血都是热的，血浓于水，流下不少同情我们的眼泪。但问

题是，募捐和义演所得，并不能直接交到我们手中，而是要有组织地交给政府，由政府再有组织地分发给灾民。这样，中间就经过许多道政府机构——由省到县，由县到乡，由乡到村——的中间环节，这么多道中间环节，就使我们很不放心了。中央政府的救济款，还层层盘剥，放到银行生利息，到了手中又让大票兑小票，收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这募捐和几个演员赚得的钱，当经过他们手时，能安全迅速通达到我们这里吗？我们不放心哩。

这些就不说了。政府是爹娘，打骂克扣我们，就如同打掉我们的牙我们可以咽下；问题严重还在于，我们民间一些志人志怪、有特殊才能的人，这时也站了出来。不过不是站到我们灾民一边——站在我们一边对他有什么用呢？而是站在政府一边，替政府研究对付饥饿的办法。如《河南民国日报》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载：

财政科员刘道基，目前已发明配制出救荒食品，复杂的吃一次七天不饿，简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饿。

任何一个中国人，五十年后，在读到这条简短消息时，我想情感都是很复杂的。看来不但政府依靠不得，连一个科员，我们自己的下层兄弟，也指望不得了。如这种发明是真实的，可行的，当然好；政府欢迎，不用再救灾；我们也欢迎，不用再死人。不但当时的政府欢迎，在以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饿死人的事也是不断发生的，如有这种人工配制吃一次七天不饿的东西，中国千秋万代可保太平。但这种配制没有流传到今天，可见当时它也只是起了宣传作用、稳定人心的作用，并没有救活我们一个人。也许刘道基先生是出于好心、同情心、耐心和细心，也许想借此升官，但不管他个人出于什么动机，这配制也对我们无用。我们照常一天一天在饿死，死在大路上、田野中和火车站旁。

——这就是一九四三年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下的救灾运动。如果用总结性的话说，这是一场闹剧，一场只起宣传作用或者只是做给世界看做给大家看做给洋人和洋人政府看的一出闹剧。委员长下令救灾，但并无救灾之心，他心里仍在考虑世界和国家大事，各种政治势力的平衡。这是出演闹剧的症结。闹剧中的角色林林总总，闹剧的承受者仍是我们灾民。这使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说：我们死不死，有谁来管？作为我们即将死去的灾民，态度又是如何呢？《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记载：

河南人是好汉子，眼看自己要饿死，还放出豪语来：“早死晚不死，早死早托生！”

娘啊，多么伟大的字眼！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宗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向心力，是一盘散沙？我想就是佛祖面临这种情况，也不过说出这句话了。委员长为什么信基督呢？基督教帮过你什么？就帮助你找了一个老婆；而深入中国人灵魂深处的佛家教义，却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帮了你政治的大忙。

当然，在这场灾难中，三千万河南人，并不是全饿死了，死的还是少数：三百万。十分之一。逃荒逃了三百万。剩下的河南人还有两千多万。这不死的两千多万人，在指望什么呢？政府指望不得，人指望不得，只有盼望大旱后的土地；当然，土地上也充满了苛捐杂税和压榨。但这毕竟是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据记载，大旱过后的一九四三年冬天（指年初的冬天），河南下了大雪；七月份又下了大雨。这是好兆头。我们盼望在老天的关照下，夏秋两季能有一个好收成。只要有了可以果腹的粮食，一切都好说；哪怕是一个充满黑暗、丑恶、污秽和盘剥的政府，我们也可以容忍。我们相信，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这一点上，倒能与我们心心相通，希望老天开眼，大灾过去，风调雨顺，能有一个好收成。不然情况继续下去，把人一批批全饿死了，政府建在哪里呢？谁给政府中的首脑和各级官员提供温暖的住处和可口的食物然后由他们的头脑去想对付百姓的制度和办法也就是政治呢？人都没有了，它又去统治谁呢？但老天没有买从政府到民众两千多万人的账，一九四三年祸不单行，大旱之后，又来了蝗灾。这更使我们这些灾民的命运雪上加霜。

七

蝗灾发生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关于蝗灾的描写，我知道主编《百年灾害史》的朋友另有安排，我这篇《温故一九四二》，重点不在蝗虫。关于蝗虫，中国历史上有更大规模的阵仗；另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正在描写它们。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们的提及，因为我们分别描写的是不同年代的蝗虫。他写的是一九二七年的山东的蝗虫，我写的是一九四三年生活在我故乡的蝗虫；蝗灾相似，蝗虫不同。据俺姥娘说，一九四三年的蝗虫个大，有绿色的（我想是年轻的），有黄色的（我想是长辈），成群结队，遮天蔽日，像后来发生的太平洋战争或诺曼底登陆时的轰炸机机群一样，老远就听到“嗡嗡”的声音，说俯冲，大家都俯冲，覆盖了一块庄稼地；一个时辰，这块庄稼地就没有了。一九四三年的春天，风打麦，颗粒无收；秋天又遇到蝗虫，灾民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蝗虫来了，人死了，正在继续一批一批地死去。据俺爹俺姥娘讲，蝗虫不吃绿豆，不吃红薯，不吃花生，不吃豇豆，吃豆子、玉米、高粱。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我故乡还无死光的难民，与蝗虫展开了大战。政府我们没办法，它的盘剥和压榨往往通过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何况他们有枪；但蝗虫我们可以面对面地与它作战，且没有谋反暴动的嫌疑。这是蝗虫与政府的区别。怎么搏斗？三种办法：一、把床单子绑在竹竿上挥舞，驱赶蚂蚱。但这是损人利己的做法，你把蚂蚱赶走，蚂蚱不在你这块田里，就跑到了别人田里；何况你今天赶走，明天就又来了。二、田与田之间挖大沟，阻挡蚂蚱的前进。蚂蚱吃完这块地，向另一块转移时，要经过大沟，这时就用舂米的碓子砸蚂蚱，把它们砸成烂泥，或用火烧——这种做法有些残忍，但消灭蝗虫较彻底；我想被乡亲们杵死的蚂蚱，也一定像当年饿死的乡亲一样多。三、求神。我姥娘就到牛进宝的姑姑所设的香坛去烧过香，求神保护她的东家的土地不受蚂蚱的侵害。但据资料表明，乡亲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白费。蚂蚱太多，靠布单子，靠沟，靠神，都没有解决问题，蝗虫照样吃了他们的大部分庄稼。灾民在一九四二年是灾民，到一九四三年仍是灾民。

自然的暴君，又开始摇撼河南农民的生命线。旱灾烧死了他们的麦子，蝗虫吃了他们的高粱，冰雹打死了他们的荞麦，最后的希望又随着一棵棵垂毙的秋苗枯焦，把他们赶上死亡的路途。那时的河南人，十之八九困于饥饿中。

照此下去，我想我故乡的河南人，总有一天会被饿死光。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后来事实证明，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五十年后，就是追查汉奸，汉奸那么多，遍地都是，我们都是汉奸的后代，你如何追查呢？据资料记载，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我们完整地看一下资料：

一九四四年春天，日军决定在河南省进行大扫荡，以此为他们在南方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做准备。河南战区名义上的司令官是一位目光炯炯的人物，名叫蒋鼎文。在河南省内，他最拿手的好戏是在他的辖区内恐吓行政官员。他曾责骂河南省主席，使这位主席在恐慌之中与他合作制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剥夺了农民手中最后一点粮食。

日军进攻河南时使用的兵力大约为六万人。日军于四月中旬发起攻击，势如破竹地突破了中国军队的防线。这些在灾荒之年蹂躏糟蹋农民的中国军队，由于多年的懒散，它本身也处于病态，而且士气非常低落。由于前线的需要，也是为了军官们自己的私利，军队开始强行征用农民的耕牛以补充运输工具。河南是小麦种植区，耕牛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强行征牛是农民不堪忍受的。

农民们一直等待着这个时机。连续几个月以来，他们在灾荒和军队残忍的敲诈勒索之下，忍着痛苦的折磨。现在，他们不再忍受了。他们用猎枪、大刀和铁耙把自己武装起来。开始时他们只是缴单个士兵的武器，最后发展到整连整连地解除军队的武装。据估计，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能维持三个月，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整个农村处于武装暴动的状态，抵抗毫无希望。三个星期内，日军就占领了他们的全部目标，通往南方的铁路也落入日军之手，三十万中国军队被歼灭了。

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民众是广

大而存在的。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春，我们就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汉奸乎？人民乎？白修德在战役之前采访一位中国军官，指责他们横征暴敛时，这位军官说：“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这话我想对委员长的心思。当这问题摆在我们这些行将饿死的灾民面前时，问题就变成：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附录

温故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时，除了这场大灾荒，使我感兴趣的，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一些杂事。这些杂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从当时的《河南民国日报》上，看到的两则离异声明。这证明大灾荒只是当年的主旋律，主旋律之下，仍有百花齐放的正常复杂的情感纠纷和日常生活。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一叶知秋，瞎子摸象，让巴掌山挡住眼。这就不全面了。我们不能只看到大灾荒，看不到人的全貌。从这一点说，我们对委员长的指责，也有些偏激了。另外，我们从这两则离异声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下边是全文:

紧要启事

缘鄙人与冯氏结婚以来感情不和难以偕老刻经双方同意自即日起业已离异从此男婚女嫁各听自便此启

张荫萍冯氏启

声明启事

敝人旧历十二月初六日赴洛阳送货敝妻刘化许昌人该晚逃走将衣服被褥零碎物件完全带走至今数日音信全无如此人在外发生意外不明之事与敝人无干自此以后脱离夫妻关系恐亲友不明特此登报郑重声明偃师槐庙村中正西街门牌五号田光寅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电影一九四二

1　字幕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2　老东家院落夜

老东家范殿元提着马灯，从前院巡视到后院，停在牲口棚门口。

老东家：栓柱，没睡吧?

栓柱：喂牲口呢。

老东家：除了喂牲口，留心仓房。村里就剩这点粮食了。

栓柱：仓房有人。

3　老东家仓房内夜

仓房里挂着马灯，一囤一囤的粮食，错落其间。地上也堆着一袋一袋的粮食。

少东家范克勤和佃户瞎鹿的老婆花枝，在粮食囤间追逐和躲闪。

花枝：少东家，我是来借粮食的呀。

少东家：你也让我借一下呀。（又说）媳妇怀了崽子，几个月没见荤腥了。（又说）要不是有灾，你还不来呢。

4　仓房外夜

老东家在门外听到仓房里的声音，悄声骂道：牲口！

叹口气，离去。

5　仓房内夜

少东家追上花枝，将花枝扳倒在一袋粮食上。

少东家：弄一回一升小米。

花枝挣扎：现在村里，就你能干这个。

两人撕巴中，撞翻一篮子核桃。少东家抓起一把核桃。

少东家：再给你些核桃，看头发黄的。

花枝挣扎：我喊了啊。

少东家剥花枝的衣服：你喊，你喊。

这时村里响起锣声，有人在喊：不得了了，贼人来了！

少东家吃了一惊，忙从花枝身上爬起，拿起身边的“汉阳造”。

6　村庄寨墙夜

寨墙外火把闪闪，漫山遍野涌来蚂蚁一般的灾民。手里抄着各种家伙：锹、镐、扁担、铡刀、镰刀和锄头。为首的灾民是十里外的孙刺猬，扛着铡刀，打着赤臂。

老东家站在寨墙上，腿打着哆嗦。村里也点起了火把，长工栓柱拼命打锣：贼人来了，都到寨墙防贼！少东家背着“汉阳造”，领着村人也涌到寨墙上。村人们手里也抄着各种各样的家伙。佃户瞎鹿扛着一把铁镐，也跟着人群上到寨墙上。

老东家对寨墙下喊：那不是刺猬吗？你小的时候，你爹在咱家喂过牲口。你跟你娘来捶布，犯了羊羔疯，是我赶着马车，带你去镇上看病的呀，忘了？

孙刺猬：大爷，没别的，饿，给口吃的！

少东家拍着“汉阳造”对瞎鹿说：一人两升小米，领大伙跟他们干？

瞎鹿往后退：干是想干，就是见天挨饿，身上没劲儿。

老东家把长工栓柱拉到身边，悄声：赶紧骑马去县里，报官！

栓柱吓得往后缩：东家，这事太大，换个人吧。

老东家：三块大洋！记住，大爷的身家性命，都在你身上！

老东家转身继续与寨墙下对话：刺猬，给大爷个面子，一担小米，爷们儿也到别处瞅瞅！

孙刺猬：大爷，既来了，就别说别的了，今儿就在你家吃了！吃多少，等灾过去再还你！

少东家急了：看，比抢明火还气人！

抄起枪就要打孙刺猬，老东家一把拉过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

老东家：要打你打我，家你不要，我还要想要呢！我早说，把粮食换成地，你不听，看招贼了不是？

少东家不服：不是想等粮价再涨一涨吗？我就是把粮食烧了，也不能给这些龟孙吃！

7　山梁上夜

栓柱骑马在山路上飞奔，去县城报官。

谁知转过一个山口，碰到日本军队在山路上行军，为即将发动的河南战役集结兵力。

拍马疾奔的栓柱躲闪不及。日军尖刀兵一梭子子弹过来，栓柱的马被打死了，栓柱翻倒在沟里。

日军接连不断地从栓柱头顶上跨过。

栓柱猫着腰一点点向后退，退过一个沟坎，爬起来，返回村庄。

8　地主家院落夜

院中点着火把和汽灯。灾民在抢吃白馒头和萝卜炖猪肉。院一侧摆着刚刚杀完猪的血案和猪的下水。这就叫“吃大户”。村里的村民也加入抢吃的行列。看着众人的吃相，老东家心疼地用拐棍捣着地。

老东家：吃吧，吃吧，吃完了算！

地主婆来到老东家身边，悄声：家小、细软、账，都挪到村西老景家了。

老东家：明儿，还是挪到城里。

地主婆点头，转回后院。老东家拾起被灾民踩扁的一个簸箕，挂到墙上。这时栓柱“哐当”一声将头门撞开。院里所有的人，包括正在吃饭的灾民和村民都从碗上仰起了头。栓柱满头大汗，浑身哆嗦。

栓柱：东家，兵，兵。

老东家眼睛一亮：县里来兵了？

栓柱喘气，摇头：不是，是日本兵。

老东家慌乱：日本人来了？

栓柱：不是，日本兵从山后过兵，奔了濮阳，我过不去！

老东家一下瘫软到地上：栓柱，你可把大爷给害苦了！

正在吃肉的孙剌猬火了：乡亲们吃顿饭，你却去喊兵，大爷你够毒！

一下将碗扣到老东家头上，老东家应声昏倒在地，血顺着脸往下流。

孙剌猬振臂高呼：乡亲们，抢了！

正在二楼的少东家马上抄起枪，一枪将孙剌猬打成个血窟窿。

少东家：早该这么打！乡亲们，抄家伙跟他们干，有粮食咱们自个儿吃了，也不能让外人占了便宜！

楼上楼下，东家院里成了战场。正在炖菜的大锅被掀翻了。各种带血的农具在人群和天空中飞舞。不时有人被从二楼扔下来。到底是外来的灾民人多，渐渐地他们占了上风。一片混乱中，栓柱被人用镰刀破了相，捂着脸号叫着往牲口棚子里钻。瞎鹿捧着吃了一半的菜碗，吓得躲在墙角。少东家在二楼“嘭”“嘭”地打枪，院子里抢粮的灾民一个个倒地。但在他换子弹的时候，一个灾民从背后捅了他一梭镖，把他捅了个透心凉，少东家扑倒在一袋小米上。血泊里的少东家，向墙角的瞎鹿招手。

少东家：瞎鹿，救我，扎着心了！

瞎鹿斗胆走过去，定睛看少东家，突然趴到少东家脸上悄声说：以为俺不知道呢，想着霸俺女人。

然后一脚踢开少东家，背起少东家身下带血的那袋小米。

9　地主家夜

混乱中，瞎鹿背着带血的粮袋子慌里慌张从楼上跑下来。这时老东家从血泊中站起来，看到瞎鹿，懵懵懂懂地问。

老东家：瞎鹿，你跑个啥?

瞎鹿：东家，全乱了，少东家死了！

老东家说胡话：完了，完了！

伸手从地上拾起一根火把，扔到了房上。

10　地主家黎明

黎明的晨光中，地主家的院落着了大火。

风助火势，大火烧得汹涌澎湃和“毕毕剥剥”。

许多抢东西的灾民被烧死了。

一些抢到东西的灾民从楼上往下跳。一个个火团在地上滚。

11　野外日

神父安西满风尘仆仆，骑着一辆“菲利普”脚踏车，穿行在山路上。他从洛阳天主教会开会归来，返回延津县城。山路忽高忽低，安西满的脑袋在地平线上时隐时现。

山路两旁，皆是龟裂的土地和枯死的禾苗。路边偶有死尸。河南大旱景象，一览无余。

安西满弓着腰骑到山顶，忽然发现山下一个村庄上空在冒烟。他停下脚踏车瞭望。犹豫一下，掉转脚踏车，向山下的村庄骑去。

12　延津县衙厨房日

一条黄河鲤鱼，“吱啦”一声下了油锅。

延津县衙的厨子老马在烟雾里忙活。

13　延津县衙饭厅日

延津县县长老岳，正在招待前来视察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两人早年在衡阳师范是同学。陪同者有李培基的一些随从、延津县党部书记小韩等。餐桌上已经七碗八碟，厨子老马又将一条焦黄的黄河鲤鱼端了上来，鲤鱼上盖些面丝。

老马炫耀地：延津做法，鲤鱼焙面。

李培基：老学长，大灾之年，过分了。

老岳没理老马和李培基，照自己的思路继续汇报灾情：全县七十二大户，悉数被抢。财主抢完，不该抢县衙了？县衙抢完，不该……

李培基：兄弟刚刚到任，没想到一场旱灾，给河南拉下这么大饥荒。

小韩插话：蚂蚱，全是因为蚂蚱。早秋那阵，遮天蔽日——主席，这蚂蚱是直肠子，边吃边嗣，一袋烟工夫，一块苞谷就没了。

老岳：大旱加蚂蚱，全县颗粒无收。饿殍遍地，就带来盗贼蜂起，蚂蚱吃庄稼变成了人，人造反就变成了蚂蚱，县上警力仅百十余人，还望主席早日派兵弹压呀。

李培基叹息：弹压容易，但弹压过后呢？灾民不还得吃饭吗？

老岳：这……

李培基：像延津这样的灾情，全省计有七八十县。全省受灾，国库亏空，老学长，培基一到河南，也跳进了水火。

老岳：虽然全省受灾，但主席也看到了，延津还是比别的地方灾大。望主席拨救灾粮的时候，明镜高悬。

李培基：老学长，我这次来，不是发救济粮。

老岳愣在那里：那为啥？

李培基：马上要打仗了，我来筹措军粮。

老岳愣在那里。

14　老庄村日

老东家的院落，被烧成一片废墟。废墟上还在冒烟。老东家被抢事件被神父安西满撞上了，安西满便把老东家当作活教材，开始现场布道。他用木棍临时绑了个十字架，插在身边的土堆上。瞎鹿抄着二胡，坐在他旁边。废墟的烟雾里，有村民在扒拣东西，俗称“倒地瓜”。

安西满：信，还是得信。东家老范，一辈子不信主，让他信，他不信，失去主的庇佑，就落得如此下场。你有万贯家产有啥用呢？儿被杀了，家被烧了，他就躲到县城哭去了。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

废墟上有人喊：小安，别讲大道理了。灾这么大，大伙马上就该逃荒了，说些有用的。

安西满：我现在说的就有用。知道为啥逃荒吗？就因为你们是异教徒。出门逃荒，两眼一抹黑，路上靠啥？只能靠主了。我给大家唱一首礼拜歌，大家就明白了。

瞎鹿操起二胡，仰脸问安西满：唱哪出？

安西满想了想：《不是没有家》。（又交代）由着眼前的事儿，我临时换词儿啊。

在二胡的伴奏下，安西满开始唱圣歌。

不是没有家

不是不想家

只是还有许多人

漂流在天涯

亲叔二大爷

别把俺牵挂

有主在身边

四海都是家

……

安西满换词的能力，也就是就事论事。中国二胡加上不大靠谱的歌词，圣歌让他唱得不伦不类。但大家忙于“倒地瓜”，无人理会。但安西满唱得投入，唱着唱着哭了。瞎鹿停下二胡。

瞎鹿：小安，你也不逃荒，你哭个啥？

安西满：我到洛阳天主教会去开会，骑车整整走了半个月，半个月领回一句话，在洛阳我还不信，现在信了。

瞎鹿：啥话？

安西满：这灾呀，来得不是时候，但对于传教，却正是时候。

15　县城中学日

学校操场的土台子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该校的校长，一个是延津县党部书记小韩。台下站着几百名学生。其中有老东家的女儿星星。星星辫子上系着孝布。

校长：学校能不能复课，就看这场战争的胜负。如果国军击败了日寇，我们就能复课；如果这里被日本人占了，学校就要南迁……现在请县党部韩书记讲话。

学生鼓掌。小韩伸胳膊，往下压了压掌声。

小韩：大敌当前，大家都看到了，昨天军政部来了动员令，民族存亡之际，每一个热血青年，都应该放下手中的书本，奔赴抗日前线，这比复不复课重要多了——这灾呀，来得不是时候；但对于抗战，却正是时候……

正说着，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大家以为是炸弹，学校操场上炸了窝，众人东躲西藏。但黑乎乎的东西在空中炸开，是五颜六色的日军劝降单。星星躲在一个碾盘后，看到日本飞机扔下的不是炸弹，欲起身，发现身边仍在打哆嗦的是县党部书记小韩。小韩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这时英勇地站起来。

小韩：不就几架飞机吗，吓唬谁呀？（发现星星辫子上戴的孝布）给谁戴的孝？

星星：我哥。

小韩：日本人害的吧？

星星百感交集，嘴唇哆嗦着：乡亲。

小韩这时发现了星星的美丽，上下打量着。

小韩：你要抗战，不用去前线，直接来县政府就行了。

16　延津县城东街老东家门前日

门“吱呀”一声开了。老东家走了出来。老东家像换了一个人，一脸憔悴，头上伤口处还缠着布。他手里拿着一张《河南民国日报》。

17　延津县城北街县衙日

老东家来到县衙打探消息。但县衙的人都在装箱打包，一幅忙乱景象，没人理老东家。

县衙的伙夫老马怀抱几个南瓜，从街上回来，被老东家拦住。

老东家：这不是老马吗？我是西老庄的老范，前年你到俺村催粮，在俺家吃过饭。

伙夫老马想了半天，似乎想了起来，但他指指日头，又指指怀里的南瓜：县长该吃饭了，有话咱改天说。

老东家一把拉住老马：我就问一句话。

伙夫老马摆出一副公家人的模样：啥话?

老东家指指手里《河南民国日报》上的战争消息：这仗是就在咱们这块儿打，还是整个河南都打?

老马：这可是军事机密，你问这干吗?

老东家看着忙乱的县衙：跟你们一样，我得躲呀。看仗的大小，我估摸躲的远近。上回在乡下没躲，就吃了大亏。

老马看看左右，趴到老东家耳朵上：事儿不能明说，省上李主席都来了，我给做的饭；这仗是小是大，你自己回去琢磨。

18　佃户瞎鹿家日

一根烧红的铁丝，“刺啦”一声穿核桃而过。佃户瞎鹿正在给女儿铃铛做线拉小风车。核桃，还是当初少东家在东家仓房给花枝的。

瞎鹿的娘、瞎鹿的老婆花枝、瞎鹿的儿子留保正在往一辆独轮车上装东西，准备逃荒。往车上装的，无非是些破旧的箩筐、席片、锅碗瓢盆、铺盖、瞎鹿娘的纺车，最后还有一袋小米——还是瞎鹿从少东家血泊中抢起的那袋小米。装上米袋，上面又赶紧盖上一些树皮和杂草。

铃铛：爹，啥叫逃荒呀？

瞎鹿边把从核桃里剔出的核桃仁放到铃铛嘴里边说：村里的树皮和草根都啃光了，再待下去就饿死了——咱村死了一半人，你愿意饿死吗？

铃铛摇摇头。

瞎鹿：不愿意饿死，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

铃铛：咱去哪儿逃荒啊？

瞎鹿：陕西。十年前你二姥爷往那儿逃过，咱找着他们，就能活下去了。

风车做好，一拉线风车转。铃铛朗朗地笑。

铃铛：爹，我愿意逃荒。

瞎鹿起身，将自己的胡琴也放到独轮车上。这时花枝穿着鲜红的嫁衣从窑洞里出来，瞎鹿娘不满。

瞎鹿娘：咋穿上出嫁的衣裳了？这还像个逃荒的样子吗？

花枝争执：出门见喜，图个吉利。

瞎鹿马上发怒：逃荒还吉利？浪！赶紧换去！

瞎鹿娘叹息：看来我这把老骨头，是埋不到咱祖坟上了。

瞎鹿不以为然：祖坟上埋的也都是穷人。（见娘又要发怒，忙喊）留保，记着把咱家的祖宗牌位拿上。

19　河滩上日

四面是山坡，夹着一条干枯的河滩。逃荒的人流从三路涌来，从这里又上了大路。到处是手推车、担子及破烂的行李。手推车上坐着老人，箩筐里挑着孩子。

山坡上是干裂无望的土地。

20　县城门洞日

逃荒的人流路过县城。县城门洞里，老东家范殿元家的马车出来，也加入逃荒的队伍。老东家头戴狐皮帽，身穿羊皮袄，坐在车辕上；马车上装着一些藤箱和几口袋鼓鼓囊囊的粮食，上边坐着地主婆和一扛着大肚子的儿媳；地主婆怀里抱着一个香炉，儿媳怀里抱着一座老式座钟。长工栓柱斜背一杆“汉阳造”，手持鞭子在赶车。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身上背着书包，怀里抱着一只猫，在车旁跟着走。老东家看着星星怀里的猫，有些啼笑皆非。

老东家：这是去逃荒，不是去看戏，你带它干啥?

星星转身就回县城：我不逃荒了，我要回去找同学。

老东家跳下车一把拉住她：你同学在哪儿?

星星：有好几个，去了抗日前线。

老东家：去前线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杀人；你一个女孩家，杀得了人吗?

星星挣脱：那我回学校，跟同学护校。

老东家揪住星星不放：祖宗，上回由着你哥的性，就把他的命给丢了，这回不能再由着你了。（又指着逃荒的人群劝星星）咱跟他们不一样，咱不是逃荒，是躲灾，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咱就回来了。

车上地主的儿媳一直耷拉着脸，地主婆劝她：别老想了。

地主儿媳哭道：娘家的陪嫁，我的体己，都在首饰匣子里呀，咋说没就没了呢？栓柱，你到底瞅见没有哇?

赶车的栓柱大怒：你说谁呢？把我当贼了？（卸下“汉阳造”，开始解自己身上的衣裳，冲着老东家）东家，你搜，你搜！

地主婆劝栓柱：栓柱，你多想了，她不是那意思。（又劝儿媳）东西事小，别伤了胎气。

栓柱蹲在地上：我不逃荒了。民国二十年，俺爹俺娘，就是因为逃荒，才饿死在路上。

老东家放下星星，又去劝栓柱：车上拉着这么多粮食，到哪儿都饿不着你。（又指指远处的星星）路上兵荒马乱的，你妹这么年轻，有你在，大爷就不怕了。

栓柱看了星星一眼，这才高兴起来，站起身凑到星星跟前：有我在，到哪儿没人敢欺负你。

背起长枪，拾起鞭子“啪”地甩了一鞭，又赶起了马车。边赶边唱。

栓柱（唱）：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

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

……

星星回望县城，从书包掏出一本书打开，里面夹着一张男学生的照片。

21　县城西山路上日

逃荒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回望县城，家乡离自己越来越远。

人头攒动中，推着手推车的佃户瞎鹿突然发现了老东家，有些吃惊，隔着人大声喊：东家，你也要跟我们逃荒呀?

老东家发现瞎鹿，也有些高兴：一块儿走吧，路上有个照应。

瞎鹿娘瞅见老东家，悄声：我说有灾好，叫他家也变成了穷人！

花枝：再穷，也比咱家强！

22　重庆美国驻华使馆晚上

大使馆后院灯火辉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正在院子里举行美国使馆迁址招待会。中国政府一批高官，英、俄、法等国驻华使节，美军驻华机构人员等一百多人出席酒会。酒会餐台上，布满了各种精致的糕点和水果。

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结伴走进院子，立即引起轰动和人们的关注。高斯和夫人赶忙上前迎接。

高斯（操着蹩脚的汉语）：感谢两位部长的到来，你们使新的美国使馆（在找词）……

旁边的翻译帮他说：蓬荜生辉。

宋子文笑了：大使的汉语说得越来越地道了。这个地方大使还满意吗?

张道藩：这个新馆址是宋部长亲自选的，四面环山，可以彻底避开日本飞机的轰炸。

高斯：感谢宋部长。我的夫人说，这里美丽的景色是（在找词）……

旁边的翻译帮他说：世外桃源。

众人又笑了。美国使馆的黑人侍者端着酒水托盘来到他们面前。宋子文和张道藩分别端起一杯红酒。这时美国《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白修德来到张道藩面前。

白修德：部长先生，下个月我就要回美国了，能否耽误您一点时间?

张道藩：白修德先生，你在重庆现在是名人了。你对长沙会战和中缅公路的报道，我都看到了。

两人端着杯子在人群中穿行。

白修德：现在重庆都在传，河南发生了特大的旱灾，人一天天都在饿死，许多灾民开始往陕西逃荒，是真的吗?

张道藩：是真的。但饿死人的事，主要发生在沦陷区——除了天灾，主要是人祸了。现在日军正在开封、濮阳一带集结兵力，百姓自然苦不堪言，蒋鼎文将军也正率国军越过黄河向豫北挺进，大战一触即发，如果有百姓向西迁徙，也是为了躲避战争。

白修德欲说什么，张道藩站定。

张道藩：从民族的角度，只有彻底打败日本人，百姓才能丰衣足食，你说呢?

白修德张张嘴，没有说出话来。

23　河南黄河北日

蜿蜒的山路上，逆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逃荒人流，中国军队正在开赴豫北战场。像逆流的灾民队伍一样，士兵队伍也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有各种马拉的炮车和鸣着喇叭前进的军用卡车。

24　逃荒队伍日

老东家坐在车辕上，看着军队在烟尘中行进，对坐在车辕另一边的星星说。

老东家：看看，仗要大打，还是躲躲对。

星星抱着猫没理他。这时赶车的栓柱仰脖子看看天，又闹上了情绪。东家一逃荒，就东家不是东家，长工不是长工了。

栓柱：东家，日头偏西了，肚子饿得慌，该做饭了。

地主婆：栓柱呀，逃荒不比在家里，路还长着哩，每天吃两顿就中了。

老东家磕磕手里的烟袋，从车辕上跳下来：栓柱，我走走，你坐会儿。

栓柱斜背“汉阳造”，坐到了车辕上。星星看他坐了上来，从车辕的另一边跳了下来。栓柱又不高兴了，从车辕上跳下来，怀抱鞭子，蹲到一块石头上。

栓柱：脚疼。这荒你们逃吧，我要回老家。

老东家又劝他：栓柱呀，这不遇到灾了吗？你也跟大爷十几年了，听大爷一句，别犟了。

栓柱剜了星星一眼：别扭，不理人。

这时瞎鹿放下手推车，来到老东家身边悄声说：东家，别惯他这毛病，让他走，咱们两家合一家，我来赶车。

老东家：你会使枪吗？

瞎鹿马上说：会。

老东家看到瞎鹿上有老娘，下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手推车上尽是些树皮和杂草，摇摇头：会也不中。

然后去做星星的工作。

老东家：书白念了？到啥时候说啥时候。（悄悄指指栓柱和他身上的枪，又指指周围的灾民）路上都是狼，离不开男人和枪，我也知道他捣蛋，也得等灾躲过去再说呀。

星星跳到车辕上喊：栓柱，上车吧，我教你识字。

栓柱又高兴了，也跳到车辕上。

星星：想学啥字？

栓柱伸出巴掌：写你名，星星。

星星掏出钢笔，把她的名写到他的手心，栓柱用巴掌攥住，又指着星星的手。

栓柱：写我名，栓柱。

星星发现了他的阴谋，打了他一巴掌。栓柱笑了，猛抽了牲口一鞭。

25　行进的军队日

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行进在队伍中。吉普车前边是一卡车卫队，之后是一辆军用通讯车，车顶上甩着横七竖八的电台天线。

26　吉普车内日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参谋长董英斌坐在车中。

看着车窗外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灾民队伍，蒋鼎文叹息。

蒋鼎文：河南真是大灾呀。

董英斌：为了一个烂摊子，有进行豫北会战的必要吗?

蒋鼎文：委员长站的角度，怕和你我不一样啊。

吉普车“嘎”的一声刹在路上。一少校军官在车窗外敬礼。

少校：委员长来电。

27　吉普车内日

董英斌给蒋鼎文念蒋介石的电报。

董英斌：……年初长沙会战，实为薛岳率三湘健儿，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坚守阵地，奋勇杀敌之结果，为“七七”事变以来最具国际意义之杰作。此次兄率三十万大军逐倭寇于黄河之北，望激励所部，摧强破敌，开辟长沙战役之第二，无负国人所期……（念到这里笑了）上次老薛在长沙得手也是阴差阳错，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军有两个师团受到牵制；老薛一胜，成了老头子要挟大家的话把。（悄声）老头子刚做了盟军中国战区的总司令——有人说，这些戏，都是演给外国人看的呀！

蒋鼎文：胡说！

董英斌：何应钦也有意思，你一提增派部队，委员长要派十三军，何应钦却派来个陕西的郑三炮，谁不知道陕军是乌合之众？

蒋鼎文止住董英斌，让他给蒋介石回电：鼎文率所部抱定与河南共存亡之决心，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将有效聚歼倭寇于黄河之北……（沉思，向董英斌下命令）把郑三炮这个集团军放到最前面！

正在这时，吉普车又“嘎”的一声刹在路上。

少校：报告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前边劳军。

董英斌（笑了）：什么时候了，老李还搞这一套！

蒋鼎文：他哪里是劳军，他是来找我的麻烦！

28　军队行进队列旁山角转弯处日

山角转弯处，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子。棚子上檐搭着红绸，柱子上贴着对子，上联：八千里路云和月精忠报国；下联：四万万众仇与恨众志成城；横梁上：还我河山。草棚子一侧的山洼里，圈着十几头牛，几十头羊。李培基率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等人候在棚前。见蒋鼎文到来，李培基举起一碗酒。

李培基：蒋司令率威武之师奔赴前线，河南三千万民众箪食壶浆，祝司令长官马到成功，旗开得胜。

蒋鼎文接过这碗酒，沾了沾嘴唇，放到桌子上：老李，这套虚礼儿就免了吧，咱们开门见山，找我什么事?

李培基：我风尘仆仆几百里，就是向司令长官表达个心意，没事。

蒋鼎文：那好，李主席的心意我领了——请允许一个军人告别家乡父老，让他奔赴前线。

接着就要上自己的吉普车，被李培基一把拉住。

李培基：当然也有一件小事麻烦司令长官。

蒋鼎文：知道就是这个——什么事，该不是陪我一起去打仗吧?

李培基：今年河南大旱，又起蚂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卖一个大闺女，换不回一斗粮食，许多村庄有饿死绝户的。（指了指逆流行进的灾民队伍）现有一千万灾民，开始颠沛流离往陕西逃荒。那三千万担军粮，本政府实难凑齐，请司令长官给予减免。

蒋鼎文：民众处于水火，谁都是爹娘生的——我从小也是苦出身，主席说得有理，我同意。

李培基大松一口气，赶忙作揖：感谢司令长官体恤民情，河南的子子孙孙，会永远记住蒋司令。

蒋鼎文：但你得替我做两件事。

李培基：别说两件，二十件我也做。

蒋鼎文：一、你去说服日本人，让他不要进攻河南；二、你去说服委员长，把我的军队撤到潼关以西，我一兵一卒，再不吃河南一粒粮食。

李培基：蒋司令，话不是这么说，灾年不比往年，几百万老百姓正在饿死和逃荒。

蒋鼎文指了指正在行进的军队：万千的弟兄正在奔赴前线，谁知一个月后，我还能带回来多少呢？灾民正在挨饿，士兵不吃饭也会挨饿。你是省政府主席要考虑民众，我是战区司令也得考虑战场和士兵。我说句不怕得罪主席的话：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转身上了吉普车。

李培基摊着手：蒋司令，这一码不对一码嘛！

这时董英斌拉住李培基的手悄声说：李主席，你找我们有什么用？军队只管打仗，并不管粮食从哪儿来呀。

李培基愣在那里。

29　逃荒路上傍晚

天渐渐黑了。灾民毫无目的地行走一天，停下来歇宿。

绵延几十里的山路上到处火光闪闪。蜿蜒的山路上，一家一户都在路上埋锅造饭。

沿途几十里锅里的吃食：有煮粥的，有煮红薯的，有煮野菜的，但更多的人家煮的是树皮、草根、乍草、杂草甚至是干柴。花枝迟疑半天，往一锅野菜里下了最后一把小米。

花枝：没了。再往前走，就该喝西北风了。

瞎鹿拖过娘的纺车，扬起斧头，欲劈了当柴火，被他娘当头喝住。

瞎鹿娘：别劈我的纺车，到了陕西，我还要用它纺花呢。

瞎鹿又拖过一条门框，一斧头劈下，扔到火中。

地主家躲在马车后煮的倒是纯米粥。地主婆在烧火，铁锅旁围着扛着大肚子的地主儿媳和星星的那只小猫——小猫比人还着急，把头伸出来，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锅看。星星舀出一小勺米汤，倒到地上的一只瓦片里，小猫急不可耐地吞了一大口，又被烫得“喵喵”大叫。马上引起了大肚子儿媳的不满。

地主儿媳：人都吃不饱，还喂猫。

星星：算它吃我那碗，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不吃，行了吧?

地主婆劝地主儿媳：你是俩人，待会儿多吃点。

老东家吸着旱烟，在翻看自家的账本。栓柱斜背着大枪，在喂牲口。马踢蹬着腿，有些烦躁不安。

栓柱跟老东家说：东家，牲口老拉稀，喂点料吧。

老东家看着这逃荒队伍，和上路时想的不一样，叹息一声：如果一个月能把灾躲过去，就该喂它料；要是过了一个月，怕是连它也得吃了。

栓柱愣在那里。

30　逃荒路上夜

夜半，蜿蜒几十里的山路上，灾民在露宿。老东家一家和瞎鹿一家合挤在一处涵洞里。栓柱悄悄爬起来，爬到睡着的星星跟前，将自己的那条破被子，盖到了星星身上。又端详星星的脸，禁不住用手去摸。星星醒来，以为他起了歹心，扬手给了他一巴掌。

星星：干啥哩?

栓柱起身往涵洞外跑，瞎鹿的老婆花枝一伸腿将他绊倒。

花枝：你以为一逃荒，癞蛤蟆就能吃天鹅肉了?

一阵脚踏车“咔啦啦”响，神父安西满骑着脚踏车来到涵洞前。

安西满满头大汗：找得我好苦，打听了半天。

瞎鹿吃了一惊：小安，你咋也逃荒了?

安西满：主让摩西带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现在主也让我带你们逃出河南。

栓柱抹着脸：老家要打仗了，你怕被炸死吧?

安西满没理栓柱，对瞎鹿说：有一事儿。长垣的东家老梁也出来逃荒，得伤寒刚刚断气，可断了气也不闭眼，为啥不闭眼呢? 就是过去不信主，现在等主呢。我想给他做个弥撒，让你拉阵胡琴。

栓柱：嗬小安，趁着逃荒，你还想大干一场啊?

安西满瞪了栓柱一眼：一场灾过去，你就知道主的伟大了。

瞎鹿却有些拿糖：一天吃了一顿饭，饿得前心贴后背，没劲儿。

安西满回到脚踏车前，脚踏车后架上载了个行李卷，安西满从行李卷里掏出一块饼，递给瞎鹿：一拉胡琴，动静就大了，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轻重。

瞎鹿将饼递给花枝。两个孩子留保和铃铛上来抢饼吃，被花枝一人打了一巴掌。

花枝：饿死鬼托生的? 有半夜吃饭的吗?

31　逃荒路上夜

火把下，躺着一个死人。

死人果然不闭眼。

周边围着死者的家属和一些灾民。

瞎鹿问安西满：唱哪出？

安西满想了想：《该放下时就放下》。（又交代）跟过去一样，调儿不变，我临时改词儿啊。

瞎鹿一弓下去，胡琴发出嘹亮的声音。

在胡琴的伴奏下，安西满开始唱自己作词的弥撒。

离家已有一月整

挨冻受饿加上生病

梁东家本是富贵人

没想到病死在路中

死得屈来死得冤

都怪你心中无信念

该放下时就放下

上帝就在你前面

……

安西满一边唱弥撒，一边用手抚慰死者的眼睛。但抚慰半天，死者的眼睛还是闭不上。这时人越聚越多，安西满顾不上死者的眼睛，开始专心唱弥撒，声音越来越高亢。

这时天上飘下一九四二年的第一场冬雪，死者的头渐渐变成了雕塑。

曲声中，几十里的山路旁，灾民都在雪地里睡着了。所有灾民的头都变成了雕塑。

32　逃荒路上夜

曲声中，一盏车灯照在这些弯弯曲曲山路旁的雕塑上。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乘坐一九四二年的大卡车返回鲁山。

雪越下越大了。雪花在灯柱里飞舞。

33　卡车驾驶室夜

司机旁边坐着李培基和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

马国琳：这个蒋鼎文太轴——一千万灾民的性命，硬是感动不了他。

李培基：他是带兵打仗的人，当然要以国为重。

马国琳笑：谁都知道有人在吃兵额，我听老吴说——陕西过来的郑三炮，手里的空额有三千多，空出的粮食哪儿去了？

李培基：咱们就别管人家了。（拉了拉身上的大衣接着问）湖北陕西两省有音讯吗？

马国琳：不说借粮的事，大家还互通消息；一听说借粮，电报打过去十天，还不见动静，倒听说两省赶忙规定粮食不准自由出境——也是隔岸观火。

李培基望着车窗外雪地里的雕塑：如果军粮再如数征实，就等于在这些灾民脖子上，又架了一把刀。（下决心）我应该立即到重庆去，把灾情当面报告委员长！过去我还有所顾虑，刚刚上任，现在就顾不得了。兄弟虽然无才无德，但还知道汲黯救灾的故事。

马国琳：主席准备报多少县呢？

李培基：受灾有七十八县，不打埋伏，如数上报。

马国琳：我不是让主席少报，加上沦陷区，河南有一百多县，就报一百多县吧！

李培基摇手：我不学郑三炮，大灾之年还损祖缺德。

马国琳：可你如数上报，委员长会说还有二三十个县没有受灾，怎么不能调剂呢？你报一百多个县，说不定委员长倒发了慈悲呢。

李培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马国琳意味深长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去年鄂西受灾，老关借灾荒发了多大的财呀！

李培基看着车窗外，突然想起什么：赶紧通知警察署，派人跟着灾民，防止出事！（叹息）如果这时出了乱子，就是给救灾添乱呀。

34　逃荒路上日

路上有残雪。一辆马车上，竖着一面“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杏黄旗。延津县衙的伙夫老马，摇身一变成了第一战区巡回法庭第九庭庭长。老马身背盒子炮，两个随从各背一杆“汉阳造”。一个随从在赶车，一个随从在擦枪，老马在抽旱烟。

随从一：老马呀，多亏有灾呀。有了灾民，公家才成立了巡回法庭。要不然你一县衙的伙夫，咋能当庭长呢？

老马：人手紧，主要是人手紧。加上这操蛋赚吆喝的活儿——跟灾民打交道，能有啥油水？——也没人干呀！

随从二：既然跟灾民打交道，那咱们应该叫“灾民巡回法庭”呀，咋又叫“战区巡回法庭”呢？

这话把老马给问住了。这时随从一替老马答。

随从一：叫“战区”，灾民逃荒，就成了日本人的过儿，日本人不来，哪有战区？再说了，叫“战区法庭”，显得咱这法庭大，叫“灾民巡回法庭”显得晦气。

老马用烟袋敲了随从一脑袋一下：这就对了。（推心置腹地）好好跟你们老马叔干，一场灾下来，咱们就都是官了！

35　逃荒路上一土庙日

土庙正中，是一尊高大威严的菩萨。虽然满身尘土，但目光慈祥。菩萨两旁是四大金刚，皆双目圆睁。

一方大印，摆在了桌子上；一把盒子，拍到了桌子上。土庙成了老马临时审案的法庭。许多灾民把着庙门看热闹，把土庙挤得水泄不通。老马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也摆出踌躇满志和大干一场的样子。

老马先拜了一下菩萨：得罪您老人家，占用您的地界，但也是替您惩恶扬善。（用瓦块拍了一下桌子）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现在开庭，带原告被告！

随从二将一被五花大绑的灾民捺到桌前。另一老年灾民自动跪到了他的身边。

老马：你们咋了？说吧！

老年灾民（原告）：昨天夜里大家都抢这小庙睡，我年纪大了，没有抢上，全家就睡在这屋檐下。谁知半夜睡着了，这个王八蛋把俺家七块红薯给偷吃了！

被五花大绑的灾民（被告，细嗓子）：我偷吃红薯？我还说你偷吃俺家的蒸馍哩。你说我偷吃你家的红薯，你隔着肚子叫叫看它能答应吗？

老年灾民：就是你偷吃的！

被五花大绑的灾民：就不是我！

老马气得用瓦块拍了一下桌子：不是你们偷吃的，是我偷吃的好了吧？（接着嘬牙花子，对随从一）红薯已经下肚，这案儿不大好断。

随从一给老马出主意：既然红薯下肚，把肚子剥开不就知道了？

老马豁然开朗，对被五花大绑的灾民：对，你说红薯不是你偷吃的，剥开肚子让我看一看！

随从二端着刺刀上前就剥这灾民的衣服，当刺刀剥到肚皮时，灾民的细嗓子像杀猪一样叫了起来。

被五花大绑的灾民：老马，不要杀我，红薯是我偷吃的——可我饿得实在没有法！前年给东家扛活的时候，我还往庙里捐过两升小米呢！

老马：小米归小米，偷红薯单说偷红薯。拉下去，打三十军棍！

随从二将号叫的被五花大绑的灾民拉出门外。这时原告——那位老年灾民不干了。

老年灾民：老马，不能光打军棍呀，我的红薯呢？那可是俺家最后一点救命粮呀。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两个生病的孙子——小孙子病得舌头都不会打卷，我都没舍得让他吃！

老马：他已经吃下去了，你让我咋给你掏出来呢？——他吃了你的红薯，我判你吃了他，你敢吃吗？

老年灾民愣在那里。但他突然咬牙切齿地说：我真恨不得吃了他！

老马：带下一拨！

这时随从二将五花大绑的栓柱捺到了老马面前。另一青年灾民自动跪到了他的旁边。

老马：你们又咋了？也是偷东西吗？

青年灾民：是。但比红薯事大。

老马：偷了你一升白面？

青年灾民：比白面事还大，他偷了我老婆！

老马大吃一惊，马上来了精神：审灾民审出了风流案，倒让我老马开了眼！还是不饿呀，不然哪来那么大劲儿？（问被五花大绑的栓柱）：你偷了吗？

栓柱梗着头：不是偷，是她愿意的！

青年灾民：可你许给她三升白面，事过之后你又拿不出来，这不明明是骗人吗?

老马：骗奸，纯粹是骗奸！（又训斥青年灾民）你老婆咋那么笨，连个骗子都看不出来?

青年灾民嘟囔：他身上背棵枪，多像有钱人哪。

老马闻此大吃一惊：啥，还有枪？这比骗奸，事儿又大了。（对随从二）先去把枪收了。

随从二出外，将栓柱背的“汉阳造”拿了进来，放到老马案桌上。随着枪，跟进老东家。

老东家上前：老马，说别的行，枪不能收哇。逃荒路上，没个防身的不成啊。

老马用瓦块拍了一下桌子：你防谁呢？防中国人呀？有种，应该端着它打日本呀。（瞪了老东家一眼，申斥）骗奸这事，你也脱不了干系，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

老东家愣在那里。

老马指着老东家：你替他出三升白面，事情还可再说；吐一个不字，立马把他带到监狱！

老东家叹息：待会儿我到马车上找找，看还有没有白面。

栓柱还嘴硬：不用找面，让他们把我带走吧，进了监狱，就不用逃荒了！

随从一上去抽了栓柱一嘴巴：以为真带你去监狱吃白饭呀？说不定拉你二里之外，我一枪就崩了你！

栓柱不敢再说话。

老马：结案。一升半白面给原告，一升半白面给法庭烙饼！

原告青年灾民又不干了：老马，原来许的是三升！

老马：我不问案，你一个面星也得不到！光被告有罪吗？按说你老婆也得判刑，那叫开窑子卖淫！

青年灾民不敢再说话。这时老东家又问老马。

老东家：老马，咱这逃荒的光景，上头都知道吗?

老马已经开始起身还拜菩萨，这时扭转身：咋不知道？不知道派我来干吗?

老东家：这仗到底是咋个回事？要是一时半会儿打不起来，我想折头回老家。

老马：这你不能问我，你得去问日本人。

36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黄山官邸依山而建。重庆的初冬，草木依然葱茏；葱茏的草木间，开放着火焰般的桃红和山茶花。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由蒋介石侍卫室二室主任陈布雷陪着去见蒋介石，正在山路上拾级而上。

李培基：陈主任，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到重庆来，河南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这事委员长知道吗?

陈布雷：委员长日理万机，就是有所耳闻，怕也知道的不详细。他今天上午要去曼德勒前线，昨天晚上我告诉他你来了，他就让你来陪他吃早餐。

李培基（感激地）：谢谢陈主任，三千万河南人有救了。

37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

蒋介石穿着睡衣，李培基陪他一起吃早餐。每人面前各摆了一碗稀饭，几片面包，一个水煮鸡蛋。桌上放着几碟小菜。

蒋介石点着桌上的饭：培基，吃，吃。

李培基诚惶诚恐地吃稀饭。

还没容李培基开口，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走进来，手拿一份手写的简报，按照惯例，趁蒋吃饭的时候，向他报告最新发生的国内外大事和重要新闻，并将蒋的话及时记在另一个纸簿上。机要秘书歉意地向李培基点点头，李培基赶忙深深地点了一下头，让机要秘书先说。

机要秘书：缅甸方面，罗卓英来电，昨日我军在曼德勒以西损失惨重，日军用了瓦斯，我军死伤八百多人。另外已告罗——委员长今天抵达。

蒋吃饭，没说话。

机要秘书：昨天夜里，日军突袭仁安羌，英军一个师加一战车营七千多人被困，凌晨蒙哥马利元帅打来电报，请求我军从曼德勒分兵支援仁安羌。

蒋没有说话。

机要秘书：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居里已到重庆，请求委员长会见，已告诉他委员长要去曼德勒。

蒋没有说话。

机要秘书：南京方面，周佛海派来密使，有意脱离汪逆（精卫）在其寓所建立秘密电台，昨日戴笠局长已与密使见面。请求如何处置。

蒋没有说话。

机要秘书：印度方面，甘地昨天绝食成功，印度教派和伊斯兰教派的领导人都发表声明，答应停止流血冲突而握手言和。

蒋停止吃饭：他饿了几天?

机要秘书：七天。

蒋没有再说话。机要秘书继续报告。

机要秘书：希特勒昨天会见了墨索里尼，说再有三天，德国军队就可攻占斯大林格勒；但据我驻俄使馆报告，斯大林格勒战事的态势并不明朗。

蒋介石打断秘书：通过英国驻我大使，让他告诉印度方面，下个月我访问印度时，希望见到甘地。

机要秘书飞速记下，又接着说。

机要秘书：豫北会战，蒋鼎文将军昨天打来电报，我军大部已渡过黄河抵达指定位置，但迟迟不见日军行动……

蒋介石：告诉蒋鼎文，看准时机，也可先发制人——晚打不如早打，我们的军粮储备，不如日军！

机要秘书飞速记下。这时另一秘书来到蒋介石身边。

秘书：去曼德勒的飞机已经准备好，何部长已在机场等候——怕停会儿日机空袭。

蒋介石站起身，李培基也赶忙跟着站起来。

一个侍卫上来帮蒋介石换上军服。

一大群陪同蒋介石的贴身人员都出现了。这时蒋介石突然想起什么，在人群中转过身来，对李培基和蔼地说。

蒋介石：培基，你可能没吃好，我走了以后你慢慢吃——到重庆来有什么事?

李培基已经听傻了，这时像触电一样反应过来。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件事，都比他要汇报的事急切和重大，他结结巴巴地说。

李培基：吃好了，吃好了，没事，没事。

蒋介石：听说河南发生了旱灾，严重吗?

李培基：本省能够克服，能够克服。

蒋介石语重心长地：河南的担子很重，所以当初派你去。（这时陈布雷走进来，对陈布雷）培基很累，好好照顾他。

38　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李培基由陈布雷陪着下山。

陈布雷：都向委员长报告了吗?

李培基擦着头上的汗，懊恼地：他们向委员长报告的每一件事，都比我要说的事大，一下把我给吓住了。重庆我等于白来了。

陈布雷：该说你没说，你就回去自己想办法吧。

李培基摊着手：如果在河南有法子可想，我就不来重庆了。陈主任到河南去看一看，一百多个县全部受灾，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灾民流徙，嗷嗷待哺。（这时从皮包里掏出一沓材料）数字都在里边，等委员长从缅甸回来，还请陈主任给呈上去，请求政府免除征实和紧急救灾。

陈布雷叹息：李主席，该说的时候你错过去了，这事就被动了。

李培基擦着头上的汗：看在三千万受灾的河南人分儿上，你给通融通融。

39　陇海铁路日

潼关至洛阳的陇海铁路。

铁路两旁，移动着往陕西逃荒的第一批河南灾民。他们的表情，疲惫而麻木。

逆着灾民队伍，美国《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白修德搭第一战区上校军需官董家耀的轧道车，由西向东去河南采访灾情。他们每人身上挂一把手枪。

灾民们各种各样的面孔中，白修德和董家耀在对话。

董家耀：本来你现在应该在纽约。

白修德：都怪我在电报中多了一句嘴，亨利就发了疯。把一个战地记者派到灾区，我不知道从这里能找到什么，他倒带着情妇到长岛度假去了。（问董家耀）我弄不明白的是，这么多灾民默默无语地向西走，他们是盲目的还是有目的的?

董家耀：习惯。就是习惯。河南人一遇灾就往陕西逃荒，就像山东人一遇灾就往东北逃荒一样。

白修德：为什么沿着铁路走?

董家耀：他们盼着有一天能扒上火车，早一点到达陕西。陇海线对于他们，就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

白修德：一个地方发生旱灾，怎么会有这么多灾民?

董家耀：蚂蚱。关键是蚂蚱。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说，现在正在进行斯大林格勒战事，就是把德、苏所有武器都集合起来，也消灭不了早秋时河南的蚂蚱。

白修德：我觉得这里一定存在误会。

董家耀：不误会，逃荒他也是为了求生。

突然灾民队伍大乱，空中出现了日本的飞机。战争的序幕已经拉开，日军的飞机前来轰炸陇海线。炸弹次第落下。有的炸弹炸断了铁路，有的炸弹扔到了灾民队伍中，到处血肉横飞。

白修德和董家耀急忙跳下轧道车和灾民一起往山坡窑洞里躲藏。在灾民狼狈躲藏、哭爹喊娘、寻子觅爷的场面中，白修德出于战地记者的本能，挣脱董家耀的阻拦，又冲出窑洞，对轰炸场面进行拍照。

一架飞机掠过白修德的头顶，在山坡上扔下一枚炸弹。白修德被气浪掀翻在地，拔出手枪，对着空中乱射。

白修德：Fuck！

扔完炸弹的飞机掠过山坡飞去。

白修德看着铁路突然又骂了一句：Fuck！

原来他们的轧道车在铁路上被炸飞了。

40　逃荒路上傍晚

蜿蜒几十里的山路，灾民们在宿营。

花枝在捣树皮。

起身时，一阵晕眩，差点跌倒。

留保：娘，咋了？

瞎鹿：饿的。

花枝撑住身子：愁的。

瞎鹿娘发烧了，躺在窝棚里。

瞎鹿来到窝棚前，用手摸了摸娘的头：咦，越来越烧了，跟炭火似的。

瞎鹿娘呻吟着：烧了好，烧了暖和。

瞎鹿蹲在窝棚前，望着天，叹了口气。

41　逃荒路上半夜

起风了。

怒号的寒风中，瞎鹿引来两个人贩子。

三人停在瞎鹿家窝棚前。

瞎鹿在熟睡的亲人中抱起铃铛。铃铛手里仍拿着那只核桃风车。

瞎鹿：趁着她睡着了，你们把她抱走吧。

两个人贩子交换一下表情，非常失望。

人贩子一：这么点儿呀，你把她说大了吧？有十岁吗？看着也就三四岁。

瞎鹿：全是饿的，给饿抽抽了，给口吃的就长起来了。

人贩子二搓着手：就是弄到人市上，也很难出手，买回家当童养媳，都得多费几年嚼谷。我们帮不上你这忙。

瞎鹿恳求：逃荒一个月了，家里大人小孩，已经十天水米没打牙，每天全在吃柴火，娘得了伤寒，发高烧说胡话，不知还能撑几天。

人贩子一的目光掠过高烧昏迷的瞎鹿娘，停在熟睡的花枝脸上。

人贩子一：她倒行，能卖五升小米。

瞎鹿惨笑：除非她卖我，我不敢卖她，家里老人小孩，一大摊子还指着她张罗呢。

人贩子二的目光停在熟睡的留保脸上：这个男娃也凑合，三升小米。

瞎鹿：还指着他传香火呢。（用下巴颏示意铃铛）这孩子也是我的心头肉，生下来的时候她娘没有奶，我每天抱着她沿街挨户求百家奶长大的。

人贩子一：两升小米，我们帮你试试吧。

瞎鹿：四升。

人贩子二：那就算了。

瞎鹿：三升。

人贩子一：两升半，别再争了。现在什么都金贵，就是人不值钱。说不定这两升半小米，也得砸到俺哥俩儿手里。

瞎鹿将熟睡的铃铛交给了人贩子一。

这时花枝醒来，看到外面的情形，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她从窝棚里钻出来，像母兽一样扑上去，一头将抱着铃铛的人贩子一顶倒了。

人贩子一：干什么？你这母夜叉！

这时八岁的留保也醒了过来，上去将妹妹从人贩子一手里抢了过来。铃铛醒来，瞪着惊奇的眼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花枝：瞎鹿，我日你八辈，你背着我卖我的孩子！

瞎鹿抱着头蹲在地上：你以为我想卖她？可卖一个人，能救四个人；咱娘病成这个样子，也能给她抓个药！（断然站起）抱走，这个家还是我做主！

人贩子二又上去抱铃铛。这时花枝抄起地上的扁担扑了上去。人贩子二以为花枝要砸自己，飞快地跳出圈外躲避；但花枝的扁担径直向铃铛头上拍去。幸亏这时邻居们醒来，栓柱一个箭步上去，抱住了花枝。花枝的扁担稍微偏了一下，没有砸到铃铛头上。

花枝大哭：我就是把孩子拍死，也不能让人把她领走！你为了给你娘看病就卖我的孩子呀。我十七岁嫁到你手上，有哪点儿对不住你家！如果不是在逃荒，我要能跟你过一天，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这时瞎鹿娘也醒来，看到眼前的情形，虽已生命垂危，也开始大哭——虽然哭得声音嘶哑和有气无力：如果是因为我，我现在就上吊给你看！

瞎鹿没好气地：上吊，有房梁吗?

老东家在自家的马车旁看着这一幕——马车上的粮食，已经下去了一半，不由得摇头叹息：这场苦戏，是演给我看的呀！（对星星）看着瞎鹿就会唱曲儿，原来也很有心眼。可路上这么多穷人，我也救不起呀。

用碗盛了一碗小米，过去交给瞎鹿。

老东家：孩子别卖了，先给你娘熬个稀汤，等灾过去再还我。

瞎鹿得寸进尺：东家，干脆借一斗吧，省得老张口。

老东家：我也一家老小，儿媳还扛着个肚子，路还长着呢。

吵闹的声音，吸引过来许多灾民围观。围观者大都不看瞎鹿家卖女儿，而是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东家马车上的粮食。老东家发现这一点，倒抽一口凉气，埋怨栓柱。

老东家：把枪弄丢了，多不踏实呀。

栓柱臊眉耷眼，低下头来。

这时东方天边开始“咚咚”地打炮。越来越响。激烈的机枪声。东边的山燃红了半边天。豫北会战开始了。

瞎鹿：咋了，东家?

老东家：怕是军队和日本人在东边打上了。

瞎鹿愤怒地：打，打，打他娘个，知不知道这里正饿死人！

老东家祈求：盼着咱们打胜吧。仗一打胜，咱就能回去了。

42　延津县衙外日

延津县衙，已成为蒋鼎文的前线指挥部。

县衙外有士兵守卫。街道上有部队通过。

一辆美式吉普，快速驶到县衙前。

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从前线归来，风尘仆仆下车，进了县衙。

43　延津县衙内日

县衙内一派紧张繁忙景象。许多参谋人员守在不同的电台前。电台声“嘀嘀嗒嗒”响个不停。

一张桌子上，铺着豫北会战的军用地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正伏在地图上沉思。

董英斌匆匆进来，来到蒋鼎文身边，指着地图：长垣封丘一线可能要丢，日军刚刚渡过黄河，许多阵地展开白刃战，日军死伤八百多人，我军死伤三千多人，郑三炮怕是顶不住了。

蒋鼎文没理这个茬，指着地图，绕开长垣封丘一线，指向安阳汤阴一线：命令十五集团军、二十八集团军，最迟明天早上，对安阳汤阴一线完成合围，明天中午发起总攻，（用拳头擂了一下桌子）打他个出其不意！

这时一作战参谋拿一电报快速走来。

作战参谋：委员长来电。

蒋鼎文看电报。看后大惊失色。

董英斌看到蒋鼎文神色有些异样，问：怎么了？

蒋鼎文把电报交给董英斌：委员长从缅甸来电，让我们有序撤出河南。

董英斌看完电报，也大吃一惊：错了吧？战争刚刚开始，我军并无大的失利，为什么要把河南拱手让给日本人？

蒋鼎文沉思：委员长走的时候对豫北会战决心很大，突然又让撤退……

作战参谋：何况河南还有那么多灾民，现在部队不战而撤，不是把他们甩给了日本人？

蒋鼎文叹息：也许正是因为灾大，委员长才出此下策啊。（对董英斌）本来大家对豫北会战就有异议，委员长坚持要打，现在缅甸战役和南方战线都不顺……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才能顾住大局啊。（接着对作战参谋）按委员长的电令执行。

作战参谋：司令长官，河南有三千万人啊。（突然明白他说这话不合适，小声嘀咕）我也是河南人。

蒋鼎文：你应该明白这电报的分量——不准透出一句，恐怕连李培基都蒙在鼓里！

作战参谋眼里噙着泪花：是！

44　逃荒路上日

炮声阵阵。与当初中国军队逆着灾民队伍往前线开拔相反，现在中国军队顺着灾民队伍开始往后撤退。陕军郑三炮的部队走在最前边。部队的行走也与当初不同，往前线开拔时队伍显得紧张、整齐和有序，现在撤退显得匆忙和慌乱。队伍中还有许多挂了彩、缠着绷带的伤兵，一些重伤员躺在担架上。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马车也被军队征用，车上拉着几个伤兵。庭长老马带着两个随从一边跟着马车跑，一边跟一个低级军官分辩和解释。

老马：长官，我们这辆马车你不能征用，这可是国家的巡回法庭。

低级军官坐在车上，脸上也挂了彩，额上缠着纱布：蒋鼎文欺负俺陕西人，把俺派到最前头，日本的迫击炮弹“嗖嗖”地在头上飞呀——老子的命都快没有了，你还心疼你的马车！

另一士兵对老马：我们也是为你好，我们一走，日本人就要来了，你给日本人断案呀?

45　逃荒路上日

灾民队伍停下来看部队撤军。老东家脸上非常不解，向队伍中一骑马的军官喊。

老东家：长官，你们这是打赢了还是打输了?

军官大言不惭：打赢了！

老东家：打赢了怎么往后撤呀?

军官：我们是迂回作战！

46　逃荒路上日

撤退的中国军队突然大乱，因为空中出现了日本的轰炸机群。灾民也跟着大乱。

47　天空日

日本机群发现了地面上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中国军队，俯冲下来。但俯冲下来他们又有些犹豫。他们通过无线电在用日语交谈。

一飞行员：好像还有一队是中国灾民，军部最近命令，不准轰炸灾民。

另一飞行员往下指指军队：还是中国军人多。

机长：既然军人多，就应该轰炸。一、二、三，放！

密集的炸弹从空中次第落下。

48　逃荒路上日

炸弹落到中国军队和灾民混杂的队伍里，立即血肉横飞。被炸死的有中国军人，但更多的是逃荒的灾民。

老马的马车被炸飞了。车上的伤兵和刚才跟老马说话的陕西军官被炸成一团肉酱。老马因祸得福，带着两个随从，抱着头在山路上飞奔。

轰炸中，神父安西满骑着脚踏车也在奔跑。一颗炸弹落下，安西满被烟雾埋住。等烟雾散去，安西满的脚踏车散了架，行李卷被炸飞了。安西满也被弹片崩着了头，迸出一脸血。他身边的几个溃兵被炸飞了天。安西满愣怔在那里。

老东家一家与瞎鹿一家躲在山崖下。老东家看到安西满，向安西满拼命招手。

老东家：小安，小安！

安西满没理会老东家的呼喊，炮火之中，一动不动，开始对着天空祈祷。随着他的祈祷，空中又落下一批炸弹，瞎鹿跑上去，一把将安西满拉到山崖下。一颗炮弹，恰恰落在安西满刚才祈祷的地方。等于救了安西满一命。

日本的轰炸机群飞走了。轰炸过去引起了哄抢。郑三炮的一些溃兵开始趁乱抢劫灾民的东西。灾民中最值得抢的就是老东家马车上的衣物和粮食。一些溃兵哄抢马车。后来的一个溃兵看到别人先下手为强，一刺刀扎在别人抢到手的粮袋上，谁知从粮袋里“哗啦”“哗啦”滚出一些银元。立即吸引来更多的溃兵。

老东家的儿媳护着自己怀孕的肚子。星星也死死抱住自己的怀，溃兵以为星星怀里也藏着财宝，上去一把拽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猫，溃兵气急败坏地把猫摔到地上，猫一声惨叫，星星扑上去抢起。

老东家惊恐地看着四周，突然醒悟，扑向马车，死死抱住最后一袋粮食，被一溃兵一枪托砸昏在地，账本从怀里滑落而出。星星和地主婆又上去护老东家。另一溃兵趁势夺去地主婆怀里的大钟。

小安看着这混乱的一切，又开始对着天空祈祷。

小安：主啊。

这时第二批日本轰炸机飞来，第二批炸弹又次第落下。许多士兵和灾民又被炸死了。但炸弹也救了灾民，士兵抱着抢到手的东西开始逃跑。几个士兵赶走了东家的马车，一个士兵摘下老东家的狐皮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另几个士兵想将星星掳走。星星挣扎着喊。

星星：栓柱，救我。

栓柱急了：放手，这是我媳妇！

抄着铡刀砍翻一个溃兵。另一溃兵端起枪就打栓柱。这时安西满不祷告了，像猛兽一样，扑到这溃兵身上。溃兵枪口一歪，没打中栓柱的胸膛，打中了栓柱的胳膊。栓柱的胳膊被打翻出一块肉。这时又一批炸弹落下，溃兵一哄而散。星星从身上扯下一条布给栓柱包扎。

星星：没想到，你胆还挺大。

栓柱总算重新立了功，有些扬眉吐气：惹我！

这时听到瞎鹿嘶裂嗓子在喊：娘，娘！

原来瞎鹿娘在这次轰炸中被弹片炸死了。好像还不明白发生的一切，瞪着惊恐的眼睛。

49　逃荒路上日

日本飞机和中国军队走后，剩下灾民在山路上收拾残局。

老东家从昏厥中醒来。狐皮帽子被抢走了，露出一个大光头。光头上露出老家被抢时留下的伤疤。

栓柱：东家，你没事吧?

老东家在星星的搀扶下挣扎着站起身，四处寻找，首先找到账本揣到自己怀里。

老东家：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东家了。过去我说是躲灾，现在也成逃荒了。这下踏实了。（指指自己的光头）冷。（又从地上捡起一个钟锤）没有钟锤，抢个钟有啥用呀。（然后走到瞎鹿身边，看被炸死的瞎鹿娘，对瞎鹿叹息一声）昨天那小米，应该借给你一斗。

瞎鹿抱着被炸死的娘，他不敢对日本飞机和中国军队发火，现在把无名火发到了老婆头上：我用小车推着俺娘走了几百里，原来怕她病死和饿死，没想到她被飞机炸死了——这下你称心了吧?

花枝也像母老虎一样发泄：死了轻爽——我还想被飞机炸死呢。死了不受罪!

瞎鹿抄起扁担就要打老婆，被老东家劝下。

老东家：啥时候了，你们还顾上打架，还是赶紧挖个坑，把你娘埋了吧!

这时栓柱突然发现什么：咦，你娘被炸死了，咋一点血没有呢?

果然，瞎鹿娘额头上有一个圆洞，但没出一点血——仍瞪着惊恐的眼睛。

瞎鹿从娘怀里拿出祖宗牌位，插到自己怀里，这时伤心地：她半个月都在吃柴火，昨天刚喝碗米汤，还变不成血呢。（看娘大睁着双眼，对安西满说）俺娘死了也不闭眼，小安，趁着你在，也给她做个弥撒吧。不管她信不信主，你念叨两句，她要能进天堂，也就不挨饿了。

安西满：你的胡琴呢?

瞎鹿去手推车那里寻找二胡。但手推车已被炸弹炸飞了，行李衣物散了一地，二胡也被炸成了碎片。

瞎鹿对安西满说：家伙没了，你只能一个人干唱了。

安西满想了想：那我由着眼前的事儿，唱个“玛利亚，俺的娘”吧。

于是干唱弥撒。

玛利亚俺的娘

世道变成了啥模样

遍地死人无人管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鬼子又来扔炸弹

死的死来伤的伤

玛利亚俺的娘

圣母快显灵莫让人死光

……

安西满一边唱弥撒，一边用手抚慰瞎鹿娘的眼睛。瞎鹿娘的眼睛倒慢慢闭上了。

安西满眼中流出了泪。

50　逃荒路上日

瞎鹿娘已被埋葬。地冻住了，坑挖得太浅，新翻起的黄土，刚刚埋过她的尸身，一缕灰白的头发，还露在外面。

瞎鹿娘那架破旧的纺车，也被炸弹炸得散了架。瞎鹿把散了架的纺车堆在坟前，点着。熊熊火光中，瞎鹿跪拜。

瞎鹿：娘，天冷，你在那边多纺花，穿暖点儿。

老东家问安西满：小安，你不是说，主要带我们走出苦海吗？现在大家已经够苦的了，主咋不管哩？

安西满看着眼前的景象，脸憋得通红：老东家，我教传得不好，你把我问住了。

51　洛阳郊区一天主教堂日

灾民队伍从远处山坡上走过。

教堂前拴着一头毛驴。一个中国教士正往毛驴身上搭一些食品、铺盖和草料。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托马斯·梅甘拍拍毛驴，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说：这是我能尽的最大努力了，给你找了一头毛驴。但我还是劝你回重庆。

白修德：我从重庆出发的时候，只知道这里发生了灾荒，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

托马斯·梅甘：那是你刚到灾区，我们已经习惯了，因为每天都在死人。

白修德：死人并不使我难过，难过的是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在一批批倒下的中国灾民面前，我看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和帮助作用。

托马斯·梅甘：你是美国人，我是意大利人，美国和意大利正在欧洲战场相互蚕食，但在对中国灾民的看法上，我与你有同样的不理解。政府的官员都说无法救灾是因为战争，但豫北会战打得一塌糊涂，河南眼看就是日本人的了。你继续往灾区走，会有两种结果：一、你明年得了普利策奖；二、你成了日本人的俘虏。

白修德：我只是想了解真相。我觉得事情的背后，一定另有原因。（遥望山坡上的灾民队伍）灾民都一声不响地往前走，中国的委员长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52　黄山官邸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走进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正在桌后批阅文件；蒋介石见张道藩进来，指着茶几上的《大公报》说。

蒋介石：宣传的事，都归你管，你把这篇关于河南的社评，好好念一念。

张道藩拿起报纸，左栏是一篇社评，叫《看重庆，念中原》，作者王芸生，张道藩只好念道："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尤其令人不忍的是，灾荒如此，粮课依然。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这'亦颇顺利'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张道藩念不下去了，忙检讨：是我监管不力，昨天晚上，我刚从广西回来……

蒋介石停下手中的笔：王芸生是不是《大公报》的主编?

张道藩：是。

蒋介石发火：王芸生蛊惑人心，让《大公报》停刊整顿！

张道藩忙说：只是，王芸生受到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的邀请，过两天就要访美，这时将《大公报》停刊，是不是……

蒋介石：这种时候，美国就不要去了。

张道藩忙转移话题：外边议论更多的，是豫北会战的事。政府要放弃河南，把灾民甩给日本人，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大家都说……

蒋介石：胡说，政府从来没说放弃河南，让《中央日报》发个社评，以正视听。

张道藩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这时宋美龄进来，对蒋介石说。

宋美龄：童子军的孩子们来了，都想见见你。（又强调）这批孩子，都是烈士的遗孤。

蒋介石这时转过来情绪：烈士的遗孤，我见我见。

张道藩擦着头上的汗，也忙附和：该见，该见，委员长是童子军的总会长啊。（接着说）委员长，我先回去了。

张道藩退去。宋美龄开始给蒋介石的脖子里系童子军的领巾。这时陈布雷进来。

陈布雷：史迪威来了。

蒋介石：不是说明天见他吗?

陈布雷：他自己闯进来的。

53　黄山官邸日

史迪威在发火。

史迪威：请原谅我打扰您，我知道您刚从缅甸回来非常疲惫。但我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必须马上进行军事改组，曼德勒战役打得一塌糊涂，每一个将军都在保存自己的实力，杜聿明和戴安澜拒不听从指挥，他们忘记了我是他们的长官。而我听说，他们背后有您撑腰！

蒋介石脖子里系着童子军的领巾：史迪威先生，这是不可能的。

史迪威：我还听说，蒋鼎文将军的部队，并没有有力地抵抗向河南进攻的日军，一个礼拜就把防线全丢了，据说也是因为您暗地要把这支部队撤出，把河南甩给日本人。

蒋介石：这肯定是谣传，蒋鼎文将军的部队，还在有效地抵抗日军。

史迪威：盟国援助的战略物资的分配，也应该以军队能否作战为前提，而不能只用来装备效忠于个人而不是国家的嫡系部队——有人说您在考虑战后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格局，但如果我们在目前的战争中每一个人都在打个人的小算盘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先进日本人的战俘营而没有战后。

蒋介石发怒：史迪威将军，请你明白你在跟谁上课。我是盟军中国战区的总司令，而你是我的参谋长——你不懂中国的事情！

史迪威：已经有无数人在用这个理由来搪塞我，那么中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我要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和斯大林肯定也不会同意你们的军队这么做！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援助物资的战略分配！

蒋介石震怒，“忽”地站起：你不用拿援华物资来威胁我！我也会告诉罗斯福总统，你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参谋长！

这时宋美龄挽狂澜于既倒，美丽地笑着：都是老朋友了，犯不着一谈中国就这么怄气。（对史迪威，直接用英语）将军，委员长是中国人，他肯定和您一样关心中国。（挽起仍在生气的史迪威）外边有童子军在等着，我邀请您一起去检阅这支部队。

54　黄山官邸日

黄山官邸台阶上，站着蒋介石、宋美龄、史迪威，他们身后站着陈布雷等人。

一群八九岁的孩子，穿着童子军军服，列队从台阶前通过。打头旗的是一个瘦弱的小女孩。孩子们虽然精神抖擞，但步伐走得七零八落。

宋美龄对蒋介石：刚凑到一起，步子还走不好。

正是这七零八落，让蒋介石看得很开心。史迪威也笑了。蒋介石放下心中的军国大事，慈祥地说。

蒋介石：顶好的，顶好的。

宋美龄招呼打头旗的小女孩上前。

宋美龄对蒋介石：这是孙放吾烈士的女儿。（悄声）孙将军是96师的副师长，上个月在缅甸壮烈殉国。

蒋介石走上前去，对小女孩：你父亲是个伟大的军人。

小女孩眼泪刷地下来了，“啪”地向蒋介石敬了一个礼。

蒋介石也被感动了，将小女孩的手拿下来：过年的时候，到我家里来，爷爷给你发压岁钱。（又对所有的孩子）你们的父亲，都是伟大的军人。

55　开封火车站日

日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在上火车。远处可以看到开封的木塔。

站台上全是日军。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某集团军司令官高桥次郎中将在站台上踱步。他们在用日语交谈。

高桥次郎：司令长官，军部一下从这里抽调这么多兵力，豫北战役我们是否要彻底放弃?

冈村宁次：河南赤地千里，到处都是灾民和死人——但这并不是我们放弃进攻的理由，而是帝国受到了太平洋战争的牵制。蒋介石要把河南作为一个包袱甩给我们，军部也是将计就计，停止进攻，从这里抽调兵力。

高桥次郎：既然这样，从明天开始，我就命令空军停止轰炸。

冈村宁次摇头：不。地面进攻可以停止，但飞机不要停止轰炸——就这样一直拖下去，让重庆方面摸不透我们的意图。

高桥次郎：这样拖下去，也就是再拖死些灾民，从战争利益上讲，重庆方面已经取得了胜利。

冈村宁次：一开始我也这么想，后来山田总长教诲我，拖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也就拖着了这个国家。

汽笛一声长鸣，满载日军的列车开动了，喷出的烟雾遮蔽了车站。

56　逃荒路上傍晚

白修德骑着毛驴，逆着灾民队伍向东走。

在山角转弯处，他发现了山角后面的乱坟岗。

乱坟岗上，有狗在扒吃人的尸体。

白修德跳下毛驴，掏出一九四二年的“莱卡”相机，对着乱坟岗拍照。

57　逃荒路上傍晚

花枝、星星、地主婆等人在路边野地里拾杂草。

老东家、栓柱、瞎鹿等在路边剥树皮。

沿途的树木，已经让灾民剥成了光杆。

瞎鹿扶着树，让留保站在自己肩上，用镰刀往上够残存的树皮。

58　逃荒路上夜

几十里的山路上，灾民又在埋锅造饭。

老东家彻底成了灾民，锅里煮着和瞎鹿家一样的东西，也是杂草和树皮。地主婆在给老东家、大肚子儿媳、星星和栓柱盛树皮汤。老东家吃饭也不背人了，和瞎鹿家吃在了一起。

老东家端着碗感叹：活了一辈子，做梦也没想到要吃柴火。见天儿吃这个，身子都吃麻了。（张开嘴让瞎鹿闻）闻闻我嘴里啥味儿。

瞎鹿：不用闻，苦味儿。

老东家愤怒地：过去可都是饺子和包子味儿呀！

白修德牵着毛驴从灾民间穿过。他身后跟着一群灾民的衣衫褴褛的孩子。其中有留保和铃铛。白修德发给他们每人一块饼干，这些孩子马上填到自己嘴里。接着一些大人也不顾廉耻地伸出手跟着他跑。饼干发着发着快没有了，场面有些混乱，白修德有些慌乱，加快步伐想摆脱这些灾民。但这些灾民紧追不舍，将白修德团团围在中间。情急之下，白修德从腰里拔出枪，向空中“嘭”地打了一枪，把这些灾民给吓跑了。

59　逃荒路上夜

避开灾民，白修德来到一座山包后，从毛驴身上卸下铺盖、剩下的食品和草料，像灾民一样准备露宿。他在避风处摊开铺盖，给毛驴喂干草，将自己皮帽子的耳朵放下来，裹上被子，一块一块往嘴里送饼干。他望着星空，心潮起伏。

60　逃荒路上深夜

几十里山路上，睡着的灾民。

瞎鹿一家睡在一座废弃的戏台后。夜里风寒，花枝搂着留保，瞎鹿怀里搂着铃铛。

一只手在拍昏睡的瞎鹿。瞎鹿醒来，发现是栓柱。

瞎鹿不乐意地：弄啥哩?

栓柱：老东家叫你。

瞎鹿：去弄啥?

栓柱趴到瞎鹿耳边，悄声说了几句话。瞎鹿身子一紧。想了想，把怀里的铃铛放到地上，起身。铃铛醒了。

铃铛：爹，弄啥哩?

瞎鹿：等着，爹给你弄吃的去。

61　逃荒路上深夜

山包后，由于连日的疲惫，白修德已经睡熟。相机套在脖子里，手枪掖到枕下，剩下的不多的食品也被他掖到枕下；小毛驴嘴里倒着草，卧在他身旁。

夜色里，老东家、栓柱、瞎鹿悄悄摸到山包后。原来老东家在组织抢白修德，像几个月前灾民抢他们家一样。

瞎鹿（悄声）：抢他的东西吗?

老东家指了指毛驴：主要是牲口。

瞎鹿：他要醒了呢?

老东家：宰了他。

栓柱有些胆怯：他身上有枪。

老东家瞪了栓柱一眼：咱本来也有枪，不是被你弄没了?

栓柱有些气馁，悄悄爬了上去。接近白修德，先找他的枪。发现枪在枕下，小心翼翼将枪一寸寸从枕下掏出。瞎鹿接着爬上去，将毛驴悄悄牵走。栓柱见白修德仍无动静，又将白修德枕下的食品悄悄掏出；想了想，还不甘心，从身上掏出一把杀猪刀，将白修德脖子里的相机带子割断，将相机也拿走了。

62　逃荒路上深夜

三人牵着毛驴转到山包前。

瞎鹿：毛驴偷了出来，可到哪儿卖呢?

老东家：七天水米没打牙，寻个没人的地方，现在就把它宰了，煮了，吃了！

63　逃荒路上深夜

山洼里，瞎鹿抱着驴头，栓柱掏出怀里的杀猪刀，照着驴脖子捅过去。但一刀没捅准，毛驴一阵疼痛，嘶叫一声，踢蹬开人，拖着血脖子向黑暗中跑去。

老东家跺着脚：该拿绳子勒呀，咋能拿刀子捅呢?

驴的嘶叫声惊醒了白修德，白修德闻声追了过来，看到他的东西都在栓柱身上，一下扑了上去，将栓柱扑倒在地。两人在地上翻滚扑打，到底白修德比许多天没饭吃的栓柱体力好，渐渐将栓柱压到身下。栓柱气急败坏，拿起刀子要捅白修德，被白修德一肘将刀子打掉。栓柱拾起相机，就要砸白修德的脑袋，白修德慌忙后撤。

白修德：饼干，毛驴，给你们；相机不能吃，还我。

栓柱和瞎鹿愣在那里。

老东家又跺脚：还愣着干什么？追驴去呀。

64　逃荒路上深夜

瞎鹿和栓柱去追驴，老东家和白修德坐在山坡上。白修德从身上掏出一盒皱皱巴巴的香烟，递给老东家一支。

老东家颤颤巍巍吸了一口：一个月没吸烟了，没想到烟也能扛饿。

白修德后怕地：差点没命，没想到害我的不是战争和日本人，是灾民。

老东家：我想大哭一场。俺范家人老几辈，没偷过人。（又问白修德）俺逃荒是活该，你一外国人，来这儿图个啥呢?

白修德：我想把这里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的政府。

老东家马上站起来：原来在替我们做好事呀。那俺不该杀你的驴。等驴追回来，俺就还给你。

65　逃荒路上深夜

瞎鹿和栓柱在找驴。但黑暗之中，驴早跑得看不见了。到了一岔路口，两人有些犹豫。

栓柱：你往东找，我往西找。

66　逃荒路上黎明

黎明时分，瞎鹿找到了这头丢失的驴。但受伤的驴已经落到了山后另一帮逃荒的灾民手里。在一辆被日本飞机拦腰炸断的卡车旁，这帮灾民已经将驴杀掉，卸成几大块，用一口废弃的行军锅在炖肉。驴头和血淋淋的驴皮，就扔在锅边。锅里的水已经冒泡。

瞎鹿闻着香味找过来，指着正炖的肉说：我的驴。

一个疤瘌眼灾民：别装了，你也是一逃荒的；有驴，眼也不会饿眍了。

瞎鹿：我抢的。

另一灾民：你能抢，俺不能抢?

双方争执起来。瞎鹿不管别的，伸手从锅里捞出几大块肉，虽然刚捞出的肉热得烫人，但还是牢牢抱在怀里。这帮灾民也急了，疤瘌眼灾民一棒子下去，不小心打在瞎鹿头上，瞎鹿一头栽到了肉锅里。

看出了人命，这帮灾民倒愣住了。

67　洛阳郊区天主教堂夜

月牙偏西。

有人在拍教堂的门。

教堂内沉寂，无人理会。

锲而不舍的拍门声。

教堂内亮灯了。传出托马斯·梅甘的声音：谁呀？

拍门人答：神父，是我，安西满。

68　教堂餐室夜

餐桌上有一盆杂菜，几个馒头。安西满在大口小口吃饭。

托马斯·梅甘有些兴奋：小安，你没有辜负主的期望，跟着灾民，在逃荒路上传教，主的事业，一定会让你发扬光大。

安西满嚼着嘴里的饭菜：神父，我是个逃兵。我坐着溃兵的卡车，逃到了这里。

托马斯·梅甘一愣，接着明白了：那就在我这儿歇一阵，也不能为了传教，让你饿死在路上。

69　教堂起居室夜

安西满一脸冻疮，托马斯·梅甘往安西满脸上涂药膏。

安西满：神父，我来找你，就想问你一句话，这里发生的一切，主知道吗?

托马斯·梅甘点点头。

安西满：既然知道，他为什么不管?

托马斯·梅甘张张嘴，答不上来。

安西满又问：世上发生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主的旨意?

托马斯·梅甘又点点头。

安西满：那这里发生的一切，是不是也是主的旨意？如果是主的旨意，他什么意思？这里的老百姓，都是老实人，为什么要把他们饿死和炸死?

托马斯·梅甘：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魔鬼干的。

安西满：那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如果斗不过魔鬼，信他有什么用?

这些惊心动魄的话，托马斯·梅甘越听越紧张。

安西满哭了：关键时候，主不见了，是灾民救了我一命。

托马斯·梅甘：小安，你累了。（又低声说）你不能怀疑上帝。

安西满扎到托马斯·梅甘怀里：神父，我也觉得，魔鬼钻进了我的身体。

托马斯·梅甘叹口气：待会儿，我就为你祈祷。

70　逃荒路上清晨

新的一天开始了。灾民们从宿营地收拾行李，推车挑担，重新上路。

老东家一家和花枝一家围在一起发愁。

栓柱：三天了，不能再等了。耽误路不说，再等，就饿死在这儿了。

花枝不干：那瞎鹿哪儿去了呢?

老东家：山前山后都找了，不见个人影。（对花枝）花枝呀，大爷说句难听的话，逃荒路上……

花枝突然爆发了，跳到老东家面前。

花枝：那天你们说去偷驴，驴没偷着，瞎鹿没了，你们得赔我。

老东家拍着巴掌：说起来这事儿怪我，那天不该偷那外国人。（叹息）可人不见了，咋个赔法呢？（又叹息）如在老家，我赔你三十亩地，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连我都快饿死了。

栓柱翻着白眼：逃荒路上，天天死人，有啥稀奇的。

花枝：别人死了还见个尸首，这瞎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们不能不管！（开始坐在地上撒泼大哭）瞎鹿，你死哪儿去了，人家欺负俺这孤儿寡母了呀。

留保和铃铛也跟着哭。

老东家嘬着牙花子，一筹莫展。

71　重庆大街日

高高低低的山城彩旗招展。街道两旁是手持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民众都鸦雀无声，在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位中年处长讲话。

中年处长：一切看我的手势。喊口号不要提前，也不要落后，外宾车队距你一百五十米时再喊。大家听清楚了吗?

整个山城惊天动地地回应：听清楚了！

中年处长：现在来练习一下，看各单位、各学校、各工厂和各工商界练熟了没有。注意，车队过来了，距你一百五十米，（手势从头顶猛地落下）喊！

民众一起在喊：Welcome！

由于民众由各界别组成，鱼龙混杂，口号还是喊乱了。学校喊得清楚，小商小贩对外语不熟，就喊得含混不清和底气不足，甚至转成了别的意思。隆冬天气，中年处长急出一头汗，皱着眉对重庆市政府一位年轻处长说。

中年处长：还是喊乱了！不知你们重庆市是怎么组织的！

年轻处长有些气馁：要不就别喊外语了，还是喊“欢迎欢迎”吧！

中年处长生气地：这不是喊什么的问题，这是外交事故！

72　美国驻华使馆日

白修德急急忙忙往使馆闯，被一使馆人员拦住。

使馆人员：对不起，大使先生真的没时间。

美国大使高斯从二楼急匆匆下来，白修德喊。

白修德：高斯，我有事情，很紧急。

高斯：我的事情也很紧急，我要去机场，迎接我国的总统特使。

白修德：请给我五分钟时间。

73　美国使馆院子日

吉姆轿车前，高斯已将车门拉开。

高斯：你说的故事，我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白修德：如果我不是遇到几个中国军队的通讯兵，现在已经饿死在中国灾民里了！

高斯：如果你把它发在《时代》周刊上，将是一个爆炸性新闻。

白修德：我想通过你，见到中国的高官，他们肯定还蒙在鼓里。

高斯耸耸肩：这可是中国的内政。

白修德：看在上帝的分儿上。

高斯钻进轿车，盯着白修德：看你差点死在河南的分儿上吧。

74　江北机场日

一条红地毯铺向航道。

红地毯前站着一列中国政府高官。打头的是外交部长宋子文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

他们身后是宏大的欢迎人群，手中拿着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张道藩：不是说在江心机场降落吗？怎么又临时改成江北机场了？

宋子文：江水有些上涨，委员长怕不安全。

看着身后等待欢呼的海洋，张道藩：一个总统特使，花三十万人夹道欢迎，从外交礼遇上讲，是不是有些过分？

宋子文：他可不是一般的总统特使，他是民主党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也许再过两年，他就是美国总统了！（低声对张道藩）委员长也是深谋远虑。

美国大使高斯的汽车，匆匆忙忙驶进机场。

75　江北机场日

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专机停靠在红地毯前。

威尔基满面笑容走下专机。

机场上一片欢呼的海洋。

宋子文握住威尔基的手，用英语直接与他交谈：蒋委员长正在宜昌前线视察，三天后才能回来，委托我和张部长迎接特使。

威尔基：宋部长，上次在纽约的时候，你说要请我吃凤爪，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凤凰你们是如何捉到的?

宋子文：中国是一个好客的民族，到了今天晚上的宴会上，你就知道了！

张道藩等人大笑。

众人走向停机坪一侧的车队。这时高斯跨前一步，悄声对宋子文说。

高斯：部长先生，能否耽误您一分钟时间?

宋子文停住脚步。

高斯：白修德从河南回来了，他想把河南的情况，告诉贵国政府……

76　逃荒路上日

老东家一家，栓柱，带着花枝和两个孩子，开始逆着逃荒人流往回走。老东家已经对逃荒彻底失望了，他要回头走到敌占区，走回老家。

战区巡回法庭的老马带着两个随从从灾民队伍旁经过。巡回法庭的马车被溃兵抢了，三个人背着枪，衣衫褴褛，神情也跟灾民差不多。看老东家往回走，老马吃了一惊。

老马：啥个意思，咋往回走哇?

老东家指指大肚子儿媳：老马耶，柴火都没得吃了，儿媳又快生了，（指指花枝）她男人也不见了，老的老小的小，这荒没法逃了，俺要回老家。

老马：仗打败了，你回去当亡国奴呀?

老东家：当亡国奴，也比饿死强啊，我已经不怕日本人了。

老马：你是不怕日本人，可我告你，延津已经让日本人炸平了，你回去也是饿死。

听说延津被炸平了，回去的路也被堵死了，老东家不禁一屁股坐到地上。他不甘地捶着胸口：我亏呀。

老马：你亏，我不亏？我当一伙夫多好，当这扫帚星庭长干吗？我给省主席做过饭，主席吃啥，我就吃啥。

栓柱听说老家被炸平了，恨着牙悄声说：我他妈才亏呢，我在老家藏的有宝贝！（又盯着星星，恨着牙）再往前走，就不能让我啥都得不着了！

老东家：那个外国人老白，是个骗子，他说到了重庆会救我们，他把我们给忘了。

77　重庆宋庆龄官邸日

官邸院子中，安谧洁净。阳光透过一棵桂树，打在花园一侧的鱼池里。宋庆龄坐在藤椅上，接见《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侍者在上咖啡。

宋庆龄：白修德先生，于右任院长的信我看到了——您是怎么见到于院长的?

白修德：夫人，河南的灾情确实非常严重。我想把那里的情况报告给政府，没想到这个过程这么艰难。没去河南之前，我见政府的官员还是容易的，这次我从河南回来，好像得了瘟疫；我见不到宋子文部长和张道藩部长，高斯大使说也没用；我通过美军的联络官，见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商震将军，商将军不相信我的报告；又通过美国使馆的谢伟思，见到了四川省政府主席，主席告诉我河南不归他管；又通过四川省主席，见到了立法院的孙科院长，孙院长听了我的陈述之后，说只有蒋委员长说话，中国大地上才能见到行动；最后找到监察院于右任院长，他说非见到夫人，利用您的影响，才能见到委员长——夫人，这些天我觉得我像一只苍蝇！

白修德说累了，宋庆龄笑了。

宋庆龄：委员长刚从宜昌前线回来，长时间的军事视察，使他非常疲倦，贵国总统的特使又在重庆需要他应酬，但我会给他打电话。

白修德感激地：谢谢夫人。我要等多长时间?

宋庆龄：也许五天，也许十天，也许根本见不到。

白修德急了：夫人，河南正在一天天死人。我有一个朋友叫老范，也挺不了多长时间了。

宋庆龄优雅地用手止在嘴上：耐心，对于我们很重要。

白修德赌气：其实这事跟我没关系。我只等十天，十天后我就回美国。

宋庆龄：那你河南就白去了。

78　逃荒路上夜

一轮明月，挂在天上。灾民在露宿。

栓柱把星星带到一座土窑里，从怀里掏出一块上次抢白修德的饼干。

栓柱：想吃吗?

星星看到饼干，眼里露出饥渴的光，点点头。栓柱递给星星。星星像狼一样抓过来就吃。

栓柱：还想吃吗?

星星又点点头。

栓柱：把那男学生的照片给我。

星星想都没想，从书包里掏出书，从书里拿出照片，递给栓柱。

栓柱将照片塞到嘴里嚼了嚼，“噗”地又吐出来：不当吃。

栓柱指指自己的脸：亲我一口。

星星想了想，亲了栓柱一口。栓柱趁势抱住星星，要解星星的衣服。

星星：等灾过去。

栓柱：等不及了。

星星急了，扬手打了栓柱一耳光，挣脱跑了。

79　土窑夜

栓柱和星星的交易被悄悄跟来的花枝发现了。星星走后，花枝进了窑洞。

花枝：没弄成吧？我告你，人一喝墨水，就是条喂不熟的狼。

栓柱有些臊眉耷眼，抹着脸想走，被花枝一把拉住，逼到窑壁上。

花枝：给我饼干，我跟你睡。

边说边解自己的衣服，把栓柱给吓住了。

栓柱：没了，身上没了。

挣着身要走。

花枝发疯一样在栓柱身上乱摸，愤怒地：给我，你和老东家把瞎鹿害死了，你们得赔我。

两人扭巴到一起。花枝终于把栓柱身上最后两块饼干搜了出来。

花枝：一条命，值两块饼干。

花枝走后，栓柱的身子顺着窑壁出溜下来，后悔地扇了自己一巴掌。

栓柱：我他妈傻，都快饿死了，我图个啥呢？

80　逃荒路上黄河边日

逃荒队伍走到了黄河边。

几件破衣烂衫，搭成一个屏障，老东家的儿媳在生孩子。屏障里传出老东家儿媳长一声短一声的吼叫，由于体弱，吼叫显得有气无力。地主婆和花枝在屏障内忙活。

花枝（从屏障内传出的声音）：用劲儿，用劲儿，已经露头了。

地主儿媳（声音）：我要死了，再没有劲了，生不出来了。

老东家拄着一根棍子，在屏障外焦急地等候：老天保佑，俺老范家几辈单传，让俺留下这个种吧。

星星在烧一锅冒着水泡的热水，旁边卧着她的已骨瘦如柴也有气无力的狸猫。狸猫已饿得睁不开眼睛。

“哇”的一声婴儿啼哭，破衣烂衫中，孩子生下来了。地主婆满手血污地出来舀热水，老东家急切地看着她。

地主婆：是个男孩，虽然不足月，活了。

老东家长出一口气：祖宗保佑——他爹死了，怕是个转生啊。

花枝从屏障内出来：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儿吧，有个名儿叫着，就好活了。

老东家：图个吉利，叫留成吧。（又说）留成呀留成，本来你该当少爷，没想到生下来就得逃荒。

屏障内传出儿媳的呻吟声：把他掐死吧，逃荒路上，我身上一点奶都没有，养不活他。

孩子不哭了。

老东家着急地：孩他娘，可别掐死。等到了洛阳，我把身上的皮袄卖了，给你熬个热汤。

儿媳（声音）：现在就熬吧，我已经快没气了。

81　逃荒路上日

“哇”的一声惨叫。栓柱用杀猪刀宰了星星的狸猫。瘦骨嶙峋的猫，血倒喷涌而出。

老东家：没想到生一个孩子，要喝猫汤。（对星星）对不住闺女，猫带了一路，现在把它杀了。

谁知星星看到这惨相，一点不心疼。她从书包里掏出自己的书，一张张扯下，扔到锅下的火里。接着说出石破天惊的话：爹，我也想喝猫汤。

82　重庆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白修德由陈布雷陪同，走向蒋介石的办公室。

陈布雷：委员长接着还要到机场欢送贵国总统特使，只能给你十五分钟。

白修德有些紧张地点点头。

长长的走廊像迷宫一样曲折，他们穿行其中。

83　蒋介石办公室日

宽大的办公桌后，蒋介石在批阅文件。

他的机要秘书把一个报告放到他面前。

机要秘书：这是我们搞到的，史迪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要求追查豫北会战的责任。何部长建议，在罗斯福看到这份报告之前，先把蒋鼎文将军的司令长官给撤掉。

蒋介石没有说话。

84　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转过几道弯，陈布雷和白修德来到蒋介石办公室门口。门两侧，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便衣。他们冲陈布雷温和地点头，无声地将门拉开。

85　蒋介石办公室日

见陈布雷和白修德进来，机要秘书退去，蒋介石站起身将手伸过桌子，与白修德握了握。

蒋介石：白修德先生，我听说过你。

白修德感激地点点头，坐在旁侧的椅子上：尊敬的委员长，我想向您报告的是，河南三千万人遇到了吃的问题，逃荒的灾民正在一天天饿死。

蒋介石没有说话。

白修德：很明显，政府并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因为政府没有向这些灾民提供任何帮助。一些官员向我解释那里正在发生战争，可从目前看，日本人并没有向河南发动进攻。

蒋介石站起身，来回踱步：白修德先生，我也向灾区派有调查员，他们向我报告的情形，和你说的并不一致。河南灾情有，但不会这么严重。

白修德急了：委员长，我听说灾区发生过人吃人的情况。

蒋介石浑身一哆嗦：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

白修德争执：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蒋介石：这是不可能的！

白修德马上把自己的皮包拉开，从皮包里掏出一大摞照片，摊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照片上有各种各样灾民的面孔、姿势和逃荒的情形，锅里煮的各种吃食。还有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一些野狗正在乱坟岗上刨着。狗的一侧，是一轮将要落下的夕阳。

蒋的脸上出现一阵神经性的痉挛，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他被一个外国记者逼到了墙角。出于战略考虑，他的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蒋介石：白修德先生，看来你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称职，这些情况我以前确实不知道。如果河南灾情这么严重，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尽管在战时救灾有一定困难。（向陈布雷）明天安排专门的救灾会议！

陈布雷边在记事簿上记着边答：是。

蒋介石向白修德：另外，请你再向我提供一份完备的报告。也请你向陈布雷先生提供那些瞒灾不报和治灾不力的河南官员的名字，政府将对他们严惩不贷！

接着向白修德伸出手握手送别。

86　蒋介石办公室

蒋介石坐到椅子上，半天没说话。

陈布雷：这些外国人，就爱自以为是。

蒋介石踱到窗前，叹息一声：他们只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不知道我们干不了什么。

正在这时，窗外响起了空袭警报。一群侍卫闯了进来。

为首的侍卫：日本飞机来了，请委员长到防空洞躲避。

蒋介石没动，看着窗外：他们都没有日本人聪明。日本人看透了中国，才敢如此嚣张。

87　重庆街头日

日军轰炸机像蝗虫一样飞临重庆上空。

一批批炸弹次第落下。

重庆马上成了火海。

88　重庆街头日

沿江两岸已被炸成残垣断壁。残垣断壁上还在冒着火苗和浓烟。

一队童子军穿着整齐的军服，打着手鼓，吹着长号，踏着鼓点从远处走来。步伐整齐，号声嘹亮。领头的童子军仍是那个瘦弱的小女孩，孙放吾烈士的女儿，她挥动着仪仗，威严肃穆。

街道两侧，仍是人山人海。人们手中挥着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嘴里喊着“欢送欢送，热烈欢送！”

童子军之后，是一溜长长的车队。首先是宪兵的先导车。接着是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座车。威尔基看着废墟和浓烟中的民众，有些感动，他伸出手臂，向民众招手。之后是蒋介石的座车。之后是中国外交部长等高官的座车。

89　蒋介石座车内日

陈布雷在向蒋汇报最新情况。

陈布雷：事情比想到的还麻烦，我驻美使馆刚刚打来电报，《时代》周刊已经将白修德写河南灾区的文章登了出来。

蒋介石一惊：问一下张道藩，这样的稿子怎么会发出去?

陈布雷：我已经和张部长通了电话，审查处没有接到这样的稿子。他们调查了一下，白修德是在洛阳通过商业电台发出去的。

蒋介石发怒：查一查是哪一个电报局，把电报局长给我枪毙！

陈布雷：要把发往我国的《时代》周刊都收缴了吗?

蒋介石看着窗外问：日本方面，陈立夫怎么说?

陈布雷：军统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近期不会进攻河南，他们正在秘密往太平洋战场抽调兵力。

蒋介石：李培基呢?

陈布雷：他接连又上了五份报告，呼吁政府免除征实和紧急救灾。

蒋介石：多买《时代》周刊，让外交部翻成中文，每个部长和省长都发上一份。

陈布雷不解地：这……

蒋介石：日本人不来，我们就要救灾，不然让全世界怎么看？我们不成了一个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腐败政府了吗？打仗，救灾，既然各省各自为政，现在让他们看一看。（想想又说）把李培基的几次报告也附在后面。

陈布雷明白了蒋介石的意思，往纸簿上飞快地记着：是。

蒋介石：通知阎锡山，暂缓进行山西战役，把一部分运往山西的军粮改运灾区。

陈布雷往纸簿上记着：是。

蒋介石：告诉张道藩，号召全国为灾民募捐。另外，通知王芸生，看这次《大公报》怎么说。

陈布雷飞速记下：是。还有，我建议到了机场，能把救灾的决定告诉威尔基，说不定他在华盛顿一下飞机，就能看到《时代》周刊，接着他就会见到罗斯福总统。

蒋介石望着窗外废墟和浓烟中的人群：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

陈布雷看蒋介石。

蒋介石叹口气：他们身上没有负担，他们尽可以与民众站在一起。

90　陇海铁路日

一列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从陕西向河南开去。

每一个麻袋上都打着红戳：赈灾。

列车上架着防空高射炮。

长长的列车“嗷嗷”叫着，钻进山洞。

91　山洞

在山洞的黑暗中，在火车轮子轧着铁道的“嘁咔嘁咔”的声音中，有电报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

尊敬的白修德先生：

我十分高兴地告诉你，今天早晨我突然发现陇海路上出现了几列车粮食。我想这与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是分不开的。你使中国政府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你已经返回美国，但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意大利天主教神父托马斯·梅甘

一九四三年一月于河南

92　陇海铁路边日

山坡上，站着托马斯·梅甘，他身边站着安西满。

托马斯·梅甘指着陇海路上的火车说：看，上帝已经让他们拯救这里的子民。

安西满却摇头：你刚才打电报，还说是白修德的功劳，白修德不是上帝。

托马斯·梅甘叹口气，看安西满：小安，灾民有救了，你没救了。（又叹口气）活人有救了，遍地都是死人，无人掩埋，我们也得替他们想想办法。

93　逃荒路上日

一个灾民中医正在给老东家的儿媳把脉。儿媳奄奄一息，躺在稻草上，身上盖着一条破被子。老东家感激地对中医说。

老东家：老周哇，今天遇到你，算是遇到救星了。没想到几辈单传的世家中医，也出来逃荒了。儿媳自生了孩子，十来天就是这个样子，你好歹配服土药救她一命吧，救一个人就是救两个人。

中医不苟言笑，对老东家的话没有回答。品了半天脉，才拍拍手慢条斯理地说：生孩子时失血过多，又受了风寒。（悄声对老东家）老东家，说句不怕得罪你的话，逃荒路上，脉息已经很弱了。

站起身就要走。

老东家：老周，你不能不管呀，把病看好，等逃荒回去，我给你十亩地。

中医：老东家，这病也好治，就是给她些吃的。不瞒你说，俺娘俺孙子，这两天也都饿死在路上。我走路也已经打飘了。

老东家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中医蹒跚远去。老东家的儿媳脑袋一歪，死去。孩子开始“哇哇”大哭。

老东家：是个好儿媳，自嫁到范家，没跟老人顶过嘴——只是跟我死在路上，我对不住亲家。

地主婆抱着“哇哇”哭的孩子，上前就去解儿媳的怀。老东家吃了一惊。

老东家：你干吗?

地主婆：趁她身子还热，让孩子再吃一口奶吧。

老东家：老天，她五天没吃东西了，身子瘦成了一把柴火，哪里还有奶呀！——赶紧让栓柱挖个坑把她埋了吧。

94　火车站日

一列满载赈灾物资的火车停靠在站台上。

一袋袋粮食被装卸工扛下火车，装到停在站台上的卡车上和一辆辆马车上。

卡车和马车一辆辆驶出车站。

火车站周边的铁丝网外，挤满了嗷嗷待哺的灾民。

火车站内外站满了实枪荷弹的警察，如临大敌。

95　河南鲁山省政府会议室日

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正在召集赈灾会议。参加者有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民政厅厅长方策，建设厅厅长张广舆，教育厅厅长鲁荡平，警察署长罗震等十几位官员。

李培基：经过省政府广泛急切地呼吁，中央政府已开始对河南救灾，从本月起，中央政府陆续从军粮储备中拨出八千万斤粮食给我们。

马国琳：这都是李主席念民众于水火，不怕丢官，冒死诤谏换来的——亲自赴重庆不说，还一连上了六道折子。河南人民世世代代，将铭记李主席的恩情。

李培基向马国琳摆摆手：还是研究赈粮的发放问题吧。

民政厅长方策是个大胖子，打量四周：开赈灾会议，粮政厅长、财政厅长都不在场，不妥吧?

马国琳：粮政厅老卢，财政厅老彭，到洛阳视察灾情去了，救灾刻不容缓，就不等了。

方策嘟囔：弄了半天，才八千万斤呀？去年鄂西受灾，政府拨给他们二万万斤。河南人就这么好欺负？八千万斤够干啥？河南有三千万人，每人才划二斤半，够吃三天！三天以后咋办?

李培基：给你八千万斤，就比要走八千万斤要好嘛。给过八千万，我们接着再要。八千万也能解燃眉之急，说不定就能少饿死几十万人。今天开会，主要是划分一下灾区。

方策不以为然：灾区还用划分？整个河南都是灾区。

马国琳：正因为僧多粥少，才不能撒胡椒盐，才要突出重点。

建设厅厅长张广舆是一个麻秆一样的瘦子：我同意突出重点。但过去一遭灾，我们就把重点划在了乡村，忽略了城市，最后乱子恰恰出在城市。不是城市这块归我管，我才这么说，而是上回黄河发大水，市民砸了省政府，是有教训的。

教育厅长鲁荡平白了张广舆一眼：突出重点，也不能单一地以区域划分，也该照顾一下行业；不是我主管教育，我才这么说，而是教育救国，一直是委员长提倡的。如果我们只顾灾民，不考虑特殊群体，把老师和学生都饿死了，我们就没有未来。

警察署长罗震：要说重点，我身为警察署长，一定得替十几万担惊受怕的警察说几句话，因为他们一直在重点上忙活；哪里有乱子，哪里就有他们。我斗胆说一句，如果不是十几万警察忍饥挨饿还在维持社会治安，河南早已出了洪秀全和李自成，我们现在在哪儿待着还得两说。

李培基拍了一下桌子，震怒：政府不救灾，你们每天长吁短叹；现在要救灾了，你们倒在这里打起来了。早知这样，这八千万斤粮食我就不要了——现在打一个电报退回中央还来得及！

这时秘书长马国琳站起来打圆场：各部门都在强调各自的困难，说的也都有各自的道理。至于哪些人是灾民，哪些人不是灾民，我们可以再研究。我想强调的是，灾粮的发放，决不能各自为政，还是要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

众人面面相觑。民政厅长方策又放了一炮。

民政厅长方策：既然是这样，那还召集我们开会干啥？你们两个私下定了不就完了?

李培基又要发怒，这时一个秘书匆匆走进会议室，把一封电报交给李培基。李培基看完电报，狠狠瞪了众人一眼，接着把电报递给了马国琳。马国琳边接电报便急切地问。

马国琳：又出什么岔子了？中央又要收回成命吗?

李培基：看你们再吵！——中央倒没收回成命，蒋鼎文抄了我们的后路，我们不是欠他三千万斤军粮吗？他把粮政厅老卢、财政厅老彭，扣在了洛阳，让我们拿粮食去换人。你们口才好，谁去见蒋鼎文?

众人面面相觑。

96　逃荒路上日

逃荒路旁，搭起一个草棚子。草棚子前，支着一口大锅。灶下烈火熊熊。

安西满系着围裙，用一个大铲子，在搅和锅里的粥。

草棚子四周，挤满了逃荒的灾民。老东家一家、栓柱、花枝带着两个孩子，也拥挤其中。

托马斯·梅甘站在一张桌子上，正给灾民讲话。

托马斯·梅甘：大家不要挤，每人都有份。但是，野地里都是死人，埋一个死人，领一碗粥。不然，过了冬天，就会有瘟疫。

灾民顾不上听托马斯·梅甘讲话，都往前拥。托马斯·梅甘脚下的桌子，被挤得乱晃。托马斯·梅甘有些慌乱，又喊。

托马斯·梅甘：那你们把自己的亲人埋了好吗?

灾民仍往前挤，托马斯·梅甘的桌子被挤翻了。众人拥到大锅前抢粥。栓柱、花枝等人，也在跟人抢。

草棚子被“呼啦”挤塌了。托马斯·梅甘被挤到人群外。在大锅前熬粥的安西满也被挤到了棚子后边。

老东家没跟大家一块儿抢粥，而是把孙子抱在怀里，挤过人群，在棚子后边找到安西满。

老东家：小安，没想到在这里又见到你。

安西满看着拥挤的人群，神情有些紧张。

老东家：上回日本人丢炸弹的时候，俺们救过你，这回你也救救俺吧。

安西满神经已经有些不正常，痴痴地看着老东家。老东家将怀里的孩子，交到安西满手上。

老东家：这孩子刚生下来，娘就死了。我能往前走，他没法往前走了。（又啰唆）儿子死了，就剩下这一条根了。（又啰唆）放别人那儿我不放心，放你这儿我放心，主是救人的，你有吃的，他就死不了。（又啰唆）不会赖住你，短则半年，长则一年，等我老汉有落脚处，就回来接他。（又啰唆）你在教堂，我也好找。（又说）你只要帮我这个忙，从今儿起，我就跟着你信教。

安西满痴痴地看着怀里的孩子，眼中流出了泪。

97　逃荒路上日

拥挤的人群外，安西满带着老东家，要把孩子交给托马斯·梅甘。托马斯·梅甘却没接这孩子。托马斯·梅甘指着疯狂抢粥的人群。

托马斯·梅甘：不敢开这个头。收一个孩子，就会有一千个人来送孩子。（用手比画）中国这么大，我这么小。（又安慰老东家）中国政府已经救灾了，你们马上就会得到救济。

98　逃荒路上日

李培基和马国琳乘坐一辆大卡车顺着灾民队伍去洛阳会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卡车上拉着几个大箱子。大箱子上坐着几个扛枪的警察。

驾驶室里。

李培基：蒋鼎文去前线时我求蒋鼎文，蒋鼎文撤退了我还求蒋鼎文——谁是灾民，我才是灾民呢！

马国琳：我有个同学在军政部，据他说，豫北会战根本就没有打起来，咱们撤退是有意的，这叫啥事呢？

李培基：大灾之年，我们给蒋鼎文送这么大的礼，合适吗？

马国琳：蒋鼎文吃这一套——送三百万斤粮食的礼，能换回人质不说，说不定那三千万斤军粮，还能豁免呢，对河南人民，也是善莫大焉。（低声）我换金条的时候，索性换了六百万斤。

李培基一愣：胡闹！——事先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马国琳：省政府开会你还没看出来吗？你就是把粮食全部归口发放，也没人说你好，反倒会惹出新的麻烦！

李培基：这个老方，一开会就放炮，不知是什么意思？

马国琳：他民政厅长当了多年，你来之前，行政院本来内定他当主席，后来委员长改了主意。

李培基：我可以马上向委员长辞职，让他来当嘛！让他去求蒋鼎文好了！

马国琳：教育厅老鲁，在舞阳开的还有烟厂哪！六百万斤换得也不多，接着再向中央要粮食，你就不到重庆走动了？

李培基望着窗外的灾民：这个官场我待不下去了，我应该解甲归田。洛阳离这儿还有多远？

马国琳意味深长地：如果我们解甲归田，说不定就真成灾民了。（看了看窗外）再有一百五十里就到了。

99　洛阳城门日

两个大字：洛阳。镜头拉开，是洛阳城门。

扶老携幼的灾民队伍终于来到洛阳，但他们吃惊地发现，洛阳城门及城墙沿线密密麻麻布满了宪兵。一只一九四二年的高音喇叭在城门上广播。

广播声格外庄严：现在广播第一战区政治部和洛阳市政府联合公告：为了抗战大业，为了军备防务，为了严防奸细和整顿市容，非洛阳市民一律不准入城。有擅自违反者将按国民政府战时城市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严惩不贷……

灾民想往城里涌，宪兵往外推搡。场面混乱。混乱的人头和尘土之中，就有老东家一家，栓柱，花枝和两个孩子。老东家怀里抱着孙子。各种各样拥挤中已经变形的灾民的脸。拥挤之中，他们还在大呼小叫和寻子觅爷。

“嘎嘎嘎”，一阵对天的机关枪声。灾民混乱地四处逃窜。

老东家没有跑，抓住一个守城的老警察不解地问：公家不是救灾了吗，怎么没见着一粒粮食？我老汉吃了几十天柴火，脸是麻的。

老警察：政府划定的灾区是豫北和豫南，你现在到了洛阳，就不算灾民了。

老东家：那我怎么才能成为灾民呢？

老警察：你是哪儿人呀？

老东家：延津。

老警察：延津倒属豫北，你再花俩月，回头走回老家。

地主婆闻听此言，精神一下崩溃了：这荒白逃了。

头一歪，嘴吐酸水，就被饿死了。

老东家倒没伤心：死吧，死了就不受了，早死早托生。（心酸地）再托生，可别托生在这个地方了。

100　苇子坑日

苇子坑是洛阳城郊一个庞大的臭水坑。臭水坑旁边，过去是一个乱坟岗，现在成了灾民聚集地。由于水臭地肥，坑中和坑沿长满了密密麻麻高大的芦苇。冬天的芦苇已经干枯，但仍显得很有气势。

臭坑和芦苇之前，一拉溜排了几百名妇女，鸦雀无声地等待出卖。一个戴礼帽的人贩子，在妇女队伍前巡回查看。第一战区第九巡回法庭的老马，跟在人贩子身边，两个随从背着两杆破枪跟在老马身后——但都已面目憔悴，和灾民没有什么区别。

老马：想不到我一战区巡回法庭的庭长，现在要帮着卖人了。

人贩子：老马你别这么说，我这也是响应政府号召救灾呢——你给我集合了这么多妇女，我只能从中间挑十个！

老马：你救灾，你救灾，那就多挑几个，给她们个活命。

老东家一家，栓柱，花枝和两个孩子也被赶到了苇子坑，坐在坑边。

人贩子站在高坡上：大家听着，我是洛阳战区被服厂的经理，挑上谁，管吃管住，给家里五升小米。

闻听此言，排队的妇女踊跃向前挤，旁边的灾民也希望自己的亲人能被挑上。卖人也有着激烈的竞争，场面一片混乱。这时星星从坑边站起来。

星星：爹，把我卖了吧。

老东家吃了一惊：闺女，要死死在一块儿，范家从来都是买人，哪里卖过人呢?

星星爆发：爹，我实在受不了了，家里连柴火都没得吃了，你让我逃个活命吧。

花枝闻言，也急忙翻自己家的破烂，在破烂中翻出从老家带来的红嫁衣，穿到身上。接着拉起两个孩子，跑上几步，站到卖人的队伍中。

101　卖人队伍前日

人贩子在妇女队伍前走走停停，甚至掰开牙口看——每一个被看的妇女都胆战心惊。

人贩子逐渐从行列中拉出五六个妇女。星星和花枝后来，排在队伍后半截，这时就有些着急。灾民中的老东家也忘记了是卖亲人而只担心市场竞争急得嘬牙花子。这时花枝的大红袄起了作用，由于抢眼，人贩子越过一些妇女径直来到花枝面前。花枝急忙用唾沫洗脸。虽然已蓬头垢面，但还风韵犹存。人贩子将她拉了出来。这时发现她身后还有两个孩子，拉着她的衣襟。人贩子看着留保和铃铛。

人贩子：啥个意思?

花枝：买一大的，捎带俩小的，大哥你划算。

人贩子啼笑皆非：我买的是一张嘴，不是三张嘴，你把我当傻子了?

一把将花枝推了回去。人贩子又走到星星面前。星星打战。人贩子扫了星星一眼，走了过去。星星和灾民中的老东家同时失望。这时星星摘下头巾，露出大辫子和面容说。

星星：我念过书。

人贩子吃了一惊，回过头重新打量星星——这时发现了星星的漂亮和与众不同，将星星拉出行列。星星看了花枝一眼，又把头巾扎上。老东家也一脸惊喜。

老东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但突然又明白过来，不禁悲从中来，扇了自己一巴掌）我不是人！

102　苇子坑日

人贩子嘴里叼着一支烟，将挑上的妇女带走。老马和两个随从，开始给这些妇女的家属量小米。这时星星扭头说。

星星：爹，今天是年三十。

老东家恍然大悟，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我倒给饿忘了——没想到我老范家年三十卖闺女！

星星：爹，爹，以后别想我，就当我十七年前生下来时，你就把我掐死了。

老东家怀抱孙子不禁老泪纵横：闺女，本来不该卖你而该卖我呀，可我一把老骨头，想卖没人买呀。（又跺着脚愤怒）当初我不该让你来逃荒，应该让你去前线，让你去打仗，让你去杀人！

人贩子带着妇女往前走，这时发现栓柱一直跟在星星旁边。人贩子上去推栓柱：你啥个意思?

栓柱：她是我妹，买她，就得买我。

人贩子兜头抽了他一耳光：去你妈的，他就是你媳妇，现在也归我了。

栓柱上去就要跟人贩子打架，老马跑过来维持秩序，拦住栓柱。

老马：又是你，再捣乱，我还绑你。

栓柱看着老马和随从身上的枪，不敢对老马发火，转头拾起一块石头，要砸老东家：你说过，让她跟我。

老东家：龟孙不想让她跟你，可她跟了你，也得饿死。

栓柱将石头摔到地上：我想杀人！

花枝这时上前：栓柱，我跟你。让你饿死之前，有个媳妇。

接着解开怀，抱住了栓柱的头。栓柱刚才还眼睛血红，从花枝怀里仰起头，眼里涌满了泪。

103　一军用仓库内日

一麻袋一麻袋的粮食堆积如山。还有士兵推着推车，往仓库里运粮食。第一战区军需官董家耀身着上校军服，和不法商人罗武在仓库里踱步。

董家耀：这个李培基太无能，中央拨粮救灾，谁知让他搞得一塌糊涂！

罗武：他眼瞎了吧？灾民逃到了豫西，他把救济圈划到了豫北和豫南。

董家耀：他眼不瞎，这里离陕西近，他不是想把包袱甩给陕西吗？可陕西老熊就是傻子吗？

罗武：好在河南人老实，这中间的曲里拐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不知道也好，死得安生。

董家耀指指堆积如山的粮食：所以，我们司令长官念民众于水火，决定拨出来一部分军粮，低价售给灾民，以解苍生于倒悬——我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你，你可要三思而行啊！国难当头，不准搞投机倒把。

罗武拍着胸脯：请军需官放心，我罗武虽是一个商人，但比堂堂的政府官员还有良心。（低声）我建议老兄那份，还是直接买成地吧。现在一亩地五升小米，等大灾过去你再抛出，不就……

董家耀止住罗武：这些生意经我也不懂，你看着办吧。

104　洛阳城内马家菜园夜

几条街皆是妓院。灯火辉煌。笙歌阵阵。人来人往。有妖艳的妓女在街头拉客。

一大红灯笼上写着：畅春书寓。

董家耀身着便服，已经喝醉了，被罗武和另一个人架进了畅春书寓。

罗武：今儿这里又新来几个雏儿，我挑了一个最好的，孝敬军需官。

董家耀嘴里磕磕绊绊：我还不知道，都是些灾民。（挥着胳膊）大灾之年，还干这个，过分啊！

罗武：那就当是可怜灾民，给她们以救济。

105　畅春书寓房间夜

红灯高挂，帷幕低垂。床围子上绣着春宫图。第一战区上校军需官董家耀醉眼蒙眬地歪在床上。

星星换了一身装束，胆怯地进来。但新换的装束，加上那根绑着红头绳的大辫子，使她特有的美丽展露无遗。

董家耀醉眼蒙眬地：哪儿人呀？

星星压住心跳：延津。

董家耀在炕上一转身，看到了星星的正面，大吃一惊。他没想到灾民之中，还藏着这么美丽的少女——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酒马上醒了，上去抚摸星星的大辫子，和蔼地：多大了？

星星：十七。

董家耀：十七好，十七好。（指指屋里的摆设）没见过这阵仗吧？

星星：过去俺家也是财主。

董家耀吃了一惊：连财主都出来逃荒了？真是灾大呀。上过学吗？

星星：上过中学。

董家耀：有男朋友吗？

星星点点头。

董家耀：叫什么？

星星：栓柱。

董家耀：你说今儿晚上怎么办吧？

星星：俺爹上炕的时候，都是先洗脚。

董家耀哭笑不得：好，那你就给我洗脚吧。

董家耀又躺下，将脚伸到床下。星星将脚盆倾上热水端来。试了几次，都没有放下脚盆。

董家耀又起身：怎么了？嫌我脚脏？我没有脚气。

星星这时眼泪夺眶而出：叔儿，我不嫌你脚脏，我吃得太饱，蹲不下。

106　洛阳城墙脚下夜

过年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洛阳城里传来。

老东家在主持另一对人的结合——栓柱和花枝的婚礼。

老东家：苍天无眼，上路以来，咱两家丢了好几口人，大家都失魂落魄的，你俩合在一块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又说）你们都没了爹娘，就趁着别人过年的鞭炮，拜拜天地和自己吧。

栓柱和花枝拜天地。

107　洛阳城墙脚下夜

在几个破单子围起的屏障中，栓柱和花枝度过了新婚之夜。

栓柱抱着花枝忙活半天，却办不成事。

花枝：知道你饿。你从上到下摸摸我吧。

栓柱从上到下，摸遍了花枝的全身。

花枝：知道我为啥嫁你吗?

栓柱是个老实人：老东家不是说了，相互有个照应。

花枝：你有了老婆，明天就可以卖老婆了。

栓柱愣在那里：我有了老婆才一天，我可不卖。

花枝：卖吧，卖了我，能得几升粮食，我能活，你们也能活。带着孩子不好卖，现在让孩子有个爹，我也就放心了。

栓柱愣在那里。

108　洛阳城墙脚下夜

老东家抱着孙子，带着留保和铃铛，露宿在城墙脚下。寒风“呼呼”地吹。他们点了一堆火御寒。老东家用卖女儿换来的小米熬了一点米汤，在笨手笨脚地喂孩子。孩子有些发烧，痛苦地咳嗽着，哭着挣扎着不吃。

老东家：祖宗，这是卖人的米，你多少吃点。

没想到孩子不哭了，两眼看着老东家，开始张开嘴喝米汤。老东家喂着孙子，泪流满面。

老东家：天爷，你显灵了。

孩子吃饱了，在老东家怀里睡着了。老东家端起剩下的米汤，开始往嘴里送。这时发现留保和铃铛眼巴巴地看着他。老东家叹息一声，把碗推给留保和铃铛，两个孩子抢过碗就吃。

109　洛阳城墙脚下夜

火堆已成了灰烬。老东家抱着孙子，旁边是留保和铃铛，大家都睡着了。

栓柱领着两个人贩子来到他们跟前，指指留保和铃铛：就是他俩。

人贩子一当时就急了：你只说卖人，可没说是孩子。

栓柱：孩子他也会长大。

人贩子二：我们买一群孩子养着，我们就该饿死了。他娘呢，饿死了？

栓柱摇摇头，指指旁边用布单子搭起的屏障，悄声说：没死，睡着呢。

人贩子一：卖她呀，一个月前有卖孩子的，现在轮着卖大人了。

栓柱摇头：就是为了不卖老婆，我才卖孩子呢。

两个人贩子转身就走。栓柱一把拉住：我价儿低呀，两个孩子，三升小米。

两个人贩子站住，重新打量留保和铃铛，又凑在一起耳语。

人贩子一：看你也是饿得不轻，我们试着帮帮你，一升半。

栓柱讨价还价：两升。

人贩子二：那就算了，说不定这一升半小米，也得砸到俺哥儿俩手里。

转身要走。栓柱跺了一下脚：一升半就一升半，抱走！

两个人贩子上去抱两个孩子。谁知这时花枝醒了，从布单子里钻出来，一头将栓柱给顶倒了。

花枝：王八蛋，看你老实，我才嫁给你；谁知刚嫁给你，你就背着我卖孩子！

一下扑到栓柱身上，将栓柱抓得满脸花。

110　苇子坑日

人市上，花枝和老东家共同张罗着卖花枝。栓柱满脸花，在一旁蹲着。花枝穿着大红袄，脸洗得格外干净。人市上生意十分热闹。一个五十多岁的秃子，在扳着花枝的脸看。

秃子：三升小米。

老东家：笑话，昨天有人出五升，我都没卖。

秃子：她是你啥人呀？

老东家叹息一声：说来没脸，闺女。

秃子：你闺女要是十六，能卖五升，你没看她多大了？

秃子转身就走。花枝一把拉住他。

花枝：你买了我，还要把我卖到哪儿去？

秃子打量花枝：我不是人贩子，我是个牛贩子，也是顺便帮你们一忙，你要对我好，说不定我就不卖你了，把你留下当老婆。

花枝果断地：四升小米，我跟你走了！

111　苇子坑日

花枝就要被秃头牛贩子领走。这时留保和铃铛醒过闷儿来，上去拉娘的衣襟哭。

留保、铃铛：娘，别走，俺不饿。

花枝抚着两个孩子的头：你爹没了，我得让你们活下去。四升小米，能让你们再活半个月，说不定你们扒上火车，就到了陕西。（从怀里将祖宗牌位掏出，插到留保怀里）记着老家是延津。

栓柱抱着头，蹲在地上一言不发。

112　苇子坑日

花枝被秃头牛贩子领着走远。突然她又想起什么，扭头喊。

花枝：栓柱，你来。

栓柱从地上站起，走了过去。

花枝：卖了我，就是饿死，也别卖孩子了。

栓柱花着的脸满脸是泪，用劲点点头。

花枝：我的棉裤囫囵一些，咱俩脱下换一下吧。

夫妻俩在寒风中换裤子。光天化日之下，露出瘦骨嶙峋的屁股。

113　西安城北门日

西安部分街道实行戒严。宪兵和地方警察混插着站满了街道。

几辆轿车快速通过北门城门楼子。

114　西安冰窖巷张钫寓所日

蒋介石身着便装——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手持文明棍，由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等陪同，探访军事参议院副议长、实业家张钫。蒋介石和张钫是保定军校时的同学。

张钫：委员长日理万机，到西安视察军务，还抽时间光临寒舍，令张钫感激不及。

蒋介石：我不是来看你，是来看伯母。

张钫感激地：请。

115　张钫家后院张钫母寓室日

张钫母寓室内焚着香，正堂拜有菩萨。靠内侧有一大炕——老母仍不改农家妇习惯，大炕上放着一架纺车。

张钫母盘腿坐在炕上，蒋介石坐在炕沿，张钫、张道藩、蒋鼎文立在一侧。有侍者向蒋介石、张道藩、蒋鼎文奉茶。

蒋介石：去年来看您，正医眼睛，现在好些吗?

张母侧耳倾听，点头：眼前还飞蛾子，能纺花。（指指耳朵）这回这儿不行了。（指指张钫）他们都懒得与我说话。

蒋介石微笑，大声：家母生前眼也不好，闭着眼纺花。饭量还好吧?

张母：一顿能吃俩馍，三天两天死不了，（指张钫）且让他们盼着呢！（又探身问）委员长啊，我老了，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蒋介石：老人家请讲。

张母：俺是河南人呀，听说河南遭了灾，饿死不少人?

蒋介石：政府正在救灾，一面用火车往灾区拉粮食，一面用火车往陕西拉灾民。

张母：阿弥陀佛，这下乡亲有救了。

116　张钫家前厅日

前厅是八仙桌，太师椅。

蒋介石与张钫坐在桌旁，张道藩、蒋鼎文在下座侧身相陪。有侍者奉茶。

蒋介石：老学长，这次来找你，是想找你借东西呀。

张钫拍拍自己的脖子：不是借脑袋吧?

众人笑了。

张道藩：河南又要打仗了，委员长来找参议长借粮食。

张钫：昨天通知委员长要来，我就知道不是好事。

众人又笑了。

张钫：不是日本人放弃进攻河南了吗?

张道藩：放弃过，又来了。盟军上个月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日本人欲摧毁我浙赣的军用机场，开始从华北入手，现正在开封濮阳一线重新集结兵力。

张钫诡笑：问题是，这回你们是真打，还是假打?

蒋介石：上回是真打，这回也是真打。（对蒋鼎文）上次给你三十万兵力，这次给你四十万，日军目前在河南兵力空虚，你明天回去好好布置！

蒋鼎文忙站起：是！

张道藩对张钫：此次豫北会战，意义不同往常，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正在密谋召开一次会议，意在讨论战后的世界格局。

张钫终于听明白了，点头：关键时候，我们需要在国际上亮一个相。

张道藩：委员长从上个礼拜起，每顿饭减两个菜，支持抗战大业。

张钫毅然站起：张钫虽与委员长政见略有抵牾，但民族危难之时，愿捐一半家产，支援河南战役。

蒋介石用文明棍捣了一下地，站起，握住张钫的手：谢谢老学长，你为实业界和工商界带了一个好头。（指张道藩）接着他就好做文章了。

张钫：怕就怕捐出的东西，又被当地官员给贪污了呀。

蒋介石严肃地：已责成监察院赴灾区调查，准备杀一批，关一批，以儆效尤。

117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天刚蒙蒙亮。有手往一张张桌子上放置牌子和圆形印戳。牌子上写着：洛阳灾民登记处。广场空空的。空空的广场周围站满了宪兵。宪兵警戒线之外，拥挤着成千上万肮脏的、饥饿的、翘首以待的灾民。为了御寒和度过长夜，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身上披着被子，露出两只灰蒙蒙的眼睛。

118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一队警察，开始往广场桌子后坐。坐后，开始往一摞白布条上盖印戳。

广场的栅栏被宪兵打开。灾民风卷残云般占领了广场。每个桌子前，都拥挤着成群的混乱的灾民。有担着箩筐的，有扛着铺盖的，有背着娘的，有用独轮车推着爹的。老东家也在这些拥挤的灾民中，他抱着自己的孙子，背着行李和卖女儿得到的一袋小米，老头子行动不便，被汹涌的人群挤得踉跄跌步。老东家后面跟着栓柱，栓柱背着一大捆破烂的行李，脖子里挂着卖老婆得到的一袋小米，左手拉着留保，右手拉着铃铛。铃铛转眼被人挤丢了，栓柱回身喊叫着在人缝里寻找，终于找着了，大声呵斥。

战区巡回法庭的老马又出现在这里，他和两个随从在帮助宪兵维持秩序。老东家挤过去想和老马说什么，但转眼之间，老马也被灾民挤得看不见了。

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声音格外庄严：第一战区军务部、河南省民政厅、陇海铁路局联合公告：为了抗战大业，为了战时铁路管制，为了防嫌防特，难民必须在当地火车站经过登记，验明身份，才能免费乘坐火车。有无视本规定擅自乘车和扒车者，将按战时治安管理条例之第五条第八款予以严惩……

广播声中，坐在桌后的警察也在向拥挤在桌前的灾民喊：都听好了，车上地方紧张，一律不准带东西上火车。

旁边就有另外的警察在收缴灾民剩下的最后的家当：剩余的少量的粮食、铺盖、手推车和扁担等。有灾民抢回自己的东西，又被警察粗暴地夺走。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灾民，领到一个盖着赈济委员会印戳的白布条，上边盖着“赈济”二字。

119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领到白布条的灾民，急忙将这白布条系到自己前胸的扣襻上。

东家抱着孩子背着铺盖卷和卖女儿得到的一点粮食从人潮中退了下来。栓柱也满头大汗脖子里吊着卖老婆得到的一点粮食背着行李拉着两个孩子退了下来。

老东家：我们这是卖人换来的救命粮，咋能交给他呢?

120　洛阳城日

洛阳市的一个街道也人山人海。董家耀和其他几个贪污犯被五花大绑押在军用卡车上游街。市民被组织起来，观看政府严惩贪污犯。车上有一大喇叭在广播政府的宣判书。

大喇叭：董家耀，男，现年四十岁，原系第一战区军需处上校军需官，在任期间，不顾抗战大业，不念政府救灾之急切，贪污成性，投机倒把，数额巨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依照中华民国刑法之第八章第七条第四款，特处以极刑，立即执行；李富宽，男，现年四十五岁，原系河南省民政厅救济处处长，在任期间……

群情激愤，大家都抢着往董家耀等人头上扔土块、石块、砖头块和遥远地吐唾沫。董家耀等人头上被飞来的土块、石块和砖头块砸得血流满面。董家耀挣扎着想喊什么，但脖子已被细麻绳勒着，嘴里痛苦地呜里呜啦，就是发不出声音。

121　洛阳城一教会医院日

托马斯·梅甘带安西满来医院给安西满治疯病。看完病，教会医院的院长把他们送到门外。贪污犯游街的队伍经过医院门口，他们三人被拥挤的人群又挤回医院台阶上。安西满目光呆滞。看着董家耀挣扎脖子的难受样子，托马斯·梅甘说。

托马斯·梅甘：如果早一点枪毙这些人，灾民会少死许多。

医院院长：这只是一场戏，观众都是被组织起来观看的——政府在为马上又要开战的豫北战役平定人心。（悄声）而且，这只是被枪毙人中的一部分；秘密枪毙的，还有像洛阳电报局长那样的人，听说，白修德的稿子，就是通过他发出去的。

安西满看着卡车上的人犯，这时痴痴地说：我们跟他们一样。

托马斯·梅甘吃惊地看安西满。

安西满：我们借灾荒传教，他们借灾荒发财。

托马斯·梅甘哭笑不得：这怎么能一样呢？（对医院院长）看来，真是病得不轻。

医院院长：记着让他吃药。

122　苇子坑日

在过去卖妇女的地方，在臭水坑和密密麻麻高大的干枯的芦苇前，董家耀等人被押到这里执行死刑。在这里被组织观看的是些灾民，从火车站退下来的老东家和栓柱也在其中。与卖人时熙熙攘攘不同，观看毙人的灾民稀稀拉拉。

董家耀等人被宪兵捺跪在水坑和芦苇前。后边是一排穿着美式军服端着卡宾枪的严肃的宪兵。一个宪兵挨个解开了罪犯脖子上的细麻绳。这时一个洛阳市政府的官员请示一个河南省政府的官员。

洛阳市政府的官员：林处长，动手吧?

河南省政府的官员：刚才市民看过了，还想让灾民看一看——规模有点小哇，你们洛阳市是怎么组织的?

洛阳市政府的官员：灾民都忙着扒火车，人不好拢，有这些代表就够了。

河南省政府的官员：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宣传效果达不到，就是政治事故。

接着不耐烦地挥挥手。监斩官举起了行刑旗。这时另一个贪污犯李富宽摇着刚松开的脖子问董家耀。

李富宽：老董，刚才你要喊什么?

董家耀：冤枉。

李富宽一笑。这时一阵排子枪响起，芦苇荡中的鸥鸟“扑啦啦”飞起，直冲云霄。

灾民中，栓柱：东家，毙人了，说不定要救灾了，陕西咱就别去了。

老东家摇摇头：他们做啥，我都不信了。（又说）路上正在过兵，河南又要打仗了。栓柱呀，事到如今，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陕西还是得去——只要到了陕西立住脚，咱们就好办了，（从怀里掏出账本，点着说）我知道怎么由穷人变成财主，不出十年，你大爷就又是东家，咱们就能回来接星星和花枝了。

栓柱被这美好前景吸引：大爷，到时候我还给您当长工。

老东家：亲人死的死，卖的卖，现在就剩下咱俩，咱们也就是亲人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当东家。

听说要一块当东家，栓柱更加感动，突然捂着脸说：东家，我对不住您。

老东家：为啥呀?

栓柱：临逃荒的时候，少奶奶那盒首饰，是我偷的，埋在了咱家槐树下。

老东家将账本揣到怀里，叹息一声：你要把它留在身上，咱能少死好几口人。（又安慰栓柱）等当了东家，就不用偷了。

123　洛阳火车站站台夜

一列准备西去的难民闷罐子车停靠在站台上。车站四周围着铁丝网。火车上挤满了系着“赈济”白布条的灾民。不但闷罐子车厢里挤满了人，车顶上也扒满了人。车站中央的岗楼上有探照灯，探照灯在车站扫来扫去，光柱不时落在火车上的人群上和铁丝网上。

火车站的站长提着红灯和一个警长从铁丝网前走过。

警长：怎么还不发车？警报还没解除吗？

站长：警报倒解除了，又让等运兵车。

警长：河南又要打仗了。（困倦地打了一个哈欠）困死我了，为了对付这些灾民，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等他们走过去，一群没领到“赈济”白布条的灾民悄悄将铁丝网扒开，钻过铁丝网，试图偷扒火车。其中就有抱着孙子背着铺盖卷和小米的老东家和脖子里吊着小米背着行李牵着孩子的栓柱。他们鸦雀无声、小心翼翼。钻铁丝网的时候，铃铛手里的风车，掉到地上，铃铛挣扎着要捡回来。栓柱打了她一巴掌，钻回铁丝网，捡起风车，掖到自己怀里，接着又钻了回来。

他们还真是幸运，钻铁丝网没有被站台上的警察发现。警察连日来对付这些无穷无尽的灾民已经身心疲惫，许多警察歪在站台的椅子上睡着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当这股非法灾民接近火车时，老东家怀里的孩子被颠醒哭了起来。“嗷嗷”的哭声，在寂静的夜半显得格外嘹亮。站台上的警察马上被惊醒。已经走远的站长和警长也转过身来。警长嘴里的哨子立即响起。探照灯也向这边扫射过来。大队的警察如狼似虎扑向灾民。灾民的队伍被冲散。但他们仍在奋力摆脱警察往火车上扒。老东家和栓柱被冲散了。

铁丝网外拥来的灾民越来越多。车站站长拼命摇信号灯，让火车提前发车。火车“呜——”的一声鸣笛，“哐当”一声，在灾民还在往火车上扒的同时，火车启动了。

124　火车上夜

火车已经开始提速。没领到“赈济”白布条的灾民拼命往车厢和车顶上扒，车厢和车顶上的灾民拼命把他们往下推——害怕他们蚕食自己已经占据的位置。许多灾民在运动中被推了下去。有几个被推下去的灾民被火车的风力吸到车轮下。“咔嚓”“咔嚓”，火车从他们身上轧了过去。

125　火车厢顶上夜

火车已经出站，到了原野上，越开越快。车顶上一片混乱。爬上去的灾民，还在相互推搡寻找自己的立脚之地。所有灾民的头发都迎风而立。

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六十来岁的老东家凭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扒上了火车，正在往下卸肩上的小米和行李。

另一节车厢上，栓柱带着留保和铃铛也扒了上来。

126　火车顶上黎明

黎明和雾气之中，火车顶着一车人在快速行走。一夜过去，寒风之中，车顶上的人都冻僵了。但疲惫战胜了寒冷，许多灾民竟在寒冷的车顶上睡着了。

一列火车拉着大炮、辎重和士兵从难民车旁逆向驶过。

栓柱猛然醒来，发现身边的留保和铃铛不见了。他“呼”地站起来，往周边寻找。车顶的人堆里，不见两个孩子。栓柱开始疯狂地喊着留保和铃铛的名字，跳过一节一节运动的车厢寻找。留保和铃铛没有找到，看到了老东家。

栓柱着急地大声喊：东家，看到留保和铃铛了吗?

老东家大声地：他们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栓柱：坏了，他们睡着了，被挤下去了，我得下去找他们!

老东家一把没拉住栓柱，栓柱从火车顶上跳了下去。幸好他在愤怒中跨越的幅度大，没被火车吸回轮下。但等他清醒过来，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行李和小米落在了火车上。

栓柱：我的铺盖，我的小米!

又去拼命追赶火车。但火车已高速驶去，把他留在了一片漆黑的原野上。渐渐只能看到高速离去的尾灯。这时栓柱流下了泪。

栓柱：那是我卖老婆换来的小米。（突然愤怒地骂）火车，我操你亲娘!

127　火车顶上黎明

火车顶着一车人在快速行走。老东家在查看自己怀中的小孙子。

老东家：留成，千难万险，就咱爷儿俩能去陕西，这是祖上积的德啊！

128　火车顶上黎明

黎明和雾气之中，火车仍在顶着一车人在快速行走。

又一辆运兵的列车拉着大炮、辎重和士兵从难民车旁逆向驶过。

一轮红日升了起来，火车驶到一个山洞前，山洞上方写着两个大字：潼关。

老东家一阵惊喜，满脸希望和喜悦地对怀里的孩子说：留成，陕西到了。

但火车从涵洞里钻出来，慢慢停下。

因为前边的铁路上，堆放着许多枕木和碌碡。枕木和碌碡后边，密密麻麻排满了陕军。

129　潼关西铁路上

陕军在陕西边界布满了散兵线。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拿着手枪对火车司机说：往回开。

火车司机扬着手里的一张纸：我有令呀，让把灾民运往陕西。

陕军军官把纸夺过来，三下两下撕了：我这也有令。到陕西的灾民，已经有几百万了，你再往这运，俺陕西就成灾区了。

火车司机执拗：我不往回开，开回去会法办我。

陕军军官“啪”的一枪，将火车的返光镜给打碎了，又用手枪指着司机的脑袋：不开，我现在就法办你！

火车司机被吓住了，拉了一声汽笛，开始将火车往后退。灾民们觉得到了陕西就能求生，一下炸了窝，跳下火车，漫山遍野往陕西地界跑。老东家抱着孙子，也跟着众人奋力跑。陕军为了震慑灾民，对天开了枪。众灾民扑倒在地，躲避子弹。老东家也扑倒在地，将孙子压在自己身下。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老东家紧紧压着孙子，不敢抬头。待枪声过后，老东家抬起身子，查看地上的孙子，孙子已经被闷死了。老东家悲痛欲绝，用手拍着地。

老东家：留成呀留成，好不容易到了陕西，没想到我把你闷死了。

130　河南鲁山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办公室日

几十个丸子，一半黑乎乎的，一半白生生的，趴在李培基的办公桌上。

李培基已经精神疲惫——神情上已经开始接近灾民——坐在办公桌后，办公桌前站着风尘仆仆的延津县县长老岳和县党部书记小韩。

老岳指指桌上的黑丸子：这个是简易救荒丸，吃一颗一天不饿；（指指桌上的白丸子）这个是长效救荒丸，吃一颗七天不饿。

李培基狐疑地看着桌上这些脏东西。小韩随着老岳说话，以期待的神态对李培基点头哈腰。

老岳指指小韩：小韩闭门研究多日，才配制出这两种救荒食品——希望政府拨款生产，大力推广，必将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河南人一个个都救回来。

李培基：这些东西是什么材料配制的?

小韩：祖传，是按祖传的秘方配制的。

李培基摇头：如果你这东西是祖传，那么从秦朝开始，中国就不该饿死人！

老岳：可它真起作用哩！我前天吃了一颗，直到现在还不饿，也不想喝水！

李培基：那你去年咋不说呢？如果去年说了，河南少饿死多少人？我会立马让你当粮政局长，让他当县长！

老岳：去年还没研究出来——现在生产也不晚，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这时李培基的秘书走进来：主席，车修好了。

李培基从桌后站起：我还要去洛阳开军政粮草会议，恕不奉陪老学长了——战事迫在眉睫，救荒丸的事咱们回头再说。

老岳也忙站起：其实我今天来，主要也不是为了救荒丸——军队已云集豫北，县里饿死和逃荒的人十停占了九停，实在是难以为继呀，我想请主席把我调到豫南一县。

李培基：老学长，大战在即，省政府也要马上转移。如果从省到县的政府还想存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战争能够打胜。

老岳怔在那里：这……

131　空中日

一架日军飞机，在河南上空飞行。

从飞机上往下看，山路上有两股人流，一股是灾民队伍，仍在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地向西漫延；逆着灾民队伍，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中国军队，正在开赴豫北前线，有各种马拉的炮车和军用卡车。

一张日文河南地图铺放在机舱的桌子上。河南全貌一览无余。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某集团军司令官高桥次郎中将趴在地图上。周边站着几个参谋人员。冈村宁次看了一阵地图，起身走到机窗前，看地面上的两股人流。

冈村宁次：高桥君，你目前集结的兵力到底有多少?

高桥次郎也从地图上抬起身：三个师团加五个混成旅团约六万人。

冈村宁次：目前集结在河南的中国军队有多少?

高桥次郎：据情报科提供，蒋鼎文有八个集团军，蒋介石又增派一个集团军，虚称七十万，实有四十万人。

冈村宁次回到桌子前，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看着河南地图沉思。

高桥次郎：陆军部的一号作战纲要，实在是几个参谋在东京地图室里制定的。与中国军队在河南相持这么久，该打的时候不打，不该打的时候又要打——美国人一轰炸东京，把他们吓坏了。为了摧毁浙赣的军用机场，却从华北战场入手……

冈村宁次：大战之前，巩固战略后方也是很重要的呀。（一只手端着水杯，另一只手在地图上移动）平汉线，陇海线，是中国仅存的两条大动脉……从后天凌晨开始，由开封以西、濮阳以南至长垣一线发起总攻。攻下新乡后渡黄河南进，然后攻下郑州、许昌、漯河，再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线委蛇南下，主力则迅速折转向西进攻洛阳、三门峡、潼关，形成威逼西安之势。

高桥次郎：司令长官，今年不比去年。去年蒋鼎文率三十万人，如今率四十万人；去年皇军十五万人，如今六万人。兵力悬殊太大……

冈村宁次点点头，又从地图上仰起身子：我也给你增至四十万人。

高桥次郎瞪大眼睛：太平洋战争已从中国战区抽调不少兵力，司令长官，您还能从哪里抽调部队?

冈村宁次又走到机窗前：新的兵力我已调集给你，粮食。

高桥次郎（不解地）：粮食?

冈村宁次：河南自遭受旱灾，天天死人，中国政府救灾不力；你进攻的路线，就是灾民逃荒的路线，如果你把手里的军粮发给灾民，他们会怎么样呢？——要么会成为你的协助，帮助你支援前线；要么会直接参与战争，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高桥次郎：司令长官，他们可是中国人。

冈村宁次（摇头）：不，首先他们是人。（停停又说）要学会热爱敌人，这是甘地说的——而甘地，据说是蒋委员长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人。

飞机升高，向天际飞去。

132　战争场面

炸弹呼啸着从空中次第落下。战争场面但无战争场面画面，只有格外激烈的枪炮声、飞机轰炸声、人群呐喊和血肉横飞的画外音。幕布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打出以下内容。

这年四月，日军发动河南战役，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以六万兵力，相继攻克郑州、许昌、漯河、驻马店、南阳、巩义、洛阳等城市二十八座，歼灭国民党军队三十万人。

133　洛阳城门日

城门楼上两个大字：洛阳。

在过去拥挤着灾民的城门前，日军正在举行入城式。

战车、军队排成分列式队形，浩浩荡荡穿过城门。

134　洛阳城日

在过去董家耀等贪污犯被五花大绑游街的街道，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日本军队整齐地穿过。

135　洛阳城郊天主教堂日

“嘭”“嘭”“嘭”“嘭”，有人敲教堂的大门。

安西满打开教堂的大门，门外站着一个日本军官，一个中国翻译官；身后是两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

翻译官：告诉神父，皇军宣抚官茅野中佐前来拜访。

安西满已经半疯，神态痴痴的，也不说话。

136　教堂内日

托马斯·梅甘与日军宣抚官茅野分坐在桌旁。

茅野与托马斯·梅甘直接说英语。

茅野：河南饿殍遍野，闻知神父竭力救灾，开设粥棚，十分敬仰。

托马斯·梅甘：我是奉主的旨意。

茅野：奉天皇的旨意，皇军也在救灾，期盼与神父联手，共同救河南民众于水火。

托马斯·梅甘愣在那里：联手?

茅野和蔼地：对，天皇与上帝联手，给河南民众以希望。

托马斯·梅甘明白了茅野的意图，站起身来：你是说，通过救灾，让我们表明，上帝是站在你们一边的?

茅野也站起来，微笑着：上帝和天皇，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托马斯·梅甘忙说：先生，虽然都是救灾，但我们的救灾，和你们的救灾，是两回事。

茅野用不容置疑的口气：一回事。

这时看到窗外有日军开始往教堂运送粮食，茅野又微笑着说。

茅野：从明天上午开始，我们一起，在教堂外开设粥棚。

接着走到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转头对托马斯·梅甘说。

茅野：顺便告诉神父，我也是天主教徒。

带着翻译官和日本士兵离去。

137　教堂外夜

教堂大门口有持枪守卫的日军士兵。

教堂四周，有端着枪巡逻的日军士兵。

138　教堂内夜

教堂门口廊下，堆满一袋一袋的粮食。

托马斯·梅甘带着安西满在一垛一垛的粮食间穿行。安西满手提马灯，神态仍痴痴的，在傻笑。

托马斯·梅甘叹息：他们想利用上帝，来收买民心。

安西满傻笑着说：吃，还是不吃？

托马斯·梅甘：上帝，怎么能与侵略者合作呢？

安西满傻笑着说：吃，还是不吃？

托马斯·梅甘：我们不能亵渎上帝。（指指大门外的日军）更不能让他们亵渎上帝。

安西满傻笑着说：吃，还是不吃？

139　梅甘起居室教堂门廊夜

托马斯·梅甘在起居室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前祷告。

轻轻的敲门声。安西满在门外悄声喊：神父，神父！

托马斯·梅甘开门，安西满手提马灯，悄声说：神父，我终于知道魔鬼是谁了？

托马斯·梅甘一愣：谁？

安西满神秘地拉起托马斯·梅甘，开始往教堂廊下走。到了廊下，安西满指着一垛一垛的粮食说：就是它！

托马斯·梅甘这时发现，粮食垛上在往下滴煤油。粮垛下放着煤油桶。托马斯·梅甘突然明白了什么，欲拦安西满，安西满已将手中的马灯砸向粮食垛，大火“轰”的一声起来。安西满仰天大吼。

安西满：上帝终于战胜魔鬼了！

托马斯·梅甘着急地：教堂，教堂！

赶紧脱下身上的教衣，扑上去救火，安西满一把将托马斯·梅甘推开。二人在地上撕打。安西满捺着托马斯·梅甘吼道。

安西满：让地狱里的火，烧死这些魔鬼吧！

这时“嘭”的一声枪响，安西满应声倒在托马斯·梅甘身上。日军士兵已经端着枪冲进教堂，开始救火。

托马斯·梅甘从血泊中爬起来，抱起安西满，满眼是泪：是我害了你，不该让你在大灾之年传教。

140　湖边日

“嘭”“嘭”“嘭”“嘭”几声爆炸。湖面上腾起水柱。日本军人在炸冰捕鱼。

湖边长着一丛一丛的芦苇。

日午时分，越过洛阳、继续往西进逼的日本军队原地休息，埋锅造饭。军队中夹杂着一些中国民夫，在给日军喂马，烧锅。

几个日军，嘴里“叽里咕噜”说笑着，将从冰窟窿里捕到的鱼，用行军盆往烧锅前抬。

烧锅前，巡回法庭的老马，系着围裙，正蹲在地上剖鱼，给鱼刮鳞。两手冻得裂开口子。

一个日本厨子，正兴致盎然地用军刀片生鱼片。另一个日本厨子，将日本芥末和酱油，倒到一个饭盒里搅拌。

老马低头咕哝：可惜这鱼了，我们都做鲤鱼焙面。

山洼背风处，一个日军联队长，正坐在一个炮弹箱子上吃饭。他面前放着另一个炮弹箱子，上面摆着生鱼片，打开的罐头，日本饭团，中国馒头，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日本大酱汤。为了取暖，他身边点了一堆火。火堆旁边，拴着几匹日军战马。

两个日本兵，押着一个中国人，来到日军联队长面前。这个中国人下身穿着露出棉絮的花棉裤，上身穿着棉袄，头上戴着一顶国民党士兵的棉帽子，手里拿着一个风车。

日本兵一：报告联队长，抓到一个中国军人。

原来这个中国人是栓柱。栓柱听不懂日语，但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忙指着自己的帽子。

栓柱：捡的，路上捡的。

老马从远处看到栓柱，忙扔下手中的鱼跑过来。

老马：这不是栓柱吗?

栓柱也吃了一惊：这不是老马吗？（看老马的打扮）你咋给日本人做饭了?

老马摇头：饿呀。政府没了，河南没了，先活下来再说吧。

栓柱打量左右：你的两个伙计呢?

老马：一个被打死了，一个被饿死了。

日本人听不懂两个中国人在说什么，日军联队长指着栓柱问老马。

日军联队长：你们的，认识?

老马点点头。

日军联队长指栓柱头上的帽子：他的，军人?

老马比画着旁边的军马：不，不，他不是当兵的，是喂牲口的，会赶马车。

日军联队长点头：那好，给大日本皇军喂马。

栓柱明白了日本人的意思，忙摇头：这可不行，（摇摇手里的风车）我还要找孩子呀。

日本兵想发怒，老马忙劝栓柱：你都饿得打晃了，还找啥孩子呀？先活下来再说吧。

日军联队长从栓柱手里拿过风车，拉了两下，风车“嘟噜噜”地转。日军联队长觉得好玩，笑了，指着风车对栓柱说：送我。

栓柱摇摇头：这个更不行，万一孩子找不到，就剩这一个念想了。

日军联队长看出栓柱是个轴人，从炮弹箱上拿起一个中国馒头，比画：我们，换。

栓柱摇头，推开馒头，去拿风车。一不小心馒头被他拨拉到地上，接着滚到马尿里。日军联队长大怒，认为栓柱羞辱了他，将风车扔到身边的火里。风车在火里燃烧。栓柱扑上去要救风车，两个日本兵一左一右，把他捺在原地。日军联队长“刷”地拔出身上的战刀，挑起马尿中的馒头，杵到栓柱嘴前：吃了！

老马被吓傻了，忙劝栓柱：栓柱，先保命吧。

没想到栓柱大怒，照日军联队长脸上，啐了一口唾沫：小日本，你敢烧我女儿的东西，我操你妈！

日军联队长一刀捅出去，“扑哧”一声，战刀从栓柱嘴里穿过。

栓柱应声倒地。老马吓得浑身哆嗦。这时烧锅前的日本厨子向老马招手。

日本厨子：马，来。

老马哆哆嗦嗦跑回烧锅前。日本厨子用刀子叉起一片生鱼片，在饭盒里蘸了一下芥末，挑到老马脸前。

日本厨子：马，吃。

老马不敢不吃，用嘴接住。

日本厨子：好吃吗?

老马被呛得满眼泪：辣。

两个日本厨子哈哈大笑。

141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雨

李培基跟陈布雷，正在山路上拾级而上。一人打了一把伞。

李培基：陈主任，该不该给您打电话，我也踌躇半天呀。可河南这事，众说纷纭，我也满腹委屈呀。我听说，许多人把河南丢了，怪到我头上；我还听说，许多人把河南丢了，怪到河南人头上，说他们都是汉奸；我也得把实情，汇报给委员长啊。

陈布雷：委员长今天上午，还要去衡阳前线；昨天晚上我告诉他你来了，他就让你来陪他吃早餐。

李培基（感激地）：谢谢陈主任。

142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雨

蒋介石和李培基一起吃早餐。每人面前摆了一碗稀饭，几片面包，一个水煮鸡蛋。桌上放着几碟小菜。

蒋介石点着桌上的饭：培基，吃，吃。

李培基诚惶诚恐地吃稀饭。

蒋介石：培基，你到重庆来，是来诉委屈的吧?

李培基马上站起，不敢诉委屈，换了一套词：培基到重庆来，是来请罪的。为官一任，黎民百姓惨遭涂炭，现在又把国土丢了；于国于民，培基都无立足之地，特来请求委员长给予制裁。

蒋介石摆摆手，让李培基坐下。

蒋介石：河南丢了，不怪你，怪蒋鼎文。四十万打不过六万人，如果这个仗这么打下去，我们很快就会亡国灭种，已经将蒋鼎文撤职查办。

李培基松了一口气，坐下，但也不敢说话。

蒋介石：当初看你忠厚，派你到河南去，现在看，害了你了。

李培基忙站起：是培基辜负了委员长的信任。

蒋介石：我也知道，蒋鼎文打得也很艰苦，但日本人进攻河南手段这么毒辣，给灾民发粮食，是我没想到的。

陈布雷：昨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说这次河南战役，有许多灾民，在帮助日本人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李培基忙说：这绝对是谣传，是挑拨。

蒋介石从另一个方面发了怒：这种文章，怎么会发得出去？人心向背，关乎国家颜面，马上让张道藩发表谈话，以正视听；广大的民众，还是站在政府一边的，助纣为虐者，是汪精卫之流。

陈布雷：是。

蒋介石问李培基：这次河南旱灾，死了多少人?

李培基：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低声）实际上，从去年到今年，大约有三百万人。

蒋介石受到极大的震动，膝盖哆嗦起来：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李培基结结巴巴：大旱过去，又下暴雨；暴雨过去，流行脑膜炎。

蒋介石从餐桌旁站起，来到窗前，看着屋檐下滴滴拉拉的雨水，问陈布雷：国际上怎么讲，又该说我是独夫民贼了吧?

陈布雷：报纸虽然还在报道河南，但各国政府，现在关注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盟军准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蒋介石长出了一口气。

陈布雷又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已经商定在开罗或德黑兰召开会议，欲讨论战后的世界格局，宋部长正在积极争取，希望我们能够参加；但罗斯福说，丘吉尔、斯大林均不同意。

蒋介石怒：他们同意，我就去；他们不同意，我就在这里节衣缩食。（又问李培基）日本人到了什么地方?

李培基：正在往潼关逼进。

蒋介石：告诉何应钦，潼关再不能丢了。让日本人占了陕西，你们就是联络好开罗，我也没脸面去！

143　山路日

日本军队沿着陇海线，继续往潼关进逼。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一辆日军三轮摩托，逆着行进的队伍飞驰而来。上边坐着两个日军通讯兵，戴着风镜。

三轮摩托停在一辆军用吉普前。

一个日本兵从摩托上跳下来，向吉普敬礼（日语）：报告旅团长，先头部队于函谷关与中国军队发生遭遇。

吉普内是位日军陆军少将。他看看车外的太阳，又看看自己的手表（日语）：通知部队，加紧前进。

行进的日本军队，加快了速度。

144　山路日

日军的三轮摩托，转过山坡，停在一山崖前。

两个日本兵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叽里咕噜”说着日语，来到山崖前撒尿。

突然山坡下的草棵子里一阵晃动，把两个日本兵吓了一跳。两个日本兵慌忙掏出身上的“王八盒子”。

日本兵（日语）：什么人?

这时从山坡的草棵子里，钻出一个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的老头，身上背着一个破烂的铺盖卷。原来是老东家。

日本兵一（日语）：中国奸细?

日本兵二将老东家揪上崖来，开始搜查老东家。先搜老东家的铺盖卷。铺盖卷里皆是些破衣烂衫，还有一顶婴儿的帽子。扔下这些破烂，又搜老东家的身。从老东家怀里，搜出一个账本。翻开看，账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和欠债的数目。日本兵二看不出个所以然，欲扯着撕了。老东家扑上去。

老东家：这是我家的账本，这可不能撕，这是我的命啊。

日本兵二听不懂老东家的话，见老东家扑来，将账本扔给了日本兵一。老东家又扑向日本兵一。两个日本兵，将账本像皮球一样传来传去。老东家来回奔扑。两个日本兵一下没传好，账本落下了山崖。山崖底下是深渊，账本转眼间看不见了。

老东家绝望地：完了，账本没了，这下彻底完了。

两个日本兵“哈哈”大笑。日本兵一踢了老东家一脚（日语）：中国灾民，滚!

日本兵二却动了坏心思，将一条腿跷起来，示意老东家（日语）：钻过去!

老东家看了看日本兵，欲哭无泪：我辱没先人。

从日本兵的腿下，木然地钻了过去，蹒跚着步子离开。

145　山路日

老东家逆着逃荒方向往回走。这时还有许多灾民疲惫地弓着腰继续往陕西逃荒。一个中年灾民看到老东家逆流而行，便问。

灾民：老哥，打陕西下来的呀？

老东家点头。

灾民：咋往回走呀，陕西没活路呀？

老东家：陕西有活路，就我没活路。

灾民：往回走，就是个死呀。

老东家：想的就是个死，就想死得离家近一点。

146　山坡上日

老东家转过山坡，另一股日本军队在向潼关进逼。车马辎重，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太阳照在钢盔上，闪出刺眼的光芒。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中间。队伍行进的行列旁，就有横七竖八的中国灾民的尸体。日本军队无动于衷。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正伏在一个尸体上哭。她有点像铃铛，但又不是。一些零星的逃荒的灾民从她身边路过，也无动于衷。老东家走到她身边停了下来，弯下腰拍她。

老东家：妮儿，谁呀?

小姑娘：俺娘。

老东家摸摸尸首：身子都凉了，别哭了。

小姑娘：家里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我都不认识了。

一句话勾起了老东家的心病，老东家嘴有些哆嗦：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儿就算认识了。

小姑娘仰起脸，稚嫩的声音叫了一声：爷。

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逆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日本军队，向山坡下走去。

春天了，山坡下向阳，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繁花似锦。

147　繁花似锦中字幕

尊敬的委员长先生：

我于二、三日内即将前往北非，望于二十一日抵达开罗，丘吉尔将晤我于此。我与丘吉尔拟于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于波斯与斯大林相晤。故我殊愿阁下、丘吉尔与我得先此相晤。盼阁下能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开罗。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

148　繁花似锦中字幕

六年之后，蒋介石失去大陆，退踞台湾。

149　繁花似锦中字幕

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自打我记事起，没见她流过泪，也不吃肉。

150　繁花似锦中字幕

七十年后，当我为了一篇采访问到一九四二年时，她一脸茫然：一九四二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151　字幕

繁花似锦化成黑色幕布，升起字幕。

自东周以来河南旱灾：

桓王三年，大旱。民大饥。

元鼎三年，大旱。大饥，民相食。

地黄三年，特大旱。春二月，人相食。

建武二年，旱。大饥。

建武五年，大旱。饥。

永初三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兴平元年，旱。大饥。谷一斛五十万钱。

太和二年，大旱。饥。

泰始九年，大旱。饥。

义熙四年，大旱。饥。

延昌二年，大旱。饥。

天平四年，大旱。饥。

武德九年，大旱。饥。

贞观元年，大旱。斗米千钱，死者枕于路。

永隆元年，旱。冬大饥。

大和六年，旱。大饥。

咸通二年，旱。饥。

咸通三年，大旱。大饥。

天福八年，大旱。大饥。

建隆三年，大旱。大饥。

淳化元年，大旱。大饥。

景德二年，大旱。大饥。

大中祥符二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元祐二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元祐七年，大旱。大饥。

定宗七年，大旱。大饥。

大德五年，大旱。大饥。

延祐七年，大旱。民大饥。

天历元年，特大旱。大饥。人相食。

天历二年，特大旱。大饥。人相食。

至顺元年，大旱。连续三年大旱。

元统二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至正三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至正十二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至正十八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至正十九年，大旱。大饥，人相食。

洪武四年，大旱。

洪武五年，特大旱。

洪熙元年，旱。

正统二年，旱。

成化二十年，特大旱。大饥，人相食，死者枕藉。

成化二十一年，旱。

嘉靖七年，特大旱。大饥，人相食。

隆庆六年，大旱。饥，人相食。

万历四十七年，特大旱。野断青，人相食。

天启七年，旱。大饥。

崇祯七年，大旱。岁饥。

崇祯八年，大旱。

崇祯九年，旱。

崇祯十年，旱。

崇祯十一年，大旱。

崇祯十二年，大旱。

崇祯十三年，特大旱。连续七年大旱，野绝青草，斗米银二两九千。以树皮、白土、雁矢充饥。骨肉相食，死者相继，十室九空。

康熙四年，旱。饥。

康熙六年，大旱。饥，人相食。

康熙十二年，旱。

康熙十七年，大旱。

康熙十八年，大旱。死者枕藉。

康熙二十八年，大旱。

康熙二十九年，大旱。

康熙三十年，特大旱。连续三年大旱，大饥，民中逃散过半。

康熙三十六年，旱。

康熙六十年，特大旱。斗米五百五十钱。

康熙六十一年，旱。

乾隆八年，大旱。

乾隆四十九年，旱。

乾隆五十年，大旱。

乾隆五十一年，旱。连续三年大旱。

嘉庆十九年，特大旱。

道光十三年，旱。

道光二十七年，大旱。

光绪元年，大旱。七月大旱，禾枯死，冬无雪，赤地千里。

光绪二年，旱。

光绪三年，特大旱。大饥。斗米千五千，树皮草根剥掘殆尽。父子相食，几乎村落为墟。

光绪二十七年，大旱。秋无禾。

民国二年，旱。麦子绝收。

民国五年，旱。

民国九年，大旱。人相食。

民国十年，旱。

民国十一年，旱。

民国十二年，旱。

民国十三年，旱。

民国十八年，特大旱。夏无麦，秋无禾，饿毙者无数。

民国十九年，大旱。连续两年大旱，民众外出逃荒者不计其数。

民国二十年，旱。冬无雪。

民国二十一年，旱。

民国二十四年，大旱。地土龟裂，草木皆枯。

民国二十五年，旱。

民国二十六年，旱。

民国二十九年，旱。

民国三十年，旱。

民国三十一年，特大旱。大小麦颗粒无收，早秋全部枯干，民卖儿鬻女，大批流亡外乡。

民国三十二年，旱。

……

152 字幕

特别感谢在采访和创作过程中给予帮助的人们

郭秀明　王朔　张宏森　张和平

钱钢　李敬泽　李书磊　李君如

贺新城　陈彤　朱伟　王芸生

张高峰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张维　陆国强　梁韵生　孙浩

王益民　范克俭　郭永祥　刘文堂

刘雪堂　刘贺堂　刘华堂　牛文恒

冯修懿　李兴亚　焦峰　夏骏

宗仁发　关正文　杨少波　刘和平

孟庆瑞　胡卫东　[法]安波兰

谭杰　段星灿　寇北辰　寇北锁

袁君敬　张克利　李韶亮　段米阳

赵瑞霞　段曰彬　赵跟喜　吕俊霞

戴翠云　田长山　郭青　王秀英

孙志全　王桂兰　张官　范会中

张礼明　冀太平　王友伟　王川平

张少航　王迎春　罗庆华　陈传海

徐有礼　李葳　靳士伦　张洛蒂

韩天申　于同堂　任清　杨耀健

李勇　[英]温斯顿·丘吉尔

刘永昌　刘永祥　吴武　刘永贵

刘永会　刘永国　刘永根　刘永修

刘长松　牛进宝　牛金贵　潘维真

[澳大利亚]马丁　[韩]金泰成

张仲鲁　张凤梧　孙冠贤　罗绳武

张钫　刘庆昭　王子官　周声远

王仲成　郑洪来　李玉震　孙克敏

陈华策　靳志　刘亚荃　翁元

[俄]巴拉布舍维奇　[俄]季亚科夫

郭世杰　刘茂恩　张鸣铎　李五才

王影湖　王瘦梅　崔炎寿　白文田

袁蓬　牛文海　晋朝增　晋朝荣

路守信　王喜瑞　王全玉　董彦堂

冯明松　路留保　路棚哥　路喜安

路喜民　范留字　许永贵　牛金发

牛金祥　牛文周　牛文选　郭里柱

郭平安　郭存安　张高峰　李新恒

[德]阿克曼　[韩]金荣哲

王洁云　尹崇智　李颖　高秋芳

范新科　王天义　温广太　郑双武

裴学兰　刘显于　宋玉美　周显荣

席松军　王志昆　胡昌健　杨耀健

[英]亨利·佩林　[美]内森·米勒

汤竹友　赵建平　王志刚　王国康

李季和　段凌辰　赵子劲　张浚之

[日]刘燕子　[日]竹内实

[日]川端幸夫[美]谢伟思

[韩]赵妍贞[奥地利]马丁

吴知曾次亮张滨生单哲生

嵇文甫余家菊金海观郭厚安

郑重李炳之张文涛龚新民

蓝灼三郝冠宇[法]卡尔·蒲蒂

卫烈城孙赞绪全松亭刘孟真

房幼宾刘立先王镇南谢瑞杰

[意]米歇尔·尼科尔森李兰茵

张泠谭素兰杨玉珍鲁莲轩

陈泮岭海水来冯黄孩李毛旦

蒋纬国毛汝采刘永社刘长远

吴文光恽和平徐子秋刘新春

153　字幕

演职员表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作家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四卷）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香港明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我不是潘金莲》（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我不是潘金莲》（长篇小说）台湾九歌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温故一九四二》（中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

《塔铺》（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官场》（小说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官人》（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小说集）台湾九歌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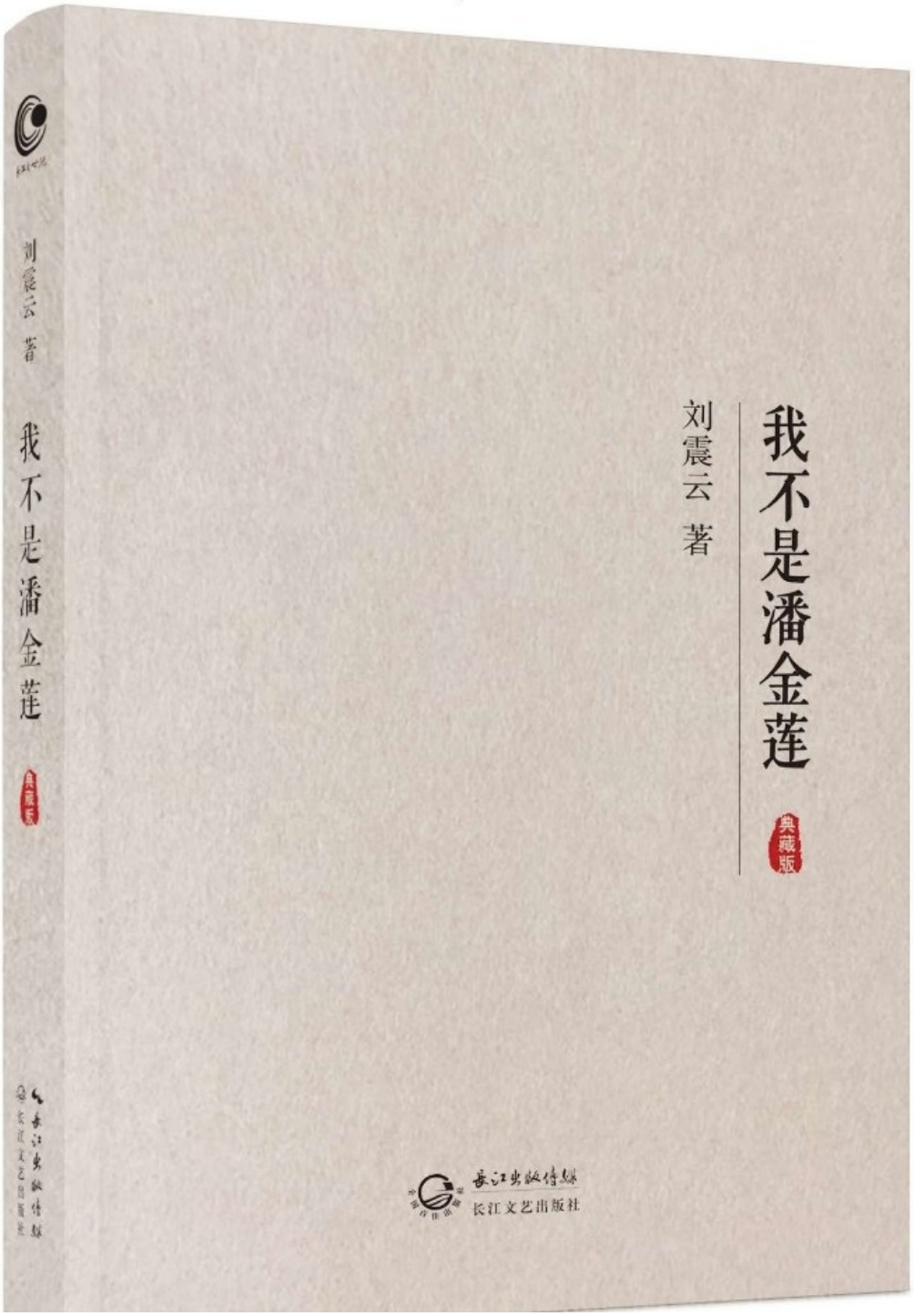
《刘震云》（小说集）现代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刘震云精选集》（小说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我不是潘金莲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

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

第三章 正文：玩呢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返回总目录

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

——刘震云

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

一

李雪莲头一回见王公道，王公道才二十六岁。王公道那时瘦，脸白，身上的肉也白，是个小白孩。小白孩长一对大眼。大眼的人容易浓眉，王公道却是淡眉，淡到没几根眉毛，等于是光的；李雪莲一见他就想笑。但求人办事，不是笑的时候。何况能见到王公道，不是件容易的事，邻居说王公道在家，李雪莲拍王公道家的门，手都拍酸了，屋里不见动静。李雪莲来时背了半布袋芝麻，拎着一只老母鸡。李雪莲手拍酸了，老母鸡被拎得翅膀也酸了，在尖声嘶叫，最终是鸡把门叫开的。王公道上身披一件法官的制服，下身只穿了一裤衩。李雪莲除了看到他一身白，也瞅见屋里墙上贴一“囍”字，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明白王公道不开门的原因。但夜里找他，就图在家里堵住他；自个儿跑了三十多里，这路也不能白跑。王公道打声哈欠：

“找谁呀？”

李雪莲：

“王公道。”

王公道：

“你谁呀？”

李雪莲：

“马家庄马大脸是你表舅吧？”

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点点头。

李雪莲：

“马大脸他老婆娘家是崔家店的你知道吧？”

王公道点点头。

李雪莲：

“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你知道吧？”

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摇摇头。

李雪莲：

“我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马大脸他老婆她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论起来咱们是亲戚。”

王公道皱皱眉：

“你到底啥事吧？”

李雪莲：

“我想离婚。”

为了安置半布袋芝麻，主要是为了安置还在尖叫的老母鸡；也不是为了安置芝麻和老母鸡，是为了早点打发走李雪莲，李雪莲坐到了王公道新婚房子的客厅里。一个女人从里间露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王公道：

“为啥离婚呀？感情不和？”

李雪莲：

“比这严重。”

王公道：

“有了第三者？”

李雪莲：

“比这严重。”

王公道：

“不会到杀人的地步吧？”

李雪莲：

“你要不管，我回去就杀了他。”

王公道倒吃了一惊，忙站起给李雪莲倒茶：

“人还是不能杀。杀了，就离不成婚了。”

茶壶悬在半空：

“对了，你叫个啥？”

李雪莲：

“我叫李雪莲。”

王公道：

“你丈夫呢？”

李雪莲：

“秦玉河。”

王公道：

“他是干啥的？”

李雪莲：

“在县化肥厂开货车。”

王公道：

“结婚几年了？”

李雪莲：

“八年。”

王公道：

“带着结婚证吗？”

李雪莲：

“带着离婚证呢。”

说着，解开外衣的扣子，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离婚证。

王公道愣在那里：

“你不已经离婚了吗，还离个啥？”

李雪莲：

“这离婚是假的。”

王公道接过那离婚证。离婚证已经被揉搓得有些皱巴。王公道从里到外查看一番：

“看着不假呀，名字一个是你，一个也是秦玉河。”

李雪莲：

“离婚证不假，但当时离婚是假的。”

王公道用手指弹了一下离婚证：

“不管当时假不假，从法律讲，有这证，离婚就是真的。”

李雪莲：

“难就难在这里。”

王公道搔着头想了想：

“你到底要咋样？”

李雪莲：

“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

王公道听不明白了，又搔头：

“反正你要跟姓秦的离婚，这折腾一圈又是离婚，你这不是瞎折腾吗？”

李雪莲：

“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不是。”

二

李雪莲最初的想法，并不想瞎折腾；已经离婚了，折腾一圈还是离婚；李雪莲最初的想法，是快刀斩乱麻，一刀杀了秦玉河了事。但秦玉河一米八五，膀大腰圆，真到杀起来，李雪莲未必杀得过他。当初结婚找秦玉河，图他个膀大腰圆，一膀子好力气，如今杀起人来，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为了杀人，李雪莲得寻一个帮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个儿娘家弟弟。李雪莲的弟弟叫李英勇。李英勇也一米八五，膀大腰圆，整日开个四轮拖拉机，五里八乡，收粮食卖粮食，也倒腾棉花和农药。李雪莲回了一趟娘家。李英勇一家正在吃中饭。饭桌前，趴着李英勇、他老婆和他们两岁的儿子，正“呼噜”“呼噜”吃炸酱面。李雪莲扒着门框说：

“英勇，出来一趟，姐跟你说句话。”

李英勇从碗上抬起头，看门口：

“姐，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

李雪莲摇头：

“这话，只能对你一个人说。”

李英勇看老婆孩子一眼，放下面碗，起身，跟李雪莲来到村后土岗上。已经立春了，土岗下一河水，破了冰往前流。李雪莲：

“英勇，姐对你咋样？”

李英勇搔着头：

“不错呀。当初我结婚时，你借给我两万块钱。”

李雪莲：

“那姐求你一件事。”

李英勇：

“姐，你说。”

李雪莲：

“帮我去把秦玉河杀了。”

李英勇愣在那里。李英勇知道李雪莲跟秦玉河闹“离婚”这件事，没承想到了杀人的地步。李英勇搔着头：

“姐，你要让我杀猪，我肯定帮你，这人，咱没杀过呀。”

李雪莲：

“谁也不是整天杀人，就看到没到那地步。”

李英勇又说：

“杀人容易，杀了人，自个儿也得挨枪子儿呀。”

李雪莲：

“人不让你杀，你帮我摁住他，由我捅死他，挨枪子儿的是我，跟你无关。”

李英勇还有些犹豫：

“摁住人让你杀，我也得蹲大狱。”

李雪莲急了：

“我是不是你姐？你姐这么让人欺负，你就睁眼不管了？你要不管我，我也不杀人了，我回去上吊。”

李英勇倒被李雪莲吓住了，忙说：

“姐，我帮你杀还不行啊，啥时候动手呀？”

李雪莲：

“这事儿就别等了，明天吧。”

李英勇倒点头：

“明天就明天。反正是要杀，赶早不赶晚。”

但第二天李雪莲去娘家找李英勇杀人，李英勇他老婆告诉李雪莲，李英勇昨天夜里，开拖拉机去山东收棉花了。说好是去杀人，怎么又去收棉花？过去收棉花不出省，这回怎么跑到了山东？明显是溜了。李雪莲叹了一口气，除了知道李英勇并不英勇，还知道“打虎还得亲兄弟，上阵须教父子兵”这句话是错的。

为了找人帮自个儿杀人，李雪莲想到了在镇上杀猪的老胡。镇的名字叫拐弯镇。老胡是个红脸汉子，每天五更杀猪，天蒙蒙亮，把肉推到集市上卖。肉案子上扔的是肉，肉钩子上挂的也是肉。肉案子下边筐里，堆着猪头和猪下水。过去李雪莲去集上老胡的摊子买肉，买过，老胡又一刀下去，从案子的猪身上片下一片肉，扔到李雪莲篮子里，或从筐里拎根猪大肠扔过来；但这肉这肠不是白扔，老胡嘴里喊着“宝贝儿”，眼里色迷迷的；有时还绕过肉案，对李雪莲动手动脚，都被李雪莲骂了回去。李雪莲来到集上老胡的肉摊前，对老胡说：

“老胡，找个没人的地方，我跟你说句话。”

老胡有些疑惑，想了想，放下手中的刀，跟李雪莲来到集后僻静处。僻静处有一座废弃的磨坊，两人又进了磨坊。李雪莲：

“老胡，咱俩关系咋样？”

老胡眼中闪了光：

“不错呀宝贝儿，你买肉哪回吃过亏？”

李雪莲：

“那我求你一件事。”

老胡：

“啥事？”

李雪莲接受了弟弟李英勇的教训，没跟老胡说杀人，只说：

“我把秦玉河叫过来，你帮我摁住他，让我抽他俩耳光。”

李雪莲与秦玉河的事，老胡也听说了；摁住一个人，对老胡不算难事，老胡就满口答应了：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秦玉河不是个东西。”

又说：

“别说让我摁人，就是帮你打人，也不算啥。我想知道的是，我帮了你，我能得到啥好处？”

李雪莲：

“你帮我打人，我就跟你办那事。”

老胡大喜，上前就搂李雪莲，手上下摸索着：

“宝贝儿，只要能办事，别说打人，杀人都成。”

李雪莲推开老胡：

“不杀人。”

老胡又往前凑：

“打人也行。那咱先办事，后打人。”

李雪莲又一把推开他：

“先打人，后办事。”

开始往磨坊外走：

“要不就算了。”

老胡赶紧撵李雪莲：

“宝贝儿别急，那就按你说的，先打人，后办事。”

又叮嘱：

“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李雪莲站定：

“我的话句句当真。”

老胡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脯：

“啥时动手呀，这事儿，赶早不赶晚。”

李雪莲：

“那就明天吧。我今天先去找秦玉河，把他约出来。”

当天下午，李雪莲去了县城，去了县城西关化肥厂，去约秦玉河。去时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儿，想借着约秦玉河明天去镇上民政所谈女儿抚养费的事，把秦玉河骗回镇上。化肥厂有十来根大烟囱，“突突”往天上冒着白烟。李雪莲在化肥厂寻了个遍，遇到的人都说，秦玉河开着大货车，去黑龙江送化肥了，十天半月回不来。秦玉河像李雪莲的弟弟一样，明显也是躲了。去黑龙江寻人，中间隔着四五个省；秦玉河又是个活物，整天开着汽车在奔跑；看来杀一个人易，寻一个人难；只能让秦玉河多活十天半个月了。李雪莲憋了一肚子气，出了化肥厂，又感到憋了一肚子尿。化肥厂门口有一个收费厕所，撒泡屎尿两毛钱。看厕所的是个中年妇女，头发烫得像鸡窝。李雪莲交了两毛钱，把女儿交给看厕所的妇女，进厕所撒了一泡尿。肚子腾空了，气在肚子里胀得更满了。出来，看到孩子在看厕所的妇女怀里哭，李雪莲兜头扇了孩子一巴掌：

“都是因为你个龟孙，害得我没法活。”

李雪莲和秦玉河的纠葛，都是因为这个孩子。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八年了，结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儿子七岁了。去年春天，李雪莲发现自个儿又怀孕了。也不知是哪一回，算错了日子，该让秦玉河戴套，迁就他没让戴，秦玉河一下舒坦了，李雪莲怀孕了。二胎是非法的。如秦玉河是个农民，罚几千块钱，也能把孩子生下来，但秦玉河是化肥厂的职工，如生下二胎，除了罚款，还会开除公职，十几年的工作就白干了。二人便去县医院打胎。李雪莲怀孕两个月没感觉，待脱了裤子，上了手术台，张开大腿，突然觉得肚子里一动；李雪莲又合上大腿，跳下手术台穿裤子。医生以为她要去厕所撒尿，谁知她出了手术室，开始往医院外走。秦玉河撵她：

“哪儿去？一打麻药，不疼。”

李雪莲：

“这里人多，有事回家再说。”

一路无话。两人坐了四十里乡村公共汽车，回到村里，回到家，李雪莲又去牛舍。牛栏里一头母牛，前两天刚生下一个牛犊。牛犊在拱着母牛的裆吃奶。老牛饿了，见李雪莲“哞”了一声。李雪莲忙给母牛添草。秦玉河撵到牛舍：

“你到底要干啥？”

李雪莲：

“孩子在肚子里踹我呢，我得把他生下来。”

秦玉河：

“不能生。生下他，我就被化肥厂开除了。”

李雪莲：

“想一个既能生下来，又不开除你的主意。”

秦玉河：

“世上没有这样的主意。”

李雪莲站定：

“咱们离婚。”

秦玉河愣在那里：

“啥意思？”

李雪莲：

“镇上赵火车这么干过。咱俩一离婚，咱俩就没关系了。我生下孩子，孩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的，跟你也没关系了。大儿子归你，生下的孩子归我，一人一个，不就不超生了吗？”

秦玉河一下没转过弯来，待转过弯来，搔头：

“这主意好是好，但也不能因为孩子，咱俩就离婚呀。”

李雪莲：

“咱也跟赵火车一样，等孩子上了户口，咱俩再复婚。孩子是在离婚时生的，复婚等于一人带一个孩子。哪条政策也没规定，双方有孩子不能结婚。结婚后不再生就是了。”

秦玉河又搔着头想了想，不由佩服赵火车：

“这个赵火车，曲曲弯弯，都让他想到了。这个赵火车是干啥的？”

李雪莲：

“在镇上当兽医。”

秦玉河：

“他不该当兽医，他该去北京管全国的计划生育，那样，所有漏洞都让他堵上了。”

又端详李雪莲：

“你肚子里不但藏着一个孩子，还藏着这么些花花肠子，我过去小看你了。”

于是两人去镇上离了婚。离婚之后，为了避嫌，两人也不再来往。但大半年过去，等李雪莲把孩子生下来，却发现秦玉河已与在县城开发廊的小米结了婚。不但结了婚，小米也怀孕了。当初离婚是假的，没想到变成了真的。当初李雪莲走的是赵火车的路，没想到一路走下来，终点站是这么不同。李雪莲去找秦玉河闹，李雪莲说当初离婚是假的，秦玉河一口咬定，当初离婚是真的。有离婚证在，李雪莲倒输着理。李雪莲这才知道，是自己小看了秦玉河；不是咽不下这件事，是咽不下这口气。比这更气人的是，当初离婚的主意，还是李雪莲出的。被别人蒙了不叫冤，自个儿把自个儿绕了进去，这事儿可就窝囊死了。一口气忍不下，李雪莲便想杀了秦玉河。秦玉河去了黑龙江，一时杀不着秦玉河，李雪莲便把气撒到了两个月大的女儿身上。女儿正在哭，一巴掌下去，把她扇得憋了气，不哭了。倒是看厕所的妇女见她打孩子，跳着脚急了：

“啥意思？我跟你可没仇。”

李雪莲倒一愣：

“啥意思？”

看厕所的妇女：

“你要打孩子，别处打去。孩子这么小，哪里经得住你这么打？你把孩子打死了没事，大家知道这里死过人，谁还来这里上厕所呀？”

李雪莲听明白了，接过孩子，一屁股蹲到厕所台阶上，大声哭道：

“秦玉河，我操你妈，你害得我没法活。”

孩子喘过气来，也跟着李雪莲哭；看厕所的妇女见李雪莲骂秦玉河，便知道她是秦玉河的前妻了。秦玉河与李雪莲的“离婚”故事，已经在化肥厂传开了，接着传到了化肥厂门口的厕所。看厕所的妇女见李雪莲骂秦玉河，也跟着骂道：

“这个秦玉河，真他妈不是东西。”

李雪莲见有人帮自个儿骂人，不由与她亲近一些，对看厕所的妇女说：

“当初离婚，明明是假的呀，咋就变成了真的呢？”

没想到看厕所的妇女说：

“我说的不是你们离婚的事。”

李雪莲倒愣在那里：

“你要说个啥？”

看厕所的妇女：

“秦玉河不通人性。今年一月，他喝醉了，来上厕所。上厕所是要交钱的呀，我从这里头有提成啊。俺一家老小，就指着这个厕所呢。秦玉河仗着是化肥厂的，两毛钱，就是不交。我撵着他要，他一拳打来，打掉我半个门牙。”

接着张开嘴让李雪莲看。这妇女果然少半粒门牙。过去李雪莲跟秦玉河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他还讲理，没想到离婚之后，他的性子变了。自己还真小看了他。李雪莲：

“我今儿没找到他，找到他，就把他杀了。”

听说李雪莲要杀人，看厕所的妇女倒没吃惊，只是说：

“这挨千刀的，只是杀了他，太便宜他了。”

李雪莲倒愣在那里：

“啥意思？”

看厕所的妇女：

“杀人不过头点地，一时三刻事儿就完了。叫我说，对这样的龟孙，不该杀他，该跟他闹呀。他不是跟别人结婚了吗？也闹他个天翻地覆，也闹他个妻离子散，让他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才叫人解气呢。”

一句话提醒了李雪莲。原来惩罚一个人，有比杀了他更好的办法。把人杀了，事情还是稀里糊涂；闹他个天翻地覆，闹他个妻离子散，却能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不是为了颠倒这件事，是为了颠倒事里被颠倒的理。李雪莲抱孩子来化肥厂时是为了杀秦玉河，离开化肥厂时，却想到了告状。大家都没想到的路，被一个管屎尿的人想到了。这人本来与秦玉河有仇，被秦玉河打碎半粒牙，现在无意之中，又救了秦玉河一命。

三

李雪莲第二次见到王公道，是在法院的法庭上。王公道身穿法官制服，刚审完一桩财产纠纷案。县城东街老晁家哥俩儿，自幼父母双亡；长大后，在县城十字街头，合开了一个胡辣汤铺子。哥俩儿每天五更开张，铺子又地处闹市，生意渐渐红火起来。但前年老大结婚，哥俩儿间多了一个人，矛盾也多了起来，一直闹到分家的地步。家里的财产倒好分割，二一添作五，到了胡辣汤铺子，两人都想争到手，互不相让，便闹到了法庭。王公道跟晁家老大是小学同学，相互打过招呼，便与哥俩儿调解，谁要胡辣汤铺子，给对方出多少钱等等。晁家老大倒听王公道的调解，晁家老二节外生枝，说老大自结婚之后，每天清晨不起床，两年来，十字街头的胡辣汤铺子，都是他五更开张，这不成长工了吗？又要在调解胡辣汤铺子之前，让老大先赔偿他两年来的损失。老大也急了，说去年老二胃出血，开肠剖腹的，白花了家里八千多块钱，这账如何算？哥俩儿越说越多，离开座位，戗到一起，有在法庭动手的架势。王公道看调解不成，只好宣布闭庭，此案改日判决。谁知老二又不让闭庭：

“不说开肠剖腹的事没事儿，说到开肠剖腹，胡辣汤铺子就不算事儿了；今儿不说胡辣汤铺子了，单说开肠剖腹——今天不说出个小鸡来叨米，谁也别想走出这屋子一步！”

又跳着脚在那里蹦：

“我为啥开肠剖腹，还不是被他们两口子气的？”

王公道忙说，“开肠剖腹”属节外生枝，与本案无关；谁知老二犯了浑，戗到王公道跟前，指着王公道说：

“姓王的，知道你们是同学，你要今天敢徇私枉法，我也豁出去了！”

又捋胳膊卷袖：

“明说吧，来的时候，我喝了两口酒。”

王公道：

“啥意思，还想打我呀？”

老二急扯白脸：

“就看到没到那地步。”

王公道气得浑身哆嗦：

“你们哥俩儿争财产，盐里没我，醋里没我，我好意劝你们，咋就该打我了？”

用法槌敲着桌子：

“刁民，全是刁民。”

大声喊来法警，把他们哥俩儿推搡出去。这时李雪莲上前：

“大兄弟，说说我的事儿吧。”

王公道的情绪还在晁家哥俩儿身上，一时没有认出李雪莲：

“你的事儿，啥事儿？”

李雪莲：

“就是离婚的事儿，我头天晚上去过你家，我叫李雪莲，你让我等三天，今天就是第三天。”

王公道这才想起眼前的人是谁，这才将思路从晁家哥俩儿身上，转到了李雪莲身上。他重新坐到法桌后，开始想李雪莲的案子。想了半天，叹了一口气：

“麻烦。”

李雪莲：

“谁麻烦？”

王公道：

“都麻烦。你这案子我简单摸了一下，它很不简单。先说你，已经离了婚，还要再离婚；为了再离婚，先得证明前一个离婚是假的，接着再结婚，然后再离婚，这不麻烦吗？”

李雪莲：

“我不怕麻烦。”

王公道：

“再说你前夫，他叫什么来着？”

李雪莲：

“秦玉河。”

王公道：

“如果他仍是单身，这事儿还好说，事到如今，他已经与别人又结了婚。如果证明你们离婚是假的，你想与他再结婚，他还得与现在的老婆先离婚，不然就构成重婚罪；与你结了婚，还要再离婚，这不麻烦吗？”

李雪莲：

“要的就是这个麻烦。”

王公道：

“还有法院，从来没有审过这种案子。它看似是一桩案子，其实是好几桩案子。好几桩案子审来审去，从离婚又到离婚，案子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不麻烦吗？”

李雪莲：

“大兄弟，你们开的就是官司铺，不能怕麻烦。”

王公道：

“但我说的还不是这些。”

李雪莲：

“你到底要说啥？”

王公道：

“就算你与秦玉河去年离婚是假的，恰恰是这个假的，麻烦就大了。”

李雪莲：

“哪里又大了？”

王公道：

“如果你们当初离婚是假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你们当初离婚的目的，是为了多要一个娃。如果为了多要娃离婚，你们就有逃避计划生育的嫌疑。知道计划生育是啥吗？”

李雪莲：

“不让人多生娃。”

王公道：

“不这么简单，它是国策。一到国策，事情又大了。如果断定你们当初离婚是假的，在说你和秦玉河的

事之前，先得说道说道你们家的娃。你看似在告别人，其实在告你自个儿；也不是在告你自个儿，是在告你们家的娃。”

李雪莲倒愣在那里。想了半天说：

“这样审下来，能判我娃死刑吗？”

王公道倒笑了：

“那倒不能。”

李雪莲：

“能判我死刑吗？”

王公道：

“也不会，就是行政会介入，会罚款，会开除公职，这不是鸡飞蛋打吗？”

李雪莲：

“我要的就是鸡飞蛋打，我不怕罚款，我不怕开除公职，我也没有公职，我在镇上卖过酱油，大不了不让我卖酱油，秦玉河个龟孙倒有公职，我就是要开除他的公职。”

王公道搔着头：

“你非要这样，我也没办法呀，你带诉状了吗？”

李雪莲从怀里掏出一款诉状，递给王公道。诉状是请县城北街“老钱律师事务所”的老钱写的，花了三百块钱。一共三页纸，一页纸一百块。李雪莲嫌老钱要贵了，老钱当时瞪着眼珠子：

“案情重大呀，案情重大呀。”

又说：

“一纸诉状，写了好几桩案子。好几桩案子，收的是一桩案子的钱，可不能说贵。要细掰扯这事儿，我还吃着亏呢。”

王公道接过诉状，又问：

“带诉讼费了吗？”

李雪莲：

“多少？”

王公道：

“二百。”

李雪莲：

“比老钱要的少。”

又说：

“二百解决这么多麻烦，不贵。”

王公道看了李雪莲一眼，开始往法庭外走：

“把诉讼费交到银行，就回去等信儿吧。”

李雪莲在后边撵着：

“要等多长时间？”

王公道想了想：

“进入诉讼程序，等有眉目，至少得十天。”

李雪莲：

“大兄弟，十天之后，我再找你。”

四

十天之中，李雪莲做了七件事。

一，洗澡。自生下孩子，只顾惦着杀秦玉河，李雪莲有俩月没洗澡了，自个儿都闻见自个儿身上馊了；如今大事已定，李雪莲便到镇上澡堂子洗了个澡。在热水池里足足泡了俩钟头，泡得满头大汗，身上也泡泛了，便躺到木床上，让人搓澡。镇上澡堂子洗澡五块，搓澡五块；过去洗澡，李雪莲都是自个儿搓，这回花了五块钱，让搓澡的搓了。搓澡的大嫂是个矮胖娘儿们，四川人，个头低矮，手掌却大，一掌下去，吃了一惊：

“这大泥卷子，好几年没见过了。”

李雪莲：

“大嫂，搓仔细点吧，我要办一件大事。”

搓澡的大嫂：

“啥大事，结婚呀？”

李雪莲：

“对，结婚。”

搓澡的大嫂端详李雪莲的肚子：

“看你这岁数，是二婚吧？”

李雪莲点头：

“对，是二婚。”

李雪莲细想，并没对搓澡的大嫂说假话，与秦玉河打官司，就是为了与他重新结婚，再离婚。从澡堂子出来，李雪莲觉得自个儿轻了几斤，步子也轻快了。从镇上穿过，被卖肉的老胡看到了。老胡看到李雪莲，像苍蝇见了血，正在用刀割肉，忙放下肉，连刀都忘了放，掂着刀追了上来：

“宝贝儿，别走哇，前几天你说要打秦玉河，咋就没音儿了呢？”

李雪莲：

“别着急呀，还没逮着他呢，他去了黑龙江。”

老胡盯住李雪莲看。李雪莲刚洗过澡，脸蛋红扑扑的，一头浓密的头发，绾起来顶在头顶，正往下滴水；生完孩子不久，奶是涨的；浑身上下，散着体香和奶香。老胡往前凑：

“亲人，要不咱还是先办事，再打人吧。”

李雪莲：

“还是按说好的，先打人，后办事。”

其实这时连人也不用打了。前几天要打人；还不是打人，是杀人；几天之后，李雪莲不打人了，也不杀人了，她要折腾人。但李雪莲不敢把实情告诉老胡，怕老胡急了。老胡急的却是另一方面：

“人老打不着，可把人憋死了。要不咱还是先办事，办了事，我敢去黑龙江把人杀了。”

打人都不用，更别说杀人了。李雪莲盯着老胡手中带血的刀：

“不能杀人。让你杀人是害你，杀了人，你不也得挨枪子吗？”

又抹了一下老胡的胸脯：

“老胡，咱不急啊，性急吃不了热豆腐。”

老胡捂着胸口在那里跳：

“你说得轻巧，再这么拖下去，我就被憋死了。”

指指自己的眼睛：

“你看，夜夜睡不着，眼里都是血丝。”

又说：

“再拖下去，我不杀秦玉河，也该杀别人了。”

李雪莲拍着老胡粗壮的肩膀，安慰老胡：

“咱不急老胡，仇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

二，改发型。打发走老胡，李雪莲进了一间美发厅。李雪莲过去是马尾松，如今想把它剪掉，改成短发。折腾秦玉河，免不了与他再见面，李雪莲担心两人一说说战了，再打起来。过去在一起时，两人就打过。长发易被人抓住，短发易于摆脱；摆脱后，转身一脚，踢住他的下裆。马尾松改成短发，李雪莲不认识镜中的自己了。不认识就对了，李雪莲不是过去的李雪莲了。

三，从美发厅出来，进了商店，花了九十五块钱，买了一身新衣裳。王公道说得对，这桩案子不简单，看似是一桩案子，其实是好几桩案子；拉开架势打官司，不知得花多长时间；与人打官司，就要常常见人，不能显得太邋遢；太邋遢，人不成个样子，更像被人甩了，去年的假离婚更说不清了。

四，花了四十五块钱，又买了一双运动鞋。高帮，双排十六个气眼；鞋带一拉紧，将脚裹得严严实实。左右端详，李雪莲很满意。折腾别人，也是折腾自己；与秦玉河折腾起来，免不了多走路。

五，卖猪。家里喂了一头老母猪，两口猪娃。李雪莲把它们全卖了。除了打官司需要钱，还因为打起官司，没人照看它们。人的事还没拎清楚，就先不说猪了。不过李雪莲没有把猪卖给镇上杀猪的老胡；卖给老胡，又怕节外生枝；把猪赶到另一镇上，卖给了在那里杀猪的老邓。

六，托付孩子。李雪莲坐乡村公共汽车，跑了五十里路，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中学同学孟兰芝。李雪莲本想把孩子托付给娘家弟弟李英勇，但上回让李英勇帮着杀人，李英勇逃到了山东，李雪莲看出这弟弟靠不住。李英勇遇事靠姐姐行，姐姐遇事靠李英勇不行。以后就谁也不靠谁了。上中学时，李雪莲和孟兰芝并不是好朋友。不但不是好朋友，是仇敌。因为俩人同时喜欢上了班上一个男同学。后来这个男同学既没跟孟兰芝好，也没跟李雪莲好，跟比她们高两级的一个大姐好上了。李雪莲和孟兰芝相互哭诉起来，成了生死之交。李雪莲抱着孩子来到孟兰芝家。孟兰芝也刚生下一个孩子，胸中有奶，孩子托给她也方便。两人见面，付托孩子的前因后果就不用说了，因为李雪莲的事传得熟人都知道了。李雪莲只是说：

“我把孩子放你这儿，就无后顾之忧了。”

又说：

“我准备腾出俩月工夫，啥也不干，折腾他个鱼死网破。”

又问孟兰芝：

“孟兰芝，要是你，你会像我一样折腾吗？”

孟兰芝摇摇头。

李雪莲：

“那你会像别人一样，认为我是瞎折腾吗？”

孟兰芝摇摇头。

李雪莲：

“为啥？”

孟兰芝：

“这就是咱俩的区别，我遇事能忍，你遇事不能忍。”

捋开自己的袖子：

“看，这是让老臧打的。”

老臧是孟兰芝的丈夫。孟兰芝：

“忍也是一辈子，不忍也是一辈子，我虽然怕事，但我佩服遇事不怕事的人。”

又说：

“李雪莲，你比我强多了。”

李雪莲抱住孟兰芝，哭了：

“孟兰芝，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值得。”

七，拜菩萨。一开始没想到拜菩萨。将孩子付托给孟兰芝后，李雪莲坐乡村公共汽车往回走，路过戒台山。戒台山有座庙，庙里有尊菩萨。先听到庙里高音喇叭传出的念经声，后看到许多男女老少往山上爬，去庙里烧香。李雪莲本来以为事情已经准备妥当，这时想到落了一项：只顾准备人和人之间的事，忘了世上还有神这一宗。李雪莲赶紧让公共汽车停车，跳下车，跑到山上。庙里庙外都是人。进庙要买门票。李雪莲花十块钱买了门票，又花五块钱买了把土香。进庙，将土香点着，举到头顶，跪在众多善男信女之中，跪到了菩萨面前。别人来烧香皆为求人好，唯有李雪莲是求人坏。李雪莲闭着眼念叨：

“菩萨，你大慈大悲，这场官司下来，让秦玉河个龟孙家破人亡吧。”

想想又说：

“家破人亡也不解恨，就让他个龟孙不得好死吧。”

五

李雪莲准备把官司打上两个月，待到法院开庭，仅用了二十分钟。该案是王公道审的，面前放着“审判长”的牌子，左边坐着一个审判员，右边坐着一个书记员。与秦玉河打官司，秦玉河根本没有到场，委托一个律师老孙出庭。李雪莲当初写诉状找的是律师老钱，老孙的律师事务所，就在“老钱律师事务所”的旁边。庭上先说案由，后出示证据、念证言，又传了证人。证据就是一式两份的离婚证；经法院鉴定，离婚证是真的。又念证言，李雪莲的诉状中，说去年离婚是假的；秦玉河的律师老孙念了秦玉河的陈述，却说去年的离婚是真的。接着传证人，就是去年给李雪莲和秦玉河办离婚手续的拐弯镇政府的民政助理老古。老古一直在法庭门柱上倚着，张着耳朵，听审案的过程；现一步上前，张口就说，去年离婚是真的；结婚离婚的事，他办了三十多年，从来没出过差错。李雪莲当时就急了：

“老古，你那么大岁数了，咋就看不出这事是假的呢？”

老古马上也跟李雪莲急了：

“如果是假的，不成你们联手骗我了吗？”

又拍着巴掌说：

“骗我还是小事，不等于在骗政府吗？你说离婚是假的。”

指律师老孙：

“他刚才也念了秦玉河的话，秦玉河就说是真的。”

李雪莲：

“秦玉河是个王八蛋，他的话如何能信？”

老古：

“他的话不能信，我就信你的。去年离婚时，秦玉河倒没说啥，就你的话多。我问你们为啥离婚，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感情破裂。当初破裂，现在又不破裂了？这一年你们面都没见，这感情是咋修复的？今天秦玉河连场都不到，还不说明破裂？”

说得李雪莲张口结舌。老古又气鼓鼓地：

“我活了五十多年，还没这么被人玩过呢！”

又说：

“这案子要翻过来，我在拐弯镇还混不混了？”

好像李雪莲不是与秦玉河打官司，而是与老古打官司。人证物证，一目了然，王公道法槌一落，李雪莲就败诉了。大家起身往外走，李雪莲拦住王公道：

“大兄弟，官司咋能这么审呢？”

王公道：

“按法律程序，官司就该这么审呀。”

李雪莲：

“秦玉河到都没到，事儿就完了？”

王公道：

“按法律规定，他可以委托律师到庭。”

李雪莲目瞪口呆：

“我就不明白，明明是假的，咋就变不成假的呢？”

王公道将去年的离婚证交给她：

“从法律讲，这就是真的。早给你说，你不听。”

又悄声说：

“我没说娃的事，就算便宜你了。”

李雪莲：

“这么说，官司输了，你还照顾我了？”

王公道一愣，马上说：

“那可不。”

六

李雪莲头一回见到董宪法，是在县法院门口。

董宪法是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董宪法今年五十二岁，矮，胖，腆着肚子。董宪法在法院工作二十年了。二十年前，董宪法从部队转业，回到县里工作。当时县上有三个单位缺人：畜牧局，卫生局，还有县法院。县委组织部长翻看董宪法的档案材料：

“从材料上，看不出他有啥特长，但看他的名字，不该去畜牧局，也不该去卫生局，应该去法院，‘懂’宪法，就是懂法律嘛。”

于是董宪法就来到了法院。董宪法在部队当营长，按级别论，到法院给安排了个庭长。十年后，不当庭长了，升任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说是升任，法院系统的人都知道，是明升暗降。这个专职委员，只是一个业务职位，并无实权。名义上享受副院长待遇，但不是副院长；审案、判案、出门用车、签字报销，权力还不如一个庭长。换句话，董宪法的庭长，是给挤下去的；或者，是给挤上去的。这个专职委员，董宪法一当又是十年，离退休已经不远了。二十年前，他上边的院长、副院长都比他年龄大；如今的院长、副院长都比他年轻；从年龄讲，董宪法也算是老资格了。正因为是老资格，二十年只混到一个“专委”，不见进步；或者说，从庭长到“专委”，等于是退步；就被同事们看不起。比同事们看不起董宪法的，是董宪法自己。同事们看不起他是在平时，董宪法看不起自己是在关键时候；好几次该当副院长时，他没把握好机会；按说专委离副院长比庭长近，但好几个庭长越过他当了副院长，他仍原地未动。关键时候，不是比平时更重要？平时的点滴积累，不都是为了关键时候？比这更关键的是，同事们觉得他二十年没上去是因为窝囊，董宪法觉得自己没上去是因为正直。觉得自己不会巴结人，不会送礼，不会贪赃枉法，才错过了关键时候。董宪法有些悲壮，也有些灰心。当正义变为灰心时，董宪法便有些得过且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董宪法压根儿不喜欢法院的工作。不喜欢不是觉得法律不重要，而是他打小喜欢做的，是把事往一块拢，而不是往两边拆，而法院的工作，整天干的全是拆的事。好事大家不来打官司。就像医生，整天接触的都不是正常人，而是病人一样。医院盼的是人生病，法院盼的是麻烦和官司；没有生病和官司，医院和法院都得关门。董宪法觉得自己入错了行，这才是最关键的。董宪法觉得，牲口市上的牲口牙子，与人在袖子里捏手、撮合双方买卖，都比法院的工作强。但一个法院的专委，也不能撂下专委不干，去集上卖牲口。如去卖牲口，董宪法自个儿没啥，世上所有的人会疯了：他们会觉得董宪法疯了。所以董宪法整日当着专委，心里却闷闷不乐。别人见董宪法闷闷不乐，以为他为了二十年没进步和专委的事，喝酒的时候，还替他打抱不平。董宪法闷闷不乐也为二十年没进步和专委的事，但比这些更重要的，他干脆不想当这个专委，想去集市上当牲口牙子。更闷闷不乐的是，这个闷闷不乐还不能说。于是董宪法对自个儿的工作，除了得过且过，还对周边的环境和人有些厌烦。正因为得过且过和厌烦，董宪法便有些破碗破摔，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按说他当着审判委员会的专委，审判委员会也研究案子，或者说，董宪法也掺乎案子，原告被告都会请他喝酒；但久而久之，大家见他只能研究和掺乎，不能拍板，说起话来，还不如一个庭长或法官，便无人找他啰唆。外面无人请他喝酒，董宪法可以与法院的同事喝。但法院的同事见他二十年不进步，想着以后也不会进步了，只能等着退休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也无人浪费工夫与他喝酒。法院是个每天有人请酒的地方，但董宪法身在法院，却无人请他喝酒。长时间无处喝酒，也把人憋死了。久而久之，董宪法已经沦落到蹭人酒喝的地步。每天一到中午十一点，董宪法便到法院门口踱步。原告或被告请别的法官喝酒，大家从法院出来，碰见董宪法在门口踱步，同事只好随口说：

“老董，一块儿吃饭去吧。”

董宪法一开始还犹豫：

“还有事。”

不等对方接话，马上又说：

“有啥事，不能下午办呀。”

又说：

“有多少鸭子，不能下午赶下河呀。”

便随人吃饭喝酒去了。

久而久之，同事出门再见到董宪法，便把话说到前头：

“老董，知你忙，今儿吃饭就不让你了。”

董宪法倒急了：

“我没说忙，你咋知道我忙？啥意思？想吃独食呀？”

又说：

“别拿我不当回事，明告诉你们，我老董在法院工作二十年了，忙也许帮不上你们，要想坏你们的事，还是容易的。”

倒让同事不好意思：

“你看，说着说着急了，不就开个玩笑吗？”

大家一起去喝酒。再久而久之，同事出去吃饭，不敢走法院前门，都从后门溜，知道前门有个董宪法在候着。李雪莲见到董宪法，就是董宪法在法院门口溜达的时候。状告秦玉河之前，李雪莲没打过官司，不知道董宪法是谁。上回王公道开庭，判李雪莲败诉，李雪莲不服；不但不服王公道的判决，连王公道也不信了。她想重打官司。如果重打官司，就不单是状告秦玉河的事了；在把她和秦玉河去年离婚的事推翻之前，先得把王公道的判决给推翻了；只有推翻这个判决，事情才可以重新说起。不打官司只是一件事儿，打起官司，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李雪莲只知道重打官司得把王公道的判决推翻，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判决推翻；想着能推翻王公道判决的，必定是在法院能管住王公道的人。王公道在县法院民事一庭工作，李雪莲便去找民事一庭的庭长。一庭的庭长姓贾。老贾知道这是桩难缠的案子；比案子更难缠的，是告状的人；比人更难缠的是，一眼就能看出，这妇女不懂法律程序；而把一整套法律程序讲清楚，比断一件案子还难；老贾也是害怕事情越说越多，说来说去，反倒把自己缠在里面了。李雪莲找老贾是下午六点，老贾晚上还有饭局，也是急着出去喝酒，便灵机一动，化繁就简，把这麻烦推给了法院的专委董宪法。推给董宪法并不是他跟董宪法过不去，而是他不敢推给别的上级，如几个副院长；更不敢推给院长；何况他平日就爱跟董宪法斗嘴；两人见面，不骂嘴不打招呼；昨天晚上，老贾又在酒桌上和董宪法斗过酒；便想将这气继续斗下去。老贾故意嘬着牙花子：

“这案子很难缠呀。”

李雪莲：

“本来不难缠，是你们给弄难缠了。”

老贾：

“案子已经判了，一判，就代表法院，要想推翻，我的官太小，推不动呀。”

李雪莲：

“你推不动，谁能推得动？”

老贾故意想了想：

“我给你说一个人，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李雪莲不解：

“打官司，又不是偷东西，咋还背着人呀？”

老贾：

“这人管的难缠的案子太多，再给他推，他会急呀。”

李雪莲：

“谁？”

老贾：

“我们法院的董专委，董宪法。”

李雪莲不解：

“‘专委’是干吗的？”

老贾：

“如果是医院，就是专家，专门医治疑难杂症。”

老贾说的错不错？不错；因为从理论上讲，董宪法是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审判委员会，就是专门研究重大疑难案件的；从职务上讲，专委又比庭长大，也算老贾的上级；但只有法院的人知道，这个专委只是一个摆设，这个上级还不如下级。李雪莲信了老贾的话，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便在县法院门口，找到了正在踱步的法院专委董宪法。董宪法今天踱步，也踱了一个多小时了。李雪莲不知董宪法的深浅，只知道他是法院的专委，专门处理重大疑难案件；董宪法也不知道李雪莲是谁。正因为相互不知道，李雪莲对董宪法很恭敬。看董宪法在那里东张西望，也不敢上前打扰。看他望了半个小时，也没望出什么，才上前一步说：

“你是董专委吧？”

猛地被人打扰，董宪法吃了一惊，看看表，已经下午一点了，想来今天中午蹭不上别人的酒席了，才转过身问：

“你谁呀？”

李雪莲：

“我叫李雪莲。”

董宪法想了半天，想不起这个李雪莲是谁，打了个哈欠：

“你啥事吧？”

李雪莲：

“你们把我的案子判错了。”

董宪法脑子有些蒙，一时想不起这是桩啥案子，这案子自己是否掺乎过；就算掺乎过的案子，在他脑子里也稀里糊涂；正因为稀里糊涂，他断不定这案子自己是否掺乎过；便问：

“法院的案子多了，你说的到底是哪一桩呀？”

李雪莲便将自己的案子从头说起。刚说到一半，董宪法就烦了。因为他压根儿没听说过这案子，何况李雪莲和秦玉河离婚结婚再离婚的过去和将来也太复杂；正因为复杂，董宪法断定自己没掺乎过；正因为复杂，董宪法听不下去了；哪怕你说贩牲口呢，都比说这些有意思。董宪法不耐烦地打断李雪莲：

“这案子，跟我没关系呀。”

李雪莲：

“跟你没关系，跟王公道有关系。”

董宪法：

“跟王公道有关系，你该找王公道呀，咋找上我了？”

李雪莲：

“你比他官大，他把案子判错了，就该找你。”

董宪法：

“法院比王公道官大的多了，为啥不找别人？”

李雪莲：

“法院的人说，你专管疑难案子。”

董宪法这时明白，法院有人在背后给他挖坑，不该他管的事，推到了他身上；别人不想管的难题，推到了他头上；便恼怒地说：

“这是哪个王八蛋干的？个个藏着坏心眼儿，还在法院工作，案子能不判错吗？”

对李雪莲说：

“谁让你找的我，你就去找谁。”

又说：

“不但你找他，回头我也找他。”

说完，转身就走。因为董宪法的肚子饿了；既然等不到别人的酒席，便想自个儿找个街摊，喝上二两散酒，吃碗羊肉烩面了事。但李雪莲一把拉住他：

“董专委，你不能走，这事你必须管。”

董宪法哭笑不得：

“你倒缠上我了？法院那么多人，凭啥这事儿非得我管？”

李雪莲：

“我给你做工作了。”

董宪法一愣：

“你给我做啥工作了？”

李雪莲：

“上午我去了你家，给你家背了一包袱棉花，拎了两只老母鸡。”

董宪法家住董家庄，离县城五里路。董宪法更是哭笑不得：

“一包袱棉花，两只老母鸡，就把我拴住了？快去把你的棉花和老母鸡拎走。”

甩手又要走，又被李雪莲一把拉住：

“你老婆当时答应我了，说你管这事儿。”

董宪法：

“她一个喂猪娘儿们，她只懂猪，哪里懂法律？”

李雪莲：

“照你这么说，我工作不是白做了？”

董宪法指李雪莲：

“你工作没白做，你这叫行贿，懂不懂？我没追究你，你倒缠上我了。”

又要走，又被李雪莲拉住。这时围上来许多人看热闹。董宪法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见人围观，脸上便挂不住：

“刁民，大街上，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滚！”

用力甩开李雪莲，走了。

待到晚上，董宪法从县城骑车回到董家庄，还没进家门，就闻到鸡香。待到家，原来老丈人来了，老婆炖了一锅鸡。本来董宪法已经忘了李雪莲的事，这时又想了起来，进厨房揭开锅盖，两只鸡大卸八块，已经炖熟了。董宪法不由骂老婆：

“见小的毛病，啥时候能抽空改改？”

又骂：

“你知道你在干啥？你这叫贪赃枉法。”

但第二天早起，董宪法就把这事给忘了。

七

李雪莲见到法院院长荀正义，是在“松鹤大酒店”门前。荀正义喝大了，被人从楼上架了下来。荀正义今年三十八岁，法院院长已经当了三年。与周边几个县份的法院院长比，荀正义算是最年轻的。正因为年轻，还有远大的前程，做事便有些谨慎。荀正义平日不喝酒。为了工作，他给自己规定了五条禁令：一个人不喝酒，工作时不喝酒，在法院系统不喝酒，在本县不喝酒，周一至周五不喝酒。虽然禁令之间相互重叠和啰唆，但总结起来一句话：无缘无故不喝酒。

但今天荀正义喝大了。今天是在本县，是在法院系统，是周三，与禁令都有些冲突；但不是无缘无故，而是有缘有故：因为今天是前任院长老曹的生日。老曹三年前退下来，把院长的位置让给了荀正义。老曹对荀正义有提携和栽培之恩。老领导的生日，又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荀正义便陪老领导喝酒；老领导喝大了，荀正义也喝大了。关于老领导老曹的栽培之恩，荀正义其实有一肚子苦水。三年前，老曹该退了，当时法院有四个副院长；在这之前，老曹培养的接班人不是荀正义，而是另一个副院长老葛。老曹一辈子除了爱断案，还爱喝酒；除了爱喝酒，还爱打桥牌。老葛也爱打桥牌。牌桌上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行。老曹深知老葛之后，便把老葛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老曹深知老葛，把位置交给老葛也放心。谁知在老曹退位的头一个月，老葛与同学吃晚饭，喝酒喝醉了；酒后驾车，上了马路，走的却是逆行；老葛喝醉了，车速开得又高，吓得对面的车纷纷避让，老葛反骂：

“还有没有规矩了？怎么逆着就上来了？可见法制不健全，明天都判了你们！”

骂着，对面一辆十四轮的运煤车躲闪不及，迎头撞来，将老葛的车又撞回顺行道上。车回到了顺行道上，人当场死亡。老葛的死，给荀正义提供了机会。老曹下台时，接老曹班的就不是老葛，而成了荀正义。荀正义能接老曹的班，应该感谢的不是老曹，而是那辆运煤车；也不是那辆运煤车，而是老葛喝的那顿酒，与老葛喝酒的老葛的同学们。荀正义这么认为，老曹却不这么认为；老曹认为，他亲手把院长的位置交到谁手里，谁就是他培养的；荀正义从他手里接的院长，就该报他的恩。老曹这么认为，荀正义也只好顺水推舟，院长当上之后，见了老曹总说：

“我何德何能，不是老领导的培养，我哪里能坐上这个位置？”

老曹也就信以为真，开始把荀正义当成自己人。但老曹也有分寸，退下来后，法院的工作，不再插手；只是生活上遇到问题，给荀正义打招呼。正因为工作上不插手，只是生活上提要求，荀正义觉得老曹是个明白人；而生活上的要求，花俩钱就能消灾。三年下来，荀正义一直把老曹当老领导供着。每年老曹生日那天，荀正义便请老曹吃晚饭。酒宴上，开头一句话总是：

“工作一年忙到头，顾不上看望老领导；但老领导的生日，还是得我亲自来主持。”

虽是一句话，一句话顶一年，但有一句总比没一句强，老曹高兴得红光满面。今年的生日宴，就摆在“松鹤大酒店”的二楼。老曹首先在自个儿的生日宴会上喝大了；因今天不是无缘无故，荀正义也跟着喝大了。没喝大时还说：

“老领导也知道，平时我不喝酒，给自个儿规定了五条禁令，每年的今天，我倒是要破破例，陪老领导喝个痛快。”

老曹又高兴得红光满面。但老曹喝了一辈子酒，荀正义平日不喝酒，荀正义哪里是老曹的对手？老曹在酒场上奋杀了一辈子，在酒的喝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创造。老曹喝酒，和烟连着，名叫：“俗话说，烟酒不分家。”烟酒不分家并不是边喝边抽，而是借着烟盒的高度，往玻璃杯里倒酒的分量。烟盒先是卧着，酒倒到跟烟盒同样的高度，一口喝下；烟盒再横着，酒倒得也是同样的高度，再一口喝下；然后烟盒再立起来，又倒到跟烟盒同样的高度，一口喝下。烟盒卧着，酒往玻璃杯里能倒一两；横着，二两；立着，三两；烟盒翻三番，半斤酒已经下去了。三杯喝下，叫开门红。开门红喝过，酒席才算正式开始，划拳行令，一个个过通关，最后到底能喝多少就难说了。但老曹哪里知道，他已经退下去了，现在法院的院长是荀正义；陪同他们喝酒的，是法院几个副院长、政治处主任、纪检组长、办公室主任等领导班子成员，他们过去是老曹的部下，现在已经不是了，成了荀正义的部下；“开门红”时，老曹喝的是真酒，荀正义喝的也是真酒；接着划拳行令，一个个过通关，部下开始玩儿障眼法，给老曹酒杯里倒的是酒，给荀正义酒杯里倒的是矿泉水。八圈通关下来，老曹醉了，荀正义也醉了；老曹醉是全醉，荀正义是半醉。但老曹在身边，荀正义还要做出全醉的样子。酒宴结束，老曹被人从二楼架了下来，荀正义也被人从二楼架了下来。正在这时，李雪莲上前一把扯住了荀正义：

“荀院长，你要替我做主呀。”

虽然法院院长被人拦路告状是常事，但夜里，酒后，加上突然，荀正义还是被吓了一跳。因老曹在身边，仍要装出全醉的样子，又不敢露出被吓了一跳。架着他的法院办公室主任，倒是被吓了一跳，慌忙

去拉李雪莲：

“松手，没看院长喝多了？有啥事，明天再说。”

将李雪莲拖开，将荀正义往车上扶。但这时老曹在楼梯口大声问：

“咋回事？”

虽然舌头有些短，仍接着问：

“是不是有人告状？过来我问问，这场面我见多了。”

如酒不喝大，老曹不会干涉法院的工作；正是因为喝大了，忘记自己三年前已经退下来了；见有人告状，回到了当年的亢奋状态。众人见老曹要干政，忙又着了慌，放下荀正义，先将老曹往车上扶，一边扶一边说：

“老院长，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不会有什么大事，您老身体要紧，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剩下的事，让荀院长处理吧。”

老曹脚不沾地，被人架到了轿车里。老曹仍不依，摇下车窗，指着另一辆车边的荀正义，摆出老领导的架势说：

“正义呀，这案子你好好给我问一问。我给你说过的，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荀正义也忙向老曹的车趔趄了两步，嘴里说：

“老领导放心，您的点滴教诲，我都记在心里，这案子我一定好好问，明天向您汇报。”

老曹嘴里还嘟囔着，车就开走了。正因为有了老曹这句话，荀正义倒不好马上坐车走了。马上坐车走不是怕李雪莲听到老曹的话会怎么样，而是怕老曹明天酒醒，万一还记得这事，打听出他阳奉阴违，醒时的话听，醉时的话不听，后果就不好了。就会因小失大。一个退休的老干部，帮你忙是不可能了，但想坏你的事，他还是有能量的；他在台上那么多年，上上下下，也积累下丰厚的人脉，料不定哪块云彩下雨，就砸在了你头上。虽然还半醉着，只好回头理会李雪莲；正因为半醉着，口气便有些不耐烦：

“你咋了？”

李雪莲：

“我要告一个人。”

荀正义：

“告谁呀？”

李雪莲：

“董宪法。”

李雪莲本来告的是秦玉河，后来加上了王公道；是王公道把她的案子判错了；现在先放下秦玉河和王公道，开始告董宪法。本来她与董宪法无冤无仇，就见过一面；她求董宪法把案子平反，董宪法说这事不该他管；如果事情就此打住也就罢了，但当时在法院门口，两人越说越多，越说越饯，街上的人越聚越多，董宪法恼了，骂了她一声“刁民”，又骂了一声“滚”；正是这两句话，把李雪莲也惹恼了：我有冤来告状，你开的是官司铺，咋能骂我是“刁民”，咋能让我“滚”呢；便越过董宪法找法院院长，状告秦玉河和王公道之前，先告董宪法。荀正义一下摸不着事情的首尾，问：

“董宪法咋你了？”

董宪法没咋李雪莲；骂一声“刁民”，再骂一个“滚”字，也够不上犯法。但情急之下，李雪莲说：

“董宪法贪赃枉法。”

说董宪法贪赃枉法，这话没有根据；也许董宪法在别处贪赃枉法过，但在李雪莲这件事上还算不上；董宪法老婆收了李雪莲一包袱棉花，两只老母鸡，也够不上贪赃枉法；倒是董宪法看他老婆把鸡炖了，骂他老婆“贪赃枉法”。

这时一阵冷风吹来，荀正义打了个寒噤。刚才是半醉，风一吹，倒成了全醉。荀正义清醒时很谨慎，喝大了容易脾气暴躁。酒前和酒后是两个人。这也是他平日不喝酒，给自己规定五条禁令的原因。这时不耐烦地说：

“如果你说他别的，也许该我管，但你说他贪赃枉法，这事我就管不着了。”

李雪莲：

“那我该找谁呢？”

荀正义：

“检察院。”

荀正义说的也是实情。董宪法是公职人员，如果董宪法案子审错了，该找法院院长，如果董宪法涉及贪赃枉法，就不是法院能管的事了，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但李雪莲不懂其中的道理，反倒急了：

“咋我找一个人，说不该他管；找一个人，又说不该他管；那我的事，到底该谁管呢？”

接着又冒了一句：

“荀院长，你是院长，你不能像董宪法一样，也贪赃枉法呀。”

这句话把荀正义说恼了。也许荀正义在别处贪赃枉法过，但在李雪莲这件事上却没有。也许不喝酒荀正义不恼，一喝大，就真恼了；恼怒之下，便对李雪莲吼了一句：

“咱俩刚见面，我咋就贪赃枉法了？可见是个刁民，滚！”

骂得跟董宪法一模一样。

八

李雪莲见到县长史为民，是在县政府大门口。史为民坐车出门，正在车上喝粥，突然一个妇女跑到车前，拦住去路；司机猛地刹车，史为民的脑袋磕在前座的椅背上，粥也撒了一身；揉揉头，将身子放回来，再抬头，见车前的妇女跪在地上，高举一块马粪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大字：冤。

今天是礼拜天，按说史为民不该上班。但县长史为民，从没休过礼拜天。一个县一百多万人，工农商学，吃喝拉撒，事情千头万绪；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每天下发的文件有一百多份，都靠史为民落实。工人每天上班八个小时，史为民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天天夜里开会。还有，从省里到市里，每天都有部门来县里检查工作；从省里到市里，部门有百十来个；县里每天需要在宾馆招待的上级检查组，至少有八拨。中饭和晚饭，史为民得陪十六拨次的客人。都是职能部门，哪个也得罪不起。史为民的胃，也让喝酒喝坏了。史为民时常捂着胃对部下感叹：

“县长，不是人干的活。”

但能当上一县之长，也不是容易的；一个县想当县长的，有一百多万；祖坟的坟头上，未必长了这棵蒿子。比这些重要的是，从政是个迷魂阵，当了乡长，想当县长；当了县长，还想当市长和省长呢。一切不怪别人，全怪自己。史为民想明白这些道理，每天有怨无悔地工作着。胃让喝酒喝坏了，只能自个儿调理。中午、晚上喝酒，还有一个清早不喝酒，这时史为民只喝粥。粥里放些南瓜和红薯，既食了粗粮，也养胃。有时头天晚上开会迟，第二天早上睡过了头，又急着出门，便在车上喝粥。李雪莲见县长，也是接受了见法院院长荀正义的教训，不再中午和晚上找人，换在了早晨；中午和晚上人容易醉，清早，人的脑袋是清醒的。于是，这天早晨，李雪莲便与县长史为民，在县政府门口碰了面。

史为民今天出门，是去参加县上一个饭店的开业剪彩。这个饭店叫“世外桃源”。说是“世外”，距人间并不远；县城西南二十里，有一片树林子，饭店开在这林子里；偶尔有鸟飞来，饭店的老板又养了几头梅花鹿，便叫“世外桃源”。比饭店雄伟的，是饭店身后，矗起一座配套的洗浴城，桑拿按摩等一条龙服务，里面应有尽有。按说配套的行业有“涉黄”嫌疑，开业剪彩，县长不该参加；但开这“世外桃源”的人，是省上一位领导的小舅子，不过租了县上一块土地；正因为这土地在本县，史为民作为“土地”就该参加了。何况，“世外桃源”开业之后，还给县上交税呢；这也是县长工作的一部分。开业选在礼拜天，也是图个人旺。昨天晚上会又散得迟，史为民清早又睡过了头，便又在车上喝粥。“世外桃源”开业剪彩是九点，出门已经八点半了，史为民有些着急；车出县政府，又被人当头拦车，史为民更着急了。比史为民着急的，是他的司机。司机急不是急耽误县长剪彩，或县长头磕在了前座上，或粥撒了县长一身，而是一个妇女突然跑到车前跪下，猛地刹车，把他吓出一身冷汗。他摇下车窗，当头骂道：

“找死呀？”

史为民还是比司机有涵养，这种事也不是头一回遇见，再说，这也是县长工作的一部分，便止住司机，推车门下车，先抖抖身上的粥，又上去拉车前头的妇女：

“起来，有啥起来说。”

李雪莲起身。史为民：

“你找谁呀？”

李雪莲：

“我找县长。”

史为民便知道这妇女家没有电视，看不到电视上的本县新闻，与他对面不相识，便问：

“找县长干啥？”

李雪莲举举头上的“冤”字：

“告状。”

史为民：

“告谁呀？”

李雪莲：

“不是一桩案子。”

史为民倒“噗啼”笑了：

“一共有几桩？”

李雪莲：

“第一桩，告法院院长荀正义；第二桩，告法院专委董宪法；第三桩，告法官王公道；第四桩，告我丈夫秦玉河；第五桩，还告我自个儿。”

史为民一下听蒙了。听蒙不是一下告这么多人让他蒙，而是后边还有一个“我自个儿”。哪有自个儿告自个儿状的？史为民判定，这案子不简单，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低头看了看表，已经八点四十，便说：

“既然你找县长，我给你喊去。”

转身向政府大门里跑去。他跑一是为了脱身，好去参加“世外桃源”的剪彩；二是参加剪彩，身上一身米粥不合适，得去办公室换身衣服。李雪莲上前一把拉住他：

“别跑哇，我看你就是县长。”

史为民抖着身上的粥让她看：

“你咋看我像县长？”

李雪莲：

“我打听你的车号了。车上坐的是你，你就是县长。”

史为民：

“县长的车，坐的不一定是县长，我是他的秘书。你案情这么大，我做不了主，我给你喊县长去。”

李雪莲只好撒了手。史为民一溜小跑回到办公室，一边换衣服，一边让人给信访局长打电话，让他来县政府大门口，处理一个妇女告状的事；换完衣服，另坐一辆车，从县政府后门出去，去参加“世外桃源”的剪彩。

一天无话。到了晚上，史为民又去县宾馆陪从省里到市里来的七八拨客人吃饭。车到了县宾馆门口，县信访局长在台阶上站着。县信访局长姓吕。史为民已经忘了早上妇女告状的事。见史为民下车，老吕高兴地迎上来：

“史县长，你要支持我的工作。”

史为民：

“啥意思？”

老吕：

“市信访局张局长一会儿就到，安排在888包房，你待会儿过来打个招呼。”

史为民一愣：

“没听说老张要来呀。”

老吕：

“临时打的电话。平常我就不麻烦你了，现在是关键时候，市里第一季度的信访评比，就要开始了。”

史为民伸着指头：

“你这是第九摊。”

老吕：

“喝三杯就走，你能到场喝三杯，咱就能评上头三名。”

又说：

“这可牵涉到维稳呀；一个县维稳出了问题，摘的就不是我信访局长的帽子了。”

史为民：

“我待会儿去一下不就是了，还用拿帽子来吓唬人？”

老吕笑了。这时史为民突然想起早上在县政府门口告状的妇女，便问：

“对了，清早拦车告状那个妇女，是咋回事？”

老吕不在意地挥挥手：

“一个泼妇，让我赶走了。”

史为民一愣：

“拦车不要命，写那么大一个‘冤’字，咋说人家是泼妇？”

老吕：

“‘冤’字是不小，芝麻大点事。”

史为民：

“啥事？”

老吕：

“去年离婚了，如今又后悔了，非说去年的离婚是假的。”

史为民：

“这么点子事，咋要告那么多人呢？她告的可都是法院的人，是不是她找了法院，法院不作为呀？”

老吕：

“我问过法院了，法院不是不作为，正是作为了，她才告法院。她说离婚是假的，法庭经过核定，离婚却是真的，能因为她告状，法院就违法给她再判成假的吗？”

史为民倒替李雪莲发愁：

“到底因为什么，离过婚又后悔了呢？”

老吕：

“就算后悔，也该去找她前夫闹呀，咋找上政府了？又不是政府跟她离的婚。”

史为民倒“噗啼”笑了：

“人家告状一肚子气，你还说这种风凉话。”

这时省水利厅一个副厅长由本县一个副县长陪着，到了宾馆门口。史为民撇下老吕，忙笑着迎上去，与副厅长握手，一块儿步入宾馆。

九

李雪莲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市长蔡富邦才知道。一个人静坐三天蔡富邦没发现并不是蔡富邦视而不见，而是他到北京出差了。待从北京回来，才发现市政府门口有个静坐的。周边围满围观的人。到市政府上班的工作人员，倒要推着自行车躲开这人群。蔡富邦见此大为光火。蔡富邦光火不是光火李雪莲静坐，而是光火他的副手、常务副市长刁成信。蔡富邦去了北京，刁成信并没出差，竟让这件事延续三天，自己不处理，等着蔡富邦回来处理。市政府的人都知道，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有矛盾。说起矛盾，蔡富邦又一肚子苦水，因为这矛盾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十年前，两人都是县委书记，那时两人关系还不错，常常串县喝酒；后来一起提的副市长，按姓氏笔画排列，刁成信还排在蔡富邦前头；后来交替上升，一个当了市委宣传部长，一个当了组织部长；再后来，蔡富邦走到了刁成信头里，当了市委副书记，刁成信当了常务副市长；再后来，蔡富邦当了市长，刁成信原地未动，成了蔡富邦的副手；两人贴这么紧地你上我下；或者，你上了我就不能上；没有不服气，也有了不服气；没有积怨，也有了积怨；不是对头，也成了对头。当然，对头并不在表面，会上两人仍客客气气；但在背后，刁成信常常给蔡富邦使绊子。一个人在市政府门口静坐三天，还迟迟不处理，等蔡富邦回来处理，只是众多绊子之一。蔡富邦对刁成信光火不是光火他使绊子，而是怪刁成信愚蠢，没长脑子。两人的交替上升，并不是蔡富邦决定的，而是省里决定的。如你想当市长，最聪明的做法，是支持蔡富邦的工作，使蔡富邦早一天升走，你不就是市长了？这样磕磕碰碰，刀光剑影，市里的工作搞不上去，蔡富邦永远是市长，你永远还是常务副市长。什么叫腐败？腐败并不仅仅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和搞女人，最大的腐败，是身在其位不谋其政。比这更腐败的，是像刁成信这样的人，身在其位在谋反政。更大的腐败是，刁成信明明在反政，你还奈何不了他，因这常务副市长不是蔡富邦确定的，同样也是省里确定的。比这些更让蔡富邦生气的是，刁成信使绊子不看时候。目前，市里正在创建“精神文明城市”。“精神文明城市”，全国才有几十个。成了“精神文明城市”，市里的形象就会大为改观，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就有了一个明显的说法；与外商谈判，招商引资，也多了一个筹码。为筹办这“创建”，蔡富邦花了一年的心血，整治了全市的公园、街道、地沟、学校、农贸市场和棚户区；全市挨街的楼房，外立面都新刷了一遍。准备一年，就等一天；再有三天，中央和省里管“精神文明城市”创建的领导小组，就要来这里验收。为了这一天，蔡富邦又提前一个月，让全市的干部市民，上街捉苍蝇。机关干部，规定每人每天交十只苍蝇，跟年终考核联系在一起。苍蝇不禁捉，半个月之后，干部们十只苍蝇的指标就完不成了，个个怨声载道。而怨声载道中，全市确实不再飞一只苍蝇。蔡富邦知道怨声载道，但不过枉就不能矫正。捉过苍蝇，又让小学生唱歌，老太太跳舞。这回蔡富邦去北京，就是汇报“精神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回来，就准备迎接“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的到来。没想到一回到市里，市政府门口有一个静坐的，而且已经坐了三天，还没人出来管。说句不好听的，全市的苍蝇都消灭了，市政府门口，却出现了一只大苍蝇；这不是故意给“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抹黑吗？蔡富邦一到办公室，就把秘书长叫过来，指指窗外的市政府大门口，一脸恼怒地问：

“怎么回事？”

秘书长瘦得像根竹竿，抽烟，脸显得蜡黄，唯唯诺诺地说：

“一个告状的。”

蔡富邦：

“我知道是个告状的，听说坐了三天了，咋就没人管？”

秘书长：

“管了，不听。”

蔡富邦：

“刁成信这几天没来上班吗？他就视而不见吗？”

秘书长不敢挑拨领导之间的矛盾，忙说：

“刁市长管了，还亲自找她谈了，还是不听。一个妇道人家，围观的群众又多，不好动用警察，那样影响就更不好了。”

蔡富邦心里稍平静一些，但脸上更加不平：

“多大的事呀，工作做不下来，杀人了，还是放火了？”

秘书长：

“没杀人，也没放火，屁大点事。这妇女离婚了，又后悔了。我想，大概想找补点钱呗。就是事儿小，倒不好管；如是杀人放火，倒好办了。”

蔡富邦：

“哪个县的，县里就不管吗？”

秘书长：

“县里也管了，管不下来。这妇女现在不是告一个人，是告许多人。”

蔡富邦：

“都告谁呀？”

秘书长：

“正因为管不了，她当成都不管，她要告她那个县的县长，法院院长，法院的专委，还有法院的审判员，还有她丈夫，还有什么人，我一时也记不清了。”

蔡富邦倒“噗啼”笑了：

“她还真有些胆量，屁大点事，闹到这种地步。”

秘书长忙点头：

“是个犟娘儿们。”

又问：

“蔡市长，你看怎么办？”

蔡富邦又光火了：

“你看，你们说你们层层都管了，到头来，不还是推到我头上？不还是让‘我看’吗？三天后，‘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领导小组就要到市里来了，还能怎么办？赶紧把她弄走，有什么事，一个礼拜之后再说。”

蔡富邦说这话时是上午。上午，李雪莲仍在市政府门口坐着，头顶一个“冤”字；下午仍在静坐，没有人管；到了晚上，围观的人散去，就剩李雪莲一个人。李雪莲从馍袋里掏出一个干馍，正往嘴里送，几个穿便服的警察，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把李雪莲架走了。市长蔡富邦只说把李雪莲弄走，并没说弄到哪里去，说过这话，就忙乎别的去了；但他的指示一层层传下来，从市政府到市公安局，从市公安局到区公安分局，又到市政大道东大街派出所，指示早已变了味儿，成了市长发了脾气，让把这妇女关起来。几个警察把李雪莲架走，不由分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李雪莲关进了拘留所。

十

三天之后，市里“精神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被合格验收，该市成为“精神文明城市”；七天之后，李雪莲从拘留所被放了出来。“精神文明城市”的创建和李雪莲的告状，二者本来没有联系，但因为“精神文明城市”的创建，李雪莲被关了进去，二者就有联系了。但李雪莲被放出来，并没有追究“精神文明城市”的创建。市里人人都知道，抓李雪莲是市长蔡富邦下的命令；人人都知道了，李雪莲也知道了；李雪莲从拘留所出来，并没有去找蔡富邦，也没有继续在市政府门前静坐，而是返回了自己县，又返回到自己镇上，去找在镇上杀猪卖猪肉的老胡。老胡仍在集上卖肉，肉案子上扔的是肉，肉钩子上挂的也是肉。李雪莲远远喊：

“老胡，过来，跟你说句话。”

老胡正在案前埋头切肉，抬头看到李雪莲，吃了一惊。他放下手中的刀，跟李雪莲来到集后僻静处，来到废弃的磨坊。老胡：

“宝贝儿，听说你被拘留了？”

李雪莲一笑：

“这不又出来了吗？”

老胡看李雪莲，又感到诧异：

“不像从拘留所出来的呀，小脸咋红扑扑的？”

又往前凑：

“身上还香喷喷的。”

李雪莲：

“我喜欢拘留所，在里边啥心都不用操，一天三顿，还有人给你送饭。”

李雪莲说了假话。在拘留所七天，受的罪就不用提了。一间小黑屋，关了十几个妇女，横竖转不开身；一天三顿，一顿一个窝头，一块咸菜，根本吃不饱；还有解手，不是想解手就解手，非等到放风的时候；许多妇女等不到放风的时候，便将尿撒在了黑屋子里；李雪莲也撒过；屋里的味道就不用说了。比这些更让人难受的是，关在黑屋子里，整天不让说话；吃不饱闻骚味可以忍着，不让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李雪莲从拘留所出来，先跑到麦苗田里吸了半天气，又对着远处的群山喊了几声：

“我操你妈！”

然后去镇上澡堂洗了一个澡；回到家，又换了身新衣服，往脸上抹了许多香脂；抹过香脂，又打了腮红，才来见老胡。老胡眼粗，也没看出来。李雪莲：

“老胡，你还记得你一个月前说的话吗？”

老胡：

“啥话？”

李雪莲：

“你说你要帮我杀人。”

老胡诧异：

“我是说过呀，你当时不让哩，你非让我帮你打人。”李雪莲：

“当时不让杀，现在想杀了。”

老胡转着眼珠：

“如果是杀人，那就得先办事，后杀人。”

李雪莲：

“行。”

老胡高兴得手舞足蹈，上来就摸李雪莲的奶子：

“啥时候办？就今儿吧。”

李雪莲捺住老胡的手：

“知道杀谁吗？”

老胡：

“不是秦玉河吗？”

李雪莲：

“除了秦玉河，还有呢。”

老胡吃了一惊：

“还有谁？”

李雪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写着一个名单：

市长蔡富邦

县长史为民

法院院长荀正义

法院专委董宪法

法院法官王公道

王八蛋秦玉河

老胡看了这名单，蒙了：

“宝贝儿，进了一回局子，把你气糊涂了吧？”

李雪莲：

“这些人，个个都太可恶了。”

老胡嘴开始结巴：

“我一个人，杀得了这么多吗？”

又说：

“还有，除了秦玉河，个个都是当官的，身边一天到晚围着人，也不好下手呀。”

李雪莲：

“杀几个算几个，我这心里憋得呀。”

老胡一下子怂了，抱着头蹲到磨道里，往上翻白眼：

“你觉得我这生意值吗？弄你一回，要杀六个人。”

又抱住头：

“你以为我是黑社会呀？”

李雪莲照地上啐了一口：

“早知道你在骗我。”

眼中不禁涌出了泪。又踢了老胡一脚，转身走了。

十一

告别老胡，李雪莲决定不杀人了。不但不杀人，也不打人了。不但不打人，连状也不告了。她突然悟出，折腾这些没用。原想折腾别人，谁知到头来折腾了自己。但她心里还是不服，还想把这事说清楚。找普天下的人说不清楚，找一个人能把这事说清楚；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是错的，唯有一个人知道李雪莲是对的；普天下的人，都说李雪莲去年离婚是真的，唯有一个人，知道这事情的真假，知道这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个人，把李雪莲推到了说不清事情真假的地步，还在拘留所被关了七天；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她的前夫秦玉河。她想当面问一问秦玉河，去年离婚到底是真还是假。现在问这句话的目的，跟前些天不一样；前些天倒腾这句话是为了打官司，现在不为打官司，不再是弄清真假之后，还要与秦玉河再结婚再离婚，让秦玉河也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大家折腾个够，大家折腾个鱼死网破，而是就要一句话。世上有一个人承认她是对的，她就从此偃旗息鼓，过去受过的委屈也不再提起。李雪莲无法将真相证明给别人，只能证明给自己。就此了结既是为了了结过去，也是为了开辟未来。李雪莲今年二十九岁，说小不算小，说大不算大；但李雪莲长得不算难看，大眼睛，瓜子脸，要胸有胸，要腰有腰，不然杀猪的老胡见了她，也不会像苍蝇见了血；她不能把青春，浪费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她准备放下过去的恩怨，开始找新的丈夫。等找到新的丈夫，带着女儿，踏踏实实过新的日子。

为了了结过去，也为了开辟未来，李雪莲又去了一趟县城西关化肥厂，去找秦玉河。一个月前，李雪莲来找过秦玉河一趟。当时是为了把他骗回镇上杀了。为了骗他，还把两个月大的女儿抱来了。但在县化肥厂寻了个遍，没有找到秦玉河，秦玉河开货车到黑龙江送化肥了；像李雪莲的弟弟李英勇，不帮李雪莲杀人，躲到山东一样；他也躲了。还亏秦玉河当时躲了，当时他不躲，说不定就把他杀了。他当时被杀了，如今李雪莲在哪里？说不定就在监狱，等着挨枪子了，也就没有今天第二回找秦玉河了。上回在化肥厂寻了个遍，没有找到秦玉河；这回李雪莲还没进化肥厂，就看到了秦玉河。秦玉河正坐在化肥厂大门口一家饭馆前，在悠然自得地喝啤酒。而且不是一个人，桌子四周，还散坐着五六个其他的男人。李雪莲认出，其中一个络腮胡子叫老张，也在化肥厂开货车。他们边喝啤酒，边说说笑笑。化肥厂门口左边，是一家收费厕所；右边，是这家饭馆。饭馆距厕所不过一箭之地，但大门两侧，上厕所的上厕所，吃饭的吃饭，喝啤酒的喝啤酒。自上次李雪莲在法院打官司，王公道判李雪莲败诉之后，秦玉河不再躲李雪莲了，秦玉河又开始光明正大地生活了，秦玉河不再去黑龙江送化肥了，又开始在化肥厂门口，跟朋友喝啤酒了。秦玉河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李雪莲看到秦玉河跟一帮人在喝啤酒，秦玉河一帮人却没发现李雪莲来了。李雪莲上前一步，喊了一声：

“秦玉河。”

秦玉河扭头，突然发现李雪莲，倒吃了一惊。不但他吃了一惊，他身边的几个朋友也吃了一惊。但秦玉河很快镇定下来：

“干吗？”

李雪莲：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句话。”

秦玉河看看左右的朋友，没动窝，想了半天，说：

“啥话？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

李雪莲：

“这话只能咱俩说。”

秦玉河不知李雪莲的来意和用意，反倒更不动了：

“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咱俩的事，闹得全县全市都知道了，没啥背人的。”

李雪莲想了想，只好说：

“那我就在这儿说了。”

秦玉河：

“说吧。”

李雪莲：

“既然当着众人，你就当着众人说一句实话，咱俩去年离的那场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秦玉河见李雪莲又提这事，不禁恼了。他没料到李雪莲再问这话，是为了了结这事，李雪莲想得到的，就是他一句话；反以为李雪莲再问这话，又要旧事重提，重新折腾一番。他闷着头答：

“是真是假，你不是到法院告我了吗？法院是咋说的？”

李雪莲：

“法院判我输了。今天我不管法院，也不管别人，我就想问问你，法院判的对不对？去年离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秦玉河更看出李雪莲是要纠缠下去，仍要折腾个鱼死网破，问这一句话，还不定今后当啥使呢；她身上不会藏着录音机吧？便黑着脸说：

“我不跟你胡搅蛮缠，是真是假，法院已经判了，你还有什么话，还去法院告我吧。”

李雪莲不禁哭了：

“秦玉河，你真没良心，你咋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你咋能说话不算话呢？去年离婚时明明说好是假的，你咋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变了呢？你变了没啥，还与人合伙陷害我；明明是假的，咋就说不成假的呢？”

见李雪莲哭了，秦玉河更火了：

“谁陷害你了？我陷害你，从法院到各级政府也陷害你吗？李雪莲，我还劝你，事到如今，你就别胡搅蛮缠了；再胡搅蛮缠，一件事，就变成另一件事了；就算我冤枉你，从法官到法院专委，从专委到法院院长，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都在冤枉你吗？现在你不闹，事情还小，只是被拘留；再闹下去，事儿就大了，说不定还要蹲监狱呢！”

又说：

“你现在是与我作对吗？从法官到法院专委，从专委到法院院长，从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你都与人家作对，你想想，你会有好果子吃吗？”

李雪莲来找秦玉河的目的，本来不想再纠缠下去了，就为得到秦玉河一句话；正是秦玉河这番话，把李雪莲的火又点着了。秦玉河已不是过去的秦玉河了，秦玉河变了。秦玉河与她在一起的时候，一个货车司机，虽然也耍过浑，但还是讲道理的，遇事也让李雪莲三分；没想到一年过去，他们就成了仇人，他就变得浑不吝了。如不是浑不吝，他也不会另找一个老婆；如不是浑不吝，也不会把两人要说的话，非当着众人来说。比这更气人的是，说话之间，他把法官、法院专委、法院院长、县长、市长，都拉到了他那一边，好像是他们家亲戚，使李雪莲这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但一个月的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法官、法院专委、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不都跟秦玉河站到一起了吗？比这更气人的是，秦玉河说完这些话，照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抄起酒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啤酒。李雪莲身上没带刀子；如果带着刀子，就会马上扑上去，杀了秦玉河。倒是秦玉河的朋友老张，这时站起来劝李雪莲：

“雪莲，这事儿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你还是先回去吧。”

李雪莲没走，而是又哭了：

“秦玉河，我们好歹是夫妻一场，你的心咋就这么狠呢？”

又哭：

“官司的事我不管了，县长市长我也不管了，我只是想问问，趁着我怀孕，你跟人胡搞，你还有没有良心？”

秦玉河见李雪莲提他胡搞的事，更加恼羞成怒。秦玉河仰脖子“咕咚”“咕咚”又喝了几口啤酒，又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这事你问不着我，该问你自己。”

李雪莲一愣：

“啥意思？”

秦玉河：

“要说跟人胡搞，我早吃着亏呢。”

李雪莲：

“啥意思？”

秦玉河：

“嫁我的时候，你是个处女吗？新婚那天晚上，你都承认，你跟人睡过觉。”

接着又补了一句：

“你是李雪莲吗，我咋觉得你是潘金莲呢？”

李雪莲如五雷轰顶。如果不是伸手能扶着墙，李雪莲会晕到地上。她万万没想到，秦玉河会说出这种话来。今天之前，她折腾的是她和秦玉河离婚真假的事，没想到折腾来折腾去，竟折腾出她是潘金莲的事；本来他折腾的是秦玉河，没想到折腾到自己身上。李雪莲当姑娘时算漂亮的，有许多男的想跟她好；在李雪莲与秦玉河结婚之前，李雪莲谈过几回恋爱；有两个跟她好到了一定程度，就发生了关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成，最后嫁给了秦玉河。新婚晚上，秦玉河发现李雪莲不是处女，追问这事，李雪莲就如实说了。可如今天底下，十八岁靠上的女人，有几个会是处女？当时能看出秦玉河不高兴，但别扭几天，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事一直存在秦玉河心里，八年之后又旧事重提。还不是旧事重提，而是张冠李戴。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是在与武大郎结婚之后，李雪莲与人发生关系是结婚之前，那时与秦玉河还不认识；更何况，李雪莲并没像潘金莲那样，与奸夫谋害亲夫，而是秦玉河另娶新欢在陷害她。李雪莲也能看出，秦玉河说这话也是一时冲动，说这事不是为了说这事，而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尴尬和恼怒；或者，为了摆脱李雪莲的纠缠。正因为这样，李雪莲觉得这事突然变大了。因为，秦玉河说这话时，身边不是就他们两个人，周遭还有一大群喝啤酒的人。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明天早上，李雪莲是潘金莲这事，就会传遍全县，后天就会传遍全市；因为告状，李雪莲已经在全县全市成了名人。潘金莲这事，可比离婚真假有趣多了；离婚真假，马上就显得不重要了。比这些还重要的是，如果李雪莲成了潘金莲，不管秦玉河与她离婚真假，都情有可原，谁愿意跟潘金莲生活在一起呢？换句话，有李雪莲成了潘金莲垫底，秦玉河干什么都是应该的。李雪莲马上由原告变成了元凶。这话毒还毒在这个地方。李雪莲来的时候，本来是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开始找新的丈夫；如今头上戴着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想开辟未来也不可能了。世上还有谁，愿意娶一个潘金莲呢？见李雪莲在那里扶着墙打晃，化肥厂的老张倒呵斥秦玉河：

“老秦，过分了啊，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

又呵斥：

“俗话说得好，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

又劝李雪莲：

“雪莲，这事儿会越说越乱，你还是先回去吧。”

李雪莲撸了一把鼻涕，转身就走了。她走不是听了老张的劝，而是一个新的主意，又产生在她的心头。既然开辟不了未来，只好还纠缠过去。过去纠缠过去是为了证明离婚的真假，现在纠缠过去还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过去说这事纯粹为了惩罚秦玉河，现在说这事还为了证明李雪莲的清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李雪莲是不是潘金莲这事，是由她跟秦玉河离婚的真假引起的；或者，为了证明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先得回头说清楚离婚的真假。两件事情本来没有联系，如今让秦玉河这么一说，两件事扭成麻花，就搅到了一起。老张那句“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的话，也刺激了李雪莲，可见大家已经把秦玉河的话当真了，已经把这当成她的“短处”了，已经把她当成潘金莲了。本来她不准备闹了，不准备折腾了，现在又要重新折腾。可到哪里折腾呢？该折腾的地方，她过去已经折腾了，从县里到市里，能告状的地方，她已经告遍了，也让她得罪遍了；过去告了，没用；重新告，也不会有用，说不定还会被关起来；她突然下定决心，要离开本地，直接状告到北京。这件事说不清楚，李雪莲难活下去。本地都是糊涂人，北京是首都，北京总该有明白人吧？本地从法官到专委，从法院院长到县长，再到市长，都把假的当成真的，北京总能把真的当成真的吧？或者，总能把假的当成假的吧？真假不重要，关键是，我是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或者，我不是李雪莲，我是窦娥。

十二

李雪莲去北京没去对时候。她不了解北京，北京也不了解她。她去北京告状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两件事本来毫无联系，因为时间撞到了一起，也就有了联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北京不准闲杂人等进入。何谓闲杂人等，没有明确规定，凡是不利于大会召开的，皆属闲杂人等。过去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乞讨的，偷东西的，在发廊卖淫的，还有就是告状的，一夜之间，统统都不见了。李雪莲去北京坐的是长途汽车。本来她想坐火车，因火车票比长途汽车票贵十五块钱，她就坐了长途汽车。摇摇晃晃，坐了一天半夜，长途汽车到了河北与北京交界的收费站，李雪莲终于知道北京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因为收费站停了十几辆警车，警车上闪着警灯；每辆进京的汽车，都要接受检查。路边停满了被拦下的长途汽车、货车、面包车和小轿车。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也被拦在路边。车太多，接受检查也要排队。排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两个警察，上了李雪莲乘坐的长途汽车。警察上来，挨个检查乘客的证件、行李，盘问去北京的理由，盘查去北京的证明。乘客回答去北京的理由五花八门，有出差的，有做生意的，有投奔亲戚的，有看病的，还有一个是寻找丢失孩子的……盘查一番，有的乘客过了关，有的人被警察赶下了车。被赶下车的，也都默不做声。李雪莲看了半天，没弄清警察放行或赶人的标准。终于，一个警察检查到了李雪莲。先看了李雪莲的身份证，又问：

“到北京干什么去？”

李雪莲知道自己不能回答出差，也不能回答去北京做生意，也不能回答去北京找孩子，她看上去都不像；更不能回答去北京的真实原因：告状；便随着前排一个乘客说：

“看病。”

边回答，边将头靠到窗户上，做出病恹恹的样子。警察盯着她：

“看啥病？”

李雪莲：

“子宫下垂。”

警察脸上的肌肉抖了一下，接着问：

“去北京哪家医院？”

李雪莲有些蒙。因为她没去过北京，更没去北京看过病，不知道北京都有哪些医院，及各医院的深浅，便随口答：

“北京医院。”

李雪莲答“北京医院”是顾名思义；警察看了李雪莲一眼，接着往下盘问；李雪莲松了一口气，知道北京确实有家“北京医院”。警察又问：

“你的病历呢？”

李雪莲一愣：

“病历，啥病历？”

警察有些不耐烦：

“你去医院看病，过去的病历呢？”

李雪莲灵机一动：

“我这是第三回去北京看病呀，过去的病历，都落在北京医院了。”

警察看李雪莲半天，不再纠缠“病历”的事，又问：

“你的证明呢？”

李雪莲：

“证明？啥证明？”

警察又开始不耐烦：

“你咋啥也不懂？现在是‘人大’期间，凡是去北京的，都得有县以上政府开的介绍信；不然你说你去北京看病，谁给你证明呀？”

李雪莲傻了，她确实不知道“人大”召开期间，去北京要开介绍信，而且是县政府的介绍信；就是知道，她去县政府开介绍信，县政府也不会给她开；便说：

“不知道要开‘人大’，把这事忘了。”

警察终于抓住了李雪莲的漏洞，松了一口气：

“那不行，没有证明，你不能去北京。”

李雪莲：

“耽误我看病咋办？”

警察：

“‘人大’开会，也就半个月。半个月后，你再去北京。现在下车。”

李雪莲的犟劲上来了，坐在那里不动：

“我不下车。”

警察：

“别人都下，你为什么不下？”

李雪莲：

“我子宫都垂到外边了，耽误不起。”

警察脸上的肌肉又抖了一下，接着喝道：

“两回事啊，别胡搅蛮缠，也就半个月。”

李雪莲站起来：

“要我下车也行，你得负责任。”

警察一愣：

“我负什么责任？”

李雪莲：

“其实北京我也不想去，钱花光了，病也不见好，早不想活了。你要让我下车，我不等半个月，我下车找棵树就上吊。”

警察愣在那里。李雪莲盯住警察胸前的警号牌：

“我记住了你的警号，我会在遗书上，写上是你逼的。”

警察更愣了，嘴张着，半天合不拢。待合拢，朝窗外啐了一口唾沫，嘟囔一句：

“你这娘儿们，倒难缠了。”

又摇头：

“刁民，全是刁民。”

皱了皱眉，越过李雪莲，开始盘问下一排座位上的乘客。

夜色中，李雪莲往窗外舒了一口气。

十三

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到了北京，有些晕头转向。她首先觉得北京大，比村里、镇上、县城和市里都大，大得漫无边际。坐在公交车上，走走是高楼大厦，走走又是高楼大厦；走走是立交桥，走走又是立交桥。另外她在北京转了向。李雪莲从小学课本上就学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北边，当她坐着公交车从天安门广场穿过时，却发现天安门在长安街的南边；用村里的方位校正半天，还是没有矫正过来；看来在北京期间，就要以南为北，以东为西了。比这更要命的是，李雪莲来北京是为了告状，待到了北京，却不知道该到哪里告状，该向谁告状；这些该去告状的地方在哪里，能够接受她告状的人，又住在哪里。幸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李雪莲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而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的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在东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一定是有头有脸的人去的地方，而且不是一般的有头有脸；李雪莲灵机一动，决定在北京待下之后，趁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一静坐，说不定就能引起在大会堂里开会的有头有脸人的注意。

为了在北京待下来，为了安置自己，李雪莲投奔了一个中学同学。这个中学同学叫赵敬礼，当年在班上，与李雪莲坐前后桌，坐了六年。赵敬礼长颗大头；大头正头顶，又凹进去一坑，成了葫芦形。“赵敬礼”是赵敬礼的大名，但班上无人喊他“赵敬礼”，都喊他“赵大头”。久而久之，喊“赵大头”有人答应，冷不丁有人喊“赵敬礼”，赵敬礼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喊谁。初中三年，两人没说过话；从高中一年级起，李雪莲知道赵大头对她有意思。赵大头从小没有娘，他爹是镇上一个裁缝；赵大头有三个弟弟；一个爹，整天踏一台缝纫机，养活赵大头哥儿四个，家里并不宽裕；但从高中一年级起，赵大头三天两头给李雪莲带“大白兔”奶糖，从课桌后悄悄递过来。也不知他的钱从哪里来的。“大白兔”糖送了两年多，也不见赵大头有什么表示。还是高中快毕业了，一天在上晚自习，李雪莲出教室解手，从厕所回来，赵大头在教室门口候着。看看左右无人，赵大头说：

“李雪莲，我想跟你说句话。”

李雪莲：

“说吧。”

赵大头：

“得找个地方。”

李雪莲：

“找吧。”

赵大头把李雪莲领到学校后身打谷场上。周围的夜是黑的。李雪莲：

“你要说啥？”

赵大头啥也没说，上来就抱李雪莲，接着就要亲嘴。由于动作太直接，中间也没个过渡，李雪莲有些措手不及。措手不及之下，本能地推了赵大头一把。赵大头脚下一绊，跌倒在地。如果换一个男生，爬起来还会亲李雪莲；几经纠缠，几经掰扯，哪怕李雪莲说“我要急了”，“我要喊了”，仍继续撕扯，好事也就成了；没想到赵大头跌了一跤，从地上爬起来，看了李雪莲一眼，愣愣地说了一句：

“我以为咱俩已经好了呢。”

又说：

“千万别告诉其他同学。”

转身就跑了。赵大头跑了，李雪莲气得“咯咯”笑了。搂她亲她她没生气，转头跑了，李雪莲就生气了。第二天两人再见面，赵大头低着头，红着脸，不敢再看李雪莲。这时李雪莲知道，赵大头是个老实孩子。李雪莲赌气，也不理赵大头。接着高中毕业，李雪莲没考上大学，赵大头也没考上大学；李雪莲回到了村里，赵大头的一个舅舅，在省城一个宾馆当厨子，赵大头就跟他舅舅到省城学厨子去了。后来他舅舅被调到这个省驻北京的办事处当厨子，赵大头也跟来了；后来他舅舅退休回了老家，赵大头就一个人留在了北京。李雪莲到北京举目无亲，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赵大头在北京，于是便想投靠赵大头。但中学时候，她吃了两年多赵大头的“大白兔”，打谷场上，又将赵大头吓了回去，她担心赵大头记仇。李雪莲也想好了，如赵大头不记仇，她就有了落脚处；如赵大头记仇，她转头就走，另寻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李雪莲也想好了，就是火车站。虽然北京火车站她没去过，但她知道，普天下的火车站，一到晚

上，屋檐下都可以睡人。

虽然知道赵大头在省驻京办事处工作，但李雪莲找到省驻京办事处，还是几经周折。李雪莲打听着，换了八回公交车；有三回还倒错了，走了不少冤枉路；清晨到的北京，一晃到了晚上，才找到那个省驻京办事处，赵大头当厨子的地方。办事处是一幢三十多层高的大厦。到了办事处，却发现这个大厦她进不去。大厦前脸有个院落，院落门口有座牌坊；沿着牌坊，拉着警戒线；警戒线处，有五六个门卫守着，不让人进。原来这里住着这个省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百多名代表。李雪莲走上前去，门卫以为李雪莲是来住宿的；打量她的衣着，又不像住得起这大厦的人；但一个门卫仍客气地说：

“别处住去吧，这里住着人大代表。”

李雪莲终于明白，自己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一次撞上了。但她并无惊慌，看着里面说：

“我不住宿，我找我亲戚。”

另一个门卫问：

“你亲戚也来开人代会呀？”

李雪莲摇头：

“他不开人代会，他在这里当厨子，他叫赵敬礼。”

这个门卫低头想了想：

“这里的厨子我都熟，没有一个叫赵敬礼的人呀。”

李雪莲愣在那里：

“全县人都知道，他在这里做饭呀。”

接着开始着急：

“咋会不在这里呢？我跑了两千多里呀。”

见李雪莲着急，另一个门卫加入帮着想：

“后厨咱都熟呀，确实没有一个叫赵敬礼的。”

李雪莲突然想起什么：

“对了，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赵大头。”

一听“赵大头”，五六个门卫全笑了：

“原来是大头呀。”

一个门卫说：

“你不早说。你等着，我给你喊去。”

五分钟之后，赵大头就出现了。穿着一身白制服，戴着一顶高筒白帽子。大模样还有中学时候的模样，只是胖了几圈——上中学时，赵大头是个瘦子，一根麻秆，顶个大头，现在成了个大胖子；头倒显得小了，缩在高筒帽里。走在街上，李雪莲肯定认不出这是赵大头。赵大头一见李雪莲，先是一愣，接着马上认了出来，猛地拍了一下巴掌：

“哎哟我的娘啊，你咋来了？”

开始咧着大嘴笑。李雪莲放下心来，知道十多年过去，赵大头没记中学时代的仇。李雪莲：

“我去东北看俺姑，回来路过北京，看你来了。”

赵大头上前一步，抢过李雪莲的提包：

“快进去喝水。”

没想到一个门卫伸手拦住李雪莲，对赵大头说：

“大头，有话外边说吧，正开人代会呢，陌生人不准入内。”

赵大头一愣；李雪莲也一愣，担心进不去大厦；没想到赵大头愣后，一把推开门卫：

“日你娘，这是我亲妹，是陌生人吗？”

这个门卫：

“这是规定。”

赵大头照地上啐了一口：

“看门当个狗，还拿鸡毛当令箭了，里边住的都是你爹？你爹坐月子呢，怕招风不能见人？”

那门卫脸倒红了，也有些想急：

“大头，有话好说，咋骂人呢？”

赵大头：

“我骂你不是不让我妹进，是骂你忘恩负义。你天天去厨房，我让你占过多少便宜？昨天我还给你切过一块牛筋肉呢。我不骂你，我打你个王八羔子。”

扬巴掌就要打他。这门卫红着脸，一边说：

“你等着，我回头汇报领导。”

一边捂着头，往牌坊前的石狮子身后躲。其他几个门卫都笑了。李雪莲看出，赵大头小时候是个窝囊孩子，现在变了。

赵大头领着李雪莲越过警戒线，进了院落；但他并没有领李雪莲进大厦，而是领她沿一条小路，绕到大厦后身。后身有一座两层小楼，当头一块牌子：“厨房重地”。进了重地，又领李雪莲进了一间储藏室；储藏室里有床铺；李雪莲明白：原来这里是赵大头的住处。赵大头解释：

“也是领导的信任，边住宿，边看仓库。”

接着让李雪莲洗脸，又给她倒茶，又去后厨，一时三刻，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打卤面。吃完喝完，已是晚上九点。赵大头问：

“到北京干啥来了？”

李雪莲没敢说自己来告状，仍说：

“不是给你说了，去东北看俺姑，回来路过，顺便玩玩，我没逛过北京。”

赵大头搓着手：

“逛逛好，逛逛好。”

又说：

“你晚上就住这儿。”

李雪莲打量：

“我住这儿，你住哪儿？”

赵大头：

“这里我熟，能住的地方有十个，你不用操心。”

又说：

“洗洗早点睡吧。我还得去给人大代表做夜宵。”

晚上李雪莲就住在赵大头的床上。赵大头晚上住哪儿，李雪莲就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李雪莲还没起床，外边有人“嘭嘭”敲门。李雪莲披衣起身，打开门，赵大头一脸着急：

“快，快。”

李雪莲以为自己住在这里被人发现了，要赶她走，一惊：

“咋了？”

赵大头：

“你昨天不是说来逛北京吗？我请了假，今儿带你去长城。咱得早点去前门坐车。”

李雪莲松了一口气，但接着又一愣。她来北京并不是来逛，而是来告状；但昨天顺口说过“逛”，没想到赵大头当了真；又看赵大头这么当真，一怕拂了赵大头的好意，二是昨天刚刚说过的话，不好马上改口；一改口，再露出告状的马脚，事情就大了；再说，告状也不是一天的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开半个月呢；正因为不是一天的事，也就不差这一天；便急忙刷牙洗脸，与赵大头去了前门，又一块儿坐旅游车去了长城。一天逛下来，李雪莲满腹心事，也没逛出个名堂，没想到赵大头逛出了兴致。第二天，又带李雪莲去了故宫和天坛。天坛门口有个美发厅，又带李雪莲去烫了个头。头发烫过，赵大头打量李雪莲：

“利索多了，马上变成了北京人。人土不土，就在发型。”

自个儿“嘿嘿”笑了。李雪莲看着镜中的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烫过头发，赵大头又请李雪莲吃“老北京涮肉”。火锅冒着热气。吃着涮肉，李雪莲突然有些感动，对热气和火锅对面的赵大头说：

“大头，我来北京这两天，耽误你不少时间，又让你花了这么多钱，真不好意思。”

赵大头一听这话，倒有些生气：

“啥意思？拿我当外人？”

李雪莲：

“没当外人，就是说说。”

赵大头高兴了，用手拍着桌子：

“事情还不算完。”

李雪莲：

“咋了？”

赵大头：

“明天带你去颐和园，那里能划船。”

当天夜里，李雪莲躺在赵大头床上，开始睡不着。前两晚睡得挺好，今晚竟睡不着了。从去年到今年的种种变故，从上个月到现在的告状经历，都涌上心头。没想到一个告状这么难。没想到把一句真话说成真的这么难。或者，与秦玉河离婚是假的，没想到把一个假的说成假的这么难。更没想到为了一句话，又牵扯出另一句话，说她是潘金莲。更没想到为了把话说清楚，竟一直告状到北京。到北京告状，还不知怎么个告法，只想出一个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到天安门广场静坐，还不知静坐的结果。赵大头虽好，赵大头虽然比自己在北京熟，但别的事能跟他商量，这件事倒不能商量。不由叹了一口气。又突然想起自个儿的女儿。自上个月告状起，一直在另一个同学孟兰芝家托着。送去时两个月大，现在已经三个月大了。事到如今，也不知孩子怎么样了。自孩子生下来，只顾忙着跟秦玉河折腾，只顾忙着告状，还没给孩子起个名字。又想着自己到北京是来告状，并不是来闲逛，别因为跟着赵大头闲逛，耽误自己的正事。虽然李雪莲不懂告状，但知道告状像任何事情一样，也是赶早不赶晚。翻来覆去间，突然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李雪莲心里一紧，身子也一紧。黑暗中，看到门悄声开了，接着闪进一个身影。看那胖胖墩墩的轮廓，就是赵大头。李雪莲知道，两天逛北京的结果，终于出现了。李雪莲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觉着赵大头蹑手蹑脚到了床前，接着趴到她脸上看。这样僵持了五分钟，李雪莲索性睁开眼睛：

“大头，别看了，该干吗干吗吧。”

黑暗中，李雪莲突然说了话，倒把赵大头吓了一跳。接着李雪莲打开灯，赵大头尴尬地站在地上。他只穿着内衣，上身一件背心，下身一件衬裤，凸着个大肚子。李雪莲让赵大头“该干吗干吗”，赵大头倒有些手足无措。也许，正是因为李雪莲这句话，把赵大头架在了那里，赵大头下不来了。赵大头满脸通红，在地上搓着手：

“瞧你说的，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慌忙假装在储藏室找东西：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来找酵母。半夜发面，早上还得蒸油旋呢。不瞒你说，咱省的省长，最爱吃我蒸的油旋。”

李雪莲披衣坐起来：

“让你干你不干，你可别后悔。”

赵大头愣在那里。李雪莲：

“要不然，这两天，不是白逛了。”

这句话，又把赵大头架在那里。赵大头指天画地：

“李雪莲，你什么意思？逛怎么了？我们同学整六年呢。”

李雪莲这时说：

“大头，明儿我不想去颐和园了。”

赵大头：

“你想去哪儿？”

李雪莲不好说明天要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便说：

“明天我想去商场，给孩子买点东西。”

赵大头兴致又上来了：

“商场也行啊，我陪你去。”

李雪莲：

“我不想耽误你工作。”

赵大头：

“我不说过了，我请假了。只要你在北京，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李雪莲又将自己的外衣脱下：

“大头，你就别忙活了。你要想干啥，现在还来得及。”

赵大头张眼看李雪莲。看半天，又蹲在床边抽烟。突然说：

“瞧你说的，就是想干啥，也得给我点时间呀。”

见他这么说，李雪莲“噗啼”笑了。十几年过去了，赵大头看似变了，谁知还是个老实孩子。便说：

“大头，明儿我想一个人出去，你就让我一个人出去吧。俗话说得好，也给我点私人空间。”

见李雪莲这么说，赵大头也不再坚持了，也笑了：

“你要真想一个人出去，你就一个人出去。其实，陪你跑了两天，厨师长也跟我急了。”

李雪莲又笑了。扳过赵大头的脑袋，照他脸上亲了一口。

第二天一早，李雪莲换了一身新衣服，走出赵大头的屋子，走出“厨房重地”，要去天安门广场静坐。静坐换新衣服，也是为了跟天安门广场相符；如一身邋遢，像个上访的，说不定还没进天安门广场，就被警察抓住了。一个月前决定告状时，李雪莲买了身新衣服，一个月没用上，现在终于派上了用场；在老家没派上用场，在北京派上了用场。但刚转过大厦，来到前院的花池子前，被一人当头喝住：

“哪儿去？”

李雪莲吓了一跳。扭头看，是一中年男人，粗胖，一身西服，打着领带，左胸上别着办事处的铜牌，看上去像办事处的领导。李雪莲以为自己在赵大头这里偷住被他发现了；又听他问李雪莲“哪儿去”，并没问她“住在哪儿”，又有些放心；但回答“哪儿去”，匆忙间也不好回答，因为不能告诉他实话，说自己要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一时也想不出别的由头，只好答：

“出去随便遛遛。”

那人生气地说：

“别遛了，赶紧搬吧。”

李雪莲愣在那里：

“搬啥？”

那人指指花池子台阶上四五捆纸包，又指指大院门口：

“这些材料，快搬到车上，不知道今天要作‘政府工作报告’呀？”

又说：

“快点快点，代表们马上要去大会堂开会了。”

李雪莲这时发现，大院门口警戒线外，一拉溜停了七八辆大轿车。大轿车发动着，上边坐满了人。这些人在车上有说有笑。大概这中年男人看李雪莲衣着干净，北京发型，又从大厦后身转出来，以为她是大厦的工作人员。李雪莲也知他误会了，但见他支使自己，也不敢不搬花池子上的纸包，怕由不搬纸包，露出在这里偷住的破绽。再说，白搬几个纸包，也累不死人。李雪莲弯腰搬起这四五捆纸包。不搬不知道，一搬还很重。搬着走着，把纸包搬到了末尾一辆大客车上。一上大客车，车上又有人喊：

“放车后头。”

李雪莲打量车上，车上坐着这个省一部分人大代表，戴着人大代表的胸牌，在相互说笑；李雪莲打量他们，他们却没人注意李雪莲。车下看着车上人很满，上了车，才知道车的后半截是空的。李雪莲又把四五捆材料往车后头搬。待把材料刚放到空着的一排座位上，车门“吱”地一声关了，车开了。大概司机把她也当成了人大代表。车上的代表只顾相互说笑，没人去理会这事，大概又把李雪莲当成了大会的工作人员。李雪莲倒是吓了一跳，转过身，想喊“停车”；突然又想，这车是去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就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当然，在李雪莲看来是东侧；搭这车去天安门，倒省得挤公交车了，也省下车钱了；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去大会堂开会，李雪莲去广场静坐，谁也不耽误谁的正事；便在座位上坐了下来。

正是上班时分，街上除了车就是人。但一溜车队，在路上开得飞快。因一溜车队前，有警车开道。车队到处，所有的路口，红灯都变成了绿灯。别的车辆和人流，都被拦截住了。十五分钟后，一溜大客车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到了天安门广场，李雪莲才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得隆重。不是一溜车队前往人民大会堂，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三十多溜车队，从不同方向开来。大会堂前几十个警察，在指挥这三十多溜车队。这些警察倒有经验，三十多溜车队，几百辆大客车，一时三刻，就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停靠得有条不紊。接着从几百辆大客车上，下来几千名人大代表，胳肢窝下夹着文件包，说说笑笑，往大会堂台阶上走。李雪莲看得呆了。直到车空了，身边的四五捆材料也被人拿走了，李雪莲还站在车里，四处张望。这时车上的司机仍以为李雪莲是人大代表，扭头问：

“你咋不进去呢？”

一句话提醒了李雪莲。如能跟人大代表一块儿进到大会堂，她这状可就好告了。今天要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会有许多国家领导人，也来开会。能见到这些人，跟他们详叙自己的冤情，比自个儿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傻坐着强多了。于是不顾别的，慌忙跳下了车，跟上进大会堂的人流。因李雪莲是乘人大代表的车来的，大客车已经越过了层层警戒线，也就无人再理会李雪莲。李雪莲也就顺利地踏着大会堂的台阶，一步步来到了大会堂门口。

但人大代表进大会堂，在门口还要通过安全检查。当时的安全检查，还是人工的；许多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像网球拍子的仪器，在大家身上扫来扫去。几千人同时安检，熙熙攘攘，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只顾安检，没大注意代表的区别。李雪莲裹在其他代表中间，也就乱中通过了检查，随着人流，往大会堂会场走去。刚到会场门口，门口一个警卫拦住了她。这警卫是个中年男人，穿着便服，倒十分客气，笑着指指李雪莲的前胸：

“代表您好，请把您的代表证，别到胸前。”

看来他也把李雪莲当成人大代表了。李雪莲自进了人民大会堂，就被大会堂的气派给震住了。大会堂金碧辉煌，因在开人代会，到处是鲜花，又显得花团锦簇。李雪莲自生下来，没见过这么气派和庄严的场面，心里怦怦乱跳；突然又被人拦住，心里更慌。但她强作镇定：

“代表证呀，出门时忘宾馆了。”

那中年人仍一脸温和：

“那不要紧，请问您是哪个团的？”

李雪莲灵机一动，答出她是她那个省的代表团的。中年人：

“请问您的姓名？”

李雪莲这时答不出来了。她能答出自个儿的姓名，但她知道那姓名不管用；代表团里别人的姓名，她一个也不知道，于是便愣在那里。

中年男人又催：

“请问您的姓名。”

李雪莲只好横下一条心，看能否蒙过去：

“我叫李雪莲。”

由于心虚，回答得有些结巴。也许说别人的名字她不结巴，说自己的名字反倒结巴了。中年男人笑了，说：

“好，李雪莲代表，请您跟我来一下，核对一下您的身份。”

又说：

“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大会的安全。”

李雪莲只好跟着他走。中年男人带着李雪莲，向大会堂大厅左侧的一个通道走去。边走，中年男人边抄起手里的步话机，悄声说着什么。待转过弯，又是一个长长的通道，这里安静无人；这时李雪莲发现，她的四周，开始有四五个穿便衣的年轻人向她靠拢。李雪莲知道自己露馅了，忙从口袋掏出自己的诉状，顶在头上喊：

“冤枉。”

没等她喊出第二声，几个年轻人像猛虎一样，已经将她扑倒在地。她被压在几个小伙子身下。嘴被人捂住了，四肢也被七八只手同时捺住，一刻也动弹不得。

这个场面也就三四秒钟。正厅里，进会场的代表，说说笑笑，谁也没有注意到。大家顺利进了会场。九点铃响，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领导人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

十四

这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上午作“政府工作报告”，下午各代表团分组讨论。李雪莲这个省的代表团下午讨论会的会址，安排在大会堂一个厅。在大会堂讨论，并不是代表们上午听了报告，下午还要接着讨论，担心代表们跑路；这样安排，大家恰恰多跑了路，因中午大家还要回驻地吃饭，平时大家都在驻地讨论；而是按照事先的安排，今天这个省的代表团的讨论会，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参加。领导人参加讨论会，一般情况下，半天时间，要相继参加好几个代表团的讨论；所以哪一个代表团的讨论会有领导人参加，会址便改在人民大会堂，便于领导人串场。

讨论会有领导人参加，和没领导人参加，这场讨论会的结果就不一样。领导人一参加，讨论会马上能上晚上的“新闻联播”。结果不一样，讨论会的开法也不一样。领导人参加这种讨论会，一般是先听代表们发言，最后作总结性讲话。为了开好讨论会，这个省的代表团作了精心安排，指定了十来个发言人。发言者的身份，尽量区别开，有市长，有村长，有铁路工人，有企业家，有大学教授……各行各业都涵盖到了。发言者的发言稿，事先都经过多次修改。发言的长度也有规定，一个人不超过十分钟。讨论会下午两点开始，下午一点半，代表们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代表团里有几位少数民族代表，让他们都穿上了本民族的服装。代表们入会场坐下，一开始还相互说笑，到了一点五十分，大家安静下来，等候领导人的到来。但到了两点，领导人没有来。领导人一般是不会迟到的。但领导人日理万机，偶尔迟到也是有的。大家都静心等。到了两点半，领导人还没有来，会场便有些躁动。省长储清廉敲了敲茶杯，让大家耐心等候。两点四十五分，门开了，大家以为领导人来了，都做好了鼓掌的准备，但进来的是一位大会秘书处的人。他快步走到储清廉身边，趴到储清廉耳边耳语几句，储清廉脸上错愕一下。待秘书处的人出去，储清廉说：

“领导临时有事，下午的讨论会就不参加了，现在咱们自个儿开起来。”

会场有些躁动。但事已至此，谁也改变不了领导人的决定，大家只好自己开起来。代表团自个儿在一起开会，跟领导人参加又不一样了。大家都在一个省工作，相互都熟，再由指定的发言者正襟危坐，说些冠冕堂皇的话，马上会显得做作。省长储清廉提议，改一下会议的开法，大家自由发言，谁想发言，谁就发言。会场的气氛，倒一下活跃起来，马上有十几只手举了起来，要求发言。大家要求发言虽然踊跃，但真到发言，大家的发言，也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拥护“政府工作报告”，结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联系当地实际，或联系本部门本企业的实际，找出自己的差距，再列出几条整改措施，要迎头赶上去。六个人发过言，已到中场休息时间。省长储清廉正要宣布休息，会场的门开了。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国家另一位领导人走了进来。几台电视摄像机也跟了进来，大灯开着。按照事先安排，这位领导人并没说参加这个省代表团的讨论，没想到他突然走了进来。大家惊在那里。反应过来，会场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这位领导人满面红光，先向大家招手，又用手掌往下压大家的掌声：

“刚听完一个团的讨论，临时来看望一下大家。”

会场里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领导人健步走到会场中间，坐到省长储清廉身边的沙发上，一边接过女服务员递过来的热毛巾擦脸，一边对储清廉说：

“清廉呀，会接着开吧，我来听听大家的高见。”

又指着大家：

“事先说好啊，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没带嘴巴，我是不讲话的。”

省长储清廉笑了。大家也笑了。领导人来了，中场也就不休息了，大家接着开会。因领导人到了，会议的开法又得改一改，又改回会议初始的开法；事先指定的发言人，又派上了用场。等于会议又重新开始。领导人从秘书递过的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准备记录大家的发言。发言的代表见领导人来了，又掏出本记录，虽是事先准备好的话，冠冕堂皇的话，但比自由发言，还情绪高昂。也有讲到一半，脱离讲稿的，开始汇报起自己地方的工作，或本部门本企业的工作。领导人也听得饶有兴味，甚至比刚才听冠冕堂皇的话还有兴趣，不时点头，记在自个儿的笔记本上。省长储清廉见领导人感兴趣，也就没打断这些脱稿的话。终于，指定的代表都发完了言，省长储清廉说：

“现在请首长给我们作重要指示。”

几台摄像机的大灯又亮了。会场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领导人先是笑：

“清廉啊，我有言在先，今天不讲话呀。”

会场的掌声更热烈了。领导人又笑了：

“看来是要逼上梁山了。”

大家又笑了。领导人正了正身子，开始讲话。领导人讲话，轮到大家记录。领导人先谈“政府工作报告”，对报告所讲的一年来的成绩和不足，及明年的规划和打算，他都赞成。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定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增强主动性和紧迫性，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说过这些，像刚才有些代表发言脱稿一样，他也撇开“政府工作报告”，开始讲题外话。首先讲国际形势。从北美、欧洲，讲到南美和非洲。在非洲停留的时间长一些，因他刚从非洲访问回来。接着又讲到亚洲。从国际拉回国内，又讲了目前国民经济的真实状况。从城市讲到乡村，从工业讲到农业，讲到第三产业，讲到高科技……说是脱题，其实也没脱题。大厅里，只响着领导人的声音和代表们记录时笔尖的“沙沙”声。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说完这些，又说：

“当然，整个局势，对我们都是有利的。下面我也说说不足。”

又讲工作的不足。不足也讲得很诚恳。大家一边记录，一边觉得领导人求真务实。由工作的不足，又扯到干部作风，扯到不正之风，扯到贪污腐化。领导人指指几台摄像机：

“下边就不要拍了。”

几台摄像机马上放下了。领导人：

“贪污腐化，不正之风，是让我最头疼的东西，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意见最大的方面。日甚一日，甚嚣尘上呀同志们。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两颗毒瘤不摘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早晚会完蛋。”

领导人说的是严肃的话题，大家也跟着严肃起来。领导人：

“我们党是执政党，我们党的宗旨，要求我们时刻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到首位。但有些人是不是这样呢？贪污腐化，不正之风，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了党和群众的利益之上。他当官为了什么？不是为了给人民当公仆，而是为了当官做老爷，为了发财，为了讨小老婆。凡是揭出来的案子，都让人触目惊心。我劝还往这条路上走的人，要悬崖勒马。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呢？我说的对不对呀同志们？”

大家齐声答：

“对。”

领导人这时喝了一口茶，转头问省长储清廉：

“清廉啊，××县是不是你们省的呀？”

储清廉不知领导人接着要说什么，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有些慌乱；但××县确是他这个省的，他忙点头：

“是，是。”

领导人放下茶杯：

“今天上午，就出了一件千古奇事。一个妇女，告状告到了大会堂。我的秘书告诉我，她就是这个县的。清廉啊，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呀？”

储清廉惊出一身冷汗。自己省的这个县，竟有人告状告到了大会堂，还趁人代会召开期间。这不是重大政治事故吗？但他确实还不知道这件事，忙摇摇头。领导人：

“要不我也不知道，她被警卫人员，当做恐怖分子抓住了。一问什么事儿呢？也就是个离婚的事。一个农村妇女离婚，竟搞到了大会堂，也算千古奇事。这么小的事，怎么就搞到大会堂了呢？是她要把小事故意搞大吗？不，是我们的各级政府，政府的各级官员，并没有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到心上，层层不管，层层推诿，层层刁难；也像我现在的发言一样，人家也是逼上梁山。一粒芝麻，就这样变成了西瓜；一个蚂蚁，就这样变成了大象。一个妇女要离婚，本来是与她丈夫的事，现在呢，他要状告七八个人，从她那个市的市长，到她那个县的县长，又到法院院长，法官等等。简直是当代的‘小白菜’呀。比清朝的‘小白菜’还离奇的是，她竟然要告她自己。我倒佩服她的勇气。听说，因为人家告状，当地公安局把人家抓了起来。是谁把她逼上梁山的呢？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是那些喝着劳动人民的血，又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

说到这里，领导人脸色铁青，拍了一下桌子。会场上的人谁也不敢抬头。省长储清廉，从里到外的衣服都湿透了。领导人接着说：

“这个‘小白菜’的冤屈，还不止这些，她到大会堂告状，还想脱掉一顶帽子，那就是‘潘金莲’。当地许多人，为了阻拦人家告状，就转移视线，就张冠李戴，就无中生有，就败坏人家名声，说人家有作风问题。一个‘小白菜’，就够一个小女子受的了，再加上一个‘潘金莲’，这个妇女还活得活不得？她不到大会堂告状，还能到哪里去呢？还能去联合国吗？是谁把她逼到大会堂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仍然是那些喝着劳动人民的血，又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

领导人转头问储清廉：

“清廉啊，这样当官做老爷的人，我们要得要不得呀？”

储清廉也脸色铁青，忙像鸡啄米一样点头：

“要不得，要不得。”

领导人缓了一口气：

“我的秘书还算一个好人。或者说，他今天落了一回好人。警卫人员把这个妇女当做恐怖分子抓了起来，我的秘书路过那里，问明情况，就让把人放了。据说，她在老家，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娃娃。我的秘书，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这不是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的态度问题，而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我们现在不正开着人民代表大会吗？我们在代表谁呢？我们又把谁当恐怖分子抓起来了？谁恐怖？不是这个劳动妇女，是那些贪污腐化当官做老爷又不给人民办事的人！……”

说着说着，领导人又想发火，幸亏这时会场的门开了，一个工作人员快步走到领导人身边，趴到他耳朵上耳语几句。领导人“噢”“噢”几声，才将情绪收回，缓和气氛说：

“当然了，我也是极而言之，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大家参考。”

然后站起身，又露出笑容说：

“我还要去会见外宾，今儿就说到这儿吧。”

挥手与大家告别，出门走了。

领导人走后，省长储清廉傻在那里，大家也面面相觑。这时大家想起，领导人讲完话，大家也忘了鼓掌。储清廉也突然想起，领导人讲完话，他也忘了表态。当然，他就是想表态，领导人接着要会见外宾，起身走了，也没时间听他表态。

当天晚上，省长储清廉一夜没睡。凌晨四点半，储清廉把省政府秘书长叫到他的房间。秘书长进房间时，储清廉正在客厅地毯上踱步。秘书长知道，这是储清廉的习惯；遇到重大问题，储清廉就是不停地踱步。这个习惯，有点像林彪，差别就是少一张军用地图。储清廉平日是个寡言的人。寡言的人，就是不断思考的人。起草文件，遇到重大决策，储清廉总要踱上几个小时的步。踱着步，不时迸出一句话。不熟悉他的人，往往跟不上他思维的跳跃，不知他思考到哪一节，突然迸出这么一句话。他不会解释什么，一切全靠你的领会。大会上念稿子，大家能听懂；单独与你谈话，他在踱步，不时迸出一句话，许多人往往不知其所云，如堕云雾之中。好在秘书长跟了他十来年，还能跟上他思考和跳跃的节奏。储清廉过去踱步，也就几个小时，但像今天，从昨天晚上踱到今天凌晨，秘书长也没见过。秘书长知道，今天事情重大。储清廉见秘书长进来，也不说话，继续踱自己的步。又踱了十几分钟，停在窗前，看着漆黑的窗外：

“昨天下午的事儿不简单。”

秘书长明白，他指的是昨天下午讨论会的事。

储清廉又踱了一阵步，看秘书长：

“他是有备而来。”

秘书长又领会了，是指领导人在讨论会上举例，说一个妇女告状，冲进人民大会堂的事。

储清廉又踱了一阵步，又停住：

“他是来找碴儿的。”

秘书长出了一身冷汗。他领会储清廉的意思，领导人在讲话中，讲到那个农村妇女，看似随意举例，其实并不随意；进而，按照会议的安排，这位领导人本来不参加这个省的讨论会，突然又来参加，看似偶然，“临时来看望一下大家”，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秘书长又想到省长储清廉，这些天正处在升迁的关键时候，听说要调他到另一个省去当省委书记；又听说，对他的升迁，中央领导层有不同看法；由此及彼，秘书长张张嘴巴，说不出话来。

储清廉又踱了一阵步，停在窗前。窗外的北京，天已渐渐亮了。储清廉：

“向省委建议，把他们全撤了。”

秘书长一身冷汗没下去，又出了一身冷汗。秘书长领会储清廉的意思，是要把没处理好妇女告状的那些人，引起妇女冲进大会堂的那些人，昨天下午领导人举例提到的那些人，把一粒芝麻变成西瓜、把一只蚂蚁变成大象的那些人，也就是那个妇女所在市的市长、所在县的县长、法院院长等，通通撤职。秘书长嘴有些结巴：

“储省长，因为一个离婚的妇女，一下处理这么多干部，值当吗？”

储清廉又踱步，踱到窗前：

“我已经让秘书核查了，这案件与首长说的，虽然有些出入，但也确有其事。”

又转头踱到秘书长面前，两眼冒火地：

“他们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不是给全省抹黑吗？”

又咬牙切齿地说：

“昨天下午首长说得对，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就是喝劳动人民的血，又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才是该千刀万剐的潘金莲！”

十五

七天之后，省里直接下文：

撤销蔡富邦××市市长职务，建议该市人大常委会下次会议予以追认。

撤销史为民××市××县县长职务，建议该县人大常委会下次会议予以追认。

撤销荀正义××市××县法院院长职务，建议该县人大常委会下次会议予以追认。

撤销董宪法××市××县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职务，建议该县人大常委会下次会议予以追认。

建议××市××县法院，给审判员王公道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

……

文件下来，市长蔡富邦不知所措，甚至不知道事情缘何而起。待了解，才知道前不久市里创建“精神文明城市”时，他的一句话传达下去，错中出错，把一个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的妇女给关进了拘留所。由这个告状的妇女，到撤他的职，这中间的曲里拐弯，让蔡富邦哭笑不得。但他毕竟是市长，知道其中必有玄机，何况木已成舟，再说什么有什么用呢？你怎么去改变省里的决定呢？只好叹道：

“什么叫不正之风？这才是最大的不正之风。”

又叹：

“谁是‘小白菜’，我才是‘小白菜’。”

县长史为民、法院院长荀正义也大呼“冤枉”。县长史为民捂着胃大骂：

“文件就这么下来了？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明天我也告状去！”

法院院长荀正义哭了：

“早知这样，那天晚上，我就不喝酒了。”

指的是那天晚上与李雪莲见面，他喝得半醉，骂了李雪莲一声“刁民”，又骂了一句“滚”，把李雪莲轰走的事。不喝醉，他就会换一种处理方式。他平日不喝酒，给自己规定了五条禁令。

法官王公道被处理得最轻，因他本来就没有职务，谈不到撤职，只是给了个处分，但也憋了一肚子气，骂道：

“不是讲法吗？让我们讲，你们办起事来，咋又不讲了呢？”

唯一不闹不哭想得开的是法院专委董宪法，听完文件传达，转身往会场外走，边走边说：

“去，早不想跟你们玩了，我到集上当牲口牙子去。”

十六

李雪莲从北京回来，先去同学孟兰芝家接回孩子，又去戒台山拜菩萨。买票进门，上香，趴到地上磕头：

“大慈大悲的菩萨，您可真灵，您下手比我狠，您把这些贪赃枉法的人都撤了职，这比杀了他们，还让我解恨呢。”

拜完这个，起身，又上了第二炷香，又趴到地上磕头：

“菩萨，您也不能顾大不顾小呀。这些贪赃枉法的人，您都惩罚了，但秦玉河个王八蛋，还逍遥法外呢！我是不是潘金莲的事，您还没说呢。”

附录：

因为一个妇女告状，某省一连撤了从市到县到县法院多名官员的事，被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当天上午，曾去这个省人大代表团参加讨论会的国家领导人就看到了。看到之后，忙将秘书叫来，指着《国内动态清样》问：

“咋个回事？”

这清样秘书也已经看到了，便说：

“可能人代会期间，您去参加这个省的讨论会，批评了这件事，他们就雷厉风行了。”

领导人将《国内动态清样》摔到桌子上：

“乱弹琴，我也就是批评批评这种现象，他们竟一下撤了这么多干部，也太矫枉过正了。”

秘书：

“要不我打一电话，让他们再改过来？”

领导人想了想，挥挥手：

“那样，就再一次矫枉过正了。”

叹口气：

“采取组织措施，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为什么总爱抄近道呢？为什么不能深入思考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呢？为什么不能举一反三呢？”

又说：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去参加他们的讨论会了。那天你也知道，本来四点我要会见外宾，外宾在去大会堂的路上，突然肚子疼，临时去了医院，就有了这点子空闲。说到那个妇女，也是举个例子嘛。”

说完开始在屋子里踱步，踱了几个来回，停住：

“这个储清廉，心机也太重了。”

接着不再说话，坐回办公桌后，开始批阅其它文件。

该省省长储清廉，本来近期要调到另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但一个月之后，另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在他们本省产生了。储清廉仍在李雪莲那个省当省长。三年之后，去了省政协当主席；又五年之后，离休。

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

一

王公道拍李雪莲家的门，连拍了十五分钟，院里无人应答。王公道边拍边喊：

“大表姐，我是王公道呀。”

院里无人应答。王公道：

“大表姐，开门吧，我都看到屋里的灯了。”

院里无人应答。王公道：

“天都黑透了，我还没吃饭哩。我给你带来一条猪腿，咱得赶紧炖上。”

院里仍无人应答。

第二天清早，李雪莲打开头门，头门前，仍站着王公道。王公道身边，站着县法院几个人。李雪莲倒吃了一惊：

“你们在这儿站了一夜呀？”

王公道委屈地指指自己的头：

“可不，看头上的霜。”

李雪莲看他的头，头上却没有霜。王公道“噗啼”笑了：

“我没那么傻，昨晚叫门，你假装听不见，我只好回去了；今儿起了个大早，不信堵不住你。”

李雪莲只好领着一行人往院子里走。二十年前，王公道还是个小伙子，二十年后，已是个臃肿的中年人了；二十年前，王公道是稀眉，二十年后，眼眶上一根眉毛也没有了；下巴又不长胡子，满脸肉疙瘩；二十年前，王公道是个小白孩，二十年后，皮肤竟也变黑变糙了。但变化不只王公道一个人，二十年前，李雪莲二十九岁，二十年后，李雪莲已经四十九岁了；二十年前，李雪莲满头黑发，二十年后，头发已花了一半；二十年前，李雪莲眉清目秀，胸是胸，腰是腰，二十年后，满脸皱纹不说，腰和胸一般粗。两人在院子里坐定，王公道：

“大表姐，这回找你，没有别的事，就是来看看，家里有没有啥困难。”

王公道的随从，把一根猪腿，放到枣树下的石台子上。李雪莲：

“要是为了这个，你们走吧，家里没困难，把猪腿也提走，我信佛了，不吃肉。”

站起身，拿起扫帚就要扫地。王公道从板凳上跳起来，一边躲李雪莲的扫帚，一边抢李雪莲的扫帚；抢过，一边帮李雪莲扫地，一边说：

“大表姐，就算没困难，咱们是亲戚，我就不能来串门了？”

李雪莲：

“嘴里别‘姐’呀‘姐’的，你一法院院长，我听着心慌。”

王公道拄住扫帚：

“那咱们得论一论，前年过世的，马家庄的马大脸，他是俺舅，你知道吧？”

李雪莲：

“他是不是你舅，不该问我，该去问你妈。”

王公道：

“马大脸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湾老胡家；你姨家一个表妹，嫁给了她婆家的叔伯侄子；论起来，咱这亲戚不算远。”

李雪莲：

“王院长，你要没啥事，咱就别闲磨牙了，我还得去俺闺女家，她家的牛，昨晚下犊了。”

王公道放下扫帚，坐定：

“既然是亲戚，我就不兜圈子了。大表姐，再过十来天，全国又要开人代会了，你准备啥时候去告状呀？”

李雪莲：

“原来是告状的事呀。我给你说，今年我不告了。”

王公道吃了一惊。接着笑了：

“大表姐，我不兜圈子，你又开始兜圈子了，二十年了，你年年告状，今年突然说不告了，谁信呀？”

李雪莲：

“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王公道：

“哪儿不一样了？你给我说说。”

李雪莲：

“过去我没有死心，今年我死心了。”

王公道：

“大表姐，你这话没有说服力。知道你二十年来受了委屈，但事情说白了，事到如今，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本来是芝麻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西瓜；本来是蚂蚁大点事，最后闹成了大象。因为一件离婚的事，曾经撤过市长、县长、法院院长和专委，清朝以来，中国没发生过这种事。但说句良心话，你离婚是真是假，能不能跟秦玉河复婚，然后再离婚，是这些市长县长能决定的吗？你没有复婚再离婚，是这些市长县长给闹的吗？要说冤枉，除了你冤枉，大家也都冤枉着呢。你这桩案子的主体，不是市长、县长、院长和法官，而是秦玉河。秦玉河这个龟孙，如果放到清朝，我早把他枪毙了，无非现在讲个法制。你说这个人有多可恶，当年离婚复婚的事，就够复杂了，他还嫌不乱，又说出你是潘金莲的话；双箭齐发，就把你逼到了绝路上。你告状告了二十年，各级政府都能理解。历届的政府和法院领导，也没少给秦玉河做工作。可他是头犟驴，二十年来，死活不吐口哩。秦玉河不通情理，才是这件事的病根，对不对？说起来咱们是一个立场。大表姐，咱能不能商量商量，今年就不告状了，咱对症下药，继续做秦玉河的工作。我想啊，时间不饶人，但时间也最饶人；你跟秦玉河生的儿子，今年也小三十了；儿子又生儿子，孙子都上小学了；二十年了，秦玉河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块石头，揣到怀里也该焐热了。策略我都想好了，今年咱们再做秦玉河的工作，不再那么简单和直接，咱能不能从你和秦玉河的儿子入手，或从你们的儿媳妇入手，让他们去做秦玉河的工作。毕竟血浓于水。还有你们的小孙子，都上小学了，也该懂事了，咱也做做他的工作；孙子去劝爷爷，说不定哪句话，倒动了秦玉河的麻筋呢。还有你跟秦玉河生的那个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吧？不管是为了你，还是为了她自个儿，也该去劝劝她爹嘛。当爹娘的一直在闹复婚闹离婚，一闹闹了二十年，姑娘脸上有多光彩？这么多人双管齐下，秦玉河只要能听进去一句，跟他现在的老婆离婚，接着跟你复婚，潘金莲的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李雪莲止住王公道的长篇大论：

“秦玉河的工作，你们也别做了；做通，我也不跟他复婚了。”

王公道：

“你不跟他复婚，咋证明你们当初离婚是假的呢？咋证明你不是潘金莲呢？”

李雪莲：

“过去我想证明，今年我不想证明了。”

王公道：

“已经证明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证明了，谁信呢？”

李雪莲：

“我不告诉你了，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

“大表姐，你咋这么顽固呢？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或者咱这么说，你不看别人，看我。我辛辛苦苦这二十年，你也看到了；因为你，我也犯过错误；跌倒了爬起来，能当上这个院长不容易。你不告状呢，我这个位子就能保住；你要一折腾，说不定像二十年前的荀院长一样，我也被撸了。我的帽子，就在你手里提溜着呢。”

李雪莲：

“如果是因为你的帽子，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我刚才不是说了，今年我不告状了。”

王公道差点哭了：

“大表姐，你咋张口就是瞎话呢？咱们是姐弟俩儿，就不能开诚布公谈一回吗？”

李雪莲急了：

“谁给你说瞎话了？我说实话，你不信哩。”

抄起枣树下台阶上的提包：

“反正我说啥你都不信，我就不跟你再啰唆了，我还得去俺闺女家。你们要愿意待着，你们就待着，临走时别忘把门给我锁上。”

接着走出了院子。王公道忙又撵出去：

“你急啥哩，就是串亲戚，也等我一下，我用法院的车，把你送过去呀。”

二

县长郑重到该县上任仅三个月。从上到下的领导干部中，唯有郑重，还没有认识到李雪莲的厉害。没认识到李雪莲厉害并不是之前不知道李雪莲是当代的“小白菜”；因为她告状，曾经撤过市长县长法院院长等一干人，正因为知道，他觉得从上到下的领导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些草木皆兵。从市到县的各级政府，岂能让一个农村妇女唬住？或被一个农村妇女拿住命门？一旦被人拿住命门，软肋攥在别人手里，你就没个退路，大家年年不得安生。维稳是要维稳，和谐是要和谐，但维稳不是这么个维稳法，和谐也不是这么个和谐法。就像对付恐怖分子，你不能退让；你一退让，他就会提出新的条件，永远没个尽头。谈判不是万能的。他觉得从上到下的领导太软弱了，该硬的时候还是要硬；事情该爆发，就让它爆发；恐怖分子要开枪，就让他开枪。当然，二十年前爆发过，撤了市长、县长、法院院长等一干人；但正是因为二十年前爆发过，现在倒应该不怕了；官场撤过人的地方，就不会再撤人了；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郑重除了有上述认识，他在另一个县当常务副县长时，曾经处理过一起上访告状的事，有过经验教训。另一个县的事态，比李雪莲告状严重多了。县上要建一个工业园，占了一个村二百多亩土地；在土地补偿款上，政府与农民一直达不成协议。这个村集结了一千多名农民，男男女女，到县政府门前静坐。县长老熊与农民代表谈判十轮，也没谈出个结果。县政府门前聚的人越来越多。老熊请示市长马文彬，可否动用警力，马文彬的回答就四个字：

“妥善处理。”

上下夹击，把老熊愁得住进了医院。老熊一病，事情就落到了郑重头上。郑重知道老熊的病是装的，在躲这马蜂窝，但郑重有郑重的想法。郑重接手之后，谁也没请示，又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农民代表叫到县政府会议室进行第十一轮谈判。农民代表进了会议室，发现里面站满了警察。警察二话不说，就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农民掀翻了，戴上手铐，堵上嘴，从县政府后门押走了。闻知自己的代表被警察抓了，县政府门口一千多农民更不干了，人群冲进县政府，砸了办公楼的窗户，推翻停在楼前的三辆轿车，并点火烧了。郑重等的就是这个时候。打、砸、抢的群众接着发现，县政府四周，开始聚集警察。警察越聚越多，聚了三四百名，有的实枪荷弹，有的拿着警棍。郑重把县里三四百名警力，全部调集过来。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冲突。郑重命令警察朝天开枪。枪声一响，农民立即作鸟兽散。两颗流弹，又把两个奔跑的农民打伤了。事态就这样平息了。被抓的几个谈判代表被放了，七八个参与打、砸、抢、烧的首要分子被抓了起来，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妨碍公务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分别被判刑三年五年不等。政府仍按初始的规定价补偿村里的土地，村民也就把钱接了，无人敢闹事了；工业园马上动工了。因开枪伤人，郑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市长马文彬过去跟郑重不熟，通过这件事，开始对郑重大为欣赏。欣赏不是欣赏郑重开枪伤人，而是他遇到这种事不请示，敢于自己做主。换句话，敢于承担责任。一年之后，李雪莲这个县的县长调走了，郑重虽然背着处分，市长马文彬拍板，调郑重来这个县当县长。当法院院长王公道向郑重汇报李雪莲的情况，说弄不准她今年是否还会告状；王公道哭丧着脸，郑重却没有当回事。王公道：

“二十年了，这个娘儿们，变得越来越难缠了；她越说不告状，我越不放心，弄不准她的心思。”

郑重：

“弄不准就不弄，让她告呗。”

王公道忙摇手：

“郑县长，您刚来不清楚，可不敢让她告状。”

郑重：

“宪法哪条规定，公民不能告状？”

王公道：

“她不是往咱县法院告，她要往咱县法院告，我也不怕了；她一告状就是北京。平时去北京咱也不怕，北京马上又要开人代会了不是？她再闯了大会堂，从市长到您，再到我，又得下台。”

郑重一笑，讲了正因为二十年前撤了一干人，现在不会再撤的道理；谁知王公道不同意：

“郑县长，我说话难听，您别在意，我懂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但正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领导的心思，也像李雪莲的心思一样，咱也猜不准。您以为撤干部领导会心疼呢？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干部；撤一批，人家正好换上一批自己的人。”

王公道这话，郑重倒没有想到。郑重将身子倚到椅子背上：

“撤就撤呗，我正好不想当了。”

王公道急了：

“这事儿也不由您说了算，您不想当，万一市长还想当呢？”

又低头说：

“再说，我还想当呢。”

郑重看出王公道是个老实人，不由“噗哧”笑了：

“那各级政府，就被一个农村妇女这么拿捏住了？”

王公道：

“可不咋的，二十年了，年年这样。”

又说：

“麻烦还在于，如果她是一个人还好对付，实际上她变成仨人了。”

郑重不解：

“啥意思？”

王公道：

“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莲’，她说自个儿冤得像‘窦娥’，这不就成仨人了？这仨妇女，哪一个是省油的灯？单拎出一个人就不好对付，仨难缠的人缠在一起，可不就成三头六臂了？又跟白娘子练功似的，一练练了二十年，可不就成精了？”

又说：

“为了哄住她，二十年来，她可没少得东西。光猪腿，我给她送过十七八个。”

又说：

“都见大家给当官的送东西，哪见过当官的给一个农村妇女送东西？”

又埋怨：

“国家这人代会也开得忒频繁了，一年一小开，五年一大开；今年还不同往年，今年是大开，政府要换届，哪里敢让她去掺乎？可不敢大意。”

又叹息：

“不怪别的，就怪事情颠倒了。咋也没想到，一个农村妇女，一下跟国家大事连在了一起。”

郑重：

“正因为你们这么弄，就把她惯出毛病了。”

王公道：

“郑县长，这是目前的现实。我官小，是谈不下来了，郑县长您官大，要不您跟她谈一谈？”

郑重一笑，知道王公道是要把事情往上推，躲开这马蜂窝；这人看似老实，心里也藏着鬼呢；但郑重没计较这个，换条思路问：

“能不能调查调查，看这妇女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偷盗，打架，赌博，或其它违法的事？”

王公道明白郑重的意思：

“盼她有哇，她要有其他犯罪事实，不早把她抓了？那样我也干净了，就该公安局跟她打交道了。”

但搔着头说：

“也留意她二十年了，可一个农村娘儿们，想犯罪，又没这胆，想赌博，她又没钱。”

郑重倒不同意：

“按你的形容，人家不是没这胆儿，是证明人家品质还不错。”

又说：

“咱再换条思路，能不能做做她前夫的工作，跟她再复婚呢？如果他们复了婚，不就没告状这回事了？”

王公道：

“这条路，咱也走过二十年了；这工作，咱也做过几百回了。可她前夫也是头犟驴，说没闹这二十年，复婚还可以考虑；正是闹了二十年，哪怕天底下剩她一个女的，也不会跟她再复婚了。”

又说：

“再说，那男的又找人了，生下的孩子也快二十了，如果跟李雪莲复婚，他还得先离婚不是？”

又说：

“再说，李雪莲要跟她前夫复婚，也不是为了过日子，是为了复婚之后再离婚。一句话，纯粹为了折腾，为了证明她不是潘金莲。”

又感叹：

“她没折腾着她前夫，倒折腾着我们了。二十年啊郑县长。我有时愁的，真想辞了这个院长，去做小买卖。”郑重“噗啼”笑了：

“看把你逼到了这个份儿上，我就会她一面吧。”

王公道马上站起来：

“这就对了郑县长，反正说下大天来，也就是哄她一下。哄她过了这一个月，等全国人代会开过了，她想到哪儿告，就到哪儿告去。只要过了关键时期，咱就不怕了。”

郑重摇头：

“你说这县，咋出了这么个潘金莲呢？”

王公道：

“偶然，纯属偶然。”

第二天上午，县长郑重去李雪莲的村子找李雪莲，由法院院长王公道一行人陪着。郑重去找李雪莲并不仅仅是昨天王公道讲了一通大道理，说服了郑重，还因在王公道走后，市长马文彬也给他打了电话，说十天之后，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郑重县有个妇女叫李雪莲，二十年前闹过大会堂，之后年年告状，提醒郑重注意。马文彬：

“我去北京参加人代会，李雪莲就不要去了。”

王公道一番高谈阔论，郑重可以在意，也可以不在意；马文彬这个电话，郑重却不能不在意，也不敢不在意。同时，他也想见一见李雪莲，看她是否长着三头六臂，从上到下，把大家折腾了二十年。待见到李雪莲，原来也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头发花白，腰口像水缸一样粗，说话瓮声瓮气。李雪莲见到王公道，还感到奇怪：

“你昨天不是来了，咋今天又来了？”

王公道：

“大表姐，昨天是昨天，今天跟昨天不一样。”

指着郑重：

“这是咱县的郑县长，我官小，昨天说不下你，今天把县长请来了。”

大家在院子枣树下坐定。郑重：

“大嫂，我喜欢开门见山，咱就长话短说吧。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你还去告状不去了？”

李雪莲指着王公道：

“昨天不跟他说了，今年不去了。”

郑重问得跟昨天王公道问的一样：

“为啥不去了？”

李雪莲回答的也跟昨天一样：

“过去我没想通，今年我想通了。”

王公道拍着巴掌：

“你越这么说，我心里越没底。”

又说：

“你要这么说，还是要告状。”

郑重用手止住王公道，对李雪莲说：

“王院长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既然想通了，那就写个保证书吧。”

李雪莲吃了一惊：

“啥叫保证书？”

郑重：

“保证不再告状，签上你的名字。”

李雪莲：

“签上名，起个啥作用呢？”

郑重：

“如果再告状，就得承担法律责任。”

李雪莲：

“那我不写。”

郑重一愣：

“既然不告了，为啥不敢写保证书？”

李雪莲：

“不是不敢，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理儿也不是这么个理儿；我有冤可以不申，但不能给你写保证书，一写保证书，好像是我错了；一时错还没啥，不是二十年全都错了？”

郑重又一愣，看出这农村妇女不一般；事中这层道理，郑重倒没想到。郑重忙说：

“大嫂，事情没那么严重，也就是个形式。”

李雪莲摇头：

“现在是个形式，将来一出事，你们拿这张纸，就能把我抓起来。”

郑重终于知道，这是个难缠的人；李雪莲，不愧是李雪莲；他给设下一套，全被她看出来了。郑重忙解释：

“不是这么个用意，是为了让大家放心，不然空口一句话，咱哪能达成协议呢？”

王公道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公文纸，纸上已打印好几行字。王公道：

“大表姐，协议都替你起草好了，今天郑县长也在，你就签了吧。”

又从上衣口袋拔出一杆钢笔：

“你签了，我今后再不来烦你。”

谁知李雪莲一把将王公道的钢笔打掉：

“本来我今年不想告状了，你们要这么逼我，那我告诉你们，我改主意了，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郑重愣在那里。王公道从地上捡起钢笔，拍着手中的保证书说：

“看看，终于说实话了吧。”

三

县长郑重，受到市长马文彬的当面批评；批评他把政府和李雪莲的矛盾激化了。郑重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处理过农民围攻县政府的事，那次就把矛盾激化了；但那次激化是对的，这次激化却是错的。一个农村妇女，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说不告状了；不管这话的真假，能说出不告状的话，二十年来从未有过，就属于积极因素。就算是假话，假中，却有改正告状和偏激做法的愿望。人家有这样的愿望，我们就该往积极的方面引导；但从法院院长到县长，皆是兜头一瓢凉水，非说人家说的是假话。为了把假话变成真话，非让人家签保证书，非让人家承担法律责任。结果呢？把一件好事或好的愿望，逼到了死角。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不信任人家。你不信任人家，人家怎么会信任你呢？狗急了还会跳墙呢。结果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这个妇女本来说今年不告状了，最后生生改了口，又说今年要告状。这下大家踏实了。但接着做工作，难度就更大了。当人家有好的愿望的时候，做工作是往相同的方向努力；等人家把相同改成了不同，做工作就得从不同开始；而从不同往相同的道路上掰，单是这个掰的本身，工作量就大了。这个额外的工作量是谁附加的呢？不是这个农村妇女，而是我们去做工作的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工作方法上，还只是问题的表面；而问题的实质，出在我们对人民的态度上。你不信任人民，人民怎么会信任你呢？这种做法的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公仆，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处理这件事时，缺乏大局观念。再过半个月，国家就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当一个农村妇女，和国家大事无形中联系起来后，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了；而我们做工作的方式，还是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样。二十年前，这个妇女，是闯过人民大会堂的；因为她，撤过一连串我们的前任；二十年前，我们的前任，就是这样对待这个妇女的；我们从二十年前，还不应该汲取血的教训吗？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政治观念。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同于往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是换届年，会产生新一届政府，全国全世界都很关注。二十年前，妇女闯的是小年；今年要闯，可就是大年了。万一她闯了，又像二十年前一样闯成功了，出的政治事故和政治影响，又和二十年前不同了。新闻比二十年前发达了。有了互联网，有了微博。说不定一夜之间，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件事。我们像二十年前的前任一样被撤职还是小事，由此把整个国家的脸，丢到全世界面前，事情就大了……

马文彬批评郑重时，措辞虽然很激烈，但脸上一直微笑着。这是马文彬讲话的特点。马文彬个头不高，一米六左右。在主席台上讲话，有时需要站在舞台一侧的话筒前；别人讲过，他走过去，他的头够着话筒都难；一般别人讲过，轮到市长发言，工作人员要赶紧跑上去调矮话筒的高度。人矮，加上瘦，又戴一副金丝眼镜，看上去像个文弱的书生。与人说话，声音也不大，没说话先笑；说过一段，又笑一下。但有理不在高言，同样一件事，别人能说出一层道理，他能说出三层道理；如是好事还好，如是坏事，就把你批得体无完肤了。加上马文彬平时说话声音低，一到研究干部的任用，声音突然就高了；提谁，撤谁，旗帜鲜明；他想提拔谁，一般无人敢反对；想反对，你说一层理，他说三层理，你也说不过他；往往一锤定音。同理，他想撤掉哪个干部，也往往一锤定音。所以从市里到县里，各级干部都惧他。马文彬批评郑重，也与批评其他人一样，批评一段，微笑一下；一席话微笑下来，郑重身上已出了好几层冷汗。郑重出冷汗不是惧马文彬的批评，而是觉得马文彬说得入情入理，立场、目光，都比郑重高许多。什么是差距？这就是差距。为什么人家当市长，自己当县长，原因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水平比你高。马文彬批评完，郑重心悦诚服地说：

“马市长，您说得对，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是我把大事看小了，是我没有大局观念和政治观念，是我没有认清时代。我回去给您写份检查。”

马文彬微笑着摆手：

“检查就不必了，认识到就行了。”

又说：

“我有时琢磨啊，有些古代的成语，还是经得起琢磨的，还是大有深意的。譬如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譬如讲，‘防微杜渐’，譬如讲，‘因小失大’。言而总之，都在说一个‘小’字。许多人栽跟头，没栽在‘大’字上，皆栽到‘小’字上。或者，没领会‘小’字的深意。”

郑重忙点头：

“我就是因小失大，我就没领会‘小’字的深意。”

马文彬：

“还有一句成语，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回栽了跟头，下一回知道‘由此及彼’和‘举一反三’，恰恰也就进步了。”

郑重：

“我回县里之后，马上重新去做工作，马上再找这个妇女谈。”

马文彬笑着指点郑重：

“你都与人家闹顶了，光是磨转这个‘顶’，就非一日之功。”

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

“再有九天就要开全国人代会了，还是我亲自出马吧。你回去约一下，我请这个妇女吃顿饭。”

听说市长要请一个农村妇女吃饭，起因又是由自己工作没做好引起的，郑重有些不安：

“马市长，都是我工作没做好，给您惹了祸。”

马文彬摆手：

“见群众，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嘛。”

又笑着说：

“当了三年市长，还没见过治下的‘小白菜’——对了，没见过这个‘潘金莲’，刚才你又说，她是‘窦娥’，是三头六臂的‘哪吒’——没见过这个‘窦娥’和‘哪吒’，我也不对呀，我也犯了官僚主义呀。”

郑重见气氛缓和下来了，也忙笑着凑趣：

“戏里的‘小白菜’、‘潘金莲’和‘窦娥’，都是俊俏的小媳妇；咱这儿的‘小白菜’、‘潘金莲’和‘窦娥’，可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妇女。”

待到市长马文彬请李雪莲吃饭，为吃饭的地点，马文彬又批评了市政府的秘书长和县长郑重。马文彬平时请人吃饭有三个地点：如是省上领导来，或是其他市里的同僚来，就在市政府宾馆；如是来投资的外商，在市里的“富豪大酒店”；如是过去的同学朋友，由市政府宾馆做好饭菜，运到家里。市政府秘书长觉得马文彬请一个农民吃饭，属工作范畴，便把宴会安排在了市政府宾馆；准备派车把李雪莲接过来。向马文彬汇报时，马文彬皱了一下眉：

“不是批评你们，啥叫对待群众的态度，通过一顿饭，就能看出来。你是让群众来拜见你，还是你去拜见群众？”

秘书长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对对，我们应该到县里去。”

出了马文彬的办公室，忙给县长郑重打电话。郑重便把饭安排在该县的“世外桃源”。该县的“世外桃源”，是该县吃饭规格最高的地方。该县虽处内陆地带，“世外桃源”的菜，却有世界各地的生猛海鲜。市长马文彬过去到县里来视察，如留下吃饭，皆在“世外桃源”。过去在“世外桃源”，这回也在“世外桃源”。郑重汇报秘书长，秘书长又汇报马文彬，马文彬又皱了一下眉：

“不是说过‘举一反三’吗？四个字，落实下来，咋就这么难呢？请一个群众吃饭，你去‘世外桃源’，灯火辉煌，生猛海鲜，还没吃饭，就把人家吓住了；她看你们整天吃这么好，心里更来气了；接着她的工作还怎么做？要我说，请人家吃饭，能不能找一个让人家感到舒服和放松的地方？譬如讲，就去她那个镇上，找家羊汤馆，一人吃三五个烧饼，喝一碗热乎乎的羊汤，满头大汗，气氛不一下就融洽了？”

秘书长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忙点头：

“对对对，咱们去他们镇上，咱们喝羊汤。”

又担心：

“就怕那镇上的小饭馆不卫生呀。”

马文彬挥手：

“我从小也是农村长大的，人家吃得，我就吃得；你们吃不得，你们别去。”

秘书长忙点头：

“我们也吃得，我们也吃得。”

又回到自己办公室，给县长郑重打电话。郑重也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按市长马文彬的意图，重新将吃饭的地方，改到镇上羊汤馆。同时更加佩服马文彬。人家想一件小事，都比自己深远。“小”字的深意，自己还是没有琢磨透。什么叫差距？这就叫差距。

第二天晚上，市长马文彬，便在拐弯镇的“老白羊汤馆”，请李雪莲喝羊汤。“老白羊汤馆”地处镇西头。平日从里到外，“老白羊汤馆”都脏乎乎的；今天突然变干净了。上午还脏，下午就干净了。地上扫过，桌子用滚水烫过，顶棚上有几个窟窿，临时糊了几张报纸；后厨犄角旮旯，也用铲子将油泥铲了一遍。里外一收拾，“老白羊汤馆”显得亮堂许多。“老白羊汤馆”左手，是一家卖羊杂碎的街摊，上午还在卖羊杂碎，下午让镇长赖小毛给赶走了；“老白羊汤馆”右手的摊主，是拔牙兼卖杂货的老余，下午也让赖小毛给赶走了。门前左右一打扫，“老白羊汤馆”前脸，马上显得开阔许多。陪市长请李雪莲吃饭的，有市政府的秘书长，该县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一张桌子，共坐了五个人。其他市政府的随从，县政府的随从，县法院的随从，皆由拐弯镇的镇长赖小毛，拉到镇政府食堂吃去了。也是害怕阵势大了，一下把李雪莲吓住。派谁去请李雪莲来吃饭，县长郑重也颇费踌躇。郑重和王公道，都刚刚与李雪莲说顶了，不敢再招惹她，郑重便把这副担子，压到了拐弯镇镇长赖小毛身上。赖小毛今年四十来岁，是个矮胖子，平日说一句话，要带三个脏字；喝醉酒，还敢打人。他有一辆“桑塔纳3000”轿车，喝醉酒上了车，坐在后排，爱指挥司机开车。车开快了，他会急，扬起手，照司机脑袋上就是一巴掌：

“妈拉个×，你爹死了，急着回去奔丧？”

车开慢了，他也会急，扬起手，又是一巴掌：

“妈拉个×，车是你爹拉着？好好一辆汽车，让你开成了驴车。”

司机被他打跑过五个。镇政府的干部有四十多人，没有一个没被他骂过；镇下边有二十多个村，二十多个村长，没有一个没被他踢过。但赖小毛镇长当了五年，李雪莲就在拐弯镇下边的一个村里，年年告状，他却一直对李雪莲敬而远之。因为李雪莲告状，县上每年开年终会，都批评拐弯镇，说镇上“维稳”这一条没达标，不能算先进乡镇；赖小毛从县上开会回来，却交代镇政府所有的干部，宁肯不当这个先进，也不能阻止李雪莲告状。因李雪莲告状是越级，不阻止，她不找镇上的麻烦；一阻止，一不越级，这马蜂窝就落到了他头上。赖小毛：

“咱们在拐弯镇工作，心里也得会拐弯。”

赖小毛平时粗，谁知也有细的时候；如今郑重派他去请李雪莲喝羊汤，赖小毛虽然肚子里暗暗叫苦，但身子又不敢不去。赖小毛平日见人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但见了李雪莲，胖脸却笑起了一朵花，张口就叫“大姑”。叫得李雪莲倒有些含糊。因为一个告状，咋招来这么多亲戚呢？李雪莲：

“赖镇长，法院王院长叫我表姐都有些勉强，你又降了一辈儿，给我叫姑，我听得身上起鸡皮疙瘩。”

赖小毛竖起眼睛：

“王院长叫你‘表姐’，肯定叫得没边没沿，我从俺姥娘家算起，给你叫声‘大姑’，还真不算冤。我给你论论啊，我妈他娘家是严家庄的，我妈他哥也就是俺舅，娶的是柴家庄老柴的外甥女……”

掰着胖指头在那里数。李雪莲止住他：

“赖镇长，咱别兜圈子了，啥事吧？你要来说告状的事，咱就别说下去了。”

赖小毛：

“不说告状的事。大姑，我在镇上工作五年了，见到你，跟你说过告状的事没有？”

李雪莲想了想，点头：

“那倒真没有。”

赖小毛拍着手：

“就是呀，有仇报仇，有冤申冤，从三国以来，都属天经地义。我不拦人告状。我今天来，是请你去吃饭。也不是我请你吃饭，是咱市里的马市长请你，大姑，你面子大了。”

李雪莲马上又翻了脸：

“不管市长县长，请你吃饭，准没好事，不定心里憋着啥坏呢。”

又说：

“为啥平日不请，现在突然要请呢？还不是国家马上要开人代会了？”

转身就往院外走。赖小毛跳到她面前，用手拦住她：

“大姑，我同意你的看法，当那么大官，不会白请人吃饭，何况又是特殊时期；但就是‘鸿门宴’，你今儿也得走一遭。”

李雪莲倒一愣：

“啥意思，要捆人呀？”

赖小毛：

“那我哪儿敢呀，我是求你老人家，不为别人，为我。”

又说：

“本来这事皮里没我，肉里也没我，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今天请你吃饭这事儿，就落到了我头上。”

又说：

“我也知道市长找你，又是劝你别告状；你不赞成，我也不赞成。但你赞成不赞成，那是你的事；吃饭去不去，却是我的事。你只要去了，哪怕跟他们闹翻了，也就跟我没关系了。”

又说：

“大姑，你这事儿太大，我这官儿太小，你从来都是跟上层打交道，这回别因为一个吃饭，把我扯进去了。鸡巴一个镇长，露水大的前程，你要不发慈悲，我立马就蒸发了。”

又说：

“我也上有老下有小，俺爹是你表哥，也八十多了，还得了脑血栓，嘴歪眼斜的，在炕上躺着，不知能活几天，大姑，你不可怜我，就当可怜我爹吧。”

身子堵住头门，屁股一撅一撅，开始给李雪莲作揖。李雪莲倒“噗哧”笑了，照他脑袋上打了一巴掌：

“还镇长呢，纯粹一个泼皮。不就一顿饭吗，就是刀山，我走一趟就是了。”

在这镇上，都是赖小毛打人，哪里敢有人打赖小毛？除非他吃了豹子胆；现在挨了一巴掌，赖小毛倒捂着头笑了：

“我的大姑耶，这就对了，那谁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欢欢喜喜，用他的“桑塔纳3000”，将李雪莲拉到了镇上。

李雪莲见到市长马文彬，还是客气许多。客气不是因为马文彬是市长，而是他戴着金丝眼镜，一派斯文；说话也很客气，没说话先笑；说完一段，又笑一回；让人觉得亲切。斯文的气氛下，大家不好一见面就闹起来。比斯文更重要的是，他说话讲道理。别人讲一件事只能说一层理，这理可能还说错了；他却能说三层理，还句句在理。一见面，马文彬根本不提告状的事，开始扯些家常。就是扯家常，也不是居高临下，先问别人家的事，譬如家里几口人呀、都干什么呀，等于打听人家的隐私，让人回答不是，不回答也不是；而是先拿自己开刀。他指指羊汤馆四壁，说自己也是农村出身，从小家里穷，当年最想吃的，就是镇上羊汤馆的羊汤。穷又吃不起，每天放学，便跑到羊汤馆，扒着羊汤馆的门往里张望。一次一个大汉，连吃了三碗羊汤。第三碗剩一个碗底，大汉向马文彬招手。马文彬蹭过去，那大汉说：

“你学三声狗叫，这碗底就让你吃了。”

马文彬“汪汪”学了三声狗叫，那大汉就把碗推给了他，他就把那碗底吃了。说得众人笑了，李雪莲也笑了。接着大家吃烧饼，喝羊汤，皆吃喝得满头大汗，气氛就显得更融洽了。马文彬又说，他小的时候，是个老实孩子，从来不会说假话；他有一个弟弟比他机灵，看他老实，便欺负他；弟弟每次偷吃家里的

东西，都赖到他头上；放羊丢了一只羊，也赖到他头上；他嘴笨，说不过弟弟，每次都挨爹的打。他那时最苦恼的是，自己说的是真的，咋每次都变成了假的；弟弟说的都是假的，咋每次都变成了真的呢？这时李雪莲已进入他谈话的氛围和话题之中，不由脱口而出：

“我告状也是为了这个，明明是假的，咋就变成了真的呢？我说的明明是真的，咋就没人信呢？”

见李雪莲主动说告状的事，马文彬便抓住时机，开始说李雪莲告状的事。说李雪莲告状的事，也不从李雪莲说起，开始批评在座的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这也是让他们在场的原因。马文彬批评他们工作方法简单，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忘记了自己是人民公仆，在当官做老爷；比这些更重要的是，遇事不相信群众；就是不相信群众，作为一个人，也该将心比心；一个人告状，锲而不舍告了二十年，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搭了进去，告到头发都白了，如果她没有冤屈，能坚持下来吗？如果是你们，你们能这么干吗？说得李雪莲倒有些感动，似乎在世上第一次遇到了知音。谁说政府没有好干部？这里就有一个。县长郑重、法院院长王公道被批得满脸通红，点头如捣蒜，嘴里说着：

“我们回去就写检查，我们回去就写检查。”

倒让李雪莲过意不去，对马文彬说：

“也不能全怪他们。”

又说：

“他们都当着官，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

马文彬拍了一下桌子：

“看看，一个农村大嫂，觉悟都比你们高。”

郑重和王公道又忙点头：

“觉悟比我们高，觉悟比我们高。”

马文彬又抓住这个机会，笑着问：

“大嫂，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想答答，不想答就不答，你上回说过不告状的话，他们都不信，就把话说顶了，现在，你说过的话，还能不能重说，或者，咱能不能把话再说回来？”

忙又说：

“不能说回来，咱也别勉强。”

李雪莲又被马文彬的话感动了，说：

“市长你要这么说，我不把话说死，我的话，现在还能重说。”

又指着郑重和王公道：

“我跟他们说过两回，我今年不告状了，他们不信哩。”

马文彬点着郑重和王公道说：

“像我小时候，说真话，当权者不信哩。”

大家笑了。马文彬又说：

“大嫂，咱纯粹是聊天啊，我接着再问一句，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咋突然不告了？”

问的跟郑重和王公道前两回问的一样。李雪莲答的跟前两回也一样：

“过去没想通，今年想通了。”

马文彬又笑着问：

“大嫂，你能不能告诉我，过去没想通，今年为啥想通了？譬如讲，因为一件什么具体事，让你想通了？当然，像刚才一样，你想答答，不想答就不答。”

因为什么事想通了，这是前两回王公道和郑重忘了问的话；只顾追究其然，忘了追究其所以然；没问来由，所以无法相信；王公道和郑重忘了问的地方，市长现在问了；问明病因，才好对症下药；可见市长做事，在每个细节上，都比他们深入；这又是“小”的作用；这又是市长比他们高明的地方。郑重和王公道忙又佩服地点头。李雪莲：

“没因为啥具体事，我就是听了牛的话。”

李雪莲这么回答，是大家没有料到的；或者，弯拐得这么陡，让大家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愣在那里，马文彬也愣在那里，嘴有些结巴：

“牛？什么牛？”

郑重回过神来，忙说：

“说人呢，咋拐到了牛身上？”

李雪莲：

“二十年来，世上这么多人，没有一个人信我的话，只有这头牛信我的话；我告不告状，也听这头牛的话。过去我问牛，该不该告状，牛说‘该’，我就告了；今年又问牛，牛不让我告了，我也就不告了。”

众人更是如坠云雾。秘书长也开始结巴：

“你这牛，是真的存在呢，还是跟我们说着玩呢？”

李雪莲：

“我不跟你们说着玩，这头牛是我养的。”

马文彬回过神来，问：

“我能不能见见这头牛，让它跟我也说一说？”

李雪莲：

“不能。”

马文彬一愣：

“为什么？”

李雪莲：

“前几天它已经死了。”

大家哭笑不得。郑重有些急了：

“大嫂，马市长跑这么远过来见你，也是一片好意，也是想帮你解决问题，你不该拿我们打镲，你不该这么奚落人。”

见郑重急了，李雪莲也有些急了，拍着巴掌：

“看看，跟我的案子一样，我把真的，又说不成真的了不是？”

马文彬止住郑重，微笑着对李雪莲说：

“大嫂，我相信这头牛是真的。”

接着说：

“那我们共同来相信这头牛的话，今年起不告状了，好不好？”

李雪莲：

“这里可有分别。”

马文彬：

“啥分别？”

李雪莲：

“牛说行，你们说不行。”

马文彬不解：

“为什么？”

李雪莲：

“牛不让我告状，是说告状没用；你们不让我告状，是让我继续含冤，这可是两回事。”

马文彬一愣：

“大嫂，我们找你来，不就想帮你解决问题吗？”

这时李雪莲哭了：

“你们别骗我了，你们要觉得我冤，不用过来找我，早把案子给我翻过来了。”

指着郑重和王公道：

“你们跟他们一样，来找我，还是想糊弄我，怕我去北京告状，撤了你们的职。”

又说：

“你们要想帮我，平时咋不来呀？全国一开人代会，你们咋接二连三地来呀？还不是想糊弄过这几天，接着又撂下不管了？”

马文彬皱了皱眉，这才知道李雪莲这个妇女的厉害。找她是来解决问题，没想到让她奚落一番——牛都张嘴说话了。双方过招，他倒钻了这妇女的圈套。早知这样，就不问其所以然了，就不问到牛了。可不问所以然，怎么对症下药呢？当然，钻了别人的圈套，出来一头牛，马文彬也不怕；他来，就是试探一下事情的深浅。现在，通过一头牛看出，事情已经无可救药了。她说不告状，就是还要告状。或者，她在胡搅蛮缠。王公道和郑重的判断还是对的。事情无可救药马文彬也不怕，如同使用干部，干部犯了错误，分有可救药型和无可救药型两种：有可救药者，还有得说；无可救药者，干脆连话都不用说了。秘书长看马文彬皱眉，忙站起说：

“今天谈话就到这里吧，马市长市里还有会。”

马文彬站起身，这时又满面笑容：

“大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按你的去做，一切不必勉强。”

然后出门走了。秘书长，县长郑重，也忙跟了出去。只剩下法院院长王公道收拾残局。王公道抖着手：

“大表姐，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说案子就说案子，咋说到牛身上了？你这不是骂人吗？”

李雪莲擦着泪：

“我没骂人。”

王公道：

“拿畜牲跟人比，还不叫骂人？”

抖着手在地上转圈：

“宁肯听畜生的话，也不听政府的话，这不等于说，各级领导，连畜生都不如吗？”

李雪莲急了：

“咋我说啥，你们都不信呢？我说啥，你们都往坏处想呢？”

又说：

“如果是这样，今年我还得去告状。”

王公道拍手：

“看看，终于又说实话了吧？”

四

李雪莲家院子有三分地大，正北三间瓦房，东边一间厨房，西边两间牛舍。三间瓦房还是二十二年前盖的，那时他和秦玉河已结婚六年了，儿子也五岁了。为扒掉草房，盖三间瓦房，李雪莲不但养牛，还养了三头老母猪；瓦房的一半木料砖瓦，是靠卖牛犊和猪娃换来的；秦玉河在县化肥厂开卡车，木料砖瓦的另一半，是靠他加班拉化肥挣来的。秦玉河白天拉过化肥，晚上连轴转，又拉，两眼熬成了红灯笼。半夜开车，常打瞌睡，有一次一头撞到了路边的槐树上；修车花去两千多块钱，只好从头再挣。那时她和秦玉河也吵架，但吵归吵，大家在一条道上；吵来吵去，大家还是一条心。没想到瓦房盖好一年多，秦玉河就变了心。这时李雪莲也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因为怀孕，与秦玉河闹假离婚。大半年见不着面，这假的就变成了真的。这时两人不吵架了，开始打官司。官司一直打了二十年，头发都花白了，还没有个结果。更让李雪莲后悔的是，当初假离婚的馊主意，还是她出的。比这些更让李雪莲窝心的是，当初闹假离婚是为了生下后来的女儿；谁知女儿长大之后，跟李雪莲也不是一条心。

经过二十二年的风吹雨打，房子已经有些破旧。夏天秋天雨水大，北屋的后墙，已经被雨水打酥了；其它三面墙的外砖，也时常“扑簌”“扑簌”往下掉砖末子。屋里的墙皮，也脱落了一大半。十年前，房顶开始漏雨。二十年都在告状，换成别人，会无心修缮这房。告状头十年，李雪莲也无心管房的事；不但无心管房的事，也无心收拾家，屋里屋外，成了猪窝；不但无心收拾家，也无心收拾自个儿，衣裳脏了不知道换，头发乱得像个鸡窝；一人走在路上，远看像个要饭的，倒跟告状的身份相符。但十年过去，告状成了常事，也就习惯了。习惯并不是习惯这种东奔西走的日子，而是偶尔病了，出不得门，对窝在家里的生活反倒不习惯了。不告状，也不知道该干啥。正因为习惯了，告状本身成了日子，反倒回头收拾自个儿和自个儿的家和屋子了。头发剪短了，衣裳常洗，出门告状之前，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屋子的外墙和内墙，收拾起来花工夫太大，但房子漏雨不能不管，她花钱雇人，把房顶的破瓦揭下，换成新瓦，又用石灰勾了缝，下雨马上就不漏了。屋子内墙四处脱皮，她拿一把扫帚，将脱下的墙皮扫下，虽然四面墙显得疤疤瘌瘌，跟花瓜似的，看上去起码利索许多。在家的时候，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贴着院墙，又种了一趟串红，一趟鸡冠花。陌生人进来，看不出这是个告状的人家。

三间正房里，又分三间，分别用隔扇隔着。左间，是盛粮食和杂物的地方。中间，是过厅。右间，是睡觉的地方：二十一年前，这里是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卧室；现在，天天只剩下李雪莲一个人。靠窗的墙头，挂着一个小学生算术本。这算术本上，记着李雪莲二十年告状的经历。二十年过去，这小学生算术本已皮开肉绽，脏得像一块破抹布。但就是这块破抹布，记着李雪莲告状去过的所有地方，见过的所有人；也一天天看着李雪莲的头发如何由乌黑变成了花白，腰口如何由杨柳变成了水缸。她盼着这算术本，有一天能帮她把假的变成假的，也就是把真的变成真的；但二十年过去，假的还是真的；或者，真的还是假的。同时，一顶潘金莲的帽子，戴了二十年，也没摘下来。十年前，李雪莲差点疯了。后来年年如此，像年年告状一样，同样也习惯了。李雪莲年年告状，省里、市里、县里都知道，但对她一次次告状的经历，时间一久大家都忘记了，只记得一个“告状”；时间一长，李雪莲对告状的许多细节也模糊了；唯有这个算术本，桩桩件件，记得牢靠。不但细节记得牢靠，像生意人做买卖记账一样，最后还有一个统计。据李雪莲统计，二十年来，在年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她到北京告过十九次状。其中，被当地警察拦住十一次；半道上，被河北警察拦住过三次；还有五次到了北京，被追过去的该县警察在旅馆里找到三次，也就是被“劝回”三次；剩下两次，一次到了长安街，被北京的警察扣住；一次终于到了天安门广场，又被广场的警察扣住。这么说起来，二十年的告状，一次也没成功过，一次也没有像头一次去北京那样，闯进了大会堂。但正因为如此，李雪莲才要继续告状。让李雪莲不明白的是，二十年来，李雪莲告状从没成功过，从省里、市里到县里的各级政府，为啥对她的告状还草木皆兵呢？害得法院院长给她叫“大表姐”，镇长给她叫“大姑”。也许这正是李雪莲没想到的，正因为她一次都没有成功过，从省到市到县各级政府，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才越到后边越紧张呢。

但今年李雪莲不准备告状了。不准备告状不是这状不能告了，或各级政府把她吓住了，或二十年年年告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她自个儿灰心了，而是天底下有一个人信她的话，这个人死了。这个人也不是人，是她家里的一头牛。二十一年前，这头牛还是头牛犊，跟着它妈。二十一年前，李雪莲跟丈夫秦玉河商量假离婚时，就在家里的牛舍。牛舍里拴着一头母牛，还有一头牛犊，在撞着母牛的下裆拱奶吃。除了这两头牛，世人无人听到这假离婚商量的过程。正因为无人听到，就给了秦玉河可乘之机；大半年之后，他跟另一个女的好了，便把假离婚说成真离婚，跟那个女的结婚了。正因为当时没人听到，李雪莲二十年告状没有结果。十年前，李雪莲见年年告状没有结果，有一段差点疯了；出门见人说话，语无伦次；见到她的人，都说她神经了。她的女儿当时十岁，也觉得李雪莲疯了，晚上不敢跟她在一起睡觉，睡觉跑到邻居家。李雪莲自己也觉得，当时神经有些错乱，白天见人嘻嘻笑，晚上便跑到牛舍里，教牛说话。希望有一天牛能说话，帮她洗冤。但牛哪里会说话呢？有一天老牛突然死了，剩下它的女儿；它的女儿这时也十一岁了，比李雪莲的女儿还大一岁；十年过去，也牛到中年了；倒是女儿见它娘死了，眼中涌出了泪。李雪莲上去踢它一脚：

“你娘死了，你知道哭，我十年的冤屈没人理会，你咋不哭？”

那牛便仰脸看李雪莲。李雪莲：

“你不会说话，不会点头和摇头呀？十一年前离婚那场事，你也在场，你说说，当时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没想到那牛竟摇了摇头。李雪莲扑上去搂住它，大放悲声：

“我的儿，世上有一个人，开始信我的话了。”

听李雪莲在大哭，邻居们以为她又犯了神经，赶来劝她，还以为她在哭老牛死了呢。等邻居们走后，李雪莲又问那牛：

“你再告诉我，我这状还告不告了？”

牛又点点头。李雪莲这才又鼓起告状的勇气。本来要神经了，又开始不神经了。又十年过去，这头牛也二十一岁了，一天夜里，也要死了。临死之前，两眼看着李雪莲。李雪莲着急地拍它：

“我的儿，你千万别死呀。你一死，世上又没一个人信我的话了。”

牛眼中也涌出了泪。李雪莲又赶紧问：

“临死前你告诉我，我这状，还告不告了？”

牛摇了摇头。接着喘息几声，闭上了眼睛。李雪莲扑到它身上大哭：

“王八蛋，连你也不信我这官司能打赢呀？”

又哭：

“世上一个信我的人都没有了，我这状，还告个哇！”别人家死牛都卖到镇上杀锅上，李雪莲家十年间死了两头牛，都没卖杀锅，皆拉到河滩上埋了。女儿的坟，挨着它娘。牛摇过头死了之后，李雪莲决定，准备听牛一句话，从今年起不再告状了。说起来，也不完全是听牛的话，是告状告了二十年，快把李雪莲拖死了；人没累死，心累死了；牛埋了，把自个儿折腾的心也埋了。但她把牛的事说给市长马文彬他们，马文彬他们不信，不但以为她又在说假话，还以为她在奚落他们，拐着弯骂他们，把他们气跑了。同时还差点把法院院长王公道气疯了。李雪莲倒不怪他们，牛的话，说给市长县长法院院长他们不信，把这话说给别人，世上又有谁会信呢？让李雪莲生气的是，全世界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信李雪莲一回呢？或者，怎么都不如一头牛呢？

但一头牛的话，还不是李雪莲决定今年不告状的全部原因。比牛更重要的，是她听了她中学同学赵大头一句话。二十年前，赵大头在该省驻京办事处当厨子。李雪莲头一回进京告状，就住在赵大头的床铺上。那回李雪莲闯进了大会堂，酿成了政治事故，按说也应该追究赵大头的责任；但那回国家领导人替李雪莲说了话，事后追究责任，从上到下，只顾处理造成李雪莲告状的当地官员，无人敢追究李雪莲这条线。赵大头平平安安在北京又当了十八年厨子；五十岁退休回乡，又在县城一家叫“鸿运楼”的饭馆打工当厨子，挣些外快。赵大头的老婆前年得乳腺癌死了，儿子结婚另过，家里剩下赵大头一个人。赵大头便常骑着自行车，从县城来看李雪莲。李雪莲家里的牛死的第二天，赵大头又来看李雪莲。两人坐在院里的枣树下，李雪莲对赵大头说牛的事，问赵大头：

“牛会说话你信不信？”

赵大头也不信牛会说话，劝李雪莲：

“知你心里憋屈，别再胡思乱想了。”

李雪莲瞪了赵大头一眼：

“知道你就不信。那么我再说一句，今年我不准备告状了，你信不信？”

告状告了二十年，今年突然不告了，赵大头也吃了一惊。愣了半天，接着问得也跟法院院长和县长一样：

“已经告了二十年，今年为啥不告了？”

李雪莲：

“我听了牛一句话，牛临死时对我说，不让我再告了。”

赵大头倒拍了一下巴掌：

“不管牛会不会这么说，反正我早想劝你一句，就怕你跟我急。”

李雪莲：

“你想劝我个啥？”

赵大头：

“和牛一样，这状不能再告了。一口气告了二十年，不是也没个结果？”

李雪莲：

“正是因为没个结果，我才要告呀。”

赵大头：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折腾了二十年，本来是要折腾别人，没想到恰恰折腾了自个儿。我问你，这告状的根儿，当初是谁种下的？”

李雪莲：

“秦玉河个龟孙呀。”

赵大头拍着巴掌：

“这不结了。你告状告了二十年，也没耽误人家过日子；折腾来折腾去，人家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过着，可不就剩下折腾你自己？看，头发都白了。”

李雪莲：

“正是这样，我才忍不下这口气呢。”

赵大头：

“那我再问你，你说你们二十一年前离婚是假的，秦玉河说真的，他为啥这么说？”

李雪莲：

“他又找了个婊子。”

赵大头又拍巴掌：

“这不又结了。人家跟婊子过上了新日子，你还在折腾旧日子，人家当然不会承认你们离婚是假的。他一日不松口，你就一日告不赢。”

李雪莲：

“我算栽到了这个龟孙手里，当初把他杀了就对了。”

赵大头：

“照我的意思，当初把他杀了也不对，当初你应该学他。”

李雪莲一愣：

“咋学他？”

赵大头：

“也找个男人结婚呀。他能找，你也能找，跟他比着找。在这上头赌气，比跟他折腾过去的真假管用多了。你早这么做，也热乎乎过了二十年，不至于把自个儿老在告状路上。”

李雪莲又愣在那里。别看赵大头上中学时是个窝囊废，又当了一辈子厨子，关键时候，倒说出了别人没说出的道理。也许他上中学时说不出来，当了厨子就说出来了；也许他二十年前说不出来，现在就说出来了。二十年前，李雪莲也这么想过，还去化肥厂找了秦玉河一趟。当时，只要秦玉河说一句真话，说出离婚的真假，她就不再纠缠过去；或者，她就放下过去的恩怨，去开辟新的生活；但就是那天，秦玉河又说出潘金莲的话，又把李雪莲逼到了告状路上；二十年后，李雪莲也有些后悔，如果李雪莲当初不理会秦玉河，重打鼓另开张，去找新的男人，说不定如今也过得热气腾腾，不至于二十年过去，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李雪莲说：

“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啥用呢？”

赵大头：

“有用。事到如今，想找人也不晚。”

李雪莲照地上啐了一口：

“四十九了，头发都白了，就是想找，谁要？”

赵大头马上说：

“我呀。”

李雪莲愣在那里。她以为赵大头在开玩笑，看赵大头的神色，又十分认真。但李雪莲一下转不过弯来。转不过弯来不是转不过再嫁赵大头这弯，而是二十年一直想着告状，一直想着跟秦玉河结婚再离婚，折腾个鱼死网破，从无想过再嫁别人。同时，一下面对面说这话，李雪莲脸上也挂不住，李雪莲上去踢了赵大头一脚：

“我都这么难了，你还拿我打镲。”

赵大头：

“这不是打镲，你我都是一个人，这么办，咱俩都合适。”

李雪莲：

“人人都知道，我可是潘金莲。”

赵大头：

“我喜欢潘金莲，我喜欢风流的女人。”

李雪莲又上去踢了他一脚：

“看，还是拿我打镲吧？”

赵大头边笑边躲：

“我不信，我不信你姓潘成了吧？”

又正色说：

“我劝你想想，这比告状可强多了。”

赵大头走后，李雪莲真想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觉得赵大头的话，比死去的牛的话实在多了，也实用多了。牛不让李雪莲告状就是一句空话，只说不让告状，没说不告状之后怎么办；赵大头不让李雪莲告状，却给李雪莲指出了另一条出路。如能再嫁人，也就不用告状了。如要再嫁人，告状也就不成立了。同时，潘金莲另嫁他人，潘金莲也就不是潘金莲了。但话是这么说，一下嫁给赵大头，对李雪莲又有些突然。说突然，也不突然，赵大头不是昨天才认识的陌生人，三十多年前，两人就是中学同学。那时赵大头就对李雪莲有意思，常悄悄从课桌后给她递“大白兔”奶糖。高中快毕业前的一天晚上，赵大头把李雪莲叫到打谷场上，搂住她就要亲嘴；只是李雪莲假装发火，推了他一把，把他吓回去了。二十年前去北京告状，李雪莲住在赵大头屋里，半夜赵大头进屋，黑暗中打量李雪莲；李雪莲突然说话，“大头，该干吗干吗吧”，接着打开灯，把赵大头又吓回去了。赵大头三十多年前窝囊，二十年前窝囊，事到如今，他却不窝囊了，敢面对面跟她说嫁他的话。赵大头不怕潘金莲。赵大头不是过去的赵大头了。李雪莲真动了心思。但从告状到再嫁人，也不是一句话能磨转过来的。这弯拐得还是有些陡，李雪莲得有一

个适应过程。于是给市长马文彬说自个儿不再告状的原因时，只说了前一半，没说后一半；只说了牛的事，没说再嫁人的事；更没说再嫁人不是空话，有一个现成的人在等着他，这人在县城“鸿运楼”饭馆当厨子，名字叫赵大头。正因为只说了牛的事，没说赵大头，就把市长马文彬等人气着了，以为是拿他们打镲。马文彬等人一生气，也把李雪莲气着了。如果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今年不轮番找李雪莲谈话，李雪莲先听牛的话，再听赵大头的话，今年也就不告状了；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级级逼她，不让她告状，李雪莲也看出来了，这逼也就是糊弄，想糊弄过去全国开人代会这一段时间，明显不是替李雪莲着想，而是替他们自己考虑，怕她去北京告状，撤了他们的职；李雪莲看穿这一点，反倒又要去北京告状了。她和赵大头的事，可以放一放。已经放了二十年了，再放一段时间，也不会馊到哪里去。就算要嫁赵大头，在再嫁之前，她得先出了这口气。哪怕再告最后一年，也把这口气出来再说。这时的告状，就成赌气了。这时的告状，已经脱离了本来的告状，矛头对准的不是前夫秦玉河，而是法院院长、县长和市长了。

五

与李雪莲在镇上羊汤馆谈崩之后，市长马文彬离开拐弯镇，坐在车上，一言不发。他旁边坐着县长郑重，前排副座上坐着市政府秘书长。马文彬在车上不说话，别人也不敢说话。乡村公路有些颠簸，有些拐弯，黑夜里，只看到前方的车灯高低起伏。一路颠簸到高速路口，车上鸦雀无声。到了高速路口，马文彬等人要回市里，郑重等人要回县里，郑重从马文彬车上下来；后边跟上来的县上的车，也忙停在路边；郑重跟县上一帮人，站在路边，目送马文彬等人离去。马文彬的车进了高速路收费口，突然停住，又倒了回来。郑重赶忙跑了上去。马文彬摁下车窗的玻璃，望着远处的黑暗，仍不说话。郑重只好站在车旁干等着。马文彬又将目光转向高速公路，看着一盏盏急速驶过的车灯。看了半天，终于说：

“我对这个农村妇女，已经彻底失望了。”

听马文彬说出这句话，郑重浑身哆嗦一下。如是一个干部，市长马文彬说出对谁“彻底失望”的话，等于这个干部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了。但李雪莲不是干部，就是一个告状的农村妇女；但从市里到县里，竟无人能奈何她。马文彬从远处收回目光，又叹息一声：

“看来，我们都小看她了。”

郑重不知如何回答好。附和，除了贬低自己，等于也贬低了马文彬。在镇上羊汤馆，大家都听出来了，马文彬被这农村妇女奚落了，或骂了，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不附和，一时也想不出反驳的理由。只好张张嘴，又合上了。马文彬看了郑重一眼，推了推自己的金丝眼镜：

“既然这样，就按你的方法办吧。”

对马文彬这句话，郑重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按郑重的方法，郑重是什么方法？是郑重的哪一种方法？但郑重又不敢明问。他突然想起，自己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曾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用的是针锋相对的方法，这时明白了马文彬的意思，便答：

“我回去就把她抓起来。”

又说：

“借口，总能找到。”

谁知郑重误会了马文彬的意思。马文彬皱皱眉：

“不是让你抓人。人怎么能乱抓呢？借口不当，后患无穷。二十年前，从市里到县里，一下撤了那么多人，不都是因为一抓，把她关进了拘留所？你总不能关她一辈子吧？再说，她可不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她的名字，跟过去的国家领导人连着呢。虽然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但这事的影响，还是不能低估。她是当代的‘小白菜’呀。她是一个名人呀。出了这个县这个市，没人知道马文彬和郑重是谁，但大家都知道这里出了个‘小白菜’。她的名声，比你我都大多了。她不是‘小白菜’，她不是‘潘金莲’，也不是‘窦娥’，她的确是哪吒，是孙悟空。怎么能动不动就抓呢？一抓，恐怕又抓瞎了！”

说着说着，有些想动怒。郑重身上，立马出了一层冷汗。他怪自己说话快了，把领导的话一时理解歪了，领导便把整个晚上的怒气，发到了他头上。好在马文彬有涵养，刚想动怒，又平静了：

“这事跟你在邻县当副县长不同，那是群众围攻县政府，到了‘小白菜’这里，人家可没有围攻你。什么事情都不能照葫芦画瓢，明白了吗？”

郑重平日反应挺快，现在脑袋空了，不知接着该如何回答，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也怕再答错了，马文彬再发火。这时市政府秘书长从车窗里探出脑袋，赶紧打圆场：

“马市长说得对，不同性质的事情，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又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既然她没有围攻县政府，我们只好采取下策，让人围攻她了。”

郑重终于明白了马文彬的意思，是让县上派人盯住李雪莲，不让她走出该县，到北京告状。但这种方式，既不是郑重的发明，也不是什么新方法；为了拦截上访的群众，各地政府经常这么做。郑重这时明白了马文彬发火的原因，并不是针对郑重，而是针对他自己：对一个告状的农村妇女，马文彬折腾一番，也没找到对付她的更好办法；白忙活一晚上不说，又得采取下策，用堵的办法。马文彬喜欢创新，

喜欢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到头来别人做不到的，他也做不到。恼怒恼怒在这个地方。为了替马文彬解围，郑重忙说：

“问题出在我们县，责任就在我们县，请马市长和秘书长放心，我们一定采取措施，劝解她留在家里，不再去北京告状，影响全国人代会的召开。”

六

从第二天起，李雪莲家四周，站了四个警察，日夜盯着李雪莲。警察都穿着便衣，吸着烟，不停地走动。被警察看着，对李雪莲已不是头一回。二十年间，一到全国开人代会，李雪莲家四周，都会站这么几个人。有时是三个，有时是四个。有时赶上县政府或市政府换届，也会来上两三个。由于年年如此，不管是警察，还是李雪莲，都已经习以为常。大家见到，还相互打招呼。因李雪莲不是犯人，大家平日无冤无仇，这些警察见到李雪莲倒很客气，都笑着叫“婶子”。下一年来的几个人中，往往会有一两个上一年来过的。李雪莲见到会问：

“又来了？”

那人便笑：

“婶子，又来给你当保镖了。”

李雪莲在院子里活动，他们不管；李雪莲出门，他们便跟在身后。李雪莲：

“我这是多少辈积的德呀，一下有了这么多跟班的。”

身后的警察便说：

“可不，美国总统，也就这待遇了。”

李雪莲在家时，警察渴了，也进来要水喝。李雪莲也拿起暖水瓶，给他们倒水。

今年来的四个警察，俩老人，俩新人。其中一个新人，是过去在镇上卖肉的老胡的儿子，在镇上派出所当编外警察。二十年前，李雪莲要杀秦玉河，先找弟弟帮忙，弟弟躲到了山东；李雪莲又去镇上找杀猪匠老胡。为了骗老胡，李雪莲没说杀人，只说让老胡帮着打人。为了一个打人，老胡提出“先办事，后打人”；李雪莲要“先打人，后办事”。后来李雪莲到当时的市政府门前静坐，被警察关进了拘留所；从拘留所出来，李雪莲又要杀人，又去找老胡，答应老胡“先办事，后杀人”；老胡一听是杀人，而且是杀好几个人，一下子怂了。现在老胡瘫痪在家，也不去集上卖肉了。警察们来的第二天，李雪莲才知他是老胡的儿子。老胡长得低矮，胖，一身黑膘肉；谁知老胡的儿子小胡，却长得眉清目秀，细胳膊细腿。知他是老胡的儿子，李雪莲便与他拉话。谁知几句话拉过，李雪莲便知这孩子不靠谱。李雪莲说：

“原来你是老胡的儿子，老胡现在咋样了？”

小胡：

“不咋样，还在床上躺着呢，离见阎王也不远了。”

李雪莲：

“今年咋轮到你看我了？”

小胡：

“欺负我呗。上个月跟所长顶了嘴，他就把这糟改事，派到了我头上。”

李雪莲：

“看人不好吗？不比抓人强？”

小胡：

“你说得轻巧，夜里你焐着热被窝在床上睡大觉了，我们还得在冷地里站着。虽说立春了，夜里也寒着呢。”

李雪莲：

“谁让你们看我了？”

小胡：

“婶子，啥也别说了，不怪你，不怪我，就怪全国开人大。”

李雪莲倒被他逗笑了。

说归说，笑归笑，李雪莲还是要告状。要告状，就不能被他们看住，就得逃跑。不逃跑，就无法到北京告状。无非离全国开人大还有七天，早去了没用。往年也逃跑过；逃跑一般都在夜里；有逃跑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这天赵大头又从县城骑自行车来看李雪莲，见李雪莲院子四周站了四个警察；他与其中一个也认识，与那人打过招呼，进门对李雪莲说：

“中国有俩地方，布岗才这么严。”

李雪莲：

“哪俩地方？”

赵大头：

“一个是中南海，一个就是你家。”

两人在枣树下坐下。赵大头：

“上一回那事，你想得咋样了？”

李雪莲一愣：

“啥事？”

赵大头：

“就是咱俩结婚的事。”

李雪莲：

“大头，不管我想得咋样，这事儿都得往后搁一搁。”

赵大头一愣：

“为啥？”

李雪莲：

“在考虑这事儿之前，我还得先告状。”

赵大头又一愣：

“上回你不是说听牛的话，不告状了吗？就是不听牛的话，也该听我一句话呀。”

李雪莲便将与市长在镇上羊汤馆会面的事，如何引起的冲突，如何不欢而散，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赵大头说了。李雪莲：

“他们欺人太甚。”

说着说着又生气了：

“本来我不准备再告状了，说给他们，他们就是不信，把我当成了骗子；我说听了牛的话，他们认为我在骂他们。上回我给你说牛的事，你就能听懂；说给他们，他们怎么就不懂呢？为啥我说什么，他们都往坏处想呢？不把我当成坏人，能派警察看着我吗？他们步步紧逼，又把我逼上梁山了。原来不告状是为了自个儿，现在不告状就成了窝囊废；不去告状，他们还以为是警察看死了我呢。原来告状是为了告秦玉河，现在告状是为了告这些贪官污吏。既然他们把我当成了坏人，我不能让他们消停。他们怎么还不如一头牛呢？”

赵大头听后，也觉得市长他们不懂事。李雪莲本来不准备告状了，他们又把矛盾激化了。他们把矛盾激化没有什么，却耽误了赵大头的好事。赵大头搔着自个儿的大头：

“能不能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呢？还按咱们原来说的，放下告状，过咱们的安生日子？”

李雪莲：

“不能。事情逼到这种份儿上，我咽不下这口气。心里有口气在，就是咱俩结婚，我也过得不痛快。”

赵大头看到事情无可挽回，不禁有些发愁：

“没想到事情成了成了，又出了这么大的变故。”

李雪莲这时说：

“大头，我想求你一件事。”

赵大头一愣：

“啥事？”

李雪莲指指院外：

“院外有四个人看着我，我要想告状，就得从家里逃出来，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你能不能帮我逃出去？”

这又是赵大头没有想到的。赵大头：

“是让我帮你打架吗？”

李雪莲：

“打架行，不打架也行，只要能帮我逃出去。”

赵大头又犯了愁：

“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四个人呀。”

又说：

“再说，这是与政府作对的事，后果很严重呀。”

李雪莲不禁火了：

“我都跟他们作对二十年了，你连一回都不敢作对，还想着跟我结婚；两人想不到一块儿去，就是到了一块儿，这日子也过不成！”

赵大头慌了：

“你别急呀，我这不是在考虑吗？你连考虑都不让呀？”

李雪莲倒被他气笑了，说：

“大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二十年前，我曾经考验过在镇上卖肉的老胡，老胡没经得住考验，你可不要学老胡呀。”

赵大头：

“老胡我倒不是老胡，只是一时想不出好法子呀。”

李雪莲：

“你回去好好想吧。离北京开人代会，就剩一个礼拜了；三天后来见我，帮我逃出去。”

但三天之后，赵大头没有来。李雪莲知道，一考验，又把赵大头考验出来了；赵大头也成了二十年前在镇上卖肉的老胡，光想着与她成就好事，不想沾惹另外的麻烦；见麻烦来了，转身就溜了。没有赵大头，李雪莲也不能不逃。逃跑要在夜里。但这天是阴历十五，天上一个大月亮，把地上照得雪白。一更、三更、五更，李雪莲从茅房扒着院墙往外看，四个警察都吸着烟在溜达呢；明显不是机会。硬着扒墙往外跑，被他们发觉了，李雪莲四十九了，这些警察都二三十岁；李雪莲是一个人，他们是四个人；李雪莲也跑不过他们。一次逃跑没有成功，反倒让他们提高了警惕，说不定第二天就会来七八个警察，

那样就更不好逃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李雪莲吃过好几回这样的亏，只要一次没逃成，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就会增派警力，下次更不好逃了。一直等到天亮，李雪莲没敢动作；天亮后，太阳升起来了，大日头底下，更不好逃了。

一天无话，到了晚上。李雪莲盼着天阴，谁知天仍很晴朗，万里无云；天刚傍黑，一个大月亮，又迎头升了上来。李雪莲便骂，连天都不帮她的忙。这时有人拍门。李雪莲以为是警察寻水喝，打开门，却是赵大头。赵大头推一自行车，车的后座上，驮一大纸箱。李雪莲没好气地：

“你不是不敢来吗？咋又来了？”

赵大头把李雪莲推到院子里，从自行车上，开始往下卸纸箱。纸箱打开，从里边掏出三只烧鸡，四只酱猪蹄，还有五只卤好的兔脑袋；又“嘀哩吮当”，掏出六瓶“老白干”。李雪莲看得呆了，突然明白赵大头的用意，拉过赵大头的大头，照他脸上亲了一口：

“好你个大头，我以为你没种了呢，谁知你在想计谋；我以为你是个榆木脑袋呢，谁知里边还有不少鬼点子。”

赵大头挥挥手：

“赶紧点火，再去炒几个热菜。”

待酒席在正房安置好，赵大头出门去寻警察。虽已立春了，夜里也寒，四个警察，捡了一些树枝，在西墙外烘了一堆火，四个人伸出八只手，正蹲着向火。赵大头与其中一个认识，便喊：

“老邢，别在风地里冻着了，进屋喝酒吧。”

老邢站起来，笑了：

“正执行任务呢，哪里敢喝酒？”

赵大头：

“不就是看人吗？人在屋里，在屋里眼睛不错珠地看着她，不比在院外保险？”

四个人相互在看。赵大头：

“再说，你们看这人，其实也不用看了。”

老邢：

“啥意思？”

赵大头：

“你们看她的目的，不就是不让她去告状吗？今年跟往年不同，今年她不告状了。”

老邢一愣，接着冷笑：

“这话谁信呢？”

赵大头：

“李雪莲要和我结婚了。今天这酒，就是定亲酒。她要跟我结婚，还会去告过去的离婚吗？”

四个人又相互看。老邢：

“真的假的呀？”

赵大头：

“这事开得了玩笑吗？就是我想开，人家一正经妇女，也不会跟咱开。这人，今年你们算白看了。”

老邢搔着头：

“你说的，倒也入情入理；就怕进屋喝酒，让所长知道了，回头再骂我们呀。”

谁知老胡的儿子小胡，率先离开火堆，进了院子：

“人家都要结婚了，我们还在外边傻冻着，不是有病呀？”

其他三个人相互看看，也犹豫着跟进了院子。

酒从晚上八点喝起，一直喝到夜里三点。一开始大家还有些拘谨，老邢还对这喝酒有些戒心。但看李雪莲欢天喜地在炒菜；上菜的时候，靠在赵大头身上，让赵大头往她嘴里送猪蹄筋；终于相信赵大头的话是真的。酒一喝开，就没了边。一开始是对喝，后来又划拳。不知不觉，三只烧鸡，四只猪蹄，五只兔脑袋，全到了人肚子里；李雪莲炒的六盘菜，只剩下些汤汁；六瓶五十七度的“老白干”，也进了他们五个人的肚子，平均每人一斤多。赵大头到底当了一辈子厨子，一斤多酒下肚，没事人一样。老邢，小胡，全喝得倒在桌下，昏睡起来。还有一个警察去了茅房，栽倒在茅坑旁。剩下一个醒着的，也想上茅房，但腿软得站不起来。赵大头和李雪莲从容地收拾了行李；收缴了四个警察的手机，装到一个布袋里，扔到房顶上；将自行车推出院子，将院门反锁上，趁着月光上了路。屋里那个醒着的警察，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想站起来追人，但腿软得站不起来；挣扎着爬到院子里，爬到院门前，用手拍着院门，大着舌头喊：

“回来，你给我回来！”

赵大头骑着自行车，李雪莲坐在后座，搂着赵大头的腰，早已走出二里开外。

七

李雪莲跑了，县里、市里大乱。一开始没乱到市里。第二天一早，县长郑重闻知李雪莲跑了，大吃一惊；他没敢往市里汇报，还想把事情局限在县里解决；用县里的警力，把李雪莲找回来。李雪莲逃跑，肯定是往北京告状。他连忙布置警力，盘查县里所有的汽车站；有一条铁路路过该县，县境内有一个小客站，慢车停，快车不停，又赶忙派人往火车站盘查；另外，凡是去北京的路口，都派警力堵截；不但堵截去北京的路口，北京在北边，凡是往北去的路口，高速公路路口，省级公路路口，市级公路路口，县级公路路口，乡村公路路口，连各村往北去的小道，都布置了堵截的警力。总共动员警力四百多名。但一天过去，四百多人，没有堵住一个人。这时市长马文彬，已经从公安这条线上，知道李雪莲从家里逃跑了。马文彬主动给郑重打了个电话，头一句话是：

“郑县长，听说你今天很忙啊。”

郑重便知道纸包不住火，事情已经露馅了，忙说：

“正要往市里汇报呢。”

马文彬：

“给市里汇报顶什么用？我想知道的是，兴师动众，找到这个农村妇女了吗？”

郑重只好如实答：

“还没有。”

马文彬不禁有些动怒：

“我说过多少回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防微杜渐’，不要‘因小失大’，怎么一而再、再而三，总在小的细节上出问题呢？一个县那么多警察，怎么连一个农村妇女都看不住呢？事情出在警察身上，但根子在哪里呢？我看还在我们领导干部身上。是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呢，还是没有责任心呢？这可让我有些失望。”

对于干部，马文彬一说对谁“失望”，谁的政治前途就要走背字了；虽然说的是“有些失望”，这个“有些”，已经让郑重出了一身冷汗；何况还有“没有责任心”几个字。郑重忙说：

“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

忙又说：

“请马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接受教训，保证在两天之内，把这个妇女找到。”

他说的两天，也是全国人代会召开前的期限；再过两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听郑重这么说，马文彬笑了；不过这笑与平日的微笑不同，是冷笑：

“你说的保证，恰恰是不能保证的。这个妇女不是一块石头，在深山里藏着，等着你去搬，她身上长着腿，腿上长着脚，你不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如何在两天之内找到她呢？”

郑重被马文彬问住了。本来他表的是一个态度，没承想被马文彬抓住了话把；上级如抓下级的话把，如蛇被打了七寸一样，下级就无法动弹了；郑重像被打了七寸的蛇一样，在电话这头张张嘴，答不出话来。马文彬似乎也不想跟郑重再啰唆：

“我后天就要到北京开人代会了，我不希望我在北京开人代会期间，与‘小白菜’在那里会面。”

又说：

“整个市丢丑不丢丑，在下丢丑不丢丑，就在郑县长了；郑县长，拜托了。”

说完，挂断了电话。郑重举着话筒愣了半天，仍不知所措；接着发现，自己的衬衣衬裤，从里到外都湿透了。马文彬最后一句话，可有些冷嘲热讽；冷嘲热讽之下，分量不可谓不重。郑重抓起桌上的茶杯，摔碎到地上；又抓起电话，把县公安局长叫了过来。县公安局长也忙了一天，午饭、晚饭都没顾上吃。郑重见到他，劈头就问：

“你忙活了一天，那个逃跑的农村妇女找到了吗？”

问得跟市长马文彬问他的话一样。公安局长哆哆嗦嗦：

“还没有。”

回答得跟他回答马文彬的话也一样。郑重的怒火终于发泄出来，盯着公安局长，两眼冒火：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连个人都看不住。”

又说：

“明天之内找到她，让她来见我；找不到，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

公安局长一句话不敢再说，慌忙又跑出去找人了。一边继续添派警力，一边让人把看守李雪莲的四个警察，老邢小胡等人，连同李雪莲那个镇的派出所长，直接送进了监狱。把他们送进监狱不是把他们当犯人，跑了一个人，也够不上判刑；而是让他们看管犯人，当小牢子。当小牢子，在公安部门，算是最苦的差事了。公安局长骂他们，骂得跟郑重骂他一样：

“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连个人都看不住。”

又骂：

“不是不会看人吗？那就从头学起，从看犯人开始；看上十年，也就长了记性！”

镇派出所长一边喊冤，一边又把老邢小胡四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老邢小胡四人一边自认倒霉，一边还有些庆幸：他们在李雪莲家喝酒的事，被他们四人共同瞒了下来；只说是执勤时不小心，让李雪莲跑了；如果被发现执勤时喝酒，就算“玩忽职守”，又该罪加一等了。

一派忙乱中，法院院长王公道倒从容镇定。李雪莲的案子跟法院直接连着，但李雪莲这回逃跑，跟法院这条线倒没有关系；看守李雪莲的是警察，属公安局，跟法院是两个系统。

八

李雪莲和赵大头从李雪莲家里逃出去之后，两人骑着自行车，并没有往北走。从家里逃出去是为了往北京告状，北京在北边，按说应该往北；但李雪莲告状告了二十年，与警察斗了二十年心眼儿，自个儿也长了心眼；李雪莲的村子地处这个县的东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往西、往南、往北，离县境皆一百、二百多里不等；只有往东，距县境六十多里；从这个县逃跑，只有逃出县境，才算逃出这个县警察的手心；于是李雪莲指挥赵大头，骑车并不向北走，而是向东。往东不往北，也给警察摆一个迷魂阵。两人刚逃出李雪莲的家有些兴奋；但骑车走出十里开外，又开始紧张，害怕家里醉酒的警察醒过来；而且一个人已经半醒，就是腿软动弹不得；待他们醒过来，或腿脚能动弹，他们马上就会往上汇报；如县上知道了，全县马上就成了天罗地网。赵大头拼命蹬自行车往前赶。骑出二十里，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湿了。李雪莲要替赵大头骑车，赵大头又逞能不让。李雪莲死活跳下车，赵大头才停下车来。李雪莲载着赵大头走了十五里，赵大头也歇了过来；骑车又换成赵大头。终于，在天亮之前，两人逃出了县境。往前又骑了五六里，两人下车，坐在路边一个桥墩上喘息。李雪莲：

“阿弥陀佛，总算过了第一关。”

赵大头：

“还是你的主意高，咱往东不往北。到了外地，再去北京不迟。”

李雪莲：

“大头，多亏你帮我，要不我也逃不出来。”

又说：

“已经出了县，你就回去吧；剩下的路，我自个儿来走。”

谁知赵大头梗着脖子：

“不，我不回去。”

李雪莲：

“你要干吗？”

赵大头：

“我已经回不去了。你想啊，我帮你灌倒那么多警察，又帮你逃了出去，已经在跟政府作对了；回去让他们抓住，他们岂能饶了我？”

这倒是李雪莲没有想到的。赵大头又说：

“这结果，我早想到了，我也是破釜沉舟。”

又一笑：

“再说，你去北京告状，我在北京待了三十来年，地方比你熟啊。”

字字句句，都出乎李雪莲的意料。李雪莲大为感动，一下抱住赵大头：

“大头，等这回告状回来，我就跟你结婚。”

赵大头被搂得也有些激动：

“反正我是豁出去了。只要结婚，哪怕你以后还告状，我年年陪着你。”

两人歇息过，又重新上路。到了当天中午，两人来到邻县的县城。赶路赶了一夜一上午，两人都有些累了；同时害怕他们县的警察在本县没有抓到他们，搜查范围从本县扩展到邻县，大白天易被人堵住；于是在县城城边找到一个饭馆，先吃了一顿饭，又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找到一个小旅馆住下，打算歇到晚上再上路。一是为了省钱，二是两人都已不拿对方当外人，两人只开了一个房间。同开一个房间，并不证明两人要干什么；谁知一进房间，赵大头就把李雪莲抱住了。抱住也就抱住了，刚才在路上，李雪莲也抱过赵大头。但赵大头抱着抱着，把李雪莲捺到了床上，开始剥她的衣服。李雪莲忙拼命推赵大

头，挣扎起身：

“大头，别闹。你再不起来，我就急了。”

三十多年前，两人还是高中同学时，赵大头把李雪莲叫到打谷场上，曾抱住李雪莲亲，李雪莲推赵大头一把，把他推翻在地，赵大头被吓跑了。二十年前，李雪莲头一回到北京告状，住在赵大头的床铺上；赵大头半夜进来，李雪莲明白他的意思，让他“该干吗干吗”，又把赵大头吓了回去。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二十年过去，赵大头不是三十多年前和二十年前的赵大头了，李雪莲明明说要急了，赵大头也不怕，仍死死捺住她，剥她的衣服：

“亲人，我等了几十年了。”

也是经过一夜一上午的奔波，李雪莲浑身乏了，挣不过赵大头；让李雪莲感到奇怪的是，赵大头也奔波了一夜一上午，怎么还这么大邪劲儿呢？加上赵大头要陪李雪莲去北京告状，两人也说过要结婚的话，挣扎几个回合，李雪莲也就不再挣扎了。终于，李雪莲让赵大头剥光了。赵大头也脱光了自个儿的衣服。连个过渡都没有，赵大头一下就入了港。李雪莲二十一年没干过这种事了，一开始有些紧张。没想到赵大头入港之后，竟很会调理女人。没入港之前着急，入港之后，反倒不着急了。他身子不动，开始舔李雪莲的耳垂，亲李雪莲的眉和嘴，又舔李雪莲的奶。待李雪莲放松之后，下边开始动作。这动作也不是千篇一律，他轻轻重重，左左右右，竟将李雪莲的兴致慢慢调了上来。这兴致，也二十一年没有了。待李雪莲兴致上来，他又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大动起来。突然之间，李雪莲竟涌上来高潮。李雪莲开始大呼小叫。高潮之后，赵大头还不停，又前后夹击，使李雪莲又涌上来一回高潮。李雪莲又叫。当年李雪莲跟秦玉河在一起时，也从无有过这样一波接一波的兴奋。这个赵大头，表面看憨厚，谁知也不是个好东西，在这上头，竟也积下许多手段。赵大头也五十出头了，没想到奔波一夜一上午，还攒下这么大的火力。终于，两人大呼小叫完，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这时李雪莲哭了：

“大头，你可别忘了，你这叫强奸。”

赵大头忙给她擦泪，又用手拍着她的大腿：

“咱俩白耽误三十多年。”

又悄声问：

“你说，痛快不痛快？”

李雪莲倒不好意思起来：

“大白天的，你不知道害羞哇？”

又将头拱到赵大头怀里，悄声说：

“一辈子，还没这样过。”

正是因为这场事干得好，接着就扭转了他们要去的方向，和要去的地方。赵大头给两人盖上被子，两人露着头，赵大头攥着李雪莲的手：

“亲人，我问你一句话，人是愿意跟自个儿喜欢的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不相干的人在一起？”

李雪莲：

“这话多傻呀，那还用说。”

赵大头：

“人是愿意跟亲人在一起，还是愿意跟仇人在一起？”

李雪莲：

“这话一样傻。”

赵大头：

“那好，既然你说我这话问得傻，那就证明你也傻。”

李雪莲一愣：

“啥意思？”

赵大头：

“既然你明白亲人和仇人的道理，我劝你还是别告状了。告状，就是离开亲人，跟仇人在一起。”

又说：

“如果把仇人告倒了，这状告得也值，可你告了二十年，不是也没个结果？”

又说：

“二十年没有结果，今年再告，也不一定有结果呀。今年，不管是你，还是仇人，和往年也没啥区别呀。”

李雪莲：

“这道理我今年也悟出来了，一开始我也不想告状了，还不是听不听牛的话，全是那些贪官污吏逼的，让我生生又要告状；他们总把我的话往坏处想，总把我当成坏人。这回告的不是秦玉河，是这些贪官污吏。”

赵大头：

“我也知道，这些贪官污吏，比秦玉河还坏；正是因为他们比秦玉河坏，跟他们折腾起来，会更费工夫。更费工夫不说，更折腾不出个结果。”

李雪莲“呼”地坐起：

“反正我咽不下这口气。”

赵大头拍了一下巴掌：

“我说的就是这个。为了一口气，你已经折腾了二十年；为了一口气，再折腾二十年，咱都七老八十了。跟他们制气没啥，不是白白耽误了咱们自个儿的好事？”

又用手摸李雪莲的下身。李雪莲又慢慢躺了下来。赵大头：

“俗话说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跟这些人折腾，你是一个人，人家是一级一级的政府，你是赤手空拳，人家有权有势，一有事还能动用警察，现在我们不就被人家赶着跑？咱哪里折腾过人家？折腾出结果折腾不出结果咱倒也不怕，问题是，咱把自个儿一年又一年也搭进去了。你还想在这泥潭里扑腾多少日子？咱何不自个儿把自个儿救出来，过咱的痛快日子？”

又悄声问：

“你说说，咱们在一起痛快不痛快？”

没有今天的痛快，也就没有这场谈话；这场谈话放到过去说，过去也说过，李雪莲不会听进去；有了今天的痛快，李雪莲觉得赵大头说的也有道理。放着痛快的日子不过，再去跟那些贪官污吏折腾，倒是把自个儿全搭进去了；二十年前，自己才二十九岁，还有工夫折腾；现在四十九了，再折腾几年，真把自己的一辈子全搭进去了。赵大头说的也对，世上无人帮自己，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或者，正是赵大头今天一席话，救了李雪莲。李雪莲不说话了，眼中涌出了泪。要说有恨，她好恨过去的二十年啊。赵大头又替李雪莲擦泪：

“你要回心转意，咱们回去就结婚。”

又说：

“只要咱们结婚，再不用跟不相干的人和仇人打交道了。”

又说：

“只要咱们不跟他们折腾，对昨天灌醉警察的事，他们肯定也不会追究，他们掂得出哪头轻哪头沉。”

李雪莲又坐起身：

“就是照你说的，咱们不告状，也不能马上回去。”

赵大头：

“为啥？”

李雪莲：

“那也得最后折腾他们一回。咱们一回去，他们就知道咱们不告状了；咱们不回去，他们还以为咱们去北京了呢；他们怕就怕我去北京；我一去北京，他们就到北京找去；就是今年咱们不去北京告状，也不回去，仍让他们到北京找去。”

赵大头马上同意：

“对对对，再折腾他们一回。咱们没去北京，他们在北京哪里找得着？越找不着，他们越着急。”

又说：

“那咱们也不能待在这儿，这儿离咱县近，老待在这儿，说不定又被他们找着了。”

李雪莲一愣：

“那我们去哪儿？”

赵大头：

“我带你到泰山玩儿去。泰山你去过吗？”

李雪莲心里倒一动：

“二十年光顾告状了，只去过北京，别的地方，哪儿也没去过。”

赵大头：

“泰山风景可好了，我带你看日出；一看日出，心里马上就开阔了。”

两人越说越一致。赵大头翻身把过李雪莲，又上了她的身。李雪莲推他：

“还来呀，咱都多大了？”

赵大头攥住李雪莲的手，让她摸他下边：

“你看大不大？”

接着又入了港。一边动一边说：

“我也没想到，跟你在一起，我也返老还童了。”

第二天一早，两人将自行车存在旅馆，搭长途汽车去了泰山。途中梁山界在修高速公路；行车的路，和要修的路，又在了一起；路上塞满了车。长途车走走停停，到了泰山脚下的泰安，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这时再登泰山是来不及了，两人便在泰安的偏僻胡同里，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夜里赵大头又没消停。第二天一早，两人在门口吃过早饭，便去爬泰山。为了省钱，两人没敢坐缆车，便顺着百转千回的台阶往山顶上爬。往山上爬的人还真不少，天南地北，各种口音都有。出门旅游，对李雪莲还是平生头一回，李雪莲爬得兴致盎然，遇到别的妇女，还与人家搭话。赵大头连着折腾两个晚上，明显显得身虚，爬几个台阶一喘，爬几个台阶一喘；顾不上跟别人说话，也顾不上跟李雪莲说话。李雪莲看他喘气的样子，“噗啼”笑了，用手指杵他的眉头：

“让你夜里孬，看你还孬不孬了？”

赵大头还梗着脖子不承认：

“不是夜里的事，是腿上有关节炎。”

别人爬泰山，一个上午能爬到山顶；赵大头爬得慢，也拖累了李雪莲，中午才爬到中天门。转过一个弯，到了一座小庙前，赵大头一屁股瘫在地上，擦着头上的汗，对李雪莲说：

“要不你一个人往上爬吧，我在这儿等你。”

李雪莲有些扫兴：

“俩人玩的事，剩我一个人，还有啥意思？”

看赵大头实在爬不动了，也不好勉强他：

“要不咱别爬了，歇会儿咱下山吧。”

赵大头还有些遗憾：

“我还说今天住到山顶呢。爬不到山顶，就无法明天早起看日出了。”

李雪莲安慰他：

“我在家的时候，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天天看日出。”

赵大头：

“泰山的日出，和平地不一样。”

李雪莲：

“有啥不一样，不都是一个日头。”

两人在半山腰吃过早上带来的面包和茶鸡蛋，轮着喝过带来的塑料瓶里的水，开始往山下走。下山迈起步子，比上山轻快多了，赵大头又活泛起来，这时说：

“不行明年再来一趟，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

李雪莲：

“看到了就行了，再来再花钱，还不如换个地方。”

两人回到山下，找了一个面铺，就着烧饼，每人吃了一碗羊汆面，就早早回旅馆歇息。这天夜里，赵大头安生下来，不再招惹李雪莲。两人躺在一个被窝里，倚着床头说话。话从三十多年前说起，两人还是中学同学的时候。李雪莲便追问赵大头，何时对她起的意。赵大头：

“那还用说，见你头一面的时候。”

李雪莲啐了他一口：

“那是初中一年级，我才十三。”

又说：

“整个初中，你都没理过我。”

赵大头只好承认是高中一年级对李雪莲动的心：

“初中时你一头黄毛，到了高中，你才长开了。”

李雪莲又问高中时赵大头常给她买“大白兔”奶糖，钱是从哪里来的。赵大头说：

“偷俺爹的呗，为给你买糖，我没少挨打。”

李雪莲笑了，抱着赵大头的头亲了一口。又问高中毕业前夕，赵大头把她叫到打谷场上，为何推了他一把，就把他吓跑了。赵大头遗憾地拍着床帮：

“那时胆小呀。如果当时胆大，人生的路就得重写。”

又摇头：

“又长了三十多年，胆儿才长大了。”

李雪莲又啐了他一口：

“你现在是胆大吗？你现在是不要脸！”

两人笑了。接着又说起当年的同学、老师。三十多年过去，老师们大部分都去世了。初中的同学很多记不清了。高中的同学，知道的已经死了五个；剩下的，也都各奔东西。三十多年过去，大部分同学都当了爷爷奶奶；老了老了，混得圆满的少，被生活儿女拖累得疲惫不堪的多。说到儿女，李雪莲又说，自己的女儿，自己一个人把她从小养大，谁知养了个卖国贼，如今跟她也不一条心。不一条心不是说她不听话，而是在李雪莲告状这件事上，别人不了解详情指她的脊梁骨情有可原，女儿从小在她身边长大，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事情缘何而起，也不理解她，还嫌李雪莲整年抛头露面去告状，给女儿丢了脸，就让李雪莲生气了。女儿十九岁就出嫁了，明显是躲她。女儿自出嫁，很少来看她。倒是一直没跟李雪莲在一起、跟秦玉河长大的儿子，知道心疼娘。儿子的名字，还是李雪莲起的，叫“有才”。去年秋天，李雪莲在县城街上走，与有才走了个面对面。这时有才也快三十了，有了个儿子。常年不见面，李雪莲没认出有才；人已经走过去了，有才突然认出了李雪莲，又从后面撵上来，拉住她叫“妈”。娘俩儿相互看了一阵，有才说：

“妈，你老多了。”

又说：

“妈，知你受着委屈，可你也不能不心疼自个儿呀。”

临走时，又悄悄塞给李雪莲二百块钱。说到这里，李雪莲落泪了。赵大头替她拭泪：

“我觉得有才说的是对的。”

接着赵大头也叹息，自己那个儿子，早年上学不成器，让他跟自己学厨子，可他在灶前待不住，喜欢四处乱跑。如今三十多了，还功不成名不就，在县畜牧局当临时工，整天跟人瞎跑。每月挣的钱，养不活老婆孩子，时常来刮蹭赵大头。赵大头在县城饭馆打工挣的钱，不够补贴儿子一家的。好在他还有退休工资，手头才得以维持。赵大头感叹：

“养一番儿女，谁知是养个冤家呀。”

又说：

“我也想通了，就当上辈子欠他的。”

说过，两人睡下。第二天一早，两人出门，在泰安市里转了转。转也是干转，没买什么东西。相中的东西太贵，便宜的东西又用不着。到了中午，两人便不想转了，又回到旅馆。这时赵大头提出，去一百多里外的曲阜看孔子。那里是平地，用不着爬山。过去在中学学过孔子，知他说些似是而非的车轱辘话，没见过真人。也是在外边干待着没地方去，李雪莲说：

“去就去吧，不为看孔子，听说曲阜的麻糖不错，咱去吃麻糖吧。”

赵大头说：

“对对对，咱比较一下孔子吃过的麻糖，如不如我小时候给你送的‘大白兔’糖。”

李雪莲啐了他一口。为吃曲阜的麻糖，两人决定下午去曲阜。接着赵大头出门去长途汽车站买车票，李雪莲留下收拾行李。行李收拾过，李雪莲走出旅馆，想给赵大头买一件毛衣。虽然立春了，早晚也寒。逃出老家时，李雪莲带着毛衣；那天晚上赵大头只顾张罗灌警察喝酒，用调虎离山之计，接着便与李雪莲逃出本县，只穿了随身的夹衣，没带厚衣裳。今天清早出门，李雪莲就看赵大头打了个冷战，接着不住地打喷嚏。上午在街上转时，李雪莲就想给赵大头买件毛衣。在一家商场，李雪莲相中一件，价格九十六，赵大头嫌贵，又拦住不让买。马上又要上路，李雪莲担心一早一晚，把赵大头冻病了。冻病吃药，反倒比买毛衣花钱多了。从旅馆胡同出来，沿街走了二里多路，李雪莲又来到上午看毛衣的商场。讨价还价一番，九十六块钱的毛衣，八十五块钱买了下来。拿着毛衣往回走，又顺便买了四个面包，一袋榨菜，准备在路上当干粮吃。回到饭馆，欲推房门，听见赵大头在里面说话。原来他已经买车票回来了。但他一个人跟谁说话呢？再听，原来是打手机。打手机也很正常，李雪莲欲推门进去，又听他在手机里跟人吵架，便不禁停在门口。赵大头：

“不是老给你打电话，我把事给你落实了，你把我的事落实了没有？”

也不知对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赵大头急了：

“你光想着向县长汇报我搞定李雪莲的事，咋不汇报俺儿工作的事？”

又不知对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赵大头：

“我不是不相信政府，我要眼见为实。”

不知对方在电话里说些什么，赵大头：

“这叫啥话？这俩事儿咋能比呢？我这儿没法叫你眼见为实呀。别说在山东，就是在咱县，我跟李雪莲在床上搞的时候，你也不能在床边看着呀。”

又不知对方说了什么，赵大头大叫：

“咋会不一了百了呢？俺俩回去就要结婚了，她咋还会告状咧！”

李雪莲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

九

县法院审判委员会的专职委员叫贾聪明。二十年前，这个位置，一个叫董宪法的人曾经坐过。当时李雪莲找董宪法告状，他说该案不归他管；两人争执起来，他骂了一声“刁民”，又骂了一句“滚”；后来李雪莲闯了大会堂，他和法院院长、县长、市长一起被撤了职。专委被撤后，董宪法爱去牲口集市上看卖牲口，一看就是一天。八年前，董宪法得了脑溢血；五年前，董宪法死了；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贾聪明今年四十二岁，专委已当了三年。半年前，法院一个副院长退休了，空出一个位置，贾聪明便想填补这个空缺。由专委升副院长，倒也不算跨多大的台阶；但专委有职无权，名义上比庭长高，但在法院说话办事，还不如一个庭长；于是升任副院长，还得和庭长们一起竞争。法院有刑事一庭，刑事二庭，民事一庭，民事二庭，经济一庭，经济二庭，少年庭，执行庭等，共十多个庭；十多个庭，就有十多个庭长；加上全县二十来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审判庭；整个法院算起来，共三十多个庭长。三十多个庭长的想法，皆跟贾聪明一样，想当这个副院长。因专委有职无权，许多庭长，根本没把贾聪明放到眼里。三十多人争一块骨头，难免打成一锅粥。争来争去，副院长的位置空了半年，谁也没有上去。没上去贾聪明和庭长们着急，法院院长王公道却不着急。一粒葡萄，三十多只猴子在争，葡萄只能扔给一只猴子；葡萄不松手，三十多只猴子都围着你转；葡萄一丢手，丢到一只猴子嘴里，其他猴子会一哄而散；吃到葡萄的那只猴子，也会转脸不认人。现在的人都短，搞政治也跟做买卖一样，皆一把一结。而葡萄留在自己手里，还不单能让猴子们围着你转，更大的益处是，这些猴子不会干转，或多或少，总会给你献个寿桃。当年王公道就是这么一步步上来的，现在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他人之身。王公道这么做，法院在职的几个副院长也高兴，因大家或多或少，也能得些实惠；无非王公道得个大桃，他们得些小枣。有枣总比没枣强。时间拖得越长，大家得的实惠越多。王公道这么做，不但王公道这层人能得到实惠，县里的副县长、县长，也都人人受益。有的庭长为了当这个副院长，都活动到市里去了。

活动就需要活动经费。跟三十多个庭长比，贾聪明这方面不占优势。因专委有职无权，告状的便很少给他送礼；庭长有职有权，平日的积累比贾聪明丰厚不说，现时花钱，还可以在庭里实报实销。没有公家做后盾，贾聪明便比庭长们气馁许多。无法拼公，只能拼私；法院一个专委，工资并不高，每月工资，也就两千多块钱；贾聪明的老婆在医院当护士，每月工资一千多块；他爹老贾在街上卖生姜，也只能挣个仨瓜俩枣；而给领导送礼，仨瓜俩枣，却拿不出手。总不能给领导提一壶花生油、拎两只老母鸡或送一篮子生姜吧？不但不能送油、老母鸡和生姜，事到如今，送多贵重的东西都不赶趟了，得直接送钱。三十多人比着送钱，别人有公家做后盾，贾聪明从自个儿身上抽筋，半年下来，其他人就把贾聪明比下去了。不但比下去了，贾聪明身上的油，也已经被榨干了，再也送不起了。但已送出一些钱，如副院长到头来落到别人头上，他的钱就等于白送了；名义上，专委又比庭长高，到头来让一个庭长成了自己的领导，丢的就不仅是个职务，而是裹秆草埋老头，丢了个大人；贾聪明又有些不甘心。但钱是个硬通货，家里的亲戚都是穷人，平日还来求贾聪明帮忙，没有一个指得上；贾聪明有职无权，有钱人多不与他来往；左思右想，无筹措处；在法院又不敢露出来，只好在家里唉声叹气。这天晚上，他爹老贾卖生姜回来，见贾聪明闷闷不乐，便问他发愁的原因。贾聪明没好气地：

“还不是因为你？”

老贾一愣：

“我连啥事还不知道哩，咋就怪我了？”

贾聪明便把为当法院副院长，想给领导接着送钱，又无钱可送的事说了；又埋怨他爹：

“既然做生意，你咋不做房地产哩？就会卖个生姜。你要上了富豪榜，咱也不用在这里发愁了。”

老贾也有些气馁，又劝贾聪明：

“除了送钱，还有没有别的法子？”

贾聪明：

“有，你不卖生姜了，去当个省长，我不但不用送钱，人家还求着我当副院长呢。”

老贾又有些气馁。气馁过，又劝贾聪明：

“我卖生姜之前，不是还帮老毕卖过假酒吗？那也是天天求人的事。照我卖假酒的经验，如想让别人给你办事，除了让他现得利，如他有啥难事和急事，你帮他解决了，他接着给你办事，比给他送钱还管用呢。”

贾聪明突然明白什么，不禁急了：

“我说前年那一段，你给我拦了那么多无厘头的官司呢，原来桩桩件件，都跟假酒连着呢！”

又叹气：

“但这事跟你卖假酒不一样，现在我们面对的不是小商小贩，而是领导；小商小贩有事求咱，领导会有啥难事和急事找咱办呢？”

抬腿就走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领导的难事和急事，很快就被贾聪明遇到了。卖生姜的老贾，跟在县城“鸿运楼”餐馆当厨子的赵大头是好朋友。两人能成为好朋友并不是厨子每天要用生姜，两人有业务上的往来，而是两人都爱说闲话。老贾一辈子爱说闲话，赵大头四十五岁之前闷不做声，四十五岁之后开始闲磨牙。一辈子说闲话的人每天说说也就是个习惯，过去闷不做声、中途改说闲话的人就容易上瘾。一天不吃饭饿不死人，一天不说闲话就把人憋死了。为说闲话，赵大头爱串门；老婆死了，夜里无事，就更爱串门了。因与卖生姜的老贾说的着，晚上从“鸿运楼”下班后，往往先不回家，直接到老贾家说闲话。说话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李雪莲告状的事，从县里到市里，又一次闹得沸沸扬扬；闲话之中，大家便说到李雪莲。赵大头肚子里藏不住话，便将他与李雪莲的交往，从中学时代说起，如何给李雪莲送“大白兔”奶糖，两人如何在打谷场上亲嘴；又说到李雪莲头一回去北京告状，就住在他的床铺上，两人又差点成就好事，等等，说了个痛快。赵大头与老贾说这段闲话时，贾聪明正好在家。说者无心，听者也无心。但听着听着，贾聪明脑子突然一激灵，从法院院长王公道到县长郑重，再到市长马文彬，都在为李雪莲上京告状的事发愁；发愁，又一筹莫展；如果贾聪明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难题，不就应了他爹老贾说的帮助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话了吗？如能帮他们解决这个难事和急事，自己接着当法院副院长，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这比送他们钱可管用多了。而把李雪莲搞定，不让她告状，除了劝解和盯梢，让她跟别人结婚，不也是个法子吗？她闹的是跟前夫离婚的事，到底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如她跟另一个人结了婚，过去的案底不都不成立了吗？她闹的是前夫说她是潘金莲，潘金莲另嫁他人，不也等于妓女从了良吗？潘金莲也就不是潘金莲了。想到这里，心中不由大喜。心中大喜，面上并不露出来，只是对赵大头说：

“大叔，既然你跟李雪莲好过，我婶如今也死了，这不又是个机会？”

赵大头一愣：

“啥意思？”

贾聪明：

“锲而不舍，把她弄到手呀。听说她年轻时候，也是有名的美女。”

赵大头：

“那倒是，如她不漂亮，我也不会跟她交往这么多年。”

又遗憾：

“关键时候，我没有把握好哇。”

贾聪明：

“现在重说这事也不迟。”

赵大头摇头：

“事过境迁，事过境迁了。就是我有这意，人家正在告状，也没这心呀。”

贾聪明：

“正因为告状，我才劝你跟她结婚呢。”

赵大头一愣：

“啥意思？”

贾聪明便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从法院领导到县里领导，从县里领导到市里领导，为李雪莲告状发愁的状况，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不说，赵大头也知道；二十年过去，李雪莲告状的事，已在县里市里传得妇

孺皆知。但贾聪明还是重说一遍。说过，又对赵大头说：

“你要能把她搞定，跟她结婚，就不光是跟一个女的结婚的事了，还帮了从县里到市里领导的大忙。”

赵大头一愣：

“这可是两回事，结婚是结婚，领导是领导。”

停停又问：

“如果我帮了领导，我能得到啥好处呢？”

贾聪明：

“你帮他们，他们也能帮你呀。”

赵大头：

“他们能帮我个啥？”

贾聪明：

“你总不能说你没有难处。你有啥难处？往大里想。”

赵大头想了想：

“难处谁都有难处，我最大的难处，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在畜牧局当临时工，一直想转正，一直转不了；天天回来，还要刮我的油水。”

贾聪明拍着巴掌：

“这不结了。你要能把李雪莲搞定，让她不告状了，法院院长管不着畜牧局，但人家县长和市长可管得着，在畜牧局解决一个转正指标，对人家算个球啊，说不定还能一下给他弄个科长当当呢。”

赵大头愣在那里。贾聪明：

“还想啥呀，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赵大头：

“这事我办成了，他们不给我儿转正咋办？”

贾聪明：

“不给你办，你也白得一个老婆；给你办，是白饶哇。”

赵大头摇头：

“我现在犯愁的，主要还不是没老婆，而是儿子整天跟我闹。”

贾聪明：

“正是为了你儿子，你也应该试一试；不然，你啥时候能跟县长市长接上头呀？”

赵大头开始犹豫：

“试是可以试，就怕领导说话不算话呀。”

贾聪明信誓旦旦：

“你连政府都不相信？我以法院和法律的名义向你保证，只要你帮了领导，领导绝对不会不管你儿子。”

赵大头又怀疑地看着贾聪明：

“你这么积极撺掇这事，你从中图个啥呢？”

贾聪明又打开天窗说亮话，把自个儿想当法院副院长的事，给赵大头说了。说过，又拍巴掌：

“我的叔哩，现在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在领导面前立了功，我不也跟着你沾光吗？只要我当了副院长，从今往后，法院不等于是咱爷俩儿开的吗？”

赵大头思摸：

“这事不是一件小事，让我想想。”

说过，赵大头就回家了。当时贾聪明也就是这么一说，赵大头不办这事，贾聪明也没损失啥；办了，就等于白饶；就算赵大头办，能否办成，也得两说；贾聪明也就没太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想到第二天晚上，赵大头主动找贾聪明来了，说要办这件事。说办这件事不是他非要办，而是回去跟儿子商量了；当时商量也就是随意一说，或有些逞能，没想到儿子正发愁工作转正的事，非逼赵大头去办。世上的儿子都反对他爹再娶，赵大头的儿子，却逼着赵大头给自己找后娘。赵大头倒骑虎难下了。贾聪明听了，一下乐了：

“那就办呗。办成，咱们一步登天；办不成，咱身上也掉不下一块肉。”

赵大头：

“我想的也是这个。”

两人分手，赵大头便去张罗搞定李雪莲的事。事情虽然开始张罗，但对赵大头能否搞定李雪莲，贾聪明心里仍没有底。但正如他对赵大头说的，搞定，他跟着一步登天；搞不定，他身上也掉不下一块肉。说过，也就忘了这回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赵大头开始一天给他打一个电话，汇报他跟李雪莲关系的进展。但正如贾聪明预料的那样，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赵大头和李雪莲说起这事，也磕磕碰碰，说不到一起。正因为这样，贾聪明也没敢向领导汇报。害怕一旦汇报，领导重视了，最后赵大头又没办成，反倒弄巧成拙，影响领导对他的印象。米饭不熟，不敢揭锅盖；同时也怕露出饭味儿，别人也有跟赵大头熟的，越过他去抢功。本来这事也就是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但令贾聪明没想到的是，赵大头最后摸着石头渡过了河，竟把这事办成了。在本县没有办成，在邻县办成了；在本省没有办成，在山东办成了。当赵大头给他发短信，说事情搞成之后，贾聪明还有些不相信。贾聪明又用短信问：

真成还是假成?

赵大头又信誓旦旦回短信：

床都上了，还能有假?

贾聪明才彻底相信了。相信后，不禁热血沸腾。沸腾后，赶紧向领导汇报。李雪莲从家里逃跑了，县里追捕三天，还没追到，各级领导急得焦头烂额，这时汇报，也正是时候。但对向谁汇报，贾聪明又犯了犹豫。本来他是法院的专委，应该向他的直接领导汇报；他的直接领导，就是法院院长王公道；但贾聪明多了个心眼儿；加上他平日不喜欢王公道；王公道当庭长时，他俩吵过架；王公道是个记仇的人；贾聪明想当副院长，主要阻力就是王公道；他也给王公道送了不少礼，但总是缓解不下过去的积怨；一个连眉毛都没有的矮胖子，会有什么心胸？便想越过王公道，直接向县长郑重汇报。一是在郑重面前献功，比在法院院长面前献功效果大多了；献给院长，院长还得献给县长，功劳就成了院长王公道的；这样的傻事不能干；同时越过王公道献给县长，也等于背后给王公道一脚；院长没能力办到的事，贾聪明办到了，不是给自己将来当副院长，铺了更厚的台阶？于是兴冲冲来到县政府，要见郑重。

李雪莲跑了三天，县长郑重三天没正经吃饭。没怎么吃饭，肚子也不饿，嘴上起的都是大泡。虽然嘴上起大泡，三天过去，李雪莲还是没有找到，正兀自犯愁。放到平时，一个法院的专委想见县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县政府办公室的人，就把他挡下了；但现在是特殊时期，贾聪明一说见县长是为了李雪莲的事，办公室的人不敢怠慢，忙汇报给郑重；郑重忙让办公室的人，把贾聪明叫到他的办公室。听贾聪明说了赵大头和李雪莲事情的前前后后，郑重愣在那里。赵大头和李雪莲的事，大出郑重意料。愣过之后，接着就是不相信：

“真的假的呀？”

问得跟贾聪明在短信中问赵大头的话一样。贾聪明忙拿出自己的手机，让郑重看他和赵大头通的短信。不但看了过去的短信，已经上床的短信，还有一条赵大头一个小时前发过来的短信：

正在泰山上，回去就结婚。

贾聪明：

“县长，一字一句都在这儿，还能有假？”

又说：

“李雪莲都要结婚了，还能告状？”

又说：

“她虽然跑了，但跟人去了山东，没去北京，不是证明？”

郑重仍有些将信将疑：

“这可事关重大，来不得半点含糊。”

贾聪明：

“郑县长，我以党性保证，这事儿再不会出岔子。为了这事，我花了两年工夫，只是不到饭熟，我不敢揭锅。”

郑重彻底相信了。相信后，心里一块大石头，马上落了地。接着一身轻松。忙乱三天，动用四百多名警力，原来忙的方向错了。以为她去了北京，原来她去了山东。四百多名警力没解决的事，一个贾聪明解决了。郑重也知道贾聪明办此事的用意，法院缺职一个副院长；便对贾聪明说：

“老贾呀，你给政府办了一件大事。”

又说：

“我听说法院缺职一个副院长，等这事结束，组织上会考虑的。”

贾聪明也一阵激动。本来他还想向郑重汇报赵大头儿子在畜牧局当临时工，急着想转正的事，但县长刚刚说过他副院长的事，再另外附加条件，反倒不好张口了；也怕再说别的，冲淡自己副院长的事，那就成了跟组织讨价还价；便一时捺住没说，想等自个儿副院长的事儿落实之后，再重提赵大头儿子的事。郑重交代贾聪明：

“这事儿的过程，就不要跟别人讲了。”

贾聪明马上说：

“郑县长，这道理我懂。”

欢天喜地走了。贾聪明走后，郑重突然感到肚子饿了，这才想起自己三天没正经吃饭；忙打电话，让秘书给自己张罗一碗面条；接着又忙给市长马文彬打了个电话。三天前李雪莲从家里逃跑，郑重想瞒着马文彬，把事情局限在县里解决；后来被马文彬知道了，马文彬主动给他打了个电话，一下陷入被动。马文彬在电话里发了火，说他忘了三个成语，让马文彬“有点失望”，吓得郑重湿透了身上的衬衣衬裤。之后连抓三天人，也没抓住，郑重急得满嘴起泡，以为事情无望了，等着马文彬再发火，甚至做组织处理；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阴差阳错，事情又在这里峰回路转。事情终于解决了，郑重也想赶紧告诉马文彬，以减轻上回让李雪莲逃跑的负面影响。马文彬已经到了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已经开幕了。电话打通，马文彬正在吃午饭；郑重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向马文彬汇报了；马文彬听后，也吃了一惊。吃惊之后，没再问李雪莲，问：

“这法子是谁想出来的？”

郑重一开始想将功劳揽到自己头上，但怕事情过去之后，真相显现出来，再让马文彬知道了，反倒弄巧成拙；前几天李雪莲逃跑，他瞒情不报，就弄巧成拙；便如实说：

“是法院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跟那个男的是亲戚，跟李雪莲也认识。”

马文彬：

“可不能说这个人普通，他倒是个政治家哩。”

郑重吃了一惊；因不知道马文彬接着要说什么，不敢接话茬。马文彬：

“在李雪莲这件事上，他另辟了一条思路。我们总在李雪莲离婚的事上纠缠，他却想到了结婚。”

郑重见马文彬开始表扬人，虽是表扬别人，也跟表扬自己一样高兴，忙凑趣说：

“可不，跟打仗似的，抄了敌人的后路。”

马文彬：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在这件事情上，二十年来，我们总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年年堵，但也就是堵一年，这叫脚踩西瓜皮，走哪儿算哪儿；人家却能一下把准病根，让李雪莲跟人结婚。她跟人结婚了，这不一了百了了？”

郑重忙又说：

“可不，李雪莲一结婚，从今往后，再不用为李雪莲的事操心了。”

马文彬：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郑重知道，马文彬问谁叫什么名字，当然不是平日寒暄时问了，是关键时候问，这人的政治前途，就开始见亮了；郑重在邻县当副县长时，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事后马文彬就这么问过他的情况；现在马文彬又问设法让李雪莲跟人结婚的人的名字，知道这人得到了马文彬的赏识；本不欲告诉他，但郑重知道，他不告诉，马文彬也能通过另外的途径马上知道；在干部问题上，马文彬的一言一行，谁也不敢违拗；马上如实说：

“这人叫贾聪明。”

马文彬感叹：

“这个人不简单，他不是‘假’聪明，他是‘真’聪明。”

郑重赶忙跟上去说：

“县里正准备提拔他当法院的副院长呢。”

马文彬没再说什么，就挂了电话。

事情的结局，就这么皆大欢喜。

但令贾聪明没想到的是，贾聪明这边的事办妥了，赵大头开始反过来给贾聪明发短信，催贾聪明给他儿子办畜牧局工作转正的事，说他儿子还等着呢。由于贾聪明向县长郑重汇报赵大头和李雪莲的事时，为了自己副院长的事，没有汇报赵大头儿子的事；想等他副院长的事解决之后，再说赵大头儿子的事；接到赵大头的短信，便有些心虚。一开始还大包大揽，说“不久”就会解决；赵大头较了真，追问这个“不久”是多长时间，是三天，还是五天？贾聪明接着回短信，便有些支支吾吾，模棱两可。赵大头急了，便直接给贾聪明打了个电话；两人一句话没说对付，便吵了起来。正是这个电话，让已经煮熟的一锅米饭，又砸了锅。因这电话被李雪莲听到了。赵大头刚合上手机，李雪莲就破门而入，问赵大头：

“赵大头，你在给谁打电话？”

赵大头看李雪莲两眼冒火，知道事情败露了，但还极力掩饰：

“县城卖驴肉的老褚，欠我两千块钱，催他还钱，他还跟我急了。”

李雪莲扬手一巴掌，“啪”地扇到赵大头脸上：

“还说瞎话呢，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又说：

“赵大头啊赵大头，我以为你真心跟我结婚呢，原来你是在骗我！”

又说：

“你骗我没啥，咋又跟贪官污吏勾搭起来，背后算计我呢？”

说着说着更急了，脱下自己的鞋，照赵大头脸上、头上、身上乱摔。摔得赵大头抱住自己的头，往床底

下钻，一边钻一边说：

“我没骗你，我没算计你，我跟你结婚是真的。”

又解释：

“你听我说，这是两码事。”

但李雪莲不听他解释，又照自己脸上扇了一巴掌：

“我原来是个傻×，我活该呀我，二十年状都告下来了，到头来让人给骗了。”

接着哭了：

“出门告状不丢人，让人把人骗了，让人把人睡了，又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今后我可怎么活呀？”

接着大放悲声。赵大头从床下钻出来，也手足无措。看来话再往细里说，或再骗李雪莲，李雪莲是不会再相信了。他只好检讨自己。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也是被事逼的，我的儿子，在畜牧局等着转正呢。”

又说：

“主意不是我出的，是法院的专委贾聪明出的。”

又愣愣地说：

“你别伤心了，咱不管儿子的事也行，光咱俩结婚算了。”

李雪莲突然不哭了，也不再理赵大头，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将自己的衣裳和水壶，三下五除二塞进提包，拎上，踢开门走了。赵大头知道事情坏了，忙跟上去，边跟边说：

“你别走哇，有啥咱再商量。”

李雪莲不理他，大步走出旅馆。赵大头追出旅馆，又说：

“是我错了，不该背后跟人骗你；你要不解气，我再跟你一起，骗骗他们如何？”

李雪莲仍不理他，顺着胡同往外走。出胡同往右拐，是一菜市场。菜市场里，有卖菜的，有买菜的，熙熙攘攘。李雪莲穿过菜市场继续往前走。赵大头一把拉住李雪莲：

“你要不解气，再打我一顿也行。”

李雪莲正走到一肉摊前，转身抄起肉案上一把牛耳尖刀：

“我想杀了你，你知道不知道？”

说着，将手中的刀，向赵大头胸口捅去。赵大头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下跳出丈把远。也把卖肉的和其他人吓了一跳。但他们以为是夫妻吵架，赶上来劝解双方。赵大头在人群中喊：

“你想走也行，可你告诉我，人生地不熟的，你去哪儿呀？”

李雪莲在人群中喊：

“赵大头，没这事，我不告状；有这事，我还得告状；当面逼我我不告状，背后这么算计我，我一定要把你们掀个底朝天。你去打电话告密吧，这回不鱼死网破，我不叫李雪莲！”

十

李雪莲从山东泰安跑了，李雪莲所在的县、市又大乱。比上回李雪莲从家里跑了还乱。上回李雪莲从家里跑，县里还能抽调大批警力围追堵截；这回她从山东跑了，跨着省份，往山东调派警力，就费时费力了。再说，往山东派警力也不跟趟了，李雪莲既然从泰安跑了，决不会待在山东，她肯定又去北京告状了。如今去北京告状，又和前几天去北京告状不一样。前几天人代会还没召开，现在人代会已经开幕了。没开幕一切还来得及补救，如正在开会，让她再次闯进大会堂，比二十年前闯进大会堂，后果又严重了。头一回闯大会堂，她就成了当代“小白菜”；同一个妇女，闯两回大会堂，她的知名度，就赶上过世的本·拉登了。从省到市到县的各级领导，不知又会有多少人人仰马翻呢。

县长郑重也乱了方寸。李雪莲跑了，他没顾上李雪莲，先把法院院长王公道和法院专委贾聪明叫来，气呼呼地问：

“到底是咋回事？”

贾聪明没想到事情砸锅了，吓得浑身哆嗦。法院院长王公道闻知此事，他生气首先不是生气李雪莲再次逃跑，而是他的部下贾聪明主动插手到这狗屎堆里；上回李雪莲从家逃跑是公安系统的责任，这回李雪莲从山东跑了，就跟法院有牵连了。更让他生气的是，他看出来，贾聪明插手这狗屎堆，是为了自己能当上法院副院长；人有私心可以原谅，当贾聪明以为这事大功告成时，不向他汇报，越过他直接向县长汇报；除了邀功，还想证明王公道无能，就让王公道窝火了；没想到做好的米饭又砸了锅，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王公道还有些幸灾乐祸；但县长郑重不管这些，贾聪明邀功的时候没有王公道，现在事情砸锅了，追究责任，却把他叫来一锅煮了，就更叫他气不打一处来了。但县长郑重正在发火，他哪里敢分辩许多？只好低头不说话。贾聪明也知道祸全是他惹的；法院院长王公道，也对他憋了一肚子气；只好哆哆嗦嗦，将实情讲了。本来事情已经办成了，赵大头就要跟李雪莲结婚了；但赵大头与贾聪明的交易中，还有赵大头儿子在畜牧局转正工作的事；可上次给县长汇报时，贾聪明没有汇报赵大头儿子的事；赵大头反过来追问此事，他便不好回答，两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没想到这电话被李雪莲听到了，于是事情就败露了，李雪莲就跑了。听完事情败露的始末，郑重更急了，骂贾聪明：

“你上次为什么不汇报？你这叫瞒情不报，你这叫‘因小失大’！”

和上次市长马文彬训他时用的成语一样。王公道瞅准机会，又在旁边添油加醋：

“还不是因小失大的事，他瞒情不报，是光惦着自己当副院长了，他这是私心。”

又说：

“好端端的事，因为一己之私，又把各级政府搞乱了。”

郑重的火，果然又让王公道挑起来了，指着贾聪明：

“你的名字没起错，你不是‘真’聪明，你是‘假’聪明；你不是‘假’聪明，你是过于聪明，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又问王公道：

“李雪莲跑到哪里去了？”

王公道抖着手：

“不知道哇。”

看郑重又要发火，忙说：

“看这样子，肯定又去北京告状了。”

郑重：

“既然知道，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去北京，把她给我抓回来呀！”

王公道愣了，嘴也有些结巴：

“郑县长，抓人，是公安系统的事呀，跟法院没关系。”

郑重：

“怎么没关系？二十年前，这案子就是你们法院判的。再说，你不跟她还是亲戚吗？”

王公道忙说：

“啥亲戚呀，八竿子打不着。”

郑重指着王公道：

“我看你也是‘假’聪明，我告诉你，这事躲是躲不掉的，如果再出事，我县长当不成，你法院院长也保不住！”

又瞪王公道：

“别想蒙我，往年，你们法院也去北京找过李雪莲。”

王公道吓得浑身出了汗，忙说：

“郑县长，啥也别说了，我马上带人去北京。”

郑重：

“不是光去就完了，是把北京的大街小巷给我篦一遍，把李雪莲篦出来！”

王公道带着贾聪明，屁滚尿流地走了。王公道和贾聪明走后，郑重镇定下来，决定给市长马文彬打个电话。马文彬正在北京开人代会。上次给他打电话时，告诉他李雪莲的事情圆满解决了，她要跟人结婚了，还得到马文彬的表扬；没想到两天过后，又鸡飞蛋打；但郑重不敢瞒情不报，上回李雪莲从家逃跑，郑重想遮掩一时，后来被马文彬知道了，主动给郑重打了个电话，郑重马上陷入被动，让马文彬说出“有些失望”的话。这次李雪莲逃跑，情况比上次还严重；上次从家里逃跑，是就上访而上访；这回与赵大头闹翻，心里还憋着一肚子气；上回逃跑人代会还没开幕，现在人代会正开得如火如荼；如汇报晚了，再让马文彬知道了，马文彬就不是“有些失望”，会是“彻底失望”；事情就无可挽回了。不是说李雪莲的事无可挽回，而是郑重的政治生命就无可挽回了。但拿起电话，他又有些心惊胆战，两天前说事情已圆满解决，两天后突然又节外生枝，事情像打烧饼一样翻来覆去，就算及时汇报了，马文彬也会气不打一处来，就像郑重对王公道和贾聪明气不打一处来一样。拿起电话，又放下了。如此三次，他动了个心眼儿，没有马上给马文彬打电话，改成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市长马文彬在北京开会，秘书长也跟他去了北京；想先探一下秘书长的口气，然后再斟酌向马文彬怎么说。这时郑重又感叹，过去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邻县当常务副县长时，曾处理过群众围攻县政府的事；没想到调到这个县当县长，遇到一个李雪莲，被她的事情折腾得前怕狼后怕虎。他不明白的是，李雪莲闹的是婚姻的事，二十年来，各级政府怎么插手到人家的家务事里了？而且越插越深；李雪莲本是一农村妇女，她的一举一动，怎么就牵着各级领导的鼻子走了？这过程是怎么演变的？大家到底怕什么呢？郑重一时想不明白。但感叹归感叹，事情迫在眉睫，又不能不马上处理；事情虽然拧巴，但又得按拧巴来。电话打通，郑重向秘书长汇报了李雪莲事情又翻烧饼的情况，秘书长也吃了一惊：

“那个妇女不是要结婚了吗？怎么又要告状呢？”

郑重没敢汇报贾聪明为一己之私，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向上级汇报情况，说下级无能，等于在说自己无能，也属节外生枝；便说：

“本来他们就要结婚了，两人在外地闹了些矛盾，这女的就又跑了。”

把责任推到了赵大头和李雪莲头上。秘书长：

“这事有些被动呀。”

郑重忙跟着说：

“可不有些被动。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我们也料不到呀。”

秘书长：

“我说的被动，不是这个被动。昨天晚上，马市长陪省长吃饭，省长在饭桌上，也问到‘小白菜’的事，马市长便把‘小白菜’要结婚的事当笑话说了；当时省长笑了，其他领导也笑了。一天过去，笑话真成了笑话，让马市长怎么再向省长解释呢？”

郑重听后，出了一身冷汗。郑重明白，事情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严重了；事态已经从市长扩大到了省长。事情总在翻烧饼，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是一回事，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是郑重不好向市长解释，市长不过对他“有些失望”；连带市长不好向省长解释，市长对他就不是“有些失望”，也不是“彻底失望”，说不定马上就会采取组织措施。马文彬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虽然郑重也是马文彬提拔的，但此一时彼一时，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郑重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湿透了。他先向秘书长检讨：

“秘书长，是我工作没做好，给领导惹这么大的祸。”

又说：

“秘书长，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呀？”

又哀求：

“您也是我的老领导，不能见死不救呀。”

秘书长倒是个忠厚人，也替郑重想，沉吟半天，在电话里说：

“事到如今，只能用笨办法了。”

郑重：

“啥笨办法？”

秘书长：

“你从县里多抽些警力，换成便衣，让他们在李雪莲之前，赶到北京，在大会堂四周，悄悄撒上一层网。”

又说：

“当然，北京的警力，在大会堂四周，已有一层网，你把网撒在他们外边；如李雪莲要冲大会堂，在北京警方抓住她之前，我们先抓住她。”

又说：

“只要李雪莲不在大会堂出事，哪怕在北京别的地方出事，性质都不会那么严重了。”

又说：

“就当保卫大会堂吧。”

郑重听后，也眼前一亮，觉得秘书长的主意高明，马上兴奋地说：

“我代表全县一百多万人民，感谢秘书长的大恩大德。”

又说：

“我马上去布置警力。”

又说：

“还求秘书长一件事，这事能不能先不告诉马市长，我们尽量在我们的范围内解决。马市长的脾气，您也知道。”

马上又说：

“当然，我也知道，这么做，您替我们担着好大责任。”

秘书长：

“我尽量吧。但关键还在你们，这网要布成铜墙铁壁。”

郑重：

“请秘书长放心，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误，这回再不能让它出纰漏，我们一定布成铜墙铁壁，就是一只蛾子，也不会让它飞过去。”

与秘书长通完电话，郑重马上将县公安局长叫来，让他马上抽调几十名警察到北京去，换成便衣，在人民大会堂四周，在北京警力之外，再布上一层网，抓到李雪莲。郑重：

“上回，就是你们把李雪莲放跑的，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这回再出纰漏，就不是撤你职的问题了，我直接把你当成李雪莲抓起来！”

上回在警察手里跑了李雪莲，公安局长已如惊弓之鸟；后来听说跑掉的李雪莲，又要与人结婚了，不再告状了，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听说李雪莲又跑了，马上又紧张起来；虽说李雪莲第二回跑跟警察没关联，属节外生枝，但没有第一回跑，哪来第二回跑呢？现在见郑重脸色严峻，马上说：

“请郑县长放心，我马上抽调人，坐火车赶到北京。”

郑重又火了：

“火烧屁股了，还坐个火车，不能坐飞机呀？”

又说：

“事到如今，时间就是生命。”

公安局长马上说：

“马上坐飞机，马上坐飞机。”

又解释：

“办案经费紧张，以前没这习惯。”

这时郑重多了个心眼儿，往北京派警力布网的事，他不准备告诉法院院长王公道，仍让王公道带领法院系统的人，去北京大街小巷寻找李雪莲。双箭齐发，也算笨办法。郑重又对公安局长交代：

“这是秘密行动，不准告诉任何人，连法院也不能告诉。”

公安局长：

“别说法院，我连亲爹都不告诉。”

屁滚尿流地走了。

十一

王公道带领法院十四个人，已经来北京三天了，还没有找到李雪莲。王公道并不知道县里又派了几十名警察，在人民大会堂四周撒了一层网，以为寻找李雪莲的任务，全在他们这拨人身上。十四个随员，加上王公道，共十五个人，三人一组，分成五组，在北京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其中两个随员，往年来北京找过李雪莲，便由这两个随员，带两组人，去搜查李雪莲往年住过的小旅馆。这些小旅馆，大都藏在破旧的胡同深处，或在大楼的地下室里，又脏又臭。除了旅馆，还有李雪莲在北京认识的老乡，开小饭馆的，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在北京卖菜的，或在北京街头捡破烂的，凡能找到的人，都寻访到了。该寻访的地方和人都寻访到了，不见李雪莲一丝线索。另外三组人，集中搜查北京所有的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一是盼着李雪莲到京比他们晚，来个守株待兔；二是揣想李雪莲在北京住不起旅馆，夜里到火车站或汽车站的屋檐下歇息。但三天下来，火车站、汽车站换了千百万人，没有一个是李雪莲。天天找人不见人，王公道便把火发到了贾聪明头上。来北京找李雪莲，贾聪明本不想来，王公道像县长郑重逼他一样，训斥贾聪明：

“你哪能不去北京呢，你是始作俑者呀，不是你，今年整个法院都跟找人没关系。你为一己之私，毁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法院，你还想躲？”

又说：

“不是你去不去寻人的问题，是你寻到寻不到人的问题。如果寻不到李雪莲，在县长把我撤职之前，我不撤你专委的职，我请示中院，开除你的公职。”

贾聪明自知理亏，只好哭丧着脸来了。也是想戴罪立功，寻起人来，劲头倒蛮大。但一个人能不能找到，和找人劲头大小是两回事。连李雪莲是否到京都不知道，就是到京了，连她的住处都摸不准，满世界乱找有啥用呢？不找人，不知北京之大；不找人，不知北京人多；茫茫人海中，似乎找到是一种偶然，找不到倒成了必然。找不到人，就得继续找；何时人能找到，没有丝毫的把握。也跟北京的警方接上了头，凡去一个旅馆，或一个建筑工地，或一个菜市场，或一帮捡破烂者的居住地，都和那里的街道派出所取得了联系；所有火车站、汽车站的派出所也都去过；拿出李雪莲的照片，让人家辨认。一是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北京角角落落的警察都忙；二是来北京像他们一样寻人的，全国各地都有；此类案件，并不是他们一家独有；北京的警察就顾不过来。因为忙，对外地的求助者就爱答不理。你拿出一张县法院的介绍信，还有拿市政府、省政府介绍信的呢；王公道等人还有些气馁。倒是有几处北京的警察，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还感到奇怪：

“找人应该是公安呀，法院的人怎么上了？”

这时王公道便气不打一处来，指着贾聪明：

“你问他呀！”

倒弄得北京的警察一愣。贾聪明像罪犯一样，羞得连地缝都想钻进去。不但王公道对贾聪明没好气，来北京找人的其他十三个同事，也皆埋怨贾聪明无事生非，为了自己当副院长，把大家都带入了火坑。到北京找人，不同于到北京旅游看风景；旅游心里无事，就是个玩，找人一脑门子官司；旅游一天早早就歇着了，大家找李雪莲天天找到凌晨两点；凌晨，才好在小旅馆、汽车站或火车站堵人；皆累得眼冒金星。这天找到凌晨两点，回到宾馆，大家又累又饿，鸡一嘴鸭一嘴，又埋怨起贾聪明。贾聪明为了向大家赎罪，提出请大家吃夜宵。大家便问吃什么，如每人一碗馄饨，也就别费这劲了，还不如早点歇着；贾聪明便允大家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再上几瓶白酒。好不容易把大家吆喝上，贾聪明又去王公道的房间喊王公道。王公道却寒着脸说：

“人没找到，还有心思吃饭？”

但一眼就能看出，王公道不去吃这饭，不单惦着找人，更主要的，是不想给贾聪明面子。如吃饭院长不去，这饭不等于白请了？贾聪明又拉下脸求王公道：

“王院长，知你心里有气，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

又故意扇了自己一巴掌：

“啥也别说了，都是我爹害了我，当初让我帮领导解决难事和急事的主意，就是他出的。”

王公道这才磨磨蹭蹭，跟大家去吃饭。唯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三天没找到李雪莲，三天过去，李雪莲在北京也没有出事。王公道盼着，哪怕这么瞎子摸象再找十天呢，只要十天李雪莲不出事，那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就算找不到李雪莲，也能回去交差了。县长郑重一天一个电话，追问李雪莲抓到

没有；虽然三天没抓到，王公道把只要再有十天不出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闭幕，大家也能交差过关的道理讲了；没想到郑重在电话那头发了火：

“胡说，有这思想，就肯定会出纰漏。”

又说：

“腿在李雪莲身上长着，脚在李雪莲腿上长着，你咋能保证她十天不出事？”

又说：

“现在人代会才开到三分之一，越到后面，越容易出事，可不敢麻痹大意。还是那句话，抓不到人，你带着辞职书来见我！”

王公道唯唯连声。但抓一个人，哪是那么容易的？人当然还是要抓，同时盼着李雪莲不出事，也不能算错。

天天找李雪莲到凌晨两点，夜里风寒，找人找到第四天，两个随员病了。白天还只是咳嗽，到了半夜，发烧三十九度五。王公道忙让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打点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高烧仍不退，又大声咳嗽，一人还咳出几条血丝。第二天找人，不但病倒的两个人不能上街，还得另抽一个人在医院照看他们。本是五个小组，缺了三个人，王公道只好把剩下的人，临时编成四个小组。另有一个随员老侯，突然又闹着回家，说再过一周，是他老娘去世三周年的日子；他爹死得早，他从小由寡妇娘带大；三周年的事，还指着他张罗呢。又撅着嘴说，原以为找人也就三五天的事，谁知成了持久战。听说老侯闹回家，其他随员也人心浮动。王公道开始批评老侯，是个人利益重要，还是工作重要？放到平时，不但让老侯请假操办他老娘的三周年，正日子那天，王公道还会亲临现场呢；问题是李雪莲又到北京告状，国家正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要，还是你娘的三周年重要？身为国家干部，不知道孰轻孰重？像剃头挑子一样，不知道哪头轻哪头沉？哪头冷哪头热？是什么原因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你娘的三周年连在了一起？正是李雪莲告状；要恨，你就恨李雪莲吧。又许诺，若老侯以大局为重，不再回去参加老娘的三周年，继续留在北京抓李雪莲，待抓住李雪莲，老侯由助理审判员升审判员的事，回去法院党组就研究。连打带哄，软硬兼施，才将老侯留住，也才平息了大家的情绪，稳定了军心。

转眼又过了三天，李雪莲还没有抓到；但这三天过去，李雪莲在北京仍没出什么事。王公道一方面找人找得心焦，同时又三天没出事，心里仍感到安慰。盼着再有一个礼拜不出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闭幕，从上到下，大家都跳出了这个火坑。又怀疑李雪莲在跟大家玩猫捉老鼠，根本没来北京，去了别的地方，再一次改主意不告状了；又觉得她告状告了二十年，狗改不了吃屎，加上她与赵大头又闹翻了，正在气头上，也许不是不告状，是要找个关键时候告状；不是没来北京，是在北京某个地方藏着，正谋划人代会换届选举那天，再闯大会堂呢；马上又出了一身冷汗，觉得县长郑重骂得也有道理。

这天清早正要出门，一个在北京开饭馆的老乡老白，带领一个人来找王公道。为查找李雪莲的线索，前几天王公道带人去过老白的饭馆。说是一个饭馆，也就巴掌大一块地方，三五张桌子，卖些馄饨水饺杂碎汤等小吃。王公道以为老白发现了李雪莲的行踪，来提供线索，心中一喜；没想到老白指着另一个人说：

“王院长，这是毛经理，也是咱老乡，晚上想请你吃饭。”

王公道马上没了情绪：

“那可不行，正执行任务呢。”

老白知道一帮人在抓李雪莲，怕她冲击大会堂，便说：

“吃饭是晚上，晚上人民大会堂不开会，李雪莲冲进去也没用，不用担心。”

又说：

“累了七八天了，该喝一杯解解乏了。”

又将王公道拉到一边，悄悄指着王公道十多名随员：

“就是晚上巡逻，也该他们去呀，你是领导，就不必亲力亲为了。”

话说得句句有些愣，但仔细听起来，又话糙理不糙；王公道被他逗笑了。王公道指着老白带来的那人：

“他是什么人？”

老白又悄声：

“实不相瞒，说是个经理，出门也说自个儿是搞贸易的，其实就在北京卖个猪大肠。”

王公道一愣，和一个卖猪大肠的坐在一起吃饭，有失法院院长的身份。老白见王公道错愕，忙又说：

“但他卖猪大肠，和别的卖猪大肠的不同；北京市场上所有的猪大肠，都是从他这儿批发的，他可不就发了吗？”

王公道点头，不该以职业论高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接着又有些怀疑：

“他一个卖猪大肠的，请我吃饭干什么？”

老白：

“没事，都是同县人，相遇在北京，想结识一下王院长。”

王公道：

“别蒙我，说没事的人，恰恰有事。”

老白只好说实话：

“老家有个案子，想请王院长帮忙。”

王公道如惊弓之鸟：

“是离婚案吗？”

老白知道王公道被李雪莲离婚的案子吓怕了，忙摆手：

“不离婚，不离婚，有点经济上的纠纷。”

有经济纠纷王公道倒不怕，但也没有马上答应，只说了一句：

“再说吧。”

便带人上街找李雪莲去了。一天过去，王公道已忘了此事，没想到到了下午五点，老白又给王公道打电话，问王公道在哪里，老毛要请他吃饭；王公道这才想起早上说的话，但也只是应付一句：

“在永定门火车站呢。吃饭的事，就算了吧。”

没想到半个小时后，那个卖猪大肠的老毛，竟开着一辆“奔驰”车，拉着老白，来永定门火车站接王公道。王公道看着锃亮的“奔驰”，这才知道老毛卖猪大肠的厉害。一方面看人确有诚意，另一方面七八天风里来雨里去，没吃过一顿正经饭，确实想找个干净的地方喝上一杯；于是半推半就，一边交代手下的随员继续找人，一边上了老毛的“奔驰”车。

老毛倒也懂事，没将王公道拉到老白的小饭馆，直接拉到西四环路边的“888公馆”。一进公馆，灯火辉煌；天仙般的美女，排成两排；王公道舒了一口气，感觉刚刚回到人间。先去“桑拿”，洗了一番，蒸了一番，搓了一番，浑身上下打扫干净，才去包间吃饭。包间有一百多平米，宽敞明亮，屋子正中拱起一座小桥，桥下“哗哗”地流水。沿着小桥一轮一轮上的菜，皆是鱼翅、燕窝、象拔蚌、小米炖海参……这样的宴席，王公道在县上的“世外桃源”也时常吃到；该县虽地处内陆，倒不缺世界各地的海鲜；但现在人在北京，七八天风里来雨里去，没吃过一顿正经饭，对这宴席，便一下感到亲切。又打量屋内仙境般的陈设，感叹北京和老家，就是不同；菜相同，环境不同；或菜相同，人却不同；同是自己，在本县和在北京，又是不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七八杯酒下肚，王公道便有些醉意。没有醉意，他也会显出醉意，这也是院长当了七八年积下的经验。越是丰盛的宴席，越是有事，越是好吃难消化；一个“醉”字，便能挡住千军万马。酒过十巡，老白便示意老毛说事；这眼神让王公道察觉了，王公道又假装没看见。老毛便说自己有个表哥，趁着老毛在北京卖猪大肠，与老家的县外贸局做起了猪鬃生意；头几年合作得很好，没想到去年起了冲突，从年前到现在，县外贸局一直欠钱不还；几次协调不成，马上要打官司，请王院长做主。王公道：

“多大的标的呀？”

老毛：

“两千多万。”

王公道吃了一惊，做一个猪鬃生意，竟有这么大的标的；正因为标的大，肯定是桩难缠的官司；便更加显出醉意，舌头绊着嘴说：

“我可有些醉了。”

老毛也懂事，马上说：

“王院长，这事改日再说。”

又说：

“俗话说得好，喝酒不说事，说事不喝酒。”

王公道倒觉得老毛这人厚道。又十几杯下肚，王公道真喝醉了。一醉，脑子便撤了岗，又主动问起老毛说的案子。老毛便开始叙述案情。但王公道脑子越来越乱，如千军万马在云里雾里奔腾，一句也没听清楚。这时老白插话：

“王院长，这案子可比李雪莲的案子简单多了。”

听老白提起李雪莲的案子，王公道脑子倒转动起来；脑子里的千军万马，皆开始奔向李雪莲的案子；于是打断老毛的案子，开始主动说起李雪莲的案子。老毛的案子他一句没听清，李雪莲的案子，他却说得明白。因为二十年前，李雪莲的案子就是他审的；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也都经历了；二十年的种种艰辛，他也都品尝了；二十年都经历了，还不知何时是个尽头。说着说着，王公道哭了，用拳头擂着桌子：

“李雪莲，你个老杂毛，你可把我害苦了！”

老白和老毛面面相觑，不知该怎么劝他。王公道磕磕绊绊又想说下去，头一歪，栽到桌上睡着了。老白和老毛只好把他架出公馆，架到车上，把他送回他住的宾馆。

第二天早上酒醒，昨天夜里吃饭时，与老白老毛说过什么，王公道一句也不记得。酒虽醒了，酒的后劲儿又找上来，头疼欲裂。昨晚喝的是“茅台”，可能这“茅台”是假的。王公道抱着头，又觉得昨天晚上那顿饭吃的不值；为了一顿饭，跟卖猪大肠的坐到了一起；更重要的，也不知胡言乱语说了些什么。懊悔归懊悔，但懊悔的是昨天，今天的事情却不能耽误，还得上街找李雪莲。王公道忍着头疼，又带人出门。晕晕乎乎一上午，酒劲儿还没挥发完。王公道这组也是仨人，中午，三人找了一家面馆吃中饭。两个随员“吞喽”“吞喽”吃面，王公道只顾喝水。看着碗里的面和卤蛋，在他眼前放大了晃。正在这时，王公道的手机响了；掏出手机看屏幕，是另一组的老侯打来的。王公道以为老侯又要说他娘三周年的事，无精打采地说：

“你娘的事，不是说过了吗？”

没想到老侯说：

“王院长，我发现李雪莲了。”

王公道昨晚喝下的酒，“噌”的一声，全随着冷汗冒出来了，头也马上清醒了，声调也变了，忙不迭地问：

“你在哪里？”

老侯：

“在宋家庄地铁口。”

王公道：

“那还等个哇，赶紧抓住她呀。”

老侯：

“这里就我一个人，地铁口人又多，她踢蹬起来，我怕弄不住她呀。”

王公道：

“其他两个人呢？”

是指老侯那一组的其他两个人。老侯：

“在饭馆吃饭呢。我有点拉稀，也是出来找厕所，突然发现了她。”

王公道顾不上跟他啰唆，忙交代：

“那你不要打草惊蛇，先盯紧她，别让她跑了，我马上调人支援你。”

接着头也不疼了，一边示意其他两个随员放下面碗，随他走出饭馆，一边分别给其他两个搜寻组打电话，让他们赶紧打车，火速赶到宋家庄。电话里布置完，他们三人也上了出租车。半个钟头后，他们赶到了宋家庄地铁口。这时另一搜寻组也赶到了。老侯那组的其他两个人，也回到了老侯身边。但等王公道跑到老侯面前，老侯却说，李雪莲已经不见了。王公道急了：

“不是让你盯紧她吗？”

老侯指着地铁口出出进进的人流：

“你说得容易，这么多人，哪里盯得住？转眼就不见了。”

王公道顾不上埋怨他，指挥大家：

“赶紧，分头，地铁里地铁外，把它翻个底朝天，也得把她给我找出来。”

大家便分头搜查地铁内外。这时第四搜寻组的人也赶到了，也加入到搜寻的行列。但从中午搜到半下午，十二个人，像篦头发一样，把宋家庄地铁站内外篦了七八遍，里外没有李雪莲的身影。地铁是个流动的场所，也许李雪莲早坐地铁去了别的地方。于是大家各归各组，分别搭乘地铁，去别的地铁站搜索。但北京的地铁线路也太多了，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八号线，十号线，十三号线，八通线，亦庄线……共十几条线路；停靠站也太多了，有二百多个；哪里搜得过来？问题是你搜过这趟列车，搜过这个停靠站，并不证明这趟列车和这个停靠站就保险了；列车不停地穿梭，说不定你刚搜完这车和这站，李雪莲又坐车回来了，换了另一趟列车。也是能搜多少列车搜多少列车，能去多少站台，就去多少站台。大家从半下午一直搜到夜里十二点，也没顾上吃晚饭，还是不见李雪莲的踪影。到了夜里一点，北京所有地铁线路都停运了，所有的地铁站全关闭了；四个搜寻组，又回到宋家庄地铁口集合。没发现李雪莲还没这么担心，发现而没找到，就不知道她接着会干出什么，会惹出多大的乱子；本来盼着剩下几天不出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闭幕了，没想到李雪莲突然出现了；李雪莲身在北京，出事就在眼前，只是不知道这个事出在明天，还是后天。一下午一晚上时间，把王公道急得嘴上出了一排大血泡。但他没顾血泡，又埋怨老侯：

“当时发现了，还不扑上去，你那么一大胖子，压不住一个妇女呀？”

老侯还不服：

“你不是不让我打草惊蛇吗？”

又解释：

“咱也没穿制服，穿着便服，我怕我扑上去，李雪莲一喊，街上的人再把我当成流氓打一顿。”

其他的随员，倒被老侯逗笑了。王公道没笑，这时问：

“你到底看准没有呀，那人到底是不是李雪莲呀？”

这一问，老侯又有些含糊：

“我看的是个背影，她没转身，也没看清她的前脸。”

王公道：

“那你怎么断定是李雪莲呢？”

老侯当时敢断定，现在又不敢断定了：

“看着像呀。”

有随员埋怨老侯：

“别再看花了眼，让大家从中午忙到半夜，也没顾上吃饭。”

王公道心里也埋怨老侯，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像的，又没看准。没看准就有两种情况，那人可能是李雪莲，也可能不是。不是李雪莲虚惊一场，可万一要是呢？这危险就大了。王公道不敢松懈，第二天起，仍把北京地铁当成搜寻的重点，派三个搜寻组搜寻地铁；剩下一个组搜寻街上、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但两天过去，不管是地铁还是街上，不管是火车站还是长途汽车站，都没有搜到李雪莲。没有搜到李雪莲，也没见李雪莲在北京出事。王公道便倾向于老侯两天前在宋家庄地铁站看到的那个人，不是李雪莲。这时心里又得到些安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有五天就闭幕了，如果这五天能平平安安度过，不管李雪莲是否抓到，他都念阿弥陀佛了。

但这天半夜，他们没抓到李雪莲，李雪莲却被北京警方抓住了。大家搜寻一天，一无所获，回到宾馆睡觉。王公道刚脱衣躺下，手机响了。接起，是北京西城一个街道派出所打来的。十天前，王公道带人刚来北京时，曾搜寻过西城区一个地下室旅馆；李雪莲往年来北京告状时，曾在这里住过；一无所获后，又去这个街道派出所接头，留下了案情和电话。这个街道派出所的警察在电话里说，今天晚上，他们在中南海附近巡逻，碰到一个农村妇女，看样子像个上访的；带回派出所，问她话，一句不答；虽然不答话，又不像个哑巴；哑巴都是聋子，警察问话，看出来她明显能听懂；看她的模样，有点像十天前，王公道等人说的那个人。王公道一激灵，忙从床上跳起来：

“这人多大岁数？”

北京的警察在电话里说：

“五十来岁。”

王公道：

“长得啥模样？”

北京警察：

“中等个儿，短发头。”

王公道：

“多胖多瘦？”

北京警察：

“不胖不瘦。”

王公道拍了一下巴掌：

“就是她，我们马上过去！”

忙将十来个随员喊起，跑出宾馆，打了三辆出租车，风风火火往这个街道派出所赶。王公道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看来李雪莲还是来了北京。既然她在北京，不管李雪莲在人代会期间是否会出事，抓到李雪莲，还是比两手空空回去，更好向各级领导交代。王公道如释重负，与王公道同乘一辆车的其他三个随员，也都十分兴奋。一个随员开始称赞北京警察：

“北京的警察，就是比咱厉害；咱们找了十来天连毛都没见着，人家一个晚上，就把她抓住了。”

另一随员说：

“不管李雪莲是被谁抓住的，只要咱们把她带回县里，功劳就算咱们的。”

连垂头丧气十来天的贾聪明，这时都敢跟王公道凑趣：

“人抓住了，王院长，得请客呀。”

王公道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也就顾不得跟贾聪明计较，拍着大腿说：

“请客，一定请客，大家忙乎十来天，明天中午，咱们去吃烤鸭。”

说话间，到了街道派出所门口。大家下车，进了派出所，到了值班室，与值班的警察接洽过，警察转身去了后院。两分钟后，带来一个农村妇女。大家一看，全都傻了。原来这妇女不是李雪莲。岁数、身材都像，可脸不是。北京警察：

“一看就是个老告状油子，还跟我们装哑巴呢。是她吗？”

王公道倒哑吧了，像傻子一样摇摇头。

第二天一早，大家只好又在北京继续寻找李雪莲。

十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十二天了，李雪莲还没来到北京。法院院长王公道等十几人，等于在北京白找了；县公安局几十名警察，在人民大会堂四周，在北京警力布的网之外，又撒了一层网，这网也等于白撒了。李雪莲没到北京，并不是她改了主意，不来北京告状了；她没改主意，或来北京的路上，被山东、河北的警察拦截在半路上；山东、河北的警察也没有拦她，而是李雪莲病倒在半道上。也正是担心警察在半道上拦截上访告状的，李雪莲从泰安到北京，没敢坐京沪线上的火车，也没敢坐从泰安到北京的长途汽车，而是从泰安到长清，从长清到晏城，从晏城到禹城，从禹城到平原，从平原到德州，从德州到吴桥，从吴桥到东光，从东光到南皮，从南皮到沧州，从沧州到青县，从青县到霸州，从霸州到固安，再准备从固安到大兴，从大兴进北京……坐的全是县际间的乡村汽车。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了能躲开沿着京沪线布防的各地警察。也是二十年上访告状，与警察斗智斗勇，路上走出的经验。虽然走一站换一回车让人劳累，也多花出好几倍的路费，但总比图轻爽和省钱让警察抓住强。走一站停一站也耽误时间，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开半个月，只要在大会期间赶到北京，就不耽误她告状。她也料到县上知道她去北京告状，会派人去北京搜寻；二十年她年年告状，二十年县上年年拦截；能逃出去到北京的，不过五回，回回又有警察追到北京；根据她在北京与警察玩躲猫猫的经验，早到北京，警察找人的精力正旺，说不定就被他们抓住了；晚几天到北京，警察找人已经疲沓了，倒更容易钻他们的空子。

从泰安出发，一路上走走停停，五天之后，李雪莲赶到河北固安。一路上虽然辛苦，但也没出什么岔子。固安是河北与北京的交界处，由固安再换两回车，也就到了北京。李雪莲心中一阵高兴。车到固安，已是傍晚，李雪莲在一条小胡同里找到一个小客店，早早睡下，准备养足精神，明天进北京。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李雪莲从床上坐起，突然感到头重脚轻。用手摸摸自个儿的额头，竟像火炭一样烫。李雪莲不禁暗暗叫苦，路上不是生病的地方；告状路上，身体更不能出毛病；一出毛病，毁的不仅是身体，有可能就是告状。但人已到了固安，北京就在眼前，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开一天少一天，李雪莲不敢因为身体有病，在固安停歇；挣扎着起身，洗把脸，出了客店，沿着胡同走到大街上，又一步步走到长途汽车站。在汽车站外边的饭摊上，买了一碗热粥，盼着热粥喝下去，能出一身汗，发烧也就好了。没想到一口粥喝下去，又开始反胃；刚喝下的粥，又吐了出去。放下粥碗，仍不想在固安停歇，挣扎着买了车票，上了开往大兴的县际客车。在车上想自己的病，也是从泰安一路走来，先后换了十几趟车，路途过于劳顿。为了省钱，到一个地方，尽买些大饼就咸菜干吃，三天来没吃过一口青菜，也没喝过一口热汤。李雪莲这时后悔，俗话说穷家富路，不该路途上这么亏待自己。亏待自己没啥，耽误了进京告状，就得不偿失了。这时又想，路途劳顿、亏待自己是一方面，更大的原因，还是让赵大头气着了。中学时候，赵大头就对李雪莲有意；二十年前，李雪莲头一回进京告状，赵大头还帮过李雪莲；二十年后，赵大头又追求她；为了追求她，还帮她把看守她的警察灌醉，一块儿逃到了山东。原以为他帮她是为了和她结婚，在邻县旅馆里，还让他上了身；正是因为两人在一起感觉好，李雪莲才听信赵大头的话，不进京告状了，跟他一块去泰山旅游；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圈套，赵大头已经跟县上的官员勾结好了；赵大头把她拿下，不仅是为了和她结婚，结婚的背后，是为了不让她再告状；她不告状，从上到下的官员不就解脱了？为了不让她告状，赵大头和县上的官员在背后还有别的交易。当李雪莲无意之中听到赵大头的电话，她的脑袋，“轰”的一声就炸了。炸了不仅是恨赵大头和官员勾结，同时恨的还有她自己。李雪莲今年四十九岁了，告状告了二十年，走南闯北，啥样的场面没见过？大江大河都过了，没想到在小阴沟里翻了船，栽到了赵大头手里。

光是上当还没什么，还让赵大头上了身。上当可以报仇，上过的身，如何洗刷呢？盆碗弄脏了可以洗刷，身子脏了如何洗刷呢？穆桂英五十三岁又挂帅，李雪莲四十九岁又失身。她二十年告状的原因之一，就是秦玉河说她是潘金莲；过去二十年不是潘金莲，如今让赵大头上了身，倒成了潘金莲了。当时她想杀了赵大头。但仅仅杀了赵大头，她并不解气。杀了赵大头，李雪莲也等于同归于尽；不伤从上到下的官员的一根毫毛，反倒把他们解脱了。杀赵大头之前，李雪莲还得先告状。告状之后，再杀赵大头不迟。现在的告状，又和往年的告状不同了；或者说，跟二十年前头一回告状又相同了：她告的不仅是秦玉河，还有从上到下的一系列官员，跟赵大头谈交易的法院专委贾聪明，法院院长王公道，县长郑重，市长马文彬……是他们，共同，一步步把李雪莲逼到了这个地步。正因为憋着一肚子气上路，人在车上，浑身却在冒火。正因为冒火，浑身燥热，便打开车窗吹风。虽然立春了，路上的风也寒；一路寒风吹着，燥热可不就转成了伤寒，人可不就发起了高烧？从固安到大兴的县际客车上，李雪莲倒把身边的车窗关严实了；但她头靠车窗，身上烧得越来越厉害了。清早起床只是头上烧，现在明显感到全身掉到了火堆里。走着烧着，脑袋都有些迷糊了。这时客车开到固安与北京大兴的交界处，李雪莲突然发现，交界处停着四五辆警车，警车上闪着警灯，公路旁站着警察，举着手里的警棒，示意所有开往北京的车靠边，接受检查。路旁已停满接受检查的车辆，有大客车，有货车，有面包车，也有小轿车。李雪莲一惊，身上出了一阵冷汗；从泰安出发，没敢坐京沪线的火车，也没敢坐泰安至北京的长途汽车，倒了这么多乡村汽车，看来还是没有躲过警察的检查。看来这十几趟的乡村汽车也白换了；被风吹着，浑身发烧也白烧了。倒是惊出一身冷汗，浑身感到轻爽许多。停下接受检查的车辆，排成了长队。等了一个多小时，两个警察才上了李雪莲乘坐的客车。警察挨个儿检查各人的证件，询问去北京的理由，检查各人去北京的县政府开出的证明。和二十年前李雪莲头一回进北京，在河北与北京的交界处，遇到的检查一样。但这种场面李雪莲经得多了，既然赶上了，李雪莲也不惊慌。警察挨个儿盘查，有的旅客过了

关，有的被警察赶下了车。被赶下车的，也都默不做声。终于，一个警察检查到了李雪莲。先看了李雪莲的身份证。李雪莲没拿出自己的真身份证，递上去一个假的。也是为了躲避警察盘查，三年前，李雪莲花了二百块钱，在北京海淀一条胡同里，办了一个假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取她名字中一个“雪”字，前边加一个“赵”字，叫“赵雪”，平反“昭雪”的意思；二十年告状，可不就为了平反昭雪吗？这假身份证制得跟真的一样，往年别的警察没有看出来，现在盘查李雪莲的警察也没看出来。警察将身份证还给李雪莲，问：

“到北京干什么去？”

李雪莲：

“看病。”

回答的跟二十年前一样。警察盯着她：

“去北京哪家医院？”

李雪莲：

“北京医院。”

回答的也跟二十年前一样。警察：

“看什么病？”

李雪莲：

“你摸摸我的头。”

警察愣了一下，便伸手摸李雪莲的额头；李雪莲虽然刚才出了一身冷汗，但脑门儿仍烫得跟火炭一样；警察的手忙缩了回去。警察：

“县政府的证明呢？”

李雪莲：

“大哥，我都病成这样了，哪儿还有工夫去开证明呀。”

警察：

“那不行，你得下车。”

李雪莲：

“我脑袋都犯迷糊了，下车死了，你负责呀？”

警察不耐烦地：

“两回事啊，有病先在地方医院看，等全国人代会开过，再去北京。”

说的也跟二十年前的警察说的一样。李雪莲将头歪到车窗上：

“我得的是肺气肿啊，一口气喘不上来，我就完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不下车。”

警察便上来拉李雪莲：

“别胡搅蛮缠，没有证明，就得下车。”

两人撕拽起来。两人撕拽间，李雪莲身边坐着一个老头，突然站了起来；老头身穿旧军服，看上去干部模样；老头指着警察说：

“你要证明，她都病成这样了，不是证明吗？”

又说：

“她从上车就挨着我，一直跟个火炉似的；如她是你姐，你也这么不管她的死活吗？”

一句话说得李雪莲好生感动，也是多少天没听过体贴的话了，一个外地陌生老人的话，让她百感交集；也是想起一路上七八天的种种委屈；由七八天的委屈，想起二十年的种种委屈，不由大放悲声，哭了起来。见李雪莲哭了，警察也一愣，抖着手说：

“不是我不让她去北京，北京正在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呢。”

老头：

“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怎么了？人民就不能进北京看病了？她是不是人民？”

见李雪莲哭了，车上所有的乘客都怒了，纷纷站起来，加入指责警察的行列：

“什么东西。”

“还有没有人性？”

一个剃着板寸的青年喊：

“不行咱把这车给烧了！”

也是众怒难犯，警察一边慌着说：

“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这是上头的规定。”

一边也就下了车。

警察下车，客车便上路往大兴开。李雪莲谢过身边的老人，谢过大家，也就不再哭了。但李雪莲身子本来就弱，大哭一场后，就更弱了。没哭之前通身发烧，现在突然发冷；冷得牙齿打战，浑身也打战。为了进京告状，李雪莲强忍住没说。冷过一个时辰，突然又浑身发烧；这回烧是干烧，没出一滴汗。这样冷一阵热一阵，李雪莲突然昏迷过去，头一歪，倒在身边老头身上。

老头见李雪莲昏了过去，忙喊司机停车。司机过来查看李雪莲，见她昏迷不醒，又听她刚才对警察说她患的是肺气肿，便有些着慌。着慌不是着慌李雪莲得病，而是担心她一口气喘不上来，死在车上；一个人死在他车上，他也就跟着沾包了。还是老头又喊：

“还愣着干什么？快送她去医院呀。”

司机这才醒过神来，慌忙又开起车，从公路下道，拐到一条乡村柏油路上，加大油门，向前开去。十五公里外有一个乡镇叫牛头镇。牛头镇地处北京与河北的交界处，却属河北省。等于转了半天，又回到了河北。牛头镇西头，是镇卫生院。客车穿过镇上集市，冲向镇卫生院。

李雪莲在牛头镇卫生院昏迷四天，才醒了过来。待醒来，才知道自己躺在外地医院的病床上，胳膊上扎着针头，头顶上吊着药瓶。李雪莲告了二十年状，风里雨里，从无生过病。不但大病没生过，头痛脑热也很少。也是风里雨里，把她的身板摔打硬朗了。正因为如此，突然一病，二十年攒下的症候全部迸发出来。看她醒来，医生告诉她，她一开始得的是重伤风，又转成疟疾；并发症还有胃炎和肠炎；不知在哪里，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她躺在床上不知道，已经拉了四天痢疾；同时还让李雪莲四天前在客车上说中了，并发症还有肺气肿。每个病症都和炎症连着，所以四天高烧不退。白血球高得吓人。连续四天，输液没有停过。镇卫生院本来药就不全，她算把卫生院的消炎药全都用遍了。李雪莲谢过医生，又着急起来。着急不是着急自己患了重病，而是看到床头墙上的日历，自己竟昏迷了四天。在她昏迷的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继续开了四天。算着日子，再有四天，大会就要闭幕了。如果她不及时赶到北京，告状就赶不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如果错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告状的分量就轻多了。同样一个告状，离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老虎就缩成了猫，告状就成了日常上访；从县里到市里，没有一个人害怕。待医生走后，李雪莲挣扎着下床。但在床上躺着还好些，脚一沾地，才知道自己身子仍很虚弱，天旋地转不说，两腿软得像面条，连步子都迈不开。步子都迈不开，如何走出医院，上路去告状呢？李雪莲蹲着喘了一阵气，只好又倒在床上。

说话两天又过去了。再有两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闭幕了。李雪莲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啥叫心急如焚？李雪莲过去不知道，现在算是知道了。心急不是心急有病起不得床，今年的状告不成了，而是如果她告不成状，从县里到市里的各级官员，不知该怎么开心呢；她让赵大头和官员们合伙骗了，包括让赵大头上了身，都成了白饶。她就真成了潘金莲。这么一想，更加心焦。她打定主意，一定要离开这里，就是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前，她也要爬到北京。她让同屋的病人，把医生喊了过来，说她要出院。医生是个瘦小的中年男人，满嘴龅牙，但经过几天接触，李雪莲发现他人不坏。听说李雪莲

要出院，他比李雪莲还着急：

“你不想活了？身子虚成这个样子，咋能出院？”

李雪莲不好告诉他她还要到北京告状；告诉别的原因，又构不成出院的理由；只好说：

“我没钱呀。”

医生马上愣在那里。愣过，转身就出去了。一刻钟，这医生领着医院的院长，进了病房。院长是个中年妇女，胖，烫着卷发。院长问李雪莲：

“你有多少钱呀？”

李雪莲从床头拿过提包，拉开拉链，从衣服堆里找出钱包；打开钱包，掏出大票小票和钢镚儿数，一共五百一十六块八毛钱。院长马上急了：

“这哪儿成呢？你在这儿住了六天院，天天挂吊瓶，医院的好药，都让你用光了；医疗费，加上住院费，五千多块呢。”

李雪莲：

“要不我要出院呢。”

院长：

“没有钱，你更不能出院了。”

李雪莲：

“我不出院，不是得花更多的钱？”

院长也觉得李雪莲说的有道理，便说：

“赶紧让你的亲戚来送钱。”

李雪莲：

“俺老家离这儿三千多里，我的亲戚都是穷人，如果是送他钱，有人愿意来，让他送钱，送一趟钱，又搭进去好多路费，谁愿意来呢？”

院长：

“那咋办呢？”

李雪莲想了想，说：

“北京离这儿近，才二百多里；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东高地农贸市场卖香油，你们派个人，跟我去北京拿钱吧。”

十三

第二天一早，李雪莲坐着救护车，进了北京。救护车是河北牛头镇卫生院的，有些破旧，像患了肺气肿的老头，“吭哧”“吭哧”，走一步喘三喘。救护车是用来救人的，但牛头镇卫生院用救护车送李雪莲进北京，却不是为了给她看病，或给她转院，而是为了跟她到北京东高地农贸市场拿钱。如果单为拿钱，卫生院也不会派救护车，而是卫生院早该进药了，本来准备明天去北京进药，有李雪莲医疗费的事，就提前了一天，也算一举两得。但李雪莲坐着救护车，和坐长途客车大不一样；救护车走了十几公里乡村柏油路，上了去北京的国道，开到河北与北京的交界处，这里又有十几个警察在盘查进京的车辆；如坐长途客车，李雪莲又得历一次险，现在坐着救护车，救护车虽然破旧，警察一边拦截其它车辆，让它们靠边接受检查，一边向救护车挥了挥手，直接就放行了。李雪莲乘着救护车，也就安全进了北京。

李雪莲进北京是为了告状。但在去大会堂告状之前，先得去东高地农贸市场。随李雪莲要账同时给卫生院进药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听司机喊他的名字，他叫“安静”；但他一点也不安静，一路上，都在埋怨卫生院和李雪莲：

“本来说明天进药呀，今天我还有事呢。”

又说：

“我早说过，看病就得先拿钱，不听；看看，给自个儿招来多大的麻烦。”

又说：

“人道主义是要实行，保不住有人想占便宜呀！”

李雪莲本想向他解释，住他们牛头镇卫生院，并不是有意的，当时她昏了过去，是被别人送来的；同时，住院住了这么几天，用了这么多药，也不是有意的，她连着昏迷了四天；再说，就算花了这么多钱，她也不是赖账不还，正带着他去东高地农贸市场找亲戚还账呢。一是因为身子太虚弱了，懒得与他啰唆；二是说不定一辈子就与他打这一回交道，犯不上与他制气；遇到明白人可以制气，遇到糊涂人，有道理也说不明白；也就张张嘴，又合上了，看着窗外，闷头不做声。

进北京一个小时，救护车开到了东高地农贸市场。李雪莲一个姨家的表弟叫乐小义，七年前从老家来到北京，在这里卖香油。李雪莲比乐小义大十二岁。乐小义三岁那年，他娘得了肝炎，一是他爹要带他娘出门看病，二是怕他娘把肝炎传染给乐小义，他爹便把乐小义送到了李雪莲家，一住就是三年。乐小义说话迟，三岁了，还说不出一个整句子。李雪莲的弟弟李英勇当时八岁，嫌弃乐小义，老背地里把乐小义当马骑。李雪莲护着乐小义，常将他背到肩上，带他到地里割草，给他捉蚂蚱玩。乐小义长大之后，便记下这情义。到北京卖香油之后，每次回老家，都去看李雪莲。李雪莲前几年到北京告状，还在乐小义的香油铺落过脚。乐小义管吃管住，无半句怨言。不但没有怨言，晚上扯起李雪莲的案子，虽然他摸不清这案子怎么就由芝麻变成了西瓜，由蚂蚁变成了大象，但马上站到李雪莲这头，替李雪莲抱不平。李雪莲便知这表弟仁义。现在遇到难处，便带人来找乐小义。李雪莲记得乐小义的香油铺在东高地农贸市场东北角，左边挨着一个卖驴板肠的，右边挨着一个卖活鸡杀活鸡的。待救护车停到农贸市场边上，李雪莲强撑着身子，带着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穿过农贸市场，来到市场东北角，却发现乐小义的香油铺不见了。左边卖驴板肠的还在，右边卖活鸡杀活鸡的摊子也在；乐小义的香油铺，却换成了一个卖炒货的摊子。李雪莲慌了，忙问卖炒货的老头：

“过去在这里卖香油的乐小义呢？”

卖炒货的老头：

“不认识。我接手这地方的时候，是间空屋子。”

李雪莲又去问左边卖驴板肠的：

“大哥，你旁边卖香油的乐小义呢？”

卖驴板肠的：

“走了仨月了。”

李雪莲：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卖驴板肠的：

“不知道。”

李雪莲又去问右边卖活鸡杀活鸡的，卖鸡的正在杀鸡，头也没抬，只是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李雪莲更慌了。不但李雪莲慌了，跟李雪莲来要账的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也慌了。但他的慌和李雪莲的慌不同，李雪莲慌的是找不着人，安静以为李雪莲在骗他，一把揪住李雪莲：

“骗人呢吧？”

又说：

“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里瞎转磨，我还有好多事呢！”李雪莲抖着手：

“上回来的时候，他明明在这儿呀，谁知这回就不见了。”

安静：

“说这些没用，还钱！”

又说：

“还不了钱，再把你拉回牛头镇去！”

李雪莲不由哭了。哭不是哭找不着乐小义，还不上人家钱；而是如果还不上账，再被安静拉回二百多里开外的牛头镇，就耽误她去大会堂告状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有一天半就闭幕了。农贸市场许多买菜的，见一个小伙子揪住一个妇女在嚷，都过来围观。见李雪莲哭了，有人本欲上来劝解，又听出牵涉到钱的事，也就无人出头，只是个围观。正闹间，一个胖子，胸前裹着胶皮围裙，扛着半扇猪肉，掂把杀猪刀，一看就是个卖肉的，从这里路过；见众人在这里聚圈哄闹，便放下半扇猪肉，钻进人圈，问事情的缘由；问清缘由，又问清李雪莲是找过去在这里卖香油的摊主，忙拉着李雪莲，来到卖驴板肠的摊子面前：

“老季，过去在这里卖香油的那人搬哪儿去了？”

卖驴板肠的：

“不知道哇。”

卖肉的：

“摊子挨着摊子，他临走的时候，能不留句话？”

又指李雪莲：

“没看人家哭了？欠人钱，正遇着难处。”

卖驴板肠的梗着脖子：

“不知道。”

卖肉的：

“不给我面子是吧？”

用杀猪刀指着卖驴板肠的：

“你信不信，再敢嘴硬，我把你的摊子踢了！”

扬起脚，就要踢卖驴板肠的摊子。卖驴板肠的忙绕出摊子，抱住卖肉的：

“张大哥别急呀。这个卖香油的，三个月前和那卖活鸡的打过一架，听说搬到岳各庄了。”

又说：

“我可是听说啊。”

又白了李雪莲一眼，嘟囔道：

“哪有白问事儿的，也不买根板肠。”

岳各庄地处北京南郊，也是一个农贸市场。李雪莲知道了乐小义的下落，他并没有离开北京，心里才踏实下来。这时也知道自己大意了，不该白跟人问事儿。接着对卖肉的汉子千恩万谢。卖肉的摆摆手：

“我就见不得欺负穷人。”

扛起地上的半扇猪肉，转身去了。李雪莲突然发现，这人的背影，跟二十年前在老家拐弯镇集市上杀猪卖肉的老胡有些相像。当年为了让老胡帮她杀人，她和老胡还有一番牵涉。但老胡面上仗义，一听说让他杀人，马上就怂了。李雪莲不禁又感叹一声。

救护车离开东高地农贸市场，向岳各庄农贸市场开去。一个小时后，到了岳各庄农贸市场。救护车停在农贸市场边上，李雪莲和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进了岳各庄农贸市场，寻找乐小义。东高地农贸市场卖驴板肠的人只说乐小义搬到了岳各庄农贸市场，并没说乐小义的香油铺开在农贸市场哪个地方，两人只能一个摊位一个摊位挨着找。但从东头寻到西头，从南头寻到北头，没有找到乐小义。不但没寻到乐小义，连个香油铺都没寻到。过去乐小义在东高地农贸市场开香油铺，香油铺门前，总有两口大锅，一口将芝麻炒熟，接着用电动石磨炸出汁来，流到另一口大锅里；另一口大锅旁架一架电动机，带着两个铁葫芦，一上一下，在漂这油；标志很明显呀。再说，因是香油铺，二百米开外，就能闻到油香。李雪莲担心他们找得不仔细，又回头重找。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又寻一遍，还是不见乐小义和香油铺。这时李雪莲又着了慌，担心乐小义从岳各庄农贸市场又搬走了，或乐小义根本没来岳各庄农贸市场，东高地农贸市场卖驴板肠的人在骗她。不管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找不到乐小义。不但现在找不到，接着该怎么找，也不知道。不但李雪莲着慌，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又急了：

“到底有谱没有哇，我可没工夫陪你找人！”

又抬腕看看表：

“说话都十二点了，我还得去进药呢。”

又说：

“咱干脆别找了，你还跟我回牛头镇吧；我把你交给院长，往后的事儿，你们说去。”

听安静这么说，李雪莲更加着急。一是着急找不到乐小义，耽误自个儿告状；又听安静说中午十二点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天就要闭幕，过一时少一时，时间也不等人呀。李雪莲下定决心，不管找到找不到乐小义，不管欠牛头镇卫生院的钱是否还得上，她都不能跟安静回牛头镇。可她一个快五十的妇女，大病刚过，迈几步出一身虚汗，身边是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她一时也逃不脱呀。正着急间，突然听人在身后喊：

“带鱼，舟山带鱼啊，清仓处理，十块五一斤！”

李雪莲觉得这声音有些熟。猛回头，见一个摊位前，站着一个穿橡胶皮靴、戴袖套、戴橡胶手套的人，正在用一柄大号螺丝刀，将一坨冰冻的带鱼一条条剔开；这人不是别人，正是李雪莲姨家表弟乐小义。终于找到了乐小义，李雪莲不由双腿一软。原来他真从东高地搬到了岳各庄，原来他到这里不磨香油了，开始卖带鱼。李雪莲站定脚步，喊了一声：

“小义。”

乐小义从带鱼上抬起头，打量喊他的人。打量半天，才认出是李雪莲。认出李雪莲，他先吃了一惊。吃惊不是吃惊李雪莲的到来——本来他在东高地，现在搬到岳各庄，李雪莲竟摸了过来——而是吃惊：

“姐，你咋瘦成一把骨头了？过去你没这么瘦呀，我都差点认不出你来了。”

李雪莲眼中涌出了泪，说：

“我病了。”

又说：

“你咋不卖香油，又卖带鱼了？”

乐小义：

“今年芝麻涨价了，卖香油不赚钱。”

接着拉李雪莲往墙角走：

“又是来告状的？”

李雪莲点点头。乐小义：

“我说呢，县法院的人来了十几趟了；前几天是三天来一趟，从昨天起，一天来两趟。”

李雪莲听乐小义这么说，又有些着急，担心她在这里停留过久，县法院的人又来找她，忙说：

“那我得离开这儿。”

转身就要走。但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跑过来，一把拉住李雪莲：

“别走哇，钱的事呢？”

李雪莲这才想起，她之所以来找乐小义，是欠着别人钱；便将她在牛头镇卫生院住院欠账的事，一五一十给乐小义说了；给过卫生院五百块，还差四千八。乐小义听后，倒没含糊，对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说：

“我姐欠你们的钱，我来替她还。”

接着又有些为难：

“四千八，我身上没这么多呀。”

安静拦住李雪莲：

“那你就别想走。”

乐小义：

“你们等着，我到银行给你们取去。”

忙将带鱼摊交代给旁边卖猪大肠的商贩照看，摘下橡胶手套，褪下袖套，急急忙忙往农贸市场外走去。李雪莲只好和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干等着。正是这个等，五分钟之后，王公道带着法院几个人到了。几个人看到李雪莲，惊喜的程度，像饿了三天的苍蝇见到了血。几个人不由分说，跑上来将李雪莲团团围住了。因李雪莲没有犯罪，他们也不能给李雪莲戴手铐。王公道虽然跑得喘气，但笑着与李雪莲说话：

“大表姐，找到你真不容易。”

李雪莲没顾上理王公道，转头埋怨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

“都是因为你，耽误了我的大事。”

安静也愣在那里。看到许多人又来找李雪莲，以为李雪莲也欠他们的钱；他顾不上李雪莲，转头对王公道说：

“咱有个先来后到，还了我的钱，再说你们的。”

因王公道等人穿着便服，他不知道这是些法院的人。还没等王公道说话，膀大腰圆的老侯，上去将安静推了个踉跄：

“一边待着去，谁欠你的钱，到法院告谁去；我们这是执行公务，懂吗？”

安静以为碰上了警察，眨巴眨巴眼，不敢再说话。他平日啰唆，碰到比他硬的主儿，他也就蔫了。王公道仍笑着对李雪莲说：

“大表姐，别告状了，跟我们回去吧。”

又说：

“知道乐小义是咱们家亲戚，你早晚会来。”

李雪莲梗着脖子：

“我说过不告状，你们不信；现在把我逼到这种地步，你们不让我告状，我就死在你们跟前。”

王公道转身向远处招招手。李雪莲这才发现，远处路边，停着一辆法院的警车；接着从警车里又下来几个人，向这里走来。李雪莲以为他们也是法院的人，等他们走近，发现这些人中间，还有一个不是法院的人，他竟是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儿子秦有才。李雪莲看到秦有才，大吃一惊。秦有才六岁那年，李雪莲又怀了一个孩子；正是因为这个孩子，李雪莲和秦玉河才闹假离婚；大半年后，李雪莲生下一个女儿，谁知这时秦玉河变了心，假离婚成了真离婚；正是因为离婚的真假，李雪莲才告状；二十年来，这假的永远变不成假的，或真的永远变不成真的；后来跟滚雪球一样，一级级的官员都滚了进来，芝麻就变成了西瓜，蚂蚁就变成了大象。女儿从小跟李雪莲长大，长大之后，不跟李雪莲一条心；倒是这个儿子秦有才，一直跟秦玉河长大，长大之后，倒知道心疼娘。去年在县城街道碰上，他还悄悄塞给李雪莲二百块钱。李雪莲在北京见到秦有才，以为法院把秦有才当成了人质，逼她回去。接着又感到有些拧巴，虽然女儿不亲儿子亲，但女儿归李雪莲，秦有才归秦玉河，李雪莲在跟秦玉河打官司，为了不让李雪莲告状抓人质，也不该抓到秦有才头上呀？但又想，跟这些官员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他们哪回做事，又是按常理出牌呢？秦有才走上来，也先吃了一惊：

“妈，你咋变得这么瘦呀？”

李雪莲顾不上说瘦不瘦的事，问：

“有才，你让他们抓了？”

秦有才说：

“他们没抓我，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妈，这状别告了。”

李雪莲：

“你要是为了劝我这个，你就赶紧回去吧。也许往年劝我，我会听你的话，今年这状，和往年不同，我宁死也要告。”

秦有才：

“不是说不让你告，今年这状没法告了。”

李雪莲：

“为啥？”

秦有才突然哭了，抱着头蹲在地上：

“我爸死了。”

李雪莲愣在那里，一时没有明白过来。想了半天，才明白秦有才说的“我爸”，就是秦玉河。听说秦玉河死了，李雪莲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炸了不是心疼秦玉河死了，而是没了秦玉河，李雪莲告状就没了缘由。秦玉河与李雪莲二十年前的假离婚，后来假的变成了真的，是整个告状的核；接着连带出她是不是潘金莲的事；接着又连带上许多官员；现在秦玉河死了，所有告状的链条不全都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今年的告状，和往年不同呀。往年是告秦玉河，捎带告些官员；今年却主要是告这些官员，告不告秦玉河倒在其次。但秦玉河一死，告状的链条断了，连同这些官员也无法告了。今年赵大头和官员勾结起来，不但骗了她的人，还骗了她的身，使她真的成了潘金莲；为了到北京告状，还差点死在路上；没想到终于到了北京，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连着折腾了十几天，不是白折腾了？不但官员无法告了，潘金莲也白当了。李雪莲一时转不过弯来，不禁愣愣地问：

“他咋就死了呢？他不没病没灾吗？”

秦有才站起来说：

“他是没病没灾，可他开车出了事。”

又说：

“出事都五天了。”

又说：

“那天晚上，他与我后娘吵架。一赌气，他又开车拉化肥去了。到了长江大桥，为躲一辆超车，一头撞到了桥墩上，接着连车带人，一头栽到了长江里。”

接着哭了：

“他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岁数，眼早花了，一生气，心又不在开车上。”

李雪莲这才明白，秦玉河真死了。他死的时候，她正躺在牛头镇卫生院昏迷呢。李雪莲明白之后，不禁大骂：

“秦玉河，你个龟孙，你害了我一辈子，临死时也要害我呀？你一声不吭死了，拉下我咋办呀？咱俩的事，还没说清呢。”

又骂：

“不光咱俩的事没说清，你个龟孙一死，剩下所有的事，都永远无法说清了！”

接着在众人之中，大放悲声。一哭开头，就刹不住车，哭得鼻涕眼泪，顺着脸往下流，也顾不上擦。他和秦玉河本是仇人，但亲人死了，哭得也没有这么伤心。

岳各庄农贸市场对面，是一幢八十六层高的商务大楼。大楼面对农贸市场一侧的墙壁上，安装着一块巨幅高清数字屏幕，正在直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场盛况。今天上午，大会正在通过各项决议。各项决议，通过表决，都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十四

秦玉河死了五天了。死过两天，也无人在意，更无人把他的死和李雪莲的告状连在一起。还是三天前，县长郑重无意中碰到秦玉河死这件事，接着发现了它与李雪莲告状这件事之间的联系。这天郑重从市里开会回来，路过县化肥厂门口。化肥厂地处县城西关，由市里到县城的公路，从化肥厂门口经过。郑重从车里看到，化肥厂大门口，聚了一群人；大门正中，摆放着一个花圈；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孝衣，带一孩子，也一身孝衣，两人跪在花圈前；中年妇女手举一块纸牌，纸牌上写着几个大字：

秦玉河，你死得冤

郑重一开始对“秦玉河”三个字并无在意，只看出化肥厂门口有人聚众闹事；郑重不知闹些什么，对司机说：

“停车。”

司机忙将车停在公路一侧。郑重又对坐在前排副座上的秘书说：

“去问一下，到底是咋回事，这里是县城的西大门，公路旁边，人来车往，多难看呀。”

秘书忙跳下车去了。五分钟之后，跑回来告诉郑重，化肥厂一个司机出了车祸，为抚恤金的数目，家属跟厂里闹了起来。郑重明白，这种情况，属企业内部的事；作为县长，不能插手；上级一插手，闹事的人劲头就更大了；不管不问，大家闹上十天半个月，双方各自让让步，事情也就解决了。这类纠纷，只能冷处理，无法热处理。郑重没有在意，让司机开车。车穿过县城街道，进了县政府大门，郑重突然想起什么：

“秦玉河，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啊？”

秘书一时也想不起秦玉河是谁，忙用手机给化肥厂的厂长打电话询问。待郑重下车，进了办公室，秘书跟进来说：

“问清楚了，死的秦玉河，就是那个‘小白菜’的前夫呀。”

郑重听说秦玉河是李雪莲的前夫，一开始也没在意；待坐到办公桌后，突然一愣，才将秦玉河的死与李雪莲告状的事连到了一起。待连到一起，不禁有些激动，拍着桌子说：

“这事不一般呀。”

秘书一愣：

“咋不一般，不就是个车祸吗？”

郑重：

“出在别人身上是车祸，出在李雪莲前夫身上，就不仅是车祸了。”

忙又说：

“李雪莲告状的起因，就是她与她前夫的婚姻；现在她前夫死了，她还告哪门子状啊？人都死了，婚姻也就自然解除了。”

又说：

“婚姻解除了，她就是想告，也没缘由了呀。”

秘书也突然理解了：

“那么说，这车祸出得好。”

郑重顾不上论这车祸的好坏，忙抓起电话，给在北京抓李雪莲的法院院长王公道打电话。待把秦玉河出车祸的事说了，王公道也愣在那里。但他到底是法院院长，接着马上明白了：

“这是件好事呀，秦玉河一死，李雪莲的案子就没案由了；案由没了，这告状就不成立了。”

接着兴奋地说：

“郑县长，那我们撤了吧。”

谁知郑重没跟他兴奋，反倒急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越是这样，越要尽快抓到李雪莲。”

王公道一愣：

“既然案子不成立了，还抓她干什么，不成徒劳一场了吗？”

郑重：

“秦玉河刚死，李雪莲在北京未必知道，怕她还去闯人民大会堂呀。”

王公道：

“这案子不成立，她闯大会堂就成了无理取闹，咱也不怕呀。”

郑重：

“你算糊涂到家了，越是这样，越不能让她闯。她要闯了，上边追究的，往往不是告状的起因，而是闯了大会堂，酿成了政治事故。如果她告状成立，我们被追究倒情有可原；现在告状不成立了，我们又被追究了，不是更冤了？”

王公道这才明白郑重的意思。但他带着法院十几个人在北京找了十来天，北京的大街小巷、地上地下都找遍了，也没找见李雪莲；不但没找见李雪莲，连她的线索，一丝也没摸到。北京这么大，找一个人是容易的？但郑重不管找人容易不容易，严肃地说：

“赶紧找到她，告诉她前夫死了，这事才算结束。”

王公道这时又犯愁：

“就算找到她，你说秦玉河死了，她也未必信呀，以为是诈她呢。”

郑重也觉得这话有道理，这才想出将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儿子秦有才送到北京的主意。别人说秦玉河死了，李雪莲未必信；儿子说他爹死了，李雪莲该信了吧？给王公道打完电话，郑重又给在北京的县公安局长打了一个电话。公安局长带着几十名警察，在大会堂四周，北京警力撒的网之外，又撒了一层网。这网也已经撒了十来天了，也同样一无所获。郑重在电话里，除了将秦玉河已经死了的消息通报给他，也像要求王公道一样，严厉要求公安局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最后几天，拉紧这网，不能让李雪莲冲进大会堂。这时让她冲进大会堂，我们跟着受处理，更受了不白之冤。同时告诫公安局长，越到后面，大家越容易麻痹；但出事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半个月前，李雪莲从村里跑出去，就是公安系统的人麻痹大意造成的；但那是在村里，现在是在北京，性质完全不同，再不能麻痹大意了。公安局长也在电话里唯唯连声。

为了赶时间，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儿子秦有才，是法院用警车连夜送到北京的。王公道见到秦有才没说什么，但送秦有才来北京的法院一个副院长，告诉王公道一件事：原来在王公道率领法院十几个人在北京追寻李雪莲的同时，县长郑重又派公安局长带了几十名警察也赶到北京，也在追寻李雪莲；前几天法院系统的人不知道，这些天见公安局好些人不见了，信儿才慢慢透了出来。王公道听后大吃一惊，一方面觉得县长郑重不是东西，同时往北京派两股人，事先不让他知道，明摆着是不信任法院系统的人，也不信任王公道；同时也感到宽慰，万一没抓到李雪莲，李雪莲闯了大会堂，责任就不是法院系统一方的，公安系统的人，也得承担一半责任。公安局派的人多，法院派的人少，公安局承担的责任该占大头才是。公安局几十个人，在北京的吃喝拉撒，花费可比法院系统多出好几倍。虽然县长郑重把秦有才送来了，但王公道对寻找到李雪莲，并没抱多大信心。同时，再有三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闭幕了；哪怕寻不到李雪莲，只要李雪莲三天不出事，大家也能平安过关。但他没把这心思告诉他的部下，仍像郑重严厉要求他一样，他也严厉要求十几名部下；十多天前他带来十四个人；八天前有两人生病了，现在也好了；加上又来了一个副院长，一个司机，连同王公道，共十七个人，也算兵强马壮；郑重严厉要求大家，一定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前，抓到李雪莲；如果李雪莲在这三天出了事，他一定不会手软；在他被撤职之前，全把他们开除公职。虽然他也就是这么说说，但他的部下见他声色俱厉，反倒当了真。大家搜寻起李雪莲，比过去十多天更卖力了。大家也是想着再有三天，事情就结束了，别在最后关头再出纰漏；十多天没出事，最后关头出了事；驴没偷着，拔驴桩出了事；责任追究下来，反倒更冤了。王公道没指望能抓住李雪莲，但因为大家更加卖力，该去的地方，本来三天去一趟，现在改成了一天去两趟，没想到两天之后，就在岳各庄农贸市场，把李雪莲抓住了。严格说起来，这也不能叫抓到，

无非大家和李雪莲，阴差阳错，在岳各庄巧遇了。或者，这个巧遇，和王公道等人与李雪莲无关，应该感谢牛头镇卫生院的小伙子安静。不是牛头镇卫生院的安静逼债和啰唆，大家还碰不到一起。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能捉住李雪莲，王公道还是一阵高兴；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虽然县长郑重不是东西，在把法院系统的人派往北京的同时，又背着他派了公安局几十个人；但现在是他抓住了李雪莲，也算立了个头功；他抓住了李雪莲，不等于公安局几十个人白忙活了？几十个人，十几天，在北京的吃喝拉撒算谁的？李雪莲在岳各庄农贸市场悲痛欲绝的时候，王公道背过身去，给县长郑重拨了个电话，告诉他李雪莲已经抓到了：

“郑县长，李雪莲终于被我们抓到了，整整熬了十几天啊。”

又说：

“已经把秦玉河出车祸的事告诉她了。你听，正哭呢。”

又说：

“她知道这消息之后，也就无状可告了，再也不会闯人民大会堂了。”

县长郑重听说李雪莲终于被抓住了，心里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但他的落地与王公道的落地不同，王公道只是就事论事，在北京抓到了李雪莲，立了大功，可以马上打道回府了；郑重高兴的是，这回抓住李雪莲，和往年抓住李雪莲不同；如今秦玉河死了，不但这回李雪莲不会在北京出事，今后也永远不会出事了；历年出事的根儿，被秦玉河自个儿给刨倒了。李雪莲告状告了二十年，雪球越滚越大，事情由芝麻变成了西瓜，由蚂蚁变成了大象；李雪莲成了当代的‘小白菜’，成了名人；现在，这棵白菜终于烂到了锅里。更妙的是，这白菜不是被别人炖烂的，是被他们自个儿炖烂的；驴桩不是被别人刨倒的，是被他们自己刨倒的；现在芝麻和蚂蚁没了，西瓜和大象也就跟着解脱了。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死，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解脱；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的死，给别人带来这么大的快乐。正因为解脱和快乐了，对法院院长王公道过去的失误和犯下的错误，郑重也一概既往不咎了。郑重在电话里对王公道说：

“告诉大家，大家辛苦了，等你们回到县上，我请大家喝庆功酒。”

王公道看县长郑重高兴了，也知道过去和县长积下的纠葛和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了，也欢天喜地地说：

“我替大家谢谢郑县长。待李雪莲哭过，我们就拉她往县里赶。”

郑重挂上电话，又拿起，开始给市长马文彬打电话。事情终于解脱了，他得马上向市长马文彬汇报。他向马文彬汇报，不同于王公道向他汇报。王公道向他汇报，不过是为了抢功；郑重向马文彬汇报，主要不是为了抢功，而是让马文彬像他和王公道一样，早一点把心里的石头落地；落地不单为了让马文彬在这件事上也早一点解脱，而是马文彬因为李雪莲的事，对郑重说过“有些失望”的话；马文彬对谁一失望，谁的政治生命就走背字了；郑重想早一点将这个“有些失望”挽救回来，从“有些失望”这件事解脱出来。李雪莲从山东逃跑那回，郑重没敢给马文彬打电话，给市政府秘书长打电话，求秘书长瞒过马文彬；现在事情彻底结束了，也该早一点向马文彬报喜；坏事不敢给马文彬打电话，这回是喜事，郑重便越过秘书长，直接给马文彬打电话。马文彬仍在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天就结束了。拨通电话，郑重一口气将李雪莲前夫秦玉河出车祸的前前后后，说了个清楚；说清楚不是为了说李雪莲今年不会再出事，而是为了说李雪莲永远不会出事了；因为告状的芝麻和蚂蚁没了，西瓜和大象也就永远解脱了。其实上回李雪莲从山东逃跑，当天晚上，马文彬就知道了。这么大的事，秘书长哪里敢瞒他？但他没有马上打电话责备郑重。责备没用，也就不责备了。但他已经对郑重“彻底失望”了。只是交代秘书长，严厉督促郑重，让他们早一点抓住李雪莲。真要抓不住，因为李雪莲出了事，那也是天塌砸大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挡也挡不住的事。这时马文彬感叹，从政，也是个高风险的行业呀。大家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罢了。但他没有想到，李雪莲的案子，会以芝麻和蚂蚁的突然消失而结束。听了郑重的汇报，他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跟着落了地。但他没像郑重那么激动和高兴，而是说：

“这是场意外呀。”

郑重以为马文彬在说秦玉河出车祸的事，忙说：

“可不，秦玉河那辆车，一头扎到了长江里。”

谁知马文彬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是说这件事情的解决，不是我们主动努力的结果，而是靠一场意外事故画上了句号，事情是以不解决而解决的；这种局面的出现，是个意外。”

郑重愣在那里。马文彬越说越严肃：

“李雪莲的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改变；我们的领导能力，也没有提高；我们驾驭和引导事情的水平，还是那样一个水平。老郑啊，还是那三个成语，‘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刚才不还说到蚂蚁吗？还有‘防微杜渐’和‘因小失大’。李雪莲的事，今年折腾了几个来回；也不是光今年折腾了，整整折腾了二十年；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出在大的方面，我就不说了，还是像其它任何事情一样，还是我说过的那句老话，往往出在‘小’的方面，出现在细节。老郑啊，我劝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李雪莲的事情结束了，事情就真的结束了，还是要从李雪莲这件事情上，汲取深刻的教训。不然走了一个李雪莲，还会出现一个王雪莲！”

汇报的结果竟是这样，又是郑重没想到的。一个报喜的电话，却召来马文彬一顿训斥；郑重浑身上下，又出了一层冷汗。但他马上说：

“请马市长放心，我们一定从李雪莲这件事上汲取教训，我们一定从‘小’处入手，从细部入手，把工作做得更深入和更扎实，我们一定‘防微杜渐’，决不能‘因小失大’，让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马文彬又说：

“还有，那个妇女虽然告状不成立了，但也要马上把她弄回县里，人代会还有一天，防止她狗急跳墙，在北京又节外生枝，这也是一个细节。”

郑重：

“请马市长放心，那个妇女，已经跟法院的人在一起，我马上让他们往县里赶。”

十五

马文彬在电话里让郑重把李雪莲弄回县里，郑重在电话里让王公道把李雪莲弄回县里，但王公道没有把李雪莲弄回县里。没有弄回县里并不是王公道等人不想弄，或李雪莲宁死不回去，无理还要取闹，而是李雪莲在岳各庄农贸市场大放悲声时，哭着哭着，突然又昏倒了。也是李雪莲大病刚过，从河北牛头镇折腾到北京，身子已经很虚弱了；一直被人逼债，又怕耽误了告状，本来就心焦，突然又听说秦玉河死了，十几天的折腾白折腾了；还不光今年的十几天白折腾了，连同二十年的折腾都白折腾了；件件都是窝心事，一件比一件大；哭着哭着，一头栽倒在地上。王公道等人愣了。李雪莲和秦玉河的儿子秦有才忙将李雪莲抱起来。这时乐小义也从银行取钱回来了。大家七手八脚，将李雪莲抬到岳各庄农贸市场后身，乐小义租住的一间民房里。李雪莲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不说，又开始发起高烧。一个昏迷不醒发高烧的人，明显不适合长途跋涉。当然，李雪莲昏迷了，可以任人摆布，如想拉她走，她也不知道；但王公道却不敢这么做。他怕李雪莲连病带受刺激，死在路上。前边死了个秦玉河，接着再死一个李雪莲；死秦玉河是好事，李雪莲万一死在路上，事情又大了。秦玉河出的是车祸，死在了他自己手里；李雪莲万一死在路上，罪魁祸首可就是王公道了。王公道左右为难，又给郑重打了个电话。郑重也不敢做主将病重的李雪莲往回拉，沉吟半天：

“这事儿还麻烦了。”

又沉吟半天，说：

“要不这样吧，人代会再有一天就结束了，既然人弄不回来，就派人寸步不离地看着她；等人代会彻底结束，你们再撤。”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王公道忙将法院十七个人全部集合到岳各庄，开始排班。三人一组，一组四个小时，轮流在乐小义的民房前溜达，看守李雪莲。每组看守的人，半个小时进屋一次，查看李雪莲的动静。王公道和副院长，轮流带班，也是四个小时一替换；不过他们带班时，可以坐在房外的警车里休息。令大家庆幸的是，从中午到晚上，从晚上到第二天清早，从清早到中午，李雪莲一直昏迷不醒。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半，农贸市场对面商务大楼墙壁的屏幕播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闭幕了。新的一届政府产生了。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王公道等人也一阵欢呼。大家忙活十几天，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从上到下，终于从这件事上解脱了；不光从今年解脱了，从过去的二十年也解脱了；不但从过去解脱了，今后也永远从李雪莲这件事上解脱了。法院十七个人，在王公道的带领下，从岳各庄农贸市场，开始打道回府。秦有才见他妈李雪莲还在昏迷，与王公道商量后，便留了下来。

李雪莲在乐小义的小屋里一直昏迷着。照李雪莲的病情，应该把她送到医院；但乐小义刚替李雪莲还过欠牛头镇卫生院的钱，手头再无剩余的钱；秦有才身上也无多余的钱；两人无钱送李雪莲住院，乐小义只好将社区卫生室一个医生叫到他小屋里，给李雪莲打点滴。打了两天点滴，李雪莲还没有醒来。这时秦有才坐不住了，因为秦玉河在老家的丧事，还等着他回去张罗呢。秦有才与乐小义商量后，也起程回了老家。

李雪莲又昏迷两天，终于醒了过来。醒来，却不知身在何处；直到看到乐小义，又打量四周，才知道自己躺在乐小义的小屋里。渐渐，昏迷前的种种事情，一丝一缕，重新回到她的脑子。虽然一切回来了，一切又恍若隔世。乐小义见李雪莲醒来，一阵惊喜；忙从锅里盛了一碗小米粥，让李雪莲喝：

“姐，你把我吓死了。”

李雪莲强挣扎着说：

“小义，我又给你添麻烦了。”

乐小义还是过去的乐小义，没显出半点不耐烦：

“姐，你说哪儿去了，人命，不比啥事儿大？”

李雪莲有些感动，说：

“小义，我欠你的钱你不要怕，我家里还有房子，把房子卖了，够还你。”

乐小义：

“姐，你说哪儿去了。”

李雪莲眼中涌出了泪。乐小义知道李雪莲告状的前前后后，也知道如今让她左右为难的结局；正因为知

道李雪莲的尴尬，又劝李雪莲：

“姐，等你病好了，你要一时不想回老家，就跟我在这儿卖带鱼吧。”

李雪莲眼中不禁又涌出了泪：

“小义。”

又三天过去，李雪莲高烧终于退了，能起床了。又过了三天，李雪莲能行走了，能帮乐小义做饭了。看李雪莲能自理了，乐小义也就放心去前边农贸市场卖带鱼。

这天清早，两人吃过早饭，乐小义又去农贸市场卖带鱼。李雪莲涮过碗盆，马上接着做中饭。中饭做好，将做好的饭菜盛到碗里，又用两个饭盆分别扣到桌子上。然后坐在桌边，写了一张纸条：

小义，谢谢你，我走了。咋还你钱，我已经说过了，就不说了。

然后提上自己的提包出了门。出门并不是为了回老家，而是想找一个地方寻死。寻死的方式也想好了，就是上吊。上吊不是因为秦玉河死了，告状的缘由没了，今后无法再告状了，这冤永远无法洗清了；而是因为秦玉河的死，李雪莲的告状成了笑话。因为李雪莲的告状，已不是原来的告状，二十年来，芝麻已经变成了西瓜，蚂蚁已经变成了大象，现在芝麻和蚂蚁突然消失了，告状的链条断了，使你无法告状了，这链条的断法，成了笑话，捎带着整个告状也成了笑话。不但今年的告状成了笑话，二十年来的告状都成了笑话。不但告状成了笑话，告状的人也成了笑话。芝麻自个儿飞走了，蚂蚁把自个儿的窝儿给毁了。何况，今年又与往年的告状不同，今年不但被人骗了人，还被人骗了身；这个骗身，传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了，李雪莲真的成了潘金莲，这样的结局，也同样成了笑话。告状告不赢只是个冤，告状告成了笑话，就不是冤的事了，就成了羞。只是个冤，还能活得下去；天天蒙着羞，就让人无法活了。俗话说得好，“羞于活在人世”，就是李雪莲现在的心情。还有，既然不想活了，既然想上吊，去哪里上吊，也让李雪莲为难。按李雪莲的想法，她想把自己吊死在仇人门前，吊死在赵大头家门前，吊死在县法院门前，吊死在县政府门前，吊死在市政府门前，临死也给他们添回堵；但因为她告状成了笑话，现在吊死在人家门前，就显得理由不足；非要这么做，同样也会成为笑话。不但活着成为笑话，想死在哪里也会成为笑话，李雪莲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连这个死无葬身之地，说出去也会成为笑话。说别人死无葬身之地，是说这人可恨，或者是说他穷；李雪莲死无葬身之地，竟是因为羞和笑话。

离开岳各庄，李雪莲边走边想，并没有往城里走，开始往郊区去。正因为死无葬身之地，李雪莲也就解放了，想随便找个地方，随便一死了事。一直走到中午，来到一山坡上。这山坡密密麻麻种满了桃树。二十多天只顾告状和昏迷，没留意外边的景色。没想到二十多天过去，初春之中，桃花竟开了。一山坡的桃花，正开得灿烂。李雪莲走进桃花林，发现山窝里有一个窝棚。窝棚敞着门，里面有铺盖卷和锅碗瓢盆，地上还扔着些修剪树枝的锯子、剪子、梯子等工具，揣想是修剪桃树的人，住在这里。春天了，桃树也该剪枝了。李雪莲爬过山坡，又往下走；前山坡向阳，桃花开得更火红了。李雪莲来到桃花深处，看这里景色不错，心想：

“就这儿吧。”

看着满山的桃花又想：

“说是随便找个地方，谁知也不随便。”

拉开自个儿提包的拉链，从里边掏出一根准备好的绳子。左右打量，选了一棵高大粗壮的桃树，往树杈上扔绳子。绳子搭在树杈上，也扫下一地桃花。盘好绳套，又搬过一块石头；人站到石头上，将脖子套在绳套里，将脚下的石头一踢，人就吊在了树上。

但还没等李雪莲喘气，她的双腿，早已被一人抱住。那人边往上举李雪莲的身子，边喘气，边对李雪莲发火：

“大姐，咱俩没仇哇，你不该这么害我！”

接着硬是把李雪莲卸了下来。这人是个中年男人：

“看你半天了，以为你来偷窝棚的东西呢，谁知你寻死来了。”

李雪莲有些不解：

“我死我的，碍着你啥了？”

中年男人又急了：

“你说得轻巧，这块桃林，是我承包的。一到秋天，桃儿哪里还值钱，主要靠城里的人来采摘，没看到山坡下有‘采摘园’的牌子吗？大家要知道这里吊死过人，谁还会来呢？”

李雪莲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时也哭笑不得，自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李雪莲愣愣地问：

“那我该去哪儿呢？”

那人也愣愣地看李雪莲：

“真想死呀？”

李雪莲：

“人要想死，谁也拦不住。”

那人：

“因为啥呢？”

李雪莲：

“这事儿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要能说清楚，我也就不死了。”

那人指指对面的山坡：

“你要真想死，也帮我做件好事，去对面山坡上，那里也是桃林，花也都开着，那是老曹承包的，他跟我是对头。”

又补充：

“俗话说得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换棵树，耽误不了你多大工夫。”

听到这话，李雪莲倒“噗哧”笑了。

第三章　正文：玩呢

一

××省有一个××县。××县城西街，有一家出名的饭铺叫“又一村”。该店出名，是因为店里的一道菜，叫“连骨熟肉”。“又一村”除了卖“连骨熟肉”，也卖杂碎汤、烧饼、凉菜、各种酒类等。杂碎汤、烧饼、凉菜等与别人家大体相似，独“连骨熟肉”，做得与众不同。别人家的肉在大锅里煮，煮到肉烂，一般会骨肉分离；“又一村”的肉煮透，也不离骨。滋味不但入到肉里，也入到骨头里。吃过肉，剩下骨头，敲骨吸髓，滋味也丝毫不减。单说滋味，也与众不同，咸里透香，香里透甜，甜里透辣，辣里又透爽和滑。凡是到该县去的人，大吃，就去“太平洋海鲜城”；小吃，就去县城西街“又一村”吃“连骨熟肉”。地道的吃法，是现买现吃；肉刚从锅里捞出来，扯肉烫手；就着烫肉喝酒，本来你能喝二两，现在你能喝半斤。

“又一村”一天煮两锅肉。中午出一锅，傍晚出一锅。大家惦着这肉，吃饭得在店前排队。按“又一村”的规矩，在店里吃饭才能买肉；不吃饭单买肉，得看吃饭者买过，能否剩下来。就算吃饭买肉，也不一定买得到，得看今天客人的多少，你排队是否靠前。外来的人常问：店家，肉卖得这么好，何不多煮几锅？店主老史说，不能累着自己。

二

老史今年六十岁了。卖肉之余，爱搓麻将。饭铺一天煮两锅肉，也有搓麻将的时间。但卖肉不能累着，搓麻将也不能累着，一个礼拜，老史只搓一回麻将。时间是固定的，周四，下午三点开始，搓到夜里十一点，八个钟头。牌友也是固定的，开酒厂的老布，批发烟酒的老王，开澡堂的老解。常年累月，时光换，人头不换，到头来算账，输赢相抵，各自输赢也差不多；就是在一起消磨个时光。

四人搓麻将就在“又一村”。周四下午，老史让饭店专门腾出一间包房；下午，让饭铺额外多炖出一脸盆“连骨熟肉”，备四人晚饭时吃。吃饭时也喝酒。酒是开酒厂的老布带来的，叫“一马平川”。吃过“连骨熟肉”，喝过“一马平川”，接着搓麻将。

三

周五这天，老史接到一个电话，他有一个姨妈，在东北辽阳去世了；姨妈的儿子也就是老史的表弟，让老史去奔丧。老史问表弟，姨妈临走时留下啥话没有；表弟说，半夜，心肌梗死，清晨发现，身子已经凉了，一句话也没留下。老史感叹之余，决定去东北辽阳奔丧。决定去奔丧并不是姨妈一句话没留下，姨妈要走了，最后再看她一眼，而是老史想起自己小时候。老史小的时候，姨夫在东北辽阳当兵，姨妈去随军，在辽阳当纺织女工，一晃五年没回来。老史八岁那年，姨夫和姨妈回来了，来老史家看老史的爹娘。老史他爹见小，看姨夫和姨妈在外面工作，便张口向他们借钱；姨夫还没说话，姨妈一口回绝；接着说：

“姐夫，不是不借给你，咱家的穷亲戚太多了，借给你一个人，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借给所有人，我也该卖裤子了。”

但吃晚饭的时候，姨妈把老史拉在身边，背着老史的爹娘，悄悄塞给老史两块钱。姨妈：

“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抱你的人，就是用这双手。”

当时的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钱；那时人的工资，也就几十块钱。这两块钱，老史一直没花，从小学二年级，放到小学六年级。从小学二年级到小学六年级，老史过得特别有底。到了小学六年级，老史看上一个女同学，才从两块钱里辟出两毛钱，买了一个花手绢送给她。老史至今还记得，手绢上印着两只蝴蝶，在花丛上飞。

从××县到东北辽阳有两千多公里。老史从老家辗转到辽阳，表弟接着，吊唁姨妈，诉说往事，都不在话下。待丧事办完，从辽阳回来，在北京转车，老史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年关。因为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天南地北的人，都要回家过年。不留意是在平时，不留意间，一年又过去了。老史排了四个小时队，没有买到回老家的火车票。不但这天的票没有了，往后三天的票都没有了。因为这天是腊月二十七，大家都急着回去过年；离年关越近，大家越急着赶回去。老史这时感叹，姨妈死的不是时候。接着便想在车站附近找个小旅馆住下，干脆等过了年，大年初一再往回走；年前大家都赶着走光了，大年初一的火车，说不定就是空的；又想，平日在家都不着急，何必一个人在北京着急呢？何必被一个年关绊住腿脚呢？便离开火车站，信步往南，发现路东一条小巷里，有几家旅馆；巷里人来人往，口音天南地北，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老史拐进小巷，欲上前打问旅馆的价格，手机响了。老史接起，是老家开酒厂的老布打来的。老布在电话里说，今天晚上，想从“又一村”端走一盆“连骨熟肉”；老布的亲家，到老布家串亲来了，亲家指名道姓，要吃“连骨熟肉”。老史看了看表，已是下午六点；如是别的事，哪怕是借钱，老史都能一口答应，唯独“连骨熟肉”的事，老史不敢做主；因为这是“又一村”的规矩，门前有顾客排队，不能私自从后门端肉；现在是下午六点，正是排队的时候。老史踌躇间，老布：

“亲家不比别人，我现在就去‘又一村’找你。”

老史：

“你现在来‘又一村’，也找不到我。”

老布：

“为啥？”

老史：

“我人在北京。”

一听老史在北京，老布马上急了：

“这事儿大了。”

老史：

“不就一口肉嘛？不吃你亲家会死呀？”

老布：

“我说的不是肉的事，今天是礼拜三，明天，是咱牌局的日子呀。”

老史也恍然大悟，今天原来是礼拜三；周四下午三点，是老家四个朋友，固定搓麻将的时间。老史：

“买不上车票，回不去了。这个礼拜空一回吧。”

老布：

“空不得。一空，事儿更大了。”

老史：

“不就搓个麻将嘛，不搓麻将会死？”老布：

“我不会死，老解会死。”

老史：

“啥意思？”

老布：

“老解这个月一直脑仁疼，前天去医院一检查，检查出来个脑瘤，过了年就要开刀；是良性是恶性，现在还不知道；如是良性还好说，如是恶性，老解就麻烦了。我怕呀，这是老解大难之前，最后一回搓麻将了。”

说完，老布挂了电话，连一开始说的“连骨熟肉”的事，也给忘了。老史挂上手机，也觉得事情大了。老布说的“老解”，也是老史四个固定的牌友之一，在县城南街，开了个洗澡堂子。平日打牌，老解牌品最差。赢了牌，得意忘形，嘴里吹口哨、唱戏；输了牌，摔牌，吐唾沫，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但去年冬天的一天，老史彻底认识了老解。那天傍晚，老史与老伴怄气，晚饭时多喝了几口酒；谁知越喝越气，越气越喝；一顿饭没吃完，喝得酩酊大醉。醉后，不愿在家待着，趔趔趄趄，走出家门。老伴正与他怄气，也没拦他。出得家门，才知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看着漫天的大雪，老史不知道往何处去。摇摇晃晃，从县城西街晃到南街，看到了老解的洗澡堂子。待进了洗澡堂子，一头扎到地上，就啥也不知道了。第二天一早醒来，见自个儿在澡堂的铺头上躺着，旁边坐着老解；铺头前，还围着两个澡堂搓背的，肩上搭着毛巾把。接着发现，自个儿胳膊上扎着针管，头顶上吊着药瓶。老史用另一只手指指药瓶：

“啥意思？”

铺头前一个搓背的说：

“昨天看你人事不醒，我们老板怕你出事，赶紧把医生叫来了。”

老史：

“喝口酒，能出啥事？”

另一个搓背的说：

“医生说，亏把他叫来了，你当时心跳一百多，再晚一会儿，说不定就过去了。”

老史还嘴硬：

“过去就过去，人生自古谁无死呀。”

老解在旁边摇头：

“那不行，你要死了，我们到哪儿搓麻将啊。”

老史当时心头一热。心头一热不是说老解救了他，而是关键时候，看出了一个人的品质。现在听说老解得了脑瘤，生死未卜，这场麻将，有可能是老解大难之前，最后一场麻将了，老史也觉得事情大了，也觉得自己必须赶回去。而且，必须在明天下午三点之前赶回去，才能不耽误正常的牌局。但车票已经没了，如何能坐上火车呢？老史从小巷又返回车站，到退票处去等退票。但年关大家都要回家，票还买不着，哪里会有退票的？老史去求车站的值班主任，说家里有重病号，看能否照顾一张车票。值班主任同情地看着老史，说像老史这种情况，他今天遇到三十多起了；但火车上座位就那么多，车票已经卖出去了，哪里能再找出座位呢？没票就是没票。老史又想在车站广场找黄牛买高价票，但年关头上，车站里里外外都是警察，一个黄牛也找不到。着急间，车站广场亮起了华灯，一天又过去了。也是急中生智，老史突然想出一个办法。他从提包里掏出一张纸，又掏出笔，在纸上描画出几个字：

我要申冤

接着把这张纸举到了头顶。

没等一分钟，四个警察冲上来，把老史当上访者捺到了地上。

四

负责把上访者老史遣送回老家的，是北京两个协警，一个叫老董，一个叫老薛。所谓协警，就是警察的帮手；不是警察，干着警察的事。火车上人山人海，已经没有座位；但把上访者送回老家，又不受人山人海的限制。越是年关，越不能让人上访。列车长在列车员休息车厢，给老史、老董和老薛腾出两个铺位。上访并不犯法，老董和老薛也没有难为老史；不但没难为老史，因怕老史路途上生变，反倒处处照顾老史。列车长腾出两个铺位，他们让老史自己住一个铺位，老董和老薛两个人倒挤在一个铺位上。火车开了，老史松了一口气，老董老薛也松了一口气。老董老薛盯着老史，老史盯着窗外。火车过了丰台，老董问老史：

“大哥，啥事呀，大年关的，跑到北京上访？”

老史看着窗外：

“说给你们也没用，说给你们，你们能解决呀？”

老董和老薛相互看了看，两个编外警察，确实什么都不能解决；既然什么都解决不了，两人开始劝解老史。老董：

“不管什么事，事情出在当地，就应该在当地解决。”

老薛：

“放心，世上没有化解不开的矛盾。”

说话间，到了吃饭时间，老董买了三个盒饭。老董：

“上访归上访，饭还是得吃。”

老史端起盒饭也吃。老董松了一口气：

“这就对了。”

吃过饭，老薛往纸杯里倒了一杯茶，递给老史：

“大哥，喝口茶。”

老史端起纸杯也喝。

吃过喝过，老史倒在铺头上睡觉。看老史睡觉，老董和老薛开始排班，一人仨小时，轮流看着老史。仨小时一折腾，仨小时一折腾，从晚上折腾到第二天早上，该老薛值班；老薛看着熟睡的老史，咂了几回嘴，也歪在铺头和老董一起睡着了。忽地醒来，车窗外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老薛惊出一身汗，慌忙往对面铺上看，见老史仍在铺上躺着，睁着眼睛想事，并没有逃跑。老薛大松一口气，翘起大拇指对老史说：

“大哥，仁义。”

五

从××市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下午两点，老董老薛押着老史，终于到了××县，到县公安局交接。县公安局的人常到县城西街的“又一村”吃“连骨熟肉”，与老史都认识。当日值班的警察叫老刘。老刘见老史被人押来，不解其意；又看北京的老董老薛的介绍信，更不解其意；摸着头问老史：

“老史，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呀？咋到北京告状了？咋叫人从北京遣送回来了？”

老史这时如实说：

“没告状，没告状。”

又说：

“在北京转车，买不上火车票，急着回来打麻将，只好用上了这一招。”

又说：

“玩呢。”

转身走了。老刘愣在那里。老董老薛也愣在那里。老董开始结巴：

“这叫什么事儿呀？有这么玩的吗？”

老薛拍了一下桌子：

“胆子也忒大了。”

指着门外问：

“这是什么人？”

老刘简明扼要，给老董和老薛作了介绍：这人叫史为民，二十多年前，在外地当过县长；后来因为一桩案件，听说还牵涉到一位妇女，老史可能是徇私舞弊，也可能是贪污腐化，被撤了职；当县长能贪污腐化，不当县长就剩个干工资，养不活一大家人，便从外地回到老家，在西街开了个饭铺；饭铺的名字叫“又一村”；“又一村”的“连骨熟肉”很出名；因为史为民的爷爷，早年在太原府当过厨子，留下这么一个绝活；“连骨熟肉”虽然好卖，但老史一天就煮两锅肉；他唯一的爱好是：打麻将；每个礼拜周四下午，雷打不动。

六

听过县公安局老刘的介绍，老董和老薛哭笑不得。一是因为又好气又好笑，想再见老史一回；二是听了“连骨熟肉”的来历，又听了老史的来历，对“又一村”饭馆也有些好奇，既然来到××县，也想吃一回“连骨熟肉”；两人走出公安局，来到大街上；打听着，来到“又一村”。听说找老史，一女服务员把两人带到一包房。包房里有四个人，麻将正打得热火朝天。老史居中坐着。老董当头喝道：

“老史，过分啊，为了打麻将，这么欺骗党和政府。”

老薛也喝道：

“不但欺骗党和政府，也骗了我们哥儿俩一路。”

老史打出一张牌，说：

“兄弟，话说反了，党和政府，还有你们，应该感谢麻将。”

老薛：

“啥意思？”

老史：

“本来我想上访，一想到打麻将，就改了主意。不然，趁你们在火车上睡着，我不早跑了？”

又说：

“我要跑了，你们哥俩儿身上，会担多大的责任？”

老董老薛愣在那里。老董：

“别骗人了，上访，你也得有理由哇。”

老史停下手中的牌：

“二十多年前，在下当过县长，你们知道吗？”

老薛：

“刚听说。”

老史：

“当年撤我的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冤案；二十多年来，我该年年上访；但为了党和政府，我含冤负屈，在家煮肉；到头来，我不跟你们计较，你们倒认真了。”

老董老薛愣在那里。开酒厂的老布，不耐烦地朝老董老薛挥挥手：

“闲言少叙，这儿忙正事呢。”

又不耐烦地催批发烟酒的老王：

“怎么那么肉哇，出牌，快点。”

老王犹豫间，打出一张牌：

“二饼。”

开澡堂子的老解大喜，忙将牌推倒：

“和了。”

接着嘴里唱起了戏。老王开始埋怨老布，两人吵得不可开交。老史兴奋得红光满面：

“痛快。”

七

老董老薛从打麻将的房间退出，来到“又一村”大堂，欲买“连骨熟肉”；这时发现，买“连骨熟肉”的队伍，已排出一里开外。刚进门时没留意，现在才知道“连骨熟肉”的厉害。接着往灶上看，灶上就炖着一锅肉，这时再去排队，哪里还买得着？老董上前与卖肉的说，他们二人，从北京慕名而来，能否照顾照顾，给卖上四两肉，让他们尝个鲜。卖肉的摇头，别说四两，一钱都不敢卖给他们；卖给插队的一钱，排队的人会把他打死。老董老薛摇头，出门离去，想另找饭馆吃饭；这时带老董老薛去找老史的女服务员又赶上喊他们：

“二位大叔留步。”

老董老薛站住。老董：

“啥意思？”

女服务员：

“俺老板说，你们在火车上请他吃过饭，现在他请你们吃饭。”

老董老薛相互看看，便随女服务员返回“又一村”。跟着女服务员进了一个包房，看到桌子上，搁着热气腾腾一脸盆“连骨熟肉”。一脸盆熟肉旁，竖着两瓶“一马平川”白酒。两人大喜。老薛：

“老史早年是个贪官，现在也改邪归正了。”

两人在桌前坐下，伸出手，开始撕“连骨熟肉”吃。一口肉到嘴，马上知道这“连骨熟肉”的好处。它咸里透香，香里透甜，甜里透辣，辣里又透爽和滑；滋味不但入到肉里，也入到骨头里；吃过肉，敲骨吸髓，滋味也丝毫不减。老董老薛平日酒量不大，就着热肉，也喝得口滑。一时三刻，一瓶酒就见了瓶底。喝完一瓶，老董打开第二瓶，这时老董问老薛：

“老薛，这次遣送，回去怎么向领导汇报呢？”

老薛：

“怕是不能如实说呀。如实说了，一趟遣送，不成了笑话？”

老董：

“成了笑话不说，也显得咱俩笨，两千多里过来，路上咋就没发现呢？说不定饭碗就丢了。”

老薛：

“一句话，正常遣送。”

又沉吟：

“路上经过教育，当事人表示，今后再不上访了。案子不复发，咱还能领到奖金。”

老董：

“既然让他悔过自新了，咱也得知道上访的案由；老史上访的案由，说个啥好哩？”

老薛：

“照实说，想翻县长的案。这事显得大，也严肃。”

老董：

“就是，一件严肃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

举起酒杯：

“干。”

老薛也举起酒杯，两人清脆地碰了一下，干了。

这时天彻底黑了。年关了，饭馆外开始有人放炮，也有人在放礼花。隔着窗户能看到，礼花在空中炸开，姹紫嫣红，光芒四射。

二○一二年六月　北京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

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四卷）

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香港明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我不是潘金莲》（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我不是潘金莲》（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塔铺》（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官场》（小说集）

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官人》（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现代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刘震云精选集》（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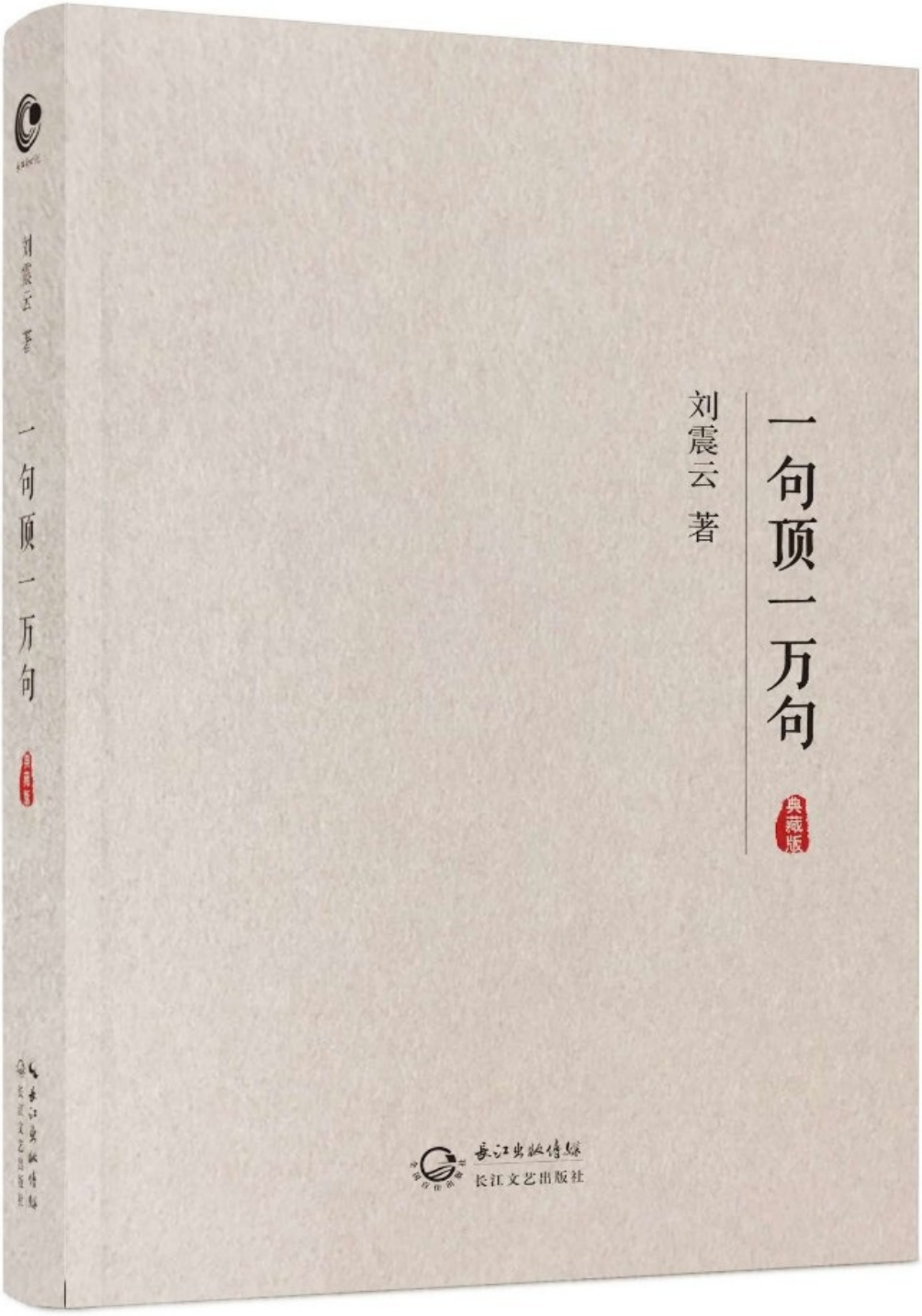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刘震云 著
一句顶一万句
典藏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姜晓明　摄影

作者简介

刘震云， 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

198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

《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腔废话》

《手机》

《我叫刘跃进》等;

中短篇小说

《塔铺》

《新兵连》

《单位》

《一地鸡毛》

《温故一九四二》等。

作品多次获奖、被评介、改编和翻译。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唯有用此语言，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这样平视百姓、体恤灵魂、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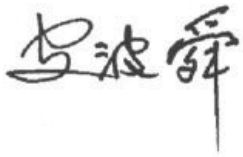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的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的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由此，我们忽然发现，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这种累，犹如漫漫长夜，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目录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上部　出延津记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下部　回延津记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返回总目录

上部
出延津记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

杨百顺十一岁那年，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老李的铁匠铺叫“带旺铁匠铺”，打制些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耙齿、铲头、门搭等。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老李却是慢性子；一根耙钉，也得打上两个时辰。但慢工出细活，这根耙钉，就打得有棱有角。饭勺、菜刀、斧头、锄头、镰刀、铲头、门搭等，淬火之前，都烙上“带旺”二字。方圆几十里，再不出铁匠。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是耽误不起工夫。但慢性子容易心细，心细的人容易记仇。老李是生意人，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保不齐哪句话就得罪了他。但老李不记外人的仇，单记他娘的仇。老李他娘是急性子，老李的慢性子，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老李八岁那年，偷吃过一块枣糕，他娘扬起一把铁勺，砸在他脑袋上，一个血窟窿，汩汩往外冒血。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老李从八岁起，就记上了娘的仇。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老李四十岁那年，他爹死了；四十五岁那年，他娘瞎了。他娘瞎了以后，老李成了“带旺铁匠铺”的掌柜。老李成为掌柜后，倒没对他娘怎么样，吃上穿上，跟没瞎时一样，就是他娘说话，老李不理她。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

“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

老李：

“等着吧。”

一等就没了下文。他娘：

“心里闷得慌，快去牵驴，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

老李：

“等着吧。”

一等又没了下文。不是故意跟他娘治气，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日子在他娘手里，已经急了半辈子，该慢下来了。也怕开了这种头，乱越添越多。但他娘七十岁这年，老李却要给他娘做寿。他娘：

“快死的人了，寿就别做了，平时对我好点儿就行了。”

又用拐棍捣着地：

“是给我做寿吗？不定憋着啥坏呢。”

老李：

“娘，您多想了。”

但老李给他娘做寿，确实不是为了他娘。上个月，从安徽来了个铁匠，姓段，在镇上落下脚，也开了个铁匠铺；老段是个胖子，铁匠铺便叫“段胖子铁匠铺”。如老段性子急，老李不怕；谁知段胖子也是个慢性子，一根耙钉，也打上两个时辰，老李就着了慌，想借给他娘做寿，摆个场面让老段看看。借人的阵势，让老段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但众人并不明白祝寿的底细，过去都知道老李对娘不孝顺，现在突然孝顺了，认为他明白过来理儿了，祝寿那天中午，皆随礼去吃酒席。老杨和老马皆与铁匠老李是朋友，这天也来随礼。老杨早起卖豆腐走得远，吃酒席迟到了几步；马家庄离镇上近，老马准时到了。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便把老杨的座位，空在了老马身边。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没想到老马急了：

“别，快把他换到别的地方去。”

老李：

“你们俩在一起爱说笑话，显得热闹。”

老马问：

“今天喝酒不？”

老李：

“一个桌上三瓶，不上散酒。”

老马：

“还是呀，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可他一喝多，就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

又说：

“不是一回两回了。”

老李这才知道，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遂将老杨的座位，调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边。杨百顺前一天被爹打发过来帮老李家挑水，这话被杨百顺听到了。吃酒第二天，卖豆腐的老杨在家里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礼白送了；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而是在酒桌上，跟牲口牙子老杜说不来。老杜又是个秃子，头上有味，肩上落了一层白皮。老杨认为自己去得晚，偶然挨着了老杜。杨百顺便把昨天听到的一席话，告诉了老杨。卖豆腐的老杨听后，先是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

“老马决不是这意思。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

在杨百顺的哭声中，又抱着头蹲在豆腐房门口，半天没有说话。之后半个月没理老马。在家里，再不提“老马”二字。但半个月后，又与老马恢复了来往，还与老马说笑话，遇事还找老马商量。

卖东西讲究个吆喝。但老杨卖豆腐时，却不喜吆喝。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卖豆腐喽——”“杨家庄的豆腐来了——”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你说这豆腐，它是不是豆腐？它是豆腐，可不能当豆腐……”那当啥呢？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老杨嘴笨，溜不成曲儿，又不甘心粗吆喝；也粗吆喝过，但成了生气：“刚出锅的豆腐，没这个那个啊——”可老杨会打鼓，鼓槌敲着鼓面，磕着鼓边，能敲打出诸多花样；于是另辟蹊径，卖豆腐时，干脆不吆喝了，转成打鼓。打鼓卖豆腐，一下倒显得新鲜。村中一闻鼓声，便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来了。除了在村里卖豆腐，镇上逢集，也到镇上摆摊。既卖豆腐，又卖凉粉。用刮蔑将凉粉刮成丝，摆到碗里，搁上葱丝、荆芥和芝麻酱；卖一碗，刮一碗。老杨摊子左边，是卖驴肉火烧的孔家庄的老孔；老杨摊子右边，是卖胡辣汤也捎带卖烟丝的窦家庄的老窦。老杨卖豆腐和凉粉在村里打鼓，在集上也打鼓。老杨的摊子上，从早到晚，鼓声不断。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一个月后，左右的老孔和老窦终于听烦了。老孔：

“一会儿‘咚咚咚’，一会儿‘咔咔咔’，老杨，我脑浆都让你敲成凉粉了，做一个小买卖，又不是挂帅出征，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

老窦性急，不爱说话，黑着脸上去，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

四十年后，老杨中风了，瘫痪在床，家里的掌柜换成了大儿子杨百业。别人一中风脑子便不好使，嘴也不听使唤，“呜里哇啦”说不成句，老杨却身瘫脑不瘫，嘴也不瘫。不瘫的时候嘴笨，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瘫了之后头脑倒清楚了，嘴也顺溜了，事碰事理得纹丝不乱。身子瘫后，整日躺在床上，动一动就有求于人，这时就比不得从前，眼上、嘴上就得吃些亏；进屋一个人，眼里就赶紧逢迎和讨好；接着人问他啥，他就说啥；不瘫时常说假话，瘫了之后句句都掏心窝子。喝水多了，夜里起床就多，老杨从下午起就不喝水。四十年过去，老杨过去的朋友要么死了，要么各有其事，老杨瘫了之后，无人来看他。这年八月十五，当年在集上卖葱的老段，提着两封点心来看老杨。多日不见故人，老杨拉着老段的手哭了。见家人进来，又忙用袖子去拭泪。

老段：

“当年在集上做买卖的老人儿，从东头到西头，你还数得过来不？”

老杨虽然脑子还好使，但四十年过去，当年一起做事的朋友，一多半已经忘记了。从东到西，扳着指头查到第五个人，就查不下去了。但他记得卖驴肉火烧的老孔和卖胡辣汤兼卖烟丝的老窦，便隔过许多人

说老孔和老窦：

“老孔说话声儿细；老窦是个急性子，当年一脚把我的鼓给踹破了。我也没输给他，回头一脚，把他的摊子也踢了，胡辣汤流了一地。”

老段：

“董家庄熘牲口的老董，你还记得吧？除了熘牲口，还给人补锅。”

老杨皱着眉想了想，想不起这个既熘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

老段：

“那魏家庄的老魏呢？集上最西头，卖生姜的那个，爱偷笑，一会儿自己乐了，一会儿自己乐了，也不知他想起个啥。”

老杨也想不起这个一边卖姜一边偷笑的老魏。

老段：

“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你总记得吧？”

老杨松了一口气：

“他我当然记得，死了两年多了。”

老段笑了：

“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凡人不理。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人家背后老糟改你。”

老杨赶紧岔话题：

“多少年的事了，你倒记得。”

老段：

“我不是说这事，是说这理。不拿你当朋友的，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拿你当朋友的，你倒不往心里去。当时集上的人都烦你敲鼓，就我一个人喜欢听。为听这鼓，多买过你多少碗凉粉。有时想跟你多说一句话，你倒对我爱搭不理。”

老杨忙说：

“没有哇。”

老段拍拍手：

“看看，现在还不拿我当朋友。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句话。”

老杨：

“啥话？”

老段：

“经心活了一辈子，活出个朋友吗？”

又说：

“过去没想明白，如今躺在床上，想明白了吧？”

老杨这才明白，四十年后，老段看自己瘫痪在床，他腿脚还灵便，报仇来了。老杨啐了老段一口：

“老段，当初我没看错你，你不是个东西。”

老段笑着走了。老段走后，老杨还在床上骂老段，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进来了。杨百业是杨百顺的大哥，这时也五十多岁。杨百业小的时候脑子笨，常挨老杨的打；四十多年过去，老杨瘫痪在床，杨百业

成了家里的掌柜，老杨举手动脚，就要看杨百业的脸色行事。杨百业接着老段的话茬儿问：

“老马是个赶大车的，你是个卖豆腐的，你们井水不犯河水，当年人家不拿你当人，你为啥非巴结他做朋友？有啥说法不？”

身瘫的老杨对老段敢生气，对杨百业不敢生气。杨百业问他什么，他得说什么。老杨停下骂老段，叹了一口气：

“有，不然我也不会怵他。”

杨百业：

“事儿上占过他便宜，或是有短处在他手里，一下被他拿住了？”

老杨：

“事儿上占便宜拿不住人，有短处也拿不住人，下回不与他来往就是了。记得头一回和他见面，就被他说住了。”

杨百业：

“啥事？”

老杨：

“头一回遇到他，是在牲口集上，老马去买马，我去卖驴，大家在一起闲扯淡。论起事来，同样一件事，我只能看一里，他能看十里，我只能看一个月，他一下能看十年；最后驴没卖成，话上被老马拿住了。”

又摇头：

“事不拿人话拿人呀。”

又说：

“以后遇到事，就想找他商量。”

杨百业：

“听明白了，还是想占人便宜，遇事自个儿拿不定主意，想借人一双眼。我弄不明白的是，既然他看不上你，为啥还跟你来往呢？”

老杨：

“可方圆百里，哪儿还有一下看十里和看十年的人呢？老马也是一辈子没朋友。”

又感叹：

“老马一辈子不该赶马车。”

杨百业：

“那他该干啥呢？”

老杨：

“看相的瞎老贾，给他看过相，说他该当杀人放火的陈胜吴广。但他又没这胆，天一黑不敢出门。其实他一辈子马车也没赶好，赶马车不敢走夜路，耽误多少事儿呀！”

说着说着急了：

“一个胆小如鼠的人，还看不上我，我他妈还看不上他呢！一辈子不拿我当朋友，我还不拿他当朋友呢！”

杨百业点点头，知道他俩一辈子该成为朋友。说罢老马，到了吃中饭时候。这天是八月十五，中饭吃的

是烙饼，肉菜乱炖。烙饼是老杨一辈子最爱吃的，但六十岁以后，牙烂掉了一大半，嚼不动了；但配上乱炖，肉和菜在火上炖的时间长，肉是烂的，菜也是烂的，菜汤是滚烫的，将烙饼泡到菜里，能泡得入口就化。老杨年轻的时候，一过节就吃烙饼；但他瘫痪在床之后，家里吃不吃烙饼，不由他说了算。本来在问老马之前，杨百业就决定中饭吃烙饼和肉菜乱炖，但当年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却认为自己刚才说了实话，杨百业才让烙饼，这饭是对他的奖赏。一顿饭吃下来，老杨吃得满头大汗。肉菜乱炖的热气中，又仰脸向杨百业讨好地笑了笑，意思是：

“下回问我啥，我还说实话。”

二

杨百顺十六岁之前，觉得世上最好的朋友是剃头的老裴。但自打认识老裴，两人没说过几句话。杨百顺十六岁的时候，老裴已经三十多了。老裴家住裴家庄，杨百顺家住杨家庄，之间相距三十里，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一年也碰不上几面。杨百顺没去过裴家庄，老裴来杨家庄剃过头。但杨百顺七十岁以后，还常常想起老裴。

老裴剃头的手艺并不是祖传。他爷是个织席的，捎带卖鞋。他爹是个贩毛驴的，一年四季，背着褡裢、拿根鞭子到口外内蒙古贩毛驴。从河南延津到内蒙古，去时得走一个月；从内蒙古赶着毛驴回来，紧走慢走，得一个半月。一年下来，也就做四五趟生意。老裴成人之后，一开始跟他爹学贩驴。两年之后，老裴他爹得伤寒死了，老裴就开始一个人上路，和别的驴贩子搭伴，一趟趟去内蒙古贩毛驴。老裴年龄虽小，但长着个大人心，一年下来，不比他爹在时赚钱少。十八岁那年，娶妻生子，也不在话下。贩毛驴常年在外，一年有八九个月不在家，免不了在外边有相好。别的驴贩子在外也有相好，或在山西，或在陕北，或在内蒙古，看走到哪里碰上了。但相好也就是相好，认不得真，别人给相好留的是假名假姓，老家在哪里，也不说实话。老裴当时还是年轻，在内蒙古靠上个相好叫斯琴格勒，头一回在一起，斯琴格勒问他姓名，家住哪里，老裴一时忘情，就说了实话。斯琴格勒是个有丈夫的人，丈夫出外放牧，她在家里靠相好。一是图个痛快，二是图相好留下仨瓜俩枣的散碎银两，她好存个体己。但她靠的不是一个人，另有一个相好是河北人，也去内蒙古贩驴，但人家留的就是假名假姓，县份也是假的。这年秋天，斯琴格勒和河北相好的事发了。斯琴格勒的丈夫出门放牧三个月，回来却发现她怀孕了。靠相好蒙族人不在意，整天吃牛羊肉，热性大，不在乎夜里那点儿事；但怀孕了她丈夫就急了。因这孩子生下来，等于替别人养着。所以靠相好的人，都知道图痛快归图痛快，但痛快也分个时辰；时辰不对，痛快的最后一刻要忍住，不能让怀孕。和河北人这次，斯琴格勒也是一时忘了情，虽然时辰不对，也让河北人彻底痛快了。河北人痛快了，斯琴格勒的丈夫生了气，觉得这是相好欺负自己，用皮鞭抽斯琴格勒，斯琴格勒不但供出了河北的相好，也供出了河南的老裴。蒙族人扔下自己的老婆，掂着一把宰牛刀上了路。先去河北，没找着真人，又来到河南延津县裴家庄，找着了老裴，上去就要拼命。后经人说合，赔了这蒙族人三十块大洋，又贴了来往路费，才把他打发走。蒙族人走了，事情却没有完。老裴的老婆叫老蔡，三天上了三回吊。虽然每回都把她救了回来，但三天之后的老蔡，和三天前成了两个人。过去老蔡怕老裴，现在老裴怕老蔡。老蔡说：

“你说这事儿咋办吧？”

老裴：

“从今往后，一切听你的。”

老蔡：

“从今往后，别理你姐。”

由靠相好转到他姐头上，老裴有些蒙。老裴从小娘死得早，从六岁起，由他姐带大。老裴与他姐感情深，老蔡却与他姐闹过别扭。老裴想明白这理儿，低着头说：

“反正她已经出嫁了，从今往后，不理她就是了。”

老蔡又问：

“从今往后，你还去内蒙古不？”

老裴：

“去不去，还听你的。”

老蔡：

“从今往后，别再提‘贩驴’二字。”

老裴只好放下褡裢和鞭子，不再贩驴。老裴这才知道，那个内蒙古人不远千里来河南找他，并不是为了拼命，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这个内蒙古人人粗心不粗，下手有些毒。但斯琴格勒怀孕，并不是老裴的责任，老裴还得替河北人背着黑锅，冤还冤在这里。毛驴贩不成了，老裴便开始跟冯家庄的老冯学剃头。剃头倒不难学，学剃头三年出师，老裴两年半就离开老冯，自己担着剃头挑

子，十里八乡给人剃头。这一剃就是七八年。只是自此不爱说话。师傅老冯给人剃头时，爱跟人聊天；十里八乡的事，数老冯知道得多。老裴给人剃头，一个头剃下来，一句话没有。大家都说师傅徒弟不一样。老裴话少不说，头剃着剃着，还爱长吁一口气。一个头剃下来，要吁四五口长气。一次老裴到孟家庄东家老孟家剃头。老孟家有五十顷地，二十多个伙计。二十多个伙计的头剃完，老孟的头剃完，太阳就要落山了。老孟有一个朋友叫老褚，是豫西洛宁县一个盐商，这天从山东贩盐回来，路过延津县，顺便到孟家庄来看老孟；老褚的头发正好长了，也让老裴来剃。老裴剃几刀子，长吁一口气；剃几刀子，又吁出几口气。头剃到一半，老褚急了，光着半边头跳起来，指着老裴：

“操你妈，多剃一个头，咋知道我不给你钱？唉声叹气的，扑身上多少晦气。”

老裴提着刀子站在那里，脸红耳赤，说不出话，最后还是东家老孟替他解了围，对老褚说：

“兄弟，他那不是叹气，是长出气；不是剃头的事，是他个毛病。”

老褚瞪了老裴一眼，这才坐下，让老裴接着剃头。老裴在外剃头不说话，剃一天头回到家，也不说话。家里每天有十件事，十件事全由老婆老蔡做主。老裴按老蔡的主意办，稍有差池，老蔡还张口就骂。老裴一开始还嘴，但一还嘴，老蔡就扯到了内蒙古，内蒙古那个野种，老裴就不还嘴了。当面骂人不算欺负人，骂过第二天，老蔡又把老裴挨骂的情形，当做笑话，说给别人，就算欺负人了。但这话传到老裴耳朵里，老裴又装作没听见。十里八乡都知道，老裴在家里怕老婆。

这年夏天，老裴到苏家庄去剃头。苏家庄是个大庄，有四五百户人家，老裴在苏家庄生意最大，包了三四十户人家的头；三四十户人家，剃头的男人，有百十口子。老裴连剃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方才剃完。老裴挑着剃头挑子往回走，在黄河边上，遇上了曾家庄杀猪的老曾。老曾要去周家庄杀猪。都是出门在外的人，老裴和老曾常碰面，在一起说得着。两人便停下脚步，坐到河边柳树下吸烟。吸着烟，说些近日的闲话，老裴看着老曾头发长了，便说：

“挑子里还有热水，就在这儿给你剃了吧。”

老曾摸摸自己的头发：

“剃是该剃了，可周家庄的老周，还等着我杀猪呢。”

想想又说：

“剃就剃。我剃个头，那个畜生也多活一会儿。”

老裴就在黄河边上支起剃头挑子，给老曾围上剃头布，用热水给老曾洗头。待洗泛了，比画一下，就下了刀子。这时老曾说：

“老裴呀，咱俩过心不过心？”

老裴一愣：

“那还用说。”

老曾：

“这里就咱俩，那我问你一句话，你想答答，不想答就别答。”

老裴：

“你说。”

老曾：

“十里八乡都知道你怕老婆，我觉得你不值呀。”

老裴的脸一赤一白：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免生闲气罢了。”

老曾：

“我知道你前几年有短处在她手里。我大胆说一句，长痛不如短痛。有短处在人手里，一辈子别想翻身。”

老裴长吁一口气：

“这个理儿我懂。能短痛早短痛了，可就是短不了呀。”

老曾：

“为啥？”

老裴：

“没短处在人手里，事儿倒好办；她尝到了把你短处的甜头，你想短痛，她倒不答应了。”

又吁出一口气：

“不短也成，还有孩子呢；难就难在，从长说，她就可以不讲理了。”

老曾：

“如果是我，她不讲理，我就打她；等她受不了，就该讲理了。”

老裴：

“如果单是她，事情还好办，可她身后，还藏着一个讲理的。”

老曾：

“谁呀？”

老裴：

“她娘家哥。”

老蔡他哥老曾知道，镇上一个开生药铺的，叫蔡宝林，左脸生一大痦子，嘴特能说，得理不让人，是一个死蛤蟆能缠出尿的人。老裴：

“俺俩一闹，她就回娘家找她哥，她哥就找我来论理。一件事能扯出十件事，一件事十条理，我跟他妹过了十来年，有多少事多少理呢？我嘴不行，说不过他。”

又长出一口气：

“都说论理好，真论起理来，事情倒更难办了。”

又说：

“其实论理不论理我都不怕，就怕自己哪天忍不住，一时性起，拿起刀子杀了谁。能因为一句话杀人吗，老曾？”

杀猪的老曾惊出一身冷汗：

“老裴，剃头，我话说多了。”

杨百顺认识老裴那年十三岁。老裴之前，杨百顺有个好朋友叫李占奇。杨百顺十三岁时，李占奇十四岁，同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论语》。别人能成为好朋友是相互处得来，或你在这事上帮过我，我在那事上帮过你；他们俩能成为好朋友，是因为共同喜欢一个人，罗家庄做醋的罗长礼。罗长礼五短身材，是个麻子。罗家做醋是祖传，罗长礼他爷做醋，罗长礼他爹也做醋。罗家醋坊不大，一天能做两缸醋。罗长礼他爷他爹拉着这两缸醋，走村串巷吆喝：

“打醋喽——”

“罗家庄的醋来啦——”

虽是小本生意，虽是粗吆喝，却也能养家糊口。但到了罗长礼这里，却不喜欢做醋。不喜欢做醋不是跟醋有仇，而是做醋之外，罗长礼喜欢另一件事，谁家死了人，他爱去喊丧。同是一个喊，他喜欢喊丧，不喜欢喊醋。喊丧能耽误做醋，做醋不能耽误喊丧。由于心思不在醋上，醋便做得不像醋。别人家的醋是酸的，罗长礼的醋是苦的，像刷锅水。别人家的醋能撑一个月，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没泛白

毛之前是苦的，泛了白毛倒变酸了。罗长礼做醋不上心，喊丧却上心。罗长礼长个鸡脖子，一般鸡脖子声细，罗长礼却声粗，且不怵场子；场子越大，他越精神。平日人穿皂布，丧事时人穿白衣。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

“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

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哭声中，罗长礼又喊：

“请后鲁邱的客奠啦——”

同时又喊：

“张班枣的客往前请啊——”

后鲁邱的奠客跪叩起仰之间，张班枣的奠客已在后边排成一排。一批批奠客往前移动，罗长礼调停得纹丝不乱。罗长礼记性好，万千人中，只要见过你一面，下次就能喊出你的姓名，各个环节不会落下谁。人从死到出殡有七天，七天喊下来，罗长礼嗓子不倒。人们说起罗长礼，不说“卖醋的老罗”，都说“喊丧的老罗”。十里八乡，谁家有丧事，皆请罗长礼。谁家有丧事，杨百顺和李占奇必追过去看。众人去吊丧皆为了死者，杨百顺和李占奇独为了罗长礼。但平日哪能天天死人呢？不死人时，罗长礼又去做醋，杨百顺和李占奇也感到日子空了。这时聊起罗长礼，也能聊得兴致勃勃：

“嗓门真大，五里开外都能听见。”

“上回徐家庄的客不懂规矩，有些乱，老罗急了，麻子都泛了红点儿。”

“平日个儿不大，一到喊丧，咋就长高了呢？”

“上次他到村里卖醋，想跟他说句话，到了跟前，又没敢说。”

“十里八乡咋还不死人呢？”

聊到趣处，一个说：

“我去茅房撒泡尿。”

另一个本来没尿，为了罗长礼也说：

“我跟你去。”

杨百顺十三岁那年秋天，家里丢了一只羊。丢羊之前，先丢了一口猪。杨百顺先天被雨淋着了，打摆子发烧，家里人去找猪，留他一人看家。打摆子一会儿热一会儿冷，昏昏沉沉之中，李占奇喘着气跑过来：

“快，死人了！”

杨百顺脑袋烧得还有些迷糊：

“啥？谁死了？”

李占奇：

“王家庄的老王死了，快去看罗长礼！”

一听“罗长礼”三个字，杨百顺迷糊的脑袋登时醒了，正打着的摆子也立马停了，身上也不发烧了。掀被窝从床上爬起来，两人三步并作两步，跑向十五里外的王家庄。待到了王家庄，发现老王家确实死人了，但喊丧的不是罗长礼，而是牛家庄一个叫牛文海的人。牛文海是个瘸子。当时延津县以黄河渡口为界，分东延津和西延津。就喊丧者而言，有“东罗西牛”之说。即东边死了人皆请罗长礼，西边死了人皆请牛文海。但王家庄位于延津渡口交界处，死人者请喊丧者就有些乱，有请罗长礼的，有请牛文海的。现在老王家请的就是牛文海。这点儿混乱，倒被李占奇和杨百顺忽略了。李占奇：

“老王家有病吧？好不容易死个人，咋不请罗长礼，请牛文海呢？”

杨百顺：

“一个破锣嗓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丧事非让他弄得七零八落！”

一泄劲儿，杨百顺又开始打摆子发烧。李占奇还要留下来比较一下牛文海和罗长礼的不同，看牛文海到底能七零八落到哪里去；杨百顺正在发烧，等不得牛文海，哆嗦着身子，又跑回十五里外的杨家庄。待回到家里，发现家里人都回来了，猪也找着了，但在杨百顺离开家到王家庄看罗长礼的时候，家里又丢了一只羊。早起丢猪是猪的事，下午丢羊可是杨百顺的事。杨百顺打着的摆子立马又停了。卖豆腐的老杨一言不发，解下自己的皮带。杨百顺的哥哥杨百业、弟弟杨百利，皆偷偷捂着嘴笑。老杨：

“让你在家看家，你干啥去了？”

杨百顺不敢说自己到王家庄看罗长礼了，只好说：

“我也找猪去了。”

老杨兜头抽了他一皮带：

“刚才李伯江还跟我说，你跟李占奇跑王家庄看罗长礼去了！”

李伯江是李占奇他爹。冤枉就冤枉在，杨百顺并没有看到罗长礼，只看到个牛文海。杨百顺不好解释这个，只好说：

“爹，我打摆子发烧哇。”

老杨兜头又是一皮带：

“发烧？发烧能来回跑三十里？我看你不烧！”

又是一皮带。杨百顺头上已有七八个血疙瘩。杨百顺：

“爹，我不烧，我去找羊！”

老杨把一挂绳子扔到杨百顺脚下：

“找着羊，把它拴回来；找不着，你也别回来了！”

又看杨百业和杨百利：

“不是羊的事，说瞎话！”

说着说着又急了：

“平时我支派你个事，难着呢，咋一听说罗长礼，你发着烧就跑了？谁是你爹？”

又瞪大眼珠看着众人：

“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卖豆腐的老杨，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杨百顺赶紧拾起绳子，出门漫山遍野去找羊。但从下午找到晚上，羊没有找到，倒碰到几只乱跑的豺狗。也不知这只瞎了一只眼的羊跑到哪里去了。杨百顺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到了夜里有些怕黑。杨百顺十三岁的时候，村外的野地里还有狼。杨百顺只好顺着找羊的路往回跑。路边长满了庄稼，猫头鹰在庄稼地里一叫，杨百顺吓出一身汗。待到得村里，到得家门口，杨百顺又不敢进家。因为在卖豆腐的老杨那里，过去一件事挺难，除非再发生一件大事，把这件事遮过去。杨百顺丢了一只羊，如哥哥杨百业、弟弟杨百利再丢一头驴，老杨就忘了羊而去说驴，但怎么让杨百业和杨百利再去丢一头驴呢？看着家里点着灯，窗户上有人影在晃，豆腐房里毛驴在拉着石磨磨豆子，不时打着响鼻；后来窗户上的灯灭了，只剩毛驴的响鼻和转磨的声音，杨百顺仍不敢回家。这时他想起了李占奇，便去找李占奇。一方面想找李占奇借一宿，另一方面，还惦着打听牛文海和罗长礼的不同。但到得李占奇家，屋里的灯也黑了，李占奇肯定睡了；但李占奇他爹李伯江还在院子里借着麻秆火编筐。一边编筐，一边嘴里哼着小曲儿。杨百顺知道，李占奇他爹一哼小曲儿，李占奇肯定也挨了打。杨百顺只好离开李占奇家，来到村头打谷场上，想在打谷场的草垛里凑合一夜。到得草垛前，起风了，风吹起杨树梢，四周都像有狼嚎。幸好天转晴了，半个月亮，在半夜爬了上来。这时身上又打起摆子。接着肚子也饿了。好不容易昏睡过去，迷迷糊糊之中，似有千军万马在眼前奔腾。不知过了多长时候，突然有人在拍他。杨百顺一个激灵醒来，看到一个黑影站在他面前。杨百顺吓出一身冷汗：

“你谁呀？”

那个黑影俯下身子：

“别怕，我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从这路过。”

借着月光，杨百顺看清了那人的脸。以前老裴到杨家庄来剃过头，见过，头也让他剃过，但没说过话。老裴：

“你叫啥？为啥睡在这儿？”

一句话问得杨百顺好生辛酸。虽然以前没说过话，但此情此景，杨百顺只好拿老裴当亲人，将自己叫啥，怎么打摆子发烧，怎么去王家庄看罗长礼，罗长礼没看着，怎么家里又丢了羊，挨了爹的打，自己去找羊，羊也没找着，不敢回家，一五一十，给老裴讲了。接着扳着自己的脑袋，让老裴看头上的血疙瘩。老裴听后，长出一口气：

“我听明白了，不是羊的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呢。”

又伸手摸了摸杨百顺的头：

“你睡这儿不冷呀？”

杨百顺：

“叔，我不怕冷，我怕狼。”

老裴又叹息一声：

“按说这事不该我管，可谁让我碰上了呢？”

接着拉起杨百顺的手：

“走，我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

杨百顺自生下来，头一回感到人的手是暖的。两人离开杨家庄，一高一低往前走，杨百顺也是没话找话：

“叔，您走夜路不怕狼呀？”

老裴“嗖”地一声从腰里抽出一把砍刀，砍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预备着呢。”

杨百顺笑了。老裴拉着杨百顺的手来到镇上，又来到镇东头，去敲一家饭铺的门。开饭铺的叫老孙。敲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老裴又敲，里边点灯了，老孙的声音在骂：

“哪个龟孙呀，都下半夜了。”

待打开门，见是老裴，笑了。因老裴常到老孙的饭铺给老孙剃头。老孙除了剃头，最爱打眼，老裴常用马尾给他打眼。进得屋来，饭铺的锅灶都是凉的。老孙又捅开火炉，洗洗手，做了两碗羊肉烩面。热腾腾地端上来，说：

“三碗的羊肉，我给做了两碗。”

老裴敲着烟袋，指了指烩面：

“吃吧。”

杨百顺一海碗烩面吃下去，吃得满头大汗。这时鸡叫了，杨百顺哭了，泪落在空碗里：

“叔。”

老裴摆摆手，没再说什么。几十年后，杨百顺还记着这碗烩面。但事后杨百顺才知道，那晚老裴带杨百顺吃烩面，并不是为了杨百顺。前一天，老裴去巩家庄剃头。巩家庄村子不小，有二百多户人家，但老裴在巩家庄生意不大，剃头只包到三户人家。这里是臧家庄剃头的老臧的地盘。但三户人家也算生意，巩家庄离裴家庄又近，只有五里路，老裴没嫌活儿少，一个月也来巩家庄剃一回头。去巩家庄时天是晴的，到晌午剃完头，天变脸下起了雨。雨倒也不大，但淅淅沥沥，下个不停。老裴看看天，一时三刻，没有放晴的意思。巩家庄的老巩劝老裴：

“吃过中饭再走吧，别再淋出病来。”

老裴:

“五里路，一跑就到了。”

向老巩借了个蓑衣，披在身上，一路跑回裴家庄。裴家庄村头有个牛屋，老裴跑到裴家庄村头，看到一个少年在牛屋房檐下躲雨。老裴没在意，那个少年却冲他喊了一声“舅”。老裴停下脚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他姐的大儿子，名叫春生。他姐十六年前嫁到了阮家庄，阮家庄离裴家庄二十二里。春生已经十五岁了，早起到县城去卖布，卖完布回来，走到裴家庄，遇上下雨，便在房檐下躲雨。老裴自十年前出了内蒙古的事，老婆老蔡不让老裴与他姐来往，老裴也就不再与他姐来往。有时趁着出去剃头，偷偷拐到阮家庄看一看。突然在自家村头遇到春生，是否把他带回家，老裴有些为难。如是平日，老裴和春生说上几句话，就把他打发走了；现在正赶上下雨，见过外甥，扭头就走，老裴面皮上说不过去，于是硬着头皮，把春生带回了家。家里老蔡正在做饭，做的是烙饼摊鸡蛋。平日家里也不吃这么好，老裴和老蔡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今天是二女儿梅朵的生日。老裴从巩家庄冒雨跑回来，也是想着梅朵。老蔡不喜欢老裴他姐，对他外甥也不待见。本来饼烙得挺厚，见老裴的外甥来了，揪面时手腕一抖，饼开始烙得菲薄。春生是个实在人，以为到了舅舅家，和自己家一样，加上平日也吃不到烙饼，吃饭时，放开肚皮，裹着鸡蛋，整整吃了十一张烙饼。吃完饭，雨也停了，春生抹抹嘴走了。他走后，老蔡骂上了，说老裴外甥平白无故，一口气吃了她家十几张烙饼；不烙饼他还不来，一烙饼他的嘴隔着二十多里就扎过来了，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他一口气吃了十几张饼吃饱了，梅朵还饿着呢。说得梅朵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这时老裴就怪外甥不懂事，不懂事不是说他不该吃饼，而是吃饼时心里没数，如吃饼吃到九张，也算吃了几张饼；吃到十张，也就十来张；可他恰恰吃到十一张，就能被老蔡说成十几张；怪他只顾自己肚皮，不顾舅舅的难处，也不知最后一两张饼的差别。如果老蔡只是骂外甥吃饼，老裴也不会计较，但老蔡由外甥，终于骂到了老裴他姐。本来自老裴和他姐不再公开来往，十年之间，老蔡和老裴，都没再提起过老裴他姐；现在因为几张饼，勾起了老蔡的话题。如只是一般骂骂老裴他姐，老裴也不会计较，但老蔡骂着骂着，开始骂老裴他姐是个“骚逼”。老裴他姐做姑娘时，村里曾风传，她跟一个货郎好过。就算跟货郎好过，也是十七年前的事了。由老裴他姐，又骂到老裴在内蒙古留野种，一家人都是下流坯子。如只是这么骂骂，老裴还不会计较。老蔡骂着骂着起了兴，突然骂道:

“既然你们都下流，还找别人干啥？你们姐俩在一起下流不就完了？”

正是这句话，使老裴光了火，兜头扇了老蔡一巴掌。耳光扇完，事情就闹大了。梅朵的生日也不过了。事情闹大不是老蔡又跟他打闹，而是老蔡掉屁股回了娘家；第二天一早，把她娘家哥搬来了。娘家哥进门，坐下，开始跟老裴讲理。老裴就怕跟娘家哥讲理，因娘家哥讲起理来，不但理与别人不同，说话也绕。老裴和老蔡打架因为几张饼，但娘家哥放下饼，一竿子支出去几十年，先从老裴的爹娘说起。老裴的爹娘年轻的时候，也常打架。老裴的爹是老实爹，但他娘是“常有理”。啥叫“常有理”？就是“不讲理”。不是他娘死得早，蔡家决不会把女儿嫁给裴家。接着又说到自老蔡嫁给老裴，发生过的千百次口角。这些口角，这些口角的缘由，老裴都忘了，但桩桩件件，桩桩件件的起因，娘家哥记得。千百件的针头线脑，越扯越长，扯得老裴脑袋都大了。这时老裴不佩服别的，就佩服娘家哥记性好。扯着扯着，娘家哥便把老裴扯成了他娘，也成了“不讲理”，而且顺理成章，让老裴有些措手不及。从早起扯到晌午，娘家哥才回到饼上。回到饼上，又不说饼，重新说起老裴他姐年轻时和货郎好，老裴在内蒙古犯事，这两桩往事；无论老裴他姐与人好是真是假，老裴在内蒙古犯事，却是实情。如不是实情，因为一张饼骂到这上头，算老蔡骂错了；是实情，老裴恼了，这时恼的就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别人骂错了老裴打人情有可原，因为恼自己打人就不对了。一套理讲下来，屋里也掌灯了，讲得老裴也犯了疑惑。除了疑惑，还担心这理绕下去，会把自己绕疯；便装作口服心服，给娘家哥和老蔡各赔了个不是。赔过不是，老蔡仍不依，要还老裴一巴掌。老裴伸过脸来，让老蔡还了一巴掌，此事才作罢。

娘家哥心满意足离开，大家以为风波像往常一样过去了，但老裴夜里睡到床上，更加窝心了。由一张饼到“骚逼”，又到内蒙古和他爹他娘，几个本来不相干的事，怎么就扯到一起去了？他姐是“骚逼”这件事并不坐实，怎么让娘家哥绕过去，单说老裴在内蒙古犯的事呢？一件事上，怎么压着两件事的分量呢？这时突然想到，当时打老蔡那一巴掌，并不是冲着老蔡说老裴他姐是“骚逼”，而是冲着让老裴跟他姐下流这句话去的，现在怎么被娘家哥避重就轻，把一件事绕成了另一件事呢？老裴打了老蔡一巴掌，老蔡又还了老裴一巴掌，同样是一巴掌，但后一巴掌，和前一巴掌，就不是一回事了。老蔡没在床上睡觉，到村里串门去了，大概又把这当笑话对人说了。老裴也是一时怒从心头起，从床上爬起来，拿起砍刀，就要杀人；但不是杀老蔡，而是要到镇上杀她娘家哥。也不是要杀他这个人，是要杀他讲的这些理；也不是要杀这些理，是要杀他的绕；绕来绕去，把老裴绕成了另一个人。和老蔡过下去，免不了还要再生口角。就像老裴的外甥吃饼不能吃到十一张一样，再被娘家哥这么绕几次，非把老裴绕死不可。被人杀了不算什么，被人绕死可就太冤了。上回与蒙族人出事，就替河北人背了黑锅；替别人背黑锅还不算冤，替自个儿背黑锅可就太冤了。怒冲冲就上了路。杀人路上，在杨家庄的打谷场上遇到了杨百顺。杨百顺这一天的遭遇，从看罗长礼到找羊的几道弯，使老裴杀人的念头，又慢了下来。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打着摆子，为看一个人，为丢一只羊，也绕了几道弯，最后被逼得无家可归；自己都三十多的人了，能因为几张饼，真去杀人吗？杀人之后，家里还有仨孩子呢。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于是长叹一口

气，拉着杨百顺到镇上，敲开的不是娘家哥的门，而是饭铺老孙的门。杨百顺也是无意之中，救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命。他在镇上开一个生药铺子，左脸生一痦子，遇事爱讲理，名字叫蔡宝林。

三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形，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但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

“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

“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倒没有箍盆箍桶，开始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

“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退学是因为不懂，又来上学的人还是因为不懂。由于学生变换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儿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

“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倒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屏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

“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儿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

“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但杨百顺学《论语》到十五岁，老汪离开了老范家，私塾也停了。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老汪有学问，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大儿子叫大货，二儿子叫二货，三儿子叫三货，一个小女儿叫灯盏。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唯一个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爱玩畜牲。而且不玩小猫小狗，一上手就是大牲口；一个六岁的孩子，爱跟骡子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就怕这个灯盏。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突然回头，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边骑边打牲口：

“驾哟，带你去姥姥家找你妈！”

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她也不怕。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课堂上听不懂《论语》，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为灯盏玩牲口，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老汪：

“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这年阴历八月，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挑钢叉用力过猛，将淘草缸给打破了。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也该破了。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老范也没埋怨老宋，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这淘草缸便买得大，一丈见圆。新缸买回来，灯盏看到缸新缸大，又来玩缸。溜边溜沿的水，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老宋被她气惯了，摇头叹息，不再理她，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等他傍晚收工，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灯盏在上边漂着。等把灯盏捞出来，她肚子已经撑圆，死了。老宋抄起钢叉，又将新缸打破，坐到驴墩上哭了。老汪银瓶闻讯赶来，银瓶看了看孩子，没说别的，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老汪拉住老婆，看着地上的死孩子，说了句公平话：

“不怪老宋，怪孩子。”

又说：

“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各家孩子都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老宋赔了她两斗米，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月过去，赶上天下雨，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这天只来了五六个，老汪打住新课，让徒儿们自己作文章开篇，题目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也不能开新课，应该描红；出去找银瓶，银瓶不在，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红模子找着了，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拿到红模子，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想趁徒儿们描红的时候，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吃剩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同样的价钱，县城的月饼，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当时刚买回，灯盏就来偷吃，被老汪逮住，打了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放下砚台，信步走向牲口棚。喂牲口的老宋，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一个月过去，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老宋的孩子叫狗剩，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谁知老汪没说狗剩，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

哭过之后，老汪又像往常一样，该在学堂讲《论语》，还在学堂讲《论语》；该回家吃饭，还回家吃饭；该默写《长门赋》，还默写《长门赋》；只是从此话更少了。徒儿们读书时，他一个人望着窗外，眼睛容易发直。三个月后，天下雪了。雪停这天晚上，老汪去找东家老范。老范正在屋里洗脚，看老汪进来，神色有些不对，忙问：

“老汪，咋了？”

老汪：

“东家，想走。”

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

“要走？啥不合适？”

老汪：

“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

老范明白了，劝他：

“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

老汪：

“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老范明白了，又劝：

“老汪，再忍忍。”

老汪：

“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

老范：

“再到牲口棚哭一场。”

老汪：

“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

老范突然想起什么：

“到野地里走走。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老汪：

“走过。过去半个月走一次，现在天天走，没用。”

老范点头明白，又叹息一声：

“可你去哪儿呢？早年你爹打官司，也没给你留个房屋，这里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多年，我没拿你当外人。”

老汪：

“东家，我也拿这当家。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

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

“走也行啊，可我替你发愁，拖家带口的，你去哪儿呀？”

老汪：

“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

老范：

“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

老汪：

“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

第二天一早，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三个月没哭了，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六年前来时，还是两棵小苗，现在已经碗口粗了，看着这树，老汪哭了。

杨百顺听人说，老汪离开老范家，带着妻小，一直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在宝鸡不再教书，也没人让他教书；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碗，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老汪教书嘴笨，吹糖人嘴不笨，糖人吹得惟妙惟肖。吹公鸡像公鸡，吹老鼠像老鼠，有时天好，没风没火，还拉开架势，能吹出个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猴子，有张臂上树够果子的，有挥拳打架的，有扳过别人的头捉虱子的，还有伸手向人讨吃的。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人。一口气下去，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这女孩十八九岁，瘦身，大胸，但没笑，似低头在哭。人逗老汪：

“老汪，这人是个姑娘吧？”

老汪摇头：

“不，是个小媳妇。”

人逗老汪：

“哪儿的小媳妇？”

老汪：

“开封。”

人：

“这人咋不笑呢，好像在哭，有点儿晦气。”

老汪：

“她是得哭呀，不哭也憋死了。”

明显是醉了。老汪这时身胖不说，头也开始秃顶。不过老汪不常喝酒，一辈子没吹几次人。但满宝鸡的人，皆知骡马市朱雀门的河南老汪，会吹“开封小媳妇”。

老汪走后，“种桃书屋”的徒儿们作鸟兽散。杨百顺、杨百利也离开老范家的学堂，回到了杨家庄。杨百顺跟老汪学了五年《论语》，入学时十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原想着还要跟老汪待好久，《论语》还读得半生不熟，没想到老汪说走就走了。在学堂天天跟老汪捣蛋，十二岁那年冬天，和李占奇一起，偷偷跑到老汪的茅房，拎起老汪的夜壶，在底上钻了个眼；夜里老汪撒尿，漏了一床。现在老汪一走，倒想起老汪许多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有老汪在，他可以天天到学堂胡混；老汪一走，就得回家跟卖豆腐的老杨做豆腐。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与老杨合不来不是老杨用皮带抽过他，因为一只羊，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记恨老杨；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从心底看不上老杨。他看上和佩服的，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他想脱离老杨，投奔罗长礼。但麻烦在于，杨百顺对罗长礼也不是全喜欢。他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但做醋是罗长礼的生计，喊丧是罗长礼的嗜好；为了喊丧，还离不开做醋。醋大家一天三顿要吃，啥时候会一天三顿死人呢？弄得杨百顺也是左右为难。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和杨百顺一样，也不喜欢做豆腐的老杨，他喜欢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瞎老贾并不是实瞎，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不瞎。瞎老贾除了弹三弦，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几十年下来，阅人无数。人命各有不同，老贾一说，大家就是一听，并不在意，瞎老贾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杨百利和杨百顺不同的是，杨百顺单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杨百利对瞎老贾弹三弦和看相全喜欢。杨百利瞒着卖豆腐的老杨，偷偷跑到贾家庄，要拜瞎老贾为师。瞎老贾闭着眼睛，摸了摸杨百利的手：

“指头太粗，吃不下弹三弦这碗饭。”

杨百利：

“我跟你学算命。”

瞎老贾睁开一只眼，看了看杨百利：

“自个儿的命还不知在哪儿呢，算啥别人。”

杨百利：

“那我是啥命呢？”

瞎老贾又闭上了眼睛：

“远了说，是个劳碌命，为了一张嘴，天天要跑几百里；就近说，人从你脸前天天过，十个有九个半，在肚子里骂你。”

师没拜成，落了一身晦气。杨百利在肚子里骂瞎老贾，一天要跑几百里，不把人累死了？一边骂瞎老贾算命不准，一边又跑回了杨家庄。

四

杨百顺十六岁那年，延津县新来了一个县长叫小韩。小韩之前，延津的县长叫老胡，湖南麻阳人，前清举人，赤红脸。老胡他爹在麻阳是个中医，一辈子治好过人，也治死过人。别的中医诊完病，开方子一挥而就；老胡他爹把完脉，每下一笔都犹豫再三。病人走后，人问：

“老胡，下个方子，比生个孩儿都难，病没把准？”

老胡他爹：

“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

人说：

“咱治的是病，就别管他的心了。”

老胡他爹叹息一声：

“咋能不管心呢？”

又说：

“病相同，人却不同；不同的人，开同样的方子，药也未必管用。”

又叹口气：

“医庸，就庸在这个地方；人死，也死在这个地方。”

老胡中举放官，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锣鼓喧天中，老胡披红戴绿，骑在马上。看众人抚掌，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

“儿啊，十里八乡皆为你贺，独我为你哭。”

老胡：

“又不是去法场，哭个啥？”

老胡他爹：

“你生性老实，闷着头读书行，做官如在豺狼中行，怕是要吃人的亏。短则一年，长则三到五年，如果不进大狱，怕是该打道回府了。”

老胡：

“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

老胡他爹：

“这还不是我要说的。”

老胡：

“您老到底要说啥？”

老胡他爹：

“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千万别想不开，还回麻阳跟我学医。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老胡来延津上任后，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老胡他爹看走了眼，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他又不懂这个不懂，才歪打正着，坐稳了官位。做官讲究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得给上峰送礼。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对上峰和同僚，不迎，不送，逢年过节，也不给上峰送礼。延津归新乡管，新乡的知府叫老朱。老朱为人贪，逢年过节，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唯有老胡不

送。老朱收礼之后，又爱说自己清廉；下峰九个送，一个不送，这一个不送的，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酒宴之上，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

“都说我是个贪官，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

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是送话。大庭广众之下，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老胡又不懂这个。老胡不但不懂送话，就是平日说话，也是自说自话。别人做官讲个入乡随俗，老胡来延津十年，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呜里哇啦”说上一阵，知府老朱听不懂，同僚听不懂，延津百姓更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不懂，案被断得七零八落。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延津大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延津人不告状。不告状吃些小亏，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就要倾家荡产了。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由于告状的人少，老胡闲来无事，喜欢上一门手艺：做木工活。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一到晚上，县衙灯火通明，老胡脱下官服，换上短打扮，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延津的县衙，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县上一帮捕快衙役，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延津出好木匠，源头就在这里。让衙役当木匠，衙役本该不情愿，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断起案来，也不知其中的奥妙，不知道一个冤屈之中，里外还藏着许多东西，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于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也摇头一笑。由于延津一派太平，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按官制该退休了，才彻底告老还乡。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或县令，或知府，三十五年中，如老胡他爹所言，一大半或进了大狱，或上了法场，或被罢了官。知府老朱，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这时同僚皆骂老胡：

“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

但老胡退休之后，只告老，并无还乡，留在了延津。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已服了延津的水土。延津是盐碱地，水咸，水苦，含大量的碱和硝；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牲口喝了也摇头，延津人爱摇头，源头就在这里。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仅是个习惯而已。老胡刚来延津时，吃了苦水，天天拉肚子，学会了摇头；几年过去，不拉肚子了，回湖南麻阳省亲，麻阳水淡，缺碱和硝，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老胡这时又摇了头。老胡退休之后，只好认他乡为故乡，留在了延津。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彻底当起了木匠。初当木匠一身轻松，一个月后，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老胡当县官时，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木匠分房木匠，车木匠，家具木匠。三种木匠中，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车木匠，轮  辐辏，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房木匠，斗拱檐棋，雕梁画栋，又比车木匠难些。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已力不从心，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过去当县官时，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他就打成啥模样；现在成了本业，便想推陈出新，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又难了；或者，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白天发愁一天，夜里掌着灯，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还无下手处。这时往往摇头感叹：

“都说做官难，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

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往往感叹：

“老胡还没歇着。”

“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

老胡退位当了木匠，县长就换成了小韩。小韩三十出头，嘴小，能塞进个花生豆，梳个背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女人嘴小常见，男人嘴小就少见了。小韩是河北唐山人，一口唐山口音。在延津人听起来，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但相对而言，小韩的唐山话，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正是因为这个好懂，给延津带来了麻烦。小韩一到延津，就对延津生了气。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

“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啧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

“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争别的也就罢了，两人争的是“和子句”，这就要了命了。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

学堂有了，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又讲口才。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是讲你如何不能说。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皆是闷嘴葫芦。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嘴也不停地说；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他们不停地说，如果说下了道，就把话说乱了。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入新学者，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现栽苗现浇水，小韩嫌季节太长；念过五年书的人，才能听懂小韩的话。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也准备从“延津新学”毕业的学生中遴选。延津是个穷县，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延津新学”，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许多乡下财主，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送进了“延津新学”。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论语》，是因为不用交束脩，学是白学；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俩儿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老杨又改了主意。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豆腐做完，已是晚上。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还要拉着老马聊天。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就怕聊天，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聊起话儿来，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自打认识老杨，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老马从老杨那里，听到的却全是废话。粗开玩笑行，细聊不行。更烦人的是，老杨出门就说，他跟老马是好朋友，好像两人在一起，每件事都有商有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还有，老马累了一天，也想早睡。而老马每天睡前，还得吹两口笙。这个吹笙，从赶大车来。老马本不喜欢赶大车，只是换了许多营生，如泥匠、瓦匠、铁匠、石匠，皆不如意，又回头赶大车。这一回头，赶了几十年大车。再赶起大车，便爱在大车上吹笙。别的把式在车上栽嘴儿，老马赶大车在吹笙。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别的牲口闻鞭而动，老马的牲口闻笙而动。老马使过的牲口，别的把式就没法使了，因为光抽鞭子没用，牲口不听笙不走。久而久之，临睡之前，老马也爱给自己吹两口笙。就像有的人睡觉之前，得喝两口酒一样。同是吹笙，吹给牲口是为了让它们不打瞌睡，吹给自己是为了睡。也算笙同意不同。本来老马每天不睡这么早，今天张罗一天也是累了，便盼着老杨早点儿走，他好吹笙睡觉。如果是放到平时，老马会说：

“还聊啥？累了。”

但看到老杨给他家做了一天豆腐，头上的汗积成了白碱，只好和老杨坐在院里槐树下，听老杨在那里瞎扯。老杨东一葫芦西一瓢地说了一大片，老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不知怎么就说起县上小韩办新学的事，老杨说着说着自己急了：

“啥学？上个学还要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好像小韩坐在对面逼他。这话题老马也不感兴趣，但老马觉着如果不在一个话头上截住老杨，老杨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而截住他的最好办法，便是在一个话头上，横着给老杨一闷棍，老杨一时磨不过弯来，就会回到家自己琢磨，老马也就脱身了。于是截住老杨的话头：

“你这话说得不对。”

老杨吃了一惊：

“哪里不对？”

老马：

“我娃是年龄大了，如果你娃是我娃，我就送他进新学。进了新学，不就等于进了县政府？”

老杨：

“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县政府，就是为了让他们跟我在家做豆腐。”

老马点着老杨：

“不是我说你，长着一对老鼠眼，看啥事，只能看一寸长。我且问你，过去的县令老胡知道不？”

老杨：

“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断案断得七零八落。”

老马：

“我不说断案，我说木匠。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专打家具，打一件卖一件。同样一张条几，别人卖五十，他卖七十；上回打了一张八仙桌，‘丰茂源’的掌柜老李，花一百二的高价买走了，为啥？”

老杨愣了愣：

“他木匠活做得好？”

老马：

“一个二半糙子，活能做好吗？是因为他过去当过县令。”

又说：

“世上的木匠千千万，但当过县令的木匠，也就老胡一个人。”

又说：

“一张八仙桌没啥，八仙桌加上县令，它就出奇了。”

又说：

“老李在家里摆的不是八仙桌，是县令。”

又说：

“老杨家有一人在县政府，不耽误老杨家做豆腐；等老杨家的人从县政府出来，再回头做豆腐，老杨家的豆腐，不就成老胡的八仙桌了？”

一席话说得老杨恍然大悟。赶大车的老马，眼圈子果然比他大。本来老马也就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话头，但老杨从老马那里讨主意讨惯了，也就当了真。于是，不是为了新学，也不是为了科员，还是为了豆腐，老杨又要把儿子送进小韩的“延津新学”。但因为上新学要交学费，老杨又决定杨百顺和杨百利两人之中，只选送一个。有一个人将来到县政府混一圈，家里的豆腐就不是豆腐了。如果没有县政府在前边晃着，杨百顺和杨百利谁也不愿去上“延津新学”，如同又进了一趟老汪的私塾，还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如今有县政府的科员在前边晃着，虽然还不知道最后能否被小韩挑中，但万一被挑中，成了县政府的人，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比这更重要的是，从此也就出门在外，脱离豆腐和他爹了。为脱离豆腐和他爹，杨百顺本想投奔喊丧的罗长礼，杨百利想投奔算命的瞎老贾，现在两条路均被堵死了，退而求其次，去县政府也算一条出路。去了县政府，也就彻底摆脱了他爹和豆腐。老杨送孩子去“延津新学”是为了豆腐，杨百顺、杨百利上“延津新学”也是为了豆腐。哥俩儿在私塾相互赶着与老汪捣蛋，现在却争着要上“延津新学”。但谁能去“延津新学”，还得老杨说了算。哥俩儿自生下来头一回，开始相互赶着讨好老杨。老杨做豆腐不爱吃豆腐，爱吃一个不花钱的东西，老鸹蛋。杨百顺五更起床，到后河沿爬了七棵大榆树，给老杨掏蛋。天刚傍黑，杨百利给老杨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

“爹，一天卖豆腐乏了，快脱鞋烫烫脚。”

卖豆腐的老杨更觉得老马的主意高明。比老马主意更高明的，是老杨的主意，两个儿子中，只选一个上新学。让两个人同去他们觉得是应该，两个人中选一个，两个人都开始看老杨的脸色。但两个儿子到底让谁去呢？卖豆腐的老杨又犯了愁。老杨一犯愁，又跑到马家庄找老马。老马本来只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啰嗦，没想到老杨当了真，反倒更啰嗦了。老马觉得自己当初失了策。但事到如今，老马也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路走到一半，将车掉头磨回来，老马更费劲，老杨会更没完没了。老马问：

“他们俩谁脑子好使，谁脑子笨呀？”

老杨摸了摸胡茬儿：

“要说脑子好使，还是老二，老三脑子死性。”

老二是杨百顺，老三是杨百利。老杨突然明白了老马的意思，遂拍一下大腿：

“老二脑子好使，就让老二去吧。”

但老马摇摇头：

“还是让那个脑子死性的去。”

老杨吃了一惊：

“为啥？上学不得脑子好使？”

老马：

“上学是得脑子好使，但要说值得着，还得那个脑子笨的。人就像鸟一样，脑子好使，翅膀一硬就飞了；脑子笨，撒出去才能飞回来。”

老马又说：

“再说，上学做官是为了啥？是为了回头卖豆腐。脑子好使的，豆腐拴不住他；脑子笨的，才能飞回豆腐上。”

老杨又恍然大悟，佩服老马的见识。但又有些犯愁：

“让老三去，老二跟我闹咋办？”

老马：

“二挑一的事，抓阄呀。”

老杨：

“万一老二抓着，老三没抓着咋办？”

老马“呸”了老杨一口：

“我看不是老三脑子死性，是你脑子死性。”

老杨又恍然大悟。老杨从老马家回来，杨家就开始抓阄。抓阄是在晚上，一个饭碗，里面放了两个阄。老杨抱着饭碗使劲摇晃，突然将碗扣到桌子上，掀开碗说：

“抓吧。谁抓着抓不着，都是自个儿的命；谁抓着抓不着，都埋怨不着我。”

杨百顺、杨百利都有些战战兢兢。由于战战兢兢，都不敢自己先抓，相互倒客气了。杨百顺：

“弟，你先抓。”

杨百利袖着手：

“你是哥，得你先抓；哥不抓，我这手剁下来，也不会先抓。”

杨百顺只好先抓。抓到手里，打开阄，上边写着“不上”。另一个阄肯定是“上”了。杨百利向杨百顺打了一躬：

“算哥让着我。”

于是杨百顺留在家跟老杨做豆腐，杨百利到县城去上“延津新学”。

五

这年二月，杨百顺开始跟他爹老杨在家做豆腐。豆腐做了一个月，杨百顺就跟老杨闹翻了。闹翻不单是讨厌老杨和豆腐，而是知道了弟弟杨百利上“延津新学”的真相。跟老杨在家做豆腐的，还有杨百顺他哥杨百业。这天一大早，杨家兄弟二人出门去各村卖豆腐。老大杨百业出杨家庄走东路，杨百顺出门走西路。本来老杨要跟杨百顺同去，除了路上要教杨百顺如何卖豆腐，还要教杨百顺如何打鼓。老杨卖豆腐打鼓，并不是“咚咚咚”“咔咔咔”一阵乱敲，豆腐做出许多花样，花样不同，鼓点也不同。老豆腐、嫩豆腐、豆腐皮、豆腐丝，有时还捎带卖豆腐渣，一个花样一种鼓点；大家一听鼓点，就知道卖豆腐的老杨，今天带了多少种花样。敲鼓的功夫，不练上一两个月，摸不清其中的门道。但杨百顺不喜欢敲鼓，想像喊丧的罗长礼一样吆喝。而老杨生来不喜欢吆喝，这才敲鼓，两人天天为此吵架。吵了半个月，老杨首先吵烦了，先是骂：

“才卖两天豆腐，就想改章程，奸臣哪你。”

又放下鼓说：

“不是不让吆喝，不是那回事，你想吆喝，你吆喝两嗓子试试。”

真让吆喝，杨百顺一下倒着了慌。不敢在村子里吆喝，出了村子，对着庄稼地，仰起脖子像罗长礼一样喊：

“卖豆腐喽——”

“杨家庄的豆腐来了——”

“老豆腐，嫩豆腐，豆腐皮，豆腐丝，外带豆腐渣——”

吼出的声音像挨刀的鸡。老杨“扑哧”笑了。杨百顺自己听上去，也跟罗长礼喊丧是两回事。罗长礼喊丧如虎啸山林，有威严，有气派，有章法；杨百顺喊豆腐，咋像偷了东西呢？初想是自己不会吆喝，几天后终于想明白了，区别还在事儿上，一个是卖几斤豆腐，另一个是死了个真人；拉开喊丧的架势吆喝豆腐，这吆喝马上就变了味儿。如用吆喝豆腐的腔调吆喝豆腐，杨百顺又没了兴致，还不如跟老杨打鼓。打鼓倒省了唾沫。这天出门卖豆腐，老杨本要跟杨百顺同去，先一天老杨赶着毛驴，去邱家庄驮黄豆，回来的路上淋着了雨。老杨淋着雨倒没事，清早起来，毛驴鼻涕哈喇，浑身抽搐。老杨骂了毛驴两句，牵着毛驴去镇上看兽医老蔡。这个老蔡，就是剃头匠老裴的内兄蔡宝林，给人抓药，也捎带给牲口看病。剩下杨百顺一个人，出门往西卖豆腐。走了几个村庄，“咚咚咚”敲了几阵鼓，一方面他鼓点不熟，有些手忙脚乱，另一方面心也不在卖豆腐上，鼓点敲得有些乱；各村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来了，弄不清老杨家今天带来些啥豆腐。走了七八个村庄，日头已过正午，只卖出几斤老豆腐和豆皮，嫩豆腐、豆腐丝和豆腐渣都原封未动。蹲在谢家庄村头吃了干粮，又接着往前走，到了马家庄。在马家庄的生意也不好，“咚咚咚”敲了半天鼓，只卖出三斤豆腐渣。这时马家庄的皮匠老吕，手里端着一盆胶走过来，看到杨百顺站住：

“小子，这么快就挑单帮了？”

杨百顺倒也认识老吕，如实说：

“还不到时候，俺爹到镇上给驴看病去了。”

指着豆腐车：

“大爷，您今天买些啥？”

老吕不说买豆腐的事，问：

“你不是还有个兄弟吗？过去跟你一块儿念私塾，他干啥呢？”

杨百顺：

“到城里上学去了。”

老吕：

“同是兄弟，为啥他去上学，你在这里卖豆腐？”

杨百顺还是年龄小，便将家里上学抓阄的事，一五一十给老吕说了。没想到老吕听后，“扑哧”笑了，放下一盆胶，指着杨百顺：

“要不说你在这儿卖豆腐，原来你小子脑子不够使。”

杨百顺听出话头中有别的意思，便问：

“大爷，你听到些啥？”

老吕看看左右无人，便将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共同商议的抓阄的内情，一五一十告诉了杨百顺。杨百顺一直认为自己运气不好，一个阄抓错了，要做一辈子豆腐。原来老杨、老马和兄弟杨百利共同做了手脚，两个阄上写的都是“不上”；杨百利让杨百顺先抓，杨百顺不管抓到哪一个，都是“不上”；剩下一个阄杨百利不抓，也就成了“上”。

皮匠老吕这么做，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而是与马家庄赶大车老马有过节。老吕家开个皮匠铺，除了熟皮，也做皮货，做些羊皮袄、羊皮裤、羊皮靴，也用牛皮、驴皮和马皮，做些皮鞭、马鞍和牲口笼头等。说是与老马有过节，两人没打过，也没骂过，谁也没占过谁的便宜，仅仅因为，马家庄两千多口子人，两个人最有心眼，一个是赶大车的老马，一个便是皮匠老吕；两个人都有心眼，又谁都不服谁，便做下了对头。两人表面上仍以兄弟相称，老马也买老吕的皮鞭和牲口笼头，前年还买过他一件羊皮袄，老吕也贱价卖给他；但在背后，两人却相互拆台。老吕今天见到杨百顺，就顺便拆了老马的台。

说起来，杨家上学抓阄的内情，并不是老马传出来的，还是老杨上次到马家庄卖豆腐，给人说了。老杨说这话是为了显示自己跟老马是朋友，常在一起说心腹话；现在老吕重复一遍，矛头对准的就不是老杨，而是老马。杨百顺听后，头上如响了一声炸雷，他首先生气的不是老马，而是他爹老杨。过去他也知道他爹不是东西，没想到他这么不是东西。杨百顺将豆腐车，一下掀了个底朝天，一车豆腐砸在灰土里，成了一地豆腐渣，倒把老吕吓了一跳，匆忙走了。杨百顺恨过老杨，又恨兄弟杨百利。前年夏天，两人还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论语》，一天老汪到县上赶集，让老婆银瓶，看着徒儿们描红。老汪前脚走，银瓶后脚也溜了，四处串门说闲话去了。临走之前，将学堂的门，从外边锁上了。但这也难为不住谁，学堂过去是个牛屋，牛屋的后墙，留着几个出粪的窟窿；徒儿们皆从这窟窿爬出来，跑到河边，跳到河里凫水。众人皆守着岸边嬉闹，杨百利逞能，扬着手走向河中间，“咕咚”一声，掉到深坑里，脑袋一下没了。众徒儿纷纷爬上岸，一哄而散。因是自己的亲兄弟，杨百顺本不大会水，也拼命去捞杨百利；为捞杨百利，杨百顺也差点儿淹死。现在他竟恩将仇报，也在背后对自己下了毒手。接着才恨上了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自己跟老马无冤无仇，他为何也和老杨联手算计自己？更可恨的是，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杨百顺无法将事情再翻转过来。杨百顺蹲在马家庄街头生了半天气，天黑推着空车，回到了杨家庄。一进家门，老杨也刚从镇上给毛驴看病回来，正在用毡带抽打身上的土。老杨见杨百顺推着空车回来，一阵高兴：

“会打鼓了？一车豆腐卖完了？”

过去卖豆腐有老杨在，鼓“咚咚咚”、“咔咔咔”敲上一天，一车豆腐也未必能卖完。有时能卖到一半，有时能卖到一多半，但每个豆腐包里，总要剩些包底；卖东西不在卖者，而在买者，一天到底能卖多少，就难说了。这时老大杨百业也推着豆腐车回来了，他在东路跑了一天，车上还剩下五个包袱底。杨百顺没理老杨，将空车“咕咚”一声，杵到院墙上，院墙上应声撒下一阵土；接着回到自己房里，“哄当”一声关上了门。晚上叫他吃饭，也不应声。第二天五更喊他起来磨豆腐，他也不起。老杨知道其中必有蹊跷。吃过早饭，老杨自己推着豆腐车往西，边卖豆腐，边打听昨天杨百顺卖豆腐的情形。一路走到马家庄，才知道上学抓阄的事情发了。但抓阄的内情是自个儿说出去的，怪不得赶大车的老马。只怪皮匠老吕，为了跟老马过不去，出卖了老杨。卖了一天豆腐，老杨回到杨家庄，进家放下豆腐车，推开杨百顺的屋门，杨百顺还在床上躺着，床边竖着一根擀面杖，见老杨进来，“忽”地坐起来，抄起擀面杖，满眼凶光，看着老杨。老杨便知道此事不比往常。往常两人闹了别扭，不管怪谁，皆是老杨将杨百顺捆到枣树上，抽打一顿，事情就过去了。老杨本想照方抓药，再将杨百顺打一顿，将这事了了；但看杨百顺今天这架势，如果老杨动手，杨百顺就会与他对打，心中不由有些胆怯。胆怯不是怕打不过杨百顺，是怕事情传出去，更让人笑话。老杨一边后悔自己一时嘴快，把抓阄的事说了出去；一边按下打杨百顺的念头，转成笑脸，开始说老三杨百利：

“他上两年‘新学’怎么了？上过‘新学’，还得回来做豆腐。”

又说：

“你也别心焦，不去上学，早做两年豆腐，我也不让你吃亏。从明儿起，你卖豆腐，十成让你提一成，你也攒个体己，过两年好娶媳妇。”

又悄悄说：

“这事儿我也不告诉老三。”

又悄悄说：

“我连老大也不告诉，他卖豆腐是白卖。”

卖豆腐的老杨自以为得计，但杨百顺转身用被子蒙上头，没理老杨。接着又直直睡了一天。晚上，起来吃了一顿饭，又接着睡。第二天五更，该起床磨豆腐了，他起床没磨豆腐，借着上茅房，从后墙扒出去，一个人走了。他终于可以离开家了。或者说，他终于找到了脱离老杨和豆腐的另一个理由。只要能离开老杨和豆腐，不管到哪里去，杨百顺都不会后悔。可待出了村，杨百顺又犯了难。两夜一天，只顾生气，只想着要离开这里，并没想好到哪里去。现在赌气上了路，天下之大，一时竟想不起自己该去何处。他过去想跟罗长礼喊丧，可喊丧不养人。他想去投奔镇上的东家老范，到范家去种地，他在老范家的私塾也上过学，见过老范，老范对下人也和蔼；但杨百顺怵种地，在地里割麦子，大太阳底下割来割去，何日是个头？还是想学一门手艺。有了手艺，就可以风吹不着，雨打不着。可除了卖豆腐，别的手艺他不熟，别的手艺人他也不熟。出门走了五里，还不知道东西南北该往何走。这时突然想起姥娘家卖盐的三舅老尹。老尹开了个盐土场，收了几个徒弟。每天刮盐土熬盐熬碱，再推着盐碱车十里八乡去卖。老尹不同于卖豆腐的老杨，倒是干啥吆喝啥，声音也洪亮，一进村就喊：

“好盐好碱，尹家庄的老尹来了！”

虽然做盐做碱也在大太阳下，但比起割麦子，还算一门手艺。何况卖盐卖碱还有一喊，虽然这喊像卖豆腐一样，比不得罗长礼喊丧，但这喊与卖豆腐又有不同：老杨从做豆腐起就打鼓，已经打了二十多年，改喊有些别扭；老尹起头就是个喊，已喊了二十多年，自己跟着喊，也顺理成章，虽然比不上喊丧，也过一喊的干瘾。以前杨百顺到姥娘家串亲，也见过这个三舅。便想去尹家庄投奔三舅老尹。但老尹是个秃子，人一秃脾气就怪，杨百顺亲眼见过，盐碱场上，一个徒弟不小心，让盐池的水跑到了碱池里，老尹抓起敛盐土的木锨，没头没脑照徒弟打去，徒弟的脑袋，登时就开了花；徒弟不敢擦头上的血，赶紧去堵盐水。杨百顺心里又有些怕。可事到如今，一时又想不出别的门路，只好先去投奔老尹再说。杨家庄离尹家庄七十里路，杨百顺拽开大步，向尹家庄走去。从杨家庄到李家庄，从李家庄到冯班枣，从冯班枣到张班枣，已是下午，杨百顺走了五十里，有些累了，也有些饿了，便想在张班枣歇歇脚，顺便到人家讨些吃的。到得村中，发现水塘前大槐树下，村里一帮人正在剃头。人群之中，一副剃头挑子冒着热气。再看人圈中的剃头人，不禁眼前一亮，原来是裴家庄的剃头匠老裴。杨百顺拍了一下脑袋，出路想了一大圈，竟忘了老裴。想到的人都不称心，没想到的就在眼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便想跟老裴说说，干脆跟他做徒弟。剃头虽不算大手艺，但人的头发天天长，不愁活儿的来路；比起熬盐熬碱，刮盐土天天要在大太阳底下，给人剃头，却可以躲在树凉阴下。他跟老裴又有从杨家庄打谷场到镇上老孙饭铺的经历，说起来也算个患难之交。事情有了转机，心里马上踏实下来，也忘了饿。但老裴现在正忙着，身边又围着这么多人，不是上去说这话的时候，便脱下鞋坐在人圈外等。一直等到张班枣的人一个个换了新头离去，人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坐在条凳上剃头的是个疤瘌眼儿。等疤瘌眼儿剃完，老裴开始收拾自己的剃头挑子，用剃头布包自己的剃刀、剪子、推子、木梳、刷子、磨刀石等，杨百顺才走上去喊了一声：

“叔。”

老裴也是累了一天，收拾剃头家伙时闭着眼睛。这时睁开眼睛：

“你还没剃呀？”

杨百顺：

“叔，你不认识我了？”

老裴看了看杨百顺，一时还真没认出来。杨百顺：

“当年你救过我呀。”

便提起两年前那天晚上，杨家庄的打谷场，镇上老孙的饭铺，还有那两海碗羊肉烩面的事。老裴突然想了起来。说是老裴救过杨百顺，老裴心里知道，其实是杨百顺救过老裴，让老裴那天没去杀人。如果当时杀了人，现在哪里还能剃头？老裴马上显得亲切了：

“你咋在这儿呢，这村有亲戚呀？”

杨百顺摇摇头。便将从镇上老孙饭铺分别之后，怎么老汪私塾解散，怎么县上办了个“延津新学”，怎么

他爹与老马、杨百利合谋，自己遭了暗算，后来怎么又被自己发现，决心离家出走，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老裴说了。杨百顺说完，老裴也听明白了，原来又是一个绕。老裴不禁又感慨起来。杨百顺哽咽着说：

“叔，我又走投无路了，我想跟您做徒弟。”

老裴倒愣在那里：

“这事儿有些突然呀。”

接着抽起旱烟，在那里想。想了半天说：

“这次我帮不了你了。”

杨百顺有些失望。老裴：

“不是我不想帮你，我也该收个徒弟了。只是我做不了主呀。”

杨百顺知道老裴在家怕老婆，这么大的事，他说了不算。杨百顺刚想说什么，老裴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止住他：

“老婆也让我收徒弟，只是我半年前收了个徒弟，上个月刚跑了。”

杨百顺：

“叔，我既然跟了您，就不会跑。”

老裴看看四周：

“那个徒弟不是一般的徒弟，是我老婆她娘家侄子。”

杨百顺明白了，说：

“他跑是他不争气，和您没关系。”

老裴神秘地一笑：

“怎么没关系，关系大了。我知道我老婆的心思，怕我在外边剃头，去看我姐；也怕我攒体己，给自个儿留后路。我在家受气，出门剃头，还能再让人看着我？你给我来阴的，我也给你来阴的。我不打她娘家侄子，也不骂他，就是不教他真手艺。他一给人剃头，就割人口子，人家能不跟他急？有一次在葛家庄，编笆的老葛让他割得顺头流血，老葛跳起来，兜头扇了他一嘴巴子。天天这样，他能不跑吗？”

杨百顺又明白了。老裴：

“刚走一个，脚跟脚又来一个，我怕露了马脚哇。”

老裴把心腹话都说了，杨百顺就不好再为难老裴：

“叔，既然这样，我就先去尹家庄投奔俺舅，他会做盐。只是他脾气怪，动不动就打人，我有些怕。”

老裴：“你先委屈待着，等这边合适了，咱再商量。”

两人说罢，太阳已经落山了。老裴要回裴家庄，杨百顺要去尹家庄，杨百顺替老裴挑起剃头挑子，一块儿出了张班枣。说着闲话，已到了岔路口，两人该分别了。杨百顺把挑子换到老裴肩上。老裴挑着担子，走了两步，突然又回头：

“我问你，你动得了刀子不？”

杨百顺停下脚步，吓了一跳：

“咋，叫我去杀人呀？”

老裴笑了：“不是让你去杀人，是杀猪。”

杨百顺愣在那里：

“没敢杀过。”

老裴又走回来，放下剃头挑子：

“你要敢杀活物，就好办了。”

杨百顺：“咋？”

老裴：

“曾家庄杀猪的老曾，和我是好朋友。上次他跟我说，老了，想收个徒弟，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人。”

又说：

“他老婆死了，家里他一个人说了算。”

停停又说：

“虽然他每天动刀动枪，但脾气不算孬。”

杨百顺虽然没有杀过猪，也是走投无路，且听说老曾脾气好，比跟着熬盐熬碱的老尹强，马上高兴地说：

“叔，我不挑活儿。”

老裴也高兴了：

“那就好办了，咱爷俩现在就去曾家庄。”

杨百顺重新替老裴担起剃头挑子，两人一块儿向曾家庄走去。

从第二天起，杨百顺就跟着曾家庄杀猪匠老曾学杀猪。一边学杀猪，一边还惦着哪天再改换门庭，重新跟老裴学剃头。老曾是个生人，老裴毕竟跟自己有患难之交。后来也跟老裴见过几面，但老裴再无跟他提过此事。半年之后，杨百顺跟师傅老曾熟了，一次说起心腹话，杨百顺把这话也说了。他认为老曾会生气，没想到老曾没有生气，笑了：

“你还是年轻啊，恰恰是有患难之交，他不会收你做徒弟。”

杨百顺：“咋？”

老曾：“患难之交可以做朋友，咋能做师徒呢？”

杨百顺恍然大悟。这时怀疑在张班枣遇到老裴，老裴从他老婆娘家侄子说起，说到不好收他做徒弟的话，也是假的。一下对老裴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

六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在“延津新学”仅仅上了半年，就退了学。杨百利退学不是因为杨百利出了差错，像在老汪的私塾学《论语》一样，读书不专心，调皮捣蛋，被人开除了；读书他肯定不专心，但小韩的新学并不开除读书不专心的人，课堂上不专心没啥，只要小韩来讲话你专心就成了；退学是因为县长小韩出了问题。小韩出问题并不在“延津新学”上，而是因为这年秋天，河南的省长老费到黄河以北巡视，转到了延津县，小韩陪了他一天，小嘴不停，把老费惹恼了。老费是福建人，他爹打小是个哑巴；由于他爹是哑巴，老费小时候，家里话就少，养成习惯，老费长大话也不多。老费认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但到了延津，一天下来，老费没说什么，小韩说了三千多句；由于小韩多话，老费又知道他下车伊始，在延津办了个“延津新学”，新学开办半年，小韩到新学演讲六十二场，平均三天一场。小韩沾沾自喜，把这些都当政绩向老费作了汇报。因延津归新乡专署管，陪同老费巡视的还有新乡的专员老耿。老费在延津没说什么，第二天回到新乡，老耿陪他吃中饭，边吃，边说这次的巡视。当时新乡下辖八县，老费转了五县；说到其他四县，老费没说什么，说到延津，老费皱了皱眉：

“那个县长小韩，是谁弄来的？”

这个县长小韩，就是新乡专署专员老耿弄来的；小韩他爹，是老耿在日本名古屋商政专科学校留学时的同班同学。但老耿已看出老费不喜小韩，便说：

“正常遴选上来的，正常遴选上来的。”

老费：

“老耿呀，我也不懂，他小嘴不停，是做县长的材料吗？治大国如烹小鲜，五十年固守一句话就不错了；他半年讲了六十二场话，他都说些啥？”

老耿吓出一头汗，忙说：

“他没说啥，他没说啥。”

老费：

“料他也说不了啥。一个学生娃，能说啥？他说啥没啥，只是这爱说，就让人厌倦。”

又说：

“他爱说没啥，又误人子弟，教娃们去说，事就大了。是要把全县的人都变成小嘴不停吗？族人皆小嘴不停，述而不作，接着就天下大乱了。”

老耿忙说：

“我回头说他，我回头说他。”

老费正色：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都快三十的人了，不是个娃，能说回来吗？我看是说不回来，也许你老耿本事大，能把他说回来。”

老耿擦着头上的汗：

“我也说不回来，我也说不回来。”

老费回郑州第二天，老耿就把小韩给撤了。其实老耿对省长老费对说话的看法，并不苟同；况且，人说话多少，和能否当县长是两回事。何况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也是圣人的意思。小韩虽爱乱说，但没乱动，顶多像他的前任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是种个人癖性；恰恰是述而不作，坏不了什么大事。但他看省长老费认了真，怕由小韩牵涉到自己，还是毅然决然，撤了小韩。小韩来延津时一番壮志，没想到歪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吃了嘴上的亏，大半年工夫就得草草收兵。闻到消息，他急如星火赶到新乡，找到老耿，还有些倔强和不服：

“叔，凭啥撤我的县长？我错在哪儿了？你们讲理不讲理？”

接着就开始与老耿讲理，从欧洲诸强讲起，又说到美国，又扯到日本的明治维新，说些开办新学的好处。小韩不讲理老耿还有些同情他，他一讲理，老耿又觉得撤他是对的。老耿止住他不停的小嘴：

“贤侄，你说得没错，你讲的理也没错，错就错在，你生错了地方和年头。”

小韩一愣：

“我应该生在欧洲、美国或日本？”

老耿：

“不生在这些地方也行，生在中国，能和圣人生个前后脚，也不辜负你的才干。”

小韩：

“我去学堂演讲，并不是为了教书，是为了救国救民……”

又要跟老耿理论。老耿皱了皱眉，再一次止住他：

“我也不是让你去战国教书，恰恰是为了让你去救国救民。如何救国救民？放到战国，就你的材料，正好去当说客。说客不凭别的，就凭一张嘴。但他不是说给不懂事的娃儿们，是说给君王；说给娃儿们顶个球用，要管用还得说给管事的不是？你说得好，你身挂六国相印，也给老叔带些福气；一旦你说得不好，你的脑袋，‘咔嚓’一声可就没了。贤侄，我想知道的是，大殿之上，此情此景，你能说得好吗？”

此情此景，小韩倒第一次被人给说住了，愣在了那里。

小韩离开延津回了唐山，“延津新学”也寿终正寝。像当初老汪的私塾一样，徒儿们都作鸟兽散。众徒儿和杨百利由新学到县政府的愿望也随之破灭，老杨由县政府到豆腐的理想也烟消云散。学校散了，杨百利本该重回杨家庄跟他爹做豆腐，但他没有回去。没回去不单像杨百顺一样，讨厌他爹老杨和豆腐，而是他在新学的半年中，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牛国兴。牛国兴是个大头，他爹是“延津铁冶场”的董事。杨百利和牛国兴本不同班，因两人都对“新学”和读书不感兴趣，爱和一帮孩子偷偷从教堂跑出去，用粘竿粘知了，用弹弓打鸟玩，成群结队，志同道合，渐渐混熟了。除了粘知了打鸟，两人“喷空”能“喷”到一起，相互又比跟其他孩子好些。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有时“喷”得好，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哪里去。这个“喷空”和小韩的演讲不同，小韩的演讲都是些大而无当的空话和废话，何为救国救民？而“喷空”有具体的人和事，连在一起是一个生动的故事。除了小韩演讲，杨百利和牛国兴没上过整课，趁着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偷偷跑出新学，或粘知了，或打鸟，或“喷空”。小韩招的教师又都是些闷嘴葫芦，也管不住这些学生。一开始杨百利只会粘知了和打鸟，不会“喷空”，还是牛国兴带他三个月，渐渐上了道。如牛国兴说，城里“鸿膳成”饭铺的厨子老魏，过去总在饭铺笑，近一个月来，老在饭铺唉声叹气，为啥？杨百利一开始不懂“喷空”，会照常答理：老魏欠人家钱，或跟老婆干了仗。牛国兴马上就急了，因这原因大家都想得到；大家都想得到的，就不叫“喷空”。急后，牛国兴会作示范，自问自答，还记得一个月前，城里来了个河北的戏班子吗？其中有一个旦角，老魏入了迷。戏在延津演了半个月，老魏场场不落。看着看着，魂被勾去了。戏班子又到封丘演，老魏又跟到封丘。光跟有啥用啊？还是想跟她成就好事。这天后半夜，老魏扒过戏院的后墙，来到戏台后身。看一床前挂着旦角的戏装，以为睡到床上的是旦角，悄悄凑上去，脱下裤子，掏出家伙就要攘人。没想到睡在床上的不是旦角，是一看戏箱子的，过去是个武生。武生一阵拳打脚踢，把老魏的胳膊都打折了。老魏将胳膊藏在袖子里，又不敢说。这些天老魏老端着右胳膊，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是前三个月，聊到这里就不错了，杨百利也就认了账。后三个月，杨百利渐渐上了道，会试探着说，要说勾魂，我听说不是这样，我听说老魏从小有夜游的毛病，夜游了三十多年没事，据说上个月夜游时，游到了一个坟场里，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过去老魏也到过这个坟场，啥事没有，这次就钻出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趴到老魏耳边说了两句话，老魏点点头。从第二天起，老魏就常常叹息。有时一边炒菜，一边还伤心地落泪，泪都滴到了菜锅里。人问他白胡子老头说了什么，他也不说。杨百利说完，牛国兴会兴奋地拍他肩膀：“喷”得好。接上去会说，那我就知道了，“鸿膳成”的掌柜老吴，和俺爹是好朋友，他对俺爹说，一个厨子，天天在饭铺哭，晦气不晦气？本想赶他走，但没想到，饭铺的生意，倒比以前好了许多，好多人不是来吃饭，倒是来看老魏哭了。大家的魂，又被老魏勾去了……云云。事情说有影也有影，说没影也没影，但都比原来的事情有意思。“喷空”到趣处，牛国兴说：

“我到茅房撒泡尿。”

杨百利本来没尿，也说：

“我随你去。”

新学散了，杨百利本也不愿回杨家庄跟他爹做豆腐，牛国兴也一下离不开杨百利；在世上能找到一个“喷空”的伙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人生有一知己足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牛国兴便缠着他爹老牛，让杨百利进他爹的铁冶场当学徒。老牛被牛国兴缠不过，只好收下杨百利。老牛的铁冶场，说是一个铁冶场，无非是拢了十几个铁匠，在一起打制个柴刀、菜刀、铲子、镰刀、锄头、犁头、耧齿、耙齿、车角、饭铺用的火炉、商号用的铁门、打兔用的火铳等，打制的家伙，和镇上老李的铁匠铺差不多，只不过比老李的铺面大些，人多些，是个场子。但杨百利在铁冶场学了半年徒，连个锅铲子都没学会打。他像在老汪的私塾和小韩的新学一样，心思根本没用在正事上，整日还想着粘知了打鸟和“喷空”。渐渐对粘知了打鸟也没了兴趣，心思都在“喷空”上。这倒对了牛国兴的心思。师傅看他也不是个打铁的材料，便让他烧火；他把火也烧得半生不熟，连累师傅打出的柴刀，也半生不熟。师傅是个湖南人，看着手里的柴刀，操着湖南口音感叹：

“啥叫火候不到呢？这就叫火候不到。”

半年过后，铁冶场的人个个烦他。老牛看他实在不是个做事的材料，便要辞退他。老牛舍得他，牛国兴却舍不得他，摔了家里一个座钟。老牛：

“我不是看他不长进，是怕时间长了，把你带坏了。”

牛国兴：

“要说坏，我早已坏到了他前边。你让他走也行，反正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老牛叹息一声，也是无奈，只好把杨百利从场里撤下，打发他到铁冶场门口看大门。这倒对了杨百利的心思，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喷空”。牛国兴来，就与牛国兴“喷空”；牛国兴不来，也一个人在脑子里“喷空”。看着是在看大门，脑子里却云山雾罩。进来一个人，会打断一次他的思路，他就焦急，接着就对进门的人没有好气，拦着这人，盘东问西，问个底掉，还不让进去。凡是进铁冶厂大门的人，都在肚子里骂他。这倒应了当初瞎老贾给杨百利算命的话。

但看大门一个月后，杨百利和牛国兴闹翻了。闹翻了并不是因为“喷空”，当然和“喷空”也有关系。杨百利本不会“喷空”，“喷空”还是牛国兴带出来的；但“喷空”喷了大半年，杨百利已经出师了。杨百利在别的方面不用功，在“喷空”上却下心思。过去两人“喷空”以牛国兴为主，杨百利只是个接话茬儿的，话头像河水一样，牛国兴想让它往哪里流，它就往哪里流；现在情况变了，杨百利也修了一条自己的沟渠，水到底往哪里流，还不一定呢。接着在话题上也产生了矛盾，过去是牛国兴独霸天下，他想说什么话题，就说什么话题，现在杨百利也会提出自己的话题。杨百利白天看大门，脑子里有这个空闲；晚上喷起空来，杨百利是有备而来，牛国兴是仓促上阵，喷着喷着，不管是在话题上或是话头往哪拐弯，杨百利渐渐还能占上风，牛国兴常常钻到杨百利的话套里。“喷空”时占了上风，不“喷空”时，有意无意之间，杨百利也想跟牛国兴平起平坐。“喷空”时占点儿便宜牛国兴没啥，但日常的一举一动，也要平分秋色，牛国兴心里就有了想法。啥叫主次颠倒呢？这就叫主次颠倒；啥叫忘恩负义呢？这就叫忘恩负义。渐渐跟杨百利“喷空”的心就慢了。但两人闹翻，还不是因为“喷空”，而是因为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大号叫邓秀芝，小名叫二妞。二妞她爹是“大魁商号”的掌柜老邓。说是“大魁商号”，也就是县城东街一个杂货铺，卖些米、面、盐、酱、油、醋、火柴、灯罩、麻绳、箩筐等杂物。二妞五短身材，绑着两根麻绳般的大辫子；只是面容还好，浓眉大眼，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在“延津新学”时，牛国兴和杨百利只顾粘知了打鸟和“喷空”了，没注意过这个二妞，相互之间没说过话。“延津新学”散了，一次牛国兴和二妞在街上遇见，二妞无意中看了牛国兴一眼，牛国兴便觉得二妞对自己有意。回来对杨百利“喷空”，由看一眼喷起，喷回到“延津新学”，两人如何交往，一开始还有些羞羞答答，后来渐渐到了一起，直到亲了嘴还办了事。中间还有些晓风残月今夜酒醒何处的情形。杨百利知是一个“喷空”，没大理他，牛国兴自己却认了真。但牛国兴胆小，不敢直接找二妞，写了一封信，开头是“秀芝吾妹如面……”云云，让杨百利交给二妞。如果是半年前，牛国兴让杨百利干啥，杨百利就干啥，现在平分秋色了，杨百利就有些不乐意：

“事都办了，咋还写信？”

又说：

“你找她图个舒坦，我找她图个啥？”

牛国兴更看出杨百利是个白眼狼。但心里对二妞思念得紧，只好从口袋掏出五块钱，递给杨百利，杨百利接下钱，才接下这信。但三天之后，杨百利又觉得上了牛国兴的当。因他白天要在铁冶场看大门，送信只能是晚上。晚上在县城东街转了三天，没碰到二妞。三天之后牛国兴急了，说光在街上转有啥用，该夜里扒墙去她家呀。杨百利收了牛国兴的钱，又舍不得退给他，万般无奈，当晚便去了邓家。但他没敢贸然扒墙进去，先蹿到了房顶观察动静。欲找到二妞，须先找出二妞在家里的住处。老邓家是个四合院，院子里不点灯，黑暗之中，啥也看不清楚。各屋倒有人出进，但影影绰绰，一时也判不定谁是谁。倒是人进屋了，屋里有灯，人影映到窗户上，能大体看出邓家居住的分布。正房映出一个老头，戴着一

顶瓜皮帽，一个老婆婆，拿着线拐子在拐线，似是二妞的爹娘；东厢房有一男一女在斗嘴，一个孩子还在哭，似是二妞的哥嫂；剩下西厢房窗户上，就一个女人的影子在走来走去，大概就是二妞了。在房顶趴了三个时辰，杨百利的身子都趴麻了，邓家的灯才一屋一屋熄了。杨百利从屋顶溜下来，蹑手蹑脚，来到西厢房前，欲将牛国兴的信从门缝塞进去。本来要大功告成，西厢房也确是二妞的住房，但二妞三天前去了开封姑妈家，这也是杨百利三天见不到二妞的原因；二妞的小姨来老邓家串亲，临时住在了二妞屋里。小姨这两天拉肚子，刚睡下，腹内突然又来了，慌忙起身，要去茅房，猛地拉开门，迎头站一个黑影，双方都吓了一跳。二妞的小姨是个老姑娘，三十多岁还没嫁人，她以为是姐夫老邓夜里来拨她的门，欲占她的便宜；老邓过去见她，就爱把些风话。现在肚子正急，哪里是装神弄鬼的时候？扬手就是一巴掌，杨百利“哎哟”一声，倒在地上。邓家各屋的灯立马亮了。二妞她哥以为他是个贼，来偷杂货铺的东西，也是刚与老婆吵过嘴，没有好气，便将杨百利吊在院内的枣树上抽打。刚抽了两鞭子，杨百利就把真相供了出来。为证明跟自己无涉，还掏出了牛国兴的情书作证。老邓看了情书，倒把杨百利从枣树上放了下来。因为他跟铁冶场的老牛也认识，知是一帮孩子胡闹，倒没怎么追究。因为声张出去，对自家女儿也不好。等到第二天，牛国兴知道情况后，却大恼杨百利。恼杨百利不是说他把事情办砸了，影响了他和二妞的关系，而是收了自己五块钱，到了关键时候还出卖自己，这样的人，如何做得了朋友？从此两人见面还说话，但心底有了隔阂，彻底不在一起“喷空”了。

这年八月，从新乡机务段来了一个采买叫老万，住在延津铁冶场里。新乡机务段负责维修平汉路的铁轨，年年要用许多道钉。新乡机务段的段长与延津铁冶场的老牛是表亲，便把锻造道钉的活计，派给了老牛。采买老万一个季节来延津拉一次道钉。老万是山东人，四十多岁，白眉毛，爱时不时张嘴，但不是打哈欠，上下颌一咬一咬，只为活动个筋骨，能听到筋骨的“嘎嘣”、“嘎嘣”声。老万这次来到延津，老牛还没把道钉锻齐；老万要采买一万枚道钉，老牛的铁冶场只锻了六千多枚，还差三千多枚。老万便在延津住下等道钉。也是闲来无事，第二天一大早，步出铁冶场，欲到延津县城四处逛逛。铁冶场的规矩，进大门要给看大门的打招呼，出大门时，如不拉货，不用给看大门的打招呼。老万也是出于礼貌，虽只身一人，看杨百利在大门口坐着，也顺便问候了一声。他不问候没有什么，他一问候杨百利生气了。因杨百利脑子里正云山雾罩，老万打断了他的“喷空”，便拦下老万盘东问西。如杨百利这么拦别人，别人早在肚子里骂杨百利，但老万是个爱说话的人，在延津举目无亲，就等个道钉，碰上一个搭茬儿的，倒静下心来，与杨百利说话。上下颌一咬一咬，“嘎嘣”、“嘎嘣”，从自己叫啥，哪里人，在哪谋生，为啥来到延津，接着从道钉说开去，说到铁轨，说到火车，说到机务段，机务段有多少人，自己管采买整天做啥……使杨百利忘了刚才的“喷空”，开始对铁轨和火车感到好奇，一开始听老万说，后来时不时插话提问。本是一场盘问，一场话说开去，两人倒聊得投机。接着老万打听延津，杨百利便把延津好玩的去处，向老万介绍一番。接着开始说延津好多趣事。从“鸿膳成”的伙夫老魏坟场里遇到白胡子老头说起，一直说到上个月自己爬“大魁商号”的屋顶，被人吊在树上打了一顿，把老万逗得“咯咯”地乐。杨百利也是“喷空”喷了半年，后来跟牛国兴闹翻了，失去了“喷空”的对象，脑子里整天乌云翻滚，嘴上却没个卸处，干打雷不下雨，现在碰上老万，虽不是“喷空”，也是“喷空”，两人言来语去，竟聊了一上午。杨百利心头如释重负，浑身痛快了许多。老万也觉得看大门的杨百利有意思，看上去是个孩子，没想到嘴上的功夫这么老辣。四十多年自己爱聊天，男女老少，没碰到对手，没想到在延津铁冶场竟遇到了知己。以后三天里，老万顾不得去延津的趣处闲逛，专来铁冶场门口跟杨百利“喷空”。三天“空”喷下来，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三天之后，道钉锻齐了，老万雇了辆马车，拉上道钉要走。马车路过铁冶场大门口，两人竟有些恋恋不舍。老万跳下马车：

“何时去新乡，一定到机务段找我。就打听大嘴老万，没人不知道。”

杨百利：

“何时到延津，一定来铁冶场。如果在铁冶场找不到我，就去杨家庄。”

两人挥手告别，老万重新上了马车。待马车走了里把远，老万突然又跳下马车，扭头跑了回来：

“我忘了一件事。”

杨百利：

“啥？”

老万：

“机务段走了两个司炉，正招新人，你愿去不？”

杨百利：

“司炉是干啥的？”

老万：

“就是在火车上，往火炉里扔煤。活说重也重，说不重也不重，三班倒，也有歇着的时候。我和管招工的老董熟，你要愿去，我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你舍不舍得离开延津铁冶场？”

如果是两个月前，杨百利舍不得离开延津铁冶场。当初来铁冶场，并不是为了看大门，而是为了跟牛国兴“喷空”；现在跟牛国兴闹翻了，不能“喷空”了，留在这里还有何用？倒是跟老万去了新乡机务段，重新又开出一个“喷空”的天地也料不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便说：

“王八蛋才舍不得离开，我跟你去。去机务段不是为了当司炉，而是好跟你在一起。”

老万拍着手：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你收拾收拾，三天之后，到新乡机务段找我。”

杨百利：

“不用三天，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去收拾。”

老万倒笑了：

“你倒性急。”

当天上午，杨百利背起铺盖卷，离开铁冶场，坐马车跟老万去了新乡。听说杨百利要走，铁冶场没一个人不高兴。老牛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机务段老万是个好人，帮我除了一个孽障。”

牛国兴听说杨百利要走，心里倒有些失落。原以为他会待很久，没想到突然就离开了。不走时两人闹翻了，人一走牛国兴又想起许多。忙跑出大门，想劝杨百利留下。待跑到大门口，杨百利已上了老万的马车，走出里把远。车上，杨百利又跟老万聊上了，聊得眉飞色舞，连头也没回。牛国兴不禁一股怒气往上升。他何以能跟老万走，还不是仗着能“喷空”？他何以能“喷空”，还不是自己用话喂出来的？现在说走就走，连个招呼也不打，自己帮来帮去，竟帮出个仇人。牛国兴咬牙切齿骂道——但他没骂杨百利，而是骂自己：

“我要再帮人，我是龟孙！”

七

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已半年有余。老曾小五十了，长得白净面皮，中等个儿，小脚小手，远看不像一个杀猪的，倒像一个书生。但到得杀锅前，似变了一个人，手大脚大，身材长大，一头三百多斤的胖猪，在他手里，缩成了一个猫大的玩物。别人杀一头猪需三个时辰，老曾一个时辰，已经将脆骨从肉里剔了出来，肉，骨头，下水，一码一码，归放得整整齐齐，人已蹲在杀锅前吸烟，与人说笑，身上不见半点儿血迹。杨百顺听剃头的老裴说，老曾年轻时脾气暴躁，点火就着，杀猪杀了三十年，天天动刀动枪，人倒变得越来越温和。老曾杀猪之余，也帮人杀鸡杀狗，算是捎带干个零活。杨百顺刚入道时，老曾没让他学杀猪，让他先拿鸡狗练练手。也不单为了练手，还是为了练一练胆子。原以为杀只鸡狗是件容易的事，真等一个活物到你跟前，让你立马结果它，杨百顺还真有些发憷。鸡狗虽被绑着，但它们喊叫；喊累了，不喊了，流着泪看你。刚开始杀时，杨百顺闭着眼睛，一刀就下偏了，反倒让鸡狗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儿罪。但啥事经不住时候长，三个月下来，天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习惯成自然，心就硬了。一个活物刚才还在哭，一刀子下去，就不哭了，一个事情就了结了。这时杨百顺又想，世上万千的事，说起了结，还属这种了结快；别的事，一辈子也难了结。了结之后，倒生出些许快感。三个月后，如果活计不凑手，闲下几天，手反倒痒痒起来。师傅老曾说：

“这就该学杀猪了。”

老曾的老婆死了三年了。杨百顺跟老曾学杀猪，老曾管吃不管住。不管住不是老曾家没地方住，老曾家有五间房，房子虽不算好，两间瓦房，三间土坯房，土坯房下雨还漏雨，但现成有一间土坯房闲着，里面堆些柴草；有闲屋不是老曾不让住，而是老曾的两个儿子，不同意外人住到他们家。老曾两个儿子跟老曾不对付，像杨百顺、杨百利不跟他爹学做豆腐一样，他们也不跟老曾学杀猪；老曾招徒弟他们不管，但把徒弟招到家里住，他们却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是，现在是有空房，但哥俩儿也都十七八岁了，该娶媳妇了；两人一娶媳妇，房子就不够住了；那时候再撵人，反倒面皮上不好看。找着了谋生的门路，却没有睡觉的地方，杨百顺再一次为了难。但找一个门路，比找一个睡觉的地方又难，杨百顺又不想离开老曾。本想投亲靠友，找个住的地方，可曾家庄周围的村子，一家亲戚也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离得近够得着的，也就是杨家庄。杨家庄离曾家庄十五里。杨百顺离家出走，本没打算再回去；如是别的事，三天五天还能将就，可觉得天天睡，总不能每天睡到打麦场上，为了一个睡觉，杨百顺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杨家庄。脱离爹和豆腐，就不能像杀鸡杀狗一样，一下子了清楚。曾家庄和杨家庄之间，隔着一条津河。杨百顺天天就这么来回跑，清早先到师傅家聚齐，一块儿出去干活计；晚上先把师傅送回家，再赶紧跑回杨家庄。好在在津河摆渡的老潘跟老曾认识，老曾每年给他杀两回猪，杨百顺坐船，不用交船钱。杨百顺离家出走那天，把卖豆腐的老杨吓了一跳，以为杨百顺一去就不回头了，后来见杨百顺也就跑到十五里外的曾家庄，跟了一个杀猪的老曾，老曾又管吃不管住，每天还得跑回杨家庄睡觉，老杨又有些得意。上次上“新学”抓阄他得罪了杨百顺，现在杨百顺不学做豆腐而去跟人学杀猪，也算得罪了他，两人也就谁也不欠谁了。有时看杨百顺一头大汗从曾家庄跑回来，还说风凉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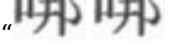
“跑啥，学一个手艺还用跑？我看着费劲。”

“你不学做豆腐，我豆腐坊也没停，谁离了谁都能过。”

“哪天我得提封点心，去曾家庄看老曾。人家用的啥法？我使唤儿子，一步使唤不动；他刚见面，就使唤他每天跑三十里。”

倒是师傅老曾，看杨百顺天天来回跑三十里路，有些过意不去：

“不是我不能做主让你在家里住，而是怕你住下，天天看人白眼。”

往桌腿上“  ”地磕着烟袋：

“人来世上一趟，免生闲气罢了。”

杨百顺：

“师傅，清早跑我不怕，晚上回去怕，怕路上遇到狼。”

老曾：

“那咱每天收工早些。实在晚了，咱爷俩儿还就不回来了，住在主家，看谁还不让咱住？”

师徒俩说起话来，倒能说到一起。一开始跟师傅生，杨百顺有些拘谨，后来熟了，渐渐就聊开了。去外村杀猪的路上，从外村回来的路上，你说一句，我接一句，不显得路长。一开始说些家长里短，相互认识的人；后来说到自个儿的心事，相互也能说心腹话。杨百顺原想在老曾这儿落个脚，将来等时候合适了，再去跟老裴学剃头；老曾也没怪他，给他讲清师徒的道理，杨百顺也就安心杀猪。其实杀猪也不合杨百顺的心思，他一辈子最想干的，还是像罗长礼一样喊丧；但喊丧又不养人，让人为难。老曾听了，又没怪他，“扑哧”笑了：

“你不就喜欢一喊吗？咱杀猪也有一喊呀。”

杨百顺一愣：

“谁喊？”

老曾：

“人不喊，猪喊。”

又说：

“人喊死人，猪喊死猪啊。”

又说：

“世上只见人吃猪，世上不见猪吃人，所以人喊不成个生意，猪喊就成生意了。”

杨百顺觉得师傅说得有道理，从此安心跟老曾学杀猪。但杀猪没个住处，每天还得回去看卖豆腐的老杨的脸色，又让杨百顺不能安心。师傅老曾最大的心事，是老伴去世三年了，想早点儿续个弦。可两个儿子十七八岁了，也该娶媳妇了；爷仨儿谁先娶谁后娶，两个儿子与老曾看法不一致。大家一块儿都娶，家里底子薄，又一块儿不起。谁先谁后，是两个儿子与老曾闹别扭的另一个病根。也是两个儿子给杨百顺出难题的另一层原因；明是冲着杨百顺，实际还是冲着老曾。老曾也背着儿子，托人给自己说过几次媒；但双方一见面，不是人家觉得老曾不合适，就是老曾觉得人家不合适，这事也就放了下来。师徒在一起说心腹话，杨百顺不好老提自己住处的事，提一回，似揭一回师傅的伤疤；师傅老曾，就老说自己该不该续弦的事。啥话题一开始听着新鲜，天天这么说，几个月下来，师傅没烦，杨百顺烦了。一次去崔家庄杀猪，下午回来路上，师徒俩走着走着累了，太阳还老高，不急着回家，便坐在津河边一株大柳树下歇息。老曾边吸烟边说，崔家庄的老崔小气，猪都杀了，中午的菜里还没肉；早知这样，就不给他杀了。说着说着，又拐到自己续弦的事上。杨百顺耐不住了，抢白老曾一句：

“师傅，您想续就续，别老这么天天说，光说管啥用呀？也就过个嘴瘾。”

老曾往柳树上“  ”地磕着烟袋：

“谁想续了？想续不早续了？也就是说说。”

杨百顺：

“天天这么说，就是想续。”

老曾：

“就是想续，它也没合适的呀。”

杨百顺：

“还是怪你挑。光想挑个好的，也不看看咱自个儿。你要不挑，也早续上了。”

又噘着嘴说：

“也不是挑不挑的事，我看，你还是怕他们哥俩。”

他们哥俩，就是老曾的两个儿子。正是说到了病根上，老曾梗着脖子：

“谁怕他们了？这个家，还是我做主。”

师徒俩僵在这里。半天，老曾叹口气，往柳树上“  ”地磕烟袋：

“我也不是怕他们俩，我是怕外人说呀。他们也都十七八了，我都小五十的人了，与自家孩子争着娶媳妇？”

又说：

“也不是怕别人说，大家这么别扭着，我就是把媳妇娶到手，这日子也过不好呀。”

杨百顺本来就与那哥俩不对付，自他们不让杨百顺借宿，气一直存在心里，这时说：

“那只能怪他俩不懂事。正因为他们十七八，可以等一等；你小五十不续，等到了六十，想续也晚了，续到家，也没用了。”

老曾倒愣在那里。思摸半天，回过神说：

“你这话说的，倒是正理儿。”

这年春天，老曾决定在儿子娶媳妇之前，自己先续弦。对续弦也不挑了。明对媒人说，别管老曾看着对方是否合适，只要对方看着老曾合适，这事就合适了。由于老曾续弦不讲条件，这弦就好续了。找到的续弦，是孔家庄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妹子。镇上逢集的时候，老孔的摊子，倒和卖豆腐的老杨挨着；他的摊子，在老杨的左边；卖胡辣汤也卖烟丝的窦家庄的老窦的摊子，在老杨的右边。因为老杨卖豆腐老打鼓，两人还与老杨吵过一架。老孔的妹子，年关时刚死了丈夫，正好是个茬口。这媒也不是媒人说的，是裴家庄剃头的老裴，从中牵的线。老裴到孔家庄剃头，与老孔交上了朋友。老孔信老裴，也就把妹子嫁给了老曾。三月初二下的聘礼，三月十六就要过门。杨百顺看师傅要续弦，倒很高兴。高兴不是说师傅有了决断，再不会在这件事上跟他啰嗦；或者暗恨老曾的两个儿子，用这事替自己出气，而是另有自己的心思，盼着新续的师娘过来，能在家里做主；过去家里由老曾的儿子做主，不让杨百顺借宿，如新来的师娘做了主，也就改了天地，大家都是外来人，说不定又让杨百顺借宿了也料不定。杨百顺不但盼着师娘过门，还盼着新来的师娘泼些才好，才能压住老曾的两个儿子。所以杨百顺盼三月十六，比师傅老曾还要急切。

但新续的师娘过门之后，却让杨百顺大失所望。首先失望她的长相。杨百顺见过在镇上卖驴肉火烧的老孔，虽是五短身材，眼也不大，但浑身上下干干净净，面皮还有几分白嫩；说话声音也细，像个女的。杨百顺想着老孔的妹子，也一定是个细手细脚的女人。没想到三月十六那天晚上，师娘一下轿，把杨百顺吓了一跳。灯笼之下，师娘五尺五高，刀条脸，高颧骨，薄嘴皮，皮肤焦黑，鼻窝里还有一撮雀斑。她一说话，又把杨百顺吓了一跳，声音粗壮嘶哑，背着身听声，就是个男的。她和老孔一母同胞，没想到兄妹二人，差别竟这么大。哥长得像个女的，妹长得像个男的。杨百顺曾劝过师傅续弦别再挑人，没想到师傅为了早续弦，也矫枉过正，太不讲究了。当然，师娘长得好坏，跟杨百顺没啥关系。师娘过门之后，长相虽像男的，但说话办事，还是个女的。清早也梳头盘髻，还打胭脂，会做饭，会做针线。过去三年曾家没有女人，屋里屋外，皆一团乱麻，还泛出一股霉味和臊味；师娘过门三天，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难得的是师娘虽然长相凶狠，但脾气却好。与人说话，没开口先笑；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但正是因为这样，杨百顺当初的想法就落了空。杨百顺原以为师娘过门之后，与老曾的两个儿子会水火不相容，他好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没想到师母过门五天，没干别的，先给老曾两个儿子每人做了一件夹袄，新表新里，又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双新鞋。两个儿子穿上夹袄和新鞋，倒也喜欢。师娘接着说，等过了麦收，就给他们张罗媳妇。这媳妇不是空的，而是早有两个人，存在她心里，一个是她的外甥女，一个是她的表侄女；眼下她刚进曾家门，事情千头万绪，待诸事消停了，她亲自出马，没个不成的。两个儿子本来对后母充满敌意，就等找个茬口开战；但前有夹袄和新鞋穿着，后有媳妇在麦收后等着，他们也就偃旗息鼓，反倒对后母有些感激。亲爹遇事还与他们争个高低，一个后娘刚进门，倒把事一件件办在心坎上。两个儿子倒争着讨好后娘。杨百顺看着也是干着急。也看出这个师娘有些手段，用一件夹袄、一双新鞋和一句空话，就兵不血刃，释了曾家二兄弟的兵权。接着让杨百顺失望的是，这个师娘过门之后，见到杨百顺和见到别人一样，也是没说话先笑，但笑归笑，看到一个小徒弟每天往返三十里学手艺，没个住处，竟和老曾的两个儿子一样无动于衷。换言之，她没过门，借宿的事也许跟曾家的两个儿子还有商量，他们不过是意气用事；现在师娘进了门，把曾家当成了自己家，啥事都经过思量，这事倒彻底难办了。

但师傅老曾的看法与杨百顺正相反。该不该续弦，他曾一腔顾虑，左思右想了三年。除了顾虑儿子，也怕再遇上一个像他前妻那样的人。杨百顺听剃头的老裴说，老曾死去的老婆，生前是个泼妇。当年嫁过来三个月，除了跟老曾不对付，也跟街坊邻里吵了个遍。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难听的那一面，好话也让她说成了坏话。别人与人吵架，自己也会生气；老曾老婆与人吵过，该吃吃，该喝喝，倒

在炕上就能睡着，留下老曾一个人生闷气。老曾年轻时脾气暴躁，后来越来越没脾气，除了是杀猪杀的，也是被死去的老婆耗的。现在老孔的妹子进了门，不但不像前妻一样与老曾胡闹，反倒天天对老曾笑，没句坏话。做好饭，总把第一碗饭盛给他；吃了上一碗，再盛下一碗；晚上睡觉之前，还端热水给他烫脚。老曾没想到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师娘过门一个月，师傅老曾不但没有消瘦，脸蛋子反倒胖了起来；过去说话声音低沉，现在也高昂起来。高昂之余，早把杨百顺借宿的事忘到了脑后。过去对这事还说一说，现在连提也不提了。或者说，他和师娘一样，认为事情本来就该这样。过去师徒二人出门杀猪，不问路的远近，现在师傅老曾说：

“最好别超过五十里。”

杨百顺：

“为啥？”

老曾：

“当天能赶回来。”

杨百顺心里更叫苦不迭。过去师徒二人出门杀猪，杨百顺盼着路远，不盼路近。因为路近当天就得赶回来，师傅赶回来在家歇着了，自己还得跑夜路赶回杨家庄；路远倒能和师傅消停下来，一块儿住在远处村里的主家。现在师傅天天要赶回来，出门不超过五十里，自己就要天天跑夜路回杨家庄。天天跑夜路倒也没啥，杨百顺接着不痛快的是，师傅说话也改了样子。过去师徒二人说话，都是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现在师傅说话，舌头也开始打弯了。出门不超过五十里，师傅本来是为了自己，但他反倒说：

“早去早回，你回家也少赶夜路。”

杨百顺张张嘴，说不出啥。说不出啥并不是没啥可说，而是不知从何说起。两个人中间加进一个人，事情就起了变化。杨百顺感叹，自打师娘进门之后，师傅就不是过去的师傅了。端午节前一天，两人杀猪到了葛家庄。葛家庄虽在五十里之内，但这天杀猪的东家是老葛，老葛有四五顷地，是个小肉头户，在家里爱做主，大到家里买地卖地，小到家里添一个灯盏，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师徒二人进了葛家门，老葛赶集去了。家里有三口猪，一头黑猪，一头白猪，一头花猪，都长成了，到底该杀哪一口，老葛走时没交代，家里人就不敢定夺。师徒二人只好干等着。等到半下午，老葛才赶集回来。老葛指了花猪，师徒俩杀妥，收拾完，天已经黑了下来。接着又飘起了碎雨。一开始是碎雨，后来渐渐大了，雨点砸在水洼里，声音“啪啪”的。老曾看着雨啧嘴：

“看来今天回不成了。”

杨百顺赌气说：

“想回也成。”

老曾伸手去接雨：

“这要走到家，非淋病不成。”

又歪头问杨百顺：

“你说呢？”

杨百顺：

“您是师傅，听您的。”

东家老葛也过来劝他们：

“住下住下，今儿全怪我，我白管你们一顿饭。”

两人只好住下。吃过晚饭，两人歇宿到老葛家牛棚里。睡到半夜，杨百顺听到老曾一声长叹。杨百顺：

“咋？”

老曾：

“原来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杨百顺心里“咯噔”一下，问：

“咋？”

老曾又说：

“都怪你。”

杨百顺：

“咋？”

老曾：

“当初你劝我续弦，我刚才梦见了死去的老婆，用袖子擦泪呢，说我忘了她。仔细一想，续弦之后，真把她给忘了，一个月也想不起她一回。”

又自言自语：

“死都死了，说这些还管啥用呢？你在的时候，还不是整天跟我闹？”

接着起身抽烟，“  ”地磕着烟袋：

“这叫啥事呢？”

杨百顺听着雨打在房顶上，心里更加别扭。虽然师傅表面是说念起前妻，但话外的意思，还是夸续弦好了。夸就夸，用不着正话反说。师傅越夸续弦好，杨百顺就越觉得这个女人不是东西。说她不是东西不是仍念她不让自己借宿，而是她改了曾家的天地之后，开始事事紧逼，让人没个喘息处。譬如讲，按照跟师学徒的规矩，师徒耍手艺挣的钱，全归师傅，徒弟学艺不拿工钱；但按照杀猪的风俗，杀完猪，猪肉全归主家，但猪的下水，心、肝、肺、肠、肚等几大件，归杀猪匠所有，师傅会把下水，分几件给徒弟。过去师徒二人杀完猪，师傅拿了工钱，揣到口袋里，杨百顺用木桶将几大件下水背起，先背到师傅家。待分这些下水时，老曾总说：

“百顺，你看着拿。”

如果大件有十件，杨百顺一般拿三件，给师傅留七件。接着拎起这三件下水，回家路过镇上时，送到镇东头老孙的饭铺里。镇东头老孙的饭铺，就是当年剃头匠老裴领杨百顺半夜吃饭的地方。杨百顺与老孙一月一结账，也给自己攒个体己。现在有了师娘，下水背回来，师傅正在吸烟，杨百顺正在抽身上的土，师娘已经将下水分好了。等杨百顺回转身，师娘笑眯眯地说：

“百顺，你的下水。”

虽然下水还是三件，但过去是自己拿，现在是别人给，东西虽然一样，但感觉不一样；在乎的不是下水，是拿和给的不同。生活中多了一个师娘，不仅是师傅变了，世界全他妈变了。杨百顺心里像长了茅草。

这年年底，一进腊月，师傅老曾的老寒腿犯了病。老曾患老寒腿不是一年两年了。也是他年轻时气盛，杀起猪来，杀得兴起，爱脱衣裳。寒冬腊月，抡光膀子，穿一条单裤。刀在手里翻飞，一头肥猪，转眼间变成一码码的肉条，人们看得眼花缭乱，争相叫好。谁知就落下了病根。光膀子倒没啥，腿出了毛病。四十岁以后，老曾不光膀子了，倒是老寒腿常常犯病，一犯病就走不了道。但老曾有五六年没犯病了，没想到今年又犯了。犯了病无法走路，也就无法出门杀猪了。可偏偏又逢年关，正是杀猪生意好的时候，老曾便躺在炕上犯愁。杨百顺劝他：

“师傅，算了，耽误不过一个年关，说不定到了春天，你的腿就好了。”

老曾：

“猪不杀没啥，就怕主顾跑了，便宜了别人。”

方圆几十里，还有两个杀猪的，一个叫老陈，一个叫老邓，皆与师傅老曾是对头。杨百顺也嘬牙花子：

“那咋整呢？谁也不会把猪送上门让咱杀。”

老曾拍拍自己的老寒腿：

“忒不争气。”

又磕磕烟袋：

“我看哪，百顺，你就上吧。”

杨百顺吓了一跳：

“师傅，总共算下来，除了鸡狗，我才杀了十几头猪，回回还有师傅看着。冷不丁上阵，成吗？”

老曾：

“按说是不成，杀猪要学三年徒，你还不到一年。但事到如今，就不是杀猪的事了。有钱不挣还是小事，老陈老邓知道咱不能杀猪了，心里不定怎么乐呢。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像刀扎一样疼。”

使劲拍了一下炕帮：

“咱就这么定了，活儿还照着我的名义接，杀猪你一个人去。”

杨百顺开始犯愁：

“主家不干咋弄呢？”

老曾：

“只有一个办法，把我的病瞒下。”

又说：

“大家知道我不能动了，这猪就杀不成了；有我的旗号在，你打着我的旗号去，主家不会说啥，老曾错不了，他的徒弟就错不到哪儿去。这点儿把握我还有。人问我为啥没来，你就说我昨夜受了伤寒，在家发汗呢。”

从腊月初六开始，杨百顺匆忙上阵，开始独自一个人出门杀猪。过去跟惯了师傅，自己就是个帮手；突然失去依靠，出门还真有些心虚。这时又觉出师傅的重要。自师傅续弦之后，两人一块儿出去杀猪，杨百顺觉得他说话转舌头，令人厌烦；现在路上剩杨百顺一个人，本该清静了，杨百顺心里倒更乱了。

杨百顺独自杀的第一头猪，是到三十里外的朱家寨。主家老朱，也是师傅的老主顾。老朱看杨百顺一人来了，吃了一惊：

“咋你一人来了，你师傅呢？”

杨百顺按师傅交代的：

“师傅昨天还好好的，夜里得了伤寒。”

老朱狐疑地看着他：

“小子，你成吗？”

杨百顺：

“看跟谁比了。跟师傅比，我是不成；跟自个儿比，比去年强多了，去年我还不会杀猪。”

老朱倒被他逗笑了，啧啧嘴，不再说啥，将猪从圈里赶出来，让杨百顺杀。捆猪，掀翻，上案，杨百顺还算利索；待到动刀子，杨百顺慌了。猪倒一刀捅死了，但开膛时用刀过猛，捅着了肠子，案子上五颜六色，似开了个油酱铺。放血时没捅着正筋，腔里积了半腔血。割猪头时，不小心又把猪的鼻子捅豁了，不能算个整猪头。剔骨时，肉也连连扯扯，白掉到案下许多肉渣。老朱气得跺脚，没骂杨百顺，指天画地骂老曾：

“老曾，我操你妈，我跟你没仇哇。”

一头猪，拾掇了五个时辰，杨百顺还没弄利落，汗把棉袄都湿透了。潦草收拾完，已是傍晚，杨百顺没

敢在老朱家吃饭，也没敢拿下水，匆匆忙忙回了曾家庄。走到半路天黑了，也忘了怕狼。

但十头猪杀过，杨百顺也就渐渐上了道。杀猪还是慢，师傅老曾杀一头猪用一个时辰，杨百顺得四个时辰，但肠子不捅烂了，血也能放干净了，猪头也是整猪头，骨肉也能剔利落了。主家埋怨他慢，他低着头不说话，只管剔骨。等肉、骨头、下水一码码归放好，别人也就不埋怨了。杀猪杀了二十天，杨百顺甚至觉出独自杀猪的好处。过去往哪儿杀猪，路走多远，全由师傅老曾做主，现在杨百顺一个人说了算。师傅自续弦之后，天天要回家，杀猪要在五十里之内，现在这约束就自动失效了。杨百顺不喜欢五十里之内，五十里之内天天要跑杨家庄，五十里之外就可以踏踏实实住在主家。刚开始杨百顺还在五十里之内，十天之后，也就突破五十里，隔三岔五，住在主顾家。一个人能支撑局面，接着就会产生想法，杨百顺又对师娘有了新的不满。过去是师徒二人杀猪，工钱全归师傅，十件下水，杨百顺能分三件；现在师傅不能动了，杀猪成了杨百顺一个人，杨百顺每次杀完猪，仍先回师傅家，师娘接下工钱，下水仍分给杨百顺三件，杨百顺就觉得师娘有些不明事理。杨百顺没有妄想拿工钱，但两个人的活儿现在归一个人干，起码在下水上，应该显示显示。但师娘只显示在脸上，一见杨百顺背着木桶进门就笑：

“看看，你师傅没看错，百顺是个挑大梁的材料。”

或说：

“啥叫逼上梁山呢？这就叫逼上梁山。”

但笑归笑，下水仍分给杨百顺三件。杨百顺拎着三件下水往回走，心里就有些窝气。腊月二十三这天，杨百顺到贺家庄老贺家杀猪。老贺理个分头，嘴爱说话。杨百顺与老贺打过招呼，开始杀猪；老贺并不离开，就蹲在旁边与杨百顺聊天。先聊了些别的，老贺开了个小油坊，抱怨今年芝麻涨价了，磨油赚不着钱，接着又聊起师傅老曾，由师傅老曾，又聊到师傅新续的老婆。不聊到师娘杨百顺没什么，一聊到她，杨百顺又憋了一肚子火。也是一时意气用事，边剔着骨，边将师娘如何面上带笑，内心歹毒，对徒弟如何克扣，竹筒倒豆子，说了个痛快。但他没说师傅什么，说的都是师娘。老贺也感叹：

“看着随和，谁知是个笑面虎。”

又感叹：

“登天难，求人吃饭更难呀。”

杨百顺说完也就完了。但腊月二十六，老贺到镇上赶集，中午到卖驴肉火烧的老孔的摊上打尖，说起过年，如何年难打发。老孔看了看老贺买的年货，又问老贺杀没杀猪。老孔的旁边，是卖豆腐的老杨的摊子，那年老杨到贺家庄卖豆腐，因为一斤豆腐，秤头的高低，老杨与老贺吵过一架，从此结了怨。现在老孔问起杀猪，老贺突然想起什么，便将老孔拉到墙角背人处，将杨百顺到他家杀猪时说的一套话，告诉了老孔。当时杨百顺去老贺家杀猪时，老贺只知道他是老曾新招的徒弟，不知道他是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的儿子；事后知道了，还后悔让杨百顺杀了猪。现在见到卖豆腐的老杨，突然又想起杨百顺，便把仇报在了这里。当时杨百顺杀猪时，和老贺说过许多话，话题也杂，现在老贺按下别的话不提，单挑杨百顺说师娘不是这一节，添油加醋，说了半天。而杨百顺的师娘，就是老孔的妹子。老孔听后憋了一肚子气。老贺一走，老孔本想像卖胡辣汤和烟丝的老窦一样，将老杨的豆腐摊踢翻；但老孔个头小，怕打不过老杨，临时又转了念，匆匆收起自己的摊子，跑到曾家庄老曾家。他妹子正在厨房做饭，老孔钻到厨房，一五一十，来龙去脉，将老贺说的一套话，又告诉了妹子。老孔一走，老孔的妹子放下饭勺，跑到正房，又将老孔的话告诉了老曾。话过了好几道嘴，话已经转了。杨百顺本来说的是师娘的不是，没说师傅什么，但话到师傅耳朵里，杨百顺全是在埋怨师傅，说老曾如何歹毒，克扣徒弟；不但有房不让住，有时连下水也不给等等。腊月二十六晚上，杨百顺背着下水像往常一样回到师傅家，放下木桶，还等着师娘来收工钱和分配下水，没想到师娘没有露面，师傅倒在屋里喊：

“百顺，你来。”

杨百顺进了屋，看到师傅像往常一样在炕上躺着，师娘在地上站着。师傅老曾：

“百顺，我问你一句话，你跟了我快一年了，师傅对你咋样？”

杨百顺听出话头有些不对，忙说：

“师傅，您对我不赖呀。”

老曾在炕沿上“  ”地磕着烟袋：

“那你对贺家庄的老贺是咋说的？说我对你歹毒。你今天给我说说，我怎么对你歹毒了？师傅知道了也

好改。”

杨百顺一阵慌乱，知道事情发了，忙说：

“师傅，我没说过这话，你别听别人胡说。”

老曾拍着炕沿：

“传得全天下都知道了，你还说你没说。你敢说敢当我佩服你，说了又说瞎话我就急了。你捂着胸口想一想，当初你是咋来的？你来的时候啥样，现在又啥样？我明天就把剃头的老裴找来，咱们评一评这个理！”

杨百顺想解释什么，但老曾越说越气，脸都青了：

“你觉得你本事学到家了是不是？你觉得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是不是？我杀猪杀了三十年，没人对我说个不字，现在徒弟倒过河拆桥，背后捅了我一刀！”

接着“啪啪”扇了自己俩耳光：

“我识人识面不识心呀我，我他妈罪有应得！”

师娘忙上去搂师傅的手：

“你看，还越说越气，再不好，是自己一个徒弟。”

又扭头对杨百顺说：

“百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就是有啥，也该当面说，不该背后骂师傅。”

老曾指着杨百顺：

“让他骂，我还不该被人骂，我傻屌呀，我收下这么个徒弟！”

杨百顺知道事态有些严重，忙跪到地上：

“师傅，我错了，这话我说过，但不是这么个意思。”

老曾：

“那你是啥意思？”

杨百顺本来想说自己的话头是冲着师娘，并没冲着师傅，但师娘就在旁边站着，如何去说这话？老曾看他在那里踌躇，更急了：

“啥也别说了，从明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也不是我徒弟，我也不是你师傅，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我再见到你，我叫你一声大爷。”

杨百顺：

“师傅，你要这么说，我就无站脚之地了。”

老曾：

“我让你无站脚之地，是你让我无站脚之地吧？”

“啪”地摔了一个灯盏：

“这猪，从明儿起，都他妈别杀了！”

八

这年腊月二十九，杨百顺他哥杨百业成亲。杨百业这年十九岁。杨百顺年轻的时候，男人十九岁成亲并不算早，但卖豆腐的老杨，并没打算让杨百业今年成亲。一个卖豆腐的人家，娶房媳妇不是件小事。事情大不单是说会有不少花费，就是花费有，小门小户，也没有现成的媳妇在门口等着你；除了花费，还是个人事。说起人缘，老杨家在别人看来不算好；但老杨不这么认为，认为自个儿在世上朋友多。虽然自以为人缘好，但他不准备让杨百业马上成亲。人一有媳妇，就有了外心；晚两年再说，可安心跟老杨再做两年豆腐；比豆腐更重要的是，老杨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中，有两个跟老杨闹别扭，影响了老杨对儿子整体的看法。杨百顺、杨百利都离家出走，剩下一个杨百业跟他在家做豆腐；离家出走的不在眼前，在眼前的处处能挑出毛病。一句话不对付，老杨会记上十天；十天哪有不说错一句话的？所以老杨对杨百业的不满，渐渐超过了对杨百顺和杨百利的，就是藏在心里不说。杨百业从十七岁起，就盼着成亲；盼着成亲不是说一成亲就有了女人，而是成亲之后，能与老杨分家另过，不用再像驴一样，整日给老杨白磨豆腐；不白磨豆腐还在其次，关键是脱离了老杨，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但杨百业这点儿心思，马上被老杨察觉了。怀揣一个坏心思，比说错一句话，更让老杨记恨。老杨更要放慢杨百业婚事的步子。父子俩表面天天在一起磨豆腐，内心各有各的想法。但家里由老杨说了算，杨百业有想法管啥用？一切还得照老杨的心思来。但今年与往年不同，老杨家没找婚事，婚事在年前找到了老杨家。照延津的风俗，一个婚姻从无到有，从下定礼到成亲，起码得一年以上；老杨家的婚事，腊月二十五才说起，腊月二十九就要娶亲，前后只用了四天。照老杨的身份，一个卖豆腐的，就是给儿子娶亲，亲家也该是剃头匠或贩驴的，才算门当户对；而老杨这次结的亲家，却是二十里外秦家庄的东家老秦。老秦有三十顷地，家里雇着十几个伙计，平日来往的，皆是大户人家。老秦是个大个儿，圆头，小眼，眼爱眨巴；别人眼睛一天眨两千次，老秦一天得眨两万次。勤眨巴眼的人爱动心思，但老秦不动心思。老秦哑嗓子，说话声音不高，遇事爱讲理。但他的讲理与镇上开生药铺的蔡宝林的讲理不同，蔡宝林讲理是自个儿讲，不让别人讲，好用自个儿的理把别人讲通；老秦讲理自个儿从来不讲，都是让人讲：

“这事儿我咋就整不明白呢？你给我讲讲。”

别人讲，他在那里听；而且一切须从头讲起，一五一十，来龙去脉，哪个环节也不能落下，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任何一件事，理都不是一面的，是多面的，讲着讲着就出了纰漏，一出纰漏就被老秦抓住了：

“停停，这个地方我咋又糊涂了呢？你再讲讲。”

等你把这个纰漏堵住，别的地方又出了纰漏；本来事情没那么多纰漏，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一直讲到老秦听明白了，也就是你讲不下去了，老秦啥也没说，就已经得理了，老秦才算罢。老秦得理又不让人，眨巴着眼说：

“这可是你说的。”

所以老秦与人打交道，从来不动心思，都是别人讲着讲着改了心思。

老秦快六十了，膝下有四男一女。四男老秦没怎么在意，唯一个小女，老秦四十岁得的，是他的心头肉。老秦脾气上来，与儿子也讲理，让儿子给他讲个明白，但与小女不讲理。一个女娃，老秦送她进过私塾，进过“延津新学”，取名秦曼卿，也算识文断字。按照常理，老秦打死也不会把小女嫁给一个卖豆腐的人家，何况秦曼卿一年前已定了婆家，公爹是县城北街开粮栈的老李。老李的粮栈叫“丰茂源”。“丰茂源”旁边，老李又开着一个中药铺，叫“济世堂”。两铺子的买卖，占了半条街。家里吃饭，掌柜伙计，要开四桌。老李嘴大，常跷着腿在街上说：

“你没病，吃我的粮；你有病，吃我的药。”

让人觉得有些张狂。但老李张狂是在嘴上，心底还是个老实人。一遇大事，就没个主意。正是因为一个没主意，一个主意大，他和老秦成了好朋友。去年通过媒人老崔，结了儿女亲家。老李的儿子叫李金龙，也上过“延津新学”，说起来和秦曼卿还是同窗。两家去年秋天下的定礼，婚期定在今年腊月二十九。过年之前成亲，图个双喜。自从下了定礼，两家来往就开始频繁。逢年过节，老李的儿子李金龙还来拜见岳父。李金龙和他爹老李性格不同，老李爱说话，李金龙不爱说话。老秦与他坐在一起，老秦说啥，他听啥；老秦不说，他也不怕冷场；对一个事情肯定或否定，仅以点头或摇头表示。老秦与别人在一起时，是老秦让别人说，老秦来听；现在与李金龙在一起，李金龙成了老秦，老秦成了别人。老秦不禁感叹：

“操他大爷，还有比我沉得住气的。”

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李金龙没有大的反感。但进了今年腊月，离娶亲还有二十多天，李金龙突然变了卦。李金龙变卦不是对秦家或老秦有什么意见，而是年前和一帮狐朋狗友吃酒，划拳斗酒时，因为一杯酒的喝法，与新学时一位同学魏俊仁翻了脸。李金龙骂了一句魏俊仁傻屌，魏俊仁恼了，说谁是傻屌？自己未婚妻少一只耳朵都不知道，还说别人。大家以为魏俊仁是开玩笑，故意损李金龙，皆伸手打魏俊仁。魏俊仁被打恼了，言之凿凿，说这话是听新学时另一位女同学邓秀芝说的。当时上“新学”时，秦曼卿在邓秀芝家借过宿。邓秀芝说，这只耳朵，是秦曼卿两岁的时候，在院子里乘凉睡着了，被一只猪咬下的；秦曼卿头的左半边，整日用头发遮着，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邓秀芝，就是杨百顺他弟杨百利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时，“喷空”好友牛国兴暗恋的那个女同学。为了替牛国兴给邓秀芝送信，杨百利还被邓家捆到枣树上打过一顿。魏俊仁说这话也是一气之下，并没想破坏李金龙的婚事。李金龙听罢，脑袋“轰”的一声炸了；何况众人之下，扫了自己的面子。李金龙一下将酒桌掀翻，转身回家，让他爹与秦家退婚。“丰茂源”和“济世堂”的掌柜老李，听说老秦的女儿少一只耳朵，也吃了一惊：

“这就是老秦的不是了。别说是结儿女亲家，就是卖头小猪，也不能对买主掖着藏着。”

又说：

“耳根长个痦子，可以按下不提，少一只耳朵，咋不事先说明呢？”

但又犯愁：

“我跟老秦好了几十年，退婚二字，怕说不出口呀。”

又说：

“别看老秦有短处，真跟老秦坐在一起，我未必说得过他。”

又劝李金龙：

“少吧也就一只耳朵，又不少别的，还用头发遮着。”

李金龙瞪着眼珠：

“这不是一只耳朵的事，说瞎话。知道的，少只耳朵；不知道的，还不知少些啥呢。”

又说：

“你怕老秦，我却不怕，我去找他。”

又说：

“不退也行，你怕老秦，你娶了她。”

老李知道李金龙平日不爱说话，但性子轴着呢，只要主意打定，九头牛拉不回来。让儿子娶个少耳朵的，老李也有些窝心。看来这婚是非退不可了。但他哪里敢让李金龙去退婚？正因为李金龙不爱说话，遇到事情，三句话就会跟人说顶，接着就动了手；怕他跟老秦说顶，两人再打起来。只好捺下李金龙，托媒人老崔，去老秦家细说根由。老崔到了秦家，将话说了，老秦反倒立马急了，说小女秦曼卿并不少耳朵，只是少一只耳垂；并且不是小时候在院子里乘凉被猪咬掉的，而是在屋里睡觉被老鼠咬掉的。一只耳垂，算不上要害物件，值不当跟谁说起。并将姑娘从里屋拉出来，撩起头发让老崔看。秦曼卿果然两只耳朵都在，只是右耳少了一只耳垂。老秦拉老崔坐下：

“老崔，这事我整不明白，你受累给我讲讲，为了一只耳垂，这婚该不该退？”

又说：

“退不退婚还是小事，把个耳垂，故意说成耳朵，这是啥意思？今儿你不讲清楚，就别想走。”

老崔本是个牲口牙子，捎带给人说媒，看到事情错中出错，一件事变成了第三件事，有些慌了。平日他都不敢跟老秦讲理，自个儿占理的事，最后也被自个儿讲得没理，何况在耳朵和耳垂上头，老秦又占了半边理。忙给老秦作揖：

“东家，这事不怪我呀，我没说要退婚呀。”

又说：

“这事全怪老李，错听了别人的闲话。”

赶紧站起身：

“我这就回城，把实情转告老李，把这事说清楚，你们该是亲家，还是亲家。”

待老崔回到城里李家，事情已经晚了。晚了不是耳朵改不回耳垂，或耳垂李家也不答应，而是老李的儿子李金龙已离家出走。也不是离家出走，是纠合铁冶场董事老牛的儿子牛国兴，南下杭州贩药材去了；说是贩药材，明显是自己抽身走了，把一个烂摊子，留给了老李。走的时候，连招呼也没打。老李搓着手：

“全是误传害的，明明是一只耳垂，却传成一只耳朵。”

又说：

“可他说跑就跑，连个招呼也不打，眼看就腊月二十九了，这台如何下？”

老崔硬着头皮，又将消息带回秦家庄老秦这里。老秦这才知道李金龙是个混账。自己平生头一回，被人闪了；闪他这人，还是个毛头小子。老秦勃然大怒：

“你告老李，本来这事还可商量；故意耍我，这事就不能商量了。如果因为耳垂退了婚，传出去，不是耳朵，也成了耳朵。”

又说：

“他跑是他的事，把他找回来是老李的事；如果腊月二十九不来迎亲，俺闺女也不嫁了，我就替她嫁到李家。到了那时候，就不是退婚的事了，咱说点儿别的；不说出个小鸡来叨米，这事不算完。”

这话中了老李的命门。因老李平日是个没主意的人，一遇大事，就去找老秦商量。当初老李只开了一个“丰茂源”，后来盘下中药铺，还是老秦的主意。如今中药铺赚的钱，比“丰茂源”还多。受过老秦的恩惠，就有短处在老秦手里。但李金龙已经跑了，老李到哪里找去？说是去了杭州，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男女双方就这么顶上了牛，一直到腊月二十，仍不见李金龙的踪影，想来是不回来过年了。“丰茂源”和“济世堂”的掌柜老李如坐针毡，怕老秦找他讲理，自己外逃的心都有了；秦家庄老秦，腊月二十晚上，却被小女秦曼卿说转回来。这晚老秦喝了几口闷酒，又在骂李家父子，秦曼卿进来说：

“爹，我知你心焦，但我问你一句话。”

老秦：

“啥？”

秦曼卿：

“你这是治气呢，还是嫁女儿呢？”

老秦：

“啥？”

秦曼卿：

“如果是治气，咱就跟李家这么闹下去，闹上一年半载，他们未必闹得过爹；照爹的脾气，最后也必能把女儿嫁到李家。那样咱是解气了，可女儿到了李家，怨也就结死了。因为一只耳垂，一辈子，怕也无出头之日。到了那时候，耳垂就不是耳垂了。”

老秦长叹一声：

“我跟人讲了一辈子理，这一层我哪里会想不到？只是让李家退了婚，这棋接下去咋个走呢？不能像瓦碴一样，把我儿扔到半空中，无人接着，我儿接下去的路，就难走了。我气不是气李家退婚，而是给我儿下了一步死棋。”

秦曼卿自“延津新学”退学以来，在家闲来无事，也是明清小说看得多，看到许多富贵家女子，因种种事由婚姻发生变故，困顿之时，遂立志下嫁，有嫁给卖油郎的，有嫁给砍柴人的，甚至有嫁给乞丐者，后来皆有好的结局，于是说：

“没经过这件事，儿看人也只看个外表，经过了这件事，儿知道啥事得看人的内心。可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在人眼里，儿从此有了短处；本来是一只耳垂，现在整个人都有了毛病。爹，你要疼儿，就不要让儿在一棵树上吊死，从今儿起，不论穷富，有不嫌儿少一只耳垂的，只要真心跟儿过日子，我就嫁给他。儿的短处说到明处，一辈子没有把柄在谁手里。爹要不答应，就是李家回心转意，我也从此一辈子不嫁人。”

说完，潸然泪下。老秦看女儿伤悲，不禁高声骂道：

“卖粮食的李家，我操你们家八辈祖宗，我老秦从此与你们势不两立！”

又对女儿说：

“我跟人讲了一辈子理，最大一个理儿，原来我儿明白。说起来，富贵贫贱如流水，富贵未必不烦恼，贫贱未必不是好夫妻。只要心气顺，吃口窝头也安然。我儿不懂这个道理，嫁谁一辈子都不痛快；懂了这个理儿，一辈子少生多少闷气。爹今年六十的人了，我儿通大理，我到死也就放心了。”

别人与老秦说理，说上三天三夜，未必能说得转老秦；小女一席话，就把老秦说转了。第二天一大早，老秦让伙计到镇上去，将镇上东家老范叫来，对小女秦曼卿的婚事，讲了几点新看法。镇上东家老范，也与县城“丰茂源”和“济世堂”掌柜老李是儿女亲家：老李的二女儿，嫁给了老范的大儿子。老秦让老范把话转给“丰茂源”和“济世堂”的掌柜老李；镇上东家老范转话，自然比媒人老崔有分量。老秦一字一顿地说，头一条，马上与李家断亲，不但婚事不再重提，两家自此断了来往；第二条，李家下的彩礼，一针一线皆不退还，都散给要饭的；第三条，从今儿起，给女儿秦曼卿重新择婿，无论贫贱，凡有不嫌女儿少一只耳垂者，皆可来谈。话讲完，老范愣在那里。说完正事吸烟，老范听说第三条出自秦曼卿的主意，又感慨不已。话如数转到“丰茂源”和“济世堂”老李处，老李也恍然大悟。老李说：

“理儿有三层，没想到一个女娃，一下想得比我还深。”

又摇头：

“是咱自家孩儿无福，有眼不识金镶玉，让李家错过了一个好儿媳。”

又拍手：

“罢罢罢，在老秦面前，我到死也是个恶人，谁让我遇事没主意呢。”

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啥关系，但老杨听说秦家重新择婿无论贫贱，便觉着是个便宜。便宜还不在于白得一个媳妇，城里老李家在乎少一只耳朵，现在不是耳朵而是耳垂，就是不是耳垂而是耳朵，卖豆腐的老杨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老杨借此可以攀上一个大户人家。事情不成，没损失啥；事情成了，就成了一箭双雕。比这些重要的是，这是天上掉馅饼，老杨不能不接。但卖豆腐的老杨也是个没主意的人，踌躇两天，又去马家庄找赶大车的老马商量。上次送杨百利进“延津新学”，就是老杨找老马商量的结果；结果虽是鸡飞蛋打，但老杨记吃不记打，遇到便宜，仍想去占。赶大车的老马也风闻此事，但他心里明白，这只是两个大户人家相互斗气，老秦下不来台，做出这种样子给大家看，以抖抖李家带来的晦气，证明女儿缺耳垂不缺耳朵，或证明一下秦家或女儿的志气。一个做豆腐的人家，没必要夹在中间认真。换句话，这就是一场戏，没必要把它从戏台子上搬到日子里。但他看老杨在那里苦苦思摸，有些好笑，又生出几分对老杨的看不起；正因为看不起老杨，又愤怒老杨上次将上新学抓阄的事说了出来，让他也跟着沾包；于是便想再设个套让老杨钻，让他在老秦那里碰壁，撞个头破血流，下次就长了记性。他不但没有阻止老杨，反而认真撺掇：

“好事呀，白得一个媳妇，强过卖一冬天豆腐。”

又说：

“还不是白得一个媳妇的事，攀上老秦家，你再出去卖豆腐，豆腐就不光姓杨了。”

又说：

“上回孩子上新学踏了空，如果这回能在老秦这里补上，还强过上学。”

又说：

“我不是催你，要想成就得快，免得让别人占了先。”

卖豆腐的老杨得令，欢天喜地回了杨家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五，老杨一大早起来，洗了洗头脸，换了身干净衣裳，三步并作两步，去了秦家庄老秦家。老秦自将话放出去之后，大家皆知是做个样子，听了

也就听了，无人认真，并无一家前来求亲。几天过去，老秦就将这事放慢到脑后。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卖豆腐的老杨，真把这话当事说，前来求亲，老秦有些哭笑不得。但话说到了前头，人来了又不能不说。令人没想到的是，一场话说下来，杨家和秦家竟假戏真做，真成了亲家；卖豆腐的老杨，也就糊里糊涂之中，真把馅饼吃到了嘴里。因老杨兴冲冲而来，待进了老秦家，见院落外三层里三层，像座县衙，牲口棚里骡马成群，长工都穿着体面衣裳，出来进去，心里便开始打怵。过去他也来过老秦家，但那是卖豆腐，就在老秦家门口候着，跟伙夫打交道，没进过院子。待穿过几道院落，进了正房，见老秦端坐在太师椅上，瞪着两只小眼珠看他，也不说话，等老杨开口，老杨站在地上便有些筛糠。冷场半天，老秦眨巴着眼还不说话，老杨终于熬不住了，打了退堂鼓：

“东家，算了吧。”

转身要走。老杨不说“算了吧”，老秦就算了；现在老杨说“算了吧”，老秦倒说：“你站住。既然算了，你为啥还来？”

老杨低下头：“东家，我错了，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老秦：“那你就说说，你儿子为啥是癞蛤蟆。”

老杨：“他啥都不会，就会做个豆腐。”

老秦：“做豆腐好哇。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

老杨：“他是个老实疙瘩，连话都说不利索。”

老秦：“话说多了有屁用，我就爱跟人说理，给女儿的事办成这样。”

老杨：“他不识字。”

老秦：“李家那个王八蛋倒识字，不怕人坏，就怕坏人也识字。”

老杨：“东家，您就饶了我吧，俺杨家穷。”

一套话说下来，老杨不像来提亲，倒像来拆亲。老秦与老杨说话的时候，秦曼卿在里间屋偷听。对公开招亲的事，老秦有些虚张声势，也就做个样子给人看；看老杨做事滑稽，也是逗他说两句话解解闷气。但秦曼卿却是认真的，看话放出去几天，无人前来求亲，还以为大家皆嫌她少一个耳垂，或不愿蹚这洼浑水，世上没有一个知心的。现在来了一家，她不知老杨是被吓住了，反觉得他的话句句中听，便掀开帘子说：

“爹，就是杨家吧。”

老秦和老杨都吓了一跳。老秦看女儿认了真，忙说：

“别急，这才刚开始说。”

秦曼卿：

“不用说了。如果换个人家来提亲，肯定句句说的是自家的好；杨大爷自打进门，处处说自家的不是。这样的人家，世上也算难寻了。杨家的孩子跟大爷来卖过豆腐，我见过，买三斤豆腐，他给人称三斤三两；卖豆腐是这样，换别的事，也只有别人对不住他，他不会对不住别人。”

秦曼卿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杨百业卖豆腐多给人，并不是不会做生意，而是借豆腐发泄对老杨的不满，现在被秦曼卿当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人品。老秦看自己弄巧成拙，有些慌张，忙说：

“刚说一回，事情哪里能定，总得从长计议。”

秦曼卿像明清小说中的落难小姐一样，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子，“咔嚓”一声，绞下自己一绺头发：

“爹，你就别骗女儿了，我知道你没有当真；你没当真我当真，我还非他家不嫁。你要再说别的，我连家也不住了，明天就去云梦山当尼姑。”

老秦见女儿剪发明志，知事情已无法挽回。如再有争执，恐女儿再生出别的变故。也是那天晚上脑子一热，竟听了女儿公开招亲的话，现在十步走了八步，已无法回头。老秦以前不认识老杨，只知道他是一个卖豆腐的；谈了一席话，看他倒是个老实人；就是老杨不老实，老秦也不在意，一个卖豆腐的，就是让他捣蛋，他还能捣蛋到哪里去？但他把老杨也想错了，老杨捣起蛋来，也不按正理；如按正理，也不

敢前来提亲。正是老秦把老杨想错了，觉得一个老实人家，女儿嫁过去，除了日子上受些苦，别的方面倒不会吃亏。一边对女儿说：

“你性子比我还急，这么大的事，几句话就定了，将来你不要后悔。”

一边叹息一声：

“我老秦自生下来，没这么被人别过马脚。”

事情就这么定了。卖豆腐的老杨，事情定过，还不知事情缘何而起。秦曼卿手给一绺头发对老杨说：

“大爷，你家要娶我，还得依我一句话。”

老杨擦着头上的汗：

“啥？”

秦曼卿：

“咱们今天就算定亲，四天后就得娶我，也赶腊月二十九。”

老秦知道女儿的用意，因她与李金龙的婚期，就定在腊月二十九。老杨却有些为难：

“东家，事情有些急呀，家里一点儿准备没有。”

老秦啐了老杨一口：

“让你准备，你还能准备啥？说是你家娶媳妇，还不得我替你兜着？”

卖豆腐的老杨欢天喜地，从秦家庄回到了杨家庄。别人家娶媳妇凭的是家产和人缘；老杨家娶媳妇凭的是几句话，虽没人缘，却有机缘。这结果不但老杨没想到，连赶大车的老马也没有想到。卖豆腐的老杨，心里还直感激老马。上次让杨百利进“延津新学”虽然踏了空，这次去老秦家求亲，老马又立了新功。回家与老婆和杨百业说了，老婆也欢天喜地，杨百业脸上倒有些不高兴。过去老杨不给他寻媳妇他牢骚满腹，现在老杨把媳妇给他张罗来了，他从另一面又有了不满。杨百业：

“我是一个囫囵人，凭啥给我找个缺耳垂的？”

老杨上去踢了他一脚：

“你是不缺耳垂，你缺心眼儿。”

杨百业是个窝囊孩子，记打不记吃，顺着他的性子，他会节外生枝；打他骂他，他倒没脾气。两个兄弟皆脱离老杨另谋出路，只有他还留在老杨身边做豆腐，就和窝囊有关。他又回头一想，如果不是有此茬口，自己的婚事还不知要拖到驴年马月；现在虽然少一只耳垂，睡觉的时候，马上能被窝不空，等媳妇到手，又马上能跟老杨分家。两头一算账，也就认可下来。

腊月二十九，杨家办喜事。腊月二十八是晴天，到了夜里，天上飘起小雪，一直到天明也没停。因这婚姻不同寻常，十里八乡的人，都冒雪来观看。好像不是来看婚事，而是来看新娘缺的那只耳垂；好像不是来看耳垂，而是来看由于这只耳垂，生出的一连串故事。新娘下轿时刻，人“呼啦”一下往前拥，杨家一堵土墙被拥翻了，雪地上，腾起一股尘烟；烟雾之中，一个老婆婆的腿，“咔嚓”一声被挤折了。哭喊打闹中，新娘秦曼卿下了花轿。过去老杨和杨百业去过老秦家卖豆腐，秦曼卿没来过杨家庄。在明清小说中，富贵女子下嫁，夫家虽破旧皆洁净，官人虽穷困皆聪明，虽然卖油打柴，但卖油打柴之前，皆是白面书生，会吟诗作画。秦曼卿下了花轿，站在条凳上往杨家举目一望，心里就凉了半截。杨家破旧倒也破旧，几间破房东倒西歪，院子里的地高低不平，雪落在土里，众人踏来踏去，成了一片泥泞；家里破旧秦曼卿料到了，这么脏乱没想到。接着新郎杨百业跑过来用红绸牵她，举手投足，又让她大失所望。过去杨百业去秦家卖豆腐，穿的是家常衣裳，看上去就是个憨厚；现在改了新郎装束，头戴借来的礼帽，身穿借来的长袍，胸前挽着红绸结，衣裳马上显得上下不合身，跑起来像个笨拙的猴子，看到秦曼卿时，张着嘴，露出一脸傻笑。啥叫傻笑？就是笑得不明不白。本来杨百业也没那么傻，也是被人山人海的阵势吓的，脸上的肉便僵在那里。场合一换，人就露出了原形。接着他张嘴说了一句话，秦曼卿彻底灰了心。杨百业看到秦曼卿脸色转阴，以为她嫌自己穷，悄声说了一句：

“你不要怕，我卖豆腐时，也背着爹攒着体己。”

秦曼卿叹一口气，便知生活和明清小说里不是一回事。但事到如今，主意全是自己拿的，想回头也已经

晚了，在乐器的吹打中，不禁流下泪来。不是伤悲嫁错了人家，而是伤悲不该读书。

老杨卖了一头驴，酒席摆了十六桌。十六桌酒席老杨家哪里摆得下？便借了邻居杨元庆家两间瓦房。杨元庆一开始不同意借房，老杨白送了他两方豆腐，他才同意了。整个婚礼办得还算热闹。与大户人家结亲，卖豆腐的老杨担心婚礼会出岔子，一时做不到的，秦家会挑礼；但婚礼没出什么岔子，秦家也没有挑礼。倒是婚礼结束，杨家出了岔子。杨家出岔子不是新郎杨百业又露出什么马脚，岔子出在杨百顺身上。

杨百顺自和杀猪师傅老曾闹翻之后，无个去处，只好先回到杨家庄。杨百顺已经学会杀猪，本来可以单挑另干；但在手艺行里，和师傅闹翻，忘恩负义的名声传出去，在这行就无法再混下去了。本来他还想去裴家庄投奔剃头的老裴，看他如今能否收留自己。但当初投靠老曾是老裴牵的线，如今事情办砸了，事情的头尾虽不像师傅说的那样，但个中情由，枝枝叶叶，如何再向老裴解释？也许越描越黑，不是自己的不是，也成了自己的不是。剃头的老裴也不好投靠了。他还想去尹家庄重新投奔做盐做碱的老尹，但做盐做碱分季节，只限于春、夏、秋三季，一到冬天，地就冻住了，无法刮盐土做盐，也只能等到明年开春再说。他还想去投靠一个东家种地，但东家招长工也在春天，冬天地里并无活计。别的门路他就想不起来了，别的可以投靠的人他也想不起来了。杨百顺在世上最烦的人是卖豆腐的老杨，最烦的事是做豆腐，现在丢盔撩甲，只好又回到老杨身边做豆腐。老杨看他丢盔撩甲回来，心里更加得意；这次得意，又不同于前一次得意，说起风凉话，不再嬉皮笑脸，转成正色：

“我做豆腐不缺人呀。”

但杨百顺在杨百业婚事上出岔子并不是因为他对老杨不满；或在外边丢盔撩甲，找个茬口撒气；或不满他哥杨百业结婚，要节外生枝；而是因为弟弟杨百利回来了。杨百利在新乡机务段当了大半年司炉，似换了一个人。首先是他的行头。过去他是个乡下孩子，现在成了机务段的司炉；司炉在火车上也就是往炉膛里添煤，一天一身煤末子，头不是头，脸不是脸；但他回乡参加哥哥的婚礼，也就脱下工服，买了身西装，打着领带，戴顶礼帽，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其实杨百利在火车上，司炉当得并不如意。不如意不是说活儿有多脏多重。活儿倒也脏也重，一个火车头拉十几节车厢，动力全靠杨百利一个人往炉膛里添煤；自上了火车，到火车进终点站，一刻也没消停过，一个班上下来，棉袄棉裤全是湿的，还不如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日日坐在日头底下发呆。这时就觉得上了机务段采买老万的当。活儿脏活儿重还不是关键，问题是一个火车头上三个人，一个司机，一个副司机，全是杨百利的师傅。正师傅叫老吴，副师傅叫老苏，两人说起话来，全不对杨百利的心思。不对心思不是说杨百利爱说话，爱“喷空”，两个师傅全是闷嘴葫芦；两人倒也爱说话，但话说起来，两人说的，跟杨百利说的，不是一回事。两人说起话皆是家长里短，张家的小舅子偷了姐夫家的东西，被抓住打折了腿；李家的公公扒灰了儿媳，没被儿子发现，被婆婆堵在了被窝里；或王家赵家为一条小狗，差点儿出了人命；皆不是杨百利“喷空”所需的内容。这些事都太实，杨百利的“喷空”要虚实结合，转折处要有想象力。人是在夜游，但游着游着，就钻出一个白胡子老头。但钻出白胡子老头的“喷空”，老吴老苏又不喜欢，觉得是“瞎白话”，他们就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发生在身边的张三李四的实事。但老吴老苏是师傅，杨百利是徒弟；火车头上是师傅的天地，他们聊天，徒弟插言他们不管，如转了话题或话题的方向，他们就急了。一趟火车开下来，或从新乡到北平，或从新乡到汉口，或从北平或汉口又回来，路上全是吴、苏二位师傅在说，杨百利除了往熊熊火光的炉膛里添煤，嘴一天天闲着。手闲着不会把人憋死，嘴闲着就把人憋死了。好不容易轮班倒休，杨百利便去机务段采买科找老万，想把憋了几天的话，在老万那里倾泻个干净；但老万是个采买，总往外边跑，十天有八天不在段里，杨百利十回有八回找不着他。来时带了一肚子话，走时还需带回去。憋着回去，与来时的憋着又有不同，好像越积越满，肚子马上就要爆炸了。这时更觉得到机务段当司炉是个错误，上了老万的当。这时想起弹三弦的瞎老贾给他算过命，说他为了一张嘴，天天要跑几百里，看如今这情形，倒让瞎老贾给算着了。但杨百利并没有离开机务段。没有离开机务段不是留恋在火车头上当司炉，而是妄想有一天，能从火车头上下来，到客车车厢去当茶房。茶房提个大茶壶，在车厢里走来走去，给旅客续水。续完水，扫扫地，也就待着了。而一列火车有十几节车厢，十几节车厢里有一千多个旅客；火车开往北平须一天一夜，开往汉口也须一天一夜；一天一夜中，一千多个旅客中，不愁寻不出个把能“喷”得来的人。但从司炉到茶房，等于换了工种，火车头和铁轨归机务段管，客车归车务段管；老万能把他弄到火车头上，却不能把他弄到客车上；别的说合的人一时半会儿还无找到，杨百利只好先在火车头上待着。杨百利觉得当司炉委屈了自己，但在哥哥杨百业的婚礼上，“司炉”二字，却派上了用场。如果老杨家成亲找的是门当户对的人家，来的宾客也就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镇上打铁的老李，刘家庄贩驴的老刘等。但现在亲家是老秦，老秦这边来人就不同了。镇上东家老范来了，冯班枣东家老冯来了，郭里洼东家老郭来了，城里绸缎庄“瑞林祥”的掌柜老金也来了……本来大家可来可不来，但知老秦要借这次结亲抖抖晦气，给缺耳垂的女儿长长脸面，皆推开手头的事来了。骡子轿车，雪地里站了一街筒子。杨家没见过这种阵势，杨家的朋友也没见过这种阵势。赶车贩驴者，平日说话嗓门都很大，现在皆缩头缩脑，无人敢出头陪娘家来的客人。酒席开始，打铁的老李，贩驴的老刘，皆藏在厨房不敢露面；赶大车的老马，平日派头挺大，现在吓得说了瞎话：

“家里那头马驹病了，孩子的婚事我也看到了，得赶紧赶回去。”

匆匆从巷子绕到村后溜了。这时杨百利就派上了用场。一个“司炉”，在机务段不算什么，在杨家就算有

头有脸的人了。十六桌酒席中，前八桌是秦家的客座，鸡鸭鱼肉齐全；后八桌是杨家的客座，每人一碗杂和菜。前八桌酒席中，又数第一桌最为要紧，坐着秦曼卿的两个哥哥，镇上东家老范，冯班枣东家老冯，郭里洼东家老郭，城里绸缎庄“瑞林祥”的掌柜老金等。众人皆往后退，杨百利便越过众人，上去陪了第一桌。杨百利虽然当个司炉不算什么，但也走南闯北大半年，见过些世面；他又会“喷空”，说话不怵场子，上了第一桌，竟纵横捭阖起来。也许是在火车头上憋屈得太久，他把杨百业的婚宴，当成了“喷空”和倾泻的天地。吃着喝着，酒席并不冷场，而且桌子上全是他在说，别人在听。戴着礼帽穿着西服“喷空”，又跟在延津铁冶场大门口穿着打铁的衣裳“喷空”不一样。“喷”的也不是延津之事，而是从新乡到北平，从新乡到汉口，又从北平和汉口回来，旅途上发生的种种趣闻。本来他在火车上只顾往炉膛里添煤，一天到晚皆是无趣，但杨百利是在“喷空”，无趣就变成了有趣。这天，火车开着开着，轧死一个过道的小媳妇；火车急刹车停住，眼看着从小媳妇身上，飞出一只红色的狐狸，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这人到底是谁呢？众人愣在那里，杨百利说，这人既不是人，也不是狐狸，是当年修铁路时，需要枕木，从东北伐了一批树，伐着了一棵仙树，这仙树是一女鬼变的，这女鬼便在每年伐树那一天，出来吓人。夜里开火车，车灯能照出五里远。火车开着开着，又眼见一个男人骑在车灯的光柱上，嘴里在喊：

“肝和肺我就不要了，把心还给我。”

这人却不是仙，是人，是邯郸一个打官司屈死的铜锅匠，在人间喊不得冤，到火车的灯柱上来喊。

秦家这边来的大户人家，也知一个机务段司炉的深浅，听杨百利在那里“喷空”，皆感到好笑。杨百利的“喷空”，适合牛国兴与机务段采买老万，不适合这些东家。说到火车灯柱上铜锅匠要心，众人皆觉得“喷”得有些张致。所谓“张致”，是句延津话，就是张过了极致，有些大发。众人没笑，倒是把城里绸缎庄掌柜老金带来的五岁的孙子给吓哭了。杨百利本来还要说铜锅匠冤死的案由，这案由和一般的冤死又有不同，精彩全在这里，但看孩子哭了，只好止住。一个酒席下来，杨百利并没“喷”痛快；但大家觉得已经“喷”得很张致了。但大家是在别人的婚宴上，不看僧面看佛面，听了也就听了，偶尔也附和笑两声，没人说什么；“喷”着吃着，一顿饭也就过去了。大户人家的掌柜虽是虚与委蛇，杨百利也觉得自己没“喷”痛快，但在杨百顺看来，杨百利果然不是过去的弟弟，甚至成了大户人家中的一员，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与弟弟相比，自己一年来只跟人学个杀猪，天天跟肠子、肚打交道；现在把师傅也得罪了，连杀猪也不得，回到家里，天天受卖豆腐的老杨的挤对。哥哥结婚，同是弟弟，杨百利上了第一桌陪客，自己不但上不了头一桌，卖豆腐的老杨，干脆连酒桌也不让他上，另外给他分配了一个差事，让他在杨元庆家的茅房给人垫土；即客人上了茅房，方便完，拴上裤带走出，他赶紧往茅坑里填一锨土，遮住雪上的秽物。这也是杨元庆借瓦房给老杨时，向老杨开出的条件，瓦房可以借给你摆酒席，但要保证厨房不乱，茅房不乱。两年前哥俩儿一块儿上老汪私塾时还平起平坐，两年后已有天壤之别。何以如此？杨百顺追根溯源，又想起当年上“延津新学”的事。如当初自己上了“延津新学”，现在戴礼帽穿西服的就是自己；正因为当初杨百利和老杨在抓阄时做了手脚，杨百利就走出了杨家庄，一直走到新乡、北平和汉口，自己如今沦落到投靠无门的地步。其实杨百顺也是涉及一点，不及其余，只想到上“延津新学”一段，倒把“延津新学”解散之后，杨百利挂上了牛国兴，又在延津铁冶场遇到了新乡机务段的老万的过程给忽略了。如果当初上“延津新学”的不是杨百利而是杨百顺，杨百顺不会“喷空”，未必能跟牛国兴成为好朋友，接着也未必能遇到老万，照样得回杨家庄。但气恼之中，杨百顺把不知道的过程全忽略了，现在计较的是结果。

婚宴结束，已是半下午；客人全部散去，已是晚上。晚上杨百顺越想越气，这时气不是气卖豆腐的老杨和当司炉的杨百利，又追根溯源，开始怨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本来他没想起怨恨老马，还是老马从婚宴上慌忙逃走之前，上了一趟茅房。上茅房本为屙屎撒尿，老马被秦家的阵势吓住，到了茅房，六神无主，把屙屎撒尿给忘了，但又不能白来，只好吐了一口痰；痰又无吐正，没吐到茅坑里，一大摊黏稠的浓痰，就吐在茅坑边；吐完，抬起头，看到等着垫茅坑的杨百顺，也熟视无睹。老马熟视无睹是心里有事，甚至没有认出等着垫茅坑的是谁，但杨百顺却觉得老马是故意的，本来没有屙屎撒尿的打算，故意把一口浓痰吐在茅坑旁，让杨百顺收拾。当时也就是一口痰，现在和“延津新学”和抓阄的事联系起来，痰就不是痰了。因为当初让杨百利进“延津新学”和抓阄做手脚，全是老马给老杨出的主意。自己与老马无冤无仇，老马为何要设圈套毒害自己？平时说一千句坏话无碍，关键时候说人一句坏话，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老马前边帮助杨百利当了司炉，现在又帮助杨百业娶了媳妇，独独对自己下了黑手，不是一个前世的冤家是什么？其实他也是冤枉了老马，老马给老杨出主意时，对老杨从无怀过好意，现在阴差阳错，被杨百顺当成了老杨的帮凶；或者与老杨和杨百利共同作案，系主犯。主犯或帮凶倒没有什么，作了案，又对苦主熟视无睹，甚至再吐下一口痰，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从早上到晚上，上茅房的客人不断，杨百顺只顾往茅坑里垫土，天黑下来还没有吃饭。待客人散完，杨百顺才离开茅房，一个人钻到厨房吃些东西。烦闷之中，又喝了几口婚宴上撤下来的烧酒。酒能浇愁，一会儿就喝大了。大了之后天旋地转，心头的火苗子也越烧越旺。由一口痰想开去，与老马有了不共戴天之仇。不喝酒杨百顺睡一觉也就过去了，喝了烧酒杨百顺决意要报这个仇。也是一时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杨百顺遂离开杨元庆家的厨房，回到自己家，钻到牛棚里，抄起自己的杀猪刀，要到马家庄去杀赶大车的老马。老马不除，还不知他今后会对自己下什么毒手；为了一口痰，老马应该付出自己的代价。

杨家庄离马家庄十三里。天一黑，雪越下越大，杨百顺冒着风雪，一步一个脚印往马家庄走去。杨百顺

自跟老曾学徒起，总共杀过三百多只鸡，八十多条狗，四十多头猪。杀鸡杀狗和杀猪，就是讨个生活，与哪一只鸡狗和猪都无冤无仇，一开始有些心怯，但时间长了，刀把子按下去，一个事情就结束了。这次杀老马与杀鸡杀狗和杀猪又有不同，虽然以前没有杀过人，但有满腔的仇恨在，心里对杀人倒一点儿不怯。一刀子下去，心头淤积的全部冤仇全都了结了。所以还没杀到老马，单是想一想，杨百顺就满腔痛快。别人喝醉酒脚下拌蒜，杨百顺喝醉酒走路，倒脚下生风。想着此时此刻，哥哥杨百业已入了洞房，和新娘成就了好事；弟弟杨百利不知又在找谁"喷空"，过年之后，仍去新乡机务段当司炉；卖豆腐的老杨与大户人家结了亲家，也许正在盘算今后该占更大的便宜；但明天一早，他们就会知道老马在世上没了。想着他们都惊在那里，杨百顺心里又是一阵畅快。原来杀老马并不是为了杀老马，而是为了杀给人看。他跟这些人，原来都有仇。醉着想着，不知不觉就到了马家庄村头。这时一股朔风吹来，杨百顺的酒涌了上来，忙下道到村头打谷场去吐酒。突然脚下一阵拌蒜，人跌倒在谷垛上。"哇哇"一阵吐，腹内轻松许多，头脑也清醒许多。起来身，擦擦嘴，发现一个孩子蹲在自己身边，把杨百顺吓了一跳。原来刚才自己踏在孩子身上。孩子一身雪，十二三岁，大眼睛，瘦得皮包骨头，腊月天，还穿着一身单衣，浑身打着哆嗦。杨百顺以为他是一个要饭的，快过年了，还无家可归，睡在村头谷草垛里。杨百顺还没说话，那孩子哆嗦着问：

"你谁呀，吓我一跳。"

杨百顺"哇哇"又吐了两口，说：

"别怕，我是杨家庄杀猪的小杨，从这路过。你叫啥？为啥睡在这儿？"

那孩子低头不说话。杨百顺又问，孩子掉下眼泪，说自己叫来喜，不是要饭的，就是马家庄的，爹是村里贩驴的老赵。一年前死了娘，爹又给他续了一个后娘，带来三个孩子。后娘本来对他不差，没打过他，也没骂过他，只是吃饭时不让吃饱。半年前来喜一时糊涂，偷了后娘一个镯子，拿到集上换烧饼吃。后来被后娘发觉了，后娘不告诉老赵，单等老赵出门贩驴时，夜里用大钉扎他的肚脐眼；后娘扎他，也不单为了镯子，是镯子的事传了出去，众人不怪来喜，反怪后娘虐待来喜，如平日让来喜吃饱，来喜也不会偷镯子，后娘怪来喜败坏了她的名声。老赵回来，来喜又不敢对老赵说，怕由大钉引出镯子，由镯子再引出别的事。往肚脐眼扎大钉，从此开了头；来喜犯了别的错，后娘也扎。所以老赵一出外贩驴，他就不敢在家里睡。年关前老赵又到口外贩驴，他就天天睡在村头打谷场上。有时后娘还到打谷场上找他，他还得防着后娘，在几个打谷场上轮着睡。刚才已经睡着了，被杨百顺踩醒，还以为是后娘来了，所以慌张。说着，掀开自己的单衣让杨百顺看。借着雪光，看到他肚脐周围，有十几个钉眼，有的结了痂，有的还在流脓。杨百顺看后，暂时忘了自己的烦恼，一声长叹：

"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

又问：

"你睡这儿不冷呀？"

来喜：

"叔，我不怕冷，我怕狼。"

这时杨百顺的酒彻底醒了。他想起当年自己因为丢了一只羊，夜里不敢回家，睡在杨家庄打谷场上，半夜碰到剃头的老裴。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家里出了变故，换了个娘，因为一个镯子，肚脐就被扎大钉，大过年的无家可归；同是后娘，来喜这个后娘，连杀猪师傅老曾娶的那个笑面虎都不如了。自己十八岁的人了，虽然受了些人的委屈，似还没到来喜的地步。杀了老马容易，自己接着如何？世上的事情，原来件件藏着委屈。杨百顺感叹一声：

"按说这事不该我管，可谁让我碰上了呢？"

接着说：

"走，我带你去个暖和的地方。"

扯起孩子的手，两人离开了马家庄。这时天更低了，雪越下越大，变成了鹅毛大雪。两人一高一低，冒着风雪，向镇上灯光处走去。这个来喜，也是无意之中，救了一个人的命。这个人是马家庄赶大车的，名字叫老马，赶大车时吹笙，睡觉前也吹笙。

九

杨百顺七十岁时想起来，他十九岁那年认识延津天主教牧师老詹，是件大事。认识老詹，他才来到县城。到了县城，他才结了婚。认识老詹之前，杨百顺在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当学徒。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见过老詹。老詹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老詹他叔就在中国传教，先在北平，后来去过福建，去过云南，去过西藏，五十六岁那年，从西藏回到内地，在河南开封落了脚，任开封天主教会会长。当时的开封教会，辖豫东豫北三十二县的天主教分会。老詹二十六岁那年，追随他叔来到中国，被开封教会分派到了延津。老詹的中国名字，就是他叔给起的。老詹来延津时，延津还无人信主，属开封教会的第三十三县。老詹来延津时二十六岁，高鼻梁，蓝眼睛，不会说中国话。转眼四十多年过去，老詹七十岁了，会说中国话，会说延津话，鼻子低了，眼睛也浑浊变黄了，背着手在街上走，从身后看过去，步伐走势，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区别。老詹个头比延津人高，一米九左右，说话之前先“吭吭”鼻子，但他并不适合传教。也许主的话他肚子里都有，但像杨百顺当年的私塾老师老汪一样，茶壶里煮饺子，有却倒不出来。他跟老汪的区别是，老汪倒不出孔子的话就跟学生急，老詹说不出主的旨意既不跟人急，也不跟自己急，说着说着乱了，或断了，鼻子“吭吭”一阵，再从头说起。一段话从头说几遍，主早让他说成了另外一个人。

四十多年前，老詹来延津传教时，老詹他叔还在开封天主教会当会长。延津是盐碱地，十年有九年闹灾荒，不是旱了，就是涝了，全县三十几万人，天天能吃饱饭的，仅有一万多人，延津人瘦，源头就在这里，吃饭吃个五成，就放下了筷子。主可怜见，他叔也是对侄子寄予厚望，便拨款在县城北街修了一座天主教堂。本欲修个小教堂，开封天主教会拨款买的砖瓦木料，够建两面十六扇窗户的房子，能容百十来人。老詹虽不适合传教，但适合盖房子，老詹他舅在意大利是个泥瓦匠，老詹从小在外婆家长大，耳濡目染，粗通建筑；砖瓦还是那些砖瓦，木料还是那些木料，但他把青砖用在了房子的西、北两面，东、南两面改为土墙；屋顶背阴面用瓦，朝阳一面苫草席和笆；木料不够，他自己又在延津买了二十多棵榆树，解成板子；十六扇窗户的房屋材料，让他盖成了三十二扇窗户的教堂。教堂盖起来，能容三百来人。四十多年过去，除了连下十天雨房子会漏，九天之内，教堂里的地都是干的。但能容三百来人的教堂，四十多年来，在延津基本空着。因老詹在延津传教四十多年，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人。前年延津新来一个县长叫小韩，要办“延津新学”，没有学堂，把老詹从教堂赶出来，天主教堂成了小韩的学堂，除了老詹跟现任的开封天主教会会长老雷有矛盾，有教义之争，不好告状，还和老詹在延津信徒不多有关。如天主教在延津人多势众，小韩哪里敢招惹老詹？虽然延津的天主教徒只有八个，但老詹并没有气馁，七十岁的人了，还一年四季，风里雨里，满延津跑着。杨百顺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有时会碰到下乡传教的老詹。杀猪者，传教者，不约而同到一个村庄去，就碰到了一起。这边杀完猪，那边传完教，双方共同在村头柳树下歇脚。杨百顺的师傅老曾抽旱烟，老詹也抽旱烟，两人抽着烟，老詹便动员老曾信主。老曾“  ”地磕着烟袋：

“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为啥信他呢？”

老詹“吭吭”着鼻子：

“信了他，你就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老曾：

“我本来就知道呀，我是一杀猪的，从曾家庄来，到各村去杀猪。”

老詹脸憋得通红，摇头叹息：

“话不是这么说。”

想想又点头：

“其实你说得也对。”

好像不是他要说服老曾，而是老曾说服了他。接着半晌不说话，与老曾干坐着。突然又说：

“你总不能说，你心里没忧愁。”

这话倒撞到了老曾心坎上。当时老曾正犯愁自个儿续弦不续弦，与两个儿子谁先谁后的事，便说：

“那倒是，凡人都有难处。”

老詹拍着巴掌：

“有忧愁不找主，你找谁呢？”

老曾：

“主能帮我做甚哩？”

老詹：

“主马上让你知道，你是个罪人。”

老曾立马急了：

“这叫啥话？面都没见过，咋知道错就在我哩？”

话不投机，两人又干坐着。老詹突然又说：

“主他爹也是个手艺人，是个木匠。”

老曾不耐烦地说：

“隔行如隔山，我不信木匠他儿。”

老詹与老曾说话时，杨百顺对老詹没怎么在意，倒是对老詹的徒弟小赵有些羡慕。小赵是本地人，二十多岁，他爹是个卖葱的。他每天的事由，就是骑一辆脚踏车，驮着老詹去各村传教。这辆自行车是法国造，“菲利浦”牌。过去老詹年轻时，由老詹骑着；几十年过去，老詹老了，背驼了，眼神也不济了，便招了一个徒弟，让他学会骑脚踏车，驮着老詹四处跑动。“叮铃铃”一阵车铃响，大家便知道老詹来了。老詹传教时，小赵并不搭腔，守着脚踏车栽嘴儿。有时小赵在车尾巴上绑一架子，架子上驮几捆葱，老詹传教时，他在村里卖葱，老詹也不管他。碰面多了，老詹传教杨百顺没有在意，但他爱琢磨小赵卖葱。小赵栽嘴儿或卖葱时，杨百顺也端详那脚踏车。一次大胆上去，抚了抚那车的羊角把，对小赵说：

“这玩意儿，不是好耍的，跑起来比马都快；换个生手，非弄个倒栽葱不可。”

杨百顺与小赵说脚踏车，并不是为了脚踏车，而是对小赵和师傅的松散关系，有些不解。师傅传教，徒弟不帮师傅打下手，却去卖葱，这叫啥事呢？相比之下，当时杨百顺和师傅、师母的关系，就显得太箍人了；别说当着师傅另搞一套，就是跟师傅搞的是同一套，杀猪单说杀猪，三根肠子，还得等着师母分配，杀一天猪，连个住处都没有。便想由脚踏车攀谈开，问一问小赵、师傅和主的关系，这关系小赵又是如何调理的。谁知小赵并不与他攀谈，仅说到脚踏车，就把他挡了回去，将他的手从脚踏车上推开，带搭不理地说：

“汗手，别污了电光。”

师傅老曾认为一个杀猪的和一个传教的可以平起平坐，但到了徒弟这里，就显出高低之分了。以后双方再碰面，杨百顺也赌气不理小赵。

杨百顺那次杀老马未遂之后，并没再回杨家庄。虽然手上没有杀人，但在杨百顺心里，已经将老马杀过一遍。不但杀过老马，连同老马的同谋——卖豆腐的老杨、司炉杨百利，在心里也一并杀了。在生活中，他要杀的是老马；但在心里，头一个杀的是老杨。在家里磨豆腐，天天碰到老杨，先杀为净。平日与老杨没话，杀之前也没话，老杨正在家里枣树下转圈，被他一杠子闷死了；接着是司炉杨百利，杨百利嘴爱说话，夜里正在机务段睡觉，被他一刀将头割了下来，从此再不能“喷空”；最后才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最可憎的人，放到最后，老马肚子里花花肠子多，两人迎面走来，杨百顺一刮刀上去，剖开他的肚子，花花绿绿的肠子，流了一地。杀人之地，是不能再回去了。这和头一回离家出走不一样；头一回出走还有些赌气，这回心里是彻底凉了。但出走容易，接着往何处去，杨百顺比上一回出走还为难。在延津之地，几经波折，杨百顺已想不起可投奔之人。虽然只得罪了几个人，但好像把全延津都得罪了；虽然与几个人不对付，但好像跟全延津都不对付。要想找到出路，看来得离开延津。与来喜分手的第二天，杨百顺冒着漫天大雪，来到延津渡口，想从这里渡过黄河，到开封去打零工。可开封他从前没去过，到开封之后，从何处入手，能否立住脚，还不得而知；只是觉得那里地方大，人多，肯定门路就多，比乡下好存身。来到延津渡，因为雪大，摆渡的老叶已撑船回家了。欲往回走，突然想起自己已无家可归，便信步走到在渡口开饭铺的老阮家避雪。掀开半条铺盖截成的门帘，进了饭铺，看到已有三个客人在地上向火。其中一个是蒋家庄染坊的管家老顾，另外两个是染坊的学徒。杨百顺不认识老顾，但其中一个徒弟叫小宋，是杨百顺在老汪私塾的同学，两人便相认了。老顾长个方头，年前带着两个徒弟去汲县收货，所谓货，也就是些布匹和纺线，运回蒋家庄染坊去染；从汲县回来，遇到风雪，蒋家庄在黄河对岸，过不了河，也来老阮的饭铺避雪。大家向了一会儿火，老顾看杨百顺脸生，没理杨百顺，

杨百顺也没敢跟老顾搭讪。小宋见管家老顾不搭理杨百顺，也没敢跟杨百顺多说话。一个上午，都是他们三人在说染坊的事，杨百顺在听。说着听着，大家共同盼着雪停。谁知雪越下越大，到了半下午，天就黑了。几个人只好歇宿到老阮的饭铺里。夜里杨百顺和小宋睡到一起，两人才悄声说起各自的近况。小宋自老汪私塾分别之后，一直在蒋家庄染坊染布，没换过地方。小宋说：

“染布就染布吧，换生不如守熟。”

杨百顺就对小宋有些羡慕，干一件事，能在一个地方待牢。小宋问起杨百顺，杨百顺长叹一声，从“延津新学”讲起，到跟老曾学杀猪，到哥哥结婚，到如今投靠无门，欲渡黄河去开封谋个差事；两年来倒换了几个窝，一次也没守熟，没守熟并不是自己不想守熟，而是事情总出岔子；如今开封又不熟，心里没底。枝枝叶叶，来龙去脉，给小宋讲了。不讲还好些，一讲又心烦起来。小宋到底是同学，听完杨百顺的话，拍了一下手：

“巧了，掌柜家染坊正缺一个烧火的，不知你愿不愿意去。”

杨百顺心中一喜：

“我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哪里还提得上愿意不愿意？能在近边烧火，总比去脸生面不熟的开封强。”

小宋：

“这你就说对了，大地方的人都欺生。”

又说：

“那我明天跟老顾说说，看他要不要你。”

杨百顺：

“我看老顾脸沉，怕是不好通融。”

又说：

“能去最好，你也有个伴。”

说完又觉得不妥，忙又说：

“我不是说你得有伴，是我需要跟一个人。这两年混下来，我觉得我一个人混不成。”

小宋倒安慰他：

“还有几十年呢，也不能这么说。”

第二天早起，雪停了，太阳出来了。小宋果真给管家老顾说了杨百顺这个人，这两年的风风雨雨，眼下投国无门，求老顾收下他，让他烧火。老顾听后，别的没说啥，只是说：

“他两年换了不少地方，到哪儿都跟人闹别扭，怕不是个老实人吧？”

又说：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咱家掌柜的你也知道，不怕人笨，就怕人不老实；到时候他闯了祸，我可吃罪不起。”

但等老顾走出饭铺，发现昨天堆在饭铺外棚子里的几十包布匹和纺线，已被杨百顺一个人一包一包扛到了渡口。原来他们睡觉时，杨百顺五更就起床了，替他们扛包。经过两年的风风雨雨，杨百顺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一包布匹和纺线，足有百十斤重。摆渡的老叶这时也撑船过来了，杨百顺又将一包一包的货，撅着屁股往船上扛。雪地里，扛出一身汗，哈气从头上冒出来，周身像蒸笼一样。小宋指着远处的杨百顺对老顾说：

“看。”

老顾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看啥？他不扛包，说明他老实；他一扛包，证明我没看错，这孩子有心眼，我不敢要。”

待走到船边，杨百顺已将货扛完。半截棉袄都被汗打湿了。老顾三人上船，如果这时杨百顺跟老顾搭讪，杨百顺的大包就白扛了；但杨百顺见到老顾之后，并无表功的意思，看老顾没收留他的意思，也没说啥，本来可以跟他们同乘一条船，到黄河对面，现在也不乘了，跳下船，向小宋招手。他这一跳船，一招手，老顾心动了，觉得他是个憨厚孩子，便向他招手：

“小子，上来吧，去染坊让俺家掌柜看一看。他收你，是你的福气；不收你，你也埋怨不着我。”

杨百顺又跳上船，几个人渡过黄河，一同去了蒋家庄。

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叫“鸿源泰”，支着八口大染锅，皆一丈见圆，日夜用劈柴烧着。锅里的颜色分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八种。一匹白布或一挂白线扔到黑锅里，煮上两个时辰，捞出来，就成了皂布或黑线；一匹白布或一挂白线扔到其他染锅里，煮上两个时辰，捞出来，成了红布、橙布、黄布、绿布、青布、蓝布或紫布，红线、橙线、黄线、绿线、青线、蓝线或紫线。延津方圆百里，就两个染坊，蒋家庄老蒋家是其中之一。一个染坊，雇了十来个伙计。老蒋五十多岁，早年是个茶商，来往于延津和江浙一带；碰到合适的茬口，也去其他省份卖茶。后来年纪大了，跑不动了，用贩茶赚的钱，开了个染坊。老蒋干瘦，长个鹰钩鼻子；年轻时贩茶爱说话，从延津到江浙的茶商，都知道有个爱说话的鹰钩鼻老蒋。但老蒋过了五十岁之后，突然不爱说话了；但说话像抽烟一样，不是说戒就戒的，十个有八个做不到，但老蒋说戒就戒，而且戒得有些大发，一天也不说一句话，遇事爱想，一下又让人不习惯。譬如在染坊，一句平常话，他得想半天；虽然想了半天，放到嘴里说出来，还是一句平常话。别人认为是平常话，但老蒋经过了想，认为这话就不平常了；如果你还按平常话去办，老蒋就急了。杨百顺到蒋家之后，老蒋看了他一眼，低下头想。小宋在旁边帮杨百顺说话：

“掌柜的，也就烧个火，他是个老实孩子。”

老蒋又盯小宋看，接着低头想；想了半天，也没说什么，挥挥手，让老顾把杨百顺留下。

但杨百顺留下之后，管家老顾并没让杨百顺烧火，而是把过去挑水的老艾调过去烧火，让杨百顺顶老艾挑水的位置。杨百顺也就改为挑水。在染坊，挑水不算个手艺，但杨百顺想，烧火也不算手艺，初来乍到，能挑上水就不错了。担挑了十天水，杨百顺才知道挑水的厉害。因这个挑水不是伙房的挑水，而是染坊的挑水。老蒋家有八口大染锅，相应就有八个砖砌的大水池，因布、线染过要漂，漂过才能搭在杠子上晾干。八个池子皆两丈见方，漂布的水三天一换，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八个大池子轮流倒腾，每天需六百多挑水。水井倒也不远，就在院外槐树下，但将六百多挑水用辘轳从深井里摇出来，再挑过去，就需些气力和时辰。杨百顺每天鸡叫起床，夜里三星出来收工；但三天有两天，池子里的水还是倒换不及。这时就觉得挑水不如烧火。这时才知道管家老顾的厉害，收是收了他，但要给他个下马威。漂布的水换不及，会使整个染坊窝工。还没等管家老顾说他，掌柜老蒋就急了。掌柜老蒋急起来倒不骂人，也不打人，而是看到哪个池子里的水颜色深了，就盯着哪个池子看；然后把杨百顺叫过来，又盯着杨百顺看。杨百顺自上了工，老蒋没跟他说过一句话，遇到事情就是个看。看后也不说话，低下头自个儿想。一个人在你眼前想你，比挨打受骂还叫人心里发毛。杨百顺慌忙挑起水桶，再到井上摇水。这时想起过去跟师傅老曾的杀猪时光，虽然受了些委屈，但跟现在挑水比，还是轻闲许多。有时师徒两人走着走着，还在大柳树下歇脚，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但老曾管吃不管住，每天还要跑三十里；染坊倒是有住的地方。但一个月过去，杨百顺挑水就上了路。上路不是说要多挑水，而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八个池子，换水也有学问。三个颜色浅的池子，橙、黄、蓝，水要三天一换，不能偷懒；其余五个颜色深的池子，五天一换也显不出来。过去八个池子皆三天一换，故忙不过来，耽误了橙、黄、蓝三个池子；现在摸着了门道，换起水来就游刃有余。老蒋看着池子也不想了，杨百顺也比以前轻松许多。

转眼冬去春来。在蒋家待得时间长了，杨百顺对染坊十几个人全熟了。不熟觉得染坊就是个染坊，熟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染坊不光是染布，染布之外，还有许多事情。十三个伙计，分五个来路：五个是延津人，三个是开封人，两个是山东人，一个内蒙古人，还有两个南方浙江人，是过去老蒋贩茶时认识的。十三个人在一起，又来路不同，相互之间有说得着的，有说不着的；以说得着说不着论，分六个团伙。杨百顺一开始认为同一个来路的会是一伙，但时间长了发现，同来的往往有隔阂，过去相互不认识的，处着处着倒能成为朋友。如杨百顺的同学小宋是延津人，他就跟其他几个延津人合不来，和一个内蒙古人搅在一起。内蒙古人叫塔拉思汗，是个大胖子，右耳朵上扎了个耳朵眼，吊着一小盏琉璃灯笼，人叫他“老塔”。这个老塔心眼倒不坏，但欺生。杨百顺刚来时，挑水不入路，掌柜老蒋也就是个看和想，他却用眼睛剜杨百顺，嘴里还用蒙语嘟囔着什么。杨百顺虽然听不懂蒙语，但知道不是好话。杨百顺与他合不来，久而久之，捎带和同学小宋的关系也疏远了。还有，管家老顾对掌柜老蒋也不是真心。说起来他们还是亲戚，虽然年龄大小差不多，但按照辈分，老顾是老蒋的远房姨父。但老蒋在老顾是一个样子，老蒋不在老顾又是一个样子。老蒋不在时，伙计们浪费染料，浪费劈柴，偷吃东西，或偷奸耍滑，老顾皆不管。该管的他不管，不该管的，如伙计们之间传闲话，他又喜欢掺和。别人传闲话也就是个闲话，他在传话的过程中，爱把一件事说成八件事。大家表面上把他当做管家，背地里无一个人不恨他。看着大家在一起染布，一起吃饭，其实各人揣着各人的心思。更有甚者，掌柜老蒋有两个老婆，大老婆五十多岁，小老婆二十多岁。杨百顺听小宋说，大伙计顺利，那个山东人，麻秆腿，自称武二郎者，跟

二十多岁的小师母还有一腿。这哪里是武二郎？分明是西门庆。这事情全染坊的人都知道，唯有掌柜老蒋不知道。杨百顺听后，既替老蒋着急，又有些不解：老蒋天天在那里想事，怎么就想不到这一层呢？又听说老蒋年轻时爱说话，五十岁突然不爱说话，想来不会无缘无故，定有原委藏身其中。这些年杨百顺经历过许多事，知道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老蒋不爱说话，原委又藏在哪一层哪一道弯呢？一个染坊，千头万绪，让杨百顺替蒋家和老蒋想得脑仁疼。过去跟老曾杀猪，加上师娘，共三个人，杨百顺已觉得关系复杂；换了个染坊，本想清静，谁知更不得清静。但正是因为经过许多事，杨百顺长了心眼，最大的心眼是，他不招惹是非；染坊虽然人多事杂，杨百顺牢记一条，跟哪一个人都不远不近，包括同学小宋，也无来时说的“做伴”和亲密。杨百顺自成一派，希冀保住自己挑水的位置，再走一步看一步，将来能学上染布。

但到了这年秋天，杨百顺的饭碗还是没有保住。饭碗丢了不是因为得罪了老蒋，或是跟哪一个人产生了是非，而是因为一只猴子。掌柜老蒋看、想之余，有两大嗜好。一是不喜欢白天，喜欢夜晚。染坊白天在煮布煮线，他大都在睡觉；晚上染坊开始晾布晾线，他从卧房走了出来。染坊白天不晾布晾线，白天有日头，怕把布、线晒花了，晾布晾线都在晚上；这时八个大水池四周点起十六盏牛油灯，灯芯像草绳一样粗，“突突”冒着黑烟。布和线沾上水都死重，伙计们脱光膀子，从池子两边往晾杠上拽布拉线。一个晚上要晾几百匹布，几百捆线，青一匹，红一匹，蓝一匹，紫一匹；青一捆，红一捆，蓝一捆，紫一捆。伙计们“哼唷”、“哼唷”，一个时辰下来，就通身流汗。手里有共同的活儿在干，大家倒把闲时的闲话和不对付给忘记了。老蒋走过来，也不说话，就是个看。这时的看和平时的看又有不同。平时的看有具体对象，或是一个人，或是一件事，这个人把这件事办错了，他盯着人看；现在众人在劳作，是一个场面，故他不盯具体的人，盯的是一个整体，一个场面，然后低下头自己想。或众人从水池里拽布拉线，他在水池边背着手走来走去，边走还想。这时明显是把热闹的场面给忘记了，只是把热闹的场面当做一个背景，想的已经是与场面无关的事。天天一天到晚在想，到底想个啥呢？杨百顺又不得而知。老蒋的第二个嗜好，是不喜欢跟人交往，却喜欢养猴子。这一点倒对杨百顺的脾气，杨百顺也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不过同是不喜，两人又有不同。杨百顺不喜欢跟人打交道是吃过人的亏，对人有些发憷；老蒋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能看出干脆是厌烦人，才喜欢猴子。老蒋养了一只猴子，名字叫金锁。杨百顺刚来蒋家时，只顾挑水，眼睛顾不上四周；半个月下来，活计终于熟络了，才发现染坊院内枣树下，一直蹲着一只猴子。这枣树是棵老枣树，根上开裂了，但枝上仍下力，一树的枣结得密，压弯了枝头。杨百顺听说，这只猴子，已经跟老蒋待了八年；跟老蒋跟的，性子也像老蒋，白天一直在树下打瞌睡栽嘴儿，到了晚上，眼睛才开始活泛，腿脚也开始活泛，一下蹿到墙头上，抢人的草帽戴，“叽叽”叫着，向人招手。有时还蹿到枣树上，将身子吊在树枝上晃，能晃下一地大枣。阴历七月，枣还青着呢。如果换成人这么胡闹，老蒋马上会急，盯着人看；现在是猴子，他倒摇头笑了，还弯腰到地上捡青枣吃。这年延津雨水大，一入秋，遍地是老鼠。染坊最怕老鼠，老鼠爱嚼线和布，还爱偷吃染料。管家老顾到集上买了几十包老鼠药，分撒到染坊的房顶屋下。几天下来，毒死五六十只老鼠。但老蒋的猴子金锁一时调皮，中午时分大家也没在意，金锁把仓房屋顶的一包老鼠药当成了红糖，尝一尝味道也甜，吃了下去，当天夜里就被毒死了。老顾知道闯了大祸。老蒋盯着死去的金锁看，又盯着老顾看，然后低下头想。老顾被看想得筛了糠，这时不敢论亲戚，论着主仆说：

“掌柜的，我赔你一只吧。”

老蒋又盯老顾看，又想。想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它已经死了，怎么赔？再赔就是别的猴子了。”

接着不理老顾，自己又到集上买了一只猴子，取名银锁。老蒋买这个银锁，是从五只猴子中挑出来的。其他四只猴子，都是银锁的兄弟姐妹。看到银锁容貌忠厚，不似金锁那么调皮，才选中了它。金锁就是因为调皮，才吃了老鼠药。但买回来发现，这只猴子貌似忠厚，性子却很躁。也许是刚离开兄弟姐妹，换了一个新地方，白天黑夜嘴里不停，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向人比画说着什么。如果猴子只是夜里闹，老蒋不怕；白天也闹，让老蒋睡觉不安心，老蒋觉得有必要熬熬它的性子。熬它的性子也很简单，老蒋像对人一样，不打它，也不骂它，自己也不睡了，就坐在它的对面看它，然后低下头想。果然这猴像人一样，不知老蒋的路数，一下被老蒋看毛了，也想毛了。杨百顺白天挑着水，一趟趟走来过去，看老蒋在枣树下看想猴子，不禁笑了。果然看想治百病，十天之后，银锁就被老蒋看想成了金锁，白天开始在枣树下打瞌睡栽嘴儿，到了晚上才活泛。但老蒋没有大意，喂熟一只猴子，得一年光景，又怕它再吃老鼠药，所以白天晚上，一直用一根铁链子锁着它，拴到枣树上。过去金锁在的时候，杨百顺初来乍到，对染坊不熟，没敢招惹金锁；金锁换成了银锁，与银锁比，杨百顺成了染坊的老人，银锁成了初来乍到，看到银锁，杨百顺就像看到初来乍到的自己，对银锁倒感到亲切。挑水挑上两个时辰，到枣树下歇息的时候，他开始凑上去摸银锁的头。如果是白天，银锁正在打瞌睡，睁开眼睛翻杨百顺一眼，又昏沉睡去；如果是晚上，银锁精神了，杨百顺摸它的头，它也用手摸杨百顺的头，两人对视一笑。这时杨百顺觉得一个银锁，倒是自己在染坊的知己。与它结成一伙，倒不会招惹是非。当然杨百顺招惹银锁，都是趁掌柜老蒋不在的时候；老蒋在，杨百顺挑着水从枣树下穿过，目不斜视，好像跟银锁不认识；老蒋不在的时候，他才放下水桶，上去跟银锁打招呼。自银锁来了之后，杨百顺感到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人在担着水，心里一直想着银锁。

这年阴历八月初五，天上又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雨停了。但雨后初晴，天气闷热。杨百顺挑了一上午水，身上的褂子裤子全湿透了。吃过午饭再挑，挑到半下午，全身又湿透了，便停下来就着水桶喝水。喝完水，发现掌柜老蒋还在屋里睡觉，便蹑手蹑脚来到枣树下。银锁仍在树上拴着，也低头栽嘴儿，睡出一头汗。杨百顺轻轻拍它的头，让它醒来。过去白天与银锁打招呼，银锁睁开眼看杨百顺一眼，又低头睡去；今天杨百顺将它拍醒，它愣了愣神，没有接着睡，而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远处的水桶，杨百顺便知道它渴了。杨百顺提过半桶水来，银锁扒着桶沿“咕咚”、“咕咚”喝了好一阵。喝完擦擦嘴，又用爪子给杨百顺擦汗。杨百顺问它：

“热吧？”

银锁没有听懂，愣在那里。杨百顺指指枣树上的枣：

“想不想吃枣呀？”

这时枣已经红了，在绿叶中映着。银锁看到实物，听懂了杨百顺的话，点点头。杨百顺弯腰就要上树：

“等着，我给你够俩去。”

银锁点点头。突然又扒杨百顺的肩，指指自己，又指指枣树，嘴里“叽叽”叫着。杨百顺听懂了，它是想自己上树够枣吃。杨百顺也是一时大意，真把银锁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也忘记猴不比狗，一年时间才能喂熟它。看着老蒋不在，便自作主张将树上的铁链子解开了。他哪里知道，银锁并不是他想的银锁，待铁链子一解开，银锁就凶相毕露，原来多少天的变成金锁都是装的，它没有上树够枣，而是伸手给了杨百顺一巴掌。杨百顺没有防备，一屁股蹲到地上。手一摸脸，五道大血印子。杨百顺回过神来，扑上去要抓银锁，银锁拖着铁链子，早已蹿上枣树，跳上房顶。待杨百顺爬上房顶，银锁早已由房顶跳到墙头，在几个院落间飞檐走壁，越过院墙，向村外跑去。等杨百顺追到村头，村外是茂密的高粱地，银锁早已经蹿进高粱地，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找不到银锁，杨百顺也没敢再回老蒋家。不回老蒋家不是怕自己放跑了银锁要赔猴子，他估计老蒋不会让他赔猴子，既不会打他，也不会骂他，仍会像当初自己挑水不及，或银锁刚来时熬银锁的性子一样，面对面看他，然后低下头想。一想到这看想，杨百顺便怕起来。上回金锁被毒死时，老蒋看老顾和想老顾，老顾事后病了三天。何况杨百顺又与老顾不同，不同不是说老顾是个管家，杨百顺只是个徒弟，而是两只猴子一死一逃，缘故不同。金锁死是误吃了老鼠药，老顾只负连带责任；而银锁是杨百顺亲手放跑的，责任全在他一个人身上。挨打受骂赔猴子他倒不怕，想起被老蒋当面想的场面，他不寒而栗。猴子接二连三地出岔子，还不知老蒋要想多长时间呢。上回老顾有连带责任就被老蒋想病了，自己亲手放跑猴子，非让老蒋想死不可。把人想死本是戏文里说的话，说的是男女之间见不了面；谁知一个老蒋，能把人当面想死。为了不让人想死，杨百顺再一次有家难回，有国难投，一个人顺着大路，漫无目的地走着。自到老蒋的染坊，一转眼大半年过去，现在突然不辞而别，倒对染坊有些留恋和伤感。当初自己能到老蒋的染坊来，还多亏同学小宋帮忙；虽然后来跟小宋疏远了，现在自己突然跑了，小宋肯定会跟着吃挂落，不知是老顾骂他，还是老蒋想他，又感到有些对不住小宋。接着又怪自己，不但人看不清楚，连个猴子都看不清楚；正因为把银锁当成了知己，才落得个如此下场。真是深渊有底，猴心难测啊。走着想着，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杨百顺就再次碰到了天主教牧师老詹和他的徒弟小赵。

八月初五这天，小赵用“菲利浦”牌脚踏车载着老詹到距县城八十里的魏家庄去传教。魏家庄在延津的最北边，属偏远村落，但老詹并没有放过。去的时候倒顺利，到魏家庄传教也很顺利，老詹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虽然说了半天，魏家庄还是无人信主，但老詹已经习惯了。小赵倒在魏家庄卖了五捆葱。下午回县城的时候，起初也很顺利，两人还边走边聊天，说今年雨水偏大，说不定秋季又要遭灾。小赵说涝就涝吧，栽葱不怕涝；老詹说这都是延津人几十年不服教化，让主发了怒。说着走着，到了五十里铺。五十里铺有一个大上坡，小赵用力蹬脚踏车，“咔嚓”一声，脚踏车突然断了前轴，把老詹和小赵摔了个嘴啃泥。这辆“菲利浦”脚踏车已用了三十多年，出些毛病也属正常。如果是轮胎爆了，或是链子断了，老詹和小赵都会修理，随身带着皮垫、胶、铁丝、锤子和气筒子呢。轴断了，只能回到县城换轴。轴一断，脚踏车不但无法骑了，也无法推了，五十里铺离县城还有五十里，小赵只好扛上脚踏车，老詹步行，师徒两个往县城赶。天气闷热，走了十里路，小赵已累得通身流汗。比小赵还累的是老詹，毕竟快七十的人了，走着走着不但累，还困，牵着小赵的衣襟，一边走一边栽嘴儿；一栽嘴儿脚步就趔趄，比平常又多走出一半的冤枉路。这时两人不聊天了。又往前走了十里，小赵负着重物还能走，老詹一屁股坐到路边，再走不动了。这时从岔路口急急忙忙走来杨百顺。杨百顺一方面担心老蒋发现猴子和杨百顺丢了之后，会派人从后边追他追猴，另一方面天快黑了，担心野地里有狼，便有些慌不择路和只顾赶路。本来他以前见过老詹和小赵，还摸过小赵的脚踏车，现在对他们视而不见。倒是小赵喘着气在路边喊他：

“那谁，你站住！”

杨百顺吓了一跳，以为是老蒋派人在堵他，僵在路中间。等认出是老詹和小赵，才回过神来。小赵：

“慌里慌张，你做啥哩？”

杨百顺一方面还在慌神，另一方面真不知道自己要去做啥，说话便有些结巴：

“不做啥。”

小赵盯他看半天：

“既然不做啥，给你个差事你干不干？”

杨百顺：

“啥？”

小赵指着瘫到地上的老詹：

“把老头背到县城，给你五十钱。”

原来跟染坊和猴无关，杨百顺才放下心来。接着看地上的老詹，开始在心里盘算。一方面自己正不知干啥，也无处可投；另一方面背一人到县城，能挣五十钱，一个烧饼五个钱，五十钱能买十个烧饼，自己的包袱细软，都落在了老蒋的染坊，正身无分文；何况三人同行，不担心夜里会碰上狼。左右想过，觉得还划算，于是点了点头。

但等背起老詹，杨百顺又觉得上了当。老詹虽然快七十了，但他个头高，一米九左右；个高，分量就重，一个老头，竟快二百斤了。杨百顺背着他走了一里路，通身就出了汗。原来这五十钱也不是好挣的。好在自己在老蒋家挑过大半年水，把肩膀练了出来，于是走三里一歇，走三里一歇，三人结伴往县城赶。有人背着不用走路，老詹渐渐又精神了。一精神想起自己的职业，便在杨百顺背上与杨百顺拉话：

“那谁，你叫个啥？”

杨百顺：

“杨百顺。”

老詹：

“哪村的？”

杨百顺：

“杨家庄。”

老詹：

“好像见过你。”

杨百顺：

“我过去杀过猪，师傅叫老曾。”

老詹恍然大悟：

“老曾我认识。老曾呢？”

杨百顺：

“我现在不杀猪了，学染布。”

老詹也没追究其中的原委，开始切入正题：

“晓得我吗？”

杨百顺：

“全县人都晓得，你让人信主。”

老詹大感欣慰，几十年的教没有白传。又用手拍杨百顺的肩：

“你想信主吗？”

老詹这话问人问过千万遍，千万遍的回答都是：“不想。”久而久之，老詹见人只是这么一问，往往不等别人回答，他已经提前自问自答：“你想信主吗，不想吧？”但令老詹没想到的是，杨百顺脱口而出：

“想。”

杨百顺说完没有什么，老詹倒大吃一惊，好像不是他问杨百顺，而是杨百顺在问他。他不禁反问：

“为啥？”

杨百顺：

“我原来杀猪时，听你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

老詹拍了一下大腿：

“主想引导众生的，主要就是这个；前两个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倒还在其次。”

杨百顺：

“我信了主，你能给我找个事由吗？”

老詹这时才明白，两人话说得一样，意思不一样，老詹愣在那里：

“你不是在染坊吗？为啥还找事由呢？”

杨百顺绕过染坊，指了指身边的小赵：

“我想像他一样，信了主，每天骑车，卖葱。”

他一说这话，老詹还没反应过来，小赵立马急了。小赵急并不是说杨百顺要抢他的饭碗，而是他竟用信主，来哄骗老詹；用信主，来哄骗事由。但他不说这个，指着杨百顺的脸，冷笑一声：

“他信啥呀，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没说；看他脸上的血道子，不是跟人打架了，或杀了人，从哪儿逃出来的吧？”

杨百顺争辩：

“你胡说，我没跟人打架，也没杀人，就是不想染布。路上碰到一兔子，想抓兔子，被兔子蹬的。”

老詹趴在杨百顺背上，“吭吭”着鼻子，从侧面看了看杨百顺的脸。看后，觉得也不像杀人的痕迹。老詹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七十岁了，只发展了八个信徒，近些年没碰到一个合适的；现在路途中无意中遇到一个，虽然两人话同意不同，但回答信主那么干脆，四十多年还属少见。就冲这一点，是个可塑的坯子也料不定。正是因为话同意不同，主才引导大家呢。便有意把杨百顺发展成延津信主的第九人。但他说：

“咱先不说事由，你要信主，能让我给你改个名字吗？”

这倒是杨百顺没有想到的。杨百顺：

“改成啥呢？”

老詹想了想：

“你姓杨，就叫杨摩西吧，这可是个好名字。”

老詹想把杨百顺的名字改成杨摩西，也是图个吉利；想借这个名字，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能把深渊中的延津人，带出苦海；想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把天主教在延津发扬光大。但杨百顺没觉得“杨摩西”这个名字好听，但改了名字，或许就有了事由；找着事由就叫杨摩西，找不着事由，自己再

把名字改回来；改不改的，不过一个名字，自己从来不叫，都是别人在叫；过去叫杨百顺，倒百事不顺，倒干脆利落地说：

“改名我倒不怕，那个杨百顺，我已经当够了。”

虽然两人初衷不一样，但杨百顺这话，倒跟老詹的意思八九不离十。老詹大为欣慰，“吭吭”着鼻子：

“阿门，就冲这句话，要割断自己，你已经接近主了。从现在起，你就叫杨摩西吧。”

暮色中，小赵噘着嘴，老詹和杨摩西聊着天，三人一块儿往县城赶去。

十

杨摩西信主之后，并没有像小赵那样骑脚踏车、卖葱，另外去了延津县城北街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这事由倒是牧师老詹给找的。但破竹子不对杨摩西的心思。不对心思不是杨摩西跟竹子有仇，或那边有小赵骑脚踏车卖葱比着，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是做了老詹的徒弟之后，发现师傅老詹，和过去杀猪时见过的老詹，好像是两个人。过去他对做老詹的徒弟很羡慕，一个小赵，整天骑着脚踏车，师傅传教，他可以卖葱，觉得他们师徒关系松散，有些向往；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关系不是松散，而是太松散了，或者说，小赵根本不是老詹的徒弟，只是老詹雇的一个脚力。小赵既不信主，平时又不跟老詹在一起，他平时就是跟他爹卖葱；老詹下乡传教时，自己骑不动脚踏车，才雇小赵骑车，骑一天车二百钱，一把一结，与小赵卖葱的收入差不多，小赵才帮他骑车；老詹在村里传教时，小赵可以捎带卖葱；跟信不信主倒没关系。或许，正是因为他们关系松散，杨摩西做了老詹的徒弟，想骑车卖葱，才有空子可钻，才好顶小赵的窝子；但杨摩西新来乍到，不会骑脚踏车，无顶窝的本事，也就谈不上顶窝了。不会骑脚踏车可以学，当初小赵也不会骑脚踏车，骑脚踏车还是老詹教的。但当初老詹六十来岁，还不算老，有这工夫，为教小赵骑车，整整花了一个月工夫，车被摔伤好几处；现在七十岁了，光阴过一天少一天，急着传教，手里只有这一辆脚踏车，就无空闲让杨摩西学骑车，每天下乡传教，还得用小赵。传教是在白天，本来夜里也可以学。但这辆“菲利浦”脚踏车已骑了三十多年，小心骑着还常出毛病，让人拿去学车，恐怕杨摩西还没学会骑车，车早就成了一堆零件。老詹首先就不赞成杨摩西学骑车。杨摩西倒也不是非要骑车，而是觉得一个外人整天来骑车，正经的徒弟反到外边破竹子，弄得师不师徒不徒的，看着不像。倒是小赵见杨摩西动骑车的心思，老詹找他骑车时，他还给老詹甩脸子：

“今儿就算了吧，腿疼。你也找找别人。”

老詹反要给小赵赔笑脸：

“看在主的分上，没看今年秋季又遭灾了吗？”

当初杨摩西信主是和事由连在一起，才改了名字，现在一切不像原来想的，杨摩西本可以不信主，辞了事由，再把名字改回去。但事情虽然别扭，可离开老詹，再去找别的事由，一下又难了；到延津县城北街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还是老詹托了人情，费了不少周折，才把他弄进去的。杨摩西在县城两眼一摸黑，一时又找不到别的出路，也只好暂时边信主，边破竹子。原来他还想着，信主就彻底信主，跟老詹就彻底跟老詹，像和尚尼姑入庙进庵一样，每天念过经吃饭，不用再干别的，图个清闲；没想到老詹像喊丧的罗长礼一样，单靠一个喊丧或传教，养不起一个徒弟。

老詹的教堂自前年被县长小韩拿去，改为学堂之后，县政府一直没还回来。按说县长小韩因为一个爱讲话，饭碗被省长老费砸了，已卷包回了唐山，“延津新学”也解散了，教堂该物归原主；但小韩走后，新来了一个县长叫老史。老史是福建人，和省长老费是同乡。小韩被撤之后，延津县长由谁来当，本该由新乡的专员老耿做主；但因为小韩是被省长老费撤的，遴选接替者，老耿就不敢自专，便请示了省长老费。老费倒也举贤不避亲，就推荐了他的同乡老史。老史过去在老费身边当科长。老费撤小韩时严肃，推荐老史时也严肃。正因为两面都严肃，倒让老耿佩服他，人家该当省长。老史到延津上任之后，与小韩大为不同，不爱讲话，不办学堂；性格与省长老费相像，一天说不了十句话。虽然他自己不爱说话，却喜欢听别人说话，这是他和省长老费的区别。但他不喜欢听人在日子里说，喜欢这个人扮成另一个人，在舞台的戏文里说。一台戏演下来两三个钟头，两三个钟头人“呜里哇啦”都在说；说不过瘾，还唱。老史来延津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延津引进了一个戏班子。过去延津人饭还吃不饱，听的都是过路戏，自己养不起戏班子；或者戏班子在延津待着，养不活自己。老史来了，由县财政出钱，养了一个戏班子。县财政本也拮据，老史到任之后，见财政亏空，不声不响，先在全县的商号明察暗访。明察没察出什么，暗访半个月，访出三家商号，盐商老焦，木材商老沈，烟馆老邝，或不法经营，或买空卖空，或偷漏税金，老史二话没说，将老焦、老沈和老邝下了大狱，三人家产充了公，县财政一下由瘦子变成了胖子。全县百姓看到老史下车伊始，就惩治不法商人，倒都拍手称快。延津的商风，也因此大为好转。老史接着便请大家看戏。延津本属河南，大家爱听的戏是河南梆子；但老史是福建人，不爱听河南梆子。大家以为他该听闽剧，可他又不喜欢闽剧；还是他年轻时在苏州上学堂时，偶尔喜欢上当地一个剧种叫“锡剧”，于是千里迢迢，从江苏引进来一个锡剧班子。有了戏班子，就得有个剧场，老史便把过去的“延津新学”，改装成一个戏院。锡剧刚开始上演的时候，听者就老史和他的身边人；“咿咿呀呀”的唱腔，延津人听着像猫叫；三百人的教堂，显得空空荡荡。但老史处变不惊，天天来戏院听。久而久之，延津人也跟着老史听出些门道，“咿咿呀呀”的锡剧，倒比河南梆子要细致许多。所以直到现在，河南的腹地延津，却流行外省的锡剧，源头就在这里。老史爱听戏不同于小韩爱讲话和爱办学，这里不涉及救国救民，顶多跟当年的另一位县长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是一种个人嗜好，所以从省长老徐到专员老耿，大家倒相安无事。当初小韩把老詹赶出教堂的时候，老詹在县城西关寻到一座破庙，当做临时的教堂。破庙已被一个和尚丢弃多年，好在老詹懂建筑，又手脚勤快，修缮一番，下雨倒也不漏。小韩倒台的时候，老詹高兴过一阵子，以为教堂马上要还给自己；谁知来了个老史，又要在里面唱戏。

老詹去找老史，说明来龙去脉，让他还回教堂。老史倒很温和，笑着说：

“物归原主，天经地义。可这个教堂，我是从小韩手上接的，我的原主是小韩。你要教堂我不管，但你不该找我，该去找小韩。”

可小韩已经不是县长，回了唐山，找他还有啥用？老詹急了，说政府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对教会强取豪夺。老史笑眯眯止住他，突然换成正色：

“詹先生，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小韩干的是对的。嘛叫强取豪夺？这里是中国的土地，你来之前，这里并没有教堂；如果说有强取豪夺，恰恰是你詹先生，不但夺了我们的土地，还想蛊惑人心。詹先生，有句话我说到头里，传教我不反对，但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要挟政府。如果井水不犯河水，咱们相安无事；如果你借教会要挟政府，我这个人倒不信邪，就信圣人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管它是嘛教，有多大势力，绝不能让它胡作非为，我立马在延津取缔它。我这么做，倒与个人无关，纯粹为了一方水土的平安。”

又笑眯眯地说：

“詹先生，你是个明白人，传教就好好传教，为嘛非要干政呢？”

老詹哭笑不得，他要的是自己的房子，怎么成了干政？何况，老史占教堂本为唱戏，和“政”也八竿子打不着。老詹这才知道，这个新来的老史，比走了的小韩还难缠。不跟他要教堂，老詹还能在延津传教；再跟他要教堂，怕是连自己也要卷包走人。老史惩治不法商人，老詹也看到了，老詹只好不再提教堂的事，在破庙里继续住下去。老詹传的是天主教，住的却是和尚的破庙，每天出来进去，又让老詹感叹。更让老詹叹息的是，开封天主教会，也一直与他作对。自老詹的叔叔死了之后，开封天主教会的会长换成了老雷，老雷与老詹在教义上有分歧；加上老詹四十年过去，只在延津发展了八个信徒，老雷早想将延津分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还是看老詹七十多岁了，动了恻隐之心，才没有撵老詹走，但给延津天主教会拨的经费，一年少似一年，意思是让它自生自灭。这些经费只够养活老詹一个人，杨摩西信主和改名，老詹只能给他提供一个住处；杨摩西的生计，还得靠杨摩西自个儿解决。过去跟师傅老曾杀猪时，老曾管吃不管住；现在跟了老詹，老詹管住不管吃。过去跟老曾时，见过传教的老詹，当时对他也没在意；谁知一年之后，自己又成了老詹的徒弟。一年也就是转眼的光景，杨摩西想起来却恍若隔世。杨摩西叹息一声，只好去了竹业社。

竹业社的掌柜叫老鲁。老鲁是个破锣嗓子，破锣嗓子说话声音都大；平常一句话，老鲁喊着说，喊着说并不是为了强调这话的重要，而是为了强调这话说过。句句强调，倒分不出个话语高下。老詹推荐杨摩西来破竹子时，老鲁并不愿收杨摩西。不愿收杨摩西不是老鲁对杨摩西有啥看法，而是老鲁问杨摩西话时，杨摩西答错了一句话。头天晚上，老詹已与老鲁说妥，让他的徒弟到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第二天一早，老詹去乡下传教，杨摩西到竹业社上工。老鲁本来对招一个学徒没有在意，但进一个生人，掌柜的总要照例问上两句。老鲁边吸烟，边问杨摩西是哪里人，过去在哪里干过，都干过些啥。老鲁问者无意，杨摩西答者有心。因过去有过染坊老顾招工的经历，一说自己换地方多，容易让人生疑，便长了个心眼，瞒下卖过豆腐与杀过猪两节不说，单拣近处的，说之前在蒋家庄老蒋的染坊干过，因脚手一沾染料起疹子，只好离开染坊。如杨摩西说他过去做过豆腐或杀过猪都无碍；过去换过多少地方也无碍，老鲁不是老顾；恰恰杨摩西说他跟过蒋家庄染坊老蒋，让老鲁生了气。因老鲁办竹业社之前，和蒋家庄的老蒋一样，也是个茶贩子，后来年岁大了，跑不动了，便用贩茶赚的钱，开了个竹业社。他在贩茶时，和鹰钩鼻老蒋认识；那时老蒋还爱说话，说起话来，两人有些不对脾气。两人都是延津人，按说无论到江浙一带贩茶，或是到山西内蒙古一带卖茶，本该相互帮衬着；但因为话说不到一起，加上同行是冤家，两人倒走得挺远。最后不贩茶了，一个开了染坊，一个开了竹业社，就证明两人志趣不同。现听说杨摩西跟过老蒋，马上说自己竹业社不缺人，将杨摩西赶了出去；全不知杨摩西因为一只猴子，与老蒋也不敢见面。杨摩西被老鲁赶出去，还不知道自己被赶的原因。杨摩西回到老詹的破庙里，不明不白待了一天；晚上老詹从乡下传教回来，才知老鲁变了卦。老詹撇下杨摩西，又去县城北街竹业社找老鲁，问了半天，才知是老鲁对老蒋的仇气，报到了杨摩西头上。老詹吸着烟说：

“老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主说：要宽恕你的仇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他徒弟出卖的。主事先知道，也没有跑。”

但老鲁不是主，对老蒋和杨摩西，一个也不宽恕。但他不说老蒋和杨摩西，说老詹的主：

“死到临头了还不跑，脑袋有毛病呀？”

老詹又在主跑与不跑的问题上，给老鲁说了半天。老詹也不是非让杨摩西破竹子，才死缠着老鲁。而是因为延津人皆不信主，无人有事求老詹，都是老詹求人信主；老詹虽在延津熟人多，但不求人办事是熟人，一求人办事人就生了；熟人之中，老詹还数与老鲁好；离开老鲁，一时也给杨摩西找不下别的事由；找不下事由事小，因找不下事由，自己发展第九个信徒的计划再落空了，事情就大了。把主抬出来，见老鲁仍不转意，他突然想起贾家庄的瞎老贾。瞎老贾是老鲁的表哥，会弹三弦，会给人看相算

命，当初老汪的私塾解散之后，杨摩西的弟弟杨百利曾投奔过瞎老贾，被瞎老贾赶了出去。老鲁本不喜欢这位表哥，既不喜欢他的三弦，也不喜欢他的算命，说：

“一个瞎子，算得过，他咋不算算他自己？”

但牧师老詹去贾家庄传教，自认识瞎老贾，却与瞎老贾说得着。老詹喜欢瞎老贾并不喜欢他的算命，每个人的命运都在上帝手里握着，何用算？但喜欢他弹的三弦。四十多年前，老詹从意大利刚来时，听不懂中国话，也不喜中国的戏曲和乐器；四十多年过去，老詹会说延津话，但对中国的戏曲仍是不喜，唯一个瞎老贾弹的三弦，中了老詹的心怀。老詹去别的村庄布道，布完道就走；在贾家庄布完道，还要去找瞎老贾，听一回他弹的三弦。瞎老贾本来架子很大，不是谁让他弹曲儿，他就弹曲儿；但看老詹是个外国人，也喜欢自己的三弦，有些自得，便给老詹弹上两曲儿。瞎老贾会弹喜曲儿，如《打雁》、《算粮》、《张连卖布》、《刘大嘴娶亲》等；也会弹悲曲，如《李二姐上坟》、《六月雪》、《孟姜女》、《塞上泪》等。听喜曲儿老詹不以为然，听后摇头一笑；听悲歌一曲，听罢李二姐、窦娥、孟姜女、王昭君这些苦人儿的满腹冤屈，往往头垂到胸前，感叹一声：

“这曲儿里说的苦，就是主要救的呀。”

又拍着桌子正色说：

“这就是主存在的理由！”

接着感叹瞎老贾弹出了主的心。又摇头感叹，一个能懂主的心的人，为啥还不信主呢？便想让瞎老贾信主。没想到瞎老贾说：

“既然我都知道他的心了，为啥还信他呢？”

老詹倒愣在那里，只好作罢。老詹与竹业社掌柜老鲁，也认识了三十多年。老鲁贩茶时，老詹就想发展老鲁信主。老鲁说：

“忙得过，你要能让主来帮我贩茶，我就信他。”

后来不贩茶了，开了竹业社，老詹又劝他，他改成：

“你要能让主来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

几十年来，与主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虽然老鲁不信主，但看老詹老实憨厚，四十多年只发展八个信徒，还锲而不舍，天天跑着，又有些佩服他；延津就找不出这么执意的人，不管干啥事，十个有九个半，当时见不着利，就望风跑了；倒与老詹成了朋友。老鲁与人喝酒，谈到老詹，常说：

“老詹是让主害了，他要不传教，干些别的，哪怕是贩茶叶，也早发了，用不着住破庙。”

当然说的是另外一回事了。老詹见老鲁执意不收杨摩西，知道除了老鲁与染坊的老蒋有隙之外，也是自己和主的面子不够；这时想起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瞎老贾既与自己是好朋友，又是老鲁的表兄；老鲁不买自己和主的账，该买瞎老贾的账，便说：

“我要说不下这事，就去贾家庄找老贾，让他来给你说。”

老詹以为瞎老贾是老鲁的表哥，比自己和主在老鲁面前有面子；全不知道老鲁讨厌瞎老贾，面子还不如老詹。老詹又说：

“当初让你信主，你说主能帮你破竹子，你就信；现在主不能来，派他的信徒来了，你为何不收呢？”

正是因为老鲁讨厌瞎老贾，怕老詹真把他搬来，与自己啰嗦；又觉得老詹后一段话，信主和破竹子之间，又说得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哭笑不得；为了与瞎老贾和老詹都不啰嗦，便苦笑一下，又收下杨摩西。老詹和主没办成的事，没出面的瞎老贾却办成了。杨摩西也是无意之中，沾了瞎老贾的光。

自此，杨摩西白天在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晚上到老詹的破庙里睡觉。白天破竹子并不难，过去杨摩西杀过猪，动过刀子；二者刀法虽然不同，但都跟刀有关系，很快就悟出了门道。但到了晚上睡觉，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不是老詹的破庙睡不得觉，老詹的破庙四处透风，正因为透风，伏天不热，正好歇息；而是杨摩西破完一天竹子回来，老詹从乡下传教也正好回来，又要用晚上的时间给杨摩西讲经。别人学门手艺只有一个师傅，杨摩西为了找一个事由，一个人被劈成了两半，白天一个师傅，晚上一个师傅。白天在竹业社破了一天竹子，身子已很乏；晚上再听老詹讲经，容易打瞌睡；听了半夜经，早上爬起来再去竹业社，破竹子时也犯困。这时才知道，信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前一个月杨摩西还能坚持，一个月后，就感到一身不能二任。杨摩西自生下来，没这么缺过觉。晚上听经打瞌睡老詹倒有耐心，等他醒

来再接着讲；白天破竹子打瞌睡，掌柜老鲁就急了。因为一打瞌睡，竹子就破残了。破残一根竹子老鲁倒不怎么心疼，但因为破残竹子，耽误了老鲁别的好事，老鲁就急了。老鲁虽然不喜欢瞎老贾的三弦，但喜欢高门大嗓的晋剧。老鲁本是延津人，按说喜欢戏，也该喜欢河南梆子，但他和新任县长老史一样，不喜欢河南梆子，喜欢外地戏。老鲁当年去内蒙古卖砖茶，常常从山西路过，听些晋剧。一开始他并不喜欢听戏，不但不喜欢河南梆子，也不喜欢晋剧。但听着听着，晋剧唱起来，可着嗓门往外吼，不吼到破锣嗓子，不算唱到兴处；到了兴处，破着嗓子又像钢丝一样，往上拐一个弯和挑一个高。不是破锣嗓子与自己有些相仿，老鲁才喜欢；而是到了兴处，又拐个弯和挑个高，不知撞到了老鲁心里的哪一块，这一块过去没发现，现在发现了，从此落下病根。但他与老史不同的是，老史喜欢外地的锡剧，可以从江苏引进一个戏班子；老鲁喜欢晋剧是白喜欢，一个竹业社的掌柜，养不起一个戏班子，唱晋剧的山西人，从来不到延津来，就是来了，除了老鲁，也没别人听。县长老史天天能看锡剧，心头不憋得慌；老鲁常年看不了晋剧，心里憋过了劲儿，只好在脑子里，走过去听过的戏。如《苏三起解》，如《大祭桩》，如《天波楼》，如《凤仪亭》，还有《杀宫》等。老鲁走戏没有固定时间，兴致来了，马上就走。有时一边在店铺看徒弟们破竹子，一边在脑子里走戏。但他对戏文只想不唱，戏在脑子里走，他随着戏在那里摇头晃脑和挤眉弄眼。知道的，知他脑子里锣鼓喧天；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个神经病。就像杨百利在延津铁冶场看大门时，在脑子里走“喷空”一样。但走戏与“喷空”又有不同，“喷空”讲张致，有影没影的事，自个儿往上生编；走戏不能编，要记住戏里的词，唱戏就讲不能错词。看似凭空编一个“空”难，其实记别人的话也难；或者说，记别人的话更难。加上老鲁已经五十多了，记性大不如从前。有时摇头晃脑、唉声叹气是入了戏，戏走得正酣；有时唉声叹气是想不起词，戏停在了那里，自个儿在生自个儿的气。杨摩西第一次看老鲁在那里走戏，以为他犯了癫痫疯，吓了一跳；后来知道是走戏，笑了。但他只知道老鲁唉声叹气是在走戏，不知道唉声叹气还有分别。有时看着笑着，打了瞌睡，便把竹子破残了。把竹子破残会有岔音；一出岔音，老鲁脑子里的戏就停了，或刚想起的词，又忘了。不管是停戏，或是忘词，老鲁从戏里出来，抄起残竹就摔杨摩西的头；但他不骂杨摩西破坏他走戏，也不骂破残了竹子，操着破锣嗓子喊：

“妈拉个逼，看你这败坏人的样子，就像老蒋！”

蒋家庄染坊的老蒋，无意之中也跟着吃了杨摩西的挂落。残竹摔到头上，杨摩西倒一下醒了。醒来之后，环顾四周，突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这天下午，老詹收到意大利一封来信。四十多年过去，老詹的外婆、父母都相继去世，与他通信的是他妹妹。老詹的妹妹，是世界上唯一崇拜老詹的人。老詹在延津没有亲人，一个叔叔过去在开封，十五年前也死了；叔叔死之前，叔侄相见，也是叔叔在教诲他，他只有听的份；几十年间，能说心里话的，也就是个妹妹。可妹妹远在意大利，两人说话只能靠通信。老詹与妹妹通信通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间，老詹在写给妹妹的信里，不知都说过些什么，大概是说自己在延津如何传教，延津的教堂如何雄伟，天主教在延津如何从无到有，四十多年过去，已发展到十几万人。因为在老詹的妹妹看来，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牧师，从古至今，无出老詹其右者，老詹是詹家的骄傲，也是意大利的骄傲。如果老詹的妹妹知道老詹的真实情况，又会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老詹的妹妹这次在信里说，她一个孙子八岁了，昨天刚受洗礼；孙子听说舅姥爷在遥远的中国传教，成绩斐然，对舅姥爷十分佩服。也不知老詹的妹妹，又对她孙子说了什么。过去给老詹写信，就是妹妹一个人；这次在信的末尾，这孙子也用意大利文歪歪扭扭写了几句话：舅姥爷，虽然我没有见过你，但我想起你，就想起了摩西。大概是说摩西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老詹领着中国人走出了苦海。老詹自传教以来，还没得过这么高的评价；信读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激动起来，晚上给杨摩西讲经，声音就格外高亢嘹亮。但杨摩西这天在竹业社又挨了老鲁的打，情绪有些低落；老詹刚开始讲经，他就昏昏欲睡。但这天老詹忽略了杨摩西，自顾自地在那里讲，从一主、一信、一洗、一神讲起，一直讲到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重在将心志改换一新。这些经过去都分段讲过，像这么一气呵成地讲下来，老詹还是头一回。虽然讲着讲着乱了，或断了，老詹“吭吭”着鼻子，从头再讲。从天擦黑，一直讲到五更鸡叫。老詹认为这是自己自传教以来，讲经讲得最好的一次。四十多年间，似这样透彻淋漓者，也就三五回。但杨摩西一句也没听全，觉得这是自听经以来，老詹最啰嗦的一晚。经讲罢，老詹还红光满面，杨摩西头一挨枕头，天就亮了。天亮又得赶紧爬起来去竹业社破竹子。待坐到杌子上，头沉得像碾盘。梦中破竹，破一竿残一竿。这天老鲁脑子里又在走戏，而且走的是一部大戏，叫《伍子胥》。伍子胥是个楚国人，一辈子打打杀杀，皆为报仇：为报父仇，逃亡他乡，多年后，率别国的军队灭了自己的故土；哪知在新的国度，又为奸臣所害，被君王杀了；临死之前，伍子胥让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楼子上，要看另一个故土灭亡。这戏有些啰嗦，但这天老鲁走戏走得格外地顺；过去不敢走《伍子胥》，走两步一断，走两步一断；但老鲁昨晚上喝了两口酒，夜里睡得踏实，早上起来，头脑格外清醒；一开始走《伍子胥》也是试试，不行就换戏；没想到一试走成了，过去忘词的地方，今天竟接上了，老鲁突然觉得自己青春焕发。但老鲁刚入戏，杨摩西就把竹子破残了；残竹的岔音，就将《伍子胥》打断了。因今日走得顺利，老鲁顾不上跟杨摩西计较，不顾残竹接着往前走。但刚又入戏，残竹的岔音又响了。伍子胥如丧家之犬逃往他乡，还没逃到韶关，杨摩西破残了十一竿竹子。这时老鲁睁开眼睛，顾不上伍子胥，转身去了后院。等他回来，腋下夹着杨摩西的包袱；包袱里装着杨摩西一些衣物零碎；因老詹的破庙里白天没人，老詹要下乡传教，杨摩西怕把包袱丢了，便把自己的细软，寄放在竹业社；老鲁没看残竹，也没看杨摩西，直接将包袱扔到了大街上，然后闭着眼睛用破锣嗓子喊：

“那谁，我操你八辈祖宗，还不给我滚！”

杨摩西还在梦中，就丢了饭碗。丢了饭碗的杨摩西，只好背起包袱，去破庙里找老詹。杨摩西认为这次丢饭碗不怪自己，全是老詹昨夜讲经闹的。既然是老詹闹的，就想让老詹再给他找个事由。老鲁那里，他也待腻了。但老詹看杨摩西背着包袱回来，一方面他给人找事由的能力也有限，上次为了让杨摩西进竹业社，他就跟老鲁费了不少口舌，一时三刻，给杨摩西再找不着别的事由；同时两个月过去，他对杨摩西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一到听经就打瞌睡，打一次两次可以原谅，天天这么没精打采，就不是打瞌睡的问题了，也许杨摩西和主并无机缘。意大利八岁的小外甥都知道主和老詹的重要，说老詹像摩西，眼前这个摩西快二十的人了，昨天晚上自己讲经讲得那么高亢嘹亮，他还熟视无睹，这样的人哪里还能救药？他也知道杨摩西白天在竹业社破竹子身子有些疲倦，但主把自己的身子都钉在了十字架上，用他的血唤醒世人，再苦再累，能苦过主吗？老詹七十岁的人了，白天同样没闲着，要下乡传教，晚上还要给他讲经；一个是讲，一个是听，再苦能苦过老詹吗？老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也许把杨摩西当成他要寻找的第九个信主的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一个人信主的动机可以不追究，就像杨摩西当初信主，是为了一个事由；但有了事由之后，还不把主和老詹放在心上，老詹就有了上当受骗的感觉。被人骗倒没有什么，老詹也不是没被人骗过；但年岁不饶人呀，老詹年轻时骗老詹他还有补救的机会，现在七十岁的人了，骗的就不是老詹，而是老詹替主传教的时间。整整两个月，花了老詹多少个夜晚，杨摩西还油盐不浸，老詹便对杨摩西的处境有些懒意，不愿再替他张罗什么。同时也想让杨摩西自己出门碰壁，磨练一下他的意志，说不定有一天浪子回头也料不定。主也是讲磨练和考验人的。但杨摩西哪里是经得起磨练和考验的人。经不起磨练和考验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心志，而是和老詹一样，没这个时间。一天不张罗生计，一天就没有饭吃；饿着肚子，哪里还有闲心信主？老詹不愿管他，他也就离开了老詹。

自与老詹分手，杨摩西开始在延津县城四处打零工。他也想过重去开封，但现在去开封，和当初想去开封又不同：没经过老蒋的染坊和老鲁的竹业社，杨摩西还有胆量去外地；经过这些波折，对去外地的前景，心里更加打鼓，只好先在延津县城待着，看将来有无别的机会。一开始在延津货栈扛大包，工钱倒一把一结；但扛了半个月，货栈老断货源，养不住人，便离开了货栈，开始重操染坊的旧业，沿街给各个店铺挑水。有人家让他挑水，他就饱一顿；没人家让他挑水，他就饥一顿。夜里仍睡到货栈的货棚里。与前些日子相比，除了有时肚子挨饿，身子倒自由了；夜里不用再听经，也能睡个安稳觉。睡安稳之后，夜里倒是睡不着了。货栈对面有段家一个酱铺，有时杨摩西半夜爬起来，看对面酱铺门前挂的灯笼。灯笼上写着两个字，一个是“段”字，一个是“酱”字；风一刮，这“段”字和“酱”字，便在风中飘。本来不跟老詹和主了，杨摩西可以把名字再改回来，重叫杨百顺；但杨摩西一个挑水的，名字到底叫啥，无人认真，别人不认真，光自己认真有啥用？当初老詹给他改名时还有些郑重，现在想把名字改回去，就郑重不起来了；延津县城的人只知道他叫杨摩西，“摩西，给挑缸水！”他也没法挨个解释，自己不叫杨摩西了，本名叫个杨百顺。又想起《圣经》里说的，摩西当年领着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没想到事到如今，却沦落到延津挑水，杨摩西倒“扑哧”笑了。这样饥一顿饱一顿，转眼就到了年底。

每年到年底，延津县城要闹一次社火。说是年底，其实是转年的元宵节，但大家还是习惯说年底。县城东街有个打兔的叫老冯，既上山用火铳打兔，也到十字街头卖熏好的兔肉。老冯是个豁嘴，除了打兔卖熏兔，最喜热闹。每年年底城里闹社火，都归他张罗，是城里社火会的会首。每年一到年底，老冯便集结一百多人，踩着高跷，穿着彩衣，用油彩涂着脸，敲锣打鼓，从城里穿过。平时大家从事五行八作，现在每个人都改做另外一个人：或是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个人，如共工、勾龙、蚩尤、祝融、文王、纣王、妲己等；或是生活中没影的人，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嫦娥、阎王、小鬼等；或是戏里的生、净、旦、末、丑，只装扮一个大概，不具体要求他是谁。社火一般要闹七天，从阴历十三，直闹到阴历二十。这年阴历元宵节，老冯又领着社火队大闹县城。但今年又与往年不同，前些年延津的县长是老胡，老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管做木匠，对每年的社火不闻不问。后来县长换成了小韩，小韩虽然只做过大半年县长，就被省长老费撤了职，但他做县长跨年头，也赶上过元宵节。但小韩只爱有秩序地讲话，他讲，众人听；对这种群魔乱舞的场面，只觉得是一个乱。好好的街道，被社火队弄得尘土飞扬。元宵节舞社火时，小韩站在街上看了一眼，用手帕捂着鼻子说：

“何谓群氓？指的就是这个。”

更觉得办学的必要。而新任县长老史，对社火的看法，却与老胡、小韩不同。不同不是喜欢这种乱，而是乱与乱又有不同。生活中他反对乱，但一个人扮成另一个人在街上舞，他觉得这不叫乱，恰恰是静。他喜欢舞台上的人连说带唱，原因也在这里。社火又与一出戏不同，戏中只有几个人在变，现在一百多人都比画着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就不是静不静的事了；如全民都变成另外一个人，不再坚持原来的那个，从此就天下大治了。从阴历十三起，老史就让人把太师椅搬到津河桥上，身披狐皮大衣，居高临下，看万民舞社火。戏院也就是老詹的教堂本也唱着锡剧，但老史撇下锡剧，专门来看社火。社火队看县长也来观看，社火舞起来，架势又与往年不同。每天一大早，天刚麻麻亮，锣鼓就敲响了，社火队围着津河在舞，围观的人成山成海；到了晚上，河边挤掉的鞋，能拾三箩筐。正月还是寒冬，硬是让老冯的社火队舞成了春天。围观的人跟着社火跑出一头汗，老史在津河桥上干坐着，一坐一天，不觉得冷，也不觉得饿，中午也不回县政府打盹，就吃随从送的几个热包子。但社火舞到第三天，出了事故。事故说起来也不大，一个社火队的主角，扮阎罗的杂货铺掌柜老邓病了。老邓的杂货铺叫“大魁商号”，老邓

的女儿叫邓秀芝，小名叫二妞；去年她说错一句话，把一只耳垂说成耳朵，硬是把同学秦曼卿和李金龙的婚姻拆散了，秦曼卿后来嫁给了杨摩西的哥哥杨百业。老邓昨天晚上身子还好好的，今天早起肚子突然疼起来，疼得在床上打滚。原以为是虫子闹的，请来中医老褚，老褚按了按老邓的肚子，说不是蛔虫闹的，是几根肠子绞在了一起，世上不怕别的，就怕相同的东西绞在一起；麻烦麻烦，就是相同的麻搅在了一起；开剂药吃下去，要么将肠子捋顺了，要么就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了。老邓登时疼昏过去，邓家的人“呜啦”一下哭了。等社火队上了街，会首老冯才闻知老邓的消息，一下把老冯急蒙了。老冯急蒙不是着急老邓的死活，而是社火队里少了一个阎罗，社火就耍不开了。本来社火队有一百多人，少一个阎罗不算什么。但老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一百多人一百多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无法替代，每一个角色也不可或缺，突然一个角色没了，链条就断了。譬如没了阎罗，小鬼就不成立了，闹社火之中，阎罗还要审判小鬼呢；按此推论，把阴间的人都拿下去，阳间的人就没有依托；阴间阳间的人都没了，单靠传说和戏文中的人，哪里撑得起这个世界？于是他止住锣鼓点，开始急如星火地寻找新的阎罗。但急手现抓，哪里找得来？找了蔑匠老王，找了鞋匠老赵，找了做醋的老李，找了卖鸭梨的老马，不是本人脚手不利索，上不得台面，就是像卷包回唐山的小韩一样，厌烦这种热闹，或是怕凑热闹耽误自己的生意。找阎罗找了半个上午，社火队还没有开耍，把老冯急出一头汗。把老冯急出一头汗没啥，县长老史不明就里，在桥上也等急了。派人问清缘由，又派人告诉老冯：

“既然找不着阎罗，还是先舞起来要紧，别让这么多人干等着。”

又说：

“也可以边舞边找嘛。”

县长说可以边舞边找，老冯却认为先舞这一段，无法向人交代，也无法向自己交代。他先放下阎罗不找，亲自到桥上，向老史说明其中的利害，老史倒被他说笑了：

“我一辈子性慢，性急了一次，又急错了。”

又说：

“还是照你老冯说的办，万事不能凑合，一凑合就乱了套。那就找，那就干等着。”

老冯又下桥焦急地找。找了打铁的老蔺，厨子老魏，也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人；让他们看热闹行，一说让他们上场子，他们竟转头跑了。越是着急，越无抓挠处。正无抓挠处，老冯从焦急等待看社火的人海里，突然发现人缝里的杨摩西。杨摩西看社火老不开耍，正张头探脑，往人海里瞅人。老冯看他头、身、腿、脚还合适，太阳已经快晌午了，也是退而求其次，一把将杨摩西从人群里揪出来，问他愿不愿扮阎罗。杨摩西本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当年他崇拜的对象就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罗长礼就是一个能支撑大场面的人，其呼风唤雨的能力，不比张罗社火的老冯差；村里舞社火时，杨摩西也参加过；只是这几年杨摩西走岔了路，先后跟着卖豆腐的老杨、杀猪的老曾、染坊的老蒋、牧师老詹、竹业社的老鲁当徒弟，跟一个人，消磨一回性子，把喜欢热闹的本性给消磨没了，或者把世上还有热闹这回事给忘了；脱离这些人后，才恢复了自由，跟着社火队看了四天热闹。热闹是看了，但也耽误了给人挑水，到了饭点没饭吃，肚子是瘪的。突然有人提出让他上阵他也有些兴奋，但旁观久了，又对这加入有些发憷：

“那谁，我成吗？”

老冯有些不耐烦：

“你过去玩过吗？”

杨摩西：

“玩是玩过，但是在村里，没见过这么大阵仗。”

老冯“呸”了一口：

“没想让你出彩，也就凑个数罢了。”

便拉杨摩西到旁边老余家的棺材铺，用油彩给他涂脸，让他穿阎罗的彩衣。给杨摩西涂脸的时候，杨摩西老哆嗦着出汗，老冯又急了：

“又不杀你，你怕个啥？看，刚涂上去的油彩，又花了。”

杨摩西：

“叔，我不是怕，虚汗，好几顿没吃饭了，饿的。”

老冯做主，从老余家拿了几个烧饼让杨摩西吃。杨摩西吃过烧饼，又喝了一碗水，在腿上绑上高跷，加入了社火队伍。一开始有些拘谨，身子还是哆嗦；但这哆嗦就不是那哆嗦了，锣鼓点没有踩对，摔了几个跟头，惹来几阵笑声；后来舞着舞着，也就忘了形。刚刚吃过几个烧饼，身上也长出些力气，随着锣鼓点，渐渐舞出花来。不但舞出花来，还舞出些别致来。杨摩西也就是杨百顺，在杨家哥仨中长得还算有模样的，高个，大眼；过去在生活里埋着，看不出来；现在涂上油彩，穿上彩衣，这英俊就透了出来。前几天杂货铺掌柜老邓扮阎罗是越扮越丑，阎罗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现在杨摩西扮阎罗，阎罗就成了另一个英俊的年轻后生。有些憨厚，又有些调皮；有些羞涩，又有些开朗；提肩掀胯，一颦一笑，他不像阎罗，倒像潘安呀。杨摩西这时又变回早年的杨百顺。特别是他把在村里舞的一个“拉脸”，带到了县城的社火队里。这个“拉脸”杨家庄有，县城没有。所谓“拉脸”，就是一边提肩掀胯，一边用双手遮住脸，然后一寸一寸拉开，露出你的真面目。脸一寸一寸被拉开，杨摩西舞着没在意，却惊着了众人，齐声给他喝彩。会首老冯，本来对杨摩西没抱太大希望，临时抱佛脚，还担心他舞砸；他舞砸没啥，由于他舞砸，把整个社火都耽误了，事就大了。谁知这小子一上场，不但社火舞得好，竟改变了大家对阎罗的看法。一天社火舞下来，老冯眉开眼笑，拉着杨摩西问东问西。原想着只用杨摩西一天，第二天再找合适的阎罗；其实第二天也不用找了，原来的阎罗、杂货铺掌柜老邓的肚子也好了；老邓的肚子，并不像老褚说的，肠子绞在了一起，还是蛔虫闹的；吃下老褚的药，肠子没捋顺，将蛔虫拉了出来，阴差阳错，肚子也就好了；但老冯不再理老邓，让杨摩西又舞了四天社火。不但天天让杨摩西吃烧饼，中饭和晚饭，还各加一碗胡辣汤。并且准备明年舞社火时，还用这个阎罗。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正月二十一过，年底就算过完，红红火火的社火，也戛然而止；昨天津河边还锣鼓喧天，今天河边就剩下些没人捡的破鞋。舞社火的人也烟消云散，大家又从社火中的角色，重回到日子中，原来干啥，现在还干啥。会首老冯又去卖熏兔，祝融老杜又去当裁缝，妲己老余又去做棺材，猪八戒老高又去铣石磨，阎罗杨摩西又去沿街给人挑水。天刚麻麻亮，津河边偶尔响起的，是豆汁店老聂挑担子卖豆汁的吆喝声。

正月二十二这天，杨摩西给县城东街“隆昌号”老廉家挑水。“隆昌号”老廉家，就是当年和私塾老师老汪家打官司的那家粮栈。一场官司打下来，老廉没把老汪逼死，官司把老汪逼死了。但十几年过去，掌柜老廉也已经死了，掌柜的换成了小廉。廉家除了厨房有一口大缸，做生意还要防“走水”，粮栈里还放着四口大缸；运粮食得养牲口，五六匹骡马，每天也要饮水，后院牲口棚里还有三口大缸；前后共八口大缸。一口大缸需七挑水，八口大缸，共需五十六挑水。对挑水来说，算宗大生意了。挑水不光管挑水，须先将缸里的剩水舀出来，添瓢新水，用炊帚将缸刷干净。杨摩西先将八口缸刷净，开始挑水。廉家离东街的水井有二里之遥，杨摩西挑了一上午，才挑满四缸水，已累得满头大汗。但有活儿干就不能叫累，没活儿干等活儿的时候，才叫累呢。杨摩西坐在井口歇息一会儿，顾不上吃午饭，又站起挑水。正挑着两桶水在街上走，突然被一人喊住：

“那谁，你站住。”

杨摩西扭头一看，是在县政府当差的老晁；老晁在县政府当催办，家住在县城北街。杨摩西以为他家也要挑水，忙说：

“只能等下午了。挑完廉家，吃口东西，就去你家。”

老晁：

“不是让你挑水，是官事。”

元宵节期间，大家都在津河边看社火，有一伙盗贼，趁人不备，青天白日，到县城南街“瑞林祥”绸缎店老金家，偷走了三十块大洋，还有一包妇女的头面钗钿。老金家告了官，老史正着人破案。杨摩西听老晁说是“官事”，以为官府怀疑他与盗窃有关，忙说：

“叔，南街那事，跟我没牵连；我一个挑水的，胆子没那么大。”

又说：

“再说，那几天我都在舞社火，你也都看到了。”

老晁手里抖着锁人的铁链：

“正是因为社火，我才找你。”

杨摩西以为老晁要用铁链锁他，吓得把两桶水摔到地上，水泼了一地。谁知老晁转脸一笑，将找他的缘由，一五一十说了。原来老晁找他不是为了“瑞林祥”丢东西，而是县长老史看上了他。县长老史除了爱

听戏，平日还喜欢种菜。种菜也不是为了吃菜，像三国时的刘皇叔一样，为了韬光养晦。一个县长韬光养晦虽有些小题大做，但老史把种菜当回事，别人也无可奈何。县政府后院，有一亩三分地，过去被老胡堆过木料，后来被小韩荒着，老史到任之后，让人开垦出来，就成了他的韬光养晦处。正因为是韬光养晦，老史种菜也就是做做样子，闲时背着手到菜园转转；每天拾掇菜园子，还需要一个人。过去给老史种菜的，是福建他一个表叔。老史从小丧父，家境贫寒时，得到过这位表叔家的接济，老史做了县长，便让这位表叔来种菜。谁知这位表叔来了之后，心也不在种菜上，倒在老史的政务上。以为老史小时候听他的，现在也得听他的。看老史整日不理政事，就惦着听戏，背后骂他是“糊涂官”，自个儿跑到街上包揽诉讼，替人出头。好像延津的县长不是老史，而是这位表叔。上次牧师老詹来要教堂，被老史扣了个“干政”的帽子，把老詹吓了回去，现在这位表叔天天干政，把个菜园子荒在那里，让人无法韬光养晦，倒让老史哭笑不得。年前腊月，表叔又出幺蛾子，也是学着戏中，要在县政府门前，新添一面一丈见圆的大鼓，让万民擂鼓喊冤。过去表叔胡闹，老史都忍了，这次看他闹得太不像了，便说了他两句。谁知这位表叔除了喜欢干政，心眼也窄。一气之下，撂了挑子。临回福建时，撂下一句话：

“我不是生气姓史的糊涂，是可怜延津的苍生啊。”

老史闻知一笑；因已厌烦这位表叔，任他去了。元宵节老史看社火，发现了社火队中的杨摩西，扮一个阎罗，就扮得与众不同；接着打听，这人是街上一个挑水的，整日无家可归，便想让这个阎罗，来替自己种菜。不是种菜找不着别人，才找杨摩西，而是老史种菜不为种菜，为了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时，有一个阎罗在身边，倒也别有情趣。杨摩西听说县长让他种菜，脑子一时反应不过来。见他反应不过来，老晁并不奇怪，上去拧他的耳朵：

“妈拉个逼，别说你蒙，我看着都气。你一个挑水的，凭啥一步登天？刚才还像个要饭的，转眼就进了县政府？”

杨摩西的弟弟杨百利，当年想通过上“新学”进县政府，路没有走通；谁知杨摩西没上“新学”，无意之中，舞一个社火，竟越过杨百利遂了心愿。虽然是去种菜，总算有份正经营生，不用再沿街挑水，活计没个着落，整日饥一顿饱一顿的；同是种菜，在县政府种菜，又和在村里种菜不一样。过去在老汪的私塾里读书时，圣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谁知杨摩西二十而立，跟“勤”没关系，靠的是元宵节一个玩。杨摩西不禁摇头感叹：

“过去我以为帮我的会是人，或是主，谁知是个社火。”

十一

人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杨摩西在县政府种菜三个月，又在县城成了亲。

延津县城南街有个“姜记”弹花铺。“姜记”弹花铺既轧棉花，也弹棉花；弹花之余，还把弹出的棉籽儿轧成油，一罐罐摆在货架上卖；同时也做旧花换新花的生意。“姜记”弹花铺的掌柜叫老姜。老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姜龙，二儿子叫姜虎，三儿子叫姜狗。一家人成年累月弹棉，全家男女老少，头发眉毛里，皆钻些棉毛或棉屑。见一人顶着一头白走来，大家便知道是南街老姜家的人。兄弟三人没娶亲时，老大姜龙和老三姜狗说得着，老二姜虎不爱说话，爱心里做事，自成一路。五年前，兄弟三人相继成亲，这时谁跟谁都说不着。说不着不是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而是妯娌之间产生了矛盾。老姜加上三个儿子，四股人共同经营一个“姜记”弹花铺，谁出力多了，谁出力少了；谁得的多了，谁得的少了；派给谁的活儿重了，派给谁的活儿轻了；妯娌之间七嘴八舌。时间一长，兄弟之间也产生了隔阂。人相互一有隔阂，对方便无做得对的地方；同做一件事，本来是为对方考虑，对方也把你想成了另有想法。隔阂虽没影响“姜记”弹花铺的生意，但一家十几口子，把日子过成了一锅粥。这年阴历五月初六，姜家的鸡和狗斗气，狗把一只鸡咬死了。老姜踢了狗两脚，把鸡提到了厨房，让老婆炖了个清汤鸡。一个弹花的人家，平日也是粗茶淡饭，这天中午，饭桌上有了肉。老姜吃了个鸡头，老大姜龙的孩子，老三姜狗的孩子，也眼巴巴看着这鸡，老姜便撕下两只鸡腿，递给他们。姜虎有个女儿叫巧玲，三岁了，这天在街上玩过了头，回来吃饭，盆里的鸡腿已经没了。巧玲看到另外两个孩子一人一只鸡腿抱着啃，便上去抢。姜龙的儿子五岁了，姜狗的儿子两岁了；巧玲不敢抢大孩子的，便抢姜狗儿子的。姜狗的儿子，“哇”地一声哭了，但也死死抱着鸡腿不放。姜虎的老婆叫吴香香，兜头扇了女儿一巴掌：

“有你的，你才吃，没你的，吃啥？”

说的就不是鸡腿的事了。巧玲张着大嘴，也“哇”地一声哭了。姜狗的老婆见巧玲抢自己儿子的鸡腿，心中已不喜；抢时没说啥，又见吴香香拿这只鸡腿说事，打巧玲给人看，说了一句：

“为只鸡腿，至于吗？”

“孩子不懂事，大人也不懂事？”

两人便吵起来。一件事又扯出来八件事，有件事又撞到了姜龙老婆头上，姜龙老婆也加入进来，全家吵成了一锅粥。老姜忙到街上买了豁嘴老冯一只兔腿，递给巧玲，又被吴香香从巧玲手里一把夺过来，摔到门外，倒是被狗给叼跑吃了。闹了半下午，不但耽误了下午轧花和弹花，晚饭做好了，大家也没人吃。到了夜里，老姜把姜虎叫到正房，在桌腿上磕着烟袋：

“全怪我，给你媳妇说说，忘了一只鸡两条腿，看这闹的。”

整个中午吵架，姜虎就是看着，没有说话，这时说：

“爹，再闹你们闹吧，我是不想闹了，想静一下。”

老姜听出这话头有意思，吃了一惊：

“啥意思？”

姜虎：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想出去单过。”

老姜知道这个姜虎，平日不爱说话，心里主意大着呢。出去单过没啥，借一只鸡腿，扯到跟爹分家上，看来早就跟爹不是一条心了。这就不是鸡腿的事了。老姜也赌上了气，第二天一早，把姜虎的老舅找来，父子俩也就分了家。姜家除了在县城南街有座弹花铺，在西街还有三间门面房，也是老姜他爹留下的产业，一直租给人做豆腐。姜虎另立门户后，干脆连棉花也不弹了，由南街搬到西街，收回豆腐坊，改作馒头铺；锅灶倒都是现成的。不愿再弹棉不是跟爹分家，捎带对弹棉也伤了心，而是不愿再顶着一头白在世上走。馒头铺起了个名字，叫“姜记馍坊”。相互不住在一起，干的又不是同一行，倒与爹娘和兄弟彻底脱了干系。一家三口，日子过得虽无在“姜记”弹花铺殷实，但夫妻两个蒸馒头卖馒头，确也比过去清静许多。姜虎的身子，从小长得比两个兄弟单薄，过去在南街弹棉时，姜龙姜狗皆说姜虎奸猾。如今在西街揉馒头，馒头揉了两个月，膀子和胳膊，倒比过去粗壮许多，暴出几块疙瘩肉。吴香香有时边揉馒头边说：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离开你的弹花铺，我也没饿着。”

姜虎倒呵叱她：

“哪那么多废话？会不会说点儿有用的？”

姜虎平日不爱说话，也讨厌别人说废话。啥叫废话？说些已经过去的没用的事；啥叫有用的话？张罗些前面的有用的事。做馒头生意之余，姜虎又和两个朋友，一个叫老布，一个叫老赖，合伙到山西贩葱。多一条门路赚钱，姜虎想把馒头铺三间房子翻修一番。过去把房子租给人做豆腐，不是人家的房子，人家就不心疼，四壁全让灶火给熏黑了；熏黑倒没什么，墙体全让火给熏虚了；墙脚也让杠豆腐的泔水给浸酥了，在屋里一跺脚，墙上就“扑啦”、“扑啦”往下掉土；房顶也不行了，一下雨就漏，雨停了，屋里还要“滴答”、“滴答”下上半天。除了翻修旧房，还想盖出一间耳房。翻旧房，盖新房，就是张罗前面的有用的事。出门贩葱风餐露宿，比守在家揉馒头苦多了；但贩葱是长趟生意，比卖馒头来钱快。一年下来，卖馒头兼贩葱，姜虎真把三间房子给翻修一新，并盖出一间耳房。但贩葱也上了瘾，虽不再常年出门，赶上茬口，仍与老布老赖跑山西。与亲兄弟说不着，路上与朋友倒说得着。这时贩葱就不单是贩葱，还为个说得着。

前年年关前，姜虎又和老布老赖去贩葱。三人赶着三辆毛驴车，一路说些闲话，七天之后，就到了太原。太原的葱是鸡腿葱；说是鸡腿，像猪肘子一样肥；嚼到嘴里扯鼻子辣，辣不说，辣后没有苦味；贩回去抢手。三人贩了三车葱，没在太原停脚，便往回走，欲赶上延津县城腊月二十三大集。紧走慢走，三天之后，赶到山西沁源界。这时天变了，刮起北风，接着飘起雪粒。山西的风又冷又硬，和着雪打人的脸；人受冻没啥，看着拉葱的驴浑身冒汗，又打着哆嗦，担心驴被冻病了。赶到沁源县城，三人望望天，虽离天黑还有两个时辰，但决意不再赶路，就在沁源宿下。找了个车马店，把驴拴在牲口棚里，喂上草料，又给它们点上一堆火，三个人开始沿街找饭铺，欲吃口热乎的暖和身子。进了几家饭铺，皆不如意，不是屋里冷，就是饭菜贵。最后寻到县城西关一家卖杂碎汤的小店，看着还干净，价钱也公道；屋里有杂碎汤煮着，也显得暖和，加上外边天已经黑了，便在这里落下脚。但南来北往的生意人，都被天寒阻在了沁源县，正是吃饭的岔口，店里坐满了人。恰好一张桌子上，一拨人吃完走人，姜虎三人便坐在那张桌子前，要了三碗杂碎汤，三十个烧饼。店里客人多，烧饼在店里是现成的，现点现上；杂碎得现煮，要一锅一锅等。但吃杂碎汤就图个能添汤，添汤不再另收钱，十个烧饼吃下来，碗里皆是热乎的，所以无人先吃烧饼。等了一个时辰，杂碎汤上来，三人埋头先喝汤。正吃着，又掀门帘进来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看看别处无空位，便坐在姜虎桌子对面，也点了三碗杂碎汤，三十个烧饼。听他们张口说话，听出两个男的是山东口音，一个女的是山西口音；听他们的话头，似是做贩驴生意的。他们等杂碎汤时，男女间开始调笑。不管是听他们的口音，还是看他们调笑的样子，那女的不像是谁的家眷，倒像是在路上临时轧的姘头。而且那女的不是跟一人调笑，跟两人都调笑，就更是姘头了。这种事在路上见怪不怪，姜虎埋头吃饭，没太在意；同行的老布天生多事，不禁多看了那女的两眼。多看两眼也就罢了，又低头与老赖嘀咕了两句，两人“哧哧”笑起来。正是这嘀咕和笑，对面两个山东人觉得不是好意，与他们急了。两个山东人一个个儿高，一个个儿矮，但都粗壮。个儿矮的山东人抢先啐了老布老赖一口，又操着山东腔骂道：

“妈拉个巴子，瞎嘀咕个啥，身上哪块肉痒痒了，明告诉爷爷呀！”

老布低头不敢再说话，老赖在延津就赖，出门也不怵人，就还了山东人两句。双方话越说越多，这时店小二给两男一女上来三碗杂碎汤。店小二正要劝架，个儿高的山东人后撤一步，抄起一碗刚上的滚烫的杂碎汤，要砸向老赖；老赖也后撤一步，抄起条凳，要与山东人对打。姜虎见要打起来，停下吃烧饼，起身劝架。知道对方是山东人，便不叫“大哥”，叫“二哥”：“大哥”是武大郎，“二哥”是武松：

“二哥，怪我这俩弟兄不懂事，出门在外，我替他俩赔个不是吧。”

没想到这山东人不依不饶，也是看姜虎身子单薄，说话声轻，看上去好欺，便说：

“赔不是行啊，给她叫声妈。”

指了指旁边的姘头。但山东人把姜虎想错了，接下赔的不是双方各干各的；就是不接，撇下姜虎，你们再接着吵；让姜虎给一个姘头叫妈，惹恼了姜虎。惹恼姜虎，比惹恼老布老赖事还大，姜虎不再啰嗦，一脚踢掉那山东人手里的汤碗，一把揪住他的头发，将他的头“咣咣”往桌面上磕，直磕得血流满面，还不住手。个儿矮的山东人惊了，那个山西姘头也惊了，老布老赖惊了，店里吃饭的人全惊了。没想到这么单薄的身子，藏着那么大的脾气和劲头。接着令人没想到的是，血流满面的山东人，身上藏着刀子；一开始被磕头猝不及防，接着被磕晕了头，没有反应；待回过神来，突然从腰里掏出一把刀，一下捅进姜虎的胸腔里。待拔出刀来，血“忽”地一声，喷了一墙。老赖老布见姜虎倒了，只顾去拉姜虎；回过神儿来，两个山东人和那个山西姘头，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出门去寻，只见茫茫一片黑夜，天上已飘起大雪。姜虎在地上喘了一阵气，头一勾死了，地上又淌出一大摊血。老布老赖也拉着杂碎汤店主到县政府报了官，但凶犯不是本地人，既不知他们的名姓，又不知他们是山东哪州哪县人，只听出一个口音；一

个山西姘头，也是四海为家；脚在人身上长着，哪里捕去？老布老赖也是无奈，在沁源停了三天，只好将姜虎的尸首拉回了延津。老布又与老赖商量，瞒下姜虎的死因，不说是老布老赖在山西惹了祸，只说是姜虎在沁源与人发生了口角，打斗起来，被对方捅死了。去山西贩葱时还是一大活人，回来是一具尸首。姜虎的老婆吴香香，抱着孩子，哭昏过去好几次。时逢年关，门板上本该贴鲜红的对联，现在换成了白色的烧纸。

姜虎死后，吴香香成了寡妇，一个人在馒头铺揉面。有姜虎在，虽然姜虎不爱说话，走来过去，馒头铺也显得热闹；剩下一个寡妇，屋子里顿觉冷清。对南街姜家而言，儿子一死，儿媳似乎成了外人。老姜加上姜龙姜狗，皆以为吴香香会改嫁；儿子死了可惜，儿媳改嫁没啥可惜的，新翻盖的馒头铺可以落回自家手里。吴香香本也想改嫁，丈夫死了，自己还年轻；但一个寡妇带一个孩子，一时寻不到合适的茬口；同时看出姜家盼自个儿改嫁，图的是个馒头铺，反倒赌上了气，继续在县城西街蒸馒头。人要一赌上气，就忘记了事情的初衷；只想能气着别人，忘记也耽误了自己。一年过去，姜家见吴香香还没动静，老姜倒没有什么，媳妇是外人，还有孙女巧玲呢；但姜龙姜狗有些着急，二人本不对付，现在联起手来，要把吴香香赶走。赶走并没公开赶，公开赶也说不出口，而是等到每个月的后半月，每天的后半夜，天上没了月亮，县城睡得正熟，他们由南街溜到西街，爬到馒头铺房上，跺脚吓吴香香。一开始是两人一起跺，后来一人一月轮着；人照样吓得着，两人也有歇着的时候。但他们又把吴香香想错了，不吓吴香香，吴香香倒可能改嫁；这么一吓，吴香香横下心来，不谈改嫁的事了，倒把个“姜记馍坊”，改成了“吴记馍坊”。但天天夜里担惊受怕，也不是长事，便想招一个女婿，来支撑门面。试着寻了几个，也没合适的。模样，脾气，相互是否说得来，单讲一条遍地都是，几样凑到一起就难了。要么这人脾气好，但生性窝囊，撑不起门面；要么这人脾气犟，但又犟过了头，吴香香害怕招了这个女婿，自个儿降不住他，馒头铺没成姜家的，又成了他的。也碰到一个合适的，鞠家庄一个姓鞠的，正好老婆死了，是个外场人，是个大嗓门，说起话来，既不怕事，又知道让着吴香香，但他带着三个孩子，一成亲，别的不说，先要养活三个外人。吴香香又犹豫下来。这时吴香香感叹，世上最难吃的是屎，世上最难寻的是人。于是事情不上不下，在那里悬着。一悬就是一年多。一悬一年多对吴香香是苦事，但一年多后，事情在茬口上，就碰上了杨摩西。

杨摩西已经在县政府种了四个月菜。杨摩西过去没种过菜，但他自小在杨家庄长大，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阴历二月一开春，冻土一化，杨摩西便在县政府后院，给县长老史的一亩三分地上粪。上过粪，便开始翻土。县政府不养牲口，一亩三分地，是杨摩西用铁锹一锨一锨掘出来的。接着用铁耙打坷垃，将地耙平。接着撒种。按县长老史的意思，种了些茄子、豆角、萝卜、菠菜、辣椒、葱、蒜、荆芥等。地的四角，又种了些丝瓜和葫芦。接着挑水灌苗。苗出来，草也出来了，接着拔草。接着松土保墒。三个月下来，杨摩西觉得在县政府种菜，比过去沿街挑水还累。沿街挑水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歇着，现在只要一到一亩三分地，从早到晚，手闲不下来。但累归累，心里却松快许多。过去挑水是他等活儿，现在种菜是活儿等他；干活儿再累，也比找不着活儿强。另外，在县政府种菜，时间上可以自个儿做主。过去沿街挑水，何时挑水，挑多少水，全听主家的；现在一天到晚手虽然不停，但先干啥后干啥，全由自个儿主张，只要把一亩三分地种好就行了。人一自主，心里又松快许多。吃的也比过去强。过去沿街挑水，活计没个着落，天天饥一顿饱一顿的；现在虽是一个种菜的，也算县政府的属员，一天三顿，到点就去伙房吃饭。每天不用操心吃的，也让人放下一条心。县政府的科员，有四十多人；大家在伙房吃的时间长了，人人都说伙夫老艾做的饭难吃，就会炖个杂烩菜，把肉片和许多杂菜放到一个锅里乱炖。杨摩西刚吃，却觉得老艾的杂烩菜好吃，好在油水大，有嚼头。三个月下来，大家都说，种菜的杨摩西，比刚来时胖了许多。唯一不如过去挑水处，是跟县政府的人相处，要比一个人挑水难。过去在蒋家庄老蒋染坊挑水，十几个人，杨摩西就觉得应付不过来；如今县政府四五十口子，个个又比染坊的人要刁。县政府其他差员见杨摩西是新来的，像老蒋染坊的内蒙古人老塔一样，皆有些欺生。杨摩西种菜就忙得脚底朝天，还有人白支使他跑腿送信，去街上买烟买酒，或唤他搬桌挪柜；连伙夫老艾，三天有两天，也唤他去街上买油买酱，或到十字街头扛一篓馒头。杨摩西除了是个种菜的，等于还是个打杂的。杨摩西肚子里也骂这些人不是东西，但知道种菜的差事来之不易，加上这几年与人打交道多了，长了记性，除了不与人拉帮结派，招惹是非，也学会了吃亏。人支使他，他便放下种菜的活儿，替人去干分外的杂事；肚子里骂人，面上不带出来，仍乐呵呵的。县长老史招他来本为种菜，为自个儿韬光养晦，现在看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杨摩西被人支使得像个陀螺，老史既没对大家发火，也没对杨摩西发火，只是摇头一笑。笑不是笑杨摩西，而是笑大家。大家看似欺负杨摩西占了便宜，其实是帮了杨摩西；杨摩西看似吃了亏，其实是占了大家的便宜，只不过大家和杨摩西没想到这层理儿罢了。三个月下来，县政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种菜的“摩西”嘴虽然有些笨，但手脚勤快。在县政府干差的人都有些刁，刁人之中，杨摩西不凭别的，就凭一个手脚勤快，倒在县政府立住了脚。啥叫韬光养晦，从杨摩西和大家的关系上，老史已经韬光养晦。

老史闲的时候，也背着手到菜园子里转悠。杨摩西除了种菜，还自作主张，在前院的空地处，刨坑种了两溜儿马兰和美人蕉，每天浇水。老史当初招杨摩西来，是因为他会舞社火，把个阎罗舞得与众不同；阎罗掌管着天下的生死簿，阎罗让你一更死，小鬼决不等二更；现在看阎罗只会撅着屁股干活儿，全没了社火中的威风模样，问起话来，有一说一，决不由一扯到二；老史又笑了。杨摩西与老史有一说一，不扯废话，并不是像对县政府的差人一样，说话办事都留着心，而是因为老史是县长，又不苟言笑，见了老史，有些害怕，没说话身子先哆嗦，哪里敢再啰嗦？这点差别，倒被老史忽略了。一天老史又瞧到

后花园，站在美人蕉前，看杨摩西弓着身子锄地。看了半天，突然问：

“摩西，你整天种菜，脑子里都想些啥？”

这也是杨摩西怵老史的地方，问起话来，话题都是突如其来；他所问的，都是你事先没想到的。杨摩西站直身子，愣在那里想了半天，答：

“没想啥。”

老史：

“你不说实话，人在干东的时候，都在想西。”

杨摩西又愣住想，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什么：

“有时候会想起罗长礼。”

接着将喊丧的罗长礼的底细，本是一个卖醋的，最会喊丧，如何嗓门大，如何会调停场面，一五一十，来龙去脉，跟老史讲了；在世上活了二十来年，他最喜欢那一喊。老史听后，倒愣在那里。愣不是愣罗长礼，而是愣杨摩西；一个种菜的，原来也喜欢世界上一喊；加上杨摩西在社火里扮阎罗，阎罗喜欢一喊丧的，二者都跟死人打交道，一前一后，交接倒也方便；愣过，又摇头一笑。

但四月十六这天，出了一件事，让老史改变了对杨摩西的看法。老史当县长的时候，室内还没厕所，县长夜里撒尿，照样得用夜壶。老史平日不苟言笑；不苟言笑的人，一般背地里都有些好色。老史也不例外。一个人好色不算啥大毛病，但老史的好色，又与众不同：他不好女色，单好男色。好男色也没什么，问题是他不好生活中的男色，单好戏中的男色。老史爱看戏，原因也在这里。看着是去看戏，戏也看，主要是看戏中的男旦。老史当县长的时候，戏中的女角，大部分还是俊俏的男生装扮。老史打小生长在南方，不喜五大三粗的北方男人；北方男人扮起女角，举手投足，挟肩提胯，马上会露出马脚，故不喜河南梆子等北方戏；年轻时在苏州上过学，中意小巧玲珑的苏州男旦，于是把锡剧千里迢迢引到延津；南方也有诸多剧种，只是锡剧中的男旦，扮相比闽剧越剧等，更加像女人罢了。不是女人，胜似女人。从苏州引来的锡剧班子，当家的男旦叫苏小宝，十七岁一孩子，长得玲珑剔透，戏台上风情万种，卸了装又不苟言笑，又对老史的心思，故在锡剧班子中，引的是这一班而不是另一班。天天到戏院也就是老詹的教堂去看锡剧，也就为看个苏小宝。去年年底，老史不看锡剧看社火，不是因为看锡剧看厌了，恰恰是因为苏小宝在苏州的老舅死了，苏小宝赶回苏州奔丧，老史觉得戏台上一下空了，这才抽身出来，看万民舞社火。老史不看社火，还发现不了杨摩西；杨摩西能进县政府，以为该感谢社火，其实应该感谢锡剧中这位男旦苏小宝；接着应该感谢苏小宝的老舅，死的是个时候。苏小宝奔丧回来，老史又接着看锡剧。除了看戏，戏后，老史还把苏小宝叫到县政府他的住处，两人一待一夜。县长和一个男旦来往，看上去有些不雅，但这里不涉及救国救民，顶多又像当年另一位县长老胡爱做木匠活一样，是一种个人嗜好，所以从省长老费到专员老耿，听后也是一笑。大家或许以为老史和苏小宝干了什么，其实老史和苏小宝一夜待下来，并不上床做什么，就是在一起说个话。说话也不用嘴，而是用手，两人对面坐着，在下围棋，讲的是个手谈。就是扯到淫上，老史的做法也与众不同，讲的不是做，而是个“意”啊。只是要求苏小宝，手谈时也不卸戏装和脸上的油彩罢了。老史和苏小宝手谈，也不是天天谈，天天谈就把人累着了；而是十天一谈，每月初五、十五、二十五，不急不缓，倒也怡然自得。虽然他们关在屋子里是手谈，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以为他们在一起什么都干了。一男一“女”，在一个房子里关了一夜，要说两人啥都没干，别说别人不信，整个县政府的人都不信。但大家信不信，老史并不在意，平日见人，仍是不苟言笑；正因为仍不苟言笑，老史的下属，反倒更加怵老史。怵不是怵他是县长，而是不知道他的路数。

四月十五这天晚上，老史又去戏院看戏。戏完，回到县政府住处，老史又和穿着戏装的苏小宝手谈。房外的月亮好大，但两人的心思都在棋中，对外面并无留意。从深夜手谈到天亮，两人竟手谈出一盘奇局。这棋局的名字叫“风雪配”。虽是和棋，但布局之奇特，机关之巧妙，一招一式，一板一眼，事先并不有意，也是随机应变，待到棋终，突然出现了大境界。整个棋局虽风云密布，但天苍苍，地茫茫，黑白之间，楔榫连接，出现了天作之合。这种天作之合，许多人手谈了一辈子，也无遇到过；或许快接近了，又擦肩而过。手谈并不为个输赢，为输赢者皆是俗物，而为手拉手共同去一个过去没去过的地方。不为手谈，不为棋局，为了这天作之合，两人第一回有了肌肤之亲。亲也没亲别处，就是一个抱头痛哭。两人日常都不苟言笑，为了一盘棋，竟共同大放悲声。他们的大放悲声，也不像别人一样吼喊，直哭得哽哽咽咽，相互拭泪罢了。正是这样抽抽噎噎，两人才能哭到深处。

县政府有一个扫地的叫老甘，老甘长个大脑袋，说话声大，像敲锣。在县政府四十多个属员中，杨摩西私下跟老甘走得近。两人走得近并不因为一个是扫地的，一个是种菜的，地位相仿；或县政府四十多人都刁，就老甘不刁；而是老甘虽是一扫地的，却喜欢教诲人。别的文案书记都是刀笔吏，老甘跟人搭不上腔；杨摩西是一种菜的，又是新来的，老甘便找到了白话的地方；杨摩西新来，对县政府的方方面面都不熟，正好需要人指点；两人一拍即合，常在一起说话。四月十三这天，老甘在乡下的老婆生了个儿

子，老甘要回家摆酒席，挂了七天假。临走时，来到菜园子，唉声叹气。杨摩西不解：

“生个儿子该高兴，咋愁眉不展的？”

老甘：

“不是儿子的事，我一走，对这里不放心。”

杨摩西：

“不就一个扫地吗？我替你扫就是了。”

老甘：

“要是扫地我就不说了，关键是县长的夜壶。”

原来县长老史的夜壶，每天清晨归老甘倒。有时老甘也把夜壶提到菜园子里，用县长的尿浇菜。老甘：

“把县政府的人想遍了，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杨摩西：

“不就一个夜壶吗？我替你倒就是了。倒完，刷干净，我再给放回去。”

老甘：

“你倒是个老实人。可你耳朵管用吗？”

杨摩西愣在那里：

“啥意思？”

老甘拉杨摩西坐下，开始一五一十说夜壶的事。原来这倒夜壶不只是个倒，也讲个时辰；讲时辰不是倒尿也图吉利，而是要不早不晚，赶到县长老史刚刚起床；老史还没起床，你进去倒夜壶，打扰了老史睡觉；老史起床了，你没及时倒，让一个夜壶在脸前摆着，也不是个事；老史还没起床，你就得在窗外候着；听到里边有响动了，忙进去倒夜壶；不早不晚，赶个恰如其分。老甘说完，杨摩西听明白了：

“我每天起早点儿，在县长窗下候着就是了；听到动静，我马上进去。”

老甘叹口气：

“也只好这样了，千万不可大意。”

从四月十四这天，杨摩西种菜之外，又多了一个差事，给县长倒夜壶。十四这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杨摩西就去县长老史窗前候着。候了一个时辰，听到老史在里边咳嗽，杨摩西忙进去提夜壶。老史看他进来，倒一愣：

“啥事？”

杨摩西：

“替老甘倒夜壶，老甘老婆生孩儿了。”

老史也没在意，杨摩西提着夜壶就出去了。十五早起倒夜壶也很顺利。但老甘走时忽略了，他走的这七天，跨一个阴历十五；十五晚上，是老史跟苏小宝在一起手谈的日子；十六早起，倒夜壶要待苏小宝走后。老甘没交代，杨摩西也不明其中的底细。十六早起，又去老史窗下。待到窗下，正是老史和苏小宝相拥在一起，抽抽噎噎之时。杨摩西听到屋里有响动，以为县长老史起床了，也没多想，推门就进去了。待进去，看县长和一个涂着彩脸穿着戏装的戏子搂在一起哭，吓了一跳，不禁“啊”了一声。他这一“啊”不要紧，把老史和苏小宝惊着了。虽这拥是因为棋局而不是别的，但在外人面前，苏小宝首先清醒了，从没去过的地方，一下回到了眼前，推开老史，面向墙站着。老史回头看到杨摩西，心中还有些恍惚；待也从恍惚回到清醒，不禁大怒。怒不是怒杨摩西看到了这场面，而是怒他和苏小宝还没有哭到深处；这回哭不到，也许永远没这个机缘了；本来能走得更远，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现在因为杨摩西突然撞进来，一切都半途而废了。气恼之下，老史有些语无伦次，没问杨摩西，倒问苏小宝：

“咋回事？”

苏小宝面壁不回答。杨摩西已吓得浑身哆嗦，倒是替苏小宝说：

“我来倒夜壶。”

因为一个夜壶，让天作之合半途而废，老史更气了。平日他不苟言笑，现在也仰着脖子喊：

“你给我滚！”

杨摩西跟斗流水，逃回到菜园子，夜壶也没倒成。杨摩西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以为老史要辞他，但老史过后也没辞他，只是从此之后，不再跟杨摩西搭话。杨摩西以为老史对他手下留情，岂不知县长老史，从来不对人手下留情，只不过这气生得有些大，生气不只对杨摩西一个人；祸是杨摩西惹的，老史由杨摩西起，突然对全世界失了望。一个阎罗，在社火中还与众不同，到这个世界种菜，昏头昏脑，也和大家差不多；或者，对眼前这个世界，老史失望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大家。辞了杨摩西，换一个种菜人，也不会比杨摩西或他爱“干政”的表叔好到哪里去；失望之下，没换杨摩西。但杨摩西不知道老史是咋想的，虽然人还留在县政府，开始诚惶诚恐；每天种菜时，总觉得头上悬着一把剑，刚进县政府的时候，心里也没这么怕。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种菜的时候，倒更加勤谨；县政府其他属员支使他，也跑得更欢了。也是祸兮福焉，正是伙夫老艾支使他三天两头去十字街头买馒头，让杨摩西认识了吴香香。杨摩西过去挑水时，也认识吴香香。吴香香除了在县城西街“吴记馍坊”蒸馒头卖馒头，也到十字街头做生意。冒着蒸汽的馒头笼子上，插着“吴记馍坊”的幌子。杨摩西哪天挑水少了，身上缺钱，便到县城北关“老冉粥铺”喝粥，只喝稀的，不吃干的；哪天挑水多了，身上有了余钱，也到十字街头买过吴香香的馒头。但现在买吴香香的馒头，和过去又有不同。不同不是说过去就买一个人的馒头充饥，现在县政府四五十口人吃饭，馒头一买就扛一篓；而是身份与过去不同。吴香香过去卖给挑水的杨摩西馒头，并无留意他；现在见县政府的杨摩西来了，心里便留了意。留意还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四个月前县城闹社火时，她和大家一样，注意过这个阎罗，注意过这个阎罗与别的阎罗不同。但当时也就是个注意，没想过把自己跟一个舞社火的连在一起；现在这个阎罗成了县政府的属员，她才知道他不单会舞社火。杨摩西过去挑水时，街上从事五行八作的人，皆没拿他当回事；现在见他进了县政府，而且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大家只知道他被老史看上，不知道老史又看不上他了；大家看杨摩西，又与过去不同。十字街头的馒头摊旁，是鞋匠老赵的摊子。杨摩西挑水时，走路磨鞋，三天两头到老赵的摊子补鞋。因赊过两回账，老赵生了气。杨摩西再去补鞋，老赵总黑着脸：

“我这是小本生意，可得先交钱。”

不先交钱就不补鞋。现在杨摩西种菜也费鞋，去替伙夫老艾扛馒头，有时顺便到老赵摊上补鞋，老赵不但先补鞋，补过鞋也不收钱。杨摩西要交钱，老赵还急：

“兄弟，骂我呢？费我个啥？也就是个手艺。”

或：

“怕我有事找你？”

久而久之，吴香香便对杨摩西动了心。接着打听杨摩西的底细，又有些失望。原来他除了挑过水，以前还破过竹子，染过布，杀过猪，做过豆腐，所有干过的，皆是些粗活，他家是杨家庄做豆腐的人家，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又听说杨家和秦家庄东家老秦家是亲家，杨家的身份又往上长了一截；又打听出杨摩西是与家里闹翻了，孤身一人跑了出来，除了有个身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心里又凉了；但正是孤身一人和在县政府当差，又让她动了心。如杨摩西仍在挑水，她只是找了个挑水的；如今杨摩西在县政府，与杨摩西成亲，就不单是与杨摩西成亲，背后还有座大靠山，正好支撑门面；那时“吴记馍坊”的馒头，就不单姓“吴”，还姓“县政府”，倒跟当初杨家庄做豆腐的老杨、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让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上“新学”，接着进县政府的想法一样。还有孤身一人，如是嫁给杨摩西，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件坏事；但对于招婿，却正好合适，招过来的只是一个人，没有另外的麻烦；正因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自己才能高他一头。

这天下午，杨摩西正在县政府后院菜地捉虫子。也是以前没种过菜，只知道卖力，不知其中的诀窍。不管是茄子、豆角、菠菜、丝瓜或葫芦，苗出来之后，长势都不错；但菜叶长到巴掌大时，生了虫子。虫子将叶子吃出一个个窟窿。县长老史到菜地来转，看到一片片被虫吃的叶子，便皱着眉摇头。菜长虫本属正常，但放到过去正常，自从打散老史和苏小宝的哭泣，杨摩西自个儿先觉得犯了大错，看老史皱眉，怕由一个虫子，再节外生枝。自个儿过去没种过菜，找不到病因，慌忙到城外老龚的菜园，向种菜的老龚打听。头一回老龚没理他；第二回，给老龚买了一包烟丝，老龚才告诉他，虫子生在现在，祸根却是上粪时做下的。原以为多上粪菜会壮，谁知鸡粪上多了，也会生虫；根治的办法倒简单，往地里埋烟丝。烟丝一发酵，虫卵闻到，立马就死了。杨摩西只好停下其他活计，买来烟丝往地里埋。治过虫卵，又一只一只，去捉叶子上剩下的成虫。白天捉一天，夜里还打着灯笼翻菜叶子。过去吃饭是在伙房，现在将饭从伙房打回来，马不停蹄，边吃边捉。五天没有离开县政府后院。这天吃过中饭，挨个翻茄秧的叶子；茄秧又比豆角、菠菜、丝瓜和葫芦招虫子；茄子又种得多，占到四分地，豆角、菠菜、丝

瓜和葫芦诸菜，皆占到三分二分不等。直捉到夕阳西下，突然有人在背后喊：

“摩西，跟你说句话。”

杨摩西扭头，见县政府后墙外，有人探个头，仔细一看，是县城东街牲口牙子老崔。杨摩西又弯腰捉虫：

“正忙着呢。”

老崔：

“这话不听，你可别后悔。”

杨摩西：

“我正后悔着呢，当初不该上这么多鸡粪，也不该种这么多茄子。”

老崔：

“这事比鸡粪和茄子大，给你说个老婆。”

杨摩西这才想起，老崔除了是个牲口牙子，闲时还给人说媒。有人说亲是件好事，但杨摩西平日与老崔并无交情，过去挑水时，两人见到，老崔总拿他打镲，以为老崔从县政府墙后过，又顺便拿他开心，说不定院墙背后，还藏着一帮闲人，等着看杨摩西的笑话呢，便说：

“听说你娘死了，把这媒说给你爹吧。”

又蹲下身子捉虫，任老崔在墙外喊，再不回头。老崔终于急了：

“日你娘，给你说媒，你倒端上了。”

又骂：

“给大户人家说媒，成不成，还吃顿酒席，今儿倒好，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又骂：

“让你托大，我马上退了这亲。不说这媒我死不了，你照样打你的光棍。”

又杂七杂八说了许多。杨摩西听骂声越来越远，扭脸，院墙上的人头不见了；起身跑到墙前，见墙外的老崔，骂骂咧咧，顺着津河，已走出一箭之地。老崔不骂不走杨摩西觉得是拿他打镲，一骂一走，杨摩西觉得这事有些门道，忙翻院墙出去，追上老崔，一把拉住他：

“叔，把话说完。”

老崔倒端上了，挣着身子：

“放手，我还有事。”

见老崔拿糖，杨摩西知道事情又有了几分：

“叔，今天无论如何，咱爷俩儿得喝一盅。”

老崔挣着：

“放手，真有事。”

但也半推半就，脚下随杨摩西走。两人拉拉扯扯，来到津河桥下，一个叫“鸿膳成”的饭馆。“鸿膳成”有个厨子叫老魏，当年杨百利和牛国兴拿他“喷”过“空”，老魏爱夜游，夜游时，在坟场碰到一个白胡子老头，白胡子老头趴到他耳朵上说过两句话，老魏回来，炒菜时老哭。也可能以前哭过，现在不哭了；过去他当厨子，现在不当厨子了，当酒保。老魏与老崔和杨摩西皆认识，想着一个贩驴的，一个种菜的，到饭铺只是吃碗烩面；没想到两人坐下，杨摩西点了一盘大块牛肉，一盘卤羊杂，每人一个酱兔头，外加四两白酒；便知二人有事。酒菜上来，老崔和杨摩西先吃了一阵。杨摩西过去没跟老崔在一起吃过饭，吃起饭来，才知道老崔不愧是个贩驴的，走南闯北，饭量大，三盘荤菜，转眼间见了盘子底，酒壶也空了。杨摩西又叫了两海碗烩菜，外加三两白酒。烩菜里有白菜、豆腐、海带、猪肉片子，热气腾腾

端上来，老崔又吃了一阵，喝了一阵，终于放下筷子，掏出火吸烟。杨摩西这才问：

“叔，女方是谁呀？”

老崔这才说出了吴香香。吴香香托人说媒，一开始找的不是贩驴的老崔，而是县城东街的媒牙子老孙。托老孙时，给老孙提了一只羊腿。老孙一开始答应了，后来了解其中因由，吴香香招婿的背后，还藏着与姜家的积怨；积怨的背后，又藏着馒头铺一座家产；姜龙姜狗兄弟俩，皆不是省油的灯。这就不是一桩媒情事了，里面还藏着一个火药桶：说得好，成全了别人；说不好，引爆了火药桶，炸着了别人，也伤着了自己。但一下把这媒退回去，又把事情挑明了，也得罪人；便假装肠胃疼，出不得门，把这桩婚事和羊腿，一起托转给老崔。老崔平日是个驴贩子，贩驴之余才说媒。老崔贩驴是把好手，因说媒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功夫不到，十桩有八桩说不成；说不成倒没什么，往往又说出些另外的蹊跷。去年县城北街“丰茂源”和“济世堂”李家的儿子李金龙，与秦家庄东家老秦家姑娘秦曼卿的婚事，就是老崔撮合的；后来因为秦曼卿缺一只耳垂，婚事发生了变故，秦曼卿就嫁给了杨摩西的哥哥杨百业。老崔说媒的功夫虽然不到，但爱和专门说媒的老孙平起平坐；老孙嫌他不知高低，也是设一个套让他钻，让他在南墙上碰个壁，知道一下说媒的深浅。老崔正是因为功夫不到，没估算出这桩婚事背后的危害，只估算了一下男女双方，觉得是桩易说的媒，便收下羊腿，来找杨摩西。卖馒头的吴香香，杨摩西倒不陌生，五短身材，小眼小嘴，疙瘩鼻，眉心有一粒红痣；长相不能说俊，但她皮肤白，像刚出锅的馒头一样白，也是一白遮百丑，倒又透出另一种姿色。红痣长在黑脸上，就是一粒老鼠屎；但红痣长在白脸上，就是一粒小樱桃。杨摩西也知她是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买馒头见过，但从无把她和自己连到一起想过，现在不由愣在那里：

“这事我可没想到。”

又问：

“叔，有啥说法不？”

老崔饭量大，酒量却不行，七两酒下去，脸像红布一样，已有些醉意。老崔一醉，爱跟人说知心话，这一点和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有些相像，身子伏在桌子上，一把抓住杨摩西的手：

“除了是你，换个人，我不管这闲事。”

一听就是醉话，过去两人并无来往，没存下这情谊；何况刚刚骂过人，转脸又拉人的手。但杨摩西不论贵贱，先接住这手：

“叔，等事儿成了，侄子少不了还得登门孝敬您。”

老崔一听这话急了，拍着桌子：

“啥意思，骂我？好像我图你东西。”

杨摩西：

“叔，我不是这意思，我一种菜的，就是孝敬您，还能孝敬个啥？说的是个意思。”

老崔这才将身子收回来，挥着手说：

“要说说法，这桩婚事可不简单，处处有说法；但别的说法，我都替你挡了回去，单有一条，我做不了主。”

杨摩西：

“啥？”

老崔：

“这桩婚事，不成也就算了；如果成，不是你娶她，而是她娶你，算是入赘。”

杨摩西愣在那里。别人结亲都是男娶女，这里结亲却是女娶男，一切得倒着来。杨摩西刚要说什么，老崔瞪着眼睛：

“这还不算，你要愿意，还有说法。”

杨摩西：

“啥？”

老崔：

“既然是入赘，就得改姓，你不能姓杨，得姓吴。”

杨摩西又吃了一惊。别人结亲皆是名正言顺，自己结个亲，还得改姓。两个说法加在一起，杨摩西有些蒙，在那里犯了考虑。见他考虑，老崔一下又急了。老崔给人说媒不单图个吃喝，或图些东西，这是他与专业说媒者老孙的区别；东西之外，主要图个说，过个嘴瘾。贩驴时老说驴，回头便想说说人。但这嘴瘾有时能过，有时不能过。像上次“丰茂源”和“济世堂”李家和秦家庄老秦家的婚事，他夹在中间，不但说不上话，还受了不少夹板气。但在杨摩西这里，他觉得可以居高临下白话，甚至可以把在它处受的气找补回来；或者说，杨摩西一口答应下来，他倒有些失望；见他犹豫，倒给他白话提供了一个茬口。老崔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以为你是个识时务的人，我才给你张罗这事；谁知我话还没说完，你倒犯了琢磨。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配不配这琢磨？你家是个卖豆腐的，你是个种菜的，除了有个光身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吴香香不娶你，人家能娶到别人；你要过了这茬口，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知道你在县政府，可你不是县长，就是个种菜的。我倒不是生气你琢磨这事，是生气你认不清自个儿是谁。你要不想入赘，想正经娶人，你千万别勉强；你要觉得你的姓值钱，你还姓它一辈子。我也想明白了，这事也不怪你，怪我，怪我眼瞎认错了人。全是为人好，好像在害谁。我就想不明白，我害你能得到啥好处？你又有啥值得害的？你要不信，咱就走着瞧！”

老崔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而且说着说着，真生气了，站起身，气哼哼要走。杨摩西忙放下琢磨，一把拉住老崔。老崔边挣边喊酒保老魏：

“老魏，你来给评评这个理。”

老魏也是个好事者，见这桌有事，虽然手里忙着别的，耳朵一直向这边支着。听老崔喊他，忙过来插嘴：

“我都听见了，这事真不能怪老崔。”

三人嚷成了一锅粥。杨摩西劝过老崔，又劝老魏。看老崔脸被气得煞白，对老魏说：

“大爷，事情有些突然，总得让我想想啊。”

三人分手后，杨摩西回到县政府菜园子，一个人坐在地头想。除了事情有些突然，事情还有些不一般。先想入赘。别人结亲都是男娶女，这里结亲却是女娶男，一切得倒着来。事情本末倒置，首先看起来就不顺。但接着又想，正着或倒着，放到别人那里是件大事，放到自己这里，如老崔所言，真得另外计较。不是女娶男，自己还摊不上这好事。就算不是女娶男，换成男娶女，把颠倒的事情再颠倒过来，不说娶不到，就算娶得到，吴香香不要他入赘，让他明媒正娶，杨摩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还能把吴香香娶到哪里去？现成的地方，只能娶到杨家庄了。先不说娶到杨家庄吴香香会不会同意，吴香香现在城里，杨家庄是乡下；就算吴香香同意，杨家庄和卖豆腐的老杨，杨摩西首先不愿意见到；就是愿意见到，卖豆腐的老杨，也没有现成的房子让他娶亲。倒是入赘，给杨摩西省去不少麻烦和口舌。又想改姓的事，别人结亲皆是名正言顺，自己结个亲，还得改姓。但又想，自己的名字，以前也不是没被人改过；为了找个事由，他就信过主，改叫“杨摩西”。当然，改了名姓就不是自己了，可几年下来，自己换一个活路，改一回禀性，瓤里早不是自己了，没必要徒讲外表。当然改姓与改名又有不同，改名只是改自个儿的称呼，改姓连祖宗都丢了；但杨摩西自生下以来，没感到祖宗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倒尽添些麻烦，最大的麻烦是，改了尽添麻烦的它，反叫天下人耻笑。还有，吴香香是一个寡妇，像把夜壶一样，被别人用过；但买一个新夜壶，自己又没这本钱；寡妇吧，还带一个孩子，一过门，先得替别人养着崽子。又有些犹豫。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如是四个月前碰到这事，杨摩西仍在街上挑水，不管是入赘也好，改姓也好，寡妇带个孩子也好，自己正走投无路，等于天上掉下个馅饼，没啥好思摸的；但现在自己进了县政府，虽不是县长，是一种菜的，也算有一正经营生，长此以往，万一混出个头脸，提前入赘改姓，嫁了寡妇，那时反要后悔。但他上个月刚刚得罪县长老史，虽然仍在种菜，头上却悬着一把剑：老史高兴，他仍能在县政府种菜；万一老史哪天不高兴了，把他赶走，他又得流浪街头去挑水。如能在县政府长待，他没必要入赘和改姓；如早晚有一天要挑水，趁此成个家，也是个退路。到街上挑水，仍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嫁了吴香香，倒有个现成的馒头铺接着他，也就不用再到街上挑水了。换句话，这亲该不该成，从根上论，并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县长老史。老史到底是咋想的，杨摩西又无从得知。无人提亲还没这些烦恼，有人提亲，倒叫人犯起愁来。更让人犯愁的是，遇到犯愁的事，满世界的人，没个商量处。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老詹。在自己交往过的人中，还就他算个忠厚人。虽然不会传教，但也从来不害人。于是走出菜园子，走出县政府，信步走向西关破庙，去找老詹。到得破庙，老詹刚从乡下传教回来，正坐在床边吸烟。几个月不见，老詹似乎老了许多。见到杨摩西，老詹倒不感到意外：

“阿门，我知道，你早晚会回来。”

杨摩西以为老詹误会了他的意思，忙说：

“师傅，我这次回来，不是那个回来。”

谁知老詹没误会他，说：

“不是说你回来当徒弟，你总有忧愁。”

杨摩西忙点头：

“就是来跟师傅商量个事。我是谁，从哪儿来，就不说了，又犯愁往哪儿去了。”

便把老崔给自个儿说媒的事，从吴香香说起，怎么要招赘和改姓，中间拐了几道弯，又拐到了县长老史身上，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老詹说了。这个老史，因为教堂的事，老詹曾跟他吵过。老詹首先说：

“这个老史，不是主的子民。”

又看了杨摩西一眼：

“孩子，头一回我不以主的名义，以你大爷的名义给你说，遇到小事，可以指望别人；遇到大事，千万不能把自个儿的命运，拴到别人身上。”

说的是老史了。接着替杨摩西发愁：

“可咱靠自个儿，又有啥可靠的呢？”

接着又说：

“咱自个儿啥都没有，就不能怪别人有苛求了；咱自个儿说不起话，就不能怪别人有言在先了。”

指的是招赘和改姓的事了。老詹往床帮上“  ”地磕着烟袋，又感叹一声：

“啥叫悲呀？非心所愿谓之悲呀。”

杨摩西：

“师傅，你的意思，是不理会这事了。”

老詹：

“事情这么别扭，按说不该理会，可叫大爷说，换成别人别扭，换成你，咱还是‘嫁’了吧。”

杨摩西：

“为啥？”

老詹：

“因为从你心里讲，你还是愿意的。”

杨摩西：

“如果愿意，我就不找你商量了。”

老詹：

“你恰恰说反了，如果不愿意，你早不说这事了；恰恰是找我商量，证明你心里愿意。”

杨摩西要说什么，老詹用手止住他：

“愿意就对了。摩西呀，你比离开我时强多了，知道自个儿是谁了。知道自个儿是谁，才能明白往哪儿去呀。”

过去跟老詹学经时，老詹讲主，一讲一夜，杨摩西一句没听进去；现在换成说杨摩西，杨摩西倒觉得句句中的，不禁潸然泪下。

五月十三，杨摩西入赘到延津县城西街馒头铺吴香香家，改名吴摩西。从说媒到结亲，用了三天。上次吴摩西的哥哥杨百业娶秦曼卿，从提亲到结亲，用了四天，这次比杨百业还少一天。对吴摩西来讲，“嫁”人也算桩人生大事，但吴摩西从始至终，没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商量。没商量不是怕卖豆腐的老杨反对他“嫁”人，他估计老杨也不会反对，像上次杨百业娶秦曼卿一样，又认为是天上掉馅饼；而是杨摩西第二次离家出走时，在心里跟老杨有杀人冤仇，不愿意再见到老杨。不但没告知老杨，哥哥杨百业、弟弟杨百利，他也没告知。驴贩子老崔见一场婚事下来，吴摩西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知兄弟，倒有些佩服他：

“我还真小瞧你了，原来你小子六亲不认。”

吴摩西成亲那天，婚礼还算热闹。因吴摩西凭一个手脚勤快，在县政府立住了脚，许多县政府的属员，本该来吃酒；但因吴摩西是一种菜的，答应来吃酒者，也就扫地的老甘、伙夫老艾二人。倒是县长老史听说种菜的阎罗突然被招赘了，并且改了姓，杨摩西成了吴摩西，吃了一惊。吴摩西对入赘也是踌躇再三，老史却以为他敢作敢为，做事与众不同，又对吴摩西刮目相看。成亲这天，派人送来一幅字，老史亲笔题写：敢作敢为。吴摩西看到这字，倒哭笑不得。县政府的属员见县长赐字，本不欲来吃酒的，又来了许多。成亲这天，牧师老詹、竹业社掌柜老鲁也来了。老詹送给杨摩西一柄银十字架；除了祝福，大概是让吴摩西永远不要忘了主。老鲁带来几把竹椅。老詹到场吴摩西不感到意外，竹业社的掌柜老鲁来了，倒让吴摩西感动。虽然过去闹过别扭分了手，但毕竟师徒一场。婚事过后，老史“敢作敢为”四个字，被吴香香刻成匾，挂在“吴记馍铺”的门头；老鲁的竹椅被吴香香留下了，供来买馒头的主顾坐；老詹的银十字架，被吴香香送到隔壁银匠老高那里，回了一下炉，给自己打了一副水滴耳坠。

十二

吴摩西成亲半年后，挨了一顿打。延津县城有个打更的叫倪三。倪三黑胖，门头一样高，一脸疙瘩肉，满头红毛。无论春夏秋冬，走路皆敞着怀，露着胸前凸出的一条子肉；几十年下来，这肉变得黑红，与身上其他部位不一个颜色。倪三的爷爷，曾是延津出的第一个举人，做过山西潞州的知府。到了倪三他爹，与他爷路数不同，不喜读书，不喜功名；长大后，图个吃喝嫖赌。倪三他爹活到四十岁，临死之前，将他爷做知府积下的家产，也挥霍尽了。人说倪三他爹短寿，倪三他爹临死时说：

“我活一天，等于别人活十年，值了。”

到了倪三这一辈，家徒四壁，倪三开始在县城打更。打更者白天无事，报更是在夜里。夜里从戌时起，用梆子敲出从一更到五更的时辰。倪三虽是一打更者，但有官宦人家的遗风，一是不喜张罗，虽家徒四壁，除了夜里打更，白天不张罗别的，就是歇着；二是穷归穷，不耽误喝酒，一到夜里是醉的。夜里打更，倪三皆趔趄着脚步，闭着眼睛从十字街头穿过，抡着梆子，常常把一更敲成三更，把三更敲成二更；所以直到现在，延津人不论更，一论就是错的，源头就在这里。打更者除了敲梆子，嘴里还应喊“天干物燥，小心灯烛”之类的话，倪三一概省略了；延津打更不喊话，源头也在这里。打更的不靠谱，本来可以换一个；倪三的爷爷虽然做过知府，但那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但延津三任县长，一个爱做木匠活，一个爱讲话，一个爱听戏，为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无暇留意夜里的梆子。倪三二十五岁那年，倒娶了一个老婆，老婆是个对眼。虽然对眼，但能生孩子；一年一个，不落空当。倪三喝醉酒常打老婆，打老婆不为别的，就为她能生孩儿：

“妈拉个逼，你是人还是猪，身子不能挨，一挨就下崽。”

为躲挨打，也为躲挨身子，倪三的对眼老婆常常住娘家。但十年下来，仍给倪三生下七男二女。生下的孩子倒不对眼。七男二女本是个吉数，但加上倪三两口子，一个打更的，要养活一家十一口人，便有些吃力。倪三虽不爱张罗，但为人憨厚，年轻时，家里虽然穷，既不偷人，也不抢人；后来随着孩子长大，日子一年过得比一年紧，便一年比一年不顾脸皮。不顾脸皮倪三也不偷人，家里断了炊，便到集市的货摊上公开乱拿：

“记着账，回头还你。”

这个“回头”，不知会到何年何月。做生意者知他粗鲁，拿吧也就几根葱，半升米，一条子肉的事，皆不与他计较。见无人与他计较，倪三更加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不是多拿东西；倪三从不多拿人家东西，顾住当天吃喝为止，明天断顿，明天再拿；而是有时喝醉了，边拿东西边说：

“妈拉个逼，我就不信，一个延津县，养不起一个倪三。”

拿东西不气人，这话气人；但拿东西都无人计较，因为一句话，谁与他计较呢？吴摩西过去挑水时，也与倪三认识，还给倪三家挑过水。当然，水是白挑，倪三不会给他工钱；吴摩西知延津县城人人怕倪三，自个儿也不敢多事，水挑完就走，不说别的。平日见倪三走来，也是能躲就躲。倒是倪三见他躲，有些不高兴：

“躲啥？欠我租子？”

但倪三为人仗义。张家王家、李家赵家发生矛盾，县长不务正业，无处说理，或理被说乱了，案子被断得七零八落，大家无处伸冤，便找倪三主持公道。到倪三这里告状，谁先告状谁有理。倪三听原告说完，不由分说，便去被告家中，替原告出气。喝醉酒，进门就砸东西；没喝醉，或被告家人口多，料打斗不过，便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要把自个儿吊死在这家门前。打架还好应付，一个人要自个儿上吊，如何收拾呢？想着他家爷爷，曾是一个举人，到了倪三这里，竟拿上吊说事，也让人哭笑不得；左右无法计较，便不再讲理，与倪三将事情说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罢了。久而久之，倪三替人出气，不管来到谁家门口，没等倪三开口，这家人赶紧迎出来：

“老倪，知道了，只要不出大格，事情还能商量。”

卖葱卖米者让倪三白拿东西，原因也在这里。吴摩西与倪三，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吴摩西成亲半年后，被倪三打了一顿。倪三打吴摩西并不是吴摩西惹着了倪三，或跟谁发生了矛盾，倪三替人出气，而是因为半年前吴摩西成亲，没有请倪三喝酒。事情发生在半年前，倪三半年前没打，拖了半年才打，是因为半年之后，吴摩西离开了县政府。与吴香香成亲时，吴摩西曾问吴香香，成亲之后，她会不会让他离开县政府，到“吴记馍坊”去揉馒头；就跟和尚入庙一样，念经就念经，不用再干别的。但吴香香娶他，不图别的，就图个靠山，图个“县政府”，好用来支撑门面，倒不让吴摩西回家揉馒头，让他继续在

县政府种菜。把县长老史题写的“敢作敢为”四个字高挂门头，也是这个意思。听说让他继续在县政府种菜，吴摩西倒也喜欢。喜欢不是不喜欢揉馒头，喜欢种菜，而是在县政府种菜，还盼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由于有馒头铺接着他，种起菜来，倒比过去大胆许多。两人成亲后，吴摩西也帮吴香香揉馒头，两人五更起床，揉馒头蒸馒头；待到天亮，吴香香推着馒头车到十字街头做生意，吴摩西到县政府上差种菜；日子过得，倒也各得其乐。半年后突然离开县政府，并不是吴摩西厌烦了种菜，或吴香香改了主意，或因何事又得罪了县长老史，老史把他赶了出来；而是县长老史出了事，离开了延津县。县长老史出事并不是老史县长没当好，像前任县长小韩一样，因为一个爱讲话，出了差错，被上峰拿住了；恰恰是上峰出了问题，省长老费出了事，老史跟着吃了挂落。省长老费出事也不是他省长没当好，恰恰是要当好省长，这省长就没有保住。

老费省长已当了十年，国民政府换了几届，老费在河南还纹丝不动，也算老资格了。正因为是老资格，总理衙门又新换了一个总理，老费一时大意，就把这总理给开罪了。新上来的总理姓呼延。这呼延小五十了，放到人中不算年轻，当总理就显得年轻了。老费跟延津县长老史一样，不苟言笑，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新上来的呼延总理却跟延津另一个县长小韩一样，喜欢讲话，一讲起话来就眉飞色舞，两手高举，像挥着粪叉，讲起话来，爱讲一二三点，从一点说到十点，还不停歇，一个上午就过去了。呼延总理的意思，灯不挑不亮，话不说不明，事先不把道理说清楚，事情做起来不就乱了？这就是知和行的关系。老费和他不对脾气。这天在京城总理衙门开会，全国三十多位省长都到了。本来说的是边疆防务的事，河南地处中原，跟边疆没太大关系。但呼延总理讲着讲着，由边疆扯到了内地；由黑龙江扯到河北，由河北扯到山西，由山西扯到河南，最后在河南停住了脚。也说了几句河南的好话，由好话说到缺失，又停住了，一口气说了两个钟点。但呼延总理是由京城衙门上来的，没做过地方官，对地方事务不熟，两个钟头说了八点，他说的每一点，都与实情不符；稍微接近的，也隔靴搔痒；不熟的，干脆本末倒置。说过八点，又说改进的举措，也是驴头不对马嘴。当着全国的省长，被呼延批了八点，老费肚子里虽然憋气，嘴上没说什么，也就点头而已。开过会吃饭，呼延总理挨桌敬酒，敬到老费一桌，又旧话重提，开始说河南第九点。说完，还拍着老费的肩膀：

“我说得对不对呀老费？”

如是在会上，老费再点点头就过去了。但换了场合，大家在喝酒，还穷追不舍，老费就有些下不来台；加上老费喝了两杯酒，突然爆发了。老费平日话不多，性子却倔；加上是老资格，本来就看不上这呼延；于是将呼延总理的手从他肩膀上推开：

“对是对呀，但照你的弄法，河南不出三年，就民不聊生了。”

接着又说：

“比河南更大的问题是，当官不靠业绩，靠的是一个裙带。”

明显是指呼延个人了。呼延没做过封疆大吏，能当到总理，靠的就是在衙门里玩裙带。呼延总理脸气得铁青，指着老费说：

“你的意思，这个总理不该我当，该你当了？”

老费针锋相对：

“咋该我当？我不叫‘呼延’，我也不会‘胡言’！”

两人本无私怨；如是私下吵架，说些气话也无妨；但当着三十多位省长，话说绝了，两人结下的怨，就比私怨还大了。京城会散三天，呼延就派人到河南明察暗访。明察没察出什么，暗访却暗访出，老费当省长十年，仅贪污受贿一项，就达千万之巨。劣迹在报上一公布，监察院就把老费下了大狱。全国人民看一个贪官倒了，倒拍手称快。呼延总理这么做，倒也不是私仇公报，而是刚刚上台，从老费的言行，已看出自己地位不稳；也是想借扳倒老费，杀鸡给猴看，让其他三十多个省长都长个记性。但大家知道，当十年省长，家产仅存千万，算是省长中最廉洁的了；其他同僚感叹，就算是只鸡，也算只老鸡了，咋犯了小鸡的幼稚呢？老费进了大狱，延津县长老史是老费推荐的，老费出事第二天，新乡专员老耿就免了老史的县长。老史种菜是为了韬光养晦，看来这菜也白种了。老史卷铺盖卷回福建时，锡剧班子的男旦苏小宝来送他，拉着老史的手，又哽哽咽咽哭了。老史倒没哭，说：

“都笑话我韬光养晦，其实我从这件事上，收获最大。”

苏小宝：

“到了这种时候，你还说笑话。”

老史正色：

“我说的是实话。这群鸡巴人，弄了几千年，还弄这些，没啥指望了。”

接着感叹：

“可惜的是，不能再手谈了。”

苏小宝执着他的手：

“我跟你走。”

老史：

“是县长，才能手谈；不是县长，跟我走也无用了。”

又说：

“手谈，也不是光用手的事。”

老史走后，延津的县长换成了老窦。老窦是专员老耿遴选的，是他姥娘家一个表弟。上回延津县长小韩被撤，省长老费推荐老史，就内举不避亲，这回老耿也不避亲了。老窦是行伍出身，在队伍上当过团副；战场上打瘸一条腿，从队伍上退了下来。一个瘸子，性子却躁，说一句话，带三个“鸡巴”。老窦爱说的一句话是：

“少鸡巴跟我啰嗦，我他妈是个丘八。”

丘八不韬光养晦，所以不喜种菜，本性不改，喜欢打枪；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县政府后院的菜园子，改成了靶场。自此，延津县城一天到晚枪声不断，生人以为起了战争，其实是延津的县长在打枪玩。这枪声，倒是镇住了外来的贼；延津的社会治安，一下反倒变好了。延津的治安变好了，但菜园子被改成了靶场，吴摩西马上失业了。春天种下的菜，也被老窦一高一低两只马靴踏得稀烂。吴摩西得罪过前任县长老史，老史没把他赶走；新上来的老窦，吴摩西与他只见过一面，老窦只对他说了一句话：

“种什么鸡巴菜，滚蛋！”

吴摩西只好滚蛋，回到“吴记馍坊”，专心揉馒头。吴摩西伤心之余，也有些庆幸，多亏半年前入赘到“吴记馍坊”，现在有个退路，不然仍得流浪街头去给人挑水。当时入赘不入赘，他还拿不定主意，曾找牧师老詹商量，老詹看透他的情形，倒赞成他入赘。老詹一辈子传教不见起色，但关键时候，倒给吴摩西指点了迷津；吴摩西又有些感激老詹。老詹唯一没说准的是，当时不让吴摩西把命运系到老史身上，说老史这个人靠不住；谁知到头来不是老史靠不住，是顶替老史的人靠不住。不能种菜回家揉馒头，对吴摩西倒无大碍，吴香香却觉得上了吴摩西的当。当初她找吴摩西除了为找个男人，还想找个靠山；现在一夜之间，身后的靠山说坍就坍了，吴摩西又成了吴摩西；靠山一失去，吴摩西就不值钱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后悔当初打错了算盘。全不知她不是上了吴摩西的当，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也不是上了县长老史的当，是上了省长老费的当；也不是上了省长的当，是上了总理衙门的当。不管上了谁的当，吴摩西成了吴摩西，“吴记馍坊”的馒头就成了个馒头。吴摩西成亲时，老史曾题过“敢作敢为”四个字，一气之下，吴香香将制成的牌匾从门头上摘下来，用刀给劈了。题字人一倒，不劈也成了笑柄。原以为靠山失去只是个馒头，没想到吴摩西回“吴记馍坊”揉馒头卖馒头的第二天，就被倪三打了一顿。被人从县政府赶出来，不是件多么光彩的事，吴摩西回到馒头铺，想在家躲几天，再出门见人；但吴香香觉得，既然县政府的差事丢了，吴摩西就该将功补过，多给馒头铺出力，除了在家里揉馒头和蒸馒头，还得替她到十字街头卖馒头，她好在家里张罗别的。吴摩西害怕到了十字街头，碰到钉鞋的老赵，卖熏兔的豁嘴老冯，棺材铺的老余……吴摩西为啥从县政府被撵出来，他们肯定要问个底儿掉，一时也与他们解释不清。但吴摩西又不好说怕出门见人，便说自己过去没卖过馒头，只卖过豆腐，隔行如隔山，能不能停两天再上街。他搔着头：

“不知道咋吆喝呀。”

吴香香马上急了：

“过去你在县政府当差，天天图个清静；现在就剩下光身一人，难道还让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倒在家里坐着？”

吴香香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于是第二天五更起床，揉过馒头，蒸过馒头，天也亮了，吴摩西便推着馒头车出门，硬着头皮向十字街头走去。过去这个时候，是去县政府上差的时候，又对老史和种菜有些留恋。推着馒头车正走着，打更的倪三趔趄着脚步，从一条胡同里钻出来，大老远，就喊吴摩西：

“那谁，你站住。”

吴摩西站住，倪三斜睨着眼睛：

“当初你娶亲时，为啥不请我喝喜酒？看不起我老倪？”

吴摩西哭笑不得。娶亲已是半年前的事，为何今天又重新提起？就算是昨天娶亲，二人非亲非故，自个儿成亲，为啥非得请他喝酒？自己结一门亲事，当初连爹娘兄弟都没告知，别说一个外人打更的。这跟看起看不起人是两回事。吴摩西以为倪三喝醉了，不与他计较，转身要推车走。没想到倪三大步奔来，不由分说，一脚将吴摩西的馒头车踢翻，馒头登时滚了一地；又一脚踢翻吴摩西，掏出两个醋钵大似的拳头，照吴摩西脸上乱打：

“谁给你撑腰，你敢看不起倪大爷？这气我憋了半年了，今天也让你知道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

一时三刻，吴摩西脸上似开了个油酱铺，红的，黑的，绛的，从鼻口里涌出来。天亮正是赶早市的时候，许多人便上前围观；见是倪三打人，也无人敢劝。倪三打累了，才仰起身，指着吴摩西：

“给我滚回杨家庄，这里没你待的地方。不然我见你一回，打你一遍！”

趔趄着脚步走去。吴摩西这才听出些话头，倪三打他，并不为成亲没请他喝酒，背后另有原因。吴摩西挨打是在上午；下午，给吴摩西说媒的驴贩子老崔，也挨了倪三一顿打。倪三打老崔，比打吴摩西下手更狠，将老崔一只胳膊都打折了。不管是吴摩西或是老崔，两人过去皆蒙在鼓里，现在每人挨了一顿打，终于明白，这亲也不是好结的。媒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缘故。追根溯源，明白倪三背后，有姜家指使；倪三收了姜龙姜狗的东西，现在来替姜家出气。过去吴摩西在县政府，无人敢招惹他；如今吴摩西被新县长老窦赶了出来，他们就把仇报到了今天。驴贩子老崔，也跟着吴摩西吃了挂落。驴贩子老崔挨打之后，并不怪倪三，开始怨恨职业说媒者老孙。明知前边是个火坑，半年前自己不跳，唆使别人跳。挨打不算受欺负，被人蒙了，就算受欺负了。挨打之后，老崔没找倪三说理，托着折胳膊，来到县城东街老孙家。老孙也听说今天吴摩西和老崔分别挨打的事，隔着门帘，见老崔来了，慌忙又躺在床上装病。待老崔进屋，来到他床前，他闭着眼睛呻吟：

“老了，天天七歪八病的。”

又伸出一把手，有气无力地说：

“这一回不同往常，五天了，水米没打牙。”

老崔一把将被子给他掀开：

“还他妈装，老东西，我跟你没完！”

老孙见老崔急了，只好翻身坐起，不装了，开始一迭连声地向老崔赔不是：

“兄弟，啥也别说了，怪我。”

又说：

“半年了，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又翻旧账。”

又说：

“当初想着开个玩笑，没想到差点儿出了人命。”

又说：

“先看胳膊，不管花多少钱，我出。”

看老崔仍一腔怒气，忙伸过自己的脸：

“你要还不解恨，再打我一顿。”

倒弄得老崔哭笑不得，下决心今后专心贩驴，不再说人的事。这倒正中了老孙的下怀。

吴摩西挨打之后，头是晕的；一是倪三拳头大，二是没有防备，一拳一拳，皆打在脸上。待倪三走后，从地上爬起来，手一抹脸，沾了一手血；从地上捡起土馒头，放回车上馍篓里，馒头成了红的，馍篓也沾满血迹。当众挨打，比从县政府被赶出来还丢人，吴摩西不好再去十字街头卖馒头；馒头成了血馒头

和土馒头，也没法再卖。顶着一脸花，也不敢回家，只好推起馒头车，先去了过去挑水时住的货栈。打一盆水，先洗头脸，掸了掸身上的土；又打一盆水，把车上的馒头，一个个擦干净；擦完馒头，又擦馍篓；待上下收拾干净，才推起馒头车，回到西街馒头铺。出门挨了一顿打，不是件有脸的事，吴摩西想将这件事瞒下，等回过神儿来，再慢慢料理；但清早出门，转头又回来了，得给吴香香编一个理由；想出的理由，准备说肠子疼。一手推车，一手捂着肚子进了家门，没想到吴香香已经知道他挨打的事，正泪一把鼻涕一把，坐在老鲁送的竹椅上哭。吴摩西知道事情瞒不住了，将手从肚子上移开，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一句话说岔了，两人就打了起来。”

吴香香又哭：

“挨打就是挨打，别说也打了别人。”

吴摩西看又瞒不住，说：

“还好，没伤着筋骨。”

吴香香倒没说筋骨的事，而是说：

“我当初找你，不光图你在县政府。”

吴摩西：

“啥？”

吴香香：

“听说你过去杀过猪，想着能支撑门面；没想到你卖馒头头一天，就挨了打。”

吴香香不提这个话头，吴摩西还把自己过去的职业给忘了；经她一提，热血开始往上沸腾。吴香香：

“没你的时候，我没受过这么大委屈；有了男人，男人倒被人欺负。这要开了头，你天天挨打，馒头铺的生意也别做了。”

又说：

“你以为打你只为打你，人家的意思，是要赶咱们走。你要有地方让俺娘俩落脚，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你要没地方落脚，还想在这个地方跟俺娘俩混下去，你想忍过去，怕是人家也不答应！”

又说：

“孩子他爹在的时候，别说是人，就是苍蝇蚊子，也不敢落下叮一口；自他一死，我们就成了没用的人了。”

接着拍着地又哭：

“我那苦命的人哪，你咋走得这么早哇。”

似在哭姜虎，又似在说吴摩西；似在说吴摩西，又似在将吴摩西。吴摩西听后，觉得吴香香说的也有道理。倪三今天打他，如果仅仅为了个打，似还能忍过去；如是要赶他们走，吴摩西却没地方去。吴摩西一个人有地方去，随便混个差事，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带着老婆孩子，就没地方去了。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就是杨家庄。不说杨家庄吴香香愿不愿去，就是吴香香愿去，吴摩西也不愿去。半年前成亲，他没有告知老杨，两人也算彻底掰了。这些年从杀猪起，到去染坊挑水，到跟老詹当徒弟，去老鲁的竹业社破竹子，再到沦落街头挑水，到去县政府种菜，到入赘“吴记馍坊”，一步步走来，没有一步不坎坷；步步坎坷，好不容易有个安生日子，有人又要赶自己走。步步坎坷没把吴摩西逼到绝路，一个互不相干的倪三，倒把他逼到了绝路。吴香香哭声越来越高，吴摩西心头的火苗也越蹿越高，突然转身去了厨房；待出来，手持一把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吴香香看他拿刀，止住哭问：

“干啥去？”

吴摩西：

“我去杀了倪三。”

吴香香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知道你就是这个，打你的是倪三，背后指使打你的人是谁呢？”

吴摩西脑子一下子又醒了过来，拎着牛耳尖刀出门，像驴贩子老崔一样，没去北街找倪三，反大步流星，向南街“姜记”弹花铺走去，要找姜龙姜狗算账。出门时一腔怒火，待走到十字街头，心里又开始发虚。姜龙姜狗他也见过，虽不及倪三粗壮，但也五尺五高；倪三一个人还好对付，姜龙姜狗兄弟两个人，自己怕不是对手。虽然过去杀过猪，但没杀过人。几年之前，也曾动过杀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的念头；但走到马家庄，并没有动手，只是在心里把几个该杀的人想了一遍。真到杀人，自己未必下得去手；不敢杀人，出门为啥带刀呢？这时又觉得自己的老婆吴香香不是一般的女人：别人家遭了横事，妻子皆劝丈夫不要节外生枝；这里丈夫刚挨打，她又唆使丈夫去杀人。但人已拎刀上了路，就无法再退回去；再退回去，不但怕吴香香笑话，也无法向所有人交代。因快到中午，县城街头赶集的人正多，看吴摩西拎着一把刀在街上走，知道这桩婚姻内情的人，便知道火药桶炸了，皆放下手中活计，跟在后面看热闹；不知晓的，稍一打听，也知晓了，也跟着看热闹。如果无人知晓，吴摩西半路还可以躲避；现在众人簇拥，反倒不好再退回去。吴摩西硬着头皮来到“姜记”弹花铺，弹花铺一丈开外，有一个碌碡，碌碡半截戳在土里；吴摩西撤一下身子，脚踏碌碡，壮着胆子大喊一声：

“姓姜的，你给我出来！”

指使倪三打吴摩西和老崔者，正是姜龙姜狗二兄弟。姜龙姜狗生气不单是气吴香香招婿入赘，从此馒头铺永远姓吴；而是半年之前，吴香香从提亲到结亲，只用了三天，没给姜家留反应的余地，就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当时吴摩西在县政府种菜，是县长老史看上的人，姜龙姜狗对他也无可奈何；现在老史出了事，吴摩西被新县长赶了出来，成了一个卖馒头的，便将倪三找来，给了他五块钱，让他先将吴摩西和老崔教训一顿。老崔虽然可恶，但与馒头铺无关；教训吴摩西，就不光图个教训，像戏台子上唱戏一样，今天只算弦子拉了个过门，大戏还在后头呢；打了头一顿，就有第二顿，直到把吴摩西打跑。这时打跑的就不止是吴摩西，还有吴香香母子二人；吴香香不招赘还不好赶她，如今招了个外人，倒给赶他们提供了方便。这时赶他们，就不光图个馒头铺，还有半年来憋着的闷气。姜龙姜狗过去见过吴摩西在街上挑水，人说什么，他听什么，一看就是个懦人；后来虽然进了县政府种菜，也常被人支使，整日跑得像个陀螺，又是个没主张的人，会一打就跑；头一回不跑，打几回就跑了。没想到吴摩西刚挨头一回打，就有了主张，没等再打，拎着刀就杀上门来。姜龙姜狗本要出去跟吴摩西对打，但被爹爹老姜拦住了。老姜还是上了些岁数，看吴摩西拎着刀，怕因此出了人命；如果出了人命，不管死的是谁，就不光是馒头铺的事了。吴摩西大喊一声过后，姜家无人出来；但一条牛犊般大的狼狗，呼啸着冲出门，扑向吴摩西。不出人放狗，也是老姜的主意。老姜的意思，放出一条狼狗，将吴摩西吓跑，事情暂时有个了结，回头再慢慢计较；没想到适得其反。如果是姜龙、姜狗二人出来，吴摩西倒不知如何对付；现在冲出一条狗，吴摩西倒精神起来。因吴摩西过去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杀猪之前，先拿狗练过手。杀人吴摩西犯怵，杀狗吴摩西属重操旧业。待狗扑过来，吴摩西侧身一躲；待狗转身，他已抓住狗的一条前腿，手起刀落，那狗应声倒地，从脖子到胸腔，裂开一条大口子，血“忽”地喷出来，溅了吴摩西一脸一身，狼狗花花绿绿的肠子，流了一地。围观的人群，“噢”地叫了一声好。吴摩西染了一身血，自个儿倒被自个儿的英勇感动了，更加大声喊：

“狗已经死了，该换人了！”

按说姜龙姜狗这时出来，两个人杀一个人，吴摩西还不是对手。如果在狗之前，两人敢出来；现在见吴摩西动了真格的，一条大狼狗，被他手起刀落杀了，反倒有些发憷。或者说，正因为是兄弟二人，无人敢先出来；因见动了刀子，各人的老婆拉住各自的丈夫，盼着另一个人先出来，外面一个血人，明显是要拼命，为何让自己丈夫先死呢？最后姜龙姜狗都没有出来，出来的是“姜记”弹花铺的老掌柜老姜。老姜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远远站在自家门口，看着吴摩西：

“大侄子，你搞错了吧？打你的人须不姓姜。”

吴摩西见出来一个老头，话头又往别处扯，知道姜家心里发怯了；姜家发怯，吴摩西倒来劲了：

“大爷，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老姜：

“你别误听小人言，咱们结下冤仇。”

老姜越这么说，吴摩西心里越有底，今天丢不了命，但也不敢将弓弦绷得太紧，也说：

“大爷，给您留着面子呢。按我的脾气，不用等谁出来，早拿刀冲进去了；虽不能说让姜家满门抄斩，但像刚才杀狗一样，见一个杀一个，我做得出来。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我是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老姜浑身打着哆嗦：

“大侄子，不管这事的来龙去脉，事情不能够到那种地步。虽说之间有些误会，但你现跟着我儿媳过日子，说起来也算我的续儿子；看在我年岁分上，听老汉一句话，事情到此为止，知道你了，回去吧。”

吴摩西又往前逼了一步，跨到街道正中，挥起刀子，往自个儿脸上杠狗血：

“大爷，今天没个说法，我不会回去。”

老姜果然上了吴摩西的当：

“不会让你白回去，给你个说法。”

吴摩西：

“啥说法？”

老姜：

“过去的事一概不提，从此两家和好。”

吴摩西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意思是还不答应。老姜拍了一下大腿：

“再给你加两葫芦棉籽油，回去炸油馍吃。”

棉籽油就是轧棉花脱出的棉籽，又轧出的油；弹花铺不缺这个。吴摩西见火候已到，怕再扯别的节外生枝，这时说了话：

“大爷，我不要两家和好。”

老姜：

“那你啥意思？”

吴摩西：

“两家永不来往。”

老姜想了想，拍了一下大腿：

“你说得也对，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永不来往，就是两家永远和好。”

吴摩西浑身是血，拎着两葫芦棉籽油，从南街往西街走。这时围观者人山人海，不亚于元宵节闹社火。“吴摩西大闹延津城”，从此成了一个话题；几十年后，还在延津流传。吴摩西往回走的时候，心里倒开始后怕，后脊梁一阵阵出冷汗，腿一走一软。今天能活着回来，算是命大。待进得馒头铺，吴香香见他得胜而归，一把抱住他，亲他的脸：

“亲人。”

吴摩西一身狗血，站在那里。除了觉得浑身马上要散架，突然觉得这个亲着喊他“亲人”的人，他与她不亲。

姜虎在时，姜家馒头铺一天蒸七锅馒头。头天晚上发三缸面；第二天五更鸡叫，夫妻俩起床，开始揉面，蒸三锅馒头；每锅罩七个笼屉，每个笼屉放十八个馒头；待蒸好，卸下三百七十八个馒头，放到两个馍篓里，这时天刚放亮，将馍篓装车，推到十字街头去卖。一个早上，一个上午，能将馒头卖完。下午再蒸四锅；待蒸好，卸下五百零四个馒头，再推到十字街头去卖。这一卖要到夜里。天黑了，点上麻油灯，一直卖到倪三打更。收摊子回到家，接着发面。姜虎死后，剩吴香香一个人，吴香香每天改蒸四锅馒头。早上两锅，下午两锅；夜里不卖。现在“娶”了吴摩西，吴家馒头铺又恢复到每天蒸七锅馒头。头天晚上发面，第二天五更蒸三锅馒头，下午蒸四锅馒头，推到十字街头去卖；一直卖到夜里，倪三出来打更。“吴摩西大闹延津城”之后，倪三也吃了一惊。过去不见吴摩西说话，见他就躲，原来竟敢杀人。一时摸不清吴摩西的来路，倒对吴摩西客气许多。倪三的客气不在嘴上，见了吴摩西，仍愣着眼，有时还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意思是：

“你敢杀别人，可敢杀我？”

但倪三家一断顿，就去集市的摊铺上乱拿东西：拿张家的葱，王家的米，李家一条子肉。过去姜虎卖馒头时，倪三还拿过姜虎的馒头；如今换成吴摩西卖馒头，倪三倒从无拿过吴家的馒头，证明心里给吴摩西留着面子。吴摩西当时大闹延津城也是虚张声势，阴差阳错杀了一只狗，现在见了倪三，也不借题发挥，双方不远不近，保持一段距离。

日子一天天过去，半年馒头卖下来，吴摩西发现自己不喜欢卖馒头。发面、揉面、蒸馒头是个力气活，他倒不怵；卖馒头不用出力，他倒不喜欢。不喜欢卖馒头不是不喜欢馒头或卖，而是卖馒头老得跟人说话。前年跟师傅老曾学杀猪时，到了年关，师傅老曾的老寒腿犯了，走不得路，吴摩西那时还叫杨百顺，一人上阵，出门杀猪，老得跟人打交道，跟人说话，心里就有些犯怵。但卖馒头的犯怵和杀猪时的犯怵又有不同。杀猪时跟人说话，应对的只是一头，一天只在一个主顾家杀猪，顶多两家，还好应付；而且杀猪主要是杀，说话还在其次；就是说话，在张家杀猪，与在李家杀猪同一个套路，话准备一套，可应付多家。如今卖馒头是在十字街头，买馒头者人多嘴杂，一人一个长相，一人一个脾气，一人一个说话的路数；做生意跟人说话，又与平日说话不同，平日说话照着自己的心思，做生意得照着别人的心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一天馒头卖下来，卖馒头不累，说话累；到了倪三打更，浑身像散了架。这时想起来，还不如过去给人挑水，挑水不用多说话，只讲出把子力气；一个挑水的，主顾还讨厌你多嘴多舌。在十字街头卖馒头，有时也碰到熟人，如牧师老詹、竹业社掌柜老鲁，还有卖葱兼给老詹骑脚踏车的小赵，与生人说了半天话，见到他们，倒觉得亲切。接着又觉得，日子过得累不单是不喜欢卖馒头，比卖馒头更累的是，他与吴香香不对脾气。不对脾气不是说她曾唆使吴摩西杀人，吴摩西与她不亲；比让去杀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过起琐碎日子，两人说不到一起。杀人是一时的事，过日子可是细水长流。吴摩西跟人说话吃力，吴香香跟人说话不吃力。两个人在说上不一个秉性，办起事来就更加不一样了。吴香香看吴摩西卖一天馒头下来，因为个说，就累得浑身像散了架，先在嘴上，就有些看不上他；看他舞社火，能把阎罗舞成潘安，到得眼前，却是一个闷嘴葫芦，连话都说不到点上，何况做？在外边不会说话还在其次，两人回到家里，不管是发面，或是揉面，或是蒸馒头，吴摩西也皆无话。甚至夜里到了床上，干起那事，吴摩西也无话垫着，上来就干，也让吴香香哭笑不得；干比不干还让吴香香憋得慌。吴香香娘家是吴家庄一个皮匠，她爹就是个闷嘴葫芦，她娘是个快嘴。她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她娘一天得说一千句话；话多不一定能占上风，还看谁能说到理上；问题是她爹话虽少，但句句也说不到点上；她娘话多，不管在不在点上，都将那十句给淹了。吴家庄都知道，老吴家是老婆做主，男人只是个摆设。吴香香在说话上像她娘。但吴香香说话和她娘又有不同。她娘不识字，话虽然多，一多半是胡搅蛮缠；吴香香上过三年私塾，话能往理上说，不但能往理上说，偶尔还能抓住事情的骨节，正是因为这样，更能挑出人的毛病。吴香香当初嫁给姜虎，姜虎虽也不爱说话，但脾气犟，动不动就打人，吴香香降不住他；“娶”了吴摩西，吴摩西虽然大闹过延津城，但日子过久了，发现他为人做事处处懦弱，便知道他的大闹延津城也是一时逞能，也就处处不怵他，反倒事事压他一头。渐渐，在吴家馒头铺，也像吴家庄老吴家一样，十件事有九件事，全由吴香香做主。吴香香像个男的，吴摩西倒像女的。吴摩西“嫁”给吴香香，倒也名副其实。到十字街头卖馒头，有时是吴摩西一个人，有时是夫妻两个人，全看家里忙闲。如果是夫妻两个一块儿卖馒头，来买馒头者，皆与吴香香说话，不与吴摩西说话，好像吴摩西是个摆设。一些浪荡子弟，买馒头时，也与吴香香说些风话，占些嘴上的便宜；吴香香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浪荡子弟拿起篓里的馒头，在手里掂了掂：

“馒头不大呀。”

吴香香知道他说的是另一个意思，便说：

“给你蒸个山？你吃得下吗？”

浪荡子弟盯着吴香香的胸脯：

“也不白，没那个馒头白。”

吴香香皮肤白，在县城是出了名的。吴香香：

“那个馒头白，你吃了得给我叫娘。”

吴家馒头铺平日蒸馒头，逢年过节，也蒸包子。浪荡子弟：

“哎哟，包子里没馅呀。”

或者：

“馅里没肉。”

吴香香知他说的也是另外的意思，朝地上啐了一口：

“给你包里一头牛，出来顶死你！”

浪荡子弟并没占着一句便宜，还被吴香香拐着弯骂了一顿。众人都笑了。因是说笑话，不能当真，吴摩西也笑了。这些应对的话，吴摩西就想不起来，倒也佩服吴香香的脑子比自己灵。或者说，吴香香跟姜虎过的时候，吴香香的口才被姜虎压住了；现在换了吴摩西，吴香香就成了吴香香。卖馒头有吴香香在，馒头就卖得快，好像大家不是来买馒头，而是来听吴香香拐着弯骂人；吴香香不在，剩下吴摩西一个人，馒头就卖得慢，一直卖到倪三打更，还要剩些筐底。夜里回去，吴香香见馒头卖得不如意，便说吴摩西。如果吴香香心情好，就是小说；如果心情不对，就是大说，直把吴摩西说得头昏脑涨。好像吴摩西活了二十年，连说话办事都没学会，一切得从头再来。就是从头再来，一切从何入手呢？吴摩西又想，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说，一个人总被另一个人压着，怕是永无出头之日。但又想，县长老史已经走了，自己已被新县长老窦赶了出来，与沿街挑水比，总算有个家，每天能吃得饱，身上穿的，也比过去体面许多；不被吴香香压着，自己还能到哪里去？还是有求着别人的一面。面上求着别人，话上就得吃些亏，也不全是口才的问题。便也不再多想，遇到吴香香说他，他想起话来，就回一嘴；想不起来，就闷着头不说话。十次有八次，想起的时候少，想不起的时候多。

吴香香有个女儿叫巧玲。这年五岁了。巧玲从小调皮，一岁多的时候，她玩的时候，总得有人看着她；稍不留意，她不是打碎了桌上的灯盏，就是在灶怀里玩火，燃着了柴草，得赶紧用水泼灭，不然房子就燃着了。巧玲三岁那年，得过一场大病。起初是小病，中秋节吃月饼，吃坏了肚子，拉些痢疾。姜虎和吴香香没当回事，也是图省事，让她误吃了江湖郎中几颗药丸，痢疾倒是止住了，开始发高烧。姜虎只好回头再找正经的药堂。县城北街老李家有一个“济世堂”，“济世堂”有一个坐堂的中医叫老缪；让老缪看过，巧玲又吃了老缪几服中药，高烧仍是不退，脖子向后肘着。姜虎只好雇马车到新乡“三味堂”，巧玲吃了“三味堂”几服中药，高烧退了，头也回到了脖子上，肚子又开始拉东西。这次不拉痢疾，开始拉虫子。拉出的虫子倒也不大，芝麻粒大小；但每次能拉出十来粒，在粪便里涌动；一粒看着不大，十来粒滚到一起，搁在人肚子里就受不了。巧玲天天捂着肚子喊“哎哟”，一个月下来，瘦得像个小鬼。姜虎只好又雇马车到开封“悬壶堂”，吃了“悬壶堂”几服中药，虫子终于不见了，脸上又开始出斑疹。又雇马车到汲县“回春堂”去看斑疹，前后去了三次，吃了“回春堂”二十多服中药，脸上的斑疹才一点点消退，人渐渐胖了起来，有了个人模样。一场病看下来，前后花了半年时间，百里之内的药堂，算是跑遍了。本是一泡痢疾，蚂蚁般的事，最后拐了几道弯，变成了一头大象；本为图省事，反倒多花出去几十倍的工夫，几十倍的钱。更让姜虎和吴香香懊恼的是，巧玲病是好了，但从此落下个胆小。过去无法无天，现在变得胆小。但她这胆小不是一般的胆小；一般胆小是见啥怕啥，巧玲胆小是只怕外边，不怕家里。外面天一黑她怕；街上一有热闹，别的孩子是往街上跑，巧玲是往家里跑；与别人家孩子闹了别扭，别的孩子打她，她不敢还手，只会哭。但在家里，似换了一个人，仍敢玩灯玩火，敢跟吴香香顶嘴；吴香香说东，她非说西；吴香香让她撵狗，她非撵鸡。但在家里仍怕天黑；吴摩西没“嫁”吴香香之前，她夜里得跟娘睡；吴摩西来了之后，她只好一个人睡；但夜里睡觉，屋里得通宵点灯。吴香香嫌她是夹尾巴狗，只会在家里汪汪，不太喜她。吴摩西进门之后，一开始和巧玲不熟，两人互不来往；后来熟了，倒有些脾气相投：共同不喜欢外边。吴摩西与吴香香说不着，与巧玲说得着；巧玲与吴香香顶嘴，与吴摩西不顶嘴。能说到一起，哪里还用顶嘴？馒头铺蒸馒头要买白面；十天一次，吴摩西要到四十里外白家庄老白的磨坊拉面。县城也有磨坊，但白家庄老白磨坊的面，每斤要比县城磨坊便宜二厘，面的黑白，也差不到哪里去；一斤差二厘，一次拉两千斤面，也差出四块来钱；四块来钱，是卖一天馒头的赚头；所以十天一次，要去白家庄拉面。从县城到白家庄，去时四十里，回来四十里，共八十里；套一个毛驴车，要走一天时间。吴摩西去白家庄拉面，就不用到十字街头卖馒头；去拉面的时候，巧玲爱跟吴摩西去白家庄。吴摩西在别人面前不会说话，但跟巧玲在一起，嘴倒变利索了。赶着毛驴车，两人边走边聊。吴摩西问：

“巧玲，昨晚做梦了吗？”

巧玲：

“做了。”

吴摩西：

“啥？”

巧玲：

“水淹了床。”

吴摩西：

“你干啥了？”

巧玲：

“我骑了一头牛。”

巧玲管吴摩西叫“叔”，不叫“爹”。这样称呼吴摩西，起先是吴香香的主意；后来叫顺了嘴，就没再改口。吴摩西对自己叫啥都不在乎，才有了今天的“吴摩西”；对一个外来的称呼，叫“叔”或是叫“爹”，倒也不大计较。往往毛驴车一出县城，巧玲就说：

“叔，今天要早点儿回来。”

吴摩西知道巧玲怕天黑，从白家庄回来得晚，就会走夜路。但吴摩西看看天，故意逗她：

“刚出门，日头就老高了；到了白家庄，还得装面；接着还要打尖；往回走，怎么也得赶上天黑。”

巧玲：

“要是天黑了，你还让我钻到被窝里，把口扎严实。”

每次去白家庄拉面，吴摩西都带上一床被窝。如果天黑，巧玲就钻到被窝里，让吴摩西用麻绳将被窝扎上；扎上口，巧玲就觉得把天黑挡在了外面。吴摩西：

“给你扎上口，你不能睡着，得跟我说话。”

巧玲：

“我不睡着，跟你说话。”

但如赶上天黑，十次有八次，巧玲在毛驴车的被窝里睡着了。一开始没有睡着，但话说不上十句，就睡着了。吴摩西“嫁”吴香香时，还嫌寡妇带一个孩子；现在看，幸亏有这个巧玲。一家三口，就这么磕磕碰碰，过了下来。唯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吴摩西和吴香香在一起好些日子，吴香香不见有喜。有喜无喜，吴香香倒不着急；就是有喜，再生个吴摩西？吴香香不着急，吴摩西也不敢着急。再说，这也不是着急的事。转眼秋去冬来，就到了年底。一到年底，大家都开始张罗过年的东西，也是馒头铺生意最好的时候。平日一天蒸七锅馒头，现在一天蒸十锅馒头，还不够卖。腊月二十七这天，吴香香在家盘账，吴摩西一个人到十字街头卖馒头；买馒头的人多，吴摩西嘴不停，手也不停，忙得满头大汗。这时县城东街卖熏兔的老冯来到馒头摊前，老冯是个豁嘴，先说：

“馒头不白呀。”

吴摩西仰起脸，见是老冯，知是开玩笑，笑了。老冯：

“心里痒痒了没有？”

吴摩西不知老冯指的哪一方面，脑子有些蒙。老冯：

“眼看又到年底了，该玩社火了，你还得来呀。”

吴摩西恍然大悟，又笑了。想起豁嘴老冯还是社火会的会首。一年下来，先在县政府种菜，如今只顾蒸馒头卖馒头，把个社火给忘了。去年不玩社火，他还进不了县政府，接着还成不了亲。正是因为成亲，今年不比去年，如是去年仍在挑水，吴摩西能马上答应会首老冯；但今年“嫁”了吴香香，玩社火要玩七天，会耽误做生意，吴摩西就不敢自专。虽然玩社火是在元宵节，馒头生意没有年前好，但元宵节串亲赶庙会的人多，馒头也比平日好卖。老冯见他不回答，也知他做不了吴香香的主，便说：

“年前给我回信。只要你答应，阎罗还是你的，让杂货铺的老邓，去扮媒婆。”

又说：

“你不要忘了，去年舞社火，就给你带来了好事，说不定今年的社火，又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吴摩西摇头一笑。哪能舞一回社火，带来一回好运气？有头一回，不一定有第二回。但不提社火吴摩西就把它忘了，一提社火，吴摩西心里真痒痒起来。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如今天天揉馒头蒸馒头卖馒头，日子是太实了。正是因为太实了，所以想“虚”一下。当天卖馒头到倪三打更。因是年前，吴摩西一个人，也把十锅馒头卖完了。推着空车回家，吴香香见他馒头卖完了，也有些高兴。也是趁着吴香香高兴，吴摩西洗了手脸，躺在床上，便与吴香香说起元宵节玩社火的事。吴摩西想着，虽然两人平日不对脾气，但共同从春天忙到年根，直直忙了大半年，该让人喘口气了。但出乎吴摩西意料，吴香香想也没想，一口就回绝了。回绝不是吴香香不喜欢社火，而是吴摩西平日连馒头都卖不好，不想着借过节将功补过，脑子里还想着玩；耽误生意倒在其次，而是吴摩西这人没心；平日说他那么多，看来都白说了。不是气耽误生

意，是气这个白说。但她不说白说，仍说生意：

“你要去玩，生意谁做？”

吴摩西：

“我都想好了，先头天里发好面，平日五更起床，到时候我三更起床，揉面蒸好馒头，白天不耽误你卖。”

吴香香：

“我去做生意，你去玩，照我看，夜里你也别蒸，白天我也不卖，咱都歇着。”

吴摩西知道她说的是气话，退一步说：

“要不咱俩一人一天，轮着做生意，我隔一天一玩。”

吴香香本不生气，见他讨价还价，就生气了。生气不是他退一步还要玩，而是平日以为他没主意，谁知他主意大着呢，早想好了隔一天一玩。吴香香平日说的话，他听不进去，原以为是他没心，通过一个玩社火，知道他有心，就是藏在心里不说；如果平日有心，两人就成了两条心，不听她的话，就成了故意的。这就不是一个白说不白说的事，是她上当受骗的事。吴香香柳眉倒立：

“你明着是要玩社火，心里到底是咋想的？大半年下来你啥也不说，磨磨蹭蹭，到底安的什么心？你从来没把这里当家吧？你就想傍着我们娘俩图个吃喝吧？现在吃够了喝够了，又开始玩了。你不这么死乞白赖要玩，说不定我让你玩；你死乞白赖要玩，我今年偏不让你玩。你今年不但不能玩社火，还得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夜里你该蒸馒头蒸馒头，白天你一个人去街上卖，我在家歇着。你不是有劲玩吗？那就把劲用到正地方。”

吴摩西见她越说越多，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第三件事；已经说的不是社火，成了治气。本不想回嘴，突然想起一句话；能想起一句有力的话，在吴摩西也不容易，吴摩西便脱口而出：

“我是你男人，不是你雇的伙计；伙计到了年关还放假呢。我想玩就玩，你管不着！”

吴香香见吴摩西这么说，愣在那里。这是吴摩西自“嫁”过来，说的第一句硬话。话硬吴香香也不怕；吴摩西说一句，她能说十句。但她什么也没说，抱起被子，去另一屋跟巧玲睡去，把吴摩西一个人撂在床上。接下来三天，吴香香皆与吴摩西分睡；吴香香跟巧玲睡在一起，巧玲屋里，夜里倒不用点灯了。两人别别扭扭，年也没有过好。到了元宵节头前，吴摩西就没随老冯他们舞社火，仍在十字街头卖馒头。没有舞社火这回事，去街上卖馒头会是两个人；出了这档子事，吴香香说到做到，自己在家歇着，去十字街头卖馒头，就成了吴摩西一个人。吴香香：

“自作自受，让你跟我两条心！”

吴摩西叹息一声，天天仍在十字街头卖馒头。但社火队并没有因为吴摩西没来，就停了下来；仍像去年一样，又在县城闹了七天。从阴历十三，直闹到阴历二十。阎罗这个人，今年就换成了油漆匠小杜；杂货铺的老邓，去年阎罗没扮好，今年改扮媒婆。每天他们敲着打着，舞着闹着，从十字街头穿过；人山人海中，吴摩西边卖馒头，边捎带看上两眼。或者，干脆连这两眼也不看了，埋头卖馒头，就当社火不存在。眼里不存在，心里倒更存在了。白天不看，夜里不由自主，像竹业社的掌柜老鲁一样，社火开始在脑子里走。当时老鲁脑子里走的是晋剧，现在吴摩西脑子里走的是社火。表面和吴香香睡在一起，脑子里却锣鼓喧天。共工蚩尤、妲己祝融、猪八戒孙悟空、阎罗嫦娥，人物一个不少；挟肩提胯，仰脸顿足，一颦一笑，还有“拉脸”，过程一步不落。从县城东街舞到西街，又从南街舞到北街。舞着舞着睡着了，梦里又接着舞。有时又梦到社火队人手不齐，老冯又在着急，四处寻找吴摩西来救场；或是自己坐在镜前，正在画脸，老也画不好，但一笔一笔，描的似不是阎罗，而是嫦娥；身扮嫦娥舞着，又脱离了社火队，一身长裙，飘着舞着，奔向了月亮，真成了女的。突然醒来，窗外鸡叫了，觉得一切恍若隔世。五更鸡叫，又得起来蒸馒头。蒸完馒头装馒头，然后推到十字街头去卖。这样脑子不停，连轴转了三天，吴摩西没舞社火，比舞了三天社火还累。正月十七这天上午，吴摩西在十字街头卖馒头，喊着卖着的间隙，竟睡着了。街上一些孩子在玩炮仗，见卖馒头的睡着了，便将吴摩西两篓馒头给抢了。抢的也不是两篓馒头，每一篓都已卖出一多半。吴摩西猛地醒来，开始撵这些顽童。但抓住这个，跑了那个；有的孩子被抓，又故意往抢到手的馒头上吐唾沫，就是将馒头再抢回来，也无法卖了。中午，吴摩西推着空车回家，吴香香已听说馒头被抢的事。大人欺负吴摩西吴香香不急，连孩子都敢欺负他，吴香香急了。天天受人欺负，竟还想着玩社火。吴香香这次急跟以前的急不同，以前急是说吴摩西，或骂吴摩西；说了，也骂了，吴摩西还不长进；不长进没什么，遇事还跟她玩心眼；跟老婆有心眼，出门却被一帮孩子给欺负了。见吴摩西进来，吴香香二话不说，扬手打了吴摩西一巴掌。打完，才找补一句：

“你丢的是你自己的人吗？你连俺吴家祖宗三代的人都丢尽了！”

这是自吴摩西和吴香香成亲以来，吴摩西挨的头一回打。吴摩西本想还手，真打起来，吴香香也不是对手。但吴摩西没打吴香香，只说了一句话：

“去  ！”

转身走了。意思是要跟吴香香一刀两断。吴摩西离开馒头铺，去了过去扛大包的货栈。这时想起来，离开货栈已有一年多光景；重回货栈，仿佛就是昨天，跟吴香香过的这大半年日子，好像只是影子中的事。大正月里，货栈扛大包的伙计，都回家过年了。过年时也无货可扛。无人也好，图个清静。街上又锣鼓喧天，社火队舞到了货栈门前。本来身子又自由了，吴摩西可以去看社火，但吴摩西既没心思出来看，也没脸出来看。心里乱想着，下午转眼过去，到了晚上，吴摩西只顾赌气从馒头铺出来，没带铺盖，夜里只好睡在稻草堆里。货栈墙角，扔着几片装大包的破麻袋，吴摩西便把麻袋片抻开，盖到身上御寒。第二天白天，又在货栈待了一天。饿了，悄悄到货栈对面老刘的烧饼铺赊了几个烧饼。吴摩西以为一天一夜过去，吴香香回过神儿会后悔，或会消气，过来找他，或接着再吵。但吴香香没有露面。这时吴摩西心里又有些发虚，担心吴香香真生了气，也要跟他一刀两断；自己在馒头铺的生活，真要到此为止，从此又得重操旧业，沿街给人挑水，过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又后悔当初挨了一巴掌，不该赌气离开馒头铺，就是跟吴香香打起来，跟吴香香的线头也不会断；现在自己把线头给揪断了，自己怎么续上去呢？说话又到了晚上，吴香香还没有来。吴摩西叹息一声，又扯开麻袋片，准备睡觉。刚要睡着，听到有动静，仰身坐起来，发现巧玲站在自己面前，正在喘气。吴摩西以为巧玲和吴香香一起来的，吴香香在门外等着，让巧玲进来喊他。人不来找他，吴摩西心里有些发虚；有人来找，吴摩西反倒又赌起气来。吴摩西：

“让你妈进来，我跟她有话说。”

巧玲：

“我妈没来。”

吴摩西吃了一惊：

“那你跟谁来的？”

巧玲：

“我自个儿来的。”

吴摩西心里又开始发虚：

“你妈让你来的？”

巧玲摇摇头：

“我妈让我一辈子不理你，是我自个儿偷偷跑来的。”

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

“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

巧玲哭了：

“我想你了。明天该去白家庄拉面了。”

吴摩西潸然泪下。起身，拉起巧玲的手，重回了馒头铺。

十三

“吴记馍坊”旁边，是一家银饰铺。银饰铺的名字叫“起文堂”。“起文堂”的掌柜叫老高。说是一个“堂”，其实就老高一个人，掌柜是他，伙计也是他。老高本不是延津人，他爷爷辈上，从山东逃荒过来；他爷是个拾粪的；他爹是个货郎，推个独轮车，走村串户，卖些针头线脑；到了老高，跟师傅学了银匠的手艺；师傅死后，在县城租了个铺面，耍开了手艺。老高三十来岁，每天守在火炉前，锻造些银的手镯、戒指、耳坠、簪子、孩子狗头帽上的铃铛、虎头鞋上的镶脸等。延津有两个银饰铺，另一个银匠是县城南街的老曹。老高没老曹干活快，但老曹没老高手艺精；县城一多半人，身上戴的银器，皆出自老高的手艺。主顾可以到老高的铺子买银饰；也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把旧的银饰交给老高，让老高用银饰布去擦，银饰本来已经发闷发乌了，经老高一擦，又白晃晃的；或干脆在银水里“炸”一遍，头脸翻新；或不满意这银饰的式样，让老高回一下炉，铸出另一种银饰。如吴摩西与吴香香成亲时，牧师老詹送给吴摩西一柄意大利银十字架，吴香香就交给老高，老高将十字架回了一下炉，给她打了一副水滴耳坠。

老高个头不高，却长得眉清目秀；一眼看上去，不像山东人的后裔，倒像个江南人。老高做银饰时，爱边干活边跟主顾说话；不干活时，嘴倒是闭上的。边干活边说话，说的并不是银饰，而是街上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也是借说别人的事情，来冲淡做活的寂寞。老高说话慢，一句一顿，声音也不高，但句句能说到理儿上。街上的事乱七八糟，经老高一说，丝丝缕缕，都能码放整齐。老高手里有一把檀木小锤，敲打银饰用的；码放完一件事，老高“啷”地敲一下锤，作为了结。老高常说的话有三句。这三句话，常常插在事情的关键处，或是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或是否定一件事后，这件事本来该怎么办，需要一句话铺垫，起个转承的作用。第一句是：

“话是这么说，但不能这么干。”

第二句是：

“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

第三句是：

“要让我说，这事儿从根上起就错了。”

经老高说过的事，十件有九件半，从根上起就有毛病。既然从根上起就有毛病，事后说它还有啥用呢？也就是闲磨牙。

吴摩西蒸馒头卖馒头，也有歇着的时候。卖馒头须是晴天；阴天下雨，街上就无人买馒头，生意就得停下来。但天上下雨，并不耽误老高在“起文堂”敲打银饰。遇上雨天，吴摩西不愿在家待着，便到隔壁老高的银饰铺串门。串门不为别的，就为听老高说话。吴摩西嘴笨，本不喜欢多嘴多舌的人，但老高是个例外。别人认为老高是闲磨牙，吴摩西却不这么认为。吴摩西活了二十一年，以为世上的事，一多半是说不清楚的，只好清楚不了糊涂了；但到了老高这里，事事皆有原因，件件能分辨个明白。巧玲胆小，平日不爱出门，爱在家待着；但巧玲和吴摩西一样，也喜欢老高。当然两人喜欢的方面不一样；吴摩西喜欢老高说话，巧玲喜欢老高敲敲打打，手里就出来许多玩意儿。吴摩西到老高家串门，巧玲像一条尾巴，常常跟着。老高见了巧玲，也拿油馍子给她吃。久而久之，吴摩西与隔壁的银匠老高，成了好朋友。两人一开始说些街面上的事。吴摩西天天在十字街头卖馒头，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事，知道的也多；在街上想不明白，便攒下等着天下雨，一件一件说给老高，让老高去码。后来熟了，也把自个儿的窝心事，说与老高；老高仔细听过，也与他排解。但老高排解事情仅限于街上，吴摩西在街上卖馒头，赵钱孙李，买馒头与吴摩西发生了磨擦；谁是谁非，老高能断个明白。但事情进了家门口，老高就闭口不谈了。吴摩西自进了吴家馒头铺，最窝心的事，并不发生在街上，而是在家里与吴香香脾气不投。如吴摩西刚离开县政府，挨了倪三一顿打，吴香香就唆使他杀人；如今年元宵节，吴香香不让吴摩西玩社火，两人别扭了半个月；如街上的孩子抢了馒头，吴香香扇了吴摩西一巴掌，吴摩西躲在货栈，两天一夜，吴香香也没去找。这些事情说与老高，老高除了陪吴摩西嗑牙花子，并不多说一句话。吴摩西以为他怕招惹是非，但老高不涉及别人的家务事，也能说出一番道理。老高：

“清官难断家务事。”

或者：

“街上的事，只是一个事；家里的事，就不光是事。”

或者：

“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你只给我说了一件事，我如何去断八件事呢？”

吴摩西想想，觉得老高说得也有道理；虽然老高什么也没说，但好像什么都说了，起码吴摩西将这些窝心事说了，有人听着，心里也畅快不少。

老高有一个病老婆，一年有半年，要在炕上躺着。老高的老婆姓白，娘家是吴摩西常常去拉面的白家庄的。有时老高的老婆走娘家，还乘吴摩西去白家庄拉面的毛驴车。老白患的病有些奇怪，这病说来也平常，就是一个羊角风。但她的羊角风与别人的羊角风不同，别人的羊角风就是一个病，该犯才犯；老白的羊角风，却和她的心气连着。她心气顺的时候，一般不犯病；有人惹她生气，一句话不对付，她会立马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抽搐。犯一次病，身体往下弱一次。因有病在身，在家里还压老高一头；老高怕她犯病，十件事有八件事，得听老白的。老白不会生孩子，二人无儿无女；女人不会生孩子也算个短处，但老高怕她犯病，就不敢怪她。吴摩西更明白了老高只说街上的事，不说家务事的道理。吴摩西看到老高也被老白压着，想起自己在馒头铺的处境，心里倒安慰不少。自上次挨了吴香香的打，一个人在货栈待了两天，吴摩西也比过去明白许多。明白不是明白吴香香，而是明白自己；既然遇事跟她计较不得，计较也计较不过她，不如像老高对待老白一样，干脆不计较；或者，反正与她说不明白道理，这时再计较道理，反倒是不懂道理了。吴摩西从老高身上，倒学到不少道理。自此之后，吴香香说啥，他就顺着吴香香的心思来，日子过得倒比过去安稳许多。一个人总顺着别人的心思来，自己心里就有些别扭；但一个人自己别扭，也比再让别人别扭自己强。这也是他喜欢老高的原因。

但吴香香的想法常变，又让吴摩西猝不及防。吴摩西刚“嫁”吴香香时，吴摩西不喜欢卖馒头，吴香香喜欢；一年多以后，吴摩西发现，吴香香也开始不喜欢做馒头生意。虽然两人先后都不喜欢，但不喜欢的原因不同。吴摩西不怵揉面和蒸馒头，喜欢去白家庄拉面；卖馒头老得跟人说话，不喜欢的是个卖。一个馒头生意，有喜欢处，也有不喜欢处。吴香香不喜欢馒头生意，是开始嫌馒头生意小，她更想做的生意，是开一个饭铺。开饭铺扎的本钱要比蒸个馒头大上百倍，只是现在卖馒头没赚够开饭铺的本钱，所以还在卖馒头。夫妻两个，一个心胸比过去大，一个连应付现在都勉强，两人更说不到一块儿去了。两人五更鸡叫起来揉面，接着蒸馒头。吴摩西揉面就是揉面，蒸馒头就是蒸馒头，嘴上顾不上说话，累得一头汗；吴香香揉着蒸着，手便停下来，开始说将来要开的饭铺。将来要开的饭铺，还不是卖烧饼杂碎汤的鸡毛小店，而是能开大席撑得起场子的铺面。饭铺要有十间屋大，同时能开八桌饭；煎炒煮炸，鸡鸭鱼肉，样样齐全。如此算起来，铺面虽比县城东街“鸿膳成”小，但也是个饭庄，不是饭铺。接着又听出，吴香香喜欢饭铺不单是喜欢卖饭的生意，卖饭比卖馒头来钱快，还喜欢卖饭的场面；天天人来人往，掌柜伙计，吆三喝四；还能天天听到肉和菜下锅的声音，厨房里，“嗞啦”一声，锅里腾出火苗，接着扑出一阵油雾。原来不单喜欢这生意，还喜欢生意中的气势。这就不单是要做一桩生意，还有诸多喜欢藏在里面，看来这饭铺是非开不可了。吴香香说着说着高兴了，便问吴摩西：

“你喜不喜欢开饭铺？”

吴摩西本不喜欢开饭铺，比不喜欢卖馒头还不喜欢。因为开起饭铺，明显吴香香是掌柜，自己就是个跑堂的，又得整天跟人周旋；饭铺里客人众多，在饭铺里跟人周旋，比卖馒头还让人头疼。但他放下自己的不喜欢，顺着吴香香：

“喜欢。”

吴香香瞥了他一眼，马上识破了他：

“说的是瞎话吧？”

接着板起脸来：

“把事做错没啥，能说你是个笨，天天嘴里尽是瞎话，到底你要干吗？”

吴摩西看吴香香想急，忙又改口：

“那就是不喜欢。”

吴香香：

“那你到底喜欢啥？”

吴摩西只好说实话：

“我从小喜欢罗家庄的罗长礼，他喊丧很出名。”

吴香香看他一辈子就喜欢个喊丧，倒被他气笑了。

说过喊丧没几天，出了一桩丧事，牧师老詹死了。老詹身体平日挺硬朗，七十多岁的人了，还满延津县跑着传教。得病缘于他住破庙。本来，县长老史走了，新县长老窦到任，老詹应该去要回教堂。但前边县长换过两茬，老詹跟两任县长要过教堂，皆是当头一棒；不要还好，一要，说不定连在延津待下去都难了。新换的县长老窦当兵出身，又喜打枪；他到任以后，将一班戏子从教堂赶出来，把教堂改成了一个兵营，他要在里边训练民团。老詹估计去找老窦，更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也是对县长们彻底失了望，就没去县政府跟老窦理论教堂的事，继续在破庙里住下来。七月十八那天，天气闷热，破庙四处透风，本该不热；但这天一丝风也没有。到了晚上，老詹像别的延津人一样，睡觉上了房顶。房顶被晒了一天，其实也热，但心里觉得比屋里凉快。一直到下半夜，辗转反侧，躺下一身汗，起来还是一身汗，也没睡着。五更时起风了，一下觉得透心地凉快，很快就睡着了。但也被风吹着了。早上起来，鼻子鼜鼜的，开始咳嗽。原定当天要到七十里外的贾家庄传教，吃过早饭，骑脚踏车的小赵也来了。小赵看老詹伤了风，不住地咳嗽；又抬头看看天，天似乎要变，一层层的云，开始从西北堆上来。小赵只是老詹一个脚力，不是老詹的徒弟，他不叫老詹为“师傅”，简单叫个“老头”，便说：

“老头，天要变了，你又咳嗽，今儿就别出去了。”

老詹想了想，本也要打退堂鼓；如果是去别的村庄传教，老詹就在家养病了，但因为是去贾家庄，贾家庄有个弹三弦的瞎老贾，老詹想着传完教之后，还去听瞎老贾的三弦，看看天说：

“不打紧，天阴了，正好日头晒不着，趁个凉快。”

两人便上了路。县城离贾家庄七十里，刚走了十里，飘泼大雨就下来了，把两人浇了个落汤鸡。不但人成了落汤鸡，地上也一片泥泞。眼看去不成贾家庄，两人只好又折回来。脚踏车在泥泞里骑，小赵一用劲，链条又断了，雨中修不得，两人只好步行。骑脚踏车，十里路就半个钟头，顶着风雨在泥泞里走，花了两个时辰。回来之后，两人都病了。小赵病只是个风寒；老詹风寒之上，加上之前的伤风，发起高烧。吃了县城北街“济世堂”几服中药，病不见轻，反倒更重了。从得病到去世，仅用了五天。终年七十三岁。临死前的五天，全在发高烧；临死时，也没留下一句话。一个意大利人，在延津活了五十来年，就这么说死就死了。听说老詹死了，吴摩西大吃一惊。两人除了曾有过师徒名分，吴摩西能走到今天，在馒头铺揉馒头，还多亏老詹的指点。这今天自个儿未必满意，但老詹指点时，却一片诚恳，头一回不以“主”的名义，以“大爷”的名义。当时老詹磕着烟袋，像个上了岁数的爹。吴摩西在十字街头卖馒头时，老詹还常到吴摩西摊上买馒头。虽然已脱开了师徒关系，但吴摩西仍叫他“师傅”。老詹买过馒头递钱时，吴摩西说：

“师傅，算了吧。”

老詹倒明白事理，说：

“如是去你家吃饭，你不能收我的钱；如今你在做生意，就是两回事了。买馒头不给钱，下回我就不好意思来了。”

馒头铺每天出笼的馒头是有数的；如吴摩西在家里能做主，吴摩西不会收老詹的钱；馒头铺由吴香香做主，吴摩西怕回家之后，馒头数和钱数不符，吴香香骂他，便也收下老詹的钱。老詹一死，吴摩西再想，师傅吃几个馒头，自己还收他的钱，不由悲伤起来。吴摩西到十字街头卖馒头，有时还带着巧玲。巧玲跟他去街上仅限于白天，夜里怕黑，就不敢去。就是白天，在十字街头困了，要么哭着闹回家，或是已卖了一篓馒头，让吴摩西把她藏到空篓里，扣上盖子，她在里边睡觉。街上的人知道巧玲胆小，买馒头时故意逗她：

“快跑吧，西关来了个妖怪，专吃小孩的心。”

巧玲“哇”地一声哭了，有时会吓得拉裤兜子。或有人上去抱巧玲：

“巧玲，跟我走，找个地方把你卖了。”

巧玲又“哇”地一声哭了，往馒头篓子里钻。吴摩西便跟逗巧玲的人急，去护巧玲。巧玲见了别人都怕，唯独见了牧师老詹不怕。老詹买馒头时，也低头与巧玲说话：

“孩子，几岁了？”

巧玲：

“五岁。”

老詹马上想起传教：

“可该受洗礼了。”

或买了馒头，马上掰下半个，递给巧玲；巧玲也接下吃。老詹有时也上去抱巧玲，巧玲不让别人抱，让老詹抱。老詹：

“长大要信主呀。”

巧玲：

“主是啥？”

老詹还是老一套：

“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别人听了老詹的话，都嘲笑老詹；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听了老詹的话，倒在那里愣神。为了这愣神，老詹对吴摩西感叹：

“你也许与主无缘，这个孩子，倒像是主的信徒呀。”

又说：

“人在罪恶中，却不自知，让主如之奈何呢？”

又说：

“向罪，是死的；向神，才是活的呀。”

突然有些眼泪汪汪。巧玲倒用小手给他擦泪。吴摩西信主时，老詹这话已听过千百遍，耳朵听出了茧子，也没在意；现在老詹死了，由巧玲想起老詹，不由心里一动，又喟然长叹一声。老詹死时吴摩西不知道，听说老詹死了，已是第二天中午，吴摩西正在十字街头卖馒头；吴摩西赶紧把馒头摊交给旁边钉鞋的老赵照料，赶到城西破庙里吊丧。进得破庙，老詹已经闭着眼睛，躺在草铺上，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延津天主教会归开封天主教会管，开封天主教会见老詹传教四十多年，只发展八个信徒，加上开封教会的会长老雷跟老詹有教义之争，老詹生前，他们拨的经费一年比一年少。现在老詹死了，他们也没来人，只是发了个唁电；唁吊的是老詹，收件人也是老詹，让人哭笑不得。可能他们一是怕花丧葬费，二是要就此跟延津了断，让延津的天主教自生自灭。教义有分歧，分歧的教义教出的信徒，就成了异教徒，大概老雷不愿意承认。老詹在延津有八个信徒，这八个人倒陆续到了。给老詹骑脚踏车的小赵，风寒还没有好，也包着头来了。竹业社的掌柜老鲁，也算老詹的生前友好，虽不信主，也来了。众人盘点了一下老詹的遗物，所剩的钱，刚好够买一口棺材。老鲁把钱交给吴摩西，让他到县城北街老余的棺材铺拉了一口棺材。伏天天热，放不得人，大家第三天就把老詹拉到城外埋了。棺木下葬的时候，八个信主的人，共同念了几声“阿门”。大家知道这次念过“阿门”之后，延津的天主教就要树倒猢狲散，几个人倒哽哽咽咽地哭了。把老詹埋完，吴摩西突然想起一件事，老詹生前除了传教，就爱听贾家庄瞎老贾弹的三弦。最后一次传教，还跟三弦有关；或者说，不是为了三弦，就没有这次传教，老詹也就被雨淋不着了。怎么在安葬老詹时，大家只顾念“阿门”和哭，没想到把贾家庄的瞎老贾叫来，给老詹弹上一曲儿呢？来吊丧的有十一个人，看来大家都没有把老詹的心事放到心上。但老詹已经埋了，再说这些有啥用呢？

大家埋过老詹之后，又回到破庙里。因老詹身后没有亲人，竹业社掌柜老鲁替老詹做东，从西关“老杨羊汤馆”叫了十一碗羊汤，一百一十个烧饼，大家蹲在破庙里，共同吃了一顿丧饭，算是画了个句号。老詹还留下一辆脚踏车，一是这脚踏车快散架了，值不了几个钱，二是卖葱的小赵，用这辆脚踏车载了老詹七八年，也是老鲁做主，脚踏车归了小赵。吃过饭散伙的时候，吴摩西环顾四周，又想起以前跟老詹在这里学经的时候，老詹边讲经，鼻子边“吭吭”着。众人走后，他又一个人待了片刻。这时突然从老詹草铺的乱草里，发现一卷纸头。吴摩西拾起来看，原来是老詹新画的一幅教堂图纸。老詹年轻时，在意大利跟他舅学过建筑，现在一笔一画，画得工整，也标着尺寸。这是一座八层高的哥特式教堂，中央穹隆，直径四十点六米；穹顶离地，六十点八米；钟塔高一百六十米，塔顶上有座大钟，直径六米；教堂标明用大理石墙面，七十二扇窗户，窗上的玻璃是彩绘的，门头上竖一根十字架，直插云霄。不但教堂雄伟，教堂中的摆设，也画在一旁，件件精美。柜子和桌子，都标明用皂荚木做，里外包着精金，四周镶着金牙边；幔子标明用山羊毛织；罩棚的顶盖用公羊皮和海狗皮做；灯台用精金做，杈出六个枝子，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如杏花；圣坛也标明用皂荚木做；圣牌用精金做，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时吴摩西才知道，老詹虽然住在破庙里，心里还想着教堂；而且不是被几任县长占着的教堂，是一座更大的教堂。初看是一幅图纸，再看，图纸上的一切似都活了：教堂的七十二扇窗户，一扇扇被

推开；塔顶上那座大钟，“哐当”“哐当”，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随着教堂窗户被打开，吴摩西的心里，似也开了一扇窗。过去跟老詹学徒时，老詹夜里给吴摩西布道，吴摩西一句也没听进去；现在看到这幅教堂的图纸，吴摩西觉得老詹是世上最好的牧师。虽然他一辈子在延津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但信徒不在多，而在信；虽然这八个也未必信，但起码有一个是信的，那就是老詹。老詹传教虽没传给别人，但传给了他自己。老詹在时，吴摩西并不信主；现在老詹死了，吴摩西也不想信主，但老詹这个人，让他信了。吴摩西心里那道亮，并不来自主，而来自老詹。

看过这教堂，又将图纸翻过来，发现图纸背面，还有五个字，从字迹看，也是老詹写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这五个黑字是：**恶魔的私语。**　吴摩西心里突然像被锥扎了一下，但疼痛之后，又不知这五个字指的是什么；仔细琢磨，好像跟教堂无关，跟万千不信主和老詹的人有关；又知老詹这一辈子，不止是无奈，也是痛恨这些人的；正是因为痛恨，他才要建这么宏伟的教堂。老詹的这种感觉，倒和吴摩西心中从没想到的某种感觉，突然有些相通。吴摩西心中也常常痛恨。

吴摩西感慨之下，怀揣着老詹的图纸，回到吴家馒头铺。半夜睡醒一觉，又拿出来看。先看图纸背后的五个字，又看图纸正面的教堂。五个字似琢磨透了，接着又好像糊涂了；便放下这字，主要琢磨正面的教堂；对这教堂，倒越来越看出些门道。吴摩西早年在杨家庄时，曾用竹篾扎过玩意儿，如小虫小虾，小猫小狗；现在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想按老詹的图纸，用竹篾扎起一座教堂。当然扎不起老詹在图纸上标的尺寸，只能扎出个大体模样。世上无人拿老詹的心思当回事，吴摩西这次准备拿老詹的教堂当回事；当回事不是为了纪念老詹，而是为了自个儿心里开的那扇窗。

十天之后，吴摩西开始动工。竹篾倒是不缺，老鲁的竹业社有的是残竹，到十字街头卖过馒头，回来路过老鲁的竹业社，顺便将残竹捡回来，就能破成竹篾，不用另花钱。平日吴摩西须五更起床，揉面蒸馒头；现在他二更起来，躲到柴草房，点上灯，在灯下看这图纸，琢磨教堂。但扎一座八层高的教堂，比扎小猫小狗费工费时多了。小猫小狗一顿饭工夫能扎两三个，现在连着扎了五天，连教堂的地基还没有搭出来。费工费时不在扎本身，关键是谋篇布局，要花许多心思。有时看着图纸半天，下不了几根篾子。扎的时候不费工，想起来费工夫。刚下去几根篾子，五更鸡叫了，又该揉面蒸馒头了；吴摩西便放下教堂，跑到馒头房，去揉面蒸馒头。巧玲见他扎教堂，觉得好玩，有时半夜起来撒尿，竟跑到柴草房来看。夜里在家里扎竹篾，不同于元宵节舞社火；舞社火是在白天，耽误卖馒头的生意；现在夜里早起，耽误的是他自己的瞌睡；看他每天早起扎竹篾，吴香香一开始倒没有管他；有时觉得好奇，也从被窝里爬出来，披上衣裳，过柴草房蹲下看；原以为他图个新鲜，扎几天就不扎了；但一个月过去，还见他扎，夜夜二更起床；而且工程刚完一层，还有七层等着他；就有些不耐烦：

“整天点灯熬油扎这个，有啥用？”

吴摩西：

“没耽误正事。”

吴香香见他这么说，急了：

“怎么没耽误正事？耽误正事多了；既然你除了蒸馒头，还有闲工夫弄这个，为啥不去贩葱？”

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但过去姜虎在时，卖馒头之余，就去贩葱；与老布老赖一起，跑到太原，贩回鸡腿葱，在延津集市上卖。家里这三间馒头铺，就是一边靠夫妻俩卖馒头，一边靠姜虎贩葱翻盖的。吴香香当时也就是赌气一说，过后一想，真不如自己在家卖馒头，让吴摩西到山西贩葱。一是让他出门长长见识，榆木疙瘩一样的脑袋，也开开窍，免得在家里不务正业；二是出门贩葱，家里也多一份进项。出门贩葱要风餐露宿，比守在家卖馒头辛苦；但贩葱是长趟生意，比在家卖馒头利大。早一天把本钱攒齐，就能早一天开饭铺。便去找老布老赖商量，让他们再出门贩葱时，带上吴摩西。老布老赖看在死去的姜虎面上，倒也答应了；吴香香回来告诉吴摩西，吴摩西却不喜欢贩葱。不喜欢贩葱不是怕出门辛苦，而是出门在外，又得与人支应；同时正在扎的教堂，刚由一层扎到二层，正是较劲的时候，出门怕耽误工夫；耽误工夫不是怕耽误时间，而是胸中有好多搭建教堂的想法，怕出门贩葱，回头再找不回来。吴香香见他犹豫，知他惦着教堂，马上火了：

“你只想着教堂，咋不想想我的饭铺？”

又说：

“你不去贩葱也行，我马上去把教堂给烧了。”

站起身，就去柴草房。吴摩西忙站起拦住她：

“啥也别说了，我去贩葱。”

这年阴历九月初十，老布老赖要去太原贩葱，吴摩西便放下手里正扎着的教堂，赶上毛驴车，跟着老布老赖去了太原。出门贩葱说起来也算正事，只是这贩葱是老詹的教堂引起的，后面又连着吴香香要开的饭铺；前因这么不搭后果，让吴摩西哭笑不得。

吴摩西过去与老布老赖不熟。上了路才知道，老布老赖像蒋家庄染坊的内蒙古人老塔一样，也像县政府的属员一样，有些欺生。一路上，两人只顾自个儿说话，不答理吴摩西。这一点吴摩西倒能想通，虽然姜虎和吴摩西都是吴香香的丈夫，但他们与姜虎是朋友，与吴摩西不是朋友；不与吴摩西说话，吴摩西倒图个清闲。在饭铺打尖，他们总是支使吴摩西端茶倒水，他们坐着不动。夜里住店，虽是秋天，屋外风也寒，两人总睡在炕里头，让吴摩西睡在门口。半夜给驴添草，也总让吴摩西起身，他们俩躺着不动。他们俩自个儿说起话来也拌嘴，待到支使吴摩西，两个人马上变得异口同声。吴摩西过去磨过豆腐，杀过猪，染过布，挑过水，种过菜，揉过面蒸过馒头，但说到贩葱，毕竟是初来乍到，严格说起来，人家就是自己的师傅，一路上摆些师傅的款儿，吴摩西倒也能够容忍。三人赶着三辆毛驴车，走了两天两夜，出了河南界；第三天傍晚，来到山西沁源县城。山西沁源县城，就是三年前姜虎在饭铺跟人争斗，被山东人捅死的地方。三人找店住下，喂上牲口，又沿街去找饭铺。这时老布说：

“可不敢再找姜虎被捅死那个饭铺了，每次从那儿路过，我都后怕。”

老赖：

“说话三年了。有时候想起来，姜虎真仗义。”

又瞥吴摩西一眼，感叹一声：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吴摩西知他们在夸姜虎好，言下之意，就是新来的吴摩西差了。但这种咸一句淡一句的话吴摩西听多了，不好与他们争执，也就假装没听见；加上对沁源县不熟，只顾张着眼睛看街两旁的买卖铺子。正走间，突然有人从背后喊住他们：

“那谁，说你们仨呢！”

三人扭头，见身后路旁，停着一辆马车，马车前站着两个人；听他们说话，山东口音；马车上像山一样，堆着一车大葱。但车辕里并不见马。两个山东人一个胖，一个瘦。那个瘦子：

“看你们的模样，也是去太原贩葱的吧？”

吴摩西没敢说话；突然被人喝住，老布有些不高兴：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贩葱不贩葱，碍着你们啥？”

那个山东胖子笑了：

“掌柜的误会了。俺们是山东曹县人，也是去太原贩葱；回来路过此地，一个伙计病了，大口大口吐血；让这儿的医生看了，医生看咱是外地人，药价使劲儿往上抬；可咱人生地不熟，不能把伙计的性命丢在这，只能伸脖子让他宰；在这儿待了三天，伙计还不见好，盘缠也花光了，还拉了一屁股药账；也是没有办法，想把这车葱趸出去，给伙计看病。这葱在太原，每斤三分六，趸给你们，每斤给俺四分。你们也少跑路，俺们也救了急。”

三人听了，觉得这倒是桩合算的买卖。老布老赖常走太原，知道这葱价不假；从沁源到太原，还要走两天两夜，来回就是四天四夜；在沁源能买到太原葱，等于省下四天四夜的路程；每斤葱虽比太原贵四厘，但省去四天四夜的路程不说，等于还省去三个人三头驴四天四夜的嚼谷，折合起来还是合算。但老赖有些怀疑：

“葱别是假的呀，不是太原葱，说成太原葱。”

那个山东胖子：

“可以尝葱。”

老布又怀疑：

“那你们的马呢？”

那个山东瘦子：

“在店里喂着呢，不敢卖马；无马拉车，就回不去了。”

老赖便上去翻葱。先看葱的粗细，又从葱堆底下抽出一根，放到嘴里嚼。嚼完倒对老布点头：

“葱吧，倒是太原葱。”

又问山东人：

“一共有多少斤呢？”

那个山东胖子：

“不多不少，一共六千斤。”

老布这时给老赖使了一个眼色，对山东人说：

“不买。”

老赖会意，又拉吴摩西；三人转身就走。那个山东胖子倒不强卖：

“不买就不买，你再走两天两夜，拉的还是这葱。”

又说：

“今天碰到的，全是不识相的人。”

见他这么说，老布又站住：

“不是识相不识相的事，得有个说法。”

那个山东瘦子：

“啥说法？”

老布：

“俗话说，货到地头死；这葱你要想卖，价钱上，就不能照你说的办。”

那个山东瘦子：

“从太原拉到沁源，一斤只加四厘，过分吗二哥？”

老布：

“你要是原价，俺就要。”

那个山东瘦子：

“你们河南人，咋跟山西的医生一样，拿起刀就宰人？”

老布：

“那就算了。”

又拉老赖吴摩西走。这时山东胖子上来拉老布：

“二哥，人命关天，你就当帮俺个忙，俺也不要四厘了，三厘。”

老布：

“一厘。”

一阵讨价还价，又各让一厘，每斤葱三分八，双方成了交。接着山东人回店牵马，将一车葱拉到老布老赖吴摩西住的客店。卸下，点上马灯过秤，风吹日晒，六千斤葱，变成了五千九百二十斤。那个山东瘦子摇头：

“说话又折了八十斤。以后不敢出门了。”

山东人走后，老布老赖吴摩西甚是喜欢。少跑四天四夜的路，又贩到了太原葱，而且是干葱；回去卖葱时，撒上水，分量又回来了；算起来，里外里占了便宜。在谈生意的过程中，老布出力最大，老赖也帮了腔，老布便要了两千二百斤，老赖要了两千斤，剩下一千七百二十斤，是吴摩西的。吴摩西虽比他们俩少要，但也少费了口舌。第二天一早，三人高高兴兴，赶着毛驴车回了延津。

回到延津已是第六天下半夜。到了县城，与老布老赖分手，吴摩西赶着毛驴车，回到西街馒头铺。也是怕惊醒吴香香和巧玲睡觉，吴摩西悄悄拨开头门，牵着毛驴，蹑手蹑脚进了院子；同时想给吴香香一个惊喜，没到太原，却贩得一车太原葱；头一回出马，就旗开得胜。月光下，院里像撒了一层霜。待要卸葱，发现巧玲屋里亮着灯。自己不在家，她怎么不跟她娘睡呢？以为两人闹了别扭。或两人睡在巧玲屋里，睡着之前，忘了吹灯。吴摩西没卸车上的葱，先去巧玲窗户前看。窗户上糊着窗户纸，恰巧有一处破洞。吴摩西顺着破洞往里看，原来巧玲一个人睡在床上，仰面八叉，被子也踢翻了，露着肚子；梦里喊了一句什么，翻过身，又睡着了。吴摩西知是娘俩闹了别扭，摇头笑了，又去卸驴车上的葱。这时听到他和吴香香睡觉的屋里似有人说话。吴摩西一开始以为是吴香香说梦话，再往下听，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声音。接着往下想，头上的头发，“支棱”一下竖了起来。又放下驴车上的葱，来到自己屋脚下，屋里果然有人。吴香香：

“趁巧玲没醒，你赶紧走吧。”

又说：

“鸡快叫了，我也该起来揉面了。”

人穿衣裳的窸窣声。吴香香：

“这可是最后一回了。”

男人说话了：

“那人回来还得几天呢。”

吴香香：

“你媳妇知道了，也不是闹着玩的。”

男的：

“我让她走娘家去了，大后天才回来。”

吴香香：

“明天你不能来。”

男的：

“三四年了，不也没出事？”

吴摩西脑袋“嗡”地一声炸了。脑袋炸不是说吴香香跟人偷情，自己跟她过了一年多，竟不知道；而是屋里这个男的，从声音听，不是别人，就是隔壁的银匠老高。是老高还不是最让人吃惊的，听他们的话音，他们已经在一起好了三四年，不但自己没有察觉，吴香香过去的丈夫姜虎也没有察觉；不但后夫蒙在鼓里，前夫也蒙在鼓里。吴香香“娶”了吴摩西，吴摩西原以为只是在一起过日子，谁知还替人当着幌子。就说这次去山西贩葱，原以为就是个贩葱，大不了为了将来开饭铺；谁知除了这两层原因之外，还给人腾了地方。平日吴香香对自己发脾气，接着发展到抬手就打，自己还对她犯怵；后来干脆不与她计较，处处顺着她的心思，把别扭留给自己一个人；现在想来，自己除了心眼实，还上了别人的当；窝囊成了里外里。还有奸夫老高，平日与自己还是好朋友；自己看不透的事，还找他码放；他一字一顿，慢条斯理，说得头头是道；现在看，竟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耍着吴摩西玩。这时屋里又在说话。吴香香：

“将来咱们的饭铺开了，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下去，你得有个说法。”

老高：

“放心，我家那个病秧子，活不了多长时间。”

吴香香：

“那个没用的人呢？”

吴摩西听出来了，那个没用的人，指的就是自己。老高慢条斯理：

“没用的人，正好用上他的死心眼。上次我给你出的主意，让他去杀姜龙姜狗，不就把姜家给镇住了？”

吴香香：

“我看出来了，你还想让我跟他稀里糊涂下去。上次姜虎死时，你说怕你老婆一生气死了，将来她死了咋办？”

老高：

“死了再说死了。一个老实疙瘩，想打发他，还不容易？”

吴摩西的脑袋，“嗡”地一声又炸了。过去老高不给吴摩西排解家务事，吴摩西以为他怕招惹是非；现在看，是心里有鬼；心里有鬼还没什么，他不给吴摩西出主意，却在背地里给吴香香出主意。包括吴摩西去南街“姜记”弹花铺杀人，原以为是吴香香唆使，现在才知道背后还有老高。杀人的主意都敢出，别的主意什么出不来呢？原以为自己跟吴香香脾气不投，两人在闹别扭；现在看，面上是在跟吴香香斗，背后是在跟老高斗。说不定吴香香要开饭铺的主意，也是老高给出的。平日吴摩西卖一晌馒头，中午回来时，常见老高在吴家院里站着，与吴香香说话，以为是街坊聊天，也没在意；谁知他们两人一直明白三人的关系，唯有吴摩西一个人，被蒙在鼓里。两人快乐完，还在褒贬吴摩西，说他是个“没用的人”。老高过去给人码事情时，说过三句话，其中一句是：“事儿能这么干，但不能这么说。”现在三人的局面，就是这种情况。事情就是说得过去，情理说不过去。但这些情理吴摩西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现在事到临头，吴摩西首先不是气愤，而是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应对；倒是突然一阵反胃，浑身抽搐，蹲在地上。直到老高穿好衣裳，拉开屋门，吴摩西才突然站起来，倒把老高吓了一跳。情急之下，老高说话也不慢条斯理了，声音也不低了，高声叫道：

“你不是停几天才回来吗？”

好像提前几天回来，是吴摩西的错。这一声叫，既惊着了屋里的吴香香，也惊醒了脑袋还在蒙着的吴摩西。吴香香从屋里跑了出来，看到吴摩西，也愣在了那里。吴摩西醒过来之后，二话没说，转身去了厨房。从厨房出来，手里拎着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去年“吴摩西大闹延津城”，用的就是这把尖刀。上次拿刀是虚张声势，这次拿刀是真要杀人。老高和吴香香也醒过闷来，惊呼一声，各人顾各人，奔到街上逃命。他们在前边跑，吴摩西在后边追。到底吴摩西刚从山西贩葱回来，走了几百里路，又受了惊吓；老高和吴香香在家没出门，又要逃命；吴摩西追到十字街头，还没赶上他们；两人钻到一条胡同里没影了，吴摩西喘着气，蹲在了地上。这时十字街头一个人也没有，从远处传来倪三打更的梆子声。吴摩西在地上喘了一阵，又站起身，突然不追他们了。吴摩西产生了另外一个想法。他转身回到馒头铺，将葱卸到院子里，牵毛驴车出来，赶着毛驴车，去了白家庄。到了白家庄，天刚泛亮，吴摩西去敲老高的老婆老白娘家的门。见到老白，吴摩西哭丧着脸，说老高得了急病，让老白赶紧回去。老白不明就里，哆哆嗦嗦，连包袱都没拿，就上了吴摩西的毛驴车。吴摩西的意思，老白是个生不得气的人，一生气就犯羊角风；等把老白接到县城，一五一十，来龙去脉，把老高和吴香香的偷情之事，原原本本告诉老白；让老白去和老高和吴香香撕拽，自己先来个坐山观虎斗。这比杀了奸夫奸妇还要让吴摩西解恨。杀人就是一刀，这个撕拽的过程，怕是需些时日。老高虽说老白早晚会死，但她现在还没有死。没死就有没死的用处。最好老白就死在这件事上，看老高和吴香香如何处置。如果死了人，就不单是桩偷情的事了。这时死人就不是吴摩西杀人，而是老高和吴香香逼死了一个人，看老高和吴香香怎么办。既然是坏事，就让它坏到底，不单为自己解了气，也为没见过面的姜虎报了仇。吴摩西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也一下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有闪亮的一面；原来闪亮的一面，就是狠毒的一面。也许以前没有，是吴香香和老高，一个是自己的老婆，一个是自己信得过的朋友，手把手教会了自己。过去是个死心眼，现在终于活泛了。

但吴摩西还是打错了算盘。待他用毛驴车拉着老白回到县城，已是第二天中午。吴香香和老高，已双双卷包逃出了延津。老白闻知此事，倒是一下犯病了；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直挺挺倒在地上，死了过去。吴摩西手忙脚乱，赶忙又把她拉到县城北街老李家的“济世堂”。

十四

老高和吴香香走时，各人从家里带走些东西，作为私奔的盘缠。老高从银饰铺拿走些银饰。这些银饰，一半是银饰铺的，老高刚锻造出来，放到柜子里卖；一半是主顾留在银饰铺的旧货，如耳坠、手镯、戒指、簪子等，让老高或擦或“炸”，或改样式。老高卷包逃了，留下老白，这些主顾没顾上老高和吴香香私奔的事，先惦着自己的银饰，来找老白闹。可老白正犯羊角风，众人又不敢太逼老白。大家都骂老高，看上去是个老实人，谁知既偷别人的老婆，又偷别人的东西。吴香香带走一个首饰匣子，匣子里装着馒头铺赚的馒头钱。这钱原准备将来开饭铺；现在看，这饭铺也开不成了。两人走时，都从家里拿钱财，一方面证明他们心齐，同时也能看出，一点儿后路都不留，两人是不准备回来了。老高走时，连句话也没给老白留；虽然在一起过了十来年，看来这次不管她的死活了。吴香香走时，倒从账本上撕下一张纸，给吴摩西写了几句话：

> 啥也别说了。说啥也没用了。等你回来，我也走了。家里的钱是我拿的。馒头铺给你留下。
> 巧玲也给你留下。一是出门在外，带着她也是受罪；二是她跟你说得着，跟我说不着。

过去老白犯病之后，老高半个月不得安生；老高一句话不对她的心思，她就带着羊角风闹上吊；老高不怕她闹羊角风，就怕她闹上吊；所以事事让她三分；这次老白犯病，没有老高在身边，吴摩西担心她会寻无常；但恰恰老高不在身边，老白就没有上吊；过去一场羊角风要犯半个月，现在三天就好了。众人见她病好了，又来找她赔银饰；但众人没急，老白急了：

“没有你们的银饰，老高还没盘缠跟那个骚逼跑；你们让我赔银饰，你们咋不赔我的老高呢？”

倒弄得众人哭笑不得。吴香香跟老高私奔之后，吴摩西生闷气生了三天。生闷气不是说自己去接老白的阴谋落空；如果那天不去接老白，就在家守着，他们的逃跑就不会这么从容；就是逃跑，也无法带盘缠；而是生气一出事他们逃了，剩下一个局面，让吴摩西一个人收拾。他们跑了，给吴摩西戴的绿帽子没有跑。他们不跑，吴摩西能闹出个结果；他们跑了，倒把吴摩西闪了，让他不知接着该咋办。按照常理，吴摩西应该像那天晚上一样，拎着牛耳尖刀，满世界去寻老高和吴香香；但吴摩西没有去寻。如果没出这事，或换在过去，他会去寻；有了这事，换成现在，他倒不寻了。当然没这事他就无从寻起，恰恰有了这事，吴摩西就不是过去的吴摩西了。像那天晚上不杀他们，去白家庄接老白，他要坐山观虎斗和借刀杀人一样，现在他们跑了，他又要一个人另作盘算。首先，过去跟吴香香在一起，两人脾气不投，事事说不到一起，事事吴香香压他一头，他感到与她不亲；现在这个不亲的人跑了，心里像卸下一块石头；她在的时候，是一个麻烦，现在这个麻烦跑了，要把这个麻烦再找回来吗？找回来的麻烦，就不单是一个麻烦了。他们不跑，大家会闹个天翻地覆；现在他们跑了，事情倒简单了。接着又想，吴香香虽然跑了，但馒头铺没有跑；只要有馒头铺在，走了一个吴香香，怕再找不来一个李香香？跟吴香香脾气不投，说不定跟李香香脾气就相投了；跟吴香香不亲，说不定跟李香香就亲了。吴香香给他戴了绿帽子，李香香一来，绿帽子自然就摘掉了。等于白落一个馒头铺，接着能再娶一个老婆。那时候就成了“娶”别人，而不像前一回是“嫁”吴香香；连嫁娶的名分，一下也能纠正过来。当然，老婆跟人跑了，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他又不能在人前露出高兴，还得装作愁眉苦脸和一脑门子官司的样子。不是因为吴香香跑，而是因为这个装，让吴摩西愁眉苦脸。吴香香走后，馒头铺马上清静许多。无人说吴摩西了，也无人骂吴摩西了，吴摩西浑身自在许多。正是这个自在让人不习惯，浑身又不自在起来。与他有同感的是巧玲。娘跟人跑了，她竟无动于衷；既不哭，也不闹，该吃吃，该玩玩。巧玲的态度，也助长了吴摩西的不找。吴香香走后，到了夜里，巧玲就跟吴摩西睡到一起。两人睡在一张床上，巧玲就不怕黑，睡觉可以吹灯。吹灯之后，两人还聊一会儿天。但聊的都是两人的话题，一次也没有聊到吴香香；聊的都是现在的话题，一次也没有聊到过去。吴摩西：

“巧玲，睡着了吗？”

巧玲：

“咋？”

吴摩西：

“我让你堵鸡窝，你堵了吗？”

巧玲：

“哎哟，我给忘了。”

吴摩西：

“堵去。”

巧玲有些发愁：

“外面天黑，我不敢去。”

吴摩西“呸”了一口：

“值着你，鸡早让黄鼠狼叼跑了，我早堵上了。”

巧玲笑了：

“明儿吧，明儿我帮你拴驴。”

或是，巧玲：

“叔，睡着了吗？”

吴摩西：

“咋？”

巧玲：

“点灯。”

吴摩西：

“刚吹了灯，又点灯，折腾我？”

巧玲：

“我想撒尿。”

吴摩西笑了，又起身点灯。倒是白天有人来了，吴摩西赶紧装出愁眉苦脸；同时用手止住巧玲的玩，或止住她正在笑；巧玲也心领神会，一个五岁的孩子，与吴摩西同谋，装出唉声叹气的样子。不是这个同装，而是装的心情，让吴摩西觉得自己变了。自己过去不会装神弄鬼。但一天天这么装下去，也不是办法。吴摩西打定主意，他和巧玲只装十天；十天之后，准备重打鼓另开张，一个人做馒头生意。街上怎么说，那是街上的事；自己怎么做，才是自己的事。吴摩西已经想好了，从第十一天开始，头天晚上发面，第二天五更鸡叫起床揉面；一天仍蒸七锅馒头，推到十字街头去卖。卖馒头时带着巧玲。走了吴香香，吴摩西对将来到十字街头卖馒头，突然也不发憷了。不就是与人说话吗？过去有吴香香在，得按吴香香的话路说；没了吴香香，自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或者，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卖馒头回来，他还想跟巧玲一起，将老詹的教堂再搭起来。哪天再给说媒的老孙提一只羊腿，等有合适的茬口，让他帮着找一个李香香。上回说媒的是老崔，老崔不靠谱，这回不找老崔找老孙。盘算是这么盘算的，但没到十天，到了第五天，吴摩西又得出门去寻吴香香。这天上午，吴摩西正在家和面，巧玲在旁边剥葱，案子上还放着一条子肉，两人准备剁饺子馅包饺子吃。县城南街“姜记”弹花铺的掌柜老姜来了。吴摩西和巧玲已配合默契，听有人在门外喊，慌忙将肉、葱、面和一根大萝卜藏到锅里，盖上锅盖；又共同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应对进来的老姜。因为一个馒头铺，过去老姜家与吴香香结了仇怨，后来才有了“吴摩西大闹延津城”；现在吴香香跟人跑了，吴摩西以为老姜来谈馒头铺的事；馒头铺本姓姜，并不姓吴；现在姓吴的跟人跑了，让吴摩西卷铺盖走人。老姜如是这么想，吴摩西却不准备这么办。吴摩西与吴香香夫妻一场，吴香香跑了，馒头铺就该是吴摩西的。如是吴香香跑之前，吴香香赶吴摩西走，吴摩西只好再去沿街挑水；现在老姜家赶人，吴摩西倒认为馒头铺姓吴。还指着馒头铺找李香香呢。大不了再大闹一场延津城。这件事如闹起来，吴摩西准备豁出去。上次为了吴香香，与姜家闹还有些发憷，只杀了一只狗；这次为了馒头铺，吴摩西倒敢豁出去杀人。但出乎吴摩西意料，“姜记”弹花铺掌柜老姜没有提馒头铺的事，而是说：

“大侄子，人跑了，你到底咋想的呀？”

原来说的不是馒头铺的事，而是人跑的事，吴摩西松了口气。对于人跑，吴摩西早就想好了。如是过去，吴摩西咋想就咋说，现在就不一样了。吴摩西唉声叹气：

“叔，心是乱的，想不出一条路。您老是咋想的呀？”

老姜：

“媳妇被人拐跑了，不能没个说法。”

吴摩西：

“您老要啥说法？”

老姜：

“人是老高拐跑的，得砸了老高的银饰铺。你砸不砸？你要不砸，他们兄弟俩可要动手了。”

原来说的是这回事。这个弯吴摩西倒没想到。他们兄弟俩，指的就是姜龙姜狗了。老姜：

“不是图老高的东西，这么吃了哑巴亏，惹人笑话；咱们都是脸朝外的人，白白被人欺负，在街面上就没法混了。”

原来事里事外，还藏着这么一层道理，也是吴摩西没想到的。老姜：

“四天了，不见你言语。他们哥俩儿说了，等你到明天中午；明天中午，你要不动手，可别怪俺老姜家抄了你的后路。”

吴摩西低下头在想。老姜：

“除了这件事，我还有一句话。”

吴摩西抬起头：

“啥话？”

老姜用手里的拐棍，四处指了指馒头铺：

“我也知道你的想法，想白落一个馒头铺；但不能为了一个馒头铺，就不找人；那样也惹人笑话。”

在这一点上，惹人笑话吴摩西早料到了。但吴摩西自有吴摩西的主意，便跟老姜装聋作哑。老姜：

“我还有句话。”

吴摩西：

“啥？”

老姜：

“你上回说得对，咱们都不是小孩了，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老姜家不提馒头铺的事，不是怕你，是为了巧玲；你别往歪里想。”

这层道理，又是吴摩西没想到的。老姜上午刚走，下午，吴香香她爹，吴家庄老吴又来了。说起来老吴也是吴摩西的老丈人；但吴香香已经跟人跑了，他就不是老丈人了。老吴在家里像吴摩西一样，一直被老婆压着；现在见了吴摩西，倒摆出老丈人的款儿来，虽然说话有几分气馁：

“巧玲她叔，人跑了，你到底咋想的呀？”

说的还是人跑的事。吴摩西以不变应万变，仍作出唉声叹气的样子；老吴尊称他为“巧玲她叔”，他在对老吴的称呼上，也不好马上改口：

“爹，心是乱的。您老是咋想的呀？”

老吴：

“得找哇。不明不白，把事儿撂在这儿，叫啥事呢？”

吴摩西：

“我不是不找，一找就得出人命。那天晚上他们跑得快，没出人命；这次要找着，就得出了。”

吴摩西以为这么说会吓着老吴，谁知老吴叹息一声：

“那也算个结果呀。人丢了不找，大家都没脸；赖着脸皮，你想活下去，有人也不答应呀。”

吴摩西：

“谁？”

老吴：

“我老婆。她说了，明天你再不出去找人，她就拿刀子跟你拼命。”

又说：

“她也看出来了，人丢了不找，你是想守着馒头铺，另再找人。”

吴摩西倒有些慌乱：

“爹，我从没这么想过。”

老吴看他一眼，摇摇手：

“这四天我日子也不好过；我也是偷偷跑出来，告你一声。”

又说：

“我老婆那人，你也知道；她说得出，就做得下。她要拿刀子过来，不也得出人命吗？”

吴摩西又愣在那里。女儿跟人跑了，丈母娘不怪女儿，却要找女婿拼命；这层道理，也是吴摩西没有想到的。吴香香在的时候，吴香香都敢打吴摩西；吴香香她娘，又比吴香香泼上十倍；她跟吴摩西闹起来，吴摩西倒也不怕；只是一场风波，就变成了另一场风波。在头一场风波中，吴摩西还受着委屈；如演变成另一场风波，这风波就是吴摩西造成的。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人不找也得找了。就是假装找，也得出去找一番了。但吴摩西又有些犯愁：

“我去找人行，那巧玲咋办呢？”

老吴：

“这你不用发愁，我早想好了，待会儿就把她带到吴家庄。”

巧玲一直在旁边听着，这时瞪了老吴一眼，梗着脖子说：

“我不去吴家庄。”

老吴想了想，又说：

“要不把你送到你爷爷那儿？”

巧玲的爷爷那儿，就是县城南街“姜记”弹花铺。巧玲又梗着脖子：

“我不去弹花铺。”

吴摩西对老吴摊着手：

“这就不好办了。我一走，孩子没去处。”

巧玲对吴摩西说：

“你走哪儿，我跟哪儿。”

吴摩西又哭笑不得。第二天，就是姜家准备砸老高“起文堂”银饰铺这天，吴摩西带上行李和盘缠，将门户锁好，拉着巧玲，出门寻找吴香香。因心里盘算着假找，吴摩西出门并没走远；带着巧玲，来到百里外的新乡，在城东关一个鸡毛店住下；准备在这里一住十天，重回延津。回去就说去了新乡、汲县、开封、郑州、安阳、洛阳等地，满世界寻了个遍，没有找到老高和吴香香，给大家一个说法，接着再做自己的馒头生意。出门时，把老詹的图纸也带上了；想等闲的时候，琢磨一下老詹的教堂；待重回延津后，把这座教堂彻底搭起来。

新乡东关这个鸡毛店，在汽车站旁边，有五间客房；每个客房里有一个大通铺，一个大通铺能睡十几个人。吴摩西与巧玲起初住在靠大门口的屋子，后来最里边的房子有了空位，又搬到最里边。里边的屋子靠灶火，夜里炕不凉。白天两人也不出门；偶尔出门，就在店门口转转；大不了转到汽车站，让巧玲看看汽车。汽车有一个大鼻子，“呜”地叫一声，拉着几十个人就跑了；巧玲“咯咯”地笑。这个鸡毛店虽铺面不大，但院子、房间还干净。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秋天了，第二天早起，能落一地的黄叶。店里给客人开伙，虽说又赚了客人的伙食钱，但也给客人提供了方便；吃着上一顿，报出下一顿想吃什么，伙计下一顿给你做。清早客人都吃稀粥窝头，分别是在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吴摩西和巧玲中午和晚上常吃的，是一人一碗羊肉烩面。要面不要饭菜，一是图个省钱；二是一大碗面外加羊肉，吃下也扛饿；三是烩面有汤有水，吃到肚子里也熨帖。吃起羊肉烩面，吴摩西想起自己小时候，为看罗长礼喊丧，丢了家里一只羊；夜里躲到打谷场睡觉，碰到剃头匠老裴；老裴带他到镇上，敲开饭铺老孙的门，吃的就是羊肉烩面。那时吴摩西还叫杨百顺。在鸡毛店吃起烩面，吴摩西突然有些想念剃头匠老裴。多年不见，也不知老裴怎么样了。

鸡毛店人来人往，来往的客人，一般住一宿，顶多住两宿，就重新上路，各人忙各人的去了。店主姓庞，是个斗鸡眼，看吴摩西爷俩在店里天长地久地住了下来，整天又不干什么，不知他们的来路；鸡毛店的店钱是一天一结，且是早起早结，吴摩西每天不少他的店钱，他又说不出什么来。另一位在店里常住的客人，是一个卖老鼠药的叫老尤。老尤来自开封，长个猢狲嘴，哑嗓子，三十来岁，每天就在汽车站旁边做买卖；白天出去摆摊，晚上回老庞的店里住；已住了一个来月。一个月能在一个地方卖老鼠药，看来新乡的老鼠多。因都是长客，皆住在靠里一间屋，三天下来就熟了。白天，吴摩西扯着巧玲去汽车站看汽车，有时也到老尤的地摊前，看他卖老鼠药。一袋袋老鼠药，用草纸包着，码了一地。巧玲对老鼠药不感兴趣，爱看老鼠药前边，摆着的二十来个干硬的大老鼠。大老鼠也就是些老鼠皮，里边填些稻草破布撑起来的，证明皆是吃了老尤的老鼠药毒死的。巧玲还拾起一根草棍，拨弄这些大老鼠；拨它们也不见动，巧玲“咯咯”笑了。过去巧玲胆小，带她到新乡，她胆子倒练大了。有人踢着地上的老鼠问老尤：

“这么大个儿，真的假的呀？”

老尤：

“这还叫大？大的没敢带来，怕吓着谁。”

卖老鼠药是小本生意，小本生意就是卖个嘴；老尤虽是哑嗓子，一天到晚喊个不停。吆喝的曲儿也成批成套。如：

天增岁月人增福

家里不能藏老鼠

从北京，到南京

都知道老尤的鼠药灵

……

又如：

紫禁城，乱哄哄

八个老鼠来集中

大鼠喊，小鼠叫

都要把老尤给灭掉

灭老尤，为个啥

姑嫂妯娌都没了

……

等等。

吴摩西听了笑。巧玲听了也笑。这些话，让吴摩西吆喝，吴摩西就吆喝不出来；先是想不起这些词；就是想起这些词，也拉不下这个脸。一方面佩服老尤的口才，同时感叹，卖一个老鼠药，哑着嗓子，还一

喊一天，也不容易。到了晚上，三人常在店里一起吃晚饭。吴摩西父女俩爱吃羊肉烩面，老尤爱吃烧饼夹驴肉，外加一碗白菜虾皮汤。不点饭菜点烧饼，也是图个省钱。但吃过烧饼，再喝一碗热汤，老尤也能吃出一头汗。有时老尤会掰下一牙夹肉烧饼，递给巧玲；巧玲与他熟了，也接过就吃。一开始吴摩西说巧玲：

“人家的东西，拿来就吃，没个规矩。”

老尤倒笑了：

“吃吧一嘴烧饼，孩子家，哪那么多讲究。”

老尤除了卖老鼠药会吆喝，平日与人说话，也显得活道。老尤大吴摩西十来岁，叫吴摩西为“兄弟”，吴摩西只好管他称“哥”。老尤吸烟，吴摩西不吸烟；夜里入睡之前，躺在炕上，老尤吸着烟，两人也扯些闲话。巧玲一开始跟着听，但听不到两袋烟的工夫，就兀自睡着了。老尤来自开封，爱说些开封的典故，如开封的相国寺，龙庭，潘杨二湖，清明上河街，马市街等；还有开封的吃食，如开封的灌汤包、沙家牛肉、白家羊蹄、胡家罐焖鸡、汤家焖狗肉等，说起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把开封说成了天上人间。吴摩西听后心里笑，既然开封这么好，为啥还离开开封，来新乡做小买卖呢？说到别的话题，两人也有说饿的时候。如家里人好还是外边人好，如急脾气好还是慢性子好，对人善好还是对人恶好……按说这些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得具体事具体掰扯，但两人争论起来，往往各执一词；两人饿起来，老尤一开始坚持自己的说法，看吴摩西急了，就不坚持了，马上转过话头，顺着吴摩西说：

“兄弟，你说得也对。”

再说别的，老尤干脆没了说法；吴摩西说什么，他都随声附和：

“没错。没错。”

这也是一个功夫，也是出门做买卖练就的本领。卖一个老鼠药，可不得处处顺着别人说吗？倒弄得吴摩西有些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说起老尤卖老鼠药，吴摩西夸他嘴上功夫好，接着指指自己的嘴：

“我的嘴就不行。”

没想到老尤叹息一声：

“兄弟这话就说错了，要不就是笑话你哥。”

吴摩西：

“咋？”

老尤：

“一辈子卖个老鼠药，逗个嘴皮子，啥时候是个头呀。”

吴摩西：

“那你还想干啥？”

老尤看吴摩西一眼，在炕沿上敲着烟袋：

“啥时也能发一笔横财。”

横财谁不想发，但正因为是横财，哪里是好发的？吴摩西说：

“想发横财，先得黑了心；看你的面相，不像黑心的人。”

老尤一愣，回过神儿来，又叹口气：

“没错。”

吴摩西能看出来，老尤像店主老庞一样，也对吴摩西和巧玲整天住店不干事有些好奇。因是萍水相逢，两人聊天时，老尤倒也不问。这天晚饭，吴摩西和巧玲要的又是羊肉烩面。吃时觉得挺香，吃过回到客房，吴摩西觉得今天的烩面咸了，又回厨房喝水。老尤这天收摊晚，还在厨房吃驴肉烧饼。吴摩西走到厨房门口，听到店主老庞正和老尤说话，而且在说吴摩西，吴摩西便停住脚步偷听。老庞：

“这个人，带一个小孩，天天住在店里，啥也不干，到底是啥人呢？”

老尤的哑嗓子：

“这些天，我也纳闷儿呢。”

老庞：

“我见人多了，那个孩子，不管他叫‘爹’，叫‘叔’，怕不是一个人贩子，要卖这孩子，在这等买主吧？”

老庞：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真不敢说。”

接着两人说起了别的。吴摩西想冲进去跟他们急，但他跟巧玲整日住店不干事这事，来龙去脉，如何向外人解释呢？解释又有啥用呢？反正就住十天，大家各自分散，一句无用的话，没必要认真；只是被人看成了人贩子，让吴摩西哭笑不得；也就叹口气，又回到客房。白天店里无人，有时吴摩西在槐树下发呆，巧玲一个人也往外跑。吴摩西喊住她：

“跑啥？丢了你。”

巧玲：

“我去汽车站看老尤卖老鼠药。”

汽车站就在旁边；看巧玲胆子越来越大，过去怕外边，现在一个人敢出门找人，吴摩西也有些欣慰；便说：

“你去，你去。”

但巧玲还是胆小，没吴摩西跟着，不敢去远处；跑出鸡毛店，在门口站站，也就回来了。

转眼之间，吴摩西和巧玲在店里住了九天，明天就要回延津去。在新乡住了九天没多想，因出门寻找吴香香是假找，想着明天回到延津，如何编谎话向吴家庄老吴解释，向老吴的老婆解释，向县城南街“姜记”弹花铺的老姜解释，向凡是向他打听老高和吴香香的人解释，如钉鞋的老赵、卖熏兔的豁嘴老冯、棺材铺的老余……这个谎如何编圆，心里又有些犯愁。出门寻找吴香香只来到新乡，回去却说去了汲县、开封、郑州、安阳、洛阳等地，万一有人问起这些地方的大街小巷，自己的嘴本来就笨，别到时候露出马脚，那就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又想，如果自己的嘴，能像老尤那样就好了。就是这些谎能编圆，这件事过去，今后馒头铺如何重新开张，也费思量。吴香香拿走馒头铺赚的钱，吴摩西和巧玲在新乡白住十天，又花了些盘缠；重新开张已无钱垫底；去白家庄老白家拉面，只能先赊着；老白卖面从不赊账，恐怕还得先去别处借钱；这个别处在哪里，一时又想不出来。如果馒头铺玩不转，将来再找李香香就是句空话。又想着九天前出来那天，南街老姜家要砸老高家的银饰铺，也不知砸了没有；如果砸了，不知砸出个啥结果；这个结果会不会涉及自己。原想着一个假找能一了百了，回头一想，事情又没那么简单。又想，虽然出门寻找老高和吴香香是假找，自打出事那天起，已过去半个月了，也不知这对狗男女跑到哪里去了。思来想去，到了半夜，还没睡着。起身收拾自己的行李，倒从包袱里翻出老詹的图纸。原来说出门琢磨一下老詹的教堂，没想到九天过去，竟把这事给忘了。收拾完行李，又躺下，仍睡不着。听着身边巧玲和老尤的鼾声，又披衣起身，出了屋门；在院中槐树下站了片刻，又出了鸡毛店，来到街上。鸡毛店地处新乡东关，街上一片漆黑，往城里望去，倒有光亮。吴摩西便顺着路往城里走，想找一个热闹去处，来解一下自己的烦闷。同时出来寻人一趟，只到了新乡；就是到了新乡，也天天在东关鸡毛店待着，连新乡什么模样都不知道；也想在临回去之前，看看新乡，起码别人问起新乡，自己能答上来，不至于连到过的地方也答得驴头不对马嘴；那样连新乡也白来了。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到了新乡城里。城里倒有电灯，但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街两旁就是些房子，一时看不出新乡的模样。又接着往前走，不知不觉到了西关，来到新乡火车站。一到火车站，吴摩西眼前豁然开朗。虽然已是下半夜，但火车站仍人山人海。站前广场上，摆满了做生意的小摊，高声叫卖着茶水、馄饨和胡辣汤。吴摩西在广场上站了片刻，又越过这些人群，上了火车站的天桥。这时从北平开往汉口的一列火车正好进站。这是吴摩西平生头一回见到火车。吴摩西二十一岁的时候，火车用的还是蒸汽机。火车像一条长龙一样“嗷嗷”叫着，接着又“扑扑”地放汽，蒸汽弥漫起来，像馒头房的蒸汽涌出来，把眼前的火车站给湮没了。等火车停稳，蒸汽之中，看到从火车上下来许多人，又从站台上上去许多人。成山成海的人，不知他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成山成海的人，自己竟一个也不认识。想起自己认识的亲人，一多半不亲；现在看到成山成海的陌生人，嘴里说着天南海北的话，或是着急上车的神色，突然都觉得那么亲切。成山成海的人，出门干的都是正事；唯有一个吴摩西，出门干的事对人说不出口：假装在找跟人跑了的老婆。吴摩西突然想坐火车跟人走，倒也一了百了；别人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火车已经开动了，转眼之间，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仅剩下一个冷清的站台。吴摩西看着站台墙上的大钟，突然想

哭；又定睛一看钟上的时间，已是早上六点；抬头看看天，东方已经泛白；知道该回东关鸡毛店了。等吃过早饭，还要跟巧玲回延津呢。便从火车站出来，信步走回鸡毛店。

待回到鸡毛店，天已大亮。吴摩西进了屋子，发现巧玲不在，老尤也不在。吴摩西以为巧玲一大早醒来，发现自己不在，急得哭了；老尤去汽车站卖老鼠药，带上了巧玲；便去汽车站找巧玲。到了汽车站，往常老尤摆摊的地方，是一个空地；打听旁边卖烧鸡的一个老头，老头说老尤今天没来，还向吴摩西打听，老尤是不是病了；吴摩西心头不禁一紧。匆忙回到店里，回到屋里，发现老尤过去放在墙角的行李和包袱不见了，知道事情坏了。慌忙去找店主老庞，老庞刚从街上买菜回来，也不明就里。吴摩西急得大叫，伙夫倒从厨房钻出来，说五更鸡叫起来做饭，听见巧玲哭，嚷着找吴摩西；接着看老尤拉着巧玲的手，一块儿出门了。吴摩西的脑袋，“嗡”地一声炸了。如老尤带着巧玲去找吴摩西，不会带他的行李；现在连行李都带走了，肯定是借吴摩西出门，把巧玲拐跑了。这才知道十天来，他上了老尤的当。那天夜里与老尤说起话来，老尤曾说要发一笔横财，当时听着也就是个笑话；吴摩西还说，老尤黑不下心；没想到老尤面善心黑，他要发的横财，竟想到巧玲头上。两人扯起别的话来，老尤总爱顺着吴摩西说；现在看，顺着你说的人，心里就是憋着坏。还有一种可能，老尤看吴摩西带着巧玲，十天来住在店里，啥也不干，真把吴摩西当成了人贩子，现在抄了吴摩西的后路，才对巧玲下了手。不管老尤怎么想，结果都一样，巧玲丢了。吴摩西顾不上和老庞和伙夫啰嗦，慌忙跑出鸡毛店，去寻老尤和巧玲。店主老庞突然想起什么，在后边撵着喊：

“你和老尤，今儿还没结账呢！”

吴摩西顾不上回头理他，急着往前跑。绕过汽车站，先将周边的大街小巷寻了个遍。但哪里还有老尤和巧玲的身影？又跑向城里找，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到中午，也没个结果。这时突然明白，自己在新乡也是瞎找。老尤拐了巧玲，怎么会在新乡停留，等着吴摩西找呢？想着老尤是开封人，必是带着巧玲去了开封。还不知老尤怎么骗巧玲的呢，五更鸡叫时，巧玲发现吴摩西不见了，“哇”地一声哭了；老尤便说带她去找吴摩西，骗她出门；接着又说吴摩西一人先去了开封，带她去开封；巧玲一个五岁的孩子，胆子又小，出门在外，认识的人只有老尤，老尤过去还让她吃过驴肉烧饼，只好跟着老尤走。不想不急，一想更心急如焚，急忙又跑向鸡毛店。跑向鸡毛店不是要回鸡毛店，而是跑到旁边汽车站，想搭汽车当天赶到开封。待到了汽车站，去开封的汽车只在上午发车，下午有去安阳的，有去洛阳的，有去郑州的，就是没去开封的。吴摩西转身又离开汽车站，一个人向开封跑去。新乡离开封二百一十里，吴摩西跑了一下午，竟跑了一百二十里，到了黄河边。这时天已经黑透了，渡河的船早已经回家了；吴摩西只好在河边停下来，等着明天。在路上跑着不觉得心急，待坐在河边喘气，心又急起来。昨天巧玲还好好的，在自己身边，今天巧玲就不见了。巧玲丢了，怨不得别人，昨天晚上，大半夜的，自己出来瞎溜达什么？有什么烦闷，要借别人的热闹来解的？这下好了，旧的烦闷没解，又添了新的烦闷。相对巧玲丢了，那些烦闷就不叫烦闷。突然又想起，自己只顾寻老尤和巧玲，把行李落在了新乡东关老庞的鸡毛店里；但也顾不得回去再拿；好在盘缠都缝在夹袄的衣襟里。想着想着，也是一天跑累了，竟在黄河滩上睡着了。梦里又梦见巧玲，原来没丢，老尤跟自己闹着玩呢；三人还住在鸡毛店里，巧玲又在吃老尤的驴肉烧饼。这次吴摩西一把将烧饼夺了过来，打了巧玲一巴掌：

“这烧饼是好吃的？吃了烧饼，你就没了。”

巧玲哭了，喊：

“叔。”

猛地醒来，眼前仍是一片河滩；不闻巧玲唤“叔”声，但闻黄河流水呜溅溅。仰起头来，满天星斗，都眨着眼睛看吴摩西。吴摩西想起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从做豆腐起，到杀猪，到染布，到信主破竹子，到沿街挑水，到去县政府种菜，到“嫁”给吴香香，到吴香香和老高出事，没有一步不坎坷；但所有的坎坷加起来，都比不上巧玲丢了。吴摩西跟牧师老詹当徒弟时，老詹讲起主来，吴摩西大半听不懂，只觉得主高深莫测，似在跟人下棋；现在不由对天长叹：

“老天，你这跟我下的是哪一出啊？”

接着落下泪来。

第二天一早，吴摩西搭第一班船到了黄河对岸。又坐汽车，中午赶到开封。过去自己走投无路时，曾想过来开封谋生；后来在津河渡口遇见同学小宋，多亏小宋帮忙，去了蒋家庄老蒋的染坊；没想到三年之后，果真来了开封；来开封不为别的，竟是为了找孩子。吴摩西在开封不熟，但过去跟老尤扯闲篇时，听老尤说过开封的地方，如相国寺、龙庭、潘杨二湖、清明上河街、马市街等，打听着，一个下午，竟都跑遍了，仍不见老尤和巧玲的身影。说话天又黑了，又往夜市上找。相国寺前一条大街，买卖铺子都灯火通明；还有许多小吃摊，也趁着夜里，在街道两旁摆满了。卖灌汤包的，卖煎包的，卖胡辣汤的，卖糖梨的，卖馄饨的，卖杂碎汤的；一家点一盏电石灯，亮了一街。沿街细细寻找，一直找到铺子一家家上了门板，卖小吃的都收摊了，剩下一街杂纸；风一吹纸飘起来，与刚才的热闹比，显得更加冷清；

也没找出个头绪。从中午到夜里，也寻着几个孩子，背影像巧玲；待扑上去，扳转身子，又不是巧玲；还被孩子身边的大人骂了一顿。街上的人越来越少，眼看今天是没指望了。吴摩西一屁股坐到相国寺的台阶上，突然觉得肚子饿了。这才想起，两天一夜，只顾寻巧玲了，自己水米没打牙。抹了一把眼睛，左右张望，沿街一家家饭铺皆关门了。唯有拐角处一家饭铺，门口还亮着灯，映出一个招牌叫“老汤烩面馆”。吴摩西拖着身子来到这家烩面馆，饭铺的掌柜是个老头，长得像个老婆婆，正举着一个话匣子在听；也是听话匣子入了神，忘了关门；伙计们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他看吴摩西进门，说：

“火封了，没饭了。”

吴摩西：

“大爷，麻烦您，两天滴水未进，不弄口吃的，挨不过今天夜里。”

老头一愣，看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

“倒是有一碗剩面，客人没动，给你热热，行不？”

吴摩西点点头：

“面条姓张，越热越香。”

老头放下话匣子，捅开火；待火上来，搁上炒菜的大马勺，舀一瓢水进去；待水开了，从橱柜里端出一碗剩面，倒了进去；也是饭铺该关门了，都是一天剩的东西，待水裹着面又开了，老头把筐里剩下的碎肉，拍着筐底，都倒进这马勺里；接着放酱醋盐；起锅，看一碗盛不下，索性换成一个汤盆，将面和肉扣进盆里，又往盆里浇了一勺肉汤，放上些菜码。一碗面，足有两碗多的分量。吴摩西心领地向老头点了点头，端起烩面，三口两口，就吃下了肚。也是饿了，觉得这是自生下来，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但又想起这是在丢了巧玲之后；前几天跟巧玲在新乡东关鸡毛店里，两人就爱吃羊肉烩面；丢了巧玲，自己还觉得饭香，一口气吃了一盆，不禁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接着泪“扑嗒”、“扑嗒”，掉到了空盆里。这一耳光惊动了饭铺掌柜的。像老婆婆一样的老头，放下话匣子，走过来，坐到他对面：

“客人有啥忧愁哇，这么伤心。”

也是十几天没遇到可说的人了，吴摩西擦着泪，瞒下出门找老婆的由头，只把丢巧玲一节，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老人家讲了。老人家听后，陪着吴摩西叹息一声：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哪。”

说的是卖老鼠药的老尤了。又替吴摩西发愁：

“可开封这么大，大海里捞针，你哪里找得过来呢？”

又劝吴摩西：

“如此说来，就不是一个找的事了。”

吴摩西：

“那是啥呢？”

老人家：

“就是一个命了。”

事到如今，也只能讲命了。老人家又劝吴摩西：

“盼就盼着你说的那个老尤，不是个人贩子，家里正缺闺女。”

话是这么说，可又不能不找哇。从第二天起，吴摩西又在开封找了五天。开封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都跑遍了。过去在开封不熟，五天下来，竟全熟了。吴摩西突然又觉得，在开封找巧玲也不对，老尤知道与吴摩西说过，老尤来自开封，老尤拐带了巧玲，怎么会回到开封，让吴摩西找呢？恰恰是拐带了巧玲，他不会回开封，去了外地。吴摩西醒过闷儿来，当天离开开封，到了郑州；在郑州找了五天，又离开郑州，去了新乡；在新乡又找了五天，巧玲没找着，倒又去了趟东关鸡毛店，将自个儿的行李找了回来；离开新乡，去了汲县；离开汲县，去了安阳；又从安阳到了洛阳；周边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个遍。这一找花了三个月工夫。离开开封的时候，盘缠就花光了；吴摩西走到一地，边寻巧玲，边重操旧业给

人挑水，或给人扛大包；挣下盘缠，接着再找。几个月前出门寻老高和吴香香时，吴摩西只想着在新乡假找，汲县、开封、郑州、洛阳、安阳等地，原准备瞎编，没想到为寻巧玲，倒是都跑了个遍。但三个月下来，也没找到巧玲。巧玲丢了，吴摩西也无法再回延津。自己虽跟巧玲亲，但是巧玲的后爹；县城南街“姜记”弹花铺的老姜，吴家庄的老吴，可是她的亲爷爷和亲姥爷；老吴的老婆，是她的亲姥娘；姜龙姜狗，是她的亲叔叔；虽然过去他们都跟巧玲不亲，但如果知道巧玲让吴摩西弄丢了，就是两回事了；他们不吃了吴摩西，也得打折吴摩西的腿。吴摩西再一次走投无路；漫无目的，从洛阳又回到了郑州。回到郑州，便去火车站扛大包。一是在火车站扛大包，活能接上手；二是郑州火车站大，人来人往，扛完大包能接着找巧玲。虽然知道三个月过去，老尤不知把巧玲拐到哪里去了，再想找到巧玲已是无望；但天天扛完大包，仍到火车站广场上、候车室里溜达。这时就不是为了一个找，而是为了自己心安。说话又到了冬天，吴摩西给自己添置了一身棉衣；穿棉衣时才知道，自己比去年瘦了一圈。一天在候车室溜达，路过厕所前一面镜子，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两个眼睛，已瘦得眍瞍进去；吴摩西眼睛本来就大，眼睛眍瞍进去，眉骨凸现出来，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

说话在郑州火车站又待了两个多月。年也是在火车站过的。这天扛完大包，已是夜里十点。平日货栈八点就下工了，这天机务段急着往汉口运一批棉纱，临时往开向广州的客车上，加挂了两节货车，上货上到十点。收了工，几个扛大包的伙计，约吴摩西去喝酒；吴摩西笑笑，没去喝酒，又到火车站前溜达。这时的溜达，就成了一个形式：不溜达心里不安，溜达一圈，回到货栈，才能睡安稳。左右看着人往前走，突然听到一个女声在喊：

“洗脸吧——热水！”

声音似乎有些熟悉。起初也没在意，车站广场上，有许多卖小吃的挑子，也有专门卖洗脸水的：出站口几层台阶下，放着一溜脸盆；每个盆沿上，搭着一条毛巾；每个脸盆旁，放着一把棉垫包着的铁壶；铁壶里是滚烫的热水；一溜脸盆后边，站着一溜妇女；妇女都扯着嗓子在喊：

“洗脸吧——热水！”

旅客从站台里出来，讲究的，或为了解乏，便蹲下洗个脸，整整衣容。洗一个脸五分钱。吴摩西以为在一群妇女的喊声中，自己听岔了音，没有在意，接着往前走；突然又回身看，大吃一惊：原来一排卖洗脸水的妇女中，有一个竟是吴香香。当然现在的吴香香，已不是半年前的吴香香了。人也瘦了，皮肤也没那么白了，被风吹得黑红；面目憔悴不说，挪转俯仰之间，手脚也有些笨；又走近张看，原来她竟怀孕了。吴摩西已在郑州火车站溜达了两个多月，过去没发现吴香香卖洗脸水，想着她也是漂泊流浪，刚到了郑州。吴摩西接着又在广场找，发现广场转角处，蹲着一个男人，正埋头给人擦皮鞋，竟是“起文堂”银饰铺的掌柜老高。老高一脸胡茬儿，也瘦了一圈。半年来，吴摩西急着找巧玲，已经忘记了这对狗男女；也是为找巧玲，才在郑州火车站落下脚；没想到巧玲没有找到，无意之中，竟找到了他们。事情的阴差阳错，虽让吴摩西有些哭笑不得，但心中的怒火，“呼”地一下又燃着了。不是这对狗男女，自己还不会沦落到如今的地步；当初正是因为他们偷情，为了出门寻找他们，才丢了巧玲；接着自己才无家可归。当初丢巧玲的时候，只觉得卖老鼠药的老尤可恨；现在想来，比老尤可恨的是他们。吴摩西二话没说，转身回了货栈。待从货栈出来，身上已掖上那把姜虎留下的牛耳尖刀。带巧玲出门寻找他们的时候，只是一个假找，没想着杀他们，带牛耳尖刀只是做个样子；现在巧玲丢了，自己也走投无路，意外碰到他们，吴摩西却下得了手。一个事情出来这么多岔子，始作俑者，就是这对狗男女；杀了他们，吴摩西能跑就跑，被人抓住，大不了偿命，来个同归于尽，也算一个了结。待回到火车站，发现刚从站台里涌出一帮旅客，人声鼎沸，不好下手；两人一个在出站口卖洗脸水，一个在广场拐角处擦皮鞋，人分在两处，又怕杀了这个，跑了那个；要杀就把他们全杀了，落个心里干净；便在远处钟楼下蹲着等。等着又想，半年不见，也不知这对狗男女都漂泊到了何处，又来到郑州；既然来到郑州，总该有个住处；想等火车站人群散了，尾随他们到住处，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再下手。今天两人还活着，明年的今天，就是两个人的周年；如果加上自己，就是三个人的周年。

蹲着等了两个时辰，已是半夜；来往的客车已经过尽了，剩下的就是些货车。车站的人越来越少，除了货车在站内的鸣笛声，夜渐渐地静了。这时吴摩西发现，无人到老高那里擦皮鞋，老高便背起擦皮鞋的箱子，走向站台口的吴香香。吴摩西也从钟楼下站了起来，摸了摸身上的刀。出站口前，别的卖洗脸水的也已经收摊了，就剩下吴香香一个人，还在那里守着。老高走近吴香香，似在劝说吴香香收摊，吴香香指着站台内说些什么，老高也放下擦皮鞋的箱子，与吴香香共同蹲在洗脸盆旁边；看来还想等下一拨旅客。一看就知道他们刚来郑州火车站，对来往的客车不熟；客车已经没了，还要再等。突然老高又指指远处，对吴香香说些什么；吴香香站起身，扛着肚子，向远处走去。原来远处有个卖烤白薯的，还没收摊。吴香香与卖白薯的老汉说着什么，似是讨价还价；终于交了钱，买了一个白薯；看来白薯刚出炉很烫，吴香香两手倒腾着，边吃边回到出站口。到了老高跟前，又让老高吃。两人你一口，我一口，为吃一个白薯，相互依偎在一起；白薯仍是吴香香拿着，在喂老高。老高说了一句什么，吴香香笑着打了一下老高的脸，接着又笑弯了腰，把吃到嘴里的白薯又喷了出去。看到这副吃薯图，吴摩西的脑袋又“嗡”地一声炸了。脑袋炸了不是说奸夫奸妇如此亲密，让吴摩西生气；而是吴摩西与吴香香过了一年多日子，吴香香对吴摩西，从无这么亲密过。过去认为她对自己不亲是两人脾气不投，或吴摩西不会说话，或干脆嫌吴摩西没出息；现在看，这些并不主要，主要还是对人。吴摩西跟吴香香在一起时，虽然

整天做的是小本生意，就卖一个馒头，但也吃喝不愁，但吴香香整天在说吴摩西，在骂吴摩西；现在她与老高颠沛流离，到了卖洗脸水擦鞋的地步，吴香香既不说老高，也不骂老高；老高让她买白薯，她就买白薯，回来还喂老高；吴香香似换了一个人。或者说，不是吴香香换了，是吴香香身边的人换了。吴香香跟吴摩西过了一年多，一直不见有喜；跟老高跑了半年，就扛上了肚子。吴摩西降不住吴香香，老高降得住吴香香。这就不是一个把谁杀了能了结的事。就是把人杀了，也挡不住吴香香跟吴摩西不亲，跟老高亲。他们骗了吴摩西，但没骗他们自己。这么说，倒是吴摩西错了。吴摩西又转过身子，回了货栈。唯一让吴摩西恼火的是，一个女人与人通奸，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

第二天一早，吴摩西收拾行李，离开了郑州。离开郑州不是要躲老高和吴香香；当然，也是为了躲他们；当初出门是要寻他们，现在寻到了他们，反要躲他们；就是躲他们，也没必要离开郑州；郑州大得很，老高和吴香香占住火车站，吴摩西可以离开火车站，另找一个街角谋生；而是吴摩西突然对郑州伤了心；这就不单是躲人的事了。不但对郑州伤了心，凡是过去待过的地方，去过的地方，如生他的杨家庄，待过的延津县城，去过的新乡、开封、汲县、洛阳、安阳，一并都伤了心；同时对寻找巧玲也死了心；吴摩西要离开伤心之地。这时吴摩西想起师傅老詹生前讲经时说过的一段话，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和亲族，往神指引的地方去。但吴摩西与亚伯拉罕不同，吴摩西离开本地和亲族，离开伤心之地，却无处可去，也无人指引。吴摩西再一次感到自己有家难回，有国难投。这时他突然想起早年的私塾老师老汪，便想去宝鸡找老汪。一是老汪当年也是因为伤心，离开了延津；虽然两人伤心的事由不同，老汪当年是因为小女儿灯盏死了，突然要离开延津；吴摩西过去不理解，现在把巧玲丢了，就理解了；虽然一个是孩子死了，一个是把孩子丢了，但都是孩子没了，两人的伤心也有共同之处；老汪当时一直往西走，到了宝鸡，不再伤心。二是在自己认识的人中，别的人都与自己烦闷的事有联系，唯有一个老汪，与这些无关；见到老汪，不用再解释过去。于是在郑州火车站打张车票，欲去宝鸡找老汪；一是投奔熟人，马上有个落脚处；二是像老汪一样，彻底离开伤心之地，对过去有个了断。

待上了火车，虽然年关已过，但车上仍人山人海，拥挤不动。这趟车由北平开往兰州，在郑州算过路车，车厢里别说座位，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从郑州到宝鸡，火车要开两天两夜；吴摩西背着行李，在过道的人群里挤着，挨个儿问座位上的人，看他们都在哪个站头下车，想找一个在近处下车的，靠着候座位。连问了三个车厢，不是去潼关的，就是去西安的，或是去宝鸡的，或是去天水的，要不就是彻底去兰州的；不知他们真要走这么远，还是不愿一个生人挨在身边候座，故意说谎话骗他。终于，在第四节车厢，问到一个中年男人，这个中年男人头小，像个鸭梨，正在埋头啃一只肥大的烧鸡；也是只顾啃鸡，随口说自己在灵宝下车。灵宝虽然过了洛阳，但还没出河南界；候上一天，也就有了座位。吴摩西便对中年男人说：

“大哥，你这座位我占了，有人再问，你就别再应了。”

中年男人这才回过神儿来，抬起头看吴摩西；因已说过到灵宝下车，不好再改口，只好不情愿地点点鸭梨头。吴摩西便紧挨着这中年男人站着。中年男人也是爱说话，也是要找补一下答应吴摩西候座，边啃烧鸡边问：

“你从哪儿来呀？”

因候着他的座位，他问什么，吴摩西赶紧回答什么；于是如实答：

“延津。”

回头一想，又不如实。自己这半年来并不在延津。

中年男人：

“延津不挨铁道。你去哪儿呀？”

吴摩西：

“宝鸡。”

这是实话。中年男人：

“干啥去？”

吴摩西：

“投亲戚。”

回答着中年男人的问话，吴摩西突然又想起师傅老詹。当年老詹让人信主，说的就是这套话；说人信了

主，就明白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吴摩西当初为了生计信过主，后来又不信了；不管信不信，一个最大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是到哪儿去。没想到这些话，又在火车上被一个陌生人问到了。这些话问过，中年男人又问：

“你叫个啥？”

吴摩西这时愣在那里，没有像回答“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利落。一是半年来，全在外面漂泊寻人，接触的全是生人，没有一人关心他的名姓，也没有一人喊起过他的名姓；半年下来，自己叫啥，自己一下也有些茫然；二是自己活了二十一岁，姓名已改过三遍，一开始叫杨百顺，后来叫杨摩西，后来又叫吴摩西，仓皇之下，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中年男人见他发愣，从烧鸡上抬起头，不耐烦地说：

“自己叫个啥，有啥难说的？不是杀了人，逃出来的吧？”

吴摩西“唉”地一声长叹。要说他杀过人，他没杀过；但在心里，也杀过几个；从他爹他兄弟，一直到赶大车的老马，一直到自己的老婆吴香香，还有“起文堂”的掌柜老高。吴摩西张口要解释什么，这时火车要钻山洞，突然一声长鸣，又让吴摩西想起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罗长礼当年喊丧，就像火车鸣笛一样气派。当年的罗长礼，是吴摩西在世界上最崇拜的人。听罗长礼喊丧，也就七八年前的事；现在想起来，却好像过了半辈子。前几年还偶尔想起罗长礼，后来人多事杂，渐渐就把他忘了。但细想起来，吴摩西从杨家庄走到现在，和罗长礼关系最大。不是喜“虚”不喜实，迄今他还在杨家庄跟老杨做豆腐。虽然他和罗长礼，迄今还没说过一句话。感慨之下，他又不解释了，答：

“大哥，我没杀过人，你就叫我罗长礼吧。”

下部
回延津记

牛爱国三十五岁时知道，自己遇到为难的事，世上有三个人指得上。一个是冯文修，一个是杜青海，一个是陈奎一。指得上不是说缺钱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借钱，有事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办事；而是遇到想不开或想不明白的事，或一个事拿不定主意，可以找他们商量。或没有具体的事要说，心里忧愁，可以找他们坐一会儿。坐的时候，把忧愁说出来，心里的包袱就卸下许多。赶上忧愁并不具体，漫无边际，想说也无处下嘴，干脆什么都不说，只是坐一会儿，或说些别的，心里也松快许多。

冯文修和牛爱国是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牛爱国和冯文修本不该成为好朋友，因为牛爱国他爸跟冯文修他爸有过节，相互不说话。牛爱国他爸叫牛书道，冯文修他爸叫冯世伦，两人本也是好朋友；正因为是好朋友，每年一入冬，两人常做伴到长治去拉煤。拉煤不为做生意，为家里过冬取暖。从沁源到长治，来回三百四十五里，要走四天。牛书道个头小，拉煤能拉两千斤；冯世伦个头大，能拉两千五百斤。山西西高东低，去时是空车，又是下坡路，两人说说笑笑；回来是重载，一大半是上坡路，两人只顾埋头拉车，顾不上说话。但中午在路边饭铺打尖的时候，晚上住店的时候，两人各要一碗热羊汤，掏出自己的干粮，掰碎泡上，也吃得满头大汗。牛家爱蒸馍，冯家爱烙饼，有时两人还换着吃。两人做着伴，又说得着，四天下来不觉得累。牛书道大冯世伦两岁。每年一入冬，两人在街上碰面，牛书道说：

“弟，今年咱还一块儿拉煤。”

冯世伦说：

“哥，别说今年，后年咱也一块儿拉。”

这年一入冬，两人又一块儿去长治拉煤。去时和往年一样，两人说说笑笑。回来时也一样，两人闷头拉车不说话，中午打尖，晚上住店。第三天起身的时候，天上刮起了大风。风吹起黄土，迷得人睁不开眼睛。幸亏是顺风，两人扯起被单子，绑在车上当帆，煤车倒一下轻爽许多。没风时一顿饭走五里，现在能走十里。坏事倒变成了好事。半下午的时候，离家还有八十里，牛书道先起了雄心：

“弟，今晚就别住店了，打个黑儿，咱一口气赶到家。”

冯世伦身上也来了劲儿：

“听哥的，赶回家再吃饭。”

两人吃了一阵干粮，又接着上路。赶到天黑，离家还有五十里。这时牛书道的煤车“咔嚓”一声，车轴断了。车轴断了，车就走不了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人只好用木棍将牛书道的煤车支起来，坐等天亮；待天亮，一人看车，另一人到前边镇上买车轴。牛书道：

“亏是两人做伴，要是一个人，碰到劫道的，只能把煤车给他了。”

冯世伦：

“哥，饿了，我干粮吃完了，你还有干粮没有？”

牛书道翻翻自己的馍袋：

“弟，我这也空了。”

虽是初冬时节，夜里也寒，这时风更大了。好在两人车上带着被窝，两人各抽了一支烟，躲在煤车后背风处，裹着被窝睡觉。鸡叫时候，冯世伦被冻醒了，起来撒尿，却发现牛书道躲在自己煤车后，偷偷在啃一个馒头，知道他还剩下这点儿干粮，不愿分给冯世伦吃。冯世伦撒完尿再躺下，越想越气，是你车轴断了，我才陪着挨冻，剩的还有干粮，为何不分给朋友吃？不是说挨不了这饿，而是朋友不能这么做。待牛书道睡下，冯世伦拉起自己的煤车，独自走了。牛书道一觉醒来，发现冯世伦撇下自己走了，知是因为干粮的事，但也火了。冯世伦问干粮时，牛书道的馍袋确已空了；扯被窝睡觉时，又滚出一个馒头，不知是何时落下的；这时反倒不好说自己还有干粮，只好半夜偷偷吃了。因为一个馒头，何至于把朋友一个人扔在半山腰上？因为一个馒头，两人从此成了仇人，见面相互不说话。

牛爱国的爸和冯文修的爸相互不说话，两人也该不说话。两人虽是同班同学，十岁之前不说话。十一岁那年，因为一个共同喜好，两人都爱养兔，而两人的爸虽然是仇人，但在好恶上有个共同点，皆不喜欢家里养兔，因为一个养兔，牛爱国和冯文修走到了一起。两人在家皆养不得兔，共同在村后一座废砖窑

里，养了两只小兔。一只公兔，一只母兔；公兔是紫兔，母兔是白兔。半年之后，下了一窝九只杂毛兔。每天放学后，两人拔草，喂兔。因两家是仇人，共同做一件事，还得背着大家；两人在学校还假装不说话，放学后，拔草也各拔各的，在砖窑里聚齐喂兔的时候，反倒显得亲密。牛家爱蒸馍，有时也蒸包子，冯家爱烙饼，有时牛爱国给冯文修带包子吃，冯文修给牛爱国带葱花饼吃。这年八月初七傍晚，两人各自拔了一筐草，来到废砖窑，发现大小十一只兔子，全被黄鼠狼给咬死了。兔子或被黄鼠狼吃了，或被黄鼠狼一趟趟拖走了，剩下一地兔毛和兔血。黄鼠狼能钻进来，皆因冯文修昨晚堵窑洞口时，少堵了两块砖。牛爱国当时说，堵严吧；冯文修说，没事，给兔子透透气。牛爱国也没埋怨冯文修，两个人抱着头哭了。

班上有个同学叫李克智，大舌头，爱传闲话。李克智十一岁时，已长到一米七八。个儿大力气就大，班上无人敢跟他打架。李克智他爸在长治煤矿挖煤。李克智上学的时候，常戴一顶大矿灯，大白天照人眼睛。班里有一个传闲话的，全班五十六个人，就被他搅得鸡飞狗跳。这年十月，李克智传闲话传到牛爱国头上。但闲话传的不是牛爱国，而是牛爱国他姐。牛爱国他姐叫牛爱香，在镇上供销社卖酱油。牛爱香与县城一个邮递员叫小张的谈过两年恋爱。小张国字脸，白净，不爱说话，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别人在说，他在听；小张爱笑，别人说笑话他笑，别人说一件平常事他也笑。小张到牛家来过，骑着邮电局的绿色自行车，后边载着牛爱香。牛爱香搂着小张的腰。小张送过牛爱国一个打火机。牛爱国与冯文修养兔时，还把打火机掏出来，打着火让冯文修看。但上个月，牛爱香与小张吹了。两人吹了不是两人谈不下去，而是小张跟牛爱香谈恋爱时，还跟县城广播站一个叫小红的播音员也谈着。脚踏两只船让人生气，更让牛爱香生气的是，与小张谈了两年，自己竟没有发现；现在终于发现了，她首先怪的不是小张，而是自己。原以为小张不爱说话、爱笑靠得住，谁知不爱说话、爱笑的人皆一肚子坏心眼。于是吹了。吹了也就吹了，但到了李克智嘴里，牛爱国他姐已经跟小张睡过觉。睡过觉不说，还怀了孕，到县医院去打胎。小张把她甩了，她又喝了供销社的农药，又被拉到县医院，抢救过来。李克智传牛爱国牛爱国不急，李克智传牛爱国家其他人牛爱国也不急，但传牛爱国他姐，牛爱国就急了。牛爱国上有一哥一姐，哥叫牛爱江，下有一弟，叫牛爱河。打牛爱国记事起，他爸牛书道亲牛爱江，他妈曹青娥亲牛爱河，剩下牛爱国无人亲；有人亲不是说吃上穿上占多大便宜，而是受人欺负后，能有人做主；有苦处，能扎到他怀里说；牛爱国无人亲，遇事无人做主，有苦处无处说，姐姐牛爱香比他大八岁，姐便护着牛爱国。牛爱国从小是拉着姐的衣襟长大的。这天李克智又在学校操场传牛爱国他姐，传到打胎处，牛爱国扑上去，一头将李克智顶倒了。李克智爬起来，两人厮打在一起。牛爱国十一岁时一米五六，李克智十一岁时一米七八，牛爱国哪里是李克智的对手？李克智将牛爱国按在身下，“啪啪”扇了几个耳光不说，又脱下裤子，用屁股蹭牛爱国的脸。蹭着蹭着蹭舒服了，连着蹭了三十多下，还没下来。又打开头上的矿灯，照着前方。牛爱国挣脱不得，在李克智身下哭。这时只听“哄当”一声，李克智头上挨了一棒，应声倒地，头上的矿灯碎了，接着“汩汩”地往外冒血，裤子还褪在腿窝处。冯文修拎着一根牛轭，站在一旁喘气。牛爱国、冯文修二人见李克智头上冒了血，瞪着眼躺在地上，以为他死了，慌忙拉着手跑出学校。接着也不敢回家，顺着路逃到了县城。在县城躲了三天。白天到饭店拾些剩饭吃，或到地沟里捡甘蔗头啃，晚上到县城棉站，扒窗户跳进仓库，睡到棉花堆里。三天之后，两人正沿着县城街道看商店，被冯文修他爸冯世伦捉住了。原来李克智没死，头上白冒了些血。牛家冯家，各赔了李克智家二百块钱。牛爱国和冯文修回到家，分别被牛书道和冯世伦打了一顿。打他们不是说他们与李克智打架，或两家赔了李家钱，而是牛家和冯家本是仇人，牛爱国和冯文修不该搅到一起。冯世伦打冯文修更重一些，怪他不该帮牛爱国打架。

冯文修比牛爱国大一岁。牛爱国十八岁时，冯文修十九岁时，两人高中毕业，都没有考上大学。牛爱国他爸牛书道是个磨香油的，牛爱国没有回家跟牛书道磨香油，出门当兵去了。起了出门的意，牛爱国没有跟爸牛书道商量，也没有跟妈曹青娥商量，跑到镇上跟姐牛爱香商量。牛爱香在镇上不卖酱油了，在供销社卖杂货。牛爱香已经二十七岁了，还没结婚。没结婚不是因为早年和一个邮递员谈过恋爱，后来吹了伤了心，而是后来又谈过十多个，没有一个说得来。早年跟邮递员吹了她没有喝农药，后来跟第九个对象吹的时候，喝过一次农药；虽然被拉到医院灌肠救了回来，但从此落下歪脖的毛病，动不动还打嗝。牛爱香二十来岁时爱说爱笑，绑着一双大辫子，人一走在腰里晃；现在烫了发，头发像个鸡窝；人也变得性躁，动不动就跟人急。但她见了牛爱国不急。牛爱国坐在锅碗瓢盆的杂货间，把自己准备出门当兵的想法，一五一十跟牛爱香说了；牛爱香打个嗝问：

“今年当兵去哪儿呀？”

牛爱国：

“甘肃，酒泉。”

牛爱香：

“离家三四千里呢。”

又说：

“知你为啥要当兵，不为当兵，是烦这个家；也不是烦这个家，是烦咱爸妈。从小我也烦爸妈，他们只亲老大和老四。可等你长大就知道了，爸妈毕竟是爸妈。”

牛爱国没有说话。牛爱香打个嗝又说：

“长大你就知道了，不就是个爸妈吗？”

又说：

“从小不亲没啥，孩子遇到难处，也不知护着孩子；不护倒在其次，也不知给孩子指条出路，弄得孩子左右为难。”

眼中竟落下了泪。牛爱国：

“姐，我当兵不为烦爸妈。”

牛爱香：

“啥？”

牛爱国：

“这一批是汽车兵，我想学开汽车。”

牛爱香：

“开汽车有啥好？”

牛爱国：

“学会开汽车，我开着汽车，带姐去北京。”

牛爱香歪着脖笑了。接着又落了泪。从手腕上摘下自己的手表，戴到牛爱国手上。

牛爱国要去当兵，冯文修还没有出路。牛爱国撺掇冯文修：

“一块儿当兵去吧，等学会开汽车，咱俩开一个车。”

但冯文修是色盲，当不了兵。就是不色盲，冯文修在家里是独子，他爸冯世伦也不会让他出远门。冯文修叹息：

“爸妈不亲你，有不亲的好处；爸妈护着你，有护着的坏处。”

那年沁源县有五百多人当兵。出发那天，五百多人排着队伍，在县城街道走。恰逢这天是元宵节，街上有社火队在闹社火，锣鼓喧天中，新兵队伍，社火队伍，夹杂着往前走。街两旁拥满了人，或看社火，或看新兵。五百多人穿上同样的服装，迈着同样的步伐，“一、二、一”走起来，就显出了气势。刚换上军装，随着五百多人往前走，牛爱国一下迈不好当兵的步伐，走着走着顺轴了。正兀自着急，被人一把揪住；扭头一看，人群之中，原来是冯文修。看看自己身上的军装，再看看仍穿着家常衣裳的冯文修，才知二人要分手了。牛爱国：

“一到部队，我就给你来信。”

冯文修喘着气，一头的汗：

“不是信的事。”

牛爱国：

“啥？”

冯文修：

“我在这等你半天了，咱去照相馆照个相。”

牛爱国抬头一看，队伍正好路过西街老蒋的“人和照相馆”，方知冯文修是个有心人。牛爱国与带兵的排

长请假，排长抬腕看看表：

“要快，只有五分钟。队伍一到北街，就该上汽车了。”

牛爱国忙拉着冯文修的手，跑进老蒋的照相馆。两人照相时，冯文修攥着牛爱国的手，攥得手心出汗：

“不管你到天南海北，咱俩好一辈子。”

牛爱国点点头，也攥冯文修的手。离开照相馆，到了北街，新兵上了卡车；二十多辆卡车在前边跑，冯文修挥着手，还跟着汽车跑了好远。汽车把牛爱国拉到霍州，又在霍州换火车；火车走了三天三夜，到了甘肃酒泉。牛爱国一到部队，就给冯文修来了一封信。半个月后，冯文修回了一封信，信中夹着二人在沁源“人和照相馆”照的合影。照片上，二人都没有笑，一个穿着新军装，一个穿着家乡衣裳，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牛爱国在甘肃酒泉当了五年兵。五年之中，头两年两人还通信，后来渐渐淡了，后来渐渐断了。五年之后，牛爱国复员，冯文修已经娶了老婆，生下两个孩子，在县城东街肉铺卖肉。牛爱国回到家第二天，就骑自行车到县城找冯文修。五年后再见面，两人倒不生疏，抱着对方，说些分别后的种种事情。冯文修的老婆姓马，是县城东街肉铺经理老马的闺女。冯文修管他老婆也叫老马，牛爱国也跟着叫老马。老马大高个儿，明眉大眼，就是腰口粗些。老马说，腰口粗，是生孩子生的；当闺女的时候，一把能掐住腰；接着白了冯文修一眼：

“全是让他给糟蹋的。”

又对牛爱国说：

“我后悔找了他个龟孙。”

冯文修脸上已出现了几道深沟，一笑，也不说话。

从此两人又恢复了来往。牛爱国遇到烦心事，便骑自行车，后来骑摩托车到县城找冯文修。两人坐下，牛爱国将烦心事一五一十说过，冯文修也一五一十与他排解。冯文修遇到烦心事，也开着一辆拉猪肉的三轮蹦蹦车，来牛家庄找牛爱国。两人说过一番话，心里皆松快许多。但五年后的冯文修，已不是五年前的冯文修；五年前冯文修的眼睛是清澈的，现在浑浊了；眼睛浑浊倒没啥，问题是冯文修染上了喝酒的毛病，一喝就醉；喝醉之后，和醒着是两个人；醒着通情达理，醉后六亲不认。一喝醉，还爱给人打电话。牛爱国与他说话，就不像五年前；说也说，但不敢深入，怕他酒醉之后说出去。冯文修一来电话，他就害怕，怕他喝醉了，说个没完。

杜青海是牛爱国当兵时的战友，河北平山人。杜青海大名叫杜青海，小名叫布袋。杜青海常说，他的家乡在滹沱河畔。牛爱国当兵说是在酒泉，部队驻扎的防地，从酒泉往北，还有一千多公里，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牛爱国和杜青海并不在一个连队，当兵两年还不认识。第三年部队拉练的时候，一个师七八千人在戈壁滩上行军，晚上宿营在甘肃金塔县一个叫芨芨的集镇。一个集镇容不下七八千人，各团各营搭起帐篷，宿营在集镇周围。牛爱国在三团二营五连，半夜起来放哨，杜青海在八团七营十连，半夜也起来放哨，一个从东往西巡逻，一个从南往北巡逻，在芨芨镇的镇口相遇，碰过口令，为吸烟借一个火，两人认识了。两人背着枪，吸着烟，随便扯些闲话，一个是山西人，一个是河北人，并不是老乡，但说起话来，竟能说到一起，越说越有话说。牛爱国已在部队待了两年，连队有一百多号人，天天在一起，低头不见抬头见，没交上一个知心朋友；与杜青海只见一面，就能说得来，可见能否成为朋友，不在相处的长短。头一场话说下来，两人竟说出后半夜，说到黎明，直说到宿营地吹起起床号，千军万马复活回来，东方涌出血样的红霞。后来两人常说，两人成为朋友，也就是一袋烟的交情。牛爱国虽然当的是汽车兵，但到了部队，并没有开上汽车，在炊事班做饭；杜青海虽然当的是步兵，但连队有一辆卡车，他倒在连队开汽车。牛爱国的连队距杜青海的连队有五十多里，中间隔一条河，又隔一座山；这河叫弱水河，这山叫大红山，是祁连山的余脉。以后逢礼拜天，牛爱国就蹚过弱水河，爬过大红山，到八团七营十连看杜青海。牛爱国的连队肉龙做得好，牛爱国在炊事班做饭，便带肉龙给杜青海。牛爱国到后，杜青海假借去镇上拉货，将汽车开出来，两人到戈壁滩上，边吃肉龙边兜风。戈壁滩四处无人烟，吃罢肉龙，杜青海便教牛爱国开车。牛爱国虽没当上汽车兵，但几年兵当下来，却学会了开汽车。有时不是礼拜天，杜青海开汽车出勤，也拐到三团二营五连来看牛爱国。牛爱国说：

“不是礼拜天，别让连队知道了。”

杜青海：

“我路上开得快，把时间省出来了。”

杜青海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但黑而不焦，油光光的；说话声音不高，慢吞吞的；说着说着，还不好意思一笑，露出一嘴白牙。牛爱国从小说话有些乱，说一件事，不知从何处下嘴；嘴下得不对，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杜青海虽然说话慢，但有条理，

把一件事说完，再说另一件事；说一件事时，骨头是骨头，肉是肉，码放得整整齐齐。牛爱国在部队遇到烦心事，这件事想不清楚，可行，不可行，拿不定主意，便把这件事攒下来；一个礼拜，总能攒几件烦心事；到了礼拜天，去找杜青海，两人在戈壁滩上，或开汽车，或坐在弱水河边，牛爱国一件一件说出来，杜青海一件件剥肉剔骨，帮牛爱国码放清楚。杜青海遇到烦心事，也说与牛爱国。牛爱国不会码放，只会说：

“你说呢？”

杜青海只好自己码放。码放一节，又问牛爱国。牛爱国又说：

“你说呢？”

杜青海再自己码放。几个“你说呢”下来，杜青海也将自己的事码清楚了，二人心里都轻快许多。

在部队相处三年，牛爱国和杜青海都复员了。牛爱国回了山西沁源，杜青海回了河北平山。沁源离平山有一千多里。一千多里，和在部队时相距五十里就不一样。牛爱国再遇到烦心事，就不能蹚河越山去找杜青海码放；杜青海遇到烦心事，也不能再找牛爱国，让牛爱国反问“你说呢”。两人也通信，有时也打电话，但不管是通信，或是打电话，都跟见面是两回事。有时事情很急，当下要作决断，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又五年过去，牛爱国已娶妻生子。从信中知道，杜青海也娶妻生子。牛爱国娶的老婆叫庞丽娜，也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牛爱国本不认识庞丽娜，庞丽娜她姐叫庞丽琴，曾和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一块儿在镇上卖过杂货。牛爱国复员时，牛爱香已经三十二岁，还没结婚，但她给弟弟牛爱国介绍了庞丽娜。庞丽琴的丈夫叫老尚，老尚是县城北街纺纱厂的经理，庞丽娜在姐夫的纺纱厂当挡车工。庞丽娜个头不高，胖，但身胖脸不胖，倒显得眉清目秀。庞丽娜不爱说话。她过去谈过一回恋爱，对象是她的高中同学。后来那人考上了大学，把她给甩了。听说她过去谈过恋爱，牛爱国有些犹豫。牛爱国他姐牛爱香骂他：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是个啥？也就是个退伍兵。”

又说：

“你要能考上大学，也甩人家呀。”

牛爱国一笑，便不计较庞丽娜谈过恋爱。牛爱国不爱说话，庞丽娜也不爱说话，大家觉得他俩对脾气；他们在一起相处两个月，也觉得对脾气；半年之后，两人结了婚。结婚头两年，两人过得还和顺，生下一个女孩，取名百慧；两年之后，两人产生了隔阂。说是隔阂，但隔阂并不具体，只是两人见面没有话说。一开始觉得没有话说是两人不爱说话，后来发现不爱说话和没话说是两回事。不爱说话是心里还有话，没话说是干脆什么都没有了。但它们的区别外人看不出来，看他们日子过得风平浪静，大家仍觉得他俩对脾气；只有他俩自己心里知道，两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牛家庄距县城十五里，庞丽娜在县城纺纱厂上班，头两年庞丽娜一个礼拜回来两次，后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后来两个礼拜回来一次，后来一个月也不回来一次。百慧见她都往人身后躲。牛爱国在部队学会开车，回家之后，伙同哥哥牛爱江、弟弟牛爱河，共同买了一辆二手“解放”卡车，常到外边拉货；或去长治修高速公路，给地基拉土；忙起来，也是几个礼拜不沾家。两人两个月还不团聚一次。就是团聚，夜里也无滋无味，从头到尾没有声响。比这更可怕的是，两个月不见，牛爱国也不想庞丽娜。终于有一天，牛爱国听到风言风语，庞丽娜和县城西街照相馆的经理小蒋好。小蒋他爸叫老蒋，过去就在西街照相馆照相，十年前牛爱国当兵时，和冯文修的合影，就是老蒋照的。当年老蒋的“人和照相馆”，现在被小蒋改为“东亚婚纱摄影城”。一次牛爱国拉货回来，去县城北街纺纱厂找庞丽娜，庞丽娜下班了，但厂房、宿舍都没有她。牛爱国径直去了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隔着玻璃，发现庞丽娜坐在里面，正与小蒋说话。庞丽娜平日不爱说话，现在与小蒋有说有笑。不知小蒋说了一句什么，庞丽娜笑得前仰后合。仅在一起说笑，不能断定两人好；但可以断定，庞丽娜与牛爱国在一起没话，跟小蒋在一起就有话；庞丽娜跟牛爱国说不着，但跟小蒋说得着；爱不爱说话，原来也看跟谁在一起。牛爱国没有进去搅局，离开“东亚婚纱摄影城”，到城外废城墙上，坐到太阳落山。晚上又去北街纺纱厂找庞丽娜，庞丽娜仍不在；又去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庞丽娜不在，小蒋正在给人照相；牛爱国便去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家。待进庞丽琴的家门，听到庞丽琴、庞丽娜姐俩儿正在说话。庞丽琴：

“你不要再跟小蒋胡闹了，人家也有家有口；再说，满县城都知道了，小心传到牛爱国耳朵里。”

牛爱国以为庞丽娜会否定与小蒋的事，没想到庞丽娜说：

“传到就传到呗。”

庞丽琴：

“小心他知道了打你。”

庞丽娜：

“吓死他。”

庞丽琴：

“吓死他，用啥吓？”

庞丽娜弯下腰“咯咯”笑了：

“不用别的，只是夜里不理他，就治住他了。”

牛爱国便断定庞丽娜与小蒋的事是真的。是真的还不气人，气的是庞丽娜说的这番话。牛爱国离开庞丽琴家，回到牛家庄，一夜没睡。第二天起来，连杀庞丽娜和小蒋的心都有了。就是不杀人，也该离婚了。到底怎么往前走，牛爱国有些犹豫。他想到县城东街找卖肉的好朋友冯文修商量，但又想，这事比不得别的事，怕冯文修喝醉了不知深浅，把这事再说出去。这时突然想起河北平山的战友杜青海。本来第二天要开车去长治修高速公路，他放下这事，先坐长途汽车到霍州，由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由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平山县，由平山又坐乡村长途汽车到杜青海的村子杜家店；前后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早上，终于见到了杜青海。五年不见，两人相互打量，都显得有些老了。由于事先没打招呼，杜青海有些激动；见杜青海激动，牛爱国也有些激动；两人激动起来，竟忘了握手。杜青海搓着自己的手：

“你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

杜青海复员回家之后，并没有开车，在家里办了一个养猪场。杜青海的老婆叫老黄，五短身材，大眼睛，正端着猪食盆喂猪；见丈夫的战友来了，倒上来与牛爱国打招呼。杜青海在部队时爱干净，一双开车的手套，都洗得发白；现在衣着邋遢，院里院外也一片狼藉。一个两岁的小男孩脏头脏脸，在院里撵鸡。接着发现，杜青海在部队时爱说话，现在不爱说话了；杜青海的老婆老黄倒爱说话。大家吃中午饭时，都是老黄在说，杜青海埋头吃饭，嘴里“嗯”、“嗯”着；老黄说的全是他们的家务事，牛爱国也听不懂；吃晚饭时，也是老黄在说，杜青海“嗯”、“嗯”应着；不管老黄说得对不对，他都不反驳。到了晚上，杜青海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领着牛爱国，来到滹沱河畔。这天是阴历十五，天上的月亮好大。滹沱河的河水，在月光下静静流着。两人这时才回到五年之前，在部队戈壁滩上，坐在弱水河边，相互说知心话的时候。杜青海掏出烟，两人点上。但五年后的知心话，已不同于五年之前。牛爱国将自己和庞丽娜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是杀人，是离婚，让杜青海帮他拿主意。五年后的事虽然不同，但说事的人和码事的人相同。杜青海听罢，也似五年前一样，替他码放。杜青海：

“你看似说的是这件事，其实不是这件事呀。”

牛爱国：

“啥？”

杜青海：

“你既杀不了人，也离不了婚。”

牛爱国：

“为啥？”

杜青海：

“如要杀人，你早杀过了，也不会来找我了；杀人咱先放到一边，单说离婚；离婚倒也不难，一了百了；问题是，离了婚，你可能再找一个？”

牛爱国想了想，如实说：

“爹在当兵时死了，家里三兄弟还没分家；大哥有三个孩子，大嫂有病，每个月看病拿药，得花二百多；三弟有了对象，还没成家，等着给他盖房；盖房，还等着我开车挣钱。”

又说：

“如没结过婚，也许好找；结过婚，又有一个孩子，加上家里这种情况，就难说了。”

杜青海：

“还是呀，不是想不想离婚，是自己离不离得起，这才是你犹豫的原因。”

牛爱国半天没有说话。半天后叹息：

“那咋办呢？”

杜青海安慰牛爱国：

“这种事，俗话说得好，捉贼要赃，捉奸要双；没有捉住，这种事，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牛爱国吸着烟，看着滹沱河水不说话。半天又说：

“还有一件事比这重要，两人在一起，没话。”

杜青海：

“有话，也就出不了这种事了。”

又看看四周，悄声说：

“给你说实话，我也是没话，你没看家里乱的样子？”

又感叹：

“不是当兵站岗的时候了。”

牛爱国：

“就算凑合，往前咋走呢？”

杜青海：

“既然往前走，就得让它往好里走呀，两人没话，你主动找些话呀。”

又说：

“找话，就不能找坏话了，回去多给她说些好话，让她回心转意。”

牛爱国：

“西街照相馆的事呢？”

杜青海：

“只能先忍着了。等她回心转意，这事也就不存在了。”

又攥住牛爱国的手：

“俗话说得好，量小非君子呀。”

牛爱国眼中涌出了泪。接着头靠在杜青海的肩上，看着滹沱河的对岸睡着了。

从河北回到山西，牛爱国按杜青海说的，既没杀人，也没跟庞丽娜离婚；跟庞丽娜在一起的时候，开始找话，开始跟庞丽娜说好话。又三年过去，牛爱国方知，在部队的时候，杜青海给自己码放事情，出的都是好主意；唯有在滹沱河畔，他和庞丽娜的事，杜青海出的主意，打根上起就错了。

牛爱国第三个朋友叫陈奎一，是牛爱国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认识的。陈奎一是工地一个伙夫，瘦高，左脸有颗大痦子，痦子上长了三根黑毛。别的伙夫都是胖子，陈奎一是个瘦子。陈奎一是河南滑县人，工地一个工长，是他的小舅子，他就成了工地的伙夫。牛爱国不爱说话，陈奎一也不爱说话，因都不爱说话，两人倒能说到一起。工地的伙房，有三百来号人吃饭，一天到晚，陈奎一忙得满头大汗。倒是牛爱国开卡车拉完自己的土方，有了空闲，来伙房与陈奎一闲坐。陈奎一蒸馒头煮菜，一刻不停，牛爱国就在条凳上坐着，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陈奎一终于忙停歇了，如伙房有煮熟的猪耳朵猪心，便切上一盘；也顾不上细切，横上三五刀，滴些香油，两人吃上一番。吃完，相互看一眼，抹着嘴笑了。但猪

耳朵猪心不是每天都有，没有的时候，陈奎一忙完，两人就对坐着吸烟。有时有了猪耳朵猪心，牛爱国正在工地上忙，没来伙房，陈奎一忙停歇了，便去工地找牛爱国。人群之中，陈奎一向牛爱国使个眼色：

“有情况。”

然后用围裙擦着手，撅屁股走了。牛爱国便加紧干活。干完，从卡车上跳下来，跑到伙房，陈奎一已将猪耳朵猪心切好，放到盘子里，码上了葱丝，滴上了香油。渐渐这个秘密被别人发现了。有一个东北人叫小谢，在工地上举小旗，见陈奎一和牛爱国一前一后有些奥妙，几次问：

“爱国，你们干啥去？”

牛爱国：

“不干啥。”

一次小谢见陈奎一又跑到工地向牛爱国使眼色，说“有情况”，又见牛爱国加紧干活，干完，从卡车上跳下来，跑向伙房，也赶紧跟了过来。进了伙房，见两人正坐在一起，对着头在吃一盘猪耳朵猪心，小谢假装偶然遇见：

“光吃菜呀，也不弄壶酒。”

接着作朋友状，便想坐下。但牛爱国和陈奎一都没理他，把他干在那里。吃完猪耳朵猪心，牛爱国站起又去了工地，陈奎一白了小谢一眼，将一大笼馒头盖到锅上：

“开饭还得会儿。”

不是心疼那点儿猪耳朵和猪心，是让小谢明白，一个人想和另一个人成为朋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牛爱国和陈奎一也就限于投脾气，东一葫芦西一瓢地闲扯行，牛爱国遇到烦心事，就指不上陈奎一。陈奎一的脑子比牛爱国还乱。牛爱国能把一件事说成两件事，陈奎一能把一件事说成四件事。陈奎一遇到烦心事，还找牛爱国排解。牛爱国给他剥肉剔骨码放，他已佩服得点头如捣蒜；牛爱国遇到烦心事找陈奎一，陈奎一用围裙擦着手，束手无策，像牛爱国在部队反问杜青海一样，陈奎一反问牛爱国：

“你说呢？”

牛爱国只好自己码放。码放一节，又问陈奎一，陈奎一又问：

“你说呢？”

牛爱国只好再自己码放。几个“你说呢”下来，牛爱国倒学会了自己码放事情。

这年端午节，工地为了改善生活，让伙房买了半扇牛。集市上牛肉的价格不一，最低九块三一斤，最高十块五一斤；陈奎一买回牛肉，报账的价格是每斤十块五。工长也就是陈奎一的小舅子，看了这牛肉，怀疑是九块三一斤买的；一斤多出一块二，半扇牛二百来斤，就多出二百多块钱。为这价格的真假，两人吵了起来。陈奎一：

“别说有九块三的，还有六块八的呢，里面都是水。”

又说：

“二百多块钱算什么，当年你走背字的时候，还借过我两千多呢。”

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小舅子冒了一句：

“这不是牛肉的事，说瞎话。知道的，是扇牛肉，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为这一句话，陈奎一“啪”地扇了自己一耳光，吼了一句：

“妈了个逼，算你认识我！”

当时就解下围裙，收拾行李，坐长途汽车回了河南。平日不爱说话的人，气性都大。

陈奎一走的时候，牛爱国还在工地开车拉土。待中午吃饭的时候，伙房开不了伙，工长给每人发了两包方便面，方知陈奎一走了。牛爱国跑到伙房，看到冷锅冷灶，半扇牛肉在地上撂着，上面飞着几只苍蝇，不由叹息一声。叹息不是叹息陈奎一说走就走了，而是陈奎一一走，工地上再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

人，工地一下显得空了。陈奎一回河南之后，牛爱国也与他通信，有时也打电话。与别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有人说起河南，牛爱国马上想起了陈奎一；但牛爱国遇到事情，不会像到河北平山县找杜青海一样，去河南滑县找陈奎一。

二

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本也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该姓吴，应该姓杨。曹青娥五岁那年，被人从河南卖到山西。六十年过去，曹青娥还记得她爹叫吴摩西，她娘叫吴香香；她娘吴香香跟人跑了，她爹带着她去找她娘，住在新乡一个鸡毛店里，她被人拐子给拐走了。她还记得自己的小名叫巧玲。

巧玲还记得，她由河南被卖到山西，中间经过三个人。头一个人叫老尤，是个卖老鼠药的，开封人，哑嗓子，说话张嘴就来；卖老鼠药唱曲儿，平常一件事，也能编成曲儿。正是因为喜欢听他说话，巧玲跟他混熟了。大家住在一个店里，老尤还掰驴肉烧饼给她吃。这天天刚麻麻亮，老尤将巧玲拍醒，说她爹遇到急事，去了开封，让老尤带上巧玲，去开封找他。一个五岁的孩子，见爹走了，撇下她一个人，登时就吓哭了；接着又想，爹可能得着了娘的信儿，匆匆找娘去了；忙也穿上衣服，跟老尤上了路。开封本在新乡东面，老尤却没有往东，带着她一路往西；五天之后，到了济源。巧玲弄不清东西南北，也弄不清济源和开封的关系，只盼着早一天见到爹。人一离开爹，显得懂事许多；为了找到爹，巧玲对老尤百依百顺。路上走累了，老尤蹲下吸烟，巧玲伸出小手，还给老尤擦汗；打尖吃饭时，巧玲知道给老尤夹菜；饭还没吃完，又给老尤端来一碗水；似一下长大十岁。济源是河南和山西的交界处。到了济源，老尤碰到另一个人贩子叫老萨。老尤不愿再往前走了，十块大洋，把巧玲卖给了老萨。等老尤把巧玲交到老萨手里，巧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哇”地一声哭了。巧玲一哭，老尤心倒软了，又将十块大洋掏出来，还给老萨：

“这孩子我不卖了。领她回开封，当个闺女，自己养了。”

又说：

“一路上，你不知道她多懂事。”

又说：

“我不是干这行的，也是一念之差。”

老萨也不接钱，笑着看老尤：

“晚了。”

老尤：

“十块大洋还在，咋能说晚了？”

老萨：

“我不是说买卖晚了，是你自个儿晚了。”

老尤：

“此话怎讲？”

老萨：

“没卖之前，你可以把她当闺女；现在你卖过她，她也知道了，你就养不得她了。本来是头羊，等她长大了，也会变成老虎；啥叫养虎遗患，这就叫养虎遗患。”

又说：

“这是一道坎。一过了这道坎，你再亲她，也成不了亲人了。”

老尤想想，觉得老萨说得有理，只好又揣起大洋，转身要走。巧玲见老尤走，“哇”地一声又哭了。老尤见巧玲哭，自个儿也蹲到地上哭了。老萨朝地上啐了一口：

“这哪叫卖人呀。”

又上去踢了老尤一脚：

“既然冒充猫，就别哭老鼠了。”

巧玲到了老萨手里，发现老萨和老尤是两个人。老萨是洛阳人，卖人卖惯了，不心疼孩子。巧玲一哭就打。身上还带了个锥子，巧玲再闹，就用锥子扎巧玲的屁股。倒是把巧玲给吓住了。夜里睡觉，还将巧玲绑在床上，怕巧玲跑了。白天出门前，晃着手里的锥子：

“人问你，就说我是你爹。”

巧玲害怕他的锥子，见了人，只好给他喊爹。老萨带着巧玲继续往西走，出了河南，到了山西垣曲县，二十块大洋，把巧玲卖给了另一个人贩子叫老卞。老卞是个山西人，长着一对斗鸡眼，过去是个卖布的，看到卖人比卖布赚钱，便开始卖人。也是初入人牙行，人倒比老萨和善；不打巧玲，夜里睡觉也不绑她。但买了巧玲之后，问了问别的人牙子，别的人牙子端详一下巧玲，都说二十块大洋买贵了；买贵了该怪老卞的眼力，但老卞把罪过怪到巧玲身上，对巧玲也没好气；一句话不对付，便用斗鸡眼剜巧玲。巧玲见老卞不打，也没锥子，只是用斗鸡眼剜她，倒也不怕老卞。夜里睡觉不绑，巧玲该趁老卞睡熟，自己偷跑掉；一是巧玲自小怕黑，天一黑不敢出门；二是已到了山西，千里之外，出门一个人都不认识；山西人说话，有一半听不懂；怕出门之后，再落到别的人贩子手里；如果再是一个老萨，还不如眼前的老卞；所以没跑。老卞带巧玲开始往北走，到了长治县，逢到集市，开始卖巧玲。但几个集市下来，发觉果然上了老萨的当。巧玲本来个头就小，又长了一头黄毛，显得小样，卖不出价钱。有出十五块的，有出十三块的，还有出十块的，连买巧玲的本钱还不够。卖一天巧玲，没有卖出去，天黑了，老卞又牵着巧玲走。这时往往说一句：

“我当初高看你了。”

这样前后盘桓半个月，巧玲还没有卖出去。住店加上嚼谷，又搭进去许多盘缠。老卞着急起来。越是着急，人越是卖不出去。说话到了深秋，南源山上，漫山遍野一片黄叶。秋风一吹，黄叶从树上纷纷落下，落了一路，也落了一山。山上的果子熟透了，树上的梨、油桃、板栗、核桃，纷纷从枝子上往地上掉。住店打尖，老卞心疼自己的钱，两张嘴，买一个人的饭食，自个儿吃不饱，也不让巧玲吃饱。现在看到满地的果子，巧玲便捡果子吃。吃着吃着吃饱了，便撵树间的松鼠玩。前后被卖了一个月，巧玲也习惯了，不以为意。松鼠蹿到树上，向巧玲作揖，巧玲“咯咯”笑了。巧玲捡果子吃老卞不管，看到巧玲笑，老卞急了：

“这是卖你，不是领你玩！”

又扬起手：

“再笑，再笑打你！”

巧玲也不怕他，跳到一边，仍“咯咯”笑着。

又停了几天，巧玲头上生出几窝秃疮。老卞带她住的全是鸡毛店，夜里睡在草窝里，一床破棉絮，不知多少过路人盖过；头上的秃疮，也不知在哪里染上的。秃疮一发就疼。巧玲倒不笑了，在那里捂着头，哭着喊疼。老卞凑上去一看，几片秃疮，已经泛红了；前后十几个红点，似要往外涌脓。巧玲本来就不好卖，头上再长秃疮，人就更不值钱了。看罢秃疮，老卞气得在那里蹦：

“祖宗，你这不是故意跟我捣蛋吗？”

气得蹲在地上：

“干脆，你把我卖了得了。”

巧玲看老卞在那里急，倒不觉头上的秃疮坏，也忘了头上的秃疮疼，仰着头，又“咯咯”笑了。

襄垣县有个温家庄。温家庄有个东家叫老温。老温家有十几顷地，雇了十几个伙计。给老温家赶大车的叫老曹。老曹四十出头，留着一撮山羊胡。这天老曹从温家庄出发，到长治县给东家  芝麻。三匹骡子，拉着一车芝麻，有四五千斤。出门时日头高照，无风无火，待进了屯留县界，天上起了乌云。老曹看看天，云从西北角涌上来，越涌越多，似要下雨；老曹怕雨淋着芝麻，赶紧用鞭子抽牲口，牲口跑了起来。紧赶慢赶，又跑出七八里路，西源河边上，终于碰到一家车马店。这时天上下起瓢泼大雨。老曹忙将大车赶进车马店。车上的芝麻有草帘苫着，倒没淋着，老曹的衣裳被淋湿了。老曹卸了牲口，让店主喂上草料，自己看看天，走进车马店灶间。在灶间点上一盆火，将外衣脱下来，用手搭在火上烘烤。火盆上腾出一股湿气。等身上暖和了，回过神来，才发现灶间炕上，蹲着一个男人。男人身边，躺着一个孩子。老曹将烘干的衣裳穿上，来到炕前，发现炕上的孩子是个女孩，小脸烧得通红，正在昏睡，鼻子一歙一歙的；用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老曹的手被烫了一下；孩子的额头，烧得跟火炭一样。

又看那男人，拿着一根烟袋，蹲在炕沿唉声叹气。老曹：

“也是住店的？”

那男人翻了老曹一眼，点点头。老曹：

“怕就怕这个。路上，不是生病的时候。”

又说：

“大哥，这孩子得看呀，不能硬挺着。”

那男人又翻了老曹一眼：

“看？你掏钱？”

老曹被噎了一句，有些不高兴：

“我不是她爹，你是她爹。我好心说了一句话，倒落下不是？”

让老曹没想到的是，那男人抱着自己的头，“嘤嘤”哭了。老曹有些慌张，以为他心焦，或是身上没了盘缠；住店住灶间，就是为了省钱；又用话劝他。谁知越劝越哭。老曹倒束手无策。终于，等那男人哭够了，仰起脸，老曹才发现他长了一对斗鸡眼。平心静气之后，这男人告诉老曹，这女孩不是他的孩子，他是一个人贩子。初入此道，不知水的深浅，二十块大洋买了这个孩子，走村串镇，大半个月也没出手。卖不出本钱不说，加上住店和嚼谷，又赔出一大块。屋漏偏逢连阴雨，女孩头上又长了一头秃疮；长了秃疮，更卖不出价钱。秃疮发了，又发起高烧。前思后想，没有退路，所以忧愁。老曹听后，也替他发愁，忘记了他是一个人贩子；左思右想，也没有办法，只好陪他叹气。这时那男人突然抓住老曹的手：

“大哥，要不这孩子你要了吧。”

老曹吃了一惊，忙往后撤身子：

“我还得去长治县  芝麻，没想到买孩子。”

那男人：

“你随便给俩，我不还价。”

又说：

“随便给俩，也比死了强。”

又说：

“死了，就更没法卖了。”

老曹见他这么说话，苦笑之下，知道他是个老实人。老曹四十多了，老婆一直没有生下孩子，家里倒是缺孩子，但老曹说：

“买个孩子，不是买条小狗；这么大的事，哪能说买就买？”

那男人：

“你就当可怜她。”

老曹：

“这不是可怜不可怜的事，我还得去长治县  芝麻。”

又说：

“再说，这么大的事，我也做不了主，总得跟家里的商量商量。”

没想到老曹这句话，被那男人抓住了。那男人问：

“大哥是哪里人？”

老曹：

“襄垣县温家庄。”

说完这番话，雨住了，天晴了。老曹交了店里的草料钱，又赶着大车上了路。老曹以为这事也就是说说，说完也就完了；令老曹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等老曹  完芝麻回到温家庄，那男人和那个病孩子，已经在老曹家。孩子躺在炕上，那男人正蹲在门槛上吸烟。老曹哭笑不得：

“你倒粘上我了？”

那男人往门框上“  ”地磕着烟袋：

“大哥，烫壶酒吧。大嫂愿意要这孩子。”

“大嫂”就是老曹的老婆了。这又是老曹没有想到的。也不知这个男人，怎么对老曹老婆说的，把她的心说转了。老曹老婆掀门帘子从里屋出来，对老曹说：

“这孩子我要了，模样还周正，十三块大洋，也不贵。”

老曹发现老婆换了一身新衣裳，知道她不是说着玩的。老曹：

“可她正在发烧，还不知是死是活。”

老曹老婆：

“烧已经退了。”

老曹走到炕沿，用手摸那女孩的头，烧果然退了。那女孩见老曹摸她，睁开眼睛，打量老曹；老曹也打量她，杏核眼，翘鼻，小嘴，不算难看。两天前在车马店烧得像火炭，咋一到老曹家，烧就退了呢？老曹不禁摇头。但老曹又说：

“可你看她的头，一头秃疮。”

老曹老婆还没说话，那男人说：

“疮跟疮不一样，这是新疮，不是老疮，能看好。”

又说：

“小骨头，嫩肉长得快。”

又说：

“不带点儿毛病，也不会这么便宜。”

又说：

“大哥，交钱吧，从今往后，我不卖人了，我还卖布。”

老曹哭笑不得。但老曹家里，老婆说了算。老婆说要，老曹只好从身上掏出钥匙，开柜门拿钱。家里只有八块大洋，老曹又跑到东家老温家去借。老温家除了种地，还开了个陈醋坊，叫“温记醋坊”，一天能酿出百十坛子醋，每一瓮醋坛子上，都贴着红纸四方签，上写着“温记”二字。方圆百十里，都吃老温家的醋。老曹除了给东家赶车，有时醋坊忙了，夜里还去醋坊帮东家翻醋糟。老曹来到东家后院，大槐树下，东家老温，正跟周家庄的东家老周下象棋。周家庄距温家庄五十里。周家庄老周家除了种地，还开了个酒坊，酒坊叫“桃花村”，就着杏花村的意思，酿辣酒，也酿甜酒。方圆几个县，红白喜事，都喝老

周家的酒。方圆百里的东家中，卖醋的老温，数跟卖酒的老周好。逢年过节，或是老温去看老周，或是老周来看老温。就是平常日子，两人也时常走动。两人见面，除了在一起谈话，就是在一起下象棋。现在棋盘两端，老周正端着杯子喝茶，老温手里拿着两颗棋子，相互敲着看棋盘。见有客人在，老曹不好说借钱，想退出去。老温抬眼看到老曹，倒喊住他：

“啥事？”

老曹迟疑着：

“东家，没事。”

老温：

“老周又不是外人，说吧。”

老曹这才说：

“想借钱。”

老温：

“不年不节，借钱做啥？”

老曹只好将买孩子的事，一五一十，来龙去脉说了。老曹又说：

“东家，这孩子我真不想要，家里的娘们儿，没有正性。”

又说：

“年底算账的时候，东家从我工钱里扣就是了。”

又说：

“这女娃，一头秃疮，看上去真可怜。”

老温还没说话，周家庄的东家老周开了口。老周时常来温家庄老温家串门，有时当天返回去，有时天晚就住下了，打发跟他的马车回去；第二天回周家庄，老曹赶着温家的马车送老周。周家的轿车有酒味，温家的轿车有醋味。老周往车里钻的时候说：

“一闻就知道换了车。”

路上五十里，两人也聊天。因老周是东家，话头多由老周提起。老周问老温家的事，也问老曹家的事；老周问一句，老曹答一句。所以老周对老曹家的情况也熟悉。这时说：

“先不说孩子可怜不可怜，为老曹两口老了，膝下没个人，也应该买。”

老温也点头：

“就是为了孩子，也不为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但等孩子买下之后，老曹才知道，老婆要这个孩子，既不是为了孩子，也不是为了老曹两口，也不是为了造七级浮屠，而是为了跟二叔治气。二叔就是老曹的弟弟。老曹大名叫曹满仓，老曹的二弟大名叫曹满囤。曹满仓自小性子坦，曹满囤自小性子躁。曹满仓自小长得高，成人后一米七八；曹满囤是个矬子，成人后一米五六。矬子又性格躁，曹满囤小时在外常受欺负。在外受了欺负，回到家就霸道。跟爹娘霸道，跟曹满仓也霸道。霸道不是抢你碗里的吃食，或是手里的玩物，而是在说话上，一件事怎么办，得顺着他的心思来。话本来该这么说，他非那么说；事本来该这么办，他非那么办；一时不顺他的意，他就在家里打滚撒泼。见弟弟打滚撒泼，爹娘上来甩曹满仓一巴掌：

“多大了，还不懂事，遇事不知让着弟弟。”

事情虽然别扭着，却得按着别扭来。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两人长大，各自娶了老婆。兄弟两人共事，一切由曹满囤说了算。曹满仓个儿高，娶个老婆也个儿高；曹满囤个儿低，娶个老婆个儿也低。曹满仓的老婆虽然人高马大，却不会生孩子；曹满囤的老婆虽然矬得像个毛蛋，却一口气生了五个孩子，三男二女。按当地风俗，老大家不会生孩子，老二家的大孩子应过继给老大；既给老大养老送终，也继承老大的家业。但曹满仓的老婆，却不愿意过继曹满囤的老大。曹满囤两口子个矬，生的孩子也矬。老大十六

岁了，个儿头只有桌子高；个矬，腿却粗，头又大，像个侏儒。孩子像侏儒还不是主要的，曹满仓老婆讨厌的，是曹满囤说话，处处压曹满仓家一头。曹满囤见曹满仓老婆四十多了，还没开怀，常对曹满仓两口子说：

“就别等了，赶紧把大小接过去吧。”

曹满仓不敢说不接，曹满仓的老婆却不怕曹满囤；女人不会生孩子是个短处，但曹满仓老婆自己不当短处，别人也无可奈何；为曹满仓怕曹满囤，还跟曹满仓吵架。曹满仓老婆见曹满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过继，知他图自家的家产；一开始不答理他，后来有一回干脆说：

“二叔，这事不要再说了，大小该干吗干吗吧，俺不会接了。”

曹满囤：

“为啥不接？”

曹满仓老婆：

“人到小五十，还有生的呢。”

曹满囤立马急了：

“到时候你不生，咋说？”

曹满仓老婆：

“我要不生，就给你哥娶个小。”

一句话将曹满囤噎住了，也将曹满囤的后路给堵死了。话是这么说，几年又过去了，她还没开怀，但也没再提给曹满仓娶小的事，倒是如今碰到这个人贩子卖人，给家里买了个小闺女。小闺女过去叫巧玲，她给改名叫“改心”；意思是让她把心改了。改心长了一头秃疮，曹满仓老婆也没带她看医生，将她带到襄河边，用河水给她洗疮。头上的秃疮已经涌脓了，曹满仓老婆先挤脓，后洗疮；曹满仓老婆个儿大力沉，挤弄起来，改心护着头，哭得像猫叫。挤过洗过，曹满仓老婆问改心：

“改心，我好还是你亲娘好？”

改心：

“你好。”

曹满仓老婆扬手甩了改心一巴掌：

“才五岁，张嘴就是瞎话。”

改心“哇”地一声又哭了：

“我说的是实话。俺亲娘跟人跑了，你没跟人跑。”

曹满仓老婆一屁股蹲在河滩上，“咯咯”笑了。曹满仓老婆又问：

“知道老家在哪儿吗？”

改心点点头：

“知道，延津。”

曹满仓老婆：

“你娘跟人跑了，想你爹吗？”

改心摇摇头：

“俺爹死了。”

曹满仓老婆：

“那你想谁？”

改心：

“想俺后爹。”

曹满仓老婆：

“你后爹叫个啥？”

改心：

“俺爹叫吴摩西。”

曹满仓老婆“啪”地甩了改心一巴掌：

“以后不许想延津，也不许想你后爹；啥时候想这两样，啥时候挤你的秃疮。”

又张开手，去挤改心的秃疮。改心赶紧用手护着头，“哇”地一声哭了：

“娘，我不想他们。”

挤脓挤了一个月，改心头上的秃疮，竟让曹满仓老婆给挤好了，又长出头发。曹满仓一开始不同意买孩子；不同意买孩子并不是惦着娶小，一个赶大车的，也养不起两个老婆；就是养得起，他知道自家老婆的秉性，也容不下一个小；现成买一个孩子，倒图个方便。但他觉得买来的孩子会不亲；谁知一个月后，与改心熟了，两人倒说得着；这时觉得多个孩子，除了热闹许多，家里也变了许多；赶大车出门，心里也多了一份惦记。但曹满仓家买孩子，惹恼了曹满囤。曹满囤不是说曹满仓家不能买孩子，也不是因为曹满仓家买了孩子，不会再过继他的大儿子，无法承受曹满仓的家业，而是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曹满囤商量。商量不商量也不重要，能看出曹满仓两口子买这孩子，是故意跟他治气。曹满仓两口子治气，曹满囤也赌上了气。两家住前后院，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过去兄弟俩见面还说话，现在连话也不说了。

说话到了年底。曹满囤有一个小女儿叫金枝，六岁了；这年正月，脖子里患了老鼠疮。年头里腊月还好好的，正月里患了老鼠疮。老鼠疮并不难治，到集上中药铺，买一帖老鼠疮膏药，贴上去，几天就好了。但曹满囤任金枝脖子里的老鼠疮越发越大，不去买药。一开始像楝豆大小，几天后像红枣那么大。金枝在院子里哭：

“爹，我脖子上的老鼠疮疼啊，给我到集上买药吧。”

曹满囤在院子里跺着脚：

“不买！我不知道，要一个女娃有啥用，早晚不还得出嫁？”

曹满仓一家听到前院曹满囤的骂声，知道这话是冲着自己。曹满仓的老婆从屋里蹿出来，拿根棒槌就要过去理论，曹满仓拦住她：

“人家是说自己的孩子，又没有说改心，你过去能说个啥？”

曹满仓老婆想想，朝地上啐口唾沫。

又三天过后，金枝脖子里的老鼠疮，已发得像碗口那么大，金枝疼得昏死过去好几次。等醒过来，看着自己的爹：

“爹，我脖子上的老鼠疮疼啊，去集上买药吧，草屋山墙上的窟窿里，还塞着我的压岁钱呢。”

曹满囤仍顿着脚：

“不买，疼死你才好。”

到了晚上，“嘎嘣”一声，金枝真让疼死了；倒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脖子反弓着，落在了脊背上。一个晚上，曹满囤家没声。到了五更鸡叫，传来曹满囤号啕的哭声。他没哭自己的孩子，哭道：

“姓曹的，我跟你不共戴天。”

这一哭没收住，一直哭到第二天早起。等曹青娥长大才知道，当年金枝长老鼠疮时，二叔曹满囤并没想

让她疼死，演的也是一场戏。原准备从初五演到初十，多折磨大家几天；给金枝看老鼠疮的医生都打听好了；谁知戏演到初八，假的竟变成了真的。曹满囤也是措手不及。他哭的不是孩子，是这个由假变真。曹家兄弟，从此一辈子不说话。

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六十年中常说的一段话。

三

沁源县有个牛家庄。牛家庄有个卖盐的叫老丁，有个种地的叫老韩。老丁除了卖盐，还卖碱，还捎带卖些茶叶、烟丝和针头线脑。老丁虽卖盐卖碱，但家里并没有盐土场，所卖的盐碱，都是从县城盐铺碱铺趸来的，再走村串乡零卖。走村串镇做买卖的人，本该爱说话，但老丁一天说不了十句话。到一个村子，人问起盐的价钱，碱的价钱，茶叶、烟丝和针头线脑的价钱，老丁都伸指头比画。人问：

“不能还价呀老丁？”

老丁摇摇头，也不说话。人又说：

“做生意，哪有不能还价的？”

老丁黑着脸，不再理人。十里八村，都知道牛家庄有个卖盐的老丁脾气轴。

老韩是个种地的。种地整天和牲口、庄稼打交道，本该不爱说话，但老韩一天得说几千句话。也是在田里种地憋的，不种地时，在街上碰见人，有事没事，都要与人说上几句。几句话下来，别人还没入题，他已经说到了趣处，拦住人不让走。村里的人，见老韩过来都躲。这时老韩就急了：

“妈拉个逼，说句话，费你个啥？还躲？”

老丁和老韩是好朋友。一个不爱说话，一个爱说话，本不该成为好朋友，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一到深秋，地里的庄稼收了，第二年的麦子也种上了，两人爱上山打兔。老韩看到一个兔子跑出来，爱将火枪从肩上卸下来，平端着瞄准。老丁打兔枪不离肩，“砰”地就是一枪。老韩瞄准的工夫，兔子早钻到了树棵子里；老丁肩不卸枪，往往一枪中的。出门三天，打兔归来，老韩枪上挑不了几只兔子；老丁得带一个背篓，篓子里沉甸甸的，都是兔。除了兔子，有时老丁还能打到野鸡、獐子和狐狸。打兔的习惯不一样，两人本不该一起打兔，但两人除了打兔，还有一个共同爱好，爱唱上党梆子；为了一个唱戏，两人走到了一起。老丁平日不爱说话，但一到唱戏，像换了一个人，口舌翻飞，字正腔圆，精神焕发。两人本是朋友，但唱起戏来，或是朋友，或是夫妻，或是父子。两人唱《吴家坡》，唱《闯幽州》，唱《白门楼》，唱《杀庙》，也唱《杀妻》。有时唱一个折子，有时连走一本戏，全看二人的兴致。唱起大本戏，往往忘了打兔。唱到趣处，老韩背着枪在转圈：

“妻呀，我去京半年，回来后，闻听些许闲话；你不在家中安心料理，出门做甚？”

老丁马上作撩裙子状，给老韩作揖施礼：

“夫君，冤杀奴家，容我细细给你道来。”

老韩用嘴敲起锣鼓点，拉起弦子，老丁抖着水袖状开唱。

或，老丁一声长喊：

“儿呀，此语差矣，转来！”

老韩马上背着枪转来：

“爹爹，此事你有所不知。”

老丁忙用嘴敲家伙拉弦，老韩开唱。

两人是朋友，两家的老小也走得近。老丁有三男二女，老韩有四个闺女。老丁的小女儿七岁，叫胭脂，老韩的小女儿八岁，叫嫣红；嫣红和胭脂，常在一起割草。这年秋天，八月十五头一天，两人又到河边割草。割了一下午草，天快黑了，两人背着草回家。越过庄稼地，前边是条大路，两人看见前头路边，躺着一个物件。似是件棉袄，又似个褡裢。两人都想捡这物件，从庄稼地往路边跑。嫣红比胭脂大一岁，跑得比胭脂快，早一步跑到物件前，捡到手里。原来是一只布袋。嫣红拎了拎，布袋有些沉，便将这只布袋，搁到自己草筐里，背回了家。回家给娘一说，嫣红的娘，也就是老韩的老婆，“啪”地扇了嫣红一巴掌：

“拾啥不成，拾布袋，拾布袋是气。”

嫣红“哇”地一声哭了。老韩老婆打开布袋，却吃了一惊，原来里面躺着一堆大洋。倒出来数了数，整整

六十七块。晚饭时候，老韩从地里收工回来，老韩老婆将老韩叫到里间屋，将布袋和大洋让老韩看。老韩看着白花花一堆大洋，也傻了眼。张张嘴，说不出话；再张张嘴，还是说不出话。老韩平日挺能说，面对意外之财，不知从何说起。两口子一夜没睡，盘算大洋的用途，或置两亩地，或盖三间房，或添几头牲口；一桩事情，似花不了这许多。说着说着，老韩激动起来，话匣子打开了，说了一夜；说的全是置地盖房添牲口之后的光景。第二天一早，老韩老婆将嫣红叫过来：

“昨天拾布袋的事，你就忘了吧。”

又说：

“漏出半点儿风声，我用绳子勒死你。”

嫣红吓得“哇”地一声又哭了。

吃早饭的时候，老丁来了。老韩以为老丁来商量秋后打兔的事，老丁却开门见山：

“听说嫣红昨天捡了个布袋？”

老韩知道昨天嫣红和胭脂在一起，便说：

“回来让她妈打了一顿，布袋里是半袋干粪。”

又叹息：

“老话说，拾布袋是气，不知应到哪一宗。”

老丁比老韩小两岁，笑了：

“哥，俺胭脂当时摸了摸那布袋，里边好像是钱。”

老韩知道瞒不住了，说：

“还不知是哪个买卖铺子的生意人，不小心丢在了路边；没敢动，等着人家来认呢。”

老丁：

“要是没人认呢？”

老韩有些不高兴：

“没人认，再说没人认的事。”

老丁：

“要是没人认，咱就得有个说法。”

老韩：

“啥说法？”

老丁：

“这布袋是胭脂和嫣红一块儿捡的。”

老韩急了：

“布袋现在我家，咋是你闺女捡的？”

老丁：

“我听胭脂说，她俩一块儿跑到布袋跟前；嫣红比胭脂大一岁，欺负了胭脂。”

老韩拍了一下大腿：

“老丁，你想咋样吧？”

老丁：

“一人一半。别说是两人一块儿捡的，就当是嫣红捡的，胭脂在旁边看见了，俗话说得好，见了面，分一半。”

老韩：

“老丁，你这不是耍浑吗？”

老丁：

“我不是在乎这个钱，是说这个理。”

老韩：

“你要这么说，咱俩没商量。”

老丁：

“要是没商量，又得有个说法。”

老韩：

“啥说法？”

老丁：

“就得经官。”

事情一经官，捡到的东西，明显就得没收。老韩听出来老丁的意思，我好不了，也不让你得着便宜。两人一块儿打兔唱戏，好了二十来年，老韩没发现老丁遇到大事，为人这么毒。平时不爱说话，怎么一到骨节上，话一句比一句跟得上呢？嘴比唱戏还利索呢？可见他说的这些话，来之前早想好了；可见两人平日的好，都在小处；一遇大事，他就露出了本相。不是说老韩贪财，舍不得分给他钱，而是这理讲不通。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就是再分钱给他，两人也算掰了。老韩也赌上了气：

“这布袋是捡的，不是偷的，你想往哪儿告，你就往哪儿告吧。”

老丁也不示弱，转身走了：

“正好，我今天要去县里进盐。”

但事情没等经官，老丁还没从县里告官回来，到了下午，布袋的主人找上门来。布袋的主人，是襄垣县温家庄给东家老温家赶大车的老曹。八月十五头前，老曹拉了一车黄豆，到霍州去  。霍州黄豆的价格，每斤比襄垣县多二厘。襄垣离霍州三百多里，一去一回，要走五天。去时是重车，要走三天；回时是空车，只要两天。老曹在霍州  完黄豆，不但结了这回黄豆的账，连霍州粮栈夏季欠老温家小麦的钱，也一并结了；共六十七块大洋。空着车往回走，身上乏了，在车上半睡半醒，由着牲口往前走。路过沁源县牛家庄村头，走到河边，一过沟坎，车一颠，装钱的布袋滑落到地上。等车进了襄垣界，才发现布袋丢了，老曹惊出一身汗。急忙顺着原路回头找，但路上哪里还有布袋的踪影？老曹只好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打问，谁家捡了布袋。从昨天晚上找到今天下午，问了百十个村落，口干舌燥，水米没打牙，没有问出布袋。本想没了指望，到了牛家庄，照例一问，纯粹为了心安，没想到牛家庄大人小孩，都知道老韩家拾了布袋。本来大家不知道，让卖盐的老丁一闹，大家全知道了。老曹便寻到老韩家。老韩见瞒哄不住，一边恨老丁无端寻衅，败坏人家好事，一边只好将布袋拿了出来。老曹一见布袋，一屁股瘫坐到地上；将布袋里的银元倒出来数了数，分文不少。老曹站起身，向老韩作了个揖：

“大哥，没想到能找着布袋。”

又说：

“大哥，除了是你，换成我，捡了布袋，也不会拿出来。”

又说：

“路上我找了一条绳，找不着布袋，我也就上吊了；六十多块大洋，我赔不起东家。”

又说：

“赔起赔不起是一回事，回到家里，跟老婆就不好交代；我不上吊，老婆也得上吊。”

又端详老韩：

“大哥，看你是个种地的，却不贪财；一星半点儿不贪常见，六十多块大洋，没往心里去，大哥，你不是一般人。”

说得老韩倒有些惶恐。老韩平时嘴挺能说，现在一句话说不出来。老曹又说：

“今天不是小事。如不嫌弃，我跟大哥结个拜把子兄弟。”

老韩又有些猝不及防。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么快就连到了一起？老曹看到院里呆站着一个小闺女，用嘴咬着指头，问：

“是咱家的孩子吗？比我家闺女大个一两岁。”

老韩指着她：

“布袋就是她捡的。”

老曹一把拉住老韩：

“走。”

老韩一愣：

“哪里去？”

老曹：

“去集上，咱先买只鸡，杀了盟誓，再给咱孩子扯一身新衣裳。”

因为一只布袋，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和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事后老韩说：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因为一只布袋，我丢了一个朋友，得到一个朋友。”

一个指的是老丁，一个指的是老曹了。襄垣县离沁源县有一百多里，从此逢年过节，老曹翻山越岭，到老韩家串亲戚。一年三次，端午节一次，八月十五一次，过年一次。老韩以为老曹串个一两年就完了，没想到老曹年年来。老韩见老曹认了真，也到襄垣县看老曹。这一走动起来，连着走动了十几年。老曹认识老韩的时候四十多岁，十几年过去，也快六十的人了。

这年夏天，牛家庄新起了一座关帝庙。关帝开光那天，牛家庄请了戏班子唱戏。戏班子请的是武乡县的汤家班，唱上党梆子；准备从六月初七，唱到六月初九，连唱三天。牛家庄有个张罗事的人叫牛老道，七十多岁了，在村里张罗了一辈子事；村里大小事务，全由他出头。村里建关帝庙，就是他起的意。与周遭别的村子比，牛家庄是个新村，起村不到一百年，是牛老道爷爷辈，逃荒到这里，在这河滩上落了脚，渐渐又来了些杂姓；周围别的村子都是老村，说起事来，能说到几百年前；牛家庄在这一点上，就矮人一头。别的村子都有庙，牛家庄没有。牛老道七十多了，临死之前，想办一件大事，就是张罗一座关帝庙。他又拉上一个晋发荣，也七十多了，历来张罗事，是牛老道的辅助；两个老汉手拉手，挨家挨户游说，让大家出钱建庙。建座庙不是建座鸡窝，别人张罗未必能张罗成，但牛老道张罗了一辈子事，各家各户，都有事请他张罗过，见他出头，大家都呼应，该出钱出钱，该出力出力。关帝庙建成之后，就等着迎关帝入位。看到关帝庙建得有模有样，牛老道满心喜欢，又起了雄心：

“干脆，关帝开光那天，再唱三天戏。不为关帝，也让牛家庄出出名。”

又与晋发荣一起，  着两个笆斗，挨家挨户敛唱戏钱。但大家出了一轮关帝庙钱，再出唱戏钱，兴致就没有上回那么高。牛老道也变通了一下，唱戏上头，出钱可以，出木板桌椅可以，出粮食也可以。木板桌椅可以搭戏台用，粮食可以磨成面，供戏班子开伙。待东西敛上来，钱敛上来，单说敛起的碎钱，换成整钱，有二百六十五块。牛老道与晋发荣一起，背起褡裢，又去武乡县请戏班子。戏班子的班主叫老汤。老汤本是榆乡县人，不是上党人；但他出了榆乡县，便把自己说成上党人，只是在武乡县

起了个戏班子，显得他的上党梆子传承正宗。人问：

“老汤，你哪里人？”

老汤：

“上党。”

牛老道常说事，有时说的是村里的事，有时说的是外边的事，过去与戏班子班主老汤也认识。见到老汤，牛老道将沁源县牛家庄建关帝庙的事，一五一十、来龙去脉与老汤说了，订下唱戏的日子是六月初七到六月初九；然后将二百六十五块戏份钱，递向老汤。老汤的戏班子，唱一天戏一百块；连唱三天，应是三百块。牛老道：

“老汤，对不住，少三十五。”

老汤看着钱，有些不高兴：

“少个块儿八角行，一下少三四十，怕说不过去。”

牛老道：

“村小，没经过大阵仗，显得穷气。”

又说：

“看在俺俩老汉七十多的份儿上，又跑了百十里路，你给舍个脸。”

见老汤仍皱眉，牛老道站起身：

“要不我把我的褂子脱给你得了。”

老汤摇头：

“老人家，话不是这么说。”

但也收起钱来。牛老道见他应承下来，又追了一句：

“老汤，咱丑话说到头里，别因为钱少，就出假力。戏该垫场还垫场。”

老汤：

“唱戏上头，老人家倒放心，不为你牛家庄，为俺自个儿，汤家班也不会砸自己的牌子。”

又说：

“钱少了，吃上，就别再亏着大家。一口一口唱戏的人，也不容易。”

牛老道：

“放心，让你顿顿见肉。”

到了六月初三，牛家庄就开始热闹。关帝庙前，搭起了戏台子，糊起了彩棚，挂起了马灯。许多卖果物、杂货和零食的小贩，前三天就在牛家庄摆上了摊子。老韩见村里唱戏，便给襄垣县温家庄的朋友老曹捎了个口信，让他六月初五动身，六月初六那天，务必赶到沁源县牛家庄，第二天一起听上党梆子。老曹收到口信后，却有些犹豫。老曹喜静，不爱热闹，也不爱听戏，加上岁数大了，本不愿去；就是去，也想带着老婆女儿一块儿去，路上做个伴。但她们皆嫌路远，不去。女儿改心还说，上回老韩五十大寿，她随爹去过一次沁源县；回来之后，腿疼了三天。但老曹知道沁源县牛家庄的朋友老韩爱听戏，也爱唱戏，拗不过这情谊，六月初五一早，只好只身一人，动身去沁源县。待得出门，在街上碰到“温记醋坊”的经理小温。小温三十多岁。小温他爹，就是过去的东家老温。老温八年前死了。老温在时，大家管他叫东家；换了小温，小温不喜“东家”的称呼，让大家从“温记醋坊”论，管他叫“经理”。小温当经理之后，说话办事，跟东家老温不一样；东家老温做事老派，小温做事图个新鲜。沁源县头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就是小温买的。胶皮轱辘大车在路上跑起来，风驰电掣，大家都看；这车又是气闸，一踩刹车，“嚓”地一声站住，纹丝不动。老曹刚赶这车，自个儿先有些发憷；因老曹是长辈，小温倒管他喊“叔”；小温坐在车上老催：

“叔，快点儿！”

一年下来，老曹才习惯这快。小温又撺掇周家庄“桃花村”酒坊的经理小周，也买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小周他爹，就是过去周家庄的东家老周，六年前也死了。现在小温看老曹出门打扮，背着干粮，便问：

“叔，哪里去？”

老曹：

“经理，去沁源县听戏。”

接着将听戏的事，一五一十对小温说了。又说：

“不为听戏，为朋友一句话；一百多里，让人捎过来不容易。”

小温问：

“啥戏？”

老曹：

“上党梆子。”

小温却说：

“叔，等一等，我和你一起去。这几天正闷得慌。”

又说：

“不为听戏，为路上散散心。”

小温要去，这去就不一样了。老曹一个人去沁源县是徒步；小温要去，老曹就赶上了三匹骡子拉的胶皮轱辘大车。徒步到沁源县，起早打晚，得走一天半；胶皮轱辘大车，一路跑起来，牲口脖子里的铃铛“叮当”“叮当”，当天半下午，就进了沁源县界。路过集市时，小温让老曹停车，买了半腔羊，一筐山桃，又买了两坛子酒；没买“桃花村”的，买的是“杏花村”的；“杏花村”的酒，还是比周家庄小周家的“桃花村”酒味醇。日头还没落，就到了牛家庄。“温记醋坊”的经理跟老曹一起来听戏，既给老曹长了面子，也给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长了面子。三匹漆黑的骡子拉的胶皮轱辘大车，“嚓”地一声放气，停在了老韩家门前，接着往下卸酒卸肉卸果子，老韩大喜。因老曹小温提前一天到，老韩有些措手不及，但赶紧洒扫庭院，专门腾出一间屋子，搭上铺，铺上新铺盖，让小温住。晚上，村里张罗事的牛老道听说襄垣县“温记醋坊”的经理来了，也过来看望。因平日也吃“温记”醋，见面施礼后，先夸温家的醋。小温忙站起说：

“没想到惊动了老人家。一个卖醋的，当不起老人家抬举。”

牛老道：

“经理谦虚了，卖醋也分个大小。”

牛老道又说起三天唱戏的安排。说完，站起说：

“这里是小村，没经过事，有经理看穿的，不要笑话。”

小温赶紧又站起作揖：

“老人家，有空的时候，也到襄垣县去看一看。襄垣的绕绕腔，也能听。”

老曹和小温，便在老韩家住下，安心等着听戏。老韩又杀了几只鸡，一条狗，款待小温和老曹。老韩一辈子话多，但见小温不苟言笑，脸有些板，也收敛许多。说话看着小温的脸色，该说说，不该说不说。但还是比一般人话稠。小温一笑，倒也不大计较。六月初七这天，牛家庄如期开戏。十里八村的人，都赶过来看，关帝庙前人山人海。自从有了牛家庄，村里没这么热闹过。张罗事的牛老道，一下累病了，发烧咳嗽；但头上勒条蓝布，由晋发荣扶着，强撑着出来张罗。老汤的戏班子一天唱两场戏，上午一场，晚上一场，下午歇息。头一天唱的是《三关排宴》和《秦香莲》，第二天准备唱《法门寺》和《皮秀英打虎》，第三天准备唱《天波楼》和《鸳鸯恨》。老曹本不喜欢听戏，但老韩爱听，小温也听，听戏的时候，他坐在两人身后，听老韩给小温讲戏；听到苦处，老韩没怎么样，小温倒掏出手绢拭眼睛；

两场戏听下来，老曹也忽然开了窍，听出些戏的味道。戏里说的事，也是世上的事，怎么戏里说的，就比世上的事有意思呢？上午、晚上听戏，下午没事，小温先在屋里打个盹，起来洗把脸，信步走出老韩家，到院后散心。老韩家院后便是襄河，夏天河水涨了，肥肥一河水，浩浩荡荡向东流着。河边长着两三百株大柳树，株株有腰口粗。小温散心时，老曹老韩也一块儿跟着。老韩悄悄对老曹说：

“你们这个小温，倒没有架子。”

老曹：

“他遇事爱想，不爱说。”

老韩：

“不是想不想的事，证明人家有城府；不像咱，嘴跟刮风似的。”

老曹点头。

第三天中午，吃的是焖狗肉。狗肉热性大，再一喝酒，屋子里显得燥热。小温扇着扇子，身上还出汗。小温突然想起什么：

“叔，要不咱搬到院后河边吃去？”

老韩：

“就怕在外头招待客人，失了礼数。”

小温：

“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

大家便将酒桌，直接搬到院后河边柳树下阴凉处。河水在脚边流着，凉荫下，风一吹，身上马上凉快许多。一下又起了喝酒的兴致。大家边吃边聊，聊了些戏，聊了些襄垣县温家庄的事，聊了些沁源县牛家庄的事，这一聊，竟聊到日头偏西。血红的晚霞，映到河水里。小温趁着酒兴，打量着牛家庄：

“真是个好地方。”

老韩：

“经理说是好地方，我就想起一件事。”

老曹：

“啥事？”

老韩：

“我想给改心说个媒，让她嫁过来。”

老曹：

“嫁给谁？”

老韩：

“我也是四个闺女，要是有一个儿子，咱不结儿女亲家，让给谁去？只好说给别人。”

又对老曹说：

“不为说媒，为改心嫁过来，以后你来得就勤了。”

老曹笑了：

“好是好，就是远了些。”

没想到小温不赞成老曹的说法：

“如是好人家，值一百多里。”

又说：

“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

老韩忙给小温倒了一杯酒：

“经理要这么说，您就给做个保山。”

小温笑了：

“你先说说是个啥人家。”

老韩：

“村里一个朋友，跟我最好，叫老牛，家里磨香油；改心嫁过来，不会受屈。”

又说：

“不是图他家东西，老牛家那孩子，难得稳当。”

又说：

“待会儿我把老牛和那孩子叫过来，经理相看相看。”

小温笑了：

“那倒不急。”

老曹和小温以为这事也就是说说，没想到老韩当了真。当晚散戏之后，老韩又摆上酒，将磨香油的老牛和他儿子牛书道叫过来，让老曹和小温相看。牛书道十七八岁，个头不高，大眼，有些怵生；小温问了他几句话，读过几年书，都去过哪里；小温问一句，他答一句；问完答完，牛书道说声“大爷叔叔们吃好”，就走了。孩子走了，老牛留下，大家又一起喝酒。老牛虽是一磨香油的，但能喝酒。小温本也能喝，但中午喝到日落西山，晚上听完戏又接着喝，几杯下去，就醉了。小温平日不苟言笑，喝醉了爱掉眼泪，爱摇着头说“不容易，真不容易”，和醒着是两个人。老曹知道小温有这个毛病，不以为意；老韩和老牛不知就里，见小温突然伤心落泪，一个劲儿说“不容易，真不容易”，也不知什么不容易，倒有些吃惊。

听完三天戏，老曹赶着胶皮轱辘大车，与小温回了襄垣县。路上老曹问：

“经理，那事咋样啊？”

小温一愣：

“啥事？”

老曹：

“就是给改心说的那个媒。朋友当了真，咱也不能儿戏，成与不成，怕是要说个一字。”

小温这才想起前晚相看人的事，这时摸着头笑了：

“前天我喝醉了呀。”

又叹息：

“这几天的戏，我没听好。”

老曹吃了一惊：

“为啥？老韩招待不周？”

又说：

“要不就是老韩话多，惹你烦了？”

小温摇摇头，说：

“惹不惹人烦，不在话多少。”

老曹：

“要不就是戏唱得不好？”

小温：

“老汤的戏班子，倒是个个卖力。”

老曹：

“那为啥呢？”

小温：

“来听戏之前，我和周家庄卖酒的小周掰了。”

老曹这才恍然大悟。几天之中，听戏之余，他也发现小温有些闷闷不乐。五天前自己来沁源县牛家庄时，小温说来一块儿听戏散心，原以为他只是说说，谁知其中竟有缘由；来的时候，小温买“杏花村”的酒，不买小周“桃花村”的酒，原以为是给老曹长面子，谁知是与小周掰了。老曹：

“温家和周家，从祖辈起，好了几十年，咋能说掰就掰呢？是为钱的事吗？”

小温叹息一声：

“要为钱就好了。啥也不为，就为一句话。”

老曹：

“啥话？”

小温也不说，只是说：

“我原来以为他是个明白人，谁知是个糊涂人。小事明白，大事糊涂呀。”

老曹：

“经理要是觉得可惜，咱找人说和说和。”

小温：

“也不是话的事，也不是事的事，是他这个人，没想到这么毒。俺俩不是一路人，俺俩不该成为朋友；你和老韩，才叫朋友。”

又感叹：

“三十多年，我白活了。”

老曹知道小温真伤了心，倒不好再打听他们掰的缘由，只好又劝小温：

“掰就掰了呗，世上这么多人，不差一个做酒的。”

小温这时拍了一下大腿：

“叔，我看牛家庄磨香油的老牛家不错。世上最难是厚道，一见面大家就能喝醉，证明说得着。”

一个月后，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家，与沁源县牛家庄老牛家定了亲。一年过后，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嫁给了牛家庄磨香油的牛书道。

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六十年中，常说的另一段话。

六十年过去，牛书道死在曹青娥前头。埋牛书道那天，无风无火。在牛家坟地里，牛书道入了穴，上面埋上土，大家都不哭了，曹青娥还坐在地上哭。众人上前劝她：

“想开点儿，人死了，哭不回来。”

谁知曹青娥哭：

“我不是哭他个龟孙，我是哭我自己。我这一辈子，算是毁到了他手里。”

四

曹青娥嫁给牛书道第二年，回了一趟河南延津。当时她正怀着牛爱国他哥牛爱江。曹青娥小的时候，在河南延津长过五年；后来在山西襄垣县温家庄长了十三年；十八岁那年，嫁到了沁源县牛家庄。无论是襄垣县或是沁源县，曹青娥认识的人中，没有人去过延津。在襄垣县温家庄的时候，为了一个延津，曹青娥也就是改心，常和娘拌嘴。十三岁之前，改心不敢跟娘拌嘴，一拌嘴就挨打。改心她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个儿大力沉，她骂改心的时候，改心不敢还嘴；不但骂延津不敢还嘴，改心把粥熬稀了或是稠了，或把鞋样子剪豁了，她骂粥，骂鞋样子，改心也不敢还嘴；一还嘴就挨打。等到改心长到十三岁，个头和娘长得差不多了；改心也长成个大个儿；她娘骂改心的时候，改心就开始还嘴了。这时还嘴不是她娘不敢打她，或是她娘打不过她，而是她娘一打她，她就去跳井。一个跳井和不活，将她娘吓住了。她娘不敢再打，两人就剩下拌嘴。一开始改心吵不过她娘；但改心上过学，她娘不识字，吵得多了，改心还占上风。娘俩拌嘴的时候，爹爹老曹蹲在地上吸烟，也不说话。改心她娘吵不过改心，会将怒气发到老曹身上：

“你是个死人呀，身边有个白眼狼在咬人，你也不管。”

老曹吸着烟，还不说话。改心她娘：

“当初买她的时候，我就说五岁了，啥都记得，是喂不熟的狗，你非要买，可不种下个祸根？”

这话就冤枉老曹了。当初买改心的时候，老曹并不同意，是老婆拿的主意；不但买人是老婆拿主意，家里大小事务，买个灯盏，全由老婆做主；老曹吸着烟，仍不还嘴。改心她娘：

“我上辈子欠你们啥了，你们合伙欺负我？你不用跳井，我去跳井。”

家里闹成一锅粥。老曹背后倒说改心：

“整天吵个啥？好歹她是你娘，不能让着她？”

又说：

“懂道理的人，才跟他理论；这吵来吵去，也吵不出个子丑寅卯，就为磨嘴？”

改心与娘吵嘴，与爹不吵嘴。改心小的时候，爹不抱她，也不背她，让改心骑到他脖子里，他驮着改心，到东家老温家的牲口棚里喂牲口。有时改心睡着了，撒爹一脖子尿。爹给东家赶大车，时常出门，路过集上，常买些馃子或肉合子带回来，搁到篮子里，挂到房梁上，留着改心慢慢吃。改心长大以后，爱睡懒觉，每天都是爹喊她起床：

“妮，该起了。”

爹说改心，改心不还嘴，只是说：

“不是吵的事，我不能学你，一辈子让她骑到头上。”

老曹倒一愣，琢磨女儿的话。琢磨半天，叹口气：

“你说得也对。”

又感叹：

“你在前边与她吵了，倒让她把我给忘了。”

又抚着改心的头：

“当初要闺女的时候，没想到这一点。”

娘俩互不相让，吵油了，便什么都吵；不但家里的事拌嘴，说起街上的家长里短，两人的看法也不一样，一说也拌嘴。但拌得最多的，还是“延津”。改心也就是巧玲，离开延津时五岁，对延津的模样并不记得，记得也是一片模糊；倒是对那时的爹吴摩西记得清楚。改心刚被卖到曹家的时候，老曹的老婆不准她想延津和吴摩西，一想就打；但世上的事情，越是有人不让想，心里越想；延津一片模糊，想也白想，只剩下一个吴摩西。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到了十几岁，夜里做梦，还跟吴摩西在一起。五岁时是吴摩

西把巧玲丢了，曹青娥做起梦来，往往是她把爹丢了；五岁时有人把她卖了，到了梦里，是她把爹卖了。爹被卖到人贩子手里，还蹲在地上哭：

“巧玲，别卖我，我回去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巧玲从小怕黑，夜里不敢出门；到了梦里，成了爹怕黑，在哭：

“巧玲，别卖我，我夜里怕黑。”

或哭：

“巧玲，你要卖我，就给我装到布袋里，记着扎上口。”

一梦醒来，窗外的月牙，映在枣树的树杈间。但梦得多了，过去清楚的爹，面庞也渐渐模糊起来。白天细细想，也只能想出一个大概，爹的眉目、鼻子和嘴，被想成了一团麻花。原来一个人的面容，这么不经想。改心对延津一片模糊，对爹吴摩西一片模糊，没有去过延津的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对延津和吴摩西却骂得清楚。老曹的老婆认为，改心所以跟她两条心，从根上论，皆因她不是亲生的，皆因她来自延津。两人吵起嘴来，无论一开始吵的是什么，吵着吵着，最后总能归到延津，或回到延津。延津成了两人吵架的缘起，也成了两人吵架的落脚处。走遍万水千山，都没有延津熟悉。延津骂得多了，像客住熟店，各种家什使用起来，倒也方便。正因为骂得多了，成了熟门熟路，每次骂起来，老曹老婆倒也骂不出新鲜。地方糟改，村挨村，镇挨镇，一百个人走出来，挑不出一个好人；男人都傻，女人都泼；吴摩西不傻，也不会把孩子丢了；女人不泼，改心也不会长成这个样子。骂着骂着，突然一激灵：

“你是丢的吗？是自个儿在老家存不住了吧？”

又问：

“你那个傻爹，是真傻吗？他丢你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呢？”

又说：

“一个五岁的孩子，就让人故意丢了，还不知道她多不招人待见呢。”

改心本来对延津不熟悉，让娘把延津骂得，倒是熟悉起来。但改心这时的熟悉，就不是娘的熟悉了。倒不是娘骂那地方糟改，她就把延津想成山清水秀；娘骂吴摩西傻，她就想他聪明；娘又骂吴摩西不傻，她又觉得吴摩西傻；而是随着娘骂，延津在她心里扎下了根。有时娘骂到恼处，下不来马，爹在旁边叹息：

“一个孩子，倒替延津担了不少罪过。”

又劝娘：

“我看改心变不了心。俗话说得好，不记生长记恩养。”

又说：

“说下大天来，哪里是她的家，襄垣是她的家，不是延津。”

但改心与爹的看法不同。改心在延津仅待了五年，在襄垣待了十三年，但襄垣的十三年，不抵延津的五年；襄垣不是自己的家，延津才是自己的家。也许本来不是这样，但娘俩吵着吵着，吵出一个延津；这时的延津，就不是改心过去待过的延津，这个新延津，成了改心心里的家。一开始老曹老婆不准改心想延津，想吴摩西；后来把延津和吴摩西吵俗了，延津和吴摩西就成了改心的伤疤和短处。两人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处，娘反倒说：

“你走哇，你回延津，去找你那个傻爹。”

改心：

“走就走，早想离开这里。”

十四岁那年，改心真赌气走过一次。但她脑子里是吵架的延津，实在的延津在哪里，千里茫茫，并不知道；改心又怕天黑；上午出的走，天黑之前，又回到了温家庄。倒是爹爹老曹，在村口等着她：

“知道俺妮会回来。”

又说：

“身无分文，能走到哪里去呢？”

又说：

“你不想你娘，还会想我。”

又说：

“你要真走了，也把我想死了。”

改心蹲到地上，“哇”地一声哭了。老曹：

“你要真想回延津，等冬天闲下来，我带你去趟延津，让你见一见你的亲爹。”

指的也是后爹吴摩西了。老曹：

“九年前，你娘跟人跑了，也不知回来了没有？要是回来了，你也能见着。”

改心擦擦泪，摇摇头：

“爹，我不回延津。”

老曹倒吃了一惊：

“为啥？怕你娘打你？”

指的是温家庄老曹的老婆了。改心：

“爹，其实我挺恨延津的。”

老曹想了想，脑子里转过这个弯儿来；叹口气，暮色中，扯起改心的手，两人回了家。

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十八岁那年，嫁到了沁源县牛家庄。为这桩婚事，娘和曹青娥又吵了一架。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与曹青娥吵架之前，先和老曹吵了一架。老曹和“温记醋坊”的经理小温，那天从沁源县牛家庄听戏回来，老曹将老韩提亲的事，与老婆说了，老曹老婆一听就急了。老曹老婆没有去过沁源县，也没有去过牛家庄，但她像骂延津一样，把沁源县和牛家庄骂了个狗血喷头。骂沁源县和牛家庄并不是她跟沁源县和牛家庄有什么过节，而是在提亲之前，老曹没事先跟她商量。这时说的就不是婚事，而是在家里谁做主的事。买个灯盏都跟她商量，嫁个女儿反倒不商量了？见老婆急了，老曹磕着烟袋：

“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吗？”

老曹老婆放下商量，扭头又抓住一个路远。从襄垣县温家庄，到沁源县牛家庄，有一百多里。老曹老婆：

“襄垣县的男人都死光了，非要疯到沁源县去？”

又说：

“我好不容易把她养大，该中用了，又让她飞了，当初我还买她干啥？”

关于路远，老曹本也有些含糊，这时说：

“这也是我的心病，妮嫁过去，回一趟娘家，得两天，路上还得住店。”

老曹又说：

“不是我起的意，是老韩从中间撮合的。”

老曹老婆马上将矛头对准老韩：

“这叫啥腌臜朋友？明知是个坑，还故意让人跳。”

又埋怨老曹：

“快六十的人了，连个朋友都不会交：从今往后，再也不准去沁源县。”

老曹：

“小温也说这婚事好呀。”

老曹老婆：

“你跟小温过，还是跟我过？”

又骂：

“我看你是成心，与人联起手气我。把我气死了，你好再娶个小。”

已经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老曹见老婆越说越多，不再说话。看来这婚事是成不了了。老曹想换个时间，给沁源的朋友老韩，还有“温记醋坊”的小温解释一下，就当这事没发生过。老曹按下此事不敢再提，没想到三天之后，沁源县牛家庄的朋友老韩，带着牛书道上门来了。老曹这里出了岔子，老韩却以为大局已定。看到老韩带人来了，老曹吓了一跳，担心老婆顾头不顾屁股，再把朋友骂一顿，大家伤了和气；没想到老韩话多，进门就说，几句话下来，倒说得老曹老婆偃旗息鼓。老韩：

“嫂子，哥去听戏的时候，我说过一句闲话；知道他在家里做不了主，现在跟你商量来了。”

老曹老婆刚要说什么，老韩止住她：

“你没说话之前，就是一句闲话；成与不成，全听你一句话。”

老曹老婆刚要说什么，老韩又说：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把孩子也带来了。”

老曹老婆要说什么，老韩又说：

“这孩子俺哥和小温看过，但他们看管啥用呢？是不是个材料，还得过嫂子的眼，才能看出个大概。婚事成与不成，先放到一边，你说他两句，也让他长进长进。”

老韩说这话只是因为一个话多；话一多，句句不过脑子，句句都是虚的；但老曹老婆听后，却似喝下一服良药，登时就解了心病。老曹不但翻山越岭把孩子带来了，牛书道正撅着屁股，从毛驴车上往下卸香油、布匹、几袋芝麻，和几只“咯咯”叫的活母鸡。老曹老婆脸上马上转阴为晴：

“来就来吧，这么远，还带东西。”

老韩和牛书道在温家庄住了三天。三天之后，老曹老婆同意了这门亲事。同意这婚事不是因为老韩会说话，也不是贪图牛书道带的东西，而是看中了牛书道这个人。与老韩相反，牛书道不爱说话。正是因为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句句过脑子。老曹老婆说什么，他都想半天；想完，站起身说：

“伯母说的正是。”

用的还是文词。老曹老婆又说什么，他又想；想完，仍站起身说：

“伯母说的正是。”

几个“正是”下来，老曹老婆欢天喜地。欢天喜地不是说过去老曹家里总吵架，牛书道处处顺着她的心思；而是牛书道说话的样子，站起坐下的做派，老曹老婆没有见过。老韩和牛书道来到曹家，老韩住在西屋，牛书道住在东屋；每天清早，东屋便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因为牛书道的到来，曹家换了一种气氛和味道，一下成了耕读之家。老曹老婆不但改变了对婚事的看法，也改变了对老韩的看法，改变了对沁源县和牛家庄的看法。见老婆改变了看法，老曹也改变了看法，重新开始喜欢牛书道和老韩，还有沁源县和牛家庄。听说老韩来了，“温记醋坊”的经理小温也过来看望。老韩和牛书道在温家庄住了三天，赶上毛驴车，回了沁源县。老曹老婆拿定主意，要将曹青娥嫁给牛书道。婚事老曹老婆同意，老曹同意，但改心也就是曹青娥却不同意。曹青娥以前跟爹去沁源县牛家庄时，见过这个牛书道，但两人没有正经说过话。这次牛书道在她家住了三天，两人也没有正经说话，牛书道只顾读书了。按说读书是件好事，曹青娥却从心眼里不喜欢他。头一回见面就不喜欢，第二回见面仍不喜欢。老曹老婆却认为曹青娥不是不喜欢牛书道，而是故意跟娘治气。看着娘喜欢，她才故意不喜欢。按说一桩婚事，本也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曹青娥越不喜欢，老曹老婆越要成就这门婚事。为此两人又大吵一架。曹青娥：

“你喜欢，你嫁给他，反正我是不嫁。”

又说：

“除了他，我嫁谁都行。”

本来不是赌气，也变成了赌气。老曹老婆验证了自己的想法，这时不骂曹青娥，开始拍着手骂老曹：

“这婚事可是你提的头，你张罗的这摊屎，你自己吃去。”

又说：

“反正这事我答应了；要是办不成，我就上吊。”

倒把老曹夹到了中间。这天半夜，老曹起身，欲去小温的醋坊翻醋糟；来到院中，见女儿房里仍亮着灯，便放下手中的木锨，拍了拍女儿的门。曹青娥打开门，老曹进去，蹲到地上吸烟；又招招手，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老曹吸着烟说：

“挺好的孩子，咋就不嫁呢？”

曹青娥不说话。老曹：

“别故意跟你娘治气，别因为跟她治气，耽误了自个儿。”

曹青娥：

“过去是跟她治气，这次不是治气，我看着那人别扭。”

老曹：

“哪里别扭了？”

曹青娥：

“我觉得他有点儿傻。那天我到东屋墙根下偷听过他读书，他天天念的书，都是同一段；一大半还念错了，自己往里填词。”

老曹点点头，又叹一口气：

“我也看出来了，他不是个聪明人，是个老实孩子。正是这个老实，爹才劝你嫁过去。人都说聪明人好，可嫁人，还是嫁个老实的妥当。这不是出门做买卖，是居家过日子。爹活了五十多岁，吃亏都在精人手里。你娘不就假装精？我这一辈子，就毁在她手里。”

曹青娥：

“除了不喜欢他，我也不喜欢沁源县牛家庄。”

老曹：

“你就去过一回；醋坊的小温，见过大世面，他就喜欢。”

曹青娥：

“再说，那里太远。”

老曹又一愣。路远，本是老曹老婆起初不同意这门婚事抓的把柄。曹青娥：

“我一下又感到自己被卖到了生地方。爹，到一个新地方，我夜里怕黑。”

老曹叹息一声：

“你如今长大了，和五岁时不一样。就说这个远，也听爹一句话，远有远的好处。我儿嫁得远一些，再不会受你娘的气。”

老曹又说：

“再说，老韩看准的人家，不会出大错。他是爹的好朋友，不会骗我。”

又说：

“他要骗我，图个啥呢？”

曹青娥这时哭了，将头伏在爹的肩头。

等曹青娥嫁给沁源县牛家庄牛书道，却发现他们全家，都被老韩骗了。老曹和小温到沁源县牛家庄听戏时见到的牛书道，后来老韩和牛书道到襄垣县温家庄来，老曹、老曹老婆和曹青娥见到的牛书道，都是假的。假不是说人假，人还是这个人，只是见人怎么说话，到人家里怎么应对，本来他不是这样，现在说的做的，全是老韩教的。包括老曹老婆说话，他站起身说“伯母说的正是”，这个“正是”，就是因为老韩爱唱戏，由戏文里扒的。天天清早起来读书，也是老韩指使的。等曹青娥嫁给牛书道，牛书道露出真相，就成了另一个牛书道。另一个牛书道倒不是曹青娥当初认为的傻，他也不傻，但也不文静，也不喜欢读书，从来不说“正是”，剩下的就是调皮和胡搅蛮缠。在外胡搅蛮缠，在家里也胡搅蛮缠。当初曹青娥随老曹到牛家庄赴老韩五十岁的寿宴，牛书道见了曹青娥，看曹青娥出落得漂亮，便一下看上了，缠着爹去找老韩，想把曹青娥娶到手里。磨香油的老牛经不起他缠，便找老韩。老韩一开始有些犹豫，觉得两人并不般配，从襄垣县到沁源县，路也有些远。但老韩与老牛是好朋友。两人本不是好朋友，老韩过去的好朋友是老丁，两人常在一起打兔唱戏；后来因为布袋的事闹翻了，就和磨香油的老牛成了好朋友。老牛不喜欢打兔，也不喜欢唱戏，但另外有一个爱好，和老韩相同：搁方。所谓“搁方”，就是在地上横七竖八画成方格，七八五十六个“眼”；一方用瓦碴，一方用草节，蹲在地上，看谁能把对方围住。类似围棋，又不是围棋。看似搁方，左推右堵，似在搁放整个世界。搁方倒在其次，重要的是，两人经年累月将方搁下来，输赢大体各半，这就较上了劲。搁方较上劲，生活中反倒离不开了。何况两人天天一个村住着，老韩和沁源县的老曹，一年才见三两面，老牛对老韩，似比老曹对老韩更重要些。老韩爱说话，又爱揽事，经不起老牛磨，便开始主张这桩婚事；并在这桩婚事上，偏向了朋友老牛。人一有偏向，中间自然有假。曹青娥和牛书道在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曹青娥花了十年工夫，才将牛书道的调皮和胡搅蛮缠扳了过来。等扳过来，这时曹青娥成了温家庄的娘，牛书道成了温家庄的老曹。

曹青娥与牛书道头一回大闹，是在怀了牛爱国他哥牛爱江之后。闹不足，曹青娥半夜跑了。牛书道第二天早起发现后，以为她去了襄垣县温家庄娘家，也没在意。说：

“跑就跑，不能惯她这个毛病。”

曹青娥十天还没回来，牛书道仍没在意。还是老牛和老韩看不过眼，逼牛书道到襄垣县温家庄去接曹青娥。牛书道到了襄垣县温家庄，曹青娥却没来这里。牛书道登时傻了，老曹傻了，老曹的老婆也傻了。老曹：

“她跑的时候，你咋不拦她？”

牛书道：

“她半夜跑的，我睡着了。”

老曹这时急的不是跑，而是半夜，老曹跺着脚：

“你咋能让她半夜跑呢？她夜里怕黑。”

曹青娥没嫁人的时候，老曹老婆天天跟她吵；现在曹青娥跑了，老曹老婆却不干了，扑上去撕打牛书道：

“我养了她十三年，让你给弄丢了，姓牛的，你赔我人！”

还是老曹明白曹青娥的心思，这时敲着烟袋说：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

牛书道和老曹老婆愣在那里：

“哪儿？”

老曹：

“她必是去了延津。”

牛书道也没去过延津，只是愣愣地问：

“那她还会回来吗？”

老曹这时才知道牛书道果然有些傻。说他傻不是他心眼不够数，而是遇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便叹口气说：

“她要没怀孩子，回来不回来就不一定；现在怀着孩子，还能跑到哪里去呢？”

又叹息：

“过去能跑的时候没跑，现在不能跑的时候跑了，要说可怜，也就这点可怜。”

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常说的另一段话。

五

牛爱国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妈曹青娥告诉他，曹青娥嫁到牛家庄第二年，阴历四月，半夜跑了，并没有去延津，而是去襄垣县找一个同学叫赵红梅，在外住了半个月。去找赵红梅并不是因为和牛书道生气，没地方去，才去赵红梅家；或担心延津路远，没有去延津；而是曹青娥压根儿没想去延津，也没想起去延津；去赵红梅家，也不是为了找赵红梅，而是为了向赵红梅打听她的表哥。赵红梅的表哥叫侯宝山。

牛爱国小的时候，他妈曹青娥并不亲他，偏向他的弟弟牛爱河。他爸牛书道偏向他哥牛爱江。正是爸妈都不亲他，他从小就想离开家，后来当了兵。当兵没跟爸妈商量，跑到镇上跟姐商量。但到了牛爱国三十五岁以后，爸牛书道已经死了，妈开始跟牛爱国说得着。妈有心事的时候，不找哥哥牛爱江说，不找姐姐牛爱香说，不找弟弟牛爱河说，单找牛爱国说。但牛爱国有心事，却不给妈说。妈一说起来，皆是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如今说起来，桩桩件件，都成了闲话。这些闲话，妈春天说得少，夏天说得少，秋天说得少，冬天说得多。通常是在夜里，围着一盆火，妈东向坐，牛爱国西向坐，妈说完一段，一笑；说完一段，又一笑。牛爱国听后却没有笑。

曹青娥当年去找赵红梅，并没有半夜上路。没有半夜上路不是怕天黑。曹青娥和牛书道结婚后，两人说不到一块儿去；白天说不到一块儿还好办，可以各干各的；夜里睡在一张床上，就不得不说，一说就吵架；吵架吵到半夜，曹青娥推门出去，到街上去转；正在气头上，便顾不得天黑，或忘了天黑；久而久之，就真的不怕天黑。曹青娥嫁过来一年，掐指一算，共吵了八十多场架。曹青娥和牛家庄一个叫李兰香的本家二嫂说得着，一次对李兰香说：

“嫁给牛书道，也不是没有好处，从此不怕天黑。”

但过去吵归吵，第二天天一亮，两人又无话说，各干各的；这天半夜从牛家跑了，还是出嫁以来头一回。吵完架，牛书道赌气倒头睡了，曹青娥决定去襄垣县找赵红梅。收拾好包袱，推门出去，并没有马上出发；没出发不是怕天黑，而是肚子饿了。曹青娥自怀上牛爱国他哥牛爱江，饭量比以前大了两倍。过去吵架吵到半夜不饿，现在一动劲儿就饿。她放下包袱，先去厨房捅开火，然后和面；等锅里的水开了，往锅里揪面疙瘩；待面疙瘩半熟，卧里一鸡蛋；面疙瘩和鸡蛋煮熟，加了酱、醋、盐；起锅，又加了葱花和香油。捧着这碗疙瘩汤卧鸡蛋，不慌不忙吃完，正是五更鸡叫；打了一个饱嗝，这才挎着包袱上了路。

曹青娥在襄垣县樊家镇上学时，和赵家庄的赵红梅是同学。那时镇上刚有学校，班上的学生年龄都大；两人上到五年级，曹青娥已十六岁，赵红梅十七岁。赵红梅在班里功课好，曹青娥在班里功课差，两人在学校没有太多的交往；但礼拜一从各自村里到镇上上学，礼拜六从镇上回村里，两人常搭伴赶路。温家庄距镇上二十里，赵家庄距镇上二十五里。赵红梅从镇上回家，要先路过温家庄。从赵家庄温家庄到镇上，中间要翻一座山。赵红梅在学校功课好，待到了路上，像换了一个人，爱跟曹青娥说男女之事。曹青娥这方面开窍，还是赵红梅教的。赵红梅只比自己大一岁，没想到她懂那么多。曹青娥个头高，胆子却小，夜里怕黑；赵红梅个子矬，十七岁了，个头不到一米六，胆子却大，夜里不怕黑。两人从学校搭伴往家走，有时天黑了，赵红梅把曹青娥送到温家庄村头，然后再回赵家庄；或干脆在温家庄曹青娥家住下；夜里，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第二天早起，赵红梅再回赵家庄。礼拜一早上，天不亮的时候，赵红梅又从赵家庄赶到温家庄，接上曹青娥，两人再搭伴去镇上上学。

曹青娥十七岁时，镇上有了第一部“东方红”拖拉机。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叫侯宝山。春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侯宝山开着“东方红”拖拉机，到各村去耕地。拖拉机耕地与牛不同，牛白天耕地，夜里就睡了；拖拉机白天耕，夜里也耕。曹青娥夜里睡觉，一觉醒来，就听到地里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拖拉机手到各村耕地，在村里各家轮着吃饭。早饭、晚饭在家里吃，午饭由各家给拖拉机手送到地头。轮到曹青娥家，曹青娥就到地里给侯宝山送饭。侯宝山瘦高个儿，细眼，留个分头，从拖拉机上跳下来，摘下白手套，蹲在地头吃饭；曹青娥等着拿饭罐、水罐和碗筷，看着他吃。攀起话来，知他是同学赵红梅的表哥，两人马上近了许多。吃完饭，曹青娥没有拿饭罐、水罐和碗筷，跳上侯宝山的拖拉机，看他耕地。拖拉机身后，泥土像浪花一样，一垄垄翻起。两人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攀起话来，曹青娥没有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会说话不是说他话多，嘴不停，而是说起话来，不与你抢话；有话让你先说，他再接着说。曹青娥与她娘，吵起嘴来，都是抢着说。正因为这样，曹青娥认为侯宝山不爱说话。两人说了拖拉机，说了镇上拖拉机站，拖拉机站有几个人，每人每天都干些什么，又说起赵红梅，都是曹青娥挑起的话头。曹青娥问什么，他答什么；说完一笑，又闭上了嘴。曹青娥问：

“你白天也耕，晚上也耕，不累呀？”

侯宝山：

“一个村没多少地，耕完再歇。”

又说：

“再说，我爱夜里耕地。”

曹青娥：

“为啥？”

侯宝山：

“白天耕地不好看，夜里大灯照着，才有意思。”

这时加了一句：

“要不你夜里来试试？”

曹青娥：

“夜里我可不敢来，我夜里怕黑。”

侯宝山：

“你要想来，我夜里去接你。”

曹青娥以为是句玩笑，一笑，也没理他。这天半夜，曹青娥已经睡着，听到有人轻声拍后山墙；曹青娥起身，出门，转到墙后，竟是侯宝山。大半夜，他仍戴着一副白手套。曹青娥看看爹娘的后山墙，啐了侯宝山一口：

“你看着不爱说话，胆子倒大。”

侯宝山拉住曹青娥的手，带她走出胡同，绕到村后，一路跑着到了地里。拖拉机正在地头等着，两盏大灯，照出二里远。两人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四周一片漆黑，拖拉机白天是犁地，现在成了犁黑。前边的黑，像白天身后的泥土一样，在两盏大灯的照射下，翻向两边。虽然黑越犁越多，但犁掉一些，就少一些。曹青娥怕黑，但有大灯在犁黑，旁边又有侯宝山坐着，她看着前方，一言不发。

三天之后，温家庄的地耕完了，侯宝山开着拖拉机走了。侯宝山走了以后，曹青娥夜里开始睡不着觉，觉得周边更黑了。这时睡觉像小时候一样，又开始点灯。秋天，侯宝山又开着拖拉机来了，又在温家庄耕了四天。白天，曹青娥不理侯宝山，侯宝山也不理曹青娥；到了夜里，侯宝山到曹家院后接曹青娥，两人绕到地里，一块儿用拖拉机犁黑。曹青娥：

“你这拖拉机不好。”

侯宝山：

“咋？”

曹青娥：

“只会在地里跑。”

侯宝山：

“在路上也能跑。”

曹青娥：

“跑不快。”

侯宝山：

“你想干啥？”

曹青娥：

“要跑得快，带我去个地方。”

侯宝山：

“啥地方？”

曹青娥：

“挺远。”

挺远是哪里，曹青娥就不再说了。两人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

第二年夏天，沁源县牛家庄的老韩，给曹青娥提亲。老韩和牛书道从襄垣县温家庄走的第二天，天上下着雨，曹青娥冒雨跑到镇上拖拉机站，去找侯宝山。因为下雨，侯宝山没有去村里耕地，拖拉机在拖拉机站歇着，侯宝山和拖拉机站的几个人在屋里打扑克。侯宝山输牌了，脸上贴满纸条。看曹青娥一身湿跑进拖拉机站，侯宝山吃了一惊，忙胡噜掉脸上的纸条，从屋里跑出来：

“你咋来了？”

又说：

“快去灶间烤烤衣裳。”

曹青娥：

“我不去灶间，我有一句话问你。”

侯宝山：

“灶间也能问。”

曹青娥：

“不，找个清静的地方。”

转身出了拖拉机站。侯宝山忙跟出来，到了镇外河堤上，侯宝山也淋了一身湿。曹青娥：

“侯宝山，你能带我跑吗？”

侯宝山吃了一惊：

“跑？去哪儿？”

曹青娥：

“去哪儿都成，只要离开襄垣县。”

又看侯宝山一眼：

“你带我跑，我就嫁给你。”

侯宝山愣在那里，想了半天，搔着头：

“想不出哪里能存身啊。”

又说：

“嫁给我，不一定非跑呀。”

又说：

“再说，一跑，我就开不成拖拉机了，全县才五台。”

曹青娥照地上啐了一口：

“我明白了，在你心里，我还不如一个拖拉机。”

转身跑了。侯宝山在后边追：

“你别急呀，这事咱可以再商量。”

曹青娥扭回头，恨恨地说：

“这事没商量，我最讨厌胆小的人。”

转身回了温家庄。半年之后，曹青娥嫁给了沁源县牛家庄的牛书道。又半年过去，听说侯宝山也结了婚。曹青娥结婚之后，因与牛书道说不到一块儿，这时常常后悔，当初不该为一个“跑”跟侯宝山赌气。如果当初跟了侯宝山，就是不跑，两人也能过到一块儿去；攀起话来，侯宝山不与人抢话，两人就吵不起来；除了不吵架，侯宝山有拖拉机，曹青娥也不怕黑。虽然跟牛书道在一起，也开始不怕黑，但这个不怕黑，不是那个不怕黑。这天与牛书道吵到半夜，突然想起侯宝山，便收拾包袱，到襄垣县赵家庄去找赵红梅，想打听一下侯宝山过得怎么样。从沁源县到襄垣县，路上走了一天半。找赵红梅也不是去赵家庄，赵红梅也出嫁了，嫁到了季家庄，丈夫老季是个木匠。曹青娥到季家庄找到赵红梅，赵红梅吃了一惊：

“你咋来了？”

曹青娥：

“跟你打听一句闲话。”

夜里，赵红梅将木匠老季赶到牛屋去睡，曹青娥与赵红梅睡在一起。两人在被窝里抱在一起，似又回到了几年前两人正在上学，赵红梅住在温家庄曹青娥家的时候。只是如今曹青娥怀孕了，两人贴得不像以前那么紧。赵红梅：

“你要打听个啥？”

这时曹青娥就不是打听，而是说：

“我想找侯宝山，让他离婚。”

赵红梅：

“你也不问问人家过得啥样，人家老婆啥样，就叫人家离婚。”

曹青娥：

“他要离婚，我就离婚，等他一句话。”

赵红梅：

“凭个啥？”

曹青娥：

“我和他在拖拉机上，他摸过我。”

赵红梅“扑哧”笑了：

“那算个啥？”

曹青娥：

“摸和摸不一样。”

接着两人不说话。半晌，曹青娥又说：

“也不是离婚的事。”

赵红梅：

“那是啥？”

曹青娥：

“侯宝山要离婚，我就不要肚里的孩子了。”

两人又半天没说话。半晌，曹青娥又说：

“也不是孩子的事。”

赵红梅：

“那是啥？”

曹青娥：

“我光想杀人，刀子都准备好了。赵红梅，你让我杀人吗？”

赵红梅搂紧曹青娥，曹青娥又说：

“除了杀人，我还想放火，我从小爱放火。赵红梅，你让我放火吗？”

赵红梅更加搂紧曹青娥，曹青娥在赵红梅的怀里哭了。

第二天上午，曹青娥扛着肚子，到镇上拖拉机站找侯宝山。拖拉机站还是原来的拖拉机站，院子房屋的样式，一点儿没变。但侯宝山不在，“东方红”拖拉机也不在。拖拉机站场院的槐树下，站着拖拉机站的老李和老赵；老李和老赵比前两年老了许多。老李告诉曹青娥，侯宝山开着拖拉机到魏家庄耕地去了。曹青娥又从镇上到魏家庄。魏家庄的人告诉她，魏家庄的地耕完了，侯宝山开着拖拉机去了吴家庄。曹青娥从魏家庄又到吴家庄。吴家庄的人说，侯宝山开着拖拉机来过吴家庄，但没在吴家庄停留，直接去了戚家庄。曹青娥从吴家庄又到戚家庄，终于听到“东方红”拖拉机的轰鸣声。循着轰鸣声找去，在戚家庄村西后岗上，看到了“东方红”拖拉机。接着看到侯宝山在拖拉机里坐着，从地这头耕到地那头，又从地那头耕到地这头。但拖拉机上不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女的，怀里抱着一个半岁大的孩子；侯宝山在开拖拉机，那个女的在啃一根甘蔗，吃一口，吐一口。拖拉机到了地头，侯宝山从拖拉机上跳下来喝水，曹青娥看到他胖了，也黑了。那女的在拖拉机上喊：

“娃他爹，把娃接下来，给他把泡尿。”

曹青娥这时发现，那辆“东方红”拖拉机，比前几年破了许多。侯宝山开拖拉机，也不戴白手套了。曹青娥突然明白，她找的侯宝山，不是这个侯宝山；她要找的侯宝山，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死了。曹青娥也没上去跟侯宝山说话，转身离开戚家庄。从戚家庄也没回季家庄赵红梅家，直接去了襄垣县城。在襄垣县城的旅店住了十天，又挎着包袱回了沁源县牛家庄。牛书道和牛家的人，都以为曹青娥去了一趟河南延津。牛书道：

“去延津了，也不说一声。”

曹青娥没理他。五月端午回襄垣县温家庄走娘家，爹爹老曹也以为她去了一趟延津；吃过饭，剩下老曹和曹青娥，老曹问起延津，曹青娥：

“我没有去延津。”

老曹：

“那你去哪儿了？”

曹青娥不再答话，老曹也不再问。但老曹还是以为她去了一趟延津。

曹青娥真正去延津，是在十八年之后。这年秋天，襄垣县温家庄的爹老曹死了。这年牛爱国他哥牛爱江十七岁，牛爱国他姐牛爱香十五岁，牛爱国七岁，牛爱国他弟牛爱河两岁。曹青娥在牛家庄生活了二十年，早已将丈夫牛书道掰扯过来。两人不再吵架。但这时的牛书道，成了已经去世的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曹青娥成了老曹老婆。曹青娥这时才明白，人是掰扯不得的，掰扯了别人，就是掰扯了自己。牛爱国记得他小时候，爸牛书道不爱说话，妈曹青娥动不动就急。家里大小事务，全由妈做主，爸蹲在旁边吸烟，也不说话。妈一急就打孩子；也不是打，是拧；拧你的脸，拧你的胳膊，拧你的大腿，拧住哪里算哪里；边用劲边说：

“憋住，不许哭。”

曹青娥去延津那年三十八岁。去延津的因由和延津没有关系，和襄垣县温家庄爹爹老曹的死有关系。老曹活了七十五岁。老曹七十岁之后，和七十岁之前是两个人。老曹赶了一辈子大车。七十岁之前，老曹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遇事也不爱做主；不爱做主是因为他做不得主，家里大小事务全由老婆做主；剩下的就是一个和气。曹青娥小的时候，常骑到爹爹老曹的脖子上；直到出嫁之后，心里有什么话，都是跟爹说，不跟娘说。但老曹临死前的五年，似变了一个人。老曹的变，和老曹老婆的变连着。老曹老婆在家里做了一辈子主，动不动就急，跟老曹吵了一辈子架，跟曹青娥也吵了一辈子架；但七十岁之后，突然不跟人吵了，遇事也不做主了，对一切都撒手不管；人说什么，她都应承，一切似无可无不可。一个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人，到了晚年，话突然少了，对人笑眯眯的。老太太个头又高，拄着一根长柄拐杖，弯着腰与你说话，越发显得慈眉善目。牛爱江、牛爱香、牛爱国、牛爱河跟爹娘到襄垣县温家庄姥娘家串亲，都说姥娘对人亲。老曹七十岁之后，倒变成了年轻时的老曹老婆，唠叨，小心眼，爱生气；遇事爱做主，又做不到正地方。曹青娥一家去襄垣县温家庄串亲，牛爱江、牛爱香、牛爱国、牛爱河稍微一闹，他就用眼睛瞪孩子，气哼哼的。老曹年轻时对人大方，七十岁之后，开始小气。曹青娥小时，他赶大车出门，回来给曹青娥也就是改心买馃子和肉合子吃；现在一家人吃饭，牛爱江、牛爱香、牛爱国、牛爱河盛饭超过两碗，他的脸就拉了下来。牛爱江、牛爱香、牛爱国、牛爱河都说，到姥爷家串亲吃不饱。牛书道吃饭时爱吸烟，一次正月里串亲，全家人吃饭，老曹不吃，拉着脸，气哼哼的；曹青娥以为爹嫌孩子们吃得多；饭后，他将曹青娥叫到里屋，说：

“吃了一顿饭，他吸了我七颗烟。”

原来说的是牛书道。串亲回去的路上，曹青娥将牛书道骂了一顿。骂完，曹青娥哭了。哭不是哭牛书道吸烟，而是爹爹的性子变了。老曹死时，曹青娥并没有特别伤心；死后，也没有特别想他。该想的，老曹活着的后五年都用光了。但老曹死后三个月，曹青娥突然开始想念爹爹老曹。夜里常梦见他。这时的老曹，又变回七十岁之前的老曹，或六十岁的老曹，或五十岁的老曹，或四十多岁的老曹，或刚买曹青娥也就是改心时的老曹。老曹用脖子驮着她，笑着在街上走，给她买吃物；或老曹趴在地上，让曹青娥当马骑；或曹青娥要出嫁了，老曹拦住轿子不让走，哭着拉住曹青娥的手：

“妮，你嫁走了，谁管我呀？”

或：

“妮，牛书道那人没正性，不能嫁。”

在梦里，反倒是曹青娥要嫁牛书道，爹不同意；或嫁的又不是牛书道，而是侯宝山；与爹吵了起来。爹见她不听，用手打自己的脸：

“都怪我，当初错听了老韩一句话。”

曹青娥见爹打自己，上前搂住爹的手哭：

“爹呀，这事咱还可再商量。”

就哭醒了。一次梦见爹又与前不同，一个人站在墙根，两手贴着墙，一动不动。曹青娥：

“爹，你咋了？你病了吗？”

爹呆着脸，也不说话。曹青娥：

“爹，看你把扣子都扣错了，衣裳扭着。”

上前与爹解扣子，重新扣好。扣完扣子，突然发现爹的头没了。没头的爹，仍站在墙根。曹青娥惊呼：

“爹，你的头呢？”

一身冷汗醒来，再睡不着。之后半个月，经常梦见爹没头了。也不是每一回都没有，有时有，有时没有。接着又梦见不是老曹这个爹，而是曹青娥小时候还是巧玲时的爹吴摩西。曹青娥十八岁之前，常常梦见吴摩西；梦得多了，把吴摩西的面目梦没了；面目没了，梦也就少了。现在因为爹爹老曹，又重新梦见另一个爹爹吴摩西。但吴摩西的面目仍旧模糊，或像老曹一样，头干脆没了。两个爹的头都没了，一个死了，一个不知是死是活，曹青娥突然下决心要去一趟河南延津，看看另一个爹是否也已经死了。不管是死是活，都想找到他。如果没有死，想看看他的头，他的面目，将这头和面目，重新安到梦中的爹爹头上。第一天起的意，第二天就上了路。为何突然去延津，去延津干啥，曹青娥在家里做主做惯了，也没有跟丈夫牛书道商量。听说她去延津，牛书道也不敢问去的事由，只是问：

“几时回来？”

曹青娥：

“或十天，或半个月，或干脆就不回来了。”

牛书道不敢再问。曹青娥带上两个提包，用手巾系到一起，扛在肩上，让大儿子牛爱江用自行车将她载到沁源县城，从沁源县城坐长途汽车到太原；从太原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转火车到了新乡；从新乡又坐长途汽车，终于到了延津。前后用了四天。一个月后，曹青娥从河南又返回山西沁源县牛家庄。牛书道见她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心一直提着；见她回来，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敢问别的，问：

“十八年前去过一趟延津，十八年后又去了一趟，延津到底咋样啊？”

曹青娥：

“延津好得很，不然我也不会去两趟，不然我也不会住这么长时间。我又找到个娘家。”

要哭的样子。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他妈曹青娥开始跟牛爱国说知心话。一次对牛爱国说，她一辈子去过一趟延津，但在延津仅待了三天。到了延津，发现延津跟别的没有去过的生地方没有区别。她小时候记得的延津，和三十三年后的延津，是两个地方。东街变了，西街变了，南街变了，北街变了，十字街头也变了，西街西头，当年爹爹吴摩西和娘吴香香蒸馒头的院子早没了。比这些重要的是，她没有找到巧玲时的爹爹吴摩西。三十三年前，她与吴摩西失散之后，吴摩西像她一样，再没回过延津。曹青娥没回延津是因为被人卖到了山西，当时才五岁；吴摩西是个大人，并没有被人卖，怎么也没有回来呢？三十三年没有音讯，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如今是死是活。曹青娥记得爷爷家在南街，三十三年前叫“姜记”弹花铺；如今弹花铺还在，弹花不用脚蹬了，装了一部柴油机，弹花锤“哐当”、“哐当”在自己翻跟头。但她记得的人都死了。爷爷老姜死了，大伯姜龙死了，三叔姜狗也死了，剩下的皆是姜龙姜狗的后代，见面都不认识。一个孩子被卖，本是一件大事；三十三年后孩子又回来了，也是一件大事；但卖孩子是三十三年前，三十三年前的大事，三十三年后，就成了“听说”。当年当回事的人，或走了，或死了，剩下的是一帮“听说”的人，也就无人把上辈子人的事当回事。不把三十三年前卖人的事当回事，三十三年后回来，也就没人当回事。虽也百感交集，到说起来，还是一段闲话。曹青娥在延津待了三天，就离开延津，去了新乡，去找当年与爹爹吴摩西分手的东关汽车站，汽车站旁边的鸡毛店。但到了东关，汽车站二十年前已搬到了西关；当年的汽车站，现在成了一座化肥厂。化肥厂占地几百亩，十几根大烟囱，“突突”往天上冒着白烟，哪里还有当年鸡毛店的踪影？也就在新乡待了一天。牛爱国问：

“在延津待了三天，在新乡待了一天，咋一个月后才回来？”

曹青娥：

“我又去了开封。”

牛爱国：

“去开封干啥？”

曹青娥：

“虽然在新乡看到一个化肥厂，我还是回到了小时候，这时突然想见另一个人。”

牛爱国：

“谁呀？”

曹青娥：

“当年把我拐走的卖老鼠药的老尤。老尤是开封人。”

牛爱国：

“见他干吗？”

曹青娥：

“他把我拐到济源，当时真不想卖我。”

又说：

“三十三年了，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

牛爱国：

“啥话？”

曹青娥：

“他把卖我那十块大洋，使到啥地方去了。是买了头牲口，还是置了块地，还是拿它做了小买卖。”

牛爱国：

“事到如今，问这些有啥用啊？”

曹青娥：

“就是这些话没用，我也想见见老尤，看他如今成了啥模样，他是所有这些事的病根。”

曹青娥说，她从新乡又坐长途汽车到长垣；从长垣坐轮渡过黄河；过了黄河，又乘长途汽车到了开封。到了开封，开始找老尤。虽然知道三十三年过去，怎么也找不到老尤；既不知老尤如今是死是活，也不知老尤家住在开封何处，现在又搬到何处；同时对老尤的模样，脑子里也开始模糊。就是不模糊，三十三年后的老尤，也不是三十三年前的老尤了。但曹青娥去了马市街，去了相国寺，去了潘杨二湖，去了夜市，开封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都跑遍了。每天都能碰到成百上千个老头，但哪一个看上去，都不是老尤。明知道找不到老尤，但曹青娥在开封找了二十多天。这时候就不是找老尤了。身上的盘缠越花越少，十天之后，曹青娥住不起旅店；这时白天找老尤，夜里睡在开封火车站。这天半夜，曹青娥正在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睡觉，头枕一个提包，脚踏一个提包，突然看到了爹。这个爹不是吴摩西，而是山西襄垣县温家庄的老曹。接着不是火车站，而是相国寺前的夜市。爹在前边走，曹青娥在后边追。爹步子走得很急，曹青娥怎么也追不上。待追上，已满身大汗。曹青娥：

“爹，你来开封干啥？”

爹满脸涨得通红，着急地：

“帮你找老尤呀。”

又说：

“刚才看到老尤，快追上了，又被你拦下了。都怪你。”

曹青娥看着爹，突然一阵惊喜：

“爹，你不是没头了吗？怎么又有头了？”

爹捂着自己的胸口：

“头是有了，这里难受得很。”

开始抓挠自己的心。曹青娥：

“爹，你又没心了吗？”

爹：

“心倒是有，就是苦得很。”

曹青娥猛地惊醒，原来是一个梦。睁开眼，四周全是候火车的陌生人，熙熙攘攘，一个也不认识。曹青娥伏到自己的提包上，哭了。哭不是哭梦到了爹，而是梦中的爹，头又有了，心却苦得很。

这是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对牛爱国说的另一段话。

牛爱国他妈曹青娥又对牛爱国说，去了一趟延津，知道了另一件事，她的亲爹姜虎，当年就是死在山西沁源县。没想到曹青娥长大，又嫁到了沁源县。但当年跟姜虎一起贩葱的老布老赖也已经死了，也没打听出姜虎当年死在沁源县城的哪条街，哪家饭馆。但从此曹青娥梦里，又多了一个爹。这个爹有头，但

无面目。

六

牛爱国与李克智的见面，改变了他对庞丽娜的态度。几年之前，牛爱国去过一趟河北平山县，在滹沱河边，牛爱国和战友杜青海商量过他和庞丽娜的事；几年来，牛爱国对庞丽娜的态度，一直按杜青海给他出的主意。既然离婚离不起，牛爱国就不离婚；庞丽娜可能跟人好了，他先忍着；两人有隔阂，他开始主动填这隔阂；两人没话，他开始主动找话；找话就不能找坏话了，他开始给庞丽娜说好话；或者说，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他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他说成了好话。说话就要常见面，为了说话，为了说好话，牛爱国在沁源县城南关租了一间房子，临时在县城安了个家，不用庞丽娜休礼拜天再回牛家庄。牛爱国开卡车出外拉完货，不回牛家庄，直接回县城。但几年下来，牛爱国发现话也不是好找的，好话也不是好说的；或者说，没话找话不是件容易的事，专门找好话就更难了。两人本来无话，专门找来的话，就显得勉强；两人说不来，就无所谓坏话或是好话。如果坏话说不来，好话也不一定说得来。两人的心离得远，对同样一句话，就有不同的理解；你认为是句好话，她听起来不一定觉得是好话。再说，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话？每天专门想好话，也想得脑仁疼。好话好不容易想出来，说出去，也不一定能说到人心上。好话说多了，自己听着都假。好话一开始听着入耳，天天说，对方就听烦了；这时好话就转成了坏话。两人无话的时候，还能风平浪静，现在牛爱国天天说好话，倒把庞丽娜说得不耐烦起来。牛爱国一张嘴，本来不是说好话，是说一件事，庞丽娜也捂耳朵：

“求求你，别说了，我一听你说话就恶心。”

或：

“牛爱国，你心太毒了，让我在世上听不得好话。”

牛爱国这时发现，杜青海给自己出的主意，原来是一句空话。毕竟不是十年前在部队，两人坐在弱水河边的时候；从河北平山县，到山西沁源县，中间隔着一千多里，出的主意也打折扣。杜青海的主意不起作用，牛爱国自己改变了主意，不再没话找话了，开始做实事。给庞丽娜洗衣服，给庞丽娜擦皮鞋，庞丽娜爱吃鱼，他给她做鱼。牛爱国过去不会做饭，刚开始做鱼的时候，不是烧煳了，就是没炸透；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或有腥味。但一个月下来，会做鱼了，红烧鱼，清炖鱼，干炸鱼块，剁椒鱼头，都做得有滋有味。鱼块要炸两遍，才能炸焦；炸过，要多放孜然和芝麻盐。剁椒鱼头除了多放青椒，还要多放花椒。做完鱼，牛爱国洗过手，换上一套西装，骑上自行车，去县城北街纺纱厂门口接庞丽娜。庞丽娜下班，见他来接，问：

“你来干啥？”

牛爱国：

“今儿做鱼了。”

庞丽娜回家吃鱼时，有了笑脸。果然吃比说顶用，庞丽娜吃过鱼，晚上温柔许多。一天夜里，庞丽娜竟抱着牛爱国哭了，说：

“你也不容易。”

牛爱国也觉得自己不容易。但他的不容易不是庞丽娜说的不容易，而是说话办事，一方总想着另一方，就没了自己的心思。没自己的心思倒没什么，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出自自己内心，而是为了给别人看，牛爱国突然觉得没了自己。自己没了，自己的心思也没了，那牛爱国成了谁呢？牛爱国也不管自己成了谁，看庞丽娜抱着他哭，几年来的含辛茹苦，总算没有白费，这时追了一句：

“只要你回心转意。”

指的是庞丽娜跟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小蒋的事了。没想到庞丽娜一听这话，登时又翻了脸，推开牛爱国：

“本来就没有心和意，哪儿来的回和转？”

牛爱国以后就不再说回心转意的事了，专心做鱼。或者，牛爱国想听的，就是从庞丽娜嘴里说出，她和小蒋之间，本来就没事；本来就没事，哪来的回和转？但牛爱国常常出车到外地拉货，不是每天都能在沁源县城南关家中做鱼；啥时出车回来，啥时才能做鱼。做完鱼，换上西装，就去北街纺纱厂接庞丽娜。渐渐纺纱厂的人都知道，牛爱国一出现，就是家里做鱼了。

这天，牛爱国出车去临汾送酱菜。沁源离临汾三百多里，其中有一半是山路，弯多，拐得急，加上堵车，天不明从沁源出发，到了临汾，已是晚上，城里已亮起路灯。到货栈卸下酱菜，牛爱国要连夜赶回去，货栈的老李说，货栈有一批麻袋，想让牛爱国捎回沁源；但装卸工下班了，只能等到明天。虽在临汾耽误一夜，但回程不空车，对牛爱国还是划算，牛爱国便在货栈住下。第二天一早，货栈的装卸工往卡车上装麻袋，牛爱国信步走出货栈，在一个早点摊上吃了一碗杂碎汤，五个烧饼；回到货栈，麻袋还没有装完，牛爱国又走出货栈，看到货栈拐弯处有一个鱼市，便信步走向鱼市。从货栈看鱼市觉得这市场不大，谁知拐过弯来，竟豁然开阔，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原来是个大市场。这市场有二里多长，从东到西，两边的摊子，都是卖鱼的。有卖鲢鱼的，有卖鲤鱼的，有卖胖头的，有卖草鱼的，有卖带鱼的，有卖鲫鱼的，有卖偏口的，有卖鳝鱼的，有卖泥鳅的，有卖王八的……牛爱国从东头转到西头；临汾的市场，果然比沁源大；市场大，鱼就比沁源便宜。譬如胖头鱼，沁源五块四一斤，这里只卖四块八，个头比沁源还大。牛爱国从西头又转到东头，在一个鱼摊前停下，挑了两条胖头鱼，准备回沁源之后，晚上给庞丽娜做剁椒鱼头。这个鱼摊的鱼贩子是个瘦子，不停眨巴眼；看牛爱国越过许多鱼摊，来买他的鱼，竖起大拇指：

“大哥好眼力。要不要刮鳞开膛？”

牛爱国：

“这鱼晚上才吃，要活的。”

瘦子：

“听口音，大哥不像临汾人。”

牛爱国：

“沁源。”

瘦子：

“沁源我去过，是个好地方。”

瘦子把鱼放到秤盘子里，把秤称得高高的；称好，将两条胖头装到一个塑料袋里，又往塑料袋里灌上水，充上氧气，将鱼交到牛爱国手里，又让了牛爱国一支烟。牛爱国：

“有空到沁源来玩。”

然后吸着烟，拎着鱼回到货栈，麻袋已装车整齐。牛爱国跟货栈的老李打了个招呼，跳上车，发动，开车回了沁源。出城走了二十公里，牛爱国突然感到腹痛，要拉肚子。这时知道早起吃饭吃坏了，也不知是杂碎汤不干净，还是烧饼有毛病；忍着肚子疼往前走，好不容易看到路边有一个厕所，忙停下车，去厕所拉肚子。拉完，肚子舒服些，又上车，发动车往前走。无意中看了一眼挂在驾驶室的鱼袋子，却发现鱼是蔫的。停车，打开塑料袋，鱼已经死了。鱼死了不打紧，刚死的鱼眼珠子是白的，这鱼的眼珠却是黑的；又摸了摸鱼，新鲜的鱼肉应该是紧的，这鱼的肉却是软的；知道是临汾的鱼贩子做了手脚，称鱼时鱼是活的，往塑料袋里装时，用昨天的死鱼掉了包。大概知他不是临汾人，才这么偷梁换柱。想起鱼贩子是个瘦子，又眨巴眼；爱眨巴眼的人，都藏着坏心思。不是为鱼，是为这事，牛爱国咽不下这口气；虽已出临汾城三十公里，牛爱国掉车回头，又开回临汾。车在鱼市停下，牛爱国拎着塑料袋，去找卖他鱼的那个瘦子。瘦子仍在，在高声叫卖；他鱼池子里的鱼，皆活蹦乱跳。瘦子见牛爱国回来，吃了一惊。牛爱国将塑料袋扔到瘦子的鱼案上，说：

“咋说吧？”

那瘦子眨巴着眼看看塑料袋里的鱼，看看牛爱国：

“大哥搞错了，不是我的鱼。”

如果瘦子认下是自己的鱼，再认个错，给牛爱国换两条新鱼，牛爱国也就忍了；来回六十公里的冤枉路，也就不说了；但一个多小时过后，瘦子就不认账了，反说牛爱国搞错了，牛爱国就火了。牛爱国：

“现在事小，停会儿事就大了，咱好说还是歹说？”

瘦子：

“好说歹说，都跟我说不着。”

因为两条鱼，两人越说越多；见这里吵架，买鱼的人都围了上来。瘦子见耽误了自己的生意，仗着自己是临汾人，朝牛爱国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穷疯了，来诈大爷？”

牛爱国转身出了鱼市，去找自己的卡车；待回来，手里攥着一根五尺长的铁柄摇把；摇把有鸡蛋粗，中间打了个弯。瘦子看他手拿摇把，知是要打架，顺手抄起一把刮鱼鳞的刮刀，向后撤着身子：

“你敢，你敢。”

牛爱国一脚上去，将瘦子的鱼池踢翻了；瘦子的鱼池，是用白铁皮砸成的；水流了一地，几十条胖头、鲤鱼和草鱼，在地上乱蹦。牛爱国抡起摇把，没有砸向瘦子，砸向地上的鱼。活蹦乱跳的鱼，一条条被砸得稀巴烂。瘦子比画着手中的刀：

“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其他鱼贩子，也都围拢上来，欲帮瘦子；有拿棒的，有拿叉的，有拿长柄鱼捞的。牛爱国抡起摇把，转腰抡了一圈，鱼贩子的人圈，也“忽”地向后缩了一尺。正闹间，有人喊：

“好了，大哥来了。”

只见一个身高一米八多，一身黑膘，满怀胸毛，头顶一头赤发的大汉，大踏步穿过鱼市奔来。瘦子像遇到了救星，对那大黑汉喊：

“大哥，就是他。”

那大汉越过人圈，一把揪住牛爱国。牛爱国马上感到浑身被箍住了，知其劲儿大；欲抡摇把砸他，那大汉抢先一掌，劈到牛爱国胳膊上，牛爱国的摇把，被震出一丈多远。众鱼贩子都齐声喝彩。那大汉提起钵大的拳头，劈头就打牛爱国。但拳头举到半空，没有落下。那大汉愣愣地问：

“你叫个啥？”

牛爱国仰脸一看，觉得这大汉也有些面熟。但一时也想不起是谁。那大汉：

“你是牛爱国？”

牛爱国定睛一看，也惊呼：

“你是李克智？”

李克智是牛爱国的小学同学。当年上小学时，李克智个头就大；个头大不说，还爱传闲话，整个班里被他搅得鸡犬不宁。一次传闲话传到牛爱国他姐头上，牛爱国与他打在一起。冯文修是牛爱国的好朋友，后来也上了手，一牛轭下去，将李克智头上砸出个血窟窿。李克智他爸在长治煤矿当矿工，等到大家上初中时，李克智随他爸到了长治，大家再没见过面；没想到二十多年过去，两人在临汾一个鱼市上碰上了。两人也忘了打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嘿嘿”笑了。李克智：

“是你就对了，你小时就爱打架。”

抓住牛爱国的手，让他摸自己的头：

“摸摸，现在还留着铜钱大一疤拉。”

牛爱国：

“这个不是我砸的，是冯文修。”

又端详李克智：

“老了。”

说完“老了”，又说：

“头发咋成红的了？”

李克智：

“白了，想染黑的，被发廊的小姐染错了。发廊的老板，也被我打了一顿。”

两人又笑了。众鱼贩见他们是老相识，皆一哄而散。那个瘦子鱼贩眨巴着眼，只好自认倒霉，嘟囔着去收拾地上的鱼酱。李克智拉住牛爱国，去了鱼市旁边一个饭馆。掀门帘进去，对饭馆老板说：

“不用弄别的，去挑几条鱼，炖个鲜汤。”

看来饭馆老板与李克智也熟，忙说：

“大哥，不用吩咐。”

欲出门去鱼市。牛爱国一把拉住饭馆老板：

“千万别弄鱼，弄点儿别的。”

李克智：

“咋？”

牛爱国：

“看到鱼就反胃，吃够了。”

李克智：

“吃够你还买鱼？”

牛爱国一笑，也不答话，接着问李克智：

“二十多年过去，没想到你成了鱼霸。”

李克智叹息一声：

“一言难尽。”

两人喝着酒，李克智将他自初中与牛爱国诸同学分别，如何到长治煤矿；从长治煤矿，如何又来到临汾；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与牛爱国讲了。原来李克智在长治上初中时，也不老实；上初三那年，与一同学打架，一板凳砸在那同学头上，那同学头上涌出血，应声倒地。李克智以为他死了，连夜从长治逃到临汾。与当初冯文修用牛轭砸李克智一模一样。李克智在临汾有一个姑姑，姑姑不会生孩子，便收留了他。后来长治打架的事平息了，原来那同学没有死，李克智他爸来接李克智，李克智从小与他爸说不着，便不愿回去，跟了姑家。姑家姑对他不错，姑父是个机械厂的钣金工，脾气古怪，老多嫌他。李克智常与姑父吵架。后来考大学没考上，便在街上卖羊肉串。后来娶妻生子，与姑家分家另过。羊肉串养不住一家人，便开始卖鱼。卖了两年鱼，凭个力气大，渐渐拢住了这一片鱼市，自个儿倒不卖鱼了。说完这些，李克智感叹：

“拢这一片鱼摊，说起来是凭个力气，其实是凭个赖呗。”

牛爱国听完，也叹息一声。李克智：

“现在我不传闲话了。”

牛爱国一笑。两人又说起小学时班上许多同学。冯文修、马明起、李顺、杨永祥、宫益民、崔玉芝、董海花等，二十多年过去，都各奔东西；其中一个叫王家成的已经死了，一个叫胡双利的疯了。李克智：

“人生在世，草木一秋哇。”

牛爱国：

“当年教咱语文的魏老师，教咱地理的焦老师，前年也前后脚去了。”

李克智：

“焦老师个头矮，长个马脸，我一见他，就学马叫。一次他把我挤到墙角，差点儿把我的耳朵拧下来。”

两人又感慨一番。说完这些同学老师，李克智点着牛爱国：

“能看出来，你有心事。”

牛爱国：

“此话怎讲？”

李克智：

“看你眉心那条沟，一想事有多深。”

牛爱国见李克智刚才对自己说了心腹话，也是酒到半酣，也将自己的忧愁，主要是与庞丽娜的关系，与李克智说了。两人刚结婚时还说得着，后来越来越说不着；接着出了庞丽娜和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小蒋的传言；本想离婚，又有些犹豫，便跑到河北平山县与战友杜青海商量；两人共同商量出，牛爱国说不起离婚的话；回来只好跟庞丽娜没话找话，只好给庞丽娜说好话；好话也不是好说的，只好给她洗衣服，给她擦皮鞋，她喜欢吃鱼，给她做鱼；所以今天在临汾买鱼。李克智听了，却拍着桌子说：

“你的战友杜青海，给你出的是馊主意。”

牛爱国：

“我也觉得有劲使不上。”

李克智：

“你给她洗衣服，给她擦皮鞋，给她做鱼，也是错的。”

牛爱国：

“此话怎讲？”

李克智：

“既然你连话都说不起了，你还怕她甚？”

牛爱国：

“正因为说不起，所以才怕。”

李克智：

“错了。正因为说不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从今儿起，不是她不理你，该你不理她。”

牛爱国：

“她要离婚咋办？”

李克智：

“拖着她，就是不离，看她能怎地？能治死她。”

一个卖鱼的李克智，一下将牛爱国说醒了。与庞丽娜过了这些年，原来关系是颠倒的。原来世上还有怕是不怕，不怕是怕的道理。李克智拍着他的肩：

“你那些朋友都不中用，以后再有想不明白的事，过来找我。”

牛爱国点头。吃过饭，已是半下午；牛爱国又想到鱼市买鱼，被李克智拦下了。李克智：

“刚才给你说的，你又忘了？就不给她做鱼。”

又说：

“如果想要鱼，在临汾还用买？”

牛爱国笑着摇了摇头，只好不买鱼，开着车回了沁源县。出城走了百十里，刚上山路，天就黑了。牛爱国这时再想李克智的话，觉得又行不通。李克智教他对付庞丽娜的办法，像李克智对付鱼和鱼市一样，

看起来很强硬，其实还是一个“赖”字。世上赖鱼行，赖人如何会长久？说起来也不是怕庞丽娜，还是怕离开她；也不是非跟她在一起，而是离开她，连她也没有了；或者，连怕都没有了；与她说不上话，离开她，连话和说也没有了。怕的原来是这个。一切不在庞丽娜，全在自己。牛爱国突然又想明白，用李克智的办法是赖，不用他的办法，眼下给庞丽娜洗衣服，给她擦皮鞋，给她做鱼，说起来是供着她，其实也是个“赖”字。甚至比李克智还赖。李克智是小赖，自己是大赖。卡车在吕梁山上盘旋，车的大灯照着两边的山峦，忽高忽低，牛爱国不禁流下了泪。车行到沁源县城，已是第二天黎明。牛爱国又到沁源鱼市上买了两条胖头鱼，回家对庞丽娜说，这鱼是从临汾买的。

这年十月，庞丽娜出了事。庞丽娜和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在长治旅馆过夜时，被人抓住了。庞丽娜出事时，牛爱国浑然不觉。“十一”节，纺纱厂放了五天长假，庞丽娜对牛爱国说，她想跟厂里几个姐妹到太原旅游；整日待在沁源，闷死了；还问牛爱国是否一块儿去。牛爱国过去和庞丽娜一块儿出去旅游过，两人路上无话，憋死了；别人一块儿出去是看个风景，他和庞丽娜看着风景，也说不出别的；何况“十一”期间，牛爱国还要给沁源化肥厂拉化肥，便让庞丽娜跟人去了。谁知庞丽娜并没有跟纺纱厂的姐妹去太原，而是跟小蒋去了长治。在长治“春晖旅社”捉住他们的不是别人，就是小蒋的老婆。小蒋的老婆叫赵欣婷，在沁源县城十字街头百货楼里卖皮鞋；单眼皮，瘦弱，卖皮鞋时不会高声说话；牛爱国见过，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没想到这个老实人有心眼，庞丽娜和小蒋一块儿出去，牛爱国没从庞丽娜这里看出破绽，赵欣婷却从小蒋那里察觉出异常。一个礼拜之前，小蒋就对赵欣婷说，想趁着“十一”，去北京进几件婚纱，再进一部数码相机，赵欣婷没说什么。小蒋去北京的前一天夜里，小蒋睡了，赵欣婷替小蒋整理行装，拉开手提箱一侧的拉链，发现两张车票，但不是去北京的，而是去长治的，知道小蒋在说谎。如是当天说谎算个小谎，一个礼拜之前就开始说谎，一件事预谋这么长时间，里面肯定有大名堂。但赵欣婷当晚没急，一夜无话。小蒋和赵欣婷有个儿子叫贝贝，八岁了，正上小学。第二天小蒋走后，赵欣婷将儿子托到一个朋友叫李芹家，说自己去太原进皮鞋，也坐车去了长治。虽知道小蒋跟人在长治，但长治大得很，大街小巷，找到小蒋并不容易。但赵欣婷顺着大街小巷，硬是在长治找了三天三夜；这天半夜，终于在城边一条胡同里，从一个叫“春晖旅社”的登记簿上，看到了小蒋的名字。赵欣婷这时才想起，自己三天水米没打牙。赵欣婷也在“春晖旅社”开了一间房子，但她没进房间，而是到小蒋的房间门前等着。一直等到天亮，也没敲门。第二天一早，小蒋和庞丽娜穿戴整齐，推门出来，看到赵欣婷蓬头垢面站在门前，两人的魂儿都吓没了。赵欣婷看了两人各一眼，也没说话，转身走了。小蒋还在后边追，说：

“你回来，听我给你说。”

赵欣婷也不理小蒋，径直去了长途汽车站，买票回了沁源。回到沁源没有回家，先去农贸商店买了一瓶“乐果”农药。赵欣婷揣着农药回到家，八岁的儿子贝贝正在家做作业。贝贝见她问：

“你不是去太原进皮鞋了吗？怎么空手回来了？”

赵欣婷：

“你不是在李芹家吗？怎么一人回来了？”

贝贝：

“我和冯喆打架了。”

冯喆是李芹的儿子，比贝贝大一岁；贝贝和冯喆是同学，两人同学不同班。赵欣婷：

“贝贝，你先到东屋写作业，让妈歇一会儿，妈乏了。”

贝贝出去，赵欣婷捧着一瓶“乐果”，“咕咚”“咕咚”喝了下去。等赵欣婷醒来，已是第三天下午，在县城医院急救病房躺着。小蒋在床前站着。赵欣婷喝下农药，本已经死了，又被医院灌肠救了回来。小蒋搓着手，面红耳赤：

“啥都别说了，都怪我。”

又说：

“幸亏又活了回来，不然我也该喝农药了。”

又说：

“你放心，以后再不敢了，跟你好好过日子。”

赵欣婷仍不说话。等小蒋出病房到食堂打饭，赵欣婷从病床上爬起来，扶着墙，出了医院，来到大街上。在大街上仄仄歪歪地走，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到县城南关牛爱国家。自庞丽娜和小蒋出了事，庞丽

娜躲到娘家去了，家里就牛爱国一个人。赵欣婷：

“我死了，也就算了；我活了回来，就要给你说一说。”

牛爱国：

“你要说啥？”

赵欣婷：

“说一说长治的事，不然就把我憋死了。”

然后将她在长治捉奸的过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对牛爱国讲了。赵欣婷：

“我在春晖旅社房间外，等了半夜，什么都听见了。”

又说：

“一个后半夜，他们干了三回事。”

又说：

“干完三回事，还不睡，还说呢。”

又说：

“睡了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些别的’，另一个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

又说：

“他们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话都多。”

接着开胸放喉，大放悲声。自从庞丽娜和小蒋出了事，牛爱国的脑袋是蒙的。过去也怀疑庞丽娜和小蒋有事，但都查无实据；牛爱国按战友杜青海出的主意，宁信其无，不信其有；现在一下被挑明了，牛爱国倒有些不知所措。蒙不是蒙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证明，自己这些年所做的一切，给庞丽娜说好话，给她做鱼，都是错的。错的如何改成正的，牛爱国一时没了主意。也不知该跟谁商量。现在听赵欣婷在那里哭，愣愣地问：

“你给我说这么多，是要我干啥呢？”

赵欣婷：

“我劲儿太小，你是个男的，你杀了他们吧。”

三天之后，庞丽娜从娘家回来了。人瘦了一圈。庞丽娜坐在牛爱国对面：

“咱谈谈吧。”

牛爱国：

“谈啥？”

庞丽娜：

“事情你都知道了，咱离婚吧。”

牛爱国这时想起临汾鱼市的同学李克智的话。庞丽娜和小蒋的事情没出时，牛爱国不想用李克智的办法；现在事情出了，牛爱国又觉得李克智的话有道理。这时说：

“不离。”

这话出乎庞丽娜的意料，庞丽娜：

“为啥？”

牛爱国：

“夫妻一场，我得对你负责。”

庞丽娜又一愣：

“咋负责？”

牛爱国：

“小蒋既然办出这事，就得对你有个说法；你去给他说，让他先离，答应娶你，我就离。”

庞丽娜：

“你不用管他。”

牛爱国：

“得管。没离之前，我还是你丈夫。”

这时庞丽娜大放悲声：

“我刚才去找了他，也说让他离婚，可他不敢。”

又哭：

“原来以为他是个男人，我才跟他好，谁知他是个窝囊废。一瓶农药，就把他吓住了。”

又哭：

“算我看走了眼。”

庞丽娜连哭带说，两人自结婚以来，没这么知心过。牛爱国：

“那更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你得天天逼他。”

这时庞丽娜看穿了牛爱国的心思：

“牛爱国，原来你想让我们鱼死网破呀。”

接着又哭：

“全怪马小柱那个龟孙，他害了我一辈子！”

马小柱是庞丽娜在牛爱国之前，谈头一回恋爱那个人；两人是高中同学，后来马小柱去北京上了大学，把庞丽娜给甩了。由这件事归到那件事，牛爱国倒吃了一惊。但不管事情拐到哪里，结果对牛爱国都一样。庞丽娜：

“牛爱国，我求求你，离婚吧。我啥都不要，东西都留给你。”

牛爱国：

“不离。”

庞丽娜这时不哭了：

“知你想拖着我。”

接着开始说狠话：

“你想拖着我，你就拖着我；你不怕，我也不怕，咱也鱼死网破。”

牛爱国：

“既然都不怕，那就往前走呗。”

庞丽娜站起身：

“牛爱国，算你毒。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不认识你。”

转身走了。牛爱国笑了。多少年来，没笑得这么畅快。从此庞丽娜又不回家。牛爱国也将此事按下不提，该怎么出车拉货，还怎么出车拉货。又三天之后，牛爱国去长治送一车鸡。去时想着只是送货，到了长治，突然想起庞丽娜和小蒋是在长治出的事，心里顿时窝囊起来。这时见到长治的每一个旅馆招牌，都觉得庞丽娜和小蒋在里面住过；见到长治的每一家商店，都觉得庞丽娜和小蒋手拉手逛过；接着想起赵欣婷给他说的捉奸的细节，心里如茅草一样长满了。这时觉得长治的每条街巷，都是脏的。到农贸市场卸完鸡，本来还要去长治啤酒厂，往沁源捎回一车啤酒，牛爱国顾不得捎啤酒，从农贸市场，开着空车，匆匆离开长治，回了沁源。回到沁源已是傍晚。牛爱国停下车，也没吃饭，一个人走出县城，去散自己的烦闷。走着走着到了废城墙，这时发现，远处有三个人沿着城墙根在散步。牛爱国一开始没在意，等上到废城墙上往下看，原来是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小蒋的老婆赵欣婷，还有他们八岁的儿子贝贝。小蒋和赵欣婷，一人牵着贝贝一只手，三人说说笑笑往前走。小蒋边走，边踢着脚下一个石子；走两步，踢一回；再走两步，再踢一回；那石子随着他们往前蹦跳。牛爱国愣在那里。一是没想到小蒋的老婆赵欣婷身体恢复得这么快；二是没想到小蒋和赵欣婷，十天过去，关系就恢复得这么好。如是一个外人看上去，绝对想不到十天之前，他们家出过天大的事，一个人差点儿死了；赵欣婷还过来找牛爱国，让牛爱国把小蒋和庞丽娜杀了。如此说来，小蒋与庞丽娜出事，对他们家也是件好事；不是出了这事，赵欣婷也不会喝农药；赵欣婷不喝农药，他们家还不会这么改头换面和其乐融融。如今他们家没事了，坏事全落到牛爱国一个人头上。按说庞丽娜看到这情形才该窝火，现在牛爱国看到，怒气却一下填满了胸。牛爱国走下废城墙，来到南关一个饭馆，喝上了闷酒。本来就空着肚子，喝的又是闷酒，几盅酒下肚，就醉了。人一醉，烦闷越发上来。越烦闷越喝。喝到半夜，烦闷就不是他和庞丽娜的事；三十五年所有的烦闷，千头万绪，如千军万马，在胸中奔腾。这时就想找一个人诉说。最想找的是临汾鱼市的李克智，但沁源离临汾二百多里，走到得明天；又想找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但山西沁源县离河北平山县一千多里，走到得三天。实在无处找人，便离开饭馆，趔趄着脚步，去县城东街肉铺找同学冯文修。过去牛爱国有心里话不找冯文修，冯文修爱喝酒，醉后和酒前是两个人；现在牛爱国喝醉了，也就顾不得那么多。县城南关距东街冯文修的肉铺有两里多远，牛爱国倒腾着步子，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冯文修的肉铺，已是后半夜，三星都出来了。牛爱国擂着门：

“冯文修，开门。”

冯文修一家已经睡熟，无人应声。牛爱国又拍门，肉铺终于亮了灯。冯文修：

“谁呀？”

牛爱国：

“是我，有事。”

冯文修听出了牛爱国的声音，但他说：

“有事明儿说不成吗？”

牛爱国：

“不成，明儿说就憋死了。”

一屁股坐在肉铺门口，“呜呜”哭了。冯文修闻声，慌忙起身，与牛爱国开门；将牛爱国扶到屋里，倒茶与他喝。过去牛爱国担心冯文修喝醉，这次冯文修没醉，牛爱国醉了。牛爱国将满腔的烦闷，一五一十，与冯文修说了。因醉了，说起话舌头有些短，事情也说得有些乱，前言不搭后语。但冯文修还是听懂了，边听边点头：

“这事我前几天也听说了，知你心里正恼，没去找你。”

又感叹：

“如此这般，咋样是个了结呢？”

牛爱国瞪大眼睛，拍着自己的胸：

“我想杀人。”

又说：

“本来不想杀人，今天看到小蒋一家三口在笑，我就要杀人。”

指着冯文修：

“你说这事该不该杀？”

冯文修摸着下巴：

“该杀是该杀。这个小蒋，欺人太甚。”

牛爱国摇头：

“我不杀小蒋。”

冯文修：

“那你杀谁？”

牛爱国：

“杀了他便宜了他，我要留着他，杀他们家的儿子，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

冯文修吃了一惊，没想到牛爱国想到这一层；这一层虽然有些毒，但也是让他们逼的。牛爱国又说：

“我杀他们家儿子，也不是让小蒋不得安生。”

冯文修：

“那为了谁？”

牛爱国：

“为了赵欣婷。几天前，她还让我杀人，几天后，她又和小蒋好了，变得太快了。”

冯文修又理解了，点点头。牛爱国又喊：

“我还要杀庞丽娜。跟她过了这些年，我心里憋得，比对小蒋和赵欣婷还堵得慌。还不单出了这场事。”

冯文修又点头。这时问了一句：

“杀了他们之后呢？”

牛爱国：

“我跟他们同归于尽。”

冯文修到底没喝酒，是牛爱国喝了，冯文修：

“你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家女儿呢？没爹没娘，百慧往后可咋个办？”

牛爱国抱头哭了：

“我发愁就发愁在这一点。”

这些毕竟是醉话。第二天，牛爱国酒醒之后，并无去杀人，开始在县城南关租的房屋旁，搭一间小厨房。搭厨房不光为了做饭宽敞，过去做饭都在过道里；而是为了在厨房搭张床，牛爱国住在里边，将正房腾出来；然后将他妈曹青娥和女儿百慧接过来，妈、女儿、他，三人重新过起日子。不跟庞丽娜离婚，就当庞丽娜死了，看庞丽娜最后怎么办。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赵欣婷、贝贝一家人，等有机会，再跟他们慢慢计较。

但在盖厨房时，出了一件事。牛爱国请了几个木工和瓦工，因要给他们做饭，牛爱国到县城东街冯文修的肉铺割了十斤肉。心里正乱，割完肉，忘了给钱，就从东街拎回南关。给牛爱国割肉的是冯文修，到了晚上，冯文修的老婆老马来收账。这时牛爱国才想起上午买肉忘了付钱，忙数钱给老马。老马走后，牛爱国心里有些难受；不给钱不是有意的，同学一场，常在一起说知心话，怎么晚上就来收账？全不知老马来收账，不是冯文修指使的，是老马背着冯文修自己来的。牛爱国天天出车，过去也常给冯文修白拉货，拉过猪，也拉过猪肉；怎么到牛爱国买肉，账就算得这么清呢？如在平时，牛爱国也不会计较；如今牛爱国正在难处，老婆闹得鸡飞狗跳，牛爱国就吃了心。同学正焦头烂额，十斤肉钱，难道不能放

一放再说吗？几天前还找冯文修说知心话，几天后冯文修就变了脸。要钱本不是冯文修的主张，牛爱国却算到了冯文修的头上。晚上与几个木工和瓦工吃饭，牛爱国又喝了两口酒，便将这不痛快与人说了。以前牛爱国不爱说话，自庞丽娜出了事，牛爱国肚子里憋不住一句话。几个木匠瓦工听了，也皆说冯文修办得不合适。说完也就完了，但内中有一个瓦匠叫老肖，平日与县城东街肉铺的冯文修最好；当晚收工，老肖便到东街肉铺，将这话原原本本转给了冯文修。冯文修本不知道老马收账的事，如冯文修自己知道了，定会骂老马；现在经牛爱国嘴里说出来，又经老肖传过来，冯文修也赌上了气。虽然是朋友，难道就可以白吃肉？这是做生意，不是开舍粥坊。十斤肉没有什么，这话气人。当着冯文修的面说没有什么，背着冯文修说给别人，就气人了。冯文修与老肖又喝起了酒。喝着喝着，冯文修喝醉了。冯文修一喝醉，比牛爱国喝醉变化还大，和醒着是两个人；这时心里不能有气，有气就得发作出来。因为十斤猪肉，摔了一个酒瓶，在那里喊：

“没想到二十多年的好朋友，不值十斤猪肉。”

这话本该牛爱国说，现在冯文修抢先说了出来。接着冯文修不说猪肉了，说别的：

“活该，老婆让人睡了。”

又说：

“老婆被人睡了，这窝囊废也没辙。”

又说：

“出事是现如今吗？满县城谁不知道，他戴了七八年绿帽子。”

又转了一个话头说：

“看他老实吧，他的心也毒着呢。”

接着推心置腹对老肖说：

“三天前他告诉我，想杀小蒋。”

又说：

“想杀小蒋没啥，他亲口告诉我，又不杀小蒋，想杀人家的儿子，让人家一辈子难受。”

又说：

“自己的老婆，自己管不住，他不怪自己，还要杀人家。”

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他是谁？他是个杀人犯。”

当晚说过，冯文修也就睡了。第二天醒来卖猪肉，也不知昨晚都说了些啥，大体知道是对牛爱国不满。但瓦匠老肖是个嘴长的人，第二天又将冯文修的话传了出去，传得全县城人都知道，牛爱国要杀人。要杀小蒋的儿子。要杀庞丽娜。冯文修本是酒醉的话，但话经过几张嘴，皆成了清醒时的话；牛爱国当时给冯文修说的，也是酒醉的话，但话经过几张嘴，也成了清醒时的话。等话又经过几道嘴，传到牛爱国的耳朵里，牛爱国当时抄起把刀，就要杀人。这时不是去杀小蒋的儿子和庞丽娜，而是要杀冯文修。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头扎向自己。这些话自己说过吗？说过；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意思。但又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已无法解释。因为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话走了几道形，牛爱国没有杀人，但比杀了人心还毒。这话毒就毒在这个地方。牛爱国提刀出门，走了几步，又一屁股蹲到地上。真能为十斤猪肉去杀人吗？只是心里又添了一份堵、一份烦闷罢了。盖厨房本为接妈曹青娥和女儿百慧，等厨房盖好后，牛爱国又没了这个心思。厨房在那里空着。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开车时，也胡思乱想。胡子长了，也没心思刮。这天到襄垣县送一车芝麻。从沁源到襄垣，有一百多里。将芝麻送到襄垣县粮库，已是中午，又去襄垣酱菜厂，装了一车酱菜，赶回沁源。盘着山路往回走，胡思乱想，中午饭也忘了吃了。待到天黑，走到能看到沁源县城，一下睡着了；车头一歪，撞到了路旁一棵槐树上。等牛爱国醒来，自己头上，撞出一个窟窿，“汩汩”往外流血。跳下车，看到车头已经撞瘪了，往下流水；一车酱菜坛子全碎了，车厢通体往下流酱汤。牛爱国没有包扎自己的头，满脸胡茬儿，看着山脚下万家灯火的沁源县城，突然感到自己要离开这里，不然他真要杀人。

七

牛爱国认识崔立凡，是在河北泊头县。牛爱国见过性子躁的，没见过像崔立凡这么性子躁的。崔立凡是个胖子。胖子一般做事慢，性子也慢；瘦子走路急，性子也容易急；但崔立凡胖而急。胖子急起来，身子慢，跟不上心急，就显得更急；还没急着别人，先气着了自己。牛爱国见崔立凡头一面，崔立凡就在打人。崔立凡是河北沧州人，在沧州新华街开了一家豆制品厂，名字叫“雪赢鱼豆制品公司”。牛爱国与他熟了之后还感到奇怪，崔立凡是个做豆腐的，咋不明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个理儿呢？牛爱国从山西到山东乐陵去，路过河北；长途汽车进了河北泊头界，已是第二天中午。到了饭点，汽车停在公路旁一家饭馆，让乘客们吃饭，或上厕所方便。牛爱国一路心烦，没有胃口，便离开饭馆，信步到公路旁散心。公路旁有一块油菜地，几十亩大，满地的油菜花，正开得蒸腾，一个方向皆成了黄的。山西的油菜已开过一个月，这里的油菜才开，山西和河北差一个季节。看过油菜，牛爱国欲往回走，看到公路旁停着一辆卡车，卡车上装了一车豆腐，豆腐流汤，在“滴滴答答”往车下淌水；卡车旁，一个胖子，在打一个瘦子。胖子扬着巴掌，劈头盖脸，一会儿就把瘦子打得鼻青脸肿。瘦子经不住打，一步一步往外跳。公路上车来车往，瘦子还得躲车。胖子身笨，车缝里，撵不上瘦子，便喘着气在那里喊：

“白文彬，我操你妈！”

骂着骂着又急了，转身拉开卡车的门，从驾驶室抽出一根铁柄摇把，撵着要砸瘦子。瘦子又在车缝里跳。牛爱国看不过去，上前拦住胖子：

“大哥，有话好说，别恁地打；再打就出人命了。”

又说：

“不是怕你砸死他，是怕车轧着他。”

问起来，胖子打人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瘦子是胖子的司机，两人从沧州往德州送豆腐；走到泊头，车坏了，再发动不着；虽是初夏，天气也热，胖子担心一车豆腐坏了；也不是担心豆腐坏了，是怕豆腐运不到德州，德州的主顾，被别的卖豆腐的顶了窝。不说还好，一说又打了瘦子一巴掌：

“不是说耽误买卖，昨天晚上就交代他，让他把车弄好，他还吧吧地犟嘴，说车是好的，跟人喝酒去了；今天刚出门，就坏到路上。”

又说：

“不是一回两回了。”

牛爱国：

“车坏了，你打人，车也好不了呀。”

胖子喘着气：

“不是说车，是说他这个人。”

牛爱国心里说，人也是你用的，要怪该先怪你。牛爱国围着豆腐车转了转，又掀开车头的鼻子盖，伸手查看一番，车没坏在大毛病，只是发动机一根拉线断了；看来瘦子只会开车，不会修车。牛爱国让瘦子将修车的工具箱拿来，从里边翻出一根铁丝，找到钳子，将铁丝连到拉线上；又让瘦子进驾驶室发动，车“轰”地一声着了。见车着了，胖子倒消了气，让了牛爱国一根烟：

“大哥是老师傅吧？”

牛爱国用棉纱擦过手，点着烟：

“好说，开过两年。”

胖子又问：

“听口音，大哥不是本地人吧？”

牛爱国：

“山西沁源人，到山东乐陵去。”

这里只顾修车和说话，待牛爱国扭头一看，事情坏了，牛爱国乘坐的长途汽车，不知什么时候从路边的饭馆开走了。大概长途汽车的司机，以为乘客都在饭馆吃饭；大家吃完饭，上了车，他也没清点人数，兀自就开走了。再往公路尽头看，公路上车来车往，哪里还有长途汽车的影子？牛爱国的一个鱼皮口袋，也落在了汽车上。好在鱼皮口袋里就几身换洗衣服，两双鞋，一把雨伞，钱倒藏在牛爱国身上。胖子见误了牛爱国的车，东西又落在车上，倒过意不去。过意不去他不怪别人，又开始怪瘦子，照瘦子脑瓜上打了一巴掌：

“都是因为你个龟孙，误了人家的大事。”

牛爱国又拉胖子：

“也没啥大事，就是到乐陵找一个人。”

胖子见牛爱国仁义，拉住牛爱国的手：

“跟我去德州，等我卸了豆腐，送你去乐陵。”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三人上了车，拉着一车豆腐去了德州。路上胖子与牛爱国聊天，瘦子开着车，阴沉着脸，也不说话。说起话来，牛爱国知道胖子叫崔立凡，瘦子叫白文彬，是他外甥。牛爱国想起崔立凡在泊头骂人，竟骂白文彬“操你妈”，他妈即是他姐，骂得有些乱，不禁笑了。车进了东光县，天就黑了；崔立凡让白文彬把车停到县城外一家饭馆，三人一起吃晚饭。崔立凡要了一盘拍黄瓜，一盘驴板肠，两瓶啤酒，三锅砂锅面。牛爱国和崔立凡只顾说话，待吃完饭，突然发现，桌边不见了白文彬。两人以为他去了厕所，崔立凡到厕所找，也不在厕所；出饭馆喊他名字，茫茫一片黑夜，无人答应。大概一路上被崔立凡打骂，给气跑了。见外甥跑了，崔立凡又急了：

“操他妈，欺我不会开车，又来这一手。”

又说：

“过去来这一手能治住我，今天有你大哥在，我还真不怕。”

事到如今，牛爱国只好自己开上车，崔立凡在旁边坐着，两人继续往德州赶。这时崔立凡问：

“大哥到乐陵去，是去投亲，还是去要账？”

牛爱国开着车，车的大灯杂在其他车灯中：

“不是投亲，也不是要账，是去找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

又说：

“找到朋友，看能否顺便谋一个营生。”

崔立凡听牛爱国这么说，猛地一掌，拍到牛爱国肩上：

“如为谋一个营生，大哥不必去乐陵了。”

牛爱国：

“为啥？”

崔立凡：

“不如跟我去沧州，给我开车，咱两下都合适。”

又说：

“工资好商量。”

牛爱国去山东乐陵，是去找一个十年前的战友叫曾志远。本来去山东也不是为了谋营生，而是因为牛爱国对山西沁源伤了心，想去一个远地方；去了远地方，也不能白待着，还得谋一个营生。曾志远在山东乐陵贩大枣，牛爱国投奔他，本想跟他贩大枣；现在听崔立凡这么说，盘算起来，牛爱国满腹心事，贩枣是做生意，老得跟人打交道；开车是一个人的事，不用多费口舌，倒是贩枣不如开车。加上贩枣行

生，开车熟门熟路，趋生不如就熟。乐陵也好，沧州也好，无非是个存身的地方，对牛爱国倒没啥区别。牛爱国有些心动。但牛爱国说：

“都对朋友说好了。”

又说：

“再说，给你开车的是你外甥，我要去了，不是饯了他的饭碗？”

崔立凡朝车窗外啐了一口唾沫：

“不是你饯了他的饭碗，是他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

又说：

“世上烦的就是这些亲人。论起共事，用谁，都比用他们好。”

又说：

“你要愿意去，我从此再不理他；你要不去，我回去还得打他。”

崔立凡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牛爱国听了，不禁笑了。崔立凡见牛爱国有些心动，又拍了牛爱国一掌：

“千万别糊涂，沧州比乐陵大。”

也是阴差阳错，当夜送完豆腐，牛爱国不再去山东乐陵，跟崔立凡去了河北沧州。

牛爱国自对沁源伤了心，欲离开沁源，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山东乐陵。离开沁源之前，并不知道到哪里去，他先回了一趟牛家庄。这些年牛爱国和庞丽娜各忙各的，顾不上女儿百慧，百慧从小是奶奶曹青娥养大的；牛爱国临走之前，想给妈曹青娥打个招呼。堂屋里，曹青娥西向坐，牛爱国东向坐，两人一起吃饭；百慧边吃，边在地上玩。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妈曹青娥常对牛爱国说知心话，说些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每次都是这种坐法。但牛爱国从来不对曹青娥说心里话。过去没说过，这回也没说。离开沁源是因为庞丽娜出了事，他对沁源伤了心；但他没说庞丽娜，也没说自己对沁源伤心；离开沁源，还没想好到哪里去，他便编了一个谎，说他要去北京，帮人去建筑工地开车。曹青娥知道庞丽娜出了事，也知道牛爱国伤心；牛爱国没对她挑明这一层，她也没对牛爱国挑明这一层。因为这个相互没挑明，牛爱国知道六十岁之后的曹青娥是个妈。牛爱国小时，曹青娥并不亲他，亲弟弟牛爱河；小时认为妈不亲他是错的，后来跟妈记了仇；妈六十岁后，又觉得妈是个妈。妈听他说要去北京，没说北京，开始说她自己；妈六十五岁之后右边半扇牙糟了，常常牙疼，吃饭用左边；牙用左边，头便向左偏着；像喝过农药的姐姐牛爱香，脖子歪了一样；妈歪着头，用左边的牙嚼着饭说：

“我活了七十岁，明白一个道理，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没法挑。”

牛爱国看着妈，没有说话。曹青娥：

“我还看穿一件事，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

牛爱国知道妈在安慰他，仍没说话。待到了路上，又想起妈的话，不是因为想起妈的话，而是妈说这话时歪着脖子，牛爱国不禁流下泪来。离开牛家庄，牛爱国码算了一下自己在世上可以投奔的人。算来算去，无非是两个，一个是河北的战友杜青海，一个是临汾的同学李克智。两人比较起来，同学李克智多年未见，仅上个月在临汾鱼市偶然碰上；战友杜青海却是老战友；如论投奔，还是杜青海牢靠些。世上的人千千万，到了走投无路之时，能指上的才有两个人，牛爱国不禁感叹一声。牛爱国从沁源坐上长途汽车到霍州，从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河北平山县，又从平山县城坐乡村汽车到杜青海的村子，前后用了三天。待到了杜青海的村头，到了上次与杜青海说知心话的滹沱河畔，牛爱国又不愿见杜青海。不愿见杜青海不是杜青海有啥问题，或上次来见杜青海，杜青海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而是牛爱国快见到杜青海了，心里仍跟乱麻似的，静不下来；甚至比在沁源还乱。离开沁源是因为对沁源伤了心，才来投奔杜青海；马上要见到杜青海了，心里比在沁源还乱，知道自己心乱时找错了地方。这次来找杜青海，和上次不一样了。牛爱国一个人在滹沱河边坐了一夜。半夜渴了，牛爱国捧着滹沱河里的水，喝了一肚。第二天一早，又折头回来，欲去投奔李克智。牛爱国坐乡村汽车到了平山县城，又坐长途汽车到了石家庄，从石家庄坐火车到了临汾，前后用了两天半。谁知到了临汾，仍是心乱，甚至比在杜青海的村子还乱，知道临汾也不是自己的存身之处。这时突然想起自己在部队时，另有一个战友叫曾志远，山东乐陵人；两人一块儿进祁连山打过猪草，当时还说得来；临复员时，相互留了电话。也是实在找不到别人，牛爱国便在临汾火车站，给曾志远打了个电话。原以为十年过后，电话号码变了，打电话只是试试；谁知号码变是变了，但电话里有提示，只需在原号码前边加两个“8”；加两个“8”拨

过去，接电话的正是曾志远。曾志远接到牛爱国的电话，比牛爱国还激动。牛爱国问他复员之后在干啥，他说在贩大枣。牛爱国还没说去乐陵，曾志远：

“你到乐陵来，我有话跟你说。”

牛爱国：

“啥话？”

曾志远：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见面。”

牛爱国不禁笑了。本来他有事找别人，谁知曾志远有事找他。牛爱国：

“我啥时去合适？”

曾志远：

“就现在，越快越好。”

牛爱国又笑了。曾志远在部队是个慢性子，谁知十年不见，人也变了。牛爱国当时又买了一张火车票，从临汾又折回石家庄，又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盐山去，准备在盐山换车去乐陵。车到泊头，遇到了沧州做豆腐的崔立凡，阴差阳错，又留在了沧州。牛爱国没有接着去乐陵，留在了沧州，不单是牛爱国适合开车，不适合跟曾志远贩枣，而是他进了泊头地界，突然感到自己心不乱了。泊头离沁源一千多里，牛爱国却觉得沁源离这里很远。杜青海的平山县，同样离沁源一千多里，牛爱国就觉得心乱。心不乱了，牛爱国再仔细想，自己心乱之时，原来并不适合找熟人，还是跟不熟的人在一起自在些。这才跟了崔立凡，没去找曾志远。跟崔立凡到了沧州，他又给乐陵的曾志远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眼下手头正忙，先不去乐陵了。曾志远：

“你在哪儿呢？”

牛爱国没说自己在沧州，说：

“还在沁源呢。”

曾志远有些失望：

“四五天了，你还没动身。”

又埋怨：

“老战友了，关键时候指不上。”

牛爱国也不知他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支吾道：

“等忙过这一段，我必去看你。”

牛爱国这时说的是真心话。等他在沧州立住脚，腾出工夫，必去乐陵看曾志远。看曾志远不为曾志远，想知道他说的“关键时候”是什么。

转眼夏去秋来，秋去冬至，牛爱国已在沧州待了半年。半年前坐长途汽车到泊头时，鱼皮口袋落在了车上，衣服都在鱼皮口袋里；如今的秋装和冬衣，都是在沧州现买的。在沧州半年，牛爱国发现河北人吃饭口味有些重。但重有重的好处，吃饭倒省钱了。在沧州半年，牛爱国结交下两个朋友。一个是沧州“雪赢鱼豆制品公司”的经理崔立凡。崔立凡的豆制品厂规模并不大，几间作坊，十几个工人，做些豆腐、豆干、豆皮、豆丝和素鸡等。崔立凡一直想做酱豆腐和臭豆腐，同样是豆腐，酱豆腐臭豆腐利大；一是做这些需要坛坛罐罐，场地要扩大，二是做酱豆腐和臭豆腐需要发酵和培菌，一个过程下来得两个月，时间太长；不像豆腐、豆干、豆皮、豆丝和素鸡，头天做第二天卖；崔立凡性子急，等不得酱豆腐和臭豆腐，嘴上说做，一直没有做成。崔家做豆腐是祖传，崔立凡他爹、他爷几辈人，都在沧州做豆腐，当年的作坊就叫“雪赢鱼”；当年的“雪赢鱼”，除了做豆腐，倒是还做酱豆腐和臭豆腐；臭豆腐不叫臭豆腐，叫“青方”。据崔立凡说，崔家的“青方”，除了闻着臭，吃着香，还能吃出甜头；腌制时，除了放盐和花椒有讲究，还放一种崔家祖传的调料。崔家出锅的豆腐，除了白，豆腐味足，还砖头一样硬，跌到地上不碎，放到嘴里有嚼头；据崔立凡说，黄豆的来路都相同，全在点卤水上下工夫。崔家的豆腐，便在沧州有些名声。沾着老牌号的光，崔立凡做出的豆制品，除了销到沧州，也销到周边几个县，

如泊头、南皮、东光、景县、河间等，也销到山东德州。据说老崔的爹爹和爷爷，都是慢性子；到了崔立凡这里，开始性子急。牛爱国与崔立凡熟了，发现崔立凡性子虽然急，心眼却不坏。他在世界上主要急两件事。一是人说话不算话，如他的外甥白文彬，事先问他车弄好了没有，白文彬说弄好了，但一上路坏了，他就急了；二是遇事认死理儿，一件事，理儿事先在那里摆着，人变了，理儿变了，崔立凡都急；如事先与他商量，一件事，商量出一个理儿，他又认了，你抛下旧理儿，按新理儿办，就算出错，他也不急。崔立凡常说，我性子急，但急在理儿上。牛爱国听了一笑。牛爱国也是个遇事得想明白的人，但活了三十五年，吃亏也吃在这上头。两人说起话来，倒投脾气。牛爱国跟崔立凡来沧州时，看崔立凡脾气躁，也不知自己能否在沧州待住；当时想，能待就待，不能待再去乐陵；待与崔立凡熟了，崔立凡见他也爱讲理，不但不与他急，遇事拿不定主意，还找他商量；两人论了岁数，崔立凡大牛爱国五岁，开始管牛爱国叫“兄弟”；牛爱国就在崔立凡的“雪赢鱼豆制品公司”待了下来，整日开着车，去沧州市里，去周边几个县，或去山东德州送货。他最爱去的地方是河间，那里有“蛤蟆吞蜜”驴肉火烧，牛爱国爱吃。

第二个朋友是泊头县杨庄镇一个路边饭店的老板叫李昆。从沧州到德州送货，必路过这个饭店。这个饭店不是别的饭店，就是半年前牛爱国给崔立凡和白文彬劝架，将鱼皮口袋落在长途汽车上的那个饭店。这个饭店叫“老李美食城”。说是美食城，也就三间屋，七八张桌子，做些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等家常菜。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送货，或从德州返回沧州，在“老李美食城”打过几次尖。但每次都急着赶路，吃过就走，头三个月，没跟李昆说过话。只是无意中打量过他，看他中等个儿，上嘴唇留着一撮小胡子，有五十来岁。李昆除了开美食城，还跟人出外做皮毛生意，有时在饭店，有时不在。这天牛爱国又到德州送豆腐。去德州时天是晴的，但路上车多，加上吴桥界有一段修路，走了一天；在德州住了一夜，夜里变了天；第二天返回沧州时，下起了大雪。天一开始是温的，等地上落下半指雪，天越来越冷。路上车倒稀少，但路滑，轮子打偏，只好一步一挪；走到半下午，天就黑了。这时雪越下越大，又起了北风；打开车的大灯，雪花在灯柱里飞舞，只能看到前边两米远。好不容易走到泊头杨庄镇，牛爱国怕车滑到沟里，不敢再往前走，便将车开到“老李美食城”，想等雪停了，或下得小了再赶路。由于雪大，“老李美食城”一个客人也没有。李昆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正站在店前看雪。牛爱国停下车，拍打一下身子，进了饭店。饭店柜台后坐着一个小媳妇，二十四五岁，杏核眼，高鼻梁，翘嘴，胖，满胸奶，正低头盘账；牛爱国以前见过她，以为是李昆的女儿，或是他的儿媳，没多在意。牛爱国又冷又饿，便向服务员叫了一碗酸辣汤、一份焖饼。等饭的时候，低着头吸烟。待吸完一支烟，发现服务员上来一盘猪头肉，一盘香辣板筋，一盘糟鱼，又上来一大吊锅乱菌煲驴杂。牛爱国：

“我没要这么多。”

服务员还没说话，李昆从厨间出来，将一瓶“衡水老白干”蹲在桌子上：

“雪越下越大，今天走不了了，喝吧。”

牛爱国要说什么，李昆止住他：

“算我请客。大雪天，凑个热闹。”

牛爱国搓着手：

“那多不好意思。”

李昆：

“我贩皮毛，也常在外边，谁也没有顶着房屋走。”

李昆坐在牛爱国对面，两人喝起酒来。柜台前的小媳妇盘完账，锁上柜子，也过来紧挨李昆坐下，牛爱国这才知道她是李昆的老婆。原以为她是个小媳妇，不会喝酒；待到喝起来，原来酒量不比李昆和牛爱国差。三人攀起话来，李昆问牛爱国叫啥，哪里人，为何来到沧州；牛爱国一一作了回答。说到当初本不是来沧州，是去山东乐陵，因为在这个饭店前给人劝架，无意中落到了沧州，李昆和他老婆都笑了。牛爱国说完这些，一时无话，又低头喝酒。这时李昆和他老婆说起他们的生意。说的也不是饭店生意，而是贩皮毛的生意。因为一句话没说好，两人拌起嘴来。由生意起，又拌嘴到他们家里。由于不熟悉皮毛生意，也不熟悉他们家里人，牛爱国听不出他们拌嘴的来龙去脉。让牛爱国感到好笑的是，他们两口子拌嘴也不避人。一是听不出所以然，二是别人家拌嘴，牛爱国不好插话，仍低头喝酒。只是想着李昆五十来岁，找了个二十四五的小媳妇，年龄上差着辈，难免说不到一块儿去。但又想起山西沁源县北街开澡堂子的老苏，五十二了，老婆死后，又娶了个二十五岁的大姑娘，两人就很恩爱；从澡堂子出来，两人还手拉手。看来什么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过去牛爱国就烦吵架，因打小起，他妈和他爸天天吵架，把他吵烦了；后来和庞丽娜结了婚，两人倒没怎么吵架；但这个没吵架不是那个没吵架，因为两人无话说，才无架可吵；正是因为无话说，才赶着给庞丽娜说好话；后来庞丽娜就出了事，牛爱国差点儿动了刀子；现在听李昆和他老婆这家常拌嘴，倒突然觉得有些亲切。吃过饭，雪仍没停的意思，牛爱国便到客房歇了。入睡之前，还听到正房里李昆和老婆拌嘴，不禁摇头笑了。第二天早上，天放晴了，牛爱国

又开车回了沧州。自此以后，凡是从沧州到德州，或从德州回沧州，牛爱国必来李昆的美食城吃饭。这时吃饭就不单为吃饭，而是人熟了，地方熟了，抬手动脚，左右方便；加上沧州是个生地方，这里有熟人，路上跑起车来，也多了份见熟人的盼头。与李昆熟了，有时李昆也让牛爱国用车从沧州或德州捎啤酒、捎烟、捎肉和菜等，牛爱国也都给他一一办妥，这也不在话下。

转眼冬去春回。这天牛爱国又到德州送豆腐。送完豆腐，回来的路上，卡车的水箱坏了，“滴滴答答”往下滴水。牛爱国打开车鼻子修了半天，也没修好，反把手给夹破了，顺手流血。崔立凡这车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也该报废了。牛爱国撕条破布，将手勒上，看车一时修不好，便将水箱加满水，硬撑着往前开。开一段，停车加一次水。终于开到“老李美食城”，又打开车鼻子加水，发现水箱的窟窿破得更大了，刚加上水，“哗”地就流没了。牛爱国不敢再往前开，怕烧了发动机；用棉纱擦着手，进了饭店。这天李昆不在，到外地贩皮毛去了；李昆的小媳妇在柜台前坐着盘账，屋里有几拨路过的客人在吃饭。牛爱国与李昆两口子熟了，知道李昆的小媳妇叫章楚红。李昆是泊头人，章楚红不是泊头人，是张家口人；李昆到张家口贩皮毛，认识了章楚红；李昆回来与老婆离了婚，与章楚红结了婚。章楚红年龄比牛爱国小，但李昆年龄比牛爱国大，牛爱国仍喊她“嫂子”。每次喊过“嫂子”，章楚红看牛爱国一眼，都弯腰笑；章楚红一笑，牛爱国也不好意思笑了。牛爱国进门说：

“嫂子，车的水箱坏了，我把车扔在这，一个人回沧州。”

又说：

“我明天还来，拎个新水箱。”

章楚红正在算账，也没抬头：

“知道了。”

牛爱国转身出门，去路边搭长途汽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平日还有一班去沧州的长途汽车。但牛爱国等到晚上八点，长途汽车还没过来。牛爱国知道这班车要么提前过去了，要么还没过去，但坏在了路上；只好又返回“老李美食城”。从窗子看屋里客人正多，在吆五喝六，牛爱国没进去添乱，找到一个板凳，坐在屋外槐树下吸烟。没想到这天是阴历十五，顶头一个大月亮，渐渐爬了上来。微风一吹，槐树树叶的影子，在脚下婆娑乱晃。看着月亮，牛爱国突然有些想家。由沁源来到沧州，也快一年了。想家也不是想别人，主要是想女儿百慧，也想妈曹青娥。牛爱国自来沧州之后，一月给家寄一回钱，寄回工资的四分之三，留下四分之一顾住自个儿；半月给家打一回电话。在沁源牛家庄的时候，牛爱国和妈曹青娥在一起，曹青娥对他说知心话，六十年前的事情，五十年前的事情，一说能说半夜；现在换成电话，母子俩并无话说。看来当面说话和打电话是两回事。每次在电话里，牛爱国问的都是相同的话：

“妈，你和百慧还好吧？”

妈也是相同的话：

“好，你呢？”

牛爱国：

“好。”

也就挂了。出门时跟妈说是去北京，在电话里告诉妈又来到了沧州；从北京来沧州，是因为在沧州挣钱更多。在电话里，牛爱国没问过庞丽娜，曹青娥也没有提过她。长期不问，有时一时想问，倒不好开口。快一年过去，也不知庞丽娜怎么样了。有一天夜里做梦，许多人都在排队，要拥进一个门；牛爱国也在其中。正与人拥挤，突然看到远处的庞丽娜。牛爱国忘记了庞丽娜出事，似乎还是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牛爱国喊：

“快来，迟了就来不及了。”

庞丽娜从人群中往他身边挤。待挤到跟前，却不是庞丽娜，而是沁源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新仇旧恨，一下涌到牛爱国心头。牛爱国掏出一把刮刀，一下插到小蒋心口里。醒来，惊出一身汗。现在又想起这梦，牛爱国不禁摇头长叹，看来事情还没从心里过去，倒是在心里越淤越深了。这时吃饭的客人一拨拨散去，牛爱国又进了饭店。章楚红看他又进来，吃了一惊：

“你咋没走？”

牛爱国将没走的原委说过，章楚红又笑了。章楚红：

“我正好还没吃饭，咱们一起喝酒吧。”

便让厨子做了几个菜；章楚红盘完账，锁上抽屉，过来跟牛爱国一起喝酒。这时已是晚上十点，饭店的厨子、服务员都是邻村的，没了客人，他们也就下班回家了，饭店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过去牛爱国在这里喝酒，李昆都在，喝酒是他们三个人；和章楚红单独喝酒，还是他们认识以来头一回。一开始两人都感到别扭，但喝着说着，两人竟能说到一起。两人先聊起各自的老家，章楚红聊了张家口的毛驴和大境门，牛爱国聊了山西的永济青柿、临猗石榴，接着聊各自的好朋友是谁。章楚红说起张家口一个中学同学叫徐曼玉，两人好了十来年，在一起无话不谈。章楚红嫁给李昆，她爸她妈都不同意；她妈差点儿要开煤气自杀；她跟徐曼玉商量后，就嫁给了李昆。徐曼玉先在张家口开了个美发厅，叫“倾城发典”，生意还好；但她贪心不足，扔下“倾城发典”，又跟人到北京发展去了，从此断了音讯。章楚红说完，问牛爱国：

“你的好朋友是谁？”

牛爱国想了想，说：

“李昆呀。”

章楚红照牛爱国脸上啐了一口：

“原以为你是个老实人，谁知也不老实。”

牛爱国一笑，又将自己的好朋友想了一遍。论其最好，不是李昆；不是崔立凡；不是沁源的冯文修，离开沁源之前，已跟冯文修彻底掰了；不是临汾的李克智；不是山东乐陵的曾志远；算来算去，还是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但杜青海也不是过去的杜青海，杜青海在部队时靠谱，两人分别几年，也开始给牛爱国出馊主意。聊完这些，大半瓶酒下去，两人都喝得半醺，这时章楚红哭了，说起她和李昆的事。两人刚认识时，世上再没有两人说得着，不然她也不会二十出头，不顾爸妈反对，嫁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从张家口来到泊头；跟徐曼玉商量不商量还在其次。她嫁给李昆时二十二岁，谁知短短两年过去，两人就说不到一起，觉得不是那么回事。牛爱国见章楚红说了心腹话，一时激动，也将他和庞丽娜的事，说了一遍。但他和庞丽娜的事，比章楚红和李昆复杂，说来话长；但两人相对，夜也很长；牛爱国拉开架势，从头至尾，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不是因为庞丽娜，他还不会千里迢迢来到沧州。说完，牛爱国也哭了。自离开沁源，到了沧州，牛爱国没说过这么多话。说完，心里痛快许多。在别人面前没说，在章楚红面前说了。说不算，还哭了。两人哭完，又觉得不好意思。这时章楚红换了一个话题。章楚红：

“我在张家口没这么胖，还是来到泊头，长了这么多肉。”

牛爱国：

“你在张家口有多瘦？”

章楚红起身去了里间，拿出一张照片让牛爱国看。那时的章楚红果然很瘦；但瘦也就是身材，前边两个大奶，仍是这么大。章楚红这时说：

“知道今天为啥和你喝酒？”

牛爱国：

“凑巧呗。”

章楚红：

“还真是凑巧，今天是我生日。”

牛爱国吃了一惊，忙站起身：

“祝嫂子生日快乐。”

章楚红啐了牛爱国一口，又用手胡噜了一下他的头。牛爱国本来胆小，也是喝多了酒，酒壮着胆，放下照片，竟一下抱住了章楚红。他以为章楚红会推他，如果推他，他就开句玩笑解个场；但章楚红也没推他，任他在那里抱，任他胡噜她的后背；牛爱国拉章楚红到里间，他以为章楚红会推他，章楚红也没有推他；到了里间，牛爱国一下把章楚红捺到床上，然后脱她的衣服，脱自己的衣服，摘她的乳罩，摸她的大奶；这时章楚红推开了他，他以为章楚红要穿衣服，但章楚红光着身子，倒了一搪瓷缸子温水，又拿一个脸盆让牛爱国端着，她浇着温水，用手给他洗下身。洗完，擦干，章楚红蹲下身，用嘴噙住了牛爱国。牛爱国快一年没挨女人的身子，身子一下就化了。两人在床上忙了三个小时。章楚红喊得屋里的缸盆都有回声。牛爱国汗出得像水浇一样；月光照在床上，觉得月亮像太阳一样热。牛爱国是结过婚的

人，但在床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女人。过去，牛爱国跟庞丽娜在床上办这事的时候，庞丽娜闭着眼睛，从头到尾没有声响；现在章楚红呐喊的时候，眼睛却是张着，越喊越张，越张越大。这越张越大，把牛爱国也张开了。这时牛爱国觉得自己与这个饭店有缘，当初在这里丢了一个鱼皮口袋，现在得到一个女人。等两人完了事，天已微明，这时牛爱国的酒醒了，身上的汗开始往回褪，心里也开始后怕。同时感到对不起朋友李昆。章楚红看出他的神色，倒替他解围：

“他在外边贩皮毛，也拈花惹草。”

牛爱国：

“你咋知道？”

章楚红：

“他下边有病，我不敢挨他。”

牛爱国吃了一惊，这时明白章楚红给他洗下身的原因，也知道了章楚红和李昆平日拌嘴的缘由。看起来拌的是别的，根子却在这里。同时知道，章楚红比自己胆大。但越是这样，牛爱国越是害怕。如果章楚红和李昆关系好，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他们俩在根上出了问题，自己就捅了个马蜂窝。害怕不是害怕这窝蜂会蜇人，而是因为庞丽娜，牛爱国心里本来就有个马蜂窝，现在又多出一个，牛爱国心里承受不起。第二天回到沧州，牛爱国决心与章楚红断了。但他还有一个卡车在“老李美食城”扔着。拎着水箱回来取车，半下午回到“老李美食城”，他没敢进去，藏在公路旁的庄稼地里。庄稼地今年没种油菜，种的是玉米；玉米还没长起来，牛爱国蹲到地里吸烟。一直等到半夜，地上横七竖八躺满烟头，牛爱国才悄悄潜到“老李美食城”，打开卡车的鼻子盖，用嘴叼着手电，开始换水箱。换一个水箱得俩钟头，他硬是没弄出声响。看来啥事只要用心，不可能的事就能变成可能。然后跳上车，发动，猛地把车开走，像是偷车。从此半个月，他没敢再来泊头。从沧州到德州，从德州回沧州，宁可绕路，也要躲开“老李美食城”。但正是因为这个躲，心里更想。在沧州想，在南皮想，在东光想，在景县想，在河间想，在德州想；不开车想，开车也想。章楚红下边很茂密，像疯长的草一样；草丛之中，是一洼绿水。也不是光想那片草和那洼水，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枝枝叶叶都想。也不是光想身子，走路的姿势，说话的样子，说出的声音，都想。自生下来，牛爱国没这么想念一个人。半个月后，牛爱国终于憋不住，又来了一次。李昆又不在。夜里又剩牛爱国和章楚红两个人。章楚红啐了他一口：

“原来以为你胆很大，谁知你胆很小。”

牛爱国也不说话。章楚红：

“怎么又来了？”

牛爱国一把摸住她的下边，拉她到里间。半个月不见，两人更如干柴烈火。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从德州回沧州，次次在“老李美食城”停留。但这时的停留，就和以前的停留不一样。有时牛爱国不是到德州送豆腐，而是到南皮，到东光，到景县，他宁肯绕路，也要来泊头县杨庄镇公路边的“老李美食城”。牛爱国来“老李美食城”时，有时李昆在，有时不在。李昆在时，牛爱国像过去一样，仍管章楚红喊“嫂子”，章楚红仍弯腰笑。李昆看着这笑和过去一样，牛爱国和章楚红却知道不一样。李昆不在，牛爱国就留下过夜。在一起不单为了睡觉，为两人说得着。也不单为了说话，为了在一起时的那份亲热，亲热时的气氛和味道。有时一夜下来，两人要亲热三回。亲热完，还不睡觉，搂着说话。牛爱国与谁都不能说的话，与章楚红都能说。与别人在一起想不起的话，与章楚红在一起都能想起。说出话的路数，跟谁都不一样，他们两人自成一个样。两人说高兴的事，也说不高兴的事。与别人说话，高兴的事说得高兴，不高兴的事说得败兴；但牛爱国与章楚红在一起，不高兴的事，也能说得高兴。譬如，庞丽娜过去是牛爱国一个伤疤，一揭就痛；第一次与章楚红说庞丽娜，牛爱国还哭了；现在旧事重提，再说庞丽娜，在牛爱国和章楚红嘴里，庞丽娜便成了一个过去的话题。牛爱国知道有了一个章楚红，他对庞丽娜的态度彻底变了。他们不但说庞丽娜，也说章楚红在李昆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第一次跟谁，疼吗？出血吗？章楚红都一一告诉牛爱国；章楚红也问牛爱国跟过几个女的，牛爱国说除了庞丽娜，就是章楚红；章楚红就抱紧她。说完一段，要睡了，一个人说：

“咱再说点儿别的。”

另一个人说：

“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

这时牛爱国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山西沁源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章楚红变成了庞丽娜。当初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在长治“春晖旅社”捉奸，小蒋和庞丽娜，在屋里说的就是这种话。

一次两人在床上说话，章楚红突然说：

“老公，再没有跟你在一块儿好，你带我离开这里。”

牛爱国倒一愣：

“去哪儿？”

章楚红：

“去哪儿都成，只要离开这里。”

当初牛爱国从山西沁源到河北来，是为了躲开在沁源的烦闷，现在章楚红却要从河北泊头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牛爱国知道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了另一件事情。如是一个月前，变成另一件事情牛爱国会害怕；一个月后，牛爱国变了，事情变了牛爱国就不怕。当初小蒋和庞丽娜出了事，小蒋害怕了，往后撤了，闪了庞丽娜；如是一个月前，牛爱国也是小蒋；一个月后，牛爱国就是牛爱国。牛爱国也不知道一个月后，自己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牛爱国说：

“我回沧州盘算盘算，咱就离开。”

章楚红搂紧他：

“你要敢带我走，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

牛爱国：

“啥话？”

章楚红：

“我回头再告诉你。”

牛爱国回到沧州，便开始盘算带章楚红逃到哪里去。想来想去，无非是三个地方。一是去山东乐陵找曾志远，二是去河北平山县找杜青海，三是去山西临汾找李克智。初想个个都是地方，再想都觉得不合适。牛爱国一个人去合适，带着章楚红就不合适。这时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可去的地方少。正犹豫间，“雪赢鱼豆制品公司”的老板崔立凡的一番话，又说醒了牛爱国。牛爱国与章楚红的事李昆一直没有察觉，做豆腐的崔立凡却看出牛爱国有些异常。这天牛爱国到东光县送豆腐，崔立凡要到东光县收账，也跟了去。牛爱国开着车，崔立凡在旁边坐着。牛爱国仍想着与章楚红逃到哪里去，也不说话。车出了沧州城，崔立凡端详牛爱国：

“能看出来，你最近有心事。”

牛爱国：

“何以见得？”

崔立凡：

“你刚来沧州时脸蜡黄，后来小脸红扑扑的，现在又黄了。”

一句话说中了牛爱国的心病，牛爱国半天没说话。崔立凡又说：

“你过去不爱说话，后来爱说话，现在又不爱说话了。”

事到如今，一是牛爱国正犹豫间，无人商量；二是他与崔立凡也算好朋友，遇到事情，两人爱在一起讲理；同时觉得崔立凡既不认识章楚红，也不认识章楚红的丈夫李昆；便将他与章楚红的事，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与崔立凡讲了。一直讲到章楚红让牛爱国带她走，自己正在犹豫。没想到崔立凡听完，猛地拍了牛爱国一掌：

“兄弟，你大祸临头了。”

牛爱国：

“何以见得？”

崔立凡：

“大祸临头不是说你跟一个女的好，而是要带她走。”

牛爱国：

“何以见得？”

崔立凡：

“带她走容易，带走之后，是只想跟她玩玩，还是最终要娶她？”

牛爱国：

“刚认识时是在一起玩玩，现在就不一样了，想娶她。再没有跟她说得着。”

崔立凡：

“祸就出在这里。如只是玩玩，回头把她丢了，我不拦你；如想娶她，你可能把她带回沁源老家？”

牛爱国与崔立凡处得久了，也将自个儿与庞丽娜的事给崔立凡说过；现在崔立凡一句话，说中了牛爱国的心病。牛爱国摇头：

“老家还是一锅粥，与老婆还没离婚，哪里敢再去添乱？”

崔立凡：

“那你带她去哪里？”

牛爱国：

“想了好几天，也没合适的地方。”

崔立凡拍着手：

“这不结了。如是两人在外边漂着，我现在就能告诉你，是步死棋。你想啊，她现在的丈夫开着一个饭店，又贩皮毛，才能养她；你就会开一个车，漂在外边，顾住一个人行，顾两个人就勉强了；你哪里说得起这话？”

牛爱国愣在那里。崔立凡：

“你跟她说得着，是因为她现在由丈夫养着，你就是与她说个话；等你养她，就成了过日子，到时候就该说过日子了。”

牛爱国突然如梦方醒，突然明白这才是自己这几天犹豫的原因。犹豫不是犹豫到哪里去，而是去了哪里之后咋办。崔立凡：

“你的祸根还不在这里。”

牛爱国：

“还有啥？”

崔立凡：

“就在犹豫。要么马上带她走，要么马上跟她断了。”

牛爱国：

“此话怎讲？”

崔立凡：

“事情到了两人要走的地步，纸就快包不住火了。半夜下雪没人知道，半夜下雨总会有人知道。再犹豫下去，会出人命。她丈夫是本地人，你是山西人；等她丈夫知道了，能与你善罢甘休？”

牛爱国出了一身冷汗。当初庞丽娜和小蒋的事情发了，他就差一点儿杀人。没有杀人不是小蒋和庞丽娜不该杀，当时连杀小蒋儿子的心都有，而是因为牛爱国有一个女儿叫百慧；章楚红和李昆没有孩子；李昆如果发现他和章楚红的事，他和章楚红都成了外人，出不出人命，还真保不齐。当一件事变成第三件事时，牛爱国又变回到过去的牛爱国。当晚回到沧州，一夜没睡。这个没睡，就和跟章楚红在一起时一夜没睡是两回事。左思右想，不敢再带章楚红走，决心与她断了。从此一个礼拜没理章楚红；去德州送货，或从德州回来，又开始绕开泊头。但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断不断，不由牛爱国一个人说了算。牛爱国一个礼拜没去找章楚红，章楚红就打来电话：

“我都准备好了，你咋还不来？”

牛爱国支吾着说：

“还没想好去的地方。”

章楚红听他的口气，知他要撤步了；章楚红：

“刚说过的话，唾沫还没干，咋就变了？”

牛爱国不敢说变，说：

“没变。”

章楚红：

“带我去海南岛。”

牛爱国：

“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

章楚红急了：

“认识的地方，如何去得？”

接着在电话那头哭了。接着翻了脸：

“你要三天不来，我就告诉李昆。”

牛爱国听章楚红这么说，心里更怕。他想离开沧州一走了之，但又觉得对不住章楚红，也让章楚红看不起；让人看不起倒没什么，从此可以和她一辈子不见面，关键是自己想起来，一辈子觉得窝囊。左右为难之时，牛爱国他妈曹青娥救了他。牛爱国他哥牛爱江从山西沁源县牛家庄打来电话，说曹青娥病了；而且病得很重，让牛爱国赶紧赶回山西。牛爱国接到电话，首先不是担心妈曹青娥的病，而是终于给自己找到一个离开沧州的理由。放下电话，牛爱国找到崔立凡，说明离开的事由；崔立凡还不信，以为他是要躲开章楚红，倒说：

“断了就断了，还用走？”

这时牛爱国开始着急曹青娥的病，顾不上给崔立凡解释，当时收拾行装，去了长途汽车站，匆匆离开了河北沧州。

八

牛爱国回到山西沁源第四天，他妈曹青娥就去世了。牛爱国记得，曹青娥一辈子没生过大病，谁知这回一病，就躺倒在床。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曹青娥没让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告诉牛爱国。一个月后，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看她景象不好，才背着她给牛爱国打了电话。牛爱国赶回沁源，曹青娥已住进县城医院。曹青娥去医院时还会说话，到了医院，就不会说话了。曹青娥说了一辈子话，现在终于不说了。牛爱国他哥牛爱江对牛爱国说，曹青娥来医院前一天晚上，在家里说了一夜话。牛爱国：

“说的都是啥？”

牛爱江：

“胡言乱语。大家只顾着急，也没听清。”

医院病房里，曹青娥躺在床上，牛爱国坐在床左，牛爱江坐在床右，牛爱国的姐姐牛爱香坐在曹青娥脚头，牛爱国的弟弟牛爱河立在墙角，在抠墙皮。曹青娥鼻子里，胳膊上，插满管子。曹青娥发着高烧，整日都在昏睡。一个月吃不下饭，瘦成了一把骨头，躺在床上，床是平的。曹青娥不会说话了，牛爱江、牛爱香、牛爱国、牛爱河四人也开始没话。没话不是说妈不会说话了，他们也不好意思说话，或在着急，而是不知话从何说起。医院的医生说，曹青娥得的是肺癌；从检查情况看，已经有三四年了。但三四年来，曹青娥没说，他们兄妹四人也不知道。医生又说，三四年前，也许还可以动手术；如今全身扩散了，已经影响到脊椎，影响到中枢神经，影响到说话，加上曹青娥的岁数，动手术已无意义，只能用药维持着。中午吃饭的时候，牛爱河留在病房值班，牛爱国、牛爱江、牛爱香三人到医院门口的饭馆吃饭。正是中午时分，城里的高音喇叭在播晋剧，唱腔被风吹过来，忽高忽低。这时牛爱江说：

“有病三四年，妈硬是没说。”

又说：

“咱们小时候，她老掐咱们；老了老了，知道心疼咱们了。”

一年不见，姐姐牛爱香学会了抽烟；她点着一支烟，看着牛爱国：

“你当兵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妈毕竟是妈。”

牛爱江说着说着急了：

“其实还不如早说呢，早说病还能治，积到现在，让人替她干着急，这叫啥事呢？”

如是前几年，牛爱国觉得哥和姐说得对，现在却觉得他们说错了。妈曹青娥得病三四年没说，可以说是心疼他们，但除了心疼，还有对他们的失望罢了。孩子大了，一人一手事，老大牛爱江有一个病老婆，整天吃药；老二牛爱香四十多了，还没找着对象；老四牛爱河结婚刚一年，娶了个老婆性躁，嘴又能说，像年轻时的曹青娥一样，牛爱河降不住她，她倒事事压牛爱河一头；剩下牛爱国遇到的麻烦比他们还大，六七年来，与庞丽娜一直不和，后来庞丽娜就出了事，后来牛爱国又离开沁源去了沧州；一人一肚子心事，曹青娥有事也就不说了。儿女在世上都不如意，让曹青娥有话无处说。或者，有话不说除了是失望，还有对他们的无奈罢了。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曹青娥有心里话不对牛爱江说，不对牛爱香说，不对牛爱河说，单对牛爱国说；但说的也是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从来没说过现在。过去听她说过去不说现在以为现在无话可说，谁知现在有事她就是不说。原以为说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两人只是围着火盆聊天，谁知曹青娥说这些话时，是在病中。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终于说完了，她就干脆没话了。牛爱国在沧州给家里打电话时，他与曹青娥在电话里已无话可说；当时牛爱国以为是当面说话和电话里不一样，回来听说曹青娥躺倒一个月，没让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告诉牛爱国；他们三人仍以为是曹青娥心疼牛爱国，现在牛爱国明白，除了心疼，不过是对牛爱国更加失望和无奈罢了。牛爱国突然又明白，曹青娥对他说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不对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说，并不是觉得跟他比跟其他人说得来，而是他遇到的麻烦比其他人更多，借此安慰他罢了。去年牛爱国因为庞丽娜出了事，对沁源伤了心，离开沁源前去看曹青娥，曹青娥知道事情的原委，但没对牛爱国挑破；现在曹青娥不会说话了，牛爱国像去年妈对他一样，他也没将妈的心思，对哥牛爱江和姐牛爱香挑破。三人吃饭的饭馆在医院门口，饭馆的老板是个胖老头，已对病和病人见怪不怪；见兄妹三人愁眉不展，知亲人得的是大病；胖老头也是爱说话，给他们上饭时安慰他们：

“啥事想明白了，也就不忧愁了。”

如是过去，牛爱国觉得饭馆老板说得对，现在却觉得他说错了。事情想不明白，人的忧愁还少些；事情想明白了，反倒更加忧愁了。三人叫的饭是羊肉汤和烧饼，牛爱江、牛爱香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牛爱国从沧州到沁源，在路上奔波三天，也是三天来没顾上正经吃饭，现在吃起沁源饭，竟觉得格外香，大口小口，将五个烧饼吃完，又将一海碗羊肉汤喝光了。吃得满身大汗。这时想起来，妈曹青娥昏迷在床，一个月吃不下饭，他竟觉得饭香，一口气吃了五个烧饼，喝了一海碗羊肉汤，不禁捧着空碗，掉下泪来。饭馆的胖老头来收碗，又安慰牛爱国：

“啥事总有个了。看长点儿，心就宽了。”

牛爱国又觉得他说错了。啥事看近点儿，事情倒能想开；看得长，心就更宽不了了。他没理会胖老头，没头没脑地对牛爱江和牛爱香说：

“妈其实不傻，妈做得是对的。”

倒把牛爱江、牛爱香说愣了，也把饭馆的胖老头说愣了。

这天傍晚，曹青娥从昏迷中醒了过来。醒来后看看四周，便想说话。但张张嘴，说不出话；再张张嘴，还是说不出话；这才想起自己不会说话了。牛爱江、牛爱国、牛爱香、牛爱河围拢上来，曹青娥的嘴还在空张，兄妹四人从她的口型，也分辨不出她要说什么。曹青娥有些发急，脸涨得通红，又用手画了一个方块，接着指头在空中画；众人还是不解。牛爱香突然想起什么，拿过来一张纸，一杆笔，曹青娥点点头。牛爱香用一本杂志垫着纸，曹青娥哆哆嗦嗦用笔在纸上写了两个字：

回家

大家面面相觑。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怎么能回家呢？回家就是等死。大家以为她烧昏了，牛爱国：

“妈，没事，大夫说了，能看好。”

曹青娥摇摇头，表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牛爱江：

“是不是心疼钱呀？有我们四个呢。”

曹青娥摇摇头。牛爱香：

“是不是心疼我们四个呀？我们四个轮着值班，累不着。”

曹青娥摇摇头。牛爱河干脆说：

“你没病时，啥事都得听你的；现在有病了，啥事不能再由着你。”

曹青娥知道这理讲不清了，脸歪向墙，不说话了，接着又昏迷过去。夜里牛爱国一个人留下值班，看曹青娥一直在昏睡，牛爱国也是从沧州到沁源奔波三天，有些累了，也趴在曹青娥床头睡着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在医院病房，妈曹青娥也没生病，时光也不是现在，是十几年前，自己还在部队当兵的时候。那时他才十八九岁，在世上还没有这么多牵挂，脸蛋红扑扑的，没有皱纹。夜里正在睡觉，军号响了，全连紧急集合。一开始是全连集合，接着是全营集合，接着是全团集合，接着是全师集合，接着是全军集合。一个军好几万人，集结到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开始次第走方阵。士兵们全副武装，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踢着整齐的正步，“嚓”、“嚓”、“嚓”、“嚓”，嘴里喊着口令，抑扬顿挫地往前走。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队伍前看一条线，后看一条线，左看一条线，右看一条线。太阳出来了，映在刺刀上，枪刺射出的光芒，也横竖成线。队伍踢踏出的烟尘，遮蔽了半边天。也不知这正步走给谁看。只是觉得，这么多人在一起，大家青春在身，枪在手，齐心协力往前走，看谁拦得住？战友杜青海，就走在牛爱国的身边。牛爱国还感到奇怪，他们本不在一个连队，怎么走到一起来了？他看着杜青海笑，杜青海也看着他笑。突然，杜青海刺刀一歪，刺到了牛爱国胳膊上，牛爱国“哎哟”一声，醒了过来。这时发现自己仍在医院病房。牛爱国不禁一阵感慨，短短十几年过去，自己人已经老了；人没老，心却老了。病房里的灯光有些昏暗；半夜起风了，窗户没有关严，电灯泡在屋里随风摇晃。接着发现妈曹青娥从昏睡中又醒了过来，正在用手掐牛爱国的胳膊。原来刚才梦中不是刺刀刺着了自己，而是曹青娥在掐他。牛爱国兄妹四人小的时候，曹青娥爱发火，发火时不打他们，掐他们，掐到哪里算哪里。牛爱国以为曹青娥身体疼，用掐他来解疼；又发现曹青娥嘴在张，似要说话。牛爱国：

“你要说啥？”

突然想起曹青娥不会说话了，忙又拿来纸和笔。曹青娥哆嗦着手，在纸上写了两个字：

百慧

百慧是牛爱国的女儿，今年七岁了。百慧自小与牛爱国不亲，与庞丽娜不亲，她从小由奶奶曹青娥带大，与曹青娥亲。百慧爱吃豆，过去大家在一起喝杂拌粥，牛爱国、庞丽娜碗底剩下豆子，拨给百慧，百慧不吃；曹青娥拨给百慧，百慧就吃；她不吃牛爱国和庞丽娜的嘴巴子，奶奶曹青娥剩下的嘴巴子，她却不嫌。从百慧四岁起，曹青娥就教她识字；将字写到一张小黑板上，让百慧去认；几年下来，也学会几百个字。百慧和曹青娥也时常拌嘴。吵得急了，曹青娥喊：

“百慧，别跟我吵了，再吵我掐你。”

或喊：

“我跟人吵了一辈子架，我捏住半张嘴，也能说过你。”

百慧也不怕她，“咯咯”笑了。牛爱国三十五岁之后，曹青娥在火盆旁与牛爱国说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百慧在火盆旁转圈跑。跑乏了，不找牛爱国，钻到曹青娥怀里，勾着她脖子睡去。那时牛爱国和庞丽娜各忙各的，觉得把百慧交给曹青娥放心，没想到曹青娥带百慧时，身体正有病。现在曹青娥写“百慧”二字，牛爱国突然明白她昨天下午写“回家”的意思，原来是对百慧放心不下。牛爱国：

“百慧由大嫂在家带着，放心吧。”

曹青娥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牛爱国：

“是想让她来吗？”

曹青娥点点头。牛爱国：

“明天一早就把她接过来。”

第二天一早，牛爱国让弟弟牛爱河，把百慧接到县城医院。百慧来到病房，曹青娥又在昏迷。牛爱河送完百慧，又忙活别的去了。待曹青娥醒来，见到百慧，拉住百慧的手，指指自己的嘴，又指指百慧的嘴，又看牛爱国。牛爱国这才明白曹青娥的意思，原来她叫百慧来，不是对百慧不放心，是想让百慧替她说话。曹青娥又比画纸和笔，牛爱国拿来纸和笔，曹青娥的手有气无力，写出的字歪歪扭扭，先写了一个“娘”，又写了一个“死”，累出一头汗。牛爱国问百慧：

“知道你奶想说啥吗？”

百慧摇摇头。曹青娥又开始着急，脸涨得通红。牛爱国以为曹青娥是说她自己要死了，忙说：

“病不重，能看好。”

曹青娥摇摇头，表示不是这意思。百慧突然说：

“是想让我说你对我说过的话吗？”

曹青娥点点头。牛爱国问百慧：

“你奶在家都对你说啥了？”

百慧：

“说得多了，天天夜里都说。”

牛爱国这时才明白，自己去沧州之后，曹青娥开始跟百慧说话。想来跟百慧说话，也是身边无人说话，才对一个孩子说。

百慧：

“奶，是让说你娘死的那一段吗？”

曹青娥大大点头，眼中涌出了泪。曹青娥的娘就是襄垣县温家庄赶大车的老曹的老婆。她死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曹青娥跟牛爱国说的是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情，跟百慧说的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曹青娥她爹老曹一辈子不爱说话，为人和气，曹青娥打小跟爹亲；曹青娥出嫁之后，心里有什么话，仍跟爹说，不跟娘说。但爹七十岁之后，变得唠叨，小心眼，爱生气；遇事爱做主，又做不到正地方。老曹死时，曹青娥没怎么伤心；死后，也没特别想他。该想的，老曹生前后五年都用光了。曹青娥她娘也就是老曹的老婆，年轻时爱说话，在家里做了一辈子主，动不动就急，跟老曹吵了一辈子架，也跟曹青娥吵了半

辈子架。但老曹老婆七十岁之后，突然不跟人吵了，也不做主了，对一切都撒手不管；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人说什么她都应承，一切都无可无不可。一个跟人吵了一辈子架的人，到了晚年，笑眯眯的。老太太个头又高，拄根拐杖，弯着腰与人说话，显得越发慈眉善目。老曹死后，曹青娥从沁源县牛家庄到襄垣县温家庄看娘，两个吵了半辈子架的人，开始相互说得着。两人说得着，就有说不完的话。正因为过去说不着，现在更说得着。曹青娥不管住三天，住五天，或住十天，两人每天说话都到半夜。两人什么都说。说老曹老婆做姑娘时的事，也说曹青娥现在孩子的事；说自家的事，也说别人家的事。说的是什么过后也忘了，记得的就是一个说。说着说着困了，要睡了，老曹老婆：

“妮，咱再说点儿别的。”

曹青娥：

“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

或曹青娥：“娘，咱再说点儿别的。”

老曹老婆：“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儿别的。”

住够三天，五天，或十天，曹青娥要从襄垣县温家庄回沁源县牛家庄，两人五更起床，共同做饭，吃饭，拿上干粮，老曹老婆送曹青娥去镇上坐长途汽车。两人路上边走边说，或走一阵，干脆坐在路边说一阵；走一阵，又坐在路边说一阵。走着说着，到了镇上汽车站，已是中午。两人吃过干粮，又坐在汽车站槐树下说。来了一班车，曹青娥不上；又来了一班车，曹青娥还不上。这时老曹老婆说：

“当初把你嫁到襄垣县觉得远，现在幸亏远。”

曹青娥：“为啥？”

老曹老婆：“因为远，我才能送你。”

又说：“知道见你不容易，才想起这么多话。”

直到最后一班长途汽车要发车了，曹青娥才上了车。从车上往下看，空空荡荡的汽车站里，就剩下娘一个人，拄着拐杖，嘴在张着，曹青娥不禁流下了泪。

老曹老婆临死前一个月，腿开始浮肿，一个月下不了床。曹青娥从沁源县牛家庄到襄垣县温家庄，陪娘住了一个月。老曹老婆躺在床上，曹青娥坐在床边，两人一个月说的话，顶人一辈子说的话。娘临死前一天，两人还说。说着说着老曹老婆昏迷过去，曹青娥喊：

“娘，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

老曹老婆又醒过来，两人再说。说着说着老曹老婆又昏迷过去，曹青娥又喊。如此五次，老曹老婆又一次醒来，对曹青娥说：

“妮，下次我再走的时候，就别再喊我了。娘一个月走不动道，身子是太沉了。刚才到了梦里，我走呀走呀，走到一个河边，腿突然就轻了。河边有花有草，我说，好长时间没洗脸了，蹲这河边洗把脸吧。刚要洗脸，听到你喊我，就又回来了；一回来，又躺在这病床上。妮，下次娘走的时候，就不要再喊娘了；不是娘心狠，不是娘没话跟你说，实在是受不了了……”

下次老曹老婆昏迷的时候，曹青娥就没有再喊娘。

百慧说完曹青娥给她讲的这段事，并不解其意，看牛爱国。牛爱国一开始也不解其意，看现在躺在病床上的曹青娥。曹青娥看牛爱国不解，又摇头急了，脸涨得通红，手哆嗦着拍拍病床，指指门外。牛爱国突然明白了，说：“妈，咱不住院了，咱现在就回家。”

曹青娥终于点点头，但又急出一身汗。牛爱国这时觉得他跟妈之间，没有妈跟她妈之间心近。比牛爱国与他妈心更远的，是牛爱江、牛爱香和牛爱河。他们下午来到医院病房，一听说让曹青娥出院回牛家庄，三人都急了。牛爱江指着牛爱国：

“妈有病，你不让治，你还是人吗？”

牛爱香对曹青娥说：

“妈，你都病成这样了，就别心疼我们了。”

牛爱河指着牛爱国：“不能听妈的，也不能听你的。”

曹青娥又急，急得脸涨得通红。牛爱国对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一时也解释不清。解释不清不是事情不好解释，而是事情之中藏着的曲里拐弯的道理，一时无法说清楚。他如何从妈不单是心疼他们，而是对他们的失望和无奈说起，又说到妈给百慧讲的故事，百慧又给他讲的故事，这些来龙去脉呢？曹青娥会说话的时候，她有话不跟他们说，跟牛爱国说；后来也不跟牛爱国说，跟百慧说；想来也是觉得跟他们说也白说，或不想说；现在牛爱国觉得自己说也白说，也不想说，就说：

“妈都不会说话了，咱就听她一回吧。”

又说：“有啥事，我担着。”

又说：“大不了是个死，算我杀了她，行了吧？”

倒把牛爱江、牛爱香和牛爱河给镇住了。当天下午，曹青娥身上的管子全拔掉了，大家把她从县城医院拉回牛家庄。回到牛家庄，曹青娥先是一阵兴奋，后又昏迷过去。待到醒来，已是第二天黎明。这时不但嘴不会说话，躺在床上，四肢动起来也开始费劲。牛爱国知道曹青娥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想死在家里。但曹青娥醒来之后，眼睛似在寻找什么；牛爱国突然又明白，她不仅想死在家里，还想在家里寻找什么。牛爱国以为她在找人，忙让牛爱江、牛爱香、牛爱河将家里正睡的人全喊起来。牛爱江的老婆和孩子，牛爱河的老婆和孩子，加上百慧等祖孙三代，十几口子，围在曹青娥床前。牛爱国：

“妈，人都到齐了，你是要说啥吗？”

突然又想起曹青娥已不会说话，也就是看看大家。但曹青娥摇摇头，意思不是要说啥，也不是要看大家；看大家不明白她的意思，又有些急，脸涨得通红；牛爱国忙又拿过来纸和笔，但曹青娥的手，已无力握笔；想吃力地抬起胳膊，但也抬不起来；牛爱国扶住她的胳膊，顺着她的劲儿走，她的手向床头挨去，终于敲了敲床头。但大家不明白她敲床的意思。不但大家不明白，这回连百慧也不明白了。曹青娥也是干着急。干着急一阵，又昏迷过去。昏迷一天，醒了过来，突然又能说话了。大家见她能说话，都围拢上来。但她已顾不上和大家说话，先呼了一声“天呀”，又喊了一声“爹呀”；在“爹呀”、“爹呀”的喊声中，突然断了气。曹青娥死后，大家将她移到棺木里，整理她的床铺，发现她床铺下边，藏着一把手电。百慧突然说：

“我知道俺奶为啥敲床了。”

牛爱国：

“啥？”

百慧：

“她说过，她小时候怕黑，肯定想带一把手电。”

牛爱国也明白了，妈曹青娥临走的时候，想带走一把手电，路上好照亮；临死时喊“爹”，或打着手电好找爹。妈曹青娥养了四个儿女，最终能猜出她心思的，竟是七岁的百慧。牛爱国赶紧买了两把新手电，又买了十来节电池，放到曹青娥棺木里。曹青娥一死，家里突然安静下来。牛爱国想不起干啥，也想不起哭。当天夜里，牛爱国与百慧，睡在过去曹青娥和百慧睡的床上。牛爱国思前想后，半夜没有睡着。妈右边半扇牙坏了六七年，直到她死，既没想起给她补，也没想起给她换俩新牙。牛爱国摸摸自己的牙，起身吸烟，找不着打火机或火柴。刚才还见打火机就在身边，现在横竖找不着。从外屋找到里屋，拉开抽屉，没找着打火机或火柴，却翻出一封从河南延津来的信。信皮已经发黄，信皮上写的收信人是曹青娥。看信皮上的邮戳，竟是八年前的日期。牛爱国打开信，是河南延津一个叫姜素荣的人写的。信中说，吴摩西的孙子，最近来了延津，想见曹青娥，让曹青娥去延津一趟，他有话要说。信中还说，吴摩西当年逃到了陕西咸阳，已死了十多年；吴摩西生前不让人回延津，他死后十多年，他的孙子头一回回来。牛爱国听曹青娥说过她小时候的事，一直以为与吴摩西一方断着音讯；谁知道八年之前一直断着音讯，八年后又有了音讯。当时来这封信时，全家人各忙各的，都没留意；牛爱国不明白的是，曹青娥当年收到这封信，为什么没去延津呢？后来与他说延津的事时，一次也没提起这封信呢？这时突然又明白，曹青娥临终之前敲床头的意思，不是百慧说的手电，而是指这封信。因外间的床是木的，里间的桌子也是木的。曹青娥在县城医院闹着回家，原来不为别的，就为找出这封信。平日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现在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牛爱国才明白妈临终前的一句话。曹青娥临终前在喊“爹”，原来不是喊襄垣县的爹爹老曹，而是多年前失散的爹爹吴摩西。但吴摩西也已经去世快二十年了。曹青娥找这封信是要干啥呢？接着牛爱国发现信的末尾，有延津姜素荣家的电话号码；牛爱国突然明白，妈曹青娥找这封信，或许是让给姜素荣打一个电话，让姜素荣来沁源一趟，她有话要说，或她有话要问。八年前不想说的话，临终前突然想说；八年前不想问的话，临终前突然想问。牛爱国明白后，冲到外间，抓起电话就打；但突然又想起妈曹青娥已经死了，再叫人来有啥用呢？又将电话放了回

去。曹青娥死后，牛爱国一天没想起哭，现在为没听懂曹青娥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或一个意思，扇了自己一嘴巴，接着落下泪来。

曹青娥死了，第二天一早，牛家在院子里搭起灵棚，亲戚朋友都来吊丧。牛爱江、牛爱国、牛爱河诸人，加上牛家亲门近枝的其他后辈，披麻戴孝，分跪在灵柩两侧陪灵。灵前放着曹青娥生前的照片，下边供着四荤四素，四个干果碟。吊丧的人一拨拨来，一拨拨走。来一拨人，烧一回纸，院子里涌出滚滚浓烟，像着了大火。来一拨人，牛爱国诸人伏在灵柩前哭几嗓子。一开始知道来者是谁，后来哭得脑涨，已不知来者是谁，去者又是谁；一开始能哭出声，后来哭得嗓子哑了，也就是干号。第三天中午，吊丧的人群中闪出一个人，在灵棚前行礼；牛爱国又伏在地上干号。那人行完礼，没往外走，而是钻到灵棚里，拍了拍牛爱国的肩膀。牛爱国仰脸一看，竟是在临汾鱼市卖鱼的同学李克智。曹青娥死后，牛爱国的其他同学也来吊丧，但他们都在近处；从临汾到沁源，有三百多里，这么远赶来吊丧，牛爱国没有想到。牛爱国站起身，拉住李克智的手，眼中涌出了泪。李克智：

“不是特意来的，正好回沁源办事，听说了。”

牛爱国攥住李克智的手，又摇了摇。李克智：

“我有话跟你说。”

牛爱国拉他钻出灵棚，来到堂屋，两人坐在牛爱国和百慧睡觉的床上。牛爱国以为李克智要安慰自己一番，谁知李克智说：

“知你正伤心，不知能不能说别的事。”

牛爱国哑着嗓子：

“妈死了，再哭也哭不回来，说吧。”

李克智：

“我去沁源县城，去找冯文修，才知道你们俩掰了。”

去年庞丽娜出事之后，因为十斤猪肉，牛爱国跟冯文修闹掰了；冯文修把牛爱国醉后的话，都当成一把把刀子，扎向了牛爱国，对别人说牛爱国是杀人犯；当时牛爱国杀冯文修的心都有了。如今一年过去，事情倒有些淡了。但淡归淡，并没有从心里过去。牛爱国：

“不要提他。”

李克智：

“可他听说婶去世了，心里也不好受；人不好来，让我捎来一份礼金，算个心意。”

接着掏出二百块钱。牛爱国却有些为难，不知该不该借他妈去世，与冯文修解开去年的疙瘩。李克智：

“冯文修说了，你们俩掰归掰，但婶还是婶，两回事。”

牛爱国本打算一辈子不再见冯文修，但听了这话，鼻子一酸，将钱接下。李克智说：

“但我说的不是这事。”

牛爱国：

“啥事？”

李克智：

“这话本不该我说，我也是受人之托。”

牛爱国：

“啥话？”

李克智看看牛爱国：

“庞丽娜前几天到临汾找过我，让我劝劝你。既然出了事，你俩也闹僵了，好也好不了了，事情也拖了

年把了，不行就分开算了；她别耽误你，你也别耽误她。”

牛爱国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不是说庞丽娜要分开，庞丽娜刚出事时，她就要分开；而是她去临汾找了李克智，让李克智来劝他。曹青娥死后，庞丽娜也来吊了丧。上午来的，下午走的。中午吃饭时，牛爱国与她迎面走过，两人也没说话。但牛爱国发现，她改了一个头型。过去是马尾松，现在烫了发。庞丽娜过去胖，出事时瘦了，一年过去，现在又胖了，脸蛋红扑扑的。牛爱国突然明白，庞丽娜一开始找的不是李克智，而是冯文修；通过冯文修，又去找李克智；以为牛爱国听李克智的。过去牛爱国听李克智的，庞丽娜没出事时，李克智曾让牛爱国不理庞丽娜，拖着庞丽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李克智又来劝牛爱国，让他改变主意；如是别人劝牛爱国，牛爱国可以理解；李克智来劝牛爱国，牛爱国反倒别扭起来。本来这事可以商量，现在反倒不想商量了。如是随意提起，这事可以商量；他们背后商量好了，又来找他，这事就不能商量了。牛爱国遇见庞丽娜，如她仍在憔悴，事情可以考虑；但她脸蛋红扑扑的，这事就不能考虑了。牛爱国：

“分开行呀，她去法院离婚呀。”

李克智：

“就怕你不同意呀，白闹一场，理都在你这头。”

又说：

“杀人不过头点地，事情总该有个了结。”

牛爱国不想在这事上再说下去，反问李克智：

“当初在临汾的时候，你是咋说的？让我死死拖住她；如今你又拐过弯回头说，让我跟她离婚，你不是拿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吗？”

一句话，倒把李克智干在那里。李克智叹口气又说：

“离婚的事咱先不提，百慧的事你咋想呢？”

牛爱国一愣：

“百慧还有啥事？”

李克智：

“过去婶活着的时候，百慧由她带着；婶现在死了，庞丽娜的意思，你一个男的，带不了百慧，她想把百慧接走。”

牛爱国这才明白，曹青娥死后，庞丽娜一步步都算计好了。如果是妈曹青娥死之前，百慧由谁带着可以商量，曹青娥死后，这件事反倒不能商量了。不能商量不单是说借这事惩罚庞丽娜，而是在妈曹青娥不会说话的时候，百慧替曹青娥说过话；虽然有的猜出来了，有的没有猜出来；但百慧肚子里，还藏着不少曹青娥对她说的话，牛爱国想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起往事，说的是六十年前、五十年前的事；对百慧说的，却是二十年前的事。过去觉得这些话就是些闲话，曹青娥对牛爱国说过去的事时，他只是听着；曹青娥对他说心里话，他不对曹青娥说心里话；现在曹青娥死了，他却觉得这些话重要。也不单为了这些话，而是庞丽娜想带百慧，利用了曹青娥死这件事，又让他生气；别的时候提这件事可以商量，曹青娥刚死就提反倒不能商量了。牛爱国：

“我不能把百慧交给她，她是一个破鞋，孩子跟着她，会是个啥名声？”

李克智：

“婶不在了，你常年在外边跑，哪里带得了百慧？”

牛爱国：

“从今儿起我不跑了，就待在沁源；就是跑，我也带着百慧。”

李克智：

“你这就成赌气了。”

牛爱国这时看着李克智，产生了怀疑：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你图个啥呢？”

李克智咂咂嘴，倒也实话实说：

“其实找我的不是庞丽娜，是庞丽娜她姐夫。”

庞丽娜的姐夫叫老尚，在沁源县城北街纱厂当采购员。李克智：

“我不想在临汾卖鱼了，我想回沁源贩纱。”

牛爱国终于明白了李克智劝他的初衷。但李克智还算老实人，能对牛爱国实话实说。说实话，就是朋友；但这事，不是朋友办的。这时又明白李克智过来吊丧，也不是赶巧遇上，是特意来的。没弄清事情的真相牛爱国还可商量，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牛爱国火了：

“李克智，念咱们是老同学，这事就别再提了，再提会出别的事。”

这结果是李克智没有想到的。李克智抖着手苦笑：

“你看你，一年多不见，你咋成了我，我咋成了你呢？”

九

曹青娥去世三个月，牛爱香结婚了。牛爱香年轻时在镇上卖酱油，后来在镇上卖杂货；后来嫌镇上闷，来到县城，在十字街头百货楼里租了一个摊位卖丝袜。丝袜卖了八年了。丝袜有长筒袜，也有短筒袜。除了卖丝袜，还卖丝裤。除了卖丝袜丝裤，也卖打火机、手电筒、钥匙链、指甲钳、手机套、保温杯等杂货。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小蒋的老婆赵欣婷，也在同一座百货楼卖皮鞋。赵欣婷的摊位在一楼，牛爱香的摊位在二楼。小蒋和庞丽娜没出事之前，牛爱香和赵欣婷见面说话；小蒋和庞丽娜出事之后，两人见面就不说话了。牛爱香二十年前谈恋爱时，喝过农药，落下歪脖和打嗝的毛病。打嗝打了二十年，去年学会了抽烟；每天吸烟，倒把打嗝的毛病给治住了。不过脖子还有些歪。正因为脖歪，走起路来，故意把脖子挺直，一晃一晃，像个肘头的鹅。

牛爱香找的丈夫叫宋解放。宋解放在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今年已经五十六岁，去年死了老婆。宋解放比牛爱香大十四岁。如宋解放没结过婚，两人相差十四岁不算多；但宋解放有过老婆，两个儿子都已娶妻生子，有儿孙辈顶着，就显得比牛爱香大许多。宋解放年轻时在四川当过兵，从四川复员后，就在沁源县城酒厂看大门，一直看了三十年。宋解放人瘦，但脸盘子大，国字型；脸大嘴也大，却不大说话。不大说话不是不爱说话，而是嘴笨，有话说不出来。一天遇到十件事，九件事能不说就不说，按照事情的理儿去做就是了；剩下一件事不是一个理儿，而是仨理儿，挑理儿的时候，不得不说；或者这件事不是做的事，干脆是说的事；这时宋解放就为难了。脸憋得通红，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第一句话往往是：

“从何说起呢？……”

或者：

“我心里明白……”

宋解放头一个老婆叫老朱，在县城北关卖火烧。除了卖火烧，也卖馒头、花卷、包子和肉夹馍。老朱是个胖子，鲶鱼嘴，能说会道；人一胖，说话声音就高；老朱脾气又暴，得理不让人，宋解放在家里做不了主。别人遇事做不得主会心里憋气，宋解放做不得主正中下怀，可以不用说话。家里大到要盖房子，两个儿子娶媳妇，小到家里要买个坛子腌鸭蛋，买啥样的坛子，鸭蛋腌多少个，全由老朱做主。有时老朱遇到一件事，实在拿不定主意，找宋解放商量，宋解放脸憋得通红：

“从何说起呢？……”

或者：

“老朱，你说呢？”

老朱就自己在那里想，码放事情；码放一段，又问宋解放；宋解放又说：

“老朱，你说呢？”

老朱又自己码放。几个“你说呢”下来，事情虽然码放清楚了，老朱也急了：

“我前世造的什么孽，摊上这么个无用的东西。”

或者：

“我一辈子不是跟你过，是跟我自己过。”

宋解放笑笑，也不说什么，该干啥干啥。宋解放虽然不会说话，但一个人在酒厂看大门时，嘴里爱哼小曲儿。宋解放以为这种不操心的日子会过一辈子，没想到两个儿子娶了媳妇之后，世界发生了变化。老朱以为自己在家里会做一辈子主，谁知两个儿媳先后进门之后，皆不像宋解放，像老朱，嘴皆能说。三个能说的人在一起，遇到事情，没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说呢”，皆是“我说”该怎么样。一年不到，大儿媳跟二儿媳不说话，两个儿媳皆跟老朱不说话。老朱在家里做了半辈子主，突然无处说话，说话也无人听，老朱气病了。老朱在沁源县城北关公路旁搭了一间棚子，在这里卖了一辈子火烧；看老朱病了，两个儿媳自作主张，要替老朱做生意。为争这个棚子，两人又打了起来。二儿媳把大儿媳的鼻梁打折了，大儿媳咬下二儿媳半只耳朵。从北关打到家里，两个儿子也上了手。这边架还没打完，老朱在屋里上了吊。等老宋发现的时候，老朱的舌头已经吐了出来。从房梁上卸下来的时候，嘴里还有气；送到医院抢救，已经咽气了。老朱死后，宋解放张着大嘴哭了一场；丧事过去，仍去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只

是从此不再哼小曲儿了。人劝他：

“老宋，想开点儿，老朱挟制了你一辈子，她死了，你也解放了。”

宋解放憋了半天，叹了口气：

“从何说起呢？……”

牛爱香没嫁宋解放之前，牛爱国就认识宋解放。妈曹青娥去世之后，牛爱国为了带女儿百慧，不再去沧州或别的地方，就留在沁源；因百慧该上学了，为了让百慧在城里上学，牛爱国把百慧接到县城，住在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牛爱国将过去的卡车修好，清早送百慧去上学，然后将卡车开到车站，等着拉些零活。但他只拉白天，不拉晚上；晚上他还要去学校接百慧，回到家给百慧做饭，张罗百慧睡觉。百慧倒说牛爱国做的饭，比曹青娥做的饭好吃；最爱吃牛爱国做的鱼。牛爱国有时也去县城东街酒厂给人拉酒，在酒厂门口常常碰到宋解放。过去就觉得他是个宋解放，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的姐夫。

牛爱香和宋解放的婚事，是牛爱香的中学同学胡美丽撮合的。胡美丽在县城南街当裁缝。宋解放是胡美丽的表哥。牛爱香与宋解放头一回见面，就在胡美丽家。这天宋解放先到，胡美丽对宋解放说：

“哥，今天是谈对象，你不要再说‘从何说起’和‘我心里明白’了。”

宋解放脸憋得通红：

“我心里明白。”

待牛爱香来了，牛爱香还没说话，宋解放“忽”地站起来，像三十多年前当兵时一样，“啪”地一个立正，仰着脸说：

“我叫宋解放，今年五十六岁，在县城东街酒厂看大门，上无父母，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两个小孙女，我说完了，该你了。”

牛爱香和胡美丽一愣，接着两人弯腰笑起来，牛爱香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事后牛爱香说，几十年了，没笑得这么痛快过。两个月后，牛爱香决定和宋解放结婚。听说姐要和宋解放结婚，牛爱国倒有些吃惊。牛爱香结婚的前五天是清明节，牛爱香和牛爱国结伴回牛家庄给曹青娥扫墓。路上两人没说什么。回到牛家庄，白天与牛爱江、牛爱河去坟上扫墓，大家也没说什么。晚上吃过饭，牛爱香没跟大哥牛爱江说什么，没跟三弟牛爱河说什么，单把牛爱国叫到院后沁河边，要说自己的婚事。河边有几百棵大柳树，月牙挂在西边天上。姐弟俩肩并肩坐在河边。河水在他们脚下静静流着。妈曹青娥活着的时候，曾对牛爱国说，当年她和爸牛书道的婚事，就是五十多年前她爹老曹，她爹的朋友、牛家庄的老韩，襄垣县温家庄做酒的小温，在这河边商议的。牛爱国小的时候，爸不亲他，亲大哥牛爱江；妈也不亲他，亲弟弟牛爱河；剩下牛爱国没人亲，姐牛爱香比他大八岁，姐亲他。他从小是拉着姐的衣襟长大的。长大之后，他有心里话不跟爸妈说，跟姐说。当年他去当兵，就是跟姐商量的。后来各自又大了，各人有各自的事，在一起说心里话就少了。现在姐要结婚了，姐像换了一个人，或像回到了前些年，有话要跟牛爱国说。牛爱香：

“姐要结婚了，心里乱得很。”

牛爱国没有说话。牛爱香：

“爸妈都死了，没人商量。”

牛爱国没有说话。牛爱香：

“真不想嫁给他。”

牛爱国：

“嫌老宋岁数大？”

牛爱香叹口气：

“姐也这把年龄了，还能找着年轻的吗？”

牛爱国：

“嫌老宋憨，不会说话？”

牛爱香：

“也不主要。”

牛爱国：

“嫌他长得难看，是国字脸？”

牛爱国知道姐在世上最讨厌国字脸的人。二十多年前，牛爱香谈的第一个对象，那个邮递员小张，就是国字脸。宋解放不但是国字脸，皮还糙。牛爱香摇摇头：

“我现在已经不烦国字脸了。”

又感叹：

“姐已经老了。”

牛爱国看姐，姐确实老了，眼角堆满了皱纹，脸上的肉往下嘟噜着；这些年一个人过的，虽是一中年妇女，却已露出老相；姐在别人面前挺脖子，在牛爱国面前不挺脖子，头歪在肩膀上。牛爱国心里一酸，这些年他光顾应付自己的糟心事了，从来没有关心过姐。牛爱国说：

“姐，你不老，你挺漂亮的。”

牛爱香拉着牛爱国的手：

“给你说实话，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姐都四十二了，整天一个人，憋死我了。”

又说：

“就老宋那岁数，那德性，全县城都知道，我也不在乎了，我就怕我找了老宋，你们笑话我。”

牛爱国：

“姐，你情况再坏，坏不过我，我戴着绿帽子，也活了七八年。姐，你笑话我吗？”

牛爱香摇摇头。牛爱国对姐跟宋解放结婚，也有些担心；但他担心的跟姐不一样，他担心的不是别人笑话，也不是宋解放，而是宋解放的两个儿媳。她俩已经逼死过宋解放的老婆。他担心姐嫁过去，会受委屈。但他没跟姐说这些，说：

“姐，你跟老宋结婚吧，我们不笑话你。”

牛爱香：

“我恨死二十年前那个送信的了，他害了我一辈子。”

接着眼中涌出了泪，把头歪在牛爱国肩上。这话牛爱国听起来有些耳熟。突然想起，前年庞丽娜出事时，本来是与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出的事，最后咬牙恨的，却是马小柱。在牛爱国之前，庞丽娜与马小柱谈过恋爱；后来马小柱去北京上大学，把她给甩了。牛爱国当时正在气头上，没理庞丽娜；现在听姐又说这种话，他也没言语。姐弟俩看着河对岸黑黢黢的群山，山后边还是山；姐靠在牛爱国肩头睡着了。

牛爱香嫁给宋解放之后，牛爱国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宋解放的两个儿媳逼死了宋解放头一个老婆，但没有逼着牛爱香。没有逼着牛爱香并不是牛爱香与她们处得好，或她们不逼牛爱香，或牛爱香反过头逼着了她们，而是牛爱香还没与她们打交道，就与她们一刀两断。跟她们不是“从何说起”，不是“你说呢”，也不是“我说”，而是干脆不说。结婚第二天，牛爱香就逼宋解放与两个儿子断绝来往。宋解放吃了一惊，说：

“无缘无故，父子就断了来往，从何说起呢？”

牛爱香：

“怎么无缘无故？他们的媳妇都是杀人犯。”

宋解放明白了牛爱香的意思，还有些犹豫：

“总得等个茬口吧？”

牛爱香：

“你等得，我等不得；要么你跟他们断了来往，要么你还跟他们过，我们去法院离婚。”

宋解放哭笑不得：

“刚结婚一天……”

又说：

“你刚进门就跟他们断了来往，人家不说我，也会说你。”

牛爱香：

“我不怕担这个恶名。现在断了来往，恶名还小；等闹出事来，恶名就大了。”

这时宋解放觉出牛爱香的厉害。甚至比第一个老婆老朱还厉害。老朱遇到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还跟宋解放商量；虽然商量也是白商量，最后还是老朱做主，但起码有个商量的过程；现在牛爱香商量也不商量，一个人作出决定，让宋解放去执行，宋解放一下回不过神来。但牛爱香说得出就做得出，看宋解放在那里犹豫，从抽屉拿出结婚证，穿上外套，就拉宋解放去法院离婚。宋解放抖着手：

“真是从何说起呢……”

因害怕离婚，只好与两个儿子家断了来往。说是断了来往，其实没断，只是来往时不让牛爱香知道。牛爱香也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但牛爱香与老宋儿子两家，彻底断了来往。这时牛爱国也觉出姐的厉害。遇到大事，姐比牛爱国有主张；事情从根上起，就掰了要出的横杈。如自己像姐，也不至于混到今天这种地步。宋解放比牛爱香大十四岁，但从结婚第一天起，牛爱香支使起宋解放，像支使一个孩子。牛爱香做姑娘时手脚勤快，嫁了宋解放，开始横草不拈，竖草不拿。宋解放在家里啥活都干，给牛爱香洗衣服，擦皮鞋，做饭。饭做得不好吃，牛爱香还摔碗。就像前几年庞丽娜没出事时，牛爱国求着庞丽娜，给庞丽娜做鱼的时候。宋解放与牛爱国的区别是，当时牛爱国是不得已而为之，宋解放干起这些，却干得心甘情愿。牛爱香嫁宋解放一个月，明显胖了，脸也滋润许多，甚至脖子也显不出歪了。两人在家里，宋解放说话之前，先看牛爱香的脸色；牛爱香说话，脸不对着宋解放，对着墙。一次牛爱香、宋解放、牛爱国三人结伴回牛家庄。牛爱国骑一辆自行车，宋解放骑一辆自行车，载着牛爱香。从县城出发时天气还好，走到半路下起了小雨。宋解放和牛爱香都穿着夹克，牛爱国出门时只穿了一件背心，凉风一吹，打了一个冷战。牛爱香对宋解放说：

“老宋，把你的夹克脱下来，让爱国穿上。”

宋解放二话没说，当即停下车，脱自己的夹克。牛爱国虽没穿这夹克，但觉得宋解放这人厚道。厚道不是说他脱夹克给牛爱国穿，而是脱这夹克时，毫无怨色。牛爱国再到县城东街酒厂拉酒，就觉得现在的宋解放，不是以前的宋解放。有时两人在一起喝酒，也说心里话。一次两人说到各自的不如意，牛爱国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是没娶到一个好老婆；宋解放说他一生最大的不如意，是在酒厂看了三十多年大门。牛爱国吃了一惊：

“看大门不挺好？整天坐着，清静。”

宋解放摇头：

“其实我这人喜动不喜静。”

这一点牛爱国倒没看出来。牛爱国：

“那你喜欢干啥？”

宋解放：

“到邮电局当邮递员，骑着摩托，一天跑个百十里。‘牛爱国，拿图章，加急电报。’”

牛爱国笑了，觉出宋解放的可爱。当年牛爱香找的第一个对象小张，倒在邮局当邮递员，也是国字脸。渐渐，不但牛爱国喜欢宋解放，牛爱国的女儿百慧，也开始喜欢宋解放。过去牛爱国出车，下午不敢晚回，惦着六点去学校接百慧；现在有了宋解放，牛爱国看天色将晚，便给宋解放打个电话，宋解放便替他去学校接百慧。这天牛爱国出城拉货，回来的路上，卡车坏了。牛爱国看看表，已是下午五点，便给

宋解放打了个电话。但打过电话，车很快又修好了，六点钟又赶回县城，牛爱国又去学校接百慧。这天百慧跳绳时崴了脚，牛爱国远远看见，宋解放背着百慧，两人边走边说；说着说着，两人还“咯咯”笑了。牛爱国也笑了。时间长了，百慧与牛爱国说不着，与牛爱香说不着，与宋解放说得着。礼拜六礼拜天，百慧做完作业，还去东街酒厂找宋解放。宋解放在大人面前不会说话，就会说“从何说起”和“我心里知道”，但在百慧面前，变得能说会道。能说会道不是跟别人比，是跟他自己比。宋解放爱对百慧说沁源之外的事情。除了说他三十多年前在四川当过兵，还说回沁源之后，也去过其他很多地方。说他去过太原，去过西安，去过上海，还去过北京。其实他除了四川，哪里也没去过；但他看电视时，记住了太原、西安、上海和北京的主要地名，接着按沁源县城的布局，重新安排了太原、西安、上海和北京的大街小巷；说起太原、西安、上海或北京，也头头是道。说完这些，还露出不大在意的神色。百慧叫宋解放“老姑父”，听宋解放说过太原问：

“老姑父，你把太原逛遍了，太原到底咋样呀？”

宋解放：

“就那样，都是人，没劲。”

百慧听完西安问：

“老姑父，西安咋样呀？”

宋解放：

“跟太原差不多，没劲。”

百慧：

“老姑父，北京咋样呀？”

宋解放：

“都没劲。”

这时往往叹息一声：

“就是再没劲，也比咱沁源强啊。”

又说：

“百慧，你长大去上海，到黄浦江开轮船，到时候我去看你。”

一次牛爱国与牛爱香在一起说话，牛爱国：

“姐，我觉得你对姐夫不好；其实，老宋这人挺好的。”

牛爱香：

“哪儿好？”

牛爱国：

“一百个人里，挑不出来一个，从来没有坏心眼。”

牛爱香叹口气：

“那不就是傻吗？我想找个说话的，可结婚之后，一天到晚，跟他一句说不来。”

又说：

“没嫁他之前，我见他就笑；自嫁了他，我一次也没笑过。”

一次牛爱国与宋解放在一起说话，宋解放倒说：

“老弟，我跟你姐结婚，算结值了。”

牛爱国：

“我姐除了脾气不好，啥事心里都明白。”

宋解放：

“我说的不是你姐。”

牛爱国：

“那是谁呀？”

宋解放：

“是百慧。过去我不会说话，自从有了百慧，我变得会说话了。”

牛爱国倒哭笑不得。

这年八月，天气正热，庞丽娜又出了事，又跟人跑了。但这次不是跟县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而是跟庞丽娜的姐夫老尚。老尚在县城北街纱厂当采购员。当年庞丽娜去纱厂当挡车工，就是老尚安排的。后来庞丽娜不当挡车工了，当仓库保管员，也是老尚安排的。众人皆知道庞丽娜与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好，不知道她与自己的姐夫老尚也好。不但牛爱国不知道，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她与小蒋好时，就与老尚好；还是她与小蒋断后，又与老尚好上了。牛爱国明白了妈曹青娥死时，为啥庞丽娜的姐夫老尚，跑到临汾去找李克智，又让李克智到沁源牛家庄，劝牛爱国离婚。也明白了庞丽娜头一回出事时，瘦了许多；再见到庞丽娜时，她又胖了，脸蛋红扑扑的。庞丽娜已经跟小蒋跑过一次，这次又跟老尚跑，牛爱国虽心里一惊，但不像上次她跟小蒋跑那么伤心。两人虽无离婚，跟人跑的还是自己的老婆；但两人没离婚不怪庞丽娜，怪牛爱国；庞丽娜要离婚，牛爱国不同意；牛爱国不离婚是为了拖住她，治她；现在看并无治住她，反倒物极必反，让她又跟人跑了。由于心里已经不把庞丽娜当老婆，庞丽娜跟老尚跑了，牛爱国没太放在心上，但庞丽娜的姐姐庞丽琴疯了。庞丽琴和牛爱香一起在镇上卖过杂货，当年牛爱国和庞丽娜谈恋爱，就是她们俩撮合的。庞丽琴疯了她首先不怪自己的妹妹和丈夫，也是他们跑了无处怪，风风火火来找牛爱国。进了牛爱国家，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哭了：

“都怪你，看不住自己的老婆。”

又哭：

“多不是东西，亲姐妹呀。”

又哭：

“多不是东西，搞自己老婆的妹妹。”

又哭：

“搞还不算，两人还跑了。”

又哭：

“我说呢，我不在的时候，他俩在家里说说笑笑；我一回去，屋里就静了下来。”

又哭：

“我听人说，他们就在纱厂的仓库里搞，花上都有血。”

又怪牛爱国：

“你眼瞎呀，也没发现。”

上次庞丽娜跟小蒋跑时，小蒋的老婆赵欣婷就来找牛爱国闹，让牛爱国杀了他们，牛爱国就哭笑不得；这次庞丽娜跟老尚跑，老尚的老婆也来找牛爱国闹，牛爱国又哭笑不得。须知不是他让庞丽娜跟人跑的。庞丽娜虽然还是他老婆，但两人天天并不见面，如何看住她？接着又想，上次庞丽娜跟小蒋跑，和牛爱国没关系；这次庞丽娜跟老尚跑，也可能是牛爱国逼的。如牛爱国没去过沧州，没跟泊头“老李美食城”的章楚红好过，他只会怪庞丽娜和老尚；如今是过来人，明白庞丽娜和老尚在一起的时候，不定

怎么说得着呢；这才下决心共同离开沁源，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上次在沧州，章楚红让牛爱国带她跑，牛爱国答应了，事后又胆怯了；趁着妈曹青娥生病，逃回了沁源；从此再没给章楚红打过电话。论起两个人在一起好，不论是“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还是牛爱国，关键时候都闪了对方；唯有一个老尚，关键时候豁得出去，把亲人和熟地方都扔了，带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从心里首先不是怪老尚，而是佩服老尚。但他如何把这种心思告诉庞丽琴呢？如说出来，庞丽琴更疯了。庞丽琴手拍着桌子：

“牛爱国，你赔我丈夫，你赔我妹妹。”

牛爱国：

“咋个赔法？”

庞丽琴：

“找他们去呀。”

牛爱国又哭笑不得。事到如今，庞丽琴想找到庞丽娜和老尚，牛爱国却不想去找他们。庞丽娜连跑两回，倒在她和牛爱国的关系上，画了一个句号。就像一块伤疤，脱头一层皮的时候会疼，脱第二层皮的时候，伤疤已经快好了。如果现在庞丽娜来找牛爱国离婚，牛爱国马上就离。事情发展到最后，站出来作了结的不是牛爱国，而是庞丽娜；谁作了结谁担的责任大，牛爱国还感到自己有些赖。庞丽娜把事情做绝了，牛爱国心里也像卸了一块大石头。这事面上没有了结，心里已经了结了。他今后像现在一样，和百慧、姐牛爱香、姐夫宋解放共同生活就挺好。于是说：

“这种事情不能找，一找会出人命。”

庞丽琴：

“就是出人命，也让我出口恶气。”

但牛爱国不能为给别人出恶气，就去找庞丽娜和老尚；或为给别人出恶气，自己就去杀人。但出去找不找庞丽娜和老尚，不是牛爱国一个人说了算。不但庞丽琴觉得应该找，姐牛爱香和姐夫宋解放也觉得牛爱国应该找。庞丽琴跟牛爱国闹是白天，晚上，牛爱香和宋解放来找牛爱国。牛爱香对牛爱国说：

“事情出了，就不能搁在这儿，得找。”

牛爱国：

“这种破鞋，找她做甚？”

牛爱香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

“话不是这么说，找他们不是为了他们。”

牛爱国：

“为了谁？”

牛爱香：

“为了有个交代。”

牛爱国：

“给谁交代？”

宋解放在旁边比牛爱香还着急，双手比画着说：

“跑没啥，咱跑的人不对呀；小姨子跟姐夫跑了，整个沁源县都炸了。”

牛爱国倒没想到这一层。牛爱香叹口气：

“得找。如果离婚了，就不说了；没离，老婆跟人跑了，得有个响动。闷着头不做声，咱们都在沁源没法混了。”

牛爱国也叹了一口气，看来就是假找，也得出去找一番了。早知这样，还不如早离婚了。这时牛爱国想

起妈曹青娥活着的时候，给他讲她爹吴摩西的故事。当年曹青娥还叫巧玲的时候，她娘吴香香跟银匠老高跑了；吴摩西和巧玲去找吴香香和老高，就是假找。没想到七十年过去，自己也成了吴摩西。两个出门假找的人，一个是曹青娥的爹，一个是她的儿子。宋解放见要出去找人，倒劲头挺大，捋胳膊卷袖：

“你不要怕，如果需要，我跟你一块儿找去。”

牛爱香倒同意：

“两个人也好，路上有个商量。”

但牛爱国却不同意宋解放跟自己一块儿出去找庞丽娜和老尚。牛爱国知道宋解放一天到晚在酒厂看大门闷得慌，静而思动，想借这次找庞丽娜和老尚，出门跑一趟。虽为跑一趟，但他是直心眼，找人是真找，牛爱国是假找，两人在路上，便说不到一块儿去。路上无人商量还好，有个宋解放在身边，假找就无法掩饰。便说：

“就是去找，我还是带着百慧吧。那毕竟是她妈。”

牛爱国知道百慧与她妈不亲，两人路上倒能商量到一块儿去。庞丽娜跟人跑了，牛爱国说是不伤心，心里还一阵阵发痛；带上百慧，路上两人也好说话。就像七十年前，吴摩西带着巧玲，两人共同出去假找吴香香一样。因学校正放暑假，带百慧上路，倒也不耽误她的功课。牛爱国要带百慧，宋解放无法反对；张张嘴，又咽口唾沫闭上了。他在世上与百慧最说得着，没想到关键时候，他被百慧顶了窝。说罢这话，三人就开始准备行装。行装整理完，又商量庞丽娜和老尚会跑到何处去。三人往一块儿凑庞丽娜在外地的亲戚，老尚在外地的亲戚。等亲戚凑完，又觉得两人私奔，不会投靠亲戚；因庞丽娜的亲戚，就是庞丽琴的亲戚；老尚的亲戚，也都和庞丽琴有联系。又想着老尚是沁源纱厂的采购员，必在外地有许多朋友，又开始想他过去跑生意爱去哪些地方。这些地方大都集中在山西，如长治、临汾、太原、运城、大同等；外省河北有石家庄、保定等，陕西有渭南、铜川等，河南有洛阳、三门峡等，最远的是广州。最后决定，就去这些地方。一切商量妥当，已是夜里十二点；牛爱香和宋解放，又去庞丽琴家找老尚在外地的朋友的电话号码；牛爱国也上床睡下。但夜里五更天，百慧突然发起了高烧。第二天早上，烧没有退，温度反倒更高了。牛爱香和宋解放又赶来送电话号码，牛爱国指着床上的百慧说：

“只能等百慧病好了。”

牛爱香却不同意：

“找人就得抓紧，不然他们跑得更远了，争取能在山西抓住他们。”

牛爱国：

“那百慧咋办呢？”

牛爱香：

“有老宋呢，让老宋每天替你看着。”

宋解放看百慧病了，本想再替百慧与牛爱国上路；但牛爱香让他在家照看百慧，他就不敢再说上路的事。事情到这种地步，牛爱国再推托不得，只好背着一个提包出了门，上路假找庞丽娜和老尚。

十

因出门找人是假找，牛爱国就得想出一个可去的地方，在那里待上半个月到二十天，再回到沁源，说自己去了山西长治、临汾、太原、运城、大同，也去了河北石家庄、保定，去了陕西渭南、铜川，也去了河南洛阳、三门峡等，甚至去了广州；人跑了不找是牛爱国的事，找又没有找到，就不是牛爱国的事而是庞丽娜和老尚的事了；对庞丽琴、对姐牛爱香、对姐夫宋解放、对女儿百慧、对整个沁源县都有个交代。但坐上长途汽车往霍州去，他还没想出自己该去的地方。世上哪里都能去，就是不能去长治、临汾、太原、运城、大同、石家庄、保定、渭南、铜川、洛阳、三门峡这些地方，也不能去广州，生怕无意之中碰到庞丽娜和老尚；还得避开这些地方，投靠一个朋友，找一个自己能待下来的去处。也可以不投靠朋友，在霍州等近处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住上半月二十天，返回沁源，说自己满天下找了个遍。但老婆一次次跟人跑了，说是不在乎，心里还是在乎；想起来心里还是烦；不上路不烦，一上路越来越烦了；一个人憋在旅馆里，一憋半个月或二十天，非把自己憋疯不可；还是想找一个朋友，诉说一番；就是不诉说这事，说些别的，也能解一下自己的烦闷。待到投靠朋友，牛爱国又为了难，前几年还有几个可投奔的地方，如今可去的地方越来越少了。近处认识临汾卖鱼的李克智，但在曹青娥丧礼上，李克智劝过牛爱国离婚，牛爱国没给他面子，两人还说戗了，何况这事和那事也有牵连，临汾不能去。远处认识的有河北沧州做豆腐的崔立凡，但沧州边上就是泊头，泊头有章楚红在那里；几个月前，牛爱国刚从沧州逃出来，也不能去。另外还有河北平山县杜家店的战友杜青海可以投奔，但上次庞丽娜出事后，牛爱国曾去平山县杜家店找过杜青海；到了村头，心还是乱的，也没见杜青海，就在滹沱河畔坐了一夜；上次心乱，这次保不齐心还乱，也不想去。剩下可投奔的人，就是上次说去找没去找的山东乐陵卖大枣的战友曾志远。上次说去没去成，半路上落在沧州，也算牛爱国食言；在沧州待了一年，本想等在沧州立住脚，抽时间去乐陵看曾志远一趟，后来被他和章楚红的事绊住了脚，也没有去。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对不住人。按说已经对不住人，不该再找人家，也是实在无处可去，牛爱国坐长途汽车到霍州之后，又给曾志远打了个电话，想试探一下曾志远的口气。如曾志远仍邀牛爱国去乐陵，牛爱国就去乐陵待上一段；如曾志远心已冷了，牛爱国再作别的打算。但电话打通，接电话的不是曾志远，是曾志远的老婆，说曾志远不在乐陵，去外地卖枣去了。问何时回来，曾志远的老婆说或三天，或五天，或半个月，或一个月，一个人出门做生意，就说不准他的归期。牛爱国又给曾志远的手机打电话，找着了曾志远；原来曾志远在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曾志远接到牛爱国的电话，倒没冷淡，仍像上次一样热情，说他本来是去唐山卖枣，但生意连着生意，人连着人，又跟人到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接着问牛爱国：

“你在哪儿呢？”

牛爱国：

“还在山西老家呢。”

曾志远便认为自上次邀请牛爱国去乐陵到如今，牛爱国一直在山西老家待着，没有动窝。既然一直没有动窝，曾志远倒不像上次在电话那样，急于见到牛爱国：

“上次想跟你商量个事，急着见你，但这事现在过去了。等我回到山东，再给你打电话，你何时有空，也来乐陵转转。”

听这口气，曾志远一时三刻回不到山东。就是近些天能回到山东，也没有邀他马上见面的意思。似乎这面可见可不见。明显山东乐陵也去不成了。牛爱国放下电话还疑惑，也不知上次曾志远急着让牛爱国去山东，要跟牛爱国商量个啥事。牛爱国再一次到了左右为难和走投无路的地步。这时他突然想起五年前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认识工地的伙夫叫陈奎一。陈奎一是河南滑县人。两人皆因不爱说话，相互成了好朋友。陈奎一有心事，跟牛爱国说；牛爱国有心事，也跟陈奎一说。牛爱国本不会说话，但在陈奎一面前，算是会说的。陈奎一的心事，牛爱国剥肉剔骨，替他一层一层码放；牛爱国的心事，陈奎一却不会码放，只会问“你说呢？”几个“你说呢”下来，牛爱国也自己码放清楚了；像牛爱国和河北平山县的战友杜青海在部队的时候；无非一问一答，颠倒了过来。工地厨房有猪耳朵猪心的时候，陈奎一便去工地喊牛爱国；也不是喊，是使眼色；陈奎一使个眼色，说声“有情况”，牛爱国便跟他去厨房，两人头顶着头，共同吃一盘凉拌猪心猪耳朵，相互看着“嘿嘿”笑了。后来陈奎一和工地的经理也是他的小舅子闹翻了，闹翻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陈奎一买了半扇牛肉，因为价钱的高低，里面藏没藏猫腻，两人吵了起来；陈奎一一怒之下，离开长治，回了河南滑县。两人分别之后，还通过几回电话。陈奎一说他回了滑县以后，在县城“滑州大酒店”当厨子，工资挣得比在长治工地还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当时牛爱国还替他高兴，也算祸兮福焉。但分别时间长了，各忙各的，联系也就少了。庞丽娜头一回出事之后，牛爱国心烦意乱，去了沧州，基本上把陈奎一给忘了。现在突然想起陈奎一，便想给陈奎一打个电话；如陈奎一那里方便，他便去投奔陈奎一。但拿起电话，牛爱国忘了陈奎一的电话号码。从提包里掏出电话本，翻了半天，也没找到陈奎一的名字。看来五年前这号码记得太牢了，才没往本子上写；谁知五年后就忘记了。也是实在无地方可去，虽然事先没有联系，也不知这五年陈奎一的变化，他眼下是否

还在滑县，牛爱国还是决定去河南滑县找陈奎一一趟。能找着陈奎一算是幸运，找不着陈奎一也不损失啥，也算一个找，比漫无目的地在世界上乱转，在路上有个盼头。于是从霍州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倒火车到河南安阳，从安阳又坐长途汽车到了滑县。前后用了两天半。

长途汽车到了滑县已经是晚上。滑县县城的路灯全亮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街上人来人往，说的全是河南话；河南话虽跟山西话有区别，但两地靠得近，牛爱国都能听懂。牛爱国背着提包，向路人打听“滑州大酒店”，原来离汽车站并不远，转过两个街角，也就到了。原以为“滑州大酒店”是个小饭铺；如今大家做事，都爱起大名头；听着名头大，饭店不一定大；如河北泊头的“老李美食城”，说是美食城，也就三间屋子，七八张桌子；但转过第二个街角，一栋十几层的高楼，矗立在眼前；楼顶上，闪烁着一块巨大的霓虹灯牌子，从左到右，快速闪着几个字：滑州大酒店。原来不是个街头小饭铺，而是个大宾馆。在大宾馆当厨子，当然比在长治工地挣钱多，牛爱国又替陈奎一高兴。更让牛爱国高兴的是，在路上心还是乱的，自进了滑县，自己的心突然不乱了；不但不乱，对这地方，还感到有些亲切；庞丽娜头一回出事时，牛爱国先去河北平山投奔战友杜青海，又回山西临汾投奔同学李克智，不管是到了平山，还是到了临汾，心里都乱，比在家还乱；又离开了平山和临汾；最后到了河北泊头，心突然不乱了，才留了下来，去了沧州豆制品厂开车；但当时也就是个心不乱，却没对泊头沧州感到亲切；这回庞丽娜又出事了，自己来到河南滑县，没想到不但心不乱了，对这地方还感到亲切，更觉得来滑县找陈奎一找对了。待进了宾馆大堂，向柜台打听陈奎一，又让牛爱国失望。柜台的服务员说，宾馆后厨里，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人。牛爱国以为服务员看他是外地人，有些欺生，便说：

“陈奎一是我好朋友哇。”

又说：

“电话里说得死死的，他就在‘滑州大酒店’当厨子。”

又说：

“姑娘，我从山西来，跑了一千多里，不容易，你行个方便。”

服务员看牛爱国在那里着急，倒“扑哧”笑了：

“山西人就是性急，不是不给你找，是真没这个人。”

看牛爱国仍不信，抓起电话，叫来了后厨的厨师长。厨师长矮胖，戴个圆筒纸帽子，一说话是广东腔；听牛爱国要找的人，搔着头说，自己在“滑州大酒店”干了八年，后厨的厨师中，从来没有一个叫陈奎一的人。牛爱国这才知道自己找错了地方；前几年与陈奎一通电话时，要么是陈奎一说错了地方，要么是自己记错了地方。出了“滑州大酒店”，突然又想起，和陈奎一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陈奎一曾对他说，他家的村子叫陈家庄；“滑州大酒店”错了，陈家庄不会错；欲先去陈家庄，找到陈奎一的家，接着再找陈奎一。牛爱国背着提包，走到路边，打问一个卖烧鸡的老头。老头说，陈家庄在滑县最东边，靠着黄河，离县城一百多里。牛爱国道声“多谢”，知道当天去不得陈家庄，只能在县城先住下来，明天再说。“滑州大酒店”是住不起了，沿途问了几家小旅馆，住宿费有贵的，有便宜的。贵的一宿七八十元，或五六十元；便宜的大车店，也要二十元或十五元。走着问着，碰到一个浴池，闪着霓虹灯，名字叫“瑶池洗浴城”。说是洗浴城，也就是一个洗澡堂子。问了一下价钱，洗澡五元，过夜加五元，共十元；觉得住在这里，倒比住在旅店合算；既能住宿，又能洗个澡；便决定住这“瑶池”。一进洗澡堂子，迎面扑来一阵洗澡堂子的热气和人味。又掀开一道布帘，进了男池；男池分里外两间，里间是洗澡的大池子，外间放着几十张单板床；床前散着十几个人，有脱衣服欲洗澡的，有洗完澡在穿衣服的；还有光着身子躺在单板床上睡觉的，有几位发出了鼾声；里间的洗澡池子，涌出蒸汽和人声，看不到洗澡者的身影。牛爱国寻到墙角一个铺位，脱了衣服，将提包和衣服锁在床头的箱子里，拿起钥匙，光着身子往里间澡池子走。迎面一个瘦子，光着身子，拖着趿拉板，肩上搭几条搓澡巾，明显是个搓背的，从里面雾汽中钻出来，与牛爱国擦身而过。牛爱国到了澡池子，跳进热水里，水有些烫，浑身打了一个热颤；这时突然觉得刚才那搓背的瘦子有些面熟。忙从热水中抽出身子，身上滴着水，又跑到外间，见那个搓背的瘦子在穿衣服。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奎一。左脸有颗大痦子，痦子上长了三根黑毛。牛爱国扑上去：

“老陈，你怎么在这儿？”

那搓澡的瘦子愣在那里，也不穿衣服了，仔细打量牛爱国半天，也惊呼：

“咦，牛爱国！”

牛爱国光着身子，陈奎一光着膀子，两人厮拉在一起。陈奎一：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牛爱国：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是说你在‘滑州大酒店’做饭吗，咋又在这里搓背？”

陈奎一倒有些不好意思：

“‘滑州大酒店’是请我来着，其实我打小不喜欢做饭，就没有去。”

又说：

“在长治修路时当伙夫，也是没有办法。”

牛爱国：

“你喜欢搓背？”

陈奎一：

“我不是喜欢搓背，我喜欢泡澡；搓背，就能天天泡澡。”

牛爱国便知道几年前两人通电话，陈奎一跟他说去了“滑州大酒店”，是在吹牛。但又知陈奎一是个好面子的人，就没把这层挑破，反倒说：

“搓澡也好，冬天还暖和。”

陈奎一撇开搓澡：

“你咋来滑县了？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

两人刚见面，牛爱国不好说自己是来投奔他，说：

“我到河南来办事，路过滑县，正说明天去陈家庄看你呢。”

陈奎一先说：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又说：

“但我现在顾不上和你说话，我得去办一件事，从明天起，咱再痛痛快快说上几天。我在滑县也没个好朋友，憋死我了。”

牛爱国：

“去办啥事？用不用我帮忙？”

陈奎一：

“回陈家庄一趟，两个儿子打了起来。都娶了媳妇，两头叫驴还是拴不到一个槽上。我回去每人打他们一顿。”

又说：

“你是跟我回陈家庄，还是在这里等我？”

牛爱国本想跟他回陈家庄，但想着人家家里正在打架，自己如何好去添乱？也知道陈奎一回滑县以后，家在这里，也是一手事，不比在长治修高速路，两人在一起吃猪耳朵猪心的时候。便说：

“我在这里等你。”

又担心：

“我听说陈家庄离县城一百多里，大晚上，你怎么走？”

陈奎一一笑：

“我学会了骑摩托。”

陈奎一穿上衣服欲走，这时澡堂一个胖老头，手里拿着一把竹牌，挨个跟床铺上的人收澡钱和铺钱；收过钱的，在床头挂一个竹牌；正好收到牛爱国。牛爱国欲掏钱，陈奎一一把攥住牛爱国的手，对胖老头说：

“我的朋友，从山西来的。”

谁知胖老头不买陈奎一的账，翻着眼说：

“不管谁的朋友，不管从哪儿来的，洗澡住店，就得交钱。”

陈奎一跳到他跟前：

“尻你妈，就是不交，咋了？”

牛爱国忙拉陈奎一：

“别因为十块钱，伤了你们朋友和气。”

陈奎一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他不是冲着你，是冲着我。”

如胖老头冲着牛爱国，牛爱国交过钱就没事了；陈奎一说胖老头冲着他，牛爱国反倒不好交钱了。胖老头瞪了陈奎一一眼，转身去别的床铺收钱。牛爱国问陈奎一：

“是你们经理？”

陈奎一：

“他能是经理？是经理他姨父，看个床铺，狗眼看人低。你不用理他。”

陈奎一说完，匆匆忙忙走了。牛爱国摇头一笑，原以为到滑县找陈奎一很容易，谁知也费了一番周折。说是周折，没想到又恰好遇上。牛爱国重新去澡池子泡了澡，自己搓了泥。一路上跑了两三天，身上的泥还挺多。将身子搓洗干净，回到外间铺位上，坐着喘了一阵气，盖上一个被单子歇息。也是一路上马不停蹄，跑得乏了，很快就睡着了。梦中，牛爱国似乎没来滑县，还在山西沁源，在爬沁源县城西关的废城墙。待爬到废城墙上，没想到庞丽娜也在上边。原以为庞丽娜跟老尚去了长治、太原、运城、大同、石家庄、保定、渭南、铜川、洛阳、三门峡或广州，谁知就在沁源的废城墙上。原以为庞丽娜出了事，谁知她没有出事；不但没跟老尚出事，几年之前，也没跟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出事。庞丽娜还是原来的庞丽娜。牛爱国和庞丽娜结婚八九年，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天说不了十句话；谁知到了梦中，庞丽娜拉着他的手，对过去八九年的日子，开始重新叙说；两人把八九年的日子，过成了一锅粥；没想到换一种说法，竟能根根叶叶，说个明白。说着说着，牛爱国也醒过闷儿来。原来日子还可以这么过。接着两人不说了，开始抱头痛哭。接着不是跟庞丽娜在一起，废城墙上站着西街“东亚婚纱摄影城”的小蒋，北街纱厂的老尚；三人为了庞丽娜的事，争吵起来。吵不及，打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庞丽娜又回来了，蹲在旁边，掩面在哭，像个孟姜女。三人吵着打着，小蒋掏出一把刀子，没扎向老尚，一刀刺进牛爱国的肚子里。牛爱国“哎哟”一声，醒了过来，出了一身汗。这时明白自己身在河南滑县县城一个洗澡堂子里。庞丽娜在生活中已经跟人跑了，咋到了梦里，又变了一个人呢？还与她重新说起了过去；说着说着，还与她抱头痛哭。出门假找庞丽娜和老尚的时候，牛爱国知道自己表面上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心里还是放在了心上，才不敢一个人在近处旅馆待着，到滑县来找陈奎一；现在看梦里的意思，同是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又不是那个放在心上了。正兀自感叹，觉得有人拍他的肚子；这时明白，刚才从梦里醒来，不是被刀扎醒了，而是被人拍醒的。他睁开眼睛，那个手拿竹牌的胖老头，站在他面前，又来跟他收钱。牛爱国这时知道，自己的朋友陈奎一，在这个洗澡堂子，说话并无分量，还不如当年在长治修高速公路时，起码能做猪耳朵猪心的主。牛爱国不愿因为十块钱再与人纠缠，打开床头柜，从衣服口袋里摸出钱，交给胖老头。胖老头收了钱，一边往床头挂竹牌，一边又嘟囔一句：

“住不起店就别住。”

如果牛爱国没交钱，胖老头这么嘟囔没啥，交了钱还这么说，牛爱国就火了。牛爱国翻身起来，欲与他理论，但想起自己身在异乡，因为一句话，与人争执不得；又想着陈奎一在这里搓背，与这里的人闹翻，也不合适。只好装作没听见，又转身躺下。但辗转反侧，再也睡不着。睡不着不是因为十块钱和胖老头的搅扰，而是想着刚才的梦境，千头万绪，又涌上心头。也不是单为梦境，或单为过去八九年与庞丽娜的事；过去八九年的其他事情，包括妈曹青娥的死，还有与河北沧州泊头“老李美食城”章楚红的

事，桩桩件件，都涌上心头。牛爱国索性坐起来，抱着膝盖，在铺上吸了两支烟，烦闷还是排解不开。偶尔抬头，看到澡堂墙上的镜子，发现自己三十五岁，竟花了半边头。这时突然感到肚子饿了，才想起自己自进了滑县，只顾找陈奎一，只顾找住处，忘记了吃晚饭。便穿衣起来，出了“瑶池洗浴城”，来到滑县街上，欲找一个饭馆吃饭。这时已是半夜时分，街两旁的店铺都关门了；街上空空荡荡，一个行人也没有，偶尔过去一两辆卡车。一立秋，夜里就不热了，一阵风吹来，牛爱国还打了个冷战。牛爱国信步顺着街道往前走，终于在十字街头，看到一个还在候客的街头饭摊。饭摊摆在路灯下，倒省得再扯电灯。摊主是个中年男人，正在往锅里添水，旁边有一个中年妇女在包馄饨，看上去像两口子。走近看，他们卖馄饨，卖饺子，也卖羊肉烩面；问了一下价钱，馄饨和饺子比过去吃过的贵，羊肉烩面却比别的地方便宜；别的地方大碗羊肉烩面三块，小碗两块五，这里大碗两块五，小碗两块。桌上还有一碗咸菜丝，让客人白吃。牛爱国便在摊子的煮锅前坐下，叫了一大碗羊肉烩面，又掏出一支烟来吸。烩面还没上来，一辆挂着拖斗的大卡车，从城外呼啸着开来，“嘎吱”一声，停在饭摊前。卡车的主车上高高地堆着化肥，拖车上高高地堆着农药。主车和拖车的轮胎都压瘪了，一看就超载。从卡车的驾驶室里跳下来三个人，也坐到饭摊前吃饭。三个人一个五十多岁，一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来岁。待他们开口，牛爱国知道三个人中，三十多岁的做主。因为问起饭的价钱，接着吃啥，全是三十多岁的开口，五十多岁和二十多岁的都在随声附和。三十多岁的男人理个平头，问：

“老板，饺子多少钱一碗？”

饭摊男人答：

“三块五。”

三十多岁的男人：

“一碗多少个？”

饭摊男人：

“三十个。”

三十多岁的平头：

“来两碗。”

饭摊女人愣在那里：

“三个人，来两碗，你们谁不吃？”

三十多岁的平头拍了一下桌子：

“都吃。一共六十个饺子，不能盛三碗？”

饭摊男人笑了：

“能盛是能盛，没这么个吃法。”

三十多岁的平头：

“今天给你开个头。”

牛爱国以为他们图个节俭，也没理会。这时他的羊肉烩面上来，他剥了几瓣蒜，低下头吃面。面入了味，但汤有些咸；牛爱国让饭摊女人又加了一勺热面汤，自己又加了些醋；再吃起来，就咸淡可口。吃着吃着，身上不凉了，头上出了汗，胃口开了，又要了四个烧饼。就着烩面、咸菜和蒜瓣，吃了两个烧饼，那三人的饺子也煮熟了。三人吃着饺子，三十多岁的平头又问：

“老板，烩面多少钱一碗？”

饭摊男人：

“大碗两块五，小碗两块。”

三十多岁的平头：

“来三小碗。但小碗面，大碗盛，多搁些葱花和汤水。”

牛爱国这时觉出三十多岁平头的精明，钱花得不多，但什么都吃到了；又汤汤水水，吃个热乎。饭摊男人这时笑问：

“三位大哥是延津人吧？”

三十多岁的平头：

“你咋知道？”

饭摊女人：

“延津人都孬。”

“孬”是河南话，就是捣蛋的意思，牛爱国听懂了。三个延津人笑了，牛爱国也笑了。这时牛爱国突然想起，他妈曹青娥，当年就是延津人。牛爱国问饭摊女人：

“大嫂，延津离这里多远？”

饭摊女人：

“两县搭界，一百多里。”

牛爱国来河南本是为了假找庞丽娜和老尚，偶然想起陈奎一，才来到滑县；没想到滑县离妈曹青娥小时候的老家延津这么近。为找庞丽娜，无意之中，找到了妈曹青娥的老家。这时突然又想起曹青娥临死之前，不会说话，拼命敲床，要找一封信；当时大家不懂她敲床的意思，这封信她生前没有找到，她死后牛爱国无意中找到了；读了信的内容，明白了妈找这封信的目的，可能是让给延津一个叫姜素荣的人打电话，临终之前，想让姜素荣去沁源一趟，她有话要说，或有话要问。不想起这些还好，一想起这些，牛爱国对“延津”二字的反应，和刚才偶然听到就不一样。牛爱国将羊肉烩面放下，起身转过桌子，坐到三个延津人跟前：

“三位大哥，是延津哪里人呢？”

一老一少仍不说话，三十多岁的平头看了牛爱国一眼，觉出牛爱国问话并无恶意，才说：

“县城北街，咋了？”

牛爱国将凳子往前挪了挪：

“既然大哥是县城人，可认识一个叫姜素荣的人？”

三十多岁的平头仰脸想了想，摇摇头，看其他一老一少两个人；两个人想了想，也摇头。那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问：

“是县城哪街的？干啥的？”

牛爱国：

“哪街的不知道，知道是个弹花的。”

老者笑了：

“现在都没人弹花了。”

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延津县城有几万人，我们哪能都认识？”

说着话，三人又吃完小碗面大碗盛的羊肉烩面。也是急着赶路，三十多岁的平头交完饭钱，向其他两个人挥挥手，三人上了卡车，又呼啸着开走了。

半夜不出来吃这顿饭牛爱国就在滑县待下去了，待上半个月到二十天，又返回山西沁源；吃了这顿饭，知道延津就在一百多里外，第二天一早，牛爱国搭上长途汽车，去了延津。过去觉得延津跟自己没有关系，现在想起妈曹青娥临终前要找的那封信，觉得跟自己关系很紧。当时找到姜素荣来的那封信，觉得妈已经死了，再给姜素荣打电话没有用；现在觉得妈虽然死了，他想找到姜素荣，问一下姜素荣，妈想找她要说和要问的话。妈已经死了不能问妈，问妈想问的姜素荣，说不定也能问出个子丑寅卯。既然八

年前姜素荣和吴摩西的后代有了联系，说不定到了延津，连吴摩西的底细，也能打听出来。吴摩西虽然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保不齐吴摩西临终之前，会留下什么话。八年前那封信上说，吴摩西的孙子从咸阳到延津来，要见曹青娥；八年前曹青娥没理会这件事，临终前却又惦记着这件事。不碰到延津人想不起从头到尾这些事，见到三个延津人，牛爱国突然想将这些事从头至尾弄个明白。初想弄明白是为了妈曹青娥，再想弄明白是为了牛爱国自己。自己跟七十年前的吴摩西，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联系。不说他是自个儿另一个姥爷，七十年过去，两人的遭遇就有些相同，起码出门找人是假找是相同的。既然出门找人是假找，虽然吴摩西后来把曹青娥也就是巧玲弄丢了，怎么一辈子再没回延津呢？弄清楚这些事对吴摩西和曹青娥没有什么，吴摩西和曹青娥都已经死了；但弄清楚它们，说不定能打开牛爱国现在的心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没想到这把钥匙，竟藏在七十年前。这时又突然明白，昨晚进了滑县，除了觉得心不乱，还对这里感到亲切；原来以为亲切的是滑县，谁知不是滑县，而是滑县跟延津离得近。他一辈子没去过延津，没想到跟延津有这么紧密的联系。临离开滑县“瑶池洗浴城”，牛爱国给滑县的朋友陈奎一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没告诉陈奎一他要去延津的事。没告诉这件事不是有意背着陈奎一，而是关于去延津之事，根根叶叶说起来太复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牛爱国写道：

老陈：

> 山西家里有急事，我先走了。这次能见到你，我很高兴。我改日再来吧，咱留言面叙。你多保重。

牛爱国

写好，知洗澡堂子有人与陈奎一不对付，没把纸条交给洗澡堂子的人，交给在“瑶池洗浴城”门口摆烟摊的一个中年妇女；看中年妇女有些不乐意，便买了她一盒烟。然后去长途汽车站，坐车去了延津。

到了延津县城，牛爱国才知道延津县城之大。比滑县和山西沁源的县城大多了。县城正中有一座宝塔。塔院外是一条津河，浩浩荡荡，从县城中间穿过。河上有一座桥，桥上桥下，皆是挑担的，推车的，卖菜的，卖肉的，卖果子的，卖杂货的；县城有几只大喇叭，里面播着豫剧、曲剧和二夹弦；除了这些河南戏，竟还有锡剧和晋剧；便知道延津是个四方人走动的地方。这么大一个县城，想打听出一个只知姓名不知地址的人并不容易。牛爱国从上午问到中午，从东街问到西街，从北街问到南街，没问出个所以然。这才知道昨天夜里在滑县街头，那三个延津人不知姜素荣为何人，不是妄说。八年前姜素荣给妈曹青娥写的信上，倒有姜素荣的地址和电话；那封信牛爱国还留着，一开始放在沁源县牛家庄，后来放到县城南关租的房子里。他想给沁源的姐夫宋解放打个电话，让他去南关家里找出这封信，告诉他地址和电话；但又怕露出假找庞丽娜和老尚的马脚，只好继续用嘴在延津县城问下去。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县城北关火车站，问到一个卖酱兔腿的，正好姓姜，是姜素荣的本家；经他指点，这才终于在县城南街剧院北侧，找到了姜素荣家。

姜素荣是个三十七八的妇女，她的爷爷叫姜龙。曹青娥活着的时候，给牛爱国说过延津和姜家的事，牛爱国脑子里，对延津和姜家大体有个印象。待见到延津和姜素荣，还是和脑子里想的不一样。四十年前曹青娥来延津时还没有姜素荣，姜家还在弹棉花，如今姜家不弹棉花了；从姜龙姜狗一代到现在，姜家由十几口子变成五六十口子，干啥的都有。姜素荣开了一个杂货铺，卖些烟、酒、酱油、醋、咸菜疙瘩、方便面、各种饮料和矿泉水，门口还有一个冰柜，卖些冰棍和雪糕等。杂货铺的名字就叫“素荣门市部”。没打问出姜素荣家地址之前，牛爱国已在南街来来回回走了三趟，也没留意这个门市部的招牌。姜素荣问明牛爱国的身份，不明牛爱国的来意，一开始以为牛爱国在河南有棘手的事找她，或借钱，或借物，便有些警惕；待牛爱国说清是为了打听些往事，姜素荣才放下心来。接着听说曹青娥去世了，感叹一番，说：

“没跟这位姑奶奶见过。”

待牛爱国问到八年前，吴摩西的孙子到延津来，她给山西沁源牛家庄曹青娥写信，让曹青娥到延津来，到底要说个啥，姜素荣却一问三不知。牛爱国：

“大表姐，那封信不是你写的吗？”

姜素荣：

“那信不是我写的。陕西的客想说的事，我根根梢梢都弄不明白；我是个急性子，不爱写信，那信是罗安江代我写的。”

姜素荣告诉牛爱国，吴摩西七十年前逃到陕西咸阳之后，不叫吴摩西了，又改名罗长礼，所以他的孙子叫罗安江；八年前写那封信时，罗安江怕事中的曲曲弯弯解释不清，仍把他爷爷说成吴摩西。牛爱国不明白吴摩西到陕西之后，为什么又改名姓，其中又有什么缘由；但也顾不上计较这些七十年前的事，先问八年前的：

“罗安江在延津时，都说了些啥？”

姜素荣想了想，说：

“忘了。只记得他想见你妈。他本来该姓杨，从陕西到延津来，按说应该去杨家庄，但他没去杨家庄，来找咱们姜家，就是看能否找到你妈。”

牛爱国：

“他在延津住了多长时间？跟别人聊过吗？”

姜素荣：

“看来他有心事，整天吃不下饭，也不跟人聊；住了半个月，见你妈没回音，他就回陕西了。”

牛爱国：

“既然他想见我妈，从你这里，又知道了山西的地址，为啥不直接去山西呢？”

姜素荣：

“我也这么劝过他。其实他来第二天，我就看出来了，对见不见你妈，他也有些犹豫。你妈来，他也就见了；让他去山西，他死活不去。”

又说：

“也不知他顾虑个啥。”

不管罗安江顾虑个啥，牛爱国从滑县到延津来，等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姜素荣有个弟弟叫姜罗马，二十出头，在延津县城开三轮车，拉些散客。牛爱国和姜素荣正说话间，他开着三轮车路过姐姐的杂货铺，停下喝水，见牛爱国面生，便问姜素荣这人是谁；打问出牛爱国的来路，倒对牛爱国因为八年前的事，千里迢迢来到延津，有些好奇。接着不去拉客了，留下听他们说话。听着听着，听出不全是为了八年前的事，还为了七十年前的事，就更加好奇了。姜素荣说着说着烦了，姜罗马倒起了兴致。牛爱国见姜素荣说不出什么，也就不问了；下午，姜罗马用三轮车拉着牛爱国，在延津县城四街转了转。姜罗马也是爱说话，指着现在的延津，给牛爱国讲解七十年前的事情。到西街一个地方，告诉牛爱国这是当年吴摩西和吴香香蒸馒头的家，现在成了一家酱菜厂；到了北街转盘处，说转盘西北角，当年是意大利神父老詹的教堂，现在成了“金盆洗脚屋”；到了东街桥下，说这里当年有吴摩西挑水的井，现在成了一个卷烟厂；回到南街，指着姜素荣杂货铺旁边的剧场，说这里当年是吴摩西大闹南街的地方，当年的一个碌碡，现在还戳在剧院门侧。姜罗马对这些事也是听说，这些事在延津只剩姜家知道；牛爱国既对现在的延津不熟，也对七十年前的延津不熟，听后，也理不出七十年前这些事的来龙去脉。这时姜罗马问：

“大哥，你从山西到延津来，不会光为打听七十年前的事吧？”

牛爱国一愣：

“那你说我为啥？”

姜罗马：

“我也纳闷儿了一下午呢。如果是为了现在，应该是找一个东西。可七十年前，一个卖馒头的，能留下啥宝贝呢？”

牛爱国哭笑不得，感叹一声：

“老弟，如为找一件东西就好了。”

但他如何从曹青娥去世说起，说到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了，自己如何出去假找庞丽娜和老尚，又如何到滑县找陈奎一，接着碰到三个延津人，又到延津找七十年前的事，这些来龙去脉呢？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更解释不清了。只好说：

“就算是个东西，不是也没找到吗？”

姜罗马听他这么说，倒来了劲：

“杨家庄你还去不去？”

杨家庄是吴摩西或罗长礼从小生长的地方，按说应该去。但吴摩西自逃到咸阳改叫罗长礼之后，再没回过杨家庄，也没回过延津；上次罗安江来延津，也没去杨家庄；想着现在去也是白去；便说：

“我不去杨家庄，我想去咸阳找罗安江。”

姜罗马愣在那里：

“大哥，你比我还轴。你这样的人，我没有见过。”

第二天，牛爱国向姜素荣要了罗安江家在咸阳的地址，要去咸阳。当年罗安江对去山西有些犹豫，牛爱国对去咸阳，却没有犹豫。罗安江越是犹豫，牛爱国越想找到罗安江。找罗安江也不是为了找罗安江，还是想找到死去的罗长礼也就是吴摩西，看他临终时留下什么话。七十年前，吴摩西从河南去了陕西；七十年后，牛爱国也从河南去了陕西。牛爱国在心里盘算一下，吴摩西去陕西的时候二十一岁，牛爱国去陕西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牛爱国这趟从山西沁源出来，本是假找庞丽娜和老尚，没想到转了一圈，却要去陕西找吴摩西；七十年前吴摩西从延津出门时，找人也是假找；没想到七十年后，一个假找找另一个假找，却是真找。牛爱国倒有些啼笑皆非。姜素荣听说他要去陕西，虽吃了一惊，也没留他，牛爱国坐长途汽车到了新乡，从新乡坐上开往兰州的火车。火车上人多，牛爱国在车厢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也没坐上座位。也是站久站乏了，夜里站着打瞌睡，裤兜里的钱包被人偷去了。好在车票没在钱包里，在上衣口袋里。第二天下午，车到咸阳，牛爱国拿着车票，背着提包，出了咸阳站。想着与罗安江头一回见面，身无分文去找人家，会有诸多不便，也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在肚子里骂了一阵贼，偷人钱事小，误了人家的正事，就可恨了；便在火车站的货栈扛了五天大包，挣了八百多块钱。按说扛五天大包只能挣四百多块，牛爱国白天黑夜连轴转，不知扛了多少大包，挣了八百多块。拿到钱，出了货栈，已是第六天清晨。牛爱国来到火车站广场，坐在一个水摊前喝水。喝完水，五天的困劲儿一块儿上来了。旁边有几排连椅，供南来北往的旅客歇脚。清晨旅客少，牛爱国躺在一个连椅上，头枕自己的提包，想打个盹。身子刚放平，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还是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牛爱国以为自己打了个盹，旁边卖水的大嫂却说，他已经睡了一天一夜。大嫂说，昨天看他睡了一天，没有在意；今天清晨又来广场摆摊，看他还在这里睡，以为他病了；刚要喊他，他也就醒了。牛爱国这时感到尿憋得疼，知道自己不是睡醒了，而是被尿憋醒了；又发现胳膊上爬满汗碱，知道睡时出过几回汗，落过几回汗；牛爱国对卖水的大嫂不好意思一笑，说自己没病，就是缺觉；然后先去厕所，排空了肚子，又到火车站水房，洗了洗胳膊，擦擦前胸，又洗了把脸，浑身精神许多。在街巷的小摊吃过早饭，按着在延津记下的地址，去咸阳光德里街水月寺胡同一百二十八号去找罗安江家。有了确切的地址，寻到该找的人倒也不难。但到了罗安江家，才知道罗安江八年前已经去世了，留下一个老婆和两个孩子。

罗安江的老婆四十多岁，瘦弱，白净，叫何玉芬；罗安江的大孩子是个儿子，十八九岁，已出外打工，不在咸阳；小女儿才十多岁，正上小学。何玉芬问明牛爱国的来意，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倒是个耐心人，按着牛爱国的意思，从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起，一直说到自己的丈夫罗安江，将过去的七十年，前后说了两个钟头。也许是丈夫死了，平时无人与她说话，说起这些陈年往事，她倒也不烦，不像河南延津的姜素荣，说着说着，自个儿先急了。何玉芬说话不紧不慢，说完一段，还看牛爱国一眼，咂吧嘴一笑，作个了结。她说，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七十年前逃到咸阳后，一直在街上卖大饼。除了卖大饼，还卖芝麻烧饼和河南火烧，还卖牛头肉和羊头肉。整天戴个白帽子，像个回民。听说他来咸阳之前，还去过宝鸡，说是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没有找到，折返头又来到咸阳。在咸阳娶妻后，生下三男一女。到了孙子辈，有十几个孙子孙女。何玉芬自嫁给罗安江后，就知道罗长礼跟老伴说不着，跟儿子们说不着，跟儿媳们说不着，孙子辈中，跟其他人也说不着，唯独跟罗安江说得着。全家人都说罗长礼偏心。何玉芬听婆婆说，罗安江一生下来，罗长礼就说他像一个人；罗安江五岁之后，两人就开始说话，夜里睡在一张床上，什么都说，一说就是半夜。罗安江娶了老婆之后，遇事不与何玉芬商量，与爷爷罗长礼商量。二十年前，罗长礼去世了。八年前，罗安江突然得了胃癌。知道自己得病之后，他就闹着去河南延津。说罗长礼生前留下一句话，让他放心不下；不得病就忽略了这事，知道自己在世上时间不长了，便想在临死之前，去延津找一找当年爷爷丢失的女儿巧玲；找不到也就算了，如能找到，好把这句话当面告诉她。找到找不到，都图个心安。家里人看罗安江有病，都拦住不让他去。但八月十五前三天，他趁人不备，一个人悄悄去了火车站，打张车票去了河南。在延津待了半个月，也没找着当年的巧玲，就又回来了。回来三个月后，就去世了。没想到八年之后，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又来找他。说完这一段，又看牛爱国一眼，这次没笑，掩面唏嘘一阵。这时牛爱国又想起延津姜素荣的话，她说罗安江在延津待了半个月，心事很重，吃不下饭；原来不单是心事重，身体也有重病。想来罗安江也是个有心事不外露的人。这恐怕是他妈曹青娥八年前没有想到的。如果妈曹青娥知道罗安江得了重病，也许就去了延津。这时牛爱国又不明白，当年的曹青娥，为啥不与罗安江见面呢？罗安江想见曹青娥，为何又不去山西沁源呢？其中也定有原因。能见面的时候不见面，曹青娥临死之前，像八年前得了重病的罗安江一样，突然又想见面；岂不知罗安江已经死了八年了。大家不见面是不想理会那些事，怎么赶在临死之前，都又想理会了呢？这其中的奥秘，牛爱国想不清楚。牛爱国：

“大嫂，你知道姥爷对大哥说的那句话吗？”

牛爱国说的“姥爷”，就是吴摩西或罗长礼了；“大哥”就是罗安江了。何玉芬却摇摇头：

“你大哥这人，跟我也说不来，他有话不跟我说。”

牛爱国：

“那他跟谁说得来呢？”

何玉芬：

“他跟儿子女儿都说不来，只跟一个本家兄弟叫罗晓鹏的，两人常在一起说话。”

牛爱国：

“罗晓鹏在家吗？”

何玉芬：

“他带着我儿子，叔侄俩做伴，到广东打工去了。”

牛爱国：

“他俩留的有电话吗？”

何玉芬：

“爷儿俩打工也不容易，一会儿珠海，一会儿汕头，一会儿东莞，没个固定地方，也就没个固定电话。”

看来要找到罗长礼那句话，还得去广东到处找罗晓鹏。这时明白想打听出七十年前的一句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于接着去不去广东，牛爱国有些犹豫。犹豫不是犹豫罗晓鹏难找，或犹豫自己的时间或盘缠，而是罗长礼和罗安江说得着是一回事，罗安江和罗晓鹏说得着是另一回事。正因为两人说得着，可说的话题就很多；不知罗安江与本家兄弟罗晓鹏说的许多话中，有无罗长礼与罗安江说的这一段；就是说过这一段，这句话与罗长礼和曹青娥有关，与罗晓鹏无关，不知罗晓鹏是否还记在心中。何玉芬与牛爱国说完这些话，又带牛爱国到正房，看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的照片，还有她丈夫罗安江的照片。墙上的镜框中，有一张全家福，罗长礼也就是吴摩西是个老头，瘦高，尖头顶，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坐在正中，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这人虽是牛爱国的“姥爷”，但两人平生没见过面，也没说过话，牛爱国看上去，也就是个陌生人。罗安江站在人侧，板着脸，像罗长礼一样，也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没见罗安江的照片之前，牛爱国想着他是个大眼，谁知是个细眯眼。刚才听何玉芬说，罗安江刚生下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他像一个人，牛爱国以为他像曹青娥也就是巧玲，所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亲他；现在看上去，跟曹青娥长得一点儿不像，看来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说的不是曹青娥也就是巧玲，而是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呢？牛爱国又想不清楚。何玉芬又带牛爱国走到里间，从墙根柜子里，拿出一沓破纸，说吴摩西也就是罗长礼生前，把这沓破纸，当了一辈子宝贝；临死时，把它交给了罗安江。罗安江生前，也把它当个宝贝，一直放到柜子里，不让人看。牛爱国接过这沓纸，纸已经发黄，许多地方被虫蛀了。打开，纸上是一幅图，画着一座宏大的房子；看上去像一座教堂。教堂顶端有十字架，还有一座大钟。图画得倒是气派，因不知其中的缘由，虽呼之欲出，牛爱国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将图纸翻过来，图纸的背面，写着两排字。头一排是蝇头小楷：**恶魔的私语**　；第二排是钢笔字：**不杀人，我就放火**　。两排字的字形不同，显然不是一个人写的；多年过去，字迹也有些模糊。牛爱国看到这两排字，皆心里一惊。但物在人亡，既不明白这字是谁写的，也不明白这人写这字的情形，就不明白这些话的含义。琢磨半天，仍难解其意，只知道是两句狠话。倒是这种狠的心情，自己也曾有过。叹了口气，将这纸叠起来，又交给何玉芬。何玉芬又把它放回到柜子里。

吃过晚饭，何玉芬又与牛爱国对坐着说话。一个东向坐，一个西向坐。这时何玉芬说：

“兄弟从山西到延津，又从延津到咸阳，不光为打听些过去的事吧？”

牛爱国看大嫂温和，一是与她说得来，二是既与她不熟，也与她不生，半生不熟，适合说心里话；也是一路走来，无人说话，心里憋得慌；便将自己的心事，从妈曹青娥得病住院说起，到曹青娥去世，接着庞丽娜第二次跟人跑了；由第二次跟人跑了，说到第一次跟人跑了；第一次自己出走到沧州，这次出门找庞丽娜和老尚也是假找，如何到了河南滑县，又如何去了延津，从延津又来到陕西咸阳，一五一十，来龙去脉，说了个痛快。说完，牛爱国叹口气：

“我也明白，说是为妈找过去的事，还是想借此解自个儿的烦闷。”

何玉芬听完，叹息一声：

“大兄弟，你要这么说，我劝你就别找了。”

牛爱国：

“为啥？”

何玉芬：

“就是找到这些事，也解不了你心里的烦闷。”

牛爱国：

“此话怎讲？”

何玉芬：

“能看出来，你心里的烦闷，比你找的事还大。”

牛爱国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何玉芬的话，说中了他的心事。自己的心事，自己未必能掂出它的分量。两人说话说到半夜，各自回房安歇。牛爱国洗过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听到正房的座钟敲响夜里三点，还没睡着。正房传来何玉芬和她小女儿的鼾声。牛爱国披衣起床，来到院中。院中有一棵大槐树，牛爱国搬一个凳子，坐在大槐树下。低头想了一阵心思，猛地抬头，一个大月亮，缺了半边，顶头在半空中。虽是半个月亮，却也亮得逼人。一阵风吹来，槐树的叶子“索索”地响；脚下树叶的影子，也随声“索索”地晃动。牛爱国突然想起八个月前，他在河北泊头“老李美食城”，也碰到这么一天，头顶的月亮，比今天还大。那天牛爱国从沧州到德州送豆腐，回来的路上，汽车的水箱坏了，牛爱国只好将车停在“老李美食城”。“老李美食城”的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槐树。就在那天夜里，他和章楚红好了。后来两人越来越好，越来越说得着。夜里说话，能说整整一夜，不困，不累，也不饿。再后来一天，章楚红在床上抱着牛爱国，让他带她走，离开泊头。当时的牛爱国不是过去的牛爱国，成了另一个牛爱国，张口就答应了。章楚红见牛爱国答应了，又抱紧牛爱国：

“你要这么说，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

牛爱国：

“啥话？”

章楚红：

“我回头再告诉你。”

但等到回头，牛爱国听了沧州“雪赢鱼豆制品公司”崔立凡一席话，害怕出人命，害怕自己带不了章楚红，借妈曹青娥生病，逃回山西沁源老家。从那天晚上到现在，七个月过去了。七个月中，没敢再认真想这事。现在触景生情，突然觉得章楚红没说出的话，和吴摩西临终前要对巧玲说的话一样重要。吴摩西对巧玲说的话，就是到广东找到，也未必能解牛爱国心中的烦闷；章楚红要说的话，却能打开牛爱国心头那把锁。没想起这段事牛爱国还想去广东，接着去找吴摩西当年给巧玲说的话，想起这段事牛爱国想去找章楚红。七个月前他胆小闪了章楚红，现在从沁源到滑县，从滑县到延津，从延津到咸阳，一路走来，人走瘦了；今天晚上，胆子却突然长大了。在那件事情上胆小了；七个月后，却从别的事情上，胆子又长大了。胆子大了的牛爱国，就成了敢带庞丽娜一起出走的老尚。第二天一早，牛爱国就去罗安江家胡同口的杂货铺里，给河北泊头的“老李美食城”打了个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公鸭嗓，牛爱国听出声音不是“老李美食城”的老板李昆，以为是厨子胖三，便大着胆子问：

“章楚红在吗？”

对方回答得很干脆：

“不在。”

牛爱国：

“是出去买菜了，还是这几天去外地了？”

对方：

“走了半年了。”

牛爱国吃了一惊，又豁着胆子问：

“李昆呢？”

对方：

“不在。”

牛爱国：

“去哪儿了？”

对方：

“不知道。”

牛爱国产生了怀疑：

“你是‘老李美食城’吗？”

对方：

“过去是，现在不是。”

牛爱国：

“你现在是啥？”

对方：

“老马汽修厂。”

牛爱国放下电话，知道事情发生了大的变故。接电话的也不是厨子胖三。牛爱国想了想，破釜沉舟，又给章楚红的手机打电话。这号码倒一直记在心中。但七个月来，他一直躲着这号码，一直害怕这号码找他；现在心里焦急，加上胆子大了，径直拨了过去。拨号时，牛爱国心里“咚咚”乱跳。待拨通，电话里却说，该号码已经停机了。左右找不着人，牛爱国不知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心里更加着急。牛爱国回到罗安江家，当即就要告别何玉芬，上路去泊头。何玉芬见他这么快就要离开，吃了一惊，问他哪里去；牛爱国没说自己要去泊头，而说要回山西沁源老家。何玉芬听他这么说，倒松了一口气，说：

“知你夜里没睡好，想孩子了吧？”

牛爱国点点头，收拾东西要走。何玉芬：

“大兄弟，家里没别的，临走送你一句话。”

牛爱国：

“啥话？”

何玉芬：

“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我要想不清楚这一点，也活不到今天。”

这话跟妈曹青娥生前说的一样。牛爱国点点头，告别何玉芬，去了咸阳火车站。从咸阳坐火车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坐长途汽车到泊头，在公路旁“老李美食城”下车，已是第三天傍晚。七个月前的“老李美食城”，现在彻底变了样。过去是一个干净的小院，现在成了汽修厂，地上到处都是油污和汽车的废零件。过去飘出来的是饭香，现在是刺鼻的汽油味和机油味。“老马汽修厂”的老板叫老马，四十多岁，是个大胖子，方头；秋天了，还光着膀子，胸前没有胸毛，刺着一头熊猫；别人刺青刺青龙，或刺张嘴的老虎或豹子，他刺了一头吃竹子的熊猫，让牛爱国觉得好笑。老马养了一只小猴；牛爱国到时，工人们在院子里修车，老马手拿一根鞭子，“啪啪”甩着，逼着这头小猴在槐树下翻跟斗。猴瘦，显得老马更胖。牛爱国不知老马与过去“老李美食城”李昆的关系，没敢说自己来这里的真实意图，只说自己七个月前在“老李美食城”打工，李昆欠他工钱，过来要账。老马瞥了牛爱国一眼，对着猴儿说：

“你这人不老实，一听就是瞎话。”

老马一张嘴，牛爱国听出他是东北人；说话公鸭嗓，知道在咸阳打电话是他接的。牛爱国：

“咋了？”

老马：

“说老李别的坏话行，说他欠人工钱，这话编得不像。”

牛爱国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牛爱国跟李昆还是朋友时，知道李昆大方；头一回与李昆见面，是个大雪天，车误在“老李美食城”，当时两人素不相识，李昆就请他喝酒。牛爱国忙说：

“当时我走得急，老李也是一时不凑手。今天正好路过，过来看看。”

老马不理牛爱国，又甩鞭子驯猴。这次不让小猴翻跟斗了，把一个钢圈立到凳子上，让小猴跃起钻圈。这只小猴翻跟头行，钻圈不行；从一丈之外冲向凳子，跑起来速度倒挺快，但到凳前跃起，又害怕了，不敢钻圈，落回凳子前，由于煞步太急，自己给自己摔了个跟头。老马急了；远处有修车工人在电焊，焊条点到车壳子上，“嗞嗞”往外冒着蓝色的火花；老马指着远处的火花说：

“怕顶啥用呢？这是钻干圈，将来还得钻火圈呢。”

这话小猴听懂了，更怕，身子蜷到槐树下，“瑟瑟”发抖。任老马这么玩下去，看来永远没个头。牛爱国跨前一步：

“大哥，能否借一步说话。”

老马又瞥了牛爱国一眼，以为牛爱国想在他的汽修厂打工，眼睛离开猴子，打量牛爱国：

“我这可不白养人，你会修车吗？”

牛爱国知道老马会错了他的意，但又怕直接打听别的，老马再不理他，便将错就错，顺着老马说：

“开过几年车。”

老马瞪了牛爱国一眼：

“又在说瞎话。你要会开车，当初能在饭馆剥葱？”

牛爱国也是进退两难，只好指着远处几辆车说：

“大哥，你随便挑一辆，我开给你看。”

老马见牛爱国叫板，将小猴拴在槐树上，指着屋檐下一辆拆下四扇门的破吉普：

“走，跟我去镇上拉趟轮胎。”

原来这辆烂吉普，是老马的坐骑。牛爱国也看出来了，胸前刺着熊猫的老马，遇事爱较真儿。事到如今，牛爱国只好把提包扔到破吉普上，开上车，拉着老马，去镇上买轮胎。从镇上将十几个轮胎拉回来，牛爱国与老马熟了。“老李美食城”被改成“老马汽修厂”，在“老马汽修厂”旁边，又出现一个公路饭店叫“九弦河大酒店”。说是大酒店，也像过去李昆的美食城一样，也就三间屋子，七八张桌子，做些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等家常菜。附近并没有河，也不知这名字缘何而起。也是到了晚饭时候，牛爱国便在“九弦河大酒店”，请老马吃饭。老马个大体胖，却不能喝酒。几杯酒下去，老马就喝多了。老马一喝多，就成了另外一个人；有点儿像山西沁源县城东街卖肉的冯文修。老马蜂目，豺声，是恶人相，谁知熟了之后讲朋友。牛爱国还没说什么，老马隔着桌子，对牛爱国说了一大堆心腹话。老马本是辽宁葫芦岛人，早年贩过粮食，开过洗澡堂子，后来在葫芦岛开了汽修厂。按说葫芦岛是他的老家，但因为几桩事，弄得老马伤了心。是几桩啥事，老马也没细说，加上舌头开始拌蒜，大体五桩事情，四桩别人对不起他，一桩他对不起别人。最后对葫芦岛伤了心，便来了河北泊头。老马拍着桌子：

“葫芦岛待不了，我来河北成不成？”

又凑近牛爱国：

“我现在不招惹人，我玩猴，行了吧？”

牛爱国连连点头。待老马说累了，点烟之际，牛爱国才转过话题：

“大哥既是东北人，来这里开汽修厂，可与我过去的老板李昆是朋友？”

老马：

“见过面，谈房价的时候，知道他够朋友，之前跟他不熟，是通过朋友认识的。”

见老马这么说，牛爱国倒放下心来，问：

“老李的饭店开得好好的，咋突然不开了？”

老马瞪大眼珠：

“家里出事了。”

牛爱国：

“出啥事了？”

老马：“半年前，老李和他老婆离婚了。”

牛爱国：“为啥离婚？”

老马：

“那女的外边有人了。我听说，老李本来不知道，两人因为别的事吵了起来，吵急了，还是那女的说给老李听。”

牛爱国心里“咯噔”一声，大概这个人说的就是他了；又猜想章楚红所以说出这事，是要破釜沉舟，下决心跟李昆分手了。老马：

“那女的没拿老李当回事，老李却拿那女的当回事，麻烦就在这里。听说离婚时，差点儿出了人命。”

牛爱国吓出一身冷汗。待吸过一支烟，镇定下来，又问：

“就是离婚，那女的走了，也不耽误老李接着开饭店呀。”

老马挥着手：

“这你就不懂了，大概老李也是对这里伤了心，就像我对葫芦岛伤了心，才来河北一样。”

牛爱国：“那老李到哪里去了？”

老马：“说不清楚。有人说去了内蒙古，有人说去了山东。”

牛爱国：“他老婆呢？”

老马：“听说去了北京。有人说，当‘鸡’去了。”

又感叹：

“一个人宁肯当‘鸡’，也不愿给一个人当老婆，可见两人别扭到啥程度喽。”

牛爱国愣在那里。章楚红与李昆离婚，可能因为牛爱国，也可能因为别的事；但不管因为什么事，归根到底，都跟牛爱国有关系。七个月前，牛爱国撇下章楚红逃回沁源，还怕接着出事；因为章楚红知道他山西老家的地址，牛爱国担心章楚红破釜沉舟，去山西老家找他；但章楚红没去找他；半年前，章楚红破釜沉舟，与李昆离婚，也没去山西找牛爱国；七个月来，也从没给牛爱国打过电话；想来也是对牛爱国伤了心。但越是这样，牛爱国现在越想见到章楚红。不管她现在在干啥。找到她不是要从她嘴里打听七个月前她想说而没说的话；来泊头之前也许想知道这句话，现在突然明白，时过境迁，再找到这句话，这句话也已经变味儿了；他现在找到章楚红，不是要打听七个月前的老话，而是牛爱国有一句新话，要告诉章楚红。七个月前牛爱国逃回山西，闪了章楚红，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想出人命也不能了，李昆和章楚红都各奔东西，过去事情的关节全都不存在了。正因为一切都不存在了，现在想找到章楚红就难了。她的手机停机了。大概她换了手机号码。一个人换手机号码，就是要与过去的生活彻底割断。老马说她半年前去了北京，也不知她是否真的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半年后，不知她现在仍在北京，还是又去了别的地方。就是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她在北京的哪个角落。这时牛爱国回想与章楚红在一起时，章楚红说过几个她过去的好朋友。章楚红是张家口人，她有一个好朋友叫徐曼玉，原来在张家口开美容厅，后来去了北京；不知章楚红半年前去北京，是否去投奔她。当时听章楚红说，她们两人断了音讯，也有两三年了。还有一个同学叫焦淑青，

在张家口火车站卖车票。牛爱国灵机一动，火车四处跑，火车站却是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先去张家口火车站找焦淑青。就是焦淑青离开了火车站，火车站的人也该知道她的去向。找到焦淑青，看焦淑青与章楚红是否还有联系。就是焦淑青与章楚红断了联系，通过焦淑青，总能找到章楚红在张家口的家。找到她家，也就找到了老根；通过她家里人，总能找到章楚红现在的去处和电话。于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张家口。主意打定，他盘算一下日期，这次从山西沁源出来，从西到东，从北到南，从南到西，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一路走下来，也走了二十多天；别的倒不打紧，只是惦着老家的女儿百慧。算着再过两天，百慧就该开学了。于是第二天早起，去张家口之前，牛爱国先给山西沁源县城东街酒厂的姐夫宋解放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暂时还回不了沁源，让宋解放先照料百慧上学。宋解放在电话里喊：

“你在哪儿呢？”

牛爱国：

“远得很，在广州呢。”

宋解放：

“还没找到庞丽娜和老尚吗？要不回来吧。”

牛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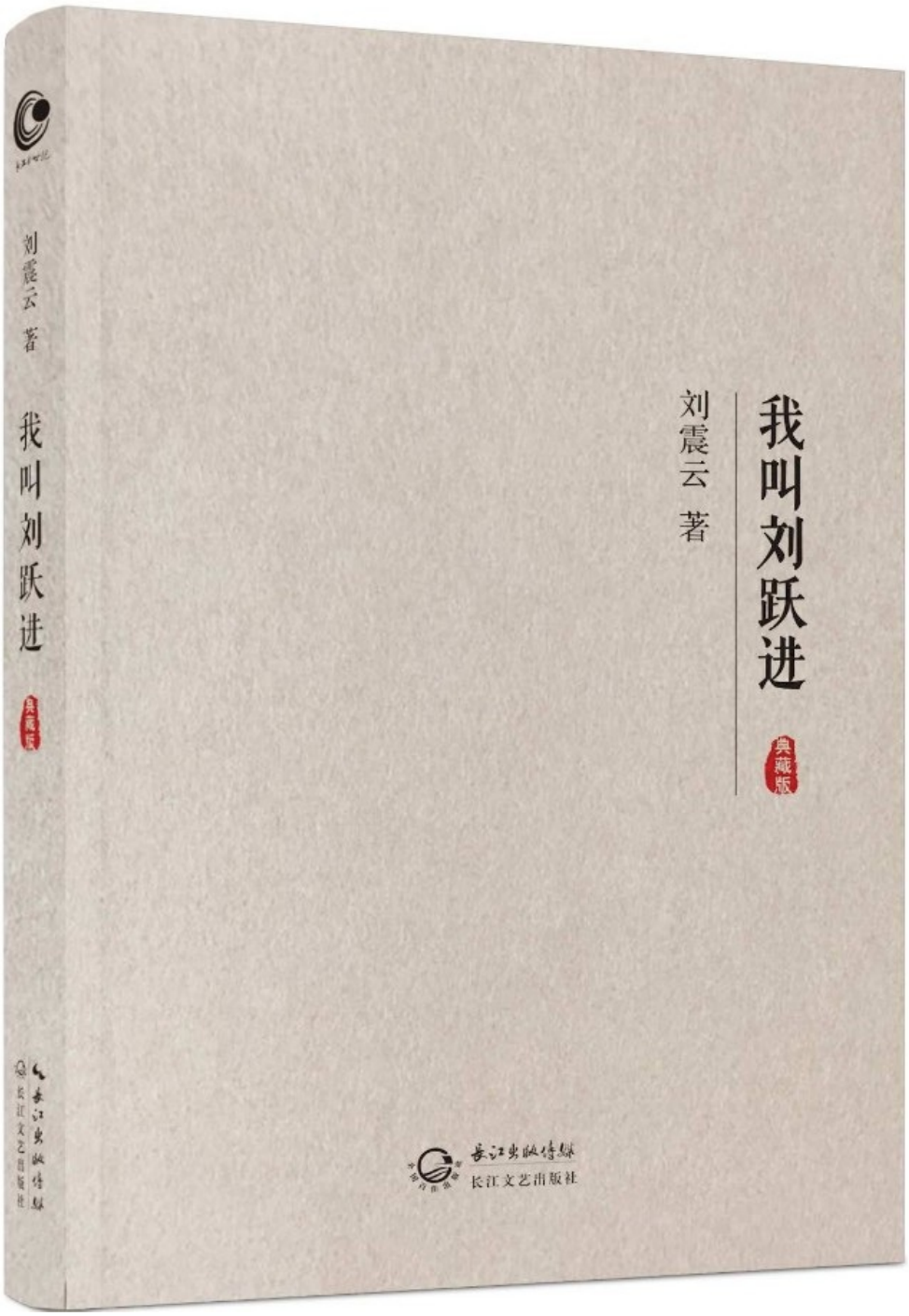
“不，得找。”

2006年至2008年　北京



《一句顶一万句》官网落户新浪读书：

http://book.sina.com.cn/z/yjdywj/index.shtml


我叫刘跃进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跃进是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的秘密，牵涉到上层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又开始找刘跃进。犹如一只羊，无意中闯到了狼群里；由于它的到来，世界变得不可掌控。

刘震云用异常冷静的口气，在讲述这个玩笑。也许他把你讲哭了，但你转念一想，又“噗啼”笑了。过后想起，又笑了。这种独特的“刘氏幽默”，深藏在作品的整体和每一个细节中。

目录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章 任保良

第三章 韩胜利

第四章 刘鹏举

第五章 严 格

第六章 瞿 莉

第七章 马曼丽 杨玉环

第八章 青面兽杨志

第九章 老 蔺 贾主任

第十章 韩胜利

第十一章 曹无伤 光头崔哥

第十二章 瞿 莉

第十三章 刘跃进

第十四章 青面兽杨志

第十五章 青面兽杨志

第十六章 严 格

第十七章 刘鹏举 麦当娜

第十八章 赵小军

第十九章 老 邢

第二十章 刘跃进

第二十一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十二章 老 邢

第二十三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十四章 瞿 莉

第二十五章 马曼丽 袁大头

第二十六章 韩胜利

第二十七章 老 蔺

第二十八章 老 齐

第二十九章 刘跃进

第三十章 小胖子

第三十一章 方峻德

第三十二章 老 邢

第三十三章 刘跃进

第三十四章 老 邢

第三十五章 刘跃进

第三十六章 马曼丽

第三十七章 曹 哥

第三十八章 严 格

第三十九章 老 蔺

第四十章 刘跃进

第四十一章 曹哥 八哥

第四十二章 老 邢

第四十三章 孙悟空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青面兽杨志碰到张端端，是在老甘的“忻州食府”。老甘嗓子坏了，说话用的是气声。说话费劲，还说。杨志就着羊汤，吃完五个烧饼，老甘过来结账，收过钱，坐对面说，旁边五环路，大红门桥，昨天傍晚，一人从桥上跳了下来。想寻死，却没死成，只轧断一条腿。但五环路上，五辆车“砰砰”追尾。一辆“奔驰”横了过来，旁边车道上，一辆山西的运煤车，又将“奔驰”撞飞了。“奔驰”落下来，又一头撞到大红门桥的桥墩上。车里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盆骨摔碎了，女的当场死亡。这事还刚开头，死的这女的，却不是那男的老婆，而是一个第三者。这头儿事故还没处理完，那边医院乱成了一锅粥。老甘：

“你不能说这是大意，真没想到。”

杨志心里正有事，没理这事，抄起桌上的腰包：

“老甘，这回的烧饼，用的是啥面呀，一股哈喇气。”

老甘：

“让你吃出来了。但你说错了，这回不怪面，怪上头的芝麻。卖芝麻的老胡，把去年的陈芝麻，掺到今年的新芝麻里。透过一粒芝麻，我算看透一个人。”

这时问：

“上回让你找那人，你找着没有？”

杨志和老甘是山西老乡，老甘是忻州人，杨志是晋城人，虽然一个是晋北，一个是晋南，但毕竟是老乡。杨志常到“忻州食府”吃饭，却不是冲着老乡不老乡，而是冲着老甘熬的羊汤。老甘羊汤熬得好，羊的骨头架子，也是从集贸市场买来的；骨头架子是一样的骨头架子，但老甘熬出的羊汤，就是比别人家熬得鲜、浓、香。老甘仗着羊汤熬得好，便在烧饼、凉菜、热菜上做些手脚。杨志又不喜。杨志听人说，老甘的羊汤所以好喝，是因为他在羊汤里，放了大烟壳子，人一喝容易上瘾。上月二十五号夜里，老甘一家正在睡觉，一个贼溜了进来。事后能看出，贼是过路贼，没来踩过点，也不了解老甘。饭店前脸是些桌椅板凳，没啥可偷的；后脸厨房放些锅碗瓢盆，也没啥可偷的；贼好不容易撬门进来，还是惦着偷点儿钱。贼以为钱放在卧室，一家人睡觉的地方；但老甘有心眼，钱没放在卧室，一天盘点完，把钱裹在一塑料袋里，放在厨房一芝麻坛子里。坛子上边是芝麻，里面却埋着钱。老甘不把钱放到卧室，是怕老婆孩子乱拿；本为防老婆孩子，谁知防着了贼。贼在卧室摸了一遍，柜子箱子，一家男女脱下的衣服，连老甘枕头边都摸了，只摸出三块五毛钱。贼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蹲在床边犯愣。没想到老甘早醒了，就是没吱声，看贼蹲床边犯愁，终于忍不住了，“嘀嘀”笑了两声。他大喊“捉贼”贼不怕，这阵势贼见多了，有人突然发笑，老甘嗓子坏了，用的又是气声，那贼吓得头发都支棱了，自己大喊一声“有贼”，夺门而出。但贼不走空，窜过前脸饭厅时，把老甘挂在墙上的皮夹克给顺走了。皮夹克里没有钱，皮夹克说起来也不是皮的，是仿皮的；就像老甘的饭店，巴掌大一点儿地方，却叫“忻州食府”；但皮夹克口袋里，却有一个小学生算术本。“忻州食府”旁边是一集贸市场，再过去是一建筑工地，许多卖菜的，建筑工地的民工，也常到老甘的“忻州食府”吃饭。来吃饭的，都是为了吃饱，不是为了吃好，就给老甘在饭菜上做手脚留下了空当。这些人，身上的钱是有数的，吃着吃着，钱不够了，就欠下老甘许多账。单个儿来吃饭的，一般不欠账，一顿饭吃多少钱，事先都盘算好了；三五个人来，一人请客，容易欠账。因有人请客，大家就放开了，吃着喝着，菜不够了，酒不够了，请客的又假仗义，再要酒菜，身上带的钱不够，只好欠账，下次来吃饭时再还。这一笔笔账，就记在这算术本上。算术本，就装在皮夹克衬里的口袋里。本来账本没在皮夹克口袋里，老甘就把它挂在墙上，与皮夹克并排。一天，在集贸市场卖羊骨头架子的内蒙的老塔，到“忻州食府”来吃饭，等菜的间歇，闲来无事，从墙上摘下这本看，边看，边大声朗诵欠账人的名字，及他们欠下的钱数。老塔念得起劲，老甘看饭馆还坐着别的客人，怕这事传出去，欠账的人会不高兴，影响自个儿的生意，便从老塔手里，一把夺过账本，顺手掖到了皮夹克口袋里。本来是偶尔一掖，之后成了习惯，记过账，就掖到皮夹克里。没想到这账本，被贼给偷走了。账一笔一笔很碎，加起来，估摸有一千多块。其实谁欠“忻州食府”的账，老甘心里也清楚，他心里也有一本账，但账本被人偷了，做生意总显得晦气，也怕查无实据，欠债的人赖账，老甘便想把它找回来。老乡杨志，常来“忻州食府”，言谈话语之中，似与干这行的人熟；杨志到底是干啥的，老甘没问，杨志也没说过；无非行为举止，能看出个大概；老甘便托杨志，看能否找到这贼。老甘：

“皮夹克我不要了，他把账本还回来，再给他二十块钱。”

现在又问这事，杨志照地上啐了一口痰：

“一边让我找人，一边还收我饭钱，透过一顿饭，我也算看透一个人。”

老甘攥住钱，用气声说：

“瞧你说的，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

杨志没理老甘，拎腰包出门。临出门时，从饭桌上拿一张餐巾纸擦嘴，发现门边桌前，坐着一瘦女孩，在吃一碗羊杂面。但她没吃，看着窗外路过的人发呆。街上的路灯亮了，人走得有些急。杨志离开“忻州食府”，走了半站地，摸口袋掏烟，突然想起自个儿的烟落在了“忻州食府”。想回去取，又觉不值当；便到路边烟摊买了一盒，撕开口，抽出一支，点上，再往前走，刚才在饭馆吃面的那女孩跟了上来，撵上杨志问：

“大哥，玩吗？”

杨志这才知道，刚才吃面的女孩是只“鸡”。留意看，小骨头小脸，也就十七八岁。又盯，发现这女孩不像街边的鸡。街边的鸡看人，眼神都像猫看老鼠，早不拿这事儿当事儿了；这女孩看杨志，却像老鼠看猫，说过这话，脸羞得绯红。不是因为她是“鸡”，是这绯红，也不是绯红，是“鸡”在害羞，在世界上已少见，让杨志心动，本不想玩，也想玩了。杨志点了点头。那瘦女孩便领着杨志，往她住处走。杨志边走边问：

“你哪儿人？”

瘦女孩：

“甘肃。”

杨志：

“干多长时间了？”

瘦女孩看杨志一眼，又低下头：

“我说昨天，你也不信。我来北京找俺哥，谁知他换了地方。给他打电话，他的手机也停机了。干这个不为别的，为攒个车票钱。你就当我说瞎话吧。”

杨志倒“噗啼”笑了：

“咱俩这辈子，说不定就见这一面，你干一年，我也没吃多大亏，你昨天才干，我也没占多大便宜。”

两人又往前走。杨志：

“你多大了？”

瘦女孩抬脸：

“二十三。”

倒出杨志的意料。做这行的都说自个儿小，这女孩看上去十七八，却说自个儿二十三，倒是个老实人。杨志：

“你贵姓？”

瘦女孩：

“免贵姓张，就叫我端端吧。”

杨志知道这“端端”，该是假名。可叫上，答应，就是真名。一个称呼，真与不真，重要吗？说话间，已走出两站路，好像还没到地方。杨志停住脚步：

“还有多远？”

端端指着前边：

“不远，就在前边。”

两人又走。但这“前边”，又走出一站多地，终于拐进一条胡同。胡同里有些脏，手挨手，有仨公共厕所，厕所里的汤水，溢到胡同里，路灯坏了，下脚要看地方。走到胡同底，拐过弯儿，又是一条胡同。杨志打量一下左右：

“安全吗？”

端端：

“大哥，领你走这么远，就图个安全。”

终于，走到胡同底。胡同底有间屋子，房门就开向胡同。墙上的石灰缝，横七竖八，抹得跟花瓜似的，能看出这墙过去没有门，屋门是临时圈出来的。屋门是大芯板，风一吹，有些晃荡；门框，是用几根木条钉巴在一起的。端端从裤子里掏出钥匙，弯腰开门，进屋，开灯；杨志看看左右，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心里踏实下来，也闪进了屋。端端扣上门，杨志打量屋子，也就七八平米，靠墙搁着一张床，地上摆着些锅碗瓢盆。端端：

“大哥，开灯还是关灯？”

杨志想了想：

“关灯吧，关灯保险。”

关上灯，两人开始脱衣服。到了床上，杨志知道端端有二十三。手嘴的用处，一切都懂。杨志一开始还主动，待入了港，端端竟开始调理杨志。看她身瘦，杨志本不敢大动，谁知几个回合下来，瘦小的端端，在下边，竟把杨志，玩于股掌之上。杨志这才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杨志本无兴致，心里还想着别的事，现在被端端逗弄得，也兴致大发。正得趣处，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屋顶的灯“啪”的一声被打开，呼啦呼啦，闯进来三条大汉。三人嘴里皆喘着粗气，粗气里喘出酒气。突兀间，杨志被吓出一身汗；一开始以为是警察，但看这三人的糙皮和粗脖子，又不像；反应过来，去抓自己的衣服；但他的衣服，连同那个腰包，早被一大汉抢到怀里。另一大汉二话没说，照杨志脸上，结结实实扇了一巴掌：

“操你妈，敢强奸我老婆！”

杨志光着身子，顾不上捂脸，捂自己的下边：

“大哥，弄错了。”

看端端。这时端端变了一个人，开始捂着自己的脸哭：

“我正在屋里做饭，他窜进来，拿刀逼我。”

这时指了指窗台。窗台上原来放着一把刮刀。第三个大汉抢过那刀，指着杨志：

“公了还是私了？”

杨志这才明白，他遇上了打劫团伙，端端就是他们放到外面的鱼饵，杨志一不留神，咬着了这钩。杨志这才明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抢衣服的大汉，开始毫不在意地搜杨志的衣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钱包，从钱包里掏出钱和银行卡。又拎起腰包打量，腰包的带子断过，打了个结；打开腰包，从里边又掏出一大沓钱。掏完钱，拿出一身份证，看着念：

“刘跃进。”

仰起脸问：

“你叫刘跃进？”

杨志自认倒霉，不再理他。但这也臊不着谁，那人低头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对着一身光的杨志端详：

“不像呀。”

杨志这才明白，祸从老甘的“忻州食府”起，一切都怪这腰包。自己在“忻州食府”，从腰包里掏钱，被瘦小的张端端看到了。

第二章
任保良

在工地，大家都知道，刘跃进是个贼。贼一般在街上偷东西，或入别人家盗窃，刘跃进不上街，也不去别人家，偷东西就在工地。在工地也不偷盘条、电缆和架子管，就偷工地的食堂。刘跃进是个厨子。偷食堂也不在食堂，在菜市场。刘跃进每天早起，要到菜市场买菜。在菜市场也不偷，韭菜、萝卜、白菜、土豆、洋葱、肉等，明码标价；但一个工地几百号人，一回洋葱土豆买得多，就能讨价还价；一斤便宜五分钱，几十斤下来，就能省出几块钱；固定一个摊买，不朝三暮四，又有讲究；还有肉：瘦肉，五花，或只买脖子肉，价钱又不一样。大家说，整个工地的人脖子都粗，和整天吃刘跃进的脖子肉大有关系。但贼被捉住才叫贼，刘跃进这贼无法捉，就不能叫贼。这时大家生气的不是有贼，而是这贼无法捉。工地包工头任保良说：

“原以为，贼被捉住才叫贼，谁知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

刘跃进和包工头任保良，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任保良是河北沧州人，刘跃进是河南洛水人。十六年前，任保良，在洛水坐过两年多牢。刘跃进有一个舅舅，在洛水监狱当厨子。舅舅叫牛得草，大眼睛，四十岁之前，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亮；四十岁那年得了白内障，世间万物，在他眼前一片模糊。模糊之前，牛得草说话慢条斯理；模糊之后，开始高门大嗓，见人就说：

“别看眼睛瞧不见，我心里清楚着呢。”

牛得草眼好时，刘跃进随娘走姥娘家，牛得草不大理人，刘跃进有些憷他。牛得草虽是一监狱的厨子，但架子很大。大不大在厨子，而在“监狱”。集市上饭馆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好；监狱的厨子，每天须把饭菜做差；犯人吃饭，想做好，也没条件，一年三百六十日，三顿皆是：咸菜、粥、窝头。到饭馆吃饭的人，饭菜差了就骂厨子；监狱里的犯人，吃好吃坏，都不做声；见了厨子，反倒低声下气。饭馆的厨子看不起牛得草，牛得草也看不起别的厨子：

“妈拉个×，普天下，都见做饭的伺候吃饭的，哪见吃饭的伺候做饭的？”

高门大嗓后，人欺他眼看不见，同事，熟人，见面爱抹他脖子。“吧唧”一声，从脑袋抹到脖项，转身走开，牛得草不知是谁。这年冬天，刘跃进随娘去监狱看舅舅，牛得草带他去集上，给监狱买咸菜疙瘩，一熟人又上来抹牛得草的脖子。牛得草担着担子习以为常，八岁的刘跃进上去踢了那人一脚：

“操你娘！”

那人被骂急了，反手掴了刘跃进一巴掌。刘跃进哭了，聚上来许多人。牛得草也骂刘跃进：

“玩儿呢。”

待走出集市，抚着刘跃进的头：

“打虎还靠亲兄弟，上阵还靠父子兵。”

落下泪来。从此开始亲近。任保良在洛水坐牢时，刘跃进已娶了老婆。当时任保良开卡车跑长途，贩煤，贩粮食，也贩化肥和棉花；分季节，啥赚钱贩啥。这天从江苏高邮拉了一车活螃蟹，往陕西潼关运；走到洛水路卡，被警察扣下。车超宽，也超高。任保良悄悄塞到拦车的警察口袋里二百块钱，警察没说什么；任保良开起卡车要走，从岗亭又下来一警察，重新检查他的证件，说他手续不全，又要扣车。任保良不愿再花钱，看看车上的活物，螃蟹们吐着沫，瞪着眼睛在着急，任保良也着急；检查证件的警察又来找碴儿没啥，收了他钱的警察也不帮他说话，转身走开，惹恼了任保良。任保良上去揪住他，让他还钱；这警察也急了，说没收他钱，两人撕巴起来。警察抽出警棍打任保良，任保良挨了三下，夺过警棍，打了警察一下。警察三棍打在任保良肩上、腰上和背上，任保良一棍打在警察头上，登时冒了血，人“咕咚”一声，倒了。砸别人头事小，砸警察的头，事就大了。本是轻伤，也就出了点血，经医院鉴定，成了重伤，脑震荡，加上妨碍公务罪，任保良被判了两年零八个月。这天刘跃进到县城买猪娃，他有一个中学女同学叫李爱莲，李爱莲有一个姑家的表哥叫冯爱国，冯爱国因偷了邻村的牛，一头母牛，带两个牛犊，被判了八个月，也住在监狱。李家爹娘死得早，李爱莲从小由姑姑带大。监狱一个月让探一回监，这天不是探监的日子，李爱莲知道刘跃进的舅舅在监狱当厨子，便托刘跃进给冯爱国往监狱捎了一只烧鸡。刘跃进在县城买过猪娃，去了监狱，把烧鸡交给舅舅牛得草。牛得草把冯爱国从

号子里叫出来，把他带到监狱厨房，把烧鸡扔给他，让他蹲到墙角去啃。待烧鸡啃了一半，号子里有人喊：

“我叫冯爱国，我叫冯爱国。”

这才晓得蹲在厨房啃烧鸡的不是冯爱国，是河北的任保良。牛得草到号子里喊冯爱国时，冯爱国这两天拉稀，去了茅房，任保良顶着冯爱国，来啃烧鸡。牛得草上去抽了任保良一耳光：

“妈拉个×，河北没有烧鸡？”

又上去用脚踹：

“欺我看不见是不是？外头欺我就算了，你们也敢欺我？”

又抄起擀面杖，没头没脑往任保良身上砸。刘跃进看任保良抱头挨打，不敢动弹，也不敢出声，嘴里还嚼着烧鸡，有些不忍，上去拉牛得草：

“舅舅，算了，不就一只烧鸡？再打，也从他肚里掏不出来了。”

任保良这时哭了：

“不为吃口鸡，两年多了，没一个人来看我。”

两年零八个月到了，任保良出狱了。任保良出狱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刘家庄看刘跃进。去时，带了十只白条鸡。五年过去，任保良成了北京一建筑工地的包工头。这期间两人没有见过，但有书信来往。又五年过去，刘跃进离了婚，心中正在烦恼，便离开河南洛水，来北京投靠任保良，在工地当了厨子。不在任保良手下当厨子，两人还是朋友；现在有了上下之分，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任保良能说刘跃进是朋友，刘跃进不能把任保良当成朋友。或者，私下里是朋友，人多的场合，须有上下之分。刘跃进懂这个理儿，私下叫“保良”，一有人，马上改口“任经理”。任保良看他懂事，加上有十几年前一只烧鸡顶着，虽然知道刘跃进在食堂捣鬼，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一次刘跃进喝多了；一起喝酒的几个民工，在议论任保良；民工议论包工头，难有好话；刘跃进酒前酒后是两个人，酒前说话过脑子，酒后就忘了自己是谁，也随人说起了任保良；说现在没啥，顺嘴秃噜，说起任保良十几年前在洛水坐监的事，如何因为一只烧鸡，在厨房挨打。这话传到了任保良耳朵里。任保良不憷自己坐过监，动不动还说：

“妈拉个×，老子监狱都蹲过，还怕你们这些龟孙？”

但自个儿说行，别人说就不行了。或者，别人说行，刘跃进说就不行了。这一下，两人彻底不是朋友了。任保良本想把刘跃进打发走，只是担心弯拐得太陡，显得自己心量小；便不动声色，还让刘跃进当厨子，但不让他买菜；等刘跃进自个儿觉着没了油水，提出走人。恰好任保良有一个外甥女，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也从沧州来北京发展，投奔任保良，任保良便把她安排到工地食堂，专管买菜。刘跃进知道祸起一句话，祸是酒惹的，也想一走了之，再待下去双方都难堪；但中国别的不多，人多，另外的地方一时也不好找；工地挖沟爬架子的活儿好找，到食堂当厨子不好找，也就臊着自己先待下去，等有了机会再说。任保良的外甥女叫叶靓颖，任保良瘦，叶靓颖胖，十九岁，二百一十斤。身胖，胸却是平的。叶靓颖兴冲冲地上了任，每天早起，骑一辆三轮车，屁股一扭一扭，到集贸市场买菜。买一道菜，记一道账。一把葱，一头蒜，都记在算术本上。一个月下来，密密麻麻，积了两大本。但她哪里知道菜市场的门道？一个月下来，叶靓颖买菜花出的钱，比上个月多出两千多块；食堂吃的，却没有上个月好。月底结账的时候，叶靓颖把两本账递给任保良，任保良把算术本“刺啦”“刺啦”撕了，扔到地上：

“不能不说，你是个老实人。”

又感叹：

“用老实人，还不如用个贼。”

又撤下叶靓颖，让她在厨房馏馒头、蒸大米，重新把买菜的事，还政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倒端上了架子，嘬着牙花子说：

“任经理，岁数大了，说起这买菜，我也转不过那些菜贩子。”

还替叶靓颖说话：

“真不能怪咱外甥女。”

直到任保良急了：

“刘跃进，你操过我的娘，我也操过你的娘，别再装孙子了。再拉硬弓，我真让你滚蛋！”

刘跃进这才骑上三轮车，笑眯眯地去了菜市场。

第三章

韩胜利

刘跃进欠韩胜利三千六百块钱。刘跃进欠这钱，也是吃喝醉的亏。四十岁之前，刘跃进从无自言自语过，过了四十岁，常常一个人说话。在厨房切着菜，在街上走着路，或一天忙完，要脱衣睡觉了，突然对自个儿说了一句什么。过后一想，想起的，全是过去的烂糟事；说的，全是对这烂糟事懊悔的话；好事从不自言自语。近几个月，刘跃进常对自个儿说的一句话是：

“再不能喝了。”

仨月前，在集贸市场卖猪脖子的老黄的女儿结婚。老黄除了卖猪脖子，还卖猪心、猪肺、猪大肠等下水。别的肉贩子卖的是肉，兼卖猪脖子和下水；老黄不卖肉，专卖猪脖子和下水；所以他卖的猪脖子和下水比别人便宜。刘跃进固定到老黄摊上买猪脖子，天长日久，两人成了朋友。刘跃进买过猪脖子，再自作主张，提溜几条猪大肠，放到自个儿三轮车上，老黄也不计较。有时买过猪脖子，提溜过猪大肠，刘跃进还不走，坐下跟老黄扯些别的，老黄也应承。老黄女儿结婚，刘跃进去随了份礼，坐在婚宴上吃酒。吃着喝着，吃没多吃，又喝大了。挨刘跃进坐着的，是在集贸市场卖鸡脖子的吴老三的媳妇。刘跃进平日买鸡脖子，固定的也是吴老三的摊子。吴老三和老黄一样，不卖鸡肉，专卖鸡脖子和鸡架子。到吴老三摊上买鸡脖子，刘跃进常与吴老三媳妇开玩笑。吴老三和他媳妇都是东北人，东北女人易满胸，刘跃进：

“看，又涨了，又该吃了。”

吴老三媳妇：

“叫娘啊，叫娘就让你吃。”

吴老三在一旁捋鸡脖子，笑笑，也不搭言。现在刘跃进和吴老三老婆坐在一起，吃着喝着，两人又开玩笑。一开始刘跃进只是动嘴，待喝醉了，忘了带脑子，话到处，刘跃进手也到了，摸了吴老三媳妇满胸一下。吴老三媳妇并无在意，还弯腰“嘀嘀”笑，吴老三在对面不干了。如果没喝多，吴老三也不会在意；现在吴老三也喝大了，就跟刘跃进急了，隔着桌子，抄起一盘子菜，扣到刘跃进脸上。刘跃进如果没喝多，自知理亏，不敢还手；喝多了，忘了自己是谁，拨拉掉脸上的菜，端起桌上一盆鸡脖子汤，泼了吴老三一头一身。吴老三大怒，抄起一把老黄的杀猪刀，跳过桌子，要杀刘跃进，倒把刘跃进的酒吓醒了。众人拉住吴老三。谁知越拉，吴老三越来劲：

“别拦我，谁拦有谁，我忍了不是一两天了！”

闹到半下午，最后在老黄的调停下，双方讨价还价，刘跃进赔吴老三三千六百块钱，算是“猪手费”；刘跃进身上钱不够，同乡韩胜利现去银行，从韩胜利卡上取来三千三，讲好三分利，借给刘跃进；凑够三千六，交给吴老三，一场风波才罢。摸了一把胸，而且喝醉了，啥感觉没有，出了三千六；半夜，刘跃进的酒彻底醒了，先是懊悔，接着又气吴老三：

“跟‘鸡’睡一觉，才八十；这摸了一下非关键部位，三千六；把你妹妹搭上，也不该这么贵呀？”

接着又气卖猪脖子猪下水的老黄，因三千六是他说和的：

“看我喝醉了，也跟着趁火打劫，是人吗？”

从此买猪脖子和鸡脖子，都换了摊子。与吴老三和老黄的事了结过，刘跃进与韩胜利的麻烦开始了。当时跟韩胜利借钱时，讲好三分利，三天还；如今三个月过去了，刘跃进没还一分钱。欠债不还，要么因为没钱，要么有钱就是不还。刘跃进说是前者，韩胜利认为是后者。打过几次嘴仗，红过几次脸，韩胜利摇头：

“好人不能做，一做好人，朋友就成了仇人。”

既然成了仇人，韩胜利就拉下脸子，一开始一个礼拜一催账，现在天天晚上来要。刘跃进也改了说法，不说不还，也不说没钱，只是说：

“钱有，在任保良那里；他拖工钱，你让我抢去呀？”

或者：

“你找任保良去，他给我钱，我就还你钱。”

韩胜利哭笑不得：

“你把事说乱了，你欠我钱，咋改我找任保良了呢？”

这天韩胜利又来了，不过不是晚上，是中午。韩胜利平日爱穿西服，西服是从工地旁边的夜市地摊上买的，或三十，或二十，皆是来路不明的二手货；这天他没穿西服，穿一件白汗衫，汗衫上有血，裤腿上也有血，头上还缠着绷带。刘跃进正在工地食堂卖饭，食堂里拥挤着几百号民工，在敲饭盒。韩胜利不似平日商量着要账，而是挤过这些打饭的人，到卖饭的窗口喊：

“刘跃进，今儿不还钱，我跟你拼了！”

刘跃进看他浑身是血，慌了：

“今儿唱的哪一出呀，还化了装。”

任保良的外甥女叶靓颖在旁边打米饭，刘跃进把菜勺交给叶靓颖，转出厨房，好说歹说，把韩胜利拉到食堂后身，把他捺坐在一堆盘条上，接着与他并排坐在一起。刘跃进：

“就这点儿钱，当众喧哗，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韩胜利抖着身上的血汗衫：

“因为你，我被打了。”

刘跃进：

“谁呀？”

韩胜利：

“谁你甭管，我也欠着人钱呢。”

又瞪了刘跃进一眼：

“我得跟人学，我要钱就是钱，人家要钱是要命。”

刘跃进知道韩胜利常在街上偷东西，猜他犯了事，被人打了。韩胜利指着头上的绷带：

“到医院缝了八针，一百七，也算你的。”

刘跃进点着一支烟，这时话拐了弯：

“胜利，做人做事，咱不能绝情。你想想，八年前，在老家，你被你后娘赶出来那回，天上下着雪，风跟刀子似的，是谁把你领回家，吃了一碗热汤面？”

韩胜利：

“论起这事，我该给你叫声叔，但这事被你说过八百遍了，早过劲儿了。叔，咱闲言少叙，我也被人逼得紧，还钱。”

刘跃进：

“真没有，再容我几天。”

韩胜利这时看看左右，戳戳屁股下的盘条：

“工地上有的是盘条和电缆，夜里你弄出来一些，咱爷儿俩的事就算了了。”

刘跃进看不懂韩胜利一身血的含义，但霍地站了起来：

“胜利，你整天干些啥，我管不着，但我眼下还不想当贼。”

看韩胜利又要急，刘跃进也急了：

“把我惹急了，就不是偷的事了，也叫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韩胜利喊道：

“要钱没钱，偷又不偷，你到底想咋？”

这时一群吃过饭的民工从墙角转来，刘跃进抓住韩胜利的手，低下声来：

“三天，再给我三天。”

第四章
刘鹏举

刘跃进过了四十岁，除了开始自言自语，还悟出一条道理，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说得起话的人，一种是说不起话的人。说不起话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把自个儿绕进去了。话是人说的，为了一句话，能把人绕死。像刘跃进，有些事说得起话，譬如今儿中午工地食堂吃啥，萝卜炖白菜，或是白菜炖萝卜，加不加猪脖子肉，加多少，可以做主；就像当年的洛水监狱，中午犯人吃啥，他舅舅牛得草可以做主一样。但出了工地食堂，就像牛得草出了洛水监狱，就说不起话了。说了也没用。话没用没啥，说了过头话，事后又得承担这话的后果，事就大了；如果承担得起没啥，你又承担不起，因这承担不起又会节外生枝，事情就严重了。但过头话都是痛快话，人激动起来爱说。

刘跃进有个儿子叫刘鹏举，现在老家县城上高中。为了这个儿子，刘跃进说过一句过头话。当时说着很痛快，说过之后，这话就变成了一座山，让刘跃进整整背了六年，把腰都压弯了。不是为了这个儿子，刘跃进做人也不会这么赖，身上明明有钱，故意欠着韩胜利不还。四十岁之前，刘跃进是个爽快人。四十岁之后，刘跃进常常自言自语的另一句话是：

“我咋变成现在这样了呢？”

六年前，刘跃进与老婆离了婚。刘跃进的老婆叫黄晓庆。离婚前，刘跃进在县城一家叫“祥记”的餐馆当厨子，做红案，也做白案。当了一年厨子，看准机会，求了老板，又把老婆黄晓庆引来，在前厅端菜抹桌子。刘跃进当厨子，一个月挣七百块钱；黄晓庆端菜抹桌子，一个月挣三百块钱。洛水县城西关有一个酿酒厂，老板叫李更生。刘跃进跟李更生是小学同学。当时班上五十六个人，数李更生窝囊。两个同学打完架，吃亏那人，可以再找李更生踹上两脚出气。大家都踹，刘跃进也踹过。李更生个头又高，外号“傻大个”。没想到这个傻大个，三十年后，成了“太平洋酿造公司”的总经理。虽是一河南县城的小酒厂，每天除了生产“小鸡蹦”，还生产“茅台”。“小鸡蹦”两块五一瓶，“茅台”三百八一瓶。当年的窝囊废，三十年后，胆子长大了。这天李更生跟几个朋友来“祥记”吃饭，听说端菜的服务员是刘跃进的老婆，便把刘跃进从厨房揪出来，与他们一起喝酒。席间说些闲话，李更生的朋友问，大嫂在这里，一月挣多少钱？刘跃进说三百，李更生马上说，到我酒厂里装“茅台”，一个月给她六百。天上掉下个馅饼，刘跃进和端菜的黄晓庆自然满心欢喜。李更生指着刘跃进：

“不为别的，为你小时候踹过我。”

大家都笑。第二天，黄晓庆便离开“祥记”，到“太平洋酿造公司”装酒。第二年春天，黄晓庆又不装酒了，到了酒厂推销部，常跟李更生到全国各地卖酒。卖酒有提成，黄晓庆一个月，能挣到一千五百块钱，比刘跃进当厨子挣得还多。刘跃进以为是傻大个对同学的关照，见了李更生，还拉着他的手说：

“对哥好，哥知道，都在心里。”

但满县城都在传，李更生和黄晓庆好上了。满县城的人都知道了，就刘跃进一个人蒙在鼓里。“太平洋酿造公司”有一个门卫叫张小民，张小民是李更生表姐家的孩子，因为这层关系，才能看大门。这年冬至晚上，李更生在外喝酒。从晚上喝到深夜，喝醉了，开车回酒厂；张小民这天同学聚会，也喝了二两，在保安室睡着了。李更生叫门，里面无人应。这时天上飘起了雪花；李更生喝过酒，风一吹，身上一阵阵打战。李更生又叫，还无人应。李更生扒大门跳进去，一脚踹开保安室，抄起桌上的木棒；这根木棒，张小民值班时，挂在腰间，类似警棍；李更生趁着酒劲，对床上的张小民一顿棒打。早年的傻大个，现在已习惯打人。挥棒时，又将床头一面镜子打碎了，玻璃纷落，一块玻璃，将张小民脸上划了一道长口子。看张小民出了血，李更生还不依不饶，照他的血脸又啐了一口：

“妈拉个×，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

扔下棒子，走了。打张小民，骂张小民，张小民都能忍。半个月后，张小民脸上的伤也好了，但留下一道疤。这疤在左脸正中。因为这道疤，他女朋友跟他吹了，张小民就急了。这天中午，刘跃进正在“祥记”后厨炒菜，张小民跑进厨房，趴到刘跃进耳朵上，悄悄说了几句话。刘跃进放下炒勺，跟张小民风风火火跑到“太平洋酿造公司”，一脚踹开李更生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间床上，将李更生和黄晓庆拿了个正着。两人都光着身子。刘跃进上去就打李更生。李更生挨了两下，没动；后来被打急了，也扑过来与刘跃进打。张小民见打了起来，跑了。黄晓庆没劝架，也穿上衣服走了。两人一场架打下来，穿着衣服的刘跃进，竟没打过光着身子的李更生。现在的李更生，真不是当年的傻大个了。李更生把刘跃进打了一顿，还光着屁股蹲在椅子上抽烟：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告我去吧！”

老婆被人搞了，捉奸又被人打了，一场窝心事，转眼间成了笑话。当天，这笑话传遍了县城。像李更生当年在学校是窝囊废一样，刘跃进现在也成了窝囊废。上小学窝囊不被人笑，老婆被人搞了就是真窝囊。第二天一早，刘跃进带着一帮亲戚，重回“太平洋酿造公司”找李更生。但李更生带着黄晓庆，早到海南卖酒去了。刘跃进见不着人，带人闯到车间，将一车间的酒瓶子全打碎了，“茅台”酒流了一地。打过，刘跃进并没有解气，脑子倒成了空白。夜里躺在床上，他费解的不是老婆跟人好了，好了一年自个儿竟蒙在鼓里，而是两个人到底因为什么好上的。老婆跟李更生好，刘跃进还能想通，可以说她嫌贫爱富；李更生与黄晓庆好，到底又图啥呢？黄晓庆长得并不好看，细眯眼，瘦脸，鼻窝里还有一撮雀斑，人也三十多了，刘跃进都没觉出她好，李更生哪里找不着女人，非要跟她好呢？纯粹为了败坏刘跃进吗？就为上小学踹过他几脚吗？当时踹他的同学多了，现在都娶了老婆，个个搞去，搞得过来吗？出了这事，刘跃进只是窝心；这道理搞不明白，刘跃进会憋死。自个儿想不明白，刘跃进便去问他信得过的朋友。他信得过的朋友，莫过于在“祥记”旁边支了个摊子打火烧的老齐。问过，老齐翻着炉上的火烧，用油手搔着头说：

“我也正纳闷儿呢。”

又问其他他信得过的人，没有一人能说通这理儿，倒是觉得刘跃进有些异常，离精神失常已经不远了。但刘跃进心里明白，他比不出这事还正常。最后，他干脆谁也不问了，直接给李更生打电话。李更生带着黄晓庆，已从海南岛到了广州，又从广州到了上海，从上海到了西安，这电话是在西安接的。李更生一开始不接电话，后来接了；以为刘跃进要说别的，见是问这个，倒也一愣；但也不遮着掩着，说：

“不图黄晓庆别的，就图她个腰，一把能掐住。”

刘跃进的脑袋，“轰”的一声炸了。自个儿跟黄晓庆过了十三年，竟没觉出她的腰，这腰与别的腰的不同。这一腰撞得，比老婆让人搞了，还让刘跃进拧巴。这腰他没发现，李更生发现了；因为这腰，刘跃进成了错的，李更生和黄晓庆倒是对的。放下电话，刘跃进活了四十二年，所有的日子都变了颜色。但这话无法对打火烧的老齐说，也无法对别的朋友说。一说，这事又转成了另一个笑话。

刘跃进喝酒自此始。而且一喝就醉。醉前和醉后是两个人。醉了没啥，醉了挺高兴的，把一切都忘了；第二天上午醒来，突然伤心想哭。哭也哭不出来，坐那儿呆想。想着想着，突然想自杀。自杀不是因为出事，也不是因为这理儿，而是这理儿把刘跃进拧巴过去，拧巴不回来了。过去听说别人自杀，感到很可怕；现在自个儿想自杀，觉得是一种解脱。自杀的方式很多，或喝农药，或拿刀子割脉，或跳河，或触电，刘跃进独想上吊。一想到上吊，整个脖子都痒痒的；想着绳子接触脖子，脖子是甜的。有时夜里睡觉，刘跃进还在梦里喊：

“人呢，给我绳子呀。”

自杀虽好，刘跃进最后没有自杀。没有自杀不是因为刘跃进想着好做不到，而是因为刘跃进有一个儿子。黄晓庆出事之后，也牵涉到儿子。儿子当时都十二岁了；大家由黄晓庆的现在，开始怀疑她的过去；大家都说，这儿子是不是刘跃进的，也难说。刘跃进拉着儿子，进了县医院，俩人一块儿做了DNA。结果是：俩人是父子。三个月后，刘跃进与黄晓庆离婚。离婚时，黄晓庆也想要儿子，刘跃进说，宁肯把儿子一棒子打死，也不会给她。黄晓庆自知理亏，也没坚持，只是说：

“你养也成，我每月给你抚养费。”

刘跃进正在气头上，冲口说了一句：

“人骚，钱也骚。俺爷俩儿拉棍要饭，也不要这骚钱。”

当时说得痛快，在乡里开离婚证的老胡都给刘跃进跷大拇指；但当时过了嘴瘾，六年下来，刘跃进才知道自个儿吃了大亏。为这话，他把自个儿绕进去了，把腰都累弯了。同时又觉得自个儿前后矛盾。既然知道对方钱骚，离婚之前，与李更生了结此事，刘跃进却提出让李更生赔偿六万块钱。钱就是钱，无所谓骚不骚。对钱，刘跃进说了过头话。

第五章

严　格

严格是“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严格是湖南醴陵人，三十岁之前瘦，三十岁之后，身边的朋友都胖了，出门个个腆个肚子，严格仍瘦。三十二岁之前，严格穷，爹娘都是醴陵农村的农民，严格上大学来到北京；人一天该吃三顿饭，严格在大学都是两顿；也不是两顿，而是中午买一个菜吃一半，晚上买份米饭接着吃。大学毕业，十年还没混出个模样，十年跳槽十七个公司。三十二岁那年，遇到一个贵人；人背运的时候，黑夜好像没个尽头；待到运转，发迹也就是转眼间的事。严格回想自己的发迹，往往想起宋朝的高俅。当然，也不同于高俅。自遇到那个贵人到现在，也就十多年光景，严格从一文不名，到身价十几个亿。严格在大学学的不是房地产，不是建筑，不是经济，也不是金融，学的是伦理学；讲伦理严格没得到什么，什么都不讲，就在地球上盖房子，从小在村里都见过，倒让他成了上层社会的人。他的头像，悬在四环路边上的广告牌上；把眼睛拉出来，看着他的房产和地产。世界，哪有一个定论啊。没发迹的时候，严格见人不提往事；如今，无意间说起在大学吃剩菜的事，大家都笑。大家说，严格是个幽默的人。

严格富了之后，也有许多烦恼。这烦恼跟穷富没关系，跟身边的人有关系。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中国有两大变化，一，人越吃越胖；二，心眼儿越来越小。按说体胖应该心宽，不，胖了之后，心眼儿倒更小了。心眼儿小没啥，还认死理，人越来越怆了。他伺候的是一帮怆人。别人怆没啥，身边的朋友怆没啥，老婆也越吃越胖，心眼儿越来越小，人越来越怆，就让严格头疼。严格的老婆叫瞿莉，三十岁之前，瘦，文静；过了三十岁，成了个大胖子，事事计较，句句计较；一个CEO的老婆，家产十几个亿，为做头发，和周边的美容店吵了个遍。由老婆说开去，严格感叹：中国人，怎么那么不懂幽默呢？过去认为幽默是说话的事，后来才知道是人种的事。幽默和不幽默的人，是两种动物。拧巴还在于，人不幽默，做出的事幽默。出门往街上看，他们把世界全变了形，洗澡堂子叫“洗浴广场”，饭馆叫“美食城”，剃头铺子叫“美容中心”；连夜总会的“鸡”，一开始叫“小姐”，后来又改叫“公主”。严格走在街上，觉得自个儿是少数派。本不幽默，也学得幽默了。人介绍他：

“‘大东亚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严总。”

严格忙阻住：

“千万别，一盖房子的。”

人说他瘦，讲健身，他说：

“想吃胖啊，得有得吃呀。”

人说他生意大，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他摇头：

“搬砖和泥，粗活，不要见笑。”

人说他幽默。他渐渐也不幽默了。不幽默并不是幽默不好，而是因为幽默，严格吃过不少亏。周围皆是小心眼儿的大胖子，不管是生活，或是生意，皆是刺刀见红。水该一百度沸腾，他们五十度就沸腾了；水该零度结冰，他们五十度就结冰了；他们的沸点和冰点是一样的。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或没有翻脸，仅为一己之私，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气氛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严格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由此带来的拧巴，比人穷不走运还大。严格摇头：

“不让幽默，我不幽默还不成吗？”

四十岁之后，严格发现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四十岁之前，自己爱说笑话；过了四十岁，开始不苟言笑。久而久之，对玩笑有一种后天的反感。人跟他开玩笑，如是部下，他会皱眉：

“不能正经说话吗？”

如是朋友，他不接这个玩笑；对刚才说过的事，不苟言笑重说一遍。或者，四十岁之后，严格除了瘦，其他方面也变得跟众人差不多了。不喜欢跟这些人说话，但话每天又得说；话不是不能这么说，只是觉

得话越说越干涩，就像日子越过越拧巴，就像老婆整天说自个儿身上疼、眼干舌燥一样，就像发动机缺机油在干转一样，这日子早晚得着火。机油，你哪里去了？

“大东亚建筑有限公司”下边，有十几个建筑工地。十几个建筑工地，就有十几个包工头。任保良是其中之一。严格除了跟那些大胖子打交道，也常去建筑工地。建筑工地的民工，没有一个是胖的。见到这些民工，民工有河北人，有山西人，有陕西人，有安徽人，也有河南人；与大胖子说话，话越说越干涩；倒是到了建筑工地，全国各地的民工一开口，又让严格乐了。他们每天吃的是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但一张口，句句可笑，句句幽默。或者说，是这些民工的话，把严格脑子中残余的一点儿幽默的细胞又激活了。所有的包工头，见严总来了，以为是来检查工程；工程是要检查，但主要，是来听民工们说话，透上一口气。古风存于鄙地，智慧存于民间；有意思的事和话，都让那些胖子就着鲍鱼和鱼翅吃没了；仅剩的一些残汁，还苟活于萝卜和白菜之中；奴隶们创造历史，毛主席这句话没错。

在十几个包工头中，严格又独喜欢河北沧州的任保良。任保良说话不但可笑，还愣。民工们跟任保良说话，觉得他很精；严格听起任保良的话，句句有些傻。或者不能说是傻，是粗；不能说是粗，是愣。但话愣理儿不愣。句句是大实话。初听有些可笑，再听就是实话。原来实话最幽默。一天傍晚，严格去任保良的建筑工地。一幢CBD的楼壳子，已盖到五十多层。两人坐着升降机，来到了楼顶上。夕阳之下，整个北京城，尽收眼底。严格感叹：

“好风光啊。”

任保良指着脚下的街道，街道上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

“‘鸡’又该出动了。”

又啐了一口痰，狠狠骂道：

“婊子就叫婊子，还‘小姐’！”

又说：

“严总，咱别盖房子了，开窑子吧。挣个钱，不用这么费劲。”

这话没头没脑，初听很愣，细听可笑。严格来时，正烦恼一事，现在弯腰笑得，把一切烦恼全忘了。本来晚上还有饭局，他又多待了一个小时。这时天安门华灯齐放，从没这么美丽过。渐渐，平均一个礼拜，严格要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一趟。一是来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遇到饭点，也到民工的食堂吃饭。民工们吃刘跃进的萝卜炖白菜吃腻了，一端起碗就吐酸水；严格却觉得好吃，连菜带汁，能吃上两碗，吃出一头汗。任保良看他吃得痛快，感叹：

“该闹革命了，一闹革命，你天天能吃上这个。”

严格又笑。

这天中午，严格又到任保良的工地来了。工地正在吃中饭。任保良吃工地食堂吃腻了，没去食堂，从外边买了一个盒饭，正蹲在他自个儿小院的台阶上吃。任保良的小院，不能说是院，离工棚三尺开外，靠一棵枣树，临时用废板子围成一个圆圈；房前，巴掌大一块地方。但你又不能说它不是院。任保良吃的是栗子烧鸡块，见严格来了，以为又来吃中饭，嘴里嚼着鸡说：

“等着，我让人给你打好饭去。”

但今天严格到工地来，既不是为了吃饭，也不是为了听民工和任保良说话，是为了找一个人。找这个人不是为了这个人，而是为了让他装扮另一个人。一番车轱辘话说完，任保良有些蒙：

“严总，你要演戏呀？”

严格：

“不是演戏，是演生活。”

任保良一愣，接着笑了：

“生活还用演，街上不都是？”

严格：

“一下没过好，可不得重演？”

接着一五一十，给任保良讲了这段没过好的生活的来龙去脉。严格遇事背别人，背那些大胖子，背老婆，但不背任保良这种人。原来，严格一直与当今一位走红的女歌星好，这歌星整天唱的，皆是歌颂祖国和母亲的歌。歌颂多了，祖国和母亲没恶心，她自个儿患了厌食症。其实患厌食症也是假的，祖国和母亲歌颂多了，唱者无心，听众和观众，对祖国、母亲和她，都一块儿恶心了；她也是借这种方式，转移一下视线；借这个转移，自个儿也变一下路子；祖国、母亲，也让她恶心了；换句话，纯粹为了炒作。这天严格去她家里看她，不是为了祖国和母亲，仅仅为了他们两个人。两人该办的事办了，严格走时，她戴一墨镜，把严格送到楼下。楼下有一条小胡同，胡同里有钉皮鞋的，烤羊肉串的，修自行车的，崩爆米花的，卖煮玉米的，卖烤红薯的，一派人间烟火。两人分手之前，女歌星到烤白薯的炉子前，买了一块烤白薯。正好一个小报记者在对面小铺吃杂碎汤，看到这歌星，大吃一惊，顺手拍了一张照片。这照片别人拍到没啥，被记者拍到，第二天就上了报纸，占了半个版。照片有两张，一张是街头全景，熙熙攘攘的人，各种做生意的摊子；全景图片右上角，叠一张特写，烤白薯的炉子前，女歌星握着一块白薯，在往嘴里塞。图片下的标题是：厌食症也是炒作？这事登报没啥，说是炒作也没啥，这事本身就是炒作，正着炒反着炒一样；问题是，歌星肩右，露出一严格的人头。图片上的严格，条瘦，倒像得了厌食症。严格对上报并不介意，他把自己的照片，整天挂在四环路的广告牌上；但报上不是他一个人，旁边还有女歌星，问题就大了；虽然他把照片挂在四环路边，世上没几个人能认出严格；问题是，严格的老婆瞿莉认识严格，瞿莉早就怀疑严格外边有人，现在报上登了这个，怀疑不就照进现实了吗？瞿莉上个礼拜去上海走娘家，下午就回北京。一下飞机，就会看到这报纸。瞿莉的头发没做好，就能跟美发店吵翻，现在看严格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又上了报纸，怕是要拿刀子杀人。瞿莉还有一个习惯，动刀之前，爱搞追查；这个追查的过程，比杀人本身还可怕。照此推论，瞿莉看到报纸，便会去现场调查。为了蒙骗老婆，严格想把现场重新布置一遍，把昨天的生活重演一遍；待瞿莉调查时，众人皆说严格和歌星不是一起来的，把必然说成偶然，把两个关系亲密的人，说成互不认识；说不定能将案子翻过来，躲过这一劫。街头现场有十几个摊位，烤红薯的，烤羊肉串的，钉皮鞋的，崩爆米花的……严格都交代好了；就一个卖煮玉米的，安徽人，一说话就哆嗦，怕他露馅，得找一个人替他；演他，还得像他；像他的人，工地最多，就找任保良来了。一番话说完，把严格累着了，任保良也听明白了。但任保良怀疑：

“她要是看不到这报纸呢？我们不白张罗了？”

严格：

“她看不到，别人也会告诉她；她身边，都是大胖子。”

大胖子没好人的理论，严格也对任保良说过，任保良能听懂。但他又感叹：

“多费劲呀，如是我，早跟她离了，一了百了。”

严格瞪了任保良一眼：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简单。如能离，我早离了。”

又说：

“电视上，每天不都在演戏？一个人去视察，周围都得布置成假的，和对付我老婆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任保良明白了，这戏是非演不可了；但他搔头：

“可要说装假，你算找错了地方。工地几百号人，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真的还顾不住，来不及装假。”

严格的手机响了，但他看了看屏幕，没接；端详任保良：

“我看你就行。”

任保良跳了起来，似受了多大的委屈：

“我咋给你这印象？剥了皮，世上最老实的是我。”

这时话开始拐弯：

“严总，咱说点儿正事，工程款拖了大半年了，该打了；材料费还好说，工人的工资，也半年没发了，老闹事。”

用手比画着：

“一个月不出，我的车胎，被扎过五回。”

任保良有一辆二手“桑塔纳”。严格止住他：

“我说的也是正事。我要被老婆砍死了，你到哪儿要钱呢？”

任保良一怔，正要说什么，小院的门被“哐当”一声撞开，刘跃进进来了。进来也不看人，也不说话，径直走到那棵枣树下，从腰里掏出一根绳子，往枣树上搭。任保良和严格都吃了一惊。任保良喝道：

“刘跃进，你要干吗？”

刘跃进把脖子往绳圈里套：

“干了半年，拿不着工钱，妻离子散，没法活了。”

原来，刘跃进刚送走韩胜利。这次韩胜利没白来，刘跃进从食堂菜金里，给他挤出二百块钱；这二百块钱的窟窿，还待刘跃进到菜市场去补；虽说是菜金，其实这二百块钱，早被刘跃进从菜市场找补回来了，只是不想还债，才找出这么个说法。但韩胜利不同往常，临走时说，连本带利，剩下的三千四百块钱，只给两天时间；两天再不还，就动刀子。看他的神色，不像开玩笑。目前刘跃进身上，倒是还有三千多块钱；但这点儿钱，以备不时之用，一般不敢动；身上少了五千块钱，刘跃进心里就不踏实。韩胜利走后，刘跃进正兀自犯愁，儿子刘鹏举又从河南老家打来电话，说学校的学费，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不能再拖了；也是两天，如果交不上去，他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欠人钱，儿子又催钱，任保良欠他钱，三方挤对，刘跃进只好找任保良要账。儿子正好来了电话，也是个借口。他也知道，任保良手头也紧，想让任保良还钱，就不能用平常手段。上个月，安徽的老张，家里有事，辞工要走，任保良不给工钱；老张爬到塔吊上要往下跳，围拢了几百人往上看。消防队来了，警察也来了。任保良在下边喊：

“老张，下来吧，知道你了。”

老张下来，任保良就把工钱给了老张。刘跃进也想效仿老张，把工钱要回来。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跟任保良，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但因为工地食堂买菜的事，两人已撕破了脸；加上被事情挤着，也就顾不得许多。但刘跃进用这种方式刁难自己，还是出乎任保良意料。任保良马上急了：

“刘跃进，你胡叱个啥？你妻离子散，挨得着我吗？你老婆跟人跑，是六年前的事。”

又指严格：

“知道这谁吗？这就是严总。北京半个城的房子，都是他盖的。你给我打工，我给他打工。”

又抖着手对严格说：

“严总，你都看到了，不赶紧打钱行不行？见天，都是这么过的。”

严格倒一直没说话，看他俩斗嘴；这时轻轻拍着巴掌：

“演得太好了。”

又问任保良：

“是你安排的吧？你还说你不会演戏，都能当导演了。”

任保良气得把手里的盒饭摔了，栗子鸡撒了一地：

“严总，你要这么说，我也上吊！”

又指指远处已盖到六十多层的楼壳子，上去踹刘跃进：

“想死，该从那上边往下跳哇！”

严格这时拦住任保良，指指刘跃进，断然说：

“人不用找了，就是他！”

第六章

瞿　莉

这天下午，刘跃进穿着另一个人的衣服，装扮成另一个人，蹲在十字街头转角处卖煮玉米。另一个人刘跃进没有见过，严格告诉他，是个安徽人，高矮，胖瘦，脸上的黑，跟刘跃进差不多。其实模样有些差别也没啥，所有的装扮为了哄骗一个人，为了对应一张照片，无人能分清照片上一个卖玉米的和另一个卖玉米者的细部；照片上，这个卖玉米的全身，只有豆粒大小，大体差不多就行了。何况，在这出戏里，这个卖玉米的并不是主角；主角是卖白薯的，和挨着卖白薯的那个卖羊肉串的。严格的老婆瞿莉如来现场调查，盘问他们的可能性最大。卖玉米的只是照猫画虎，以防万一。刘跃进平生第一次装扮别人，为了装扮这个人，严格付给刘跃进五百块钱。刘跃进接过钱，马上入了戏，他问严格：

“你说那人是安徽人，我是河南人，一张口，说话穿帮了咋办？”

严格一愣，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这一点他没想到；再一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没道理。人在照片上不会说话，这人是安徽人只有严格知道；待戏开场，瞿莉并不知道这人的来历；严格又松了一口气，对刘跃进说：

“你该说河南话，还说河南话，关键是不要紧张。”

又交代：

“不是主角，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老婆像黄鼠狼，有时候专咬病鸭子；不然我也不会把安徽人换下来。”

刘跃进点点头，撇下安徽人，又问另一个问题，指指报纸上的图片，又戳戳报纸背后：

“给人找这么大麻烦，照相的图啥呢？钱？”

严格叹口气：

“钱后头，藏着一个字：恨。恨别人比自个儿过得好。”

刘跃进点点头，明白了。图片的远景，有一新盖的综合商城；严格指着商城的楼顶：

“该在这儿埋个狙击手，‘嘣’的一声，他脑袋就没了。”

刘跃进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和任保良提出的问题一样，严格这么大的老板，出了这事，咋就不能敢做敢当呢？与一女的好了，还就好了；老婆知道了，也就知道了；和老婆离婚，跟那个唱歌的结婚不就完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干吗还费这么大的劲，把生活重演一遍，去瞒哄老婆呢？在这一点上，严格还不如河南洛水“太平洋酿造公司”那个造假酒的李更生。李更生抢了刘跃进的老婆，倒是敢作敢为。但这话刘跃进没敢问，只是想着各人有各人的难处；这么大老板，原来也为老婆的事犯愁。由此，刘跃进对严格产生了一丝同情。或者，两人有些同病相怜。说是同病也不对，但在害怕揭开世界的真相上，两人倒是相同的。

严格交代刘跃进不要紧张，待穿上那安徽人的衣服，刘跃进倒没感到紧张，只是感到不舒服。不舒服不是不舒服装扮另一个人，而是这安徽人的衣服有味儿。一眼就能看出，这身衣服是从夜市的地摊上买的二手货；这身衣服，也不知经了几茬儿人；有些馊，又有些狐臭。不知是哪茬儿人，在这衣服上留下的痕迹。衣服虽有味，但这安徽人的玉米却煮得不错。一个大钢精锅，坐在一蜂窝煤炉子上；刘跃进一出摊，马上有人来买。而且能看出，都是回头客。可见卖一玉米，也能卖出名堂。刘跃进又佩服这安徽人。严格说这人胆小，一说话就哆嗦；刘跃进却觉得，这个哆嗦的人，做事倒认真。刘跃进想着，待哪天自个儿跟任保良闹翻了，也来卖玉米。刘跃进接手摊子时，严格交代得很清楚：

“安徽人怎么卖，你就怎么卖，一切不要改样。”

但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了样。别的样子他没改，只是改了玉米的价钱。煮好的甜玉米按穗卖，过去安徽人一穗玉米卖一块钱，刘跃进接手之后，马上改成了一块一。刘跃进把在菜市场买菜的经验，移植到了卖玉米上。一穗多出一毛钱，一百穗就多出十块钱；不能替安徽人白忙活。有顾客掏钱时问：

“不是一块吗？今儿咋改一块一了？”

刘跃进：

“昨儿怀柔下了一场冰雹，地里的玉米全砸坏了，可不就一块一了？”

人打量刘跃进：

“咋改人了？”

刘跃进：

“我弟昨儿晚喝大了，我是他表哥。”

但刘跃进埋头卖了仨钟头玉米，严格的老婆瞿莉还没露面，还没来调查。看看天色，今天是不会来了。来不来，刘跃进倒不在意；五百块钱的演出费已经挣到手了，锅里的玉米卖出一半，也有五六块钱的赚头；如果明天再演，明天再收演出费，明天再接着赚玉米的差价；就这么天天演下去，刘跃进还发了呢。但刘跃进的梦想马上破灭了。刘跃进正浮想联翩，一辆“奔驰”缓缓开来，停在路边；从车里下来一胖女人。车的另一侧，下来严格。刘跃进知道，锣鼓点敲响了，大幕拉开了，戏开场了。严格的老婆胖虽胖，但能看出，年轻的时候并不胖；现在虽然身子走了形，脸也走了形，但仍有八分颜色。她左手牵着一条狗，右手握着一张报纸。这张报纸，就是刘跃进看过的登着女歌星和严格的报纸。刘跃进抖了抖精神，做好了上台的准备。

瞿莉下午四点从上海飞到北京。本来两点该到，但上海有雷阵雨，飞机晚起飞俩钟头。瞿莉到上海是走娘家。本来她与娘家关系不好。瞿莉小时，与父亲关系好，与母亲关系不好；母亲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她；瞿莉有一妹妹，母亲对妹妹却不一样，骂是骂过，从无动过手；可见脾气也分对谁。家里分成两党：父党与母党。但父党弱，家里是母党的天下。上海人恋家，但瞿莉考大学，毅然考到北京，就是为了摆脱上海的母党。瞿莉与严格结婚第二年，瞿莉的父亲死了；瞿莉从此不再回上海。回上海，也不回娘家。但近一年来，瞿莉开始走娘家，有时一月一走；连严格也不知道这变化从何而来，是瞿莉变了，还是她母亲变了。但不管是谁，严格并不反对这变化；因瞿莉一走，北京就成了严格的天下，严格就可以放心约会女歌星和其他女人了。但严格不知道的是，瞿莉回上海，并不是为了走娘家，而是为了看心理医生。瞿莉认为自己得了重度忧郁症，只是背着严格没说。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了。头五年，日子穷，两人老闹别扭；那时瞿莉还文静，与文静的人闹别扭，皆是冷战。五年后，日子富了，瞿莉变胖了，两人再闹，开始大吵大闹。大吵大闹五年，又不闹了，又开始冷战。这时的冷战，就不同于过去的冷战。冷战中，瞿莉突然发现自己有病。有病不在身体，在心，似总在担心什么。既担心严格变心，每天睡觉前，都偷偷到厕所检查严格的内裤；又担心自己；似又不是担心他们两人，而是担心整个世界。周围一发生变化，哪怕门口钉皮鞋的换了，或国家领导人变了，本来与她毫不相干，她都觉得世界乱了，全体不对劲。明显是忧郁症了。别人得忧郁症，应该睡不着觉，应该憔悴和瘦，瞿莉倒天天睡不够，越吃越胖。一烦心，就吃汉堡包。直到吃撑吃累，倒头便睡着了。于是就看心理医生。北京也有心理医生，但上海人心眼儿小，得忧郁症的更多，所以上海的心理医生，又比北京高明；瞿莉还有一个想法，这忧郁症虽得在现在，说不定和童年也有关系，和母亲也有关系，在上海就地就医，也接地气；于是一个月一趟，飞上海看医生。别人看心理医生解开了心结，瞿莉越看心理医生，心结结得越大。给瞿莉看心理的医生是个男的，浙江奉化人，和蒋介石是同乡；三十多岁，也说浙江官话；但他没胡子，发型、手指的舞动，像个同性恋。但他看别人心理，倒是入木三分；一桩桩一件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透过现象看本质，说得头头是道。但他一开始也没说中，也是针对现象说现象，直到半年之后，盘问出瞿莉与严格结婚十二年，流过三次产，一个孩子也没保住，一切才豁然开朗。这蒋介石的小老乡，跷着兰花指，微微点头，用浙江官话说，这就对了，一切根源都在流产；和她的童年和母亲倒没关系。她担心的不是严格，也不是自己，也不是整个世界，而是孩子。检查严格的裤头，是怕他跟别人生孩子；又开始与严格冷战，做一个头发，却与周边的美发店吵了个遍，是在往外推卸责任；越吃越胖，是破罐子破摔。更进一步，根子也不在孩子，而是怕自己没有孩子，将来的家产落到谁手里。换句话说，是钱。原因找到了，医生豁然开朗了，瞿莉本也该开朗，但她没开朗，反倒更忧郁了。因为这根源她无法解决。本来对世界还没有那么担心，现在反倒更加担心了。本来担心的是整个世界，经过医生的指点，倒渐渐落到了严格一个人身上。严格在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她都比以前留意。她也知道这种担心和留意会使事情适得其反，也许她要的就是适得其反；想用适得其反，用爆发，用一个恶劣的最坏的结果，用杀人，用血流成河，来证明错不在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对方和世界身上。过去担心严格在外边有人，现在严格在外边没人，她倒不放心；也许，严格在外边搞得越多越好；越多，越能让她的愿望早日实现。她这次去上海，本不是为看病，就是一个习惯；昨天，她北京的一个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这闺中密友也是个富人的老婆，大胖子，密友感慨之下，有些兴奋，又让瞿莉看清了这密友的真面目。也是时刻盼着身边朋友倒霉的人。也是心里有病。但闺中密友不知道的是，瞿莉听到这消息，并没有沮丧，而是像密友一样兴奋；就像战马闻到了战场和血的气息，浑身的血液，立即沸腾起来。但她在电话里，又故作沮丧的样子，也让闺中密友上了一当。可她准备引而不发，她要消受这苦胆和毒汁；火山积得越久，喷发出的火焰越壮观。她从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严格来接她，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知道严格是在欲盖弥彰，抢占这事的先机。待上了车，瞿莉抱上狗，严格打开报纸，让她看照片，接着解释：

“你爱信不信，当时我买红薯时，都没留意她是谁。”

意图这么明显，倒把瞿莉的火拱上来了。本不想上闺中密友的当，这时又上当了；本想引而不发，突然又发了。她说：

“你紧张什么？我到现场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严格：

“昨儿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瞿莉不理，让司机径直去照片上的街头。但她这样做，正好也上了严格的当。严格不是欲盖弥彰，而是欲擒故纵；他盼的就是瞿莉去现场；瞿莉过去也去过别的现场，让他提心吊胆；但这次与过去不同，这次经过周密布置，他担心他的戏白导了；他不是借此否定这一件事，而想借此否定整个瞿莉。严格也入戏了，装作不情愿的样子：

“你爱看不看。”

随瞿莉一块儿来到了昨天的街头。

刘跃进本来不紧张，看到瞿莉和严格下车，演出要开始了，刘跃进突然又有些紧张。毕竟过去没演过戏，更没演过生活。演生活，原来比演戏还难。让刘跃进感到紧张的还有，他整天跟工地的民工在一起，大家都是下层人，说的是同样的话，干的是同样的事，没跟严格瞿莉这些有钱人打过交道，不知道他们整天干些啥，遇事会说啥话，自己这戏该怎么接。瞿莉牵着狗，并没有急着上去调查，而是由着狗的性儿，随意在街角各个摊子前溜达。严格倒有些不耐烦，催她：

“不信，你问卖烤白薯的。”

瞿莉没去问烤白薯的，倒在其他摊前继续溜达。但她恰好又上了严格的当。瞿莉溜达回刘跃进的钢精锅前，刘跃进像安徽人一样，浑身开始哆嗦。瞿莉看刘跃进哆嗦，便停在刘跃进摊前，摊开报纸问：

“师傅，昨儿看到这歌星了吗？”

刘跃进说不出话来，哆嗦着点点头。瞿莉好像很随意地：

“她几个人来的？”

刘跃进磕巴：

“俩。”

严格在瞿莉身后，吓得脸都绿了。瞿莉：

“那个人是谁？”

刘跃进：

“她妈。”

瞿莉一愣：

“你咋知道是她妈？”

刘跃进：

“我听她说，‘妈，你先吃玉米，我去买块红薯。’”

瞿莉松了口气。严格在瞿莉身后，也松了口气，悄悄给刘跃进跷大拇哥。看似一个民工，还真能演戏。瞿莉问完刘跃进，不再问别人；就是问别人，有这良好的开端，严格也不怕；瞿莉牵着狗，转身回到奔驰车旁。严格也跟了过来，似受了多大委屈，率先上了车，“嘭”的一声，关上自己一侧的车门。这时瞿莉对司机说：

“等一下，我也买根玉米。”

牵着狗，又回到刘跃进摊前。问：

“玉米多少钱一根？”

刘跃进这时不紧张了，还为刚才的紧张有些懊恼；原来演出这么容易。这时开始放松，真成了一个卖玉米的：

“一块一。”

瞿莉拨拉着锅里的玉米，又似随意问：

“这歌星，是昨天上午来的，还是下午来的？”

这一问把刘跃进问蒙了。没有台词提示，刘跃进只好随机应变，顺口答道：

“上午，我刚出摊。”

瞿莉点点头，笑了。刘跃进以为自己又演对了，也笑了。瞿莉挑了一穗玉米，掏出两块钱，递给刘跃进：

“不用找了。”

牵着狗，又回到车旁。刘跃进以为演出圆满结束了，严格在车上也以为演出圆满成功了；奔驰车在街上疾驶，瞿莉一直在埋头啃玉米。严格还有些得理不饶人：

“人家报上说的是吃饭不吃饭的事，你都能往男女关系上想，心术能叫正吗？”

又说：

“下次再这么疑神疑鬼，我真跟你没完。”

没想到瞿莉猛地抬头，将手里的玉米，摔到严格脸上，把严格的眼镜也摔掉了；脚下的狗也吓了一跳，仰起脖子，“汪汪”叫起来。严格急了：

“干什么，无理取闹是不？”

瞿莉这时满含泪水，指着报纸：

“严格，下次你要骗人，还要仔细些。卖玉米的说是上午，看看你们身后的钟表！”

严格从脚底下摸到眼镜，戴上，看报，原来，全景图片上，远处那座综合性商城，商城楼顶的犄角上，竖着一电子钟；虽然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数字：17:03:56。严格傻了。

第七章

马曼丽　杨玉环

马曼丽是“曼丽发廊”的老板娘。“曼丽发廊”与刘跃进的建筑工地隔一条胡同；在胡同转角处，亮着转灯。发廊有十五平米大小，分里外两间。马曼丽既是老板娘，又给人剪头；雇了一个小工叫杨玉环，山西运城人，洗头打杂，也兼去里间按摩。店小，设备简陋，来“曼丽发廊”剃头按摩的，皆是附近工地的民工和集贸市场卖菜的。店小，价钱也便宜。别处美容店，理发二十元，干洗十元；这里理发五元，干洗五元，到里间按摩，二十八元；按摩中，再提出别的服务，也过不了百。但别的服务，杨玉环干，马曼丽不干；挣下钱，马曼丽和杨玉环三七分成。一天下来，小工杨玉环，比老板马曼丽挣得还多。钱挣得多没啥，杨玉环觉得是她撑起了这个门面，言谈话语之中，并不把马曼丽放到眼里；好像杨玉环是老板，马曼丽是雇工。有时到了中午，杨玉环明明闲着，在嗑瓜子，也不动手洗菜做饭，反倒等马曼丽剪过头，做饭给她吃。两人常为此斗嘴。但斗来斗去，没个结果，就是发廊里多了一份热闹。

马曼丽今年三十二岁，辽宁葫芦岛人。东北女人易满胸，但马曼丽例外，前边有些亏。但这亏，世上只有几个人知道；平日马曼丽戴一大钢罩，仍是满的。知道者，一个是她的前夫；他前夫叫赵小军；两人离婚时，老赵还说：

“你是女的吗？你男扮女装。”

另一个知道者，是她女儿。马曼丽有个女儿六岁了，马曼丽来北京，把她留在了葫芦岛老家，由她妈带着。女儿小时吃她的奶，奶不足，老哭。还有一个知道者，就是刘跃进。那天夜里一点，发廊打烊了，杨玉环被她男朋友用摩托接走了；店里就剩马曼丽一个人。马曼丽这天身上不方便，去里间换纸，顺便换了睡衣；因是一个人，马上就要关门了，就没戴钢罩；从里间转出来，刘跃进突然闯进店里。看马曼丽变了样，刘跃进吃了一惊，马曼丽也吃了一惊，马曼丽恼怒地叫道：

“撞啥，看你娘啊？”

刘跃进空闲下来，固定的去处，就是“曼丽发廊”。从建筑工地到“曼丽发廊”，穿胡同走过来，也就七八分钟的路程。来“曼丽发廊”不为理发，也不为按摩，就坐在发廊凳子上，踢着腿解闷儿。也不是为了解闷儿，是为了看人；也不是为了看人，是为了听听女声。工地几百号人，全是男的。任保良的外甥女叶靓颖倒是女的，但一个二百斤出头的大丫头，不用听，看着就够。按说听声别的地方也能听到，街上，商场里，或地铁里。在认识马曼丽之前，刘跃进空闲下来，喜欢坐在地铁口，夏天凉快，冬天暖和；不是图凉快和暖和，是为了看人；不是为了看人，是为了听声。一天忙完，听会儿女声，心里也安稳和平静许多。但马曼丽的说话声，又与别的女人不同。马曼丽胸平，说话的声音也有些沙哑，乍一听真像男的；但这沙哑不是那沙哑，不是嘶哑的沙，而是西瓜瓤的沙，听上去更有磁性；比正常的女声，还撩人的心。除了听声，刘跃进到这里来，还有一个原因。六年前，刘跃进的老婆黄晓庆被老家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抢去，刘跃进一开始不明白，李更生为啥喜欢黄晓庆，最后问明白了，喜欢她的腰，一把能掐过来；现在马曼丽的腰也细，也一把能掐过来。胸平的人，一般腰壮；但马曼丽胸平，却是马蜂腰。弄了半天，为了一个腰。这时刘跃进又感叹，真是走了的马大，死了的妻贤；和黄晓庆在一起生活了十三年，没觉出她的好；被人抢去了，六年之后，倒想着她的腰。马曼丽还有一处与黄晓庆相似，眼细。但也有不同于黄晓庆处，黄晓庆脸黄，马曼丽脸白；黄晓庆平日不爱说话，马曼丽的嘴，得理不让人。渐渐，刘跃进三天不见马曼丽，像缺了点儿什么。一次他对马曼丽说：

“你说，这能不能就叫爱情？”

马曼丽瞪了他一眼，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你也想过你娘，能叫爱情？”

刘跃进兀自感叹：

“光棍儿打了六年了，连个情人也没混上。”

马曼丽指着墙角：

“那不，那儿，自个儿解决。”

刘跃进一笑，不答。刘跃进自离了婚，真是六年没接触过女人。有时也想找“鸡”，但又心疼钱；真像马曼丽说的，那事儿，全靠自己解决。但愈是这样，愈要听些女声。赶上工地食堂买肉，刘跃进去“曼丽发廊”时，会用塑料袋包半斤猪脖子肉，掖到腰里，给马曼丽带去。有时也带半塑料袋鸡脖子。马曼丽忙着，刘跃进在旁边坐着踢腿，马曼丽也支使刘跃进：

“别干坐着，有点儿眼色。”

刘跃进便起身，拿起扫帚和簸箕，去扫地上的头发渣。刘跃进隔三差五来，马曼丽倒不烦他，但小工杨玉环讨厌刘跃进。因一个男的老在发廊坐着，耽误她按摩的生意。有男的往发廊探头，本来想按摩，见一男的在里边坐着，转身又走了。刘跃进也觉出自己有些碍眼，但又不能不来，人往发廊探头，刘跃进主动说：

“没事，街坊。”

刘跃进说没事，那人还是转头走了。一见刘跃进进门，杨玉环就摔摔打打，给他脸子。杨玉环在山西运城叫杨赶妮，到北京后，改过几次名，叫杨冰冰，叫杨静雯，叫杨宇春，最后总觉那些名小气，干脆叫杨玉环。杨玉环来北京时，是个瘦猴；一年下来，吃成了一个肉球。因骨架子小，看上去虽无工地任保良外甥女胖，但身上的肉纹，都开裂着。这时又想减肥。但一个人吃胖易，想再减下来，就难了。大家都说她胖；也正因为这胖，倒能招揽按摩的生意；刘跃进知她想减肥，每次见她都说：

“玉环，又瘦了。”

为了一个“瘦”字，杨玉环才容忍刘跃进到“曼丽发廊”来。

马曼丽三年前与丈夫赵小军离婚。老赵是干什么的，刘跃进不知道；问过马曼丽，马曼丽也不说。刘跃进在发廊见过老赵几面，每次见到他，老赵都满头大汗，穿一身西服，像是跑小买卖的。老赵每次来发廊，没有别的事，就是要账。听他们吵架，两人虽然离了婚，还有三万块钱的纠葛。这钱也不是马曼丽欠的，是她弟弟借老赵的；她弟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赵找不着她弟，便来找马曼丽。马曼丽不认这账，两人便吵。一次，刘跃进来“曼丽发廊”，老赵又来了；这次两人没吵，打起来了。理发台前的镜子，都让打碎了。马曼丽被打出了鼻血，糊了一脸。刘跃进忙上前拉架，那老赵撇下马曼丽，竟冲刘跃进来了：

“盐里有你，醋里有你？钱你还呀？”

刘跃进劝：

“都出血了，有话好说，别动手哇。”

那老赵：

“今天不说个小鸡来叨米，我让它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又要上去打马曼丽。刘跃进看马曼丽一脸血，一时冲动，竟拉开自个儿身上的腰包，从里面掏出一千块钱，先替马曼丽还了个零头。那老赵接过钱，骂骂咧咧走了。他走后，刘跃进还说：

“婚都离了，还找后账，算啥人呀。”

但到了第二天，刘跃进就开始后悔。后悔不是后悔劝架，而是自个儿往里边填钱。盐里没他，醋里没他，人家以前是夫妻，这架吵的，说起来也算家务事，自己裹到里边算什么？如果和马曼丽有一腿，这钱填得也值；直到如今，嘴都没亲一个，充啥假仗义？这不是充仗义，是充冤大头。第二天晚上，刘跃进又到“曼丽发廊”来，话里话外，有让马曼丽还账的意思。马曼丽却不认这账：

“你有钱，愿把钱给他；要账找他，找不着我。”

刘跃进替人还账，又没落下人情，就更觉得冤了。好在钱不多。但一想起来，还是让人心疼。倒是因为这钱，刘跃进再到发廊来，多了一份理直气壮。

扮过安徽人第二天，刘跃进又到“曼丽发廊”来了。这回没穿家常衣服，换了一身夜市地摊上买来的西服，西服铁青色，打着领带；腰里系一腰包。碰到喜事，刘跃进爱穿西服。本来刘跃进没打算来“曼丽发廊”，要去邮局给儿子寄钱；穿过胡同去邮局，正好路过“曼丽发廊”，看看时间尚早，就顺脚来坐坐。本来只是坐坐，想到给儿子寄钱，便想借儿子这个茬口，再给马曼丽要账。刘跃进进来时，杨玉环正倚着门框抹口红。边抹，边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看刘跃进进来，就像没看见，连门槛上的脚都没挪一下，刘跃进又觉出这山西丫头缺家教；本想再说一声她“瘦了”，赌气没说。发廊里，马曼丽刚给一客人洗完头，拉着满头流水的客人，到镜前吹风。刘跃进见她正忙，看到桌上搁一大桃，觉得口渴，拿起

这桃来吃。吃完，又觉鼻毛长了，抄起理发台上一把剪子，对着镜子剪鼻毛。等那客人吹完头，交钱走人，刘跃进说：

“来跟你道声别。”

马曼丽倒吃了一惊：

“你要离开北京了？”

刘跃进摇头：

“不是离开北京，是离开这个世界。”

马曼丽更吃惊了。刘跃进接着说：

“昨儿儿子下通牒了，今天再不寄学费，他就离开我去找他妈。六年前，把他要到身边费多大劲呀，现在说走就走了。这六年我是咋撑下来的？投奔他妈，不就等于投奔抢我老婆那人了？我倒没什么，大家会咋看？被这事逼的，我不想活了。”

这段苦难史，刘跃进跟马曼丽说过，马曼丽也知道。看刘跃进在那里愤怒，一开始有些不信。刘跃进不管她信不信，继续演着；对着镜中的自己，似对着他的儿子：

“王八蛋，你还有点儿是非没有？你妈是啥人？七年前就是个破鞋；你妈嫁的是啥人，是个卖假酒的，法院早该判了他！”

又自个儿哀怜自个儿：

“世上就不容老实人了？胆大的撑死，胆小的饿死。别把我逼到绝路上，逼到绝路上，我不自杀，我拿刀子找他们去，让这对狗男女，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也是昨天刚演过一场大戏，演戏有了体味；今天演出，比昨天入戏还快，愤怒起来，真把自己气得脸红脖子粗。又说：

“给你说一声，接着我就去火车站。”

马曼丽上他当了，也跟着入了戏：

“就这点儿事儿呀，这也犯不着动刀子呀。”

刘跃进对她嚷：

“学费三千多呢，一下交不上，你说咋办？”

这一嚷，马曼丽知道他在演戏，是变着法跟她要账。马曼丽：

“你可真行，为这点儿钱，拉这么大架势。”

也是不愿与刘跃进啰唆，也是觉得不该欠他这么长时间，或是觉得刘跃进小气，从抽屉拿出一把零票，五元十元不等，扔给刘跃进：

“以后别到这儿来了。”

刘跃进捡地上的钱，查了查，二百一。这时认真地说：

“谁拉架势了？真事。”

第八章
青面兽杨志

刘跃进这两天撞了大运。昨天在街角演了一场戏，得了五百块钱；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场演出，他还认识了严格；严格是任保良的老板；以后任保良对他说话，怕也要换一种口气；今天又在“曼丽发廊”演一场戏，让马曼丽还了二百一；二百一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曼丽还账开了头；开了头，就等于认下这账。加上原来积攒的，刘跃进腰包里，共有四千一。刘跃进在去邮局的路上，步子走得理直气壮。街上满是汽车排出的尾气，刘跃进却走得神清气爽。儿子在电话里说，学费是两千七百六十块五毛三，刘跃进不准备给他寄这么多，只准备给他寄一千五；少寄钱并不是刘跃进还要留钱以备不时，而是担心儿子在电话里说的话有假；这个小王八蛋，也不是省油的灯；与他共事，也得走一步看一步。

邮局旁边有一报摊。报摊上，堆挂着几十种报刊。昨天那张有女歌星和严格照片的报纸，仍挂在显眼的位置。许多人不买今天的报纸，仍买昨天那张。刘跃进从报摊路过，看大家认真在看这报，心头不由一笑。因为大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家都觉得报上说的事是真的，刘跃进昨天却把它演成了假的；或者昨天的戏是假的，刘跃进把它演成了真的。看到大家在认真看报，刘跃进有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刘跃进上了邮局台阶，突然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了乡音。在邮局转角邮筒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在拉着二胡卖唱。地上放一瓷碗，瓷碗里扔着几个钢镚儿。艺人卖唱没啥，但这卖唱的老头是河南人，正在用河南腔，唱流行歌曲《爱的奉献》；二胡走调，老头的腔也走调，“吱吱哽哽”，像杀猪，刘跃进就听不下去了。如果平日遇到这事，刘跃进也许没心思管；但昨天今天，连演两场大戏，皆旗开得胜，心气正旺，这闲事就非管不可了。管闲事也分说得起话说不起话；遇上比自己强的人，这闲事管不得；遇上比自己差的人，才敢挺身而出。刘跃进虽是一工地的厨子，但自觉比一个街头卖唱的，身份还高出半头。加上卖唱的是河南人，也是怯生不怯熟，刘跃进折回头，下了台阶，走到邮筒前。老头闭着眼还在唱，刘跃进当头断喝：

“停，停，说你呢！”

老头正唱得入神，被刘跃进吓了一跳。他以为碰到了城管的人，忙停下二胡，睁开眼睛。待睁开眼睛，看到刘跃进没穿城管的制服，不该管他，立马有些不高兴：

“咋了？”

刘跃进：

“你唱的这叫个啥？”

老头一愣：

“《爱的奉献》呀。”

刘跃进：

“河南人吧？”

老头梗着脖子：

“河南人惹谁了？”

刘跃进：

“惹了。你自个儿听听，你奉献的哪一句是不跑调的？丢你自个儿的人事小，丢了全河南的人，事儿就大了。”

老头还不服气：

“你谁呀，用你管？”

刘跃进指指远处的建筑工地：

“看见没有？那栋楼，就是我盖的。”

刘跃进这话说得有些大，但大而笼统；远处有好几幢CBD建筑，都盖到一半；其中一幢，虽不能说是刘跃进盖的，但是刘跃进那建筑队盖的；正因为笼统，你可以理解刘跃进是工地的老板，也可以理解刘跃进是一民工；但刘跃进两者都不是，就是工地一厨子；但一厨子，也可以模棱两可这么说。刘跃进话的语气，唬住了老头。老头看刘跃进一身西服，打着领带，以为他是工地的老板。也是见了比自己强的人，卖唱的老头有些气馁：

“我在家是唱河南坠子的。”

刘跃进：

“那就老老实实唱坠子。”

老头委屈地：

“唱过，没人听。”

刘跃进从腰包里掏出一个钢镚儿，扔到地上瓷碗里：

“我听。”

老头看看在瓷碗里转圈的钢镚儿，又看看刘跃进，调了调弦子，改弦更张，开始唱河南坠子。这回唱的是《王二姐思夫》。唱《爱的奉献》时走调，唱起《王二姐思夫》，倒唱得字正腔圆。他唱《爱的奉献》时没人听，现在唱《王二姐思夫》，倒围拢上来一些人。人围拢上来不是要听河南坠子，而是觉得两个河南人斗嘴有些好玩儿。老头见围拢的人多，以为是来听他唱曲儿，也起了劲，闭着眼睛，仰着脖子，吼起王二姐的心事，脖子上的青筋都暴出来了。刘跃进见自个儿纠正了世界上一个错误，有些自得，左右环顾，打量着众人。报摊前人堆里，一直站着一个人，在翻看报纸，见这边喧闹，也仰脸往这边看；刘跃进的目光，正好与他的目光碰上；那人也觉得这事有些好玩儿，对刘跃进一笑；刘跃进也会意地对他一笑。那人扔下报纸，也跟人围拢过来听曲儿，站在刘跃进身后。老头唱的是啥，王二姐说的全是河南土话，大家并没听懂；但这《王二姐思夫》，刘跃进过去在村里听过，自个儿倒入了戏，闭上眼睛，随着曲调摇头晃脑。突然，刘跃进觉得腰间一动，并无在意；想想不对，睁开眼睛，用手摸腰，原来系在腰里的腰包，已被身后那人，割断系带抢走了。急忙找这人，这人已钻出人圈，跑出一箭之地。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大喊：

“有贼！”

待醒过来，才想起自己有腿，慌忙去追那人。那人一看就是惯偷，并不顺着大街直跑，而是窜过邮局后身，钻进一卖服装的集贸市场。这集贸市场是一服装批发站，虽在一条小巷子里，卖的全是世界名牌，但没有一件是真的，图的是个便宜；所以生意特别红火。提大包小包的，还有许多俄罗斯人。待刘跃进追进集贸市场，卖服装的摊挨摊，买服装的人挤人，那人早钻到人堆里不见了。

由于事情太过仓促，刘跃进竟忘了那人的模样，只记得他左脸上有一块青痣，呈杏花状。

第九章

老蔺　贾主任

严格除了瘦，眼下基本吃素。这也是他瘦的一个原因。严格从湖南农村出来，小的时候，家里没钱买菜，炒一锅辣椒，就着米饭，一家人能吃三天，嘴里图个辣；或连辣椒都没得炒，就些酱或腌菜疙瘩，饭上图个咸。等大学毕业，到结婚，严格一直在不同的公司跳槽，没挣多少钱；加上老家还有父母兄弟需要接济，日子并不宽裕；这时吃菜，以萝卜白菜为主。后来富了，开始拼命吃肉，接着吃海鲜。有一段时间，严格迷上了鱼翅捞饭，中午吃，晚上也吃；请客时吃，一个人也跑到饭店吃。吃了三年，终于吃顶了；这时才知道，吃过的鱼翅，大部分是假的，海里没那么多鲨鱼；开始还原成萝卜白菜。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有一段吃胖了，又瘦了下来。有时到任保良工地去，爱吃刘跃进做的萝卜炖白菜，是因为刘跃进炖的萝卜白菜，既不同于严格穷时吃的萝卜白菜，也不同于现在严格家厨子炖的萝卜白菜。穷时的萝卜白菜天天非吃不可，没吃出个滋味；现在家里的萝卜白菜又做得太精致，用小铞吊着，下边点着火，像个摆设；唯有工地食堂的萝卜白菜，大锅熬出来的，萝卜白菜众多，炖得拥挤，炖得比别处滚热，炖得比别处稀烂，有一种混合和众人的味道；就两个热腾腾的大锅馒头，或泡着米饭，不但吃舒服了胃，也吃畅快了心。但贾主任的办公室主任老蔺，仍是食肉动物，不吃萝卜白菜，吃肉，吃螃蟹，吃龙虾，吃海参，吃鲍鱼，吃鱼翅捞饭。严格每次请他吃饭，仍得去有肉或有海鲜的地方。看来这老蔺，还没过那个阶段呀。今天两人约饭，两人倒没吃海鲜，老蔺说中午刚吃过，于是去了火锅城。火锅主要也是涮肉。等火锅上来，老蔺涮肉，严格涮菜。

严格跟老蔺认识六年了。老蔺今年三十八岁，七年前给贾主任当秘书，后来成了贾主任的办公室主任。老蔺是胶东人，山东出大汉，但老蔺例外，小骨头架，矮；一看小时也是穷孩子，也跟严格一样，瘦过，现在吃肉吃的，浑身滚圆；但他胖身不胖脸，脸还是小脸，刀条；加上骨头架小，倒也看不出胖来。山东人说话声高，老蔺又是个例外，说话声低，不仔细听，会漏掉句子；好在他说话慢，每说一句话，都想半天，才给你留下听的余地。老蔺近视，戴一深度白眼镜。每看到老蔺，严格想起他小时候的一位中国领导人，张春桥。张春桥也是胶东人，身处高位，不苟言笑；从他的文章看，也算一个有理想的人，后来死在了监狱。由于严格跟贾主任是老相识，老蔺是后来者，老蔺对严格倒客气。但严格见识过老蔺的厉害。一次两人正吃鱼翅捞饭，或者老蔺在吃，严格陪着吃菜；谈笑间，老蔺接到一个电话，是贾主任下边一位局长，不知怎么说拧了，老蔺突然变了语速和音调，语速像打机关枪，声音震得房间的玻璃响；不知电话那头的局长怎么样，反正把严格吓了一跳。让严格知道了老蔺的另一面，原来他不是张春桥。

严格十五年前遇到了贾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还不是主任，是国家机关一位处长。当时严格在一家公司当部门经理。本来严格跟贾处长不认识，同时参加另一个朋友的饭局，相遇到一起。那天晚上，吃饭的人多，有十几个人；人多，吃饭就无正事；酒过三巡，大家开始说黄色笑话。说一段，笑一段。众人笑语欢声，唯一位贾处长低头不语。人问他原因，贾处长叹道：羡慕你们这些老总呀；在国家机关工作，就一点儿死工资，太清贫了。大家觉得这感叹不叫真理，叫常识，无人在意，继续喝酒说笑。严格却觉得这贾处长另有心事。正好两人座位挨着，严格又打问，贾处长才说，他母亲得了肝癌，住院开刀，缺八万块钱，没张罗处，所以犯愁；今天本无心思来吃酒，也是想跟有钱的朋友借钱，才勉强来了；看大家都在说笑，一时不好开口，所以感叹。严格问过这话，便有些后悔，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回答。人家没说跟严格借钱，但也把他的心思说了；就是想借，严格当时也在公司当差，拿的也是薪水，手里并无这么多钱；加上初次相见，并不熟络；于是不尴不尬，没了下文。酒席散了，严格就把这事忘了。待第二天在公司整理名片，整理到昨日的贾处长，严格吃了一惊。昨日只知他是国家机关一个处长，没留意他的单位，今天细看名片，虽然是个处长，却待在中国经济的心脏部门。严格心中不由一动，似乎预感到什么。忙放下手中的名片，打车去了通县，过通县再往东，就到了河北三河。严格有个大学同学叫戴英俊，河北三河人，上大学的时候，两人同宿舍。大二的时候，戴英俊因为失恋，几次自杀未遂；他爹把他领回三河，大学也不上了。谁知因祸得福，他和他爹办了个纸业厂，但并不生产纸，生产卫生巾，几年就发了。待严格大学毕业，两人也见过几面，戴英俊吃得肥头大耳，眼睛挤得像绿豆；一张口，满嘴脏话；严格知道，这时的戴英俊，已不是大学时为爱殉情的戴英俊了。戴英俊见严格来了，一开始很高兴，接着听说要借钱，脸马上拉下来了：

“我靠，咋那么多人找我借钱呢？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一片片卫生巾卖出去，让人把血流上去，不容易。”

严格：

“一般的事，我不找你，我爹住院了。”

听说是同学的爹住院，戴英俊才没退处，骂骂咧咧，找来会计，给了严格八万块钱。严格拿着钱，折回北京，去了这个国家机关。到了机关门口，给贾处长打电话，说今天路过这里，顺便看看他。贾处长从办公楼出来，让严格进机关，严格说还有别的事，接着把报纸包着的八万块钱，递给了贾处长。贾处长愣在那里：

“昨天，我也就是随便说说，你倒当真了。”

严格：

“这钱搁我那儿也没用。”

又说：

“如是别的事，能拖；老母亲的事，大意不得。”

贾处长大为感动，眼里竟噙着泪花：

“这钱，我借。”

又使劲捏严格的肩膀：

“兄弟，来日方长。”

虽然贾处长的母亲动了手术，也没保住性命；半年之后，癌细胞又扩散了，死了；但贾处长从此记牢了严格。严格认识贾处长时，贾处长已经四十六岁，眼看仕途无望了；没想到他接着踏上了步伐点儿，一年之后，成了副局长；两年之后，成了局长；再又，成了副主任，已是部级干部；接着又成了主任。严格认识他时，他身处于低位，算是患难之交；当他由低位升至高位时，严格和他的朋友关系，也跟着升到了高位。交朋友，还是要从低位交起；等人家到了高位，已经不缺朋友，或已经不讲朋友，想再交就晚喽。贾主任成为主任后，一次两人吃饭，贾主任还用筷子点严格：

“你这人，看事挺长的。”

也是喝多了，又说：

“别的人都扯淡，为了那八万块钱，我交你一辈子。”

严格连忙摆手：

“贾主任，那点儿小事，我早忘了，千万别再提。”

老贾这个单位，主管房地产商业和住宅用地的批复。老贾发迹后，自然而然，严格便由原来的电脑公司出来，自个儿成立了房地产开发公司。十二年后，严格的身价已十几个亿。贾主任，就是严格的贵人。但贵人不是笑眯眯自动走到你跟前的，世上不存在守株待兔，贵人是留给对人有提前准备的人的。

但严格发现，十几年中，两人的关系也有变化。变化不是由严格引起的，而是由贾主任引起的。贾主任是一切变化的主动轮，严格只是被动轮，只能跟着贾主任的变化而变化，你不想变化也不行。两人说是朋友，但因地位不同，严格地说就不能叫朋友；贾主任可以把严格当朋友，严格不能把贾主任当朋友；或者说，贾主任是贾处长时，两人是朋友，当贾主任成为贾主任时，两人就不是朋友了；或者说，私下里是朋友，到了公众场合，还须有上下之分。严格是个懂大道理的人，不但公众场合，对贾主任毕恭毕敬，就是私下里，每一句话也有分寸。当然，严格有钱了，等于贾主任也有钱了。没有贾主任，还没有这些钱。在贾主任面前，严格从来没有心疼过钱。严格给贾主任过钱，也有讲究；贾主任从来不让过账，也不让往卡上存，只要现款；两人面对面，不给别人留下任何把柄。至于声色犬马，就更不须谈了。十二年中，严格有个深刻的体会，在钱和权势面前，人都不算什么，别说一个“性”了。不是人在找“性”，是“性”脱了裤子找不着人。贾处长成为贾主任后，人比以前更温和了，与人握手，手是软的，手心是湿的；一笑，圆脸成了西瓜。过去有话还直说，现在每一句话都绕弯，爱打比方，爱说一二三点，哪怕是说笑话。譬如他谈他喜欢的女人类型，说这人像鹿：一，头小；二，脖子长；三，胸大；四，腿细；让人听了，倒一目了然。但他说完这些，又说：

“群雄逐鹿，群雄逐鹿啊。”

又暗藏着一股不屑和杀气，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他说的是女人，还是指别的。这时严格就知道贾主任不是过去的贾处长了。一次周末，严格拉着贾主任一家去北戴河看海。晚上两人在海边散步，风吹着贾主任的头发，贾主任忽然自言自语：

“不当官，不知道自己的官小呀。”

严格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不敢接话。贾主任又感叹：

“看似在豺狼之间，其实在蛆虫之中。”

这话严格听明白了，是说当官不容易。贾主任突然说：

“死几个人，就好了。”

严格听后不寒而栗，不知这话指的是谁，为何让这几个人死，这几个死了，为何又“好”了，同样不敢接话。严格像当初预感到贾处长对他重要一样，现在也预感到，总有一天，贾主任也会抛弃他；两人交不了一辈子；他和贾主任的关系，不是单靠钱和“性”能维持长久的。总有一天，贾主任说翻脸就翻脸。等他翻脸的时候，严格只能让他翻，毫无还手之力。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从去年起，两人共同遇到一个坎。去年四月底，贾主任到中南海开了一个会，当天晚上，约严格吃饭，问严格手里可调动的资金有多少。严格想了想，保守地说：

“十来个亿吧。”

贾主任说，中国的金融政策，过了“五一”，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建议严格把钱投入金融市场，譬如讲，某种期货，某种股票等。贾主任晃着杯中的红酒：

“整天盖房子，钱挣得多累呀。要想赚大钱，就不能绕弯子，还得让钱直接生钱。”

严格当然想赚大钱。但他也不想赚大钱；多少钱才叫大钱？现在盖一栋房子赚一回钱，他觉得安稳。何况他不懂金融，不知这弯子绕得过来绕不过来。严格将这顾虑说了。贾主任：

“不懂可以学嘛，过去你不也没盖过房子？”

严格觉得贾主任说得有道理；就是没道理，严格也得听；因两人位置不同，看到事物的深浅就不一样；他刚在中南海开完会。于是，严格把盖房子赚的钱，全部投入了期货和股票市场。一开始果然赚了；但半年之后，开始往里赔。赔钱不是严格不懂金融，绕不过这弯子，而是“十一”之后，国家的金融政策再一次调整了，严格让国家给闪了。绕弯子，谁能绕过国家呢？一开始还想挺着，一年之后，不但投进去的十四个亿打了水漂，还欠下银行四个多亿。不但金融做砸了，整个房地产也受到牵涉。本来盖房子还有钱，如今十几个工地，材料费和工人的工资，都拖了半年没付。短短一年多，严格就不是过去的严格，严格从一个富豪，变成了一个债台高筑的穷光蛋。重回房地产收拾残局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收拾残局也需要钱，严格已欠银行四个多亿，利息拖了半年没付，银行不起诉他就算好的，哪里还敢再贷给他钱？严格只好再求助贾主任，让他给银行打个招呼。但这时贾主任撤了，开始推三挡四，说银行不归他管。过去银行也不归他管，他也打过招呼；如今摊子烂了，怎么就不打招呼了？本来是两个人遇到的坎，现在成了严格一个人的。当初不是贾主任让插足金融，严格老老实实盖房子，也不会出这乱子。但自出这事后，严格已经两个月见不到贾主任了。过去一打电话就接，现在打电话要么不接，要么转到了秘书台。给他的办公室主任老蔺打电话，老蔺倒仍温和和客气，说马上转告贾主任，但接着就没了下文。严格觉出，终于，贾主任要抛弃他了。如是平日抛弃，严格没有怨言，但在生死关头，严格觉得贾主任缺乏道德。不说这乱子由他而生，不说十五年前严格帮他救过他母亲，单说这十二年来盖房子，贾主任帮严格批过地，但贾主任从严格手里，也没少获利。粗略算下来，一个国家干部，收人这么多钱，够掉几茬儿脑袋的。但严格又不想把关系闹僵，闹僵对严格也没好处。但在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第二天，贾主任的办公室主任老蔺，主动给严格电话，说要见严格一面。两人便来了火锅城。

虽然老蔺平日对严格很温和；严格对他也很客气；但在内心，严格对老蔺看法并不好。这个胶东人，不苟言笑，心里做事。心里做事的人易犹豫，老蔺从想到做，却很坚决。譬如讲，对钱。严格给贾主任送钱并不经过老蔺，那只是严格和贾主任两个人的事；老蔺也佯装不知，但会开口向严格借钱。虽然严格和贾主任是老朋友，老蔺只是贾主任一个部下；但老蔺整日待在贾主任身边，萝卜不大，长在埂上；正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严格又不敢得罪他。借过三回，哪里还等他再开口，也开始主动给他送。虽然给贾主任送的是大头，给老蔺送的是小头；同样是送，一个是主动给，一个其实是要，严格的感觉就不一样；如贾主任是佛，等着人来烧香；老蔺就是狗，是狼，动不动就咬人一口。贾主任收了钱，还说声“谢谢”，还说“下不为例”；老蔺收了钱，连声“谢”都没有，觉得是理所应当；而且吃过这口，还想着下一口。贾主任六十的人了，快退了，就说是受贿，这受贿也可以理解；老蔺不到四十岁，日子还长着呢，就开始主动去捞，何时是个头呢？严格不知老蔺这代人成为贾主任之后，社会又会怎么样。还有对女人，也能看出老蔺的凶狠。严格给贾主任找女人，有时是俄罗斯女人，或韩国女人；在酒店，于贾主任之前，老蔺竟敢先过一道。过后，还痛快地吁一口气。严格就知道老蔺平日对贾主任的恭顺，全是假的。但考虑到他是长在埂上的萝卜，老蔺背后干的事情，严格又不敢告诉贾主任。老蔺见了贾主任，还一样恭顺。但老蔺越是这样，严格越畏惧他；对他的畏惧，甚至超过了对贾主任。严格这两天腹背受

敌，生意上如临深渊，还拾掇不及，和女歌星的照片又上了报，出了另一场乱子。严格将生活复排了一遍，以为能骗过老婆瞿莉；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忘记一个钟表和时间，乱子倒惹得更大了。瞿莉先在车上大闹，回家之后，又闹离婚。离婚该闹哇，又突然跑了。她这一手挺毒的。虽然她没说，但大家都知道她有病，现在离家出走，好像是严格逼的。一个病人跑了，你又不能不找。严格这两天先放下一团乱麻的公司，四处寻找瞿莉。但她手机关了，也不知她跑到哪里去了。是在北京，还是去了上海，还是去了别的地方。该问的朋友都问了，没有。这时老蔺给严格打电话，要见严格。这见也许牵涉到生意，严格又不能不来；于是先放下瞿莉，来见老蔺。饭桌上，老蔺一直没说什么，只是低头涮肉。严格弄不清他的来意，也不好打问。一直等老蔺两盘肉落了肚，头上脸上出了汗，放下筷子，抽烟休息；严格才试探着问：

“这两天忙吗？”

老蔺没理这茬儿，从包里掏出一张报纸，摊在桌上。这张报纸，就是昨天登有严格和女明星照片的那张报纸。老蔺打了个饱嗝，用筷子点那照片：

“你可真行，听说昨天，将好好的生活，又复排一遍。”

见是说这事，严格松了一口气；摇头叹息说：

“没骗过我老婆，又惹出新的麻烦。”

将老婆离家出走，四处找不着她的情况说了。老蔺笑着听完，突然敛了脸色：

“复制的，为了骗你老婆；原版的，你要干吗？你给这拍照的多少钱？贾主任看了，很不高兴。”

严格见老蔺说这话，知道事情瞒不过老蔺。事情的第一层没有瞒过，事情的第二层也没有瞒过。原来，严格复排生活是为了蒙骗瞿莉；也不纯粹是为了蒙骗瞿莉，是怕把瞿莉这个炸药包点着，引爆另一个炸药包；但原版的照片，却不是被记者偷拍的，而是严格有意安排的。安排人拍这照片不为别的，只为贾主任一个人。严格生意上到了生死关头，贾主任见死不救，严格对贾主任产生了怨恨；怨恨并不重要，还是希望贾主任回头。于是铤而走险，想警告他一下。那个女歌星，三年前就与严格傍着；她能出名，能歌颂祖国和母亲，全是严格用钱砸出来的。去年春天，严格带她与贾主任一起吃饭。一顿饭吃下来，贾主任吃得红光满面。饭桌上说起事情，贾主任打着比方，桩桩件件，一二三点，说得都比往常透彻和深入，女歌星听得频频点头；严格便知道贾主任对这女歌星有意。在权势和金钱面前，“性”算不了什么；暗地里，严格便把这女歌星，有意向贾主任推了一把。后来女歌星和贾主任也有了一腿。但两人时间不长，贾主任先放了手。毕竟是宦海沉浮的人，知道事情须适可而止。但时间虽短，不等于没事。现在严格两个月见不着贾主任，便将女歌星骗出家门，雇了一个人，偷偷拍了一张照片。本想悄悄把照片寄给贾主任，给他提个醒；没想到拍照的叛变了，把它卖给了报纸。说起来，这人叛变也不是冲着严格；拍照之前，他并不知道被拍的人是谁，后来见是女歌星，一个厌食症在吃烤白薯，觉得卖给报纸，赚的钱更多，便卖给了报纸；让严格也措手不及；接着又引出瞿莉一场事。但祸兮福焉，没想到贾主任见了报纸，让老蔺约了严格。严格听老蔺说贾主任很生气，心里不但不憷，反倒有些庆幸，这照片就没白拍。响鼓不用重锤。老蔺摊牌了，严格也不好再遮着掩着，对老蔺解释说：

“见报，真不是有意的。”

接着将拍照的叛变的事解释一番。又说：

“其实事情很简单，让贾主任再给那谁打一招呼，让银行拆给我两个亿，我也就起死回生了。”

老蔺冷笑：

“你再扯？就你这烂摊子，是一个亿两个亿能救回来的吗？”

老蔺的眼镜被火锅熏上了雾气，摘下擦着，叹口气：

“主任不是不救你，这仨月，他日子也不好过，有人在背后搞他。”

严格吃了一惊，不知这话的真假。但凭对贾主任和老蔺的判断，十有八九是个托词。严格急了：

“船破了，凭啥把我一人扔下去呀？只要银行一起诉，我知道我该去哪儿。”

手往脖子上放了一下：

“说不定，连它也保不住。”

指指报纸：

“如果你们见死不救，我也就不客气了；能让一个厌食症去吃烤红薯，就能让她把跟主任的事说出去。”

老蔺倒不憷：

“这事吓不住谁。让她说去吧，顶大是一绯闻。”

严格见老蔺油盐不浸，有些生气了；生气倒也是假的，生气是为了进一步摊牌。严格将那报纸夺过来，“刺啦”“刺啦”撕了：

“这也只是一警告。不听，我也只好破釜沉舟了。”

接着从口袋掏出一U盘，放到桌子上：

“里边的内容，分门别类，也都给编好了。”

老蔺倒吃一惊：

“里面是什么？”

严格：

“有几段谈话，这么多年，谈的是什么，你也知道。还有几段视频，标着年月日，都是孝敬主任和你的场面。还有主任跟俄罗斯和韩国小姐，在酒店那些事。顺带说一句，从时间上看，你跟这些小姐在一起，都在主任前边。”

这是老蔺没想到的，脸上，脖子里又开始出汗，接着看严格：

“你可真行，来这一套。”

严格点一支烟：

“也不是我拍的，是我一副手偷干的。俩月前他出了车祸，从他电脑里发现的。他本想要挟我，没想到最终帮了我。”

轮到老蔺不知这话的真假。严格继续在那里感叹：

“真是深渊有底，人心难测。这人生前，我对他多好哇，什么话都跟他说，关键的事，都交给他办，没想到，你平日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埋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又说：

“不过，现在物有所用，他也算死得其所。”

老蔺拿起那U盘，在手里把玩。严格：

“送你吧，也拿回去让主任看看，我那儿还有备份。”

也算刺刀见红。严格本不是这样的人，严格也看不起这样的人，刺刀见红的人，都是些大胖子；没想到事到如今，自己也变成了这样的人。令严格没想到的是，老蔺并没接这招，突然将U盘扔到了火锅里。U盘裹着肉，在火锅里翻腾。

第十章
韩胜利

刘跃进丢了包，差点儿自杀。这回不是演戏，是真的。腰包里有四千一百块钱。这钱是他的命。但他自杀却不是为这钱，而是包里另有东西。身份证，电话本，一张纸上记着这月工地食堂的大账；正面是菜米油盐的正常流水，背面是在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的差额；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不说了，问题是，包里还有一张离婚证。与前妻黄晓庆离婚六年了，这张离婚证刘跃进一直留着。离婚证本是黄色，六年过去，已褪成土色。腰包随着刘跃进走，刘跃进长年累月在厨房里，腰包油腻了，这张离婚证也被油烟浸黑了；不但浸黑了，也变重了。按说，婚都离了，留张离婚证没用，除了看到它糟心；正是因为糟心，刘跃进才把它留下。有时半夜醒来，还拿出来看一看，接着自言自语：

“成，可真成。”

或者：

“这仇，啥时候能报哇。”

就像土改时的老地主，夜里翻出变天账一样。但变天账丢了，刘跃进也不会自杀，他也知道，这仇，这辈子是无法报了。问题是，离婚证里，还夹着一张欠条。欠条上，有六万块钱。六年前，黄晓庆提出离婚，刘跃进向李更生提出六万块钱精神补偿费。李更生这回倒痛快，说：

“只要离婚，给钱。”

刘跃进知道这痛快不是冲着自己，而是冲着黄晓庆，冲着黄晓庆的腰。但李更生又说，六万给，但当时不给，六年后给；刘跃进六年不闹事，这钱才是刘跃进的；六年中闹事，钱就自动没了；闹，等于闹刘跃进自个儿。还说：

“成就成，不成就算。”

为了这六万块钱，刘跃进只好说成。李更生便给刘跃进打了一张欠条。欠条上，写着六年不闹事的条款。过后刘跃进才明白，自个儿在数目上，犯了大错。离婚时争儿子，刘跃进把儿子争到手，黄晓庆主动说，每月给儿子四百块钱抚养费，刘跃进意气用事，把这钱拒绝了；当时觉得李更生和儿子是两回事，才收下这么张欠条；几年后才明白，钱就是钱，出处并不重要。何况一个是欠条，一个是现钱。四百块乘以六年，也小三万块钱呢。越是这样，刘跃进越觉得这六万块钱重要。六万块钱身上，还背着三万块钱的包袱呢。现在离欠条到期，还差一个月。但在大街上听曲儿，没招谁没惹谁，“哐当”一声，包被人抢走了。包没了，离婚证就没了；离婚证没了，欠条就没了；欠条没了，再找李更生要钱，这卖假酒的能给吗？当年捉奸在床，刘跃进占理，李更生打了刘跃进一顿不说，还光着屁股，蹲在椅子上吸烟；现在欠条没了，李更生的反应，刘跃进现在就能想到，不还钱还是小事，接着会说：

“是丢了吗？本来就没有！”

或者：

“穷疯了？讹人呀？”

当时写这欠条，前妻黄晓庆也知道，现在欠条没了，黄晓庆可以作证；但黄晓庆已不是自己的老婆，成了别人的老婆，现在的刘跃进，对她又成了别人，她会一屁股坐到别人那头吗？六年之中，刘跃进仅见过黄晓庆一面。去年夏天，刘跃进从北京回河南，收地里的麦子；收罢麦子，又从河南来北京工地当厨子。到了洛阳火车站，买过车票，蹲在广场上候车。天热，渴了，没舍得买矿泉水，走到广场旅社前；广场旅社前，有一洗车铺；蹲下，就着人家的水龙头，喝了一肚子水。这时一辆奥迪停在旁边，车里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李更生，一个是黄晓庆，两人不知又到哪里去卖假酒，也来坐火车。李更生没发现刘跃进，黄晓庆下车之后，吩咐开车的司机回去每天喂狗，转过脸，看到了握着橡皮管的刘跃进。刘跃进不由自主站了起来，但黄晓庆看到刘跃进，却没跟刘跃进说话，随李更生进了车站。大家已经是陌路人了。刘跃进把欠条丢了，她会帮陌路人吗？如无人帮他，刘跃进等于把钱也丢了。这六万块钱对李更生不算什么，放到刘跃进手里，却要了他的命。他在六万块钱身上，还有好多想法呢。钱的来路虽然说不出口，但有这欠条在身上，却让刘跃进活得踏实。生活也有个盼头。六年到了，六万块钱就到手了。有时也是个武器。儿子在电话那头跟刘跃进急：

“咋还不寄钱呀，你是不是没钱呀？”

刘跃进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没钱？别的不敢说，六万还有。”

儿子：

“那还等啥？寄吧。”

刘跃进：

“存着呢。定期。”

六万块钱，既给他壮着胆，也给他托着底。现在陡然一丢，丢的就不光是钱，还有心里那个底；如同楼板突然被抽掉了，“啪唧”一声，刘跃进从楼上摔了下来。包被贼偷走，撵了一阵贼，也没撵上；从服装市场出来，刘跃进蹲在大街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六年前，老婆被人搞了；感到再一次没了活路。从街上回到工地，刘跃进都不知是怎么回来的。到了工地，丢包的事，刘跃进没跟任何人讲。讲也没用。就是想讲，也无法讲。能讲包里的四千一百块钱，咋讲离婚证和欠条呢？老婆被人搞了，打下这么个欠条；现在欠条丢了，等于老婆被人白搞了；丢包是个窝囊事，这么一讲，又变成了笑话。只能憋在心里不说。这时不埋怨别人，就怨自己爱管闲事。本来是去邮局寄钱，听到卖唱的老头唱《爱的奉献》，过去纠正人家，让他唱《王二姐思夫》；如果当时专心寄钱，也不会出这岔子；老头唱的曲儿改了，自己的包丢了；别人是手贱，自个儿是耳朵贱，丢包活该。胡思乱想到晚上，突然想自杀。脖子上，再一次感到绳子的甜味。在工地上吊，倒不费劲，四处是钢梁架子，不愁没地方搭绳子；就是不去工地，在食堂，食堂棚顶的木梁，也经得起刘跃进的体重。但刘跃进没有自杀。没自杀不是想得到做不到，而是突然想起，那人抢过他的包，窜出一箭之地，又扭脸看了刘跃进一眼，对刘跃进一笑，接着又跑了。不为钱和欠条，仅为这一笑，刘跃进在自杀之前，先得找到这贼，把他吊死。把他吊死，自个儿再上吊不迟。或者，能找到他，也就不用上吊了。

但大海捞针，单凭刘跃进，哪里能找到抢包的贼？刘跃进这才想起警察，慌忙跑到派出所报案。值班的警察是个胖子，天不热，一头的汗。刘跃进说着，他坐在桌后记着。包里的东西不多，但头绪多。说着说着，刘跃进说乱了，他也听乱了；这时停下笔，任刘跃进说，也不记了；对刘跃进说的，似乎不信。不信不是不信刘跃进丢了包，而是刘跃进说到离婚证和欠条那一段，他张嘴打了个哈欠。刘跃进还要急着解释，警察合上嘴，止住刘跃进：

“听懂了，回去等着吧。”

但警察等得，刘跃进哪里等得？刘跃进：

“不能等啊，那张欠条，他要扔了，我就没活路了。”

看刘跃进着急的样子，警察似乎又信了。但他说：

“我手头，还有三桩杀人的案子，你说，到底哪个重要？”

刘跃进张张嘴，没话说了。离开派出所，刘跃进知道警察对他没用了。这时想起了韩胜利。韩胜利平日也小偷小摸，和这行的人熟；说不定找到韩胜利，倒很快能找到这贼和腰包；比起找警察，倒是一条捷径。于是去找韩胜利。韩胜利见刘跃进主动找他，以为是来还钱，以为是他上次包着脑袋，威胁刘跃进起了作用，等刘跃进说他自个儿的腰包丢了，让他帮着找贼，马上失望了。待刘跃进说包里有四千一百块钱，韩胜利又急了：

“刘跃进，你人品有大问题呀。有钱，宁肯让人偷了，也不还我，让我天天躲人，跟做贼似的。”

待刘跃进又说出离婚证和欠条的事，刘跃进以为他会笑；韩胜利没笑，但也没同情他，而是往地上跺脚，愣着眼看刘跃进：

“刘跃进，你到底算啥人呀？”

又说：

“你这么有城府，咋还当一厨子呢？”

又感叹：

“我说我斗不过你，原来你心眼比我多多了。”

刘跃进见韩胜利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忙纠正：

“胜利，你叔过去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咱回头慢慢说，赶紧帮叔找包要紧。”

事到如今，韩胜利倒不着急了，端上了架子：

“找包行啊，帮你找回来，有啥说法？”

刘跃进：

“包找到，马上还钱。”

韩胜利白他：

“事到如今，是还钱的事吗？”

刘跃进见韩胜利趁人之危，有些想急；但事到如今，有求于人，在人房檐下，不得不低头，又不敢急；想想说：

“找到，欠条上的钱，给你百分之五的提成。”

韩胜利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字。刘跃进见他得寸进尺，又想急；但急后又没别的办法，只好认头：

“给你六，你可得帮我好好找。”

韩胜利：

“空口无凭。”

刘跃进只好像当年李更生给他打欠条一样，又给韩胜利写了个欠条。如包找到，给韩胜利百分之六的提成云云。六万块钱的百分之六，也三千六百块钱呢。刘跃进又一阵心疼。韩胜利收了欠条，问：

“腰包在哪儿丢的？”

刘跃进：

“慈云寺，邮局跟前。”

韩胜利这时一顿：

“哎哟，你丢的不是地方。”

刘跃进：

“咋了？”

韩胜利：

“那一带不归我管。前两天就因为跨区作业，被人打了一顿，还倒贴两万罚款。这道儿上的规矩，比法律严。”

刘跃进见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慌了：

“那咋办？”

韩胜利瞪了刘跃进一眼：

“还能咋办？我只能帮你找一人。”

第十一章

曹无伤　光头崔哥

曹哥本名曹无伤，河北唐山人，长脸，今年四十二岁。曹无伤来北京五年了，一直在北京东郊集贸市场杀鸭子。曹无伤的鸭棚不算小，四十多平米，过去是个洗车棚，改成鸭棚，水管倒是现成的。唐山产鸭子，河北白洋淀也产鸭子，北京怀柔、密云，也有养鸭子的。曹无伤一开始杀白洋淀的鸭子，后来杀唐山的鸭子，后来怀柔、密云的鸭子也杀。但门口的标牌永远是：“白洋淀土鸭”。曹无伤患沙眼，青光眼，又患白内障，十步之外，一片模糊；与刘跃进在老家监狱的舅舅牛得草，大体一个毛病。刘跃进初见曹无伤，马上感到亲切。如曹无伤只是一个杀鸭子卖白条鸭的，永远是曹无伤；但他在五年之中，成了北京东郊贼的领袖，这时就不是曹无伤了，成了曹哥。在圈里，大家都知道曹哥，不知道曹无伤。曹无伤打小到现在，没偷过东西；就是如今想偷，也晚了，眼前一片模糊，弄不清人在哪儿，东西在哪儿。但一个眼前模糊的人，管着一帮眼快、手快和脚快的人。曹哥的鸭棚，成了小偷的训练营和大本营。但曹哥每天仍心平气和地杀鸭子；管理小偷，似乎是顺路捎带。五年前来北京时，曹哥和小偷还不沾边；但唐山出产小偷，几个同乡，工作之余，常到曹哥的鸭棚来玩。小偷间，常因为生意和地盘火并，曹哥杀着鸭子，与他们排解过几次；几次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都因为曹哥的调解，化干戈为玉帛。各路小贼，都佩服曹哥。下次遇到流血事件，还来找他。不知不觉中，曹哥成了贼的头目。地盘渐渐扩大，别的省市的小偷，开始与河北唐山的小偷火并；但是别的地方的小偷都是单兵作战，乱枪打鸟，背后没有曹哥；曹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几次火并之后，唐山小偷的地盘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的散兵游勇或作鸟兽散，或改换门庭，直接投靠了曹哥。曹哥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时曹哥才露出他的真面目，原来他在唐山不是杀鸭子的，大专毕业，是个读书人。本在唐山郊区一中学教书，因患了沙眼、青光眼和白内障，看不清黑板，也看不清学生，便离开学校，到唐山一集贸市场卖鱼。除了卖胖头，也卖草鱼、白鲢和鲫瓜子。曹哥养了一只八哥，整天跟曹哥学话。曹哥唐山口音，八哥也唐山口音。曹哥在家教了八哥许多好话，如“来了”，“吃了吗？”“恭喜发财”等；后来曹哥把它带到集贸市场，集贸市场人多嘴杂，八哥又学会许多坏话，如“操你妈”，“找抽哇”，“去死吧”等。八哥恋曹哥，曹哥不怕它飞了，便不把它关在笼子里，就让它在鱼摊周围乱飞。这天曹哥去城外进鱼，曹哥老婆和八哥在集贸市场卖鱼。集贸市场有一卖炒货的老张，老张老婆来买鱼。因为秤头高低，老张老婆与老曹老婆吵了起来。八哥见有人与自家人吵架，张嘴骂道：

“操你妈！”

“找抽哇？”

“去死吧！”

老张老婆见八哥骂她，跳起身去打八哥；八哥飞了，老张老婆脚下一滑，一屁股跌坐在鱼池前的泥水里。老张老婆火了，爬起来，抄起一鱼砧，将老曹家的鱼池砸了。老曹家的胖头、草鱼、白鲢和鲫瓜子，在地上乱蹦。老曹老婆也火了，扑上去，将老张的老婆捺在泥水里，骑到她身子上，结结实实抽了她几耳光。这时老张来了，一把揪住老曹老婆的头发，还了几耳光不说，还用鱼抄子将八哥捕到，一下把八哥的头拧掉了。这时曹哥进鱼回来，别人砸他的鱼池他不急，别人打他老婆他也不急，一下把他八哥的头拧下来，曹哥急了。曹哥抄起一酒瓶，砸向老张。原也只是出口气，没想伤人；正因为眼前一片模糊，这酒瓶不偏不倚，砸在老张头上；老张应声倒地，头上“汩汩”冒血。曹哥以为砸死了人，趁着人乱，带着老婆孩子，逃离集贸市场，又连夜逃到北京，在东郊集贸市场，开了个鸭棚。一个月后，听说唐山卖炒货的老张没死，就是淌了一碗血。老婆孩子闹着回唐山，曹哥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倒待服了，觉得北京比唐山好，于是把老婆孩子打发回去，一个人继续在北京杀鸭子。原想只杀些鸭子，没想到无意之中，成了一个团伙的领袖。不当这领袖曹哥只想着杀鸭子，当着当着，似乎找到了另一种感觉。曹哥眼睛没坏之前，读书用功着呢；读着读着，也胸有大志。读《史记》，觉得自己像张良；读《三国志》，觉得自己像孔明；读《水浒》，觉得自己像吴用；吴用也是个乡村教员。书读罢，又掩卷叹息，怪自己生不逢时，大专毕业，只在学校教些顽皮孩子；讲课他们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后来又到集贸市场卖鱼，也是无人说话，才养八哥。还多亏与人打架，来到北京，杀着鸭子，入了盗窃团伙，使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不生在乱世，成就不了一番大业，只好和些小毛贼，比画着去取另一番天地。贼们偷的是钱，曹哥领导他们却不仅为钱。同是眼前一片模糊，曹哥与刘跃进的舅舅牛得草的区别是，牛得草当年走到街上，熟人敢上去抹他的脖子；曹哥走在街上，不说前呼后拥，起码有几个小弟兄替他看路。每天卖完鸭子，曹哥也与一帮小弟兄推推麻将。曹哥眼神不济，摸一张牌，要凑到眼睛上看半天。如换别处别人，同桌三个人早急了；这里的人不急，还抢着说：

“曹哥，不急。”

或者：

“曹哥，我这儿缺三条，千万别打三条。”

曹哥能有今天，说起来也因为一只八哥。尘埃落定，曹哥又养了一只八哥。为了不让八哥学坏，这回曹哥教了八哥几句话后，就用蜡将八哥的耳朵封上了，关进笼子。所以这只八哥只会说，不会听。八哥见人打招呼，永远只是三句话。一，“有话好说”，二，“和为贵”，三，“都不容易”。

曹哥早年毛笔字写得好，又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鸭棚左右墙上：

一灯能除千年暗

一智能破万年愚

众小偷看了，不明白是啥意思；没人说好，但也没人说不好，就在那里挂着。

韩胜利领着刘跃进，穿过集贸市场来到鸭棚，曹哥正倚在一张太师椅上，用放大镜看报纸。看几行字，用一团卫生纸擦一下沙眼淌出的眼泪。墙角一个小胖子，正拿刀杀一鸭子。一看就是新手，刚来鸭棚；杀鸭子背着脸，一刀下去，鸭脖子“呼”地喷出一腔血，鸭子一弹蹬，血没喷到地上塑料盆里，横着一转弯，喷到墙上；小胖子慌了，忙摁鸭头，血又一转弯，喷了曹哥一报纸，也溅了曹哥一手。棚里有一光头，正看电视，电视里正走着一群光腿模特儿；光头放下模特儿，上去踹了小胖子一脚：

“妈拉个×，这下明白了吧？连个鸭子都不敢杀，还想上街？”

曹哥倒没急，扔下报纸，用擦沙眼的卫生纸，擦着手上的血，止住光头：

“想早点上街，也是好事。”

又和蔼地问小胖子：

“洪亮，街上都是啥？”

叫洪亮的小胖子愣在那里，想了想说：

“人。”

曹哥叹口气：

“那是你妈教你的，我告你，街上都是狼。”

光头啐了洪亮一口：

“出门吃了你！”

洪亮不敢再说什么，又去笼里抓鸭子。笼里的鸭子吓得“嘎嘎”叫。韩胜利没敢进门，扒着门框喊：

“曹哥，忙着呢。”

曹哥看不清鸭棚门口；看来跟韩胜利也不熟，也没听出他的声，只是把头转向门口：

“谁呀？”

韩胜利：

“胜利，河南的胜利。”

曹哥似乎想起来了：

“胜利来了。”

韩胜利：

“曹哥，给您说一事，我一亲戚，在慈云寺落一包；我想着，那儿都是您的人。”

看来这话曹哥不爱听，皱了皱眉：

“也不能说是我的人，都是老乡，认识。”

接着拾起另一张报纸，拿放大镜看起来，不再理人。韩胜利和刘跃进有些尴尬。几只杀过的鸭子，还在地上扑棱。光头将这几只鸭子，扔到褪毛滚筒机里；滚筒机里的热水，冒着蒸汽；接着推上电闸，滚筒机转动起来。这时光头拍拍手，来到门口：

“包里多少钱呀？”

韩胜利：

“崔哥，四千一。”

刘跃进在韩胜利身后跟着叫：

“崔哥，不为找钱，包里，有一信物。”

忙又说：

“偷我那人，脸上长一块青痣。”

光头崔哥没理这些啰唆：

“交一千定金吧。”

韩胜利看刘跃进，刘跃进愣在那里。他没想到，自己丢了包，找回来还得交钱。但想着这必是行里的规矩，不敢再问，慌忙从口袋里往外掏钱；但哪里还有整钱，也就是些十块五块的零票。凑起来，不过一百多。光头崔哥皱眉：

“是真想找，还是假想找？”

刘跃进：

“崔哥，身上就这么多，我马上回去给你借。”

这时曹哥从报纸上仰起脸，看着门口，想说什么；他头顶笼子里的八哥，刚才一直在睡觉，这时醒了，张口说了一句：

“都不容易。”

曹哥看看八哥，点头：

“是这意思。”

光头崔哥收起这钱，又去看电视。刘跃进忙向鸭棚里，似是对八哥，也是对曹哥：

“谢谢，谢谢啦。”

第十二章

瞿　莉

瞿莉被严格找到了。瞿莉离家出走，并没有去上海或别的地方，仍待在北京。这些情况，严格其实都知道。如想找到瞿莉，严格一开始就能找到，只不过假装找不到；找不到，仍假装在找。能找到瞿莉并不是严格掌握瞿莉许多线索，而是给瞿莉开车的司机，被给严格开车的司机收买了。也不能说是收买，是控制。瞿莉的司机，是严格的卧底。

给瞿莉开车的叫老温。说起来，老温还是严格司机小白的师傅；老温在北京机控车床厂开大货车时，小白给他打下手。小白能来给严格开车，还是老温介绍的。严格在北京南郊有一个马场，小白刚来时，并不是给严格开车，而是去马场喂马。这时北京机控车床厂倒闭了；给严格喂马，比在车床厂拿的工资还高，小白也很喜欢。三年前端午节那天，严格吃过粽子，和一帮朋友来马场骑马。严格养一匹荷兰赛马叫“斯蒂芬”，母马，性格温顺，善解人意，严格总喜骑它。骑在它身上，“嗬嗬”走着，说快就快，说慢就慢，嘴动腿动，“两人”之间的默契，使严格想起与有些女人在床上的时候。但这马、这人并不多见。这天严格喝了点儿酒，骑着“斯蒂芬”在马场遛圈。其他朋友骑着其他马也在遛圈。边遛，边说些闲话。北京南郊有一军用机场，天上常飞战斗机，这天也起飞几架，在天上兜圈训练，大家也没在意。但突然，一架战斗机练习俯冲，紧贴着马场飞了过去，尾巴上还拉着红烟；草地上的草，次序伏倒在地。大家吃了一惊，其他马没事，独独“斯蒂芬”惊了。惊不是惊战斗机，而是惊战斗机尾巴里拉出的红烟。也是严格大意了，别的马都戴着护眼，严格觉得“斯蒂芬”温顺，这次没戴，恰恰就出了事。“斯蒂芬”一开始是惊，接着是疯，在马场横冲直撞，专门冲人和物去。一起来的朋友或惊呆了，或赶忙跳下马，躲到了马厩。几个驯马师也没经过这场面，由于猝不及防，也愣在那里。唯有新来的小白，正在马厩里铡草，从马厩冲出来，拉住“斯蒂芬”的缰绳。“斯蒂芬”拖着他跑，将他拖倒在地，他仍不松手，身子拖着地，被“斯蒂芬”拉着跑。直到“哐当”一声，小白撞到一棵大树上，肋骨被撞断四根，“斯蒂芬”才停了下来。小白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出院，不再喂马，成了严格的司机。

老温今年四十八岁，祖籍湖北，早年当过兵，转业后留到北京。老温为人仗义，不贪钱财；但他有一毛病，那么大岁数了，好色。这毛病不是现在才有，年轻时就有。在北京机控车床厂时，就因为和单位一个女会计纠缠不清，被那会计的丈夫打豁了嘴。如今在严格家开车，和严格家一个安徽小保姆，又偷偷摸摸摸索上了。去年春天，这小保姆偷了瞿莉一些首饰，戒指、项链、耳环等。东西倒不是一天偷的，前后分一个月。但这些首饰不是一般的首饰。戒指上镶着蓝宝石，项链上镶着祖母绿，耳坠上，也滴溜着钻戒。折合起来，值十几万块钱。但小保姆就住在严格家，偷过，无放处，便交给老温。老温并不赞成她偷，怕出事；但安徽小保姆不听他的，说瞿莉的首饰不计其数，偷了她也不知道；老温也奈何她不得。老温将这些首饰带回家，悄悄放到暖气箅子里。一个月过去，瞿莉突然发现自己的首饰丢了，怀疑是小保姆干的；但家里有三个小保姆，弄不清哪个是贼。搜了三个小保姆的房间，没有；久而久之，事情也就淡了。这年“国庆”前一天，老温老婆在家里打扫卫生，突然在暖气罩里摸出几件首饰。发现宝石应该高兴，但老温老婆并不认识宝石的真假，以为是从地摊上买的假货。东西真假并不重要，一看是女人的东西，老温老婆便认定老温在外边又和别的女人勾搭；这些假首饰，是老温买给那野女人的。说勾搭野女人并不冤枉老温，只是这勾搭不是那勾搭。老温晚上回到家，老温老婆便与他大闹。老温一时也无法解释。老温老婆火气上来，除了把首饰摔了，还把家里的电视机砸了。每年“国庆”节前一天，小白都要看一下师傅；这习惯还是在机控车床厂养下的。这天小白扛了一箱饮料，提了一篮水果，又来看老温，正好遇上这场面。看到摔到地上的首饰，小白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但小白佯装不知，劝解一番，也就回去了。但第二天，小白开车跟严格出去的时候，在车上，悄悄将这事告诉了严格。背后毁人并不是小白的本意，何况毁的是自己的师傅；但老板和师傅，谁对自己有用，小白心里有数；何况他怕老温老婆将事闹大，瞿莉和严格知道了，再连累上自己；自己毕竟是老温介绍来的；将事情说到前边，也争取个主动。说后，他以为严格会急，接着将老温赶出家门；谁知严格听后，倒嘱咐小白不要声张，就当这事没有发生。严格这么做，小白以为是严格忠厚，老温在严格家干了这么多年，不忍翻脸，给老温一个改正的机会；谁知严格不是这意思，是为了让小白借此摆平老温，用“知道”收买老温，接着控制老温，老温在给瞿莉开车，从此让老温在瞿莉身边，当一个“卧底”。从此瞿莉的一举一动，从老温到小白，又到严格，便可知道得一清二楚。严格这么做的初衷，本是明细瞿莉的一举一动，好给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来往，留出一个安全的空间；但没想到它的用处不止这些，遇到其他事，严格也有了回旋余地。这时严格感叹：

“古人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又感叹：

“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之徒的用处。”

这些话，小白听得懂，但又听不懂。懂不懂，对他用处不大；只要老板高兴，小白就能做稳自个儿的位置。这次瞿莉离家出走，瞿莉以为自己三天来的行踪只有自己和司机知道；还专门交代老温，不许告诉任何人；但她不知道，她的一举一动，老温马上打电话告诉了小白，小白马上告诉了严格，严格只是佯装不知，在继续寻找。严格这么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瞿莉继续出走，弄清她到底要干些啥；同时也给自己留出时间；这次留出时间不是为了女人，而是用来处理他和贾主任和老蔺之间的事。据老温报告小白，小白报告严格，三天来，瞿莉先后去了八个地方，时间有白天，也有晚上；地点有酒店，有别人家，也有郊区和洗浴中心。严格问：

“都见了些什么人？”

小白：

“她进去的时候，都让老温在外边候着，是些什么人，老温也没见着。”

这时严格倒觉得有些蹊跷。蹊跷不是蹊跷瞿莉出走，四处见人，而是她见人的目的，好像跟严格和女歌星的事毫无关系。出走是为了这件事，出走后并不纠缠这事，好像另有企图，倒让严格心中不安。另外的企图到底是什么，严格一时也想不明白。

这边跟踪瞿莉没有结果，那边和贾主任和老蔺的事也在悬着。严格自和老蔺在火锅城见面，拿出U盘向老蔺摊牌后，贾主任那边一点儿回音也没有。严格知道，老蔺与严格见面后，会马上把见面的结果向贾主任汇报。虽然当时老蔺把U盘扔到了火锅里，好像毫不在意，但严格知道，那不过是虚张声势；见到报上严格和女歌星的照片，贾主任就慌了手脚；现在知道有个U盘在别人手里，贾主任肯定会大吃一惊。但把U盘抖搂出来，贾主任反倒沉默了。严格知道，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但严格又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抖出U盘，和抖出女歌星的事，性质完全不同。抖出女歌星的事，只能伤及贾主任的皮肉，正像老蔺说的，大不了是桩绯闻，伤不到他的筋骨；而U盘里的事抖出来，却能要了贾主任的命。贾主任不会坐以待毙，让事情就这么向深渊滑下去。这些事没发生之前，严格常请贾主任打高尔夫。一次打着打着，贾主任要撒尿。严格要开电瓶车送贾主任去厕所，贾主任说：

“不劳大驾。”

走出两步，转过身，解开裤扣，掏出家伙，就对着草地直接滋。严格也只好掏出家伙，陪他撒尿。这是严格第一次陪贾主任撒尿。不撒不知道，一撒吓一跳。也是憋得久了，贾主任尿线之粗，对草地冲击之重，尿味之臊，之浑浊；一闻就是老男人的尿；但又不同一般老男人的尿；它弥漫之有力，之毫无顾忌，让严格感到，贾主任温和之下，不但藏有杀气，似乎还有第三种力量。通过一泡尿，严格明白自己还嫩，不是贾主任的对手。但严格将球踢给了贾主任，只能等着贾主任回球。在贾主任回杆之前，严格也束手无策。他也不想走到大家共同毁灭的地步。扯出女歌星和U盘，只是为了挽回大家过去的关系。严格与贾主任事情的悬着，比严格与瞿莉关系的悬着，更让严格揪心。严格揪心的时候，爱拼命吃菠菜，就像瞿莉烦心的时候爱吃汉堡包一样；直到吃得肚圆，紧张才能缓解，才能舒心地吁一口气；只不过汉堡包胖人，菠菜不胖人。这天严格正在吃菠菜，吃到一半，还没舒心，司机小白给他打电话，说瞿莉的司机老温给他打电话，说瞿莉现在正在银行。一听瞿莉去了银行，严格从沙发上“噌”地跳了起来。银行和钱连着。她去银行，就和去别处找人不一样。严格终于明白了瞿莉的意图。严格不能再假装寻找了，忙让小白开上车，去了那家银行。在银行门口，堵住了瞿莉。三天没见，瞿莉似乎变了。瞿莉过去是个遇事搂不住火的人，为做一个头发，跟小区周边的美发店吵遍了；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事，她倒沉住了气；她没有因为这事更粗暴，人倒变得更温和或者有些文雅了。瞿莉过去胖，三天不见，似乎也变瘦了。她的变化，比她的态度，更让严格摸不着头脑。瞿莉见到严格，既没有感到意外，也没有发火。严格：

“咱们谈谈吧。”

瞿莉也没说不谈，只是用手指，轻轻指了指旁边的咖啡馆。两人在咖啡馆坐下，严格想把话往回说。话往回说，就不能像平常那么说，就不能再说些漫无边际的假话，总得有些干货或硬通货；于是严格搓着手，把自己跟女歌星的关系如实交代了。说完又说：

“跟这些人，有事，没感情。”

又说：

“都是逢场作戏，都是完事就走，没在一起，睡过一夜。”

他以为瞿莉听后会发火。如瞿莉发火，严格的目的就达到了。两人就可以沿着女歌星这条路，趁着愤怒的翅膀，顺原路折回到原来。但瞿莉没上严格的当，既没发火，对这事似乎也不关心；好像在听一件别

人的风流韵事。看来她已经走得很远了。如仅是这样，说不定事情还可挽救，没想到瞿莉干脆把两人间的把戏拆穿了。瞿莉用银勺搅着杯里的咖啡，低头说：

“严格，别再拿男女间的事说事了。咱俩的事，比男女间事大。”

说这话的时候，瞿莉眼里憋出了泪。正因为憋出了泪，说完这些，瞿莉长出了一口气，似乎轻松了。一件物什，就这么拆了；一盆水，就这么泼到地上了。事情或人，露出了真相和底牌，事情也就无可挽回了。见瞿莉摊牌，严格也只好换个话题摊牌，就像对老蔺和贾主任一样；严格指指窗外的银行：

“您开始准备后路了，对吧？”

瞿莉也看着窗外：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严格愣在那里。他甚至怀疑，瞿莉多年的忧郁症，也是假的。

第十三章
刘跃进

刘跃进的头被打破了。像前几天来工地要账的韩胜利一样，头上缠着绷带，外边戴一冒牌棒球帽。如是平日挨打，刘跃进不会拉倒；如是别人打的，刘跃进也不会拉倒；打破他头的人，是曹哥鸭棚的人；但这两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跃进得赶紧找包，也就顾不上头，没工夫与打他的人纠缠。

那天韩胜利带他去了鸭棚，托曹哥找包。离开鸭棚，韩胜利与他约好，第二天晚上，两人再来鸭棚听信儿。到了第二天下午，刘跃进动了个心眼，想甩开韩胜利，一人去听信儿。他已经见识了曹哥的威风，他知道曹哥出面，这包肯定能找着。在刘跃进和曹哥之间，韩胜利只是一个牵线的人；现在线头接上了，韩胜利也就没用了。何况曹哥也有白内障，十步之外，一片模糊，刘跃进见到他，像见到了舅舅。那天韩胜利把话说错了，曹哥已经生气了；付定金的时候，刘跃进口袋里的钱不够，光头崔哥不干，曹哥还替他说了好话。如曹哥把包找着了，有韩胜利在，按事先说的，当场就得还韩胜利钱，还有六万块钱的提成。但包里的钱，刘跃进还另有用处。儿子刘鹏举又来电话，说三天到了，因交不上学费，他已经被学校赶出来了。不管这话的真假，听他的口气，火燎屁股，这钱是不能再拖了。还有找包的定金，光头崔哥说要一千，当时被曹哥挡住了；现在钱找着了，他不知光头崔哥那里会不会再出岔子。包丢了，觉得为找包付韩胜利钱是对的；包找到了，又觉得付他钱有些冤。不是欠钱不还，是这钱可以再拖一拖。于是没等到第二天晚上，第二天下午，一个人来到鸭棚。

这回棚里没有杀鸭子，棚里有一帮人，在陪着曹哥搓麻将。那个杀鸭子的小胖子洪亮，在提着茶壶侍候牌局。曹哥干别的事认真，打麻将也认真，于是桌上的人都认真。曹哥摸张牌要凑到眼上看，出牌慢，带得众人都慢。慢也叫认真。牌桌上并无废话。桌上乱七八糟扔着些钱。刘跃进看人正忙着，又皆认真，没敢进去打搅，就在门口候着。待一局下来，桌上响起“呼啦”“呼啦”的洗牌声，刘跃进才扒着门框喊：

“曹哥。”

曹哥从牌桌上仰起脸，往门口看；看不清是谁，对刘跃进的声音更不熟，问：

“谁呀？”

刘跃进：

“昨天跟胜利来的，丢包那人。”

蹭进门来。曹哥突然想了起来：

“噢，那事呀，对不住你兄弟，那人没找着。”

刘跃进满怀信心而来，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幸亏手把着门框，才没跌到地上。一个包没找着，对曹哥他们算不得什么；但对刘跃进，却是晴天霹雳，把脑袋都炸晕了。晕间，还在那里思摸。思摸间，忘了说话的场合，只是照着自己的思路在说：

“那人是你的人，咋会找不着呢？”

刘跃进说出这话，曹哥就有些不高兴，就像昨天韩胜利说街上的贼都是曹哥的人，曹哥有些不高兴一样；但曹哥没说什么，只是皱了皱眉。光头崔哥见曹哥不高兴，朝刘跃进喝道：

“你脑子有病啊，他腿上长着脚，咋一准会找着呢？”

刘跃进脑子里一片空白，仍照着自己的思路说：

“那我昨儿的定金，不是白交了？”

突然想起什么，对棚里说：

“别是找着了，你们昧起来了吧？”

又说：

“昧钱事小，包里的东西，还我呀。”

曹哥见刘跃进这么不懂事，叹了口气；对刘跃进仍没说啥，对牌桌上的人说：

“我又犯了个错。”

牌桌上的人见曹哥这么说，有些不解，也有些紧张。曹哥接着说：

“孔子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这话桌上的人没听懂，有些睖睁。曹哥又说：

“从今往后，我不帮人了，帮人就是得罪人。”

这话大家听懂了。懂与不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哥开始检讨自己，就证明曹哥彻底生气了。曹哥一生气，从来不怪别人，只检讨自己。这是曹哥跟别人的区别。光头崔哥见气着了曹哥，从桌前蹿起，冲到门口，照刘跃进踹了一脚：

“妈拉个×，会不会说话？”

这一脚踹到刘跃进心窝上，刘跃进猝不及防，后仰身，直挺挺倒在地上；鸭棚门口，摞着一筐筐鸭毛；刘跃进倒时，把鸭毛筐也带翻了，鸭毛在鸭棚里，飞了个满天。平日这么踹刘跃进，刘跃进不敢对光头崔哥这样的人计较，踹了也就踹了；现在包、包里的钱和欠条，统统无望了，刘跃进就失去了理智；本来他胆子没这么大，现在也顾不得了；从鸭毛堆里爬起来，没理光头崔哥，抄起案上一把杀鸭刀，往前又蹿了一步，晃着对众人：

“我倾家荡产了，知道不知道？”

牌桌上的人，都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不是怕刘跃进手里的刀，他们整天杀鸭子，或跟人火并，都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而是惊奇刘跃进的反应和态度。曹哥皱了皱眉，推开麻将，出鸭棚走了。光头崔哥见刘跃进搅了牌局和曹哥的心情，又要上去踹刘跃进；但没等光头崔哥上手，牌桌上另一大胖子，捷足先登，先一脚将刘跃进手里的刀踢掉，又一脚踢在刘跃进小腹上；看他胖，身子竟灵活，踢的是连环脚；连吃两脚，刘跃进的身子先被踢到空中，又落在杀鸭子的案前；身子前冲，头一下磕在案角上，登时就出了血。脑袋一出血，倒让刘跃进清醒了，蜷在地上，不敢再说什么；想想又委屈，捂着脸，“呜呜”哭起来。

刘跃进从曹哥鸭棚回到工地食堂，用绷带把脑袋缠上了。好在磕的口子不大，缠上绷带，血倒是止住了。躺在床上，一夜没睡。包丢了就够倒霉的，没想到又挨了一顿打。挨打该去报仇，可丢了的包，又比挨打事大；时间拖得越长，这包越不好找；又暂时顾不得报仇，还得先找包。可这包接着怎么找，他又犯了愁。警察指不上，曹哥指不上，韩胜利这样的人也是白找，条条道都堵死了，可谓山穷水尽；到了窗户上发亮，刘跃进做出一个新的决定：既然别人都指不上，只好指自己了；别人不帮自己找贼，只好自个儿上街找贼。

第二天一早，刘跃进向包工头任保良请了三天假。但他没说自己丢包的事。一是怕任保良笑话，二是这事从头至尾说起来，两句三句也说不清楚。只说自己在街上被人打了，要去医院看伤。任保良一开始不信，但看刘跃进的头，绷带上浸着血；张张嘴，倒没说什么。刘跃进戴上一棒球帽，骑一自行车上了街。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自己丢包的邮局门口。邮局转角邮筒前，那个五十多岁的河南老头，仍在拉着弦子唱曲儿。不过不再唱河南坠子，又改回流行歌曲；不再唱《王二姐思夫》，又改回《爱的奉献》。刘跃进倒没心思跟他计较这个，从丢包那天起，他就盼着偷包那贼，又回到邮局门口；于是每天给河南老头两块钱，让他替他盯着。也是昨天刚挨了打，看老头又闭着眼睛，在拼命唱《爱的奉献》，跟没事人似的，刘跃进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又喝老头：

“停，停。”

老头睁开眼睛，见是刘跃进，停下唱说：

“你说的那人，一直没来过。”

刘跃进急了：

“你老这么闭着眼睛唱，他来了，你也不知道。我每天给你钱呢。”

老头见他这么说，也急了：

“不就两块钱吗？就把我看死了？我退你还不成吗？”

又嘟囔：

“到底谁有毛病啊，你想他傻呀？偷罢东西，还能再回来？”

刘跃进一愣，觉得老头说得也有道理。但他顾不得与老头理论，再理论也没用，转身骑车走了，另去别的地方寻贼。

刘跃进在街上寻了一天。原想着寻贼就是个寻，待到上了街，到哪里去寻，却是个问题。刘跃进知道贼都有地盘，就算他不回邮局门口，每天出没，大概离邮局也不会远。邮局附近的集贸市场，服装市场，公交站，地铁出口，凡是人多的地方，刘跃进都去了个遍。人多的地方，就是贼容易出没的地方。但一天下来，见到无数的人，却没找到偷他包的那贼。也找到几个人，背影像，一阵惊喜；待转到前边，又不是，一阵失望；或前面也像，但左脸上又没有青痣。待街上的路灯开了，才想起一天下来，只顾找人，忘了吃饭；一天没吃饭，肚子也不觉得饿。本想回去，明天再接着找；但想着晚上也是贼出没的时候，在路边买了一个煎饼，吃过，又骑车在街上找。转到八王坟一十字街口，地铁里拥出许多人。刘跃进扎上自行车，蹲在路边，细细看这些人，贼没在其中。站起身，又骑车往前走。骑在车上，只顾看左右的行人，没注意前边有一辆轿车，缓缓停在了路边。开车的人打开前门，刘跃进只顾看左右，没留意前边，“哐当”一声，撞到刚打开的轿车前门上。猝不及防，刘跃进一下被摔到马路牙子上。自行车的前轮，马上扭成了麻花，但还努力在空中转。这车是辆“凌志”，开车的是个中年胖子，被吓了一跳。待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下车没管刘跃进，先查看自己的车。车的前门被撞凹进去一窝，后门也被自行车的车蹬子，刮下一长道漆。中年胖子马上火了，冲向刘跃进：

“找死呀？”

刘跃进摔到马路牙子上，胳膊腿虽没摔断，后腰被马路牙子硌着了，而且硌在腰眼上，疼得差点儿昏过去。他想爬起来，但没爬起来。待挣扎着坐起来，腿又觉得钻心的疼；拉开裤管，腿上也被撞出一大块青淤。中年胖子没管这个，只顾吼：

“知我这车值多少钱吗？”

刘跃进疼之外，觉得自己这些天咋这么倒霉，包丢了还没找着，又撞了人的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尽是想不到的事，接二连三都找来了。他的第一反应是：

“我没钱。”

中年胖子听刘跃进口音，看他的穿戴，知他是一民工，挥着拳头嚷：

“就是把你家的房子卖了，也得赔我。”

刘跃进揉着腿：

“我的房子在河南，没人买。”

那人还要说什么，一交警骑着摩托，闪着警灯，从这里路过。看这里出了事故，便把摩托停在了路边。路边还停着几辆开往唐山和承德的长途汽车，这些车皆是无照的私车，趁着夜色，在招揽顾客，有人拿着喇叭在喊；看到交警，几辆车慌忙开走了。交警没理这些长途车，关上摩托和警灯，打量事故现场。他肩上的步话器，不时传出别处的断续的呼叫声。中年胖子跟着交警，愤怒地叫着：

“叫他赔，不然他下次还不长记性。”

交警摘下头盔，露出一国字脸，二十多岁，一看是个新警察。他昨天在四环路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由于没有经验，分别被双方的事主骗了，事故处理得有些乱；把甲方的部分责任，算到了乙方头上；把乙方的部分责任，算到了甲方头上；弄得双方都不满意，今天告到了交通队。队长刚才把他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现在正没好气。如中年胖子平心静气跟他说话，他会再打量一下事故现场；见中年胖子用命令的口吻跟他说话，他马上皱了皱眉。加上中年胖子说这话时，脸贴他很近，口气喷到了他脸上；口气中有些晚饭还没消化的酸臭；这些有钱人，嘴里都酸臭；他们在车里开着空调，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自己一天到晚骑个摩托，风吹日晒，在街上吸些尘土和汽车尾气；本来就没好气，这时就更不耐烦了。他先用头盔将中年胖子往远处推了推，事故现场也不打量了，不紧不慢地说：

“谁不长记性了？我怎么觉得怪你呀。”

中年胖子一愣，马上跟交警急了：

“你看清楚，我的车没动，是他撞的我。”

年轻交警看中年胖子：

“这是人行道，是你停车的地方吗？”

中年胖子这才想起，自己停车停错了地方。刚才还气势汹汹，一下偃旗息鼓。他先是支吾：

“我就买包烟。”

忽然又说：

“我认识你们队长。”

不提队长还好，一提队长，年轻交警干脆不理他了，上去看刘跃进。刘跃进这时又倒在马路牙子上，口吐白沫，似乎昏了过去。加上头上本来就缠着绷带，交警以为他伤势严重，扭头对中年胖子说：

“快拉人去医院吧。”

中年胖子慌了，以为真把人撞坏了；或这人在“碰瓷”，要讹自己；顾不上追究别人，转身想开车溜。警察倒喝住他：

“哪儿去？”

中年胖子不敢再动。这时刘跃进见自己占理，从地上又“骨碌”爬起来，原来他口吐白沫是假的。他对交警说：

“我不去医院，叫他赔我自行车。”

年轻交警看中年胖子。中年胖子看看刘跃进，看看交警，又看看腕上的表，从口袋掏出二百块钱，扔到地上：

“这叫什么事呀。”

又瞪了交警一眼，开上自己受伤的车，走了。刘跃进这时对交警解释：

“不是不去医院，还有别的事，顾不上。”

这时年轻交警跟刘跃进也急了：

“别以为你就没事，骑车不看路，想啥呢？”

因年轻交警帮了他，刘跃进便把这交警当成了自己人；也是好几天无人说话，又刚被撞过，有些委屈，便把交警当成了亲人，从自个儿丢包开始，包里都有些啥，如何报案，如何找人，如何自个儿上街找贼；没跟任保良说的话，跟一个陌生人说了。但说着说着乱了，年轻交警也没听出个头绪。只是听他说丢了六万块钱，有些不信，趴刘跃进脸上看了看：

“河南人吧？就会说假话。”

骑上摩托，闪着灯走了。刘跃进愣在那里。

第十四章
青面兽杨志

青面兽杨志这些天有些郁闷。四天前，他在慈云寺邮局前偷了一包。本来那天他不想偷东西，那天他工休。一个礼拜，青面兽杨志偷五天，歇两天；这是他和其他小偷的区别；和大家到公司或单位上班是一样的。但他一般休在周三和周四，周六、礼拜天不休；这是他和上班族的不同。在慈云寺邮局前偷这包，等于加班。同时，慈云寺一带，并不是他的地盘；在这里偷东西，等于跨区作业；而跨区作业，违反行内的职业道德，青面兽杨志一般不冒这种风险。就像人做生意一样，挣钱是没尽头的，须讲个适可而止。青面兽杨志本该这天休息，最后没有休息，加班抢了个包，是被抢那人，那天太可气了。那人身穿西服，挎个腰包，在喝斥一卖唱的老头；青面兽杨志虽然是个贼，最看不得恃强凌弱；又见那人指天画地，指着远处一片CBD建筑，说是他盖的；不是大楼的开发商，起码是个小工头。看他的腰包，鼓鼓囊囊，估计里边钱不少。当众欺负人，当众露富，都让青面兽杨志瞧不过去。这才临时加了个班。待腰包抢到手，逃脱那人的追赶，躲到一公厕里，打开腰包，却让青面兽杨志失望。原以为包里起码有几万块钱，谁知只有几千块钱；几千块钱并不是不值得偷，而是跟原来的设想有些落差；剩下的，皆是些乱七八糟的杂物，青面兽杨志也懒得翻。这时才知上了那人外表的当。一个好端端的工休日，被他搅了。从公厕出来，青面兽杨志也就把这事忘了。

但令青面兽杨志没想到的是，这腰包在他身上还没焐热，仅待了三个多小时，就又被别人给抢走了。那天青面兽杨志还另有心事，顾不上别的，这也是他那天不准备偷东西的另一个原因。从公厕出来，先到澡堂洗了个澡，又到“忻州食府”老乡老甘处吃饭。吃饭中，碰到一甘肃女子张端端。如张端端像“鸡”，也就没了后面的事；正因为“鸡”不像“鸡”，才打动了青面兽杨志，与她去做了一回露水夫妻。没想到这是个圈套，两人夫妻正做着，“哐当”一声，门被撞开了，闯进来三条大汉，把青面兽杨志身上的钱，连同那个腰包给抢走了。这个张端端，原来也是个贼。如果只是把钱和腰包抢走，青面兽杨志只好自认倒霉；也算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问题是，钱被抢走没啥，包被抢走也没啥，当时他正跟张端端做那事，门“哐当”一声被撞开，他被吓住了。人被吓住没啥，胆子被吓住也没啥；胆子吓小了，还可以慢慢长大；问题是：他下边被吓住了，突然就不行了。当时只顾慌张，只顾抢衣服往自己身上搭，还没抢到，没过多留意；待被抢了个干净，又被他们踹了几脚，灰溜溜回到自个儿住处，才突然觉得下边不行了。青面兽杨志出了一身汗。这就不是小事了。本来是件小事，现在变成了大事。被抢是件大事，现在变成了小事。青面兽杨志还不甘心，自个儿躺到床上摆弄，谁知越摆弄越不行。青面兽杨志开始恐慌，拿上些钱，又上街找“鸡”。找到，到了床上，还是不行。又换了一“鸡”，胖的，胸大的，到了床上，仍是不行；胖的，还不如刚才那瘦的。还不甘心，又找了一不胖不瘦的；路上还有些躁动，到了床上，下边早变成一根软面条。青面兽杨志满头是汗在那里鼓捣；身下的“鸡”一开始让他鼓捣，半个小时过去，急了，想翻身起来：

“你有完没完呀？”

又说：

“自个儿不行，折腾我干吗？”

青面兽杨志“啪”地扇了那“鸡”一耳光，倒把那“鸡”给吓住了，又躺下，不敢再动，任青面兽杨志动。但这时青面兽杨志不动了。他知道事情彻底完了。自己抢别人，只是抢包；这三男一女，抢的不仅是包，还有人的命。这时他不恨那仨抢包的大汉，单恨那甘肃女子张端端。床上是床上的事，咋能拿这事吓人呢？从第二天开始，青面兽杨志开始反过来找那三男一女。老甘的“忻州食府”去了；被抢的那间小屋去了；凡是有“鸡”的街头和地段都去了；但再没找到张端端和那三个男人。越是找不到，青面兽杨志越着急。三天来，青面兽杨志没偷东西，就顾找人了。不找到一女三男，青面兽杨志不会再干别的。找到他们，不为别的，不为那仨男的，只为张端端；解铃还需系铃人；找到，一刀宰了她，解了心头之恨，才能剜出心中那个怕，说不定身子下边，才能恢复正常。说起来，引起这一切，全因为一个腰包。但青面兽杨志正在气头上，只记得他的腰包被人抢了；由这腰包，又引出别的枝杈；现在要杀人报仇；已完全忘记这腰包的来路，他也是抢别人的；世上还有一个叫刘跃进的人，不是工地的老板，只是工地一厨子，也正在满世界找他。这包要了青面兽杨志的命，也要了厨子刘跃进的命。

通惠河边有一小吃街。通惠河在民国水是清的，还行船；现在成了一臭水沟。但臭水沟左岸，矗起一大片CBD建筑；右岸，沿着河，晚上是一望无际的小吃摊。白天这里倒安静，但一片脏乱；到了晚上，灯火通明，地上的脏乱，倒被夜色掩盖了。本是一河浑浊的臭水，现在星星点点，映着左岸的高楼大厦，竟显出都市繁华。水往东流着，沿着右岸，卖烤串的，卖杂碎汤的，卖卤煮火烧的，卖麻辣烫的，

卖麻辣小龙虾的，卖朝鲜凉面的，卖土耳其烤肉的，一片烟气弥漫；熙熙攘攘的吃客，拥挤不动。吃客中，还有许多外国人。靠河边栏杆，站着许多晚上出来工作的小姐。青面兽杨志找人找了三天，没有结果，这时想起，张端端是甘肃人；那三条大汉，说话也西北口音；在行里打听，甘肃有帮窃贼，常来通惠河边小吃街作业；这地界在行里属三不管，边远地区一些毛贼，便来这里小打小闹；于是改寻找为蹲守，第三天晚上，到小吃街来等那几个西北人。也不是干等，挨摊打问；在一家卖麻辣烫的摊上，打问出常有三个甘肃男人，带一甘肃小女孩，到这里吃夜宵；便认定是张端端他们，便在这麻辣烫摊前坐下，等几个甘肃人自投罗网。从晚上六点，等到深夜两点，他们没来。卖麻辣烫的摊主是个陕西人，以为青面兽杨志在等熟人，也感到奇怪：

“天天来呀，今儿咋不来了呢？”

青面兽杨志不答，也不急，第二天晚上又来等。这天等着等着，甘肃三男一女还没露面，刘跃进来了。刘跃进能找到青面兽杨志，知他在小吃街待着，还得感谢在曹哥鸭棚里杀鸭子的小胖子洪亮。这天刘跃进寻了一天贼，仍没寻着；本想夜里接着寻，但上午淋了一场雨，身上有些发烧，便提前收工，回到工地食堂。工地食堂山墙上，临时用碎砖垒出一小屋，是刘跃进的住处。既住，夜里又看食堂。趁着工地晃过来的光亮，刘跃进正撅着屁股开门，突然有人从后边拍他肩膀，把他吓了一跳。扭头，竟是在曹哥鸭棚里杀鸭子的小胖子。一见曹哥鸭棚的人，刘跃进就气不打一处来，恶声问：

“找打呀？”

小胖子知刘跃进误会了，一边解释：

“那天在鸭棚打你，我可没动手。”

一边单刀直入：

“想跟你做个小买卖。”

刘跃进仍没好气：

“我没空跟你扯淡。”

小胖子洪亮：

“给我一千块钱，告你抢你包的人在哪儿。”

刘跃进愣在那里。一开始有些激动，接着有些不信；这贼曹哥都没找着，一个连鸭子都不敢杀的小胖子，哪里能找着他的踪影？以为小胖子来骗他的钱，嚷道：

“上回你们收的定金，还没还我呢！”

又上去踢他：

“再惹我，真不饶你！”

小胖子挨了一脚，并没后退，倒伸出手，向刘跃进坚持。刘跃进看他神色非常认真，又有些疑惑。也是找贼心切，欲先信他一回；如是假的，再跟他计较不迟；于是从身上掏出一百块钱；还是昨天在八王坟撞车，那车主给的；那人给了二百，刘跃进掏出一百：

“就这么多，拿命换来的。”

小胖子接过这钱，又伸手坚持；这回刘跃进有些信他了，但扬起胳膊：

“不信你搜，身上发烧，连瓶水都没舍得喝。”

小胖子收手，这时弹着那钱：

“不为这点钱，为偷你包那人，打过我。”

又说：

“我本该告诉曹哥，可崔哥他们也打过我，也没对他们孙子说。”

又说：

“我今儿晚上偷着上街，去了通惠河小吃街；没偷着东西，却看到你找那人，正吃麻辣烫呢。”

刘跃进撂下小胖子，骑上自行车，飞驰到通惠河边。自行车那天被撞坏了，换了一个二手圈，花了三十。夜里八九点钟，小吃街正是人多的时候。刘跃进锁上自行车，开始在人群里逛摸。小胖子说那贼在吃麻辣烫，刘跃进就专门寻麻辣烫的摊子。但麻辣烫摊位不止一家，刘跃进寻了一家，又寻一家。终于，挨着通惠河大铁桥，一家麻辣烫摊前，看到了青面兽杨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找了几天没找到，原来却在这里；这里前天晚上刘跃进也来过，没有特别留意；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花了那么大工夫没寻见，寻见，竟因为一个杀鸭子的小胖子。本来身上正在发烧，现在意外找着了贼，浑身来了精神，竟不烧了。找着贼，就找着了自己的包；找着包，就找着了自己的钱；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找着包，就找到了那张欠条；心中的惊喜和畅快，似乎找的不是自个儿的包，而是丢了的整个世界。东西失而复得，往往比丢失的原物，还让人珍惜呢。刘跃进喘喘气，定定神，想猛地扑过去；但察看左右，小吃街的吃客熙熙攘攘，拥挤不动；担心两人打起来，又被这长着青痣的贼走脱。观察这贼，看他左顾右盼，不像在吃东西，也似在寻人；便不敢大意，将棒球帽的帽檐往下拉了拉，坐到麻辣烫旁边的一馄饨摊上，要了一碗馄饨，边吃，边盯着青痣；待小吃街人少后，再下手不迟。既然找到他，就不能让他走脱。接着又想，只要在外面，就不能说十拿九稳，扑打起来，贼都有可能走脱；更好的办法，不是扑打，是跟踪；他在，盯着；他走，跟着；一直跟到他的住处，待他睡下，再去工地叫几个人，将他堵在屋里，瓮中捉鳖，才万无一失。这样想下来，终于想明白了，心里也不焦急了；不存在扑打，只存在跟踪，心里也不发憷了。这时才感到肚子饿了，又是一天没吃东西；便安心吃自个儿的馄饨。又担心头上缠着绷带引人注意，低头摘下棒球帽，将绷带一圈圈解下，又戴上棒球帽。好在离在鸭棚挨打，已过了两天，头上的伤已结了痂，并无大碍。帽子重新戴到头上，显得有些空。馄饨吃完，那青痣还在麻辣烫摊前坐着，没有走的意思。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青痣不着急，刘跃进不着急，卖麻辣烫的陕西人见青痣在他摊前坐了一晚上，老占一个座位，耽误他生意，有些急了，寒着脸对青痣说：

“都啥时候了，别等了。这时候不来，不会来了。”

青痣看看左右，站起来，朝通惠河铁桥走去。刘跃进也慌忙结了馄饨账，找到自己的自行车，推上，跟了上去。过了铁桥，穿过一条巷子，到了宽阔的大街上。青痣上了一公交车，刘跃进忙骑上车，跟着公交车。公交车一站一停，从车上下人，又从车下上人；幸亏是晚上，乘客不多，如是白天，下车上车的人熙熙攘攘，非跟丢不可。那青痣坐了五站，下车，又换了一辆去郊区的公交车，刘跃进又跟这车。这车走了六站，青痣下车，朝一条胡同走去。刘跃进松了口气，青痣住的地方，终于到了。刘跃进将自行车锁到胡同口一槐树上，悄悄跟进胡同。胡同里有些脏，手挨手，仨公共厕所；厕所里的污水，溢到胡同里；路灯坏了，下脚要看地方。走到胡同底，拐弯儿，又是一条胡同。那青痣又向这条胡同走去。终于，走到胡同底，有间房子，房门就开向胡同。墙上的石灰缝，横七竖八，抹得跟花瓜似的，能看出这里过去没门，屋门是临时从墙上圈出来的。屋门是块大芯板；门框，是用几根木条钉巴起来的。门上挂着一把锁。刘跃进知道，地方到了；这里，也像一个贼待的地方。但令刘跃进没想到的是，青痣来到这门前，并没有弯腰开锁，而是扒着窗户，往屋里张望，似乎又不是他的住处；看过，又用手拽那锁，那锁锁在门上，纹丝不动。突然，那青痣发狂了，抬起脚，踹门一脚；头一脚把门踹晃了，又一脚把门踹烂了，第三脚，“哐当”一声，门被踹倒了；那青痣才啐口唾沫，作罢。刘跃进躲在墙角，不明就里，愣在那里。踹完门，那青痣有些垂头丧气，沿原路返回胡同口。这里既然不是他的住处，刘跃进只好再跟着他。看他垂头丧气，放松了警惕，又想扑上去把他摁翻；快刀斩乱麻，也早点有个了结；跟来跟去，何时是个尽头？这贼要转悠一晚上，不回住处呢？到了明天早上，街上人一多，贼逃脱起来就更方便了。从这条胡同转到另一胡同，刘跃进悄悄接近青痣，正要一跃而起，突然从胡同口闪出两个人，正面拦住青痣，又把刘跃进吓了一跳，忙又躲进胡同口的厕所，扒着墙角往外看。

正面拦住青面兽杨志的两人，一个是曹哥鸭棚的光头崔哥，另一个穿着饭馆服装，留着分头，学生模样。曹哥这边，寻找青面兽杨志也四五天了。寻找青面兽杨志不是为了给刘跃进找包，而是与青面兽杨志另有过节。同在找一个人，找的目的不同。本来目的可以有部分重合，那天让刘跃进在鸭棚一闹，彻底闹没了。单说曹哥等人与青面兽杨志的过节，青面兽杨志是山西人，曹哥等人是唐山人，同城为贼，各有各的地盘。全北京的贼都知道，唐山人不好惹；惹了唐山人，要么没了，要么投奔了唐山人。其实事情很简单，不到唐山人的地盘跨区作业，井水不犯河水，大家也相安无事。青面兽杨志半年前乍来北京，一是不熟悉地面，二是不知人的深浅；加上他在贼的十八般武艺中，最善溜门撬锁；别人撬这门被抓住了，青面兽杨志第二天再去，仍能满载而归；也是艺高人胆大，没把唐山人放到眼里；一个月之中，先后四次，到唐山人地盘跨区作业。头三回安然无事，第四回，没被偷的人家抓住，被曹哥的人抓住了；偷的东西被没收了不说，还把他吊在鸭棚，用皮带抽。曹哥叹息：

“兄弟，让你三回了。”

又说：

“这么聪明的人，咋就不知道事不过三呢。”

青面兽杨志这才知道了曹哥的厉害。本想像其他地方的贼一样，要么退避三舍，再不到唐山人的地盘；

要么投奔唐山人，有生意大家一块儿做。唐山人占的地盘，全是富人区和商业繁华区。富人住的和去的地方，才能偷些东西；穷人待的地方，去偷些穷气呀？但入乡就得随俗，入了唐山帮，又怕太受唐山人的限制，一时还没拿定主意。但不打不成交，青面兽杨志一个礼拜作业五天，剩下两天，便时常到鸭棚来玩。大家一起搓麻将。青面兽杨志溜门撬锁行，搓麻将差些；几个礼拜下来，已欠下曹哥、崔哥小四万块钱。越输越不服，越不服越输，到上个月底，已欠下二十多万。这时突然明白，也许输钱事小，这赌钱本身，说不定是个圈套。明白这一点已经晚了，这一点又不好挑明；从此偷东西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曹哥。偷了钱，就得赶紧还债。为唐山人偷钱，唐山人的地盘又不能去，只能去穷人待的地方小打小闹，如此这般，这债何时能还完？这时便恨曹哥等人阴险。啥是贼呢？贼偷人不叫贼，贼偷贼才叫贼呢。人被偷了，还可以报案；青面兽杨志被曹哥等人偷了，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咽。不马上抢银行，一时三刻，这二十多万就难以还上。为了躲债，青面兽杨志不敢再到曹哥的鸭棚去。曹哥鸭棚里的人，便开始找他。这是青面兽杨志老闷闷不乐、藏在心里的另一桩烦心事。青面兽杨志以为曹哥他们找他是为了让他还钱，其实曹哥找他，另有别的事。正是因为有别的事，事来了，就找得紧；没事，或事过去了，就放松了。或松或紧。但这松紧，曹哥这里知道，青面兽杨志不知道。这月上半月没事，还松；这几天又有事了，于是便紧了。本来找了几天，没有找到青面兽杨志；再过两天，等事过去，就又松了；也是因为杀鸭子的小胖子，今天晚上偷偷上街；偷偷上街，也违反纪律，回来被光头崔哥抓住，扇了几耳光；崔哥扇他仅为上街，但小胖子做贼心虚，以为他干的事，崔哥都知道了；崔哥扇着问：

“街上都见谁了？”

只是随口一问，小胖子顺嘴秃噜，便把青面兽杨志的行踪，也交代出来；但他没交代把这事告诉了刘跃进；因刘跃进给了他一百块钱，怕交代出去，这钱也被收走。所以青面兽杨志离开小吃街，不知刘跃进在后面跟踪；刘跃进跟着青面兽杨志，不知同时跟踪的还有光头崔哥两人。只是刘跃进骑着自行车，光头崔哥两人开着一辆二手“桑塔纳”，一方走的是人行道，一方走的是快车道，相互没注意罢了。崔哥在胡同口拦住了青面兽杨志，不但青面兽杨志吃了一惊，刘跃进也吃了一惊。青面兽杨志见被曹哥的人堵住，知道事情发了，向光头崔哥解释：

“崔哥，咱的事，回头再说；我在找人，比那事急。”

接着从后腰里，抽出一把刮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光头崔哥见刀倒没在意，将这刀抽过来，用手拭着刀锋；但把躲在厕所墙角的刘跃进吓了一跳，幸亏有光头崔哥两人横插一杠子，否则刚才自己上去扑青面兽杨志，他身上带着刀，不知会是个啥结果。光头崔哥拭着刀锋问青面兽杨志：

“找谁呀？”

青面兽杨志本想将自己偷包又被劫，劫包事小，下边又被吓住的遭遇，向光头崔哥说一遍；一是这话不好出口；二是说也白说，不解决任何问题；三是说出下边被吓住，一件烦心事，怕转成笑话；便忍住没说，说：

“你别管，找谁谁倒霉。”

光头崔哥用手止住他：

“先把你的事放放，说说咱的事；你欠大伙的钱，可过期好多天了。”

听到这话，青面兽杨志倒有些发憷，解释说：

“崔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道理我懂，我没躲的意思。”

光头崔哥又止住他：

“曹哥说了，钱是小事，做人是大事。”

青面兽杨志：

“这是大道理，我也懂。”

光头崔哥还要说什么，穿饭馆服装的学生模样的人拦住他：

“崔哥，既然老杨懂大道理，咱就别啰唆了，还是商量正事要紧。”

这时从口袋掏出一张纸：

“老杨，今晚辛苦你一趟。”

将纸摊开，纸上画着一张草图，用手指这图：

“就这地儿，贝多芬别墅；就这家，天天夜里打麻将，叫外卖。”

光头崔哥也戳那张纸：

“曹哥的意思，让你立功赎罪；室内作业，也是你的强项。”

又掏出一支烟点着：

“没拿你当外人，这里，也是曹哥的地盘。”

又说：

“也是为你好。有钱人家，轻松走一趟，你欠大家伙的钱，也就全结了。”

青面兽杨志愣在那里。刘跃进躲在远处，听不清他们说些啥，只见三人围着一张纸，指指戳戳，刘跃进在厕所里干着急。

第十五章
青面兽杨志

待青面兽杨志换上饭馆的服装，骑着一辆外卖车在街上走，刘跃进又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踪。现在的跟踪，跟刚才的跟踪，又有不同。刚才跟踪只为找自个的包，盼青痣有个安定的时候，好一举擒住他；现在横出另一条岔子，这贼更不安定了，又去干另外一件事；刘跃进找包之前，先得跟踪另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但他一不敢上去阻止青痣，光头崔哥，又把那把刀，还给了青痣，青痣又把它掖到了腰里；同时他也不敢不跟踪，好不容易找到这贼，怕他又跑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贼又去干别的事；只能等他干完这件事，安定下来，或返回老窝，另想办法擒他。青痣换上了饭馆的服装，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刘跃进一是纳闷儿，不知他要去哪里，去那里干啥；同时又觉得改头换面，要去干的，肯定不是小事；小打小闹，还用乔装打扮吗？青痣在前边骑车倒不紧不慢，刘跃进骑车跟在后面，倒比刚才跟踪公交车轻松。待到了红领巾东桥，青痣看看腕上的表，在桥下下车，扎上外卖保温车，坐在马路牙子上，开始抽烟。刘跃进也只好在桥的另一侧，下车等他。青痣抽着烟，望着马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面无表情。夜深了，行人和车辆不像白天那么多。青痣望着空旷的马路，突然叹了一口气，又自言自语一句什么；接着又低头抽烟。这神态，这叹气，接着又自言自语，刘跃进倒有些熟悉。刘跃进遇到烦心事儿时，也这么望着远处叹息，接着自言自语。一个贼，原来跟自己在许多方面有些相像。刘跃进也不禁叹了一口气。但贼就是贼，想办法擒住他，让他还包要紧。青痣吸完烟，又骑车上路。刘跃进又骑上车跟踪。顺着大街，过了七个红绿灯，开始向左转；又过了三个红绿灯，转进一条胡同。从一条胡同又转到另一条胡同。从这胡同出来，眼前豁然开朗，原来到了一别墅区。夜深了，别墅区门前的水池子里，两只石狮子嘴里还在喷水。别墅区大门上，闪着彩灯。灯下的石壁上，写着几个大字：贝多芬别墅。两个保安，头戴贝蕾帽，身穿“伪军”服，在门口站着。青痣在路上还无精打采，一看到灯火处，精神突然抖擞起来。刘跃进也跟着抖擞起来。青痣不慌不忙，骑着外卖车到了别墅区门口。刘跃进在胡同里下车，躲在墙角，看他动静。青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指着那纸，对保安说着什么。保安拿起手里的对讲机，与人通话；放下对讲机，挥手让青痣进去。青痣推车进了大门，一骗腿儿，上了外卖车，向别墅深处骑去。一开始还能看到他的身影，渐渐就看不见了。这时刘跃进有些着急，不知贼接着去哪里；辛辛苦苦跟了半夜，别再把人跟丢了；也想进别墅区跟踪，但想不起进别墅的理由；也怕把理由说不周全，再让保安把他当成贼。又想着这贼进去，不管干啥，总会有完事的时候；完了事，总会出来；出来，总会经过大门。于是扎上自行车，蹲在地上抽烟，耐心等青痣。烟抽着抽着，也不禁像刚才的青痣一样，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妈的，这叫啥事呀？”

青面兽杨志不知后边有人跟踪。来贝多芬别墅的时候，心头还是乱的。乱不是乱将要去偷东西，是乱这几天的遭遇。抢他包的那三男一女，找了四天还没找到。有股气在体内憋着，下边越来越不行了。前天一个人时还行，见了女的不行；从昨天起，一个人时也不行了。正一点点往深渊里坠。他担心不及时找到张端端，拖得时间长了，那时找到，把人杀了，怕也救不了自个儿了。这时又横出一岔子，被曹哥鸭棚的人拿住了，派他来贝多芬别墅偷东西。本来死的心都有了，哪里还有心思偷东西？但情势所迫，又不能不来。不过青面兽杨志毕竟是职业盗贼，就像职业球员一样，在场下千头万绪，一上球场，把场外的一切都忘了，精力马上集中起来；青面兽杨志看到一园林别墅区矗立在自己面前，也像球员上了灯光闪耀的球场一样，精力马上集中了，人也抖擞了。这是职业和非职业的区别。正是因为精力集中，对之前的烦恼，倒有些放慢；事情一放慢，心里一下似轻松了。于是又感谢这场偷盗，使自己暂时忘了一连串的烦恼。为什么要当贼？是因为能忘记烦恼。精神抖擞后，欲比以往的偷盗，更大干一场。青面兽杨志边骑车，边留意一幢幢别墅的楼号。拐了七八个弯，到了别墅区俱乐部；夜深了，俱乐部已黑灯瞎火；过了俱乐部，下车看一幢别墅的楼号；又掏出那张纸核对；接着上前摁这别墅的门铃。门铃响过两遍，别墅的门开了。门开处，里边传出“呼啦”“呼啦”的洗麻将声，及男男女女的喧闹声。一男人，留着长发，穿一睡衣，走了出来；出门，先仰天打了个哈欠，足足打了一分多钟，打得鼻涕眼泪，总算打透了；接着又活动颈椎，颈椎传来“嘎嘣”“嘎嘣”的骨头错位声；看来牌局时间不短了；做完这一切，那人才看了青面兽杨志一眼。青面兽杨志率先入了戏，成了饭馆送外卖的；憨厚地看着那人：

“老板，和昨天一样，八份炒饭，五份炒面。”

接着打开车后座上的保温箱，往外提十三份盒饭。那人接过盒饭，青面兽杨志又将饭单搁在一托板上，从口袋掏出一碳素笔，用嘴咬下笔帽，递上，让他在上边签字。那人接过笔，又打量青面兽杨志，这时一愣：

“换人了？”

青面兽杨志不慌不忙：

“那兄弟病了，老板让我替他一天。”

那人也没在意，签过字，又仰天打了个哈欠，拎着盒饭回屋，“哐当”一声，关上了房门。

这时青面兽杨志将饭单翻过来，原来后边还贴着一张纸，纸上又有一张草图，画着别墅区的全景；一个箭头，从这栋别墅，指向了另一栋别墅。青面兽杨志骑上车，没回别墅区大门口，按着箭头的标示，又往别墅区深处骑去。别墅区的小路崎岖蜿蜒，草地里有虫子在鸣。又往里走，深处有一人工湖。湖边有鹤栖息，不时传来几声鹤鸣。青面兽杨志绕着湖走，到一转角别墅前，青面兽杨志下车，借路灯看了看门牌，又看看左右无人，只闻鹤鸣，便将外卖单车藏在路边草丛里，从保温箱里掏出一鱼皮口袋，绕到这别墅后身，从腰带上拔出一钢丝，拨开窗户，跳了进去。

这别墅面积甚大，上下打量，有五百多平米；一楼中空挑高；虽然屋里黑着灯，但路灯从窗外映进来，能模模糊糊看清屋里的摆设。大厅正中，放一台球案子。青面兽杨志抄起一台球，在案子上滚动。球“骨碌”“骨碌”从这头滚到那头，屋里既没有狗叫，也没有人的动静；青面兽杨志知道，别墅里确实没人，曹哥鸭棚的人没有骗他。于是踏实下来。偷也分两种，一种踏实，一种不踏实；无人就踏实，有人就不踏实；偷富人踏实，偷穷人反倒不踏实。但青面兽杨志也不敢耽搁太长时间；时间太长，出别墅区对保安不好交代。于是观察好地形，便开始下手。从客厅到书房，从起居室到卧室，从厕所到储物间；从一楼到二楼，从二楼到三楼，青面兽杨志有条不紊地工作着。常替别人整理房间，一切倒是轻车熟路。表面的抽屉可以放过，书柜里层，厨房的抽屉，沙发底衬，往往有意外的收获。二楼储物间有一保险柜，掩在一堆拖把后，但死死嵌在墙上，青面兽杨志没跟它较劲。二十分钟后，除去保险柜，家里值钱的东西，钱、首饰、珠宝、手表、照相机、摄像机、两部没用过的手机等，都入了青面兽杨志带来的鱼皮口袋。粗估下来，以首饰珠宝为主，也够还鸭棚那些人的账了。这一趟没有白来。富人是贼的好朋友。一番洗劫过，家里还纹丝不乱，不显山不露水。这是青面兽杨志和其他贼的区别。也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翻东西的过程中，青面兽杨志也翻出些蹊跷的东西。如在一楼书房，翻到书柜里层，除了翻出一沓美元，还翻出两盒壮阳药；青面兽杨志便想，这房子的男主人，说不定和他一个毛病；将这壮阳药，揣到怀里。在三楼卧室床垫夹层里，除了翻出两张银行卡，还翻出一花花绿绿的盒子；打开，竟是男人的假家伙；青面兽杨志又有些不解。想想又解，和一楼的壮阳药就对上了。但男人的东西对青面兽杨志没用，又规规矩矩放了回去。从储物间暖气罩里，除了翻出一盒首饰，还翻出一盒名片；首饰放到隐蔽处可以理解，名片是给人看的，也故意藏起来，不知是何用意。抽出一张看，屋里光线模糊，只见一片字，看不清上边写的是啥。这名片形状也有些出奇，别的名片是四方形，它是三角形。青面兽杨志觉得好玩，也揣到怀里一张，自言自语道：

“明人不做暗事，留个纪念吧。”

整个别墅整理完，青面兽杨志扎上鱼皮口袋，背在身上，准备下楼收工；这时突然听到窗外有汽车轮子轧马路的“沙沙”声，接着这车停了，有人用钥匙扭这别墅的门锁；门开处，有人说话；说起话来，有男有女。青面兽杨志吓了一跳，曹哥鸭棚的人说这别墅没人，谁知还是有人。青面兽杨志自言自语：

“妈的，又上了他们的当。”

拨开窗户，欲跳下去，窗外就是湖边；但这别墅楼层高，三层的高度，相当于平板房的五层；怕跳下去摔断了腿；就是腿摔不断，也会弄出声响；于是赶忙又回到三楼卧室，先躲起来再说；欲待这房子里的人消停了，自己再悄悄溜走不迟。谁知楼下说过一阵话，有人开始上楼；上了二楼，又上三楼；接着向卧室走来。青面兽杨志这时有些慌了，先将鱼皮口袋藏在电视柜里，看看自个儿无处躲，只好躲在窗帘背后。卧室的门被打开，屋里的灯被打开，青面兽杨志在窗帘后发现，进来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胖，但面目长得，倒有八分颜色。那女的进来，先踢掉自己的高跟鞋，把她的手包、手机扔到床上，就开始脱衣服；从上衣，到裙子，又到乳罩，又到裤头，说话间，人是光的。这女人虽有些胖，但皮肤白嫩，屁股是翘的。这女人光着身，走向浴室，关上玻璃门，开始淋浴。隔着浴室门的毛玻璃，能看着这女人在龙头下冲澡的裸影。青面兽杨志看得呆了。不知不觉，下边竟挑了起来。只是挑了起来，青面兽杨志还没知觉。待知觉，不禁心头一喜。被甘肃女子张端端吓住的下边，原以为被彻底吓垮了，不杀张端端，它咽不下这口气；没想到因为一场偷窃，在被偷的人家，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它突然又恢复过来。这一趟没有白来。没白来不只偷了些东西，可以还债；比这重要的是，青面兽杨志，又成了青面兽杨志。世间事情的闪躲腾挪，真是难以预料。你想转弯儿的地方，找不到弯儿；你无望了，亮儿自个儿走到了你面前。青面兽杨志正在感叹，突然床上的手机响了，青面兽杨志又被吓了一跳，慌忙去捂自己的下边。接着浴室的门开了，那女人裹着浴巾，来接电话。窗户与浴室的门一对流，窗帘拂动，那女人突然看到窗帘下有一双脚。那女人先是愣住，接着一声尖叫。这尖叫，又把青面兽杨志下边给吓回去了。但他这时顾不得下边，因为一楼的人听到楼上尖叫，同时有两个男声喊：

“怎么了？”

接着是脚步杂乱上楼的声音。青面兽杨志不能束手就擒，拉开窗户，往下张望；楼还是那么高，这时就顾不得了，跨窗户就往下跳；只是可惜整理出的那一鱼皮口袋东西，刚才藏到电视柜里，现在顾不上取回；但贼不走空，临往下跳，又探身抄起床上的手包，跳了下去。

这房子的楼层果然比别处的楼层高，青面兽杨志从楼上跳下，虽无摔伤身子，但崴了脚。但他顾不得脚，沿湖边拼命跑。沿圈跑过这湖，便是别墅区的高墙。青面兽杨志攀上这墙，跳到墙外。但他在湖边奔跑，已被湖边的监视探头发现了；跳墙时，又使别墅区门口警卫室的警报响了。门口两个保安，一人向别墅区内跑，一人向别墅区外追；两人边跑，边拿对讲机喊话喊人。

青面兽杨志跳出别墅区，并没有马上逃，而是趴在一树棵子后不动；待那保安跑过去，才一跃进了对面的小胡同，拼命撒丫子跑起来。但他躲过了保安，正好撞上了刘跃进。刘跃进在这胡同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一直盯着别墅区门口不放。看看青痣不出来，又看看还不出来，以为他不会出来了，或从别墅区其他门出去了；自己跟了一晚上，又跟丢了，有些懊丧。早知这样，还不如在小吃街扑上去呢。虽然青痣身上有刀，但那里人多，打斗起来，也许别人会上来帮他；一直跟着倒是保险，但跟着跟着跟丢了，等于没跟。一个人老躲在胡同里，也让人生疑。刚才一老头从胡同里穿过，看刘跃进在墙角候着，以为他是个贼，欲上前盘问；刘跃进忙站起来，主动找老头借火，说自己在这里等个人，那人进别墅送外卖去了；虽然说的是实话，老头也借了他火，但又狐疑地看了他一阵，才转身走了。正在无望，突然听到别墅区警铃大作，看到保安四处乱跑，刘跃进大吃一惊；又见青痣窜了过来，又一阵惊喜；虽然不知青痣在别墅区干了什么，惊动了警铃和保安，但趁机擒住他，才是正理。于是大喊一声：

“有贼！”

但担心他身上有刀，没敢扑上去。青面兽杨志看到刘跃进，也一睖睁，一方面不知他为何会出现，感到有些拧巴；另一方面才突然想起，自己被劫之前，还偷过别人的包。但他顾不得那么多，看刘跃进堵住他，果断从后腰里拔出了刀；但也无心恋战，晃着刀，越过刘跃进继续往前边跑。刘跃进看他跑，又在后边追。青面兽杨志崴了脚，跑不过刘跃进，看看刘跃进逼近，又转身甩出手里的手包，砸到刘跃进脸上。刘跃进猝不及防，没被包砸倒，脚下一绊，自己将自己绊倒在地。待爬起来，又往前追，青面兽杨志已转向另一条胡同，跑得看不见了。煮熟的鸭子，眼看又飞了，刘跃进有些丧气。这时听到别墅区门口众声喧闹，突然想起什么，又转身回到刚才那条胡同，拾起青痣砸他的手包，也急忙从第三条胡同溜了。

第十六章
严　格

老蔺与严格又见了一面。这次两人没吃海鲜，也没吃涮肉，在“老家粥棚”，每人喝了一碗粥。严格喝了一碗凉粥，银耳莲子粥；老蔺喝了一碗热粥，鱼翅粥，老蔺喝的，还是跟肉有牵连。一碗热粥喝下来，老蔺喝得风平浪静；那么烫嘴的粥，老蔺没喝出汗；严格喝的是凉粥，一碗粥喝下来，却出了一头汗。他不知道这次见面是福是祸。自上次见面，严格与老蔺摊牌，由他和女歌星的照片，到拿出一U盘；向老蔺摊牌，就是向贾主任摊牌；五天过去，没有动静。严格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摊牌不是为了决裂，而是为了修补已断的裂缝；这是严格摊牌，和其他人摊牌的不同。别人摊牌是为了断裂，严格摊牌是为了修补。但五天过去了，贾主任和老蔺那里没有动静。严格再一次体会到，在他和贾主任的关系上，不但发展朋友关系，严格是被动的；就是在朋友关系的断裂上，断裂到何种程度，能不能回头修补，严格也做不了主。严格想修补，贾主任也想修补，这裂缝就能修补；严格想修补，贾主任想断裂，这修补就成了断裂。接着又体会到，有钱人，在有权人面前，也就是只“鸡”；就像“性”在钱面前一样，不是人在找“性”，而是“性”脱了裤子找不到人。当然，彻底断裂，对谁都没有好处；严格的船翻了，贾主任的船也不会平稳，说不定会同归于尽；如果断裂为了同归于尽，这断裂就成了赌气；赌气导致的结果，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又是严格不愿意看到的。如果严格认识不到这一点，仅是傻有钱，贾主任也不会和他交这么长时间的朋友。问题是，有钱人如今成了穷光蛋；由身价十几个亿，变成了负债累累；严格已经不是过去的严格，这才出此下策，用了威胁的手段。威胁本身也是赌气，也没有技术含量。更大的问题是，他除了用这没有技术含量的低劣的手段，也没有别的出路。自己本不是这样的人，我本有义，皆是情势使之然，使自己与贾主任的交往，质量降低了，品种降低了，由繁花似锦，变成了一地鸡毛。两人都不是过去的两人了。严格喜欢的，还是十五年前，自个儿去朋友处借钱，又给贾处长送去，贾处长拉着他的手，眼里噙着泪花的场面。那情形，才叫朋友。两人也是从感人的场面开头，经过诸多演变，成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仅是两人的关系，断裂还是修补，严格也不会在意；问题是，严格如今的命运，就攥在贾主任手里；是恢复成过去的有钱人，或是彻底变成穷光蛋；是仍待在上流社会，或是进监狱；直到是死是活，都在贾主任的转念之间。但是，事情的性质不是这样的。严格由一个有钱人，变得如此倒霉，如果是严格一个人造成的话，严格不会怪别人；问题是，其中有一大半原因，要怪贾主任。酿成后果，又见死不救；如果说这事情中有小人的话，贾主任首先是个小人，然后把严格逼成了小人。严格船翻时，把贾主任也拉下船，不仅为了他见死不救，而是因为他也是个小人。这就不是事情本身的事了。五天来，严格思前想后，也没理出个头绪。他也知道，想也没用；一切还看贾主任怎么想。第五天下午，他突然接到老蔺一个短信：晚六点半，老家粥棚见。没打电话，就发了一个短信；用的不是商量的口气，而是命令的口气；又让严格撮火。但严格身在险境，有求于人，又不敢不来。严格来时，做好了两种思想准备：一，贾主任回心转意，帮他；二，与严格反摊牌，趁着这件事，落井下石，彻底将严格置于死地。大家已经撕破了脸，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将事情这么拖下去，任其发展，也不是贾主任这个老男人的性格。严格闻过他的尿。老蔺在这点上与贾主任相似，但又不相似。贾主任遇事态度分明；起码会对老蔺分明；但这态度转到老蔺手来，又变得没态度；一个短信，面无表情，让严格摸不清老蔺的意思；摸不清老蔺的意思，就等于摸不清贾主任的意思。越是摸不清意思，严格对他们的态度越没底，接到这短信，顾不上追究这态度，只好乖乖前来喝粥。这时严格又有些伤感，早年虽然贫困，但不用经历这么多风险；经历风险倒没啥，不用跟这么多凶险的人打交道；时时处处，要看凶险的脸色。无非凶险的脸色，有时以笑脸出现。劳动人民虽然愚不可及，但也没这么多花花肠子，没这么多凶险的心眼；让他们有，他们也没有；想有，也不知哪块地里能长出来。本来自己是头羊啊，怎么一不留神，就误闯到狼群里了呢？如果当初自己考不上大学，还在湖南农村种稻子；虽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其筋骨，但也不苦其心志；娶个贤良的妇女，生一到两个孩子；日子虽苦些，倒也其乐融融。为何其乐融融？因为你不知道那么多。都是上一个大学，害了自己。这么思前想后，胡思乱想，除了感叹人生和命运未可料定，对挽救他目前的处境，毫无帮助。由于忐忑不安，心中燥热，喝一碗凉粥，也喝出一头汗。严格为自己的失态有些懊恼。老蔺看他出汗，“噗啼”笑了；喝完热粥，心平气和地给严格递上一张餐巾纸，示意他擦汗。这就等于嘲笑严格了。严格想恼，从大局计，又压在心里。在人房檐下，不得不低头。老蔺打了一个饱嗝，这时说话了：

“贾主任说了，想跟你做个小生意。”

严格吃了一惊，他没想到这次谈话会这么开头。他一愣：

“什么生意？”

当然这话问得也没有技术含量。老蔺这回倒没嘲笑他，点上一支烟说：

“贾主任说，你，交出U盘；他，帮你贷八千万。”

这结果出乎严格意料。心中不由一阵惊喜。刚才的懊恼，似被一阵风刮走了。看来威胁还是起作用。看来U盘的威力，还是比照片大。严格欠银行四个亿，虽然八千万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起码可以救急。既能还银行一部分利息，又可以使几个工地运转起来。人犯了心脏病要死了，八千万，等于一粒速效救心丸。严格不知怎么转变自己的态度，只是感激地说：

“这怎么叫生意呢？这是贾主任和你对我的帮助。”

又说：

“我忘不了贾主任，更忘不了你。”

又说：

“我以前做得不对的地方，请贾主任和你原谅我。”

说的是照片和U盘的事了。但老蔺没接受他这些感激，面无表情地说：

“不，过去帮忙归帮忙，这回，生意就是生意。”

严格愣在那里。这下彻底明白了老蔺也就是贾主任的意思。严格用照片和U盘跟贾主任和老蔺摊牌，贾主任和老蔺也用八千万跟严格摊牌了。帮忙和生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帮忙是含混的，生意是清楚的；帮忙是无尽头的，生意一桩是一桩，潜台词是：一切到此为止。为什么只帮着贷八千万，不多，也不少，是因为贾主任算得清楚，贷给严格八千万，严格就能救急；既不会饿死，但又撑不着。过了八千万这道坎，从此大家一刀两断。以后的事，就是严格自己的事了。帮着贷八千万，与照片和U盘，是桩生意。严格这时意识到老男人的厉害。但八千万对于严格，恰是救命稻草。就是碗毒药，也只好喝下去。严格明白了贾主任和老蔺的意思后，这次没有失态，没有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仍感激地说：

“谢谢贾主任，更谢谢你。”

虽然这桩生意的代价有些大，生意做过，就等于失去了贾主任；失去了贾主任，就等于失去了十多年来发财的源头；失去的不光是一个人，而是一棵大树；失去的不光是人和树，而是十多年来积累和沟通的成本；物与钱获得是容易的，与人沟通是最难的；等于丢了一个西瓜，得到一粒芝麻。但这粒芝麻是速效救心丸，严格也只好吞下。问题还在于，在两人关系和关系的变化上，贾主任是主动轮，严格是被动轮；贾主任说要生意，严格就无法不生意；不生意，连这桩生意都没有了。贾主任毒就毒在这个地方。但吞下这粒速效救心丸，人还是缓过来了。如同要沉的船卸了半船货物，这船又浮上来了；人还是感到轻松。严格又想，事到如今，也只好缓过这口气再说。至于以后，再说以后；失去贾主任，再去找甄主任；无非再花些沟通和积累的代价罢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弯处自然直。左右一想，心情也好了起来。又想：或者，流氓就是这么锻炼出来的。

严格能接受这桩生意，还有一个原因，在这桩生意之前，严格刚跟妻子瞿莉也做了一桩生意。他通过自己的司机小白，控制瞿莉的司机老温，弄清楚瞿莉出走之后，这些天的行踪。原以为跟人有关系，最后是跟钱有关系。仅跟钱有关系，倒是比跟人缠在一起好办；像他跟贾主任和老蔺现在的关系一样。但也不是这么简单。那天严格把瞿莉堵在银行门口，两人在咖啡馆摊牌谈了一次，也只是知道她在转账，不知道这账的来路和去路，及钱的多少。但通过瞿莉这个举动，严格意识到什么；回头在自己公司调查，从一个财务主管嘴里，终于弄明白，从八年前开始，公司的每一笔生意，瞿莉都从背后插了一手。严格在瞿莉身边安的有卧底，瞿莉在严格身边安的也有卧底，就是两个月前出了车祸的公司那个副总。公司的每笔生意中，瞿莉联合这个副总，都暗中切了一刀。每次切口都不大，切下的蛋糕都不多，所以不易发现；正因为这样，次次不落，也积少成多；这是瞿莉聪明和恶毒的地方。原来瞿莉跟他，早就不是一条心。但为什么是八年前，因为一件什么具体的事，让瞿莉在心里跟他分道扬镳，他一时也想不起来。因为一个女人？因为一笔钱的用途？因为一个日常举动？因为一句话？还不知瞿莉跟那个死了的副总，到底是什么关系。世界如此纷繁，倒让严格心惊。联系到瞿莉一趟趟去上海，还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这时不但怀疑瞿莉的忧郁症是假的，甚至怀疑她由瘦变胖，由文雅变暴躁，也是假的。当然不可能全是假的，但有没有演戏的成分呀？现查出，八年来，瞿莉在背后一刀刀切下的小蛋糕，一笔笔钱攒起来，共有五千多万。放到过去，这钱对严格不算多；放到现在，船要沉了，这钱就不算少。严格又跟瞿莉摊牌。瞿莉听说他查出她八年来的举动，并不惊慌，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又让严格吃惊；瞿莉好像还有些不耐烦：

“事到如今，赶紧说怎么办吧。”

事到如今，严格只好跟她做生意。这生意做的，不像与贾主任和老蔺那么爽快。两人争执半天，严格一让再让，最后达成协议：一，从瞿莉的五千多万中，分出一半给严格救急，待严格缓过劲儿来，再把这

钱还给瞿莉；二，瞿莉借给严格钱，瞿莉过去的所作所为，都一笔勾销；三，严格借瞿莉的钱，要打欠条；四，瞿莉提出，瞿莉借给严格钱之日，就是两人离婚之时，也算一刀两断。在这宗交易中，严格虽然感到屈辱，那钱本来就是严格的，现在成了借的；本想全借，现在只能借一半；加上，瞿莉背后这么干，本来就违法和不道德，现在倒反客为主。但严格又想，夫妻离婚，不也得分人一半财产吗？只是现在不该分钱，应该分欠人的账；如今成了，账是严格的，钱是瞿莉的。但两千五百万，放到过去不算什么；放到现在，也算一根救命稻草；争执半天，严格也就同意了。两天来，严格跟生活中最亲密的两方人，一头是家里的，老婆；一头是社会上的，贾主任和老蔺；先后做了两桩生意。但两千五百万，加上八千万，也一亿出头，严格就能救下自己。又想，交易交易也好，大家全清楚了。只是昨天夜里，严格睡醒一觉，突然想起一件事，又出了一身冷汗：过去十多年中，瞿莉连连流产，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如果是故意的，她早就做好了跟严格分手的准备不说，另一个心思就更毒了：不与严格共有后代；或者：让严格断子绝孙。还有一种可能，她流产流下的，是不是严格的孩子呀？会不会是死去的那个公司副总的呀？越想越怕，最后感叹：世上最近的人，往往可能是最恶毒的人；就像出了车祸那个副总，你最信任的人，往往就是定时炸弹一样。

也是物极必反，两桩生意做过，严格心里倒安稳了。世上就剩下自己一个人，这人倒清爽了。与老蔺达成协议，严格带着老蔺，便去严格家里取U盘。U盘并不放在严格现在的住处；严格现在住在郊区马场；严格高兴时爱跟马在一起，烦恼时，也爱跟马在一起；马总比人有道德；U盘放在城里的住处，好久不住的贝多芬别墅。贝多芬别墅的钥匙，不在严格手里，在瞿莉手里。本来严格手里也有一套钥匙，前年夏天，严格与一电影演员在里头鬼混，被瞿莉抓了个正着；瞿莉大闹之后，便将这房子的门锁给换了。严格又感叹，瞿莉的背叛，自己也不是没有责任。正是因为这样，严格便把这U盘，这天大的秘密，放到了这里，放到了瞿莉和别人想不到的地方。那天去放U盘，是趁没人的时候，悄悄拨开后窗户，从窗户翻进去的。去自己家，倒像是做贼。但现在带着老蔺，就不好翻窗户；于是开车接上瞿莉，一块去了贝多芬别墅。再与瞿莉见面，两人生意已经做过，马上要成陌路人了，倒显得客气许多。到了贝多芬别墅，瞿莉上楼去了卧室，严格在楼下给老蔺收集U盘。U盘一共有六个备份；别墅里是木地板；六个U盘，分别藏在客厅几块不同的木板下。大家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并不知道脚下藏着这么大的秘密。看严格撅着屁股，趴在那里用改锥起地板，老蔺不禁笑了：

“你可真成。”

严格拿出U盘，又将木板一块块放回；走到窗户下，按一藏在窗户台下的按钮，窗下一块桌面大的墙开了，原来是块假墙；从里面又拿出一笔记本电脑，连同那六个U盘，全部放到了茶几上：

“所有的，都在这儿。”

老蔺又面无表情：

“是不是所有，那是你的事。”

又说：

“贾主任常说，钱是小事，做人是大事。”

严格刚才折腾半天，又出了一头汗。这时擦着头上的汗：

“这是大道理，我懂。”

又显得有些狼狈。但还没等严格懊恼，楼上传来瞿莉一声尖叫。严格和老蔺都吓了一跳：

“怎么了？”

慌忙往楼上跑。待跑到三楼卧室，才知家里来了贼。初像瞿莉一样，两人也有些惊慌；但检查屋子，发现贼只身跳下了楼，贼偷的东西，藏在电视柜里，并没有带走，又松了一口气。这时严格庆幸自己把U盘藏到了地板下，把电脑藏在了墙壁里，都是贼想不到的地方。只要这些东西不出意外，其他东西就是被贼偷走了，也无大碍。严格拎着贼的鱼皮口袋，大家下到一楼。这时老蔺倒有些担心：

“咱们刚才说的，贼不会听着吧？”

严格：

“他在三楼，没事。”

这时有人“梆梆”敲门，严格打开门，拥进来四五个别墅区的保安。进门不由分说，有要到各房间找贼的，有要打电话报警的。严格还没说什么，老蔺上前拦住他们：

“不用报警。”

又指鱼皮口袋：

“这是个笨贼，偷了半天，把东西落下了。”

严格突然明白什么，也说：

“虚惊一场，就别报警了。报警对我们没什么，保安公司，又该怪你们了。上回小区出了一回贼，不是解雇你们几个人？深更半夜，都不容易。”

几个保安明白过来这个道理，马上点头说：

“谢谢严总，谢谢严总。”

又千恩万谢，才退着身走了。待屋里剩下严格老蔺瞿莉三个人，瞿莉穿着浴衣，抄起老蔺放到茶几上的烟，点着一支，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怎么没丢东西？我的手包，可让贼抄走了。”

严格吃了一惊：

“这包倒值钱，英国牌子，全世界没几个。”

瞿莉：

“包我倒不心疼，可惜里边的东西。”

严格挥挥手：

“手包里，能有多少钱，算破财免灾吧。”

瞿莉：

“我告你们，手包里，也有一个U盘。”

严格加上老蔺，都大吃一惊。严格忙问：

“U盘里是什么？”

瞿莉用烟头点点茶几上的U盘，大大方方地说：

“和它们一样。”

严格加上老蔺，又大吃一惊，愣在那里。严格突然明白什么，猛拍一下自己的脑袋：

“原来那副手拍这些，是你指使的。”

又愣着看瞿莉：

“你到底是什么人呀？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咋不认识你呀？”

瞿莉吐了一烟圈：

“你先背后骗的我。对像你这样阴毒的人，我不能不防。”

老蔺问瞿莉：

“被贼偷走的U盘，设密码了吗？”

瞿莉：

“以防万一，该设密码；以防万一，怕被人暗算，就没设密码。”

老蔺和严格都愣了。严格跳起身，要打瞿莉，这时被老蔺拉住。严格向老蔺抖着手：

“这下可完了。”

老蔺叹口气，接着笑了，看着严格：

“这样也好，我们之间，就不是面对面，而是要共同面对了。”

突然又有些怀疑：

“别墅区这么多房子，贼咋单偷这栋呢？”

马上显得有些紧张。严格明白老蔺的意思，怀疑这场偷盗是场阴谋，是否跟严格和老蔺与贾主任的事有关系。也紧张起来。其实这场偷盗不是阴谋，跟严格与老蔺和贾主任的事也没关系。但贼偷严格家别墅，也不是偶然的。这贼是青面兽杨志；偷严格家，是曹哥鸭棚的主意。但这主意不是临时产生的，是早有人惦上了严格家。惦上不是因为严格，而是因为瞿莉的司机老温。老温自与严格家保姆的事爆发之后；在严格家没爆发，在老温家爆发了；老温倒改邪归正，不再与那安徽小保姆来往。想来往也不能了，严格家三个保姆，今年换了两个，其中就有那个安徽小保姆。但不勾搭女人，又不是老温。除了能与保姆好，老温又勾搭不上别的女人。说起来这事也不怪老温，老温虽然四十八岁，这方面还行，老婆却不行了，所以在外边找人出火；这是老温现在勾搭女人，和年轻时勾搭女人的不同。勾搭不上别的女人，遇到煎熬不住的时候，老温便上街找“鸡”。贝多芬别墅这栋房子，严格家久不住了，搬到了马场。这天瞿莉让老温去别墅取一件东西。这两天老温正煎熬不住，便想趁取东西时，在街上找个“鸡”，同时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开着瞿莉的“宝马”车，路过一发廊，停下；相中一按摩女，讲好一百块钱，让那“鸡”上车，到了贝多芬别墅。取东西之前，老温先与那“鸡”在沙发上办事。办完事，提上裤子，为嫖资，两人起了纠纷。两人在发廊讲好一百，但这“鸡”看老温开着好车，带她到别墅，以为老温是这车这房的主人，全不知老温只是个司机；这时开口要五百。老温立马急了，怪“鸡”说话不算话；“鸡”说，在发廊是一百，出台是五百。老温不是出不起这钱，是生气上当受骗。两人先是争执，后是扭打。老温扇了那“鸡”一巴掌，指着电话：

“信不信，我马上打电话叫警察抓你！”

那“鸡”孤身一人，斗不过老温，拾起老温扔在沙发上的一百块钱，哭着跑了。但记恨上老温，和这幢别墅。恰巧这“鸡”有一个姐妹叫苏顺卿，苏顺卿除了给别人按摩，还与一饭馆送外卖的小伙子靠着。这小伙子，就是与光头崔哥一起拦截青面兽杨志的那位。这小伙子读过高中，喜欢拽文。傍一野鸡，自比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与野鸡傍着，却被“鸡”管着。苏顺卿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让他打狗，他不敢打鸡。苏顺卿可以名正言顺与别的男人睡觉，“柳永”却只能与她傍着。傍“鸡”也不是好傍的，比傍一个良家妇女还要花钱。“柳永”在一饭馆送外卖，傍不起一个“鸡”，便投奔曹哥，做些通风报信的事，图些额外的收入。恰巧被老温打了那“鸡”与苏顺卿好，将自己在贝多芬别墅受的委屈，哭诉给苏顺卿。苏顺卿无意中告诉了“柳永”。贝多芬别墅，正好离“柳永”的饭馆不远，“柳永”常去贝多芬别墅送外卖；为了在苏顺卿跟前逞能，便想施展一下手段，惩罚一下欺负那“鸡”的房子的主人，自己也得些收入。也是把老温当成了房主。再送外卖时，便留意这房。观察了半个月，向曹哥汇报，说这别墅常年无人住，但里面东西齐全；一套富贵在那里摆着，不取白不取；接着便有了青面兽杨志偷严格家别墅的事。事出一只“鸡”，但在老蔺和严格这里，事情好像更复杂了。或者说，不管这事与严格和贾主任的事有无关系，现在已经有关系了；因为有一个U盘，已经被人偷走了。

第十七章

刘鹏举　麦当娜

刘跃进捡了个包，像是偷的。他将这包揣到怀里，拼命往外跑。慌不择路，到底钻了几条胡同，跑过几条街道，换了几趟夜班车，怎么跑回的工地，他根本不记得。身后似有千军万马在追赶他。待回到工地，回到食堂，打开自己的小屋，进来，插上门闩，一头栽到床上，才觉出身上的衣服，从上到下全湿透了。五天来天天找包，都没这么累；捡了个包，把人累虚脱了。这时才知道，贼也不是好当的。又突然想起，自己只顾往回跑，把自行车落在了贝多芬别墅对面的胡同里。但又不敢再回去取。好在自行车本来就破，前两天又被撞过，值不了几个钱；但又可惜前两天刚换了一个前圈，虽是二手货，也白花了三十块钱。直到定下神来，才打开屋里的灯。刚打开，又关上。从枕头下边，摸出一把五号小手电，揿亮，用嘴叼着，端详捡到这包。这包的形状，以前没有见过，瓜牙形。摸了摸，比塑料包、皮革包软和。但包就是个包，没特别在意。然后打开这包，开始翻里边的东西。不翻这包觉得自己捡了个便宜；虽然跟踪青痣半夜，又被他走脱了；丢了的包，还得再找；但丢了一包，又捡到一包；这包是富人的，里边不定藏着多少钱和钻戒；否则青痣也不会乔装打扮去偷这包；丢了只羊，说不定捡回头马；谁知翻过这包，刘跃进大为失望。包里倒有五百多块钱，但除了这钱，剩下的就是些银行卡、女人的化妆品和化妆用具：粉盒、眉刷、镊子等；还翻出两帖卫生巾。银行卡倒值钱，但没有密码，等于无用；就是知道密码，对方一挂失，也不敢去银行冒险。刘跃进气不打一处来，但他不气这包，气青痣那贼，不禁骂道：

“日你姐，偷穷人你偷钱，偷富人，你偷些女人的东西，变态呀？”

接着又翻出一U盘。但刘跃进不懂电脑，也不懂U盘，不知是何物。看着方方长长，倒很精巧，以为又是女人的用物，只是不知有何用途。正端详纳闷儿，外边有人“梆梆”敲门。刘跃进以为有人追来了，忙将手电摁灭，将那U盘揣到怀里，将手包扔到地上一坛子里；厨子的房间，地上倒不缺坛坛罐罐；然后将坛子盖上，又赶紧躺到床上，盖上被子，假装用刚醒来的声音问：

“谁呀？”

门外的人很不耐烦：

“我，开门！”

刘跃进听出声来，是工地看料场的老邓。听出是老邓，刘跃进放下心来。但又不放心，担心追赶他的人，让老邓来诓门。又问：

“还有谁呀？”

老邓在门外有些没好气：

“我一个人还不够哇？没给你带小姐。”

刘跃进才放下心来，掀开被子，去给老邓开门。打开门，老邓跟他急了：

“你夜不归宿，干吗去了？”

刘跃进开始装糊涂：

“回来半天了。”

又做出奇怪的样子：

“我睡觉不死呀。”

老邓倒没跟他啰唆，说：

“有人一直在找你，知道不知道？”

刘跃进又吃了一惊：

“谁？”

老邓：

“你儿子。一个钟头，来了五个电话，让你到北京西站接他。”

虽然不是追他的人找他，刘跃进也愣在那里：

“他个王八蛋来北京了？我咋不知道？”

老邓埋怨道：

“知不知道我失眠？让他这么一折腾，我今晚上又交代了。”

又说：

“任保良这个王八蛋，非把电话安在料场。我回去就把它砸了！”

刘跃进来到北京西站，已是夜里两点。白天，火车站人挤人；半夜，广场上冷清许多，走动的人很少。但广场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人的各种睡姿：瞪眼的，打呼噜的，磨牙的，毫不掩饰也毫不在乎地呈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不睡，蹲在台阶上啃面包，眼睛滴溜溜乱看；也有人坐在行李上，有一句没一句瞎聊，聊着聊着，张嘴打了个哈欠。也有几对不知从何地来的男女，女的倚着柱子，男的搂着她啃。刘跃进在广场上溜达了三趟，没有找见他的儿子刘鹏举。这时刘跃进有些着急。儿子头一回来北京，别再把他弄丢了；或者儿子缺心眼，让人贩子给拐走了。把儿子丢了，比把包丢了，事情还大。正是因为包丢了，该给儿子寄学费，刘跃进没寄，说不定儿子焦急，直接找北京来了。如果儿子丢了，也是这包引起的。刘跃进一边又骂偷他包那贼，一边又在广场寻找。这回寻到广场西沿，从一圆柱折身往回走，有人猛地向他咳嗽；他扭脸一看，圆柱后，站着他的儿子刘鹏举。半年不见，儿子变了许多；高了，也黑了，嘴唇上钻出密密麻麻的胡髭；也胖了，高高大大，黑胖；爹越来越瘦，儿子倒吃得越来越胖；怪不得从这里路过三趟，没有发现他。但刘跃进没有发现他，他应该发现刘跃进呀，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让刘跃进多焦急半天。接着让刘跃进吃惊的是，儿子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大半夜，描眉涂眼；上身穿一件吊带衫，包着大胸；下身穿一半截粉裤，包着屁股；脚踏一没有后跟的凉鞋；也许刚才刘跃进路过时，儿子正跟这女子亲嘴，没有发现刘跃进。事情变化得如此突然，刘跃进有些蒙；双方见面，不知从何处下嘴。正是因为不知如何开口，刘跃进一开口就急了：

“不在家好好上学，到北京干啥？”

说完这话，刘跃进又有些后悔，话不该从这里开头；儿子到北京来，正是因为刘跃进没及时给他寄学费；这话问的，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没想到高大黑胖的儿子没理这茬儿，干脆说：

“还提上学，实话告诉你，仨月前，我就不上了。”

刘跃进愣在那里，接着勃然大怒：

“说不上就不上了？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接着又急：

“既然早就不上了，你还三天两头催学费，连你爸你都骗呀？”

更让刘跃进生气的是，正是因为去邮局给儿子寄学费，他的包才让抢了；如果儿子不骗他，这一连串的倒霉也就没了。刘跃进想上去踹儿子一脚，但看他身边还站着一露胳膊露腿的女子，又忍住了，厉声问：

“不上学，你整天干吗？”

儿子刘鹏举：

“我妈让我跟我后爸卖酒。”

这话更让刘跃进吃惊。六年前，和老婆黄晓庆离婚时，刘跃进把儿子争到手，又为争口气，没要黄晓庆的抚养费；正为这口气，六年来把腰累弯了；没想到六年熬过来了，儿子一声招呼不打，就投奔了他妈；等于刘跃进六年白熬了，这口气也白争了。刘跃进痛心疾首地跺地：

“你投奔你妈了？你知道你妈是个啥？七年前就是个破鞋！”

又骂：

“还后爸，你知道你后爸是个啥？是个卖假酒的，法院早该毙了他！”

刘鹏举满不在乎地：

“你说的是过去，现在生产真的了。”

又说：

“你嚷什么？昨天，我跟他们闹翻了，就找你来了。”

刘跃进对事物的变化猝不及防，又蒙了：

“咋又闹翻了？”

刘鹏举：

“上个月，我妈生了个小孩。自有了这野种，他们待我，就不如以前。我想把这野种掐死，没敢下手。”

刘跃进又愣在那里。前妻黄晓庆已四十出头，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也四十五六，他们还能在一起生出孩子？他们可真成。刘跃进又痛心疾首：

“他们这么做，违反计划生育，还有人管没有？”

父子俩在这儿捺下葫芦起来瓢地争吵不清，旁边穿吊带那女子悄悄拉了拉刘鹏举。刘鹏举反应过来，对刘跃进说：

“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我女朋友，叫麦当娜。”

刘跃进也止住争论，正式打量这个叫麦当娜的女子。打量半天，刘跃进心里又犯嘀咕。这回嘀咕的不是她的扮相和穿戴，而是她对这扮相和别人看她的态度：满不在乎。一看就不像良家妇女。“曼丽发廊”的杨玉环，才对自己和世界露出这神情。如果是只“鸡”，这扮相和态度还说得过去；如是儿子的女朋友，刘跃进有些不放心。刘跃进把儿子扯到圆柱另一侧，倒也不敢直接说她是“鸡”，突然想起什么：

“麦当娜，这名字咋这么熟呀？”

刘跃进：

“跟你没关系，她一开始叫麦秸，嫌那名儿土，改叫这个。”

刘跃进顾不得计较这名字，悄声问：

“啥时候谈的？”

刘鹏举不耐烦：

“俩月了。”

刘跃进还绕圈子：

“我看着比你大好多呀。”

刘鹏举反问：

“是你谈，还是我谈？”

开始不理刘跃进，又回到圆柱这侧。刘跃进只好又跟回来。对他们的窃窃私语，儿子的女朋友麦当娜倒不在乎；见他们父子俩又说杠了，一笑，主动上前跟刘跃进打招呼：

“叔，老听刘鹏举说，您在北京混得体面；鹏举跟他妈那边闹翻，我们就想来北京发展。”

听她说话，刘跃进又蒙：

“发展，发展什么？”

刘鹏举在旁边嚷：

“你不老在电话里说，你有六万块钱，快拿出来吧。”

指着麦当娜：

“麦当娜会捏脚，俺俩想在北京开一洗脚屋。”

刘跃进欲哭无泪。过去儿子跟他要钱，刘跃进手头紧时，两人便在电话里吵架；吵起架来，儿子怀疑他没钱，刘跃进常拿那六万块钱说事儿；但儿子既不知道这钱的来路，也不知道这钱还不是钱，只是张欠条；而这欠条，几天前，也随着那包丢了。

第十八章
赵小军

儿子刘鹏举和女朋友来到北京，刘跃进马上无家可归。刘跃进领着儿子和他的女朋友麦当娜从火车站去建筑工地，父子俩又吵了一路。儿子刘鹏举追问刘跃进到底有没有六万块钱，刘跃进一时解释不清，只好说：

“有是有，现在还不能花。”

刘鹏举：

“既然有，为啥不能花？”

刘跃进：

“银行，存的是定期；马上取，会吃大亏。”

这话刘跃进在电话里说过一百遍了，刘鹏举开始怀疑这话的真假。接着刘跃进又怪刘鹏举，这时不怪儿子不打招呼，就投奔了他妈和那个卖假酒的，而是怪他既然去了，就不能便宜那对狗男女，就该趁机多搂他们的钱；怎么仨月下来，还两手空空？这不是白叛变了？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儿子也急了：

“你要这么说，你不给我寄钱，就是故意的，故意把我往人家那逼，让我去搂人家的钱。你这么做对吗？”

刘跃进有些气馁：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突然想起什么：

“我倒发现，我跟你妈这事，你倒钻了不少空子。”

突然又跟那个卖假酒的急了：

“过去是个卖假酒的，现在竟成真的了？就这么瞒天过海蒙过去了？还有人管没有？”

这样吵了一路，待刘跃进把他们领到建筑工地，领到食堂自己小屋前，开门，拎着行李进屋，两人不吵了。因刘鹏举和麦当娜看到屋里的陈设，地上的坛坛罐罐，一脸失望。住着这样地方的人，哪里会有六万块钱呢？儿子嘟囔：

“几十年了，就会说瞎话。”

刘跃进有些气馁，没有还嘴。接着开始发愁仨人怎么住。刘跃进还没想清楚，儿子刘鹏举没好气地问：

“爸，我们俩住这儿，你住哪儿？”

刘跃进一愣，没想到刚刚见面，儿子就反客为主。这本是刘跃进的住处，儿子却问他去住哪里，分明是要把他赶出来；另一个让刘跃进生气的地方，把刘跃进赶走，说他俩住这儿，分明是住在一起；这哪里是搞对象，分明是胡搞。刘跃进刚想发火，儿子的女朋友麦当娜说：

“叔，您这里不方便，要不我们去住旅社吧。”

虽然让了刘跃进一步，意思也是，俩人要住一起。看来住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刘跃进就是想管，也来不及了。大半夜了，吵也吵累了，刘跃进黑着脸：

“你们住你们的，北京我可去的地方，能挑出十个。”

待刘跃进刚出门，儿子“啪”的一声，就把门关上了。刘跃进扭身，屋里的灯还没关，儿子就一把抱住了他的女朋友麦当娜；窗帘上，映出俩人厮缠在一起的身影，接着俩人倒在了床上；接着灯灭了；一阵窸

窸窣窣，接着传出两人的大呼小叫。刘跃进愣在那里。愣在那里不是要听儿子的墙根，而是刘跃进想起自己十九年前，跟前妻黄晓庆刚结婚时，瘾头也是这么大。不是感慨自己老了，而是觉得一切都恍若隔世。

待刘跃进离开食堂，又觉得自己无处可去。睡觉的地方不是不好找，单说工地，工棚里睡着几百号人，哪里挤不出一个铺位？但刘跃进不愿去工棚。不愿去工棚不是嫌那里脏，而是跟这些人说不到一块儿。过去能说一块儿，现在说不到一块儿。没事扯淡行，满腹心事，找他们不合适。这些人还爱打听闲事，遇事爱问个底儿掉；说着说着，话又下路了；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把一件事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又说成一件事；工棚去不得。但刘跃进今天遭遇这么多事，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不说，肚子就爆炸了；与工棚的人说不得，有一个人却想对她说，就是“曼丽发廊”的马曼丽。但现在夜里三点多了，估计马曼丽早睡了，这时去叫门，又怕马曼丽跟他急。但脚下不知不觉，穿过胡同，又走向“曼丽发廊”。远远望见“曼丽发廊”，一阵惊喜，原以为发廊早打烊了，没想到里面还亮着灯。刘跃进加快步子，来到发廊。待到发廊，又吃了一惊，发廊的门虽关着，但能听出里边正在吵架。趴到窗户上往里看，戏还是老戏，马曼丽的前夫赵小军，正在发廊跟马曼丽撕巴。发廊小工杨玉环早下班了，屋里就他们两个人。刘跃进以为赵小军又来要账，要马曼丽弟弟欠他的三万块钱，双方发生争执，又打了起来；谁知这回不是要账，赵小军喝大了，红头涨脸，脚下有些拌蒜，正抱着马曼丽往里间拖：

“一回，就一回。”

原来想与马曼丽成就好事。这事比要账更严重了。赵小军虽然喝醉了，但劲头仍比马曼丽大；或者说，正是因为喝醉了，劲头比平日还大；马曼丽被他抱住，脚已离地，腿像小鸡一样踢蹬；无抓挠处，便用手把着里间的门框，撅着屁股：

“操你娘，咱早离了，你这叫强奸，知道不知道？”

赵小军嘴里语无伦次：

“强奸就强奸，不能便宜你！”

两人在较劲这里屋的门框。谁知里屋的门是临时圈出来的，门框是用木条临时钉巴上去的，赵小军又一用劲，连门带人，“呼啦”一声塌到地上。赵小军直接摔到地上，脑袋磕到凳子上，凳子也被磕得散了架，半天没爬起来；马曼丽摔到赵小军身上，倒无大碍，爬起来，从剪发台上抄起一剪子：

“再来浑的，我捅了你！”

赵小军脑袋被摔晕了，半天反应不过来；待反应过来，看着马曼丽手里的剪子：

“不那也行，还钱！”

终于又回到了钱上。马曼丽仍不买账：

“不欠你钱。”

赵小军：

“都是你们家人，他跑了，就该你还。”

马曼丽：

“他跟你来往，就不是我们家人。”

赵小军努力往起爬：

“不还钱也行，复婚。”

马曼丽啐了一口唾沫：

“想什么呢！”

赵小军手拽着剪发台爬起来，也抄起剪发台上一剃刀，不过没挥向马曼丽，朝自己脖子那比画：

“你要不复婚，我就自杀！”

刘跃进在窗户外吓了一跳。吓了一跳不是说赵小军要自杀，而是没想到赵小军还惦着与马曼丽复婚；赵

小军隔三差五来要账，过去刘跃进以为他就是个要账，谁知他除了要账，还另有想法。既然要复婚，当初为何离婚呢？没想到马曼丽不吃这套，说：

“别光比画，往筋筒子上捅。”

又说：

“耍光棍儿呀，不像！”

伎俩被戳穿，赵小军有些恼羞成怒，挥着剃刀扑向马曼丽；马曼丽挥着剪子在抵挡。眼看要出人命了，刘跃进顾不得别的，一脚踹开发廊的门，抱住了赵小军。但人家是前夫前妻在打架，刘跃进不知该如何劝解；要账和复婚的事，刘跃进也不好插嘴；过去要账插过嘴，就插得一身臊；只好拿赵小军喝醉说事，抱住赵小军使劲摇晃：

“醒醒，你醒醒，喝了多少哇。”

赵小军也是真喝大了，被刘跃进一摇，脑子更乱了；就是本来不乱，也被刘跃进摇乱了；他踉跄着步子，一头扎到刘跃进怀里：

“你谁呀？”

刘跃进一愣。这话平日好回答，现在倒不好回答，笼统着说：

“朋友。”

心里说：

“操你妈，你还欠我一千块钱呢。”

赵小军听说是“朋友”，愣着眼看刘跃进，一时反应不来；刘跃进趁势拿下他手里的剃刀，趴他耳朵上喊：

“有事，咱换个地方说去。”

赵小军舌头打不过来弯：

“去哪儿？”

刘跃进：

“咱还喝酒。”

这时能看出赵小军是真喝大了，一听说喝酒，倒忘了刚才，高兴起来：

“别哄我，我没喝多。”

刘跃进：

“知你没喝多，咱才接着喝。”

顺势把赵小军架了出来。待出了“曼丽发廊”，刘跃进又不知道把赵小军弄到哪里去。说喝酒只是个托词，不过想把他骗走罢了。架赵小军出门时，刘跃进看到，马曼丽扔掉剪子，坐在倒在地上的门框上，哭了。待把赵小军处置一个地方，刘跃进还想回到发廊，安慰一下马曼丽，也趁势打听一下他们离婚复婚的事。平日马曼丽对刘跃进爱答不理，这些事不好问；今天有这个茬口，她就不好再摆架子了。刘跃进把自己的一腔心事，倒暂时忘到了脑后。他想把赵小军架到大街上，架到公交站；那里有候车的长椅子，把他放到上边，既能醒酒，人又在大街上，不会出别的事。没想到赵小军虽然喝大了，别的记不得，但记得刘跃进说喝酒的话。看刘跃进把他往大街拖，又瞪眼睛：

“哪里去？骗我是吧？”

又往回挣：

“我还得回去，事儿还没说清楚呢。”

事到如今，刘跃进只好又把他往街角架。过了两个街角，有一二十四小时饭馆。这饭馆是内蒙人开的，

叫“鄂尔多斯大酒店”。说是大酒店，其实里边就五六张桌子，卖些烤串、牛羊肉的炒菜或面食罢了。刘跃进只好把赵小军架到这里。赵小军看到酒店，高兴了。已经是下半夜了，店里一个顾客也没有。厨子早睡了，烤串热菜也没了；柜台的玻璃橱柜里，摆了几碟小凉菜；凉菜在橱柜里摆的时间长了，已经累了，也就蔫了。一个蒙古族胖姑娘，两腮通红，两眼也通红；罗圈腿，大概是骑马骑的；给他们上过酒菜，回到柜台前，头一挨柜台，转眼就睡着了。刘跃进本不想让赵小军再喝了，但赵小军不干，拿起酒杯，“咣”“咣”“咣”，自个儿先喝了仨，接着又要与刘跃进碰杯。这时刘跃进想起自己的满腹心事，丢包捡包的事，儿子和他女朋友来北京的事，一起涌到心头，无心喝酒，赵小军在桌子那头急了：

“啥意思？看不起我是吧？”

抄起一凳子，要与刘跃进较量。刘跃进只好喝下这杯。喝了一杯，就有第二杯。接着就收不住了。赵小军喝着喝着还那样，刘跃进几杯酒下肚，也是五天来找包找累了，今晚上又马不停蹄，跑了大半个北京城，竟也喝大了。原以为喝大是件坏事，没想到喝大了就把别的事忘了，心里竟一下痛快起来。
又“咣”“咣”碰了两杯，刘跃进忘了这喝酒的起因，及对面喝酒的人，与自己是什么关系。两人本也不熟，就见过几面，赵小军还欠刘跃进的钱，现在突然亲热了。说话间，刘跃进脑子还在挣扎，似要打问赵小军什么。突然想起，是要打问赵小军和马曼丽之间的事，当初为何离婚，现在又为何想复婚，这些来龙去脉。谁知不提这事还好，一提这事，赵小军“哇”的一声哭了，探身抓住刘跃进的手：

“哥，说起这事，我上自个儿的当了。当时离婚，不为别的，为另外一骚货。也没别的，胸大；我那老婆，不仔细看，就是个男的。那时我有钱呀，离个结个不算啥。现如今，钱没了；上个月，那骚货跑了。哪儿都找了，没有。一前一后，俩都没了。我想我亏呀，凭什么让我一头儿得不着呀？”

又说：

“姓马的也不是东西，她跟那骚货，本也是好朋友，是不是编个圈套，让我钻呀？”

又恨着牙说：

“三年前，她也跟一人好，以为我不知道。有喜欢这种男扮女装的。”

说得有点儿乱，刘跃进也没听出个头绪。只听出，马曼丽并不是他认识的马曼丽，她比原来的马曼丽复杂。倒是听赵小军说他第二个老婆跑了，突然跟他的一桩心事，撞到了一起。刘跃进的前妻黄晓庆，也跟人跑了。接着一阵酒又涌上来，刘跃进也拍打着桌子：

“要说跑老婆，咱俩一样。”

突然停住，想了想，自己的老婆不是跑了，是被人抢了，又摇头：

“也不一样。”

突然又急了，但不是急向赵小军，而是急向所有人：

“不就老婆叫人抢了吗？老说。说得我心里都起了趼子。可叫人一捅，还疼。”

赵小军晃着脑袋：

“哥，活着没意思，想死。”

刘跃进又大为感慨，这次感慨到了一起：

“知道呀。六年前，我离上吊，就差一步。”

两人越说越近。这时赵小军踉跄着步子，绕过桌子，与刘跃进并排坐在一起，向刘跃进伸手：

“是朋友，就借我钱。我做生意，做一桩赚一桩，亏不了你。”

刘跃进拍着胸脯：

“信你，我借。”

突然想起什么，又哭了：

“想借呀，不是丢了吗？”

也是好多天没说心里话了，憋的，趁着酒劲，刘跃进也将自己这几天的遭遇，从丢包到捡包，一直到不

着调的儿子带女朋友来北京，一桩一件，从头至尾，给赵小军讲了。跟多少熟的人没讲，跟一个陌生人讲了。但刘跃进喝大了，舌头短了，讲着讲着，乱了，或忽然断了；再想接，又一时找不到头绪，在那里干着急。好不容易讲到现在，天也亮了，才发现赵小军根本没听，早歪到桌子上睡着了。刘跃进上去摇他，赵小军如一摊泥一样，“咕咚”一声，倒在桌子下。

第十九章
老　邢

老邢是“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在中国叫调查员，在西方叫私家侦探；这种侦探所，也是近两年，在中国兴起来的。老邢是河北邯郸人，今年四十五岁。说是四十五，看上去有五十四。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横七竖八；头发跟眉毛连着，人显着土气，看上去也老。他穿上农村的衣服，就是一冀中平原的农民；穿身工装，像邯郸轧钢厂的工人；现在穿上西装，打着领带，也像民工来北京串亲戚，不像一个利索精明的侦探。严格初见他，大感失望。接着发现老邢爱笑。一个人爱笑不算毛病，问题是他爱偷笑。一篇话说下来，你说得正经，不知他觉得这些话里，哪一句有漏洞，偷偷捂着嘴笑了，也让人窝火。老邢吐字也慢，严格丢了U盘，说话有些急，老邢倒劝他：

“慢慢说，不着急。”

严格能不着急吗？这U盘里，牵涉着几条人命呢。U盘在严格手里，这U盘是用来威胁别人；现在U盘丢了，这威胁就转了向，也威胁到严格自己。U盘里有十几段视频，有几段是贾主任和老蔺嫖娼的场面，和严格干系不大；嫖娼之前，还有几段视频，是严格向贾主任和老蔺行贿的镜头。贾主任和老蔺受贿算犯罪，严格行贿也算犯罪呀。受贿的数目，一次次加起来，够上枪毙。贾主任和老蔺收人钱受到惩罚罪有应得，送钱的也受到威胁，这威胁还源于自己，严格就感到有些冤。本来威胁只对着贾主任和老蔺，现在对贾主任和老蔺威胁有多大，对严格威胁就有多大。更大的问题是，如果U盘落到固定的人手里，这U盘还好找，现在被贼偷了，贼飘忽不定，要找到U盘，先得找到偷包那贼，这寻找就难了。更可怕的是，如果这贼懂U盘，看了里面的内容，事情麻烦；但如果这贼不懂U盘，随手把它扔了，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事情就更麻烦了。本来这U盘，牵涉到严格和贾主任的生意，严格把U盘交出来，贾主任帮他从银行贷八千万；这八千万虽不能解渴，但能救命；现在U盘丢了，做生意没了本钱，这生意就自动停止了。严格这命，本来操在贾主任手里，现在由贾主任手里，自动转到了这贼手里。昨天夜上，老蔺听说U盘被贼偷了，一开始感到这事啼笑皆非，像“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老邢一样笑了：

“这样也好，从今往后，我们就不是面对面，而要共同面对了。”

接着突然怀疑，也许这是个阴谋，马上紧张起来，收拾起严格从地板里撬出的六个U盘，从窗户下墙壁里掏出的电脑，匆忙走了。凌晨五点，老蔺又给严格打了一个电话，说这事向贾主任汇报了；贾主任说，十天之内，必须找到丢失的那个U盘；如果十天能找到，事情照原来说的办；如果十天还没找到，就别找了，大家都等着完蛋吧。听贾主任这么一说，严格出了一身冷汗。出冷汗不是贾主任给他期限，给期限证明贾主任也很着急；而是为什么不多不少就是十天？十天之后，大家为什么完蛋？严格猜不透这日子，也猜不透这个老男人。但两人身处的位置不一样，贾主任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还有一个麻烦，因为U盘被贼偷了，瞿莉也发生了变化。本来他跟瞿莉也有生意；八年来瞿莉在背后切了严格五千万，两人说好，瞿莉借给严格两千五百万，两人心平气和地离婚，各走各的；现在因为丢了U盘，这事也搁下了。按说瞿莉和贾主任和老蔺不同，U盘里的事，牵涉着贾主任和老蔺的性命，跟瞿莉没关系。说是没关系，也有关系；U盘里的谈话和视频，就是瞿莉指使公司那个副总干的；干这事是她，现在丢U盘也是她；房前屋后都是她，按说瞿莉本该理屈，但瞿莉和贾主任的态度，截然相反。贾主任还知道着急，瞿莉把U盘丢了，一点儿不着急。好像丢的不是一个天大的秘密，而是这秘密早该公布于众。昨天晚上老蔺走了，她也像“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老邢一样笑了：

“看来要同归于尽了。”

又说：

“同归于尽也好，早完早了。”

说完，竟上楼睡觉去了，也让严格吃惊。做一个头发，能跟人大吵大闹，遇上这么大的事，她倒心平气和。自己跟她过了这么多年，果然不认识她。U盘丢了，这两千五百万也自然搁下了。再说，不把U盘找到，大船翻了，跟贾主任那头完了，抓住这根小稻草，也无济于事。严格顾不上跟瞿莉计较，从大局计，抓紧先寻找U盘。把U盘找到，跟贾主任和老蔺的事，包括跟瞿莉的事，才能重新救起来。到了寻找，这事拧巴还在于，丢了东西，严格又不敢报警。U盘到了警察手里，还不如在贼手里。这时想起了私家侦探。私家侦探也不敢乱找，这时想起两年前，在一朋友的酒席上，曾碰到过一“调查所”的所长。这人是天津人，满脸油光；人问他最近调查什么，他便说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大部分是男女私情；大家笑了，严格也笑了；笑后，又觉得他不该把别人的隐私，拿到这酒桌上当笑话。但酒宴结束时，这

人又正色说：

“刚才的话，都是瞎编的，我虽然干的是脏事，但它也有个职业操守。”

又让严格对他刮目相看。但隔行如隔山，严格当时并不找侦探，当时交换过名片，过后也就把他忘记了；现在突然想起，开车去了郊区马场，把一抽屉名片，倒在地上，还真翻出了这个人，原来他的调查所叫“智者千虑调查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呀，严格不禁感慨。给这人打电话，谁知竟通了；到底是搞侦探的，两年没有见面，严格一说出姓名，他马上说出两年前喝酒的地点和同桌的人。严格说有件私事，想找一个侦探，帮自己搞明白；事不大，但急，想找一个精明的。这个天津人果然让严格放心，既没问严格是什么事，又说严格找的这个“精明的人”，一个钟头后到。但一个钟头后，这人没到；严格又打电话，天津人说调查所最精明的人，现在保定，正在调查另一件案子；已经让他停止手里的案子，来接严格的案子，正往北京赶；严格又等。中午时分，有人按门铃，严格打开门，老邢站在门前。严格以为他是一个花匠，走错了地方，那人递上一名片，却是“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严格看这人模样，就不精明；也许刚从保定赶过来，满头大汗；穿着西服，像个民工；让这样的人去找贼，贼没找着，又让贼偷了；又怪那个满脸油光的天津人不靠谱。但坐下，聊了十分钟，像两年前在酒桌上，对那个天津人看法的转变一样，对这个叫老邢的人，看法也发生了转变。由于不放心老邢，严格一开始没切入正题，没说U盘的事，先扯了些别的。老邢吐字慢，爱偷笑；但你每说一段话，他都能马上抓住重点；重点时点头，你说乱了他才笑；待你一番话说完，他用三句话，就把这事的筋给剔出来了。看似憨厚，原来内秀。也许正因为外表憨厚，像个民工，才适合调查呢。真是人不可貌相。扯过些别的，严格开始调查老邢过去的业绩：

“你过去都调查什么？”

老邢望着窗外走动的马匹，倒不避讳：

“还能调查什么，第三者。”

严格：

“去年抓住多少对？”

老邢想了想，说：

“实数记不清了，怎么也有三十多对。”

严格大为感慨：

“社会太乱了。”

又指着老邢：

“你给社会添的乱，比第三者还大。”

老邢点头，同意严格的说法：

“真不该为了钱，去破坏别人的家庭。”

严格又端详老邢：

“你这工作有意思，整天就是找人。”

老邢这回不同意：

“找人有意思吗？也看找谁。吃饭找熟人有意思，素不相识，满世界找他有意思吗？”

严格想了想，觉得老邢说得有道理。又问他的过去，老邢也不避讳，说他在大学是学考古学的，毕业后去了中科院考古所；也是耐不得寂寞，不愿整天跟死人打交道；加上从小是农村孩子，耐不得清贫；就是自个儿耐得住，老家的亲人也耐不住；于是辞职下海，跟人经商。生意做了十年，赚过钱，也赔过钱，总起来说，赔的比赚的多，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想明白这一点，已经晚了，欠下一屁股债。生意做不下去，几经辗转，干上了这个。老邢感慨：

“毛主席早说过，人吃亏就在不老实。一辈子挖挖人骨头，摆到展览馆，把一千年说成一万年，骗骗大家，多好；事到如今，只好抛下死人，又找上了活人。”

又感慨：

“真是从古代回到了现实。”

这话似乎也触动了严格什么，严格也要跟着感慨；但老邢看看腕上的表，突然转了话题：

“你要调查什么？”

严格还没有从感慨中抽出身来，老邢已经回到了正事；严格还在水中扑腾，老邢已上了岸；慌乱之下，严格便知道老邢比他理性，接着说话也有些慌乱：

“我不是调查第三者，也就找个贼。”

老邢想了想，说：

“找贼不找警察，找我，证明这贼不简单。”

严格：

“贼倒也简单，偷的东西不简单，他偷了我老婆一个手包。”

老邢不再打问，耐心等着严格。严格只好往下说：

“手包里没多少钱，其他东西也不重要，但里边有一个U盘，里面全是公司的文件，牵涉到公司的核心机密，找警察怕打草惊蛇……”

老邢点点头，明白了：

“见到这贼了吗？”

严格：

“我没见到，我老婆见到了，这人左脸上有一大块青痣，呈杏花状；还有，他落下一送外卖的单车，箱子上有他餐馆的名字。”

也像老邢一样想了想：

“当然，他肯定也从这餐馆跑了。”

老邢点点头，这时打开皮包，掏出一叠文件：

“这单我接，下边说一下我公司的价格。”

严格用手捺住老邢的文件：

“这事有些急，最好五天能找到。如果这事拖久了，贼把U盘扔了，落到别人手里，找起来就难了，所以咱特事特办，你两天找到他，给你二十万；三天找到他，给你十五万；五天找到他，给你十万。”

严格以为老邢会感到意外，或又捂嘴偷偷笑；但老邢没笑，一本正经地说：

“严总，别以为你给多了，我也就这个价儿。”

严格愣在那里。

第二十章
刘跃进

刘跃进在马路牙子上睡到中午，让热给闷醒了。马路牙子旁边，有一幢高楼；清晨这里还是凉阴，到了中午，太阳移过来，成了蒸笼。刘跃进醒来，首先发现自己的衣服，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接着发现，上身T恤上，下身裤子上，横七竖八，结出一道道白碱。刘跃进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努力转动自己的脑子，才想起从昨天到今天的事，原来自己喝醉了。从马路牙子上坐起来，又感到天旋地转，马上又躺了回去。接着感到口渴。接着想起昨夜一块儿喝醉的是两个人；再探身寻找，身边不见了赵小军。旁边吐了一大溜，吐了个拐弯，是昨夜吃喝的东西，已被大太阳晒成一条蛇，似又被狗啃掉个尾巴；也不知是赵小军吐的，还是自个儿吐的。又想起两人喝醉后，本来睡在“鄂尔多斯大酒店”，一个趴在桌子上，一个倒在地上，怎么又到了马路牙子上？想着是“鄂尔多斯”的人干的，清早整理店铺，见他们喝醉了，便把他们扔到了街上。这些蒙古人，也不是东西。又想着扔出来两个人，怎么就剩下他一个人？想着赵小军酒醒得早，酒醒后，没理刘跃进，一个人拍拍屁股走了。酒是一块儿醉的，却把同伴扔到街上，这个赵小军也不是脚手。接着又想起为什么喝醉，竟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劝解赵小军。这醉就有些冤。突然又想起，儿子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昨天来了北京；自己出来喝醉了，在这里睡到大中午，还把他们扔在家里；一个上午不管不问，待再见面，那混账儿子，肯定又会跟刘跃进急；不是故意的，也成了故意的。又突然想起自己这几天的遭遇，丢了个包，又捡了个包；捡包没捡着什么，丢的包里，却有六万块钱；这事还悬在半空，待刘跃进接着去找，却让别人的事耽搁半天工夫；心里开始懊悔。仨月前，刘跃进在卖猪脖子肉的老黄的女儿的婚礼上喝醉了，摸了卖鸡脖子的吴老三的老婆一把，被扣了一脸菜不说，还赔了吴老三三千六百块钱“猪手费”。祸皆从喝酒始。等思路完全跟过去接上，刘跃进慌了，也顾不得天旋地转，“骨碌”爬起来，先到路边小店买了瓶水，边喝，边踉踉跄跄向工地跑去。

待跑回工地，到了食堂，推开自己小屋的门，刘跃进却大吃一惊。屋里并没有儿子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麦当娜；他屋里的东西，却被人翻了个底朝天。被子在床上团着，桌子的抽屉开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刘跃进的衣服，现在箱子大开，衣服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的坛坛罐罐，盖子都被揭开了，盖子扔了一地。刘跃进一时反应不来，加上隔夜的酒劲，又上来了，支着手在屋里转。这时发现桌上扔着一张烧鸡的包装纸，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爸：

我们回去了。你没钱没啥，不该骗我。临走时拿了点路费，就是你藏在画后的一千多块钱。还有那个手包，你留着没用，给麦当娜用吧。我回去一定卧薪尝胆，好好挣钱。等我有了钱，好给你养老。

儿 刘鹏举

刘跃进的酒一下醒了。第一反应，慌忙跳到床上，去揭床头墙上一印着女明星的画历；画后有一个洞，洞里本来藏着刘跃进最后一份钱，一千六百五十二块；为了防潮，用塑料袋包着；现在连钱带塑料袋都不见了。这钱是刘跃进一年四季卖泔水挣下的。一开始为了好记账，怕钱乱了，所以单放着；后来当做自己最后的备用金，天塌下来都不敢动。每个礼拜三礼拜日，无论冬夏，凌晨两点，刘跃进骑一自行车，自行车两边挂两个泔水桶，将三天来攒下的碎米碎馒头和汁水，送到八十里外的顺义猪场。工地食堂的泔水油水小，卖不出大价钱；块儿八角攒起来，不容易。现在说没就没了。上个月发了三天烧，烧到三十九度五，钱不凑手，刘跃进都没敢动它。接着又从床上跳下来，去看地上的坛子；昨夜捡青面兽杨志那包，本来放在一豆腐乳的空坛子里，现在这包也不见了。刘跃进先是跺脚骂：

“王八蛋，你爸倾家荡产了，你还雪上加霜啊？”

又抱着头坐在床上。这时闻到屋里的味道不对。耸耸鼻子，原来是儿子女朋友留下的脂粉味，还有两人昨夜在床上折腾，床单上，被子上，留下的两人混合的味道。刘跃进捋一下自己的头发，头发上都是汗，也臭了，这时自言自语：

“我天天在找贼，谁是贼呀？原来是他个王八蛋。”

第二十一章
青面兽杨志

青面兽杨志找到了张端端。执意找了五天没找到，无意中碰上了。这时青面兽杨志明白，前几天自己犯了傻。这些抢劫团伙，和偷盗团伙不同；偷盗团伙有固定的地盘，不能越雷池一步；而抢劫团伙，抢一桩是一桩，属流动作业，恰恰不能固定。偷人的看不起抢人的，原因也在这里。青面兽杨志在北京东郊一胡同小屋遭的抢，便以为这是他们的老窝；不回老窝，也会在附近活动；小枣从树上掉下来，总离枣树不远；五天来的寻找，都集中在朝阳区，包括通惠河边的小吃街；但五天下来，没有寻到。其间，曹哥鸭棚的人又横插一杠子，让他到贝多芬别墅偷东西；欠人钱，又不敢不去。偷时被人发觉了，青面兽杨志逃了；逃时，把偷到的一手包，也甩给另一个他偷的人。入室偷盗，又偷的是别墅，不是件小事，一是怕警察介入，二是怕曹哥的人继续找他，青面兽杨志便不敢回北京东边，躲在西郊石景山一带，欲避避风头。青面兽杨志是山西人；山西贼在石景山有个点；石景山属贫民区，几个山西小贼，便在这里小打小闹。在贝多芬别墅偷东西时，青面兽杨志躲在窗帘后边，偷看了别墅女主人的裸体，她冲澡时的裸影，听到了“哗哗”的流水声；本来下边被张端端一伙在东郊小屋吓住了，不知不觉间，又自个儿顶了起来；一开始没有觉察，待觉察，心中一阵惊喜；下边又行了，比偷这趟东西还值当；有意让它恢复它不争气，偷东西的空隙，它自个儿有了主意；这趟东西没有白偷；这偷的就不是东西，而是偷回了自己。正感慨间，谁知女主人的手机响了，青面兽杨志被发现了；女主人一声尖叫，青面兽杨志一阵惊慌，下边又不行了。当时只顾逃跑，没顾上下边；待到了石景山，回到根据地；几个山西小弟兄与他打招呼，他也没理；平日他与这些小毛贼也无话可说；正是因为无话可说，才自个儿出来单干；径直进了里间。镇定下来，先是沮丧今天的偷被发现了，到手的东西，又落在了别墅；好不容易到手一个手包，逃的时候又扔了；接着回想别墅的情形，突然想起自己下边；这事儿比刚才想的几件事都大，忙躺到床上，自我摆弄，这时又不行了。也不是完全不行，半行不行。青面兽杨志也顾不上刚受过惊吓和劳累，揣上自己的手包，又上街寻“鸡”。寻到，路上还行，跟人一到屋里，一到床上，又不行了。抱着这“鸡”，他拼命去想别墅的女主人；但到脑子来的，仍是张端端，仍是东郊小屋被吓的场面。青面兽杨志突然想起在贝多芬别墅偷的壮阳药，还揣在怀里，忙拿出来吃了几粒，半个小时过去，也不起作用。青面兽杨志觉得自己彻底完了。从昨天到今天，沮丧一天。到了今天晚上，仍不甘心，拎着自己的手包，又上街寻“鸡”。待到了大街上，望着灯火通明的世界，想起自己不行了，到街上和人中来，就是寻个“行”，不禁又有些伤感，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褪了颜色。他知道“鸡”就在发廊，或在旁边小树林等着，但对寻不寻“鸡”，突然又有些犹豫。昨天是犹豫行不行，今天是犹豫试不试。这犹豫就不是那犹豫了。不禁叹口气，先蹲在马路牙子上吸烟。正在这时，听到旁边小树林旁有人吵架。一开始没有在意；稍一留意，觉得这口音有些熟悉。往小树林看，不禁眼前一亮：小树林前边，站着张端端和那三个甘肃男人。不知因为什么，三个男人在用甘肃口音吵架；张端端夹在中间，正给他们劝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青面兽杨志从马路牙子上“噌”地蹿起，欲扑过去；但突然想起，自己今天出来寻“鸡”，身上并无带刀；他们是抢劫团伙，那三个甘肃男人身上，肯定带着家伙。想回住地取刀，又怕跑了这三男一女。犹豫间，三男一女离开小树林，向大街东走去；青面兽杨志不敢懈怠，赤手空拳，悄悄跟了上去。边跟，边留神路边有无杂货店；如有杂货店，顺便买一把菜刀；没有菜刀，刮刀也行；没有刮刀，有一把水果刀在身上，也比没有强。但路边有冷饮店，有烟酒店，有卖醋卖酱油的杂货店，就是没有卖五金的杂货店。也有一家五金店，夜里，已经关门了。路过一家超市，倒灯火通明，人进人出；超市里有卖家用产品的地方，说不定那里有菜刀；但怕进了超市，找货架，拿菜刀，结账，出来，那三男一女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又不敢进超市。路过一花池，只好从池檐拔下半截砖，塞进自己手包，以备不时之用。那三男一女走走停停，吵架一直没停，走也吵，停下也吵。由于他们精力集中在吵架上，倒没留神跟在身后的青面兽杨志。青面兽杨志这时改了主意，不打算跟他们硬拼，打算先跟踪他们，看他们今天晚上到哪里去，直到跟到他们新的老窝，再回头去准备家伙，或回去喊山西老乡。过去只想宰张端端一个人，今天下边又不行了，吃壮阳药也不行了，准备有一个宰一个；这几个甘肃人留不得。

那三男一女走到八角街街口，突然钻进了地铁站。青面兽杨志加紧几步，也跟进地铁。站台上，一列地铁开过来，三男一女从前门上了车，青面兽杨志从后门上了车。车厢里人挤人，青面兽杨志从车门到中间，挤过一个个人，朝三男一女靠近。但也不敢靠得太近，怕他们发觉；保持在三米的距离。列车“呼隆”“呼隆”地开，三个甘肃男人倒不吵了。但不知他们在哪里下车；下车后，又会到哪里去；何时才能回到他们另一个老窝。胡思乱想间，又听三个男人吵了起来。因听他们吵了一路，青面兽杨志倒没在意。这时地铁停靠在木樨地站。列车一靠站，青面兽杨志就格外留意，看他们是否下车。看他们的神情和举动，没有在木樨地下车的意思，青面兽杨志又放下心来。待站台上的人拥进车厢，一男的突然指着车外嚷；另外两男一女也往外看；车门要关了，那三男一女突然从人群中挤下了车。青面兽杨志猝不及防，也急着往车厢门口挤。待要下车，被另一人一把抓住。青面兽杨志吓了一跳，一边挣巴，一边大

怒：

“干吗？找死呀？”

但那人的手像管钳，钳住他的胳膊，纹丝不动；那人方头正脸，五短身材；胳膊虽短，但短粗有力；那人手一动，青面兽杨志的胳膊“嘎巴”“嘎巴”响。青面兽杨志知道自己遇到了对手，不火了，哀求：

“大哥，我有急事。”

那人先是一笑，接着趴在青面兽杨志耳朵上说：

“千万别动，一动吃亏更大。”

青面兽杨志看看那人，弄不清他的来路，以为是警察，来找后账，只好不动。

这五短身材的人，不是警察，是“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老邢。老邢能找到青面兽杨志，多亏青面兽杨志落在贝多芬别墅那辆外卖自行车。严格说这外卖车没用，送外卖的早跑了；但他说错了，青面兽杨志跑了，那个在饭馆真送外卖的并没跑；因为他并不知道，青面兽杨志当晚出了事。老邢顺藤摸瓜，很快就找到了那家餐馆，接着就找到了那个留着分头的学生模样的人，也就是“柳永”。看事情发了，“柳永”一开始装傻，说自个儿的外卖车被人偷了。直到老邢说要把他送进派出所，他才害怕了；又说把车借给了别人，别人干了些啥，他却不知道。老邢让他带着去找这个“别人”，并问是几个“别人”；“柳永”却只交代了青面兽杨志，说并无别人；并提出一个条件，带老邢找到青面兽杨志，老邢就放过他。“柳永”说这话，也打着小算盘，他只招青面兽杨志，不招曹哥鸭棚里的人，就无大事。何况青面兽杨志，并不是鸭棚的人；对于鸭棚，他是个外人。老邢答应了他，于是他带老邢去了石景山。本来，青面兽杨志欠鸭棚曹哥等人的钱，过去崔哥也带人来过这里，青面兽杨志皆出外作业，来去无踪，没有遇上；今天，青面兽杨志一是为了躲风头，回到老窝感到保险；二是一直在折腾自己下边行不行，犹豫找“鸡”不找“鸡”，离开住处，也离住处不远；他正蹲在马路牙子上犹豫找不找时，被“柳永”发现了。一路上，青面兽杨志只知跟着甘肃那三男一女，不知后边还跟着老邢。正是因为老邢，又让甘肃那三男一女，在青面兽杨志眼皮底下逃脱了。

老邢抓住青面兽杨志，并无对他动粗，而是带他钻出地铁，找了一街角饭馆喝酒。老邢亮明身份，原来他不是警察，只是一个调查所的调查员，青面兽杨志倒不紧张了。只是可惜跑了甘肃那三男一女。两人就着菜，喝了几杯二锅头，青面兽杨志发现，老邢这人有膀子蛮力气，性情倒温和，说起话来，不时一笑；但他说话也绕，说了半天，不说找青面兽杨志的目的，先说自己是邯郸人，又问青面兽杨志是哪里人，又感叹大家在江湖上混，都不容易；全是些废话。青面兽杨志心里藏满了事，无心与他兜圈子，打量饭馆，开始焦躁，这时老邢突然问：

“一直跟着车上那几个人，你要干吗？”

原来他知道自己也在跟人。也是喝了几杯酒，也是几天来事事不顺，让青面兽杨志窝心；也是这些天无人说话；跟熟的人没说，跟一个陌生人，将那天在东郊小屋的遭遇，一五一十，从头至尾，跟老邢说了。但也掐头去尾，略去偷刘跃进那包没说，略去后来又去偷贝多芬别墅没说，单说自己在东郊小屋这段遭遇；这中间又掐去重点，略去自己下边被吓住了没说，单说自己的包被抢了。老邢听后，安慰他：

“丢一个包，不算大事。”

又说：

“这几个人还算好的，有的为了灭口，为了几百块钱，就把人杀了。”

这时青面兽杨志火了，也顾不得许多：

“好个屁！”

顺嘴秃噜，把自己下边被吓住的事，也给老邢说了。老邢听后，先是愣住，接着偷偷一笑；见青面兽杨志要跟他急，忙转换脸色，严肃指出：

“这还真是件大事。”

青面兽杨志怒气冲冲，指着老邢：

“都怪你，要不是你今天横插一杠子，我准宰了他们！”

老邢又安慰他：

“事到如今，宰他们没用，该去看心理医生。”

青面兽杨志的火被拱上来了，开始不耐烦：

“咱废话少说，说你为啥找我吧！”

老邢伸出一只手往下按空气：

“兄弟，消消气，咱俩好说好散，我只跟你做个小生意。”

青面兽杨志倒一愣：

“啥生意？”

老邢：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到贝多芬别墅偷过东西？”

听到这话，青面兽杨志浑身一颤；绕了半天，原来他是为了昨天晚上的事；原以为昨天逃了也就逃了，没想到今天事情就发了。这时又怀疑老邢的身份，浑身又紧张起来；也不发火了，嘴里有些磕巴。一开始还想装傻：

“哪个别墅？昨天晚上我没出去呀。”

老邢“噗啼”笑了。这一笑，青面兽杨志又心虚了，看也背不住他，只好承认。但说：

“去是去了，偷的时候，被人发现了，啥也没偷着。”

老邢用手比画：

“这么大一手包，女人用的。”

青面兽杨志又一愣。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老邢又用手比画：

“手包就不说了，里边有一东西，这么大一点，U盘。”

接着掏出自己的钱夹子：

“把它给我，我给你一万块钱。这生意划算吗？”

青面兽杨志愣在那里。接着叹口气：

“划算是划算，可东西不在我手里呀。”

该轮到老邢吃惊了。老邢忙问：

“在哪儿？”

青面兽杨志：

“偷的时候，我被发现了；逃的时候，把东西扔了，可能被另一个王八蛋捡走了。”

老邢一惊：

“什么人？”

青面兽杨志反问：

“U盘里是什么？重要吗？”

老邢：

“里边的东西，对我们不重要，对别人重要。”

青面兽杨志：

“什么人？”

老邢这时急了：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捡包的是什么人？”

青面兽杨志又开始装傻：

“当时胡同里黑灯瞎火，没看清他长得什么样。”

老邢一愣，知道青面兽杨志在耍花招；这时叹口气：

“看来我错了，我拿你当朋友，你没拿我当朋友。”

又说：

“好好想想，把他想出来。”

又说：

“想出来，帮我找到他，也给你一万；想不出来，咱就在这儿一直想。”

青面兽杨志头上开始冒汗。他说：

“我能去趟厕所吗？”

老邢看看他，又看看他搁在桌上的手包；手包虽然是化纤的，但也鼓鼓囊囊，很重的样子；老邢以为他要背着他打电话，打电话老邢不怕，无非是与人商量划算不划算，便点点头。青面兽杨志站起往厕所走，路过餐馆门口时，突然出门跑了；连手包都不要了；转眼之间，消失在人海里。

老邢吃了一惊，怪自己有些大意。煮熟的鸭子，又让他飞了。知道追也无用，干脆也不追了。抄起青面兽杨志留下的手包，希望里边会有些有用的线索。谁知打开包，里边露着半截砖，不知是何用意；将这砖掏出来，扔掉，又从里边掏出六百多块钱；再往下摸，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小锥子小钳子，还有一段钢丝，偷盗用的工具；从侧面夹层里，又摸出两个花花绿绿的盒子，打开，竟是进口的壮阳药；想起刚才青面兽杨志说下边被吓住的话，知道这倒不是假话。为了治病，这贼倒花了不少代价。老邢摇摇头，为了青面兽杨志，也为了自己，叹了口气。

第二十二章
老　邢

断掉青面兽杨志这条线，老邢寻找刘跃进，颇费周折。煮熟的鸭子飞了，老邢只好回到丢鸭子的地方。第二天一早，老邢又去了一趟卖外卖的餐馆，但“柳永”已经从那个餐馆跑了。这条线也断了。老邢只好去了贝多芬别墅，在别墅和别墅周围，重新调查。事情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但老邢既没怪别人，也没怪自己；遇事“不着急”，既是老邢劝别人的话，也是劝自己的话。在贝多芬别墅也没调查出什么，保安知道的，和小区探头上留下的录像一样多；保安知道的，还没有录像知道的多。从录像上，仅能看出青面兽杨志揣着一包在逃。看一遍在逃，看一遍又在逃，对再次找到青面兽杨志毫无帮助。何况现在找到青面兽杨志已经不重要了，青面兽杨志逃跑的时候把包扔了，被另一个人捡着了，关键是找到另一个人。但另一个人是谁，录像上没有，保安也没见过；青面兽杨志见过，青面兽杨志又逃了；想再次找到逃过的人，比第一次找他难多了；事情没个头绪，倒让老邢发愁。离开贝多芬别墅，老邢又到周边胡同调查，胡同里的住户，胡同口修自行车的、烤白薯的、崩爆米花的、钉皮鞋的、卖煎饼的、卖煮玉米的，全问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不知道就对了，大半夜发生的事，住户该在家睡觉，修自行车的、烤白薯的、崩爆米花的、钉皮鞋的、卖煎饼的、卖煮玉米的，也该回家睡觉；半夜不出来正常，半夜出来反倒不正常了。老邢折腾到半下午，毫无收获。老邢叹口气，又怪自己昨天晚上在饭馆有些大意，抓到了青面兽杨志，又让他跑了。说是不后悔，还是后悔。说是不着急，还是着急。在贝多芬别墅和周边没有收获，老邢又想去石景山一带调查；欲再次逮住青面兽杨志，然后找到捡包那人；但他知道去也是白去，青面兽杨志知道老邢还会逮他，哪里还能再回老窝？左思右想，让人发愁；站起想走，拿不定主意该去何处。犹豫间，一个秃顶驼背的老头，弯着腰来到他面前。大概这老头耳朵有些背，说话声音也大：

“看你好半天了，找人对吧？”

老邢看这驼背老头，点点头。驼背老头：

“找的不是好人吧？”

这话有些笼统，老邢不知该如何回答，但也点点头。老头：

“我知道这人是谁。”

老邢绝处逢生，一阵惊喜：

“大爷，告诉我他是谁，我给您买一条烟。”

驼背老头瘪着嘴，像老邢平时偷笑一样笑了：

“年轻人，欺我糊涂是吧？我琢磨着，你发这么大的愁，不是件小事。一条烟能打发，你早抽烟去了。咱得做个小生意。”

老邢一愣。老头不说做生意，老邢还不太在意；老头说要做生意，老邢觉得这事有些苗头；问：

“大爷，您的意思呢？”

老头伸出三个手指头。老邢：

“三百？”

老头这次生气了：

“你是真想知道，还是假想知道？”

老邢明白老头说的是三千。同时明白这老头不是省油的灯。但灯不省油，才能高灯下亮。两人讨价还价，说到一千五，驼背老头领老邢往胡同里走。转过一个墙角，到了老头的家。原来他是这儿的住户。院子是个大杂院，里三层外三层，住着七八户人家。走到最里层，挨着一垛煤球，搁着一破自行车。老头指这自行车：

“这是贼落下的。”

又唠叨：

“我夜里睡不着，爱出门溜达。前天半夜出来，碰到一人在胡同里躲着，就觉得他不是好人。回到家里，没敢再睡。半个钟头后，外边有人在跑；我出来，俩人跑了过去，一看就是贼。人我是追不上了，捡了这辆自行车。”

老邢有些失望：

“大爷，光看一自行车，找不到贼。”

老头有些得意，从自行车座下，掏出一张破报纸；抻开这报纸，报尾巴空白处，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顺义猪场老李，下边是一串手机号码。老头指着这字，断然说：

“这贼不是别人，就是猪场老李。”

老邢接过这报纸，看这人名和手机号码，知道这贼不是猪场老李；谁也不会把自个儿的名字和电话记到报纸上，又放到自行车座下；但想着这贼记这名字和号码，肯定和猪场老李有联系。本来线索断了，现在总算又接上了。更重要的是，昨天晚上，青面兽杨志骑的是外卖车，外卖车落在了严格别墅外草丛里；这辆自行车在胡同里，就不是青面兽杨志落下的，而是另一个捡青面兽杨志包那人落下的。老邢惊喜之下，没再啰唆，掏出一千五百块钱，递给老头，推上这自行车走了。出门给猪场老李打了个电话，电话竟通了。老邢说自己想买猪，朋友介绍他找老李。老李是个哑嗓子，倒没含糊，告诉他猪场的位置，原来就在顺义枯柳树；说远，也不远；说近，也不近。老邢开辆二手本田车，将这自行车放到后备箱里，张着盖子，去了顺义枯柳树猪场。到猪场找到老李；原以为杀猪的，哑嗓子，该是红脸汉子，谁知是个豆芽菜一样的瘦男人。老李问他，谁介绍他过来买猪，老邢从后备箱搬下那自行车，问老李认识不认识它。老李脱口而出：

“这不是河南刘跃进的车吗？”

老邢接着问刘跃进的地址，老李马上警惕起来，明白老邢与刘跃进并不认识，老邢也不是来买猪的；老李不再热情，愣眼问：

“找他干吗？他的自行车，咋到了你手里？”

老邢笑了：

“昨天夜里，去一朋友家。回来路上，霄云桥下，捡到这车。车倒没啥，后座上还夹一包，里面还有些东西，怕他着急；从车座下边，发现一张报纸，上边写着你的电话，便找你来了。”

又说：

“我想，他昨晚上是喝醉了。”

又从自行车后座下掏出报纸让老李看；又从本田车里，拿出昨天青面兽杨志的手包，当做刘跃进的包让老李看。老李还有些狐疑，老邢说：

“现在不兴好人，做回好人，还让人生疑。要不我把这自行车和这包放你这吧，你给这刘跃进送去。”

见老邢这么说，老李才相信了；这时摆着手说：

“你找的麻烦，你自个儿解决；这刘跃进，是一工地的厨子，工地在国贸后边，河南建筑队。”

老邢开车回到城里，转过国贸桥，远远看到一片建筑工地。其中一栋大楼，已盖到七十多层，大楼外挂着一安全标语，落款竟是严格的公司。老邢又笑了，原来严格老婆丢的包，就落在严格的工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但老邢没有告诉严格，直接去了工地。来到工地，竟进不来，被看料场的老邓拦下了。老邓夜里看料场，白天也兼看大门。如是找别人，老邓问清楚也就放进去了；说是找刘跃进，老邓问清楚又拦住了老邢。因老邓与刘跃进平日不大对付。不对付不是俩人有啥过节，或你欠我钱，我欠你钱，而是俩人不对脾气。加上老邓失眠，昨天夜里给刘跃进传电话；没传电话就睡不着，传完电话就更睡不着了；夜里睡不着，白天就没精神，正在丧气；便把这丧气发到了老邢身上。先是愣着眼睛问：

“找他干吗？”

又说：

“找工地的人，先得通过我们领导。”

没让老邢找刘跃进，把老邢带到了工地包工头任保良的小院。任保良正蹲在小院枣树下生闷气。他刚跟几个闹事的民工吵过架。民工闹事不为别的，和刘跃进那天上吊一样，为任保良欠他们工钱。任保良也不想欠他们钱，但任保良手里也没钱，严格欠着任保良工程款。任保良对刘跃进本来就不满；任保良对刘跃进不满，并不是从现在开始，是从食堂买菜开始；也不是从食堂买菜开始，而是从两年前，刘跃进背后说他坏话，气就憋在心里；这几天刘跃进请假不上班，整天鬼鬼祟祟，到街上乱窜，以为他学坏了；只是任保良一脑门子官司，没工夫答理他；现在见一个陌生人来找刘跃进，便认定老邢也不是好人。眼睛都没抬，问得跟老邓一样：

“找他干吗？”

事到如今，老邢只好端出严格，说是严格的朋友，为了一件小事，找刘跃进问句话。任保良听到“严格”二字，态度马上变了。同时也糊涂了，一个工地的厨子，怎么跟严格的朋友挂上了？虽然变得热情了，但又埋怨严格：

“严总太不像话了，工程款和材料费，拖了大半年了。再拖，该安源暴动了。”

又说：

“明天，我也像工人闹我一样，到他们家闹去。”

老邢一笑：

“回去，我一定帮你催催。”

听说老邢帮他催钱，任保良高兴了。撇下看大门的老邓，自个儿带老邢去找刘跃进。待到了食堂，到了刘跃进的小屋，门上挂着一把锁，刘跃进却不在家。

刘跃进又到街上找贼去了。从昨天到今天，又找了两天，再没找到青面兽杨志。也不能说是两天，昨天耽搁了一天，没找贼，就顾找儿子和他的女朋友了。如果儿子也算贼的话，也可以叫找贼。昨天中午，刘跃进回到小屋，发现儿子偷他之后，慌忙又去了北京西站。找儿子不为追那泔水钱，还有儿子和他女朋友拿走的那个手包，而是正在气头上，想踹他两脚，教训教训他；连爹都敢偷，到了别处，还不杀人放火？又怀疑儿子偷他，是他女朋友教唆的；昨天对她还客气，今天找到她，也当面质问一番。把东西拿回来事小，出口恶气事大。待到了北京西站，同一个火车站，白天和晚上，又不一样。广场上，候车室，熙熙攘攘，人挤人，竟没个下脚的地方。在广场和候车室转了八遭，看着人头有千百万，没有一个是他儿子和他的女朋友。也有几对看着像，一阵惊喜，待扑到近前，却又不是；或背后看着像，转到前面，又不是；就像前几天在街上找贼一样。也不知儿子跟他女朋友已经坐上了返回河南的火车，或是没来火车站，又去了别处。昨晚喝醉了，中午发现被儿子偷了，一下把酒吓醒了；一醉一醒，有些陡然；现在酒劲第二次涌上来，又不同于前一次；前一次脑袋是晕，现在开始疼，像斧劈一样疼。但刘跃进忍着疼，一直找到深夜十二点，火车站的列车全部发车了，火车站由白天的喧闹，又还原成夜里的冷清，广场上睡满了人，才叹口气，一屁股坐到进站的台阶上。今天早起，刘跃进不找儿子了，重新开始找青面兽杨志。在找人的问题上，刘跃进又掂出孰轻孰重。赶紧找到贼，又比找到儿子重要。或者，刘跃进丢的包，比刘跃进捡到的包，还有那一千多块钱泔水钱重要，也就顾不上再理儿子了。白天去了邮局，去了服装市场，去了公交站，去了地铁口，去了前天晚上跟踪过去的东郊胡同；没有。晚上，又去通惠河边的小吃街。前天晚上在这里找到了青面兽杨志，当时他知道贼在那里，贼并不知道他从这里跟踪；盼着青面兽杨志，今天晚上还去老地方。通惠河边灯火通明，河水向东流着，水中映着左岸的高楼大厦，尽显都市繁华。刘跃进在小吃街转了八遭，哪里还有那贼的影子？这时知道贼受了惊吓，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找也是白找，叹了口气，返回建筑工地。待回到建筑工地，回到食堂，打开自己小屋的门，进去，开灯，关门，门被“哄当”一声踢开，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包工头任保良，一个是老邢。原来老邢一直没走，就在建筑工地等着刘跃进。听说他是严格的朋友，任保良还管了他一顿晚饭。吃饭时，任保良又问他为啥找刘跃进，这回老邢没瞒他，把自个儿替严格找包的事说了。但只说了一个大概，并不具体。但这大概，已经让任保良很吃惊。刘跃进不认识老邢，看一个陌生人来找他，有些吃惊。刘跃进还没吃惊完，任保良已经急了：

“刘跃进，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说的哪句话是实话呀？”

刘跃进弄不清他们的来路，问：

“咋了？”

任保良：

“你说你被人打了，我准你几天假，让你去看伤；你是去看伤呀，还是去当贼？你都由食堂，偷到社会上了？”

刘跃进仍不明就里，看任保良，看老邢。老邢这时说：

“我是调查公司的，帮朋友找一东西。前天夜里，你是不是捡到一包？”

一提包的事，刘跃进马上警觉起来。这事终于发了。自己的包还没找到，别人找包，找到了自己头上。但那包，现在也不在他手里，又被他儿子和女朋友偷走了。刘跃进的第一反应是装糊涂：

“啥包？找错人了吧？”

又看任保良一眼，对老邢说：

“我丢包了，没捡包呀。”

接着对任保良说：

“这几天，我除了看伤，就是找包。我不偷东西。”

老邢摆手：

“没人说你偷东西。包不重要，里边有个U盘，拿出来就行了。”

老邢本想说，拿出U盘，就给刘跃进一万块钱；一是有任保良在场，不好这么开口；二是有了青面兽杨志的教训，昨晚在餐馆里，也许因为说到钱，才惊着了青面兽杨志；所以暂时没说。刘跃进一是不懂U盘，二是不知老邢为何找它，继续装傻：

“啥叫U盘？”

又多了个心眼，问：

“值钱吗？”

老邢还没说话，任保良抢先插进来：

“太值钱了，把你卖了，都没它值钱。”

又指着老邢：

“这是严总的人，你说话可要负责任。”

任保良越这么说，刘跃进越不敢说自己捡了那包。同时明白，原来那贼偷的是严格家。严格是任保良的老板，这事就更不能承认了。刘跃进继续装糊涂：

“不知你们说的是啥。”

又装作很急的样子：

“你们要不信，就这么大地方，你们翻。”

说着，将地上坛坛罐罐的盖子，都揭开了。任保良又要急，被老邢拦住：

“要捡了，别害我另搭工夫，U盘里没啥，有些严总的照片，童年的，显得珍贵；别人的照片，你留着没用。”

刘跃进一口咬定没拿。这时任保良又跟刘跃进急了。但这时急的不是老邢找的那包和U盘，也不是刘跃进平日偷东西，而是怀疑刘跃进这两天又在背后说他坏话；上回刘跃进为要工钱，跟他闹过上吊；今天几个闹事的民工，说不定也是受了刘跃进挑唆。刘跃进红头涨脸，说自己这几天只顾找包，并不在工地，如何挑唆？看两人在那里吵架，老邢又犯了疑惑，他疑惑这包和U盘，到底在谁手里。或是眼前的刘跃进说了谎，或是昨天晚上青面兽杨志说了瞎话，包还在青面兽杨志手里；不然在餐馆里，两人说着说着，青面兽杨志为什么逃呢？连自己的包都不要了。

第二十三章
青面兽杨志

老邢和任保良走后，刘跃进有些发慌。连刚才他跟任保良急，都是假的。有俩包的事在，他跟任保良的纠葛，就显得无足轻重。刘跃进发慌不是发慌这些天的遭遇，而是感觉整个事情在变，事情在由一件事，变成另外一件事。刘跃进插上门，身子顺着门蹲下，吸着烟，开始理这些头绪。六天前，刘跃进丢了个包，包里有四千一百块钱；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包里有一张离婚证；离婚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婚证里，夹着一张欠条；欠条上，有六万块钱。这六万块钱，是六年前用老婆换来的。在这六万块钱身上，刘跃进还藏着许多想法。包丢了，他开始拼命找这包。找了几天，包没找到，又捡到个包。但这包就在他手里路过一下，又被他儿子偷走了。头一个包丢了，他在找人；待到捡了个包，事情就变了，开始有人找他。谁丢了包都会找，但找和找大不一样。刘跃进丢了包，是一个人在找，没人帮他；也想找人帮，譬如找了警察，警察不管；找了曹哥鸭棚的人，却被光头崔哥等人打了一顿；捡到个包，没想到这包是严格家的，来找刘跃进的，却不是一个人；调查所的，任保良，都出动了。他们找包，像刘跃进找包一样，并不是为了这包，而是为了找包里的一个东西；刘跃进是为了找里边的欠条，他们是为了找里边的U盘。这个包被儿子偷走了，U盘并没被偷走，就在刘跃进身上。当时翻包时，觉得它稀罕，顺手装在了身上。像老邢说的，这东西对刘跃进没用，有人在找，把它交出去就完了，刘跃进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老邢说，所以找这U盘，是因为里面有些严格童年的照片，刘跃进当时就觉得他在扯谎，谁也不会因为几张照片兴师动众，这么说只是一个幌子，试探一下刘跃进是否捡到这包；如果捡到，再说别的。刘跃进翻严格老婆包时，除了翻出些女人的东西，还翻出好几张银行卡，他们肯定是在找这些卡；而这些卡，却随着那包被儿子偷走了。卡没有密码就是个卡，取不出钱，如这包还在刘跃进手里，还给他们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包不在刘跃进手里，如要找这些卡，先得找刘跃进的儿子；刘跃进儿子却回了河南。或者他们不是在找卡，在找别的东西。不管找什么，都得先找到刘跃进的儿子。刘跃进不是怕帮人找儿子，而是担心因为找儿子，会耽误他继续找贼。同样是找包，孰轻孰重，刘跃进心里有个计算。不管严格他们在找什么，最后，肯定跟钱有关系。同样是钱，几百万几千万对于严格他们不算什么；六万块钱，却连着刘跃进的命；丢包那天，刘跃进差点儿上吊。不能因为捡包的事，耽误找包的事。这才装糊涂没说。但刘跃进也知道，凭装一回糊涂，这事不会完。既然这事跟刘跃进挂上了，它只会越变越大，不会越变越小。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自己的包。但偷他包那贼，如今躲到哪里去了呢？本来找到了他，又让他跑了。第二回找贼，就比第一回难多了。刘跃进越想越愁，躺在床上，半夜没有睡着。凌晨四点，才迷糊过去。好不容易睡着，又连着做了仨噩梦。头一个梦在河南老家，一条狗在村里追他，怎么跑也跑不脱；上到二大爷家的树上，那狗竟也会爬树，“吧得儿”一口，咬住了他的腿，猛地醒来。第二个梦，落到水里，本来会浮水，现在双手在水上乱抓，身子却往下沉；岸上站着许多人，在开大会，无一人发现他；他喊“救命”，岸上大喇叭里的声音，把他的声音盖住了。第三个梦，又在北京大街上找贼，大街小巷，都找不见，自己找出一头汗。路过天安门广场，突然发现，青面兽杨志，就骑在天安门楼顶的琉璃瓦上，笑嘻嘻地向刘跃进招手。刘跃进大喊“抓贼”，青面兽杨志“扑通”一声，跳进金水河，变成一只蛤蟆游走了。刘跃进大叫，有人从身后拍他，他扭脸一看，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青面兽杨志。刘跃进一把抓住他：

“可找到你了！”

但担心又是在梦里；既担心青面兽杨志挣脱，又担心梦走了，双手抓住青面兽杨志死死不放；青面兽杨志还说：

“醒醒，醒醒，疼死我了。”

刘跃进醒来，大吃一惊，那青面兽杨志，原来就坐在他的床头。刘跃进以为还在梦里，但左右一看，正是工地食堂，正是自己的小屋；这时有些睖睁。自己一直在找他，他怎么自动到了自己面前？

青面兽杨志却是主动找到了刘跃进。两人的交往，开始于六天前，开始于慈云寺邮局门口。当时青面兽杨志本不想偷他，看他在喝斥一个卖唱的老头，又说自己是工地老板，两下气不过，才加班下了手。待把包偷到手，在厕所打开，里边有四千一百块钱；四千一百块钱也不算少，但与他的期望，还差一大截，当时还有些失望。但转头就把这事给忘了。待他到贝多芬别墅偷东西，又偷了一个包，胡同里撞上刘跃进，情急之下，用这包砸刘跃进，被刘跃进把这包捡走了。但也就是个包，事后他也没在意。不在意不是不在意这事，而是正在意自己下边，接连几次不行了；后来又忙着跟踪张端端和那三个甘肃男人；把这包的事给忘了。追踪中，老邢横插一杠子，把他抓住。原以为他抓他为了别的事，谁知是为了他偷的第二个包。原来不觉得这包特殊，老邢却不是找包，是找里边的一个U盘。为了一个U盘，老邢宁愿出一万块钱。老邢事后后悔得对，不说这一万块钱还好，一说这一万块钱，青面兽杨志马上意识到

这事大了。人找东西给一万，这东西肯定值十万，或五十万。青面兽杨志工作之余，也玩电脑，懂些U盘，不定里边藏些啥呢。十万五十万的东西，只给人一万，生意不能这么做。这不把人当傻子了吗？本想与老邢讨价还价，看老邢虽然爱笑，不是一个好打交道的人；爱笑的人，都不好打交道；地铁里被他攥过胳膊，知道这人不善；同时U盘不在他手里，也没资格与人讨价还价；于是借口去厕所，出门逃了。逃不是为了逃，而是和老邢一样，欲找到那个U盘；待找到U盘，再与老邢理论。但要找到U盘，先得找到捡那包的工地包工头。刘跃进本在找他，现在他反过来开始找刘跃进。好在知道他是建筑工地的包工头，河南口音；当时他喝斥河南老头时，手指的建筑工地，就在邮局附近。但邮局附近，有好几片建筑工地，不知他指的到底是哪一个。青面兽杨志只好假装是个材料商，挨个去问。见一个工地的老板，不是刘跃进；又见一个，还不是。一天下来，青面兽杨志去了八个建筑工地，见了八个包工头，都不是刘跃进。青面兽杨志这时有些发愁。突然想起，前天晚上，刘跃进为何会在贝多芬别墅的胡同里堵住他，一定是像他跟踪甘肃那三男一女一样，跟了自己一段时间。从哪里跟起呢？想起那晚的源头，想到了通惠河边的小吃街。猜想刘跃进如今也在找他，上次在小吃街找到了他，说不定今天还会去那里；便也去了通惠河小吃街。到了小吃街，一阵惊喜，果然，刘跃进正在人群之中，东张西望找人。刘跃进上次在这里找到了青面兽杨志，以为青面兽杨志没发觉，才又来这里碰运气；没想到青面兽杨志分析出源头，反在这里找到了他。刘跃进只知道他在找青面兽杨志，不知道青面兽杨志也在找他。青面兽杨志本想与捡包的人见面，大家把事情说开，共同做个小生意；那人丢的包里只有四千多块钱，而他捡的包里，却藏着十万五十万的东西，他却不知道；告诉他，知道了，两个包的事全都解决了；但现在他找到了刘跃进，刘跃进却还在找他，并且不知道他在找他，青面兽杨志又改了主意，不想与刘跃进见面，想将刘跃进捡的包再偷回来，十万五十万的生意，自己跟老邢做去；于是躲在铁桥后，等着刘跃进。刘跃进找了半夜一无所获，开始回建筑工地；找了一天又没找到贼，有些扫兴，不知道贼就跟在他的身后。青面兽杨志跟他到建筑工地，不禁一笑；原来这建筑工地，青面兽杨志白天也来过。刘跃进走大门，青面兽杨志悄悄翻过围墙，又跟他到食堂，看刘跃进开小屋的门，才知道刘跃进并不是工地老板，只是一个厨子；那天在邮局门口，也是吹大话。青面兽杨志躲在不远的材料场，单等刘跃进睡下，进屋偷包。这和在邮局门口偷包不同，那回是偷，这回的包本来就是青面兽杨志的，被刘跃进捡走，现在再偷回来，就多了几分理直气壮。没想到的是，刘跃进前脚刚进屋，老邢和任保良，后脚就闯了进去；把青面兽杨志吓了一跳。这时明白，老邢几经辗转，也找到了刘跃进；这个老邢，果然不善；担心老邢在他之前，把包从刘跃进手里拿走。先是着急，接着开始后悔，早知这样，不如在通惠河小吃街与刘跃进见面，大家把事情说开了。接着听到小屋里吵架，接着看到老邢和另一人空手出来，另一人还在与刘跃进吵，便知他们没有拿到包，吁了口气，又放下心来。等刘跃进屋里熄了灯，青面兽杨志还没下手，一是要等刘跃进睡着，同时他躲在料场，看料场的老邓夜里失眠，一会儿出来一趟，一会儿出来一趟，嘴里骂骂咧咧；青面兽杨志躲在老邓屋后，屋后是个死角，怕出来被老邓发现。终于，到了凌晨四点，老邓屋里传出鼾声；老邓今晚终于睡着了；青面兽杨志才溜出屋后，溜出料场，来到食堂，来到刘跃进的小屋后身，用钢丝拨开后窗户，跳了进去。看刘跃进在床上睡着了，睡梦里，像料场的老邓一样，嘴里不断骂人，偷偷一笑，开始在这小屋摸着。抽屉、箱子、床下、地上的坛坛罐罐，都摸到了，没有那包。又大着胆子摸刘跃进的床头，还是没有。这个厨子，把那包藏到哪里去了呢？青面兽杨志倚在刘跃进床头，有些犯愁。像上个月去“老甘食府”偷东西的贼，蹲在老甘床边犯愁一样。看看窗户已经泛白，天快亮了，青面兽杨志等不得了，只好上去将刘跃进拍醒，与他一块儿商量这事。刘跃进醒来，一开始有些睖睁；等明白过来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一把抓住青面兽杨志的前襟，嘴里喊着：

“日你姐，可抓住你了。”

又喊：

“快还我包，里边有六万块钱。”

青面兽杨志知道刘跃进说的是他丢的那包。一是被刘跃进死死抓住，他不但抓住前襟，由于抓得猛，胸脯上，也被他抓出几个血道子，正往外渗血；又听刘跃进说包里有六万块钱，马上也急了：

“啥六万块钱？你那破包，能装六万块钱？讹人呀？知不知道有实事求是这个词？”

刘跃进急着：

“我说的不是钱，里边的离婚证呢？”

青面兽杨志倒愣了：

“啥离婚证？”

刘跃进也觉得自己说乱了，但也不顾得了：

“我说的不是离婚证，里边的欠条呢？”

青面兽杨志更愣了：

“啥欠条？除了钱，我没管别的。”

又说：

“钱我也没得着，那包，又被几个甘肃人给抢走了。”

刘跃进听说他的包并不在青面兽杨志手里，又被另外的人抢了；好不容易抓住青面兽杨志，还是找不到那包；或者，找到那包就更难了；一阵急火攻心，“咕咚”一声，又倒到床上，竟昏了过去。弄得青面兽杨志倒慌了手脚，上去拍刘跃进的脸：

“醒醒，你醒醒，还有事儿比这重要，我那包呢？”

第二十四章
瞿　莉

严格和瞿莉严肃地谈了一次。严格年轻时认为，判断夫妻吵架的大小，以其激烈的程度为标准。小声，还是大声；吵，还是骂；是就事论事，还是从这件事扯到了另一件事，从现在回到了过去，将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全抖搂了出来；或从个别说到一般，从一件事推翻整体；又由骂到打、踹、撕、抓、咬，最后一句血淋淋的话是：

“操你娘，离婚！”

严格年轻时，也和瞿莉这么吵过。瞿莉年轻时文静，但文静是平日，吵起架来，并不违反吵架的规律。严格发现，不仅严格，周围的朋友，都这么吵。严格过了四十岁才知道，这么吵架，这么判断，由这么判断，引出这么吵架，太没有技术含量了。真正的激烈，往往不在表面；骂、打、踹、撕、抓、咬，吵完后，竟想不起为什么撕咬；待过了这个阶段，遇事不吵了，开始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一五一十，从头至尾地讨论这事，分析这事；越分析越深入；越分析越让人心惊；谈而不是吵，出现的结果往往更激烈。大海的表面风平浪静，海水的底部，却汹涌着涡流和潜流。谁的私生活中，没有些涡流和潜流呢？表面的激烈是含混的，冷静地分析往往有具体目的。这时吵架就不为吵架，为了吵架后的结果和目的。激烈是感性的，冷静是有用心的；人在世界上一用心，事情就深入和复杂了；或者，事情就变了。这个人在用心生活，证明他已经从不用心的阶段走过来了。有所用心和无所用心，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二者有天壤之别。

严格和瞿莉现在的吵架，又与刚才两种状态不同。既过了表面激烈的阶段，又过了表面平静的阶段；二者过后，成了二者的混淆；大海的表面和底部，都蕴涵其中。这下就整体了。瞿莉激动起来，也骂，但已经不踹、撕、抓、咬了。但她过去踹、撕、抓、咬时，只为二人的感情，闻知严格在外边有了女人，或有了新女人，开始大吵大闹；现在不这么闹了，开始用心了，开始有目的了，开始在背后搞活动了。八年来，不知不觉，从严格公司切走了五千万。切走钱还是小事，她还联手那个出车祸的副总，拍了那些录像。严格原以为那些录像是那个副手干的，为了将来控制严格；但他出车祸死了；这个车祸出得何等好哇。这时严格想起六年前，严格陪贾主任在北戴河海边散步；散着散着，贾主任突然自言自语：“死几个人就好了。”当时还很吃惊，现在完全理解了。这个副手本来想害严格，谁知竟帮了严格。但严格万万没想到，这个副手的背后，还有瞿莉。瞿莉，是睡在自己身边的老婆。老婆如今仍跟他闹，仍闹他在外边搞女人；谁知背后还有不闹的，在切他的钱，在拍他们关键时候的录像。这是她现在闹和以前闹的区别。或者，这干脆超出了夫妻吵架，当然也就超越了过去两种吵架的范畴。或者，她将这两种状态运用得游刃有余，用激烈的一面，掩盖冷静的一面；用当面，掩盖背后；用夫妻关系，掩盖两人的利益关系。严格与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纸，严格重演一遍生活是假的，原来她去那里调查也是假的。甚至，连她有病也是假的。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键时候，她坏了严格的事。严格和贾主任和老蔺的生意，本来就要做成了；谁知家里来了贼，将瞿莉的手包偷走了；一个手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包里，也有一个同样的U盘。这U盘一丢，使整个事情又变了。贼可恶，搅乱了严格的阵脚；但贼后边谁是贼呢？就是他的老婆瞿莉。从丢U盘到现在，六天过去了，U盘还没有找到。“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老邢告诉他，贼本来找着了，但手包并不在他手里，又落到另一个人手里；另一个贼也找到了，但包也不在他手里，好像还在前一个贼手里。严格一方面怪老邢这邯郸人有些笨，能找到贼，却弄不准东西在谁手里；见老邢头一面时，对他的判断还是对的；同时明白，这个U盘，把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了；一件事，已经变成了另一件事；另一方面也开始焦虑，因为贾主任给他规定的期限是十天。为什么是十天呢？严格也搞不懂。但知道十天有十天的道理。从严格的角度，也是早比晚好；早一天拿到U盘，严格就能早一天起死回生；时间不等人。事情是由瞿莉引起的，但自丢了U盘，瞿莉却显得若无其事。严格一开始认为瞿莉不怕同归于尽，今天又发现，自己又上瞿莉的当了。瞿莉过去是用激烈掩盖冷静，这次杀了个回马枪，原来在用冷静掩盖激烈。像瞿莉背后搞他一样，严格背后也控制着瞿莉，通过他的司机小白，控制着瞿莉的司机老温，掌握着瞿莉的一举一动。今天早起，小白悄悄告诉他，老温告诉小白，瞿莉昨天晚上，让老温给她买一张去上海的机票；并嘱咐老温，不要告诉任何人；严格便知道瞿莉表面若无其事，背地里，也在等严格找这个U盘。看六天还没找到，以为找不到了，她要溜了；或改了别的主意。知她要走，严格却不打算放瞿莉走。因为他跟瞿莉之间，也有一笔生意要做呢；这笔生意，也等着这个U盘的下落。就是没有这笔生意，瞿莉现在也不宜离开北京。一是怕她节外生枝，二是等这盘找到，除了与瞿莉做生意，他还准备跟她算总账呢。现在急着找U盘，顾不上别的；等这事完了，还要坐下来，一五一十，从头至尾，冷静地把事情重捋一遍；她能切钱和拍摄，还不定干过些啥别的呢。并不是怕瞿莉离开北京，到了上海，与她不好联系，而是担心她去了上海之后，又会去别的地方；或干脆逃了，那时就不好找了。找一个包都这么难，别说找老婆了。这些天光顾找包了。人跑了，就无法跟她算总账了。而瞿莉待在北京，他通过小白，小白通过老温，就能控制瞿莉。于是不顾出卖小

白和老温，径直走到瞿莉卧室，明确告诉她，不准瞿莉去上海，不许离开北京。瞿莉先是一惊，明白自己被司机出卖了，但也没有大惊；本来正在梳头，放下梳子，点了一支烟说：

“咱俩要离了，就该井水不犯河水。”

严格：

“本来可以不犯，但U盘丢了，俩事就成一个事了。”

瞿莉站起身，拿起她新的手包：

“我要走，你也拦不住。”

严格想想，觉得瞿莉说得也有道理。单靠一个司机老温，并不能控制瞿莉；知道老温出卖了她，她可以撇下老温；只要站在大街上，大街上有的是出租车，她一招手，眨眼间就消失了。她要想消失，不去上海，在北京就可以消失。看瞿莉出门要走，严格上前拦住她，也是急了眼，进一步说：

“从现在起，你不能离开家一步。”

瞿莉也急了，推开严格：

“放手。”

严格却不放手。两人厮打在一起，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正在这时，瞿莉的手机响了。瞿莉推开严格，接这电话。听着电话，先是一惊，但又冷静下来，最后说：

“行，我去。”

然后合上手机，坐在床上，看着严格：

“我不去上海，就待在北京，行了吧？”

严格吃了一惊。吃惊不是瞿莉改了主意，本来要去上海，又不去了；本来要溜，又不溜了；而是吃惊这个电话。改主意不是因为严格，而是因为这个电话；联想她前些天到处见人，背着严格与人密谈，不知又在搞什么名堂；便问：

“谁的电话？”

瞿莉：

“一个朋友。”

转身去了卫生间，反插上门。严格一个人站在床前，有些发愣。

瞿莉刚才接的电话，却不是朋友打来的，是陌生人打来的。而且不是一般电话，是个敲诈电话。电话里告诉她，他捡到了瞿莉的手包，也见到了那个U盘，知道他们在找；如想拿回这个U盘，今天夜里两点，西郊，四环路四季青桥下，拿三十万块钱来换。并说：

“来不来由你。”

瞿莉先是一怔，并无多想，马上说“去”。那边便挂上了电话。瞿莉去了卫生间，再看来电，从号码开头，知是一公用电话。

打这电话的不是别人，是青面兽杨志；青面兽杨志打电话时，刘跃进就站在他的身边。今天凌晨，天快亮了，在刘跃进小屋里，青面兽杨志将刘跃进拍醒；刘跃进醒来，先是大怒；听说他丢的包又被甘肃人抢了，“咕咚”一声又昏了过去。再将刘跃进拍醒，青面兽杨志不说刘跃进丢的包，单说刘跃进捡的包；也没顾上说包，主要说里边的U盘。这个U盘，有人收购，能卖三十万五十万不等；让刘跃进把U盘拿出来；如刘跃进拿出U盘，两人一起去卖，卖的钱两人平分；就算刘跃进没说假话，丢的包里有张欠条，欠条上有六万块钱；就算这U盘不卖高，也不卖低，取个中间数，卖四十万；刘跃进分二十万，也比六万多出三倍多，还为丢包犯啥愁呢？青面兽杨志这么一说，将刘跃进说醒了，也明白青面兽杨志为何反过来找他；在青面兽杨志之前，老邢和任保良又为何找他。丢了个包，又捡了个包；原来觉得丢了的比捡了的值钱；翻捡那包时，还骂青面兽杨志不会偷东西；现在看，有这U盘在，还是丢了个芝麻，捡了个西瓜；丢了头羊，捡了匹马。真是福兮祸焉，祸兮福焉。心头竟一下轻松了。青面兽杨志见他回心转意，便知这事有了转机，特别强调说：

“这包，原来可是我的。”

刘跃进点头。但这时点头不是赞同青面兽杨志的说法，而是知道这U盘值钱后，他改变了主意。如果U盘不这么值钱，人来，他会拿出来；恰恰知道它值钱，拿不拿，他还要再想一想。或者：既然U盘这么值钱，U盘在刘跃进手里，刘跃进一个人就可以卖它，为啥跟青面兽杨志合伙呢？想的，跟青面兽杨志知道这U盘值钱，不要老邢那一万块钱，出餐馆逃跑一样；想的，跟青面兽杨志一开始不愿意与刘跃进见面，想将刘跃进捡的包再偷回来，四十万五十万的生意，自己一个人做去也一样。待想明白了，点过头，开始装傻嘬牙花子：

“你说的事好是好，可那包不在我手里呀。”

青面兽杨志吃了一惊：

“在哪儿？”

刘跃进：

“那天晚上，我只顾撵你了，没顾上那包。等我回去，包早被人捡走了。”

这回轮到，青面兽杨志差点儿昏过去。待醒醒，以为刘跃进在说假话；刘跃进摊着手：

“刚才来俩人了，找过那包；刚才没有，现在我也变不出来。”

是指老邢和任保良了。又说：

“刚才那俩人也说，拿出那盘，就给我钱；我要有这东西，不早给他们了？”

老邢刚才没说给钱。但青面兽杨志想了想，觉得刘跃进说得有道理。也不是信了刘跃进说的话，是信他刚才的摸。就这么大一小屋，里里外外，坛坛罐罐都摸到了，没有；一个厨子，还能把包放到哪里去呢？一个厨子，也不会看着钱不挣；这才明白自己瞎耽误一场工夫。与其在这里瞎耽误工夫，还不如另想办法，于是站起身要走。但刘跃进一把拽住他，让他归还偷刘跃进那包；还不了包，也得还他丢了的六万四千一百块钱。青面兽杨志忧虑的是U盘，刘跃进追究的是自个儿那欠条；青面兽杨志忧虑的是第二个包，刘跃进纠缠的是第一个包。一个要走，一个拉住不放，两人厮打到一起。青面兽杨志：

“放手，等我找到那盘，有了钱，自然会还你。”

刘跃进：

“你找那盘之前，先给我找回欠条。”

两人又厮打。突然，青面兽杨志想起什么，当头断喝：

“住手，有了。”

刘跃进吃了一惊，不由住手：

“啥有了？”

青面兽杨志端详刘跃进：

“其实你也是个U盘呀。”

刘跃进不明就里：

“啥意思？”

青面兽杨志：

“你说你没捡那包，但大家都认为你捡了那包；刚才那俩人觉得你捡了，别墅那家人也会觉得你捡了；捡了就是捡了，没捡也是捡了。不管你捡没捡，咱都当捡了。当捡了，咱就能有钱。关键你要站出来，说自个儿捡了。”

刘跃进越听越糊涂：

“啥意思？”

青面兽杨志又拉刘跃进坐在床头，掰开揉碎给他讲；两人刚刚打过，转眼间又成了好朋友。既然U盘不在，青面兽杨志想买一个假U盘，一块儿去糊弄丢盘的人。刘跃进倒有些发憷：

“这行吗？”

青面兽杨志叹口气：

“事到如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想想也不妥：

“没见过真U盘，不知它长得什么样呀。”

又用拳砸刘跃进的床：

“也只好破釜沉舟，拣最贵的买了。”

刘跃进本不想这么做，因U盘就在他身上；但这时又转了一个心眼，想借青面兽杨志的假U盘，摸一下青面兽杨志卖它的路子；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待摸清路子，再自己一个人去卖真U盘。便假意应承。说话间，天已大亮。青面兽杨志带着刘跃进，上街找公用电话。青面兽杨志偷贝多芬别墅那天，从储物间暖气罩里偷出瞿莉一盒名片，当时既奇怪一个名片，为何藏在暖气罩里；也稀罕那名片的模样，别的名片是四方形，它是三角形；拿出一张，装到自己身上。名片上，有瞿莉的电话。他按名片上的号码一拨，竟通了。青面兽杨志说捡了U盘，要跟瞿莉做个小生意，今夜两点，四季青桥下，三十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想这盘可卖三十万，可卖五十万，也可卖四十万，全看怎么谈；但青面兽杨志说了个最低价。一是他手里并没有U盘，有些心虚；同时知道老邢等人也在找这盘，如真盘被他们找到，三十万的生意也泡汤了。夜长梦多，早点了结，也能早点从这事脱身。得着这钱，他并不准备跟刘跃进平分，事情是他起头的，他该得大头；他吃肉，顶多让刘跃进喝点汤；得着这钱，也够还曹哥鸭棚的人了，从此再不会受他们的气，又成了自由身。他以为瞿莉会讨价还价，没想到瞿莉一口答应了；又觉得刚才把价儿说低了，也证明这个U盘真的值钱。但他放下电话，刘跃进发憷了：

“我以为你要干吗呢，这不是敲诈吗？”

青面兽杨志反过来给他做思想工作：

“啥叫敲诈？绑票才叫敲诈。有一东西，一人要买，一人要卖，叫生意。”

接着带着刘跃进去商场买U盘，拣了一个最贵的，九百多。刘跃进一看就知道买错了，不但模样与真盘不同，颜色也不一样；刘跃进身上的U盘是红色的，青面兽杨志买了个蓝色的。U盘虽不真，但看事情越走越真，越滚越大，心里越来越害怕。他觉得东西不能这么卖；如是他一个人，他也不敢这么折腾；离了眼前这贼，还做不成这生意。接着又想，两人一块儿去做这个生意，如果生意做成，真U盘就在刘跃进身上，待那时，把真U盘拿出来，也不算骗人；青面兽杨志以假乱真，刘跃进却能变假为真；或者，没有闪失，就变假为真；有了闪失，刘跃进也有退路，不白白丢了U盘；于是放下心来。晚上，青面兽杨志和刘跃进先坐地铁，又倒公交车，来到四季青桥下。四季青桥东，有一集贸市场，两人先躲在那里抽烟。夜里，集贸市场已经收摊了，周围倒显得清静。到了凌晨两点，一辆出租车开来，停下，下来一女的，拎着一提包，向四季青桥下走去。青面兽杨志一眼就认出，这是丢包的瞿莉。他偷看过她的裸体。瞿莉手里拎的包，似乎很重。青面兽杨志拍了一下巴掌：

“成了。”

又观察半个小时，看看左右无动静，让刘跃进跟他一块儿去桥下。事到临头，刘跃进又害怕了；腿有些哆嗦，迈不开步。刘跃进看着桥下的瞿莉：

“弄不好，得坐牢哇。”

又想不通：

“我丢了钱，咋改敲诈了呢？”

青面兽杨志上去踹了他一脚：

“看你这熊样，你看清楚，前边是钱，不是监狱。”

又说：

“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想挣大钱，总得冒些险。”

刘跃进突然改了主意：

“要去你去，我是不去。”

青面兽杨志看看刘跃进，看看桥下的瞿莉，又看看四周，仍毫无动静，便说：

“我一个人去也行，钱取回来，可就不是对半分了，得三七。”

又说：

“这样也好，假盘我就先不亮了，免得她怀疑；我就说，盘在你身上。”

一把攥住刘跃进：

“但你不能闪我。大家都知道，U盘就在你身上，待会儿我叫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让她看一看。”

事到如今，刘跃进哆嗦着点点头。同时他也想接着观察一下，如生意不成，他挨着集贸市场，拔腿就能跑；如生意做成，他把身上的真U盘拿出来不迟。留着这东西也没用。青面兽杨志便一个人向桥下走去。这时他也改了主意，刚才对刘跃进说的话，也是假话。他看瞿莉没有开车，一个人坐出租车来；下车，出租车就开走了；证明她有诚意；既然有诚意，提包里的钱就是真的。瞿莉是个女的，青面兽杨志是个男的；事到如今，青面兽杨志不准备敲诈了，改为像甘肃那三男一女一样：抢劫。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也是情势所迫。既然身上的U盘是假的，他也不准备骗人了，双方也不用白费口舌了；见到瞿莉，二话不说，或一句话也不说，直接抢到那提包就跑。贼擅长跑路，一个女人哪里追得上他？窝囊胆小的刘跃进，青面兽杨志只好甩了他；虽然不仗义，也顾不得了。让他回去继续找他的包吧。算盘打定，抖擞一下精神，又像球星登上球场一样，全身的肌肉和关节，都到了临战状态。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待他接近瞿莉，猛地把包抢到手，还没来得及跑，从大桥桥墩后，闪出几个大汉，为首是严格的司机小白，几个人猛虎扑食，将青面兽杨志捺到地上。但这些人明显不是瞿莉安排的，不但把青面兽杨志吓了一跳，也把瞿莉吓了一跳。瞿莉见自己的交易被小白等人搅了；被小白搅了，就是被严格搅了；原来严格又派人在跟踪自己，要先下手为强。青面兽杨志还在挣扎，瞿莉上去扇了小白一巴掌：

“这是我的事，你们给我滚！”

但小白不滚，小白带的几个人也不滚；小白挨了瞿莉一巴掌，开始报仇到青面兽杨志身上；照青面兽杨志身上、脸上，一顿暴揍。青面兽杨志马上鼻口出血；肋骨也被踹断一根，钻心地疼。小白：

“操你妈，把U盘拿出来。”

青面兽杨志知道自己上了当；不是上了女主人的当，是上了另外人的当；不管上了谁的当，肋骨都断了。但他身上并没有他们要的U盘，便说：

“我没有U盘。”

又是一顿暴揍，又断了一根肋骨。青面兽杨志只好把身上那个假U盘掏了出来。小白和瞿莉一看，共同说：

“假的。”

这时瞿莉也跟青面兽杨志急了：

“你到底是谁？”

小白等人又踹青面兽杨志。这时青面兽杨志哭了，看着集贸市场：

“妈的，我上厨子的当了。”

几个人顺着青面兽的目光往集贸市场看，只见一个人从墙口跃起，撒丫子往胡同里跑。小白等人意识到什么，留一人捺着青面兽杨志，另三个人向集贸市场追去。

第二十五章
马曼丽　袁大头

三年前，马曼丽跟一个叫老袁的人好过。从“曼丽发廊”过两个街角，有一个集贸市场；老袁在集贸市场卖海产品。主要卖带鱼，也卖黄花鱼、霸鱼、冻虾、海瓜子、海带、海苔等。老袁是浙江舟山人，当时三十七岁。马曼丽爱吃炸带鱼，常去老袁的摊位；老袁理发、洗头，也转过两个街角，到“曼丽发廊”来；一来二去，两人熟了。马曼丽去老袁的摊位，图的是个舟山带鱼；老袁到“曼丽发廊”来，图的却不是理发和洗头。两人好了以后，老袁告诉马曼丽，他喜欢她，除了喜欢她的身材，譬如腰；主要喜欢她的眼。马曼丽的眼睛并不大，细眯眼，没人说她的眼好看；但老袁说，细归细，那是平时；但发起怒来，开始上挑；这一挑，就不一般了，叫凤眼。弄得马曼丽倒有些怀疑：

“我这能叫凤眼吗？”

老袁断然地说：

“还就是。”

老袁又说，他喜欢马曼丽，主要还不是因为眼，而是喜欢她看人的神情。老袁说，三十七年，他阅人无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看人的神情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八岁过后，眼睛开始浑浊；经历的每一件事，脑子忘记了，留在了眼睛里；三十过后，眼就成了一盆杂拌粥，没法看了。马曼丽的眼睛也浑浊，但看人的神情，还有一丝明亮，这就难得了。马曼丽又怀疑自己的明亮。老袁又说，他喜欢马曼丽，主要还不是因为她的神情，而是喜欢听她叹气。两人正说着话，说着说着，马曼丽突然叹一口气。谁有心事都会叹气，但别人叹气都是就事论事，一事一叹，目的明确，让人听起来一目了然，叹气就成了叹气；而马曼丽的叹气，并不这么功利，一口气叹出去，往往不是正说着的事，好像又想起许多别的，叹得深长和复杂，这就有意思了。透过一口气，能听出这人的深浅。老袁又说，他喜欢马曼丽，也不是喜欢她的叹气，而是喜欢她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一颦一笑、俯仰之间的神态转换；一句话，喜欢的是整体，而不是个别；喜欢的是马曼丽与别的女人的不同，而不是相同。马曼丽倒被他说动了，当他是个懂女人的人，当他是个懂马曼丽的人；比马曼丽还懂马曼丽。马曼丽的丈夫赵小军，就不懂马曼丽；老袁看到的，赵小军全没看到；唯一看到的，是她的短处：胸小。一吵架就说：

“还说啥呀，你整个一个男扮女装。”

马曼丽喜欢老袁，又与老袁喜欢马曼丽不同。老袁长个大脑袋，猪脖子，外号袁大头；身矮不说，上身长，下身短；都说江浙人清秀，老袁是个例外；这些都不讨人喜欢；老袁喜欢马曼丽是喜欢她的整体，马曼丽喜欢老袁却不喜欢他的整体，单喜欢他一条：说话。不是他说话人马曼丽的心，马曼丽才喜欢，马曼丽没这么功利；而是喜欢他说话的整体：幽默。老袁一说话，马曼丽就笑。同样的话，从老袁嘴里说出来，就跟别人不一样。也见过别的人幽默，一说话人就笑；但老袁又与这些人不同。老袁说话，你当时不笑，觉得是句平常话；事后想起，突然笑了；再想起，又笑了；第二次笑，又与第一次笑不同。马曼丽这时知道，别的人幽默叫说笑话，老袁幽默叫幽默。或者，这是幽默和幽默的区别。譬如，马曼丽头一回到老袁的摊位买带鱼，那时还不认识老袁；为了讨价还价，总得往下贬卖家的货色。马曼丽说：

“真敢要，鞋带一样的带鱼，五块五；那边一摊儿，也是舟山带鱼，跟大刀片似的，才四块八。”

当然“那边一摊儿”，是顺口编出来的，为作一个旁证。如是别的卖主，会反唇相讥，或揭穿买主的谎话：

“那边摊上好，那边买去。”

老袁既不揭穿马曼丽的谎话，也不反驳马曼丽说自家的带鱼像鞋带，有些言过其实，而是说：

“大姐，真不怪我，怪当初给这鱼起名的人；带鱼带鱼，就得跟鞋带似的；那边带鱼像大刀片，只能说它得了糖尿病，有些浮肿。”

当时也就是个讨价还价，打个嘴仗，马曼丽并无在意；待马曼丽拎着带鱼往发廊走，再想起老袁的话，“噗啼”笑了；回到发廊煎带鱼时，“噗啼”又笑了。

再譬如，老袁来“曼丽发廊”理发，这时马曼丽与老袁已经熟了。价目表上写着：理发五元。马曼丽说：

“别人五元，你得十元。”

老袁知马曼丽说他头大；老袁：

“嚯，以大小论呀？你该去开宠物店。”

马曼丽不明就里，问：

“啥意思？”

老袁：

“上回我去一宠物店，拳头大一狗，把全身的毛剃了，二百。”

马曼丽啐了他一口，才给他理发。老袁理完发走人，发廊前正好路过一拳头大的狗，被人牵着，马曼丽“噗啼”笑了。夜里睡在床上，想起“全身的毛剃了”，“噗啼”又笑了；这个老袁，说脏话，并不带脏字。

再譬如，两人开始好那天，头一回上床，因丈夫赵小军老埋怨马曼丽胸小，说她男扮女装；久而久之，马曼丽也觉得前边是个短处；脱了衣服，待解钢罩时，突然有些羞涩；老袁帮她解开，虽然有些吃惊，但没说它小，用手抚着说：

“东西不在大小，在它的用处。”

用嘴一下含满了。退出嘴说：

“大了，还真一口含不住，纯属多余。”

这回马曼丽当场“噗啼”笑了。笑后，又哭了。

马曼丽的丈夫赵小军，与老袁比，就是另外一路人。不是因为赵小军，马曼丽还不会跟人好。马曼丽与赵小军结婚六年，好了前半年，坏了五年半；而且越来越坏。这跟日子过得穷富没关系；老袁只是个卖带鱼的，也不是百万富翁；主要还是合得来合不来。当然，也没跟赵小军过过富日子。赵小军一米七八，长胳膊长腿，大眼睛，白净，长得比老袁强多了。当初就是看上赵小军的长相，马曼丽才跟他结的婚。但婚后发现，长相只能撑半年，所以半年过去，两人开始说不着。赵小军是个二道贩子。二道贩子也有发了财的。或者，二道贩子做对了路子，更容易发财。但赵小军没有发财。没发财不是他不好好做生意，而是做事没有长性，总嫌发财慢，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或者，本来要发财了，他走到半道烦了，狗熊掰棒子，丢手了；他赔了，钱让别人赚走了。这时又埋怨别人。他贩过烟，贩过酒，贩过大米，贩过皮毛，贩过猫狗……还差点儿贩过人。赚过，也赔过，本属正常；但赚了不是赵小军，赔了也不是赵小军；张狂和沮丧，都显得夸张。屁大一点儿的事，煞有介事。一年四季，皆穿个西服，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好像世界上就属他忙。但这些并不重要。马曼丽最看不上他的，就是说话。赵小军说话，皆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中，皆是直来直去；路在世上还知道拐弯，赵小军说话从不拐弯。直来直去，说话不会拐弯，不会说笑话，可以说他欠幽默；世上欠幽默的不只赵小军；问题是，两人吵起架来，赵小军又不就事论事，常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不知是他脑子乱，还是故意的。这就不是直来直去了，这架也没法吵了。没法吵的架，虽是不同的架，主题会迅速向一起集中：皆是为了钱。本来不是钱的事，也变成钱的事。两人上了床，话题也开始集中：马曼丽的胸。每次干完事，赵小军都叹口气：

“我是跟女的干的吗？好像跟一男的。”

两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一开始不知哪儿没劲，后来马曼丽想明白了，不是钱，不是胸，是没趣。如同机器短了润滑油，所有的轮子都在干转。两人互相不喜欢，但马曼丽和赵小军的区别是，赵小军不喜欢马曼丽只是个胸，马曼丽不喜欢赵小军是他的整体；不但整体不喜欢，个别也没喜欢处。三年前，赵小军喜欢上另外一个女人。这女人也是东北老乡，叫董媛媛，马曼丽跟她也认识。董媛媛在一家夜总会当会计。说是当会计，不知她每天晚上干些什么。她与马曼丽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胸大；箍住像对保龄球，散开像两只大白瓜。听说丈夫跟别的女人搭上了，马曼丽本该伤心和大闹，但马曼丽既没伤心，也没大闹，好像一下解脱了。看来这赵小军，还真是喜欢胸大。也是看赵小军往前走了一步，马曼丽才跟老袁好上了。一开始也许有些赌气，想着不能让自个儿吃亏；再想想，还是喜欢老袁说话。没听人这么说过话。为了一个说话，就跟人上床，马曼丽还是头一回。事后，还想不透这理儿。

马曼丽与老袁好了两年。中间还怀过一次孕，又做了流产。一开始两人偷偷摸摸；后来马曼丽离婚了，两人虽可以明铺暗盖，但也无法结婚；因老袁在舟山老家，也有老婆孩子；从大的方面讲，还是属于偷

偷摸摸。马曼丽一开始不在乎，结婚不结婚，并不重要；与人结婚，也不见得合得来，譬如跟赵小军；跟赵小军离婚了，还有扯不清的麻烦，事情仍很集中：钱；与老袁没结婚，在一起说得痛快，也干得痛快；但后来又在乎了。所以在乎，不是怕时间长了，老袁靠不住，而是在乎自个儿的年龄，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想有个归宿。但这也吓不住老袁。老袁反问马曼丽：

“你说是结婚难，还是离婚难？”

马曼丽：

“离婚呀。”

老袁：

“错。离婚是俩人不行了，才离；结婚得找对人。你说，是找对人难，还是找错人难？”

马曼丽明白了老袁的意思，不为幽默，为这道理，笑了；马曼丽问：

“那你什么时候离？”

老袁：

“一天不行，两天总可以了吧？两天不行，一个月总可以了吧？一个月不行，半年总可以了吧？”

于是说好半年。但半年没到，老袁消失了。能说的老袁，原来是个骗子。老袁不是怕跟老婆离婚，跟马曼丽结婚才消失的，而是警察把老袁带走了。老袁不但骗了马曼丽，也骗了别人，原来他是个诈骗犯。三年前，老袁在老家非法集资；但说动钱，比说动人难；富人没骗着，骗了十几户零星的穷人；没骗到多少钱，事情又败露了；老袁逃到北京，开始卖带鱼；老袁是个网上通缉犯。三年过去，老袁以为没事了；这天去火车站接货，被一来北京打工的老乡发现了；这老乡，也被老袁骗过。当天晚上，老袁正在集贸市场盘点带鱼，被警察抓走了。老袁说他是舟山人，他也不是舟山人，是温州人；连老家都是假的；从头至脚，没一处真的。马曼丽听到这消息，脑袋“嗡”的一声炸了。接着不是为上当受骗伤心，而是“噗啼”一声笑了。说老袁幽默，原来最大的幽默，是集资的骗局。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笑过，又哭了。老袁因骗的钱不多，被法院判了一年，关进监狱；倒是又沾了偷鸡不成的光。一年中，马曼丽也没去监狱看过老袁，就当老袁死了。偶尔想起老袁，不为老袁，为自己，叹息一声。这叹息，又不是就事论事。

但今天深夜，老袁又出现了，来到“曼丽发廊”。一年刑期满了，老袁出来了。但事过一年，老袁已不是过去的老袁。突然头发花白，显得老了。马曼丽一下没认出他来。本来头大，猪脖子；一下由青壮年，变成头老猪；上身长，下身短，走进发廊，步履迟疑，像进来一头企鹅。说话也变了，说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想到集贸市场卖鱼；或者不卖海货，干脆卖胖头、草鱼也行；到密云一带进货，倒是比舟山方便；但现在身无分文，没有住处，想在马曼丽这里先住下来。话说得磕磕巴巴；一年监狱住的，全没了过去的幽默，也成了就事论事。马曼丽认出他来，一开始还有些悲喜交加，一席话听下来，就转成了恼怒。恼怒不是后悔一年前与他好，还为他流过孩子，而是事到如今，老袁竟能说出跟她借宿的话。跟人借宿并不丢人，而是这借宿人，已不是一年前的老袁。不是看他如今落魄，或又来骗人，而是听他说话，看他神态，已不是过去的老袁。不是老袁，还装过去的老袁。什么是骗子，这才是最大的骗子。马曼丽并不多言，喊了一声：

“滚！”

老袁东张西望，还想磨叽；马曼丽又喊了一声：

“滚！”

老袁这才明白马曼丽也不是过去的马曼丽，出门去了。老袁走后，马曼丽又坐那儿兀自生气。说生气也不是生气，而是思前想后，有些发闷。这时外边又“梆梆”敲门。马曼丽以为老袁又回来了，不再理他。外边由敲改拍，声音越来越急。马曼丽上去拔掉门插，猛地开门，又喊一声：

“听到没有，滚！”

倒把门外的人吓了一跳。原来门外站着的人，不是老袁，而是刘跃进。马曼丽跟刘跃进的关系，又与马曼丽跟老袁不同。刘跃进时常来坐，但两人并没上床。没上床并不是两人不是一路人，而是刘跃进想上床，并不知怎么上床。刘跃进与老袁不同，说话不幽默，但也不骗人；起码大事不骗人；有些鬼心眼，但凭这些鬼心眼，成了不事，也坏不了事；一句话，就是个老实；或者，他也想弄些大事，但不知怎么弄；想跟人好，却不知怎么跟人好；干脆，他就是一个厨子。或者，马曼丽这么想，刘跃进不这么想，他觉得两人早晚会上床，否则也不会常来磨叽。刘跃进有什么心里话，都告诉马曼丽；马曼丽有心里

话，却不告诉刘跃进；但刘跃进觉得两人无话不谈。那天深夜，刘跃进到发廊来，她就看出刘跃进失魂落魄，与平时不一样；似有满肚子话要对她说；但当时她忙着与前夫赵小军打架，倒把刘跃进的失魂落魄给吓回去了；最后刘跃进将赵小军架走，马曼丽哭了，对刘跃进还有些感动。那天过去，又是几天没见刘跃进；现在见到，刘跃进比几天前还失魂落魄。一头的汗，“呼哧”“呼哧”喘气。刘跃进只顾着急，忘了自己的失魂落魄，马曼丽倒吃了一惊，问他：

“抢人了，还是被抢了？”

马曼丽本是一句玩笑话，刘跃进感慨：

“真让你说中了，被抢了，也抢人了。”

将马曼丽推进发廊，关上门，插锁，关灯，又将马曼丽拉到里间；马曼丽以为他要干什么，挣巴他；刘跃进死死把她拽住，也不干什么，而从七天前自己丢包开始，怎么找这包，找包的过程中，怎么又捡到一包；本来是在找人，怎么又变成被人找；怎么没找到这贼，恰恰又被这贼找到；本来丢了钱，怎么又变成敲诈；刚刚，在四季青桥下，那贼被人捉住，往死里打；自己吃了害怕的亏，也沾了害怕的光，才抽身逃脱；等等，说了个遍。急切中，也说了个乱。也是事情头绪太多，刘跃进不说乱，马曼丽也会听得一头雾水；刘跃进说乱了，马曼丽只听出刘跃进焦急。马曼丽：

“你从头再说，我没听懂。”

刘跃进焦急：

“来不及了。听懂你也没办法。”

这时从怀里掏出一个U盘，问：

“你懂这玩意儿吗？”

马曼丽点头：

“这不是U盘吗？过去，烦的时候，我也上网聊天；这半年，没心思了。”

刘跃进拍巴掌：

“那就太好了，咱赶紧看看吧，看里边都说些啥。”

马曼丽：

“我把电脑，卖给洗车的大号了。”

“曼丽发廊”往西，过一个街角，有一个洗车铺，老板叫大号。这个大号刘跃进也见过，江西人，胖，一身肉，也一脸肉，挤得眼睛都看不见了。刘跃进知道大号爱打麻将，不知他买电脑作何用；以为他也为了聊天。马曼丽：

“他不聊天，为了上色情网站。”

刘跃进焦急：

“别管他干啥，咱赶紧看一看吧。”

马曼丽穿上外衣，两人匆匆出了发廊。往西过一个街角，到了大号的洗车铺。深夜，已无人来洗车；大号的洗车铺没有门，洗车棚大张着嘴，对着空荡荡的街道。大号今天没上色情网站，出去打麻将去了。那台破旧的电脑，就蹲在洗车铺一张桌子上。机身上，键盘上，全是油污。在洗车铺看门的，是大号的侄子，叫小号。马曼丽和刘跃进要用电脑，小号却不让，说别把电脑捅鼓坏了，大号回来打他。又嘟囔自己肚子饿了。刘跃进知他存着坏心眼，从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小号。小号欢天喜地，跑到对面小饭馆喝酒去了，刘跃进才和马曼丽坐在桌子前。待将U盘插进电脑，打开文件，屏幕上先是空白，好像几个人在说话，时不时有人“咯咯”笑。但话语嘈杂，说的都是刘跃进和马曼丽不熟悉的事，一时难以听明白他们说的是啥。接着开始出现视频，好像是一宾馆房间，先出来的是严格，刘跃进一愣；接着是严格分别向人送珠宝，送字画。收东西者，总是两个人，一个是老头，一个是中年人；从穿戴，从神情，好像是当官的。但每次送东西都是分开，老头和中年人并不碰面。除了送珠宝和字画，还送帆布提包；每次或一个，或三个五个不等；严格弯腰拉开拉链，里边竟全是钱；送中年人往往是一个提包，送老头或三个，或五个。不是送一回两回，十多回。屏幕下方，有跳动的日期和几点几分几秒的字码。刘跃和马曼丽惊了。几十提包钱，加在一起，到底有多少，一时真算不过来。更让两人吃惊的是，播过这些，还

是这个房间，或这个中年人，或这个老头，正在床上与外国女人干那事。也不是一回两回，十多回。下边也有跳动的日期和几点几分几秒的字码。每一次，中年人都干得满头大汗，与不同的外国女人大呼小叫；老头不叫，干得不紧不慢；也不是不紧不慢，好像不行了；老头是个尖屁股，看着不行了，但还努力抖动和挣扎；或者他干脆躺那不动，让外国女人含他下边。不看这些还好，看过这些，两人脑袋“嗡”的一声全炸了。没看之前，刘跃进只知道这U盘值钱，有人想买；看了才明白，U盘里藏的竟是这个。两人出了大号的洗车铺，往“曼丽发廊”回。街转角处，有一肉铺。深夜，肉铺已关门。门头上悬着一招牌，上边画一猪头，写着“放心肉，放心吃”几个字，在风中飘。俩人走到这里，停住脚步，慢慢在肉铺台阶上蹲下，刘跃进突然大叫：

“那么大一提包，能装一百多万吧？几十提包，不快上亿了吗？”

突然又大叫：

“收人这么多钱，这叫啥？大贪污犯呀这叫，该挨枪子呀这是。”

突然又明白：

“我说这么多人，紧着找它呢。这是钱的事吗？能要他们的命呀。”

马曼丽愣愣地看刘跃进，脸开始变得煞白。刘跃进还在那里愤愤不平：

“我给顺义老李送泔水，来回一百六十里，才挣几块钱；他们轻而易举，就收人这么多钱；这是人吗？狼啊，吃人哪。”

马曼丽仍看刘跃进，这时哆嗦着说：

“你就别说别人了，说你自个儿吧。”

刘跃进不解：

“我怎么了？”

马曼丽：

“捡了不该捡的东西，又让人知道了，怕是要大祸临头了。”

刘跃进突然想明白这点，“呼”地吓出一身汗：

“我说刚才在桥下，那贼被人往死里打呢。”

又“呼”地站起：

“原来以为他们是找这盘，谁知是要命啊。”

又蹲下，一把抓住马曼丽的手：

“我明白了，他们除了要盘，还要杀人灭口，那贼被他们打死了，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又用手拍地：

“丢个包，就够倒霉的了，谁知又牵出这事。”

马曼丽突然想起什么：

“我也看了这盘，不也裹进去了吗？”

忙推刘跃进：

“咱可说好了，人家抓住你，千万别供出我。我在老家，还有个女儿呢。”

也是物极必反，大祸临头，刘跃进突然像老袁一样幽默了，对马曼丽说：

“这样也好，从今儿起，咱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

马曼丽急了，上去掐刘跃进的脖子：

“操你大爷，我现在就把你掐死！”

第二十六章
韩胜利

韩胜利又被老赖的人打了一顿。老赖是新疆人，但是汉族；不过脸盘、鼻子，长得比维族还维族。人头一回见他，总问：维族吧？老赖一开始还解释，说父母是上海人，五十年前到新疆支边，生下了他；也是入乡随俗，牛羊肉吃得多，开始像维族人；后来干脆不解释了，承认自己是维族人，才省下许多口舌。北京西郊海淀区，有一个紫竹院公园；公园靠北一带，叫魏公村。魏公村一带，是一帮新疆人的地盘。这帮新疆人，在魏公村一带卖烤羊肉串，卖新疆花帽子，卖新疆冬不拉，卖维刀等；但卖的东西是假，卖东西也是假，偷东西是真。老赖是这帮新疆人的头目。一开始不是头目，也是经过几次火并，血里火里闯出来，一个汉人，才管住了这帮维族人。老赖上台伊始，也推行许多新政。譬如讲，过去这些新疆人名义上是偷，但嫌偷麻烦，实际是抢；老赖规定只准偷，不准抢；偷人算贼，抢人算强盗；偷人带手，抢人带刀，离杀人放火已经不远了；要想长期在魏公村待下去，不能过杀人的界限。再譬如，魏公村是新疆人的地盘，过去这些新疆人，偷人不仅在魏公村，走哪儿偷哪儿，或走哪儿抢哪儿，常引起新疆人跟别的地界的贼火并；老赖又立下规矩，国有国界，省有省界，从此偷人不准出魏公村；当然也不准别的贼进魏公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这帮新疆人表面应诺，背地里还是我行我素；规矩成了规矩，无人遵守；老赖常为此生气。十天前，韩胜利到魏公村看老乡；看过老乡，到商场闲逛，顺便偷了一回。被偷那人，是个中年妇女，看她衣着得体，戴着眼镜，走路趾高气扬，以为是个有钱人，韩胜利才下了手；待钱包到手，溜出商场，打开钱包，里边才三百多块钱；看着钱包鼓鼓囊囊，里面塞了一大叠名片；这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富人不戴眼镜，戴眼镜的，都是穷酸知识分子。韩胜利偷间，没被中年妇女发现，但被几个新疆人发现了；在商场偷东西没被抓住，出了商场，正后悔这偷，被几个新疆人抓住了。跨区作业，不管从行规讲，或是从老赖的规定讲，都属大罪；新疆人本不遵守规矩，但别人犯了规矩，却要按规矩办。几个新疆人先把韩胜利打了一顿，头都打破了；接着罚款两万。韩胜利自知理屈，但偷三百，罚两万，多出六十多倍，世上又没这道理；这就不是罚款，而是刁难韩胜利。韩胜利将这道理说破。韩胜利不说破道理，这事还好商量；一经说破，几个新疆人恼了；不是两万，也成了两万。韩胜利还在力辩，新疆人不喜啰唆，直接把韩胜利带到一地下室，将他绑在一下水管道上；韩胜利认这账，就放了韩胜利；不认，就让他饿死在这里。韩胜利见地下室跑满了老鼠，害怕了，只好写下欠新疆人两万块钱的欠条。新疆人规定：从明天起，每天还两千，分十天还完；又怕韩胜利逃债，让韩胜利在魏公村一带找个保人。韩胜利只好带他们去找今天来看的老乡。这老乡叫老高，也是河南洛水人，在魏公村三棵树街边，开了个河南烩面馆子；除了卖烩面，也卖胡辣汤。新疆人看老高有固定买卖，记准老高，才放了韩胜利。韩胜利先去医院缝了八针，包上脑袋；从第二天起，便带伤作业。这时偷东西就不是偷给自己，而是偷给新疆人。韩胜利做贼时间倒也不短，但业务一直长进不大。所谓长进不大，不是胆子小；韩胜利贼胆不小，但对偷的对象、环境、时机，判断常常失误。偷富人偷了穷酸知识分子，仅属一例。对对象判断失误还没什么，对环境、时机判断失误，事情就大了，就会被人抓住。偷，也是一门艺术；偷，也讲究微妙的瞬间。韩胜利做事情爱讲大概，吃亏就吃在微妙的瞬间。瞬间当时没意识到，转瞬间，你就由主动变成了被动。偷十回，有七回被人发现，得赶紧逃走；倒练出一腿跑的好功夫；还有两回被抓住，或挨打，或被人送到派出所；剩下一回偷成了，还不知偷的是什么。自十天前被新疆人抓住，韩胜利工作倒比以往勤奋。过去偷给自己，可紧可松；现在偷给别人，每天睁开眼睛，就欠人两千块钱，不敢有怠慢处。但对瞬间的把握，并不因为勤奋而有所改变。过去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现在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但偷到手的钱，并不比过去多。韩胜利过去上街，一天下来，能到手五百块钱，就算好的；有时转悠一天，没个下手处，也属平常。搁在过去平常，搁在现在，就不平常了。新疆人规定的任务，没有一天是完成的。每天去给新疆人交钱，都会让新疆人踹两脚。因韩胜利有保人，新疆人倒不怕他跑了；次次指着他的鼻子说，到了十天，再跟他算总账。这时韩胜利不埋怨新疆人，也不埋怨自个儿，单埋怨同乡刘跃进。刘跃进欠他三千三百块钱，欠了仨月，仅还了二百。原以为这个厨子没钱，逼也没用；待刘跃进丢了个包，包里竟有四千一百块钱；宁肯让人偷了，也不还韩胜利；韩胜利就急了。平日耍赖也就算了，看韩胜利头被打破了，被人逼债，还无动于衷，这就不是钱的事了，是人品有问题。连本带息，三千四百块钱虽然不够韩胜利还债，但哪天上街不顺手时，起码可以救急，少挨新疆人两脚。接着又不怪刘跃进，开始怪自己。新疆人，刘跃进，原来都比他狠。他白担了一个贼的名声。但平日对刘跃进不狠，刘跃进把钱丢了，再狠也没用；为了让他还钱，韩胜利得先帮他找包；便带他去找了曹哥。帮他是为了让他还钱，谁知刘跃进认识曹哥之后，中途把韩胜利甩了；第二天取包时，单独去了鸭棚。幸亏曹哥鸭棚的人没找着青面兽杨志，刘跃进与鸭棚的人闹起来，被曹哥的人打了一顿。待韩胜利再找到刘跃进，问他为何中途叛变。刘跃进不说中途叛变的事，反倒怪韩胜利介绍曹哥介绍错了，白交了一百多块钱定金不说，还白耽误两天时间；这时耽误的就不是时间，而是找贼。脾气比韩胜利还大。刘跃进刚挨了曹哥鸭棚的人一顿打，似乎也有了资本，指着自己头上的纱布，对韩胜利说：

“少给我来这套，你挨了打，我没挨打呀？”

韩胜利有些哭笑不得：

“你把事说乱了，打是都挨了，但挨打的事不同呀。咱不说挨打的事，单说还钱的事。”

刘跃进：

“找不到包，我就不活了，还说还钱。”

就这么赖上了。韩胜利也拿刘跃进没辙。新疆人逼得紧，韩胜利顾不上与刘跃进周旋；刘跃进成了穷光蛋，跟他周旋也没用；先得每天上街作业，应付新疆人那头。但天天两千块钱的任务，天天皆完不成；日期过半，新疆人不但逼韩胜利，也开始到老高的河南烩面馆，逼保人老高。老高也怕这些新疆人，又替这些新疆人，来逼韩胜利。韩胜利劝老高：

“那个鸡巴饭馆，你也别要了；你一跑，我也跑；你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老高大怒：

“早知这样，我就不保你了。那饭馆看着小，房租贵着呢；房租我一交三年，七万二；为了你两万块钱，丢了我七万二不成？”

又瞪了韩胜利一眼：

“这钱，我也是借亲戚的。”

待到第七天，韩胜利还了新疆人三千多块；离十天还差三天。放到平日，七天偷三千多，已出韩胜利意料；放到新疆人这里，不怪韩胜利手艺差，以为他故意耍赖；不还钱事儿小，跟他们耍赖，性质就变了。这天晚上，几个新疆人，由保人老高带着，来到韩胜利住处，不由分说，又将韩胜利的头打破了。打完，说这只是一个警告，三天之内，如还上剩下的一万六千多块钱，双方走开；如还不上这钱，一个新疆人从腿上拔下刀子，指着韩胜利：

“知你会跑了，跟你没关系。”

又用刀指老高：

“把你儿子的腿筋给挑了，当羊肉串烤。”

吓得老高也急了，不顾韩胜利头上正冒血，指着韩胜利：

“韩胜利，你都听到了，不能害我。”

新疆人和老高走后，韩胜利又去医院缝针。第二天一早，又带伤上街作业。头上包着纱布，只好又戴上棒球帽。新疆人昨晚打的，比八天前打的那次还重。重不是说头上出血多，而是伤口多。上回伤口是两处，这回是五处；上回缝了八针，这回缝了十五针。其中一个伤口，就在额头上。虽然戴上了棒球帽，故意把帽檐拉低，但帽檐下，仍露出一抹纱布。一个明显带伤的人，就不好当贼了。不是说带伤者都是坏人，而是这打扮，容易引人注意。谁路过韩胜利，都要扭头看他一眼；虽不把他当贼，也让他无法下手。本来可以下手，对象、环境、时机，几方面风云际会；正待下手，旁边的人看他一眼，这机会又稍纵即逝。过去抓不住瞬间，是因为判断失误；现在因为打扮，彻底没了瞬间。一天下来，仅偷了仨人。偷了仨人，还有两回被发现了；韩胜利撒腿就跑，啥也没偷着。一回偷着了，不在商场，在马路边；一个中年人，倚着一块广告牌睡着了，怀里抱着一个皮包；像个忙碌人；韩胜利看看左右无人注意，抓起那皮包就跑。严格地说，这就不叫偷，叫抢。待跑到一条巷子里，打开皮包，里边一分钱也没有，乱七八糟，塞了半皮包废发票；原来是个倒卖发票的。倒是韩胜利耽误了人家的生意。第二天比第一天好些，偷住一个人，钱夹子里，有五百多块钱。但离还新疆人的债，一万六千多块钱，还差好多。第三天，还钱的日子到了；韩胜利清早起来，坐在床边发愁。一天时间，哪里能偷来一万六千块钱？除非去抢银行。但韩胜利又没这胆；或者有这胆，不知进了银行怎么抢。既然偷不来这么多钱，韩胜利索性不上街了。他想一跑了之，把剩下的麻烦，丢给保人老高。但他与老高在河南村挨村，相互知根知底；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辈子；除非他一辈子隐名埋姓，永不回老家。但为了一万多块钱，又不值当。接着又恨刘跃进，欠着他钱不还；但现在恨也白恨，刘跃进还在找包；就是包不丢，也只欠他三千多块，还他，还不够还新疆人的零头。坐在床边，越想越丧气。突然想起一个人，也许能救自己，便出门去找这人。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在东郊集贸市场杀鸭子的曹哥。曹哥控制着朝阳区，新疆人老赖控制着魏公村；两人都是老大，韩胜利想求求曹哥，让他给老赖打个招呼。打个招呼不是欠债不还，而是十天到了，能再

宽限一个月。韩胜利来到鸭棚，光头崔哥、小胖子等人在忙着杀鸭子，曹哥躺在一张藤椅上，在听收音机。曹哥眼睛本来不好，这两天又患了感冒，鼻涕流水，睁不开眼睛，看不得报纸，只好听广播。收音机里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又发生了冲突；巴勒斯坦引爆了人体炸弹，以色列出动了飞机；曹哥听得很认真。韩胜利躲在鸭棚门口，不敢打扰。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仗打完，共打死多少多少人；收音机转了话题，开始说影视圈的事，谁跟谁又男盗女娼，曹哥关了收音机，韩胜利才扒着门框喊：

“曹哥。”

曹哥扭头，仍没听出韩胜利的声音，问：

“谁呀？”

韩胜利：

“河南的胜利，有事求您。”

曹哥以为韩胜利又来说刘跃进丢包的事，皱皱眉说：

“还是那事呀？你那老乡，太不懂事。”

韩胜利忙说：

“不是那事，是另外一事。”

这才凑上前来，将十天来自己与新疆人的纠葛，删繁就简，从头至尾说了。说间，为难得哭了。知道曹哥讨厌人哭，又憋住不哭。待韩胜利说完，曹哥听完，曹哥首先说：

“这事怪你，不怪新疆人。”

韩胜利知道曹哥说的是跨区作业的事，忙点头：

“我也是一时糊涂。”

又说：

“今天还不上钱，我不是担心我，是担心我的老乡老高。他孩子才六岁。”

又将新疆人要挑老高孩子脚筋的事说了。曹哥听明白了，但说：

“咱这儿跟魏公村跨着半个城，你说的那个新疆人老赖，我不认识呀。”

韩胜利心里“咯噔”一下，但忙说：

“曹哥，就您这威望，您不认识他，他不能不认识您。您给他打一招呼，照样管用。”

又说：

“不是不还他钱，就宽限几天。”

曹哥没接这话茬儿，将身子又躺在藤椅上，闭上眼睛。这样静了十分钟，韩胜利以为曹哥睡着了。曹哥睡觉了，就是不管这事了。曹哥不管，你还不能强迫他。韩胜利看看鸭棚四周，光头崔哥、小胖子等人，都在埋头杀鸭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没人理韩胜利；他们不理韩胜利，韩胜利也不敢招惹他们。看看无望，韩胜利转身要走，曹哥这时睁开眼睛，喊了一声：

“老崔。”

光头崔哥闻声，忙扔掉手里的鸭子，用围裙擦着血手，来到曹哥身边。曹哥问韩胜利：

“欠人多少钱？”

韩胜利：

“我身上有五百多，还剩一万六。”

曹哥对光头崔哥：

“找人家一趟，给人家送去一万六。”

光头崔哥愣了，韩胜利也愣了。韩胜利万没想到，曹哥是以这种方式，来了结此事。他和曹哥，过去并不太熟呀。光头崔哥愣眼看韩胜利，韩胜利这下哭了：

“曹哥。”

曹哥挥挥手：

“胜利，没你事了，忙你的去吧。”

韩胜利忙给曹哥下跪，曹哥皱了皱眉，韩胜利忙又站起来，不敢多言，千恩万谢，离开了曹哥的鸭棚。一路感激，心也放回到肚子。心一放回肚子，才感到头上的伤口又发作了。前两天只顾上街，忘了头上还有伤。去医院消了毒，换了药，重新包上纱布，又往回走，突然一惊。曹哥替他还了新疆人一万六千块钱，他与新疆人的事了结了；但这钱就让曹哥白还了不成？别说曹哥愿不愿意，韩胜利心里就过不去。那么从今天起，等于他欠曹哥一万六千块钱。本来欠新疆人，现在转成欠曹哥。接着从明天起，他再上街作业，不成了为曹哥作业？进一步，过去韩胜利还是自由身，从今天起，不成曹哥的人了？这才明白了曹哥的用心。原来这忙也不是白帮的。遇事，曹哥想得比他深多了。但话又说回来，曹哥不管韩胜利，韩胜利今天就会出事；曹哥管了，难关暂时就渡过去了；他跟曹哥的事，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再说。

但韩胜利和曹哥的关系，没等慢慢说；第二天，曹哥就让小胖子把韩胜利叫到了鸭棚。进到鸭棚，里边贴墙根床上，躺着一人，鼻青脸肿，浑身缠满了绷带，正在喘气；把韩胜利吓了一跳。待到近前，看清这人，这人韩胜利也认识，山西人，人称青面兽杨志。前一段，这人正与曹哥闹别扭。韩胜利不知青面兽杨志是被曹哥的人打的，还是被外人打的。又想到，青面兽杨志躺在曹哥鸭棚，不会是曹哥的人打的，肯定是外人打的。看这伤，这帮外人，下手够狠。韩胜利脱口而出：

“谁干的？”

曹哥没理这茬儿，把韩胜利叫到身边：

“胜利，求你一事。”

韩胜利以为盗窃团伙间又发生了火并，曹哥让他去打架，心里有些发憷；贼间的火并，皆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但昨天曹哥刚帮过他的忙，一时不好拒绝，豪着胆子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曹哥点头：

“并不是昨天我给你办过事，今天又让你给我办事，我看事没那么短。也是凑巧了，没有办法。”

韩胜利见曹哥这么说，胸中倒升起一股豪情，忙说：

“曹哥，您说。”

曹哥：

“你上次带来的刘跃进，跟你是好朋友？”

事情突然拐到刘跃进身上，韩胜利不明就里，只能照直说：

“他欠我钱。”

曹哥摆摆手：

“先不说钱的事。”

指指贴墙根床上躺着的青面兽杨志，说：

“你那朋友，捡了他一包。”

又说：

“你找一下这朋友，把这包要回来。”

原来是这事，韩胜利一下轻松了，一口答应：

“我以为啥事呢，原来是个包的事，好说。”

曹哥用手止住韩胜利：

“没那么简单。这包不是一般的包。包不重要，里边有一个U盘，要的是这个U盘。把这盘拿回来，昨天那点事，也算了了。”

韩胜利听懂，只要将这什么盘拿回来，昨天曹哥替他还新疆人那一万六千块钱，他跟曹哥之间，也算了了。韩胜利一阵惊喜，觉得这买卖合算。他拍着胸脯，信誓旦旦：

“刘跃进欠着我钱，他得听我的。就是不听我的，我一提曹哥，他也不敢不给。”

曹哥皱眉：

“说的就是这个，我要能要回来，就不找你了。千万不要提我，提我，倒打草惊蛇了。”

韩胜利明白了曹哥的意思：

“我懂了，不能硬要，给他丫骗过来。”

曹哥点头，证明韩胜利说得对；又皱了皱眉，意思是，意思是这意思，但话不能这么说。接着说：

“你去吧，事儿还得快，还得防着别人抄了后路。”

韩胜利起身就走：

“我现在就去找他。”

待韩胜利来到国贸后身的建筑工地，却发现事情没这么简单。不简单不是刘跃进不听他话，或骗不出来这盘，而是从昨天晚上，刘跃进突然失踪了。工地的包工头任保良，也在找他。

第二十七章

老　蔺

“失控，这就叫失控。”

这是老蔺见到严格，说的第一句话。两人这次见面，在“老齐茶室”。老齐，五十多岁，北京人，圆头圆脸，大胖子；四十岁之后开始吃素；这一点倒与严格有些相像。但严格吃素并不严格，只是不喜欢吃荤；而老齐是彻底吃素。老齐吃素之前瘦；吃素之后，反倒胖了。老齐吃素不单吃素；四十岁之前，在北京后海一带，老齐是有名的顽主，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吃素之后，开始信佛，法号“绝尘”。人问，别人信佛之后，没得吃，都瘦；老齐吃素之后，为何倒胖了？老齐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心宽，体就胖了。”

倒与严格的大胖子理论，有些背道而驰；但严格觉得，老齐说得也不是没有道理。

“老齐茶室”位于北新桥街口。街上车马喧闹，进了“老齐茶室”，淡淡一股藏香，让人心头清凉许多；音箱里传出和尚的念经声，倒真有那么点儿意思。“老齐茶室”不卖俗茶，如龙井、乌龙、铁观音、普洱等；专卖西藏的高山茶，如珠峰圣茶，如圣茶红老鹰，圣茶白老鹰等。为何如此？老齐又说：

“不为茶，为个净土。”

但老齐一壶茶，也比别的茶室贵。别的茶室，一壶狮峰龙井才二百多；老齐一壶红老鹰，标价七百八；一壶白老鹰，标价八百八；一壶珠峰，一千二百八。且这老鹰和珠峰，在壶里泡开之后，并不像茶，叶大，梗多；喝起来，还有一股子土腥味。所以来这里喝茶的也没有俗人。也不是没有俗人，是没有穷人。正因为没有穷人，白天茶室还清静，一到晚上，楼上楼下的包间都是满的。去得晚了，还要排号。老蔺与老齐认识八年了。严格认识老齐，还是老蔺带来的。老蔺常与老齐开玩笑：

“老齐，你这是茶吗？这茶是从珠穆朗玛峰弄来的吗？从房山弄了些树叶子，在这里唬人吧？”

老齐笑了，又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让你说中了，不为卖茶，为个杀富济贫。”

大家都笑了。老齐除了卖茶，还会给人看相。据说这看相，却不是信佛带来的，老齐四十岁之前就会。坐在老齐对面，老齐也不仔细端详你，大体看你一眼，就能说出你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加起来，就是六十年。一眼能看穿六十年，也算慧眼了。所以许多人来“老齐茶室”，并不为喝茶，为让老齐看相。但你只来喝一回茶，老齐不看；喝两回，也不看；非到十回八回，双方熟了，老齐才大体端详你一眼。老齐说，他这么做，并不为让你多掏几回茶钱，而是人不熟，不好开口；说深了说浅了，都不合适。八年前，老蔺也为看相，才让朋友带了过来。因有朋友在，老蔺头一回喝茶，老齐就给他看了。但事先说明，只看前三十年。两人素不相识，老齐把老蔺前三十年，如庖丁解牛，剥了个体无完肤；说得老蔺惊心动魄，浑身冒汗。半年之后，又补上老蔺后三十年，也说得老蔺心惊肉跳。一次老蔺陪贾主任去内蒙出差，白天视察，晚上在酒店闲话，老蔺无意中说起老齐，贾主任一愣。从内蒙回来，一天晚上，应酬完宾客，贾主任突然让老蔺把他带到“老齐茶室”。因是老蔺带来的人，老齐当时也给贾主任看了。但老齐端详贾主任一眼，却什么都不说。贾主任有些奇怪，老齐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贵不可言，就不言了。”

老蔺：

“老齐，你捣什么鬼，领导没工夫再喝你十回茶。”

老齐笑了：

“天机不可泄漏。”

老蔺上去踢老齐，贾主任倒笑着拦住老蔺。这一晚就是喝茶，什么都没说。后来老蔺又带严格来喝茶，喝过十回茶，严格也让老齐看。老齐看过，写下两句话：

“春打六九头，雨过地皮湿。”

话虽通俗，是啥意思，严格解不透，老蔺也解不透。问老齐，老齐又不说。严格反倒不放心，又追，老齐说了一句：

“好话。”

严格才不再追究。老蔺和严格来“老齐茶室”喝茶，一开始是为了看相；久而久之，相也不能天天看，到这里来，白天是图个清静，晚上是图个热闹。再久而久之，腿往这走熟了，图个省心；问起相聚的地方，如不吃饭，或吃过了饭，第一反应是：

“老齐那儿吧。”

也就老齐这儿了，不用再想别的地方。最近老蔺和严格相聚，皆为那个U盘。这U盘本是一个交换，或一个威胁；没想到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由威胁别人，变成了所有人的威胁。老蔺严格二人，本已撕破了脸，为找这U盘，两人又联起手来，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老蔺还开玩笑：

“啥叫狼狈为奸，这就叫狼狈为奸。”

说得严格倒不好意思。但一个礼拜过去，没找到这U盘。贼找到了，却不在贼身上。又找到一贼，也不在这贼身上。最后又引来了敲诈。直到刘跃进从四季青桥旁逃跑，接着失踪，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盘，就在这厨子身上。关键时候谁跑？贼跑；失踪不说明失踪，说明刘跃进才是真正的贼。明白谁是贼的时候，贼却失踪了。这时不但严格老蔺等人后悔，“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老邢也后悔；不但他们后悔，连被打的青面兽杨志也后悔。找贼找了一圈，真正的贼，原来就在自己身边。严格埋怨老邢：

“贼都找着了，又让他跑了，这叫不叫智者千虑？”

老邢叹口气：

“叫。”

又说：

“真没想到，一个厨子，这么沉得住气。”

又劝严格：

“事到如今，着急也没用，我再慢慢找。”

严格气得差点儿哭了：

“事到如今，还不着急，等他把盘弄到不该弄的地方，着急也晚了。”

这时怪自己，找侦探彻底找错了人。老蔺知道U盘在一个厨子身上，厨子失踪了，着急又与严格不同。两人约在午后三点，“老齐茶室”见面。严格先到，“老齐茶室”夜里热闹，午后三点，格外清静。老齐也不在。老齐夜里照顾生意，白天在家读经。但据老齐老婆说，没见他白天读过经，就是在家睡觉。老齐说：

“困了就睡，也是得道之理呀。”

接着老蔺来了，两人在一雅间坐下。老蔺先感叹“失控”，又说：

“厨子失踪，也是件好事。”

看严格有些吃惊，老蔺：

“起码知道U盘没在别人身上，在一厨子身上。在一厨子身上，总比在别人身上好。”

严格听明白了，点头。老蔺又感叹：

“唯一的问题，不知道这厨子看过这U盘没有？你太太说，这U盘没密码。如没看，还是U盘的事；如看了，就不光是盘的事，就成了人的事。”

这一层严格倒没有想到；经老蔺提醒，出了一身冷汗。先是愤怒自己的老婆：

“真没想到，她敢背后这么搞我。”

一掌劈在桌子上：

“真想一刀劈了她。”

待情绪平定下来，才说：

“一个厨子，想他不懂U盘。”

老蔺：

“别心存侥幸，还是做好另一手准备。”

严格擦着头上的汗，点了点头。突然说：

“既然来了老齐茶室，咱把老齐喊来，让他看一看？看这厨子跑到哪里去了，丢的东西何时能找回来？”

老蔺摇头：

“老齐那些鬼把戏，是骗没事人的。有事，找他没用。这事已经弄得全天下都知道了，就别让老齐再掺和了。”

严格又点点头，这时佩服老蔺：

“你比我强，遇事想得比我全面，也比我深。”

老蔺叹息：

“强什么呀，亡羊补牢，就不叫强。强的人，早把羊杀了，蹲着啃羊骨头呢。贾主任苦恼的，就是这个。”

这时告诉严格一个消息，五天前，贾主任出国了，去了欧洲，再有五天回国。在贾主任回来之前，两人一定要把这厨子找到，把U盘拿回来。上次给严格规定十天，再放宽五天。届时如再找不到，要么事情发了，大家一块儿完蛋；就是事情没发，届时他也做不了主了，就看贾主任怎么想了。闻知贾主任出国了，严格吃了一惊，以为贾主任出去避这风头；但他这想法，被老蔺看出来了，老蔺止住他的想：

“主任不是避这风头，是避另外的风头。”

又说，严格找调查公司也不靠谱。不是事不靠谱，事到如今，人靠不住；人靠不住，找到这盘，还不如没找到。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就得亲历亲为；就像厨子丢包，自个儿亲自上街找一样；找着找着，不就捡了个包吗？这时问：

“人来了吗？”

严格：

“来了，在我车里候着呢。”

接着打了个电话。片刻，严格的司机小白，带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任保良，一个是韩胜利。韩胜利受曹哥之托，到建筑工地找刘跃进；刘跃进失踪了，韩胜利却被任保良扣下了。因任保良也在找刘跃进。任保良找刘跃进不是又要跟他计较挑唆民工闹事的事，而是严格知道U盘在刘跃进那里，刘跃进失踪了，便把任保良叫去，让他两天之内，找到失踪的厨子。找到厨子，马上给他打工程款；找不到厨子，就把任保良换了。任保良的厨子，拿了严格家的东西，任保良也有责任。但一个大活人，突然丢了，哪里找去？是仍藏在北京，还是跑回了河南老家，或是去了别的地方，任保良也猜不透刘跃进的去向；连去向都猜不透，何论找？正焦躁处，韩胜利自个儿撞了过来，也在找刘跃进；任保良便把韩胜利扣下了。扣人并不是向韩胜利要人，刘跃进不是韩胜利放跑的；韩胜利也在找他；但任保良认为，刘跃进当厨子的时候，与这个韩胜利过从甚密，韩胜利是个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刘跃进人本老实，就是跟他学坏的；给食堂买菜的时候，学会了做手脚；后来发展成，公然偷严格家的东西；韩胜利对这事也负有责任。全忘了刘跃进并没偷东西，瞿莉那包，刘跃进是捡的。任保良又认为，既然韩、刘是一种人，鼠有鼠道，贼有贼心，韩胜利肯定比他更能猜透刘跃进的心事，更能摸得清刘跃进的去向。全不知韩胜利也不知刘跃进是咋想的。八天前，知道他丢了个包；刚才在曹哥鸭棚，知道他又捡了个包；到了建筑工地，才知道刘跃进失踪了；知道的还没有任保良多。但被任保良逼着，韩胜利蹲在地上想了半天，突然说：

“我知道他藏在哪儿。”

任保良一阵惊喜：

“带我去，抓住他，给你一千块钱。”

听说任保良给钱，韩胜利又吃了一惊。一千块钱不算什么，曹哥那里，找到刘跃进，消除的债务是一万六千块；但因为一个刘跃进，开始四处有人给他送钱，令韩胜利没有想到。当初刘跃进欠他三千三百块钱，加上利息，三千六百块钱，他天天找刘跃进，只要回二百；没想到刘跃进一失踪，三千四百块钱之外，开始有人给他送钱。失踪的刘跃进，倒给他带来了财运。也算祸兮福焉。这比偷东西合算多了。同时知道，失踪的刘跃进，已不是他认识的刘跃进；过去刘跃进是只虾米，现在变成了一条大鱼。虾米变鱼并不是因为刘跃进，而是因为他捡那个包。自己偷东西这么多年，咋就捡不着这种包呢？接着又动了心思，既然刘跃进是条大鱼，就不能轻易送人；一千块钱，打不动韩胜利；韩胜利又做出为难的样子说：

“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找到找不到，还难说呢。”

死活不去。任保良看出韩胜利在掉腰子，又往上涨了一千块钱。韩胜利还是不去。任保良又怀疑韩胜利真是那么一说，并不知道刘跃进的去向，在这里诈钱。韩胜利抬腿要走，任保良又担心他真的知道，便不放他去；把这情况，打电话告诉了严格。严格把这情况又告诉了老蔺。老蔺倒重视这个情况，要跟这人见上一面。严格便让司机小白，来接任保良和韩胜利，径直把他们拉到了“老齐茶室”。先在车里待了半个小时，小白接了一个电话，便把他们带进茶室。韩胜利和任保良，都是头一回来喝茶的地方。待拉开一雅间门，小白回去了，韩胜利看到里面坐着两个人。这俩人韩胜利都不认识，一个胖，一个瘦，都戴眼镜；从穿戴，知是上等人。任保良似认识其中那位瘦子，指着韩胜利对那人说：

“严总，就是他，一开始说知道，后来说不知道，我看他欠揍！”

又说：

“几天前，他还天天来找刘跃进。”

又说：

“刘跃进过去不偷东西，自从接触他，就学坏了。”

韩胜利马上跟任保良急了：

“你认错人了吧？刘跃进偷不偷东西，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偷东西。”

任保良也火了：

“咦，你们河南人中，谁不知道你是个贼？你不偷东西，咋被人打了？”

两人戗在一起。严格止住任保良：

“你回去吧，没你事了。”

把人带到，自己反倒出局了，任保良有些尴尬。但严格说让他走，他又不敢不走；磨磨蹭蹭，出了雅间，还不死心，又扭头说：

“严总，那工程款……”

严格皱了皱眉：

“下个星期，准打给你。”

任保良才走了。这时戴眼镜的胖子招呼韩胜利，让他坐在他的身边，和蔼地问：

“你跟刘跃进是好朋友？”

韩胜利头一回到这种环境，手脚有些无处放。但他听出，这俩人也在找刘跃进；心里算出，这是第五拨找刘跃进的。而且他们是上等人。看来这事儿更大了。看来刘跃进不但是条大鱼，还是头鲨鱼。事儿小韩胜利不怕，事儿一大，韩胜利反倒害怕了。本来能找到刘跃进，现在往后缩了。韩胜利开始装傻：

“你们别听任保良胡说，我跟刘跃进熟是熟，但不是朋友，是仇人，他欠我钱。”

那胖子笑了：

“仇人好哇，找起仇人，比找朋友起劲。”

韩胜利一愣，没想到这人有话在这里等着他。韩胜利明白，自己说不过人家。只好说：

“刘跃进躲在哪里，真不跟我商量。”

那胖子没理这茬儿，径直说：

“找到他，把一包偷回来，只要包里的东西齐全，给你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又比曹哥销债的一万六千块钱要多。但第三回有人给钱，韩胜利就不敢要了。不敢要不单是怕事儿越闹越大，引火烧身；而是收人钱，就要替人消灾；他怕应下这事，找不到刘跃进；虽然想着刘跃进会躲在哪里，但并不敢料定；应下不该应的话，拿了不该拿的钱，回头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就像在魏公村偷了不该偷的东西一样；在这上头，韩胜利是有教训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寻找刘跃进，一开始他是为了曹哥；曹哥既给他消了灾，找到刘跃进，还会给他销债；曹哥鸭棚里的人，对韩胜利来说，比这几拨人更不好惹；这就不单是钱的事了；他不敢一女许两家。但话赶到这儿了，当着这俩人的面，韩胜利又不敢说不找；面前这俩人，也不像好惹的；他便想出一个退路：

“找是可以找，按道上的规矩，得先交一万定金。”

韩胜利以为他们会拒绝，过去素不相识，今天头一回见面，担心韩胜利骗他们；他们一拒绝，就给韩胜利一个脱身的借口；没想到那个叫严总的瘦子，马上拿过提包，从里边掏出一沓整钱，扔给了韩胜利：

“两天偷回来，除了补另一万，再给你一万奖金。”

韩胜利傻了。过去傻是欠人钱，如欠新疆人的钱；现在傻是人给钱。欠人钱让人骑虎难下，谁知人给钱也会让人骑虎难下。

第二十八章
老　齐

事情谈完，老蔺最后一个离开“老齐茶室”。韩胜利先离开，老蔺与严格紧接着也离开了。两人走到楼口，老蔺说：

“你先走，我去趟厕所。”

严格下楼，老蔺进了厕所。进厕所却没撒尿，而是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两个字：

“跟上。”

也不知是让对方跟上严格，还是跟上韩胜利。挂上电话，这才撒尿。哩哩啦啦，没撒出多少。出厕所，正好碰上老齐。老齐刚从家里来店里，趿拉一鞋，睡眼惺忪，手里拿着一卷书。老蔺以为是一卷经，近前看，却是一卷《红楼梦》，线装罢了。老齐法号叫“绝尘”；法师本该看经，怎么看上了这种尘世的闲书？但他顾不上纠正老齐这个；刚才严格提出，既然来到老齐这里，贼和U盘去了哪里，该让老齐看看，被老蔺止住；现在剩下老蔺一个人，老蔺突然又想问问。老蔺拦住老齐，拉他进了雅间，说正在找一人；找这人，为找一东西，让老齐看看，这东西可能找到？老齐的睡眼看了老蔺一下，随口说：

“俗话说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个东西，不找也罢。”

老蔺想笑，“色”“空”这话，是俗话吗？但正色说：

“老齐，没跟你开玩笑，这东西一定得找。”

老齐又看了老蔺一眼，又似随口说：

“事情很快就会结束。”

虽知老齐又在胡说，但听说事情很快就会结束，老蔺心里还是轻松一大块。这才叫病急乱投医。当时以为老齐是胡说；老蔺问他，也是解个心病；待到事情真的结束时，老蔺再想起老齐的话，突然出了一脊梁凉汗。碰巧他手里拿着一卷《红楼梦》，老蔺又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句话，知道世上一切事情，皆非凑巧。或者，皆凑巧。

第二十九章
刘跃进

刘跃进被曹哥鸭棚的人捉住了。曹哥能捉住刘跃进，并不是韩胜利的功劳。刘跃进失踪了，能不能找到刘跃进，韩胜利心里既有底，又没底。如刘跃进还没离开北京，韩胜利知道他会躲在两个地方；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心里有底；如刘跃进离开北京，天下大得很，不知他会跑到哪里去，心里就没底。但韩胜利这头应承了曹哥，那头应承了严格和老蔺，一手托两家；没找刘跃进，先发愁找到刘跃进之后，把他送给谁；开始骑虎难下；但两头都逼得紧，又不敢不找；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权当刘跃进不会离开北京，先后去这两个地方寻找；待找到，届时送给谁，再见机行事。

头一个地方韩胜利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就是“曼丽发廊”。刘跃进丢包之前，韩胜利来跟刘跃进要账，如刘跃进不在工地食堂，韩胜利穿过一条胡同找过来，刘跃进准在“曼丽发廊”。当时韩胜利揣想刘跃进是否已与这发廊的老板娘上过床。要账之余，察言观色，断定两人并没有上床。其实也不用察言观色，男的总往女处跑，就证明俩人没事；如已经有了事，事情就会倒过来，该这女的寻男的。心里还笑刘跃进白搭工夫。正是因为这样，韩胜利又断定刘跃进不会躲在这里。一是这里离建筑工地太近，过去刘跃进天天往这发廊跑，大家看在眼里，躲在这里太明显，刘跃进不会这么傻；二是刘跃进和这女人的关系没到那个份儿上，遇到这种事，就是想躲，女人也不让他躲。但事情又不能以常理论，为保险起见，韩胜利还是决定去“曼丽发廊”一趟，以探虚实。韩胜利离开“老齐茶室”，先坐地铁，又倒了三趟公交车，到了北京东郊，来到“曼丽发廊”。因是傍晚，大家该吃晚饭，店里没有客人，马曼丽也不在，就剩下洗头按摩的胖姑娘杨玉环，把两条胖腿搭到理发台上，身子躺在理发椅上，摁着手机在发短信。店里很平静，并没有异常。但韩胜利多了个心眼，没等马曼丽，给杨玉环使了个眼色，直接进发廊里间按摩。身上有严格刚给的一万块钱，腰杆子也硬了。一时三刻，成就完好事，杨玉环欲起身，韩胜利又抱住她的光身子不放，似无意间问：

“玉环，这两天刘跃进来过没有？”

他知道杨玉环讨厌刘跃进；刘跃进天天来发廊，坐着不走，耽误她按摩的生意；现在突然提起，杨玉环不会袒护刘跃进。杨玉环并没有袒护刘跃进，但也推开韩胜利，起身穿衣服：

“没见。”

韩胜利：

“知道他去哪儿了？”

杨玉环瞪了韩胜利一眼：

“他又不是我男朋友，找他，怎么问上我了？该去工地食堂呀。”

韩胜利便知道，在杨玉环这里，并不知道刘跃进出了事。穿上衣服到外间，马曼丽提着一塑料袋鸡脖子进来。“曼丽发廊”还是老规矩，老板娘做饭，打工的杨玉环吃现成的。韩胜利又做出发愁的样子：

“也不知刘跃进哪儿去了？”

又说：

“我发现偷他包那贼了。”

偷眼看马曼丽，听到“刘跃进”三个字，马曼丽并无显出异常；也没答理韩胜利，径直到水池子那洗鸡脖子；似乎事情与她毫不相干。韩胜利便断定，刘跃进没躲在这里。再说，发廊巴掌大一块地方，里间又是杨玉环的天地，刘跃进想躲，这里也没地方。

刘跃进另一个可能藏身的地方，韩胜利能想到，别人想不到，就是在魏公村三棵树街边开河南烩面馆的老高处。十多天前，韩胜利在魏公村偷东西，被新疆老赖的人拿住，老高还给他当过保人。韩胜利、老高、刘跃进，三人同是洛水老乡，韩胜利知道刘跃进与老高好。韩胜利到老高饭馆来，在这里碰到刘跃进，不下十几回。从北京东郊刘跃进的建筑工地，到北京西郊魏公村，坐车得倒换五六回；平常不堵车，走一趟得俩小时；碰上周一周五堵车，仨小时五个小时就料不定了。周一周五，韩胜利也在这里碰

到过刘跃进，便断定两人关系不一般。有时碰到他们在一起，也不见他们说话，就蹲在一起抽烟。抽半天烟，从两人的神色看，虽然啥也没说，但好像啥都说了。如是晚上，到了十点，刘跃进怕误了晚班车，站起身就走。老高把他送到门口，说上一句：

“过马路小心。”

刘跃进回一句：

“下礼拜有事，不来了。”

大步流星，走了。如碰到他们是白天，饭馆客人多，刘跃进还扔下烟头，钻到厨房帮老高做烩面。韩胜利以为他们都是厨子，又是老乡，所以对劲儿。韩胜利私下问老高，老高却说，两人在老家的时候，同在洛水县城一个叫“祥记”的饭店当厨子，那时天天在一起，并不对劲。厨房丢过半桶油，“祥记”的老板追查，老高怀疑是刘跃进偷的，刘跃进怀疑是老高偷的，两人还吵过一架，半个月没有说话。后来陆续来到北京，开始各干各的，十天半个月见不着，反倒想在一起说话。这时再提起洛水“祥记”的旧事，两人都“嘿嘿”一笑。如今刘跃进失踪了，他没别的地方可躲，剩下可以躲藏的地方，就是老高的烩面馆。说不定这刘跃进，正在老高的厨房做烩面呢。韩胜利离开“曼丽发廊”，又去了魏公村三棵树。十多天来，因欠着新疆人的债，韩胜利一直憷着魏公村；如今与新疆人的事了结了，再来这里，也显得理直气壮。待到了老高的烩面馆，老高不在，买菜去了，韩胜利先查看烩面馆的里里外外，并没有刘跃进。韩胜利以为老高把刘跃进藏到别的地方去了，等老高买菜回来，刚要向老高打听刘跃进的下落，没想到老高扔下手里一捆芹菜，先跟他急了；没容韩胜利说刘跃进的事，仍说新疆人的事。韩胜利有些吃惊：

“那事不是了了吗？”

老高瞪他一眼：

“你的事是了了，我的事刚刚开始。”

原来，自老高做了韩胜利的保人，因韩胜利每天交罚款不及时，韩胜利躲了，新疆人便来找老高的麻烦；一帮新疆小孩，十多年来，也随父母在魏公村扎下了根；大人找老高麻烦，小孩便找老高儿子的麻烦。几个十来岁的维族小孩，天天在街上卖维刀或擦皮鞋，如今临时加了个活儿，路上截老高的儿子，向他要钱。给钱也让走，如身上没带钱，就会被他们打一顿。身上带钱，不准少于二十；少于二十，也打一顿。自老高做了韩胜利的保人，老高儿子被打过五回。身上不装二十块钱以上，不敢出门。自曹哥出面，还了新疆人的罚款，大人的事了结了，但小孩的事还没刹住车。昨天，老高儿子上街买了个冰棍，又被截住打了一顿。今天早上，连学也不敢上了。韩胜利听后，也很生气：

“这还得了，他们太不遵守协议了，我回去就告诉曹哥。”

老高并不知道曹哥是谁，说：

“祸是你惹的，从明儿起，你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吧，反正你也没事。”

韩胜利嘴里嘟囔：

“我也正忙着呢。”

又说，所有这一切，不怪新疆人，也不怪韩胜利，全怪刘跃进。刘跃进欠着他的钱不还，韩胜利还不上新疆人的罚款，才出了新疆大人小孩的事。全不顾这话并不符合事实，刘跃进欠他的钱，和他欠新疆人的钱，还差一大截。也是急着找刘跃进，觉得找到刘跃进比老高儿子挨打重要；正是因为重要，韩胜利从口袋掏出二百块钱，拍到桌子上：

“把这钱，给你儿子。二百，够躲十回打了吧？让过十回，新疆人再这么干，我真跟他们动刀子。”

看着桌上的钱，老高愣在那里，不知韩胜利下的是哪出棋。韩胜利又说：

“你把刘跃进找来，叫他还我钱；他还我钱，我再给你一千，当做精神损失费，不让你白当保人。”

老高掉入韩胜利的陷阱。经过这事，觉得韩胜利仗义许多。他马上说：

“你等着，我马上去工地叫他。”

解下围裙，就要出门。韩胜利马上看出，刘跃进并没躲在老高这里。不但没躲在这里，老高连刘跃进失踪都不知道，以为他还在东郊工地做饭呢；知道的还没有韩胜利多；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韩胜利一把拉住老高：

“刘跃进多长时间没来了？”

老高想了想，惊叫一声：

“可不，都半个多月了。”

又奇怪：

“他欠你钱，不该躲我呀。”

看老高的神色，也不像装的。韩胜利彻底泄气了，不再跟老高啰唆，抓起桌上的二百块钱，转身出了河南烩面馆。

“曼丽发廊”没有，老高的河南烩面馆没有，韩胜利便断定刘跃进已不在北京，逃往外地。不在北京也好；寻找刘跃进，曹哥着急，“老齐茶室”那两个不认识的上等人着急，能看出任保良也着急，但韩胜利不着急。找不着有找不着的好处。韩胜利已使过两头人的钱，找不着，先白使着；真找到刘跃进，把刘跃进送给谁，是送给曹哥一头，或是送给严格一头，倒成了难题。韩胜利把这消息分别告诉了曹哥和严格；两方面更加着急；韩胜利假装着急。韩胜利明白，两方面着急，各着急各的；韩胜利在两方面之间，并不相互通气。

但刘跃进被曹哥鸭棚的人抓住了。能抓住刘跃进，跟韩胜利没关系，跟另一个人有关系，他就是躺在唐山帮住处养伤的青面兽杨志。那天晚上，在四季青桥下，青面兽杨志被严格的司机小白等人打断了两根肋骨；因为U盘，他才被打；因为U盘是假的，也才救了他一命。小白等人去集贸市场追赶刘跃进，青面兽杨志爬起来欲跑，又被小白留下的一人捺住，欲把他捉回去。还是瞿莉说：

“一个骗子，留他没用。”

青面兽杨志这才挣扎着跑出四季青桥，拦了一辆出租车，逃了。他既感谢那U盘是假的，也感谢那个女主人。这两根肋骨，断得有坏处，也有好处。一是让他彻底投奔了曹哥。筋骨断了，短时间无法出门作业，总得有一个养伤处；过去投奔不投奔曹哥，还有些犹豫，现在彻底死了心。本来他也可以不投奔曹哥，石景山一带，也有一个山西人的窝点，那里也可以养伤；但那里池浅王八少，从长远看，要安身立命，还是要投奔高处。比这更重要的是，投奔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替他找到那个真的U盘。他被人打伤了，拿U盘的厨子跑了；但U盘就是钱；上次他敲诈瞿莉，张口三十万，瞿莉没打磕巴，证明这U盘能值五十万；这样的买卖，不能白放过手。要想找到厨子和U盘，几个山西毛贼，难以指上；遇到大事，还是要靠曹哥这样的人。加上他还欠着曹哥鸭棚的赌债；让曹哥去找这U盘和钱，他从中提成；U盘找到，再与曹哥结账；也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各方面考虑，投奔了曹哥。待他躺到唐山帮的住处，浑身疼痛；但这天夜里，突然发现，疼痛之余，他下边有所骚动。他下边本来不行了，这些天着急的就是这事；为这事要去杀人；见到瞿莉的裸体，下边起来了；接着被瞿莉发现了，瞿莉一声尖叫，下边又被吓回去了；现在上身疼痛之际，下边竟自个儿又起来了。过去心里老怕，大概挨了小白等人一顿打，只顾怕小白等人，把心里的另一种怕给忘了；或者，心里的怕，被小白等人给打出来了。这时的起来，就跟前一次起来不一样。青面兽杨志一阵惊喜，这场打也算没有白挨，肋骨没有白断。下边能起来，比找到U盘，对青面兽杨志还重要。青面兽杨志，又成了过去的青面兽杨志。虽然身子不能动，脑子又活泛了。脑子活泛后，开始想刘跃进的去处。从半夜想到清晨，终于想到一个地方。

首先他判定这厨子没有离开北京。厨子没有离开北京并不是因为U盘。从与厨子搭伴敲诈瞿莉的过程中，青面兽杨志就能看出，这个厨子胆小；胆小不说，整个敲诈过程中，厨子关心的不是U盘，仍是他丢的包，包里那张欠条，欠条上那六万块钱，还是个顾小不顾大的人。如他顾大，看到青面兽杨志在四季青桥下挨打，这一切都是U盘惹的祸；加上胆小，剩下他一个人，他不敢拿着U盘继续敲诈；为了不被人抓住，他会逃离北京；但是，正是因为顾小不顾大，不为U盘，为了自己的包，为了包里的欠条，为了自己那六万块钱，他不会离开北京，还在继续寻找。为了大事胆小，为了小事胆大；为了别人胆小，为了自己胆大；这是青面兽杨志分析出的厨子刘跃进。把人分析透了，或者说，知道了这人的想法，接着他的去处，就不难猜到了。

刘跃进还真让青面兽杨志猜着了。刘跃进失踪了，但并没有离开北京；如青面兽杨志所分析的，没有离开北京，并不是为了U盘，而是为了找到他丢的那包。那天深夜，马曼丽与刘跃进一同看了U盘，就劝刘跃进马上离开工地，离开北京，逃往外地；他们知道的U盘，与青面兽杨志知道的又有不同；青面兽杨志只知道它值钱，不知道它为啥值钱；知道被人打，不知道会要命；刘跃进过去也不知道，和马曼丽看过U盘，便知道这不是钱的事，而是命的事；马曼丽劝刘跃进，连河南老家都不能回，防止有人顺藤摸瓜，在河南抓住他。马曼丽这么劝他，既是为了刘跃进，也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也看了这U盘。但刘跃进没有听她的话。表面听了，背后没听；当面听了，两人分手后，又改了主意。也不是完全没听，听了一半，从工地失踪了，但没离开北京。他虽然害怕U盘，但更害怕欠条丢了，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不认账。包虽然丢过两回，但找包的线索并没有丢。如不知这包在谁手里，刘跃进也许不找；知道这包又被甘肃的三男一女抢走了，上次他跟踪青面兽杨志，也去过东郊那三男一女的小屋，知道贼的老窝，

不找有些可惜。一边是命，一边是自己丢的东西，孰轻孰重？刘跃进掂量半天，取了个中间数；既不能不找，又不能找的时间过长；三天，再找三天，找到自己的包也好，找不到也好，他都离开北京。但离开工地，总要有个落脚处。刘跃进的想法，又与韩胜利不同。韩胜利以为他会去“曼丽发廊”，或者是魏公村老高处；这两个去处，刘跃进都想到过，但都没有去。没去不是觉得这两个人不可靠；或者他答应马曼丽离开北京，又没离开，马曼丽会跟他急；而是事到如今，如今的刘跃进，不是过去的刘跃进，怀里揣着几条人命，觉得那两个地方都不保险。哪里最保险？不是朋友的住处，而是人想不到的地方；不是人少的地方，而是人多的地方。哪里人最多？火车站。人多，有躲藏处；有个闪失，也好喊人。所以，这两天，刘跃进除了找包，就躲在北京西站；和南来北往的陌生人，杂睡在一起。

但曹哥鸭棚的人，抓住刘跃进，却不是在北京西站。青面兽杨志想了许多地方，但和韩胜利一样，没有想到火车站。但他想到一个地方，韩胜利没想到，却和刘跃进想到了一起，就是甘肃那三男一女过去的老窝。就在这个老窝，青面兽杨志被甘肃那三男一女抢了。青面兽杨志又去这小屋报仇，刘跃进也跟踪到这里。但甘肃那三男一女，早已挪了窝；青面兽杨志又碰到那三男一女，恰恰不在东郊，而在石景山。但他们挪了窝，青面兽杨志知道，刘跃进并不知道。青面兽杨志猜想，如今刘跃进寻包，必寻找甘肃这三男一女；寻找这三男一女，必去东郊那过期的老窝。青面兽杨志把这想法告诉曹哥，曹哥马上让光头崔哥带上几个人，去了东郊那条胡同。那条胡同，光头崔哥倒也熟；几天前，他曾在这里堵住过青面兽杨志，让他换上饭馆的服装，去贝多芬别墅偷东西。刘跃进的心思，果然让青面兽杨志猜中了。这天夜里一点，刘跃进鬼鬼祟祟，来到东郊那条胡同。从这条胡同转到另一条胡同，到胡同底，到小屋前，见门上挂着一把锁，刘跃进还有些失望；但他不死心，还想再蹲守一会儿；但没来得及蹲下，早被已蹲在那里的光头崔哥等人给抓住了。刘跃进有些猝不及防，以为曹哥的人找他，是为别的事，刘跃进还想急；别因为别的事，耽误自己的大事；但看光头崔哥只管抓人，并不问话，又不敢惹他们；待到了鸭棚，曹哥说起来，也是为了那个U盘，刘跃进才恍然大悟，寻找这盘的人，又多出一拨。曹哥做事讲个师出有名，慢吞吞地对刘跃进讲，听说刘跃进捡到一包，而这包出自贝多芬别墅；贝多芬别墅，也在他的辖区；偷出这包的青面兽杨志，也是他派出去的；现在让刘跃进把包还回来，也算物归原主；包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U盘，拿出来就行了，大家好说好散。刘跃进听曹哥这么一说，就知道曹哥没看过这U盘；曹哥找它，也是为了钱；但曹哥只知道这盘值钱，不知道这盘要命；看似是个U盘，其实是颗炸弹。但刘跃进既不好向曹哥解释这盘，又不好解释自己的苦衷；不给曹哥这盘，是对曹哥好；给了曹哥，曹哥身上，也绑上了这颗炸弹。他倒不怕曹哥被炸弹炸死，如自己拿出这盘，证明这盘从自己手里过过，炸弹一响，也会炸着自己。一件事，就会变成第三件事。刘跃进只好装傻，说自己没捡这包，更没见过曹哥说的U盘，和上次跟青面兽杨志说的一样。上次青面兽杨志相信了，这次曹哥却不相信。曹哥让刘跃进再想想，别伤了和气。刘跃进急着说，如捡了这包，拿了这U盘，这么多人找，早交出去了；自己是个厨子，那盘对自己没用。曹哥见刘跃进不说，叹口气，背着手，转身出了鸭棚。曹哥背着手离开，光头崔哥等人便将刘跃进吊起来，开始拷打。拷打中谁下手最重？韩胜利。韩胜利下手重，并不是刘跃进欠他钱，一直没还；或刘跃进失踪，没躲在“曼丽发廊”或魏公村老高处，让他白费半天工夫；而是他断定刘跃进离开北京，刘跃进并没有离开北京；刘跃进没让他抓住，让青面兽杨志抓住了；韩胜利感到很没面子。曹哥交给他的第一桩事，就让他办砸了，等于让曹哥白替他还了新疆人一万六千块钱。曹哥虽然没说什么，韩胜利心里忐忑不安。现在多踹两脚，多扇几个嘴巴子，除了解气，也算将功补过。韩胜利劈头盖脸打人，不但刘跃进感到吃惊；大家知道他和刘跃进，过去是好朋友；光头崔哥也感到吃惊：

“这孙子，倒六亲不认。”

刘跃进被打得鼻口出血，仍咬定牙关，说他没捡那包，也没拿那盘。光头崔哥等人以为他嘴硬，又接着打。韩胜利打得起劲，抄起一木板子，欲拍刘跃进；还是曹哥从鸭棚外踱回来，止住了众人。曹哥感冒还没好，眼睛老流泪；用泪眼凑上来，打量刘跃进。刘跃进以为曹哥也要打他，本能地躲闪。曹哥倒没打他，拍拍他的脸：

“吊你一夜，明儿早上还不说，我就服了你。”

又用卫生纸擦眼，对众人说：

“天儿不早了，都回去歇着吧。”

又对小胖子说：

“你留下看他。”

众人应诺，陆续离开鸭棚。小胖子并不愿留下看人，但曹哥的吩咐，又不敢不听；他不敢反对曹哥，把火发在了刘跃进身上，从杀鸭子的案子上，抄起一块抹布，塞到了刘跃进嘴里。

第三十章
小胖子

刘跃进昏了过去。刘跃进自生下来，昏过四次。头一回，一九六〇年，刘跃进两岁，全中国没得吃，村里饿死许多人；刘跃进有个舅舅是个贼，会到地里偷东西；仗着这个舅舅，刘跃进才没被饿死；但地里东西也不多，又有人看着，舅舅也不是天天得手；舅舅不得手时，刘跃进被饿昏过。第二回，老婆黄晓庆与造假酒的李更生通奸，刘跃进捉奸在床，又被李更生打了一顿。当时只顾愤恨，回到家里，突然昏倒；是被气昏了。还有一回是前几天，在刘跃进的小屋，听青面兽杨志说，他丢那包，又被甘肃那三男一女抢走了，急火攻心，昏了过去；是被急昏的。这一回在曹哥的鸭棚，又与前三回不同，是被打昏了。也不是被打昏的，是吊昏的。人被吊在顶棚的钢架上，身子悬着，脚不沾地，血走不上去，脸被憋得煞白，喘气越来越粗。也不是被吊昏的，是熏昏的。小胖子怕他喊叫，塞到他嘴里一块抹布；抹布塞到嗓子眼；这抹布不是一般的抹布，它日常的用处，是杀过鸭子，用来抹刀；血腥味和恶臭气，混在一起；抹布塞进嘴，立马就被熏晕了。昏过去，并没有昏死，还做了一个梦。梦中，似乎回到了十几年前，他还没有与老婆黄晓庆离婚。他和老婆，牵着五六岁的儿子刘鹏举，在一集市上走。集上人挤人，儿子突然被挤丢了。接着老婆也不见了。他在人中着急，但脚下挪不得步。嘴里想喊，也出不来声。焦急中醒来，一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等认出这里是曹哥的鸭棚，渐渐将昏前昏后的事，连在一起，这才明白了目前的处境。鸭棚里的灯亮着，小胖子躺在曹哥常躺的藤椅上，已经睡着了。嘴里吹着气。刘跃进身边，还吊着一只鸟笼。笼里有一只八哥。这八哥是曹哥养的，只会说三句话。因耳朵被蜡封着，听不到世界上的声音，所以睡觉也有些颠倒，它白天睡觉，夜里醒来。刘跃进醒来之前，它已经醒了，在笼子里蹦。蹦累了，将头探出来，端详刘跃进。待刘跃进醒来，八哥冲他打了个招呼：

“过年好。”

刘跃进倒被它吓了一跳。但他没工夫答理八哥，拼命踢腾自己的腿，嘴里“呜哩哇啦”地喊。小胖子被他折腾醒了，上来掏出刘跃进嘴里的抹布，看他要干什么。刘跃进喘着气：

“喝水。”

又说：

“没让打死，渴死了。”

小胖子看看刘跃进，倒端起曹哥留在桌子上的大茶缸，喂刘跃进水。刘跃进“咕咚”“咕咚”喝了个饱，小胖子又要给他塞抹布，刘跃进：

“想解手。”

小胖子：

“解吧，这儿又没女的。”

刘跃进明白，小胖子是让他就这么吊着解，直接尿到裤里。刘跃进：

“不是小手，是大手。”

小胖子看刘跃进。刘跃进：

“要不嫌臭，我就这么解了。”

小胖子想了想，解开拴在三角铁上的吊绳，将刘跃进顺了下来。又拎过一只盛鸭血的塑料盆，替刘跃进脱裤子。刘跃进：

“手上的绳不解呀？待会儿你替我擦屁股呀？”

小胖子：

“解开绳子，你跑了咋办？”

刘跃进：

“老弟，人打成这样，还咋跑呀？”

又说：

“咱俩也算老熟人了，你在帮我，我能害你吗？”

小胖子想了想，先去案上拿了把杀鸭子的尖刀；然后将刘跃进手上的绳解开；用刀逼住刘跃进的脸：

“别动坏心思，不然宰了你。”

手上的绳子被解开，刘跃进就不怕小胖子了。一边系上裤子，一边将身子往前凑：

“兄弟，实话告诉你，早不想活了。快，给哥来个痛快的。”

小胖子往后退着，急得脸通红：

“你别逼我，我真动刀了啊。”

刘跃进猛地将刀从小胖子手里夺过来：

“算了吧你，鸭子都不敢杀，还敢杀人？”

又说：

“我到了这份上，别说你，谁我也敢杀。”

一脚将小胖子踹倒，用绳子将小胖子捆住；捡起抹布，塞到他嘴里；将他吊在鸟笼旁。接着脱掉自己的血衣服；靠墙绳子上，搭着曹哥一身衣服；刘跃进换上这衣服；又从小胖子口袋里，摸出二百多块钱；将刀揣到怀里，打开鸭棚门，左右看看，跑了。

但刘跃进没有想到，他出鸭棚刚跑，光头崔哥带着两个人，从鸭棚后身闪出，悄悄跟了上去。

第三十一章
方峻德

刘跃进离开曹哥的鸭棚，拼命往“曼丽发廊”跑。去“曼丽发廊”不为去那里躲藏，为跟马曼丽说一句话。被曹哥鸭棚的人吊打一顿，刘跃进知道自己那包，是不能再找了。再找就没命了。捉住刘跃进吊打的是一拨，还在捉刘跃进的，不知有多少拨呢。原以为自己那包，比捡到那包重要；起码对自己更重要；才没有离开北京，执意要找到它；现在终于明白，别人包里的东西，还是比自己包里的东西重要。东西就像人一样，重要不重要，不是自个儿说了算。这时后悔当初没听马曼丽的话；如早点离开北京，也就没有鸭棚里的惊险。但他去找马曼丽，并不是要说后悔的话，而是要说U盘的事。从曹哥鸭棚里逃出来，曹哥早晚会发现；如再被曹哥抓住，大概就不是吊打的事了，而是要命的事了。这个时候去找马曼丽，也算冒死一句话。“冒死一句话”，在河南村里听鼓书的时候，听说书的人说过；大都发生在战场上，朝廷的宫殿上，或牢狱里，或法场；没想到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这情状让刘跃进赶上了。也算与众不同。也是急切之中，也是刚被吊了半夜，脑袋有些蒙，也有些乱，刘跃进钻过两条胡同，突然发现自己跑错了路。又折回头跑，突然发现，另一条胡同里，影影绰绰，似有几条身影，在忙着躲藏。刘跃进惊出一身汗。这时明白，自己逃离鸭棚，后边有人跟踪。逃出曹哥鸭棚时，刘跃进先是感到庆幸，接着还感到疑惑，曹哥好不容易把他抓住，咋又这么轻易让他逃走了呢？吊打一番，将众人都支走，就留下一个窝囊的小胖子看他；但他当时只顾逃跑，并没深想；现在明白，原来是个圈套，曹哥是故意让他逃走的，后边好有人跟踪。就像刘跃进当初跟踪青面兽杨志一样；跟踪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找到他的老窝；找到老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老窝里，就能找到自己那包；现在曹哥也在让人跟踪，也在找他的老窝，接着再找到那个U盘。这时刘跃进多了一条心，发现有人跟踪，但又假装没发现，继续往前跑。如被人发现他发现了，又会被捉回鸭棚；假装没有发现，你还可以继续跑；跑中，再想别的办法。跑出这条胡同，刘跃进突然转了方向。本来要去“曼丽发廊”，现在不去了，开始拼命往大街上跑。大街上，总比胡同里宽敞；虽是后半夜，街上也过车；有人的地方，就比没人的地方安全。待跑到大街上，又往公交站跑。公交站有人等夜班车，与人在一起，安全又多了几分。待跑到公交站，正好过来一夜班车，刘跃进跳上夜班车，去了北京西站。原来他往大街和公交站跑，也不是盲目的，也是有目的的，为了去火车站。

但是，刘跃进能顺利逃到北京西站，并不是因为刘跃进警觉，发现了光头崔哥几人的跟踪；或发现了假装没发现，仗这些小聪明；从跳上第一辆夜班车，到北京西站，他还要倒三回车；每一回倒车时，他都有可能再次被光头崔哥等人抓住。光头崔哥等人跟踪他，为了让他去取U盘；看他跳上夜班车，虽然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但不像去取U盘，便想将他捉回。光头崔哥等人想捉回刘跃进，几次倒车的过程中，都是机会。刘跃进从胡同里跑到公交站，他到了，夜班车也到了；但后两回倒车，刘跃进跟夜班车却没有那么默契；他到了，夜班车还没影儿；第三回倒车，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车还没来；刘跃进害怕夜长梦多，赶紧打了个出租，这才到了北京西站。光头崔哥等人想抓回刘跃进，甚至不用等这些机会，夜班车上，也能把他捉住；刀逼在刘跃进脸上，刘跃进不敢声张，夜班车的司机和售票员也不敢声张。最后刘跃进没被光头崔哥等人捉回，与刘跃进聪明不聪明没关系，跟另一个人有关系。

这人叫方峻德。方峻德像老邢一样，也在一调查所工作。老邢的调查所叫“智者千虑调查所”，方峻德的调查所叫“万无一失调查所”。虽然都是调查所，但两人调查的事情不一样。老邢主要调查第三者，男女私情，拆散的是人的家庭；替严格调查贼，还是头一回；方峻德主要调查私人恩怨，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拆的是人的胳膊腿。老邢的调查所是公开的，方峻德的调查所是地下的。两人和曹哥鸭棚的人一样，都是为了找到U盘；但两人受雇的人不同，老邢受雇于严格，方峻德受雇于老蔺。无非几天下来，大家都没找到U盘罢了。自知道U盘在一厨子身上，厨子又失踪了；老蔺一方面怪严格找老邢找错了，找来刘跃进的朋友韩胜利，让韩胜利去找刘跃进；同时让方峻德跟踪韩胜利；欲通过韩胜利，找到刘跃进；待找到刘跃进，横插一刀，不让刘跃进落到韩胜利手里，直接劫走刘跃进，绕过严格这一关，直接拿到U盘。这样做虽然麻烦，让更多的人掺和了此事；但麻烦有麻烦的好处；半道把粮劫走，不再受制于人。总体讲，利大于弊。也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韩胜利拿了严格的钱，并没有找到刘跃进。但通过跟踪韩胜利，方峻德找到了曹哥的鸭棚。便带着一个弟兄，日夜盯着这鸭棚。没想到这工夫没有白费，通过青面兽杨志，刘跃进被曹哥他们捉住了。刘跃进在曹哥鸭棚里时，方峻德不知鸭棚的深浅，不敢贸然横插一刀；待刘跃进逃出鸭棚，方峻德就有了机会。这时又发现，跟踪刘跃进的不只他们俩，还有鸭棚里三个人；便知道他们放出刘跃进，是个圈套。同时知道，欲截刘跃进，先得截住曹哥鸭棚的人。刘跃进在八王坟倒夜班车时，光头崔哥带两个人欲从桥下冲出来，捉回刘跃进；还没等他们冲出来，方峻德二人来到他们面前。光头崔哥见来者不善，以为碰到了抢劫的，还怪他们有眼不识泰山；光头崔哥还惦着捉刘跃进，没工夫跟他们啰唆，直接从身上掏出了刀。真打起来，方峻德两个人，光头崔哥三个人，两个人打不过三个人。见他们掏刀，方峻德二人直接从身上掏出两把钢珠手枪。拿刀的干不过拿枪的，光头崔哥愣在那里，这才知道遇到了对手。光头崔哥忙收起刀：

“大哥，要钱给钱，我们还另外有事。”

方峻德：

“不要钱，要人。”

指了指在远处公交站候车的刘跃进。光头崔哥这才明白，这是另一拨寻找刘跃进的人；但不知是哪一拨，主人又是谁。忙说：

“其实是一回事，大家都是为了钱。能不能合计合计，大家说开？”

方峻德摇摇头，用枪指着他们：

“不合计，滚。”

光头崔哥在道上，也见过一些人。方峻德说“滚”的时候，虽然声音不高，但面无表情；便知道碰上了硬主，是个说得出做得来的人，不是虚张声势；便带着两个弟兄，丧气地离开。

第三十二章
老　邢

刘跃进进了北京西站候车大厅，看到椅子上、地上，睡满了人；人间，有一个巡夜的警察，打着哈欠，走来走去；才知道自己逃出了虎口；像受惊的兔子，回到自己老窝一样，心里才稍稍安定下来。那个巡夜的警察，看到刘跃进惊慌失措，脸上还有血痕，倒对刘跃进产生了怀疑；隔着睡梦中许多人，先用手点住刘跃进，不准他动；又绕过几排椅子，慢慢踱过来，打量刘跃进的脸：

“你怎么回事？”

就刘跃进目前的处境来说，虽然投奔警察最安全，但刘跃进不敢对警察说出实情。他丢了个包，又捡了个包，包里有一个U盘；因为这个U盘，他被人追，被人打，说不定还会要命；但因为这个U盘，他也参与过敲诈；搅在一起，根根叶叶，说不清楚。同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光追他的几拨人着急，刘跃进自己还有事急着处理；跟警察，耽误不起那么多工夫。但被警察叫住，又不能不解释脸上挂伤的原因。也算急中生智，刘跃进用河南话说：

“老婆被人拐走了，出门找了半个月了；昨天晚上在王府井抓到他们，没承想，又被那奸夫打了一顿。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刘跃进说的，也算是实情，符合自己的经历。只不过把时间、地点给改了。虽然改了，因是实情，说起来倒不显得假；说着说着，勾起了往事；也是这些天被事情逼的，思前想后，竟动了真情；一把抓住警察的手说：

“大哥，你得帮我找到他们，替我报仇哇。”

警察倒被他说得一愣。看看刘跃进，一脸苦相，既不像偷东西的贼，也不像杀人放火的抢劫犯；用力甩着刘跃进的手：

“放开。”

又说：

“你这是家务事，还没发展到要警察来管。”

又打了一个哈欠，摇摇晃晃走了。打发走警察，刘跃进买了一张电话卡，慌忙去打电话。电话是打给马曼丽的。这时找马曼丽，和刚才从曹哥鸭棚里逃出来，跑去找马曼丽又有不同。刚才找她，是为说一句话，现在这句话也顾不得了；刚才找她是为了U盘，现在连U盘也顾不得了。他找马曼丽，是为了找存在发廊的一个帆布提包。刘跃进离开工地那天，把自己的细软，塞到这个提包里；把这个提包，存在了“曼丽发廊”。找提包不为细软，为找里面的一件西服。找西服也不为西服，为找西服口袋里的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还是几天前，“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老邢留下的。那天，任保良带老邢到刘跃进的小屋找包，刘跃进装傻充愣，说自己丢包了，并没捡包；任保良急了，老邢没急；临走时，给刘跃进留下一张名片，让刘跃进再想想，如知道包在哪里，给他打电话。刘跃进逃往火车站时，还没想到要找老邢；到了火车站，打算坐明天一早的火车回河南，突然想起了老邢。马曼丽当初劝刘跃进逃跑，不但劝他离开北京，也劝他不要回河南，防止有人顺藤摸瓜；上回没听马曼丽的话，留在了北京，才有今天的历险；这回也不准备听，虽然要离开北京，仍想回河南。他回河南，也有自己的打算。正是因为这个打算，他突然想起了老邢。找老邢并不是为了老邢，告诉他自己捡了那包，包里有一个U盘；还是为了自己丢的那包，包里那张欠条。刘跃进想着，老邢是个侦探，又见过偷刘跃进那包那贼；不但见过第一个贼青面兽杨志；也见过第二批贼，甘肃那三男一女；如今包丢了，欠条丢了，刘跃进怕老家卖假酒的李更生赖账，便想让老邢跟他一块去趟河南，找到那卖假酒的李更生，给他当一个证人。欠条上的六万块钱到手，回头再说那个U盘。那个U盘，刘跃进并没带在身上，还放在北京一个地方；让老邢去河南，等于在骗老邢；但刘跃进捡到那包，却被儿子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麦当娜带到了河南，单说这包，也不算骗人。或者说，骗也算骗，但只骗了一半。马曼丽的电话打通了。但深更半夜，马曼丽接到电话，立马慌了。没容刘跃进说西服和名片的事，马上问U盘的事是不是发了。如果发了，她把自己的提包也收拾好了，准备立马逃往外地；这个外地，不包括她的东北老家。关于逃亡的去处，马曼丽倒说到做到，不回老家。事情确实如马曼丽所说，U盘的事发了，几拨人都在找刘跃进；但刘跃进认为，U盘还没被人找到，事情就不算发。也是为了稳住马曼丽，刘跃进给马曼丽也撒了谎，说自己并没有离开北京；为什么没离开北京？因为这事的风声又小了，他在找甘肃那三男一女；昨夜找见了，又让他们跑了；知道

老邢也见过这三男一女，便想请老邢帮忙。马曼丽这才找出名片，将上边的电话，告诉了刘跃进。

老邢接到刘跃进的电话，有些吃惊。老邢这两天也在找刘跃进。上次找到刘跃进，让他蒙了，以为U盘不在他身上，还在青面兽杨志身上，又回头寻找青面兽杨志，耽误了两天时间。直到听说刘跃进失踪了，也才明白，U盘就在这厨子身上，又回头寻找刘跃进。老邢寻找刘跃进，与其他几拨人寻找刘跃进，又有不同；不但与别人不同，与他以前的寻找也不同。首先，老邢对人说了假话。老邢并不是“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而是一个警察。十多天来，也在扮演另一个人，也在演戏。另外，几拨人寻找刘跃进皆是为了U盘，老邢寻找刘跃进也是为了U盘，但不仅是为了U盘，U盘只是他寻找中的一部分。或者说，他在寻找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他不知道U盘里藏的到底是什么，找这U盘，是否比找别的重要。他扮作调查员欺骗严格，并不是为了调查严格，而是为了调查老蔺和贾主任。或者说，调查严格只是一个切口；除了这个切口，还有许多切口。或者说，调查老蔺和贾主任，也不是为了调查老蔺和贾主任，而是为了调查另一个人。总而言之，老邢是在调查一个西瓜，刘跃进和U盘，在老邢的棋盘上，就成了一粒芝麻。只是因为别的切口一时难以找到，这有一个现成的切口，也不能放过去，于是就扮作调查员，先来调查这个。于是，他对刘跃进和U盘的调查，并无其他几拨人急切。老邢做事不着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当警察十几年了，工作起来，天天都在找人；这一点倒和调查员没有区别；无非调查员调查的是第三者，他调查的是人命。天天都在找坏人，坏人永远也找不完；找来找去，有些疲了，心就自然慢了。但这还不是慢的主要原因，老邢当了十几年警察，仕途上并不顺利；与他一起大学毕业进警察系统的，有当处长的，有当局长的，老邢还是一个警长。当警长并不是能力不行，十几年算下来，同进警局的人，谁也没有他抓人多。但光在外边抓人有啥用？要想升迁，得会在单位活动人。会活动者，会给上头送钱者；送钱，人家又收者，很快就当了处长、局长，成了老邢的上司。老邢这时才明白，干活和升迁，原来是两回事。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晚了；处长和局长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据了。这时再想活动和送钱，已经来不及了。当了处长和局长，就能收更多的钱，老邢还在街上抓人，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看着别人荣华富贵，自己十几年如一日，老邢心中有些不平。天天抓坏人，坏人就在自己身边呀。只抓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认识的坏人，让老邢心里又有些郁闷。怎么老抓生人呀，该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该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处两处；这种局面，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个人两个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个坏人，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为了一般黑去抓乌鸦，或者为了这帮乌鸦去抓另一帮乌鸦，老邢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转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这回老邢扮作“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智者千虑调查所”的所长，就是他过去的同事；正是因为过去是同事，才给老邢提供了这样的方便；这个同事，过去也像他一样想不通，才辞了职，用己之长，开了这么个调查所；过去调查人命，现在调查第三者。再见这位同事，果然比以前吃胖了，花钱比以前大方了；接着住上了别墅，开上了“奔驰”。与这位所长比，老邢心里又有了另一种不平；人家天天找人是为了钱，自己天天找人是为了乌鸦；为钱就想得通，为乌鸦就想不通；十多天来，虽然扮调查员是假，但扮着扮着，真有心像过去的同事一样，也辞了职，来调查第三者。与严格头一回见面，他说自己做生意不得志，才当了调查员，此话是假，但心情是真。人在矛盾的状态中，人一有私心杂念，心慢了不说，还会影响对事物的判断力。寻找一个U盘，出了这么多阴差阳错，跟老邢内心的阴差阳错大有关系。表面看八竿子打不着，根上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到刘跃进失踪，看到严格惊慌失措的样子，他才意识到这U盘的重要；这个切口，也许比别的切口重要；自己过去有些大意了。但回头再找刘跃进，又有些晚了。晚了也就晚了，过去也不是没晚过，老邢心里，倒不像严格等人那么着急；反正早晚要去调查所，待那时再着急还来得及。夜里他倒睡得着。但凌晨五点，他接到了刘跃进的电话，又让他吃惊，也重新燃起了对这事的热情。重新燃起热情不是因为天下和乌鸦，而是刘跃进一番话。刘跃进在电话里说得很快，河南话，有一半他没听懂，只听出一个大概：这包刘跃进捡到了；但包不在他手里，被他儿子拿回了河南；为了这包，几拨人在找他；刚刚被一拨人吊打过，好不容易逃了出来；逃的时候，发现后边有人跟踪；过去不知道这包的厉害，现在知道了；不是万般无奈，他不会给老邢打电话；给老邢打电话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把这包交给老邢；交给老邢不为老邢，为自己早一点摆脱干系；为了交给老邢，让老邢跟自己去河南一趟；去河南不是自己一个人不能走，而是害怕路途上有人劫他。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虽然这话半真半假，所有的人找包，都是为了找那个U盘；包和盘本已分离，让老邢去河南找包，等于在骗老邢；也是急切之中，老邢听后，上了刘跃进的当不说，精神也抖擞起来。精神抖擞不是断线的风筝，如今自动飞到了自己手里；而是老邢的好奇心起了作用。过去对U盘不那么重视，现在倒想看看，U盘里到底藏着什么，让从上到下一圈人这么紧张。电话里马上答应刘跃进，跟他去一趟河南。刘跃进：

“我到哪里找你呢，我怕有人劫我呀。”

老邢本想告诉刘跃进，最好的办法，是立马去找车站的警察；因老邢也是警察；但怕说出这话，又打草惊蛇，吓着刘跃进；刘跃进本来信任自己；只知道老邢是个调查员；一听这话，又不信任，转头跑了，找起来就难了；可听说有人跟踪刘跃进，又不敢让刘跃进在火车站死等；担心有人趁这个空隙，把刘跃进劫走。想到这里，老邢又感到好笑，真没想到，一个工地的厨子，陡然之间，竟变得这么重要，让上上下下的人围着他转。因为这个，老邢又觉得这个刘跃进有点儿意思。于是告诉他，不要在车站停留，赶紧买张火车票去石家庄；买过车票，再打电话告诉老邢车次，老邢会让石家庄的朋友，在石家庄站台接他；老邢也马上开车去石家庄；两人在石家庄聚齐后，再一块开车去河南。

第三十三章
刘跃进

刘跃进上了火车，看看左右，不像有人跟踪，心里才踏实下来。就是有人跟踪，火车是个行进的东西，也不好一下把人劫走；加上火车上都是人，过道里，时不时有乘警走来走去，有人下手，他也好喊人。离开北京，就等于离开了危险之地。但望着窗外渐渐退去的北京，刘跃进又有些伤感。六年前，他离开河南，来到北京；虽然北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来这里就是为了挣钱；也不光为了挣钱，是为了躲开老家那伤心之地；但六年下来，就是一块铁，在怀里也焐热了。夜里做梦，梦见自个儿在北京，比梦见自个儿在河南还多。也想着总有一天会离开北京，或好着离开，或歹着离开，无非是挣钱多少而已，从来没想到自己会逃离北京，北京会要他的命。这种结果，说起来跟六年也没关系，跟近十几天有关系。自己丢了个包，又捡了个包，一件事就变成了另一件事，接着又变成了第三件事。这种变化，过去也遇到过，无非小事变成了大事，或大事变成了小事；但变来变去，都是同一件事；一只蚂蚁，变成了另一只蚂蚁；顶多变成一只苍蝇；但一只蚂蚁，突然变成了一只老虎，老虎转头扑过来吃人；四十多年来，刘跃进还没遇见过。本来是刘跃进丢了东西，变成了刘跃进要丢命。这其间的道理，是怎么转换的，刘跃进一下还没想通。丢包没人管，捡了个包，就开始大祸临头，许多人在找刘跃进。但刘跃进又感叹，也多亏捡了个包，许多人开始找他；找他的人中，有个老邢；老邢知道他丢了包，也见过抢他包的那两拨贼；刘跃进用话骗了老邢，老邢答应跟他去河南；包里的欠条丢了，没有老邢这样的当事人作证，老家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不会痛快地把钱拿出来；一个卖假酒的，连别人的老婆都敢拐走，到钱上，更不敢相信他的人品；如果这六万块钱要不回来，等于六年前，刘跃进的老婆，白被人拐走了。但又想，就是有老邢作证，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不见欠条，会不会赖账呢？如果他耍赖，老邢只是个侦探，人在河南，又不在北京，老邢也是没辙。出现这种情况，又该咋个料理呢？关于这一层，刘跃进一时还没想出更好的对策；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死马当成活马医了。但又想，如果卖假酒的被老邢唬住，六万块钱到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刘跃进的一番宏图，就可以大展了。等两个包的风声过去，刘跃进准备再杀回北京，用这钱打底，开个饭馆；刘跃进是个厨子，做饭不用求人；过去不敢在北京开饭馆，一是没钱，二是地生；如今在北京待了六年，行市上也熟了；老黄就在魏公村开了个饭馆；老黄做饭的手艺，还不如刘跃进；老黄却说，每个月能赚一万多；刘跃进手艺比老黄强，一个月不说多赚，赚两万，一年下来，就是二十多万；马上就是有钱人了。赚钱事小，从此不再受人欺负，活个扬眉吐气，才叫风光呢。到了那个时候，让前妻黄晓庆看看，刘跃进到底是什么人；也让儿子刘鹏举看看，刘跃进从来不说瞎话，有钱就是有钱。心里又高兴起来。突然又想起留在北京的马曼丽；刘跃进回了河南，她还不知道，她还蒙在鼓里；刘跃进有一个装细软的提包，还落在“曼丽发廊”；待自己开了饭馆，发了财，把马曼丽叫来，让她当老板娘；但又不敢担保她能同意。她跟人好，似乎不完全在钱。但是，她也看不上穷光蛋。穷光蛋不光说明穷，也说明他本事不如别人。刘跃进是个工地厨子，马曼丽看不上；等刘跃进成了饭馆的老板，说不定她就会另眼相看。除了穷富，马曼丽还在乎这人会不会说话；刘跃进当厨子时嘴笨，那是说话处处要看人脸色，被人压住了；等自个儿能做自个儿主的时候，胆子一大，说起话来，说不定也舌底生风。这样想东想西，一阵悲一阵喜，火车过了丰台，到了涿州。在涿州停了五分钟，火车又往南开。火车过道里，有人推着饭车卖盒饭，刘跃进突然感到肚子饿了。从昨天夜里到今天上午，只顾逃命，忘了肚子饿；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看到饭车，便觉饿了。问了一下盒饭的价钱，一盒米饭，上边铺些豆芽，豆芽上卧着两块肥肉，五块，刘跃进又觉不值。刘跃进就是个厨子，知道这饭的成本，不会超过五毛钱；五毛钱的东西卖五块，感叹火车上卖饭的，心也太黑了；仗着火车在跑，人下不得车，就拿刀宰人。刘跃进身上，原有二百多块钱，还是在曹哥鸭棚抢小胖子的；昨夜打出租花了二十多，买火车票花了三十多，身上剩下一百四左右，不知前边还有什么用钱处；虽然问过价钱，但没买这盒饭；饿先忍着。待火车到了保定，看到车下站台上，也有人卖盒饭，有人在买，也是米饭豆芽，卧两块肥肉，两块五一份；虽然心也黑，但比车厢里便宜一半，便下车去买盒饭。交了钱，挑了一盒份儿足的，边吃，边回车厢。这时一人叼着一根烟，来到他跟前：

“大哥，有火吗？”

原来是个借火的。刘跃进从口袋里掏出火机，那人点着烟，这时低声问：

“你叫刘跃进？”

刘跃进大吃一惊，心里陡然紧张起来。突然意识到什么，急忙往车厢门口走：

“我不认识你。”

那人笑了，快步跟着刘跃进，这时又说：

“如果你是回河南找你儿子，我劝你就别去了，我们去过了，你儿子不在河南。”

刘跃进大吃一惊，原地站住：

“你是谁？”

那人：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但知道你儿子不在河南，还知道你找你儿子，是为找一包；这包我们也找到了，里边没有要找的东西。”

刘跃进身上的汗毛，陡然竖了起来。刘跃进慌忙问：

“我儿子在哪儿？”

那人抽着烟，笑而不答。刘跃进突然明白，儿子被这人绑架了。儿子被人绑架，比起丢个包和欠条，事情又大；事情又变了，由老虎又变成了一头鳄鱼。这头鳄鱼不但要吃刘跃进，还要吃他儿子。同时知道这陌生人，是找U盘的另一拨人。这拨人属于谁，刘跃进又不知道。接着担心这人话中有诈，这人并没找到他儿子，无非是拿他儿子威胁他。那人看穿刘跃进的心思，搂着刘跃进的肩膀，开始往站台一圆柱后走；边走，边掏出自己的手机，拨了一个电话，递给刘跃进。刘跃进拿过电话，刚问了一句：

“你谁呀？”

对方在电话里就哭了：

“爸，是我。”

电话那头，真是儿子刘鹏举的声音。还没待刘跃进再问话，刘鹏举在电话那头就急了：

“爸，你从那包里，又偷了啥？让人抓我们，给关到这黑屋里。”

接着似乎“啪”地一巴掌，刘鹏举开始哀求；不是哀求刘跃进，而是哀求电话那头的人：

“叔叔，别打了，我真没拿。”

话筒里，还传来儿子女朋友麦当娜啜泣的声音：

“大哥，把我放了吧，我跟这事没关系。”

刘跃进手里的盒饭，“啪”地掉在地上，脸也一下变得煞白。又看那人，那人吸溜一下鼻子，笑眯眯地收回电话。有了这十几天的遭遇，刘跃进也学会了看人。凡是遇到杀人越货还笑眯眯的人，就是心狠手辣的人；刘跃进对这人有些发憷，磕磕巴巴地问：

“你们想干吗呢？”

这话等于明知故问。那人又搂刘跃进的肩膀，似搂着自己的亲兄弟：

“快把那东西给我，我好叫他们放你儿子。”

事到如今，刘跃进见他们捉住了儿子，又拿到了那包，刘跃进不敢再说假话，说：

“可那U盘，不在我身上呀。”

那人指火车：

“在火车上？”

刘跃进摇摇头，如实说：

“还在北京。”

那人倒不着急，指指火车：

“上去，把行李拿下来，咱一块儿回北京。”

第三十四章

老　邢

老邢跟石家庄的警察，在石家庄火车站找了一下午，没有找到刘跃进。石家庄的两个警察，也穿着便服；说中午那列火车上，没有刘跃进。在车厢门口没接着，又上车找；为找刘跃进，让火车晚发了十分钟；整个列车找了个遍，没有这个人。老邢的手机一直开着，再不见刘跃进给他打电话。刘跃进没有手机，老邢也无法跟他联系。打发走石家庄两个警察，老邢又自个儿在火车站找了半天。虽然知道找是白找，火车上没有，火车站咋会有呢？但煮熟的鸭子，又一次让它飞了，老邢又有些不死心。也心存侥幸，万一刘跃进中途换了车，乘另一辆火车到了石家庄呢？但火车等了一列又一列，在火车站找到傍晚，还不见刘跃进，老邢这才死心，刘跃进不会来石家庄了。不来有两种情况，要么老邢再一次被这厨子骗了，要么这厨子中间又出了岔子。如果出了岔子，不知是在北京出的岔子，还是在半路出的岔子。如是半路出的岔子，就怪会面的地点，约得离北京太远；路途中，给了别人可乘之机。但在石家庄车站碰面，是老邢提出来的，又怪不得别人。老邢来石家庄时心情还很激动，现在又恢复到平静。但老邢也不沮丧。在火车站附近饭馆，吃了两个驴肉烧饼，又开车回了北京。

第三十五章
刘跃进

回北京的路上，刘跃进跟绑架他儿子那人，聊了一路。回北京没坐火车，开车。那人三十多岁，瘦，带一司机。刘跃进和他，坐在后座，边走边聊。原来这人跟了刘跃进一天一夜，知道刘跃进昨夜在曹哥鸭棚的事；又跟到北京西站；刘跃进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他指指司机：

“他叫老鲁，开车跟到保定。”

老鲁开着车，面无表情，也不搭话。

事情说透了，大家无冤无仇，他追刘跃进也好，绑架刘跃进他儿子也好，都不为害命，就为图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双方都知根知底；现在事情有了结果，双方倒说开了；两人聊着聊着，发觉竟投脾气。如不是搭上这事，平日里碰上，说不定还能成为好朋友。聊间，刘跃进问：

“你贵姓？”

那人也不掖着藏着，说：

“免贵姓方，叫我老方好了。”

刘跃进又问老方，咋想起找他儿子，咋想起去了河南；在河南没找到他儿子，又在哪里找到了他儿子。那人一笑，从头说起。说他受雇于人，寻找U盘；待刘跃进失踪，大家知道U盘在刘跃进身上；许多人在北京寻找刘跃进，他却兵分两路，一边让人在北京找，自己带人去了一趟河南洛水，防止刘跃进回了老家；到了洛水，发现刘跃进没回老家；顺便找他儿子，发现他儿子十天前去了北京，也没回来。一开始并没想绑架他儿子，只是想找到他儿子，就会找到刘跃进；于是扮作刘跃进在北京工地的朋友，找到他儿子的朋友，打听出他儿子的手机。又扮作洛水人，用洛水街头的电话，给他儿子手机打电话；上来就问他在哪里，他儿子说在北京；儿子再问他们是谁，他们说电话打错了。待回到北京，又用北京的电话给他儿子打电话，说刘跃进被车撞了，让他赶紧过来；他儿子匆匆过来，算是抓住了他儿子。这时才知道，原来他儿子，也十多天没见刘跃进；刘跃进失踪了，他还不知道；还没有老方知道的多。他儿子看上去高高大大，胆子却小，老方扮作警察，说刘跃进偷了一个包，正在通缉；抓不到刘跃进，先拿他儿子顶替；待找到刘跃进，找到这包，再放了他。两句话，就把他儿子给唬住了，主动交代，这包在他手里；也不在他手里，在他女朋友手里；五天前，女朋友与他闹了别扭，跑了；他儿子也在找他女朋友；这也是他至今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老方又带着他儿子，开始在北京找他女朋友。他女朋友倒也有手机，但不接他儿子的电话。老邢又故伎重演，用自己的手机，给他女朋友发了个短信，说他儿子出了车祸，从他儿子的手机上，知道了她的电话；让她赶紧赶过来。女朋友赶到红领巾桥下，就被老方等人抓住了，也找到了那包。但找包并不是目的；找包，是为了包里的U盘。但把包翻遍了，里面并没有U盘，只好先留他儿子和女朋友几天，又回头找刘跃进。前因后果，老方讲了，刘跃进也听懂了。听懂不是首先着急他儿子被绑架；本来着急，现在急也没用；开始气愤他儿子骗他：

“这个王八蛋，没有一回不骗我，说回了老家，谁知还在北京。他被抓，他活该呀。”

想起那包，又骂：

“做梦也没想到，儿子也敢偷我。这回知道东西不好偷了吧？”

老方倒不这么认为：

“你的包，他是你儿子，这叫拿，不叫偷。”

刘跃进又愤恨：

“我一眼就看出，他那女朋友不是东西；偷我，准是她的主意。”

老方笑了：

“那女的没偷错，你知道那包值多少钱？”

刘跃进一愣：

“一个包，能值几个钱？”

老方：

“那包在世界上没几个，世界名牌，合成人民币，值十几万。”

又说：

“只是你儿子的女朋友，也不知道罢了。”

刘跃进大吃一惊。当初丢了一包，又捡了一包；捡到这包，还骂青面兽杨志，怪他不会偷东西，偷穷人偷钱，偷富人偷些女人的东西；当时只顾翻包里的东西，忘了看这包；就是看了，刘跃进也看不出这包值钱；看上去，也就是个普通的包；没想到富人和穷人，用钱的地方就是不一样。早知这样，刘跃进捡到这包，就不用再找自己丢的那包了。丢的包里虽然有张欠条，但欠条上才写着六万块钱；而捡这包，本身就值十几万。转了一圈，世界又跟刘跃进开了个玩笑。丢了头羊，本来捡了匹马，自己牵着马，却不知道。这才叫骑驴找驴。看来不但刘跃进不知道，偷包的青面兽杨志也不知道。看刘跃进在那里懊悔，老方又笑了。这些闲篇扯过，老方才切入正题；有前边的闲篇铺垫，现在切入正题，倒不显得突兀，好像随意一问：

“你把包里的U盘，又藏到哪儿了？”

老方这时才问U盘，刘跃进才想起两人聊天不是白聊；从一个谈话，刘跃进就知道这个老方不简单。事到如今，刘跃进知道自己逃不过去，便说：

“在曹哥鸭棚里。”

这回轮到老方大吃一惊。他想着厨子会把U盘放到工地，放到朋友处，放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想到会放到找这东西的人的老窝。老方一开始有些不信，以为刘跃进唬他；但又没直接发火，而是盘问细节：

“怎么放进去的？”

刘跃进：

“那盘一直在我身上，昨天晚上被他们抓住了，趁他们不注意，我扔到了鸭毛筐里。”

老方仍不相信：

“你昨晚逃走时，为啥不带走？”

刘跃进：

“怕再被人抓住，放贼窝里，贼才找不着。”

老方看刘跃进。刘跃进：

“反正我把实话说了，信不信由你。”

老方想了想，这事有些不合逻辑；正是因为不合逻辑，老方信了；老方点头：

“你这个厨子不简单。”

但老方并不这么简单，对刘跃进的话，仍持怀疑态度；但刘跃进和他儿子在他手里，想他不敢说假话；就是说了假话，刘跃进和他儿子在他手里，老方也不怕；待假话揭穿时，老方就不是现在的老方了。一路说着，车进了北京。这时是中午两点。老方又与刘跃进商量，怎么拿回这U盘。两人共同认为，U盘在曹哥鸭棚里，曹哥的鸭棚，不是一般的地方；只能智取，不敢硬夺。大白天，明显不合适；老方不是担心打不过曹哥鸭棚的人，鸭棚里有刀，老方身上有枪；而是打起来，容易被人发现；便决定等到夜里，去鸭棚里偷出来。老方：

“夜里那鸭棚有人吗？”

刘跃进：

“不知道哇。谁知他们今晚有事没事呀！”

老方想了想，事是不能再等了，遂决定，拿回U盘，就在今天夜里；没人拿，有人也拿；没人，就偷；有人，就来硬的。等到了夜里两点，三人开车来到东郊集贸市场。夜深了，集贸市场一个人都没有。车停在离鸭棚百米开外，往鸭棚打量，鸭棚关着灯，无声无息，看上去没人。于是决定偷。谁去偷，车上三人意见不一致。老方和开车的老鲁，对鸭棚的环境都不熟悉，刘跃进对鸭棚熟；老方觉得，刘跃进去偷最合适；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但刘跃进不愿去偷：

“看着没人，万一有人呢？他们身上可有刀。”

又说：

“告诉你们U盘在哪儿，怎么拿出来，是你们的事了。”

老方：

“你放心去，真有人，等闹起来，还有我们俩呢。”

又说：

“早点儿找到U盘，早点儿放你儿子，咱们也好说好散。”

见老方提到儿子，刘跃进才磨磨蹭蹭欲下车；但开车的老鲁，一把抓住刘跃进，问老方：

“他要趁机跑了呢？”

老方一笑：

“老刘是厚道人，决不会不要儿子。”

见老方提到儿子，开车的老鲁才放心了。刘跃进下车，悄悄接近鸭棚，趴门上往里听了听；听了一支烟工夫，不闻动静，才转到鸭棚后身，拨开窗户，跳了进去。但自刘跃进进去，待了半个钟头，还没有出来。开车的老鲁，在车里开始着急；老方看看表，说：

“再等一等，也许鸭棚里的人，把鸭毛筐挪了地方呢。”

又说：

“也许，厨子在偷别的东西呢。”

又等了一刻钟，刘跃进还没有出来，老方也开始觉得不对劲。两人欲下车上前观察，突然发现，“呼啦”“呼啦”，一阵风似的，跑到车前一堆人，为首的是鸭棚的光头崔哥；老方两人掏出钢珠枪，但光头崔哥等人，已端着两杆猎枪，对着车的前玻璃。昨天晚上，老方与光头崔哥，已在八王坟桥下碰过面；当时光头崔哥拿着刀，老方，也就是方峻德拿着枪；方峻德把光头崔哥逼了回去；现在枪对着枪，光头崔哥人多，方峻德没辙了。方峻德收回枪，摇下车玻璃，有些不解：

“你们咋知道的？”

光头崔哥笑了，用猎枪指指鸭棚：

“厨子在鸭棚，给我们打了个电话。”

韩胜利也在车外的人中，这时掏出手机，有些自得：

“打的我的手机。”

方峻德这才知道上了刘跃进的当。原来他一路说话，也没有白聊；刚才磨磨蹭蹭，不愿去鸭棚，也是做做样子。方峻德摇摇头，跟光头崔哥笑了：

“这个厨子不简单。”

刘跃进背叛老方，又投奔曹哥鸭棚的人，并不是觉得曹哥比老方好。昨天晚上，曹哥鸭棚的人吊打过他。从保定回北京，他与那个老方，还挺聊得来。老方和曹哥，都是道上的人；两者对刘跃进，差别不大。他们的目的，都是找那个U盘；老方手里，还握着刘跃进的儿子；老方对刘跃进的威胁，比曹哥还大。但刘跃进对这个老方不熟悉，不知道他找这个U盘，只是为了钱，还是找到U盘之后，还要人的

命。如仅是为了钱，U盘给谁都一样；如还要命，U盘交出去，不但他没命了，儿子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的命也没了。从保定回北京，虽然老方也说，找这U盘，就是为了钱；找到U盘，就放他儿子；但刘跃进看老方说起杀人越货的事，一直笑眯眯地，并不拿这事当事，刘跃进反倒不敢信他。而曹哥鸭棚里的人找这U盘，却纯粹是为了钱。昨天晚上，刘跃进被鸭棚里的人吊打，听曹哥和鸭棚里的人说话，就知道他们只知要钱，不知道U盘里藏的是什么；当时还替曹哥捏了一把汗。现在投奔曹哥，首先自个儿没有生命之忧。下一步怎么办，刘跃进也盘算好了。先通过曹哥，抓住老方和开车的老鲁；接着用老方和老鲁，换回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女朋友；接着再说U盘的事。待说U盘这事时，与曹哥开个价码，把自个儿丢包的钱，再找补回来。记得曹哥鸭棚里，有一部电话；自己去鸭棚偷U盘，就有了机会。从保定到北京，刘跃进一路盘算的，就是这个。

光头崔哥把方峻德二人，押进了鸭棚，打开了鸭棚的灯。方峻德这时发现，鸭棚的血案子上，果然蹲着一部电话。刘跃进正蹲在地上，闷头抽烟呢。见众人进来，刘跃进也没起身，把自己一整套想法，和交换的条件，都与光头崔哥说了。没想到光头崔哥一条也没答应，反倒说：

“你把事说乱了。”

指着方峻德和开车的老鲁：

“他们是他们的事，你儿子是你儿子的事，U盘是U盘的事，仨事；不能因为前两桩事，耽误要紧的。”

刘跃进急了：

“那俩事不办，我就不交U盘。”

光头崔哥一愣，倒有些迟疑：

“先交U盘，再说换人。”

刘跃进：

“先换人，再说U盘。”

两人争执起来。这时方峻德对光头崔哥说：

“我知道U盘在哪儿。”

光头崔哥看方峻德。方峻德：

“找到U盘，就放了我们。”

光头崔哥点点头。方峻德：

“他在路上说了，U盘在鸭毛筐里。”

光头崔哥让人把几筐鸭毛，都倒在地上。一地鸭毛中找遍了，没有那个U盘。方峻德和光头崔哥，都知道上了刘跃进的当。光头崔哥从杀鸭子的案子上拿了把刀，来到刘跃进跟前：

“那盘呢？”

刘跃进又开始装傻：

“当时看它没用，扔了。”

光头崔哥用刀逼住刘跃进的脸，没想到刘跃进不憷：

“杀了我，也是没见。”

光头崔哥这时收起刀子，拍拍刘跃进的肩膀：

“不怕你嘴硬，让你见见另一个人。”

刘跃进吃了一惊：

“还有谁？”

第三十六章
马曼丽

马曼丽被吊在一地下室的黑屋子里。为找U盘，转到抓马曼丽，是韩胜利的主意。一开始谁也没想到抓她，这个脑筋急转弯，是韩胜利想出来的。韩胜利自投奔曹哥，啥也没干成。曹哥让他找刘跃进，他找了两天，没有找到，认为刘跃进离开了北京；最后青面兽杨志脑筋急转弯，想起甘肃那三男一女的小屋，又在北京把刘跃进抓到了；弄得韩胜利很没面子。抓住刘跃进，曹哥又故意把他放了，让光头崔哥跟踪；半道上，又让人给劫走了；曹哥急了，光头崔哥也没面子。大家走投无路，韩胜利突然想起马曼丽。刘跃进被抓到鸭棚时，身上并没有U盘，证明U盘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曹哥故意把刘跃进放走，让光头崔哥跟踪，也是等他去取U盘。刘跃进半道被人劫走，等于那个地方也被人劫走了。曹哥焦躁，韩胜利突然想起了马曼丽，猜想刘跃进会把U盘放到她那里。北京虽大，刘跃进可放东西的地方并不多。他在工地食堂的小屋，青面兽杨志曾跳进去搜过，没有；剩下可靠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魏公村卖羊肉烩面的老高处，另一处就是“曼丽发廊”。地方可靠，先得人可靠。上次找刘跃进，韩胜利曾经去过这两个地方。去“曼丽发廊”，马曼丽装作没事人；去老高那里，知道刘跃进半个月没去魏公村；这才判定刘跃进离开北京。直到在甘肃那三男一女的小屋，又抓住刘跃进，韩胜利才重新回想自己的寻找，怀疑马曼丽和老高，是不是对他说了假话。看老高的神情，不像作假；也不是看神情，是看他几十年的为人；过去不会说假话，临时让他说，他不会装得那么真。接着怀疑马曼丽欺骗了他。这个东北女人，风里雨里过来，不是个省油的灯。刘跃进要把U盘放到一个可靠处，如魏公村的老高说的是真，刘跃进半个月没去老高处，剩下一个地方，就是“曼丽发廊”了。曹哥听完韩胜利的分析，觉得也有道理。也是走投无路，死马当做活马医，便让垂头丧气的光头崔哥，去把马曼丽抓来。欲通过她，或直接找到U盘，或再次找到刘跃进的下落。看曹哥认可他的想法，韩胜利心里，才舒一口气。

抓到马曼丽，是在今天凌晨一点。抓马曼丽时，马曼丽刚与人吵完架。吵架不是为了U盘或刘跃进，是为另外一件事。过去她的前夫老来吵架，这回也不是跟她前夫。在“曼丽发廊”按摩的小工叫杨玉环；按摩赚钱多，剪发挣钱少；按摩挣的钱，马曼丽与杨玉环三七分成；杨玉环便认为是自己支撑着“曼丽发廊”，平日不把马曼丽放在眼里；在“曼丽发廊”，小工像老板，老板像小工。“曼丽发廊”往西，过一个街角，是大号的洗车铺。洗车铺有一个小工，湖北人，姓什么马曼丽不知道，只知道他小名叫麻生。因他长得像日本人，又留一撮小胡子，大家都叫他“麻生太郎”。麻生太郎洗车，一个月也就挣八九百元；除去吃，就来“曼丽发廊”按摩；把钱都花在了杨玉环身上。杨玉环按摩一次八十，麻生太郎隔一天来一回，马曼丽替他算账，一个月洗车的钱，就是不吃饭，也不够给杨玉环。就怀疑他还干别的勾当，或杨玉环不收他钱，还替他交三成的台费。但马曼丽收过三成的台费，客人在外边干什么，按摩到底谁付的账，马曼丽又管不着。虽然管不着，但觉得里面有蹊跷。这事果然被马曼丽猜中了。前天夜里，麻生太郎又来按摩。平日按摩也就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这回一气儿按摩了仨钟头。马曼丽敲了两回墙壁，催到钟了，杨玉环在里间还不耐烦。终于按摩完，麻生太郎走了，杨玉环也下班走了。昨天杨玉环没来上班。马曼丽以为她病了，或有别的事；过去也有这种情况，杨玉环说不来就不来，并不事先打招呼；就没有在意。但到了晚上，杨玉环的男朋友来了，说杨玉环跟人跑了。马曼丽大吃一惊，明白是前晚按摩的事。杨玉环的男朋友叫赵本伟，东北人，圆脑袋；因是老乡，赵本伟平日还给马曼丽叫“大姐”。杨玉环干按摩的事，他并不在意；每天夜里，还用摩托车来接杨玉环。也是凑巧，这两天赵本伟跟朋友去太原做生意。生意也不是什么大生意，从太原往北京拉猪肉。回来时，车坏在了高速路上。车是冷冻车，车的发动机坏了，不但车走不了，车也无法制冷。到晋阳城里找到修车的师傅，回到高速路上修车；原以为是发动机坏了，谁知连传动轴也坏了，修车的师傅，没带传动轴的配件，又回晋阳取配件；来来回回，耽搁一天多，车才修好；车修好能跑了，但车上的猪肉，大太阳底下，已经臭了。本来这事正在倒霉，回到北京，女朋友又跟人跑了。马曼丽过去发现，赵本伟在他的朋友圈中，说话并不算数；话怎么说，事怎么做，还要看别人的脸色；还心里暗笑，胖姑娘杨玉环，怎么找了这么窝囊一人。赵本伟平日窝囊，见女朋友丢了，却耍起横来。杨玉环已经跑了，无法跟杨玉环横；便跑到马曼丽的发廊，跟马曼丽急了。说杨玉环在“曼丽发廊”打工，人从这里跑了，就该马曼丽还人。听说杨玉环跑了，马曼丽慌忙进了里间；剥开橱柜的夹层，发现自己一包，也被杨玉环偷走了。那包里，有自己的细软。虽然这些耳坠儿、项链、戒指等都是便宜货，但也都是真金白银，合在一起，也值不少钱。也与赵本伟急了。他的女朋友偷了东西，女朋友跑了，这东西就该他还。两人各吵各的，直吵到夜里十一点，也没个结果。赵本伟气哼哼走了，又有客人来洗头，马曼丽无心再做生意，将人撵走，关了店门。躺在床上，还兀自生气，早知道杨玉环为人不地道，也没防着她。只顾生气这事，倒把刘跃进和U盘的事给忘了。到了凌晨一点，好不容易睡着了，稀里糊涂间，又被光头崔哥给抓走了。光头崔哥也正没好气，抓马曼丽没多废话。开了一个拉鸭子的帆篷车，来到“曼丽发廊”；直接拨开窗户，跳了进去；里间床上的马曼丽，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嘴里就被塞了块布，手脚被绳子捆上；光头崔哥等人将她拖出发廊，扔到帆篷车上，关上后门，直接拉到这地下室的黑屋子里。没问来由，先将她吊在房顶的暖气管上，暴打一顿。

接着才说来由，让她交出U盘。但无论如何吊打，马曼丽就是不承认自己藏了那盘。不但不承认藏，说压根儿就没见过；不但没见过那盘，只知道刘跃进丢了包，连刘跃进捡包，都不知道；推得倒也干净。马曼丽不承认这一切，并不是经得住吊打，而是像刘跃进一样，因看过这盘，害怕丢命。不说见过只是挨打；一说见过，怕连命也保不住了。U盘拷打不出来，又问刘跃进的去处。马曼丽像推U盘一样，说自从刘跃进丢了个包，再没见过他。也是生怕与刘跃进沾边，扯起来没有个完。打了三轮，都没结果，光头崔哥怀疑抓人抓错了。而抓马曼丽，是韩胜利的主意，等于韩胜利在中间裹乱；裹乱不说，还耽误了寻找刘跃进的时间。光头崔哥上去踹了韩胜利一脚，接着还想扇他几耳光解气；正在这时，韩胜利的手机响了，是刘跃进从鸭棚打来的。倒是刘跃进，解救了韩胜利。

待光头崔哥把方峻德两人擒住，押到鸭棚；刘跃进想用方峻德两人，换回他的儿子；光头崔哥却不愿这么干；不愿这么干不是信不过刘跃进，而是用方峻德两人换人，怕惊动另一拨寻找U盘的人，引起另外的麻烦；便让刘跃进先交盘，后换人。刘跃进却信不过光头崔哥，这时装傻充愣，说自己见过那U盘，觉得没用，当时就把它扔了。光头崔哥倒没打刘跃进，也没废话，直接把刘跃进带到了地下室的黑屋子里。从鸭棚到地下室，开着方峻德的车。刘跃进一见马曼丽被吊在屋里；因把马曼丽堵到了被窝里，马曼丽只穿了一件吊带裙；现在吊带裙被抽打成丝丝缕缕的布条，胡乱挂在身上；上边没戴乳罩，露出两个小乳头；大家不知道的事，现在全知道了；下边的三角裤，也露了出来，竟穿了一条红色的；加上脸上是血，浑身是伤；刘跃进听到儿子被绑架没晕，看到这场面，一屁股蹲到地上。马曼丽嘴里塞着一块布，见到刘跃进，嘴里“呜哩呜啦”乱叫；但听不清叫的是啥。光头崔哥没让刘跃进跟马曼丽说话，只让他看了一下场面，接着又把刘跃进带回鸭棚。光头崔哥告诉刘跃进，马曼丽已经招了，说见过那U盘，那盘仍在刘跃进手里，没扔；让刘跃进看看马曼丽，也是给刘跃进一个机会；拿出U盘，就用人换回他儿子；如果这时候还耍花招，就重新吊打刘跃进。上回吊打刘跃进让他跑了，但那是故意的；这回不会让他跑了。刘跃进果然上了光头崔哥的当。刚才在地下室黑屋子里，见马曼丽“呜哩呜啦”想说话，以为是让刘跃进救他，赶快拿出U盘；岂不知马曼丽的意思，是想说千万别拿出U盘；她没说，也不让刘跃进说；不说，大家还活着；一说，说不定命就没了。但刘跃进说了，告诉光头崔哥U盘藏在哪里。刘跃进说出U盘，并不完全是为了救马曼丽；交出U盘后，还想用方峻德，把他儿子换回来。刚才不相信光头崔哥，事到如今，不信也得信了。就是不为马曼丽和他儿子，再次吊打刘跃进，刘跃进也受不了了。

第三十七章

曹　哥

瞿莉丢失的U盘，被刘跃进藏在建筑工地三号塔吊驾驶室的座垫海绵里。这塔吊能升至五十层楼高；塔吊的司机每天坐在屁股底下，竟不知道。刘跃进一说，不但光头崔哥佩服他，方峻德也佩服他，觉得他藏的是个地方。韩胜利自告奋勇，要去偷回这U盘。这时是凌晨五点，工地还没上班。去工地，仍开着方峻德的车。一个小时，韩胜利回来了，手里果然拿着一个U盘。方峻德帮着看了看，说型号、颜色，和雇他的人交代他的，一模一样。听说U盘找到了，曹哥也来到鸭棚。光头崔哥有些兴奋，急着向曹哥说寻找的过程；曹哥止住他，先与方峻德和开车的老鲁握了握手，又与刘跃进握了握手：

“辛苦了。”

刘跃进指着方峻德和开车的老鲁：

“曹哥，东西找到了，赶紧用他们，把我儿子换回来吧。”

又说：

“还有开发廊那女的，也一块儿放了吧。”

又胆怯地嗫嚅道：

“你们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曹哥皱了皱眉。皱眉不是皱刘跃进自认为有功，在指手画脚，而是“说话不算话”几个字，曹哥不爱听；平日，曹哥最讨厌说话不算话的人。光头崔哥见曹哥生气了，上去要踹刘跃进；曹哥止住光头崔哥，问刘跃进：

“你说我找这玩意儿，图个啥？”

刘跃进想了想：

“钱。”

曹哥叹息：

“说得对，也不对。如果为了钱，我就和别的贼一样了；除了钱，我还为了江东基业。”

啥是“江东基业”，曹哥的“江东基业”又是啥，刘跃进弄不清楚，也不想弄清楚，他关心的是换人和放人。曹哥眼睛不好，但从杀鸭子的案子上，拿起那U盘，凑到眼上看，就像看麻将牌一样；看完说：

“正是为了江东基业，我得把它卖个好价钱。”

然后拍了拍刘跃进的肩膀：

“等把它卖了，我就放人。”

刘跃进松了一口气，倒催曹哥：

“曹哥，要卖就赶紧卖吧。时间一长，再让人发现了。”

曹哥抚掌：

“说得有理，事不宜迟，咱现在就卖。”

让人把刘跃进押回唐山帮的住处。唐山帮在一居民楼里，租了一个三居室。青面兽杨志，也躺在里边养伤。刘跃进与他，倒又碰面了。

送走刘跃进，曹哥开始卖这盘。曹哥卖这U盘，有两条途径，可以卖给不同的人。一头通过韩胜利，可

以卖给严格；为找这盘，严格给了韩胜利一万块钱；后来韩胜利没找着刘跃进，也瞒下那一万块钱没说。另一条途径，通过方峻德，卖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是谁，曹哥不知道，也不打听。幸亏抓住了方峻德，让U盘有了两个出路；一个东西可以卖两家，这东西就比原来升值了，就可以竞拍了。曹哥先让给严格打电话，不过没让韩胜利打这电话，把人换成了光头崔哥。曹哥眼睛虽然不好，看人却不会有误；看来他对韩胜利并不信任。韩胜利又觉得没面子，可又不敢说什么。光头崔哥用韩胜利的手机，给严格拨通电话，对严格说，他是韩胜利的朋友；韩胜利没找到U盘，他却找到了，想跟严格做个小生意，让严格出个价。严格先是在电话里一愣，愣不是愣U盘找到了，而是愣找U盘的人换了；接着明白，上次他给韩胜利说，找到U盘，加上奖金，再给他两万块钱；现在换人打电话，是要讨价还价。严格不知对方的深浅，便让光头崔哥先出价。光头崔哥张口五十万。严格便知道对方不是省油的灯；不是遇到了小毛贼，而是遇到了经过事的大盗；不像韩胜利那么好糊弄。既然是大盗，就不能用对付小毛贼的价钱来谈。严格便说到二十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定到三十五万。光头崔哥提出五十万，严格不是出不起，当初他给“智者千虑调查所”的调查员老邢的价格，是以天计；两天找到，也出到二十万；如今拖了十来天，这盘也该升值；而是因为对电话里的人不熟，一是担心对方手里没盘，是在敲诈；同时担心出价太高，对方得寸进尺，再出新的幺蛾子；三十五万不高不低，既打消了对方的奢望，也能稳住对方。双方谈妥，约定，今夜十一点，京开高速西红门出口，往西七公里，铁匠铺环岛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光头崔哥放下电话，曹哥让人把方峻德的手机还给方峻德，又让方峻德给老蔺打电话。打电话之前，方峻德问曹哥的底价；曹哥有严格三十五万垫底，又往上涨了涨，把手指捻成一撮，是七十万的意思。方峻德说，刚才三十五万，到他这儿涨到七十万，一下翻了一倍，就算是竞拍，也有些不公平。方峻德这么说，并不是要替老蔺省钱，而是担心把这个价格说给老蔺，老蔺一口回绝。老蔺让他找U盘，开价也就十八万。如老蔺回绝，生意做给了另一方，方峻德在曹哥手里，接下来的下场，就难说了。大家都在道上混，知道一个人的命，活着还是死去，也就是别人转念之间的事。但曹哥皱了皱眉：

“不愿谈就算了。”

方峻德马上害怕了，开始给老蔺打电话。电话打通，说U盘自己没找到，被别人找到了，开价七十万；没想到老蔺并不关心钱数，关心的是U盘。老蔺：

“见到U盘了吗？”

方峻德看看曹哥，看看放到杀鸭子案子上的U盘：

“见着了。”

老蔺：

“真吗？”

方峻德：

“在工地塔吊司机座位下找到的，五十层楼高，不会有假。”

老蔺：

“成。”

生意就这么做成了，倒出方峻德的意料。老蔺这么痛快答应，并不是老蔺大方；老蔺平日为人，比严格吝啬多了；而是知道还有很多人在找这盘，想在别人之前，也在严格之前，独自拿到U盘；或者，拿到U盘还不主要，主要是为了另外一件事。而这件事，是贾主任从欧洲打电话布置的。双方价钱谈定，又约定，今夜一点，在“老齐茶室”会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谈完生意，已是早上七点，老蔺便去单位上班。中午吃过饭，到银行取了钱，放到车的后备箱里。晚上有个应酬，又去跟朋友吃饭。到了夜里十二点，老蔺开车去了“老齐茶室”。在雅间坐下，他接到一个电话。老蔺听完，半天没有说话，在犹豫。犹豫半天，终于说：

“干。”

第三十八章

严　格

严格与找到U盘的人，约在夜里十一点，铁匠铺环岛见面。约到铁匠铺环岛，是严格提出来的。所以约到这里，一是这里离严格的马场不远，来这里方便；二是这里是郊区，周围都是菜地，夜里很少过车，僻静。夜里十点，严格就安排小白等人，藏到铁匠铺环岛周围的菜地里；待双方交易时，如果出了岔子，有个准备。严格十点半就到了铁匠铺环岛。但等到十一点，并不见有人来送U盘。也驶过几辆轿车，几辆卡车，皆呼啸而去，连停车的意思都没有。到了十一点半，还没人来。严格给白天与他交易的人打电话；那电话，倒是上次在“老齐茶室”见过的韩胜利的电话。但韩胜利的手机关机了。严格又不知道与他交易的人的电话。严格预感事情出了岔子。等到十二点，严格不等了，决定去找任保良；找到任保良，再找韩胜利；然后再找到打电话那人。由于心焦，自己开车走了，把藏到菜地里的小白等人给忘了。由铁匠铺环岛往东，上了京开高速；由京开高速，上了五环路。这时搁在副座上的手机响了。严格一阵惊喜，以为是找到U盘那人打来的，忙接起，却是藏在菜地里的小白；这才想起菜地里还藏着人。小白：

“还等吗？严总？”

严格只好说：

“先撤了吧。”

挂上电话，又想起该给任保良打电话；别去了工地，他不在工地；电话通了，任保良在工地；便对任保良说，赶紧找到上次带到“老齐茶室”的韩胜利；找韩胜利不为找韩胜利，为找另外一个人。任保良听得糊涂，问另外一个人是谁。严格火了：

“我要知道，还找你干吗？”

严格打电话间，没有注意后边有辆“路虎”吉普，一直跟着他的“奔驰”轿车。一过夜里十二点，五环路上充满了拉货的大卡车。有东北过来的，有内蒙过来的，有山东过来的，有河北过来的，有山西过来的；白天到了北京，或要路过北京，白天五环路之内卡车禁行，皆在城外等候；一过夜里十二点，这些卡车，全涌上了五环路。五环路上，比白天还繁忙，成了一个卡车大集市。严格的车，便在这卡车的车流中。临近一立交桥，严格还在跟任保良发火，后边的“路虎”，猛地在车流中超车；待与严格的“奔驰”并行，突然撞向严格的车头。严格猝不及防，失控地撞向立交桥的桥墩。从桥墩弹回来，旁边车道上的车猝不及防，一辆山西大同的运煤车，又将严格的车撞飞了。这回严格的车翻了几个滚，越过隔离带，到了另一侧的逆行路上。逆行路上也充满了大卡车；一辆内蒙的运羊车，又撞上严格的车；严格的车又打了几个滚，飞出五环路，撞到路沟里一棵树上，反弹回来，落到沟里，颠了两颠，不动了。他车的周围，像下雨一样，落下几十头羊。羊从车里飞出，落到沟里摔死了；车里的严格，血肉模糊，头歪在方向盘上，也死了。正打着的手机倒没摔坏，落在副座的座位下，里面传出一个人的声音：

“怎么了？怎么了？”

严格的车被连环相撞时，两方向车道上的车皆猝不及防。“砰”“砰”“砰”“砰”，几十辆大卡车或小轿车，又发生连续追尾。五环路上，发生了大面积的堵车。

第三十九章

老　蔺

一人出七十万，一人出三十五万，曹哥把生意做给了老蔺。曹哥自开鸭棚以来，或自鸭棚转为唐山贼的小天地之后，还没有一桩生意，能超过七十万的。让青面兽杨志去贝多芬别墅偷东西，虽然是曹哥的决定；但入室偷窃，谁家也不会把钱放到家里等着偷；也没想着有这么大收获。青面兽杨志在偷的时候，被人发现，跑了，也躲了曹哥，曹哥也没在意。直到几天之后，青面兽杨志投奔曹哥，曹哥看他遍体鳞伤，才知道这U盘值钱。东西是青面兽杨志丢的，偷的又是贝多芬别墅；贝多芬别墅，正好在曹哥的管辖范围；曹哥觉得收回U盘，天经地义。捡这东西的人，是工地一厨子；只要找到他，就能收回这盘。于是找来了韩胜利。但没想到，寻找的过程还很复杂；接着发现，寻找这盘的人，也不是曹哥一拨；曹哥这时才明白这盘的重要。就是明白其重要，也没想到它那么重要。让光头崔哥给严格电话，严格能出三十五万，已出曹哥的意料；转到方峻德给老蔺打电话，曹哥用手捻了一个七，也是豪着胆子那么一捻。没想到，一捻，竟捻成了。重要的还不是钱，不是七十万；而这七十万，是一个奠基礼，事业开始越做越大了。不是图钱，是图个江东基业。还多亏这些个青面兽杨志、韩胜利、方峻德，还有那个厨子刘跃进；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新的开始；是大家共同努力，开创了这么一个崭新的局面。高兴之余，曹哥的感冒也好了。曹哥准备事成之后，听书三天，以示庆贺。曹哥生来爱读书。在唐山，还当过中专的教员。只是后来眼睛坏了，看不得书，也看不得黑板，才改行卖鱼。与人争斗，以为打死了人，才逃到北京，开了个鸭棚。颠沛流离间，忘了读书。待鸭棚变成唐山贼的老窝，曹哥创下一番小天地，生活安定后，才想起荒废了学业。但曹哥眼睛坏了，看不得书；看报纸，也得拿放大镜；于是改为听书。但鸭棚里的人，从小都不是读书的料；如是读书的料，也不来鸭棚；让他们偷东西成，杀人放火也成，让他们给曹哥读书，还不如拿刀杀了他们。曹哥也想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让他们给曹哥读过两回；而曹哥听书，一听还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说起来这些书并不难读，过去私塾时候，六岁的孩子，就开始读《前论语》和《后论语》；但这些贼，还不如私塾的孩子，捧着这些书，皆读得磕磕巴巴，错字连篇；不读还好，一读读成了另外一本书；曹哥不听还清楚，一听更糊涂了。这时摇头感叹：

“还真应了一句话，刘项从来不读书。”

这话读书的贼也没听懂，只是见曹哥摆手，不让读了，忙放下书，欢天喜地忙别的去了。曹哥想听书，只好另想办法；干脆离开鸭棚，雇一女大学生，一块儿到郊区去，坐在农家小院，听这女大学生读书。读完书，再吃一顿农家饭。虽是一女大学生，但读书就是读书，没有别的意思。女大学生还感到奇怪。过去听书就是一天，俟这U盘的生意做成，准备连听三天。待到夜里一点，光头崔哥等人，拿着U盘，押着方峻德去“老齐茶室”做生意；那个开车的老鲁，留下当人质；曹哥与方峻德分别之际，拉住方峻德的手，先说：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接着又问：

“你喜不喜欢读书？”

这话问得有些突然，方峻德愣住。想了想，摇了摇头。曹哥：

“要读啊，不然适应不了形势；我准备成立一个读书会，欢迎你来参加。”

方峻德更加糊涂，不明白这个杀鸭子的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表面又不敢违抗，假装愿意地点了点头。自被曹哥鸭棚里的人抓住，方峻德心里想的也是来日方长，但来日方长是：妈拉个×，别以为我是吃素的，回头再收拾你们。但一天多来，见曹哥说话漫无边际，一大半他听不懂，又觉得这老家伙不好对付。

待方峻德带着光头崔哥等人来到“老齐茶室”，老蔺已经在雅间里等候。老蔺身边，放着一个沉甸甸的提包。双方见面，老蔺并没多说话，也没正眼看光头崔哥等人，只是把提包，递给了方峻德；方峻德把提包，扔给了光头崔哥。光头崔哥打开提包，点了点钱数；一万一沓，十万一捆，共七捆；拉上提包，从身上掏出U盘，递给了老蔺。老蔺从另一提包里，掏出一手提电脑；开机，插盘。待将盘打开，愣了，原来这盘是空的。老蔺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炸了不仅因为这盘是假的，而是老蔺听信方峻德的话，说这盘是从五十层楼高的塔吊司机座位下取出的，不会有假，便信以为真，一个小时前，已经让另一拨人，在五环路上制造车祸，把严格给撞死了。让严格死，并不是老蔺的主意，是贾主任的指示。自

从严格和那女歌星的照片上了报，到严格说出U盘，贾主任表面屈服了，说要帮严格，其实不是真心话。从那时起，他就想让严格像他的副总一样，也出个车祸；只是碍着还有U盘，在严格手里，才没敢动手。让严格去死并不是贾主任心毒，或严格威胁他，惹恼了贾主任；而是如果让他活着，继续帮他，这事就永远没个完。就像落在水中的人，如果落在岸边，手里又有竹竿，能救则救；如果出海打鱼，船破了，大家都落水在海中央，就不能向别人伸手；你一伸手，他一把抓牢了你；救他的结果，连自己也被拖死了。不如主动按他的脑袋，早点儿把他淹死，少了一个拖累不说，船怎么破的，别人永远不会知道。一个人早晚要死，不如让他早死；早死大家都解脱了，他也早死早托生。贾主任在北戴河海边说过：

“要是死几个人，就好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止是这个意思。让严格死，老蔺起初不同意。不同意不是可惜严格，而是怕出了比U盘更严重的后果。死一个人，不是件小事。但他后来又同意了。同意不是想通了贾主任的理论，而是担心U盘本身。从U盘里的视频看，他不但跟着贾主任受贿，在搞女人和外国女人时，从时间上看，他都在贾主任前边。而这些，过去只有严格和他知道，背着贾主任。上回严格给了他一个电脑和六个U盘，他没敢让贾主任看，把担心都推到了丢的那个U盘身上；丢了一个U盘，也算暂时解救了老蔺。现在担心救了严格，严格缓过劲儿来，与贾主任和好了，哪天报复老蔺，跟贾主任说出这些事，老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还不如等找到丢失的U盘，同时让严格死了，自己把所有的U盘都付之一炬，让这事永远成个谜。或者，他也不会付之一炬，也会留下一个备份；待到关键时候，让它成为要挟贾主任的一个把柄。但贾主任选择让严格出车祸的时间，又让老蔺吃惊。贾主任出国之前，U盘已经找了五天；临出国时，交代老蔺，必须在十天之内，找到那个U盘；U盘找到之日，就是严格出车祸之时。而严格出车祸时，贾主任并不在国内，一下摆脱了干系。就是将来出事，人命的事，也成了老蔺一个人的责任。老蔺又觉得这个老狐狸，心肠毒辣不说，事事还用心良苦，且六亲不认。这也是严格生前，一直想不通的原因：为什么贾主任规定，必须在十天之内，找到U盘；先是十天，后又放宽了五天。现在U盘找到了，但是一个假的。眼前是个假的，证明真的U盘，还流落在外。老蔺端起桌上的茶杯，将一杯热茶，泼到了方峻德脸上：

“笨蛋，假的！”

方峻德被烫了个满脸花。方峻德一开始想急，等明白U盘是假的，脑袋也炸了。找东西以假充真，他知道这事情的后果。顾不上脸被烫伤，回身踢了光头崔哥一脚，又对老蔺说：

“我再找去。”

转身就要出门。这时老蔺慢慢收回身，倚着炕榻，叹了口气：

“晚了。”

晚了不是说失落在外的U盘不能再找；明天贾主任就从巴黎回来了，不好向贾主任交代；而是U盘是假的，型号、颜色又对，证明是个阴谋；严格家别墅失盗时，他就怀疑是个阴谋；现在这两个阴谋对接上了。阴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明U盘已经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比这还重要的是，在找到真U盘之前，严格已经死了。严格本该死在找到U盘之后，谁知死在了找到U盘之前；事情前后颠倒，这事便由一件事，变成了另一件事；或者说，事情所有的次序都乱了，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收拾了。

第四十章
刘跃进

老蔺第二天没有上班。老邢带人抓捕老蔺时，在老蔺单位扑了个空。又去老蔺家，老蔺家保姆说，老蔺一大早上班去了。老邢以为老蔺逃了，怪抓捕晚了一步。这回晚了一步却不怪老邢，怪老邢的局长。老邢本想昨天晚上在“老齐茶室”抓捕老蔺等人，将情况向局长汇报，局长却说，等到明天。为什么再等一天，局长又没说。等了一天，就让老蔺跑了。但到了晚上，从“喜君酒店”传来消息，老蔺没逃，一直待在“喜君酒店”；不过已经自杀了。“喜君酒店”是个六星酒店，在北京仅此一家。从前台登记发现，老蔺早起入住。傍晚，服务员整理晚床。摁房间的门铃，屋里无人应，以为客人出去了；开门，房间一股酒气。沙发前的圆桌上，倒着两个空的“茅台”酒瓶。服务员也没在意，晚床整理好，又去收拾卫生间。推开门，“啊”的一声，吓昏过去。一人吊在浴缸上边的喷头架上，双脚离地。浴缸里，吐着一大摊，已经结痂。服务员醒来又大叫，引来了保安；保安将人卸下来，人早已死了。上吊的绳子，是睡衣的带子。保安叫来了派出所的警察。警察从这人手包里找出工作证，看到老蔺的单位和姓名，一方面打电话给老蔺的单位，一方面通知了局里。

人虽然死了，但案子总算破了。老邢能这么快破案，并不是老邢运筹帷幄的结果，也是得益于刘跃进。前天晚上，刘跃进被方峻德从保定带回北京，进鸭棚偷U盘时，多了一个心眼，既给韩胜利打了电话，又给老邢打了电话。给老邢打电话，并不是为了老邢；打电话时，他还不知道老邢是警察，仍以为他是个侦探；而是为了多让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绑架了，如果与曹哥这边的人谈不拢，他仍有一个退路。刘跃进在电话里说，昨天让老邢跟他去河南，是在骗他，U盘并不在河南，为了让他给丢了的欠条作证；但这回命快没了，不再骗人，U盘就在北京；如果他明天中午没再给老邢打电话，让老邢想办法，把他从曹哥的鸭棚里救出来；把他救出来，他就把U盘交给老邢。但这不是刘跃进开出的全部条件，他还留下一部分没说；待老邢救出刘跃进，他再往上加码，再让老邢把他儿子和他的女朋友救出来，再把马曼丽救出来，才给他U盘。老邢接刘跃进电话时，刚从石家庄赶回北京。他没等到明天中午，车都没停，打电话通知几个便衣，在曹哥鸭棚的集贸市场集合。待到了集贸市场，老邢却没有立即救刘跃进。没救并不是老邢不想救，而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从鸭棚出去的人，都被老邢的人跟踪了。光头崔哥和方峻德等人去“老齐茶室”做生意，老邢的人就跟到了“老齐茶室”。曹哥不与严格做生意，就无人跟到铁匠铺环岛；接着就出了车祸。如曹哥和严格做生意，后边有老邢的人跟着，说不定这车祸就不会出了。这样说起来，严格是被曹哥害死的。但刘跃进却蒙在鼓里，与曹哥鸭棚的人没有谈拢，便开始焦急，不知明天中午，老邢是否说话算数。刘跃进给曹哥鸭棚的人说，那U盘藏在建筑工地塔吊里；韩胜利自告奋勇取了回来；那个U盘，却是假的。从老邢到方峻德，从曹哥到光头崔哥，再到韩胜利，都没看过这U盘；U盘里是啥，只有刘跃进和马曼丽看过。刘跃进知道，交出U盘，说不定命就没了；后来发展到，不但他会没命，交出U盘，说不定他儿子和他的女朋友，连同马曼丽，命都会没了；现在交出一个假U盘，也是缓兵之计，拖延一下时间。刘跃进能这么做，还是跟青面兽杨志学的。当初两人去四季青桥下敲诈瞿莉，青面兽杨志就买了一个U盘，以假乱真；无非不知道真盘的模样和颜色，当时就被人识破了；刘跃进有真U盘在手上，第二天去商场，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故意放到了塔吊里。没想到这盘用上了。

真U盘放在哪里？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刘跃进不说，世界上的人，没一个人会想到。那天和马曼丽一起，看过这U盘，两人都感到害怕，不知该把它藏到哪里。没看过这U盘，刘跃进藏到自己身上；看过这U盘，知道它是个炸弹，就不敢整天带着它。但把它放到哪里呢？工地食堂不敢放；知道U盘是炸弹，又知道许多人在找他，刘跃进也要离开工地；能放的地方，就是“曼丽发廊”。韩胜利猜他会放到魏公村老高处，后来又否定了；这否定是对的，刘跃进不会去找老高；不找老高不是信不过老高，而是不愿这事扩大范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能局限在他和马曼丽之间。但马曼丽不同意放到她那里；一方面她像刘跃进一样，没看过，敢藏；看过，就不敢藏了；同时，大家都知道刘跃进爱去“曼丽发廊”，放到那里，也易被人猜到。想来想去，想不出地方。两人在一起没想出来，两人分手后，刘跃进想出一个地方：“曼丽发廊”后身的一个厕所。众人既想不到，U盘又离马曼丽不远；遇到紧急情况，也有个照顾处。刘跃进悄悄去了“曼丽发廊”后身；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刘跃进想了想，进了女厕所。大半夜，厕所没人。刘跃进把这U盘，藏在女厕所左数第三个蹲坑上方，上数第五第六块砖之间、左数第八第九块砖之间的墙缝里。

第四十一章

曹哥　八哥

老邢虽没抓住老蔺，但顺利抓住了曹哥鸭棚的人。当天夜里，局长不让抓老蔺，但说到抓曹哥鸭棚的人，局长倒同意了。曹哥还在鸭棚里等着光头崔哥从“老齐茶室”回来；待回来，就会带回七十万；七十万不重要，重要的是奠基礼；第二天一早，曹哥还要去郊区听书；凌晨四点，光头崔哥回来了，但同时进鸭棚的，还有许多警察。曹哥有些吃惊，知道反抗没用，也就不反抗了；只是有些不解，抬眼问为首的老邢：

“你们是咋知道的？”

老邢倒没说刘跃进给他打了电话，看着曹哥模糊的眼睛：

“杀鸭子就好好杀鸭子，咋又发展成了黑社会？”

曹哥没理老邢；思索半天，兀自叹息：

“小天地，还是斗不过大天地呀。”

老邢不明白他说的是啥；这时棚里的八哥，插了一句话；歪着小脑袋，对老邢气冲冲地说：

“去死吧。”

老邢吃了一惊，曹哥也吃了一惊。曹哥买这八哥时，担心它像唐山的八哥一样，跟人学坏了；只教会它三句好话，就用蜡把它的耳朵封上了。大概这蜡没有封死；或一开始封死了，后来这蜡松动了，散落了，曹哥也没注意；原来它耳朵一直能听见，又学了许多坏话；只是怕再封耳朵，一直不说。这八哥也一直在装傻。曹哥听了这话，不怪自己大意，也不怪八哥装傻，对八哥点头：

“是这意思。”

老邢再打量鸭棚里其他人，都不惧老邢，皆像八哥一样，对老邢和一帮警察怒目而视。今日之前，老邢与他们素不相识；素不相识的人怒目而视，怒的就不是过去的事，怪有人破坏了他们现有的生活。从他们仇恨的目光中，能看到他们对目前生活的留恋，及这鸭棚日间的其乐融融。老邢抓他们并无私仇，抓的也是陌生人。老邢当警察早当烦了，找陌生人也找烦了；从私人论，老邢对鸭棚里的气氛，倒充满了向往。

第四十二章

老　邢

老邢在局里受到了表扬。局长表扬他，并不是老邢阴差阳错，把该抓的人抓住了；而是阴差阳错，该抓的人，一直没抓住，拖延了破案的时间。正是因为拖了时间，才没有打草惊蛇。这期间贾主任在国外，如及时破案，贾主任闻到风声，说不定就外逃了；恰恰拖了十五天，拖到贾主任回国的前一天，案子才告破。抓前边那些人，是为了抓贾主任；贾主任抓不到，只抓前边那些人，就不算破案；或者，是坏了这个案子。正是因为这样，老邢那天要抓老蔺，局长又让他拖了一天。虽然第二天老蔺自杀了，但等到了贾主任。但贾主任出国期间，案子又不能停止；恰恰是因为他出国，破案才少了一些阻碍。但案子的进程，并不完全由人控制；老邢拖的时间，恰恰是贾主任在国外的期限，也是老蔺给严格规定的日子；老邢拖得恰如其分，贾主任就一直蒙在鼓里；案子及时破了，拿到了证据，又能及时抓住贾主任，不给他留活动的空间。第二天，贾主任随代表团回国，飞机在首都机场落地，贾主任刚下飞机，就被逮捕了。

抓住贾主任，这个案子还仅仅是个开头。抓贾主任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抓住贾主人身后的另外一个人，或几个人。本来案子还要接着追下去。老邢已做好准备，准备顺藤摸瓜，接着摸下去，看到底能摸出谁。老邢对这一层的陌生人，倒感兴趣。警察就该这么当，找人就该这么找。但上边突然来了指示，这个案子到此为止，不再查了。

到底是谁让停止这案子的，老邢不清楚，局长也不清楚。虽然不清楚，但上边让停，又不能不停。这时老邢有些后悔，后悔不是后悔前边的破案，而是前边的案子，等于白破了。但老邢后悔顶什么用？这种事，过去也不是没遇见过。老邢只好从这个案子脱身，又去破别的案子，又开始找另外素不相识的人。

第四十三章
孙悟空

老邢觉得从这个案子脱身了，其实并没有脱身。建筑工地的厨子刘跃进，开始天天找他。案子虽然白破了，但白破的案子，跟刘跃进拿出U盘大有关系。去“曼丽发廊”后身厕所取U盘前，刘跃进跟老邢做了个小生意。刘跃进这时知道，老邢是个警察。过去的老邢，也是在演戏。正因为老邢是警察，刘跃进更要跟他做生意。刘跃进说，他可以交出U盘，但交出U盘，老邢得帮他找回二十天前丢的那包。刘跃进：

“不能光说你们的事，也该说说我的事了。”

第二回抢刘跃进包的人，甘肃那三男一女，老邢倒见过；第一回偷刘跃进包的人，青面兽杨志，也抓捕归案；抓捕鸭棚的人时，青面兽杨志并不在鸭棚，和刘跃进一起，在唐山帮的住处；警察用脚踹开住处的门，放到过去，青面兽杨志会跳窗户逃跑，如今断了两根肋骨，只能躺在床上束手就擒；而他，因为下边被吓住过，为了报仇，曾跟踪过甘肃那三男一女；老邢觉得找到这三男一女并不困难；再难，也没找到U盘难；便答应了刘跃进。待案子告破，老邢回头再找甘肃那三男一女，青面兽杨志交代的地方都去了；东郊小屋去了，西郊石景山也去了；通惠河边去了，山西人“老甘食府”也去了；经心找了五天，没有。加上还有别的案子在身，案子里也有人命；局长觉得老邢适合破人命案子，便又交给他一个人命案子；心渐渐慢了。老邢的心本来就慢。刘跃进再找老邢，老邢说话就不似以前：

“整个北京都找了，没有。”

又说：

“可能他们离开北京，去了别的地方。”

生意上吃了亏，刘跃进感到自己受了骗；欠条上的日期，再差十来天就到了，刘跃进也有些着急：

“贼找不着，你跟我去趟河南也行，给贼当个证人，把那钱要回来。”

老邢哭笑不得：

“破案讲证据，没有欠条，单凭我一句话，顶啥用呢？”

又说：

“再说，河南也不归我管呀。”

以后再找老邢，老邢开始躲刘跃进。刘跃进给老邢打电话，老邢也不接。刘跃进觉得老邢这人也不地道。但老邢是个警察，刘跃进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刘跃进找不到老邢，便撇下老邢，又开始上街找贼。但一个礼拜过去，没见贼的踪影。时间越拖越长，贼是越来越难找了。但刘跃进还不死心，一边仍在工地食堂当厨子，一边又断断续续，找了一个礼拜。让刘跃进不解的还有，严格死了，工地马上换了新主人，施工并没有停，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新主人来工地接手时，也来食堂看了一下，刘跃进见过他一面，大胖子，方头，欢天喜地的。听任保良说，新主人叫隋意。但刘跃进顾不上隋意，仍在找包。在北京待了六年，对北京并不熟；包丢的时候，刘跃进找过二十来天；现在又找了半个多月；总共加起来，三十多天；三十多天下来，北京的大街小巷，旮旮旯旯，凡是贼易去的地方，刘跃进全熟了。找贼找了三十多天，这贼也没找着；突然有一天知道，这贼也白找了。找贼是为了找包，找包是为了找里边的欠条，找到欠条，是为了让老家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还他六万块钱；谁知欠条没有找到，欠条期限一到，那个卖假酒的李更生，没见着欠条，就把钱按欠条上的数目付了。不过不是付给刘跃进，而是付给了刘跃进的儿子刘鹏举。刘跃进丢包时，刘鹏举还待在河南老家，对这事并不知道；等刘跃进捡包时，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来到了北京；这包被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拿走了；为了这包，刘鹏举和他的女朋友被绑架了；绑架中，挨了不少打。两人胸脯上，大腿上，被烟头烫伤好多处。这事结束后，刘鹏举大为恼怒，怪刘跃进没告诉他真相，把他害苦了。这时由第二个包，又知道了第一个包的事。由U盘，知道了欠条的事。不知道这中间的埋伏还好，知道了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刘鹏举觉得这打不能白挨。但他没跟刘跃进纠缠，刘跃进还在找包找欠条；刘鹏举径直回了河南，径直找到后爹李更生，要李更生付他六万块钱。他说，不知道六年前的事他还蒙在鼓里，知道了六年前的事，他就不能善罢甘休；如李更生付钱，这事还罢；不付，爹窝囊，儿子不窝囊，他就要为爹报仇。有点儿像哈姆雷特，有点儿像王子

复仇记。李更生也听说了刘跃进丢包找包的事，知道那张欠条丢了；欠条丢了，他开始耍赖，说六年前压根儿就没这事；还故做愤怒的样子：

“这个刘跃进，就会说瞎话。”

又说：

“下回见到他，再打他一顿，他才知道瞎话不能白说。”

要账碰了壁，刘鹏举的女朋友麦当娜，便劝刘鹏举去找母亲黄晓庆。李更生耍赖，黄晓庆不会不知道六年前的事；爹是后爹，娘却是亲娘。但刘鹏举没找黄晓庆。第二天中午，趁黄晓庆出门去街上做头发，悄悄将李更生和黄晓庆生下的儿子给偷走了。这儿子刚生下两个多月。偷走的时候，儿子倒睡熟了。刘鹏举把孩子带到洛阳，在一旅店住下，给李更生打电话，三天之内付钱，就还他们儿子；三天一过，他就掐死这个野种。李更生傻了，当时就要报警。黄晓庆却跟李更生不干了，大哭大闹，说起六年前的事，怪李更生害了他们全家。李更生一边怪自己大意，大风大浪都经了，在阴沟里翻了船；一边只好自认倒霉，乖乖付给刘鹏举六万块钱。欠条上的钱，已经被儿子刘鹏举拿走，刘跃进还不知道，还在北京找贼；知道这事，还是听在魏公村开河南烩面馆的老高说的。刘跃进这天又找了一天贼，仍没找到，路过魏公村，到老高的烩面馆歇脚，也顺便诉说一下心中的烦恼；丢了一包，又捡了一包，人命关天的事都经历了，到头来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老高刚回了一趟河南老家，没容刘跃进诉说，告诉了他这个震动县城的消息。听老高一说，刘跃进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事情出现这种结果，大出刘跃进的意料。刘跃进二话没说，从老高烩面馆出来，没回建筑工地，直接去了北京西站，买张车票，回了河南。在洛阳下了火车，又倒长途汽车，回到洛水。李更生虽然付了欠条上的钱，但这钱应该付给刘跃进，不该付给刘鹏举。刘跃进在这六万块钱上头，还有好多想法呢。这六万块钱，牵涉着他的下半辈子呢；也牵涉着他跟马曼丽的事呢。经过这场事，马曼丽不再理刘跃进，怪刘跃进把她拖进了U盘的事，差点儿丢了命。但俩人经过这场生死大事，关系已经不一般了；理与不理，已经不重要了。待自己有了这六万块钱垫底，在北京开起饭馆，成了有钱人，才让她另眼相看；有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再看人脸色，刘跃进也会舌底生风，不愁不能与马曼丽成就好事。正是打着这样的算盘，刘跃进才又找了半个多月的包。通过这场生死历险，刘跃进还有一个变化，过去刘跃进遇到想不开的事，总想自杀；包丢的时候，他也想自杀；待到捡一个包，开始有人找他，他倒一次没想到自杀。事后回想，过去想自杀的时候，都是一个人在那里想不开；现在有人杀他，容不得他想；或者，U盘的事太大，过去自个儿的事太小，小事，让这大事给吓回去了。更重要的是，过去总在阴沟里撑船，遇事易想不开；如今大海里九死一生，反倒把事情看开了。大海里不易淹死人，阴沟里容易翻船。刘跃进又明白了这个道理。刘跃进过去爱自言自语，现在还爱自言自语；过去自言自语皆因想起后悔的事，说的是懊悔的话；现在动不动爱说：

“去！”

但六万块钱这事，不能去。六万块钱上头，还有他下半辈子的梦想呢。这梦想没被贼打破，被儿子打破了。谁是贼？儿子才是贼。待刘跃进回到洛水，才知道儿子并不在洛水；早在六天前，拿上这六万块钱，和他的女朋友去了上海。临走时撂下话，要用这六万块钱，在上海打拼一片天地；本想去北京发展，但北京让他伤心了，只好去上海。刘跃进闻知，脑袋又“嗡”的一声炸了。炸了不是儿子离开洛水，还得去上海寻他，而是知道儿子的深浅，哪里是去上海发展，就是去上海胡混。又赶紧离开洛水，去上海找儿子。怕找得晚了，找到，六万块钱也被他和他的女朋友糟践光了。六万块钱对刘跃进是钱，对上海或北京，连虱子的皮都不算。事情紧急，刘跃进既没见李更生，也没见黄晓庆；如今见他们也没用。本来想见舅舅牛得草；像北京鸭棚里的曹哥一样，牛得草四十岁之后眼睛不好；如今老了，两只眼全瞎了，住在牛家庄；人生自舅舅始；但也顾不上了。也像在保定车站抓他的老方一样，刘跃进找到刘鹏举的同学，打听出刘鹏举新的手机号码；为防打草惊蛇，刘跃进没给刘鹏举打电话，欲到了上海，再与他联系，一下堵住他的老窝；像在北京堵贼一样。从洛水又到洛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车是过路车，离火车到站，还有两个钟头。刘跃进这时感到肚子饿了。这才想起，从北京到洛水，又折回洛阳，一夜一天，只顾赶路，忘了吃饭。一个多月来，有多少回忘了吃饭。便走出车站，过了马路，到一羊肉烩面馆，买了一碗烩面，边吃，边想到了上海，如何向儿子要钱。儿子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来直去，不编个圈套，这钱要不回来。圈套怎么编，一时还没想好。吃间，一个女人坐在桌子对面，也要了一碗烩面在吃。刘跃进只顾想自个儿的心事，没顾上打量对面。一碗面吃下肚，没吃出个滋味。吃过结账，欲起身，无意中看了对面女人一眼，突然惊了：原来对面坐着的女人不是别人，竟是严格的老婆瞿莉。一个多月前，因为严格和女歌星照片的事，严格重演过一遍街头戏，刘跃进扮过卖煮玉米的安徽人，见过瞿莉。在北京四季青桥下敲诈时，也远远看到她的身影。不过现在的瞿莉，已不是过去的瞿莉。过去瞿莉胖，细皮嫩肉；现在瘦，瘦得脱了相，倒又显出她苗条的身形；皮肤也晒黑了。刘跃进吃惊之余，弄不清两人是偶然碰到，还是瞿莉有意找他，说话有些结巴：

“你咋在这儿哩？”

瞿莉看刘跃进：

“在这儿见你合适。”

刘跃进出了一身冷汗，知道瞿莉是有意找他；又感到奇怪：

“你咋知道我在这儿哩？”

瞿莉一笑：

“上回出事时，不是跑了一个韩胜利？”

刘跃进明白了，瞿莉找他，是先找到韩胜利，接着在这儿找到了他。上回老邢抓捕鸭棚的人时，韩胜利正好去厕所拉屎；待回来，见鸭棚四周停满了警车，知道事情发了，一个人逃了。韩胜利与在北京魏公村开羊肉烩面馆的老高熟，大概从老高处，知道了刘跃进的行踪。这时往窗外看，韩胜利就站在饭馆外，冲刘跃进比画手势；先比了一个三，又比了一个五；还在说刘跃进欠他钱的事；本来欠他三千三，曾还了他二百；剩下三千一，连本带利，如今涨到三千五。刘跃进有些睖睁。瞿莉：

“在北京不敢找你，怕你把我卖了。”

刘跃进又明白，瞿莉跟踪自己好长时间了。越是这样，刘跃进心里越是发毛。瞿莉找他，不会为刘跃进欠韩胜利那几千块钱。瞿莉的丈夫严格，一个月前，被人用车撞死了；虽然撞严格的不是刘跃进，但枝枝叶叶，追根溯源，也跟刘跃进有关系。刘跃进以为瞿莉要说这事，忙说：

“那事，真不是有意的。”

又说：

“严总这人，其实不错。”

瞿莉摆摆手：

“那事，跟你没关系。”

刘跃进赶忙说：

“要不全怪那大贪污犯，连累了严总。”

瞿莉：

“也不怪他。官当那么大，弄点儿钱算啥？譬如一个厨子，守着厨房，偷吃两嘴东西，算大事吗？”

刘跃进对这比喻想了想，摇摇头：

“那怪啥哩？”

瞿莉叹口气：

“怪他想要别的东西。”

这话刘跃进就听不懂了，也不敢再问。瞿莉掏出一支烟，点上：

“本来这事该完了，但人一进监狱，就成了人，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由这事，又牵出了别的事。”

刘跃进听出，这是指被抓的那个大贪污犯。那个胖老头，刘跃进从U盘里见过。但那贪污犯牵不牵别的，跟刘跃进有啥关系呢？刘跃进并不贪污，他眼下想做的，是赶紧去上海，从儿子手里，要回那六万块钱；儿子去上海六天了，估计那六万块钱，已糟蹋得剩了四万。但瞿莉说：

“上回你捡我那包，包里还有些卡，对吧？”

当时刘跃进捡了那包，在食堂小屋翻看时，除了U盘，确实还有几张银行卡。但卡没密码，等于无用；就是知道密码，对方一挂失，也不敢去银行冒险；刘跃进没拿这些卡。刘跃进将这道理说了；瞿莉：

“我说的不是这些卡。还有一卡，比它们短半截，上面画了个孙悟空，弄哪儿去了？”

原来是在找这个。这卡刘跃进也见过，那卡确实比银行卡短许多，一边金黄色，画了朵紫荆花；一边彩

色，画了个孙悟空，舞着金箍棒。当时刘跃进看它小巧玲珑，有些稀罕，便也揣到了怀里。待大家找U盘时，无人找这卡，刘跃进也没在意；待刘跃进看过U盘，担心这卡也像U盘一样，早晚会出事，慌乱之中，把它扔了。孙悟空这卡，刘跃进跟马曼丽都没说。U盘这事被人追得紧，刘跃进已经把这卡和孙悟空给忘了；没想到过去一个多月，这事又被瞿莉翻出来了。刘跃进本想装傻，瞿莉率先止住他：

“千万别说你没拿。包里的东西，我也调查一个多月了，别的东西都有去处，单单少了这张卡。”

事到如今，刘跃进不敢再扯谎，但忙说：

“这卡我见过，可我怕它是个祸根，扔了。”

瞿莉：

“那卡里不是钱，有些另外的东西，也牵涉到几条人命呢。”

又说：

“找你，就是请你帮个忙，把这卡找回来。”

刘跃进“噌”地从凳子上蹿起来；扔卡，已是一个多月前的事；记得把卡扔到了北京东郊八王坟一垃圾桶里；事到如今，哪里找去？再说，自己还要到上海找儿子呢。也是情急之中，刘跃进突然急了：

“我就是一厨子，孙悟空的事，别再找我行不行？”

瞿莉叹口气：

“我也不想找你，可少了孙悟空，有人不干呢。”

刘跃进抱着头，又坐回凳子上。这时火车站一声汽笛长鸣，开往上海的列车，已经进站了。

2007.7 北京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　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四卷）

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香港明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塔铺》（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官场》（小说集）　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官人》（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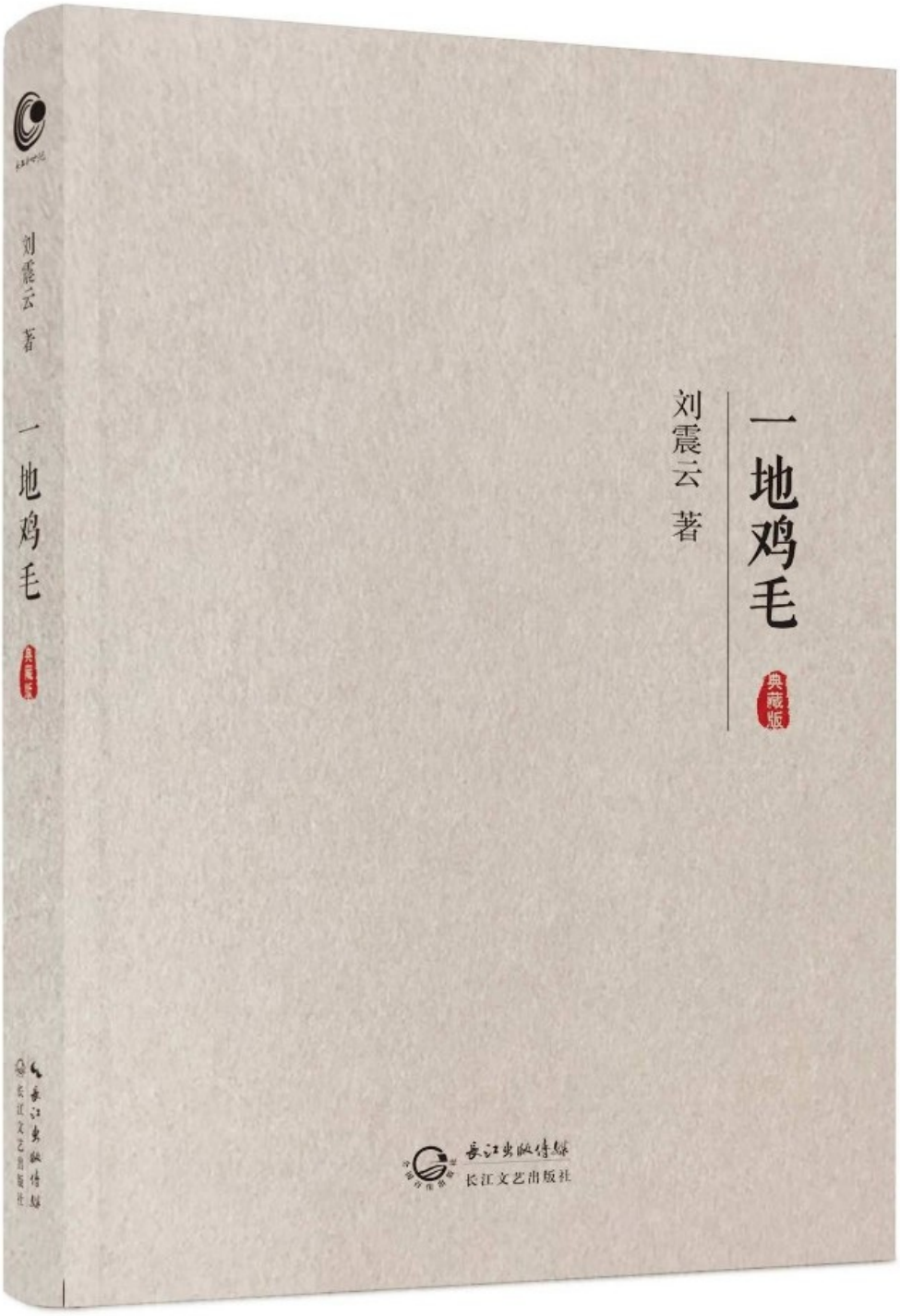
《刘震云》（小说集）　现代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刘震云精选集》（小说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塔　铺

新兵连

头　人

单　位

官　场

一地鸡毛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口　信

附录：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返回总目录

塔　铺

一

九年前，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了家。用爹的话讲，在外四年，白混了：既没入党，也没提干，除了腮帮上钻出些密麻的胡子，和走时没啥两样。可话说回来，家里也没啥大变化。只是两个弟弟突然蹿得跟我一般高，满脸粉刺，浑身充满儿马的气息。夜里睡觉，爹房里传来叹气声。三个五尺高的儿子，一下子都到了向他要媳妇的年龄，是够他喝一壶的。那是一九七八年，社会上刚兴高考的第二年，我便想去碰碰运气。爹不同意，说："兵没当好，学就能考上了？再说……"再说到镇上的中学复习功课，得先交一百元复习费。娘却支持我的想法："要是万一……"

爹问："你来时带了多少复员费？"

我答："一百五。"

爹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随你折腾去吧。就你那钱，家里也不要你的，也不给你添。考上了，是你的福气；考不上，也省得落你的埋怨。"

就这样，我来到镇上中学，进了复习班，准备考大学。

复习班，是学校专门为社会上大龄青年考大学办的。进复习班一看，许多人都认识，有的还是四年前中学时的同学，经过一番社会的颠沛流离，现在又聚到了一起。同学相见，倒很亲热。只有一少部分年龄小的，是一九七七年应届生没考上，又留下复习的。老师把这些人招呼到一块儿，蹲在操场上开了个短会，看看各人的铺盖卷、馍袋，这个复习班就算成立了。轮到复习班需要一个班长，替大家收收作业、管管纪律等，老师的眼睛找到我，说我在部队上当过副班长，便让我干。我忙向老师解释，说在部队干的是饲养班，整天尽喂猪，老师不在意地挥挥手："凑合了，凑合了……"

接着是分宿舍。男同学一个大房间，女同学一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小房间归班长住。由于来复习的人太多，班长的房间也加进去三个人。宿舍分过，大家一齐到旁边生产队的场院上抱麦秸，回来打地铺，铺铺盖卷。男同学宿舍里，为争墙角还吵了架。小房间里，由于我是班长，大家自动把墙角让给了我。到晚上睡觉时，四个人便全熟了。三十多岁的王全，和我曾是中学同学，当年脑筋最笨、功课最差的，现在也不知犯了哪根神经，也来跟着复习。另一个长得挺矮的青年，乳名叫"磨桌"（豫北土话，形容极矮的人），腰里扎一根宽边皮带。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绰号叫"耗子"。

大家钻了被窝。由于新聚到一起，都兴奋得睡不着。于是谈各人复习的动机。王全说：他本不想来凑热闹，都有老婆的人了，还拉扯着俩孩子，上个什么学？可看到地方上风气恁坏，贪官污吏尽吃小鸡，便想来复习，将来一旦考中，放个州府县官啥的，也来治治这些人。"磨桌"说：他不想当官，只是不想割麦子，毒日头底下割来割去，把人整个贼死！小白脸"耗子"手捧一本什么卷毛脏书，凑着铺头的煤油灯看，告诉我们：他是干部子弟（父亲在公社当民政），喜爱文学，不喜欢数理化，本不愿来复习，是父亲逼来的；不过来也好，他追的一个小姑娘悦悦（就是今天操场上最漂亮的那个，辫子上扎蝴蝶结的那个），也来复习，他也跟着来了；这大半年时间，学考上考不上另说，恋爱可一定要谈成！最后轮到我，我说：假如我像王全那样有了老婆，我不来复习；假如我像"耗子"那样正和一个姑娘谈恋爱，也不来复习；正是一无所有，才来复习。

说完这些话，大家做了总结：还数王全的动机高尚，接着便睡了。临入梦又说，醒来便是新生活的开始啦。

二

这所中学的所在镇叫塔铺。镇名的由来，是因为镇后村西土坛上，竖着一座歪歪扭扭的砖塔。塔有七层，无顶，说是一位神仙云游至此，无意间袖子拂着塔顶拂掉了。站在无顶的塔头上看四方，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可惜大家都没这心思。学校在塔下边，无院墙，紧靠西边就是玉米地，玉米地西边是条小河。许多男生半夜起来解手，就对着庄稼乱滋。

开学头一天，上语文课。"当当"一阵钟响，教室安静下来。同桌的"耗子"捣捣我的胳膊，指出哪位是他的女朋友悦悦。悦悦坐在第二排，辫子上扎着蝴蝶结，小脸红扑扑的，果然漂亮。"耗子"又让我想法把他和女朋友调到一张桌子上，我点点头。这时老师走上讲台。老师叫马中，四十多岁，胡瓜脸，大家都知道他，出名的小心眼，爱挖苦人。他走上讲台，没有说话，先用两分钟时间仔细打量台下每一位同

学。当看到前排坐的是去年没考上的应届生，又留下复习，便点着胡瓜脸，不冷不热地一笑，道：

“好，好，又来了，又坐在了这里。列位去年没高中，照顾了我今年的饭碗，以后还望列位多多关照。”

接着双手抱拳，向四方举了举。让人哭笑不得。虽然挖苦的是那帮小弟兄，我们全体都跟着倒霉。接着仍不讲课，让我拿出花名册点名。每点一个名，同学答一声“到”，马中点一下头。点完名，马中做了总结：“名字起得都不错。”然后才开讲，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黔之驴”。这时“耗子”逞能，自恃文学功底好，想露一鼻子，大声念道：“今之驴”。下边一阵哄笑。我看到悦悦红了脸，知道他们真在恋爱。这时王全又提意见，说没有课本，没有复习资料。马中发了火：“那你们带没带奶妈？”教室才安静下来，让马中拖着长音讲“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课讲到虎驴相斗，教室后边传来鼾声。马中又不讲了，循声寻人。大家的眼睛都跟着他的脚步走，发现是坐在后边的“磨桌”伏在水泥板上睡着了。大家以为马中又要发火，马中却泰然站在“磨桌”跟前，看着他睡。“磨桌”猛然惊醒，像受惊的兔子，瞪着惺忪的红眼睛，看着老师，很不好意思。马中弯腰站到他面前，这时竟安慰他：

“睡吧，睡吧，好好睡。毛主席说过，课讲得不好，允许学生睡觉。”接着，一挺身，“当然，故而，你有睡觉的自由，我也有不讲的自由。我承认，我水平低，配不上列位，我不讲，我不讲还不行吗！”

接着返回讲台，把教案课本夹在胳肢窝下，气冲冲走了。

教室炸了窝。有起哄的，有笑的，有埋怨“磨桌”的。“磨桌”扯着脸解释，他有一个毛病，换一个新地方，得三天睡不着觉，昨天一夜没睡着，就困了。“耗子”说：“你穷毛病还不少！”大家又起哄。我站起来维持秩序，没一个人听。

这时我发现，乱哄哄的教室里，惟有一个人没有参加捣乱，趴在水泥板上认真学习。她是个女生，和悦悦同桌，二十一二年纪，剪发头，对襟红夹袄，正和尚入定一般，看着眼前的书，凝神细声诵读课文。我不禁敬佩，满坑蛤蟆叫，就这一个是好学生。

中午吃饭时，“磨桌”情绪很不好，从家中带来的馍袋里，掏出一个窝窝头，还没啃完。到了傍晚，竟在宿舍里，扑到地铺上，“呜呜”哭了起来。我劝他，不听。在旁边伏着身子写什么的“耗子”发了火：“你别他妈在这号丧好不好，我可正写情书呢！”没想到“磨桌”越发收不住，索性大放悲声，号哭起来。我劝劝没结果，只好走出宿舍，信步走向学校西边的玉米地。出了玉米地，来到河边。

河边落日将尽，一小束水流，被晚霞染得血红，一声不响慢慢淌着。远处河滩上，有一农家姑娘在用筢子收草。我想着自己二十六七年纪，还和这帮孩子厮混，实在没有意思。可想想偌大世界，两拳空空，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叹息一声，便往回走。只见那收草姑娘已将一大堆干草收起。仔细一打量，不禁吃了一惊，这姑娘竟是课堂上那独自埋头背书的女同学。我便走过去，打一声招呼。见她五短身材，胖胖的，但脸蛋红中透白，倒也十分耐看。我说她今天课堂表现不错，她不语。又问为什么割草，她脸蛋通红，说家中困难，爹多病，下有二弟一妹，只好割草卖钱，维持学费。我叹息一声，说不容易。她看我一眼，说：

“现在好多了呢。以前家里更不容易。记得有一年，我才十五，跟爹到焦作拉煤。那是年关，到了焦作，车胎放了炮，等找人修好车，已是半夜。我们父女在路上拉车，听到附近村里人放炮过年，心里才不是滋味。现在又来上学，总得好好用心，才对得起大人……”

听了她的话，我默默点点头，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

晚上回到宿舍，“磨桌”已不再哭，在悄悄整理着什么东西。“耗子”就着煤油灯头，又在看那本卷毛脏书，嘴里哼着小曲，估计情书已经发出。这时王全急急忙忙进来，说到处找我找不见。我问什么事，他说我爹来了，来给我送馍，没等上我，便赶夜路回去了。接着把他铺上的一个馍袋交给我，我打开馍袋一看，里面竟是几个麦面卷子。这卷子，在家里过年才吃。我不禁心头一热，又想起河边那个女同学，问王全那人是谁，王全说他认识，是郭村的，叫李爱莲，家里特穷，爹是个酒鬼；为来复习，和爹吵了三架。我默默点点头。这时“耗子”搀和进来：

“怎么，班长看上那丫头了？那就赶紧！我这本书是《情书大全》，可以借你看看。干吧，伙计，抓住机会——过这村没这店儿了，误了这包子可没这馅儿了……”

我愤怒地将馍袋向他头上砸去：“去你妈的！……”

全宿舍的人都吃了一惊。正在沮丧的“磨桌”也抬起头，瞪圆小眼睛，吃惊地看着我。

三

冬天了。教室四处透风，宿舍四处透风。一天到晚，冷得没个存身的地方。不巧又下了一场雪，雪后结冰，天气更冷，夜里睡觉，半夜常常被冻醒。我们宿舍四人，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床，两人钻一个被窝，分两头睡，叫“打老腾”。教室无火。晚上每人点一个小油灯，趴在水泥板上复习功课。寒风透过墙缝吹来，众灯头乱晃。一排排同学袖着手缩在灯下，影影绰绰，活像庙里的小鬼。隔窗往外看，那座黑黝黝的秃塔在寒风中抖动，似要马上塌下。班里兴起流感，咳嗽声此起彼伏。前排的两个小弟兄终于病倒，发高烧说胡话，只好退学，由家长领回去。

这时我和李爱莲同桌。那是“耗子”提出要和女朋友悦悦同桌，才这样调换的。见天在一起，我们多了些相互了解。我给她讲当兵，在部队里如何喂猪，她给我讲小时候自己爬榆树，一早晨爬了八棵，采榆钱回家做饭。家里妈挺善良，爹脾气不好，爱喝酒，喝醉酒就打人。妈妈怀孕，他还一脚把她从土坡上踢下去，打了几个滚。

学校伙食极差。同学们家庭都不富裕，从家里带些冷窝窝头，在伙上买块咸菜，买一碗糊糊就着吃。舍得花五分钱买一碗白菜汤，算是改善生活。我们宿舍就“耗子”家富裕些，常送些好饭菜来。但他总是请同桌的女朋友吃，不让我们沾边。偶尔让尝一尝，也只让我和王全尝，不让“磨桌”尝。他和“磨桌”不对劲儿。每到这时，“磨桌”就在一边呆脸，既眼馋，又伤心，很是可怜。自从那次课堂睡觉后，他改邪归正，用功得很，也因此瘦得更加厉害，个头显得更小了。

春天了。柳树吐米芽了。一天晚饭，我在教室吃，李爱莲悄悄推给我一个碗。我低头一看，是几个菜团子，嫩柳叶蒸做的。我感激地看她一眼，急忙尝了尝。竟觉山珍海味一般。我没舍得吃完，留下一个，晚上在宿舍悄悄塞给“磨桌”。但“磨桌”看看我，摇了摇头。他已执意不吃人家的东西。

王全的老婆来了一趟。是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妇人，厉害得很，进门就点着王全的名字骂，说家里断了炊，两个孩子饿得“嗷嗷”叫，青黄不接的，让他回去找辙。并骂：

“我们娘儿们在家受苦，你在这享清福，美死你了！”

王全也不答话，只是伸手拉过一根棍子，将她赶出门。两人像孩子一样，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王全终于将黑脸妇人赶得一蹦一跳地走了。同学们站在操场边笑，王全扭身回了宿舍。

第二天，王全的大孩子又来给王全送馍袋。这时王全拉住那黑孩，叹了一口气：

“等爸爸考上了，做了大官，也让你和你妈享两天清福！”

这时发生了一件怪事，瘦得皮包骨头的“磨桌”，突然脸蛋红扑扑的。有天晚上，回来得很晚，嘴巴油光光的。问他哪里去了，也不答，倒头便睡。等他睡着，我和王全商量，看样子这小子下馆子了，不然嘴巴怎么油光光的？可钱哪里来呢？这时“耗子”插言：“定是偷了人家东西！”我瞪了“耗子”一眼，大家不再说话。

这秘密终于被我发现了。有天晚自习下课，回到宿舍，又不见“磨桌”。我便一个人出来，悄悄寻他。四处转了转，不见人影。我到厕所解手，忽然发现厕所墙后有一团火，一闪一灭，犹如鬼火。火前有一人影，伏在地上。天啊，这不是“磨桌”吗！我悄悄过去，发现地上有几张破纸在烧。火里爬着几个刚出壳的幼蝉。“磨桌”盯着那火，舌头舔着嘴巴，不时将爬出的蝉重新投到火中。一会儿，火灭了，蝉也不知烧死没有，烧熟没有，“磨桌”满有兴味地一个个捡起往嘴里填。接着就满嘴乱嚼起来。我心里不是滋味，不由向后倒退两步，不意弄出了声响。“磨桌”吃了一惊，急忙停止咀嚼，扭头看人。等看清是我，先是害怕，后是尴尬，语无伦次地说：

“班长，你不吃一个，好香啊！”

我没有答话，也没有吃蝉，但我心里，确实涌出一股辛酸。我打量着他，暗淡的月光下，竟如一匹低矮低矮的小动物。我眼中涌出了泪，上前拉住他，犹如拉住自己的亲兄弟：

“‘磨桌’，咱们回去吧。”

“磨桌”也眼眶盈泪，恳求我：“班长，不要告诉别人。”

我点点头：“我不告诉。”

“五一”了，学校要改善生活。萝卜炖肉，五毛钱一份。穷年不穷节，同学们纷纷慷慨地各买一碗，“哧溜哧溜”放声吃，不时喊叫，指点着谁碗里多了一个肉片。我端菜回教室，发现李爱莲独自在课桌前埋头趴着，也不动弹。我猜想她经济又犯紧张，便将那菜吃了两口，推给了她。她抬头看着我，眼圈红了，将那菜接了过去。我既是感动，又有些难过，还无端生出些崇高和想保护谁的念头，便眼中也想涌泪，扭身出了教室。等晚上又去教室，却发现她不见了。

我觉出事情有些蹊跷，便将王全从教室拉出来，问李爱莲出了什么事。王全叹了一口气，说：

“听说她爹病了。”

“病得重吗？”

“听说不轻。”

我急忙返回教室，向“耗子”借了自行车，又到学校前的合作社里买了两斤点心，骑向李爱莲的村子。

李爱莲的家果然很穷，三间破茅屋，是土垛，歪七扭八；院子里黑洞洞的，只正房有灯光。我喊了一声“李爱莲”，屋里一阵响动，接着帘子挑开，李爱莲出来了。当她看清是我，吃了一惊：

“是你？”

“听说大伯病了，我来看看。”

她眼中露出感激的光。

屋里墙上的灯台里，放着一盏煤油灯，发着昏黄的光。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个干瘦如柴的中年人，铺上满是杂乱的麦秸屑。床前围着几个流鼻涕水的孩子；床头站着一个盘着歪歪扭扭发髻的中年妇女，大概是李爱莲的母亲。我一进屋，大伙全把眼光集中到了我身上。我忙解释：

“我是李爱莲的同学。大伙儿知道大伯病了，托我来看看。”接着把那包点心递给了李爱莲的母亲。

李爱莲母亲这时从发呆中醒过来，忙给我让座：“哎呀，这可真是，还买了这么贵的点心。”

李爱莲的父亲也从床上仄起身子，咳嗽着，把桌上的旱烟袋推给我，我忙摆摆手，说不会抽烟。

李爱莲：“这是我们班长，人心可好了，这……这碗肉菜，还是他买的呢！”

这时我才发现，床头土桌上，放着那碗我吃了一半的肉菜。原来是李爱莲舍不得吃，又端来给病中的父亲。床头前的几个小弟妹，眼巴巴地盯着碗中那几片肉。我不禁又感到一阵辛酸。

坐了一会儿，喝了一碗李爱莲倒的白开水，了解到李爱莲父亲的病情——是因为又喝醉了酒，犯了胃气痛老病。我叮嘱了几句，便起身告辞，向李爱莲说：“我先回去了。你在家里呆一夜，明天再去上课。”

这时李爱莲的妈拉住我的手：“难为你了，她大哥。家里穷，也没法给你做点儿好吃的。”

又对李爱莲说：“你现在就跟你大哥回去吧。家里这么多人，不差你侍候，早回去，跟你大哥好好学……”

黑夜茫茫，夜路如蛇。我骑着车，李爱莲坐在后支架上。走了半路，竟是无话。突然，我发现李爱莲在抽抽搭搭地呜咽，接着用手抱住了我的腰，把脸贴到我后背上，叫了一声：

“哥……”

我不禁心头一热。眼中涌出了泪。“坐好，别摔下来。”我说。我暗自发狠：我今年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考上。

四

离高考剩两个月了。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高考还考世界地理。学校原以为只考中国地理，没想到临到头还考世界地理。大家一下都着了慌。这时同学的精神，都已是强弩之末。王全闹失眠，成夜睡不着。“磨桌”脑仁疼，一见课本就眼睛发花。大家乱骂，埋怨学校打听不清，说这罪不是人受的。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家都没有世界地理的复习资料。于是掀起一个寻找复习资料的热潮。一片混乱中，惟独“耗子”乐哈哈的。他恋爱的进程，据说已快到了春耕播种的季节。

这样闹腾了几日，有的同学找到了复习资料，有的没有找到。离高考近了，同学们都变得自私起来，找到资料的，对没找到的保密，惟恐在高考中，多一个竞争对手。我们宿舍，就“磨桌”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卷毛发黄的《世界地理》。但他矢口否认，一个人藏到学校土岗后乱背，就像当初偷偷烧蝉吃一样。我和王全没辙，李爱莲也没辙，于是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我爹来送馍，见我满脸发黄，神魂不定，问是什么事，我简单给他讲了，没想到他双手一拍：

“你表姑家的大孩子，在汲县师范教书，说不定他那儿有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个茬儿，不由高兴起来。爹站起身，刹刹腰里的蓝布，自告奋勇要立刻走汲县。

我说：“还是先回家告诉妈一声，免得她着急。”

爹说：“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

我说：“可您不会骑车呀！来回一百八十里呢！”

爹满有信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一夜走过二百三。”说完，一撅一撅动了身。我忙追上去，把馍袋塞给他。他看看我，被胡茬包围的嘴笑了笑，从里边掏出四个馍，说：“放心。我明天晚上准赶回来。”我眼中不禁冒出了泪。

晚上上自习，我悄悄把这消息告诉了李爱莲。她也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和李爱莲分别悄悄溜出了学校，在后岗集合，然后走了二里路，到村口的大路上去接爹。一开始有说有笑的，后来天色苍茫，大路尽头不见人影，只附近有个拾粪的老头，又不禁失望起来。李爱莲安慰我：

“说不定是大伯腿脚不好，走得慢了。”

我说：“要万一没找到复习资料呢？”

于是两个人不说话，又等。一直等到月牙儿偏西，知道再等也无望了，便沮丧地向回走。但约定第二天五更再来这儿集合等待。

第二天鸡叫，我便爬起来，到那村口去等。远远看见有一人影，我认为是爹，慌忙跑上去，一看却是李爱莲。

“你比我起得还早！”

“我也刚刚才到。”

早晨下了霜。青青的野地里，一片发白。附近的村子里，鸡叫声此起彼伏。我忽然感到有些冷，看到身边的李爱莲，也在打颤。我忙把外衣脱下，披到她身上。她看看我，也没推辞，只是深情地看着我，慢慢将身子贴到了我怀里。我身上一阵发热发紧，想低头吻吻她。但我没有这样做。

天色渐渐亮了，东方现出一抹红霞。忽然，天的尽头，跌跌撞撞走来了一个人影。李爱莲猛然从我怀里挣脱，指着那人影：

“是吗？”

我一看，顿时兴奋起来：“是，是我爹，是他走路的样子。”

于是两个人飞也似地跑。我扬着双臂，边跑边喊：“爹！”

天尽头有一回声：“哎！”

“找到了吗？”

“找到了，小子！”

我高兴得如同疯了，大喊大叫向前扑。后面李爱莲跌倒了，我也不顾。只是向前跑，跑到跌跌撞撞走来的老头跟前。

“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呢？”

“别急，我给你掏出来。”

老头也很兴奋，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时李爱莲也跑了上来，看着爹。爹小心解开腰中蓝布，又解开夹袄

扣，又解开布衫扣，从心口，掏出一本薄薄的卷毛脏书。我抢过来，书还发热，一看，上边写着“世界地理”。李爱莲又抢过去，看了一眼，兴奋得两耳发红：

“是，是，是《世界地理》！”

爹看着我们兴奋的样子，只“嘿嘿”地笑。这时我发现，爹的鞋帮已开了裂，裂口处，洇出一片殷红殷红的东西。我忙把爹的鞋扒下来，发现那满是脏土和皱皮的脚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血泡，有的已经破了，那是一只血脚。

“爹！”

爹仍是笑，把脚伸回去：“没啥，没啥。”

李爱莲眼中也涌出了泪：“大伯，难为您了。”

我说：“您都六十五了。”

爹还有些逞能：“没啥，没啥，就是这书现在紧张，不好找，你表哥作难找了一天，才耽搁了工夫，不然我昨天晚上就赶回来了。”

我和李爱莲对看了一眼。这时才发现她浑身是土，便问她刚才跌倒摔着了没有。她拉开上衣袖子，胳膊肘上也跌青了一块。但我们都笑了。

这时爹郑重地说：“你表哥说，这本书不好找，是强从人家那里拿来的，最多只能看十天，还得给人家还回去。”

我们也郑重地点点头。

这时爹又说：“你们看吧，要是十天不够，咱不给他送，就说爹不小心，在路上弄丢了。”

我们说：“十天够了，十天够了。”

这时我们都恢复了常态。爹开始用疑问的眼光打量李爱莲。我忙解释：

“这是我的同学，叫李爱莲。”

李爱莲脸登时红了，有些不好意思。

爹笑了，眼里闪着狡猾的光：“同学，同学，你们看吧，你们看吧。”

接着爹爬起身，就要从另一条岔路回家。

我说：“爹，您歇会儿再走吧。”

爹说：“说不定你娘在家早着急了。”

看着爹挪动着两只脚，从另一条路消失，我和李爱莲捧着《世界地理》，又高兴起来，你看看，我看看，一起向回走。并约定，明天一早偷偷到河边集合，一块儿来背《世界地理》。

第二天一早，我拿了书，穿过玉米地，来到那天李爱莲割草的河边。我知道她比我到得早，便想从玉米地悄悄钻出，吓她一跳。但等我扒开玉米棵子，朝河堤上看时，我却呆了，没有再向前迈步，因为我看到了一幅图画。

河堤上，李爱莲坐在那里，样子很安然。她面前的草地上，竖着一个八分钱的小圆镜子。她看着那镜子，用一把断齿的化学梳子在慢慢梳头。她梳得很小心，很慢，很仔细。东边天上有朝霞，是红的，红红的光，在她脸的一侧，打上了一层金黄的颜色。

我忽然意识到，她是一个姑娘，一个很美很美的姑娘。

这一天，我心神不定。《世界地理》找来了，但学习效果很差，思想老开小差。我发现，李爱莲的神情也有些慌乱。我们都有些痛恨自己，不敢看对方的目光。

晚上，我们来到大路边，用手电不时照着书本，念念背背。不知是天漆黑，还是风物静，这时思想异常集中，背得效果极好。到学校打熄灯钟时，我们竟背熟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有些惊奇，也有些兴奋，便扔下书本，一齐躺倒在路旁的草地上，不愿回去。

天是黑的，星是明的。密密麻麻的星，撒在无边无际的夜空闪烁。天是那么深邃，那么遥远。我第一次发现，我们头顶的天空，是那么崇高，那么宽广，那么仁慈和那么美。我听见身边李爱莲的呼吸声，知道她也在看夜空。

我们都没有话。

起风了。夜风有些冷。但我们一动不动。

突然，李爱莲小声说话："哥，你说，我们能考上吗？"

我坚定地回答："能，一定能！"

"你怎么知道？"

"我看这天空和星星就知道。"

她笑了："你就会混说。"

又静了，不说话，看着天空。

许久，她又问，这次声音有些发颤："要是万一你考上我没考上呢？"

我也忽然想起这问题，身上也不由一颤。但我坚定地答："那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她长出了一口气，也说："要是万一我考上你没考上，我也不会忘记你。"

她的手在我身边，我感觉出来。我握住了她的手。那是一只略显粗糙的农家少女的手。那么冷的天，她的手是热的。

但她忽然说："哥，我有点冷。"

我心头一热，抱住了她。她在我怀里，眼睛黑黑地、静静地、顺从地看着我。我吻了吻她湿湿的嘴唇、鼻子，还有那湿湿的眼睛。

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吻一个姑娘。

五

累。累。实在是累。

王全失眠更厉害了，一点睡不着，眼里布满血丝，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鸡窝。一眼看去，活像一个恶鬼。脾气也坏了，不再显得那么宽厚。有天晚上，因为"磨桌"打鼾，他狠狠将"磨桌"打了两拳。"磨桌"醒来，蒙着头"呜呜"哭，他又在一旁嘬牙花子："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磨桌"脑仁更加痛了，一看书就痛，只好花两毛钱买了一盒清凉油，在两边太阳穴上乱抹，弄得满宿舍清凉油味。一天晚上我回宿舍见他又在哭，便问：

"是不是王全又打你了？"

他摇摇头，说："太苦，太苦，班长，别让我考大学了，让我考个小中专吧。"

咕咕鸟叫了，割麦子了。学校老师停止辅导，去割学校种的麦子。学生们马放南山，由自己去折腾。我找校长反映这问题，校长说惟一的办法是让学生帮老师早一点收完麦子，然后才能上课。我怪校长心狠，离考试剩一个月了，还剥削学生的时间。但我到教室一说，大伙倒很高兴，都拥护校长，愿意去割麦子。原来大伙学习的弦绷得太紧了，在那里死用功，其实效果很差。现在听说校长让割麦子，正好有了换一换脑子的理由，于是发出一声喊，争先恐后拥出教室，去帮老师割麦子。学校的麦地在小河的西边，大家赶到那里，二话不说，抢过老师的镰刀，雁队一样拉开长排，"嚓"，"嚓"，"嚓嚓"，紧张而有节奏、快而不乱地割着。一会儿割倒了半截地。紧绷着的神经，在汗水的浸泡下，都暂时松弛下来。大家似又成了在农田干活的农家少男少女，嘻嘻哈哈，打打闹闹。许多老师带着赞赏的神情，站在田头看。马中说："这帮学生学习强不强不说，割麦子的能力可是不差。要是高考考割麦子就好了！"我抹了一把汗水，看看这田野和人，第一次感到：劳动是幸福的。

不到一个下午，麦子就割完了。校长受了感动，通知伙房免费改善一次生活。又是萝卜炖肉。但这次管够。大家洗了手脸，就去吃饭。那饭吃得好香！

但以后的几天里，却出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

第一件是王全退学。离高考只剩一个月，他却突然决定不上了。当时是实行责任田的第一年，各村都带着麦苗分了地。王全家也分了几亩，现在麦焦发黄，等人去割，不割就焦到了地里。王全那高大的老婆又来了，但这次不骂，是一本正经地商量：

“地里麦子焦了，你回去割不割？割咱就割，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到地里！”

然后不等王全回答，撅着屁股就走了。

这次王全陷入了沉思。

到了晚上，他把我拉出教室，第一次从口袋掏出一包烟卷，递给我一支，他叼了一支。我们燃着烟，吸了两口，他问：

“老弟，不说咱俩以前是同学，现在一个屋也躺了大半年了。咱哥俩儿过心不过心？”

我说：“那还用说。”

他又吸了一口烟：“那我问你一句话，你得实打实告诉我。”

我说：“那还用说。”

“你说，就我这德行，我能考上吗？”

我一愣，竟答不上来。说实话，论王全的智力，实不算强，无论什么东西，过脑子不能记两晚上，黄河他能记成三十三公里。何况这大半年，他一直失眠，记性更坏。但他用功，却是大家看见的。我安慰他：

“大半年的苦都受了，还差这一个月？！”

他点点头，又吸了一口烟，突然动了感情：“你嫂子在家可受苦了！孩子也受苦了。跟你说实话，为了我考学，我让大孩子都退了小学。我要再考不上，将来怎么对孩子说？”

我安慰他：“要万一考上呢？这事谁也保不齐。”

他点点头，又说：“还有麦子呢。麦子真要焦到地里，将来可真要断炊了。”

我忙说：“动员几个同学，去帮一下。”

他忙摇头：“这种时候，哪里还敢麻烦大家。”

我又安慰：“你也想开些，收不了庄稼是一季子，考学可是一辈子。”

他点点头。

但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醒来，却发现王全的铺空了，露着黄黄的麦秸。他终于下了决心，半夜不辞而别。又发现，他把那张烂了几个窟窿的凉席，塞到了“磨桌”枕头边。看着那个空铺，我们三个人心里都不好受。“磨桌”憋不住，终于哭了：“你看，王全也不告诉一声，就这么走了。”

我也冒了泪珠，安慰“磨桌”，没想“磨桌”“呜呜”大哭起来：

“我对不起他，当时我有《世界地理》，也没让他看。”

停了几天，又发生第二件不愉快的事，即“耗子”失恋。失恋的原因他不说，只说悦悦“没有良心”，看不起他，要与他断绝来往；如再继续纠缠，就要告到老师那里去。他把那本卷毛《情书大全》摔到地下，摊着双手，第一次哭了：

“班长，你说，这还叫人吗？”

我安慰他，说凭着他的家庭和长相，再找一个也不困难。他得到一些安慰，发狠地说：

“她别看不起我，我从头好好学，到时候一考考个北京大学，也给她个脸色看看！”

当时就穿上鞋，要到教室整理笔记和课本。但谁也明白，现在离高考仅剩半个月，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再“从头”也来不及了。

第三件不愉快的事情，是李爱莲的父亲又病了。我晚上到教室去，发现她夹到我书里一张字条：

哥：

我爹又病了，我回去一趟。不要担心，我会马上回来。

爱莲

可等了两天，还不见她来。我着急了，借了“耗子”的自行车，又骑到郭村去。家里只有李爱莲的母亲在拉麦子，告诉我，这次病得很厉害，连夜拉到新乡去了。李爱莲也跟去了。

我推着自行车，沮丧地回来。到了村口，眼望着去新乡的柏油路，路旁两排高高的白杨树，暗想：这次不知病得怎样，离高考只剩十来天，到时候可别耽误考试。

六

高考了。

考场就设在我们教室。但气氛大变。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遵守考场纪律”，“不准交头接耳”，“违反纪律取消考试资格”……门上贴着“考试细则”：进考场要带“准考证”，发卷前要核对照片，迟到三十分钟自动取消当场考试资格……小小教室，布了四五个老师监堂。马中站在讲台上，耀武扬威地讲话：“现在可是要大家的好看了。考不上丢人，但违反纪律被人捏胡出去——就裹秆草埋老头，丢个大人！”接着是几个戴领章帽徽的警察进来。大家都憋着大气，揣着小心，心头嘣嘣乱跳。教室外，停着几辆送考卷和准备拿考卷的公安三轮摩托。学校三十米外，划一条白色警戒线，有警察把着。

警戒线外，围着许多学生家长，在那里焦急地等待。我爹也来了，给我带来一馍袋鸡蛋，说是妈煮的，六六三十六个，取“六六顺”的意思。并说吃鸡蛋不解手，免得耽误考试时间。这边考试，爹就在警戒线外边等，毒日头下，坐在一个砖头蛋上，眼巴巴望着考场。头上晒出一层密密麻麻的细汗珠，他不觉得；人蹚起的灰尘扑到他身上和脸上，也不觉得。我看着这考场，看着那警戒线外的众乡亲，看着我的坐在砖头蛋上的父亲，不禁一阵心酸。

发卷了。头两个小时考“政治”。但我突然感到有些头晕，恶心。我咬住牙忍了忍，好了一些。但接着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劳。我想，完了，这考试要砸。

何况我心绪不宁。我想起了李爱莲。两天前，她给我来了一封信：

哥：

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大半年的心血有没有白费，就要看这两天的考试了。但为了照顾我爹，我不能回镇上考了，就在新乡的考场考。哥，亲爱的哥，我们虽不能坐在一个考场上，但我知道，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我想我能考上，我也衷心祝愿我亲爱的哥你也能够考上。

爱莲

就这么几句话。当时，我捧着这封信，眼望着新乡的方向，心里发颤。

现在，我坐在考场上，不禁又想到：不知她在新乡准时赶到考场没有；不知她要在医院照顾父亲，现在疲劳不疲劳；不知面对着卷子，她害怕不害怕，这些题她生不生……但突然，我又想像出她十分严肃，正在对我说：“哥，为了我，不要胡思乱想，要认真考试。”于是，我闭了一会儿眼睛，开始集中精力，重新看卷子上的几道题。这时考题看清了，知道写的是什么。还好，这几道题我都背过，于是心里有了底，不再害怕，甩了甩钢笔水，开始答题。一答开头，往常的背诵，一一出现在脑子里。我很高兴有这一思想转折，我很感激李爱莲对我现出了严肃的面孔。笔下“沙沙”，不时看一看腕上借来的表。等最后一道题答完，正好收卷的钟声响了。

我抬起身，这才发觉出了一身大汗，头发湿漉漉的，直往下滴水。我听到马中又在讲台上威严地咋

唬："不要答了，不要答了，把卷子反扣到桌子上！能不能考上，不在这一分钟，热锅炒蚂蚁，再急着爬也没有用了！"我从容地将卷子反扣到桌子上，出了考场。

爹早已从砖头蛋上站起，在一堆家长里，踮着脚，伸长着脖子朝教室看。看我出来，忙迎上来，焦急问："考得怎样？"

我答："还好。"

爹笑了，是焦急后的笑，是等待后的笑，是担心后的笑。笑得有点勉强，有点苦涩，有点疲劳。但眼中冒出泪。泪后，对我望着。那苍老的眼里，竟闪出对我表示感激的光。"这就好，这就好。"然后从馍袋里掏出六个鸡蛋，一定让我吃下。可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只想喝水。爹说：

"不要喝水，不要喝水，接着还要考呢，喝水光想尿。"

但我还是跑到水龙头下，"咕嘟""咕嘟"喝了个够。

离下场考试还有十分钟，我回到了宿舍。"磨桌"和"耗子"都在。"磨桌"正在焦急地翻书，急得满头大汗，见我进来，带着哭音颤着声说：

"班长，我完了！我好糊涂！这些题我都会背，但我记混了！我把'党的基本路线'，答成了'社会主义总路线'！"

我忙问："那其他五道呢？"

他答着哭声："还有两道也答混了！我的妈，我的政治要不及格了！"

我安慰他："既已考过，就不要再想了，还是集中精力想下场的数学吧！"

他仍很焦急："你说得轻巧，你考好了，当然不着急。可我这些题明明会，却答混了，岂不冤枉！我好糊涂，我好糊涂！"接着便痛苦地用双拳砸自己的脑袋。

"耗子"也十分沮丧，倒在铺上一言不发。

我问："你怎么样'耗子'？"

"耗子"瞪了我一眼："你管我呢！"然后双手捂头，痛苦地叫道，"我×他祖辈亲奶奶，我都认识这些题，但这些题都不认识我。我一场考试好自在，钢笔动都没有动。临到钟声响，才在一道题上写了几个字，'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些改卷的王八蛋能给我分吗？"

……

下一场考试的钟声响了。同学们有高兴的，有着急的，有沮丧的，但都又重新聚集到了考场。警戒线外，家长们又在焦急地等待。我爹又坐在毒日头下的砖头蛋上。马中又讲话了，说上一堂考试有的同学表现不好，这一场要注意，不然可别怪鄙人不客气……大家听他讲，都很着急，因为他整整耽误大家八分钟答卷时间，然后才发卷。"忽拉""忽拉"一阵纸响，又静下来。接着又是"嚓嚓"的笔划纸的声音。

忽然，我听到后排"咕咚"一声，接着教室一阵骚乱。我扭回头，吃了一惊，原来是"磨桌"晕倒在地上。监考的老师纷纷向"磨桌"跑，有的同学就趁机交头接耳，偷看别人的试卷。监考老师又不顾"磨桌"，先来维持秩序，马中又大声咋唬。等教室平静，"磨桌"才被人抬了出去。

晕倒的"磨桌"被人抬着，从我身边经过，我看了他一眼。他浑身发抖，眼紧闭，牙齿上下"嗒嗒"响，脸苍白，满头发的汗。我一阵心酸，满眼冒泪。"磨桌"，好兄弟，你就这样完了！你的清凉油呢！你怎么不多在脑门上涂上厚厚的清凉油？你为什么要晕倒呢？大半年的心血，就这样完了！兄弟，你好苦啊！

这场考试临结束，前边又发生了骚乱。这次是"耗子"。马中站在他面前，看他的答卷。看了一会儿，猛然把考卷从他手中抢过，怒目圆睁：

"你这是答的什么题，这就是你的方程式吗？你捣的什么乱，啊！？"

几个监考老师纷纷问：

"怎么了，写了反标吗？"

马中说："反标倒不是反标，但也够捣乱的！我念给你们听听。"接着拖着长音念，"'党中央，教育部：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信。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这叫什么？你以为现在还能当张铁生啦？！……”

这时校长戴着“监考”牌进来，才止住了马中的唠叨，让考生们静下心，继续答题。

……

两天过去了。

高考终于结束了。

七

高考结束了。

我相信我考得不错。我预感我能被录取。不能上重点大学，起码也能上普通大学。我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在考场警戒线外等了两天的爹，爹一下竟说不出话来。平生第一次，一个老农，像西方人一样，把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里，颠三倒四地说：“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然后放开我，“嘿嘿”乱笑，一溜小跑拉我出了校门，要带我回家；我说学校还有我的行李，他又放开我，自己先走了，说要赶回家，告诉我妈和弟弟，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复习班结束了。聚了一场的同学，就要分手了。高考有考得好的，有考得坏的，有哭的，有笑的。但现在要分别了，大家都抑制住个人的感情，又聚到大宿舍里，亲热得兄弟似的。惟独“磨桌”还在住院，不在这里。大家凑了钱，买了两瓶烧酒，一包花生米，每人轮流抿一口，捏个花生豆，算是相聚一场。这时，倒有许多同学真情地哭了。有的女同学，还哭得抽抽搭搭的。喝过酒，又说一场话，说不管谁考上，谁没考上，谁将来富贵了，谁仍是庄稼老粗，都相互不能忘。又引用刚学过的古文，叫“苟富贵，勿相忘”。一直说到太阳偏西，才各人打各人的行李，然后依依不舍地分手，各人回各人村子里去。

同学们都走了。但我没有急着回去。我想找个地方好好松弛一下。于是一个人跑了十里路，来到大桥上，看看四处没人，脱得赤条条的，一下跳进了河里，将大半年积得浑身的厚厚的污垢都搓了个净。又顺流游泳，逆流上来。游得累了，仰面躺到水上，看蓝蓝的天。看了半天，我忽然又想起王全，想起“磨桌”，想起“耗子”，心里又难受起来。我现在感到的是愉快，他们感到的一定是痛苦，我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一样，急忙从河里爬出来，穿上了衣服。

顺着小路，我一阵高兴一阵难过向回走。我又想起了爹妈和弟弟，这大半年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应该赶紧收拾行李回家。我又想起李爱莲，不知她父亲的病怎么样了，她在新乡考得怎么样。我着急起来，决定明天一早去新乡。

就这样胡思乱想，我忽然发现前面有一拉粪的小驴车。旁边赶车的，竟像是王全。我急忙跑上去，果然是他。我大叫一声，一把抱住了他。

和王全仅分别了一个月，他却大大变了样，再也不像一个复习考试的学生，而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戴一破草帽，披着脏褂子，满脸胡茬，手中握着一杆鞭。

王全见了我，也很高兴，也一把抱住我，急着问我考得怎么样，我急着问他麦子收了没有，嫂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不知谁先回答好，不禁都“哈哈”笑起来。

一块儿走了一段，该说的话都说了。我突然又想起李爱莲，忙问：

“你知道李爱莲最近的情况吗？她爹的病怎么样了？她说在新乡考学，考得怎么样？”

王全没回答我，却用疑问的眼光看我：“她的事，你不知道？”

“她给我来信，说在新乡考的！”

王全叹了一口气：“她根本没参加考试！”

我大吃一惊，张开嘴，半天合不拢。王全只低头不语。我突然叫道：“什么，没参加考试？不可能！她给我写了信！”

王全又叹了一口气：“她没参加考试！”

“那她干什么去了？”我急忙问。

王全突然蹲在地上，又双手抱住头，半天才说：“你真不知道？——她出嫁啦！”

“啊？”我如同五雷轰顶，半天回不过味儿来。等回过味儿来，上前一把抓住王全，狠命地揪着：“你骗我，你胡说！这怎么可能呢！她亲笔写信，说在新乡参加考试！出嫁？这怎么可能！王全，咱们可是好同学，你别捉弄我好不好？”

王全这时抽抽搭搭哭了起来：“看样子你真不知道。咱俩是好同学，我也知道你与李爱莲的关系，怎么能骗你。她爹这次病得不一般，要死要活的，一到新乡就大吐血。没五百块钱人家不让住院，不开刀就活不了命。一家人急得什么似的。急手抓鱼，钱哪里借得来？这时王村的暴发户吕奇说，只要李爱莲嫁给他，他就出医疗费。你想，人命关天的事，又不能等，于是就……”

我放开王全，怔怔地站在那里，觉得这是做梦！

“可，可她亲自写的信哪！”

王全说：“那也不过是安慰你，怕你分心罢了。你就没想想，她户口没在新乡，怎么能在新乡参加考试呢？”

又是一个五雷轰顶。是呀，她户口没在新乡，怎么能在那里参加考试？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好糊涂！我好自私！我只考虑了我自己！

“什么时候嫁的？”

“昨天。”

“昨天？”昨天我还在考场参加考试！

我牙齿上下打颤，立在那里不动。大概那样子很可怕，王全倒不哭了，站起来安慰我：

“你也想开点儿，别太难过，事情过去了，再难过也没有用……”

我狠狠地问：“她嫁了？”

“嫁了。”

“为什么不等考试后再嫁？哪里差这几天。”

“人家就是怕她考上不好办，才紧着结婚的。”

我狠狠朝自己脑袋上砸了一拳。

“嫁到哪村？”

“王村。”

“叫什么？”

“吕奇。”

“我去找他！”

我说完，不顾王全的叫喊，不顾他的追赶，没命地朝前跑。等跑到村头，才发现跑到的是郭村，是李爱莲娘家的村。就又折回去，跑向王村。

到了王村，我脚步慢下来。我头脑有些清醒。我想起王全说的话，“已经结婚了，再找有什么用？”我不禁蹲在村头，“呜呜”哭起来。

哭罢，我抹抹眼睛，进了村子。打听着，找吕奇的家。到了吕奇的家门前，一个大红的“（喜喜）”字，迎面扑来，我头脑又“轰”的一声，像被一根粗大的木头撞击了一下。我呆呆地立在那里。

许久，我没动。

突然，门“吱哇”一声开了，走出一个人。她大红的衬衣，绿的确良裤子，头上一朵红绒花。这，这不就是曾经抱着我的腰，管我叫“哥”的李爱莲吗？这不就是我曾经抱过、亲过的李爱莲吗？这不就是我们相互说过“永不忘记”的李爱莲吗？

但她昨天出嫁了，她没有参加考试，她已经成了别人的媳妇！

但我看着她，一动没有动。

李爱莲也发现了我，似被电猛然一击，浑身剧烈地一颤，呆在了那里。

我没动。我眼中甚至冒不出泪。我张张嘴，想说话，但觉得干燥，心口堵得慌，舌头不听使唤，一句话说不出来。

李爱莲也不说话，头无力地靠在了门框上，直直地看着我，眼中慢慢地涌出了泪。

“哥……”

我这时才颤抖着全部身心的力量，对世界喊了一声：

“妹妹……”但我喊出的声音其实微弱。

“进家吧。这是妹妹的家。”

“进家？……”

我扭回头，发疯地跑，跑到村外河堤上，一头扑倒，“呜呜”哭起来。

李爱莲顺着河堤追来送我。

送了二里路，我让她回去。我说：

“妹妹，回去吧。”

她突然伏到我肩头，伤心地、“呜呜”地哭起来。又扳过我的脸，没命地、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吻着，舔着，用手摸着。

“哥，常想着我。”

我忍住眼泪，点点头。

“别怪我，妹妹对不起你。”

“爱莲！”我又一次将她抱在怀中。

“哥，上了大学，别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俩一块儿上的大学。”

我忍住泪，点点头。

“以后不管干什么，不管到了天涯海角，是享福，是受罪，都不要忘了，你是带着咱们两个。”

我点点头。

暮色苍茫，西边是最后一抹血红的晚霞。

我走了。

走了二里路，我向回看，李爱莲仍站在河堤上看我。她那身影，那被风吹起的衣襟，那身边的一棵小柳树，在蓝色中透着苍茫的天空中，在一抹血红的晚霞下，犹如一幅纸剪的画影。

……

一九八七年一月北京万寿路

新兵连

一

到新兵连第一顿饭，吃羊排骨。肉看上去倒挺红，就是连连扯扯，有的还露着青筋。这一连兵全是从河南延津拉来的，农村人，肚里不存啥油水，大家都说这肉炖得好吃。“这部队的肉就是炖得有味儿。”但大家又觉得现在身份不同往常了，不能显得太下作，又都露出不大在乎的样子，人人不把肉吃完，人人盘底还剩下两块骨头。全屋的人，就排长把肉吃完了。排长叫宋常，二十七八岁，把我们从家乡领到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排长吃完肉，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各人的盘底，问：“大家吃饱没有？”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吃饱了排长！”

“吃饱了整理内务吧！”

“整理内务”，就是整理房子。这房子里，除了排长挨窗户搭一个铺板，我们班里十几个人全一个挨一个睡地铺。这时我的一个同村、也是同学，小名叫“老肥”的，便要抢暖气包，说：“我这人爱害冷，还是挨着这玩意儿合适！”

其他几个外村的，便撅嘴不高兴：“你爱害冷，谁不爱害冷？”

这时排长正在床板上翻自己的脏衣服（路途上换下的），不翻了，当头一声断喝：“李胜儿！”

“李胜儿”是“老肥”的学名，我们在火车上已经学会了立正，“老肥”赶忙把手贴到裤缝上答：

“到！”

“睡到门口去！”

“老肥”撅嘴不高兴：“我不睡门口，门口有风。”

“有风你就不睡了？你说，你不睡谁睡？谁睡合适？你指一个！”

“老肥”指不出谁睡合适，因为指谁得罪谁。

排长说：“你指不出，就是你睡合适。你表个态，你睡合适不合适？”

这时“老肥”的眼圈红了，说：“合适。”

排长说：“既然你自己说合适，那你就睡吧。”

排长走后，“老肥”边在门口摊铺盖卷，边埋怨大家：“你们都不是好人。咱们是老乡，你们怎么当着排长的面挤兑我？”

大家说：“是你要抢暖气包，谁挤兑你了？”

下午，以班为单位，一块儿出去熟悉环境。这时“老肥”找到我，眼圈红了：“班副，我看我完了。”

我说：“刚当一天兵，怎么说完？”

他说：“看来排长对我印象极差。”

走在旁边的白面书生王滴插言：“谁让你尿排长一裤了？”

这是在闷子车上的事。我们从家乡到部队来，坐的是闷子车。车上没有尿罐，撒尿得把车门打开一条缝，对着外边直接滋。“老肥”有个毛病，行动中撒不出尿，车“哐哩”“哐当”的，他站在车门口半小时，没撒出一滴尿。别人还等着撒，便说：

“你没有尿，占住门口干什么？”

“老肥”说：“怎么没尿？尿泡都憋得疼，就是这车老走，一滴也撒不出来。”

这时排长见车门口聚成一蛋人，便吆喝大家回去，又拉“老肥”：“尿不出就是没尿，回去回去！”

谁知“老肥”一转身，对着车里倒撒了出来，一下没收住闸，尿了排长一裤。把排长急得直蹦跳：

“好，好，李胜儿，我算认识你了！”

王滴的话说中了“老肥”的心病。“老肥”的眼圈更红了。

我安慰“老肥”：“你不要太在心，尿一裤不说明什么。”

“老肥”又悄悄对我说：“王滴最会巴结排长了，中午我见他给排长洗衣服。”

我说：“行了行了，谁不让你洗了？”

正说着，眼前走过一队蒙族人。长袍短褂的，骑着马，大衣领上厚厚的一层人油。河南哪里见过这个？大家不再说话，立在那里看。

突然王滴问：“怎么不见女的？”

一个叫原守——大家都喊他“元首”的，用手指着说：“怎么没有女的？那不是，勒红头巾的那个！”

果然，一个人勒着红头巾，是个女的。只是长得太难看了，脸晒得黑红。

这时王滴说：“我明白了，边疆地带，能有这样女的，也算不错了。”接着正了正自己的军帽。

蒙族人过去，又看四周。四周是茫茫一片戈壁。王滴指着地上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告诉大家，所谓戈壁，原始社会便是大海，不然怎么一个挨一个的小石子？不然怎么到现在还寸草不生？

“老肥”不满意了：“怎么寸草不生？看那不是树木，还有一条河。”

大家顺着“老肥”的手指看，果然，远处有一簇黑森森的树棵子，旁边还有一条河。它的上方，升腾着一片水汽，在空气中颤动。

可离开那簇树棵子，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了。

于是大家说：“别管大海不大海，反正这地方够荒凉的！”

王滴说：“排长带兵时，还说在兰州呢，谁知离兰州还有一千多！”

“老肥”说：“那你还给排长洗衣服！”

王滴马上面红耳赤：“谁给排长洗衣服了？”

两个人饿到一起，便想打架。我把他们拉开。这时班长站在营房喊我们，让我们回去开班务会。

班长叫刘均，是个老兵，负责我们的军事训练。班务会就在宿舍开，大家各自坐在自己的铺头上。班长讲了一通话，要大家尊敬首长，团结同志，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接着又对中午吃饭提出批评，说大家太浪费了，羊肉排骨还不吃完，每人剩下两块，倒到了泔水桶里；以后不要这样，打到盘里的菜就要吃完，吃不完就不要打那么多。大家听了，都挺委屈，原是为了面子舍不得吃完，谁知班长又批评浪费。于是到了晚饭，大家不再客气，都开始放开肚皮吃。盘底的菜根儿，都舔得干干净净。“元首”一下吃了八个大蒸馍杠子。似乎谁吃得多，谁就是不浪费似的。

这时“老肥”又出了洋相。下午的菜是猪肉炖白菜。肉瘦的不多，全是白汪汪的大肥肉片子，在上边漂。但和家里比，这仍然不错了。大家都把菜吃完了，惟独排长没有吃完，还剩半盘子，在那里一个馍星一个馍星往嘴里送。“老肥”看到排长老不吃菜，便以为排长是舍不得吃，也是将功补过的意思，将自己舍不得吃的半盘子菜，一下倾到排长盘子里，说：

“排长，吃吧！”

但他哪里知道，排长不吃这菜，是嫌这大肥肉片子不好吃，突然闯来“老肥”，把吃剩的脏菜倾到自己盘子里，直气得浑身乱颤，用手指着“老肥”：

“你，你干什么你！”

接着将盘子摔到地上。稀烂的菜叶子，溅了一地。

晚上睡觉，“老肥”情绪坏极了。嘴里唉声叹气，在门口翻身。我睡醒一觉，还见他双手抱着头，在那里打滚。我出去解手，他也趿拉着鞋跟出来。到了厕所，带着哭腔向我摊手：

“班副，我可是一片好心啊！”

我说：“好心不好心，又让人家饿了一顿。”

他说：“排长急我我不恼，我只恼王滴他们。排长急我时，他们都偷偷捂着嘴笑……”

我说：“自己干了掉底儿事，还能挡住人家笑？”

接着又安慰他两句，劝他早点睡觉。他说：“班副，你得和我谈谈心。”

我说：“看都什么时候了，还谈心。快点睡吧，明天就要开始训练了。”

他叹了一口气，和我回去睡觉。这时月牙已经偏西，只有两个站岗的哨兵，在远处月光下游动。

二

军事训练开始了。以班为单位，列成一队练操：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还练卧倒和匍匐前进：身子一扑倒在地上，不准用脚蹬，要用两只胳膊拖着身子往前爬……

白天累了一天，夜里也不得安宁，练紧急集合。半夜睡得正香，“嘟嘟”一阵哨响，紧急集合！不准开灯，要你十分钟时间穿得衣帽整齐，背着背包、提着长枪跑到操场上。大家不怕白天训练，就怕晚上集合。十分钟的黑暗时间，屋里吵成一锅粥，不是你拿了我的袜子，就是我穿错了你的裤子，哪里出得去？但连长、指导员已经挎着手枪站在操场上，检查人数，看哪班是最后一个。然后严肃地说：几公里处几公里处有特务，限二十分钟赶到。你就拖着长枪、撒丫子跑吧。跑一圈回来，累得通身流汗，气喘吁吁，这时连长、指导员又站在操场等你，检查各人的背包散形没有，衣裳穿错没有。

各班都有出洋相的。我们班出洋相最多的是“老肥”和“元首”。“元首”长得瘦瘦的，平时一脸严肃，不爱说话，爱心里做事，可做事竟不利落。他爱将左右脚穿反，左鞋穿到右脚上，右鞋穿到左脚上。连长让他出列，在队伍前走一个来回，他鞋成外八字，走来走去，像只瘸腿的病鸭。大家都笑了。散队回宿舍，白面书生王滴说：

“其实连长不该批评‘元首’，紧急集合抓特务，反穿鞋有好处，脚印不宜辨认。”

大家看着“元首”，又笑了。“元首”的两只鞋还没换过来，闷头坐在铺头，也不说话，只是狠狠剜了王滴一眼。

“老肥”出洋相，是爱把裤子穿反，大口朝后，露着屁股。连长不好让他出列展览，只是说有人把裤子都穿反了，“还没抓特务，自己先把裤子穿反！”散队后，“老肥”揪住屁股后边的开口，情绪十分沮丧。似乎特务没抓到，全是因为他的裤子。

夜里不但紧急集合，还得站岗。两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往下传着一个马蹄表。十七八岁的孩子，在家里还是睡打麦场的年龄，现在白天训练一天，哪时会不困？困不说，还饿。晚饭明明吃饱了，吃了好几个蒸馍杠子，晚上一站岗就饿。饿不说，还冷。这戈壁滩的三九天真不一般，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轮到我站岗，最向往的地方，是连队的锅炉房。烧锅炉的老兵叫李上进。他和其他老兵不一样，他不欺负新兵，见了我还叫“八班副”，慢慢混得挺知心。他烧锅炉有夜班饭，即七八个包子，自己在炉皮上烤一烤。我每次去，他都匀给我两个，然后坐在烧火的条凳上，踢蹬着双腿，眯着眼看我大口大口吃。他那包子也确实烤得好，焦黄喷香的，吃了还想吃。可惜不能太抢人家的夜班饭，只好抹着嘴说，“吃饱了，吃饱了”，将又递过来的包子推回去。他爱笑，笑得挺憨厚。第一次见面，就问我：

“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我摇摇头，说：“刚到部队，就写？”

他拍了一下大腿，似乎比我还着急，挥着手说：“赶快写，赶快写，回去就写！像我，就因为申请书交得晚，现在当了三年兵，还没入上！”

可等我背地里打听别的老兵，申请书早交晚交，不是决定的，决定的是找组织谈心。何况李上进没能及时入党，也不是因为申请书递得晚，是因为他受过处分。受处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在探亲时，偷偷带回家一把刺刀。刺刀的用途，是为了谈对象。与对象见面那天，他穿了一身新军装，扎上武装带，屁股蛋子上吊着一把刺刀，跟着父母从集市上穿过，觉得挺威风。后来对象是谈成了，但吊刺刀的事不知怎么

被部队知道了，便给了他一个处分，也影响了他的进步。第二次见面，我不由关心起他，问：

“那你什么时候能解决？”

他一手握住捅火的铁棍，一手拈着刚钻出的小胡须，说：“据我估计，快了。”

“为什么快了？”

“你看，这不让我烧锅炉了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烧锅炉就能入党？

他说：“领导让你烧锅炉，不是对你的考验吗？”

我恍然大悟，也替他高兴，说：“不管早晚，你总能解决。我听说有的老兵直到复员，还不能解决。”

李上进说：“那真是丢死人了。”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大家对部队生活都有些熟悉了，连走路也有些老兵的味道了。这时大家也开始懂得追求进步，纷纷写起了入党入团申请书，早晨起来开始抢扫帚把。随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了。因为大伙总不能一起进步，总得你进步我不能进步，我进步你不能进步；你抢了扫帚把，表现了积极，我就捞不着表现。于是大家心里都挺紧张，一到五更天就睡不着，想着一响起床号就去抢扫帚把。

这时班里要确定“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在工作上重点使用。能当上“骨干”，是个人进步的第一站，所以人人都盯着想当“骨干”。可连里规定，一个班只能确定三个“骨干”，这就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拿我们班来说，我是班副，是理所当然的“骨干”。另一个是王滴，大家也没什么说的，因为他能写会画，会一横一竖地写仿宋字，出墙报，还会在队伍前打拍子唱歌。问题出在“元首”和“老肥”身上，他们俩谁当“骨干”，争论比较大。这二位都是最近由后进变先进的典型。紧急集合不再搞得丢盔撂甲。“元首”的办法，是左右鞋分别用砖压住，到时候不会错脚；“老肥”睡觉不脱裤子，自然不会穿反。这样，二人往往比别人还先跑到操场上，表现比较突出。何况平时他们还主动干别的好事。“元首”是不声不响掏连里的厕所；“老肥”是清早一起来就抢扫帚把，有一天夜里还做好事，一人站了一夜岗，自己不休息，让同志们休息。两人比较来比较去，相持不下。这时班长想起了灯绳。在部队，灯绳不是随便拉的，要“骨干”守着。灯绳在门口吊着，“老肥”正好挨着门口睡。如果让“元首”当“骨干”，就要和“老肥”换一换位置。可班长一来怕麻烦，二来“老肥”睡门口是排长决定的，于是对我说：“让李胜儿当吧。”于是，“老肥”就成了“骨干”，继续掌管灯绳。当初让“老肥”睡到门口是排长对他的惩罚，现在又因祸得福，当上了“骨干”。“老肥”露着两根大黄牙，乐了两天。而“元首”内心十分沮丧，可又不敢露在面上，只好给班长写了一份决心书，说这次没当上“骨干”，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今后要向“骨干”学习，争取下次当上“骨干”。其他十几名战士，也都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这时连里要拉羊粪。所谓羊粪，就是蒙族人放牧走后，留在荒野上的一圈圈粪土，现在把它们拉回来，等到春天好种菜地。连里统一派车，由各班派人。由于是去连里干活，各班都派“骨干”。轮到我们班，该派王滴和“老肥”。可王滴这两天要出墙报，我又脱不开身，于是班长说：“让‘元首’去吧。”

“元首”原没妄想去拉羊粪，已经提着大枪准备去操场集合，现在听班长说让他去拉羊粪，干“骨干”该干的活，一下乐得合不住嘴，忙扔下大枪，整理一下衣服，还照了一下小圆镜，兴高采烈地去拉羊粪。拉了一天羊粪回来，浑身荡满了土，眉毛、头发里都是粪末，但仍欢天喜地的，用冷水“呼哧呼哧”洗脸，对大家说：

“连长说了，停两天还拉羊粪！”

接着又将自己的皮帽子刷了刷，靠在暖气包上烘干。这时外面“嘟嘟”地吹哨，连里要紧急集合点名。“元首”一下着了慌。排长急如星火地进来，看到“元首”的湿帽子，脾气大发：

“该集合点名了，你把帽子弄湿。弄湿就不点名了？你怎么弄湿，你再怎么给我弄干！弄不干你戴湿帽子点名！”

可怜“元首”只好戴上湿帽子，站在风地里点名。数九寒天，一场名点下来，帽子上结满了琉璃喇叭。这时排里又要点名。排长讲话，批评有的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临到点名还弄湿帽子。大家纷纷扭头，看“元首”。“元首”一动不动。

排里点完名，“元首”不见了。我出去寻他，他仍戴着湿帽子，坐在营房后的风地里，一动不动。我以为他哭了，上去推他，他没哭，只是翻着眼皮看看我。我说：

“‘元首’，把帽子脱下来吧，看都冻硬了。”

他突然开始用双手砸头，一个劲儿地说：

“我怎么这么混！”

我说：“这也不怪你，你今天拉羊粪了。”

这时他“呜呜”哭了，说：“班副，这都怪我心笨。”

我说：“这也不能怪心笨，谁也没想到会突然点名。”

他渐渐不哭了，又告诉我，他今天收到他爹一封信，托人写的，让他在部队好好干，可他今天就弄了个这。

我说：“这没什么，谁还不跌跤了？跌倒爬起来就是了。”

他点点头。

第二天一早，“元首”递给班长一份决心书，说昨天弄湿帽子的思想根源是无组织无纪律，现在跌倒了，今后决心再爬起来……

三

各班正在训练，连里突然集合讲话，说近日有大首长要来检阅，要各班马上停止别的训练，一起来练方队。大家都没见过大首长，一听这消息，都挺兴奋。一边改练方队，一边悄悄议论：这首长有多大？该不是团长吧？夜里我和班长站岗，我问班长，班长本来也不一定知道，但他告诉我这是军事机密。

练了十几天方队，上边来了通知，明天就要检阅。这时告诉大家，来检阅的不是团长，也不是师长，是军长！军营一下沸腾起来。说军长要来检阅我们！有的当即要给家写信，说这么个喜讯。班长也兴高采烈地对我们讲，军长长得什么样什么样，到时候检阅可不要咳嗽。接着又重新排队，谁站哪儿谁站哪儿。大家又“稀里哗啦”地卸枪栓，擦枪，把刺刀擦得明晃晃的。

晚上刚刚八点钟，连里就吹起了熄灯号，要大家早点休息，养精蓄锐。灯虽然熄了，但大家哪里睡得着？后来不知怎么睡着了，外面又“嘟嘟”响起了哨声。大家一愣怔，“元首”急忙问：

“又搞紧急集合吗？”

大家慌了手脚，也不敢开灯，黑暗中开始穿衣收拾背包，纷纷埋怨：“明天军长就要检阅，怎么还搞紧急集合？”

这时连长进来，“啪”一下拉着灯，告诉大家，不是紧急集合，是提前起床。起床后立即到食堂吃饭，吃了饭立即站队上车；八点钟以前，要赶到军部检阅场。

大家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又放下了。纷纷说：“我说也不该紧急集合。”又像昨天一样兴奋起来。看看窗户外边，还黑咕隆咚的。

东方出现了血红血红的云块。这是大戈壁滩上的早霞。大戈壁一望无际，没有遮拦，就等着那红日从血海中滚出。仍是数九寒天，零下十几度，但大家都不觉得冷，挤着站在大卡车上。司机似乎也很兴奋，车开得“呼呼”的，遇到沟坎，大家“喔”的一声，被车厢簸起来，又落回去。大枪上的刺刀，都上了防护油，一人一杆，抱在怀里。

军部检阅场到了。乖乖，原来受检阅的部队，不止我们一个连，检阅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一队一队的兵，正横七竖八开来开去，寻找自己的位置。我问班长：

“这有多少人？”

班长在人群中搭着遮檐看了看：“大概要有一个师。”

人声鼎沸，尘土飞扬。我们都护着自己的刺刀，不让沾土。连长屁股蛋上吊着手枪，在队伍中跑来跑去，一个劲儿地喊：

“跟上跟上，不要拉开距离！”

大家便一个挨一个，前心贴后心，向前挪动。

七点半了，队伍都基本上各就各位。行走的脚步声、口令声少了，广场上安静下来。但随之而起的，是人的说话声。有的是议论今天人的，有的是指点检阅台的，还有的是老乡见面，平时不在一个连队，现在见到了，便穿过队伍厮拉着见面，被排长连长又吆喝回去……

突然，大家不约而同安静下来。原来检阅台上有了人，一个参谋模样的人，在对着麦克风宣布检阅纪律，让大家学会两句话。即当军长从队伍前边走过喊“同志们辛苦了”时，大家要齐心协力地喊：“首长辛苦”。然后问：

“大家听明白没有？”

大家齐心协力地喊：“听明白了！”

接着又让检查武器。于是全广场响起“稀里哗啦”的枪栓声。

武器检查完，整理队伍开始了。各级首长开始纷纷报告。一个连整理好，向营里报告；一个营整理好，向团里报告；一个团整理好，向检阅台报告。全广场清脆的报告声，此起彼伏。

最后全体整理完毕，队伍安静下来，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接受报告。他站在指挥台上，从左向右打量队伍。我悄悄捅了捅班长：

“这是谁？”

“师长。”

七点五十分，师长开始看表，接着开始亲自整理队伍。那么一个老头子，喊起“立正”、“稍息”，声音滞重苍老，加上那白发，那一丝不苟的严肃，让人敬畏和感动。于是人们纷纷踮起脚尖，前后左右看齐，使偌大一个广场，偌多的千军万马，成了一条条横线、竖线和斜线。好整齐壮观的队伍。整个广场上，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旗杆上的军旗，在寒风中“哗啦啦”地飘动。

八点整。军长该来了。

时间在“滴答”“滴答”的响声中流过，十五分钟过去，军长还没有来。师长在台上一个劲儿地看表。队伍又开始出现骚乱。

“老肥”说：“别是军长忘了吧？”

“元首”说：“忘是不会忘，可能什么事给耽搁住了。”

半个小时过去，大家更加着急。这时王滴发话：

“看来这阅检不成了。”

正说着，大路尽头出现一组车队，转眼之间到了队伍前。是几辆长长的黑色轿车，明晃晃的。大家纷纷说：“来了，来了。”

于是立即精神倍增，“嗡嗡”一阵响，广场又安静下来。这次可安静得往地下掉针、车门打开的声音，都能听见。接着从车上走下来一些人。有几个胖老头子，也有年轻的，还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兵。年老的背着手，年轻的立即撒成散兵线，向四周围张望。这时师长在台上紧张地整理自己的军装，又转身整理队伍：

“大家听好了，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稍息——

立正！——”

最后一个“立正”，老头子扯破喉咙地喊，喊出了身体的全部力量，然后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台下那群老头子中的一个敬礼：“报告军参谋长，×军×师现在集合完毕，请指示！”

那个老头子挥了挥手说：“稍息！”

“是！”师长双拳提起，气喘吁吁地跑回检阅台，向部队：“稍息！”

部队稍息。

军参谋长老头子吃力地踱上检阅台，在中心站定，看了看部队，说：“同志们——”

一说“同志们”，队伍立即立正，千万只脚跟磕出的声音，回荡在广场。

老头子又说：“稍息！”然后说，“今天军长检阅我们，希望大家……”讲了一番话，然后自己又亲自整理部队，又双拳提起，跑步下台，向另一个胖胖的、脸皮有些耷拉、眼下有两个肉布袋的人报告：

“报告军长，队伍整理完毕，请您检阅！”

那个老头子倒挺和蔼，两只肉布袋一笑一笑地，说：“好，好。”

然后，检阅开始。说是检阅，其实也就是军长从队伍前过一过。但大家能让军长从自己脸前过一过，也算很不错了。于是眼睛不错珠地、木桩一样在那里站着。刺刀明晃晃的，跟人成一排，这时太阳升出来了，放射出整齐的光芒。一排排的人，一排排的枪和刺刀，一排排的光芒，煞是肃穆壮观。人在集体中溶化了，人人都似乎成了一个广场。在这一片庄严肃穆中，军长也似乎受了感动，把手举到了帽檐。但他似乎没学过敬礼，一只手佝偻着在那里弯着。可他眼里闪着一滴明晃晃的东西。走到队伍一半，他开始向队伍说：“同志们好！”

大家着了慌。因军长说的问候词和参谋交代的不一样。参谋交代的是“同志们辛苦了”。但大家立即转过神，顺着大声喊：

“首长好！”

幸好还整齐，大家的心放下了。惟独“老肥”出了洋相，千万人群中，他照旧喊了一句：“首长辛苦！”队伍的声音之外，多出一个“苦”字。幸好是一个人，军长可能没听到。但我们连长立即扭回头，愤怒地盯了“老肥”一眼。

军长走到了我们团队面前。这时有一个换枪仪式，即当军长走到哪个团队时，哪个团队要整齐地换枪：将胸前的枪分三个动作，换到一侧：“啪”“啪”“啪”三下，枪响亮地打着手，煞是壮观好看。这时“元首”露了相。换枪时，他用力过猛，刺刀擦着了额头，血立即涌了出来，在脸上流成几道。但这个动作别人不易发现，他自己也不敢说，仍持枪立着，一动不动。谁知军长眼尖，竟发现了，突然停止检阅，来到“元首”面前。“元首”知道坏了事，但也不敢动。军长盯着他脸上的血看，突然问：“谁是这个连的连长？”

连长立即跑步过来，立正敬礼：“报告军长！”

但立即吓得筛糠。我们全排跟着害怕，军长要责备我们了，班长愤怒地盯“元首”。谁知军长突然笑了，两只肉布袋一动一动的，用手拍了拍“元首”的肩膀，对连长说：“这是一个好战士！”

大家全都松了一口气。“元首”十分感动。连长也精神振奋地向军长敬礼：“是！报告军长，他是一个好战士！”

军长“嗯”了一声，点点头，又向身后招了招手，他身后跟着的如花似玉的女兵，立即上前给“元首”包扎。我们这才知道，她是军长的保健医生。“元首”这时感动得嘴角哆嗦，满眼冒出泪，和血一起往下流。

军长检阅完毕，各个方队散了，整齐地迈着步伐，唱着军歌开往各自的营地。这时军长仍站在检阅台上，向我们指指点点。

我们回到了营房。连里开始总结工作，讲评这次检阅。严厉批评了“老肥”，喊致敬词时喊错了一个字；又表扬了“元首”，说他是个好战士，枪刺破了头，还一动不动，要大家向他学习。接着班里又开会。鉴于以上情况，班里的“骨干”便作了调整：“老肥”让撤了下来，“元首”成了“骨干”。当即就让二人换了铺位：“老肥”睡到里面去，“元首”搬到门口掌握灯绳。“老肥”再也憋不住，一到新铺就扑倒哭了。班长批评他：

“哭什么哭什么？你还委屈了？”

“老肥”马上又挺起身，擦干眼泪，不敢委屈。

“元首”自然很高兴，立即趴到门口铺头给家里写信。这时王滴来到他跟前，扳过他脑袋，看包扎的伤

口，说：“你还真是憨人有个愣头福！”

晚上，熄灯睡觉。我仍想着白天的检阅，觉得军长这人不错，越是大首长，越关心战士。想到半夜，出来解手，不巧在厕所碰到排长。见了排长怎好不说话？我搭讪着说：“今天检阅真威武呀。”

排长边扣着裤子上的扣子，边做出老兵不在乎的样子：“就那么回事。”

走出厕所，我又说：“军长这人真关心战士。”

没想到排长鼻子里“哼”了一声，走了。走了老远，又扭头说：“你哪里知道，他是一个大流氓，医院里不知玩了多少女护士！”

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儿来。回到宿舍，躺到铺上，翻来覆去再睡不着。我不相信排长的话。那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子，怎么会是流氓？那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怎么会是这么一个结局？想着想着，我不禁既伤心，又失望，眼里不知不觉流下了泪。

四

部队有政治学习，现在要搞批林批孔。这时我们班长家里死了老人，突然来了电报，班长边哭边收拾行李，急急忙忙走了。

班里一时没有班长，工作进行不下去，连里便把烧锅炉的李上进给补了进来。全班听了都很高兴，大家都知道李上进是个热情实在的人。我去锅炉房帮李上进搬行李，倒是他扳着一条腿在铺板上，脸上有些不高兴。我说：“班长，我来帮你搬行李了。”

他看我一眼，说：“班副，你先来帮我想想主意。”

我坐在他身边，问：“什么主意？”

他说：“你说让我当班长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说：“当然是好事了。”

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可烧了两个月锅炉，组织上怎么还不发展我呢？”

我也怔在那里，但又说：“大概还要考验考验吧。”

他看看我，点点头，“大概是这样吧。”便让我搬行李。

批林批孔，连里做了动员，回来大家就批上了。可惜大家文化不高，对孔子这人听说过，就是不太认识；对林彪也只知道他是埋藏在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要炸主席。这样批来批去，上边说批得不深刻，便派来一个宣传队，通过演戏，帮助大家提高认识。戏演的是老大爷诉苦，说林彪家是地主，怎么剥削穷人。这下大家认识提高了。“老肥”说：

“太大意太大意，他家是地主，怎么让他进了政治局呢？”

“元首”也激动得咳嗽，自己也诉开了苦，说他爷爷怎么也受地主剥削。全班纷纷写起了决心书，情绪十分高涨。

热火朝天的班里，惟独王滴情绪低落。自入伍以来，王滴一直表现不错，能写会画的，当着班里的“骨干”，但他这人太聪明，现在聪明反被聪明误，跌了跤子。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不好好批林批孔，竟打起个人的小算盘。班里的“骨干”当得好好的，他不满足，想去连里当文书。文书是班长级。为当文书，他送给连长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上边写了一段话，与连长“共勉”。谁知连长不与他“共勉”，又把笔记本退给了排长。排长看王滴越过他直接找连长，心里很不自在，但也不明说，只是又把本子退给李上进，交代说：“这个战士品质有问题。”李上进又把本子退给王滴。王滴脸一赤一白的，说：“其实这本子是我剩余的。”

王滴犯的第二件事，是“作风有问题”。那天宣传队来演穷人受苦，有一个敲洋琴的女兵，戴着没檐小圆帽，穿着合体的军装，脸上、胳膊上长些绒毛，显得挺不错。其实大家都看她了，王滴看了不算，回来还对别人说：

“这个女兵挺像跟我谈过恋爱的女同学。”

这话不知怎么被人汇报上去，指导员便找王滴谈话，问他那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王滴吓得脸惨白，发誓赌咒的，说自己没说违反纪律的话，只是说她像自己的一个女同学。指导员倒也没大追究，只是让他今后注意。可这种事情一沾上，就像炉灰扑到身上，横竖是拍不干净的。大家也都知道王滴没大问题，但也都觉得他“作风”不干净。他从连部回来，气呼呼地骂：

“哪个王八蛋汇报我了？”

这两件事一出，好端端的王滴，地位一落千丈。大家看他似乎也不算一个人物了。连里出墙报，也不来找他。他也只好背杆大枪，整天去操场训练。谁知这白面书生，训练也不争气。这时训练科目变成了投手榴弹，及格是三十米。别人一投就投过去了，他胳膊练得像根檩条，也就是二十米。这时王滴哭了。过去只见他讽刺人，没见他哭过，谁知哭起来也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娘啊，把我难为死吧！”

鉴于他近期的表现，排长决定，撤掉他的“骨干”，让“老肥”当。“老肥”在军长检阅时犯过错误，曾被撤掉“骨干”；但他近期又表现突出，跟了上来。批林批孔一开始，他积极跟着诉家史——家史数他苦，他爷爷竟被地主逼死了；军事训练上，他本来投过了三十米，但仍不满足，晚饭后休息时间，还一个人到旷野上，跑来跑去在那里投。于是又重新当上了“骨干”。王滴“骨干”让人给戗了，犯了小资产阶级毛病，竟破碗破摔，恶狠狠地瞪了“老肥”一眼：

“让给你就让给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会投个手榴弹吗？”

“老肥”被抢白两句，张张嘴，憋了两眼泪，竟说不出话。到了中午，班里召开生活会，排长亲自参加，说要树正风压邪气。排长说：

“自己走下坡路，那是自己！又讽刺打击先进，可不就是品质问题了么？”

王滴低着头，不敢再说，脸上眼见消瘦。

“老肥”虽然当了“骨干”，又被排长扶了扶正气，心里顺畅许多，但大家毕竟是一块儿来的，看到王滴那难受样子，他高兴也不好显露出来，只是说：

“我当‘骨干’也不是太够格，今后多努力吧。”

春天了。冰消雪化。这时连队要开菜地，即把戈壁滩上的小石子一个个捡起，然后掘地，筛土。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手上都磨出了血泡。王滴也跟着大伙干，但看上去态度有些消极。李上进指定我找他谈一次心。晚饭后，我们一块儿出去，到戈壁滩的旷野上去。我说：“王滴，咱们关系不错，我才对你说实话，你别恼我，咱可不能破碗破摔。眼看再有一个月训练就要结束了，不留个好印象，到时候一分分个坏连队，不是闹着玩的！”

王滴哭丧着脸说：“班副，我知道我已经完了。”

我说离完还差一些，劝他今后振作精神，迎头赶上来。

他仍没精打采地说：“我试试吧。”

谈完心，已经星星满天。回到宿舍，李上进问：

“谈了吗？”

我说：“谈了。”

“他认识得怎么样？”

我说：“已经初步认识了。”

李上进点上一支烟说：“认识就好。年轻轻的，可不能走下坡路，要靠拢组织。”又忽然站起来说，“走，咱俩也谈谈心。”

于是，我们两人又出来，到星星下谈心。

我问：“班长，咱们谈什么？”

他“扑哧”一声笑了，说：“我让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他四处看了看，见没人，又领我到一个沙丘后边，在腰里摸索半天，摸索出一张纸片，塞到我巴掌里，接着揿亮手电筒，给我照着。我一看，乖乖，原来是一个大姑娘照片。大姑娘又黑又胖，绑两根大缆绳一样的粗辫子，一笑露出两根粗牙。我抬起头，迷茫地看李上进。

李上进问："长得怎么样？"

我答："还行。"

他搓着手说："这是我对象。"

我问："谈了几年了？"

他说："探家时搞上的。"

我明白了，这便是扎皮带吊刺刀搞的那个。我认为他让我提参考意见，便说："不错，班长，你跟她谈吧。"

李上进说："谈是不用再谈了，都定了。这妮挺追求进步，每次来信，都问我组织问题解决没有。前一段，对我思想压力可大了，半夜半夜睡不着。"

我说："你不用睡不着班长，估计解决也快了。"

这时他"嘿嘿"乱笑，又压低声音神秘地告诉我："可不快了，今天下午我得一准信儿，连里马上要发展党员，解决几个班长，听说有我。要不我怎么让你看照片呢！"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替他高兴，说："看看，当初让你当班长，你还犹豫，我说是组织对你的考验，这不考验出来了？"

他不答话，只是"嘿嘿"乱笑。又说："咱俩关系不错，我才跟你说，你可不要告诉别人。不是还没发展吗？"

我说："那当然。"

李上进躺到戈壁滩上，双手垫到后脑勺下，长出一口气："现在好了，就是复员也不怕了，回去有个交代。不然怎么回去见人？"

接下去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精神格外振奋，忙里忙外布置班里的工作，安排大家集体做好事。操场训练，口令也喊得格外响亮。

停了几天，连里果然要发展党员。指导员在会上宣布，经支部研究，有几个同志已经符合党员标准，准备发展，要各班讨论一下，支部还要征求群众意见。接着念了几个人名字。有"王建设"，有"张高潮"，有"赵承龙"……念来念去，就是没有"李上进"。我蒙了，看李上进，刚才站队时，他还欢天喜地的，现在脸惨白，浑身往一块儿抽，两眼紧盯着指导员的嘴，可指导员名字已经念完，开始讲别的事。

会散了，各班回来讨论，征求大家对发展入党同志的意见。这时李上进不见了，我问人看到他没有，王滴双手搭着脑壳，枕着铺盖卷说话了，他又恢复了酸溜溜、爱讽刺人的腔调：

"老说人家不积极，不进步，自己呢？没发展入党，不也照样情绪低落，跑到一边哭鼻子去了？"

我狠狠瞪了王滴一眼："你看见班长哭鼻子了？"

这时"老肥"说："别听他瞎说，班长到连部去了。"

王滴又讽刺"老肥"："现在还忘不了巴结，你不是当上'骨干'了吗？"

"老肥"红着脸说："谁巴结班长了？"两人饿到一起，便要打架。

我忙把他们拉开，又气愤地指着王滴的鼻子："你尽说落后话，还等着排长开你的生活会吗？"接着扔下他们不管，出去找李上进。

李上进在连部门口站着，神态愣愣地。连部有人出出进进，他也不管，只是站在那里发呆。我忙跑上去，把他拉回来，拉到厕所背后，说：

"班长，你怎么站在那里？影响多不好！"

这时李上进仍愣愣地，似傻了：“我去问指导员，名单念错没有，指导员说没念错。”接着伤心地“呜呜”哭起来。

我说：“班长，你不要哭，有人上厕所，让人听见。”

他不顾，仍“呜呜”地哭，还说：“指导员还批评我，说我入党动机不正确。可前几天……怎么现在又变了？”

我说：“班长，你不要太着急，也许再考验一段，就会发展的。”

他说：“考验考验，哪里是个头啊！难道要考验到复员不成？”

我说：“班长，别的先别说了，班里还等你开会呢！”

便把他拉了回来。可到班里一看，情况很不妙，指导员已经坐在那里，召集大家开会，见我们两个进来，皱着眉批评：“开会了，正副班长缺席！赶快召集大家谈谈对这次发展同志的意见吧。”

说完又看了李上进一眼，走了。

李上进坐下来，没精打采地说：“大家随便谈吧，让班副记录记录。”

接连几天，李上进像换了一个人，再也打不起精神。也不管班里的事情，也不组织大家做好事，军事训练也是让大家放羊。周末评比，我们的训练、内务全是倒数第一。我很着急，“老肥”和“元首”也很着急。惟独王滴有些幸灾乐祸，出出进进唱着“社会主义好”。大伙都说王滴这人不好，心肝长得不正，又委托我找班长谈一次心。

又是满天星星，又是沙丘后边，我对李上进说：“班长，咱俩关系不错，我才敢跟你说实话，咱可不能学王滴呀！你这次没入上，破碗破摔，不以后更没希望了？”

李上进明显瘦了一圈，说：“班副，你说的何尝不是？只是我想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我不比别人表现差呀！”

我说：“这谁不知道，你烧了那么长时间的锅炉。”

他说：“烧锅炉不说，就是来到班里，咱哪项工作也没落到后边呀。”

我说：“是呀。”又说，“不过现在不能尽想伤心事，我劝你坚持到训练结束，看怎么样。”

他叹息一声：“我也知道这是惟一的出路，不然情绪这样闹下去，把三四年的工作都搭到里边了。”

我安慰他：“咱们还是相信组织。”

他点点头，又说：“班副，你不知道，我心里还有一个难受。”

我一愣，问：“还有什么难受？”

他叹一声：“都怪我性急。那天让你看了照片，我就给对象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加入组织，她马上写信表示祝贺。现在闹来闹去一场空，还怎么再给人家写信？”

我说：“这事是比较被动。不过事到如此，有什么办法？依我看，只好先不给她写信。横竖训练还有一个月，到时候解决了，再给她写。”

他点点头：“也只好这样了。”

从此以后，李上进又重新打起精神，变消极为积极。班里的事情又开始张罗，号召大家做好事。班里的训练、内务又搞了上去。

一天，我正带着“老肥”、“元首”掏猪粪，李上进喜滋滋地跑来，老远就喊：“班副，班副！”

我扔下锹问：“什么事？”

“过来！”

我过去，他把我拉到猪圈后，神秘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问：“什么好消息。”

他说：“今天我跟副连长一块儿洗澡，澡塘里剩我们俩时，我给他搓背，他说，要经得起组织的考验，横竖也就是训练结束，早入晚入是一样。”

我也替他高兴，说：“这不就结了！我说组织也不会瞎了眼！副连长说得对，早入晚入，反正都是入呗，哪里差这一个月！”

他说：“是呀是呀，都怪我当时糊涂，差一点学王滴，破碗破摔！”说完，便兴冲冲地跳进猪圈，要帮我们一起掏粪。

我和“老肥”、“元首”拦他：“快完了，你不用沾手了。”

他说：“多一个人，不早点结束？”又说，“今天在这儿的，可都是‘骨干’，咱们商量商量，可得好好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

于是几个人蹲在猪圈里，商量起班里的工作。

五

我们排长是个怪人，常做些与大家不同的事。比如睡觉，他爱白天睡，夜里折腾。白天明晃晃的，他能打呼噜大睡；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大家都是农村孩子，往常在家，午休时要下地割草，没有白天睡觉的习惯；但排长睡午休，一屋的人都得陪着他躺在铺上不动。晚上，大家训练一天，累得不行，要睡了，这时排长却依然挺精神。床上睡不着，他便倚到铺盖卷上看书。他看书不用台灯，非点蜡烛，说这样有挑灯夜读的气氛。明晃晃的蜡烛头，照亮一屋。王滴说：

“多像俺奶夜里纺棉花。”

当然排长也有不睡午觉的时候。那是他要利用午休时间写信，或者训人。他一写信，全班的人替他着急。因为一封信他要返工五六次：写一页，看一看，一皱眉头，撕巴撕巴扔了；又写一页，又一皱眉头，撕巴撕巴又扔了……闹得情绪挺不好。他情绪不好，别人谁敢大声说话？再不就是训人，开生活会。上次开王滴的生活会，就是利用午休时间。所以，大家说，排长睡颠倒虽然不好，但不睡颠倒大家更倒霉。一到午休时间，大家都看排长是否上了铺板。一上铺板，大家都安心松了一口气。

柳树吐了嫩芽。戈壁滩上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哩哩啦啦，下了一天。训练无法正常进行，连里宣布休息。大家说，阴天好睡觉，今天该好好休息了。于是到了午休时间，大家都打着哈欠，摊铺盖卷准备睡觉。这时排长急急忙忙进来：

“不要睡了，不要睡了，今天午休时间开会。”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以为排长又要训人。可看他脸上，倒是喜滋滋的。大家闹不清什么名堂，都纷纷又穿起衣服，整理内务，围坐在一起，等待排长开会。

排长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噗噗”吹两口，坐到一张椅子上，拿出一个笔记本翻着说：“刚才我到连部开了一个会，训练再有二十多天就要结束了，研究大家的分配问题，现在给大家吹吹风……”

大家的心“咯噔”一下，马上睡意全无，人圈向内聚了聚。连刚才还漫不经心的王滴，也瞪圆眼睛，竖起了两只耳朵。大家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马上面临分配问题，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

排长说：“大家也不要紧张。能分到哪个连队，关键看各自的表现。大家想不想分到一个好连队？”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想！”

排长说：“好，想就要有一个想的样子。现在训练马上进入实弹考核阶段，大家都要各人操心各人的事，拿出好成绩来！到时候别自己把自己闹被动了……”

又讲了一通话，问：“大家有没有信心？”

大家异口同声地答：“有！”

这时排长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说：

“大家还可以谈谈，各人愿意干什么？”

大家都纷纷说开了，有愿意去连队的，有愿意去靶场的，有愿意去看管仓库的，排长问身边的“老肥”：

“你呢？”

“老肥”这时十分激动，脸憋得通红，答：“我愿意去给军长开小车！”

大家“哄”地笑了，说：“看你那样子，能给军长开小车？”

排长问：“你为什么愿意给军长开车？”

“老肥”答：“那天检阅，我看军长这人不错。”

排长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好好干吧，有希望。”

“老肥”乐得手舞足蹈。

开完会，大家摩拳擦掌，纷纷写起了决心书。

新兵连训练又开始紧张起来。投弹、射击，马上要实弹考核；夜里又练起紧急集合。这时大家都已成了老兵，本来吃不下这苦；但面临一个分配问题，大家都像入伍时一样认真。分配又是一个竞争，你分到一个好连队，我就分不到好连队，大家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又开始面和心不和。本来投手榴弹、瞄靶，大家一起练练、看看，多好；但这时一到晚饭后，各人找各人的地方，悄悄练习。一直快到熄灯，才一个个回来，各人也不说自己练习的成绩。李上进把我、“老肥”、“元首”召集到一块儿开“骨干”会，说：

“还是号召大家互相帮助，不要立山头。一闹不团结，班里的工作就搞不上去。”

接着开了一个班务会，号召大家平山头，休息时间一起训练。当天晚饭后，李上进便集合大家，一块儿排队到训练场去。路上碰到副连长，问：

“这时候排队干什么？”

李上进说：“利用休息时间补课。”

副连长点点头说：“好，好。”

李上进很兴奋。

但到了训练场，大家仍是面和心不和，各人使劲甩自己的手榴弹，不给别人看成绩；惟独李上进跑来跑去，说某某投了多少米。

夜里紧急集合。这时连里又缩短了集合时间。过去是十分钟，现在缩短成五分钟。但大家到底是老兵了，竟能在规定时间利利索索出来。“元首”穿鞋也从不错脚。这时“老肥”出了问题。不知是白天训练太紧张，还是他夜里睡不好，一到紧急集合，他就惊慌。全连已经排好了队，他才慌慌张张跑出来，背包还不是按标准捆的，勒的是十字道。有一次把裤子又穿反了。班长找他谈话，说：

“李胜儿，咱们是‘骨干’，可不能拖班里的后腿，那同志们会怎么说？”

“老肥”含着泪说：“我难道想拖班里的后腿？只是心里一紧张，想快也快不起来。”

李上进说：“过去你不出来得挺快？”

“老肥”说：“过去是过去，现在也不知怎么了，浑身光没劲。”

王滴挨着“老肥”睡，背后对别人说：“‘老肥’这人准是犯病了，一到夜里就吹气，嘴里还吐白沫。”

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李上进。李上进问：

“过去他有什么病？”

我说：“没见他有什么病。”

后来又一次紧急集合，“老肥”更不像话，队伍已经出发抓特务，他还在屋里折腾。队伍跑一圈回来了，他出去找队伍没找到，一个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李上进说：“看样子他真有病。”

王滴说：“他犯的准是羊角风！你想，一听哨子响就吐白沫，浑身不会动，不是羊角风是什么？”

李上进把我拉到一边说：“班副，要真是羊角风还麻烦了。领导知道了，非把他退回去不可！部队不收羊角风。我们那批兵，就退回去一个。”

我看看四周说：“班长，不管是不是羊角风，咱们得替他保密。你想，当了两个月兵，又把他退了回去，让他怎么见人？”

李上进摸着下巴思谋。

“再说，他这羊角风看来不严重，到部队两个月，怎么不见犯？现在偶尔犯一次，看来是间歇性的。横竖再有二十多天就结束了，我们替他遮掩遮掩。”

李上进思谋一阵说：“只好这么办。以后再紧急集合，你帮他一把。”

我点点头。

“老肥”这时满头大汗从黑暗中跑回来，衣裳、被子都湿漉漉的。李上进说：

“回来了？”

王滴说：“你还是独立行动！”

“老肥”还在那里喘气，顾不上搭言。

第二天上午，我找“老肥”谈话。问：

“‘老肥’，你是不是有羊角风？”

他说：“班副，咱俩一个村长大的，你还不知道，我哪里有羊角风？”

我说：“我记得你爹可犯过这病！”

他低下头不说话。

我说：“一犯羊角风，部队可是要退回去的。”

这时他哭了，说：“班副，我可不是有意的。我心里可想努力工作。”

我说：“你不用着急。”又四下看一下人，把李上进的话给他说了一遍，让他自己也注意一下，争取少犯或不犯；紧急集合我帮他。

他感激地望着我：“班副，你和班长都是好人，我忘不了你们。万一我给军长开上小车……”

我说：“开小车不开小车，人不能有坏心。”

他连连点头。

我又深入到班里每一个战士，告诉他们不能有坏心，要替“老肥”保密。每到紧急集合，我只让“老肥”穿衣服，我帮他打背包，夹在我们中间一起出去，倒也显不出来。

十来天过去，没出什么事。大家平安。我和李上进松了一口气。“老肥”心里感激大家，把劲头都用到了工作上，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扫地，还替大家打洗脸水，挤牙膏，累得一头的汗。我看他那可怜样，说：

“‘老肥’，你歇歇吧。”

他做出浑身是劲的样子：“我不累。”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没想到班里出了奸贼：“老肥”犯羊角风的事，有人告到了连里。连里责成排长查问。排长午休时没睡，先独自趴桌上写了一回信，撕了几张纸，又把我和李上进叫到乒乓球室，问：

“李胜儿犯羊角风，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和李上进对看一眼，知道坏了事。但含含糊糊地说：“这事儿倒没听说。”

排长“啪”地将写好的信摔到球案上：“还没听说，都有人告到连里了！”

我急忙问：“谁告的？”

排长瞪我一眼：“你还想去查问检举者吗？”

我低下眼睛，不敢再吭声。

排长说：“好哇好哇，我以为班里的工作搞得挺不错，原来藏了个羊角风！连我都跟着吃挂累！你们说，为什么不早报告？”

李上进鼓起勇气说：“排长，真没见他犯过。”

我说：“我和他一个村。”

排长说：“你们还嘴硬，有没有病，明天到医院一检查就知道，到时候再跟你们算账！”

我和李上进挨了一顿训，出来，悄悄问：“是谁这么缺德，跑到连里出卖同志？”嘴上不说，都猜十有八九是王滴。王滴跟“老肥”本来就不对付，“老肥”又曾顶掉他的“骨干”，他会不记仇？再说，王滴是班里的落后分子，平时惟恐天下不乱，这放着现成的事，他能不吹灰拨火？这奸细不是他是谁？回到班里，又见王滴在那里又笑又唱，越看越像他。我和李上进都很气愤，说：“遇着事儿再说！”可他向连里反映情况，是积极表现，一时也不好把他怎么样。只是苦了低矮黄瘦的“老肥”，在那里愁眉苦脸坐着，等待明天的命运判决。

第二天一早，“老肥”就被一辆三轮摩托拉到野战医院去了，到了晚上才回来。他一下摩托，看到他那苦瓜似的脸，就知道班里的“骨干”、想给军长开小车的“老肥”，要给退回去了！

“老肥”从车上下来，立即哭了。拉着我的手说：“班副，咱俩可是一个村的！”又说，“不知谁揭发了我。来时大家都兄弟似的，怎么一到部队，都成了仇人啦？”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老肥’。”

“老肥”说：“这让我回去怎么见人？”

王滴在旁边说：“这有什么不好见人的？在这也无非是甩甩手榴弹！”说完，甩屁股走了。

我们大家都气得发抖。背后告密，当面又说这风凉话，我指着他的背影说：“好，王滴，好，王滴！”

这时“元首”上前拉住“老肥”的手，安慰说：“‘老肥’，心里也别太难受。咱们都是‘骨干’，原来想一块儿把班里工作搞好，谁想出了这事！”说着，自己也哭了。

入夜，大家坐在一起，围着“老肥”说话，算是为他送行。卸了领章、帽徽的“老肥”，脸上痴呆呆的。李上进说：“李胜儿同志虽然在部队时间不长，但工作大家都看见了，还当着‘骨干’……”

我说：“李胜儿同志品质也好，光明正大，不像有的人，爱背地琢磨人。”看了王滴一眼。王滴躺在自己的铺板上，瞪着眼不说话。

“老肥”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如果以前有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得原谅我。”

这时有几个战士哭了。

排长从屋外走进来，也坐下参加我们的送行会。他从腰里摸出一包“大前门”烟，破例递给“老肥”一支，吸着说：“李胜儿，别怨我，连里要这么做，我也是没办法。”说着，又递给“老肥”一双胶鞋，“回家穿吧。”

“老肥”抱着胶鞋，哭了：“排长，我不该尿你一裤……”

第二天一早，“老肥”乘着连里炊事班拉猪肉的车走了。临上车问：“班副，你给家捎什么不捎？”

我说：“不捎什么。回去以后，如果村里不好呆，就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吧。我给我爹写一封信。”

他点点头，一包眼泪，蹬着车轱辘爬上了汽车。

汽车马上就开了。

再也看不到汽车和“老肥”，大家才向回走。回到班里，又要集合去训练场投手榴弹。这时大家都没情没绪的。我看着班里每一个人都不顺眼，觉得这些人都品质恶劣。十七八岁的人，大家都睡打麦场，怎么一踏上社会，都变坏了？

但集合队伍的军号，已经吹响了。

六

“老肥”走后的第二天，实弹考核开始了，实弹考核以后，就要分配工作。实弹考核的成绩，是分配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大家都很紧张。实弹考核是先投手榴弹，后打枪。

投手榴弹之前，我找王滴谈话，告诉他班长说了，因为他投弹没达到三十米，没有投实弹的资格。接着狠狠批评了他一顿，也是替“老肥”报仇的意思。

“排长和班长都说了，你这人平时爱偷懒，不好好练习，现在拖了全班和全排的后腿，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滴急得浑身是汗：“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我怎么没投实弹的资格？你怎么知道我会不及格？”

我说：“假弹还投不及格，真弹就投及格了？真弹会爆炸，炸死你谁负责？”

王滴说：“假弹没压力，真弹有压力，说不定一投就投过了。”

我说：“一投就投过了？你两投也投不过。我和班长商量，你手榴弹投不投，先给班里写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动机，为什么不好好练投弹？往深里挖一挖！”

王滴一下把胳膊肘捋了出来：“我怎么不努力，看这胳膊练的！”又带着哭腔说，“班副，你们这不是存心整人吗？”

我正色道：“什么叫整人？你这思想又不对了！你自己工作不努力，让你反省是对你的爱护，怎么叫整人！难道你投弹不及格，还得大张旗鼓表扬你么？”

王滴这时哭了，哭得挺熊，一把鼻涕一把泪：“班副，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给我提，用不着这么背地给我穿小鞋。当初咱可是一个闷子车拉过来的！班副，我不就说话随便点，可没犯过大原则！”

我说：“你犯不犯原则，我不知道。排长和班长让我找你，我就找你，别的我也不敢多说，省得叫人到连部去汇报，说不定把我也退回去了！”

王滴这时不哭了，看我半天，忽然从地上跳起来，又像蛤蟆一样伏到我脸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怀疑，‘老肥’退回去和我有关系？”

我说：“我可没说和你有关系。再说，向连里报告情况，也是积极表现。”

他猛地从地上跳起来，涨红着脸，指着我说：“好，好，你们竟怀疑上我！你们怀疑吧，你们怀疑吧！班副，我算和你白认识了！既然这样，你让我投弹，我还不一定投呢！”说完，一溜烟跑了。

我怔在那里。回到宿舍，把情况向李上进汇报，说：“班长，说不定向连里汇报的不是他？”

李上进摸着下巴说：“不是他，可又是谁呢？班里就这么几个人，掰指头算一算，也找不出别人。”

我掰指头算了算，是找不出别人。

李上进拍一巴掌说：“这事就这样决定了，别听他贼喊捉贼，这人品质一贯不好，汇报必是他无疑！”

这事就这样决定了。这时李上进又说：“班副，还有个事得商量商量。”

我说：“什么事？”

他说：“据你看，临到训练结束，组织上能发展我吗？”

事情的头绪可真多。我叹了一口气，说“班长，这事你不用再操心了，那天你给副连长搓背时，他不说得挺明确？”

他点点头，又说：“我就怕‘老肥’的问题一出现，对我有影响。”

我说：“‘老肥’的问题是‘老肥’，再说已经把人家退回去了，怎么还会影响别人？”

他点点头，又说：“现在关键是看我了，得想法把班里的工作搞上去。”说到这里，一下从铺板上跃起，“班副，我看还是让王滴投实弹吧。”

我吃了一惊，问：“你不是决定不让他投吗？”

李上进说：“要不让他投，他无非得个零分；可他一得零分，班里的工作也受影响啊！班里出了个零蛋，连里不追查吗？”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他投不过三十米，出了危险怎么办？”

李上进说：“实弹比教练弹轻几两，要万一投过呢？”

我说：“那就让他试试？”

李上进说：“还是试试吧，轮到他投弹时，让别的战士撤下来。”

我又去找王滴，告诉他可以投实弹。但宿舍内外，横竖找不见他。我猜想他又犯思想问题，躲到什么地方哭去了。我信步走到训练场的沙丘后寻找，也不见他。我心想：批评他两句就闹情绪，还跑得到处找不见，真不像话。接着就往回走。这时我忽然发现，远处的旷野上，有一黑黢黢的影子，在那里跑。借着月牙的光亮打量，身影有些像王滴。我过去，叫了一声“王滴”，那身影也不答。但我看清，确是王滴：原来正一个人跑来跑去，在练手榴弹。我忽然有些感动，说：“王滴，别练了，深更半夜的。”

王滴不答，仍在那里投。

我上前拉住他，说：“王滴，别练了，班长说了，让你投实弹。”

这时我发现，王滴浑身湿漉漉的，胳膊肿得像发面窝窝。他赌气似的，甩开我的胳膊，仍投。弹投完，忽然伏到地上哭，哭得挺伤心：

“班副，要知道这样，我就不当兵了。”

我心里也不好受，说：“王滴，班里并没有存心整你。”

投实弹了。靶场背靠一个山坡。把弦套在小拇指上，顺山坡跑几步，“呼”地一下投出去，弦还在小拇指上，山间便“咣”的一声响了。这时要赶紧卧倒，不然弹片飞到身上不是玩的。成绩测定的办法是：三十米算及格，三十五米算良好，一过四十米，就算优秀了。

第一个投弹者是李上进。他是老兵，只是作示范，不计成绩。李上进不负重望，一投投了好远。响过以后，大家都鼓掌拍巴掌。李上进甩着胳膊说：

“好久不练这个了。过去我当新兵时，一投投了五十米。”

这时“元首”上前一步说：“我争取向班长学习，一投也投五十米！”

第二个投弹者是我，一投投了三十八米。大家挺遗憾：“再稍使一点劲儿，就优秀了。”

李上进说：“不碍不碍，大家只要赶上班副，就算不错了！”因为连里评定班集体成绩的标准是：只要大家全是良好，集体成绩就是优秀。大家说：

“不就是三十五米吗？投着看吧。”

接着又投了两个战士，一个良好，一个优秀，大家又鼓掌。

下一个轮到王滴。李上进问：

“王滴，你紧张吗？紧张就歇会儿再投。”

王滴没答话，立时就把手榴弹的保险盖拧掉了，把弦线往手指头上套。吓得李上进忙往后退：

“王滴，马虎不得！”

王滴仍没答话，向前跑着就扔，唬得众人忙伏到地上，纷纷说：“娘啊，他是不要命了！”

听得“咣”的一声。大家爬起身，见王滴也趴在前面地上。大家悄悄问：“王滴，没事吧？”

王滴没答话，只是从地上爬起来去拿米尺。用米尺一量，乖乖，三十六米。大家都很高兴。李上进上去打了王滴一拳：

“王滴，有你的！没想到你适合投实弹！”

王滴脸上也没露喜色，只是说：

“就这，还差点不让投呢！”

说完，掉屁股走了。

李上进还沉浸在喜悦之中，连连告诉我：“我就担心王滴，没想到他投了良好！这下班里肯定是优秀了！”

接下去又投了几个战士，都是“良好”以上，李上进高兴得手舞足蹈，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最后只剩下“元首”。“元首”在训练中是投得最远的，大家都盼他投出个特等成绩。“元首”也胸有成竹，连连咳嗽两声说：“争取五十米开外吧！”

吸完李上进的烟，“元首”上阵了。大家都要看他的表演，纷纷从掩体中探出头。“元首”不慌不忙地拧开手榴弹，将弦线掏出来，这时突然问：

“班长，是把弦套在小拇指头上吗？”

李上进在掩体中答：“是套在小拇指头上。”

“元首”这时出现了慌乱：“怎么我的弦比别人的短，不会炸着我吧？”

李上进说：“你投吧，弹是一样的。”

大家纷纷笑了：“原来‘元首’是投得了假的投不了真的。”

在大家的笑声中，“元首”向前跑去。跑了几步，胳膊一扬，同时听见他叫：

“不好，我的弦太短，听见了‘吱吱’声！”

同时见他胳膊一软，但弹也出去了。不好！手榴弹没投远，只投了十几米，就在“元首”面前冒烟。“元首”也傻了，看着那手榴弹冒烟。李上进“呼”地从掩体中蹿出，边叫“你给我卧倒！”边一下扑到“元首”身上，两人倒在地上。在这同时，手榴弹“咣”的一声响了。响过以后，全班人纷纷上去，喊：“班长，‘元首’，炸着没有哇？”

这时李上进从地上滚起来，边向外吐土，边瞪“元首”：

“你想让炸死你呀？”

“元首”从地上坐起来，傻了，愣愣地看着前边自己手榴弹炸的坑。看了半天，哭了：

“班长，我的弦比别人短！”

李上进说：“胡说八道，军工厂专门给你制造个短的吗？”

成绩测定，“元首”投了十五米。

大家纷纷叹息说，白可惜了平日功夫。“元首”滚到地上不起来，“呜呜”地哭：

“班长，我不是故意的！平时训练你都看到了。”

李上进这时垂头丧气，连连挥手：“算了，算了，你别说了。谁知道你连王滴都不如，一来真的就慌。”

“元首”听到这话，更是大哭。

实弹投掷就这样以不愉快的结尾结束了。大家排着队向营房走，谁都不说话，显得没情没绪。回到宿舍，倒见王滴喜滋滋的，哼着小曲，提杆大枪往外走，说要去练习瞄准，准备下边的实弹射击。

这天夜里，“元首”明显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戴着两只黑眼圈，在厕所门口堵住我：

“班副，不会因为投手榴弹取消我的‘骨干’吧？”

我安慰他：“‘元首’，别想那么多，赶紧准备下边的射击吧，不会撤销你的‘骨干’。”

他点点头：“可会不会影响我的分配呢？”

这我就答不上来了。说：“这我不知道，不敢胡说。”

“元首”一包眼泪：“班副，我对不起你和班长，身为‘骨干’，投弹投了十五米！”

我又安慰他：“‘元首’，千万不要思想负担过重。如果影响了下边的射击，不就更不好了？”

他点点头，又抹了一把眼泪，果断地说：“班副，你看着吧，我原守不是一般的软蛋，哪里跌倒我哪里爬起！”

我说：“这就对了，我相信你‘元首’。”

瞄准练习中，“元首”很刻苦，一趴一晌不休息。别人休息，他仍在那里趴着，托枪练习。

射击开始了。射击分二百米、一百五十米、一百米，分别是趴着打、跪着打和立着打；六十环算及格，七十环算良好，八十环以上优秀。李上进作了示范以后，先上来三个战士。不错，都打了七十多环。就是一个战士拉枪栓时给卡了手，在那里流血。李上进一边用毛巾给他包扎，一边说：

“打得不错，打得不错，回去好好休息。”

又上来三个，其中有王滴。打下来，除了一个战士是及格，王滴和另一个是良好。王滴小子傻福气，刚刚七十环，其中一环还是擦边儿的。李上进虽然遗憾有一个及格，但鉴于上次手榴弹的教训，说：

“及格也不错，及格总比不及格强！”

这时王滴倒挎着大枪，从口袋摸出一包香烟，叼出一支，也不让人，自己大口大口吸起来。吸了半天，突然蹲到地上小声“呜呜”哭起来。大家吓了一跳。

我说：“行了王滴。”

李上进说：“不要哭，王滴，知道你打得不错。”

又上来三个战士，其中有“元首”。我和李上进都有些提心。我说：

“‘元首’，不要慌，枪机扳慢一点。”

李上进拿出大将风度：“‘元首’，打吧。打好了是你的，打坏了是我的！”

“元首”点点头，对我们露出感激。但他嘴唇有些哆嗦，手也不住地抖动。我和李上进都说：

“不要慌，停几分钟再打。”

这时在远处监靶的排长发了火：

“怎么还不打？在那里暖小鸡吗？”

三个人只好趴下，射击。射完，大家欢呼起来。“元首”打得不错，两个九环，一个十环。我和李上进都很激动：

“对，‘元首’，就这么打！”

“元首”嘴唇绷着，一脸严肃，也不答话。爬起来，提枪向前移了五十米，蹲着打。好，打得又不错，一个八环，一个七环，一个十环。我们又欢呼，拥着“元首”移到一百米。这时“元首”浑身是汗，突然说：“班长，眼有些发花。”

李上进说：“只剩三枪了，不要发花。”

“元首”又说：“班长，靶纸上那么多窟窿，我要打重了怎么办？”

李上进说：“放心打吧‘元首’，再是神枪手，也从没打重的。”

“元首”又说：“我觉得我这靶有点歪。准是打了六枪，打歪了。”

李上进有些不耐烦：“你怎么又犯了手榴弹毛病？”

这时排长举着小旗跑过来，批评“元首”：“怎么就你的屎尿多？我的手都举酸了！”

“元首”和其他两个战士又举起了枪。“啪”、“啪”、“啪”三枪过后，老天，“元首”竟有两枪“啁”“啁”地脱了靶。另有一枪中了，仅仅六环。李上进傻了，我也傻了。傻过来以后，李上进赶紧蹲到地上用树枝计算分数。三个姿势加在一起，刚刚五十九环，只差一环不够及格。李上进也不提“打坏了算我的”了，责备“元首”：“你哪怕再多打一环呢！”

“元首”也傻了，傻了半天，突然愣愣地说：

“我说眼有些发花，你不信。可不是发花！”

排长在一边不耐烦：“行了行了，早就知道你上不得台盘。扔手榴弹也是眼睛发花？”

“元首”咧咧嘴，想哭。排长狠狠瞪了他一眼，把他的哭憋回去了。只是喉咙一抽一抽的，提着枪，看前边那靶。

实弹考核结束了。班里形势不太好。由于“元首”手榴弹、打枪都不及格，班里总成绩也跟着不及格。李上进唉声叹气地，一个劲儿地说：

“完了，完了。”

我说：“咱们内务、队列还可以。”

李上进说：“只看其他班怎么样吧。”

又停了两天，连里全部考核完了。幸好，还有三个班也出现不及格。我和李上进都松了一口气。但算来算去，自己总是落后中的，心里顺畅不过来。

班里形势又发生一些变化。“元首”两次不及格，“骨干”的地位发生一些动摇。和过去看王滴一样，大家看他也不算一个人物了。他自己也垂头丧气的，出出进进，灰得像只小老鼠。虽然写了一份决心书，决心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但新兵连再有十几天就要结束了，还能爬到哪里去呢？王滴投弹、射击都搞得不错，又开始扬眉吐气起来，出出进进哼着小曲，说话又酸溜溜的，爱讽刺人。有时口气之大，连我和李上进都不放在眼里。我和李上进有些看不上这张狂样子，在一起商量：

“他虽然实弹考核搞得好，但品质总归恶劣！”

按说在这种情况下，“骨干”应该调整，把“元首”撤下来，让王滴当。但我和李上进找到排长：

“排长，再有十几天就结束了，‘骨干’就不要调整了吧？再说，王滴这人太看不起人，一当上‘骨干’，又要犯小资产阶级毛病。上次他给连长送笔记本，让群众有舆论，后来也常给排里工作抹黑……”

排长正趴在桌子上写信，写好一张看看，皱皱眉头，揉巴揉巴，撕撕，扔了。这时把脸扭向我们：

“什么什么？你们说什么？”

我们又把话重复了一遍。

他皱着眉头思考一下，挥挥手说：“就这样吧。”

这样，班里的“骨干”就没有进行调整。“元首”观察几天，见自己的“骨干”没被撤掉，又重新鼓起了精神，整天跑里跑外，扫地、打洗脸水、掏厕所、挖猪圈，十分卖力气；王滴观察几天，见自己的地位并没有升上去，气焰有些收敛。

连里分配工作开始了。大家都紧张起来，整日提着心，不知会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方去。但提心也是白提心。直到一天上午，连队在操场集会，开始宣布分配名单。大家排队站在那里，心“怦怦”乱跳，一个个

翘着脖子，等待命运的判决。念名单之前，指导员先讲了一番话，接着念名单。名单念完，整个队伍“嗡嗡”的；但随着指导员抬起眼睛，皱起眉头盯了队伍一眼，队伍马上安静下来。

由于我们班实弹考核不及格，所以分得极差。有几个去烧锅炉的，有几个去看库房站岗的，还有几个分到战斗连队的。全班数王滴分得好，到军部当公务员。虽然当公务员无非是打水扫地，但那毕竟是军部啊！——“老肥”没有实现的愿望，竟让王滴给实现了。我们都有些忿忿不平，王滴虽然实弹考核成绩好，但他平时可是表现差的。散队以后，就有人找排长，问为什么王滴分得那么好，我们分得那么差？排长说：

“他够条件，你们不够条件。”

“为什么他够我们不够？”

“军部要一米七八的个子，咱们排，还就他够格！”

大家张张嘴，不再说什么。人生命运的变化，真是难以预测啊！

“元首”是导致全班分配差的罪魁祸首。“元首”虽然整日努力工作，但大家还是难以原谅他。他自己也是全连分得最差的：到生产地去种菜。名单一宣布，“元首”当场就想抽泣。但他有苦无处诉，只好默默咽了。回到宿舍，全班就数王滴高兴，一边整理自己的行囊，一边又在那里指手画脚，告诉“元首”：

“其实种菜也不错，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元首”抬眼看王滴一眼，也不说话。我虽然分得不错，到教导队去受训，但全班这么多人分得不好，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看王滴那张狂样子，便有些看不上，饯了他一句：

“你到军部，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见军长，可以汇报个什么！”

王滴立即脸涨得通红，“你……”，用手指着我，两眼憋出泪，说不出话。

晚上连里放电影，大家排队去看。“元首”坐在铺头，不去排队。我说：“‘元首’，看电影了。”

“元首”看我一眼，如痴如傻，半天才说：“班副，我请个假。”说完，拥被子蒙到身上，躺到那里。

李上进把我拉出去说：“班副，注意‘元首’闹情绪，你不要看电影了，陪他谈谈心。”

队伍走后，我把“元首”从铺上拉起来，一块儿到戈壁滩上谈心。

已经是春天了。迎面吹来的风，已无寒意。难得见到的戈壁滩上的几粒小草，正在挣扎着往上抽芽。

“元首”没情没绪，我也一时找不到话题，只是说：“‘元首’，人生的路长得很，不要因为一次两次挫折，就磨掉自己的意志。”

“元首”叹了一口气，说：“班副，我不担心别的，只是名声不太好听，应名当了兵，谁知在部队种菜。”

我说：“你不要听王滴胡说，他虽然分得好，但也无非是提水扫地，没啥了不起。再说，他这人品质不好，爱背后汇报人，说不定时间一长，就被人识破了。”

“元首”抬起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又安慰他：“你虽然分得差，但比起咱们的‘老肥’，也算不错了，他竟让给退了回去。提起‘老肥’，谁不恨王滴？”

这时“元首”突然拦腰抱住我，吓了我一跳，他带着哭腔说：

“班副，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恨我！”

“什么话？”

“汇报‘老肥’的不是王滴！”

我心里疑惑，问：“不是王滴是谁？”

“元首”愣愣地说：“是我！”

“啊？”我大吃一惊，一下从“元首”胳膊圈中跳出，愣愣地看他，“你？怎么会是你？你为什么汇报他？”

这时“元首”哭了，“呜呜”地哭：“当时‘老肥’一心一意想给军长开小车，我听他一说，也觉得这活儿不错，也想去给军长开小车。当时班里就我们俩是‘骨干’，我想如果他去不了，就一定是我。为了少个竞争对象，我就汇报了他……”

“啊？”我愣愣地看“元首”。

“元首”哭着说：“没想到现在得了报应，又让我去种菜。班副，我这几个月的‘骨干’是白当了！”

“你，你，”我用手指着他，“你这人太卑鄙了！”

“元首”开始蹲在地上大哭。

哭后，我们两个谁都不再说话。

远处营房有了熙攘的人声。电影散了。我说：

“咱们回去吧。”

这时“元首”胆怯地说：“班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信得过你，才给你说。”

我瞪了他一眼：“如果你能去给军长开小车，你就谁都不告诉了？”

“元首”又“呜呜”地哭，说：“要不我这心里特别难受……”

我说：“你难受会儿吧，省得以后再汇报人。这么说，我们还真错怪王滴了！王滴这人原来真不错！”说完，扔下他一个人走了。

“元首”在黑暗中绝望地喊：“班副……”

七

再有五六天新兵连就要结束了。又是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到大点去买东西。大点是部队一个集镇，有几个服务社，一个饭馆，几棵柳树。周围却仍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大家在那里买了许多笔记本，相互赠送，算是集结三个月的纪念。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上各自要说的话。各自的话，其实都差不多。“愿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祝进步”，“与×××共勉”等等。班里的人相互送遍了。“元首”这两天情绪低落，出来进去低着头，可能背地哭过，两只眼看上去像两只熟透的大桃。但他送笔记本并不落后，买了一大叠，每人送了一本。送我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写道：“人生的道路不是长安街！与班副共勉。”我看了这话，明白他的意思。从大点回来，与他并排走。走了半天，他突然说：

“班副，我马上要去种菜了。”

我忽然有些难受，说：“‘元首’，到那儿来封信。”

他长出一口气，又说：“班副，我还得求你个事。”

我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说：“那件事，就不要扩大范围了。要传出去，我就没法活了。”

我点点头，看他，说：“放心。”

停了一停，他又说：“我不准备送本给王滴。”

我说：“送谁不送谁，是你的自由，再说，他不也不送本给人吗？”

王滴从大点回来，手是空的。他没买一个笔记本，只是口袋里装了半斤奶糖，在那里一个一个往嘴里扔，嚼吃。大家说，王滴这人可真怪，原本不该“共勉”的时候，他与连长“共勉”；现在该“共勉”了，他又一个也不“共勉”。大概是分到了军部，看不上大家了。没想到王滴听到这话，一口痰连糖吐出来，说：“‘共勉’个屎！三个月下来，一个个跟仇人似的，还‘共勉’！”

说完，撒丫子向前跑了。

大家一怔，都好长时间不再说话。

晚上，大家开始在宿舍打点行装。该洗涮的开始洗涮。这时李上进出出进进，情绪有些急躁，抓耳挠腮。我知道他又为入党的事。现在新兵连马上要结束了，他还没有一点消息。等到宿舍没人，他来回走动几圈，突然拉着我的手说：

“班副，你看看，眼看要结束了，怎么还没有一点消息？”

我说：“是啊，该啦！怎么还没有消息？”

他说：“副连长不会骗我吧？”

我想了想说：“身为副连长，说话肯定会负责任的。”

他叹了一口气：“这可让我心焦死了。”

第二天上午，我领人出去打扫环境卫生。扫完，回宿舍，见李上进一人在铺上躺着，两眼瞪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又为没消息犯愁，便说：

“班长，该准备吃饭了。”

没想到他猛地蹿起来，拉着我的手，咧开黑红的大嘴笑，叫道：“班副，有了！有了！”

我问：“什么有了？”

他说：“那事！”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也为他高兴，说：“让你填表了？”

他不以为然地看我一眼：“你可真是，这点知识都不懂，那也得组织先找谈话呀！刚才连部通讯员通知我，说午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你想，不就是这事么？要是不让入，还会找你谈话？”

我说：“可不！”

他又拉我到门后，翻开巴掌，说：

“你再看看，你再看看，看看怎么样！”

手掌中又露出他对象的照片。

我只好又看了看胖姑娘，说：“不错呀班长。”

他长出一口气，又“砰”地打了我一拳，说：“一个月没给她写信了。”

我说：“现在你就大胆放心写吧！”

他说：“晚上再写，晚上再写。”

中午，李上进饭吃得飞快。吃完，抹了一把嘴，又对着小圆镜正了正军装，对我不好意思地一笑，一溜小跑到连部去了。去了有二十分钟，我们正在午休，他蹑手蹑脚回来了。我仄起身问：

“这么快班长？”

他摇摇手，不说话，爬到自己铺位上，不再动弹。我以为事情已经谈妥了，他在高兴之中，在聚精会神构思晚上如何给对象写信，没想到突然从他铺位上传来“呜呜”的哭声，把我们一屋人吓了一跳。

我急忙到他铺位上摇他：“你怎么了班长？”

他开始嚎啕大哭。

一班人都聚集到他身旁，说：“你怎么了班长？”

李上进也不顾影响，也不顾人多，大声喊：“我×指导员他妈！”

我们吓了一跳，问：“到底是怎么了？”

李上进边哭边说：“班副，你说这像话吗？”

我说：“怎么不像话？”

“副连长明明说好的，让我入党，可指导员找我谈话，不让我入了……”

我吃了一惊：“他说不让入了？”

“说不让入还不算，还通知我下一批复员。你说，这样光着身子，让我怎么回家！”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哎呀，这可没想到。”

他又放声嚎哭起来。

连里集合号响了，班里人都提枪出去集合，宿舍里就剩我们俩。这时李上进也不哭了，蹲在铺头不动。我陪在一旁叹气。他埋着头问：

“班副，你说，我来到班里表现怎么样？”

我说：“不错呀。”

“跟同志团结怎么样？”

“不错呀。”

“说没说过出格的话，办没办过出格的事？”

“没有呀。”

“班里工作搞得怎么样？”

“除了投弹射击，别的不比人差！”

“那指导员怎么这么处理我？”

我摇摇头：“真猜不透。”

他咬咬牙说：“指导员必定跟我有仇！”接着站起来，开始在地上来回转。转了半天，开始两眼发直。

我劝他：“班长，你想开些。”

李上进不说话，只在那里转。突然蹲到地上，双手抱头：“这样光身子，我是宁死不回家。”接着又站起，对着窗户口喊，“我×指导员他妈！”

我急忙把他从窗户口拉回来：“让人听见！”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听见又怎么样？反正我不想活了！”

到了晚上，李上进情绪才平静下来。到了吹熄灯号，大家围着劝他，他反倒劝大家：

“都赶紧睡吧。”

大家都以为他心里不好受，默默散去睡了。连王滴也露出一脸的同情，叹口气去睡。脱了裤子，又爬到李上进的铺头，说：

“班长，我这还有一把糖，你吃吧。”

把一把他吃剩下的奶糖，塞到李上进手里。

熄了灯，大家再没有话。都默默盯着天花板，睡不着。这是当兵以来让人最难受的一夜。连“老肥”退回去那天晚上，也没有这么难受。不时有人出去解手，都是蹑手蹑脚的。翻来覆去到下半夜，大家才朦胧入睡，这时外边“砰”地响了一枪，把大家惊醒。夜里头，枪声清脆嘹亮，大家被吓了一跳。爬起来纷纷乱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接着外边响起“嘟嘟”的紧急集合哨子。大家顾不上穿衣服，一窝蜂拥了出来，问：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这时有人说是有了特务，有人说是哨兵走了火。正一团混乱，连长提着手枪喘喘跑来，让大家安静，说是有人向指导员打黑枪。大家“嗡”的一声炸了窝。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时副连长又提着枪跑过来，说指导员看见了，那身影像李上进；又说指导员伤势不重，只伤了胳膊；又说让大家赶紧集合，荷枪实弹去抓李上进，防止他叛逃。我们这里离国境线几百公里。

大家又“嗡”的炸了窝。赶紧站队，上子弹，兵分几路，跑着去捉李上进。因李上进是我们班的，大家都看我们。我们班的人都低着头。我也跟在队伍中跑，心里乱如麻。看到排长也提着手枪在前边喘喘地跑，便凑上去问：

“这是怎么回事呀，排长？”

排长抹了一把汗，摇头叹息道：“这都是经受不住考验呀，没想到，他开枪叛逃了！”

我说：“这肯定跟入党有关系！”

排长叹息：“他哪里知道，其实支部已经研究了，马上发展他。”

我急着问：“那为什么谈话，说让他复员？”

排长又摇头：“这还不是对他的考验？上次没有发展他，指导员说他神色不对，就想出这么个点子。没想到一考验就考验出来了！”

我脑袋“嗡”地响了一下。

排长说：“他就没想一想，这明显是考验，新兵连哪里有权复员人呢？”

我脑袋又“嗡”地响了一下。心里边流泪边喊：

“班长，你太亏了！”

队伍跑了有十公里，开始拉散兵线。副连长用脚步量着，十米一个，持枪卧倒，趴在冰凉的地上潜伏，等待捉拿李上进。副指导员又宣布纪律，不准说话，不准咳嗽，尽量捉活的，但如果他真要不听警告，或持枪顽抗，就开枪消灭他。接着散兵线上响起“哗啦”“哗啦”推子弹上膛的声音。

我左边的战士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右边的战士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我也把子弹推上了膛。

但我心里祷告：“班长，你就是逃，也千万别朝这个方向逃，这里有散兵线。”

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散兵线上一个个哨位，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李上进没有来。副连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回营房吃饭。吃了饭，又让大家各处去搜。我们班的任务，是搜查戈壁滩上的一棵棵骆驼刺草丘。我领着大伙搜。我没有话，大伙也没有话，连王滴都没有话，只是说：

“不管搜出搜不出，都是一个悲剧。”

我瞪了他一眼，不再说话。

这样搜了一天，没有搜出李上进。

夜里又撤散兵线。

三天过去了。李上进还没捉拿到。

这时军里都知道了。发出命令：再用三天时间，务必捉到叛逃者，不然追查团里营里连里的责任。团里营里连里都吓傻了。指导员托着受伤的胳膊，也加入了搜查的行列。

又一天过去了。没有搜到。

夜里连部灯火通明。

最后一天，李上进捉到了。不过不是搜到的，是他自己举手投降的。原来他藏匿的地点并不远，就在河边的一个草堆里。他从草堆里钻出，向人们举手投降。叛逃者被捉住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也来了劲头。李上进已变得面黄肌瘦，浑身草秸，军服被扯得一条一条的，领章帽徽还戴着，不过一捉到就让人扯掉了。筋疲力尽的李上进，立即被带到连部审问。

副连长问："你为什么向指导员开枪？"

李上进："他跟我有仇。"

"他怎么跟你有仇？"

"他不让我入党。"

沉默。

"不让入党就开枪？"

李上进委屈地"呜呜"哭了："副连长，我给你搓背时，你明明说让我入，指导员不让我入，还不是跟我有仇吗？……"

副连长红了脸，"啪"的一声拍了一下桌子："李上进，你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了，过了界限了！你向指导员开了枪！你开枪以后不是要叛逃吗？怎么不逃了？"

李上进说："我不是想叛逃，我是想跑到河边自杀！"

"噢——"副连长吃了一惊，看李上进半天，又问："那你为什么不自杀？"

李上进："我想着家里……还有一个老爹。"

沉默。

连部审问了李上进，这边连里召开大会，要大家深入批判他。连长站在队伍前讲："这和林彪有什么区别？林彪谋害毛主席，他谋害指导员；林彪要叛逃，他也要叛逃……"

会后，李上进被押到猪圈旁一间小屋里，连里派我和"元首"持枪看守。猪圈旁，是我们以前一起做好事的地方。到了小屋前，李上进看我们一眼，叹息一声，低头不说话，进了小屋。看他那浑身散架、垂头丧气的样子，真由一个班长，变成一个囚犯了。围观的人散去，剩我们三个人，这时李上进说：

"班副，快给我弄点吃的吧，饿了五六天了。"

我想起刚来部队，晚上站岗，到锅炉房吃他烤包子的事，我把"元首"叫一旁，说：

"'元首'，我是不顾纪律了，我去给他弄点吃的，你要想汇报，你就去汇报。"

这时"元首"脸涨得通红，"啪"的一声把步枪上的刺刀卸下来，递给我：

"班副，我要再犯那毛病，你用它捅了我！"

我点点头，说："好，'元首'，我相信你！"

留下"元首"一人看守，我到连队厨房偷了一盆剩面条，悄悄带了回来。李上进见了食物，不顾死活，双手抓着乱吃，弄得满头满脸；最后还给噎着了，脖子一伸一伸的，忙用双拳去捶。看他那狼狈样子，我和"元首"都禁不住流泪。

夜里，李上进在屋里墙上倚着，我和"元首"在外坐着，这时我说：

"班长，你不该这样呀！"

但我朝里看，他已经倚在墙上睡着了。

"元首"喊："班长，你醒醒！"

但怎么也喊不醒。

我们俩都开始流泪。

这时“元首”说：“班副，我有一个主意。”

我问：“什么主意？”

他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大吃一惊，急忙看了看四周，又上前捂住他的嘴：“小声点。”

他小声说：“咱们把班长放了吧！”

我说：“放了怎么办？”

他眨巴眼：“让他逃呀！”

我叹息一声：“往哪里逃呀，还真能越过边境线不成？”

“元首”不说话了，开始嘬牙叹气。

这时我说：“‘元首’，你是一个好兄弟。”

一夜在李上进的酣睡中过去了。

第二天一早，师里来了一个军用囚车，提李上进。李上进还迷离马虎的，就被提溜上了囚车。临走，也没扭头看看我和“元首”。

囚车“呜呜”地开跑了。

我和“元首”还站在囚李上进的小屋前，愣着。

突然，“元首”喊：“班副，你看那是什么？”

我顺着“元首”的手指看，小屋地上有一片纸。我和“元首”进屋捡起一看，原来是李上进对象的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很胖，绑着一对大缆绳般的粗辫子，在对我们笑。

八

过了有三天，上边传来消息，说李上进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消息传来，并没有在连里引起什么轰动，因为三天时间，李上进已经被连里批臭了。任务布置下来，个个发言，人人过关，像当时批林彪一样认真。林彪能被批臭，李上进也被批臭了。

在批李上进的过程中，大家又起了私心。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最后分配，大家批得都挺认真。李上进出自我们班，我们班成了重灾区，指导员、连长都来参加我们的批判会。大家一开始还挤牙膏，后来索性墙倒众人推，把他日常生活中的大小缺点往一块儿一集合，一下堆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好像谁批得越多，谁就越不认识李上进似的。王滴原来也挺同情李上进，说他是“悲剧”，现在为了不影响自己分到军部，第一个发言，而且挺有深度：说李上进叛逃有思想基础，几年之前就带刺刀回家，受过处分。说得连长指导员直点头。发言一开始，下边就有人接了茬。中间休息时，连“元首”也动摇了，找到我，涨红着脸说：

“班副，我也要批判了。”

我看他一眼：“你批吧，我不让你批了？”

他脸越发红：“大家都批了，就我不批，多不好，总得做做样子。”

接着开会“元首”便批了。说是做做样子，谁知批得也挺深刻，说李上进思想腐化，平时手里老是捏着个女人照片；把他关起来，还看了一夜。连长指导员都支起耳朵。我听不下去，便插话：

“那是他对象的照片。”

指导员说：“要是他对象的照片，还是可以看看的。”

我说：“现在保准不看了，一坐监，对象还不吹了。”

大家“哄”地笑。笑后，都又觉得心里不好受，一时批判停下了。

中午吃饭，“元首”又找我：

“班副，我不该批判吧？”

我十分气恼：“‘元首，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你不该批了？你这么说话，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班副！”“元首”又双手掩着脸哭了。

批过李上进，大家都洗清了自己，分配也没受大影响。该去军部的去军部，该去菜地的去菜地。终于，大家吃过一顿红烧肉之后，开始陆续离开新兵连，到各自分配的连队去。

第一个离开新兵连的是王滴。他可真威风，军部来接他了。来的是一辆小吉普，班里有几个人坐过小吉普？大家都去看他上车。他一一与大家握手，倒没露出得意之色。只是说：“有时间到军部来玩。”

排长本来在宿舍写信，揉巴揉巴了两张，也跑出来送王滴。王滴对他倒有些带搭不理，最后一个才与他握手，说：“排长，在这三个月，没少给你添麻烦。自己不争气，把个‘骨干’也给闹掉了。以后排长到大点去，有时间也来军部玩吧！”

把排长闹了个大红脸。

吉普车发动了，王滴又来到我面前，说：

“班副，我走了。”

我说：“再见王滴。”

这时王滴把我拉到一边，突然两眼红了：

“班副，你知道让我干什么？”

我说：“不是当公务员吗？”

“说是让我到军部当公务员，今天司机才告诉我，原来军长他爹瘫痪了，让我去给他端屎端尿！”王滴说着涌出两包泪。

我也吃了一惊，说：“哎呀，这可想不到。”

他叹息一声：“我以前说话不注意，你可得原谅我。”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王滴！”

他说：“俺奶在家里病床上躺了三年，我还没尽一点孝心！”

我说：“不管怎么说，到那得好好干。”

他点点头，叹息一声：“这话就对你说了，可千万别告诉别人，不然又让人笑话了。”

我使劲点点头。

车把王滴载走了。车屁股甩下一溜烟。

第二个来接人的，是生产地的指导员，来接“元首”。指导员是个黑矮的胖子，也是河南人，说话十分直爽。“元首”分到菜地，本来十分沮丧。没想到菜地指导员一来，给他带来个喜讯：因分到菜地的都是差兵，相比之下，“元首”还算好的——在新兵连当过“骨干”，于是瘸子里拔将军，还没去菜地，就给他安排了一个班副。这真是因祸得福，“元首”情绪一下高涨起来，给他的指导员让烟，围着问这问那。指导员叼着烟说：

“到菜地没别的好处，就是入党快些。”

“元首”更加高兴，手舞足蹈的。大家围着“元首”和他的指导员，也都挺羡慕，似乎去菜地比去军部还好。

“元首”咳嗽两声，看大家一眼，对他的指导员说：“指导员，从今以后，你说哪儿我打哪儿，让我领着班里的同志喂猪也行！”

指导员“哈哈”笑了：“工作嘛，到家再说，到家再说。”

当天下午，班副“元首”，坐着生产地的拉羊粪卡车，兴高采烈地种菜去了。

其他战士也都一个一个被领走了。

战士们走完了，我才背着背包离开了新兵连。全班比较，还数我分得比较好：到教导队去学习。因教导队离新兵连比较远，得到一个军用小火车站去搭火车。排长也要离开新兵连回老连队，也要搭火车，于是我们两个同行。离开了新兵连，排长放下了他的架子，与我说这说那。可我老打不起精神。

排长问：“你怎么了？”

我说：“排长，我心里有些难受。”

“怎么了？为李上进？”

我摇摇头。

“为王滴？”

我摇摇头。

“为‘元首’？”

我摇摇头。

“为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那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接到我爹一封信。”

“家里出事了？”

我摇摇头。

他瞪着眼睛问：“那为什么？”

“信上说，‘老肥’死了。”

“啊？”他一下跳出丈把远，吃惊地望着我，“这怎么可能？”

我把爹来的那封信，交给了他。

信是下午收到的。爹在信上说，“老肥”被部队退回去以后，没有跟我爹去学泥瓦匠，就在家里种地。一次三天不见他露面，家里着了急，托人四处找，最后在东北地的井里发现了他，尸体已经泡得像发面窝窝。村里人都说，可能打水的时候，他的羊角风又犯了。

排长抖信说：“他羊角风又犯了，有什么办法？”

这时我禁不住哭了：“排长，我了解他，他绝不是羊角风犯了。”

“那是什么？”

“他一定是自杀！”

“啊——”排长瞪大了眼珠。

我们默默走了好一段路，没有说话。

快走近小火车站时，排长问：

“多长时间了？”

我说：“信上不是说了，快半个月了。”

“你告没告诉班里其他同志？”

我摇摇头。

这时天已经黑了，戈壁滩的天，是那样青，那样蓝。迎头的东方，推出一轮冰盘样的大月亮。

火车已经“嗷嗷”地进站了。

“我们走吧。”排长说。

我们背着背包，向车站走去。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头　人

一

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但申村是祖上开创的，却是事实。祖上初到这里，以刮盐土、卖盐为生。我三岁来到这里，这里还到处是白花花一片盐碱。村西土岗上，遗留着一个灰捶的晒盐池子，被姥娘用来晒打卷的红薯干。听人说，祖上初到这里生活比较苦。但据俺姥娘讲，她婆家一开始生活比较苦，后来还可以。清早一开门，放出我姥爷哥儿四个，四处奔散着要饭。那时姥爷们还都是七八岁的顽童。要一天饭回来，基本上能要饱，开始用小笤帚扫脚，上炕睡觉。

但据幸存下来的四姥爷讲，他小时候生活还是比较苦，居家过日子，哪能天天要饭？主要还是以祖上卖盐为生。五更鸡叫，祖上便推着盐车走了，在人家村子里吆喝：“卖小盐啦！”傍晚，姥爷们便蹲到门槛上，眼巴巴望着大路的尽头，等爹回来。祖上终于回来，哥四个像扒头小燕一样喊：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一个苍老的声音：“换回来一布袋红薯！”

举家欢喜，祖姥娘便去灶间点火。很快，屋顶升起炊烟。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不见回答，只是一个阴沉的脸，大家不再说什么，回屋用小笤帚扫脚，上炕睡觉。

准确记下这段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反正姥爷们后来都长大成人，成人之后，都娶妻生子，各人置了一座院落。后来祖上便成了村长。

祖上当村长这年五十二岁。那时村子已初具规模，迁来了姓宋的、姓王的、姓金的、姓杜的……有一百多口人。县上乡上见盐碱地上平白起了一座村庄，便派人来收田赋。可惜大家谁也不愿到这来吃盐土，推来推去，推到一个在乡公所做饭的伙夫头上。伙夫本也不愿来，可他实在再没别的地方推，便拿了别人的铁链、锁头和藤杖，步行十五里，嘟嘟囔囔来了。来到这里已是正午，村里该管一顿饭。可乡下人见小，谁也不愿把生人领到家吃饭。最后还是祖上把他带到家，弄了几块红薯叶锅饼，捣了一骨朵蒜。蘸蒜吃罢锅饼，伙夫拉开架子说：“老申，挨门通知吧，八月十五以前，把田赋送到乡公所；不送也不强求，把人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罢走出家门，抖搂着手里的铁链和锁头，蹲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

祖上和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浑身油渍人的厉害，争着给他递烟袋。伙夫推着烟袋说：

“吸烟不吸烟，咱先办公事吧！”

大家都说：“大爷，吸吧吸吧，一切都好说，不就是八月十五吗？”

吸罢烟，伙夫又说：“你们这村子也太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啦？我整天也很忙，哪里天天管这些啰嗦事？你们选个村长吧！”

村里人瞪了眼，这村长该怎么选？

伙夫用烟袋指着祖上说：“老申，就是你了！以后替上头收收田赋，断断村里的案子！”

祖上慌忙说：“大爷，别选我，我哪里会断案子，就会刮个盐土罢了！”

伙夫说：“会刮盐土也不错，断断就会了！张三有理就是张三，李四有理就是李四，杀人越货，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完，抖抖铁链和锁头，走了。

托一个伙夫的福，祖上成了一百多口子的头人。大家一开始还有些幸灾乐祸：一个公事把老申给套住了。后来祖上真成了村长，村里村外跑着，喊着张三李四的大号，人物头似的，大家又有些后悔：怎么老申管上咱们了？

祖上刚当村长，态度比较温和。八月十五以前，挨门挨户收田赋："大哥，上头让收田赋。"口气很气馁，像求人家。中间出了几件婆媳斗殴、姑嫂吵架的杂事，人家按伙夫的吩咐来找祖上说理，祖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赔些好话给排解了。害得祖姥娘埋怨："可跟你给人当下人吧！"

祖上愤怒地喊："上头派下我，我有个啥办法？"

愤怒归愤怒，八月十五这天，祖上仍将收起的田赋，集合到一辆独轮车上，一个人推着往乡上送。掉屁股推了十五里，弄了一头的汗。打听着推进乡公所，见人就说："大爷，我把田赋送来了。"

可人家都翻白眼不理他。最后祖上上茅房，遇见个系围裙的人，蹲在那里拉屎，认出是上次到申村发脾气的公差，一阵高兴，伏下身子说："大爷，我来了。"

那人仰脸认半天，才认出祖上，用砖头蛋子揩着屁股："你来干吗？"

祖上说："今天是八月十五！"

那人提裤子出了茅房，碰到茅房口一车子粮食，奇怪地问："咦，你怎么把粮食推来了？"

祖上答："大爷，你不是说八月十五以前嘛！"

那人拍脑袋想了过来，摇头叹气："唉，唉，你不会当村长！"接着掉屁股跑向伙房，"我馍锅还在火上坐着！"祖上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伙夫。

以后又经过几次这样的事。第二年夏秋两季，都是祖上一个人推独轮车去送田赋。伙夫见他就说：

"唉，唉，你不会当村长！"

祖上委屈地说："大爷，我本来就不会当村长，都是你指派了我！"

伙夫说："不是那个不会当，只是这推独轮车的事，是村丁干的！"

接着一边在案子上揉面，一边比葫芦画瓢给他讲了些为官之道。

三年以后，祖上村长会当了。行动举止，有了些村长的意思。这期间他见过一些世面，到乡上开过几次会，听乡长周乡绅说过一回话，又向别的村长学习学习，于是会当了。

祖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村里找了一个村丁，让他替自己推独轮车。这村丁姓路，是个刚迁来的外地户，听说村长让他当村丁，也很乐意。以后再逢夏秋两季，到乡里送田赋，独轮车便由路村丁推着，祖上在一边空手，拿草帽扇风。路上祖上问：

"车子不重吧小路？"

小路掉屁股推车，弄了一头汗，但仍挣着脖子说："不重不重，一车粮食，可不能说重！"

村里出现案子，祖上不再东奔西跑，断案弄了个案桌，设在村西一间破庙里，祖上坐在案桌后，让村丁传人。路村丁用洋铁皮砸了一个直筒喇叭，站在村西土庙前喊人，也觉得挺神气。参照外村的规矩，断案祖上请各姓族长来作陪；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路村丁烙几斤发面热饼，与族长们吃了热饼再说理。断案不再叫原告被告的小名，一律呼大号，张三李四地叫着，很像个样子。祖上一吃完热饼，小路便喊：

"张三李四到齐，各姓族长到齐，请村长断案！"

祖上便断案。据说祖上断案之前，爱先瞪大眼睛看原告被告一阵，看够才说："说吧！"

张三李四便开始陈述。

据说祖上听陈述时的表情很有意思，嘴里老是"咝咝"地吸气，脸红得像萝卜。断偷盗案，看他那着急劲儿，像是他偷了东西。他听完陈述，不再管原告被告，谁先掉泪谁有理。再就是讨厌争辩，双方一争辩，祖上就气："你们争吧，你们争吧，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害得双方赶忙拉

住他，听他说理。

自此以后，村里出现争地边、争房产、争桑柳趟子、兄弟分家不均、婆媳斗殴等一干杂事，都来“经官”，找祖上说理。村西土庙里，每三天升起一股炊烟，是路村丁在烙发面热饼。吃过热饼，就该祖上吸气、涨脸。吸完涨完，最后判定：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便结束了。

这时村里发生了一件男女私情案。在桑柳趟子里，金家的汉子，按住了王家的老婆。村里一阵铁皮喇叭响，让祖上断案。祖上没断过这东西，吃罢热饼，坐在案桌后，看着案桌前两个反绑的男女，嘴里不断“咝咝”地吸气，脸涨得像猪肝，不住地说：

“好，好，吃饱了饭，你们就做精！说吧！”

还没等双方说，祖上又生了气：“说不说，遇上这类败兴事，先得每人罚你们十斗红高粱！”

双方大叫冤屈，祖上马上站起：“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走了一半又回来，说：

“怨咱没本事，问不下这案！咱问不下，可以把人解到县上司法科！”

路村丁一听这话，马上站起，上前就要解人，嘴里说：“对，对，解到县上司法科！”

这下将一对男女镇住，不敢再分辩，低头认罚。

以后又出过几件类似的事。不是张家捉住了孤老，就是李家出现了破鞋。这时村子扩大不少，人多姓杂，就乱来。都来找祖上说理。祖上哪能天天容忍这个？便通过铁皮喇叭传人，召集族长们开会，烙热饼，想根治男女的主意。族长们吃过热饼，却没想出主意。都说：

“日娘这咋整！”

“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

最后还是路村丁想出一个主意，说以后再遇上这类败兴事，除了罚高粱，还可以实行“封井”制度：即对捉住的男女，实行封井，七天之内不准他们上井担水。祖上一听这主意很高兴，说：

“好，好，这主意好，他给咱们做精，咱给他们封井，渴死他们！”

自此以后，村里再捉住男女，除了罚高粱，马上实行封井。路村丁在井旁守着，不许这些人家担水。弄得男女们舒坦一时，唇干舌燥七天，丢人打家伙，十分可怜。还连累了双方家属。果然，自“封井”以后，村里男女规矩许多。

再有一点讨厌的是，村里不断发生盗窃案。不是张家的猪丢了，就是李家的鸡丢了。弄得祖上很心烦。受“封井”制度的启发，祖上又发明了“染头”制度：即在村中所有猪狗头上，按张三李四不同的户头，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召集族长们开会，吃热饼，宣布执行。这下分明了，张三的猪狗是张三的，李四的猪狗是李四的：花花绿绿的猪狗在街上走，果然秩序井然，不易丢。大家对猪狗放心，祖上也很高兴。祖上在街上走，一见到猪狗就说：“看你们再乱！”

在祖上当村长的二十三年中，赖着“封井”和“染头”制度，据说申村秩序还可以。路村丁的洋铁皮喇叭，响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又用公款添置了一把小钹，除土匪来了拍一阵，平常都让它闲着。祖上很满意。据说路村丁有些不满意，常跟人说：

“日他娘，又是半月没吃热面饼了！”

祖上再到乡公所开会，伙夫捉住他的手说：“老申，我早说当村长不难，看学会了不是！”

乡长周乡绅还夸过祖上一次，说他会当村长。

这时祖上背着手在村里走，也开始心平气和。大家纷纷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村长，这儿吃吧！”

“村长，我这儿先偏了！”

祖上也心平气和地摆摆手：“吃吧吃吧！”

偶尔村里发生些案子，拍小钹让祖上断案。祖上吃过热饼，坐在案桌后，也稳重大方许多，听陈述时，嘴里不再“咝咝”地吸气，脸也不再涨红：该青青，该白白，就是不红。听后果断判决：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就结束了。

村里逢上红白喜事，都要将祖上请去坐首席。祖上坐了首席，红白喜事才开始。祖上爱吃臭鸡蛋，大家都在席上摆上两个，让祖上吃。弄得村里人腌蛋都抱着瓮子摇，好摇烂两个让它臭，以备不时之用。这成了申村一个风俗。时到如今，村里谁家遇上红白喜事，都得准备两个臭鸡蛋，摆在席上。吃不吃，是个摆设。我每当看到臭鸡蛋，就想起了姥娘家祖上。

二

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可惜记不得了。他一九五八年去世，当时我仅八个月。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姥娘在一旁说：“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臜！”

姥爷说：“那让我摸一摸他吧！”

于是母亲上前，让他摸了摸我。

据母亲说，姥爷这人很和善，瘦，长一撮山羊胡子，一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肉。一年冬天，王家杀了一头羊，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回来收拾收拾吃了。姥爷虽然和善，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赖着祖上创下的“封井”与“染头”制度，维持着村子前进，没出什么大差。

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就让外姓人给饿了。饿者是宋家。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可来这里落脚后，赖着男人勤劳，起五更背筐拾粪；女人纺棉花，纺花不点油灯，点一根麻秆。四十年过后，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拥有三头牛，两头驴，两顷地。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觉得再让一个刮盐土卖盐的人家当村长，对他指手画脚收田赋，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恰好这时机构改革，村长易名，改叫保长，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回来带回一纸文书，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姥爷的村长就没了，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不过村丁没变，仍是小路，改叫保丁，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

姥爷的村长没了，闷着头生了两天气，也就算了。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有些不服气。好端端的发面热饼，自家吃了几十年，现在改了姓让别人吃，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姥爷劝他：

“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上边让换人，咱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瞪着眼睛：“再换也轮不着他，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

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铁皮喇叭一响，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到村西土庙前转悠。

宋家掌柜上任以后，倒没改祖上的规矩，仍是封井，仍是染头；断案之前，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发面热饼烙好以后，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拉着脸不言声；别的族长也不言声。纷纷说：

“断案断案。”

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三姥爷吃了一份，就苦了小路保丁。

以后每逢夏秋两季，该收田赋，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轮到申家门上，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三姥爷倒说：

“小路，你和你爹，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

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喃喃着说：“三爷，你别对我出毒气，宋家掌柜让收，我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我×宋家掌柜他妈！他就没想一想，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

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都摩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宋家掌柜摆摆手：“忍住，忍住。”

这时发生了“高粱叶”事件。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这年好雨水，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高粱叶子用途很广，可以织蓑衣，可以拧草墩，可以搭房顶。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一到七月出头，大家都刷高粱叶子。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可惜老三是个聋子，一百亩高粱，他站在这头，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他一点听不见。十天下来，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宋家掌柜很生气。这天，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届年十五岁)，和村中一帮顽童，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换了老四看守。老四不聋。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就被老四给抓住了。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命令小路保丁：“去打小钹，去用喇叭喊人，抓住贼了，让保长断案发落！”

小路保丁不敢怠慢，忙打小钹，传人，集合了保长和族长，发落贼人。

这里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一反平时的温和，铁青着脸，瞪着眼，指挥小路保丁：

“把草筐都给我剁了，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

于是，草筐被剁了，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

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听到消息，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到庙前一看，见草筐被剁了，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说：“老宋，你去把小孬拉起来，赔我一个草筐，咱们没事。”

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也愣着眼睛说：“一个贼羔子，不把手给他剁了，就算是好的！”

三姥爷说：“你剁，你剁，我拉都不拉！”

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老三，算了，算了。”

有的说：“保长，算了算了。”

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高粱叶子事小，偷盗事大，不能坏了村里规矩！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

三姥爷握着粪叉说：“好，好，断得好老宋，你就让他跪吧，你就罚吧！”

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提溜着粪叉回去了。

“高粱叶”事件过去了两个月。该收高粱了。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对宋家掌柜说：“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

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看谁能把谁的鸡巴揪下来！”

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宋家胜利了，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

“保长，这儿吃吧！”

“保长，我这儿先偏了！”

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吃吧吃吧。”

该到集上卖高粱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突然被土匪绑架

了。这一天没有月亮，老四高粱没有卖完，也回来得晚些。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土匪丛生，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时也弄不清楚。宋家一下子乱了。纷纷派人出去打听。村里也乱了，跟着惶惶不可终日。过了有三天，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换他的性命；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抬杠子，灌凉水，那罪受得不用提了；千万别告官，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宋家掌柜一下蔫了。村前村后地转，文明棍也不提了，月蓝大褂也不穿了。到了第二天，只好变卖了家产，折成五十石小米，送到了大荒坡，换回了老四。老四被抬回来，已经不成人样子了，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话也不会说了。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村里马上大乱。

这时有人传说，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托土匪干的。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三姥爷在街上走，反正昂首挺胸的。村民们揣测形势，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申家也不大好惹。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

“老三，这儿吃吧！”

“老三，我这儿先偏了！”

三姥爷昂首挺胸的，正眼也不看人家：“偏什么偏，咱早鸡巴吃了！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

闹得人家挺尴尬。最后为了免招是非，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纷纷躲在家吃。一到吃饭时间，一街筒子没人。

宋家老四的伤终于好了。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宋家掌柜拦住：

“忍住，忍住，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凭什么找人家？”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用铁皮喇叭传人，到村西土庙里断案。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一到断案，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扯着一个笆斗，笆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里人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土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地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勤务兵当了有仨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们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蹿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宋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

三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分。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儿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盛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

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虼蚤，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落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分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到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鸡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儿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儿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

“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地主家去扛长工，主家焖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〇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到锅里乱捞，捞些豆糁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鸡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根，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这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外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狼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饭。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饭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

四

一九六六年，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上边打倒刘少奇，村里让打倒老孙。打倒老孙倒也不难，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何况一个老孙。接替老孙当支书的，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老孙这人很奇怪，支书被打倒了，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过去当支书时，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头点屁股撅的，没个头人的样子；现在不当头人了，倒学会了头人派头，在街上走来走去，迈着八字步，敞着布衫，说话也英勇了，说：

“这个鸡巴支书，咱早不想当了！”

当然，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

新喜这人三十多岁。上过中学。据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五岁那年，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一直跪到星星出来，还被罚了五斗高粱。解放后上学，上学放学路上，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曾被老孙审问过。但他成人以后，表现比较好，不偷东西，做好事，半夜下田砍高粱，背到队里打麦场上。第二天大家又去砍，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知道是新喜干的。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大家都说：

“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尽做好事。”

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说在家懒死了，尿盆三天不泼一次。大家反说他妈：

“砍高粱累得不行，还说尿盆！”

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委委琐琐，头发与眉毛接着，哪里像个支书？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老孙就被打倒了，支书选成了新喜。

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他上任以后，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合作社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四清时他四不清等)，斗了他两把，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半夜砍高粱。我当年十岁，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一砍到三星偏西，我就困得不行，说：“新喜哥，困得不行。”

他趴到我脸上看，说：“是困得不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肯定就不困了。”

然后谁说困他就让谁拔眼睫毛，后来大家都不困了。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大家倒都挺兴奋。这年高粱大丰收，大家说：

“多亏了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老孙、孬舅、小路、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这时成了五类分子。也被叫来砍高粱。惟一不同的是，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老孙一干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新喜对他们说：“你们可是五类分子，以前尽作孽，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

新喜惟一不该做的，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桥没修，倒发生了冲突。孬舅一铁锹上去，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血。村里一阵小喇叭响，让新喜断案。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说：“狗咬狗一嘴毛，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

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还有些不服气，瞪着福印说：“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新喜说：“嗬，你倒厉害了，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

一个星星出来，孬舅飞机就坐稀了。胳膊老在头上翘着，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孬舅说：

“新喜，收了飞机吧，过去咱俩一块儿玩过尿泥！”

新喜说：“玩过水泥也不行，你倒厉害啦！”

自此以后，孬舅不敢再厉害。过去那么鲁莽，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不怕别的，就怕新喜的飞机。从此老老实实修路。

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一类案子。新喜也有办法。他不搞染头和封井，而是一律开斗争会，坐飞机。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让他(她)到村西土庙前坐

飞机。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大家又说新喜：

“多亏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

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新盖了三间瓦房。开会或让人坐飞机，就在瓦房前。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瓦房里。

新喜支书当了两年，有了些变化。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秩序安定，事情不多，新喜身体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由于行动不便，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让别人砍，他不砍，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以前一块儿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的，选他一个副支书，让他带着大伙砍，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第二天尿盆也不泼，弄得瓦房里挺骚气。大家倒没说什么，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有一次恩庆说：

“新喜，这是办公室，别弄得太骚气！”

新喜大怒：“不选你当个副支书，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

但自恩庆说过以后，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有时别人去砍高粱，他也不再喊喇叭，跟着去，不过不再下手，就站在地头看。或转悠转悠走了，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摘些瓜果梨桃吃。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吃后都告诉人家：“老二老三，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

老二老三倒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

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新喜也痛快给办，不说别的。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

“新喜仁义，不是白眼狼，吃吧，也就一些瓜果！”

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不到谁家后园子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赶紧栽瓜果树。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每到该摘瓜果梨桃，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一律收下，说：“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爱吃些瓜果！”

弄得大家皆大欢喜。

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周书记一来，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弄得不骚气，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给他汇报工作，然后一块儿吃小鸡。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就是爱吃些小鸡。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周书记一来，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三筐很会整治鸡，小公鸡一刀抹死，开水里一过，一把捋到头，鸡就成了光的；然后剁巴剁巴，搁些大料、胡椒、盐、辣子，两个小时下来，新喜工作汇报完了，鸡也炖烂了。

“吃吧吃吧。”新喜让着。

周书记也爽快，说：“吃！”但停一下筷子又说：

“不过新喜，这鸡你得交钱！”

新喜也爽快：“交！吃！”

吃过以后，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老二老三，这是小公鸡钱！”

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以后还找不着你了？”

新喜只好将钱收起：“好，以后再说，吃！”

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周书记不来时，新喜自个儿也吃，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一次三筐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可小路只会烙饼，不会收拾鸡，炖得满锅鸡毛。鸡还没炖熟，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撵他出去。晚上三筐回来，又重新炖了一只。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也就是在一旁干看着，还老催：“快些快些，一只鸡总吃不完！”

弄得新喜挺不高兴：“你不吃算了，骨头里的鸡油，吸出来才好吃！”

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

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路过大瓦房，新喜叫他们站住，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新喜却说：

“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你们去吃吧！”

两人大喜，进去吃了，连汤儿都喝了。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鸡巴干部，也没吃上一只鸡！”

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大声说：

“你鸡巴没吃鸡，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

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不再言语。

第二天修桥时，我孬舅埋怨老孙：“你咋鸡巴说话哩！再跟你吃不到鸡！”

新喜吃鸡吃了两年，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只吃鸡。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

“看你那鸡巴头脑，还发愣，看不吃了你！”

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就剩下恩庆家的没吃。新喜三天没吃鸡，像犯了大烟瘾，让三筐到处找鸡。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没了小公鸡，就剩下恩庆家的！”

新喜躺在床上说：“管他什么恩庆不恩庆，去抓过来吃，吃了给他钱不是！”

三筐就去抓，抓回来就吃。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鸡巴新喜太不够意思，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当年做好事砍高粱，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

从此不再去大瓦房，也不理新喜。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恩庆大怒，指着新喜说：

“好，新喜，你等着，这村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告到县里。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可调查组一到公社，就被周书记拦住，说：

“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但工作也都干了。就是有一点毛病，跟我一样，爱吃个小鸡！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到我这为止，调查个鸡巴啥！”

“是哩，是哩，周书记。”调查组连连点头，又返回县里。

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以后吃鸡注意些！再吃撤了你！”

新喜连连点头，对周书记感激涕零。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

“吃个鸡巴鸡，告到县里！咱弄不了这村，咱不弄！咱不服别的，就服咱没本事！”

从此躺在大瓦房，不吃鸡，也不吆喝喇叭，不泼尿盆，弄得一屋骚气。村里没了头人，开始大乱。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帮人，倒眉开眼笑，不再去修桥，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也自觉没趣，也呆在家里不出。大家也都埋怨恩庆：

“见人家吃个鸡，就告人家，多不是东西！现在倒好，领导人一闹不团结，村里跟着遭殃，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

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安慰新喜。新喜见争了面子，也就起来主持工作。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

五

新喜支书当了十一年。本来支书他还可以当下去，是他自己闹坏了，让人家撤了支书。这年公社换了书记，周书记被调走，调来了崔书记。公社通知开会。新喜去开会，见周书记换了崔书记，心里不知哪点过不来，见人就说：

“周书记当得好好的，调走！”

别人不理他。他便到小饭馆灌了二两酒，有些醉醺醺的。恰好崔书记讲话，批评了一些村子，工作做得不扎实。批评的村子中有申村。过去申村老受周书记表扬，现在换了崔书记就批评，新喜仗着些酒胆，便站起顶了崔书记一句：

“崔书记，我是个腌臜菜呀，没啥能耐，工作还能搞到哪儿去？”

崔书记刚上任讲话就见有人顶嘴，心里十分恼火，又见新喜醉醺醺的，便拍起了桌子：

“你腌臜菜别在这腌臜！看你那醉醺醺的样子，也当不好这个支书！”

开过会，崔书记便说：“去查查那个腌臜菜！”

于是公社组织一个调查组，下到申村调查新喜的问题。公社书记一发话，调查组便十分认真，挨门挨户地调查。这时恩庆来了劲，撵着调查组揭发新喜的问题。怎么吃小鸡，怎么在支部办公室撒尿，怎么爱拔人眼睫毛，怎么爱打人耳光。调查组的人说：

“唉，唉，这样的人竟当支书！”

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也想起新喜不该当支书，想起对新喜的一些仇恨，老二老三的，也背后嘀嘀咕咕向调查组揭发了一些问题，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甚至有的老年人连新喜小时候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也给揭发上去。调查组将材料一集合，送到崔书记手里。崔书记拍着材料说：

“看看，看看，纯粹是一个无赖嘛！老周无眼，让这样的人当了支书！不开除他出党，算是好的！”

于是通过小喇叭宣布，撤了新喜的支书。恩庆带头揭发新喜有功，便由副支书升任正支书。新喜被赶下台，心里十分后悔，后悔在公社开会多说了一句话，顶了崔书记。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无用，只好听完喇叭说句硬话：“咱这几年支书是白当了，对不住大家，撤得有理！”

正好晚上碰到另一个下台支书老孙。老孙与他打照面：“吃了新喜？”

这时新喜没了架子，上去拉住老孙的手：“孙叔，世间的事，我算是明白了！只是我当支书时，委屈您了，让您去修桥，担待着点吧！”

老孙做出过来人的大度模样，抓挠着双手说：“年轻人嘛，计较还能计较到哪里去？”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深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推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

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恩庆也开斗争会，坐飞机。一到开会，他挨门挨户下通知，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大家皆大欢喜，都说：“到底恩庆比新喜强！”

恩庆支书当了两年，身子也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干事情风风火火，咋咋唬唬，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一出汗就甩褂子，开会仍挨门通知。倒是大伙这时说他：

“支书当了两年，还没个支书的样子，动不动就甩褂子！”

“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开会他挨门通知！”

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从家里搬出，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

三间瓦房里一住，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夜里一个人睡觉，没人闹仗，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为了不耽误干活，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通过小喇叭喊人，让别人先去砍高粱。别人砍了半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大清早冷得很，不脱褂子。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荤腥，吃些瓜果梨桃。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嘴馋的时候，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也喜欢吃兔子肉。所以崔书记一来，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一个本家兄弟)去打野兔子，回来炖上。工作汇报完，兔子也炖烂了，两个人一块儿吃兔子。有时野兔子打不来，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久而久之，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瘾，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不管崔书记来不来，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一天吃架子，一天喝汤儿。挨门挨户捉兔子，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对恩庆产生意见，说：

“怎么恩庆也成了新喜！”

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恩庆吃吧，也就一样兔子，还分两天吃，不像新喜，瓜果梨桃小公鸡！”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发愣，不过恩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喝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那么讲究？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大家断案办事之前，先得请恩庆喝酒。谁家不请，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怕他多喝：

“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

“人家的饭好吃，酒好喝，跟人家过吧！”

弄得主人家很尴尬，正在酒桌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本来恩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不回家睡觉，这时恨恨地说：“怎么不死了你！”

老婆便哭：“你让我怎么死？”

恩庆说：“上头有电线，下头有机井，当中还有农药，随便你哪样，我拉都不拉！”

老婆“呜呜”哭着回了娘家。

老婆回了娘家，恩庆更放开胆子喝。喝来喝去，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像当年老孙一样，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

酒能移性。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脸长了一些，但鼻子眼还可以)，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满屋骚气。渐渐便传出恩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谁也不去管，任他搞。倒是孬舅(这年五十六岁)一次气不平，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一脚将门踹开(连门都没有插)，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据说还“咕叽”“咕叽”像小公鸡叫呢。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但后来想了想，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

“成了老申，回去吧！”

第二天拿笔写个条，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我当时十六岁，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对我说：“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

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都叹息说：

“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喝酒吃兔子，还搞人家闺女！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咱倒反对人家新喜！”

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见了恩庆说：“老弟，你支书比我干得强！”

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说：“强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个鸡巴支书，不是好干的！”

最后有人告到县里，说恩庆一堆问题。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对人不包庇，说：“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查查他去！”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恩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弓？再拉真撤了你！”

恩庆这才不说什么，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

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二舅三舅，背后那么邪乎，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

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日你先人，谁告恩庆，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把恩庆撤下来，再换一个狗日的，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恩庆吧，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搞搞地主闺女，再换一个，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

从此大家见了恩庆，反倒一脸和气。恩庆在街上走，大家都说：

"恩庆，这儿吃吧！"

"恩庆，我这儿先偏了！"

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不停地打呵欠："吃吧吃吧。"

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到集上赶集，吃烧饼，喝糊辣汤。大家都不在意。

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之后下台，之后患肝硬化死去，这是后话。

六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留大妗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叨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祥刨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祥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儿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吧吃吧！"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还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儿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鸡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额。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恩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得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得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找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恩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祥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恩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在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倒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X光。照过X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们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笆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了！”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贾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回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井”制度。小路说：“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个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

“就得这样治！”

八月里，老天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地里庄稼没淹，村里房屋没漏，大家放心。可这天天不下了，“咕咚”一声，村西头村办公室三间大瓦房塌了。大家吃了一惊，纷纷去看。一片浓烟中，已分不清屋梁门窗，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露出几根出头的椽子，黑黑的。消息传到乡里，吴乡长也吃了一惊，骑嘉陵来看过一次。说：

“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叫贾祥回来！”

贾祥从塘沽回来，吴乡长叫他到乡上，说：“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赶紧让群众集资再弄一个！”

因为在申村村西的一块地方，群众已经自动集资盖了三间土庙，里边用坯，外面包砖，出头的椽子还用油漆漆了漆，比祖上时代的旧庙还好。贾祥说：

“好，再弄一个，集资集资！”

可他从乡里回来，没有让大家集资，自己掏了几万块钱，在废墟上盖起一幢两层小楼，既是村里的办公室，又是他和美兰的新住处。举村皆大欢喜。各人没掏钱，又办成了事。大家都说贾祥村长当得仁义。以后贾祥办公务，偶尔给人断案，“染头”与“封井”，都在这幢小楼里。他到乡上开会，录回吴乡长，也让小路打铜锣叫人，集合众人来小楼听录音机。

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出了一件事。贾祥到乡里开过会，大家集合又来听录音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楼底下盛不下，贾祥便叫美兰开了楼梯门，一村子人上楼去听录音机。谁知楼板看着是水泥的，挺结实，里边却是空心的。空心的水泥楼板，承受不了一个村庄的压力，大家正听到酣处，突然塌板，全村人坠楼。当场摔死三人，伤四十八人。美兰正在楼下火上炖兔子，也被塌下的楼板和众人砸死。村长贾祥正扶着录音机摸着头喝啤酒，也摔到楼底。小手扶将死者伤者拉到乡里，吴乡长批条子让大家住院，不过贾祥没有住，他只伤了一条胳膊，托着伤胳膊去了塘沽。

今年春节，我回申村，塌楼事件已过去两个月，死的已经全埋了，伤的也已痊愈，塌下的楼板也已修好。贾祥也从塘沽回来，胳膊已能四下活动，虽然落下托胳膊走路的习惯，仍不误当村长。只是头上又出了疙瘩，走在街上红红绿绿的猪狗队伍中，后边跟着小路。一天我碰到他，谈起塌楼事件，我说：“这事多不凑巧。”

小路在旁边说：“上去那么多人，就是人大会堂也给踩塌了！”

贾祥叹息：“美兰死了。”

我说：“你命大得很。”

贾祥摸着头上的疙瘩没有说话，倒是小路在后边说：

“吴乡长说了，贾祥不能死，贾祥一死，村子就乱，下一届还让他当村长。”

贾祥瞪了小路一眼，又对我说：

“老弟，这一群鸡巴人，不是好弄的！”

说着，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一九八八年十月北京十里堡

单　位

一

“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分梨时，办公楼门前设了个磅秤，杂草弄了一地。男老何跟男小林将分得的一筐梨抬到办公室，大家开始找盛梨的家伙。有翻抽屉找网兜的，有找破纸袋的，有占字纸篓的。女小彭干脆占住了盛梨的草筐，说到家还可以盛蜂窝煤。接着大家又派小林去借杆秤和秤盘，回来进行第二次分配。女老乔这天去医院看医生(据女小彭讲是子宫出了毛病，大家不好问候她)，回来得晚些。进门见大家占完字纸篓和草筐等，心上有些不高兴，便径直去翻梨筐。揭开盖子一看，便大声疾呼：

“咦，你们怎么弄了筐烂的！”

大家停止找家伙，都探过脑袋来看梨。果然，梨是烂的。有的烂了三分之一，有的烂了三分之二，最好的也有铜钱大一样的疮斑。大家开始埋怨老何和小林，大家信任你们让你们去分梨，你们怎么弄回来一筐烂的？副处长老孙支使老何：

“老何，到别的办公室看看，看看人家的梨怎么样！”

老何一边跟大家解释分梨情况，说总务处规定分梨不准挑拣，挨上哪筐是哪筐，一边跑到其他办公室去看。看了一阵回来，松了一口气说：

“别的办公室也是烂的。一处是烂的，二处是烂的，七处也是烂的！”

大家又开始埋怨单位：“好不容易过‘五一’节，拉了一车梨，谁知全是烂的！”

小林这时带回来杆秤，准备分梨。大家说：

“别称了别称了，反正是烂梨，扒堆儿算了！”

小林放下秤，开始扒堆儿。扒完堆儿，捋着手上的烂酱，让大家挑梨。这次分梨不像往常，往常个儿大个儿小，有个挑头，现在大的大烂，小的小烂，大家都不挑了，哪堆离谁的办公桌近，哪堆就是谁的。大家得了梨，都开始赶紧用刀子剜梨，捡最烂的剜剜吃。全办公室一片吃梨声，不像往常舍不得吃。全屋就老何不剜，像往常吃好梨一样洗洗吃。大家说：

“老何，算了，烂的地方不能吃，得癌！”

老何也不不好意思，说：“烂的地方也能吃，苹果酱都是烂苹果做的！”

大家知道老何家庭负担重，工资不高，老婆的爷爷奶奶都在他家住着，不再说他，让他吃。

吃着梨，女老乔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梨之所以是烂梨，是因为拉梨的卡车在路上坏了(这车梨从张家口拉来)，一坏两天，烂了梨。坏车的原因，是因为上次单位分房，司机班班长男老雕想要一个三居大间，单位分给他一个三居小间。大家将怒气又对准了老雕：

“这老雕太不像话，因为个人恩怨，让大家吃烂梨！”

到了下午，班车快开了，大家都在用旧报纸收拾烂梨，这时又得到一个消息，说车上也有几筐不烂的梨，总务处将它们留下，下班之前分给了几个局领导。大家已息下的怒气又升起：

“娘的，拉了一车烂梨不说，让大家吃烂梨，他们吃好梨！”

副处长老孙说：“班车快开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一车梨，要烂都会烂，水果传染，这是普通常识，他们怎么会有好梨分？”

话音没落，单位的公务员小于提了一网兜好梨进来，说是分给男老张的。今天老张没来上班，让找人给他送到家——老张原是这办公室的处长，最近刚刚提升副局长。大家又对老孙说：

“看看，看看，领导可不分了好梨！老张刚提副局长，就分了好梨！”

老孙不再说话，低头整理自己的烂梨，最后又说：

“别议论了，看谁家离老张近，把梨给他捎回去！”

这办公室女小彭跟老张住一个宿舍楼，一个五门，一个六门，她捎最合适。但女老乔还记着女小彭占草筐的事，这时说了一句：

“小彭，你提着烂梨，给人家捎好梨，这事可是孙子干的！”

女小彭原来就跟老张不对劲儿，老张在这办公室当处长时，为写一份材料，说过她“思路混乱”，相互拍过桌子；现在老张虽然升了副局长，但女小彭这人脑子容易发热，发热以后不计后果，这时被女老乔一说(她与女老乔也不大对付)，一边瞪了女老乔一眼，一边将已经提起的梨扔到墙角：

“是孙子不是孙子，不在捎梨不捎梨！”

大家提着烂梨都走了，留下一兜好梨在办公室。老孙最后一个走，锁办公室。他平日也与老张有些面和心不和，看着墙角那兜好梨，没有说话，“吧噔”一声将门锁上了。

二

第二天八点，副局长老张准时到了办公室。老张虽然提了副局长，但桌子暂时还没搬，留在处里。本来按规定他现在上班可以车接了，但他仍骑着自行车。家住崇文区，上班在朝阳区，路上得一个多小时。老张长了个猪脖子，多肉，骑一路车，脖子汗涔涔的。但他转动着脖子说：

“也不见得多累！”

或者说：

“骑车锻炼身体！”

老张进了门，一眼发现办公桌桌腿下蹲了一兜梨，高兴地说：

“噢，不错，分梨了，梨不错嘛！”

这时大家都已陆续进来，纷纷说：

“老张，快别说梨，大家分的全是烂梨，就你们几个局长是好梨！”

女老乔说：“那梨提回家只能熬梨水儿！”

老张吃了一惊：“噢，是这样？这样做多不合适！”

接着将那兜好梨提上办公桌：“吃梨吃梨！我家老婆单位上也分梨，这梨就不提回家了！”

大家便上去吃老张的梨，一边吃一边又说起昨天的事。副处长老孙没去吃梨，在那里抽烟，说清早不宜吃凉东西，弄不好怕拉肚子。女小彭也没吃，将羊皮女式包重重地摔在桌子上，一个人咕嘟着嘴在生气。她清早坐班车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有人将她昨天不给老张带梨的情况作了宣传，成了今天早上一个小新闻。这事迟早会传到老张耳朵里。传到老张耳朵里女小彭倒不怕，只是恨办公室又出了内奸，出卖同志。她怀疑这事是女老乔或副处长老孙干的。

吃完梨，小林收拾梨皮，老孙敲敲杯子，说要传达中央文件。接着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念起来。他念完一页，传给老何；老何念完一页，传给女老乔；女老乔念完一页，传给小林……传达文件分着念，是老张在这当处长时发明的。因以前老张念文件时，大家剪指甲的剪指甲，打毛衣的打毛衣，老张很生气，最后想出这个办法，让大家集中精力。后来老张仍嫌不过瘾，又说念文件可以不用普通话，用家乡口音念，大家天南地北凑到一起工作，用各地口音念文件，倒也别有一番情趣。老张现在升任副局长，已经不算这办公室的人，可以不念文件，于是捂着保温杯在那里听。

文件传达到三分之二，来了两个总务处的人，说老张的局长办公室已经收拾好，来帮老张搬桌子。老张问：

“不是说下礼拜搬吗？”

两个总务处的说：“已经收拾好了，局长说还是请老张搬下去，有事情好商量。”

老张说：“好，好，现在正传达文件，等文件传达完。”

两个总务处的就在门口站着，等传达文件。

文件终于念完，大家都站起来帮老张搬桌子，纷纷说：

“老张升官，也不请客！”

老张笑着说：“不是请大家吃梨了嘛！”

大家说：“吃梨不算，吃梨不算，得去芙蓉宾馆！”

说着，搬桌子的搬桌子，搬纸筐的搬纸筐，搬抽屉的搬抽屉，一团忙乱。全屋就女小彭仍咕嘟着嘴在那里生气，不帮老张搬。刚才轮到她念文件，她说：“嘴烂了”，推了过去。她还在生今天早上的气。

大家把老张送到二楼，发现原来抬下去的桌子已经作废了，因为老张的新屋子已经和其他局长副局长一样，换成了大桌子，上面覆盖着整块的玻璃板，干干净净的玻璃板上，蹲着一个程控电话。屋里还有几盆花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大长沙发，都铺着新沙发巾。干净的屋子，有原来整个处的办公室那么大。

“老张鸟枪换炮了！”

老张笑着说：“以后得一个人呆着了，其实不如跟大家呆在一起有气氛！”

总务处的两个人请示老张：“老张，这旧桌子没用了，我们入库吧！”

老张让给他们一人一支烟：“辛苦辛苦，入库入库。”

接着又给大家一人让了一支烟。

大家抽着烟回到原来的办公室，发现老张桌子搬走，剩下一块空嘴似的空地。灰尘铺出一个桌印子。小林就去打扫。这时大家才发现，老张真的升了副局长，留下一块空地。接着又想这空地该由谁填补呢？大家自然想到老孙，又开老孙的玩笑。

“老孙，老张一走，你的桌子该搬到这里了。”

老孙抽着烟谦虚：“哪里哪里！”

女老乔是个老同志，平时颇看不起老孙，就说：“老孙装什么孙子！看那说话的样子，心里肯定有底！”

老孙忙说：“我心里有什么底！”

大家开完老孙玩笑，又想起老孙如果一升正处长，谁来接替老孙呢？接着开始各人考虑各人，玩笑无法再开下去。接着便又想起老张，探讨老张为什么能升上去。有的说是因为老张有魄力，有的说是因为老张平时和蔼，还有的说主要还是看工作能力，这时女小彭发了言：

“狗屁，元旦我看他给局长送了两条鱼！”

又有人发生分歧，说老张靠的不是局长，是某副局长，又有人说他靠的不是局长，也不是副局长，是和部里某位领导有关系……正说着，老张推门进来，来拿落下的一双在办公室换用的拖鞋。大家忙收住话题，但估计老张已经听到了，脸上都有些尴尬。不过老张没有介意，拿着拖鞋还开玩笑，指着刚才没搬桌子的女小彭说：

“小彭，窗台上这两盆花，我一走，就交给你了，以后每天下班时倒些剩茶叶水！”

大家神情转了过来，都说：

“倒茶叶水，倒茶叶水！”

老张拿着拖鞋走后，大家说：

“可能他没听见！”

女小彭说：“听见又怎么样！”

这边仍在议论，那边老张提着拖鞋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他听见了。听见了大家议论他怎么升的副局长。不过他没有生气，这在他的意料之中。如果别人升副局长，他会不议论吗？将心比心，他原谅了大家。毕竟原来都是一个处的。不过等老张换上拖鞋，关上门一个人靠在沙发上时，又恨恨地在心里骂了一句：

“这些乌龟王八蛋，瞎议论什么！你们懂个鸡巴啥！爷这次升官，硬是谁也没靠，靠的是运气！”

老张心里清楚，本来这次升官没有他。自一个副局长得癌死后，一年多以来，副局长一直闪着一个空缺。据老张所知，局长倾向提一处处长老秦，部里某副部长主张提七处处长老关。拉锯一年，部里部长生了气，说一年下来，你们这个提这个，那个提那个，还有点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我偏不提这两个，偏提一个你们都不提名的！选来选去，选到了老张头上。老张把这次升任总结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是机会，是运气。局长、副局长分别找他谈话，又都说是自己极力推荐了他，以为老张蒙在鼓里。老张表面点头应承，心里说：“去你们娘的蛋，以为老子是傻子，老子谁的情都不承，承党的！”今天早上上班，碰到一处处长老秦，七处处长老关，说话都酸溜溜的。老张表面打哈哈，心里却说：“酸也他妈的白酸，反正这办公室老子坐上了！以后你们还得他妈的小心点，老子也在局委会上有一票了！”

老张从沙发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走动，开始打量屋子。屋子宽敞、明亮、干净、安静。照老张的脾气，本来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不愿跟许多人一个办公室，没想到奋斗到五十岁，才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心里又一阵辛酸。年龄不饶人啊。又想到老秦老关仍在大房间呆着，又有些满足，都不容易。本来自己也没妄想当副局长，退二线的鱼网都买好了，没想到一下又让当副局长。既然让当，就当他几年。吃过中午饭，老张躺到长沙发上，盖一件上衣，很快就入睡了。这在大办公室是绝对不可能的。那里睡没大沙发不说，刷饭盆的刷饭盆，打毛衣的打毛衣，女小彭的高跟皮鞋走来走去，哪里睡得着啊！

老张睡到半截，猛然惊醒。他突然想起，自己还不会用程控电话呢！他忙跑到桌子前，看新电话的说明书，按着说明书的规定，一个一个按电话的号码键，分别试着给妻子、女儿单位打了两个电话，告诉她们自己的电话号码变了，以后别打错了。又吩咐老婆今天回家时买一只烧鸡。

三

四月三十日，单位会餐。总务处发给每人一张餐券。中午每人凭餐券可以到食堂免费挑两样菜，领一只皮蛋，一瓶啤酒。按往常惯例，这顿饭一个办公室在一起吃。大家将菜分开挑，然后集中到一起，再将皮蛋啤酒集中到一起，将几张办公桌并在一起，大家共同吃。再用卖办公室废旧报纸的钱，到街上买一包花生米，摊在桌子中心。所以一过十点半，大家都开始找盆找碗，腾桌子，十分热闹。连往常工作上有矛盾的，这时也十分亲热，可以相互支使，你去买馒头，你去涮杯子等等。

到了十一点，大家准备集中盆碗，到食堂去挑菜，抢站排队。这时老何提着自己的饭盆来到老孙面前：

“老孙，我家里蜂窝煤没了，得赶紧赶回去拉煤。”

大家听了有些扫兴，都知道老何是心疼他那两份菜，一只皮蛋，一瓶啤酒，不愿跟大家一起吃，想拿回去与家人同享，孝敬一下他老婆的爷爷奶奶。老何怕老婆，大家是知道的。据说他兜里从来没超过五毛钱，也不抽烟。

女小彭说：“老何，算了，划不着为了两份菜去挤公共汽车！”

女老乔说：“算了算了，老何不在这吃，我们也不在这吃，这餐别聚了！”

老何急得脸一赤一白的：“真是蜂窝煤没有了嘛！”

老孙摆摆手：“算了老何，在这吃吧，蜂窝煤下午再拉。停会儿我找你还有事，咱们到下边通通气。”

老孙说要“通气”，老何就不好说要走了，只好边把饭盆扔下，边说：

“真是没有了蜂窝煤！”

接着，在别人集中盆碗到食堂去排队时，老孙拉着老何，到楼下铁栅栏外去“通气”。所谓“通气”，是单位的一个专用名词，即两个人在一起谈心，身边没有第三个人。办公室的人常常相互“通气”。有时相互通一阵气，回到办公室，还装着没有“通气”，相互“嘿嘿”一笑，说：

“我们到下边买东西去了！”

不过老孙“通气”不背人，都是公开化，说要找谁“通气”。

铁栅栏外，老孙与老何在那里走，“通气”。走到头，再回来，然后再往回走。老孙穿一套铁青色西服，低矮，腆个肚子；老何瘦高，穿一件破中山装，皱皱巴巴，脸上没有油水，鼻子上架一副已经发黄的塑料架眼镜。二十年前，老何与老孙是一块儿到单位来的，两人还同住过一间集体宿舍。后来老孙混得好，混了上去，当了副处长；老何没混好，仍是科员。当了副处长，老孙就住进了三居室；老何仍在牛街贫民窟住着，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一开始老何还与老孙称兄道弟，大家毕竟都是一块儿来的，后来各方面有了分别，老何见老孙有些拘束，老孙也可以随便支使老何：

“老何，这份文件你誊一誊！”

“老何，到总务处领一下东西！”

一次单位发票看电影，老何带着老婆去，老孙带着老婆去。座位正好挨在一起。大家见面，老孙指着老何对老婆说：

“这是处里的老何！”

老何本来也应向老婆介绍老孙，说“这是我们副处长老孙”，但老何听了老孙那个口气，心里有些不自在。大家都是一块儿来的，平时摆谱倒还算了，何必在老婆面前？就咕嘟着嘴没说话，没给老婆介绍。不过没有介绍老婆仍然知道了那是老孙，看完电影回去的路上，老婆对老何发脾气：

“看人家老孙混的，成了副处长，你呢？仍然是个大头兵，也不知你这二十年是怎么混的！”

当然，老孙还不是他们这茬人混得最好的，譬如老张，也是同一集体宿舍住过的，就比老孙混得又好，所以老何不服气地说：

“老孙有什么了不起，见了老张还不跟孙子似的！”

老婆顶他一句：

“那你见了老张呢？不成了重孙子？”

老何不再说话。娘的。不知怎么搞的，大家一块儿来的，搞来搞去，分成了爷爷、孙子和重孙子，这世界还真不是好弄的。老何不由叹息一声。

老孙平时很少找老何“通气”，上级下级之间，有什么好“通”的？所以老孙一说找老何“通气”，老何心里就打鼓，不知道这家伙要“通”什么。

谁知老孙也没什么大事，一开始东拉西扯的，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后来问：

“你还住牛街吗？”

老何抬起眼镜瞪了他一眼：

“不住牛街还能住哪里？我想住中南海，人家不让住！”

老孙没有生气，还笑着说：

“屋里还漏雨不漏雨？”

一提屋里漏不漏雨，老何更气，说：

“四月十五日那场雨，你去看看，家里连刷牙杯都用上了，为这还和老婆打了一架！姑娘都十八了！”

老孙一点不同情地说：“谁让你级别不够呢！你要也是处长，不早住上了！”

老何更气：“我想当处长，你们不提我！”

老孙“咯咯”地笑。后来收住笑，掏出一支烟点着，说：

“老何，咱们说点正经的，说点工作上的事。你看，老张调走了……”

老何一愣：他调走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孙看着老何：“这个老张不像话。当初咱们住一个集体宿舍，里外间住着，现在他当了副局长，按说……老何，我不是想当那个正处长，按说，处里谁上谁下，是明摆着的，昨天我听到一个信息，说咱

们处谁当处长，局里要在处里搞民意测验，你看这点子出得孙子不孙子！我估计这点子是老张出的！”

老何说：“这不是最近中央提倡的吗？”

老孙说：“别听他妈的胡扯，老张提副局长，又测验谁了？他当了副局长，不做点好事，倒还故意踩人，心眼有多坏！他跟我过去有矛盾！”

老何看着老孙。

老孙说：“这样老何，老张不够意思，对我有意见，我也不怕他。咱们也不能等着让人任意宰割。这样老何，咱们也分头活动活动，找几个局里的部里的头头谈谈，该花费些就花费些，弄成了，这处里是咱们俩的，我当正的，你当副的！”

老何一下懵在那里，半天才说：

“这，这不大合适吧？”

老孙说：“你真他妈的天真，现在普天下哪一个官，不是这样做上去的？咱们一个屋住过，我才跟你这么说，咱们也都别装孙子，我只问你一句话，房子你想不想住？这副处长你想不想当？”

老何想了半天，说：“当然想当了。”

老孙拍着巴掌说：“这不就结了！只要咱们联合起来，就不怕他老张！局委会上，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他刚当副局长，说话还不一定有市场！”

老何说：“等我想一想。”

老孙笑了，知道老何要想一想，就是回去和老婆商量商量；而只要和老婆一商量，他老婆必然会支持他跟老孙干，于是放心地说：

“今天就到这里，该吃饭了。估计测验还得一段时间，还来得及。不过这话就咱俩知道，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老何这时做出不必交待的神情：“那还用说。”

边回去老孙又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老张这人太不够意思。”

中午会餐，大家在一起吃。因大家不知道老孙与老何“通”了些什么，也就没把这当回事，该吃吃，该喝喝，十分热闹。只是令老何不解的是，老孙背后说了老张那么多坏话，现在却亲自把老张从二楼请回来参加处里的聚餐，并提议“为老领导干杯”。于是老何心里觉得老孙这人也不是东西。

饭吃到两点，散了。下午单位不再上班，有舞会。大家脸蛋都红扑扑的，但没有醉。惟独女老乔因为这两日心情不好，显得喝得多了些；不过喝多以后，似什么又都想通了，心情又好了起来，也跟着一帮年轻人到二楼会议室去跳舞。

老何没有去跳舞，他家里还真是没有了蜂窝煤，于是给老孙打了一声招呼，请假回家找三轮车拉蜂窝煤去了。

四

小林今年二十九岁，一九八四年大学毕业，分到单位已经四年了。小林觉得，四年单位，比四年大学学东西要多。刚开始来到单位，小林学生气不轻，跟个孩子似的，对什么都不在乎。譬如说，常常迟到早退，上班穿个拖鞋，不主动打扫办公室的卫生，还常约一帮分到其他单位的同学来这里聚会，聚会完也不收拾。为此老张曾批评过他：

“小林，你认为还是在大学听课吗？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

当时他还不满意老张，跟他顶嘴。

再一条说话不注意。譬如，他和一帮大学同学在一起，相互问“你们单位怎么样”，轮到他，他竟说：

“我们办公室阴阳失调，四个男的，对两个女的！”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单位，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大怒。

再譬如，当时他和女老乔对办公桌，那时女老乔子宫还没有出毛病，挺温和，主动关心他。女老乔是党小组长，就私下找小林“通气”，劝他写入党申请书。并好心告诉他，现在办公室写入党申请书的，还有老何；别看老何到单位二十年了，只要小林积极靠拢组织，就可以比老何入得早。虽然当时女老乔与老何有些个人矛盾，但对小林总是一片好心，但小林竟说：

“目前我对贵党还不感兴趣，让老何先入吧！”

后来小林幡然悔悟，想入，也已经晚了，那边已经发展了老何，并说小林这时想入，还需要再培养再考验，提高他的认识。你想，把党说成“贵党”，可不是缺乏认识吗？目前小林每月一份思想汇报，着重谈的都是对“贵党”的认识。

小林幡然悔悟得太晚了。到单位三年，才知道该改掉自己的孩子脾气。而且悔悟还不是自身的反省，是外界对他的强迫改造，这也成了他想入党而屡屡谈不清楚的问题。大家一块儿大学毕业，分到不同单位，三年下来，别人有的入了党，他没入；评职务，别人有的当了副主任科员，有的当了主任科员，而小林还是一个大头兵。再在一起聚会，相互心里就有些不自在了，玩笑开不起来了，都不孩子气了。住房子，别人有的住了两居室，有的住了一居室，而小林因为职务低，结婚后只能和另外一家合居一套房子——不要提合居，一提合居小林就发急。所谓“合居”，是两个新婚的人家，合居在一套两居室里，一家住一间，客厅、厨房、厕所大家公用。刚开始结婚小林没在乎，夫妻有个住的地方就可以，后来合居时间一长，小林觉得合居真是法西斯。两家常常为公用的空间发生冲突。一个厨房，到了下班时间，大家肚子都饿，谁先做饭谁后做饭？一个客厅，谁摆东西谁不摆东西？一个厕所，你也用我也用，谁来打扫？脏纸篓由谁来倒？一开始大家没什么，相互谦让，时间一长大家整天在一起，就相互不耐烦。两个男的还好说，但两个男的老婆是女的，这比较麻烦。一次冲突起来，就开始相互不容忍，相互见面就气鼓鼓的。最后弄得四个人一回去就不愉快，吃饭不愉快，睡觉也不愉快，渐渐生理失调，大家神经更加不耐烦。隔三岔五，总要由不起眼的小事发生一场或明或暗的冲突。

与小林夫妇合居的一家，那女的还特别不是东西，长了个发面窝窝白毛脸，泼得要命，得理不让人。两家的蜂窝煤在一个厨房放着，一次小林爱人夹煤，无意中夹错一个，将人家的煤夹到了自己炉子里。谁知人家的煤是有数的，发面窝窝一数，便大骂有贼，丢了东西，还把小林晾到阳台上的西装外套，故意丢到楼下一洼泥水里。

还有厕所，一开始规定两家轮流值班，后来乱了套。两个女的都有月经期，一个女的扔到厕所月经纸，另一家就不愿打扫。时间一长，厕所的脏纸堆成了山。马桶也没人刷，马桶胶盖上常溅些尿渍。一次小林说：

“算了算了，打扫一次厕所累不死人，他们不打扫，我去打扫！”

谁知老婆不依，拉住小林的衣脖领不让去：

“你不能去，咱们得争这口气，看怕那泼妇不成！”

时间一长，厕所更脏。一次下水道堵塞，屎尿涌出，流了一地。但大家仍赌气都不去打扫，任它流了三天。

但这还只是麻烦的开始。去年四月，小林夫妇避孕失败，怀了孩子，今年二月生下来，更加麻烦。妻子生了孩子，小林将母亲从乡下接来照顾，准备让老人家睡到过厅里。但睡了一晚，对方就明确找他谈，说那里是公用地方，不能独家睡人。人家说得有理，小林只好让母亲睡到自己屋子里。婆媳睡到一个屋里，时间一长又容易起另一种矛盾。对方那女的不会生孩子，对孩子的哭声特别讨厌。孩子夜里一哭，她就在那间房子里大声放录音机。孩子一听声音，更加不睡，弄得小林夫妇和他母亲很苦，半夜半夜抱孩子在屋里走。小林爱人说：

“那人不是人，是野兽！”

人也好，野兽也好，你还得与他们同居一室。小林常常说：

“什么时候自家有一个独立的房子就好了，哪怕只一间！”

而独立有房，必须主任科员才可以。你在单位吊儿郎当，什么都不在乎，人家怎么提你当主任科员？没有主任科员，人家怎么会分给你房子？

还有物价。×他姥姥，不知怎么搞的，这物价一个劲儿往上涨。小林的科员工资，加上老婆的科员工资，养活一家四口人根本不够——不够维持生计。一家人不敢吃肉，不敢吃鱼，只敢买处理柿子椒和大白菜。过去独身时，花钱不在乎，现在随着一帮市民老太太排队买处理菜，脸上真有些发烧啊！还有，你吃处理菜或不吃菜都可以，孩子呢？总不能不吃奶、不吃鸡蛋、不吃肉末吧？一次老婆下班回来，抱

着孩子就哭，小林问哭什么，老婆说，单位的人谈起来，人家孩子都吃虾，我们对不起孩子，明天就是把毛衣卖了，也得给孩子买一坨虾吃吃；看孩子这小头发黄的，头上净是疙瘩，不是缺钙是什么？……小林当时也落泪了，哭着说对不起妻子和孩子，怪自己工资太低。而工资要提高，就得在单位提级。而要提级，不在乎是不行的。

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一切的一切，都指望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你不在意可以，但你总得对得起孩子老婆，总得养活老婆孩子吧！后来小林上班常常发愣，盯着老何看。他从瘦瘦的脸上毫无油水和光彩的老何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如果自己像老何那样，快到五十岁了，仍然是科员，领那样的工资，住那样的房子，怎么向老婆孩子交待？于是觉得身上冷飕飕的。人家会问：

“你这几十年是怎么混的！”

从此小林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大家的看法很有意思，过去小林不在乎、吊儿郎当时，大家认为他应该吊儿郎当，不扫地不打开水不收拾桌子是应该的；现在他积极干这些，久而久之，大家认为他干这些也是应该的。有时屋子里偶尔有些不干净，暖壶没有水，大家还说：

“小林是怎么搞的！”

小林除了工作积极，政治上也开始追求进步，给女老乔写入党申请书，一月再写一次思想汇报。还得经常找女老乔、老张、老何几个党员谈心。渐渐小林有这样一个体会，世界说起来很大，中国人说起来很多，但每个人迫切要处理和对付的，其实就身边周围那么几个人，相互琢磨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具体到单位，部长是那样，局长是那样，处长是那样，他小林也是那样。你雄心再大，你一点雄心没有，都是那样。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而入党也和收拾梨皮一样，是混上去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开始。你不入“贵党”，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当副处长呢？而要入党，就得写入党申请书，就得写思想汇报，重新检查自己为什么以前说党是“贵党”而现在为什么又不是“贵党”而成了自己要追求的党！谈清楚吧，小林，否则你就入不了党，你就不能混好，不能混上去，不能痛快地吃饭、睡觉、拉屎撒尿！

你还不能太天真。你真以为写好申请书写好思想汇报谈清“贵党”就可以入党了？错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后更重要的步子，是得和党员搞好关系。没有铁哥们儿在党内替你顶着，入张三是入，入李四是入，为什么非让你小林入？譬如，这办公室女老乔是党小组长，你就得和女老乔搞好关系。从个人感情讲，小林最讨厌女老乔。女老乔五十出头，快退休了，嘴唠叨不说，身上还带着狐臭，过去小林刚来单位对一切不在乎时曾说：

“单位应该规定，有狐臭者不准上班，不然影响一屋人情绪！”

这话传到女老乔耳朵里，女老乔曾找老张哭诉一次，说新来的大学生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现在你要入党，就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及她的狐臭，夏天也不能嫌女老乔狐臭，得一月一次挨着她的身子与她汇报谈心。

光汇报谈心还是不够的，总得在一定时候做些特别的表示，人家才会给你特别出力。一次大学的同学又聚在一起，谈一个话题，说与各级官员睡过觉的未婚女青年到底有多少？大家都说中国的女孩没有骨气，小林说：

“不然不然，正是因为女孩是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五月二日这天，单位仍然放假，小林坐地铁到女老乔家拜访去了。去时带了两袋果脯和一瓶香油(母亲从老家带来的)，一袋核桃(孩子满月时同学送的)，几瓶冷饮。老婆一开始不同意，说你怎么能这样，小孩子下月定牛奶还没有钱。小林给老婆解释，现在小孩没钱定奶去看人，是为了小孩以后更好地吃牛奶。扯半天，小林都有些急了，说老婆“目光短浅”，是“农民意识”，老婆才放他走。到女老乔家里，小林坐了半个小时，吃了两只苹果，得到一个信息，说这一段小林表现不错，小组已经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横竖就是上半年。女老乔又说，快退休了，总得给同志们办些好事。出了女老乔家的门，小林很高兴。女老乔送了他一段，他挨着女老乔走，也不觉她身上有狐臭。告别女老乔坐地铁，在地铁又巧遇同办公室的女小彭。女小彭问他哪里去了，他说去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花枝招展的女小彭，这时告诉他一个信息，说节后单位要搞民意测验，看谁当他们的处长副处长合适。小林心里说：不管谁当，反正现在轮不到我；我抓紧的是先入党。车到崇文门，他跟女小彭说声“明天单位见”，下了地铁，上地面换公共汽车。出了地铁，阳光太强，他一下迷失了方向，费了半天劲，才找到9路车站牌子。

五

节后上班，果然办公室搞民意测验，看这办公室谁当处长副处长合适。测验时，组织处来了两个人，发给每人一张纸条，让在上边写名字。并说，人选不一定局限在本办公室，别的处室，也可以选。说是民意测验，其实也就几个“民”：老何、女老乔、女小彭和小林。老孙属于回避对象，不在办公室。组织处的人说：

“写吧，背靠背，不要有什么思想压力！”

老孙一个人在走廊里走，想着屋里的情景，心里像小猫乱抓，乱糟糟的。他知道单位要搞民意测验，但没想到这么快，一过“五一”就搞，让人措手不及，没个活动的余地。他以为这又是老张出的主意，心里十分窝火，骂老张真不是东西，一条活路也不给人留。原来老张在处里时，他是与老张有些矛盾，但现在你副局长都当上了，何必还念念不忘，苦害这些弟兄呢？其实这次是老孙错怪了老张。搞民意测验是老张提出来的不错，但动作这么快，却不怪老张，是组织处自己搞的。原来组织处也没想这么快，准备搁到五月底，但处长在四月三十日那天犯了痔疮，联系好医院近期要动手术，动手术要住一段院，故处长想在动手术之前，把处里的事情清理清理，民意测验就这么提前了。但老孙不知道“痔疮”情况，仍把账记到了老张头上。岂不知这些天老张正为自己当了副局长精神愉快，根本不会管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去苦害别人。

但不管怎么说，这事情给老孙弄了个措手不及。原来老孙准备和老何联合起来，“五一”后分别找几个局领导甚至部领导谈谈，让取消这次民意测验，现在看做这项工作是怎么也来不及了。老孙退而求其次，五月一日上午听到消息，下午找到牛街老何家，讲了这么一个消息，然后说既然找局领导部领导来不及，只好找被测验的人了。于是分了一下工，老孙负责找女老乔，老何负责找女小彭和小林，对他们晓以大义，关键时候要对同志负责，不能不负责任地乱填。在这件事情上，老何一开始有些犹豫，后来是准备跟着老孙干一场的。因为他回家跟老婆一说，老婆十分支持，并说老孙拉他干这事，证明老孙看得起他。不过老孙到他家一说情况发生变化又这么复杂，老何脑筋又有些发懵。后来经老孙又开导一通，老何才又重新鼓起了劲头。当天晚上，老何便去到女小彭家里找女小彭(按老孙的交待，去女小彭家还不能让老张看见，他们住一栋宿舍楼)，今天一上班，老何又赶忙拉小林下去“通气”。“通”了半天，耽误到食堂打早饭，老何仍没有将事情向小林“通”清楚。小林只是含含糊糊听出，他入党的问题已经快了(这消息昨天已从女老乔那里得知)，接着又说处里谁当领导待会儿就要搞民意测验，届时要注意。注意什么，老何并没有说清楚。虽然老何没有说清楚，但等到组织处来办公室搞测验时，小林毫不犹豫地在纸条上写上了“处长老孙副处长老何”的字样。写老孙老何并不是小林弄懂了老何的意思或他对老孙老何有什么好感，而是因为他听说自己快要入党，不愿意本办公室的党组织发生变动，不愿意再从外边来一个什么人。组织结构一变动，有时会带来一个人命运的变动，这一点小林终于明白了。

等大家填完纸条，组织处的人就带了回去。女老乔又找小林下去“通气”，问：

“你填的谁？”

小林这时学聪明了，反问：“乔大姐，您填的谁？”

女老乔撇撇嘴说：“有人亲自找我，想让我填他，我偏偏不填他！我填的全是两个外边的！”

小林说：“我填的也是外边的！”

女老乔很高兴，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回到办公室，女老乔又找女小彭“通气”，谁知女小彭还记着以前跟女老乔的矛盾，不吃女老乔那一套，一边对着镜子抹口红，一边大声说：

“我爱填谁填谁，组织处不是说保密吗！”

女老乔吃了一憋，脸通红，自找台阶说：

“我不就问了一句吗？”

然后，老孙找老何“通气”，老何又找小林“通气”，老孙又找女小彭“通气”，女小彭又找小林“通气”等。

终于，在三天以后，老孙从组织处一个同乡那里，打听到了测验结果，兴奋地找老何“通气”：

“不错，不错，老何！结果不错。除了一个女老乔，其他人表现都不错！”

老何听了也很高兴，说：“不错，不错。”又说：

“小林这小伙子真不错，一点就破，不背后搞小动作。虽然刚分来时浪荡一些，这一段表现不错。怎么样老孙，下次组织发展，给他解决了算了。”

老孙连连点头，说：

“可以，把他解决了。”

老孙又说：“咱们再分头到局里部里活动活动。现在看形势不错，障碍就剩一个老张了！”

老何说：“只要部里局里其他领导没意见，群众又有基础，一个老张，也不见得就能把谁置于死地！”

老孙说：“就是，他无非是蚍蜉撼树！”

说罢“蚍蜉撼树”一个星期，局办公室来人说，近日局里张副局长要出差到包头，请处里派两个随行人员。老孙接到通知心里就不自在，你升官晋级没想到处里的同志，现在出差受累找随行人员，又想到了处里。什么随行人员？还不是去提提包拉拉车门买买车票管管住宿发票一类事？但这事表面上又不好违抗，便决定要女老乔与小林去。可临到出差前一天，老孙又改变了主意，撤下女老乔，换成了他自己。他思想经过激烈斗争，决定还是不能跟老张制气。制气弄僵了，虽出了气，但自己肯定还会继续受损害，不算高明。高明的办法还是如何化敌为友，将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所以他决定亲自跟老张出差，利用这次机会，将以前的矛盾给清除了。如能清除更好，清除不了，也不致受大的损害。

于是老张、老孙和小林，一起坐火车到包头出差去了。不过火车上三个人并没有睡在一起。老张提了副局长，就有资格在软卧车厢；老孙和小林坐硬卧，车站给了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小林睡上铺，中间隔一个人，老孙睡下铺。

火车一开动，老孙交待小林在车内看好东西，就去软卧找老张，变消极为积极。

其实老孙和老张的矛盾也没有什么。两人一块儿到单位，一块儿睡集体宿舍，后来一直在一个处工作。那时两个人关系不错，无话不谈。当时处里有一个老处长，多病，常常不上班，老孙对老张说：

“不能上班就算了，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老处长耳朵里，老处长从此对老孙恨得要死。老孙怀疑这话是老张告诉了老处长，两个人谈话，别人怎么会传出去？但这事又不好调查，只是从心里觉得老张这人不怎么样，出卖同志。后来老处长退位，新处长就换了老张，虽然后来老孙也当了副处长，但两人内心深处便有了隔阂。老孙觉得老张人品不好，老张觉得老孙斤斤计较。加上两人初结婚时两家在一个房子里合居过，两人的老婆因为打扫厕所吵过架，所以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无奈人家老张官越升越大，自己总在人家管辖之下，虽然他人品不好，还得“在人房檐下，不得不低头”，事隔这么多年，还得主动去找人家和解，去化消极为积极。老孙感慨地想：做个人真是不容易啊！

找着老张的软卧房间，老孙敲了敲门，老张拉开门见是老孙，倒笑容满面地招呼：

“快进，快进！”又拍拍床铺，“坐下。”

老孙坐下，老张便端一听饮料给他，又说：

“跟我出差，随便派个人算了，你还亲自来！”

老孙说：“老领导出差，我不跟来像话？”

老张说：“老孙，你别跟我‘领导’‘领导’的，咱们可对办公桌坐过十几年！”

老孙笑着说：“那好，老张出差，我愿跟着，还不行吗？”

老张“哈哈”笑了。

笑完，两人便觉得很窘，没有说话。其实老张一见跟他出差的是老孙，心里很不舒服。过去一同来到单位，一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虽然有了分别，但毕竟是一块儿来的，带个这样的随从，就无法从容地指派他干这干那，从工作考虑，这是不利于工作的。何况两人有过种种摆不上桌面的矛盾。但正因为有矛盾，老张便不好辞退他，这世界上的事情也是荒唐。老张知道，老孙念念不忘当年他到老处长那里汇报他。其实老孙不知道老张的苦处，老张并没有汇报老孙，只是在自己老婆面前，说过老孙说老处长如何如何。后来老张老婆与老孙老婆吵架，老张老婆一气之下，在一次和老张去医院看望老处长时把这

话给说了。当时出医院老张还骂了老婆，怪她出卖朋友。可这事情里边的旮旮旯旯，又如何向朋友解释？所以老张既无法解释，反过来就怪老孙太小心眼，记住一件事情不放，不是个男子汉做领导的材料。他倒渐渐也看不起老孙。

两人就这样对坐在软卧，车过南口，还没有话说。最后还是老孙打破僵局，问起了老张的孩子。老张如释重担，舒了一口气，也问起老孙的孩子。谈了阵孩子，老孙突然说：

“老张我早就想给你说一句话！”

老张吃了一惊，支起耳朵严肃起来：“你说，你说。”

老孙说：“我早就想给你做检讨，当年咱俩一块儿到单位，你对我一直很关心，像个老大哥似的，后来只怪我不懂事，做了些不恰当的事……”

老张听了这话，忽然感动起来，说：“老孙，看你说哪儿去了，不要那样说，应该说，咱们关系还是一直不错！”

老孙说：“老张，我还得请求你原谅我！”

老张说：“老孙，可不要这样说，咱们是同志，是不错的同志。”

老孙说：“老张，不管以前我做得怎样不对，以后你说哪我做到哪，就是前边是个坑，你老领导说句话，我就先跳进去再说！”

老张说：“老孙，不要这样说，也不要‘领导’不‘领导’的，其实这个领导我来当也不合适。我内心总想，虽然党信任我让我干这个差使，但从心里，咱还得按普通一员要求自己。”

老孙说：“可不，全单位都有反映，说老张当了副局长，上班还骑自行车。”

老张说：“我那是锻炼身体，看这脖子！”

如此，两人说得很热烈，一直到服务员请到餐车吃饭。到了餐车，你要掏钱，我也要掏钱，互握住对方伸到口袋里的手，弄得两人都挺激动。这时两人倒像回到了当年一同来到单位一同睡集体宿舍的时候。

可等吃过饭，双方都回到各自的车厢里，冷静下来，双方又都觉得刚才像一场表演，内心深处的东西，一点没有交流。老孙回到硬卧车厢，渐渐觉得自己除了赔了一顿饭钱，什么都没谈；老张回到软卧车厢，躺在软铺上，渐渐觉得刚才的举动有些荒唐，有些失雅，于是便有些懊恼，竟禁不住骂了一句：

“这老孙，又他妈的想往我眼里揉沙子！”

但两人都忘了一点，他们吃饭时，把小林给落下了。不过小林虽然别人把他忘了，他自己也没饿着，他还怕两位领导请他去餐车，他已经先在茶缸里泡了一包方便面吃了。方便面是老婆给他预备的。他想将出差的旅途补助给省下来，好下一月给孩子定牛奶。那是一个女孩，快三个月了。女儿，上个月苦了你了！他吃着方便面，在心里说。但又想到这次领导挑自己跟着出差，证明领导信任自己，证明前程有了光明，心里又有了安慰。

差出了两个礼拜，老张、老孙、小林就从包头回来了。

六

办公室的女老乔，今年五十四岁，再有一年就该退休了。女老乔这人在子宫出毛病之前，态度比较温和，为人也不错。但她有这样一个毛病，有事没事，爱乱翻别人的抽屉。别人问她：“为什么翻人家的抽屉？”

答：“看看有无我的东西。”

久而久之，大家知道女老乔这个毛病，都把能锁上的抽屉全锁上，剩下不能锁的抽屉扔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任她翻。

但女老乔不敢翻女小彭的抽屉。女小彭这人虽然头脑简单，但头脑也容易发热。容易发热的人不好对付。用女老乔的话讲，女小彭是个既无追求又无事业心的人，纯粹一个家庭妇女。你看，她既不要求入党，又不要求进步，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无人能奈何她。而女老乔最讨厌世界上可以存在不讲秩序、无可奈何他的人，所以见了女小彭就气不打一处来。但又害怕她的头脑发热。所以两个人像狗狼相见一

样，两害怕。但一遇到事情，能扑到对方脚下咬一口，就咬一口。“五一”节前办公室分梨，两人就产生一些小疙瘩。不过产生疙瘩后女小彭不在乎，女老乔在乎，常常独自生气，见了女小彭就更加别扭。

老张老孙小林出差回来，照常上班。小林随老张老孙出差时，女小彭曾让他从包头捎回来一双狗皮袜子。到包头以后，小林倒是在商店里见到一些狗皮袜子。但来时女小彭没有给小林钱，小林就在袜子跟前犯了犹豫。自己给老婆都舍不得买这袜子，何必给别人买？女小彭连个党员都不是，自己也从她那里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就没有给女小彭买。可等出差结束，一登上返回的列车，小林又有些后悔。一个办公室坐着，人家让捎双狗皮袜子，自己都没有捎，让人家看着自己多么小气！越想越后悔，后悔不该在包头不给女小彭买袜子。后来车停在下花园，有农民在火车站卖蝈蝈，五毛钱一个，还带一个高粱篾子编织的蝈蝈笼子，不贵。小林给女儿买了一个。后来灵机一动，为了补偿女小彭，也给女小彭买了一个。但他担心女小彭不喜欢蝈蝈，会为不给她捎袜子生气。谁知女小彭见了蝈蝈比见狗皮袜子还高兴，兴奋地跳跃，扔下化妆盒来抢蝈蝈，然后转着圈子在屋里逗蝈蝈，用手指头触它的须，还掐老张留下的花骨朵喂它。还对小林说了一句：

“小林，你真好！”

女小彭高兴，惹恼了在一旁冷坐的女老乔。正巧女小彭跳跃时碰倒了女老乔的废纸篓，废纸撒了一地，而女小彭又没有帮女老乔去收拾，女老乔更气，一边自己收拾废纸，一边把篓子摔摔打打的。但她又不好因为这事对女小彭发作，女小彭也不把女老乔的摔打当回事，女老乔只好对着女小彭的背狠狠瞪了几眼。因为女小彭的蝈蝈及欢乐是小林带来的，所以女老乔对小林也产生了不满。后来女小彭上厕所，蝈蝈仍在办公室唱歌，女老乔气鼓鼓走到老孙面前：

“老孙，你管不管吧，办公室都快成动物园了！”

老孙正兀自坐在那里抽烟，在想自己的心思，见女老乔来打岔，就有些不满，何况他平时也对女老乔看不起，就摆摆手说：

“算了算了，不必夸大事实，一只小昆虫，何必动物园。”

女老乔碰了壁，心中更气，回来就对小林发作：

“小林，以后上班就上班，别吊儿郎当的，往办公室带动物！”

小林对女老乔不敢得罪，她是党小组长。只好脸一红，喃喃地说：

“下次不这样，下次。”

女老乔心中的怒气稍稍消了一些。

如果事情到了这一地步，似乎也就算完了，过几天大家就把这事给忘了。偏偏中午又出了岔子。中午吃饭时，屋里就剩下女老乔、女小彭和小林。女小彭也是一片好意，也是为了报答蝈蝈的情谊，边用小勺往嘴里送饭，边对小林说：

“小林，恭喜你啊！”

小林愣住：“我有什么喜？”

女小彭往前伸了一个头，低声说：“你们出差期间，老何跟我‘通气’，他说，他跟老孙商量了，准备让你入党……”

这消息对于小林已不算消息，他早从女老乔那里听说了，出差期间老孙也给他“通”了气，现在女小彭又说，更加证实是真实的。小林心里当然高兴。但办公室还坐着一个女老乔，女小彭来“通”这气，考虑到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小林就怪女小彭不加考虑，忙给女小彭使眼色，用嘴角向女老乔方向努了努。但女小彭并不理解小林的意思，倒理解成让自己注意女老乔——于是，女小彭做出一点不在乎女老乔的神情，更加大声地说：

“老何说，还让我向你学习呢！”接着又“哈哈”大笑，“可我入不了党，看谁把持着党的大门呢！”

果然，女小彭的话，又刺怒了女老乔。女老乔看女小彭得意忘形的样子，心中发气：你女小彭连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管入党的事呢？小林入不入党，还用得着你“通气”？接着由对女小彭生气，又转移到小林头上：你小林正在积极入党，不埋头好好工作，尽干些拉帮结伙的事，和女小彭挂上了，给她带蝈蝈，跟她“通气”；还背着我跟老何挂上了，让他们发展你入党。有别人管你入党，就用不着我了，就和女小彭串通起来气我。好，我看你依靠别人，能顺利入得上党！这小子表面老实，背地倒那么多花花肠子，“五一”节还巴巴结结给我送礼，现在跟领导出一趟差，攀上了高枝，就把我老乔给甩了。我是党小

组长，看你能逃过这一关不成！女老乔自己在那里边想边生气。后来女小彭出去解手，女老乔无意中犯了老毛病，就报复性地去女小彭座位坐下，去翻她的抽屉。正翻着，女小彭进来，原来她不是解大手，是解小手，提前回来，看到女老乔在翻自己的抽屉，大怒：

“住手，老乔！不准乱翻我的抽屉！”

其实女老乔翻女小彭的抽屉是无意的。现在经女小彭一声当头断喝，才明白自己在翻女小彭的抽屉，一时怔在那里，竟答不出话来。

女小彭站到女老乔面前，得理不让人地训斥，也是对刚才事件的报复：

“你翻什么，你翻什么，我问你翻什么？你脑子发昏了是不是？那么大年纪了，怎么不长点出息，怎么爱偷偷摸摸翻人家的东西！”

女老乔仍张口说不出话。这时老孙老何都回到办公室，和小林一起去劝解。女老乔仰脸看了一圈众人，突然也发怒了，那怒似乎是对着众人：

“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接着站起身，一脚踢翻自己的废纸篓，双手捂脸哭着出去了。

女老乔哭了，女小彭笑了。笑得“咯咯”地，说：

“看她以后再翻人家的抽屉！”

老孙仍在想自己的心思，不知哪点又让他不顺气，皱着眉头敲了敲桌子：

“算了小彭，看办公室成了什么样子！”

老何新换了一架金属框眼镜，不时拿下来用衣襟擦。这时也擦着眼镜说：

“算了算了，老乔这段身体不太好，大家要体谅她！”

小林没有说话。他知道，今天女小彭跟女老乔冲突，不是好事，对女小彭没什么，但最后结果不能不落到自己头上，女老乔会对自己生气。因为今天这场冲突，多多少少是因为自己引起的。下午见女老乔回到办公室，两眼红得像两颗桃，手又捂着肚子(说不定子宫毛病又犯了)，心中更加不安，一边埋怨女小彭这女人太冒失，一边就想找机会安慰女老乔，以弥补今天的损失。可办公室坐满了人，女老乔又铁坐在那里，不出去解手，小林也找不到机会。后来好不容易下班了，小林便紧走几步，与女老乔一起去坐班车。看看前后无人，便紧挨着女老乔的身说：

“乔大姐，不要紧吧？”

刚说完这句话，小林又后悔这句话说得不得体，什么“不要紧”？是说身体(子宫出毛病)“不要紧”，还是说受了女小彭欺负“不要紧”？果然，女老乔没领他这个情，倒回头狠狠瞪了小林一眼：

“告诉你小林，你以后少挨我！小小年纪，怎么学得这么两面派！”

小林怔在那里，半天回不过味来。等回过味来，女老乔早不见了。小林只好叹息一声，沮丧地一个人下楼去。这时他伤感地想，他怎么和这么几个凑到一个单位！当初毕业分配，如果分到别的部局，就一辈子见不着这些鬼男女，就是分到了这个局，如分到别的办公室，也见不到这些鬼男女。可偏偏就分到这个办公室。回头又一想，如果分别的单位别的办公室，天下老鸦一般黑，又能好到哪里去？边想边叹息，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也不轻松。宿舍下水道又堵塞了，合居的那一家女的在另一间屋里发脾气，他这边屋子，女儿“噢噢”在哭，母亲患了感冒，妻子坐在床边落泪。小林想：

“娘啊，这日子啥时能熬出头呢？”

七

副局长老张上班开始不骑自行车了。每天开始“伏尔加”接送。应当指出的是，坐小车上班不是他的本意。从他的本意，他仍想骑车上下班，锻炼一下身体。看看自己这猪脖子，不锻炼哪行啊！所以从外地出差回来，仍骑车上下班。但行政处的处长来找他，斜欠着身子坐在沙发上，说：

“张局长，我想跟您请示一个事！”

老张说：“老崔，不要说请示，你说，你说。”

老崔：“以后您上下班不要骑自行车了，车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老张摆摆手：“不要安排车，不要安排车，我爱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老崔不再说话，斜着坐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

老张有些奇怪：“怎么了老崔？”

老崔将烟头捻灭，为难地说：“老张，本来这话不该我说，您不要骑自行车了，咱单位又不是没车。别的局长副局长上下班都是车接，您想，您要老骑自行车，别的局长……”

老张猛拍一下脑袋，恍然大悟过来。可不，自己刚当局领导，考虑问题还是太简单！自己光考虑锻炼身体，骑自行车，不坐小车，就在别的局长副局长面前，摆了另外一个样子。这时自己倒没什么，对别的局长副局长，可不就有了影响。多亏老崔提醒，不然时间一长自己还浑然不觉，说不定人家就有意见，说自己假充样子，给别人难堪。刚当领导，考虑事情还是不周全。多亏老崔提醒。多亏老崔提醒。于是有些感激地对老崔说：

“那好老崔，从明天开始，我听你的！”

老崔马上高兴起来，站起来说：

“还是张局长痛快，让我们下边好做工作。”

老张忙着给老崔让了一支烟。老崔接过烟点着，乐哈哈地走了。

从五月二十五号这天，老张上下班开始车接车送。一开始老张有些不习惯，认为不如骑自行车随便，想快快，想慢慢，这小车“呼”一下就过去。但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觉得坐小车也不错，看看路上的行人，看看等公共汽车拥挤不堪的男女，觉得还是比骑车强。一次小车开到他家家属楼下，再也发动不着，他只好又骑车上班，倒又觉得骑车不习惯，路途好远。就这样，老张开始坐车。单位有些人一开始有些议论：“老张一当局长，也‘呼啦’一下坐车了！”议论一阵，也就不议论了，开始习以为常，认为他该坐车。只是苦了老张的脖子，在下边老搭拉一块肉，无法再骑车锻炼。老张只好买个哑铃，搁在办公室，每天来到这里举一下。举得通身大汗，效果也不错。老张的老婆不是东西。见老张有了专车，她单位正好在路途中间，就总想蹭老张的小车坐坐。但老张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就给老婆解释，那车是单位配给他坐的，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家属不要随便搭车，否则同志们会有意见。老婆有些不满意，嘟嘟囔囔的，但老张就是不让她坐。除了两次下雨，实在没办法，老张征求司机意见：

“小宋，你看今天下雨，让老胡搭一段车怎么样？”

司机倒爽快，还为老张征求他意见感动，一挥手：

“上车！”

老张坐车的消息传到办公室，大家都说：

“原来老张当了副局长骑车上班，也就是做做样子啊！”

也有的说：

“当了局长，就该坐车，不坐白不坐！”

一片议论声中，惟独老孙没有参加，兀自在那里抽自己的烟。老孙这一段心情不佳，自己的事情还考虑不完，没有心思管老张坐车不坐车。老孙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二：一、上次跟老张一块儿出差，除了一路辛苦，时常主动贴些饭钱，与老张的交流效果不佳。虽然老张也对他有说有笑，但谈话总无法深入到思想深处，去解开那深处的历史的疙瘩。历史遗留问题在行政上可以平反，但思想历史疙瘩，却实在难以解开。这趟差算是白出了。二、上次组织处进行处长副处长民意测验，当时测得很迅速，但测过以后，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老孙到组织处同乡那里打探，明面上的原因是组织处长还没有出院，上次痔疮手术做得没除根，还要重做一次；但更深的原因，同乡就不知道了。同乡只是一个科员，不知道领导层的动向。老孙积多年政治经验得出，提升怕沉闷，各方面一沉闷，杳无音信，就容易出岔子。而一出岔子，事情就难办。他还听到一些谣言，说局里倾向从外边派一个新处长，并具体说是谁是谁，这不等于完了？他将这忧愁告诉老何，老何只会摘下眼镜用衣襟乱擦：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只好等着了！”

老孙将一腔恼怒发到老何头上。他想，当初结联盟，怎么结上这么个无用的东西？不过他没有将恼怒明发出来，那样太有失风度，也不利于今后的工作开展，只好叹口气说：

“还得多方面做工作呀，总不能束手待毙！”

停了有三天，这天办公室没了别人，老何喜滋滋地来到老孙办公桌：

“老孙，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老孙看老何那样子，也心头一动，忙将烟卷从嘴上拿下：

“什么消息，什么消息？”

老何仍笑：“你猜！”

老孙以为事情有了眉目，也十分高兴，一般他不与老何猜什么，这时也猜起来：

“组织处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局里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部里有了消息？”

老何摇摇头。

老孙说：“我猜不出，那是什么？”

老何说：“我得到一个确切消息，下礼拜天老张搬家！”

老孙一下泄了气，像个瘪了气的皮球。又禁不住对老何生气：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这算什么消息！”

老何说：“怎么不算消息？你想，老张搬家，我们组织全处帮他搬家，不是能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

老孙鄙视地看了老何一眼，禁不住骂道：

“你他妈懂什么！要不说你永远是个科员，拉上你真他妈的倒霉！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你帮他搬家，他就提拔你！要去你去反正我是不去，老张他算个他妈的什么东西！满脑袋旧观念，农民意识！”

老何遭一顿抢白，灰溜溜地退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这时小林进来，嗅到了屋里的紧张空气，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天小林失掉了女老乔，就拼命靠拢老孙与老何，现在见老孙与老何似发生了冲突，心里又有些沮丧。他衷心盼望所有党内的同志都团结起来，不要闹分裂。因为党内一闹分裂，他小林就没戏，平时就白积极，白积极上班，白积极打开水抹大家的桌子，白积极靠拢组织。

果然，到了礼拜天，老张搬家。从原来与女小彭同一座楼的宿舍，搬到局长楼。这次老张接受以前骑自行车的教训，当总务处通知他搬家时，他没故意做任何姿态，痛痛快快答应，然后通知老婆在家收拾东西。

搬家这天，帮忙的人很多。单位出了两辆卡车，总务处雇了三个民工，也有单位里自愿来帮忙的同志。办公室中，小林来了，老何来了。令老何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来老孙对老张那么大开骂口，在家搬了一半的时候，也骑着车子来了。来了以后还笑着打哈哈：

“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老张忙拍着两手尘土迎出来，又有些感动地说：

“老孙，你还来！处里的同志们来了就算了。”

老孙说：“我不是来帮你搬家，是帮你在新房安排布局。我这人爱摆治房子布局！”

老张“哈哈”笑了：“好，新房怎么摆听你的，你先坐下抽烟！”

老孙就真地先坐在卡车踏板上抽烟，一边与老张说话，一边看着老何小林搬东西。

小林是来得最早的一个。来时换了一身破军装。瘦弱的老婆看他换衣服，不由伤心起来，说：

“小林，你不要去，别老这么低三下四的，我看着你心里难受！”

小林说：“我何尝想帮这些王八蛋搬家？可为了咱们早搬家，就得去给人家搬家！”

小林来到这里以后，是最埋头苦干的一个。一言不发，抬大立柜，搬花盆，抱坛坛罐罐，累得一身汗。老张老婆是个长着蒜鼻头的女人，也过意不去地说：

“歇歇，歇歇，看把这小伙累的！”

由于来了两辆卡车，帮忙搬家的人又多，所以一趟就把东西搬完，拉到了局长楼。来时老张老孙老张老婆老张女儿坐到了驾驶室，其他人坐在车上。老何跟小林坐在一起，老何说：

“本来今天不想来了，反正在家也没事，就来了。”

小林没有说话。

到了局长楼，开始往上搬东西。老孙不搬，跟老张老婆上去规划屋子。小林随着上去看了看老张的新居。乖乖，五居室，一间连一间，大客厅可以跑马，电话已经装上。有厨房，有厕所，厕所还有个大浴盆，厨房煤气管道，不用再拉蜂窝煤。小林看这房子有些发愁：他们一家三口人，怎么住得过来！还是当局长好。当局长果然不错。小林便觉得这次来帮搬家没有来错。

到了中午，一帮人将东西搬齐，按老孙指挥各方面摆好，果然摆得整齐有序。老张“哈哈”笑，说老孙真有布置房子的才能。老孙抽着烟说：

“屋里还缺塑料地面，不然摆上更好看。”

这边布置完毕，那边老张女儿已经用煤气做好一桌菜，请大家吃酒。老何拍拍两手尘土说：

“老张可真是，帮搬个家，还做饭。不吃了，不吃了！”

老张上前拦住他：“老何，忙了一上午，不能走，不能走！”推他去洗手。

大家洗了手脸，就在客厅里吃饭。喝了些白酒，喝了些色酒，还喝了些啤酒。老孙喝得满脸通红，似有些微醉，两眼泪汪汪的。但没有说什么。老张老婆关切地问：

“要不要躺躺老孙？”

老孙说：“不用不用。今天帮大哥搬家，高兴，喝得多些。”

老张说：“没喝多，没喝多。”

饭毕。大家辞行。老张交待司机，让把大家都送回家。老孙是骑自行车来的，就径直骑车先走了。大家走后，老张上厕所，发现小林还呆在厕所里。原来小林吃过饭，发现厕所马桶内还有几片黄黄的污碱没有刷净，就没有跟大伙走，自己悄悄留下，来收拾它。他先倒上强硫酸，然后用铁刷来刷，老张上厕所看到这情形，不禁有些感动：

“小林，你怎么还没走，你怎么干这个，快放下，让我来干！”

小林用胳膊袖擦着头上的汗说：

“快完了，快完了，你不用沾手！”

小林将马桶收拾干净，又将刚刚谁扔到便纸篓里的几块脏卫生纸端出去倒掉。从那几块脏纸里，小林发现一块卫生纸条，上边红红的血。看那血的成色，不像是老张老婆的，可能是老张女儿的。但小林没有做过多的联翩浮想，顺着垃圾道就倾了下去。

小林将脏纸篓送回去，老张已经将一盆洗脸水准备好，让他洗手脸。洗过手脸，老张又让他再坐一会

儿，亲自给他倒茶，削苹果，剥糖。小林看老张为他忙这忙那，心里也有些激动，说：

“老张，你也挺累的，歇歇吧！”

老张老婆过来说：“今天搬家数这小伙子踏实，看给累的！”

老张说：“小林不错，小林不错。”老张开始从心眼里以为小林不错。以前在处里时，小林刚分来，吊儿郎当的，老张看不惯他。现在看，小伙子踏实多了。在下楼梯时，老张问这问那，问了小林许多情况。最后又说：

“前几天老孙跟我说了你一些情况，不错嘛，年轻人，就是要追求进步，不能吊儿郎当混日子！”

小林急忙点头。又说：

“老张，以后对我你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该说就说！”

老张说：“是要说，是要说！我这人就有这个毛病，对越是不错的同志，要求越严格！”

最后两人分手，老张还在后边喊：

“有时间到家来玩！”

小林说：“老张，回去吧！”

八

女老乔请假不上班了。她向局里告了状，说办公室有人欺负她，这班是无法上了。局里就让人到处里问怎么回事。并说：老同志了，又快退休了，何必欺负她。女老乔一告状，老孙着了急。这一段是关键时期，他就怕这一段办公室出事，组织处在那里盯着呢。这一段空气沉闷，就让老孙心焦，现在女老乔又忙中添乱，老孙恨死了这女人。但老孙表面上还不能发狠，只能笑着给人家解释，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是因为一只蝈蝈，因为翻抽屉，同志个人之间有些矛盾，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接着又说，他作为处里的负责人，没有解决好也有责任，现在马上就着手解决，让局里领导放心。

送走来人，老孙气得摔了一只杯子，骂道：

“这个屌婆娘，快回家抱孙子了，还这么乱捅马蜂窝，出门汽车怎么不轧死她！”

又对女小彭发怒：

“那个烂婆娘，你理她干什么！”

谁知女小彭说：“她不上班正好，办公室清静！”

“清静！”

老孙发怒以后，当天下午，就骑自行车到女老乔家里去，和颜悦色请她回去上班。

女老乔正在家和小保姆制气。这两天女老乔情绪不好，家里小保姆也倒了霉。女老乔数了数家里的鸡蛋，正好少了一个，抓住罪证，就惩罚小保姆马不停蹄地干活。小保姆本来不怕女老乔，但看她这次生气不一般，怕她犯病，因她一犯病就躺在床上不动，让她捧汤倒水侍候，所以也接受女老乔的支使，女老乔的气才消了一些。

女老乔将老孙领到客厅里，老孙放下公文包说：

“老乔，别生气了，上班去吧。”

老孙一说“别生气了”，女老乔倒又生起气来，说：

“我不上班，那办公室成了动物园，动不动还有人欺负我，我是上不成班了！”

老孙笑着说：“算了老乔，老同志了，别跟年轻人生气，明天早上开始上班吧！”

女老乔又说：“我看办公室也多我一个，都成了人家的市场，我不上班了，我要向局里反映，提前退休！”

老孙说：“不行不行，这样可不行老乔，你不能这样，处里有好多工作还离不开你！”

女老乔听了这话，心中稍有些舒坦，但又故意说：

“处里能人多得很，我有什么离不开的！”

老孙说：“写材料搞总结，向各省写公文，还是得老同志！一份公文，代表着一个部，弄错了不是闹着玩的！”

女老乔说：“那倒是。上次小彭就写错了，闹了大笑话！老张批评她思路混乱，她还不服气。纯粹一个家庭妇女！”

老孙说：“就是放下工作不说，说个人关系，现在老张刚调走，处里就我一个人招呼，你是老同志了，不能给我拆台。事情千头万绪，我一个人能招呼得过来？还得依靠老同志！”

女老乔听到这里，脸上有了笑容。但又说：“我去上班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老孙抽着烟说：“什么条件，你说你说！”

女老乔说：“要让我上班，我就仍得把党里的事管起来！”

老孙说：“你管你管，你是党小组长！”

女老乔说：“我要管党，咱们上次议论的问题就得重新议论，小林不能让他入党！”

老孙吃了一惊。跟女老乔吵架的是女小彭，现在女老乔却瞄上了小林，老孙弄不懂这曲折的关系。便说：

“老乔，上次跟你吵架的是小彭，小林并没有不尊敬你！”

女老乔又说：“我不是从个人角度考虑的！我通过事情看出来，小林这个人是两面派，咱们党里不要这样的人！”

老孙说：“他怎么两面派？”

女老乔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还跟小彭黏黏糊糊的，我最看不上这个，他不能入党！”

老孙叹息：“小林也不容易！”

女老乔又生起气来，说：

“如果你们要保他，我就不上班！发展党员总得讲个原则！”

老孙说：“好，好，你上班你上班，党里的事可以在小组会上重新议论！”

就这样，第二天女老乔上班。处里又平安无事。女老乔上班以后，果然要召开党小组会。女老乔慷慨激昂的，说了小林一大堆缺点，说得帮助他克服缺点，得延长他的发展日期。老孙坐在那里抽烟不说话，老何虽替小林争了几句，但也不敢得罪女老乔(女老乔一闹不上班，好像大家都欠她什么)，于是只好苦了小林，让他的入党日期往后推了推。

第一次斗争胜利，女老乔情绪昂扬起来，每天上班来得很早，工作很积极。有时人变得似乎也开朗了，有说有笑的，与老孙的情绪低沉形成了对比。不过女老乔跟别人有说有笑，甚至还搭讪着要跟女小彭说话，但就是不理小林。小林几次要上前与她搭讪，她都是说：

“各人干好各人的工作，其他都是不管用的！”

给小林碰了个大红脸。

小林已经听说自己入党向后推迟的消息。他万万没有想到，无意中得罪了女老乔后果竟是这么严重。平常的打水扫地收拾梨皮，都算白干了。甚至帮老张搬家也白搬了。有时想起来，小林真想破罐子破摔，那样他就可以拿出以前的大学生脾气，好好将女老乔教训一顿，不气她个半死，起码也让她子宫重新犯病。但回家一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就又把一切都咽了。后来还是老孙看他可怜，给他出主意：

“老张不是对你看法不错，你可以找老张谈谈！”

小林说：“老张又不是党小组长，找他谈有什么用！”

老孙说：“我让你找他谈，你就找他谈。你找他谈，管用管用！”

小林就去找老张谈。果然管用，老张连连说：

“老乔这样做不对，哪个同志没有缺点？不能抓住不放！我找她谈，我找她谈。”

老张接着就找女老乔谈，让她端正对小林的认识。女老乔果然听老张的话，说：

“我也是一时生气，老张不要太在意。下次开党小组会，我们再复议一下。”

老张满意地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

女老乔为什么听老张的话？原来女老乔也有心思。女老乔所以闹腾来闹腾去，工作忽冷忽热，一会上班一会不上班，内心深处是对自己的待遇不满意。工作了一辈子，再有一年就退休了，还是一个一般工作人员，她心里不服气。她倒不是想在这次领导变动中当处长副处长，她只是想在退休之前，单位能给她明确一个副处级调研员。这样，她退休面子好看，回家对儿子也有个交待。而副处级调研员，得几个局领导研究，所以她听老张的话。

一招奏效，小林情绪有些高涨。但谁知下次开党小组会，女老乔并没有将小林的事拿出来复议。她又从另一个侧面对小林不满意：他小小年纪忒不老实，竟因为这事背着人跑到局里告她的状，果然不是东西！本来这事情倒可以复议，现在看，就更加不能复议了。所以小林的事就又拖了下来。小林得知以后，情绪又低落下来。虽然仍是该打水打水，该扫地扫地，表面上仍有说有笑，只是内心打不起精神。老何见他说：

“小林，不要打不起精神，像我，可四十五岁才入党！”

小林说：“我没有打不起精神！”

但小林却常常一个人在那里苦闷。有时回家还苦闷，夜里失眠，想想这想想那，有天到凌晨五点还睡不着(又不敢翻身，同屋睡着妻子、母亲和小女儿)，真是急得两眼冒金星，对女老乔恨得要死。可第二天到单位，仍得强打精神，打水扫地，见了女老乔还得想办法怎样才能跟她搭讪上，解开这疙瘩。

女小彭这几天也情绪不好。她倒不是为了入党，而是向老孙请假，要到石家庄她姑妈家去玩。老孙拉着脸说：

“这个不上班，那个要请假，这还办公不办公了？咱们解散算了！”

女小彭说：“别人上班不上班我不管，我要休我每年十二天的假！”

老孙说：“七月份休就不行了？七月份你姑妈家就从石家庄搬走了？石家庄我去过，像个大村庄似的，有什么玩的！”

女小彭说：“就玩！”

老孙说：“我就不准假！”

老孙不准假，女小彭就去不了，所以女小彭情绪不好。整天又见女老乔在办公室趾高气扬的，走来走去，连老孙都让她三分，不由骂道：

“这老孙也是他妈的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

老何眼近视，这天正好不小心又碰倒了女小彭桌上的茶杯，茶水流了一桌子，又流了一抽屉，急得女小彭蹦跳，骂老何：

“你眼瞎了！几十年白活了，碰我茶杯！”

老何倒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拿起抹布给女小彭擦桌子和抽屉，甩流到纸张上的水。

女小彭对老何发过脾气，情绪似乎开始好转。该上班上班，该说笑说笑。第二天下午，办公室就剩下女小彭与小林，小林正一个人在那里闷头想心思，女小彭悄悄来到他身边，猛然照他肩上拍了一掌，小林吓了一跳，刚要发急，扭头见是女小彭，也就笑了。女小彭问：

“想什么呢？”

小林忙掩饰说：

“没想什么，没想什么。”

女小彭也没追问，只是说：

“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下午三点半的，你敢跟我去看不敢？”

小林看看办公室已没有别人，说：

“怎么不敢？走，我跟你看去！”

两人收拾东西，便去看电影。临出办公室门，小林又犹豫一下：

“老孙不会再回来了吧？”

女小彭说：“看把你吓的，为入一个党，至于吗！告诉你，他今天去部里听报告，回不来了！”

小林放心了，于是又走。刚要迈出办公室，女老乔从外边回来了。小林又犹豫了。女小彭看到小林一见女老乔又犹豫，心中不禁发火，大声问道：

“小林，这电影你还敢看不敢看？”

小林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最后看了女老乔一眼，嘴里边说“敢看敢看”，还是跟女小彭走了。

第二天老孙上班，女老乔就找老孙汇报，说，看看，不发展小林入党还是正确的，昨天你一不在，就上班时间拉着女小彭看电影去了，嘴里还说着“敢看敢看”。老孙皱着眉听完，说：

“我知道了，我找小林谈谈！”

然后就找小林谈了谈。小林一边向老孙解释当时情况，一边还说：

“那电影写中越战争的，没意思极了！”

老孙说：“不管写中越战争也好，写中法战争也好，下次要注意！特别是在老乔眼皮下怎么能干这事？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小林边点头说：“下次注意，下次注意，”边恨女老乔这人真不是东西，“真不是人×的！”但他又不敢把老孙的谈话告诉女小彭，怕由此又会引起什么新的争端，那样对自己会更加不利。

九

老张家在局长楼已经住了一个月了。房子住着倒是满舒服的，老婆孩子都满意。但作为老张，出来进去倒是有些别扭。因同楼住的其他局长，过去都是他的上级，出来进去，上来下去老碰面，老张感到有些别扭，还不如住在原来的楼中自在。但时间一长老张就习惯了。他们是局长，自己也是局长，何必见他们不自在？于是再碰面，别的局长跟他打招呼：

“吃了老张？”

过去他总是脸上堆着笑说：

“您吃了局长？”

现在也随随便便地说：

“吃了老徐？”

上班别人拉车门上轿车走了，他也拉车门上轿车走了。车一前一后地走，他靠在后背上前后打量，也不觉得自己坐轿车多么不自在。倒是其他局长都知道老张是怎么上来的，对他运气这么好有些嫉妒。大家从心里并没有一下子就把他当做局长，可以和自己平起平坐，见他倒先把自己放到平起平坐的位置，心上有些不自在，私下议论，都说老张当副局长以后，有些自大不谦虚。所以有一次他到正局长老熊家串门，说了些别的，老熊又吞吞吐吐对老张说：

“老张啊，刚走上领导岗位，要注意谦虚谨慎！”

老张听了一愣，接着马上点头称是，出了一身汗。但等回到家落了汗，愤愤地骂道：

“别他妈的跟我装孙子！我都当上副局长了，还让我像处长一样谦虚？让我谦虚，你们怎么不谦虚？”

骂了一阵，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脱下衣服就躺在老婆身边睡了。第二天早起，见人该怎么打招呼，还怎么打招呼，该怎么碰车，还怎么碰车。时间一长，大家也不好老说他“不谦虚”，只好由他去。渐渐也就“老张”“老徐”随便了。随便了就习惯了，习惯了也就自然了，自然了也就等于承认了。倒是正局长老熊心里说：

“这他妈老张还真行，别看长了个猪脖子，还真有些特点和个性！”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老张一天一天和别人一样在单位与家之间来来往往。一切都很正常。可到了八月二号，老张出了一件事。这件事出得很偶然。不过这件事对老张影响不好。一开始是小范围知道，后来消息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弄得全局都知道了。

这天小林和往常一样到单位上班。到了办公楼，小林就觉得气氛有些反常，大家出来进去都急匆匆的，脸上都带有一种神秘和兴奋。一开始小林没在意，以为又是单位分梨分鸡，后来扫完办公室的地，拎着暖瓶到水房打水，在水房碰到七处的小胡，小胡神秘地问他：“知道了吗？”

小林说：“知道什么？”

小胡说：“真不知道？老张出了事！都两天了，你呀！”

小林吃了一惊：“老张出事了？出了什么事？”

小胡更加不满意地：“你可真是，老张出了作风问题！”

“啊！”小林更加吃惊，弄得一下子手忙脚乱，瓶塞子一下盖错了位，“嘭”的一下弹到天花板上。但等小林从地上找到塞子，又重新盖好暖瓶，连连摇头说：“老张出作风问题，不可能，不可能，你别胡说！”

小胡拍着手说：“看看，看看，我就知道你不相信！”

说小林“不相信”，小林倒有些犯疑惑，问：

“和谁？”

小胡说：“你猜！”

小林将单位几个风流女人想了，说：

“张小莉？”

小胡摇头。

“王虹？”

小胡摇头。

“孙玉玲？”

小胡摇头。

小林说：“这不结了！我就知道老张不会出事。就是出事，也不会出这事。就是他想出这事，他那个样子，一副猪脖了，谁和他出呢？”

小胡笑眯眯地说：“可就出了呢！我给你缩小一下范围，女的在你们办公室！”

小林又奇怪起来：“我们办公室？和女小彭？”

小胡摇头：“不是。”

小林拍巴掌：“这不结了，别的就没有了，再有就是同性恋！”

小胡“咕咕”地笑：“你忘了还有一个女的，我告诉你吧，和女老乔！”

小林差一点自己像瓶塞一样弹到天花板上："和女老乔？这怎么可能！那么大年纪！再说，这怎么能拉在一起，这怎么可能！"

小胡说："这你就不懂了，年纪大怎么了？年纪大才会玩！知道他们在哪儿干的吗？就在老张的办公室！据说捉住他们的时候，一对老鸽子还在玩花样呢！人到老了才会玩！"

小林蒙在那里。小胡拎着暖瓶一个人走了。走到门口又伸回脑袋：

"再告诉你吧，捉住他们的，还不是别人，是老张的老婆！据说操了好几天心！"

小林继续在那里蒙。娘啊。这是哪跟哪的事呀！这怎么可能！这老张、女老乔，都是一本正经的人啊！平时怎么一点看不出？但接着想了想，这两天女老乔没有来上班，也没讲明什么原因，昨天中午还见老孙老何在那里兴奋地交头接耳。看他进去，忙不说了，装着说别的事，看来有点像出了事；又想起似乎在办公楼见到老张的老婆，红着眼睛从熊局长办公室走出。当时他还心里纳闷：帮他们搬过家，怎么见面连招呼都不打，怪他们忘恩负义，现在一想，是啦，出了事！娘的，不知不觉中——出了事！

小林一边想，一边摇着头感叹，回到办公室。由于今天不像昨天，老张出了事已不算秘密，大家已没必要像昨天一样相互封锁和防范，所以大家也在办公室公开讨论了。老孙也开朗了，红光满面的，见小林提水回来了，大家也都在，于是像传达中央文件一样，敲敲杯子说：

"上班之前，我说一件事。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像当年林彪叛逃一样，大家一听传达都吃惊，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怎么会叛逃？可他就是叛逃了！所以我说一件事，大家也会吃惊，那就吃惊吧！不过吃完惊再一分析，也许就不会吃惊了。我刚一听说也吃惊，后来就不吃惊了！什么事都不是三天两天酝酿起来的，都有一个过程，只是我们平时麻痹大意，对这个过程注意不足。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大，但也不小，就是从咱们办公室出去的老张，和咱们办公室的老乔，出了作风问题，让人给捉住了！本来这事不该咱管，咱们处不管这事，也没法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捉奸的是老张同志他老婆，他老婆告奸告到局里。也许有的同志要问，这事既然与咱们没关系，上班之前传达它干什么？但我想了想，觉得也有必要，也与咱们工作上有联系，于是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老张同志出了问题，组织上已经让他停职检查，他以前不是分管咱们处和六处七处吗？现在局里通知，六处七处由徐副局长兼管，咱们处呢，就由熊局长亲自管起来……"

老孙传达完，大家又开始议论。议论起这种事就没个完。小林抽空到楼里转了转，别的处室也同样在议论，而且大家补充了许多细节，老张与女老乔是怎么挂上的，具体干了几次，干这次时的房间里的具体细节，老婆是怎么知道的，这次捉奸是怎么撞开门的，撞开门两个还是光的，老婆不让两人穿衣服，喊来了熊局长，让熊局长开了眼界等等……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下班，从下班坐班车，一直到班车把各人送到站，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并且每人又把这新闻带回了家，传达给了自己的丈夫或老婆。

其实，老张出事并没有大家说得那么复杂。事情是这样的。这天中午，老张在办公室吃完饭(中午吃的三两大米，一份炒芹菜，一小碟猪肚)，剔了剔牙，就要躺到长沙发上困个觉。这时女老乔推门进来，说要找老张汇报工作。老张当时还有些不满意，怪她打扰自己睡午觉。但想起自己已经是副局长了，不能跟下边同志一般见识，就拍了拍沙发，让她坐下。女老乔说是汇报工作，其实是想争取自己副处级调研员的事。说了半天，说请局领导考虑，自己反正是快退休了，找领导也就这么一次。老张想快点把她支走好睡觉，就说：

"好，好，下次局里开会，我帮你提一提！"

老张这么痛快地应承下来，没想到女老乔激动起来，激动得像个少女，一下将手拍在老张的像蛤蟆肚一样的厚手背上，说：

"老张，你到底是咱处出来的！别人都欺负我，惟有你关心我！"

接着就抽抽搭搭有哭起来的意思，还用纱巾擦眼睛。老张见她将手放到自己手背上，心中也有些激动。因为活了五十多年，长了一副猪脖子，世界上除了老婆对他有意思，别的女人没对他有过什么意思。女老乔又一哭，他心中不禁有些骚动，转脸一看，看她哭得像个少女——老张与女老乔前后脚进单位，当初女老乔年轻时，模样还是不错的，比现在的女小彭还好。于是就拍了拍女老乔的肩膀：

"不要哭小乔，不要哭小乔，有我哪！"

老张一说"小乔"，女老乔真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少女——也是一时疏忽大意，就将肩膀靠到了老张的怀里。老张也是一时疏忽，忘记控制自己，就笨拙地在女老乔身上胡乱摸起来——正在这时，老张的老婆推门进来——老张老婆一般从来不到老张单位来，也是合该出事，这天身上不舒服，请假提前回家休息，到家又发现忘了带钥匙，便来找老张，谁知一推门发现老张正干这事，本来身体就不舒服，情绪不好，现在瞧见老张背着她和别的女人在办公室摸摸索索，就醋意大发，当场闹了起来，扯住女老乔扇了

两个嘴巴，然后哭哭啼啼跑到隔壁老熊屋子里，让老熊去看看老张在干什么！老张当时给弄蒙了——本来他跟老乔从来都正经，正经了几十年，没想到老了老了，出了问题，所以直到老熊进来，老张的手还没有从女老乔腿裆里抽出来(隔着裤子)。老熊当时就说：

“看看，看看，老张，你成了什么样子！”

镇定下来，女老乔、老婆、老熊都走了，老张一身瘫软，才明白自己今天干了什么。他后悔不已，娘的，狐狸没打着，惹了一身骚不是！他一下午没出办公室门，尿泡都憋疼，也没有出去。第二天就不好再来上班。局里也通知他，让他在家写检查。女老乔也自动不再来上班。老张与女老乔身处两地，冷静下来，都开始后悔，开始相互埋怨对方。女老乔埋怨：

“这个贼老张，原来不安好心，你不该乘人之危！”

老张埋怨：

“这个鸡巴老乔，果然不是东西，她一挑逗不要紧，把我给毁了！”

但老张到底是领导，比女老乔强，女老乔只埋怨老张，好像自己没有一点责任，在家委屈得哭，老张还想：

“当然，老乔不是东西，我也有责任！”

老张一不上班，老张老婆也不上班，用沙发抵住门，不让老张出去，不让他写检查，让他先给自己解释清楚，让他交待一共多少次，和女老乔之前，又有多少个，每个多少次……老张输了理，也不好发脾气，只是一遍遍地说：

“我不是说了，没有真干，要不还不插门！”

老婆哭道：

“我不管你插门不插门，如果没干，她会让你的手摸她那个地方？我还不如抓电或是喝它瓶农药。”

所以老张还得防着，不能让老婆抓电或喝农药。

老张一出事，单位热闹了。原来老张所以能提副局长，是部、局两派斗争的结果，提了他这么个中间派。现在中间派出了毛病，部、局两派又都开始利用此事攻击对方，说老张是对方提的，看提得多么不合适！双方一相互攻击，又都积极起来整治老张，以证明老张不是自己提的。于是部里、局里做出决定，一面让老张在家写检查，一边就停了他的职，一边让组织处重新调查老张，于是组织处就下到老张过去当处长的办公室调查他。

一听说要调查老张，老孙高了兴，高兴得手舞足蹈。连明打夜整理发言，连星期日也没过。他想：

“鸡巴老张，大概没有想到今天，过去你总×我的娘，×了二十多年，现在我好好××你！”

接着又找老何，说：

“老何，组织处让调查老张，你也准备准备！”

老何还有些犹豫：“老张以前跟咱们在一块儿，这样做不大合适吧？”

老孙对老何又生了气：

“你也真是太没立场了！以前是在一块儿，可他升副局长以后，给以前在一块儿的同志办了多少好事？不办好事咱不怪他，还净他妈给人垫砖头！你我为什么提不起来？还不是他在那里捣蛋！现在这尊菩萨要倒，你不推，他要再站起来，又没你我的天下。活了几十年，这点道理都不懂……”

经老孙开窍指导，老何明白过来，连连说：

“对，对，老孙，我听你的，整他的材料！过去他在处里，也爱跟七处的王虹嘻嘻哈哈！”

老孙：“这就对了，你再找找小林，让他积极性也高一些！”

老何就去找小林谈。小林本来对这事已不感兴趣了。他看到单位一片混乱，连老张女老乔这样的人都乱搞男女关系，自己还帮他们搬家，找他们汇报思想，“五一”给他们送礼，整天低三下四看他们的脸色说话，现在他们出了事，让小林怎么办？真感到自己这积极是荒唐，于是决定自己今后破碗破摔、不再积

极了。他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谁也不怕他孙子。所以这几天他上班来得晚，天天迟到，也不扫地打水了，上班坐一会，又溜出去打乒乓球去了。可因为这几天单位混乱，老孙老何并没有发觉小林反常，拎起水瓶没水，以为是自己喝光了，没有想到是小林没打水。于是老何找小林，让他也揭发老张，当时小林刚打完乒乓球，要穿衣服回家看女儿，就带搭不理地对老何说：

“你们揭发吧，跟我没关系，我又不是党员！”

老何听这话吃了一惊，但并没有理解小林的意思，而是接上去说：

“小林，怎么跟你没关系？你不是党员，还不是女老乔闹的？现在女老乔倒了，你不是可以入了？这点道理，你怎么不明白呢？”

老何用老孙对自己说的一套，开导小林。

小林一经开导，马上恍然大悟。可不，事情差点让自己给耽误了。老何说的是，过去积极不见成效，就因为女老乔是障碍，现在障碍倒了，自己不是可以过去了？事到如今，自己不该失去信心。如现在失去信心，那真是太傻了，过去几年就白积极了。还是自己一时糊涂，要破碗破摔。太大意太大意，破碗不该这时候摔，还是要积极。于是朝自己脑袋上猛拍一掌，连连对老何说：

“老何，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接着就又积极起来，忙扫地；扫完地，又忙去打水。老何跟在他身后说：

“不是让你扫地打水，是让你揭发女老乔和老张！”

小林累得满头大汗，说：

“揭发，揭发！”

第二天，小林准时上班，上班扫完地打完水，开始和办公室其他同志一起，整理老张女老乔的材料。

女小彭也恨女老乔，她也参加进来。但她革命只革一半，不整老张，老何擦着新眼镜启发她：

“你忘了，老张说过你‘思路混乱’！”

女小彭说：“那我也不整老张，我只整老乔。这事肯定不怪老张，只怪女老乔。我早就看她不是东西，老妖精似的！那时她一不上班，老孙还怕她，到她家里请爷爷奶奶一样请她！看看，请出事来了不是！当初要不请她来上班，还出不了这事！要揭，我还揭老孙，老孙对这事也有责任！”

老孙在一边说：“好啦好啦，你爱揭谁揭谁，光揭老乔也可以。”

于是大家分头揭起来。

这天下午，组织处来人，听他们揭发材料。组织处处长痔疮也好了，也来听会。大家发言都很踊跃，组织处很满意。

十

女老乔的丈夫到单位来了，来代女老乔办理提前退休手续。据说女老乔在家连续闹了好几天，子宫又犯了毛病。她有气无处撒，就将枪口对准了小保姆。小保姆见她犯病，就提出辞职。女老乔打了她一巴掌，撵了出去。然后女老乔就将枪口对准了丈夫。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你看怎么办吧！是分居，还是离婚，逼丈夫表态。女老乔丈夫是个白白净净的小老头，怕女老乔怕了一辈子，这时心里虽然窝囊，但看老乔要死要活的，逼他表态，他只好硬着头皮一个劲地说：

“老乔，放心，我相信你！”

说“相信”还不成，女老乔又说：

“我今后没法活了，你说怎么办吧！”

丈夫说：“单位不好，咱不去单位，咱提前退休，我去给你办退休手续！”

丈夫来到单位，到组织处办退休手续。办完退休手续，又来办公室搬女老乔的东西。这白净小老头很有意思，他似乎并不为女老乔出了事感到羞愧，来到以后，像到这里联系工作一样，客客气气与每个人点

头致意。然后就收拾起女老乔的东西。大家虽然平时都讨厌女老乔，但在前几天揭材料过程中都揭了；现在人家丈夫来了，不能太过不去，都与他客客气气点头，老何小林还过去帮他捆扎东西。惟有女小彭不理睬人家，人家与她点头，她将脸别到了一边。女老乔丈夫走后，大家说女小彭太小气，女小彭说：

“恶心！”

又继续照起了自己的镜子。

老张在家检查十天，又开始重新上班。本来部里局里的意思，老张得再停一段才能上班，上班后的工作要重新考虑，但副局长老徐突然心脏病复发，住院治疗，局里的工作一下顾不过来，便通知老张提前来上班。本来出了这事，老张是要降职的，部里局里两派人，都要将他搞下去，但两派人为了换谁又打起架来。情况反映到部长那里，部长有些生气，说还像个国家机关吗？整天争来斗去的，还是让不争的当好。恰好部长国庆节前要出国访问，于是快刀斩乱麻地决定，副局长还是由老张来干，不撤职了；两个人没有真正在一起，问题也不是太严重，党内处理一下算了。于是老张又捡了个便宜，行政上没受处分，只在党内给了个警告。老张重新上班，自然对部长十分感激，于是下决心改正以前的缺点，把工作抓上去。虽然老张有这个决心，但他毕竟是出了事，局里其他局长就暗里低看他三分，不再把他放到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出了这事，老张也知趣，比以前谦虚谨慎许多。局长楼里出来进去，上来下去，碰上别的人，人家跟他打招呼：

“吃了老张？”

老张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别人不在乎，而是弯下身说：

“您吃了孔老？”

坐小车上班，他也不再跟人比着碰车门，悄悄关上门，跟在别人后头走，眼睛也不东张西望，对司机和颜悦色许多。到单位也不乱串门，就在办公室马不停蹄地办公。时间一长，大家倒说：

“老张出事也是好事，比以前谦虚谨慎许多。”

在家里，老婆也不再跟他闹了。像治枪伤一样，时间一长自然就好了。只是睡觉老给他个脊背，脊背就脊背吧，只要安静就好。家庭又开始正常运转。倒是老张听到女老乔提前退休，从此不再来上班的消息，心中有些黯然，私自感叹：

“都是我害了她！”

怀着一份内疚，对下属的同志们更加体贴。只是单位的女同志作怪，自老张出事以后，不敢跟老张多说话，似乎谁多接触了老张，谁就跟老张一样不正经。连送文件的小姑娘，都是放下就走，不像以前那样站下说两句话。这倒引起了老张的愤怒：

“都他妈的装假正经，像是我见谁操谁一样！”

过了有十天，处里也突然发生变动。局里突然下文，提老何当副处长。老何当然高兴，咧着大嘴在办公室笑，不时摘下眼镜在衣襟上乱擦。老孙没提，没能由副处长提升为正处长。按说这次提升，应该有老孙。老孙自我感觉也不错，该忙乎的都忙乎了，觉得有把握，谁知事到临头却没有他，弄得几个月瞎忙乎了。老孙觉得受打击很大，弄得挺惨。而新提升的老何，那不掩饰的高兴，又激怒了老孙。老孙和他结成联盟，领他干这干那，没想到临到头自己什么也没捞着，倒让他弄了个合适。老孙前后左右找原因，找来找去，又找到老张头上，准是自己要提升，提了提了，提之前这家伙又上了班，看我前几天揭他的材料，给我的打击报复。他感到部里局里对老张的处理太轻，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他身为局长，不在里面办公，在里面乱搞男女关系，却只给了个党内警告，太轻。这也是不正之风。不然自己也不会受打击报复。其实老孙弄错了，又一次错怪了老张。这次他没得到提拔，和老张没关系，应该怪组织处那个长痔疮的处长。本来前几天局里已内定提拔老孙当处长，提拔老何当副处长，就等下文件了。没想到长痔疮的处长到办公室听揭老张女老乔的材料，那次会上老孙发言很积极，满腔愤怒，满嘴唾沫星，给处长留下的印象很不好。当然，揭材料是要揭，但也不至于这样不稳重。于是回去向老熊汇报，建议这次提拔只提老何为副处长，不提老孙，让他先“挂起来”，先全面主持工作，而职务等考察一段再说。组织处长这么说，老熊没有言声。在下次局委会上，他将这事提出来让大家重新议一议。老张这时已经上班，参加了这次会议。但老张没说对老孙不利的话，倒是经过一次挫折以后，对任何人都良心发现，提出建议提拔老孙，说他工作能力不错。虽然他也听到老孙揭他材料很积极，他还是良心发现，认为同志们不容易。局委会上有人替老孙说话，本来老孙可以过组织处长设置的一关，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替老孙说话的是老张而不是别人，这就使问题复杂了。因老张刚犯过错误，各方面不应该和其他局长平起平坐，老张也自觉，在各方面做得不错，不与大家平等。但听他在局委会上发言的态度，似乎还是要平等，于是大家心里不舒服，纷纷说：

“建议挂一段！”

“老张不要感情用事，提拔干部慎重为好。提错了，就不好再打下去。这是有教训的！”

“观察一段再说！”

就这样，老孙就得再“挂一段”，“观察一段”，防止提错。老张替老孙说话，谁知还不如不替他说。但这些情况老孙哪里知道，还以为真是老张使了坏心，兀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气。有时想着想着又想通了，当官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当来当去没个完，何必去赌气；可有时想来想去就又想不通了，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不比人差，为什么别的人能升上去，自己倒被人暗算。有时在外边能想通，可一到单位就又想不通了。到办公室又见过去的同盟现在的同级老何那么肤浅，在那里高兴个没完，心里更气，后来急火攻心，得了肝病，住进医院。

老孙住进医院，办公室就由老何主持工作。说是主持工作，其实女老乔退休，老孙住医院，就剩下小林与女小彭。但老何也十分满足，挺知心地跟小林女小彭说这说那。老何说：

“就剩咱们三个人了，咱把工作搞好，也不会比别的处室差。人多怎么了？人多也不一定力量大！”

由于老何当了副处长，元旦前单位调整房子，里面调整的户头就有老何，让他由牛街搬到右安门一幢楼房里，两居室。老何喜事一个接一个，听到这消息，瘦高的汉子，一下蹲在办公室哭了。把刚买不久的新镜片也给弄湿了。也是一时激动，当时办公室女小彭不在，就剩下小林，老何当时对小林说：

“小林，你不用怕，我不会当了领导，就忘了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你放心，这不是女老乔在时的办公室了，你的入党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下次党内开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小林好长时间没有好消息了，听到老何的话，心中自然也很高兴，说：

“老何，咱们在一起也好几年了，谁还不知道谁？虽然现在你当了领导，为人处事的态度并没有变。我也争取把工作干好，不给你丢脸！”

两人说得很知心，下班时，老何买回家一只烧鸡庆贺，小林也跟着买回家一只庆贺。回家小林老婆却有些不高兴，问为什么买烧鸡，花那么多钱。小林兴冲冲将原因说了，老婆说：

“那也不该买烧鸡嘛！为入一个党，值得买那么贵的烧鸡吗？买一根香肠也就够了！”

十一

元旦到了。单位又从张家口拉了一车梨，给大家分分。这次车没有坏，梨拉回来都是好的。分梨时，杂草在办公室楼前弄了一地。老何、小林将梨抬到办公室，又借杆秤进行第二次分配。大家又都分头找盛梨的家伙。由于梨好，大家在办公室都没舍得吃，所以地上梨皮不多，省得小林打扫。

老孙出院了。出院以后，精神状态仍然不太好，脸蜡黄，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抽烟，也不说话，处里的工作也不大管，交给了老何。老何积极性倒蛮高，遇到工作楼上楼下跑。但他有时积极不到地方，容易出现差错。一次局里让处里起草一个文件，老何亲自动手，洋洋三十页交上去，被老熊批了个“文不对题”，并将组织处长叫上来，说这么一个同志怎么提上来了？把组织处长弄得满头是汗，承认提拔干部提拔错了。但既然提上来了，两居室也住上了，就不好再将他弄下来。老熊也没大追究，只是说：

“下次注意！”

本来局里是让老孙全面主持办公室的工作。因老孙耿耿于怀没给自己提正处长，所以也不主持。鉴于这种情况，局里认为，这办公室领导需要加强。老孙这么一个精神状态，“挂”他一段就受不了，肯定是不能再提正处长。所以决定适当时候从外派过去一个正处长。老孙得到这个消息，更没了积极性，上班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还迟到早退，自己的办公桌也不收拾，蒙满了灰尘，有点破碗破摔，像小林刚来单位不懂事的时候。组织处长看到这样倒高兴，说虽然提拔老何是错的，但当时没有提拔老孙却是对的。这个人太小心眼，太经不起风浪，如提他当正处长，肯定也会像提拔老何一样，挨老熊的批评。

小林情况这一段倒不错。上次老何说帮他入党，倒真给他用劲，在支部会上提出来让大家议。可他这个人虽然提了副处长，鉴于他平时的啰嗦和女人作风，大家并没把他放在眼里，他说话没什么市场。老孙那时又在医院，没有参加会，老何势单力薄，所以小林的事并没引起大家的注意，倒是别的处的党员，说话占了上风，确定了几个发展对象，都是别的处的。

小林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当然沮丧。可沮丧两天又来了一个好消息。老何搬家住进了两居室，牛街大杂院的一间平房腾了出来，那地方太偏僻，大家都不愿意到那里去住，最后平衡来平衡去，决定叫小林搬

家。小林一听这消息很高兴，甚至比听到让他入党还高兴。因为入党还不是为了提拔，提拔还不是为了吃、穿、住房子？现在这时候，崇高的话都别讲了。虽是牛街，房子也不大，但总是自己独立，不再跟那家泼妇合居；但他不知道这地方对不对老婆的心思，所以带着好消息回家，也有些提心吊胆，接受上次教训，为了庆贺，买了一根香肠。没想到回到家，老婆听到这消息倒高兴，说：

“牛街好，牛街好，我爱吃羊肉！再说只要脱离了这个泼妇，让我住驴街也可以！”

又问为什么买香肠，不买一只烧鸡?

小林说：“上次买了只烧鸡，落了一顿埋怨！”

老婆说：“上次是入党，这次应该买烧鸡。”

所以小林这一阵情绪，倒是比别人好些。

女小彭情绪还那样。自从女老乔提前退休以后，女小彭没了对立面，活得倒挺开心，经常在办公室打毛衣。但作为一个女同志，长期没有对立面也别扭。老何是新提的副处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经常让女小彭这样那样，久而久之，女小彭就把他当做对立面，动不动就戗他两句。好在老何是肉脾气，人家让着他他就来劲说人家，人家戗他两句他也不恼，反过来还担心别人心里窝气不窝气，所以两人还合得来，没像跟女老乔一样，成为对抗性矛盾。

老张仍坐着轿车来单位上班。和女老乔那件事已过去两个月了，大家也感到那话题没了什么滋味，倒都开始与老张接触。女孩子见他也不像见了老虎。老张呢，夹着尾巴做了一阵子人，熬过了艰难时期，也就熬出了头，精神仍恢复到了出事之前。家里老婆也不闹了，有时还把那件事当玩笑开开。局长楼上来下去见到其他人，开始感觉到可以平起平坐、平等问候了。上下班仍可以放胆碰车门。一次在单位老张上厕所，正好碰到老孙。厕所的间隔板坏了，拆下去修补，两个茅坑成了一间。两人蹲到一间屋里，都感到别扭。这时老孙仍记着许多疙疙瘩瘩的事。倒是老张经过一次挫折的洗礼，心里纯洁许多，自动拆去了和老孙的一些隔阂。他也知道老孙因为没有提上去心里委屈，于是语重心长地说：

“老孙哪，我想对你说句话。”

老孙也不好一下掰了面子，说：

“你说，你说。”

老张说：“你这个同志呀，各方面都好，就是缺少一个字，缺少一个‘熬’。熬过艰难时候，往后情况就好转了。”

当时老孙没有说什么，但等揩过屁股提上裤子走出厕所，心里发了怒，不禁心里骂道：

“你他妈人面兽心，自己乱搞男女关系，还教训我缺这缺那！”

心里又骂世道不公平，老张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行政上没有处理，又让他当副局长熬过了错误时期；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为党拉马坠蹬，最后被一脚踢开，这怎么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三十号这天，上午分梨，中午会餐。大家又分头买菜在一块儿吃。不过吃得很沉闷。老孙不说话，女小彭打毛衣，小林给大家分过梨，盘算要占草篓，好当一个搬家的工具；只有老何想调节气氛。为了调节气氛，他故意说了几个笑话。不过笑话说得很蹩脚，大家没笑，倒更加觉得没意思。于是草草吃完就各人提着各人分得的梨，分头下楼回家。

小林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因他要搬草篓。等他搬着草篓来到楼下，不巧碰到女老乔。女老乔突然在单位出现，确实让人吃惊。几个月不见，女老乔似乎比过去消瘦一些，眼睛下边多了两个肉布袋。虽然女老乔过去限制过小林入党，处处与他为难，但前一段揭发女老乔时，小林该揭的都揭了，现在人家成了落水狗，自己也没必要非学鲁迅；倒是现在一见消瘦下去的女老乔，小林还为过去揭发她的材料感到内疚，于是主动上前与女老乔打招呼：

“老乔，你来了？”

女老乔看到小林，也有些吃惊；见小林来跟她说话，又有些感动。过去自己毕竟在入党问题上卡过他。现在这年轻人不计前隙，来与自己说话，品质果然不错(刚才老孙与女小彭见了她，除了露出吃惊，都没与她说话)，于是说：

“小林，下班了？”

小林说：“下班了，今天你有空了？”

女老乔说：“有空了。我给你说小林，我从明天起，就不在北京住了。”

小林说：“不在北京住，那你往哪里住？”

女老乔说：“我随我丈夫到石家庄。临走，来这看看。我从二十二岁来到这单位，在这干了三十二年。现在要走了，来这看看。”

小林明白了女老乔的意思，忽然有些辛酸。他想对女老乔再说些什么，但这时班车已经快开了。小林只好一手提着一包梨，一手提着一个草篓，匆匆忙忙说：

“老乔，再见！”

女老乔说：“再见！”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北京十里堡

官　场

一

县委书记到省城开会，就像生产小队长进了县城，没人管没人问。四个人住一间房子，吃饭到大食堂排队买菜。三天下来，个个嘴里淡出鸟来。皮县县委书记老周骂道："妈的，他们到县上来，咱们桌上桌下招待；咱们到他们这开个会，他们顿顿让咱们吃大锅菜！"

其他几个县委书记说："就是！"

于是商量今天晚上不到大食堂吃饭，到外边饭馆里开荤。可到饭馆开荤牵涉到一个谁掏钱的问题，大家便说：

"抓阄抓阄谁抓着谁出钱！"

白净面皮的南咸县县委书记老胡就趴在铺上制阄。阄制了四组，酒一组，菜一组，肉丝面一组，鸡蛋汤一组。原想组多分些，大家分开抓，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可到一开抓，四个有字的全让春宫县县委书记金全礼给抓住了。众人一片欢呼，金全礼将阄扔到窗外说："不算不算，这回不算！"

众人推着他出了门，乌江县县委书记老白说："不算，谁让你抓着了？你抓不着，跟我们吃个闲酒；你抓着，就该你出钱！"

晚十点，众人才从饭馆归来。正争论着今天的酒"上头不上头"，忽然发现带队来开会的地委书记陆洪武在宾馆门口站着，问："你们到哪里去了？"

众人说：

"陆书记，太熬寡得慌，到饭馆吃了一顿！"

这时皮县县委书记老周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向陆洪武说：

"还给你剩了几块鸡杂！"

这时陆洪武倒笑了，吃着鸡杂说：

"刚才省委组织部申部长找你们谈话，硬是一个人找不见！"

一听说申部长找大家谈话，大家刚下去的酒全醒了。各人回到房间洗了脚睡觉，躺到床上仍睡不安稳。各县县委书记怕省委组织部长，就像大队支书怕县委书记一样。小命一条，全在人家手里攥着。他们这个地区，缺额一个副专员，早就听说要从各县县委书记中提拔一个，但一个地区八个县，提哪个不提哪个？大家都弄不清。以前有过考察，现在省委组织部长找大家谈话，看来事情有了头绪。七八个人在一块吃酒，哪一个吃酒者能提为副专员？大家思来想去，都有些失眠，老周一个劲儿出去解手，老白不住地对着窗户咳嗽吐痰。第二天早晨起床，大家一起去洗脸，眼圈都有些发黑，相互间都有些不自然。

上午听新来的省委书记作报告，下午讨论。上午大家报告没听好，下午大家又没法讨论，省委组织部长开始一个一个叫出来个别谈话，被叫到地委书记陆洪武的房间。陆洪武住的比县委书记好一些，两个人一屋，带卫生间。一个个被叫去谈了话，出来头上都冒汗。其实谈话内容并不复杂，无非问问多大年龄，家庭情况，县里搞得如何，今后对工作有什么安排等等。原来大家都准备一套话应付部长，谁知一上阵全忘了，谈话显得局促、紧张，问一句答一句。离开陆洪武的房间，每个人都对自己刚才的表现感到羞愧和懊恼。

临到散会的前三天，事情似乎有了头绪。据说组织部长向省委书记作了汇报，结合以前干部考察的情况，并征求地委书记陆洪武的意见，准备提拔春宫县县委书记金全礼为副专员。正好这天晚上省委开常委会，这个提议就在会上被通过了。然后组织部长就把这情况通知了地委书记陆洪武，说下个月省里就发文。县委书记们知道消息后，又都失了一夜眠。但表面上大家又似乎对这决定很高兴，又一次起哄让金全礼到街上饭馆里请客：

"老金，你升官了，可得他妈的请客！"

"这次可不给你抓阄！"

金全礼谦虚说：“我升什么官，我升什么官，文件呢？”

大家又说：“别装孙子，这套事谁还不懂，请客请客！”

于是金全礼又到街上饭馆请客。可真到请客，到饭馆去的人，就没有上次抓阄去的齐。老周没去，老白没去，老胡也没有去。到饭馆去的，只有筑县县委书记老丛等三个人。饭桌上一清冷，大家便都不自然。老丛与金全礼过去一块搞过“四清”，两人关系不错，这时劝金全礼说：

“老金，你不要在意，今晚上老周他们临时有事！”

金全礼说：“老丛，咱俩是老朋友，我知道我这次提升，打击了大家的积极性。”

老丛说：“不要这样说，大家受党培养多年，心胸不会这么狭窄！”

金全礼有些愤怒：“怎么不狭窄？酒菜都摆好，人还不来，这不是给我闹难看？大家伙计多年，以前大家到我们县上，没有亏待过大家！再说，这次提升也不是我要提升，是省里的决定，我有什么办法？说实话，这个副专员，我还不想干呢！县里什么没有？小车、宾馆，一样不比地区差！在县里是正的，来到地区是副的，说不定要受多少气！谁想当谁当，我让给你们还不行吗？”

老丛劝道：“老金，不要闹意气，以后大家还要搁伙计！”

这时金全礼说：“我也不是生气。我也知道，大家都辛辛苦苦多少年，工作也不比我少干，我这一升，大家心里有些难受！”

老丛说：“就是难受，也是白难受，他还能改了省委的决定不成！”

这时其他两个县委书记说：“喝酒，喝酒！”

散了酒，金全礼和老丛等回到宾馆，又碰到老周、老胡、老白等人。金全礼还有些气呼呼的，倒是老周等人为没有赴金全礼的宴而有些不自然，反倒来主动与金全礼说话。一阵嘻嘻哈哈，也就过去了。

老周等人对金全礼感到不自然，并不全因为没有赴他的宴，而是在金全礼和老丛等人在饭馆里愤怒时，他们又得到一条消息：金全礼所以能提副专员，是因为他和新到任的省委书记熊清泉有关系，他们以前是老同学。大家得到这个消息，都松了一口气。人家既然有这样的关系，和省委书记是同学，提个副专员也是应该的。假如老周老胡和省委书记是同学，提副专员时，老周老胡也能提上去。这样一想，也就想通了，就觉得不该与金全礼闹意气。何况人家已经提上去了，再闹有什么用？平时相处，老金这人还是不错的。于是金全礼回来，他们都与他说话，一场误会也就过去了。金全礼见老周他们改正了态度，也就没和他们再计较，反倒怪自己刚才发火太小家子气。自己副专员都提上去了，人家一时不满也是允许的。于是也不再生气，房间又恢复到了抓阄吃馆子时的气氛。倒是在熄灯时，老胡穿着大裤衩去门口拉灯绳，说：

“老金，你以后成了咱们的领导，咱们先说好，你可别在咱们这些弟兄面前摆牛；你啥时摆牛，咱啥时给你顶回去！”

其他几个人说：“对，对，给他顶回去！到咱们县上，让他吃‘四菜一汤’！”

金全礼说：“鸡巴一个副专员，牛还能牛到哪里去？到县上不让吃饭，他照样得下馆子！”

大家哄笑：“对，对，摆牛让他下馆子！”

临散会那天，各县来车接人。大家握手告别，相邀别人到自己县上来玩，然后各自跨上了各自的车。这时老周见来接金全礼的是一辆破“上海”，便指着自己的“蓝鸟”说：

“老金，上我的车，给你送回去！”

于是金全礼就让自己的车先回县上，跨上了老周的车。车先路过老周的县，老周让车直接开到宾馆，弄了一个火锅，几只螃蟹，一盆鳖汤，开了一瓶“五粮液”，吃完，才让司机把金全礼送了回去。

二

新上任的省委书记熊清泉，和春宫县县委书记金全礼并不是老同学。两人只是十年前的老相识。那时金全礼在一个县当县委副书记，熊清泉在另一省的一个县当县委副书记，两人在去大寨参观时，碰到了一起，晚上住在一间屋子里。熊清泉爱喝点酒，金全礼也爱喝点酒，两人爱喝酒又量都不大，所以脾气相

投，在一起混得不错。两人白天跟人参观，晚上一起下馆子喝酒，你要掏钱，我也要掏钱，弄得两个人都挺激动。一次熊清泉喝醉了，回到宿舍出了酒，金全礼披衣服起床，撮回一簸箕煤渣给扫了扫。那时两人还都年轻，晚上躺在一起，无话不谈，相互问对方县上有没有漂亮女子，何时到那里去，得给拨一个“指标”等等。在一起厮混十来天，两人有了感情，分别时握手，两人都想冒泪，互邀对方一定到自己县上来。

可自分别后，两人就断了音信。既不在一个省，又不在一个地区，哪能到对方县上去？没想到十年过后，熊清泉又出现了，一下混得这么好，从一个县委副书记，混到了省级干部，又正好调到金全礼这个省当第一书记。以前金全礼也从报纸上见过熊清泉的名字，见他成了某省的计委主任、农委主任、省委秘书长、副省长、省委常委、省长，但他不相信是自己在大寨结识的那个熊清泉，天下重名的多了。直到这次到省里开会，到省委礼堂去听省委第一书记作报告，金全礼才知道那个熊清泉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现在调到了自己省里当书记。除了脸胖了，腰口粗了，头发白了，其他都没有变。但听他一讲话，金全礼又觉得他变了。乖乖，一套一套的，不要稿讲了四个小时，上知中央，下知行政自然村，动不动还国际大循环，哪里还是那个一块谈女人的熊清泉？相比较之下，金全礼觉得自己进步太慢了。这个慢倒不是说十年间自己仅由县委副书记升为正书记，而是说自己的知识和领导水平跟人家差远了。所以散会以后，金全礼本想上去找老朋友叙旧，可迈了几步又随众人出了礼堂。见面说什么呢？人家周围围了那么多省级干部，自己凑上去算干什么？倒为自己刚才起出想叙旧的念头而脸红。可他万万没想到，人家熊清泉并没有忘记他，还记着他的名字，一到这省里来，就暗中帮了他的忙，把他由县委书记提为副专员。如果不是熊清泉从中帮忙，自己怎么能提副专员？比能力，老周、老胡、老白也不比他差，人家县上搞得也不坏，为什么提他不提人家？这个熊清泉真了不起，人家当了省委书记，什么人不认识？可他竟还记着十年前一块喝过酒的朋友。这样讲情谊的人，别说在省级干部里，就是在普通市民里，也不多见呀！这个老熊了不起，中央有眼，提他当省委书记。虽然这次开会金全礼没敢与熊清泉会面，但他从心里，已经把熊清泉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以后再见到熊清泉，金全礼也不准备再以老朋友的身份见面，而要真正心服口服地拿出下级的样子，尊重人家，让人家作指示。平时呢，绝不对别人乱吹自己和省委书记关系如何如何，像有些人那么肤浅，动不动就打“认识×××”的牌。如果有谁问起认不认识熊清泉，自己也一定要说：“听他作过报告！”这样对自己也好，显得谦虚谨慎，也维护人家熊清泉的声誉。

当了副专员以后，埋头干好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孩子老婆先不从县上带过去，全力以赴干好工作，干出个样子让人看看。

这么一路胡思乱想，金全礼就到了自己的县城。他这个县与老周老胡的县比较，是个穷县。

县城路灯不全，下水道是两条明沟，街道上到处是甘蔗皮，明沟里常浮着两头小死猪。过去金全礼看到县城常常心烦，现在要离开这个县了，又感到它分外可爱。虽然夜一片漆黑，但灯光星星点点，看着也不错。毕竟在这里战斗了十来年。车一进县城，他吩咐老周的司机把自己先送到宾馆。到了宾馆，他让服务员开了一个房间洗澡。这时县委办公室主任赶到了，向他汇报工作。金全礼先让办公室主任送老周司机两条烟，打发他回去，然后边在卫生间洗澡，边听办公室主任在外边汇报工作。汇报工作，也无非是他离开这几天县上都发生些什么。汇报到最后，办公室主任试试探探地说：

“金书记，现在县里还有一个传闻！”

金全礼说：“他们又传什么？”

办公室主任说：“都说您要离开我们，到地区去工作了！”

金全礼这时披着毛巾被从卫生间出来：

“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谁说让我到专里工作？你们想赶我走吗？”

办公室主任笑了，给金全礼递过一杯热茶：“金书记，您到专里工作当然是好事，但县上的干部群众，都舍不得您离开呢！”

这时服务员给金全礼端来一碗面条。金全礼吃着面条，办公室主任在桌子对面又说：

“金书记，还有一件事！”

金全礼问：“什么事？”

办公室主任说：“县上明天要开各乡乡长会！”

一听说县上要开乡长会，金全礼的心情受到影响，皱了皱眉，将挑面条的筷子扔到了桌子上。在这个县上，金全礼与县长小毛不大对付。县长小毛是一个新提拔两年的年轻干部，当时社会上正强调“年轻

化、知识化”，他有文凭，就提上来了。小毛过去表现不错，但上来以后，便有些少年得志的样子。县里开会也好，上边来人他汇报工作也好，口气都很大，似乎他要几天之内使县里变个样。有时地委书记陆洪武来，本来该金全礼汇报工作，小毛常常打断金全礼的话头，插言插语的，似乎比金全礼还高明。这使金全礼很不愉快，这个县到底谁是第一把手？你上来才几天？我当县级干部时，你还在你娘怀里吃奶呢！渐渐金全礼就对小毛产生年轻浮躁、华而不实的印象。小毛呢，就说金全礼顽固保守、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一次金全礼听人说，小毛在一次酒桌上，对一帮“少壮派”说：

“这个县的班子得更替，不更替春宫搞不好！”

金全礼听说后，气得摔了一只杯子：

“这个县委书记让他来当嘛！他当春宫不就搞好了？这么说省里地里无眼，继续让我在这祸害百姓！他比省委地委的领导还有水平，他怎么不去中央工作呢！”

当然，一开始两个人的矛盾，只是局限于背后，背后相互发发牢骚，矛盾并不见面，到了县上开会，主席台上一坐，两人该怎么着还怎么着。金全礼讲话，总要说：

“刚才毛县长说的，我全同意。我再补充几点……”

小毛也说：

“刚才金书记说的，非常对，非常必要，我们回去要贯彻执行！”

但后来不行了，渐渐矛盾有些公开化。一次县委这边开会，通知小毛参加，小毛没来，陪省里来的一位处长下去转去了。金全礼见小毛这样无礼，起了愤怒：

“他还是不是党员了？县委开会他不参加，陪人下去转，副县长就不能陪了？他年纪轻轻，倒知道走上层路线了！”

接着又赌气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我看他除了和毛主席一个姓，别的看不出有什么大本事！”

后来这话传到小毛耳朵里，小毛就很不高兴。下次县委开会，他又故意没参加。金全礼见小毛如此无礼，就以牙还牙，以后政府那边开会，请他去讲话，他也不参加，说：

“我就不去了，由毛县长讲讲就行了，现在不是提倡党政分开嘛！”

渐渐这在县里成了习惯，开乡常委书记会，小毛不参加；开乡长会，金全礼不参加。所以当县委办公室主任向他汇报县上要开乡长会时，金全礼就有些不愉快，皱了皱眉，将挑起的面条又扔到了碗里，向办公室主任说：

“他开会就开呗，你向我说这些干什么？”

办公室主任忙说：“当然，金书记，要照往常，他们那院开会，我不会理他！但这次……这次毛县长亲自坐车到县委这边来，说金书记从省里一回来，就让告诉他，他请您到会上讲话……所以，我想问问您，您现在回来了，告不告诉他？”

金全礼果断地说：“不告诉他！明天给我安排车，我到大春庄去看看那里的群众。他开他的会，我到群众中去！”

办公室主任忙说：“好，好，不告诉他，我这就去安排车！”

从宾馆出来，金全礼还自言自语说：“你开你的会，我就不参加！”接着又生出一股豪情。

你小毛目中无人，看我不起，现在让实践检验，党到底信任谁；你小毛那么大能耐，怎么不提你当副专员？我老金没本事，党怎么看得起我？你还别狂妄过头，我到专里以后，咱们就成了一条线了，我正好管着你，看你能怎么样！我再到春宫来，你就得向我汇报工作，你孙猴子不是有本事吗？以后你就在我的手心里折腾吧！

这样想着，金全礼顺着街道向家里走去。十来天没见老婆孩子了，得赶回去看看。正走着，一辆上海“桑塔纳”迎头开来，在他面前“嗖”一下站住，从车上跳下一个人，正是小毛。小毛穿一身他常穿的西服，头上压一顶鸭舌帽，冲着金全礼打招呼：

“金书记，您回来了？”

小毛叫了一声“金书记”，令金全礼有些吃惊。小毛刚上台时，对金全礼毕恭毕敬，开口闭口“金书记”，后来看不起金全礼，与金全礼有矛盾以后，开始叫“老金”，现在又突然叫“金书记”，他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但这时小毛已经握住了他的手：

“金书记，刚才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讲您回来了，我就赶紧过来！”

金全礼毕竟是多年的老干部，肚子里有些涵养，便笑着说：

“我就是说到你家里去找你！”

小毛听了这话心里也很高兴，说：

“上车！到我家去！我那还有一瓶‘古井’！”

金全礼只好上车。到了小毛家，小毛让老婆搞了几个菜，两人就喝起了“古井”。酒过三杯，小毛说：

“金书记，明天开乡长会，想请您去讲一讲！”

金全礼虽然吃了酒，但心里并不糊涂，还知道原则界限在哪里，就说：

“不必不必，由你讲一讲就行了，我十来天不在县里，对情况不熟悉！”

小毛说：“金书记，您得去讲一讲，出去十来天，哪会对情况不熟悉？再说，还想请您讲一讲这次省里开会的精神！”

金全礼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再说，停两天我还想开个乡党委书记会，给他们也传达一下！”

小毛说：“这样好了，乡长会推一天，等一等，索性乡党委书记乡长一块开算了！”

金全礼说：“大锅烩不大好吧？”

小毛说：“怎么不好！”

接着拿起电话，要通政府办公室，对着话筒说：

“赶快向各乡发个通知，乡长会向后推一天！”

放下电话，又给金全礼倒酒。边倒边说：

“金书记，我想向您说句话！”

金全礼说：“你说，你说！”

小毛说：“金书记，我听说了，您马上要离开春宫了！我与您搁了三年伙计，说实话，从您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但由于我年轻不懂事，过去没到过这个岗位上，做出许多不该做的事。过去我没有意识到，前两天听说您要走，我心里突然难受起来。金书记，我年轻，以前做得不恰当的地方，您得原谅我！”

金全礼一听小毛这么说话，心里顿时又热乎乎。小毛以前可没有这么说过话，于是心里又有些感动。一感动，心情开朗起来，也博大起来。自己也是，副专员都当上了，何必与一个年轻人计较！年轻人刚上台，难免心高气盛，自己没有及时帮助他，也有责任。接着又想起省委书记熊清泉，看人家的胸怀，过去十来年还能记住一个偶然碰到的朋友，自己却对事情斤斤计较。于是喝下这杯酒说：

“毛县长，可别这样说，咱们在一起，配合得还是不错的！”

小毛说：“叫我小毛！”

金全礼这时笑了：“好，小毛，即使以前有什么不大对头的地方，责任也在我，我年长一些！”

小毛诚恳地点头：“怪我怪我！”

接着小毛拿起电话递给金全礼：“那你向县委办公室说句话！”

到了这时候，金全礼只好让总机接通县委办公室，对办公室主任说：

“向各乡发个通知，后天开乡党委书记会！”

小毛“哈哈”笑了：“这就是了，这就是了，会上您主讲，我敲边鼓！”

金全礼说：“一起讲，一起讲！”

到了后天，县上开乡党委书记乡长会。主席台上，小毛主持会议，敲了敲麦克风，让大家安静。等大家安静下来，对着话筒说：

“同志们，今天开会，有两项任务，一是听金书记给大家传达省委会议精神；另一项呢，欢送金专员，他停几天就要离开春宫了！金专员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做出很大贡献，他对咱们春宫，也是有感情的！我们盼望他到专区以后，能经常回到他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看一看，我们春宫八十万人民，是欢迎他的！现在请金书记给大家讲话！”

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金全礼听着这掌声，听着小毛一席话，心里是很感动的。于是很带感情地站起向大家鞠了一躬。大家又长时间鼓掌。等掌声息了，金全礼才开始讲话，向大家传达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的讲话精神。

等散会后，金全礼坐自己的车回家，心里还暖乎乎的。对坐在司机旁边的县委办公室主任说，春宫各级干部还是不错的，不管以前他批评过的，没批评过的，他都有感情。最后又说：

“小毛这人也不错！”

这时办公室主任说：

“金书记，我说一句话，您别批评我！”

金全礼说：“你说，你说！”

办公室主任说：“县委的同志都说，让您别上小毛的当！他这个人，以前您不了解吗？他现在所以对您这么好，并不是为了别的，全是为了他自己，一是他看您当了副专员，二是他想接您的班，当县里第一把手！您要是不当副专员，是退居二线，看他开会理不理您！”

金全礼吃了一惊，接着背上飕飕地起冷气。可不，办公室主任说得也有道理。接着马上又觉得刚才的隆重场面有些贬值，心上又有些心灰意懒。但他却瞪了办公室主任一眼：

“你胡说些什么？把毛县长说成了什么人！我不信这些，大家都是党的人，要以诚相待，哪里那么多小心眼！亏你还是县委常委，说出这样没原则的话！”

办公室主任委屈地说：“我知道您就不信！”

三

金全礼到专里上任已经一个月了。刚来时，金全礼还是很兴头的。由县委书记升为副专员，毕竟是好事。老婆孩子都高兴。老婆那天正在牙疼，一听到这消息，牙立即就不疼了。春宫县干部群众对他也是有感情的。虽然小毛是否在搞阴谋还断不定，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在他上任那天，许多人都到县委大院送行，围着他的小车不让开，有的女同志还落了泪。所以金全礼离开春宫县时，是决心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干好这个副专员的。可他到任一个月后，又渐渐感到干好这个副专员决非易事。

首先，他不习惯这里的工作方法。过去他当县委书记时，爱开着车在县里到处乱转，现在当了副专员，就不能整天乱转了，每天得到行署大楼去上班，坐在那里批改文件。一次地委书记陆洪武转到他这个办公室，问：

“怎么样老金，到这里习惯吗？”

金全礼诚实地说：“陆书记，不习惯，憋死我了！”

陆洪武“哈哈”笑了：“憋憋就习惯了！”

再有，金全礼过去在县里是第一把手，大家都看他说话，现在来到专里不行了，你是副专员，上边有专员，有地委书记，你办什么事，就得先请示别人。这个请示别人，他好多年不会了，现在要重新学习。好在地委书记陆洪武他熟悉，专员吴老是个和善的老头，还好相处。但遇事总要请示别人，自己做不了半点主，心里总有点窝囊，于是心里感叹这个副专员升得没多大意思，简直是“明升暗降”。

生活上也有诸多不方便。金全礼有这样一个习惯，有事没事爱洗个澡，让身子在热水里泡一泡。过去在县里时，他想洗澡，就到县宾馆去让服务员放水。现在到专里，想泡就没那么容易。地区当然也有宾馆，比县里的还高级，但现在的中国，什么都他妈的认正的，像金全礼这样的副地级干部，退下的没退下的，有几十个，几十个轮流去泡澡，宾馆就受不了。一次，金全礼还像在县里一样去宾馆泡澡，让服务员放水，服务员竟说：

“没水了！”

金全礼吃了一惊：“怎么会没水？”

服务员说：“锅炉房不烧，怎么会有水？”

金全礼看服务员这么跟他说话，气得两腿发抖，禁不住问：

“你知道我是谁？”

服务员斜了他一眼：“不就是金副专员吗？就是吴专员来，没水也是没水！”

如果是在县里，金全礼马上会说：“把经理给我叫来！让这个服务员滚蛋，让锅炉房烧水！”

现在在专里，金全礼就不好这么说，说了也不一定顶用，还显得有失自己的身份。于是就忍了忍，叹了口气，到街上大澡堂去泡澡。

还有吃饭。过去是在县里，他三天两头陪人，桌上桌下的，什么吃不到？现在到了专里，家属还没搬来，每天就得到食堂去排队买饭，有点像到省城开会一样。省里倒是常常来人，但那有地委书记或专员陪同，他很少能到桌子前。一个月下来，嘴里又淡出鸟来。一次实在憋不住，只好到街上饭馆里去喝了一场。还有一次是到筑县去，由老丛招待一顿。老丛这个人不错，他一到筑县，老丛就到了，向他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老丛问：

“金专员，中午吃什么？”

金全礼说：“啥好吃啥，专里呆了一个月，嘴里淡出鸟来！”

还有坐车，也没有在县里方便。在县里他有一部专车，想到哪到哪，想啥时走啥时走，来到地区后，地区除了地委书记、专员有专车，其他副职都是由机关统一派车，啥时用啥时要。

虽然啥时要啥时有车，但总要向人家张口，车坐得也不固定，一会儿“蓝鸟”，一会儿“伏尔加”，一会儿“上海”，一会儿小“拉达”，没个稳固的感觉。坐在那车上，总有些不安稳。过去在县里坐车，想停哪儿停哪儿，现在对司机说话，就有些不大气足。

但这些还不是令金全礼最不舒心的。令金全礼最不舒心的，是来到专里以后，专里对他的工作安排。本来他来专里时，陆洪武和专员吴老对他谈是分管乡镇企业和市政建设，这一套工作金全礼比较熟悉，当时还比较满意。但来到专里以后，他碰到另外一个副专员陈二代，开始与他为难。这个陈二代是个个子低矮、鼻孔冲天的家伙，仗着以前在省委组织部干过，目中无人，很是霸道。比如，地区副职没有专车，他却能霸着一辆“皇冠”自己用。由于他车牌号码尾数是“250”，于是大家背后便叫他“二百五”。这“二百五”见金全礼刚从县里提上来，就没把金全礼放到眼里。本来“二百五”分管纪检和计划生育，他“二百五”管这些工作也很合适，但他在金全礼到的第二天，突然提出自己不管纪检和计划生育了，他要管乡镇企业和市政建设。他霸道惯了，陆洪武与吴老也让他三分，于是就又让金全礼和“二百五”调换工作。这一调换，令金全礼心里很不是滋味。乡镇企业、市政建设多好，明面上的工作，容易抓出成绩；而纪检和计划生育，尽是得罪人的事。这不是明欺负人吗？于是金全礼对陆洪武说：

“陆书记，我不管纪检和计划生育，我还要管乡镇企业和市政建设！”

陆洪武说：“算了老金，抓什么工作不一样，他老陈就那个样子，别跟他计较！”

金全礼委屈地说：“抓什么我倒不在乎，他老陈不该这么欺负人！要这样，我不如还回到县上去！”

陆洪武说：“算了算了，看在我的面上，干吧！”

于是金全礼就抓纪检和计划生育。

疙疙瘩瘩过了一个月，金全礼渐渐习惯了。纪检和计划生育工作渐渐熟悉，工作上了路。坐办公室也开始习惯了，反倒觉得以前整天往下跑累得慌。现在晚上下班没事，还可以到电影院看电影。坐车也习惯了，管它什么车，反正四个轱辘会转就行了。吃饭熬寡得慌，可以到饭馆或下到附近县。泡澡问题也有

了出路，政府街有一个旅游局办的宾馆，那里的经理老家是春宫县的，对他这个副专员还毕恭毕敬，想泡澡可以到那里去。“二百五”呢，见金全礼接替了他的工作，见面又与他正常说话，也从心里佩服他有肚量，有一次又听说他与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是老朋友，也从心里开始让他三分。有次省计委主任来，“二百五”陪客，还主动将金全礼拉了去。

环境、人渐渐熟悉，各方面就有了回旋余地。金全礼心情开始舒畅起来。心情一舒畅，便又觉得当副专员还是比当县委书记好。过去人家喊“书记”，现在人家喊“专员”；过去到其他县上去，与人家平起平坐，现在去，就成了他们的上级，还是有优越感的。一次春宫县小毛到地区来开会，还专门来看他，从车上卸下一筐大苹果，让他没事时吃。当金全礼一个人吃着苹果，心里也挺怡然自得，甚至从心里还原谅了小毛。所以在开地委书记专员会，确定春宫县新的县委书记时，陆洪武提议小毛接班，大家举手时，他金全礼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小毛当上了县委书记。

四

省委办公厅来了一个电话，说过两天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要到这个地区来视察工作。因为熊清泉到省里时间不长，到这个地区又是第一次，地委书记陆洪武、专员吴老对熊清泉又不熟悉，所以得知这消息后，显得有些紧张。地委办公室、行署办公室两套班子都跟着紧张起来，开始给书记和专员准备汇报材料。

金全礼是在第二天得知这消息的。得知消息后，心情有些兴奋。十年前的朋友，终于要相会了。于是赶紧跑到旅游局的宾馆去泡澡、刮脸、洗自己的衣服。洗着衣服，又想到现在人家成了省委第一书记，讲话又那么有水平，所以又显得有些紧张，忙扔下衣服，跑到办公室加班，想些熊清泉会问的题目，在纸头上准备答案。又想到熊清泉到地区来，一定是陆洪武、吴老陪伴，这么多副书记，副专员不一定能到跟前，届时不让副职陪同，自己不白准备了？　又觉得自己的紧张有些好笑。正在这时，地委书记陆洪武推门进来，说：

“老金，明天清泉同志就要来了，你跟他是老朋友，咱们一块见他！”

金全礼听到让他见熊清泉，心里又高兴起来，但又谦虚地说：

“由你们陪着，我就不见了吧！”

陆洪武说：“要见，要见，老朋友了，怎么能不见？再说，清泉同志我不太熟，你在身边也好。”

这时金全礼似乎有些得意，但又谦虚地说：

“其实清泉同志挺平易近人的！”

陆洪武说：“是吗？看他在省委作报告，不苟言笑的样子！”

金全礼说：“怎么不笑，那场合不同罢了！”

陆洪武连连点头：“对，对，场合不同！就是不知道他到这里要问些什么问题！”

金全礼说：“无非农业、工业、乡镇企业，大不了还有精神文明，还能问到哪里去？”

陆洪武说：“这几方面倒是让办公室给准备了。就怕他一问问到个偏地方，咱们答不上来，闹得冷了场，就不好了。”

金全礼说：“不会，他刚到省里，不会给下边的同志出难题！”

陆洪武说：“你说得对，我再赶紧回去准备准备，有几个数字，我让他们再到统计局核实核实！”

说完，就匆匆走了。

陆洪武走后，金全礼也继续进行开了自己的笔头准备。他除了要准备陆洪武那些问题，还得准备些个人情况，防止他到时候问到。

第二天上午，地委、行署一班人，开始在宾馆等候。先是让办公室给省委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问熊书记动身了没有，回答说八点准时动了身。从省城到这里，车子要跑两个小时，所以一到九点半，大家都紧张起来。这时陆洪武又找到金全礼问：

“老金，清泉同志有些什么习惯？”

金全礼说：“您指的是什么？”

陆洪武说：“譬如讲，爱喝酒不爱，吃饭讲究不讲究。你说，是让食堂复杂一点呢，还是简单一点？”

金全礼这时如实地说：“他以前反正爱喝酒，现在不知发展得怎么样！”

陆洪武叹了一口气：“这就难办了，这都九点半了，怎么给食堂说呢？”

看着陆洪武为难的样子，金全礼心里有些感动，就对陆洪武说：

“其实他这人挺好交的，没有那么多毛病！”

陆洪武说：“不是头一次不熟悉嘛！这样吧老金，你与他是老相识，到时候悄悄问问他。他要是接近群众呢，咱们就复杂一点；他要是坚持‘四菜一汤’，咱就弄‘四菜一汤’！你不知道，上次马省长到曲阳地区，地区弄了一桌菜，老头子本来爱吃，这次却突然清廉了，指着桌子骂了一顿，要吃‘四菜一汤’，把曲阳的同志弄得好下不来台！”

金全礼说：“行，行，到时我问问他！”

陆洪武说：“这样就行了，我让食堂准备两套饭，到时候他要哪套，咱上哪套！”

接着跑向食堂。

陆洪武一跑食堂，金全礼心里又发了毛。乖乖，一个大担子就这样落到了他头上。这都怪自己吹了大话。他与熊清泉也十来年没见面，谁知到时候当问不当问呢?

到了十点，大家都聚集到宾馆门口，准备迎接车队。可到了十点半，大路尽头还不见车影。

等候的人都焦急起来。到了十一点，车子还没有来，大家更加焦急。这时吴老对陆洪武说：

“别是路上拐了弯，在哪个县打住了，让大家解散吧！”

陆洪武说：“大家到会议室等着吧。”又对地委办公室主任说，“你在这里等着，看见车子，马上通知一下！”

回到会议室，大家议论的议论，抽烟的抽烟，突然办公室主任气喘吁吁地跑来，推开门就说：

“来了，来了！”

大家马上停止议论，蜂拥到院子里。这时熊清泉一溜三辆车已经到了楼门口。秘书一班人先从车里跳下来，接着熊清泉从车里下来，笑哈哈地开始与大家握手。大家说：

“清泉同志，是不是路上车给堵住了？”

熊清泉说：“没有，没有，路上稍停了一会儿，对不起大家，让大家久等了！”

这时熊清泉的秘书说：“路上碰到一个砍棉花秆的农民，清泉同志与他聊了一会儿天！”

熊清泉与大家握完手，陆洪武说：

“清泉同志，都十二点半了，咱们先吃饭吧！”

熊清泉说：“好，先吃饭！”

大家便向餐厅走去。走的过程中，陆洪武开始捣金全礼的腰眼，意思是让他上去问熊清泉吃什么。但这时金全礼情绪已经十分低落，因为在整个握手的过程中，熊清泉并没有对他这个老朋友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把他当成和大家一样，似乎并没有认出他来。也许十来年过去，人家当了省委书记，早把他给忘掉了。但又想到自己提副专员，他为什么出了力？左右想不清楚，心里矛盾，现在陆洪武又捣他的腰眼，可他哪里还有勇气去向省委书记搭讪！幸好这时熊清泉自己说了话，替金全礼解了围。熊清泉说：

“中午吃什么？我看一人吃一碗面条算了！吃过咱们在一起聊聊！”

这时陆洪武说：“好，好，咱们吃面条！”

然后赶紧捣了捣办公室主任的腰眼，让他到厨房安排。因为原来厨房准备一复杂一简单两套方案，但并

没有准备面条。宾馆又赶紧派车去街上买面条。所以让大家在餐厅多等了一会儿。面条上来，已是下午一点。这时吴老说：

“清泉同志饿了吧！”

熊清泉说：“饿是饿了点，但吴老不说饿，我哪里敢说饿？”

大家哄堂大笑，吴老笑得满面红光。接着大家“哧溜”“哧溜”吸起面条。

吸完面条，大家移到会议室。原来准备在开会时上汽水和“可口可乐”，但陆洪武见熊清泉吃饭吃面条，在吃面条时赶紧吩咐办公室主任将会议室换成一杯杯清茶。大家握着清茶，陆洪武、吴老开始汇报工作。也无非是工业、农业、乡镇企业，汇报到一半，熊清泉说：

“老陆啊，能不能加快点进度？你们这狼山很有名，有庙有和尚，不想让我看了？”

大家又笑了。陆洪武说：

“我加快，我加快！”

加快汇报完，陆洪武说：

“请清泉同志作指示！”

这时熊清泉指着专员吴老说：

“我下车伊始，有什么指示，吴老是老同志了，请吴老说吧！”

吴老感动得满脸通红，说：“清泉同志谦虚了，清泉同志谦虚了，我是向你汇报情况，请清泉同志讲！”

熊清泉只好简单说了两句。话有两点：一是要大家“实事求是”，二是有事情拿不准，可以请教老同志，像吴老这样的人。吴老又感动。大家鼓了掌。然后坐车，一溜车队上了狼山，去看庙看和尚。

在这整个过程中，熊清泉没有和金全礼说一句话。金全礼受到冷落，感到十分委屈。他已经发觉“二百五”不时看他，似在怀疑他和省委书记的关系。看熊清泉的样子，是把他忘掉了；看熊清泉的举动，在地区这一班人里，他最看重吴老，时时拉吴老在一起。上狼山，他不拉陆洪武，而拉吴老与自己一同坐车，上了他的“奔驰”。吴老是一个快退居二线的人，他为什么看重他？金全礼百思不得其解。大家不知这是一个什么谜！

看完和尚看完庙，又回宾馆吃晚饭。吃过晚饭，大家请熊清泉休息。熊清泉说：

“好，好，大家都休息吧，今天晚上有球赛，大家都看看电视！”

大家与熊清泉握手，散去。等地区一班人出了宾馆门口，四散分开时，这时熊清泉的秘书又赶出来，走到金全礼身边问：

“您是金全礼同志？”

金全礼说：“是！”

“清泉同志请您回去说话！”

金全礼的血液一下聚到了一起，忙不迭地说：“好，好！”心里聚集了一下午的委屈，马上烟消云散。十年前的老朋友，彻底没有忘记他。他故意看了“二百五”一眼，就跟熊清泉的秘书回去。

到了熊清泉的房间，熊清泉正在卫生间洗澡。秘书对金全礼说：“请您稍等一下！”然后就退了出去。金全礼只好站在那里等。

等了二十分钟，熊清泉披着浴巾、擦着头从卫生间出来，一看到金全礼，“扑哧”一声笑了，然后用手捣一捣金全礼的肚子：

“你怎么不坐下！”

金全礼就坐下了。

熊清泉说：“看你那样子，似乎把我给忘记了！”

金全礼又站起说：“熊书记，我没有把您忘记！”

熊清泉问：“你现在还喝酒不喝酒？”

金全礼说：“不喝酒，熊书记！”

熊清泉说：“你在胡扯，十年前喝，现在不喝？”

金全礼只好说：“喝！”

熊清泉又“哈哈”大笑说：“看你那拘束样子，当年在大寨，你可不是这个样子！你坐下！”

一提起“大寨”，金全礼少了些拘束，于是坐下，也跟着“嘿嘿”笑起来。

熊清泉说：“说一说，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子，像个没出嫁的闺女一样！”

金全礼只好以实相告：“您一当省委书记，把我给吓毛了！”

熊清泉又“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从他的提包里抽出一瓶“洋河”，问：

“你喝不喝？”

金全礼说：“喝！”

熊清泉打开酒瓶，对瓶嘴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了金全礼。当年在大寨，他们就是这样嘴对瓶子轮流喝。金全礼也弄了一口。熊清泉说：

“你们地区太不像话，我来了，一口酒也没让喝！”

金全礼如实说：“哪里不让喝，都准备好了，怕您批评，没敢往上上！”

熊清泉这时已穿好衣服，坐在金全礼的对面，叹了一口气说：

“是呀，当了这个差，处处不自由，连酒也不敢喝了！”

金全礼这时想起了熊清泉帮忙自己提副专员的事，现在似乎应该说些感谢的话，于是就说：

“熊书记，您一到省里来，我就听说了，老想去看您，但知道您工作忙，又不敢去。可您工作那么忙，还没有忘记我，还在关心我的进步……”

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这时熊清泉摆摆手：

“老金，不要这样说，我没有帮你进什么步！我刚到省里来，情况不熟，不管以前认识的同志也好，不认识的同志也好，都一视同仁，庸俗的一套咱们不搞！要是你是指提副专员的事，那就更不要感谢我，那和我没关系，那是省委组织部与地委提名，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你只想如何把工作搞好就是了。要感谢，你就感谢党吧！”

金全礼点点头，更加佩服熊清泉的水平。又说：

“熊书记，您这几年进步挺快！”

说完，又觉得这话说得很不恰当。但熊清泉不介意，点燃一支烟说：

“什么进步快，党的培养罢了，并不是咱的水平多高……”

然后将话题岔开，开始说些别的。最后又问到金全礼的工作，金全礼向他汇报了，刚来地区不适应，现在适应了等等。熊清泉点点头说：

“你刚当副专员，什么事情拿不准，可以请教老同志。要学会尊重老同志。在这个地区，要学会尊重吴老！”

金全礼明白熊清泉的意思，使劲点了点头。

话谈到九点，球赛开始，熊清泉打开了电视。金全礼站起来告辞，熊清泉说：

“好，就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给我打电话。这个地区的班子是不错的，吴老、老陆都是不错的！”

金全礼又明白了熊清泉的意思，感动地点了点头，就说：

“熊书记，我记住您的话，您休息吧，我走了。”

熊清泉坚持把他送到门外。

第二天一早，熊清泉就离开了这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去。地区一班人来送行。熊清泉与大家一一握手，这时又把金全礼当做与大家一样，没有格外对他说什么。这时金全礼心里没有一点委屈，而是从心里佩服熊清泉的水平。

五

自熊清泉来了一次以后，金全礼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工作积极，不再计较各方面的得失，整日坐在办公室批改文件，或是下到县里；下县坐什么车不在乎，对司机都很客气；对“二百五”也不再跟他计较；对吴老开始格外尊重。遇事拿不准主意，就去请示吴老。周末没事，就到吴老家中去坐。吴老对他说话，他赶紧拿出本子记上。弄得吴老挺感动。一次吴老在家中对金全礼说：

“老金啊，我给你要提一点意见！”

金全礼说：“吴老，您是前辈，您说！您批评我，是对我的爱护！”

吴老点点头，说：“老金，你今后工作的着眼点，要放开一些。不能光抓纪检和计划生育，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要注意！当然喽，只是注意，还不能插手。我过两年就退居二线了，工作还不得由你们年轻的来干！”

金全礼感动得两眼想冒泪，真诚地说：

“吴老，您不要这么说，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您不能说‘退’这个字，地区的干部群众不答应！我跟着您，学了不少东西！”

吴老说：“这话你知道就行了，不要到处乱说。上次清泉同志到这里来，我跟他坐一个车，他在车上是跟我很知心的。清泉这个同志很好，中央提他提得对，我从心里敬重他！

金全礼说：“清泉同志也很敬重您！”

吴老说：“就是上次让他吃了面条，心里很不是滋味！”

金全礼说：“他是河南人，爱吃面条！”

吴老“哈哈”笑了。

自跟吴老谈过话，金全礼工作更加踏实。

这天是礼拜四，金全礼正在办公室办公。行署办公室一个秘书推门进来，说：

“金专员，有人找您，见不见？”

金全礼问：“哪儿来的？”

秘书说：“他说他找您告状！”

金全礼以为又是群众揭发干部，于是说：

“请他来，请他来，人家大老远跑来，不容易！”

可等秘书把人带来，金全礼一看，却是春宫县县委办公室主任。金全礼“哈哈”笑了，说：

“老钟，你搞什么名堂！还不直接来，说是告状的！”

谁知县委办公室主任气呼呼地说：

“金专员，我今天找您不为私事，我就是告状的！您不是管纪检吗？”

秘书退出，金全礼给办公室主任倒了一杯茶，说：

“谁得罪你了，让你告状？”

办公室主任说：“我要告小毛！您这里不准，我告到省里；省里不准，我告到中央！联合国我也敢去！”

金全礼说：“行了行了，用不着动那么大的气。我走时不是交待你们了，让你们配合小毛的工作，不要处处与他为难，要为春宫八十万人民着想！”

办公室主任瞪着眼睛说：“我们没有与他为难，可他处处与我们为难！告诉您金专员，我的办公室主任，已经让他给撤了！”

说完，蹲在地上抱头“呜呜”哭起来。

金全礼这时倒吃了一惊，问：“是吗？”

办公室主任抹着泪说：“还‘是吗’？您现在当了大官，是不管底下人的死活了！您抽空到春宫去走一走，看小毛正在春宫干什么！自他到县委以后，除了琢磨人，没干一件好事！他现在大权在握，是想把人都换成他自己的，我这还不是他开的第一刀！”

金全礼问：“问题那么严重吗？上次小毛到地区开会，还来过这里！”

办公室主任说：“他那是耍两面派，在蒙骗您！为什么撤我，还不因为我是老县委的人！”

金全礼这时心里生气了，怪小毛不够意思。提他当县委书记，金全礼没说什么，怎么他现在敢如此无礼！但他表面上仍很镇静，笑着问：

“那你现在失业了？”

办公室主任咕嘟着嘴说：“让我到科委去。您想，科委是个什么单位？金专员，我给您说，这问题您得解决，您不解决，我住在您办公室。人家都说当初跟您跟错了，还不如跟县政府了。您‘吱溜’一下升走了，留下一帮人让人宰割！您是老领导，您不能见死不救！”

说完，又哭了。

金全礼说：“行了行了，拿我的饭盆和菜票，到食堂给我打饭！打两个人的！”

办公室主任从地上站起来，抹了抹红眼睛，端着饭盆到食堂打饭。

剩金全礼一个人在办公室，金全礼气得摔了一只杯子。妈的，你小毛也太胆子大，太岁头上就这么动了刀子。接着抓起电话，让总机接春宫。总机那边接电话，他又突然想起了熊清泉，想起熊清泉处理事情的水平，气马上又消了，让总机撤了那个电话。

等办公室主任打饭回来，两人隔桌子吃饭。金全礼说：

“老钟，我告诉你，你吃完饭，就到地委那边找陆书记，把情况向他反映，看他什么意见！ 县委的事，找地委合适！”

办公室主任瞪起眼睛：“不行金专员，这事您不能推，您是老领导，这事您还不管，人家陆书记会管？我不找陆书记，我就找您！”

金全礼禁不住骂了办公室主任一顿：

“让你找陆书记，你就找陆书记！这事你让我怎么管，让我去跟小毛吵架吗？有组织渠道，你为什么不找陆书记？这点道理还不懂吗？”

办公室主任蒙了头，用筷子根刮着自己的满头浓发，刮了一阵，似乎明白了，又似乎没明白，说：

“好，好，我去找陆书记！”

吃过饭，办公室主任就去找陆洪武。等办公室主任一走，金全礼又有些伤感。唉，为了自己，推走跟自己多年的同志，是不是太自私了？但从大局出发，他现在是不能和小毛闹仗的。

那样对全局太不利。不过就这样牺牲同志，他心里又不忍。这样思来想去，一下午也没办好公。

过了有一个礼拜，陆洪武见到他问：

“老金，春宫有人告小毛的状，你知道吗？”

金全礼说：“不知道。为什么告小毛的状？”

陆洪武说：“一个县委办公室主任，说小毛泄私愤图报复，撤了他的职。我已经跟小毛通了电话，看来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办公室主任有作风问题，在县宾馆混来混去，和几个女孩子不清楚！”

金全礼说：“是吗？如果是这样，这个人是不适宜呆在县委！”

陆洪武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也不是什么大事，一个办公室主任，处理过去就算了。我以为你知道，给你打个招呼。我已经同意小毛的处理意见了！”

金全礼说：“这样处理很好，这样处理很好！”

与陆洪武分手，金全礼又生起气来。妈的，这个小毛果然不是东西！什么作风问题，借口罢了。撤一个人，总要找些问题。这个办公室主任爱和女人接触金全礼是知道的，但过去他也接触，你小毛怎么也不管？现在你一当县委书记就撤人，这不是改朝换代是什么！什么人没有问题？抓什么人什么人就有问题。谁不爱和女人接触？无非程度不同罢了！接着又想起自己对老部下见死不救，有点对不住自己的良心。可话说回来，他在小毛手下，自己也无能为力。

谁叫你有作风问题？这问题一抓一个准，我金全礼能去证明你没有作风问题？我不是见死不救，是没法救。救不好连自己也拖着沉下去。于是心里又得到安慰。这样思来想去，一夜没有入眠。直到黎明，东方出现朝霞，他又突然想起熊清泉，一切问题似又想通了。又对工作鼓起了信心。他吃了两块蛋糕，忘掉这件事，又精神抖擞地去上班。

六

一进腊月，专员吴老突然中风病倒。这天清早，吴老像往常一样提着菜篮子到自由市场买鱼。买了一条大的，买了一条小的。鱼贩将鱼放到他篮子里，那条大的突然蹦出菜篮，在地上乱跳。吴老弯腰去捉鱼，一下跌倒在地上，昏迷过去。鱼贩不认识吴老是谁，送医院也晚些，于是中了风。吴老家人闻知，都赶往医院。吴老清醒倒是清醒了，就是身子不能动弹，话也不会说了。吴老的老伴哭道：

“说不让你买鱼，你尽逞能，看不会说话了不是！”

吴老意志倒坚强，只是笑笑。

这时地委书记陆洪武也坐车赶到了，上前握住吴老的手：

“吴老，你要吃鱼，让通讯员搞些好了，何必自己去！”

吴老握紧陆洪武的手，也只是笑笑。

吴老的苦衷大家不知道。吴老有这样一个习惯，顿顿吃饭离不了鱼。他吃鱼不能吃死鱼，一吃就犯胃疼，拉肚子，得吃活鱼。一到做饭，他要亲自下厨房查看，看下锅的鱼是不是活的，尾巴还动弹不动弹。如果不动弹，就得赶紧换鱼。哪怕买回来是活的，临到下锅变死了也不行，也要拉肚子。前几年吴老不用亲自到自由市场买鱼。那时他刚当专员，人也年轻些，工作风风火火，经常到各县去。各县知道他这点毛病，临走时，都用桶装几条活鱼，放到他车子后备箱里。或者派人给他送几条鱼。这几年不行了，吴老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到下边转得少了，大家知道他也快退居二线了，人情也就薄了，各县很少再给他送活鱼。所以吴老得亲自到自由市场买鱼。所以就中了风。

金全礼当时正在下边县里抓计划生育，听说吴老中了风，立即驱车赶回地区。他与吴老是有感情的。虽然搁伙计还不到一年，但他觉得吴老这人忠厚，以诚待人，对他不错。车子赶到地区医院已是晚上，吴老已经睡着了。吴老的老伴在一旁坐着打瞌睡。金全礼在病房外喘完气，才蹑手蹑脚进去。吴老老伴见是金副专员来了，忙站起给他搬座位，又要叫醒吴老，金全礼忙上去拉住吴老老伴的手，悄声说：

“别叫醒吴老，让他睡吧！”

然后就在凳子上坐下，一言不发看着吴老。

这样等了一个小时，吴老还没醒。吴老老伴说：

“金专员，你回去休息吧。等他醒了，我告诉他。”

金全礼说：“不，我回去也睡不着，我就在这里坐着。”

一直到夜里下三点，吴老才醒来。老伴扶他起来喝了几口桔子水，吴老这时发现了金全礼，眼中露出奇异的光，用手指指金全礼，又指指老伴，又指墙上的钟表。

吴老老伴说：

“金专员在这里坐了半夜了！”

吴老这时眼中冒出了泪，金全礼上前一把抓住吴老，眼中也冒出了泪，声音哽咽地说：

“吴老，吴老，您这是怎么搞的？”

吴老对别的地区领导都是坚强地笑，但在金全礼面前，泪却顺着面颊往下流。吴老抓过金全礼的手，在他手上写道：

“以后你给我搞活鱼！”

金全礼使劲点点头，又禁不住哽咽地说：

“吴老，我对不起您！”

吴老使劲拍打着金全礼的手。金全礼说：

“要不要我给清泉同志挂个电话，接您到省城？”

吴老摇摇头，又在金全礼手掌里写道：

“这里比省城强！”

金全礼明白吴老的意思，使劲点了点头。

从此吴老就在地区医院躺着。金全礼一天一次去看；有时下县里去，等一回到地区，就必去医院看。陆洪武也去看，但工作毕竟忙些，不如金全礼来得勤。“二百五”不爱看人，仅来过一次。其他副书记副专员也来过。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听说吴老病重，专门派秘书来看望过一次。吴老拉着秘书的手，又一次哭了。

大家观察吴老的病情，看来他今后不可能再上班。吴老也是一个明白人，在一次陆洪武来看望他时，在陆洪武手上写道：

“我要求提前退休，请组织考虑。”

当时陆洪武握住吴老的手说：

“吴老，您安心养病，不要想别的！”

但离开吴老以后，他也考虑地区不能长时间缺额专员，于是就向省委组织部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在现有副专员中，提一个起来接替吴老执事。

这消息很快就传出来了。这消息一传出，吴老患病马上就成了次要新闻。谁接替吴老当专员，成了大家关心注目的问题。地区医院马上变清冷了，行署大院的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行署大院的副专员现在有五个，“二百五”一个，金全礼一个，还有沙、管、刘三个。沙、管两个是靠资历熬上来的，工作平庸，另一个刘是新提拔的大学生，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竞争力都不大。具有竞争力的，只剩下金全礼和“二百五”。金全礼自来专里以后，工作踏踏实实，没明没夜，不摆专员架子，群众呼声较高；“二百五”当初与金全礼换工作换对了，这一年乡镇企业和市政建设搞得都不错。所以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二百五”和金全礼身上。平心而论，“二百五”与金全礼相比较，“二百五”又比金全礼具有优势。一是“二百五”副专员已当了五年，金全礼刚当副专员不到一年；再一点从这一年工作看，“二百五”抓的是实事，乡镇企业有产值，市政建设有规模，而金全礼尽跟错误干部大肚子妇女打交道，论实际的政绩，似乎就没有“二百五”大。“二百五”也自知这一点，所以一听说吴老病倒，他倒很高兴，以为自己接吴老的班无疑。他听说陆洪武向省委组织部打了报告，仗着他以前在省委组织部呆过，

马上就坐车去了省城。在省城活动三天，回来后气宇轩昂的样子，似乎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金全礼当然也想当专员，接吴老的班。似乎以前吴老也暗示过他。但他也没想到吴老突然病倒，这事情来得这么快。世界上的事是复杂的，有时来得慢不好，有时来得快也不好，这事来得快就不好，他当副专员不到一年，优势就不如“二百五”。当然金全礼也不是急于当专员，如果在吴老手下，当几年副专员也有必要，积累一些经验。但现在让他和“二百五”来竞争，他就不服气。他不服气“二百五”的能力，不满意他的霸道作风，这样的人当专员，全地区五百万人民岂不要跟他遭殃？再深一步，如果“二百五”当上专员，他就得在“二百五”手下当副专员，那就更加窝囊。但谁当专员，是省委决定的，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只是暗地里着急罢了。当他看到“二百五”到省里活动几天，气宇轩昂地回来，心里更加着急。

这时他想起了熊清泉。于是也如法炮制，在一天夜里，坐车到了省城找熊清泉。可惜事不凑巧，熊清泉到北京开中央全会去了。金全礼在省里又不认识别的人，只好悻悻而归，干等着命运判决。

停了一个礼拜，省委组织部来了人，带来了组织部的意思，果然是准备提拔“二百五”为专员，现在来征求地委的意见。如地委没有意见，就准备报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陆洪武听了省委组织部的谈话，表示没意见。但接着又问：

“要不要征求一下吴老的意见？”

省委组织部的同志说：“他以前是专员，征求一下也不多。”

于是陆洪武就到医院去，向吴老谈了省委组织部的意见，接着问：

“吴老，您看行吗？”

吴老这时向老伴伸手，老伴明白他的意思，就拿来纸和笔。吴老在纸上哆哆嗦嗦写道：

“请转告省委，我不同意他接我的班！”

接着愤怒地扔下纸和笔。

陆洪武吃了一惊。他问：

“那您的意思呢？”

吴老又写了三个字：

“金全礼。”

陆洪武明白了，点点头，说：

“这样吧吴老，我把您的意思转告省委！”

于是陆洪武把这意思转告了省委组织部两个同志。两个同志耸耸肩，说：

“我们也只好如实转达！”

这样，两种意见就提到了省委常委会上。会上有些小争论。组织部长还是倾向于提“二百五”，省长马致高说：

“既然原来的专员都不同意提他，可见这人不行，提金全礼吧！”

大家都拥护马省长的话，说：

“那就金全礼吧！”

这时熊清泉发了言，说：

“金全礼刚提了副专员不到一年，接着又提专员，也不见得好，我看还是先让他在副专员位置上锻炼锻炼好。这样吧，既然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要硬提，专员先让陆洪武同志兼起来，再等个一年两年，找人来接他专员的担子也不迟！”

大家都觉得熊清泉的意见妥当，于是就这样决定。只是苦了陆洪武，既要管地委的一摊，又要管行署的一摊。“二百五”自然不满意，白忙活一场，没有提上去，这不表示省委对自己的不信任？当然他也知道是吴老在中间捣蛋，但心里对省委的意见更大，怪他们心里没主张，偏听偏信。同时见陆洪武兼了专

员，对陆洪武也有了意见，禁不住在办公室骂道：

“中央提倡党政分开，他们置若罔闻，还搞书记兼专员！”

金全礼看到省委的文件，倒没有太生气。他对当专员不太性急，只要省里不提“二百五”当专员就行。金全礼不怕时间长，不怕拖，越拖他的优势越大。他又听说“二百五”为此暴跳如雷，心里更加放心，一个人在心里骂道：

“这个笨蛋！他越这么做，他越当不上专员！”

既然“二百五”当不上专员，这专员早晚非金全礼莫属。于是金全礼就更加埋头工作。吴老在医院听到这些消息，禁不住从心里感叹金全礼是好同志，觉得自己有眼，看对了金全礼。

所以在金全礼又来看望他时，他在金全礼手上写道：

“要相信党！”

金全礼明白吴老的意思，也知道吴老曾拼命抵制“二百五”，要提擢他为专员，所以又对吴老感动起来，握紧吴老的手，使劲摇了摇。

七

中央开始提倡案情举报，这给管纪检工作的金全礼带来很大的工作量。天天有人举报，不是写信，就是打电话。金全礼和地委一个管纪检的副书记，轮流值班，应付举报。由于工作量较大，陆洪武提议让金全礼专管举报算了，计划生育由一个姓沙的副专员兼起来。

这天，金全礼接到一封检举信，说筑县县委书记老丛、皮县县委书记老周、南成县县委书记老胡、乌江县县委书记老白，都在各自的县城建独院，修洋房，老周老白还乱到宾馆搞女人。金全礼看到这封信吓了一跳。老丛也好，老周老胡也好，老白也好，都是过去的老朋友。

一来不知道这些事的真假，二来不管这些事是真是假，他金全礼都不好去问。就是去问，谁都知道谁的底细，人家尿不尿你那一套呢？老周老胡的脾气他知道。于是又从心里骂起了“二百五”，当初把这得罪人的差事推给了他。前一段举报，举报个商店经理，举报个村长乡长，他都好批示，批一个字：“查！”就有工作组去查。现在是老丛老周老胡老白他们，如何批“查”？说不定批一个“查”字，工作组拿这个“查”字下到县里，老周他们能把这个“查”字给撕了！于是又怪老丛老周老胡老白他们，你们都受党教育多年，一生表现不错，平时吃点喝点也就算了，何必要修独院盖洋房，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样思来想去，在这封信上批不下字。他忽然想起上次处理小毛和县委办公室主任的事，于是得到启发，在这封信上批道：

“呈洪武同志阅处！”

这样批了字，让办公室秘书给送出去，心里才舒了一口气。可当天下午，这封信就又被陆洪武退了回来。陆在上边批：

“建议全礼同志亲自带人下去查一下！”

金全礼看到这批示，全身冰凉。这是他上任以来，受的第一次打击。接着就怪自己太蠢，不该与陆洪武玩心眼，不该将球踢给陆洪武，现在陆洪武又踢了回来，自己就陷入困境。如果不送陆洪武，自己还可以批给工作组去；现在一送陆洪武，被批了个“亲自去”，自己就得亲自去。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不敢得罪老胡老白老丛他们，但也不敢得罪陆洪武。陆洪武批他“亲自去”，他还不敢不“亲自去”。真是“当差不自由，自由不当差”。所以金全礼最终还是决定去，去见一见老周老胡老丛他们。可等第二天早晨起床，又觉得不妥。查还是要查，但在先查谁的问题上，得讲究一下。老周老胡他们都是火暴脾气，去年在省城开会，因为金全礼升副专员他们连宴都不赴，先见他们还不一下顶上了？

还是先见筑县老丛比较合适，老丛与他一块搞过“四清”，两人关系不错，老丛脾气也温和些，可以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上午，金全礼就带着几个人，分乘两辆车进了筑县县委大院，县委办公室主任迎出来。金全礼问：

“老丛呢？”

办公室主任吞吞吐吐地说：“开会去了吧？我去找他！”

金全礼当了那么多年县委书记，知道办公室主任这一套，于是说：

“开什么会？到哪儿开会？去地区还是去省里？该不是中央派专机来接他了吧？告诉我，他到哪里去了？”

办公室主任尴尬一笑，只好说：

“丛书记在县城北关盖房，这两天没有上班。我马上派人去喊他！”

金全礼止住他说：

“不用去喊，我去找他！”

于是上车对司机说：

“到县城北关！”

到了县城北关，果然找到了老丛的建筑工地。乖乖，一看就知道举报信是真实的，老丛正在明目张胆盖小楼，还动用了一部吊车。楼有两层，现已建得初具规模，玉白色，宫殿式，转着一圈琉璃瓦，果然刺眼。占地有半亩大。金全礼的车子开到工地，老丛已笑眯眯地在那里站着迎他。看他神情，知道他要来的样子。金全礼下车奇怪地问：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老丛说：“会算！”接着又如实相告，“办公室主任已打来电话！”

两人燃着烟。老丛看金全礼身后还带了一帮人，问：

“干什么来了，带了那么多人！”

金全礼也如实相告：“查你呀！看这房子盖的！”

老丛笑了，说：“查吧！”又双手并在一起，做出让金全礼上铐的样子。两人都笑了。

老丛上了金全礼的车。两辆车开到了县宾馆。老丛说：

“我这有内蒙的羊，咱们涮他一锅如何？”

金全礼说：“这不是废话？”又说，“找人再给搞几条活鱼，装到我车子里！”

老丛问：“搞鱼干什么？”

金全礼说：“给吴老带回去！”

老丛也知道吴老的情况，这时县委办公室主任已赶到宾馆，站在他的身边，于是对办公室主任说：

“马上开车到水库去！”

办公室主任点头，快步去了。

中午，金全礼与老丛一个房间，金全礼带来的工作组由县委办公室主任陪着在另一个房间，分别涮羊肉。涮了几筷子，金全礼说：

“老丛，咱俩关系不错，我才跟你说实话。咱们受党教育多年，也都是领导干部，我就不明白，你，老周，老胡，老白，怎么都突然盖起了房子？”

老丛问：“知道我多大了伙计？”

金全礼愣了愣，答：“五十四吧？”

老丛伸出指头：“五十六！老周他们呢？”

金全礼答：“也都五十多了吧？”

老丛喝下一杯酒，说：“就是！五十多了，马上都要退了伙计！我们不像你，升了上去，我们还能往哪

儿升？退了，马上是退了！临退，总得留下个退路吧？得有个自己的窝吧？跟党多年不假，但总得有个安稳的窝吧？不然等你退下来，谁还理你呢？吴老不是样子？他是什么，是专员！可一退下来，不是你有良心，他连鱼也吃不上！现在的人不都是这个样子？人在人情在，总不能退下来让我住贫民窟吧！等我退下来，你开车到贫民窟找我？你还从老丛这吃得上涮羊肉？老金，你上去了，是体会不到咱在下边的心情啦！我只问你一句话，要是换你，你在县上，快退下去了，你盖房子不盖？盖！我们关系不错，我才这么说，你老金别在意！再说，谁觉悟高谁觉悟不高？到什么位置，才有什么样的觉悟！等你住到贫民窟，有你高的时候！”

金全礼抽着烟，看着老丛，不再说话。两人默默涮了一阵羊肉，金全礼说：

“盖当然是该盖，盖房也无可非议，老百姓允许盖房，县委书记也允许盖房。只是你们盖房时间不对，撞在风头上！”

老丛说：“什么风头不风头，我不怕，我想老周老胡老白他们也不怕！盖房怎么了？宪法上没一条说盖房犯法，我盖房自己掏钱，砖、木材、水泥、沙子、地皮，都是我花钱买的，我怕哪个？老金，你不是下来查人吗？你查！你该怎么查怎么查，我老丛不怕！”

金全礼说：“我当然要查！地皮、建筑材料是你买的不错，只是你掏的这点钱，别人一定买不出来！你那院子有多大？半亩，不是乱占耕地是什么？”

老丛说：“我乱占耕地，你们地委行署在空中住着？陆洪武住的什么？吴老住的什么？一点不比我差！再往上查查，越查越大！你老金应该到中纪委去，在这委屈你了！”

这时金全礼笑了：“中纪委怎么了？我也想上中纪委，就是人家不要我！”

老丛喝了一杯酒，也笑了。这时县委办公室主任走到老丛身边，轻声问：

“丛书记，下午县里开党员教育会，原定您去讲话，现在时间到了。”

老丛瞪了办公室主任一眼：“没看金专员在这儿？让一个副书记去讲一讲！”

办公室主任忙说“是，是”，退了出去。

金全礼说：“老丛，你该忙去忙，我也马上就回去了。”

老丛一摆手：“忙什么忙，让别人去忙，我要盖房子！”

吃过饭，两人在宾馆里开了一个房间，一人躺了一个铺。这时相互问了一阵家庭情况。金全礼拿出一个磁疗器，送给老丛，老丛老伴有腰疼病。谈到下午两点，金全礼突然从铺上跃起，对老丛说：

“老丛，你看这事如何收场？实话告诉你，到地区还不如在县里，碰上个‘二百五’，把这得罪人的差事推给我，娘的，不是人干的事！”

这时老丛也从铺上坐起来，说：

“算了，你回去！我马上让县纪委写一个报告，将买地皮买材料的账目单附上，让你交差算了！”

金全礼点了点头，又问：

“老周老胡老白那边呢？我也跑一趟？”

老丛沉思一阵，说：

“你最好别跑。咱们关系好，你来一趟我不介意。你到老周老胡老白那里去，他们介意不介意？因为一件小事，失掉几个县，以后工作还怎么做？专员还怎么当？我替你给他们打个招呼，也让他们如此办理算了！”

金全礼点点头，感激老丛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又说：

“老周老白还有一档子事呢，材料上说他们乱搞女人！”

老丛像老母鸡一样“咕咕”笑了，说：

“这事我可不管，你去查女人去！他们是强奸吗？”

金全礼一笑。

老丛说：“死无对证的事，你怎么查！查来查去，也肯定是‘查无此事’！”

金全礼一笑。接着拍拍身子站起来，说：

“老丛，我回去了！”

老丛也站起来，“你公务在身，我不拦你！”

两人一块向外走，这时老丛对金全礼说：

“前几天我到春宫去过一趟！”

金全礼问：“去家了没有？”

老丛说：“怎么没去！我可告诉你，弟妹也好，几个侄子也好，都对你有意见，说你太自私！”

金全礼笑：“我怎么自私？别听他们胡说！”

老丛说：“说你只顾自己当官，不管他们。如果不是太难的话，其实你可以把他们办到地区去。”

这时金全礼说：“再等等吧，不就是个早晚的问题吗？”

老丛也点点头。下了楼，老丛忽然又动了感情，说：

“老金，我是快退了，实话告诉你，陆洪武上次到县里来，已经找我谈了。”

金全礼吃了一惊：“找你谈了？怎么说？”

老丛伸出一个指头：“还有一年！”

这时金全礼发现，这位二十多年前一块搞过“四清”的好友，果然头发已经花白了，人也苍老许多。金全礼忽然也难过起来，使劲抓住老丛的手。

“我常来。”

老丛说：“是盼你来。在这县上，有几个能说说心里话？”

金全礼问：“有什么要我办的吗？”

老丛摇摇头：“现在我还能办，等以后退下来，实在求不着人的时候，再找你吧。”

金全礼说：“保重！”

老丛说：“上车！”

车驶出县城，金全礼靠在后背，将手捂到头上。政界混了这么多年，他突然有些伤感。

过了两个礼拜老丛、老周、老胡、老白各县的纪委都将材料送了上来。金全礼拿着材料向陆洪武汇报一次，陆洪武说：

“既然查过了，没有大问题，就结案算了。同时向中纪委、省纪委写两份报告，将情况汇报一下！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举报信，上个星期批到了我这里！”

金全礼应了一声，回来，赶紧让工作组将材料呈了上去。

八

吴老中风六个月零三天，终于在医院病逝。据说吴老死得很惨，断气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

吴老患病六个月，照顾他的基本都是他老伴。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成绩多大，反正临终前守在他身边的，也就是亲人。行署也派了一个人去医院值班，但人家老婆孩子一大堆，心里有人家的事，尽心尽意的也就是老伴。本来老伴是日夜不离他左右的，可这天她想回家取一件罩衫。罩衫取来，吴老就断了

气。老伴扑到吴老身上就哭了：

“老头子，你怎么就这么去了？你怎么就不能等我回来？你这么走了，丢下我们可怎么办？”

接着陆洪武、金全礼、“二百五”等地委行署领导都赶到了。看着吴老的遗体，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毕竟以前是在一个桌上开会，在一个桌上吃饭的人，现在他竟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悲伤一阵，大家又劝了吴老老伴一回，就退到医院会议室，商议吴老的丧事。这时一个姓沙的副专员说：

“吴老在这个地区工作了一辈子，全地区哪里没有他的脚印？现在去世了，丧事要尽我们的能力！”

这时“二百五”说：“我们是唯物论者，人都死了，什么尽力不尽力！再尽力不也是送去火化？何况中央提倡丧事从简！”

这时金全礼说了话。金全礼与吴老是有感情的。吴老对他不错，他对吴老也不错。吴老住院这六个多月，他来看望不下百次。吴老每天吃汤用的活鱼，也都是他张罗的。他在吴老面前问心无愧。吴老现在去世了，他悲痛固然悲痛，但又为自己照顾了吴老而感到安慰。其实丧事怎么办，从繁还是从简，意义不大，但他一听“二百五”说话的口气，就从心里起火，发现“二百五”这人特别没有良心。人都死了，何必还这么恨之入骨？这样的人本来应该入国民党，怎么倒跑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当副专员？本来平时他对“二百五”是谦让的，现在禁不住本性大发，顶了“二百五”一句：

“不管从繁还是从简，反正在场的各位，也都有这一天！”

但他说出这句话，又有些后悔。这句话的打击面太大，陆洪武等人还在场哩。但不容他后悔，“二百五”已经接上了火，用眼睛瞪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话说出去了，金全礼也就豁出去了，于是继续说：“什么意思？我说有的人做事太短！不要说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连普通人的良心都没有了！”

“二百五”气得额头上青筋暴突，戗到金全礼面前：

“谁没有良心，谁没有良心，你把话说清楚！”

金全礼说：“谁没有良心谁知道！”

这时陆洪武发了火。陆洪武平时是个稳重、不露声色的人，现在发了火。他一发火不要紧，把个会议桌上的玻璃板也给拍烂了：

“吵什么吵！看你们像不像一个副专员？说的都是什么话？不感到不好意思？和街头的娘儿们有什么区别！”

然后吩咐副专员老沙，按过去的惯例，成立治丧委员会，报省委省政府，通知各地的亲属，然后气冲冲率先出了医院，坐车回了地委。其他人都愣在那里，不再争吵。

吴老丧事办得还可以。规模隆重，气氛庄严。省委省政府都送了花圈，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还发来了唁电。地委各机关、各县也送了花圈。由于吴老生前善于联系群众，见老百姓和蔼，各县还有自动来参加追悼会的。一个吴老帮助过的农村五保户老太太，还当场哭了，哭得昏倒在地上，临昏前嘴里还高喊着：

“清官，清官呀清官！”

吴老追悼会过后，吴老的事情就算彻底过去了。吴老的老伴虽然还伤心，但她对那么隆重悲壮的追悼会还比较满意，心里便也得到一些安慰。她也听说在医院会议室地委一班人为吴老的后事有一场冲突，所以她就自然而然地把隆重的追悼会的功绩，算到了金全礼头上。所以吴老亡七那天，老太太围着围巾，专门来到行署金全礼的办公室，对金全礼说：

“老金，今天是老吴的亡七，我不去公墓，我得先来这感谢你。我知道你对老吴好，老吴现在不在了，我代表地下的老吴，向你表示谢意！”

说完，就向金全礼鞠了一躬。然后就掩面“呜呜”哭了。

金全礼急忙从办公桌后冲出去，上前搀住老太太，拉住她的手说：

“老嫂子，这可使不得！吴老生前，对我有不少培养！我还觉得对不起他！我没照顾好他，让他这么早就离开了人世！”

说着，也落下了泪。又说：

“老嫂子，不管吴老在与不在，我们对您会像他生前一样。这一点请您放心。以后有什么事，您就来找我！”

吴老老伴啜泣着说：“你是好人金专员。现在世上的人情，哪里还有你这样的好人！我党有眼，提拔你当副专员。当初我就对老吴说，你年纪大了，赶快让老金接你的班，现在看晚了不是！”

金全礼说：“不能这么说老嫂子，吴老德高望重，对我不少培养，我永远不会忘。以后有事您尽管来！”

话说到这里，这场谈话就结束了。这么动感情的场合，金全礼是颇受感动的。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面过去以后，却给他带来许多麻烦。他一说让吴老老伴有事来找他，吴老老伴信以为真，真把金全礼当成了吴老的至死知交，当做了吴老的替身。以后有事真来找他。大事来找，小事也来找。住房问题，家属用车问题，吴老的丧葬费问题，甚至儿子工作调动问题，孙女入托问题，都来找。一开始金全礼热情接待，亲自出马帮助。但问题是有些事情的办理并不在他职权范围之内，有的事情的职权，是在陆洪武甚至“二百五”的权力范围之中，所以办起来也让他为难。人一死，世态炎凉也立即显现出来。过去吴老在世时，家属什么时候用车，机关什么时候开到；现在吴老老伴一要车，机关就说“车坏了”。金全礼发过几次脾气，机关倒是将车又修好了，但下次又坏了。次次发脾气也不好。金全礼也拿人没办法。吴老老伴自吴老死后，心里又特别敏感，车一坏就想起了吴老在世时，两下对比，就来找金全礼哭诉。金全礼感慨之余，也怪自己当初做事大包大揽，揽下这么一个难干的差事。

以后吴老老伴再来找他时，就不禁有些怠慢。他一怠慢，老太太立即觉察出来，从此就不再来找他，直接去找陆洪武。老太太还背后对人说：

“看他是个好人，原来也经受不住考验！”

这话传到金全礼耳朵里，金全礼很是伤心。他自言自语说：

“都怪我，都怪我，做事不知掌握分寸！”

这天金全礼正在办公室批改文件，有人敲门。金全礼喊“进来！”进来的人却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是春宫县县委书记小毛。本来金全礼这一段心情都不好，现在见了小毛就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上次他太岁头上动土，撤了县委办公室主任，还没有找他算账，现在他又找上门来，不知又要搞什么阴谋诡计？所以连身也没有起，既不让烟，也不让茶，只是冷冷地说：

“坐下。”

小毛倒毕恭毕敬地，照他的吩咐坐下。

金全礼批完手中的文件，才抬起头问：

“毛书记来有什么事？”

小毛也觉出了气氛有些不大对头，但他仍满脸堆笑地说：

“也没什么事，省委熊书记让我带给您一封信！”

金全礼一听这话，吃了一惊。什么？熊清泉托他带信？这怎么可能？小毛什么时候认识熊清泉的？这小子怎么这么会钻营？所以当他接过小毛递过来的信，仍在纳闷。但他不动声色地问：

“你什么时候见到清泉同志的？”

小毛答：“熊书记前天到城阳视察，路过春宫吃了一顿饭，我向他汇报工作，他托我给您带一封信。”

金全礼这才放下心来。原来只是路过。原来只是让他当通信员，于是态度有些和蔼，说：

“喝水！”

小毛就自己去暖瓶跟前倒了一杯水，拿在手中喝。

金全礼拆开熊清泉的信，上边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写：

“全礼同志：长时不见，甚念。怎么不到省里来找我玩？熊清泉。”

但金全礼读到这样的信，心里还是热乎乎的。于是情绪突然间好转起来，把吴老老伴的事放到一边，就从办公桌后走出，坐在小毛对面，问起熊清泉在春宫停留的细节。小毛眉飞色舞，说熊清泉怎么和蔼没有架子，怎么知识渊博，怎么生活简朴，中午就吃了一碗面条等等。金全礼“哈哈”大笑，说：

“他就这个样子，十多年前我们在一起，他就这个样子！”

小毛以前倒也听说过熊清泉与金全礼有关系，但没想到这么密切，路过还捎一封信，不知里面说些什么。现在见金全礼“哈哈”大笑，对熊清泉似乎无所谓的样子，心里更加迷惑，也就对金全礼更加毕恭毕敬，甚至开始后悔过去不该在金全礼当县委书记时与他捣蛋，后来也不该做些与他为难的事。

这么谈了一阵，小毛突然说：

“金专员，我今天除了送信，还有一件事。”

金全礼说：“什么事，你说。”

小毛说：“上次我有件事做得不对，对不起您，我早就想向您汇报。”

金全礼心里“咯噔”一声，问：“什么事？”

小毛说：“就是去年撤办公室主任的事。这个办公室主任跟您多年，我不该撤他。可当时县纪委查出他许多问题，女的也承认了，我也是没办法。”

金全礼摆摆手：“我离开春宫，就不插手那里的事情，你不用向我说这个，你想说，可以去找陆书记。”

小毛站起来说：“金专员，您不要生我的气，我当时也是挤在那里，没有办法。我早就有这样一个想法，等事情平静以后，还把他调过来，我这次来向您汇报，就是说这事，想把他调回来！”

金全礼听着小毛这么说，心里才顺过劲儿来。他金全礼从来都是宽宏大量，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小毛以前犯过错误，改正，他原谅；现在他犯错误，改正，他还可原谅。他从心里又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感动，于是态度更和蔼起来，说：

“调不调回来，还是县委决定，我不好插言。只是据我以前在春宫的观察，这个人有毛病，但主流还是好的！”

小毛点着头说：“主流是好的，为人也不错。我早有这个想法。金专员，您看这样好不好，办公室主任已经有人了，让他到组织部去算了，那也是个实权部门，也是县委常委，职位和办公室主任是相同的！”

金全礼点着头说：“可以嘛，组织部，办公室，都可以嘛！”

小毛笑了，说：“那我回去了。下边车里给您带来一筐苹果，让人给您送到宿舍，没事您吃着玩。”

金全礼说：“这是何必，我不爱吃生东西。”

小毛走了。小毛走了一个礼拜，果然，原来撤职的办公室主任，又被调回了县委，成了组织部长、县委常委。这家伙一到任，就跑到了行署，撞开金全礼的办公室，一下跪到地上哭着说：

“金专员，感谢您给我第二次生命！”

金全礼当时吓了一跳，但马上向前说：

“老钟，你这是什么样子，给我起来！”

老钟起来，抹着眼睛说：

“我就知道，早晚，老领导不会忘记我！”

金全礼说：“什么忘记不忘记？这和我没关系，要感谢党，回去好好工作！”

老钟答：“回去一定好好工作，我听您的，金专员！”

九

地委书记陆洪武，这一段心情似乎不好。他心情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这一段身体也不大好。他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是不是也要走吴老的路。上次吴老病逝，在医院会议室里，金全礼说出“在场各位，都有这一天”，就特别刺伤他的心。但他从工作考虑，一直对自己的病情保密。连妻子儿女都不告诉。他看病也不在地区医院，总是开车去省城。在省城医院一检查，一照镜子，似乎心脏、肝脾都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不管从自己身体出发，还是从党的事业出发，他感到自己已不适于既当地委书记又兼专员了，他想将专员让出去。于是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明原因，请他们提一个人当专员。但省委组织部接到报告后，接受上次金全礼与“二百五”之争的教训，并不明确表态，而是让地委提出一个意见，由他们考察后报省委常委会。这事让陆洪武作了难。从陆洪武考虑，他认为地区没有适合提专员的干部。首先，他不赞成“二百五”当专员。他看不起他。但陆洪武也从心里不同意金全礼当专员。这并不是因为他对金全礼有什么个人成见，或是他上次说了刺伤他的话，而是从工作出发，他听到一些对金全礼的反映。譬如，地委这边就有人告诉他，金全礼这个人表面看工作积极肯干，踏实，但骨子里却不正派。这两年他一直管纪检，纪检却没抓出大的成绩。上次让他查老丛老周老胡等人盖房问题，他碍于私人情面，根本没有调查，而是敷衍了事；再有，他在吴老病重期间，为了讨好吴老，经常到下边要活鱼；还有，最近又授意春宫县县委书记小毛，把一个犯过错误的干部又重新启用等等。鉴于这些事情，陆洪武就对金全礼不大满意，觉得这样的人一下提为专员，对党的事业、对他本人，都没有好处。但他又知道金全礼与熊清泉的关系，所以思来想去，内心很矛盾。最后他采取折衷的办法，提出一个地委副书记老冯，提出一个金全礼，报到了省委组织部，而把老冯放到第一位，把金全礼放到第二位。

副专员“二百五”首先得知这个消息。他破碗破摔，连车子都没坐，一溜小跑就从行署到了地委。推开陆洪武的办公室，劈头就问：

“老陆，你搞什么名堂？”

陆洪武这时正肝疼，像焦裕禄一样用个钢笔帽抵着腹部，头上也正冒汗，但他并没有失去理智，而是说：

“老陈，坐！”

“二百五”不坐，就在屋子中央站着：

“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提嘛，干吗背后搞我名堂！”

陆洪武不解地问：“谁背后搞你名堂？”

“二百五”说：“怎么不搞我名堂？为什么上报专员的名单中没有我？老陆，咱们在一起搁伙计也好几年了！你身为书记，不能处事不公！这两年我抓乡镇企业和市政建设，搞得咋样？市里冲不开街，那么多钉子户，是不是我冲开的？今年乡镇企业交了多少利润？不然你这个地委书记怎么当？可金全礼干了什么？为什么名单中有他没有我？这不是欺负人是什么？他和省委书记有关系，就该提他，我党就是这样的干部路线吗？我告诉你老陆，这事我不服气哩，我要告状哩！我要向省里反映，省里不行，还有中央！”

没等回答，他就扭头离去。直把陆洪武气得浑身打颤，指着敞开的屋门说：

“他，他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他竟敢！”

但等陆洪武冷静下来，仔细想一想“二百五”的话，又觉得这家伙除了态度粗鲁无礼，但话的意思并不错，也有些道理，于是就不再生气，叹息一声，又处理起自己的事情。

名单的消息也传到了金全礼的耳朵里。金全礼也对陆洪武不满意。上次提专员，差不多就要提他了，只是因为当副专员时间短，被省委扣下了；以后吴老也再次表示这个意思，让他接专员的班。现在又突然冒出一个地委院里的人，并且排在他前面，这不明着表示陆洪武看不起他？我金全礼来行署两年多，歇过一个礼拜天没有？哪项工作拉下了？别人不干的得罪人的差事，让我干，我干了，就是一些事情处理不妥，也不能因为一些枝节问题掩盖主流。我处理问题不妥，讲人情不顾党的原则，把你陆洪武摆到这个位置上试试，你照样要讲人情！谁不讲人情？不讲人情你能当到地委书记？你坚持原则，为什么省委书记来视察你惶惶不可终日，一下准备了两套饭应付？都是马列主义装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照别人不要紧，就苦害了别人，说不定这专员就升不上去。如果这次升不上去，像金全礼这样的年龄，恐怕一辈子也就是副专员了。这不是断了人的前程？这是缺德的事情！老陆，我平时对你像对吴老一样尊敬，你为什么就没有吴老那样的宽宏大量和容人的领导作风呢？这样思来想去，闷闷不乐好几天。问题复杂还在于，陆洪武就这么把名单报上去，他还无法更改。即使现在再找他谈，也已经晚了，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金全礼只好自叹倒霉。自吴老死后，栽到这么个领导手里。接着又怀念起吴老来，又怪自

己以前做得不对，不该对吴老老伴怠慢。

这天，金全礼又一个人在办公室发闷，突然门响，闯进一个人，是筑县县委书记老丛。现在金全礼不大欢迎老丛，因为正是因为老丛老周老胡他们，才使自己吃了挂落，名单上受影响。不过碍于以前一块搞过“四清”，也不能太不顾面子，便说：

“坐。”

老丛看出了屋中的气氛，也知道金全礼的心思，腆着脸笑道：

“看来正不高兴！”

金全礼说：“我有什么不高兴！”

老丛说：“我们知道了，因为我们的事，让你吃了挂落，我们心里也不好受。我这次来，是老周老胡老白他们的意思，他们让我来接你，到老周县上散散心！”

老丛这么一说，金全礼心里又有些受感动。虽然以前帮了人家一点忙，但人家并没有忘记，在困难时还来让散心。但金全礼又明白，这种时候，这个心不能散，特别不能这个时候又与老丛老周老胡他们聚在一起，那不是主动自投罗网，让人抓死兔吗？于是就笑了，说：

“谢谢你们的好意！可我这两天实在太忙，等过去这几天，我去看你们！”

老丛明白金全礼的意思，也就不再勉强，笑了笑，转身告辞，说：

“我到地委组织部还有点事！”

金全礼说：“又是什么事？”

老丛说：“老金，时间到了，该办离休手续了。从明天起，我就是老百姓了！”

“啊，你要办手续？”金全礼站了起来，走到老丛身边，抓住了老丛的手。老丛果然要退下去了。这时金全礼又有些伤感，又有些责怪自己，刚才不该对他生气。人家都要退了，自己副专员当得好好的，和老丛相比，已是天上地下，何必还生人家的气？于是摇着老丛的胳膊说：

“停会儿过来吃饭！”

老丛说：“不了，得赶紧赶回去，下午还得去乡下接你嫂子！”

金全礼说：“过两天我看你去！”

老丛说：“等着你！”

金全礼说：“一定去！”

这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老丛又说：

“老金，我还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金全礼说：“你说，你说。”

老丛说：“其实你不一定比地委老冯差，说不定你比他有优势，你不是和省委熊书记认识吗？你何不去找一找他！这种关系，平常不能用，但关键时候，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金全礼心里突然一亮。可不，他不能等着任人宰割，他可以去找熊清泉一次。上次熊清泉让小毛捎信，不是还让他去吗？只要熊清泉能再帮一次忙，他一个省委第一书记，提一个专员还不是跟玩儿似的？有了出路，心里立即高兴起来。他感激老丛的提醒。但他又知道，这事不能露出来，于是又说：

“找什么找，咱这人你知道，升上去吃饭，不升也吃饭，用不着走上层路线！再说，因为这种事麻烦人家，也不好意思。”

但老丛已经明白了金全礼的意思，说：

“那好，算我没说。”

握了握金全礼的手，就告辞出去。

第二天一早，金全礼就去找熊清泉。等他的车开出地区，他忽然发现前边有一辆车很熟悉。

两车靠近了又一看，原来是“二百五”的车，车牌号码尾数是“250”。原来这小子也没闲着，也在往省里跑。金全礼立即对司机说：

“小王，岔一条路走！”

司机不解地说：“去省城就是这条路！”

金全礼愤怒地说：“让你岔一条，你就岔一条，岔一条就到不了省城了？”

司机还是第一次见金副专员发火，于是赶紧岔路，车离开了“二百五”。

十

金全礼到了省城，并没有莽撞地直接去找熊清泉，而是先找了一个宾馆住下，然后给熊清泉打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熊清泉的秘书接的。他报了姓名，秘书让他等着。他忐忑不安等了两分钟，话筒里传来熊清泉的声音：

“谁，老金吗？”

金全礼握着话筒说：“熊书记，我到省政府来办点事，想顺便看看您，不知您有没有空？”

熊清泉在那边笑：

“你不要客气嘛！我上午有个会，下午吧，下午你来，我等你！”

金全礼说：“好，好，我下午去！”

放下话筒，金全礼心里一阵高兴。能这么顺利找到熊清泉，又这么顺利能下午见到他，证明今天运气不错，说不定事情能成。回到房间，就为清早对司机发火抱歉，就说：

“小王，走，咱们吃饭去，我请客！”

于是和司机一块到餐厅去。叫了好几个菜，饭中不时说着笑话，把个司机也给逗得欢天喜地的。吃过饭，回到房间，又泡了个澡，然后到床上睡觉。睡到下午一点半，金全礼叫醒司机，两人开车一起去了省委。到了省委大院，哨兵把车子拦住，不准开进去。金全礼到接待室给熊清泉的秘书打了一个电话，秘书下来领他，把他领了进去。

熊清泉的办公室在一幢二层小楼里，小楼被一群翠柏遮掩着。

到了熊清泉的办公室，秘书给他倒了一杯水说：

“金专员，请您在这等一会儿。清泉同志本来下午是有时间的，但刚才临时有事，解放军总部首长路过这里，他赶到车站去了！他说让您等一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

金全礼说：“清泉同志很忙，我等一会儿没关系。”

秘书开始坐在办公桌后处理文件。金全礼在旁边等得很不自在，坐在沙发上又不敢动，只好不时喝一口水，或看看墙上一声不吭在走动着的表。

一直等了三个多小时，到了五点半，熊清泉还没有回来。金全礼感到自己老等着也不是办法，也让人看不起，于是就想起身向秘书告辞。正在这时，门外传来汽车轮子轧在路面上的“沙沙”声，接着是刹车的声音。秘书站起身说：

“清泉同志回来了！”

金全礼也跟着站起来。这时熊清泉推门进来，见到金全礼，快步走上前，笑着用手指捣了捣他的肚子：

“等急了吧！没办法，送送人，老头子患了感冒，车晚发了两个小时！”

金全礼忙说：“熊书记很忙，我等一等没关系！刚才我还在想，来打扰熊书记合适不合适！”

熊清泉说：“不合适你来干什么？你回去吧！”接着笑了。

金全礼也笑了。

熊清泉问：“咱们晚上在一起吃饭怎么样？”

金全礼刚才等待的沮丧情绪已经消失，于是也愉快地说：“那当然好。”

“喝酒不喝？”

金全礼说：“喝！”

熊清泉看着他笑了，又对秘书说：

“小齐，跟着我们去喝酒？”

秘书笑了，用手顿着一沓文件：

“我还得回去接孩子。”

熊清泉说：“好，你接孩子，我们去喝酒！走，老金，咱们下馆子去！”

然后搂着金全礼的肩膀，出了办公室。没有坐车，两人步行出了省委大院，沿街走起来。熊清泉问：

“咱们吃大宾馆还是吃小饭馆？”

金全礼说：“我听您的！”

熊清泉说：“好，咱们吃小饭馆。”

于是领金全礼下到一个偏僻街道上的小饭馆。两个人挑个桌子坐下，熊清泉按照习惯性动作，将两条胳膊摊在桌边上，身伏下，头搁在手上，与金全礼说话。金全礼忽然感到，时间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这小饭馆有点像大寨。那时，熊清泉就是这个样子，两个人还争着掏酒钱。

由于客人不多，菜很快就上来了。这时熊清泉从大衣口袋掏出一瓶“洋河”，摇了摇说：

“咱们今天干掉它？”

金全礼说：“干掉它！”

于是就举杯干。干了六杯，才又开始说话。熊清泉问：

“平时怎么不来找我玩？”

金全礼如实相告：“您是省委书记，老找您怕影响不好，没事我不找您！”

熊清泉点点头：

“那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金全礼说：“今天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您！”

熊清泉笑了，说：

“自相矛盾，你自相矛盾老金！我知道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金全礼看了熊清泉一眼，知道熊清泉看穿了他的心思，有些尴尬地笑了。

熊清泉接着说：

“但我要告诉你，我这次帮不了你的忙，请你原谅我！”

金全礼心里“咯噔”一下，莫不是他听到什么话了？听到什么反映了？那就一完百完了。于是心里“飕飕”地起冷气，浑身感到乏力，但他脸上仍不露出来，说：

“熊书记说到哪里去了，您对我的关怀，已经够大了！”

熊清泉这时说：“老金，我这次帮不了你，并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我自己无能为力了！从下个月起，我就要从这个省调出去了！”

金全礼大吃一惊：“什么？调出去，熊书记，您要调走？”

熊清泉点点头。

金全礼说：“这怎么可能？省里怎么能没有您，您要调到哪里去？”

熊清泉说：“到北京×××研究中心当副主任。”

金全礼知道那个中心，是个只有空架子没有实权的单位，禁不住说：

“您，您这不是遭贬了吗？您在这里是第一书记！”

说出又觉得说的不恰当。但熊清泉没在意，而是捣了捣他的肚子笑着说：

“什么遭贬不遭贬，都是党的工作呗！”

金全礼气得拍了一下桌子：“这怎么可能？因为什么？您到这省里工作以后，省里工作才有了起色，现在又要把您调走！”

熊清泉说：“咱们是老朋友，我才对你说，省里都还不知道，中央刚找我谈过。”

金全礼点点头，但接着又叫道：

“这不公平！”

熊清泉叹口气：“当初全怪我，不该到这个省里来，一来就跳进了烂泥坑。有些话我也不好对你说，有的可能你也知道，省委班子分两派，老书记退下去，原来是准备在省里产生第一书记的，后来两派争得厉害，才把我调了过来。谁知，一来，就掉进了烂泥坑。你想，一班人不团结，下边工作怎么能搞好？中央调我也好，把我从烂泥潭子里拔了出来！再换一个有能力的来，让他鼓捣鼓捣试试看！”

金全礼愣愣地在那听着，这才知道，熊清泉每天的工作也不容易。看上去是省委第一书记，谁知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但他觉得熊清泉是好人，有水平，有能力，这样下场太不应该。但事到如今，谁能改变中央的决定呢？他有些同情熊清泉，想安慰他两句，但又苦于找不出话来。最后愣愣地说：

“熊书记，我也跟您去北京算了！”

熊清泉“扑哧”一声笑了，问：

“你不怕贬？”

金全礼说：“不怕！”

熊清泉说：“你还是留在这里吧。你在这里是副专员，好赖有宾馆，有车子，可你一到北京，做个司局级干部，就得挤公共汽车！”

金全礼说：“我只是感到世界上的事太不公平！”

熊清泉说：“这话就到这里为止，出来还是要有党的原则的，不能乱说。我只是想说，我不能帮你的忙，请你原谅！”

和熊清泉的事相比，自己这点事算什么？金全礼这么一想，心里不禁有些感动，上去握住熊清泉的手：

“熊书记，不要这么说，您对我的帮助，已经够大了！”

出了饭馆，两人在行政大街上走。今天晚上天晴得不错，星光灿烂的，空气也很新鲜。熊清泉深吸一口气问：

“到大寨参观，已经十几年了吧？”

金全礼答：“十几年了！”

熊清泉说：“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真是快啊！”

金全礼说：“熊书记，您心里可不要负担太重！”

熊清泉这时“哈哈”笑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嘛！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点！”

金全礼看着熊清泉，真诚地、使劲地点了点头。

金全礼告别熊清泉，一个人在大街上走。夜已经很深，街上行人就他自己。他忽然感慨万千，觉得什么都想通了，什么专员不专员的，谁想当谁当，他当个副专员就很好。回到宾馆，司机已经睡熟了。金全礼脱了衣服躺在铺上，又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吃过饭，司机问：

“今天咱们怎么活动？”

金全礼说：“回去！”

司机问：“回行署？”

金全礼说：“不，去春宫，看看老婆和孩子！”

1989年1月北京十里堡

一地鸡毛

一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

一斤豆腐有五块，二两一块，这是公家副食店卖的。个体户的豆腐一斤一块，水分大，发稀，锅里炒不成团。小林每天清早六点起床，到公家副食店门口排队买豆腐。排队也不一定每天都能买到豆腐，要么排队的人多，赶排到了，豆腐也卖完了；要么还没排到，已经七点了，小林得离开豆腐队去赶单位的班车。最近单位办公室新到一个处长老关，新官上任三把火，对迟到早退抓得挺紧。最使人感到丧气的是，队眼看排到了，上班的时间也到了。离开豆腐队，小林就要对长长的豆腐队咒骂一声：

“妈拉个×，天底下穷人家多了真不是好事！”

但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到七点十五，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听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豆腐拿回家，因急着赶公共汽车上班，忘记把豆腐放到了冰箱里，晚上回来，豆腐仍在门厅塑料兜里藏着，大热的天，哪有不馊的道理？

豆腐变馊了，老婆又先于他下班回家，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老婆一开始是责备看孩子的保姆，怪她不打开塑料袋，把豆腐放到冰箱里。谁知保姆一点不买账。保姆因嫌小林家工资低，家里饭菜差，早就闹着罢工，要换人家，还是小林和小林老婆好哄歹哄，才把人家留下；现在保姆看着馊豆腐，一点不心疼，还一股脑把责任推给了小林，说小林早上上班走时，根本没有交代要放豆腐。小林下班回来，老婆就把怒气对准了小林，说你不买豆腐也就罢了，买回来怎么还让它在塑料袋里变馊？你这存的是什么心？小林今天在单位很不愉快，他以为今天买豆腐晚点上班没什么，谁知道新来的大学生很认真，看他八点没到，就自作主张给他划了一个“迟到”。虽然小林气鼓鼓上去自己又改成“准时”，但一天心里很不愉快，还不知明天大学生会不会汇报他。现在下班回家，见豆腐馊了，他也很丧气，一方面怪保姆太斤斤计较，走时没给你交代，就不能往冰箱里放一放了？放几块豆腐能把你累死？一方面怪老婆小题大做，一斤豆腐，馊了也就馊了，谁也不是故意的，何必说个没完，大家一天上班都很累，接着还要做饭弄孩子，这不是有意制造疲劳空气？于是说：

“算了算了，怪我不对，一斤豆腐，大不了今天晚上不吃，以后买东西注意放就是了！”

如果话到此为止，事情也就过去了，可惜小林憋不住气，又补了一句：

“一斤豆腐就上纲上线个没完了，一斤豆腐才值几个钱？上次你失手打碎一个暖水壶，七八块钱，谁又责备你了？”

老婆一听暖水壶，马上又来了火，说：“动不动就提暖水壶，上次暖水壶怪我吗？本来那暖水壶就没放好，谁碰到都会碎！咱们别说暖水壶，说花瓶吧！上个月花瓶是怎么回事？花瓶可是好端端地在大立柜上边放着，你抹灰尘给抹碎了，你倒有资格说我了！”

接着就饿到了小林跟前，眼里噙着泪，胸部一挺一挺的，脸变得没有血色。根据小林的经验，老婆的脸一无血色，就证明她今天在单位也很不顺。老婆所在的单位，和小林的单位差不多，让人愉快的时候不多。可你在单位不愉快，把这不愉快带回来发泄就道德了？小林就又气鼓鼓地想跟她理论花瓶。照此理论下去，一定又会盘盘碟碟牵扯个没完，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老婆会把那包馊豆腐摔到小林头上。保姆看到小林和小林老婆吵架，已经习惯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在旁边若无其事地剪指甲。这更激起了两个人的愤怒。小林已做好破碗破摔的准备，幸好这时有人敲门，大家便都不吱声了。老婆赶紧去抹脸上的眼泪，小林也压抑住自己的怒气，保姆把门打开，原来是查水表的老头来了。

查水表的老头是个瘸子，每月来查一次水表。老头子腿瘸，爬楼很不方便，到每一个人家都累得满头大汗，先喘一阵气，再查水表。但老头工作积极性很高，有时不该查水表也来，说来看看水表是否运转正常。但今天是该查水表的日子，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暂时收住气，让保姆领他去查水表。老头查完水表，并没有走的意思，而是自作主张在小林家床上坐下了。老头一坐下，小林心里就发凉，因为老头一在谁家坐下，就要高谈阔论一番，说说他年轻时候的事。他说他年轻时曾给某位死去的大领导喂过马。小林初次听他讲，还有些兴趣，问了他一些细节，看他一副瘸样，年轻时竟还和大领导接触过，但后来听得多了，心里就不耐烦，你年轻时喂过马，现在不照样是个查水表的？大领导已经死了，还说他干什么？但因为他是查水表的，你还不能得罪他。他一不高兴，就敢给你整个门洞停水。老头子手里就提着管水闸门的扳手。看着他手里的扳手，你就得听他讲喂马。不过今天小林实在不欢迎他讲马，人家家里正闹

着气，你也不看一看家庭气氛，就擅自坐下，于是就板着脸没过去，没像过去一样跟他打招呼。

但查水表的老头不管这个，自己从口袋里已经掏出了烟。划火点着烟，屋里就飘起了老头鼻腔的味道。小林知道老头接着就要讲马，但小林猜错了，这次老头没有讲马，而是一脸严肃地说，他要谈些正事。他说，据群众反映，这个门洞有人偷水，晚上不把水管龙头关死，故意让水往下滴，下边放个水桶接着；滴水水表不转，桶里的水不成偷的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大家都偷水，自来水厂如何受得了？

听了老头的话，小林与小林老婆脸都一赤一白的。说来惭愧，因为上个礼拜小林家就偷过几次水，是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的办法，回来指使保姆试验。后来小林看不上，觉得这事太委琐，一吨水才几分钱，何必干这个？一夜水管嘀嘀嗒嗒个没完，大家也难心安理得睡觉。于是在第三天就停止了。但这事老头子怎么会知道？是谁汇报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约而同想到了对门。对门住着一对胖子，女主人自称长得像印度人，眉心常点着一个红豆。他们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与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两家孩子常在一起玩，也常打架；为了孩子，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面和心不和。两家主人不和，两家保姆却很要好，虽然不是一个省来的，却常在一起共同商讨对付主人的办法。准是两家保姆乱串，印度女人得知小林家滴过两回水，就汇报了老头子，现在有了老头子一番话。但这种事如何上得了台面，如何说得出口？说出口以后在人前怎么站？小林赶紧到老头子跟前，正色声明，这门洞有没有人偷水他不知道，但他家是决不干这种事，他家虽然穷，但穷有穷的骨气！小林老婆也上去说，谁反映的这事，就证明谁偷水，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偷水的方法，这不是贼喊捉贼是什么？老头子听了他们的话，弹了一下烟灰：

“行了，这事就到这里为止了。以前大家偷没有偷，就既往不咎了，以后注意不偷就行了！”

说完，站起来，做出宽怀大量的样子，一瘸一瘸走了，留下小林和小林老婆在那里发尴。

由于有偷水这件事的介入，使豆腐发馊事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小林心里还责备老婆，一个大学生，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市民气，偷了两桶水，值不了几分钱，丢人现眼让人数落了一顿。小林老婆也自感惭愧，就不好意思再追究馊豆腐一事，只是瞪了小林一眼，自己就下厨房做饭了。因为这件事的介入，使本来要爆发战争的家庭平静下来，小林又有些感激老头子。

晚饭一个炒豆角，一个炒豆芽，一碟子小泥肠，一碗昨天剩下的杂烩菜。小泥肠主要是让孩子吃的，其他三个菜是让小林、小林老婆和保姆吃的。但保姆不吃剩菜，说她一吃剩菜就闹肚子。为此小林老婆还和保姆吵过一架，说你倒成贵族了，我还吃剩菜，你倒闹肚子，过去你在农村吃什么来着？保姆便又哭又闹，闹罢工，要换人家。最后还是小林从中斡旋，才又把她留下。把人留下人家就有了资本，从此更不吃剩菜。小林老婆也没办法，吃饭时只好和小林先吃剩菜，剩菜吃完再吃新的。吃饭时孩子很闹，抓东抓西的，看样子有些想流鼻涕，小林老婆怀疑她是否要感冒。好歹把饭吃完，已经快八点半了。按照惯例，这时保姆洗碗，小林给孩子洗澡，老婆应该上床睡觉。因老婆上班比小林远，清早上班要早起，早点上床睡觉理所当然。但今天老婆没有早睡，脚也没洗，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想心思，小林心里就有些发毛，不知老婆心思想过以后，会不会又提出什么新的话题。不过今天老婆不错，心思想过以后，没有说什么，草草洗完脚就上床睡觉了。老婆睡觉有这点好处，平时嘴唠叨，一上床就不唠叨了，三分钟就能入睡，响起轻微的鼾声，比孩子入睡还快。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

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老婆入睡，孩子入睡，保姆入睡，三个人都响起鼾声，小林检查了一下屋里的灯火水电，也上床睡觉。过去临睡觉之前，小林有看书看报的习惯，动不动还爬起来记笔记。现在一天家务处理完，两个眼皮早在打架，于是这一切过程都省略了。能早睡就早睡，第二天清早还要起床排队买豆腐。想起买豆腐，小林突然又想起今天那一斤变馊的豆腐，现在仍在门厅里扔着，没有处理。这是导火索。明天清早老婆起来再看到它，说不定又会节外生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到门厅打开灯，去处理那包馊豆腐。

二

小林的老婆叫小李，没结婚之前，是一个文静的、眉目清秀的姑娘。别看个头小，小显得小巧玲珑，眼小显得聚光，让人见了从心里怜爱。那时她言语不多。打扮不时髦，却很干净。头发长长的。通过同学

介绍，小林与她恋爱。她见人有些腼腆。与她在一起，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那时连小林都开始注意言语、注意身体卫生了。哪里想到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机关，都不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到黑鸦鸦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你也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到了晚上你一页书也不想翻，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有宏图大志怎么了？有事业理想怎么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一辈子下来谁还知道谁！有时小林想想又感到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之后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譬如房子，几年下来，通过与人合居，搬到牛街贫民窟；贫民窟要拆迁，搬到周转房；几经折腾，现在不也终于混上了一个一居室的单元？别人家一开始有冰箱彩电，小林家没有，让小林感到惭愧，后来省着攒着，现在不也买了？当然现在还没有组合家具和音响，但物质追求哪里有个完。一切不要急，耐心就能等到共产主义。倒是使人不耐心的，是些馊豆腐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总说，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农民意识，但你不弄老婆孩子弄什么？你把老婆孩子热炕头弄好是容易的？老婆变了样，孩子不懂事，工作量经常持久，谁能保证炕头天天是热的？过去老说单位如何复杂不好弄，老婆孩子炕头就是好弄的？过去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小林，一切还是从馊豆腐开始吧。第二天早上六点，小林照例爬起来，去公家副食店前排队买豆腐。这时老婆已经睡醒，大睁着两眼在看天花板。老婆入睡快，醒来脑子清醒得也快，不像小林，睡觉起来头半天是木的，得半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老婆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清醒，续上入睡前的思路。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如果两个人正闹矛盾，老婆早晨醒来，又会迅速续上昨天的事情，继续补课。看今天老婆发呆的样子，又回到了昨天入睡前坐在床沿上想心思的模样，小林心里就有些打鼓，不知老婆又要搞什么名堂。但老婆见他起床，并没有搭理他。小林就有些放心，赶忙刷牙洗脸，拿上塑料袋悄悄出门。但等小林刚要去拉门，老婆在床上发了言：

“我说你，今天的豆腐就别买了！”

原来老婆并没有放过他，仍要续昨天的豆腐事件。小林心里就“嘟嘟”地冒火，一斤馊豆腐，已经扔了，又过了一夜，还真纠缠个没完了？于是说：

“馊了一斤豆腐，还至于今后不买了？今天买回放到冰箱里不就结了！你还要纠缠多少年！”

老婆向他摆摆手：

“我不是跟你说豆腐，昨天我想了一夜，我再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呆了，我一定得调，你得跟我来商量商量这事！你不能对我的事漠不关心！”

原来并不是豆腐事件，小林有些放心。但老婆说的是调工作，调工作也是个让人窝心烦躁的事，比馊豆腐事件还复杂。本来老婆的工作单位不错，大学毕业坐办公室，每天也就是摘摘文件，写写工作总结，余下的时间是喝茶看报纸。但老婆性格很直，像小林初到单位一样，各方面关系一开始没处理好，留下后遗症。后来觉悟了，改正了，但以前总留下伤疤，免不了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在单位不愉快，回来就向小林唠叨。说要换个单位。小林就拿自己现身说法，说只要将幼稚不懂事的毛病改掉，时间长了自然会适应，换什么单位，天下单位都一样。再说换个单位是容易的？我们都无权无势，两眼一抹黑，哪个单位会要你？老婆就说小林没本领，看着老婆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点帮不上忙。小林说，外边帮不上忙，内里不也帮了？不也向你解释了？解释不也是帮忙？就把老婆劝下了。老婆唠叨一顿，怨气出了，第二天就不说了，仍照常上班。如果这样下去，老婆慢慢也会适应，没有单位非换不可的烦恼。但小林家搬了几次，搬来搬去，住得离小林老婆单位越来越远。当初搬家时，因房子越搬越好，老婆很高兴，说咱们终于也在北京有个房子，把主要精力花在布置房子上，怎么装窗帘，怎么布局，怎么摆冰箱和电视，还差什么东西，苦恼主要在这个方面。等家收拾得差不多了，老婆就不满意了，怪这个地方离她单位太远，因她的单位在这条线上没有班车，她得挤公共汽车上班，往返一趟，得三四个小时。清早六点起床，晚上七八点回来，顶着星星出去，戴着月亮回来，天天如此，车又挤，老婆就受不了，觉得是非换单位不可了。小林看着老婆每天下班疲惫不堪的样子，也觉得这和在单位不愉快不同，在单位不愉快可以忍耐、改正，离单位太远无法人为缩短距离，是得换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真要决定换单位，两人才感到面前的困难像山一样，因为换不换单位，并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能决定的。瞎猫撞老鼠，小林和小林老婆找了几个单位，人家都是一口回绝，连个商量的余地都不留，弄得小林和小林的老婆挺丧气。小林说：

“算了算了，别跑了，再跑也是瞎跑，你凑合着吧，北京还有比你上班更远的呢！别光想路程，想想纺织女工，人家上一天班，站着干一天活，你上班是喝茶看报纸，还不知足吗？”

小林老婆发了火：

“你没有本事，就让我凑合。你天天有班车坐，我挤四个小时车的滋味你哪里有体验？我非换单位不可，要不换单位，我明天就不上班，你挣钱养活我们娘俩！”

第二天就真不去上班，把小林急坏了。急了一次真管用，小林开动脑筋，真想出一个办法。前三门有一个单位。听有人说，那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和小林单位的副局长老张是同学。小林帮老张搬过家，十分卖力，老张对小林看法不错。老张自与女老乔犯过作风问题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对下边的同志特别关心，肯帮助人，只要有事去求他，他都认真帮忙。小林觉得这事如去找老张，老张不至于一口回绝。通过老张介绍说不定前三门那个单位倒有些希望。前三门那个单位虽离小林家也很远，如坐公共汽车，也得两个小时，但前三门那里和小林家连地铁，地铁跑得快，四十分钟就够了，况且地铁不像公共汽车那么挤，有时上车还有座位。小林将这想法向老婆说了，老婆也很高兴，同意去那个单位，让小林去找老张。小林找到老张，将老婆的困难摆出来，又提出前三门那个单位，听说老领导在那里有熟人，想请老领导帮帮忙。老张果然痛快，说：

“可以，可以，单位那么远，是应该换一换！”

又说：

“前三门那个单位，我也不熟，但管人事的同志，是我的同学，我给他写一封信，你找他，看他能不能给办！”

小林又大着胆子说：

“最好老领导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老张摸着胖脑袋“哈哈”笑了，照小林头上打了一巴掌：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精明多了！好，好，我给你打一个电话！”

老张打了一个电话，又给小林写了一封信。小林捧到这封信，如同捧到圣旨一样高兴。小林老婆看到信，也很高兴。小林拿着这信到前三门的单位去，果然管用。管人事的头头接见了他，看了那封信说：

“老张是我的老同学，当年在大学，我们两个都爱搞田径！”

小林斜欠着身子坐在头头办公桌前，忙接上去说：

“现在老张也爱锻炼！”

头头看他一眼，突然又问起老张前一段出事的事，让小林讲一讲细节。小林感到有些为难，讲不好，不讲也不好，于是只拣些重要的讲了讲，说老张也只是和女老乔在办公室坐了一坐，并没有真正在一起，其他一切都是谣传。那头头听后“哈哈”笑了，说：

“这个老张，还是那么可爱！”

最后才谈起小林老婆调动的事。那头头情绪正好，说：

“行，行，老张托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看看下边哪个单位缺人！”

这不等于答应了？小林回来向老婆一汇报，老婆马上抱着他在脸上乱亲。两人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如果就这样等着，小林老婆一定能调成，能每天坐着地铁到前三门那个单位上班，但这时小林和小林老婆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己把事情办坏了。本来人家管人事的头头正在努力，小林和小林老婆仍不放心，小林老婆打听出一个熟人的丈夫，也在前三门那个单位工作，而且是一个处长，就同小林商量，单是一个管人事的头头是否太单薄，是否也找一找这个处长？当时小林也没犯考虑，觉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找一找总没什么坏处。于是就又找了这个处长。谁知这一找不要紧，让人家管人事的头头知道了，管人事的头头马上停止了努力。小林再去找他，他比以前冷淡了，说：

“你不是也找某某了，让他给办办看吧！”

小林这才着了急，知道自己犯了路线性错误。找人办事，如同在单位混事，只能投靠一个主子，人家才死力给你办；找的人多了，大家都不会出力；何况你找多了，证明你认识的人多，显得你很高明，既然你高明能再找人，何必再找我？这时除了不帮忙不说，还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说不定背后再给你帮点倒忙，看你不依靠我依靠别人这事能办成！小林和小林老婆认识到这个道理，明白过来，事情已经晚了。两人一开始是互相埋怨，埋怨以后，又共同想补救的方法。但这时能想出什么补救办法？小林只能再找老张，让他给同学再打电话。但老张又不是你的亲兄弟，人家是单位的副局长，老找人家也不好。于是小林老婆调工作的事，就这样不上不下地放着。时间一长，小林事情一忙就暂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但

小林老婆忘不了，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心思。昨天发生了馊豆腐事件，馊豆腐事件过去以后，她没洗脚坐在床边想的，就是这件事，今天早上起来，她将这话题又重新向小林提出。小林一开始以为老婆又让他找老张，但再找老张小林已很怵头，于是说：

“事情已经让咱们办坏了，光让我找老张有什么用？”

小林老婆说：

“这次不让你找老张，还让你找前三门单位那个管人事的头头。”

再找管人事的头头，比让他找老张还怵头，小林说：

“因为找你那个熟人的丈夫，人家态度都冷淡了，如何有脸面再找人家？再找作用也不大！”

小林老婆说：

“为什么作用不大，这事我想了，你也别光怪我那个熟人的丈夫，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还是功夫下得不够。现在在社会上办事，光动嘴皮子如何行？我考虑，咱得给他上个供。现在苍蝇没有不见血的，你不出血，他能给你来真的？还是得出血！”

小林说：

“只和人家见过几次面，熟都不熟，连人家家在哪里住都不知道，这供如何上？”

小林老婆发了火：

“看你说话的口气，就是对我的事情漠不关心！上次你要入党，给女老乔送了什么？那时咱家那么困难，孩子吃奶都没有钱，我不照样让你送了？轮到我的事，你怎么就这么推三挡四的，你这存的是什么心！”

说着说着脸就变白了。小林见她越说话越多，真生气了，忙说：

“好，好，咱送，咱送，看送了能起什么作用！”

话说到这里就算完了。白天两个照常上班，等晚上回来，两人匆匆吃完饭，交代保姆看好孩子，就一起到前三门单位管人事头头家里去上供。但真到上供，供上些什么，两人都犯了难。两人来到商店，逛了半个小时，拿不定主意。礼太小了送不出去，礼太大了又心疼钱。最后小林老婆相中了一个工艺品，一个玻璃匣子里镶嵌了几个花鸟和小鱼，美观大方，四十多元，可以买。但两人商量半天，觉得这个礼品也不合适，管人事的头头能会喜欢花鸟？别以为是随便十几块钱买的贱价货搪塞他，那样作用更不好。最后又转，转到食品冷饮柜，小林突然眼睛一亮，说：

“有了！”

小林老婆问：

“什么有了？”

小林便向老婆指了指一箱一箱的“可口可乐”，上边挂着一块牌子：“大减价，一块九一听”，而“可口可乐”的正常价格，却是三块五。“可口可乐”拿得出手，一听一块九，一箱二十四听，也就四十多块，看着体积大，又是名牌饮料，拿出来实用大方，管人事的头头肯定喜欢。只是不知它为何减价。小林老婆说：

“别是过期了吧，那样就不好了！”

问了问售货员，也不过期，实在是奇怪，好像是单为今天他们送礼准备的。小林说：

“看这样子，今天顺利，这事肯定能成！”

老婆兴致也高了，马上掏钱买了一箱，由小林扛着，两人挤上公共汽车去送礼。兴高采烈到了管人事头头家的楼下，已是晚上八点半，时间也合适。但等两人进楼道刚要上楼，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正是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小林忙向他打招呼，倒让正下楼的头头吃了一惊，等看清是小林，因在家门口，倒比在办公室客气，忙止住脚步笑着说：

“你们来了？”

小林说：

“王叔叔，这是我爱人，为她工作的事，老张让我们再来找您一次！”

头头说：

“我知道了，那个工作的事，我这里没有问题，关键是下边接收单位不好办，你们如能找到哪个处室可以接收，让他们再来找我就行了！今天晚上我出去还有点事，车子在下边等着，恕不能接待你们了！”

小林和小林老婆心里都凉了半截。这不等于回绝了？等头头走到了楼外，小林才意识到自己肩上还扛着一箱“可口可乐”，忙向楼外喊：

“王叔叔，我还给您带了一箱饮料！”

头头在楼外笑着答：

“我这里还缺几筒饮料？扛回去自己喝吧！”

接着，车子发动开走了。把小林和小林老婆尴到了楼道里。尴了半天，两人才缓过劲儿来。小林将箱子摔到楼梯上：

“操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

又埋怨老婆：

“我说不要送吧，你非要送，看这礼送的，丢人不丢人！”

小林老婆也说：

“这个人怎么这么恶劣，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

两人便重新扛着饮料回家。因为礼没有送出去，回家以后两人又为买礼心疼了半天，四十多块钱买一箱“可口可乐”放到家里，这不是吃饱撑的？一箱“可口可乐”怎么处理？退回商店，入口的东西人家一律不退，自己喝了吧，哪能关起门没事喝“可口可乐”？过了两天，还是老婆聪明，把“可口可乐”打开，时常拿出一筒让孩子到院子里去喝。过去从来没买过饮料，也没买过带鱼，孩子穿得破烂，在院子里穷出了名。一次倒是买了一次带鱼，是贱价处理的，有些发臭，臭味跑到了楼道里，让对门印度女人到处宣扬，现在让小女儿拿着“可口可乐”到处喝，也起一个正面宣扬的作用，也算这箱“可口可乐”买得没有白费。只是工作的事仍没有着落，仍是小林和小林老婆继续窝心的问题。

三

家里来了客人。小林晚上下班回来，一进楼道，就知道家里来了客人。因为他家的门大开着，里边传出外地老家人的咳嗽声。等小林回到家，果然，里间床上正坐着两个皮肤晒得焦黑，头上暴着青筋的老家人，脚边放着几个七十年代的帆布包，提包上还印着毛主席语录。两个人正在不住地抽烟，咳嗽，毫不犹豫地将烟灰和痰弹吐了一地。小林的小女儿也被烟呛得不住地咳嗽，在烟雾里乱跑。小林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办公室新到处长老关，别看平时一脸严肃，原来对人却没有坏心眼，季度评奖，给小林评了个头奖，多发给他五十块钱。虽然五十块钱不算什么，但多五十总比少五十强，拿回来总能买老婆个高兴。谁知兴冲冲回家，老婆还没下班，家里却来了两个老家人。小林像被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一天的好兴致，立即跑得无影无踪。本来老家来人应该高兴，多年不见的乡亲，见了叙叙旧也没什么不可，但老家经常来人，就高兴叙旧不起来，反过来倒成了一种负担。家里来人不得招待？招待一次就得几十块钱。经常来人，家庭就受不了。老家来人和别的同学朋友来还不一样，别看老家来的人焦黑，头上暴着青筋，是农村人，但农村比城里人礼还多，同学朋友招待不好人家可以原谅，这些农村人招待不好他反倒不高兴，回到老家说你。他们认为你在北京，来到北京理应该你招待，全不知小林在北京也是社会的最底层，也整天清早排队买豆腐，只是客人来了，才多加两个菜。有时小林看老家人那故作傲慢的样子，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你们在家才吃什么！老家人来，如果单是吃一顿饭，还好应付，往往吃过饭，他们还要交代许多事让小林办。搞物资，搞化肥，买汽车，打官司，走时还让小林给买火车票。小林哪里有那么强的办事能力！自己老婆的工作都办不了，送礼人家都不收，还能给别人打官司买汽车？买火车票小林照样得去北京站排队。一开始小林爱面子，总觉得如说自己什么都不能办，也让家乡人看不起，就答应试一试，但往往试一试也是白试，虽然有些同学分到了不同的单位，但都是刚到单位不久，还没到掌权的地步，哪里办得成？免不了回头还是尴尬。后来渐渐学聪明了，学会了说：“不，这事我办不了！”当然说这话人家会看不起，但看不起是早晚的事，早看不起倒可以省下麻烦。但老家仍是源源不断来人，来了起码吃你一顿饭。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小林老婆是城市人，城市到底比农村关系简

单，来的人很少。人家家老不来人，自己家老来人，来了就要吃饭，农村人又不讲究，到处弹烟灰吐痰，也让小林不好意思。按说小林老婆在这方面还算开通，一开始来人不说什么，后来多了，成了常事，成了日常工作，人家就受不了，来了客人脸色不好，也不去买菜，也不去下厨房。小林虽然怪老婆不给自己面子，但人家生气得也有道理，两人如倒个个儿，小林也会不高兴。于是除了责备妻子，也怪自己老家不争气，捎带自己让人也看不起。老家如同一个大尾巴，时不时要掀开让人看看羞处，让人不忘记你仍是一个农村人。对门印度女人就说过，看他们家那土样，一家子农村人。弄得小林老婆很不高兴。所以小林时常提心吊胆，一到下班，就担心今天老家是否来人了？有时在家里坐，一听院子里有人说外地口音，他就心惊胆战，忙跑到阳台上看，看这外地口音是否进了自家的门洞，如不是进这门洞，才松一口气。虽然小林不盼望自己老家来人，却盼望老婆那边来人。那边如也来人，小林故意热情些，也可抵消一些自己这边来人，让老婆心里平衡一些。但人家来人少，让小林时刻亏着心。老家的父母也不懂小林心情，觉得自己儿子在北京，是个可炫耀的事情，时常说："我儿子在北京，你们找他去！"人家来了，小林就不能不热情。后来时间长了，小林发觉你越热情，来的人越多，小林学聪明了，就不再热情。不热情，怠慢人家，人家就不高兴，回去说你忘本。但忘本也就忘本，这个本有什么可留恋的！小林也给自己父母写信，说我这里也很忙，经济很难，以后不要图你们面子好看，故意往这里介绍人。信写好以后，小林还故意让老婆看了看，老婆没领他这个情，照地下吐了一口唾沫：

"早知道你家是这样，当初我就不会嫁你！"

小林马上火了，指着老婆说：

"当初我也把家庭情况向你说了，你说不在乎，照你这么说，好像我欺骗你！"

但斗气归斗气，家里还是照常来人。因人照常来，久而久之小林老婆也习惯了。习惯了就自然了。无非是脸色不高兴。这就使小林很满意。小林也自觉，客人来了，吃饭只加两个大路菜，无非是一条鱼，或一只鸡，没有酒水。老家人不满意，只好让他不满意，总比让老婆不满意要好。

但今天来的两个客人，使小林觉得只加两个菜绝对说不过去。这两个人一个老头子，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小林没有认出来，上去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听那老头子一说话，小林认出来了，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这老师姓杜，小林上小学时，跟他学了五年，杜老师既教数学，又教语文。一年冬天小林捣蛋，上自习跑出去玩冰，冰炸了，小林掉到了冰窟窿里。被救上来，老师也没吵他，还忙将湿衣裳给他脱下来，将自己的大棉袄给他披上。这样的老师，十几年没见，现在到了自己门上，如何使小林不激动？小林上去握住他的手：

"老师！"

老师见他激动，也激动起来，拉住小林说：

"小林！街上遇到你，肯定我认不出来！"

又忙把年轻人向他介绍，说是自己的儿子。

大家激动过，小林问老师来北京的意思。老师把意思一说，小林又有些胆战心惊，原来老师得了肺气肿，到底发展没发展成肺癌，老家医院水平低，诊断不出来，这时老师想起他培养的学生，还就数小林混得高，混到了北京，于是带儿子来投奔他，想让他找个医院给确诊确诊。如果是癌症，最好能住院治疗；如果不是癌症是肺气肿，也望能做一下手术。小林一边说：

"咱慢慢商量，咱慢慢商量！"

一边转动脑筋。可北京哪里有他熟悉的医院？这时门开了，小林老婆下班回来。小林一看表，已是晚上七点半。小林见了老婆又是一番胆战心惊，一边看老婆的脸色，一边向老婆介绍，这是自己的老师和老师的儿子，这是自己的爱人。老婆见又来了一屋人，屋里烟气冲天，痰迹遍地，当然不会有好脸色，只是点点头，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厨房就传来吵声，老婆在责备保姆，都七点半了，怎么还没给孩子弄饭？小林知道那责备是冲着自己，也怪自己大意，只顾跟老师聊天，忘了交代保姆先给孩子弄饭。何况来了两个客人，加上小林、小林老婆、保姆、孩子，一下成了六口人，这饭还没准备呢。于是就让老师先坐着，自己去厨房给老婆解释。解释之前，他先掏出今天单位发的五十块钱，作为晋见礼；然后又解释说，实在没办法，这是自己小学时的老师，不同别人，好歹给弄顿饭，招待过去就完。谁知老婆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了，说：

"去你妈的，谁没有老师！我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

小林拉她：

"你小声点，让人听见！"

小林老婆更大声说：

“听见怎么了，三天两头来人，我这里不是旅馆！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了！”

就坐在厨房的水池上落泪。

小林怒火一股股往头上冲。但现在生气也不是办法，客人还在里间坐着，只好先退出去，又去陪老师。但看老师的样子，已经听见他们的争吵。老师到底有文化，不比别的老家人，招待不好故意傲慢，马上大声说：

“小林你不必忙，俺已经在外面吃过饭了，俺住在劲松地下旅馆，也就是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老家土产，喝了这杯水，俺就该走了，晚了怕坐不上车！”

接着拉开了帆布提包，让儿子把两桶香油送到了厨房。

小林感到心中更加不忍。他知道老师肯定没有吃饭，只是怕他为难，故意说这话给他老婆听。也许是两桶香油起了作用，也许是老婆觉悟过来，饭到底还是做了，做得还不错，四个菜，把孩子吃的虾仁都炒了一盘。好歹吃完饭，小林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出门。路上老师一个劲儿地说：

“我一来，给你添了麻烦。本来我不想来，可你师母老劝我来看看你，就来了！”

小林看着老师的满头白发，蹒跚的步子，脸上皱褶里都是土，自己也没有让他在家洗洗脸，心里不禁一阵辛酸，说：

“老师身体有病，该来北京看看。我先给你们找个便宜旅馆住下，明天我就给老师找医院！”

老头子忙用手止住小林：

“你忙你的，我还有办法！”

接着摘下帽子，从里边拿出一张纸条：

“来时怕找不到你，我找了县教育局李科长。李科长有一个同学，在某大机关当司长，看，都给我写了信！我投奔他，他那么大的干部，肯定有办法！”

老师话说到这里，小林就不再坚持。因让他找医院，他也肯定找不出什么好医院，是瞎耽误老师的时间，还不如让人家去找司长。于是就只好将老师和他儿子送到公共汽车上，和他们再见。看着公共汽车开远，老师还在车上微笑着向他挥手，车猛地一停一开，老头子身子前后乱晃，仍不忘向他挥手，小林的泪刷刷地涌了出来。自己小时上学，老师不就是这么笑？等公共汽车开得看不见了，小林一个人往回走，这时感到身上沉重极了，像有座山在身上背着，走不了几步，随时都有被压垮的危险。

第二天上班，小林在办公室看报纸，看到一篇悼念文章，悼念一位已经死去好多年的大人物，说大人物生前如何尊师爱教，曾把他过去少年时仅存的两个老师接到北京，住在最好的地方，逛了整个北京。小林本来对这位死去的大人物印象不错，现在也禁不住骂道：

“谁不想尊师重教？我也想让老师住最好的地方，逛整个北京，可得有这条件！”

就把这张报纸扔到了废纸篓里。

四

孩子病了。流鼻涕，咳嗽。老婆说：

“你老师有肺气肿，上次他来咱们家一次，是不是把孩子给传染上了？”

孩子有病，小林也很着急。孩子一病，和不病时大不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起码得一个人请假在家照顾。这时单靠保姆是不行的。但老婆胡乱联系，又责备他的老师，使小林心里很愤怒。上次老师走后，小林两天没理老婆，怪她破坏他的情感，当着老师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人家吃了你一顿饭，却给你提来两桶香油，两桶香油有十斤，现在北京自由市场一斤香油卖八块，十斤就是八十多块，你一顿饭值八十吗？两天来吃着老师的香油，老婆也面有愧色，也觉自己做得太过分。但现在孩子病了，她有气无处撒，又想反攻倒算，拿小林的老师做码子，小林就有些不客气，说：

“孩子有病，还是先检查。如检查出不是肺气肿传染，你提前这么责备人家，不就不道德了吗？”

于是两人都请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但检查是好检查的？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现在给孩子看一次病，出手就要二三十；不该化验的化验，不该开的药乱开。小林觉得，别人不诚实可以，连医生都这么不诚实了，这还叫人怎么活？一次孩子拉稀，看下来硬是要了七十五。小林老婆又好气又好笑，抖着双手向小林说：

“一泡屎值七十五？”

每次给孩子看完病，小林和小林老婆都觉得是来上当。但孩子一病，这个当你还非上不可。你别无选择。譬如现在，路上孩子又有些发烧，温度还挺高，这时两人都忘记了相互指责，忘记了是去上当，精力都集中到孩子身上，于是加快步伐挤车去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也无非是感冒。但拿着药单子到药房窗口一划价：四十五块五毛八。小林老婆抖着单子说：

“看，又宰人了吧！你说，这药还拿不拿！”

小林没“说”，也没理她。刚才小林有些着急，小孩发烧那么高，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不知是不是老师给传染了，现在诊断出是感冒，小林就放了心。放心之后，小林又开始愤怒，刚才你断定是我的老师传染，现在经过医院诊断，不成感冒了？小林本想跟她先理论理论这事，再说宰人不宰人的事，但看到药房前边排队的人很多，来往的人也很多，这个场合理论不对，就没有理她，只是没好气地向老婆说：

“怕宰人就别来呀，人家谁请你非拿药不可了？”

老婆马上抱起孩子：

“照这么说，我就真不拿药了！”

抱起孩子就走。看着老婆赌气不拿药，小林倒着了急。他知道老婆的脾气，赌上气九牛拉不回来。赌气不拿药，回家孩子怎么办？忙又撵出去，拦住老婆：

“哎，哎，这事你还能真赌气呀，把药单子给我！”

谁知老婆这次不是赌气，她看着小林说：

“这药不拿了，不就是感冒吗？上次我感冒从单位拿的药还没吃完，让她吃点不就行了？大不了就是‘先锋’、‘冲剂’、退烧片之类，再花钱不也是这个！”

小林说：

“那是大人药，大人小孩子不一样！”

小林老婆说：

“怎么不一样，少吃一点就是了。这事你别管。不花四十五块，我也能让孩子三天好了。药吃完我再到单位要！”

小林觉得老婆说得也有道理。他用手摸了摸女儿的头，不知是孩子刚刚睡醒的缘故，还是嗅到了医院的味道，烧突然又退了下去。眼睛也有神了，指着医院对面的“哈密瓜”要吃。看情况有些缓解，小林觉得老婆的办法也可试一试。于是就跟老婆一块儿出医院，给孩子买了一块“哈密瓜”。吃了一块“哈密瓜”，孩子更加活泼，连咳嗽一时也不咳了，跳到地上拉着小林的手玩。小林高兴，老婆也高兴。大家一高兴，心胸也就开阔了，小林也不再追究老婆说过老师传染不传染的话了，那都是着急时没有办法乱发的火，不足为凭。既然不追究了，孩子的病也确诊了，老婆想出办法，看病又省下四十五块钱，这不等于白白收入？大家心情更开朗。小林对老婆也关心了。路过小吃街，小林对老婆说：

“你不是爱吃炒肝？吃一碗吧！”

小林老婆咂吧咂吧嘴说：

“一块五一碗，也就吃着玩，多不划算！”

小林马上掏出一块五，递给摊主：

“来一碗炒肝！”

炒肝端上来，小林老婆不好意思地看了小林一眼，就坐下吃起来。看她吃的爱惜样子，这炒肝她是真爱吃。她捡了两节肠子给孩子吃，孩子嚼不动又吐出来，她忙又扔到自己嘴里吃了。她一定让小林尝尝汤

儿，小林害怕肠，以为肠汤一定不好喝，但禁不住老婆一次一次劝，老婆的声音并且变得很温柔，眼神很多情，像回到了当初没结婚正谈恋爱的时候，小林只好尝了一口。汤里有香菜，热腾腾的，汤的味道果然不错。老婆问他味道怎么样，他说味道不错，老婆又多情地看了他一眼。想不到一碗炒肝，使两人重温了过去的温暖。这种情绪一直持续到晚上。因孩子病得不重，回家后老婆让她吃了药，她就自己玩去了。晚上也不咳了，睡得很死。等外间保姆传来鼾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很有激情。事情像新婚时一样好。事情过去以后，两人又相互抚摸着谈起了天，重新总结今天孩子病的原因。小林老婆主动承认错误，说今天一时性急，错怪了小林的老师。小林说既然不怪老师，就怪我们夜里没看好，让孩子踹了被子。老婆说也不怪夜里没看好，就怪一个人。小林心里“咯噔”，问是谁，老婆用手指了指外间门厅。这是指保姆。接着老婆说了保姆一大堆不是，说保姆斤斤计较，干活不主动，交代的任务故意磨蹭，爱在保姆间乱串，爱泄露家中的机密；对孩子也不是真心实意，两人上班不在家，她让孩子一个人玩水，自己睡觉或看电视，还有个不感冒的？等今年九月份，一定送孩子入托，把她辞出去。她一个人工资四十元，吃喝费用得六十元，还用小林老婆的卫生巾、化妆品，再加上水果杂用，一月一百多，占一个人的工资，家里哪会不穷？等孩子入托，辞了保姆，一个月省下这么多钱，家里生活肯定能改善，前途还是光明的。小林也受了鼓舞，加上他平时对保姆印象也不好，也跟着老婆说了一阵子话。说完感到气都出了，心里很畅快。两人又亲了一下，才分开身子睡觉。老婆一转身三分钟睡着了，小林没睡着，想了想刚才的一番议论，又感到有些羞愧。两人温暖一天，最后把罪过归到保姆身上，未免有些小气。人家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出门几千里在外，整天看你脸色说话，就是容易的？小林感到自己也变得跟个娘儿们差不多了，不由感叹一声。但接着疲倦也上来了，两个眼皮一合，也就睡着了，不再想那么多。

但等第二天早晨，小林又感到昨天对保姆的指责没有错。清早老婆上班，小林照常出去排豆腐。排完豆腐，小林本来应该去上班，但今天下着蒙蒙小雨，来排豆腐的人少，豆腐买得顺利，看看表，还有富裕时间，因惦着孩子感冒，就又回家看了一趟。回家后，发现保姆床也没叠，孩子的饭也没做，药也没喂，给了孩子一盆洗脸水让她玩，她呢，正在给自己鼓捣吃的。清早起来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吃的剩饭，把昨天的剩饭泡了泡，就着咸菜吃下了肚。保姆不吃剩饭，你再熬点新粥也就罢了，谁知她正在用给女儿做饭的小锅下挂面，进屋一股香气，她加了香菜，加了豆腐干，还卧了一个鸡蛋。保姆见他突然回来，也有些吃惊，忙用筷子把鸡蛋往面条底下捺。但不管怎么捺，还是让小林发现了。小林怒火一股股往脑门冲，这不是故意败坏人吗？起床孩子不弄，自己倒先偷着做好的吃。大家都不容易，我们背后议论你、把一切罪过归到你身上固然不对，但你也忒不自觉，忒不值得尊重和体谅。但小林没有再指责保姆。按说现在抓住了罪证，当面指责一顿十分痛快，但保姆是这种样子，你指责她一顿，岂敢保证你走了以后，她会不把气撒到孩子身上？孩子还不懂事，能让她再替你承担罪过？于是只是把孩子正在玩的保姆的洗脸水，气鼓鼓地夺过来倾到马桶里。孩子一玩水，又开始流鼻涕；水被夺走，便坐在地上拧着屁股哭。小林没理，摔上门就上班去了。边匆忙下楼边心里骂：

“妈的，九月份一定让你滚蛋！”

晚上下班回家，孩子的感冒似乎又加重了，鼻子鼹鼹的，一个劲咳嗽；摸摸头，烧也有点升上来。小林知道，这和保姆一天捣蛋肯定有关系。但他又不敢把清早保姆捣蛋的事告诉老婆，那样肯定会引起另一场轩然大波。不过，不知老婆今天怎么了，一脸喜色，对孩子病情加重也不在意，喜滋滋地自己坐在床前想心思。老婆一有这种脸色，肯定有好事。来厨房看看，果然，老婆买回来一节香肠。买了香肠不说，还买回来一瓶“燕京”啤酒。这肯定是给小林买的。过去单身汉时，小林最爱喝啤酒。自结婚以后，这种爱好渐渐就根除了。一瓶一块多，喝它干吗，就是不说钱，平时谁有喝啤酒的心思！小林摸不透老婆今天的心思，忙进里间问：

“喂，你今天怎么了？”

老婆“吃吃”地笑。

小林感到有些奇怪：

“你笑什么？说出来我听听！”

老婆说：

“小林，我告诉你，我的工作问题解决了！”

小林吃了一惊：

“什么？解决了？你去前三门单位了？管人事的头头答应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问：

“找到新的单位了？”

老婆摇摇头。

小林禁不住泄气：

“那解决什么？”

老婆说：

“这工作我不调了！”

小林说：

“怎么不调了，你对单位又有感情了？你不怕挤公共汽车了？”

小林老婆说：

“感情谈不上，但以后不挤公共汽车了。我们单位的头头说，从九月份开始，往咱们这条线发一趟班车！你想，有了班车，我就不用挤公共汽车，四十分钟也到了。自己单位的班车，上车还有座位，这不比挤地铁去前三门单位还好？小林，我想通了，只要九月份通班车，我工作就不调了。这单位固然不好，人事关系复杂，但前三门那个单位就不复杂了？看那管人事头头的嘴脸！我信了你的话，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只要有班车，我就不调了，睁只眼闭只眼混算了。这不是工作问题解决了！”

小林听了老婆一番话，也很高兴。家中的一件大事，过去天天苦恼，时常为此闹矛盾，现在终于有了着落。虽然工作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是以不解决为解决，但不管怎样，解决了，老婆就安心了，就没有烦恼了，就不会情绪激动了，家里就不会再为此闹矛盾了。说来问题解决也简单，靠小林和小林老婆自己去求人，去送东西到处碰壁，最终解决无非是单位发了一趟班车。但不管怎么解决，小林也马上和老婆一样高兴起来，说：

“好，好，这不以后不存在这问题了？你就不再跟我闹了？”

老婆说：

“是不存在呀！”

又娇嗔道：

“谁跟你闹了？你没有本事解决，还怪我跟你闹！最后不还是靠我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了！”

小林说：

“是呀，是呀，是靠你自己解决，就等九月份！”

大家情绪很好。孩子的病也压过去了。吃饭时大家喝了啤酒。晚上孩子保姆入睡，两人又欢乐了一次。欢乐时两人很有激情。欢乐以后，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这么勤了。接着两人又抚摸着谈心，说九月份。九月份真是个好日子，老婆工作问题解决，孩子入托辞退保姆，家里可省一大笔开支。两人又展望未来，憧憬九月份的幸福日子，讨论节省下的开支如何使用。后来老婆又说，现在孩子还小，要不再让孩子在家呆一年，再用一年保姆，等明年再送孩子入托。小林想起早晨保姆的事，马上恶狠狠地说：

“不，就今年，不为孩子，也为保姆，马上让她滚蛋！”

老婆与保姆矛盾很深，听小林这么说，也很高兴，又亲了他一下，翻过身就睡着了。

五

九月份了。九月份有两件事，一、老婆通班车；二、孩子入托辞退保姆。老婆通班车这一条比较顺，到了九月一号，老婆单位果然在这条线通了班车。老婆马上显得轻松许多。早上不用再顶星星。过去都是早六点起床，晚一点儿就要迟到；现在七点起床就可以了，可以多睡一个小时。七点起床梳洗完毕，吃点饭，七点二十轻轻松松出门，到门口上班车；上了班车还有座位，一直开到单位院内，一点不累。晚上回来也很早，过去要戴月亮，七点多才能到家，现在不用戴了；单位五点下班，她五点四十就到了家，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做饭。老婆很高兴。不过她这高兴与刚听到通班车时的高兴不同，她现在的高

兴有些打折扣。本来听说这条线通班车，老婆以为是单位头头对大家的关心，后来打听清楚，原来单位头头并不是考虑大家，而是单位头头的一个小姨子最近搬家搬到了这一块地方，单位头头的老婆跟单位头头闹，单位头头才让往这里加一线班车。老婆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有些沮丧，感到这班车通得有些贬值，自己高兴得有些盲目。回来与小林唠叨，小林听到心里也挺别扭，感到似乎是受了污辱。但这污辱比起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拒不收礼的污辱算什么！于是向老婆解释，管他娘嫁给谁，管是因为什么通的班车，咱只要跟着能坐就行了。老婆说：

“原来以为坐班车是公平合理，单位头头的关心，谁知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以后每天坐车，不都得想起小姨子！”

小林说：

“那有什么办法。现在看，没有人家小姨子，你还坐不上班车！”

小林老婆说：

“我坐车心里总感到有些别扭，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

小林说：

“你还像大学刚毕业那么天真，什么二等三等，有个班车给你坐就不错了。我只问你，就算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总比挤公共汽车强吧？”

小林老婆说：

“那倒是！”

小林又说：

“再说，沾她光的又不是你自己，我只问你，是不是每天一班车人？”

老婆说：

“可不是一班车人，大家都不争气！”

小林说：

“人家不争气，这时你倒长了志气。你长志气，你以后再去坐公共汽车，没人拉你非坐班车！你调工作不也照样求人巴结人？给人送东西，还让晾到了楼道里！”

老婆这时“扑哧”笑了：

“我也就是说说，你倒说个没完了。不过你说得对，到了这时候，还说什么志气不志气！谁有志气？有志气顶他妈屁用，管他妈嫁给谁，咱只管每天有班车坐就是了！”

小林拍巴掌：

“这不结了！”

所以老婆每天显得很愉快。但小孩入托一事，碰到了困难。小林单位没有幼儿园，老婆单位有幼儿园，但离家太远，每天跟着老婆来回坐车也不合适，这就只能在家门口附近找幼儿园。门口倒是有几个幼儿园，有外单位办的，有区里办的，有街道办的，有居委会办的，有个体老太太办的。这里边最好的是外单位办的，里边有幼师毕业的阿姨，可以教孩子些东西；区以下就比较差些，只会让孩子排队拉圈在街头走；最差的是居委会或个体办的，无非是几个老太太合伙领着孩子玩，赚个零用钱花花。因孩子教育牵扯到下一代，老婆对这事看得比她调工作还重。就撺掇小林去争取外单位办的幼儿园，次之只能是区里办的，街道以下不予考虑。小林一开始有些轻敌，以为不就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吗？临时呆两年，很快就出去了，估计困难不会太大，但他接受以前一开始说话腔太满，后来被老婆找后账的教训，说：

“我找人家说说看吧，我也不是什么领导人，谁知人家会不会买我的账，你也不能限制得太死！”

对门印度女人家也有一个孩子，大小跟小林家孩子差不多，也该入托，小林老婆听说，她家的孩子就找到了幼儿园，就是外单位办的那个。小林老婆说话有了根据，对小林说：

“怎么不限制死，就得限制死，就是外单位那个，她家的孩子上那个，咱孩子就得上那个，区里办的也

不用考虑了！”

任务就这样给小林布置下了。等小林去落实时，小林才感到给孩子找个幼儿园，原来比给老婆调工作困难还大。小林首先摸了一下情况，外单位这个幼儿园办得果真不错，年年在市里得先进。一些区一级的领导，自己区里办的有幼儿园，却把孩子送到这个幼儿园。但人家名额限制得也很死，没有过硬的关系，想进去比登天还难。进幼儿园的表格，都在园长手里，连副园长都没权力收孩子。而要这个园长发表格，必须有这个单位局长以上的批条。小林绞尽脑汁想人，把京城里的同学想遍，没想出与这个单位有关系的人。也是急病乱投医，小林想不出同学，却突然想起门口一个修自行车的老头。小林常在老头那里修车，“大爷”“大爷”地叫，两人混得很熟。平时带钱没带钱，都可以修了车子推上先走。一次在闲谈中，听老头说他女儿在附近的幼儿园当阿姨，不知是不是外单位这个？想到这个茬儿，小林兴奋起来，立即骑上车去找修车老头。如果他女儿是在外单位这个，虽然只是一个阿姨，说话不一定顶用，但起码打开一个突破口，可以让她牵内线提供关系。找到修车老头，老头很热情，也很豪爽，听完小林的诉说，马上代他女儿答应下来，说只要小林的孩子想入他女儿的托，他只要说一句话，没有个进不去的。只是他女儿的幼儿园，不是外单位那个，而是本地居委会办的。小林听后十分丧气。回来将情况向老婆作了汇报。老婆先是责备他无能，想不出关系，后又说：

“咱们给园长备份厚礼送去，花个七十八十的，看能不能打动她！对门那个印度孩子怎么能进去？也没见她丈夫有什么特别的本事，肯定也是送了礼！”

小林摆摆手说：

“连认识都不认识，两眼一抹黑，这礼怎么送得出去？上次给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送礼，没放着样子？”

老婆火了：

“关系你没关系，礼又送不出，你说怎么办？”

小林说：

“干脆入修车老头女儿那个幼儿园算了！一个三岁的孩子，什么教育不教育，韶山冲一个穷沟沟，不也出了毛主席！还是看孩子自己！”

老婆马上愤怒，说小林不能这样对孩子不负责任；跟修车的女儿在一起，长大不修车才怪；到目前为止，你连外单位的幼儿园的园长见都没见一面，怎么就料定人家不收你的孩子？有了老婆这番话，小林就决定斗胆直接去见一下幼儿园园长。不通过任何介绍，去时也不带礼，直接把困难向人家说一下，看能否引起人家的同情。路上小林安慰自己，中国的事情很复杂，别看素不相识，别看不送礼，说不定事情倒能办成；有时认识、有关系，倒容易关系复杂，相互嫉妒，事情倒不大好办。不认识怎么了？不认识说不定倒能引起同情。世上就没好人了？说不定这里就能碰上一个。但等小林在幼儿园见到园长，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幼稚天真。幼儿园园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人倒挺和蔼，说她这个幼儿园不招收外单位的孩子；本单位孩子都收不了，招外单位的大家会没有意见？不过情况也有例外，现在幼儿园想搞一项基建，一直没有指标，看小林在国家机关工作，如能帮他们搞到一个基建指标，就可以收下小林的孩子。小林一听就泄了气，自己连自己都顾不住，哪能帮人家搞什么基建指标？如有本事搞基建指标，孩子哪个幼儿园不能进，何必非进你这个幼儿园？他垂头丧气回到家，准备向老婆汇报，谁知家里又起了轩然大波，正在闹另一种矛盾。原来保姆已经闻知他们在给孩子找幼儿园；给孩子找到幼儿园，不马上要辞退她？她不能束手待毙，也怪小林老婆不事先跟她打招呼，于是就先发制人，主动提出要马上辞退工作。小林老婆觉得保姆很没道理，我自己的孩子，找不找幼儿园还用跟你商量？现在幼儿园还没找到，你就辞工作，不是故意给人出难题？两人就吵起来。到了这时候，小林老婆不想再给保姆说好话，说，要辞马上辞，立即就走。保姆也不服软，马上就去收拾东西。小林回到家，保姆已将东西收拾好，正要出门。小林幼儿园联系得不顺利，觉得保姆现在走措手不及，忙上前去劝，但被老婆拦住：

“不用劝她，让她走，看她走了，天能塌下来不成！”

小林也无奈。可到保姆真要走，孩子不干了。孩子跟她混熟了，见她要走，便哭着在地上打滚；保姆对孩子也有了感情，忙上前又去抱起孩子。最后保姆终于放下嗷嗷哭的孩子，跑着下楼走了。保姆一走，小林老婆又哭了，觉得保姆在这干了两年多，把孩子看大，现在就这么走了也很不好，赶忙让小林到阳台上，给保姆再扔下一个月的工资。

保姆走后，家里乱了套。幼儿园没找着，两人就得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这时老婆又开始恶狠狠地责骂保姆，怪她给出了这么个难题，又责怪小林无能，连个幼儿园都找不到。小林说：

“人家要基建指标，别说我，换我们的处长也不一定能搞到！”

又说：

“依我说，咱也别故意把事情搞复杂，承认咱没本事，进不了那个幼儿园，干脆，进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算了！这个幼儿园不也孩子满满当当的！”

事到如今，小林老婆的思想也有些活动。整天这么请假也不是个事。第二天又与小林到修车老头女儿的幼儿园看了看，印象还不错，当然比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差远了，但里面还干净，几个房间里圈着几十个孩子，一个屋子角上还放着一架钢琴。幼儿园离马路也远。小林见老婆不说话，知道她基本答应了，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回来，开始给孩子做入托的准备。收拾衣服、枕头、吃饭的碗和勺子、喝水的杯子、揩鼻涕的手绢，像送儿出征一样。小林老婆又落了泪：

“爹娘没本事，送你到居委会幼儿园，你以后就好自为之吧！”

但等孩子体检完身体，第二天要去居委会幼儿园时，事情又发生了转机，外单位那个幼儿园，又同意接收小林的孩子。当然，这并不是小林的功劳，而是对门那个印度女人的丈夫意外给帮了忙。这天晚上有人敲门，小林打开门，是印度女人的丈夫。印度女人的丈夫具体是干什么的，小林和小林老婆都不清楚，反正整天穿得笔挺，打着领带，骑摩托上班。由于人家家里富，家里摆设好，自家比较穷，家里摆设差，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有些自卑，与他们家来往不多。只是小林老婆与印度女人有些接触，还面和心不和。现在印度女人的丈夫突然出现，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提高了警惕：他来干什么？谁知人家很大方，坐在床沿上说：

“听说你们家孩子入托遇到困难？”

小林马上感到有些脸红。人家问题解决了，自己没有解决，这不显得自己无能？就有些支吾。印度女人丈夫说：

“我来跟你们商量个事，如果你们想上外单位那个幼儿园，我这里还有一个名额。原来搞了两个名额，我孩子一个，我姐姐孩子一个，后来我姐姐孩子不去了，如果你们不嫌这个幼儿园差，这个名额可以让给你们，大家对门住着！”

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感到一阵惊喜。看印度女人丈夫的神情，也没有恶意。小林老婆马上高兴地答：

“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那幼儿园我们努力半天，都没有进去，正准备去居委会的呢！”

这时小林脸上却有些挂不住。自己无能，回过头还得靠人家帮助解决，不太让人看不起了！所以倒没像老婆那样喜形于色。印度女人丈夫又体谅地说：

“本来我也没什么办法，只是我单位一个同事的爸爸，正好是那个单位的局长，通过求他，才搞到了名额。现在这年头儿，还不是这么回事！”

这倒叫小林心里有些安慰。别看印度女人爱搅是非，印度女人的丈夫却是个男子汉。小林忙拿出烟，让他一支。烟不是什么好烟，也就是“长乐”，放了好多天，有些干燥了，但人家也没嫌弃，很大方地点着，与小林一人一支，抽了起来。

孩子顺利地入了托。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松了一口气。从此小林家和印度女人家的家庭关系也融洽许多。两家孩子一同上幼儿园。但等上了几天，小林老婆的脸又沉了下来。小林问她怎么回事，她说：

“咱们上当了！咱们不该让孩子上外单位幼儿园！”

小林问：

“怎么上当？怎么不该去？”

小林老婆说：

“表面看，印度家庭帮了咱的忙，通过观察，我发现这里头不对，他们并不是要帮咱们，他们是为了他们自己。原来他们孩子哭闹，去幼儿园不顺利，这才拉上咱们孩子给他陪读。两个孩子以前在一起玩，现在一块儿上幼儿园，当然好上了。我也打听了，那个印度丈夫根本没有姐姐！咱们自己没本事，孩子也跟着受欺负！我坐班车是沾了人家小姨子的光，没想到孩子进幼儿园，也是为了给人家陪读！”

接着开始小声哭起来。听了老婆的话，小林也感到后背冷飕飕的。妈的，原来印度家庭没安好心。可这事又摆不上桌面，不好找人理论。但小林心里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事情龌龊在于：老婆哭后，小

林安慰一番，第二天孩子照样得去给人家当“陪读”；在好的幼儿园当陪读，也比在差的幼儿园胡混强啊！就像蹭人家小姨子的班车，也比挤公共汽车强一样。当天夜里，老婆孩子入睡，小林第一次流下了泪，还在漆黑的夜里扇了自己一耳光：

“你怎么这么没本事，你怎么这么不会混！”

但他扇的声音不大，怕把老婆弄醒。

六

今年大白菜丰收。

小林站在市民排起的长队里，嘴里哈着寒气，开始购买冬贮大白菜。大家一人手里捏着一个纸片。天冷了，有人头上已经扣上了棉帽子。大家排队时间一长，相互混熟了，前边一个中年人让给小林一支烟，两人燃着，说些闲话。一到购买冬贮大白菜，小林的心情是既焦急又矛盾。看着别人用自行车、三轮车、大筐往家里弄大白菜，留下一路菜帮子，他很焦急；生怕大白菜一下卖完，他落了空，冬天里没有菜吃。等到挤到人群里去买，他心里又觉得是上当。年年买大白菜，年年上当。买上几十棵便宜菜，不够伺候它的，天天得摆、晾、翻，天天夜里得收到一起码着。这样晾好，白菜已经脱了几层皮。一开始是舍不得吃，宁肯再到外面买；等到舍得吃，白菜已经开始发干，萎缩，一个个变成了小棍棍，一层层揭下去，就剩一个小白菜心，弄不好还冻了，煮出一股酸味。每到第二年春天，面对着剩下的几根小棍棍，小林和小林老婆都发誓，等秋天再不买大白菜。可一到秋天，看着一堆堆白菜那么便宜，政府在里边有补贴，别人家一车一车推，自己不买又感到吃亏。这样矛盾焦急心理，小林感到是一种折磨，其心理损耗远远超过了白菜的价值。所以今年一到秋天小林便下定决心：坚决不买大白菜。与老婆商量，老婆也同意，说把冬贮菜的亏烂刨去，也不见得便宜到哪里去。于是他们今年真没有买大白菜。但这样仅坚持了三天，小林又扣上棉帽子排到了买冬贮菜的行列。这并不是今年小林的意志不坚强，而是今年北京大白菜过剩，单位号召大家买“爱国菜”，谁买了“爱国菜”可以到单位报销。这样，不买白不买，小林和小林老婆马上又改变了最初的决定，决定马上去买“爱国菜”，而且单位能报销多少，就买多少。小林单位可以报销三百斤，小林老婆单位可以报销二百斤，于是两人决定买五百斤。这比往年自己决定买大白菜的量还多。小林专门借了办公室副处长老何家的三轮车。小林说：

“原来说不买大白菜了，谁知单位又要报销，逼着你非再麻烦一次！”

由于这麻烦是报销引起的而不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小林一边排队买菜，一边又感到委屈，叹了一口气，用脚踢了踢“爱国菜”，漫不经心地看前边称菜。但小林很快又克服了漫不经心。因大家买菜都不花钱，竞争都挺激烈，生怕排到自己“爱国菜”脱销，眼珠子瞪得都挺大。小林也不由紧张起来，将棉帽子的帽翅卷了起来，露出耳朵。

五百斤大白菜买回家，家里便充满了大白菜的气味。小林心情不好。但由于这大白菜不花钱，老婆的积极性倒挺高，在那里晾晒。不过结果小林仍然知道，无非变成七八十个小棍棍。看着它堆积那么高，一个冬天要吃掉它，也叫人倒胃口。不过老婆心情开朗，小林也跟着心情好起来，家里气氛倒是比以前轻松。大白菜拉回家的第二天，小林老家又来了人，一共来了六个，小林心里一阵紧张，小林老婆的脸也变了颜色。不过这六个客人并没有吃饭，坐了一会就走了，说是去东北出差。小林才放下心来。小林老婆脸上的颜色也转了过来，送客人时显得很热情，弄得大家都很满意。

这天，小林下班早，到菜市场去转。先买了一堆柿子椒，又用粮票换了二斤鸡蛋(保姆走后，粮食宽裕许多，可以腾出些粮票换鸡蛋)，正准备回家，突然看到市场上新添了一个卖安徽板鸭的个体食品车，许多人站队在那里买。小林过去看了看，鸭子太贵，四块多一斤；但鸭杂便宜，才三块钱一斤。小林女儿爱吃动物杂碎，小林就也排到了队伍中，准备买半斤鸭杂。摊主有两个人，一个操安徽口音的在剁鸭子，另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在收钱。可等排到小林，小林要把钱交给老板时，老板看他一眼，两人眼睛一对，禁不住都叫道：

“小林！”

“小李白！”

两人都丢下鸭杂和钱，笑着搂抱在一起。这个“小李白”是小林的大学同学，当年在学校时，两人关系很好，都喜欢写诗，一块儿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那时大家都讲奋斗，一股子开天辟地的劲头。“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人称“小李白”。惹得许多女同学追他。毕业以后，大家烟消云散。“小李白”也分到一个国家机关。后来听说他坐不了办公室，自己辞职跑到一个公司去了，现在怎么又卖起了板鸭？“小李白”见到小林，生意也不做了，一切交给剁鸭子的安徽人，拉小林到旁边树下聊天。两人抽着烟，小林问：

“你不是在公司吗？怎么又卖起了板鸭？”

“小李白”一笑：

“妈拉个×，公司倒闭了，就当上了个体户，卖起了板鸭！不过卖板鸭也不错，跟自己开公司差不多，一天也弄个百儿八十的！”

小林吓了一跳，又问：

“你还写诗吗？”

“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

“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淡！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混呗。你结婚了吗？”

小林说：

“孩子都三岁了！”

“小李白”拍了一巴掌：

“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你说呢？”

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又问：

“你有孩子吗？”

“小李白”伸出了三个手指头。小林吃了一惊：

“你敢不计划生育？”

“小李白”一笑：

“结了三个，离了三个，现在又结了一个。结一个下一个果，离婚人家不要孩子，我可不就落了三个！不卖鸭子成吗？家里五六张嘴等着吃食哩！”

小林也一笑，觉得“小李白”到底是“小李白”，诗虽然不写了，但那股洒脱劲儿还没褪下。两人又谈了半天，天快黑了，“小李白”突然想起什么，照小林肩上拍了一掌：

“有了！”

小林吓了一跳：

“什么有了？”

“小李白”说：

“我得出去十来天，去外地弄鸭子，这里没人收账，我正愁找不到人，你以后每天下班，来替我收收账算了！”

小林忙摆手：

“别，别，我还得上班。再说，我也不会卖鸭子！”

“小李白”说：

“我知道你是爱那个面子！你还是天真幼稚，现在普天下谁还要面子？要面子一股子穷酸，不要面子享荣华富贵。就你小林清高？看你的穿戴神情，也是改不掉的穷酸受罪模样。你下班来替我收账，帮我十天，我每天给你二十块钱！”

然后，不由分说，将一个大鸭子塞到小林手里，把小林推走了。

小林边摇头边笑提着鸭子回到家，老婆正不高兴他这么晚才回来，孩子也没准时接；又看他手里提鸭

子，以为是花钱买的，叫道：

“你成贵族了，吃这么大的鸭子！”

小林将鸭子扔到饭桌上，瞪了老婆一眼：

“人家送的！”

小林老婆吃了一惊：

“你当官了？也有人给你送东西！”

小林便将菜市场的巧遇原原本本给老婆说了。最后把“小李白”让他看鸭子收账的事也说了。没想到老婆一听这事倒高兴，同意他去卖鸭子，说：

“一天两个小时，也不耽误上班，两个小时给你二十块钱，比给资本家端盘子挣得还多，怎么不可以！从明天起孩子我接，你卖鸭子吧，这事你能干得下来！”

小林倒在床上，手扣住后脑勺说：

“干是干得下来，只是面子上挂不住，卖鸭子！”

小林老婆说：

“管他呢！讲面子不是穷了这么多年？你又不找老婆，我不怕你丢面子，你还怕什么！”

于是，从第二天起，小林每天下午下班，就坐在板鸭车后边卖鸭子收款。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穿上白围裙，就不敢抬眼睛，不敢看买鸭子的是谁，生怕碰到熟人。回家一身鸭子味，赶紧洗澡。可干了两天，每天能捏两张人民币，眼睛、脸就敢抬了，碰到熟人也不怕了。回来澡也不洗了。习惯了就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这时小林觉得长期这样卖鸭子也不错，每月可多六百元的收入，一年下来不就富了？可惜“小李白”只出去十天，十天回来，小林就干不成了。如果自己早一点见到“小李白”就好了。

鸭子卖到第九天，这天小林正在车后卖鸭子，又碰到一个熟人。本来现在小林已经不怕熟人了，但这个熟人不同别的熟人，小林还是有些害怕，他是小林办公室的处长老关。老关家住别处，本来不逛这个菜市场，怎么他今天逛到这里来了？当老关看到板鸭车后坐的是自己的部下，吃惊得眼睛瞪得溜圆。小林也感到不好意思。小林第二天上班，就准备老关找他谈话。果然，老关找他单独“通气”。不过这时小林一点不怕老关，大家都在社会上混，又不是在单位卖鸭子，下班挣个零钱有什么不可以？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当然小林在单位混了这么多年，已不像刚来单位时那么天真，尽说大实话；在单位就要真真假假，真亦假来假亦真，说假话者升官发财，说真话倒霉受罚。于是在老关要求他解释昨天的事时，小林故作天真地一笑，说卖板鸭的是他的同学，他觉得好玩，就穿上同学的围裙坐那里试了一试，喊了两嗓子，纯粹是闹着玩，正好被领导碰上，他并没有真的卖鸭子，给单位丢名誉。老关听到情况是这样，就松了一口气，说：

“我说呢，堂堂一个国家干部，你也不至于卖鸭子！既然是闹着玩，这事就算了，以后别这么闹就是了！”

小林忙答应一声，两人便分了手。等老关走远，小林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怎么不至于卖鸭子，老子就是卖了九天鸭子！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能长期这样，我这个鸭子还真要长期卖下去。

可惜，这天下午，“小李白”准时从外地回来了，小林就告别了板鸭车。临别时“小李白”把最后二十块钱交给小林，交代他以后想吃鸭子就来拿；以后他到外地去弄鸭子，还请他来看摊。小林这时一点也没不好意思，声音很大地答应：

“以后需要我帮忙，你尽管言声！”

七

孩子上幼儿园已经三个月了。小林或小林老婆每天接送。平心而论，孩子上幼儿园以后，家务比以前多了，家里没有保姆，刷碗、擦地、洗衣洗单子，都要自己动手；孩子每天清早送、晚上接，都要准时；不像过去家里有保姆担着，回去得早晚没关系。家务虽然重了，但因为家里没有保姆，孩子一天不在家，让人心理上轻松许多；孩子接回来，关起门也是自己一家人，没有外人。保姆一走，每月省下一百

多元钱，扣除孩子的入托费，还剩五六十，经济上也显得宽裕了，老婆也舍得吃了，时不时买根香肠，有时还买只烧鸡。两人在一起讨论起来，都说没有保姆好处多，接着说了用保姆的一连串毛病。但现在人家已经走了，两人还边啃烧鸡边声讨人家，未免显得有些小气。不说她也罢。以后两人说保姆少了。

孩子入托好是好，但小林和小林老婆一直有一个心理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孩子入托是沾了印度家庭的光，是为了给人家孩子当陪读。清早一送孩子，晚上一接孩子，就想起这档子事，让人心理上不愉快。接送过程中，常碰到印度女人或她的丈夫，招呼还是要打，但打过招呼就有一种羞愧和不自然。不过孩子不懂事，有时从幼儿园出来，还和印度女人的孩子拉着手，玩得很愉快。但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时间一长，小林和小林老婆就把这事看得轻了。有时又一想什么陪读不陪读，只要能进幼儿园，只要孩子愉快就行了。就好像帮人家卖鸭子，面子是不好看，领导也批评，但二百块钱总是到手了。只是有时见了印度家的人依然愤怒，愤怒起来心里要骂一句：

“帮我联系幼儿园，我也不承你的情！”

孩子在幼儿园也有一个习惯过程。开始几天，孩子哭着不去。送时哭，接时也哭。这是年幼不懂事，大人只要坚持下来，孩子也没办法。坚持一段孩子就习惯了。等孩子熟悉了新的环境，老师、别的孩子，她都认识了，于是也就不哭了。小林有时觉得那么小的孩子，在无奈中也会渐渐适应环境，想起来有些心酸。可老放在身边怎么成，她就不长大了吗？长大混世界，不更得适应？于是也就不把这辛酸放到心上。这时有了世界杯足球赛，小林前几年爱看足球，看得脸红心跳，觉得过瘾，世界级的明星，都能说出口。那时觉得人生的一大目的就是看足球，世界杯四年一次，人生才有几个四年？但后来参加工作、结婚以后，足球赛渐渐不看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得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杯充耳不闻。现在孩子入了幼儿园，小林心里轻松一些，想到今天晚上要决赛，也禁不住心里痒痒起来；由于转播是半夜，他想跟老婆通融通融，半夜起来看一次转播。于是下班接孩子回来，猛干家务。老婆看他有些反常，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觍着脸把这件事说了，并说今天晚上上场的有马拉多纳。谁知老婆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她的思路仍没有转过弯来，竟将围裙摔到桌子上：

“家里蜂窝煤都没有了，你还要半夜起来看足球，还是累得轻！你要能让马拉多纳给咱家拉蜂窝煤，我就让你半夜起来看他！”

小林一阵扫兴，连忙摆手：

“算了，算了，你别说了，我不看了，明天我去拉蜂窝煤不就行了！”

于是也不再干家务，坐在床头犯傻，像老婆有时在单位不顺心回到家坐床边犯傻的样子。这天夜里，小林一夜没睡着。老婆半夜醒来，见小林仍睁眼在那里犯傻，倒有些害怕，说：

“你要真想看，你看去吧！明天不误拉蜂窝煤就行了！”

这时小林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一点不承老婆的情，厌恶地说：

“我说看了？不看足球，还不让我想想事情了！”

第二天早起，小林就请了一上午假，去拉蜂窝煤。拉完蜂窝煤下午到单位，新来的大学生便来征求他对昨晚足球的意见。小林恶狠狠地说：

“一个鸡巴足球，有什么看的！我从来不看足球！”

接着就自己去翻报纸。倒把大学生吓了一跳。晚上下班回来，老婆见他仍在闹情绪，蜂窝煤也拉来了，倒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自己忙里忙外弄孩子，还看着他的脸色说话。这倒叫小林有些过意不去，心里的恶气才稍稍出了一些。

这天晚上，小林和小林老婆正准备吃饭，查水表的瘸腿老头来了。本来今天不该查水表，但查水表的老头来了，就不敢不让他查。小林和小林老婆停止弄饭，让他查。这次老头除了拿着关水的扳手，身上还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似乎还很重，累得老头一脸的汗。小林看着大背包，心里吓了一跳，不知老头又要搞什么名堂。果然，老头查完水表，又理所当然地坐到了小林家的床上。小林站在他跟前，不知他想说年轻时喂马，还是继续说上次偷水的事。但老头这两件事都没有说，而是突然笑嘻嘻的，对小林说：

“小林，我得求你一件事！”

小林吃了一惊，说：

“大爷，您说哪儿去了，都是我有事求您，您哪里会有事求我？”

老头说：

“这次真有事求你。你不是在×部×局×处工作吗？”

小林点点头。

老头说：

“×省×地区×县的一件批文，是不是压在你们处里？”

小林想了想，想起似乎是有这么一个文，压在处里，似乎是压在女小彭手上；女小彭这些天忙着去日坛公园学气功，就把这事给压下了。于是说：

“好像是有这件事！”

老头拍着巴掌说：

“这就对了！×省×县是我的老家呀！老家为这件事着急得不得了，县长书记都来了，找到我，让我想办法！”

小林吃一惊，县长书记进京，竟求到一个查水表的老头身上？但又想起他年轻时曾给大领导喂过马，于是就想通了。

老头继续说：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让他们打听一下批文压在哪个部哪个局哪个处，他们打听出来，我一听真是凑巧，这个处正好是你在的处，我忽然想咱们俩认识，于是今天就求到你头上了！这事情好办吗？”

小林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机关那一套还不熟悉？这事情说好办就好办，明天他给女小彭说一句话，女小彭抹口红的工夫，这批件就从她手里出去了；说不好办也不好办，如果陌生人公事公办去找女小彭，如果女小彭正在做气功你打扰了她，或者因为别的事她正心情不好，这批件就难说了；她会给你找出批件的好多毛病，找出国家的种种规定，不能审批的原因，最后还弄得你口服心服，以为是批件本身有毛病而不是别的什么其他原因。瘸老头说的这批件，就看小林帮忙不帮忙，如果帮忙，明天就可以批；如果不帮忙，这批件就仍然得压一些日子。但瘸老头不是一般的老头，管着给他们查水表，这个忙看样子得帮。但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如果中间出了岔子没办成，本来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所以小林将手搭在后脑勺上，将身子仰到被子垛上说：

“这事情不好办哪！批文是有这么一个批文，但我听说里边有好多毛病呢，不是说批就能批的！”

瘸老头虽然以前给大领导喂过马，但毕竟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已沦落成一个查水表的，不懂其中奥妙，已经多年矣，所以赶忙迎着小林笑：

“是呀是呀，我也给老家的县长书记说，北京中央不比地方，各项规定严着哩。不过小林你还是得帮帮忙！”

小林老婆这时也听出了什么意思，凑过来说：

“大爷，他就会偷水，哪里会帮您这大忙！”

瘸老头一脸尴尬，说：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怪我乱听反映，一吨水才几分钱，谁会偷水！”

接着又忙把他的背包拉开，掏出一个大纸匣子，说：

“这是老家人的一点心意，你们收下吧！”

然后不再多留，对小林眨眨眼，瘸着腿走了。老头一走，小林老婆说：

“看来以后生活会有转变！”

小林问：

“怎么有转变？”

小林老婆指着纸盒子说：

“看，都有人开始送礼了！”

接着将纸盒子打开，掏出礼物一看，两人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小型的微波炉，在市场上要七八百元一台。小林说：

“这多不合适，如果是一个布娃娃，可以收下，七八百元的东西，如何敢收！明天给他送回去！”

老婆也觉得是。晚上吃饭，两人都心事重重的。到了晚上，老婆突然问他：

“我只问你，那个批文好办吗？”

小林说：

“批文倒好办，我明天给女小彭说一下，马上就可以批！”

小林老婆拍了一下巴掌：

“那这微波炉我收下了！”

小林担心地说：

“这不合适吧？帮批个文，收个微波炉，这不太假公济私了？再说，也给瘸腿老头留下话柄了呀！”

小林老婆说：

“给他把事情办了，还有什么话柄？什么假公济私，人家几千几万地倒腾，不照样做着大官！一个微波炉算什么！”

小林想想也是，就不再说什么。小林老婆马上将微波炉电源插上，拣了几块白薯放到里边试烤。几分钟之后，满屋的白薯香。打开炉子，白薯焦黄滚烫，小林老婆、小林、孩子三人，一人捧一块“稀溜稀溜”吃。小林老婆高兴地说，微波炉用处多，除了烤白薯，还可以烤蛋糕，烤馍片，烤鸡烤鸭。小林吃着白薯也很高兴，这时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回。由于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也很有激情。昨天发生的足球事件，这时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第二天上班，小林找到了女小彭。果然，谈笑之间，两人就把那个批件给处理了。

微波炉用了两个星期，孩子突然出了毛病。本来去幼儿园她已经习惯了，接送都不哭了，有时还一蹦一跳地进幼儿园。但这两天突然反常，每天早上都哭，哭着不去幼儿园，或说肚子疼，或说要拉屎；真给她便盆，什么也拉不出来。呵斥她一顿，强着送去，路上倒不哭了，但怔怔的，犯愣，像傻了一样。小林和小林老婆都有些害怕，断定她在幼儿园出了毛病，要么是小朋友欺负了她，使她见了这个小朋友就害怕；要么问题出在阿姨身上，阿姨不喜欢她，罚她站了墙根或是让她当众出丑，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害怕再见阿姨。小林和小林老婆便问孩子因为什么，孩子倒哭着说：

“我没有什么呀，我没有什么呀！”

于是小林老婆只好接孩子时在其他家长中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原来毛病出在小林和小林老婆身上。他们大意了。大意之中过了元旦；元旦之前，别的家长都向阿姨们送东西，或多或少，意思意思，惟独小林家没有意思，于是迹象就出现在孩子身上。老婆埋怨小林：

“你也真是，孩子进了幼儿园，你连个元旦都记不住！幼儿园阿姨背地里不知嘲笑咱多少回，肯定说咱抠门、寒酸！”

小林也说：

“大意了大意了，过去送礼被人家推出去，就害怕送礼，谁知该送礼的时候，又把这件事给忘了！”

于是就跟老婆商量补救措施，看补送一些什么合适。真要说送什么，两人又犯了愁。送个贺年卡、挂历，显得太小气，何况新年已过去了；送毯子、衣服又太大，害怕人家不收。小林说：

“要不问问孩子？”

小林老婆说：

“问她干什么，她懂个屁！”

小林还是将孩子叫过来，问孩子知不知道其他孩子给老师送了什么，没想到孩子竟然知道，答：

“炭火！”

小林倒吃一惊：

“炭火？为什么送炭火？给老师送炭火干什么？”

于是让老婆第二天再调查。果然，孩子说对了，有许多家长在元旦给老师送了“炭火”。因为现在冬天了，冬天北京时兴吃涮羊肉，大家便给老师送“炭火”。小林说：

“这还不好办？别人送炭火，咱也送炭火！”

但等真要买炭火，炭火在北京已经脱销了。小林感到发愁，与老婆商量送点别的算了，何况别人家已经送了炭火，咱再送也是多余，不如送点别的。但孩子记住了“炭火”，每天清早爬起来第一句话便是：

“爸爸，你给老师买炭火了吗？”

看着一个三岁孩子这么顽固地要送“炭火”，小林又好气又好笑，拍了一下床说：

“不就是一个炭火吗，我全城跑遍，也一定要买到它！”

果然，最后在郊区一个旮旯小店里买到了炭火。不过是高价的。高价能买到也不错。小林让老婆把炭火送到幼儿园。第二天，女儿就恢复了常态，高兴去幼儿园。女儿一高兴，全家情绪又都好起来。这天晚上吃饭，老婆用微波炉烤了半只鸡，又让小林喝了一瓶啤酒。啤酒喝下，小林头有些发晕，满身变大。这时小林对老婆说，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舒服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老婆见他喝多了，瞪了他一眼，一把将啤酒瓶给夺了过来。啤酒虽然夺了过去，但小林脑袋已经发蒙，这天夜里睡得很死。半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鸦鸦无边无际的人群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一觉醒来，已是天亮，小林摇头回忆梦境，梦境已是一片模糊。这时老婆醒来，见他在那里发傻，便催他去买豆腐。这时小林头脑清醒过来，不再管梦，赶忙爬起来去排队买豆腐。买完豆腐上班，在办公室收到一封信，是上次来北京看病的小学老师他儿子写的，说自上次父亲在北京看了病，回来停了三个月，现已去世了；临去世前，曾嘱咐他给小林写封信，说上次到北京受到小林的招待，让代他表示感谢。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现在老师已埋入黄土，上次老师来看病，也没能给他找个医院。到家里也没让他洗个脸。小时候自己掉到冰窟窿里，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一九九〇年十月北京十里堡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为朋友而作的一次旅行日记

当我离开北京前往山西李堡村时，理查德·克莱德曼正从法国的伯尼斯村飞往北京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一个星期以后，中国音乐界的专家说，从演奏技巧来说，克莱德曼并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但对于仍处在山西李堡村的我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我从土塬半坡窑洞里黑白电视屏幕上所看到的克莱德曼，模样长得十分顺眼，于是我便一下子判定：不管中国音乐界专家怎么说，克莱德曼肯定是一个优秀的艺人无疑。因为按照我的体会，大凡优秀的球员、演员、钢琴手、提琴手、作家，及世上一切以技艺为生的人，当然也包括部分政治家（如甘地），部分宗教界人士（如图图），只要心胸开阔，技艺优秀，模样长得都很顺眼：皮肤黑黑，憨厚而天真，执著而不做作，架子大又架子小，爱理人又不爱理人，爱发火又很宽厚，爱笑又不爱笑等等。球员如贝利、里杰卡尔德、古里特等。当然，顺眼不一定漂亮，漂亮不一定顺眼。顺眼也不一定优秀，也有许多模样顺眼心中恶毒的人。

我住在李堡村一个全家都长得十分顺眼（我的目光并不苛刻呀）的房东家里。虽然房东全家都十分顺眼，但我在他家还是患了感冒。这次感冒盘桓了两个礼拜，各种病症全部迸裂而出。事后明白，感冒的起因，是因为房东家大炕上，铺垫得实在太单薄了。犹如一篇小说，架子摆得很大，铺垫却很单薄，就容易产生麻烦；我又像毛主席一样，睡觉脱得太光，哪里还有不着凉感冒的道理？夜里我用卫生纸擤鼻涕，把一团鼻涕纸扔到了同行同炕的朋友脸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先是大怒，后来又看到炕下一地的这种纸，又十分惊奇：这什么东西？你搞什么名堂？我只好告诉他，是鼻涕纸而不是别的什么，还当场又给他擤了一团看一看，但他还是转着眼珠疑惑了半天。这位朋友，模样也长得十分顺眼，但他心中就很阴暗。

据材料介绍，位于法国南部的尼斯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阳光充足，村子旁边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机场。

问：

理查，你为何逃离巴黎？

理查：

为了避开狂热者的瓶子、叫声。此外，我特别喜欢尼斯的阳光，而巴黎却时常阴天。尼斯有国际机场，不影响我的国际性演出。

位于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风光秀丽，阳光充足。丘陵、土塬，加上几天走不出头的厚厚叠叠的吕梁山，气势恢宏。漫山遍野的桃花，正开得灿烂。一条浅浅的清澈的可以看到水中石头的河流，围着村子在转。我在李堡村的十天里，有喧闹也有寂静，有阳光也有阴天。

问：

这里时常阴天吗？

房东大哥：

阴天好哇，阴天可以不下田，在家睡觉。

问：

村里热闹吗？

房东大哥：

热闹好哇，热闹红火。

在阴天和喧闹的看法上，房东大哥与理查是多么截然不同。我也发现，在这寂静的山村里，如果不阴天，不喧闹，连狗都木呆呆地夹着尾巴躺在凉荫下吐出舌头喘气。大哥及顺眼的一家，每天在泥塘里从事繁重的种藕和挖藕工作；工作之余，就是全家拼命抽低劣的烟草和喝低劣的大叶茶。这样，不再盼个阴天和热闹，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企盼。企盼是什么？就是理想、猜想、梦想，永远得不到的水中的肉骨头。当然，事情不能绝对，生活中的企盼不仅一种，结婚，出生，盖上青砖到顶的楼房，拴上一挂漆黑的骡子，每年池塘都有一个好收成，这也是企盼。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阴

天和喧闹。它们意义不同，层次不同，企盼的内容和方向不同。我同意理查德·克莱德曼对阳光和安静的看法，我也赞赏房东大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山西南部的一个普通农民。这种农民在中国有九亿，多一个少一个，出生与死亡，悄然离去或暴病而死，都不如理查患一个感冒更有意义。这个世界只是上流社会的世界呀。从这种意义上，房东大哥的企盼也不能过多，喧闹与阴天，不能过密，最好中国山西南部每天跟法国南部的尼斯一样，都充满阳光。尼斯充满阳光是为了给理查晒鼻子，李堡充满阳光是为了让房东大哥更好地在池塘挖藕。大哥是普通农民，从李堡到北京，他头上有多少人需要他在池塘的劳作中养活呢？所以，当我在阳光灿烂的李堡村患了感冒时，我的感冒没有引起房东大哥与房东一家的丝毫同情，全家没有流露出半点为大炕单薄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神气。这也是我与理查的区别。房东大嫂一手夹着烟，一边对我的同伴说：

他跟我一样，白天黑夜都爱睡觉。

我的同伴这时确信炕下的纸团里是鼻涕而不是别的什么，这时总算为我开脱说：

他患了重感冒。

这时，土塬上响起了激烈的鼓点。一开始是一点，后是两点，三点，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混乱之后，成了整齐雄壮的威风锣鼓的鼓点。突然一声重槌，一切都又沉寂下来，传来人们不多的欢快的说笑声。接着，一支唢呐高拔嘹亮地响起来，似一支利箭，直插云霄和人的心灵。唢呐高亢，又有些凄凉，似在叙说什么；叙说到一半，戛然而止，村庄又沉寂下来。房东大哥及他的一家都回来了，脸上都带着红晕和兴奋，兴奋之中有企盼的满足，并且里边有全村人的兴奋的感染。我突然明白，今天虽然不是阴天，是太阳高照，但村里出现了热闹的事由。我从炕上爬起来，问是怎么回事，房东家瘦小俊俏的二女儿说：

奎生来了。

我惊奇：

奎生是谁？奎生一来大家就这么兴奋？

二女儿不高兴地说：

你连奎生都不知道哇？

这时房东大哥告诉我，奎生是当地有名的金鼓乐鼓手。我问为什么敲鼓，房东大哥：

村里死了人了。

我这时心里“咯噔”一下。

肯定是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尼斯村他的豪华舒适的琴房里练习《梁祝》、《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时，中国山西李堡村一位普通的今年七十三岁的农村老太太悄然去世。现在已是六天之后，等待明天的出殡。我怀着感冒查询到，她的名字叫王枝花。王枝花老太太生前肯定像泥塘中的房东大哥一样，一生操劳，从无吃到过理查三十九年的任何一天随意扔掉的饭菜。她的身体已经变形，皮肤焦黑起皱，手缩得像鸡爪。她与理查似乎从来没有在这个地球的时空上交叉过；虽然她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曾与她朝夕相处的李堡村村民的同情。对于她的死，大家并没有感到悲痛，大家习以为常，大家所感兴趣的是：因为她的死，引来了鼓队、唢呐和奎生。她的死，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娱乐和热闹的机会和场所。这是我当天晚上在她老人家棺材前的鼓声和唢呐声中所感到的。因为鼓声和唢呐，大家神情兴奋，笑语欢声。因为我与王枝花老太太素不相识，素昧平生，大家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必要替大家去承担不悲痛的道义责任。于是，她的死对于感冒的我来说，也变得无足轻重。这就使我有机会结识和交往到这位土塬上的民间艺人、方圆百里的名人、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热闹、欢乐的制造者、十几万人心目中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理查德·克莱德曼对于这里的十几万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无足轻重的如同悄然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一样，他们心目中的正准备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奏“东方情调”音乐会的世界驰名的英俊潇洒的“浪漫王子”，正是这位身高一米六七、瘦瘦的、黑黑的、模样顺眼、一九五九年出生现年三十三岁的奎生。

理查德·克莱德曼出生于一九五三年，长奎生六岁。在奎生出生的时候，理查已在巴黎随担任钢琴教师的父亲习琴一年，这时指法纯熟流畅。随即进入巴黎音乐戏剧学校学习，十六岁毕业，可亲自作曲。据理查回忆，这个学校教学条件优良，环境清洁，伙食诱人。毕业以后，理查擅长演奏肖邦、拉贝尔、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但接着（多么重要的“但接着”），他对通俗音乐发生兴趣，不顾周围的反对，毅然转变方向，起初为米谢尔·沙德担任伴奏，经常出入录音室内，因此结识了法国通俗音乐界最受欢迎的作曲家奥利弗·图森，这时已是一九七七年初。理查的钢琴技巧与深厚的音乐感，深得图森赏识（虽然未得中国音乐界的认可）。一九七七年，理查以独奏者初次登台，演奏图森谱曲的钢琴曲《水边的阿蒂丽

娜》，于是一举成名，开始周游世界的演出。

理查的成名与认识图森大有关系，奎生的艺术成长道路与理查不同。奎生五岁丧父，六岁随母嫁于河东。在乡村小学上了三年学，因母亲与继父吵架，辍学；从此割草，放牛，吃剩饭；九岁离家出走，拜当地著名艺人王之发为师，从此抄起大鼓和唢呐，开始流浪艺人的生涯。饥一顿，饱一顿，有村子娶亲或死人，便去从艺；没有娶亲或死人，便回家跳到池塘里挖藕。在他艺术成长的道路上，注定没有巴黎音乐学校等他；等待他的，只是一座又一座土塬，一道又一道盘不出去的吕梁山；他需要背着褡裢，蹚过一道又一道小河，看遍一山又一山漫山遍野的灿烂的火红的桃花。奎生告诉我，他十岁那年，便会扛一杆唢呐来吹，十二岁能跳鼓点，十里八里的村庄，都知道有个敲鼓吹唢呐的孩子奎生；后大不敢再打他。威风锣鼓有九十多套打法，奎生十五岁时学会七十多套。为学艺，他身上被师傅用柳条抽得遍体鳞伤。一九七七年，二十四岁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成名；一九七八年，奎生的师傅王之发在一次招待吹鼓手的丧宴上因酒精中毒身亡，十九岁的奎生，从此成了这个松散艺班的班主。第二年，奎生因率班在一次喜宴上敲喧天的威风锣鼓连续七个小时将几千名村民震呆，从此名声大噪。

奎生的成名更得力于他的体力。

奎生成名时二十周岁，比理查早四岁。

于是，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晚，在理查德·克莱德曼于中国北京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他的“东方情调”钢琴独奏音乐会时，这天晚上，奎生正在中国山西南部的李堡村为老太太王枝花的丧殡敲起了他的震动土塬和乡亲的路行鼓。我身在李堡，没有可能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理查的演出，没有可能看到、听到理查是怎样抒发他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只好来听、来看、来体味、来欣赏奎生敲起的激烈的路行丧乐鼓点。顺便说一句，这一天晚上，我只是几千个黄牙齿焦皮肤的山西农民中的一员，我脑袋的露出或隐没，微不足道；人们前遮后掩，使我对奎生风采的欣赏断断续续，很不完整。

在描述这不完整的风采之前，我还想说一说理查和奎生的婚姻。因为我认为，他们的婚姻，与他们的钢琴或鼓点大有关系。不管是敲鼓或弹琴，就是踢球，写作，治国平天下，出售大萝卜，都与婚姻有关。我们经常说：他（她）是多么的不幸啊！说这句话时，我们本身就在不幸之中。理查德·克莱德曼有两次婚史，过去的妻子不知叫什么，现在的妻子叫克里斯蒂。理查有两个孩子，一个七岁的男孩叫彼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叫摩德——理查三十九岁，却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这与钢琴没有关系吗？与钢琴有关的摩德小姐是理查与前妻所生。

问：

你与现在的妻子是如何相识的？

理查：

一九七七年，我在蒂埃利·勒·鲁隆乐团任钢琴师，克里斯蒂的母亲是团里的服装员，克里斯蒂常来团里玩，于是相识。

据材料介绍，克里斯蒂娇小动人，喜欢变换发型。这是使理查和我们所高兴的。惟一使我们不放心的是，一九七七年理查与克里斯蒂结识时，他已与他的妻子离婚了吗？是因为新的结识而离婚，还是因为离婚而有了新的结识呢？当然，这对于理查并不重要，给我们却留下很大的想像余地。奎生（我差点写成美国的副总统奎尔）与理查不同，奎生的妻子胡采凤，就在奎生的班子里，会随着班子的吹奏站在人场中唱蒲剧，会鼓着腮帮子吹笙。只是模样长得太难看了，突眼，撅嘴，黄牙，大腮，小耳，爱抽烟，娇小而不动人，也没见她变换过发型。这与奎生的鼓点与唢呐也肯定有关。

问：

是过去师傅的女儿吗？（我是按照许多中国小说中的思路出发的。）

奎生：

不是。

问：

是在从艺的过程中认识相爱的吗？

奎生：

不是。

我吃惊：

那是怎么结婚的?

奎生：

俺姨做媒介绍的。

问：

那她为什么会吹笙和唱戏?

奎生：

随我进班子以后学会的。

我莫可奈何，似有些遗憾，也似有些失落。这时我明白，理查与奎生在演奏风格和心情投入的出发点上，肯定大有不同。一个精心，一个随意；一个富足，一个赤贫；一个在沙龙中，一个在田野上；一个似水仙，一个似狗尾巴草；一个皮肤细腻，一个皮肤干焦；一个富于艺术创造性，一个富于心灵感悟力。

这时奎生的鼓点开始了。奎生个头不高，穿着山西的毛衣和裤子。像所有名人一样，没开始敲鼓点之前，他坐在条凳上不理人，对熙熙攘攘的围观人群充耳不闻，只是偶尔与身旁掌板的同伴低声说一句什么，同伴频频点头。班子中的其他年轻人与中年人、老年人，就与奎生不同，乱与围观者点头，笑，打招呼，甚至挤眉弄眼，为别人特别是有熟人来听他们的鼓点感到兴奋。这时天黑了下来，一个三百瓦高挑的大电灯泡亮了，丧事的主持挤过人群走到奎生身边说了一句什么，奎生点点头，然后向身边掌板的同伴示意一下。掌板的同伴将他的板子举了起来，立即，像音乐厅穿着燕尾服指挥手中的指挥棒高举起来一样，班中所有的艺人都各就各位，抱起自己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全神贯注地看着同伴手中高举的板子。

这是在李堡村一座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土塬子上。这个土塬在已经去世的王枝花老太太门前。所有的土塬、人、音乐与繁华，对于王枝花老太太来讲，都无足轻重。她老人家肯定是微笑着看世界。重视这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围观的几千名土头土脑糊涂无知怀着莫名兴奋与期待的站在世界边缘的观众。

终于，高举的板子落下了。随着一声清脆的竹板响起，艺班子六七个人手中的笙、笛、铙、钹、唢呐、大鼓同时响起。音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有旧社会的，有新社会的，有古典的，有现代的，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也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是没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由于这些音乐是伴随几代人成长的，几代人都从音乐中得到了满足，所以几千人屏声静气，听得如醉如痴。听了一段，又是一段；走了一山，又是一山。当首都体育馆的理查德·克莱德曼已经演奏到如醉如痴、与观众情绪水乳交融，禁不住兴奋地用法语说“我再给你们来一段”时，中国山西李堡村音乐场上的名人奎生还没有出场。这是中西艺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钢琴演奏与唢呐和鼓点演奏的不同。奎生仍在条凳上坐着默默不语地抽着自己的香烟。

终于，在一支曲子演奏到一半时，奎生扔掉烟屁股，站起来，从同伴手中拿过一杆唢呐。他一站起，连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听众都一下觉出，他所有同伴刚才声音嘹亮、争奇斗艳、百花齐放的吹奏，都一下子成了伴奏。所有伴奏的声音，一下子压低许多，缓慢许多，在等待奎生唢呐的吹出。我突然明白，所有这压低与缓慢，是名人在多少次的艺人生涯中磨炼碰撞出来的，肯定有一个由不压低、不缓慢、不等待到压低、缓慢、等待的过程。这是明星与凡人的区别，这是球星与球员的区别，这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者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以不平等、压抑许多人的心灵为代价的，但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于有了这压低与缓慢，使奎生唢呐中发出的第一声声响，就格外嘹亮、彻底、撕裂金帛与撕裂云霄，把我们等待已久的心灵，一下子消解和冰释。他吹奏的是什么，已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吹奏。我们切切实实看到他在吹，听到他吹出的声音，看到他吹奏的风采，我们就满足，得到安慰，与他融为一体，甘愿做他音乐的奴隶，愿意为这一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气氛对于我们是多么重要啊，在一种气氛下我们可能是懦夫，在另一种气氛下我们就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我们甘愿沉浸在这种音乐中，去生，去死，去随这音乐的吹奏者爬过一道又一道的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塬，蹚过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又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灿烂的花朵。

但是，奎生没有让我们兴奋过久，一曲终了，他把唢呐令人失望地放到了桌子上。他没有在乎我们兴奋沉浸的情绪，他没有像理查德·克莱德曼那样，趁着我们神经的兴奋，又伸着两个指头说“我再给你们来一个”，把我们兴奋的神经再高挑一度；他只是把我们扔进情绪的泥潭中，然后毫不负责地甩手离去，似乎这一切与他无关，任我们在兴奋的泥潭中挣扎，不能自拔。这时，他的同伴又继他之后吹起来，唱起来，我们才恍然大悟，我们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应该在另一种音乐的抚慰下往回走了。于是，我们几千人自嘲地相互看看，神经也都松弛下来，笑了。奎生的吹奏既然听过，同伴的吹奏对于我们已不在

话下。我们一下似乎成了奎生的知心朋友也可以和他平等相处然后和他一样俯视他的同伴了。于是，人群中松动了，咳嗽声，议论声，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起。这时我们又感谢奎生。奎生是神，我们是人，我们还是回到“嗡嗡”的人的议论声中去吧。

这样“嗡嗡”了一个钟点，轻松了一个钟点，等我们把松弛的唾沫都咽回肚里，把兴奋的汗水晾干甩净，这时奎生又出场了。他将一面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随着他挂鼓，他的几个同伴都将大鼓挂到了自己脖子上。人们又紧张起来，纷纷说：要打鼓了，要打鼓了。人们又提起心，屏息静气。这次是奎生亲自领衔，打鼓。他将鼓槌举到了空中，所有同伴都看着他，也将手中的鼓槌如树林般举向空中。随着奎生鼓点的落下，一下，两下，三下，众槌纷落，如雨打芭蕉，越来越重，越来越激烈；激烈之后，又还原成整齐，成了整齐雄壮、威风八面的威风锣鼓鼓点。十来面大鼓在一起对打，打着鼓，敲着鼓边，声音清脆悦耳，令人神情振奋，昂扬，沉落，感动。

问：

这鼓叫什么名称？

答：

五虎爬山。

这时所有的鼓手，真有如爬山的、山中初长成的雄虎，突然分开，又突然跳到一起对打；对打一阵，在旁边唢呐、笙、笛的伴奏下，又突然亮相，好不自如潇洒。这时的奎生，还原成了儿童模样，憨厚，天真，满头是汗，满头是土，满头是土与汗流成的汗道道，脸上带着满足与得意的傻笑。打鼓之余，鼓槌在他手上转花，令人眼花缭乱。他们抖肩、扭腰、提脚、掀胯，每一个动作，都牵动着我们的全身。这种金鼓乐，这种路行鼓，声声鼓槌，都敲到我们心的深暗处。我们可以长歌当哭，我们可以抚掌大笑，我们可以就此喝醉酒，我们可以用手把土塬一个一个去抹平，和成稀泥，摔到应该摔的一些人的脸上。

三星偏西了，散场了。散场的脚步声、议论声、寻子呼娘声之后，一切都停止了。这时的村庄，显得多么寂静啊。偶尔几声狗吠，也显得生怯怯的，孤立无援。可以在村边的小溪中撒一泡饱尿。撒完尿，可以回到房东大哥的家里。回到家里，我觉得此时躺下睡下实在有些不应该，不可能，不舒服，欲言又止。我自作主张扭开了房东大哥家的黑白电视。电视中是找不到奎生的。这时北京首都体育馆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肯定也早已停止，何况电视也没有直播。但是，我竟在“咔嘣咔嘣”的旋钮声中，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八频道，找到了理查德·克莱德曼。电视台正在播放克莱德曼演奏《温柔》的风景画面录像带。可以肯定，这是在他的故乡法国南部尼斯村拍摄的。用的是法国一流的摄像家，一流的构想，一流的色彩，当然，花的也肯定是一流的钱。钢琴摆在优美的葡萄园中，葡萄园中的葡萄，胖嘟嘟的，个个含着清晨的露珠。钢琴又摆在巴黎街头，一个宏观的铺满白地毯的广场上；又摆在空中，摆在飞机翅膀上。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理查的身边，活动着一个给他吹长笛进行伴奏的修长的漂亮的迷人的法国姑娘。她穿着长裙，在夕阳的一边，蓦然回首，其神采，令人神旌飞扬，惊心动魄。她与理查，在钢琴和长笛声中，又轻松地走在巴黎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谈笑自若，带着自信、富足、可以随便拦出租车、可以随便到哪一个高级饭店吃饭的对外部事物皆不在乎的神情。所以他们的交谈显得专注，生动，感人。他们用的摄影师，肯定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他们笑得那样真诚，开心，角度又选得那样好，太阳从他们的后背升起来，从姑娘修长的头发旁落下，从他们的脚下升起，又从他们的头顶落下。钢琴和长笛，笼罩和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时我突然明白了理查与奎生的区别。我可以放心，安然，悲哀又不悲哀地去睡觉了。

但所有这一切，都与我正在患的感冒是两回事。在遭受了理查和奎生之后，我的感冒越发地严重了。另外一间窑洞里，已传来房东大哥一家长短不齐的嗯哨和鼾声。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咳嗽与发烧，但我一直处在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之中。这时我梦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游泳馆中，碧绿的水，四周数不清的座位，我正与一个人坐在那里谈心，谈了许多的知心话语。又似乎是在一个庞大游轮的甲板上，满天星辰，我们并排躺在一溜躺椅上，我盖着一个白单子。这时我心中似乎得到了许多的慰藉，安慰，眼中不知不觉冒出了泪。这个人面目很不清楚。似乎是理查，又似乎是奎生，还似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朋友，久违了，你可真让我想念。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北京十里堡

口　信

一

一九二七年，严老有让贩驴的老崔往口外捎了一个口信。

口外离山西严家庄两千多里。口外本来指内蒙，但在一九二七年的山西，却指河北张家口。严老有的大儿子严白孩在口外鬻牲口。

严老有在严家庄给东家老万家当佃户。虽然是佃户，但嘴爱说话，见人爱搭腔，显得朋友多。一九二三年，严白孩十四岁时，严老有让他跟宋家庄的木匠老宋学徒。严老有跟老宋是熟人。虽然是熟人，但拜师时，送了老宋半腔羊。一年下来，严白孩能打小板凳了。但这年夏天，严白孩却撇下老宋，跟阉猪鬻牲口的老周跑了。严老有虽然跟老周也熟，但严老有认为，木匠是个正经营生，阉猪鬻牲口见人说不出口。严老有想将严白孩捉回来，送给老宋。老宋却说：

“算了，他坐不住。”

严老有将严白孩捉了回来，绑在家里的条凳上，一绑五天。第六天，将老宋叫来，指着条凳上的严白孩说：

“坐得住呀。”

没想到严白孩在条凳上说：

“爹，我跟师傅不对脾气，没话。”

严老有兜头扇了他一巴掌：

“那你跟一个鬻猪的就有话了？”

严白孩：

“我跟他也没话，但我爱听猪叫。”

接着扯着脖子在那里学猪被阉时的声音：

“吱——吱——”

严老有叹了一口气，搓着手对老宋说：

“这畜生忒不着调！”

老宋在门框上“啪啪”敲了两下烟袋锅，站起身要走。严老有又将二儿子严黑孩拉到老宋面前，严黑孩比严白孩小一岁。严老有指着严黑孩对老宋说：

“要不你把他领走吧，这孩憨。”

严白孩跑的时候老宋没急，刚才严白孩学猪叫时他也没急，现在急了：

“憨就能当木匠了？你以为木匠都憨？”

瞪了严老有一眼，蹶蹶地走了。

阉猪鬻牲口的老周胆大。周围村庄的猪阉完，牲口鬻完，他突发奇想，要去口外；山西的毛驴都是从口外贩来的，想着那里牲口多，鬻牲口有营生。严白孩跟老周去口外的头天晚上，他以为他娘会哭，他爹会将他绑在条凳上。没想到他娘没哭，他爹也没绑他。他娘在麻油灯下计算到口外的路程。突然一声惊叫：

“两千多里，一天走七十，得一个多月。”

不为严白孩，为这路程，哭了。严老有在门框上“啪啪”地磕着烟袋锅：

“口外，脸生面不熟啊。”

严白孩：

“头两天不熟，挨脚就熟了。”

严老有：

“那就死在外边吧。从今往后，咱俩不算爷俩，再见着，顶多算一个熟人。”

严白孩随老周去了口外。一去三年，没有音信。想着严白孩已经十八岁了。严白孩走后的第二年，严老有将严黑孩送给魏家庄做豆腐的老魏当徒弟。严黑孩虽然人憨，但心里明白着呢。学做豆腐三年出师，但严黑孩一年半就自己回家开了豆腐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挑着豆腐挑子，顺着山梁沿村喊：

“打豆腐——”

“严家庄的豆腐——”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晋东南风调雨顺。严老有给东家老万家种地，严黑孩挑担卖豆腐，两年下来，家里竟积了五十银子。父子俩合计，翻拆了三间西房。看着新房新院，严老有说：

“我靠！”

这年秋天，同是老万家佃户的老马得肺气肿噎死了。老马一辈子不爱说话，生前除了爱喝酒，冬闲还爱到镇上看人斗蛐蛐。看着看着自己也斗上了。最后弄得跟蛐蛐比跟人近。家里一顶破毡帽，也拿到镇上当赌注。死后连棺材钱都没留下。老婆孩子，准备裹条席把他埋了，严老有出了两块大洋，给老马买了一副薄板棺材。老马老婆没说什么，东家老万感动了。老万把严老有叫过去问：

“你跟老马也是朋友哇？”

严老有：

“不是呀，他活的时候毒，俺俩不对脾气。”

老万：

“不对脾气，你还给他买棺材？”

严老有：

“兔死狐悲，一块儿扛了十几年活，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了。”

老万拍着脑袋想，点了点头。将账房先生叫来，让拿出五块光洋，给老马办丧事。出殡那天，酒席摆了四桌。东家老万亲自来吊了唁。老马生前虽无人缘，死后却极尽哀荣。出殡那天晚上，老马老婆来找严老有。老马老婆是个麻子。老马老婆：

“老严，棺材一入土，我才知道，我成了寡妇。”

严老有见她提棺材，忙说：

“千万别提钱的事，东家那里也别提，都是朋友。”

老马老婆：

“是老马朋友，再答应他老婆一件事。”

严老有：

“你说。”

老马老婆：

“大姑娘十六了，到你家做媳妇。”

严老有一愣。

老马老婆：

“我脸上麻，姑娘脸上不麻。”

老马老婆走后，严老有老婆笑了：

“两块大洋，买个媳妇儿，值。”

严老有兜头啐了老婆一脸唾沫：

“她这是送媳妇儿吗？她把全家都送来了！”

又摇头：

“老马一辈子没心眼，我也小瞧他老婆了。”

又看刚翻拆的西厢房：

“全是这房给闹的。”

老马老婆的意思，现在是十月，离腊月剩两个月，年关前把喜事办了。喜事办可以，但喜事办给谁，严老有却有些犹豫。从年龄讲，应该办给严白孩，可他现在在口外；从对家里的贡献讲，应该办给严黑孩，西厢房有一半是豆腐钱。严黑孩这些天也有些骚动。这天五更鸡叫，严老有起身去茅房，发现院里月光下有一个人影，忽高忽低，把严老有吓了一跳。走近看，原来是严黑孩，正一个人在那里练拜天地。磨房里，小毛驴正一声不吭地拉着石磨，在磨豆子。他不拜天地严老有觉得应该先给他娶媳妇，他私下一练严老有火了。严老有上去踢了他一脚：

“王八蛋，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

遂决定先给严白孩娶亲。可严白孩在口外，两千多里，怎么告诉他呢？正巧第二天村里路过一个驴贩子。驴贩子是河南人，姓崔，带一个伙计，要到口外贩牲口，路过严家庄，天晚了，在村里打尖歇宿，住在东家老万的牲口棚里。晚上，严老有到东家牲口棚去看老崔。揣了一方豆腐，拿了两根葱，提了半瓦罐红薯干烧酒。驴贩子老崔的伙计在牲口棚支了几块砖，上边放了一口锅，下边烧着火，正从口袋里倒出两捧米煮饭。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铺着铺盖，老崔正躺在草铺上，手扣着后脑勺看槽上的牲口吃草。他的头一转，严老有发现他长着一对招风耳。给东家喂牲口的叫老吴，老吴是个哑巴，平日讨厌严老有的嘴老在说，看严老有进来，瞪了严老有一眼，扔下拌料棍走了出去。严老有也没介意。倒是驴贩子老崔看到严老有进来，手里提着吃物，吃了一惊，从草铺上坐起身，端详严老有半天，说：

“不熟。”

严老有：

“我这人好朋友。”

老崔晃着招风耳笑了，指着做饭的伙计：

“这是小刘。”

小刘是个矮矬子，脑袋圆乎乎的，对严老有一笑。看上去倒是个憨厚孩子。严老有让小刘将豆腐加小葱拌了拌，拿过两只小碗，就在草铺上与老崔喝酒。酒过三巡，严老有开始说话：

“听说大哥要到口外贩驴？”

老崔点点头。

严老有：

“既然是去口外，小弟有一事相求。”

老崔止住他：

“先别说这些，请问大哥属什么？”

严老有：

“属龙。”

老崔：

“你属龙，我才属鸡，你是大哥。”

严老有笑了：

“既然是老弟，就算当哥的求你一件事。”

老崔：

“好说。是不是想捎回来两头毛驴？”

严老有摇摇头：

“不捎毛驴，就是想捎一口信。”

老崔：

“啥口信？”

严老有：

“我那不成气的大孩，在口外剁牲口，老弟到口外遇到他，让他赶紧回来。十八了，该成家了。”

老崔笑了：

“原来就是这事，好说。”

这时做饭的小刘插言：

“口外可大了，哪里正好遇到他？”

严老有对老崔作揖：

“那就麻烦老弟寻摸寻摸，事很急呀！”

伙计小刘又要说什么，老崔用手止住小刘，对严老有说：

“一下找不着令郎，我可以先找山西口音；找着一个山西人，就找着了所有的山西人。好说。”

严老有敬了老崔一碗酒：

“一看兄弟就是常在外边混的人，比当哥的有见识。他叫严白孩，左眼角有一大痦子。”

老崔：

“什么时候让他回来？”

严老有：

“年关之前，一定要赶回家，女方等着。”

老崔将一碗酒一口喝下去：

“放心，绝误不了事。”

严老有也将一碗酒一口喝干：

“再路过严家庄，这里就有你一个家。”

这天晚上，严老有和老崔都喝大了。

二

老崔家住河南济源府。老崔他爷是种地的，老崔他爹是个卖盐的，到了老崔，开始贩毛驴。老崔贩毛驴不是独本生意，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老蒋，一个老邢，三人合股，由老崔来跑腾。由河南到口外，走走停停，去时两个多月，来时赶着牲口慢，得三个多月；一年十二个月，也就能跑两趟。伙计小刘是老蒋一个表侄，跟老崔学贩驴已经两年了。老崔原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但常年在外贩驴，就顾不了家。有一年年关回来，老婆早跟一个货郎跑了。虽然老蒋老邢又共同给他张罗了一个老婆，新娶的比跑的还年轻，但从此有人的时候老崔也说笑，没人的时候爱一个人闷着头想心事。老邢对老崔说：

“要不你歇两年，我来跑吧。”

老崔：

“还是我跑吧，惯了。路上还好些，老呆在家里，更闷。”

老崔今年四十一岁。人一过四十，性子就变坦了。伙计小刘才十七岁，性子急。两人赶路的时候，老崔爱半下午就歇宿，小刘爱催着再赶一程：

“太阳还老高呢。”

有时赶着赶着天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冷又饿，没个去处，老崔就骂小刘：

“你爹死了，急着奔丧！”

小刘便笑：

“叔，夜里出路！”

第二天一早，老崔和小刘告别严家庄。老崔肩上搭着褡裢，小刘肩上扛着铺盖和小米，严老有又送他们到十里之外。过了一道山梁，前边就是长治境，老崔对严老有说：

“大哥，回去吧。”

严老有学着文词儿：

“前边山高路远，兄弟多保重。”

将一坨豆腐交给小刘，又嘱咐老崔：

“你侄子那事，千万别忘了。”

老崔：

“放心，年关之前，一定让他回来。”

那时中国农村还不兴握手，两人在山梁上，对着拜了两拜。看着老崔和小刘向山下走去，越走越远，一直到变成两个小黑点，严老有才返回严家庄。

老崔和小刘继续往口外赶路。走走停停，一天能赶八九十里。十天之后，到了阳泉府。这时老崔开始拉肚子。说不上是小刘做饭手脚不干净，还是路上受了风寒，还是水土不服。住店之后，老崔骂小刘：

“日你娘，饭都做不干净，还学做生意？”

小刘挣着脖子在那里分辩：

“米在河里淘了五遍！”

又说：

“咱俩吃的是一样的饭，我怎么不拉稀？”

老崔火了：

“就算这次干净，上次在洪洞，粥里吃出一个老鼠，你怎么说？”

小刘噘着嘴不再说话。老崔以为肚子拉上一两泡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当夜起来八次。每次绞着腿赶到茅房，刚一蹲下，下边像水一样“哗啦”就下来了。第二天早起便四肢无力，头冒金星。只好停在了阳泉

府，住在店里将息。小刘上街给他抓了一副中药，借店里的药吊子给老崔煎。药吃下去，拉稀倒是止住了，又开始心口疼。又抓药治心口疼。心口疼好了，又开始打摆子，身上一阵热一阵冷。热的时候像进了蒸笼，冷的时候像掉到了冰窖里。又抓药治打摆子。好多年不得病，这次都结伴来齐了。左病右病，在阳泉府盘桓了半个月。光药钱和店钱，花去五块大洋。单是得病没有什么，病总有好的那一天，老崔还可以和伙计小刘继续上路，但这天夜里，出了大事，几个强盗从墙头翻进来，拿着杀猪刀，将店里的客人洗劫了。强盗都用黑布蒙着脸，高高低低，看不清面目。偶尔说话，似乎是榆次口音。老崔褡裢里有二百块光洋，是去口外贩驴的本钱，白天搭在肩上，夜里睡觉枕在头下，须臾也不离身，也被强盗搜了出来。老崔顾不上打摆子，一边喊小刘，一边起身与强盗厮拽，被一个强盗一棒子打在头上，晕到炕上。等他醒来，发现强盗不但抢走了贩驴的本钱，而且将伙计小刘也绑走了。客店的主人，站在地上筛糠。虽然第二天也到府衙报了官，但强盗来去无踪，只听出一个口音，一时三刻案子哪里破得了？两百块大洋，三十匹毛驴呀，老崔浑身一阵阵出汗，倒是打摆子一下全好了。做生意钱被盗了，本钱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回河南老家如何向老蒋老邢交代？钱丢了还是小事，连伙计小刘都被人绑走了，小刘家里向他要人，老崔到哪里找去？从府衙回到店里，店主又掰着指头向他分析，这个小刘，表面憨厚，眼睛却爱骨碌碌乱转，看出很有心眼，这些天他趁着师傅病了，四处乱跑，说不定是他和强盗串通，将师傅的本钱抢了去，也未可知。老崔觉得他分析得也有道理。同时也怀疑这个店主不是好人，是他和强盗串通也料不定。店不能久住，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只是猜测，没有抓住谁的把柄，说也是白说，想也是白想。昨天还有二百大洋在身，转眼间身无分文。出门在外，举目无亲，老崔神情恍惚，在阳泉府大街上乱转。转着转着出了城，来到山脚下汾河边。汾河水“哗哗”地流着。老崔想着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第一个老婆，本来挺说得着，也跟货郎跑了，便解开裤腰带，搭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拴着树上的腰带想了想，踢开脚下的石块，身子便吊在了树上。

等老崔醒来，首先闻到了一股酒味。睁开眼睛，头开始发胀。打量四周，原来是个做酒的烧锅店，一些伙计光着屁股在捣酒糟，自己就躺在这热腾腾的酒糟上。一个胖乎乎的圆脸老头，在笑眯眯地看他。见他醒来，脸贴上来问：

“是哪里的客呀？”

老崔觉得嘴里干，像起火，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圆脸老头让伙计端来一碗水，让老崔喝。老崔“咕咚”“咕咚”喝完水，喘了一口气，终于说出话来：

“河南。”

圆脸老头：

“客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呀？”

旁边一伙计插话：

“亏俺掌柜的马车从河边过。如果再晚到一袋烟工夫，你正跟阎王爷聊话呢。”

老崔便将自己怎么贩驴，怎么到了阳泉，怎么得病，怎么在店里遇上强盗，怎么丢了本钱，丢了伙计小刘，一五一十向圆脸老头说了。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圆脸老头安慰他：

“天无绝人之路，钱是人挣的。”

老崔：

“可我现在身无分文，没法再贩驴了。”

又说：

“伙计也丢了，老家也没脸回了。”

圆脸老头定睛看老崔，看后说：

“看你的长相，像个老实人，那就先留在我这儿吧。以后的事，咱再慢慢想法子。”

老崔看看四周：

“可我就会贩驴，不会做酒。”

圆脸老头：

“世上只有不学的人，没有学不会的事。”

老崔摇头：

“可我人财两空，心里七上八下，没心学呀。”

圆脸老头点点头，想了一下问：

“那你除了贩驴，还干过什么呀？”

老崔想了想，说：

“贩驴之前，在镇上饭馆里帮过后厨。”

圆脸老头：

“那也好，就留到我这烧锅给伙计们做饭吧。”

从此老崔留到阳泉府一家烧锅上做饭。这家烧锅的掌柜姓祝。头两个月老崔仍神情恍惚，菜不是做咸了，就是做淡了；馒头不是碱大了，就是面没开发酸了。伙计们都埋怨祝掌柜。祝掌柜倒没说什么。两个月过去，丢钱丢人的事渐渐淡了，老崔又成了老崔，饭菜终于做出些味道来了。这时老崔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老崔，好像变了一个人。既不想家，也不想老婆，觉得过去一趟趟到口外贩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想起过去贩驴，就好像听书说别人的事情。贩驴风餐露宿，现在在烧锅做饭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老崔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做了好多年饭。到了年底，伙计们都说，做饭的河南老崔，有些胖了。老崔不好意思地笑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二月二，龙抬头，阳泉府来了一台戏班子，唱的是蒲剧。烧锅的掌柜老祝爱听蒲剧，便留戏班子夜里睡在烧锅的酒糟房。晚上无事，老崔也随掌柜和伙计们去跑马场听戏。但老崔是河南人，对哼哼呀呀的山西蒲剧一句也听不懂。看着祝掌柜坐在太师椅里张着大嘴和胖脸笑，老崔看戏不笑，看着自己的掌柜笑了。看完戏回来，祝掌柜天天让老崔给戏班子烧一大锅面片汤，嘱咐多加醋和姜丝。戏班子吃饭的时候，老崔用围裙擦着手，看他们脸上还没洗去的油彩。戏班子有一个打鼓的老头叫老胡，疤瘌头，山东菏泽人，几天下来，和老崔混熟了，两人很说得来。老胡过去贩过茶叶，十年前折了本，流落到山西，年轻时在村里玩过社火，便来戏班子打鼓，与老崔的身世也有些接近。酒糟房四处透风，夜里睡觉有些冷，老崔便邀打鼓的老胡，和自己一块儿睡到做饭的后厨。这里有做饭烧火的余烬，吸气没那么凉。两人躺在铺上聊天，能聊到五更鸡叫。聊也没什么出奇处，就是聊些过去家里的人，做生意路途上遇到的事。到了五更鸡叫，老胡说：

“兄弟，睡吧？”

老崔：

“哥，睡吧。”

两人便睡了。

戏班子在阳泉府唱了小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戏班子要走了，去忻州接着唱。老崔一直把戏班子送到阳泉城外的河边。老胡背着鼓对老崔说：

“兄弟，回去吧。”

又用戏里的文词说：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不知怎么，老崔鼻子一酸，竟哭了：

“哥，真想跟你去打鼓。”

老胡：

“打鼓哪如做饭呀，这饥一顿饱一顿的。”

老崔：

“哥，忻州唱完，还去哪里？”

老胡：

“看班主的意思，这一猛子扎下去，怕是要去口外呀。”

一听口外，老崔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去年贩驴时，路过严家庄，严家庄的严老有托他往口外捎一个口信。在严家庄的时候，严老有夜里提酒让他喝，两人谈得也很投机。老崔便把这口信的事向老胡说了一遍，让老胡到口外之后，想办法找到严白孩，让他赶快回严家庄。老崔：

“朋友之托，这都第二年了，不知是不是误了人家的事。我是走不下去了，你去口外，千万别忘了。”

老胡：

“放心，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崔：

“记着，他叫严白孩，鲅牲口的，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一大痦子。”

三

老胡今年四十八岁。属虎。小时候头上长过秃疮，落下疤瘌头。老胡一辈子事情做得很杂，当过挑夫，赶过牲口，吹过糖人，卖过茶叶，跑的地方很多，最后落个打鼓。打鼓有十年了，人也快五十了，老胡不想再改行了。戏班的班主叫老包，比老胡大六岁，长着一张瓦刀脸，整天阴沉着，不爱说话，但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戏班子里的大大小小，全被他说了个遍。但老包很少说老胡，因老胡是个老人了。老人的意思，一是在戏班子呆得时间长，资格老；二是小五十的人，在一九二八年的中国，已经算是老头了。老胡打着鼓，整天听戏，但他并不喜欢戏文；因是山东人，像阳泉做饭的朋友老崔一样，也不喜欢蒲剧哼哼呀呀的唱腔。他与老崔不同的是，老崔对蒲剧整个不喜欢，老胡打着鼓，不喜唱腔，却喜欢蒲剧的道白。道白也不是全喜欢，只喜欢一句，是一脸胡须的老生说的。别人遇到急事，发了脾气，老生颤巍巍地摇着头也摇着手走过来说：

“慢来呀——慢来慢来——”

戏班子离开阳泉府，到了榆次府；离开榆次府，到了太原府。太原府地界大，停了二十五天。离开太原府，到了五台县。在五台县，戏班子碰到另一个唱蒲剧的名旦信春燕。班主老包过去和信春燕见过。信春燕与原来的班主发生了矛盾，便想与老包的戏班子搭班唱戏。过去老包的戏班子没有名角，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现在见信春燕要来，老包的脸上，历史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信春燕来了之后，戏班子就不是过去的戏班子了，戏班子所有的人，身份好像都长了一截。昨天戏院的座只能上四成，第二天就开始场场爆满。过去不会唱的戏，现在也会唱了。但打鼓的老胡，并没有听出信春燕唱得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是觉得她的嗓子比别的女人更尖细。但打板的老李说，就是这尖细，对于蒲剧主贵，就像一根钢丝，别人挑不上去的唱腔，她给挑了上去；别人能挑上去擦根火柴的工夫，她能挑上去一袋烟工夫。由于有了信春燕，戏班子便往前走不动了，光在五台县，就唱了一个月。好像在这里常年唱下去，也不会断生意。唱了《红楼》唱《西厢》，唱了《胭脂泪》又唱《贵妃泪》，唱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唱了《白蛇传》……让老胡不满的是，过去戏班子也唱武生和老生戏，唱老生戏才有“慢来呀——慢来慢来——”，信春燕一来，全成了坤戏。但老胡不满顶什么用呢？架不住听戏的喜欢。

春去夏来，戏班子终于离开了五台县，老胡也在五台县呆烦了，来到了繁峙县。在繁峙县唱《思凡》时，出了一件事。台上嫦娥思过凡，从天上到了人间，中间有一个过场，王母娘娘派兵来抓嫦娥。王母娘娘势力大，兵且得过一阵呢，同时也让嫦娥歇歇。这时老胡感到尿憋了，托身边的老李一边打板，一边随着过场的板胡替他打鼓，自己起身到台后撒尿。繁峙县穷，没有戏院，戏台搭在城外的野地里，四周围着幕布卖票。老胡掀开幕布来到野外，头顶的月亮好大。身上都是汗，风一吹，夏天里，老胡竟打了一个寒颤。抖抖肩膀，信步往前走，来到一丛野棵子前，掏出自己的家伙撒尿。撒完尿，正要往回走，突然听到另一丛野棵子后边有响动。老胡冷眼觑去，月光下，露出一团红红绿绿的衣服。再定睛看，似是信春燕扮的嫦娥。十年之前，老胡还在卖茶叶，有过老婆；老婆死后，十年没接触过女人。现在也是一念之差，身体里像有一股热辣在涌动，人竟不由自主凑了上去。凑上去之后，隔着野棵子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到撒尿的“哗哗”声。倒是信春燕突然提裤子起身，与老胡打了个照面，把老胡吓了一跳。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大家都是唱戏的，也就心照不宣，各人走各人的路。信春燕进戏班子两个月了，和老胡并没有说过一句话。巧就巧在敲锣的老杜也趁着过场出来撒尿，看到信春燕与老胡对面站着，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叫一声。信春燕这时脸上就挂不住，兜头扇了老胡一巴掌，哭着跑回到唱戏的灯光处。

当晚的《思凡》还是唱完了。但唱完戏之后，戏班子里所有的人，不管是唱花旦的还是唱老旦的，唱小生的还是唱老生的，打板的还是吹笙的，都知道老胡偷看了信春燕撒尿。半夜吃过面片汤，大家都到后台睡觉去了，班主老包将老胡叫到了前台。老包倒没有说什么，只是阴沉着脸看老胡。老胡的脸一赤二白的，嗫着嘴向老包解释：

“什么都没看见。”

老包不说话。老胡：

“要不我走得了。”

老包嘬着牙花子：

“为了一泡尿，多不值当！”

后半夜，大家睡熟了，老胡悄悄收拾一下自己的铺盖，趁着月亮落下去离开了戏班子。走了一里路，转头往回看，看到戏台子上还挂着一盏孤零零的马灯，老胡不禁哭了。

老胡离开戏班子之后，又从繁峙县回到了五台县，开始重操旧业，在山上当挑夫。从山下到山上，挑煤，挑柴，也挑菜和米面。主家让挑什么就挑什么。但小五十的人了，已经不比当年。身边的年轻人一趟挑两个时辰，老胡得四个时辰。年轻人挑到山上还嬉笑打闹，老胡累得一个人坐在山石上喘气。但一个月下来，也就习惯了。就是不爱说话。跟谁都说不来。也不知该说什么。

这天将一担米挑到山上，碰到一个蹲在路边看脚病起鸡眼的野郎中。一块岩石上，挂着一块白布，上边画了一只大脚；地上也摊了一块白布，上边扔着许多起下的人的肉丁，都已经干瘪变黑了，乱豆似的。不碰到起鸡眼的老胡没觉得什么，一遇到起鸡眼的突然感到自己的脚疼。脱下鞋一看，两脚密密麻麻，全是鸡眼。全是两个月挑东西挑的。老胡将扁担竖到山岩旁，坐到郎中对面，将两只大脚伸了过去。野郎中起一个鸡眼，老胡咧一下嘴。最后竟起下三十二个鸡眼。一个鸡眼十文钱，三十二个鸡眼三百二十钱。交钱时老胡才发现，原来起鸡眼的是个六指。起鸡眼时他低着头，收钱时仰起脸，脸倒清秀。听他一说话，老胡乐了，原来也是个山东人。老胡两个月没有说话了，这时笑着问：

“兄弟是山东哪儿人呀？”

那个起鸡眼的也听出了老胡的口音，也笑了：

“泰安府。”

老胡：

“我是菏泽府。兄弟怎么到这儿来了？”

起鸡眼的说：

“山西人爱乱跑，脚上鸡眼多。”

老胡“扑哧”笑了。又问：

“兄弟接着要到哪儿去呀？”

起鸡眼的：

“想去口外，那里的人赶牲灵，想着鸡眼更多。”

这时老胡突然想起一件事，年初随戏班子到阳泉，烧锅上做饭的河南老崔，托他往口外捎一个口信。在阳泉的时候，两人睡到烧锅后厨，夜里有说不完的话。自己走走停停，现在又出了变故，流落到五台县。便将这口信的事对起鸡眼的说了，让他到了口外，将口信捎给朋友的朋友的儿子严白孩。说完又不放心，又说：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麻烦了，咱们是老乡。”

这时他看出起鸡眼的在想，似乎有些不乐意，便掏出一块大洋，还是在戏班子时分的红，一直带在身上，摆到了地上的白布上：

“知道是头一回见面，不该麻烦你。”

又用戏里的文词说：

“但朋友之托，重于泰山。”

也是指起鸡眼的家是泰安的意思。起鸡眼的倒有些不好意思，看着地上的大洋，红着脸说：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还用老兄破费？”

但也不将钱还给老胡，看着钱又想。老胡便知道他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越是这样的人，老胡越是放心。又叮嘱道：

“他叫严白孩，鲅牲口的，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一个大痦子。见到人，赶紧让他回家。”

这时起鸡眼的抬头：

“到底他家出了什么事，让他回去？”

老胡这时倒愣了。拍脑袋想想，几个月过去，阳泉做饭的老崔给他说的事由，竟想不起来。最后拍了一下巴掌：

“反正他家有事，让他回去。”

又说：

“别管什么事，回去要紧。”

这时突然想起什么，问：

“聊了半天，还不知道兄弟的大名，兄弟贵姓呀？”

起鸡眼的：

“好说，小弟姓罗，就叫我小罗好了。”

四

小罗今年三十二岁。鸡眼已起了二十一年。他爹就是个起鸡眼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出门主要靠走路，起鸡眼不怕没饭吃。何况泰安临着泰山，大家爬山，起鸡眼便在泰安成了一个行业。但泰安起鸡眼的太多了，小罗十一岁就跟他爹出门在外。五年前小罗他爹得了哮喘病，出不来门，小罗便开始一个人闯荡江湖。小罗已经有五个孩子。家里老老小小，吃饭全靠小罗一个人。小罗他爹年轻的时候，是个急脾气，心眼又小，屁大一点的事，到了他那里，就跟火烧着房子一样。后来的哮喘病就是自己给自己气出来的。小罗老被他爹的急脾气压着，遇事爱慌，一个事得想半天，生怕走错一步。加上右手上有一根六指，出门起鸡眼又靠手，起鸡眼不胆怯，见人胆怯。起鸡眼时忘了手，起过鸡眼爱将一双手掩到袖筒里。

小罗收下老胡一块大洋，心里记下给严白孩捎口信的事，但他并没有急着去口外，又在五台县起了半个月鸡眼。离开五台县，到了浑源县。离开浑源县，到了大同府。离开大同府，到了阳高县。逢县停一个月，逢府停两个月。等离开山西境，已是半年之后。与老胡在五台县见面时地里正在收秋，出了山西，天上已飘起了雪花。一出山西到了长城外，风显得特别硬。到了长城外，又在怀安县盘桓半个月。蹲在大街上起鸡眼，清水鼻涕一滴滴落到手上。年关之前，终于到了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头半个月，小罗起着鸡眼，把五台县老胡让他捎口信的事给忘了。还是年关盘帐，从一堆银元里，突然看到一个“袁大头”的鼻子被磨平了，才想起这块大洋的来历，是在山西五台县起鸡眼时，一个叫老胡的山东老乡给的。当时收下这块大洋，夜里拿到店里看，一方面看到磨平鼻子的袁大头有些好笑，另一方面觉得捎一口信也收钱，心里有些不忍，还想第二天再见到老胡时还给他。但第二天再到脚夫挑担的山道上摆摊，再没有遇到老胡。从上次见到老胡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也不知那个仅见过一面的疤瘌头老乡怎么样了。同时想起老胡拜托他的事，是让给一个叫严白孩的鲅牲口的操晋南口音的左眼角有一大痦子的人捎句话，他家里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家。不想起这一块大洋之托小罗没什么，突然想起来心里倒有些不安。第二天再上街起鸡眼，便留神操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个大痦子、腰里挂鲅牲口家伙的人。接下来一个月，操晋南口音的人碰到过，左眼角有大痦子的人碰到过，腰里挂鲅牲口家伙的人也碰到过，但哪一个都不是严白孩。单个特征处处有，三个特征凑到一处就难了。也有意四处打听，但不是缺东，就是缺西，没有一个完整类似老胡说的人。不用心去做这事还好，用心去做这事还没做成，白白收了老胡一块大洋，小罗就觉得对不起人。这天收摊回到店里，一个人坐在炕上想心思。店主是个驼背老头，正好进来送洗脚水，看他呆着个脸，便说：

“看来今天生意不顺。”

小罗袖着手摇摇头。

驼背老头：

“要不就是离家时间长了，有些想家。”

小罗又摇摇头。

驼背老头提着冒热气的水壶：

“那为嘛呢？”

小罗便将怎么在五台县起鸡眼，怎么遇到山东老乡老胡，怎么让他往口外捎口信，怎么收下人家一块大洋，怎么在口外找了一个月还没有找到人，收了钱，又没有给朋友办成事，于是心里忧愁。驼背老头听完倒笑了：

“茫茫人海，哪里就一下碰上了？”

小罗：

“话是这么说，但答应过人家呀！”

驼背老头：

“只要有这个心，一时三刻，不管找着找不着，都算对得起朋友了。”

小罗觉得驼背老头说得也有道理，点了点头，用老头送的热水烫了烫脚，倒在炕上便睡着了。接下来两个月，小罗仍然留心，但仍然没有找到严白孩。这时才知道给人捎个口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上西天取经难，原来捎句平常话也难。同时心也渐渐放慢了。

转眼冬去春来，小罗给人起着鸡眼，看着口外街上来往不断的毛驴和骆驼度日。端午节那天，小罗突然有些想家。想着这一趟出来，也一年有余，家里老婆孩子不知怎么样了，得了哮喘病的爹也不知怎么样了。一年之中，十文钱十文钱凑起来，也赚了三十二块大洋，老带在身上也不便，便想明天离开口外，回一趟山东老家。又想着今天是端午节，在山东老家，端午节吃面不吃粽子；穷年不穷节，到了傍晚，小罗便不想回店里自己煮饭，欲在外边饭馆给自己过一个节。在街上边走边找，饭馆不是贵了，就是贱了，一直信步走到西关，看到一家面馆价钱还合适，便走了进去。不进饭馆小罗想吃面，进了饭馆才知道还不如回店里自己煮米。原来今天逢节，出门做生意的人都这么想，饭馆里拥满各地口音的人。各地口音的人都坐在桌前叫面。小罗想拔腿就走，但又想既然来了，回去又后悔，便在一张桌前坐下，报了一碗羊肉面，大碗，红汤，耐心等着。等面的时候又趴在桌上想心思。想着回家之后，跟爹商量商量，再次出门起鸡眼，把自己的大儿子带上。大儿子今年也十一岁了。出来学不学手艺还在其次，关键是出门在外，爷俩儿能做个伴。白天一块儿起鸡眼，夜里住在店里能说话。逢年过节，再一块儿吃顿饭。不像现在一个人，除了起鸡眼跟客人说话，跟自己人一年说不上一句话。想着想着，过了一炷香工夫，小罗的面上来了。小罗抬起头，发现桌子对面又坐上几个新来的客人。小罗也没在意，低头看自己的面。虽然等了一炷香工夫，但面做得还地道，红汤，绿菜，葱丝，姜丝，上边摆着五六片肥汪汪的羊肉。钱没有白花。小罗停下自己的心思，开始埋头专心吃面。吃着吃着，忽听对面一声猛喊：

“我靠，掌柜的，俺的面哩？”

小罗吓了一跳，仰起头，看对面坐着的三个客人中，一个青壮男人在那里发怒。发怒倒没什么，但他忘了同一张桌子上，小罗正在吃面，喊完，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一下将小罗的一碗面震得离桌子好高，又落到桌子上。面碗被震倒没什么，问题是那碗面的热汤，一下溅了小罗一脸。小罗觉得脸上一阵热辣。小罗平时性子蔫，现在不由忘了，不顾擦脸上的油汁，指着那拍桌的人：

“你叫面我不管，怎么溅了俺一脸？”

三个客人中，有一个是老年人，忙对小罗作揖：

“听口音是山东人吧？对不住二哥，他脾气暴，一急起来忘了。”

小罗听这话说得有理，又看老年人懂山东礼节，叫“二哥”不叫“大哥”，“大哥”指窝囊废武大郎，“二哥”指好汉武松，便不再理会，擦了擦自己的脸，准备接下来吃面。没想到拍桌子的青壮年不买账，推了那老年人一把：

“山东人怎么了？俺们前后脚到，上他的面，不上俺的面，俺就要拍！”

说着又要拍桌子，小罗慌忙往后躲闪，知道自己遇到了愣头青。想与他理会，看看自己身子单薄，只好忍气吞声，端起面准备到另外一桌再吃。临离开之前，又看了那青壮年一眼。青壮年愣着眼也看他：

“怎么的，还不服气？”

小罗摇摇头，端面离去。这时突然想起什么，又扭身看，原来那人操晋南口音，长脸，左眼角有一大痦子，腰里挂着一套叮哩当啷的倒牲口家伙。小罗不禁倒喘一口气，接着将一碗面“通”地顿在桌子上。碗里的面汁，又溅了那青壮年一脸。那青壮年以为他在挑衅，抄起屁股下的条凳就要砸向小罗。小罗当头一声断喝：

“严白孩！”

那青壮年手中的条凳停在空中，整个人愣在那里，脸上的面汁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流。半天愣愣地问：

“你咋知道俺的名哩？”

小罗又拍了一下桌子：

“俺找了你快一年了！”

接着坐下来，对面其他两个客人也加入进来，小罗激动起来有些语无伦次，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从五台县起鸡眼说起，怎么碰上挑夫老胡，老胡又怎么在别的地方碰上别的人，一趟下来，总而言之，这么多人给严白孩捎了一个口信，严白孩老家家里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家。小罗不说这些还没什么，一说这些，严白孩从愣头青一下变成了面瓜。接着这个面瓜非常紧张，追着小罗问：

“家里出了事，出了什么事？”

小罗开始低头想，想不出来严白孩家出了什么事。不但想不出出了什么事，也想不出去年在山西五台县是老胡把事由忘了，还是老胡没忘，自己在脑袋里装了快一年给装忘了。但他不敢说自己忘了，只好说：

“让我捎信的是老胡，老胡忘了，反正有事。”

严白孩：

“事大吗？”

小罗拍着巴掌：

“你想啊，如果事情不大，能让你接到信，就赶紧回去吗？”

严白孩越听越紧张：

“是不是俺爹死了？”

小罗在那里想：

“把不准。”

接着令小罗没有想到的是，严白孩不顾饭馆里都是吃面的人，突然张着大嘴哭了：

“爹呀——”

又哭：

“当初你不让我到口外，我没听你的话，现在你死了！”

又推身边那老头一把：

“都怪你，是你把我拐出来的，你赔俺爹！”

又抄起条凳要砸那老头。那老头赶紧往桌子底下钻。

五

紧赶慢赶，用了二十天工夫，严白孩从口外赶回到严家庄。一般由口外到严家庄得一个多月，严白孩把三天并成一天，两步并成一步，日夜兼程，只用了二十天。脚上走得都是大泡。不回到严家庄严白孩还

心急如焚，等回到严家庄严白孩瘫倒在地上。还不是因为他路上走得急，而是他以为爹已经死了，哭着进了家门，发现他爹正站在院子里，看一个青年用斧头和刨子打小板凳呢。可乍一见，他不认识爹了，爹也不认识他了。爹的头发已经花白；严白孩也从一个孩子，长成了一个青壮年，路上走得急，忘记了刮脸，已经满脸络腮胡子。地上打板凳的是他的三弟严青孩。原来严青孩又跟宋家庄的木匠老宋学徒。家里的房子也变样了。见严白孩心焦，他爹严老有忙帮他卸下铺盖卷，向他解释，给他往口外捎口信让他回来，不为别的，就是觉得他长大成人了，该成亲了；两年多前，和严老有一块儿给东家老万家当佃户的老马死了，他给老马买了一副棺材，老马老婆便要把姑娘送到严家；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严白孩讲了一遍。严白孩一开始心焦，后来听说让他娶亲，心里也不由一动，觉得自己果然大了，身体内有股热辣在涌动，便问：

“老马他姑娘呢？”

家里人听说严白孩回来了，这时都聚拢来，看严白孩。严老有指了指人群中一个圆脸媳妇。这个圆脸媳妇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胸前又扛着大肚子。原来家里等等不见严白孩回来，等等又不见严白孩回来，严老有便让老马家姑娘和严白孩的兄弟严黑孩成亲了。严老有似对不住严白孩地说：

“你想想，都两年多了。”

又说：

“你出门都四五年了。”

严白孩见木已成舟，便说：

“我在家住三天，还折头返回口外。”

严老有止住他：

“等等，还有办法。”

接着将办法说了出来。原来严白孩的三弟严青孩也长到了十七岁，严老有正托人给他提亲。姑娘是朱家庄给财主老温家推磨的老朱的女儿。说起来老朱的女儿也不是姑娘了，虽然十六，但是个寡妇。说起来也不是寡妇，她去年嫁给了杨家庄做醋的老杨的儿子。那时中国人结婚早，老杨的儿子比她还小，只有十四岁，说起来还是两个孩子。但老杨的儿子嫌老朱的女儿脚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兴女人脚小。夜里，老杨的儿子老用玻璃（那时玻璃刚刚传到晋南）碴子划她的脚，她的脚被划成一道道血口子，往下流血。回娘家走亲的时候，娘看女儿走路有些瘸，嫁的时候不瘸，怎么回来就瘸了？盘问半天，女儿才哭着说出了真情。老朱是个窝囊废，除了会给财主推磨，不会别的，但老朱的弟弟是个烈性子，秋天爱扛着猎枪到棉花地打兔子，现在看到侄女受苦，便聚集十几个人，扛着猎枪，到杨家庄把老杨家十几个醋缸砸了；然后要了一纸休书，与杨家断了亲，姑娘便寡居在家。严老有和推磨的老朱也是好朋友。一次赶集碰上，老朱说起姑娘的事，对严老有说：

“俺妮除了脚大，性儿温顺着呢。”

严老有便知老朱有意。回来与老婆商量，老婆却有些犹豫：

“那妮儿我前年赶集时见过，见人不会说话，一头黄毛，不知道是不是傻。”

又说：

“再说她脚恁大，又不是白薯，无法用刀再削回去。”

又说：

“再说又是寡妇，像尿罐一样，别人都用过了。”

严老有照老婆脸上啐了一口：

“不爱说话怎么了？话能顶个球用！我话说了一辈子，不还是给人扛活？”

又说：

“脚大怎么了？脚大能干活。你倒脚小，连个尿盆都端不起。”

又说：

“寡妇怎么了？寡妇经过事，说话知道深浅，不像你，一张嘴就是个二百五。”

严老有遂拍了板，托媒人去老朱家提亲，欲将老朱寡居的女儿说给三儿子严青孩。现在见严白孩回来，便临时改主意，想让严白孩加个塞，把严青孩往后放一放。严白孩听说是个寡妇，心中不悦。严青孩听说本来是自己的媳妇，现在要改嫁严白孩，夜里扒着门框哭了。严老有上去踢了他一脚：

“王八蛋，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

一九二九年阴历七月初六，严白孩与朱家庄老朱的女儿成亲。

出嫁的时候，老朱卖了自己的羊皮袄，给女儿打了一个金镏子。当时叫镏子，现在叫戒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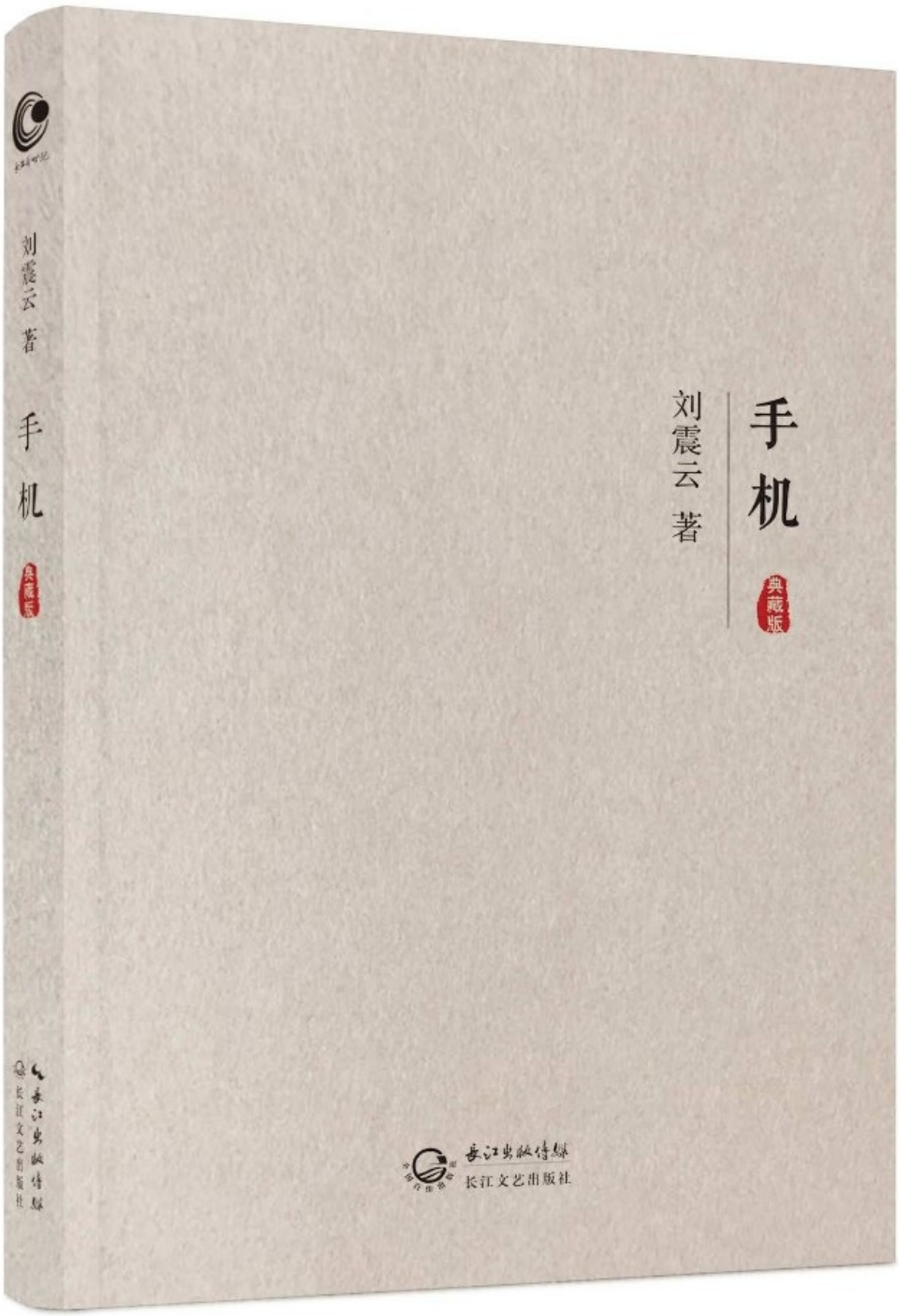
姑娘嫁给严白孩的第二年，她爹夜里推磨冲了风，得了伤寒，死了。

三十年后，这姑娘成了严守一他奶。又四十六年后，严守一他奶去世，严守一跟她再说不上话。

二〇〇三年北京

附录：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8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作家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故乡天下黄花》（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故乡相处流传》（长篇小说）	华艺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故乡面和花朵》（长篇小说　四卷）	华艺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一腔废话》（长篇小说）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手机》（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
《我叫刘跃进》（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一句顶一万句》（长篇小说）	香港明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塔铺》（小说集）	作家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
《官场》（小说集）	华艺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6月第一版
《官人》（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刘震云文集》（四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香港明报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那些微小又巨大的人》（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刘震云》（小说集）	现代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
《刘震云精选集》（小说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一地鸡毛》（小说集）	台湾九歌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
《刘震云文集》（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刘震云 著
手机
典藏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吕桂花——另一个人说

1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1968年和严守一他爹一块儿卖过葱。

卖葱之前，严守一他爹不爱说话。村里日头高，日子显得长，一天下来，老严说不了十句话。十句话中，不得不说的占六句，每句话全是单词。大到家里盖一座房子，小到家里添一只尿盆，老严赞成，是“弄”，不赞成，是“弄个”；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都是“我靠”。卖葱之后，老严开始说话了。卖了半年葱，老严能完整说下一个故事。严守一记得，那时他爹常讲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吃丸子，一个是吃年糕。

一个人，腊月，到集上卖门神，旁边是一卖炸绿豆面丸子的。他买了四斤，人熟，给了他六斤。他一个一个拣着吃，不知不觉吃完了。一站起来，“咕咚”，倒了。

一个人，收麦时节，家里的牛丢了，出门找了两天没找着，饿着肚子回到村头，碰到一卖年糕的，认识，“大哥，先赊我五斤。”吃完回到家，“娘，我要喝水。”“咕咚”，倒了。

当时严守一觉得不好笑，四十岁再想起来，每次都笑了。一开始严守一觉得他爹卖葱，见的人多，话是跟人学的；后来才知道，教会老严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牛。晚间全家蹲在灶间吃饭，吃着吃着，他爹“扑哧”笑了，摇着头说：

“这个老牛。”

严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饭，心又随老牛卖葱去了。那时严守一觉得，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好不过卖葱。

1968年冬至那天，老牛和老严从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卖葱回来，路过严家庄，老牛到严守一家坐了坐。没见老牛之前，严守一想着老牛一定是个大个儿，大嘴，声如洪钟；见到才知道，个头儿比桌子高不了多少，雷公嘴，说起话来娘娘腔。过去老听说老牛，一下见到，本该严守一发憷，没想到老牛倒对十一岁的严守一羞涩地一笑，摘下火车头棉帽，用帽耳朵去擦头上冒的热气。老严招呼老牛进屋喝水，严守一也跟了进去，倒是老严朝严守一肚子上踹了一脚：

“身上腥，滚！”

接着两人在屋里喝水，也没听老牛说什么。偶尔说话，也是说路上打尖吃了几顿饭，毛驴喂了多少料。接着全是“呼噜”“呼噜”的喝水声。老牛赶着毛驴车走后，老严对全家说：

“能说，今天没说。”

年关之前，腊月二十三，严守一他爹提着一根猪腿到牛家庄看老牛，顺便结一年的葱账。上午去时一脸笑，黄昏回来，一脸铁青，蹲在门槛儿上“吧嗒”“吧嗒”抽旱烟。一直抽到三星偏西，站起身，用烟锅“梆梆”地敲自己的头：

“我要再卖葱，我就不是人！”

严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饿死了。第二天严守一听他奶说，老严和老牛在分葱账时，起了纠纷。从此严守一他爹与葱和老牛告别，又开始闷着头不说话。严守一有一个姨父叫老黄，在黄家庄开了一个染坊。第二年春天，老黄找老严去各村收布，老严摇头：

“布好收，我不会吆喝呀。”

老黄：

“就一句：黄家庄的染坊来了！”

老严摇摇头，没去。

1989年春天，严守一他爹得了脑血栓。人开始痴呆，身子左半边不会动弹。与别人不同的是，别人得了脑血栓不会说话，老严得了脑血栓，倒结结巴巴能连成句子；别人得了脑血栓失去记忆，老严一辈子经过的事儿比当时记得都清楚。年底，严守一从北京回山西老家过年，围着一个火盆，半瘫的老严西向坐，严守一北向坐，不知怎么，说起老牛，1968年共同卖葱，因为分账翻了脸。老严抬起没瘫的右胳膊，抖着上边的右手，断断续续吃力地表达：

“他记花账！”

“哪哪儿都有缝，缝里都掉渣！”

严守一：

“是好朋友，就不该合伙做生意。”

老严：

“花账我能忍。腊月二十三，算了一天账，到了黄昏，我拿钱往外走，出了门，突然想起过了年啥时去发葱，又回到院里，听到老牛在屋里对他老婆说，老严是个傻逼。”

“不为钱，就为这一句话。”

接着潸然泪下：

“一辈子没说得来的，就一个说得来的，还说我是傻逼！”

指指自己胸口：

“爹这一辈子，这儿有些发闷。”

1995年夏天，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嘴开始向右歪，倾斜着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没说过一句话。

与老严分手之后，老牛也不再卖葱。1969年，镇上装了第一部摇把电话，老牛便去镇上邮政所看电话。当时想看电话的有二十多人。邮政所长叫尚学文，理着分头，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

“看电话，就得嗓门儿大，你们每人吆喝一声我听听。”

二十多个人一个一个吆喝，最后数老牛吆喝的声大。别看娘娘腔，邮政所对面百货楼窗户上的玻璃都让他喊炸了。不但声大，而且喊得时间长，尚学文点燃一支烟，烟抽完，老牛的一声喊还没捯气儿呢。尚学文止住老牛：

“行了，比驴叫都长！”

1996年，严守一成了电视台清谈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当他在电视镜头前成为名人后，全国人民都理解，唯独严家庄的人不理解：

“我靠，他爹一天说不了十句话，他倒天天把说话当饭吃了。”

2

1968年，严守一的好朋友叫张小柱。严守一属鸡，那年十一岁，张小柱属猴，那年十二岁。张小柱的头长得像个歪把儿南瓜，胳膊腿儿细，像麻秆儿；由于头重，每天像碾盘一样偏压在肩膀上；右眼玻璃花，看东西要先揉左眼。张小柱他娘有些傻，张小柱他爹在二百里外的长治煤矿挖煤，张小柱在严家庄算住姥娘家。严守一没娘，张小柱娘傻，两人常一起背书包上学。1968年，张小柱他爹从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给张小柱带来一盏废矿灯，夜里装上废电池，明亮的矿灯能照二里远。村里的天空黑得浓，黑得厚，两人常端着矿灯，站在村后的山坡上往天上写字。张小柱爱写的字是：

娘，你不傻

严守一爱写的字是：

两行字，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钟。

严家庄的学校设在村里过去的牛屋。老师叫孟庆瑞。阴历八月十五那天，孟庆瑞要去镇上赶集，反锁上教室门，让学生在牛屋背书。严守一、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几个人从牛屋后墙掏粪的窟窿里爬出来，脱下鞋，掖到腰里，蹚过河到山后的坡地里偷西瓜。村里看瓜的叫老刘，耳朵有些背。严守一等人一开始想偷瓜，等爬到看瓜的窝棚后往里看，老刘包了一锅盖饺子，正往铁锅的滚水里下，又决定偷饺子。严守一、蒋长根到地里做偷瓜状，老刘从窝棚里冲出来追赶。这边张小柱、陆国庆、杜铁环把一锅饺子用笊篱捞出，控控水，倾到褂子里兜起，跑到山坡后，等待严守一和蒋长根到来，一块儿吃饺子。饺子别人吃上了，严守一没吃上。老刘没追上蒋长根，追上了严守一。下午孟庆瑞审案，没等孟庆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严守一的手心，严守一就把张小柱、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四人招了出来。黄昏别人放学了，严守一几个人还贴着牛屋墙根儿站着。阴历八月十五，月亮爬上来很圆。孟庆瑞吃着一块从集上买来的月饼说：

“吃过饺子，能扛，站到明天早上吧，接着上学。”

从此严守一在学校抬不起头。抬不起头不是因为偷饺子，而是因为他把同伴儿招了。最恨严守一的是张小柱：

“他把别人招了没啥，我是他好朋友，他怎么能招我呢？”

从此两人不说话。

半年之后，张小柱被他爹接到了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因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了，让他去照看他娘。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张小柱来找严守一，把过去两人照天的矿灯送给了他。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去送张小柱，张小柱正扒着姥娘家的门襟在哭。他姥娘也哭了。他爹提着包袱，在旁边站着。最后还是他姥娘将张小柱扒门襟的手掰开，让他随他爹上了路。

三个月之后，严守一在世界上收到了第一封来信。信是张小柱从长治三矿写来的。镇上的邮递员在村里转了三圈儿，没找到“严守一”。最后还是看瓜的老刘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鸡巴严守一，就是偷瓜的白石头！”

信封上红字印着“长治三矿”。里边的信瓤的顶头上也印着“长治三矿”。信的内容很短，就是问一问，送给严守一的矿灯还亮不亮了。

严守一给张小柱写了一封回信。信写好，找他爹要八分邮票钱。他爹刚与卖葱的老牛翻脸，正在气头上，兜头给了严守一一巴掌：

“说句话还要钱，我靠！”

这封信没有发出去。

3

1969年，二十岁的吕桂花嫁到了严家庄。严守一马上嗅出她身上的味道和别人不一样。别的新媳妇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出一种。这种味道类似熟透的麦杏，有些腻，又有些发甜，离她一近，眼就发黏，想困。1969年，因为吕桂花的到来，严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了。

1969年，吕桂花在方圆几十里是个名人。出名是因为她在出嫁之前，跟镇上管广播的小郑睡过觉，小郑已经有了老婆。1969年，村里家家户户都安着小喇叭，每天早上6点，开始播《东方红》，接着播毛主席语录。小郑管着全镇千家万户的小喇叭，夜里就睡在广播站。小郑除了会管广播，还会唱戏。是唱戏，把吕桂花引到了广播室。这天早上6点，小郑一时疏忽，将扩音器的开关扳错了，小喇叭里没有唱《东方红》，也没让毛主席说什么，小喇叭里传出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声。千家万户，都听得比过去有趣。但第二天管广播的就不再是小郑，换成了小岳。小喇叭里又开始播《东方红》和毛主席语录。他俩，小郑和吕桂花，从此再没见过面。

三个月后，吕桂花嫁给了严家庄的牛三斤。牛三斤和张小柱的爹一起，在二百里外的长治三矿挖煤。听说吕桂花要嫁过来，全村人都反对。连不大说话的严守一他爹，都气得涨红了脸，朝门框上啐了一口浓痰：

“我靠，那是破鞋！”

但牛三斤自见了吕桂花一面，死活要娶，对自己爹说：

“还是新鞋。”

“就当是自行车，被人借走骑了一遭，又还回来了。”

娶亲那天，严守一没见着吕桂花，跟他爹到镇上卖猪去了。第二天清早去上学，在村头碰到牛三斤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买灯罩。远远望去，吕桂花穿一件红灯芯绒上衣，并无出奇之处，等到走近，严守一马上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味道；接着又发现她的眼睛也与人不同，眼是细眼，像小羊，半睁半闭，老蒙着，但偶尔睁开，无意中看了严守一一眼，十二岁的严守一，魂儿就被她勾了去。二十多年后，严守一在庐山碰到另外一个女人，长的也是这种眼。这时他发现，凡是长这种眼的女人，魅力还不光在眼；白天在眼，夜里还有别的。这时他体味出一个词叫“尤物”，万人之中也遇不到几个。令严守一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尤物，当年怎么会降生到偏僻的晋南山村呢？

结婚十天之后，牛三斤又去二百里外的三矿挖煤。晚上，严守一、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一干人便到吕桂花的新房去玩。过去在打谷场玩的卖葱的游戏，马上像剩饭一样变馊了。一开始双方不熟，严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家的墙头上，偷偷看窗户上的灯光。油灯加上灯罩，窗户纸比别人家亮多了。牛三斤家的房后，是一个芦苇坑。众人又在芦苇塘里搭起人梯，开始舔破窗户纸往屋里看。明亮的油灯下，吕桂花天天转着身子，在学过去广播站的小郑唱戏。最爱唱的一出是《白毛女》。这天，她唱着唱着，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大家以为她咽下了肚，谁知她猛地一转头，将水喷向了后窗户。外面两架人梯便滚翻在芦苇坑里。孩子们跳过院墙，拥到屋里，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肢。吕桂花两腿蹬向天，笑得岔了腰。大家熟了。但严守一的脸上，被芦苇划出两道血口子。因为自偷饺子招供，严守一一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搭人梯时，他总被陆国庆摁到屁股底下。

“哟，都出血了！”

正是因为脸被划破，吕桂花将严守一拉到怀里，就着油灯，往他脸上搽紫药水。吕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发出的味道，将严守一熏得差点儿晕了过去。严守一被熏晕的样子，引起了众人的不满。陆国庆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姥姥！”

吕桂花嫁过来是阴历九月二十六，牛三斤十月初六返回三矿。十一月初七那天，吕桂花突然想给牛三斤打一个电话。这时镇上装电话已有一个月。严守一等人，也和吕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灯下人影里，吕桂花与众人商议：

“你们谁到镇上打过电话？跟我到镇上邮政所去一趟。”

众人纷纷跳着脚：

“我去，我去！”

陆国庆用手止住众人：

“还是我去，这里就我打过电话。”

吕桂花当时正在洗脸，她从脸盆上仰起脸，脸上的水珠一道道往下淌：

“电话怎么打？”

陆国庆脱下一只鞋捂到自己脸上：

“三斤哥吗？我是陆国庆。吃饭了吗？吃的是糊糊还是面条？”

众人笑了。蒋长根却不服气：

“话谁不会说，你会摇电话吗？”

陆国庆做出摇辘轳的样子：

“就这么摇，跟摇水车一样，越摇劲儿越大。”

关键时候，严守一站了出来。上次严守一脸上受伤，吕桂花给他搽紫药水，使他在众人面前的地位有所提高，虽然还不能完全抹平偷饺子招供的痕迹，但可以偶尔抬一下头。这个偶尔，现在就用到了关键时

候：

“陆国庆没打过电话，前天他还问我电话长得什么样。”

陆国庆一鞋底摔到严守一头上：

“我没打过电话，你打过电话？”

严守一被鞋底摔得眼冒金星，也不由火了，一头将陆国庆顶倒在门框上：

“我也没打过电话，但我认识看电话的老牛。”

陆国庆在门框上擦着嘴角的血，陌生地看着严守一：

“认识老牛有什么了不起？”

严守一：

“我不会摇电话，老牛会帮我摇。”

杜铁环这时站到了陆国庆一边，指着严守一：

“你话都说不利索，要是打不通，不是误了大事？”

严守一摘下自己的帽子，摔到杜铁环面前：

“要是打不通，我就一个人跑到三矿！”

又拉开架势要与杜铁环打架。这时吕桂花脸已洗完，在用双手编辫子。她环视众人一圈，最后看定严守一：

“白石头，明儿早上吧。”

因为吕桂花，严守一1969年打上了电话。三十年后严守一计算，如果没有吕桂花，他在世界上打电话起码要推迟十年。如果是一个民族，早十年和晚十年用上电话，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会非常不一样啊。

4

1969年，严守一的嗓子开始变声。过去嗓子像小公鸡，现在突然有些老年的沙哑。严守一是用这种沙哑的嗓子，争取到了打电话的机会。但像上次偷饺子招供一样，他又把所有的同伙都得罪了。而且得罪得有些苦衷。陆国庆他们以为严守一用羊角把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是为了单独跟吕桂花待在一起，其实严守一并不全是为了这个。两个月前张小柱来过信，他没钱寄回信，也想借吕桂花给牛三斤打电话，让牛三斤给张小柱捎个话儿，他留给严守一的废矿灯不亮了，废电池没电了，无法往天上写字了。他想告诉张小柱，能不能等牛三斤回来的时候，再给他捎回来一块废电池。但这话既不能告诉吕桂花，也不能告诉陆国庆他们。陆国庆他们，一举一得他们都急了，一举两得他们还不疯了？

比这更困难的是，这一切还不能让严守一他爹知道。上次因为给张小柱寄回信，严守一就挨了他爹一巴掌，现在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口信，等于旧事重提；同时，连陆国庆他们知道的去镇上邮局打电话，也不能让他爹知道，因为打电话的是吕桂花，镇上看电话的是老牛，这两个人他爹在世界上都反对。三件事知道一件事，三个人知道一个人，严守一都得挨打。

感谢上帝，这几天安排老严得了伤寒，躺在家里打摆子。前晌盖三床被子还冷，后晌浑身出汗，湿透了三床被子。从吕桂花家回来，严守一站在爹的床头，先是皱着眉嘬牙花子，后是哑着嗓子说：

“爹，冷吗？我给你去烧块砖。”

“爹，热吗？我给你舀瓢凉水喝。”

说着说着动了真情：

“我有点儿想俺娘了。”

最后看着奶：

“不能让俺爹这么干挺着。”

爹和奶都抬起眼睛看严守一。严守一：

“我明儿一早到镇上给俺爹抓药去！”

爹哆嗦着闭上眼睛不说话。奶：

“俺石头长大了。”

不容易。

5

镇上看电话的老牛，和卖葱的老牛成了两个人。老牛卖葱时，严守一记得他很和蔼，现在架子很大。1968年是娘儿们腔，1969年成了爷们儿。职业的转换，原来也能变嗓。从严家庄到五里镇，有四十里山路。走到半路，天上飘起了碎雪。路上羊角把自行车老掉链子。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了五里镇，又逢大集。严守一扛着自行车，吕桂花抱着小包袱，挤到邮政所小楼前，严守一发现自己挤掉一只鞋。这时雪停了，回头在烂泥中找回鞋，再赶到邮政所，正赶上老牛下班。

“下班了，下班了，下午再打！”

电话室的墙上，拴着两捆碱性电池。老牛正在把摇把儿电话往一个木头匣子里装。接着又在木头匣子上加了一把大锁。因为逢集，屋里挤满打电话的人。严守一满头大汗，从人缝里钻到老牛面前：

“牛大爷，俺骑车跑了四十里。”

老牛：

“你跑四百里，也得等到下午。就是我不歇，电话累了一上午，也该歇歇了。”

严守一：

“大爷，俺爹是严家庄的老严，过去和你一块儿卖过葱。”

老牛定睛看严守一。严守一沙哑着嗓子：

“去年冬至，你到俺家喝过水。”

老牛看严守一，从屁股蛋儿上摘下一串钥匙，欲开电话匣子上的大锁。突然又停住：

“那也不成，我得听尚所长的。一到下班，亲爹也不能打电话！”

这时吕桂花抱着小包袱挤上前：

“大爷，下午啥时候呀？”

老牛又定睛看吕桂花，看着看着笑了：

“回家吃个馍，喝碗汤，也就一袋烟工夫。”

吕桂花这句问话，把严守一害苦了。她使严守一对于1969年阴历十一月初八这一天的时间不好安排。要么电话马上打，要么老牛吃饭的时间索性长一些，他好去药铺给他爹抓药。吕桂花来镇上只有一件事，严守一有三件事。现在老牛说一袋烟工夫，不上不下，严守一就不好离开。路上严守一就有些犹豫，给他爹抓药的事告不告诉吕桂花。但一告诉，上路就成了一举两得，会破坏两人共赴打电话的气氛。最后没告诉，路上倒默契了，吕桂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搂着他的后腰。现在事到临头再告诉，自己跑去抓药，让吕桂花一个人留下等着打电话，各干各的，就不单是一举两得而成了夹带私货。原来路上你是骗人呀。官盐也变成了私盐。于是严守一就盼着老牛早点儿吃完饭，半袋烟工夫才好。等打完电话再去抓药，抓药就成了顺便，还能另讨吕桂花一个欢心：

“原来你一直没说呀！”

严守一和吕桂花守在邮政所门口，每人吃了两个烧饼，用了半袋烟工夫。但老牛这顿饭吃得有点儿长。一直到太阳偏西，老牛才趿拉着鞋回来了，打着哈欠向大家解释：

“家里来客了。”

接着开电话木匣子上的大锁。一群打电话的人又在那里拥挤。严守一开始奋不顾身，挤在最前面，手里拿着吕桂花给他的两毛钱，往老牛手里递。老牛接过钱：

“往哪儿打呀？”

严守一：

“长治三矿，我打三矿！”

老牛昏沉的脑袋，似乎突然清醒了，又将钱扔回来：

“三矿？三矿可不成！”

严守一：

“为吗？”

老牛：

“太远。二百多里，得多少电线杆呀！县里几十里都听不清，还打三矿！”

严守一都要哭了：

“大爷，俺等了一天呀，动都没动！”

老牛：

“那也得给你排到最后，先拣近的打。”

吕桂花劝严守一：

“等就等吧，只要今天能打上就成。”

严守一欲哭无泪。越是这时候，越不好提抓药了。这时严守一倒有些心疼爹。爹还在家里一阵冷一阵热地躺着呢。终于，太阳快落山时，屋里就剩下老牛、严守一和吕桂花三个人。老牛：

“我可告诉你们，你们这电话太费劲，十有八九打不通。”

严守一已经不关心电话打通打不通了，又将钱往老牛手里递：

“大爷，不管通不通，快点儿试一试吧。”

老牛沉着脸，开始摇电话，对着话筒喊：

“三矿，接三矿！”

但电话里“嘟嘟”一阵，断了。老牛抖着手：

“看看，我说打不通，你们还不信！”

又说：

“我管电话也一个多月了，三矿从来没有打通过！”

严守一看吕桂花：

“嫂子，既然打不通，要不咱走吧？”

吕桂花上前对老牛说：

“大爷，再试一次吧，事情很急呀！”

老牛看吕桂花：

“谁事情不急都不会打电话。我告你，这可是最后一次！”

又使劲摇：

“三矿，要三矿！”

但意外的是，这次电话里有了声音：

“哪里，你要哪里？”

老牛：

“我要的不是你，是三矿！”

对方：

“我这里就是三矿，我这里就是三矿！”

老牛有些慌张，又有些怀疑：

“怎么会是三矿呢？三矿从来没有打通过。你是谁，你是谁？”

对方：

“我是三矿的老马，看电话的老马。你是谁，你是谁？”

老牛大为惊喜：

“嘿，还真是三矿。我是五里镇的老牛，五里镇看电话的老牛。老马耶，今天我们这里是大集。我去年冬天到你们那里卖过葱，你还记得我吗？”

老马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儿有些迟疑：

“老牛，哪个老牛？到矿上卖葱的多了。”

老牛：

“冬至前两天，戴一火车头帽子，拉葱的毛驴被铁道绊了一下，腿有些瘸。”

老马半天没说话，似在记忆中搜索，半天才含糊地说：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老牛：

“老马，说话也就天黑了，你吃饭了吗？”

老马：

“接班儿的还没来，还没吃呢。”

老牛：

“今天矿上吃糊糊还是吃面条？”

老马：

“昨天吃的是糊糊，今天大概是面条吧。”

这时吕桂花用胳膊捣了捣严守一。严守一上前：

“大爷，让俺嫂也说两句。”

老牛这时才想起打电话的是严守一和吕桂花，不情愿地把话筒交给吕桂花：

“说吧，快一点儿，别啰唆！”

吕桂花握话筒的手有些哆嗦，嘴也有些哆嗦：

“是三矿吗？我找牛三斤。”

老马在电话那头儿：

“牛三斤，牛三斤是谁？”

吕桂花：

“他在矿上挖煤。”

老马：

“矿上挖煤的有好几千人，电话就一个，我到哪里给你找去？有话快说，我回头通知他。”

这时吕桂花将话筒交给严守一，小声说：

“找不着你哥，是别人，你说吧。”

严守一接过话筒，手也有些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老马在那头儿急了：

“怎么不说话？我把电话挂了啊！”

严守一慌忙用变声的沙哑的嗓子说：

“大爷，我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俺嫂子叫吕桂花，嫂子就是问一问，牛三斤啥时候回来呀？”

老马：

“就这点事儿呀？这事儿还用打电话？”

“啪”地在那边把电话挂了。这时严守一突然想起，还有一件事儿没说，就是让牛三斤给张小柱带话儿，给他往回捎废电池的事儿。但老牛已经从他手里夺过电话，开始往木头匣子里锁。

从邮政所出来，严守一慌忙用自行车载着吕桂花去药铺给他爹抓药。但药铺已经关门了。使劲砸门，不开。旁边一个卖牛舌头烧饼的老头说，药铺掌柜刚刚下了门板，去十五里外的马家铺子给猪看病去了。1969年，镇上就一个药铺，药铺掌柜既看人，也看牲口。卖牛舌烧饼的老头说，早来半袋烟工夫，就赶上抓药了。

6

从镇上打电话回来，严守一被他爹用井绳抽得浑身乌青。井绳还蘸了凉水。挨打不是因为没有抓到药。没抓到药就对了。因为严守一骑车到镇上走了不久，他爹的病就减轻了。发冷发热五天，该好了。他爹从床上起来，扶着墙走到屋外，又从屋外走到街上。头还是有些晕。天上飘着碎雪，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影有些虚。这时碰到严守一的堂哥黑砖头。黑砖头当年十四岁，比严守一大两岁。两年前腊八那天，家里煮羊肉，两人为争一个羊蹄打过架，严守一一碗砸下去，将黑砖头的头砸破了，从此两人成了仇人，不再说话。现在黑砖头见缝下蛆，在虚影里，把严守一骑车去镇上的真相，一五一十告诉了老严。黑砖头起到了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没有起到的作用。

严守一挨打后，十天没有说话。也没有到吕桂花的新房里去玩。他感到自己在世界上彻底完了。第十一天，牛三斤从长治三矿回来了。第十二天，蒋长根在学校告诉严守一，昨天晚上他们到吕桂花的新房里去玩，牛三斤说起十几天前严守一和吕桂花给三矿打电话的事儿。牛三斤告诉众人，矿上也就一个电话，凡是打电话说的事儿，看电话的老马都通过大喇叭广播。矿上都是山，山后还是山。那天严守一在电话里说了一串话之后，老马便打开扩音器在大喇叭里广播：

“现在广播找人，现在广播找人，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牛三斤说，当时矿上正值换班，成千上万的矿工，正顶着矿灯，满脸煤灰，从不同的矿口钻出地面。还有许多人开始往地下钻。矿上正在下大雪，老马的声音在山里不断重复，山里有回音，大雪纷飞中，声音就成了千万个老马。大家听到广播，都顶着雪，露着白牙笑了。以后的十几天里，这在三矿成了一首歌。每天一到吃饭，大家就敲着饭盆唱：

牛三斤，牛三斤

你的媳妇叫吕桂花

吕桂花让问一问

最近你还回来吗?

……

严守一哭了。

7

三十多年后，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严守一在清谈节目《有一说一》中做了一期节目叫“打电话”，这期节目不但创了《有一说一》收视率的新高，“牛三斤和吕桂花”的歌曲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这年年底，因为这期节目，严守一获得观众投票评出的“金嘴奖”。一年以后，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到北京报考戏剧学院表演系，住在严守一家。严守一刚见牛彩云，吃了一惊:

“像，长得跟你妈真像。自你妈搬到矿上，再没见过。”

牛彩云并不扭捏，操着山西话说:

“俺妈一在电视上看到你就笑。‘打电话’那一期她也看了。可她说，跟她到镇上打电话的不是你，那时你不会骑车。”

严守一吃惊地问:

“不是我，那是谁呀？”

牛彩云:

“俺妈想了一夜，第二天早起说，谁也不是，那一年她根本没到镇上打过电话。”

“我靠！”

严守一脱口而出，感叹词回到了1969年。

第二章

于文娟　沈雪　伍月

1

因为一个偶然的失误，严守一离婚了。清早出门的时候还风平浪静，晚上回来，地雷就炸了。

“快，真快。”

这是地雷爆炸时严守一的第一反应。由此严守一知道，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人在临死之前，意识是清醒的，还来得及说上一句话。不过急手现抓，这句话找得合适不合适，就难说了。很可能是一句废话或扯淡的话。严守一又感到，世上的事物像猴皮筋儿，有时候扯起来很长，一下弹出去，时间又会突然浓缩。比这些可怕的是，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过去说话慢条斯理，不管见到谁，都是没说话先笑；现在面对地雷爆炸，突然改变了语速，从事变说到婚变，“嗒嗒嗒嗒”，嘴像机关枪似的，扫出半个扇面；脸色倒没变，还笑着，像上个世纪一个叫董存瑞的战士，拉响了炸药包，还面带微笑，意思是：宁肯粉身碎骨，也得让这碉堡炸了。倒显得面对地雷冒烟，严守一有些惊慌失措。他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时谈笑风生，现在拧着眉头想半天，也吭哧不出一句该说的话。

于文娟患有不孕症。从街道办事处办完离婚手续出来，看着于文娟离去的背影有些飘，严守一想赶上去再说一句话，但这句话半天也没有找出来。等于文娟回身向他收缴家里的钥匙时，这句话他想出来了：

“保重。”

但严守一马上觉得，世上没有哪句话比这句话更扯淡的了。

离婚的原因非常简单，2月11号这天，于文娟从严守一的手机里，发现严守一除了她之外，另外还有女人。一开始严守一认为于文娟离婚是为了别的女人，后来才知道还有别的。

2

严守一的好朋友叫费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时候，严守一好朋友很多，天天聚在一起聊天，场面热闹得像沸腾的火锅；过了四十岁，男人中，就剩下这一个，像凌晨两点的酒店大堂，偶尔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头喝咖啡。严守一有时回想，热闹时朋友们说过那么多话，竟没有在脑子里留下一句；现在朋友剩一个，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费墨1954年生，属马，比严守一大三岁。费墨是个胖子，是个矮胖子，是个大学教授，北京人，脸上架一深度眼镜，无论春夏秋冬，都爱穿对襟儿褂子，冬天脖子里爱搭一条围巾，说话文白相间，严守一初见到他，马上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派知识分子。费墨与严守一的老婆于文娟的小表舅是大学同学。六年前，小表舅的儿子过百天，严守一和费墨碰到一起。那顿饭吃的是火锅。初次见面，严守一以为费墨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因为半顿饭过去，费墨只顾仰身涮肉，俯身蘸料，吃出一脸胖汗，没说一句话。大家没在意费墨，依旧海阔天空，先聊起一些政治笑话，又聊了一些黄色笑话，接着聊到眼前的火锅。由北京火锅说到重庆火锅，由重庆火锅说到四川火锅，严守一断定如果下锅的“麻小”产于湖北，湖北臭河沟多，那么所有的火锅都源于四川，因为四川是个盆地。费墨这时摘下眼镜擦汗，慢条斯理地发了言。发言并不看众人，看着房顶。说火锅并不从火锅开始，而是引经据典，从胡人谈起，到成吉思汗，又扯到秦朝，扯到“锅盔”，一个火锅，竟和秦灭六国有关系。六国灭完，众人以为就完了，费墨又从秦朝兜回清朝。说清朝又撇下清朝，开始讲原始社会的陶器，由陶器到铁的发现，由铁器到青铜器的产生。青铜器离火锅已经很近了，他又撇下青铜器，开始讲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区别，满族是如何将二者拧巴到一起的……于文娟的小表舅招呼大家：

“边吃边听。”

没想到这话惹着了费墨，费墨又低头吃肉，不再说话，任满族不上不下，悬在半空中；任火锅不明不白，好像这顿饭除了费墨，其他人都是瞎吃。以后又碰到过几次，或开会，或吃饭，一草一木，一碗一碟，费墨都能引申出另外的意思。言语之间，又总有人惹得费墨不痛快。严守一看他是个杂家，又好为

人师，适合做电视节目，便邀他到《有一说一》当策划。《有一说一》是个社会、生活栏目，话题繁杂，不愁费墨没有用武之地。从时间上讲，所谓策划，平时不误在大学当教授，没课的时候来电视台出些点子，每月说不了多少话，到了月底却有一份丰厚的酬金。没想到邀了两次，费墨辞了两次：

“我不会说话。”

这时严守一已与费墨熟了，严守一：

“你要不会说话，全国人民都得憋死。”

费墨瞪了严守一一眼：

“我说的不会，不是这个不会，而是那个不会。”

严守一明白了，他说的“不会”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严守一：

“为吗呢？”

费墨：

“话有话的用处，我不至于拿话赚饭吃。”

严守一：

“你在大学讲课，不也是拿话赚饭吃？”

费墨瞪了严守一一眼：

“这怎么能一样呢？一个是授徒，一个是作秀；一个是授业解惑，一个是自轻自贱；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戏子。明白了吧？”

严守一恍然大悟，只好作罢。但过了两个月，严守一又去邀。因在两个月之中，严守一经常想起费墨，一想起就笑。就像1968年他爹卖葱时一想起老牛就笑一样。严守一还从来没有这么难忘一个男人。严守一说：

“老费，我这是三顾茅庐。”

“知你看不上我们，无法与我们对话，但你也得顾及影响。我这次来，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费墨倒吃了一惊：

“那你代表谁呀？”

严守一：

“我代表天下的苍生，再不能让我们这么不明不白地活着了！”

“如果你再把授业解惑局限在学校，你就是自私。”

费墨像孩子一样“扑哧”笑了，点着严守一：

“自认识你以来，就这句话，说得还算幽默。”

但又说：

“那也不能因为你一句话，我就弃良从娼。”

严守一：

“请你过来，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帮我们做事。”

费墨又吃了一惊：

“那为了什么？”

严守一：

“事情并不重要，那不过是一个借口，主要是为了经常见面。”

费墨盯着严守一看，看后叹了口气：

“原来以为你是一个花马掉嘴的人，谁知也是个有心人。”

“原来以为你是个名利之徒，谁知也稍微懂一点儿朋友。”

就这样，费墨被严守一拉进《有一说一》。一开始严守一并不强迫他做什么，平时爱来不来，到月底就送酬金。后来倒是费墨坐不住了，主动过来策划节目。严守一：

“老费，在家歇着，这里的工作我们能做。”

费墨点着严守一：

“原来以为你是个厚道人，谁知很毒。”

“无功不受禄，一点儿小钱，弄得人坐立不安。严守一，你不该软刀子杀人。”

费墨加入《有一说一》的策划队伍，《有一说一》果然和过去不同。严守一一开始担心费墨放不下大学教授的架子，大学和电视台，正像费墨说过的那样，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同样的话，两种不同的说法，担心费墨给弄拧巴了，没想到费墨能上能下，进得厅堂，也下得厨房，从深刻到庸俗，转变得很快。费墨说话慢，做事也慢，严守一从不催他。但几年之中，费墨策划的几期节目，个个叫好。一期叫“孔子来信”，讲中国街头悬挂的大字标语，字码搭错不说，字和字连出的意思，也像白痴的眼睛，大而无神；一期叫“克林顿上小学”，那时克林顿还在美国当总统，和莱温斯基的事儿爆发了，又死不认账，讲他小时候英文没学好，不知道哪一个名词和动词搭在一起，才能表达出两人发生了男女关系；一期叫“学话儿也疯狂”，讲中国人在学“疯狂英语”，人还没疯，英语自个儿先疯掉了……除了这些理性的，还有感性的。譬如，去年与严守一聊天，聊出一期“打电话”，讲严守一1969年陪吕桂花到镇上打电话的事儿，一声二百里外的问候，原想着惦念一个人，没想到惦念出一大片，还包括群山和山底下。“孤独，这就叫孤独。”费墨说。片头片尾，又让现场的乐队用摇滚乐方式演唱了一遍当年三矿大喇叭里广播的“牛三斤和吕桂花”，都大受观众欢迎，使《有一说一》一年上一个台阶。剧组开会的时候，严守一说：

“主要是文化的力量，使《有一说一》与众不同。”

“为什么我们年年上台阶，别人走下坡路呢？区别在于，面对这个世界，老费有话要说，别人都是没话找话。”

“我建议，以后我们就不要叫老费了，叫费老。”

费墨看着窗外，叹一口气：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所有开会的人都想笑，但都憋住没敢笑。

但时间一长，严守一发现费墨也有一些文化人的小心眼儿。两人一块儿出去开会，赴饭局，因严守一是主持人，脸熟，大家自然围着严守一说话、照相、让他签名，往往把费墨晾到一边儿。满肚子学问和典故，无人理睬。饭桌上谈话，只要有严守一在，费墨就成不了话题的中心。有时在别人的话题上插话都困难。遇到这种场合，严守一有意把费墨推出去：

“这是费教授，我们《有一说一》的总策划。《有一说一》所有的节目，都是他思想的体现，我就是他的传声筒。”

大家吃了一惊，马上对费墨说：

“久仰久仰。”

但大家仰完之后，还是像飞蛾扑灯一样，扑向传声筒，不理思想源。或者说，弄不清光源在哪里。费墨得闷一晚上。开完会，吃完饭，回到车上，严守一开车，费墨坐在旁边，车里得闷半天。一次严守一解嘲：

“费老，不必当真，您是孔子，我是戏子。”

“本来想让费老教导他们如何生活，没想到他们自己倒不在意。民族的素质就这样，鲁迅当年都无药可救，到了费老，你不管他们也罢。”

费墨看着车窗外闪过的街景，一言不发。

一次费墨策划了一个节目叫“笔记”。费墨的原意是，个人的笔记，比史书和报纸上记载的历史更可靠；准备在录制节目时，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每人读一段自己的笔记。费墨的策划原语是：你在地狱，也在天堂，无人把你从地狱领到天堂，但你可以把天堂过成地狱。《有一说一》的编导大段不顾费墨的原意，发挥了一下，由笔记发挥到笔记本电脑。他与一家电脑公司联系，如果《有一说一》录制现场出现他们的笔记本电脑，这家公司给《有一说一》五十万赞助费。虽然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有些拧巴，但电脑也就是摆一摆，对话题并不伤筋动骨。费墨摇摇头，没说什么。电脑公司的老总请严守一吃饭，因节目是费墨策划的，严守一便把费墨拉上了。席间没出什么问题。这位公司老总喜欢《红楼梦》，费墨虽然在大学教社会学，也是半个红学家；虽然两人喜欢《红楼梦》的角度不一样，但马上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麝月洗澡。麝月洗澡的时候，宝玉到底是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严守一倒是插不上嘴。一顿饭吃下来，费墨满面红光。但宴席要散时，出了问题，公司老总这时撇下费墨，单送严守一一个笔记本电脑：

“请严老师工作用。”

接着打开电脑，不厌其烦地给严守一讲解电脑的程序。费墨又被晾到了一边。费墨抽着烟，看着对面墙上的“秦王出巡图”，一言不发。严守一觉得这个公司老总不懂事儿，两个人来，东西只送一人，五十万都掏了，哪在乎这几千块钱？几千块钱不算什么，估计费墨也不会在乎，但厚此薄彼，牵涉到一个人的尊严。毛主席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你连《红楼梦》一个字都没读懂。但正因为这笔记本电脑是送严守一的，严守一又不好马上转送费墨。饭吃完，公司老总又邀请严守一去他们公司参观，这时把费墨捎带上了：

“一块儿去，到公司看看，我办公室还有一张秦可卿春睡图。”

费墨的目光从秦王身上收回来，将烟头儿在烟缸里捻灭：

“我就不去了，还有正事儿。”

严守一也觉得再让费墨到公司去会更加尴尬，但他无意之中说了一句错话：

“也好，跑腿的事儿我来干，请费老回去，再考虑考虑这个节目。”

这时费墨突然翻了脸：

“这个节目不用考虑了，不能做！”

饭厅所有的人都愣了。严守一也猝不及防，嘴有些结巴：

“为什么？”

费墨脸色铁青：

“太商业了，太夸张了，不符合《有一说一》的精神！”

站起身，从衣架上拿起大衣，往脖子里挂上围巾，一个人走了出去。严守一又觉得费墨太过分了，不该因私废公，不顾大局。节目不做，五十万就打水漂了。但严守一仍由着费墨，“笔记”还没出生，就让它死在娘肚子里了；天堂还没进，就让它下了地狱。编导大段埋怨严守一：

“全是你惯的！”

“你老费老费老的，把他抽上架子，看看，现在下不来了吧？”

严守一：

“这也是费老可爱的一面啊。”

“原来我最看不起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现在看来，唯一得真传的，也就费老一个人了。”

“回去好好读读《史记》，萧何为吗月下追韩信呢？”

……

但严守一并没有对大段说心里话，他忍让费墨的真正原因，是短短几年，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四十岁之前不知朋友的重要，过了四十岁，就知道有话无处说，显出朋友的重要来了。费墨当着人爱摆架子，单独和严守一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会露出本相。特别是两人喝醉的时候，费墨就不是费墨，费墨就成了另外一个人。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费墨说，严守一听。费墨不说到口吐白沫不算完。但一次喝醉的时候，费墨说着说着，突然不说了，像空中断电，突然出现了空白；好不容易等电路接通，费墨又开始伤感，突然点着自己的嘴：

“贫。”

又点自己的嘴：

“可它除了贫，还会干什么呢？”

严守一倒学着费墨平时的口气安慰他：

“费老，不能这么说，对您叫贫，对于我们，您牙缝里剔出来的东西，就够营养大家一辈子了。”

费墨没理严守一，照着自己的思路继续感叹：

“嘴里贫，是证明心里闷呀。”

接着泪流满面。严守一看着费墨，倒半天说不出话来。久而久之，严守一闷的时候，也常对费墨说知心话。对妻子于文娟不能说的话，也对他说。严守一在某些事情上管不住自己，外边有些男男女女的事，他瞒别人，不瞒费墨。

当然，费墨也有愉快的时候，那就是在《有一说一》剧组里。《有一说一》栏目十几个工作人员，从严守一到接电话热线的小姑娘，都对费墨非常尊重。社会上不知道费墨的重要，这里知道费墨的重要。大家能听懂费墨话缝和字缝背后的意思。费老是个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好像只有这里懂事儿，全社会都不懂事儿一样。渐渐全剧组说起话来，都学得跟费墨似的。包括他慢吞吞的语速。平常一句话，也要绕半天圈子，指东打西，指狗骂鸡一番。费墨高兴起来，像个小孩子。剧组的女编导小马，是个刚招聘来的女大学生，费墨夹着包走进办公室，如果小马正在网上查资料，兜头会说：

“茶。”

费墨马上放下包，满脸堆笑，跑着肥胖的身子去给小马沏茶，如同幼儿园的孩子见到老师。本来费墨一礼拜到剧组来一趟就行了，但他渐渐两趟，三趟，好像只有这里温暖，全社会都冰凉一样。

2月11号这天清早，严守一开车到费墨家接费墨，一块儿去电视台录像。平时接费墨，费墨知道是去《有一说一》剧组，胖脸都是笑呵呵的。严守一故作谦卑状，给他接包，拉车门，他都大咧咧地享用。但今天费墨从门洞里钻出来，一脸苦霜，对严守一的接包和拉车门不理不睬，严守一便知道费墨昨天晚上在家里度过得很不愉快。费墨的老婆叫李燕，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一个旅游公司的职员，也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懂事儿不到哪里去，不知道费墨对于世界的重要，言来语去，常惹费墨生气。这时严守一又发现费墨另一个毛病，除了有些文人的小心眼儿，还爱迁怒。就好像与电脑公司的老总话不投机，他会迁怒到节目上一样；他与老婆闹了矛盾，也会在别人身上和别的话题上找补回来。严守一看他上了车还耷拉个脸，开车便提了小心。出了宿舍区，严守一小心地问：

“费老，我们是走激情的平安大道，还是走理性的四环路？”

费墨看着窗外不理人。严守一只好闭上嘴，埋头开车。等车上了四环路，费墨果然开始迁怒了：

“老严，我不是说你，没事儿也坐下来看点儿书，知识欠缺，是会误事的。”

严守一一愣怔：

“我又误什么了？”

费墨：

“昨晚播出的节目你看了吗？”

昨晚《有一说一》播出的节目叫“如今我们没发明”，也是费墨策划的，讲我们这个民族的惰性和懒性，五千年的文明史，除了会自己跟自己打架，不会别的，宋朝之前还发明过火药和指南针，宋朝之后到现

在，从洗衣机、电冰箱，到汽车和飞机，没有一桩是我们发明的，但还无耻地用着。但昨晚严守一又跟人吃饭去了，没看。严守一看着费墨，摇摇头。费墨：

“里面有硬伤，你知道吗？该发挥的时候你不发挥，不该发挥的时候你瞎发挥。昨天我在电视里看了一眼，就这一期我没盯着，你就出了问题，你怎么把蒸汽机说成是牛顿发明的？”

严守一吃了一惊：

“不是他？那是谁？”

费墨：

“瓦特，瓦特知道吗？”

严守一也恍然大悟，但也知道昨天晚上费墨家里很不平静，不管是牛顿或瓦特，搁在平时，费墨都不至于发这么大脾气。但他不敢将这层意思戳破，只好检讨自己：

“怪我与这些人不熟。”

费墨：

“单是怪你就完了吗？策划上打着我的名字，知道的，是你没文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的发明呢！”

正在这时，严守一突然想起一件比瓦特和牛顿更重要的事，不再理费墨，打起右侧的转向灯，躲着身边驶过的车流，从最里面的快行道靠到外边的慢车道，停到临时停车线上。费墨瞪了他一眼：

“又搞什么名堂？”

严守一：

“手机落家里了。”

费墨顺着自己的情绪一阵烦躁：

“那怕什么？该录像了，顾不上了，下午我还有事儿。”

严守一双手把着方向盘：

“今天于文娟在家。”

费墨明白了严守一的意思，是担心他的手机被于文娟拿到，发现他手机里有问题，这时忘记了自己的情绪，点着严守一：

“我说吧，你冤枉瓦特不是偶然的，这些天你一直心神不宁，证明心里有鬼！我不是说你，你整天在外边胡闹，早晚会出事儿！”

又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就料定，‘鬼’今天恰恰会来电话呢？”

严守一用手指磕着方向盘叹气：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费墨掏出自己的手机：

“通知那‘鬼’一声不就完了，用不着折回去。”

严守一：

“还是带在身上踏实，不然一会儿主持节目时又乱。”

接着将车从立交桥快速往回盘，费墨在旁边又一阵烦躁：

“你来往的那些人，说好听点儿叫‘蜜’，说句实话就是破鞋！”

“麻烦，为搞破鞋，多麻烦呀。”

3

严守一的妻子于文娟今天倒休。于文娟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上班。严守一回家拿手机时，她正在家练气功。于文娟是南京人，爱吃盐水鸭；严守一是山西人，爱吃刀削面。两人除了在吃食上有些冲突，结婚十年风平浪静。十二年前，严守一还不是主持人，在电视台当编导，那时北京还风行交谊舞，两人是在舞会上认识的。于文娟后来说，当时看上严守一，是喜欢听他说话，说他说话逗，严守一一说话她就笑。严守一恰恰相反，找她是因为喜欢她不爱说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还有脸上浅浅的笑容。最后两人结婚了。周围的朋友，都对这婚姻很满意。唯一的问题是，结婚十年，两人夜里从无采取措施，但一直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不是严守一的问题，是于文娟的问题。于文娟便开始一罐一罐喝中药。后来见了一位气功大师，开始练气功。别人练气功是为了治癌，为了来世，严守一他老婆练气功是为了这世怀孕。一阵气功一身汗，于文娟从容不迫。看她孜孜追求，严守一感到有些好笑：

“没有就没有吧，时尚青年都喜欢丁克家庭。”

于文娟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奶奶。”

这里说的奶奶，是指严守一他奶奶。十年前结婚时，两人回了一趟山西老家，奶奶把一枚祖传的戒指送给了于文娟。以后春节回去，奶奶便盯她的肚子。严守一：

“她一农村老太太，懂得什么？”

于文娟：

“答应过的，不可失信于人。”

后来严守一发现于文娟孜孜追求怀孕并不是为了奶奶，而是她知道严守一的性格，见人易感动，易冲动，喝酒易喝大，冲动起来不计后果，怕他在外边胡闹；想怀孕生子，用一个孩子套住严守一。严守一过去在电视台当编导时默默无闻，这种感觉还不明显，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了清谈节目的主持人，节目越办越火，严守一渐渐成了名人，这种感觉就明显了。严守一对于文娟的想法也感到好笑，一个孩子，能套住谁呢？有孩子离婚的多了。

后来严守一又发现于文娟追求怀孕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套住严守一，而是想找一个人说话。结婚十年，夫妻间的话好像说完了。刚结婚的时候，两人似有说不完的话，能从天黑说到天明；现在躺在床上，除了干那事儿，事前事后都没话。有时也绞尽脑汁想找些话题，但找出来还不如不找呢，全是些八竿子打不着的别人的事儿。而且是干聊，像机器一样，缺润滑油，转着转着就不动了。最后就索性不说。一次于文娟愣愣地说：

“我现在听你说话，都是在电视上。”

严守一倒吃了一惊。但从此对和于文娟说话就更加紧张。好在两人都习惯了，于文娟并无深究。最明显的是吃饭的时候，两人同坐在一张桌子前，一顿饭吃下来，只有碗筷的声音。终于有一天，严守一发现于文娟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那天晚上，严守一在外边吃饭，突然感到胃有些不舒服，便提前离席回家。回到家，于文娟并没有发现。严守一欲到卧室躺一会儿，到了门前，发现于文娟背对着门，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绒毛狗，正对着它喃喃说话。说她小时候不爱笑，爱哭；爹在南京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娘在街道烧大茶炉，娘发起火来，老用掏煤渣的铲子打她；她有一个伯父，长得白白胖胖，竟对她不怀好意，十五岁那年……许多过去没对严守一讲的话，现在对一个绒毛狗讲了。严守一听到以后，不是对妻子产生同情，而是感到瘆得慌。他又悄悄退出了家，在外边溜达一个小时，才重新回来。从此对妻子追求怀孕不再干涉。

严守一对这婚姻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不满意，就好像放到橱柜里的一块干馒头一样，饿的时候找出来能充饥，饱的时候嚼起来像废塑料。背着于文娟在外边胡闹的时候也觉得对不起人，但晚上哪儿也不去，回家里两人大眼对小眼干坐着，又觉得发闷。别人的家庭时常吵架，严守一家一年四季没有动静。有一段时间，严守一特别羡慕夫妻两个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吵架，脸红脖子粗，旁若无人，似乎世上只剩他们两个。他们相互骂出来的话，怎么那么有激情、那么愣和那么有创造性呢？

但严守一又不想离婚。人像狗一样，时间一长，就对一种环境习惯了，懒得换窝了。但后来严守一又发现，事情还不是这样，而是他对于文娟还有许多留恋。沉默归沉默，但沉默的底部不光有寒冷，还有许多温暖。1999年冬天，严守一像三十年前的他爹一样患了伤寒。比他爹当年的伤寒还重。上午发冷，

屋子像个大冰柜；下午发热，像螃蟹进了蒸笼；晚上开始说胡话。昏迷之中，他似乎回到了三十年前。漆黑的夜里，又和儿时的朋友张小柱拿着废矿灯，往村后的天幕上写字。张小柱写：

娘，你不傻

严守一写：

娘，你在哪儿

娘便乘风而下。一个1960年被饿死的农村妇女，现在像电影明星一样披着散发，打着口红，袭一身白裙，将严守一的头抱在怀里。严守一搂着涂着口红的娘哭了。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时间已是第二天中午，搂着他头的不是他娘，而是于文娟。于文娟抱着他，像抱着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这时严守一发现自己没哭，于文娟哭了，一滴清水鼻涕，滴在他的脸上。于文娟见他醒来，想将他的头放回枕头上，拿床头矮柜上的牛奶喂他。严守一搂住于文娟：

“别动。”

于文娟便抱着严守一的头，在那里继续坐着。两人饿了一下午。这时严守一从于文娟身上闻到了几十年前田野里的麦苗香。为了这麦苗的香味，严守一昏迷中发誓，一辈子不离开于文娟。

当然，严守一对于文娟也有几点不满意。一、长得太端庄，像电视台新闻节目的女主持人，一看就是中看不中吃。白天中看，夜里不中吃，怀不怀孕还在其次。时间一长容易忘记她的性别。二、自1999年那次伤寒昏迷之后，夜里睡觉，于文娟爱像在医院一样抱着严守一的头。一开始严守一仍很感动，时间一长觉得有点儿像姐弟恋，已经四十多了，没必要赶这个时髦。同时头让别人抱一个小时以上，就开始发闷，人一点点向黑暗中坠落。沉默不能这么个沉默法。三、于文娟有洁癖，每天睡觉之前，都要逼严守一上下洗一遍，严守一从小在晋南严家庄长大，过去一年也不洗一次身，现在跟于文娟在一起，便觉得自己脏。物极必反，便想将这脏方方面面让它延伸开去。四、1996年，严守一他爹去世。去世之前已是一个傻子，一句囫囵话说不出来。去世前一个月，严守一和于文娟回山西老家看爹。当时电视台正筹办清谈节目《有一说一》。在老家住了十天，电视台打来电话，让严守一回京，去试镜当《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匆匆回了北京，留下于文娟替自己照顾爹。二十天之后，严守一他爹去世。严守一回来奔丧，他的堂哥黑砖头私下告诉他，这个弟妹表面爱笑，内心歹毒，你不在，你爹临死的时候，老想跟她说话，她坐在床头不理你爹，埋头想自己的心思，最后让你爹一句话也没留下。但爹已死了，接着又要办丧事，严守一没有追究。他又想，一个傻子，就是留话，还能留什么呢？丧事办完，回北京的火车上，于文娟告诉严守一，他爹临死的时候有些变态，看她坐在床头，就上去抓她的手。黑砖头说于文娟不理爹严守一没有生气，现在于文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严守一生气了。生气不是生气于文娟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而是这种真相让严守一明白了另一个真相，那就是爹一辈子不会说话，一辈子沉默，跟娘1960年饿死之后，所有的亲人，包括成年以后的严守一，都忘了给爹另找一个女人有关系。爹在这方面的事让大家给忽略了。从此时常自责。但所有这些问题，十年间都没有摆到桌面上，海面上仍是风平浪静。

严守一开着车回到家，让费墨在楼下车里等着，自己三步两步上了楼。在家门口，他屏了一下自己的呼吸，然后若无其事推开门。他记得自己的手机清早出门时忘在了鞋柜上，现在看鞋柜上手机没了，心中不禁一惊。到了客厅，见于文娟放着音乐，在正常练气功，心又放回到肚里。于文娟眼睛没有睁开，问：

“怎么又回来了？”

严守一：

“把文案落家里了。”

接着去茶几上翻一叠材料。拿起一份材料往外走，似乎突然想起什么，摸自己身上的口袋：

“我把手机也落家里了。”

接着从于文娟身边的沙发上，拿起自己的手机。于文娟：

“刚才有三个电话，一个是剧组的，催你，说观众都入场了；一个是记者，要采访你；还有一个女的叫伍月。”

严守一一边往外走一边支应着：

“知道了。”

这时于文娟睁开眼睛：

“那个叫伍月的是谁呀？她没想到接电话的是我，一上来，口气怎么对你那么冲啊？”

严守一心里“咯噔”一下，但他故作镇静说：

“噢，她呀，一出版社的，老逼我写自传，张小泉的学生，说话老没大没小。”

张小泉是严守一的大学同学。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出现不好解释的事情，只要说出一个熟人的名字，于文娟就不再深究。严守一说完，走出了家门。

但他没有想到，今天和往日不同。

4

严守一主持《有一说一》已经七年了。一张嘴，七年总说一个节目，说累了。这也跟大多数夫妻在一起没什么区别。刚主持节目的时候，像两个人刚认识一样，激动得有些过头，一上台，腿打哆嗦，嘴也哆嗦；说着说着，脑子会突然断电，眼前一片空白。一年之后，相互熟了，游刃有余，松紧有度，像骑着一匹马，奔驰在草原上，天地是那样宽阔。七年过去，马老了，人也老了，激情被草原磨光了，真成了一个牧民，放马成了自己的工作；站在台上，拿着话筒，像一个演员，每天都在演过去的自己；就好像在生活中，每天在演自己一样。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它跟夫妻在生活中还有所不同。生活中演自己是干转，对方会有感觉；镜头前自己觉得没劲，全国人民却觉得好，觉得比过去有激情时还好。大家相互熟悉了。大家喜欢在站台上接到熟悉的孩子，大家喜欢隔壁大妈的儿子，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你没有激情在玻璃上滑过去，他们会欢呼你优美的舞姿；你想改变自己，首先他们就不答应。这还是他吗？隔壁家的那个孩子，怎么突然变得古怪了？在陌生的野地里瞎跑什么呢？那里挖不出金子。过去的严守一和观众达成了一个默契，咱们一块儿待着，谁也别动，就像共同嚼着废塑料的中年夫妻一样。严守一生气的不是全国人民不求上进，而是自己较不过全国人民的劲。这就应了大家跟他开玩笑时说的一句话：

“你的嘴不是属于你自己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

这也是严守一从镜头前走下来，在生活中不爱说话的原因。这也是他和于文娟共同沉默的另一个讲不出口的理由。是全国人民把严守一害了。在电视上天天演自己，在生活中就不愿再演了。

七年前，发现严守一，把严守一推向主持人位置的人叫李亮，当时是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李亮看中严守一的并不是他的脸，严守一是个大扁脸；也不是他的嘴和谈话，而是他说话时的一脸无辜。“有一说一”，咱让一脸无辜的人说出来。当时电视台所有栏目的主持人，都长得跟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一样。李亮也算力排众议。但半年前，李亮因为一台晚会的赞助问题被检察院逮捕。李亮在生活中多坚强啊，演得多像啊，但一戴上镣铐，马上露出了本相，开始顺嘴秃噜，说出他十几年的经济问题，十几年贪污二百多万，蹲了大狱，上了报纸。这也让严守一始料未及。始料未及不是说他贪了污，不是说他变了场就演不下去，而是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连污都不会贪呢？严守一特想哪天到监狱看看李亮，但因为自己这张脸大家太熟悉了，又没有这个勇气。

严守一拿上自己的手机，和费墨匆匆赶到电视台，已经比预定的时间迟到半个小时。录制现场，观众早入场了，有些烦躁不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孩子闹着要撒尿。《有一说一》栏目的现场乐队，正在即兴敲打一首轻音乐，给严守一补台。几只空中摄像机的长臂四处挥动，在寻找机位。严守一让化妆师简单在脸上扑了一下粉，穿上大家熟悉的那件花格子西装外套，匆匆上了台。这时大灯亮了，严守一向大家深深鞠了一躬：

“对不起大家，今天我迟到了，路上有些塞车。当然塞车不是主要原因，而是赶到电视台门口，碰到一个女主持人。她叫什么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她拉着我的手，又谈了一会儿心，让我忘了时间。但大家知道就行了，录完节目，别到处乱说。”

演得还行，大家笑了。现场开始平静下来。严守一：

“许多朋友是第一次到《有一说一》，在录制节目之前，我事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明明是白天，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因为我们的节目首播是晚上，在我黑白颠倒的时候，请大家不要笑。”

大家又笑了。烦躁的气氛一扫而空。每个人的身体和心情都得到了放松。但这段词严守一已经说了一千多遍。严守一说烦了，但每一次热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都是第一次听到，都会哄堂大笑。这也是严守一和现场观众的别扭处。这时所有摄像机的红灯亮了，严守一开始主持节目：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结婚几年是个坎儿’，这个节目的策划是我们这里新来的女大学生小马，她现在还没有结婚。”

众人又笑了。严守一对这种利用调侃别人获取利益的手法也开始讨厌，但它在节目中屡试不爽。严守一：

“在讨论开始之前，我先向大家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做一个检讨。上次在‘如今我们没发明’这期节目中，我把蒸汽机的发明者说成是牛顿。我们节目的总策划费墨先生，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和瓦特比较熟，便说蒸汽机不是牛顿发明的。刚才我给牛顿打了一个电话，牛顿也说蒸汽机比较平常，要发明咱就发现地球引力。看来我错了，在此我向广大的电视观众致以深深的歉意！”

严守一向电视镜头深深鞠了一躬。现场鼓掌，笑。

在严守一主持节目的时候，费墨和其他一些《有一说一》栏目的工作人员在导播室通过一排监视器在观看严守一的主持。当严守一说到费墨和给牛顿打电话时，众人笑了，都看费墨。费墨没有笑，皱了皱眉：

“自己不用功，偷别人的。”

女编导小马：

“偷谁了？”

费墨：

“人家姓崔，那才是国嘴。电视上学他的有几千人，但只学了个皮毛。”

说着说着火了：

“怎么只学皮毛，不学学人家的品质呢？”

监视器中的严守一：

“结婚几年是个坎儿？三年，五年？俗话说七年之痒。我现在结婚十年，已经过了这个坎儿，我主持节目倒是七年。现场有多少结婚七年以上的？”

观众中掀起一个高潮，人群中兴奋地举起许多手臂。严守一当头一棒：

“看来劫后余生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观众都笑了。这时费墨又皱了皱眉：

“还是有些心神不定啊。面儿上顺，心里还惦着别的。”

女编导小马：

“我怎么没看出来？”

费墨拍了一下小马的肩：

“要不说你没结婚呢。”

5

因为李亮出事儿，电视台开始对所有的编导和主持人进行职业培训。本来说只培训政治、法律和道德，因李亮出事儿，电视台又新提起一个副台长，代替李亮主持业务，这个副台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把业务临时加到培训上。四个方面，成了年底考核的标准。政治、法律、道德已培训三次，主持人的业务培训今天下午开课。严守一上午主持完节目，下午和一帮主持人赶到戏剧学院，像学生一样上台词课。教室是个普通的阶梯教室，翻板椅有一半是坏的；长条的课桌起了皮，上面有学生写的污言秽语；四周的墙壁也起了皮，如同人患了癣疥；教室又在一楼，背阴，显得又脏又冷。接受培训的主持人一共有二十一个，分布在电视台的各个栏目。大家都是以说话为生的人，或者说，都是不拿话当话的人，现在又来培训说话，便显得有些滑稽。由于大家天天在镜头前说话，都是名人，但名人一个人走出去是名人，如同骆驼来到了羊群里，现在骆驼跟骆驼挤在一起，也就无所谓高矮胖瘦了。看着寒酸的教室，大家都有

些新鲜，似乎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大学时代。同时又埋怨李亮，怪他连污都不会贪，或者说意志不坚强，自己出了问题，连累大家也来陪绑。走进寒冷的教室，也如同走进了监狱。

电铃一响，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教师走上讲台。女教师披肩发，大眼睛，高鼻梁，瘦身，让人眼前一亮。寒冷的教室里，似乎突然温暖许多。但女教师一脸严肃，不苟言笑，看到众人，似乎看到个空教室。严守一看她的神情像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倒没什么感觉。严守一身边坐着“激情三十七”的主持人马勇，似乎有些兴奋。马勇长得一副猪相，扫帚眉，三角眼。但正因为长得丑陋，一说话观众就笑。马勇捣了捣严守一的胳膊，胖手指了一下台上：

“原来是个冷美人，如今可少见。”

严守一：

“严肃点儿，这可是咱们老师。”

讲台上的女教师上来并没有讲课，而是像在中学一样，拿出花名册，开始一五一十地点名：

“杜亚男！”

杜亚男主持“开心剧场”。主持节目时，不管剧场开不开心，观众没笑，她先笑。不过她现在没笑，在下边老实答：

“到！”

女教师：

“吴大鹰！”

吴大鹰主持“夫妻家园”，是个大胖子。教室里没人回答。

女教师加重语调：

“吴大鹰！”

不知是谁使坏，小声替答：

“没来。”

女教师板起脸：

“跟谁请假了？”

那人继续代答：

“他除了主持‘夫妻家园’，还在外边串着情景喜剧，哪有工夫到这儿来呀？”

女教师脸上便有些恼意。想说什么，忍了忍又念：

“夏丹心！”

夏丹心主持新闻节目。教室里无人回答。又有人代答：

“采访中央领导去了！”

这时大家发现那个代答的人是郑百川。郑百川主持体育节目。解说词老出错。“中秋节刚过，我给大家拜个晚年。”“你看她们的短裤也很有意思，网球运动员的短裤是特制的，里面可以放好几个球。噢，她们穿的是裙子。”在社会上传为笑谈。现在又在使坏。女教师看了郑百川一眼，接着点名：

“马勇！”

一脸猪相的马勇像中学里的坏孩子一样仰起脸大声喊：

“到！”

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大家笑了。女教师看了马勇一眼，继续念：

“李萍！”

郑百川又多嘴：

“她下午没节目呀，肯定是该来，没来。主持读书节目，本身就不爱读书，这哪成啊？”

女教师脸上没有表情，念：

“严守一！”

这时严守一裤兜里的手机哆嗦起来。进教室之前，他把手机的铃声改成了振动。他边掏手机边慌忙答：

“人在呢。”

女教师抬眼找到他，念：

“崔大朋！”

崔大朋主持少儿节目，四十多的妇女了，天天头上插两只兔尾巴装小，这时操着童腔答：

“到！”

……

女教师合上花名册，看着大家：

“我们这个班应到二十一人，实到十一人，没到的都算旷课！”

教室里的人都幸灾乐祸地笑了。沈雪看了众人一眼，接着话入正题：

“我叫沈雪，是你们这期台词短训班的老师。第一天开课，近一半的人没来。没来的已经违反纪律，就不说了；来的，我从你们的神情也可以看出来，好像辅导没有必要。你们主持的节目我都看过，我不想评价你们节目的内容，我想说的是，你们的台词说得都不规范。一个是发音，一个是吐字，都是说话最基本的。按照我们学院的要求，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不用麦克风，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应该送到剧场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里，否则就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马勇又小声打岔：

“老师，你说的是十九世纪吧？”

但沈雪没理马勇，而是走到正低着头看手机的严守一身边。严守一刚收到一条短信，正在回复。沈雪：

“严守一，课堂上不准打手机，你知道吗？”

突然有人在头顶上说话，把严守一吓了一跳。他忙将手机合上，仰起脸笑着答：

“沈老师，我只是看看，没打。”

沈雪环视四周：

“我知道你们都是名嘴，我尊重你们，但，我希望你们也尊重我。”

这时严守一多了一句嘴：

“沈老师，没谁不尊重您。赶紧讲课吧，不然一会儿就下课了。”

没想到沈雪认真了，眼睛盯着严守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严守一倒有些结巴：

“我，我没什么意思呀。半堂课过去，怪话全是他们说的，我一直没吭声，没招您呀。”

接着不理沈雪，继续低头回短信。没想到沈雪脸色铁青，一把抓过严守一的手机，从窗户扔了出去。幸亏窗外是草地，否则早摔裂了。沈雪：

“我告诉你们，这是大学，不是你们电视台！”

把手机突然抓过去扔了，是严守一没有想到的。严守一也火了，“呼”地站起来，指着窗外：

“沈老师，我上过大学，我认为您应该把它给我捡回来！”

教室里所有的人都愣了。僵持一分钟，沈雪转身走出了教室。两分钟后，严守一的手机拿回来了。沈雪将手机拍到严守一的课桌上，指着门外：

“以后凡是我的课，你在，我走！”

接着眼中涌出了泪。这时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所有主持人也觉得玩笑开得有些过分。郑百川、马勇、崔大朋纷纷上来劝沈雪：

“沈老师，别生气。跟小严，不值当！”

“小严就是属狗的，经不起玩，说急就急！”

崔大朋将严守一推到讲台上：

“马上写检查，就在黑板上！”

严守一也觉得应该给沈雪一个台阶，不然就显得自己太小气了。何况他还着急回手机里的短信，短信是清早担心的“鬼”发来的。于是在黑板上用粉笔写道：

沈老师，我错了。清早出门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跟谁闹别扭，别跟老师闹别扭，不然考试会不及格。刚才一激动，忘了。

故意写得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大家笑了。沈雪也破涕为笑：

“严守一，你无耻！”

6

五环路旁边有一个涵洞。涵洞旁边有一条僻静的杨林道。杨林道旁边有一条小河。从天到地，天慢慢黑了下来。但仍能看到河面上顽强地升腾着雾气。严守一的汽车卧在树丛里。车在雾气中显得影影绰绰。不远处的五环路上，来往的汽车已经打开了车灯。来往穿梭的车灯，使快速路像另外一条流动的河。

严守一正在车里淘气。跟他一块儿淘气的女孩叫伍月。伍月理一男孩头，脸盘长得并不漂亮，嘴角左边还有几粒雀斑，但身材好，细腰，翘臀，大胸，将手伸进内衣，像摸到了两只篮球。冬天，伍月爱穿短夹克，走在街上，稍一伸腰，便露出一抹雪白的腰肢。最勾人的是她的两只细眼，老蒙着，半睁半闭；偶尔睁开，看你一眼，就将你的魂勾了去。严守一想起了1969年的吕桂花。伍月，阴历五月，在山西是麦杏成熟的季节啊。

严守一和伍月相识在庐山。去年夏天，《有一说一》做一期节目叫“开会”。在二十世纪，从民国大革命时期，到毛泽东时代，庐山开的会最多，每次会都开得惊心动魄和刀光剑影，于是便把拍摄现场移到了庐山。伍月在熊猫出版社当编辑。当时熊猫出版社正在庐山开年会。《有一说一》的编导大段和熊猫出版社的社长老贺是大学同学，双方都住在庐山宾馆，晚上便合在一起吃饭。因严守一是名人，出版社许多人便与严守一说话，合影。严守一也与他们插科打诨。社长老贺咂着嘴：

“今天晚上，说给别人，别人都不信。”

严守一：

“为什么？”

老贺：

“跟严守一在一起吃饭。”

又感叹：

“国嘴呀，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

严守一这才知道上了老贺的当。但他已有些喝大，也摸着头开玩笑：

“我也就是一普通人。”

没想到伍月在对面冷冷地说：

“你不是一普通人，你是什么？”

又说：

“严守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名人有些廉价。”

弄得众人和严守一一愣，都看伍月。伍月盯着严守一：

“你也就是借助电视镜头。如果离开电视台，你就什么也不是！”

弄得局面有些尴尬。严守一的酒也有些醒了。吃饭的过程中，严守一一直没有注意伍月，伍月也没有与严守一说话和合影。现在望去，便看到了她蒙着的眼。偶尔睁开，像一把利剑，刺到了严守一的胸中。话说得虽然有些尖刻，惊世骇俗得有些故意，但细一想，也有道理。严守一端起一杯酒伸向她：

“多谢提醒，不然我还不知道自己吃几头蒜。喝酒。”

桌上的气氛才缓和下来。社长老贺忙说：

“借助电视镜头，也不是老严一个人。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妇孺皆知，要是搁到清朝，你就是皇上，走到大街上，卖葱的也不认识你。喝酒！”

这顿饭吃下来，严守一彻底喝大了。吃过饭，大家又借着月光到如琴湖散步。庐山的每一挂山壁上，都在月光下“哗哗”地往下流水。伍月后来在酒桌上也喝大了。渐渐两人落在了后边。由于喝大，两人不知不觉拉起了手。伍月一伸腰，月光下，露出腰间一抹雪白的肌肤，比月光都白。严守一的手便伸向了那里。伍月弯下腰“咯咯”笑了，突然将脸贴近严守一的鼻子：

“你是不是想跟我做爱？”

一下又把严守一的酒吓醒了。过去他不是没有胡闹过，但跟别的女孩胡闹，都是水到渠成，像现在突然三峡截流，他还没有遇到过。严守一忙将手缩了回来。看到严守一惊慌失措的样子，伍月又弯腰“咯咯”笑了。突然她又用手掰过严守一的脸：

“我住102房。”

然后撇下严守一，追前边的人去了。

当晚的后半夜，严守一从三楼下到一楼，进了102房。我的天，她的篮球，她的尖叫。两人共同达到的高度。还有温度，她的体温似乎比平常人高两度，一贴肉就酥。但骨头不酥。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如游丝，从脑门儿中像天线一样冲了出去。不但能发东西，还能收东西。严守一在世界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解渴”。同时证明以前做过的就不解渴，包括于文娟或其他女孩子。以前顷刻间变得味同嚼蜡。但让人解渴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在整个过程中，伍月嘴里都在说着世界上最脏最乱的话。严守一被她勾得，也把心底最隐秘最脏最乱平时从无说过的话都说了出来。从凌晨两点，到清早6点，两人一直没有消停。身体没停，嘴也没停。身体解渴还不说，肠胃也好像被脏话洗了一遍。彻底脏了以后，反倒像脱下脏衣服换上新衬衫一样，浑身倒干净了。黑暗过后，看到的就是明朗的白天。严守一第一次知道了脏话的作用，它还能使人脱胎换骨和使心灵得到净化。它就是一瓶消毒剂。第二天上午在美庐主持节目，严守一脚步有些打晃，嘴里也有些语无伦次。大段忙让机器停下，上前问严守一：

“是不是病了？”

严守一：

“酒还没醒，有些晕，改下午录吧。”

回到北京之后，严守一恍惚半个月，好像被生活噎了一下。回家与于文娟在一起，夜里也不由自主地开始说脏话，于文娟马上停住他警惕地问：

“严守一，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脏？”

严守一马上清醒过来，又回到现实世界中。整个过程又开始一言不发。这时他对庐山的行为才开始感到后怕。后怕不是后怕他和于文娟的关系，而是后怕他跟伍月该怎么办。根据他以往胡闹的经验，两人上床容易，下床就难。难不是说别人难，而是自己不容易控制自己。邪路和歪路，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呀。越斜越歪，诱惑力越大。但严守一只想把胡闹限定在胡闹的范围，并不想因为胡闹引起别的，并不想因为胡闹与于文娟离婚。现实和一时的癫狂是两回事儿。消毒剂并不能天天当水喝。在黑暗中待久了，万一天没有准时亮，就会被黑暗吞噬。过去和别的女孩胡闹完，他都关一个礼拜手机，怕与他胡闹的女孩给他打电话。不是没有吃过这样的亏。一个广播学院的女孩，事后威胁他怀孕了，要喝药上吊，严守一专门托大学同学张小泉，去做了这个女孩一礼拜的政治思想工作。一个礼拜如坐针毡。但严守一把伍月想错了。他关了一个礼拜手机，一个礼拜后再打开，也不见伍月给他打电话。一个月后，倒是严守一憋不住了，又想起庐山那个夜晚，想到解渴和消毒剂，主动给伍月打了电话。伍月倒是比他回现实还快，在电话那头奇怪地问：

“什么事儿？我这儿正忙着呢。”

严守一：

“没什么事儿，就是问候你一下。”

伍月：

“这不问候完了，快挂电话吧。”

严守一这时说了实话：

“想见你。”

于是又见了一面。仍像庐山那么解渴。或者说比庐山更加解渴。于是以后的见面就一发而不可收。但严守一一次次觉得比过去可怕。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月之后，对方就会提出要求。但半年过去了，伍月什么也没提，严守一放下心来。但放心之中，反倒更加不放心了。一次事情完毕，严守一终于憋不住，主动试探：

“你说我们这算什么？”

伍月倒奇怪地看他：

“饥了吃饭，渴了喝水呀。”

严守一看伍月的神色，也不像欲擒故纵，于是踏实下来，这关系也就不上不下地保持下来。

但今天见面不同往常，伍月昨天给严守一打来一个电话，说她最近谈了一个男朋友，马上要结婚了；结婚之前，想见严守一最后一面。这消息让严守一大吃一惊：

“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我怎么不知道？”

伍月：

“我谈男朋友，还要向你请示？你是我什么人？”

严守一倒有些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说结就结了。”

严守一这时感到自己有一丝醋意。但这醋意又无法发出来。过去他主要担心他和伍月的事会爆发，现在两人平安着陆，严守一心里倒一阵失落。于是约定今天晚上见面。但严守一清早把手机落在了家里，所以慌忙回家去取。谁知伍月这时打来一个电话，被于文娟接到了。好在严守一蒙混过关，没出什么事。出了家门，他马上给伍月打了一个电话，伍月在电话里告诉严守一，今晚见面要改地方。过去两人见面，都是在伍月的单身宿舍。伍月说，她妈今天早上从沈阳赶了过来，宿舍不方便，让严守一另找地方。严守一当时答应下来，但一天下来，他也没有找到地方。其实最好的地方是宾馆，但严守一这张脸大家太熟悉了，开房就会被服务员认出来。下午在戏剧学院上台词课时，伍月又发来短信，问在哪里见面，严守一还没想出地方，一边回短信一边想，手机就被女教师沈雪扔出窗外。一直到晚上，严守一用车接到伍月，两人还没地方去，就开车来到了五环路的河边。

但在车上抱着伍月，与在庐山和在伍月的单身宿舍抱着伍月感觉很不一样。车窗外影影绰绰，不远的五环路上，车灯来往穿梭，让人没有安全感。动作上不好放开，脏话也不好出口。看来隐蔽还是很重要

的。接着严守一又发现，不隐蔽还不是主要矛盾，关键是知道她有了男朋友，马上要结婚了，严守一突然有了心理障碍。不知她男朋友长得什么样。本来严守一可以拉伍月到汽车后座上去，但他将车停在树丛里，就在前座抱住副座上的伍月，凑合着吻起来。吻着吻着，有些激动，便从她的唇到她的脸，从她的脸到她的耳朵，手也伸向了衣内的篮球。等他吻到耳唇，突然将头躲开问：

“苦，什么呀？”

伍月：

“傻瓜，香水。”

又将严守一的头搂了回来，将她的舌头全伸到严守一的嘴里。这时一辆警车闪着灯从树丛旁经过，欲上五环。转弯处，车灯扫过严守一汽车的前窗玻璃，照亮了严守一和伍月的脸。虽然警车没有停留，但严守一突然烦躁了。他从座位上坐起来，将露在外边的衬衫塞回到裤子里：

“心里不踏实，要不改天吧。”

谁知伍月的性已经起来，一边将严守一的手往她下身移，一边将脸习惯性地贴到严守一的后背上，扒开他的衬衫领子，说了一句脏话，照他膀子上咬了一口：

“大东西，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严守一疼得“哎哟”一声，忙将她的头往后掰：

“好人，别咬。”

伍月身体已经很急切，喘着气：

“不咬你，要你。”

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严守一偷空看了一下，是“于文娟”的名字。严守一马上止住伍月，打开手机。于文娟在电话里问：

“在哪儿呢？回来吃饭吗？”

严守一的心头“咚咚”乱跳。一天忙乱，晚上有事，忘了给于文娟打招呼。他一边压住心跳，一边说：

“不回去了。下午去戏剧学院上课，剧组的策划会移到了晚上。”

于文娟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儿有些迟疑：

“开策划会，我怎么听着是在外边呀，有汽车声。”

严守一故意满不在乎：

“正跟费墨找饭辙呢，能不在外边吗？”

于文娟：

“怎么有人喘气呢？”

严守一：

“没开车，正跟费老赛跑呢。”

于文娟把电话挂了。伍月又抱住严守一：

“今天非跟你做。等我结了婚，你再见不着我了。”

这话刺激了严守一。严守一将车发动着：

“那咱们换个地方。”

严守一将车顺着杨林道开到郊区一个村庄旁。在村庄的狗叫声中，在汽车后座上，他和伍月折腾了两个小时。

在车上比在床上还要解渴和消毒。

折腾之前，为了谨慎，也为了专心，严守一把自己的手机关了。

但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关手机，他和伍月的事被于文娟发现了，出了大事。

7

其实出事并不全是因为严守一关手机。出事的起因，是因为严守一的老家，那个叫黑砖头的严守一的堂哥，给严守一家打来一个电话。事后严守一才知道，他和伍月在河边的时候，于文娟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回家吃饭，虽然觉得严守一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颤抖，但以为是冬天冷，外面冻的；虽然喘气，是为了暖和身子在跑步，并没有起疑。本来晚上她备了四个菜：一个是南京盐水鸭，一个是酱羊蹄，一盘肉烧冬笋，一盘素炒黄豆芽。于文娟爱吃盐水鸭和肉烧冬笋，严守一爱吃酱羊蹄和黄豆芽。于文娟见严守一不回来吃饭，既没有烧冬笋，也没有炒豆芽，只是就着盐水鸭，吃了一碗泡饭。想了想，又烧了一碗虾皮紫菜汤。吃完饭，又练气功。气功一早一晚各一次，一次四十分钟。练完气功，于文娟打了一盆热水，坐在沙发上泡脚。这也是她每天晚上必做的功课，春夏秋冬，天天不落。泡一会儿，再加些热水。严守一一看她泡脚就说：

“脱裤放屁，你到卫生间冲一个澡，不连脚也解决了。”

于文娟边加热水边说：

“洗是洗，泡是泡，感觉不一样的。”

正在泡脚，沙发旁矮桌上的电话响了。于文娟拿起电话，是严守一老家打来的。电话里是一个男声，高门大嗓，把于文娟吓了一跳。而且上来就问：

“你谁呀？”

于文娟一接山西的电话就笑，上来不说自己是谁，自己找谁，先问接电话的是谁。便也问：

“你找谁呀？”

电话里：

“我找严守一，我是他砖头哥！你谁呀？”

这个黑砖头堂哥，于文娟在严守一老家见过。长得跟黑塔一样，爱喝酒，爱吹牛，爱搅事儿，每一个事儿又被他弄得乱七八糟。于文娟：

“砖头哥呀，我是于文娟。”

黑砖头大为惊喜：

“咦，弟妹！电话没打错。我找你们，是跟你们商量一事儿！”

于文娟：

“商量什么事儿呀？”

黑砖头：

“咱村陆国庆，小名叫大脸猫，在镇上开饭馆，最近他买了一个新手机，把他的旧手机淘汰给我了，三百块钱，我问你们值不值。”

于文娟“扑哧”笑了：

“就这事儿呀。你一村里的农民，整天到山坡上锄草，买一手机干吗？”

黑砖头：

“也就半头猪钱，跟你和俺兄弟说话呗。”

于文娟明白了黑砖头的意思。这个黑砖头除了爱搅事儿，还爱占人便宜。大概他除了觉得买一个手机三

百块钱是个便宜，有了手机，也好跟严守一和她联系了。过去夏收秋种，买化肥，买种子，他都写信来，也不明说，但是要钱的意思。现在有了手机，就不用写信了。但她不好将这层意思戳破，只是说：

“买一手机花钱，买完打手机也花钱，你不怕破费呀？”

黑砖头：

“咦，打一次手机顶多两块，到北京找你们得花二百。再说，我买手机也不是为了我，是为了咱奶。昨天咱奶还念叨，想北京她孙子了。我跟她急了，眼前每天侍候你的你看不见，尽想那些没用的。弟妹，你说我这话对不对呀？”

于文娟又觉得这个黑砖头有些狡猾，买一手机，还打着奶奶的旗号。但她笑着说：

“对，你有用，守一没用。”

黑砖头：

“让守一接电话，让咱奶跟他说两句！我给咱奶说，这小砖头能跟北京他孙子说话，她还不信。”

于文娟：

“他在外边开会，你打他手机吧。”

于文娟挂上电话，又加热水泡脚。还没两分钟，电话又响了，还是黑砖头：

“咋搞哩，他手机咋不通哩？”

于文娟：

“通啊，晚饭前，我还给他打电话。”

黑砖头：

“快一点儿，时间一长，这家伙还真费钱哩！”

于文娟又笑了：

“那你把手机挂了，我找他，让他给你回过去。”

黑砖头：

“知道我手机号吗？”

于文娟禁不住也变成了山西口音：

“已经在我电话上显着哩。”

于文娟挂断电话，又拿起拨严守一的手机。这时严守一正和伍月在村头的狗叫声里。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

“对不起，对方已经关机。”

关机也没什么意外，过去严守一开会时也关机。如果这事儿只牵涉到黑砖头，于文娟不会在意；但因为黑砖头说奶奶要与严守一说话，于文娟就认真了。这个奶奶，于文娟回过几趟山西，对她印象颇好。虽不识字，但深明大义。一见面就问：

“守一欺负不欺负你？有委屈告诉我。”

虽然看她肚子，观察她是否怀孕，也属人之常情，不让人厌烦到哪里去。于文娟放下电话想了想，又拿起电话，开始拨费墨的手机。因为晚饭前严守一在电话里告诉她，费墨跟他在一起吃饭，吃过饭再一起讨论话题。费墨的手机通了。问题出在这里。据费墨后来说，费墨接手机时，刚刚在家吃完饭，正在他们家楼下遛狗。下楼之前，还跟妻子李燕拌了两句嘴。李燕现在吃过饭就上网，跟陌生人聊天。聊得喃喃自语和眉飞色舞。陌生人成了亲人，亲人倒成了陌生人。他们的儿子在天津上大学，家里就剩他们两个。一次他走到李燕身后，想看看李燕每天都跟人聊些什么，李燕赶紧用身子护住屏幕，不让他看。他推开她身子，原来网上谈的都是男女关系。费墨：

“无聊不无聊哇，多大岁数了！”

李燕倒急了：

“你整天不跟我说话，还不让我跟别人说呀？想把我憋死呀？”

费墨摇头：

“人生苦短，白驹过隙，怎么能自甘堕落呢？”

今天吃过晚饭，李燕碗都没洗，就去上网。费墨看着满池的脏碗又急：

“为了跟别人聊天，家都不顾了？”

李燕愣起眉毛：

“天天我洗碗，你就不能洗一次？家是我自己的？”

费墨张张嘴，想说什么，但知道再多说两句，又起风波，便将气憋回肚子里，拉着京巴出了门，到楼下散心。狗在楼下也不争气。这狗是条公狗，看到另一条公狗过来，也挣着趴到了人家身上。另一条狗的主人是个穿皮裤打口红的年轻女人，皱着眉扯自己的狗：

“讨厌。”

费墨也扯自己的狗，照自己狗身上踢了一脚：

“人家也是公的，盲目！”

那年轻女人以为费墨话中有话，瞪了费墨一眼：

“讨厌。”

拉着自己的狗走了。这时于文娟的电话打了过来，张口就问：

“老费吗？在哪儿呢？”

费墨正在气头上，一时也没听出于文娟的声音，随口答：

“谁呀？在楼下遛狗呢。”

于文娟在电话里：

“遛狗呢？我是于文娟，严守一呢？”

费墨：

“严守一……”

这时脑子突然清醒过来，想起严守一清早回家取手机，心中有鬼，便知道他晚上出了岔子，脑子开始高速运转，替严守一找词，支吾半天说：

“他晚上好像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想起来了，是一移动公司的老总，晚上要请他吃饭。上午录完像，我好像听他说了那么一嘴。”

没想到于文娟在那边半天没有说话。费墨也开始慌张：

“文娟，你听着呢吗？怎么了？”

这时于文娟在电话里冷笑一声：

“上午，移动公司，我晚饭前给他打电话，他还说跟你在一起，你们晚上在一起讨论话题！”

接着“啪”地把电话挂了。

据李燕后来讲，于文娟告诉她，挂上电话，于文娟气得头都蒙了。严守一如此大胆地撒谎，肯定有大问题。于是又拼命拨严守一的手机，一直拨了两个小时，但次次都关机。这时脚盆里的水早凉了。于文娟

清醒过来，打了一个寒战，一双湿脚直接从脚盆里拔出来，踏到地上，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屋里乱走。回过身再看，地板上留下一趟湿漉漉的脚印。脚印的水迹马上蒸发变形，地板上显得支离破碎。看着这支离破碎，于文娟哭了。

8

于文娟哭的时候，严守一刚把伍月送回去，正开着车往家里赶。费墨后来告诉严守一，这期间他给严守一打过十几个电话，想告诉他出了岔子，让他提前做好思想准备，但严守一的手机一直关着。费墨牵着狗又不敢上楼，怕李燕知道电话的内容，又节外生枝，于是这狗也遛了两个小时。最后气得又踢了狗一脚：

“愚蠢！”

但这时严守一担心的不是手机，而是他浑身的香味。刚才在郊区狗叫声中没留意，等伍月下了车，他突然闻到车里、自己身上，还有伍月残存下的顽强的体味和香水味，担心这香味回家后被于文娟闻到，或者于文娟明天坐车在车里闻到。这时严守一对着马路也骂了伍月一句：

“愚蠢！”

接着一边开车，一边按动车窗按钮，将四扇玻璃全部落下，想让外边的风将车里和身上的香味吹散。虽然是冬末，但夜里的风还很硬。寒风灌进来，严守一冻得打了一个寒战。他只好一边开车，一边将自己的棉猴儿穿上，又将棉猴儿的帽子戴到头上。一辆辆紧闭车窗的车辆从他车旁驶过。他看到一辆车中的一对男女，看着他怪诞的模样在笑。两人嘴里还在说着什么。从口型看，那女的似乎在说：

“疯子！”

那男的似乎在说：

“傻逼！”

接着两人好像认出了严守一，对他指指戳戳一阵，车才加速开走了。严守一气得重新打开自己的手机，给伍月拨了一个电话：

“傻逼，车上，身上，全是你的香水味儿，真想害我呀？”

伍月：

“那你再回来。我妈没住我这儿，又到我大姨家去了。”

严守一：

“我把车窗全打开了，正吹呢，冻死我了。”

伍月在电话那头狂笑：

“那你就围着北京兜圈儿吧，要不去趟天津再回来，味儿就没了。”

严守一：

“骚货，赶紧嫁了吧，一辈子不想再见到你！”

伍月又在那头笑。严守一挂上电话，果真在三环路上兜了半个小时。他担心于文娟打来电话催自己回家，给伍月打完电话，又把手机关了。等车里、身上的香味儿吹得差不多了，才将车开回自己家楼下。临下车，突然又想起什么，忙打开手机，调出一天里打进打出的电话，将伍月的名字全部删去。这时又想关机，想了想，觉得不关更光明正大，于是没关。他没想到，这个没关，又使今天的灾祸雪上加霜。

严守一进了家，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异常。屋里的灯开着，卧室里电视响着，一切跟往常没有区别。他又悄悄闻了一下自己的袖口，香味已不明显，开始放心换鞋。他哪里知道，这是于文娟欲擒故纵，给他下的圈套呢？他来到客厅，于文娟光着脚从卧室走出来，笑眯眯地问：

“回来了？策划会开得怎么样？”

严守一还在那里编呢：

“咳，跟费墨抬了一晚上杠。费墨这人好是好，就是太啰唆。”

于文娟仍柔声地：

“累了吧？”

严守一：

“我得去卫生间冲个澡。”

这时于文娟上前搂住严守一的脖子，温柔地在严守一的脸上、脖子上和嘴上亲吻着。这也没有引起严守一的警惕。因为他每天晚上进家，于文娟都要这样迎接他。床下爱亲吻，床上爱抱头。过去这样做是为了怀孕，他哪里知道今天这样做是火力侦察呢？但严守一做贼心虚，害怕身上仍有伍月的残味儿；但正因为心虚，又不好将于文娟一把推开。急中生智，他似乎突然想起什么：

“哎哟，那什么，我得找找！”

就势推开于文娟，开始奔到客厅茶几前，在一堆书报和杂志间乱翻。这时于文娟也跟出来，靠在卧室门框上，看着严守一：

“找什么呢？”

严守一一边翻一边支吾：

“那什么，就是那张光盘，小马老找我要，我老忘带。”

这时于文娟慢条斯理地说：

“守一，你今天嘴里，好像不是你的味儿。”

严守一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他抬起头看于文娟，发现于文娟温和的脸，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严守一这时才知道事情来了。但他不知道事情来到什么地步，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在一堆书报杂志前半弯着腰，挓挲着手，嘴里有些结巴：

“那，那是谁的味儿？”

这时严守一恨不得抽自己的耳光，刚才在路上只顾落下车窗吹车里和身上的香味儿，忘记了漱口。因为在河畔树丛里，他含伍月的耳唇，发现它是苦的。一定是嘴唇上沾了那耳唇香水的苦味儿，被于文娟品着了。严守一想找一个理由搪塞过去，说是晚饭吃了苦瓜，或是下午为了保护嗓子含了喉片，但它们都不是这苦法。正在这时，重新打开的手机又发作了，有电话进来。铃声在夜里显得格外惊心。严守一害怕是伍月打来的，以为他还开着车在外边兜圈儿呢，于是一边掩饰内心的恐慌，一边从兜里掏出手机，看也不看，故意做出烦恼的样子：

“谁呀，这么晚了。不管是谁，我都不接了。”

欲直接关机。这时于文娟镇定地伸过手：

“我替你接。”

一下把严守一逼到了绝路上。手机关也不是，不关也不是，就在他手里不上不下地响着。看于文娟的手伸过来，严守一的手先是下意识地往回缩了一下，接着只好把手机交给于文娟。在把手机交给于文娟之前，他急忙看了一下来电的名字，电话不是伍月打来的，是费墨打来的。严守一松了一口气。但他接着发现，费墨现在打来电话，比伍月打来还可怕。因为于文娟刚打开手机，还没说话，电话里就传来费墨急赤白脸的声音：

“你可算开机了。还在外面胡闹呢？我可告诉你，两个小时之前，于文娟打我的电话找你！”

费墨的声音，一字一句，也传到了严守一耳朵里。于文娟没搭费墨的茬儿，直接把手机挂了，眼睛一动不动，盯着严守一：

“你不是说，晚上和费墨在一起吗？”

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但还想极力补救。他做出懊恼和忏悔状说：

“今天是我不对。晚上我没跟费墨在一起。是一赞助商请我吃饭。吃过饭，又去洗桑拿。还有……还有

小姐按摩。我想总不是好事儿，没敢告诉你。”

本来事情到这里也可以蒙混过关。让小姐按摩，于文娟也会不高兴，也会跟他大闹一场。所谓大闹，并不是吵架，于文娟不吵架，而是一个礼拜不理他，也不让他近身。过去严守一胡闹时，就用这理由搪塞过。一个礼拜不理，之后关系会慢慢恢复。没想到这时手机又“呗儿”地响了一声，进来一条短信。于文娟打开短信，这短信是伍月发来的。上面的话倒很体贴：

外边冷。快回家。记得在车上咬过你，睡觉的时候，别脱内衣。

于文娟看完，又将手机举到严守一脸前。严守一看到短信，脑袋又“嗡”的一声炸了，知道这下彻底完了。于文娟：

“守一，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好吗？”

严守一蒙在那里，脱也不是，不脱也不是。于文娟：

“脱吧，我想看一看。”

严守一被逼到了死胡同。他想找推脱的理由，但这理由一时又找不出来。有把柄在别人手里，迟疑半天，只好将上衣一件件脱下。当只剩下衬衣时，他又迟疑在那里。见于文娟一直平静地在等，他终于将衬衣脱下，露出赤裸的上身。

严守一有些鸡胸。

于文娟的目光在严守一前胸上仔细看了一遍，轻声说：

“转过身来好吗？”

严守一脑袋里一片空白，像七年前刚上《有一说一》的主持台一样。他木然地将身子转过去，他的后肩胛上，在明亮的吊灯下，露出一排清晰的牙痕。

严守一再转过身来，发现于文娟的眼泪，从里到外，慢慢地涌了出来。严守一想说什么，但鼻子一痒，“哈秋”一声，打了一个喷嚏，脱衣服冻的。

这时于文娟将他脱下的外套又披到他身上，重新搂住了他的肩，他的头，像在医院里严守一昏迷时一样。于文娟先是流着泪慢条斯理地说：

“守一，叫你脱衣服，就跟当众扒我的衣服是一样的。”

接着推开严守一，突然爆发了，嘴像机关枪，乱豆一样说了一阵儿：

“严守一，我刚才已经算过了，我跟你已经十年零三个月了，我嫁你的时候二十六岁，现在已经三十六岁了，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对你变过心，没想到你早就变心了，我不知道伍月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不是生你变心的气，而是你变了心也不告诉我，你把我当成了傻子在糊弄你知道吗？我说你这么多年跟我没话，原来你早就在外边有人了，你跟我没话你可以告诉我，没想到你一直在和别人说话，你乱搞女人我不生气，可你和别人一条心时你这是在乱搞我你知道吗？我一想到你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还不知怎么说我呢，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

因为于文娟在生活中说话从来都是慢条斯理，没说话先笑，现在突然改变了语速，把严守一吓蒙在那里。严守一张张嘴，想解释什么，但吭哧半天，只说出一句话：

“没有哇。”

不知是指自己没有搞第三者，或是和第三者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议论过于文娟。这时于文娟又恢复了常态，盯着严守一，慢条斯理地说：

“守一，你没我了。”

说完这句话，竟笑了。

9

因为一次偶然的失误，严守一离婚了。清早出门的时候还风平浪静，晚上回来，地雷就炸了。

严守一一直认为，他和于文娟在一起，他不说离婚，就会跟于文娟在一起待一辈子，他没有想到，有一天，离婚是于文娟提出来的，而且那么坚决。

严守一：

“你再想想，太轻易了。”

又说：

“没有几次。”

也不知是说他和伍月没有几次，还是背着于文娟搞婚外情没有几次。于文娟：

“那就把错算到我身上吧，是我太经不起打击了。你不用几次，一刀就把我捅死了。”

又说：

“离婚不是因为你，是我已经死了，知道吗？”

严守一愣在那里，发现于文娟已十分陌生。在一起过了十年，他原来不了解于文娟。

于文娟患有不孕症。从街道办事处办完离婚手续出来，看着于文娟离去的背影有些飘，严守一想赶上去再说一句话，但这句话半天没有找出来。

10

三个月过去了。

这期间，严守一给于文娟打过许多电话。但于文娟一看是严守一的号码，马上就挂了。

他再没有听到过于文娟的声音。

11

火车提速以后，过去由北京到长治需要二十多个小时，现在十个多小时就到了。已经是夏天了。火车走到河北，能看到车窗外田野上的农民正在割麦子。一个扎花头巾的年轻媳妇，骑着一辆摩托，从田埂上开到一个收麦子的男人跟前。她从摩托后座上卸下一个纸箱，从纸箱里端出一口锅，原来是给丈夫送午饭。能看到锅里飘出的热气，但距离太远了，闻不到饭的香味儿。不过风一吹，麦浪一动，似乎闻到了一地的麦花香。这使严守一心里“咯噔”一下，又想起了于文娟。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已经一句话没有，现在离婚了，半年过去，倒好像有许多话要对她说。闻到麦香，他想到自己1999年高烧昏迷那次，于文娟在医院抱着他的头，她身上就透出这种味道。

三天前，严守一接到老家堂哥黑砖头一个电话。说老家下了三天雨，一口气，没停。一春天老旱，现在山坡上的地倒下透了，但奶奶住的院子，院墙也被雨下塌了半扇，问严守一怎么办。严守一：

“这还用问，扒了再砌呀。”

黑砖头在电话里：

“我也这么说，可咱奶不让哩。”

严守一：

“是不是怕花钱呀，我今天就把钱寄回去。”

黑砖头：

“我也就是告诉你一声，可没给你要钱的意思。”

正好这些天《有一说一》密集做了几期节目，严守一时间上有空闲，便向电视台请了假，回了一趟山西老家。一是为了砌墙，二是为了看奶奶。大半年没有回去了。从小娘死得早，爹又是个怪脾气，不会说话，一把屎一把尿把严守一拉扯大，全是这位奶奶。记得八岁那年，严守一和陆国庆、蒋长根、杜铁环等人爬杨树掏老鸹窝。老鸹把窝搭在树梢上，别人爬半截就下来了，严守一逞能，一直爬到树梢。当手

够着老鸹窝时，树枝“咔”的一声折了，严守一摔到地上，腿也摔折了。陆国庆等人喊叫着去找严守一他爹。老严扛着锄从山坡上跑下来，看了看严守一的腿，兜头扇了严守一一巴掌：

“我靠！”

最后是他奶奶背着他，爬了一百多里山路，到洪洞县一个看跌打损伤的老中医家，花了十五块钱，给他正了骨，打了膏药。正骨很疼。正骨回来，干粮吃完了，他奶背着他沿路到村里讨吃的：

“大哥，看孩子的腿，掰嘴窝头，给孩子吃吧。”

那年他奶奶已经六十二岁。

和严守一一块儿回山西老家的有费墨。费墨这学期在大学没课，带博士生；这就等于放羊，可带可不带。费墨的老婆李燕在一家旅游公司工作，带团去了新马泰，家里就剩费墨一个人，严守一便邀他一块儿做伴回山西。费墨马上摇手：

“那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我去干什么？”

严守一：

“上次聊天，聊出一个‘打电话’，你说想见一见吕桂花，这不是个机会？”

费墨又摇手：

“说是那么说，但打电话的吕桂花，已是三十多年前，现在她多大了？五十多岁了吧？腰一定像水桶那么粗了。‘尤物’是当年，现在不看也罢。”

严守一没有强求他。但昨天晚上，严守一正在四环路上开车，接到费墨一个电话：

“再去给我买张车票，明天我跟你去山西。”

严守一：

“邀你去你不去，现在又主动申请，山西人民已经不欢迎你了。”

费墨：

“不为别的，老听你聊你奶奶，想去看看她老人家。”

这时严守一心头一热，感到了朋友的情谊。还有，一路上有费墨，就不愁闷得慌了。

与严守一和费墨一块儿回山西的还有戏剧学院的女教师沈雪。上次在戏剧学院上台词课时，因为手机，严守一与她有过一场激烈的冲突。后来严守一在黑板上写检查，才化险为夷。这个女教师初接触很事儿妈，而且没完没了，一个短训班，第一堂课点名，第二堂课又让大家选班长。因严守一与她发生过冲突，其他主持人便故意使坏，异口同声，把严守一选成了班长。上完课，沈雪便把严守一留下谈话，真像在大学对学生谈话一样，让严守一协助她抓纪律，抓每个学生的思想动向。严守一又不耐烦了，冲口而出：

“沈老师，班上每个学生都比你大，世界观人生观都已经确立了，是死是活，由他们去吧，咱就别自己给自己找罪受了。”

沈雪一愣，又要发火。严守一忙举起双手：

“咱俩要谈也行，得换个地方。”

沈雪又一愣

“换哪儿呀？”

严守一：

“晚上6点，还有人请我吃饭，你跟我吃饭去得了。”

沈雪睁大眼睛，看着窗外：

“把电视台交给你们，是全国人民瞎了眼。”

接着斜看严守一一眼，开始弯下腰笑。一笑就没个头，像个傻丫头。放下虚撑的架子，还原本来面目，倒让严守一心里一动。这时于文娟刚和严守一离婚，严守一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外边租房子住，晚上不愿一个人待在陌生的房间，便频频接受外边的请吃。这天沈雪果真跟严守一吃饭去了。严守一满腹心事，酒桌上又喝大了。晚上开车回来，先送沈雪回戏剧学院，路上被警察拦住了。严守一下车，踉跄跌步，警察一看就急了；接着发现是严守一，又笑了：

“老严呀，在哪儿喝这么大呀？”

车外风一吹，严守一的酒劲儿又上来了，醉眼迷离，指着沈雪：

“和她。”

警察看了沈雪一眼，没对严守一发火，对沈雪发了火：

“你是他爱人吧？知道他喝酒，还让他驾车！”

那是一位老警察，怕有五十岁了，两鬓斑白，夜里还在风中戳着。严守一醉中对他有些怜惜，这人要么是窝囊，要么是经历过一些人生坎坷。又看他的长相，有点儿像三十多年前去长治三矿挖煤的牛三斤，便上前拉他的手，指着沈雪：

“哥，别说她，说我。我也知道喝酒难受，可喝难受，不喝更难受！”

没想到老警察没承他的情，甩开他的手，瞪着他吼：

“单是难受的问题吗？我应该把你送到拘留所！”

当晚车被警察扣下，严守一和沈雪拦出租车回去。到了戏剧学院，严守一一边摽着腿走路，一边已昏睡过去。沈雪只好将他拖到自己宿舍，让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据沈雪后来说，上楼的时候，严守一的嘴虚虚实实，在沈雪脸上蹭着，被沈雪打了一巴掌。严守一却不记得，只记得第二天早上醒来，脑袋像炸了一样疼，对睡在沈雪宿舍他不感到奇怪，而是奇怪地问：

“昨天晚上，知我喝醉了，还坐我的车，不怕跟我一块儿送命啊？”

沈雪看着天花板：

“送就送呗。”

又让严守一心里一动。接下来，一礼拜七天，他们有两天在一起吃晚饭。台词短训班上，其他主持人知道严守一与女教师搞拍拖，都拍手称快。因为严守一把沈雪搞定，以后的台词辅导课就顺溜许多，不再点名，不再强调课堂纪律，不再抓思想动向。两个月后，台词短训班结业，大家考试全是“优”。众人皆大欢喜，推着拥着，与沈雪合影，照了个毕业照。

短训班结束，严守一和沈雪开始天天在一起吃晚饭。虽无睡到一起，但分别时搂搂抱抱，已属正常。处得久了，严守一对沈雪的看法发生改变，过去觉得她像于文娟一样，或像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中看不中吃，现在开始喜欢听她说话。喜欢听她说话不是说她的话有什么道理，而是她一张口就傻不棱登，句句让人好笑。如果是《红楼梦》，她就是里面的傻大姐。但她与傻大姐又有所不同，人一傻到底惹人烦，二百五就透出另一种可爱。这时严守一突然明白，傻话看似傻，原来里边还有明朗的一面，乌云之中，还透出另一缕阳光。这是沈雪与于文娟和伍月的不同。严守一因为伍月和于文娟离了婚，一直认为这婚离得有些冤，本来只想风花雪月，只想解渴和消毒，没想到事情向反面发展，使自己落进了污水池；离婚的过程中，便觉得自己的心肠有些脏，现在需要拿出来晒晒太阳。这次回山西老家之前，严守一给沈雪打电话，告诉她自己要回山西老家，顺便开玩笑说：

“跟我走吧，也让俺奶相看相看。”

这也就是一句玩笑。没想到沈雪说：

“好哇，我也相看相看你们家。”

于是一块儿来了。

严守一知道，沈雪过去谈过恋爱，男的也是戏剧学院的教师，拖拍两年，终于吹了。沈雪的女同事小苏告诉严守一，吹的原因，是那人嫌她说话直，傻不棱登，换句话就是不懂事儿。严守一笑了。原来别人

嫌弃的，正是自己喜欢的。又想，天下之大，一个教台词的女教师，让她傻，她还能傻到哪里去呢?

严守一、费墨、沈雪包了一间软卧车厢。车走走停停，窗外一片风景，大家聊天，倒也不心烦。费墨看来也喜欢沈雪，话有些多。手摇折扇，由北京说到石家庄，嘴一直没停。沿途每一个州县，他都能说出典故。说完窗外的，又说身下的火车；由身下的火车，不知怎么说到了电视节目，说做电视节目就像坐火车，火车里的东西不变，但车窗外的风景在变，坐着就不烦；如果老在一个车站停着，就烦了。但严守一看到窗外的麦子，想起自己的心思，想到于文娟，没有听进费墨说的是什么。隐隐约约知道，他们又由火车说到这列火车开往的地方，说到了山西人，埋汰山西人小气，爱吃醋，没见过世面。这时沈雪脱下袜子，半跪在严守一身边，讲了一个山西人的笑话：

“一个山西人，窝囊，出门老受气，便天天在家练俯卧撑。爹问：孩儿，你这是干啥哩？儿说：俺学电视上，练胸大肌。爹兜头抽了他一巴掌：练也白练，再练也没你姐大！……”

费墨“扑哧”笑了。这话严守一听见了，踢了沈雪一脚。刚要说什么，手机响了。严守一看了一眼，是伍月打来的。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是因为伍月。伍月本来要结婚了，后来也没结成。没结成并不是因为严守一离婚，而是和伍月要结婚的那个男的，突然不辞而别，去了美国。按说双方都自由了，在一起生活水到渠成，但严守一离婚之后，又不想和伍月结婚。不想和她结婚不是因为现在又认识了沈雪，而是严守一对伍月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和伍月在一起确实能够解渴和消毒，但让他和这种女孩结婚过日子，严守一又开始感到畏惧。感到畏惧不是说因为伍月掉进过脏水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想着结婚之后，要天天在一起，如果夫妻之间，夜夜说脏话，就不是解渴而是中毒了。就好像在酒店偶尔吃一次鲍鱼鱼翅还受用，如果将这饭搬到家里天天吃，就会感到恐惧一样，这时又开始向往家常菜和玉米子粥。这也是他和沈雪交往的另一个原因。这时严守一才知道，原来自己也是个普通人，原来自己也是叶公好龙。但一个离婚的男人，身份就与以前不一样了；既然他不想和伍月结婚，便开始有意疏远她。何况他正和沈雪交往，不想让沈雪再发现什么。沈雪知道他因为伍月和于文娟离婚，但不知道他和伍月发展到什么程度。严守一告诉沈雪，那只是一场误会；因为从长远考虑，一个阳光女孩，脏池子里的事儿让她知道得越少越好。如果这话说给别人，鬼也不会相信，没想到沈雪信了，还怪于文娟小心眼儿，这也是沈雪可爱的另一面。但伍月并不那么容易疏远。庐山之后她疏远严守一可以，现在严守一想疏远她，就没那么容易。这也有点儿像河蚌，你招惹它它可以不在意，你抽身想走，它又一口咬住你。伍月并不是死气白赖要和严守一结婚，而是她和男朋友吹了，需要时常解渴和消毒，就好像她说的饿了想吃，渴了想喝水一样，想和严守一保持过去的关系，倒是对结不结婚并不那么在意。但越是这样，严守一越发憷，怕自己在脏水中越陷越深。于是看到手机来电的姓名是“伍月”，沈雪又在自己身边坐着，便不想接这个电话。但正因为沈雪在身边坐着，又不好不接，那样倒显得鬼鬼祟祟。犹豫半天，接了。手机一接通，伍月就在那边发了火：

“干吗呀严守一，怎么老不接我电话？躲什么呀，谁还能吃了你？……”

严守一怕她接着说下去没轻没重，灵机一动，便在这边装傻：

“啊……说话呀，听不见！……你大声点！……我说话你能听见吗？……信号不好……我在火车上，回老家！……喂……”

伍月在那边把电话挂了。这时费墨用折扇点着严守一：

“演得真像。我都听见了，你听不见。”

严守一一边合上手机，一边不好意思笑了：

“这叫一傻治百病。”

费墨：

“心里没鬼，不怕喝凉水。”

严守一这时看了沈雪一眼，点着费墨：

“费老，做人要厚道。”

沈雪没有听出他们话中的玄机，倒是用光脚踢了一下严守一：

“喂，严守一，到了你老家，见了你奶奶，你怎么介绍我呀？”

严守一：

“你是我老师呀。你一个，费老一个，都是我的老师。”

沈雪显然对这回答不满意，瞪了严守一一眼，从这铺上跳到那铺上，挽住费墨的胳膊，晃着费墨说：

“费老，我可是正经人家的女儿，不能这么不明不白，要不我就说是你的女朋友得了。”

费墨一边被晃着，一边抚着沈雪的头笑：

“行啊，这话养耳，但如果真是这样，我麻烦就大了。”

12

回到村里，严守一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小时和他一块儿偷过瓜、掏过老鸹窝的杜铁环死了。死了刚刚一个月。去年春节回来他还在，还在一起喝酒，现在就不见了。杜铁环小时候瘦得像个猴子，到了中年，人开始发胖。本来就个头矮，身子再往横里长，远远看去，像滚来一只皮球。说话声音大，屁大一件事儿，像房子着火。一个月前，他开着拖拉机到镇上去卖粮。粮站排队人多，他卖完粮还想买只猪娃，便想夹塞儿。被别人拦住，他不服，加速往前开，为躲一辆驴车，拖拉机一头撞到粮站的门柱上，“哐当”一声，身子伏到方向盘上，当场就昏了过去。把他抬到镇上医院，他还醒了过来，抚着自己的胸口对老婆说：

“没事儿。”

待会儿又说：

“恶心，想吐。”

半个小时后就死了。心脾被震裂，大面积出血。严守一听黑砖头说完，心里有些难受。费墨和沈雪都不认识杜铁环，但听了黑砖头的叙述，费墨感叹：

“人生无常啊。”

“一想起这些，还争什么呢？”

但其他伙伴还在。陆国庆仍在镇上开饭馆。蒋长根老实，在家种地。蒋长根结婚早，大女儿已经出嫁，上个月生了个孩子，他当了姥爷。见严守一回来，他们都过来与严守一说话。

当夜说话到三星偏西。说完严守一发现，儿时的伙伴，再聚到一起，话题主要是小时候的事儿，一说到现在，大家似乎都没话了。睡觉的时候，严守一住在奶奶屋子里，费墨被陆国庆领走了。陆国庆说：

“我家有闲房，就是被子都被孩子盖过。”

费墨摇手：

“谁家的被子，也不是每天都洗。”

沈雪住到了黑砖头家，和黑砖头的老婆睡一个屋。黑砖头住到了蒋长根家。

第二天一早，严守一与黑砖头商量重砌院墙的事儿。严守一的意思，既然墙要扒掉重砌，干脆连门楼也一块儿扒掉重砌。黑砖头看了严守一一眼，开始扒拉算盘算账：

“院墙，砖、灰、沙；门楼，木料、砖、灰、沙、钉子、腻子；这样算下来，料钱一共是三千六。八九个人，活儿得干三天，一天三顿饭，吃饭得六百；烟、酒、茶，又得三百；一共是四千五。我出两千，你出两千五。”

严守一从书包里拿出五千块钱，从桌上推过去：

“这是五千。”

黑砖头马上急了：

“你这是恶心谁呢？让咱奶知道了，又说我占你便宜！”

严守一：

“我出钱，你出力。我不告诉咱奶不就得了。”

黑砖头把钱收了起来，还要说什么，突然他腰间“咕咕”地响起鸟叫声，把严守一吓了一跳。黑砖头将自己的衬衫撩开，原来他皮带上挎一黑皮套，黑皮套里横卧着一只手机。严守一知道，这就是他几个月前买陆国庆淘汰的那个。黑砖头打开皮套上的纽扣，掏出手机，开始拉开架势接电话。那手机的样式已经很老旧了，还带拉杆天线，但黑砖头跷着一条腿在喊：

“我靠，谁呀？……没空……别打了，费钱。”

黑砖头的一连串动作，让严守一看得有些发呆，严守一愣愣地问：

“谁呀？”

黑砖头一边将手机往皮套里放，一边说：

“你不认识。”

严守一：

“我听着像一女的。”

黑砖头扒头往院子里看了看，悄声说：

“镇上洗澡堂子里有一个小姐，东北人，老勾人。”

严守一：

“你不招她不就完了？”

黑砖头拍着自己的手机感叹：

“没它吧，不想它；有了它，不用还真闷得慌。”

严守一不知他说的是手机，还是小姐，劝他：

“别让俺嫂知道了。”

黑砖头毫不在意地又拍拍手机：

“她一喂猪娘儿们，哪知里面藏着小姐。”

严守一倒愣在那里。

下午院子里开始动工。村里来了十多个年轻人帮忙。黑砖头全面指挥，蒋长根负责采料，砖、灰、沙、木料、钉子，陆国庆从他镇上饭馆叫来两个厨子，在院里盘灶做饭。肉、菜、馒头、作料，都是从镇上买。旧院墙还是严守一小时候砌的，门楼也是严守一小时候的门楼，都已经很虚了，几个人用杠子稍微一顶，墙和门楼“呼啦”一声就倒了。严守一他奶是个小脚老太太，拄着拐杖，看到人来人往，院里盘灶，动作很大，老太太很不高兴，别着脸说：

“想把我折腾死呀？”

但大家知道她是怕花钱，没人理她。到了傍晚，旧墙和旧门楼已全部拆平，众人在清理废砖烂瓦。严守一的奶奶坐在院里枣树下的太师椅上，还板着脸不高兴呢。费墨坐在她旁边劝她：

“费不了多少钱，守一出得起。”

老太太用拐棍捣着地：

“他这哪是砌墙啊，他这是淘气！”

突然想起什么，换了笑脸，对费墨说：

“俺石头老说，他在电视里说的话，都是你写的。他从小淘气，我不在身边，你替我多说说他。”

费墨：

“老想来看您，守一老不带我来。守一老跟我说，他从小没了娘，是您带大的。他上学的时候，还是您

卖了一对手镯，给他交了学费。”

老太太笑了：

“让他上错了，如今飞得远，看不着了。”

费墨：

“电视上能看到。”

老太太将脸别到一边：

“他在上边说的话我都听不懂，这孩儿变了。”

突然又指费墨的脸：

“孩儿，你脸上气色不好。”

费墨指指自己的胸口：

“奶，这里有时候有些发闷。”

沈雪在灶旁兴高采烈地帮厨师做饭。灶是大眼灶，烧的是湿煤，下边用了两个鼓风机，火光熊熊。沈雪系着围裙，挽着袖子，切菜，切肉，动作很大。还亲自掌勺，做了一盆红烧肉。但起锅的时候，将灶上一大盆肉汤撞洒到地上。严守一走过来呵斥道：

“我靠，越帮越乱，去干点儿正经的！”

陆国庆从镇上叫来的两个厨子一个胖，一个瘦。那个胖子拦住严守一：

“哥，让她在这儿吧，香。”

沈雪有些扬扬自得：

“看，大师傅都说我炒菜香。”

那个瘦子说：

“不是说你炒菜香，是说你身上香，搽什么了？”

众人笑了。等饭菜做齐，沈雪又用水瓢往脸盆里舀了一盆热水，先向费墨说：

“费老，开饭了。”

又挣着脖子，用山西话向所有清理废砖烂瓦的人喊：

“洗脸吧——热水！”

这是前天傍晚，严守一、费墨和沈雪从长治车站下火车，一出站台，台阶上摆着一溜脸盆，每个脸盆沿上搭着一条油脂麻花的毛巾，一个脸盆前站着一个山西妇女在扯着脖子喊：

“洗脸吧——热水！”

洗一次脸五毛钱。现在沈雪在院子里拖着腔喊，大家都能听懂，都笑了，停下手中的活儿，准备洗手吃饭。老太太也笑了，费墨把她从太师椅上扶起来。这时老太太环视四周空荡荡的院子，又唠叨：

“划不着，我都九十四了，还能活几天？”

沈雪系着围裙，跑到她跟前，钻到她脸下看：

“奶奶，我看你像四十九。”

院子里的人又笑了。费墨用折扇敲了一下沈雪的头：

“马屁拍得不着调。”

吃过饭，出了一件事儿，杜铁环的大儿子也来帮忙，临散场时，他想把拆下的门楼的废木料扛回家搭猪圈，一不小心，被铁钩撞着了脸，差一点儿就撞着了眼睛，脸上被刮了一个大血口子。沈雪赶忙跑屋里翻包找出“创可贴”，把他拉到怀里，给他往脸上粘贴。一下没贴准，又揭下重贴。杜铁环的大儿子刚才脸上流血没说什么，现在被沈雪拉到怀里，可能闻到了沈雪身上的香味儿，他的胸倒一起一伏，有些激动。严守一看到杜铁环的大儿子激动出一头汗，想到自己小时候，脸被芦苇拉出血道子，吕桂花将他拉到怀里的情形，不由笑了。

13

清理过废砖烂瓦，第二天开始挖根脚，洒水，和泥，和灰，和沙，动工砌新墙。木工开始做头门。院里的一切，由黑砖头指挥，严守一倒插不上手。闲来无事，便陪费墨到院后山坡上去转。山坡上的庄稼地里，村里人正在浇麦子。河北的麦子已经收割，这里还在灌浆，庄稼差一个节气。看他们过来，浇麦的人便仰身与他们打招呼。地里的春玉米，已长得尺把高。从庄稼地又转到一座废砖窑上。从这里能看到整个村落，能看到严守一家的院子里，砌墙盖门楼的人影在走来走去忙活。草窠子里蚊子多，费墨在用扇子拍打蚊子。这时严守一又接到伍月一个电话。因在火车上已经装过傻，这时不好再装傻，便照直接了。伍月在电话里又急了。严守一只好跟她嬉皮笑脸：

“没人装傻……对，我跟她在一起……明知是这种情况，你还骚扰我……哎，还真让你说对了，我还真是要改邪归正……”

虽然电话打得断断续续，但等严守一挂上电话，费墨拍打着蚊子：

“是伍月吧？”

严守一点点头。费墨：

“原来我以为你只伤了于文娟，看来你也伤了伍月。”

严守一没说话。这时费墨郑重其事地说：

“既然已经连着伤了两个人了，你就不要再伤另外一个人了。”

严守一一愣：

“老费，我又伤谁了？”

费墨指了指村落中严守一家。隐约能看到严守一家院落里，沈雪穿着短袖红衬衫，正在给砌了半人高的墙上的村民递水。严守一低下头，想了想说：

“老费，这人真不错。除了有些傻，别的没毛病。”

费墨：

“守一，我不是说你，你的毛病我知道，来得快，去得也快。”

严守一看着费墨，真心地说：

“这回我真是要重新做人。”

费墨：

“就怕事到临头，你又控制不住自己。”

严守一看着费墨，不再说话。

三天之后，院墙砌好了，新门楼也盖起来了。严守一让两个厨子做了两桌酒席，在新院子摆开，招待大家。黑砖头买了一挂鞭炮，挂在新门楼上，“噼里啪啦”崩了一阵。十几个人抽着烟，散坐在两张桌子上。费墨是客，被让到主桌的首席。沈雪也被两个厨子推坐在费墨旁边。费墨起身让严守一他奶，老太太坐在院中的枣树下，摇着头笑了。院墙和门楼已经砌好，她就不再说什么。沈雪也来让，黑砖头：

“奶不会喝酒，不让她坐，吃饭时，给她盛碗菜就成了。”

严守一虽然是主人，但有黑砖头在，他就没有往桌前坐，系着围裙，在帮着厨子往桌上端菜。宴席开始

之前，黑砖头煞有介事地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以主人身份说：

“砌墙盖屋，是件大事儿，村里是来帮忙的，都因为说得着。靠娘忙了几天，不说别的了，喝！”

然后并没有让大家喝，而是拎着酒瓶，绕开众人，绕到费墨跟前，把酒往费墨面前的菜碟里倒。边倒边说：

“费先生，你是北京来的客，来到俺这穷乡僻壤，俺是大老粗，几天来穷忙，对你照顾不周，所谓不周，是言语不周，饭菜也不周，请费先生海涵。”

用的还是文词。众人笑了。费墨忙站起来：

“砖头，我发现你比守一会说。应该让守一在家种地，你去电视台主持节目。”

黑砖头高兴了：

“还是费先生了解我，无非我小时候少念几年书，不然我脑瓜子比他强。”

接着把酒倒得溜边溜沿，将这碟酒举到费墨脸前：

“在这儿，俺是守一他哥，在北京，你是他哥，哥，喝了！”

费墨本来能喝点儿酒，但被这阵势吓住了，忙端起自己的茶杯：

“兄弟，心意领了，但我从不沾酒，让我以茶代酒。”

黑砖头执意举着酒：

“你要这么说，就是看不起俺，或者怕俺到北京去，喝你的酒。”

严守一这时将一盆热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放到桌子上，替费墨解围：

“哥，费先生是不能喝，要不我替他喝。”

黑砖头上了怆脾气，上去踢了严守一一脚：

“去，你算个！”

局面尴在那里。没想到这时沈雪站了起来，学着山西话说：

“哥，俺替他喝成不？”

黑砖头转怒为喜：

“这成。妹子一喝，俺这脸就算拾起来了。”

沈雪接过那碟溜边溜沿的酒，“咕咚”一声，喝了下去。众村民都叼着烟拍手。黑砖头又将碟子倒满，举到沈雪脸前。这时沈雪急了：

“光叫俺喝，你咋不喝？”

黑砖头：

“敬你三下，俺再喝。这是规矩。”

沈雪向坐在枣树下的老太太喊：

“奶，俺哥欺负俺！”

老太太站起来，欲用拐棍打黑砖头：

“驴日的，妮儿不能喝，就别逼她！”

黑砖头向老太太喊：

“奶，你别管，她能喝！”

沈雪端起第二碟酒，“咕咚”一声，又喝了下去。

黑砖头又斟第三碟酒。这时费墨对沈雪说：

“雪儿呀，不能喝，就别逞能。”

没想到沈雪来了劲，梗着脖子说：

“我能喝。我一喝，咱北京人的脸就拾起来了。”

说着，又将第三碟酒“咕咚”喝了下去。沈雪一开喝酒的头，就一发而不可收，黑砖头敬完，陆国庆来敬；陆国庆敬完，蒋长根来敬。酒刚喝到一半，沈雪就喝醉了。不等人敬，自己从桌前站起，拿着酒瓶，踉跄着去灶前敬两个厨子。但刚到灶前，人就像一摊泥一样倒在地上。这时老太太急了，站起来用拐棍捣地：

“人家是客，怎么把人家灌醉了？你们也来灌我！”

抡起拐棍打到黑砖头身上。费墨站起来劝老太太：

“奶，高兴。”

严守一背起沈雪，将她背到了黑砖头家。黑砖头的老婆赶忙跟过来给沈雪铺床。严守一把沈雪放到床上，黑砖头老婆烫了一碗红糖水，递给严守一。严守一把水送到沈雪嘴边，沈雪一伸手，把水碗打翻了，被子全让她打湿了。沈雪醉得与平时变了形，两眼直瞪瞪地看着严守一：

“你谁呀，倒酒，喝！”

黑砖头老婆又将一碗糖水递过来，严守一将水递到沈雪嘴边：

“倒了，你先喝！”

沈雪“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突然不喝了，将头转着四处看：

“这哪儿呀？”

严守一：

“睡吧，这是家。”

黑砖头老婆开了一句玩笑：

“睡吧，睡醒了给你说个婆家！”

没想到沈雪哭了：

“不成，不跟我商量，就给我找婆家。找谁呀，没人！”

黑砖头老婆给沈雪换了一条被子，又安慰她：

“跟你商量。你要不想出嫁，就永远跟嫂子在一起。”

沈雪又指着黑砖头老婆：

“那也不成，得嫁！你都嫁了，不让我嫁！”

说完又傻笑起来，倒在床上睡着了。看着沈雪醉酒的脸，一切都浑然不知，严守一在床前愣了半天，像突然在陌路上遇到了亲人。

在家已经待了五天，明天就要返回北京了。电视台已经打电话催了。酒席散后，院子里打扫干净，新院墙，新门楼，静静地站在月光下。枣树的叶子，一片片映到院墙上。风一吹，影子乱晃。人全部散后，严守一扶着奶奶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儿。这时奶奶说了心里话：

“好，盖得好。”

用拐棍指指墙，指指门楼：

“结实。”

又指一指：

“严实。”

严守一将奶奶扶到屋里炕上，老太太倚坐到被垛上，严守一坐在她的对面。这时严守一掏出两千块钱，搁在老太太枕头旁。老太太刚要说什么，严守一：

“不是我给的，是沈雪，让你零花。”

老太太不再说什么，但也没将钱收起，而是从炕头一个旧梳妆匣子里摸出一张照片，举在电灯泡下看。照片上是严守一、于文娟过去和老太太的合影。院子的枣树下，老太太坐在太师椅上，严守一和于文娟分站在她两边。于文娟笑眯眯的。看来老太太和于文娟还是挺有感情的。严守一知道这一点，离婚两个月后，才把消息一点点透给了老太太。老太太当时没说什么，现在看着照片，叹了一口气：

“不用你说，我就知道，当初的事儿，一点儿不怪人家，怪自家的孩子。”

这时严守一从口袋掏出一枚戒指。这是十年前严守一和于文娟结婚，一块儿回山西老家，奶奶送给于文娟的。严守一：

“分手的时候，文娟说，让把它还给你。我想了几天，没敢给你说。”

老太太瞪了严守一一眼：

“我知道人家孩子的意思，是想让我吵你呀！”

抓起拐棍，照严守一胸口杵了一下：

“你呀，以后长点儿心吧！”

然后拿起那枚戒指，举到电灯泡下看：

“我小的时候，娘家穷，一年有半年接不上顿。但几个姊妹中，爹最疼我。我出嫁那年，爹卖了他的皮袄，给我打了这个。我十六岁到你们家，出嫁的第二年，爹得了伤寒，死了。”

严守一看着奶奶，没有说话。

老太太：

“俺爹是个大个子，长得瘦，一辈子不爱说话。记得我小时候，爹夜里到财主家推磨，老带着我。推着推着，就唱曲儿给我听。那声儿，我现在还记得。”

严守一看着奶奶，没有说话。

老太太：

“一辈子，两个人死时，我最伤心。一个，十七岁那年，俺爹；一个，八十二岁了，你爹。一辈子，人最伤心的两档子事，都让我赶上了。可我从来没对人说过。”

严守一没有说话。

老太太又将戒指交给严守一，严守一以为她要把这戒指转交沈雪，没想到老太太说：

“回北京以后，还替我还给文娟。跟她说，她不是俺孙媳妇，还是俺孙女。”

又说：

“要让孩子知道，孙子不懂事儿，那个老不死的，还是懂事儿的。”

严守一趴到奶奶腿上，“呜呜”哭起来。

14

两个月后，严守一老家有人到北京来，严守一他奶托人给严守一捎来一袋晒干的红枣，让他转交费墨。说这枣是家里院中那棵枣树上结的，她亲手晒干的。又说，上次看费墨脸色不好，枣能补心。费墨接到这枣，用手掂着：

“咱们这奶，别看不识字，不是一般奶。”

又看着严守一：

“我吃了这枣，责任重大。”

15

从山西老家回来，严守一和沈雪同居了。

16

冬天到了。

17

《有一说一》开策划会的时候，费墨急了。过去费墨跟大家急有些半真半假，这次是真急了。费墨急了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不符费墨的心思，或是什么人又伤了费墨的自尊心，而是针对开会的气氛和环境。

《有一说一》办公室分里外间。外间摆着五部热线电话。《有一说一》雇了两个小姑娘，一天到晚接电话，将接到的电话记录下来。这两个女孩称自己是“陪聊女郎”，整天的工作就是陪人聊天。《有一说一》节目火了之后，五部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有批评某一期节目的，有称道某一期节目的，有给节目挑错别字的，有提各种稀奇古怪问题的，如：居民区里能养狗，为什么不能养猪；张春生去北京打工，家里的老婆被村长睡了，应该怎么办；老梁拾了五千块钱，也还给了失主，但两人打起来了，原因是：应不应该给一千块钱回扣；我们是沧州粮油厂，上个月，我们已经注册了“有一说一”，开始加工大馅包子，你们节目再不改名，就算侵权；还有一些女孩打来电话，想给主持人严守一寄照片，问严守一的手机号码……

《有一说一》编导们的办公室在里间。里间大些，有五六十平米，曲里拐弯摆了十几张桌子，桌子间打着工作隔断。办公室中间是个空地，开策划会就在这空地上，将椅子拉成一个圆圈。严守一一开始是主持人，后来又当了栏目负责人，在隔壁另有一个小办公室。费墨的办公桌，也摆在严守一的房间里。

今天开大会，在大办公室里间。本来想策划下一期节目，下一期节目准备做“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但开会之前，费墨在小办公室发了火，告诉严守一，他有话要说。有话要说不是说“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而是针对前些期的整个节目。他觉得这两个月的节目做得有些滑坡，有些言不及义，有些漫无边际，有些松；换言之，该松的时候紧，该紧的时候松；再不当头棒喝，再不开庐山会议，不知我们要滑到哪里去。说着说着，一脸恼意。看费墨真急了，严守一提起了心。但严守一弄不清费墨是真对节目不满意，还是又在迁怒，昨晚又跟老婆闹了矛盾。正因为弄不清，严守一只好顺着他的思路含糊。不满意总比满意要好嘛。不满意才能有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费墨的老婆跟费墨闹矛盾，也是无意中帮了《有一说一》。于是开会之前，严守一拍拍巴掌：

“大家静下来，今天开会，先不说河南人的事，先由费老说说我们。我们这一段的工作，又离费老的要求有一段距离，请费老把距离帮我们缩缩。”

大家便静下来，听费墨发言。在办公室里，大家坐的都是皮椅子，唯独有一张湖南藤椅，是专门给费墨预备的。费墨落座到藤椅里，点着一支烟，开始发言：

“这两个月的节目，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堕落。除了‘米脂女的新陪嫁’这一期做得还可以，可以也就是笨拙一些，没有耍小聪明，其他都一塌糊涂。现在看，你不耍聪明倒好一些。我以前就说过，做节目就像坐火车，走走停停，但我说的停是在车站，现在我们车站不停，正在半路上跑着，突然就停了。火车跑起来，乘客不烦，是因为窗外有风光，现在我们把窗帘全拉上了……”

说着说着急了：

“是晚上吗？明明是白天，拉上窗帘，要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还有铁轨，铁轨就是谈话的脉络，现在我们没有铁轨，任火车漫山遍野乱跑。再这么跑下去，是要翻车的！就像人活一辈子，如果没有追

求，没有终极目的，整天漫无边际，想出一出是一出，你这是糟践生活你知道吗？你这样堕落下去，耽误的就不是别人，是你自己；耽误的也不只是你们，还有我！你坐过火车吗？……”

严守一听出话头来了，费墨家里，昨天晚上很不平静。不过话又说回来，正因为不平静，费墨怒气大，说不定倒对节目有些新思路。但这时编导大段的手机响了，打断了费墨的发火。看大段打开手机，费墨停止说话。如果这电话接的时间短也就罢了，谁知电话还很长，有三四分钟。大段低着头，也不说话，只是闷头听，偶尔说一两个单词，语气也有些支吾：

“……对……啊……行……噢……啊……嗨……听见了。”

由于手机接得莫名其妙，大家反倒支起了耳朵。大段挂上电话，仰起头，发现大家都在看他。另一个编导胡可青有些兴奋，撇下费墨说：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见大段要狡辩，胡可青用手止住大段：

“我能翻译。”

接着学着男女两种语调：

“你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噢。你想我了吗？啊。昨天你真坏。嗨。你亲我一下。不敢吧？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这时众人共同起哄：

“听见了！”

大家哄堂大笑。严守一也笑了，也有些兴奋。但他突然看到，唯独费墨板着脸，脸上的恼意又在增加。严守一意识到什么，忙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又对费墨说：

“费老，请。”

费墨瞪了大家一眼，继续往下说；发过个人脾气，这时开始往节目上聚拢：

“那我就不说火车了，我说萝卜。萝卜是常见的，萝卜皮通常是被视为无用的，但萝卜皮拌好，同样能登大雅之堂。我们《有一说一》，就是以拌萝卜皮起家的，但我们现在开始拌人参了！问题是人参也是假的，是塑料的……”

这时负责会议记录的小马手机又响了。小马接受大段的教训，没敢在办公室接，而是跑向了阳台。谁知费墨又停下不说了。严守一忙把小马的记录本拿到自己面前：

“费老，接着说，咱们不等她了。”

谁知费墨又点燃一支烟，看着天花板：

“要等，我不能每人都说一遍。”

严守一忙向阳台喊：

“小马，快点儿，开会呢！”

小马忙关上手机，跑回来记录。费墨又继续说：

“那我就不说萝卜了，我说狗熊。狗熊掰棒子，还知道掰一个扔一个，我们期期节目都在重复。看似内容不同，其实掰的都是同一个棒子！怎么连熊瞎子都不如呢？我已经忍了好长时间了……”

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又响了。严守一接受前两人的教训，打开手机，看也没看，劈头就说：

“开会呢！”

欲关手机。谁知电话是伍月打来的，而且人已经来到了电视台门口，正在门口给严守一打电话。严守一：

“你来电视台，事先怎么不打一招呼呀？”

又说：

“真不凑巧，我在外边办事，不在台里。”

也是躲伍月的意思。但伍月在电话里告诉他，门卫说，他清早开车进了电视台。严守一一方面无法抵赖，另一方面怕手机接长了，费墨再发火，只好说：

“那你把电话给门卫吧。”

接着对门卫交代：

“我是严守一，让她进会客室吧。”

忙关了手机。谁知大段有些幸灾乐祸：

“你也玩现了吧？”

胡可青：

“肯定也是一女的，我还能翻译。”

众人又笑了。严守一用手压住众人，已看到费墨脸色铁青，从湖南藤椅上站起来，收起自己的公文包，夹到腋下就往外走。严守一知道事情闹大了，一边上前拦住费墨，一边对大家说：

“开会都给我把手机关了，认认真真听费老讲，严肃一点儿！”

费墨把公文包扔到桌子上：

“我刚才都讲什么了？”

小马忙翻笔记本：

“费老，您讲了火车、萝卜，还有狗熊。”

接着抬起头，迷茫地看着费墨：

“费老，您到底要说什么？”

众人又想笑，但都压抑着。费墨一屁股坐到湖南藤椅上：

“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突然想起什么，点着众人：

“但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做一期节目，就叫‘手机’。”

首先指着严守一：

“‘我不在台里’，瞎话张嘴就来。”

又指众人：

“我看不是河南人爱撒谎，是你们！你们在手机里说了多少废话和假话？汉语本来是简洁的，现在人人言不由衷。手机里到底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东西？再这样闹下去，早晚有一天，手机会变成手雷。我看倒不如把手机里的秘密都公布出去！”

说着说着忘记了自己的烦恼，开始兴奋起来，用手拍着藤椅扶手：

“下期就做，不做河南人了，做手机！”

但由于激动过分，突然捂自己的胸口。小马忙给他端了一杯茶：

“费老，您别激动。”

费墨推开茶杯，环视众人，慢条斯理地：

“你们怕什么？”

众人面面相觑，不敢说怕，也不敢说不怕。但这就是费墨要的结果，给他进一步发挥提供了余地，费墨拉开架势，又要长篇大论一番，严守一看他正在兴头上，估计一番话讲下来，又得半个小时，他想起伍月还在下边等他，担心她等急了，闯到办公室来，那也是一颗手雷，于是趴到费墨耳边悄悄说：

“费老，您先讲着，我去找一下台长。”

费墨瞪了他一眼：

“正在开会，找他干什么？”

严守一：

“费老这策划毒，我去给他煽惑煽惑，如果这事儿能定，今天就定下来。”

又看着众人：

“大家都别怕，手机里的秘密，该公布就公布，咱们也做回人体炸弹，给社会消消毒！”

这谎撒得不够圆全，估计费墨也听出了其中的意思，但皱着眉摆了摆手，将严守一放行。果然不出严守一所料，严守一刚走到门口，费墨就把手机一下甩到了原始社会，开始从众人抬木头“吭唷吭唷”讲起，说那时大家不撒谎，是因为那帮猴子还不会说话；现在你们爱撒谎，是因为你们学会了说话……

屋里的人不敢笑，严守一在门外偷偷捂着嘴笑了。

18

严守一在一楼会客室找到伍月。没见伍月时他有些发憷，见到伍月他反倒放松了。因为伍月今天找他，并不是要纠缠往事，或是与解渴和消毒有关系，而是另有别的事。而且这事跟费墨还有些关系。自和于文娟离婚，这是严守一第一次见到伍月。让严守一感到意外的是，几个月过去，伍月的外貌一点儿没变。装束、发型、脸上的皮肤、胸前的篮球，还和几个月前在河边树丛里一样。接着让严守一感到意外的是，面对面说话，她的口气已和电话里大有不同，电话里还有些斤斤计较，现在已由斤斤计较还原成大大咧咧，严守一便知道经过几个月的拖延战术，两人的关系再一次平安着陆。严守一再一次感到自己占了时间的便宜。见到严守一，伍月没顾上说别的，先嚷嚷去厕所。严守一领她到厕所门口。上过厕所，又去水房洗手。伍月洗着手说：

“严守一，我觉得你特小家子气！”

严守一靠在水房门口，拿着伍月的外套和包：

“没惹你呀。”

伍月：

“几个月不敢接我电话，今天又故意说不在电视台，把我当成送上门的鸡了吧？”

严守一听这口气，心就放回到肚子里。他故意嘬了一下牙花子：

“我哪敢呀，是我有些自惭形秽。”

又小声说：

“开会呢。费墨发脾气了。”

伍月：

“前年在庐山，也是开会，怎么夜里跑到我房间来了？”

严守一倒有些不好意思：

“嗨……”

伍月关上水龙头，走过来，三下两下，把一双湿手在严守一的毛衣上抹干。突然，头向严守一的脸前贴

来。严守一以为她要吻自己，急忙用手撑住伍月的额头：

“冷静。”

伍月耸着鼻子嗅着：

“哎哟喂，严守一，你太让我失望了，你都堕落到洒香水的地步了？”

这是沈雪清早起来调皮，自己化妆，故意洒到严守一身上的。边洒边说，这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像狗一样，撒泡尿在严守一身上留个记号，就把别的狗拒之圈儿外了。严守一当时有些哭笑不得，现在就想用别的话岔开，但刚要开口，伍月突然意识到什么，板起脸来：

“哎，你刚才推我干什么？以为我要亲你呀？我今天还非亲你不可！”

严守一看看四周，将脸伸过去：

“好，好，让你亲一下吧。”

伍月反倒把他的脸推开：

“别臭美了。看不出来，自打跟了那教台词的女教师，还真要改邪归正了？什么时候结婚呀？我给她当伴娘去。”

严守一故作厚颜无耻：

“好哇，到时候我通知你。”

接着领她上楼，去电视台三楼咖啡厅。伍月边走边“呸”了严守一一口：

“别害怕，没人搅你的好事儿，我今天找你是正事儿。费墨写了一本书，想在我们社出，我们贺社长想让你写个序。”

严守一有些吃惊，以为伍月在开玩笑：

“给费墨写序？找错人了吧？我可是一没文化的人。你要写本书，我倒可以写序。”

伍月停住脚步：

“行啊，我写，正愁没钱花呢，书名就叫‘有一说一’，彻底揭露你的丑恶嘴脸，封面上还得注明‘少儿不宜’。”

严守一看看楼梯上没人，搂了一下伍月的肩膀：

“我觉得书名应该叫‘我把青春献给你’，或者叫‘一腔废话’！”

伍月挣开他：

“费墨的书已经发排了，你的序什么时候写呀？”

严守一站在那里：

“还真让我写呀？费墨知道吗？”

伍月：

“他还不知道。等你写了，我再通知他。”

严守一想了想：

“这事儿你可得慎重。让我写序，费墨未必瞧得上。”

伍月：

“瞧不上也得写。费墨这书，没法说了。书名叫‘说话’，我看他就不会说话，从亚里士多德到孔子，从联合国到大学课堂，还有你们的‘有一说一’，圈子绕得挺大，每句话都很深奥，动不动还引用些洋文，

但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于是等于什么都没说！”

严守一想起办公室的费墨，现在还在原始社会待着呢，便笑了：

“既然你们这么瞧不上他，书为什么还要出呢？你们老贺脑子进水了？”

伍月：

“老贺脑子没进水，因为老贺的女儿，是费墨的研究生。”

严守一明白了。伍月：

“老贺让你写序，并不是觉得你会比费墨写得好，而是想用你的序给费墨的书提提神，也不是让你提神，是想借一下你的名字给书打广告，不然这书一本也卖不出去。”

然后掐了严守一胳膊一下：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把话儿捎到了，你爱写不写！”

严守一收回胳膊，挠着头：

“我写没什么呀，费老的事儿，问题是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头。”

伍月瞪了他一眼：

“你跟我的事儿，就对头了？”

严守一又不好意思地：

“嗨……”

到了咖啡厅，喝了一杯咖啡，严守一似乎突然想起什么，看了看表：

“哎哟，都11点半了，我下午1点还得录像，该化妆去了。”

但他的阴谋马上被伍月看了出来。伍月站起身，照严守一脸上又“呸”了一口：

“过去没看出来，学会耍心眼了。”

又说：

“以为我想跟你吃午饭呢？我早约好男朋友了。”

严守一虽然知道她说的也是假话，但也只好嬉皮笑脸：

“那好哇，哪天领来，让我看一看！”

伍月走了。她的夹克衫很短。大门口，她的身子往上一伸，露出一抹雪白的后腰。看着那后腰，严守一心里一动，接着又有些落寞。平安着陆之后，他又觉得过去的解渴和消毒并不可怕。世上的话，最黑暗的话，还数他跟伍月说得深。比较起来，于文娟和沈雪，倒成了泛泛之交。他走到窗前，看到伍月一个人从院子里穿过，向大门口走去，突然感到空气里飘起一丝失落和孤寂，这失落和孤寂不是飘向伍月，而是飘向自己。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想给伍月打一电话，把她再喊回来；但想了想，又忍住把电话装到了口袋里。

19

自和沈雪同居之后，严守一一到晚上就犯愁。犯愁不是犯愁别的，而是沈雪是戏剧学院的教师，晚上爱带他看戏。严守一不是不爱看戏，正经戏，《雷雨》《茶馆》《哈姆雷特》，你哪怕是看京戏呢，严守一都能忍受；但这些戏沈雪不看，说过时了，没劲，她一看就是行为艺术和实验话剧。一次，大白天，把严守一带到通州，看一个人把自己吊在槐树上，将自己的手臂割破，往树下一堆火里滴血。血一滴滴滴到火里，火里“滋滋”地一下一下冒烟。一次把严守一带到怀柔，看一个人光着上身，身上涂了一层蜜，引来一队队蚂蚁在啄。蚂蚁在他身上滚成了球。还有一次把严守一带到通州画家村，看一口大缸。大缸里是溜边溜沿的“可口可乐”。幕布后突然钻出一对男女，脱得一丝不挂，像鸭子一样扑到大缸里洗澡。别人看得津津有味，严守一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是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二是不明白他们要

说什么。也知道他们是在先锋和后现代，但先锋和后现代之下，有话就不能好好说，非得这么较劲和拧巴吗?

今天晚上，沈雪又把严守一带到一座纺织厂废弃的厂房，看一出叫“八又二分之一”的实验话剧。来之前，严守一有些发憷，对沈雪说：

“沈老师，行为和实验，我已经看了不少了，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不看这‘八又二分之一’，咱们一分为二，你去看实验话剧，让我在家歇会儿。”

沈雪挽住严守一的胳膊：

“就不。你看不看戏我不管，反正你得陪我。”

又做出在课堂上给严守一上课的架势：

“小严呀，不学习怎么成呢？不学习怎么能提高呢？”

严守一苦笑，只好跟她来到了这座位于北京西郊的废弃的厂房。正是下班高峰，三环四环都堵车。路上用了一个多小时。等严守一和沈雪进场，戏已经开始了。废弃的厂房里，站满了男男女女。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外国人。一些外国人扛着摄像机，正对着场地中间拍摄。场地中间放着一摞大芯板。不时有民工过来，把一张张大芯板抬走，钉到厂房四周的窗户上。两个小时过去，四周的窗户一扇扇被大芯板钉死，厂房的光线越来越暗。严守一站得腿发酸不说，还有些发困。他想打哈欠，但看身边的沈雪，够着头看得津津有味，便一直忍着。终于，当厂房只剩下一扇窗户，这窗户仅剩一束光线时，最后一张大芯板被钉了上去，厂房里一片漆黑。这时房顶的大灯亮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人，戴着安全帽，走到场地中间：

“厂房一共有四十八扇窗户，八扇门，大芯板用了九十八张，一张大芯板九十五元，共九千三百一十元；钉子六斤半，一斤十三块五，共八十七块七毛五；壮工二十八人，每个工五十元，共一千四百五十元。合计共花费一万零八百四十七块七毛五。”

接着摘下安全帽，露出一个光头，这时换了一副腔调：

“我是这个戏的导演。我叫胡拉拉。”

厂房里掌声雷动。沈雪也兴奋地拍巴掌。严守一只好跟着拍。这时一个民工打扮的人，开始手持话筒采访观众，问大家对《八又二分之一》的反应。第一个被采访的观众像一个商人，大头，圆脑袋，脖子里挂着铁链似的金项链，不知他为什么也来看这个。但他对着话筒真实地说：

“没看懂，我觉得没劲，瞎耽误工夫。”

手持话筒的人没说什么，马上把话筒移到了另一个戴着圆眼镜、留着大胡子的青年人面前。沈雪用胳膊捣捣严守一：

“张小五，著名的先锋评论家。”

但严守一不认识他。张小五一脸严肃发了言。他勾着头，一字一顿，对着话筒说：

“有张力。非常有质感。这场演出，标志着，中国实验话剧，由后现代，走向了新现实。同时，它又折射出，存在主义和新浪潮的光芒……”

但他说的话，严守一一句也没听懂。这时沈雪的同事，戏剧学院另一个女教师小苏从人群中挤过来。跟她一块儿挤过来的，是他的男朋友，一位二流足球队员，叫麦壮。看他们过来，严守一终于找着了伙伴，找着了话题。他故意没理麦壮，与小苏作亲热状：

“苏老师，听说你明天要结婚了？我心里真难受！”

欲用手去揽她的腰，被小苏一把打下：

“少来！”

又看沈雪：

“要不咱们明天一块儿结吧？”

沈雪：

“行啊，那就不用找伴娘了，你给我当伴娘，我给你当伴娘。”

又看严守一。这时严守一觉得自己的话头挑得不好。自和沈雪同居以来，两人还从来没有正面讨论过结婚的问题。严守一刚从离婚的阴影里走出来，暂时还不想结婚。沈雪刚和严守一同居时，像所有新潮女孩一样，只顾高兴，似乎对结不结婚并不在意。但半年之后，话缝里，眼神里，行为举止，似乎一点点在变，好像同居并不是目的，同居之后还有别的。也像正演的实验话剧一样，表面看先锋和试验，其实骨子里也有目的，这时试验和诗意便消解了。但话头已经挑起来了，严守一只好避重就轻，用开玩笑消解，他看着小苏，指着麦壮：

“行啊，明天新娘是两个，但新郎只能有一个，是我，是他，由你挑。”

小苏笑着打了严守一一巴掌。麦壮也笑了，过来搂严守一的肩膀。小苏又对沈雪说：

“咱们学校真操蛋，明天就要办事儿了，今天还让我查夜。教务处的老韩，还说是对我好，说下个月就要评职称，让我表现表现。”

沈雪：

“别理他，你回家就睡，偏不查！”

小苏：

“不成，老有学生夜不归宿，老韩真急了！”

沈雪：

“那我替你查吧。”

小苏笑了：

“我就这意思。”

这时先锋评论家终于说完，严守一忽听有人喊他的名字，接着话筒杵到了他脸前，几台摄像机的灯光，也打在他脸上，把他吓了一跳。手持话筒的民工：

“严老师，您说两句行吗？”

严守一躲着灯光：

“我就算了，我不懂戏剧。”

手持话筒的民工：

“那就说说您的感受，第一感觉。”

严守一还想躲，沈雪用胳膊捣了他一下，悄声说：

“说两句吧，胡拉拉给的票。”

严守一只好找词：

“好。挺好。这个场面我很熟悉。上次回山西老家，我们家砌墙，也是这样热火朝天。工头是我堂哥，算灰算沙子，也是这么仔细。但它不叫‘八又二分之一’，它就叫砌墙……”

这时沈雪在下边踢了严守一一脚。严守一忙改口：

“但我觉得今天的演出比生活深刻。是生活，又高于生活。是它，又不是它。所以我堂哥是一农民，胡拉拉是一位非凡的导演。这样的话剧，看一遍是不够的，可惜我听说这座厂房明天就要拆，演出又不能重复。好。很好。我回去再好好消化消化。”

众人给严守一鼓掌。等灯光移走，严守一悄声问沈雪：

“咱们能走了吗？”

沈雪马上急了，也可能是对严守一刚才对婚礼的表态不满意，现在发了火：

“你什么意思？让你看戏捧个场，你还认了真，说话夹枪带棒的，现在又要溜号，我告你，演出还早着呢。现场所有的观众，都是演出的一部分。”

严守一只好作出恍然大悟状，“噢”了一声，继续留在原地。这时他的手机“呗儿”地响了一声。严守一掏出手机，发现来了一条短信。他打开短信，屏幕上显示着：

我是韩国的金玉善，你还记得我吗？我又来中国了，想见你。

严守一一时想不起这金玉善是谁，但知道是个女的，沈雪正在身边，他忙把手机合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呆。想了半天，突然想了起来，还是三年前，有一个韩国女留学生，在语言大学留学，爱看严守一的节目。一天晚上，严守一录完节目，走出电视台，她在电视台门口等他。这个女孩像所有的韩国女孩一样身材有些短粗，但面容姣好，头发染得一半红一半黄。见严守一出来，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

“我从韩国来，喜欢你节目和你，你讨厌吗？”

严守一开玩笑：

“漂亮的女孩，我都不讨厌，不管她从哪儿来。”

那个女孩淡淡地笑了。让严守一有些心动。那时严守一正处在胡闹状态，当夜与她一块儿吃了夜宵。吃过夜宵，又开车送她回语言大学。车停在留学生楼下的时候，严守一吻了她。看她回应很热烈，便跟她上了楼。之后的半年里，又见过几面。半年后她回了韩国。没想到三年后又从地里冒了出来。不想起是谁还没什么，一想起是谁严守一对这短信有些害怕。他看了身边沈雪一眼，发现她正踮着脚全神贯注看戏。这时采访已经结束，胡拉拉带着一帮民工，又脱光膀子，开始在厂房里跑来跑去，边跑边喊：“乌拉，乌拉！”并用身子相互撞着。严守一低下头，重新打开手机，悄悄将那封短信删了。

20

看完实验话剧，已是夜里10点半。开车回到戏剧学院，已是夜里11点半。严守一和沈雪，同居在戏剧学院宿舍。这时天上零零星星飘起了雪花。沈雪要代小苏查学生宿舍，让严守一一个人先回家。严守一边停车边问：

“查女生宿舍吗？”

沈雪看他，不明白什么意思，答：

“查呀。”

严守一：

“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沈雪瞪了他一眼：

“你怎么对女生宿舍那么感兴趣？”

严守一：

“看那破实验话剧，你带着我，查夜逮人，让我回去——什么叫实验话剧，这才叫实验话剧，演出刚刚开始！”

严守一的意思，陪她查夜，也是为了弥补刚才看实验话剧时对结婚的表态。看完实验话剧回来，在车上，严守一已经看出沈雪有些不高兴。现在沈雪果然“扑哧”笑了，点着严守一：

“还把这当好事了？你心里真阴暗。”

严守一：

“一听逮人我就激动，我就想起来小时候在村里偷瓜。”

沈雪从车后备箱拿了一个长把手电，严守一跟在她身后，一块儿去查学生宿舍。先查男生宿舍。男生这

边倒没发现什么大问题，无非是该熄灯不熄灯，还在一起打扑克，每人脸上贴了许多纸条；有一宿舍还摆上了麻将，稀里哗啦，桌上乱扔着一些毛票。见沈雪进来，学生都一阵慌乱，跳着去收拾残局。沈雪没理他们，直接去了配电室，让电工把这幢宿舍的电闸拉了，整栋楼一片漆黑，安静下来。接着又去女生宿舍，发现问题比男生宿舍还严重。这里不打牌，不打麻将，宿舍都熄了灯，但正如小苏所说，许多女生夜不归宿，一个宿舍六个人，哪个宿舍都有一两张空铺。其中三楼一个宿舍最严重，沈雪推开门，手电的光束从一张床移向另一张床，从下铺移到上铺，都是空的。最后，手电的光束停在上铺一张脸上，一个女生刚从被窝里坐起来。沈雪打开屋里的灯，冷冷地问：

“都夜里12点了，人呢？”

这个女生揉着眼：

“不知道。”

沈雪：

“你怎么还在？”

女生：

“沈老师，我病了。”

因是女生宿舍，严守一在门外等着。沈雪走到门外：

“你去，到外边饭馆，端回来一份沙锅面。”

严守一竖起大拇指：

“为人师表，体贴学生。”

沈雪看了屋里一眼，悄悄拧了严守一胳膊一下：

“少贫。”

严守一踏着碎雪，到戏剧学院门口的小饭馆去给女生买沙锅面。夜深了，小饭馆里一个顾客都没有。顶棚上的电灯泡，显得苍白而疲劳。一个厨师，一个女服务员，都趴在饭桌上睡着了。严守一叫醒厨师，递上钱，让他去后厨做沙锅面；那个女服务员仰起头，睁开半个眼白，翻了严守一一眼，又磕着头趴在饭桌上睡着了。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又“呗儿”的一声，进来一条短信。严守一打开手机，仍是那个韩国留学生金玉善。短信写道：

明天能见你吗？真的很想你。

严守一便怪这女孩不懂事，到底是外国人，不懂中国国情，都夜里12点了，如果是在家里，沈雪又在身边，这短信多危险呀。便不想再招惹她，干脆了断完事。于是走到饭馆门口，看着路灯下飘着的雪花，将电话给金玉善回了过去。电话里金玉善一阵惊喜：

“是你吗？我好喜欢。明天能见面吗？”

严守一便开始装傻：

“真遗憾，你来北京，我在外地录节目。在西双版纳。云南。谈不能乱吃动物的事。是吗？北京都下雪了？你要在北京待几天？”

金玉善：

“半年，我待半年。”

严守一便有些泄气，但也故意作出惊喜状：

“是吗？那太好了。我半个月后就回北京，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严守一将手机合上，又愣了一会儿神，才端起厨师做好的沙锅面回了学校。

宿舍的女生已经从上铺下来了。吃着沙锅面，她果然上了沈雪的当。吃着吃着，突然哽咽着说：

“沈老师，我对不起您。”

沈雪脸上仍冷冷地，看着女生。女生：

“我知道宿舍的同学干什么去了。”

沈雪：

“干什么去了？”

女生：

“跟人去歌厅了。”

沈雪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路灯下飞舞的雪花不说话。女生吃着吃着面条，又哭了：

“沈老师，我还对不起您来着。”

沈雪扭转身，又看女生。女生：

“刚才在上铺，我背着您给她们发了一条短信，说您查夜来了。”

沈雪：

“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女生：

“马上。”

沈雪：

“从哪个门？”

女生：

“一般都从西门，那里没有传达室。”

沈雪带着严守一，走出女生宿舍。在楼道里，严守一撵上沈雪：

“沈老师，你真恶毒，五块钱一个沙锅面，让人招降纳叛。”

沈雪“扑哧”笑了：

“看我待会儿怎么收拾她们！”

这时突然想起什么：

“对啦，我昨天归置你的包，里面怎么那么多靓女的照片呀？”

严守一：

“我们栏目正选接班人呢。有一说一，天天说，我都说累了。”

沈雪看他：

“有你看上的吗？”

严守一：

“都不着调。”

突然正色地：

“沈老师，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以后别老翻我的包，这个习惯不好。”

沈雪：

“我的包也让你翻呀，你怎么不翻呀？”

严守一叹了一口气：

“找了半天，找了一个警察。”

楼外的雪越下越大。地上已经铺了厚厚一层。等沈雪和严守一来到戏剧学院西门，一辆奔驰600也开着灯缓缓停在门外的雪地上。车的前门被推开，下来一个女生，接着又下来一个女生；其中一个把后门拉开，从里边往外拽人。拽出一个，又拽出一个。一辆奔驰，竟从里边钻出九个人。从车和人的关系，就能看出她们干什么去了。奔驰掉头回去，女生开始蜂拥攀越大门栏杆。等她们跳到大门里边，发现沈雪站在她们面前。

九个女生在大门的栅栏前站成一排，都耷拉着脑袋。

沈雪在她们面前背着手来回踱步。突然停到一个女生脸前，鼻子凑上去嗅了嗅：

“没少喝呀。”

严守一躲在树丛里偷偷捂着嘴笑。这比小时候偷瓜被老刘抓住有趣多了。正在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严守一以为又是那个韩国女孩打来的，急着想关机，但一看姓名，是费墨，便打开接了。但他接到费墨这个电话，比接到韩国女孩的电话还让他感到震惊。费墨是从医院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诉严守一，于文娟正在妇产医院，刚刚生下一个孩子。

严守一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他脱口而出的话是：

“她怎么会……谁的呀？”

费墨在那边呵斥道：

“还能是谁的，你的呀！”

这时沈雪带着一帮女生，像押着一群俘虏，从他身边走过。沈雪问：

“谁的电话呀？”

严守一有些语无伦次：

“费墨……明天开会的事。”

21

严守一一夜没有合眼。抓完学生回到宿舍，沈雪已经忘记看实验话剧的不快，上了床，还在兴奋地讲抓学生的事儿。说小苏有一次抓到学生，看到她们花枝招展，便把这些女孩带到排练室，让她们半夜练俯卧撑，说既然夜里有精力，练吧。严守一虚声应付着。沈雪说着说着，抱着严守一的胳膊睡着了，严守一却大睁两眼睡不着，想着上帝给他的意外安排。他怎么也想不到，于文娟会突然生下一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千方百计没生，离了婚倒生了下来。冷不丁的，就这么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一开始严守一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但算一算月份，又不会是别人的。就算是自己的，严守一的第一感觉也不是高兴，而是发蒙；不是觉得这是上帝送来的一份礼物，而是觉得这是上帝送来的一个麻烦。生活已经变了，因为这个孩子，过去的生活又楔入到现在的生活。上帝手里有时间，上帝可以让时间帮你解除烦恼，上帝也可以将时间拉长给你安排麻烦。严守一意识到，他从此的日子复杂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会像一种激素掉进原料桶里一样，整桶的原料都会发生裂变。世上其他的麻烦可以一刀斩断，夫妻出了问题都可以离婚，但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你却无法挥刀。躲是躲不掉的。而且不知道事情的虚实和深浅。也不知道于文娟的态度。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假意去上班，却开车去了费墨家，想先探听一下虚实。见到费墨，没容他说话，费墨皱着眉先急了：

“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夜里接到电话，就应该赶到妇产医院。”

严守一如实答：

“脑子有些乱。”

接着只好拉上费墨和他的老婆李燕，一块儿去妇产医院。路上费墨告诉他，于文娟生的是个男孩。李燕与严守一开玩笑：

“这下老严家有传人了。”

严守一没有笑出来。

医院病房外，碰到了于文娟的小表舅。他与费墨是大学同学，一开始搞电脑软件开发，赚了不少钱；后来爱玩马，在昌平开了一家马术俱乐部，还在顺义开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过去大家常在一起吃饭。严守一平时叫他“小老舅”，一次两人喝醉了，又搂着脖子称兄道弟。严守一和于文娟离婚后，两人也断了来往。于文娟她哥也从南京赶了过来。于文娟她哥是典型的南方人，瘦削，白脸，不爱讲话，见到严守一，点了点头。于文娟的小表舅穿着大马靴，一见严守一就厉声说：

“老严，你犯法了知道不知道？”

严守一吃了一惊：

“什么时候？”

小表舅：

“婚姻法规定，妇女怀孕期间，不准离婚！”

严守一冤枉地抖着手：

“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李燕和于文娟她哥去病房照顾于文娟，费墨和于文娟的小表舅领严守一到婴儿室看孩子。婴儿室里横横竖竖摆了几十张小床。每张床里躺着一个孩子。孩子刚生下来就不像孩子，皱皮嫩肉，身子蜷在一起，像刚生下来的小耗子。他们有的在闷着头睡，有的在闭着眼蹬腿，还有的在张着嘴大哭，一哭脸就没了。一个护士推着奶瓶车，围着几十张床在转。费墨和小表舅把严守一领到一个婴儿床前。那个陌生的婴儿倒安静，闭着小眼，躺在床上不出声。昨晚没睡好，严守一的脑仁有些疼；看到眼前的孩子，他又一次觉得这个世界不真实。费墨看了旁边于文娟的小表舅一眼，故意埋怨严守一：

“本来文娟死活不让告诉你，我想了一夜，还是得让你知道，所以清早给你打了个电话。还好，你及时赶了过来。不过细论起来，事到如今，你也太粗心了。”

严守一看着婴儿，没有说话。这时他又对于文娟产生些无名火。这个无名火不仅是说她结婚十年没有怀孕，离了婚倒生了孩子——是中药吃的，还是气功练的？而是说她离婚之前，怀了孕也不告诉丈夫，十来个月又让他蒙在鼓里。严守一这时不是同情于文娟，而是觉得她有些毒。

费墨又向他解释：

“文娟告诉李燕，离婚的时候，她确实有了征候，但是还不明显。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没想到你们就出事了。”

严守一苦笑一下，没有说话。这时婴儿醒了，睁开眼睛，没有哭，先去吃手；接着扫了严守一一眼，似乎也没在意。但严守一浑身像冰冻一样激灵了一下。他看了费墨一眼，试探着问：

“我去看看文娟？”

费墨：

“该去看看，刚生完孩子，身体很弱。”

小表舅在旁边说：

“有这个必要吗？看看孩子就行了。”

又说：

“正是因为身体弱，别弄得双方都不愉快。”

又说：

“剖腹产，刀口长得并不好。”

费墨打着圆场：

“已经来了，看还是应该看。”

又叮嘱严守一：

“但见了文娟，就不要再找补了。她这么长时间瞒着你，覆水就难收了。”

严守一叹了一口气：

“她是在惩罚我。”

三人从婴儿室出来，向于文娟的病房走去。到了病房门口，严守一突然想起什么：

“等等。”

然后甩开二人，一个人向医院外跑去。他越过街上的车流，到医院对面的手机专卖店，给于文娟买了一个手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于文娟从来不用手机，说麻烦，世界上没人有急事找她。

回到医院，严守一在外面喘了一口气，才进了病房。一进病房，严守一就看到了于文娟。于文娟躺在病床上，头上戴着孕妇帽。刚生完孩子，脸上果然有些憔悴。别的妇女一生孩子都发胖，她倒似乎比过去消瘦许多，躺在那里，床是平的；又听小表舅说，刀口长得并不好，严守一倒心里一酸。上次严守一住院，于文娟抱过他的头。似乎他进来之前，病房里正在争论什么，于文娟脸上还有怒气。看他进来，于文娟将脸扭到了一边。于文娟她哥正抖着手用南京话说着什么，也停下不说了。屋里的气氛显得有些尴尬。严守一进来，也一时想不出该说的话。沉默几分钟，还是李燕没话找话，上去揭开床头一个沙锅的盖子，打破僵局：

“娟子，别的都是假的，喝口东西是真的。我是过来人，也是剖腹产，得补。再说，孩子还是吃母乳好。”

于文娟别着脸，没理李燕。

费墨接着打圆场：

“娟子，孩子的名字，我昨天晚上想出来一个，不知你是否中意。男孩，就叫严实吧。一是说，孩子长得结实，二是实实在在。”

于文娟仍没搭腔。房间里更加尴尬。

这时严守一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硬着头皮走上前去。他先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还是上次回山西老家，奶奶又让他捎给于文娟的那枚，今天早上特意找了出来。他把戒指放到于文娟的枕头旁：

“前些天我又回了一趟山西老家，按你的意思，把它捎给了奶奶。奶奶又让我把它捎给你。她说，你不是她孙媳妇，还是她孙女。”

这时严守一发现，躺在床上的于文娟，眼泪夺眶而出。

严守一心里稍微放松一下，赶忙又掏出刚买的手机，那是一柄最新款的，彩壳，以红为主，也放到于文娟枕头旁：

“这个手机是给你买的。你和孩子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到我。从今儿起，我的手机，二十四小时为你们开着。”

费墨赶紧帮腔：

“这就对了。一个人照顾孩子，不容易。”

这时于文娟擦擦泪，对李燕说：

“燕子，麻烦你一件事儿行吗？”

李燕忙站起来：

“你说。”

于文娟：

“帮我把手机拿开，脏。”

李燕不知所措，看严守一。严守一也愣在那里，知道事情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李燕又看于文娟的小表舅和于文娟她哥，两人也扭脸不说话。倒是李燕干在那里。李燕又看费墨，费墨皱着眉点点头，李燕上去将手机拿开，还给了严守一。这时严守一口袋里自己的手机响了。严守一掏出手机看了看，是沈雪打来的。这种时候，他接不好，不接也不好，只好接了，但下意识地将身子背过去：

“别打了，正开会呢。”

沈雪在电话里的声音似乎特别大，房间里每个人都能听到：

“小苏的婚礼快开始了，人家可真是在乎你，你别迟到。”

严守一：

“知道了。”

忙把手机挂了。于文娟看着窗外树上的雪挂，一言不发。这时于文娟的小表舅走到严守一面前：

“你忙，走吧。”

严守一忙说：

“不忙，不忙。”

小苏的婚礼，在戏剧学院旁边一个叫“明星大都会”的酒店里举行。酒店名头很大，其实是一个中档饭店，里面的陈设已经很陈旧了。饭店虽然中档，但宴会厅装修出一派欧式格调。四面的墙上，凸出许多文艺复兴时期的浮雕和狮子头。但屋里的摆设，又是明清风格，用的是方桌和后背雕出一条龙的太师椅。两种东西相会到一处，如同一个高大的欧洲男人找了一个低矮的中国女人，挽着手走在大街上，看上去有些拧巴和不伦不类。但正因为拧巴和不伦不类，看上去又显得有些洋分和伪高档。小苏悄悄告诉沈雪，这里看上去高档，饭菜却不贵；这个饭店的总经理喜欢看足球，与小苏的新婚丈夫，那个二流的足球队员麦壮是朋友，他们包这个场地，一切打对折，所以婚礼在这里举行。

严守一迟到了。他赶到婚礼现场，仪式已进行了一半。桌上被人吃得杯盘狼藉，新郎新娘正被众人逼着表演亲嘴。看他迟到，沈雪一脸不高兴。等他走近，沈雪问：

“干吗去了？说不迟到，还是迟到了。”

严守一迟到是因为到医院看于文娟和孩子。就是没有于文娟生孩子的事，他也不愿参加这种场合，一是觉得这种应酬没劲，二是怕这种场合又刺激沈雪，引起不必要的后果。何况今天不同于往常，于文娟刚刚生下孩子，他犹豫是否马上把这件事告诉沈雪。昨晚他睡不着，也在考虑这件事。犹豫到天明，没有说出口。又想反正她早晚会知道，晚告诉不如早告诉。但告诉了不知她什么反应。不过现在这种气氛，人家正在结婚，告诉她这个消息总是不合适，于是也故意没好气儿地说：

“你以为我不想早来呢？正在开会，台长来了。”

这时小苏花枝招展来到严守一面前：

“名人到了，咱俩照一个相。”

严守一看了沈雪一眼，马上站起来，揽住小苏的腰肢：

“你要不怕，我也豁出去了！”

相机的灯光“啪”地一闪，众人笑了。这时戏剧学院一个中年男教师叫老郭，绑了个马尾松，过来推开严守一：

“老严，你别捣乱，还是让新郎新娘表演亲嘴！”

又把小苏推到宴会厅的小舞台上，让她和麦壮在一只吊着的香蕉前亲嘴。在他们亲嘴的时候，老郭挥着手领喊：

“一、二、三！”

众人齐声呼应：

“好死我了！”

老郭：

“一、二、三！”

众人：

“爱死我了！”

沈雪也兴奋地跟人喊。严守一也随声附和。新郎新娘连着亲了三个嘴，新郎用嘴猛地叼住香蕉，又将香蕉送到新娘嘴里，众人才作罢，开始鼓掌狂笑。那个老郭显然有些喝大了，踉跄着脚步，晃着马尾松，又过来点严守一：

“刚才喊口号时，所有人中，老严喊得最勉强！你有什么私心杂念窝在心里？是要等着跟沈雪结婚时再喊吗？”

真是哪壶不开偏提哪壶，严守一心里虽然七上八下，但马上站起来掩饰，像这屋子装修出的伪格调一样，做出伪热情：

“我喊得是有些勉强，但我想喊的是，嫉妒死我了！”

众人又鼓掌，大笑。小苏笑得弯了腰。严守一索性又拐弯发挥一下：

“我听沈雪说，我们小苏，夜里看学生是有一套的，抓住就让她们练俯卧撑。我认为，从今天起，苏老师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夜里看好我们的‘铁后卫’就行了，学生的事，我可以代劳！”

众人又笑。那个“铁后卫”新郎麦壮，马上过来与严守一笑着碰杯。严守一一饮而尽。

婚礼结束，严守一明显喝多了。虽然喝多了，但能看出沈雪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从婚礼现场回到宿舍楼下，已是半下午。沈雪架着他上楼，边上楼边故意埋怨：

“别人结婚，你怎么那么高兴啊？就你实诚，别人喝酒都是沾沾嘴皮，你老一杯一杯干！”

严守一晃着头：

“不容易，真不容易！”

进了家门，沈雪帮他换鞋：

“全乱套了。我把一瓶酒换成了水，小苏演得真像，其实她没醉，你看出来了吗？”

严守一挥着手：

“事情的真相，谁也看不出来！”

沈雪架着他往卧室走：

“小苏说，以后我碰到这事儿，她也这么照顾我。”

严守一还没有完全喝醉，听出话中有话，没敢搭这茬儿，故意装作全醉的样子继续喊：

“不容易，真不容易！”

说着，倒在床上，似乎昏睡过去。但两分钟之后，他真的昏睡过去。

一觉醒来，已是晚上。严守一觉得脑袋还有些昏昏沉沉。睁开眼睛，首先看到自己的包摆在床的另一边，包里的东西摊了一床，沈雪正在那里归置。严守一心里一阵烦躁：

“我说，你怎么那么爱归置我这包呀？”

话音没落，他发现沈雪手里，拿着今天上午他给于文娟买的那个新手机。他的酒“呼”地一下醒了。沈雪拿着手机正在愣神儿：

“哎，严守一，你什么时候俩手机呀？”

严守一怪自己匆忙之中有些大意。事到如今，由手机再回头去说于文娟生孩子的事，就显得有些被动，于是将话岔开说：

“费墨的手机坏了，剧组给他买了一个新的。”

沈雪放下手机，去整理别的东西，边整理边说：

“谁去买的呀，怎么给费墨买这么花哨的手机？”

突然想起什么，又重新拿起手机看，看着看着脸上变了色：

“不对。严守一，女孩才用这种手机！”

又盯着严守一看。盯得严守一也有些发毛。沈雪“啪”地把手机扔到床上：

“我说你今天神色有些慌张，上午婚礼也迟到了。你说你在开会，狗改不了吃屎，给哪个小妖精买手机去了吧？”

然后甩下严守一，一个人去了阳台。严守一拍了一下自己的头。看来今天的酒是假的，头又开始发疼。严守一穿上衣服，也来到阳台。从阳台往下看，能看到京城的万家灯火。沈雪在那里呆呆地站着。严守一把手放到沈雪肩上，决定对她说实话：

“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手机，不是剧组给费墨买的，是我给于文娟买的。她昨天生了个孩子。”

沈雪听到这个消息，也蒙在那里。张张嘴，想说什么，但似乎突然忘了，又没说出来。半天才说：

“这叫什么事儿呢？”

严守一附和着她说：

“是呀。”

好像二人观点非常一致，世界上不该有这个孩子。

沈雪转过身，看着严守一：

“我说中午你怎么喝醉了，敢情是喜得贵子呀。你比小苏演得还像！”

严守一：

“喜什么呀，愁。”

沈雪似突然想起什么问：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严守一搓着手，嗫牙花子：

“难办，真难办！”

沈雪：

“这有什么难办的，我走，你回去跟她过不就完了？老婆孩子，团聚！”

严守一：

“我说难办，不是这个意思。他一孩子，都生出来了，我不能撒手不管吧？”

沈雪突然发了火：

“严守一，你是个骗子！我跟你的时候，你没说别的！”

严守一抟挲着手：

“那它这事，我也没想到。咱俩现在一样，都有些措手不及。但我还劝你，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你想啊！”

看沈雪在那里愣神儿，严守一又说：

“要不咱这么说，就当我离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然后我又跟了你，这在生活中不也很常见吗？”

又没头没脑地说：

“剖腹产，刀口长得不好。”

沈雪流了泪：

“我怎么觉得所有人都在骗我呀！”

严守一：

“谁骗你了？没人骗你。”

沈雪又说：

“我怎么觉得那么孤独呀！”

然后身子伏在栏杆上，“呜呜”哭起来。

严守一看着她哭，想说什么，但再也找不出话来。他突然有跟于文娟在一起的感觉，那时也是半天找不出话来。这时严守一的酒劲儿又涌上来，感到万家灯火，在他们的脚下旋转。

23

孩子满月之后，于文娟被她哥接回南京休产假。在南京一待就是半年。严守一松了一口气。这期间，严守一悄悄往南京寄过两回钱，但都被退了回来。

24

春天到了。

25

据伍月后来跟严守一讲，她从庐山给严守一发的那条要命的短信，也是一时冲动。八月，北京很热，伍月陪一位新潮女作家到庐山修改稿子。这位新潮女作家，伍月根本看不上，作品的情节全靠胡编不说，而且老有错别字。她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潸然泪下”，一页得哭三回。但她强调用身体写作，强调用下半身写作，所以她的作品倒很畅销。可她长着一个倭瓜脸，五短身材，本身就没有身体。出版社社长老贺把这个任务交给伍月，伍月马上说：

“我一见她就起鸡皮疙瘩，我不去。”

“再说，庐山我去过，没什么好印象。”

老贺是个秃子，头上就一绺头发。但他对这绺头发却很心爱，让它从左边伸向右边，从整个光头上爬过。老贺把手按在伍月的肩上：

“得去。这不是旅游，是工作。”

伍月退了一步：

“那干吗非去庐山呀，怕热，去北戴河不成啊？”

老贺的指头在伍月肩上敲着：

“她还想去西双版纳呢，是我把她支到了庐山。”

伍月将老贺的手从肩上移开：

“真他妈事儿！”

到了庐山，住在庐山宾馆。伍月和新潮女作家住一楼隔壁。一开始伍月没有意识到什么，等到吃过晚饭开房间的门，伍月突然发现，前年来庐山开会，她恰巧住的也是这个房间，102。那天夜里，严守一悄悄推门走了进来。新潮女作家过来敲门，邀她一块儿出去到牯岭镇散步，新潮女作家：

“我听说，牯岭镇有一条街，站的都是妓女，咱们看看去。”

伍月：

“我正在头疼，你自己看去吧。”

等新潮女作家走后，伍月便躺到床上看电视。换了几个台，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严守一，原来电视里正在播《有一说一》。伍月笑着骂：

“王八蛋！”

便脱得只剩下胸罩和裤头，头下垫了两个枕头，躺到被窝里看严守一。严守一在电视里满面笑容地向她鞠躬：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该不该撒谎’。我们每一个人，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说的话大概有两千七百多句。当然，有的人晚上还说梦话，那就得再加上三十多句……”

电视里的观众笑了。伍月也笑了。严守一后来想，本来这期节目的名字叫“河南人为什么爱撒谎”，后来台长怕播出去河南人急了，便扩大到全人类。如果只是局限在河南人，谈话就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伍月也不会急了。电视里的严守一从台上走向观众席：

“人到底该不该撒谎，我没有经验，因为我打小就想学撒谎，可怎么也学不会，现场的观众和网上的朋友，可能这方面比我有经验，现在请大家踊跃发言。”

大家笑了。伍月看到一个大爷接过话筒：

“这有什么可讨论的？人该不该撒谎，那还用说吗？我在百货大楼卖了四十年糖，不管你买二斤也好，二两也好，我都是足斤足两，从不骗人……”

严守一：

“大爷一看就是个诚实的人。那除了卖糖，在生活中，您一辈子撒过谎吗？”

大爷在屏幕上想了想：

“就年轻谈恋爱时撒过一次谎，我没敢给对象说在百货大楼卖糖，说我在工会工作。”

严守一：

“大爷的意思是，谈恋爱可以撒谎，其他就算了。”

众人笑。这时伍月没笑。

又一个中年人从屏幕上站起来：

“我不说谈恋爱，我说买房子。由一个买房子，就能看出现在的社会风气。我买房跑了大半个北京城，没有一家是说实话的。报纸上登的广告，嚯，那大树，那草坪，可到实地一看，全没有。你说他骗人吧，他还说你较真。”

严守一：

“人家还真没骗你，树是真的，草也是真的，就是没长这儿。”

伍月心里，似乎突然被一根针扎了一下。这时屏幕上又站起一个妇女，看上去像个纺织厂的女工，指着

严守一：

“我这么说吧，人只要会说话，他就撒过谎，问题是谁在撒谎。像我们，也就是借钱的时候，骗骗亲戚朋友；像你这样的名人，就不一样了，你一撒谎，影响就大了！……”

观众鼓掌。严守一：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儿出去，你骗我可以，我不能骗你！”

观众哄堂大笑。这时伍月下了床，只穿着胸罩和裤头，推开阳台的门，走到阳台上。放眼望去，香炉峰笼罩在暮色的雾气里。树也是真的，草也是真的，两年前也长在这儿。电视里杂七杂八的声音，继续从房间里传过来。伍月事后告诉严守一，就是这句话，使她想起前年在这个房间的许多细节。那天晚上，他们说了多少话呀。严守一抱着她，两人的汗如同雨下。严守一一遍遍疯狂，一遍遍疯狂地说：

“我爱你，我爱你……”

完了事儿，还抚着她的胸脯说：

“绿水长流。”

阳台上的风有些冷，但她不觉得，她的泪当时就流了下来。恼怒之下，她给严守一发了那条短信。

当时严守一正和费墨、沈雪、李燕在一家洗脚屋洗脚。本来严守一不爱洗脚，是费墨逼他来的。这天是沈雪的生日，严守一邀费墨和李燕一块儿到饭馆吃饭。吃过饭在街上走，路过一家叫“良家洗脚屋”的洗脚店，费墨便要进去洗脚。严守一却有些犹豫。过去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于文娟每天晚上都泡脚，也逼严守一泡，严守一从来不泡。不泡脚不是不喜欢泡，也知道泡脚解乏，只是觉得过程太复杂，麻烦。在家都不泡，在外边泡，一泡一个多小时，一个脚丫子让人搓来搓去，搓脚的小姑娘都是粗短的农村人——模样好的都去了夜总会，模样差的才过来捏脚，有的人刚来，身上还有褪掉一半剩下一半的汗臭味儿，就让人不耐烦。费墨看出严守一有些犹豫，用胳膊捣捣严守一，悄悄指一下李燕：

“泡吧，不然她回去又上网，烦死我了。”

“现在我宁肯在外边待着，也不愿回家。”

严守一只好跟他们进了洗脚屋。这家洗脚屋刚刚开张，沙发和洗脚的家什倒是新的，但房间里充满了油漆味儿。严守一又想打退堂鼓。但看费墨已经安稳地落座到沙发上，开始让洗脚的小姑娘给他脱袜子，只好耸了一下鼻子，挨着费墨坐下。泡着脚，费墨看出严守一有些没情绪，便没话找话，指着墙上“良家洗脚屋”的招牌说：

“这家老板没文化，名字起得不对。”

严守一倒一愣：

“哪点不对？”

费墨：

“不叫‘良家’还好，一叫‘良家’，倒显得有些暧昧。”

费墨面前的小姑娘已经开始给费墨捏脚，边用力捏边抢过话头，原来她是四川人：

“我们老板不是这意思。我们有四良。”

费墨：

“哪四良啊？”

小姑娘：

“良家妇女，用善良的心，优良的服务，给顾客留下良好的印象。”

费墨：

“这就叫欲盖弥彰。”

又问小姑娘：

“我要是觉得不良好呢？”

给费墨捏脚的小姑娘还没答话，给严守一捏脚的小姑娘急了，扭脸对费墨说：

“你不能觉得不良好，你要是觉得不良好，老板会扣我们奖金的！”

众人都笑了。坐在沈雪旁边的李燕指着费墨：

“他就这样，到哪儿都招人嫌！”

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呗儿”地响了一声，进来一条短信。严守一一开始并没有介意，掏出手机看。一看来短信的姓名是“伍月”，沈雪又在身边，心里一惊，忙不看内容，合上手机。坐在他对面的沈雪随口问：

“谁来的短信呀？”

严守一一边将手机装到裤兜里，一边随口说：

“大段，又是那些黄色段子，没意思，不看了。”

本来这事情也就过去了，但严守一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趁沈雪不注意，又悄悄掏出手机，隔着洗脚的小姑娘，把手机的“响铃”改成了“振动”。别人再来电话神不知鬼不觉。本来他可以关机，但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之后，他总担心于文娟和孩子突然有什么事找他，于是二十四小时开着机。虽然于文娟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但他心里总不踏实，反倒更不敢关机。他将手机改成“振动”后，开始安心洗脚。这时觉得小姑娘在脚上捏来捏去，血脉还真有些贯通。闭眼让捏了十分钟，兜里的手机又振动起来。严守一怕是伍月又打来的电话，便佯装不知。但给他洗脚的小姑娘坏了事。她也是一片好心，指着严守一的裤兜，对闭着眼睛的严守一说：

“叔叔，醒醒！”

严守一不知就里，便睁开眼睛：

“怎么了？”

小姑娘：

“你的电话在口袋里哆嗦呢！”

严守一“呼”地出了一身汗。他偷眼看了沈雪一眼，发现沈雪还没有在意，便掏出手机，看了一下电话号码，不是伍月的，是一陌生来电，于是放心接电话：

“喂，谁呀？”

但由于振动的时间太长，对方把电话挂了。严守一放下手机，故意说给费墨，其实是说给沈雪听：

“可能又是记者。今天播‘人该不该撒谎’，不知他们又出什么幺蛾子！”

但他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反倒引起了沈雪的警惕。但她故作开玩笑的口气，将手伸过来：

“我看看这个电话号码，别是欲盖弥彰，哪个小姑娘来的，故意不敢接吧？”

自上次两人吵架之后，沈雪开始对严守一有所提防。一是看严守一书包里有许多女孩子的照片，虽然严守一说是《有一说一》在选女主持人，她也有所警惕，二是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之后，她开始提防于文娟，怕他们死灰复燃。严守一只好把手机交给她：

“你看看，真不认识。”

沈雪看看号码，号码上没有姓名，是一串数字，属于陌生人来电，看不出个所以然，便把手机合上，欲还给严守一。但她突然想起什么，又打开手机，边看边问严守一：

“刚才你的手机还响铃，怎么突然改成振动了？”

严守一发现费墨也往这边看，李燕也睁大眼睛。严守一作若无其事状：

“不是怕它闹嘛，不是想趁着洗脚眯一会儿吗？”

严守一本来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但沈雪鼓捣两下，把刚才伍月发来的短信打开了。看完那个短信，她一下将沙发旁的洗脚盆踢翻了，洗脚水溅了给她捏脚的小姑娘一身，也把屋里所有的人吓了一跳。沈雪：

“我说你欲盖弥彰吧，你还狡辩。看，这上头写的是什么？”

李燕是个好事的女人，光着脚跳下沙发，过来看短信。她看完，也愣在那里，把手机交给费墨。费墨看完，也有些发愣。严守一拿过手机看，见上面写道：

严守一，你骗我可以，我不能骗你。我现在在庐山，还是那个房间。你说过绿水长流，扯淡！

严守一也吓得出了一身汗。这女人太不懂事了。事后严守一埋怨伍月：

“就算你触景生情，一时愤怒，但你为了自己一时痛快，害得我被抓了个现行！”

这时严守一只好抖着手对沈雪说：

“这是她发的，又不是我发的，我知道什么意思？”

沈雪气得胸脯一挺一挺的：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的记性这么差？过去你总跟我说，你跟伍月什么事儿都没有，当时于文娟就是一误会，现在上边明明写着‘房间’，‘绿水长流’，这不昭然若揭了？”

事到如今，严守一只好低下头，作无赖状：

“就是有什么事儿，那也是几年前了，那时我还不认识你呢。”

沈雪：

“单是过去有事儿吗？怕是现在也没断吧？不然她会发这样的短信？”

费墨这时站出来打圆场：

“虽然上边写了‘房间’，‘绿水长流’，但后边还写了‘扯淡’。从情绪看，伍月是愤怒。就算她想招老严，老严肯定也是拒绝的态度。”

又穿上拖鞋，上前抚沈雪的肩膀：

“雪儿呀，我整天跟老严在一起，我相信他的人品。就是以前有什么问题，现在肯定也不会死灰复燃！”

沈雪推开费墨的手，连袜子都没穿，穿上自己的鞋，一边抹眼泪，一边“噔噔”地离开了洗脚屋。临走时看了严守一一眼：

“严守一，我没想到你这么脏！”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风波还不算大。沈雪愤怒着走后，严守一、费墨、李燕的脚也无法再洗下去了。三人匆匆擦干脚，穿上袜子和鞋。费墨对严守一说：

“我跟你一块儿去，劝劝沈雪。”

严守一摇摇头：

“还是让她自个儿先冷静冷静再说吧。”

李燕：

“对，有外人在，更是火上浇油。再说，老严也不好给她递小话儿了。”

费墨看着严守一，叹了一口气：

“今天怪我。如果我不让来洗脚，也没这事儿了。”

严守一告别费墨和李燕回到家，发现沈雪正在卫生间洗澡。水“哗哗”地流着，卫生间的玻璃门被蒸出一层雾气。严守一看她在动着，而不是静着，便知道问题不大。再说，事实真相在那里摆着，真是好几年前的事儿了，真没有死灰复燃，现在他处处躲着伍月。就算以前将真相瞒着沈雪，那也像今天播出的“人该不该撒谎”节目中卖糖的老大爷一样，为了爱情，骗人是善意的。沈雪洗完澡，穿着睡衣、裹着头从卫生间出来，脸仍然板着，没理严守一，但也没继续闹，只身走进卧室，“啪”的一声，将门重重地关上了。严守一便知道她回味那短信半天，终于想明白了。严守一事后对伍月说：

“亏你最后还有一个‘扯淡’，否则事情就大了！”

严守一便安下神来，坐在沙发上犯愣，想让时间继续冲淡沈雪的愤怒和怨气。甚至想今天先睡到客厅沙发上，一切等明天再说。但他突然又想起在洗脚屋接到的那个陌生电话。当时情况紧急，觉得那个号码陌生，现在松下心来，又觉得那号码有些熟悉。想来想去，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号码是于文娟她哥的手机号码。自于文娟随她哥去南京休产假以后，于文娟与孩子的情况，严守一都是通过电话向于文娟她哥了解。于文娟她哥倒是老实人，不时将于文娟和孩子的情况向他通报。但严守一担心这号码被沈雪发现，于是没有往手机上输姓名。但过去都是严守一给他打电话，他从来不主动给严守一打电话，现在他突然主动打电话，是不是于文娟和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于是又着急起来，比伍月来短信还着急。他看了卧室一眼，幸亏沈雪还在赌气，估计今天晚上他不理沈雪，沈雪不会主动理他，便一个人悄悄走到卫生间，慢慢关上门，坐到马桶上，从手机里调出那个电话号码，悄悄拨了回去。但对方的回答是：

“对不起，对方已经关机。”

严守一又放下心来。对方关机，没有再给他打，证明于文娟和孩子没出什么大事儿，大不了就是孩子发烧。接着又怕于文娟她哥误会，打来电话不接，明天再回过去他再赌气不接，这条唯一的与于文娟和孩子联系的通道就断掉了，就想给他写条短信，先说明情况。于是坐在马桶上写道：

刚才我在开会，把手机落在了车上。给你回电话，你已关机。明天再联系……

正在专心写着，没想到厕所门突然被推开，沈雪走了进来。沈雪洗完澡，在卧室里剪脚指甲。虽然回想伍月的短信，最后的“扯淡”是两人闹翻的意思，过去有关系，现在可能断了，但还是气鼓鼓的；一时分心，将脚指甲剪破了，便来卫生间的窗棂子里找“创可贴”。严守一在马桶上坐着，她没理严守一。严守一猝不及防，下意识地将手机夹在两腿之间。但等沈雪找到“创可贴”，关上窗棂子，窗棂子的门是一扇镜子，她从镜子里发现严守一的神情有些慌张，又起了疑心。她转过身，问严守一：

“严守一，你干吗呢？”

严守一下意识地站起来：

“上厕所呢。”

话音未落，掖在两腿之间的手机“啪”地掉到了地上。这时沈雪又发现什么：

“上厕所，你怎么不脱裤子呀？”

又看掉到地上的手机，神情突然又严肃起来：

“你给谁打电话呢？是不是又给伍月？”

严守一伸手去捡手机：

“没有哇。”

沈雪一脚上去，踩住了手机，这时两眼冒火：

“严守一，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这天晚上一直闹到凌晨3点。事到如今，严守一只好又老实交代，说不是给伍月打电话，而是给于文娟她哥。严守一：

“我实话给你说……”

这话被沈雪抓住了：

“你现在才给我说实话，那你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话吗？”

严守一只好用已写的短信作证，可那条短信只写到一半，内容有些含糊，既可以写给别人，又可以写给伍月，光这一点解释到半夜。虽然沈雪最后相信了严守一不是跟伍月联系，是跟于文娟她哥，但跟于文娟她哥联系，这条胡志明小道，以前沈雪也不知道。愤怒过后，沈雪又哭了：

“严守一，你到底有多少事儿背着我呀？”

“严守一，我跟你在一起过得太累了。”

“严守一，我是一个简单的人，你太复杂，我对付不了你，我无法跟你在一起生活！”

严守一拄挲着手，不知该说什么。

26

第二天一早，严守一去上班的时候，在车上给于文娟她哥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两分钟，终于通了。从电话里听出于文娟她哥的声音没有异常，严守一才放下心来。于文娟她哥告诉严守一，昨天给他打电话是想告诉他，于文娟和孩子已经从娘家回到了北京，他从南京来送他们，有事想见严守一一面。严守一马上说：

“我现在就过去。”

于文娟她哥在电话里悄声：

“我现在是走到阳台上接你的电话，不能让文娟知道我和你联系。”

严守一明白了他的意思，迟疑一下说：

“那你来电视台吧。”

于文娟她哥说：

“别去电视台了，咱们去保姆市场吧。我明天就走，文娟一个人弄孩子，得给她找一个保姆。”

保姆市场设在北京南站附近一个类似农贸市场的大棚子里。几十条长凳子摆在棚子里，上边坐着几百个搂着塑料提包或鱼皮口袋的农村姑娘。一些城市人在凳子间走来走去，将人喊起来挑选。这让严守一想到了19世纪美国南方贩卖黑奴的情形，或像泰国的风月场所。严守一和于文娟她哥在大棚里见面之后，两人先没有挑选保姆，而是走到大棚角落里，坐在保姆的凳子上说话。和于文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严守一没怎么和这位哥打过交道。一块儿和于文娟到南京去，这位哥见到严守一，也不大说话。严守一就是觉得他有些窝囊。于文娟她嫂是扬州人，为了他买的一条子精肉，精肉的分量足与不足，敢当着众人，用扬州话骂他。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看似窝囊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严守一是如此重要。他是胡志明小道。他是风筝的连线。他是严守一和前妻和儿子联系的唯一纽带。于文娟她哥见到严守一的第一句话是：

“你胖了。”

这话突如其来，严守一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笑笑。于文娟她哥又说：

“但眼睛很红，肯定是工作忙，熬夜熬的。”

昨天晚上沈雪跟他闹了一夜。严守一又苦笑一下。于文娟她哥：

“你后来寄的钱，我都收到了，没敢让文娟知道。”

又悄声说：

“也没敢让我老婆知道。”

严守一点点头。

于文娟她哥：

“孩子会坐了。电视上一有你的节目，只要文娟不在，我就让他看。”

严守一倒一愣。觉得这老实人，心倒是细的。于文娟她哥接着“扑哧”笑了：

“调皮。夜里醒来，奶瓶晚送五秒，就哭着闹脾气。百天儿那天，我弄了笔、软盘和流氓兔让他抓，他一下抓住了流氓兔。”

严守一也笑了：

“我小时候也调皮。”

于文娟她哥这时叹了口气：

“我妹在南京待得并不快活。也许你不晓得，她从小跟我妈合不来的。”

严守一心中一惊，突然想起跟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一天晚上，于文娟一个人对绒毛狗说话的情形，后背出了一层冷汗。

于文娟她哥点燃一支烟抽着，半天说：

“这次送文娟来，本来不想给你打电话，但文娟遇到一个困难，你能不能帮帮她？”

严守一仰起脸，马上说：

“没问题。”

于文娟她哥抽了一口烟：

“本来不想找你，想找小表舅，他也有一些路子的。可你知道，他财大气粗，他说话的样子，我不爱看的。”

严守一点点头。

于文娟她哥：

“文娟去南京的时候工作还好好的，但这次回来，她待的那个房地产公司散伙了，你能不能帮她找个工作？”

严守一愣在那里。

于文娟她哥：

“还不能让她知道是你帮着找的。你找好之后，告诉我，我就说是我同学找的。我妹的脾气，你也知道，面上和气，心里很倔，知道沾了你，连我也逃不掉的。”

严守一点点头。于文娟她哥又交代：

“找工作的时候别忘了，文娟会打字。”

严守一点点头。于文娟她哥又看严守一一眼，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你们离婚了，不相干的，就算你帮我的忙吧。”

严守一看着这个瘦削的南方人，不禁有些感动：

“哥，是你帮了我的大忙。”

于文娟她哥摇摇头，扔掉烟头，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递给严守一：

“来北京之前，我给照的。”

严守一接过照片看。照片上，于文娟怀里，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孩子比在妇产医院见到时大了许多，照片上于文娟笑着，他倒皱着眉，似对什么不满意。

于文娟她哥：

“知你想孩子，但现在还是别见。文娟的思想工作，我慢慢做。咱们一步一步来。”

严守一看着照片，点点头。

于文娟她哥：

“户口本儿上，姓儿暂时随的也是我妹，咱也一步一步来。”

严守一点头。

接着两人共同找了一个保姆，甘肃人，十九岁，脸看上去砂红，但看上去也老实，名字叫马金花，怀里抱着一个印花小包袱。办完手续，于文娟她哥将保姆领走，严守一回到车上，又掏出照片看。让他感到惭愧的是，他对照片上的孩子，仍是一点儿没感觉。仍和半年前在医院里看到时一样，觉得这是个累赘和麻烦。但他赶紧躲避这念头。因为照这样想下去，他就太无耻了。

27

接下来一个礼拜，严守一开始悄悄给于文娟找工作。他和沈雪的关系，自那天夜里闹过之后，又渐渐恢复正常。两人冷战了三天，相互没有说话。第四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严守一看沈雪给他买了几只羊蹄，过去于文娟知道他爱吃羊蹄，现在沈雪也知道，便知道是个机会，于是借着几只羊蹄，开始给沈雪做解释工作。先解释他和伍月的关系。真是断了。真是扯淡。沈雪没有说话。又解释他和于文娟和孩子的关系：

“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一个女人，带一个孩子，不容易。就是偶尔与他们联系，也不是要找于文娟，而是问问孩子。撒手不管，人家会怎么说我？”

沈雪低头吃饭，不说话。严守一又追加一句：

“放心，我和于文娟，业已是覆水难收。就是我想收，于文娟还不答应呢，要不问句孩子的话，怎么还通过于文娟她哥呢？”

沈雪这时仰起头说话了，话中有些后退，但也有往前进的意思：

“我不是说你不能管，我气的是你事事背着我！”

严守一抟挲着手：

“谁背你了？”

沈雪：

“还不背我？不到水落石出，不说实话，事事处心积虑。”

严守一不好意思地笑了：

“处心积虑，证明在乎你呀。如果过去有什么事儿背着你，算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后全部政务公开。”

沈雪又瞪了他一眼：

“我也不是生这些气，我就是觉得这一段儿你的心有些飘！”

严守一打哈哈：

“谁飘了？没飘。”

沈雪：

“飘我也不怕，别以为我离了你就不能活。这些天我一直想，是不是马上离开你！”

严守一啃着羊蹄连声说：

“说得对，是我离了你不能活！”

关系恢复正常。但话是这么说，政务公开，有事儿不背她，但像给于文娟找工作这样的事儿，明显又不能让她知道；让她知道了，又是一场轩然大波。她生气的话严守一都想到了：

“不是说好了，只能管孩子，怎么又管上于文娟了？”

于是就背着她。不但背着她，给于文娟找工作，还得背着于文娟。小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严守一有些哭笑不得。

更让严守一感到难堪的是，原来他以为自己是个名人，给于文娟找个工作轻而易举，真到下手找，才知道困难重重。于文娟没有大的技能，除了会犯倔，就会打字，寻找工作的范围就小了。也给一些他熟识的单位的头头、公司的老总打过电话，他们接到严守一的电话都很高兴，名人与他们主动联系，但一听有事情求他们，而且是安排人，现在哪个单位和公司不是人满为患？态度就变了。也不是一口回绝，都是说“看一看”。这一看谁知看到驴年马月，又不好第二天再催人家。这时严守一才知道自己这个名人有些虚。表面上人家慕名与你交往，但背后你并无实质性的东西与人交换，双方这时就不对等了。严守一将这苦恼讲给费墨，费墨也感叹：

“书生情面薄如纸啊！”

又说：

“虚名，虚名，现在知道虚了吧？”

这时伍月从庐山回来，又给严守一打电话，催他给费墨的书写序。严守一先在电话里骂了伍月一场，说她是个傻逼，从庐山发来的短信，引起一场风波。伍月先是在电话里大笑，接着也回过味儿来，说是触景生情，一时冲动。这时严守一突然觉得利用自己给出版社写序，让出版社把于文娟的工作给解决了，于文娟正好会打字，倒是个办法。虽然这话说出口有些掉价，明显是在交换，但事已至此，也是迫于无奈。他们让严守一写序，不也是利用吗？如果老贺的女儿不是费墨的研究生，这书也不会出。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计较不得许多。严守一倒是对于文娟生出许多怨气，你一犯倔，让我在外边丢多少脸。但电话里一时又给伍月说不清楚，便想与她见面。见伍月还得顾及沈雪，他想了一下沈雪的日程安排，明天晚上她正好带学生去看实验话剧，听她说实验话剧的名字叫“一斗米”，意思是把一斗米撒到地上，再一粒一粒捡回去，带学生就不好带严守一，严守一想着一斗米怎么也有几十万粒，得捡几个时辰，觉得是个机会，便约伍月第二天晚上吃饭：

“明天晚上一块儿吃饭吧。序怎么写，我还真有些含糊。让你们社长也参加。”

伍月倒高兴：

“那就一言为定。”

他们把饭局约到了四季青桥附近的一家火锅城。过去和伍月甜蜜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吃过。但等第二天晚上，严守一到了火锅城门口，却发现伍月一个人来了，他们出版社的社长老贺没来。严守一：

“老贺怎么没来？”

伍月：

“要他来干什么？一个序，我教你怎么写就行了。”

严守一便有些泄气。但事已至此，饭也不好不吃，便和伍月进了火锅城，穿过大厅，走向后院的小包间。这时严守一被火锅城一个女服务员认了出来，拦着要与他照相。这东西能传染，一个服务员合完影，又上来一个服务员。最后又从后厨钻出几个戴着纸帽子的厨子。一些吃火锅的顾客也围了上来。严守一有些不耐烦，一方面怪自己一时疏忽，忘了戴墨镜，另一方面又不好将烦躁露出来，便招呼大家：

“一块儿来吧。”

但跟他合影的人不干，仍是一个一个照。光照相费去半个小时。进了小包间，伍月钻到他脸下看：

“怎么样？虚荣心得到满足了吧？”

严守一：

“全他妈虚的，你们倒是给我整点儿实的呀！”

等火锅上来，严守一便把他给费墨写序，让出版社给于文娟安排工作的事儿说了出来。如果老贺在，严守一会说得含蓄一点儿，现在伍月一个人，就可以实话实说了。伍月听完，马上用筷子点着严守一，筷子上还晃着几片羊肉：

“哎哟喂，严守一，你真是越活越抽抽了，给你好朋友写一序，还带一条件！”

严守一这时开玩笑：

“就当是可怜他们孤儿寡母吧。”

又叹了口气，真诚地说：

“我也是出于无奈。给你们老贺说，不是让把她安排到你们出版社。”

伍月：

“那你要安排到哪里去？”

严守一：

“老贺在出版界熟，看能不能安排到别的地方。”

伍月把羊肉扎到锅里：

“没听懂。”

严守一这时对伍月说了假话，没有说真实原因：

“我给你们写序，她又安排到你们那里，太明显了。再说，你在那里，我因为你离的婚，也不方便呀。”

其实严守一是怕工作安排得太直接了，于文娟或沈雪发现这一阴谋；两个人有一个人发现，这事儿又得玩完。这时伍月拿起自己的手机，开始拨出版社社长老贺的电话：

“你自己跟老贺说吧，这事儿我可不管。你跟于文娟离了婚，又没娶我，我不欠她的。”

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下名字，是沈雪打来的。他急忙竖起食指放到自己嘴上，示意伍月不要出声，然后接电话：

“啊……演出都结束了？……我在大西洋火锅城……出版社的几个人……给费墨的书写序的事儿……”

接着迟疑片刻，但马上作爽快状：

“好哇，来吧！”

放下电话，严守一有些紧张。沈雪在电话里说，实验话剧已经散场，她还没有吃饭，听说这里吃火锅，便想赶过来。如果是在别的场合，严守一可以一口回绝，现在做贼心虚，反倒不好拒绝了。他一方面怪今天的实验话剧结束得有点儿早，过去每场演出都拖拖拉拉，繁杂的内容和车轱辘话得转上三四个小时，没想到这场实验话剧突然简洁了。几十万粒米，怎么捡得这么快呢？事后严守一问沈雪，沈雪的答复是：

“不是几个演员慢慢捡，是所有观众一起捡。撒出去一斗米，收回来三四斗，知道为什么吗？”

严守一摇摇头。

沈雪：

“导演让观众同时往里扔钢镚，最后戏的名字都变了，叫‘多收了三五斗’。”

严守一恍然大悟。但现在他顾不上关心戏的内容，只是着急沈雪要来，会和伍月碰面。他如实告诉伍月：

“麻烦了，沈雪要来。”

伍月倒不在乎：

“来吧。正好，让她给于文娟安排工作。不能光占便宜，也得为受害者做点儿贡献。”

这时严守一看着伍月说：

“要不你先走得了。”

伍月大为光火：

“要走你走，我是不走。你怕她，我不怕她！”

又点着严守一：

“哎哟喂，严守一，看你那糟糠样，都变成可怜虫了。”

倒弄得严守一有些不好意思：

“谁害怕了，不是怕你们见面尴尬嘛。”

不好再赶伍月走。不过接着赶紧交代：

“见了沈雪，千万别提于文娟工作的事。”

一刻钟之后，沈雪提着手提袋走进小包间。但她发现小包间只有严守一一个人，奇怪地问：

“出版社的人呢？”

严守一：

“去洗手间了。”

接着赶紧给沈雪解释：

“今天有伍月。”

见沈雪一愣，忙又说：

“你别瞎想，没别的，就为了费墨。你想，给费老写序，我能推托吗？其实费墨的书，跟伍月也没什么关系，是他们出版社的社长老贺弄的。跟老贺也没什么关系，关键是老贺的女儿，现在是费墨的研究生……”

解释得有些语无伦次。这时伍月用口纸擦着手走进包间。伍月倒大方，看到沈雪，马上热情地伸手：

“沈雪吧，我是出版社的伍月。”

沈雪一愣，但也马上热情地与伍月握手：

“噢，你就是伍月呀？听我们守一说过你。”

严守一看气氛还算融洽，松了一口气，忙张罗两位女士入座。一边高声向门外的服务员喊：

“再加一副碗筷！”

一边接着跟沈雪说：

“贺社长刚才还在，但临时有事，提前走了。”

伍月这时还算懂事，马上配合他说：

“他明天一早的飞机，要到西安参加书市。”

但在桌子下面踢了严守一一脚。严守一吓了一跳，急忙把脚收了回来。沈雪看了他们一眼，从手提袋里掏出一个纸盒子，纸盒子里是一身童装。她笑着对严守一说：

“带学生看话剧之前，我逛了城乡贸易中心，给你儿子买了一身衣服，不知合适不合适。”

严守一吃了一惊，沈雪主动关心严守一的儿子，这样的举动，以前是没有的，看来沈雪也有变化。严守一马上心宽许多，边打开盒子边说：

“合适，合适。”

沈雪拿筷子夹了几片肉，一边往锅里涮，一边笑着对伍月说：

“本来不想来，但我一听‘火锅’这两个字，就饿。”

伍月也望着沈雪笑：

“我也是，一吃上这口就上瘾。”

严守一听出话中有些刀光剑影，忙放下童装打岔，一边向门外的服务员喊：

“再上份鸭血！”

一边对伍月说：

“我们沈雪，特爱吃鸭血。”

离开火锅城，严守一开着车，沈雪坐在旁边一块儿回家。这时严守一发现沈雪情绪有些不对，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他便故意没话找话：

“费墨书的名字叫《说话》，我给我要写的序想了一个名字，就叫‘知心的话儿不好说’，你觉得怎么样？……”

沈雪这时板着脸打断他：

“严守一，我来之前，你们是几个人在包间吃饭？”

严守一：

“我不跟你说了，三个呀，老贺有事儿先走了。”

沈雪看着严守一：

“严守一，我从桌上的碗筷就能看出来，你们一直是两个人！”

严守一吃了一惊，原来沈雪的变化是假的，沈雪还是沈雪，于是马上找补：

“服务员收了。”

沈雪冷笑：

“严守一，你在欺负我的智力！”

严守一不再说话，闷着头开车。半天，叹了口气说：

“确实就是我们俩，但确实也是给费墨写序的事，怕你多疑，我才这么说。”

沈雪：

“问题是连她也那么说，贺社长明天要去西安。配合得多默契呀！我进来之前，你们还不知怎么预谋呢，我倒蒙在鼓里，成了外人。严守一，你到底想干什么？”

严守一被逼到了绝路上，只好急了：

“我想干什么，我还想问你想干什么！给你脸了是不是？这些天接二连三，整天疑神疑鬼，弄得我跟做贼似的。我连见一个人都不能见了！我告你，我是找老婆，不是找FBI！”

接着将车“嘎”地停在路边，顺着情绪真的急了：

“爱怎样怎样，你要不想一块儿待着，就他妈给我下去！”

这是严守一认识沈雪以来，第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沈雪看着严守一，惊愕得说不出话。严守一以为她会推门下车，没想到她伏到车的前脸上哭了。哭了一会说：

“我说什么了？我只是说你不该骗我，难道不对吗？”

又哭：

“一看就是个骚货，让你离她远点儿，有什么不好？”

严守一这时转了口气：

“我离她本来就不近，这不是说正事儿嘛！”

然后又开动了车。看着沈雪渐渐平静下来，严守一心里又有些安慰。看来光退让也不行，有时该发火也得发火。过去在生活中很少说硬话，看来该说也得说。

28

“十一”节过后，费墨的书出版了。严守一给他写了一篇序。费墨的书叫《说话》，严守一的序叫“开口说话不容易”。伍月告诉严守一，严守一决定写序之后，出版社把让严守一写序的事儿告诉了费墨，费墨一言不发。第二天上班，严守一在小办公室主动将这件事儿挑破了：

“费老，他们让我给你写序，这是佛头着粪呀！”

费墨看着严守一，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真话：

“情况我知道，难为了别人，也难为了你。”

严守一忙用开玩笑的口气消解：

“我的名字能出现在费老书里，也算提高了一个文化档次。”

但费墨写的这本书，严守一却不敢苟同。出版社把清样交给他，他看了半天没看懂。没看懂可以证明书中学问大，问题是费墨书里的每一句话都显得艰涩和拧巴，这些艰涩的句子连成一片，读起来就味同嚼蜡。研究人们“说话”的书，通篇没有一句是“人话”。费墨在生活中还是一个挺幽默的人，给《有一说一》出了不少好主意，怎么一到书里，就板起脸来成了一个无趣的人呢？孔子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但他在书中说话就很家常。看着费墨的书，严守一突然想起跟沈雪看过的行为艺术和实验话剧。他们虽然追求不同，表现不同，但最后是殊途同归。他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诉费墨，但看费墨的意思，对这本书还很心爱，对严守一竖着巴掌：

“八年，整整写了八年呀！”

严守一便不好再说什么，只好不懂装懂，捏着鼻子给一个自己不懂的书乱写了一通。

费墨的书出版那天，出版社为费墨的书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本来这书是注定要赔钱的，这书严守一看不懂，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也看不懂；社会上又不知道费墨是谁，没人非把看书当罪受，说句实话，卖也就是卖严守一一个序。但伍月告诉严守一，出版社社长老贺的女儿正在写博士论文，马上要毕业了，所以老贺执意要开新闻发布会，给费墨撑场面。开新闻发布会那天，严守一也出席了，而且西装革履，打着领带。清早出门之前，沈雪看他在镜前给领带编花，也有些奇怪：

“出席一个新闻发布会，至于吗？”

严守一：

“费老的事，当然要严肃一点儿。”

沈雪：

“这领带是打给费墨的吗？今天伍月肯定也在场，怕是打给伍月看的吧？”

能拿伍月开玩笑，证明沈雪在心理上已经跨越了这个障碍。上次严守一发脾气之后，两人冷战三天，事情倒向好的一面发展。躲躲藏藏、虚与委蛇易让人起疑心，竹筒倒豆子、一切痛快说出来倒水落石出。过去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严守一不会吵架，现在看，世界上最后解决问题的手段，还是吵架。美国为什么老打伊拉克呢？萨达姆就不见了。这是严守一最近得到的最大心得。于是他也开玩笑：

“还真让你说对了，士为知己者容。”

费墨新书的新闻发布会设在国际贵宾酒店。新闻发布会没什么出奇，但新闻发布会之前，严守一无意中发现了费墨一个秘密，却让他大吃一惊。10点开会，严守一9点半就到了。但酒店前的车场已经被车辆占满。严守一驾着车在车场转了两圈儿，没有找到车位。终于，他发现一辆汽车的屁股从一个车位里退出来，严守一急忙将车开过去在那里等待。那辆车开走，严守一把车头抹了进去。往前打量车距时他无意中发现，前排车位上停着一辆小“奥拓”，开车的是一个女孩。一般的女孩严守一不会留意，但这个女

孩扎着一对小双辫，返璞归真，似乎回到了1969年，倒让严守一多看了两眼。接着他发现女孩旁边还坐着一个胖男人。那个女孩在晃着辫子说什么，接着向那个胖子脸上“呗儿”地亲了一口。接着那个胖子从小“奥拓”里笑着钻出来。由于车小，人胖，那人钻得有些艰难。等严守一把车停好，他吃惊地发现，这个胖子竟然是费墨。

严守一像自己被人抓了个现行一样，脑袋“嗡”的一声炸了。费墨留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个循规蹈矩、道貌岸然的老派知识分子，怎么背后也干这偷鸡摸狗的事儿呀？这不也成自己一族了？严守一有些惊愕，接着又有些莫名的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不仅是对费墨，还有对这个世界。这才叫环球同此凉热。但他知道费墨是个讲面子的人，这种事儿不愿让人发现，便一直待在车里，等那个女孩把小“奥拓”开走，严守一才下了车。

但严守一还是憋不住自己的兴奋，酒店大堂里，他四处寻找费墨。看到费墨已从人群中踏上了滚梯，便紧走几步追了上去。滚梯上也站满了人，都是参加费墨新书发布会的记者和出版界的人，看到严守一，都与他打招呼。严守一一边支应着，一边低声问费墨：

“清早给费老打电话，不让我接，你怎么来的呀？”

费墨对这场合似乎并不在意，穿着一件休闲夹克，倒显得严守一的西装革履有些夸张。费墨看了严守一一眼：

“另外还有点儿事，打的来的。”

严守一捂着嘴笑：

“不对吧？不让我接，原来是有人送。车不好，人好。”

费墨这时吃了一惊，脸上的肌肉僵在那里。他明白自己的狐狸尾巴被严守一抓住了。接着露出不好意思，眼神在镜片后躲闪一下：

“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学美学的，对我有些崇拜。但我告诉你，只是正常交往，没有别的，别瞎想。”

严守一：

“嘴都上来了，还没别的？”

又笑着用手点费墨：

“费老一再教导我们，不能乱来，麻烦，您这可是顶着麻烦上了。”

费墨皱着眉看了一下四周，也用胖胖的手点严守一：

“老严，我不是说你，你这话有些刻薄。”

又说：

“老严，做人要厚道。”

严守一连连点头：

“好，好，我视而不见，好了吧？”

接着搂起费墨的肩膀，共同走进新闻发布会大厅。

新闻发布会设在宴会厅的前厅。一杆立式话筒，矗立在紧闭的宴会厅的大门前。四扇硬木的、镶嵌着猫头浮雕的大门上，张贴着四幅巨大的新书招贴画。画面上是费墨的巨幅头像。费墨的额头上，是新书的封面。四扇大门上方，悬挂着一条红绸横幅：费墨新书《说话》首发式。

10点钟，新闻发布会准时开始。出版社把这发布会弄得有些洋分，大厅里没有桌椅，黑压压的人都站着，每人手里拿着一本签到时发给各人的费墨的新书，端着一杯餐前酒。会议的主持者是伍月。伍月今天也特意打扮了一番，涂着银色唇膏，穿一身黄色旗袍，胸前的两只篮球高高耸着。过去都是短打扮，短夹克，露着后腰，现在改了装束，灯光下，突然显出另一种味道，让严守一心里一动。几台摄像机，对着会场和话筒前发言的人。首先发言的是出版社社长老贺。接着是图书发行所的经理，一个中年妇女，姓高，说话有些啰唆。但说的都是捧场的话。高经理从话筒前走下来，伍月说：

“刚才我们贺社长讲了，发行所的高经理也讲了，都对这本书的发行很有信心。现在请本书的作者，费墨教授讲话！”

会场秩序有些不好。中国人对站着听讲话还不习惯，三三两两，端着酒开上了小会。听说费墨要讲话，人群中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也许明白事情的真相，也许费墨并不看重这仪式，也许是对大家开小会不满意，也许刚才他的秘密被严守一揭穿，心里正烦躁，听到伍月的邀请，费墨并没有走到话筒前，而是站在人群中对伍月摇了摇头。伍月又做出请的手势，费墨又摆手，而且脸色越来越凝重。弄得伍月倒有些尴尬。但伍月还算应对自如，也是临时抱佛脚，接下来说：

“费教授不讲话，大概是说，他要说的，都已经写到书里了，让我们回去好好消化。那么我们就请本书序的作者，严守一先生说两句！”

倒弄得严守一一愣。因为事先没人通知他，会上会安排他发言。但费墨刚才不发言，严守一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一是为了给朋友撑台，二是为了表达对刚才揭穿费墨秘密的歉意，看来费墨真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早知如此，就真的视而不见了；于是端着酒杯，痛快地走到麦克风前。到底严守一是名人，一听严守一要发言，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与刚才请费墨发言时稀稀拉拉的掌声形成对比。掌声过后，接着马上寂静下来，小会也停止了。但等寂静下来，严守一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费墨新书的新闻发布会，当然应该说费墨的新书，但严守一对这本书既理不清头绪，又抓不出要点，自己那篇序就是转着圈儿胡乱写的，这时也只好对着话筒转圈儿：

“费先生不说，我说。本来在电视上，我就是他的传声筒。我首先想说的是，刚才费先生在滚梯上批评我，说我今天穿得有些夸张，我心里也有些打鼓，但现在和伍月小姐并排站在一起，西装旗袍，就显得很匹配。这起码说明，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像在《有一说一》录制现场一样，众人鼓掌，笑。伍月站在严守一身边，也报以得体的微笑。严守一：

“我认为书分两种，高雅和低俗。如果让我写一本书，也就是给大家解个闷儿；但像费先生的著作，一字一句，对我们认识自己是有指导作用的……”

但具体有什么指导作用，严守一却有些打磕巴。同时老这么绕圈子也不是办法，总得说点具体的，也是急中生智，严守一突然想起费墨几个月前曾在办公室对手机发过火，因为手机扯到过原始社会，这个观点似乎也在书中提到过，于是抓住这一点深入下去：

“当然指导作用有方方面面，但最触及灵魂的是口和心的关系。读了费先生的书，我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生活得越来越复杂，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会说话。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用的是肢体语言，把一个事情说清楚很难，得跳半天舞；骗人就更难了，蹦跶半天，也不见得能把人骗了。会说话之后，骗人就容易多了，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由于刚才严守一调侃了伍月的旗袍，现在伍月开始报复他，当然也是话中有话，旁敲侧击：

“严老师的意思是，他平时撒谎撒惯了，浑然不觉，现在读了费先生的书，开始翻然悔悟。但翻然悔悟不能光说不练，应该落实到行动上。为了以诚相见，我们建议他主持的节目《有一说一》，先由谈话类变成舞蹈类。节目开始，先由严老师领舞！”

众人大笑。费墨憋不住，也摇头笑了。倒弄得严守一有些发窘。不过严守一毕竟是主持人，久经沙场，他不理睬伍月话中的深意，只是回击她话的表面。也算伍月帮了他的忙，让他可以从这个话题中拔出来，结束发言，于是接过伍月的话头说：

“我同意伍月小姐的意见。我们《有一说一》正在招女主持人，我希望伍月小姐能来，每期由我们两个跳双人舞。”

又说：

“同时应该通知世界上各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改大家一起改，白宫的发言人上台也不能说话，一切改成跳舞！”

大家又鼓掌，笑。

新闻发布会开得还算皆大欢喜。新闻发布会结束，贴着费墨头像的宴会厅大门被侍者推开，露出宴会厅。宴会厅里，几盏巨大的枝型水晶灯下，是十几桌已经备好的丰盛的宴席。好像费墨背后，藏着许多好吃的一样。众人“噢”的一声，潮水般涌进宴会厅吃饭。

费墨和严守一都被安排在主桌上。在座的有出版社的贺社长、发行所的高经理和其他一些出版界、发行界的头面人物。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大家频频举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三巡过后，就餐的人又三三两

两开起了小会。“嗡嗡”的声音，使整个宴会厅像一座蜂巢。严守一看费墨的情绪已经缓了过来，便从身上摸出一张照片，悄悄递给费墨。这张照片，就是前些日子于文娟她哥悄悄给他的那张。照片上，于文娟抱着孩子，于文娟笑着，孩子皱着眉。费墨接过照片，端详着照片上的孩子：

“大了。”

看完，又递给严守一。严守一却说：

“放你那儿吧。”

费墨一愣：

“为什么？”

严守一：

“原来我把它藏到家里的书架上，夹到一本书里。后来想想，还是不保险。”

费墨点点头，明白严守一的意思。但说：

“这个事实，沈雪应该接受。”

严守一：

“孩子她能接受，但照片上不是还有于文娟吗？最近又暗地给她找了一个工作，沈雪那里，更得小心一点儿。”

费墨点点头。严守一又悄悄掏出一个存折：

“于文娟下岗上岗，经济也不宽裕，我悄悄存了两万块钱，怕他们突然有急用，也放你那儿吧。”

费墨点点头，将照片和存折揣到自己身上。一边揣一边说：

“有一个事情我也想提醒你，我老婆原来是不接受沈雪的，因为她和于文娟关系好，后来又跟沈雪裹在一起，把于文娟也得罪了。这几天，她和沈雪，两人电话通得很频繁。”

严守一没有在意：

“现在沈雪也变得有些絮叨了。”

费墨用筷子划着桌布：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意思是，世界上的事情，怕结盟。”

严守一想起刚才在车场发生的事，明白费墨的意思，点点头。刚要说什么，他的手机“呗儿”地响了一下，进来一条短信。他掏出手机查看，是伍月的名字。他悄悄打开短信，上边写道：

我想看你的肢体表演。咬死你。

严守一浑身一哆嗦。一边忙将这封短信删掉，一边仰起头寻找伍月。隔着三张餐桌，他看到了伍月的背影。伍月正举着一杯红酒，笑着与同桌的人干杯。

29

沈雪后来告诉李燕，那天严守一去参加费墨新书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她正带着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在戏剧学院面试。牛彩云来北京已经三天了，要考戏剧学院表演系，就住在严守一和沈雪的家。凑巧的是，沈雪今年也是学校招生组成员。牛彩云今年十八岁，看上去聪明伶俐，说起话来却有些二百五。刚见到她的时候，严守一很兴奋：

“像，跟你妈长得真像。自你妈搬到矿上，再没见过。要是在大街上碰到你，我还以为回到了三十年前呢。”

又问：

“彩云，你为什么要考戏剧学院？”

这个孩子用山西话答：

“当明星，挣大钱！”

严守一和沈雪都笑了。严守一：

“上了戏剧学院就能当明星啊？”

指了指沈雪：

“阿姨就是戏剧学院毕业的，就不是明星。”

牛彩云斜了沈雪一眼：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接着边转着看严守一和沈雪的屋子边说：

“其实俺不想当明星，全是俺妈逼的。”

沈雪也学山西话：

“那你想干啥哩？”

牛彩云：

“跟俺叔主持节目。”

严守一：

“主持人好干呀？”

牛彩云：

“就是说话呗！”

严守一愣在那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沈雪在床上对严守一说：

“你也看到了，太不靠谱。普通话都不会说，还想考戏剧学院？”

严守一：

“既然来了，还是让她试一试，不然不好交代。”

沈雪捏他的鼻子：

“她妈是你的初恋情人，是不是触景生情了？”

严守一一下抱住她：

“说什么呢你！”

第二天上午，沈雪只好替牛彩云把名报上。面试这天，严守一去参加费墨新书的新闻发布会，沈雪又把牛彩云带到了考场。校园里参加考试的考生人山人海。沈雪让她按着报名号排队。分手时又交代她：

“面试的时候，千万别紧张就行了，让你表演小品，也都是你身边发生的事。”

牛彩云似乎胸有成竹地点点头。

考场设在戏剧学院一个排练室。一面墙镜前，坐着一排招生组的老师。面试的主考官，便是在小苏婚礼上领头喊口号的那个扎着马尾松的中年男教师老郭。小苏也是招生组成员，负责喊考生的名字。沈雪和小苏挨着坐。一次进来十个考生，考生贴着对面的墙根儿站着，一个个上来表演。昨天下午，沈雪已私下给老郭和小苏打过招呼，让他们关照牛彩云。由于考生太多，一个上午过去，才轮到牛彩云那组。等牛彩云和其他九个考生进来，已是中午11点半。牛彩云在这组考生中排第二位，进门就用眼睛寻找沈

雪。沈雪倒对她的眼神有些躲闪。小苏捣捣沈雪的胳膊，悄悄指了一下牛彩云：

“就是她？”

沈雪点点头。

第一个考生是一个男孩，长得像个猴子。由于考试进行了一上午，招生组的老师们都有些饿了，老郭交代小苏：

“快一点儿。”

小苏便问那考生：

“你有什么特长？”

那个男孩愣着眼睛：

“我会翻跟头！”

众人笑了。小苏：

“那你翻几个我看看。”

那个男孩便就地车轮似的倒空翻。翻得还真有些样子。正翻得起劲，老郭用手止住他：

“行了！”

那个男孩收住跟头，气喘吁吁地看老郭：

“这就行了？”

老郭没理他，对小苏：

“下一个！”

小苏看了一眼手里的报名表喊：

“牛彩云！”

牛彩云倒落落大方，走向前，用山西口音的普通话说：

“老师们，上午好！”

众人笑了。老郭：

“已经是中午了！”

小苏笑着问：

“牛彩云，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牛彩云：

“矿工。”

小苏：

“那你就是矿工的女儿了。你表演一下，你爸爸每天下班，回家做的第一件事。”

又嘱咐她：

“不要着急，好好想想。”

没想到，小苏话音刚落，牛彩云转身走出了考场。大家以为她要表演敲门，但等了半天，门也没敲。小苏奇怪地看着沈雪。老郭也看沈雪：

“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不考了？”

又对小苏：

“下一个！”

这组十个人考完，牛彩云还没有回来。又上来一组，半个小时过去，还不见她的踪影。上午的考试结束，牛彩云也没回考场。沈雪走出考场，四处寻找牛彩云。成百上千的考生和考生家长，都聚集在考场外的篮球场上，熙熙攘攘，相互打问。终于，沈雪从人缝中看到了她。她正坐在远处的双杠上，俯身与人聊天。看上去倒聊得开心，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沈雪走过去，有些生气地问：

“怎么回事儿？正考试呢，怎么没影儿了？”

牛彩云奇怪地看着她：

“正演着呢。不是让表演我爸吗？他每天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串门儿，一聊仨钟头。”

沈雪恍然大悟，又有些啼笑皆非：

“他每天挖煤，回家就不洗个脸吗？”

牛彩云：

“顾不上，撂下自行车就走。”

沈雪：

“你就不能让他跟你妈说两句话吗？”

牛彩云：

“他跟我妈没话。”

沈雪彻底没辙了。掏出手机，一边拨号，一边对牛彩云说：

“你跟你叔说吧。”

拨通严守一的手机，但手机里传来的声音是：

“对不起，对方不在服务区。”

沈雪愣在那里。这是严守一的手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讯号。明明去参加费墨的新闻发布会，就在北京城，怎么会不在服务区呢？但当时沈雪并没有在意。几天之后，她给学生上课，讲《哈姆雷特》，正讲到“活着还是死去”“白天和黑夜不能这么颠倒”，一个男生的手机响了。男生埋到课桌下匆匆接过手机，抬头发现沈雪已走到他面前，正冷冷地看着他。这个男生忙说：

“对不起，我爸。”

沈雪：

“你爸就能破坏学校的规定了？”

男生：

“他在英国，忘了时差。”

沈雪：

“哈姆雷特也在英国，怎么就不忘时差？”

指的是刚才念过的台词。众人笑了。男生马上举起双手：

“沈老师，我关，我关！”

但他接着不是关机，而是抠下手机屁股上的电池，又“啪”的一声推了上去。沈雪这时倒被他怄笑了：

“关机还抠电池，夸张！”

这时另一个男生起哄：

“沈老师，这您就不懂了，关了机女朋友跟他急，开着机抠下电池，她一打就是不在服务区。”

课堂上哄堂大笑。但沈雪没笑。这让她突然想起几天前和牛彩云在学校操场上，她给严守一打电话，当时严守一的手机就不在服务区。这时又对严守一产生了怀疑。

30

沈雪事后的怀疑还真有道理。那天沈雪给严守一打电话，严守一和课堂上的男生一样，也把手机的电池从屁股上抠下来，又推了上去。因为那天在费墨新书新闻发布会的宴席上，严守一后来喝大了。喝大之后，又随伍月去了国际贵宾酒店的1108房间。宴会进行到一半，费墨在旁边又烦躁起来，显得满腹心事，推说学校有事，提前走了。这时伍月来到严守一这一桌，频频与人干杯。发行所的高经理是个中年妇女，说话啰唆，喝酒也啰唆，她不与伍月喝，非缠着严守一喝。一喝开头，其他人也与严守一喝。一来二去，有些喝大了。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呗儿”地响了一声，又进来一条短信。他掏出来看，还是伍月发来的，还是刚才发过的那句老话，不过加上了一个词：

大东西，我想看你的肢体表演，咬死你。

严守一不禁心里一阵骚动，但抬起头看，发现伍月已不在这个酒桌。向宴会厅四处张望，也没有找到她。这时严守一的酒劲儿还没有上来，头脑还清醒，他把手机躲在酒桌下，给伍月回了一封短信：

别闹了，冤家。

然后将手机里进来的和发走的短信统统删掉，又起身与人喝酒。刚喝了两杯，手机又“呗儿”地响了一声。严守一看手机，上边写道：

冤家，我在1108房。

这时严守一的酒劲儿上来了。上来之后，眼前晃动的，全是伍月胸前的两只篮球；耳朵里响的，已不是宴会厅的“嗡嗡”声，全是前年两人在庐山床上的脏话。严守一忍耐再三，起身又喝酒，想用喝酒与热闹压过心中的骚动，但越喝眼前的篮球越大，渐渐大得像一个篮球场；脏话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响，激烈得像重金属音乐。他终于站起身，推说去厕所，踉踉跄跄穿过宴会厅，向电梯厅走去。记得餐厅里还有许多人与他打招呼。出了宴会厅，记得还碰到出版社的贺社长。老贺正在送人，似乎喝得也有些大，头上的一绺头发，没有搭在秃头上，而是耷拉在眼前。老贺一把拉住他：

“老严，你也走哇？”

严守一握住他的手：

“去厕所。”

离开老贺走了两步，突然想起什么，回转身又握老贺的手：

“贺社长，刚才人多，没顾上说，特别感谢，把我前妻的工作给解决了。”

老贺搂住严守一：

“都是朋友。让她去《知心》杂志，跟在我这儿是一样的。《知心》杂志的主编，跟我最知心。”

接着拍严守一的胸脯：

“是一女的，明白了吧？”

严守一点头。老贺又趴到严守一耳朵上说：

“伍月都跟我说了，我也跟《知心》杂志说了，自始至终，没让于文娟知道这事儿跟你有关系。”

接着挥手：

“别人，他就更不知道了！”

严守一又诚恳地握手：

“谢谢，来日方长。”

挣脱贺社长，又向电梯间走。这时老贺踉跄着喊：

“老严，错了，那是电梯间，不是厕所。”

严守一只好又拐到厕所。撒了一泡尿出来，发现老贺不见了，才走向电梯间，上了电梯。到了十八层，绊着脚走到1108房前，这时他脑子还算清醒，临进房间之前，知道把手机拿出来，先删掉伍月的短信，又把电池从手机屁股上抠下来，再推上去。

1108房，是出版社为费墨新书首发式包的一个会务房间。房间的地毯上，还堆放着费墨许多新书和没有散发完的纸袋子。房间的墙上和镜子上，用胶条贴着几张费墨新书的招贴画。伍月也有些喝大了。严守一一进房间，刚关上门，就被伍月逼到了房间的屋门上，两人开始狂吻。自去年郊区的狗叫声中一别，两人有一年多没在一起了。唾液一接触，严守一就惊心地感到，在人群中找来找去，在黑暗中最贴心的，原来还是伍月。就好像在自己的影子中找自己，找来找去，哪一个都不是自己。伍月的双手叉着，捺在房门上，支撑着两人身体的重量。接着两人搂抱着向房间内移。壁柜“咔嚓”一声，被他们的身体顶陷进去。又移到矮柜上，矮柜上的书和杂物，被他们“哗啦”一声撞散到地上。接着两人的身体重重摔到了床上。伍月在上边，将严守一的衣服扒光了，就脖子里剩一条领带。严守一也将伍月的旗袍顺着衣襟撕开了。原来里边就一个乳罩和裤头。乳罩被他一把拽掉，裤头没等他脱，伍月就自己用手退了下来。伍月伸头去习惯性地咬他的肩膀，严守一似乎清醒一下，用手从后边扯她的头发：

“别咬。”

伍月急不可耐的声音：

“不咬你，要你！”

又扯下严守一的领带，卷巴卷巴，塞到严守一的嘴里：

“让你再说！”

压到严守一的身上。严守一这时突然看到房间镜子上贴着的费墨头像，想起刚才停车场的事，脑子又有片刻清醒，拼命推伍月的身体：

“不行。”

但已经来不及了。伍月的身体已经进来了。严守一感到，自己浑身，似乎陷进了一条正在下雨的汹涌的大河。

确实好长时间没有这么好过。两个多小时。两人大汗淋漓，倒真像掉进了河里。由于出了汗，两人的酒倒醒了。床上的毯子，早被他们踢搓到地上。完事后，两人一身光，并排躺在床上。喘息片刻，严守一吐出领带，想起身穿衣服，又被伍月扳倒在床上。这时伍月拿起床头柜上自己的手机，对着床上“啪”“啪”拍了几下，让严守一看手机画面。手机屏幕上是几张严守一和伍月的裸体照片。裸体上了手机有些变形，不像刚才的实际感觉那么好。这时一阵疲惫袭上身来，严守一开始有些懊悔，一边说：

“以后不能这样了。”

一边想将手机上的照片删掉。但手机被伍月一把夺了过去。严守一：

“知你换了新手机，有这功能。你拍它干什么？”

伍月：

“留个纪念。”

严守一还夺那手机：

“删了吧，别让人看见。”

伍月躲手机：

“我就是想让人看见。”

严守一这时看伍月，发现伍月的神情有些不对。他一边拿过一件衬衫盖到自己身上，一边胡噜伍月的头：

“别学傻，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们只能这样。我跟沈雪，已经在一起大半年了。”

伍月：

“我不是让你娶我。”

严守一看着伍月：

“那你想干什么？”

伍月：

“我给你前妻找了一个工作，你也给你前情人找一工作吧。”

严守一奇怪：

“你不是有工作吗？”

伍月：

“你们《有一说一》不是正招女主持人吗？我想去面试。”

又说：

“整天找不着人说话，我想跟全国人民说。”

严守一：

“刚才在会上，我是开一玩笑。”

伍月：

“我不是开玩笑。这事我想了好长时间了。”

严守一看伍月，这时知道她是认真的。严守一将身子仰起来，倚在床头：

“你现在不是挺好吗，当主持人干吗？那就是一个戏子，一个‘三陪’。”

伍月：

“我就是想当戏子，我就是想当‘三陪’。”

用手捏严守一的鼻子：

“你不是当名人当累了吗？我这叫见贤思齐。不就是借助电视镜头吗？我不会比别人说得差。”

严守一：

“也没你想得那么容易！”

伍月：

“让不让说由你，说好说不好由我！”

又晃了晃手机，拧了严守一一把：

“你要不答应，我就把它公布出去！”

严守一还想开玩笑：

“你这不是讹诈吗？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伍月：

“不是讹诈，是交换，跟你学的。我知道你这人，好好说没用！”

又“呸”了严守一一口：

“两年多了，我才知道你是个自私的人！”

严守一光着膀子，将头埋在手里。半天抬起头说：

“就算我同意，这事儿我哪定得了哇？得台长。”

伍月：

“你甭管别人，台长会同意，你只说你！”

严守一吃了一惊，正要说什么，这时房间外“叮咚”“叮咚”有人摁门铃。严守一吓了一跳，赶忙从地上拽过毯子，盖到自己身上。伍月倒不慌不忙，还光着身子在那里躺着。门铃“叮咚”“叮咚”又响。伍月喊：

“谁呀？”

门外有一喝醉的声音：

“是我，知你在里边，开门！”

严守一听出来，是出版社社长老贺的声音。严守一又吓了一跳，将手止在嘴唇上，示意伍月。伍月没理他，而是对门外喊：

“我妈来了，在里边洗澡！”

老贺嘴里不知咕噜了一句什么，听出他脚步有些愣腾，渐渐远去。这时伍月说：

“我还告诉你，你真以为老贺安排于文娟的工作，是看你的面子呀？是因为你给费墨写序呀？”

严守一又吃了一惊：

“那因为什么？”

伍月点着自己的鼻子：

“是我。是他占了我的便宜。”

接着眼中涌出了泪。严守一愣在那里。

严守一离开国际贵宾酒店，先去一洗浴中心洗了一个澡，将浑身的味道冲了个干净，然后才开车回家。到了家里楼下，突然又觉出嘴里的味道不对，想起今天又含了伍月的耳唇，那香水似乎还在嘴里，味道有些苦。他想起以前与于文娟的教训，又开车出去，到了楼后一家小食品店，买了一瓶矿泉水，跑到一个小巷里，蹲下来洗嘴。小食品店的店主是个中年妇女，看到严守一有些异常，跟过来看。突然认出是严守一，又有些惊喜：

“老严，你没事儿吧？”

严守一摇着手：

“没事儿。”

严守一回到车上，又将车开到另一座楼后，在车里一个人呆呆地坐着。伍月突然提出去《有一说一》当主持人，而且开始要挟他，是他没有想到的。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世界上的事情，原来都有目的；就是原来没目的，渐渐也会演变出目的。过去他以为女人的目的大不了就是为了在一起生活，没想到伍月另有主意，要去电视台当主持人。是变态想出名，还是真想把说话当成一个事业？过去他以为伍月是个吊儿郎当的人，没想到她很有心计。更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为了去《有一说一》，伍月似乎已经背后做了许多工作，他竟一点儿不知道；她说台长会同意，难道她已经找了台长？还有，给于文娟安排工作，她说是老贺占了她的便宜，难道台长……严守一不敢再想下去。像当初于文娟生孩子一样，他再一次觉得世界不真实。他掏出手机，又给伍月拨了一个电话。电话通了。他在电话里真诚地说：

“亲爱的，别这样，我觉得有点儿脏。”

伍月在电话那头说：

“脏？脏是你造成的。”

接着把电话挂了。

傍晚，沈雪结束一天的考试回到家，后边跟着牛彩云。一进门，见严守一一个人在家里沙发上呆呆地坐着，目光有些呆滞，沈雪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严守一回过神来，赶紧抱住头：

“费墨会上，有些喝大了。”

沈雪突然想起什么，问：

“中午给你打电话，怎么不在服务区？”

严守一：

“可能正在电梯里吧。”

因为这时沈雪还不知道手机抠电池的奥秘，也没有在意，开始向他唠叨牛彩云今天考试的情况。牛彩云在旁边翻着白眼儿。但沈雪说的是什么，严守一一句也没有听进去。

31

费墨出事了。费墨出事那天晚上，严守一正和沈雪在火车站送牛彩云回山西老家。严守一和沈雪在火车站给牛彩云买了一大兜真空包装的北京烤鸭，让她带给牛三斤和吕桂花。牛彩云对这趟北京之行非常不满意，在站台上，用夹生的普通话对严守一说：

“叔，这次学没考上，可不赖我。”

严守一：

“那赖谁呀？”

牛彩云瞥了沈雪一眼：

“面试的时候，阿姨让我往真里演，真演了，他们又不认。”

沈雪倒没计较牛彩云的不懂事儿，说：

“真是真了，但不是这么个真法儿。”

牛彩云咕嘟着嘴：

“反正下次我不这么实诚了。”

严守一这些天满腹心事，这时禁不住戗了她一句：

“你这叫实诚吗？你这叫缺心眼儿！”

沈雪倒笑着推了严守一一把：

“怎么跟孩子说话呢？”

又对牛彩云说：

“明年吧，明年早点儿来，我给你辅导辅导。”

这时沈雪的手机响了。沈雪接电话：

“谁呀？……我还以为你找我呢。找他，怎么不给他手机打电话呀？”

又听了两句，说：

“好，你等着。”

接着将手机交给严守一。交之前问：

“你怎么把手机关了？”

从前天起，严守一确实把手机关了。因为他在躲伍月。本来自于文娟生了孩子，严守一怕他们母子有事儿，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现在伍月拍了他俩的裸体照片，开始用这照片要挟他，要去《有一说一》当主持人，他就有些害怕。更让人感到蹊跷的是，前天在电视台录完像，严守一上厕所，在小便池前碰到主管业务的副台长。这位副台长撒完尿，似乎突然想起什么，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问起《有一说一》正招考女主持人的事。车轱辘话问了半天，似乎无意间说：

“对了，有个叫伍月的女孩也报考了，你知道吗？”

严守一只好点点头：

“知道。”

副台长意味深长地：

“这个人我见过，虽然是个疯丫头，但不憷场，说话也有特点，好像很有潜质。”

又拍了拍严守一的肩膀：

“当然，你是《有一说一》的负责人，初步意见，还是你们拿。”

说完走了。严守一愣在那里，也忘了撒尿。这时严守一才知道伍月神通广大。自己过去对伍月倒不了解。自己过去倒小看了伍月。但她凭什么呢？严守一马上想起了那两只大篮球。接着想到了黑暗。黑暗果然能征服一切。但无论从公从私，严守一都不同意伍月来《有一说一》当主持人。从公，她虽不憷场，但除了床上会说脏话，思想太单薄了。越是看上去家常的节目，越需要文化，要不自己怎么借重费墨呢？《有一说一》让她主持，说脏话变成大说话，非弄成一杯白开水不可。从私，伍月来了，许多人都知道她是自己过去的情人，怎么向人解释呢？特别是怎么向沈雪解释呢？虽是副台长拍的板，但大家和沈雪都会把账记到他头上，官盐也变成了私盐。但如果副台长同意了，自己不同意，硬顶着，裸体照片在伍月手里，伍月那种性格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前天下午，严守一又给伍月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严守一想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像严守一让出版社把于文娟介绍到另一单位一样，想把伍月推荐到另一电视台，让她去试着主持娱乐节目。这个电视台一个副总编，是严守一的同学。娱乐节目不要思想，可以漫无边际，又避开了严守一。但伍月犯了倔脾气，非要正经说话，非要到《有一说一》不可。严守一见谈不通，便干脆先关了机，让伍月找不到他，也让事情先缓一缓再说。他再一次想把麻烦交给时间和上帝。现在见沈雪问起，只好支吾着打掩护：

“噢，下午录节目时关的，一直忘了开。谁呀？”

沈雪把手机交给他：

“李燕。”

严守一接过电话。但他接电话时，还不知道费墨出了事，还不知道费墨和女研究生的事爆发了，还跟李燕开玩笑呢：

“燕子吗？找我干吗呀？找我，打沈雪的电话，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李燕在电话里也和颜悦色：

“没事儿就不能跟你聊聊哇？老严，你在哪儿呢？”

严守一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答：

“在火车站送人呢。”

又问：

“是不是费老又有什么指示呀？”

李燕：

“他现在还没回来。”

又似乎顺便问：

“哎，你们下午是不是在希尔顿饭店开会呀？”

严守一这时才听出话的一点儿玄机，意识到这话问得有目的，隐约感到费墨那里出了问题。他的脑子转了一下，先说：

“哎，燕子，你等一下啊。”

这时忙招呼牛彩云上车，想利用这个空隙来赢得思考时间。还故意大声说话，让手机那头的李燕听见：

“彩云，你赶紧上车吧。记住，一到家就来电话。给你爸你妈说，没事儿的时候，到北京来玩。上次骑自行车没载你妈，现在我开车带她玩。上次没带你妈打电话，现在我带她坐翻滚过山车……”

接着判定费墨出了事，像当初自己在于文娟那儿出事一样，费墨现在还没回家，说不定和女研究生在一起，在拿自己来打掩护，便对着手机说：

“对呀燕子，下午我们是在希尔顿开会。我得到车站送人，提前走了。会还没散吗？你们家费老你还不知道，批评起我们来，没完没了，他不说痛快了，谁敢散会呀？”

严守一以为自己说得天衣无缝，谁知电话里突然传来李燕粗暴的声音：

“胡扯！费墨现在就在我身边。严守一，我算认识你了，你让沈雪接电话！”

严守一蒙在那里。拿着手机，半天不知该说什么。沈雪：

“怎么了？”

严守一只好把手机交给沈雪：

“李燕急了。”

沈雪连忙接过手机，问李燕：

“怎么回事？唉，你别激动，慢慢说……”

一边看了严守一一眼，一边躲开严守一向站台远处踱去。严守一彻底慌了神，一边看牛彩云在车厢里提着提包和烤鸭向前移动，向她挥手，一边偷看远处的沈雪。终于，火车开动了，远去了，沈雪回来了。回来时，脸上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小声对严守一说：

“出事儿了。”

严守一：

“出什么事儿了？”

沈雪：

“李燕刚才洗衣服的时候，从费墨裤兜里翻出一个房卡，是新侨宾馆的，李燕问他跑到那儿开房干什么，费墨说你们下午在那里开会。李燕不信，就给你打电话，故意把新侨宾馆说成希尔顿，没想到你就上了当。这不证明费墨……”

严守一不禁懊悔地拍了一下大腿。沈雪马上警惕地：

“你怎么了？”

严守一意识到什么，马上作义愤填膺状：

“费墨怎么能这样呢？平时多老实呀！”

沈雪：

“李燕让我们马上过去。”

严守一却有些犹豫：

“这种事情，我们过去，不成了火上浇油？”

沈雪却急了：

“看你犹犹豫豫的，是不是你们合谋好了？刚才我问你手机为什么关着，你说下午在录像；李燕问你，你又说下午在希尔顿开会，你们到底在搞什么？”

严守一忙说：

“这种事情，费墨怎么能告诉我呢？他要告诉我，也不会出岔子了。”

见沈雪还要说什么，严守一忙用手止住沈雪：

“好，我去，我去还不行吗？”

严守一和沈雪一进费墨的家，就能看出家中是大战后的暂歇。费墨没戴眼镜，耷拉着脑袋，窝在沙发里。深度近视的人摘下眼镜，脸就变了形。李燕满脸泪痕，抽着一支烟，跷着腿，坐在费墨通常坐的书桌后面。书桌后面是一大墙高高低低的书。一多半都是线装书。他们家的那条京巴狗，吓得躲在墙角里哆嗦着，眼向这边张望。看到严守一和沈雪进来，李燕又发作了：

“骗子，原来是个骗子。原形毕露！说话呀，怎么不转词了？平常我上个网，就说我堕落。”

学着费墨平常的口气：

“人生苦短，白驹过隙。”

接着戳书桌上那张新侨宾馆的粉红色房卡：

“你倒是不过隙，你是只争朝夕！还是美学研究生？破鞋！”

虽然李燕说得词不达意，但严守一一听这口气，费墨已经竹筒倒豆子，全交代了，现在成了一个战俘。沈雪看了费墨一眼，上去劝李燕：

“燕姐，消消气。”

又看严守一一眼，继续对李燕说：

“咱们里屋说去。”

接着连拉带哄，把李燕推向里面的卧室。经过沙发时，李燕“呸”的一声，向费墨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两个女人关上房门之后，严守一到卫生间拿了一条毛巾，递给费墨。平日爱摆架子的费墨，现在像一只落架的鸡。接毛巾时，向严守一尴尬地一笑。严守一从书桌上拿起新侨宾馆的房卡，坐到费墨身边，翻来覆去地看着。他想起自己前些天在国际贵宾酒店，和伍月在一起的情形。如果伍月把裸体照片公布出去，情形一定比房卡还可怕。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费墨看了一眼房卡，小声嗫嚅道：

“洗衣服的时候，忘了掏兜。”

又抹着自己的脸说：

“一时疏忽，出了问题，捎带所有的是非全颠倒了。”

严守一没有说话。费墨看了里屋一眼，仰在沙发上：

“二十多年了，确实有些审美疲劳。”

严守一没有说话，这时发现费墨的嗓子已经哑了。费墨哑着嗓子摇了摇头：

“也不怪疲劳，多少年了，话总说不到一块儿。”

严守一愣在那里，把房卡放到茶几上。费墨仰起身，点燃一支烟：

“给你说，你也不会信，什么都没有发生。”

严守一看费墨。费墨：

“房间是开了，但就在床上拉了拉手，接着改在咖啡厅坐而论道。”

严守一吃了一惊：

“为什么？”

费墨：

“她二十出头，我快五十了，一到床上，我有些发憷。”

接着点自己的身体：

“它不争气，好几年了！”

接着将头埋到自己手里，抽泣起来。

严守一愣在那里。半天，费墨仰起一脸鼻涕又说：

“还是农业社会好哇。”

严守一一时没听明白他的意思，问：

“什么？”

费墨摇着头：

“那个时候，一切都靠走路。上京赶考，几年不归，回来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

又戳桌子上的手机：

“现在……”

严守一：

“现在怎么了？”

费墨哑着嗓子说：

“近，太近，近得人喘不过气来！”

严守一愣在那里。

32

严守一一夜没有睡好。没睡好不是为了自己，他暂时顾不上自己的麻烦，开始替费墨出事感到惋惜。惋惜不是惋惜别的，而是费墨什么都没干，还被人抓住了，可又浑身长嘴解释不清。就像一头猫，一辈子笨头笨脑，没偷过腥荤，就趁人不备，暗地里偷了一条柳叶似的小鱼，也只是看看，没吃，还被人抓住了。被人以假当真不说，而且偷一次，和偷一百次，被人抓住的性质是一样的。费墨本来想拿严守一打掩护，严守一又被李燕打了个措手不及，不但没帮上朋友的忙，反倒加速了事情的败露。在那里感慨了一夜，翻来覆去睡不着。但他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由费墨出事，火却烧到了自己身上。昨天晚上在火车站，他给沈雪说昨天下午录像是假的，但今天上午《有一说一》录像，却是真的。严守一一大早就起了床，匆匆喝了一杯豆奶，毛腰换鞋，准备出门。这时他发现沈雪手里拿着什么，穿着睡衣来到走廊。严守一：

“你不是9点才有课吗？也起这么早干吗？”

等他直起身，却发现沈雪变了脸。沈雪把一张照片“啪”地拍到鞋柜上：

“带上吧！”

严守一吃惊地发现，这张照片，是他存在费墨那里的，于文娟和半岁儿子的合影。严守一刚要说什么，沈雪又把一个存折拍到了鞋柜上：

“也带上吧！”

这张存折，也是严守一存在费墨那里的，怕于文娟母子有急用。严守一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事情坏了。这肯定是昨天李燕对费墨进行了大搜查，搜出之后，昨晚在他们家里间交给沈雪的。严守一一方面感到眼前的沈雪十分陌生，过去觉得她是个傻大姐，有话就说，没想到城府很深，这事存了一夜没说，专等清早出门时再说，不给你留半点思考余地；也不知道她原来的傻是假象，还是后来被自己改造成这样了；另一方面怪费墨太大意，自己的房卡让搜出来不说，朋友的照片和存折也让搜了出来；搜出来还不知道，昨天晚上也没有提醒他；同时又怪费墨的老婆李燕心太狠毒，自己家里起了风波，心理不平衡，还要把战火引到别人的家庭。严守一只好停止出门，向沈雪解释：

“你听我说……”

沈雪冷笑一声：

“我知道你又要说，怕我看到，心里不痛快，才放到费墨那里，对吧？”

严守一只好硬着头皮说：

“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不过……”

沈雪打断他的话：

“不过什么？不过，你把照片和存折放到费墨那里，让人家怎么看我？”

严守一：

“我……”

沈雪又打断他：

“你特恨李燕吧？昨天李燕把照片和存折给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她不怀好意，但我现在特感谢李燕。不单感谢李燕，还感谢费墨出了这事。我想了一夜，我觉得我是个傻子。我还去劝别人，我和别人是一样的！……”

严守一摊着手：

“这一照片和存折，存折上也就两万块钱，它，它跟昨天费墨那事，性质怎么能一样呢？”

沈雪：

“我说的还不是照片和存折的事，我说的是，昨天你为什么替费墨撒谎？”

严守一：

“都是朋友，总不能看着别人家出事吧？”

沈雪用手止住他：

“我说的也不是你替费墨撒谎的事，我问你，昨天在火车站，你为什么关机？”

严守一：

“不是都告诉你了，录像时关的机，后来忘了开。”

沈雪：

“你单是昨天晚上没开机吗？你有好几天都关着机，要么就是不在服务区，你干什么去了？严守一，你一定像费墨一样，还有别的事儿背着我，这两天我从你的神情就能看出来！慌慌张张，像丢了魂儿一样。你和费墨早预谋好了吧？遇事你替费墨撒谎，再让费墨替你撒谎，就是这种关系吧？”

严守一这时有些急了：

“你要这么认为，我就没法说了。”

沈雪：

“你是没法说，因为你心里有鬼！”

这时严守一真急了。同时他又想用真急压住沈雪。上次吃完火锅，沈雪怀疑严守一和伍月的碗筷，严守一在车上发了一阵脾气，就把沈雪镇住了。现在也想故伎重演。美国就打过伊拉克两次，才把萨达姆的政权摧毁。于是把自己的手机掏出来，开了机，“啪”的一声拍到鞋柜上，一字一顿地说：

“你不是怀疑我的手机吗？看好了，开着呢，给你留到这儿，你今天别上课了，在家捉鬼吧！”

他以为沈雪会像上次一样被他震慑住，接着就是哭，这时严守一再抄起手机，横横地出门，问题留待晚上再解决。但他没有想到，沈雪这次没有被他发火吓住，而是迎难而上：

“留吧！你敢留，我就敢捉！我还非学李燕一次不可！”

严守一开始进退两难。抄手机不是，不抄也不是。但事已至此，严守一只好落下手机，赌气出门，又“哄当”一声，将门关上。

但等严守一开车上了路，他又有些后悔。后悔不是后悔自己发火，而是发火之下，不该把手机饶上。这戏有点儿过。开着机，一天时间，万一伍月打过来电话怎么办？如果是过去，他可以在外边给伍月打一电话提醒她；现在两人正较着劲；伍月正威胁他，这话反倒不好说了，一说更成了她要挟的借口。而且手机既已落下，木已成舟，他又不好回家再取，那样更显得欲盖弥彰了。于是心里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到了电视台，观众已经入场。乐队正奏着一支美国乡村摇滚乐在垫场。不知谁出的主意，几个乐手今天脸上全涂上了迷彩。那个鼓手小藏是个胖子，今天还格外卖劲，咬着红一道绿一道的腮帮子，身体随着手中鼓槌的起落前后耸动着，“咚咚咚咚”，敲得鼓声震心，也让严守一心烦。严守一甚至想把今天的录像取消，但看观众已经进场，那个主管《有一说一》的副台长也到现场巡察，只好让化妆师帮他简单化了一下妆，穿上那件花格子外套，硬着头皮走上了主持台。看严守一上台，大灯亮了。在音乐的尾句中，严守一堆出满面笑容，开始集中精力说开场白：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是‘有病’。这个话题是我们栏目的总策划费墨先生搞的，他在奥地利留过学，跟弗洛伊德比较熟。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个拧巴的人，好好的事儿，他一说就乱。费墨跟他熟了以后，也开始变得拧巴，他再走到大街上，发现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病……”

观众笑了。主持得还算顺溜。观众并没有看出严守一的心烦意乱。但严守一在台词中说到费墨，说的时候没留心，说过之后，由费墨联想到自己，突然心里像针扎一样疼。他忍住疼接着说：

“当然他说的有病不是指身体上有病，而是说心里有病。心里有病不像身体有病得住院，但不妨碍日常有表现。譬如讲，心慌，心乱，见人发憷，语无伦次，我不知道现场多少观众有这种症状……”

观众又笑了。

严守一：

“人为什么会心里有病呢？据费墨先生说……”

说到这里，严守一脑子突然出现了空白，不知该往下说什么，忘记了费墨策划文案上下边是什么词，愣在了那里。这是严守一主持《有一说一》八年多来，第三次出现这种情况。头两次都是在刚主持节目的时候。愣着脑袋在那里想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观众以为这也是节目的一部分，又笑了。但在台侧看录像的副台长看了出来，皱着眉走出了现场。严守一头上出了汗，只好对观众实话实说：

“对不起，我忘词儿了。”

接着从口袋掏出费墨写的策划，翻过几页，埋头看起来。乐队的小藏为了给他补台，又“丁零哐啷”敲了一阵鼓。严守一看完，先皱着眉伸手止住小藏：

“别敲了，有点儿乱。”

又示意高台上的导播大段：

“行了。”

然后又堆起笑容：

“人为什么会心里有病呢？据费墨先生说，生活很简单，你把它搞复杂了；或者，生活很复杂，你把它搞简单了。病来如山倒，别挺着，也得去医院……”

两个小时过去，这期节目总算录完了。录完节目，严守一好像浑身虚脱一样，腰里都是汗。他匆匆走下台，穿过走廊，直接去了办公室，想喝一杯水。一进办公室，小马看着他说：

“哇塞，你怎么了，脸这么红？”

伸手去摸严守一的额头：

“你真有病了。”

33

在严守一主持节目的时候，沈雪去学校给学生上课。去学校上课的时候，她并没有带上严守一的手机捉鬼，而是动也没动，把严守一清早拍到鞋柜上的手机留在了鞋柜上。闹归闹，她不至于这么过分；说归说，她对严守一基本上还是信任的。再说，从她内心讲，她也不想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拿着自己男人的手机捉鬼，让人听上去像什么？严守一后来才知道，手机在家里鞋柜上响了一天。

据沈雪后来跟李燕说，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她看到一个男生把电池从手机屁股上抠下来，又推上去，讯号便是不在服务区，才重新对严守一的手机产生了怀疑。上完课，回到办公室，她接到李燕一个电话。她以为李燕居心叵测，要打探严守一照片和存折的事，看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想到李燕已经把这事撩到了脑后，已经顾不上别人，还在把矛头指向费墨。真像抓贼一样，抓住一回当百回，费墨既然和这个美学研究生有事，保不齐还和别的女人有染，要把追查继续深入下去。沈雪问：

“你怎么深入法？”

李燕：

“我昨天一夜没有让他睡。”

沈雪：

“又挖出什么了吗？”

李燕：

“他开始装傻，装死，装聋作哑。但这也难不住我。”

沈雪：

“那你准备怎么办呢？”

李燕：

“我准备到无线局查他的手机单子。从手机单子上，不就知道他每天和谁联系了吗？”

沈雪吃了一惊，觉得李燕真是挖空心思。也开始觉得她有些可怕。沈雪问：

“那无线局让查吗？”

李燕：

“我已经将他的身份证给缴获了，我马上就去！”

又问沈雪：

“你去查一下严守一吗？”

沈雪事后对小苏说，如果她那天不给学生上课，没看到学生抠手机电池，她就不会去无线局；正是因为看到抠电池，加上几天来严守一心神不定，神色慌张，让她下决心跟李燕去无线局查一趟。但又有些犹豫，对李燕说：

“这么背后查单子，让他知道了不好吧？”

李燕开始把矛头指向了严守一：

“他不也背后藏照片和存折吗？他跟你是一条心吗？这问题还不严重吗？能藏照片和存折，备不住还藏些别的！”

正是李燕的煽动，促使沈雪下了决心：

“好，我去。”

又犹豫：

“但我没他的身份证啊。”

李燕：

“他是名人，你只要说是他爱人，无线局就认。”

两人结伴去了无线局。营业厅内熙熙攘攘，许多人在办手机业务。李燕将费墨的身份证递进窗口，交了五块钱打印费，里面打印机“嚓嚓”一阵响，一个女营业员从窗口推出一长卷费墨的电话单子。沈雪按照李燕的吩咐，说自己是严守一的老婆，也想查一下手机单子，并假装生气地问：

“他这个月手机费怎么这么多呀，是不是你们给算错了？”

李燕晃着费墨的身份证指指沈雪：

“一块儿的。”

那个女营业员的脸上半截长得还可以，圆眼，但下边没有下巴。她看了李燕一眼，又看了沈雪一眼，木然接过沈雪递进的五块钱：

“计算收费是电脑，电脑跟谁都没仇！”

打印机“嚓嚓”一阵响，女营业员又将一长卷纸推了出来。两人拿着电话单子，出了营业厅，在营业厅旁边的小花园里埋头看起来。电话单子太长，两人只好把它们搭在肩膀上。风一吹抖动起来，像两条搭在脖子上的哈达。电话单子上的号码密密麻麻，沈雪一下看花了眼，对李燕说：

“太乱，把不着脉。”

又问李燕：

“你看出别的问题了吗？”

李燕正集中精力一个一个排查：

“别的问题还没发现，号码还集中在那个美学破鞋身上。”

虽然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李燕看着看着又急了：

“你看你看，全是给那个骚货打的，一天能通四次电话！他一个礼拜，都跟我说不了这么多话！”

急着急着说出了真相：

“操他妈，每次都跟我说身体不行，跟我不行，跟她，打电话都这么大劲儿，见了面，更是烈火干柴了！”

沈雪感到很震惊，愣着看李燕。李燕这时意识到什么，抬头看沈雪：

“你老看我的干吗呀，赶紧查你自己的呀！”

沈雪马上收回眼睛，但也露出畏难情绪：

“他的电话不集中，不好查。”

李燕：

“你不是说怀疑他这几天吗？这也是集中的一个办法！”

沈雪看自己的电话单子，集中到这几天：

“这几天他老关机，没怎么打电话。就是开机打，电话也不多，基本上都是打给费老和我的。”

突然发现什么，问：

“就是大前天，有一个号码，一下通了一个多小时，这能叫有问题吗？”

李燕将脸凑过来，看沈雪的单子，断然道：

“只要超过五分钟，肯定有问题！”

沈雪又犹豫道：

“这个号码我不熟，别是记者采访他，有时也没完没了。”

李燕：

“马上给这号码打过去，看对方是谁。如果是女的，一听她的态度，马上就知道了。”

沈雪倒心里一动，掏出自己的手机，按电话单子上的号码拨号。等号码拨完，她又把手机合上了。李燕：

“怎么又不打了？”

沈雪：

“我觉得这样不好。万一没问题，对方会怎么想？算了，不查他了，爱谁谁。”

李燕瞪了她一眼：

“窝囊废！”

与李燕分手，沈雪回到了家。如果回到家之后，严守一的手机在鞋柜上不响，一天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严守一和她的生活又会重新恢复平静。但在沈雪换鞋的时候，严守一的手机又响了。沈雪拿起手机看了看，屏幕上显示着“于文娟”的名字，沈雪心里又起了火。过去严守一告诉她，他跟于文娟没有直接联系过，打听孩子的事，也是通过于文娟她哥；他给于文娟打电话，于文娟从来不接；现在于文娟怎么主动把电话打过来了？可见全是假话。由这个电话，她又想起照片和存折的事，越想心里越撮火。等于文娟的来电响完，她拿起严守一的手机，调出严守一手机的通讯录，又掏出无线局的电话单子，排查电话单子上那个通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这一查不要紧，那个电话单子上的号码，通讯录上显示的姓名是“伍月”，她心里又“咯噔”一下。看来于文娟和伍月，他都没有断呀。自己都蒙在鼓里呀。于文娟和伍月比起来，伍月对她的威胁更大。仅仅是大前天，他们还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一个多小时，都说了些什么？于是把手机拿到客厅，坐到沙发上细细想。想着想着，计上心来，她用严守一的手机，给伍月写了一条短信。这真叫神不知鬼不觉。因为用的是严守一的手机，伍月收到短信，也不会发觉发信者是沈雪，而以为是严守一。沈雪故意把信写得很含糊：

你正在想什么，我想知道。

这短信不管是谁收到，都不会出岔子。如果是情人，有思念的意思；如果是一般朋友，也只是一个调侃，不会故意把严守一和伍月往一块儿撮合，产生不了负作用。短信写好，沈雪想了想，毅然决然发了出去。

把短信发出去之后，沈雪又有些后悔。别是两人在电话里谈费墨新书的事，自己在杞人忧天；事后严守一知道了，肯定跟她急。她还害怕伍月收到短信之后，突然把电话打过来，这电话接还是不接，她也无法处置。但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两分钟之后，严守一的手机“呗儿”地响了一声，伍月没有回电话，照样回了一条短信。等沈雪看了这条短信，脑袋“嗡”的一声炸了。因为伍月回的短信，一个字没有，而是传过来一幅图片。那幅图片上，严守一和伍月并排躺在床上，两人身上都一丝不挂。

事后伍月告诉严守一，她将图片传过来，一半是对严守一的威胁，想让他知道，如果他再阻挠她去《有一说一》，把图片这样发给别人也是很容易的；另一半也只是一个威胁，她不会把图片传给其他任何

人，她还不至于真那么无耻，不为严守一，还为自己呢。但她没有想到，这幅图片，落到了沈雪手里。

沈雪事后对小苏说，她看着那幅图片，呆呆地坐了一个多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严守一转动门锁，她才醒了过来。

34

严守一身上有些发烧。像小时候他爹得伤寒一样，一阵热一阵冷。记得跟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他因此住过医院。刚才在街上开车，差一点儿闯了红灯。模糊看到前挡玻璃前横过一队自行车车流，突然醒过来，一个急刹车，在路口当中站住，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差点儿糊到他车头上；骑自行车的老头吓了一跳，他自己也出了一身汗；可等红灯变成绿灯，两边的车流开始向前移动，他又没发觉，身后的汽车“呜呜”地按喇叭催他，才使他又醒了过来，将车开动。

严守一打开家门，走进门厅，首先看了一眼鞋柜，发现清早拍在鞋柜上的手机不见了，心往嗓子眼提了一下。他以为沈雪拿了一天他的手机，他不知道手机一天都在鞋柜上摆着，只是刚才，沈雪才拿起它；他做好了一天之中，伍月可能会打来电话的思想准备，他没想到沈雪会主动给伍月发短信，更没想到伍月会发过来一幅裸体照片；他只防着一天之中，手机中出问题的只有伍月，他没想到于文娟一天之中也给他打过许多电话；更没想到他清早刚出门，山西老家的黑砖头就开始给他打电话。

严守一镇定一下自己的心神，开始弯下身子换鞋。换完鞋，走到客厅，发现沈雪坐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正一根一根划火柴。茶几上，已扔了一堆燃尽的火柴头。看严守一进来，也没有抬头。一堆火柴头旁边，放着严守一的手机。

严守一坐到沈雪身边，拿起离开自己一天的手机。手机的屏幕上，仍停留着伍月发过来的照片。照片上，严守一和伍月裸体躺在一起。手机上的裸体有些变形，像放了许多天的两条肉。严守一的脑袋，“嗡”的一声炸了，浑身每一个汗毛孔，都出了一股冷汗。事后严守一想到，正是出了这一身大汗，发烧似乎突然停止了。看着照片，严守一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也意识到事情的无可挽回。他该责备伍月的狠毒，这个女人说到做到，果然让地雷引爆了，但他当时连责备伍月的心思都没有，更不知道这是伍月钻了沈雪的圈套。他只是对着照片苦笑了一下。他放下手机，等待沈雪说话。但沈雪面无表情，就是不开口。这时从窗户看出去，晚霞慢慢收尽，暮色慢慢降下来，远处的楼群已经开了灯。严守一脑子里一片空白，像上午在电视台主持节目一样。脑子抛锚之后，他甚至想到，城里的天黑和老家农村的天黑就是不一样。城里天黑是从天空往下降，街上慢慢开了灯；老家农村天黑，是从庄稼地里由下往上慢慢涌，像黑色的墨水一样，由下往上，一直对接到天幕上。屋里越来越黑，还是严守一集中精力先开了口：

“雪儿呀，我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沈雪没有回答，仍划火柴。见沈雪不说话，严守一只好自问自答：

“我刚才算了一下，认识一年零三个月，在一起，十个月。”

沈雪将燃尽的火柴头，又扔到了茶几上。严守一又拿起手机上的照片看：

“你早上说得对，我跟费墨是一样的。这张照片，是前几天我跟伍月在宾馆里，她给拍下的。但我现在的情况比费墨还糟，伍月在用这些照片威胁我。”

沈雪不说话，又拿起一根火柴，“嚓”的一声划着。严守一：

“但她不是要跟我在一起，是想到《有一说一》当主持人。”

沈雪脸上的肌肉搐动一下，仍憋着不说话。正在这时，严守一的手机响了。手机的铃声，在谈话的空当儿里显得格外刺耳；黑暗中，手机屏幕的彩光，也显得格外耀眼。严守一看了一眼手机，是“于文娟”的名字。这是他和于文娟离婚之后，一年多来于文娟第一次打来电话。严守一马上意识到，孩子出了问题。他马上打开手机。但他还没有说话，于文娟在电话那头就发了火。过去和于文娟在一起的时候，再着急的事，于文娟都不急；包括和严守一离婚，都是慢条斯理；现在突然发了火，更让严守一着慌。于文娟上来就呵斥：

“一天了，你怎么不接电话？”

严守一语无伦次：

“开会，开会呢！”

接着马上问：

“是不是孩子病了？”

于文娟：

“孩子没病，是你奶奶病了！黑砖头清早就给你打电话，说你开着机，却不接电话，你奶又让打到我这里。你奶奶情况可能不好，你赶紧回去吧。”

严守一还不相信：

“情况怎么会突然不好呢？”

于文娟：

“黑砖头说，病了好几天了，一开始你奶不让告诉你，今天清早，突然让你回去，还说想见孩子，这不是要出问题吗？”

严守一慌了神，忙说：

“别打了，我马上走。”

合上手机，马上站起来，对沈雪说：

“我奶奶不行了，她在等我，我得马上赶回山西！”

沈雪看着燃烧的火柴，仍不说话。

严守一顾不上沈雪，匆匆出了门。他把门“哐当”一声关上，才听到屋里传来沈雪像狼一样的嗥叫，接着是她痛哭的声音。

35

严守一记得，那天晚上有一钩残月。严守一驾着车，在京太高速公路上疾驶，速度开到一百八十迈。

严守一和于文娟她哥上次在保姆市场找的那个甘肃小保姆，怀里抱着孩子，坐在车的后排。记得车到石家庄，孩子“吭吭”地哭。保姆说，孩子要撒尿。严守一说：

“就撒在车里吧。”

车在阳泉服务区停了三分钟，加油。

临出发前，严守一开车到过去自己和于文娟的家楼下接孩子，于文娟没有下楼。

36

等严守一开车赶到老家，已是第二天上午。严守一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去年夏天新砌的院墙和门楼，矗立在阳光下。

奶奶已经去世了。黑砖头告诉他，奶奶已经病了一个礼拜。一开始不觉得严重，就是普通的感冒，中间还好过一次。但奶奶一辈子爱干净，夜里不在屋里撒尿，老起身拄着拐杖去院里的厕所，没想到冲了风，又感冒了。前天夜里喘了起来，气越出越粗。一开始奶奶不让告诉严守一，昨天清晨，突然喘着气对黑砖头说：

“让白石头回来吧。”

又说：

“给文娟说一声，我想见一见孩子。”

奶奶的遗体，放在她过去睡觉的大炕上。去年夏天，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严守一和奶奶坐在这里，说了许多话。奶奶还用拐杖杵了他心口一下。最后他还趴到奶奶腿上哭了。奶奶还像平时睡着一样，脸是笑的。看到严守一回来，黑砖头、黑砖头老婆等人又哭了。但严守一看着奶奶，一直想不起哭。严守

一的儿子这时醒了，保姆也将他抱到奶奶床前。孩子还不懂事，在那里“呀呀”地叫着。看过奶奶，严守一抱着孩子，走到外间，黑砖头抹着眼泪，跟在他身后。从堂屋往外看，去年夏天帮着砌墙盖门楼的那帮乡亲，正在院子里七手八脚搭灵棚。陆国庆、蒋长根都来了。看到严守一，都极力躲避他的目光。当堂屋只剩下黑砖头、严守一和他怀里的孩子时，黑砖头哑着嗓子埋怨严守一：

“老打电话，你老不接，干吗呢！早回来半晌，就跟咱奶说上话了！”

又哭了。严守一没有说话。黑砖头抹着眼泪：

“咱奶临走时，留的有话。”

严守一看着黑砖头。黑砖头：

“咱奶交代，里屋有半缸黄豆，是她去年秋季到地里捡的，让给她办事时换成豆腐，待客用。”

严守一没有说话。黑砖头：

“咱奶还说，吊孝时，也让路之信喊丧，他嗓门大。别人一天给两盒烟，让咱给三盒。”

严守一没有说话。黑砖头：

“咱奶还说，不让你哭，没用。你整天在电视里说话，把嗓子哭哑了，耽误工作。”

严守一没有说话。黑砖头：

“咱奶说，等孩子长大，让他七岁上学，别六岁。你六岁上的学，在学里老受欺负。”

严守一没有说话。黑砖头：

“咱奶还问起上次跟你回来的那个姓费的朋友，说他是个好人。”

严守一还没有说话。但他发现，怀中的孩子，似乎突然懂事了，开始把脸蛋儿渐渐贴到严守一的脸上。过去严守一只见过孩子一次，还是在医院婴儿室；后来看到照片，也没有感觉，甚至觉得他是个麻烦和累赘；现在，他突然对他有了亲人的感觉。他看了他一眼，发现他也正看自己。一个不到一岁的孩子，眼中竟有泪光。

接下来几天，严守一觉得自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毫无目的地四下里乱转。去过山上，他小时候摔断了腿，奶奶背着他，就是从这个山口去了洪洞县；去过砖窑，去年夏天他和费墨在这里蹲过。在院里的枣树下，他想起去年砌院墙的时候，奶奶坐在枣树下的太师椅上，沈雪从灶前端了一盆热水，扯着脖子在那里用山西话喊：

“洗脸吧——热水！”

七天之后，奶奶出殡。钉棺材口之前，喊丧的路之信问周围的严家人：

“还有话没有？”

周围的严家人都在哭，没人说话。路之信又问严守一：

“还有话没有？”

严守一没说话。

路之信扯着脖子高喊：

“亲人都没话了，钉口！——”

棺材钉口之后，路之信又扯着脖子喊：

“奶奶也没话了，起丧！——”

七天中，严守一就打过一次手机，是打给沈雪的。但沈雪关了机。

出完殡那天晚上，严守一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来到村后的山坡上。他小的时候，常和张小柱拿着废矿灯，在这里往天上写字。张小柱写的是：

娘，你不傻

严守一写的是：

娘，你在哪儿

字迹能在天上停留五分钟。

这天的夜特别黑，伸手不见五指。严守一四十三岁，拿着手电筒往天上写：

奶，想跟你说话

那字迹在天上，整整停留了七分钟。

严守一潸然泪下。这时他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个卑鄙的人。

第三章

严朱氏

1

1927年，严老有让贩驴的老崔往口外捎了一个口信。

口外离山西严家庄两千多里。口外本来指内蒙古，但在1927年的山西，却指河北张家口。严老有的大儿子严白孩在口外㹠牲口。

严老有在严家庄给东家老万家当佃户。虽然是佃户，但嘴爱说话，见人爱搭腔，显得朋友多。1923年，严白孩十四岁时，严老有让他跟宋家庄的木匠老宋学徒。严老有跟老宋是熟人。虽然是熟人，但拜师时，送了老宋半腔羊。一年下来，严白孩能打小板凳了，但这年夏天，严白孩却撇下老宋，跟阉猪㹠牲口的老周跑了。严老有虽然跟老周也熟，但严老有认为，木匠是个正经营生，阉猪㹠牲口见人说不出口。严老有想将严白孩捉回来，送给老宋。老宋却说：

“算了，他坐不住。”

严老有将严白孩捉了回来，绑在家里的条凳上，一绑五天。第六天，将老宋叫来，指着条凳上的严白孩说：

“坐得住呀。”

没想到严白孩在条凳上说：

“爹，我跟师傅不对脾气，没话。”

严老有兜头扇了他一巴掌：

“那你跟一个㹠猪的就有话了？”

严白孩：

“我跟他也没话，但我爱听猪叫。”

接着扯着脖子在那里学猪被阉时的声音：

“吱——吱——”

严老有叹了一口气，搓着手对老宋说：

“这畜生忒不着调！”

老宋在门框上“啪啪”敲了两下烟袋锅，站起身要走。严老有又将二儿子严黑孩拉到老宋面前，严黑孩比严白孩小一岁。严老有指着严黑孩对老宋说：

“要不你把他领走吧，这孩儿憨。”

严白孩跑的时候老宋没急，刚才严白孩学猪叫时他也没急，现在急了：

“憨就能当木匠了？你以为木匠都憨？”

瞪了严老有一眼，蹶蹶地走了。

阉猪㹠牲口的老周胆大。周围村庄的猪阉完，牲口㹠完，他突发奇想，要去口外；山西的毛驴都是从口外贩来的，想着那里牲口多，㹠牲口有营生。严白孩跟老周去口外的头天晚上，他以为他娘会哭，他爹

会将他绑在条凳上。没想到他娘没哭，他爹也没绑他。他娘在麻油灯下计算到口外的路程。突然一声惊叫：

“两千多里，一天走七十，得一个多月。”

不为严白孩，为这路程，哭了。严老有在门框上“啪啪”地磕着烟袋锅：

“口外，脸生面不熟啊。”

严白孩：

“头两天不熟，挨脚就熟了。”

严老有：

“那就死在外边吧。从今往后，咱俩不算爷俩，再见着，顶多算一个熟人。”

严白孩随老周去了口外。一去三年，没有音信。想着严白孩已经十八岁了。严白孩走后的第二年，严老有将严黑孩送给魏家庄做豆腐的老魏当徒弟。严黑孩虽然人憨，但心里明白着呢。学做豆腐三年出师，但严黑孩一年半就自己回家开了豆腐坊。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挑着豆腐挑子，顺着山梁沿村喊：

“打豆腐——”

“严家庄的豆腐——”

1926年和1927年，晋东南风调雨顺。严老有给东家老万家种地，严黑孩挑担卖豆腐，两年下来，家里竟积了五十块大洋。父子俩合计，翻拆了三间西房。看着新房新院，严老有说：

“我靠！”

这年秋天，同是老万家佃户的老马得肺气肿噎死了。老马一辈子不爱说话，生前除了爱喝酒，冬闲还爱到镇上看人斗蛐蛐。看着看着自己也斗上了。最后弄得跟蛐蛐比跟人近。家里一顶破毡帽，也拿到镇上当赌注。死后连棺材钱都没留下。老婆孩子，准备裹条席把他埋了，严老有出了两块大洋，给老马买了一副薄板棺材。老马老婆没说什么，东家老万感动了。老万把严老有叫过去问：

“你跟老马也是朋友哇？”

严老有：

“不是呀，他活的时候毒，俺俩不对脾气。”

老万：

“不对脾气，你还给他买棺材？”

严老有：

“兔死狐悲，一块儿扛了十几年活，不是朋友，也是朋友了。”

老万拍着脑袋想，点了点头。将账房先生叫来，让拿出五块光洋，给老马办丧事。出殡那天，酒席摆了四桌。东家老万亲自来吊了唁。老马生前虽无人缘，死后却极尽哀荣。出殡那天晚上，老马老婆来找严老有。老马老婆是个麻子。老马老婆：

“老严，棺材一入土，我才知道，我成了寡妇。”

严老有见她提棺材，忙说：

“千万别提钱的事，东家那里也别提，都是朋友。”

老马老婆：

“是老马朋友，再答应他老婆一件事。”

严老有：

“你说。”

老马老婆：

“大姑娘十六了，到你家做媳妇。”

严老有一愣。老马老婆：

“我脸上麻，姑娘脸上不麻。”

老马老婆走后，严老有老婆笑了：

“两块大洋，买个媳妇儿，值。”

严老有兜头啐了老婆一脸唾沫：

“她这是送媳妇儿吗？她把全家都送来了！”

又摇头：

“老马一辈子没心眼儿，我也小瞧他老婆了。”

又看刚翻拆的西厢房：

“全是这房给闹的。”

老马老婆的意思，现在是十月，离腊月剩两个月，年关前把喜事办了。喜事办可以，但喜事办给谁，严老有却有些犹豫。从年龄讲，应该办给严白孩，可他现在在口外；从对家里的贡献讲，应该办给严黑孩，西厢房有一半是豆腐钱。严黑孩这些天也有些骚动。这天五更鸡叫，严老有起身去茅房，发现院里月光下有一个人影，忽高忽低，把严老有吓了一跳。走近看，原来是严黑孩，正一个人在那里练拜天地。磨房里，小毛驴正一声不吭地拉着石磨，在磨豆子。他不拜天地严老有觉得应该先给他娶媳妇，他私下一练严老有火了。严老有上去踢了他一脚：

“王八蛋，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

遂决定先给严白孩娶亲。可严白孩在口外，两千多里，怎么告诉他呢？正巧第二天村里路过一个驴贩子。驴贩子是河南人，姓崔，带一个伙计，要到口外贩牲口，路过严家庄，天晚了，在村里打尖歇宿，住在东家老万的牲口棚里。晚上，严老有到东家牲口棚去看老崔。揣了一方豆腐，拿了两根葱，提了半瓦罐红薯干烧酒。驴贩子老崔的伙计在牲口棚支了几块砖，上边放了一口锅，下边烧着火，正从口袋里倒出两捧米煮饭。地上铺着稻草，稻草上铺着铺盖，老崔正躺在草铺上，手扣着后脑勺看槽上的牲口吃草。他的头一转，严老有发现他长着一对招风耳。给东家喂牲口的叫老吴，老吴是个哑巴，平日讨厌严老有的嘴老在说，看严老有进来，瞪了严老有一眼，扔下拌料棍走了出去。严老有也没介意。倒是驴贩子老崔看到严老有进来，手里提着吃物，吃了一惊，从草铺上坐起身，端详严老有半天，说：

“不熟。”

严老有：

“我这人好朋友。”

老崔晃着招风耳笑了，指着做饭的伙计：

“这是小刘。”

小刘是个矮矬子，脑袋圆乎乎的，对严老有一笑。看上去倒是个憨厚孩子。严老有让小刘将豆腐加小葱拌了拌，拿过两只小碗，就在草铺上与老崔喝酒。酒过三巡，严老有开始说话：

“听说大哥要到口外贩驴？”

老崔点点头。

严老有：

“既然是去口外，小弟有一事相求。”

老崔止住他：

“先别说这些，请问大哥属什么？”

严老有：

“属龙。”

老崔：

“你属龙，我才属鸡，你是大哥。”

严老有笑了：

“既然是老弟，就算当哥的求你一件事。”

老崔：

“好说。是不是想捎回来两头毛驴？”

严老有摇摇头：

“不捎毛驴，就是想捎一口信。”

老崔：

“啥口信？”

严老有：

“我那不成气的大孩儿，在口外撂牲口，老弟到口外遇到他，让他赶紧回来。十八了，该成家了。”

老崔笑了：

“原来就是这事，好说。”

这时做饭的小刘插言：

“口外可大了，哪里正好遇到他？”

严老有对老崔作揖：

“那就麻烦老弟寻摸寻摸，事很急呀！”

伙计小刘又要说什么，老崔用手止住小刘，对严老有说：

“一下找不着令郎，我可以先找山西口音；找着一个山西人，就找着了所有的山西人。好说。”

严老有敬了老崔一碗酒：

“一看兄弟就是常在外边混的人，比当哥的有见识。他叫严白孩，左眼角有一大痦子。”

老崔：

“什么时候让他回来？”

严老有：

“年关之前，一定要赶回家，女方等着。”

老崔将一碗酒一口喝下去：

“放心，绝误不了事。”

严老有也将一碗酒一口喝干：

“再路过严家庄，这里就有你一个家。”

这天晚上，严老有和老崔都喝大了。

2

老崔家住河南济源府。老崔他爷是种地的，老崔他爹是个卖盐的，到了老崔，开始贩毛驴。老崔贩毛驴不是独本生意，他有两个好朋友，一个老蒋，一个老邢，三人合股，由老崔来跑腾。由河南到口外，走走停停，去时两个多月，来时赶着牲口慢，得三个多月；一年十二个月，也就能跑两趟。伙计小刘是老蒋一个表侄，跟老崔学贩驴已经两年了。老崔原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但常年在外贩驴，就顾不了家。有一年年关回来，老婆早跟一个货郎跑了。虽然老蒋老邢又共同给他张罗了一个老婆，新娶的比跑的还年轻，但从此有人的时候老崔也说笑，没人的时候爱一个人闷着头想心事。老邢对老崔说：

“要不你歇两年，我来跑吧。”

老崔：

“还是我跑吧，惯了。路上还好些，老待在家里，更闷。”

老崔今年四十一岁。人一过四十，性子就变坦了。伙计小刘才十七岁，性子急。两人赶路的时候，老崔爱半下午就歇宿，小刘爱催着再赶一程：

“太阳还老高呢。”

有时赶着赶着天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冷又饿，没个去处，老崔就骂小刘：

“你爹死了，急着奔丧！”

小刘便笑：

“叔，夜里出路！”

第二天一早，老崔和小刘告别严家庄。老崔肩上搭着褡裢，小刘肩上扛着铺盖和小米，严老有又送他们到十里之外。过了一道山梁，前边就是长治境，老崔对严老有说：

“大哥，回去吧。”

严老有学着文词儿：

“前边山高路远，兄弟多保重。”

将一坨豆腐交给小刘，又嘱咐老崔：

“你侄子那事，千万别忘了。”

老崔：

“放心，年关之前，一定让他回来。”

那时中国农村还不兴握手，两人在山梁上，对着拜了两拜。看着老崔和小刘向山下走去，越走越远，一直到变成两个小黑点，严老有才返回严家庄。

老崔和小刘继续往口外赶路。走走停停，一天能赶八九十里。十天之后，到了阳泉府。这时老崔开始拉肚子。说不上是小刘做饭手脚不干净，还是路上受了风寒，还是水土不服。住店之后，老崔骂小刘：

“日你娘，饭都做不干净，还学做生意？”

小刘挣着脖子在那里分辩：

“米在河里淘了五遍！”

又说：

“咱俩吃的是一样的饭，我怎么不拉稀？”

老崔火了：

“就算这次干净，上次在洪洞，粥里吃出一个老鼠，你怎么说？”

小刘撅着嘴不再说话。老崔以为肚子拉上一两泡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当夜起来八次。每次绞着腿赶到茅房，刚一蹲下，下边像水一样“哗啦”就下来了。第二天早起便四肢无力，眼冒金星。只好停在了阳泉府，住在店里将息。小刘上街给他抓了一副中药，借店里的药吊子给老崔煎。药吃下去，拉稀倒是止住了，又开始心口疼。又抓药治心口疼。心口疼好了，又开始打摆子，身上一阵热一阵冷。热的时候像进了蒸笼，冷的时候像掉到了冰窖里。又抓药治打摆子。好多年不得病，这次都结伴来齐了。左病右病，在阳泉府盘桓了半个月。光药钱和店钱，花去五块大洋。单是得病没有什么，病总有好的那一天，老崔还可以和伙计小刘继续上路，但这天夜里，出了大事，几个强盗从墙头翻进来，拿着杀猪刀，将店里的客人洗劫了。强盗都用黑布蒙着脸，高高低低，看不清面目。偶尔说话，似乎是榆次口音。老崔褡裢里有二百块光洋，是去口外贩驴的本钱，白天搭在肩上，夜里睡觉枕在头下，须臾也不离身，也被强盗搜了出来。老崔顾不上打摆子，一边喊小刘，一边起身与强盗撕拽，被一个强盗一棒子打在头上，晕到炕上。等他醒来，发现强盗不但抢走了贩驴的本钱，而且将伙计小刘也绑走了。客店的主人，站在地上筛糠。虽然第二天也到府衙报了官，但强盗来去无踪，只听出一个口音，一时三刻案子哪里破得了？两百块大洋，三十匹毛驴呀，老崔浑身一阵阵出汗，倒是打摆子一下全好了。做生意钱被盗了，本钱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回河南老家如何向老蒋老邢交代？钱丢了还是小事，连伙计小刘都被人绑走了，小刘家里向他要人，老崔到哪里找去？从府衙回到店里，店主又掰着指头向他分析，这个小刘，表面憨厚，眼睛却爱骨碌碌乱转，看出很有心眼儿，这些天他趁着师傅病了，四处乱跑，说不定是他和强盗串通，将师傅的本钱抢了去，也未可知。老崔觉得他分析得也有道理。同时也怀疑这个店主不是好人，是他和强盗串通也料不定。店不能久住，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只是猜测，没有抓住谁的把柄，说也是白说，想也是白想。昨天还有二百大洋在身，转眼间身无分文。出门在外，举目无亲，老崔神情恍惚，在阳泉府大街上乱转。转着转着出了城，来到山脚下汾河边。汾河水“哗哗”地流着。老崔想着有家难回，有国难投，第一个老婆，本来挺说得着，也跟货郎跑了，便解开裤腰带，搭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拴着树上的腰带想了想，踢开脚下的石块，身子便吊在了树上。

等老崔醒来，首先闻到了一股酒味。睁开眼睛，头开始发胀。打量四周，原来是个做酒的烧锅店，一些伙计光着屁股在捣酒糟，自己就躺在这热腾腾的酒糟上。一个胖乎乎的圆脸老头，在笑眯眯地看他。见他醒来，脸贴上来问：

“是哪里的客呀？”

老崔觉得嘴里干，像起火，嗓子也哑得说不出话来。圆脸老头让伙计端来一碗水，让老崔喝。老崔“咕咚”“咕咚”喝完水，喘了一口气，终于说出话来：

“河南。”

圆脸老头：

“客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呀？”

旁边一伙计插话：

“亏俺掌柜的马车从河边过。如果再晚到一袋烟工夫，你正跟阎王爷聊话呢。”

老崔便将自己怎么贩驴，怎么到了阳泉，怎么得病，怎么在店里遇上强盗，怎么丢了本钱，丢了伙计小刘，一五一十向圆脸老头说了。说着说着，伤心地哭了。圆脸老头安慰他：

“天无绝人之路，钱是人挣的。”

老崔：

“可我现在身无分文，没法再贩驴了。”

又说：

“伙计也丢了，老家也没脸回了。”

圆脸老头定睛看老崔，看后说：

“看你的长相，像个老实人，那就先留在我这儿吧。以后的事，咱再慢慢想法子。”

老崔看看四周：

“可我就会贩驴，不会做酒。”

圆脸老头：

“世上只有不学的人，没有学不会的事。”

老崔摇头：

“可我人财两空，心里七上八下，没心学呀。”

圆脸老头点点头，想了一下问：

“那你除了贩驴，还干过什么呀？”

老崔想了想，说：

“贩驴之前，在镇上饭馆里帮过后厨。”

圆脸老头：

“那也好，就留到我这烧锅给伙计们做饭吧。”

从此老崔留到阳泉府一家烧锅上做饭。这家烧锅的掌柜姓祝。头两个月老崔仍神情恍惚，菜不是做咸了，就是做淡了；馒头不是碱大了，就是面没开发酸了。伙计们都埋怨祝掌柜。祝掌柜倒没说什么。两个月过去，丢钱丢人的事渐渐淡了，老崔又成了老崔，饭菜终于做出些味道来了。这时老崔发现自己已经不是过去的老崔，好像变了一个人。既不想家，也不想老婆，觉得过去一趟趟到口外贩驴，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想起过去贩驴，就好像听书说别人的事情。贩驴风餐露宿，现在在烧锅做饭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老崔觉得自己已经在这里做了好多年饭。到了年底，伙计们都说，做饭的河南老崔，有些胖了。老崔不好意思地笑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二月二，龙抬头，阳泉府来了一台戏班子，唱的是蒲剧。烧锅的掌柜老祝爱听蒲剧，便留戏班子夜里睡在烧锅的酒糟房。晚上无事，老崔也随掌柜和伙计们去跑马场听戏。但老崔是河南人，对哼哼呀呀的山西蒲剧一句也听不懂。看着祝掌柜坐在太师椅里张着大嘴和胖脸笑，老崔看戏不笑，看着自己的掌柜笑了。看完戏回来，祝掌柜天天让老崔给戏班子烧一大锅面片汤，嘱咐多加醋和姜丝。戏班子吃饭的时候，老崔用围裙擦着手，看他们脸上还没洗去的油彩。戏班子有一个打鼓的老头叫老胡，疤瘌头，山东菏泽人，几天下来，和老崔混熟了，两人很说得来。老胡过去贩过茶叶，十年前折了本，流落到山西，年轻时在村里玩过社火，便来戏班子打鼓，与老崔的身世也有些接近。酒糟房四处透风，夜里睡觉有些冷，老崔便邀打鼓的老胡，和自己一块儿睡到做饭的后厨。这里有做饭烧火的余烬，吸气没那么凉。两人躺在铺上聊天，能聊到五更鸡叫。聊也没什么出奇处，就是聊些过去家里的人，做生意路途上遇到的事。到了五更鸡叫，老胡说：

“兄弟，睡吧？”

老崔：

“哥，睡吧。”

两人便睡了。

戏班子在阳泉府唱了小半个月。半个月之后，戏班子要走了，去忻州接着唱。老崔一直把戏班子送到阳泉城外的河边。老胡背着鼓对老崔说：

“兄弟，回去吧。”

又用戏里的文词儿说：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不知怎么，老崔鼻子一酸，竟哭了：

“哥，真想跟你去打鼓。”

老胡：

“打鼓哪如做饭呀，这饥一顿饱一顿的。”

老崔：

“哥，忻州唱完，还去哪里？”

老胡：

“看班主的意思，这一猛子扎下去，怕是要去口外呀。”

一听口外，老崔突然想起一件事，就是去年贩驴时，路过严家庄，严家庄的严老有托他往口外捎一个口信。在严家庄的时候，严老有夜里提酒让他喝，两人谈得也很投机。老崔便把这口信的事向老胡说了一遍，让老胡到口外之后，想办法找到严白孩，让他赶快回严家庄。老崔：

“朋友之托，这都第二年了，不知是不是误了人家的事。我是走不下去了，你去口外，千万别忘了。”

老胡：

“放心，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

老崔：

“记着，他叫严白孩，鲇牲口的，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一大痦子。”

3

老胡今年四十八岁。属虎。小时候头上长过秃疮，落下疤瘌头。老胡一辈子事情做得很杂，当过挑夫，赶过牲口，吹过糖人，卖过茶叶，跑的地方很多，最后落个打鼓。打鼓有十年了，人也快五十了，老胡不想再改行了。戏班的班主叫老包，比老胡大六岁，长着一张瓦刀脸，整天阴沉着，不爱说话，但一说话就像吃了枪药。戏班子里的大大小小，全被他说了个遍。但老包很少说老胡，因老胡是个老人了。老人的意思，一是在戏班子待得时间长，资格老；二是小五十的人，在1928年的中国，已经算是老头了。老胡打着鼓，整天听戏，但他并不喜欢戏文。因是山东人，像阳泉做饭的朋友老崔一样，也不喜欢蒲剧哼哼呀呀的唱腔。他与老崔不同的是，老崔对蒲剧整个不喜欢，老胡打着鼓，不喜唱腔，却喜欢蒲剧的道白。道白也不是全喜欢，只喜欢一句，是一脸胡须的老生说的。别人遇到急事，发了脾气，老生颤巍巍地摇着头也摇着手走过来说：

“慢来呀——慢来慢来——”

戏班子离开阳泉府，到了榆次府；离开榆次府，到了太原府。太原府地界大，停了二十五天。离开太原府，到了五台县。在五台县，戏班子碰到另一个唱蒲剧的名旦信春燕。班主老包过去和信春燕见过。信春燕与原来的班主发生了矛盾，便想与老包的戏班子搭班唱戏。过去老包的戏班子没有名角，就是一个草台班子，现在见信春燕要来，老包的脸上，历史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信春燕来了之后，戏班子就不是过去的戏班子了，戏班子所有的人，身份好像都长了一截。昨天戏院的座只能上四成，第二天就开始场场爆满。过去不会唱的戏，现在也会唱了。但打鼓的老胡，并没有听出信春燕唱得有什么出奇之处，只是觉得她的嗓子比别的女人更尖细。但打板的老李说，就是这尖细，对于蒲剧主贵，就像一根钢丝，别人挑不上去的唱腔，她给挑了上去；别人能挑上去擦根火柴的工夫，她能挑上去一袋烟工夫。由于有了信春燕，戏班子便往前走不动了，光在五台县，就唱了一个月。好像在这里常年唱下去，也不会断生意。唱了《红楼》唱《西厢》，唱了《胭脂泪》又唱《贵妃泪》，唱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唱了《白蛇传》……让老胡不满的是，过去戏班子也唱武生和老生戏，唱老生戏才有“慢来呀——慢来慢来——”，信春燕一来，全成了坤戏。但老胡不满顶什么用呢？架不住听戏的喜欢。

春去夏来，戏班子终于离开了五台县，老胡也在五台县待烦了，来到了繁峙县。在繁峙县唱《思凡》时，出了一件事。台上嫦娥思过凡，从天上到了人间，中间有一个过场，王母娘娘派兵来抓嫦娥。王母娘娘势力大，兵且得过一阵呢，同时也让嫦娥歇歇。这时老胡感到尿憋了，托身边的老李一边打板，一边随着过场的板胡替他打鼓，自己起身到台后撒尿。繁峙县穷，没有戏院，戏台搭在城外的野地里，四周围着幕布卖票。老胡掀开幕布来到野外，头顶的月亮好大。身上都是汗，风一吹，夏天里，老胡竟打了一个寒战。抖抖肩膀，信步往前走，来到一丛野棵子前，掏出自己的家伙撒尿。撒完尿，正要往回走，突然听到另一丛野棵子后边有响动。老胡冷眼觑去，月光下，露出一团红红绿绿的衣服。再定睛看，似是信春燕扮的嫦娥。十年之前，老胡还在卖茶叶，有过老婆；老婆死后，十年没接触过女人。现在也是一念之差，身体里像有一股热辣在涌动，人竟不由自主凑了上去。凑上去之后，隔着野棵子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听到撒尿的“哗哗”声。倒是信春燕突然提裤子起身，与老胡打了个照面，把老胡吓了一跳。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大家都是唱戏的，也就心照不宣，各人走各人的路。信春燕进戏班子两个月了，和老胡并没有说过一句话。巧就巧在敲锣的老杜也趁着过场出来撒尿，看到信春燕与老胡对面站着，以为发生了什么，惊叫一声。信春燕这时脸上就挂不住，兜头扇了老胡一巴掌，哭着跑回到唱戏的

灯光处。

当晚的《思凡》还是唱完了。但唱完戏之后，戏班子里所有的人，不管是唱花旦的还是唱老旦的，唱小生的还是唱老生的，打板的还是吹笙的，都知道老胡偷看了信春燕撒尿。半夜吃过面片汤，大家都到后台睡觉去了，班主老包将老胡叫到了前台。老包倒没有说什么，只是阴沉着脸看老胡。老胡的脸一赤二白的，嘬着嘴向老包解释：

“什么都没看见。”

老包不说话。老胡：

“要不我走得了。”

老包嘬着牙花子：

“为了一泡尿，多不值当！”

后半夜，大家睡熟了，老胡悄悄收拾一下自己的铺盖，趁着月亮落下去离开了戏班子。走了一里路，转头往回看，看到戏台子上还挂着一盏孤零零的马灯，老胡不禁哭了。

老胡离开戏班子之后，又从繁峙县回到了五台县，开始重操旧业，在山上当挑夫。从山下到山上，挑煤，挑柴，也挑菜和米面。主家让挑什么就挑什么。但小五十的人了，已经不比当年。身边的年轻人一趟挑两个时辰，老胡得四个时辰。年轻人挑到山上还嬉笑打闹，老胡累得一个人坐在山石上喘气。但一个月下来，也就习惯了。就是不爱说话。跟谁都说不来。也不知该说什么。

这天将一担米挑到山上，碰到一个蹲在路边看脚病起鸡眼的野郎中。一块岩石上，挂着一块白布，上边画了一只大脚；地上也摊了一块白布，上边扔着许多起下的人的肉丁，都已经干瘪变黑了，乱豆似的。不碰到起鸡眼的老胡没觉得什么，一遇到起鸡眼的突然感到自己的脚疼。脱下鞋一看，两脚密密麻麻，全是鸡眼。全是两个月挑东西挑的。老胡将扁担竖到山岩旁，坐到郎中对面，将两只大脚伸了过去。野郎中起一个鸡眼，老胡咧一下嘴。最后竟起下三十二个鸡眼。一个鸡眼十文钱，三十二个鸡眼三百二十文钱。交钱时老胡才发现，原来起鸡眼的是个六指。起鸡眼时他低着头，收钱时仰起脸，脸倒清秀。听他一说话，老胡乐了，原来也是个山东人。老胡两个月没有说话了，这时笑着问：

“兄弟是山东哪儿人呀？”

那个起鸡眼的也听出了老胡的口音，也笑了：

“泰安府。”

老胡：

“我是菏泽府。兄弟怎么到这儿来了？”

起鸡眼的说：

“山西人爱乱跑，脚上鸡眼多。”

老胡“扑哧”笑了。又问：

“兄弟接着要到哪儿去呀？”

起鸡眼的：

“想去口外，那里的人赶牲灵，想着鸡眼更多。”

这时老胡突然想起一件事，年初随戏班子到阳泉，烧锅上做饭的河南老崔，托他往口外捎一个口信。在阳泉的时候，两人睡到烧锅后厨，夜里有说不完的话。自己走走停停，现在又出了变故，流落到五台县。便将这口信的事对起鸡眼的说了，让他到了口外，将口信捎给朋友的朋友的儿子严白孩。说完又不放心，又说：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麻烦了，咱们是老乡。”

这时他看出起鸡眼的在想，似乎有些不乐意，便掏出一块大洋，还是在戏班子时分的红，一直带在身上，摆到了地上的白布上：

“知道是头一回见面，不该麻烦你。”

又用戏里的文词儿说：

“但朋友之托，重于泰山。”

也是指起鸡眼的家是泰安的意思。起鸡眼的倒有些不好意思，看着地上的大洋，红着脸说：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还用老兄破费？”

但也不将钱还给老胡，看着钱又想。老胡便知道他是一个小心眼儿的人。但越是这样的人，老胡越是放心。又叮嘱道：

“他叫严白孩，鼏牲口的，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一个大痦子。见到人，赶紧让他回家。”

这时起鸡眼的抬头：

“到底他家出了什么事，让他回去？”

老胡这时倒愣了。拍脑袋想想，几个月过去，阳泉做饭的老崔给他说的事由，竟想不起来。最后拍了一下巴掌：

“反正他家有事，让他回去。”

又说：

“别管什么事，回去要紧。”

这时突然想起什么，问：

“聊了半天，还不知道兄弟的大名，兄弟贵姓呀？”

起鸡眼的：

“好说，小弟姓罗，就叫我小罗好了。”

4

小罗今年三十二岁。鸡眼已起了二十一年。他爹就是个起鸡眼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出门主要靠走路，起鸡眼不怕没饭吃。何况泰安临着泰山，大家爬山，起鸡眼便在泰安成了一个行业。但泰安起鸡眼的太多了，小罗十一岁就跟他爹出门在外。五年前小罗他爹得了哮喘病，出不来门，小罗便开始一个人闯荡江湖。小罗已经有五个孩子。家里老老小小，吃饭全靠小罗一个人。小罗他爹年轻的时候，是个急脾气，心眼儿又小，屁大一点儿的事，到了他那里，就跟火烧着房子一样。后来的哮喘病就是自己给自己气出来的。小罗老被他爹的急脾气压着，遇事爱慌，一个事儿得想半天，生怕走错一步。加上右手上有一根六指，出门起鸡眼又靠手，起鸡眼不胆怯，见人胆怯。起鸡眼时忘了手，起过鸡眼爱将一双手掩到袖筒里。

小罗收下老胡一块大洋，心里记下给严白孩捎口信的事儿，但他并没有急着去口外，又在五台县起了半个月鸡眼。离开五台县，到了浑源县。离开浑源县，到了大同府。离开大同府，到了阳高县。逢县停一个月，逢府停两个月。等离开山西境，已是半年之后。与老胡在五台县见面时地里正在收秋，出了山西，天上已飘起了雪花。一出山西到了长城外，风显得特别硬。到了长城外，又在怀安县盘桓半个月。蹲在大街上起鸡眼，清水鼻涕一滴滴落到手上。年关之前，终于到了张家口。到了张家口头半个月，小罗起着鸡眼，把五台县老胡让他捎口信的事儿给忘了。还是年关盘账，从一堆银元里，突然看到一个“袁大头”的鼻子被磨平了，才想起这块大洋的来历，是在山西五台县起鸡眼时，一个叫老胡的山东老乡给的。当时收下这块大洋，夜里拿到店里看，一方面看到磨平鼻子的袁大头有些好笑，另一方面觉得捎一口信也收钱，心里有些不忍，还想第二天再见到老胡时还给他。但第二天再到脚夫挑担的山道上摆摊，再没有遇到老胡。从上次见到老胡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也不知那个仅见过一面的疤瘌头老乡怎么样了。同时想起老胡拜托他的事，是让给一个叫严白孩的鼏牲口的操晋南口音的左眼角有一大痦子的人捎句话，他家里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家。不想起这一块大洋之托小罗没什么，突然想起来心里倒有些不安。第二天再上街起鸡眼，便留神操晋南口音、左眼角有个大痦子、腰里挂鼏牲口家伙的人。接下来一个月，操晋南口音的人碰到过，左眼角有大痦子的人碰到过，腰里挂鼏牲口家伙的人也碰到过，但哪一个都不是严白孩。单个特征处处有，三个特征凑到一处就难了。也有意四处打听，但不是缺东，就是缺西，没有一个完整类似老胡说的人。不用心去做这事还好，用心去做这事还没做成，白白收了老胡一

块大洋，小罗就觉得对不起人。这天收摊回到店里，一个人坐在炕上想心思。店主是个驼背老头，正好进来送洗脚水，看他呆着个脸，便说：

“看来今天生意不顺。”

小罗袖着手摇摇头。

驼背老头：

“要不就是离家时间长了，有些想家。”

小罗又摇摇头。

驼背老头提着冒热气的水壶：

“那为吗呢？”

小罗便将怎么在五台县起鸡眼，怎么遇到山东老乡老胡，怎么让他往口外捎口信，怎么收下人家一块大洋，怎么在口外找了一个月还没有找到人，收了钱，又没有给朋友办成事，于是心里忧愁。驼背老头听完倒笑了：

“茫茫人海，哪里就一下碰上了？”

小罗：

“话是这么说，但答应过人家呀！”

驼背老头：

“只要有这个心，一时三刻，不管找着找不着，都算对得起朋友了。”

小罗觉得驼背老头说得也有道理，点了点头，用老头送的热水烫了烫脚，倒在炕上便睡着了。接下来两个月，小罗仍然留心，但仍然没有找到严白孩。这时才知道给人捎个口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上西天取经难，原来捎句平常话也难。同时心也渐渐放慢了。

转眼冬去春来，小罗给人起着鸡眼，看着口外街上来往不断的毛驴和骆驼度日。端午节那天，小罗突然有些想家。想着这一趟出来，也一年有余，家里老婆孩子不知怎么样了，得了哮喘病的爹也不知怎么样了。一年之中，十文钱十文钱凑起来，也赚了三十二块大洋，老带在身上也不便，便想明天离开口外，回一趟山东老家。又想着今天是端午节，在山东老家，端午节吃面不吃粽子；穷年不穷节，到了傍晚，小罗便不想回店里自己煮饭，欲在外边饭馆给自己过一个节。在街上边走边找，饭馆不是贵了，就是贱了，一直信步走到西关，看到一家面馆价钱还合适，便走了进去。不进饭馆小罗想吃面，进了饭馆才知道还不如回店里自己煮米。原来今天逢节，出门做生意的人都这么想，饭馆里拥满各地口音的人。各地口音的人都坐在桌前叫面。小罗想拔腿就走，但又想既然来了，回去又后悔，便在一张桌前坐下，报了一碗羊肉面，大碗，红汤，耐心等着。等面的时候又趴在桌上想心思。想着回家之后，跟爹商量商量，再次出门起鸡眼，把自己的大儿子带上。大儿子今年也十一岁了。出来学不学手艺还在其次，关键是出门在外，爷俩儿能做个伴。白天一块儿起鸡眼，夜里住在店里能说话。逢年过节，再一块儿吃顿饭。不像现在一个人，除了起鸡眼跟客人说话，跟自己人一年说不上一句话。想着想着，过了一炷香工夫，小罗的面上来了。小罗抬起头，发现桌子对面又坐上几个新来的客人。小罗也没在意，低头看自己的面。虽然等了一炷香工夫，但面做得还地道，红汤，绿菜，葱丝，姜丝，上边摆着五六片肥汪汪的羊肉。钱没有白花。小罗停下自己的心思，开始埋头专心吃面。吃着吃着，忽听对面一声猛喊：

“我靠，掌柜的，俺的面哩？”

小罗吓了一跳，仰起头，看对面坐着的三个客人中，一个青壮男人在那里发怒。发怒倒没什么，但他忘了同一张桌子上，小罗正在吃面，喊完，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一下将小罗的一碗面震得离桌子好高，又落到桌子上。面碗被震倒没什么，问题是那碗面的热汤，一下溅了小罗一脸。小罗觉得脸上一阵热辣。小罗平时性子蔫，现在不由忘了，不顾擦脸上的油汁，指着那拍桌的人：

“你叫面我不管，怎么溅了俺一脸？”

三个客人中，有一个是老年人，忙对小罗作揖：

“听口音是山东人吧？对不住二哥，他脾气暴，一急起来忘了。”

小罗听这话说得有理，又看老年人懂山东礼节，叫“二哥”不叫“大哥”，“大哥”指窝囊废武大郎，“二哥”指好汉武松，便不再理会，擦了擦自己的脸，准备接下来吃面。没想到拍桌子的青壮年不买账，推了那老年人一把：

“山东人怎么了？俺们前后脚到，上他的面，不上俺的面，俺就要拍！”

说着又要拍桌子，小罗慌忙往后躲闪，知道自己遇到了愣头青。想与他理会，看看自己身子单薄，只好忍气吞声，端起面准备到另外一桌再吃。临离开之前，又看了那青壮年一眼。青壮年愣着眼也看他：

“怎么的，还不服气？”

小罗摇摇头，端面离去。这时突然想起什么，又扭身看，原来那人操晋南口音，长脸，左眼角有一大痦子，腰里挂着一套丁零当啷的剽牲口家伙。小罗不禁倒喘一口气，接着将一碗面“嗵”地蹲在桌子上。碗里的面汁，又溅了那青壮年一脸。那青壮年以为他在挑衅，抄起屁股下的条凳就要砸向小罗。小罗当头一声断喝：

“严白孩！”

那青壮年手中的条凳停在空中，整个人愣在那里，脸上的面汁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流。半天愣愣地问：

“你咋知道俺的名哩？”

小罗又拍了一下桌子：

“俺找了你快一年了！”

接着坐下来，对面其他两个客人也加入进来，小罗激动起来有些语无伦次，不知从哪里说起，只好从五台县起鸡眼说起，怎么碰上挑夫老胡，老胡又怎么在别的地方碰上别的人，一趟下来，总而言之，这么多人给严白孩捎了一个口信，严白孩老家家里出了事，让他赶紧回家。小罗不说这些还没什么，一说这些，严白孩从愣头青一下变成了面瓜。接着这个面瓜非常紧张，追着小罗问：

“家里出了事，出了什么事？”

小罗开始低头想，想不出来严白孩家出了什么事。不但想不出出了什么事，也想不出去年在山西五台县是老胡把事由忘了，还是老胡没忘，自己在脑袋里装了快一年给装忘了。但他不敢说自己忘了，只好说：

“让我捎信的是老胡，老胡忘了，反正有事儿。”

严白孩：

“事儿大吗？”

小罗拍着巴掌：

“你想啊，如果事情不大，能让你接到信，就赶紧回去吗？”

严白孩越听越紧张：

“是不是俺爹死了？”

小罗在那里想：

“把不准。”

接着令小罗没有想到的是，严白孩不顾饭馆里都是吃面的人，突然张着大嘴哭了：

“爹呀——”

又哭：

“当初你不让我到口外，我没听你的话，现在你死了！”

又推身边那老头一把：

“都怪你，是你把我拐出来的，你赔俺爹！”

又抄起条凳要砸那老头。那老头赶紧往桌子底下钻。

5

紧赶慢赶，用了二十天工夫，严白孩从口外赶回到严家庄。一般由口外到严家庄得一个多月，严白孩把三天并成一天，两步并成一步，日夜兼程，只用了二十天。脚上走得都是大泡。不回到严家庄严白孩还心急如焚，等回到严家庄严白孩瘫倒在地上。还不是因为他路上走得急，而是他以为爹已经死了，哭着进了家门，发现他爹正站在院子里，看一个青年用斧头和刨子打小板凳呢。可乍一见，他不认识爹了，爹也不认识他了。爹的头发已经花白。严白孩也从一个孩子，长成了一个青壮年，路上走得急，忘记了刮脸，已经满脸络腮胡子。地上打板凳的是他的三弟严青孩。原来严青孩又跟宋家庄的木匠老宋学徒。家里的房子也变样了。见严白孩心焦，他爹严老有忙帮他卸下铺盖卷，向他解释，给他往口外捎口信让他回来，不为别的，就是觉得他长大成人了，该成亲了；两年多前，和严老有一块儿给东家老万家当佃户的老马死了，他给老马买了一副棺材，老马老婆便要把姑娘送到严家；一五一十，来龙去脉，给严白孩讲了一遍。严白孩一开始心焦，后来听说让他娶亲，心里也不由一动，觉得自己果然大了，身体内有股热辣在涌动，便问：

“老马他姑娘呢？”

家里人听说严白孩回来了，这时都聚拢来，看严白孩。严老有指了指人群中一个圆脸媳妇。这个圆脸媳妇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胸前又扛着大肚子。原来家里等等不见严白孩回来，等等又不见严白孩回来，严老有便让老马家姑娘和严白孩的兄弟严黑孩成亲了。严老有似对不住严白孩地说：

“你想想，都两年多了。”

又说：

“你出门都四五年了。”

严白孩见木已成舟，便说：

“我在家住三天，还折头返回口外。”

严老有止住他：

“等等，还有办法。”

接着将办法说了出来。原来严白孩的三弟严青孩也长到了十七岁，严老有正托人给他提亲。姑娘是朱家庄给财主老温家推磨的老朱的女儿。说起来老朱的女儿也不是姑娘了，虽然十六，但是个寡妇。说起来也不是寡妇，她去年嫁给了杨家庄做醋的老杨的儿子。那时中国人结婚早，老杨的儿子比她还小，只有十四岁，说起来还是两个孩子。但老杨的儿子嫌老朱的女儿脚大。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兴女人脚小。夜里，老杨的儿子老用玻璃（那时玻璃刚刚传到晋南）碴子划她的脚，她的脚被划成一道道血口子，往下流血。回娘家走亲的时候，娘看女儿走路有些瘸，嫁的时候不瘸，怎么回来就瘸了？盘问半天，女儿才哭着说出了真情。老朱是个窝囊废，除了会给财主推磨，不会别的，但老朱的弟弟是个烈性子，秋天爱扛着猎枪到棉花地打兔子，现在看到侄女受苦，便聚集十几个人，扛着猎枪，到杨家庄把老杨家十几个醋缸砸了。然后要了一纸休书，与杨家断了亲，姑娘便寡居在家。严老有和推磨的老朱也是好朋友。一次赶集碰上，老朱说起姑娘的事，对严老有说：

“俺妮除了脚大，性儿温顺着呢。”

严老有便知老朱有意。回来与老婆商量，老婆却有些犹豫：

“那妮儿我前年赶集时见过，见人不会说话，一头黄毛，不知道是不是傻。”

又说：

“再说她脚恁大，又不是白薯，无法用刀再削回去。”

又说：

“再说又是寡妇，像尿罐一样，别人都用过了。”

严老有照老婆脸上啐了一口：

“不爱说话怎么了？话能顶个用！我话说了一辈子，不还是给人扛活？”

又说：

“脚大怎么了？脚大能干活。你倒脚小，连个尿盆都端不起。”

又说：

“寡妇怎么了？寡妇经过事，说话知道深浅，不像你，一张嘴就是个二百五。”

严老有遂拍了板，托媒人去老朱家提亲，欲将老朱寡居的女儿说给三儿子严青孩。现在见严白孩回来，便临时改主意，想让严白孩夹个塞，把严青孩往后放一放。严白孩听说是个寡妇，心中不悦。严青孩听说本来是自己的媳妇，现在要改嫁严白孩，夜里扒着门框哭了。严老有上去踢了他一脚：

“王八蛋，大麦先熟，还是小麦先熟？”

1929年阴历七月初六，严白孩与朱家庄老朱的女儿成亲。

出嫁的时候，老朱卖了自己的羊皮袄，给女儿打了一个金镏子。当时叫镏子，现在叫戒指。

姑娘嫁给严白孩的第二年，她爹夜里推磨冲了风，得了伤寒，死了。

三十年后，这姑娘成了严守一他奶。又四十六年后，严守一他奶去世，严守一跟她再说不上话。

2003　北京

故乡天下黄花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目录

第一部分　村长的谋杀　民国初年

第二部分　鬼子来了　一九四〇年

第三部分　翻身　一九四九年

第四部分　文化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

返回总目录

第一部分　村长的谋杀　民国初年

一

腊月初四夜里，村长孙殿元被人勒死在村西一座土窑里。令人感到可气的是，凶手在勒死孙村长以后，还不慌不忙蹲在土窑里吃了一阵烤红薯。因为在孙村长尸首旁边，留着一堆红薯皮。副村长路黑小说：

“勒死人还吃红薯，不是土匪是什么！”

村丁冯尾巴说：

“不会是少东家想不开，自己上吊的吧？”

路黑小瞪了他一眼：

“土窑里能上吊？你上一个我看一看！现在土匪恁多，可是不敢大意！”

孙村长的父亲孙老元拄着拐棍来到土窑里，路黑小指着红薯皮说：

“老叔，看这红薯皮！”

孙老元一见儿子的尸首，泪登时就下来了，顿着拐棍说：

“我家人老几辈，没干过亏心事！”

孙村长有两个老婆。大老婆三十五岁，小老婆十八岁。大老婆一见尸首，扑上去就哭；小老婆一见尸首，扭身就往家跑，去收拾自己的包袱细软。平日大老婆表现不好，在家里摔盆打碗，小老婆见人先笑。现在一到关键时候，就把人考验出来了。孙老元又顿着拐棍说：

“还是老大好，还是老大好！”

孙村长享年三十二岁。

孙村长的尸首被抬回村以后，停放在他家西厢院里。这里是孙村长生前办公的地方，门口挂着“马村村公所”的牌子。村里办公一直没个正经地方，孙村长就在家挂牌办公。村里发生纠纷，原告、被告就到这所房子来说理。双方各出五斤白面，由村丁冯尾巴烙成热饼，村长、副村长、各姓族长吃了热饼再说理。烙饼的大锅，还在院子里支着。夏秋两季收田赋、过兵派夫派牲口、县上募丁，招待上头来的公差，也都在这所房子里。现在这里成了孙村长的灵堂。门上蒙着烧纸，院子里有两个木匠在“噼里啪啦”做棺材。

棺材做好以后，孙村长入了殓。他唯一的儿子孙屎根（八岁），头上勒条白布，身上穿着孝衣，跪在棺材前，族内后辈分跪在棺材两边，开始接受人们的吊唁。副村长路黑小头上也拴条白布，站在门口喊丧。吊丧的人一来，路黑小就扯着嗓子喊：

“有客奠了！”

“奏乐！”

“烧张纸！”

“送孝布一块！”

路黑小一喊，院外一桌响器就奏乐，棺材两旁的后辈就伏下身子哭，吊丧的人开始在棺材前跪拜，村丁冯尾巴马上跑到棺材前烧张纸。吊丧完毕，孙村长八岁的儿子孙屎根爬起来，走到门口，双腿跪下，头上举一个托盘，向奠客送上一块孝布。

村长死了，村里人都来吊唁。纸不断地烧，院子里烟气滚滚，像着了大火。

老掌柜孙老元也来吊唁儿子。他顿着拐棍来到院子里说：

“先死为大，殿元，我也给你磕个头吧！”

说着，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头。

路黑小见老掌柜磕头，也撅着屁股磕了一个头。

村中另一个大户李老喜也来吊唁。李老喜一来，村中其他来吊唁的闲杂人等、娘儿们小孩纷纷后撤。李老喜头戴瓜皮帽，身穿黑布马褂，手里攥着一条毛巾；他家伙计抬着一个黑食盒子。食盒子打开，里边是八个祭菜，一篮子蒸馍。食盒子孙家伙计接过，将菜和蒸馍摆在灵前，纸烧上，孝子伏下身哭，响器奏乐，李老喜开始对着棺材行礼。他先举冠，撤右腿，跪下，左腿再跪下，一起一伏，规规矩矩磕了四个头；站起来，用手巾擦眼睛。退出屋，接过孙屎根献上的一块宽面孝布，转过身，对孙老元拱拱手：

“老元，没想到侄子……事情过去以后，到我家里去散散心！”

孙老元拱拱手，说了一句“老喜……”便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孙老元今年五十五岁，李老喜大他两岁。两人拱过手，李老喜由孙老元的本家侄子孙毛旦送到门外，又拱了一回手，带着自家伙计，骑上驴走了。

奠了两天，村里村外的奠客，都奠得差不多了。令人感到愤怒的是，孙村长两个老婆的娘家，都没有来奠。大老婆的娘家没来可以原谅，孙村长生前曾与她家闹过矛盾，有一年春节到她家串亲，因为一盅酒的喝法，打过老丈人一巴掌，两家断绝了来往；小老婆娘家是佃户，孙村长生前对她家多有照应，曾让人赶着大车到她家帮拉过盐，后来又帮他们开了个饭馆，现在人死了，连面都不照。孙村长的本家兄弟孙毛旦负责丧事的外围事情，就对孙老元说：

“小老婆她爹不通人性，老叔，你发一句话，我带两个村丁去开导开导他！”

孙老元说：

“毛旦，现在殿元停尸在地，发送没有发送，凶手没有下落，还开导他干什么！”

腊八这天，县上司法科来了三个人，调查孙村长被杀事件。为首一个姓马的股长，下边两个股员。老马过去在县竹业社破竹篾，去年他姐夫调到这个县当司法科科长，他便到司法科当股长。下边一个股员年龄大些，五十多岁；一个年纪轻些，二十多岁。三个人在孙村长家里吃过腊八粥，吸了几袋烟，便由孙毛旦陪同，察看了一下已经入殓的孙村长，又到村西察看了一下土窑，便又回到孙村长家吃酒。老马对坐在上首的孙老元说：

“老叔，已经查过了，孙村长真是被麻绳勒死的！”

孙毛旦性子急些，接上去说：

“勒死谁不知道是勒死的？问题是谁把我哥勒死的，老马，你得捉住他！”

老马看孙毛旦这么说话，心里有些不高兴，吸着水烟说：

“捉住是要捉住，但捉一个人是说话的？你兄弟本事大，我老马没来，不是你也没捉住他？”

这时陪客的副村长路黑小说：

“老马，要考虑就往土匪窝里考虑，看那窑里的红薯皮！”

老马又瞪了路黑小一眼：

“有红薯皮也不一定是土匪，有土匪也不一定非有红薯皮！”

然后将脸转向孙老元：

“老叔，我知道我本事不大，吃这碗饭有些勉强。但我劝老叔还是想一想，孙村长有哪些仇人。想出来，让人到县里告诉我，我就不信抓不住他！”

说完，不理别人，独自吸了两袋烟，就带着两个股员回去了。来时是孙老元派马车接他们，走时又用马车把他们送了回去。一人还送给他们几个夹肉蒸馍。老马这时倒有些不好意思，说：

“还拿蒸馍干什么，尽麻烦你们了！”

马车一开，孙毛旦骂道：

“这个鸡巴老马，接他来干什么！他就会拿蒸馍！”

腊月初十，孙村长出殡。出完殡，散了客人，已是晚上。副村长路黑小在院子里帮助伙夫收拾剩下的杂菜，大老婆在她房里搂着儿子孙屎根低声啼哭，这时老掌柜孙老元突然一阵心火上来，抖着身子咳嗽起来。本家侄子孙毛旦扶他到屋里躺下，这时家里喂牲口的老冯走进来，垂手站在地下。孙老元咳嗽完问地下：

“老冯，你怎么啦？”

老冯上前说：“老掌柜，你要保重身子！”

孙老元说：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老冯却没有回去，憋了半天又说：

“老掌柜，我有话说。”

孙老元说：

“你说吧。”

老冯说：

“本来这话不该我说，可去年我家小猴子得了大病，多亏老掌柜给他找先生，才捡了一条小命！”

孙老元说：

“老冯，有话你说吧！”

老冯说：

“依我看，这次少东家被害，都怪佃户老西！”

孙毛旦急忙问：

“怎么怪老西，你发现他通匪了吗？”

老冯说：

“他通匪不通匪我不知道，但上次村里来过土匪，少东家派他家烙二十张饼，他家只烙了十二张，把一帮土匪给得罪了。土匪还打了少东家一巴掌，说是回头算账，现在肯定是应到这上头了！”

孙老元和孙毛旦都想起来了，十一月村里是过过这么一帮土匪。这些人个头都很矮，操外路口音，为首的一个还掖着一把盒子。一到村里就让烙饼，孙村长派了饼，派到佃户老西家。老西家娘儿们不是东西，以为应付土匪像应付她家妯娌呢，能占些便宜就占些便宜，于是只烙了十二张，个头还特别小，把一帮矬子土匪给惹恼了，跳起来打了孙村长一巴掌，说回头算账。老冯走后，孙毛旦对孙老元说：

“叔，不是老冯提醒，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现在看来是了！这个鸡巴老西，贪图一把面，害了我哥！这帮土匪一时找不着，可老西跑不了。我带几个人，先去把老西和老西娘儿们吊起来！”

孙老元又咳嗽一阵，咳嗽完说：

“不要吊老西。不会是因为老西一把面。”

孙毛旦说：

“怎么不是老西？正是因为一把面才把那帮土匪惹恼了！”

孙老元说：

“也不会是那帮土匪，你想想，那帮土匪都操外地口音，会因为几张饼专门回来勒人吗？”

孙毛旦想了想，也泄了气：

“按说是不会。可不是这帮土匪，又是谁呢？碰上个鸡巴老马，又不会破案，我哥算是白死了！”

孙老元挥了挥手说：

“行了，你回去吧，去把屎根叫来。”

八岁的孙屎根头上仍勒着白布，身上仍穿着孝衣，被一个丫头领进来，见了孙老元叫了一声“爷爷”，就站在那里不动。孙老元问：

“屎根，你爹呢？”

孙屎根哭了几天，嗓子已经哭哑了，他哑着嗓子说：

“我爹死了！”

孙老元问：

“你爹怎么死的？”

孙屎根说：

“我爹被人勒死了！”

孙老元拍拍孙屎根的头说：

“好，好，去给你娘说，今晚跟爷爷睡吧！”

这天晚上，孙屎根就在孙老元脚头睡了。

二

半个月过去，大年初二串亲戚，小老婆她爹突然出现了。

小老婆她爹叫锅三，后脑勺绑着一根小辫。过去他是孙家的佃户，现在是镇上一个饭铺的铺主。他来到孙家，先将小毛驴拴到门外一棵槐树上，从驴鞍上卸下一个小吊袋，小吊袋里装着十几个烧饼；他抄着烧饼往里走，迎面碰上孙毛旦。孙毛旦戴着墨镜，手抄一根马鞭，正要骑马去串亲。他见到锅三，倒先吃一惊，用身子堵住他：

“咦，这不是锅三吗？”

锅三就怕孙毛旦。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孙毛旦到他家去收租，一马鞭下去，就抽死一只正跑的鸡。他双手垂下说：

“少东家！”

孙毛旦问：

“听说你现在开饭铺了，卖面条还是卖烧饼？”

锅三答：

“卖面条，也卖烧饼。”

孙毛旦问：

“面条多少钱一碗？”

锅三答：

“面条二百块一碗。”

孙毛旦问：

“烧饼呢？”

锅三答：

“烧饼一百五一个。”

孙毛旦说：

“不错不错，卖面条还卖烧饼，是个人物了，要不你架子大。今天你干什么来了？”

锅三答：

“我来看看老掌柜！”

孙毛旦用马鞭指着他：

“早干什么去了，我哥死时，你连个面都不照，藏到哪个鳖窝里去了？要不是我叔拦我，我早开导你去了！你等着吧，哪天我带几个人去吃面条，叫你发一笔大财！”

说完，蹬鞍上马，走了。锅三吓出一身汗，用袄袖去擦。接着抄烧饼往里走，被伙计领到正房，老掌柜孙老元对他还客气，让烟让水，这才缓过劲儿来。

锅三今年五十岁。过去他给孙家当佃户时，每到秋季，常到东家来送个瓜枣，有时还帮东家扬场。前年秋天，他把女儿锅小巧也带来了，让她给东家摘棉花。锅三虽然鼻涕流水的，女儿却出落得漂亮。棉花摘着摘着，就被少东家孙殿元看上了，要收她做小。锅三回家商量，一家人高兴得什么似的。锅小巧听说要到东家去，这不一下跳到福窝里了？一夜没有睡着。锅三娘儿们也很高兴，锅三不住地对娘儿们说：

“我说让小巧去摘棉花，你还不让去，看去值了不是！”

锅小巧说：

“爹，出嫁那天，你得给我打个镯子！”

锅三说：

“给你打个镯子！到那以后，人家是大户人家，不能像在咱家，要知老知少，不能乱吐唾沫！”

锅小巧有乱吐唾沫的毛病。

锅小巧嫁过来以后，多方面与少东家配合得不错，少东家孙殿元很喜欢她，夜夜在她房里。后来知道她有乱吐唾沫的习惯，也不怪她，倒说：

“吐，你吐，吐完扫扫不就完了！”

锅小巧就放心在家吐唾沫。两年之中，除了挨过大老婆几回打，被拧过一回屁股，其余时间锅小巧都兴高采烈的。锅三也跟着沾光。先是少东家派车帮他拉盐，后来又帮他在镇上开了个小饭铺。一家几口，也能吃上净米白面。春节锅小巧去串亲，锅三还给锅小巧买了一只烧鸡。倒是锅小巧说：

“烧鸡有啥稀罕的？还不如给我买碗凉皮呢。”

锅三就给锅小巧又去买了一碗凉皮。

少东家突然被人勒死，锅小巧锅三都哭了。锅三杀了一腔羊，准备到孙家好好祭奠祭奠。锅小巧也准备扑到孙殿元身上哭，披麻戴孝守灵，送棺材到坟上。但孙家的伙夫老得不让她这么做。

在孙家院子里，锅小巧与伙夫老得处得不错。有一回老得从厨上偷了一块肉，放到裤腰里准备往家拿，被喂牲口的老冯发现了。老冯告发后，孙毛旦就把老得吊起来，准备打一顿鞭子，开除他回家。锅小巧在孙殿元跟前说了几句好话，老得就没有挨打，只扣了他半年工钱，也没有开除他。从此老得对锅小巧十分感激。锅小巧到厨房去，老得常给她切牛肉吃。孙殿元死的那天，锅小巧正准备在屋里换孝衣，老得把她叫到厨房说：

“少奶奶，现在少东家死了，你准备怎么办？”

锅小巧哭着说：

“人都死了，我还能怎么办？我要到窑里去哭他，给他守灵，送他到坟上！”

老得说：

“少奶奶，依我说，你哭哭可以，但灵就别守了，坟也别送了，赶紧收拾收拾包袱回家吧！”

锅小巧说：

“老得，少东家死了，我怎么能回家？”

老得说：

“这话本来不该我说，可当初多亏少奶奶救我，我才给你说。按咱们这儿的风俗，主家一死，你要守灵，送他上坟，就证明你要守寡。少奶奶，这寡咱可守不得！”

锅小巧说：

“少东家待我恁好，我怎能不为他守寡？按你说的，是让人骂我。你再这么说，我就对老掌柜说去！”

老得急得拍手：

“你看，你看，我知道你就不信我的话。少奶奶，我不是说你守不住寡，可你想一想，少东家一死，你守寡是在哪里守寡？是在孙家。孙家以后谁当家？大老婆当家！儿子是人家的儿子，你一个老二，大老婆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以后赔等着跟人家过日子了！有少东家在，她还敢拧你的屁股，没了少东家，她不把你给吃了！别的咱不知道，没看过戏？皇帝佬一死，正宫就把妃子的胳膊腿给剁了！你还想守灵送坟，你赶紧回娘家吧，你等着人家剁你的胳膊腿吗？”

老得这么一说，锅小巧害怕了。大老婆的厉害她知道。剁不剁胳膊腿她不知道，拧她打她的滋味她尝过。一次大老婆拧过她还说：

“别以为靠上硬主儿了，你等着，总有一天我用烙铁把你的×烙熟它！”

可锅小巧又说：

“我不怕，还有老掌柜呢！”

老得拍着巴掌说：

“说你糊涂，你真是糊涂，老掌柜五十多的人了，还能活几天？早晚是人家的天下，你快收拾包袱回家吧！”

锅小巧越听越怕，就照老得说的，只到土窑里看了孙村长一眼，就赶紧跑回来收拾包袱回了娘家。

回到娘家，给娘家一说，大家都唉声叹气一阵，就让女儿住下。孙村长出殡那天，锅三还准备带羊肉去祭奠，锅三老婆说：

“不祭他个龟孙也罢，人都死了，还祭他干什么！让他家剁俺闺女的胳膊腿吗？”

于是就没有来祭。可孙家哪里知道这些？当时孙毛旦还要带人去开导他呢。刚才见面，又要到他家饭铺去吃面条。锅三吓出一身汗。真是和大户人家不要结亲。倒是老掌柜孙老元态度依然温和，让锅三松了一口气。老掌柜吸着水烟说：

“亲家这一阵可忙？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

一说“好长时间没见到”，锅三又吓了一跳。老掌柜也记着那档子事呢。人家叫一句“亲家”，可锅三哪里敢以“亲家”自居，忙站起来答话说：

“忙什么忙，小门小户，忙也就是瞎忙。现在刚过罢年，我烤了一炉烧饼，给老掌柜送来尝尝鲜！”

孙老元说：

“烧饼我倒是爱吃，可现在老了，嚼不动了！”

等倒茶的伙计出来，屋里就剩他们两个人了。锅三又朝前靠靠小声说：

“老掌柜，今天我不是给你送烧饼来了！”

孙老元睁开眼睛：

“那你干什么来了？”

锅三说：

“老掌柜，我来向你报信，我知道是谁害死了少东家！”

“啊！”

孙老元霍地站了起来，逼到锅三跟前：

“你知道谁害死了殿元？”

锅三说：

“我知道！”

孙老元问：

“是谁？”

锅三说：

“是一个外路枪手！”

孙老元说：

“外路枪手？我家没得罪外路人哪！该不是那帮外路土匪吧？”

锅三说：

“不是土匪，是单个的，一个很高很高的大个，一脸疙瘩！”

孙老元问：

“你怎么知道的？”

锅三说：

“我也是碰巧遇上。那天晚上，我刚要上店门，来了一个外路人，让给他炒菜打酒喝。我让娘儿们给他炒菜，就到后边喂牲口去了。过了两个时辰，外边吵嚷起来。我赶忙披衣服到前面，原来那外路人喝醉了，在拍着桌子骂人。你知道他骂什么？他说马村的主家真不像话，一条人命，只给了三十块大洋，我不跟他拉倒……骂了一阵，忽然不骂了，推开店门走了。当时我没在意，可过后一想，马村的人命，这不是指少东家吗？你村最近又没有死什么人！我左思右想不对，得来向你报信。当初少东家在世时，对我家没少照应……”

孙老元打断他的话：

“哪个大个儿呢？”

锅三拍着手说：

“走了，当时我也没留意，让他走了！”

孙老元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孙老元又问：

“你没听到他说，是谁雇的他？”

锅三说：

“没听到他说，只说是马村的主家，马村不就是你们村吗？老掌柜，我在你村可是不熟！”

孙老元摆摆手，不让锅三说话，自己坐在椅子上想。想了半天，突然拍了一下桌子。他一拍桌子不要紧，桌上的茶碗全翻了，茶汤流了一地。桌子上还卧着一个正在睡觉的老猫，老猫醒来，豹起毛要发怒，但看见孙老元也在发怒，它就不怒了，悄没声溜下桌子，跑了。

锅三问：

“老掌柜，你想起来了？”

孙老元说：

“必定是他！必定是他！”

锅三问：

“是谁个王八蛋，敢害死少东家？”

这时孙老元又坐在了椅子上，吸上了水烟。吸了半天，说：

“亲家，这事就到这里吧！事情过去快一个月了，咱们都别想它了！出了这个门，你就当没说过这话！”

锅三不明白孙老元的意思，但看着孙老元的脸色很可怕，也只好点点头。可锅三又说：

“毛旦少东家还想找我的事呢，说哪天去吃面条。他那个脾气，老掌柜你得劝劝他！”

孙老元说：

“好，我劝劝他。”

吃过午饭，锅三就骑着毛驴回去了。

晚上，孙毛旦也骑马串亲回来了。进正房给叔叔请安，看到孙老元在屋里正来回走，就提着马鞭站在屋门外没进去。等到孙老元看到他，孙老元停住脚步说：

“好，毛旦你回来了，毛旦你回来了，你小子是有种的人吗？”

孙毛旦不明白孙老元的意思，眨着眼问：

“叔，你怎么了？”

孙老元拍着巴掌说：

“毛旦毛旦，杀死殿元的人找到了！”

孙毛旦霍地进屋：

“找到了？是谁个王八蛋？告诉我，我带几个人去宰了他，我×他个活妈！”

孙老元瞪了他一眼：

“我知道你就是这一套！”

接着又说：

“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咱村的！”

孙毛旦问：

“咱村的，咱村谁？”

孙老元说：

“记得那天殿元停尸在地，谁抬着黑食盒子来给他吊孝啦？原来是他，他原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早就知道里头藏着仇，可没想到他下如此毒手！”

孙毛旦问：

“是李老喜？怎么会是他？”

孙老元瞪了孙毛旦一眼：

“还不都因为你们。去年他村长下台，我劝过你们，不要接他的村长，你们不听，你们非要当人物头，看看，当出人命了不是！从古到今，这人物头是好当的！”

孙毛旦说：

“我带几个人去把他吊起来！”

孙老元说：

“你就会吊人，人家户头不比你大？人家家丁不比你多？人家狼狗喂得比你少？你去吊吧，你有本事你去吊吧！”

孙毛旦想起李家大院，也不由得泄了气，不住地用马鞭抽着自己的裤腿：

“我×他活妈，我×他活妈！”

三

孙村长孙殿元真是李家大院雇人给勒死的。

李家在马村是个老户，据说这村子就是他家祖上开创的。一开始是刮盐土卖盐，后来是贩牲口置地，一点一点把家业发展起来的。孙家来得比李家晚，是孙老元太爷辈上才从外地搬迁过来的。据说初来乍到时候，孙老元的太爷还给李老喜的太爷当过佃户。但孙家后来也发展起来了，也是刮盐土卖盐、贩牲口置地发展起来的。但先发展起来的，看不起后发展起来的；后发展起来的，也觉得自己有些理亏，对不起先发展起来的。据说到了孙老元他爹辈上，他爹见了李老喜他爹，仍要按习惯哈下腰问：

“东家，吃了？”

李老喜他爹则随便叫着孙老元他爹的名字，答应一声就过去了。

但到了孙老元李老喜这一辈上，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大家的子弟都识些字了，孙家的家产已不比李家少了，何况孙家也结了几门大户亲戚，孙老元与李老喜又从小在一起玩过尿泥，等双方的爹爹死了以后，孙老元就觉得该和李老喜平等了。见面李老喜叫他“老元”，他就喊李老喜“老喜”。虽然孙老元觉得自己可以与李老喜平等了，但李老喜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孙老元家这么一个过去的佃户，靠刮盐土贩牲口起了家，也敢与人称名字，真是不知高低。虽然表面上李老喜也让孙老元称名字，但内心却极看不起他。一次两人在街上见面，相互称名字打招呼过去，李老喜指着孙老元的背影对儿子李文闹说：

“这鸡巴玩意他太爷，是个要饭的！”

只有在一个场合，孙老元不与李老喜称名字——这时李老喜可以喊孙老元的名字，孙老元却不敢喊李老喜的名字，那就是在村公所。自这个村子成了一个正经村子，有了村公所以来，李家就一直当着村长。李老喜他太爷当村长，他爷爷当村长，他爹当村长，到了李老喜，还是当村长。由于村子里一直没有个正经房子，李家一直在家挂牌办公，腾出一个后院，挂着“马村村公所”的牌子。村里断案、收田赋、过兵派夫派牲口等，都是在这个院子里。逢到村丁打锣，全村人都要到这院子里开会。如要收田赋，如果派夫派牲口，李村长就按花名册点名：

“张三田赋五斗！”

“李四该出牲口一头！”

张三李四马上站起来答：“知道了，村长！”

到了李老喜这一辈，仍是这么开会，这么喊。喊到孙老元头上，李老喜喊：

“孙老元田赋一石！”

“孙老元该出牲口一头！”

孙老元虽然与别的开会者不同，是大户人家，但收田赋派夫派牲口总免不了；别人回答“知道了，村长”，到他这，他也不好单独改一下称呼，说“知道了，老喜”，也只好和别人一样回答：

“知道了，村长！”

在别的村开会，一般村里都给大户人家安排到前排，放个凳子，沏个茶碗，但平时孙老元尽与李老喜称名字，李老喜故意不这么安排，不在前排放凳子，不沏茶，故意让孙老元和一帮衣不蔽体、浑身汗腥味的佃户杂坐在一起。然后李老喜自己沏碗茶，端着在前边台子上坐，隔桌子看下边杂坐的孙老元，看他那浑身不安、脸一白一红的窘迫样子。李老喜对儿子说：

“我就喜欢村里开会，一开会，我才觉得我是李老喜了！”

所以村里比以前开会见多。屁大一点的事，有时过兵派几张烙饼，本来随便派到哪个人家就完了，李老喜也让村丁打锣开会。孙老元就怕开会，一到开会，坐在一帮佃户中间，他就想起了自己祖上也是佃户。他对儿子孙殿元说：

“你还别小看这个村长，可真是了不得，咱们能惹李老喜，但不敢惹村长！这是个啥鸡巴理，我也弄不懂！”

儿子孙殿元说：

“到开会你别去！”

孙老元说：

“你去都不敢去，不更被人看不起了！”

儿子孙殿元、侄子孙毛旦，是两个爱抄马鞭、顾头不顾屁股的家伙，两人甩着马鞭说：

“这个鸡巴村长，他家做了百十年，还要做下去，也不改改日头了！”

孙老元听他们这么说，脸色都变了，忙截住说：

“以后别说这话，这话要惹祸。没看戏上怎么唱的？你成了财主，人家不管，就是个看不起，你要改日头，人家不吃了你！”

孙殿元孙毛旦两个当时没说话，事后有一天两人骑马去收租，路上孙殿元说：

“我爹也太胆小，一个鸡巴村长，有什么了不得！戏上怎么唱？都是宰了过去的皇帝，自己当皇帝，有朝一日，咱们也试试！”

说完，两人相视一笑，打马而去。

机会果然到了。民国了。革命了。但民国三年，县上乡上才革命，换了县长乡长。但村长仍没有换，仍是李老喜，仍是开会。新任乡长田小东，是个读过几年书的青年娃娃。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二天就开各村村长会，会上大谈了一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谈了半天，各村村长不知他谈的什么。他谈到一半问：

“听懂了吗？”

村长们答：

“听懂了！”

田小东问：

“三民主义是什么？”

村长们答：

“叫老百姓守规矩！”

青年娃娃田小东笑了，又接着谈。别的村长都硬着头皮在那里听，马村村长李老喜坐不住了。他村长当了几十年，乡长开会都是谈派款和抓兵，哪里见谈过这个？他有些看不起这青年娃娃，会开到一半，他趁出门解手，跨上马回家抽烟去了。这惹恼了新任乡长田小东，也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他想撤掉马村村长李老喜，另换一个年轻的。他说：

“李老喜年纪太大了，该引退了，另换一个年轻的吧！”

消息传到李老喜耳朵里，李老喜只是一笑，这青年娃娃还太嫩，李家在马村坐了百十年，改掉江山是这么容易的？儿子李文闹说：

“爹，别让真撤了你，那就没脸面了，还是给田乡长送几布袋芝麻吧！”

李老喜一笑说：

“什么鸡巴田乡长，一个娃娃罢了！我就不信他能撤了我。他撤了我，这村里谁还能当村长呢？让他找找看吧！”

李文闹想一想，是想不出别人可以当村长，于是就放心了，但说：

“爹，那你也得给小田一个台阶！”

李老喜说：

“等事情过去，他啥时来咱村，给他捉几只狗烧烧不就完了！”

但李老喜想错了，田小东没有来吃他的烧狗，他真找到了接替他村长位置的人，那就是孙家少东家孙殿元。田小东曾派员到村里调查。村里撤了李老喜，是不好找新村长，因为村里就两个大户人家，除了李家，就是孙家，其他都是些到不了人跟前的佃户。原来派员担心孙家怕得罪李家，不敢干村长，没想到一找孙殿元，孙殿元一点不怕，还甩着马鞭兴高采烈的。派员一回去，孙殿元就和孙毛旦说：

“我说改朝换代到了吧，可不是到了！派员还担心咱不敢干，我就不信这马村只能李家当村长，咱当它一当，看谁能把咱的鸡巴咬下来！”

说完，两个人笑着打马，奔到乡上来找田小东，说要借“三民主义”看。田小东问：

“你俩识字吗？”

孙殿元说：

“怎么不识字，我们俩都上过私塾，‘周吴郑王’都认识！”

田小东很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那我就借给你们‘三民主义’，看了它，就会当村长了！”

虽然以后“三民主义”都被孙殿元和孙毛旦揩了屁股，但村长是当上了。上任当天，孙殿元就让孙毛旦带着马夫老冯、伙夫老得去李老喜家摘“马村村公所”的牌子，自家腾出一个西厢院，将牌子挂在了那里。

听说儿子要当村长，老掌柜孙老元有些生气，极力劝阻：

“殿元毛旦，这村长咱们当不得，人家李家当了百十年，你们这不是找死吗？”

孙殿元说：

“爹你也太胆小，李家开会打锣你让人看不起，现在有人看起你了，让你当村长，你又害怕了！”

孙毛旦说：

“以后咱们打锣，也让他来开会！”

孙老元说：

“你们真是年轻气盛，爱充人物头，这村长不是好当的！”

孙毛旦甩着马鞭说：

“怎么不好当？我带人到李家去摘牌子，他家也没敢放个屁！”

孙老元唉着气说：

“真是年轻气盛，年轻气盛，出了事不要找我，我是老了，该入土了！”

孙老元没有拗过孙殿元孙毛旦，从此孙殿元当了村长。副村长没有变，仍是路黑小。路黑小是一个驴贩子，闲时给人打打短工。因为他会打锣召集开会，就没有换他。从此村里有人说理，孙殿元就在自己西厢院办公。也支了一口烙饼锅，让原告被告出面，让村丁冯尾巴烙饼，吃了热饼再说理。遇到收粮收款、派夫派牲口、募丁，也打锣召集开会。只是一到点名派差时，一点到李老喜，李老喜家从来没人。孙毛旦说：

“娘的，过去他开会，俺叔不敢不到；现在咱开会，他连个人影都不到，我带几个人去捆他来！”

孙殿元到底比孙毛旦稳重些，劝孙毛旦说：

“别理他，他不来，咱会也照样开！”

李家大院见孙殿元真的当了村长，开始断案说理打锣开会，一家人都气得了不得。李老喜也有几个虎背熊腰的儿子，其挥鞭打马的威风，并不比孙殿元孙毛旦差。大儿子李文闹说：

“爹，这两个穷要饭的，也果真当上村长了！爹，你说句话，我带几个人去开导开导他们！”

李老喜仍是一笑：

“开导什么，村长给咱撤了，还不让人家当了？”

李文闹说：

“这村长咱当了百十年！”

李老喜仍笑着说：

“大清皇帝的江山几百年呢，不也被老孙这个大炮给吹下台了，哪还差咱们！”

李文闹说：

“爹，这村长就让他当下去？”

这时李老喜不笑了，说：

“两个没脱胎毛的小鸡巴孩，让他当，他还能当到哪里去！你太年轻，遇事不该这么着急！”

孙殿元上任那天，孙毛旦带人来摘牌子，李文闹说：

“爹，孙毛旦来摘牌子！”

李老喜说：

“一个木牌牌，让他摘去！”

遇到开会，李文闹说：

“爹，他们打锣开会了！”

李老喜说：

“这个不能去！全家一个人不能去，让他开会！”

于是全家一个不去。李文闹背后对几个兄弟说：

“爹也太胆小。要不是爹，依我的脾气，早把两个姓孙的打成两半了，还他妈人模狗样呢！”

于是在街上骑马，李家几个兄弟与孙家两个兄弟相遇，大家都是怒目而视，然后各自用马鞭打自己的马，相互擦身而过。渐渐弄得两家的佃户也不说话。等人马走后，孙毛旦指着李家兄弟对孙殿元说：

“哥，你看，这几个刁民还不服管呢，还以为是他们的天下呢！”

孙殿元说：

“好，好，咱们找个机会，治他们一下！”

然后兄弟俩打马飞奔而去。

整治李家兄弟的机会来了。这年秋天，李家大少爷李文闹逼出一条人命。李文闹好色，家里已经有一大一小两个老婆，但他还和一个佃户赵小狗的老婆相好。本来两人是两厢情愿，李文闹与她好一次，送她一个脸盆大小的花生饼。赵小狗老婆很满意。赵小狗也知道这事，一来他惹不起少东家，二来看到脸盆大小的花生饼，可以时不时掰下一块哄孩子，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当作不知道。有时他也拿一块花生饼，放到火上烤热吃，边吃边说：

“里头油还不少呢，看把我的手都浸了！”

本来李文闹和赵小狗老婆好，只是在晚上，但这天下午李文闹喝醉了酒，把下午当成了晚上，大白天到赵小狗家去找相好。赵小狗老婆正在厨房刷锅，李文闹扑上去就把她摔到了灶旁柴火上，往下拉裤子。赵小狗老婆一阵挣扎：

“大白天你干什么！”

但赵小狗老婆没有李文闹力量大，挣了几下就挣不动了，李文闹已经上了她的身，她只是在下边催：

“那你快一点，这是白天，让人撞见！”

说让人撞见，真让人撞见了。赵小狗不知道白天李文闹会来，带了几个人来家帮他煞猪。猪圈和厨房在一间屋子里，一进屋子就撞见这个场面。如果是赵小狗一个人，赵小狗还好找托词，现在后边跟了一帮人，他脸上就有些挂不住，喝了一声：

“日你娘，大白天来霸人了！”

扑上去便打。但他不敢打少东家，只敢打自己老婆，边打边说：

“你这浪货，大白天勾人在家！”

李文闹提上裤子就跑了。赵小狗老婆一边挨打，一边辩解不是勾引，是强迫。看到屋外站了一群人看热闹，觉得没法活，瞅空跑到堂屋，解下裤腰带就吊死了。

赵小狗老婆一死，赵小狗愤怒了，家里几个孩子嗷嗷叫着没人管呢！就去找李家说理。李文闹早骑马下乡收租子了！李文闹一个兄弟叫李文武的，也是个提鞭打马的家伙，一鞭子将赵小狗打了出去：

“你老婆死了，到这来号丧干什么！”

赵小狗挨了鞭子，就到村公所来告状。村长孙殿元、本家兄弟孙毛旦听了这状，心中十分高兴。孙殿元说：

“好，好，青天白日强奸民女，又逼出人命，他无法无天了！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民国！不抓他还等什么！”

就要派孙毛旦去抓人。这时老掌柜孙老元从后边转出来，说：

“一个村公所，衙门有多大？能管得了人命的案？乡有乡公所，县有县衙，案子问不了，可以往上转嘛！”

孙殿元一听忙点头：

“对，对，小狗，我这衙门太小，问不了你这人命大案，你到乡里县里去吧！”

赵小狗原没想到还有乡里县里会管此事，现一听说乡里县里还管自己的事，忽然觉得自己庞大许多，他说：

“好，少东家，等着吧，你问不了，我找乡里县里！”

赵小狗找到乡里县里。乡长田小东一听李家大少爷强奸民妇，逼死人命，大吃一惊，说：

“胆子忒大，胆子忒大！”

马上就派员来调查。派员来后，中午在村公所吃饭。吃着烙饼，派员便问孙殿元这次强奸逼死人命案的始末，孙毛旦在一边插嘴：

“派员，逼死的是一条，没逼死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派员连连叹息：

“真不像话，真不像话，他竟敢横行乡里啦！”

孙毛旦说：

“横行乡里算什么，还目无王法，见了我们哥俩，眼皮都不抬一下！”

派员回去向田小东报告，田小东便通知县上司法科，司法科派股长老马和两个股员来，一根绳索，就果真把李家大少爷李文闹给捆走了。虽然没过两个月，李家花费一些钱（包括付给佃户赵小狗家八斗红高粱），又把李文闹给弄回来了，但李家的威风，从此在村里减落不少。孙村长孙殿元、本家兄弟孙毛旦很高兴，说：

“这下把李家的威风给治了！治了也就治了，把他捆起来了，也没见把咱的鸡巴给揪下来！”

副村长路黑小过去给李老喜当副村长，现在给孙殿元当副村长，他对孙殿元说：

“村长，捆文闹那天，把我吓坏了！”

孙殿元说：

“不要怕黑小，你老怕他，这村子咱别弄了！”

从此孙家两兄弟意气昂扬，打马从村里跑过。遇事就让路黑小打锣开会。

李文闹被放回来以后，对李老喜和几个兄弟说：

“这事本来没事，就一个佃户老婆，大不了咱破点财，都是孙家那小子给折腾的！”

李老喜瞪了李文闹一眼：

“你是好的，大白天占人老婆，关一关你也好，看你以后还不规矩些！”

另一儿子李文武说：

“当然大哥有大哥的不是，可是爹，孙家小子也太猖狂了！当初你说让出村长没事，看现在人家当了村长，不就可以叫县上来捆人啦？这小子太不把咱们爷们儿放在眼里！爹，这小子不会当村长，找几个人开导开导他吧！”

李老喜这时长出一口气：

“开导我不想开导他？看到两个蛤蟆在那里蹦，我心里是味儿？只是不到时候，没个机会，再等一等吧，我就不信这朵花会老红！”

李老喜的机会终于到了。这年冬天，袁世凯在上边复辟，民国又不民国了。虽然袁世凯做皇帝比较短，但这次下边动作比当初民国时换人快得多，县长、乡长很快换了，乡长又换成过去的老乡绅老周，青年娃娃田小东被一个铺盖卷打发走了。得知这个消息，李老喜马上吩咐家里摆酒。李老喜在酒席上，又谈笑风生的。喝过酒，李老喜将李文闹李文武单独留下，问李文闹：

“文闹，当初把你关进大牢，那胳膊上的麻绳勒得疼不疼？”

李文闹说：

“怎么不疼！”

李老喜问：

“大狱里关着闷不闷得慌？”

李文闹说：

“闷得慌！”

李老喜问：

“是谁把你关进去的？”

李文闹说：

“还不是孙家小子！爹，你问这些败兴事干什么？”

李老喜说：

“干什么！当初你不总说要开导那小子吗？现在时候到了，去想法开导开导他吧！”

李文闹一听是这意思，立即高兴起来，说：

“我这就去拿马鞭！”

李老喜皱皱眉：

“不是让你们去打架！你们不要出面，找个外路人，不要怕花钱，神不知鬼不觉的，叫他去把他下腿弄废了。腿一废，他不能动了，村长不就当不成了？他村长当不成，乡里周乡绅又找谁当呢？”

李文闹李文武听了李老喜这番话，都觉得李老喜高明，说：

“爹，我明白了，咱们又要当村长了！”

李老喜说：

“去吧！”

李文闹李文武就去了。这时李老喜又说：

“记住不要弄死他，要留着他受点罪！”

李文闹李文武两人，遵照爹的指示，找了一个外路枪手，照爹的吩咐交代了。交代完李文闹突然又起了歹心，想报自己的私仇，就对枪手说：

“还是把他弄死吧！”

几天之后，枪手就在土窑里把村长孙殿元弄死了。李老喜听说把孙村长弄死了，对儿子大为不满：

“不是说让留着他，怎么弄死了？”

李文闹满不在乎地说：

“他还不该弄死？弄死他两回也该！”

李老喜用手指着儿子说：

“你是个蠢货，你是个蠢货，应该留着他！这事走漏风声了吗？”

李文武说：

“爹，放心，雇的外路人，一点风声没漏！”

李老喜说：

“好，好，赶紧给枪手五十块大洋，打发他走得远远的！以后任何时候不许提此事！”

李文闹就去付枪手大洋。临到付，他又起了私心，丢到自己口袋里二十块，只给了枪手三十块，惹得枪手很不满意地走了。

孙村长停尸西厢院时，李老喜吩咐厨子准备一个黑食盒子，带伙计前去祭奠。

孙村长死后两个月，李老喜派李文闹给乡里周乡绅送去两麻包棉花。过了两天周乡绅说：

“马村村长死了，村里不能长时间没个主事的，还是请老喜出山吧！”

于是李老喜又成了马村的村长。他上任那天，原准备让儿子李文闹带人去孙家摘牌子，没想到人还没动，孙家已经派人把牌子送了过来。

这倒叫李老喜吃了一惊。

四

副村长路黑小是个牲口贩子。不贩牲口时，帮李家或孙家打打短工。由于他是副村长，他打短工和别人不一样。别的短工得下地割豆割麦子，他可以留在伙房帮厨，或是挑个桶到地里送水。路黑小副村长当了十一年，前九年跟李老喜当，后两年跟孙殿元当。不论跟谁当，路黑小都是打锣召集开会，说理找人烙饼。不过打着锣从村里穿过，说理前和村长族长们坐在一起吃饼，路黑小也觉得不错。虽然他家的房子不比别的佃户好，他家娘儿们小孩吃的不比别的佃户强，但在大家眼里，他和别的佃户还是不一样。从街上走过，别人打招呼：

“黑小，吃了？”

路黑小说：

“吃什么吃，吃到一半，事找到头上了，得给人家去说理，得找人烙饼！”

路黑小的副村长，最初是李老喜给安上去的。在李老喜之前，村里不设副村长，就是李老喜他爹或李老喜他爷爷一个人。到了李老喜，李老喜说：

“咱们设个副村长。”

一开始大家不同意。人老几辈，从来没有副村长，现在为什么要设副村长？李家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但李老喜坚持要设。他说，看他爹他爷爷当村长那么个忙劲，整天尽给人家说理断案，打锣开会，太不自在，所以要设个副村长。设了副村长，不想去开的会，就可以让副村长去，会散了给他汇报；不想断的案，比如偷鸡摸狗的案子，就可以交给副村长去断。他这么说，他又是村长，大家拗不过他。但在副村长的人选上，大家又有看法。他一不选自家兄弟，二不选亲朋好友，选了个牲口贩子路黑小。他这人选不但自己人想不通，村里大众也看不惯，一个本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牲口贩子，突然成了自己的副村长，太让人失望。但李老喜就是相中了路黑小，对自家几个弟兄说：

“你们懂个屁，选你们当副村长，还不如不设副村长！”

路黑小当时刚从外地贩驴回来，放下驴鞭听说自己成了副村长，直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那时路黑小他爹还没死，他爹听说后，却不同意自己儿子当副村长，说：

“小子，不是说是个人就可以充人物头的，你驴都贩不好，还能当副村长？”

但当时路黑小年轻气盛，爱充人物头，就当了副村长。副村长当上以后，时间一长，大家都习惯了，反倒觉得村里该设副村长，对路黑小也看惯了，村长反正是个副的，觉得他本来就该当副村长。路黑小这人还有这点好处，当了副村长，还没有架子，开会打锣，说理找人烙饼，派夫派牲口具体落实到户，他跑前跑后，一点没有怨言。会还没开，他会场布置好了；理还没说，他饼烙好了，弄得村长李老喜满意，大家也满意。李老喜说：

“看看，怎么样，我选这个副村长！”

所以闲时，路黑小到李家打短工，李老喜说：

“黑小，你是副村长，和其他短工不一样，你不要下地割麦了，就在伙上帮帮厨，或到地送点水就行了！”

路黑小就不到地割麦子，在伙上帮厨，半晌挑桶到地里送水。过去没当副村长时，他可得和其他短工一样，下地割豆割麦子。路黑小觉得李老喜这个人真不错，觉得自己该当副村长。问题是他在李家打短工可以不下田割麦子，在伙上帮厨，再到孙家去打短工，孙家也只好以此类推，不让他割麦子，让他帮厨。有时一天厨帮下来，偷一块牛肉拿回家，送给他爹吃，还说：

“看看，怎么样，当初你还不让我当副村长！”

副村长当了九年，铜锣扇坏两面，烙饼的锅烧穿三只，路黑小没有遇到大的难题，反正就是跟着村长李老喜治理村子。村子治理得好坏，是李老喜的事；村子不管治理得好坏，他都跟着吃烙饼。路黑小整天倒是无忧无虑，有时打锣喊人开会，嘴里还唱着大戏。不过他会的戏文不多，只会这么几句：

我说是好的，

你说不是好的；

妹妹呀，

到头来你看看，

是不是好的！

翻来覆去地唱。渐渐变成了跟在他屁股后跑着看热闹的儿童的歌谣。儿童们一边捉人藏人，还一边唱：

我说是好的，

你说不是好的；

妹妹呀，

到头来你看看，

是不是好的！

但前年春天，副村长路黑小遇到了难题。他跟了九年的村长李老喜，被青年娃娃乡长田小东给撤了，村长换成了另一个财主孙殿元。路黑小听到这消息，当时就哭了，一头跑进李家正房，哭着对李老喜说：

“村长，你看这事，你让人撤了；你让人撤了，我这副村长不也当不成了！”

李老喜倒没有哭，笑着对路黑小说：

“黑小，坐下喝杯茶，这些年跟我跑不容易！现在时运不好，来了青年娃娃，咱们爷们儿让撤了，可你放心，河东不会老河东，河西不会老河西，我就不信，这天下就没有咱爷们儿翻身的时候了！”

可令路黑小没有想到的是，孙殿元上台以后，把他这副村长给留下了。这令路黑小又惊又喜，心里也十分矛盾。当吧，过去跟李老喜在一起，现在人家下台了，自己又跟孙殿元，有点对不起李老喜；可不当吧，铜锣就得交给别人，以后说理就吃不到烙饼，打短工就得下田割麦子。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想当，就是怕对不住李老喜。后来还是当了，跟上了孙殿元，只是从此不敢见李老喜。有一次他正打锣召集开会，迎面李老喜骑马走来，路黑小赶忙躲，想折进一个巷子里，倒是李老喜把他喊住说：

“黑小，怎么见我就躲，老叔哪点得罪你了？”

路黑小赶忙站住，脸憋得通红说：

“老叔，你看，这锣，我可对不住你！”

李老喜倒“嘻嘻”笑了：

“黑小啊黑小，你真是个好孩子！老叔不当村长，没拉住你不让干公事！好啦，老叔不怪你，你打锣去吧！”

路黑小放下心来，说：

“谢谢老叔！”

就欢天喜地打锣去了。

倒是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少东家李文闹，李文闹不像老掌柜那么宽宏大量，看到路黑小打锣吆喝，在马上黑着脸说：

“黑小，你还打锣，你不要忘了，你以前可是吃李家饭的！”

路黑小脸又憋得通红，突然气鼓鼓地说：

“少东家，我老婆孩子一大堆，也得养活，你别再说那话，你以为我想打锣！”

李文闹倒是一怔，又瞪了他一眼，打马而去。

路黑小跟孙殿元当了一年多副村长，也渐渐习惯了。两个村长相比较，路黑小觉得李老喜宽宏大量，孙殿元脾气大，但李老喜吝啬，孙殿元大方。比如说理烙的热饼，过去吃不完，都是李老喜拿回家，现在孙殿元从来不拿，都归路黑小。时间一长，路黑小觉得跟着孙殿元也不差，就渐渐把李老喜给忘了。有时孙殿元还问：

“黑小，过去跟李老喜当副村长怎么样？”

路黑小还说：

“不怎么样，半张烙饼他也拿回家！”

孙殿元与孙毛旦相互一望，就“哈哈”笑了。

谁知跟孙殿元跟了两年，孙殿元被人杀害了。青年娃娃乡长一走，村长又换成了李老喜。这又让路黑小作了一次难。就好像寡妇改嫁一样，嫁过去，又得嫁回来。孙殿元刚死时，他还没想那么多，只顾跟人张罗办丧事。后来村长换了李老喜，他才觉得事情有些严重。路黑小感叹：这公事还真不是好弄的。白天想不明白，夜里就唉声叹气。老婆劝他：

“算了黑小，副村长也当了十来年了，当来当去没个完，除了跟人吃张饼，别的没见你发啥大财！咱安心贩牲口，不当也罢！”

路黑小上去踢了老婆一脚。踢过，又觉得老婆说得有道理，说：

“我也知道不当也行，可当了十来年，一下再不当，还过不惯哩！”

但能不能再当，路黑小做不了主，关键在李老喜。李老喜又成了村长。他不让路黑小当，路黑小想当也当不成；他让路黑小当，路黑小也不敢不当。这时他才觉得这个副村长当得真是窝囊。可他既不敢找过去的村长家属孙老元问他以后该不该当，又不敢去李老喜家问还让不让当，只好在家抓耳挠腮地等待，拿出办孙殿元丧事时偷掖回家的半瓶酒，一口一口地喝着浇愁。听到“马村村公所”的招牌已经又移到了李家，他更加着急。小女儿吃饭，不小心打破个饭碗，他跳上去捆了她一巴掌：

“×你祖娘，眼长到腚上了！”

可这天晚上，他正对着油灯着急，突然李家来了一个伙计，通知他马上到李家去商量事情。他一阵惊喜，好你个老喜，又让我当副村长。几天的忧愁烟消云散。跟伙计出了家门，看着满天星星，不再考虑许多，不像第一次改嫁那么别扭，既不想对得起对不起死去的村长孙殿元，也不想见了新任村长李老喜该不该不好意思，只是想：好，好，我老路又当了副村长。

第二天，路黑小又打锣从村里穿过，通知各姓族长到村公所去说事情，找人取面烙饼。

五

老掌柜孙老元的干儿许布袋被请到孙家大院来了。许布袋他爹，是十里外杨场一个大户人家，可惜家产后来被许布袋他爹的一杆烟枪给吹没了。在许家没有破落之前，孙老元与许布袋他爹是好朋友，赶集碰到一起，常蹲在一块吃牛肉。孙老元的三姑，曾嫁过去做许家的五婶。许布袋爷爷一死，许布袋他爹开始吸大烟，开始卖牲口卖地。地大部分卖给了孙老元。孙老元拿出洋钱说：

“兄弟，钱你拿着，这地我不能要，只要你今后别吸烟！”

许布袋他爹说：

“老哥，谁想吸烟？我也不想吸！可要叫我不吸烟，除非你把我打死！”

孙老元只好收下他的地。因为他不收地，许布袋他爹就把地贱价卖给了别人。孙老元叹息说：

“地算我的吧，我价钱还可出得高些！”

地、牲口卖完，许布袋他爹又开始卖房子。这时一伙土匪又趁火打劫，大白天到他家抢过一回。东西抢完，土匪找许布袋他爹，许布袋他爹已经一根绳子吊死在梁上。那年许布袋十三岁，孙老元就把他领到了马村，收他做干儿。

许布袋从小调皮成性。个子长得高，不像他爹的萎缩样子；但是没有他爹白，浑身污泥一般黑，只有头发是黄的。孙老元送他到私塾和孙殿元一块念书，他不是在课堂捣乱，就是上房顶蹲着拉屎。一边拉屎一边喊：

“快接快接，天上下元宝了！”

孙老元用板子教训过两回，他拉着板子说：

“干爹，打死我我也不念书了，让我贩牲口去吧！”

孙老元拗不过他，只好让他杂在村里一群佃户中，跟人到外边贩牲口。牲口贩了几年，有一天，他把大家贩的牲口全偷走了，自己卖掉，拿上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副村长路黑小一帮牲口贩子，回来找孙老元哭诉：

“老掌柜，我们一群是没法活了，牲口都让布袋给偷走了！”

孙老元叹息：

“真是孽种，真是孽种！”

孙老元自己拿钱贴给一群牲口贩子，才了结此事。

又过了五年，二十岁的许布袋，突然从外边回来了。他又长高了，一脸疙瘩，穿着一身破军装，腰里穿着一圈洋钱。据他说，他偷了牲口钱去到处转着玩。钱花光，就当了兵。原想当兵有人发饷，谁知参加的是革命军。革命失败，他腰缠一圈银洋就回来了。更令孙老元吃惊的是，他说着说着，还从腰里摸出一支盒子，放到了桌子上。他说，是临来那天晚上偷排长的。孙殿元孙毛旦见他偷枪很高兴，便约他第二天骑马打兔子。庄稼稞里放马跑了一阵，蹚出一只兔子，他“啪啪”放了几枪，还真把那只翻飞的兔子给打死了。

孙殿元、孙毛旦拾起兔子说：

“布袋，说你会打枪，还真把兔子给打死了！”

许布袋挺内行地吹着冒烟的枪筒：

“这算什么，人咱也杀过几个了！”

孙殿元、孙毛旦对他很佩服，说：

“不简单，不简单，哪天把枪也借给咱玩玩！”

许布袋当下就把枪扔给他们：

“玩吧，什么稀罕东西，别让撞针走火就行！”

孙殿元、孙毛旦也“当当”放了两枪，枪子落在脚下土里，震得耳朵疼，两人笑着说：

“一下子不熟，这盒子还认生！”

许布袋回来以后，孙老元准备让他在孙家当监工和护院，谁知许布袋说：

“干爹，我长大了，不在你家待了，我要回杨场。我爹还给我留下两间房子！”

孙老元说：

“你要回杨场，就回杨场！”

孙老元以为干儿在外边转了几年，长了志气，就送他回杨场，还将过去买他爹的地，又送回他五十亩。谁知许布袋回杨场是为了不受干爹管束，第二天就把五十亩地卖了，拿钱下了钱场赌钱。赌赢了，就下饭铺喝酒吃肉；赌输了，就躺在屋子里受饿挨冻。后来听说他还帮荒甸子上一帮土匪串过线，绑过两回人票。孙老元叹息：

“这个布袋，像他爹一样，是长不成了！”

但许布袋有这点好处，不管是赢是输，不再来打扰干爹。据说有次饿了三天，也没到干爹这里来吃饭。倒是孙老元听说后，有些佩服，说：

“这个布袋孬是孬，但不粘连人！”

于是派人送去两篮子馒头。

孙殿元孙毛旦两个，有时想到杨场勾引他回来打兔，被孙老元喝斥道：

“你看他已经快混成了土匪，还勾他干什么？还想让他把咱家的家产，也拿到赌场上去吗？”

于是孙殿元孙毛旦不敢勾他，他也不过孙家来。孙殿元当了村长被人勒死后，他也没有过来祭奠。后来孙老元得知凶手是李老喜，与侄子孙毛旦商量报仇时，孙老元突然想起这个许布袋。一开始孙老元没有想起许布袋，想起了县司法科老马。孙毛旦也说：

“既然知道是老喜害了我哥，我去叫司法科老马！”

孙老元想了想又止住孙毛旦：

“知道是老喜，也不能叫老马！”

孙毛旦问：

“怎么不能叫老马？”

孙老元说：

“你想想，他让人杀你哥时，你又没在跟前，现在枪手又跑得无影无踪，就凭锅三两句话，老马能抓他？”

孙毛旦想了想，也傻了眼。

孙老元又说：

“就是老马把老喜抓起来，也给你哥报不了仇！”

孙毛旦问：

“怎么报不了仇？”

孙老元说：

“上次他大儿逼死人命，老马给抓走了，可人家花了些东西，他大儿不住了两天就出来了？老马那里，也就那么回事！”

孙毛旦说：

“那我哥的仇不能报了？”

孙老元说：

“看来他走的是暗道，找的是枪手，咱也得找枪手！”

这时想起了干儿许布袋，知道他与土匪有联系，想通过他找个枪手。于是让孙毛旦在夜里骑马去叫他。

半夜，许布袋来了，身上仍是那身破军装，已经一缕一缕的了！黄头发很乱。孙老元看了有些心酸，说：

“布袋，这两年干爹没有照顾你！”

许布袋愣愣地说：

“干爹，你不是派人送过去两篮子蒸馍吗！”

两篮子蒸馍他还记得，孙老元有些感动。孙老元叫孙毛旦拿衣服给许布袋换，许布袋换了。这时孙老元问：

“布袋，知道你换这衣服是谁的？”

许布袋只觉得新换的衣服有点小，不知道是谁的，这时孙毛旦说：

“是咱殿元哥的！”

孙老元问：

“知道殿元怎么了？”

许布袋这个知道，说：

“听说叫人弄死了！”

孙老元问：

“知道是谁弄的？”

许布袋说：

“不知道！”

孙老元说：

“你不知道，干爹我知道。他被仇人用麻绳勒死了！”

说完就掩面哭了。又说：

“可怜我已五十多岁的人了，他被人勒死了！布袋，干爹不是惹事的人，可儿子都给你弄死了，你一声不响，也让人笑话。布袋，干爹以前没照顾你，现在找你来是向你求事，想求你找几个朋友帮忙，帮干爹报了这个仇！”

说完，向许布袋作了一个揖。

这时许布袋火了：

“干爹，你不用向我作揖，光作揖有什么用，我一天没吃饭了，弄点牛肉我吃吃吧！”

这时孙老元倒禁不住“扑哧”笑了，说：

“干爹大意了，干爹大意了！”

于是吩咐孙毛旦把伙夫老得叫起来，切牛肉捅火做饭。

等许布袋吃饱，说：

“干爹，我回去了！”

孙毛旦上前拉住他：

“布袋，你怎么能走，给殿元哥报仇的事还没商量呢！”

许布袋倒愣住：

“不是刚才干爹都说了吗？”

孙毛旦说：

“你能找到朋友？”

许布袋说：

“杀一个屌人，找什么朋友，找我就够了！哪天合适，找人叫我，指出凶手是谁，保他活不到明天！”

这时孙老元倒佩服许布袋，说：

“好，好，干儿还是干儿！”

又让孙毛旦给许布袋拿了几十块光洋。许布袋也没推辞，接过光洋就走了。

许布袋走后，孙毛旦说：

“叔，有了布袋，这下李老喜活不成了！”

这时孙老元倒又叹息一声：

“谁知道呢！别找人找错了，我咋看布袋有些冒失！”

孙毛旦说：

“什么冒失，那天打兔子，他一枪就撂倒了！”

孙老元说：

“那是兔子，这是人！”

又说：

“既然给他说了，不能再换人了，就是得再给他找两个帮手！”

孙毛旦说：

“叔，我去吧！”

孙老元瞪了他一眼：

“你能去？这事能明火执仗？等我再想个人吧！”

转眼到了阴历二月二，按惯例，这天孙家请长工客。因为二月二，龙抬头，大地动了，过节后就该下田弄地了。请客一般请吃肉包，用大锅蒸上几笼肉包，掀开，热腾腾地端上来，请大家吃。孙老元待长工从来不吝啬，包子里一兜肉，还捣蒜汁滴香油，让人来蘸。二月三北山有庙会，孙老元还专门套个马车，拉长工去赶会。他里里外外地喊：

“赶会了，赶会了，车都套好了，不去赶会在家干什么！”

今年二月二，孙家仍请长工吃肉包。吃完肉包，已是上灯时候。长工们又吸了几袋烟，各自回家睡觉，准备明天坐车赶庙会。马夫老冯、伙夫老得回去得晚些，因为老冯还得给马添草，老得得收拾蒸笼碗筷。老冯正在添草，老得正在洗笼布，孙毛旦过来说：

“老冯，老得，先不要干了，我叔叫你们！”

一听说孙老元叫他们，两人都吓了一跳，忙停下手中的活计，擦着手来到正房。不过他们不怕孙老元，孙老元待人好。老冯家孩子有病，孙老元找先生给他看好；老得偷肉，孙老元也没有撵他走。他们怕的是孙毛旦，因为他手里常提马鞭。

来到正房，孙老元正坐着吸烟。孙老元指着墙边的条凳说：

“坐吧。见你们两个回去得晚，跟你们说会话！”

老冯、老得都点头，但没有坐下。

孙老元说：

“今天的包子我吃了一个，好吃，馅拌得不错！”

老得很高兴，说：

“就这还差小茴香，老冯赶车到集上去，让他捎小茴香，他给忘了！”

老冯不好意思“嘿嘿”笑了，说：

“到集上老觉得有事，可就是想不出来，赶车回来，一到村边，就想起来了！”

孙老元说：

“没有小茴香，蒸得也好吃！”

又问老冯：

“明天去庙会套哪一挂牲口？”

老冯说：

“套那匹小儿马，前头两匹骡子。小儿马长成了，该试套了！”

孙老元说：

“把上口也给它戴上，别惊了车！”

老冯说：

“咱家的牲口，还没惊过哩。上次老李家的牲口惊了，还不是请咱给制服的？”

孙老元说：

“知道了。”

接着不再闲聊，指着墙角两布袋粮食说：

“老得，把那两布袋粮食扛过来！”

老得把那粮食扛过来。

孙老元指着说：

“这是两布袋核豆，春天日子长，扛回家让孩子们吃吧！”

老冯、老得一下弄得挺感动，说：

“老掌柜……”

就说不下去了。

孙老元说：

“一把核豆，不是啥好东西。停些日子，我还有事找你们帮忙呢！”

老冯、老得坚决地说：

“老掌柜，你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就说话！”

孙老元说：

“知道了。今天天不早了，把粮食扛回去早点歇吧。到用你们的时候，我让毛旦喊你们！”

老冯老得点头说：

“是啦老掌柜！”

一人扛起一袋粮食，就回家去了。第二天两人碰面，在一起嘀咕：

“老冯，你说老掌柜让咱们干什么？”

老冯也搔着头：

“我也一夜没睡着。不会让咱俩去贩马吧？”

老得说：

“大概不会。咱俩没有贩过马。”

这天孙毛旦转到厨房要牛肉吃，老得给他切了一块牛肉筋，顺便笑着问：

“少东家，听老掌柜说，要分派给我和老冯一个事，不知这事是个啥？”

孙毛旦嚼着牛肉筋说：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老得说：

“你先给我透个信儿，我有个准备！”

孙毛旦说：

“也就是让你们跑跑腿，跟人借个东西。”

老得大为感动：

“老掌柜可真是，咱本来就是他的伙计，让到谁家借东西，让去就是了，还给了一布袋核豆！”

老得回头给老冯说了，老冯也很感动。老冯说：

“人心都是肉长的，到死，咱不能忘老掌柜的大德！”

老得说：

“不能忘，不能忘！”

说完，老冯感动地去喂马，老得感动地去做饭。

六

端午节到了，大家吃油饼，唱戏。今年戏班子转到了十五里以外的牛市屯。是屯就比村子大，牛市屯的屯长说，乡下村子唱三天，咱唱五天。而且请的是“玻璃脆”的戏班子。“玻璃脆”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旦角，扮相好，声音脆，据说项城县袁世凯他爹祝寿，请的就是“玻璃脆”。牛市屯的人个个都很高兴，觉得自己身份也提高了不少，早三天就开始搭戏台子，接着纷纷到外村请自家的亲戚听戏，说：

“去听戏吧，‘玻璃脆’的戏！”

李老喜的女儿家是牛市屯的。婆家也是一个大户人家，既有牲口有地，又开了一个油坊卖香油。开戏的前一天，女儿家派轿车来接李老喜。女儿带小孩亲自来了，女儿说：

“爹，小孩他爷爷说，让你去听戏！”

小孩也扑上去说：

“姥爷，听戏那天，你给我买个梨糕！”

李老喜本来不大爱听戏。一帮戏子又拉又唱，他听不出有什么意思。但女儿坐车来了，小孩又叫他买梨糕，他也不由笑了：

“好，好，姥爷给你买梨糕吃！”

接着又对女儿说：

“其实我不去也罢，村子里这一阵子挺忙，过几天乡里还让派夫去修路！”

大儿子李文闹说：

“爹，巧珍来接你，你该去听戏就去听戏，村里还有路黑小，派夫修路，又不是什么大事！”

李老喜想了想，说：

“好吧，我去听戏！”

李老喜村长已经又当了三个月了。几个月来，平安无事。刚当村长时，孙殿元刚死，他有些提心吊胆。当初他提出“开导”孙殿元，没想到李文闹让人把他“开导”死了。李老喜担心这是祸根，说不定哪天就要爆发。所以几个月来他特别谨慎，吩咐两个儿子加紧护院，夜里不要出门，天擦黑把狼狗放开。大儿子李文闹感到爹的做法有些好笑，说：

“爹，一个穷要饭的后代，弄死也就弄死了，看把你吓的！”

李老喜说：

“你蠢么，话是那么说，他家现在不是不要饭了！他家也人马一大帮呢！我当初错用了你，种下个祸根，那枪手的嘴严不严？要万一叫人家知道了，这祸根就该发作了！”

李文闹说：

“爹，放心，那枪手是外路人，在几百里之外，人家怎么会知道？我听路黑小说，孙家一直在怀疑是土匪干的呢！”

李老喜说：

“那就好，那就好，这事就到这里。以后见了孙家的人，该说话就说话，别露出来。杀了人家儿子，可不是小事，这和你弄死个佃户老婆可不一样！”

李文闹虽然感到爹有些好笑，但还是按爹说的办了。李老喜有时在街上碰到孙老元，还故意没话找话说上两句。他见孙老元对他的态度如旧，没有大改变，心里才略略放心。后来见孙家主动把村公所的招牌送回来，心里也有些感动。有时村里开会，点名派夫派牲口，点到孙老元头上，见孙老元不像以前那样逢会必到，也不怪罪，翻过这一页，也就过去了。

三个月没事，李老喜心里放下许多。女儿来叫看戏，第二天一早，他抱着外孙，和女儿坐着轿车到牛市屯听戏去了。他轿车一出村，孙老元就知道了，孙老元当下趴到地上磕了个头：

“殿元，你闭闭眼吧孩子。老喜呀老喜，你听戏去了，你可活到头了！”

当天晚上，就派孙毛旦请许布袋去了。自从知道孙殿元是李老喜害的以后，孙老元没有一夜不是睁眼睡的。孙毛旦有些着急，说：

“叔，仇人找到了，布袋也找到了，让两边一对号，把事情办了不就完了！”

孙老元说：

“说得跟玩儿似的，怎么办？你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呢！要人家的人头，不是去给人家送钱，到人家就办了！他家儿子伙计一大帮，还有几条狼狗，你要有能耐，你去办一办？保证你还没办人家，就让人家把你办了！总得等个机会！”

就这样，孙老元在等机会。可一天和一天都一样，李老喜就在家办公，一到天黑也不出门，把个孙老元也等急了。孙毛旦说：

“叔，再等我心里就长毛了！索性联系一帮土匪，白天把他家平了算了！”

孙老元叹息一声：

“你又说得容易，可咱家的家产，能养活起一帮土匪？你明火执仗把人家平了，也跑不了你的官司！当初李家是怎么害的你哥？还不是人不知鬼不觉，就拿些光洋暗地请了个枪手！咱呀，咱也得向人家老喜学学！”

倒是马夫老冯、伙夫老得有些纳闷，凑到一起说：

“老掌柜给咱们一布袋核豆，说是让咱跟人去借东西，可核豆都吃完了，也没见让咱去借！”

老得说：

“别是老掌柜给忘了！”

一次孙老元到马棚去看马，老冯瞅个机会问：

“老掌柜，你不是说派我跟老得去干个事？怎么不让我们去了？”

孙老元长出一口气：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老冯说：

“老掌柜，该派事的时候，你得说话，我们不能白吃你的核豆！”

孙老元说：

“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一布袋核豆，不派事，还吃不得了！”

老冯有些感动，说：

“话是这么说，可这核豆我们吃得不踏实，老掌柜，事儿该派还得派！”

孙老元说：

“我知道了。”

就踱出了马棚。

一听说李老喜要到牛市屯女儿家听戏，孙老元高兴得心尖子发颤，机会来了。李老喜一挪老窝，到了外边，就可以动手了。可他知道李老喜不爱听戏，又担心李老喜不去。他要不去，机会又失去了，不知又要等到何时。直到听说李老喜坐女儿家的轿车出了村，孙老元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当时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响头。磕完头，立即叫老得找孙毛旦。孙毛旦找来，孙老元叫老得出去，然后跟孙毛旦说：

“知道李老喜到哪儿去了吗？”

孙毛旦昨夜摸了一夜牌，睡了一天刚起来，昏头昏脑地说：

“他不还在家待着吗？”

孙老元照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瞧你那个头脑，还想着给殿元报仇呢！指望你报仇，殿元的骨头早沤烂了！告诉你，李老喜出村了，到牛市屯听戏去了！”

说完，激动得在屋里乱转，拐棍也不要了。

孙毛旦一听这消息也很高兴，当下瞌睡就醒了，说：

“好，好，他听戏去了，他挪老窝了，我明白了，这下可以办事了！这个蠢货，他怎么就出村了呢？”

孙老元说：

“还不是听我的话，咱们没有露出来？他以为咱们不知道殿元是谁害的呢，他光记着摘牌子当村长了！”

孙毛旦一边将披着的衣裳穿上，一边匆忙就往外走：

“我骑马去叫布袋！”

孙老元喝住他：

“站住，谁要你白天骑马去，夜里就不能去了？”

孙毛旦说：

“对，对，夜里夜里。见面就是一顿骂，把我给骂晕了！”

当夜三更，孙毛旦将许布袋从十里外的杨场请来。孙毛旦一更就到了杨场，可到处找不到许布袋，把孙毛旦急了一头汗。找来找去，原来许布袋并没有走远，只是他没有睡正房，睡在牛圈一铺草堆里。孙毛旦将他从草堆里扒出来，不禁笑了：

“真是一个土匪！”

接着喊他：

“起来起来，干爹叫你呢！”

两人骑马上了路。路上星星满天，风一吹有些冷。孙毛旦穿得厚，不觉得有风；许布袋破衣烂衫，浑身上下打战。许布袋不满意地说：

“黑更半夜，又叫我干什么？”

孙毛旦说：

“上次你干爹给你说的事你忘了？现在时候到了，你可以给殿元哥报仇了！”

许布袋这才明白叫他的意思，忙拨转马说：

“那我得回去！”

孙毛旦急了：

“怎么了布袋，你又变卦了？上次你干爹还给你几十块光洋呢！”

许布袋瞪了孙毛旦一眼：

“都怪你不早点说，以为又让我去喝酒。既然这次是真的，我家伙忘到家里了！”

孙毛旦笑了：

“我以为你变卦了呢！”

也拨转马头，陪许布袋回去。

到了许布袋家，许布袋把两个屋子找遍，没有找到他的家伙。最后在猪圈食槽子下找到了，原来是一把生锈的杀猪刀。孙毛旦“扑哧”又笑了：

“我以为什么好家伙，原来是个生锈的杀猪刀，还不如我送你一个小攮子呢！你的那把盒子呢？”

许布袋闷着头说：

“上次卖给老邱了！”

孙毛旦也不知老邱是谁，两个又骑马上路了。路上许布袋问：“要我去杀谁？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我认识不认识他？”

孙毛旦说：

“怎么不认识，就是李老喜！就是他雇人把殿元哥给勒死了！前些时候他老不出村，没地方下手，昨天他去他闺女家听戏，出村了，你干爹就让叫你来了！”

许布袋一听是李老喜，又勒住马，说：

“要杀李老喜？李老喜这人我可觉得不错！”

孙毛旦问：

“他怎么不错？”

许布袋说：

“小时候我到他家偷枣，一次被他家狼狗缠住，他喝退狼狗，也没有打我！”

孙毛旦又有些着急：

“那是小时候，现在他可把咱哥给杀了！”

许布袋想了想，叹口气说：

“那就杀了他吧！”

这样到了孙家。孙老元已经在家摆了一桌酒，两人一到，就让入座。酒过三巡，孙老元问：

“路上毛旦都跟你说了？”

许布袋说：

“说了，什么时候动手？”

孙老元说：“这都五更了，他昨天去的，昨天听了一天戏，今天还要听一天，今天晚上吧！”

许布袋说：

“那怎么现在给我叫过来了？”

孙老元说：

“一会儿天就明了，白天你睡上一天，养养精神！”

许布袋说：

“养什么精神，我还跟毛旦去打兔吧！”

孙毛旦很高兴，但孙老元说：

“不能打，不能打，这事还得保密，你得藏着，不能让人发现！”

孙老元又说：

“布袋，这事一定要小心，牛市屯人多嘴杂，动手要在后半夜。他女儿家的地形，我已经打听好了，到今天晚上再告诉你！去时我还给你准备了两个帮手，让他们在村外接应！”

许布袋不高兴：

“干爹，你干事还是这么啰唆，我要单独行动，我不要帮手！”

孙老元说：

“我的儿，这是杀人头点地的事，冒失不得。去两个人在村外给你牵马，你万一出了事，跑起来也快！”

许布袋噘着嘴问：

“是两个什么人？”

孙老元说：

“实靠得很，就是咱家的老冯和老得。为了保密，现在不能告诉他们，就说跟你去借东西。等到了路上，你再告诉他们吧！”

当下商量完毕，孙老元就让孙毛旦带许布袋去西厢院睡觉。这天许布袋倒很老实，一觉睡到太阳偏西，才起来吃晚饭。

七

李老喜已经在女儿家听了两天戏。头一天听的是《秦雪梅吊孝》，第二天听的是《王宝钏守寒窑》。但他不懂戏文，也就是坐到椅子上听。听来听去，没听出个什么意思。亲家老关在旁边陪他，一会儿说“‘玻璃脆’出来了”，一会儿说“‘玻璃脆’出来了”，他也没听出“玻璃脆”唱得好到哪里去。这次亲家对他不错，专门宰了一只羊，杀了几只鸡。虽然马村不算大，但李老喜大小也是个村长，看戏往前边放椅子，众人都让，都说：

“马村村长来了，马村村长来了。”

牛市屯屯长姓牛，坐在戏台下最前排，这天扭头发现了他，也笑着向他拱手：

“哟，李村长来了，给敝屯增光！”

李老喜也笑着拱手：

“屯长客气了。哪天有空，到小村去玩儿玩儿。”

牛屯长说：

“一定去，一定去。台上打板了，咱们先看戏！”

戏一散，亲家老关就关心地问他：

“怎么样亲家，戏唱得怎么样？”

李老喜说：

“不错，唱得不错。就是这戏老哭哭啼啼的，让人败兴！”

老关说：

“那是唱戏，唱戏哪有不哭的？‘玻璃脆’最拿手的，就是唱苦戏！”

女儿外孙对他也不错，看戏坐在他身后，给他递瓜子嗑。这天戏还没开锣，外孙缠他：

“姥爷，你不是说给我买梨糕吗？”

李老喜突然想起，笑着说：

“姥爷倒把这事给忘了！”

就从口袋摸出一块光洋，递给外孙让他买。亲家在一旁看到，呵斥孙子：

“在家怎么给你说的？又让你姥爷破费！”

李老喜笑说：

“小孩子家，何必说他！”

看完戏，回到家，已是三星偏西。亲家还要让家人烫壶酒，与他共饮，然后才安歇。照顾如此周到，倒让李老喜过意不去。人家到自己家来过几次，半夜哪让喝过酒？于是不安地说：

“亲家，我这一来听戏不要紧，把你打扰得不轻！”

亲家老关说：

“亲家，你说到哪里去了？知你当着村长，平时公务繁忙，请都请不到，这次请来了，还什么打扰不打扰！”

李老喜只好安心听戏。只有一件不好，李老喜初到这里，有些水土不服，头一天晚上，半夜就起来拉了两回肚子。第二天一早女儿来送洗脸水，李老喜说：

“妮儿，戏我也听了一场了，家里还有事，让我今天回去吧！”

女儿不放，问：

“爹，你住在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李老喜也不好对女儿说自己跑肚子，只好说：

“怎么不合适，看到你婆家忙前忙后，我心里不过意！”

女儿说：

“这有什么不过意，那年他家开油坊，还借过咱家十石米呢！”

李老喜倒笑了：

“还是从小的脾气，说话不懂事！在人家老人面前，可不许这么说话！”

于是就安心住下。如果李老喜第二天果真回去，也就躲过了杀身之祸；他被亲家和女儿留下，就该他倒霉。第二天晚上，他正由亲家陪着听“泪洒相思地”，许布袋和老冯老得三个，已经骑着马上路了。

直到来时，马夫老冯、伙夫老得并不知道来干什么。孙老元只交代他们，跟干儿许布袋去借件东西。老冯、老得自从吃了孙老元的核豆，一心想给老掌柜办事，现在听说事情来了，都很高兴。但听说事情是夜里不是白天，又有些纳闷，说：

“老掌柜，借什么东西，白天不去借，还得趁着晚上！”

孙毛旦在一旁说：

“白天怕人家家里没人，夜里去才找得着。”

老冯老得一听也有道理，又问孙毛旦：

“少东家，到底是借什么，得去三个人？”

孙毛旦说：

“去三个人，证明借的东西不轻，得三个人才抬得动，路上布袋告诉你们！”

到了夜里，老冯老得就跟许布袋骑马出了村。临行时，老掌柜又把许布袋拉到旁边交代：

“没机会就不干，也不要出了事情！”

许布袋说：

“干爹，放心去睡觉吧！”

三个人出了村。一开始大家不说话，等出了村，上了路，打马跑开，三个人才开始说话。老得说：

“老冯，夜里没骑马走过路，谁知比白天出路！”

老冯说：

“可不！我那年赶马车拉豆饼，一夜走了一百二，放到白天，把马打死也走不脱！”

老得又说：

“这借个东西，老掌柜憋了半年！”

老冯说：

“也不知借个什么！”

老得问许布袋：

“少东家，咱们去哪村借东西？”

许布袋说：

“去牛市屯！”

老冯说：

“借个啥，用得着三个人？”

许布袋说：

“借个人头！”

老得笑了：

“少东家就会说笑话，黑更半夜，借什么人头！借谁的人头？”

许布袋说：

“借李老喜的。他把殿元给勒死了，咱们今天去杀了他！”

老冯老得都严肃了：

“真的？”

许布袋“嗖”地从后背衣裳里抽出那把杀猪刀：

“看这把刀！”

一说看刀不要紧，老冯老得吓了一跳，老得当时吓得软瘫了，“咕咚”一声就从马背上栽了下来。

许布袋和老冯都停住马，起来拉他，他瘫在地上不起来，说：

“老掌柜也不说清楚，光说借东西，谁知是借人头！吓死我了，我是不敢去了，我没杀过人，我不杀人！”

许布袋上去抽了他一马鞭：

“起来！不是让你去杀人，杀人的是我，让你们俩在村外牵马等我！”

老得说：

“牵马我也不去，我一步动不得了，要去你们俩去，我要回去！”

许布袋说：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先杀了你！”

说着真用刀去砍他。吓得老得一骨碌爬起来：

“你别杀，我去，我去！”

三个人又骑马走。老得几次又想从马上瘫下来，但看着许布袋手中的刀，抱着鞍在马上哆嗦。这时老冯说：

“少东家，看老得这样子，是真难去杀人。”

许布袋说：

“要搁我在队伍上的脾气，早把他枪毙了！杀人我一个人去，你俩在村外牵马！”

老冯赶紧说：

“好，好，我们在村外牵马！”

到了牛市屯村外，许布袋果真让三人下马，把自己马的缰绳交给老冯：

“你俩牵马到麦稞里等着，我进去杀他！”

老冯老得慌忙说：

“好，好，我们在麦稞里等着！”

许布袋又往老得脸上亮了亮刀，转身一溜小跑就不见了。吓得老得又瘫在地上，说：

“老冯，老掌柜说让借东西，谁知是借人头，吓死我了！知道这，说啥我也不来了！”

老冯这时倒英勇了，说：

“原来少东家是让李老喜勒死的，那李老喜也该杀！老掌柜也没有让咱去杀人，就让在村外牵牵马，杀人用的是人家干儿，我看老掌柜够仗义的！”

老得说：

“我也知道仗义，只是头一回干这事情，当不住腿的家！”

说着，两人牵马隐到了麦稞里。到麦稞里等了一会儿，老得又问：

“不知要等多长时候？”

老冯挺内行地说：

“杀人倒快，就是找人慢。等着吧，反正布袋不回来，咱不能回去，不然见了老掌柜怎么说？”

老得说：

“愿他杀得快些吧！”

老冯、老得说话时间，许布袋已经到了牛市屯的戏台前。戏台上吊着两盏汽灯，亮得晃眼。

这时“玻璃脆”正唱到小寡妇哭丈夫，戏台下许多人都哭了。许布袋把刀藏好，也挤在人群中听，顺便还在小摊上买了十几个梨糕糖。听了一会儿戏，吃了两个梨糕糖，将坐在前边的李老喜给瞄上了。既然瞄上了，许布袋就不再着急，安心听戏。

等戏散场，大家呼喊着搬凳子回家，许布袋就远远跟上了李老喜和他的亲家。李老喜和亲家走在前边，女儿抱着睡熟的孩子走在后边，再后边是搬凳子的两个伙计。等一干人回到家，许布袋也绕道上了他家的瓦屋顶。许布袋伏在瓦屋顶上，以为他家很快就灭灯睡觉，可以动手了，谁知李老喜亲家老关又在正房摆上了酒，和李老喜喝了起来。看着窗户纸上透出的两个对饮的人影，许布袋生了气：

“本来不想杀他，谁知他还喝酒，这下得杀了他！”

好在两人喝的时间不长，伙计提个灯笼，就把李老喜送到了后院安歇。许布袋也从瓦房上檐儿到后院。原以为这下安生了，谁知道李老喜睡下也不安生，屋里的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又亮了，他一会儿睡下，一会儿又起来了。原来李老喜又跑肚子，睡下一会儿，就得起床到屋外厕所去解手。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把许布袋气得直吐唾沫，骂道：

“今天算是倒霉，看他那个磨蹭劲儿！”

好不容易李老喜睡下了。屋里不再亮灯。许布袋拍了一下巴掌：

“你也会老实！”

就顺着房墙下去。谁知屋后有个狗窝，一个狼狗“呼”的一声扑了上来，把许布袋吓了一跳。许布袋正有气没地方出。一把攥住扑过来的狗脖子，生生地把个大狼狗给攥死了。大狼狗一声没吭，先是腿乱踢蹬，渐渐身子就变成了烂泥。许布袋把狼狗扔掉。绕到房前，到李老喜睡的房子，便去拨门。谁知刚一拨，门就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许布袋心想：

“他倒胆子大，睡觉不插门。”

进屋以后，悄悄摸到床前，从后衣裳里抽出杀猪刀，估摸出睡觉人头的地方，一刀就下去了。谁知一刀砍了个空，把个枕头给砍烂了，床上也没动静。许布袋吓了一跳，张眼往床上看，床是空的，只有翻起的一团被窝。原来在许布袋和狼狗搏斗时，李老喜刚睡着又拉肚子，这次来得比较急，灯也没点就提着

裤子出去了。许布袋只好蹲在床脚下等，心里说：

“原想等他睡着送他走，他也不知疼，谁知他没这福气，还得醒着杀！”

心里正说着，门响了，李老喜提着裤子走了进来。许布袋不再等待，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李老喜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突然见有人影黑乎乎扑上来，知道不妙，扭身就往外跳，跳出屋就跑。可他一时着急，吓得也忘了喊。许布袋见他跑了，心里也着了急，端着刀子就追。李老喜跑到院子没处躲，就一头钻进了磨房磨道里。许布袋也跟到磨道里。两人在磨道里转了两圈，人还没杀上。这时老关的马夫后半夜起来喂马，听到磨房有动静，就过来喊：

“谁？”

听到有人声，李老喜才想起自己也有嘴，便大声嚷嚷：

“快来人吧，快来人吧，有人杀我！”

说完，一头栽倒在磨道里。

马夫吓了一跳，接着在院子里乱跳：

“东家，快起来吧，我是不管了，有人杀李村长！”

他这么一喊，各屋纷纷亮了灯，人们提着裤子跑出来。许布袋见事不妙，只好收起刀，趁乱又攀上瓦屋顶跑了。

老冯、老得仍在麦稞里等着，看看东方发白，天都快亮了，两人不禁有些着急。老得说：

“布袋怎么还不来？说话天都亮了，天一亮，咱们还牵着马藏在麦稞里，被人看到算什么！”

老冯说：

“再等一等吧，杀个人哪那么容易！”

正说着，许布袋来了，跑得气咻咻的。跑到跟前，跨上马就跑。老冯、老得也急忙上马跟他跑。等跑出五六里路，三匹马才渐渐慢下来。这时老得问：

“怎么样布袋，把李老喜杀了吗？”

许布袋也不言声，又打起马。老冯悄悄对老得说：

“看他不言声，肯定是杀了！”

这样到了孙家。孙老元孙毛旦一夜没睡，都在等着，见他们回来，忙将他们引到正房。孙老元急忙问：

“怎么这么长时间，把我急坏了，怎么样布袋，得手了吗？”

这时许布袋已经镇静下来，先喝了一瓢水，然后说：

“干爹，这次不顺，李老喜光拉肚子，一夜没睡，没个下手处。后来好不容易把他挤到磨道里，谁知又惊起了人，我只好跑了！”

孙老元孙毛旦吃了一惊。老冯老得也吃了一惊。孙老元问：

“这么说他没死？”

许布袋说：

“没杀到他，他还活着！等明天晚上吧！”

孙老元摇头叹息：

“你呀布袋，错失良机，错失良机。你今天没杀到他，他明天晚上还能在那等着你吗？”

等许布袋、老冯、老得下去歇息，孙老元在屋里急得来回转圈，拍着巴掌对孙毛旦说：

“我说布袋有些冒失，看冒失不冒失。这么好的机会，让他错过了！唉，也是命该如此，老喜不该死！”

孙毛旦说：

“当初还不如让我去！”

这样焦急到天明，突然马夫老冯又回来了，进屋就叫：

“老掌柜，老掌柜，我报告你一个喜信！”

孙老元说：

“这时还有什么喜信！”

老冯说：

“我听街上人说，李老喜死了！”

孙老元孙毛旦吃了一惊：

“什么，他死了，不是布袋没杀着他吗？”

老冯说：

“布袋是没杀着他，但把他挤到磨道里转了两圈，把他给吓死了！刚才有人见李文闹李文武急急忙忙去牛市屯奔丧呢！”

孙老元一听这话，“扑通”一声心放回了肚里，接着又趴到地上磕了一个响头：

“老天，这就不怪我了，他命该如此，命该如此！”

八

李文闹、李文武赶去奔丧，一下马，扑到磨道里就哭了，“爹呀”“爹呀”地叫。女儿巧珍跺着脚哭：

“都怪我了，昨天爹说要回去，我没让他走；要昨天让他走了，不就没这事了！”

李老喜夜里睡觉的地方，是亲家老关他舅爷以前住的房子，李老喜来听戏，老关让他舅爷先搬到前院。老舅爷听说在自己房里杀了人，登时也吓瘫了，说：

“如果亲家不来听戏，那不就该杀着我了！”

一群人在磨道里哭罢，伙计把李老喜的尸体抬到了正房。接着张罗给他买棺材。亲家老关见到李文闹李文武，感到很不好意思，红着脸摊着手说：

“亲家哥，我请亲家来看戏，谁知在咱家出了这事，亲家哥，我是没法说话了！”

李文闹李文武这时倒冷静，作揖说：

“大爷，这不能怪你，还是俺爹的仇人。就是俺爹停尸在你家，给你添了麻烦！”

老关见李文闹李文武这样通情达理，心中倒十分感动，拍着手说：

“亲家人都死了，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我尽我的能力罢了！”

到了正午，老关家伙计拉回来一口柏木大棺材，给李老喜买回来内外几身新衣。当时换了衣服，儿子女儿看着入了殓。然后老关派马车拉上棺木，女儿外孙坐在车上抱着棺木，李文闹李文武骑马在两边护着，由牛市屯起灵回马村。刚出牛市屯，碰到牛市屯屯长老牛，刚到村外送“玻璃脆”戏班子回来，见到李老喜的灵车，急忙下马，对李老喜的灵车行了个礼，说：

“李村长为人随和，想不到也有仇人！”

李文闹李文武也急忙下马，双双跪到地上，给牛屯长磕了个头。

李老喜的灵车拉回村，李家开始在门上蒙白布，搭灵棚，举办丧事。村里人见又死了一个村长，都有些害怕，说：

“咱这村盛不住村长！”

但也纷纷来送烧纸。副村长路黑小又赶来当执事，站在门口喊丧。孙殿元被勒死，李老喜又当村长，路黑小担心自己的副村长当不成，谁知李老喜又让他当副村长，他对李老喜也有些感激。据说当时为让不让他当副村长，李家还有一番争执。

李文闹说：

“路黑小纯粹一个见风倒，过去咱当村长，他跟了咱十来年；后来孙家一上台，他又跟了孙家；现在咱又上台了，再不能用他，看他还见风倒不倒！”

李老喜说：

“什么见风倒，谁不是见风倒？过去光绪当皇帝，咱跟着喊万岁，现在成了民国，咱不也跟大总统！关键是自己有没有本事上台，别怪老百姓见风倒！”

于是又让路黑小当了副村长。路黑小当了副村长以后，也尽心敲锣开会，说理找人烙饼。现在李老喜突然又一死，路黑小心里也有些害怕，但念着李老喜对自己的情分，也赶过来当执事喊丧。有人来送烧纸，他便喊：

“有客奠了！”

“奏乐！”

“烧张纸！”

“送孝布一块！”

喊了一天丧回来，老婆孩子都睡了。路黑小脱光衣服钻到被窝，老婆突然爬到他跟前。路黑小以为老婆来找快乐，便说：

“快睡吧，我喊了一天丧，身子软瘫个球了！”

老婆便爬了回去。可路黑小快睡着时，老婆又爬了过来。路黑小有些恼怒，想爬起来打她，这时老婆说：

“黑小，我跟你说个事！”

路黑小伸回手：

“什么事，你说！”

老婆说：

“我知道是谁杀了老喜！”

路黑小“呼”地一下坐起来，睡意全无。问：

“你知道？你一个娘儿们家，怎么会知道？是谁？你说！”

老婆说：

“我前天夜里下地偷麦，正偷着，路上响起马蹄，我以为是来抓我，就赶紧伏到麦稞里不动了。谁知过来三个人，你猜是谁？是孙老元的干儿许布袋，还有他家的伙计老冯和老得！”

路黑小说：

“你碰到人家，也不能说是人家杀了老喜！”

老婆说：

“一开始我也不知他们干什么，但他们在路上说话，被我听见了。老冯说去借东西，布袋说去杀老喜，老得还软瘫得掉下马呢！”

路黑小说：

“后来呢？”

老婆说：

“后来他们又骑马走了。当天夜里，老喜不是被人杀了？”

路黑小不说话了，慢慢将身子躺了回去。接着浑身打起了哆嗦。李老喜一死，他就觉得有些蹊跷，现在听老婆一说，他明白两个大户人家起了仇杀。仇杀为了什么？路黑小也明白了，为了一个村长，谁能打锣召集开会。他们杀来杀去不要紧，自己都跟他们当过副村长，给他们打过锣，别到头来把自己也挤到中间，被人给害了。这样思来想去，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早又得爬起来去当执事。这执事就当得心神不定，无精打采。有两次把丧的次序都喊错了，还没有喊“烧纸”，就让孝子送“孝布”。惹得门外一班吹响器的轻声笑了。偏偏中午时候，又来了一帮奠客。这奠客不是别人，正是孙家老掌柜孙老元。前边有几个孙家的伙计，抬着一个大黑食盒子。和去年孙殿元死时，李老喜去奠一个架势。当李家伙计接过食盒子，把它摆到灵前，孙老元要上前祭奠，先与路黑小作揖，路黑小一看孙老元的眼睛，登时就瘫在地上昏了过去。只好被李家伙计架了下去，另换了一个执事。

丧事办了两天了，奠客渐渐少了。晚上，客人散了，李家兄弟和闺女巧珍一边跪在李老喜棺材前守灵，一边商量爹到底是被谁害的。李文闹对姐姐巧珍说：

“爹是在你家被害的。你公公家也废物，凶手都杀到了家里，硬是没捉住他，让他跑了！”

李文武替姐姐开脱说：

“枪手都会飞檐走壁，怎么能抓住？”

巧珍半天没说话。突然又问：

“只是不知是谁雇的枪手？”

这时李文武说：

“必定是孙家！”

李文闹问：

“怎么料定是他家？”

李文武说：

“你想吗！咱家别的还有什么仇人？必定是你上次弄死了人家儿子，被人家知道，现在发作了！”

李文闹说：

“他儿子关我大狱，我该弄死他，可他怎么敢弄死咱爹！”

说着站起来：

“我这就带几个人，去平了他家得了！看他也敢杀我！”

李文武说：

“哥，说你不通情理，你可真不通情理，你还没个证实，咱也只是猜疑，怎么好杀人家！”

李文闹只好又坐下。

这时巧珍说：

“要证实也容易，我看只找一个人就够了！”

李文闹说：

“找谁？”

巧珍说：

“就找路黑小！我前天哭灵时发现，路黑小在前边喊丧神色不对，有好几次喊都喊错了。后来孙家来祭，他又晕倒了，这里边必定有蹊跷。要不就是他杀了咱爹，要不就是他知道是谁杀的。不然神色不会这个样子！”

李文武、李文闹说：

“这话有理，这话有理。”

接着李文闹就喊伙计：

“去把路黑小叫来！”

李文武补上一句：

“就说叫他过来商量后天出殡的事！”

伙计走后，李文闹问：

“他来了怎么问他？”

李文武说：

“这是你的事啦。停会儿我跟姐姐下去，你来问他！”

路黑小那天中午晕倒，被人抬到家里，直到下午才缓过劲来，嘴里还嘟囔个不停：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老婆给他做了一碗酸辣疙瘩汤，喝下去，心里才缓过来。老婆瞪他一眼：

“知你这么胆小，当初我就不该告诉你！”

路黑小说：

“那天晚上你就不该偷麦子！”

又自言自语说：

“村长死了，又得换村长，这回我是说啥也不当那个副村长了！”

老婆说：

“不当也好，当这个副村长，也没见你挣回万贯家产，好好贩你的牲口，好好种地，咱过个安生日子！”

路黑小连连点头，决心跟老婆过普通百姓的安生日子。晚上老婆做饭，他就到灶下烧火。老婆也很喜欢。一家人早早吃完饭，就脱衣裳安歇。这时李老喜家的伙计来了，在窗外喊：

“路村长，少东家喊你去！”

路黑小拍着手说：

“看看，看看，你不想当，还跑不了你哩！”

路黑小问：

“找我什么事？”

伙计说：

“商量老掌柜后天出殡的事！”

路黑小才略略放心。穿衣服起来，跟伙计去了。来到李家，到处没人，进了灵堂，就李文闹一个，路黑小还有些怪异，问：

“文闹，后天才出殡，怎么今天就没人守灵了？”

李文闹在棺木前黑着脸说：

“这个灵不守了，找到杀俺爹的凶手了，先报了仇，再埋俺爹不迟！”

路黑小登时脸吓得就白了，哆哆嗦嗦问：

“你们把凶手找到了？是谁？”

这时李文闹“唰”地扯出一把杀猪刀，用刀指着路黑小说：

“就是你！”

劈胸揪过路黑小，又对棺材说：

“爹，杀你的凶手找到了，我这里给你报仇，你闭闭眼吧！”

然后就要往路黑小胸膛里扎，把路黑小吓得魂都没了，他连声叫：

“少东家饶命，少东家饶命，老掌柜不是我杀的！”

李文闹说：

“怎么不是你杀的，有人看见你了，孙家伙计来报告，说看见你杀的！”

路黑小急了：

“他这才是恶人先告状，我不告发他，他还告发我！”

李文闹又将刀逼了逼：

“那你说清楚是谁杀的，说不清楚就是你，我还是先杀了你再说吧！”

又把刀子往里扎了扎，已经刺破了一层小棉袄，挨到了皮肉。

路黑小眼前一阵黑，说：

“饶了我，饶了我，我说，我说！”

就把老婆告诉他的话说了。

说完，李文闹放了他。这时李文武和巧珍也出来了。李文武扶起路黑小：

“老路，我哥性子急，错怪了你，看在我爹面上，你担待着点！”

路黑小这才知道李文闹使的是计策，但也只是擦汗说：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巧珍这时哭了：

“文闹文武，凶手是找到了，就看你们两个的了！”

又扑到棺材前哭：

“爹，你死得好惨，你让人给吓死了！”

这时李文闹对路黑小说：

“你回去吧，出门一个字不要说！”

又比了比自己的杀猪刀。

路黑小忙说：

“我不说，我不说！”

然后退了出去，撒腿就往家跑。刚跑到家，又晕过去了。等醒来，老婆晃他的头：

“你怎么了，叫你去说些什么？”

路黑小跳起扇了老婆一巴掌：

“×你妈，都怨你了！以后再不要夜里偷东西了！”

路黑小走了以后，巧珍去睡了，李文闹和李文武在一起商量报仇。李文闹说：

“怎么办吧，爹死了，就剩咱们俩！”

李文武说：

“还能怎么办？人家把咱爹都杀了，等送爹入土，就想法报仇呗！”

李文闹说：

“咱这次找一个高手，把他家灭了算了，省得以后再来找麻烦！”

李文武叹口气说：

“哥，灭不了，这次不光是姓孙的，还有许布袋，还有马夫老冯，厨子老得，牵涉的面挺大！”

李文闹说：

“管他大不大，牵涉到谁，就杀了谁！”

李文武说：

“那得雇多少土匪！一下杀几口人，动静也太大！他们人都是分散的，又不聚到一起等你杀，如何动手？这次比上次杀孙殿元复杂。那就是一个人，这次人家人多不说，说不定还防着呢！”

李文闹急了：

“依你这么说，咱不杀他们算了！”

李文武想了想说：

“也不能不杀，也不能全杀，得杀主要的，想一个马夫，一个厨子，也不敢动手杀咱爹，无非给许布袋打打下手罢了，杀他们也没意思。要杀，许布袋一个，孙老元一个！”

李文闹说：

“孙毛旦也不能留着，那家伙在街上骑马，见了我，正眼都没看过一个！”

李文武说：

“那只能放到以后，口不能开得太大，还是先杀许布袋和孙老元！”

李文闹说：

“好，等丧事办完，我就去雇人！还找上次那个枪手，勒死孙殿元，他活做得挺利索。就是少给他二十块光洋，看上去有些不高兴！这次给他补上算了！”

李文武又说：

“哥，依我说，先不要雇人。以前咱走这条道杀了孙殿元，他家也走这条道杀了咱爹，这条道不能走了，不然杀来杀去没个完！”

李文闹说：

“不找枪手，谁还能替咱报仇？”

李文武说：

“咱找县司法科老马！”

李文闹从鼻孔里喷出一股气：

“县司法科老马？亏你想得出，看他那个样子！再说，与他不沾亲不带故，他能帮咱？他倒是关过我几个月！”

李文武说：

“他为什么关你？是因为你逼死了佃户老婆，人赃俱在！这次许布袋他们杀了咱爹，咱也有人证，何不用老马？他就是吃这碗饭的，咱是冤主，又有人证，他说什么也得把许布袋和老冯老得抓起来。咱先借他的手杀了许布袋再说！除了这个孽障，咱再对付孙老元！说不定到大狱里他们三个一交代，把老元扯进去，把老元也解决了！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人解决了，有何不好？再说，咱借老马杀了仇人，人就是老马杀的，不是咱杀的，咱只是一个冤主，以后孙家就不会把仇气对住咱；咱雇人杀了他们，咱又成了凶手，他们又把咱当仇人了！这样杀来杀去没个完。能用老马，还是用老马！”

李文闹已经听得分不清李文武在说些什么，他倒是偏着头看着李文武：

“老弟，什么时候，你肚子里添了这么些道道了！”

李文武说：

“哥，咱爹死了，以后就靠咱俩，咱遇事不能莽撞。那样，三弄两弄，把咱也弄进去了！”

李文闹说：

“你说了这么半天，先按你的试试吧！试不成，我再去雇人不迟。反正一个许布袋，一个孙老元，跑不了他！”

九

老马来了，仍带着他的两个股员。这次的老马，不比以前的老马，腰里新添了一架盒子，与人说话，动不动就拍拍它。李文武前去告状，派马车去接他，老马说：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你村尽出些人命案！我看司法科不要设到县里，设到你村算了！”

李文武赶紧趴到地上磕了个头：

“马股长，小民冤情太大，爹被人杀了，马股长不去，凶手难以惩办，求马股长给小民做主！”

这时旁边一个股员说：

“老马，咱们去吧，这个案子好破，凶手在那明明白白摆着，到那绑人就完了！”

老马瞪了股员一眼：

“你本事大你去吧，看你能把人绑回来！”

李文武怪股员插嘴，忙又磕了一个头：

“马股长不去，凶手肯定难以服法。请马股长念小民的冤情，亲自动身去一趟。要是股长不去，小民也不活了！”

老马见一个财主一个劲儿给他磕头，这才缓过劲儿来说：

“你起来吧。杀人偿命，民告状官不能不究，这是自古的王法，何况咱们民国了！我这两天本来心口疼，不能乱跑，念你爹被人杀了，我去一趟吧！想他两个佃户，一个地痞，杀了人就能没事儿了！”

这样，老马和两个股员，被李文武接到马村来了。一进马村，李文武说：

“请股长先到舍下用饭！”

老马当下把盒子抽出来：

“少东家，我公务在身，还是先办了公事，再去你家打扰不迟！”

接着指挥两个股员：

“先去把老冯、老得、许布袋给我绑了！”

接着又对李文武说：

“你是不懂啊！我们先去你家吃饭，凶手知道我们来，不早跑了！先绑了凶手，再到你家吃饭，我心里，你心里，不都踏实了？”

李文武这时倒佩服老马，连连点头：

“股长英明，股长英明！那我回家准备去了！”

老马带着两个股员，就去了孙老元家。孙老元正在屋里吸烟，孙毛旦在旁边站着，忽然见老马端着盒子进来，后边还跟着两个股员，两人吓了一跳，孙老元赶快迎出来：

“哟，老马来了，毛旦，赶紧叫人倒茶！”

老马板着脸说：

“倒茶不倒茶，老掌柜，我公务在身，今天来打扰你，你多担待吧！”

说着，将盒子炮拍到了桌子上。

孙老元孙毛旦一听老马的口气，知道事情坏了，孙毛旦当时就有些筛糠，孙老元到底老练些，仍笑着

说：

“老马是县上的官员，平时请都请不到，哪里能说打扰！”

老马坐到椅子上说：

“老掌柜，咱长话短说吧，事情发了，你家干儿许布袋、马夫老冯、伙夫老得，合伙谋杀李村长，被人告了！我今天来，是来拿人犯了！”

孙老元摊着手说：

“老马，冤枉啊！李村长近日死了不假，可并不是我家人害的！老马你是明白人，孙李两家，历来有仇，这是栽赃陷害呀！”

老马笑了笑：

“老掌柜，瞒不住了。据李家说，这事是有人证的，贵村副村长路黑小他老婆，那天晚上到地里偷麦子，你家三人去牛市屯害李村长，路上的话，都被她听到了！要我把路黑小和他老婆传来吗？”

孙老元孙毛旦一听这话，眼前都一黑，张张嘴，都说不出话，老马又一笑，命令两个股员：

“下手，抓老冯、老得和许布袋！”

两个股员当下就拿着绳子下去了。这时孙老元缓过劲来，向孙毛旦使眼色。孙毛旦会意，溜出屋子，扒墙到后院，又绕道出村，也顾不上骑马，斜踏着庄稼地就往杨场奔去，给许布袋报信儿。

屋里剩下孙老元和老马。这时孙老元说：

“马股长，这事是瞒不过你。可你明白，李老喜确实不是三个孩子给杀的！当初我儿孙殿元，可是李老喜给杀的！”

老马说：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当初为了殿元，我不也来过？让你有信儿去报告我，你没有报告，我就不知道是谁杀的了；这回人家报了案，我就说这回吧！”

孙老元急着说：

“当初殿元确实是被李家雇枪手勒死的。我也一直想报告股长，可几个孩子不懂事，想吓唬一下李老喜，趁他去听戏，就吓唬了他一下，谁知一吓就吓死了，确实并没有杀他！”

老马说：

“杀他没杀他，到县里过过堂再说吧！”

这时孙老元赶紧到里屋拿出几十块袁大头，往老马手里塞：

“马股长，都怪几个孩子不懂事，也是我管教无方，早依我报告马股长，殿元的仇也报了，也不会出现这事。可李老喜确实是被吓死的，不是杀死的，马股长明镜高悬吧！”

老马推着袁大头说：

“老掌柜，这是何必，我又不缺钱花，叫别人看见，倒是我老马爱财了！”

孙老元将袁大头直接装到老马口袋：

“知你不缺钱花，可你的钱是你的，这是我老头的一点心意！”

老马这时叹口气说：

“老掌柜，我尽力而为吧，可这是人命案，怕也有些不好办呀！”

正说着，老冯、老得已五花大绑被两个股员推进来。老冯正在喂马，老得正在和面，突然被人五花大绑绑了，吓得魂早飞了。见了孙老元，才会说话，一个劲儿叫：

“老掌柜，老掌柜，快让他们放了我们！”

可老掌柜也只是搓手叹气。老马端起盒子说：

“绑了还不老实，再说话我崩了你们！”

老冯老得这才瘫到地上，不敢再说话。老马问：

“许布袋呢？”

两个股员说：

“听说他不住在这里，住在老家杨场！”

老马跺着脚说：

“那还等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骑马去绑他！”

一个股员就赶紧去马棚拉马，骑上就朝杨场跑。这时老马向孙老元拱拱手说：

“老掌柜，你歇着，我告辞了，两个人犯我先带走。回头通知他们家属，把铺盖送到大牢里去吧！”

说完，就和另一个股员带着老冯老得，去了李文武家。李文武李文闹早在门口等着。因过去老马曾绑过李文闹，关过他几个月，李文闹见老马有些不自然；老马却不在意，见他该怎么打招呼，还怎么打招呼。李文武李文闹见老马果真绑了老冯老得，心里也很高兴；可一见没有许布袋，急忙问：

“许布袋呢？”

老马说：

“放心，已经派人到杨场绑去了！”

然后让股员把老冯老得脸对脸绑到一棵大树上，进李家去吃酒。酒吃到一半儿，另一个股员回来了，报告：

“老马，许布袋跑了！”

李文闹李文武大吃一惊，急得跺脚：

“咦，怎么让他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股员说：

“我骑马赶到，听邻居说，早跑了一个时辰了！”

这时老马倒不着急，说：

“跑了怕什么，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等会儿你再去一趟，把门给他封了！”

李文闹说：

“封门管屁用，得把人抓住呀！”

老马一听这话不高兴，把酒杯放下说：

“谁不想抓人？他不是跑了嘛！封门不管用，停会儿不要封了！”

李文武见老马发了火，急忙解释：

“马股长，我哥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许布袋能早一个时辰跑，必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这通风报信还能有谁呢？必是孙家的人！”

李文闹说：

“必是孙毛旦那个家伙！孙老元、孙毛旦都不是好东西，害我爹必是他们出的主意！许布袋跑了，索性把孙老元、孙毛旦两个抓起来抵上算了！”

老马一听李文闹的话，又不高兴：

“大少爷说这话，就是不懂官司上的事了！办案抓凶手，没听说抓人家一家！我这是办公事，不是替你报私仇来了！我还听说，令尊还不一定是被人杀的呢，还可能是他自己吓死的呢！”

李文闹瞪着眼：

“吓死和杀死，有什么区别？”

老马见他顶嘴，心里更不高兴，拍了拍身上的盒子炮说：

“照你说，我现在开一枪，把你吓死，我还是凶手了！”

李文武怪哥哥不会说话，又赔笑脸对老马说：

“股长今天来，能抓住两个凶手，也算不错。许布袋那里，烦股长再操些心，哪天堵住给抓了也就算了！”

老马仍咕哝着嘴说：

“我怎么不想堵，该堵我自然会派人去堵了！就是令兄太不会说话，当初他不也因人命关过大牢！最后是怎么放出来的？”

李文武说：

“都是多亏老马，都是多亏老马！”

就给老马上酒。

李文闹见老马真耍开了脾气，也过来说：

“老马，我心粗嘴笨，不会说个话，你多担待吧！”

老马心里这才舒坦些。

酒喝到下午，老马、两个股员要带着老冯老得回去了。临上车，突然老马又说：

“对啦，还有两个人，也得绑起来解到县里！”

李文武问：

“还有两个人？还有谁？”

李文闹问：

“该不是孙老元和孙毛旦吧！”

老马说：

“一个是路黑小，一个是路黑小老婆！”

李文武忙说：

“老马，他们不用绑，他们并不是人犯，他们只是个证人！”

老马说：

“对啦，就是要这个证人，到大堂上好对质呀！”

听老马这么说，李文闹、李文武也没话说。老马就叫两个股员下去，到路黑小家，把路黑小和他老婆给绑来了。副村长路黑小仍失魂落魄的，见人来绑他，就让绑，没说什么；倒是路黑小老婆大叫大闹，见了老马还叫：

“老马，你这断的是哪门子案，我在麦地偷听了两句话，犯王法了！”

李文武给她解释：

“黑妮，不是说你犯法，是让你到县里对质！”

路黑小老婆说：

“对质？我和黑小到县里对质，家里七个孩子谁管？老马，你索性连我七个孩子也绑走得了！”

老马听她这么说，倒不说话。这时李文武说：

“老马，七个孩子是个事，我看，也别往县里绑了，就在这里对对算了！”

老马想了想，说：

“这个老娘儿们，她倒难缠了！”

于是就在这对质。对完质，签了字，画了押，就把路黑小和他老婆放了。路黑小老婆见自己一番话起了作用，倒挺神气，一边回家一边说：

“说绑人就绑人了？吓唬不住谁！当是这阵势我没见过哩！”

路黑小跟在老婆后头，仍是无精打采的。偏偏在胡同口又碰上孙老元。孙老元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出来探听消息，见了路黑小，顿着拐棍说：

“黑小黑小，咱爷儿们在一起不错，你怎么这么坑害俺呢？”

路黑小这时哭了，揪着自己的衣裳襟说：

“老掌柜，我也是没办法，李文闹的小攮子逼到我胸口！”

接着又用巴掌扇自己的耳光：

“谁让你爱当这个副村长，谁让你爱充人物头！老掌柜，这回我可改了，以后打死我，我也不充人物头了！”

这边老马、股员带着人犯坐马车走了。老冯和老得，分别被绑在马车两边的大辕上。马车上了路，气氛有些缓和，老马、两个股员都解开了衣服，开始说笑。股员说：

“老马，今天还算不错，三个人犯抓住两个，还怎么了？以前还没这样过哩！回去你给科长说说！”

老马说：

“说说是要说说，就是李文闹那个家伙不会说话，跟我还犯贱哩！当初不是我，能从大狱里给他放出来？”

这时老冯插话说：

“老马，这回不会杀了我们吧？”

老得说：

“老马，我们哥俩啥都没干，人是布袋吓死的，我们也就是在麦稞里看个马！”

老马拿出烟袋，照他们俩人头上一人来了一下，接着吸着烟说：

“杀你们不杀你们，不是我老马能做得了主的，得回禀科长县长，看他们怎么定吧！按说事情是不大，也就看个马，可你们这俩人比较可恼！你们一个喂马的，一个做饭的，不好好喂马做饭，掺和到人家事里干什么？仇气是人家李家孙家的仇气。人家为啥有仇气？争村长哩！你们在里边忙乎什么？你们把李老喜杀了，村长就轮到你们了？你们不还是做饭喂马？你们跟着人家跑什么？说你们傻，你们就是傻；说你们是刁民，也不为过。依我的脾气，还是杀了你们好！省得以后再跟人瞎掺和！”

老冯老得忙说：

“老马饶命，老马饶命，这次饶了我们，以后再不掺和了！”

老马说：

“就是，安安生生做个良民，比什么不好，管他谁当村长哩？谁当村长，都安安生生做饭喂马，保证我不抓你！”

老冯老得连连点头：

“是哩，是哩！”

这样把老冯老得解到县里，下了大牢。第二天，孙老元又让人给老马家里送过来一布袋芝麻。老马收下芝麻，就去给司法科长汇报情况。司法科长是他姐夫。案情简单说过，老马说：

“姐夫，两个刁民，没有大事情，也就看个马，放了他们吧！”

姐夫打个哈欠说：

“我知道了，看县长怎么说吧！”

第二天，科长回禀县长。谁知县长这两天心情不好。这一段县里土匪四起，社会秩序不稳，上峰责备下来，县长正想抓两个土匪杀了，镇一镇地面，可土匪哪里是好抓的？现在见送来两个刁民，就想将他们充数，于是说：

“什么看马？看马和杀人是一样的！没人看马，另一个凶手也不敢杀人！这样的刁民，简直就是土匪！杀了他们！将他俩的人头挂到城门楼子上！”

于是，可怜马夫老冯、伙夫老得就被杀了，人头被挂到了城门楼子上。由于天越来越热，哄了许多苍蝇。三天以后，头就有些发黑发臭了。

消息传到马村，苦主李文闹、李文武十分不满意，李文武说：

“杀错了，杀错了，让杀许布袋，谁知竟杀了老冯和老得，倒让许布袋给跑了！”

李文闹跺着脚埋怨弟弟：

“我说不该找老马，你非要找老马，看看事情办的！老冯老得他杀了，真正的凶手还留着，等于仇一点没报！”

李文武也有些后悔，说：

“当初不该找老马，当初不该找老马！”

李文闹说：

“你说仇咱还报不报了？要报，不还得去找土匪，真是脱裤子放屁，多费二回事！”

李文武叹息：

“是我把事情办坏了，老马依靠不得！”

又劝哥哥：

“就是找土匪，也只好再等一等了，刚杀了老冯老得，动静别一下弄得太大！”

李文闹说：

“看这事情办的！”

孙老元听说老冯老得被杀，也吓了一跳，埋怨老马不仗义，白拿了人家的袁大头和芝麻。想到老冯老得对他的忠心，也有些伤心，落了几滴眼泪，连说：

“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害了他们！”

忙让孙毛旦给两个人家送去些粮食和布匹，让他们好好办两人的丧事。两人的家属倒不错，都没有找孙老元来闹，都说：

“县里要杀他，有什么办法？”

又对孙老元有些感激：

“老冯老得都死了，不在他那干了，还送粮食和布匹！”

孙毛旦见事情渐渐平息，骑马到大荒甸子上给许布袋送了个信儿。许布袋听说没事了，也渐渐从大荒甸子里走出，又到杨场和马村活动。有人看见他们，有天天快黑了，两人在一起骑马打兔子。

附记

李老喜死后，马村一时又没了村长。孙毛旦对孙老元说：

“叔，上次殿元哥死，村长被人家抢去了；现在李老喜死，村长又该轮到咱家了吧！”

孙老元急忙摆手说：

“快不要说那个村长，快不要说那个村长，为个村长，我已经丢了一个殿元，丢了两个伙计，你不要再给我惹事！”

孙毛旦听孙老元这么说，心里悻悻的。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到乡里活动活动，当这个村长，也打锣让人开会，断案给人说理。可没到他活动，李家大少爷李文闹已经提了两瓦罐香油去了乡上，乡长仍是那个老乡绅老周，过去与李老喜不错；现在见李老喜死了，李老喜儿子又提着香油来看他，子承父业，也是应该的，于是就同意李文闹继任村长。

李文闹当村长以后，仍打锣召集开会，仍给人断案说理。村公所的牌子，仍挂在他家门口。副村长仍用的是路黑小。本来路黑小说啥也不干这小副村长，说：

“大少爷，你除非打死我，我不干这个副村长！”

李文闹说：

“那我就打死你！”

就真扬鞭子要打。路黑小无奈，只好又当上了，在村里打锣。不过他这锣打得无精打采，声音也变老了，有气无力。逢到断案说理，找人烙的饼也是一边凉一边热。李文闹发了火，问：

“黑小，你这副村长是怎么当的？怎么没过去当得有劲？”

路黑小也急了，急出一眼泪：

“大少爷，我不想有劲？可劲已经让吓回去了，我有什么办法？”

李文闹见他发了火，也对他没办法。

李文闹的村长当了半年，突然想起一件事，即还要给父亲李老喜报仇。因为这天他在街上，影影绰绰看到了许布袋。于是与李文武商量，去雇土匪。没想到没等他去雇土匪，土匪来找他了。来找他的土匪，就是上次他杀孙殿元时雇的那个枪手。上次勒死孙殿元，该付给人家五十块光洋，李文闹克扣下二十块，惹得那枪手很不满意，还在锅三的饭铺喝醉了。没想几年之后，这个枪手发了，由单帮一个人，发展到十来个人，七八条枪，成了一支小队伍的司令。这天这支小队伍半夜从马村路过，司令突然想起旧事，就带队伍闯到李文闹家，把赤条条的李文闹给勒死了。李文闹一开始还认为是孙家雇的人呢，后悔自己下手晚了，后来认出司令，知道是为那二十块光洋的事，忙说：

“大哥，我还你二十块光洋就是了！”

这司令只是笑笑，摆摆手，就让部下把李文闹给勒死了。接着将李家的光洋敛到一块，也不多拿，只拿了二百块，说：

“以一当十。”

将光洋装到一个布袋里，让一个小土匪背着，就带着队伍走了。

李文闹一死，村中大乱。李文武忙着张罗给哥哥办丧事。这时孙毛旦趁乱把村公所的招牌，扛到了自己家。许布袋也来了，两个人便合计着来当这个村长。孙老元又劝他们：

“孩子，为了一个村长，死了多少人，过个安生日子吧，别让人家再杀了你们！”

这时许布袋说：

“干爹，我有一个办法，咱就当得了这个村长！”

孙老元问：

“你有什么办法？”

许布袋说：

“看着谁想杀咱，咱判他个谋反，先动手杀了他！”

孙毛旦说：

“对，对，先杀了他！”

两个人不顾老掌柜的劝告，到乡上活动活动，花费一些，真当起了村长。许布袋当正的，孙毛旦当副的，把路黑小的副村长给辞了。路黑小听说这一任不让他当副村长，当下趴到地上给许布袋孙毛旦磕了两个响头。

用许布袋的办法，两人真把这个村长给当住了。两人一口气当了许多年。许多年中，以谋反为由，杀了一个李小闹（李文闹的长子，长到十六岁那年），杀了一个周罗恩（一个无法无天的地痞），打残了一个路片锣（一个又臭又硬的佃户）。该杀杀该打打，就把村民给镇住了。

一次许布袋问孙老元：

“怎么样干爹，我在队伍上干过，知道这一套，对付这帮刁民，就得用这个办法！”

孙老元直摇头：

“我是老了，我是老了。”

许布袋从此就长住在孙家的西厢院。那里既是村公所，又是他的宿舍。后来孙毛旦做媒，又把孙殿元的前任小老婆、镇上饭铺老板锅三的女儿锅小巧嫁给了他。从此也成家立业。一年后，生下一个女孩，取名许锅妮。

孙殿元的儿子孙屎根，也渐渐长大了。到鬼子兵来到中国时，他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

他们这一茬人，都已经长大了。

第二部分　鬼子来了　一九四〇年

一

孙毛旦头戴战斗帽，骑一辆东洋车回来了。村里人没见过东洋车，听见铃响，都跑出来看。一些娘儿们小孩，跟在他车后跑。边跑边喊：

“毛旦会骑洋车了！毛旦会骑洋车了！”

孙毛旦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些，又骑着车在打麦场转了一圈。转完圈回到家，孙毛旦先到正房趴到叔父孙老元的遗像前磕了四个头，然后到西厢院，与干哥村长许布袋说话。

许布袋正在家给老婆上火罐。老婆锅小巧当年坐月子时织了两匹布，落下一个腰疼的毛病。现在女儿许锅妮已经十七岁了，腰疼的毛病还没退下，一遇阴天就犯，要许布袋给上火罐。孙毛旦挑帘子进来，见许布袋正骑在锅小巧身上上火罐，猛地一拍身上的盒子炮：

“捉奸捉奸，青天白日，两个人鬼鬼祟祟干什么！”

把床上两个人吓了一跳。等看清是孙毛旦，锅小巧说：

“毛旦，下次可不敢一惊一乍的，别把我苦胆给吓破了！”

孙毛旦“哈哈”笑了。许布袋上好火罐，从床上跳下来，就去抽屉里摸烟袋。孙毛旦说：

“不要摸烟袋了，我这有省事儿的！”

从口袋掏出一包东洋烟，递给许布袋一支。两人燃着。吸了两口，许布袋又将纸烟扔到了窗户外边，说：

“这鸡巴日本人，弄得烟叶都变了味儿！”

又去摸烟袋。

孙毛旦说：

“那是你吸不惯！吸惯纸烟，还嫌本地烟有土腥气呢！”

锅小巧在床上说：

“毛旦，下次回来，给我捎两贴膏药吧！”

孙毛旦说：

“我给你弄两贴洋膏药，保你一贴上去，连病根揭下来！”

锅小巧说：

“那洋膏药也不知有没有毒？”

孙毛旦拍着巴掌说：

“给你弄膏药，你说有毒，要不说你是土包子！洋药不比火罐管用，人家还生产洋药干什么？多生产些土罐就行了！上次警备队一个新兵，被八路军打伤了胳膊，人家日本军医要给他上洋药，他哭闹着不让上，怕洋药有毒；谁知一上去，三天就能抬胳膊了！”

接着将自己的战斗帽摘下来，递给许布袋说：

“布袋，你看看这战斗帽，也是人家弄的，别看后边缀了几个布条条，那是海绵，子弹都打不透！”

许布袋接过去摸了摸，将帽子扔到炕上：

“鸡巴一块软布，子弹会打不透？一会儿我打一枪试试！”

孙毛旦又急得红了脸：

“试试就试试，我们试过几回了，说打不透，就打不透！”

锅小巧拾起帽子摸了摸，说：

“打透打不透，戴上这帽子不冷！”

孙毛旦噘着嘴说：

“是不冷呀！日本人一人一顶，警备队小队长以上才发哩！”

许布袋朝孙毛旦身上打量一下，最后目光落到他的盒子枪上：

“毛旦，你上次来时背的是快枪，这次怎么换盒子了？”

说到快枪换盒子，孙毛旦又高兴了，忙把盒子从木头枪匣子里抽出来，递给许布袋说：

“你看看这盒子怎么样？”

许布袋上下拨弄了一会儿，说：

“不错，这枪不老，正好使的时候。发给你的？”

孙毛旦这时不好意思地说：

“发倒是还没有发，这是临时借塌鼻子的！”

许布袋也知道塌鼻子，是警备队的队长，说：

“咱们到地里打几枪去？”

孙毛旦这时有些为难：

“枪里的子弹不多了！”

许布袋生气了，将枪扔给孙毛旦：

“你这混的是什么！有名跟了日本人，谁知连个枪都不让打，不是白落了一个‘汉奸’！”

这时孙毛旦涨红了脸，说：

“什么不让打，主要是今天子弹带得不多，哪天你到县城去，看子弹管够你！今天枪里子弹一共八发，你打三发算了！”

许布袋将火罐从老婆身上拔下来，就跟孙毛旦一块到地里去打枪。孙毛旦说让他打三发，许布袋偏偏打了一个连发，扣住指头不动，五发出去了，急得孙毛旦直跺脚：

“布袋，你瞎闹什么，我晚上还要回去，子弹打完，剩下一空身枪，路上碰到中央和八路怎么办？”

许布袋这时“嘻嘻”笑了：

“有把握，还给你剩了三发！”

打完枪，两个人回家。这时伙夫小得已经把饭做好了。主食是烙饼，菜是一个腌萝卜条，一个辣子鸡。小得就是过去伙夫老得的儿子，老得在民国初年被县里正法后，老得老婆就把小得送来，渐渐长大，也学着到伙上做饭。饭做到现在，已经能够做出个味道。孙毛旦吃了一块辣子鸡，连连称赞：

“鸡做得有味，鸡做得有味！”

正好小得端着托盘来上汤，孙毛旦说：

“小得，几天不见，你出息多了，饭越来越会做了！”

小得垂手站在那里：

“少东家别笑话我！”

孙毛旦摸出一支洋烟，递给小得说：

“停几天我领日本人来，你也做个辣子鸡给他们吃！”

小得接过烟说：

“那我可不敢，别做出来不合日本人的口味，他们打我！”

孙毛旦说：

“不怕，有我呢！”

小得退出去，许布袋问：

“怎么，停几天你要带日本人来？”

孙毛旦拍了一下脑袋：

“看，光顾吃鸡，把正事儿忘了。布袋，我这次可不是回来玩儿的，是有正事。日本人要一车白面，两头猪，这次派到了咱村，让我来下通知！”

许布袋一听要白面和猪，便把筷子扔到了桌子上：

“毛旦，咱村的佃户们可成天煮槐树叶，哪里还有粮食？”

孙毛旦说：

“槐树叶谁不知道？可粮款是挨村派，轮到咱村，我有啥办法？就这还是我来下通知，要换一个人，假公济私，把白面说成两车，把猪说成四头，你不也没办法！”

许布袋叹口气：

“一个月不出，来了几拨，中央军来收过一次粮款，土匪还来要过一次东西，现在又轮到了你们！”

孙毛旦说：

“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其他军队来收粮，都是非法的！”

许布袋说：

“这个鸡巴村长是没法当了，一急，我也到大荒洼入土匪去！”

孙毛旦摇着手说：

“别入土匪，别入土匪，要想出来混事，也跟我到城里当警备队得了！”

许布袋说：

“我才不当警备队，当了警备队还得借枪使！”

孙毛旦脸又红了，噘着嘴说：

“就借了一回枪，你可说个没完了！”

这时许布袋的女儿许锅妮走了进来。许锅妮已经十七岁。许布袋虽然长得黑乎乎的，一头黄头发，女儿却像锅小巧，长得十分漂亮，一根大黑辫子拖到屁股蛋子上。前些年许锅妮一直在上学，先在村里上私塾，后来跟干哥孙屎根到开封一高读过两年。后来日本人来了，学校转移，她没跟着转移，就回家里来了。许锅妮小的时候，与孙毛旦有些不大对付。出生几个月，别人抱她可以，孙毛旦一抱她就哭，气得孙毛旦拍着巴掌说：

“你小小年纪，倒跟我是仇人啦！”

后来长到四五岁，她总是从她家撵孙毛旦，不让他在她家吃饭，弄得孙毛旦挺尴尬，孙毛旦说：

“早知这样，我给你爹做媒干什么！”

等许锅妮长到五六岁，懂事了，才不撵孙毛旦。这时孙毛旦倒抓住她的辫子拔萝卜，拔得她直哭。见一次面拔一次，弄得她怕见孙毛旦。孙毛旦说：

“这就对了，小时候我怕你，现在让你怕我！”

许布袋锅小巧见他们两个在那里逗，也不管他们。

许锅妮长大以后，与孙毛旦关系很好。孙毛旦在村里当个副村长，整天没事干，也就是遛猫斗狗打兔子；玩儿的时候，都带着许锅妮。后来该上学了，锅小巧不让她上学，让她在家学纺棉花，许布袋那时迷上了牌不管事，也是孙毛旦决定让她上的私塾。孙毛旦对锅小巧说：

“纺什么花，我就讨厌纺花！不要纺花了，让她上学！”

锅小巧过去是孙殿元的小老婆，知道孙毛旦手抄马鞭的厉害，孙毛旦决定让上学，许锅妮就上了学。后来许锅妮到开封上一高，孙毛旦让她从开封捎过一次烟土，她也给捎了。许锅妮一高转移回了家，孙毛旦已经跟塌鼻子勾上，到县城当了警备队小队长。许锅妮虽然知道那叫“汉奸”，但他是跟自己玩惯了的叔叔，也就恨不起来，见面还打闹。只是许锅妮在一高时跟干哥孙屎根也很好，现在孙屎根当了八路军，与孙毛旦成了两支队伍，这让许锅妮心里有些别扭。但别扭归别扭，她见了谁仍跟谁玩。现在进屋看到孙毛旦，瞪着眼睛说：

“毛旦叔，你还在这喝酒呢，你的东洋车，早让几个孩子给玩零散了！”

孙毛旦一听东洋车让人玩了，顾不上再喝酒，忙起身骂道：

“这帮小崽子，看我不宰了他们，车子玩坏了，待会儿我怎么回去！”

背上盒子就跑了出去。可等他来到正院，根本没人玩东洋车，东洋车在墙根稳稳当当放着呢。孙毛旦松了一口气，知道是许锅妮骗他，骂了一句：

“这丫头片子！”

也不再回西厢院去喝酒，回到了东院自己家。家里老婆不在，到河边捶布去了。倒是他的堂嫂、已故村长孙殿元的大老婆孙荆氏在院子里站着，在那里看蚂蚁上树。孙荆氏年轻时是个刁钻泼辣的人，锅小巧给孙殿元当小老婆时，曾被她拧过屁股。但自从孙殿元被人勒死以后，孙李两家又杀来杀去，特别是她唯一的儿子孙屎根长大，又当了八路军，到战场上去厮杀以后，她突然吃斋念佛了。也许是上了年纪，现在看上去，像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竟一点看不出她年轻时是个泼妇。要饭的来要饭，别的人家都是掰给一嘴馍，她总是给一个囫囵个的。至于孙毛旦，孙荆氏看不起他。当年男人不是与他勾连在一起，充人物头当那个村长，也不至于被杀。男人被杀后，他又把男人的小老婆嫁给了许布袋，这更乱了套，成了腌臜菜家。现在又当了警备队，跟人家日本人跑来跑去，这不是“汉奸”是什么！倒是她跟孙毛旦的老婆，还能说得来。孙毛旦的老婆是个过日子的女人，除了嘴上不饶人，心眼还不错。所以孙荆氏常到这院来串门，有人就跟人说话，没人就看蚂蚁上树。因为看不起孙毛旦，见孙毛旦进来，她也没理他，仍旧看蚂蚁。倒是孙毛旦看见孙荆氏，忙上前说：

“嫂子在这呢！”

又问：

“最近屎根有信来吗？听说他当连长了！”

一说儿子当连长，孙荆氏有些高兴，但说：

“连长不连长，你们不是冤家对头吗？”

这让孙毛旦抓住了话头，拍着巴掌说：

“当初我说什么来着？屎根不懂事，要当兵什么兵不能当，偏要当个八路军，跟一群泥腿子混到一起！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整天尽想着吃大户。咱们家就是大户，他当了八路军，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么！”

当初孙屎根当八路军，孙荆氏也不赞成，但现在听孙毛旦批评孙屎根，孙荆氏又有些不高兴，说：

“光吃大户了，听说还打日本哩！”

孙毛旦脸又红了，但也愤怒了，拍着盒子枪说：

“日本日本，你们这个也说日本，那个也说日本，好像跟了日本就跟偷了汉子一样！日本是那么好打的？看人家那枪，那炮，日本一来，中央军和八路军不也跟兔子一样跑得没影了？早晚，中国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跟了日本不光荣，将来都成了日本的臣民，看你们还说什么！我听塌鼻子说，清朝也是外邦人，慈禧太后也不是汉人，咱爹咱爷爷不也山呼万岁？关键看最后谁坐了天下！等着吧，等日本坐了天下，我封了大官，才叫你们沾光呢！”

这时孙荆氏倒笑了：

“你在日本，屎根在八路军，不管谁赢了，咱家都有大官，不是更好！”

孙毛旦说：

“别提八路军，就是日本赢不了，也轮不到八路军，集合一帮泥腿子，能干些什么？那也是人家中央军的天下！要不我说当初屎根走岔了道，你不跟日本，也别跟八路军呀，你跟中央军，也比跟八路军好一些。这他就没人家李家李小武有见识了！人家也是连长，中央军的，听说有一次回来，骑着白马，戴着白手套，后头还有护兵。屎根来能骑马吗？屁股后边跟几个高粱花子！”

说到这里，他又咂了一下嘴说：

“不过我倒佩服屎根，八路军生活恁苦，他倒挺得住！”

说到这里，孙毛旦的老婆捶布回来了。孙毛旦老婆见孙毛旦回来后不先回家，先跑到许布袋家吃喝，心上有些不高兴，噘着嘴不理他。孙荆氏见人家老婆回来，就告辞回家。孙毛旦老婆留她吃饭，她吃素，不留，拿着一树枝蚂蚁回去了。孙毛旦和老婆进了屋，孙毛旦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个金戒指递给老婆，老婆才转过脸色来。说了一阵子话，孙毛旦又哄老婆，说哪天来接她进城去玩儿，把老婆哄高兴了，太阳也快落山了，孙毛旦才推上东洋车回县城。推上东洋车又问老婆：

“小冯呢？那个喂马的小冯呢？这次回来怎么没见他？”

小冯就是已故马夫老冯的儿子。民国初年老冯在县里被正法后，他也顶替爹到孙家来打工，长大后仍旧是喂马。

老婆说：

“他不在家了，跑出去当兵了！”

孙毛旦说：

“跑出去当兵了？我怎么不知道？跑到哪里当兵了？”

老婆说：

“上次屎根回来，跟他咕咕哝哝谈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跟屎根当兵去了！”

孙毛旦骂道：

“他妈的，他倒会抓壮丁。家里一个人当八路军还不够，又拉走一个马夫！”

骂完，也没太放在心上，又推车来到西院，告诉许布袋阴历十五那天领日本人来拉白面和猪，然后骑上东洋车，一路打着铃，出村回了县城。

二

鸡叫头遍，伙夫小得起来喂马。

小得是和小冯一块到孙家来的。两人一开始是喂猪放羊，长大成人后，小冯开始学喂马，小得开始学做饭。两人又像两人的爹一样，开始在一起搭伙计。白天各人干各人的活，夜里到下院睡一个房子。小冯性格野，小得性格肉；小冯夜里躺在床上说，整天喂个马不是个事，多咱咱也出去闯荡闯荡；小得却觉得自己做饭就不错，伙上做饭，有什么好东西，自己不可以尝一尝？果然，后来小冯在家里待不住，跑出去跟少东家孙屎根当兵去了。

记得那天孙屎根来家，还带着一个八路军战士。小冯一开始是与那个战士往一块凑，上去摸人家的枪。那个战士看上去也是庄稼老粗出身，满手的硬茧，会干庄稼活。先是扫院子，后是起马圈里的粪，还帮小冯喂马。小冯与他谈了半天，晚上少东家孙屎根又把他叫去，在上房咕咕唧唧谈了半夜。等他回来睡觉，他一拳将睡熟的小得打醒了，说：

“小得，从明天起，我就不喂马了！”

小得说：

“你不喂马，喂什么？”

小冯说：

“我跟少东家说好了，明天跟他去当兵！”

小得吓了一跳，上去拉住他：

“你胆子可真大，要去当兵，你娘知道吗？”

小冯说：

“我娘知道不知道，反正也不是让她去当兵！”

小冯又问小得去不去，小得说：

“你想去你去吧，我是不去。当兵就得打仗，不是闹着玩儿的！”

小冯当时笑了，用拳头凿了一下他的头：

“你胆子还没兔子大！你呀，我看也就是做一辈子饭了。”

第二天，小冯就跟少东家走了。

小冯走了以后，孙家又找来一个老头子来喂马。老头子来了，也与小得睡一个房子。老头子年纪大了，夜里睡不着，在床上摸摸索索地不停，弄得小得也跟着睡不着。这时小得倒挺怀念小冯的，不知他跟着队伍开到哪里去了。老头子喂马喂了一个月，一天不小心，突然被马咬了腿，被人抬回家养伤，这样就剩下他一个人。小得白天做饭，夜里还得起来喂马。这时小得又对小冯不满意，他当兵拔腿走了，把两个人的活留给了他一个人。以前小得没有半夜起床的习惯，现在夜里睡得正香，突然得起来喂马，这让小得感到特别气恼。往往他一边喂马，一边骂小冯。一开始就是埋怨，后来骂习惯了，什么都骂。这天半夜起来，一边给马拌料，一边又骂上了。骂：

“小冯，你个王八羔子！”

“小冯，你一当兵好清闲，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饥，可苦了我小得，半夜得起来替你个龟孙喂马……”

突然身后闪进一个人，将一个硬家伙顶到他腰眼上：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小得吓得心里“怦怦”乱跳，知道碰上了土匪，忙将手举了起来，腿接着就哆嗦了。边哆嗦边说：

“大爷，饶了我吧，我是喂马的，东家住在前院！”

身后的人说：

“今天不找东家，就找你！”

小得急着说：

“大爷，我啥也没有，要不你把我的褂子脱走吧！”

身后的人说：

“我不要褂子，要票子！”

小得说：

“大爷，我一个穷喂马的，哪里会有票子？”

身后的人说：

“你敢说你没票子？你睡觉的床下有个小泥罐，里头藏的是什么？”

小得知道碰到了本地土匪，不然情况咋会知道得这么清楚？于是垂头丧气地说：

“大爷既然知道了，我领你去拿，里头也就几十块联合票！”

身后人揪住他脖领子说：

“不忙，还有个事得说清楚，刚才你嘴里骂什么？”

小得说：

“大爷，我刚才可不是骂你老人家，我是骂一个叫小冯的家伙！”

这时身后那个人劈头给了他一巴掌，接着“哧哧”笑了，说：

“小得，你个王八蛋，你看看我是谁？”

小得扭头一看，身后拿枪的，正是小冯。小得松了一口气，浑身都软了，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小冯原来是你，可把我吓坏了！”

接着打量小冯。小冯变样了，穿着一身粗布军装，扎着皮带，手里提着一根独撅枪。小冯说：

“好小子，敢背后骂我！”

小得说：

“好你个小冯，还说呢，你这一当兵，家里什么活都落到我身上，我不骂你骂谁？”

两人说说笑笑，搂着膀子，又回到两人以前睡觉的下房。点上灯，小冯递给小得一支烟卷。小得说：

“就是混得不赖，都抽上烟卷了！”

两人就着油灯吸着烟，小得问：

“怎么，你不当兵了，你偷着跑回来了？”

小冯不满地瞪他一眼：

“什么叫偷着跑回来了？我这是有任务。明天少东家要回来，我这是打前站来了，也顺便回来看看俺娘！”

两人又说了一阵子话，小冯就回家看他娘去了。

果然，第二天上午，少东家孙屎根，骑着一匹马，带着几个八路军战士回来了。

孙屎根一米七八的个头，穿着军装，扎着皮带，腰里别着盒子，很英俊的样子。其实孙屎根所在的部

队，不是八路军的正规军，只是这个县的县大队。大队里的战士，都是刚从各村募来的民兵，虽然换了军装，有的走路还是种庄稼的步子，根本不像个兵。本来开封一高转移，八路军去募军官时，是把孙屎根派到正规军去的；一年多以后，这里要开辟根据地，说他对这一块地方熟，就又派他回来到县大队当了个中队长，和连长是平级的。但县大队对外仍称自己是正规军。孙屎根每次回来，也都借头牲口骑着，带着几个在县大队待的时间长一些的战士。本来孙屎根在开封一高转移时，并不想加入八路军，他想入中央军。中央军军容整齐，官有个官的样子，兵有个兵的样子，像个正规部队。只是因为仇人的儿子李小武入了中央军，他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才入了八路军。到八路军待了两个月，孙屎根开始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入八路。生活艰苦不说，整天还尽讲发动群众、减租减息、联合抗日的一套，枯燥极了。和满身虱子的佃户挨在一起，孙屎根也弄得满身虱子。他手下的兵，没有一个不长虱子的。这时“西安事变”刚过，正讲国共合作，孙屎根到友军中央军的军营去参观，发现人家才像个部队的样子，营房是营房，兵们天天操练，当官的在旁边穿着马靴，戴着白手套。参观中，正好碰到开封一高的同学李小武，自己一身虱子在爬，人家一双马靴，一副白手套，领口上还别着上尉军衔。一方面因为是仇人，一方面为自己的一身衣服感到惭愧，孙屎根就没有上去与人家打招呼。倒是人家大度，上来与孙屎根笑着握手：

“孙同学来了，欢迎到敝连指导！”

这时孙屎根就特别后悔，后悔自己不该为个人意气，误入了部队，误了大事，现在想改正都来不及了。

这样一年多过去，孙屎根一直情绪低落。一直到这个团新调来一个政委，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蹲点到了他这个连，与他谈了几次话，他才如梦方醒，知道八路军有前途，怪以前自己眼圈子太短。这个政委姓文，家里也是财主出身，但人家就不讲究表面的东西，不讲究虱子，人家一眼就能看穿世界的前途。他说：别看现在八路军小，穿戴破烂，却比中央军有前途。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道理很简单，正因为八路军穿得破烂，他一破烂，和老百姓一样破烂，帮助老百姓减租减息，老百姓就拥护他。在部队内部呢，当兵的穿得破烂，当官的穿得也破烂，同甘共苦，当兵的就拥护当官的；上下一心，这部队就能打胜仗，就有发展前途。中央军呢，表面看军容整齐，能穿马靴戴白手套，但那是短暂的。一是它看不起穷人，而天下穷人是大多数，大多数穷人被他看不起，穷人就不会拥护他，失民心者失天下。在部队内部呢，当官的享福，当兵的受罪，从上到下，大家都吃兵饷，喝兵血，一团烂污，这样的军队，虽有飞机大炮，到头来没有个不失败的。至于日本呢，日本现在看起来强大，但也是没有前途的。一是它国太小，中国太大，占不过来，像个蚂蚁吃大象，虽然上了身，却吃不过来。二是它得罪人太多，连美国、英国、苏联都得罪了，大家群起而攻之，它没有不败的道理；失败是肯定的，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至于山野荒滩上的一帮帮土匪呢，都是小猫小狗，不足为论。所以，将来的天下，必定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这样一番高论，使孙屎根如醍醐灌顶，如大梦初醒，怪自己以前只看到眼皮前的几只蚂蚱，没看到远处有骆驼，眼眶子太浅了！人家文政委到底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谈起话来，像诸葛亮论天下，比自己一个偏僻小隅的开封一高毕业生强多了。在人家面前，自己简直等于不识字。于是真心佩服地说：

“政委，你讲得好，讲得太好了！开了我的大窍！”

从此以后孙屎根像换了一个人。不再看不起虱子，不再看不起穷人，每到一地，也像战士们一样给佃户们挑水扫地，帮助他们减租减息。后来这里开辟根据地，文政委派他到县大队，他二话没说，背着背包就回来了，到县大队当中队长。到了县大队，兵们都是刚抽调上来的民兵，比八路军更不正规，动不动还是村里那一套，你给他一条枪，他拿起来像粪叉，或者拄到地上当拐棍使，但孙屎根不急不躁，慢慢调理他们。一次与日本鬼子偶然遭遇，混战之中，他这个中队虽然死了三个人，但竟还打死一个鬼子，受到大队政委的表扬。只是他每当回自己村时，还想摆一摆威风，借个牲口，挑几个战士。县大队政委也是文政委的同学，知道谁还没个小毛病，也不怪他，只是一笑了之，有时还把自己的一身新军装借给他。这次孙屎根回来，穿的就是大队政委的衣服。

孙屎根骑马进村以后，许多人看到，都跑出来与他打招呼。孙屎根下了马，也笑着与他们打招呼。这时几个战士也自动走成一行，整齐地迈步，很像个样子。大家便看那几个八路军战士走步。到了孙屎根家门口，两个战士便上去站岗。孙屎根摆摆手说：

“也没有敌人，站什么岗，进屋喝水去吧！”

这时孙屎根的娘孙荆氏迎了出来。老太太说：

“当兵当兵，回来就中！”

虽然她自己吃素，却吩咐伙计们杀鸡，给孙屎根和战士们改善生活。这时小冯也从家里迎出来，将孙屎根的马牵到了马圈里。洗过脸，喝过水，孙屎根留在家和老太太叙话，其他几个战士，便分头到村里的人家扫地打水。村里人都很高兴，说：

“屎根训练的队伍就是秋毫不犯！”

“八路军没有架子！”

也有人看这军队的人没有架子，反倒看不起这军队的。一问当兵们的出身，也都和自己差不多，几个月前还是庄稼老粗，反倒觉得他们给自己扫院子是应该，有的上去就摸人家的米袋子。

孙屎根正在家里枣树下和老太太叙话，突然一个战士跑进来，说：

“报告队长，村子西头，有人在吊打人！”

孙屎根一听有人吊打人，以为是来了土匪，当下拔出枪说：

“集合队伍，过去看看！”

倒把孙荆氏吓了一跳，说：

“屎根，你这是怎么了？”

孙屎根说：

“娘，咱这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有人吊打老百姓，咱不能不管！”

就带了战士们过去。原来在村西一个叫宋胡闹的佃户家，村长许布袋带着几个村丁，正在树下吊打他。自从那天县警备队小队长孙毛旦布置下日本人的任务后，许布袋正在执行这任务：收集一马车白面，两头猪。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一到阴历十五就要来兵取面，哪里敢不收集？只是村里人被几路军队刮来刮去，整天都煮槐树叶，哪里还有白面？收集了一上午，才收集到两口袋，许布袋就有些发急。收集到宋胡闹家，宋胡闹是个犟脾气，蹲在门口黑着脸说：

“村长，这次隔过这个门吧！俺小妞病了一春天，还吃槐树叶，你们倒想吃白面了？要白面也可以，你们先把我打死吧！”

许布袋是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你好好说话，一切可以商量；你犯横，非治下这横不可，不然以后这村子还弄不弄了？于是就说：

“我还没厉害，你倒厉害了？你以为这白面是我吃了，是给日本人的！打死就打死，把这鸡巴玩意吊起来！”

宋胡闹扑过来就要拼命，早被许布袋一脚踢翻，几个村丁便将他吊在树上打。打了几鞭，宋胡闹号叫得像猪，渐渐就认熊了。这时又见外边突然进来几个兵，认为是来捉他，忙在树上对许布袋说：

“大爷，别让兵捉我，都怪我年轻不懂事，不会说话。我交白面，我交白面。牛圈石槽下面小瓦罐里，还有半瓦罐麦种哩，我给你去磨磨！”

这时孙屎根已经到了跟前，几个战士上去就用枪逼住了许布袋和几个村丁，小冯上去把宋胡闹解了下来。宋胡闹这时才知道兵们是来救他，才知道是孙屎根领的八路军，突然又感到委屈，蹲在地上呜呜哭了起来。许布袋一看孙屎根的兵敢逼自己，本来想上去扇孙屎根一耳光，但看孙屎根皱着眉头，手里提着盒子，盒子的大机头都张着，也只好瞪了孙屎根一眼，带着村丁回去了。

中午孙屎根和许布袋在一起吃午饭。孙屎根说：

“大爷，你给日本人干事，倒还积极了，为了收白面，把人都吊了！”

许布袋瞪了他一眼：

“你说得轻巧，好人谁不会做，你吊人，我也会去解。你解下人拍拍屁股走了，等到十五日本人来收白面，可是要来找我。我没有白面，日本人不吊我？你们八路军本事大，等到十五那天，你带人来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把白面免了吧！这里是日本人的天下，你们回来不也是偷偷摸摸？你有名当了八路军连长，怎么不骑马去县城逛逛？不是你们也怕日本人？再说，你们知道老百姓苦，你们的队伍不也给老百姓派粮食？告诉你，上次给你们敛粮食，我也吊打过人！不吊打哪有粮食，家家户户吃槐叶！”

说到这里，许布袋不说了，只是用眼睛瞪人。弄得孙屎根也无言以对，便起身给许布袋倒了一杯酒。

喝过几杯酒，许布袋的气消了。这时许布袋说：

“大爷年轻时候，也当过兵！可惜现在五十的人了！”

又说：

“老了老了，被你们挤在中间！”

孙屎根与许布袋在这边谈话，小冯与小得在伙房谈话。小得给小冯专门做了一碗炒馍，小冯吃了。小得提出想要小冯一颗手榴弹，说夜里喂牲口带着不害怕。小冯感到有些为难，但还是从腰带上解下一颗，悄悄给了他，说：

“可别让走了火！”

小得说：

“我根本不玩它，夜里喂牲口才带。”

就把手榴弹放到了床头的小泥罐里。

到了晚上，孙屎根领着几个兵归队。这天已经是阴历初十，走到半路，月亮上来了。孙屎根骑在马上走，几个战士仍在议论十五那天日本兵要来收白面和猪。孙屎根听着，突然灵机一动，猛地用鞭子打开了马。马一跑，几个战士也跟着跑。这样跑了七八里，战士们都累坏了，纷纷说：

“队长，别跑了，你骑着马！”

等到了县大队驻地，已是第二天早上。孙屎根马上去找政委，提出一个建议，说十五那天日本兵要去马村收粮，他可以带着自己的中队去消灭他们。一来那里是自己的家乡，地形比较熟，打仗有把握。二来日本兵不防备，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三来县大队成立以来，没敢跟日本兵正面打过仗。虽然上次和日本兵有过一次遭遇战，但被人家打得跑，死了三个人，才换人家一个。这次弄得好，不用死一个，就可以干掉他们三个。这一仗打好，既可以鼓舞士气，又可以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四来日本兵武器精良，突然袭击消灭他们，武器缴过来可以补充大队。政委听了他的“四来”，也十分高兴，当下就批准了他的计划。孙屎根得到批准，当即就回到中队驻地，让战士们操练准备。接着又把小冯派了回去，让他到村里去侦察情况，阴历十五接应部队进村。同时交代他，嘴不要乱说，要注意保守军事秘密。

孙屎根考虑打仗这个计划，还有三点没有给政委谈出来。一来是他刚到县大队，想打一个漂亮仗露露脸；二来这个大队没有大队长，只有一个大队副，又是病秧子，他想借这一个胜仗，升到大队长；三来这仗是在家门口，如果打胜了，自己也在家门口显显威风。

三

李小武也骑马挎枪，带着护兵回来了。

七月十三是李家祭祖，李小武赶回来祭祖。中央军在魏隗府驻了一个团，李小武在那个团当连长。李小武一米七七的个子，像他爹李文武一样，长得眉清目秀，只是眉毛中间有一条伤疤，是小时候吃饭不小心跌倒，摔破碗扎的。李小武自幼读书用功，在私塾时，别人捉弄老师，他一人在教室读书，琅琅出声。他有一个堂兄叫李小闹，是已故村长李文闹的大儿子，自幼调皮，不爱读书，爱玩弄牲口，常要拉他一起去玩，多次被他拒绝，一个人在家里练毛笔字。所以他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堂兄李小闹长到十六岁，知道爷爷是被现任村长许布袋吓死的，爹爹是被土匪杀死的，便嚷嚷着要去当土匪，等拉起一支队伍，再打回村报仇。消息传到许布袋孙毛旦耳朵里，两人便布置人，趁李小闹一次骑驴到镇上斗鸡，把李小闹闷死在大荒洼桑柳趟子里。消息传到李家，李家将李小闹的尸体抬回来，一家人围着乱哭。唯独李小武仍在后院不出来，闭门琅琅读书。这时大家便说李小武半点不懂事，堂兄被人害了，连哭都不来哭。唯有他父亲李文武说：

“看这孩子样子，也许是胸有大志！”

弄得他的嫂嫂、李小闹的母亲很不满意，说李文武护着自己的儿子，不顾杀死的侄儿。为此大声哭道：

“小闹，你爹死了，没人替你做主！”

后来李小武私塾读完，考学考到了开封一高。在开封一高，他学习也好，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同村在开封一高读书的，还有孙家儿子孙屎根，许布袋女儿许锅妮。因为有世仇，李小武孙屎根两人不说话。李许两家也有仇，但许锅妮一个女孩子家，看李小武上进，次次名列前茅，却暗暗佩服他，见他倒脸带笑容。李小武见人家是个姑娘家，不必计算在世仇之内，也与许锅妮说话。一次礼拜天从开封回村，孙屎根有事不回，两人还悄悄在铁塔集合，一块做伴回家。路上有条小河，李小武还将许锅妮背了过去。只是因为家有世仇，离村子三里，两人就分了手。后来日本人打了过来，开封一高要转移到洛水县，中央军来到学校募军官。李小武与招募军官的人谈了一次，便给家中父亲打回来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去处，就换军装加入了中央军。临入军队那天，他还看到许锅妮在一群欢送的同学中看他。后来他也听说，孙屎根加入了八路军，他也不说什么。只是在中央军努力求上进。两年以后，就挂上了上尉军衔，领了一个连，有了勤务兵。平时李小武不回来，李家每年祭几回祖，只是到了祭祖，他才带几个勤务兵回来。回来祭过祖，当天也就回去了。每次回来，很少给家里带东西。与家里人也不多说话，只与父亲在一起谈谈。谈谈也不说家务，只谈些天下形势。弄得一家人对他不满意。李小闹的母亲当着李文武的面说：

“都说上学好，咱家省吃俭用，供应小武上学，现在上出来了，当了队伍的连长，家里沾他什么光了？不沾他光就不说了，他把咱家的几辈冤仇给忘了？他爷爷是被谁害的？小闹他爹是被谁害的？小闹是被谁闷死的？他手里有队伍，怎么不把孙、许两家给平了？我看这小武，是指望不上了。以后祭祖，他也别来了！”

李文武也觉得嫂子说得有道理。在一次祭祖之后，李文武就将嫂嫂的意思委婉地转述给儿子。谁知李小武一听，只是淡淡一笑，说：

“爹，我平时不爱说话，但心中并不傻。我不知道爷爷是被谁杀的？我不知道大伯是被谁杀的？我不知道堂兄是被谁杀的？说要现在报仇，倒也容易，我派几个兵，就可以统统把仇人给崩了。只是，爹，不能这么做！”

李文武张大眼问：

“为什么？”

李小武说：

“我崩人容易。只是我崩了人，抬身走了，咱们全家还在村里。我不能把全家带到队伍上，我还只是个连长，没那个权力。我一走，你们待在村里，就会有人回过头来杀你们。不要忘了，孙家也有两个人在队伍上，一个孙毛旦，跟着日本人，一个孙屎根，跟着八路军。爹，这种形势，我能鲁莽去报仇吗？”

李文武听了儿子一番话，连连点头，说：

“是哩，是哩！”

佩服儿子比自己和嫂子有见识，事情考虑得周全，事情考虑得长远。但他埋怨：

“这道理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不说，大家以为你忘了呢！”

李小武也只是淡淡一笑：

“爹，该做就做，不做时不要乱说。事情还没做，何必去说？”

李文武又点头。但他又问：

“照你这么说，看得长想得远，这仇就永远不能报了？”

李小武又一笑：

“不是。爹你再往长想一想。现在是谁家的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但可以肯定，日本人是长不了的。我读过世界史，没有一个民族可以长期霸着另一个民族的。将来日本人是要失败的。日本人一失败，天下是谁的？就是中央军和国民党的。八路军虽然有一些兵，但都是乌合之众，用减租减息哄几个穷人，成不了大气候。等中央军坐了天下，就是我们坐了天下。等我们坐了天下，那时想杀谁还不容易吗？”

李文武听了这番话，更是连连拍手，说：

“是哩，是哩，我儿在外没有白闯荡，比爹有见识，事事能说出个理！”

从此对李小武十分尊重。李小武每次回家来，仍和从前一样，祭完祖就走，不多说话。李文武对他十分理解。只是有一次他听说儿子回来，在村口碰上许锅妮，下马与她说了一阵话，心中感到很困惑，又把儿子叫来问道：

“小武，这话本来不该当爹的说。我知道你与许家的姑娘在开封是同学。你说现在不报仇，等中央军坐了天下再报仇我相信，可咱们也不该与仇家的女儿勾连，那样，就是把祖宗给忘了！”

这时李小武倒是有些尴尬，脸红着说：

“爹既然这样说，我以后不理她也就是了。”

以后再见面，倒真不理她。李文武才放心。

七月十三这天，李小武带护兵回来祭祖，一进村又碰上了许锅妮。许锅妮扯着一篮子衣裳，拿着一根棒槌，从河边洗完衣裳正要回家。李小武在马上看了看她，她在地上看了看李小武，四目相对，李小武又像前几次那样，拨转马头就进了村。倒弄得许锅妮扯篮子站在那里，愣了半天神。后来，眼泪就扑簌簌下来了。

李小武带护兵回到家，家里祭祖已经开始，四村里还来了几家亲戚。众人见他回来，忙给他让开了道。几个护兵忙在祖宗遗像前摆了几碟子干果，让李小武祭祖。说是祭祖，其实也就是磕四个头。李小武磕过头，爬起来与亲戚们打了打招呼，便像往常一样，转到后院去与父亲说话。护兵中早有一个在门口站了岗。其中有一个班长姓吴，来过几次，在村里比较熟，没事到村里街上转去了。

李小武在后院与父亲坐下，家里有伙计端上茶，两人在一起随便聊些闲话。聊着聊着，李小武发现父亲老是叹气，打不起精神。李小武问：

“爹，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下次回来，我带回一个军医给你看一看吧！”

李文武这时说：

“身体倒没什么，就是老有人欺负，让人心里不痛快！”

李小武问：

“谁欺负你了？”

李文武说：

“还不是孙许两家！小武，你在外闯荡，学问比我大，见识比我广，上次你说的道理，我不是不懂，也不是不赞成，我懂，也赞成，我照着去做，暂时不与孙许两家生事。可现在人家当着村长，咱们不与他生事，人家可与咱生事，处处与咱为难。长此以往，人家不像捏猴一样把咱给捏死了？”

李小武问：

“他最近又怎么捏咱了？”

李文武说：

“最近日本人派下面了，每人十斤。十斤也就十斤吧，日本人派下的，谁也不敢不给。只是一人十斤面，咱家也就二百来斤吧，可许布袋假公济私，一下给咱派了四百斤，这不是明明欺负人吗？”

李小武问：

“给他了？”

李文武说：

“人家带着村丁，敢不给吗？许布袋年轻时杀咱家的人欺负咱，现在还捏着咱不放！我不想这些事不生气，一想这些事，简直就无法当人活了！”

李小武听了父亲的话，也觉得许布袋做得有点过分，欺负人不该这么欺负，不看僧面看佛面，起码李小武也在外边领兵打仗混事呢！这时他带来护兵中的那个吴班长，已从街上转了回来，站在李小武的身后听。听到这里，早憋不住了，说：

“连长，这老家伙不懂事，该开导了！我带几个弟兄去把他开导开导吧！”

李小武用手止住他说：

“开导倒不必开导，只是这多出来的二百斤白面，到底是怎么出的，应该问清楚。老吴，你带两个人去，不要发火，不要打人，只是去问问这白面是怎么出的，回来告诉我！”

吴班长立正说：

“是！”

转身带上两个护兵，出门到许布袋家去了。李文武见儿子派兵去问事，心里也舒坦一些，说话有些喜欢起来。

李小武交代吴班长“不要发火”，但吴班长带着两个兵到了许布袋家，还没问话就发了火，用马鞭指着许布袋说：

“你就是村长？”

许布袋这时正坐在枣树下吸烟，他一辈子都是用马鞭指人家，哪里见过人家用马鞭指自己？但他年轻时当过兵，知道当兵们的厉害，何况来了三个人，都背着快枪，于是见人家用马鞭指自己，也只好赔着笑脸说：

“什么村长，也就是为老总们支支差罢了。请问老总是哪一部分的？”

说着就将烟袋往上递，被吴班长一马鞭给打飞了：

“少跟我啰唆，我们是村西李少爷李连长的部下，今天来开导开导你！”

许布袋这才知道是李小武带来的兵，但见烟袋被打飞了，也不敢发火，只是说：

“我可没有得罪李连长的地方！”

吴班长说：

“你没有得罪李连长，你得罪李连长他爹了！我只问你，给日本人派面，别人家都是一人派十斤，怎么给李连长家派那么多？”

许布袋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拾起烟袋说：

“老总们误会了，这次派面原来是按人头派的，但面总收不齐；收不齐面，日本人来了就要打我，只好改成按地亩派了。李连长家地亩多，白面就多了些。可这不光是他一家，孙家、宋家、晋家、俺家地亩多，也都交得多，不信老总们可以查对账簿！”

吴班长挥着马鞭说：

“我不管你按不按地亩，也没工夫查你的账簿，反正李连长家不该出那么多！你给日本人办事那么积极，不是汉奸是什么？你把多收的二百斤白面给我背回去，我今天饶了你；若说半个不字，我先用马鞭教训教训你！”

许布袋见一个小当兵的如此不讲理，还老在自己脸前舞鞭子，心中就有些发火，说：

“你当一个兵，也要讲理，不能动不动就背面；你一背面，日本人过来岂不打我？”

吴班长见许布袋与他顶嘴，马上生了气：

“你怕日本人打你，就不怕我打你？我先打你这老汉奸两鞭，看你怕日本人还是怕我！”

说着就要下鞭子。这时从马圈跑出一个军人说：

“住手，不能打人！”

吴班长与两个护兵吃了一惊，扭头一看，原来是个八路军。这八路军便是小冯，是孙屎根派他回村来侦察情况的。回到村里，整天也没什么情况可以侦察，反正也就是日本人十五要来拉面罢了。所以整天待在马圈和小得一起玩。这天正在玩，看到来了几个中央军，要打孙屎根家里的人，便跑出来制止。

吴班长见跑出来一个八路军，也只好暂时不打许布袋，过来用马鞭指小冯：

“你跑出来了，你是干什么的？”

小冯倒也胆大，手摸着自己的独撅子说：

“我是八路军，是我们孙队长的部下！”

吴班长看他穿着粗布军装，还没脱土头土脑的样子，便有些看不起，说：

“我不管你是谁的部下，我在这教训汉奸，碍着你什么了？”

小冯说：

“他不是汉奸！”

吴班长说：

“替日本人收面，怎么不是汉奸？他将面给我背回去，我不打他；他不背，我就打他！”

小冯说：

“这面不能背，打他不打他是小事；一背面，就破坏了我们的军事计划！”

吴班长这时倒笑了：

“你们几个穷八路，还能有什么军事计划！你们的军事计划，就是保护给日本人收面吗？可见你们八路也通日本，是个汉奸！不打他也行，我先把你这个汉奸给捆起来！弟兄们，将这个八路汉奸给我捆起来！”

小冯见人家要来捆他，就从屁股后抽枪；但毕竟吴班长人多，还没等枪抽出来，三个人早将他捆了个猪肚。接着就将他押回了李家大院。吴班长先进后院报告：

“连长，抓到一个八路汉奸！”

李小武倒吃了一惊：

“什么？抓到一个八路汉奸？怎么抓住的？我让你去问那件事，你倒办了这个！”

吴班长得意地说：

“这是孙屎根的一个部下，正好在家里，替老王八蛋说话，让我捆住了！”

接着就把小冯给推了进来。小冯这人李小武认识，记得以前在孙家喂马；小冯一见李小武，看人家穿戴整齐，戴着白手套，身后站着几个兵，这时倒害怕了，害怕李小武下命令把他杀了，头上冒着汗说：

“李连长，这是误会，这是误会，我是八路军，不是汉奸，你不能杀我！”

这时吴班长说：

“那我们让背白面，你不让背，说是破坏你们的军事计划，你们不是向着日本人吗？”

这话倒引起了李小武的注意，问：

“军事计划，什么军事计划？小冯，你告诉我，我马上放了你！”

小冯这时想起了孙屎根的交代，不能暴露军事秘密，就不再说话。

吴班长见他不说话，上去踢了他一脚：

“×你妈，怎么不说话？我们连长问你呢，看我不用鞭子抽你！”

李小武止住吴班长，到小冯跟前，亲自将绳子给他解开，说：

“小冯，别怕，告诉我，现在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咱们是一事了。你告诉我，我不告诉别人还不行吗？我知道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汉，不是汉奸，你们不会替日本人收面，说不定倒是想打日本人哩，是不是？”

小冯见李小武说话很知己，一个连长，又亲自给他解绳子，于是就瞪了吴班长一眼说：

“可不是，我们八路军向着老百姓，怎么会替日本人做事？我们正是想打日本哩。他们十五那天来收面，看我们不揍他孙子！你们这时把面背回来，没有面哄日本人，可不是破坏我们的军事计划！”

李小武把手放到额头上，想了半天，突然笑着说：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怪我们不知道，这面不能背回来。好啦，这事就到这里，你回去吧，那面也不背了！”

就把小冯给放了。惹得吴班长和几个护兵不高兴。小冯见自己说住了李小武一帮人，不但不再背白面，还放了自己，倒很高兴，高兴自己有本领，说住了他们，还没破坏自己这边的军事计划。

小冯一走，李小武就向爹告辞。倒把李文武和几个护兵弄蒙了，几个人说：

“天还早着哩！”

李小武说：

“团长来时说了，晚上还要开会，得急着赶回去。”

又对李文武说：

“爹，那二百斤白面，就不要说了。别因为一把面，把事情弄大！”

说完，出门就跨上了马。把个李文武弄得不知事情头绪。到了路上，几个护兵也埋怨，本来今天胜利了，咱们人又多，谁知怕上人家一个八路军了！李小武也不理他们，只顾打马。

到了部队驻地，已是晚上，屋里都点上了灯。李小武一下马，连部的勤务兵就去给李小武打洗脸水。洗脸水打来，李小武却不见了。他已经顾不上洗脸，跑到团部去了。团长正在家跟太太一块玩儿猫。李小武喊了个“报告”，没等回答，就进去了。这位团长便是当年到开封一高招募军官的人，上过黄埔军校十三期，对李小武一直很喜爱。见他闯进来，也不怪他。倒是他太太突然见闯进一个兵，破坏了玩儿猫，有些不高兴，噘着嘴抱着猫出去了。李小武感到很抱歉，团长倒不介意，笑着说：

“你有什么事？”

李小武便到团长身边，小声说了一通话。团长听后摸着秃头想了想说：

“也可以吧，你带十几个人去试一试。我也讨厌共产党，尽干些不明不白、调三窝四的事。不过要小心，见机行事，别打不着狐狸惹一身臊！”

李小武立正答了个“是”，便退了出来。回到连里，马上对连副说：

“明天挑一个排，准备十五打仗！”

四

土匪头目路小秃，这两天正在发疟疾。别人发疟疾都是躺在床上睡觉，这个路小秃不发疟疾爱睡觉，一发疟疾就要四处活动。他手下的土匪手头一吃紧，或嫌伙食不好，就会说：

“当家的怎么还不发疟疾？”

路小秃是已故副村长路黑小的小儿子。路黑小胆子小，这个儿子却胆子大。本来路黑小和老婆已经有了六个孩子，不想要孩子了，为此两个人半年没敢往一块去。半年后终于憋不住，往一块去了一次，老婆就又怀上了路小秃。为此路黑小打过老婆一次：

“你怎么像个母猪一样，沾都不能沾，一沾就有事！”

老婆委屈地哭：

“我也想着不能要，可谁能管住它呢！”

后来路小秃生下来，路黑小和他老婆就想把他捺到尿盆里溺死。但临到去溺，看到两只小眼睛骨碌骨碌转，也不知道哭，老婆试探着问路黑小：

“要不留着他？”

路黑小上去打了老婆一巴掌：

“×你妈，还留，拿过来我掐死他！”

这一巴掌把老婆打火了，老婆说：

“你不打我我不留，你一打我，我偏要留住他！”

路小秃就被留了下来。路小秃上边已有六个哥姐，留下来父母也没把他当回事，饥一顿，饱一顿，像小猫小狗一样跟着哥哥姐姐长大。冬天睡到炕角，夏天就睡到院子沙堆上。有一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睡，突然刮起了大风，路黑小和老婆就赶紧往屋抱孩子。抱了一阵，觉得抱得差不多了，就也歪在炕上睡了。睡醒一觉，查了查孩子，发觉不对，少了一个，又到院子里去抱，路小秃仍在沙堆上躺着睡，鼻子里眼里都刮满了土。路小秃长到五六岁，就和他的哥姐性格不一样。遇到爹娘发脾气，别的哥姐一打就哭，路小秃打不哭。这就对了路黑小的脾气，既然打不哭，遇到不顺心的事，路黑小就老打他。一直打到十三岁，一天路黑小又打他，他突然一头将路黑小用头抵倒在地，又用放羊鞭将路黑小抽了一鞭子，嘴里骂道：

“×你娘！”

倒把路黑小吓了一跳，从此不敢再打他，有时还偷偷给他买烧饼吃。从此两人成了好朋友。有时路黑小出外贩运牲口，还把他带上。那时路小秃就爱发疟疾。不发疟疾他爱睡觉，一到发疟疾他就跑出去骑驴。驴子骑一圈，浑身出了汗，疟疾也就好了。那时路黑小还当着副村长，村里开会要打锣，有时路黑小忙不过来，就让路小秃替他去打。十二三岁的孩子，村里有一帮跟他大小差不多的伙伴，秋天一块到地里割草放羊。偷玉米、烧毛豆、摸瓜，都是以他为首。有时几个人还将正在生长的西瓜挖个小口，往里拉屎，然后再把小口盖住。有一年村里过队伍，村里人都找地方躲了起来，路小秃不躲，一个人骑到村后树杈上看人家。队伍中一个军官发现了他，在马上用鞭子指他：

“这里还藏着个兔子！”

大家都笑。

军官说：

“送给你个手榴弹，你敢要吗？”

路小秃肚皮贴着树就滑了下来，接过一颗小手榴弹，扭身就跑。军官又喊：

“别让炸着你！”

队伍又笑。

路小秃有了这颗手榴弹，开始在村里横行。谁家跟他闹别扭，他就拿着手榴弹跑到人家家里寻死觅活，要跟人家同归于尽。害得人家一家人围着他说好话。长到十七八岁，他就在村里白吃白拿。除了许布袋、孙毛旦、李文武家他不敢去，别人家他都敢去。到哪腰里都别着手榴弹。有时半夜还和几个无赖去偷鸡。他偷鸡有本事，手下到鸡窝，一把就抓住了鸡脖子，鸡一声叫不出来。然后几个人在一起烧火煮着吃。日本人来了，开始派夫派款，家家煮槐叶，几个人在村里藏不住，便学着人家结盟的意思，也杀了一只鸡，滴血到酒里，几个人一人喝了一口，就结伙跑到大荒洼入了土匪。刚开始去的时候，路小秃和大家一样，也是当普通土匪，跟着人家小头目到邻村打家劫舍，到路上劫客断人。三个月过去，等他把土匪的一套都学会了，便把几个喝过鸡血酒的弟兄叫到一块，商议一番，夜里偷了头目几条枪，几袋子粮食，几匹布，几条子肉，扬长而去，另找一个小土包立了山头，当起了“当家的”。头目发觉以后，立即派了十来个人去打他们，谁知又中了他们的埋伏。路小秃抓住这几个老土匪，并不杀他们，而是好肉好酒待承，然后派人将他们送了回去。老土匪头目见他这样，也佩服他有本领，一笑了之，从此不再打他，容他另立山寨。路小秃当了“当家的”以后，和其他“当家的”不一样，其他土匪动不动就去抢人断人，路小秃平时却给弟兄们放假，让大家睡觉，只是在快缺粮断顿时，或是他发疟疾时，才带弟兄们去弄些吃的喝的。弄来吃的喝的，或疟疾好了，又带弟兄们睡觉。所以他的山寨很安静，白天黑夜有鼾声。弟兄们除了轮流站岗放哨，一个个养得肥头大耳。大荒洼土匪们编了一首歌：

要打仗，

找老尚；（另一个土匪头目，爱好打仗。）

要吃苦，

找老楚；（另一个土匪头目，对部下苛刻。）

要养膘子找小秃。

所以许多人愿意投路小秃。两年下来，也聚集了四五十人。

现在，路小秃山寨的伙房又快断顿了。上次抢的几只羊，也只剩半个骨头架子。大家都有些嘴巴发淡。白天黑夜觉睡得也不安稳。正在这时，路小秃发了疟疾。一听说“当家的”发了疟疾，整个山寨像过年一样高兴。大家纷纷聚集到路小秃的屋子，围在他的床前，笑着问：

“大哥，你发疟疾了？”

路小秃正在床上打战，被子捂着头，也不说话。

一个土匪说：

“大哥，别老躺着，找个地方活动活动吧！”

这时路小秃一脚把被子踢开：

“好，找个地方活动活动，看这疟疾发的！”

众人一片欢呼。一个土匪噘着嘴说：

“等了你半个月了！”

马上就有一个识字小土匪趴到床上制阄。十来个阄上，写着周围十来个村子的名字，然后让路小秃去抓。打家劫舍要抓阄，也是路小秃的发明。一开始路小秃不抓阄，想起哪村是哪村，哪村就跟着倒霉。后来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就想出抓阄的办法，抓上哪村是哪村。这次他伸手抓了一个，打开一看，上边写着“朱家寨”，众人又一片欢呼：

“去朱家寨！”

当晚，路小秃带了十来个土匪，上路去朱家寨。路上路小秃问：

“朱家寨的财主是谁？”

一个熟悉朱家寨的土匪说：

“朱挺禄，朱挺禄！”

路小秃下夜劫村，不劫穷人，光劫财主，也是他定下的规矩。因为劫穷人也劫不了什么，是瞎耽误工夫，不如一劫劫个财主，早点结束回去睡觉。这样，十来个人到了朱家寨，到了朱挺禄的家。朱挺禄果然是个财主，门很厚很大，院墙很高。这时已经是半夜了。几个人搭起人梯，路小秃在最上边，越院墙跳了进去。这时“呼”地扑过来一条狼狗，路小秃忙从怀里掏出一块羊骨头，扔了过去。狗啃着了骨头，就不再说什么。路小秃把大门打开，十来个弟兄就进去了。朱挺禄一家全都睡死了。一个小土匪问：

“把他们叫起来？”

路小秃摆摆手说：

“别叫，别叫，别耽误人家睡觉，看看有没有没睡的！”

另一个小土匪说：

“看，后院有灯光！”

十来个人便来到了后院。果然，后院堂屋还亮着灯。他们蹑手蹑脚来到窗前，用舌头舔破窗户纸往里看，见屋里炕上躺着一个老头。老头是个胖子，秃顶，穿着马褂，左手搂着一个年轻女人，右手搂着一杆烟枪。女人只穿了一个花裤衩子。这时路小秃生了气：

“娘的，他倒舒坦！”

一个小土匪说：

“这就是朱挺禄，那女的是他小老婆！”

路小秃说：

“爷们儿几十口子都是光棍，他倒有小老婆了！”

一挥手，十来个土匪便“咣当”一下撞开门，进了屋子，把朱挺禄和小老婆吓了一跳。朱挺禄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来了土匪，虽然害怕，但还知道强打精神打招呼。小老婆就不行了，一吓吓得尿都出来了，把个花裤衩子也给弄湿了。朱挺禄说：

“哟，不知道弟兄们来了，我叫伙计去烧茶！”

一个小土匪用刀子逼住他：

“少啰唆，爷儿们不喝茶，想喝人血！”

另一个土匪就用刀子去杵小老婆的奶。小老婆惊叫一声，像蛤蟆一样，蹦到朱挺禄身后藏着。

这时路小秃上了炕，去摆弄那支烟枪。他不会抽大烟，只是看到烟枪好玩，在那里摆弄。朱挺禄见他摆弄烟枪，哆哆嗦嗦地说：

“大爷吸一口？挺好玩儿的，我给你打泡！”

路小秃说：

“吸一口就吸一口！”

就对着烟枪吸。谁知一口烟呛了他，使他咳嗽半天。咳嗽完，路小秃生了气，问：

“黑更半夜，你怎么还不睡？”

朱挺禄哆哆嗦嗦答：

“我，我不困！”

路小秃说：

“本来不想来你家，看到你不困，才来跟你玩儿的，下次看你还困不困！”

一挥手，十来个土匪便动了手，点着火把，在屋里院里乱翻，碰到票子拿票子，碰到布匹拿布匹，碰到粮食拿粮食，又从马圈里牵了几匹马，从猪圈里赶了几头猪。在其他房子里睡觉的人，听到院子里有动

静，知道来了土匪，也不敢点灯，也不敢动。左邻右舍也听到了，也不敢动。只有朱挺禄跟在路小秃屁股后说：

“大爷，少拿一点吧，下次我困，下次我困！”

小老婆也穿着裤衩蒙头蒙脑地跟在后边乱跑，被朱挺禄上去踢了一脚：

“×你妈，我说早点睡吧，你还要吸烟，看这烟吸的！”

一时三刻，弟兄们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将布匹、粮食、猪、棉花都扎成了褡裢，搭到了马身上。经常干这种活，成了规律，也就是说笑之间的事。路小秃见事情完了，就向朱挺禄拱拱手：

“大爷，今天打扰了！时候不早了，你早点歇着吧！”

然后和几个弟兄跨到马驮子上，打马扬长而去。朱挺禄拦不敢拦，说不敢说，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而去。等他们走后，才蹲到地上抱头痛哭起来。这时家里人也都起来了，也跟他蹲在地上哭。正哭着，一个小土匪又骑马回来，用刀子指着朱挺禄说：

“那杆烟枪呢？也借我们当家的玩儿玩儿！”

朱挺禄只好指了指堂屋。小土匪拿了烟枪，又扬长而去。

朱家寨离路小秃家的村子马村十三里。每次路小秃带人劫过东西，都要派人给他娘送去一些好吃的。路小秃虽然从小顽皮，但知道孝顺他娘。要不是他娘，他爹路黑小早把他弄到尿盆里溺死了。路小秃带弟兄们打马离开朱家寨，按照惯例，就朝他的村子跑去。到了村头，路小秃说：

“这次给俺娘送些什么呢？”

那个识字小土匪说：

“上次送了粮食和布，这次就别送了。我看这几头猪里有个猪娃，回去杀了可惜，就送去让大娘养着吧！”

路小秃觉得说得有理，点点头。大家解下小猪娃，由识字小土匪送去，路小秃和其他弟兄们就打马先回了大荒洼。

第二天一早，识字小土匪也回来了。路小秃问：

“俺娘怎么样？”

识字小土匪说：

“见到小猪娃，大娘很高兴，说咱家一辈子没养过个猪，这下可有个猪了，说养到过年杀了吃呢！”

路小秃笑了，又问：

“其他还有什么？”

这时识字小土匪看了大伙一眼。路小秃对其他弟兄说：

“你们分东西去吧！”

其他弟兄便高高兴兴去分东西。屋里只剩路小秃和识字小土匪两个人。这时识字小土匪说：

“我听五哥说，十五那天日本人要来收白面。”

路小秃说：

“×他姥姥日本人，也会劫东西了！俺家出了多少？”

识字小土匪说：

“出了六十斤，上次我送去的白面，快交完了！”

路小秃说：

“那你今晚再送去一些，可不能让俺娘饿着！”

识字小土匪点头，又说：

“我还听五哥说，说不定十五那天，村里还要打仗呢！”

路小秃瞪大眼睛：

“是吗，谁跟谁打？”

识字小土匪说：

“听说八路军派来了侦察员！”

路小秃一笑：

“别信这个，几个八路，肯定打不过日本人！”

这时识字小土匪一笑：

“管他打过打不过，我是说，等他们打完，咱们去打扫战场，说不定能捡两条枪呢！”

路小秃这时明白了识字小土匪的意思，摸着头一笑：

“你小子鬼名堂还不少！”

说完，路小秃躺在床上，继续发他的疟疾。

五

村长许布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自从他知道过去的马夫、现在的八路军县大队侦察员小冯回来是为了阴历十五打日本，他心上就着了急。那天李小武的护兵为了白面把小冯捉去，他一开始是替小冯担心，害怕李小武杀了小冯；后来把小冯放回来了，心里才放了心，连连说：

“不错，不错，狗日的把你放回来了！”

小冯拍着自己腰里的小独撅说：

“他敢不放，我一说我们的军事计划，就把他们给吓住了，李小武亲自给我解的绳子！”

许布袋问：

“军事计划，什么军事计划？”

小冯见许布袋是孙屎根的本家，不是外人，趁兴把十五那天孙屎根要带县大队来打日本人的事也给他说了。没想到许布袋一听又发了火：

“原来这样，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小冯见许布袋发了火，有些胆怯。虽然他现在当了八路军，但对过去的东家还有些害怕。何况许布袋年轻时，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便试探着问：

“怎么，大爷，打日本有错吗？你真和日本成一事了？”

许布袋说：

“一事谁跟他狗日的一事，只是这日本是来向我要白面，你们打了他，回头日本不找我的事？”

小冯一想也是这么回事，拍了一下脑袋说：

“可不，怪我们定军事计划时，把大爷这头给忘了！”

又想了想，突然拍着巴掌说：

“大爷，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许布袋问：

“什么主意？”

小冯说：

“索性这事儿你别管了，你拔腿跑了算了，这样我们也打了日本，日本回头也找不着你！”

许布袋瞪了他一眼：

“日你先人，你出的这叫啥主意？这兵荒马乱的，你让我带着老婆孩子躲到哪里去？”

小冯嘬着牙花子，躲到了马圈，许布袋一个人在那里生气。这时许锅妮从屋里挑帘子出来，说：

“爹，这事让憋住了？”

许布袋说：

“可不让憋住了！八路军要在咱村打日本，这不把我挤当中了？”

许锅妮说：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许布袋瞪她一眼：

“你又出什么主意？”

许锅妮说：

“你索性跑到城里，给俺毛旦叔报个信，别让日本人来收面，那天多派些兵来，反过来打八路军，不就没事了？”

许布袋说：

“你这也是害你爹呢，让日本打了八路军，八路军回头能不找我的事！”

这时许锅妮“扑哧”一声笑了，说：

“爹这回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许布袋知道女儿在捉弄他，上去要打女儿：

“我在这里犯愁，你还捉弄我！”

这时许锅妮正色说：

“爹，看你活了五十年，原来也有迷住的时候，人一天三迷，你是让迷住了！”

许布袋问：

“我怎么犯迷？”

许锅妮说：

“你这是瞎替人家日本人操心！按你的道理，你在这村当村长，这村就成你的了？人家八路军就不能来这村打日本了？放心吧，人家八路军打日本，日本回头也犯不着找你。打日本的是八路，日本自然会去找八路，你没有打日本，日本为何找你？人家两家交兵，无非借你个地盘，哪有打输的一方不找打他的人，反而找摊主呢？就好像我在我姥姥家打你两巴掌，你不找我，能去找我姥姥吗？”

许布袋听了许锅妮这么一番话，倒觉得有道理，稍稍有些息火。但也吐口唾沫说：

“这是啥鸡巴年头，人弄得四分五裂的，毛旦跟了日本人，屎根当了八路，一家人，成了拿枪的仇人了！算是把我挤在当中了！”

又说：

“也怪我当初爱充大头，和毛旦混着当村长，要是当初当了土匪，现在也是大当家的了，想怎样就怎样，还替人家操这种淡心！”

许锅妮“哧哧”笑了：

“人家还没打仗呢，爹倒替人家愁个没完了！”

说话到了阴历十四。十四夜里，鸡叫三遍，孙屎根果然领着八路军十几个战士，悄悄来到了村西一块毛豆地。侦察员小冯在毛豆地把他们接应住。孙屎根从马上跳下来问：

“没什么变化吧？”

小冯说：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面已经收齐了，猪也捉住了，就等日本明天来取了！”

孙屎根一挥手：

“隐蔽！”

队伍在一个姓杜的排长带领下，进了毛豆地，隐蔽起来。由于县大队刚组建不久，许多战士都是刚从村里出来的，头一次打仗，都有些害怕；由于害怕，个个都挺听指挥，一个个将身子伏在毛豆地，一动不动。大家头上都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圈，倒像毛豆地长出了一些小柳树。等大家隐蔽好，孙屎根与小冯

就悄悄进村回了家。跳过墙头进了院子，原来孙屎根他娘的屋里亮着灯。推门进去，他娘孙荆氏没睡，旁边许布袋也在椅子上蹲着。这倒叫孙屎根吃了一惊。孙屎根问：

“娘，大爷，你们怎么还没睡？”

孙荆氏本来正在菩萨前念经，见儿子回来，闭着眼睛问：

“屎根，听说你们要打日本？”

孙屎根看了小冯一眼，知道军事计划暴露了，但也点点头。孙荆氏睁开眼睛，叹了一口气：

“天下那么多队伍，怎么打这帮日本摊上你们了？”

孙屎根说：

“娘，这次我们来的人多，日本来的人少，打得过他！”

许布袋黑着脸在椅子上蹲着。他已经三天没睡觉了。虽然那天许锅妮给他讲了一番道理，但他心里总是不踏实。他知道今天八路军要来，便索性在孙屎根家等着。现在等着了，他也不说话。孙屎根倒问他：

“大爷，你怎么也不睡觉？你也有什么不通吗？那天收白面，我不让你吊人，你说让我十五来给日本人说话，现在我来了，你放心吧，白面他拉不成了！”

许布袋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等你们杀了日本，让日本回头再杀了我，这事就算完了！”

孙屎根这时倒吃了一惊：

“我们杀日本，怎么日本会杀你？”

这时小冯插了话。本来在许布袋面前他不敢说话，现在看孙屎根回来，他又敢说话了。他说：

“许大爷怕咱们杀了日本人，日本人找他要人杀了他！”

孙屎根这时笑了，说：

“大爷放心，我们不杀日本人！”

许布袋问：

“明天的仗你们不打了？”

孙屎根说：

“仗还是要打，但我们不杀他，我们要活捉！”

许布袋说：

“那还不是一样！”

孙屎根说：

“不一样。我们在咱村把日本人杀了，日本人也许会找你的事，但我们活捉他们，日本人就会找八路军，不会找你！”

许布袋一听这话，才略略放心，说：

“那你们可别杀人家！”

这才摸出烟袋吸烟。

这时孙荆氏已经做了几碗葱花绿豆疙瘩面条，端上来让喝。许布袋没喝。孙屎根和小冯一人喝了一碗，就出门走了，到村边毛豆地去隐蔽。路上孙屎根问：

“那事你跟小得说了没有？”

小冯说：

“说了。”

孙屎根问：

“他干吗？”

小冯说：

“一开始不干，后来我给了他十块钱联合票，他才答应干了。”

孙屎根一笑。两人就钻到了毛豆地。这时毛豆地有个战士叫王老五的说：

“队长，老趴在这里，胳膊腿不能动，憋闷死了！”

孙屎根说：

“现在日本还没来，你动一动吧！”

战士们才敢动胳膊腿。

这时又有一个战士说：

“队长，老趴这冷死了，让抽袋烟吧！”

孙屎根说：

“烟不能抽，别暴露目标，谁带着酒，喝口酒吧！”

带酒的战士将酒传过来，大家轮流喝了口酒。

五更天了，村里的鸡都叫了。接着村里响起几声狗叫。这时李家大院墙头上，翻进一个人来。给李家喂牲口的老贾，正对着墙根撒尿，半睡不醒的，突然见墙头跳下一个人，吓得尿也不撒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喊：

“有贼了，有贼了！”

那贼上前抓住他，接着一把盒子抵住了他的胸口：

“不准叫，再叫崩了你！”

老贾马上就不叫了，刚才没撒完的尿，一下都撒到了裤里。但他的喊声已经惊动了睡觉的人，从各屋跑出一些人，李文武也披衣服起来了。那贼也不跑。等点着灯笼一照，原来是李小武的护兵班长老吴。李文武吃了一惊：

“吴班长，黑更半夜的，你这是干吗！”

吴班长说：

“老掌柜，咱们屋里说话。”

李文武就让吴班长进了屋。伙计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打着哈欠回屋睡觉，剩下老贾一个人在那里嘟囔：

“就这一条裤子，尿湿了，拿什么换哪！”

已故副村长路黑小家，这时也闪进一个人。由于路家没有头门，那人直接就到了窗下。接着轻轻拍了三下窗户。里边睡觉的老太太倒没害怕，因为儿子路小秃当着土匪，黑更半夜回来是常事。就点着灯，给开了门。进来的是识字小土匪。路小秃他娘说：

“我的儿，天都快明了，你还来干吗！”

识字小土匪背着一口袋面，笑嘻嘻地说：

“大娘，当家的听说你把白面交了，又让我送回来一些！”

老太太说：

“我给你烧碗热汤吧！”

识字小土匪经常代替路小秃到家里来，与老太太已经混熟了，老太太见他聪明伶俐，也很喜欢他，所以他来了也不拘束，说：

“那就烧一碗吧，多放些辣子。半夜有些冷，你摸摸我的手！”

老太太摸了摸他的手，果然冰凉。等热汤烧出来，识字小土匪捧着就喝了起来。

六

太阳上了三竿，孙毛旦领着五个日本人，赶着一辆马车到村里拉面来了。

孙毛旦当警备队已经两年了。两年之前，孙毛旦仍在村里当副村长。前年五月，城里的日本人和警备队开汽车到村里来过一次。村里杀了一口猪，杀了几只鸡，在街里支起大锅做饭给他们吃。在吃饭过程中，孙毛旦与警备队队长塌鼻子勾上了。孙毛旦见塌鼻子浑身披挂、手执一根胶皮马鞭，十分羡慕；塌鼻子见孙毛旦做事痛快，说话十分有趣，也很喜欢。最后话说透了，原来塌鼻子是郭村财主郭老庆的儿子，孙毛旦小时候到郭村串亲，两人还在一起打过洋片，更觉得亲密。两人饭吃到一半，就一块跑到地里打兔子去了。当天日本人和警备队走了以后，两人也没断联系。塌鼻子带几个警备队员又到村里来过两次，孙毛旦每次到县城去，都去找塌鼻子玩。后来塌鼻子约孙毛旦索性离开村子，到警备队去当小队长，孙毛旦也觉得在村里当一个村副没有什么意思，整天就是支差，就跑到城里当警备队去了。这时孙家老掌柜孙老元已故去了十来年，家中无老人，他就是老大，许布袋是一个干亲，也不好管他，于是就由他去当警备队。倒是孙毛旦的老婆夜里哭过一回：

“你这一给日本人干事，不成了日本人么？”

孙毛旦问她：

“日本人不好么？”

老婆说：

“日本人不好，占了中国！”

孙毛旦上去踢了她一脚：

“日本人不好，上次日本人发糖，你还抢着吃！”

又说：

“我这是出来混事，塌鼻子说了，中国早晚是日本人的天下，等我将来当了县长，才有你的福享呢！”

孙毛旦到城里当了警备队小队长以后，住在塌鼻子房间隔壁。整天的事情也就是带兵站岗放哨，下乡催粮派款；闲时跟着塌鼻子逛逛街，下下馆子，到底比在村里当副村长自在。警备队与日本人分开住，关起门来，塌鼻子就是皇帝，孙毛旦跟着他自然不会吃亏。只是当小队长没有短枪，出门得像队员一样背条长枪，让孙毛旦觉得丢面子。所以每当他从城里回村子时，都向塌鼻子借个短枪挎挎。塌鼻子只要自己没有急事，都是一笑，把枪借给他。上次他回来催粮，向塌鼻子借了一回，塌鼻子给了他；今天他领着五个日本人来拉粮，又向塌鼻子借了一回，塌鼻子又借给了他。五个日本人中，有一个是老兵，来中国年头长些，会疙里疙瘩说几句中国话，还能与孙毛旦对上话。在城里，一个警备队的人，如果能与日本人交上朋友，算是面子大的。现在孙毛旦与五个日本人在一起，想与哪个日本人说话，就与哪个日本人说话，那个老日本兵还给他当翻译，让他很高兴。于是路上不停地与日本人说话。日本人也不恼，与他有说有笑的。孙毛旦分别问人家来中国几年了，习惯不习惯；没当兵之前，在日本都干啥；娶老婆没有，有几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日本有这种马车没有；日本炸油条吗？等等。孙毛旦的感觉是这样，与日本人相处，你只要讲信用，不先惹事，日本人还是挺和善的。你用手拍拍他的肩膀，弹弹他的钢盔，他都不恼；就怕跟人家别扭着来，像中央军、八路军那样，几个毛人，动不动还想摸摸人家的胡须，就把人家惹恼了。日本人一恼，不是闹着玩的。孙毛旦自当了警备队，当着小队长，没和日本人红过一次脸。见了日本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他都很尊重。日本人见他也很和气，总是说：

“你的好好的，你的好好的！”

一次，孙毛旦和塌鼻子在城里下馆子，和几个日本兵在饭馆相遇。饭馆老板见来了日本人，就将塌鼻子孙毛旦冷落了，先忙着给日本人上菜。塌鼻子见饭馆老板这么势利，跳起来就给了饭馆老板一巴掌：

“×你妈，见了日本人，忘了你爹了？你这饭馆还想办不想办了？”

饭馆老板捂着脸不敢说话。这时一个日本兵火了，站起来脱掉衣服，要与塌鼻子摔跤。如果搁在平时，孙毛旦非伙同塌鼻子把饭馆砸了不可，但现在是日本人的事，孙毛旦忙跳到中间，把日本人和塌鼻子劝开了，拉塌鼻子走出了饭馆。塌鼻子挣着身子说：

“鸡巴日本人太霸道，惹恼了爷，打死他几个，我就投八路军了！”

孙毛旦说：

“算了，因为一顿饭，何必生气！”

就把塌鼻子劝回了军营。事后孙毛旦还有些得意，觉得自己比塌鼻子会混事；将来日本坐了天下，他前途肯定比塌鼻子大，别看他现在当着队长。今天他又领日本人来拉面，肯定给日本人又留下一个好印象。想到这里，孙毛旦很高兴，坐在马车辕上，唱起了小曲。这时日头渐渐上来，马在土路上“嗒嗒”地跑，每个人头上都沁出了细小的汗珠。那个日本老兵掏出一包烟，请大家抽。大家抽着烟，看着路两旁的庄稼地，倒也怡然自得。一个长着娃娃脸的日本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中国弹弓，从另一个口袋里摸出小石子，用弹弓打树上的麻雀玩。可他弹弓打得很不熟，惊起一阵阵麻雀，不见打下来一个。大家都笑他。他也不好意思“嘿嘿”地笑了。这时孙毛旦拿过弹弓，从娃娃脸兵口袋里摸出一个石子，搭上弹弓，瞄瞄准，一弹弓打出去，麻雀就掉下一个。日本兵都欢呼，拍孙毛旦肩膀：

“你的这个！”

向他伸大拇指。

孙毛旦不好意思地说：

“咱自小玩这个，这也是碰巧。太君刚学，打得也不错！”

一路玩儿着，就到了村里。村长许布袋迎出来。孙毛旦见许布袋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眼圈熬得稀烂，以为白面没收齐，便问：

“怎么了布袋，白面没收齐吗？”

许布袋说：

“白面倒收齐了！”

孙毛旦松了一口气，说：

“那看你眼圈烂的！”

这时许布袋生了气：

“还不是你这白面闹的！”

孙毛旦笑着说：

“下次派到别的村就是了，不都是中国的东西！”

这时许锅妮从家里转出来。几个日本兵已经跳下马车，在整理自己的枪支，看到许锅妮，几个日本兵都忘了整理枪支，眼睛不错珠地盯着许锅妮看。一个大耳朵日本兵说：

“漂亮漂亮的！”

许锅妮当初在开封见过日本人，倒没害怕，仍端着脸盆，提着一根棒槌往前走。倒把许布袋的脸给吓白了。这时孙毛旦上前招呼几个日本兵：

“太君，太君，里边的，里边院子的请！”

就把几个日本兵让到了许布袋的院子里。这里既是村公所，又是许布袋的家。日本人到了院子里，看到有一棵枣树，上边的枣还没有打，红红地挂在那里，就把许锅妮给忘了，把心思转到枣树上，“哈哈”地笑着：

“好的，好的！”

那个长着娃娃脸的日本兵，脱掉鞋就往枣树上爬。他爬树的本领倒是比打弹弓强，一会儿就爬到了树上。他在树上打枣，其他四个日本兵在树下抢着拾枣吃，倒像一群嘻嘻哈哈的孩子。一个日本兵还把一捧枣递给许布袋：

“米西米西！”

这时许布袋倒“扑哧”一声笑了，骂道：

“啥都稀罕，日本没有枣树！”

又问孙毛旦：

“你们是拉上面就走，还是吃了饭？”

孙毛旦说：

“吃了饭，吃了饭，我上次已经给小得说了，让他给日本人做辣子鸡！”

许布袋问：

“喝酒不喝？”

孙毛旦说：

“鸡都吃了，哪还差两壶酒钱，热两壶吧！”

中午，几个日本人便在许布袋家吃饭。伙夫小得热了酒，做了辣子鸡。另外还有一盘豆腐和一盘青豆角。几个日本人吃了辣子鸡，辣得直咧嘴，但边咧嘴边说：

“好的，好的！”

伙夫小得来上菜，孙毛旦说：

“小得，我说让你给日本人做辣子鸡，看怎么样，对了他们的口味不是！”

接着又向日本人介绍：

“太君，辣子鸡就是他做的！”

日本人又说：

“好的，好的！”

那个老日本兵当即从口袋里拔出一杆塑料大头帽钢笔，递给小得。小得说：

“我不要钢笔，我不会写字！”

孙毛旦上去踢了他一脚：

“不会写字就不能接住了？回去卖给摇拨浪鼓的还能赚几块钱呢！”

小得就接住了。

这时许布袋站了起来，说自己眼圈疼，不能陪着喝酒了，就退了出去。孙毛旦没在意。几个日本兵也没在意。几个日本兵喝了几盅酒，更加兴奋起来，都“呜里哇啦”唱起歌来。那个娃娃脸日本兵还脱掉军衣跳起舞来。孙毛旦也不知他们唱些什么，跳些什么，坐在一旁看着。这时他心里倒骂道：

“吃个鸡巴鸡，就高兴成这样，要不你们来中国，日本没有辣子鸡！”

伙夫小得拿着塑料钢笔回到厨房，看那笔半天，就下手给日本人做汤。这时已是小晌午了。小得做的是红薯片鸡蛋汤，又酸又甜，也是小得的拿手菜。汤做到一半，他出来抱柴火，见东家许布袋钻进了马圈，看那样子是喝多了。回到厨房，手里捞着面筋，又见对面矮墙上翻过一个人来，原来是小冯，穿着他没当八路军之前的马夫衣服。上次孙屎根派小冯来村侦察，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即让他争取伙夫小得，今天给日本人做饭时，下到饭里一些蒙汗药，把日本人麻翻，他带队伍来捉麻翻的日本人，万无一失。谁知小冯回到村里光顾玩，把这件事给忘了。昨天夜里孙屎根问他这任务完成没有，他才突然想起，可他又不敢说自己没完成，就说自己给了小得十元联合票，已经完成了。但等他和孙屎根都隐蔽到毛豆地里时，他越想越觉得不妥。日头到了小晌午，小冯更加着急。队伍趴在毛豆地，眼看就要打仗，没人麻日本人，他却说有人麻，停会儿不把大伙给坑了？没麻翻的日本人，抄起枪跟大伙打，不知要死几个人哩！这谎说不得，不比过去在家喂马，夜里睡过头了，忘了添草，第二天东家问喂饱了没有，自己说喂饱了，马也不会说话。这是打仗。小冯越想越怕，便悄悄爬到孙屎根面前，抖着胆也抖着身子将这情况给孙屎根说了。孙屎根一听，气得浑身也发抖，当时就将盒子枪杵到了他脑袋上：

“×你娘，你怎么干这事，这不一切都泡汤了？我崩了你！”

小冯吓得当时尿了一裤：

“别开枪队长，下次我不敢了！”

孙屎根问：

“昨天夜里问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小冯说：

“我不敢！”

孙屎根瞪了他一眼：

“你呀！”

又看了看日头，说：

“还不赶紧换了便服，进村去找小得？看日本人吃饭吃完没有？要没吃完，下药还来得及。要吃完了，也赶紧回来报告，咱们就捉不了活的了，只能打他的伏击了！”

小冯哆哆嗦嗦换了便服，便顺着庄稼稞往村里跑去。孙屎根在后边问：

“麻药带着没有？”

小冯边跑边摸口袋：

“这倒带着哩！”

小冯进村，由于地形熟悉，翻了几个墙头，就到了孙家后院，看到小得还在厨房忙活。小得见他吃了一惊：

“小冯，你怎么现在来了？家里有日本人，你是八路军，小心抓了你！”

小冯也不答话，急忙闪进厨房问：

“日本人吃完饭没有？”

小得指着锅说：

“就差这一道汤了！”

小冯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小得又从锅台拿起一支塑料钢笔说：

“小冯，你看，这是日本人给我的！”

小冯顾不上看钢笔，只想如何能把麻药放到汤里。小冯知道，到了这时候，再做小得的工作，让小得往里放已经不可能了。小得太胆小，一听说汤里有麻药，他肯定连汤碗也端不住。只有自己偷偷想办法放进去，让小得不知不觉把汤送上去。想到这里，小冯说：

“小得，我不看你的钢笔。这里有日本人，我得赶紧走。只是我这鞋太烂，你借我一双鞋行吗？”

小得听说借鞋，脸上有了为难的样子。小冯知道自己又犯了一个错误，小得最不爱借给人家东西。但已经说了，也不好收回去，只好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联合票：

“别舍不得，我给你十块钱，算是买你一双鞋，可以了吧？”

小得想了想，接过票子，说：

“你在这等着，我到下房给你拿去！”

就边在围裙上擦手，边走了出去。这时小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麻药，抖到了汤里。由于手抖得厉害，把一部分抖到了锅台上。小冯赶紧用袖子擦掉，又用勺子在翻滚的汤里搅了几下。这时小得提着一双鞋回来，一进厨房，忙将鞋扔了，说：

“不好，不好，都是这双鞋耽误的，这汤得重做！”

小冯一听说汤要重做，吓了一跳，说：

“为啥要重做，这汤里什么都没有！”

小得说：

“你没嗅出来吗，这汤有些煳了！”

接着用勺搅锅底，果然有些煳了。小得说：

“把煳汤端上去，看日本人不打我！”

小冯心里说：

“苦也，今天事事跟我不对，麻药下进去，偏偏汤又煳了，他汤要重做，我哪里还有麻药？”

就捺住小得的手说：

“小得，汤不能重做！”

小得说：

“别闹小冯，看日本人停会儿打我！”

小冯说：

“日本人和气，不会因为汤煳就打你。要不人家还会给你钢笔？”

小得说：

“日本人不打我，孙毛旦一嗅汤煳了，也会打我！”

恰恰在这时，前院响起孙毛旦的声音：

“小得，你在后头磨蹭什么，快给太君上汤！”

小得哭丧着脸说：

“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鞋。把汤做煳了，看毛旦停会儿打我！”

小冯忙拿过一个花瓷盆帮他盛汤：

“不要紧，端上去吧，你不知道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人最爱喝煳汤！”

小得只好接过汤盆，往前院端去，边走边说：

“这顿打是脱不过了！”

小冯见小得端汤盆进了前院，心里一阵高兴，立即爬墙头出去，飞也似的跑了，跑向毛豆地去报信。

七

日本人果然被蒙汗药给麻翻了。不过五个日本人只给麻翻三个，还剩下两个。如果当初把麻药放到菜里，日本人肯定全被麻翻了；现在放到汤里，就麻翻了三个。伙夫小得担心自己汤做煳了，挨日本人和孙毛旦的打。谁知日本人和孙毛旦喝酒都喝得差不多了，舌头麻木，根本没喝出汤煳，孙毛旦还直说：

“怎么样太君，红薯片鸡蛋汤，本地特有风味！”

日本人边用勺子喝边说：

“好的，好的！”

只是老日本兵和娃娃脸日本兵仍在那里唱歌，汤喝得晚些。等他们去喝汤，三个日本人和孙毛旦已经被麻药麻翻了，开始往桌子下滑溜。一开始老日本兵和娃娃脸日本兵还以为他们是喝醉了，拉扯着他们的身子，“三郎”、“四郎”地叫。但叫了半天总叫不醒，他们突然意识到什么。一意识到什么，喝下去的酒立即变成了冷汗，头脑立即清醒了，他们不再拉自己的人，抢着去抓自己的枪。一抓到自己的枪，就往外跑，去到后院抓伙夫小得。他们以为汤里下的是毒药，把三个同胞和孙毛旦毒死了。小得正在厨房刷锅，看见两个日本人突然瞪大眼睛，提着枪闯了进来，吓了一跳。老日本兵上去扇了他一耳光：

“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汤里下毒药的有？”

小得吓蒙了，也不知该称呼日本人什么，说：

“大爷，我是个老实人，哪里敢往汤里下毒药？”

娃娃脸日本兵说：

“人的已经死了！”

小得吃了一惊：

“死了？刚才我还见他们在那里喝酒！”

老日本兵又扇了小得一耳光：

“村长哪里地去了？”

小得看日本人凶恶的样子，也不敢不说，用手指了指马圈，接着问：

“大爷，我可以走了吧？”

老日本兵说：

“你的死啦死啦地！”

娃娃脸日本兵刚才还爬枣树打枣，唱歌跳舞，像个孩子，现在变得像凶神一样，一刺刀过去，就把小得给挑了。刺刀进了小得肚子里，小得捂着肚子还说：

“大爷，冤枉，我没有下毒药！”

就倒到了血泊里。

挑过小得，两个日本兵就到马圈去捉村长许布袋。许布袋正在马圈马夫睡觉的铺上躺着，看到两个日本兵闯进来，知道事情发了。但他仍躺在铺上不动。日本兵本来也想挑了他，但看他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刺刀到了脸前也不眨眼，倒把刺刀又抽了回去。老日本兵问许布袋：

“毒死太君，谁的干活？”

许布袋坦然地答：

“八路军！”

老日本兵瞪大眼睛：

“八路？你的通八路？死啦死啦地！”

许布袋用手拨开他的刺刀，说：

“我要通八路，还告诉你们是谁吗？我才不管你们这些扯淡事。我替你们收面，还管你们谁毒死谁啦？”

老日本兵还要盘问许布袋，这时前院突然人声鼎沸。两个日本兵便丢下许布袋，朝前院跑去。许布袋也趁机从马圈后墙洞中钻出，跑到庄稼地接着睡觉去了。两个日本兵到了前院墙头，看到前院有十几个八路军，正在往院子里抬麻翻的三个日本兵和孙毛旦。两人二话没说，把三八大盖枪往墙头上一支，就开了火。娃娃脸日本兵打弹弓不行，但打枪可以，三枪撂倒三个。老日本兵眼有些近视，枪法不如娃娃脸日本兵，半天只打翻一个。院子里的八路军立即炸了窝，四散奔逃。

原来，小得端着汤盆往前院送，八路军侦察员小冯就飞也似的翻墙头跑了。气喘吁吁跑到八路军隐蔽的毛豆地，大声喊：

“队长，队长，行了！”

孙屎根提枪站起来说：

“什么行了？”

小冯说：

“日本人喝了我下麻药的汤，全让麻翻了！”

大家一听日本人全让麻翻了，都很高兴。孙屎根一挥手：

“出发！”

姓杜的排长便带着十几个人，由小冯领着，向村里跑去。街上有几个娘儿们小孩见队伍在街上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跟着队伍跑。到了许布袋家，战士们争先恐后进了院子。进了屋，见日本人果然被麻翻了，汉奸小队长孙毛旦也被麻翻了，都高兴地说：

“被麻翻了，被麻翻了！”

便往外抬日本兵和孙毛旦。到了院子里，战士王老五突然说：

“排长，不对！”

杜排长说：

“怎么不对？”

王老五说：

“说日本兵是五个，这里怎么是三个？”

杜排长又去查日本兵，这时后院墙头上响起了枪声，四五个八路军战士，立即被枪撂倒了。这县大队的战士打仗少，没有经验，见突然有枪打翻了自己人，马上炸了窝，四处奔散。杜排长还有些经验，马上趴到地上还击，嘴里喊：

“妈的×，跑什么，趴在地上打呀！”

剩下的十来个战士便趴到地上打。可等他们打了一阵枪，墙头就没了枪声。战士们又喊：

“打死了，打死了！”

就蜂拥跑到墙头去看。一看，哪里打死了人？两个日本兵早绕过马圈翻墙头逃跑了。这时杜排长生了气，埋怨战士：

“都怨你们，弄个枪瞎打，还不快追！”

战士们就在杜排长的带领下，沿着村路去追。这时两个日本兵已经跑到了村外。两个日本兵一开始沿着

村路跑，后来见后边有追兵，便进了庄稼地。出了庄稼地，来到河套上。正跑着，突然脚下被一根绳子一绊，就绊倒了，这时从河套里又钻出十几个中国兵，上去就把老日本兵和娃娃脸日本兵给绑了。老日本兵叫：

“八格，中了八路埋伏！”

可等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帮军容整齐的中央军。这十几个中央军，由李小武的护兵班长老吴带着。这时八路军的十来个追兵，也由杜排长带着追了过来。八路军见日本兵被捉住了，都很高兴，追到跟前，与中央军说：

“好，好，我们追的俘虏，被你们捉住了，还给我们吧！”

中央军吴班长看着八路军打了一仗，一个个衣冠不整，到处是血，气喘吁吁，满头是汗，戴着白手套的手玩弄着一支盒子说：

“你们的俘虏？我们刚刚捉到的，怎么倒成了你们的？”

杜排长说：

“我们正在追他们，他们打死我们四五个战士！”

吴班长说：

“打死你们几个人我不管，我捉住的俘虏，就是我的！”

杜排长说：

“你讲理不讲理，找你们长官说话！”

吴班长说：

“这里我就是长官！”

正在争吵，突然“啪啪”响了两枪。随着枪声，两个日本人便倒下了。原来这枪是八路军战士王老五放的。刚才被打死的八路军战士中，有他一个本家侄子，他气得了不得，现在见了开枪的日本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将子弹推上膛，“啪啪”打了两下。由于离得很近，打得倒准，两个日本人便被打死了。中央军见八路军打死了他们的俘虏，都发了火，一个护兵说：

“日你娘，你们动家伙了！”

另一个护兵提盒子就把王老五给打死了。

接着两边部队都卧倒了，一方在河套里，一方在河套外对开了火。当时中央军有十六七个人，八路军有十来个人，八路军打仗又不熟练，不是中央军的对手。中央军打死八路军五个，八路军打死中央军三个；剩下的五个八路军，就被中央军活捉了。中央军将五个八路军绑了，便往村子里解。半路碰到撵部队来指挥的孙屎根，就把孙屎根也活捉了，绑了。然后将他们押到了村里李家大院。

八

李家大院后院，中央军连长李小武正和父亲李文武坐着喝茶。李小武也是鸡叫三遍将队伍开到村边，埋伏到村西河套里的。他先让吴班长到村里侦察动静，顺便到李家去了一趟。五更时分，他从河套回家，由吴班长留下领着部队打仗。回家后，他看看天还不明，先躺到屋里睡了一觉。睡醒，起来吃了饭，就与父亲坐着喝茶。自从上次回家听说今天八路军县大队要和日本人在村里打仗，他就生出“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想法。回去跟团长一请示，团长也同意，今天就把队伍开来了。据他估计，今天八路军和日军作战，肯定是一场苦战。八路军肯定来的人多，但作战素质差；日军人少，但勇于打仗，双方打起来，肯定会十分激烈。最后谁胜谁负，很难确定；但不管谁胜谁负，李小武都可以得利。他等仗打得差不多，再加入进去。如果八路军把日军消灭了，他可以把队伍开上去抢战利品；如果日军把八路军消灭了，那样更好，他把部队开上去接着和日军打，捉他几个日军俘虏。那时日军的战斗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打败他们没有问题。如能捉回去几个日军俘虏，他升官的机会就来到了。因为上次他所属的部队与日军正面作战，指挥部被日军侦察队突袭，捉走中央军一个少将旅长，李小武这次如捉回去几个日军，拿日军把旅长换回来，旅长会不另眼看他？当然最后这点想法，他连团长也没告诉。只是给团长说要来抢战利品。团长是个讨厌八路军的人，听说与八路军抢东西，就批准了他。但李小武没有想到，八路军跟日军的作战情况，完全没按照他事先预料的那样发展。八路军与拉粮的日军打仗，并没有真刀真枪地拉开架势打，而是事先在汤里下了麻药。用麻药把人家麻翻，当然可以瓮中捉鳖，自己还没有一点消耗。李小武正在家中后院喝茶，听到化装成农民的勤务兵跑来报告这个消息，心中十分沮丧。这仗还没有打，就结束了，让他这第三者怎么办？勤务兵说：

“连长，把咱们的队伍开上去吧？”

李小武说：

“这还开上去干什么？人家一点没有消耗，就得了手，咱们开上去还能有什么便宜？”

正在这时，村里响起了枪声，还十分激烈。勤务兵跑出去看了一阵，回来向他报告：

“连长，还有两个日军没有麻翻，与八路干上了！”

听到这消息，李小武又有些高兴，站起来说：

“好，好，到河套里去，让弟兄们做好战斗准备！”

那个勤务兵就跑着去了。另外两个勤务兵，继续向他传递消息。一会儿说日军打死好几个八路。李小武说：

“好，好！”

一会儿说两个日军逃跑了，八路正在追赶，李小武有些担心。一会儿又说被追的日军跑向了河套，被我弟兄们活捉。李小武兴奋得一拍桌子：

“好，好，仗就该这么打！”

一会儿又说活捉的日军被追赶的八路打死了，弟兄们与八路干上了。李小武十分生气：

“人家捉的俘虏，他们怎么能打死？”

接着又担心战况发展下去后果不好，便让勤务兵去传令停止战斗。但这时河套上的枪声停了，一个勤务兵又来报告，说弟兄们把八路给打败了，剩下的几个八路，连同他们的指挥员孙屎根，都给活捉了。李小武一边说：

“好！”

一边又觉得这不是自己希望的结果。捉日本才有价值，捉几个土八路干什么？他不愿意让自己的队伍与八路作战，用损失几个弟兄的代价，去捉几个八路。捉日军可以换旅长，捉八路能换什么？回去一点用处都没有。何况现在国共合作，捉八路说不定还有麻烦。可仗既然这么打了，八路也捉了，还是先押回去再说。特别是他看到弟兄们押着几个浑身血迹的土八路，内中还有自己的世代仇人孙屎根，突然又高兴起来，觉得这仗这么打也不错。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但回去给团长说说，再募几个就是了。土八路押回去，团长讨厌八路，说不定也算一功。倒是李小武的父亲李文武先是听到枪声紧一阵松一阵，后来看到押进院子几个血里糊拉的人，里头还有孙屎根，吓了一跳，说：

“小武，这，这行吗？”

李小武镇定地说：

“打仗嘛，总要血里糊拉的。今天倒捉住了孙屎根！”

李文武说：

“你不是说等中央军坐了天下，才收拾他吗？”

李小武说：

“我是想等坐了天下再收拾他们，可现在他自己往我们枪口上撞，我有什么办法？”

这时孙屎根吐了一口唾沫：

“李小武，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

自战斗一开始，孙屎根就在毛豆地藏着指挥。去捉麻翻的日军，是杜排长领着战士们去的。本来以为日军全麻翻了，到那捉住就完了，谁想到还有两个没麻翻的打响了战斗。战斗打响，只两个日军，想来最终也能消灭他们，没想到中央军突然出现，从中间插了一杠子。战士们刚打完日军，又与中央军打响了。孙屎根在毛豆地一听到这消息，就十分气愤，中央军这么做，无疑是日寇的帮凶。他要跑到河套去指挥战斗，没想到跑到半路，战斗已经结束，战士们死的死，没死的被中央军俘虏，接着又把他抓住了。他气愤地叫道：

“李小武，你帮助日寇打八路军，你是民族的败类！”

李小武倒没有气愤，仍笑着喝茶，说：

“孙同学，何必发火，坐下喝杯水吧！”

孙屎根没坐，说：

“我不是你同学，在开封一高上学时，我就看出你不是一个好东西！现在你打死我们五个战士，你欠我们的血债！”

李小武摆摆手：

“我欠你们的血债，你们没打死我们的人？也打死三四个，这是不是血债？”

中央军吴班长头上被弹皮擦掉一块，用一条白布缠着，这时噘着嘴说：

“你们不先开枪，我们就打你们了？”

李小武说：

“听到没有，是你们引起的事端，我们是自卫还击！”

一个八路军战士说：

“我们打的是日本人，你们打的是我们！”

孙屎根说：

“你们袒护日本人，你们是民族的罪人！”

又厉声说：

“李小武，你不要执迷不悟，马上把我们放了！”

李小武皱皱眉说：

“孙屎根，你太不识时务，你说话不明白身份！”

对吴班长说：

“让他们明白明白自己的身份！”

吴班长和几个中央军马上上去，扭着孙屎根他们的胳膊，将他们扭到了牛圈，与牲口关在了一起。

李文武在旁边悄悄问：

“小武，你真要杀了他们？”

李小武说：

“是死是活还不在他？先把他们带回部队再说吧！”

然后命令吴班长：

“你带几个人去许布袋家，那里不还有几个麻翻的日军吗？也给我抬过来！等他们醒了，也带回部队！”

吴班长就带几个人去了。李小武继续坐下来喝茶。他觉得今天这么打也不错。大约有一刻钟，吴班长跑了回来，进门说：

“连长，那几个日军不能要了！”

李小武问：

“怎么不能要了？”

吴班长说：

“他们已经被人杀了！”

李小武吃了一惊：

“被人杀了？谁杀的？”

吴班长说：

“谁杀的不知道，反正头已经被剁下来了，身子也剥得赤条条的！”

李文武忙说：

“这肯定是土匪干的。路小秃那帮土匪，就爱剥衣裳剁头，前两天有人看见他们的人在街上走，这活儿肯定是他们做的！”

李文武还真猜对了。三个麻翻的日本人，真是被路小秃一帮人给杀了。路小秃也是鸡叫三遍带着一帮土匪进的村。进村以后，就藏在他家。路小秃他娘给擀了些面条，一个小土匪又去偷了一只鸡，现炖来不及，切成鸡丝炒了，大家就着鸡丝吃面条。吃过面条，一个小土匪上房顶趴着站岗，其他人挤到草屋里睡了。前天晚上，识字小土匪来送猪娃，听路小秃他哥说阴历十五八路军要来打日本，回去给路小秃说了，并提议今天来捡些战利品。路小秃是个爱凑热闹的人，一听这建议很高兴，说：

“去，去，不管他娘嫁给谁，咱去捡些便宜东西！”

今天就带弟兄们来了。大家在路小秃家睡了一夜，第二天白天仍在草屋藏着，让路小秃他五哥出去探听消息。一清早听说日本兵进了村，大家很高兴，说：

“等着看热闹了！”

可到中午还没有动静，大家又有些着急：

“别是八路军没来吧？”

好不容易等到晌午过，听到孙家大院响起了枪声，大家才放心，说：

“等他们打过，咱们去捡东西！”

大家便收拾开自己的家伙，有的往鸟铳里装药，有的磨自己的刀子。后来又听到枪声响到了村外，而且紧一阵慢一阵，大家又有些奇怪。这时路小秃他五哥从村外跑回来报信说，八路军跟日本打了一阵，现

在又跟中央军打开了。大家一听半路又出来个中央军，都有些蒙了。路小秃吐了一口唾沫说：

“线头还不少，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部队了！”

这时识字小土匪说：

“当家的，咱们撤吧！”

路小秃说：

“还没捡东西，怎么就撤？”

识字小土匪说：

“队伍一多，咱们就显不出来了，大家都是正规军，有枪有炮，咱只有几支鸟铳和大刀，吓唬个财主可以，哪里敢跟人家正规军开火？”

路小秃挠着头说：

“可不是，没想到为了几个老日，开过来这么多队伍，都他妈的贪图人家便宜。咱们惹不起人家，咱们撤吧！”

这时路小秃他五哥说：

“许布袋家还有几个被麻翻的日本人，现在队伍正在村外打仗，那几个日本人没人管，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路小秃一听来了精神：

“有麻翻的日本人？走，咱们看看去！”

识字小土匪问：

“那里还有枪吗？”

路小秃他五哥说：

“枪已经被八路军捡走了！”

另一个小土匪说：

“没枪也行，起码扒他一身衣服，弄个靴子穿穿！”

路小秃说：

“走！”

就带着几个弟兄去了。进了许布袋的家，家里早没人了，地上躺着几个被打死的八路，满地是血。大家躲着血进了堂屋，桌子下果然躺着几个被麻翻的日本人，另外还有一个孙毛旦。大家发一声喊，就跑上去抢着脱日本人的衣服，扒他们的皮靴。谁知这时麻药的劲头已经过去了，几个日本人和孙毛旦都睁了眼，只是身子动不得。见几个老百姓模样的中国人来扒他们的衣服，几个日本人嘴里也会说话了，一个劲儿说：

“八格，八格！”

一个小土匪说：

“日本会眨巴眼了，也会说话了，还踢蹬着身子不让咱脱衣服呢。当家的，咱们把他们剁了吧！”

路小秃说：

“脱个衣服都不让脱，那就剁了吧！”

土匪们挥起刀，就把几个日军的头给剁了。等剁到孙毛旦面前，孙毛旦吓得胳膊腿乱动，说：

“小秃饶命，小秃饶命，你们杀日本可以，咱们一个村的，你何必杀我？按街坊辈，咱还是爷俩呢！你小的时候，有一次往瓜里屙屎，长工们要打你，不是被我拦住了？”

路小秃一想，小时候是有这么一回事，就用血刀往孙毛旦脸上揩了揩，将血揩掉，说：

“那就饶了你吧！”

但血刀在脸上也把孙毛旦吓个半死。这么一吓，麻药倒彻底给吓出来了，脚腿都会动了，从地上爬起来，往脸上抹了一把，就一溜烟翻墙头跑了。跑出村子，跑了几里路，碰到邻村一个农民，刚赶完集骑驴回家，见孙毛旦满脸是血，以为见到了鬼，叫道：

“哎呀我的妈呀！”

就从驴上跌了下来。孙毛旦抢过驴骑上，狠狠打了驴屁股两掌，一溜烟儿就朝县城跑了。这边路小秃他们将扒下的日军军服和马靴穿上，也翻墙头出村回了大荒洼。路上路小秃说：

“今天败兴，忙乎一夜，只弄到两身日本衣裳，真是太不值了！”

一个小土匪也噘着嘴说：

“知道这，还不如抓阄下村子呢！”

大家指着识字小土匪说：

“都怨这家伙，都怨这家伙！”

识字小土匪说：

“原来想捡些便宜，没想到情况这么复杂！”

又抖着衣裳说：

“我不也是什么没捞着，弄了一身血！”

大家笑了，也没当回事。谈笑着回了大荒洼。

李家大院里，李小武听说麻翻的日本人被土匪杀了，却对土匪恨得要死：

“这帮土匪，坏了我的大事！小吴，你带几个人，带一挺机枪，到村外追上他们，把他们都给我扫了！”

李文武在旁边劝道：

“这帮家伙都无法无天，你扫了他们当然好，万一扫不了，他跟你闹起来没完，何必理他！”

李小武才作罢，又气鼓鼓地坐下。正在这时，一个护兵又跑来报告，说村里人又闹事，在街上抢面。原来，日本人要的那一车白面，上午已经收集完装好车，车子就放在许布袋家门前。后来三方军队打开了仗，百姓们都藏在家里不敢出来，谁家孩子哭都赶紧捂住他的嘴。后来枪声停了，大家才敢扒头往街上看。大家见许布袋家门洞里流出血来，都有些害怕。几个年轻人见一车白面还在门口停着，豸着胆子到跟前看了看，说：

“队伍只顾打仗，白面也不要了，咱把它抢了吧！”

几个年轻人便一人背了一袋往家扛。大家听说有人抢面，都着了急，那本是从各家收集的面，谁家不去抢岂不亏了？这时大家都不害怕了，都拥出家门到村公所门前去抢面。去得早的，就多抢了一些；去得晚的，就少抢一些。原先收面是按人头地亩摊的，现在抢面是先下手为强。为抢面不公，几家百姓还打起了架。李家一个中央军士兵从街上过看到，便回去向李小武报告。李小武一听就火了：

“真是一帮刁民，打日寇打土匪看不见他们，一到抢面倒有人了！”

姓吴的班长说：

“那白面也是咱的战利品，岂能让百姓乱抢了？我带几个人去，把车拉到咱们家！”

就带几个士兵去了。抢面的人见士兵也来抢面，抢得更凶了。吴班长朝天上“啪啪”打了两枪，百姓们才丢下面四处逃窜了。吴班长带士兵上前去，车上的白面其实也不多了，只剩下四五袋散的。吴班长和士

兵将这四五袋散面扛到李家，这时已经是傍晚了，李家伙夫就用这几袋面给队伍擀面条。面条做好，中央军士兵一人一碗端着吃开了。吃完，吴班长问：

“牛圈里的俘虏呢？让他们吃不吃？”

李小武说：

“锅里还有面条没有？”

伙夫答：

“还剩下半锅！”

李小武说：

“八路军优待俘虏，咱们也优待俘虏，让他们吃吧！”

伙夫便把剩下的面条盛到一个瓦盆里，端到牛圈让八路俘虏吃。正在这时，在村头放哨的士兵又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

“连长，事情坏了！”

李小武说：

“什么事情坏了？”

放哨的士兵说：

“我看到一辆汽车开着大灯，顺着庄稼地向这村子开来了。我看肯定是日本人，别人谁有汽车？”

李小武和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李文武说：

“肯定是土匪放走孙毛旦，他跑到城里报了信儿，日本报仇来了！”

吴班长把盒子抽出来：

“连长，我带弟兄们去把他们顶住！”

李小武摆摆手：

“一汽车日本兵，要有六七十个，我们只有十几个人，如何顶得住？等于白去送死。再说，咱还押着俘虏！”

吴班长问：

“那怎么办？”

李小武说：

“撤吧。赶紧集合队伍，把俘虏押上，向村北撤！”

士兵们便行动起来。吴班长跑到牛圈，见几个八路军仍在吃面条，就一脚把瓦盆踢了：

“日本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还吃！”

就把他们押了出来。

李文武跟着李小武在院子里转：

“小武，日本又来了，我们怎么办？”

李小武说：

“爹，如果单是你自己，我可以把你带走，全家几十口子，情况紧急，钻地窖的钻地窖，躲庄稼的躲庄稼，还是赶紧躲吧！”

老头就飞也似的跑到前院，招呼众人到地窖和庄稼地去躲。李小武见队伍已集合好，俘虏也押上了，就让队伍出发。因为情况很急，这时已经能听到日本人在远处打的枪声，队伍走得很急。走到村北小河边，队伍很快就从小桥上通过。这时李小武突然看见他开封一高的同学，曾经感情非常亲近的许锅妮，仍在河边洗衣服，拿个棒槌在石头上一上一下地砸。今天村子里几支队伍打了一天，她还在这安心洗衣服，这让李小武感到十分奇怪。他也顾不得以前李文武的告诫，大声喊：

“锅妮，别洗了，日本人说话就过来了，你赶紧躲躲吧！”

许锅妮听到李小武的话，倒仍不吃惊，扔下棒槌就向这支队伍走来。队伍中李小武骑着马，后边跟着中央军，押着孙屎根几个浑身血污的八路。许锅妮看了看马上的李小武，看了看浑身血污、嘴里堵着棉花的孙屎根，说：

“屎根哥，小武，咱仨在开封一高上过学，现在看，咱这书是白念了！”

说完，扭头走了。这叫李小武和孙屎根都吃了一惊，半天没有说话。直到远处又传来枪声，两个人才愣过神来，这支队伍才又急急忙忙向村北撤退了。

九

日本的大队人马来了。

日本的汽车在村头停下。日本汽车马力大，庄稼地可以通过。汽车在村头一停，从车上“呼啦”“呼啦”跳下六七十个全副武装的日军，开始包围村子。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的日军指挥官，是一个叫若松的中队长。看着日军在包抄村子，他仍坐在驾驶室里不动。若松是日本陆军学堂的毕业生，今年三十九岁，来中国已经五年了，先在济南日军参谋部待了三年，后来战线扩大，参谋部人员裁减，他被派到这支部队当了个中队长，随部队从济南到开封，又从开封来到这个县城。这个县城总共驻有一个日军中队，实际上他成了这个县城的最高指挥官。若松个子低矮，声音尖锐，但他不轻易说话。在参谋部工作时，他负责向司令长官抄送电文。送了两年电文，司令长官没见他说过一句话，从来都是敬礼放下电文，扭身便走。有一天司令长官想起这事，问参谋长官：

“那个送电文的若松先生，是不是个哑巴？”

参谋长官答：

“他不是哑巴，就是不爱说话！”

其实司令长官也就是随便问问，参谋长官便以为司令长官不喜欢若松，嫌他不机灵，送电文就换了一个人；后来参谋部裁减，便把若松派到了部队。派到部队后，若松仍不爱说话。平时吃饭睡觉不爱说话，战场上打仗也不爱说话。他越是不爱说话，他手下的士兵越是害怕他。战场上指挥，冲锋时，他挥一下指挥刀，队伍“哗”地一下就冲了上去；该撤退时，他向号兵摆一下手，号兵吹撤退号，队伍“哗”地一下就撤了下来。包括杀人，别的日本人用刀子砍人，挥起刀子，“呜里哇啦”地喊一声，才砍刀子；他却一声不响，就把刀子削了下来。在部队驻地，他的军营特别肃静，士兵们正围在一起说笑话，他走过去，士兵们的嘴马上就闭上了。由于他军阶较低，不够往中国带家眷的资格，部队在开封驻扎时，他也随几个同军阶的军官，换成便服，装成中国人，去偷偷逛过妓院。别的军官一场妓院逛下来，妓女马上就知道是日本人来了。而接待若松的妓女，直到事毕，还以为是接了个中国商人，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仍是一言不发。据熟悉若松的人讲，若松在年轻的时候，是北海道一个很有名气的足球队员。踢球时就不爱说话。后来考大学没考上，上了陆军学堂。对战争的看法，若松是这样，他弄不懂“东亚共荣”的大道理，但他对自己要千里迢迢到别国去打仗感到很恼火。这个恼火他不敢发泄到自己上司头上，就转而发泄到战场上的敌人身上。敌人不顽抗，战争早早结束，他就可以早早回国。所以他最讨厌负隅顽抗的敌人。抓住顽抗的敌人，他一刀砍下去，眼都不眨。可他对投降日本的中国人，又很看不起。在县城，他对维持会长，对警备队长塌鼻子，就非常冷淡，很少与他们说话。弄得他身边的人都觉得他脾气古怪，似乎怎么做都对不住他。包括一些日本军官，都不愿与他共事。但若松很喜欢孩子。见了孩子，比见到大人和蔼得多。在县城驻军，他时常换便服上街去逛，碰到中国小孩，他就高兴地笑，弯下腰给人家发一粒糖。这时说话，说：

“米西米西！”

一次若松又在街上走，碰到个中国卖菜老头，带着一个流鼻涕水的小丫头。若松便拦住人家，与小丫头说话。碰巧这天若松没有带糖，就顺手把自己的礼帽摘下来，戴到小丫头头上，看着笑，用日本话尖锐地说：

“送给你，戴着玩吧！”

小丫头不懂事，倒不害怕，把这个担菜的老头给吓坏了，听他说日本话，知道是日本人，以为要用一顶礼帽诈他一担菜，忙趴到地上给若松磕头：

“太君，不能这么办，一担菜你不在乎，这可是俺全家的饭辙呢！”若松听不懂中国话，不知道老头子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是因为他给了小丫头一顶礼帽感谢他，趴在那里磕头。磕头感谢，又把若松惹恼了，觉得老头子没骨气，一脚就把老头子鼻子踢流了血：

“你的大大地坏了！”

这下老头子更害怕了，以为若松定要诈他的一担菜，顾不上擦鼻血，又跪下磕头，把若松弄得也没办法，只好叹口气走了。后来全县城传闻若松要用一顶帽子诈人家老头子一担菜，弄得维持会长、警备队长塌鼻子都糊涂了，说：

“看平时若松不像爱财的人，怎么相中了老头的一担菜，真是个怪人！”

这天清早，若松接到日本家里一封信。是他妻子写的。他妻子原来是个幼稚园阿姨，后被征到日本军工厂当工人。妻子的信，无非是“家中都好”“保佑你平安”之类的话。但信中还夹着一只纸折的小蛤蟆，一拉就动。妻子在信中说，小蛤蟆是七岁的小女儿折的。看那蛤蟆的模样，若松断定不是女儿折的，但若松仍拿着那只小蛤蟆，“嘻嘻”笑着看了一天。勤务兵一天给他送三次饭，见他总拿着一只纸蛤蟆笑，不知他又犯了什么精神病，悄悄把饭放下就出去了。到了傍晚，一个小队长匆匆跑到他屋里，喊了一声“报告”，看他正看蛤蟆，就不敢再说什么。等若松把蛤蟆看够，才扭回头看那小队长。小队长忙又敬了一个礼说：

“报告中队长，今天有五个士兵到乡下去拉给养，让中国人全给杀了！”

若松这时吃了一惊，问：

“什么人杀的？”

小队长说：

“据逃回来的警备队小队长孙毛旦报告，是八路军、中央军、土匪联合起来把太君杀了！”

若松这时尖锐地叫了一声：

“中国人统统地坏了！部队集合，到村子里去！”

一中队日本兵便全部集合，坐上汽车开了过来。若松坐在驾驶室里，心情特别懊丧。本来今天是高兴的日子，纸蛤蟆他还没有看够，可以看到晚上，没想到突然出了这事，耽误了他看蛤蟆。他在驾驶室还用指挥刀顿着地板：

“中国人统统地坏了！”

汽车开得很快，半个钟头就到了村头。又半个钟头，完成包围，一个小队长跑到驾驶室前报告：

“报告中队长，村子包围完毕！”

若松这时跳下汽车。翻译官、孙毛旦都跑到他面前。若松指着孙毛旦说：

“你的带皇军进村，八路军、中央军、土匪的认出来，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孙毛旦傍晚逃到城里报信儿，惊魂未定，就又随日本人来了村里。他下午还没吃饭，肚子有些饿了。再说，他不知道八路军、中央军、土匪还在村子没有，在村子也不知藏到什么地方；一天的血战，他亲眼见土匪路小秃往下剁人头，他胆子吓破了，忙说：

“太君，我浑身跟零散一样，就不要让我去了！”

若松马上脸色就不高兴，盯着孙毛旦看。翻译官在旁边推了孙毛旦一把：

“毛旦，快去吧，别等中队长发火，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孙毛旦忙说：

“我去，我去。”

就带着队伍进了村。边走边骂：

“我×他姥姥，活了一辈子，还没过过这种日子哩！”

日军进村，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中央军和土匪。但八路军、中央军、土匪早就没影儿了，哪里能搜查得出来？村里老百姓也有躲庄稼的，躲不及庄稼的，留在村里。孙毛旦见搜不到八路军、中央军、土匪，一方面懊丧，另一方面也高兴，免得挨他们的黑枪。倒是在村里搜出几具日军的尸体，还在许布袋家扔着。村子搜查完，大家抬着日军尸体，回去给若松报告。日军小队长说：

“报告中队长，八路军、中央军、土匪统统逃跑了！”

若松看着日军头不见头、身不见身的尸体，皱着眉说：

“嗖嘎，中国人良心统统地坏了！”

这时孙毛旦说：

“太君，咱们回去吧，改天扫荡八路军、中央军、土匪就是了！”

若松上去打了孙毛旦一耳光：

“你的良心也大大地坏了！”

然后用日语对小队长下命令：

“集合老百姓！”

日军便打起火把，将留在村里的老百姓，都从家里赶出来，集合到村南的打麦场上。若松又叫人把日军的几具尸体，抬到打麦场上，摆到村里老百姓面前。几百个老百姓被围在打麦场中间，有哭的，有吓得哆嗦的，还有屙了一裤的。大家纷纷往一块挤。日军在四周端着刺刀围着。有的日军手里还牵着狼狗。若松指着尸体对翻译官说：

“你看，中国人惨无人道，良心统统地坏了！”

翻译官说：

“太君想怎么办呢？”

若松向他比了一个手势，翻译官吓得脸都白了。但他知道若松的脾气，也不敢说什么，只好找到孙毛旦，说：

“若松说了，八路军、中央军、土匪都在人群里，有二十五个，你在这村子熟，让你统统指出来，统统死了死了的！”

孙毛旦摸着脸说：

“翻译官，八路军、中央军、土匪早就跑了，哪里在人群里头？他知道有二十五个，他指不就完了，何必老缠着我！”

翻译官说：

“若松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别犟了，你考虑着指吧！”

孙毛旦说：

“这里都是老百姓，指谁不冤枉谁了？”

翻译官低声说：

“那有什么办法？没看出若松的意思？死了五个日本人，要拿二十五个中国人换哩，一个换五个。这事都叫八路军、中央军、土匪给闹坏了，他们杀了日本人跑了，害苦了一帮老百姓！”

孙毛旦说：

“如果是三个两个，我随便找几个顶了算了，这二十五个，叫我怎么指？”

这时若松已经踱过来，向孙毛旦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到人群中去指。孙毛旦说：

“太君，别老跟我过不去，这里没有八路军、中央军、土匪，让我怎么指？你如果今天存心难为我，索性先把我杀了算了！”

若松听他说这话，马上向外拔指挥刀，接着尖锐地嘟噜了一阵日本话。翻译官向孙毛旦说：

“毛旦，太君说，早该杀了你，你本身就通八路！今天你带五个日本人来拉面，为什么日本人都死了，就你逃出去了？”

孙毛旦听若松这么说，吓得汗都出来了，忙说：

“太君，话可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话，今后我就没法干了。今天我也是只差一点，就要为大日本尽忠了！”

若松将指挥刀戳到他脸上，又尖锐地咕噜一句，翻译官说：

“太君问你，人群中有无八路军、中央军和土匪？”

接着忙给他使眼色。到了这地步，孙毛旦忙说：

“有，有。”

若松摆了一下手，孙毛旦只好带着几个日本兵到人群中去挑人。孙毛旦一肚子委屈，心里骂道：

“原来这日本人，也不是人×的！”

硬着头皮在人群中转了一圈，不知挑谁是好。人群见他来，一个个吓得哆嗦，因为他挑上谁，谁就活不成了。看看转了大半圈，还没挑出一个，若松在火把下又瞪起了眼睛，翻译官忙跑到孙毛旦身边：

“你不想活了？”

这时孙毛旦看到人群中有村里的一个傻子，叫杨百万，也在人群中藏着，就用手指了指杨百万。立即有两个日本兵上去，把杨百万从人群中拔了出来。可杨百万毕竟是傻子，刚才在人群中，看到别人哆嗦，他也跟着哆嗦；现在被人拔出来，他倒不害怕了，在火把下“嘻嘻”地笑。若松也看出杨百万是个傻子，以为孙毛旦有意戏弄他，立即拔出指挥刀，指向孙毛旦：

“欺骗皇军的有，死啦死啦的！”

没等孙毛旦反应过来，就有一个日本兵上来，一刺刀扎到了他肚子里。随着刺刀往外拔，肠子也涌了出来。孙毛旦一头倒在地上，一边往肚子里塞肠子，一边说：

“别，别，我的肠子……”

若松又放出一条日本狼狗，上来与孙毛旦争肠子。孙毛旦往肚子里塞，狼狗咬着往嘴里吃。孙毛旦终于没争过狼狗，狼狗将肠子从孙毛旦肚子里扯出来，吞巴吞巴吃了。孙毛旦就头戴着一顶战斗帽死了。

孙毛旦死后，若松又举起了指挥刀。日本兵见他举指挥刀，包围圈上的散兵线就撤了。若松又举一下指挥刀。机枪就“哗啦”“哗啦”推上了子弹。若松又举一下指挥刀，机枪就响了。老百姓没经过这场面，见日本兵走来走去，当官的举了几下指挥刀，还不知怎么回事，机枪子弹已经像扇面一样扫到身上了。接着人一排一排地倒了。机枪打了五梭子，停了。倒下人的血，开始往外洇。后边没有倒下的人的鞋底子，都被血洇透了。若松上前看了看，见死的人有三十多个，就叹了一口气，把指挥刀插回刀鞘，把部队的指挥权下放给小队长，自己回到村头汽车旁，又钻进驾驶室，把车门关上了。

若松一走，小队长又把指挥刀拔了出来。日军这时不再杀人，开始烧房子，奸淫妇女。村里房子被点了十四处，妇女被奸淫二十三名。一片鬼哭狼嚎。日本人奸淫妇女，连人都不避，在打麦场的血水中，就把人给按倒了。许布袋的女儿许锅妮、李小武的妹妹李小芹，日军来时躲在家里地窖里，集合老百姓时被日军赶出来，现在都在血水中被日军奸污了。李小芹没有反抗动作，两个日军轮流奸污她后，就把她放了；许锅妮在一个大个子日军上身时有反抗动作，大个子日军立即从屁股上拔下一把刺刀，扎到了许锅妮喉咙上。许锅妮摆着头正在死，大个子日军就扒下她衣服奸污了她。折腾到半夜，村头汽车旁响起了撤退号，日本人才停止放火，提上裤子匆匆忙忙走了。这时已是五更天，村里剩下的几只公鸡开始打鸣。十五的月亮，已经快掉到西边山里去了。村子里除了火烧房子的“噼噼啪啪”声，到处没有人声。在血水中被脱光下身的妇女，还没反应过来，仍光着身子在血水中躺着。躲在村外庄稼地的人，仍不敢回村。唯有村长许布袋，在庄稼地睡醒一觉，这时回了村。他到村里转了一圈，又到打麦场转了一圈，鞋立即被血水洇湿了。他在打麦场的血泊中，看到光着下身死去的女儿许锅妮，倒在一群妇女和死人中。他没有管女儿，也没有管众人，而是跺着脚高声叫骂道：

“老日本、李小武、孙屎根、路小秃，我都×你们活妈！”

附记

那天夜里，若松带部队回到县城，已经是后半夜。若松盥洗过，吃了点夜餐，准备睡觉时，突然又发了脾气。他将勤务兵叫来，狠狠扇了他一顿嘴巴。若松发脾气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出发之前放到桌子上的纸蛤蟆，现在变了模样。若松带部队走后，勤务兵就开始打扫他的房子。打扫到桌子，看桌子上有一只纸蛤蟆，以为没用了，就顺手当作垃圾扔掉了。后来突然想起，若松桌子上的东西是不能动的，原来什么样子，打扫完卫生还要摆成什么样子，就赶忙到垃圾堆去找那只纸蛤蟆。但不知谁又在他倒的垃圾堆上倒了一堆西瓜皮，翻出纸蛤蟆，蛤蟆早让西瓜皮的废水给洇湿弄烂了。勤务兵发了慌，又想反正是只纸蛤蟆，我再折一只放到那里完了。没想到若松回来发现蛤蟆不一样，将他叫来扇耳光，问原来的蛤

蟆哪里去了。勤务兵只好说实话，告诉若松纸蛤蟆扔到垃圾里了，这是一只冒充的蛤蟆。若松不再打他，光着脚跑到垃圾堆旁，和勤务兵一起将那只洇烂的纸蛤蟆翻出来。若松捧着那只流汤的纸蛤蟆，“呜呜”哭起来。

李小武带着部队、押着八路军俘虏向后撤退。撤到十里外的一个小山冈上，大家站在那里往村里看。先是听到机枪声，后看村里起了大火。吴班长拔出枪说：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去跟鬼子拼了！”

李小武站着看了一会儿，摆摆手说：

“把孙屎根他们放了！”

几个中央军就把孙屎根他们嘴里的棉花掏了出来，把绳子给解了。孙屎根能说话了，说：

“李小武，咱们的事情没完，你要对今天的一切负责！”

李小武说：

“屎根，趁我没转过念头，快领上你的几个人跑吧。不论是国仇，还是家恨，我都该杀了你！”

八路军杜排长忙拉孙屎根的衣襟，几个人便匆匆忙忙隐到夜色里了。

孙屎根带剩下的几个人回到县大队驻地，将情况向大队政委作了汇报。大队政委看他们几个狼狈的样子，不但没同情他们，反而批评了他们，说当初批准你们去打日本，怎么又和中央军闹上了？原来说打个胜仗鼓鼓士气，这下倒好，胜仗没打成，自己倒死了十来个人；县大队本来人就不多，这下力量不更小了？大队政委本来对孙屎根印象不错，这下开始变糟了，怪他干事情毛糙，不知考虑后果。孙屎根本想通过这次战斗露一鼻子，没想碰了一鼻子灰，心里也十分沮丧。后来到解放战争，县大队扩成正规军，还有一部分干部要转到地方工作，大队政委便把孙屎根划到地方干部中，孙屎根也没说什么，就留下做地方工作。

李小武带部队回到驻地，向团长汇报情况，团长也训了他一顿：

“没抓到日本我不怪你，抓到几个八路，怎么不立时砍了他们？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就怪李小武书生气，不懂带兵打仗的道理。李小武也有些后悔。后来到解放战争，蒋军后撤，还留下一些“钉子”部队与共产党周旋，团长不爱见李小武，就把李小武这个连当作“钉子”给留下了。

土匪头子路小秃，忙活一天，带了几身日本军服回到大荒洼。路小秃觉得这日本军服很威风，从此下夜去村里劫地主，也常穿着军衣。倒把被劫的地主吓了一跳：

“我的天，怎么太君也下夜了！”

后来路小秃听说自己的五哥也在那天晚上被日军用机枪给扫死了，才痛哭一场，将日本军服烧了。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在县城缴了械，路小秃觉得报仇的时候到了。带了一帮弟兄进了县城，见到扫大街的日军就杀。弄得投降的日军向中国方面提抗议：

“我们已经投了降，怎么还杀我们？”

那天夜里，日军、中央军、八路军、土匪都撤走以后，村子仍成了老百姓的。打麦场到处是血，村里的血也流得一地一地的。村子一下死了几十口人，从第二天起，死人的人家，开始掩埋自家的尸体。邻村一些百姓，见这村被“扫荡”了，当天夜里军队撤走以后，就有人来“倒地瓜”，趁机抢走些家具、猪狗和牛套、粮食等。现在见这村埋人，又有许多人拉了一些白杨木薄板棺材来出售。一时村里成了棺材市场，到处有人讨价还价。

第三部分　翻身　一九四九年

前言（一）

工作员进村了。

大家没有见过工作员，不知道工作员有多粗多长，所以感到很神秘。村丁路蚂蚱（过去的土匪头目路小秃之三哥）打锣让大家到村公所开会，大家都去了。来到村公所，天上开始下雪。小北风一吹，大家觉得身上穿少了。村长仍是许布袋（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有些发白），穿着一个翻皮棉袄，站在台子上点人。点了半天，不点了，看到村丁路蚂蚱正在往台子上爬，便踢了他一脚：

“蚂蚱，别爬了，人不齐，还得去喊人！工作员说了，人不齐不开会！”

路蚂蚱从地上爬起来，又提锣去喊人，边走边骂：

“开个鸡巴会，还管人齐不齐了？”

又骂：

“耳朵里都塞驴毛了，听不见爷打锣！”

又沿街将锣打了一遍，人基本到齐了。佃户们一家一个，村里的头面人物也到场了：老地主李文武，李文武的侄子李清洋、李冰洋（已故地主李文闹的次子和三子），过去的土匪头目路小秃，已故村副、县警备队小队长孙毛旦之子孙户，现任共产党区委书记孙屎根之母孙荆氏，现任村长许布袋之妻锅小巧……都到齐了。村丁路蚂蚱见人到齐了，又往台子上爬。这次爬上去了，与村长许布袋站在一起，往台下看。这时许布袋对台下说：

“开会了，欢迎工作员给咱们讲话！”

这时工作员爬上了台子。工作员不往台子上爬，大家觉得“工作员”还很神秘，工作员一爬到台子上，大家都有些失望：

“什么工作员，这不是老贾吗！”

工作员果然是老贾。大家都认识他。五年前，老贾还在这村子里待着，给地主李文武家喂牲口。后来因为李家少奶奶一件褂子，老贾才离开李家。老贾在马棚里喂马，李家少奶奶洗了一件褂子，搭在马棚前的太阳底下。后来这件褂子不见了，李家少奶奶就在院子里骂，言语之间，有些怀疑是老贾。老贾是老实人，从来不偷人家东西，听着骂声，心里有些窝火，就上去跟少奶奶吵了一架。后来还是老掌柜李文武走出来，把他们劝解开了。少奶奶走后，老掌柜还过到马棚里劝老贾：

“老贾，算了，知道你不会偷东西！”

老贾咕哝着嘴说：

“这活没法干了，没明没夜伺候人家，现在倒成贼了！”

李文武说：

“知你老贾站得正，看我面上，不要生气了！”

事情才算结束。

老贾家的村子离这比较远，是邻县封丘的一个庄子。后来老贾和另一个在李家扛活的牛大个结伴回家。先到老贾家，却发现李家少奶奶的那件褂子，正在老贾家院子里的绳子上搭着。原来那天老贾老婆去李家看老贾，这件褂子被她偷下，掖到裤裆里拿回了家。牛大个看到那件褂子倒没说什么，老贾的脸却一白一红的。牛大个走后，老贾将老婆揍了一顿，但也没有脸面再回李家。他在李家的铺盖卷，还是托牛大个背回来的。老掌柜李文武还托牛大个捎话：

“让老贾回来吧，一件褂子，知道不是他偷的，娘儿们家，有啥正性！”

老贾说：

“虽说是娘儿们偷的，也让我老贾说不上话，以后人家再丢什么东西，让我老贾怎么站呢？这活是无法再给人家干了！”

于是就不再去给李家喂马，留在封丘自己庄上做豆腐。每天夜里做一担豆腐，清早担出去到四乡里卖。人家吃豆腐，他和老婆孩子吃豆腐渣，倒也过得去。只是一想到那件褂子，心里就窝火。为这件褂子，他没少揍老婆。后来封丘县被共产党开辟成了根据地，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安在老贾庄上。区长看老贾家做豆腐，就住在老贾家。天长日久，区长看老贾老实可爱，对人爱说实话，便有意培养他参加革命。老贾见区长年纪轻轻就挎着匣子枪，学问很大，什么事都能说出个道理，也对他很佩服。夜里睡觉，他不与老婆睡在一起，与区长睡一个炕头。区长给他讲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老贾为什么到邻县去给李家喂马。讲来讲去，老贾觉得自己亏了，都是一个人，为什么李家就该享福，他就应该到李家去喂马？于是就同意参加革命。区长见他积极，就不让他再做豆腐，送他到县上培训班培训。在培训班，老贾识了百十字，入了党，从此就成了基层职业革命家。先领着民工队给解放军抬担架；抬了几年担架，解放军解放了这个县，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老贾就又被派到这个县了。这个县一解放，就要搞土改，老贾就成了工作员，到村里去搞土改。区里知道老贾曾在这小村当过长工，对这村情况熟悉，就把他派到了这个村。但这个村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老贾这几年的变化，还以为他是以前的老贾。于是看他上了村公所的讲台，台下就发出一阵笑声。这不就是以前给李家喂马的老贾吗？三脚踢不出个屁，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工作员”，来对我们讲话了？由于知道他的底细，便对他看不起。老贾还没讲话，一些人就要散伙，说身上冷，要回家穿衣裳。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赵刺猬（当年被李文闹逼死老婆的佃户赵小狗之子）说：

“天转地转，个鸡巴老贾，也成人物头儿了，来给我们训话！过去我什么时候想踢他‘响瓜’，就什么时候踢他‘响瓜’！”

众人又一片笑。但老贾一讲话，又把这些笑的人给镇住了，发现老贾并不是以前的老贾。老贾说：

“大家不要走！我老贾这次来，不是来给财主喂马了，我是遵照我们党的指示，来没收财主的土地和房产，分给大家！”

说着，敞开自己的棉袄，露出了插在里边的匣子。

正在这时，远处响起一阵马蹄声。眨眼间，一个穿着解放军衣服、挎着短枪的小伙子到了跟前。他下马，爬到台子上，向老贾敬了一个礼：

“报告工作员，区长给你的信！”

老贾还了一个礼，说：

“把信交给我吧！”

那个战士便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老贾。老贾拆开信，当时就看了起来。这又把大家给镇住了。老贾不是以前的老贾，他做了大官了，有队伍向他敬礼了。他还识字了，拆开“区长”的信看了起来。连村丁路蚂蚱都对老贾肃然起敬，忙端来一碗水，放到老贾跟前，同时觉得自己不该再站到台子上了，便提着锣从台子上下来，站到人堆里，仰脸看着老贾。

前言（二）

老贾的土改搞得很顺利。不到半个月，村里的土改就搞结束了。老贾在村里待过许多年，对村里情况很熟悉。村里就孙、李两个大地主，地主下边，有几家富农和小地主。他们的土地、房产老贾都很清楚。老贾开了一个会，组织了一个分田队，发动了一些积极分子，分了十天，地主、富农的地，全带着冻伏的麦苗分了下去。积极分子中，首批发展的有赵刺猬：虽然以前赵刺猬踢过老贾“响瓜”，但老贾不计前隙，首先发展了他。送他一个手榴弹，送他一双部队上缴获的皮靴。赵刺猬吊着手榴弹、穿着皮靴在街上走。老贾问赵刺猬：

“共产党好不好？”

赵刺猬答：

“好！”

老贾问：

“共产党怎么好？”

赵刺猬答：

“过去光鸡巴要饭，现在共产党来了，给咱分东西！”

老贾问：

“你怕不怕地主？”

赵刺猬说：

“地都给他分了，他不是地主了，还怕他干什么！”

老贾觉得赵刺猬说得有道理，“哈哈”笑了。

土匪头目路小秃，也对分地很积极，主动要求参加。老贾考虑他过去是土匪，对让不让他参加有顾虑，没想到路小秃说：

“老贾，你别看不起我，我比你参加革命还早呢！”

老贾说：

“你怎么比我参加革命早，你过去是个土匪！”

路小秃说：

“表面看是土匪，可哪村的地主听到我名字不害怕？抗日战争时候，我还杀过几个日本鬼子哩！我斗地主、打鬼子那会儿，你不还给地主喂马？”

老贾被路小秃说住了，又考虑到人多势众，就同意他参加了。

老贾土改搞得好，还得感谢村里的两家地主配合得好。地主就孙、李两家。孙家是不用说了，家里有个共产党干部孙屎根，孙屎根正在邻县当区委书记，他已经给家里捎信，让母亲孙荆氏配合土改，将田地分给穷人。所以没遇到什么阻力。李家地主李文武，也变得十分开通，主动将地契交给了老贾，说：

“老贾，你过去就是咱家的人，现在你出门参加革命做了官，家里还能不听你的？你看怎么分合适，你就怎么分吧！”

李文闹的两个儿子李清洋、李冰洋在旁边垂手站着，看着李文武将地契交给老贾，也没说什么。连过去因为一件褂子跟老贾吵架的少奶奶（李清洋之妻），也笑着对老贾说：

“老贾，你现在成了工作员，大人不计小人过，过去的事情，可别往心里去！”

弄得倒叫老贾有些感动，对李文武说：

“掌柜的，放心，有我老贾在，不会太让你过不去！”

村里另一个头面人物——村长许布袋，也在村公所对老贾说：

“老贾，钱财是身外之物。我老许的地产，本来就是干爹送给我的，你拿去吧！你要稀罕，连这个村长也给我免了吧，我落得清闲！”

从此不再管事，开始背杆打兔枪到雪地里打兔子。倒让老贾撵着许布袋说：

“老许，现在只说是分地，还没免你的村长！”

地主主动让分地，下边的富农就跟着让分，所以土改顺利，田地就按人头给穷人分下去了。穷人感到自己像做了个梦。怎么过去一个喂牲口的老贾，现在给大家带来了土地？大家对这意外的飞来之财，接受起来还有些不习惯。还有人觉得不合理。明明是孙家、李家、许家的地，现在说分就分，不是抢明火吗？加上土地是赵刺猬、路小秃等人分的，分地时，许多人不敢到跟前去。地是分过了，但哪块地是谁的，大家一时还弄不清。虽然地头都插着橛子，但橛子跟橛子都相似，渐渐连分地的赵刺猬和路小秃都糊涂了。还有些胆小的肉头户不敢要地，害怕李小武的中央军再回来。赵刺猬、路小秃倒是敢要地，一人在青龙背上弄了一大块好地。村丁路蚂蚱受其弟路小秃的影响，也敢要地，也在青龙背上弄了一块。他弄这一块，正好是村长许布袋的。一天晚上他到许布袋家串门，对许布袋说：

“老叔，我得跟你商量个事！”

许布袋穿着皮袄在炕头抽烟，问：

“你要商量什么？”

路蚂蚱说：

“人家把你的地分给我了，你说我该不该要呢？我要不要，得罪了共产党；我要要呢，又得罪了你！”

许布袋瞪了他一眼：

“你说共产党势力大，还是我的势力大？”

路蚂蚱说：

“要说过去呢，是你老叔的势力大；要说现在呢，是人家共产党，眼看人家就得了天下！”

许布袋说：

“既然人家势力大，你还是不要得罪人家！”

路蚂蚱说：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要了那块地。啥时共产党不行了，你的势力再起来，我再把地还给你！就当我给你看了几年地吧！”

说完就告辞了，安安心心要地。第二天早起，就推着小车往麦地里堆雪。

赵刺猬分的那块地，是一个魏姓富农的地。他分到地的第一项任务，是赶着将当年葬在乱坟岗上的母亲（被地主李文闹逼死的）的遗骨迁移过来。路小秃分的那块地，是地主李文武的。他的做法与赵刺猬正相反，那块地上有李家的祖坟，他让李家三天之内将祖坟从那块地里迁出去，不要影响他开春犁地。三天之后，他端着水烟袋到了李家，对李文武说：

“老李，我限的三天期限到了，怎么还不把坟迁出去？”

李文武过去就有些惧怕这个土匪头目，没想到现在共产党来了，他却又抖起来了，但在人房檐下，怎敢不低头，只好赔着笑说：

“秃弟，你圣明，我是地主，现在你们得了天下，我成了落汤鸡，地都让你们分光了，你让我把祖宗的骨头起到哪里去？”

路小秃想了想，说：

“是呀，你是没地方起！”

又说：

“这样吧，你没有地方起，就不要起了，你赔我十斗芝麻算了！”

说完，就捧着水烟袋走了。他走后，李家闭门大哭。李清洋咬着牙说：

“这个土匪，啥时等小武哥的中央军回来，非千刀万剐了他不可！”

李家少奶奶说：

“要剐先剐老贾，要不是他来搞土改，咱家还不至于惨到这个地步！”

李文武叹口气说：

“老贾算个啥，还不是共产党闹的！”

当天半夜，有人敲李家的门。打开门，是李小武回来了。不过现在的李小武，已不是当年骑着大马、穿着军装、戴着白手套的李小武了。他反穿着一件羊皮袄，满脸胡子，脸上的皮肉疲惫地耷拉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有五十。他进门就说：

“快烧点热汤，冻死我了！”

喝着热汤，李小武和李文武对坐着。李文武说：

“去东院叫醒清洋和冰洋吗？”

李小武摆摆手：

“别叫了，最好别让他们知道我回来！”

李文武点点头，问：

“看样子国军是真要完了？”

李小武说：

“完不完谁知道，反正咱们这块是完了！”

李文武问：

“你手下的弟兄们呢？”

李小武说：

“早让共产党给打散了！还剩下二十几个弟兄，都在大荒洼子里猫着！”

李文武叹息一声：

“没想到让共产党给闹成了！”

又说：

“这么冷的天，你们老在大荒洼子里猫着，也不是个事呀。反正是要完了，你们投了他们算了！”

李小武问：

“孙屎根现在在哪里？”

李文武说：

“在共产党里头当区委书记！”

李小武叹息一声：

“你看，有孙屎根这样的人在，我就是投降，也没好日子过！”

李文武说：

“现在是进退两难了！”

父子谈话到鸡叫。最后李小武说出他此次回来的目的。三年前，他在队伍上娶了妻。妻子是安阳市的一个女中学生，当年部队在安阳驻扎时搞上的。后来一直跟他在队伍上。现在也跟他在大荒洼子里。不好的是大半年之前她怀孕了，现在已八九个月，再跟着一股流窜部队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他想将她秘密送回家。李文武听后说：

“回来当然好，我不能不让自己的儿孙回家，只是现在共产党正闹土改，我老头自己也自身难保，媳妇回来，人家知道了，万一有个闪失……”

李小武说：

“那就把她藏起来吧，藏到咱家地窖里！”

李文武叹息：

“只好这么办了，看共产党把人逼的，生个孩子也得藏起来！”

话谈到这里，已鸡叫三遍。李小武又将羊皮袄反穿上，便要告辞。这时李文武将自己铺上铺的一个虎皮褥子抽出来，卷巴卷巴让李小武带上：

“大荒洼子里天儿凉，带上吧！”

李小武没说什么，就带上了。这时李文武落下了老泪，说：

“清洋冰洋他们，还等着你带队伍回来报仇呢！现在村里已经让共产党闹得鸡飞狗跳了。过去给咱家喂牲口的老贾，现在成了工作员，已经领着穷人把咱家的地分了！土匪路小秃分了咱的地，还逼着咱迁祖坟呢！”

李小武说：

“爹，地呀坟呀，就先不要顾了，先顾住自己的身子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李文武点点头。李小武将匣子枪从怀里掏出来，张开大机头，翻过墙头走了。

第二天半夜，李小武的护兵吴班长，就将怀孕九个月的李小武之妻周玉枝秘密送回了李家。

前言（三）

老贾在村子里待得很满意。土改很顺利，地主被打倒了，土地分给了穷人。上级分派他的任务，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过去他给地主喂马，不喂马回家磨豆腐，草民一个，想着上头人干公事一定费精神，没想到轮到自己上台干公事，原来却是这么容易。进村二十天，一切都办妥了。刚进村时，因为过去喂过马，大家都看不起他；现在不管是穷人或是地主，都拿他当个人物。街上走过，大家都点着饭碗说：

“工作员，这儿吃吧！”

连“老贾”都不叫了。过去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目路小秃，见他也点头哈腰的。过去他喂马时，他何曾用正眼眨过他？村长许布袋，还是整日打兔子，一次老贾批评他，批评他工作落后。这个许布袋，年轻时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硬是低着头听老贾训了他一顿话。只是最后瞪了两下眼，可也没敢顶撞老贾。老地主李文武，过去是他的东家，现在见了他也不喊“老贾”，喊“工作员”，低眉顺眼的样子，好像老贾成了东家，他变成了给老贾喂马。这叫老贾心里倒有些过不去。一次李文武还派李清洋来，请老贾到家吃包子。老贾磨不开面子，去了。去了以后，一家人很热情，老地主李文武陪老贾在桌上吃包子，小地主李清洋李冰洋在桌下伺候着。过去他在这里喂马，李清洋李冰洋何曾这样过？倒是他们经常跑到马棚里，把老贾捺到地上当马骑。当然现在老贾成了工作员，过去的事情，都既往不咎了。但老贾从人们的尊重中，觉得跟共产党真是跟对了，他体会出了革命的好处，翻身的滋味。老贾住在村公所，每天早起，一帮积极分子赵刺猬、路小秃就到了。接着村丁路蚂蚱就给他端来一碗冲好的鸡蛋水，两根刚炸好的焦黄的油条。老贾一边喝鸡蛋水、吃油条，一边与他们谈工作。上午谈完工作，他们就散了。下午老贾没事，就到各家串门。这村他熟，随便就串到了有趣的人家。

这样老贾在村里工作了二十天。突然一天早起，区上的通讯员又骑马来了，通知他到区上开会。到了区上，区长让他汇报工作。区长在屋里背着手踱步，问老贾：

“老贾，你那个村土改进行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老贾答：

“有什么困难，土改已经结束了！”

区长倒吃了一惊，停止踱步，眼睛瞪得溜圆：

“怎么的二十天你就搞结束了？别的村都进行不下去呢！”

老贾倒没在意：

“我不是在这个村熟嘛！”

区长这次倒点点头，问：

“地主打倒了吗？”

老贾说：

“打倒了！”

区长问：

“土地分给农民了吗？”

老贾说：

“分给农民了！”

区长又在屋子里踱步。踱了半天，突然说：

“这样老贾，我得到你村子里去一趟，你呢，在区里替我盯两天！”

老贾忙说：

“区长，不能这样，我刚学会当工作员，还不会当区长！”

区长笑了：

“不是让你当区长，是让你在区里给我听听电话。你工作搞得这么顺利，我要到你村里去考察考察，总结一下经验，好向区里推广！”

老贾这才笑着点头。听说区长要推广他的经验，也有些得意。这样，老贾就在区里待了几天，区长带着通讯员到村子里去了。四天以后，区长回来了，见到老贾，老贾问：

“区长，我那村里搞得怎么样？”

区长一下将他的皮帽子摔到炕上：

“老贾，你那搞的叫什么工作？”

这次该老贾吃惊了，瞪大眼珠子说：

“怎么区长，我搞得不对吗？”

区长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也不能说不对，但搞得太不深入了！”

老贾不服气：

“怎么不深入？地主没打倒吗？土地没分吗？”

区长说：

“你那叫打倒地主？你那叫分地？你做的饭太夹生了！我问你，你有名去搞土改，你深入发动过群众吗？你成立贫农团了吗？你给贫农团讲分地的意义了吗？”

老贾这下叫区长问住了，想了想说：

“这倒没讲！”

区长说：

“倒没讲，看你弄的，直到现在，许多农民还没认识到土地是自己的，认为咱分地是去抢明火！我再问你，你有名去打倒地主，你斗过地主吗？”

老贾眨巴眼：

“地主都老实了，还斗他干什么！”

区长说：

“老贾呀老贾，你看着地主老实了，要是中央军回来，看他不杀了你！我再问你，你开过诉苦会吗？”

老贾说：

“没开过！”

区长说：

“是呀，你连诉苦会都没开过，怎么激得起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呢？你怎么能发动群众呢？我再问你，你到村子里去，是依靠的什么人？依靠贫农了吗？除了一个赵刺猬是无产阶级，其他都是伪村长、伪村丁、土匪恶霸，这些也都是该打倒的对象，你却依靠他们搞了土改分了地，老贾呀老贾，你屁股坐到哪里去了！你有名给农民分了地，地头也插了橛子，可有些农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哪块地是他自己的呢！你有名去打倒地主，还让地主在深宅大院住着，还能关起门来吃包子，你这是打倒地主？你这是保护地主！老贾，你说你二十天搞了土改，我就有些奇怪，原来你做了一锅半生不熟的夹生饭，你费了柴火不说，你还浪费了小米！听说你吃住在村公所，每天早上喝鸡蛋水吃油条，你自己倒过得舒坦，你是去依靠农民了？你是去压迫农民！听说你还到地主家里去吃包子，你不是跟地主穿一条裤子？你想用和平主义的方式去搞土改吗？老贾同志，错了，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就要用激烈的方式，靠你

每天喝鸡蛋水吃油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区长一席话，说得老贾直冒汗，也直嘛嘴，心里有些不服气。但区长不管他服气不服气，接着在区里开的工作员大会上，就公开批评了老贾，要大家以老贾为教训，不要屁股坐错地方，不要走过场，做夹生饭。批得老贾抬不起头。接着区长又把抬不起头的老贾送到县干部培训班培训去了。

三天以后，区长又给村里派来了一个工作员。这个工作员叫老范，是从东北南下过来的干部，过去在东北搞过土改。他不苟言笑，一脸黑胡楂。临来时，区长把自己的新匣子交给他，说：

“老范，这个好使，你带上，这次可别再做夹生饭了！”

老范接过匣子说：

“干着看吧！”

腊月初六这天，斗争地主李文武。

会场设在村公所前面。四周的小树上，绑着几杆红旗。会场土台子上，挂着几条标语：

“打倒恶霸地主李文武！”

“向李文武讨还血债！”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天下贫农一条心！”

等等。贫农团团长赵刺猬，腰里扎着武装带，脖子里缠条羊肚子手巾，屁股蛋子上吊着一个手榴弹，在会场里走来走去。斗争会开始之前，他叫来一班吹鼓手（每人发给他们二升米），让他们在台子上吹打。村里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听到村公所前面的鼓乐声，都像看戏一样兴奋，纷纷向村公所聚集。赵刺猬便指挥人们应该站立的位置。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已经带着几个团员，一人一杆红缨枪，到李文武家去押李文武了。这时赵刺猬又跑到村公所去找工作员老范。老范正趴在桌子前给区里写信。赵刺猬说：“工作员，我还得向你汇报个事！”

老范停止写信，仰着头说：“你还要汇报什么？”

赵刺猬说：“我想来想去，今天光斗争李文武没有意思，咱们还得找两个陪斗的！”

老范说：“找谁陪斗呢？许布袋、路小秃，不是还要专门开他们的斗争会吗？”

赵刺猬说：“不找许布袋和路小秃，我也能找得出来。李文武有一个哥哥叫李文闹，罪恶大得很，手里有几条人命！”

老范倒吃一惊：“李文闹？我怎么没见过他？这么个恶霸，怎么没有挖出来呢！”

赵刺猬说：

“他已经死了！”

老范泄了气：

“已经死了，如何陪斗？”

赵刺猬说：

“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李清洋，一个叫李冰洋！”

老范问：

“他们罪恶大么？”

赵刺猬说：

“是地主都有罪恶，别看他们二十多岁，每个人十六就娶了老婆！从小就知道把穷人的孩子捺到地上当马骑！”

老范问：

“目前有什么罪恶？”

赵刺猬说：

“目前他们也不老实，对贫农团不服气。老地主见了贫农团的人，倒还点头哈腰的，这两个崽子，到现在还瞪着眼睛。我听赖和尚说，前天夜里他和几个光棍去李清洋家听房，这小子干那事时，还跟老婆念叨等中央军回来报仇呢！干一下说一句，把他老婆弄得直叫唤！……”

老范摆了摆手，不让赵刺猬说下去。最后拍了一下桌子：

“可以，可以让他们陪斗！”

于是这天斗争会上，就多了两个陪斗的。当然主要还是斗李文武，让群众上台控诉对李文武的冤屈。赵刺猬主持大会，赖和尚带人维持四周秩序。李文武、李清洋、李冰洋三人，一人脖子上挂一块大牌子，在台子上低头站着。他们身后，是几个吹鼓手。上来一个人控诉一段，赵刺猬就让吹鼓手吹打一番。弄得会场一直情绪高昂，大家像看戏一样兴奋。工作员老范没有在台子上坐，他在幕后蹲着。虽然他觉得血泪控诉与吹鼓手吹打有些不大协调，但他觉得这也算一种斗争方式，所以就没有制止。散了斗争会，老范问赵刺猬：

“怎么说一段吹打一段，热闹个没完了？”

赵刺猬说：

“翻身就得有个翻身的样子！”

老范倒“扑哧”笑了，不再说什么。但这次斗争会的效果，会后老范很不满意。因为斗争会结束，将李文武、李清洋、李冰洋押走以后，群众并没有立即解散，还留在会场上让台上的吹鼓手继续吹打。满会场说说笑笑。似乎他们今天不是来斗争地主，而是为了看吹打。老范在东北搞过土改，根据他在东北搞土改的经验，凡是一场斗争会下来，群众都鼻涕眼泪的，围着地主仇恨得不行，甚至砖头、棒子下去，群众才算真正发动起来了。像今天这样的斗争会，又是做了一锅夹生饭。今天的夹生饭，固然跟赵刺猬弄来一班吹鼓手、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有关系，但从今天群众的控诉看，工作做得还不深入，还没有将群众心底对地主的仇恨挖出来，还停留在对地主的鸡毛蒜皮的指责上。上台来控诉的人，都是讲些细枝末节事情，没挖出大仇恨。比如，一次跟李文武或李文闹借粮食，人家不借给，家里孩子饿得嗷嗷叫；比如，一次想到李家去打长工，李家不让去，有本村人他不用，却用了一个外村的；比如，一次李文闹放马，放到他的庄稼地，吃了他家的庄稼……更深刻的仇恨没挖出来。斗争会开到中间，老范倒暗自将赵刺猬拉到身边，启发他说：

“刺猬，你上去发个言怎么样？你不是说，李家曾逼死过你妈吗？上去揭一揭！”

赵刺猬倒是蛮听话，立即就上台去揭。吹鼓手奏了一段，他就开始揭了，说某年某月某日，地主李文闹到他家欺负他妈，逼得他妈上了吊。这时台下一个老头子李守成（也是贫农）倒指着赵刺猬说：

“刺猬，这事上年纪的人都知道，怪不得人家李文闹，是你娘自己愿意的！”

台下就笑。赵刺猬马上火了，指着老头说：

“李守成，我×你妈，你妈才跟地主愿意呢！”

接着掏出手榴弹就要炸老头，把老头吓得直往人裤裆里钻。会场马上大乱。这时老范只好出来，又鼓动吹鼓手，让他们吹打，才将会场稳定住，接着让下边的人揭。

头一次斗争会又成了夹生饭，不过工作员老范没有泄气。老范不是上次的老贾，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他并没急躁，斗争会开过的当天晚上，他又将贫农团的骨干叫到一起，问：

“今天斗地主过瘾不过瘾？”

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首先说：

“怎么不过瘾？比看戏还过瘾！过去见地主都害怕，原来地主也有熊的时候。我去抓李清洋李冰洋，你知道这俩家伙叫我什么，叫我‘大爷’，我用红缨枪逼住他们，一连让他们叫了十声‘大爷’！”

贫农团团长赵刺猬说：

“就是老头子李守成跟我们捣乱，扰乱会场。工作员，咱们明天别斗地主了，斗李守成吧！”

老范笑着摆摆手：

“刺猬，不能转移斗争方向啊，还是得先斗地主。据我看，今天咱们这个斗争会，开得不成功，开得太平和了。一场斗争会下来，地主还是地主，这怎么成呢！刚才和尚说比看戏还过瘾，我看我们开得不如演戏。我在部队时看人家演‘白毛女’，人家不过演了一场戏，群众就往戏台上扔砖头，有的战士还拉枪栓要枪毙地主，我们呢？一场斗争会下来，大家一点不仇恨地主，大家还想听吹喇叭，这不行！证明我们的工作不深入。我们贫农团的领导，还要下去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回忆。这次就不要回忆那些鸡毛蒜

皮的事了，要回忆就回忆些带劲的，有没有人命呢？有没有逼得人家破人亡的事呢？我想是有的，天下没有一个地主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就不叫地主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发动大家回忆。如果发动不起来回忆，打不倒地主，就是我们的事了，就不能怪人家地主了。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斗争会咱们不算数，李文武三人不能算斗过了，还得再来一次！下一次开斗争会，就不能这么平和了，就不能叫吹鼓手了，咱们得把李文武真正打倒！”

老范说完，这个小会就结束了。赵刺猬、赖和尚等人走出村公所，脑子里还懵懵懂懂的。他们就记住两个字：“回忆”。赵刺猬说：“咱们是得‘回忆’！”

赖和尚说：“我也感到今天的斗争会缺点什么，一场地主斗下来，还让他平平和和的。这样吧刺猬，你管发动群众‘回忆’，我管下次斗争会不平和。工作员说咱们太平和，我看工作员还太平和呢！想不平和还不容易？要早知道不能平和，斗争会也不用开第二次了！”

第二天，说“昨天斗李文武不算数，还得斗第二次”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村里群众听到后，倒没有什么，反正腊月天闲着也是闲着，斗地主听喇叭，热热闹闹中迎来过年也不错。但接着赵刺猬就挨门挨户把任务布置了下来：回忆。

消息传到老地主李文武的耳朵里，李文武当时就瘫倒了地上。工作员老范觉得斗争会很不深入，李文武却觉得已经十分深入了。过去人老几辈都是当东家，站在人前看到的都是笑脸，现在却站在人前被人挂牌捺头斗了一把。背后还有几个吹鼓手吹着喇叭，玩儿他像玩儿猴一样。当天斗完回家，他就扑倒到铺上哭了。共产党真是厉害，房子地收回去也就算了，你不该这么羞辱人。现在又听到消息，斗完一把还不算，还要斗第二把。李文武当时就想拿根绳子上吊。但想想一家老小，地窖里还有个快坐月子的儿媳妇，又叹口气，打消上吊念头。他晚饭也没吃，就早早上床睡觉了。等被子捂上了头，老头又“呜呜”地哭了。

二

村长许布袋这两天打了三只兔子。两天能打三只兔子的原因，是因为落了一场雪。一九四九年腊月的这场雪，落得真大呀。贫农李守成的牛棚，都让雪压塌了。麦地里压上了一尺厚的雪，成了白茫茫一片雪野。兔子没处藏身了，迷路了，就撞到许布袋的枪口上了。许布袋把兔子挂在枪筒上，扛着往村里走，在村头碰见贫农团团长赵刺猬。赵刺猬过去怕见许布袋，现在当了贫农团团长，不怕了，他盯住许布袋枪筒上的兔子看，又看他身后落的一滴滴兔血，说：

“老许，你好枪法！”

许布袋瞪了他一眼：

“打个鸡巴兔子，就算好枪法了？我好枪法那阵儿，你娘还没出嫁呢！”

赵刺猬点着头笑：

“那是，那是！”

当天晚上，许布袋正在家炖兔子，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带了几个扛红缨枪的人到了。赖和尚今年二十三岁，家是雇农，赖和尚他爹是个麻子，给地主扛活，爱扎针，爱打老婆，家里的铁锅三天有两天是凉的。赖和尚从小跟他娘要饭长大。长大到二十多岁，还没娶上老婆，便成了街上的赖皮光棍。赖和尚的日常爱好，是爱到有媳妇人家的窗户下听房。一次正伏在人家窗下听房，听到趣处，另一个光棍到了，从后边踢了他一脚，他身子猛地伏到墙上，前边肿了，躺了一个月。赖和尚听房，特别爱到大户人家的窗下听，说听起来比一般人家有意思。许布袋虽然老了，也被赖和尚听过。赖和尚和另一个光棍赵刺猬是好朋友。当年他前边肿了，就是赵刺猬到集上买药给他涂抹好的。后来工作员老贾来了，赵刺猬不听房了，参加了革命。老贾走后，老范来了，要成立贫农团。赵刺猬依然很积极，就当了贫农团的团长。接着赵刺猬就把赖和尚介绍给了老范，让他也参加革命。赵刺猬对老范说：

“这也是个雇农，遇事有胆量，就是有一个毛病，爱听别人的房！”

赖和尚当时就脸红了。老范笑着说：

“都是地主给逼的，要是娶得上媳妇，大冷的天，自己睡觉，何必去听人家的房？等地主打倒了，穷人翻身了，也给你娶房媳妇，看你还听不听别人的房？”

赖和尚觉得老范说得有道理，就跟老范闹上了革命，在赵刺猬之后，当上了贫农团副团长，组织了一帮红缨枪，负责村里的武装。做了武装工作，当了副团长，赖和尚果然变好了，不再听房了，斗争地主也很坚决。赖和尚还有一个优点，胆儿大。自从有了红缨枪，胆子更大。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脑袋砍下碗大个疤，弄  他的！”

工作员老范对他这点很赞成，说：

“和尚勇敢，像个闹革命的样儿！”

赖和尚听了很高兴。今天中午，赵刺猬跑到村公所向老范汇报，说在村头碰到许布袋，打了几只兔子，雪地上滴的都是血。老范一听就火了：

“这村情况就是复杂。地主恶霸吃包子的吃包子，打兔子的打兔子，看有多猖狂！叫和尚带几个人去，把他的猎枪给没收了！”

赖和尚就带了几个人，拿着红缨枪，来收许布袋的猎枪。到了许布袋家，满院子兔肉飘香。赖和尚几个人挑帘子进屋，许布袋、许布袋的老婆锅小巧正围炉子坐着。见几杆红缨枪进来，许布袋眼皮都没有抬，倒把锅小巧吓了一跳，忙站起来说：

“哟，和尚来了，快坐下尝尝兔肉，跟老许喝两盅！”

赖和尚几个人见锅小巧让兔肉，都很高兴，要围炉子坐下。但看到许布袋仍黑着脸，眼皮都不抬，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去。赖和尚这时就很不高兴，顿着红缨枪说：

“老叔，对不住你，我们奉命来收你的猎枪了！”

许布袋没有理他，自己拿双筷子，开始从锅里捞兔肉，蘸着辣椒醋吃。自工作员老范进村以后，许布袋心里特别窝囊。他看不惯这一伙穷棒子的折腾劲儿。天转地转，朝代更替，这个许布袋懂。你占了天下，可以威风，但不应该是这么个张狂样子。前些时工作员老贾来，表现还不错。别看过去是个马夫，心胸倒有些大度，许布袋找他去辞村长，他倒给许布袋说好话。后来老贾走了，换了老范，许布袋又去辞村长，你猜老范怎么说？他竟说：

“你辞什么村长？你那个村长还用辞？你的村长是谁封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是伪村长，现在一切权力归贫农团，你不是辞不辞村长的问题，是等着何时接受贫农团斗争的问题！”

当时就把许布袋给气蒙了，他没见过这么心胸狭窄的家伙。可他看着老范腰里插着瓦蓝的新匣子枪，憋得脸通红，硬是一句话没敢说。回到家躺到炕上，说了一句：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早挖个坑埋了他！”

倒把身边的锅小巧吓了一跳。第二天，许布袋过去的村丁路蚂蚱趿拉着鞋来了，进门就说：

“老叔，我跟你说个事！”

许布袋问：

“你要说什么？”

路蚂蚱说：

“上次老贾来，把你的地分给我了，现在老范来，那次分的地又不算了，我来给你打个招呼，那块地就又算我还给你了！”

许布袋又好气又好笑，说：

“地不分给你，那地也归不了我，你应该去找贫农团，你找我干什么！”

路蚂蚱说：

“归你不归你，事情得说清楚，别弄得到时候你以为是我把地给你弄走的，落得我一身不是！”

说完，噘着嘴，坐在炕前不动。

路蚂蚱走后，许布袋感到更加窝心。鸡巴一个村丁，也敢跟他说三道四了。这时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为了解闷，他还照样到地里去打兔子。没想到打了几只兔子，又引来了贫农团，来收他的猎枪。这些贫农团赖和尚之类，过去都是些街头无赖，远远看见许布袋过来，就连忙躲到墙角后边，等他过去再做游戏。没想到现在也都一人一杆红缨枪威风起来，敢当面与他说话了。许布袋一边吃兔子，一边窝火，蘸辣椒醋吃了半只兔子下去，也没吃出个什么滋味。赖和尚见他只吃兔子不理人，黑着个脸，心上倒有些个害怕；又见他也没说什么，又有些胆壮，说：

“老叔，你别光吃兔子了，先跟我们办公事吧。你先把猎枪交出来，我们回去向工作员回事，你再接着吃吧！”

这时许布袋说话了。他把兔子扔下，拍了拍手，扭过脸来，笑了：

“好，和尚，你也会办公事了。你叫我交猎枪，我交，只是咱爷俩得先商量一个事！”

赖和尚一愣：

“你要商量什么？”

许布袋说：

“别看我老许六十多了，你和尚才二十多岁，咱爷俩，到外边去，到雪地上去摔一跤！你赢了，就把猎枪拿走；我赢了，你们几个无赖，乘我没生气的时候，赶紧给我滚得远远的！”

赖和尚又一愣，一时回不出话。赖和尚手下的几个人，倒觉得这主意好玩儿，笑着撺掇赖和尚：

“好，这主意好，和尚，出去跟老许摔一跤！”

锅小巧倒上来推了许布袋一把：

“布袋，你这是干什么，还不赶紧把枪交给和尚！”

许布袋笑着对锅小巧说：

“我这是跟和尚闹着玩儿呢，我六十多，和尚才二十多，他会摔不过我？”

赖和尚看着许布袋，心里却有些发怵。赖和尚是个面上胆大、心里窝囊的家伙。一帮光棍无赖胡闹厮玩儿可以，真要上阵，他有些胆怯。何况他个头较小，许布袋身材宽大。虽然他二十多岁，许布袋六十多岁，但许布袋年轻时的名声，他听说过。想到这里，他有些恼羞成怒，一甩手要往屋外走：

“好，好，咱没本事，收不了这枪！知你老许过去厉害，咱鸡小鹆不了这猴，咱去汇报工作员，让他来收这枪，让他来跟你摔跤吧！”

其他几个伙伴见他这个样子，都跟他往外走。还是锅小巧撵他们到院子里，将许布袋的猎枪交给了他们。这时赖和尚倒不要这枪：

“你拿回去吧，我不要了，让工作员来拿吧！”

锅小巧又给他说了半天好话，一人给了他们一盒大炮台香烟，几个贫农团团员，才拿着许布袋的猎枪回了村公所。

锅小巧回到屋，埋怨许布袋：

“你也是，就这人家还要开你的斗争会，你还这么爹刺，非让你吃了人家的苦头，你才知道好歹哩！”

许布袋一巴掌打过去，将锅小巧打倒在炕跟前。接着又将一锅吃到半截的兔子，倒进了炉子。很快，炉子里飘出兔子烧焦的煳味。

锅小巧蹲在炕前哭，边哭边念叨：

“跟了你个龟孙，受了一辈子罪。都怨我那爱财的爹，让我一辈子嫁了两个地主！”

接着又哭死去的女儿许锅妮。

许布袋这时叹息道：

“到底是翻身了呀！”

三

路小秃觉得工作员老范很不够意思。上次老贾来搞土改，依靠路小秃，土改搞得很顺利，地主李家、孙家、许布袋家的地很快分了下去；现在老范又来搞土改，却将路小秃排斥在外。路小秃对他不大满意。又听说将来斗争过李文武、许布袋，贫农团还要斗争他，路小秃有些恼火：

“好，好，斗争吧，我他妈也成地主了！”

路小秃现在已经有了家小。老婆叫“老康”，一个打扮得挺干净、长相很漂亮、眼睛略有斜睨的女人。老康原来是三十里外李元屯大地主李骨碌家的一个小老婆，路小秃在大荒洼子里当土匪头时，一次到那里下夜，把她抢来当“肉票”，让李骨碌送到大荒洼三十石小米赎她。更早的时候，老康是李骨碌家一个丫鬟，后来被李骨碌收了房。没想到李骨碌十分潇洒，没有拿三十石小米到大荒洼赎人，而是在家里又收了一个小丫鬟做小老婆。送米的时刻到了，路小秃便要撕“票”，这时识字小土匪对路小秃说：

“当家的，这‘票’别撕了，看她长得很不错，做咱的压寨夫人算了！”

路小秃看看老康长得也不错，就将她做了压寨夫人，光棍从此有了老婆。老康见李骨碌不拿小米来赎她，便有些恨李骨碌；又见当了压寨夫人以后，成了内当家的，一帮土匪挺尊敬她，不像在李家经常得受大老婆的气，觉得压寨夫人当当也不错，天天有酒有肉吃，就真心跟了路小秃。到了一九四八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在这里交战，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先是有一股败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流窜到大荒洼，要抢占大荒洼的地盘，与路小秃打了一仗。路小秃的土匪打不过人家的正规部队，退出了大荒洼；后来又遭到共产党部队的围歼，弟兄们溃不成军，便作鸟兽散，路小秃就带着老康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就不是土匪，就不能下夜，路家一贫如洗，他的父亲路黑小没给他留下什么家产。这时路小秃的母亲也已去世。她老人家在世时，路小秃倒是常派识字小土匪送些抢来的东西孝敬她。但路小秃家弟兄们多，当时送来的东西，当时就吃掉了。等路小秃带老康回家，家里和别的贫农佃户没有什么区别。对这清苦的日子，老康有些过不习惯，夜里常对路小秃说：

“小秃，咱还拉杆子吧！”

路小秃叹息：

“天下大局已定，哪里还时兴土匪呢？就安心过咱的庄稼日子吧！”

后来工作员老贾来了，要分地主的地、地主的东西，路小秃十分高兴和欢迎。整治地主，他是轻车熟路。所以他找到老贾，参加土改很积极。后来他在青龙背上分到一大块好地。他对老康说：

“怎么样老康？跟我没跟错吧？改朝换代，咱还落个时兴。当初把你抢到大荒洼真抢对了。你要还跟着李骨碌，现在就得挨斗争，跟着我呢，过去咱在大荒洼吃喝没受屈，现在回来照样分地！”

后来老贾走了，来了老范，章程又变了，上次分的地不算了，土改要重新搞。这次的土改，却将路小秃排斥在外，接着还要像斗争地主一样斗争他。这下老康有话说了：

“你说跟你跟对了，我看跟你受罪是跟定了。原来是当土匪，整天东奔西跑受苦，现在回到村里，你又变成了地主！我要一直跟着李骨碌，跟着挨斗争还不亏，你家里穷得饿死老鼠，你算哪门子地主呢！”

路小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

“个鸡巴老范，肯定不懂斗争章程！不就看我当了两天土匪！”

一天，在街上，路小秃碰见老范。老范由赵刺猬陪着。赵刺猬远远指着路小秃说：

“这就是路小秃！”

老范问：

“他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赵刺猬说：

“不让他参加贫农团，他还能有什么活动？”

老范一笑，没有说话，三个人碰面，路小秃本来准备跟老范说几句话，把疙瘩解开，但老范没理他，他也不好搭讪。赵刺猬在旁边也没理他，两人也没有说话。老范没理他，路小秃没有什么；但赵刺猬在旁边也不与他说话，令路小秃十分恼火：

“这个鸡巴刺猬，上次土改不是我领着他，大家都分不了青龙背的地；现在老范一来，他倒先跟我成仇人了！”

于是就怀疑是赵刺猬在老范跟前说过他的坏话，引起老范对他的不满。一天两人又在赖和尚家碰面。赖和尚窖了两瓮子烂梨酒，准备过年时喝。这天启封，于是请他们一人喝一碗烂梨酒。路小秃端起喝了，赵刺猬没喝，说他今天肚子疼，不宜喝酒，路小秃看他连酒都不与自己喝，立即性起，端起另一碗酒就泼到他脸上。赵刺猬扑上去要与路小秃打架，这时赖和尚把他们劝开了。劝开以后，路小秃就回家了，赵刺猬却跑到村公所向老范汇报了。老范敲着桌子说：

“看看，地主恶霸还是不老实呀！上次和尚到许布袋家收枪，他要跟和尚摔跤，今天路小秃又往你头上泼酒。一个贫农团团长，一个副团长，人家还敢这么欺负，要是一般群众，他们更猖狂了！刺猬，我们还得加紧工作呀！地主恶霸不真正打倒，我们就没好日子过！”

赵刺猬连连点头。

老范说：

“你告诉贫农团的人，还得好好发动群众，揭发地主恶霸的罪恶，先打倒李文武，再收拾许布袋和路小秃！”

赵刺猬又点头。老范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第二天到区上去。信里说，村里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保护积极分子的安全，希望再发几个手榴弹。

区长见信，就让通讯员到库房给赵刺猬拿了几个手榴弹，带回村里。从此，赖和尚等人一人屁股后吊了一个，赵刺猬吊了两个。

但这些情况路小秃都不知道。路小秃这两天放下赵刺猬，正在忙活另一件事：如何收回李文武欠他的十斗芝麻。这十斗芝麻，还是上次土改分地迁祖坟欠下的，直到如今李文武也没给。后来老范一来，路小秃心里一乱，就把这事给忘了，现在快过年了，路小秃想置办年货，手中又没钱，老康埋怨，路小秃又想起了这十斗芝麻。于是在一天晚上，他又来到李家，找到老地主李文武，和当年地主向穷人逼债一样说：

“老李，现在快过年了！我手头倒腾不开，你欠我那十斗芝麻，该还了吧！”

李文武见路小秃又来提那十斗芝麻，又好恼又好气，说：

“小秃，不是上次分地不算了吗？上次分地不算了，我也不用从你地里迁祖坟了，怎么还欠你十斗芝麻？”

路小秃说：

“上次分地是不算了。可你欠我芝麻，是在算的时候。人不死账不赖，不能因为改朝换代，就不说芝麻！”

李文武见他这样无赖，说：

“小秃，我是挨斗争的人，你也是要挨斗争的人，都是共产党要打倒的对象，咱们都是一路人，你何必这样逼我呢？”

路小秃说：

“老李，咱把话说清楚，我跟你可不是一路人，你是恶霸地主，我当年就反对地主，还是抗日英雄；现在老范不懂革命，才暂时与我路小秃发生误会。斗争你是对的，斗争我是错的，我跟你一路干什么？”

李文武摊着手说：

“就算我欠你芝麻，今年芝麻歉收，我到哪里去给你找十斗芝麻呢！”

路小秃说：

“没有芝麻，给别的也行！”

正在这时，李家少奶奶走进来，到李文武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李文武马上神色大变，要随少奶奶出去。路小秃上前拉住他：

“老李，咱们先把咱们的事情说清楚，你给了我芝麻，你再忙你的！”

李文武说：

“我现在家里有急事，咱们改天再说！”

路小秃拉住他不放：

“快过年了，我手里倒腾不开！”

李文武哀叹：

“我怎么碰上了你！人一倒霉，蚂蚱、猴子也欺负你！”

路小秃马上火了：

“你可别骂我！”

李文武摇头哀叹：

“我不骂你，我不骂你，床上有我一件狐皮大衣，是我老头冬天出门穿的，你拿去吧！”

路小秃马上到床上去拿那件狐皮大衣。里外翻看一番，见有八成新，就裹巴裹巴要了。临出门又抄起李文武一顶皮帽子：

“一件大衣怎么值十斗芝麻？这顶帽子也算上吧！”

路小秃一走，李文武又哽咽着想哭。这时少奶奶又催他。他就停止哽咽，跟少奶奶到后院去了。

路小秃得了狐皮大衣和皮帽子，他将皮帽子自己戴了，将狐皮大衣拿到集上卖了，用卖大衣的钱置办了一些年货。还买了一把五百头的火鞭。

四

李家大喜。藏在地窖里的李小武的老婆周玉枝生了。生了一个男孩，“哇哇”地在地窖里哭。这个地窖在后院正房的方桌底下。李文武站在方桌旁，听少奶奶说生了个孙子，忙趴到地上磕了个头：

“苍天有眼，乱世年头，让我有了个孙子。就是我老头有个三灾两难，也算有个后辈人了！”

接着又有些伤感。伤感之后，又有些犯愁。儿媳生了孩子坐月子，就不比以前一个人。大人小孩再藏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就不大合适。但儿媳是李小武的老婆，李小武是个在逃的中央军，如挪到地面上，让人家知道，又得吃不了兜着走。对老头倒没什么，顶多再挨一次斗，但对儿媳孙子恐怕很不利。是留在地下还是挪到地面，让李文武想了一天。晚上侄子李清洋过来，向李文武汇报这几天埋东西的情况。这几天李清洋带着兄弟李冰洋，正在趁夜里往马圈里埋东西，害怕贫农团有朝一日来抄家。李清洋汇报完，李文武说：

“一般东西就不要埋了，衣裳、粮食，埋也埋不及，拣些金贵的东西埋埋就成了！”

李清洋点头。

商量完埋东西，李文武与他商量儿媳和小孙子的事。李文武说：

“东西能埋在地下，活人不能老埋在地下，你看怎么办呢？”

谁知李清洋也想不出个主意，倒袖着手说：

“依我说，当初小武哥就不该将她送过来！”

李文武说：

“要生养的人了，怎么能留在大荒洼子里！”

李清洋说：

“那他怎么不把她送到娘家？咱家现在这个样子，他又不是不知道！”

李文武叹息：

“她娘家是安阳的，离这二百多里，他现在是个中央军，让他怎么送！”

李清洋的老婆李家少奶奶在一边旁听，这时插嘴说：

“叔，依我说，咱们等两天再看。”

李文武说：

“等两天看什么？”

少奶奶说：

“等两天看看孩子哭不哭。如果孩子不爱哭，我看就将他们娘俩挪到上边来，后院僻静，让他们躲在里间，吃、拉都在屋里，只要孩子不哭，人不知鬼不觉，想也不会有人知道；如果孩子爱哭呢，就往上边挪不得，孩子一哭，人家知道了不是闹着玩儿的，那是他们的命，只好待在窖子里了！”

李文武觉得少奶奶说得倒有些道理，于是点点头，停两天看。

看了两天，孩子不爱哭。除了饿了找奶头时哭，其他时间不哭，仰着脸睡。李文武便将他们母子搬到了地上。实验了一天，及时喂奶，躺在床上一天没哭。后院僻静，人不知鬼不觉。李文武松了一口气，心里宽慰许多。当天晚上，李文武过来看儿媳和孙子。儿媳周玉枝，上次是半夜进门，进门以后就下了地窖，李文武没有看清楚她，现在在灯下看清楚了，除了下巴短些，模样还周正；只是过去的烫发，现在已成了一团鸡窝；在窖下待了半个月，脸有些白皙。虽然是城里人，还很懂规矩，见李文武进来，就喊了一句“爹”。李文武说：

“躺着吧，躺着吧，你身子虚。”

接着就过来看孙子。孙子正睡着，脸很小，小脸的皮皱着，张着嘴呼吸。一呼吸，小脸上的皮就跟着牵动。李文武又解开孩子的包裹，看了看他的小鸡鸡。谁知一看小鸡鸡，孩子醒了，蹬着小腿要哭。儿媳周玉枝赶忙将他抱起，将奶头塞到他嘴里。他衔到奶头，就不哭了。李文武松了一口气，说：

“个头不小！”

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金佛爷，放到桌子上说：

“家里没什么好东西了，这还是你老奶出嫁时带过来的，临死时留给了我；现在世道不济，我也不知哪天活哪天死呢，就留给孩子吧！”

周玉枝见李文武将这么贵重的传家之物给她，忙说：

“爹，你留着吧，他还小，这么贵重的东西，他担当不起！”

李文武说：

“别说担起担不起，就当是留给他的纪念吧！”

周玉枝说：

“那我就代他谢谢爷爷吧！”

李文武见媳妇说话懂事，心里又喜欢起来，说：

“现在家里不济，你过来就受委屈。你身子虚，躺着不要动，想吃什么，告诉家里，尽现在的条件给你做！”

周玉枝说：

“吃什么我不讲究，只是在窖里躺了半个月，憋闷得很，爹，叫人给我拿本书吧！”

李文武见儿媳像当年儿子上学一样爱看书，又很喜欢，说：

“好，我明天让人给你送一本《论语》来。”

第二天一早，李家少奶奶就送过来一本《论语》。但周玉枝要看的不是《论语》。周玉枝虽然是安阳的女中学生，但学习并不好，《论语》她不喜欢，她想看的是武侠小说。所以《论语》给儿子当了枕头。停了两天，李文武又让人送来一本《孟子》，周玉枝也不爱读，又放到了枕头下。

这样平安过了十来天。媳妇无事，孙子一天天长。李文武觉得事情安排得很秘密，这才放下心来。孩子一天一个样，李文武常趁夜里去看孙子。这是他提心吊胆的日子里的一点安慰。但他没有想到，他这个秘密已经被工作员老范知道了。向老范汇报秘密的，是李家的马夫牛大个。牛大个在李家扛长工多年，上上下下，和李家关系处得不错。本来他是做田里的活，自马夫老贾因为一件褂子跟李家闹别扭走后，他就接替老贾喂马。关系处得不错，本来他是不会汇报的。但半月之前，他被赵刺猬发展成贫农团的秘密团员。这使他在李家的作用秘密地变了，但李文武不知道这事，以为牛大个还是以前的牛大个。本来赵刺猬是不同意把牛大个发展成他的团员的。但发展牛大个是老范的主意。上次斗争李文武失败，老范一方面让赵刺猬进一步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就是让赵刺猬发展牛大个。赵刺猬说：

“我不要他，我不发展他，他是地主的狗腿！”

老范给他解释了要团结大多数的道理，说：

“他是地主的长工，不是狗腿，发展他对贫农团有好处。要说狗腿，我在东北也给地主喂过马，你看我像狗腿吗？”

赵刺猬忙说：

“你不像狗腿，你不像狗腿！”

于是就去发展牛大个。谁知赵刺猬去发展他，牛大个还不愿意参加，说：

“咱就会喂个牲口，参加那干什么！”

赵刺猬回来就向老范汇报了，说：

“看看，看看，让他参加，他倒不愿意参加。我说他是地主的狗腿吧，你还不信！”

老范说：

“你把他悄悄叫来，我跟他谈！”

赵刺猬就把牛大个叫到了村公所。老范说：

“牛大个，听说让你参加贫农团你不参加？”

牛大个噘着嘴说：

“我不跟赵刺猬在一块混！”

老范说：

“赵刺猬不是以前的赵刺猬，他是贫农团团长！”

牛大个说：

“咱就会喂个牲口，咱不参加！”

老范正色说：

“牛大个，李文武马上就要被打倒了，你还不脱离他！将来他被人民镇压了，你怎么办？没想想自己的退路吗？”

牛大个脸一白一红的。红了半天，问：

“我要参加，让我干什么？”

老范说：

“你在李文武家里待着，他家的日常情况，你总会知道，以后有什么可疑的事情，赶快向贫农团报告！”

牛大个又迟疑了，脸又红了，说：

“在一起混了那么多年，这多不仗义！”

老范说：

“是不仗义，可谁叫他是地主呢！他是地主，你是雇农，他一直在剥削你，这仗义吗？”

牛大个说：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不参加，先得让我想两天。”

老范说：

“你可以想两天！”

牛大个想了两天，又找老范，终于决定参加。但他参加有个条件，他的参加不能让别人知道，他只能算个秘密的。

老范说：

“可以不让别人知道，可以是个秘密的，这样对你开展工作也有利。”

牛大个自秘密参加了贫农团，在李家待得就神色不正常。但李文武等人一直忙活着孙子和埋东西，并没有发现他的异常。这样半个月过去，老范又找他谈话，问他李家有什么情况，他就把李家秘密生了个孙子和正在秘密埋东西两件事，吞吞吐吐向老范说了。老范听到这两个消息，大吃一惊，也十分愤怒。原来地主阶级还这么猖狂，还在居家过日子，还在秘密往家运孕妇，还在秘密在家生孩子，还想把他们这个阶级传宗接代保存下去；他们并没有因为斗争过他们一次就甘心失败，他们还在秘密地往地下埋东西，他们还梦想有朝一日变天。老范当时就把自己的帽子摔到了桌子上。接着把衣裳前襟的扣子解开，敞着胸膛，让人把赵刺猬、赖和尚找来，把牛大个提供的情报通报给他们，说：

“地主阶级不死心，我们怎么办？”

赵刺猬、赖和尚一听这消息也很气，说：

“他敢生孩子，他敢秘密埋东西，枪崩了他个狗日的！”

老范说：

“看来我们以前对他们太心慈手软了，一方面要打倒他，一方面还让他们在深宅大院住着，还让他们舒坦地过日子，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机会，让他们有机会生孩子、埋东西！”

赵刺猬、赖和尚拍着手说：

“对，对，工作员说得太对了，咱们心慈手软，咱们早就应该把他们扫地出门，让他们也过过咱们的苦日子！”

老范用拳头砸着桌子说：

“对，应该马上把他们扫地出门，原来的工作安排，是等分了地，再分他们的家产，现在看，还是得先扫地出门！”

赖和尚说：

“我这就去集合红缨枪！”

老范止住赖和尚：

“那倒不用这么着急。还是等开了下一次斗争会，把他们打倒了，再扫地出门，不然现在就扫地出门，群众会不理解。只有先揭出他们的罪恶，找到他们的血债，激起群众对地主的愤怒，才能把地主扫地出门，群众才会拍手称快！”

赵刺猬、赖和尚觉得老范说得有道理，这时他们才真的开始佩服老范。赵刺猬说：

“还是工作员眼眶子大，看得长远，不像我们这蚂蚱眼！”

老范摆摆手：

“我眼眶子也大不了哪里去，只是在东北搞过一次土改，积累了这么点经验！”

赖和尚说：

“只是等开过斗争会再撵人，太便宜了他们！”

老范说：

“所以我们要抓紧工作，深入发动群众，争取早一点把他们的罪恶集中起来，早一点开他的斗争会！”

五

第二次斗争地主李文武的大会，又在村公所前的土台子上召开了。斗争会召开之前，工作员老范召集贫农团的人，又进行了周密的布置。通过这些天发动群众，回忆地主罪恶，大家都回忆得差不多了；回忆出来以后，又通过筛选，拣有血债的集中起来，进行排队；排好队，拣几个典型的、能激起民愤的事例，准备让事例的主人到大会上发言。典型的血债有这么几条：一、赵刺猬母亲被李文闹强奸致死事件。虽然老贫农李守成曾提出赵刺猬母亲当时是同意的，是通奸；但工作员老范认为这个事情还要具体分析，就是通奸，肯定也是屈于地主恶霸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不然怎么最后上吊自杀了？还是思想不通，被李家强奸致死。老范还建议赵刺猬发言时，不要说他母亲以前和李家怎么样，只说上吊那天的事，李文闹怎么逼人，赵的母亲怎么上吊；上吊以后李家不闻不问，似乎像死了一条狗一样的态度；及母亲被李家逼死后赵家生活如何艰难，一家老小围着棺木哭……二、宋家老婆婆眼睛哭瞎事件。宋家老婆婆十八岁守寡，含辛茹苦，将一个独生子养大。养大以后，一年村里派劳工，当时李家当村长，就将这劳工派到了老婆婆家。当时老婆婆的独生子正在发疟疾，哭喊着“娘”，不愿意当劳工。可硬是被李家派来的人把独生子从炕上拉了起来。李家卖一个劳工，得了一百块大洋；可独生子被拉走当劳工以后，四十多年还没个音信，老婆婆想儿子哭得眼睛都瞎了。三、李家的小猪倌被毒打致死事件。十年之前，李家养过一群猪。给李家放猪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孤儿。一天这孤儿放猪到地里，一时贪玩儿，猪跑散了群，丢了三只，回家以后被李家毒打一阵；李清洋李冰洋又将孤儿捺到地上当马骑。孤儿连挨打带受吓，发起高烧，李家也没给看，后来这孤儿就不明不白地死了。下边还有佃户冯碌碡因偷了李家田里几棒子玉米被打残一条腿事件；中农崔老巩因和李家争地边被李家逼得喝了老鼠药，幸亏灌屎汤及时，才将一条命抢救过来事件；连老贫农李守成都觉悟了，也回忆起一件李家大年三十逼债，砸他家铁锅卖铁事件，那时他老婆刚生下孩子三天，女人没锅没米喝不了米汤，下不了奶，孩子被活活饿死了……

果然，由于事先安排布置得好，这次斗争会开得很成功。会场里再没有上次开斗争会那种喜庆气氛。一开始台下还只是听，后来听着听着，特别是宋家瞎眼老婆婆讲起她如何思念被李家抓走的儿子，下边许多娘儿们小孩都哭了。又讲到小猪倌被毒打致死，李守成小女儿被活活饿死……群情激愤了。不讲不知道，原来地主李文武家欠了我们这么多血债。原来以为李家幸福是应该的，谁知他为了自己享福，逼得我们家破人亡。这个狗日的，真不是人×的！有几个愣头小伙子跳上台子，脱下鞋抽下皮带就要打李文武，工作员老范劝住了他们。趁这工夫，赵刺猬及时领着大家呼口号：

“打倒地主李文武！”

“向李文武讨还血债！”

群众虽然以前没喊过口号，但现在也自然而然地举起了手臂，喊声如雷震天。把台上的李文武、李清洋、李冰洋吓得一脸的汗。这时老范又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说李文武家在秘密生孩子，李清洋李冰洋在秘密掩埋贵重东西。大家对秘密生孩子倒没什么，但听到李家在秘密埋东西，更愤怒了：

“×他妈，欠我们那么多血债，还惦着埋东西享福呢！”

老范又说：

“过去李家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是因为我们没有翻身。现在我们翻身了，他们还躲在深宅大院里生孩子吃肉包子享福，还在掩埋应该分给大伙的东西！乡亲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赵刺猬赖和尚等人马上喊：

“将地主李文武扫地出门！”

大家一听赵刺猬赖和尚喊将地主扫地出门，也突然觉得应该这么做。狗日的过去享福，现在将他们扫地出门。于是纷纷跟着喊：

“将他们扫地出门！”

老范说：

“对，应该将他们扫地出门！只有将他们扫地出门，才能将他们的威风打下去！”

这时赵刺猬赖和尚举着红缨枪喊：

“走哇，到李家去把他们扫地出门！”

大家也跟着喊：

“到李家扫地出门！”

于是押上李文武、李清洋、李冰洋，大家就离开会场，去了村西李家。

人流走后，广场空了，就剩下另一个老地主许布袋、过去的土匪头目路小秃两个人。今天的斗争会他们也参加了。是工作员老范让他们参加的，站到台子上跟着李家三父子陪斗。原来是不准备让他们两个陪斗的，但工作员老范听说两个也很猖狂，一个泼了贫农团团长一脸酒，一个要跟贫农团副团长到雪地里摔跤，于是就提议让他们来陪斗，先借斗争李文武，打掉他们的威风。等打倒了李文武，再回头一个一个收拾他们。刚才的斗争场面，是许布袋、路小秃没有想到的。一群土头土脑的穷棒子，闹腾起来也不是玩儿的！呼口号声音震天，说去扫地出门，一群人马就走了，就可以扫地出门；控诉中间，还有小伙子跳到台子上想用鞋底皮带抽人，别说李文武、李清洋、李冰洋吓得头上冒汗，连许布袋、路小秃也吓得哆嗦身子。众人走后，广场空了，许布袋叹息：

“看样子真要变世界！秃弟，下次轮到咱们俩了，咱们也得想想办法！”

谁知路小秃瞪了他一眼：

“老许，你别往我身上靠，你老许是地主，怕扫地出门，我鸡巴穷得叮当响，我怕个  哩！”

说完，路小秃就甩手回了家。他这一噎，倒噎得许布袋半天挪不了步子。

这时众人已经押着李文武三人到了李家大院。今天的斗争会结果，是令李文武万万没想到的。今天控诉罪恶，群情激愤，他预料到了。他知道这个工作员老范厉害，说要重新斗争他，迟迟不斗争，证明肯定有名堂，要发动佃户们起来，但斗争过之后要把他扫地出门，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扫地出门，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寒冬腊月，眼看就要过年，要把他扫到哪里去？何况扫地并不是扫他一个人，牵扯到一大家人。这么多人被扫出门，到哪里去吃喝？一大家子也不要紧，关键还要扫刚坐月子的儿媳和刚出生的小孙子。小孙子本来就是在地窖生的，现在出生才十几天，又要被扫出门，十来天个孩子，他如何受得了？

他不知道工作员老范是怎么知道他家秘密生孩子和秘密埋东西的。这下好了，孩子白生了，东西白埋了，一切都要扫地出门。当他被众人押回了自己的家，看着扛红缨枪的人开始四散钻到各房子往外清人，他差点晕了过去。这日子是没法过了。这日子是没法活了。但他两臂被赖和尚反拧着，一点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家人们被狼狈地赶出了屋，赶到了南小院的下房和马棚里。李清洋的老婆李家少奶奶也被人推着往南小院走。她听到撵人的声音，赶忙换身上的衣服，想将里子好一点的、暖和一点的皮袄换到身上，但换了一半，人就闯了进来，把她推搡出去。她衣裳还没来得及掩，露出一只白皙的奶，惹得几个民兵乱笑。后来李文武又被赖和尚押到了后院。他又看着正坐月子的儿媳周玉枝，抱着刚出生十几天的孩子，也被人推搡出来。周玉枝衣裳没穿整齐，孩子也没包裹好，包裹外还露着一只小脚丫子。李文武不知突然从哪里涌出那么大的劲儿，一下甩开赖和尚，上去护住了儿媳和小孙子，接着跪到地上向赵刺猬磕头：

“刺猬，你撵别人我不管，我这个儿媳和小孙子，你抬抬手，让他们留在屋子里吧。小孙子出生才十几天，马棚里太冷！”

李文武猛地挣脱赖和尚跑到赵刺猬面前，把赵刺猬吓了一跳。他埋怨赖和尚：

“你怎么搞的，让他蹿了出来，不能把他捆起来？”

又看到李文武向他磕头，上去踢了李文武一脚：

“去你妈的，别给我装样子。当年你哥逼死我妈，你怎么不向我磕头！现在把你儿媳和孙子撵到牛棚里你就嫌冷了？你去打听打听，俺弟兄几个哪个不是在牛棚里生的？”

李文武上去抱住赵刺猬的腿：

“刺猬，一切罪过算到我头上，你打我骂我枪毙我我都不怨，饶过我这小孙子吧！”

这时赵刺猬不再搭理李文武，看李文武的小孙子。因为他看到小孙子手里，正攥着一个金灿灿的小佛爷。赵刺猬看它是金的，知道是宝物，又一脚踢开李文武，上去抢小孙子的金佛爷。谁知小孩子手紧，一下还拿不过来，便双手上去，猛地一拉，才将金佛爷夺了过来。他这一拉不要紧，将小孙子的包裹也拉散了。小孙子的光身子，一下暴露到腊月寒冷的空气里。小孙子“哇”的一声哭了。周玉枝见孩子哭，

包裹也拉散了，照赵刺猬脸上啐了一口：

“土匪！”

赵刺猬见地主儿媳敢往脸上啐他，又骂他“土匪”，也火了，上去便要夺孩子：

“×你妈，你这地主骚×，敢啐我，我把你这小崽子摔死，不给你这地主留根苗！”

但赵刺猬夺孩子也就是吓唬吓唬周玉枝，并不是真要摔孩子。但老地主李文武在旁边当了真，心想：这赵刺猬不但夺孩子佛爷，拉他包裹，还要摔死他；小孙子都要被人摔死了，我还活他干什么？便叫了一声：

“赵刺猬，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跟你拼了他！”

一头向赵刺猬撞去。赵刺猬正在夺孩子，没预防李文武，被李文武一头撞倒在地，头磕在南墙上，疼得眼里直冒金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李文武又扑到他身上，用双手去掐他的脖子。但到底还是赵刺猬年轻力气大，一把便将李文武推开了，接着顺手从腰间摘下手榴弹，照李文武头上来了一家伙：

“去你妈的，你还想掐死我呀！”

只这么一家伙，李文武一头歪到地上，不再动弹，接着头上就开始往外冒血。

李文武死了。李家大院立刻大乱。立刻就有人喊：

“杀了人了！”

人们纷纷往这里跑，围着李文武看。正在往南小院清人的民兵，也都不清了，也跑过来看。已经被清到南小院的李家人，也都从南小院跑过来，跪在李文武尸体前开始大哭。贫农团团长赵刺猬也害怕了。他没想到一家伙下去，把李文武给砸死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杀人。看着李文武脑袋往外冒血，他的两腿开始打战。幸亏这时工作员老范赶了过来，才稳定住局面。他问赵刺猬：

“你怎么把他砸死了？”

这时赵刺猬哭了，说：

“我没有成心想砸死他，我只是往外边撵人，这老家伙突然反攻倒算，要上来掐死我，我不用手榴弹砸他，他不把我掐死了？”

老范听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他在东北也见过，知道怎么处理，不能因为死了一个地主影响大局，于是便说：

“既然是这样，他自己要反攻倒算，打死他是活该！就算是人民对他的镇压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地主反扑，我们就镇压！大家不要围着看了，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先把李家的人扫地出门，然后往外抬他们的东西！埋在地下的东西，都把它挖出来！”

众人便散去。老范又对围着李文武尸体哭的李家人厉声说：

“哭什么，李文武是恶霸地主，还要反扑，人民镇压他，你们心疼了？”

又对扛着红缨枪的民兵说：

“把他们押到南小院去！”

李家人又被押到了南小院。

院子里恢复了平静。赖和尚指着李文武的尸体问：

“他怎么办？”

老范说：

“我们没有义务给他送殡。让几个民兵把他抬到后岗，挖个坑埋了算了！”

于是上来几个民兵，把李文武抬到后岗，挖坑埋他。但扒开地面的雪一看，天太冷了，地冻得太结实了。几个民兵只好浅浅挖了一个坑，就把李文武草草埋了。但埋得太浅了，夜里上来几条野狗，将李文

武扒了出来，把他一条腿给撕吃了。第二天早上去看，鲜红的血，在雪地上一片一片的，都冻凝结了。

六

腊月二十三这天，村里喜气洋洋。大家集中到村公所前的土台子下，平分斗争地主得来的胜利果实。从李家抬过来的东西，摆了一广场。前些天李清洋李冰洋秘密埋藏到地下的东西，也被民兵挖了出来。这都是些贵重物品：金银铜器，皮袄大衣，绸缎布匹，银元，还有一架有小人出来敲打的自鸣钟。一开始李清洋李冰洋还不承认，说就屋里那些东西，没有往地下埋东西。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指挥民兵将李清洋李冰洋吊起来，用小马鞭抽打。一开始两人叫唤，挨一鞭子，就叫唤一声，赖和尚用两块破布堵住了他们的嘴，就没了声音。抽打到鸡叫，两人脚下都淌下一摊子血。将破布从嘴里掏出来，李冰洋首先就软了，对李清洋说：

“哥，咱说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李清洋瞪了李冰洋一眼：

“你这个没种的！”

赖和尚生了气，用马鞭指着李清洋说：

“你倒有种了？我偏不让他说，我偏让你这个有种的说！”

接着将李冰洋卸了下来，又用破布堵住李清洋的嘴，专门抽打李清洋。抽打到天明，将破布从嘴里掏出来，赖和尚问：

“你还有种没种了？”

李清洋也受不了了，说：

“没种了！”

赖和尚说：

“那你说，东西埋在什么地方？”

李清洋就说了。大家拖着李清洋，到马棚里、伙房里、茅屋粪池里，把东西起了出来。起出来的东西，再加上原来所有的，摆了一广场。粮食、衣服、日常用具、牲口马匹，还有几扇子冷冻猪肉，满满一广场。大家看到这么多东西，又起了愤怒，觉得应该斗争地主。我们穷得叮当响，他一家子就藏了这么多东西，让人多么可气！光一口袋一口袋的粮食，就摆了半广场，他们一家才十几口人，吃到哪年哪月才能吃完？我们却常常揭不开锅；光李家少奶奶的绸缎衣裳，就有二三十件，她一个人如何穿得过来？贴身内衣都是绸子的，不挂肉吗？我们的女人却常常衣不蔽体。大家说：

“不斗不知道，一斗才知道地主这么可气！”

“就得斗他狗日的！”

“就得分他狗日的！”

“就得把他狗日的砸死，扔到野地里喂狗！”

工作员老范，是他们斗地主翻身分胜利果实的带头人。他从广场上穿过，大家都对他很尊敬，纷纷向他笑着打招呼：

“工作员，这边来唠唠！”

“工作员，一会儿你给我们分东西，你分得公平，我们信得过！”

老范背着手在那里走，看着群众的热烈情绪和笑脸，知道群众是真正发动起来了，也从心里感到宽慰，也笑着回答：

“一会儿自报公议，由贫农团给大家分。大家都是一家人，谁缺什么，就报什么，由大家伙评议来分，一定会分得公平。只是大家可别分了东西忘了本，咱们的斗争还没完，下边还要斗争许布袋和路小秃，大家也要积极呀！”

大家纷纷说：

“工作员放心，下边斗争，我们还积极！”

“再斗倒一个，不是还得分东西嘛，怎么会不积极！”

又有人说：

“工作员，你也分一份东西吧！”

老范又笑了：

“我是来帮助大家翻身的，我就不分了。大家分了猪肉，分了白面，过年包饺子，我到你们家吃饺子！”

大家纷纷说：

“到我家！”

“到我家！”

“我家还给你酒喝！”

老范笑着与他们打招呼。这时赵刺猬穿过人群来到他身边，赵刺猬自杀了李文武，有三天心神不定，老想着李文武脑袋下那一摊子血，一吃饭就吐。夜里睡不着觉，一睡着就做噩梦，李文武拿手榴弹撵他砸他。好在老范没有过多责备他。只是在一次贫农团会议上说：

“下次注意，别再一手榴弹砸死一个，人头不是西瓜！”

赖和尚说：

“就是，砸来砸去，地主让你砸死完了，我们还斗争什么！”

一次老范到区里去，还将此事向区长作了汇报。区长也说：

“不能因为死了个把地主，影响大局，压抑群众的积极情绪。革命嘛，不是大姑娘绣花。大姑娘绣花还免不了针刺着手，何况这是革命。过去地主杀了多少穷人？”

所以老范回到村里，并没有过多批评赵刺猬。没有过多的思想压力，几天过去，赵刺猬也就恢复了正常。这时他倒有些得意，拍着屁股上的两颗手榴弹说：

“怎么样，你不是要反扑吗？一手榴弹砸死了你，也不见我给你抵命！”

现在在广场分东西，赵刺猬到了老范身边。赵刺猬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扎着武装带，吊着手榴弹，显得很精神。他打量一下人群，对老范说：

“工作员，人都到齐了，分吧？”

老范点点头：

“自报公议，分吧！”

这时赵刺猬说：

“分之前，我还得提个建议！”

老范问：

“你还要提什么建议？”

赵刺猬说：

“一些落后户，像常老拐家、王殿奎家，斗地主不见他们的影，现在分果实，他们来了，也分给他们吗？”

老范说：

“他们也是贫农，也分给他们吧。他们这次不积极，分了东西，下次就积极了！”

赵刺猬噘着嘴说：

“上次我打死李文武，常老拐还说风凉话，说：‘等着吧，地主斗不下去了，出人命了，县上司法科马上就要来拿人了！’吓得我一天没敢动弹。这次就是分，也得少分给他一点！”

老范笑着说：

“可以少分给他一点，对他也是个教育！”

赵刺猬很高兴，便跳到土台子上，和赖和尚等人一起，开始主持为大家分东西。分东西按老范的办法，自报公议，缺粮食的拿粮食，缺衣裳的拿衣裳，缺猪肉的拿猪肉，缺家什的拿家什。就是几匹牲口不大好分，只好把牲口分成四条腿，四户分一匹牲口。到了下午，东西就分得差不多了。常老拐、王殿奎几家，果然少分给他们一些。赵刺猬说：

“谁叫你们不积极了？还心疼地主。既然心疼地主，为什么又来分地主的东西？别人斗争的果实，能分给你们一点，就算宽大了你们，下次看你们再说风凉话！”

常老拐等人满面羞愧，只好拿着比别人少的东西回了家。但除了常老拐王殿奎几家，全村其他人都欢天喜地的。有的回家就把猪肉剁成了饺子馅，一家人包起了饺子。晚饭的炊烟中，满村的肉香。

李文武家的长工牛大个，这时已成了公开的贫农团团员。李文武已经死了，牛大个也不害怕了，也同意公开。贫农团念他举报有功，多分给他几样东西。多分这几样东西让他挑。他挑了一副马鞍、一个笼头、一杆鞭。在大家分东西之前，老范把牛大个叫过来，领他在广场的东西中转了转，问他：

“你在李家待的时间长，看这东西到齐了没有，还有没有埋起来，李清洋李冰洋没有交代的？”

牛大个自己又背着手在广场里转了转，回来对老范说：

“我看也差不多了！”

又说：

“我过去听说，李家有好多金镏子，李文武出嫁闺女，脚指头上还戴那玩意，怎么挖出来的那么少呢！”

这引起了老范的警觉，说：

“李清洋李冰洋必定没有交代彻底！”

这天分完东西，老范又把赵刺猬叫到村公所，告诉他李清洋李冰洋可能没有交代彻底，让他们继续审问，一定要将地主的根刨倒。赵刺猬说：

“我这就去找赖和尚，让他晚上继续审问！”

赵刺猬到了赖和尚的家，赖和尚他娘正在家包饺子。赖和尚又启开一瓮子酸梨酒。赵刺猬将老范的意思向赖和尚说了。赖和尚打着哈欠说：

“一点不让人消停了？上次审夜，一夜没消停，把我累的，看，现在眼睛还红！也没见我多分东西！”

赵刺猬说：

“那也得继续审，工作员说了，不能放松警惕！”

赖和尚不满意地说：

“我说不审了？那也得让吃了饺子喝了酒呀！”

赵刺猬说：

“我也没说不让你吃饺子，反正你今晚上审就是了！”

说完就告辞了。赖和尚便在家吃饺子、喝酒。谁知一喝酒他喝过了头，醉了。醉到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突然想起昨天赵刺猬交代的事，害怕醉了一夜挨工作员批评，慌忙爬起来，连屎尿也没顾上撒，一溜烟儿出了家门。等集合了民兵，把审讯队伍开到李家的南小院，到牛棚里去抓李清洋李冰洋时，谁知

牛棚里只剩下李家的娘儿们小孩。李清洋李冰洋已经在夜里逃跑了。

赖和尚吓了一身的汗，后悔昨天喝醉了酒。但酒是自己喝醉的，又没处埋怨，一下抱住头，蹲到地上“呜呜”哭起来。

上午，老范在村公所召开贫农团会议，讨论李清洋李冰洋的逃跑问题。先批评了赖和尚，昨天夜里不该喝醉酒，放松警惕。地主还没有完全打倒，我们自己就放松了警惕，让地主逃跑了，不等于放虎归山吗？东西还没有完全挖出来，地主就跑了，我们还怎么挖？赖和尚又哭了，哭得眼睛红红的。这时老范说：

“你也不要哭了，再哭也不会把李清洋李冰洋哭回来。下次让你审许布袋或是路小秃，你可不要喝酒了！”

赖和尚揉着眼睛点点头。

老范问大伙：

“李清洋李冰洋能跑到哪里去？”

大伙说：

“还能跑到哪里去？还不是大荒洼。听说李小武也带着国民党残匪待在那里！”

老范安慰大伙：

“这没什么了不起，大家不要灰心，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寺。现在咱们的部队正在商量清匪，停几天等部队过来，几个残匪和逃跑的地主，还能再跑到哪里去？李清洋李冰洋既然逃跑了，咱们就暂时不管他，停几天等部队抓住他们，咱们再新账老账一起算。咱们现在先研究一下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新的斗争，如何收拾许布袋和路小秃！”

大家听了老范的话，情绪都恢复了平静，纷纷说：

“就是，他逃跑也没什么了不起！”

“等抓住他再说！”

接着就开始研究如何斗争许布袋和路小秃。大家的意思，斗争李文武已经积累了经验，这个经验可以用在斗争许布袋和路小秃身上。先发动群众，回忆地主罪恶，然后集中排队，筛选血债，开斗争会重点发言，开完斗争会扫地出门，然后再让赖和尚审问。李文武就是这样被打倒的，想来许布袋、路小秃也错不到哪里去。但在是先斗争许布袋还是先斗争路小秃的问题上，大家略有分歧。一部分人赞成先斗路小秃，并提议让路小秃的哥哥、过去的伪村丁路蚂蚱陪斗；这个路蚂蚱，过去也狗仗人势做过不少坏事。另一部分人赞成先斗争许布袋。说许布袋既是地主，又是过去的伪村长，既有家产，又有罪恶，斗倒他可以及时扫地出门，分他东西，激得起大家的积极性；路小秃虽然也有罪恶，但他只是个土匪恶霸，没有东西，现在他家里还穷得叮当响，斗倒他有什么意思？老范又给大家解释，说斗地主斗恶霸不单单是为了分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把他们从政治上打倒。虽然有些恶霸家产不多，但如果不及时将他们打倒，剪除他们的威风，还让他们横行乡里，群众就不能真正翻身。譬如路小秃，现在还敢往贫农团团长脸上泼酒；上次老贾来搞土改，他就敢自己先在青龙背上占一块好地，他哥哥也敢占一块，不治治他们的威风，群众从心里还怕他们，怎么敢起来翻身呢？他们分了青龙背，真正的贫农就不能分青龙背，土改怎么能进行得好……大家听了老范的话，觉得有道理，都说：

“那就先斗路小秃吧！”

于是就决定先斗路小秃。大家回去便准备上了。路小秃的斗争会安排在三天之后。这三天大家抓紧发动群众，集中路小秃的罪恶。但等到了第二天早上，老范在村公所刚起床，赵刺猬气喘吁吁跑进来，说：

“工作员，不得了了！”

老范说：

“出了什么事，你慢慢说！”

赵刺猬说：

“路小秃和许布袋，昨天晚上也逃跑了！”

“噢！”

老范吃了一惊。接着赶忙穿上衣服，跟赵刺猬从村公所跑了出来，去看路小秃和许布袋的逃跑。

七

李清洋李冰洋，逃跑到大荒洼子里了。李家兄弟这次逃跑，全怪牛大个。本来牛大个立了大功，不是他举报，贫农团还从李家挖不出那么多东西。所以在分胜利果实时，多分给他一份。牛大个也有些得意，见人就说：

“翻身，翻身也得摸底细；不摸底细，照样分不了东西！”

由于他现在成了公开的贫农团团员，他当初的举报也就不成其为秘密。李清洋李冰洋也知道，是牛大个举报了他们，贫农团才知道他们夜里在秘密埋东西，才对他们斗争这么狠，才打死了他们的叔父李文武。两个人后悔不迭：

“原来看着牛大个是个老实人，谁知养了他这么多年，养了个汉奸！”

但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以前牛大个是长工，他们是主人，他们什么时候想捺倒牛大个当马骑，就什么时候捺倒；现在牛大个翻了身，他们成了被打倒对象，虽然现在对牛大个恨之入骨，但见了牛大个还得笑着脸叫“大叔”，不然谁知牛大个又会去举报什么？牛大个一举报，赖和尚就到，就会在夜里吊打他们。牛大个虽然成了贫民团团员，但因为他是长工，在本村没家，晚上还住在李家。无非过去他住南小院的马棚，现在马棚归李家十几口子住，他搬到了正房。晚上他一回来，脚步一响，李家十几口子全在马棚里打哆嗦，不知道牛大个今天又出去活动些什么。其实他们不知道，牛大个心里也不是味道。是他举报了李家，李家十几口子才这么惨，过去毕竟在一起待了二十多年，人都很熟，现在人家遭了难，自己又落井下石，弄得人家娘儿们小孩没个躲处，这事干得不算漂亮。特别是有一天做梦，他梦见了死去的老掌柜李文武，两个人一块套车去看李家的闺女。后来大车陷到一条泥沟里，怎么也拉不出来，这时李文武说：

“大个，我也变个马，到前面去拉套吧！”

接着李文武就变成个马，到前边去拉套。一觉醒来，牛大个心里很不是滋味。老掌柜生前对自己不错呀！自己却举报了他们，落得老掌柜被一手榴弹砸死，死后又被野狗撕吃，连个囫囵尸首都没落下。

但牛大个心里不是味道，也就是在李家。出了李家，到了贫农团，看到大家翻身欢天喜地的，特别是上次开斗争会听人控诉李家的罪恶和血债，又觉得李家可恶，该举报他们。这时又为自己的举报得意。所以在分斗争果实时，工作员老范领他在场子里转，让他看果实齐了没有，他又举报了一项金镏子。但晚上拿着胜利果实回到李家，听到南小院马棚里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啜泣声，他又有些后悔，人家人都死了，剩下一堆娘儿们小孩，山穷水尽了，自己何必还要举报金镏子呢？何况人家到底有没有金镏子，自己也没亲眼见到，只是听说，比不得上次秘密埋东西，所以心里又不是味道。原来准备今天晚上将分来的猪肉剁剁包饺子，现在也没心包了。接着他想到南小院马棚去一趟，亲自问一下李清洋李冰洋，问一下他们还有没有金镏子，如果有呢，就劝他们老实交代。如果真没有呢，就是自己举报错了，赶忙去找赖和尚说明情况，免得晚上他们再审问吊打他们。他们在那边吊打抽人，牛大个在这边睡觉，如果真是冤枉了他们，岂不坏了良心？想到这里，牛大个便起身去了南小院。进了马棚，李家大小十几口子全在一堆麦秸上蜷缩着。过去给牲口炒料的一口大锅里，熬了一大锅稀粥，全家都蜷缩着身子在麦秸上狼狈地喝稀粥。见牛大个进来，全家人都吓了一跳，连正在哭泣的十几天的小孙子，也闻到空气突然不哭了。李清洋李冰洋见牛大个进来，也心里一颤。本来他们没喝稀粥，被赖和尚吊打过一夜，身子全烂了，在发高烧，躺在麦秸上喊“哎哟”，现在慌忙停止“哎哟”，从麦秸上滚爬起来，喊了一声“大叔！”低头顺手站到牛大个面前。牛大个心里倒有些不忍，说：

“你们躺着吧，你们躺着吧！”

接着又说：

“我是来问问你们，家里还藏没藏着金镏子！”

李清洋、李冰洋说：

“大叔，家里已经被挖地三尺，哪里还有金镏子？已经让吊打成这样，要有金镏子，我们不早交代了吗？”

接着两人又跪到了牛大个面前：

“大叔，现在我们连个亲人也没有了，还要多亏大叔照应！”

牛大个一见这个，慌忙往外跑，边跑边说：

“快别这样，快别这样。我也就是问问，害怕一会儿赖和尚又来审问你们！”

牛大个跑出南小院，也没弄清李家到底有没有金镏子。但他后悔自己今天的举报。不管有没有金镏子，人家身子已经被打烂了，晚上赖和尚来了怎么办？想到这里，牛大个出门向赖和尚家走去，他想去劝劝赖和尚，今天晚上就别审问了。到了赖和尚家，正好赖和尚喝醉了。牛大个想反正他今天喝醉了，没法审问了，也就放心回来睡觉了。

但李清洋李冰洋不知道赖和尚喝醉了，还以为停一会儿赖和尚就要来审问。一想到又要挨审问，两个人都头皮发麻。李清洋说：

“原以为打咱一回就结束了，谁知道没完没了了。扫地出门，又挖地三尺；挖地三尺，又说有金镏子，弄完金镏子，说不定又说有金元宝，这弄到哪里是个头儿？”

李冰洋说：

“我是再受不了了！再用皮鞭抽我一夜，我也成了咱大叔，被人家扔到野地里喂狗了。哥，事到如今，咱们赶紧逃跑吧！”

一提起“咱大叔”，大家都不寒而栗，于是大家都同意逃跑。李清洋说：

“咱们跑了，剩下些娘儿们小孩怎么办？”

李家少奶奶说：

“你们跑你们的，你们是正主，他们的毒气在你们身上。你们跑了，想来他们也不会对我们娘儿们小孩怎么样！”

李小武的老婆周玉枝也点头同意，又对李清洋说：

“你们跑到大荒洼，见到小武，让他赶紧来接我们母子，再也受不了了！”

接着又捂着嘴哽咽起来。

于是大家简单给他俩收拾一下，两人就翻墙头逃跑了。临别之时，自然又有一番悲伤。但大家都抑住哭声，怕正房的牛大个听到。其实牛大个早已经睡着了，哪里知道他们逃跑？直到第二天凌晨赖和尚酒醒，带民兵来审讯，大家才发觉地主李清洋李冰洋不见了。

李清洋李冰洋踏着冰雪走了一夜。由于身上有伤，走了一夜，才走了三十里。天一明，两个人就不敢走了，躲到一个干河套里。饿了就从包袱里掏出些锅饼吃吃。到了晚上，两人又继续走，到了天明，终于到了大荒洼。

大荒洼是一片沼泽和草地，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过去人称“小梁山”，是强盗出没的地方。路小秃带着一帮小土匪，就曾在这里驻扎过。到了秋天，这里蒿草和芦苇长得一人深，弄不好一脚踏错，就会踏到沼泽里。兔子、狐狸、狼，经常出没在草丛和芦苇中。土匪们闲时练枪法，就来撵兔子和狐狸打。后来兔子和狐狸都逃到别处了，这里就没有兔子和狐狸了。土匪们在这里住宿，不盖房子，都是搭的土趴子。即砍些树木，割些蒿草和芦苇，搭成窝棚。由于窝棚藏在芦苇中，外边不易发现。窝棚从外边看东一块西一块，一块短一块长，不像样子，里边地方却很大。由于四周都是蒿草，比房子还暖和。冬天再生一堆树墩火，一点儿不冷。只是这里不长庄稼，也没人烟，吃喝成问题，这就靠土匪们夜里出大荒洼下到各村抢。日本鬼子来之前，这里住过好几拨土匪，之间常闹意见，发生火并。外边一听到大荒洼子里响起枪声，就知道是土匪打架。时至如今，共产党解放了这块土地。大军一到，土匪们都作鸟兽散。路小秃的一支队伍，也是这时被打散的。路小秃就回了村。大荒洼里从此没了人。等到李小武领着一支溃军四处奔逃，没有落脚处，就溜到这个过去土匪出没的地方，暂住下来。但这时李小武手下的弟兄只剩下二十多个。大荒洼住的地方倒现成，过去土匪们留的到处都是窝棚，只是吃喝成问题。四周还有共产党的正规部队，不敢夜里下村去抢老百姓。何况李小武也不甘心沦为土匪，像土匪一样去抢人。于是又有一些弟兄熬不过这苦日子，夜里偷偷溜走了。剩下的铁杆跟李小武的，也就十来个人。李小武原是一介书生，后来弃笔从军，原来是想一步步上去，施展自己的宏图，没想到军容整齐的国军，最终被一些浑身滚满虱子的土八路给打败了，他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目前的处境，他也不是没有考虑。出路只有两个：一、甘认失败，投降共产党。可他总是不甘心，同时担心投降共产党以后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二、负隅顽抗，一直跟共产党干到底。可他也明白，国军已经败退到长江之南，这里光靠他这十来个人，也顽抗不出个什么名堂，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左思右想，一直心情不好。同时他心里还有一个担心，他把怀孕的妻子秘密送回村生孩子，现在不知生了没有；家里村子正在土改，不知共产党会

对家里怎么样。有时他一想一天，一天一声不响。害得护兵吴班长劝他：

“连长，你瞎想什么，再想也没用，咱们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

李小武一想吴班长的话也对，可不是活一天算一天。想到这里，心里倒有些宽松。有时白天太阳好，他就从窝棚里走出来，躺在芦苇上晒太阳。有时也翻看些闲书度日。但他没有放松警惕，经常转移宿营地。好在土匪留下的窝棚多，随便到哪里都有住处。剩下的十来个人，以前不是李小武的护兵，就是他手下的班排长，对他都很忠心。他也很关心部下，上次秘密回家从家里带来的一条虎皮褥子，就送给了上次战斗中打坏了腰的倪排长。大家日子苦倒苦，但很齐心，在一起倒很融洽。这一支国民党的溃败流窜部队，就暂时在这大荒洼子里游荡。

也算李清洋李冰洋运气好，他们摸到大荒洼，只向前摸了十来里，正好与正在转移营地的李小武部队相逢上。如果不是碰巧相逢，大荒洼这么大，方圆几十里，哪里找得着？李小武的部队先看到他们，还以为是解放军的侦察兵，急忙隐蔽起来。李清洋李冰洋还在躲躲闪闪往芦苇里摸，已经被人从后边扑翻反绑上了。等吴班长等人把地上的两人解到李小武面前，李小武倒惊叫一声：

“咦，这不是清洋和冰洋吗？”

李清洋李冰洋见到是李小武，只叫了一声“小武哥”，就立即晕了过去。李小武的部队把他们抬到窝棚，怎么叫他们，都叫不醒。摸了摸头，发高烧，解开衣裳，遍体鳞伤。李小武马上皱着眉说：

“不好不好，家里肯定出了大事！”

接着围着李清洋李冰洋乱转。好在吴班长他们身边带的还有一个药箱。让两人服了药，身上搽了药。折腾到晚上，李冰洋仍在昏迷，李清洋醒了。他醒来以后，在松明下看到李小武，“哇”的一声哭了。这时李小武倒镇静，说：

“不要哭，不要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

李清洋才停止哭泣，把家里的情况从头到尾向李小武说了。怎么开斗争会，怎么扫地出门，李文武怎么被手榴弹砸死，死后怎么被野狗撕吃，怎么挖地三尺，怎么把一家十几口子赶到南小院马棚里，嫂子周玉枝怎么生孩子，十几天的孩子也差点被人折腾死，他们又怎么被人吊打，最后又怎么出逃……李小武越听脸越白，最后竟说：

“照你这么说，咱家十几口子不是没有家了吗？”

李清洋说：

“哪里还有什么家，都赶到南小院马棚里了，大叔还让人家打死了呢！”

李小武双手握成拳头，开始使劲往自己头上砸：

“我可真浑，爹都叫人杀了，我原来还想投降共产党。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心狠。他们半点退路都不给我留。还叫我投降哪门子呢！”

接着趴到地上“嘤嘤”地哭。

到了晚上，大荒洼子里才恢复了平静。吴班长带人熬了一锅稀粥，十几个人捧碗“呼噜”“呼噜”喝。上次杀的一匹军马，还剩下两条大腿，吴班长也炖了一小锅，端到大家面前。但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去捞马肉吃。每人喝了一肚子稀粥。喝完粥睡觉，吴班长爬到李小武身边说：

“连长，要不要我带几个弟兄，去村里为大伯报仇？”

李小武这时已恢复了常态，拍了一下吴班长说：

“去睡吧老吴，现在正在气头上，不能冒失行动，明天可以派人先侦察一下！”

第二天早上，又发生一件事。出去到沼泽地破冰捉鱼的三个弟兄，在沼泽地的窝棚里，又抓到两个身份不明的人。等把他们押到李小武面前，李小武一看，原来是路小秃和许布袋。两人的打扮也像逃难的，一人一身厚衣服，背上背个包袱，脚上踏的都是泥。李小武有些惊奇地问：

“怎么你们两个也来了？”

这时李清洋也转过来，路小秃指着他说：

“怎么他来了？”

李清洋说：

“我们不来，还不让人家吊打死了？”

路小秃说：

“就是，你们俩一来，村里就轮到我们了。你们怕打死，我们不怕打死？”

路小秃原来对土改不大在乎，还抱怨工作员老范不让他参加土改。后来和贫农团团长赵刺猬公开闹翻，泼了他一脸酒以后，也就不再抱怨了，心想：不让参加正好，落得逍遥自在。诈了李文武一件皮袄，拿到集上卖了，置买些年货，回来整天炖肉喝酒。听说还要开他的斗争会，他也没太放在心上，陪斗李文武一场，他回家照样喝酒。斗就斗呗，自己也没万贯家产，不怕贫农团斗了去。但自从李文武被赵刺猬用手榴弹砸死，路小秃害怕了，这才知道斗争和贫农团的厉害。乖乖，不但是收东西，还要命哩！路小秃不怕抄他东西，但他怕要命。他当过土匪，带土匪杀过人，他知道杀一个人无非是眨眼工夫，容易得很。过去他当土匪，人质落到他手里，一时不高兴，前一分钟还让他活着，后一分钟就让他死了。现在他不也落到贫农团和赵刺猬手里了？想什么时候斗争，想什么时候要他的命，只是看人家高兴。上次他泼了赵刺猬一脸酒，以为赵刺猬无非一个窝囊废，没想到他小子还真下得去手，说砸死李文武，就砸死了；他要想什么时候砸路小秃，不也不费吹灰之力？越想越害怕，又听说李清洋李冰洋被堵着嘴吊打，他知道吊打也不是好滋味。当他知道李清洋李冰洋畏罪逃跑之后，知道斗争该轮到自己身上了。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酒也不喝了，肉也不吃了，就在屋里乱转。转了半天，突然对老婆老康说：

“你赶紧给我收拾包袱，我也得跑了！”

老康问：

“你跑到哪里去？”

路小秃说：

“不管跑到哪里去，都比待在家里等死强！”

老康噘着嘴说：

“你跑了挺痛快，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路小秃上去踢了她一脚：

“×你妈的×，我死到临头了，你还说你！”

老康哭了：

“我不在家里，我要跟你去，家里饿死老鼠，我受不了这罪！”

路小秃说：

“家里不是还有猪肉和一捆韭菜吗？你跟我逃跑就不受罪了？这是逃跑，不是出去拉杆子。鸡巴娘儿们，一遇事就犯浑。我当初就不该听识字小兄弟的话，讨你做老婆！”

说完，不理老康，自己收拾包袱。包袱收拾完，又找水烟袋；水烟袋找到，塞进包袱，背到身上就走。这时老康不哭了，倒关心起路小秃：

“你一个人逃跑，也不找个伴，路上多孤单！”

路小秃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伴，我这就去找！”

说完，背包袱跑到许布袋家，要找他做伴，说：

“老叔，李家的男人都跑光了，现在要过咱爷俩的命了！咱也逃跑吧！”

许布袋看到村里的形势，也有些害怕，也正犯愁自己的活路。但他看到路小秃惊慌失措的样子，又有些好笑，说：

“小秃，那天陪斗李文武，我跟你说话，你还跟我发急，不让我往你身上靠，怎么现在你也怕了？”

路小秃摆着手说：

“老叔，以前的事就不要提了，怪我没有认清共产党，现在我不来找你老叔做伴了？”

许布袋说：

“我已经六十多的人了，不想跑了！”

路小秃说：

“共产党可不看你岁数大小，李文武不也六十多了，照样让手榴弹砸死。你想让砸死，你就留下，反正我是要跑了！”

许布袋想了想，也不想让砸死。除了逃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叹息一声，想想英雄当年，没想到老了老了，落到这么个狼狈的下场，要跟一个小土匪结伴逃跑。他问路小秃：

“你准备跑到哪里去？”

路小秃说：

“大荒洼呀。那里地形我熟悉，咱们先到那里避避风！”

许布袋便让锅小巧也收拾了一个包袱，两人便逃到了大荒洼。没想到一到大荒洼，就被李小武的兵给捉住了。李小武问了他们一番话，想到都是落难弟兄，便将他们留下。可是身边的李清洋不同意，说：

“小武哥，这两个人不能留，该杀！”

李小武问：

“他们也是被共产党逼出村，和咱们一样，怎么该杀？”

李清洋说：

“他们都是咱们家的仇人！许布袋跟咱有老仇，几十年前，咱爷爷就是被他杀的，这个仇可拖些时间了；路小秃跟咱有新仇，前些天他还逼咱迁祖坟还他十斗芝麻。现在他们犯到了咱手里，不杀他们，还等什么？”

李小武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说：

“这样吧，咱也不留他，也不马上杀他，咱先把他们关起来再说！”

于是派吴班长把他们俩的包袱没收，然后关到了沼泽地一只铁笼子里，这只铁笼子，也是过去土匪留下的，用来关人质。过去路小秃在这里当土匪头时，关人质就用过这笼子。没想到事到如今，自己也被关到了这笼子里。一进这笼子，路小秃就说：

“老叔，咱俩今天时运恁低，刚跑出共产党的手心，又被国民党关进了笼子，天下是没有咱爷俩的活路了！”

许布袋瞪了他一眼：

“我说不逃跑吧，你非撺掇我逃跑，看这跑的！”

八

腊月三十。村里灯火通明。村里地主恶霸被打倒了。虽然李清洋、李冰洋、许布袋、路小秃跑了，但他们的家产并没有跟着他们逃跑。继将李家扫地出门之后，贫农团又将许家扫地出门，让许布袋的老婆锅小巧住进了马棚，将他家的东西抬到村公所前的广场上，又分了一次胜利果实。孙家也是大地主，也该扫地出门。但由于孙家孙屎根早年参加革命，现在是邻县的一个区委书记，孙屎根又捎信让他的母亲主动将家产交给贫农团，所以这地主老婆婆得到宽大处理，贫农团给她和孙毛旦的老婆、孙毛旦的儿子、孙屎根的姑母等留了一座院子。其他院子和家产被当作胜利果实分了。一下分了三家地主，穷人们家里都富裕了。大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东西。于是大家欢天喜地的，家家都置买了过年的东西，买了鞭炮，准备痛痛快快过个年。唯一让大家担心的，是李清洋、李冰洋、许布袋、路小秃跑了，跑到了大荒洼，成了大家的祸根。但接着大家又不担心了，因为解放军的几个连，已经开始向这个县集结，准备扫荡残存的国民党部队和逃跑的地主恶霸。消灭他们，只是早晚的事。所以大家安心过年。工作员老范的老婆从东北过来看他。腊月二十九这天，老范离开村子到区里和老婆团聚。临离开村子时，老范把赵刺猬、赖和尚等人叫到一起，说他过完年就回来，接着村里就搞土改，分地主的土地。老范交代他们说：

“地主被打倒了，我们要珍惜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大家不要松劲儿！”

赵刺猬、赖和尚说：

“工作员，我们不松劲儿！”

老范说：

“大荒洼里还有李小武许布袋他们，要多派几个民兵站岗！”

赵刺猬、赖和尚说：

“我们回头就布置！”

老范说：

“地主家属要看管好，不能让他们再跑了！”

赖和尚说：

“我回头一个个将他们捆成猪肚，看他们再跑！”

老范摆摆手说：

“都是些娘儿们小孩，捆倒不必捆了，注意些就行！”

赵刺猬赖和尚点头。老范就离开村子，到区里和老婆团聚。见了老婆，自然十分高兴。夜里两人欢乐罢，老范又想起村里的工作，觉得赵刺猬、赖和尚这两个积极分子不错，等过完年回村，可以发展他们入党了。

工作员老范走后，村里由赵刺猬赖和尚主持。真由他们主持村子，两个人才觉得主持一个村子真是不易。过去老范在时，遇事可以请示老范；现在老范走了，什么事都要由他们自己做主，他们便一下子有些不知这主该怎么做。越不知怎么做主，事情越多。光三十这天，事情就有五六起：一、老范让过节时派民兵放哨，当时赵刺猬赖和尚答应了，但等到派民兵，民兵一个不愿意去，都想在家守着老婆过年。最后是谁放哨发给谁二升芝麻，才找到了几个光棍。二、为了防止再发生地主家属逃跑事件，赖和尚想了一个主意，即把所有的地主家属集合到一个马棚里，外边由一个民兵站岗，十分保险。主意是好主意，但到实行起来，地主家属们死也不到一块去，李家少奶奶说：“我们跟孙、许两家是几辈冤仇，我们不到一块去！”三、上次斗争胜利分果实，张、王、李、赵四个贫农伙分了一头牲口，一家一条马腿，四家轮流饲养。谁知轮到李家，李家起了私心，不喂它饲料，还偷偷用这马到闺女庄上驮了一趟劈柴。到了闺女庄上，庄上人正在放鸟铳过年，一鸟铳打到马腿上，便打折了一条腿。张、王、赵三家，便把老李扭到了村公所，让赵刺猬、赖和尚处理。四、据一个民兵报告，老贫农李守成上次分了一架自鸣钟，他没有放到屋里看时间，而是像地主埋家产一样，也在夜里把自鸣钟埋到自己的窝棚里。民兵问这犯法不犯法，该不该把李守成抓起来。五、土匪头目路小秃的老婆老康，三十上午，描眉涂眼来到村公所，说她家也是贫农，为什么果实一点没有分给他们？现在家家过年，她却米面全无，揭不开锅，这个年该怎么过？接着一手拉住赵刺猬，一手拉住赖和尚，哭着让他们给解决……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好处

理。这些事情以前都没处理过。等把这些事情好歹处理完，天已经黑了。赵刺猬拍着脑门说：

“累死我了！今天我才知道，这人物头儿不是好充的！”

赖和尚倒看着赵刺猬笑，问：

“今天是大年三十，刺猬哥，晚上你怎么过？”

赵刺猬说：

“我浑身成了一摊泥，我还怎么过，我可得回家睡了！”

赖和尚摇着手说：

“别睡呀，我想了个好主意，保你不想睡！”

赵刺猬问：

“什么主意？”

赖和尚说：

“咱俩审问地主吧，看他们家还有没有浮财！”

赵刺猬摆摆手：

“要审你审吧，我是不审，大年三十，你让我消停消停吧！”

赖和尚又捂着嘴笑：

“咱们这次不审男的，男的不都跑光了吗？咱们审女的！”

赵刺猬这倒一愣：

“审女的？”

赖和尚说：

“是呀，像李家少奶奶，李小武的老婆周玉枝，路小秃的老婆老康，咱都没审过。今天年三十不错，人家都是守着老婆孩子玩儿哩，咱俩哩，俩鸡巴光棍，回家有啥意思？咱还是继续工作吧！”

赵刺猬明白了赖和尚的意思，也知道赖和尚过去就有这点毛病，为听房前边肿了半个月。可想想赖和尚这主意也真是不错。不听这主意想睡觉，一听这主意，心里也痒痒的。但他说：

“回头让老范知道了，不是闹着玩的！”

赖和尚撇了一下嘴：

“老范，老范干什么去了？不也是回区上去搂老婆？何况这是地主，咱审审她们怕什么？你知我知，咱不让老范知道不就完了！光积极工作了？这天天晚上硬撅的谁管你了？”

赵刺猬一听硬撅的，下边真的开始硬撅撅的。但他说：

“那咱们只能闹着玩儿，可别来真的！”

于是，这天晚上，在全村人放鞭炮过年的声音中，地主家属李家少奶奶、周玉枝两个人在村公所受审。一听说受审，李家少奶奶、周玉枝就吓得腿肚子发软。周玉枝说：

“他们跑了，开始轮到我们了！”

但她们又不敢不去。周玉枝只好把怀里的孩子给一个婶婶。但等她们到了村公所，赵刺猬、赖和尚却嬉皮笑脸的。赖和尚说：

“本来审你们都得吊起来，今天是大年三十，就不吊你们了，坐到炕沿上吧。”

两个人这才放下心来，坐到了炕沿上。但等她们刚坐下，赖和尚就像狼一样扑向了李家少奶奶，接着就

把她捺到炕上，双手在她身上乱摸，嘴里叫道：

“亲娘，过去你老伺候地主，现在也伺候伺候我们这些穷哥儿们吧！”

李家少奶奶和周玉枝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李家少奶奶一边大骂，一边急忙挣扎。这时赖和尚摸出屁股蛋子上的手榴弹，举在她头上说：

“你再骂，你再骂我一手榴弹砸死你！”

看着头顶上的手榴弹，李家少奶奶立即不敢骂了，也不敢动了。赖和尚就开始往下脱她裤子。但他回头一看，却发现赵刺猬没动，蹲到地上抱着头。赖和尚上去踢了赵刺猬一脚：

“×你妈刺猬，原来你是个窝囊废！当初她大伯把你妈都×死了，现在你都不敢××她？”

赖和尚一说这个，赵刺猬立即来了力量，马上站起来，扑向缩在炕角发抖的周玉枝。

两人一人一个，折腾到半夜。周玉枝在下边哭着求赵刺猬：

“你轻一点，我刚生过孩子！”

这时赵刺猬尝到快乐甜头，倒来了劲，说：

“亲娘，舒坦死我了，当初俺娘就是这么叫你大爷舒坦的吧！”

鸡叫了。大年初一凌晨了。李家少奶奶和周玉枝才出了村公所。

大年初一晚上，路小秃的老婆老康，又被叫到了村公所……

许多年以后，年老的赖和尚还说：

“娘那×，过去的地主是会享福，那娘儿们，一身子白细的嫩肉。我的娘，可舒坦死我了！”

九

许布袋死在了大荒洼沼泽地的铁笼子里。老头是被冻死的。他跟路小秃关在一个笼子里，他冻死了，路小秃却活了下来。先是关了一白天，到吃饭时，吴班长给他们送来两瓢稀粥。两人蹲着喝稀粥，并没感觉到冷，还喝得一身热。但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就感觉到冷了。数九寒冬天，露天铁笼子，小北风一吹，刀割一般，手脚马上就僵了。一个铁笼子关着两个，手脚又没活动处，显得更冷。到了半夜，许布袋已经冻得嘴巴快说不出话。路小秃到底年轻些，手脚还能动弹。他掏出自己的水烟袋，吸烟，取暖。后来看到许布袋越来越不行了，便趴到他脸上说：

“老叔，我喊人让饶了咱们吧？”

许布袋倒咧嘴一笑，说：

“喊也白喊，还落个孬种，要喊你喊，别带上我！”

路小秃就不喊了。这样又过了两个时辰，许布袋眼见不行了。到底上了年纪，没有火力，禁不住冻。路小秃又趴到许布袋脸上喊，许布袋已不会答应。路小秃只好看着他在死。突然许布袋喊了声：

“爹呀，你生我……”

下边就说不出来，头一硬就死了。他这一声喊，把路小秃喊得胆战心惊。临死时喊“爹”，不知他喊的是什么。到了东方泛白，路小秃也觉得自己快冻僵了，他只好趴到许布袋脸上说：

“老叔，你反正是死了，就帮帮小侄的忙吧，把你身上的衣裳，借我穿穿，不然我也快去找你了！”

于是将许布袋身上的衣裳扒下，套在了自己身上。全凭许布袋的衣裳，路小秃才撑到天明。天明吴班长来送稀粥，看到许布袋赤条条被冻死了，衣裳穿在路小秃身上，路小秃眼珠还在转动，便指路小秃说：

“你小子多不是东西，欺负老人，把人家弄得赤条条的冻死，衣裳穿在你身上！”

路小秃这时冻得也快不能说话了，但还断断续续说：

“我……×……你妈！”

喝过稀粥，路小秃身子才暖和过来。这时李清洋、李小武来了。路小秃说：

“李小武，许布袋已经被你们冻死了，把我放了吧。许布袋与你家有杀人冤仇，我就拿过你家一件皮袄，冻我一夜，够本了！”

李清洋说：

“小武哥，别放他，再冻他一夜，看他以后还逼咱芝麻！”

李小武摆摆手，对吴班长说：

“把铁笼子抬到窝棚里吧！”

吴班长他们将许布袋的尸体从铁笼子里掏出来，扔到了沼泽地里。然后他们将铁笼子抬进了一个窝棚。窝棚里到底暖和得多，路小秃十分喜欢，又对吴班长说：

“再给我扔进来一条被子！”

吴班长说：

“你凑和点吧，你以为是请你来当山大王了？”

路小秃说：

“妈拉个×，要是我当山大王那阵，早像切日本头一样把你们切了！”

这样过了两天，新年就过去了。大年初一那天，大家又杀了一匹军马。吃肉时，也让路小秃啃了两块骨头。初二一早，派出去到村里侦察的侦察兵回来了。这些天来，李清洋一直没有忘记报仇，在那里排杀

人名单，无非是工作员老范、赵刺猬、赖和尚、牛大个、李守成等人。天天拿着名单缠李小武，让他向村里发兵。他说：

“小武哥，他们杀了大叔，你忘了吗？”

但李小武没有冒失行动，他知道解放军的几个连正在向这里集结，他知道冒失行动的后果和保存这点力量的重要。没有这点力量，成了光杆司令，哪里都藏不住身。藏不住身不说，就是投降人家也没了本钱。他一边安慰李清洋：

“杀的是我爹，我怎么会忘！”

一边先派出去了侦察兵。现在侦察兵一回来，大家马上围上了侦察兵。侦察兵向李小武报告了村里的情况，说村里很安静，大家都在过年。李清洋说：

“小武哥，发兵吧，他们没有防备！”

李小武摆摆手，又问：

“别的还有什么？”

侦察兵这时吞吞吐吐不说。李小武皱着眉说：

“什么事情，你说！”

侦察兵说：

“昨天和前天夜里发生一件事！”

李小武盯住他问：

“什么事？”

侦察兵说：

“连长太太，李家少奶奶，路小秃老婆，都被贫农团的头目给强奸了！”

“啊！”

所有的人都愤怒起来。李小武脸也变得铁青，气得说话哆嗦：

“这是真的？”

侦察兵说：

“李家婶母亲口告诉我的！”

李小武说：

“杀人父，淫人妻，猪狗不如！他们竟干得出来。他们把我爹杀了，我一直忍着，没想到他们欺人太甚，把人逼得没有一点退路！父让人杀了，妻让人淫了，我如果还不说句话，我还叫人吗？”

众人说：

“连长，你下命令吧！”

李小武向倪排长下命令：

“集合队伍，检查武器，夜间行动！”

倪排长曾躺过李小武的虎皮褥子，这时腰全好了，立即严肃立正，又像当年在队伍上行动一样：

“是！”

然后敬礼转身，去集合队伍。

到了晚上，队伍行动，这时李小武脑子又冷静下来，对倪排长说：

“到了村头，队伍要分成两拨，一拨进去抓人，一拨在村外接应，防止让解放军包了饺子！”

倪排长点头：

“我带排里的人进去抓人，让吴班长和几个护兵在村外接应。”

李小武点头，这时又说：

“咱们队伍人少，我再给你添一个人！”

倪排长不解：

“荒郊野外，你去拉谁？”

李小武带倪排长到了关路小秃的窝棚。李小武把铁笼子的门打开，让路小秃出来。路小秃一关让关了四五天，有些生气，这时倒不出去，说：

“关吧，放我干什么？我这里住着也挺舒服！”

李小武说：

“你是住得挺舒服，可你老婆在村里让人给糟蹋了！”

“啊！”

路小秃听到这消息，一下跳了起来。虽然他在告别老康时，对老康的哭哭啼啼有些不大满意，可老康毕竟是他老婆。他问：

“谁把她糟蹋的？”

侦察员说：

“赵剌猬和赖和尚！”

路小秃说：

“给我一把匣子！”

李小武当时就把自己的匣子解下来交给了他。路小秃接过匣子，马上端起来，对准了李小武，把李小武和其他人都吓了一跳。但路小秃接着又把匣子插到了腰里。

队伍出发了。李小武带一个护兵留守大荒洼。李清洋嚷嚷着要跟部队去报仇，让他去了。李冰洋仍在发高烧，留在大荒洼。

鸡叫时分，队伍来到村头。这时路小秃突然不见了。李清洋说：

“看看，小武哥找错人了不是！让路小秃逃跑了，还带着一把匣子！”

倪排长问：

“他不会去给共产党报信吧？”

吴班长说：

“他老婆让人糟蹋了，想来不会！”

李清洋想了想，也点头说：“不会。”

倪排长说：

“那就不会影响今天的行动。老吴，你在村头接应，我和清洋带人进去！”

吴班长点头，把手下的几个护兵埋伏在村边的桑柳趟子里。倪排长、李清洋和十来个兵就进去了。倪排长他们走后，吴班长对几个护兵说：

“咱们可别睡着，防止让共产党包了饺子！”

其实这担心是多余。解放军的清匪还没有开始。四周没有一点动静。只是到三星偏西，倪排长他们还没回来，让吴班长他们有些着急。可村里只有娘儿们小孩的哭声，没有枪声，想来不会出什么意外。到了鸡叫两遍，倪排长他们终于回来了。队伍里押着几个人。吴班长问：

“都抓着了吗？”

倪排长喘着气说：

“没抓全，要不用了这么长时间！”

吴班长问：

“谁漏网了？”

李清洋手握一个手榴弹，在旁边懊丧地说：

“赵刺猬、赖和尚，两个主要的都没抓住！”

吴班长问：

“让他们逃了吗？”

李清洋拍着手说：

“逃倒没逃，咱们今天来，偏偏这两个家伙跑到牛市屯看戏去了，你看多不巧！等到鸡叫，我说再等等，倪排长说怕暴露行动，只好回来了！”

吴班长安慰李清洋：

“跑不了他们，咱们改天再来！”

倪排长摇头：

“以后再来，他们就有防备了！”

吴班长看了看被抓的人。有赵刺猬的哥哥赵长虫，赖和尚的母亲赖朱氏，赖和尚的小弟弟赖道士，另外还有李家过去的马夫牛大个，一个贫农叫冯发景。

队伍开始押着这几个人往大荒洼里赶。过了大沙河，赖和尚的母亲赖朱氏就走不动了，一屁股坐到地上：

“我的娘啊，杀了我吧，我走不动了！”

赖和尚的小弟弟赖道士也开始啼哭。赵长虫、牛大个、冯发景也都坐到地上。

这时吴班长对倪排长说：

“几个娘儿们小孩，一个马夫，押回去也没用处，还费吃食，就地解决算了！”

倪排长也点头。吴班长就去端了卡宾枪。地上几个人见真要杀他们，都慌忙从地上跳起来，说：

“别打别打，我们走得动。”

牛大个这时也慌了，慌忙跪到地上向李清洋哀求：

“少东家，饶了我吧，我再不敢举报了！”

李清洋一巴掌将他打倒：

“这时候你知道不举报了？你不举报，非让你举报，这次让你到阎王爷那里去举报！”

吴班长就要扣动卡宾枪的扳机。这时李清洋上前拦住他：

“不能这样杀他们，这样太便宜他们！”

吴班长问：

“你说怎么杀？”

李清洋说：

“活埋吧，临死得让他们受点罪！”

吴班长摊着手说：

“地都冻了，又没带镐，怎么刨坑？”

李清洋想了想，是没法刨坑。但他仍不让吴班长开枪，低头想了想，突然说：

“这样吧，让他们坐飞机！”

然后让兵用一根长绳子，把几个哭叫的人捆到了一起，在人中间插了十来颗手榴弹，将手榴弹的弦用绳引出来。李清洋和队伍隐蔽到河套里，一拉弦，“轰”的一声响，惊天动地。硝烟散后，再往前去看，一捆人早没了。留下一摊正在向外蔓延的人血和稀肉。牛大个被捆在正中间，长胳膊长腿被抛上了天，又“吧唧”一声，落回到血肉堆里。

倪排长吴班长带着队伍回到大荒洼，已经是第二天中午。倪排长向李小武汇报了情况，李小武点头。李清洋还有些不大满意，嚷嚷着改天再来抓赵刺猬和赖和尚。李小武说：

“他去看戏，是他命大，现在已不是抓不抓人家的问题，咱们这么一行动，共产党的部队马上就会来了，是人家该抓咱了。咱们得赶快转移！”

倪排长和吴班长都点头。

到了晚上，部队准备转移。正在这时，路小秃突然回来了，腰里仍插着匣子，手里提着一个包袱。倪排长说：

“你跑到哪里去了？一到村边就找不见你！”

吴班长说：

“以为你投了共产党呢！”

路小秃大模大样说：

“咱是单独行动！大爷昨夜干的这事，你们谁都干不了！”

接着一抖包袱，滚出两个血肉模糊的人头，把大家吓了一跳。大家上前去看人头，发现一男一女：男的是工作员老范，女的却不认识。路小秃指着人头说：

“这女的是工作员他老婆。我到了区上，两个人还正在被窝里搂着睡觉哩，被我一刀一个，把头给剁了！”

吴班长问：

“你不杀赵刺猬和赖和尚，杀这小子干什么？人家又没×你老婆！”

路小秃说：

“虽然赵刺猬赖和尚也该杀，但我最恨的还是这家伙！当初就是他不让我参加革命，我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既然他不让我革命，我就先把他的命给革了！”

说完，掏出水烟袋，蹲到地上“呼噜呼噜”抽起来。

这时，昏迷十来天的李冰洋突然醒过来，糊里糊涂问了一句：

“这是到哪儿了？”

附记

清匪工作提前了，解放军用两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大荒洼。村子遭残匪洗劫的第二天早上，县上就知道了。令人感到愤怒的是，残匪洗劫村子不算，还敢跑到区上杀工作员，可见多么猖狂。原定过完年再扫

荡残匪，但李小武这股残匪，非马上消灭它不可。正在休假的解放军马上集结起来，当天晚上就开到了大荒洼。李小武没有想到解放军动作会这么快，解放军到了，他们十几个人还没来得及从大荒洼转移出去。第二天上午，双方就接上了火。到底解放军人多，打到下午，战斗就结束了。李小武十几个人死的死，活捉的活捉。但解放军伤亡也不小，死了十多个，这全怪路小秃和吴班长的枪法好。但后来路小秃和吴班长也被解放军给击毙了。吴班长被一枪打着后脑勺，当时就死了。路小秃被一枪打中下巴，下巴崩没了，人还活着。他一边从喉咙里骂人，一边满地找下巴。但下巴早让崩烂了，哪里找得着？路小秃火了：

“×你娘，谁这么缺德，打我下巴！”

跳出掩体要找打他下巴的人，这时解放军一阵机枪子弹过来，路小秃身上被穿了七八个窟窿，这才一头栽倒在掩体前，死了。李小武的护兵、倪排长排里的人，也被击毙八九个。李小武、倪排长、李清洋、李冰洋等人被活捉了。

正月十五那天，李小武李清洋等人，被解放军押到村里，开他们的斗争会。斗争会开到一半，开不下去了。愤怒的群众，差点将李小武他们打死。赵刺猬、赖和尚、冯发景的家人，更是跳上台就要掐李小武的脖子。赖和尚说：

“我×你个妈，你硬是把俺娘俺兄弟炸飞了天，那天我要不去看戏，不也被你们炸飞了？”

残匪来洗劫那天，是赖和尚提议到牛市屯看戏，拉上赵刺猬的。那场戏是名角“玻璃脆”的女儿“小玻璃脆”唱的。唱得来劲，拖了场，半夜才结束。赵刺猬赖和尚从牛市屯赶到家，已经是下半夜，回来听说残匪刚刚来洗劫村子，主要目标是他们两人，两人当时身子就瘫了。第二天上午又随人到河套里看了人肉堆，兄弟、哥、娘都被炸得稀烂，一大堆血肉已被冻住，分也分不开，当时就大哭了。现在杀人凶手被押到村里斗争，他们如何能不愤怒？赵刺猬也骂道：

“不是和尚拉我去看戏，可不也让你们炸飞了？”

接着从屁股后摸出自己的手榴弹，揭盖子就想往李小武嘴里塞：

“我也让你们尝尝坐飞机的滋味！”

幸亏县上的人阻止得快，斗争会才没发生意外。县上看斗争会开不下去，就不开了，将李小武等人从会场里拖出来，又押到县上。正月二十，县上对李小武等人进行了审判，鉴于他们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欠有血债，审判厅决定枪毙他们。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李小武一言不发。最后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

“抗战时候，我捉过几个八路军俘虏，后来把他们放了，现在看，不该放，应该杀了他们！”

审判员笑了：

“这么说，枪毙你更没错！”

李清洋李冰洋一开始就被吓稀了，问什么说什么，跪在地上求饶，说以后再不敢了，要投降共产党，让饶他们一条命，倪排长最后也有些稀松，抹着泪说：

“我十八岁被抓了壮丁，一当兵当了十几年，没想到最后是这么个下场。家里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娘……”

但审判厅既不接受“投降”，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老娘”，最后判定统统枪毙。这时邻县的区委书记孙屎根因为工作积极，他那个区土改搞得好，已调到这个县当县委书记。枪毙李小武等人的报告送到他手上，孙屎根看了看被枪毙的人名单，拿着名单去找了县长，说：

“老蒋，这个单子你签字吧，上边都是我家过去的仇人，我签字怕涉嫌！”

老蒋接过单子看了看，笑道：

“几个残匪，毙就毙了，谁签字不一样？”

摘下衣服口袋上的钢笔就签了字。

李小武等人被枪毙了。但临到枪毙头一天，老蒋夜里失眠，没有抓挠处，顺手又从桌上拿起那个报告和附在后边的口供看。这时发现一点新情况：李冰洋自进了大荒洼，一直在发高烧，并没有参与杀人。老蒋便用钢笔在李冰洋名字上画了个圈，然后将这个圈拉到了外边。这样，李冰洋被留下了，保了一条命。但枪毙那天让他陪了场。看着李小武、李清洋、倪排长他们在他身边一个个倒下，头上“嘟嘟”往外

流血，手脚乱弹蹬，李冰洋当时就吓傻了。一直到一九五〇年，李冰洋还天天魂不守舍。到了一九五三年，李冰洋才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以后，李冰洋十分感激县长老蒋，多亏他画了一个圈，保了他一条命。于是有一天背了一袋芝麻，跑到县政府去感谢老蒋。老蒋这时在“三反”“五反”中犯了点错误，正在做检查，见一个地主背芝麻来感谢他，心里十分腻歪，说：

“要知道你来感谢我，当初还不如把你枪毙了！”

李冰洋吓得屁滚尿流，忙背着芝麻跑出了县政府，从此不敢提“老蒋”。

第四部分　文化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

前言（一）

村里分成了两派。支书赵刺猬一派，大队长赖和尚一派，本来村里没必要分两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刺猬和赖和尚商量，大家成立一派就可以了，于是成立一派，派名让村中小学老师孟庆瑞给起了一个，叫“锷未残战斗队”。赵刺猬任队长，赖和尚任副队长。但在任命组长和副组长时，赵刺猬和赖和尚发生了分歧。赵刺猬要任命第一生产队和第二生产队的人，赖和尚要任命第三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的人。这时赵刺猬和赖和尚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身体都有些发胖。赵刺猬在一队二队本家多些，赖和尚在三队四队本家多些。自解放以来，两人就在一起搭伙计，之间有许多矛盾。五五年搞合作化，赵刺猬提倡使用双铧犁，赖和尚反对使用双铧犁，说本地牛拉不动双铧犁，被赵刺猬告到乡里，乡里说赖和尚思想右倾，差一点撤了他的村长。后来到了六〇年吃大伙房，村里饿死许多人，赖和尚主持村里的大伙房，一次赵刺猬到伙房去偷红薯片吃，正好被赖和尚带民兵捉住，差一点把他吊到梁上。后来六四年搞“四清”，两人也有许多矛盾。一次村里干部在吴寡妇家吃“夜草”（即半夜时的夜餐），就着油馍卷鸡蛋，大家喝了些红薯干酒，赵刺猬指着赖和尚说：

“×你妈和尚，你小子忘恩负义，当初土改时不是我拉你出来当干部，你哪有今天？”

赖和尚指着赵刺猬骂道：

“×你妈刺猬，要不是你在这里祸害，村里早搞好了！”

现在到了“文化大革命”，为了任命战斗队的组长和副组长，两人又产生了分歧。但最终赖和尚还是拗不过赵刺猬，组长副组长仍任命成一队二队的人。

战斗队成立以后，先让群众破四旧、立四新，后让大家演戏、背语录、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村头还派两个儿童站岗，守一块语录牌，让来往行人念语录。赵刺猬便派自己的儿子赵互助去站岗。赵互助虽然年纪小，一只眼球被炮仗崩瞎了，换了个玻璃球，却早通人事，他爹来了不让念语录，赖和尚来了却得念语录；一队二队的人来了可以不念语录，三队四队的人来了却得念语录；男孩子来了得念语录，割草小姑娘来了可以不念语录。赖和尚十分不满，骂道：

“瞎了个鸡巴眼，却成了个小大王，他让谁念语录，谁就得念语录！”

一次赖和尚又从村头通过，赵互助又拉住他念语录。这次语录并不复杂，是“红薯很好吃，我也很爱吃”，赖和尚都认识，但他念道：

“你妈很好×，我也很爱×！”

赵互助立即就火了：

“和尚，你怎么骂我？你妈才好×呢！”

赖和尚见一个小孩子敢跟他顶嘴，上去扇了他一巴掌。血立即就从赵互助嘴里流了出来。赵互助哭了，爬起来就往村里跑。赖和尚以为他去叫赵刺猬，就站在那里等。谁知等了一会儿，赵刺猬没来，赵互助却把他家的大狼狗带来了。赖和尚不怕赵刺猬，却怕大狼狗，撒腿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大狼狗上去就将他扑翻了。

赖和尚腿上被大狼狗吞下一块肉。

赖和尚在家养伤，赵刺猬来看望过一次，提了几瓶玻璃罐头。进门看了看赖和尚的伤，赵刺猬说：

“别生气了，别跟孩子和狗一般见识。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咱们一块搞‘文化大革命’！”

赵刺猬走后，赖和尚把几瓶玻璃罐头都摔碎到床下，骂道：

“×你妈刺猬，以后再不跟你一块弄事！”

三队四队有两个回乡的中学生，一个叫狗蛋，一个叫王八，这时分别改名叫卫东和卫彪。卫东、卫彪来看望赖和尚说：

“老叔，腿上的肉都让人家吞去了，何必再跟人家受气？咱也成立个战斗队算了！你跟人家受气不要紧，三队四队的几百口子群众也得跟着你受气。你出去看看，现在人家赵互助站岗就带着狼狗，你伤好以后，不还得去念语录？你一念语录不要紧，三队四队的人也得跟着念语录。老叔，咱别跟他弄事了。咱自成一派，也成立一个战斗队吧！你在人家那里是个副的，咱自己一成立战斗队，你就成正的了！该翻脸就得翻脸，历朝历代，不揭竿而起，就成不了皇帝！”

赖和尚觉得卫东卫彪说得有道理。伤好以后，果然跟赵刺猬掰了，自己挑头又成立了一个战斗队。上次成立“锣未残战斗队”是让村中小学老师孟庆瑞给起的名字，这次成立战斗队也请孟庆瑞起名字。最后名字起出来，叫“偏向虎山行战斗队”。赖和尚任队长，卫东卫彪任副队长，下边组长副组长任命的是三队四队的人。三队四队的人过去老受气，现在见自己成立了战斗队，都很拥护，“呼啦”一下都参加了。过去已经参加“锣未残”的，现在也退出了“锣未残”，参加了“偏向虎山行”。

果然，一成立自己的组织，大家可以平起平坐。你破四旧，我也破四旧；你立四新，我也立四新；你演戏，我也演戏；你跳舞，我也跳舞；你在村西树下设语录牌站岗，我在村东树下设语录牌站岗；你让大狼狗看着，我也让大狼狗看着。

一成立战斗队，赖和尚心情也舒畅许多，觉得可以和赵刺猬平起平坐。“锣未残”的几个头头夜里到吴寡妇家吃“夜草”，“偏向虎山行”也到四个生产队去起粮食，弄到牛寡妇家，赖和尚、卫东、卫彪和几个小组长也吃“夜草”。你吃油馍，我吃鸡蛋捞面条；你炖小鸡，我炖小鸭；你放辣椒，我放胡椒。想吃什么自己可以做主，赖和尚觉得比过去惬意多了。卫东卫彪说：

“怎么样老叔，比给人家当副手强吧？”

赖和尚摸着光头说：

“强不强我不是光为自己，还不是考虑到你们不再受气！过去我跟着人家也能吃上‘夜草’，你们呢？”

卫东卫彪忙点头称是：

“可不，可不！”

倒是赵刺猬看到赖和尚搞得这么红火，得罪一个赖和尚，弄得失去村里一半人，心里有些后悔。特别是现在他不能自由行动。过去在村里，他想走到哪里去，就走到哪里去，通过语录岗也不怕，是自己儿子守着，现在村西是自己的语录岗，村东却是赖和尚的语录岗，也有儿童和大狼狗看守，到那里得和大家一样念语录。一次赵刺猬回到家，见儿子赵互助把语录牌背到家，又在那里弄狼狗，赵刺猬看着起火，上去扇了他一巴掌：

“×你妈，都是因为你，搅了我的天下！”

前言（二）

老贫农李守成的儿子李葫芦，也成了村里的人物头。李葫芦以前是个卖油的。卖油之前，跟师傅学过铣石磨。不过他不适合铣石磨，他胳膊太细，后来改行卖油。他卖油可以，声音洪亮、记性好，账算得快。卖了几年，附近村子有好几个卖油的，最知名的是李葫芦。不过知名也就是在卖油的行列，在村里李葫芦仍狗屁不是。赵刺猬的老婆、赖和尚的老婆，一到腌菜，就想起了李葫芦，就端着菜碗到他家去放香油。虽然李葫芦家的人都满肚子不高兴，但都下油罐提上来一撇子香油给她们放。一次李葫芦正跟老婆生气，赵刺猬的老婆又端着菜碗来放香油，看到李葫芦脸上不高兴，便问：

“葫芦，我常来放香油，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李葫芦拿起油撇子说：

“我没有不高兴。”

赵刺猬老婆说：

“这就对了，别看着放撇子香油就不高兴。我能到这里来放香油，是觉得你不错。要是换个人，给我放香油我还不一定要呢！”

李葫芦忙说：

“可不，婶子能来放香油，是看得起我！”

久而久之，双方面习惯了。赵、赖两家一到腌菜就想起李葫芦，李葫芦一见赵、赖两家的婆娘就下撇子提香油。有时赵、赖两家不腌菜，不到他家来，李葫芦还感到有些别扭，不知是不是两家的婆娘不高兴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李葫芦仍然卖香油。一直到村里破完四旧立完四新，李葫芦仍不显山不露水，没看出除了卖油，还有什么大的作为。可到了演戏、跳忠字舞、背语录阶段，李葫芦突然显示出他除了卖油之外的天才。公社破完四旧、立完四新，便布置各村比赛背语录。任务到达村里，赵刺猬和赖和尚都想让自己的战斗队里出现背语录模范。可两个战斗队的人，都比赛不过李葫芦。李葫芦卖油记账记性好，现在运用到背语录上，像卖油一样见成效，十天背了二百多条。不但短的会背，长的也会背。连“白求恩同志我仅见过一面”“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一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抛弃吗？”等等都会背。村里背语录比赛，他得了第一。到了公社，他仍是第一。十天之内，李葫芦突然出了大名。不过这次出名不像他卖油出名。卖油出名仅卖个香油，这次出名轰动了整个公社，公社造反派头头握了李葫芦的手，县上造反派头头也握了李葫芦的手，李葫芦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一时全公社有不知道赵刺猬和赖和尚的，但没有不知道李葫芦的。这让赵刺猬、赖和尚心里很不高兴。赵刺猬、赖和尚各有各的战斗队，过去街上碰面从不说话，这天碰面却不约而同说了话。赵刺猬说：

“一个鸡巴卖油的，现在也成人物头了，不知这运动咋鸡巴搞的！”

赖和尚说：

“人走时运马走膘，谁让你记性不好了？你要记性好，还能轮着他到公社背语录？”

但两个人回到家里，都嘱咐自己的老婆，以后腌菜，不要到李葫芦家放香油了。晚上两人又分别到李葫芦家去，拉他参加自己的战斗队。但李葫芦不同意参加战斗队，说背语录还要卖油。赵刺猬和赖和尚都说：

“会背毛主席语录，还卖个啥鸡巴油！”

当天深夜，两人都拉他去参加自己的聚餐，去吃“夜草”。

这样，李葫芦有几天没卖香油，一开始过这样的生活，李葫芦很不习惯，胳膊腿没有放处。老父亲李守成也唠唠叨叨，说背语录不如卖香油。但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天天夜里到寡妇家吃“夜草”，李葫芦觉得还是比卖香油强。过去辛辛苦苦卖香油，不是照样被人家老婆欺负，一到腌菜就来放油；现在不卖香油，背毛主席语录，就有人请他到寡妇家吃油。吃了几天油，李葫芦觉得寡妇做饭也比一般人做得好吃，炸油馍，捞面条，炖鸡炖鸭，油水真大，吃得浑身酥软。半个月过去，李葫芦再听不得老父亲李守成唠叨，觉得以前卖了十几年香油真是傻蛋，人家赵刺猬、赖和尚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就得做人头，可以天天吃“夜草”，推小车卖香油就像做了人屌，纯粹瞎鸡巴混。以后再不卖香油，也要做人头。决心

一有，就把香油摊子给砸了，下决心参加战斗队，跟人搞“文化大革命”。只是村里两个战斗队，一个“锣未残”，一个“偏向虎山行”，到底参加哪一个，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两个战斗队又都拉他参加。他想：×他妈，过去你们老到俺家放香油，这次我也放放你们的香油。赵刺猬又来找他谈，说：

“葫芦，‘夜草’也吃了几天了，怎么样，参加过来吧，我好给你安排？”

李葫芦说：

“怎么给我安排？”

赵刺猬说：

“给你个小组长！”

李葫芦说：

“别了老叔，要安排就一下安排‘得’，给我个副支书，能一辈子吃‘夜草’！”

赵刺猬哭笑不得：

“你过去光卖油了，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安排副支书？”

李葫芦噘着嘴说：

“不安排副支书，我就参加赖和尚！”

赖和尚来找他谈，也谈怎么安排，李葫芦说：

“刺猬不让我当副支书，我不参加他的，参加你的，你起码给我个副队长！”

赖和尚比赵刺猬痛快，兜头吐了李葫芦一脸唾沫：

“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一个鸡巴卖油的，会背两条语录，就想当副队长了？老子土改时就参加革命，现在才混了个队长，你倒想一步登天了！”

这样，李葫芦高不成低不就，两个战斗队都没有参加成。这时他有些沮丧，当人物头也没有那么容易。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不当人物头，再重新去推车卖油，他又有些拉不下面子，二百多条语录也白背了。正在这时，赖和尚的“偏向虎山行战斗队”内部发生矛盾，副队长卫东和卫彪起了内讧，起内讧的原因，是因为一个姑娘，两人都愿意跟这个姑娘一起学“毛选”。这个姑娘叫路喜儿，今年十九岁，是土改时被解放军打死的土匪头目路小秃的女儿。路小秃虽然长得丑陋，但路小秃的老婆老康曾当过三十里外李元屯大地主李骨碌的小老婆，长得却十分漂亮，路喜儿像老康，所以也长得很漂亮，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肢，宽宽的臀部，再加上一根大独辫，全村里年轻人夜里都把怀里的枕头当成她。路喜儿是“偏向虎山行战斗队”的队员。本来路喜儿是土匪的女儿，没有资格当战斗队队员，可公社给村里分了一个指标，要在地、富、反、坏、右子女中找一个“可教育子女”，作为典型。村里地主有李、孙、许三家，富农有赵、钱、张三家，反革命有一家，坏分子有一家，土匪恶霸有路小秃一家。赵刺猬、赖和尚找来找去，找到路喜儿头上，她就成了“可教育子女”，就成了赖和尚手下的队员（为争这个队员，赵刺猬赖和尚还吵了一架）。路喜儿自知是土匪女儿，现在成了“可教育子女”，所以表现非常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张罗大家演戏。演戏演什么？演“老两口学毛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装扮成老头老太婆，弯着腰走场唱戏：

收了工，吃罢了饭，

老两口坐在窗前，

学呀嘛学毛选。

老头子！

哎！

老婆子！

哎！

你看学哪篇?

我看就学这篇，你看沾不沾?

沾!

沾!

咱们的二小子，

干活可有得懒，

你可要多多地，

给他提意见!

……

演戏过程中，“老太太”由路喜儿扮演，“老头子”由另外一个男孩子扮演。问题复杂在于，由于“老太太”由路喜儿来扮，一到演戏，大家争着扮“老头子”，愿意跟路喜儿一块学“毛选”。男孩子争来争去，最后只剩下两个副队长，两个副队长又争起来。一次临到开锣演戏，为谁穿老头子衣服，戴假胡子，两人竟动了拳脚。两人的鼻子都出了血。两人互相揪着对方的脖领子，把官司打到赖和尚跟前，问赖和尚到底谁该演老头子，跟路喜儿一块学“毛选”。赖和尚这天犯痔疮（五八年大炼钢铁落下的），心情很不好，看着眼前的两个血鼻子，朝他们脸上一人吐了一口唾沫，心里骂道:

“为了一个小×，至于打成这样? 土改时她妈我都×过，也无非是那么回事。”

接着摆了摆手说:

“你们还接着打吧，谁打过谁，谁就跟路喜儿学‘毛选’!”

卫东和卫彪就接着打。最后卫东打了卫彪。卫东身体强壮，卫彪身体单薄。卫东打败卫彪，将他支了个“老头看瓜”，然后自己洗洗脸，就去穿上老头衣服，戴上假胡子和路喜儿学“毛选”；卫彪从地上爬起来，自己给自己解开“老头看瓜”，捂着一个血脸跑回家，蒙上被子开始连哭带骂娘。既骂了卫东，又骂了赖和尚。骂完，觉得和这帮土匪一样的粗人凑到一起实在没有意思。这时又想脱离他们，再立一个门户。可再立一个门户单凭一个卫彪不行，这时他就想起了李葫芦，李葫芦背语录闯出了名气，招牌比他大，何况李葫芦目前正在困难时期，在赵刺猬、赖和尚那里都碰了壁，正需要人帮助。当天晚上，卫彪就跑到李葫芦家，撺掇他另立门户。李葫芦这两天正情绪沮丧，人物头做不成，重新卖油又不甘心，二百多条语录都等于白背了，一直闷闷不乐。现在见卫彪来，撺掇他另立门户，成立一个新战斗队，也不禁心里一动。但他又有些不敢，觉得立门户是赵刺猬、赖和尚的事，他过去是一个卖油的，怎么能自立门户? 卫彪给他解释说:

“你现在不是不卖油了，你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名气比赵刺猬、赖和尚还大，怎么不能立门户? 完全有挑头立门户的资格! 男子汉大丈夫在世，该闯荡的时候，就得闯荡，不然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等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接着又给他讲了自立门户的种种好处，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吃“夜草”，可以组织大家演戏、跳舞、学“毛选”等等。工作做到鸡叫三遍，终于把李葫芦的胆子做大了。李葫芦拍了一下桌子:

“×! 干他一家伙! 就是干不成，大不了接着再卖油!”

卫彪拍着巴掌说:

“葫芦，这就对了，只要有这句话，天下没有干不成的!”

第二天，村里又多了一个战斗队。战斗队的名称，仍是小学老师孟庆瑞给起的，叫“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李葫芦任团长，卫彪任副团长。李葫芦对这个名称很满意，叫“造反团”，觉得“团长”总比赵刺猬、赖和尚战斗队的“队长”大。只是村里已经成立了两个战斗队，村里的人都参加得差不多了，他这个造反团成立起来，来投奔的只有三十多人。不过大旗一树起来，团长、副团长齐全，也就成了一支队伍。别的战斗队组织人演戏、跳舞、学“毛选”，他们也组织人演戏、跳舞、学“毛选”。别的战斗队头目半夜分别到吴寡妇和牛寡妇家吃“夜草”，他们也选了一个吕寡妇，下四个生产队起些粮食、油和肉，运到吕寡妇家，到了半夜也吃“夜草”。现在村里成了三国鼎立的形势。一到半夜，三个寡妇家分别飘出油香、面香和肉香，香满一街。

李葫芦一成立“造反团”，令赵刺猬和赖和尚心里很不高兴。赖和尚赵刺猬心想：老子革命十几年，成立个战斗队还可以，你过去一个卖油的，怎么能成立“造反团”呢？可是李葫芦背语录背出了名，公社造反组织批准李葫芦成立“造反团”，赵刺猬赖和尚也没办法。只是当半夜赵刺猬赖和尚分别在吴寡妇、牛寡妇家吃“夜草”时，想到在吕寡妇家有一个卖油的也在吃“夜草”，他们心里就不舒坦。一次赵刺猬赖和尚在街里碰面，两个人又说话了。赵刺猬点着赖和尚说：

“上次是因为我，这次可是因为你，又逼出一个‘造反团’，看这村里以后怎么收拾！”

赖和尚回到家，把自己的副队长卫东叫过来，也骂了一通，说：

“都是因为你，为了一个小×，逼走了卫彪，让村里多了一个‘造反团’。不是卫彪叛变，单凭一个李葫芦，哪有胆子成立‘造反团’？”

卫东听了批评，却不以为然。正因为逼走了卫彪，这些天他才可以天天与路喜儿一块学“毛选”。天天一起学“毛选”，神情才可以专一。一块演完老头老太太学“毛选”，已近半夜。他和路喜儿卸了装，便邀请路喜儿一块跟他到牛寡妇家里去吃“夜草”。路喜儿晃着辫子说：

“‘夜草’是你们干部吃的，我哪里敢去？”

卫东体贴地说：

“你不要怕，我给你偷一个肉饼，明天送给你！”

当天夜里卫东便在“夜草”上偷了一个肉饼，第二天偷偷给了路喜儿。看着路喜儿倚在麦秸垛上，扭扭捏捏吃了，卫东兴奋地用两只大手拍打着自己的胸脯。当天夜里做梦，就梦见他跟路喜儿在一起，路喜儿变成个肉饼。现在见赖和尚埋怨他，他有些委屈，当初他和卫彪打架，可是赖和尚批准的。但他不敢埋怨赖和尚，只是说：

“成立就成立呗，不就二三十个人，还能弄到哪里去！”

赖和尚朝卫东脸上吐了一口唾沫：“不是叫你论人多人少哩！毛主席一开始人就少，不是打败了蒋介石？村里叫你弄复杂了。过去就一个赵刺猬，现在又多了个李葫芦，这以后村里怎么收拾？”

卫东擦着脸上的唾沫，不敢再说话。

前言（三）

喂牲口的黄瓜嘴倒了大霉。黄瓜嘴姓吕，叫金玉。由于嘴长得像雷公，小时候大家就叫他黄瓜嘴。自合作化以来，黄瓜嘴一直在村里喂牲口。解放前民国时期，村里人有贩牲口的习惯，黄瓜嘴他爷和他爹，都是牲口贩子。常到张家口、内蒙古一带贩毛驴。到了黄瓜嘴这一辈，没有毛驴可贩，才喂了牲口。在黄瓜嘴家几辈人里，他爷爷聪明，贩毛驴带回一个蒙古姑娘，后来成了黄瓜嘴的奶奶（现也已作古）；他爹愚笨，贩牲口常查不过数目；到了黄瓜嘴又聪明，三岁就知道把别人家的凳子往自己家搬。黄瓜嘴小时候村里办过一个月公学（许布袋做村长的时候），黄瓜嘴跟别的孩子在那里上过一个月。别的孩子什么都没学会，他却学会了“九九归一”，端着算盘在街里打。解放以后，他娶妻生子；到了合作化，他喂上了牲口。刚实行合作化时，大家的牲口拉在一块，谁也不愿意喂它们，说夜里得起来添草，耽误瞌睡，黄瓜嘴却愿意喂，不怕夜里起来。为这村里支书赵刺猬还发给他一个“模范民兵”的奖状。后来证明，在村里喂牲口是最轻的活计，整天在屋里待着，不用下地，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白天牲口、人都下地干活，黄瓜嘴就端着一个水烟袋在牛屋院里转，后来渐渐养得胖了。奇怪的是到了六〇年，黄瓜嘴却不知怎么除了喂牲口，又当上了大食堂的会计。牲口的料可以偷吃，大食堂的红薯片可以偷吃，这年村里饿死许多人，黄瓜嘴家的人一个没有饿死。只是在一次偷豆面的时候，被主持食堂的赖和尚抓住了，赖和尚便让民兵把黄瓜嘴吊到梁上用皮带打。到了半夜，民兵睡着了，黄瓜嘴解下绳索跑了。当天夜里带着一家人到山西逃荒去了。到了山西，倒是在那里饿死一个小女儿。一直到六三年他才又带着全家回来。虽然在山西饿死了一个小女儿，但他在那里却学会一门手艺：做木工。回来后一开始到地里干活。但他利用晚上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小饭桌给赵刺猬送去，几个月之后又喂上了牲口。“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瓜嘴仍喂牲口。村里成立了战斗队，黄瓜嘴就参加了赵刺猬的“锷未残战斗队”。本来黄瓜嘴家在四队，三队四队是赖和尚的地盘，赖和尚成立“偏向虎山行”以后，他应该参加“偏向虎山行”才是，可他记着六〇年赖和尚把他吊在梁上打，逼他到山西逃荒，在山西饿死一个小女儿的事，所以他不参加赖和尚的“偏向虎山行”，仍留在“锷未残”。如果是个一般人，不管他参加“锷未残”还是参加“偏向虎山行”，赵刺猬和赖和尚都不会在意，但黄瓜嘴是个聪明人，所以他参加“锷未残”，对赵刺猬帮助很大。他会木工，可以做语录牌贴墙报；他虽然只上过一个月学，识字不多，近来却又学会用木匠尺子比着描美术字。赵刺猬很高兴，觉得黄瓜嘴不错，有时半夜吃“夜草”，还让人到牲口院把黄瓜嘴叫来。赖和尚却对黄瓜嘴恨得牙根疼，骂道：

“他身为四队的人却当了叛徒，六〇年他偷豆面那会儿我怎么没把他打死？”

后来村里又成立了李葫芦的“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副团长卫彪也是四队人，他见黄瓜嘴是个人才，自己团势力又小，便与李葫芦商量，想拉黄瓜嘴参加自己的“造反团”。李葫芦当然同意。所以一天夜里卫彪就到黄瓜嘴家里去，对黄瓜嘴说：

“老黄，今天来不为别事，想动员你参加我们的‘造反团’！你不是恨赖和尚吗？我们这个团就是专门对着赖和尚的！参加我们吧，赵刺猬是土鳖一个，成不了大气候，跟着他有什么意思？”

黄瓜嘴当时正在做一个长条板凳，一边继续在木料上打墨线，一边回答：

“成了成不了气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清楚的。你们团当然也不错，我也想参加，只是这边赵刺猬对我不错，天天拉我吃‘夜草’，我要马上翻脸不认人，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再说你们团不是有葫芦当团长吗？有他就行了，他过去卖油，头脑清楚着哩。前年我欠他四两油钱，大年三十来找我要账，像地主逼债一样！他厉害，我不敢跟他在一起！”

说完继续打墨线。结果不欢而散。卫彪回来向李葫芦汇报，李葫芦也很生气，说：

“他现在威风了，他不就是喂个牲口吗？他欠我油钱，我不找他要就对了？看他说话的口气，离了他，咱们团就搞不成了？谁一出戏不能唱到天黑，咱们走着瞧吧！”

虽然说“走着瞧”，但现在人家是“锷未残”的红人，“锷未残”势力又最大，李葫芦、卫彪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这时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因为是忆苦思甜大会，全村虽然分成了三派，但这个会得在一块开。由于大家要在一起开会，所以三派的头头得先在一起碰个面。碰面是在牛寡妇家，由三派分摊东西，大家在一起吃一次“夜草”，一边吃一边商量。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村里三头目第一次正式碰面。当天的“夜草”是烙饼卷鸡蛋。但烙饼快吃完，大家还没有商量事。没有商量事不是因为大家派别、观点不同，而是大家相互看不起。特别是赵刺猬和赖和尚看到过去的卖油郎李葫芦也果真成了人物，开始和自己平起平坐吃烙饼，商量事情，心里很不舒服。虽然不舒服，但人家现在是一派的头目，又不能不和他坐在一起商量，心里就更加不舒服。另外，赵刺猬还有些看不起赖和尚，觉得如今天下大乱，派系林立，全是赖和尚最初跳槽引起的；赖和尚也看不起赵刺猬，看他脑袋像个斗，两只小眼睛像老鼠一样，

就成不了什么大气候。自己跟他搭十几年伙计真是晦气，总有一天得把他干下去，自己取而代之；李葫芦到底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样子有些拘谨，烙饼吃得很慢，吃完烙饼喝鸡蛋汤，也尽量不让出声。但他看到两人对自己看不起，心里也有些愤怒：妈拉个×，你们不就比我大几岁，多当了几年干部吗？管得着这样看不起人！别看老子现在人少，将来谁胜谁负还难说哩。最后烙饼吃完，鸡蛋汤喝完，才开始商量事情。其实事情商量起来很简单，定下开会的日期，让村里的地主富农都陪斗，然后一派出一个诉苦的，再让村里当过伙夫的老蔡做一筐糠窝窝，会议就结束了。不过日期、陪斗、诉苦人分配、谁做糠窝窝，都是赵剌猬和赖和尚你一言我一语定下的，最后才征求李葫芦的意见：

“葫芦你看怎么样？”

李葫芦又起了愤怒，但他压住愤怒说：

“就这样吧。”

于是大家解散。

到了七月初七，全村开忆苦思甜大会。大会开始之前，先唱“天上布满星”，是“偏向虎山行战斗队”的“可教育子女”路喜儿打的拍子。然后诉苦。批斗地主，最后吃糠窝窝。诉苦时候，赵剌猬这边出的是黄瓜嘴，赖和尚那边出的是朱老婆子，李葫芦那边出的人是李葫芦他爹李守成。这时黄瓜嘴出了风头。那天三头目开完会，赵剌猬就找到黄瓜嘴，让他诉苦。黄瓜嘴说：

“做语录牌描大字你找我，诉苦找我就不一定合适。旧社会俺爹俺爷贩牲口，和地主接触不多！”

赵剌猬说：

“什么多不多，谁也没整天在地主家住着。你嘴会说，还是你吧。换个人，虽然有苦，却倒不出来，等于没苦。三派各出一个人，被人家诉苦比下去，岂不丢了大人！”

黄瓜嘴只好接下任务。临到开会，赵剌猬又征求黄瓜嘴意见，问他诉苦喜欢在前头还是后头，黄瓜嘴说：

“咱搁到后头吧，先看人家怎么说。人家说完咱再说，才能说得比别人好；搁在前头，还不知人家怎么说，怎么能比得过别人？”

赵剌猬连连点头：

“对对对，你到底有头脑。冲这，你就说得过他们！”

由于赵剌猬是会议主持人，这样，赵剌猬就把黄瓜嘴放到后面。赖和尚、李葫芦见赵剌猬把自己诉苦的人放到前边，心里还有些高兴。但一到开诉，才知道上了当。第一个诉苦的是朱老婆子。老婆子倒是苦大仇深。她丈夫是大年三十被地主李文闹逼租子上吊死的。但老婆子有苦说不出，到了台上就哭，一看到台下那么多人，又有些发毛。哭着哭着，忘了诉丈夫的苦，诉起了自己的命，说六〇年自己怎么差点被饿死。把大家吓得脸都白了。赖和尚赶忙让卫东上台把她拉了下来。接着诉苦的是李守成。李守成在旧社会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但他说话容易走板，穷人的苦讲得少，地主如何威风，李文闹、孙殿元、孙毛旦如何欺负村里的妇女讲得多。讲着讲着，看到下边听众都很爱听，又有些得意，最后竟讲起李文闹如何搞赵剌猬他妈，台下发出哄笑声，气得赵剌猬想上台打他。李葫芦、卫彪在台下也是干着急。最后上台诉苦的是黄瓜嘴。黄瓜嘴上台以后，和朱老婆子、李守成不同，既不哭，也不闹，而是先规规矩矩向台下鞠了一躬。这一招很新鲜，立即集中了大家的注意力。然后他开始诉苦。诉苦也慢声细气，讲他爹他爷爷怎么受地主欺负。按说他爹他爷爷当年主要是贩牲口，和本村地主接触不多。但他避轻就重，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出外贩牲口也受外边地主欺负。一次他爷爷投宿到塞外一家地主家，当天夜里地主家丢失一口铡刀，这家地主硬说铡刀是他爷爷偷的，罚他爷爷在他家干了十天活；一次他爹到内蒙去贩毛驴，内蒙的地主也特坏，看他爹老实，付过款查驴，少给查了两头，他爹十天十夜赶毛驴回到家，才发现少了两头驴，一趟驴白贩了，为此他爹差点投了井……讲完外边的地主，他又回到本村的地主，虽然他家受本村地主欺负不多，但别的人家当年受李家、孙家、许家、路家欺负不少，于是就讲天下穷人一条心，讲别人家怎么受这几家地主的欺负。有妻离子散的，有家破人亡的。别看这么替别人诉苦，效果比光诉自己的苦还好。因为许多受苦者的后代都在台下坐着，他一诉，台下想起自己的先人受苦，倒是比他先哭了。这样诉过几家，台下一片唏嘘声。气氛非常好。这时赵剌猬就站起来举手臂喊口号：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大家都在台下跟他喊。

诉苦会结束了。黄瓜嘴出了风头。赖和尚、李葫芦都非常沮丧，赵刺猬却十分得意。当天夜里，赵刺猬又把黄瓜嘴叫到吴寡妇家吃“夜草”。这天吃炖小鸡，喝白干酒。赵刺猬不住地往黄瓜嘴跟前夹鸡，劝他喝酒，说：

“老黄，我说让你诉苦，你还不诉，看今天怎么样？一场苦诉下来，大家都另眼看你，快比得上李葫芦背语录了！他赖和尚、李葫芦还别得意，咱们再弄几次这样的事，保管让他们不战自败！他们还想跟咱们较量呢，也不问一问，他们才过过几次沟坎？论这上头，我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粮还多！李葫芦年轻不懂事，会背几条语录，就成了精；赖和尚忘恩负义，当初不是我拉他当干部，他现在不照样杵牛屁股？”

黄瓜嘴喝了些酒，头一发晕，也有些得意，但又故作谦虚说：

“今天诉苦会效果也不是太好，关键是俺爹俺爷爷过去在咱村受地主的苦不多。如果受的苦像朱老太婆和李守成，咱再诉诉试试！”

赵刺猬忙说：

“那是，那是。”

经过这场事，黄瓜嘴在村里威信提高不小。大家突然觉得黄瓜嘴也是个人物。赵刺猬对他更加客气，遇事找他商量，天天拉他吃“夜草”，还准备提拔他当“锣未残战斗队”的小组长，因为二小组组长金宝能力太差，说话串不成句子，让赵刺猬不满意，不但赵刺猬对黄瓜嘴客气，连赖和尚和李葫芦，也开始从心里承认他不是一般人物。虽然对他恼怒，但恼怒归恼怒，能从心里承认他，这就不容易。如果照此发展下去，黄瓜嘴迟早会成为村里另外一个头面人物，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黄瓜嘴也感到这一点，在村里走路开始把手背到身后。接着还要求赵刺猬又给牲口院派了一个劳力，派了一个半傻不傻的小伙子藏六，作为他的副手。半夜就让藏六起来给牲口添草，他在一边指挥。这样时间一长，大家越来越觉得黄瓜嘴是个人物。赵刺猬已准备撤掉金宝的小组长，换成黄瓜嘴。可惜这时黄瓜嘴突然出现一桩事，倒了大霉，一下从高台子上跌了下来。

事情出在养“忠”字猪，喂“忠”字牲口上。诉苦会开过不久，公社号召大家戴毛主席像章，养“忠”字猪。戴像章、养“忠”字猪，黄瓜嘴都没出问题。像章戴在胸前，养“忠”字猪即在每家饲养的猪的脑袋上，用烧红的铁丝烙一个“忠”字。本来烙猪就烙猪，这时黄瓜嘴自作聪明，觉得既然可以烙一个“忠”字猪，为什么不可以烙“忠”字驴、“忠”字马？于是就向赵刺猬建议，将队里的牲口脑袋上，也烙一个“忠”字。赵刺猬听这建议，也十分高兴，觉得黄瓜嘴脑瓜到底灵，干事情比别人高出一招。如果这事情干成，又像诉苦会一样，让赖和尚、李葫芦大吃一惊，打打他们的威风。于是就同意黄瓜嘴烙驴马、养“忠”字牲口。黄瓜嘴回到牲口院就干上了，烧红一根铁丝，让藏六搂着牲口脑袋，他往脑门上烙字。但驴马不像猪那么老实，又比猪劲头大，见一根烧红的铁丝伸过来，立即发惊，嘶嘶一声叫，前腿就抬了起来，要挣脱缰绳。这样弄了两个小时，一个字没烙上去。一会儿铁丝凉了，还得重新放到火里烧。最后傻子藏六首先不耐烦了，说：

“为什么非烙头，烙到屁股上不得了？”

黄瓜嘴觉得说得有理，反正一个“忠”字，烙到哪里不一样？于是就让藏六把所有牲口的眼捂上，往屁股上烙“忠”字。这很好烙，牲口戴着捂眼，非常老实，一小时下来，十几匹牲口都烙了“忠”字。黄瓜嘴扔下铁丝，擦了擦头上的汗，又退到远处看了看，十分满意，烙的都是美术字。也是一时忘乎所以，他马上就让藏六把十几匹牲口牵到村里让大家看。藏六就把“忠”字牲口牵到了村里。村里立即轰动了。说黄瓜嘴又有了新东西，快来看。谁知大家一看，却全都傻眼了：乖乖，他竟敢把“忠”字烙到牲口屁股上，这不是恶毒攻击吗？赵刺猬听到人声，也兴冲冲跑出来看，他一看也吓了一头汗，上去扇了黄瓜嘴一个耳光：

“你他妈不往头上烙，怎么把字烙到牲口屁股上？你这是……”

黄瓜嘴这时也突然觉出问题，吓得一身冷汗，赶快上去用手去擦牲口屁股上的字。但字是用红铁丝烙上去的，用手哪里抹得掉？

这时赖和尚和李葫芦听到人声，也跑出来看。他们听人声乱嚷出了事，一开始还看不明白，后来终于看明白了，都拍手称快。李葫芦架着膀对身边的卫彪说：

“看他诉苦怪聪明，这下看他怎么收场！”

赖和尚更绝，接着赵刺猬，上去又扇了黄瓜嘴一个耳光：

“你小子也有今天，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

接着命令身边的卫东：

“找几个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到县上去！”

卫东立即回家去拿绳子。卫彪也忘了和卫东的私仇公怨，主动上来帮忙。黄瓜嘴这时早吓傻了，见卫东、卫彪果真带人拿绳子来捆他，忙趴到地上向赖和尚、李葫芦、卫东、卫彪磕头，用手抱住卫彪说：

“卫彪老兄弟，饶我一回，我不是故意的！你饶了我，我这次参加你的‘造反团’！”

卫彪这时冷笑：

“现在你要参加我的造反团了？可你现在成了反革命，你参加谁敢要你呢？”

黄瓜嘴又爬过去给赵刺猬磕头：

“支书，支书，救我一救，当初给牲口烙字，可是你同意的！”

赵刺猬摊着手说：

“我同意你往头上烙字，谁同意你往屁股上烙字了？你再这么说，不连我也拉进去了？”

当天下午，县公安局军管组来了一辆摩托，把黄瓜嘴抓到了县里。来抓黄瓜嘴的人中，有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来村里搞土改的工作员老贾。老贾虽然土改时犯了右倾错误，但后来经过学习，把右倾改掉了，之后分到公安局，一直至今。老贾一来，赖和尚和李葫芦就分别找老贾谈，向他汇报情况，说黄瓜嘴历来对毛主席、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不满，恶毒攻击是肯定的；但光抓一个黄瓜嘴还不行，黄瓜嘴烙字，是赵刺猬在背后指使的。赵刺猬闻到风声，也赶快找老贾谈，说黄瓜嘴往牲口屁股上烙字，他确实不知道，另一个喂牲口的藏六可以做证。好在赵刺猬与老贾相熟，过去一块搞过土改，后来赵刺猬经常到县上开三级干部会，也在街上碰到过老贾。所以老贾说，共产党的政策，一人做事一人当，就不要攀扯别人了。于是只把黄瓜嘴一个人抓走了。

但赵刺猬在这件事上受打击不小。半个月情绪沮丧，“锣未残战斗队”也没安排什么活动。倒是赖和尚、李葫芦都很高兴，将各自的战斗队、造反团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又是唱戏，又是跳舞。

一个月以后，传来一个消息，黄瓜嘴被判了十五年徒刑。消息传来，大家知道这是必然结果，都没什么惊奇，只有黄瓜嘴他老婆一个人在家哭了，边哭边骂：

“×你妈黄瓜嘴，嫁给你真算倒霉！过去跟着你喂牲口，现在你成了犯人，给我丢下一堆孩子！你判十五年，叫我如何等得了你？”

于是当天夜里就回娘家商议，准备跟黄瓜嘴离婚。

前言（四）

邻县县委书记孙实根回乡住了几天，被乡亲们当作“走资派”斗了一把，灰溜溜而去。县委书记孙实根，就是抗战时的八路军连长孙屎根，到邻县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才改名孙实根的。土改时候，孙实根曾在邻县当区委书记，后来调到本县当县委书记，又到邻县当县委书记，五五年还一度升为本地区的行署副专员，五七年因说过一句“共产党，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被定为思想右倾，幸亏思想转得快，改成“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才没有被划为右派，又降到邻县当县委书记，一直至今。孙实根虽然才四十多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了。幼年时候，他和赵剌猬、赖和尚都是玩尿泥的朋友，无非他是地主的儿子，后来到开封读书；赵剌猬、赖和尚是佃户的孩子，在村里干割草打架偷瓜摸枣的勾当。自土改以来，孙实根一直在外做官，很少回村里来。虽然县委书记说起来官不大，但他已是本村历朝历代出外做官职位最高的了，村里人提起他，都觉得十分了不起。他有一个吃斋念佛的老母，现在七十多岁，仍在人世，住在村里。孙实根自当县委书记以后，来接过老母几次，但老母总是在儿子那里住几天，就又回来了。虽然她是地主老太太，但“文化大革命”以前，支书赵剌猬、大队长赖和尚对待她和对待别的地主不一样。有时有事没事还过去坐坐，让人给挑一担水。六〇年村里吃大食堂，豆糁吃完，村里饿死许多人，这时赵剌猬、赖和尚两个人一人拿了三根红萝卜，到邻县去找孙实根。孙实根这时也瘦了一圈，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见家乡的支书和大队长来了，吩咐县委伙房给蒸了一锅白菜粉条包子。赵剌猬、赖和尚每人吃了十个包子。吃完包子，赵剌猬、赖和尚向他诉说了家乡的灾情，说村子已经饿死二十多口人。孙实根听着流了泪，但流过泪说：

“各地情况都一样，我这里也没法帮助你们！”

赵剌猬赖和尚感到很失望，第二天下午就赶了回来，路上还骂孙实根忘恩负义，他“已有包子吃，却不管家乡人的死活”。但等赵剌猬赖和尚回到村里第三天，孙实根却从邻县批过来两马车红薯干。这从百里之外运来的红薯干，救了村里不少人的命。这救命的红薯干，至今还被人记起。常有老人对孩子说：

“多亏了孙实根的红薯干，不然哪里还有你？”

灾荒年过去，孙实根来接母亲，村里许多人围着他的吉普车哭。因为这村有孙实根，本县本公社，对这村都另眼相看。

但孙实根也有自己的不幸。虽然他在外当着县委书记，但他革命二十多年，仕途并不顺。二十多年才当了个县委书记，这本身就证明混得不好。五五年那年形势比较好，一下升为副专员，如果后来不出事情，照直升上去，现在混个地委书记或省里的干部也料不定。但他后来犯了右倾，又从副专员位置上给打了下来。从上边位置打到下边位置，证明以后再没有升迁的可能，可能一辈子也就是个县委书记了。一想到这一点，虽然每天有吉普车坐着，但心里总感到窝囊和憋气。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开封一高的同学，现在就有比他混得好的，有在别的地方当着专员和副省长的。有一位姓赵的同学，和他一块参加的八路军，后来随军南下，现在竟在南方某省当着省委书记。想想别人，比比自己，只怪五七年说错了一句话，落得如此下场。但有时想着想着就又想通了，觉得官大官小还不是那么回事，当来当去没个完，官大操大心，官不大可以少操心，在县城待着也不错。同时你还不能消极，你越消极，越升不上去，工作搞不好，说不定连县委书记也保不住；你不嫌职位小，不论职位高低，当县委书记把县委书记当好，说不定再有升迁的可能也料不定。这样，他虽然思想上常有这样那样的考虑，但工作上并没有耽误多少，邻县的工作一直搞得不错。

这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发生，孙实根像所有的县委书记一样，很快被打倒了，成了“走资派”，被造反派拉着游街和批斗，戴高帽子。孙实根一开始很生气，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没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但后来看到那么多的县委书记都被打倒了，许多比他大的官都被打倒了，就又想通了。想通了就不再生气，对游斗戴高帽子不再太在意。这时令他在意的倒是他的家庭生活，他那个令人头痛的老婆。

说起老婆，孙实根比仕途不顺还感到自己不幸。这个老婆长得倒不错，年轻时人称小祝英台，是八路军团部的一个护士。孙实根在八路军当连长时与她认识，后来土改当区长时与她结了婚。婚前接触，觉得她还不错，有说有笑，声音很脆，两根辫子一甩一甩。但结婚后才发现，这个女人与她一起不得，原来性子既急又躁，心地狭隘，又异常自私，遇事稍不如意，有时孙实根一句话说错，她就哭闹个没完，小则摔盆打碗，大则撒泼打滚；有时脾气上来，还敢打孙实根的耳光。每三天要发生一件这样的事。这令孙实根十分头疼。有时孙实根想起来，真想跟她离婚了事，但当时孙实根在仕途上正处于上升时期，怕离婚对自己影响不好，那样的女人，真要离婚，她能给你闹得天翻地覆，这样想想也可怕，于是就拖了下来，一拖拖了二十多年，有了三个孩子，这时想离婚也已经晚了。

当然，并不是说孙实根和老婆在夫妻生活中就没有高兴的时候。孙实根回想二十来年的婚姻史，发现这

样一个规律，当他在仕途上顺利，大家可以同享福时，老婆就跟他愉快，比如五十年代初他由区长升到县里，又由县里升到行署，老婆与他就处得不错；可当他倒霉的时候，老婆就忙中添乱，时常与他找气，比如他由副专员又降为县委书记，现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时，老婆就天天与他吵闹不休。你越在外边不顺，她越找你的事。比如现在你在外面挨批斗一天，回到家老婆肯定在生气，饭也不做，水也不烧，惹她生气的事情一定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鸡毛蒜皮小事。不管你回来心情如何，累与不累，都要接着与你大闹一通，你还得与她赔些不是，说些好话，把她的火气给安慰下去。常常要安慰到半夜。这时孙实根想想，和这样只可同享福不可同受罪的女人在一起，实在是没有意思。外边遇到不顺，心里还可排解，与老婆生气，找谁排解去？孙实根乡下有一个老母亲，他曾将老母亲接到自己县上几次，但每次老太太都是住上几天就要往回返，与老人看不惯这个儿媳和这个儿媳在语言上虐待老人大有关系。

这天，孙实根作为“走资派”又被县城的造反派批斗。批斗完回家，老婆又找茬儿与他生气。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她娘家兄弟的一件什么事。因为牵涉到娘家，所以她这次生气的程度，比过去不牵涉娘家的其他事程度要大。孙实根这天被批斗得有些劳累，劝解她神情有些不集中，更激起了她的火气，劝解到半夜，劝解不下，她撒泼打滚，还扇了孙实根几个耳光。孙实根一气之下，不再劝解她，摔门而去，离开吵闹的家庭，走到清冷的大街上，他似乎一下想通了，胆子一下也壮了，于是不再回家，也不再管明天造反派如何，径自走出县城，开始步行向百里之外的家乡走去。一来他想回农村清静几天，二来也探望一下半年没见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但他没有想到，他一回到村里，在村里也没法清静，他又被村里的造反派给斗了一回。

孙实根回来的当天，全村人就知道了。看他步行回来而没有坐吉普车，大家知道他在外面倒了大霉。最先起出斗争孙实根念头的，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团长李葫芦。李葫芦所以想斗争孙实根，是因为他觉得在村里，他是第一个知道孙实根倒霉，由县委书记成为“走资派”的。在他还没背语录成为名人和团长之前，他就知道孙实根被打倒。那时他仍然推着油车卖油。一次卖油到了邻县县城，他看到满街的“打倒孙实根”的标语，就知道本村出去的县委书记倒霉了。虽然六〇年他也吃过孙实根批来的红薯干，但他看到满街的标语，心里却产生出一丝快意。卖完油回到村里，他就把这消息给发布了。全村人能知道孙实根倒霉，还是他卖油的功劳。现在他不卖油了，成了“造反团”团长，而倒霉的孙实根现在从邻县逃到了村里，他觉得如果不趁此机会斗他一把，有些说不过去。同时他这个“造反团”自成立以来，一直没干什么大事。成立一个组织而长时间不干事，久而久之就等于这个组织没有成立。现在一个倒霉的县委书记到了他的跟前，如能顺利斗上一把，对提高“造反团”的威望肯定大有好处。全村三个造反派，过去也无非是斗斗地主，现在如能斗一下县委书记，肯定比斗一个地主要有意思得多。他把这想法向副团长卫彪说了，卫彪也很兴奋，说多亏李葫芦想出这么个主意，这肯定会成为“造反团”命运转折的一个契机。接着两人就规划起来，怎么具体斗争孙实根。但真到规划起来，两人又感到茫然，毕竟过去他们一个是卖油的，一个是刚毕业的中学生，没有和县委书记接触过，不知道县委书记有多粗多细，具体斗起来怎么安排，揭发他些什么罪行。这和斗本村地主可不一样，地主犯的罪行村里人熟悉，而一个县委书记，他的罪行决不是一个卖油的和一个中学生所能清楚的。两个人规划到半夜，没有规划出个所以然，都有些着急，这时李葫芦骂道：

“娘的，主意是个好主意，只是黄鼠狼吃刺猬，不知怎么下嘴！”

这时卫彪想出了主意，说看孙实根这次回来的意思，三天两天走不了，不如先以“造反团”的名义，到邻县去“外调”一下，“外调”些罪恶回来，再斗争也不迟。事到如今，李葫芦也只好同意这么办。第二天一早，卫彪拿了一百多块钱盘缠，就到邻县外调去了，但李葫芦、卫彪没有料到，他们一“外调”不要紧，他们就失去了斗争孙实根的机会。因为在他们“外调”期间，村里另一个造反派“锷未残”，已经把孙实根给斗上了。

“锷未残”一开始并没有想斗孙实根。“锷未残战斗队”队长赵刺猬，与孙实根是老相识。六〇年他到邻县去，还吃过人家的包子，要回来两马车红薯干。“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也经常照顾孙家老太太。孙实根每次坐吉普车回来，他闻讯就赶过去，里外招呼，一直到孙实根离去。包括这次孙实根回来，他虽然也知道孙实根倒台，由县委书记变成了“走资派”，但过去毕竟是老相识，那天街上碰面，他还上去与孙实根握手，笑着说了很多话，根本没想到要斗他一把。一直到他闻到信息，听说李葫芦的“造反团”要斗孙实根，已派卫彪到邻县外调，这才猛然醒悟。醒悟之后，他也马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觉得到底李葫芦过去卖油，脑子聪明。以前“锷未残”的黄瓜嘴也像李葫芦一样聪明，可惜后来一步走错，进了监狱，让他失去了臂膀。如果黄瓜嘴在，说不定黄瓜嘴也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什么叫聪明？聪明就是看到一件事大家熟视无睹，他却能想出新点子，这就是聪明。比如村里有三派，三派都知道孙实根回来了，大家都熟视无睹，李葫芦就能想出要斗争他。斗争孙实根，一个县委书记，对自己造反派的威望，能有多大提高！某某某的战斗队斗了县委书记，一下四邻八乡都会知道，那是啥劲头？越想越觉得斗争孙实根是好主意，可惜这主意不是自己想出来的。如是是自己想出的，也派人“外调”，回来斗争一把，自己的“锷未残”就可以提高威望。上次黄瓜嘴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忠”字烙到牲口屁股上，坐了大牢，使“锷未残”受损不小，四乡八邻都知道，“锷未残”出了一个反革命。让“锷未残”的人几个月抬不起头。如果这次能由“锷未残”斗争一个孙实根，名声肯定会重新大振，挽回上次丢的面子。可惜这事被李葫芦抢了先，已派人去“外调”。后来又一想，什么外调不外调，从小与孙实根在一起玩尿泥，对他还不了解？不外调就不能斗了？照样可以斗。虽然主意是李葫芦想出的，但他现在不是还没有斗吗？自己完全可以在

他们“外调”期间，捷足先登，提前斗孙实根一把，把这个重振威风的机会给抢过来。李葫芦也许会怪自己不仗义，可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仗义不仗义？他过去一个卖油的，现在与人平起平坐，他就仗义了？于是就下定决心，抢在李葫芦前边斗孙实根，主意一定，赵刺猬就像变了一个人，不再蔫巴，十分冲动和兴奋。但这时他又有些担心，真要斗起来，自己磨不开面子，人家当县委书记时，自己毕竟吃过人家的包子。但接着又想通了，自己过去求他时，他是县委书记；现在要斗他，是因为他成了“走资派”；自己斗的是“走资派”，并不是县委书记；如果他一时想不通，也只有求他原谅了；退一步讲，就是他不斗争，李葫芦也会去斗争；反正是斗争，与其李葫芦斗争，还不如自己斗争。这样思来想去，就彻底想通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决定第二天斗争孙实根。接着就向自己战斗队的副队长冯松明（以前任大队会计）做了布置。冯松明是个麻子，人们一般不叫他冯松明，叫他冯麻子。冯麻子膀大腰圆，十分有力气，但头脑简单，没有主意，赵刺猬很看不起他。不过这次他听了赵刺猬的主张，却提出一个主意，说斗争孙实根可以让村里地主陪斗，因为孙实根多年不在村里，大家毕竟陌生；让村里地主陪斗，大家才能提高胆量，也感到有话可说。赵刺猬觉得冯麻子这次说得不错，马上就同意了。

于是，第二天“锣未残”召开大会，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实根。当“锣未残战斗队”副队长冯麻子到孙实根家通知他第二天参加斗争会时，孙实根吃了一惊。孙实根回家乡是来躲清静的，没想到在家乡却又有人批斗他。他当时正在灯下给老母洗脚，与老母说些笑话，现在见冯麻子来通知这个，便说：

“麻子，我回来就住几天，你们批斗我干什么！”

没想到冯麻子却说了一句水平非常高的话：

“你是‘走资派’，到哪里都得挨批斗！”

孙实根哭笑不得，说：

“我多年在外面工作，在村里没什么事呀！”

冯麻子说：“你当县委书记有什么事，人家不照样批斗你？人家批斗你多少次，现在哪差我们这一次？”

孙实根听冯麻子这么一说，思想倒通了，没想到一来“文化大革命”，冯麻子的水平也提高了，于是说：

“你们真要批斗，你们就批斗吧。不过时间不能长！”

冯麻子也很痛快，说：“不长，也就两三个小时吧！”

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冯麻子回去向赵刺猬作了汇报，赵刺猬很高兴，拍了一下冯麻子的后脑勺说：

“麻子原来会说话，以前还真小瞧麻子了！”

冯麻子倒不好意思地笑了。

第二天，批斗会如期举行。孙实根很守信用，到了八点就来了；村里的几家地主富农也按时来了。他们在台前一站，赵刺猬一宣布，批斗会就开始了。赵刺猬在台上红光满面，显得很高兴，只是他还不敢看孙实根，与他直接打照面。批斗会之前，照例先唱了一遍“天上布满星”，然后开始批判。说是批判孙实根，其实也就是喊几句“打倒孙实根”的口号，因为大家对孙实根到底是不了解，不知如何批他。批他不得，大家喊过口号，就把注意力集中到陪斗的地主身上。这次已故国民党连长李小武的太太、地主婆周玉枝倒了霉，几个批判者把矛头对准了她，倒是把她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批判会开了两三个小时，就按时结束了。这是孙实根经过多少次批判会中最轻松的一次，没人揭发他的问题，没人让他坐飞机，没人当场逼他交代问题。到底还是乡亲，对他客气。他一感到轻松，又感到因为批斗自己，让地主婆周玉枝替他受了过，被人揪住问这问那，一场批斗下来，浑身衣裳湿透，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批斗会结束，他与身边的周玉枝说：“今天都是因为我，让你受了大罪！”

当年的周玉枝是安阳的女中学生，现在的周玉枝也徐娘半老，这时答：“觉得是受罪，就是受罪；不觉得是受罪，就不是受罪！”

孙实根见她这么回答，倒有些另眼看她，说：

“当年我和小武是同学。”

周玉枝啐了一口唾沫：

“当初不是嫁给你同学，还不至于受这么大罪！”

孙实根憋不住笑了，就与周玉枝分手分头回家。第二天一早，他就回邻县去了。

经过批斗孙实根，“锣未残”的威望果然在村里有了提高。大家都觉得“锣未残”干了一件大事。赵刺猬也一扫几个月前黄瓜嘴事件的晦气，开始重新在街里理直气壮地走。只是另外两个战斗队有些憋气。“偏向虎山行”的赖和尚觉得这么好的事让赵刺猬抢去，有些天理不公。“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的李葫芦更是愤怒，自己首先想好的主意，已经派人“外调”，煮熟的鸭子，却被别人抢吃了。只是这事不好找人论理，“走资派”又不是你家的私产，你斗得，别人也斗得，谁抢先谁占便宜，你要去“外调”，等成熟了再批斗；别人却不要“外调”，半生不熟就斗上了。谁斗上了就是谁的影响，外边人还管你成熟不成熟了？别人已经斗过了，你再跟着去斗，就没有了当初的意思，何况第二天一早孙实根就从村里走了，想再批斗也来不及了。这时卫彪从邻县“外调”还没有回来呢。

小学老师孟庆瑞将村里写满了标语。树上、墙上、牛屋、猪圈，都写满了标语。赖和尚给他批了三桶墨汁。墨汁写完，孟庆瑞就去找赖和尚，说墨汁用完了，标语写好了，他是否可以回学校了？赖和尚瞪着眼睛问：

“不到两天时间，你三桶全写完了？”

孟庆瑞答：

“写完了，街里墙上都写满了。”

赖和尚摇着头说：

“你不能回学校。”

孟庆瑞说：

“墨汁写完了，我还待在这干什么？”

赖和尚说：

“我再给你买五桶墨汁，你再接着写！”

孟庆瑞说：

“街里墙上都写满了，你再给我五桶墨汁，我往哪里写？”

赖和尚说：

“那我不管，反正你再用两天时间，把五桶墨汁给我写完！”

赖和尚这么说，孟庆瑞只好又留下来写。可街上墙上实在写满了，五桶墨汁没地方用，孟庆瑞只好见缝插针，自己找空地方，把字写得密一些，笔画粗一些。最后牲口桩上，碌碡上，各家厕所里，厨房，写的都是标语。标语一共四条，是赖和尚规定好的。孟庆瑞不用想标语，所以写起来倒不困难。这四条标语是：

打倒村里最大的走资派赵刺猬！

火烧刘少奇在村里的爪牙赵刺猬！

赵刺猬压制革命群众罪责难逃！

赵刺猬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其中遇到“刘少奇”和“赵刺猬”两人，一律头冲下写，再打上一个红“×”。

赵刺猬在村里倒霉已经好几个月了。他的倒霉并不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或是他的“锣未残战斗队”又出了什么问题。按说他的战斗队自从斗争了孙实根，威望还有提高。但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该他倒霉的日子。走资派县里揪了，公社揪了，现在轮到了村里。村里既然搞“文化大革命”，总该有一个走资派揪出来，不能总是停留在背语录、斗地主、忆苦思甜的阶段。村里谁是“走资派”？谁过去当权谁是。村里过去当权的是赵刺猬和赖和尚，一个支书，一个大队长。赵刺猬和赖和尚都着了急，只有另一个造反团头目李葫芦高兴。李葫芦过去卖油，总不能说人家是走资派。所以一听说揪“走资派”，李葫芦非常欢迎，觉得赵刺猬、赖和尚马上就要倒了，由他来掌管天下。后来又听说村里揪一个走资派就可以了，李葫芦感到很失望，赖和尚却松了一口气。过去赵刺猬是第一把手，既然是一个，就该轮着他。但赵刺猬也不甘心，说自己不是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第一个起来造反，成立战斗队，怎么会是走资派？走资派该是赖和尚才是。赖和尚听赵刺猬这么说，并不着急，说：

“不是叫你论谁造反早哩，是论谁官大哩，支书总比大队长大。‘文化大革命’前搞资本主义，总是你的主意，支书领导大队长，还是大队长领导支书？”

赵刺猬说：

“不是叫你论谁的官大哩，官大也不一定是走资派，官小也不一定不是走资派，毛主席就比刘少奇官大，刘少奇怎么是走资派？赖和尚就是村里的刘少奇！”

当然这都是二人的背后争议，双方并不见面。这时已经是秋天，赖和尚“偏向虎山行”的三队四队种了一片西瓜。赖和尚想澄清一下村里到底谁是走资派，就让三队四队的群众摘了两马车西瓜，拉到公社造反派的驻地。公社造反派这时也斗争得如火如荼，大家都口渴，见赖和尚送来西瓜，都很高兴，用拳头砸开西瓜就吃。吃完西瓜，造反派头目问赖和尚有什么事，赖和尚说：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想来问一下，俺村到底谁是走资派！赵刺猬过去一直当着支书，明明是走资派，现在他却不承认，对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

造反派头目没有到过村里，并不知道谁是赵刺猬，但听了赖和尚的话却感到很愤怒：

“什么，他不承认？他不承认就不是走资派了？走资派有几个是自己承认的？刘少奇还不承认他是走资派哩！现在不是他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如何打倒他的问题！”

赖和尚听了这些话，十分高兴。当天赶着马车回村，就向群众传达了公社的指示，说公社领导说了，村里走资派不是别人，就是过去的支书赵刺猬。接着就把村里的小学老师孟庆瑞找来，叫他书写标语。并参照县里、公社写打倒走资派标语的样式，给定了四条。孟庆瑞看到四条标语，一时还有些不敢，因为赵刺猬现在还没有倒台，手里还有一个战斗队，于是说：

“和尚，你叫我写打倒刘少奇，我写；这打倒赵刺猬，我可不敢！”

赖和尚瞪着眼睛说：

“赵刺猬就是村里的刘少奇，你怎么不敢写？你要不写，就等于保他。他将来要倒了，你还了得？我老实告诉你，赵刺猬的问题，是公社领导已经定了性的！”

孟庆瑞见他这么说，头上有些冒汗，说：

“我写，我写。”

于是花了八桶墨汁，将“打倒赵刺猬”的标语写了一街。

赵刺猬看到一街的标语，特别是听说赖和尚花了两车西瓜，已到公社讨得了指示，定他为村里的走资派，心中当然十分着急。他所在的“锣未残战斗队”，也人心惶惶。标语写了四天，他四天没有睡着觉，觉得自己真要完了。村里干部当了十几年，现在一想到要完了，心里就特别难受。本来他是怕女人大白鹅的，这天夜里大白鹅不称他的意，被他用皮带狠狠抽了一顿她的屁股。大白鹅倒在炕上哭了，也骂他是走资派，使他更加窝火。不过他战斗队中的副队长冯麻子、二组组长金宝对他都很忠心，找他商量，要派“锣未残”的人将街上的标语撕去，将书写标语的小学老师孟庆瑞给打一顿。赵刺猬过去觉得无论冯麻子还是金宝，都是头脑简单的人，看他们不起，没想到头脑简单有头脑简单的好处，到关键时候特别忠心，这叫他感动。不过赵刺猬不同意他们将街里的标语撕去，也不同意打小学老师孟庆瑞。他支书当了十几年，毕竟有些斗争经验。他说：

“标语不能撕，人也不能打，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得沉住气！”

冯麻子说：

“眼看就让人打倒了，还沉个啥鸡巴气！”

金宝也眨着眼说：

“咱就眼看着你被打倒不成？”

这时赵刺猬说：

“我知道二位贤侄的好意，是怕我被人家打倒。打倒咱不能看着让人家打倒，但还是不能打人撕标语。再说，我打倒不打倒，问题不大，都快五十的人了，老了，无所谓了，无非背个箩筐拾粪，我是考虑你们俩。当初我拉你们俩成立战斗队，就有想法，想等‘文化大革命’结束，让你们来接村里的班，一个支书，一个大队长，我就退到一边凉快了。没想到遇到个赖和尚，跟咱们爷们儿过不去。我要倒了，你们不也得跟着背黑锅？再说还有一队二队几百口子群众哩，如果让人家得了天下，咱这几百口子别过了。我一直当支书，赖和尚定我是走资派，他把我打倒，他还不是惦着当支书？只是这事不能莽撞，他要打

倒咱，咱就等等看，看他怎么把咱打倒，咱再对付他不迟！”

冯麻子、金宝听了赵刺猬一席话，觉得说得有道理；听到赵刺猬主要是考虑他们俩和几百口子群众，又有些感动；看到赵刺猬不慌不忙的态度，不像被打倒的样子，对赵刺猬又有些佩服。于是都说：

“那就等等看。咱也几百口子哩，砍头放血，也好几水缸哩，还能看着让人打倒不成！”

这样等了几天，果然中了赵刺猬的话，街上的标语已经发旧，赵刺猬并没有给打倒，“锣未残战斗队”依然成立着，支部的印把子仍在赵刺猬手中。这时赖和尚倒是有些着急。在赖和尚有些着急的时候，赵刺猬也拉了两马车西瓜到公社去。公社造反派也分好几派。上次赖和尚找的是甲派，这次赵刺猬找到了乙派。乙派头目是个戴着柳条头盔的胖子，他吃了赵刺猬的西瓜，听了他的汇报，拍着手中的皮带说：

“别听甲派瞎鸡巴说，到底谁是走资派，谁是革命派，谁是保皇派，现在还没定论哩！关键看谁最后打得过谁。谁打得过谁，谁就是革命造反派！”

赵刺猬听了这番话，顿开茅塞，连说：

“对对对，还是领导有水平！”

从公社回来，赵刺猬立即把乙派头目的话给“锣未残”传达了，大家也开始心明眼亮，过去泄气的群众，现在又重新有了劲头。这时冯麻子和金宝说：

“既然谁是走资派还没确定，上次赖和尚为什么写咱的标语？×他娘，咱也把孟庆瑞找来，咱也得写他的标语！”

这时赵刺猬胆子大了，说：

“可以，标语哪个革命派都可以写，不能街上的墙都让赖和尚占着！”

当天晚上，冯麻子和金宝派人把小学老师孟庆瑞找来，让他重新书写标语。叫孟庆瑞是在夜里。孟庆瑞一进“锣未残战斗队”的房子，发现地上摆着八桶墨水和一根绳子，冯麻子和金宝手里一人拿着一根柳条，就知道不是好事。孟庆瑞过去见到冯麻子和金宝，都相互说话，有时还说几句笑话，但看今天这架势，不像是说笑话。孟庆瑞就站到屋子正中不动。冯麻子和金宝两人在灯下炕上抽烟，相互说笑，也不理他。直到冯麻子“嘟”“嘟”放了俩屁，金宝用柳条戳着笑他，冯麻子感到不好意思，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地上孟庆瑞身上。冯麻子问：

“老孟，知道今天为啥叫你？”

孟庆瑞小心答：

“不知道！”

冯麻子说：

“不知道！会写俩鸡巴字，不是你了！前几天你写了一街标语，要打倒刺猬，今天咱们算算这账吧！”

孟庆瑞忙说：

“打倒刺猬也不是我要打倒，是赖和尚让我写的，他手下一个战斗队，我哪里敢不写？”

冯麻子说：

“好，他让你写，你不敢不写，我手下也有一个战斗队，我让你写，你敢不写吗？”

孟庆瑞盯着冯麻子和金宝手里的柳条说：

“不敢！”

冯麻子说：

“好，你既然不敢，今天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上次你怎么给赖和尚写的，今天你怎么给我写！上次你写标语花了几桶墨汁？”

孟庆瑞答：

“八桶！”

冯麻子指着地上说：

“好，今天我也给你买了八桶，你照样把这八桶给我写完！”

孟庆瑞低着头说：

“麻子，咱俩过去关系不错，你何必难为我。我刚给赖和尚写，又给你们写，赖和尚知道了，肯定会打我！”

冯麻子跳起来说：

“嘿，你这王八蛋，说来说去你还是怕赖和尚呀！你怕他打你，就不怕我打你呀！我现在就把你王八蛋吊起来，用柳条抽你！”

接着就指挥金宝用地上的绳子去吊孟庆瑞。孟庆瑞见真要吊起来打他，吓得慌忙说：

“别吊，别吊，我写，我写！”

冯麻子用手止住金宝，用柳条指着孟庆瑞说：

“你写什么？”

孟庆瑞吓得出了一身汗，说：

“你让我写什么，我写什么！”

冯麻子说：

“好，你上次怎么写打倒刺猬的，这次怎么写打倒赖和尚！”

孟庆瑞说：

“可街上没地方了呀，上次写打倒刺猬给写满了！”

冯麻子说：

“没地方你给我找地方，上次给赖和尚写有地方，这次给我写就没地方了？你给我把上次写的抹掉，换成这次写的！”

孟庆瑞摊着手说：

“这，赖和尚要知道了，肯定打我！”

冯麻子又指挥金宝去吊人，用柳条抽他，问：

“你到底怕哪一边打你？”

孟庆瑞哭了：

“我两边都怕！”

冯麻子说：

“你那边怕过一回了，这次怕怕这边吧。你说，明天你抹不抹？写不写？不抹不写我先吊你一夜！”

孟庆瑞说：

“我抹，我写，我明天就写！”

冯麻子问：

“你上次写标语花了几天时间？”

孟庆瑞说：

“四天！”

冯麻子说：

“我也给你四天期限，你给我把八桶墨汁写完。要是到了四天头上，你还没有写，你就把八桶墨汁给我喝下去！”

说完，就让金宝把孟庆瑞放了回去。

但孟庆瑞回去以后，四天过去，他一个字没有抹，一个字没有写。他没抹没写并不是他不想抹不想写，而是赖和尚的战斗队得到信息，知道走资派赵刺猬要反扑，要抹标语写标浯，已经派卫东带着战斗队一帮人拿大棒子到街上看守。孟庆瑞看到标语有人看守，他去抹去写不是等着挨大棒子？所以他一个字没抹，一个字没写。到了四天头上，这边战斗队的冯麻子和金宝十分生气，带着一帮人，拿着柳条到小学校去捉拿孟庆瑞。四天既然没有写，就要逼着他把八桶墨汁喝下去。可等冯麻子一帮子来到学校，推开孟庆瑞的屋门，发现孟庆瑞正在屋里主动捧着大桶喝墨汁，脸上、脖子里，全是黑乎乎的墨汁，一边喝还一边打自己的脸：

“谁叫你识字，谁叫你识字？你识字，你受罪挨打是活该！”

孟庆瑞这样一个模样，倒叫冯麻子等人吓了一跳。人家主动将墨汁喝了，就不好再找理由逼迫人家。但冯麻子还是上去踢了他一脚：

“别以为喝了墨汁就没事了，你今天先喝着，明天我再来找你算账！”

可等第二天冯麻子再带人到学校去，发现已经无法再找孟庆瑞算账了，因为孟庆瑞已经直挺挺倒在床上不会动弹，他墨汁中毒，死了。

孟庆瑞的死，令冯麻子十分愤怒，骂道：

“妈拉个×，让他写个标语，他喝墨汁死了，他以为他死了，我们就不写标语了？这村里就成了赖和尚的天下了？我们还得照样写！”

第二天，“锣未残战斗队”又找了个小学老师小胡，去写标语。因为标语被“偏向虎山行战斗队”队员拿大棒子把守着，这次“锣未残”这边也出了一些队员，拿大棒子去开道，强行改写标语，让小胡将“打倒赵刺猬”改成“打倒赖和尚”。在改标语的过程中，双方的大棒子发生了冲突，标语改了十条，双方各伤五人。其中“锣未残”这边一个叫瓦碴的小伙子，被对方一棒子打在头上，成了脑震荡，昏昏迷迷，从此躺在床上，一直没有醒过来。

二

“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团长李葫芦在坐山观虎斗。坐山观虎斗是个开心的事情，看别人在那里打，自己坐在一边看，既无打架的危险，又能看到打架的结果，让人开心。李葫芦小时候放过山羊，孩子们在一起，就爱看山羊抵架。不过赵刺猬、赖和尚不是山羊，看他们两个在一起打，自己坐在一边闲着，李葫芦心里很不高兴。他感到有些寂寞。他觉得他们两个在一起打不拉上他，是因为他们看不起他，他们觉得他的“造反团”太小，没有参加这次打架的必要；他们觉得李葫芦过去是个卖油的，村里政权的斗争，似乎包在他们身上，李葫芦没有资格参加。这让李葫芦不服气。一开始看到满街的标语，既有打倒赵刺猬的，又有打倒赖和尚的，李葫芦心里很高兴，觉得他们俩迟早都要倒下，天下由自己掌管。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他们两个打来打去，原来只倒一个，剩下的就是胜利者，由这个胜利者来掌管天下。胜利者在两个被打倒者中间。将来不管谁胜，坐天下都不会轮到李葫芦。原来被打倒也需要资格，没有现在的被打倒，就不会有将来的胜利。现在街上没有一条标语是打倒自己的，并不意味自己将来会有多大发展，而是因为过去自己老卖油，没有被打倒的资格。就像两只山羊在一起抵架，自己只是一只苍蝇，两只山羊都不屑于理睬他。这让李葫芦愤愤不平。可别人不写打倒自己的标语，自己也不能去写打倒自己的标语。街上没有一条打倒自己的标语，证明自己是个苍蝇，让李葫芦好生晦气。再说，就是现在想写标语，街上写标语的地方也都被赵、赖两派占满了，到哪里写去？这证明村里没了自己的地盘。这让李葫芦闷闷不乐。一天夜里吃“夜草”，他把这想法向自己造反团副团长卫彪说了，卫彪停下筷子，也感到是这么回事，看着别人在那里打，自己在旁边没有事，感到自己这个组织在村里无足轻重。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为了一个姑娘脱离赖和尚投奔李葫芦；现在姑娘没捞着，又落个无足轻重，这才是狐狸没打着，落下一身臊。所以他感到自己比李葫芦还不幸。李葫芦过去是一个卖油的，就会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如果不是他脱离赖和尚来帮他，他如何能成为一个造反团的团长？虽然这个造反团无足轻重，但当团长总比卖油强，起码可以天天吃“夜草”。自己呢？本来就有“夜草”吃，在赖和尚那里就是副队长，现在到李葫芦这里也是副团长；横竖都是副的，自己脱离一派大组织来投奔这个无足轻重的小组织，到底是为了啥呢？这都是成全了李葫芦，牺牲了自己，现在李葫芦还愤愤不平，那么卫彪就更应该愤愤不平了。所以卫彪除了为组织感到懊丧，还对李葫芦有些愤怒。再看到他那愁眉不展、无计可施的样子，更看他不起。他想有朝一日如能把李葫芦干下去，团长由自己来当，说不定这个组织还能有发展。这样思来想去，当晚的“夜草”没吃好，两人就不欢而散。但等第二天，李葫芦又来找卫彪，想出一个解除寂寞、介入斗争的办法，对卫彪说了，又让卫彪对李葫芦有些佩服。心里说：

“别看这小子过去卖油，心里也有点小主意！”

就同意李葫芦的办法。什么办法？原来李葫芦让卫彪下到四个生产队再起一次粮食，把粮食卖了，去买一个大喇叭和扩音机，将大喇叭架到村头大槐树的老鸹窝上，日夜广播。赵刺猬、赖和尚不让咱们介入，咱们自己想办法介入。你们打你们的仗，我们放喇叭。喇叭日夜放，不证明自己的组织日夜存在？李葫芦、卫彪都为想出这么个主意高兴，觉得可以从新开辟自己的天地了。卫彪当天就收粮食，到集上去粜，去县上买大喇叭和扩音器，第三天就把大喇叭架到了老鸹窝上。村里从此就响起了大喇叭声。李葫芦、卫彪在里边讲话。两人讲完话，就放唱片，放的是“对歌”：

我说那个一来呀谁给我对上一，

什么人最爱毛主席？

你说那个一来呀我给你对上个一，

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

我说那个二来呀谁给我对上二，

什么人不让咱过好日子？

你说那个二来呀我给你对上个二，

刘少奇不让咱过好日子。

……

但喇叭日夜放，容易让人夜里睡不着觉。连赵刺猬都有些厌烦了。人家都在干事，你架个喇叭瞎捣乱什么？不过喇叭一响，使他意识到村里除了赖和尚，还有一个战斗队存在。一个赖和尚就够他对付的了，

李葫芦又架喇叭，不知是什么心思？不过他现在迫切需要对付的是赖和尚，对李葫芦三十多人的造反团并没有放到眼里。所以一次在街上碰到李葫芦，他拿出过去的威严说：

“葫芦，你喇叭说架就架，也不请示一下了？”

喇叭放了两昼夜，李葫芦终于听到了自己造反团的声音，意识到了它的存在，李葫芦十分高兴。现在见赵刺猬来管喇叭，说明也引起别人的重视了。引起重视总比默默无闻要好。所以他听到赵刺猬的责问，心里倒有些兴奋，觉得自己架喇叭的主意真是高明。过去他跟赵刺猬说话，觉得人家当了多年干部，自己过去是一个卖油的，尽管后来在一起吃过“夜草”，心里总是有些发虚，现在也是一时胆壮，说话也有了底气，便对着赵刺猬说：

“请示？我就是团长，还要请示谁呀？”

赵刺猬见他这么说话，不由一愣。照他过去的脾气，他会马上给他两个嘴撇子，让他知道说话的规矩。不过现在他听李葫芦说话的口气，真是一个“团长”的口气了，也就不敢太耍过去的威风。再说，他手下真有二三十个人哩。一个赖和尚正在与自己闹，如再得罪一个李葫芦，他这二三十人再跟自己捣乱起来，也是给自己再找个小倒霉。所以他只瞪了李葫芦两眼，心里骂道：

“妈的，这鸡巴年头，连老鼠都成精了！”

但他表面仍压住了火气，说：

“你不请示也就罢了，以后要放白天放，三更半夜就不要放了，吵得人一夜睡不着！”

李葫芦答：

“我那里放的全是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听着就能睡着，你听着就睡不着了？”

这时赵刺猬火了，说：

“我就是听喇叭睡不着，睡不着就不是贫下中农了？我当贫下中农搞土改时，你还在你娘裤裆里呢，你家的大座钟，就是老子打倒地主，才分给你家的！”

李葫芦也火了，说：

“现在不是分座钟的时候了，现在是搞‘文化大革命’，揪走资派！”

赵刺猬说：

“好，好，你也知道揪走资派了！可到底谁是走资派，还在各人弄呢！我要成了走资派，咱们什么都别说了；我要成不了走资派，那时候才叫你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哩！”

两人吵到这里，不再吵了，都恨恨而去。赵刺猬回到家继续考虑怎样对付赖和尚，李葫芦回去继续放喇叭。不过经过这次争吵，两人心里真正产生了隔阂。赵刺猬想：

“妈拉个×，猖狂不是一时哩，等我们打倒了赖和尚，再遇到个小运动，我不把你卖油的打成一个反革命，我就不姓赵！那时才叫你不是东西哩！”

李葫芦回去想：

“赵刺猬真他妈是个走资派，这回要不把他弄下台，将来他还真要杀害咱这贫下中农哩！”

赖和尚听到赵刺猬和李葫芦争吵的消息，心里却很高兴。他不像李葫芦，他手下战斗队大，有势力，所以有资格坐山观虎斗。李葫芦一架喇叭，他也突然意识到村里第三派的存在；现在听到李葫芦敢跟赵刺猬争吵，也感到以前自己对李葫芦有些忽视。他现在正与赵刺猬处在相持不下的阶段，李葫芦在旁边架喇叭，意味什么？如果自己能把李葫芦这一派拉过来，和他联合起来对付赵刺猬，那村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想到此，他有些兴奋，他想立即就去找李葫芦。可他脚迈出门槛，又退了回来。他派人先把自己的副队长卫东叫了过来。他先将自己的想法给卫东说了，卫东却不同意与李葫芦联合。说李葫芦所以能成立造反团，是卫彪叛变造成的。双方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联合起来如再窝里斗，还不如不联合有力量哩；到时候再叫赵刺猬钻了空子，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赖和尚觉得卫东说得也有道理，也是一时犯懒，就把这事放下了。

但等三个月后，大局的发展，出现一个转机，使赖和尚又重新考虑要和李葫芦联合。出现什么转机？各地兴起了“夺权”，即将过去掌权人的木头公章，用武力把它夺过来。谁夺过来谁掌权。这一形势的出

现，对赖和尚非常有利。因为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说明，现在拿着公章的应该被夺，现在不拿公章的才是革命派。涉及到村里，赵刺猬拿着公章，该夺，应该是走资派；赖和尚没有公章，应该去夺，应该是革命派。可这公章是“夺”而不是让别人“送”，这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人家赵刺猬手下也有一个战斗队，也有几百口子人拥护他，这公章岂是好夺的？这就令赖和尚又想起了李葫芦，想与他联合。两派联合去夺一派的公章，必然人多势众，有把握一些；何况李葫芦手里还有一个大喇叭，可以借它造造舆论，形成攻势。所以这次他不顾卫东的劝阻，派人去通知李葫芦和卫彪，想请他们俩共同吃一次“夜草”。“夜草”是在牛寡妇家吃，炖小鸡，有酒。李葫芦和卫彪接到共同吃“夜草”的通知，为赴不赴这次“夜草”，紧急磋商过一阵子。两人一开始闹不清赖和尚的意图。无风无火的，赖和尚为什么请自己吃“夜草”？这“夜草”里肯定有内容。但到底是什么内容，两人一时也猜不出来。最后还是卫彪有文化一些，根据形势发展，猜出可能是要和他们联合。提起联合，两人都犯了思考。李葫芦一开始觉得联合没什么，联合就联合，联合起来热闹，人多势众，把赵刺猬打倒也不错。赵刺猬不倒，将来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再说，现在赖和尚主动来找他们联合，说明赖和尚现在看他们算个人物，看得起他们，这又是架喇叭的功劳，心里还有些得意。但卫彪却不同意联合，觉得李葫芦的想法有些幼稚，首先就看李葫芦不起。什么联合，人家人多，咱们人少，与人联合，等于被人吞并。小猫与老虎联合，就成了老虎的奴仆，老虎让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现在咱们独立，虽然人少，可以发号施令，想架喇叭就架喇叭；和人联合，人家人多势众，哪里还有咱说话的地方？李葫芦听了卫彪的话，也猛然清醒，照自己头上拍了一巴掌，说：

“对，对，还是你眼眶子大，咱们不能当奴隶，咱们不能和他们联合，咱们还干咱们的。原来赖和尚这‘夜草’里拌的有毒药，咱们不去吃就是了！”

卫彪说：

“‘夜草’还是要去吃。人家请你吃‘夜草’，你连去都不敢去，又让人家看不起。咱吃‘夜草’只管吃‘夜草’，不上他当，不同意和他联合就是了！”

李葫芦又觉得卫彪说得有道理，朝卫彪肩上拍了一掌：

“还是老弟说得有道理。别看我会背几条毛主席语录，遇到事情，还是不如老弟会考虑。那咱们就去吃他这个‘夜草’！”

这样，李葫芦、卫彪就去与赖和尚、卫东共同吃了一次“夜草”。不过这次“夜草”吃得很沉闷。卫东和卫彪有矛盾，相互不说话，两人见面招呼都不打；炖小鸡上来，两人都各自低头吃鸡。他俩一不说话，气氛就不好。赖和尚也只是笑着让大家吃鸡，让大家喝酒。最后倒是李葫芦有些沉不住气，问赖和尚：

“和尚请咱们吃‘夜草’，到底有什么事？”

这时赖和尚倒十分大度，什么都不说，挥了挥手说：

“没什么事，就是在一起吃鸡喝酒。喝酒不说事，说事不喝酒，吃鸡！”

这倒叫李葫芦和卫彪有些吃惊。当天夜里果真就是喝酒、吃鸡，没说什么事。但等第二天夜里，赖和尚又单独把李葫芦找来，两个人在一起吃“夜草”，赖和尚才说起要联合的事。李葫芦一听要联合，马上就有了警觉，但奇怪赖和尚为什么昨天不说，放到今天？卫彪不在身边，他一时就没主意，便说：

“联合嘛，是个好事，但得等我回去和卫彪商量商量！”

赖和尚摆摆手说：

“不要找卫彪。你看，我也没带卫东。他们两个为了一个姑娘有矛盾，在一起商量不成事。昨天有他俩在，所以没说。家里千口，主事一人，有咱们两个正头就行了！你一个人在你们造反团还做不了主？”

李葫芦一听赖和尚这么说，忙拍着胸膛说：

“怎么做不了主，架喇叭还不是我的主意！”

赖和尚说：

“那好，咱们在一起商量商量，咱们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打倒赵刺猬，把他的公章夺过来！事情弄成了，我当支书，你当革委会主任，都是村里的正头！”

李葫芦听赖和尚这么说，心里不禁一动。事情弄成了，他可以当村里的正头。可他又想起卫彪的话，说：

“当不当正头，我不在乎。只是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合在一起，不等于你们把我们吞并了？”

赖和尚又一笑，摆着手说：

“葫芦不必多虑，我说的联合，不是要合并你的组织，咱们不合并组织，你还是你的造反团，我还是我的战斗队。只是在打倒赵刺猬这一点上，咱们统一就行了。咱们统一行动，出动两派的人马，去把赵刺猬一派打下去，把他手里的公章夺回来。”

李葫芦心里又不禁一动。原来不合并组织，看来卫彪也是多虑。如果是这样，组织不合，只是共同打倒赵刺猬，赵刺猬也该打倒；打倒以后，他还能当村里一个正头，这事情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可他觉得这么好的事情，赖和尚怎么会双手送给他？过去他背毛主席语录那阵，赖和尚拉他参加战斗队，他只提出当个副队长，赖和尚就吐了他一脸唾沫；现在他会平白无故给他一个正头？这里边肯定有名堂。但到底是什么名堂，李葫芦一时又想不清楚。所以他说：

“事情当然是好事，但等我回去商量商量，两天以后，再给你回信。”

赖和尚说：

“可以。只是有一点，主意别老跟下边人商量，将来当革委会主任是你，又不是下边人，老跟下边人商量，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李葫芦点点头，两人分别。这次李葫芦听了赖和尚的话，没有跟下边人商量，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想。想了两天，假设了许多情况，到底没有想出赖和尚的名堂。没从赖和尚那边想出名堂，他倒从自己这边想出了名堂。赖和尚所以以前吐自己唾沫，是因为那时候自己单枪匹马，力量单薄；现在所以来拉自己联合，事成之后给村里的正头，是因为现在自己有了一个造反团，虽然人少，却也是一个组织，又架了高音喇叭。大家可以联合，共同打倒赵刺猬。虽然事成之后，赖和尚给他一个正头，但也无非是革委会主任，更大的正头是支书，赖和尚还是留给了自己。共同联合，他得大头，让李葫芦得小头，这就是赖和尚的名堂。不过如果是这名堂，倒叫李葫芦放心。李葫芦觉得这样安排也合情合理。后来又想，总是疑神疑鬼，瞻前顾后，也成不了什么大事。革委会主任想当吗？想当，这就结了！

两天之后，李葫芦给了赖和尚回话，同意联合，共同打倒赵刺猬，向他夺权，把他手里的公章夺回来。

三

李葫芦的大喇叭不再广播“对歌”，开始广播口号。口号有：

“打倒走资派赵刺猬！”

“赵刺猬是村里最大的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赵刺猬夺权！”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

由于“打倒赵刺猬”“向赵刺猬夺权”一类的口号没有唱片，李葫芦让卫彪组织造反团四个小伙子，在话筒前轮流喊，吃饭时替换。两天下来，四个小伙子嗓子全哑了，又换了四个。

但卫彪没有参加喊口号。他对这些做法有些不满。打倒赵刺猬他是同意的，但对李葫芦私自决定和赖和尚联合，他很愤怒。本来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能和赖和尚联合，被他吞并，但事后李葫芦又背着他私下与赖和尚交涉，投降赖和尚，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你是团长，我是副团长，这个团到底何去何从，你起码得商量一下嘛！你商量都不商量，就擅自做主卖身投靠别人，眼里太没有这些弟兄了！不过经过这件事，他也感到自己以前把李葫芦小看了。过去看他是一个卖油的，头一回当头头，遇事没有主意，得找自己商量；自己虽然是个副头，但还可以控制他；现在看不行了，这想法有些小看李葫芦，一到关键时候，这小子还挺有气魄的。所以恼怒归恼怒。他又有些佩服李葫芦。李葫芦也知道卫彪有些不满，在一次吃“夜草”时，也给了他些安慰。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得面对现实。与赵刺猬、赖和尚的两个大战斗队相比，单凭咱们这个小造反团，单独行事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说吞并就是吞并，说联合就是联合，被人家吞并或联合，无非是早晚的事。与其将来被人家吞并，还不如现在同意加入联合，这样更主动一些。因为现在天下还没打下来，早联合打天下就有资本；你一直坐山观虎斗，等人家天下打下来，谁也不会那么傻，白面馒头自动送到你嘴上吃。通过单独与赖和尚接触，这个人有毛病，但这次给咱的条件还是不错的，名义上两个组织不合并，只是两支人马联合起来向赵刺猬夺权，把他手里的公章夺回来。等夺了权，赖和尚当支书，同时给咱个革委会主任。只要我当了革委会主任，你卫彪就少不了一个副主任。那个主任、副主任是全村的，不是现在造反团的团长、副团长了。不与人家联合，单凭咱们的造反团，能打下天下得个主任、副主任吗？是有被赖和尚利用的地方，可咱不也利用赖和尚了？是像被赖和尚吞并，可咱不也吞并他了？这样翻来覆去地说，令卫彪气消一些。但气没有消尽，仍然有不满。可不满又怎么样呢？不满他的决定也做过了。你现在还能再脱离李葫芦，自己再单枪匹马干不成？那样就更幼稚、更势单力薄了。待在造反团还能当副团长，单枪匹马可就成草民一个了。想到这里，卫彪也只好将余下的火气压一压，不再说什么，看着自己的造反团与赖和尚联合，看着自己的广播成了赖和尚的，开始呼喊向赵刺猬夺权的口号。不过喇叭喊尽管喊，他不喊，他只是找别人喊。

但喇叭喊夺权口号的效果，在村里却特别大。喇叭日夜喊，口号一遍遍重复，使大家觉得是真要夺权了，赵刺猬是真要站不住了，向赵刺猬夺权是应该的了等等。它使村里有了打倒赵刺猬、向赵刺猬夺权的气氛。赖和尚、李葫芦两派的人，听到喇叭，觉得这是自己的喇叭，马上就要夺权了，马上就要胜利了，权马上就是自己的了，所以个个摩拳擦掌，劲头十足。赖和尚看到这形势十分高兴，对副队长卫东说，怎么样？和李葫芦联合还是正确的吧？到了这时候，卫东也承认这样做有效果，有夺权的气氛。也是一时高兴，晚上他又跑到路喜儿家，在路喜儿屋里，又提出要求，要和路喜儿亲热。但路喜儿只让他摸脸，其他仍给拒绝了。

喇叭声传到赵刺猬这边，令赵刺猬坐卧不安。自从各地兴起夺权，赵刺猬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他觉得目前的形势有些像土改，说打倒谁就打倒谁，说哪个地主倒霉，哪个地主就倒霉。现在是说夺权就夺权了。权在自己手里，竟也成了被动，就得等着别人来夺。不过赵刺猬认为自己和当年的地主不一样，当年的地主是旱地上的王八，想怎么摆弄它，就怎么摆弄它；而赵刺猬除了有权，还有一支几百口子的队伍呢。这队伍和赖和尚的队伍旗鼓相当。你说夺权就夺权，那么容易？同时以前赖和尚是赵刺猬的部下，赵刺猬知道他吃几碗干饭，本来就对他有些看不起，现在他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把权夺过去的。所以对这夺权还有些期待，对保住自己的权很有信心。但当他听到赖和尚和李葫芦联合起来向他夺权的消息，心里却很受震动，对以前的信心有些怀疑了。按说李葫芦他也很看不起。可是两个看不起的联合起来，就不能让人看不起了。大喇叭一遍一遍广播打倒他向他夺权的口号，也令他胆战心惊。过去广播“对歌”他就睡不着，现在不停地要打倒他，他更是懊恼非常。所以在一次吃“夜草”时，吃着吃着，他突然叹了一口气。副队长冯麻子、二组组长金宝问他叹什么，他说：

“说不定这回咱真完了，权真要让人家夺去了！”

冯麻子、金宝倒对联合、大喇叭没有太放到心上，认为不过是鸡狗联合瞎折腾。冯麻子说：

“老叔太当回事了，他联合就联合呗，他们联合起来，不就比咱们多十来个人？看他能一口把咱们的鸡巴咬下来！”

赵刺猬瞪了冯麻子一眼：

“不是叫你论人多人少哩，他们联合起来，就成了两派合并，有声势哩。看这大喇叭整天响的！”

金宝说：

“老叔要觉得听大喇叭心烦，我带俺小组的人，去把大喇叭砸了，把李葫芦抓起来，打他一顿，把他们那个小造反团给‘呼啦’了算了，看他们还联合！”

赵刺猬说：

“要‘呼啦’你早点‘呼啦’呀，现在人家联合了，你去‘呼啦’，就等于‘呼啦’人家两家，赖和尚会坐着不管？你能连赖和尚那一派也一块‘呼啦’了吗？”

金宝不说话了，他不能连赖和尚那一派也一块“呼啦”了。这时冯麻子、金宝才感到人家联合的重要性。他们都开始不说话，看着赵刺猬。赵刺猬这时又叹了一口气：

“我还是那句老话，其实权夺不夺，我倒是不太在乎。按说咱掌权十几年了，也该让人家夺了。夺了我去住闺女家。问题是你们俩怎么办？一队二队几百口子人怎么办？要一下都成了人家的奴隶，这倒叫我放心不下！”

赵刺猬这么一说，冯麻子、金宝又有些热血沸腾，捋胳膊卷袖说：

“老叔，你不能去住闺女家！咱一队二队也几百口子哩，咱也不是吃素的，让他来夺，看他能给咱们夺了？”

这次“夜草”吃完，赵刺猬回家歇息，冯麻子、金宝却没有歇息，第二天就发动群众去了。召开大会，把形势向一队二队的群众讲了，一队二队的群众认清形势，也有些愤怒了，知道赖和尚、李葫芦马上要带着三队四队的人向他们夺权，如果权让人家夺过去，今后就都成了人家的奴隶了。奴隶谁想当，谁不是五尺高的男儿，谁没有一腔热血？大家愤怒地喊：

“×他奶奶，要动真格的了！”

“咱也不是吃素的！”

“要夺咱的权，先拼了二斤半！”

群情激愤，斗志昂扬。有的小伙子散会以后，就回家开始准备铁锹、粪叉和铡刀，防止赖和尚、李葫芦他们来夺权。冯麻子、金宝把这情况向赵刺猬作了汇报，赵刺猬倒是有些感动，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底下的群众斗志还这么昂扬，是令他没想到的。他当时就说：

“多亏了这些爷儿们，使我心里有了主儿！这次只要权叫人家夺不走，我非给咱们这些爷儿们办几件好事不可！”

赵刺猬心里真是有了主儿。有了主儿就有了精神。这天夜里他睡着了。自己这边的群众斗志昂扬，他倒要看看赖和尚他们怎么来夺权。但等第二天，他思摸一天，觉得光干等着人家来夺权，也不是办法，自己也得想些积极的主意。想到第二天，他忽然做出一个让冯麻子和金宝吃惊的决定：他让他们通知赖和尚，想和他共同吃一次“夜草”。冯麻子、金宝当时十分愤怒，问：

“老叔，你这是干什么？权还没被人家夺，你心里就发虚了？就要向人家低头了？”

赵刺猬笑着说：

“一块吃一次‘夜草’，就叫低头了？能大能小、能屈能伸是条龙，前后一样长是条虫。过去一块共事，现在虽然分成了两派，找他谈谈有什么妨碍？他要向咱夺权，咱跟他说说利害，如果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他说服，双方都不损失，咱的权又保住了，岂不更好？”

冯麻子、金宝还噘着嘴不理解，他们对赖和尚还有一股不服气的愤怒，但也觉得赵刺猬说得有道理。于是就同意派人给赖和尚下通知。不过冯麻子临走时又说：

“老叔，你这心思肯定是白费，‘夜草’肯定是白吃，赖和尚不会听你的话罢手！”

赵刺猬说：

“咱做到仁至义尽。如果他不听劝，仍要夺权，咱们只有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等着人家了！”

第二天，赖和尚接到了赵刺猬一块吃“夜草”的邀请。他对接到这样的邀请，感到有些吃惊，一时还弄不清赵刺猬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不过他自己以前就邀请过李葫芦一块吃“夜草”，所以对赵刺猬这种做法也能理解。两军交战，不耽搁两边的首领共同吃饭。吃饭是首领的事，交战是下边的事。吃饭归吃饭，交战归交战。接到邀请，他开了一个“偏向虎山行战斗队”“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两方面头目的联席会议，向大家通报情况，征求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在征求之前，他已拿出一个意见，无非现在说出来让大家知道。赖和尚好赖当过十几年大队干部，有领导经验，自两派一合并，他就知道头目由两个变成了四个；头目一多，就不能像过去一样商量事情，征求意见，因为人越多越尿不到一个壶里，应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副手越多，你越不能依靠，越得自己做主拿意见。这次他拿的对付赵刺猬邀请的意见是：见。他想见赵刺猬，倒不是想与他谈什么，他只是出于好奇心，想弄一弄赵刺猬这小子正在想些什么。他们眼看就要夺他的权了，大喇叭整天广播着，他害怕不害怕？赖和尚一说要见，李葫芦、卫东（卫彪说他肚子疼，没有参加），就不好说不见。于是就定下来见。只是对会面的地点，李葫芦有些看法。因为会面地点原来是赵刺猬定的，定的是吴寡妇家，而吴寡妇家是赵刺猬的根据地。你提出邀请，又由你定会面地点，不妥；既然你提邀请，会面地点就应该由我们定，应该定在牛寡妇或是吕寡妇家，这样才公平。其实李葫芦倒不是真对会面地点有什么看法，在哪个寡妇家都无所谓，只是联合之后第一次参加赖和尚的会议，总得说些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只知道仰着脸听赖和尚讲话，岂不被人看不起？不过赖和尚听了李葫芦的话，却觉得说得很有道理。他提邀请，就不能提会面地点；如果要见面，就得改会面地点，就得你来，我们不能去，就得在我们寡妇家。联合会开后，赖和尚便让卫东派人将这个意见通达给赵刺猬。赵刺猬接到通达，对会面地点倒不太计较，只要赖和尚同意见面，地点在哪里他无所谓，于是就同意会面地点改在牛寡妇家。不过在会面的前一天，他让冯麻子给牛寡妇家送去一条牛腿，两只鸡，四瓶白干，二十多个咸鸭蛋。赖和尚知道赵刺猬送东西，也只是一笑。

这天夜里，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赵刺猬、赖和尚又重新第一次在一起吃“夜草”。由于这次会见的意义重大，引起了全村人的注意。牛寡妇也提了精神，将这次“夜草”做得很丰盛。有炖牛肉，有炖鸡，还有一盘烩蛤蟆；旁边有八瓶白干。两人在一起吃过十几年“夜草”，对双方的饮食习惯都很熟悉。赖和尚是吃饭之前先喝酒，赵刺猬是吃上一点饭垫底然后再喝。两人仍像过去一样，谁也不让谁，各自吃喝各自的，这倒有一种亲切的气氛，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候。过去两个人都是吃到一半停下去说事，说完事再接着吃，所以这次他们也吃到一半停下，准备说事。只是过去两人都是在吴寡妇家吃，现在第一次共同在牛寡妇家吃，牛寡妇不熟悉两个人在一起的习惯，见两人停下筷子不吃了，在一旁殷勤地劝：

“吃呀，别停筷子，锅里还有一只蛤蟆哩！”

这让赖和尚觉得有些丢脸，瞪了她一眼：

“出去，这里没你的事！”

倒是赵刺猬宽厚地一笑，看牛寡妇出去。他这一笑，有些惹恼赖和尚。牛寡妇出去以后，他不像往常一样停下筷子专心说事，仍拿起酒杯，慢慢地往肚子里喝。

赵刺猬却完全停止了吃喝，专心地说事。赵刺猬看着赖和尚说：

“和尚，‘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吧？”

赖和尚喝得脸通红，答：

“可不。”

赵刺猬说：

“咱俩也两年多没在一起吃‘夜草’了吧？”

赖和尚说：

“可不！”

赵刺猬说：

“自打土改到现在，咱哥俩也搁十几年伙计了吧？”

赖和尚说：

“可不！”

赵剌猬向前探探身子说：

“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向你说句话，十几年中，我要哪些地方对不住兄弟，还望兄弟高抬贵手，原谅我一次！”

这时赖和尚身子往旁边铺上一歪，倒在那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不行了，今天喝醉了，一瓶酒下去，把人就打翻了，不行了，老了。”

接着又响起了鼾声。

赖和尚这个举动，令赵剌猬十分愤怒。两人在一起共事多年，他知道赖和尚的酒量。他这肯定是装醉。自己放下架子低声求他，他连句话都不吐就装醉，一方面证明他多么看不起自己，另一方面表明他不肯“高抬贵手”，原谅自己。这让赵剌猬心中的怒火一股股往上蹿。妈的，自己低头求他，也无非是一种高姿态，他倒拿根针当棒槌，摆上了架子。看样子他是要与自己战斗到底，中途罢休是不可能的。自己的实力不比他差，早知道这样，谁低头求他，与他一块吃“夜草”！当年不是老子拉你出来搞土改，你现在也无非是个穷小子，也不装醉摆威风了。不过他觉得今天和他一块吃“夜草”，探一下他的口气也好，知道他要战斗到底，自己也有个思想准备。那咱们就战斗到底吧！想到这里，赵剌猬又生出一股豪情，等待战斗开始。所以他不再说话，就看着赖和尚装醉。

赖和尚还真是装醉。他来和赵剌猬一块吃“夜草”，本来就不想和他商量什么事，只是想探探赵剌猬的口气，看他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已经成了阶级敌人，还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他想知道的，也无非是赵剌猬要商量什么。当他听到赵剌猬商量的目的，也无非是要他“高抬贵手”“原谅他”，心里不禁一阵惊喜。原来是这个。这说明自己联合的策略成功了，赵剌猬有些心虚。而对方一心虚，他这边夺权就胜利了一半。就好像两个人打架，一个心虚，一个不要命，不要命的肯定打得过心虚的。但赖和尚决不准备“原谅”赵剌猬。两人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十几年了，已经成了阶级矛盾，无法更改，无法“原谅”了。什么“原谅”？现在你听他说得好听，他要你“原谅”，是因为现在你得势；你真要“原谅”他，等到他得了势，他决不会再“原谅”你。牵涉到谁上台谁下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还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别听那些废话。赖和尚好歹也当了十几年干部，这点斗争经验还是有的。但他又不好正面回答人家“原谅”还是“不原谅”，像战场上交兵一样，兵打得你死我活，血肉模糊，但当官的见面，还得握手讲些礼貌。所以他既不回答“原谅”，也不回答“不原谅”，倒在铺上就醉了过去。

赵剌猬看着赖和尚在那里装醉，知道再说什么都是白废，与其在这里求人，不如回去加紧练兵，等着人家攻击。因为政治斗争就是这个，知道对方已经下了决心，你就不要再犹豫了。战场上没有通过求饶求得和平的，除非你当人家的俘虏。具体到村里，除非你现在把公章捧出来，双手递给赖和尚，赖和尚才肯原谅你。一想到这个场面，赵剌猬就觉得赖和尚太无赖太不自量，头上一股股火苗往上蹿。既然你要执迷不悟，我也只好奉陪到底，看这权、公章是好夺的？想到这里，他不再在这里浪费时间，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剩下的一半饭也不吃了，站起身走了。

赵剌猬一走，赖和尚一骨碌从铺上爬起来，又接着喝酒吃肉，又说又唱，还高声喊叫，让牛寡妇上蛤蟆。

第二天，全村都知道了赵剌猬和赖和尚和谈破裂。和谈既然破裂，大家都开始互相谩骂对方不仁义，接着开始磨刀擦枪准备战斗，准备夺权和反夺权。赵剌猬的副队长冯麻子、二组组长金宝埋怨赵剌猬说：

“早就劝老叔不要找赖和尚谈，你非要去谈，看，受了人家一顿侮辱不是！与其去受人家侮辱，还不如在家磨两口大铡哩！”

赵剌猬叹口气拍了一下巴掌说：

“怪老叔脑子糊涂，从今往后，再不说和人家谈，你们都回去磨铡吧，等着人家来夺权！人家剁了咱的脑袋，咱就把权交给人家；要是剁不下咱的脑袋，咱还掌权，就把他的脑袋给剁下来！”

冯麻子和金宝这才高兴起来，欢天喜地回去动员大家磨铡。

赖和尚这边，也向李葫芦、卫东、卫彪宣布了当天的情况。大家都觉得赖和尚装醉侮辱了赵剌猬一番很开心。赖和尚说：

“既然拒绝了人家的‘原谅’，咱就得争口气，回去动员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夺权！别大话吹了半天，到时候权夺不回来，可就丢大人了！”

李葫芦、卫东、卫彪下去，也动员两个组织的群众磨刀擦枪，随时准备夺权。群众也很高兴，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准备夺权。村里出现前所未有的兴奋气氛。

李葫芦的大喇叭，口号喊得更响了。

四

夺权开始了。

夺权提前了。

夺权在七月中旬。

本来赖和尚没想这么早夺权。虽然县上、公社、周围别的村已经有许多夺权的，但赖和尚跟李葫芦、卫东、卫彪定下的夺权日子是八月一日。“偏向虎山行”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两个组织的群众也是这么准备的。赖和尚认为八月一日是毛主席搞秋收起义的日子，搞事情容易成功，倒不在乎早两天晚两天。但先因为村里一个鸡蛋，后因为村里一头猪，在七月中旬，夺权竟出乎意料地提前了。

鸡蛋事件是由两派队员张石头张砖头引起的。张石头张砖头是兄弟俩，现在都三十多岁。哥俩小时候一块长大，感情很好，一块到地里割草偷毛豆，一块下河里摸泥鳅；和外边孩子打架，哥俩说上一块上，说下一块下，弄得满街的孩子都怕他哥俩。但兄弟俩长大娶媳妇之后，之间开始产生隔阂。一开始娶媳妇，大家在一块过，之间没有什么。但后来大媳妇二媳妇闹矛盾，弄得两个兄弟也有了隔阂。石头说砖头太自私，砖头说哥哥没个当哥哥的样子。两个媳妇都说：

“这个鸡巴家，还成它干什么！”

于是哥俩分了家。但分家之后仍在一个院子住，为了孩子、鸡、鸭、鹅、猪、狗，也断不了闹矛盾。有一天，张石头张砖头的父亲张拳头死了，为给张拳头做棺材，两家往一块凑棺材板，两个媳妇埋怨凑得不公，互相吐了一阵唾沫。丧事办完，两家分丧筵上撤下来的杂菜，两个媳妇又吵起了架，最后石头砖头也卷入进去，石头将砖头砸掉一颗门牙，砖头朝石头裤裆里踢了一脚。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村里开始分派，兄弟两个就参加了不同的派别。本来两个都在一队，都该参加赵刺猬的“锣未残战斗队”。但砖头媳妇见石头参加了赵刺猬，便不准砖头参加赵刺猬，非要参加赖和尚，说：

“咱跟他有仇，门牙都让他打去了，咱不能跟他一派！”

但砖头觉得全队的人都参加了“锣未残”，自己一个人参加赖和尚恐怕不好。媳妇说：

“你要参加赵刺猬，我就不跟你个龟孙过！”

这样，砖头只好参加赖和尚，成了“偏向虎山行战斗队”的队员。兄弟俩自参加不同的派别，一个拥护赵刺猬，一个拥护赖和尚，双方都盼望自己的一派胜利，好压倒对方。他们共同居住的院子，还是父亲张拳头创下的。自兄弟俩闹纠纷以后，院子显得很乱，一地的鸡屎、杂草和猪粪。两家虽然有分歧，但两家的鸡、猪、狗不懂事，还常在一块玩儿。两家的狗常在一起抢东西吃，两家的母鸡常在一块做伴下蛋，为了狗食和鸡蛋的归属，两个媳妇常在一起骂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赵刺猬一派在村里势力大，石头参加的是赵刺猬，大媳妇在吵架中就稍占上风，有时有事没事还跳着门槛骂：

“瞧那鸡巴样，啥时候毛主席一声令下，就叫你们成了地主富农反革命，那才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二媳妇也自知自己的组织比人家弱一些，说话骂架底气就差些。这时她也有些后悔让丈夫参加了赖和尚。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兴起“夺权”以来，赖和尚又明显占上风，赵刺猬就显得有些被动，二媳妇又高兴起来，她也开始跳着门槛骂：

“觉得自己抱了个粗腿，弄了半天，原来是个走资派！听听大喇叭吧，快打倒了，快夺权了！等打倒了，夺权了，都装到监狱枪毙了，那才叫解恨呢！”

这时大媳妇又有些心虚，担心自己的权真有一天被人夺去。如果权真被人家夺去，二媳妇那样的泼妇，还不骑到人脖子上拉屎？只是后来听丈夫开会回来说，赵刺猬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权不是好夺的，村里到底谁胜谁负还料不定，这才放下心来。

七月十三日，院子里有鸡在草屋下了一个蛋。听到鸡叫，大媳妇二媳妇同时从屋里出来，看这个蛋到底是谁家的鸡下的。两人跑到蛋前，蛋前站着两只母鸡，一只是大媳妇的，一只是二媳妇的，于是发生了纠纷，大媳妇说这个蛋是她家的母鸡下的，二媳妇说这个蛋是她家的母鸡下的。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那时大媳妇在院子里占上风，鸡蛋就被大媳妇捡去了；这次二媳妇认为自己这边快夺权了，该占上风，这个鸡蛋也该归自己捡去。可这次这个鸡蛋确实是大媳妇家的鸡下的，因为她家的鸡下蛋有一个特征：鸡蛋上有血丝。这次这个鸡蛋就有血丝，如果平白无故捡去，就太没有道理。两人先是争吵，后开始厮

打。厮打一阵，地上的鸡蛋已经被两人来回翻滚的身子压碎了。这时老二砖头从自己的战斗队开完会回家，见两个媳妇在一起打，便跑上去劝架。他一劝架，二媳妇便不和大媳妇打了，照丈夫脸上就是一巴掌：

“妈拉个×，你老婆被人欺负，你不报仇，反倒劝架。要是这样，还夺那个鸡巴权干什么？”

老二砖头怕老婆惯了，挨了老婆一巴掌，也怒气上升，反过来照嫂子脸上扇了一巴掌。没想到大媳妇平日有头昏的毛病，脸上突然挨了一大巴掌，立即昏倒在地。但砖头和二媳妇以为她是装蒜，又一人朝她脸上啐了一口唾沫，拍拍屁股上的土就回了屋。这时老大石头也从自己的战斗队开完会回来，见老婆昏倒在地，急忙弄了一碗凉水泼到老婆脸上。老婆醒来，扑到丈夫身上就哭了起来。石头听了老婆的哭诉，也怒火上升。但他没有立即找老二报仇，而是拉着媳妇就出了门，去找自己的组织。石头平时和自己组织二组组长金宝混得不错。他拉老婆来到队部，金宝正好散会还没有走，留下来和副队长冯麻子一块喝干酒（即没有菜的酒）。石头将老婆推到金宝面前说：

“看看，刚才你们还说咱们的权人家夺不了，村里夺了夺不了，家里可已经让人家夺去了！仗着是‘偏向虎山行’的，一巴掌就把人打昏在地。我想问问你们当头的，这事你们管不管？你们要不管，我也不参加你们了，早晚是被人家打倒，还不如早些向人家缴枪投降，免得天天挨巴掌！”

接着让老婆把刚才发生的事哭诉了一遍。

金宝、冯麻子这时都已喝得有些脸红，金宝听后挠着头说：

“管谁不想管，只是你们这是家务事，清官难断家务事，叫俺如何管？”

冯麻子却用手止住金宝，说：

“这不是家务事，这事情不一般！以前他怎么不打人，现在他怎么打人了？是看着咱们‘锷未残’快败了！要是这样，咱还不能不管。咱要不管，他更该得寸进尺了！这风气传染开，最后弄得咱们的人到处受欺负，那还了得？这次咱要吃个哑巴亏，就证明咱快被打倒了，这不行。金宝，你带几个人去，去把砖头家‘呼啦’了，看到底谁先被打倒，看他以后再打人！”

金宝这时也想通了，立即放下酒盅，去集合了几个人。临走时冯麻子又交代：

“记着用柳条抽他，问他还夺权不夺权了！”

金宝答应了，就带着人，拿着柳条，由石头和他媳妇领路，去到砖头家打人。可到了砖头家，砖头和他媳妇早闻风而逃，逃到了“偏向虎山行”的队部。石头问：

“他两口跑到了他们队部，怎么办？”

金宝刚才喝了酒，出门风一吹，现在已经有些微醉了，说：

“麻子说了，这次不同往常，他就是跑到天边，也得把他抓回来！”

于是带着人又去了“偏向虎山行”的队部。等他们来到队部，卫东已经带着“偏向虎山行”的一帮人在门口等着。自从知道把石头老婆一巴掌打昏了，砖头和他老婆就有些着慌。后来闻到金宝要带人来替石头老婆报仇，就急忙避到了自己队部，将情况向副队长卫东汇报了。卫东听后一笑：

“又没有打死她，怕他个  哩。让他们来人，咱们正要夺他们的权，还怕他们来人？”

所以金宝带人来时，卫东已带人在门口等着。金宝和卫东本来就有些相互看不起，金宝觉得卫东胎毛还没褪尽，年轻不懂事，上了几年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是生产队长，卫东无非是生产队一个劳动力，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叫他打狗他不敢打鸡。卫东觉得金宝大字不识，有勇无谋，赵刺猬手下都是这样的人，哪有不败的道理？但今天金宝来势很猛，见面就将柳条伸了出来，用柳条指着卫东说：

“狗蛋，今天明着告诉你，我喝了点酒，别惹大爷生气。大爷今天来事情也不大，无非抓一个凶手，差点把人给打死！你要识相，把凶手给交出来，大爷仍回去喝酒；你要不识相，别怪我手里的柳条认不得你！”

卫东听到金宝叫自己过去的名字，感到非常恼怒，又见金宝说话这么不讲礼貌，弄个柳条在他眼前晃，心中更加生气。这老王八真是活腻了，哪天把权夺过来，一定要好好用柳条教训他。但卫东现在没有发火，而是将膀子架起来，对金宝嬉皮笑脸，说：

“金大爷，你不要生气，我今天也喝了点酒。告诉我谁是凶手，我就将凶手交给你！”

金宝说：

“砖头家两口子就是凶手，一巴掌把石头老婆打昏在地！仗着谁的势力了，这么猖狂？”

这时砖头媳妇在屋里喊：

“她先下的手！她仗着谁的势力了，这么猖狂？”

卫东止住屋里的砖头媳妇，指着金宝身后的石头媳妇说：

“金大爷，你说石头媳妇被打昏了，她怎么在你身后好好地站着？”

金宝这时有些结巴，说：

“现在她好了，刚才她昏来着！”

卫东说：

“刚才她昏我没看见，现在她没昏我可看见了！”

接着又转身向屋里的砖头和砖头媳妇：

“你们把石头媳妇打昏了吗？”

砖头和砖头媳妇在屋里异口同声答：

“没有！”

卫东拍着巴掌说：

“看看，金大爷，一个没昏，一个没打，你这不是带人无理取闹吗？你无理取闹不说，手里还拿着柳条想打人，我看你不是来捉凶手的，你倒是来当凶手了！”

金宝被卫东的话绕了进去。他到底没文化，嘴上说不过卫东，所以急得脸都白了：

“什么，你倒说我是凶手？权还没夺过来，你倒血口喷人了！我说不过你，我不跟你说，我今天先捉走砖头两口子拉倒！”

说完，一挥柳条，就指挥“锣未残战斗队”的人进屋捉拿砖头两口子。卫东见金宝来硬的，倒有些害怕，不过他身边的十几个战斗队员倒是不怕，仇怨已积了两三年，有的人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这次可找到一个发泄的机会，于是一个对一个，拦住不让进门。砖头和砖头媳妇也从屋里走出来，又对上石头和石头媳妇。大家先是扭在一起，后来是厮打，后来动起了柳条，后来动起了棍棒和铁锹把。金宝冲锋在前，卫东却退后溜了。不过他没有溜到别处，而是溜到地里，把正在地里干活的“偏向虎山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的人叫回一些助战。助战的人一到，打得更热闹了。卫东又通知李葫芦，让他把喇叭打开了。

一场混战，双方各有损伤。“偏向虎山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到底人多，又有喇叭助威，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锣未残”这边人少，伤的较多，其中两个脑袋开花，三个腿被打断了，一个腰被打坏了，都血里糊拉的；金宝的脸、眼睛也被打肿了，脑袋上开了两个口子，往下淌血。“偏向虎山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的人也伤了几个，其中一个脑袋开花，其他都比较轻。在这次混战中，石头媳妇又被砖头扇了一巴掌，又昏了过去，这次没醒来；砖头在扇石头媳妇时，被石头从背后拍了一铁锹，头上开了花，也昏倒在地。混战结束，两派各自抬着自家的伤员，急忙奔了公社卫生院。

双方混战的消息，传到了双方的最高领导赵刺猬和赖和尚耳朵里。赖和尚这两天又犯痔疮，在家里躺着。当时他听到街上一阵喧嚷，但当时痔疮正疼，他没有放到心上。到了下午，卫东、李葫芦、卫彪来了，向他汇报今天中午发生混战的情况。卫东说：

“幸亏咱们今天人多，才没有吃亏，不然非被他们撂倒几个！老叔，既然今天咱取得了胜利，索性乘胜追击，明天正式把他们的权夺了算了，何必要等到八月一号！”

赖和尚躺在床上没动。听到今天混战取得了胜利，他心里也有些高兴，他问了问自己这边伤了几个人，

是否都送到了医院。但他对今天混战的起因有些不满意，说打就打，何况因为一个鸡蛋？理由听起来有些不大方。不过既然打过了，又取得了胜利，也就算了。但他对卫东提出的要乘胜追击，提前夺权的说法，有些不以为然。说好八月一号，就是八月一号，哪里差这几天？再说自己现在正犯痔疮，如何到现场指挥？大概卫东看出了他的心思，接着又说：

“其实夺权十分简单，咱们人多，像今天这样，把他们的人一包围，大喇叭喊着，再撂翻他几个，还怕他不交出公章？他不交公章连他也撂翻！要是你老叔犯痔疮，不方便，你不用动，由我跟李葫芦去指挥就行了，保证把权给你夺回来！”

听到卫东这番话，赖和尚马上有些警觉，从炕上坐起来，两眼盯着卫东看。他从这番话里，突然听出卫东有野心。他今天指挥了一场战斗，有些忘乎所以，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革命要胜利了，他想篡权，想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指挥部队。以前没有看出来，关键时候看出来了，原来他是个有野心的人。不过赖和尚没有从脸上露出来，只是转过头问李葫芦：

“葫芦，你看呢？”

李葫芦到底卖过几天油，他已看出赖和尚脸上有些不高兴，也觉出了卫东太忘乎所以，说话不注意。于是他说：

“依我看，夺权还是不能提前，起码得等老叔的痔疮好了。老叔在村里多年，没有老叔，这权恐怕夺不回来！”

赖和尚看了李葫芦一眼，十分满意地点点头。真是我中有敌，敌中有我，情况复杂。过去他与李葫芦联合，只是想借用他的大喇叭和造反团壮声势，从心里并没有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原来给李葫芦许愿，联合夺权成功，给他一个革委会主任，其实那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只是骗他来联合。真夺权成功，革委会岂能给他个正主任？顶多给个副的，正的还得给自己人。现在看，李葫芦倒比卫东还强。他已经下定决心，将来夺权成功，空头支票可以兑现，卫东则应该往后排一排。想到这里，他又重新躺到炕上，板着脸说：

“夺权不能提前，还是八月一号，没事你们散了吧！”

这时卫东、李葫芦、卫彪都看出赖和尚有些不高兴。本来卫东还想说什么，但看到赖和尚的脸色，头脑也有些清醒。于是大家高兴而来，败兴而归，散了。

赵刺猬得到混战的消息已经是傍晚。当时他没在家，在村西贫农吴老贵家躺着。吴老贵的老婆，就是当年地主李家的少奶奶。李家少奶奶当年的男人李清洋，土改时被政府镇压。男人被镇压以后，李家少奶奶一个人没法过，这时村里已经没有地主，为了改变自己的成分，她嫁给了贫农吴老贵。吴老贵是个老实疙瘩。自从赵刺猬在村里当了支书，就开始到吴老贵家来找她。吴老贵害怕赵刺猬，也不敢不让他来找自己的老婆。倒是李家少奶奶一开始并不愿意与赵刺猬来往，看不上他那下嘴唇比上嘴唇长的模样。但赵刺猬开导她：你看不上我，就看上吴老贵了？你看不上他，不照样嫁了他？现在解放了，不是你当少奶奶的时候了，一切凑合着吧。李家少奶奶想了想，只好与赵刺猬相好。好在土改时赵刺猬曾把她叫到贫农团半夜审讯，所以两人也不是人生地不熟。自与赵刺猬相好，赵刺猬倒对她十分照顾，她可以不下田劳动，在磨坊看驴拉磨。年轻时赵刺猬来得勤，来了吴老贵必须出去。后来年纪大了，赵刺猬来得便少了，再来也无非是遇到烦心事时，过来聊聊天开心，大不了再让李家少奶奶掐掐脑袋，这时吴老贵出去不出去都可以。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赵刺猬心烦的时候增多，来吴老贵家又勤了。自从开始夺权，他每天都要来。这天他又心烦，出于习惯，他又到村西吴老贵家来，让李家少奶奶给他掐脑袋。从上午一直掐到傍晚，中午饭、晚饭都是在吴老贵家吃的。吃过晚饭，赵刺猬又让李家少奶奶给他掐头，这时突然闯进两个人，一个是冯麻子，一个是金宝。金宝头上缠着绷带，浑身上下血糊糊的。把赵刺猬等人吓了一跳。等看清是冯麻子和金宝，赵刺猬问：

“你们俩跟谁打架了？”

金宝“哇”的一声哭了，说：

“老叔，不得了了，咱们的人都让人家打倒了！”

冯麻子接着将混战的过程向赵刺猬作个汇报。赵刺猬听说发生混战，吃了一惊。这是不好的征兆。就怪冯麻子、金宝没事找事，为一个鸡蛋，为人家的家务事，去跟人家搅事端。听说发生混战以后，自己这边伤的人多，人家取得了胜利，心里又十分窝囊。又怪冯麻子、金宝有挑事的本事，没打仗的能耐。既然没有这个能耐，为什么还挑事？既然挑事，就该把这个事弄胜才是。他从这次部下的失败上，似乎隐约预感到最终失败的结果。又看到金宝被人家打得一头血污，在那里“呜呜”地哭，更气不打一处来，不过金宝满头是血，他也不好马上把金宝怎么样，只是瞪起眼睛问：

“你们平常不是都挺厉害，怎么一上战场就草鸡了？听说人家八月一号准备夺权，照你们这样子，还不如把公章早些交给人家，免得你们再挨人家一顿打！”

这时冯麻子说：

“老叔不要生气，这次发生得有点突然，没有准备，所以失了败；下次咱们准备好，看打得过他们不！”

金宝噘着嘴说：

“他们手里都有凶器，棍棒的棍棒，铁锹的铁锹，咱们都是赤手空拳！”

赵刺猬朝他们俩人脸上一人啐了一口唾沫：

“谁让你们赤手空拳了？他们会拿凶器，你们就不会拿凶器了？什么都要我教给你们！回去给群众布置，从今往后，一人怀里揣一把镰刀头，等着他们再来打人！等着他八月一号来夺权！他夺咱的权，咱就开他的肚子；开了他肚子，他就夺不了咱的权！就这样人家还给你们打得鼻口出血，要等人家夺了权，人家还不烧吃了你！”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冯麻子和包着脑袋的金宝，就下去布置群众揣镰刀，等着再一次打仗，等着八月一号赖和尚和李葫芦的战斗队和造反团来夺权。

没等到八月一号，七月二十二号这天，双方又发生一次冲突。这次冲突比上次大，死了八个人。这次冲突导致了夺权的提前。上次冲突因为一个鸡蛋，这次冲突因为一头猪。猪在村子里已经不多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村里跑的到处都是猪。村里人一般不吃猪，不是死了老人，或是娶儿媳妇，谁家吃猪干什么？只是村里干部吃“夜草”，才杀一头猪，将肉腌起来慢慢吃。不过那时村干部就一拨，村里的猪吃不过来，所以街上跑的到处都是猪。但自从起了“文化大革命”，村里的干部由一拨变成了三拨，三拨干部吃“夜草”，猪下去得就快。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快三年了，村里的猪剩得已经没有几头了。七月二十二号这天，赵刺猬的“锣未残”派一队人下到各生产队征猪，赖和尚与李葫芦的联合派也派一队人下到各生产队征猪。“锣未残”领头的是冯麻子，联合派领头的是卫东，双方在贫农晋大狗家碰了面。晋大狗家有一头花猪，冯麻子要征，卫东也要征，双方又起了纠纷。上次因为一个鸡蛋双方打过一仗，大家心里都存着仇恨。“锣未残”上次吃了亏，这次冯麻子也有些逞能，想将上次金宝丢的面子由他再捡起来。卫东这边上次打了胜仗，士气正旺，这次想乘胜追击。双方纠缠一阵，开始抢猪。猪没抢着，人又打在了一起。一边打着，双方又派人去各自的大本营搬兵。因为快到八月一日，各自大本营都有准备，在金宝和卫彪的率领下，双方全体出动，拥到了晋大狗家，全村五六百口子，打在了一起。晋大狗家盛不下，就在晋大狗家墙外的街上打。这是自村子成立以来，村里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械斗。除了不会爬的孩子，全村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血顺着晋大狗家的水道往外流。按说赖和尚、李葫芦联合派的人多，应该占上风，但这次赵刺猬、冯麻子“锣未残”的群众一人揣着一把小镰刀，现在都派上了用场。所以这次赵刺猬派占了上风。械斗结束，全村重伤八十五人，轻伤三百二十一人，死八人。死者中除一人是赵刺猬“锣未残”派那边的，其余七人都是联合派的，都被人家的镰刀开了肚子。七人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就是当初演学“毛选”的路喜儿。她本来不是来打架的，是和一帮妇女来救护本派的伤员的，也被人开了肚子。她的肚子还比别人开得更往下，所以顺晋大狗家水道流出的，除了有血，还有一截一截的肠子。

仗打到傍晚，停了。仗是突然停的，也不知为什么，大家突然不打了，丢下家伙，开始往公社卫生院抬人。死了亲人的，开始趴到尸体上哭。老康扑到路喜儿身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又“哈哈”笑起来。这时一街筒子鬼哭狼嚎。

在整个械斗的过程中，双方的最高头目都没有出现。赖和尚在自己家躺着，赵刺猬仍在吴老贵家让李家少奶奶给掐头。战斗结束，两人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听取冯麻子和李葫芦的汇报。从战斗一开始，到规模扩大，赵刺猬一直担心自己的队伍打不过人家，像上次因为鸡蛋打仗一样窝囊。当听说这次因为猪自己的队伍打胜了，心中十分高兴，说：

“好，好，这次打得好，看他们再夺权！”

接着查问伤亡情况。当听冯麻子说这次不但伤了三百多，还死了八个，规模这么大，他又有些害怕，从炕上爬起来说：

“我的妈，真闹成大事了！”

冯麻子擦着脸上的血说：

“多亏你老叔，让大家揣镰刀头，才取得了胜利。一开始胜败不分，最后‘唰’‘唰’开了他几个肚子，他们才害了怕！”

赵刺猬吓得脸都白了，甩着两只手说：

“我让你们揣镰刀头，是让壮壮自己的胆，怎么真的开了肚子！人又不是韭菜，割了肚子就活不回来了！”

冯麻子瞪着眼睛说：

“不割他肚子，咱就得失败，权就保不住。你老叔支书不就当不成了！”

赵刺猬搓着手说：

“你保住了权，割了这么多肚子，这支书就是好当的啦？”

接着开始在地上转。转了半天，突然对冯麻子说：

“我马上回家去，你赶紧去找赖和尚和李葫芦，让他们到我家说事！”

冯麻子一愣：

“找赖和尚和李葫芦？刚和人家打过仗！”

赵刺猬挥着手说：

“让你找你就去找，不然事情可就闹大了！”

可没等冯麻子去找赖和尚和李葫芦，赖和尚和李葫芦已经到了赵刺猬家门外。不过不是他们两人去的，身后带着全体没打死没受伤的“偏向虎山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两派的群众，前边抬着七具尸体。赖和尚这两天痔疮已见好转。战斗结束，李葫芦、卫东、卫彪向他汇报战斗情况，说自己这次打败了，让人家打死七个人，三个汇报的人就“呜呜”哭了。赖和尚也大吃一惊，但他没有哭。他只是怪自己手下三个头目窝囊，联合两派的人，没有打败一派，当初还联合他干什么？原来还定八月一号夺权，这仗都打败了，人都叫人家杀了，八月一号还怎么夺权？所以心里十分窝囊烦躁。这时七个死者的家属也来了，找赖和尚哭诉。赖和尚看到一屋子死者的家属，忽然灵机一动，觉得权还是可以夺的。虽然仗打败了，但仗打败也可以夺权，而且马上就可以夺。于是对一地哭泣的死者家属说：

“×你们的妈，你们的人又不是我杀的，找我哭有什么用？赵刺猬的人杀了人，你们怎么不找他去？把尸体抬到他家门口，看他怎么办？”

死者家属觉得赖和尚说得有道理，一哄而出，抬尸体的抬尸体，喊人的喊人，要到赵刺猬家门口。赖和尚也下了地，带头走在前边，同时让李葫芦去开大喇叭，让卫东卫彪在队伍里领群众呼喊口号：

“向赵刺猬讨还血债！”

“血债要用血来还！”

“赵刺猬血债难逃！”

等等。

到了赵刺猬的家，人们便包围了院子。这时村里的大喇叭也开始广播。这时已经是晚上，人们打起了火把。火把灯笼，映红了半边天，映红了赵刺猬家的院子，映红了一群愤怒的人。刚刚庆祝完胜利的“锷未残战斗队”的队员，见到这阵势，见到七具尸体，都着了慌，纷纷作鸟兽散，回家闭门不出。冯麻子、金宝也害了怕，也随人溜回了家。街上就剩下联合派的人。赵刺猬这时也回到了家，他是从后院跳墙头进去的。家里老婆孩子老母亲都被院子外的人群吓傻了，在抱头“呜呜”地哭。他那个玻璃球眼大儿子满院子乱跑。狼狗吓得也躲到了窝里。赵刺猬本来想立即与赖和尚、李葫芦坐下谈判，商量时局，没想到他们利用这件事包围了自己家。他从门缝里看了看外边愤怒的人群和七具尸体，又看到满街没有一个“锷未残战斗队”的人，就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被人困住，心里也十分害怕。但他突然看到人群正中的赖和尚，赖和尚在尸体后镇定自如的样子，他突然明白了一切，明白了赖和尚的用意。这时卫东卫彪已经指挥人在用大木桩撞门，死者家属开始喊：

“杀了赵刺猬全家！”

“让赵刺猬全家替俺偿命！”

等等。

赵刺猬老婆孩子都跑过来抱住赵刺猬的腿，哆嗦着让他救命。赵刺猬这时倒不害怕了，长叹一声：

“想不到真要完了！”

于是到自己住室去了一趟，然后来到院子，不慌不忙打开了“咚咚”响的大门，从院子里走出来，走到了灯笼火把下。赵刺猬突然从院子里主动出来，令灯笼火把下的人吃了一惊。抬大木桩的人也愣到了那里。所以一时倒没了口号声，也没人说话，都看着他。人群中唯有赖和尚没有吃惊，也没看赵刺猬，他在看地上的尸体。赵刺猬倒没看众人，只看着赖和尚，对赖和尚说：

“和尚，咱哥俩也搭伙计十几年了，今天我头一回佩服你。”

赖和尚说：

“现在还扯那些干什么？你是血债累累的走资派！”

赵刺猬一笑：

“我血债累累？打仗的时候我在场吗？咱俩不知谁血债累累呢！”

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圆木头疙瘩：

“你不就是要这个小木头疙瘩吗？我给你不就完了，还管得着花七八口人？”

接着将那个木头疙瘩扔给了赖和尚。不过小木头疙瘩没有扔准，还落到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身上，然后再滚落到地上。卫东上前捡起木头疙瘩，递给赖和尚。赖和尚接过疙瘩反过来看，上面已布满红红的血迹，转着疙瘩的一圈字倒没错，是这个村子的名字。

附记（一）

夺权胜利了。赖和尚成了支书。大家掩埋过尸体，开始庆祝夺权胜利。赖和尚让庆祝胜利的人，共同吃了一次“夜草”。几百口子在一块吃，十分热闹。赖和尚让杀了两头牛。夺权以后，赖和尚又拉着一车西瓜，到公社作了汇报。公社现在夺权掌权的正好是甲派，甲派吃完西瓜，就承认了赖和尚的夺权。赖和尚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是号召大家大养其猪。

赵刺猬下台以后，离开村子，住到闺女家去了。“锷未残战斗队”被人家夺了权，大家树倒猢狲散。几百口子战斗队队员，有几个月见了人不敢抬头。赖和尚倒也宽宏大量，将他们进行了收编。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凡是愿意反正参加“偏向虎山行”的，一律收编。大家都踊跃改正站队，参加“偏向虎山行”。在收编队伍中，赖和尚和李葫芦又发生了矛盾。李葫芦也想收“锷未残”一部分人，编到自己“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中去，并派卫彪私下里去做工作。赖和尚发现这一苗头后，约李葫芦单独吃了一次“夜草”。赖和尚不知让人从哪里弄了两根驴鞭，让牛寡妇卤了卤，两人一人一根，用手握着吃。当驴鞭啃到一半，赖和尚问：

“葫芦，早就想找你商量商量，夺权取得了胜利，你有些什么想法？”

李葫芦啃着驴鞭说：

“我没有什么想法。”

赖和尚说：

“听说你也在搞收编？”

李葫芦心里有些发虚。他看着赖和尚，又为自己心里发虚感到有些恼怒。妈的，两派联合取得了胜利，你能收编，我就不能收编？于是说：

“上次打仗，我这边也死了两个人，所以这次也招了几个！”

赖和尚一笑：

“招吧，招吧，我同意。宁肯我少招几个，你那边也该多招几个！”

李葫芦吃了一惊，看着赖和尚，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时赖和尚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李葫芦。李葫芦看他纸上写着：

兹任命李葫芦为村革命委员会主任。

下边盖的是村里的公章。红牙牙的印迹。

赖和尚说：

“自夺权以来，这枚章是头一回用！”

李葫芦这时倒有些感动，捧着那张纸说：

“老叔，你看你，我想都没想，你就替我考虑到了！”

赖和尚扔下半截驴鞭，倚到炕上被子垛上，手掐一个席篾子剔着牙：

“我年纪一大把，总有退的时候，退了以后怎么办？还得依靠你们年轻人！要是单为我自己，我连这个权都不夺！”

李葫芦说：

“这么说，倒是我心眼儿小了。老叔，听你一句话，我算明白了，这个编我不收了！”

赖和尚一笑：

“该收还要收。”

又问：

“小癞整天干什么？”

小癞是李葫芦的兄弟，小时候学过编牛套，长大爱到地里看瓜，现在西瓜秧拔了，他整天没事，在家待着。李葫芦说：

“他还能干什么，在家待着。上次打仗，他伤了一根手指头！”

赖和尚说：

“我准备将你们的广播站升一级，升成村里的，你是革委会主任，由你管着。等小癞手指头好了，就让他当广播员算了，也算革委会里的人，每天给他记十工分！”

李葫芦又有些感动，说：

“老叔全是好意，为侄子好。只怕小癞干不好！”

赖和尚说：

“谁一开始能干好？干干不就会了！”

这样这个事情就算定了。事情全部决定以后，“夜草”就结束了。从第二天起，李葫芦就停止了收编，广播站也归了村里。李葫芦的副手卫彪有些不满，埋怨李葫芦为了自己一个革委会主任，出卖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造反团”和造反团的广播站。卫彪找到李葫芦，气呼呼地说：

“编还得收，广播站不能交出去，要投降你自己投降，我还要领着大伙干！”

李葫芦给他倒了一碗水，说：

“一开始我也不想投降，可赖和尚这人不可小看。夺权刚成功，就真把个革委会主任让给咱。再说斗还能斗出个什么结果？赵刺猬不比咱厉害，还斗不过他，咱能斗过他？斗来斗去，说不定咱也成了个赵刺猬！”

卫彪噘着嘴说：

“可不，你自己弄合适了，当然你不愿意斗了，可丢下俺这一帮弟兄怎么办呢？”

李葫芦拍着巴掌说：

“老弟你说到哪里去了，我当了革委会主任，还能扔下你不管？好赖得给你弄个副的！”

卫彪不再说话。

赖和尚任命李葫芦为革委会主任，也引起了卫东的不满。他的不满主要是针对赖和尚。自己给他出生入死卖命，临到头却卸磨杀驴，革委会主任不给自己，却让他双手捧送给别人。这样处理事情，以后谁还给你卖命？所以他也气鼓鼓地找到赖和尚，要撂挑子，连战斗队的副队长也不干了。赖和尚以前发现卫东有野心，所以不敢重用他；现在见他来撂挑子撒气，更证明了自己的判断。不过他没有发火，也只是倚在被子垛上一笑：

“老叔知道了，知道你为李葫芦生气！”

卫东说：

“让他当革委会主任，我死也不服！”

赖和尚用手点着他说：

“说你年轻，你还真是年轻，不懂老叔的心思。一个革委会主任有什么好？无非是个空架子，关键还是这个！”

用手握了握拳头，又说：

“你当你的战斗队副队长，现在战斗队又收编得那么大，手下一帮人马，将来说什么不算？为什么非争一个空职？”

卫东说：

“他过去一个卖油的，有什么资格当主任？”

赖和尚说：

“蒋介石过去是一个流氓，不也照样当了委员长，他要现在投降咱，毛主席照样给他弄个副主席，这你还不懂？毛主席真能把他当个副主席用？老叔眼不瞎，将来依靠的还是你！”

卫东噘着嘴不说话。

这样，村里大局已定。支书赖和尚，革委会主任李葫芦，副主任卫东、卫彪。从此村里的“夜草”又成了一摊，恢复成“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只是过去赵刺猬当政时吃“夜草”在吴寡妇家，现在改在牛寡妇家。

大局已定，赖和尚又回过头处理上次械斗打死人的事。上次械斗死了八个人，其中七个是赖和尚、李葫芦联合派的，凶手是赵刺猬“锷未残”的。死者家属常来找赖和尚，让他做主报仇，赖和尚说：

“你们不要慌，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

现在村里大局已定，赖和尚就腾出手来处理这件事。县公安局军管组得知这村闹派性打死人，已催过几次，现在赖和尚通知他们来人调查。来人中又有老贾。老贾一进村就说：谁杀人谁偿命，还管你派性不派性啦？村里赖和尚亲自协助老贾他们工作。其实案子很好查，当时谁用镰刀开的肚子大家都知道。只是大家当时开肚子时，都想到是为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夺权和反夺权，没想到日后还要追查，开了肚子还要偿命。开肚子的“锷未残战斗队”队员，现在都被查出来，用绳子捆上了。其中有两个是站队站错了又站了过来的队员，已经参加了赖和尚的“偏向虎山行”，但因为站过来之前杀了人，所以也不能逍遥法外。冯麻子、金宝当时虽然没有直接开肚子，但他们是开肚子的指挥者，所以也被抓了起来。冯麻子倒没什么，捆他的时候，还意气昂扬的；金宝一见老贾的绳子就吓稀了，以为一捆走就活不成了，所以赶忙跪到地上向跟老贾站在一起的赖和尚磕头：

“老叔，饶小侄这一次吧。怪小侄年轻，站错了队。早知这样，我说什么也不会保赵刺猬，早参加你这个战斗队了！”

赖和尚照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

“早知这样，那你早干什么去了？现在你后悔了，当初你可威风着哩。也尝尝跟老子作对的滋味吧，下辈子你就改了！”

一挥手，老贾就上去把他捉上捆住了。

照卫东、卫彪的意思，光捆冯麻子、金宝还不行，除恶务尽，还得捆赵刺猬。赵刺猬是“锷未残”的总头目，一切罪恶应由他承担。赵刺猬不在村里，住到了闺女家。卫东、卫彪就要派人到他闺女家村上抓他。但老贾止住了他们。因为老贾与赵刺猬很熟，同时也考虑杀人时他不在现场，不知不为过，不应担多大责任。他征求赖和尚的意见，劝赖和尚说：

“过去都是一块的伙计，谁还不知道谁？他现在已经把公章交给了咱，人家又没杀人，应该留条活路！”

赖和尚说：

“当然应该留条活路。这是他住到了闺女家。他不去闺女家，住在村里，我也不会太让他过不去。每天吃‘夜草’，还少不了他！”

于是赵刺猬就没有被抓起来。

赖和尚“偏向虎山行”这边也被抓起一个。因为“锷未残”那边也死了一个人，是这边人杀的。这人叫吕二球，过去是个剃头的。那边开肚子用的是镰刀，他开人家肚子用的是剃刀。因为这边只有他一个人有剃头刀，所以肯定是他开了人家肚子，现在老贾也把他抓了起来。吕二球被抓起来，感到十分委屈：“锷未残”被夺了权，抓他们的人是应该的；自己在胜利这边，为何抓自己？所以他在被捆时，朝赖和尚吆喝：

“和尚，你抓人可抓错了！我是为了保你，才用剃刀杀了人，现在你怎么把我抓起来了？和尚，你可得讲良心！”

赖和尚叹口气说：

“我知道兄弟你是保我，可我并没有叫你拿剃刀杀人！兄弟你过去保我，现在我不会不讲良心。兄弟你放心去吧，家里老婆孩子我替你照顾，不用你操心！”

说完转身离去。吕二球也被绑了起来。

人全绑齐，开始往县里送。本来说县里派大卡车来拉，可大卡车走到半路坏了，只好由村里出一辆马车去送犯人。犯人们挤在车厢里，周围扶手上坐着公安局军管组的人。路上犯人问老贾：

“老贾，这回到县里不会杀了我们吧？”

老贾说：

“你们杀了人，怎么不该杀你们？”

犯人说：

“这次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个，都是为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刺猬和和尚！”

老贾冷笑一声：

“为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刺猬和和尚，刺猬和和尚在哪里？人家一个在闺女家住着，一个当了支书，你们呢，要进监狱！”

犯人说：

“这回饶了我们，下次我们不这样了！”

老贾说：

“下次？那就等下辈子吧。也许下辈子你们清楚些。”

犯人听老贾这么说话，料定这回必杀无疑，要见阎王爷，于是都掩面“呜呜”哭起来。

犯人被押走一个月，下来一个通知，除了冯麻子和金宝，其余八个直接杀人者一律枪毙，让家属做好准备，枪毙那天去刑场收尸。

附记（二）

过去的邻县县委书记孙实根又从邻县回村里一趟。上次回来是步行，这次回来又坐上了吉普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打倒，现在各级政权实行三结合，他又被结合成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当副主任不如

当县委书记，但当副主任总比仍让打倒强。当了副主任，各方面关系也理顺了。老婆闹了两年之后，也不再跟他闹了。里外心情都舒畅许多。在当了革委会副主任不久，他又想念起老母亲，于是就坐吉普车回来一趟。他的吉普车在村里一停，大家马上就知道了，支书赖和尚，革委会主任李葫芦，副主任卫东、卫彪都赶到了他家。上次他步行回来，被村里造反派抓去斗了一把，现在见赖和尚等人来，还心有余悸，问：

“和尚，上次我回来斗了我一把，这次你们是不是又要斗我？”

赖和尚拍着巴掌说：

“老叔说哪里去了？上次斗你的是赵刺猬，赵刺猬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是保老叔的，怎么会斗老叔？”

孙实根笑着说：

“看你们这么多人来，把我吓了一跳！”

李葫芦说：

“你上次回来是‘走资派’，所以有人斗你；现在你是县革委会副主任，巴结还巴结不上，怎么会有人斗你！”

见李葫芦这么说话，赖和尚瞪了他一眼。到底是刚当干部，连个话都不会说。但孙实根并没介意，捋着满头的白发笑，边笑边点头：

“还是葫芦爱说实话！”

当天晚上，赖和尚让牛寡妇准备了一席丰盛的“夜草”，请孙实根去吃。孙实根因要夜里给老母亲洗脚，剪脚趾甲，便推说自己胃不好，夜里不宜吃东西。赖和尚几个拉不动孙实根，就把孙实根的司机拉去吃。不过“夜草”准备半天，没请到正主儿，只请过来一个司机，赖和尚等人心里都有些不满。过去斗你你来，现在请你吃“夜草”，你倒架子大了？“夜草”上菜是好菜，有鸡有蛤蟆，还有兔肉；但酒不行，是红薯干酒，一喝就上头，“轰轰”的。几个人便轮流用酒灌司机，你灌一杯，我灌一杯，把对孙实根的怨气都撒到他身上，把个司机灌得钻到了桌底下。等到第二天早上，司机酒还没醒过来，昏头昏脑的。开上车与孙实根上路，到了半路，酒又发作，差一点将车撞到一根电线杆上，把孙实根吓出一头汗。孙实根只好叫他把车停下来醒酒。等酒彻底醒过来，已是下午。到了邻县县城，已是晚上。孙实根老婆见孙实根这么晚才回来，脾气大发：

“你不是说今天一早就能赶回来，怎么一直拖到晚上？在你家待了那么长时间，还是与你娘有感情！”

孙实根在路上等司机醒酒等了大半天，身子已十分疲惫，这时也懒得向老婆解释司机酒醉的原因，只是叹口气说：

“看来这村子是回不得了！”

从此，孙实根很少回来，你很少回来，村子还照样发展。长时间不回来，还引起赖和尚等村干部的不满，认为他长时间不回来，是怕回来见面多了，沾了他的光。赖和尚骂道：

“有名在外边当县委书记，不就六〇年运回来两马车红薯干？别的谁沾过他的光？这不跟村里没出县委书记一样？”

停了两年孙实根在邻县又一次被打倒，赖和尚等人就不客气，派人送过来一捆大字报。大字报上着重揭发了他的地主家庭。邻县得到孙实根家乡提供的炮弹，斗争起孙实根来更有了劲头，好找历史原因。孙实根受别人斗争不怎么在乎，见家乡这样对待他，看着那一张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他爹他爷爷的事，与自己扯在一起，心里感到冰凉。受过斗争回家，家里老婆又跟他闹起来。左思右想没有活路，也不知当初参加革命、现在又在这县里当个头目是为了什么，于是就在一天晚上，怀揣着老母亲的照片，从他所住的家属楼上跳了下来。家属楼有六层高，本来应该摔死，可他首先落到了一个自行车棚子上，在车棚子上砸了一个洞，又落到地上，所以没有摔死，只摔断了双腿。从此孙实根成了个瘫子。但造反派并没有饶过他，说这地主分子想自绝于革命，从此用大箩筐抬着他四处斗争。这年四月，他的老母亲在家乡悄然去世，终年七十六岁。当时孙实根正在外边坐着箩筐四处挨斗，并不知道。村里赖和尚等人也没让人去通知他，只是派了几个民兵草草将她埋进了乱坟岗。

孙家老太太死后三个月，村里又发生一次大的动荡。这次动荡来自上边。本来一切都大局已定，但突然事情又发生变化。赖和尚在公社一直依靠的是甲派，被打倒的赵刺猬依靠的是乙派。一开始乙派占上风，后来兴起夺权，甲派夺权胜了利。赖和尚也就是在这时候夺了赵刺猬的权，成了大队支书。本来大局已定，甲派在人事上都已安排妥当。但突然有这么一天，有一个大人物到这县上来，说了一句话，又

改变了甲派乙派的命运。大人物坐车在街上走，看到街里墙上有乙派残存势力贴的一条标语：“大局已定，乙派必胜”。当时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当车子开到那里，他念了一遍那条标语，点了点头。大人物吃了一顿饭，下午就回去了。但他上午点的那一下头，却留给县里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乙派要东山再起，向甲派再夺权，说甲派夺权夺错了；甲派说大人物读的是“大局已定，甲派必胜”，大人物吃饭就是由甲派头目陪同的，要集结力量镇压乙派的反扑。这风波波及到村里，本来该赵刺猬东山再起，向赖和尚再夺权；赖和尚应该镇压赵刺猬。但由于上次赵刺猬的“锷未残战斗队”败得太惨了，赵刺猬离开村子住到了闺女家，赵刺猬的副手冯麻子、金宝都被装进了监狱，“锷未残”的队员也被赖和尚收编了，树倒猢狲散，难以成什么气候。赖和尚得知这一消息后，还赶快做出一个规定：不准赵刺猬从闺女家回村。本来考虑他在台上时，肯定贪污过村里一些钱财，带到了闺女家，准备调查追究，现在又做出规定：只要他不回村，不破坏村里的安定，可以暂时不追究。这规定做出以后，赵刺猬真是三个月没回村。赖和尚有些放心。但这时他领导班子内部，又发生严重分歧，令他头疼。革委会主任李葫芦自当了革委会主任，倒很老实听话；但革委会副主任卫东卫彪，似乎不满足他们的位置，背后常有些活动。卫东本来有野心，赖和尚知道；卫彪对他不满意，他也知道。但赖和尚知道他们两个之间也有矛盾，所以安排在自己手下很放心，没想到他们两个有一天会重新联合起来，背后搞名堂。卫东卫彪之间，过去因为路喜儿是闹过很大矛盾，但上次路喜儿在战斗中已经死亡，两人又都已成家娶了老婆；虽然当初卫东曾独霸过一段路喜儿，但也只是摸摸索索，没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便宜，也令卫彪放心。所以两人关系有所缓和。现在两人又都对赖和尚有意见，便开始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赖和尚。两人对赖和尚的意见是：一、上次在职务安排上，把革委会主任安排给李葫芦，没有安排给他们，处事不公；二、通过一年多共事，发现赖和尚和赵刺猬没有什么区别，不应再做支书，也应打倒，支书索性应由他们来做。赖和尚觉察后，觉得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他们撤掉，但卫东卫彪两个长期掌握着“偏向虎山行”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两个战斗队，手下已弄起一帮人，一时也不敢动他们。卫东卫彪也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以前势力都在人家手里，自己只是一个小雏；现在羽毛丰满，何不借这再夺权的风试巴试巴？只是如何才能把赖和尚赶下台，自己的势力如何用，两人还缺乏经验。为此两人曾背着赖和尚、李葫芦单独吃过几次“夜草”。商量的结果，都觉得赖和尚不好打，和风细雨他不会下台，应将两个战斗队中自己的人公开拉出去。但在团结不团结、保留不保留李葫芦的问题上，两人又有分歧。卫东主张全部打倒；卫彪说将赖和尚一个人孤立起来，更利于打倒。同时两个人又觉得自己名声都太小，不足以扛起重新拉队伍的大旗，卫东主张将已经倒台的赵刺猬请回来，挑赵刺猬做大旗；打倒赖和尚以后，咱们做正的，让赵刺猬做副的。卫彪说这样固然可以，但怕赵刺猬不同意。所以他们还想与住在闺女庄上的赵刺猬进行一次秘密接触，看他同意不同意。卫东卫彪商量的结果，没几天被赖和尚知道了。赖和尚一夜没有睡着。第二天，他撇开卫东和卫彪，召集一些战斗队的小组长，也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阴历五月初，两派开始正式分化。

之后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卫东任支书，卫彪任革委会主任。李葫芦任革委会副主任，但不准经常吃“夜草”。

两年之后，卫东和卫彪闹矛盾。

一年之后，卫东下台。卫彪上台，任支书兼革委会主任。李葫芦任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作为“造反派”抓起来，被公安局老贾关进监狱。被抓那天，李葫芦痛哭流涕，说：“早知这样，还不如听俺爹的话，老老实实卖油了！”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

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的儿子）上台。

……

1990年于北京十里堡

故乡相处流传

典藏版

刘震云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第一段 在曹丞相身边

第二段 大槐树下告别爹娘

第三段 我杀陈玉成

第四段 六〇年随姥姥进城

附录

返回总目录

风从哪里来

风在我心中

——一句送朋友的话

第一段　在曹丞相身边

一

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找我来给他捏搓。丞相的脚，一只像白薯，一只像裂嘴的香瓜。当然啦，曹丞相日理万机。上午、下午、吃过晚饭，主要处理政治、军事大事。这时英雄荟萃，笑声皆是“嘿嘿嘿”而不是“哈哈哈”。曹丞相屁声不断，其他人都憋着忍着。捏搓脚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捏搓一阵，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便涌出黄水，脚蹼变得稀烂。黄水已经开始在第四到第五个脚趾之间与我右手的大拇指、食指、中指之间漫延。一到有人问我：

“你真是在给曹丞相捏脚吗？”

我马上举起右手：

“看这手，看这黄水！”

大家看我的黄水与曹丞相的黄水真有些相似，便相信了。曹丞相的黄水，是人们争相保存的雨露。装在透亮的试管里。当晚，便有人给我爹送猪杂碎吃。我爹吃着猪心说：

“丞相（省去姓，显得随便与亲切）可喜欢娃了，听说还要认他做干儿呢！”

这事很快风传开来。开始有人给我爹送猪头肉、猪尾巴。我听到这消息却吓得哆嗦。丞相的干儿是可以胡说的？我无非一个捏脚的罢了。丞相浑身上下都是耳朵，这消息他早晚得知，我的脑袋就得被砍下来当球踢。我暗自埋怨爹：

“爹，爹，你图一时痛快，能嘣猪尾巴，把儿可给害苦了！”几天魂不守舍，等待丞相得知，发怒，考虑到时候是由我独自承担责任，还是如实出卖爹。果然，丞相很快知道这风传。但也就是一笑了之。偶尔与我开玩笑，还真叫一声“干儿”。

丞相和蔼可亲。大人物嘛，发怒是在公堂，跟与他地位相等的人。挎剑出入宫殿，左右相互不服气，这很正常。但到与我们这些下人接触，和蔼可亲。见面就问：

“吃了吗？没吃饱再吃点！”

夜深人静的时候，丞相除了让我捏捏脚，另一个爱好是玩妇女。他对妇女并不挑剔，只要模样俊俏，身条好，腰细，脚捧着不臭，不起皴，不起皮，姑娘也可，媳妇也可，寡妇也可，不讲究非“处女”不行。这放在我与曹丞相相处的年代，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延津“处女”无遭大殃，与曹丞相这点宽松和不在意大有关系。我为此恭维过丞相。但丞相不在意地摆摆手，声明这并不完全出自爱民之心，很大的成分还是属于个人爱好。他说：“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但这并不影响事情的客观效果及我们对他的尊敬。曹丞相二十万大军一到延津，他就让军士骑马在军中发了一趟告示：一、强奸民女者，杀；二、骑马践踏庄稼者，杀；三、无事玩老百姓猪耳朵者，杀……延津几十万民众欢腾雀跃，奔走相告。果然，曹军军纪严明，不像一同到来驻扎在延津黄河之南的袁绍军队，据说那里的士兵连小羊都肏了。这里不肏小羊，不肏“处女”，二十万大军不肏，只剩一个曹丞相玩玩媳妇寡妇，实在不值一提。人无完人，金无赤足，曹丞相也是人嘛。我们村杀猪的猪蛋给曹丞相送猪肠子时，被曹丞相留下聊天。聊了一会儿猪的杀法，肠子的扒法和灌法，又聊妇女。猪蛋顺便给曹介绍了几个俊俏的。这时曹问：

“猪蛋，我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

猪蛋啐口唾沫答：

“什么特殊，我还搞过呢，别说一个丞相！你想嘛，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

曹丞相笑了，说不要看猪蛋杀猪，樊哙也杀猪，杀猪的懂政治，这职业离政治近。接着就封猪蛋为“新军”操练小头目，让他带着我们村的村民操练。

曹丞相不玩儿妇女时，就由我来给他捏搓脚。这时曹闭着眼睛，搓到痒处，也像常人一样舒服地“哼哼”，令我大不敬地想起妇女在有些时候的样子。老人家睁开眼睛又兴致好时，知道我也是当代中国一个写字的，便也与我聊天，谈古论今。所谓谈古论今，也无非是他谈论，我听，偶尔瞅准机会附和一句。他谈论尽兴，才开始与我问话。这时须有问有答。问：

“你以前知道我吗？”

我忙低头答：

“常与丞相梦中相会。”

曹皮笑肉不笑地用席篾子剔着牙：

“以前没见过面，怎么会梦我？”

我答：

“这是我的一点毛病，常梦中与大人物相会。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因你们大人物管着天下，所以常梦。”

曹“嗯”了一声，抬了一下眼皮，有些不大相信的样子，我忙又补充：

“不但是我，所有文人皆如此。丞相也写过诗，难道与三皇五帝无梦中相会过？”

这时曹倒很吃惊，睁大眼睛想了想，说：

“我倒真没梦见过。”

我说：

“那也正常。因为丞相与三皇五帝是同样人，做的是同样事，写的是帝王诗，所以梦不梦无所谓。至于我们这些只会写字的普通的小文人，不梦又如何生活？”

曹点点头，“嗯”了一声，闭上眼睛，不再问。

还有一次，曹丞相问：

“你平生最佩服谁？”

我答：

“当然是曹丞相。”

曹马上大怒，从桌子上扔下一个竹牌：

“大刑伺候！”

立即上来几个虎背熊腰的兵士，将我捺倒在桌前，给我双手上拶子，抽绳。我大叫一声，昏了过去。凉水泼醒后，我首先不明白的是我身为男身，怎么给我用女刑？但接着又明白了，在丞相眼里，我们这些小文人，本来就男女不分。这时丞相已经坐在大堂桌后，用惊堂木拍了一下桌子：

“大胆刁民，敢与本丞相扯谎！你前天说过，我们也无非是梦中相会，相互隔着许多朝代，你怎么会佩服我？”

我熬刑不过，只好答：

“报告丞相，是扯谎。”

曹问：“你到底佩服谁？”

我答：“佩服毛主席。”

曹说：“这还差不多。”

于是不再审问。

一次曹丞相与袁绍会猎，将我带上。会猎在延津大荒洼。曹起身于黄河北，袁起身于黄河南。大荒洼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已经描述过，穷山恶水，土匪出没；人没有好人，动物没有好动物。这里没有狍子，没有獐子，没有鹿，也没有黄羊，只有几只饿得皮包骨头的灰兔子。但曹、袁毕竟是大人物，能入乡随俗，不为一时一地一情一景情绪低落，不与人、动物一般见识，

一场猎会下来，虽然只打下三只灰兔子，还有一只明显老了，属于腿脚不便，但两人仍兴致很高，“哈哈”大笑，用袖子去擦头上的汗。看着双方兵士在剥兔子，曹、袁在那里联合骂刘表，一个说“这龟孙子”，一个说“我操他二姨”。说完，骂完，拱拱手，各带兵回营。晚上曹问我：

“袁绍你看到了？”

我答：

“看到了。”

曹问：

“印象如何？”

我答：

“还行，对部下很好，自己只要兔肉，不要兔皮，把兔皮让大家分。”

曹点点头，又问：

“你说，我与袁绍谁好？”

这话让我吃了一惊，半晌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我说曹好，曹必认为我又在扯谎，又要打我；我说袁好，曹与袁虽然现在是朋友，共击刘表，但我读过史书，知道两人不久也将分化，成为敌人，那样说也不妥。记得有人问过，“吾与徐公孰美”，让人急得一头汗。我答：

“都好。”

曹瞪了我一眼，发怒问：

“如果袁让你捏臭脚，你也会给他捏吗？”

我哆嗦着身子说：

“如果袁占了我们地面，他让我捏，我如何敢不捏？”

曹没有继续发怒，松一口气说：

“你这人除了愚笨，没有别的优点，唯一的优点是还老实。”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嘿嘿”干笑两声。虽然对丞相说的话感到不太受用，但也说到了我心坎里。我在朋友们中间，也常说这句话：

“我这人没别的优点，唯一的优点是还老实。”

有些朋友不信我这句话，说我这人表面看老实，内心不老实，有“腹诽”嫌疑。曹丞相，我心随你而去。虽然咱们地位相差悬殊，但我引你为我的知音。士为知己者用，今后你说哪打哪，你说东我不朝西，你说打狗我不撵鸡。哪怕前边是个火坑，你说一声“跳”，我跳下去再说。但就在我对曹感激涕零，对自己浮想联翩的时候，曹公馆却把我辞退了，不再让我给曹捏搓脚，把我打发回原来的位置：回到村里的寒窑，出牛马力，吃猪狗食，背杆梭标到猪蛋所辖的新军去操练。我及我爹都大吃一惊，感到天旋地转，眼前没了活路。家里马上没人再送猪尾巴；连以前送的猪尾巴，现在也自己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折着跟头往屋外翻。我躺在曹公馆门前的尘土里，扭着身子哭，说这样不明不白被赶出门，我是宁死不回家。我与丞相处得挺好，丞相昨天还夸我老实，今天如何会撵我？必是中间有人做手脚。不来曹府还罢，既然来了，现在又光着身子被赶走，让我如何有脸面再做人？要把原因说清楚，不说清楚我吊死在这里罢。门卫见我哭得可怜，何况以前同在曹府共事，便与我通报到内府。内府很快传出原因，只有两个字，说我“脸黑”。原因既然说到这里，我立马无话，停住哭声，自愧得不行。说别的原因我可以辩解，说我脸黑我无法辩解，因为我是真脸黑。我十岁以前，在延津是有名的小黑孩。记得我成人以后，一位与我关系很好的故乡人，在我七八岁时，曾指着我对他一个同行的人（当时正在一截废墙头上走）说：

“这孩，黑得跟蛋皮一样！”

两位成年人都为这妙语感到惊奇：我还能说出这样的妙语吗？两人开怀大笑。待我也成年以后，说这妙语的成年人虽然与我处得不错，见面还常问我：“最近写什么东西啦？”我虽然也笑着回答写什么什么了，但心里却永远忘不了那句话，我对他永远怀恨在心。现在曹丞相提出这问题，我马上感到自愧得不行，曹是脸白的人，一千多年后上了舞台还一脸漂白，我一个黑得如蛋皮的家伙，待在他身边怎么合

适？马上不闹了，偃旗息鼓，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脸惭愧地回家。回家见爹躺在床上唉声叹气，我不禁对爹有些愤怒：过去我在曹身边时，你嘲猪尾巴，现在见我离开曹身边，见猪尾巴扭动着身子离去，你就唉声叹气，你可知这唉声叹气对我心里的威胁，比对我大骂一场还要厉害呢！这能怪我吗？谁让你把我生得这么黑！

果然，曹府很快又找到一个捏搓脚的少年代替我，也是我们村的，我从小割草睡打麦场的伙伴，叫“白石头”。他长得确实白，漂白，像西洋人一样。怕光，怕雪，有太阳迷路，有雪也迷路，睁不开眼睛。我怎么能与他比？于是口服心服，不再闹情绪，心甘情愿地每天扛根梭标到大路的尘土中去操练。白石头上曹府去时，在路上碰到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说：

“家里正忙，我也不大想去，可我爹打我，我怎好不去？”

我举着流着黄水的右手说：

“去吧白石头，我不怪你，谁不是因为爹。”

当天晚上，从我家逃出去的猪尾巴，全像蚯蚓一样扭动着身子，扭到了白石头家。

多少年过去，我才知道我离开曹府，是曹丞相对我的爱护。因为曹在辞退我的前一天，刚刚杀了一个写字的，名杨修，爱在曹面前摇唇鼓舌。当然我与杨修不能比，我的写字，与他的写字并不相同，他写的是大字，是楷书，是治国安邦、经济人伦之类；我写的是大家不要的破字，记些街头巷尾的民间流传消息，与走街串巷吹拉弹唱的瞎鹿有些相似，是下九流，死了不能入祖坟的主。但当时曹因在大场面杀了杨修，对所有写字的都厌恶起来，想起给他捏脚捧脚的也是一个写字的，于是在余怒之下，把我也赶了出去。赶我出去不是对我的惩罚，是对我的恩典和爱护。如在曹身边待的时间长了，安知不是杨修第二？他要白石头也要得对，因为白石头不是写字的，他就会眯着眼睛逮捕癞蛤蟆，然后回家用盐水煮煮与他爹娘兄弟姐妹一块吃。一个吃癞蛤蟆的人，当然只配捏臭脚，我一个写字的有身份的文人，如何能干这个？白石头，你还别得意，这是我扔了的差事，你捡起来干，我对这差事和你都不屑一顾，弃之如敝屣。几个月后，曹、袁反目，曹军人少，袁军人多，曹不战自走，带军撤退，把白石头也给带走了；白石头他爹失声痛哭，害怕再也见不着儿子。曹军走后，袁军占了我们延津地面。袁就追查白石头家是“匪属”，白石头他爹逃窜到大荒洼，我们全村人到大荒洼围猎白石头他爹，这时我心中那个快意！我因被曹辞退，这时成了受迫害的英雄。我爹捋着胡子说：

“我早就有远见，不让俺娃跟白脸奸臣曹干事，怎么样，现在看出我有主意了吧！”

二

我跟孬舅一块去给曹军送兔子。孬舅担一个大挑子，我担一个小挑子，挑子两头挂满一串串正在喘息的兔子；人一走，挑子颤颤悠悠，天刚下过雨，道路湿润，空气清新，我与孬舅走得心旷神怡。所谓孬舅者，我三姥爷的二儿是也，是个怀才不遇、满腹牢骚的民间英雄。孬舅常说：

“我生长在什么年代？我生不逢时。往前生生，我是项羽刘邦，往后生生，我是进北京坐皇位的李闯王，最不济生在民国，我也能跟随中山先生左右，可我，现在，纯粹一个延津县村民，有能耐让我到哪里使去？”

说着说着，潸然泪下。日常生活中，孬舅便把所有的愤怒都集中到畜生身上，再调皮捣蛋身材高大的骡马，他一刀下去，骡马立即毙命。赛跑也很好，能撵得把兔子累死。这两挑子张口喘息的兔子，都是被孬舅撵趴下的。我对孬舅很同情，他本来应该做大人物，现在流落民间，混同于普遍老百姓，狗屎里埋金子，与我们混杂在一起。于是在一篇写民国初年的文字里，我便把他写成一个英雄。只是那篇文字因“题材”限制，最英雄的英雄就是一个土匪，于是他成了那个民间土匪，特点是善于埋人：挖个与人身高胖瘦大小相等的深坑，将活人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听说后，没有因为土匪的职位太小而生气，而是十分开心，说我到底是他外甥，懂他心思，他并不一定是在闹地位，是在闹心情，只要心情高兴，职位名分上倒在其次，这才是英雄的处事为人。从此便以那个土匪自居，与人不高兴，动不动便说：

“再不高兴，挖个坑埋了你！”

这，成了他的口头禅。由于是英雄，今天去给曹丞相送兔子，他很兴奋，把曹引为自己的同类。惺惺惜惺惺，一路向我打听曹的模样、声音、见人的姿态、日常的生活习惯、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爱与什么人在一块、吃什么喝什么口轻还是口重、偏辣还是偏酸……好歹我在曹身边待过几个月，问起正经政治军事大事，我一窍不通；问起这些生活习惯，我像孬舅一样兴致大发。知道的，按知道的说；不知道的，按想象中的说。我说得有兴致，孬舅听得也有兴致，不知不觉中，已走出三分之一路程。最后在曹爱不爱吃大米饭肉浇头即日本现在叫“拌饭食品”上，我与孬舅略有争议。最后孬舅问：

“今天送兔子，曹丞相不会接见我们吧？”

我说：

“大概不会。送个兔子，曹丞相那么忙，如何会见？”

孬舅有些扫兴。但挣着脖子说：

“那也难说，前些天猪蛋去送猪肠子，曹丞相怎么接见了呢？”

我想了想，说：

“是呀，那次他怎么接见了呢？看来关键是曹的心情了。”

孬舅说：

“曹也是一阵聪明一阵糊涂，猪蛋怎么能见呢？不知猪蛋哪句话说对了茬儿，曹还立刻封了他个新军小头目，咱爷们儿都得受他的管辖，猪蛋算个他妈的什么东西！”

说着，议论着，我与孬舅已经到了曹丞相的官邸。还无上前，把门的士兵六亲不认，一窝蜂过来，用枪杆将我们推到百米之外，说现在正遇曹丞相出巡，不能靠近。我与孬舅只好远远站着，张大眼睛看。等了半天，曹丞相果然这天要出巡。一排排的侍卫和仪仗，开始从曹门中拥出。雄壮的士兵，五颜六色的金瓜金斧金枪金幡，前边是两个大牌子：“肃静”、“回避”。队伍出了两个小时，还没出完。两个小时后，是一顶金光灿烂的八人抬大轿。曹丞相气宇轩昂地坐在上面。旁边是许多侍女捧着热毛巾、痰盂、麈尾和墨镜。因这时仍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曹没戴墨镜。曹的大轿过去，又是一排排走不完的士兵。太阳照在士兵的枪矛上，放射出整齐耀眼的光芒。街上有许多来往和专门来瞻仰看热闹的百姓，这时都在士兵们整齐宏大的“喔——”的鼻音中，伏在地上尘土里，不敢仰视。孬舅到底是孬舅，一个庸俗的延津村民，没见过大场面，马上露出农民本相，也身不由己趴倒在地，脸贴着尘土，不敢仰视。我立即知道，孬舅原来是草鸡一个，不是大鹰般的英雄。放到什么年代，他都成不了项羽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之；孬舅口口声声怀才不遇，一遇别人出巡就吓得草鸡，平时的胆量与满怀壮志哪里去了？看来他顶大也只能当当土匪，杀杀骡马罢了，一遇到大场面，就真相毕露，还原成鼠辈原貌。

等丞相队伍走完，送兔子送到曹家厨房，一个厨娘接收。回来的路上，扛着空挑子，我将这意思向孬舅说了。孬舅也羞愧不已，擦着汗说：

“是吓毛了，是吓毛了，不是头一回见这场面吗？闹了半天，只见到一个厨娘！”

我说：

“你还老不服气猪蛋，我看猪蛋比你强。你来时还想让曹丞相接见，曹真接见你，你还能说出话来？人家猪蛋，却能和丞相对答如流。”

孬舅不服气地说：

“吓毛只有一次，下次见了曹丞相，看我不会说话！”

经过这次送兔子，孬舅魂不守舍几天。从此老实许多。老老实实扛根梭标到打麦场上去受猪蛋的训练。只是动不动还说：

“看我挖个坑埋了你！”

别人听了仍害怕，我听了心里感到好笑。见人就害怕，哪里还会埋人？看来我把他写成土匪，也是主题先行，拔高他许多。一次在二姥爷家聊天，又聊到曹，我透露曹别看现在前呼后拥，初时也不过是个拾粪的，孬舅胆气才突然又增高许多，拍着大腿说：“他原来也不过是个拾粪的，那我怕他个球！”

离开丞相三月，我对丞相的思念不减分毫。虽然丞相因种种原因辞退了我，但我不怪他；虽然捏搓脚换成了白石头，我相信白石头绝对理解不了丞相与丞相的脚与脚的黄水。我虽然现在生活在孬舅、猪蛋身边，但我的心不在这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的心随丞相而去。如果这种思念总无报应，我会痛苦万分；所幸丞相并没有忘记我。一次丞相剃头，让我村的剃头匠六指去剃。六指是右手多一个指头，搔痒痒多了一道。但曹不嫌弃他，剃完头还让他搔背上的痒。说多一道怕什么？多一道面积大。六指剃完头回来，晚上到了我家，当着我的面，伸着第六个指头说：

“老弟，丞相没有忘记你，让我给你说，在家好好读书，操练，晚上看看电视，美国动画片《老鼠和猫》就不错嘛！看那愚蠢而可爱的猫，不比哪一个人强啊！”

我听后感激涕零，我爹也落了泪。丞相到底没有忘记我。我没有白跟丞相一场。

从此一到晚上，我就收看《老鼠和猫》。看到老鼠和猫，就如同看到了丞相。可惜，《老鼠和猫》并不是每天都有，只是到了礼拜天，电视台才把它作为保留节目恩赐给我们一下。

三

猪蛋耀武扬威，拿着曹丞相发给他的一个红箍，做着我们村的“新军”头目，整日在尘土飞扬的大道上或打麦场上操练我们。猪蛋平生只见过曹丞相一面，这时却动不动就在队伍前说：“上次见曹丞相，曹丞相说了……”

如何如何。但他也真见过曹丞相啊，于是大家都很恭敬地听，加劲跟他训练。就连我孬舅也被他唬住了。猪蛋会杀猪，我孬舅会杀骡马，按说整治的东西比猪蛋大，但骡马也好，猪也好，都没有曹丞相大；孬舅见了曹丞相发怵，猪蛋见了不发怵，对答如流，为了这，孬舅也佩服猪蛋三分。过去操练时，孬舅不服气猪蛋，总与他捣乱，扰乱队伍秩序；现在不但自觉遵守，还监督别人，动不动还说：

“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队伍见孬舅都认真操练，别人谁敢不认真？于是整个队伍训练严肃。几个月下来，成了一支训练有素，走路“唰、唰、唰”，抬手动脚整齐划一的曹家“新军”。我村青壮年八百二十九名，为了凑个整数，叫了些老头小孩子，凑了整一千，整日丢下犁耧锄耙，在那里操练。我也算是小孩子中的一个。祖祖辈辈整日种庄稼的人，现在不种了，练兵，这是一件新奇而令我们兴奋的事。多亏曹丞相来，我们成了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每天一吃过早粥，我们都穿上新棉袄，剃光青头，扎上毛巾，扛上梭标去练兵。娘儿们小孩都不纺棉花和玩耍了，都去看自己的丈夫和爹爹练兵。一场兵练下来，威武雄壮，一人一身兴奋的臭汗。有自己的娘儿们小孩在旁边观看，大家个个精神抖擞。练之前，猪蛋还拿着小笔记本做战前动员。小笔记本上，全是猪蛋到丞相府开会记下来的蝌蚪。当然这种会议丞相不会参加，都是丞相手下那些舔指头扣屁股的人主持。他们教我们明白刘表是个红眉绿眼的魔头，他手下也都是些妖魔鬼怪，千万不能让他们过来，过来就杀我们的小孩子，奸淫我们的妇女；我们的朋友是袁绍，袁绍的队伍和他们训练的新军是跟我们一样的庄稼汉，是好人，可以团结。当然，谁是世上最好的好人？曹丞相。他带兵到这里，就是为了和袁绍联合，共同解救我们，打败刘表，解放家乡。每日这么讲，几个月下来，我们也真恨上了刘表。我们过去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你来吃我们小孩子奸我们妇女干什么？我们不能干等着你们这样。我们也要团结起来，训练“新军”，跟着曹丞相，消灭刘家王朝。多亏曹丞相，多亏袁绍袁大人，在我们危难时刻，来到我们中间，发动我们，觉悟我们，让我们认清自己的处境，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村有一村民叫片锣，片锣的老婆叫片瓦氏。片瓦氏的娘家在百里之外的外延津。那里是沦陷区，是刘表所占地面。一次片瓦氏到那里串亲，回来散布谣言，说刘表的军队并不是红眉绿眼，也不吃小孩子，不奸妇女，也在那里训练“新军”。“新军”的参加者，就有片瓦氏的爹和兄弟。他们倒说我们这里是红眉绿眼的蚂蚱、吃人喝人奸人等等。我们听了都很气愤，一致认为片瓦氏投敌叛国，散布谣言。刘表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他的军队怎么会不是红眉绿眼？怎么会不吃人奸人？分明是片瓦氏成了敌人暗探，摇唇鼓舌，要动摇我们军心。于是在一片愤怒声中，将片瓦氏乱棒打死，罚片锣及他的小孩子每天替训练的“新军”烧酸辣汤。大家喝着酸辣汤，骂着刘表和片瓦氏，训练起来更加雄壮。在唾骂片瓦氏之际，大家踊跃参加“新军”的积极性更高了，又有一些人家的老头小孩子加入进来。似乎谁不当“新军”，谁家就见不得人、不是正经人家一样。谁说我们的民族一盘散沙？谁说我们的民族没有进化？这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剽悍粗犷的哥萨克。当然，哥萨克也不一定是好人，一九六九年，我们就与哥萨克置过气。当时全国大办民兵师，准备应付苏联修正主义的突然袭击。当时我十一岁，苏联在我们眼里，如同刘表一样，是红眉绿眼的妖魔鬼怪。当然，时过境迁，现在苏联已经不成其为苏联，我们不必担心；但当时大办民兵师时，大家可是提心吊胆，到处挖防空洞，准备应付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豪严肃得如同一个国家。就连食堂的伙夫，也加入训练的行列。我们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背着从部队下放的破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县城街头操练。步伐整齐，口令嘹亮。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在旁边喊口令的，便是大头胖子猪蛋。这时他已是县城镇上的武装部长，头戴一顶狐皮帽，背一架匣子。队伍威风，猪蛋在旁边更加威风。我现在仍记得他当时呵斥士兵的威风的言语：

“你娘那个×，操练还忘不了说话，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孬舅也说：

“谁再说话，挖个坑埋了他！”

经过他们的呵斥，队伍更加肃穆整齐。“唰”“唰”“唰”“唰”的步伐声，震动着大地，震动着街头片锣摆的酸辣汤，震动着六指摆的剃头挑子。可等我成年以后，威风的猪蛋部长已经不威风了，他开始像片锣一样推一个车子在十字街头卖猪头肉。孬舅也在一九六〇年差点饿死。今年九月份，我回乡探亲，看到的故乡，人马皆空，月明星稀，昏暗的路灯下，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十字街头。丞相、袁绍、刘表、猪蛋、孬舅、片锣，你们都哪里去了？留在我脚下的，无非是几块粗糙光滑的石头。但我并没有悲伤，我的心更加随你们而去。那总是壮丽威伟的情景。你们来我们身边，使我们这些一盘散沙的穷山恶水的刁

民，也整齐划一地在乡间大路上迈着步子。你们在我们前边树起了敌人，使我们对一种号召心向往之，齐心协力；你们调动了我们内在的潜能。曹丞相诸人没来之前，我们是一帮多么懒散的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懒洋洋地两步变成三步地下田劳动，口里散发着黑夜留下的臭气。劳作下来，手里捧着稀粥，面对的是千篇一律的老娘、妻室和孩子。曹丞相诸人来了，我们一下从日常的厌烦的生活轨迹中超拔出来，我们自己也似乎成了伟人，也开始不管日常劳作，不管柴米油盐，不管妻子老小，不管妻子老小之间多种错综复杂、卑鄙龌龊的矛盾，来背着梭标或破枪操练起来。我们的生活突然伟大起来，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敌人，我们的生活也突然单一起来。单一不是和伟大紧紧地连在一起吗？就说猪蛋吧，老人家不大办民兵师，他能当武装部长背着匣子指挥千军万马操练吗？曹丞相不来，他能放下杀猪刀戴着红箍去训练“新军”吗？我们虽然没有猪蛋那么威风，但我们整齐地走在“新军”和“民兵师”里，浑身的细胞也膨胀不少呢。有次我从“新军”训练回来，我爹就差点认不出我来，说我头大不少。

几个月下来，“新军”已训练得颇有章法。街上所有男女老少走起路来，都有些军人的模样了。连小脚老婆婆，走路也合着“一、二、一”的拍节。外八字脚、内八字脚、罗圈腿、平底脚、鸡眼、脚气、类风湿，都得到了矫正和医疗。正当我们兴奋时，猪蛋在一次训练之前，又宣布一个兴奋的消息：

曹丞相要检阅“新军”了。

他又说：

苏联必败！刘表必亡！

四

五更鸡叫，瞎鹿就起床打点自己的响器。瞎鹿激动得一夜未眠。因为今天曹丞相要来检阅“新军”，猪蛋通知他到村西土岗上去奏细乐。瞎鹿想：我一个瞎子，平生没有别的本事，麦子绿豆都分不清，就会拉个胡琴，打个竹板，吹个唢呐，敲个大鼓，没想到竟也能给曹丞相奏乐。虽然眼看不见，但瞎鹿头天晚上就开始洗自己的头脸，换干净衣裳；把头让六指又给剃了一遍，剃得簇青，觉得这样才对得起丞相。瞎鹿一生未娶，喂了一只小羊，夜里搂着她睡觉。这天搂着小羊哭了：

“小羊小羊，能有今天，我瞎鹿也算没枉来世上走一遭！”

这样折腾到五更，瞎鹿起身，开始用唾沫擦他的胡琴、唢呐、竹板和大鼓。擦完大鼓，突然肚里想拉屎，瞎鹿边摇头边笑：光顾忙别的，这样大事都忘记了，不趁现在赶紧拉屎，等到检阅时再突然有屎，岂不误了丞相的大事？于是上了茅房。上完茅房，了了事，又擦大鼓，把大鼓擦得亮堂堂的，这时突然又感到想拉屎。再拉一次，出来茅房，又想拉，瞎鹿才知道坏了事：一夜瞎折腾，与小羊折腾来折腾去，肚子着了凉，要拉肚子。瞎鹿不禁急得要哭，怪自己肚子不争气：

“平时让你拉肚子，你倒干结；现在百年不遇碰到大事，你倒要拉肚子，这岂不活活坑杀了我？”

又用手摸着小羊，用脚踢她，踢得小羊“咩咩”乱叫。正在慌忙处，街上响起猪蛋的铁皮喇叭声，让大家赶紧起身，起身穿上黑棉袄，扎上白头巾，扛上梭标，立刻到村西土岗集合；太阳一冒红，曹丞相大队人马就要检阅。瞎鹿更着了慌。一着慌，更要拉肚子。瞎鹿恨得拿自己的头往墙上撞——这是瞎子怨恨自己时常用的办法。谁知一撞头肚子倒突然好了，不觉得肚子里有屎了。瞎鹿才高兴起来，慌忙穿好衣裳，扎好裤带，背上乐器，用竹竿敲着地，急如星火般地向村西土岗摸去。

村西土岗已聚满了人。孬舅正在帮猪蛋整理队伍。以前操练是在白天，现在是五更鸡叫，上边是满天星斗，大家相互只能听到声音，看不清脸，队伍就有些乱，谁站哪谁站哪，大家一时摸不清位置。这时别的村别的镇的“新军”也都到这里聚集，千军万马，到处是人声，脚步声，着急的喊叫声，世界如同开了锅，又如同到了猪市，猪人一片乱叫。我猜想曹丞相检阅“新军”的目的，是想看一看这些猪人的成色、牙口和蹄脚瓣。负责这次检阅的总管，是丞相府上一个干瘪老头。以前我在丞相府给丞相捏脚时，曾经见过他。人干瘪不说，还牙口不全，系不好裤腰带。连裤腰带都系不好，怎么能当总管呢？但丞相就是让他当了。没想到他一当总管，却有了雄心：为了满足丞相检阅，他要让队伍把所有的田野填满。人不够，稻草凑，所以一个月以来，各村的娘儿们小孩都在绑稻草人，给稻草人穿上我们的衣服，扎上我们的头巾。现在人到了，稻草人也用车运到了；于是干瘪老头一边提自己的裤子，一边给众人分配：一个真人旁边，配一个稻草人。这时更加大乱。不过大乱之后才有大治。终于，队伍各自的位置都找到了，稻草人都分配了，一个真人、一个假人花插着站，前后左右看齐，果真，几十万的“新军”变成了上百万，整整齐齐地把天地填满了。你想一想，一个地球的表面，站满了手持梭标的军人，前后左右整整齐齐，不也十分壮观、让人赏心悦目吗？我、孬舅、猪蛋、六指、片锣等人都站在队伍之中，这时看看由我们队伍所组成的气势，似在对世界宣告着什么，我们心里也十分自豪；饥饿寒冷，早已置之度外。人生这样的组成不多呀。孬舅悄悄趴在我耳朵边说：

“上次是上次，这次见丞相我就不怕了，他要跟我说话，我就敢回答。”

我点点头。

太阳快冒红了，曹丞相就要骑马挎枪地来了。瞎鹿已经在村西土岗上调弦打板，准备奏乐了。不过他到底没见过这种大场面，像孬舅初见场面时一样，心、手都有些哆嗦，牙齿也打战，音怎么也调不准。这时他突然又感到想拉屎。他的脖子像鹿一样长，一伸脖子，鹤立鸡群，闻到天际还没有丞相的气味，便忙里偷闲跑到岗后拉了一泡屎。回到土岗上，这时倒镇静了。将弦调好，太阳冒红，丞相还没来，瞎鹿倒说：

“弦调好了，丞相还没来，误事也不怪我了！”

大家在下边等得有些麻木。我们真人麻木还不要紧，可以坚持，想些往日的乐事排遣，稻草人麻木无甚可想就想往地上倒，大家有些着急。片锣说：

“别是丞相把这事给忘了。”

六指说：

“忘是不会忘，八成是让别的事给耽搁住了。”

孬舅也用商量的口气问猪蛋：

“看来这阅检不成了吧？”

连猪蛋都着了急，抓着头皮说：

“是呀，说是冒红，如今太阳都三竿了。”

于是大家都有些松懈，觉得这阅肯定检不成了。瞎鹿委屈地说：

“你们检不成没什么，我要检不成，这弦不是白调了？肚子不是白拉了？”

正在这时，天际一阵混乱，传来喊声：

“来了，来了！”

瞎鹿到底脖子长，将脖子越过三山五岳往天际一伸，闻到气味，将脖子缩回来也喊：

“来了，来了！”

立即打板拉起了胡琴。大家也立即群情振奋，重新站好队，抖起精神。稻草人也振奋起来，不再赖在地上偷懒。一阵阵“来了，来了”的嘈杂声像波浪一样由前往后推过去，队伍肃静了。果然，天际走来个小小的他，慢慢变大，是一队雄壮的人马，前呼后拥，彩旗招展。眨眼之间，到了我们面前，又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我们都没看清丞相的面孔。但我看到了，那是丞相，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因为丞相穿着丞相的衣服，从我眼前一闪而过。不过我所有的乡亲都不因为丞相一驰而过去责备他。因为他检阅不单是检阅我们自己，后边还有百十万军队等着他检阅，他不一驰而过怎么办呢？不过作为一个草民，现在有幸成为“新军”，能让丞相从我们眼前一驰而过，不也很幸福了吗？于是大家又像猪市一样炸了窝，激动得流下了泪，纷纷乱喊。把瞎鹿的胡琴、竹板、大鼓声都遮掩了。这倒弄得瞎鹿哭了：

“你们这么喊，丞相哪里还听得到我的胡琴？”

于是又拼命地想把胡琴声音弄大。突然“嘣”的一声，弦断了。瞎鹿这时倒不急了，深切悲哀地叹了一口气：

“唉，跟这帮刁民，能谈什么艺术呢？我虽心比天高，却遇不到流水知音；本来可遇着曹丞相，又被刁民们搅了。别以为我活在你们中间，我的心不在这里，我也就是整日随便拉拉，哄着你们玩罢了。”

说着，潸然泪下。

终于，从日上三竿，到日头正南，到太阳落山，丞相检阅完毕。我们在这里站了一天，竟不觉饿。太阳落山，天地昏暗，丞相回府。据说丞相对这次检阅很满意，说了两句话，让干瘪总管传达下来：

“哎，这个，哎，不错，队伍是壮大的，哎，有这个队伍，刘表那狗娘养的，哎，还不把他打回娘肚子里去！”

总管把这意思向大家做了传达，大家欢声雷动。

欢声雷动后，已是夜半时分。这时检阅队伍分别打着松明子，开始撤离。真人撤了，没人再管稻草人，稻草人倒了一地。这时干瘪总管让把稻草人烧了。于是铺天盖地着起了大火。夜半时分，整个地球着了大火，圆球球世界一片通红，“哔哔剥剥”，又是一番壮观景象。据说连丞相都惊动了，踢开捏脚的白石头，披衣踱到丞相府外看火，说：

“好火，好火！”

就这样，这次检阅，开始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鼓舞了我们几十代人。可惜的是，一九九二年四月，我到北京图书馆去研究历史，研究到这一段，发现这次检阅有一个疑点。即这次检阅及它的壮观都是真实的，但检阅者是假的。即曹丞相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检阅，一驰而过的检阅人马中，并没有曹丞相。当然，本来是应该有曹丞相的，但曹丞相先天晚上和我们县城东关一个寡妇在一起，闹得长了，起得晚了，起身时已日上中天。所以误了检阅。太阳冒红时，贴身丫鬟喊过他起床，他像现在许多文艺名人一样，正在睡觉，叫也不起，大家没办法，又不好叫千军万马失望，于是随便找了一个人，穿了丞相的衣服，坐了丞相的车，带了丞相的卫队和彩旗，一驰而过地在铺天盖地的“新军”队伍中走了一趟。

冒名顶替曹丞相者是谁呢？就是现在给曹丞相捏脚的白石头。

这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但一千多年过去，我所有的乡亲都还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事情的真相。他们只知道稻草人是假的，焉知丞相不是假的?

五

我们突然感到粮食的短缺。我们延津主产什么粮食？延津虽然土地瘠薄，但土质结构也复杂，适宜多种作物生长。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红薯、大豆、玉米、谷子、水稻、花生、棉花、芝麻、油菜、苹果、杏子、红枣、蜜桃等。主要特产有酸枣、枸杞、红花、金银花等。延津还出产一种四眼狗，脑门上两个白点，十分好玩儿，也十分凶猛，将爪子搭在人肩膀上同行。凡是从延津路过的人，都想买一只这样的狗。

不过自曹丞相带部队来延津以后，人狗相处，不如人人相处来得融洽，四眼狗敌我不分，屡次咬伤曹军士兵，半夜将爪子搭在士兵肩膀上走路。后来这种狗被消灭大半。所幸在一次招待袁绍的宴席上，上了一道四眼狗菜，丞相随意夹了一筷子，吃后觉得不错，才问为什么打狗，这样的狗还要打吗？四眼狗娃才被保留下一部分。曹军开到延津二十万，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人吃粮食是大事。几个月下来，家家户户普遍感到粮食短缺。人马鼎沸、事业兴旺是好事，但人马都要吃粮食和草料，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曹丞相带人来解救我们，我们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曹为人随和、慈祥、不沾处女，我们爱戴他，称颂他，在我们爱戴他称颂他时，我们忘记了他也是一个人。就像我们从来不敢想象许多伟大的人物也要拉屎撒尿一样，我们也忘记了曹也要吃饭，还带来二十万人。何况我们现在也一个个加入“新军”操练，不大生产粮食了。坐吃山空，岂有不吃啃到尽头的道理？大有大的难处。曹丞相把我们这些糊涂愚昧的人带进了一种大事业，使我们人人都成了英雄，变得只关心大事，一切大而化之，不计小节，没想到这种大事业也让我们作了大难。过去作难无非是小门小户，婆媳吵架，兄弟斗殴，大不了喝瓶农药，跳井，抓电，死上个把，现在当几十万人都面临粮食短缺时，我们可有了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如果我仍待在曹的身边给他捏脚，我不会感到这一点，仍可以每天吃啃曹啃剩的兔腿，家里俺爹也有猪尾巴嘲，不会挨饿；现在离开了曹丞相，整日在“新军”中操练，我也感到了肚的饥饿。记得一位当代写字的朋友告诉我，他十八岁之前，从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滋味。他不知道，谁又知道呢？我不敢责备丞相，我只敢责备粮食。粮食吃尽，就吃树皮、草根。曹军军粮无处征，开始逮蚂蚱、罗锅充饥。这下四眼狗彻底给消灭了。你还扒不扒人肩膀、与人近乎不近乎了？我们整日吃树皮草叶子，训练也没了力气。“新军”变成了一条疲沓不堪的软虫。连凶猛可以杀倒畜生的猪蛋和孬舅，也饿得剩下了两只大眼灯。壮观的检阅和全地球的大火哪里去了？粗犷剽悍的哥萨克哪里去了？是曹丞相重要还是春荒重要？我们都盼着早点送走春荒，迎来小麦、大麦、红薯、大豆、玉米、棉花还有土豆、枸杞，这些收获的季节。当我们饿着肚子的时候，我们对丞相、刘表、敌人、政治都失去了兴趣。从本质上讲，我们毕竟都还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啊。

最后还是曹丞相救了我们。他念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开始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又走出丞相府，亲自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做了一番政治报告。据说为出不出丞相府，他和干瘪总管争执半天，直到丞相发怒：“你要使我脱离人民么？在这种关键时候！”干瘪老头子才放他到民间。他来到民间，就起了来到民间的作用。这作用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不说别的，单是看到曹丞相，能见一个真人，就够我们激动半天的。立即，我们精神陡增，从一条疲沓不堪的软虫，又变成剽悍粗犷的巨龙和哥萨克。人山人海中，“丞相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丞相笑眯眯地向我们招手，接着又把赈灾粮食掺精神做了一顿稀粥，让我们每人捧一碗，“吸溜吸溜”地喝。喝完一碗，可以再盛一碗。一边喝粥，他又让身边的丫鬟仆女，随着瞎鹿的乐器伴奏，翩翩起舞，给我们做赈灾义演。先演如何化精神为粮食，化腐朽为神奇，不吃饭也能度荒；二演如何精诚团结，团结在丞相周围，为一个大目标奋斗。奋斗出来，就有好日子过了，到处是粮食，遍地是牛羊，有的是花不完的金山银山。义演中间，丞相走上舞台，发表讲话。这讲话令我们很吃惊，也很振奋。立即，我们就把饥饿忘记了，又记起我们是身负重任、天下皆在我身的人，不是稀里糊涂过日子、只惦着柴米油盐没有开化和觉悟的老百姓。这是丞相到我们这来和没到我们这来的区别。丞相讲话从来没有废话，而是家长里短，通俗易懂。和我们老百姓一样，嘴上时常吊着鸡巴。这不但没有使我们失去对他的尊敬，反倒觉得他和蔼可亲。他宣布一个消息，现在我们面对的敌人不是饥饿，不是刘表，而是我们身边的袁绍。

“哎，鸡巴袁绍，哎，要搞内部叛乱，有通刘表的嫌疑。哎，我们请他打过猎，请他吃过四眼狗，哎，没想到他小子忘恩负义，要联合刘表，共同屠杀我们。哎，表面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内部的敌人是难以预防的！我考虑再三，哎，攘外必先安内，哎，我们可以先不打刘表，但必须先消灭袁绍！哎，不消灭袁绍，哎，他投敌叛国与刘表勾结，消灭刘表又从何谈起？袁绍这鸡巴玩意儿，简直比刘表还坏，姓袁的没有好人！”

又说：

“我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吃？为什么闹春荒？哎，也是因为鸡巴袁绍。曹军二十万，哎，袁军四十万，哎，这鸡巴玩意儿，多吃了咱一倍的粮食。他吃了粮食不要紧，还吃里爬外，勾结敌人，我们白养了他了！他既与刘表勾结，安知他不偷运粮食给刘表？他连吃带扒，白吃掉我们多少粮食？哎，如果没有袁绍，我们可以节省下多少粮食，我们哪里会闹春荒？看到大家面黄肌瘦，我也心疼，这不怪别的，怪没

有早一点发现这暗藏的敌人。哎，我们要摆脱饥饿，就一定要打败袁绍。不打败袁绍，我们就非得饿死不可！大家愿意饿死吗？”

我的几十万乡亲喊：

“不愿意！”

曹：

“愿意打倒袁绍吗？”

大家齐心协力喊：

“愿意！”

接着猪蛋便领大家呼口号：

“打倒袁绍！”

“战胜饥荒！”

“永远跟着曹丞相！”

口号声惊天动地。

孬舅这时胆也大了，瞪着大眼灯，也振臂呼了两嗓子。可惜跟他呼应的不多。

曹丞相满面笑容地说：

“好，好，大家接着看演出吧！”

接着又演出。在瞎鹿的伴奏下，曹丞相身边的使唤丫头又跳起了肚皮舞。瞎鹿虽然也饿成了一只大虾，但经过喝几碗稀粥，现在也精神陡增，拉胡琴拉得眉飞色舞，不中用的眼皮上下翻飞。过去不闹春荒，正常年代，他无缘给曹丞相演出；唯一一次丞相检阅，让他伴奏，嘈杂之中，丞相一闪而过，他把弦“嘣”的一声弄断了，痛恨没有知音；现在闹荒了，大家成了一群灾民，使得曹丞相来到了我们中间，也通过猪蛋发现了民间艺人瞎鹿，让他来给“赈灾义演”伴奏。不管什么情况下，能给丞相的侍女伴奏，这是瞎鹿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但做梦没有想到的，现在变成了现实，为此瞎鹿还感谢这春荒。真是国难文兴啊，艺术救国啊。瞎鹿激动不已。这时孬舅捧着稀粥碗来到我面前：

“曹丞相我今天算看清了！”

我问：

“印象怎么样？”

孬舅：

“果然不凡。”

又说：

“袁绍与他作对，肯定不是好人，又吃我们粮食，哪天挖个坑埋了他！”

又问：

“我刚才口号呼得怎么样？”

我说：

“不错，胆子比过去大多了！”

孬舅拍着巴掌：

“看看，看看，经过几次大场面，这不就出来了？当初杀牲口就是这样。万物同理。下次见丞相，我肯定敢上去与他拉话。鸡巴猪蛋，无非早比我多说一句话，有什么了不起？”

义演结束，“新军”继续操练。这时孬舅精神抖擞，主动跑上跑下，整理队伍，做打败袁绍的战斗动员，嘴里说着“埋人”长短。猪蛋见孬舅有僭越倾向，脸上倒没露出不高兴，只是说：“整吧，整吧，你整好，我就省事了。”

村西土岗后，大家又开始扛着梭标，“一二一”地走。又成了一支剽悍粗犷的哥萨克军。只是从远处看，队伍还是瘦了一圈，到底饿了一段呀。大家都盼着早一点打败袁绍，把四十万军队赶走，我们就有吃的了。想到这里，这场训练更加有了劲头，因为这次它和我们的切身利益连在了一起。很快，丞相府又发下了两句标准口号：一句是“虎口夺粮”，一句是“保卫家乡”。口号虽一般，但也表达了我们的心愿。我们虽然带着饥饿训练，但我们训练的目的明确。虽然瘦了一圈，但我们心向曹丞相，心头的力量更加聚集。也算是瘦虎雄风吧。

六

丞相与袁绍果真闹翻了。据给丞相捏脚的白石头说，其实闹翻的起因非常简单：不是因为通敌不通敌，而是因为县城东街一个沈姓寡妇。一开始我不相信白石头的话，这么大的人物，会因为这点小事闹翻吗？曹丞相还会骗我们吗？必是因为通敌，牵涉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复杂背景。白石头自己无知，在那里瞎说，谈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不配给丞相捏脚。但等到一千多年后，我与曹成、袁哨成了哥们儿，共同沦为大槐树下迁徙出去的移民，一次在迁徙途中小憩，解开手，解完手，我们一块坐在太阳下捉虱子，这时旧事重提，我又问起当年他们在延津闹翻的原因，两人都不好意思地说：鸡巴，因为一个寡妇。我才恍然大悟，与他们拊掌而笑。这时曹成语重心长、故作深沉地说：

“历史从来都是简单的，是我们自己把它闹复杂了！”

我一通百通：

“是呀，是呀，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历史是个任人涂抹的小姑娘。”

曹、袁都佩服胡的说法。袁说：

“什么涂抹，还不是想占人家小姑娘便宜！”

曹问：

“胡适之是谁？”

我搪塞：

“一个比我早的写字的，女的，差点缔造一个党。”

他点点头，又说：

“当然，有时也容易把庄严的历史庸俗化。譬如你！”

我惭愧地一笑。

沈姓寡妇很年轻，二十一二岁吧，细长的身条，眯细眼，一笑露出一对小虎牙。当初我给丞相捏脚时，一天深夜，曾经见过她一面。她为什么成的寡妇，丈夫是病死的，还是被毒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是图财害命，还是奸情所致，这一切我都不得而知。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成了寡妇。她一进来，丞相就让我出去，说：

“捏了这么半天，你也够累的了，下去歇息歇息去吧。”

我看了沈姓小寡妇一眼，就下去了。临出门，还懂事地将门给他们带上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对沈姓小寡妇的印象不是太好，眼睛、鼻子，都没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觉得她除了嫣然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时还可爱一些，其余就只是一个一般妇女了。但据说曹很喜欢她。我不知道这喜欢的原因。一千多年后，我多了一些见识，看了中西许多与大人物相好的妇女照片，都没看出什么名堂，觉得并不是个个漂亮，大部分长相一般。这时我才发现错误不在曹、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肯尼迪、艾森豪威尔身上，而在我的眼光。我对女性的欣赏及使用，还仅仅停留在十分浅层的认识上。只知道看看脸蛋、摸摸手、问问“你多大了？”之类，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是停留在萝卜白菜的层面上，属于“温饱”型。我有眼不识美女。也许沈姓小寡妇是心灵美呢？不然丞相怎么喜欢她？丞相是随便可以喜欢什么人的吗？据说那次检阅，丞相先天夜里闹得长了，第二天起不了床，让别人假装他检阅，这天夜里在丞相房中的，就是这个沈姓小寡妇。沈姓小寡妇跟丞相相好，我们延津所有人都没有非议。我们也觉得这样挺好。这不是一般的偷鸡摸狗，龌龊卑下，这是和丞相。就好像大家在一起开大会，一般人在会场上走来走去乱放屁肯定引起大家的厌恶，但大人物在讲台上边讲话边走来走去甚至走到台下来放屁，却证明着他的一种随和，我们不但不怪，反倒与他更觉得亲近。何况沈是寡妇。寡妇有几个是正经的？就是行为正经，心里也不正经吧？没见一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走红的女写字的，在一部很流传的小说里，还写过“寡妇梦见个鸡巴——想好事”的词句吗？不正经是正常的，正经倒是奇怪的甚至是有什么毛病。既然反正是不正经，何不与丞相？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妓女一辈子凌受屈辱，死后无声无息，一张破席裹巴裹巴就扔到野地里喂狗去了；但几个与大人物相好的女人，却青史留名，被后人敬仰，世界各国还将她们的事迹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看了这样的电影电视连续剧，我心中除了替她们高兴，还突然会产生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看来不是不找人，关键是找什么人；如果世界上的妇女都

想青史留名，世界不也要乱套吗？人类的领袖们也会吃不消吧？当然，世界不会这样。就是这样，也可能更不乱套更加安静更加安详更加文雅社会会因此更加安定。从这点出发，我对沈姓小寡妇相貌的感觉只是一种偏见，说到底她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的印象到底留在了我的心中。直到现在，一见到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的女人，我立刻由衷地生出敬意。哪怕她是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看她现在捡破烂，脏兮兮的，安知她当年风华正茂花枝招展的时候，没有和曹这样的大人物同枕共眠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端地看不起陌路人或故意在人家面前摆架子，实在是一种无知和肤浅，起码欠缺厚重和历史感。证明：小子，你还年轻得很哪。

曹丞相与袁绍闹翻的起因，就因为这么一个沈姓小寡妇。沈姓小寡妇出入曹府三月，袁绍才见到沈。那天曹请袁吃红烧四眼狗。吃着吃着，曹让沈出来给饮者起舞助兴。沈道了一声“万福”，就跳了起来。如果单是跳舞，一曲终了，沈下去，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世界太平，阳光普照，延津几十万民众继续过太平盛世。没想到沈在一曲终了，就要下场之时，回眸笑了一笑。沈一笑，就把延津几十万民众推到深渊和水深火热之中去了。她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这两颗小虎牙被正在拿草棒剔牙的袁绍给看到了。袁本来没有注意眼前的舞女，喝酒就是喝酒，吃狗就是吃狗，跳舞的多了，能一个个都注意到？但在他剔完牙啐吐被剔出的肉末和肉丝时——也是合该出事，他偶尔抬头，与沈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接着就看到了她的两颗小虎牙。袁跟我一样，这两颗小虎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心里就一颤。也是酒喝多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可惜沈很快扭转屁股下了场。袁吃完烧狗，喝完酒，晕晕乎乎回了自己的军营。回军营以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早起酒醒，又猛然想起那对小虎牙。清醒状态想起某人，与晕乎状态不一样，心里激灵一下，于是一天的事情再干不下去。到了晚间，便让手下侍卫打听沈的下落和出处。侍卫打听完，回来禀告，说沈是县城东街一个小寡妇。一听是延津小寡妇，袁大喜。如果小虎牙是曹的小妾或近身丫鬟，袁只能望洋兴叹，可望而不可即；现在只是街头一个小寡妇，你拿得，我也拿得。于是当天夜里，便让侍卫到县城东街把沈姓小寡妇接来；当天夜里，便同枕共眠。据说，沈姓小寡妇像伺候丞相一样，对袁也没半点推辞，只是袖掩羞面，半推半就，就让袁入了港。没有反抗和踢踏动作。正在跟丞相好，又跟袁好，说起来有些解释不通，我想沈对袁也没有推辞的主要原因，还是虚荣心太强。她同时与两个大人物好，大概是想名垂青史两次吧。但她像古希腊古罗马许多美丽的妇女一样糊涂，她不知道这样容易引起特洛伊战争。头发长见识短，只顾自己一时快乐，不管人民的死活。当曹丞相知道袁也在和沈姓小寡妇来往，立即大怒，怪袁不讲朋友交情，不懂做朋友的道理。天下女人多得很，天涯何处无芳草，我曹爱了一个小寡妇，你袁就再找不着一个小寡妇了吗？我找她，你也找她，这恐怕不完全是针对一个寡妇或妇女，而是针对曹，是故意挑衅不能只简单地看作是一次性骚扰，而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行为。政治家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事情本身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既然是一种政治态度，曹当然不能退让。不但曹不退让，曹身边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听了六指（又给丞相剃过一次头）和白石头传达而得知这件事的人，都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都感到不能退让。于是在第三天晚上，曹让自己的侍卫把沈抢到了自己府上。曹再见到沈，立即怒目圆睁，往桌下扔了一张竹牌：

“大刑伺候！”

还没容沈说出一句话，大刑就把沈给刑昏过去了。袁不是喜欢你的小虎牙吗？曹便让侍卫把沈的小虎牙拔了下去，扔出去喂猫；然后将沈打入冷宫，永不与她相见。袁与沈玩了两夜，觉得沈功夫果然不凡，愈加喜欢，第三天夜里又派人去请，侍卫空手而归，说曹已将她请去。请去就请去，你请得我也请得，大家平等，先下手为强，袁只是摇头感叹，怪侍卫们没有早去，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明天早点去请就是了。于是在小厮中挑了两个清秀的，随便出了出火就睡下了。没想到半夜突然来了个消息，说曹丞相对沈大怒，打昏过去，又将虎牙拔下。袁也立即大怒，这不是针对我而来的吗？你占得，我也占得；我占得，你又来占我没生气，倒是你先占我后占你不觉占了便宜倒是生气拔牙，怎么这么心胸狭窄容不下事？连一个女人都容不下，何况天下乎？可见只是一个赳赳武夫，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人。我兵四十万，他兵二十万，我还与他联合干什么？联合打刘表，我人多一倍，别说打不败刘表，就是打败刘表，功劳又该如何算呢？胜利果实又该如何切割呢？一个女人都不可切割，何况天下？于是起了歹心。袁起歹心，曹也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双方都放下打刘表不提，开始各自备战，先剪除异己再说。曹趁着赈灾义演，就给我们做了战前动员。摊上这样的事，我们把肚子饿都忘了。袁绍抢了曹丞相的小寡妇，就如同抢走了我们自己的女人。何况丞相在讲话时，按下自己的痛苦不说，只说袁绍对我们大家如何坏，如何抢我们嘴里的粮食吃，如何使我们有了春荒，如何对我们背信弃义。曹不提自己的痛苦，只能使我们更加感动，更加爱戴他；袁绍除了蹂躏我们百姓，还对丞相的小寡妇无礼，更激起我们的愤怒。他连丞相都敢非礼，何况对我们？肚子饿算什么？君子固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大家立即义愤填膺，认真在村西大路上操练起来。一条疲沓的软虫，又变成一条生动威武的活龙。连猪蛋、孬舅都重新抖擞精神，在队伍旁厉颜厉色地睁着各自的大眼灯。我们时刻准备着，准备跟着丞相打仗。我们通过猪蛋、孬舅一级级传上去，表达我们的决心：丞相，不要怕，一个鸡巴袁绍算什么；头可断，血可流，壮志不可丢；别看他人比咱多一倍，只要一开仗，谁胜谁负还两说着呢；出水才看两腿泥；不要怕没粮食吃，春荒只是暂时的，麦子马上就要黄梢了；我们兵强马壮，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固若金汤，敌人久攻不下。据正在给丞相捏脚的白石头给我说，当时曹收到一大摞这样的决心书，真是感动得哭了。当时就不让白石头捏脚了，流着泪说：

“生我者，民众也。”

我们听了曹的话，当然也很感动。感动之下，更加加强备战。最后弄得万事齐备，只等曹一声令下了。但就在这时，曹做了一个让我们延津人非常失望的举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就要与袁军交战的时刻，曹一反他平时的英雄行为，带着他的二十万大军，悄然撤退了。准备了半天，原来并不与袁绍交火。他一走，把我们延津，全部让给了袁绍。我们知道后，都感到大惑不解。丞相，你这是怎么了？你害怕袁绍了吗？如果不怕袁绍，又何必这样呢？这成了延津人困惑不解许多年的一团乱麻。直到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我到位于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北京图书馆的纸堆里去寻找故人，寻到这一段，方才明白丞相当时的心意（丞相，久违了）。在当时，本来，丞相是要决战的，后来突然又决定不决战。为什么呢？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儿着健身球说：

“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有的说可以交战，有的说不要交战。咬，那到底交战还是不交战？这鸡巴延津成事了哩。交战不交战，是个骨气问题；交战不交战，现在又有什么意义了呢？咬，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咬？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有道是，能屈能伸是条龙，一根筋到底是条虫。我们是龙，还是虫，考验就在这里了。有问题、有困难是坏事，谁也不愿遇到困难和问题。但问题和困难，也给我们提供一个提高自己、锻炼自己能力的机会哩。不为小×，那为什么交战哩？咬，我倒弄不明白了。为了延津吗？咬？如果是几个月前，这里物茂粮丰，交战一场，占了它，值得；现在呢？青黄不接，饿殍遍地，咬，争夺它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咬，它已变成了一个包袱了。咬，我们还要争夺包袱吗？咬，就这么定了，说不交战，就不交战；说不跟他打，就不跟他打。他来，我们走，把这个包袱让给他！咬，一个小×，拔了两颗虎牙，成事端了哩！”

丞相一席话，引起内阁诸大员“嗡嗡”一阵议论。接着，大家跟着丞相想通了，起了笑声，纷纷说“小×”“小×”，笑声皆是“嘿嘿嘿”，而不是“哈哈哈”，气氛活跃起来。当然，这是内部决策。外表上，丞相仍做出伤心、不忍离别延津的样子，做出无奈的神情。民众听说曹要走，知道的，不知道的，都半夜起身，打着火把相送。都哭着说：丞相，你不要走，你不要怕袁绍，我们跟上你，定能打败他龟孙子。你这一走，岂不是把我们给闪了？曹这时真感动了，一个个摸着我们“新军”的青头皮，边流泪边说：

“我知道大家不怕袁绍！我知道大家也知道我不怕袁绍。可是，我考虑再三，不能开战。一开战就要死好多人。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妻室的人，我宁肯自己受气，也不能让民众吃亏！”

大家这下明白了。丞相所以要撤，还是考虑我们。我们因此更加感动。纷纷喊着：“丞相，你不要走，你留一留，我们不怕死；只要跟着你，死也心甘。”丞相说：“当然你们可以那么想，但我不能那么做。我也是有老有小有妻室的人，要死我先死。”大家说：“丞相，我们先死。”大家与曹丞相，抱头痛哭。丞相与民众的泪，流在一起。火把遍地，哭声震天，我想，单是这火把，这哭声，也能将袁军摧枯拉朽，丞相，你为什么要走呢？

丞相走了，摸着我们的青头皮。

丞相把捏脚的白石头带走了。白石头他爹以为丞相这么一走，再也回不来了；丞相回不来，白石头也就回不来了。于是躺在地上尘土里打滚，哭着不让白石头走。这时丞相站在村头粪岗上说了一句话：

“大家放心，我们是要回来的，等麦子熟了，我们是要来吃白馒头的！”

给了大家一个希望。大家才止住哭，白石头他爹才从地上爬起来，坐在土窝里揉眼睛。大家才让曹丞相带着兵马走了。

但曹丞相把拔掉小虎牙的沈姓小寡妇给留下了，说：

“有情有义，买卖不成仁义在。袁绍喜欢，就留给他。”

于是就给沈放了监，开了锁，给了她一身干净衣裳，让她洗洗身子，换上，留下。丞相如此宽宏大量，又令我们感动。

七

曹丞相一走，袁绍的军队像黄水一样漫过了延津。我们这里成了沦陷区。我们就成了一群没娘的孩子，等着让人宰割。曹、袁为敌，我们原来是曹的“新军”，袁绍一到，我们的下场会好吗？过去你娘在的时候，你可以撒娇、撒气、撒泼，指东打西，指狗骂鸡，挑剔食物，任意延长看电视时间，也不怕第二天误了上幼儿园——谁想去幼儿园呢？现在你娘走了，把你留在了人市上。你站在熙熙攘攘的人市上，等着人把你卖给一个阔佬或穷酸，或者干脆把你卖到妓院或夜总会，这时你心里能不发毛吗？过去你是“新军”，操练很起劲。起劲是对谁起劲呢？是对曹的敌人。现在曹走了，敌人来了，过去的起劲不就成反动了吗？不起劲是对的，越起劲越反动。疲沓如一条虫是对的，是对敌人的敌人的消极反抗；威武如一条龙就坏了，那是敌人的精锐之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越是这样的队伍和个人，越是要尽快消灭之。所以，自曹丞相走了以后，袁军漫过地面，我们延津所有的乡亲都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如地震到来之前的昆虫和小动物，知道有大难临头，又不知该怎么办好，于是惶惶不可终日。又想，就是天塌地陷，也不是我一个，天塌砸大家，前边还有大个子顶着，我怕个啥？反倒坦然了。猪蛋、孬舅也不威风了。昔日“新军”小头目（猪蛋是曹封的，孬舅是自己蹭上去的）的风采荡然无存，又没精打采地瞪起了大眼灯。两个甚至正在考虑，万一袁军追查、清查到他们，将他们抓到大牢里，两人如何抵赖和撒谎。猪蛋想说过去所以给曹当“新军”小头目，纯粹出于无奈，所做的一切，决非出自内心和本意。孬舅决定干脆不承认自己干过“新军”小头目（有委任状吗），干什么呀？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遇到大势所趋，有什么办法？风吹草倒，扯帆拉篷，人家怎么着，我跟着怎么着；一个老百姓，还能要求他挽狂澜于既倒、反潮流当英雄吗？顶多是思想觉悟不高，识别能力不强。心里也稍觉安定。但两人都成了夹尾巴狗，夹着尾巴做人，见人灰溜溜的，对谁都笑脸相迎，生怕别人在袁军盘查历史时揭发他们。过去猪蛋孬舅都留着波浪式长发，现在也都一律剃成了和我们一样的青头皮。只是有一次两人在一起练习串供时，因为一个细节的责任分摊问题发生分歧，口角之余，挥拳相向，两人才又一次显示出英雄本色。孬舅鼻子被打破了，猪蛋头上被开了一个八英寸的长口子，人们赶紧用急救车将他送急救中心抢救，据说缝了三十一针。看着急救车“呜啦”“呜啦”地开走，孬舅一边抹鼻血，还一边朝地上吐了一口血唾沫：

“妈拉个×，再捣乱，挖个坑埋了你！”

就这样，乱糟糟几天过去，大家在心理上已经做好当俘虏、受虐待、任人宰割的心理准备。万事俱备，只等敌人宰割。这时袁军已经完全占据我们地面；安定之后，开始与我们接触。等我们与袁军和袁绍一接触，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在此之前所做的心理准备，全部等于白费。我们发现，原来袁绍及袁军并没有像曹丞相说的那么可怕。袁绍一到，也像丞相初到延津一样，立即到处张贴安民告示，不让军队骚扰百姓，不许强迫妇女，不许玩小猪的耳朵……袁军在各村庄驻扎，军人们的长相也都和我们一样，过去也都是庄户人家子弟，也都和蔼可亲，甚至帮我们扫地打水推碾子拉磨。袁主公（袁军让我们称呼袁绍为主公，像当初称呼曹为丞相一样）呢？原来也不是吃人喝人的魔王，也是一个体恤民情、和蔼可亲、没有架子的人。他的脚也患脚气，无非曹是右脚，他是左脚，也找人捏脚。虽然也爱好妇女，但也不讲究非“处女”不可，媳妇、寡妇，都行；而且也是只准他一个，不准四十万军队。不接触不知道，一接触吓一跳。几天下来，我们也像当初喜欢曹丞相一样，有些喜欢袁主公了。而且有一次听袁府幕僚传出信息，说主公找人捏脚，听说我会写字，写过几篇挺逗的文字，也曾经考虑过让我去给他捏呢。至于我以前曾给丞相服过务，他一概既往不咎。单是这样的胸怀，就比丞相大。虽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没能到主公身边捏脚，但主公脑子里转过这念头，就令人十分激动。当天夜里，我久久不能入睡，心绪复杂难平。还有一件令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是袁主公对待沈姓小寡妇的态度。沈姓小寡妇被丞相遗弃在此，牙齿被拔，两腮红肿，身上被毒打得遍体鳞伤，发高烧到四十二度。按说这样的人，哪里还有姿色？哪里还招人喜欢？招人喜爱的小虎牙已连根拔除，别说是别人，换成是我，我也会想，这样的人，可爱已不可爱，使用已无法使用，还理她干什么？但主公不，不这样，从大街风尘中将沈找来，不怕脏，不顾累，立即搂到怀里，潸然泪下，说：“卿为我受苦了。”

沈两腮肿得已说不出话，但听了主公的话，眼圈当时立即红了，接着泪如泉涌。

主公便把沈收到府中，说：

“没有小虎牙，我也喜欢。”

这就可见袁的为人了。两相对照，就可见出曹的凶险和袁的和蔼可亲了。

对待我们这些过去参加“新军”的人，主公也一概宽宏大量，既往不咎，不追究以前大家怎么欢呼丞相，被丞相检阅，如何威武甚至呼过“打倒袁绍”的反动口号。这些一概不追究，也不过问，而是一律收编。“新军”还是“新军”，组织还是组织，青头皮还是青头皮，在队伍中原来站在什么位置，现在仍站在什么位置，该训练还训练，该打靶还打靶。过去的小头目，还是小头目，以前操练我们的是猪蛋和孬

舅，现在仍是孬舅和猪蛋。无非过去大路旁粪堆上插的、迎风飘的是“曹”旗，现在换成了“袁”旗。换一个旗，并不换脑袋，大家都放下心来，接着欢声雷动，感激袁对我们的宽大和挽救。接着带一份羞愧和对不住人的心理，立即反正、反水，响应袁的号召，重新加入新的“新军”。猪蛋和孬舅也很感动，又重新瞪起大眼灯，戴上红的“袁”箍，兴高采烈地在队伍旁重新操练。操练之中，为了几天来的惶惶不安、感激主公、羞愧难当等心情，还动不动指桑骂槐地骂曹一顿。譬如：

“妈拉个×片锣，你连路都不会走，笨得跟曹一样！”

“妈拉个×油锤，你不好好走步，还想着给曹白脸当孝子么？挖个坑埋了你！”

对猪蛋、孬舅的热情和积极性，袁主公听说后，立即予以表扬，让所有“新军”向他俩学习。不过最后又说，对曹不要再骂了，辱骂和恐吓，毕竟不是战斗。听了主公的话，以后我们就不骂了，把劲头用到操练上。一个月下来，大家都摆脱了曹的阴影，抬脚走路，都有了袁家军的味道。猪蛋和孬舅又开始留起波浪式长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和当时的白脸奸臣曹一样，袁主公也检阅了我们一次。仍由瞎鹿奏乐。瞎鹿仍很激动。不过到底有了些经验，这次不再心慌，也不再拉稀。听了瞎鹿配乐的人都说，这次瞎鹿比上一次奏得好多了。太阳冒红，袁就出现了。骑马从队伍前一驰而过。队伍欢声雷动，山呼万岁。检阅完毕，大家心里更加安定。这时麦梢黄了，布谷鸟叫了，该麦收了。大家心花怒放，收割麦子，用车子拉到打麦场上。主公体恤下民，让军队去帮助抢收。说焦麦炸豆，一刻三金，民众者父母也，大家去帮着抢收。并规定帮助抢收时一律不准吃老百姓东西，只能喝口开水，不能喝雪碧、粒粒橙和可口可乐。大家又山呼万岁。这时大家知道曹以前散布的都是谣言，明明是曹吃得大家短了粮食，饿了肚皮，他却栽到主公头上，说是主公吃了大家粮食，大家才饿肚子。事实胜于雄辩，现在主公就在眼前，粮食就在眼前，主公却不吃。跟着这样的人往前走，让人多么放心。有四十万军队帮助抢收，麦子很快堆满了打麦场。为了防止变天下雨霉烂，大家日夜碾打。又没几日，颗粒归仓。这时下雨也不怕了。延津上下，到处充满了麦香。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这些日子大家喜气洋洋，和过节一样高兴。主公考虑大家心情，也是助兴的意思，让他身边的几个贴身丫鬟组成宣传队，来打麦场上做庆丰收演出。仍由瞎鹿伴奏。这时的瞎鹿，操起胡琴，已经神态自若，甚至做出有些不大在乎的样子。到了二十世纪末，瞎鹿成长为反派电影明星，这时偶尔见到他，谈起他的日常生活，他常摊着双手对我说：

“片约如潮，片约如潮啊！”

那种无奈的神态，便使我想起他当年瞎眼操胡琴的样子。谁都有小出身的时候啊。在瞎鹿的伴奏下，主公身边的小丫鬟跳得很起劲。一个小丫鬟跳得裤带都崩断了。乡亲们拍着吃饱的肚皮，打着饱嗝，剔着牙缝，都来看戏。看戏者成千上万。笑语欢声，不绝于耳。演出中间，主公走上讲台，给大家讲话。讲话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吃饱不忘敌人，曹贼祸国殃民，虽然上次兵败退走，但肯定贼心不死，要反攻延津；上次他在延津时，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害得百姓饿肚子；有朝一日他反土重来，又会把我们吃光抢光，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儿罪。所以我们不能让他反攻过来，吃饱肚子，要加紧操练，时刻准备迎敌，拒敌人于国门之外，保家卫国，保护我们的胜利果实。主公讲到这里，所有来看戏的百姓都齐声响应。猪蛋、孬舅不失时机地率领大家呼口号：

“保家卫国！”

“打败曹贼！”

“保卫果实！”

等等。

主公在台上很满意，眯着眼睛笑。接着讲第二个意思，为了更好更快地打败曹贼，让大家踊跃交军粮。军队都是自己的子弟，老百姓有粮吃，也不能让子弟饿着肚子。子弟也是人，也是吃饱了肚子才能打敌人，保卫大家。再者，种田纳粮，卖盐交税，是自古王法，希望大家想通。听了主公第二个意思，大家都有些不高兴。原来谁在延津都得纳粮，丞相在这里纳粮，主公来了也不例外；可正因为谁在都得纳粮，大家又想通了。不过这次没有欢呼，只有猪蛋代表大家表了决心，说：

“主公，放心，回去这事就张罗。有我们的粮吃，就不会让您老人家饿着肚子！”

主公又一次“嘿嘿”笑了，用手捋了一下猪蛋刚长出的波浪式新发，并没有因为大家兴致不高而生气。当然喽，主公也是一个大政治家，知道群众是怎么回事，犯不上与大家生气。但他捋了一下猪蛋的头发，令猪蛋兴奋了几天，说主公比丞相好，亲切和蔼，捋人头发。接着，便带几个“新军”兵丁挨门挨户收起了军粮。交军粮的过程中，大部分通，个别佃户不通。不通就是“通匪”。猪蛋和孬舅，便将这些人吊在村西槐树上，用柳条抽打，一抽打，也就“通”了。

八

围歼白石头他爹的行动开始了。整治白石头他爹，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当初曹丞相在时，白石头他爹多么威风。仗着白石头在丞相跟前捏脚，在我们延津人面前，他俨然是丞相府外派的新闻发言人。其神态像菲茨沃特和塔斯怀勒一样。丞相近段说了什么话，身边有什么事，凡是能跟丞相沾上边儿的News，他总能事先知道，然后站在村中粪堆上给我们吹风。譬如：丞相脚上的黄水，已经从第三至第四脚趾之间，完全漫延到了第四至第五脚趾之间。以前排队接第三到第四脚水的玻璃瓶，现在等于白排了，哭也没有用；排第四至第五之间的脚水，已成为收藏者竞争的新潮流。譬如：丞相不大喜欢吃茄子了，改吃西葫芦；不喜欢吃驴钱了，改吃骡钱；也不吃辣子了，说上边受得了，下边受不了。还有一次说，一次丞相吃饭，把吃不了的一根骡钱，送给白石头吃了；白石头吃后，立即浑身发热；等等。他当时这么说，以后证明，这种吹风十有八九是真实的。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忌妒。这还不算，大家像当初我在丞相跟前纷纷给我爹送东西一样，白石头取我代之之后，大家纷纷给白石头他爹送东西。他家猪尾巴堆积成山。他爹、他娘、他姐他妹妹，整天一人一根猪尾巴，站在门口跐着门槛嘲。据说有的猪尾巴都发臭了，还赖着不走。嘲猪尾巴那种惬意和不在意。现在丞相败走，主公来了，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既然过去一去不复返，那么他家过去显赫的日子，现在不成了一种罪过了么？这种罪过在新时期就能一笔勾销了吗？大家过去的忌妒和现在的愤怒，感情能接二连三地白浪费吗？何况，他们家不但有历史罪行，还有现行罪行：白石头随丞相而去。他既然随丞相而去，白石头一家不成匪属了吗？对待匪属，我们能视而不见吗？当然，也有人提出我的问题，说我也给丞相捏过脚，也是匪属。多亏我孬舅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一手执着一柄钩镰枪，一边瞪着眼睛说：

“妈拉个×，谁敢说俺外甥是匪属，俺叫他白钩连进去，红钩连出来。俺外甥在曹贼跟前待过不假，可他觉悟高，及早发现曹贼阴谋，就与曹贼脱离了。他不与曹贼脱离，哪里有白石头？俺外甥及时与曹贼划清界限，放着荣华富贵不享，回来与我们村民同甘共苦，不表扬他是英雄，反说他是匪属，这还要良心吗？谁再说此话，老子不把肠子给他×出来！真不行挖个坑埋了他！”

猪蛋看着孬舅手里的钩连，也说：

“匪属有一个就够了，不要说小刘啦。这样攀扯起来，没有头了。再攀扯攀扯到老孬和我头上了。曹贼在时，俺俩也为他训练过‘新军’，俺俩也是匪属吗？”

众人忙说：

“猪蛋、老孬，你们不是匪属！你们不是匪属。”

猪蛋说：“既然俺俩不是，小刘就不是。这事就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再说就不是针对一个小刘，而是针对我和老孬了，就是政治问题了！”

众人忙说：“不说小刘了，只说白石头他爹。”

于是托孬舅和猪蛋的福，大家不再追究我，让我过关。接着便把对两个捏脚的仇恨，都集中到一个身上，都对准了匪属白石头他爹。当初离开丞相府，我与我爹都很伤心，现在历史发生变化，祸伏福焉，我们又很庆幸，多亏早日离开曹，猪尾巴也嘲了，现在也成了没事人一大堆里边的。两边便宜都占到，世界上这样的事不太多呀。我爹还兴冲冲地告诉人：

“多亏我，我早就说过，不让俺娃跟白脸奸臣干事，看看，现在看出我有主意了吧？”

不过，有我在场时，我爹不好意思说。不过即使他说，我也不责怪他。人嘛，说话办事，不都是这么个模样！在围歼白石头他爹的行动中，孬舅、猪蛋、我爹、我积极性都很高。好像谁这时越积极，谁就从小跟曹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

白石头他爹叫白蚂蚁（当然是乳名啦）。白石头没发迹之前，他无非是个牲口贩子，整日扎条白毛巾，骑个破自行车，主动到集市上去与畜生为伍；然后捂着人家眼睛，干些倒卖人家的勾当。自白石头发迹之后，他扔下畜生棒和捂眼，当起了老太爷。他说：

“再不跟畜生置气了！”

按他当时的想法，看丞相那模样，这天下是铁桶江山，他老太爷要当一辈子了。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国破山河在，领袖曹丞相望风而逃，他从昔日老太爷的地位，一下跌入到匪属的深渊，连个平民百姓也不如。何况唯一的儿子也被曹带走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家里成堆的猪尾巴，也都扭动着身子夺门而出，四散奔逃。白石头他娘，他姐他妹，都扑到地上去捕捉。但这时的猪尾巴，身子变得像泥鳅一样

滑，刚攥到手里，它身子一扭又滑掉了，留给你一手稀烂的唾液。最后大家不捉了，任它跑。这时它倒不慌不忙地慢慢一步一个程序地往屋外折跟斗，把白石头一家气得直哭。白蚂蚁边揉着眼睛哭，边对老婆说：

“早知这样，咱就不嘣这猪尾巴了，咱就不让咱娃去给曹贼捏脚了。现在，看看，鸡飞蛋打，咱们成匪属了！”

一开始我们也没有把白石头他爹打成匪属。没打成匪属并不是大家不清楚他的罪恶，而是袁主公慈悲为怀，不赞成这么做。袁说：

“一个白石头，算了。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问题。假如我是白石头，曹一来，我也不知道我会干些什么！”

对主公的话，我们当然理解他的善意；但对白石头和白石头他爹这么威风猖狂一时的人，如果现在果真算了，大家从心理上就不答应。主公越是宽大，大家对白石头一家的愤怒越是高涨。猪蛋、孬舅把民情反映上去，说：

“主公，你当然是一片好心，但对像毒蛇一样的人，我们不能像农夫一样怜悯。白石头现在仍在曹贼身边，焉知他天天不随曹贼骂您？何况白石头他爹民愤很大，民意不可违。如主公一味这么不讲原则，我们在下边也不好工作了。”

主公沉吟半天，问：

“据你们说，该怎么处理呢？”

猪蛋、孬舅说：

“乱棒打死！”

主公吃惊：

“大家仇恨这么大？”

猪蛋、孬舅说：

“这是有先例的。上次片锣他老婆通匪，娘家在刘表那里，就乱棒打死了。”

主公“唉”了一声，又沉吟。这时已经三更天，主公也困了，仰口打了一个哈欠。这时沈姓小寡妇已经康复，又在蚊帐里娇滴滴地催他。于是他说：

“那就打死吧。”

但又说：

“不过不要乱棒。乱棒多惨，一棒吧。”

主公说一棒，猪蛋、孬舅回来仍传达为乱棒。主公指示传达不过夜，这时已是五更鸡叫，大家手执火把听了传达，群情振奋，睡意全无。立即找棒的找棒，拿枪的拿枪，发一声喊，蜂拥着朝白石头家拥去。

可到了白石头家，白石头他爹白蚂蚁已经逃跑了。阵营内部出了内奸。在大家群情振奋时，白蚂蚁已经得到信息逃走了，只留下老婆和几个白女儿在床上床下发抖。找不到白蚂蚁，大家更加愤怒，于是先乱棒将床上床下的老婆白女儿打死，接着找白蚂蚁。

白蚂蚁逃到哪里去了？

逃到了延津西北部的大荒洼。

于是出现了千军万马围歼白蚂蚁的行动。大家在大荒洼拉开网，对白蚂蚁进行梳篦子围剿。过去在大荒洼围猎畜生，围猎狐狸、狍子、兔子等，曾有过这样壮观的场面。现在围猎白蚂蚁。由于好久没有围猎东西了，现在出现一个全民围猎，大家都很兴奋，猪蛋又把瞎鹿叫上，让他在旁边吹奏助兴。大家一更起床，二更埋锅造饭，三更出发，五更到达大荒洼。成千上万的人，从四周把方圆百里的大荒洼给包围了。人声鼎沸，嘁嘁喳喳。有扛梭标的，有扛铁棍的，有扛木棒的，有拿鸳鸯钩镰枪的，有拿三节棍的，有拿鸟铳的，有拿砖头瓦块的，还有什么都不拿纯粹为了看热闹的——有热闹他们看，没有热闹他们回家，出了危险他们撒腿就跑，有了彩头他们上去就抢，这部分人人数占的还不少。大家对这些中间

分子都很愤怒。但所有各种人的手里，都拿了一个羊角。猪蛋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奋力吹起。成千上万人一起吹出的“呜——呜——”的号角声，震动了整个世界。震得大荒洼中为数不多的兔子、狐狸、狍子四处奔跑，寻子觅娘。当然，大家一起吹起了羊角，都有点像羌人了。这又是我们素质提高、粗犷剽悍的标志。为了一人一支羊角，大家可作了大难。因为大家刚度过春荒，羊已经剩得不多了——人都没得吃，何况羊乎？而且要做羊角，单是一般羊还不行，一般羊如绵羊、小羊，头上无角；有角的嫩羊也不行，必须是大山羊、老山羊。哪里有成千上万的老山羊！最后无法，只好将那些刚长出嫩角的小山羊的角也锯了下来，只有拇指那么粗，掏出里边的息肉和垢秽，放到嘴上吹。这还哪里会有雄壮浑厚的号角声呢？无非一人一个拇指粗的嫩号角，在那里滥竽充数罢了。实在连嫩山羊角也没有的，只好用粗泥捏一个羊角样，拿在嘴边做做样子。不过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做一个样子，也够叫人害怕的。于是整个大荒洼鸡飞狗跳。然后猪蛋又一声令下，大家一边吹着羌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收缩包围圈。收缩到傍晚，景象更加壮观。西边出现血红的晚霞，铺天盖地的人在一起收缩，每个人的脸上都打上太阳余晖的颜色，红彤彤，金灿灿，大荒洼变成了一道道铜墙铁壁，不也让人心情激荡、悠然自得吗？连旁边看热闹的人，也动了心情，自觉加入了围剿行列，站在坚定革命者后边，开始随着节奏整齐地踏着步伐。

当然，围剿到最后，白蚂蚁被围剿到了。在强大的人和号声的声势下，他只能束手就擒。据他后来交代，他听到第一批号角声和人声脚步声时，就吓晕过去了。他当时的感觉是要地震了，天地都在颤抖了。他晕倒在一片沼泽里，束手就擒。这次围剿不但围剿到白蚂蚁，还顺便围剿到一些残存的狍子、兔子与狐狸等。大家把白蚂蚁五花大绑押上，将狍子、兔子、狐狸挑到自己的梭标上，兴高采烈回家。这时大家迈着整齐的步伐，开始一起唱军歌，前边有人倒退着打拍子。

袁主公

袁主公

我们的袁主公

好乡亲

好乡亲

延津的好乡亲

我们的袁主公

走在队伍前边

威武雄壮的新军

紧跟在他的身后

…… ……

成千上万的人一齐唱，将梭标上的兔子都惊醒了。唱着唱着，天完全黑了，大家又打起了火把。扑闪扑闪的火光照亮寰宇。

把白蚂蚁押到打麦场，大家接着开起了庆祝暨声讨会。这时有围着白蚂蚁议论的，朝他身上啐唾沫的，有的用架子支起火，开始烤新得的野味。很快，野味香满大地。大家心情更好。接着一边吃野味（好久没吃这么香甜可口的东西了），一边声讨白蚂蚁，声讨曹贼。接着开始讨论如何处置白蚂蚁。一开始说乱棒打死，这是主公点过头的；但大家不同意，说好不容易抓住的猎物，就这么几棒子打死，太便宜他，也对不住大家的辛苦。这时孬舅想出了个办法，大家同意。当然不是活埋，活埋更没意思，而是将一个大杆子立起来，用绳子将白蚂蚁往上边吊，叫“望曹杆”，一边吊一边问：

“看到曹贼了吗？看到捏脚的白石头了吗？”

什么时候说看到了，就猛地一松绳子。大家都说好玩儿，拍手同意。孬舅的这种发明，被延津人流传下来。以后什么时候再处置人，就常竖这种杆子。但孬舅对这种发明，似乎并不在意，他爱好的还是埋人，动不动仍说：

“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大家觉得立杆子好玩儿，于是就架杆子，吊人，让白蚂蚁“望曹”。这时的白蚂蚁，早已被杆子吓得昏了过去。大家便把昏了过去的白蚂蚁，吊到杆子上。问他“看到曹贼了吗？”他昏迷不知回答。大家便一直把他吊到杆子顶上。杆子顶上风大，将他吹醒，他眼望四周，不知身在何处；看天上一片繁星，地上一片火把，火把照亮人的无数眼睛，以为回到了童年时期，他娘给他举高高玩儿呢，觉得好玩儿，便“嘀嘀”乱笑。这时绳子一松，一个肉团从高杆顶上坠落下来，“吧唧”一声，血肉飞溅。白蚂蚁就又昏了过去。几次这样“望曹”，杆子周围溅得都是碎肉。马上就有无赖将碎肉捡起，放到火上烤；像现在某些人涮羊肉一样，有个半熟，变了颜色，就往嘴里填。最后白蚂蚁七窍生烟。这时回到了现实，嘴里说：

“看到了，看到了曹，也看到了白石头。”

他是真的看到了。曹正在床边躺着，白石头跪在那里捏脚。白蚂蚁泪如雨下。这时大家已将野味吃得差不多，都拍拍油手，或将油手往头发上抹一抹，纷纷拿起棒子，说：

“他还真看到了。”

发一声喊，乱棒上去，将白蚂蚁棒成了一摊无法收拾的血肉。

这时我看到，那团血肉中，升起一队队白蚁，扇动着明亮青嫩的小肉翅膀，向东南方向飞去。

两天之后，主公又在打麦场召开大会，做战前动员。这时他给猪蛋和孬舅发了一个嘉奖令，授予他们“忠诚卫士”称号。说对白蚂蚁一事，上次我想错了，倒是猪蛋老孬想对了。这次围剿围得好，不彻底消灭敌人，敌人就不死心。又表扬猪蛋孬舅敌我分明，立场坚定，对同志一盆火，对敌人一盆霜等。表扬完，又接着给大家做战前动员。说曹贼败走之后，仍不死心，现在正在聚集力量，妄想反攻。到底哪一天反攻，现在还弄不清。反正一场血战就在眼前，要大家做好准备，时刻准备打仗。大家高呼口号，群情激昂，尽兴而散。

九

一场血战。我们所有的延津“新军”，都成了曹的俘虏。主公，你及你的军队，再加上我们，原来这么不经打。曹这次反攻用的力量很大，军队像蜜蜂和蚂蚁一样，“嗡嗡”地翻着蛋滚过来。据说有一百万。百万之中，当然有许多也是曹新操办起的“新军”。上次曹撤离延津之后，退踞汲县、滑县、浚县等地，据说在那里卧薪尝胆，伺机反攻。百万“新军”，都是在那里另起炉灶、招募训练的。现在时机成熟，要来报仇雪恨，洗去上次败走的耻辱。曹说：

“一个鸡巴延津，我让袁绍三个月，现在麦子收到了家，我该回去看看了吧？我早就说过，让不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占；占也不是目的，而是考虑黄河之北的根据地，该连成一片了吧？”曹手下的众将官见曹这么大长眼光，都齐声拥护，说早等得不耐烦了。于是呐喊，跺脚，咬牙，放屁，摩拳擦掌，群情振奋。于是开拔过来。我有一个姑妈家，就在汲县蛤蟆屯，我一个表兄，就在蛤蟆屯的“新军”里，这次也跟了过来。滑县有道口，道口有道口烧鸡，很出名。据说百万军中一人一只烧鸡，一手啃烧鸡，一手执长矛，锐利不可挡。当然，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主公、军队及我们的“新军”，也不是吃素的。我们不能眼看着敌人来占我们的土地，吃我们的麦子，淫我们的妇女，挖我们小孩子的心肝。曹军黑压压一到，我们就拉开了战场。主公、士兵及我们头剃青秃瓢、蒙着白毛巾的“新军”，都伏在村西土岗后，把枪、梭标、鸟铳和土抬炮架在土岗上，等着曹军的到来。曹军大队人马来到眼前。果然，人比我们多，铺天盖地。百万军中，旗门开外，拥出曹丞相。久违了，丞相。我从土岗后探出头，见丞相骑在大白马上，谈笑风生。几个月过去，丞相不见胖，可也不见瘦。谈话仍带着安徽家乡口音。这时我又看到，他身后转出干瘪总管和白石头。几多时间不见，总管还是那样干瘪，但白石头这小子个头倒长了许多，跟着丞相吃饭油水大，脸胖得已夹鼻子夹眼。小子身上衣裳也干净，青绿色的曹军制服，戴着插公鸡尾巴的头盔，身上背着一架盒子炮，手上还戴着一双白手套。我看看白石头，又看看蜷缩在土岗后的我，一身脏兮兮油渍渍的破棉袄，破棉袄露出一朵脏棉花，脸上东一道西一道，鼻涕流水的，再往上是一个青秃瓢，青秃瓢上缠了个沾满牛油的羊肚子手巾，不禁有些自惭形秽。但又想到别看你白石头干净，你爹白蚂蚁，你娘你姐你妹妹，都让我们乱棒打死了，吊在“望曹杆”上放了西瓜炮，心里又有些恶劣的得意。这时曹丞相一马跃出，站在军前，叫袁主公说话。主公也从土岗后钻出，站在土岗上。曹笑着颔首：

“主公别来无恙？”

袁也笑，朝地上啐了一嘴唾沫：

“丞相一向可好？”

丞相：

“近日有什么乐子，告我也乐一乐！”

主公：

“鸡巴穷乡僻壤（主公这样说，可伤我们延津人的自尊心，你不是挺体恤下民、和蔼可亲的吗？）有什么可乐的，就打了一回猎。”

丞相：

“可打到什么？”

主公：

“一个人，几只狐狸，几只狍子。丞相稀罕，拿走吃去。”

丞相摇摇头，又问：

“沈姓小寡妇可好？”

主公：

“还好。”

丞相：

“上次我做得不对，拔了她的牙。但也是一时气恼。不知主公喜欢的，就是那两颗牙。早知这样，绝不会那样做。”

主公：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喜欢一个女人，也决不在牙。丞相经验比我多，自然知道这一点。要的是另外一副牙。”

丞相哈哈大笑：

“主公痛快。我就放心了。还有一事请教。景升（即刘表）离主公很近，可还有走动？”

主公：

“上次他小女过生日，让人送过去一个蛋糕。”

丞相：

“猪狗不如的人，何劳主公送糕？”

主公：

“大面上，还要说得过去吧！”

丞相：

“这鸡巴玩意还那么荒淫无耻？”

主公：

“那么一把岁数了，改也难。”

丞相：

“消灭刘景升，如踝死一只蚂蚁。”

主公：

“当然，顶多如踩一只屎壳郎。”

丞相：

“这次我们会猎，主公有多少人马？”

主公：

“如前一样。丞相呢？”

丞相：

“不过百把万。”

主公笑了：

“照丞相说，这仗我要输了？”

丞相笑：

“不尽然不尽然，打着看吧。输赢并不重要，关键要打出胸襟和气度，排出秽气。上次不是我逃跑了？不在输赢，在排放，对吧主公？”

主公颔首而笑。

丞相：

“这次这样，谁输谁请吃羊腿，怎么样？我要回中军帐饮酒了，让小的们打吧？”

主公：

“可以。我也回府上饮酒。丞相可有什么好酒？”

丞相：

“花雕，送你两瓶？”

主公：

“可以。这是好酒，我也爱喝。”

丞相便让侍卫越过开阔地送过两瓶花雕。主公、丞相都怀抱花雕，分别回府和回帐饮酒。接着小的们在土岗内外就开战了。先是阵地战，后是肉搏战。百万人扭在一起，啃腿的，咬蛋的，掐脖子的，到处是变形的脸和折断的胳膊腿。从天明打到天黑，又从天黑打到鸡叫，主公和丞相都喝醉了，各拥一个寡妇睡觉，这边战斗才结束。死十万，伤二十万，主公胜了，丞相退了。主公胜是因为军队和“新军”地形熟，娘儿们小孩都在身后，要保家卫国，加上片锣给大家烧酸辣汤，大家战斗积极性高；丞相败是因为他们远道而来，是疲惫之军，加上水土不服，拉稀，口音听不清，容易摸岔道，故败了。丞相、主公酒醒，丞相知败了，生气，将大将军斩了两个，怯阵的士兵杀了二百；主公知胜了，大喜，摸着沈姓小寡妇的奶子，让大犒三军，给大将军和猪蛋、孬舅之流颁奖。胜以后，曹军偷营，主公小败。主公反击，曹又败。曹军退三十里。又一次大战，仍摆在村西土岗。曹、袁又各出阵笑着问候。曹祝贺主公胜，主公谦虚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过一阵闲话，大战。这次曹军一鼓作气，曹亲自带一监斩队督战，后退半步者斩，临阵逃脱者斩，连那边“新军”中我姑妈家的孩子一犯瘪怔，也给斩了。故曹军大胜。主公见曹军胜，领军撤退，曹军乘胜追击。人马狼藉中，杀我们如麻。连片锣的酸辣汤锅也被乱军踏成了碎片。曹军直逼我们到黄河边。这时后有追兵，前无退路，众人仰面大哭。主公反身大呼一声，要背水一战：

“战也是死，退也是死，不如一战！”

众人呼应，反身死战。但这时曹调来直升飞机，做出要炸黄河之举，要水淹七军。主公、我们几十万人马都吓慌了，黄河口一开，我们非葬身鱼腹不可。主公一马拉高射炮团仍在前沿阵地上，一时也调不过来。主公抱着我们大哭，说曹贼凶狠，要水淹七军，大家跟着我受苦了。主公的孩子尚也在旁边抱着主公的足痛哭，情形好不凄惨。这时一渔船箭一般驶来。众人急切抢船逃命，被主公近身侍卫斩杀不少。剁掉的手指头，在地上乱蹦。最后主公抱着他的儿子上了船，含泪向我们招了招手，船箭一样地驶去。我们只好望着直升飞机仰天大哭。就这样，我们成了丞相的俘虏。经过收缴武器，写弃暗投明书，曹军开始将我们排队。几十万赤手空拳、蓬头垢面、浑身血污的俘虏，齐刷刷排满了田野。这时丞相出现了，仍骑着大白马，披着战袍，满面笑容，检阅俘虏群。他笑道：

“以为我要炸黄河了？告诉你们，飞机上就没有炸弹。吓吓你们，你们就当真了？跟着袁绍这样的蠢猪和市井小人，岂有不当俘虏的？前三仗我败了，以为我不行了，蠢猪得意了，岂不知小时胖不算胖，出水才看两腿泥呢！哄哄你们，就当真了。怎么样，成了我囊中之物了吧？”

听了丞相的话，我们都吃了一惊。原来飞机上没有炸弹。我们却当了真。大家都哀叹一声，自认晦气。这时丞相向天空中挥了挥手，飞机就盘旋着飞走了。白石头挎着盒子炮，站在丞相身边，插嘴说：

“可惜让袁绍跑了。”

丞相大度地挥了挥手：

“让他跑，他还能跑到哪里去？总有一天，也是我的阶下囚。”

白石头忙点头说：

“那是，那是。”

白石头又哭着说：

“丞相，我爹白蚂蚁、我娘我姐我妹妹，都让这些人给杀了，放了西瓜炮，丞相，你要给我做主！”

丞相说：

“不怕不怕，马上给令尊令堂令姊令妹平反，追认烈士，申冤报仇。”

又问：

“沈姓小寡妇抓到了吗？”

军士推出沈姓小寡妇。沈连续跟主公逃窜，已是蓬头垢面。刚才船到，她想上去，被主公侍卫一脚踢下，换上了主公儿子尚。主公临走时，看着沈，也眼泪涟涟的。沈被押到丞相面前，我们以为她要软蛋蹿稀，谁知这拔了虎牙的小寡妇，倒突然英勇了，仰脸看着丞相，一脸无所畏惧的样子，让我们替她害怕。丞相盯住她看。看了半天，问：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沈：

“奴家到了这步田地，只求速死，要杀要剐凭丞相！”

丞相吃了一惊，倒笑了：

“小×，没想到在袁儿子那养了几天，倒养出个人样子了！本想留着你，做个活教材；没想到你英勇了，那就只好做死教材了！我把奸淫给你留下，把英勇给你杀了，看你还得意？”

沈马上不得意了，灰心丧气，眼泪涟涟。这时丞相一挥手，马上有军士上来，一梭标上去，将沈戳了个透心凉。花花绿绿的肠子，涌了一地。从此，沈姓小寡妇，成了一千多年来延津一个反面妇女死教材。看看，与人勾搭成奸，到了关键时候，就两边不是人，没有好下场吧？

杀过沈姓小寡妇，丞相又看我们，问：

“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二十万俘虏“唰”地一下跪到地上，齐声答：

“我们愿意投降丞相。”

丞相笑了：

“你们这些刁民，也跟一个破鞋寡妇差不多，过来过去，几水了？几趟了？依我看，还是不要你们的好。”

我们齐声哀求：

“我们也是被迫无奈。投降袁是假，等待丞相归来是真。丞相当初在延津时，我们是怎么样呢？”

丞相：

“别骗我，我比你们更清楚你们。这样吧，看以前跟过我的情面，我收降一半，处置一半。收降一半证明本丞相心胸宽大，杀一半以儆效尤。”

转头对军士：

“动手吧。”

于是，在哭天抢地声中，军士把我们人群分成两半，东边十万，西边十万。东边西边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不知哪边是生，哪边是死；自己是在生一边，还是在死一边。这时军士请示曹：

“要哪一半？”

曹说：

“让我扔个钢镚儿试试。正面是东，反面是西。”

大家看着丞相扔钢镚儿。钢镚儿上了天，大家眼巴巴看它；钢镚儿落了地，大家齐刷刷全没魂了。冥冥之中，一个军士说：“右边，右边！”

左边欣喜若狂，接着全软了身子；右边的惊跳起来，接着四处乱窜。但四周是军士，哪里出得去？出去的都被乱刀砍死。接着，百万军士杀十万人的壮观场面出现了。刀杀在脖子上，快刀斩乱麻，就像起密封瓶塞一样，“砰”的一声，人头就落了下来。“砰”“砰”“砰”“砰”的声音不断响着，急促而有节奏。人脖子有粗有细，有长有短，有黑有白，有糙有嫩，有男有女，于是“砰”“砰”“砰”“砰”的音响也个个不同，前后连在一起，就像用钢锤敲一系列大小不等的水碗，组成了一个优美动听的乐曲。唯一感到可惜

的是，猪蛋、孬舅、我也都在右边一堆十万人中。在听了前边的音乐，快板，慢板，不太快的快板和不太慢的慢板，正为乐曲赏心悦目时，突然感到乐曲声离自己越来越近，才想起自己也要被杀，便惊慌起来。猪蛋、孬舅都躺到地上打滚，声称自己过去都见过丞相，是丞相的心腹，当过“新军”小头目，现在不能这样。我也熊了，尿了一裤，拉着刽子手的衣袖说，我过去给丞相捏过脚，饶我一饶，要不问问丞相，他老人家肯定还记得起我。那边两个刽子手，不由分说，已将猪蛋、孬舅的瓶盖给打开了，冒出五颜六色的烟气。（猪蛋啊孬舅啊，你们还威风不威风了？你们还牛×不牛×了？你们还在“新军”旁边威风地呵斥人不呵斥人了？威严的检阅，火烧地球，壮观的围猎场面都哪里去了？）我这边的刽子手好些，听说我曾是丞相身边的人，不敢造次，便手提血淋淋的屠刀，去到丞相身边打问。但一个刽子手，哪里能亲自跟丞相说得上话，只能问一问丞相的身边人。可惜呀，他问得不巧，问到了白石头。白石头他爹他娘他姐他妹妹，都是我们弄死的，也正有深仇大恨要出而且正看着杀人在出，出得眼红，出得眼热，出得解恨，出得解馋，现在问到他头上，下一个人该不该杀，何况又是我，一个与他之间早有醋意的人，他能怎么说？任何人如是现在的他，都会不假思索地说：“什么曾给丞相捏过脚，我一直在给丞相捏脚，哪里又钻出个捏脚的？不说是捏脚的还好，说是捏脚的更可恨该杀。我最恨捏脚的。以后再碰到这情况，不要再问了！”

刽子手伏下半边身子答：

“嘁！”

然后为我欺骗他而感到愤怒，恶狠狠跑回来，就要对我动刀子。我为了向他证明此事确实有过而并非欺骗他，忙扬起我的右手，因那手曾给丞相捏脚，现在还留着与丞相相同的黄水；我还想背几首诗，以证明这是我跟丞相讨论过的；还想说说丞相身边一些外人不知的生活琐事，日常爱好，饮食习惯，作息制度，并告诉他将来准备写本这样回忆伟人日常生活的畅销书——以证明我确实曾在丞相身边待过而不是欺骗他，但刽子手硬是不由我分说，挥手向西，一道白光闪过。我听到“砰”的一声，我的眼前一片漆黑。

然后

此事过去一段时间之后。袁绍在黄河那边又重振旗鼓，招起一帮兵马。“新军”仍如云，唱着主公歌。

这时袁、曹又和好，共同对付刘表、孙碧眼等人。一次开作战会议，袁、曹又见面。曹主动上前笑问：

“主公别来无恙？”

袁拱手答礼：

“丞相一向可好？”

第二段　大槐树下告别爹娘

一

曹成是我姑夫，袁哨是我表姨夫。流亡路上，每当住下（住的是牛棚），吃饭（吃的是猪狗食），满脸灰尘倚着铺盖卷捉虱子或拿大针挑脚上的水泡时，曹成就感叹：

“想当初我也是一国丞相，没想到现在也沦落为猪狗！”

猪蛋马上就恶狠狠地训斥：

“小子，你骂谁呢？难道我们是猪狗吗？”

曹成马上就不说话，掩面啼哭。迁徙途中，曹成姑父不大与我们说话，偶尔与表姨夫袁哨窃窃私语，不知说些什么。虽然两人千把年前是对头，现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比较之下，两人成了知音。有时袁哨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馍星，也与曹分吃。同行的迁徙队伍有几十万，队伍中相熟的有曹成、袁哨、猪蛋、孬舅、瞎鹿、六指、白蚂蚁、白石头、沈姓小寡妇等。虽然曹、袁相亲近并不妨碍别人什么，但在众人之中两人显得特别亲密就把别的众人当作外人，使别人不舒服。猪蛋曾正色告诫他们：“曹、袁，不能这样。”六指甚至造谣说，两人在搞同性恋。孬舅也生气说：“再鬼鬼祟祟，挖个坑埋了他们！”最后白石头他爹白蚂蚁老奸巨猾，出了一个反间计，才把曹、袁分开，日常走路、说话的神态，才恢复成正常模样，与整个迁徙大军相协调。什么反间计？美人反间计。白蚂蚁做通瞎鹿的工作，让瞎鹿的老婆沈姓小寡妇到曹、袁中间搅乱。一开始瞎鹿思想不通，睁着失而复得明亮而有神、看得见人也看得见畜生的大眼睛，边睁又边眨巴着说：“白蚂蚁，你这主意不妥；沈姓小寡妇虽然现为我妻，但在历史上曾与曹、袁沾染过，现在再把她派到他们中间，恐怕不大合适吧？焉知他们不会死灰复燃、故技重演？如果因此出了事情，我瞎鹿混了一千多年，才混了个老婆，岂不又鸡飞蛋打、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白蚂蚁说：“不会不会，老弟你尽管放心。老弟你想嘛，过去沈为什么跟曹、袁有牵连？是因为曹、袁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别说沈姓小寡妇，任是换了天下任何一个女人，没有不入港的。现在呢？丞相不丞相，主公不主公，沦落得和我们一样，派沈去离一下间，沈也只会奚落他们一顿涮他们一道，焉能再与他们重温旧情？谁身上不是虱子，谁脚上没有水泡？迁徙队伍中，哪一个男人不是一样？沈也肯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跟着谁，都死心塌地了，怎么还会去别的男人跟前轻浮呢？老弟，你再想想，就是想轻浮，这里是轻浮的地方吗？几十万人中，大家都在迁徙，一个狗窝还男女不分地住十几个人，她又到哪里去轻浮呢？别说别人，我只问你，你跟你老婆轻浮是官的。自上路以来，你跟你老婆轻浮过吗？”瞎鹿眨着眼睛如实地答：“没有。”白蚂蚁拍着巴掌说：“这不结了，轻浮不了！朱和尚朱元璋朱洪武朱皇上心里明镜似的，路上岂肯轻易让人轻浮？老弟，怎么样，派弟妹去一趟？如果你现在还不同意，就是对自己太不自信了。”说到自信不自信，倒把瞎鹿给激怒了，红着脸拍着胸脯说：“谁不自信了，谁不自信了？我也就是这么担心！”到了这时候，也不由瞎鹿分说，大家就把沈姓小寡妇派到了曹、袁中间。从此每天行军走路，夜里睡狗棚，沈都在两人之间。果然，两人中了白蚂蚁计，以为沈对两人重新有了过去宫廷中的意思。想起宫廷，两人同时旧情复燃，触景生情。接着都对沈献殷勤。接着两个人之间就产生了矛盾。接着就开始相互不满意。接着就横眉冷对。接着就打架。接着就念起旧仇。两人谁也没有摸着沈的任何一个部位，两人重新反目。反目后，两人就不在一块捉虱子、挑水泡，也不分馍星吃。相互的相处与神态，又都跟大家一样。大家这才放心，都称赞白蚂蚁有勇有谋，又夸沈姓小寡妇深入虎穴，得了虎子，自己又不损失什么，欺骗敌人成功。白蚂蚁这时又问大家：

“我这主意到底怎么样？”

大家说：

“不错呀白蚂蚁。”

白蚂蚁当即让白石头唱了一段戏。大家鼓掌。这天走到凉水河，到了晚上，宿在河边看瓜窝棚里。一轮圆月从东方升起。大家偷了些瓜，坐在窝棚前分吃。瞎鹿拿起唢呐，吹起家乡的信天游。信天游是多么高亢、凄凉、抒情而直率的调子。它让我们想起了黄土高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潞泽两州的家乡。我们告别过去，却不知前边有什么等待我们。朱洪武要把我们迁徙到延津去，我们却不知将来的延津是个什么模样。不知未来，更思念过去。听着瞎鹿的唢呐，忘记了手头的香瓜。猪蛋突然哭道：

“大槐树下说告别就告别，也不知俺娘怎么样了！”

白石头也说：

“俺妹妹今年十六，过两年就是十八，俺与俺爹都不在家，谁与她做主？”

六指叹道：

“我就会剃青瓢，不知将来延津时兴不时兴这头型。如果它时兴港台的锛式、刨式、凿式或锥子式，我可有力使不出来喽。”

议论半天，疲乏上来，大家倒头睡觉。第二天，大家又精神抖擞地上路，向着未来的延津。路上猪蛋又说：

“别怕，一到延津，咱们再不是佃户了，就是大户人家了！”

白蚂蚁说：

“就是。朱皇帝说得明明白白，肯迁徙者，到了延津，马上就可以跑马占地，跟蒙古王爷似的！”

孬舅瞪眼睛：

“那昨天晚上还哭！”

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六指说：

“看过《草原小屋》吗？人家美国人也重迁徙，开发西部。去时穷得叮当响，几年下来，成了大财主。这时倚在铺盖卷上，怀里抱只波斯猫，吃着柿饼，回忆过去的艰苦创业，也挺有意思。”

连闷闷不乐的曹成和袁哨也加入议论。曹向上抱一抱裤带：

“成了财主，先蓄两个小！”

袁哨说：

“好久没吃牛百叶和猪杂碎了。成了财主，先炖一锅牛百叶！”

白蚂蚁这时落在后边，正在跟儿子白石头嘀嘀咕咕。曹成跑到他们面前，跟白蚂蚁说：

“怎么样老白，等我成了财主，还让石头给我捏脚！”

白石头脸上含笑，似对捏脚生活仍有留恋，但白蚂蚁朝地上啐了一口痰：

“×你妈曹成，等你成了财主，我也成了财主，我安有让自己儿子，给一个和我一样的人去捏脚？”

曹成眨眼想了想，也觉得白蚂蚁说得有道理。又琢磨出不管现在怎么努力，也回不到过去的风云时光了。不禁叹了一口气。当晚睡觉，大家遭劫。一群强盗蒙着脸，打着胡哨，旋风般地到了跟前，来搜我们这些迁徙流民的腰包和包袱。搜查一阵，为首一强盗露出脸来，原来竟是汲县蛤蟆屯我的一个大表兄，名字叫瓦碴。当初曹丞相撤离延津、屯兵汲县时，瓦碴曾是曹的“新军”。后曹反攻延津，瓦碴也随过来。一开始表现不错，后战场上怯阵，犯癔症，被曹丞相斩杀。现在露出脸来，见是曹成和我们，不但不恨，不去报千年之前的斩杀之仇，反倒喝住众强盗，对曹成纳头便拜。事后他对我说，当初多亏曹杀他，以杀正人；那一刀下去，杀掉了他童年时期就潜藏的懦弱心理，二十年后又成了一条坚强的好汉，现在竟敢以剪径为生。曹也认出瓦碴，对他千年不忘恩义，十分感动，满面流泪：

“现在哪里还找得着这样的义士！”

接着又摆出过去丞相派头，对瓦碴说了些仁义道德的大道理。瓦碴叉手站着，诺诺答应。曹又为了把他和我们这些一般流民区分开来，在向瓦碴介绍众人时，把我们这些一般人都忽略了，只说“这也是跟我一块去延津的”，然后单独介绍了一下袁哨，说这就是过去的“主公”，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顾不得记因为沈姓小寡妇刚结下的仇。瓦碴也忙向袁哨作了个揖，叫声“主公”，又手站在一边。袁哨见曹成不记前几天的仇，将他与人介绍，单独提出来，与众人分开，也很感动，情感回到了前几天一块与曹咬耳朵分吃馍星的时候，也上前呼应曹成口气，摸着瓦碴的背说：

“有这样的壮士，何愁将来不能起事！”

瓦碴又对众人作了个揖，看亲戚情分，又单独摸了我一下头，将抢到的散碎银两，又还给我们，食指与中指放到嘴里打声胡哨，众人又胡哨而去。强盗走后，大家松了一口气，说是一场虚惊，又倒头睡觉。这时唯有曹成与袁哨睡不着，仍在激动，两人团在一起，唧唧哝哝，重温过去当丞相与主公的旧梦。这

种情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鸡叫。

但到第二天鸡叫，曹、袁倒了霉。鸡叫时，沈姓小寡妇开始捂着肚子喊叫。曹、袁没睡觉首先听着，忙跑上去嘘寒问暖，被沈一人一个大耳刮子。众人起来，烘上火，才知道迁徙途中，出了大事：沈姓小寡妇怀孕了。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肚子疼，用手摁着，用膝盖顶着，让瞎鹿将手伸到肚皮上揉着，让别人在旁边看着都不顶事，又眼见她一口一口地往外吐酸水，大家才知道，沈姓小寡妇怀孕了。一听说沈怀了孕，瞎鹿二话没说，照沈脸上就是一耳光，说："自迁徙以来，我们虽是夫妻，在同一条路上，但之间并未沾染过，你怎么会怀孕？你这孕从何而来？没有我的参加，你私自怀孕，今后让我在世上怎么活人？"接着又朝曹、袁两人脸上一人捆了一耳光："妈拉个×曹成、袁哨，刚才你们听见我老婆喊，脚不沾地跑过来，嘘寒问暖，肯定没安好心，我看奸夫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二位中间的一个！"接着又朝白蚂蚁脸上捆了一耳光："×你妈白蚂蚁，当初曹、袁唧唧哝哝搞同性恋，他们搞不搞同性恋，亲不亲嘴摸不摸屁股，干我们何事，你王八蛋出主意，让俺婆姨到中间去离间他们；我当初就跟你说过，俺婆姨过去与曹、袁有沾染，这事情做不得，容易死灰复燃；你说不要紧，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复燃不了，看，复燃了不是？你知道不会复燃，你家女儿也初长成，都十六岁了，何不带来派她到他们中间？"……瞎鹿转着圈地捆人耳光，凡是挨了耳光的，都大呼冤枉。孬舅、猪蛋刚从梦中惊醒，还没弄明白什么事情，但也忙爬起来边揉眼睛边维持秩序。猪蛋把杀猪刀从怀里掏了出来，孬舅喊：

"谁再嚷，我挖个坑埋了他！"

瞎鹿睁着大而明亮的眼睛，又用手揪着老婆的衣襟，让她交代到底谁是奸夫，是曹成还是袁哨。沈一边吐酸水，一边啼哭。人群乱成了一锅粥。

正在这时，一道红光飞驰到人群前。走得近了，才知道红光是一群火把。火把里夹杂着呼哨。大家吓得筛糠，以为又遭土匪抢劫，都暂时顾不得谁是沈姓小寡妇的奸夫，都头扎在地上、屁股撅到天上躲藏。瞎鹿也不再责骂，忙将散碎银两往沈裤肚子里塞。等红光到达，开口说话，大家才松一口气，原来来者不是土匪，而是当今皇上、灭元建明的开国元勋朱元璋。朱元璋坐着八人大轿，轿前轿后被一群手持练棍和刀叉的和尚拥着。有的和尚的刀叉上挂着兔子，衣服上镶着金边。朱把躲藏的众人召集在一起，问：

"尔等众人在此喧哗什么？朕前半夜睡不着，后半夜睡不醒，第二天才好工作，没想到五更鸡叫，刚刚想入睡，就被尔等嚷醒，你们该当何罪？别说是皇上，就是一般性首长，首长入睡，众人也得跟着赶麻雀，你们不赶麻雀，倒像麻雀一样闹嚷，你们对得起谁？"

众人听了朱一番教训，忙将头重新扎到地上喊：

"我等死罪，我等死罪，不知皇上就在身边，请皇上恕我们一恕。"

朱摆了摆手：

"既然你们这样说，不知不为过，那就恕你们一恕。我还有个毛病，睡觉一被吵醒，就再睡不着。既然睡不着，我也只好与民同乐了。众人等！"

大家答：

"众人在！"

朱：

"我来问你，你们为何在此喧哗？"

一问为何喧哗，大家又想起刚才的事情，于是矛盾四起，群情激奋，争着说话、争辩，向皇上汇报。沈姓小寡妇又捂着肚子哭，吐着酸水哭道：

"我好命苦！"

瞎鹿指天画地，哭诉自己当王八的无辜和耻辱。曹、袁、白蚂蚁手捂着挨了耳光的脸，大呼冤枉。一锅乱粥，很难让人听清头绪。但多亏圣上聪明，硬是在这毫无头绪的争吵中，听出了事情的缘由。要不人家怎么会当皇上呢？朱自己听出以后，便问身边的众和尚：

"你们听出头绪了吗？"

众和尚捺棍如实答：

"没有。"

朱：

“你们没有，我却听了出来。”

接着为自己听出头绪沾沾自喜，咳嗽一声说：

“我现在告诉你们，这是一桩桃花案！”

和尚们一听是桃花案，马上跟皇上一样兴奋，一个头像胖头鱼一样的和尚撺掇皇上说：

“皇上，这案有意思，你给问一问！”

朱：

“一路迁徙，异常辛苦，碰到这样的趣事，当然要问一问。设案，升堂！”

于是，在一片猪粪的旷野上，设案，升堂。朱用镇堂木拍着案子：

“带瞎沈氏！”

沈姓小寡妇被带到前边。

朱：

“抬起头来！”

沈抬起头。

朱端详一阵，说：

“怪不得你在历史上有名，长得果然标致。瞎沈氏！”

沈含泪道：

“奴家在！”

朱：

“咱们先不说偷奸长短，咱们先说些知心话。我且问你，你在历史上也算有名分的人了，如何下嫁给瞎鹿？他不就一个顾得了吹笛顾不了捂眼的民间艺人吗？”

沈这时如同见了知音，憋不住小声啼哭，吐了肺腑之言：

“我这也是毫无办法。”

朱：

“流落民间多长时间了？”

沈：

“千年左右了。”

朱感叹：

“历史是一笔糊涂账，真是难说。目前真是怀孕了？”

沈点点头。

朱：

“谁的孩子？”

沈：

“我也不知道哇！”

接着大声哭叫起来。

朱说：

“知你为难。叫瞎鹿！”

瞎鹿上前。

朱：

“沈怀孕不是你干的好事？”

瞎鹿摇头：

“不是！如果是，我还打人耳光吗？”

朱：

“说得有理。你说是谁？”

瞎鹿指着曹、袁：

“就是他俩！”

接着把反间计的前因后果复述一遍，又指白蚂蚁：

“主意是他出的，要治罪一块治罪！”

吓得曹、袁忙跪到地上磕头：

“冤枉冤枉，小的们与沈前世有缘不假，但这次端的不是小的干的，请皇上明镜高悬吧！”

白蚂蚁也趴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皇上饶我这次，下次再不给人出主意了！”

朱思索一阵，瞅了众人一遍，手伸头发里挠着：

“事情看来有些复杂。”

转头问胖头鱼：

“如之奈何？”

胖头鱼说：

“当初咱们在寺里时，师父是如何对待咱们的？依我说，这帮刁民，每人先揍他们五十军棍再说，调三窝四的白蚂蚁，可揍一百！”

朱：

“说得有理，就这么办！”

立即有如狼似虎的军士上来，用军棍揍众人。一般人五十，白蚂蚁一百。众人屁股打肿了，白蚂蚁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众人一边呼“万岁”，一边喊“冤枉”。

胖头鱼：

“其实这案情也简单，谁×的沈姓小寡妇，沈自然知道。一个大活人，上了她的身，往短里说，几分钟下来，她会不知道？”

朱：

“说得有理，提沈姓小寡妇！”

提沈姓小寡妇。

朱：

“沈，我来问你，是何人上的你的身？往短里说，几分钟下来，你有印象。从实说来，朕给你做主！上了人家身，×了人家×，把肚子弄大了，就这样没事了不成？”

沈只是啼哭，不说话。

朱又挠头：

“你要不说话，这事就难办了。”

又说：

“当然，这可以理解，这纯属个人私生活。这样吧，众和尚！”

众和尚：

“在！”

朱：“把沈带到我密室，私下问问，也许能问出个所以然。大庭广众之下，有些话是不大好说，案子不宜审理；就是硬着审理出来，也与大家面上不好看。你们看呢？”

众和尚：

“皇上圣明，说得有理。”

朱一挥手：

“把沈带到我密室。”

众和尚：“嗻！”

于是，朱将沈带走，将屁股红肿或皮开肉绽的我们众人留在了旷野上。

两天后，沈被放回，朱亲自陪着。据说，在密室问了两夜，每夜问到下三点，沈这时倒不哭了，倚在朱的怀里，但仍说不出个所以然。沈说，自上路以来，实在是太疲倦了。每晚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天明。一天夜里，如醉如痴，如梦如幻，似乎有一个汉子上了她的身，又似乎没上，后来糊里糊涂事情了结，清早发现自己的裤子被褪了下来。但身边有众多无赖（指的是谁？）和恶民，到底是哪一个？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咽；原想吃个哑巴亏，事情过去自己不提，天知地知，世界上别的人就不知道了，没想到就一次，如今竟给怀上了。这让人怎么活？朱，我不活了，我解开裤腰带上吊算了。从此咱们人间地下两茫茫。朱忙将她拉回，抚摸她，安慰她，又坚决地说：

“不怕，这事没完，从明天起，我陪你在队伍大军中寻找。只要找着那人，我说一句话，咱们立即把他就地正法！”

自此，朱陪着沈，开始在几十万人的大军中寻找奸夫。众和尚、军士在旁边陪着，孬舅、猪蛋、曹成、袁哨、瞎鹿、六指、白石头、白蚂蚁、我等众人也在旁边陪着。六指噘嘴埋怨道：

“为了找一个野汉子，这要耽误多少路程！”

几十万迁徙人群，在大路上徐徐而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队伍蹚起的尘土，遮蔽了半边天。乌鸦在头上飞，兔子在地上跑。流亡迁徙的人群，似一条长长的灰色的带子，在盘绕牵动着地球。当然这是从远里看，杂在人群中，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只会感觉到到处都是人，都在朝一个方向走，似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拥到了这里，都在世界上走动和迁徙。这么庞大复杂雄浑的队伍向前走，朱陪着沈逆向在人群中穿行，扳人的脸，在寻找奸夫。头一天寻找，沈还有些不好意思，多亏朱的鼓励。第二天第三天就习惯了，到了第四第五天，渐渐有了兴趣，沈感到自己突然回到了青春少女时代，在一个庞大行进的队伍中，逆向寻找自己的哥哥或者情人或者新婚久别的丈夫。这寻找就有感情色彩了。扳一个人的脸，又扳一个人的脸，众人也感动，不顾沈是在寻找奸夫。前几天大家还有些害怕，唯恐避之不及，因为找到谁谁就得被就地正法，几天之后，也习惯了，也动了感情，也将自己变成了被寻找的哥哥、情人或者新婚久别的丈夫。大家都想让沈扳一下脸。为了大家都被扳上，有的还打了架，动了刀子。最后，沈从几十万人中逆向挑出几个。几个兴冲冲的，感到立即就要与沈重新团聚了。但等朱带着和尚和军士恶狠狠走过来，要对他们就地正法时，几个人才回过味儿来，抱头扑到地上，大呼“冤枉”。朱让沈指：

“到底是哪一个，指出来，让他三更死，他活不到五更！奸了人，就能当没事人了！”

这时沈又指不出来了。因为当时情况似梦非梦，天又那么黑，沈梦中就是有印象，也只能是个大体，现在面对几个相像的身体和面孔，她又犹豫了，又掩脸啼哭了。何况她挑选奸夫时还有私心，她怕挑选出的哥哥、情人或丈夫如是秃头癞疮者，也被人见笑，结果尽拣那些英俊潇洒的往外择。这些英俊潇洒的人现在倒了霉。朱见沈啼哭，又作了难。胖头鱼说：

“既然指不出哪一个，看这几个被挑出来的，油头粉面，眼睛滚圆，跟女人似的，也不是好人。好人如何能长这种样子？依我看，一个打他们一百军棍，塞他们一嘴马粪算了！”

朱点头。立即有军士上来，打军棍，塞马粪。军棍好打，但塞马粪时出了问题：人多，马粪少，有几个没塞上，或塞得不够一嘴。朱想就此了结，但塞上的塞满的感到不公平，大家犯同样的事，为何我塞上塞满他没塞或只塞了半嘴？大呼不公。朱没办法，只好让军士现找马，现等着马拉粪，然后将热烘烘的马粪，塞了后几个人，没塞满的又给塞满。后几个人当初见马粪完了，自己不再塞，都有些得意，现在见因福得祸，又被塞了稀马粪，都叫苦不迭。

沈姓小寡妇怀孕案就这样了结了。了结之后，朱又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工作。说此事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一切往前看。人生自古以来，此等事层出不穷，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又单独找瞎鹿谈，说人生在世，可关心的事多得很，何必因为别人插一杠子就斤斤计较。说句实话，你不要把女人看得太珍惜了。就说沈，沈就是不怀孕，不被人奸，跟你之前，就是处女吗？以前不也在曹、袁身边待过？可见你内心深处，也未必重视这个，只是面子上过不去罢了，我说得对不对？天涯何处无芳草，世上女的多得是，一花凋落，百花又开，子子孙孙，哪有穷尽？说你不大肚，你就不大肚；说你小心眼儿，你就小心眼儿。如此说来，我倒觉得曹、袁不错。人家过去丞相的丞相，主公的主公，沈过去属于他俩，现在时过境迁，沈流落风尘，下嫁给你，人家忌妒怀恨了没有？到底人家是大人物，你是平民；人家是鹰，你是个鸡，只顾眼前两粒米。我朱某虽然不才，但既然到了这个位置，做了皇上，就要为大家谋福利。你从小事上看开，看大事，往远里看，这次迁徙成功，到了延津，跑马占地，成了蒙古王爷，一个沈姓小寡妇，算个什么？再蓄三个四个嫩黄的小丫头，也不都由着你？说得大家心服口服，说得瞎鹿心里也开了窍，破涕为笑。朱很高兴，用大巴掌拍众人的头。最后又宣布，为了安慰瞎鹿的损失，堤外损失堤内补，他任命，瞎鹿，为我们这帮流民的小头目。又说，丑话说到头里，知道大家过去都很非凡，当过丞相、主公的有，当过“新军”小头目的有，给大人物捏过脚的也有（指我和白石头），瞎鹿过去是一个吹喇叭的，大家可能会不服气，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一小段；我过去不也是个和尚？现在也成了皇上。既然钦定瞎鹿为小头目，大家不要相互不服气。说完，大家齐“嘁”一声。朱满意地笑了。

第二天起，瞎鹿因祸得福，成了我们这帮流民的小头目。整天跑前跑后，兴冲冲为我们张罗。因皇上说过不要不服气，表面上没人与他为难，只是猪蛋和孬舅，有时横着眉看他。孬舅说：

“老猪，这个鸡巴玩意儿，因为一张×，管上咱们。照我过去的脾气，早挖个坑埋了他！”

猪蛋：

“可不！”

又感叹：

“时世变化，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曹、袁在一旁窃窃私笑。

白石头在撅着屁股给白蚂蚁挑脚上的水泡。因为一个水泡挑得疼，大针刺到了肉里，白蚂蚁倒吸一口冷气，兜头打白石头一巴掌。白石头“哇”的一声哭了。

我与沈坐在一起。沈虽然怀孕了，但身上仍有一股年轻女人的芳香。这遥远疲惫的迁徙路上。我又想朱这人不错，何时我能重温旧梦，给他老人家也捏一回脚，也算没有白识一些字，也与猪蛋、孬舅、瞎鹿、白石头等愚昧民众区分开来。俺爹在大槐树老家，也能嘣上猪尾巴了。

二

我家离大槐树三十二里。小的时候，月牙高高，喝饱了玉米  子粥，浑身暖乎乎的，肚里“晃里晃荡”的，我常和一群无赖顽童在树下捉迷藏。朱元璋来了以后，我和爹娘就在这里告别，踏上了迁徙的征途。记得那天人山人海，哭爹喊娘。一开始大家不知这里要迁人。朱一到我们家乡，就赶紧声明，说这次来纯粹是为了看望大家，请各级官员不要扰民。接着挨门挨户通知，定于某月某日在大槐树下开会，说兄弟刚上台，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大家见见面，开个会认识一下，凡是到会者，每人发四两鲜豆腐。大家欢呼雀跃，都想到大槐树下见见新皇上和领领鲜豆腐。但在开会之前，朱皇上身边有人泄密，说开会的目的并不是见面和发鲜豆腐，而是要迁人。要把热乡热土的乡亲们，迁徙到千里之外的延津。大家都很吃惊，人心立即大乱，集体拒绝开会和见面。这时朱一边追查泄密的人，查出是一个癞头和尚，在和当地一舂米的老妈子偷情睡觉时，一时忘形，顺嘴说出来的。朱立即大怒，将癞头和尚和老妈子抓起来，就地正法；一边又说，癞头说对一半，迁人是要迁人，但与开会无关。现在明确规定，凡是来开会者，一律不迁，不到会赖在家里的，一律给迁出去。大家放下心来，才又踊跃来开会。但等大家到了会，才知朱又改变了主意。凡是到会者迁，不到者倒在家平安无事。人群立即炸了窝。但在我们来开会时，并不知道朱在跟我们玩猫腻，来时都兴高采烈和兴冲冲的。多少年后，我对朱的这种做法仍耿耿于怀，认为这种猫腻的办法，不符合正规政治家的风范。何况是在我们天真儿童捉迷藏的地方。这时朱不在意地一笑，说：

“捉迷藏不也是玩猫腻吗？大人与小孩，政治和游戏，都是相通的。”

说得我如梦方醒，与他拊掌而笑。

开会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时朱正双腿骑到树杈上，准备人到齐之后，向人们发表讲话。朱见我到得早，向我笑了笑，接着拍着树身问：

“知道这是什么树吗？”

我答：

“槐树呀。”

朱问：

“知道多少年了吗？”

我答：

“看这粗壮样子，有三五百年了吧？”

朱用烟袋敲了一下我的秃头：

“小子，还是年轻呀。三五千年了！”

又问：

“知道是谁种的吗？”

我摇摇头。

朱得意地笑：

“知道你就不知道。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开山始祖，轩辕皇帝栽的。他是俺二舅！”

我不知道轩辕为何人，但听朱的口气，肯定是个大人物，顿时也觉得树和朱的了不起。从此以后，朱不必说，单是这树的伟大印象，一直在我头脑里保存。它那伟岸的身躯，在风吹动下蠕动；它那葱茏无边的树盖，如集市上牛肉车的大红伞。由于树的伟大，我在这树下告别爹娘，也觉得我走上迁徙之途的不凡。有时说顺了嘴，我也对人说，轩辕就是我二舅。与大的人物攀扯到一块，顺口撒撒谎，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未能免俗。比如，一些我挺尊敬的人，我觉得他们在我心目中已经够伟大了，可他们见了我，还常说一些另外伟大的名字，以不经意的口气，说别人如何如何啰唆，非要约他吃饭；或者与哪一个女影星跳过贴面。跳过贴面还对我骂：×，我嗅着她怎么有一股味。弄得我在他们身边，更

加感到压抑。伟大的树，伟大的人，伟大的女明星，如果你们整日缠绕在我的心头，我更觉得自己会变成甲壳虫。幸好，一年秋天的一天，我到内陆某地去，碰到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才矫正了我这种猥琐心理。据当地人讲，在一个小山沟，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曾在那里栽了一棵狗尾巴树。我听说后，心向往之，非要去看一看。到山沟一看，果然葱茏茂盛，上头挂着红的狗尾巴果。我站在狗尾巴树前，“啪”的一声照了一张相。这时过来一个捡驴粪蛋的对我说，×，别照了，这棵狗尾巴是假的。我很吃惊，差点把他打成反革命，说：狗尾巴怎么会是假的？难道他没栽狗尾巴吗？捡驴粪蛋的说：栽是栽了，可没过三天就死球了，这是偷换了一棵新的。我面对着新的狗尾巴，不禁“哧哧”乱笑一阵，觉得心中无名的解气。狗尾巴是假的，大槐树焉知一定会是真的？别人可以顺嘴乱说，我为什么不能顺嘴乱说？朱可以把轩辕说成他二舅，我与朱不同，我离轩辕很远，我离曹成、袁哨很近，所以我也把曹当成我姑父，把袁当成我的表姨夫，并且作为文字，写在了前一节的开头。大家既然都这样，所以我对朱的话也没有太当真。可朱仍骑在大槐树杈上，用右手在眼前搭一个肉檐沿，在看人的集合。从早晨集合到中午，大槐树下方圆百里，已集合了百十万人。潞、泽两州，除了正在死的，正在生的，其他凡是能走能爬的动物，都集合到了这里。人声哄哄，尘土蔽日，像一个庞大繁杂的骡马市。朱骑在树杈上，对用一个小猫腻，真能把这么多人集合起来，显得很兴奋。他甚至感觉灭元建明，当家做主，他已得到了民众的承认。胖头鱼带一帮和尚在树下站着，众军士手执长矛在周围拉散兵线站着。看人逐渐到齐，胖头鱼问：

“皇上，开会吧？”

朱在树杈上把肉手从眉上放下来，说：

“好，开会。”

胖头鱼便大声喊：

“肃静，不要讲话了，现在请皇上讲话！”

朱用悠荡的腿踢了胖头鱼一脚，骂道：

“妈拉个×，看你那头脑，就像刚从庙里出来，哪能一开会就讲话，不唱歌了？不发豆腐了？不唱歌就讲话，算什么样子？早晨怎么交代你的？”

胖头鱼马上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惭愧地笑道：

“可不，这样大事忘了，先唱歌，先唱歌，先发豆腐，头一次经这场面，心里是有些发毛！”

于是，从树后走出一个朱的近身侍女（据说是元时某歌舞团的一个跳肚皮舞的演员，当时全国到处挂她的明星照，后被朱当遗产接收），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先唱新谱的明的国歌，据说歌词是请著名词人李清照写的。“梦中几回相会，我与你……”等等。唱完国歌，又唱了一曲信天游。唱完信天游，又唱“走西口”。这与大会的主题有关。唱完歌，又发豆腐。到会的一百多万人，一人发到怀里一块鲜热豆腐，大家怀揣热豆腐，心里热乎乎的。这时皇上骑在树上讲话。开场白后，皇上接着宣布，今天会议的议题原定是见见面，但刚才情况有所变化，请大家谅解。天有不测之风云，人间经常变消息。这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会议的议题现改为迁徙，来开会的一律迁徙，迁到千里之外的延津；不来开会的，以后再处置。大家听了这话，立刻炸了窝。皇上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不是说开会只是见见面和发豆腐，来开会的不迁徙吗？怎么现在到会的反倒都迁徙了？于是四散奔跑。将怀里的热豆腐挤得稀烂。但大槐树四周站的都是士兵和和尚，逃能往哪里逃？逃的都被士兵和和尚用枪搠死了。外逃的被搠死几百个之后，大家也就安静了。这时胖头鱼上前说：

“皇上，咱们原来研究的，还得再改变一下。”

朱皱着眉：

“又要改变什么？”

胖头鱼：

“这些人也不能全迁徙。”

朱：

“为什么，不是都定了吗？”

胖头鱼：

“因为开会人到得太齐。潞、泽两州的百姓，除了正在死的和正在生的，其他都到齐了。如全部迁徙，人都迁走，潞、泽两州不也没人了？皇上难道只要延津，不要潞、泽两州了？”

朱拍了一下脑袋，倒笑了：

“这我倒没有想到。没想到这里民风这么淳朴，一个小猫腻，大家全上了钩。依你之见，照现在情况，如之奈何？”

胖头鱼：

“迁一半，留一半吧！”

朱点头，接着胖头鱼便用高音电子喇叭让我们这些惊魂未定的人群排队，报数，喊“一、二、三”，然后喊单数的向前迈出一步，喊双数的向后退一步，队伍便分成了两截，一截在东，一截在西。大家木然地服从，完成了排队和分堆。这时胖头鱼问：

“哪一半迁徙？”

朱：

“照过去丞相的办法，扔钢镚儿。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于是，扔钢镚儿。看着钢镚儿上天，大家全没魂了。大家昏迷之中，扔出东边迁徙，西边留守。西边欢呼雀跃，东边炸窝奔逃。奔逃的人被士兵搠死无数。为了防止再逃，朱索性让士兵拿着阉猪的铲子，在我们右脚第五个脚趾上劈一个蒜瓣，作为迁徙标志。有了这个流血的标志，跑也没用，大家才不跑了。东西两边人中，分得妻离子散，爷子相别，奔逃与雀跃之中，又是相互伤心和哭泣。这时朱又讲话。这时和蔼许多，掰开揉碎说：不要一听说是东边的就要炸窝，不要一听说留守就幸福过度。看问题不能这么表面，迁徙不一定不好，留守不一定就是留在福窝。你过去是佃户，留也不还是佃户？你过去是佃户，迁徙倒可能成为财主。亲爱的你，我将情况说于你知：自轩辕二舅到我，中间有多少变故，万种沧桑，发展到元朝，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民不聊生，贪污腐败，到长城是死，不到长城也是死。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在大家的努力下，推翻元，建了明；多亏大家抬举，让我当皇上，第一把手。我心里清楚，凭我的资历、经验和水平，我难当此重任；并不能以为我当了皇上，我水平就提高了；我水平没有提高，我水平还是以前的水平，只是职务变了；职务不能代表水平。我要不当呢，又辜负了众人的信任，所以就当了。既然当了，就要励精图治，为众人做些事情。说我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去为了消灭元这些异族败类，人民跟我打仗，死伤无数，现在总得给大家些好处。咱们要建一个千秋万代、千年不变的朱家江山。东方延津，方圆几百里，天灾人祸，连年兵灾，现在死得只剩下十三个人。现在成了明，要重新建设，我们就要迁徙、就要移民，把那里也发展起来。四海之内，莫非王土，我们不能只要潞、泽两州，不要延津。我们不要延津，能把它给敌人不成？所以一定要迁徙。迁徙当然不是个好事情，路上要吃许多苦。但为了大局，为了江山社稷，还是要迁徙。当然，别看路上苦，到了目的地，就有好处。你想嘛，延津只剩十三个人，我们到了那里，就是开国元勋，还不像蒙古王爷一样跑马占地？几年下来，不个个成财主了？不要怕分离，不要怕离婚，成了财主，没有爹可以有爹，没有娘可以有娘，或者有奶就是娘，没有老婆可以有新的老婆。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就蓄三个五个小，只要你养得起，别人谁去管你？总而言之，思想问题大家会有，但好处也是大大的。朱说到这里，大家思想又有些通了。既然皇上说有那么多好处，对人也有吸引力。皇上还能骗人吗？何况这与过去不同，这是去占地，不像过去是抽丁打仗，到战场上送死。到战场上送死，皇上一声令下，大家也要去；这次去为自己占地，如何不去？在这是佃户，到那就是财主，这样的便宜事到哪里捡去？就是没有便宜，皇上让迁徙，我们能不迁徙吗？想来想去，大家想通了。但接着又感到伤心，因为大家要在大槐树下生离死别。猪蛋、孬舅、曹成、袁哨、瞎鹿、沈姓小寡妇、六指、白蚂蚁、我，都在东边，在被迁徙的队伍中。猪蛋首先哭了。说我走倒没什么，过去跟曹丞相、袁主公、朱皇上南征北战，真枪真刀都弄过，这换一个地方生活，能有什么？只是俺娘怎么办呢？朱说：“可以带上嘛。等到了延津，你成了财主，她不成老太太了？”猪说：“都八十多了，如何带得？路上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朱也犯了愁，最后拍了一下巴掌，说你先去，等成了财主，再派轿车或雇一个直升机来接她。猪抹着泪说，只好这样了。又说：“万一到那里成不了财主怎么办呢？”朱拍着胸脯说：“那里良田千顷，牛马成群，到处是庄稼、牛、羊、鸡、鸭、猫、狗，往那里一站，就有好日子过；自己再努一下力，何望成不了财主？”猪用杀猪刀拍着自己的脸叹气：“到底放心不下呀。”接着又自己想通了。反正自己站到了东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去延津，就要被搠，去倒可能成为财主。再说，想不想当财主？想；想不想继续过苦日子？不想。这就得了，那就得暂时告别老娘；等成了财主，再派直升机。老娘过去，有钱有物，才能真正侍奉老娘，老娘也才真正有个老娘的样子。朱用烟袋敲了一下猪的头：说得好猪蛋，我赞成你的想法。猪当时很兴奋，决心上路。当然真上了路，还时不时想起老娘，黯然伤心，也在情理之中。接着其他人也提出了不少思想问题。女儿大了无人做主问题，老爹胃溃疡问题，人走后担心老婆与人通奸问题等等。朱一一耐心解释。当然也有欢迎迁徙分离的人家，如正好这家婆媳不和，妯娌不和，姑嫂不和，父子有代沟，兄弟斗殴，正可以借此机会将仇人分开，化干戈为玉帛。几十万人在

骡马市上嘁嘁喳喳议论完毕，思想通的就通了，不通的就以大局为重了。这时朱从树杈上跃起，上到大槐树枝叶的顶篷上，用高音喇叭喊：

“时机到了，夜长梦多，现在我宣布：出发！”

接着大手一挥，几十万人，包括我、孬舅、猪蛋、曹成、袁哨、瞎鹿、沈姓小寡妇、白石头、白蚂蚁等人，开始瘸着仍在流血的蒜瓣脚，踏上迁徙的征途。临走时告别爹娘，自然又有一番啼哭。不过走出几十里，我回头张望，尘土中的爹娘已经看不见，树篷顶上的朱元璋，仍挥手向东，一个姿势在那里站着，既像一个石膏塑像，又像金光四射的西天上慈祥的如来佛。多少年后，我心里有些不服，朱，你大手一挥，励精图治，就把我们几十万人的命运抛到了千里之外的异地；但在当时，朱在我心目中却异常高大。当在路途上，曹成、袁哨一边挑脚上的水泡，一边重提他们当年的历史时，一次我差点与他们打起来。何况我又想，现在再对朱的挥手不服气也没道理。谁能料到谁在哪个地方更好呢？谁能料到哪一个历史时期哪一块地方更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呢？何况没有这次迁徙，我到哪里去找我的故乡呢？没有延津为故乡，又哪来这本《故乡相处流传》的小说呢？世界混沌纷繁，千古一泡血泪，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三

黄河波涛汹涌，迁徙第八十三天，我们到达黄河。在黄土高原的尘土里蹚了近三个月，现在望见翻卷的黄河水，大家眼睛一亮，心头一热。马上就有人扔下铺盖卷，去弯腰喝水、洗脸、洗屁股。还有捏下身上的虱子、跳蚤、臭虫往水里扔的，说：

“看你再咬我！”

曹成与众不同，不做这些琐碎小事，开始发表讲演，说：终于见到黄河。看到这黄河，使我想起那黄河。由说黄河，又说起迁徙，曹又大而化之地说：说到底，路途并不辛苦，沿途看看山，看看水，说说笑话，一天也就过去了。一天一天摞起来，现在也到达了黄河。说辛苦与可怕，都是后人猜测和描述的，看这黄河水。说完，低头挑自己脚上的水泡，准备过河。大家点头。说曹成这人纵有千般缺点，但他有一点还是不错的，就是实事求是。当然喽，也有不同意曹成说法的。比如，袁哨就觉得路途很辛苦。他身体过胖，平时走路一步三晃，气喘吁吁；踏上千里征途，每日都要走，好不容易走到黄河边，当然辛苦。白石头也觉辛苦，因为一刮风下雨，风雪交加，他的眼睛就看不清，像眼睛没有复明之前的瞎鹿一样，走路得拉着他爹白蚂蚁的衣角。现在看到黄河，眼前一片黄，什么都看不见，暗暗叫苦。瞎鹿一开始不觉辛苦，自老婆沈姓小寡妇怀孕以后，就觉辛苦。孬舅、猪蛋年轻力壮，又都当过屠户，不觉得辛苦，但两人过去都当过“新军”小头目，现在沦为一般流民，前些日子朱和尚又一时心情激动，任命瞎鹿为众人小头目，两人表面不说什么，但心里到底不很受用；两人背后嘀咕，朱英明是英明，就是太爱激动，一激动起来胡乱用人，哪有不出错的？所以他们心情不畅，有心理负担，也觉辛苦。就这样，关于辛苦不辛苦，面对黄河，挑起一场争议。唯有六指手攥剃头刀，紧锁眉头，蹲在地上一言不发。猪蛋上去踢了他一脚：

“六指，你怎么不说话？你表个态，到底辛苦不辛苦？”

六指叹息一声：

“辛苦不辛苦，哪儿在走这几步路。”

“难道走路还不辛苦？你说，辛苦不在走路，在哪里？”

六指指了指自己的心窝。接着，眼中滴下了泪。大家吃了一惊，这才明白六指怀有心事。说起来六指的心事也不大，无非因为一个柿饼脸姑娘。在潞、泽两州老家时，六指跟一个柿饼脸姑娘搞过对象。六指到柿饼脸姑娘村上剃头，剃着剃着，见柿饼脸姑娘流着鼻涕赶着一群羊从剃头挑子热水锅前经过，两人四目相对，就产生了感情。当然，依我和孬舅、猪蛋、曹成、袁哨之流的目光看，柿饼脸实在不好看，脸长得小如柿饼，鼻子、眼、嘴挤到一块，扯都扯不开，有什么看头，能产生什么冲动？但情人眼里出西施，六指却认为柿饼脸好看，认为那张脸特甜，看到就感到心里放松和愉快，柿饼还不甜吗？皇上早起不就是吃个柿饼吗？见到对方就感到放松和愉快，世上这样的爱情也不多，于是大家理解，同意他搞。但两人的爱情，这时出现波折，柿饼脸她爹——一个老杂毛——不同意他俩搞。本来柿饼脸她爹要求不高，因为柿饼脸已年方三十二岁，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这时只要有人来搞，柿饼脸她爹都同意。为了表达自己对柿饼脸女儿的不满，每日让她放羊。但现在见放羊放出了爱情，有人追求柿饼脸，发现了柿饼脸独特的美，于是这老杂毛又拿了糖，反倒不同意柿饼脸与六指搞。说六指多一个手指头，与常人不一样，你虽然柿饼一些，但总是常人，何况还有独特的美，何必与一个非常人搞对象？这如何对得起柿家的列祖列宗？柿饼脸倒是与她爹不同，三十二岁的姑娘，没接触过真心爱她的异性，现在见有人诚心爱她，非常感动，于是从六指的多出的手指头上，也发现了独特的美。两人心心相印，无奈有一个杂毛爹从中作梗，只好每月阴历十五，在月光下、草垛旁偷偷相会。温存一番，感叹一番，接着两人泪水涟涟，相互看对方的泪脸。这时元灭建明，朱元璋新官上任三把火，要励精图治，搞迁徙移民。对朱的这一决策，六指衷心欢迎，愿意被迁，想借此与柿饼脸姑娘双双迁出去，摆脱老杂毛。柿饼脸姑娘一开始还不愿意离开故乡热土，六指说，这有什么不好离开的，在这不也是放羊吗？就是迁到延津再苦再累，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每天喝口凉水也心热呀。柿饼脸姑娘被六指的话感动，于是就同意与六指双双迁到延津。可惜在大槐树下，迁徙的与不迁徙的是按堆划分的，站东边的，就迁徙；站西边的，就留守原地。这时柿饼脸站错了队，站的是西边，于是就迁徙不了。本来就是站到了西边，只要想迁徙，跟朱元璋打一声招呼，谈一下特殊情况，也不是不可以；比如有人惦记爹娘，朱还提议可以把爹娘带上；可柿饼脸姑娘一站西边，没等六指上去跟朱打招呼，老杂毛马上站了出来，对六指说：

“这没说的了吧？如她站东边，我让跟你走；她站的西边，就该跟我回家。东边走西边不走，是皇上钦定的，你敢违抗皇上的钦旨吗？”

说完，就把一步一回头、一回头一脸泪的柿饼脸牵回了家。弄得六指干瞪眼没有话说。本来六指赞成迁徙，是为了与柿饼脸在异地团圆，没想到一弄迁徙，倒是把他和柿饼脸分开了，一踏上征途，从此就异

地千里了。这时六指躺到地上打滚哭，说：

“柿饼脸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也要留守原地。留守原地，还有希望有一天说服老杂毛；一迁到千里之外，不就一辈子再见不到柿饼脸了？我不去了，我也要站西边！”

这时朱元璋翻了脸，说个人苦乐，不能影响事业和大局。迁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不能朝令夕改，不能个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既然钦定东边走，你站在东边，就一定要走；只允许站西边的自动投东边，跟着迁徙，不能站东边的改西边，不去迁徙；迁徙中允许犯错误，但不能不迁徙。一个人不迁徙没有什么，但一放这个口子，许多人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跟着不迁徙，这问题就大了。你有感情纠葛，别人就没有了？你有未婚妻，别人还有老母亲呢！未婚妻丢了将来可以再找，老母亲丢了哪里找去？是未婚妻重要还是老母亲重要？丢下老母亲的可以去，你丢下一个未婚妻就可以不去了？不去也可以，立即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六指，你愿意就地正法呢，还是愿意继续迁徙？立即就有军士上去，把明晃晃的大刀，架到了六指头上。六指看着大刀，思索一阵：跟着迁徙，就有头存在；不跟着迁徙，头就没有了；有头在，这辈子说不定还有一天与柿饼脸相会；没头了，顿时就与柿饼脸阴阳相隔，永世不得相见。权衡半天，苦着脸像美国电视剧《老鼠与猫》里边的猫一样，点了点那灰色的头。接着，泪珠就像断线一样掉下来了。

就这样，一直到了黄河边。现在大家问辛苦不辛苦，六指自然不与大家搭话。因为他的苦与大家的苦相比，就不是一个层次了。不是一个层次的人，在一起如何有共同语言？大家明了这点，也就理解和同情六指了。连孬舅与猪蛋，也不再上去深究了。

黄河波涛汹涌，泡沫拍打着岸边的黄土。河上无桥，几十万迁徙的人如何渡河，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难题。何况这不是一条小河，宽阔得一直到了天际；何况不是小水，水里到处是波涛，是旋涡，而且水中有几十条势力，各自按照自己的意志野马般无规则流着，又相互绞杀在一起，人在它面前，如大水牛一泡尿中的小蚂蚁，搬土挖窝都来不及。朱骑着枣红高头大马，在河岸上来回驰骋，表情严肃，在指挥渡河。先扎竹排子，几十人上去，没走两丈远，被涛浪掀翻，人踪皆无，连个屁毛都没留；又打气垫子，上几十人，这次倒是到了河中心，但一股猛流过来，如一把利剑，将气垫子穿破；气垫子一破，立即成了一片破布，人立即旋转着遭了灭顶之灾；再用羊皮口袋，这是我们潞、泽两州过黄河的办法；但这办法在家乡行，在这里不行，口袋下去，走两步，立即被旋涡刮到了无底深渊。从早上折腾到晚上，无一人渡过。众人只好歇息到黄河岸边。第二天又试，仍有几百人死于水底；第三天，又几百人。这时弄得无人敢再登船，无人敢再涉水。朱元璋也不骑马了，背着手，在岸边来回走，愁眉不展，与人也不说话。到了第四天，愁得头发白了鬓头；第五天，全白了。朱感叹：

“过去说伍子胥过昭关，李自成过黄河白了头，我不相信，现在信了。李过黄河，白头能让黄河结冰；我白了头，黄河如何不见动静？”

这时胖头鱼一班人进了中军帐，报告说渡河得抓紧想办法，不然民心有些骚动。多日宿在河边，止步不前，容易出事。民不怕累着，就怕歇着，一歇着就无事生非。吃饱撑着，就要找事由。几十万人，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对着黄河一筹莫展，如有几个捣乱分子振臂一呼，民众发一声喊，队伍不要散摊，各自呼喊着解散了？队伍只要一解散，散了的民心，如同泼到地上的水，如何可以再收起来？大家解散，各奔东西，民众大迁徙的宏图岂不泡汤了？励精图治的治国之道不也跟着灭亡了？事情败了事小，皇上因此威望受损事大。新官上任三把火，谁知是三把屎，今后说话谁还会听？谁还拿你当人？说话不听，不拿你当人，你皇上还如何可以做得成？从目前情况看，黄河边的流民已人心浮动，三五成群在议论什么，得抓紧想办法。朱听到后也十分警觉，但面对黄河，它又不是人，不听人的话，如之奈何？所以只是更加着急而已，在地上来来回回走。头发更白了。接着继续往下白，连胳肢窝里的腋毛都白了。正在喘息无奈处，突然中军帐闯进一个人，纳头便拜，说：

“皇上，你不用着急，过黄河我有办法！”

朱吃了一惊，接着大为高兴，说：

“你是谁？你有什么办法？”

地上人抬起头，原来是六指。

朱这时有些怀疑：

“原来是六指。你一个剃头的，能有什么办法？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军机大事，胡闹不得，欺骗皇上，是要杀头的！”

六指：

“事情办不成，我情愿杀头！你只管明天把队伍集合到黄河边就是了！”

朱仍半信半疑。但事到如今，他自己除了白头，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让六指试一试。这时六指又说：

“但事情办成，皇上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朱：

“什么条件？你说！”

六指：

“如我把人渡过黄河，请皇上恩准我不去延津，让我仍回家乡去找柿饼脸！”

朱又有些犯犹豫。这时胖头鱼说：

“皇上，别犹豫了，准了他吧。失去一个人，渡过几十万，这个账还算不过来？”

朱想了想，说：

“按说迁徙途中，一个流民都不能回头，否则乱了纲常。不过你既然能立大功，准你一个，想来众人也不会说什么！”

就这样，双方敲定。第二天，朱准时将所有几十万流民集合到黄河边。风吹着旌旗，黄河水仍在翻腾。六指已早早在水边站着。朱说：

“六指，人齐了，看你的了！”

我、孬舅、猪蛋、曹成、袁哨、白蚂蚁、白石头父子，都对六指有些担心，担心他说大话，兑现不了被皇上杀头。这么宽这么汹涌的黄河，皇上都对付不了，哪里差一个六指？没想到这时奇迹出现了。六指举起自己右手的六指，接着埋下头，拼命往自己指头里吹气，这时第六个无用的指头，竟被越吹越大，越长越粗壮，最后吹起了一个擎天柱，一条巨龙，充斥天地之间。朱、所有众人都看呆了。猪蛋说：

“相处这么多年，没想到六指还有这本事。”

六指的本事还在下边。接着他把六指往对岸一甩，钩住了对岸一棵千年老树，接着使劲一拉，河这边的天地，与河那边的天地，在向一起合拢。波涛汹涌的黄河，在一寸寸缩小。天地崩裂，乱石穿空，渐渐，黄河成了一条小地缝，无非在往外涌泥浆。这时六指大喊一声：

“快过！”

众人这才惊醒过来，朱也惊醒过来，跃马挥鞭：

“听六指的，快过！”

众人拖儿带女，纷纷跑过了地缝。等众人全过去（包括几十万流民、军士、和尚、朱），这时六指把指头慢慢往回松，又是天地崩裂，乱石穿空，地缝又渐渐扩大。十分钟后，又成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六指收回手指，大河把我们与六指，隔在了河两边。这时六指的六指渐渐缩小，又还原成右手上的一个小肉芽。众人向河那边纳头便拜：

“神人，真神人也！”

猪蛋：

“不知六指有这本事。过去我老欺负六指，六指不吭；现在看来，他是让着我！”

曹成汗流浃背：

“过去我当丞相时，让六指搔背。现在看来，实在是危险，属于我不自量！”

皇上朱也呆了：

“神人，神人，早知如此，我提拔他当小头目了！”

六指不管河这边人议论，向朱作了一个揖：

“皇上，咱有言在先，我告辞了，去找我的柿饼脸去了！你多保重。”

接着转过身，一溜烟儿去了。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接着什么都看不见了。六指看不见，众人这边还在愣着。等军士皮鞭落到头上，才惊醒过来，扭头继续赶路，重新开始流民生活。当然，从此路上一个月的话题，都是在议论六指。连皇上也不在话下了。皇上朱都有些恼了，后悔当初不该用六指，现在弄得他有些功高盖主了。还有些人家的黄花姑娘，都怪自己有眼无珠，没有早一些发现六指，没有以身相许嫁给他。如早嫁他，成了自己的人，何让他再回头去找一个柿饼脸。

但队伍走了一个月，六指又出现了。衣衫褴褛，手持剃头刀，又恢复到以前六指的模样。众人有些吃惊，问：

“六指，你怎么又回来了？没有找到柿饼脸吗？”

六指倒到地上尘土里打着滚哭，嘴里喊着：

“一言难尽，一言难尽。”

原来，等六指赶回潞、泽两州老家。柿饼脸姑娘已经变了心，嫁给了一个卖屎壳郎的土财主。本来财主是不要柿饼脸姑娘的。财主都当上了，什么姑娘要不到，何必要一个柿饼脸？但当他听说柿饼脸被人发现了独特的美，并与人有一段生离死别的故事时，不由动了好奇心，便让人将她带来看看。一看，他也对了眼，也发现柿饼脸上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于是二话没说，纳她做了小。

众人问六指：

“你没找到柿饼脸吗？”

六指说找到了。但现在的柿饼脸，已不是以前的柿饼脸，她也变了心。看来，耐心等待过去的爱情，一成不变的姑娘，只是一种神话。她对六指说：感谢你六指，又来看我，并感谢你发现了我独特的美。不可否认，我与你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现在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一切往前看吧。过去你发现我独特的美，我感谢，现在又有人发现我独特的美，发现者就不是你一个人了。有两个人发现，一个是屎壳郎财主，一个是穷剃头的，我当然嫁屎壳郎。这一点请你理解。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你一来，又搅乱了我的心。你走吧六指，我不要再见到你，让我安安静静过日子吧。说完，抽抽泣泣哭了。就这样，六指又回来了。

众人大怒，骂柿饼脸变心，骂屎壳郎混账。孬舅当时就说：

“照我过去的脾气，挖坑埋了这对狗男女！”

也有骂柿饼脸她爹老杂毛的，说必是他从中间作梗、作怪，才出现这样的结局。但六指抽泣着说：

“不怪他老人家，这次他倒挺好，把我拉到屎壳郎家的羊圈里，劝了我半天。主要怪柿饼脸！”

众人说：

“既然怪她，就不要理她了。你有天地般的本事，还愁找不到一个姑娘？”

流民中有许多待字闺中的人家，现在听说这种情况，都很高兴，都托人来与六指说媒，想将女儿嫁给这皇上都敬佩的神人，顶替柿饼脸的位置。连宰相王八都动了心，托皇上朱亲自做媒，想将女儿小王八嫁过来。无奈六指痰迷心窍，这么多大家闺秀，他皆看不上眼，心里仍在惦记那个变了心的柿饼脸。丢了的马大，走了的“妻”贤；柿饼脸越是变心，六指倒越觉得她可爱。特别是他与柿饼脸曾在老家的谷草垛里温存过，现在想起那温存，更觉缱绻，以为这温存，这缱绻，定在别的女人身上得不到。白天没精打采，夜里唉声叹气，一个人在那里打滚。见他每日这样，曹成、袁哨倒有些看不起他，告诉他：

“六指，你要这样，就显得没出息，没见识了。你以为世上只有一个女人好？我们以前做官为宦时，接触的女人多，表面看，女人有差别；真是一到夜里，灭了灯，天下所有女人都一样！”

六指不听，仍是唉声叹气。一次想起谷草垛，又到伤心处，禁不住叹息道：

“想我六指，有拉动天地之力，倒拉不动一个女人的心，这世界也真是怪！”

说完这话，又痛哭了一场。一哭一夜。众人劝也不住，都有些急了。但自哭这一夜，他从此不再提柿饼脸，渐渐恢复了正常，和常人一样行军走路，跷着六指，攥着剃头刀。众人见他恢复了正常，也都放了心。只是偶尔有人逗他玩，让他再吹一下六指，拉一下天地；他倒真吹过两次，但都没有出现奇迹，仍是一只小肉芽，在那里端坐着。见他不再出现奇迹，从此众人不再理他。许多待字闺中的人家，见他又成了一般常人，不再出现奇迹，也就不再将女儿嫁他。女儿本来要嫁非常人，现在你又成了常人，常人到处都是，你还多了一个六指，何必要嫁你？大家想起以前，还有些后怕，幸亏当时没有一时冲动，将

女儿嫁他。如此议论纷纷，很快又恢复平静。

流亡队伍，又开始正常地平静迁徙。皇上朱又开始耀武扬威，骑马在队伍前跑来跑去，旁边跟着胖头鱼。

四

小麻子在瘟疫之中生了下来。——当我写下这一个句子时，进来一个脑袋尖尖、眼如铜铃、看世界虎视眈眈的朋友。他看了一眼这个句子，马上对我说，这个句子不行，瘟疫之中怎么还能生孩子呢？没有他这句话，我就不顾一切地照直写下去了；有他这句话，我心里真犯了踌躇。因为这个头脑尖尖、虎视眈眈的朋友，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咱们不怕，特殊的人咱们得敬畏几分。他近日连续写了几部上百集的电视连续剧，每一次都把全国人民感动得热泪双流。他的话当然有分量。但我找到一句话也不是容易的，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大狗终有一天要死，小狗就长成大狗。所以我就翻箱倒柜，旁征博引，想找出一个类似的例证，以表明这不是我的独创而还有同伴或老师这么做、这么写。最后在偏僻的爪哇共和国的一本书中找到了，它的书名就叫：霍乱时期的爱情。霍乱时期可以产生爱情，瘟疫之中如何不可以生孩子？别说生孩子，就是生羊羔，生土鳖，生猫生狗生屎壳郎，都是可以的。有爱情就有种子，有种子就有孩子，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这位虎视眈眈的朋友虽然屡次辛苦他一个，感动十亿人，但也有小小的无知之处，他竟说瘟疫之中，不能生孩子。

当然，迁徙途中不止瘟疫。瘟疫之前，已有冰雹、大风雪、天地冥晦、地震、风沙扑压、陨露杀禾、蝗虫遮日、桑蚕皆灾、生月入境、黄河决口、龙卷风、痢疾、伤寒、梅毒、艾滋病等一大堆事情。这使平静有秩序的迁徙，变得九波一折，九死一生。环境、气候、人，都突然变得恶劣起来。这时人们才感到：到延津的路，真是不容易呀。连在黄河边说路途不辛苦的曹成，这时也改变了看法，说：

“苦，真苦。娘也没想到。”

龙卷风时，曹成被卷走十二公里。但除了扯掉一只耳朵、折断一条胳膊、头发被刮光，竟然又活了下来。当时他脚一落地，脸吓得煞白，嘴里乱说胡话，说：

“苦也，苦也。”

过后为恢复领袖形象，又吊着胳膊，包扎着耳朵和头皮逞英雄，说：

“在天上飞时，心里并不是太害怕，还想起了俺家的卷毛狗！”

问：

“在天上什么感觉？”

答：

“就像在洗衣机里折跟斗，咕里咕咚的！”

问：

“今后遇到龙卷风还怕不怕？”

梗着脖子答：

“我过去当什么来着？当丞相！千军万马，什么没见过，能在乎一个龙卷风？”

但今后只要一刮风，曹成就赶紧勒紧头巾（自头发被刮去，为了治伤和美观，开始像女人一样勒一个头巾。以致有一次皇上朱把他认错了，说：“你们这里怎么多出一个女人？”围他打量半天），抱紧身边的小树。不但刮大风抱，刮小风也抱，有时别人从他身后脖子上吹口气，他也惊慌失措地去找树抱。摸到这个规律，孬舅、猪蛋就轮流悄悄到他脖子后吹气，让他惊慌去抱树。有一次白石头见很好玩，也是一时冲动，也上去吹了一次，曹抱树后见又是上当，大恸，一个大胖男人，没鼻子没脸当众张着傻嘴大哭起来，说：

“真是人一倒霉，小猫小狗也欺负你。知我怕风，何必还老来吹气？还嫌我吓得不够？我老人家有心脏病，一吓把心脏病吓出来谁负责？”

大家见曹真急了，都感到做得过分了。看他在那里张着傻嘴哭，也感到不好意思。孬舅、猪蛋上去劝他：

“老曹，别哭了，怪我们不知轻重，惹您老人家生气。其实我们也就是开个玩笑，并没有真想捉弄你！”

曹：

“还不是捉弄我，天天到我脖子后吹气！你们俩吹气我还不恼，白石头是什么东西，过去给我捏脚，现在也来吹气！老孬老猪，看我活到了什么份儿上！”

接着又摘下头巾，露出揭了头皮的光肉头。原来他扎着头巾不知道，现在一露出来，谁知上边到处在发炎，到处是流水的脓疮，还有一条条细小的白嫩的线条在那里蠕动。大家这才知道事情做得过分了，伤害了他的心，便纷纷走上去，好言抚慰。抚慰一阵，曹也就和好如初，重新将头巾扎上。一天以后，又喜笑颜开，与人开玩笑，动不动在孬舅、猪蛋头上用指头凿个栗枣。众人都笑，孬、猪也不恼。气氛很活跃。只是从此曹不理白蚂蚁白石头父子。白石头也觉当时自己一时冲动，冒犯了曹，想百般找机会给曹赔不是。但他一到曹前，曹就扭脸与别人说话，弄得他和他爹尴尬许多天。

接着下起了冰雹。冰雹一开始如蚂蚁，如指甲缝里的土屑，大家没有在意，还仰起脸来看；后来如玻璃球，如鸡蛋，大家就在意了；后来如馒头，如碗，如盆，如碌碡，把大家砸得鬼哭狼嚎。这次大家平均，不像龙卷风一样，只卷了曹一个。这次冰雹过去，一个个被砸得鼻青脸肿，脖子下到腔子里半截。大家都在唉声叹气揉各自的疙瘩，白石头他爹白蚂蚁这时倒摆起了老资格，说民国多少年多少年，他经历的冰雹，比现在还大。大的像碾盘，像飞碟，接着又用手比画。比完，才像完事的公狗一样，去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次冰雹之中，袁哨受损最大，鼻子被砸塌，事后无论用手怎么捏，怎么揉，手伸到嘴里怎么把鼻子往外顶，都无济于事。吃了一个月西药和几服中草药，也不见效。最后灰心丧气，从此成了塌鼻子。再见人的时候，像妇女一样，用衣袖遮面。有一天他恶狠狠地骂道：

“朱和尚这个龟孙，为了治国平天下，迁徙流民，害得我袁某塌了鼻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怎么会有一天成流民呢？”

瞎鹿与袁哨历来不对，上次沈姓小寡妇无端怀孕，他相信奸夫绝不在大的流民队伍中，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眼前人之中，他目标缩小到曹成和袁哨身上；曹、袁之间，他又缩小到袁身上。故听了袁诽谤朱的话，便暗中报告给胖头鱼，胖头鱼转身报告朱。朱大怒，说袁扰乱军心，命军士在寒风之中，将袁剥光衣服，绑在柱子上，用皮鞭笞抽。袁被打得皮开肉绽，哭爹喊娘，说：

“朱爷爷，知道你的厉害，从此再不胡说八道了！”

从柱子上解下，袁早已昏死过去，浑身没有一处好肉。胖头鱼说：

“扔了他喂狗吧！”

把我们吓了一跳。多亏朱和尚还心善，说：

“用担架抬上他。”

但接着又说：

“当然，留他也没别的用处，唯一一个用处，就是当反面教材，看谁以后还敢胡说！”

吓得我们胆战心惊，从这天起，猪蛋和孬舅，便用担架抬他。猪、孬知道是瞎鹿告的密，才给他们找来抬担架的差事，按过去的脾气，猪、孬早揍瞎鹿一顿，让他抬担架。但现在瞎鹿是皇上钦定的小头目，猪、孬都在他管辖之下，所以只好忍气吞声，把怒气出在担架上的袁身上，故意不住地颠簸，颠得袁像猪一样号叫。袁哀求：

“两位爷爷，轻一点。等我伤好了，给你们两位爷爷捏脚！”瞎鹿小人得志，在一旁走得旁若无人，嘴里还不时哼着小曲。有时晚上宿营，月亮出来，他还抽出箫吹上一段。不过这时吹出的乐曲，已没有过去艺人的愁绪了，而是凭风借力，亦真亦幻，抒发着他的政治抱负。沈姓小寡妇这时身子已经很笨，这位惹了不少是非的女人，这时心肠倒比丈夫好些，常夜里偷偷过来，用热毛巾给袁擦脸上的血痕。有一次擦时，被起来撒尿的瞎鹿看见，瞎鹿更怀疑自己女人与袁有私情，对袁更恨。从此偷偷拿散碎银两买通孬舅和猪蛋，让他们第二天抬担架时更颠一些。

接着起了大风雪。寒风怒号，风雪迷漫，雪粒一股股猛摔在脸上，像鞭子一样抽得生疼。到处是搅乱的纷繁的铺天盖地充满空间的雪，使人对面看不清人。这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白蚂蚁白石头父子。白石头一身雪白，眼珠像猫一样黄，属于“雪里白”“雪里迷”一类。雪里迷一般的平和的雪都迷，何况这种肆意抽打的大风雪。于是只好将皮帽子拉紧，闭上眼睛，一只手死死地拉着他爹的衣角。不但白石头迷，流民队伍中几十万人全迷了。到处呼兄唤弟，寻子觅娘。但到处听不到声音，找不到人，都被大风雪刮跑了。大风雪持续了十天十夜。十天十夜下来，大风雪停了，太阳出来了。这时朱清点队伍，十成人已被刮跑三成。这时人与人看得清了，清点各自人数，发现有丢了爹的，失了娘的，丢了妻或者失了夫的，痛苦喊叫声，充斥了白茫茫被风刮得平展展的雪野。我们这里，丢失了两个人，一个是袁哨，一

个是六指。奇怪的是白石头白蚂蚁父子，倒是没丢一个。事后白石头总结经验，说是祸伏福焉，知道自己在大风雪中不行，就事先拉住父亲的衣角不放，一直抓了十天十夜，父子相互搀扶，多有凭借，哪里还丢得了？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袁哨丢了是怪孬舅和猪蛋。大风雪一来，他们就把担架连同袁哨一块扔掉了。他们一扔，被朱和尚打得皮开肉绽连爬都不能的袁哨，如何会在大风雪中跟上队伍？就这样，皮开肉绽、塌鼻梁的胖大袁哨，真给扔到迁徙路上等着喂狗了。当然，非常时期，扔了也就扔了，也没人去责备孬舅和猪蛋，就好像战争状态杀个人似的，多杀一个少杀一个，谁还能去追究。回过头来，等大风雪停了，天气转暖了，孬舅和猪蛋还感谢以前的大风雪。多亏大风雪，使他们扔掉了一个负担。瞎鹿听说袁哨死了，当然也兴高采烈的，用头目身份说，少一个人没关系，人少好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人多容易闹分裂，人多不一定力量大。但他可惜六指的丢失，说六指人老实，指哪打哪，唯一的毛病是心重，爱钻死牛角。譬如爱上一个柿饼脸，就以为天下没有别的好女孩了等等。但六指人是可爱的，天真的，纯洁的，一见让人就觉得可以交朋友的。和这样的人交朋友，背后是不会给你插刀子的。对于六指的丢失，不单是瞎鹿，就是大家，也觉得比丢袁哨可惜。何况他还会给我们刮青瓢，用六指给我们搔痒。接着大家又怀疑，六指的六指，有拉动天地的本领，现在怎会畏惧一个大风雪？看来单是大风雪，是把六指刮不走的，六指无非是借风雪，自己逃走了。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自六指上次重返流民队伍之后，不是让他重新试过天地之力吗？不是都失败了吗？既然失败了，就没有神力了；没有神力，只是一个普通人，让风雪刮走，就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了。但大家仍不同意六指是让风雪刮走的，觉得那样太对不住六指。六指必是厌倦了我们，厌倦了迁徙，自己逃走了。可他又逃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又说，说不定又犯了死心眼，又跑回潞、泽两州老家，去寻找柿饼脸，也未可知。大家又一次感慨：

“这个死心眼儿。”

但这时朱和尚已在愠着脸重新集合剩下的稀稀拉拉但仍有二十多万人的伤残队伍，继续向延津进发。

这时发生天地冥晦，生月入境。大白天，刚刚还有太阳，突然一股黑风过来，又一次铺天盖地，眼前立即像黑夜一般漆黑，对面看不见人。我们又被吓坏了，惊吓不已。朱和尚让军士拔枪往天上射击，也不顶事。不过天地冥晦没有大风雪可怕，大风雪把人刮跑，这却刮不跑，只是对面看不见人，引起了一场混乱。混乱到我们这里，主要发生在白石头和沈姓小寡妇身上。看白石头年纪小小，谁知多少年来也不怀好意。本来天地冥晦应该害怕才是，他倒不怕，想借对面看不见人，干一些坏事。如一屋男女在一起突然停电灯灭，会引起混乱，会出现坏人一样，白石头这时也本性大暴露。沈有身孕，天地冥晦的瞬间，她十分惊慌，四下里去摸丈夫瞎鹿。当时瞎鹿不在她身边，一摸没摸着瞎鹿，摸着了白石头。沈身上有一股女人味，白石头肯定可以闻到；既然你不是人家丈夫，声明一下就完了；十六岁的白石头却突然情窦初开，以为沈对他有意，借此机会，将错就错，想占人家便宜。沈拉住他的胳膊，他也拐住人家胳膊。接着又按捺不住地无师自通，去摸人家的脸，摸人家的身。虽然天地冥晦，但爱情的力量是撑破天地的。沈以为是瞎鹿。自她不明不白怀孕以后，瞎鹿一直暗自苦恼，对沈很冷淡，两人在一起只说正经话，不摸脸，更不摸身。现在沈见瞎鹿回心转意，大灾大难之中，摸她脸摸她身，对她是一种安慰。沈激动起来，本来对天地冥晦害怕，现在也不怕了，觉得天地这样倒十分美好，天地出问题并不是一件坏事。于是任那手在身上乱摸。不过白石头到底情窦初开，只知女人心，不懂女人身；只知道摸，不知道怎么摸，于是摸也只是瞎摸，半天摸不到正地方去。特别在他脑子中固存着一个古怪的想法，即认为女人生孩子是从肚脐眼生出来的，所以以为女人身上肚脐眼最神秘、最宝贵、最丰富和最令人向往和激动。于是从上到下，摸到肚脐眼，便停在了那里，不再往前走。一只手抚弄着肚脐眼，在那里不住地揉搓。沈被摸的感觉也不一样，以前瞎鹿都是直奔主题，没见他在肚脐眼那里委婉和停留过。现在见手在那里摸，虽然摸得让人有些不着头脑，但以为是瞎鹿的一个新发现，是要抚摸身怀十月的孩子；对不明不白的孩子好，比对自己好还令沈激动，所以沈的肚脐眼虽已被揉搓得生疼，但仍任那只手在那里折腾。正在这时，天地冥晦结束，乌云飘走，太阳出来了，天大亮了。大家眼睛一开始不适应，后来适应了，发现白石头的手竟在沈姓小寡妇肚上停留，都大吃一惊。沈这时发现摸她肚脐眼的不是瞎鹿，而是白石头，不禁惊叫一声，一下跳出几丈远。这一声惊叫，引来了成千上万的人，白石头呆在那里，手还习惯性地在兀自揉搓。瞎鹿这时明白是怎么回事，跳上去捆了白石头几个大脖拐：

“×你个妈，欺负到老子头上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原来以为你是个小孩子，谁知你人小心不小，一直在调戏我老婆！”

接着又说：

“既然这次调戏，难保以前没调戏过。说不定我老婆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你干的！这么说，还真冤枉袁哨和曹成了！”

接着又跳上去捆白石头他爹白蚂蚁的脖拐，骂他教子无方，养出这么个混账不堪偷鸡摸狗的儿子。接着又是打滚哭，又是告状，让朱皇上给他做主。朱皇上考察了一下现场，让沈姓小寡妇撩起衣衫，察看被抚摸揉搓的痕迹。这时白石头白蚂蚁父子都清醒过来，跪到地上求饶，说下次不敢了。先求瞎鹿，瞎鹿不依，说老婆都让人侮辱了，头上绿帽子都戴了，还有什么饶不饶的？再饶，连衣服也绿了。两人又求朱皇上，朱皇上说：

“当然，两个人在一起，只是摸摸肚脐，没发生什么实质性问题，不是什么大事。至于说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白石头的，没经过医院化验，不足为凭。按说应该饶你们。我对你们当事双方，都不偏不倚，沈又不是我老婆，我没必要从中间硬做仇人。只是现在是非常时期，灾难不断，流民死伤过半，人心浮动，军心不稳，稍不注意，干草就溅上了火星，一场大火会把我们烧得干干净净。所以，这时出现的问题，就应该从重从严处理！”

然后转向胖头鱼：

“你说怎么办？”

胖头鱼皱着眉头说：

“乱棒打死！”

朱皇上点头：

“就这样吧，谁让他们赶上了呢。”

于是，还没等白石头白蚂蚁反应过来，军士已如狼似虎上去，在千万人面前，将白石头乱棒打死，打成一摊肉酱，像酱油般四处流溢。众人叫好，都盯沈姓小寡妇看。众人散后，留下白蚂蚁一人，哭着收拾儿子四散流溢的尸体，哭得嗓子都哑了。

白石头死后半个月，这时发生了瘟疫。瘟疫不是别的，瘟疫是一种味道。先是葱味，后是蒜味，再后是韭菜花味，再后是烂梨味、烂苹果酱味，然后是大热天人死后尸体腐烂的臭味。一得了瘟疫，先是发烧，后是头痛，后是浑身没劲，后是口干舌燥，后是大便不畅，后是如麻风，脸上、手上、腿上和脚上的肉一块块往下掉；或像梅毒，烂鼻子烂眼睛烂生殖系统；或是像艾滋病，血液感染，到处是不适的毛病。——当然，最后是死，一死一了百了，再没有痛苦和感觉。这次瘟疫大作与以前的龙卷风、暴风雪、天地冥晦不同，以前的灾难气候恶劣，这次灾难阳光明媚，鸟语花香，大家行走得都很轻松，心情很愉快。在阳光明媚、轻松愉快之时，各种气味纷至沓来。对气味首先感到不适的是曹成。因为曹成有心脏病，加上以前头皮被刮，腐烂生蛆，所以对气味特别敏感。他生就祖祖辈辈做丞相的命，哪里想到有一天会沦落为灾民，气喘吁吁夹在我们中间行走？他嗅到葱味、蒜味，心口马上堵得慌，心脏病就犯了。本来葱味、蒜味只是瘟疫的兆头，但这个兆头他就受不了，堵得慌，犯心脏病；还没等医师赶过来抢救，就大面积心肌梗死，脖子往后一歪，无声无息地死了。不过话说回来，他还是富贵命。往前比，他命比袁哨好；袁哨死在大风雪中，人还没死，尸体就扔了。曹死在人群中，而且说死就死，没有痛苦，也没被人扔到雪地里自个等死的绝望。而且因为他是第一个死于瘟疫的人，大家还有些伤心，对他还有些哀悼和怀念。等到后来瘟疫大作，人成批成批死去，大家虱多身不痒，就来不及痛苦了。何况死的比活着的人多，不痛苦的比痛苦的人多，相比之下，到底哪一类人更痛苦，就很难说了。何况后死的，大部分都是在瘟疫后期，有烂脸的，有烂手的，有烂鼻子烂眼烂生殖器的，惨状目不忍睹，曹成说死就死，浑身到处没烂，还落下个囫囵尸首。相比之下，这就不错了。

曹成死后，接着死的人就多了。瘟疫像秋风扫落叶，又像滚汤浇蚁穴一样，把我们杂乱而批量地、迅速打发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二十多万迁徙队伍，一下又死去十几万。到处是烂了鼻子、眼、生殖器的尸体，横七竖八摆满了田野，在那里发酸发臭，酸臭得连苍蝇、老鼠与兔子都不见了。我们这里，曹成之后，接着死的是白蚂蚁——他死了不大可惜。自白石头被乱棒打死后，他口口声声说不活了，现在来了瘟疫，他死了更好。何况他脸上的肉都烂掉了，远看像一个骷髅，留他干吗？但他临死时，又声泪俱下地说：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朱皇上，救救我！”

接着死的是瞎鹿——他死时，沈姓小寡妇就要分娩了。他叹息：

“看来我们真是冤家，他一来，我就要走了。”

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时他倒对沈姓小寡妇不计前隙，对即将分娩的孩子，也不追究了，只是张着烂掉下巴的嘴，拉着沈的手说：

“我要去了，使我放心不下的，有四。”

然后扳着指头数：

“一、是你；二、是孩子；三、是艺术；四、我走了，你们没了小头目，能好自为之吗？”

说完，瞎鹿——这个迁徙队伍中我们的小头目，潸然泪下，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倒是沈姓小寡妇，在瞎鹿死后，没有显出太大的伤心，这叫我愤愤不平。

接着猪蛋也死了。猪蛋临死时，不再霸道和威风了，开始挂念潞、泽两州老家的老娘，郑重其事地把将来抚养他老娘的任务，交给了他的朋友我孬舅，说：

“老孬，等你们到了延津，成了财主，请派架直升机把我老娘接去，享几天清福，我在地下就闭眼了，也算咱们兄弟一场！”

孬舅郑重其事地点点头。猪蛋见孬舅点头，放心了，恢复了生前的威风模样，毫不痛苦地、大丈夫一样地、脸含笑容去了。

稀稀拉拉的旷野上，只剩下孬舅、我和沈姓小寡妇。

这时，沈姓小寡妇分娩了，生下了日后叱咤风云的小麻子。

小麻子一生下就不凡，不说生在瘟疫之中，单是生下来，就不像一般孩子“哇哇”地哭，而是“咯咯”地笑了。

这可把我们吓了一跳。

五

朱皇上又把剩下的残兵败将集合收拢起来，继续向延津进发。这时，十成人已经死掉七八成了。劫后余生者，也都是些烂掉鼻子、眼，从瘟疫中死里逃生的残缺之人。比如孬舅，耳朵就烂掉一只，现在成了一只耳；烂掉的那只只剩下一个仍在流汤的肉疙瘩。我的鼻子也少了一块。为了美观，只好天天贴块膏药。膏药上写道："患的是鼻窦炎，鼻子仍是完整的。"面对我们这些残缺不全的人，朱皇上又骑在一棵大树杈上给我们做动员。朱说，妈拉个×，搞一个迁徙，没想遇到这么多困难。先刮龙卷风，又来大风雪，还有天地冥晦和瘟疫，加上黄河，加上个别人捣乱，我们受损失不小，十成人死了七八成。来的时候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现在成了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清清。这是好事吗？当然不是好事。这是坏事吗？我看也不尽然。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一切都好时，大家一盘散沙；一遇到大的困难，反倒增加了凝聚力。人多怎么了？人多容易闹矛盾、扯皮、相互推诿、相互拆台。现在我们十成人死了七八成，这令我们悲伤；但也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化悲痛为力量，干出更多更好的事情。何况经过这么多困难，还能保留下来的人，必是人中之精英，芦荡之火种，大家不要怕，将来都是要重用的。延津如同一块月饼，人多时到那里，月饼分开咬，每人一小口；现在剩得人少了，反倒可以多咬几口，这不是好事是什么？现在的目标是延津，任务是整理队伍前进。朱讲完话，接着是宣传队唱戏。唱的是《芦荡火种》，给大家鼓舞士气。缺鼻少耳的众位乡亲，听了朱一番话，又看了《芦荡火种》，士气果然被鼓了起来。正要前进时，沈姓小寡妇怀里的孩子小麻子哭了。小麻子刚生下来是笑，现在走路时哭，而且哭的声音清脆嘹亮，把我们吓了一跳。朱听到声音，挥鞭跃马奔到沈的跟前。沈以为朱要责备她及孩子，说孩子的哭搅乱军心。谁知朱却笑了，一只手将孩子举起来，又给大家做起了动员，说：

"看到了吗？这是孩子！虽是瘟疫中，我们却能生孩子！人能死，我们就能生。生生死死，没有穷尽。大家不要怕人少，不要怕路途远，等到了延津，一人发给你们一个老婆，大家可着劲生，人不就多起来了吗？"

大家都笑了，情绪活跃起来。

朱又说：

"为了表彰沈姓小寡妇在大灾大难中生孩子，现在，我宣布，授予沈姓小寡妇'英雄母亲'称号！"

大家欢呼，把沈及孩子小麻子抬着抛到天上，又接在丛林般的手臂上。过去沈为怀这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吃够了苦头，没想到到头来因为这孩子又成了英雄，成了大家爱戴的英雄母亲，所以也感动得流下了泪。有了这个节目，大家情绪更加高涨，开始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歌曲，踏上了征途。

但到真的踏上征途，困难又出来了。经过瘟疫，大家成了伤残之人，腿脚都不灵便，虽然可以身残志不残，但毕竟成了一支老态龙钟的队伍。一走路脚就拌蒜，胳膊上、脸上都打着绷带，如何走得快？这时朱皇上显出大将风度，不再让军士赶大家，用鞭子抽大家。一次胖头鱼训斥了一个没有耳朵的小孩，朱听说后，亲自带胖头鱼给那小孩的父母赔不是。朱把自己身边的侍女全部派了出来，让她们站在路边扭肚皮舞，打快板，唱莲花落：

乡亲们

前面看

眼看到了下一站

同志们

往前走

谁落到后边谁是狗

逗大家笑，给大家鼓劲，朱还用"望梅止渴"的办法（还是已死的曹成发明的办法呢），说：

“大家好好走吧，前边五十里，就是延津！”

大家听说快到了目的地，都欢呼雀跃，情绪高涨，拼命赶路。等赶了五十里，朱又说：

“再赶五十里，前边真是延津！”

大家又赶。但此办法多用几次，也不灵了。这时又有个别动摇分子起了想脱离队伍逃跑的念头。朱不放心，便收集妇女的绑腿带，用长长的绑腿带将我们联结起来，用马在前边拉着我们走。他倒骑在马上，给我们做思想工作：

“弟兄们，姐妹们，同志们，朋友们，咬紧牙，坚持，总会到达目的地。到达延津就是胜利。我们面前是有困难，可这困难比推翻一个王朝还困难吗？几个和尚，联合起来，都能弄成大事，把元朝都推翻了，哪里还在乎一个走路。只要我们不怕困难，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于是，我们在朱的带领下，果然又有了一股劲头。就这样，走了一月，又死了一万人，埋了一万人的尸体，一天，终于到达一个村子，胖头鱼拍着手说：

“到了，到了，这次真的到了延津。”

于是，给大家解绑腿带子，让大家活动一下手脚。大家活动一番，听说目的地终于到了，都十分兴奋。孬舅说：

“终于到了，可以安家了！”

又对沈姓小寡妇说：

“他婶子，一块来了许多乡亲，现在就剩下咱们四个。咱们从今往后，就相依为命在一块过吧。咱俩伙在一块，让他（指了指我）给咱们当小长工，看着小麻子！”

我当时就噘嘴不高兴。怪孬舅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我——他的外甥。自路上只剩下他、我、沈及沈怀里的小麻子，孬舅就开始不怀好意，一方面要在我们这伙人里充大，当小头目（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给朱皇上和胖头鱼每人送过几块在包袱里放了一年任何大灾大难都没舍得吃的梨膏糖）；另一方面就是打沈的主意，向她献殷勤。为了给沈献殷勤，多次指使我，让我这样那样，以显示他的能耐和威风。这已让我多次心里不痛快。现在到了延津，他又向沈提出这个话题，让我当他们的小长工。这让我怎不愤怒？我虽年轻不懂事，但也是朱皇上的一介子民，遵他老人家意旨，我迁徙延津。朱说，任何迁徙延津的人，都可以跑马占地，成为蒙古王爷，成为财主；皇上让我当财主，现在一到延津，你为了自己情欲有个固定发泄的地方，竟让我去当你们的长工，给你们照看小麻子，我心里怎不愤怒？过去我忍耐多次，他一直执迷不悟，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他又说出这话，虽是他外甥，我再也忍不住，于是想回敬他两句。没想到没等我回敬，沈姓小寡妇突然翻脸，兜头吐了他一脸唾沫：

“瞧你那熊样，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撒泡尿照照你的德行。路上你东一言西一语尽欺负我，我孤儿寡母，路上不方便，怕你使坏心，没有理你；现在到了延津，不用再走路了，我还怕你何干？我明白告诉你，赶早收起你那糊涂油蒙了的坏心，好多着呢（多像《红楼梦》里人的口气）！”

又说：

“再敢这么闹，我告到皇上那里，说你调戏民女，强奸未遂，看你吃不了兜着走！”

把孬舅噎了个大拐脖，半天愣在那里，干瞪眼说不出话。我当然幸灾乐祸，乐不可支，这无疑替我出了气。孬舅的阴谋没有得逞。我是他阴谋中的一部分，他大的阴谋没有得逞，当然我也跟着解脱了。但我不敢把这高兴露到面上，怕他打我。沈转头抱孩子走后，他向我摊手：

“看这女人，看这女人，多么不讲良心！我照顾了她一路，到头来她这么说话！”

我赶忙也装出同情的样子，跟着他唉声叹气。

既然到了延津，大家就准备卸下包袱、铺盖、讨饭盆之类。这时大家又疑惑：

“既然到了延津，怎么没人欢迎我们？不是一到延津，我们就成了蒙古王爷和财主了吗？那些奴才和佃户都哪里去了？”

连皇上身边的胖头鱼也疑惑，对朱皇上说：“这是延津吗？既然是延津，县官怎么不出来迎接呢？不迎接流民，也不迎接皇上吗？”

朱也把手伸到帽子里搔痒:

“是呀，怎么不出人呢？别是弄错了吧？”

胖头鱼拿地图，用军用尺子量，又用电台联络，果然错了，这不是延津，而且这不是延津没有走到，而是已经穿延津而过，白白多走了一百里。胖头鱼不好意思地笑了，说:

“错了错了，走过了，怪我没用尺子量好，开始往回走吧！”

听说走过了，大家一下泄了气，都怪胖头鱼不负责任，害得大家多走一百里路，不，多走一百里，再往回折一百里，不成二百里了吗？连朱皇上都白了胖头鱼一眼。但朱皇上说，既然大家成千上万里都走了，哪里还差这二百里。既然错了，再打他也是错了，大家原谅他吧，往回折吧。再往回折，县官肯定在那里迎接了。接着又宣布，明天是他老人家的生日，再给每人发二两豆腐。大家听了皇上的话，又听发豆腐，心里的气总算平了。于是将队伍掉回头，吃完豆腐，再往回折。这时大家又犯了考虑，既然我们已从延津穿城而过，而没有在脑子里留下什么印象，可见延津也不怎么样。于是路上议论纷纷。

终于，延津到了。朱皇上领着我们，进了延津县城。一个县官，领着两个执水火棍的衙役，后边是一群穿着破衣烂衫人，跪拜在路旁，迎接我们。等皇上过去，县官即站起，领着衙役和那一群人，跟在皇上身后，夹在我们之前。我们这才知道，县官不是迎接我们的，只是迎接皇上的。

当天晚上，我们十来万流民，露宿在延津影剧院后的广场上。这天夜里大家很兴奋，说露宿街头只是一夜，从明天起，我们就是财主了。孬舅心头，自沈姓小寡妇不再理他，他丢爪就忘，开始把心思转移到事业和如何当财主上。他说等当了财主，什么女人找不到，哪里还在乎一个沈。能找沈，算是看得起她，没想到这臭×不识抬举。当天夜里，他开始做如何当财主的梦。半夜突然精神，独自一人跑到城外，开始察看哪一块土地肥沃，好等明天分田分地时跑马占据。看到天明，回来情绪有些低落，说这里没有好地，不像潞、泽两州老家，良田千顷，泥土肥沃油黑；这里到处是盐碱、黄沙和大坑。但又说，地虽差，但只要地多，成了财主，就不怕，可以广种薄收，收获仍很可观，仍可以蓄几个小。

第二天，召开大会。会场上挂着横标：“祝捷大会”“庆祝大会”“庆祝流民与住地户胜利会师”等等。皇上、胖头鱼一干人坐在台上，县官、衙役、一群破衣烂衫的原延津人也坐在台上，我们这些流民在台下。这时我们觉得气氛有些不对。皇上把我们迁徙延津时，是说让我们来做王爷和财主的，怎么一到延津，皇上和县官与延津本地人坐到了一起，一起坐到台上，我们这些王爷和财主，倒坐在了台下？皇上一讲话，我们更感到惊诧。这时的皇上不同于迁徙途中的皇上，似变了一个人，变得十分严厉，十分有尊严，与我们好像不认识，好像是陌生人。他说：感谢大家的意志力，响应当今的号召，从千里迢迢的潞、泽两州家乡，来到了延津。好男儿四海为家，哪里黄土都埋人。哪里是故乡，从此这里就是故乡；哪里是亲人，从此这里就是亲人。大家到了这里，就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在县官和延津人的领导下（什么？）把延津建设好。用多长时间呢？三年五年不成，十年八年不成，二十年可以了吧？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要求。过了二十年，只要大家把破坏殆尽的延津建设好，到时候我再来看大家。皇上说完，台上人鼓掌。我们在台下虽然也跟着鼓掌，但心里已很懵懂。接着延津县官讲话。县官一讲话，我们彻底明白了我们这次迁徙的目的。县官说，欢迎大家来延津，Welcome to Yan jin。我会说几句英语，也会说几句俄语和法语，我是开明的。我也是新来的。当初延津县官出缺，皇上让我来，我是不来的，但皇上劝了几次，我不来不行，于是就来了。几百年来，这个延津历经兵灾、人灾、天灾、地灾，几十万人的延津，只剩下台上数得过来的这么十几个人。田地呢，由肥沃的良田变成风沙和盐碱。再这么下去，延津就成了一块无人问津的荒原。皇上圣明，没有扔下刚打下的江山不管，于是就动了迁徙之意，就在我之后，有了你们这些来人。当然，你们也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你们辛苦了。但我明确告诉大家，辛苦还在后边，延津现在已经成了赤野千里，一盘散沙，一切都要在我们手里重新把它建设起来。我们要遵照皇上的旨意，在二十年之后，重新把延津建成美丽的富饶之地，那时欢迎皇上重新来看一看。我们眼下的任务，就是把十万流民分成组，由台上这些老延津人带着，去开垦荒野，去治沙治碱，去种庄稼耕地，去纺花织布。我顺便介绍一下，台上这些延津人，都是延津的财主，都是延津的精华，历经那么多灾难，穷人早都饿死了，剩下的都是富人。现在又迁来一些穷人，要由这些富人带着，重新把家乡建设起来。接着就又用大槐树下组织迁徙的办法，由军士围着，让我们分几十次排队，喊“一、二、三”，报告，单数的向东，双数的向西；单数的归张财主，双数的归李财主；再排一队，单数的归孙财主，双数的归王财主；再排一队，单数的去挖河，双数的去治沙；再排一队，单数的去烧碱，双数的去煮盐；再排一队，单数的去种棉，双数的去纺花；再排一队，单数的去捉鳖，双数的去捉虾……这样摆布来摆布去，我们炸了窝。皇上，县官，你们这是干什么？迁徙时候，你们是怎么说的？说好我们是来做主人、做王爷、做财主，怎么一到目的地，我们就又成了别人的奴才、长工和开荒垦地、吃苦耐劳的奴隶？我们原想来做人上人，怎么又成了军士围着的阶下囚？我们本在潞、泽两州老家，几十万人启程，路上历经灾难、磨难，剩下十来万人，来到延津，就是为了这个？大家炸了窝，喊的，叫的，哭的，闹的，埋怨的，想逃跑甚至想反抗的，杂乱了一广场。但大家都在刺刀和长矛之下，有什么办法？十来万我的乡亲，眼看着被可恶可厌的延津人瓜分了。延津所剩无几、破衣烂衫的几个土财主，之间还为挑肥拣瘦我们相互口角甚至动怒；有的财主还在指指点点我们流亡队伍中的妇女。沈姓小寡妇周围，已围了好几个土头土脑的延津人，甚至想动手动脚。沈一人给了他

们一个大脖拐。沈姓小寡妇、孬舅、我三个人，这时也被瓜分了。孬舅去开荒，沈去纺花，我去给一个烂眼圈的财主放牛。我们三个这时成了亲人，涌动的人群中，相互用眼睛招呼。孬舅因要反抗，脚手已被军士重新用绑腿带子绑上。他跺着脚说：

“早知这样，我挖个坑埋了他！”

又说：

“我昨夜还去查地，想做了王爷和财主的规划，谁知又成了这几个鸡巴人的奴隶。等着吧，有朝一日，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手段。”

沈这时隔着人大声喊：

“孬，我想跟你说句话！”

孬舅瞪她一眼：

“这时你还想说什么？”

沈：

“我想通了，现在我想嫁给你！”

孬舅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丢你妈的，这时想嫁给我，早干什么去了？你这时想嫁给我，可我一个开垦荒地的奴隶、长工，拿什么养活你和小麻子！”大家这样暴动和不服，便用眼睛重新到主席台上找皇上，想让皇上重新给我们做主。可这时皇上早已不见。据说快年底了，家家都飘出肉香和过新年的气氛，皇上已和胖头鱼，快马加鞭回京城过年吃粽子和红烧肉了。这时孬舅又骂了一句：

“朱和尚，我×你血妈，你把我们涮得好苦！”

然后

二十年后，皇上朱元璋重游延津。这时朱头发花白，腿脚已有不便。这时延津已良田千顷，鸟语花香，人民丰衣足食，过着路不拾遗的太平日子。皇上甚感欣慰。他指着这一切对儿子说：

“怎么样，二十年之前，到处是风沙和盐碱，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只好用迁民的办法。不迁民就没有今天的鸟语花香。迁民是个好办法！”

儿子忙说：

“皇上圣明！”

接着县官给皇上汇报工作。朱眼睛已有些花，戴上老花镜，凑到县官脸上看了半天说：

“我记得二十年前不是你当县官嘛！”

县官忙跪到地上说：

“那是我父亲。”

朱：

“老人家哪里去了？”

县官：

“他已作古，临死时还喊‘吾王万岁’！”

朱感叹不已。县官汇报，说二十年前从潞、泽两州迁民十万至延津。在垦荒、治风沙、烧碱煮盐、种棉纺花过程中，冻死、饿死、暴死、病死、打架斗殴死、无缘无故死的共六万。二十年后，延津变成这个样子。朱这时说：“为了一个事业，总是要死些人。从长远观点看，死些人不要紧，死了还会生。现在已有多少人口？”县官答：“二十多万。”朱拍了一下巴掌：这不结了！汇报结束，朱去参观古迹。中午吃饭时，朱突然问起迁徙途中几个熟人。县官答，大部分都已作古。问到孬舅时，县官：

“孬老先生已经作古，临死孤身一人。”

问到沈姓小寡妇，县官：

“她老人家也已作古，留下一孩子小麻子，已长到二十多岁，在县城东街卖肉！”

皇上这时有些感慨。突然又问起我，县官答仍在。皇上便想见我。县官赶忙派衙役去找。可惜那天我推着小车到外地卖碱去了，衙役们没有找到，回复皇上。皇上又感慨：

“一个老朋友也见不到了。”

又问：

“他还是孤身一人吗？”

县官：

“是。”

皇上：

“应该关心他的生活，给他找个老婆。”

县官忙说：

“嗻！”

卖烧碱回来，我有了老婆。

第二年生下孩子。孩子一岁会跑，两岁会说话，五岁会拾草，七岁会骂架。十岁开始在独轮车前牵一根绳，随我到外乡卖碱。人家问是哪来的卖碱的，小的捯着跟我一样的蒜瓣脚，代爹答道：

“延津的，大爷！”

第三段　我杀陈玉成

一

六指从县城剃头回来，带回来一个重要消息。像往常一样，一有需要告人的事情，他把剃头挑子、推子、刨子、锛子、刀、锯、剪、叉往家里一扔，就开始在村里挨门挨户地乱跑。跑起来像吞了一块热红薯的狗，兴奋，急切，慌乱，腿脚四处弹踢，四处乱跑，但嘴里说不出一句话；热薯吞吞不下去，吐吐了可惜。只有兴奋和急切留在脸上，脸上憋得青白，往下滴豆粒大的汗珠。等事情过去或平静以后，六指不激动了，你摸着六指的膝盖，与他促膝谈心，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感叹，迷茫，着急半天说：

“从何说起呢？”

是呀，从何说起呢？当时我和村里所有人一样，比如和孬舅、猪蛋、曹成、袁哨、白石头白蚂蚁父子、瞎鹿、沈姓小寡妇一样，认为六指是个很笨的人，连个事情都表述不出来。有消息带回来，等于没消息带回来；或者说还不如不把这没消息的消息带回来，让大家白白跟着着急，事后心里又很不踏实：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孬舅或猪蛋，往往上去就踢六指一脚：

“从何说起，是啥就说啥，嘴里怎么像噙了条鸡巴！”

我当时也想上去踢他。但等我长大成人，与一些有教养有知识自己或别人都认为他们很了不起的人混了一阵后，我突然觉得我们在大清王朝时错怪了六指。是呀，事情从何说起呢，小到一芥尘埃，大到人、骡子、马、地球，任何事情都圆圆乎乎，从哪里下嘴是好呢？我感到我也突然变成了六指，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也都无从说起。大家问我那件事、某年某月某日是怎么回事呢？我也往往像一条吞了热薯的狗，惭愧而又茫然地说：

“从何说起呢……”

当然，立即也会有诸如孬舅、猪蛋一般的人来责备或蔑视我，如同大家突然一块回到了大清王朝。当我哪天突然遇到一个如我般的笨嘴葫芦般的同胞，我会感到特别亲切。与他相互抚摸着膝盖，一言不发，看着看着，就相互感动得热泪双流。当然，这是顾影自怜。当时我们对待六指，就是用脚踢他。但越是踢他，他越是着急，嘴里越发说不出话。替他着急半天，我们也只好叹息一声，孬舅把手中的劈柴棒子扔下，说：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这次六指从县城回来，肯定带回来比往常更重要的消息，因为他跑得比平时快，嘴里吞的热薯比平时烫，比平时多。最后全是憋的，村里人家还没跑完，人就憋倒在一家猪圈里。泼了半天泔水，才将他泼醒。醒来更不会说一句话。大家于是知道，延津，我们的故乡，本来风平浪静，现在发生了六指所容纳不了的事情。村长白蚂蚁立即做出决定，让他的通讯员白石头到县城打听一下，路费和出差补贴由六指、瞎鹿和我三人分摊。但没等白石头上路，在县城衙门里当捕快、皂隶和刽子手的袁哨回来了。他手执通红的刽子刀，比画着给我们说，再停几天，延津要发生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太后要到我们这里了！

太后，不就是慈禧叶赫那拉氏吗？我们立即欢呼起来。是太后吗？没弄错吧？她老人家日理万机，怎么会到我们延津来？她是来视察，还是来考察？是专门来与民同乐，或是顺便路过？是泛泛看一看，或是专门来研究一个问题？是坐轿或是骑马？是吃鸡或是吃鸭？

夜里一村人没睡。当然，这不是一村人的问题，一村解决不了；也不是一县的问题，县里解决不了。最近我有幸见到一位有知有识又自认为长得很漂亮的女人，一直到四十五岁，还在独身；有许多好事者船载以入，替人家着急，背后总议论人家。最后大家取得这样的共识：这个问题，决不是一个部一个省所能解决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中国所能解决的问题，必须报告联合国新当选的秘书长加利，让加利在常任理事国之间想想办法。告诉德奎利亚尔都不行，必须加利。太后在我们延津人的印象中，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绑着两个冲天辫，打着胭脂，每天吃柿饼、红烧肉和口香糖，不敢想象她也会每天蹲在屎坑上撒尿，拉又臭又硬的屎，每月换一次月经条等等。刽子手袁哨不识趣，这时以一个有别于我们的知情者告诉我们，其实太后也没什么，据他们官府内部相传，无非是一个满脸核桃皮的老太太。袁说过这话，差点被我们打死。白蚂蚁这时很激动，在打谷场背着手走来走去，要以一个村长的身份，对这突然而至的国家大事，做出一个决断。从上午走到下午，他决断了，让通讯员白石头挨门挨户通知：各家洒扫庭院，迎接太后的到来；每家再制一面大清王朝的国旗，挂在门前。大家还没来得及洒扫庭院，他又让通讯员挨门挨户通知：洒扫庭院之前，先开一个村民大会，让大家民主发言，看除了洒扫庭院之

外，还有什么没有想到的地方。这个会开起来就长了，从太阳落山开到鸡叫三遍，男人们抽烟抽得屋里像着了大火。除了洒扫庭院，别的还有什么呢？无非是再扫扫灶台和茅坑，教育教育各家的猫狗，疏导疏导院中的蚂蚁，将麻雀轰走，将燕子留下；将蝉轰走，将蚂蚱留下；等等。白蚂蚁又问：

“还有什么？”

是呀，还有什么？白蚂蚁又让大家无记名投票，看是否还能投出些什么别的。这时大家对白蚂蚁起了腻歪，怪太后无眼，选这么一个人当大家的村长。白蚂蚁倒是好人，对人温和、民主，但也絮叨、啰唆，给大家添的麻烦，还不如别人当村长。过去的头目如猪蛋、孬舅等人，虽然独裁垄断，以权谋私，但遇事该杀杀，该打打，行事也痛快。我们宁肯痛快，也不愿自找麻烦。一直到鸡叫三遍，白蚂蚁问：“没有什么了？”才让大家回去洒扫庭除。三天，洒扫庭除完。白蚂蚁很高兴，说他到别的村子转了转，数咱们村干净；有的村还不知道太后要驾到呢。又感谢袁哨给他带来信息，发给他二升芝麻。怪六指说话不清，罚他为白蚂蚁一家免费白刮一回青头。这时县官带一班衙役到了村里。白蚂蚁扬扬得意，顶着新剃的青头，料想本村已洒扫庭除，弄得干干净净，必受县官赏识，年底可以评个精神文明村。谁知县官一见街上扫得干干净净，各家灶台、茅房没了苍蝇，当时大怒，扬手打了白蚂蚁一巴掌：

“×你妈白蚂蚁，早就看你不是好人，你说，谁让你洒扫庭除的？谁让你鼓捣灶上和茅房的？”

白蚂蚁忙趴到地上磕头：

“大人，我鼓捣弄错了吗？”

县官：

“错倒不一定错，但得有个先来后到。太后还没到，你就知道巴结太后了？你要巴结太后，先来巴结我不迟。我问你，全县还没布置打扫，你这里怎么先打扫了？你扫得干净，显得全县很脏，让太后看到了，不是给我办难看？你这是何居心？”

白蚂蚁倒没想到这一层，当时汗就下来了。看到白蚂蚁挨打，我们都很高兴，曹成在一旁一边剔牙一边说，到底是刚步入政界，对政界的弯弯道道弄不清，他挨县官的打，就不奇怪了。县官说：

“你怎么给我弄干净的，再怎么给我弄脏，等全县发了号令，再统一打扫！”

白蚂蚁忙伏到地上说：

“嘘！”

县官走了，白蚂蚁捂着发肿的脸，又开大会，让大家讨论，出谋划策，无记名投票，看怎么把街道、厕所、厨房再弄脏，恢复原样。这时大家作了难，街道、厕所、厨房弄脏倒没问题，既然干净都弄了，脏还不好弄？放出些腌臜娘儿们和小孩，加上些猪、狗、羊之类，几天下来，也就脏了；难就难在弄卫生时曾打死过一部分老鼠、苍蝇和臭虫，既然已经打死了，现在再恢复它们的脏、乱原样，如何恢复？动物既然死了，如何再还生？大家比较为难。这时貌不惊人的六指给大家出了一个主意。六指本来是不会说话的，像个吞热薯的狗，但因最后有无记名投票一项，所以他把主意写到了票根上。上边大体写道，动物死不能复生，但我们可以去到邻村借一些，以解暂时恢复脏、乱、差的燃眉之急；待危机过去，借来的老鼠、苍蝇、蚊子也下出小崽，我们可以把人家的爹娘还给人家，我们留下小的，这叫“借胎怀孕”。当然，借的时候，要注意男女搭配，否则“借胎怀孕”就成了一句空话。大家听白蚂蚁读了这张选票，都茅塞顿开，纷纷说：

“借胎怀孕好，借胎怀孕好！”

白蚂蚁也喜笑颜开，说别看六指不会说话，原来把聪明留到了肚子里。接着用白巴掌拍了六指脖子。六指“嘿嘿”一笑，很不好意思。接着白蚂蚁便发动大家，纷纷到外村投亲戚找朋友，找姑、舅、姨、姥爷，借老鼠、苍蝇和蚊子。

几天之后，村里恢复成了原来模样。到处是牛粪、猪粪、羊粪、人粪尿、稻草、麦秸、痰、屁、老鼠、苍蝇、蚊子、蝙蝠、猫头鹰……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几天之后，县官下令，重新开始洒扫庭除。我们又重新开始洒扫庭除，消灭被我们借来的东西。弄得新来的所有的老鼠、苍蝇、蚊子都不满意：

“既然要消灭我们，还借我们干什么？是何居心？有没有一点人味儿？”

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二

县官正在跟他爹闹矛盾。

我们的县官叫韩贯。细眯眼，尖嘴。韩的爹爹当年是个推车卖驴肉的，省吃俭用，供韩上学。驴血与书本之间，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后韩考上大学，中举，放了县官，韩的爹爹也放下驴肉车，来跟儿子做官。所以我们延津是两个县官：一个是韩，一个是韩的爹爹。韩瘦，他爹胖；韩穿制服，他爹是宽大的白裤腰，从这边掩到那边；韩抽“万宝路”，他爹抽关东莫合烟。韩在办公批文件，他爹跷腿在旁边磕烟袋；韩坐堂审案，他爹躲在后堂旁听。韩吃鸡，他爹吃鸭；韩偷枣，他爹偷瓜。我们拥戴韩，讨厌韩之爹；一想到投案申诉，后堂还有个糟老头子在旁听，心里就不自在。你不就是个卖驴肉的吗？最后弄得韩心里也不痛快，怪他爹管得太多。因为别人想起他爹是个卖驴肉的，就会想起他是卖驴肉的孩子。最令县官难堪的，还不是他爹的旁听和插手，而是他爹有时步出官衙，叼着大烟袋，来到街头小商小贩卖鸡卖肉者中间，与这些昔日的战友和同行，大谈“我儿如何如何……”及他儿小时的趣事和羞事。爹脸上有了光彩，儿脸上却甚挂不住。有时按捺不住，在各种会议上便对爹旁敲侧击，说该放手了，孩子长大了，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代人乱发言，甚至说到该清君侧了等等。当然，这所有一切，都是人家官府内部事务，用不着我们来操淡心；问题是牵涉到官府事务，我们不操淡心或别的心都可以，但这些事务往往会反过来影响我们。譬如，韩对爹的管事感到不痛快，就往往会将这种不痛快转嫁发泄到我们头上。据说上一次我村洒扫庭除的两次反复，村长白蚂蚁挨了一巴掌，就因为韩刚刚在县衙与爹闹了一次不愉快。人一做了官，就不是一般人；他爹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爹”；这时他与爹闹矛盾，就不再是他和他爹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问题。这次县官与他爹闹矛盾，是因为慈禧太后要来。太后要来，大家都很兴奋，这一点大家是相同的；但太后来牵涉到一个迎接、招待的问题，县官与他爹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分歧。迎接太后要先打扫卫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一点韩与韩爹没分歧；分歧在于卫生都打扫些什么，两人意见不一致。韩的意见，所有杂草脏土，牛粪马粪，苍蝇、臭虫、蚊子、老鼠，延伸到社会渣滓，都在打扫之列；也借太后到来的东风将延津弄成一个干干净净的延津。打扫别的一切韩爹都没有意见，唯独在打不打扫蚊子的问题上，韩爹犯了脾气和忌讳。因为在大家和韩看起来，蚊子是害虫；但在韩爹看起来，蚊子非但不是害虫，还是益虫，是人类的朋友，哼出的声音，美妙如一首歌。韩说，蚊子咬人，不打蚊子，太后到了，咬着太后谁负责？韩爹却说，我长了这么大，活了六十多岁，蚊子怎么不咬我？韩鼓着嘴唇不语。因为蚊子确实从来不咬韩爹。也许韩爹打小杀驴、煮驴、卖驴肉、吃驴下水，身上血液中已有一半是驴，性也是驴性，所以蚊子只从他身边过，哼着唱歌，从来不咬他。可令我不解的是，成品的驴，蚊也咬呀，怎么倒不咬半成品的韩爹呢？所以韩爹特别喜欢夏天，因为一到夏天可以免费听歌。一到秋天，秋风凉了，韩爹像蚊子一样感到悲哀，朋友就要离去了。现在朋友本不该离去，儿子却要发动全民消灭它，不是忤逆不孝吗？说蚊子咬慈禧太后，太后无到，怎知蚊子会咬她？既然说吃驴肉者蚊子可以不咬，太后在宫中，难道吃不到驴肉吗？弄得韩也无话说。最后刽子手袁哨将县官韩拉到一旁，给韩献计，说关于蚊子的问题，可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三国的事），明着告诉老百姓不许消灭蚊子，将布告贴在街上，消息登在县报上，暗中再发一个县衙内部红头文件，告诉各级官员督促民众，务必消灭蚊子。这样既可以让老太爷高兴，又消灭了蚊子，为迎接太后做了准备。韩大喜，当场奖袁一个冰糖葫芦，并拖着长声音问：

“小袁，工作怎么样啊？”

喜得袁哨也屁颠屁颠的。

蚊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接着还有一个太后驾到后，给太后接风的宴席上，谁陪太后吃饭的问题。县官的意思，太后是官差，陪同者得有官位才可；官位低者，如袁哨之流，也不得到跟前。而韩爹意见，是让太后与民同乐，陪客可以有些老百姓。并举出美国总统到一些国家访问，举行答谢宴会时，还自行邀请一些该国的民间人士为例证。韩爹坚持要太后与民同乐，是包藏私心，想借此将他的一些老朋友老战友街上推车的卖肉的杀驴的杀狗的也拉到陪同之中，借此显示自己的威风。这一点韩没有退让，说官府要有官府的规矩，不能因为某些人就可以擅自改变。韩爹便在街中撒泼打滚。韩审案时，他扰乱公堂；韩退席回家，他堵门不让韩进；韩吃饭，他往韩碗里吐唾沫。弄得韩进退为难，十分头疼，只好下去视察，先让大家打扫卫生，做迎接太后的准备。因憋着一肚子火，视察到我们村，就无故打了村长白蚂蚁一巴掌，怪他在没有批准之前，就擅自洒扫庭除，先他在太后面前邀功。于是我们就有了重新返工，重新弄脏弄乱弄差，再在韩的统一号令下，统一洒扫庭除……

上上下下在矛盾上折腾数日，太后终于驾到了。太后一驾到，我们才明白我们数日折腾是白折腾了。因为太后并不是那种到处牛×、作威作福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女性。譬如，街道打扫没打扫，她不是太在意；住在宾馆里，床单干净与否，之前这房间住的是男是女，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无艾滋病，及抽水马桶消毒彻底不彻底，浴盆擦得干净不干净，都没太在意；也没有让全城戒严；也没有把宾馆的其他住客赶得一个不剩；吃饭时候，是什么人陪同，开了多少桌；包括韩爹果真把许多拉车卖肉、引车卖浆者之流都拉了进来，席间不断有人咳嗽、呕吐、放屁、打哈欠、口出秽语和狂言，太后只是微

微一笑，不太在意。这使我们明白了，官做得越大的人，越是温和；只有小官小吏，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人，才故作牛×，需要抖威风镇唬我们。只是太后有一点使我们很难过，她老人家已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个黄花少女，而像一个生了几个孩子的老娘儿们；脸上果如刽子手袁哨所说，已有了个别核桃皮。也没有绑两个冲天辫，而是在后脑勺绾了一个老鸹尾巴样的发髻。太后的随从，自然是大名鼎鼎的小安子。常听太后喊：小安子，拿个酸枣；小安子，拿个柿饼等等。我们把悬着的心放下了，觉得太后真是可亲可爱，有这样温和的女性做我们的皇上，真是我辈之大恩大德。据小安子说，太后自在延津住下，就有些拉肚子，但老人家并不声张，也不要许多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治疗组。至于在太后到来之前，我们将苍蝇、老鼠、蚊子、臭虫四害全部消灭了（没敢让韩爹知道。怎么一个韩爹，还没有太后懂事呢），太后也没太在意。说消灭就消灭了，不消灭我也不会说大家；有蚊子我可以挂蚊帐，有老鼠可以下药引子或是下夹子，有臭虫还有小安子可以给我捉，只是不要劳民伤财才是。县官韩跪到地上，磕着头，感激得鼻涕眼泪的。这时太后又说，只是我来时的路上，两边大田里正是麦苗拔节时候，田里怎么到处飞的是黑压压的一片呀？韩忙答：“启禀太后，那是斑鸠。但这斑鸠不是那斑鸠，不是大斑鸠，而是一种类似花大姐或七星瓢虫大小的黑虫，会飞，以吃禾苗为生，但对麦子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太后不高兴了，说：“你说不影响，我说影响，叶子都吃了，怎么会不影响？你说，到底影响不影响？”韩忙磕头：“影响影响。”太后又说：“怎么到处捉蚊子苍蝇，不捉这玩意儿？”岂不知本太后并不十分厌恶蚊子苍蝇，倒是对这玩意儿，有一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反感！韩忙擦着汗说：“怪下官大意，我赶紧去布置人捕捉。”太后：“你县有多少人？”韩说：“二十多万。”太后震怒：“都给我派上，立即捉斑鸠，我要亲自督阵！”韩忙甩袖子：“嘘！”就下去动员组织人捉斑鸠。

第二天，全县二十多万人，大人小孩娘儿们，开始全部出动，去到大田麦苗里捉斑鸠。这时有好多人埋怨县官韩事先没预料到，现在让大家跟着吃苦；也有埋怨韩爹的，说都是这老杂毛闹的，闹得韩心烦意乱，忘了这茬儿，让太后怪罪；当然，也有心怀叵测幸灾乐祸的。县官韩站在田头上，擦着头上的汗，大声喊着，指挥人们捕捉。我、孬舅、猪蛋、曹成、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白蚂蚁、白石头诸人，也在队列中。一到捕捉这褐色的七星瓢虫大小的斑鸠，我立即回到了我的童年时期，想起了我的小弟。那一年我小弟也就五六岁的样子，个子没有现在高，也没有现在胖，眼睛大大的，不像现在长小了。傍晚，当我从塔铺镇上背着书包、馍兜放学归来，就看到我的小弟穿着一个黑棉袄，空着一只袖子，一甩一甩，倒腾着小腿在麦田里跑着捕捉飞舞的斑鸠。捉到一个，装在他手中的小玻璃瓶里。何时装满了，拿回家让俺姥娘喂鸡。我活了三十四岁，美好的图画，没有在脑子中留下几幅，这是不多几幅中常常想起的一个。我在一年的年末，一天夜里，做过这样一个梦，梦见我的小弟让大水给淹死了。狂风把树拔起了，水印子到了岸上树的半腰。似乎还见到了小弟的尸体，鼓鼓胀胀的，摆在那里，许多人围着。我是个轻易不哭的人，这时在大街上人群中走，张着大嘴傻哭，哭得那么忘情、痛快、淋漓尽致。我不能失去我的小弟。所以太后让我们捕捉斑鸠，虽然有许多人埋怨，但这斑鸠使我想起了美丽的图画，我虽然看到孬舅、猪蛋、曹成等人面有愠色，但我心里仍很感激太后。何况在捕捉斑鸠的第二天上午，八九点钟吧，大家正在捕捉，突然山摇地动，大家呼声震天，都扔下手中的斑鸠和瓶子（有些瓶中的不自觉的斑鸠趁机又逃出去，一窝蜂地飞了一天），山呼“万岁”。原来太后来到我们中间，果真要与我们共同捕捉斑鸠。大家挤上前看太后。许多人把鞋都挤丢了。挤半天回来，纷纷相互问：看到了吗？大家都说自己看到了。不过二十多万人一齐挤，怎么会都看到呢？好在从上午挤到下午，大家一批一批的，总算都看到了。待孬舅、猪蛋、曹成我们这拨挤上去看到，又都愣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太后，怎么太后像六指曾经谈过的对象柿饼脸姑娘呢？当然首先发觉的还是六指。六指回来就又疯癫了，本来狗吞热薯，是说不出话的，现在竟又说出了，来来回回地说：

“怎么这么像，怎么这么像，怎么这么像柿饼脸？”

大家也觉像。但像也不行，孬舅上去捆了六指一巴掌：

“×你个妈，你罪该万死，你怎么敢说太后像你对象？”

白蚂蚁眼珠骨碌骨碌转，接着就使了坏，一转身不见了。他将这反革命语言，背后报告了县官韩。韩一听蒙了，扬手打了白蚂蚁一巴掌：

“你妈个×，你胆大包天，你怎么敢说，太后像你对象？白石头他妈我见过，是什么样的混账娘儿们，敢与太后比！”

白蚂蚁捂着脸分辩：

“太爷，你弄错了，污辱太后的不是我，是六指那小子！”

县官韩这才明白。但立即说：

“什么弄错，六指污骂太后，你也有责任！他不是你手下的村民？平时你怎么管教的？来呀！”

袁哨等人立即答：

“在！”

韩：

“将六指、白蚂蚁给拘了！”

立即，袁哨带衙役将大喊冤枉的六指和大喊冤枉的白蚂蚁给拘了，戴了手铐、趾铐和大枷。韩自知此案干系重大，不敢自专，便将六指、白蚂蚁牵了，牵到田埂边。太后正站在田埂上，看满天飞舞的斑鸠。县官韩上前一步跪下：

“太后，出了一件大事，小的不敢自专，特来报告太后！”

太后扭过脸：

“什么事？”

韩：

“有两个刁民，在背后辱骂太后！”

太后：

“辱骂什么？”

韩：

“小的不敢说。”

太后：

“但说无妨。”

韩：

“这小子说，您像他谈过的一个柿饼脸对象！”

太后还没说话，小安子在一旁就火了，尖着嗓子说：

“大胆刁民，敢与太后谈对象。来呀！”

一班军士、衙役、刽子手答应：

“在！”

小安子：

“推到那边红薯地里砍了！”

一群太后的身边人，加上本乡本土的刽子手袁哨，如狼似虎扑向六指和白蚂蚁。六指当时吓昏了，白蚂蚁吓得屙了一裤。袁哨已将鬼头大砍刀拔了出来。这时太后微微一笑说：

“刀下留人！”

刽子手们忙又停下，将六指和白蚂蚁拖到太后跟前。六指昏迷，现用水泼醒；白蚂蚁一身臭，就让他离太后远些，且站在下风。六指醒来，直用手摸自己的颈子。太后问：

“叫什么名字？”

六指哆哆嗦嗦，半天说不出话。还是曹成早年当过丞相，见过世面，这时上前一步跪下说：

“请太后息怒，六指一经吓，就像吞了热薯的狗，有话说不出！”

太后一笑：

“明白了。那留下他自己，其他人仍捉斑鸠去吧。”

于是，六指被留下，其他二十多万人，又开始狂奔着在麦田里捉飞舞的斑鸠。屙了一裤的白蚂蚁，也被放了。放了以后，失魂落魄，一身臭气，也随着众人乱跑捉斑鸠。可斑鸠嗅到他的臭气，哪里到他身边来？半天一个斑鸠无捉住，原来捉到瓶中的斑鸠又全飞跑了，于是拿着空瓶子急得直哭。这时猪蛋问他：

“下次还使坏不使坏了？告密不告密了？”

白蚂蚁哭着脸说：

“再不使坏，再不告密了。”

还是瞎鹿心善，嘱咐白石头，让他拉他爹到附近一个阴沟里去脱裤子擦屎洗屁股。擦完屎，洗完屁股，又上来捉，白蚂蚁才捉到两个。

这边太后将六指留下，让他抬起头来，抬头观看，然后问他的名字、多大了、民族、籍贯等。太后与六指脸对脸，一直笑吟吟的。看太后这个态度，像村头卖饭用围裙擦手的和蔼大嫂，六指的紧张情绪逐渐缓解，胆子开始大起来，嘴里能答话，渐渐不再磕绊。说六指老实，这时六指又不老实了；老实人不老实起来，往往更厉害更实际目标更宏大也更直接。他端详着太后，看太后的脸、眼、眉毛、鼻子、嘴唇、耳朵、耳朵上的钻石耳坠，看着看着，又犯了迷糊：怎么越看越像柿饼脸姑娘呢？从明到清，也几百年了，柿饼脸姑娘虽然久违，但柿饼脸姑娘是六指第一次动心思的姑娘，也是最后一个，所以心中不可谓记得不牢，没有一天不腾出工夫思念。柿饼脸，细眉毛，眯眼，大嘴，尖鼻头，小耳朵如猫，大脑门如驴，音容笑貌，举手投足，这不是心中的恋人柿饼脸是什么？多年思念，聚到如今，现在你怎么成了太后了呢？当时让你随我迁徙到延津，你爹不让你来，把你嫁给一个屎壳郎财主，路上我才寸断肝肠，百经周折，风雪迷漫；现在你到延津来，怎么又成了太后呢？太后见他在那里犯迷糊，也不怪他，反让六指叙述他过去在潞、泽两州老家的往事，与一个叫柿饼脸姑娘恋情的前前后后与恩恩怨怨。一听太后让叙述与柿饼脸的往事，六指情结大发，因为几百年来，有谁哪怕是一个普通人，能去关心一个剃头匠六指的往事呢？历史风云翻转，个人的情感往往被一抹而过，像地上被人踏车碾的稀泥，除了忘却，没有纪念。现在堂堂一国之君女王太后让他讲，她听，六指怎能不激动呢？于是没头没绪，满嘴唾沫星子地讲了起来，讲与柿饼脸姑娘如何第一次在剃头挑子热水锅前相见，如何一见钟情，如何眉来眼去，之后如何在麦秸垛谷草垛私会，最后朱和尚迁徙，柿饼脸她爹如何杂毛，如何大槐树下生离死别；迁徙途中，如何思念，如何在天地冥晦中拉动黄河，如何回去寻找柿饼脸，柿饼脸又如何嫁人；几百年又如何朝思暮想……不一而足，不能备述。讲着讲着，太后开始泪流满面，没等六指讲完，便一头扑到六指怀里（把小安子、县官韩诸人吓了一跳），大叫：

“六指哥，苦了你了！”

六指这时才明白，眼前的太后，果真是几百年前的柿饼脸姑娘，所以她才刀下留人，听他叙说详情。什么太后，是自己的恋人，于是也像当年在稻草垛旁一样，也伸手搂住了太后的头：

“柿妹子，想死我了，这不是在梦里吧？”

接着小安子、县官韩诸人纷纷后退，腾出麦田中一席地方，供太后与六指叙说旧情。六指说分别后的种种事情，到延津的种种苦难；太后说天转地转，生死轮换，怎么从一个乡下小丫头到小官宦之家，又怎么入的满族籍，又怎么入选进宫，怎么奋斗成了皇上的宠物，怎么生儿育女，怎么宫廷险恶，怎么历经风险，怎么成了太后，吃的苦一点不比六指少；倒使六指觉得自己历经的苦难和思念轻如尘埃，不值一提。太后又说，她也长年累月，在世界上牵挂一个人，就是那个可爱的剃头匠六指。又让六指拿他第六个多余的指头给她，搁在掌中看了半天，

点头说：“是六指，是六指！”

接着泪又下来了。

接着又叙话。

六指：

“现在在宫中怎么样？”

太后用手拈着衣襟说：

“还能怎么样，不就那么回事。宫里的日子，没有一天是省心的。待在宫里，就常想过去的平常百姓日子；可一过平常百姓日子，就又想宫里伺候得如何舒服。”

六指：

“宫里怎么个舒服法？”

太后扭捏地笑了：

“怎么说呢，这么说吧，拉屎时，还有人给你搔痒。”

六指点点头，半晌不语，又问：

“这次怎么到延津来了？”

太后眨了六指一眼：

“还不是为了你。”

六指大吃一惊，用手指着自己：

“为了我，为了一个六指，就可以兴师动众到延津？”

太后：

“这是从西边回北京，路过。我让待了一下。”

六指噘嘴：

“我想也不会专门为了我。”

太后指着他：

“看，小心眼儿了吧？”

两人都笑了。

六指又问：

“怎么一到延津，别的不干，就让人赶斑鸠？”

太后噘着小嘴不高兴了：

“你还说没有忘了我，连斑鸠都忘了？”

接着就委屈地“嘤嘤”想哭。

六指赶忙想。突然一拍脑门，想起一件事。即他与柿饼脸姑娘在潞、泽两州谈对象时，那年春夏之交，地里是青嫩的麦苗，两人躺在麦稞里谈恋爱。谈着谈着，翻来覆去，发现空中飞舞的斑鸠。两人便爬起来，跑着捉斑鸠，你捉一个，塞到我怀里；我捉一个，塞到你怀里；相互嬉闹、追逐，不时扑倒在一起，像电影中的常见镜头一样令人难忘。原来几百年之后，身为太后的柿饼脸姑娘，那个柿妹，还没忘记当年与六指哥追麦苗中斑鸠的把戏。现在六指想起来了，马上就很感动，一把抱住还在委屈的太后：

“柿妹！”

两人又哭到了一起。这时太后说：

“六指哥，当年是我不懂事，没跟你迁徙，别怪我。”

六指忙说：

“柿妹说到哪里去了。只要你还记着斑鸠，我六指再打几百年光棍也无怨。”

太后点点头，用衣袖擦自己脸上和六指脸上的泪，说：

“咱们看捉斑鸠吧！”

两人站在那里，看二十万人捉斑鸠的壮观景象。二十万人一人持一明晃晃玻璃瓶，随飞舞的斑鸠四处奔走呼叫，在一片血红的夕阳下，犹如一个长幅奔走呼号图。这时六指有些可惜人力物力，对太后建议道：

“柿妹惦着斑鸠，惦着就是了；就是要捉，咱们俩捉捉就够了，何必动用这么多人？”

这时太后叹息：

“现在你妹和当年不一样了。自成了太后，走哪一步路能是个人的？任何事，包括个人私事，你换一个卫生巾，一闹动静就大了！”

六指往后退两步，盯着太后看，这时头脑有些清醒，明白了现在已不同于当年，柿妹已不是当年的柿妹，他与柿妹之间，已有很大的鸿沟了。这时太后说：

“六指哥，这次既然相见，咱们不要分离，我那冤家也死了几十年了，你跟我回宫中吧！”

六指一阵慌乱：

“你让我去当皇上吗？我可不会当皇上。”

太后：

“不是让你当皇上，你不是满族，怎么能当皇上，你跟我走，只能当个太监，但也不离我身边。”

六指一愣：

“那玩意儿也要割去吗？”

太后：

“要割去，宫中的规矩。”

六指瞪了太后一眼：

“那还有什么意思？”

太后想了想，也叹息一声，又说：

“不去也罢。我在延津要待三天，那你跟我回县衙，好好将息三天吧！”

于是，这天捕捉斑鸠结束，夜幕降临，在田野上杂乱无章、东奔西走的二十万火把映照下，六指——我们的乡亲，随太后回了县衙。以后几千年中，这在延津传为美谈。当年太后如何不忘旧交，千里寻夫，寻找一个剃头匠，又在田野大捉斑鸠，灯光火把，泪光闪闪。到了三〇五八年，一位爪哇国作家用此故事写了一本书，叫作《斑鸠时期的爱情》，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一千三百万第纳尔。这位爪哇国作家很有良心，将奖金的一半，分于延津县办教育，因此又落下一个三十一世纪活雷锋的称号。

三

太后在延津共住三天。第一天是捉斑鸠，与民同乐，并将六指带回了县衙。第二天五更外面各种马匹开始不断向延津跑，向太后禀告各种国家大事，上各种帖子。这时太后就无法出县衙一步了。捉斑鸠也因此停止了。随太后进衙的六指，还想第二天重温旧梦，仍跟太后去捉斑鸠，并想出许多好主意，想与太后一起重演当年在潞、泽两州麦稞里捉斑鸠的镜头，并对太后说："他们捉他们的，咱俩捉咱俩的。"太后微笑着点头。但第二天鸡叫，各种马匹、宫中的太监开始出出进进，小安子唤起太后，太后登堂处理各种大事，捉斑鸠事宜，就无形中暂停了。二十多万延津人，第二天五更起床，聚集到麦田四周，一直等到日上三竿，迟迟不见太后到来，也只好在田头蹲着继续等，吸旱烟，奶孩子，替太后着急。县官韩也在县衙外着急，搓着手说："到底还捉不捉了？"托人走后门去打问六指，六指也着急，说："是呀，还捉不捉了？你们急，我不急吗？"但太后一脸严肃，坐在大堂上。六指发觉她已不是昨日的柿妹，也不敢上前去问。大家发觉，案后的太后，这时就真成太后了。太后为什么到延津来？我当时年幼无知，只知道稀里糊涂跟着别人看热闹，真以为老人家是来捉斑鸠；后来长大成人，通过在北京白石桥北京图书馆寻找故人，才知道太后此次到延津来，并非易事。原来老人家正处在风雨飘摇、四面危机之中。大清王朝末期，这时世界上的人，全没了人心。太后，柿妹，一个妇道人家，统治一个中国，容易吗？但内忧外患，有许多人与她为难。外边有老毛子，八国联军；内有土毛子，太平天国；身边有小皇上与她拌嘴，要维新、绝食等等。老人家已经心身交瘁了。待各种事处理得稍有眉目，老人家要散散心，便出外西南巡。从西安返京，路过延津，想起一个六指，便停车捉斑鸠。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忙中偷闲会一下过去的情人，这在古今中外历届领袖中，是有先例的。无非地点不同。太后就选择了延津。但没想到太后一离京，使那里的各种沉滓泛起，老毛子、土毛子、皇上，又不约而同地想闹事。于是各种马匹、帖子便到了我的故乡。太后坐在案后，一边批改文件，下懿旨，一边暗自伤心：我才捉了一天斑鸠，你们就不让我捉了？于是心情郁闷，闷闷不乐，文件也不批改了，坐在案前发呆。这时县官韩的老太爷不识趣，以为太后还是昨天的太后，还要与民同乐，也是一片好心，见太后在那里闲坐发呆，便以为太后无可散心处，斑鸠捉厌了，想不出好玩儿的新花招，便自作聪明，擅自做主，约了几个卖驴肉的老伙计，一路闯进衙来，要与太后叉麻将玩儿。一来与太后散心，二来也在老弟兄面前显显威风，三来让儿子县官韩看看，自己在太后面前，比他还要自如有能耐呢。于是几个反穿皮袄、浑身腥臭的卖驴肉者，在韩爹率领下，大摇大摆到了太后面前。为了打破冷场，韩爹还开了一个玩笑，说：大妹子，坐那想谁呢？咱兄妹几个一块叉叉麻将吧。便将一小布袋里的油脂麻花的麻将，倾到了太后的各种红头文件上。太后正在那里发闷，见闯进几个不明不白的粗人，吓了一跳，太后这时以为自己是坐在北京的金銮殿上，见人闯宫，不明不白把一堆炸药样的小方块子倾到她面前，以为是老毛子或太平天国、小皇上或康梁派来的刺客，要发生一起政治谋杀案，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接着在地上打滚，滚到屏风之后，尖着声音叫：

"有贼，有刺客！小安子！"

小安子：

"在！"

太后：

"推出午门斩首！"

小安子：

"嗻！"

韩爹几个人便被懵懵懂懂地拉了下去斩首。直到斩首，老哥几个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令刽子手袁哨为难的是，太后说要推出午门，延津哪里有午门呢？于是赶紧让人建造午门；土午门建好（这座土午门现在仍保存着，成为延津一个古迹），才将韩爹等人斩首示众。韩爹一被杀，全县人大惊，这才见识了太后。与民同乐捉斑鸠的是太后，斩韩爹首如拔一根鸡毛的也是太后。县官韩便忙哭着去办爹的后事。一边哭，一边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从此县里县官就剩了一个，再没有人在上边指手画脚。自己如将爹杀了，是个千古罪人；太后杀了，就如同办筵席之前要杀一只鸡。既借了太后的手，又除了自己的心头之患，县官韩又有些感激太后。所以当天晚上陪太后吃饭时，太后问：

"韩，杀了你爹，心里是否难过？"

韩心悦诚服地拜倒地下：

"太后，您替延津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哩！"

太后“哼”了一声，又冰冷起脸。接着与小安子等身边人谈起了北京的麻烦，把县官韩与六指晾在了一边。一直到晚饭结束，而且不到晚饭结束，太后吃完她的那份面条，没像往常一样和颜悦色地等着众人，而是吃完自己的就不管别人的，站起就走。像现在的某些名人一样。名人一走，立即给桌上的其他食客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他在时，大家说各种不同的话，其实都是为了给他听；他一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就是故意做出不在乎人家，故意说一些扯淡的话，也显得做作和毫无趣味，更衬出大家的尴尬。名人、太后吃完自己那份就走，桌上其他吃饭的，都沉闷下来，不知所措。六指连筷子都拿不好了，“哐啷”一声，掉到地上。又偷偷捡起来，用自己的衣袖去擦。这时大家明白，太后真的端起了太后的架子。你既然现在端架子，何必昨天与民同乐呢？与民同乐是一个样子，现在又是一个样子，让我们以哪个样子为准呢？让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去适应你的哪一个样子呢？太后一端架子，麻烦就大了。小安子也端起架子，说了延津一大堆不是，街道脏了，宾馆抽水马桶滴水了，昨夜睡觉，见到苍蝇、蚊子、臭虫了，床单上有不明不白的渍印了，空调声音太响了，音响也有些变调了，给随行人员没安排套房而只安排标准间了，等等，等等。如此粗心大意，让太后如何安歇？是对太后不满呢，还是故意怠慢太后呢？吓得县官韩趴到地上，大汗淋漓。昨天你们说不在乎苍蝇、臭虫、蚊子和老鼠，只是捉捉斑鸠，现在怎么又在乎了？于是赶紧将等候在田间地头的二十多万捉斑鸠的人，又拉到县城进行大扫除，消灭余下的苍蝇、臭虫、蚊子和老鼠，收拾宾馆的厕所和马桶。二十多万人在县城打起火把，把个县城照得如同白昼。被杀的几个卖驴肉者的婆娘，这时看着都心疼，如我的老汉不死，县城聚集了这么多人，将驴肉车推出去，一下能做多少生意？大家见太后发怒，个个不安，害怕大家再做出什么对不住太后的事，便纷纷向我、孬舅、猪蛋、曹成、瞎鹿、沈姓小寡妇送礼，说我们和六指是老朋友，六指现在是太后的情人，让我们走走六指的门子，看太后到底要干什么。谁知这时的六指也不是昨天的六指。昨天在麦田里，六指表现还是不错的。面对着和蔼、亲切、泪涟涟的柿妹，像吞了热薯一样的六指，竟也与太后言语对答，配合默契，共同重温了一次几百年前的旧梦。不是不言语，不是不说话，是没有到时候；到了时候，哑巴会开口，铁树会开花。六指被太后带到县衙，躺在宾馆的席梦思床上，耳朵听着立体音响播放的流行音乐，望着满天星的橘黄色吸顶灯，六指一下不知身在何处，于是浮想联翩，彻夜不眠。想着想着，泪水又打湿了枕巾。这次感动不是为了与柿妹重聚，而是自己竟又会开口说话，语言排列大致不差，如山口中汩汩的泉水一样，竟从山上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流了下来，没有为这次百年不遇的重逢丢脸。自己为自己的表现感动，流下泪来。但感动一夜，第二天早上去餐厅吃饭，却发现昨日原来是一场梦，昨日永远不见了。昨日温柔的柿妹，今日变成了冰冷的太后。说话、吃饭、举手、投足，似乎变了一个人。见了六指，也只是礼貌性地点一下头，完全失去了昨日的柔情、怀旧与亲热。六指本来攒了一肚子话，准备放到今天再仔细说；本来有一肚子计划，准备今天再施行：重新捉斑鸠，与太后在麦稞里嬉闹；现在气氛一变，人一变，骤然变化的气氛如骤然变化的天，昨日还是红日高照、暖洋洋，今天突然来了西伯利亚寒流，刮起了阴冷的西北风，有几个人会不感冒？六指的一肚子话，一肚子热情，一下子给憋了回去。正像两人正过好事，突然“砰砰”地敲门，一切给憋了回去，那个难受；六指又成了吞了热薯说不出话的狗，着急得在地上干转。就像憋回去的男女对敲门者的仇恨一样，六指也对太后气恨恨的。既然现在冰冷，何必昨日温柔；既然现在成了太后，何必还提当初斑鸠？既有昨日，既有斑鸠，又何必今日这样？想着想着，气恨的泪顺颊流了下来。但越是气恨，越是说不出话，只是在吃过早饭以后，在批改奏章的太后旁边如被剁了尾巴的狗一样，匆匆来回地走。这时众人托我们去走六指的门子，去问太后的事情，六指连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众人？所以众人这人情是白托了，礼是白送了。我、孬舅、猪蛋、曹成诸人，这礼是白收了。不过最后大家还是推举我溜进县衙去找六指一趟，将事情向六指说一说，也不至于白辜负大家的委托。于是我趁着夜色，溜进县衙，找到六指，叫声“六指叔”，拉他的衣襟。六指一见我，如同见到了亲人，泪唰唰地就下来了。我将众人委托给他说了，说时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六指这时倒很英勇，憋了半天，憋得脸通红，发出、憋出一段话：

“妈拉个×，丫挺的，一天没理我，一天没跟我说一句话。刚才晚上吃饭，吃完没打招呼，就径直走了。我正要问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六指脾气上来，就果真去衙后宾馆五〇二套房找太后。太后这时正抱着脑袋、倚在被垛上犯愁，身边扔了一大摞折子。这些折子中个个不是好消息，都是洋人、老毛子、土毛子、皇上捣蛋的事；其中最近递上的一个最可恶，上面说，太平天国几个小子，知道太后在延津，要率兵包围延津了。想用突袭的办法活捉太后，演一场《西厢记》，将太后像莺莺一样困在普救寺中。他们想当孙飞虎。正在这时，六指没眼没色，满脸怒气地进来了。进来在屋当中一站，没头没脑地喊了一句：

“你到底想干什么！”

便气鼓鼓地坐在旁边墩凳上，一言不发，眼睛斜睨着看太后。把太后和在太后身边搔痒的小安子吓了一跳。太后当时正在考虑国家大事，风雨飘摇的国家，到底向何处去？是“以夷制夷”好呢，还是“以官制土毛子”、“以土毛子制洋毛子”好呢？是“联合大众一致对外”好呢，还是“攘外必先安内”好呢？至于宫廷内部，是给皇上点厉害，使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好呢，还是干脆换马好呢？不过马已换了几匹，个个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个个尥过蹶子，再换一匹，是否会尥呢？千里马怎么这么难找呢？时常换马，会不会再引起政治风波呢？等等。正在这时，突然闯进一黑小子，与她大声叱咤着说话，把太后一下吓得糊涂了，弄不清眼前站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一个刺客吗？是土毛子派来的，还是皇上派来的？抑或是八国联军派来的暗探？大家联合起来不住地算计老娘，成何道理呢？太后又一次震怒：

“小安子！”

小安子：

“在！”

太后：

“推出午门砍了！”

立即上来些刀斧手，便要将六指推出去砍了。把六指吓得尿了一裤，把裤衩、衬裤、毛裤都湿透了。小安子头脑还清醒，忙上前打一个千说：

“老佛爷，这个人砍不得！”

太后：

“为何砍不得？何人敢对老娘如此说话？”

小安子：

“这是六指！”

太后迷惑：

“六指，六指是谁？哪一个六指？”

小安子：

“就是几百年前跟老佛爷谈过对象的那个。”

太后的身子慢慢放回椅背上。这时各种事情，千头万绪，才重新回到太后心中。太后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延津，不是在北京，延津有一个曾跟自己热乎过一阵的傻小子，昨日跟他捉过斑鸠。再看眼前的旧时情人，竟是一个傻头傻脑、油脂麻花、斜睨眼睛看人、下边尿了一裤的浑小子，不禁长出一口气，没精打采地说：

“看座！”

于是小安子给六指搬了一个座，让六指坐下。

太后这时问：

“你找我什么事？”

六指还没从惊吓中醒过来，刚才来时的怒气，都被太后的威严和刚才的“砍头”，吓到马来西亚去了。下边尿湿的裤子，不住地往下滴水，把屁股下的椅子给洇湿了。头上也出了汗。太后问他有“什么事”，他把来时所要说的事，一下子全忘记了，于是努力去想。但越是努力想，越想不出来，脑子先是晕乎，后是麻痹，突然感到有了事，又是千头万绪一齐涌来，不知从何谈起，脑子成了一盆乱翻乱搅的糨糊。嘴一张，又合上，张一张，又合上，脸憋得簇青，就是说不出话，还原成一匹吞了热薯的癞皮狗。连小安子都替他着急，催他：

“六指叔，有什么事，快说，太后忙着呢！”

太后皱了皱眉，打量着眼前的癞皮狗，头脑一下子也糊涂了，我怎么跟这个癞皮狗谈过恋爱呢？这时六指终于说话了，但话也不是说出的，而是硬挤出的；挤一句话，脸就簇青一阵，一阵大喘气，挤得汗如雨下，但磕磕巴巴又不知说的是什么。人家送礼托人嘱他问的事忘了，自己要问的事也忘了，人一下回到了几百年前，说起的又是当年潞、泽两州的种种事情。黑狗咬羊蛋，王二小打枣，偶尔捎带上麦稞里捉斑鸠的话题，还算沾一点边，但马上又滑了过去，又说起黑狗咬羊蛋。啰唆半天，仍要啰唆，太后皱了皱眉。小安子就把失魂落魄的六指给赶了出去。六指回到宾馆，不知身在何处。太后处理完一天公务，回到宾馆套间（太后将六指带到县衙，两人并不同房，太后住的套间，六指住的标准间），洗了洗脚，手扣后脑勺，倚在被垛上想心事。想了半天，突然对小安子说：

“看来当年我不嫁六指，还是对的。”

小安子忙说：

“那是。看他那熊样，一点不能替咱娘儿们分忧解愁。”

太后皱了皱眉。小安子知道自己说话失了分寸，忙站到太后背后，给她老人家搔痒。搔到痒处，太后只顾自己哼哼着舒服，忘了刚才的不满。

当天夜里，城外开始打炮。是太平天国的某些小子，想与太后玩《西厢记》。太后不来，延津太平；太后一来，也引来了太平天国。太后到底是大人物，外边打炮，她仍能睡着。小安子等人也不是太惊慌，说：“料几个土毛贼，能把太后怎么样？”倒是县官韩有些惊慌。我们有些惊慌。正在宾馆睡觉的六指，给吓得屁滚尿流。六指觉得自己弄得实在不值。太后来了，本想跟太后沾些光，没想到引起了太后的厌恶；光没沾上，现在打炮，别再一个炮弹过来，把自己与太后同归于尽。如果心同此心，心心相印，随她去也就去了。现在眼见她不是当年的柿妹，对老爷们儿端着架子，冷如冰霜，动不动就皱眉训斥；随她阴曹地府，不也受她的管制？如在阳间不合可以离婚，可以分居；到了阴间，一竿子到底，何年何月是个头绪？心慌意乱中，他拉开门，探出头往街面上看了看，隆隆的炮声中，街面上一团混乱，许多人跑来跑去，似要逃难的样子，这时六指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他一时糊涂、害怕、没有主心骨、没有一竿子插到底，也懵懵懂懂跑了出去，随着人在街面上乱跑。把自己是太后的情人、太后的身边人这个身份全给忘记了。乱跑了一夜，也不知随人跑到哪里去了。第二天早上，宾馆服务员挨门送早点，到了六指房间，见被子、褥子一团混乱，人不见了，感到此事干系重大，忙报告小安子。小安子过去考察一番，说：

“看这样子，必是逃跑了。”

接着就到了太后房间报告。太后听后，神情漠然，只说一句话：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又低头去喝自己的牛奶。

小安子说：

“是呀，竖子不足与其谋！”

见太后皱了皱眉，忙又不说了。

按事先的安排，太后在延津的第三天，是到县城北街的普救寺上香。城外“咚咚”地打炮，大家都很着急。县官韩一帮子，都托小安子的门子，让他劝太后早一点离开延津，别让一帮太平军得了手，真演了《西厢记》，那样延津承担不起，从此成了千古罪地。小安子也觉得再待下去不妥，就去劝太后。谁知太后不听，说：

“按原计划，去普救寺上香！”

于是，当天上午，大家战战兢兢，随太后到普救寺上香。县官韩、小安子等人，手里的香都拿不住，韩把香头杵到了自己脸上，大叫一声，从此落下一脸伤疤。小安子瞻前顾后，屁股下摆衣服也在颤抖。只有太后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仍慢条斯理，坚持三叩九拜，把香上完。上完，才拍拍手上的尘土，跨上枣红马，与小安子诸人，离开延津。临离开延津，太后的眼睛在街面上四处踅摸，问小安子：

“小安子，你说我们这次到延津来干什么了？”

小安子：

“与民同乐，捉斑鸠，上香。”

太后叹了一口气：

“这趟延津是白来了！”

小安子这才明白太后的眼睛在搜索什么，附和着说：

“是呀，是呀，过去的事情，找总是找不回来的。只有向前看了。”

太后点点头，朝马屁股上抽了一鞭，马儿嘚嘚，在炮声中出了北门。一出北门，延津二十多万民众，正跪在道路旁欢送太后。民众对太后印象还是不错的。民众只知道与民同乐、同捉斑鸠、不忘旧情、亲切和蔼的太后，不知道她在县衙的冷若冰霜。民众欢送的是亲切和蔼的太后。这时小安子从跪着的人群中，不知怎么又发现了六指。这小子失魂落魄，逃离宾馆，乱跑了一夜，什么时候又随人跪到这里来了。小安子忙用鞭子指：

“太后，那有六指叔！”

太后就像没听见，朝那方向看也没看一眼，只是向民众笑着招手，两腿一夹大马，马就蹿出一箭之地。

太后等人告别延津，回北京处理万般国家大事去了。太后一往情深而来，心事重重而去，百十年过去，一想到这一点，我们心里就不好受。

太后一走，小麻子就进了延津县城。

四

小麻子就是陈玉成，太平天国的一个领袖。做领袖之前，便是瞎鹿与沈姓小寡妇那个生于瘟疫之中的麻儿子。几百年后成了精。小麻子一脸麻坑，不像其他英豪一样长得虎背熊腰，而长得有点像我——细长，瘦肩，小眼，说话有些张狂和不知好歹。据说洪秀全经常拍着他的脑瓜说：麻子，你还是年轻不懂事呀。就像曹成有时拍着我的脑瓜说我一样。麻子小的时候，我曾与他玩儿过一段时间，后来他长大闹革命去，我就一直没有见过。麻子小时随母姓，姓沈；我们一起去上小学，老师孟庆瑞给他起的学名叫沈小麻子。他的母亲沈姓小寡妇，河水暴涨时，常到河边来接我们。沈红颜薄命，但在我的记忆里，来河边接儿子时，唇上仍打着口红。麻子生于瘟疫之中，浑身上下，有一股瘴气，动不动就犯，弄得教室对面看不见人，大家捂着肚子咳。他的爹爹瞎鹿，是一个弹弦敲鼓走街卖唱的艺人。瞎鹿有一个师兄叫瞎河豚，长就一副火眼金睛，会看相，会看人，会看鬼，弄神捉鬼。一次到瞎鹿沈姓小寡妇家做客，看到小麻子，吓了一跳——连手中的筷子都吓掉了。等从地上捡起筷子，在衣襟上擦一擦，又接着夹盘子里的乌龟蛋时，夹了几下，都没夹起，反被乌龟蛋夹了筷子。瞎鹿见师兄见了一个小孩子吓得浑身哆嗦，支撑不住，十分不解，便问师兄看到了什么。瞎河豚这时汗都出来了，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叹气：

“活了几十年，第一次看到。”

瞎鹿忙问：

“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他不就是个麻子吗！”

瞎河豚直摇头，说：

“说破英雄惊煞人！”

瞎鹿也吃惊，用筷子指着小麻子背影：

“知道师兄火眼金睛，难道这孽障将来有什么发展吗？”

瞎河豚摇头，凑近瞎鹿眼睛说：

“哪里是发展，恕我直言，这小子浑身瘴气，一股邪烟，脸上麻子坑里个个是奸佞和阴谋。长大不是英雄，而是祸国殃民，连累父母的元首！是希特勒！”

“啊！”

瞎鹿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瞎河豚问：

“小麻子生于何时？”

瞎鹿：

“生于瘟疫之中。”

瞎河豚拍着手说：

“这不结了，这不结了，生于瘟疫之中，将来对社会是不是一个瘟疫，也未可知！”

瞎河豚走后，瞎鹿整日坐卧不安。本来因为小麻子在瘟疫中师出无名，瞎鹿心里就不痛快，常当着他母亲沈姓小寡妇的面，吹起自己的那杆破唢呐，指东打西，指狗骂鸡。现在听说他是一个瘟疫，还要连累父母，心中更加烦恼。当初×小麻子时，他没沾边，落了个“王八”帽子；将来麻子成了社会瘟疫，连累人时，他又跑不掉。两头不占一头，世界不也太不公平了吗？于是整天气哼哼地，渐渐便起了除掉这孽障的念头。除了他，不单报了私仇，于国于民于社会的安定与繁荣、进步与发展，都是有利的。胆子渐渐便大了。只是碍着沈姓小寡妇，一时不好动手。小麻子虽然瘴气，但对母亲沈姓小寡妇却极为孝敬，大概是想瘟疫之中生下他不容易吧。于别人常乌烟瘴气，一到沈姓小寡妇面前，就变得清纯如水，像个小绵羊。给沈搔痒、捶背、捏脚、剪鼻毛、打小眼，什么都干。所以沈要打着口红到河边接他，如接一个多年不见的情人，其实母子俩分别刚一个早晨。当小麻子知道并非亲生父亲的瞎鹿对他怀恨在心时，瘴气在身的人，如何容忍得下？于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脸还脸、以鼻子还鼻子；不是不报，时间

不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父子俩关系处得很紧张。常为吃饭碗碰碗、睡觉床碰墙、放猪放羊撒尿拉屎诸多琐事闹矛盾。先是争吵，后是滚到一起厮打。当然，小麻子人小，瞎鹿人大，瞎鹿常打败小麻子，得意扬扬；小麻子脸上流着泪或血道子，对瞎鹿怒目相向。沈姓小寡妇自然站在儿子一边，也对瞎鹿恨得咬牙切齿。三口之家，看上去有盛不下的万般怒气。最后弄得家里的猪、狗、羊、鸡、鸭、鹅、牛、驴、马、猫、老鼠都分成几派，相互仇恨。夜深人静，常听到他家有人用头磕墙。不时有人叫：

“这个家，得死些人！”

最后，家里以小麻子出走为结束。这年小麻子十五岁。这天家里猪牛打架，瞎鹿与小麻子也加入进去。瞎鹿站在猪一边，小麻子站在牛一边。双方展开恶战。这时的小麻子，已不是小时的小麻子，虽然人瘦眼小，却十分有力气，一头就将瞎鹿撞倒在地，用柳条子去抽，抽得瞎鹿满脸血条条；牛当然也打得过猪，用犄角将猪的肚子划破。最后得胜的一方，小麻子骑上牛出走，离开家乡，到外边参加革命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临走之前，小麻子在打谷场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此次外走，不同往常，不闹个名堂，决不返乡；此行并不单是参加革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是男孩子的寻父情结。小麻子的出走，对沈姓小寡妇和瞎鹿，打击都比较大。沈姓小寡妇失去儿子，痛哭不止，一哭三年，眼睛哭瞎；过去弹弦打鼓卖唱的瞎鹿是瞎子，现在瞎鹿失而复明，沈姓小寡妇却瞎了。但瞎了的眼睛里，仍不断闪现着对瞎鹿的怒火。每天扯篮子用竹竿探路到地里捡草、嘴里仍喊着“小麻子”“小麻子”。瞎鹿对小麻子的出走，也比较害怕，因为单纯的出走他不害怕，参加革命也不害怕。害怕在他说要寻找亲生父亲，这比较可怕。说明他要弃旧从新，革命不但有外延，考虑国家与人民，还有内涵，要革命父子。这打击比较厉害。自小麻子出走，沈不再与他说话，同居一室，不同一心；同睡一床，同床异梦。他自己也变得六神无主，失魂落魄，只等小麻子有一天革命成功回来与他算账。在他心目中，小麻子最好在外边革命的过程中被流弹打死；革命队伍兵强马壮，死一个不受大的损失，但他从此除了心头之患。于是一天到晚，守候在打谷场口的大路上，等着邮递员送来儿子阵亡的消息。但儿子阵亡的消息，迟迟不见送来。他六神无主，什么也干不下去，唢呐、喇叭、单弦、二胡、京胡、板胡、坠胡、大鼓、小鼓、皮鼓、脚踏鼓、大钹、小钹、大锣、小锣、手板，都不动了，业务都荒废了。前几天太后突然来到延津，县官韩布置人奏乐给太后听，慕名来找瞎鹿，瞎鹿才突然想起自己只顾惦记革命阵亡，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民间艺人。长此以往，如何了得？自己以艺人起家，站在人面前，人看着才算一个人；从此不再是艺人，哪里还有站的根基？县官哪里还会再找他？于是打起精神，开始重操旧业，从“哆、  、咪……”开始，练习各种乐器的发音。本来在太后于延津停留的第三天晚上，要由瞎鹿给太后搞独奏音乐会，无奈炮声隆隆，太后也心神不安，提前在进香之后就匆匆上马走了。使一切安排停当、穿好长袍短衫的瞎鹿好不扫兴。他怪太后走得太早、太急，没给他一个重新做人、重新扬眉吐气的机会和契机。如果太后能多停一天，听了瞎鹿的独奏音乐会，音乐会如又很成功，观众不断拍掌，瞎鹿谢几次幕还掌声不绝，太后上台接见、握手、合影，女青年献花篮，瞎鹿一定可以振作，过去心中积压多年的怨气、恨气、晦气和小麻子给他积压的瘴气，可以一吐而快，一扫而光，一放而松，而舒服，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与世无争，真正做一个不涉世事，不争名利，荣辱不惊，不与小人和小事计较的隐士、名士；但延津城外一声炮响，把瞎鹿这些幻想与梦想给打破了。瞎鹿脱下无用的长衫，还原成那个低眉晦眼、窝囊不堪、一脑门官司、一肚委屈和怨气的凡人。太后，你不该走，你使一个艺术家失去一个脱离苦海与心狱的机会。太后你太心狠。但这只是事情恶化的一方面，事情更加可怕的，还在后边，因为太后一走，代替太后进城的，竟是小麻子。

小麻子一声炮响，把太后给轰走了。太后走后的第二天，小麻子收起大炮，擦拭枪支，整理队伍进城，打着太平天国的大旗。几万人的部队，从小麻子开始，个个红眉绿眼。进得城来，发一声喊，四散搜索，齐声高喊“活捉太后！”但太后早已走了一天，到哪里活捉？最后占了县衙。弟兄们占县衙，小麻子带了一帮人即奔当年生长的村庄。这时的小麻子，已不同十年前出走的小麻子。他虽然仍瘦，眼仍小，但威风凛凛，穿着铠甲，戴着墨镜，骑在马上，前边后边拥着一队整齐而杂乱、红眉绿眼的卫队。他衣锦还乡。这时瞎鹿吓得哆嗦，躲在家里，没敢去迎接，而是找到一根细麻绳，准备到老坟场的树枝上去上吊自尽。但据小麻子入村后的表现，并没有对瞎鹿怎么样。现在的小麻子，已经成长为一代英豪，四方奔走，胸怀开阔，不屑于与一个吹喇叭匠去计较前隙；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何况这时的小麻子，已经更名改姓。据说在外奔走，革命的同时，已找到他的亲爹，不然他怎么改姓陈呢？但我后来揣摩，亲爹陈也不是一个多么争气、名载经传的人物，不然小麻子从回故乡到上刑场，为什么从未提过亲爹一次呢？据他身边人讲，他与母亲沈姓小寡妇相见后，深夜叙话，母子二人抱头痛哭，可知寻父过程的艰难与失望。只听见沈说：当时迁徙之中，兵荒马慌，又饥又乏，只知糊里糊涂有一人上身，谁知他个龟孙是谁？接着又哭。这时没有上吊的瞎鹿，已经回心转意，不再计较小麻子的出处，不再怀疑、忌妒，也在窗外叹气。小麻子手握重兵不杀他，已够瞎鹿感激的了，哪里还有忌妒和怀疑？瞎鹿与小麻子第一次在家中相见，瞎鹿急忙拜倒在地：

“麻子，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别杀我，别杀我，我去上吊，我去上吊好吧？”

小麻子一脸冷漠，说：

“起来，起来，谁说杀你了？没人杀你。我只问你，俺娘哪里去了？”

然后就不再屑于与他说话。不屑就是最大的轻蔑，该杀不杀留着就是最大的侮辱。但身为吹喇叭的民间艺人瞎鹿，哪里懂得这高深道理？听见不杀，又摸脑袋，仍在腔子上，已是不相信有这等好事，已经鼻涕流水，感激涕零，所以忙爬起告诉小麻子沈姓小寡妇的去处：

“她在地里捡草，她在地里捡草。”

小麻子就率人去地里接捡草的瞎娘。街上与我们相遇，上来与我们握手、寒暄，还特别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令我们也像瞎鹿一样受宠若惊。我们当时的心情，跟前几天见到太后差不多，除了心随他去，为他出生入死、肝脑涂地都在所不辞之外，别的还有什么呢？于是我们一边流泪，一边也随他及他的卫士去迎接在地捡草的沈姓小寡妇。这时我们又感到内疚，感到有对不住小麻子的地方。小麻子已经这样，我们却让他的瞎娘在地捡草，我们平时没有对她照顾好。村长白蚂蚁，这时脑子还聪明，代表大家，上前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小麻子只是嘴唇动了动，不置可否，让我们心里打鼓。

瞎眼的沈姓小寡妇，果真在大荒洼的草稞里捡草，一头的汗，一头的雀白头发，一头的虱子，破衣烂衫，胳膊、大腿露着肉。她听到马蹄嗒嗒，人声鼎沸，向她逼近，不知出了什么事，忙搭起手檐向这边张望。但她眼已瞎，张望也是白张望。她做梦也没想到，人马鼎沸之中，领头的竟是她多年出走现在已经发迹的儿子。到得她身边，小麻子用手止住众人，一人走上去，端详一动不动的瞎娘（沈的手仍打着遮檐，望着远方），端详半天，泪“唰唰”地就下来了，跪到地上说：

“娘，娘，我是小麻子。小麻子接你来了！”

沈识得小麻子的声音，这声音她日夜思念，现在真到耳边，她又有些怀疑：

“你不是小麻子，小麻子不是这声音，他的声音如狗，你的声音如鸡！”

小麻子这才发现娘的眼已瞎，一把抱住娘：

“娘，娘，我出去十多年，再是狗唤，也变成鸡声了！”

沈用手摸怀中的人，摸来摸去，又用鼻子在他身上嗅，终于嗅出一股熟悉的瘴气。瘴气待她一嗅出，立即大发，弥漫天地，差一点将我们熏倒。这时沈一声长号：

“儿呀！”

大哭起来。两人抚背摸胸，抱头痛哭，叫人好不凄惨。

哭罢，卫士们已抬过一顶红毡八抬大轿，小麻子跪在地上当脚凳，让一头汗一头虱子满脸尘土和腥味的瞎娘蹬着他的身上了轿。好在沈在历史上曾在曹丞相府和袁主公府上待过，对高等人的生活与举止，并不陌生，一抬腿，一上轿，一招一式，立即从一个捡草瞎老太太的形骸中脱胎而出，露出了原来的贵族出身。

我等众人，立即拜伏在地。

这时小麻子问：

“太后哪里去了？”

我等答：

“夹着尾巴逃走了！”

小麻子指着轿上的瞎娘说：

“从今往后，她就是太后！”

我等答：

“嗻！”

又拜伏在轿前：

“太后！”

五

一群红眉绿眼人，开始统治延津。红眉绿眼人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外地人本来就红眉绿眼，本地人是出外参加革命，到红眉绿眼人中，耳濡目染传染上的。红眉绿眼队伍刚来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有的还帮助老百姓挑水，捕捉头上的虱子，很受我们欢迎。有几个兵士到我们村来，孬舅、猪蛋，把他们支使得团团转。村长白蚂蚁还趁机把他家的猪赶到河里，让兵士们帮他家的猪洗澡。后来时间一长，像所有队伍时间一长一样，一切都变得稀松了。这时不再帮猪洗澡了。三五成群的兵在街市上游逛，白拿瓜子，白吃西瓜和馄饨，捕捉大姑娘的辫梢，调戏小寡妇，成了家常便饭。这时的红眉绿眼，成了可以在延津横行霸道的标志。小麻子有个卫兵叫小蛤蟆，看到一位贫农老大爷家的小羊长得温柔可爱，“咩咩”地叫人，顿起歹心，生拉硬拽，据为己有。从此夜夜搂着此小羊睡觉，把一个温顺的羔羊，折腾得惨不忍睹。小麻子日日待在县衙，夜里卫兵房里传来羊的“咩咩”叫声，他应该有所耳闻，但他放任不管。只是一天夜里他正在睡觉，对面卫兵房中折腾得太厉害，羊声凄厉，将他从梦中惊醒，他以为是自己做了噩梦，吓出一头汗，但用指甲掐掐大腿，仍知道肉痛，才知道并不是梦，而是黑夜中的现实。这时对面又传来羊叫，他披上衣服，提上裤子，出来照对面门上“咚咚”踹了两脚，愤怒喊道：“爷在睡觉，搞什么名堂！”卫兵小蛤蟆忙停止动作，塞到羊嘴里一把白糖。但第二天晚上，仍是折腾，不过羊不叫了，小蛤蟆用红薯藤将羊的嘴给笼上了。羊既然不叫了，能安然睡觉了，小麻子就将这事忘到了脑后。

县官韩这时已被撤职，重新安排的工作是在县衙内洒扫庭除，侍候新“太后”——沈姓小寡妇。小麻子自撵走太后，统治这个县，生活习惯与他的卫兵小蛤蟆相反，小蛤蟆是白天筋疲力尽睡觉，夜里折腾，小麻子是夜里睡觉，白天折腾。为此两人常常闹矛盾。有时小麻子赌气说：“到底咱们谁是谁的通讯员？”小麻子白天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找县官韩谈话。谈话时，让他的瞎娘——“新太后”坐在一边旁听。这时沈姓小寡妇，已大大不同在地里拾草的时候。虽然眼睛仍瞎着，但已洗了澡，用“灭害灵”灭了头上的虱子，脱下破衣烂衫，穿上县官韩的太太的绫罗绸缎。清早不再喝稀粥，改喝牛奶；中午、晚上，改吃法式和美式快餐：如，肯德基家乡鸡；如，加州牛肉面；如，法国牡蛎加中国小肚等。对这一切，一开始县官韩有些不习惯，瞧瞧左边，是小麻子，红眉绿眼，分明是一个土匪；瞧瞧右边，过去是一个瞎了眼的拾草老太太，现在妄称“太后”；母子俩都与自己平起平坐，一起攀谈各种问题，自己已沦落到何等地步？韩的这种心理活动，已被小麻子捕捉。小麻子便将臭脚伸到县官韩的鼻子下，让他用手接着，双手捧着在鼻子下嗅。一嗅嗅了三个钟头。小麻子问：

“嗅够了吗？”

刚捧脚时，县官韩心上的火“突突”地往外冒，但看到小麻子腰间挂的左轮手枪，有火也只敢往肚里咽。三个小时过去，所有的愤怒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沮丧。这时忙擦着头上的汗说：

“嗅够了。”

小麻子：

“我脚上有脚气吗？”

县官韩：

“有。”

小麻子：

“具体位置在哪里？”

县官韩：

“右脚第二第三脚趾之间。”

小麻子：

“从里边挖一蛋子稀的抿到嘴里吃了！”

县官韩只好从脚气稀水中挖了一蛋子稀的，搁到嘴里，咂巴咂巴吃了。一股胃反上来，胃里所有的东西都想往外倒。于是在那里“咕咕”地伸脖子。小麻子忙说：

“不许倒出来，怎么倒出来的，再怎么给我吞进去！”

县官韩赶紧不倒了，喉头不动了，胃也不反了。

小麻子：

“我想杀了你，犹如捻死一只蚂蚁！”

这时正好有一只蚂蚁从县官韩过去审案的案桌上爬过，小麻子伸出一只指头，就把那只蚂蚁捻得稀烂。县官韩吓得一头汗。

小麻子：

“看来让你侍候俺娘儿们，你心里有些不服！”

县官韩忙站起打一千：

“不敢。”

小麻子指指沈姓小寡妇：

“知道她是谁？”

县官韩：

“是你娘。”

忙又打了自己一嘴巴，说：

“是太后。”

小麻子：

“看来你看得起那个太后，看不起这个太后。岂不知那个太后，各方面还不如这个太后。知道慈禧太后的来历吗？”

县官韩眼睛向上翻着斜睨了小麻子一眼：

“略有所闻。”

小麻子：

“来历是什么？”

县官韩：

“柿饼脸小姑娘。”

小麻子：

“我娘呢？”

县官韩：

“不知道，小的不敢乱说。”

小麻子手指往后跷了跷：

“过去跟曹丞相、袁主公在一起待过。是名门望族！别说在中国，就是在英国，慈禧也无非是街头的一个脏妞，俺娘是正宗的侯爵夫人。你当了三天县官，倒不知前后左右了？”

县官韩忙拜倒地上：

“请麻子、太后息怒。小的的爹，也只是一个卖驴肉的，从小小门小户长大，偶尔赶上机遇，做了个县官，哪里知道这些规矩！”

小麻子抬手：

“你起来吧。”

又问：

“你爹呢？”

县官韩唏嘘：

“也是因为没眼力见儿不识趣，被太后杀了！”

小麻子拍拍巴掌：

“看看，看看，你爹不识趣，被那个脏妞太后杀了；你别再不识趣，被这真太后给杀了。别看她老人家眼瞎，心里明镜似的！”

县官韩忙顿首：

“那是，那是，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从此，县官韩找到了自己的恰当位置，开始心悦诚服地洒扫庭除，侍候老太太，陪小麻子母子俩谈话。有时该下班了，他还故意不走，给老太太搔后背，陪老太太叉盲麻；小麻子洗澡时，他也脱光身子，围条澡巾进去，给小麻子搓泥。小麻子、沈姓小寡妇对韩的变化都比较满意。县官臣服了，我们全县都臣服了，都开始承认小麻子。大家已经忘记了慈禧太后那个柿饼脸姑娘，承认的只是小麻子和新太后。延津大定，小麻子心静，说咱们延津是歌舞升平，太平盛世。有时在衙内待得寂寞，就带着小蛤蟆、县官韩一帮人出去巡视。小麻子一巡视，小蛤蟆、县官韩一干人就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因为只要一出巡，一天三顿招待，就比在衙内吃得丰富、别样、有营养、有滋味。在衙内吃不着鹿肉、鳖肉、穿山甲、屎壳郎，出巡就可以吃到。虽然小麻子新官伊始，也强调廉政，但廉政之中有名堂，几菜几汤中有文章。何况偌大一个延津，还管不了小麻子小蛤蟆之流的吃喝？他吃喝，我们赞成；他没吃好没喝好，我们倒不放心了。他们没有吃喝尽兴之日，就是我们倒霉之时。我们喜欢太平，喜欢盛世，如果连小麻子都吃喝不好，不成了大灾大难之年了吗？他们吃喝的好坏，与我们吃喝的好坏成正比。试想当年在迁徙路上，我们吃不好，有瘟疫，当时的皇上朱和尚不也吃不到穿山甲和屎壳郎吗？饿得连拉屎都没气力，哪里来的屎壳郎呢？现在小麻子能吃穿山甲，证明我们也能吃个小老鼠吧？所以小麻子出巡，我们夹道欢迎，伏地山呼万岁。这时县官韩在出巡队伍中，手伸到小麻子后背衣裳内，笑眯眯地给小麻子搔痒。欢迎人群中有认识县官韩者，因是老领导，也在人群中高喊他的名字，喊：“老韩，老韩！”县官韩一边给小麻子搔痒，一边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咱们都是老百姓了，喊麻子吧。”于是大家大呼麻子。小麻子骑在一匹溜溜的枣红马上，帽子旁别朵山茶花，频频对我们招手，笑着对身边捧痰盂的小蛤蟆说：

“这帮鸡巴人！当年我出走时，觉得他们个个都挺可恨；现在看，还是有些可爱之处嘛！”

小蛤蟆眼睛在人群中溜溜地转，试在寻求何人是否牵着更加入眼更加入时更加温顺的小白羊，对小麻子的话，没听得太在意，只是应付性地哼哼两声，让小麻子笑着踢了他两脚。

这天，大家又无事出巡。春暖花开，太阳暖洋洋的。路边人群欢迎，出巡人内部在谈说玩笑，大家心旷神怡。这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黑人，上前就抱住了小麻子的马腿。小麻子、小蛤蟆以为太平盛世出了异己分子，出了谋财害命的刺客，心中感到日怪，也感到措手不及。这时拔剑拔枪开炮射击发射爱国者导弹都来不及了，小麻子闭眼等死，心想英豪一世，没想到在小阴沟里翻了船；小蛤蟆等人想拔腿就跑，树倒猢狲散，重新去做自己的籴米粜羊生意（参加革命之前，小蛤蟆做籴米粜羊生意）。但等了一个小时，不见刀剑落到头上，反倒有人在马下呜咽，这才知道不是谋杀，是拦路请求，是拦路告状，是拦路诉苦喊冤；原来不幸不在自己这里，而在马下；受害人不是自己而是马下呜咽的人。小麻子、小蛤蟆马上又恢复了自信，血液与力气又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上，重新摆起了太爷和太爷随从的架子。两人摆起架子，去看马下，一看又吃一惊。原来马下不是别人，而是小麻子的爹爹瞎鹿。瞎鹿在马下正抱着马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手里拿一支破喇叭。小麻子自来延津，对爹爹瞎鹿的态度，是宽恕，是不计较。宽恕与不计较的背后，是蔑视和惩罚。既不杀瞎鹿，也不理瞎鹿。当初八抬大轿把瞎娘沈姓小寡妇接到县衙，没有同时接明亮眼睛的爹爹瞎鹿。瞎鹿一开始庆幸自己没有被杀，能在仇人治下活下来，已是心满意足，接不接县衙，已不敢再要求了。于是过得也丰衣足食，怡然自得，自做自吃，吃完饭拿根柴棒到街上剔牙，有时还边剔牙边得便宜卖乖：

“怎么样，当初经常用小麻绳捆起来揍这小丫挺，现在这小丫挺得了势，也没敢怎么老子！谁说虎口里不能拔牙，我就拔了，拔了也就拔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时间一长，自己守着空屋，夜里孤灯独影，又不禁感到有些寂寞。寂寞上炕，炕是凉的，这时他想到太太沈姓小寡妇的好处，夜夜不能入睡。虽然他与沈也是势不两立，夜里早已断了来往，有时一年还不到一块去一次，但那总是一个活物，烟暖房，屁暖床，有一活物在炕，起码炕上总是热的。现在宽广的

大炕上剩下一个人，这觉睡得好生清冷。这时又想起沈进衙以后，不知享的什么荣华富贵，吃的什么山珍海味，穿的什么绫罗绸缎，于是就产生忌妒之心。于是就生出也随小麻子和沈能进县衙去同享富贵的念头。但他想起过去对小麻子的毒打，现在小麻子冰冷的目光，觉得这富贵也是近在眼前，可望而不可即。于是整日愁眉苦脸，闷闷不乐。这天又听说小麻子出巡，便要上去哀求小麻子，看小麻子如何态度，如小麻子同意，正中下怀，同去同去，去享荣华富贵；即使他仍然冰冷，不同意，也不损失什么，仍回来过自己的寒冷日子。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与荣华富贵比起来，脸皮已不算什么了。于是混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突然冲出来，抱住了小麻子的马，把小麻子和小蛤蟆吓了一跳。等他们清醒过来，知道是怎么回事，恢复了各自的信心和身份，没容小麻子问话，小蛤蟆便上来用马鞭拨拉瞎鹿的脸：

“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这时瞎鹿糊涂一世，突然聪明一时，没敢说自己是马上人的爹爹，如果那样说，十分有八分也就完了；也没说自己是要找沈姓小寡妇，如果那样十有七分也就完了；也没说自己是想进县衙，如果那样十有六分也就完了；也没说自己是想同去享荣华富贵，如果那样十分有五分也就完了。他此时说话得体，前后适度，刚刚说到四分上，可以四舍五入。他说：

“回禀大人，小的是一个民间艺人瞎鹿，吹奏得一手好鼓乐。上次柿饼脸太后来，让我给她办独奏音乐会，柿饼脸是什么东西，过去的要饭花子，现在祸国殃民，我瞎鹿人穷志不短，身瘦毛不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死而没有举办。柿饼脸恼羞成怒，想提刀杀人，这时小麻子先生一声炮响，把柿饼脸给轰跑了，也救了我一条命。我久闻小麻子先生大德，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如今相见，如拨云见日；也是报答救命之恩的意思，过去我没给柿饼脸办成音乐会，现在我想给麻子在县城影剧院办一个个人独奏音乐会，请大人及小蛤蟆定夺！”

瞎鹿一番话，说得小蛤蟆张口无言，“嘿嘿”地傻笑，抬脸望小麻子，小麻子也被弄得又好气又好笑，六神无主，不知如何回答。这时在身后给小麻子搔痒的县官韩做官长久，有政治经验，又知道小麻子与马下人的关系与小麻子的为难之处，便出来打圆场说：

“现在麻子正在出巡，此系国家大事，任何人不许打扰。至于文艺方面的雕虫小技，可以将此问题带回去研究研究再说。”

这时小麻子倒是有些佩服县官韩，笑着用马鞭磕了磕他的脑袋。于是，小蛤蟆将瞎鹿拖出大路，小麻子继续出巡，大家将此问题带回去研究。半月之后，一次开县衙常委会，小蛤蟆旧事重提，才将音乐会事提上议事日程。一开始大家不同意，一个街头吹喇叭的，开什么独奏音乐会。这时太后沈在一旁旁听，听到议此事，心中倒怦然一动。这时的沈，做了一个月太后，已大体有了太后的姿态。毕竟历史上是名门望族，温习旧课，不需太长时间。一成贵族和太后，过去的许多特点，又重新上身。譬如，过去挺温和，现在变得脾气古怪；过去爱流泪，现在学骂人；过去爱吃咸（出大力流汗），现在爱吃甜食（养尊处优）等等。不过她对瞎鹿，虽然夫妻时势不两立，当初与瞎鹿结婚也是流落民间迫于无奈；但贫寒的日子，毕竟在一起过了许多年，再说无感情，无人情，也有兽情；野兽在一起合群一阵，也有依恋之情呢。何况现在太后已经坐上了，还跟一个民间艺人计较什么？于是她倒颔首同意，说瞎鹿可以办一场独奏音乐会。太后同意，小麻子是孝顺之人，也同意。母子同意，于是事情便定了下来。可太后又提出几个条件：一、此次音乐会，只具有文艺性质，没有政治色彩；二、音乐会的规模不可太大，观众限制在百人之上，千人之下。重要领导一律不准出席，官方只准小蛤蟆代表；三、音乐会办完，演员谢幕之后，不得献花，小蛤蟆不得接见；四、音乐会完，瞎鹿立即返回村子，不许在县城停留。小麻子同意，大家又通过。接着就派小蛤蟆去下通知，并组织会场。

独奏音乐会如期举行。虽然事先太后有许多限制，但音乐会会场座无虚席，许多人买站票坐在台阶上。因为作为艺人瞎鹿，毕竟在延津很有名声。何况他多年没演奏了，大家也想看个稀罕，看看他水平有无长进，或者干脆是退步了。孬舅、猪蛋、曹成、白蚂蚁、白石头、我，都到了会场。我们是应瞎鹿之邀，为他站桩助威。所以我们是随瞎鹿从后台进场，不用买票。但因为台下人多，已经没有我们的座位，我们只好狼狈地挤坐在台下一个旮旯里，从侧面看瞎鹿的鼻子。正在县衙值班的刽子手袁哨也到场了，与小蛤蟆坐在第三排正中央，以宫廷首长的架势和目光，打量了我们一下。据曹成说，目光轮到他身上时，袁还微微点了点头，毕竟是老朋友了。延津的主要领导，如小麻子、太后、县官韩，都没有到场。这让瞎鹿和我们感到有些委屈。但即使没有到场，也比不让开音乐会要好呀。于是又有些安慰。何况委屈感历来是文人和艺人创作激情的来源。所以七点半一到，瞎鹿就甩着头发准时演奏。一开始演奏，瞎鹿有些紧张，头一支曲子演砸了，音调不准，且“吱吱嘎嘎”，全跑了贝多芬的原意。下边嗡嗡嚷嚷，有的叫倒彩，还有的立起就想走，断言瞎鹿已经不行了，瞎鹿已经不存在了，急得台上的瞎鹿出了一头汗。但第二支曲子一起，观众立即静了下来，这时的瞎鹿，已抛弃私心杂念，真的进入音乐创作之中。演第一支曲子时，他一边紧张，一边思想小麻子和太后如何没来，所以心思有些乱。现在看到人心浮动，于是心一横，管他孙子来不来，先奏一曲让这些孙子听听，看瞎鹿到底怎么样。于是沉下心来，沉到音乐中去，摇头晃脑，把个二胡拉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这首二胡曲叫《思归》，写的是女孩王昭君嫁给匈奴，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心情。这心情不知怎么突然与此时的瞎鹿对上心思，于是在二胡曲中，立升出一个新的瞎鹿。这时的瞎鹿，心静如水，品质高尚，胸怀博大，荣辱不惊，出凡脱俗，与现

实中蝇营狗苟、心胸狭窄、正动心思如何巴结小麻子和沈姓小寡妇、同去享荣华富贵的瞎鹿，判若两人。一曲终结，台上瞎鹿泪如雨下，台下观众掌声如潮。音乐会结束，大家长时间鼓掌，瞎鹿谢了七次幕，大家又把瞎鹿抬起往天上抛。连小蛤蟆、袁哨都忘乎所以，忘掉太后的规定，上台去接见了一下。小蛤蟆拉住瞎鹿的手，看了半天，说："不简单，别看你老模嘎喳眼的，你比小羊还可爱！"袁哨也握住瞎鹿的手，拍着他的手背说："老朋友了！"感动得瞎鹿又哭。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自动跑上去给瞎鹿献花。音乐会结束，走出剧院，一阵凉风吹过来，大家头脑清醒，想起自己还活在现实。于是偃旗息鼓，瞎鹿和我等诸人，按太后规定立即返村。小蛤蟆、袁哨等人，回到县衙。这时小蛤蟆、袁哨心中有些打鼓，对刚才的忘乎所以有些后悔，太后规定不许上台接见，自己上了台，回到县衙，不知太后可会责怪？现在的太后，已变得脾气十分古怪，撞到她老人家的枪口上，不是闹着玩儿的。但等他们回到县衙，太后没有责备他们，还让他们去陪她吃夜宵。弄得他们吃完夜宵，离开太后，还感到莫名其妙。其实太后这天也看了瞎鹿的演出，不过不是到现场，而是看的实况转播。一开始太后是以厌恶的眼光，想看一下前夫喇叭匠是如何进行丑恶表演的，后来竟也被瞎鹿的二胡曲打动。在如泣如诉的乐曲声中，老人家又想起与瞎鹿相处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也有一些共患难，当时觉得患难，现在想起来感觉很不错的日子呀。从屏幕上看瞎鹿前后摇动的身子，也发现有些可爱之处呀。虽然一个是民间艺人，一个是名门望族，结合在一起有些门户不对，但毕竟在一起生活过许多日子呀。也是一时激动，她差点就要发布命令，等音乐会结束，就将瞎鹿留下，留在她身边，不必再回乡下。过去同患难，现在可以一块同享荣华富贵。老来有伴，也在一起说说话。当然，分歧还是有的，有的还挺原则，但在一起可以求同存异，不说仇恨与战争，就当它没有发生过，只叙友情和友谊，谈一谈过去同创家业、农夫农妇在一起割草割毛豆的日子。瞎鹿的命运，就要在这一刻决定了，但瞎鹿十分只欠一分，希望又随风飘走了。因为没等命令发出，太后又突然愤怒了。拿起桌上的茶杯，一下摔到地上，接着又打门窗玻璃，打地上的猫、狗、猴等动物，一下把旁边的小麻子和县官韩也弄糊涂了，不知太后又有何不如意处。一有不如意处，太后就要摔家伙打动物。这种贵族习惯，也是太后自进衙以后养成的。这点习惯，小麻子一开始觉得挺好，太后就要有个太后的样子，后来就渐渐有些不耐烦了。什么时候养成的这种毛病，动不动就打动物摔东西？不是有这么个儿子在这里，你不还在地里露胳膊露肉地捡草，东西到哪里摔去？顶多摔个鸟巢竹篮子罢了。但县官韩不知小麻子这种心理，以为太后一发怒，小麻子也心急如焚，于是次次赶忙上去劝解。这次也是，小麻子在一边呆看，县官韩上去劝解，询问太后这次发怒的原因，是针对音乐会，还是针对瞎鹿？是针对观众，还是针对小蛤蟆、袁哨两人？针对什么，咱们就追查什么；是谁的责任，咱们就处理谁。谁知太后脾气果然古怪，这次她老人家发脾气，谁也不针对，与音乐会、瞎鹿、观众、小蛤蟆、袁哨均无关系，她突然发怒，是因为她眼前突然出现了蝴蝶。据太后讲，眼前的蝴蝶一开始是一只，又花又大，色彩斑斓，不住地在眼前飞；接着一只蝴蝶又变成无数蝴蝶，在眼前飞舞。用手左赶右赶，就是赶不去。蝴蝶又变成无数黑点，像烟囱中飞出的灰星，在眼前飘荡。飘飞得太后心慌意乱，脏糊糊一片，如何不发怒？庄周梦蝶，蝴蝶梦我，我梦蝴蝶？这蝴蝶也太脏了。太后于是摔了东西。太后说出原因，小麻子和县官韩都明白了，小麻子知道瞎娘发怒事出有因，于是也不再责备娘，忙让刚吃完夜宵的小蛤蟆去请太医。太医到衙，与太后把了把脉，翻开眼皮看了看，用嘴凑上去吹了吹，诊断：当年太后思念儿子流泪致瞎，是因为眼中有了白内障。眼中有白内障者，是会经常飞出彩色的蝴蝶。只是令太医奇怪的是，太后双眼已瞎多年，怎么平日不见蝴蝶，迟至今日才见？太后这时想起原因，还是因为今天瞎鹿开音乐会所致。不开音乐会，太后从来不看电视。电视还不就是那一套，老放小麻子的种种活动。小麻子就在身边，有什么看头？所以看电视者皆是老百姓，掌管电视者，从来不看电视。就好像动物园的饲养员，从来不想再看老虎一样。这次因是瞎鹿的音乐会，太后才看一看。当然，一开始太后是不想看的，一是不经意，二是对瞎鹿的蔑视。但后来还是在七点半打开了电视。当然，由于眼瞎，打开也看不着，只是听个声音。但听着听着，由于这声音太熟悉了，太后动了感情，于是眼前就跟看见一样。眼睛在一直盯着屏幕。一场音乐会下来，用眼过度，过去没飞的蝴蝶，现在一齐飞舞起来。小麻子听到原因，立即就要追查瞎鹿的责任，想派袁哨去追杀瞎鹿。但被太后用手止住了。手一止，太后心胸忽然博大起来，自己又为自己的博大而感动，于是又变成一个受害者不追究责任者的胸怀宽大的慈祥的老太太。于是说，一个艺人，也不容易，蝴蝶既已飞起来了，再杀人家有什么用？留条命修行修行吧。人既然不杀，接着又商量制定驱赶蝴蝶的办法。这时小蛤蟆说，还能有什么办法，无非是将全县的蝴蝶，赶尽杀绝罢了。蝴蝶赶尽杀绝，哪里还有蝴蝶在太后眼前飞？小麻子颔首，但又说全县蝴蝶不计其数，飞走不定，哪里去赶？靠几万红眉绿眼的兵士，何时才能赶光？恐怕等蝴蝶赶光，俺娘也被蝴蝶吃了。刚才太后慈悲为怀，胸怀宽大，由古怪的老太太又变了回来，小麻子又有些喜欢瞎娘，故又孝顺起来，与人认真讨论办法。这时县官韩停止给小麻子搔背，来到前边跪下说：

"麻子不必发愁。延津境内的蝴蝶，是可以赶尽杀绝的。兵士不够，我还有一个办法。"

小麻子问：

"什么办法？"

县官韩：

"动员全民。"

小麻子一惊：

“为赶一个蝴蝶，可以动员全民？”

县官韩：

“怎么不可以动员，上次柿饼脸太后来，为了与六指重温旧情，动员全民连斑鸠都赶了呢。”

小麻子见有先例，大喜，于是决定：从明天起，动员全民捉蝴蝶。这时县官韩又献计：“借赶蝴蝶，将全民动员起来，集合起来，共同做一件事情，也可以弘扬大家的爱国家、爱太后、爱延津的热情，提高大家的凝聚力。过后再表彰几个现场英雄，不就行了。”这时小麻子十分佩服县官韩的政治经验，别看是旧官僚，经验并不旧，在新社会还大有用场呢。于是真心地拍了一下县官韩的肩，又拍了一下巴掌，说：“老韩，从今日起，你不要再扫地搔痒了，你当我的师爷吧；扫地搔痒之事，让袁哨兼起来吧。”县官韩马上跪到地上叩头，谢恩。袁哨在一旁噘嘴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放下屠刀，到小麻子后边去给一个小年轻搔痒。县官韩借着刚当上师爷、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新鲜劲儿，又献一计说：“干脆，咱们赶蝴蝶时，让所有延津人民，都学麻子军队，涂成红眉绿眼，统一着装，然后一字摆开，步伐整齐，也是更加锻炼提高人民的一个办法。”小麻子又同意。但描眉涂眼的颜色费、统一着装的制作费、整个行动的协调组织费，没有出处。县官韩说：“可以集资。”小麻子光着大腿，拍着县官韩的脑袋，哈哈大笑。这时刽子手袁哨在背后搔痒下手过重，一爪子下去，挖出几道血印，疼得小麻子龇牙咧嘴，小麻子反手朝身后袁哨脸上打了一巴掌：

“×你个妈，你以为是在法场呢！”

袁哨的脸立即肿了起来。

于是，第二天，全县二十多万人，涂的红眉绿眼，穿着上红下绿的衣服，像当初给慈禧太后捕捉斑鸠一样，又倾巢出动在麦田里统一捕捉蝴蝶。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上次捉斑鸠每人一个小瓶，这次捉蝴蝶每人一个小碗。大家用筷子头敲着碗边，齐声高唱，也声势雄壮，其乐无穷。大家在家中的闷气、怨气、不平不和不满之气，包括一些在性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的憋屈之气，现在都随着歌声一下飞扬到九霄云外。这时大家又有些感激太后得了白内障，有了蝴蝶，感谢县官韩出谋划策和小麻子下了决心。从早晨捕到晚上，大家意犹未尽，又点起火把，将麦田照了个红彤彤。大家觉得自己又办了一件于国于民都有利的大事。

六

捕捉蝴蝶之后，小麻子和太后，都从县衙迁移到宾馆去住。小麻子管了一个月公务，有些心烦，故有此迁。师爷县官韩仍留在衙中，代理小麻子处理日常公务。这时的韩，仍成了主宰延津的县官，小麻子有些大权旁落。不过这对小麻子来讲，是自觉自愿的。何况他对韩还有规定：遇到重大问题，还是要请示的。所以一有什么大事，县官韩就到宾馆去汇报。一般日常事务，才由他自行处理。到宾馆以后，太后住上次慈禧太后住的套房，小麻子住在隔壁上次六指住的房子。由于小麻子迁居，小蛤蟆诸卫士，也随同迁去。小蛤蟆怀抱一只绛紫色的美丽小羊（又换了一个）。小麻子自在宾馆住下，觉得果然比在县衙有趣。上午找几个卖驴肉的来座谈，说些古往今来的笑话；下午找一个说大鼓书的老太太，边敲着鼓，边唱些诙谐的小曲。上午说笑话，太后不参加；自全县将蝴蝶捕杀尽，太后眼睛果然好了，模模糊糊，都能看见些人形，但太医说，仍需休息；待一个月后，全县再捕捉一次蝴蝶，眼睛就可明亮如初。所以上午在房间休息。早餐（法式早餐）都是由宾馆服务员送到房间，坐在床上吃；下午午休起来，有时踱过来听听大鼓书。这时的太后，脾气改了许多，不再时常发脾气摔东西打猴子，时常微笑，有时还向人说一说她老人家过去的艰难岁月，借以教育下一代。小麻子和他娘在宾馆过得有趣，他带来的几万红头绿眼部队，也自寻其乐，延津境内，士兵调戏、强奸民女之事，时有发生。有细作汇报到县官韩处，韩唉声叹气搓手，又气鼓鼓地说：

“几十万老百姓，难道挺不住几万人的折磨吗？”

至此，小麻子及他娘，几万红头绿眼人的生活方式，成了大家羡慕和追求的目标。这时电视里正在播放美国电视剧《河马和虱子》，小麻子夜夜观看，看后指着电视说：

“我喜欢里边的河马和虱子！”

《河马和虱子》在全县的收视率大大提高。

这天，小麻子闲得无事，闷得心中发慌，再找几个卖驴肉的说笑话，已觉无趣；唱大鼓的老太太就那几个拿手的段子，听了几十遍，再听也笑不起来，故此闷闷不乐，在宾馆游走。突然说：“这贵族生活也憋闷得死人呀。原来革命没成功，出生入死，盼着革命早日成功；谁想一成功，倒是过得没意思了；这时想起当年的厮杀场面，倒觉得有趣。再这样下去，响当当一个英雄豪杰，也被这生活窒息死了！”

于是大呼小蛤蟆、袁哨、县官韩诸人，将他们呼来，举着双手愤怒，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如何排解贵族式的憋闷。小蛤蟆诸人也感到很为难。县官韩试探着说：

“要不咱们还捉蝴蝶？”

小麻子摇头：

“捉过一次了，还捉。俺娘眼里无蝴蝶了，为何还捉蝴蝶？别再一捉捉出蝴蝶，你是何居心？”

韩不敢再说话。

小蛤蟆：

“要不弹玻璃球玩儿？”

小麻子：

“我从小不弹玻璃球。”

小蛤蟆大大胆子：

“要不咱就捉小羊！”

小麻子大呼：

“我不爱小羊！”

袁哨：

“要不咱们杀动物玩儿，杀鸡杀猴！”

小麻子：

“人都不耐烦杀，杀什么鸡猴！”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小麻子一气之下，便让人将这几个家伙送到监牢里去，不想出好办法，不准放出来。关了几天，小蛤蟆几人合计了几十种玩儿法，皆不中小麻子意。这时消息传出，全县大乱。待消息传到我们村曹成耳朵里，曹成一笑，主动到县宾馆去献计。一开始宾馆服务员不让曹成进，说是献计，通报进去，方才见着小麻子。这时小麻子脱得赤条条的，一个人在宾馆房间里走方步。见曹成进来，瞪着眼睛问：

“你是何人？”

曹成拜倒地上：

“在下曹成，来给大王献解闷之计。我献这计，保准大王喜欢。”

小麻子：

“何以见得？”

曹成：

“在下不才，但几千年前，也做过贵族，故知道一些贵族解闷的办法。”

小麻子恍然大悟，忙上前搀起曹成，给他让座、倒茶。怪不得小蛤蟆等人想不出好主意，皆因他们和自己一样，一贯是平民，哪里想得出贵族的办法？可刽子手袁哨，以前也是贵族呀，他怎么也想不出来？小麻子问曹成：

“你有什么办法？”

曹成：

“这办法必须咬耳朵说。”

小麻子瞪了曹一眼，上前将耳朵递给他。小麻子以为曹成要说什么秘密话，谁知曹成只说四个字：

“可问太后。”

小麻子大怒，掴了曹成一耳光。

“俺娘是个瞎子，如何懂得这歪门邪道？”

曹成捂着脸，噘嘴不高兴：

“你还没问，如何知太后不知？你可知道，想当年太后与我是怎样的？”

小麻子恍然大悟，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又说：

“不问太后，我也知道了。”

曹成：

“可对大王心思？”

小麻子想了想，只笑不语。自己只是烦恼，不知原因，现在曹成一说，戳破窗户纸，果然对他心思。原来温饱思淫欲，小麻子在某些方面有了难言之隐。再是英雄，再是豪杰，也有血肉和感情。领袖也是人嘛。但小麻子不同于别的领袖。别的领袖一有难言之隐，自己马上知道；是秃子治秃子，是虱子治虱子；小麻子不同，小麻子浑身有瘴气，瘴气可遮百病，再有难言之隐，不能一洗了之；倒是憋着久了，会把瘴气给憋出来。所以小麻子只知寂寞、难受、冲动、无奈，看世界不顺眼，不知其原因；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经曹成一提醒，恍然大悟。接着又觉得好笑和有趣；一切在我身上长着，你曹成如何晓得？曹成再拜：

“小的早与大王神交，心中跟随大王步伐，嗅到大王身上瘴气，故而知之。”

小麻子点头，又问：

“如此，如之奈何？”

曹成斜了小麻子一眼：

“大王是要长解决，还是要短解决？”

小麻子：

“何谓短解决，何谓长解决？”

曹成：

“如要短解决，事情好办，大王去一下妓院，选一个入眼的，一个小时即可解决问题，回来保你只想睡觉，不觉心烦。”

小麻子：

“长解决呢？”

曹成：

“长解决就麻烦了。那得经过介绍、恋爱、结婚、登记等一套方式。何况大王不同别人，不能随便找人，起码模样、品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都得差不多。这得在延津选美。”

小麻子：

“何谓选美？”

曹成：

“即将妇女集合到一起，由你挑选。”

小麻子立即对这个感兴趣：

“我要长解决，我要选美，我要挑选，我不要短解决。你看，上妓院，多么粗俗。我要搞选美，这个高雅。”

曹成：

“大王既要选美，选美对延津也有好处。这又是一个公众活动，可以借此凝聚延津人民，充分调动大姑娘小媳妇的积极性。把这积极性发挥到各行各业，也对全县的工作是一个推动。”

小麻子点头。让曹成回去，说再考虑考虑。考虑三天，下令，动员全县人民，长期解决，选美。为搞好选美，成立“选美办公室”。因曹成献计有功，又是内行，任命曹成为办公室主任；在宾馆另开一房间，作为办公地点；报名、递照片，都集中到这个办公室。听到这个任命，曹成立即从泥田中拔出双脚，欢天喜地上县城宾馆赴任。这时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瞎鹿、我，都对曹成有些不满意。上次瞎鹿到县城举办独奏音乐会，曹成曾在旁边连讽带刺，说瞎鹿没有骨气，为了物质上的一时享受，竟出卖自己的艺术，用自己的事业向别人献媚，这是出卖艺术家的灵魂等等。说得瞎鹿脸上红一阵紫一阵。虽然在演奏那天，曹成也去站桩助威，但一开完音乐会，我们就被驱赶出县城。在回来的路上，月光如水，照着小路，曹成又说：看看，这音乐会白开了吧？你虽然有超水平发挥，可贵族哪一个到场了呢？听的不都是些庸俗的市民？小麻子、太后，都没到场，到场的最高官员无非是一个卫士和一个刽子手。这会开得还有什么意思？不是等于白开了？我早就说过，你不听。我当过贵族，知道官场内部事情，没人把艺术、文人当个东西，只是你自己在那里自我膨胀罢了。人一成贵族，就没了人的心肝。所以，不管是出于艺术家的尊严，还是出于普通人的自尊心，还是别跟他们结交为好。穷怎么了？穷则独善其身，不出卖灵魂，留得清白在人间；现在你音乐会奏了，灵魂出卖了，一片混浊，又没捞到好处，图个什么呢？说得瞎鹿低头不语。说得我们大家也口服心服，觉得跟瞎鹿去站桩助威，也是一件耻辱的事。可你曹成大道理说得这么堂皇，把大家都说服了，现在轮到自己，一有与贵族结交的机会，怎么也忘记自己演说的道理，屁颠屁颠就到了人跟前呢？在曹成背铺盖卷到县城报到那天，我等众人，都去找曹成，要弄通这做人道理。曹成一见大家的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我们还没开口，他的脸“唰”地一下红了，手脚没处放，背包捆反了。我们看他那狼狈样子，就不好再责问他，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然后尴尬地与我们握了握手，背起背包狼狈逃窜。走到村头又回头说：

“有了好处，我不会忘记大家，这是我跟旁人不同的地方。”果然，这次曹成进城，虽然口是心非，与他宣称的主义、原则、信念与追求不一致，但他自进县城宾馆出任“选美办公室”主任之后，倒没有忘掉在乡下受苦的弟兄们，有了好处，总是想着大家，给大家办了不少实事，这一点又叫大家感动。有了具体事情具体好处给办实事的感动，大家也就把过去坚持的什么主义、原则之类，都忘到爪哇国里去了。譬如，曹成进城第二天，碰到宾馆处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尼龙绸，曹成就让小贩先拉到我们村，先尽我们村的妇女挑选；宾馆的剃头匠倒休，理发室开不了门，按说在偌大一个县城还找不到一个剃头匠？但曹成找到宾馆经理，推荐六指去干了几天。又让人捎信，让白石头、瞎鹿也做好准备，一有擦浴缸的空缺，就让白石头去；一有客人叫唱的，就让瞎鹿去。弄得大家都赞成曹成。又说，曹成到底比瞎鹿强。如果上次瞎鹿办过音乐会，能留在县城，恐怕只会在太后身边自己享福，不会想起给大家办些什么；现在曹成只当了一个“选美办公室”主任，就给大家带来这么多好处。瞎鹿作为艺术家可以出卖灵魂，曹成作为一个普通平民、没落贵族，有什么不可以？何况他一人出卖灵魂，大家都得实惠，我们众人卖他一人，倒是他一人吃亏，我们白赚他便宜。于是心理得到满足，个个欢天喜地。接着好事也轮到了我身上，曹成也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也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时小麻子突然在宾馆犯了瘴气。瘴气四溢，弄得宾馆乌烟瘴气，把两个服务员小姐呛昏在地，抬到医疗中心去急救。瘴气传染了脚气；后来瘴气散发一阵好了，脚气却坐了跟，左脚第二第三个脚趾之间，稀烂流汤。这时曹成就将我介绍给小麻子，说当年我给他捏过脚，指法如何如何好，大王不妨试一试。小麻子脚正痒得钻心，饥不择食，就在曹成的介绍捏脚的报告上，圈阅“同意”。消息被曹成带回来，倒是我有些犹豫，因为这项工作我也多年不干，业务有些生疏了。曹成说：

“鸡巴，什么生疏不生疏，干几天就会了。过去我也没选过美，都是人家给我选美，我哪里给人家选过美？但此一时彼一时，草鸡别说凤凰时，这干了一段不也学会了？一个鸡巴小麻子，土匪一样的人，现在革命成功，过去哪里捏过脚？你给他对付对付也就是了，还不是混一碗干净饭吃。”

我说：

“这饭也不干净，出卖了良心和灵魂。”

这时我爹从后边抽了我一个脖拐：

“妈拉个×，什么良心和灵魂，你曹成叔给你找了这么一个美差，你磕头感谢还来不及，还说这些无用的淡话！你说，你愿意继续在大田里踹牛屎，还是愿意去住宾馆？”

我想了想说：

“当然愿意住宾馆。”

我爹拍了一下巴掌：

“这不结了。乖乖跟你曹成叔去，好多着呢。你一去捏脚，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给我送猪尾巴呢！老爹这些年，没沾过你的光，嘴里早寡淡出鸟来了呢。”

于是，我就从大田出来，洗掉脚上的牛屎，告别淡饭粗茶，背着铺盖卷随曹成进了县城，住进宾馆，给小麻子去捏脚。当然，一开始业务是生疏，几次把脚捏疼了，疼得小麻子皱眉吸冷气。但毕竟一千多年前干过这差事，温习几天，也就熟门熟路，捏得小麻子躺在铺盖卷上舒服得像猫一样哼哼着。有时一场脚捏下来，小麻子还拍拍我的头：

“打小在一块玩儿，不知你小子有这手艺。”

我“嘿嘿”笑笑，就退下去休息。由于业务熟悉，没有心理负担，一切都显得自如了，时间也显得空余了。有时不捏脚，就到处在宾馆走走，与服务员小姐调笑两句，倒也自得其乐。这天晚上，电视道过“晚安”，我没有睡意，看到曹成屋里还亮着灯，就到曹成房间闲坐。曹成正在房间翻着美女照片，“哧哧”地笑，不时在某照片上“呗儿”地来一口。见我也不不好意思，招呼我坐，又问：

“怎么样，我给你介绍这工作。”

我如实答：

“不错，比踹牛屎强多了。”

曹“哈哈”大笑，说：

“就是，世间还不是这么回事，别太认真了。其实我也不愿为这小子拉马坠镫，还不是为了舒服一时是一时。住宾馆，吃顿好饭，看看美女，风吹不着，雨打不着，不比在大田里捡麦穗强多了？”

我说：

“那当初瞎鹿办音乐会，你还指责他，他不也这么想？他当时这么想，你指责他，现在你我还不是这样？”

曹这时脸红了，说：

“现在细想起来，当初的正义之辞，可能包含着很大的忌妒成分。唉，我这个人哪，也是小农意识，有很多毛病，见不得别人得好处。别人一有好处，就眼红，还不明说，故意找些冠冕堂皇的道理。这是小农意识，今后一定克服。”

我说：

“不管怎么说曹叔，咱这寄人篱下，求人吃饭，也不是常事。虽然过去踹牛屎捡麦穗，但心灵自由；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屋子里还有空调，毕竟受人管。受人管，就得看人眼啊！”

曹感叹一声：

“这点你以为你曹叔不知道？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曹成当年什么模样，何等威风，打过多少胜仗，写过多少漂亮的诗句。但英雄不能说当年，现在年纪大了，苦日子我真过够了。如果过去没当过贵族，像你，像你爹，祖祖辈辈踹牛屎，也就罢了，也就甘心了；可想我老曹，这牛屎如何再踹得下去……”

说着眼中出了泪：

“现在呢，苦日子不想过，富日子又不会自己跑过来，这一大把年纪，再去闹革命，推翻别人，给自己争个贵族地位，已是不可能了。我是万般无奈，才投靠这么一个小痞子，让他赏一碗稀粥喝喝……”

说完，泪流满面。看他伤心，我就要告辞。谁知他突然泪不流了，觍着脸说：

“哎，念你曹叔给你介绍这份好工作，现在我脚气也犯了，你现在没事，也给我捏捏怎么样？”

我虽然不高兴，但还是一下磨不开情面，只好上去给他捏。他到底是老贵族，我一捏，手指一动，他就知道怎么配合，不像小麻子，只是让你捏，他脚趾不配合，十分费劲。就像男女之事，知道相互配合，相互省不少心思，效果又好。很快，他就闭上眼睛，哼哼起来，像到了高潮的妇女。这时我又接上刚才的话题：

“可我们这样做，会有人指我们的脊梁骨，群众也有意见。”

曹成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鸡巴群众，群众懂个蛋，只要给他们一点好处，他就忘记东南西北喽。历来高明的领导，自己享受完，别忘把剩下的零碎给了群众，叫给群众办实事，群众就欢迎你，不指你脊梁骨。像我，给你们介绍工作，你们不也欢迎我？”

我点点头。不再说话。第二天，我爹让人捎来一封信，信上说，自我给大王捏脚，已有人给他送猪尾巴，让我跟大王好好干。这时的爹，已不同以前我跟他一块下田踹牛粪的爹。那时他一不高兴，包括有时他因为个人原因不高兴，就劈头给我一脖拐；现在写信很客气，还对我用“您”。我对曹成的话，更加信然，一笑了之。从此脚踏实地给小麻子捏脚。一月下来，我手上也染了脚气，右手大拇哥、二拇哥、三拇哥及之上的手背部分，都流着黄汤。每当别人问我的差事，我就骄傲地举一下手。当然，这时我已老成持重。不像当初给曹丞相捏脚，一见人就骄傲地炫耀。现在是别人问及，我才故作不在意地让人看一下。

这时选美已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曹成忙得脚丫子朝天。忙主要不是忙选美女本身。其实选美很简单，先将官报、民报、人荐、自荐的照片集中起来，送给小麻子观看，让小麻子从照片中初选一批，再进行面试。一开始小麻子没有在意，说看着照片差不多，就参考找一个算了。曹成不同意这一点，说单看照片上当的多了；别说看照片，就是单看人的背影，也容易上当。在大街上走，看见一个姑娘背影，亭亭玉立，想着一定不错，可等她转过身，那个丑陋。单看照片如何不上当？照片上只能看脸蛋，不能看身条，不能看皮肤，不能看性格，不能看脾气，不能嗅她有无口臭、腋臭及其他方面的臭。一看选美还有这么多麻烦，小麻子有些灰心丧气，说：“原来以为选美十分好玩儿，谁知还有这么多复杂的手续；再好的姑娘，经过这么多手续，也变得索然无味了。”于是让曹成改革选美制度，简化选美手续，本着既给爷解决问题，又给爷少添麻烦的原则。曹成答了一声“嘘”，又献计说：“既然大王嫌麻烦，制度可以简化；制度是人定的，人如果稍有头脑，就该知道人不该抱着制度不放，人可以改变制度。怎么改变呢？既然爷怕麻烦，就把麻烦给我算了；办任何事情总要有麻烦，你有麻烦，我就没麻烦；我把麻烦揽

过来，爷就没麻烦。照这样原则，爷可把照片的初选、人的初选工作，都归我曹成负责；我从中把人筛选到剩下三个，最后再由爷来选定，如何？如爷还嫌麻烦，还可剩到两个。”小麻子这时高兴地摆手说：“三个吧，三个吧，什么事不能偏废，不能太麻烦，但也不能因为怕麻烦，就一点麻烦没有；一点麻烦没有，世界也没意思；你选一个，直接把她放到炕上，再让我去，不也跟妓院差不多了？人数就定在三个，比较适宜。”曹成喊一声“嘘”，这事就定了下来。小麻子摇摇晃晃走了，这边一切都归了曹成。曹成接手直接代小麻子初选，所以一个简单的事情，把曹成忙坏了。当然选美本身还不忙，忙的是每时每刻都有人找曹成说情走门子。提牛头、提猪头、提羊头找庙门送礼者，络绎不绝。自大王发布选美命令，大家知道大王要在全民选美，全县的人都像疯了似的，家家户户，不管家里姑娘够不够格，都争先恐后报了名；三十五岁的老姑娘有报的，不足十岁的小丫头也有报的。而且大家觉得大王这样选美很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一个正在地里挖野菜的黄花丫头，如被大王选上了，立即能平步青云，成为贵族，捡菜的可以不捡菜，可以住宾馆享荣华富贵，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所以就是大家争得把脑子打出来，也不算过分。这时小麻子大权旁落，把初选的权力交给了曹成，曹成自然成了延津炙手可热的人物。这时的曹成，也突然摆起了架子，又拿出过去当丞相的派头，有时接电话，头一声便变成了浓重的鼻音。人家找曹成，他不先说自己是不是曹成，而要反问你是哪里，找他什么事等等。大家所送的猪、牛、羊头，曹成房间里堆不下，就夜里往我屋子床底下搬。曹成一时还不好对我摆架子，何况这是他用我的房间搬头，有时还要求我给他捏脚，所以一边搬头，一边摇头叹息：

“这活，不是人干的。”

我说：

“算了老曹，知道你能力大，所以小麻子才信任你，重用你。”

曹成不好意思“嘿嘿”笑了，又对我说：

“夜里饿了，顺手从床下拿头吃吧。”

我点点头。后来饿了，果真吃了几个。因各种头是各种不同的人家送的，味道不一。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淡的，有咸的，有辣的，有苦的，有四川风味的，有金华火腿风味的等等。我将这感受告诉曹成，曹正孤灯独影，对着一桌子一床的照片发愁。听我说了头的味道，他突然灵机一动，说：

“我选美有了好办法。”

我问：

“什么办法？”

曹：

“许多年没见过女人，刚开始看照片，个个可爱；折腾一个月，见得多了，到处是照片，这女人也成灾了。女人成灾倒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看花了眼，我也选不出来了！”

我问：

“那怎么办？”

曹：

“所以我听你说头的味道，得到启发。咱们别看照片了，咱们品尝各家送的牛头、猪头、羊头吧！谁家的味道好，谁家的姑娘就准错不了！”

我也觉得这办法好玩儿，就同意曹的办法，当时就干上了。但啃了几个，就啃不动了，酸甜苦辣，也跟看照片一样尝腻了。这时曹成拍了一下手，想起仍在乡下受苦的村里的阶级兄弟。

“把他们召来，不就行了？”

我也拍手称快。第二天，一帮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狗男女，就到宾馆去尝头。弄得全村男女老少，都称颂曹成大德。

连猪蛋都说：

“老曹，这是错过了年头，如果仍是三国时，非拥戴你重新成为丞相不可。”

说完，赶紧跟大家一起，一人抱一个头用力品尝。如此尝了十天，初选基本揭晓。先选出三百家，再准

备从中选出三十家，最后选出三家。由于是全村人尝头肉，全村人一时在延津皆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成了一帮临时贵族。除了公众头肉，各人又收下许多个体头肉。这时大家免不了有些假公济私，都拼命想把送自己头肉人家的姑娘给推上去。于是，个体头肉与公众头肉混淆不清，这让曹成都有些心烦了。不能这样，遍地黄花，挑选只能一个。原想让你们来尝头肉，谁知你们还假公济私，这就有些辜负洒家的信任了。这时曹成有些生气，对大家持不信任态度，将选出的三百家头肉，束之高阁，不再让大家从三百份中继续选三十个，而把大家统统轰到了乡下：

“滚吧，滚吧，带上你们各自的私头私肉滚吧！”

待大家灰溜溜地滚走，他把六指留下，送六指到高阁上，让六指一个人守着三百份头肉品尝，十中选一，从中品出三十份。曹成这次很明确，不信任别人，连我都不信任（他怀疑我及我爹我小叔我孬舅诸人串通一气，沆瀣一气，推荐了不少我们亲戚家的姑娘），只信任六指一个。为什么信六指？曹成说，通过这些天与六指接触，发现六指是个好同志。上次慈禧柿饼脸太后到延津来，六指先是感动，后是尴尬，但最后竟从舒服如现在的宾馆自行逃了出来，不与太后同流合污，这就不简单，反映出六指荣辱不惊、视富贵如粪土、出污泥而不染、甘愿过贫穷日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质。六指当时如丧家之犬逃回村里，也曾赌咒发誓说：再不和贵族来往，甘愿当自己的剃头匠；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活儿低贱，技艺无穷，不是也颇值得一个人自豪地活在世上吗？谁说只有从事政治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那是政治家自己那么定的，我们何必跟着上当？剃头怎么了？割脚怎么了？时传祥一辈子掏粪，不也得到了国家主席的接见？说了这么一大堆活思想，六指心里平静许多。从此挑起剃头担子，不自卑，不骄傲，不再如痴如狂地回想与太后相处的日子。当然，照曹成的观点，六指品质固然高尚，但这种看法又显得幼稚和有些偏废了。因为与不与贵族交往，并不是你个人所能决定的事。你可以不与贵族交往，但你总得接受贵族的领导吧？你剃头挑子虽然可以和贵族的山里红平等，但你总不能忘了大方向吧？中华民国时，你不能再给人留大辫吧？所以，不与贵族结交是相对的，与贵族结交是绝对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种的田，是贵族划分的；你挣的钱花的钱，是贵族制造的；你生活在哪个制度，你赶上哪个领导人，就像你的生身父母自个不能选择一样，并不是你自己所能决定的。所以清高是相对的，不清高是绝对的；出世是相对的，入世是绝对的。再清高的僧侣、大师，碰到丞相到寺院视察，不也高兴万分、跪拜在地上吗？不也准备好墨宝，想请丞相给题个词落个款吗？六指自与柿饼脸太后分手之后，原是准备独善其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做一个清高之士的。小麻子用炮轰走柿饼脸太后、入主延津以后，对这改天换地，六指视而不见，漠然处之。所以他虽是小麻子乡亲，但并没有像曹成、我一样沾上些光。上次瞎鹿举办音乐会，也请六指去站桩助威，六指断然拒绝。后来曹成成为“选美办公室”主任、进入宾馆之后，宾馆理发员休假，曹成便请六指去补缺，六指捧着自己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糊糊碗，一开始也是君子固穷，宁死不去与贵族结交。曹成看他可怜样子，便用上边一番大道理劝他。这时六指眼中“吧嗒”“吧嗒”滴下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终于，开了戒，去了，但说：

“我只挣剃头该挣的那份钱，并不希望得到贵族的施舍。”

曹成说：

“不施舍，不施舍。”

才把六指拖去。这次让村里所有乡亲共同来品尝头肉，也把六指拖了来。六指事先也有话：我只品尝该我品尝的那份。六指说到做到，只品尝分批到他名下的那份，不私下接受个体头肉。该品尝的那一部分，也不像我们刚开始认真，品着品着就疲了，开始胡乱支差，有时味道好的姑娘给无意中刷了下来，味道差的姑娘倒可能榜上有名。六指从头至尾，都非常认真，常自我品尝到半夜五更。六指这样品质、这样认真、不假公济私，所以在从三百份中继续选出三十名时，曹成不信任别人，只信任六指，就一点不奇怪了。曹成把六指叫到自己房间，说：

“六指，接下去选美就看你的了。”

一件重要差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就这样落到了六指头上。六指不免感到有些紧张，既感到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感到过程似乎太简单。消息传出，许多人哭，也有许多人前来祝贺。六指说：

“实话告诉大家，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这么重要的差事，落到我头上，没有想到；二一个，这么重要的差事，只落到我一个人头上，我没想到。”

由于老曹对大家都不信任，只信任六指一个，六指看到大家那么恭维他，许多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他，问他今后的选美动向，这使六指本来消灭殆尽的虚荣心，又重新膨胀起来。但自我膨胀如果放在别人身上，是坏事，只会导致目空一切，狂妄自大，把老鼠看成大象，把大象看成老鼠。但自我膨胀放在六指身上，却是好事，只会更加激发他的爱国热情和严格认真的工作态度与自我牺牲精神。如此三匝，六指不是继续抛头露面，自我炫耀，借此把自己展现在世界面前，反而为了不辜负曹成的期望，开始谢绝各种记者采访，谢绝各种请客送礼，索性把自己反锁到高阁，认真从那三百份头肉里，对

照照片，品选出三十个人选。曹成见六指这样廉洁奉公，十分满意，各种场合对大家说：

“怎么样，我选这个品尝人怎么样？”

但老曹这次又失算了。因为这是品肉和选美，不是干别的。如是干别的什么活计，别人不合适，六指合适。但这次是品肉和选美，那么其他任何一人都比六指合适。因为这需要目光、口味、经验，所有这些六指都不具备，他只具备埋头苦干的精神。看六指当年自己选的要死要活的对象，只是一个柿饼脸，现在由他来选美，他能选出什么好的呢？放到别人头上，越埋头苦干越好；放到六指头上，越埋头苦干，离美就越远。六指闭门在干什么？他在闭门造车，赶着大车在南辕北辙。但对这样的议论，曹成一概听不进去，只是说：

“出水才看两腿泥！”

一月之后，出水了。六指打开高阁门，脸煞白，人瘦了一圈。六指一天品尝十个，从十个中选出一个。一个月，正好品尝三百个，从中选出三十个。乖乖，果然，六指品出的头肉和美女照片，都是按照六指个人的标准来选择的。头肉，个个只要咸、酱油味重就可以；美女，只要肥头大耳，黑红健美就可以。整个一个拉洋车人的标准。选出的头肉和美女，个个如此，别说大家哄堂大笑，连曹成也知道自己找人找错了，恼羞成怒地说：

“六指，你是给大王选美，还是给自己找意中人呢？你对得起你一月的饭菜吗？”

六指仰脸看着曹成，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做错了什么事。到了晚上，方才明白自己又干了一件和上次随太后回县衙一样的傻事，那是可望而不可即只能向往而永远没能力达到的境地。这时尴尬、羞愧、自诘、自责，又懵懵懂懂，晕晕乎乎，不知身在何处。半夜睡不着觉，觉得街上喧哗，扒着门往外看，见街上人来人往，在到处乱跑，便心有所动，又一次逃离宾馆，随人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六指逃走，由曹成来收拾六指留下的烂摊子。这次曹成起用猪蛋，任命猪蛋为“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主任，隶属在“选美办公室”下面，处理六指留下的遗留问题。曹说：

“过去起用六指是不对的。六指虽然老实，品行好，但才能、魄力不足。这次接受教训，起用猪蛋。猪蛋虽然有私心，塞私肉，图报复，德不行，但有才，遇事敢干，有魄力，所以用他。”

猪蛋兴高采烈去上任。一上任，果然大刀阔斧，要将六指选的三十名推倒重来，重新品肉，重新看照片。这在延津又引起一阵混乱。十几万闺中待字的人家，又前呼后拥、大喊小叫重新送头肉。猪蛋都将肉塞到了自己房间的床底下。但这时已容不得猪蛋来细细品尝，大王小麻子已等得不耐烦，说迟迟几个月，美还选不出来，我心中的难言之隐，何时才能得到解决？到了这天晚上，由于心中闹得慌，瘴气又有些犯了。于是将曹成叫去，狠狠训了一顿，限他三天之内，选出美来。不然就把他脑袋割下来当球踢。曹成回来，惊慌失措，将猪蛋找来商量对策。猪蛋果然大将风度，说：

“大王既然着急，这还不好办？别说三天，就是三个小时，我也能将美选出来。”

曹：

“有什么办法？”

猪：

“关键是改革选美制度。不单是选美，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走到死胡同，一改制度，就豁然开朗了。”

曹：

“制度怎么改？”

猪：

“头肉咱们就别管了，别再拘泥于尝肉的笨办法了，咱们翻扑克牌就是了。”

曹：

“怎么翻扑克牌？”

猪：

“把照片集合在一起，再叫两个人来，敲三家，拱猪，挤黑A，四十下台，升级，不都很简便？”

曹拍了一下汗津津的脑门儿：

“对，对，说得好，怎么没有早想出这个办法！”

又问：

“还有更简便的办法吗？”

猪：

“有哇，就看你用不用。”

曹：

“什么办法？”

猪：“扔钢镚儿，看是字是幕儿；或弹玻璃球，看谁先进窝，不就行了。”

曹点头：

“这也是好办法，不过过于轻率一些，让我再考虑考虑。”

曹考虑三十分钟，拍板，废弃尝头肉、看照片的死办法，改革制度，而且不是搞一种制度，开放搞活，翻扑克牌、扔钢镚儿、弹玻璃球三管齐下，取长补短，用科学简便、多快好省的办法，进行新的选美尝试。为此，又招了一批以工代干的临时工，麇集在猪的“处理遗留问题”办公室，进行紧张的选美。一时猪的屋里闹翻了天，里边烟雾腾腾，甩扑克的，喝酒的，吐痰的，扔钢镚儿的，在地板上凿小洞弹玻璃球的，大呼小叫，乌烟瘴气。曹成夜里还听到一片嘈杂，便从自己房间趿拉着拖鞋到猪的门前，拉开一条缝，将脑袋伸进去问：

“老猪，这么乱，行吗？”

猪正晾着肚皮，躺在一张桌子上一边让宾馆服务员给他搔痒，一边监督一帮折腾的临时工，见曹问，不以为然地说：

“乱怎么了，乱是乱了敌人。三天之后，你瞧好吧。”

曹点点头，就退了出去。但回去一直难以入睡，害怕到时候完不成任务，脑袋被割下来让人当球踢。这样提心吊胆三日，猪蛋没有让人失望，他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竟真的选出三个美来。当猪把这几张照片交到曹的手上，曹悬着的心才放回肚里，说：“不容易，不容易。”

捏住三张照片，对猪说：

“好好歇歇去吧，可以到风景点去看一看。”

选出这三个美，果然让大家心服，她们全是延津境内的名门望族：一个杀驴家的女儿，家里开着一口沸腾的煺毛杀锅；一个是杀狗家的女儿，家中院里到处悬挂着赤条条的狗的尸体，据说厕所里挂的都是；一个是守株待兔人家的女儿，一到黎明五更，全家人便紧急出动，到延津田野里去分头把守一棵棵槐树，等待兔子往树上撞头。当然，在三天的选美过程中，不正之风也十分猖獗，私下堆过来的头肉，把宾馆都淹没了。各级贪官污吏，如小蛤蟆、袁哨等人，也横加干涉。但结果总算出来了。曹成这时心情轻松又舒畅，在将三个女孩正式移交到小麻子手中、由他再从中挑选一个之前，曹成想先将三个女孩过目一番。他坐在宾馆会议室里，让人将三个入选的美人叫来。三个女孩进来，自然羞羞答答。在曹成去关房门时，却发现宾馆外还有三拨人群，在等待会议室三人较量的结果：一拨人个个拿着杀驴的尖刀，一拨人个个扛着打狗的闷棍，一拨人鼻涕流水，个个袖着手，蹲坐在宾馆外一棵槐树下在守株等着。不管是拿家伙的还是袖着手的，个个眼睛瞪得通红、溜圆。这让曹成大吃一惊。看到曹成探头，他们纷纷喊：

“老曹，看你的了！”

“老曹，待会儿到我家吃驴肉！”

“老曹，给自己留条后路！”

并纷纷向曹成亮自己手中的刀枪剑戟。把曹成吓得赶紧将头缩了回去，将门关上。然后一边擦头上的冷汗，一边对猪蛋说：

“老猪，事不宜迟，宜迟就出大事。我今天也只是在正式上交之前，想提前看看她们，顺便摸一下她们的下颏，没想到引来屋外几伙明火执仗的家伙。看来今天这下颏摸不成了，得赶紧把矛盾上交！”

于是，曹、猪将矛盾上交，正式将三个女孩，带到了小麻子的房间。三伙屋外等候的人，也将自己的人群，移到了小麻子房下。守株待兔人家，也换了一棵槐树。小麻子这时正在屋里来回踱步，小蛤蟆在一旁垂手站着。这时的小麻子，瘴气已经过去，头脑十分清醒。清醒的原因，是因为小蛤蟆听到一个消息。小麻子带着红眉绿眼部队，轰走慈禧太后，占据延津已几个月；柿饼脸太后回北京处理内政外交，现在处理得走投无路，于是腾出手来，派兵来报延津的一箭之仇。据细作报告，以小安子为首，带领几万官军，和八个洋人，来收拾太平天国的小麻子；前头部队已到了百里之外。小蛤蟆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放下怀中的红毛小羊，披衣裳去报告小麻子。当时小麻子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以抵抗一阵阵犯上来的瘴气。瘴气一犯，小麻子又有难言之隐，这时就埋怨曹成怎么还没选上美来；如三天再选不上来，就要把他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听到大军就要到来的消息，小麻子烟枪一丢，头脑立即清醒了，瘴气立即给憋了回去。既然头脑清醒，瘴气不存在了，所以将瘴气时同意和布置的事情，全给忘记了。现在见曹成带了几个描眉涂眼、花枝招展的女孩进来，不知其所以然，停止踱步，迷茫地问曹成：

“什么事？他们是什么人？”

曹也吃了一惊，见小麻子一脸严肃，以为是小麻子怪他将美送得迟了，忙垂手答道：

“回大王，三天没有超过。她们三个，即是从千万人中为大王选的美，现在正式请大王过目，从中再选出一个，尽快成亲，以解大王和二十万延津人民的心头大事。”

小麻子仍不知什么事，皱着眉问：

“什么选美？选什么美？美从何来，又到哪里去？”

小蛤蟆见小麻子已糊涂，便走上前去，附在小麻子耳朵上，将前因后果复述一遍。小麻子这才依稀记起是有这件事。但这时他瘴气退了，身体已不太需要女孩子，何况另有大的麻烦事缠身，于是摆摆手说：

“好了，好了，这事暂不提了，让她们回去吧！”

曹成和猪蛋、三个美女，都吓了一跳。猪蛋问：

“回去，为什么回去？”

小麻子说：

“这事我不在这里说，但我会在另外的场合说！”

曹知道小麻子这时头脑已经彻底糊涂，自己忙活几个月的事情，就要前功尽弃，不了了之。这几个月忙活的是什么？于是赶忙跪下说：

“大王，此事这样处理不妥。选美选了几个月，费了许多人力物力，怎么说回去就回去？虽然大王可以回去，以后想什么时候选美，还可以什么时候选美，但这对延津几十万人民来说，选美到现在，又一下回去，太伤人民感情。大王你想，这三个女孩是从千万人中选出来的，代表着千万的人民，你怎么能说回去，就让她们回去？”

小麻子一愣，看地上的曹成一番长篇大论，看了半天，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期，那时怎么受继父瞎鹿的欺侮，怎么得到过瞎娘及乡亲们的保护。曹成就曾保护过他，一次因顽皮掉到河里，正在割豆子的曹成跳到河里将他救出。于是，态度和蔼童年许多，忙上前捉住曹的手：

“老曹叔，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说怎么办？”

曹原担心自己的长篇大论不对小麻子心思，会引起他发火，没想到他会亲切地来拉自己，心中很是感动。见小麻子叫“叔”，曹也温暖得成了长辈，于是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

“贤侄圣明，女孩得留下，不能让人民寒心。再说，你选美选了半天，又让人家回去，让人家女孩回去怎么活？”

小麻子拍了一下大腿：

“情况再急，不差几个女孩，那就照老曹叔的话，将她们留下吧！”

曹忙又跪到地上：

“不能都留下。”

小麻子：

“怎么又不能都留下？”

曹：

“选美只有一个，请贤侄从三个中选出一个。”

小麻子“噢”了一声，说：

“情况还这么复杂。”

于是让三个女孩将脸转过来，他趴上去看。但由于以前与女孩接触太少，女孩与女孩之间，他看不出什么差别。看了半天，没有看出名堂。最后有些不耐烦，随便指了一个说：

“就是这个吧！”

三个被挑选女孩，心情一直很紧张，等待大王来挑。挑上去，就从此脱离苦海，住到宾馆，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挑不上去，仍得回去杀驴或者洗狗肠子。现在出了结果，被选上的那个，高兴得一下昏了过去；没被选上的，气得一下昏了过去。小麻子见三个女孩一下昏倒在地，吓了一跳。被挑上去的女孩，是杀驴人家的闺女。窗外等待的驴家，一见自己的女儿被挑了上去，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杀狗家的不服，也是一时气急，看到驴家的兴奋而忌妒，一闷棍下去，将驴家一个人的脑浆子给打了出来。驴家立即反抗，用刀捅死狗家一个人。双方人马纠缠到一起，打成一锅粥。消息传到屋里，也让大家为难。小麻子说：

“我就是不挑驴家的，换成狗家的，驴家也会同样不满意呀！”曹成、小蛤蟆、猪蛋、袁哨都傻了眼。这时县官韩又来禀告军情，匆匆忙忙赶来，看到这种形势，忙先放下军情，先来为这件事出谋划策。到底当过多年县官，处理过这种民事纠纷，他一步上前跪下说：

“大王，依我之见，鉴于目前形势，这驴家的、狗家的女孩，都不要要了！”

小麻子：

“为何？”

韩：

“他们人脑子都打出来了，女孩如何能要？刚娶了他家女孩，就得给他家操办丧事；刚入洞房，就得去哭老丈人，这事如何使得？得注意政治影响。”

小麻子：

“那选谁呢？”

韩：

“就选那个不打人家的女孩吧。从中也可以看出，这个女孩家有家教，性格温和，适宜做王后。”

小麻子想了想，说：

“只好这样了。只是选这个女孩，驴狗两家还打不打了？”

韩：

“只要选守株待兔家的，那两家肯定不会再打。”

小麻子听了县官韩的话，就重新指定守株待兔家的女儿为美人。为了防止又要节外生枝，立即让县官韩到县衙去扯结婚证。果然，消息传出，狗、驴两家立即不打了。原来打了半天，各自都没得到好处，还打干什么？于是各人抬着各人家的尸体，去野外安葬。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守株待兔人家，这次又守株得了个大兔子，笑嘻嘻风卷而去。守株待兔人家的女儿，是个紫红脸膛、肉眼泡的姑娘，一笑露出几根大黄牙。选定以后，小蛤蟆带未过门的媳妇去见婆婆。婆婆沈姓小寡妇年轻时风流俊俏，现在用手摸了摸儿媳上下，气得连声地喊：

“这美是怎么选的？哪里见过这等丑陋的女子！立即将‘选美办公室’给撤了，把曹成乱棍打死！”

曹成闻讯，赶忙收拾铺盖卷，逃离宾馆。趁着黑夜繁星，逃到乡下藏匿起来。日后见到我，委屈地摊着双手说：

“你说我忙活几个月，图个什么呢？”

我不以为然：

“你总吃了几个月好饭。”

曹想了想，点头：

“那倒是。”

又梗着脖子说：

“你们也占了我不少便宜呀。”

我点头，说：

“那也是。”

太后发过火，并没有影响小麻子成婚。因为美已选定，再不成婚，就有了政治影响。据说成婚之前，小麻子已将生米做成熟饭：当天夜里，小麻子就把守株待兔家的兔妞给留在了宾馆，守株待兔人家也没说什么。至于太后，只好给她讲大道理，讲顾全大局。背后县官韩、小蛤螨对小麻子说，看来老太君是糊涂了，糊涂了容易说疯话、傻话，可以原谅，不必理她。于是选择日子，送见面礼，对属相，成婚。这时军情也已很急。小安子率领的官军和八个洋人已经逼近。小麻子成婚那天，婚礼的炮声中，还可以听到城外小安子的打炮声。两种炮声搅和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聋。但我们这些延津人，还糊里糊涂沉浸在大王新婚的喜庆中，不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结婚那天，县官韩做司仪，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父子都来当轿夫。我是放鞭炮者。我们不图别的，只为能再吃上一顿好饭。曹成本来也想来抬轿子，但因太后刚说过要将他“乱棒打死”，所以没敢来。瞎鹿本来也想来奏乐，曹成自己没来，便居心叵测地对瞎鹿说了许多上次音乐会唬人的话，吓得瞎鹿也没敢来。孬舅我们几人来了，原想只为吃一顿饭，没想到后来也成了一条罪状。这天放鞭炮，婚礼前半截我放得比较好，后半截出了一次差错，一个钻天炮没放好，炮仗钻到了新娘子裤腿里，把新娘子的长裤炸成了旗袍。小蛤螨兜头打了我一巴掌。我表面龇牙笑着，心里却恨恨骂道：

“小蛤螨，我×你活妈，谁放炮没个闪失的时候呢？”

七

大军压境，围住了延津县城。官军十几万，洋人八个，由小安子率领，车辚辚，马萧萧，人马嘶叫，浩浩荡荡开了过来。小安子骑着马，在县城周围耀武扬威地跑，口口声声要捉拿小麻子。他们也知道小麻子已经成婚，说：

“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抓你不算犯法！”

上次小麻子成婚时，因为放鞭炮小蛤蟆打过我一巴掌，我对现在的事态有点幸灾乐祸。但其他人都忙忙如丧家之犬，县城一片混乱。小麻子虽然拥着兔妇在新婚床上，但人急得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人同时顾两头，任是谁也顾不好。他既想与兔妇找乐子，又想着城外的官军和洋人。床上的事没干好，军情也了解不清。这时他就有些恼怒曹成。曹说有了女孩就可以解难言之隐，现在跟兔妇在一起，怎么越来越不见乐子，做起来简直是痛苦，这边把官军也给招来了。他一边派人去乡下捉拿曹成，一边将县官韩、小蛤蟆等人招来，商议对付官军的对策。县官韩见大军压境，已吓得面如土色，害怕官军一旦攻破县城，拿他当汉奸。上次小麻子攻破县城、轰走柿饼脸慈禧太后，他投降小麻子，由洒扫庭除、搔痒，艰苦奋斗，升成师爷。现在官军再攻破县城，他再投降谁去？投降来投降去，成了破烂，谁知人家还接受不接受呢？何况目前还在小麻子手下，不能说投降，一说投降，这边立马就会杀头。只能等一场大战，官军攻破县城，才能考虑投降。那时的投降，前途未卜，所以心烦意乱，没魂没魄。可现在还得为小麻子服务。小麻子不知他这点心理，还以为他是自己的师爷，于是问他：

“韩，事情紧急，你看怎么办？”

韩仍在那里发愣，经小蛤蟆踢了一脚，方才醒过来。醒过来搓手：

“是呀，怎么办呢？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我们成了一窝汤浇的蚂蚁了！”

小麻子：

“以前开音乐会，捉蝴蝶，选美成婚，你都出了不少好主意，这回也要发挥积极性。”

小麻子一表扬，县官韩心里又有些温暖，头脑也有些清醒。这时对大军压境也有些气愤，说：

“你说柿饼脸太后可恼，她还是真可恼。什么时候不能进击，趁着人家结婚，大军压境，这就不够意思了！”

于是答应回去想一夜工夫，想出一个主意，能击败小安子，挽救延津。小麻子同意，说可别超过一夜，别等小安子把县城攻破，你主意再想出来，这主意就白想了。韩点头，离去。临离去之前，又想起什么，跪到地上说：

“要想一夜想出个好主意也不难，请大王答应我一个条件！”

小麻子：

“只要能想出主意，什么条件都可以，你说。”

这时县官韩又不说了。等小蛤蟆上去踢了他一脚，他才吞吞吐吐地说：

“也是一桩难言之隐。”

小麻子：

“什么难言之隐？”

韩：

“与大王相处这么长时间，实在不瞒大王，我这难言之隐，藏在心中也有好几年了。这难言之隐，与大王有些相似。我家老婆小蛤蟆见过，已五十多岁，过去讲究‘女大三，抱金砖’，现在却已经不中用了。几年以来，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前几天大王成婚，其实我心里是既高兴又忌妒，夜里做梦，做的都是说不出口的梦。我今年四十九岁，现在形势紧迫，到了关键时候，活今天不知道明天，所以，我想着大王刚刚选过美，能不能可怜我一下，将选掉不要的美，随便发一个给我，丑俊不论，只要年轻，有点性感就行。只要大王答应我这个条件，我肯定一夜想出个应付官军的好办法。”

小麻子见县官韩提出这种条件，哭笑不得，但军情紧急，容不得考虑，只好答应县官韩：

“这倒问题不大，反正是我不要的，给谁不是给，给你也没什么。只是我如果发一个女的给你，夜里你更不得闲，如何能想出好主意？”

县官韩忙又拜在地上：

“感谢大王救我一命。大王放心，我这人有这个特点，越是有女孩在身边，思维越是敏捷。听说许多大人物，儿媳不在身边，脑子就失灵走神，国家大事都处理错了。为了国家大事，他扒点灰也没什么。我这里有女孩在身边，明天早上你就瞧好吧！”说完转身就想跑，要到过去的“选美办公室”去翻照片。这时小麻子又叫住他：

“看你对女孩这么感兴趣，我怎么没尝到女孩的乐子？”

县官韩“嘿嘿”一笑：

“大王还是不得要领。等我主意想出来，击退官兵，保住延津，闲暇下来，咱们再细细探讨。”

然后匆匆一拜，三步并作两步往外走。一走走到宾馆西门口，撞开已落满灰尘贴了封条的“选美办公室”，匆匆翻照片，对人，然后简化手续，就让县衙中的衙役去捕捉该女。虽然节奏有些快，萝卜快了不洗泥，但最终晚上八九点钟坐在县官韩县衙办公室临时床铺床沿上的女孩还可以，扎着红头绳，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只是牙齿有些错位，两个门牙各挤出半个，合不上嘴唇，是县城一家卖老鼠药家的姑娘。但兵荒马乱之中，能有这样的也不错了。县官韩进得办公室，便把停在那里乱看的衙役撵跑了。虽然老鼠药姑娘头次遇到这事，有些哭哭啼啼，但几个小时过去，县官韩基本还尽兴。这时他点着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想着大兵压境是个坏事，但也是个好事，坏事变好事，不是坏事，也难做成今天的好事。于是一边用手捏老鼠药姑娘的耳唇，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给小麻子想退兵之计。有姑娘拥在怀里，头脑果然“唰唰”地清醒了。

县官韩在这里拥着姑娘想主意，小麻子在宾馆离开他的兔妇调兵遣将。他将一道道命令，下给小蛤蟆去传达。小蛤蟆这些天仍找羊不断，身边又换了一个紫花披头羊，天天得趣，所以哈欠连天。他原想着革命得了延津，就可以在延津久住下去，长期换羊；没想到革命之后，大军压境，要剥夺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过小蛤蟆对形势比较乐观，上次弟兄们来延津，把慈禧太后都轰跑了，现在来了几个官军和细胳膊细腿的洋人，有什么可怕。他将这想法给小麻子说了。小麻子说：

“但愿如此。可我心里总不对劲，你集合弟兄们去吧。”

可真到去集合红眉绿眼的弟兄们，小蛤蟆才发现事情果然麻烦。集合半天，几万红眉绿眼弟兄没有集合起来。到人民广场报到的，仅有几百人，眉毛、眼睛的红绿颜色还不大分明。原来部队在延津驻扎的时间太长，在小麻子全县选美时，红眉绿眼弟兄都在选丑，然后人人找了一个丑，有的已经生下丑孩子。几万红眉绿眼弟兄，被淹没在延津的汪洋大海里。一和当地土著结合，弟兄们本身也退化了，眉毛、眼睛都同化成延津人土头土脑的模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孩子老婆，锅碗瓢盆，已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忘记自己还是红眉绿眼弟兄。所以听见集合的军号，以为是城里在放电影。就是知道是集合的军号，也忘记了自己也是被集合的一员。什么官军，什么洋人，什么大军压境，和自己有何关系呢？小麻子小蛤蟆到广场检阅部队，才发现是这种情况，不禁大惊。看着稀稀落落的几个士兵，小麻子问小蛤蟆：

“如之奈何？”

小蛤蟆：

“没想到一在延津住了几个月，大家都成了老百姓。看来以后再到何地，不要让弟兄们与女的接触，像我，一人发一头小羊，保准不被当地土著同化。”

小麻子：

“如果被羊同化了，不更麻烦？下次一人发一头小狼，敌人一到，到处是狼！”

小蛤蟆摇手：

“狼好是好，就是不好相处，稍不如意，半夜给你一口咬下来，谁受得了？”

这时县官韩一边系腰带，一边揉眼屎到来。

小麻子：

“怎么样老韩，和美女拥了一夜，想出主意没有？”

县官韩：

“想出来了，想出来了。我昨天就说，只要给我一个年轻的，保准想出好主意。我这主意很妙，不用集合弟兄们，不用全民动员，只是继续搞选美就行了！咱们选出几千美，一开城门放下去，放到敌军中，敌军只顾争夺美人，哪里还攻县城？敌军不攻自破，延津就此解围，大王还是大王，蛤蟆还是蛤蟆。这也是我昨夜拥着美人，突然灵感一来，想出的以美制敌的办法。”

小麻子：

“这办法古人用过吗？”

韩：

“古人小面积用过，大面积还没推广。”

小蛤蟆对这新奇的办法也有些兴奋，但说：

“办法很新，就怕群众不同意。”

韩一撇嘴：

“群众还不是那么回事，让广播电视网宣传宣传，谁出美人谁爱国，树几个典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我当过多年县官，知道这一套。”

小麻子拍了一下大腿：

“既然弟兄们集合不起来，这有一个现成的主意，咱们不妨试一试。”

于是命令颁布下来，全县选美。口号是“你家出美了吗？”“出美爱国，不出美可耻”。并画了许多宣传画。但群众觉悟毕竟是有限的。这次选美不同上次，上次选美是随大王享福，这次选美是去冲锋陷阵。把大家发到军营，大家不都成了“慰安妇”和“军妓”了吗？于是全县一片混乱，大姑娘小媳妇，四处躲藏，无一个报名者。后来县城东街倒是出了一个报名者，经体检，是痴呆儿患者。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都钻了红薯窖。情况报告给小麻子，小麻子大怒：

“既然大家不出美女，那就全民动员抗敌吧！”

于是动员全民，小到十五岁如我者，大到六十岁如白蚂蚁者，都必须上前线。不上前线者，杀他全家。有几个抗拒的，果真灭三族。这时小麻子敲着县官韩的脑袋说：

“看来你那一套，还是不行；对付敌人也好，对付群众也好，都得用这个办法！”

然后举了举拳头。

县官韩见自己的一套没行通，羞愧难当，这时忙伏到地上说：

“那是那是，我还是没经过战争状态。”

见全民动员了，小麻子又发布命令，只要踊跃参军，奋勇杀敌，以前有缺点错误的，都可以免除。像曹成等犯了大罪的，也可戴罪立功。这一招也很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于是上阵热情甚高，要弥补自己的缺点。曹成见小麻子不再追究自己，也有些感动，也披甲上阵，说：

“论打仗，我当年搞过‘望梅止渴’！”

于是又给小麻子用书面献计，让大家“望梅”。可惜没被小麻子采用。

战鼓咚咚，人马嘶叫，小麻子率领我们，与小安子率领的官军，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拉开架势决战。一到战场，两军对垒，战旗猎猎，军号声声，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许多过去是红眉绿眼弟兄的人，现在突然回忆起自己的身份，忙用红蓝墨水涂自己的眉毛与眼圈。接着一声炮响，小安子与小麻子都从各自军中骑马跃出。小安子与小麻子欠身：

“兄弟，闹得差不多了吧？”

小麻子：

“大清朝闹了几百年，我才闹了几天。”

小安子：

“有我们闹的，就无你闹的；有你闹的，我们就不能再闹，所以得消灭你！”

然后鞭梢一指：

“弟兄们奋力上前，捉住这个叛匪，为国家除害！”

官军呐喊：

“为国家除害！”

向我们扑来。

小麻子棍子一指：

“弟兄们上，打败这些贪官污吏，把权利还给人民！”

我们奋力迎上。

双方厮杀在一起。刀、枪、剑、戟、木棒、刀叉、石头、砖头，都用上了。打了个一马平川。官军十几万，延津人民几十万，几十万对十几万人在原野上厮杀，场面十分壮观。一场战争下来，头颅、胸膛、胳膊、腿，漫山遍野。打着打着大家就红了眼。战场双方一开始虽然素不相识，但像兔子打架，打着打着就红了眼，发了急，拼了命。一有拼命的，死人的，死的是自己的爹爹、弟兄、亲戚、战友、朋友、同学、老乡，剩下的就要为×××报仇，就更加奋不顾身。战争更加激烈。从早上打到晚上，不分胜负；点起火把，又打，从晚上打到第二天早上，仍不分胜负。这时小麻子对小蛤蟆说：

“上次吹军号，没把红眉绿眼弟兄集合起来还是对了。遇事还是得动员人民。如果只动员几万弟兄，哪里抵得了官军？几十万人民，就可以抗拒十几万官军！”

打到第二天中午，双方各死了十万人，仍不分胜负。不分胜负双方如何收场？到底我们离家近，官军离家远，这是我们的优势。看我们打得起劲，家乡的第二梯队上来了。就是那些躲选美躲到大山里、地道里、红薯窖里、高粱地里的妇女们，这时都纷纷出来，到前线慰问自己的亲人。甚至有人报名甘为自己的亲人当“慰安妇”。亲人一到，士气大振。我们将官军杀得丢盔弃甲。官军开始溃退了，阵脚动了。阵脚一动，兵败如山倒。我们乘胜追击，见人就杀，砍敌人头，如砍西瓜。敌人损失十之七八。小麻子一马当先，直接追赶小安子，把小安子追得割须脱袍，像当年的曹成一样狼狈。小安子眼看就要捉住了，就要被审判，就要被斩首于市；小安子见大势已去，也想投降了，求得小麻子的宽恕，在县衙甘心洒扫庭除，或者给小麻子搔背，或者等何时小麻子脚气再犯，能代替我去捏脚。这时他带来的八个洋人帮助了他。八个洋人一齐站到山上，发了八个巡航导弹，导弹分别落在追赶的队伍中、大本营、城里、县衙、村庄、田野、河流等等，把我们延津的人民和土地炸得面目全非。正追赶的队伍大半炸死，剩下的残余四散逃命。小麻子耳朵被炸掉半边，小蛤蟆胳膊被炸掉一只。足智多谋的曹成被当场炸死，肠汤流了一地。溃退的小安子和官军，又回过头来追赶我们。至此晚上，延津陷落，小麻子被小安子活捉。小安子说：

“早说让你投降，你不干，死了这么多人，不还是被我捉住？”

小麻子这时英勇不屈，捂着淌血的耳朵说：

“我的马早跑一步，就能把你的脑袋给削下来！”

小安子“咕咕”地笑，说：

“胜利和失败，不就是一步之差吗？麻子，等着从容就义吧。明天开始，把你押到北京，先看看北京的繁华景象，吃吃谭家菜，然后上断头台。”

小麻子：

“就义倒没什么，但我不去北京。”

小安子吃惊：

“为什么不去北京？北京比这里好。再说，去北京的路上，你还可以多活几天。”

小麻子摇头：

“我生于延津，长于延津，这次又给延津带来这么多灾难，还是把我杀在延津吧，也给延津留个纪念。”

小安子点头：

“你这点想法，倒是挺让人感动。怪我以前对你了解不深。等我禀告太后，看太后怎么说吧。”

接下去就是一个怎么杀、在哪里杀小麻子陈玉成的问题了。由于延津曾跟小麻子对抗官军，所以现在延津被宣布为“匪区”。没死光的红眉绿眼弟兄，都定为“土匪”，根据罪恶的不同，分别给予处死、无期或有期的徒刑。一些曾在小麻子身边为他工作过的人、跟小麻子干过的人，如小蛤蟆、县官韩、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六指、瞎鹿、我等，一概定为匪首，被一批批缉拿归案，等候处理。曹成本来也是大匪首，但已在战争中炸死，当年英雄一世，后来为了一顿饱饭，为一个土匪拉马坠镫，用心良苦，人既已死，就不好再予追究。袁哨也在小麻子身边干过，本来也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他是刽子手，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对任何占据延津的人都有用，所以他沾了职业的光，不但没有追究责任，反而格外开恩，又被小安子选中，作为遗留官员，仍从事原来职业，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和待遇。剃头匠六指，曾为选美服务，罪责难逃，第一批即被逮捕。瞎鹿虽然在家庭中与小麻子不和，但毕竟是小麻子名义上的父亲，小麻子当权的时候，还为小麻子演奏过音乐会，所以也在第二批大逮捕时捕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所有的匪首都被抓获之后，除了小麻子是特殊人物，杀头地点需等待慈禧柿饼脸太后批准，其他次要人物，小安子一声令下，都被就地正法了。小蛤蟆临刑时要求抱一只小羊，未获批准，反遭小安子责骂：

“已经腐化成这样子，哪有一个不倒的？”

当初小麻子结婚时，小蛤蟆因为一个钻天炮曾打过我一巴掌，这时看他受刑，我心里感到格外解气。

县官韩临刑前还想投降，看看无望，干脆叹息：

“看来乱世之时，还是不宜做官。”

孬舅、猪蛋、白蚂蚁、白石头、六指、瞎鹿等，也一同被斩于市井。临刑时，白蚂蚁、白石头父子害怕得直哭，说：

“我们没干什么，就是抬过轿子。”

未被理睬。一老一小，两颗发抖的人头落地。

孬舅、猪蛋临刑前说：

“妈拉个×，脑袋是说没就没了，这样年头，活着也没啥意思。这不是产生伟大人物的时代，死而无憾。”

口气倒很英勇。

瞎鹿、六指临刑前都无说话。瞎鹿小安子不认识。但六指小安子是熟的。上次他随柿饼脸太后到延津来，那时柿饼脸与六指正在热乎，一块捕捉斑鸠，小安子还曾侍候过六指。现在再看六指，对于杀不杀他，小安子有一番犹豫。为慎重起见，他征求六指意见。这时的六指，历经灾难，坎坷人生，已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傻笑着点头。突然想说什么，脸憋得簇青，却一句话说不出来，像只吞了热薯的狗。小安子摇了摇头，就把有话说不出的六指给砍了。六指被杀以后，那个多余的手指头还在地上蹦了几蹦，似乎想说什么。

众人被杀之后，小安子将他们的人头挂在县城广场的旗杆上，挂了三天。三天之后，头颅就有些发酸发臭了，哄了许多苍蝇。本来我也应该被杀，我也曾给小麻子捏过脚。但临行刑时，刽子手袁哨见我可怜，与小安子说话，救了我。他说：

“这个小孩，别看人小，心却狠毒，以后可做我的帮手。”

小安子一笑，勾了勾手指头，就把我从死刑犯中勾了出来。从此我成了袁哨行刑的帮凶。他杀人，我托一个盘子，等待落下的人头。一开始有些害怕，后来成了职业，就像火葬场的工人一样，无所谓了。我也曾请教袁大叔经验，为何您老杀人，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袁说，凡是杀的人，没有好人，好人能被官府杀？官府是百姓的官府，官府不杀好人，但并不是说不杀人，坏人还是要杀的。不杀坏人，好人就活不好。所以，咱们这个职业还是很高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再用盘子接人头，就不害怕了，如同接一个狗脑袋或猪脑袋。

众人杀过，开始车裂假太后沈姓小寡妇。其实这时车裂不车裂沈，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沈当年捡草时，除了眼瞎，头脑还清醒，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自从做了太后，脾气古怪，满眼蝴蝶，恢复了当年的贵族脾气。发展到现在，已经头脑昏聩，神志不清了。但她罪大恶极，竟敢冒充太后，虽然已神志不清，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不与她计较，但小安子不依不饶，说我侍候太后一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太后。如这样的人也敢称太后，我这太监不也成了熊猪杀狗之徒了吗？执意要车裂。车裂沈我倒没什么，只是想起以前她满眼蝴蝶时，我们曾出动几十万人到田野上去捕捉，这轰轰烈烈的场面，仍留在我的脑海里。车裂老太太那天，我莫名其妙地流下了泪。老太太这时已神志不清。绳索分五处拴到她身上，她的蝴蝶病又犯了，眼前的世界，一片蝴蝶。她在那里喊："我身为太后，为何没人来与我捕捉？"众人都笑。车裂后，从车裂的沈的缝隙处，骨榫处，血肉断裂处，翻飞出无数色彩斑斓的蝴蝶，在空中飞舞。车裂老太太我悲伤，但在接着杀小麻子时，我却丝毫不心慈手软。小麻子比众人多活了一个多月。因为奏章报到北京，请示他该死的地点，是让他死在北京还是死在延津，柿饼脸太后态度一直不明。在等待期间，小安子不甘寂寞，又把小麻子的新娘兔妞，跟县官韩搞过一夜风流的姑娘地包天，还有经曹成手选过的美人，一律调到县城，给她们训话，说按她们的罪行也属小麻子帮凶，也一律当斩，但法不责众，选美你们也是被动的，现在只斩一个兔妞和地包天，其余你们听我的话，就可免除你们的罪行。然后一挥手，让袁哨斩了兔妞和地包天，将人头提给众美人看。众美人慌忙伏到地上：不要杀我们，我们听您老人家的话。这时小安子"哈哈"大笑，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日本鬼子一样，拢起一堆火，让这些美人脱光衣服，每人奶头上插两个铜铃，围着火堆跳舞。他搬来一把椅子坐下，捧一紫砂茶壶喝水，看众人跳，笑。看众人跳过舞，北京太后的圣旨终于到了。对小麻子陈玉成的批示是"就地处斩"。这样，小麻子陈玉成，就从容就义在我们延津。杀小麻子那天，袁哨执刀，我捧盘子。行刑这天，延津这些匪民全县出动围观，人山人海，看着这场面笑。"杀小麻子了，杀小麻子了！"争相传言。战争厮杀，短短时间，已被人忘到脑后，现在是处理战争祸首。凡是在战争中剩下的人，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拄着拐杖来看。小安子主持公审大会，历数小麻子的种种罪恶，动乱、灾祸、战争、对人民的残害，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又掏出太后懿旨，当众读了一遍。接着又盛赞柿饼脸太后的大德，把我们这些普通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众人听后，觉得小安子说得很有道理。我们上了小麻子的当，被他残害许多，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他罪恶这么大，不杀如何了得？又赞太后对我们的解救。于是一件悲壮之事，变成一桩喜剧，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大家不是来哀悼或悲伤，而是来看笑话。临刑前，人们都探头探脑，许多人搭起人梯，想看一看小麻子受刑的滑稽模样。喝过就义酒，小安子问：

"麻子，还有什么话说？"

这时的小麻子，也被众人的情绪给感染了。怕仍然怕，紧张仍是紧张，但仍从容、镇定，见大家欢乐，情绪也乐观许多，说：

"现在想起来，有些后悔。"

小安子：

"现在后悔也晚了，谁让你调皮捣蛋，参加太平天国，与太后作对？"

小麻子：

"不是后悔参加，而是后悔调皮不够。过去我小时候，十分会调皮，一当了大王，不知怎么调皮不到地方了。据说历史上许多皇上，贵族出身，十四五岁上台，就会捉弄大臣，在大臣的肚皮上画上箭靶射着玩儿；我到底是瘟疫之中产物，贫民子弟，咱不会玩儿这个。就听了贵族曹成建议，选了一次美，也没选出什么乐子！下次再这样，一定学得调皮一些！"

小安子一笑：

"你哪里会调皮，你哪里懂政治！"

然后指着小麻子问众人：

"听他讲的话，还嫌祸国殃民不够，他该杀不该杀？"

众人声如怒潮：

"该杀！"

小安子一挥手，袁哨拴着红绸布的大刀迎面就上去了，小麻子脑袋被劈成两半，一半仍留在腔子上，一半落到了我盘子里。事后，袁哨一个劲后悔：

"这次没劈好，这次没劈好！"

小麻子被杀，人竟不倒，腔子里冒出许多黑烟，黑烟变成瘴气，向四处弥漫。很快，漫得刑场对面看不见人。气味似大葱、大蒜、臭狗与臭狗屎。离他近的，很快昏倒；离他远的，争相逃命。逃命过程中，呼爹喊娘，寻子觅爷，相互践踏，死者无数。等大家掩埋这些死者的尸体时，又一次大骂小麻子，骂他死了也不给人民安宁，继续祸害百姓。于是将小麻子暴尸数日，以解民恨。

然后

一九九〇年，延津给陈玉成修了个纪念塔；在当年慈禧下榻处，重修了一个行宫。后人对这两个人感激不尽，多亏他们在大清王朝这段历史，延津才不至有空白。现在有人到延津来，现在的领导人便向人介绍：一、慈禧某年某月到这里来过；二、这里是陈玉成就义处。有了行宫和纪念塔，来延津视察的领导人，又多了一个可以参观的去处。

第四段　六〇年随姥姥进城

一

孬舅自当了村的支部书记，一扫多少年的愤懑之气，在村里耀武扬威。本来不识几个字，但穿着一身列宁服，挎一杆塑料大头帽钢笔。当然，刚当支书时，平易近人，不耻下问。常说：

“其实我在这个位置上也不一定合适，还不是时代使之然？”但当着当着，就有些支书的样子了。他说：“天转地转，没想到还有今天。”

或说：

“妈拉个×，不行挖个坑埋了你！”

曹成、袁哨等封建地主分子，见了他腿就打摽儿。娘儿们小孩见了他也不敢仰脸说话。孬舅说：

“你可别真惹急了我，现在不比往常，现在我说挖个坑埋了你，真埋了你！”

孬舅当支书三年，额头正中央起了个大包。一开始不是大包，是个红点，孬舅没有在意。后来红点发展成红豆、小包、大包，大若核桃，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据说，里边藏的全是飞蛾，何时红肿处一破，小白蛾就从里边飞了出来。听到这种谣传，孬舅十分生气。一次村里放电影，放电影之前，孬舅讲话：

“妈拉个×，说我脑门上这个疙瘩里有飞蛾，有什么飞蛾？你觉得是飞蛾，它就是飞蛾？疙瘩长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倒知道了？凡是大人物，身上总有些异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明确告诉你们，里边藏的不是飞蛾，是智慧，是搞好延津和咱们村的一整套办法！”

会后孬舅与我走到一起，还气恨恨的。我问他：

“头上这大包，到底疼不疼？”

孬舅说：

“疼倒不疼，就是时常有些痒。”

孬舅知道我在历史上曾给人捏过脚，触类旁通，便时常叫我去给他捏大包。一开始捏不到痒处，孬舅有些发急，后来总结出规律，才使孬舅安心。捏脚气主要是捏、搓、挤，捏大包主要是摸、搔，或用手指头弹。我给孬舅摸大包，孬舅头冲外在大炕上躺下，倒栽葱，将头耷拉在炕沿上，将大包亮在明处，让我摸。摸一阵，孬舅舒服地哼哼，这时孬舅说：

“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对，对，就是它。”

有时怕我不耐烦，还说：

“放心捏，别以为吃亏，不是什么人我都让他捏的。”

我说：

“孬舅，我没有嫌吃亏。”

后来到了六〇年，因为闹饥荒，全村饿死许多人，因我以前给孬舅摸过大包，孬舅给了我一团生面吃，我因此没有饿死。所以我当时捏得很用功、很起劲。与领导在一起，只要用劲卖力，最后总吃不了亏。当时与我竞争想给孬舅捏包的，有好几位：剃头匠六指，他说他多生的一根指头，就是专为领导搔痒的、捏包的，毛遂自荐，想给孬舅试试。封建地主曹成有一个女儿曹小娥，也跃跃欲试，仗着是个女的，有几分姿色，有事无事，常往孬舅身边蹭。另外还有沈姓小寡妇，白蚂蚁之子白石头（他说他也曾给将相们捏过脚，什么东西！）等等。我听到这些信息，有些紧张。孬舅见许多人争着干这差事，态度也不像以前了，我再给他摸包时，不再与我聊天、说宽心话了，只是放心地、理所当然地闭目享受。一次还是我沉不住气，问：

“孬舅，听说有好多人，也想来给你摸包呢！”

孬舅半睁开一只眼，漫不经心地说：

“唔。”

不再说话，然后用一只眼睛瞄我，瞄得我心里很不踏实。后来大鸣大放的时候，围着他要摸包的人一哄而散，都转脸去揭露他，摸包的只剩下我自己。孬舅这才有些感动，拍着我的肩膀说：

“老弟，我算认识你了！”

所以才有六〇年那团生面。

大鸣大放时，孬舅村支书已经当了七年。大家总结他七年，给他提了不少意见：一、七年长大包，包里到底是什么，直到现在不清楚。说里面是智慧，谁个清楚？焉知里面不是阴谋（袁哨在会场角落黑影里说：三国时魏延头上就长了一个大包，就是反骨）？开会从来板着脸，与老婆同桌吃饭，都无笑脸，心里到底想的什么？老婆对你都有意见。二、当支书养成习惯，与人远，与鸡猫狗近；见人不说话，见了它们倒眉笑眼开，是什么阴暗心理？鸡猫狗不懂人性，知道什么？你刚给它们笑完，转脸就杀了它们煮煮吃。它们地下有灵，也不会饶你。哪天夜里你不折腾到两三点？将鸡鸭放到锅里游水，然后把人家煮了吃。三、村里不能放电影，一放电影你就讲话。一讲话就情绪激动。平时不讲话，一到放电影就讲，一讲就很长，就激动。心里到底想着谁，非在这场面讲？四、过去爱放屁，当支书以后本性不改，也爱放屁。当然，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没什么不可以。但过去是被窝里放屁，独吞。现在呢？不同以前，觉得自己身价高了，屁也重要了，一放屁，就到裤裆里抓一把，把屁抓出来让别人闻。别人在你身边，不闻不好，闻也不好，使多少人为难。最后弄得你一到哪里去，人家都担心你放屁，弄得你身边不敢站人！五、在仓库里站着拉屎。六、在办事的地方当众撒尿。七、作风问题，村里到底搞过多少妇女？不清楚。为什么妇女见你就抹香脂？谁家女人漂亮？地主家女人漂亮，你阶级立场难保多稳……

大鸣大放下来，把孬舅批得瘦了一圈。站在人前，天天流汗，最后患了尿频毛病。孬舅在大会上做检查，说一不会自杀，二承认事实。过去调皮一些，没想到积怨甚深。大包问题，曾给县里韩书记汇报过。当时没讲反骨，只讲是不是飞蛾。韩说，延津这地方，盐碱沙滩，穷山恶水，历来不好待，别说你，我身上也到处起大包小包；又问：我是外来的，水土不习惯，长包不奇怪，你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喝延津水长大的，怎么也长起大包？我说：我哪里是本地人，也是当年瘟疫之中从大槐树下迁徙过来的，当年你站在延津街头迎接，怎么给忘了？韩恍然大悟，摸了摸我的大包，笑了。当时韩无责备，我也无在意，没想到里边除了飞蛾，还积了些民愤。下边有人喊：不要拿韩做挡箭牌，韩在县城，也正在被轰。孬舅答：这就对了，韩浑身长包，正在被轰，我头上一个包，轰一轰也没什么，说不定一被轰民愤泄尽，包就下去了呢。大家笑了。放屁问题，承认做得过分。管天管地，管不住屙屎放屁。放屁没错，场合不同，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份。要饭的放屁，别人无非是嗤笑，总统在出访答谢宴会上放屁，就造成不良的国际政治影响。身份不同，屁也不同，忘记了自己是一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与鸡猫狗亲近，与人疏远，是旧习难改。过去在历史上，并无当过支书，只是一个屠宰手。屠宰当然不能宰人，主要是宰动物。过去的习惯，宰动物之前，总要给动物说一些好话。一是使它温顺，冷不防给它刀子，在双方和睦的情况下，在使它心情愉快的情况下，在使它痛苦小一些的情况下，将它送到极乐世界；二是请它原谅，死后到阴间不怪屠夫，只怪脱胎换骨不对。长年积习，一时难改，现在当了支书，还不改掉过去屠夫习性，所以一见动物，就上去温顺；承认这里温顺是不温顺，温顺里边有冷风，有冷气，有阴森森的东西。以此类推，也可以反证我见了人横眉冷目，其实就是与人亲近，心里不包藏祸心。这是好心一片，天地可鉴，请大家不要误会。我见人不笑，说明心里是阳光，对大家满意，没有使坏，没想到招来大家的误会，怪我以前与人群相互通气不多，相互不了解，才造成这种情况，责任在我。放电影讲话，心中无鬼。要说心中没想到其他娘儿们，这不现实。不想别的女人的男人，除非他有病。想都想，到具体干，就有个胆略、时间和责任心的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干的比不干的好，干的比不干的光明，不干只是琢磨人家，心理更阴暗。我是属于后一种，如果说有什么阴暗的话，我在这点倒有点阴暗。孬舅母在下边听到孬舅时常想别的女人，哭了。孬舅说：小孩他娘你不要哭，你仔细回忆回忆，你就没想过别的男人吗？包括你摸不着的电影男明星？孬舅母啐了一口唾沫，不再哭。至于女人为什么见我就抹香脂，原因不太清楚。也许是心里也琢磨过我吧？这个问题不该问我，该去问那些抹香脂的女人。在仓库站着拉屎，在办公的地方当众撒尿，确有其事，承认，但是偶然，不是每天都在仓库办事地点拉屎撒尿。今后也保不准不拉不撒，尽量注意就是了。请大家原谅。

大家接着又一阵轰，孬舅又解释。这种会天天开到深夜。这天深夜，我又去给孬舅摸大包。孬舅会上总出汗，身体越发见瘦，已瘦得像一把干柴。脸也显得瘦，把包衬得更大。孬舅唉声叹气倒栽葱躺着，我给他摸包。

我说：

“孬舅，你在检讨会上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通过这种会，大家对你又重新认识，以前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好的口才！”

孬舅高兴了，爬起身说：

“哎，哎，你说我谈这几点，够不够上记者招待会的？你以前在曹丞相身边待过，见过这场面。”

我说：

“够，够！世界上有些大人物，也就这样子了。”

孬舅自得地朝地上啐一口唾沫：

“这一帮鸡巴头脑，还不好对付？不能对付他们，我这十来年的支书是怎么当的！等着吧他们，有初一就有十五，初一不会老初一，十五不会老十五。啥时不鸣放了，不轰了，我再收拾你们这帮鬼东西。什么猪蛋，什么白蚂蚁，什么瞎鹿，什么白石头，包括地主分子曹成、袁哨之类，也蠢蠢欲动了，曹小娥街里见着我，也不抹香脂，也不掉屁股了。等着吧，有你们后悔那一天！”

我吃了一惊：

“孬舅，闹半天你在会上说的不是真心话？”

“你呀你呀，你真是个好孩子。如果我整天尽说真话，还搞什么政治？”

我点点头，觉得过去一个杀猪的孬舅，搞了几年政治，真是一切成熟粗通。看来搞政治也不在年龄，不在文化，不在以前从事的职业，曹丞相、刘邦、朱和尚、樊哙、张良，都不是什么高贵的出身。在我对孬舅赞叹时，孬舅这时又突然幼稚了，草鸡了，重新躺在炕上唉声叹气。叹一阵气，问：

“唉，我来问你，这么闹腾一阵，不会把我的支书闹腾掉吧？”

我：

“你怕闹掉？”

孬舅：

“怎么不怕，岗位一掉，任你万能，也是白搭，从此名不正言不顺。大臣怕皇上，不就这个道理？心里不见得服他。”

我：

“你的支书是谁任命的？”

孬舅：

“姓韩的！”

我拍了一下巴掌：

“是呀，既然你做支书是县里姓韩的任命的，不是村里几个毛人让你当的，现在几个毛人闹会能闹掉？”

孬舅恍然大悟，猛地从炕上爬起来，拍着我脑瓜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么多大事能考虑，这一点小弯弯怎么没想通呢？听你这么一说，我就彻底明白放心了！看你小子只会摸个大包，谁知心里也有些小毛贼！”

从此对我另眼相看。孬舅又逐渐精神起来，吃得下饭，睡得着觉。身体又有些见胖。鸣放的间隙，他抽空到县城找了一趟韩书记。韩书记也正在县城被人鸣放，身体瘦得像只剥皮鸡。

据他说，大家鸣放他浪费的口水，攒在一起，可供全国人民喝一天了。他以为现在大家都不理他了，见孬舅仍来找他，心里有些感动。一感动，鸡又还原成没剥皮的样子，又在孬舅面前拿出了过去县领导人的架势。他害怕群众，不害怕自己的部属。他问：

“你来干什么？”

孬舅：

“我来看看你。”

韩心里一阵温暖。他掏出两支烟，递给孬舅一支，自己一支，两人燃着烟，孬舅：

“老韩，我来问你，他们轰我们到底有个完没有了？这样一来，谁高兴了，地主反动派，曹成、袁哨、小蛤蟆，这些人，蠢蠢欲动。”

韩用指头点着孬舅的头：

“脚下还是这片土地，头上还是这片蓝天，事情会起变化。从古到今，从中到西，事情没有不变化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听明白了吗？老孬？”

孬舅没听得太明白，听得懵懵懂懂，但他点点头，吸着烟屁股回了村。回去后虽然仍然挨轰，但知道事情肯定会起变化。

三个月后，事情果真起变化。以前鸣放放下不说，追查以前鸣放中的反革命语言、反革命分子、右派、右倾、反攻倒算分子。孬舅拍了一下大腿：真是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舍得孩子找到狼。你们轰吧！有什么屁都放出来，回头再跟你们算总账。过去你们都围着我，头上一有大包，什么六指，什么曹小娥，什么沈姓小寡妇，白蚂蚁之子白石头，都要给我摸。如果我不挨轰，真以为你们是一片好心；一轰才知道，原来你们是一帮子毒蛇，肚子里憋着一肚子坏水；不给你们一个倒肚子坏水的机会，不知道你们活得这么憋屈，现在全倒出来了，咱们一条一条理一理吧。原来你们×了我现在轮到我来×你们，要×足，×够，×个鲜亮和颜色给你们看看。还有地主分子曹成、袁哨，过去总以为你们老实了，改造了，原来你们贼心不死，没有一天不想翻天。你们翻天要翻到哪里去？要翻到三国吗？还当丞相做主公吗？县里韩书记这时也精神抖擞，一次坐小吉普车来了一次，见到孬舅就用手刮他鼻子：

“怎么样老孬，情况起变化了吗？”

孬舅不好意思笑：

“变化了，变化了！”

韩：

“我当初说的明白了？”

孬舅：

“明白了，明白了，再不变化，我就要上吊了！”

韩：

“不要上吊，上吊是白上吊。你上了吊，现在谁来给他们划右派？”

这时开始划右派。划右派有指标。本来韩书记给了孬舅两个指标，说：

“屁大一个村庄，给两个吧！”

孬舅专门上县纠缠韩：

“别看屁大一个村庄，坏人挺多，给六个吧！”

韩：

“这不是卖酱油，可以讨价还价。省里给我的指标也不多，也很紧张！”

孬舅：

“那就五个！”

韩：

“四个！”

孬舅：

“四个半！”

韩“嘿嘿”笑了：

“你呀你，四个半就四个半吧，半个为右倾分子，其实和右派一样，名称不一样罢了，谁还能把他当成人民内部，其实还是五个！”

孬舅领了四个半指标，兴高采烈回村。回来就开大会，发动群众，像以前鸣放一样，继续鸣放。无非以前是鸣放孬舅，这次是鸣放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曹小娥、沈姓小寡妇、白石头等。最后又加上一个猪蛋。本来没有猪蛋。猪蛋在上次鸣放时也没大的动作，只是随潮流提过几条意见。但孬舅说：

“把他加上，很难保证他在鸣放时没在背后煽阴风点鬼火。就是没煽风点火，肚子里也对党不满。肚子里有，和说出来，其实是一样的，甚至比说出来的还坏，还阴暗。明枪好躲，暗箭难防。猪蛋比曹成、袁哨坏。当年我当支书，他拿着杀牛刀与我在街上追，抢这个位子。现在我坐了七年，虽说打发他到山上凉快，难保他肚子里不生蛆！”

于是，把猪蛋加上。动员会开过，开始白天黑夜开批判会。历数几个人的条条罪恶，要把我们重新推到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好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几个人加起来的罪恶，肯定比一个孬舅的罪恶大。群众倒了向，开始真心诚意地批判几个坏人。批判之后，开始落实四个半指标。曹成一个，袁哨一个，孬舅首先这么定。他们本来就是地主分子，现在再戴上一顶反攻倒算帽子，合情合理。何况作为地主分子，鸣放中也有言行，也猖狂反攻，你们不戴谁戴？但曹成、袁哨大叫委屈，说孬舅是老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他们在鸣放中说话最少，现在说话多的还没戴帽，怎么说话少的倒戴上了？孬舅说，谁让你们是地主分子呢？地主分子就不同于普通老百姓，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鸣放是让群众鸣放，是让你们鸣放吗？你们夹在中间鸣放什么？你们鸣放一句，就顶群众鸣放十句、百句，将你们的话放大一百倍，会上数你们说话最多，就该先戴帽子。曹成说：

“老孬，不能这样，历史发展到今天，不能你一得势，就把人往死里整。想当年我在县城当‘选美办公室’主任时，是如何对待大家的？品肉，住宾馆，剃头，搔痒，捏脚，吹喇叭抬轿子，都想着大家。现在你一得势，如何对我这样？我当年是如何对待你的？”

孬舅不吃这一套：

“当年，当年你也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把我们当成劳工出卖，你里边就没有私心？背后就没吃回扣？我才不相信。你这个人，我认识得很清楚，表面忠厚老实相，其实心中藏奸；表面为了群众，心中打自己的小九九。你的女儿曹小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初掉着屁股要给我摸大包，鸣放一开始，见面连人也不理，不是右派是什么？这次你不当也行，让你女儿曹小娥当吧！”

曹成忙说：

“我当我当。她一个闺女家，如果一当这个，今后如何嫁人？”

曹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时袁哨又提出：

“老孬，咱们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析，我的情况跟曹成不一样，不能和曹成一个待遇。”

孬舅：

“怎么不一样，鸣放时你不也很积极？”

袁哨：

“鸣放时我是说过几句错话，但我的阶级和曹成不一样。当年土改划成分时，就把我给划错了！”

孬舅：

“怎么划错你还不是地主？走遍天下都知道你袁哨，现在还想逃脱？”

袁哨：

“在大清王朝时，我是一个刽子手；一个刽子手，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靠杀人吃碗饭，应该算无产阶级，如何把我划成地主？这是一个历史误会！”

孬舅想了想，觉得袁哨说得有道理。但又说：

“你是当过刽子手，但也当过主公呀！现在咱们按主公那一段说，不说刽子手那一段。”

又拍拍袁哨肩膀：

“老袁，既然已经是地主分子了，再加一顶反攻倒算帽子，也没什么，虱多身不痒，还不就是那么回事。放心，我心里的重点不在你！”

连哄带劝，将这顶帽子给袁哨戴上。接下去两顶半帽子，白石头一顶，六指一顶，猪蛋半顶。本来孬舅想给猪蛋一顶，六指半顶，但猪蛋犯了浑，拿着牛刀在街上追人，好说歹说，只好给他换成半顶。白石头、六指是右派，猪是右倾。这时孬舅感叹，主要是指标不够，不然瞎鹿、白蚂蚁、曹小娥、沈姓小寡妇，也都该戴一顶。既然该戴而没有戴，这些人自然对孬舅感恩戴德。曹小娥当天晚上抹了一脸香脂，就往孬舅身上蹭，想看一看能否再让她摸大包，正好被孬舅母撞上，兜头吐了她一脸口水。对四个半戴了帽子的，孬舅开始实行管制，叫木匠做了一个五斗橱，让五个人每天下午往五斗橱里钻，一个屉格一个。屉格的面积与一个人大小相等，像当年孬舅埋人挖的坑一样，坐不能坐，蹲不能蹲，只能像狗一样蜷缩着。人不是狗，腰肢没那么柔软，一个小时蜷缩下来，出一身淋漓的臭汗。猪蛋钻了两次，开始拿牛刀不钻。其他四个就有意见。孬舅看着猪蛋手里的牛刀，劝其他四人：“他是右倾，你们是右派、反攻倒算分子，不能同等对待。他可以不钻，你们必须钻。”又说：“你们钻不钻？你们不钻，我就让木匠再做四个猴箱让你们钻。猴箱更小，盖上盖子伸手不见五指。”几个人忙说，我钻，我钻。从此四个人钻，一个月下来，钻得骨散筋软。一见橱子就毛骨悚然。不但见到特制的五斗橱怕，从此见到所有有格子的东西都怕。孬舅何时不顺心，一指五斗橱，几个人像猴子见了耍猴人的皮鞭一样害怕。对鸣放中一般提意见的群众，孬舅与对待四个半人不同，一律采取宽宏大量、既往不咎的方针。人民内部矛盾，毕竟与敌我矛盾不同嘛。凡是提过意见的，每人踢一下屁股，就可以过关。大家在打谷场上排队，撅着屁股争抢让孬舅踢。孬舅踢不过来，就让我帮着踢。我专拣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屁股踢。也许踢得有趣，逗得大姑娘小媳妇掩面“咕咕”乱笑。说：

“这小鸡巴玩意儿！”

踢完屁股，大家解散。这时孬舅突发奇想，让大家又重新排队。他从踢屁股中得到启发，要给大家量嘴。刚才踢屁股像军队一样站成方队，现在量嘴变成一排，全村男女老少，一共站了五六里路。量嘴时嘴要抿着，不能打哈欠。量嘴用木匠的墨线和软尺。量了三天，量完。加在一起，换算成米、公里、市里，共有一点五公里，三市里。孬舅拿着市里数，知道全村一千多口子嘴的长度总和。于是召开群众大会，讲话：

“妈拉个×，不量不知道，一量吓了一跳，原来全村人光嘴接起来，有三里地长。三里地的嘴，每天扒开眵目糊就要要吃的，我这个支书是好当的吗？”

大家想了想，三里地长的一片嘴，整天张开嘴就让孬舅做主管饭吃，是不容易。这时大家才明白自己的无理、惭愧，对不住孬舅，才明白孬舅每日为大家奔波的辛苦和不容易。于是心里感动，齐声大喊：

“不好当！”

孬舅：

“容易吗？”

大家：

“不容易！”

孬舅：

“既然知道不容易，鸣放时还上敌人的当，要把我鸣放死。三里地长的大嘴巴，你们就是各吐一口唾沫，也能把我淹死。我没被你们淹死，真是万幸。如把我淹死，看你们找谁去！曹成、袁哨能管你们吃喝吗？”

大家明白，曹、袁不能管大家吃喝，仓库钥匙在孬舅屁股上挂着。大家忙惭愧地说：

“老孬，不要生气了，怪我们上敌人的当，今后不再这样了！”

孬舅指着自己头上的大包问：

“还怀疑我的大包吗？”

大家：

“不怀疑了！”

孬舅：

“我跟猪狗亲近，还忌妒吗？”

大家：

“不忌妒了！”

孬舅：

“还怪我抓屁吗？”

大家：

“不怪了！”

孬舅：

“还说我撒尿拉屎吗？”

大家：

“不说了！”

孬舅：

“还怪妇女抹香脂吗？”

大家：

“不怪了！”

孬舅这才舒畅地笑了：

“这就对了。大家今后要这么心齐，世界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事情。我早就说过，群众都是好群众，看我们怎么引导。”

摘下屁股后裤腰带上的钥匙，扔给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去把仓库的大门打开，每人发给一把黄豆，让大家磨磨做豆腐吃。”

问了半天话，最后落脚到领黄豆上，是大家始料不及的。众人反应过来，开始欢呼。孬舅挥了挥手，众人便兴高采烈、前呼后拥地随我去领黄豆。当天晚上，黄豆都变成了豆腐。大家吃着白嫩的豆腐，共庆孬舅的生日。大家说：

“老孬这人还是不错的，心里有大家。我们批评他半天，他还给我们发黄豆，让大家吃豆腐。”

接着便有人给孬舅的生日写赞美诗。对这些赞美诗，孬舅倒是一笑了之。看了两篇，就不再看了，继续倒栽葱，让我给他摸包。

二

小蛤蟆说，他会炼钢。县上韩书记说：

“我清朝当县官时，你就在我身边，我可没听说你会炼钢！”

小蛤蟆说：

“俺家祖上就是铁匠。俺爷、俺爹都打过铁。过去县衙大铁门上的乳钉，就是俺爷给打的！”

韩犹疑一下说：

“就是你会炼铁，也不一定会炼钢，炼铁炼钢可不一样，炼铁就是炼铁，炼钢就是炼钢，你没听说恨铁不成钢！”

小蛤蟆说：

“怎么不一样，钢铁不同，程序一样，没听说钢铁钢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韩笑了，于是让他炼钢。

孬、猪二人当年为谁当村负责人，矛盾很深。孬当了，猪就当不成。于是结了矛盾，曾拿刀在街上追过。猪一有机会，仍跳出来犯上作乱。一次因为一件毛巾被，两人又发生冲突。孬舅对人大喊：

“妈拉个×，别让我真急了，我支书都当上了，还怕你一个屠宰手？看在以前多年是朋友的面上，平时我让你几分，如真急了我，我真挖个坑埋了你！”

没想这次真把猪给镇住了。猪只狠狠瞪了孬一眼，没有往外掏刀子。

为响应号召炼钢，孬舅在村里召开动员大会。孬在会上说，英、美有钢铁，我为何没钢铁？于是比赛，十年超英美。他现在虽钢铁比我多，但人无我多；架不住我人多；咱人多的一齐炼钢，还超不过人少的？到处小高炉，村村架炉，处处冒烟，看一年下来能炼多少钢！锅是铁的，门环是铁的，钉是铁的，娘儿们头上的簪子是铁的，锅、门环、钉、簪子家家有，人人有，往一块一集合，扔到炉子里就是钢。大家听说后无不同意炼钢。有人提出大家炼钢误了庄稼，孬舅瞪大眼珠说：误了庄稼是一季子，误了钢铁就又让英美超了一截。不能让帝国主义喘这口气。这时猪蛋躲在黑影里说：

“老孬这样的人会炼钢？他要会炼钢，蚂蚁都会把窝建成钢筋混凝土的！”

孬舅又立即大怒，借着上次的威风一步蹿到猪蛋跟前，立马就要把他打成反革命。群众也冲上去，要揪猪蛋。右派分子白石头，这时反戈一击，也冲上去大骂猪蛋，说：

“他怀疑咱们炼钢，等钢铁炉点起来，咱先炼炼他！”

孬舅马上同意：

“对，一点高炉就先炼他！让他到钢铁中去见识见识，看咱到底会不会炼钢！出什么问题，我兜着！民兵，把他给我捆起来！”

立即有民兵上去，去捆猪蛋。白石头也上去当帮手。众人有向猪蛋吐口水的，有扔砖头蛋瓦片的。这时猪蛋害了怕。一个孬舅，猪蛋不害怕，他叉腰，他也敢叉腰；他弄他，他敢拿牛刀。但现在看到群众起来了，他有些怯阵。一个不怕，众怒难犯。一个兔子急了不怕，众兔子急了，不是闹着玩儿的。他看着民兵手中的绳子，忙红头涨脸说：

“我说错了，怪我年轻不懂事，不会说话。老孬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孬舅见他这样说话，心里才顺过劲来，也是在众人面前挣了一次面子。过去老说老孬是老头吃柿子，拣软的捏，现在不是把硬的也捏了？这才挥了挥手，让猪蛋滚回去，听候处理。说何时不如意，仍炼他钢。众人仍对猪蛋吐口水。顶着一头口水，猪蛋狼狈逃窜。众人大笑。大笑之后，孬舅发动大家展开大讨论，看炼钢到底难不难，咱们炼得了炼不了？大家说，炼得了，炼得了。这时右派分子白石头又站起积极发言，说过去的锡匠田鼠，是个呆子，跟一个烂眼圈师傅学了几年，居然都学会了炼锡，给他几个锡碗，他会给你打成一个夜壶；给他一只夜壶，他会给你打成几个锡碗。呆子田鼠都会炼锡，我们不呆

不傻，不会炼钢？孬舅对白石头的发言很满意，会散后摸着白石头的脑袋说：

“你有时候还懂事，知道反戈一击，是一个好孩子。何时摘右派帽子时，我先给你摘了。”

白石头非常高兴，向孬舅讨好地吐了吐舌头，跑起来像兔子翻花，一溜烟儿而去。孬舅说：

“炼钢是可以炼钢，连右派白石头的积极性都调起来了，还不可以炼钢？”

第二天，县上小蛤蟆到来，指挥大家炼钢。这时大家以炼钢为荣，以炼钢为时髦，张口闭口谈炼钢。所以小蛤蟆十分吃香。他架个墨镜，戴个安全帽，每到一处，都被前呼后拥。蛤蟆指指点点。大家按照小蛤蟆的布置，开始在田野上连成片，筑造小高炉。挖坑，筑灶，安炉，拉煤，运炭，收集破铜烂铁，收集铁锅、门环、铁钉、铁铲子、女人头上的铁簪子。小蛤蟆撖着电喇叭，到处宣传：不要怕，不要怕，真金不怕火炼，是铁不怕炼钢，你是只铁锅，炼出来就是钢锅；你是只铁钉，炼出来就是只钢钉；你是只铁铲子，炼出来就是钢铲子；你是只铁簪子，炼出来就是只钢簪子。在小蛤蟆的鼓励下，大家都踊跃交集铁锅和头上的簪子。到腊月三十，田野上铁炉建成，煤炭运来，破铜烂铁全部收齐，这时小蛤蟆一声令下，延津所有高炉点了火。一村一炉，延津共一千零八个村，田野上一千零八个高炉，皆一次点火成功。顷刻间，过去的铁锅、门环、女人头上的簪子，都化为乌有。到了晚上，全县一千零八个高炉一齐喷火，在延津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蔚为壮观。几十万男女老少，像蚂蚁一样穿梭在喷火的高炉之间。人们在炉火光的映照下，个个精神振奋，红彤彤的脸膛上，一珠珠汗往下流，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千零八个高炉之间，展开了竞赛。大家联合起来赛英美，自己之间又有竞赛。姓韩的与小蛤蟆，负责大家的评比。孬舅一心想争先，争个第一，村里有人不争气，个别娘儿们把自己家的瓦盆，也涂上锅灰当成了废铁交到炉子上；炉子烧到一半，里边“噼啪”乱响，像有人在里边放鞭炮。全村一千多口子，围着炉子傻了眼。大家傻眼，猪蛋这时又在一边偷笑。这偷笑被白石头看到，报告孬舅，孬舅气愤地说，以为他检查老实了，谁知还偷笑，一会儿把他扔到炉子里。猪蛋听说，连夜逃跑。最后我们炉炼了一炉废铁，得了倒数第一。韩书记在大会上批评了孬舅。孬舅眼泪汪汪，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着脖子。当然，最后全延津一千零八个高炉，都炼成废铁，炼成一团铁蛋，铁疙瘩灭了火在那里扔着。但这不要紧，这时炼钢作为一种运动，已经过去了，大家也就不把这当回事了，离开田野回家。只有一千零八个废高炉，仍在一马平川的田野上屹立，瞪着眼睛看着天空。冬天肃杀的日子里看上去，也颇有味道。

废炉停止时，孬舅和韩书记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却是全村和全县一千多口人和几十万口人如何做饭吃的问题。因锅都炼成了钢，成千上万户无法做吃的。几十万人站在原野上，一人一双筷子，一个瓷碗，用筷子敲着碗，唱着歌：

用筷子　敲着碗

等待吃饭

不吃饭　就饿死

那可不沾

想吃饭　没有锅

有米难成

急坏了　俺娘儿们

小子丫鬟

韩书记　老孬舅

快想办法

好书记　好孬舅

民以食为天

…… ……

唱得颇有章法，歌声震天。我村人又自动将自己的嘴巴连起来，接成三里路，单独唱给孬舅：

刘小孬　想当年

杀猪宰羊

到如今　成头头

治民有方

搞鸣放　量嘴巴

三里路长

三里长　长三里

多大的饥荒

……　……

唱得韩书记、孬舅哭笑不得，心慌意乱。这时小蛤蟆上前，又献一计。在前几天的炼钢中，小蛤蟆是炼钢总指挥，为炼钢失败，炼成一片废炉，已挨了韩书记几巴掌。你说你祖上是铁匠，懂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怎么炼了一千零八个废炉？回去就关你的监狱。袁哨呢？袁哨哪里去了？袁哨不应打成右派，还应恢复他刽子手的职务，让他回去把小蛤蟆的头砍下来当球踢。把小蛤蟆吓坏了。现在也是将功补过，建议在废炉上支起一块块瓦片，用滚烫的瓦片崩玉米花吃。不要小看玉米花，现今的美国人，最爱吃这种粗粮加工的膨化食品。我们炼钢上虽一时赶不上英美，但在吃玉米花上，却可以一步赶上。韩书记事到如今，觉得小蛤蟆说的也有道理，于是决定予以采纳，动员人民用瓦碴在高炉上崩玉米花。之后，大家一人一小碗雪白金黄的玉米花，捧着蹲在田埂上尝吃。

钢铁炼过，延津又开始放卫星。比赛高炉旁边的田地，谁家的亩产高。一九五九年是个大丰收，高粱长得像娃娃头，谷子长得像狼尾巴，玉米、麦穗长得像个小宝塔。大家都去炼钢，田地成了猪、羊、鸡、鸭的世界，它们随意漫步在田间，许多动物都吃得撑死了。有的猪拱花生吃，吃得躺在地上不动，屁股眼里往外流油。大荒洼隐藏的一些残狼，据说也跑出来与猪、羊为伍。狼来了，猪、羊、鸡、鸭才销声匿迹。现在高炉不炼了，人民又回到田地，赶走了动物和狼，开始在这里放卫星。不过具体放卫星不在田间，而是在韩书记的办公室里，后来人盛不下，又搬到县剧院。全县一千零八个村的头头，在这里放卫星。上次炼钢，因为个别娘儿们不自觉炼钢炼出瓦盆，俺村得了倒数第一，使大家脸上无光。现在放卫星，孬舅接受教训，决心得个正数第一。上次是娘儿们不自觉，现在剧院里没有娘儿们，再不得个第一，最后还怪谁去？有钢怎么了，没钢怎么了？我们钢不如人，但粮食呢？可以放卫星。钢铁只能看，不能吃，人离了钢铁可以活，人离了粮食一刻也活不成。帝国主义可以不给我们钢铁，我们饿不死；我们不给帝国主义粮食，一个个饿死他们孙子。大家欢呼，于是放了起来。开始放卫星时，孬舅第一个站起来，说俺村范家坟有一块地，亩产五百斤。马上又有别的村的头头站起来，说他村李家洼有一块地，亩产六百斤。又有人站起，说他村贾山坡有一块地，亩产八百斤。又有人站起，于是一千斤，三千斤，八千斤，一万斤，三万斤，八万斤，往上长。韩书记和小蛤蟆在主席台上，小蛤蟆负责会场记录，韩书记站起身，激动地看大家。问：还有没有，没有就这样，八万斤，我看也可以了。这时孬舅又站起，摘掉热气腾腾的狗皮帽子（白蚂蚁之子白石头送给他的），一把摔在地上：

“日你娘，俺村双井有块地，亩产十万斤！”

到此为止，延津有块地亩产十万斤，延津亩产十万斤。果然，一个星期后，上了报纸。众人又欢呼，盛赞孬舅做了一件大好事，为村争了光，一扫上次炼钢落下的晦气。村里几个棒小伙，把孬舅抬起往天上抛。

但接着传下一个消息，又让孬舅和我们村措手不及，即大家通过报纸知道我们双井有亩产十万斤田，要来参观。这下让我们抓了瞎。但县上已经下来通知，说从五天以后起，开始接待，县里拨给一万元接待费。有一万元接待费固然好，但亩产十万斤从哪里来呢？孬舅这时着了急，抖着身子在街上乱跑，跑到一个地方停住，抖着双手说：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原想拉屎拉个痛快，谁知还得自己给自己擦屁股。这屁股沾满屎，这屁股如何擦？”

又说：

“如果人家来参观，我就上吊！”

众人也是干着急，跟着他嘬牙花子，也准备上吊。这时右派分子曹成摆出顾命老臣的架势，让他女儿曹小娥传出话来，说处理这类棘手的问题，对他来说易如反掌。本来他不想管这种乱七八糟的事，自己是一个右派，天塌也砸不着自己，管它干什么？但看到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领导（指孬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想着上吊，他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只要孬舅能屈驾到他家向他请教，他就可献出锦囊妙计，保大家平安过关。大家闻知，都劝孬舅上门讨教。孬舅一开始不同意，想着一个右派，动不动就关他五斗橱，能有什么好主意？再说他是右派分子，自己上门去讨教他，也失身份。有了此先例，今后如何对别人？于是憋着不去。但后来日子越逼越紧，外边大队人马马上就来参观。人家一来参观，自己与大伙就要上吊，权衡轻重，只好委屈自己，扭扭捏捏上了曹家门。曹成这时正在家中天井里泡着乌龙茶、煮着青梅酒在独自品尝。见到孬舅进来，也不起身，只是说：

“知道你早晚要来！”

把孬舅憋得脸上一赤一白，禁不住说：

“现在是紧急时刻，要在平时，看我不关你五斗橱！”

曹成“嘿嘿”笑了。

孬舅：

“老曹，说吧，有什么好主意？”

曹成：

“不急，不急，先喝盅酒，咱们煮梅论英雄。老孬，你说当今天下英雄是谁？”

孬舅：

“不论英雄，先说办法！”

曹：

“那个不难，那个不难。”

孬舅：

“怎么不难？好好一亩地，现在离参观剩下两天，怎么能使一亩地打十万斤粮食？看来我是要率先上吊了！”

曹：

“你不要怕，喝下这壶酒，保你明天亩产十万斤！”

事到如今，孬舅只好喝下。但这英雄酒喝下，头脑立即发大，晕晕乎乎。这时眼泪汪汪，混淆了是非，开始与曹称兄道弟，说：

“曹老兄曹老兄，事情难办。都觉得当人物头是好事，现在我才觉得不是好事！”

曹也眼泪汪汪，与孬搂着膀子：

“这我知道，我也干过这个。当时的摊子比你还大！”

孬舅承认：

“那是，那是。”

从清早八点喝到太阳偏西，两人喝得烂醉如泥。这时曹才趴到孬的耳边，说出了拯救万民与孬舅的方针

大计。孬舅听了，如梦方醒，立即从酒中醒来。仔细想想，仍觉得曹成说的不错。这时虽然清醒了，知道拉开自己与曹成的身份区别，但仍禁不住拍了一下曹的肩膀：

“老曹，老曹，你真是个干过政治的人！”

曹“嘿嘿”笑，说：

“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什么锦囊妙计？曹只问了孬舅一些话，就将问题解决。曹问：

“你说，亩产十万斤，可有可能？”

孬舅：

“狗屁，根本不可能！”

曹：

“这话要是别人说你，你信不信？”

孬舅笑着摇头。

曹：

“你说别人，别人可信？”

孬舅：

“大家都种庄稼，谁信这×话！”

曹：

“韩书记信？”

孬舅挠着手：

“韩无种过庄稼，不知信不信。”

曹啐了一口唾沫：

“别说韩，就是×也不信。一亩地十万斤，十万斤雪白的大米，堆到一亩地里，看能堆几楼高？你不信，我不信，大家不信，大家又这样搞，这就是政治。明白了吗？老孬！”

老孬没明白，坐在那里纳闷：

“既然大家都不信，大家又这么搞，这能起个什么作用呢？”

曹：

“起个引导作用，给人一个理想。有理想我们才觉得有奔头，我当年怎么搞的‘望梅止渴’？”

孬舅恍然大悟，拍了一下脑门，“哈哈”笑了。可忽然又犯愁：

“这我明白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后天来人参观，我怎么应付！”

曹叹口气：

“你到底年轻。道理都明白了，道理之下还不知道办法吗？”

孬舅窘迫地摇摇头。

曹愤怒：

“一亩地产不了十万斤，还堆不了十万斤吗？”

孬又恍然大悟，猛拍自己脑门，“哈哈”大笑：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当是过一回家家吧！”

然后在曹额头上亲了一下，回来开始发动群众，往双井那亩地上堆粮食，堆麦、堆谷、堆雪白的大米。群众见拿粮食堆家家，也觉得好玩儿，于是像当年支前和土改时分地主家财一样，大家喜气洋洋，齐心从村中仓库往双井堆粮食。全村一千多口子，男女老少，挑的挑，背的背，抱的抱，搂的搂，推的推，拉的拉，还有老太太把粮食放到自己的小脚背上。人在路上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像成群结队的蚂蚁搬家。孬舅站在土岗上看队伍，拿草帽扇风，说：

“亩产是不是真的，这干劲总是真的！群众是发动起来了，引导作用是有了！”

然后表情严肃。突然又灵机一动，跳下土岗，指挥大家在双井堆粮时，把五谷杂粮堆成五颜六色的图案。雪白的大米衬底，上边是黄的玉米，红的高粱，绿的绿豆，紫的芝麻，红的红花，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些苏联产的黄油，拼摊成许多美丽的图案：五角星、红旗、国徽、玉米穗等。一亩方圆、三层楼高，看上去像一个嫩黄、松软、可口的大蛋糕，颇为壮观。这蛋糕用秤一称，整整十万斤。从第三天起，邻县、邻省、邻国的人都来参观。小蛤蟆摇身一变，由过去的炼钢总指挥，成为现在的卫星总指挥，一扫过去的晦气，喜气洋洋地跟在旁边。大家看了大蛋糕，都精神振奋，赞不绝口，都说，照这样闹下去，闹不了几年，也就共产主义了。世界上就没有苦难、剥削和压迫了。为表彰孬舅卫星放得好，韩书记评孬舅为劳动模范，授予他模范村长、群众的好带头、模范党员等称号，并授予他一个三级劳动勋章。孬舅将这些奖章、奖状，都挂在胸前，整天迎接来参观的人群。一个月下来，把孬舅累坏了，人瘦了一圈。一天晚上，参观人散尽，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倒栽葱躺在炕上，让我给他摸大包，他闭着眼睛说：

“看来当模范并不难！”

又说：

“看来当模范也不易，累死我了。我现在明白了，像韩书记往上的人，整天为群众操劳有多累了！”

三

白蚂蚁、曹小娥，成了我们村的炊事员。村里弄过大蛋糕，开始办大锅饭。亩产十万斤，还不办大锅饭吗？据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政治比作大蛋糕，一个国家，各种民族，各种党派，各种人物头，几亿人，一个麦一道缝，一个芝麻三道棱，一个人一个禀性，利益点各不相同，要把大家拢在一起，不出事，长治久安，就要搞一个大蛋糕。蛋糕大了，利益就好分割，方方面面都好照顾；蛋糕小了，横切竖切，大家的利益都满足不了，大家就会有意见，就会闹事，就要眼红，就要造反，就要闹革命。反革命当权，革命是革反革命；革命者当权，再闹革命不就成反革命了吗？就像俺们村，双井有现成的万斤重的大蛋糕，香甜可口，这时不办大锅饭还等什么？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谁想吃哪一块，就切哪一块。大家在一个锅里搅马勺，更能提高觉悟和交流感情。吃了饭拍拍肚皮，就可以像野狗一样四处转悠，没有家务，没有负担。因为没有家务和负担，家庭中没有经济利益，夫妻、妯娌、公婆儿媳之间，都失去矛盾点，家庭中也其乐融融，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当然，作为一个家庭，家庭中的妇女们，一下失去矛盾点，没得可闹，反倒感到寂寞和无聊，不习惯，不适应，但时间一长，习惯成自然，也就只好这么活下去。总之，一切都来自大蛋糕，一个大蛋糕，可以解决诸多思想的、情感的、理论的、现实的问题。一九九五年秋天，两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的洋人，看了这本《故乡相处流传》，出于对延津的好奇，探头探脑用公费来延津看一下，以解任何人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好奇心。他们来到我们村里，孬舅、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曹小娥、白石头、白蚂蚁等，围着与他们说话。他们先问了一些人间趣事，然后大家开始问英国人。曹成问：英国最近怎么样，还是梅杰花心在那里搞吗？他们说：还是他们在那里搞。这时瞎鹿提出一个问题：六〇年时，英国是否也合了大伙？两位英国人对问题的跳跃和转向有些措手不及，迷茫地摇了摇头。瞎鹿不解：你们怎么不合大伙？弄得两位英国人也糊涂了：是呀，我们怎么不合大伙？

大伙建在村正中路南牛家祠堂里。一个百米大锅，里边每天熬着热乎乎的大米粥。方圆百米的大米粥里，到处在冒着气泡。大伙房旁边，是一个有名的臭水坑。臭水坑有一亩半大，水很深，很黑，很臭，上边常漂浮些死狗、死猫、死猪的泡得发胀或腐去半边身肉的尸体。一九六〇年这年，我两岁，因去看大伙房做饭，不小心曾掉到这坑里被淹死过一次。至今记得我那死去的灵魂，与一帮死猫死狗死猪的灵魂挤在一起，不舒服极了。大伙房除了熬粥，也做干饭、馍馍、枣糕、豆饼、捞面条、烙火烧、包子、饺子、馄饨等，但是每顿都有腌萝卜条。饭就是这些饭，但大家可以敞开肚皮吃。一到开饭打钟，大家听到钟声，每人拿一个碗盆，排队领饭。领了饭蹲在臭水坑旁边“吸溜吸溜”吃，大家吃饭时，伙夫白蚂蚁常用围裙擦着手，来到大家中间问：味道怎么样呀？大家说：不错呀白蚂蚁。这时地主分子袁哨用讨好的口气说：

“这疙瘩汤是怎么做的，面筋甩得像鸡蛋花，个个不粘连！”

白蚂蚁：

“别管怎么做的，反正是利口呗。”

袁哨：

“就是利口呀白师傅。”

大家对白蚂蚁比较满意。但我一次偷看白蚂蚁做饭，发现他一边揉面甩面，一边拔自己的胡子，把胡子都插到面里了。另一个伙夫曹小娥，青春年华，长得如花似玉。她那鹅黄般嫩的脸，忽闪忽闪的大眼睛，至今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九九二年这年，我利用公出私自拐到家乡一趟，在臭水坑边，又见到了曹小娥。我以为她已变得徐娘半老，皮肉松弛，口中有臭味，嗓子沙哑，谁知她仍是那样鹅黄般的白嫩，让我吃了一惊。这青春不老的阿物。对白蚂蚁去食堂，大家没有议论。因为白蚂蚁说，他家祖上，曾有做饭的，手艺是祖传，看这疙瘩汤做的。就像小蛤蟆说他家祖上炼过铁一样，一说祖传，大家立即信服。但对曹小娥去食堂，大家议论比较大。有人说是曹小娥父亲曹成上次双井大蛋糕献计的结果，有人说是曹小娥本人偷偷给孬舅摸包的结果，议论不一。当然，计也献了，包也摸了。不知从哪天起，我再去孬舅家给他摸包，发现曹小娥已羞羞答答在门板上倚着，孬舅母在一旁红着桃样的眼睛垂泪。孬舅倒栽葱在炕沿躺着，见我去了，说：

“你回去歇歇吧。”

又对曹小娥说：

“不要羞答，不要怕她，上来摸吧。现在不比往常，她再捣乱，我也倒栽葱把她吊起来。要求一个挂满胸章的领导人，能跟要求一个普通群众一样吗？只要他能把事情办好，管谁给他摸包哩！”

于是，曹小娥就上去摸，我就尴尬地回去歇着。说来也怪，过去曹小娥倒是一个憔悴少女，自给孬舅摸包，才开始变得如花似玉。后来曹小娥便当了炊事员，我便成了偷看炊事员做饭的一个黑孩。对于曹小娥当炊事员，大家有议论，孬舅说：

“议论就让他议论。议论有两种，一种是善意，一种是恶意。前一种可以接受，从善如流；后一种就要坚决打回去，当它在摇篮里往外爬时，就上去掐死它！”

于是在一次村里放电影之前，公开讲话：

“妈拉个×，又想犯轰我时候的毛病吗？头上长个大包，找人摸一摸，又成问题了。大包问题，不是已经澄清了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怎么现在又出问题了？是谁在煽阴风点鬼火？大包是正确的，找人摸摸就犯了法吗？你有本事，我犯法你给我铐起来，我跟着你走；你把我铐不起来，我就要继续让人摸。还想轰我吗？还想让我再造几个五斗橱吗？”

又说：

“再说炊事员问题，让谁去当炊事员，是个工作安排问题，人家当炊事员不合适，你当就合适了？指责别人不合适的人，本身就是拈轻怕重。这事允许议论，但再议论也是白议论。我当支书做不了这个主，我还当它干个鸡巴啥？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就是这样！”

大家见孬舅发了火，都发了慌，风向又倒过来，包括一些议论过此事的人，也纷纷上去劝孬舅：

“算了老孬，没人议论！”

“议论也是瞎议论！”

“顶多也就是开玩笑！”

“不能再做五斗橱！”

孬舅这才消了点气，说：

“一口铁锅一千多人吃，一千多人的嘴巴三里地长，老子一人为你们张罗，现在摸个包安排个炊事员成事了！再闹，我把食堂解散了，不替你们操这份心了！”

大家说：

“有什么大家检讨，食堂不能解散。”

孬舅为曹小娥平议论，曹小娥并没有喜形于色，只是在那里站着，倒是她父亲曹成，这时有些扬扬得意。自从上次放卫星献计，女儿摸包，他已好长时间没随袁哨、六指等人钻五斗橱了。别人钻，他可以不钻。他觉得自己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现在见孬舅为他女儿平议论，即使有些得意忘形，也可以理解。这时另一个右派分子六指受曹成启发，也站起献计。但他一到说话，就像吞了一个热薯的狗，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半天才说：

“我赞成老孬与曹小娥好，干脆，把事情公开，纳她个小算了！我不赞成大伙，我赞成老孬！”

六指一片好心，孬舅勃然大怒：

“什么，赞成我不赞成大伙，这不是把我和大伙对立了吗？我就是大伙，大伙就是我，什么公开，什么跟曹小娥好，跟她好你看见了？你这不是诬蔑、陷害、捉弄我吗？当初打右派，有的可能打错了，但总有一个是打对的，那就是你！真是六个指头搔痒，哪里多你这一道！”

接着，不顾可怜的六指苦苦哀求、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楚，越描越黑），当即把他关进了五斗橱。

曹小娥稳稳当当做了炊事员。每天五更鸡叫，起来洗脸，抹香脂，梳辫子，然后翻墙头跑到伙房与白蚂蚁做饭。后来又传出曹小娥与白蚂蚁有沾连的说法，但都不足为凭，大家没有在意，孬舅也没有在意。曹、白做饭，曹管红案，白管白案。另有几个小猴子负责从双井往大食堂搬运东西，将那五颜六色的十万斤的图案，一刀子一刀子切割下来，搬运回来，供曹、白在百米大锅里把它们变成吃食，然后由一千多张口将吃食“吸溜吸溜”吸进肚，在肚子里舒畅、消化、加工、排泄，直至变成各家各户茅房中的粪便。至于每天吃什么，拉什么，全看白蚂蚁和曹小娥的安排。他们让吃什么，大家就吃什么，拉什么。白蚂蚁做饭手艺高超，疙瘩汤做得不错，得到大家的共同称赞；曹小娥一开始不行，管红案就会做个萝卜炖肉。一次萝卜炖肉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就不行了，大家就有意见了。只能萝卜炖肉？炖肉只能萝卜？白菜、芹菜、菠菜、裙带菜、豆腐、粉条、冬瓜、丝瓜、南瓜、北瓜、西瓜、黄瓜、茄子、辣

椒、豆角、圆白菜，就不能炖了吗？可炖的名堂多得很，为什么非揪住萝卜不放？对曹的不受欢迎，正受欢迎的白蚂蚁有些幸灾乐祸。曹小娥这时有些惭愧，一次炖完萝卜肉，吃完萝卜肉，刷完萝卜锅，解下围裙，又到孬舅家去给孬舅摸大包。这时两人自然不只摸大包。孬舅说：你摸我一个大包，我摸你两个大包。曹小娥一来，孬舅就把孬舅母撵走；孬舅母一包眼泪，躲在窗户下偷听。这天两人摸过三个大包，解衣宽怀，同枕共眠。被窝里两个赤身子拥着，曹小娥谈起了工作的苦恼，说：

“孬哥，看来我到食堂是真不合适，只会做个萝卜炖肉。”

孬舅正在上边得趣，边动作边说：

“什么萝卜炖肉，我就爱吃萝卜炖肉，这不也是萝卜炖肉？”

两人“咕咕”而笑，曹小娥拧孬舅的脸。后来，几个月食堂做下来，曹小娥做饭水平大有提高。孬舅又送她到县上烹调班学习一月。这时不但会萝卜炖肉，还另会炖很多东西，炖鸡，炖鸭，炖狗，炖猫，炖鱼，炖虾，炖螃蟹，炖蚂蚱，炖老鼠，都可以弄出个不同的滋味。一次韩书记到村上检查大食堂，与民同乐，吃了几筷子曹小娥的炖猫，直说不错，让人将曹小娥从灶后叫出来，以长辈身份，拍了拍曹小娥的脸蛋，说她“不错”。村里一千多口子喝着白蚂蚁的不粘连疙瘩汤，吃着曹小娥的多种炖菜，个个体重增加，红光满面。曹的技术提高，白也另眼相看，不再幸灾乐祸，倒责备这“小丫挺的”学得这么快，祖上也没做饭的。但两人也能和平相处，共同做饭。对他们早起晚归一起做饭，耳鬓厮磨，外边虽有一些说法，但两个人之间既然有矛盾，就不至于闹出什么，大家放心。

大食堂吃了半年，双井地的蛋糕越切越少，这时大家才有些着急：有朝一日，蛋糕切完怎么办呢？蛋糕大各方面利益好分配，蛋糕完了各方面不要爆炸？大家见蛋糕越来越小，倒是肚皮变得越来越大，每顿饭都疯了一样，拼命往肚子里吃，害怕有朝一日蛋糕没了，再吃不着。何况蛋糕是人家的，肚子是自己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于是，吃。蛋糕越小越害怕，越害怕越拼命吃，当蛋糕只剩下一个糕角时，遇上过一个什么节，大食堂改善生活，炖整牛，这顿饭吃下去，一下撑死十个人。这些撑死的人中，大部分是娘儿们小孩，平时胃没有那么大，现在见蛋糕小了，拼命吃，牛煮得也有点咸，饱后又喝水，肚子里发酵、膨胀，将胃撑破，痛苦地死去。吃饭时，许多娘儿们小孩相互使眼色，招呼自己亲人多吃，吃到肚子里就是赚下的。现在在那里撑得原地号叫，走又走不了，爬又爬不得，一动胃就疼。将手伸到嗓子眼儿里，想将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但胃已经开始消化了，已经晚了，最后七窍流血，痛苦地死去。没死的亲人，帮也帮不上忙，挽也挽不住，眼睁睁地看他在那里死，不禁大哭。民间艺人、漏划右派、沈姓小寡妇的丈夫瞎鹿，也在这次吃牛中撑死。自上次右派漏划，他一直存侥幸和感激心理。他与老婆沈姓小寡妇自结婚以来，一直面和心不和，有个儿子小麻子也远走高飞。上次沈姓小寡妇差点被划右派，他还有些幸灾乐祸，岂不知自己也是漏划。他的琴弦如命运，好长时间不拉了，后来自己右派漏划，心情舒畅，常把落满尘埃的琴拿起，重新弹唱。瞎鹿虽然人品不好，但人品归人品，文人历来无行，可他的技艺还是超众的、绝伦的，一曲终了，常使村人停下手中正忙的牛套、纺车、稻草绳和玉米秸，想起满腹心事。如果是晚上拉，往往拉得月亮都低了。但艺人也要吃饭，一到蛋糕少时，艺人也原形毕露，没头没脑，与人抢牛吃。正常吃饭吃饥饱，饱了饱了，就抹抹嘴不吃了；但与人抢吃，就没有饱不饱一说，拼命往肚子里填，能填多少是多少，后来觉得撑着了，后悔也已经晚了。但艺人毕竟是艺人，别人临死时，都不顾体面在那里号叫，七窍流血；瞎鹿一开始是号叫，最后临死倒平静了，躺在地上，忽闪着眼睛，随着嘴角流出的血说：

“我死倒没什么，就是这技艺，从此恐怕就要失传了。”

让大家觉得好笑。

孬舅母没有出息，也在这次撑死的运动中给撑死了。别人撑死可以理解，她也跟着撑死，让人感到不可理解。别人拼命吃是怕蛋糕越来越小，你身为孬舅的老婆，村里的第一夫人，就是全村剩下碗大一块糕，也会有孬舅和你的份儿，你跟着别人起哄干什么？这不是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吗？这不就不自尊，不自爱，不自强自立，有失身份了吗？也有人从这件事出发，看出孬舅和孬舅母的关系破裂得非同一般，孬舅母看出孬舅依靠不得，所以才这么拼吃。女人活到这份儿上，也有些可怜。于是就有人谴责炊事员曹小娥，说她是第三者插足，把一个有家有口的女人整成这个狼狈样子。也有人谴责孬舅，孬舅母再不合意，也是结发夫妻，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过日子还是结发妻。跟你跟了这么多年，给你生儿育女，现在人家人老珠黄，你就找第三者，良心何在？为了一个曹小娥，撑死结发妻，对群众、对后人如何交代？现在人家捂着肚子像生孩子生不下来一样痛苦地上下流血地死去，你遂了心、如愿以偿了吧？但大家猜错了，孬舅听说孬舅母撑死了，当时赶到现场，除了责骂她没出息，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外，还滴了两眼泪，说：

“孩儿他娘，你其实不懂我的心！”

这话被当时站在旁边的一个浑身泥汗、远看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污秽的光屁股小孩听到，这小孩后来考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继承了瞎鹿的衣钵。大学毕业，出来成了作曲家。作曲家一天正在睡觉，突然忆起

儿时的旧事，想起孬舅母撑死时孬舅说的这一句伤心话，立即灵感大发，乐思如泉涌。从床上爬起来，带倒了台灯，然后颤抖着身子和手，写下一首曲子：“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后成了流行歌曲，轰动全国。要说孬舅母死得有什么价值，就在这一点上，还有点价值。

右派分子袁哨，也差点在这次吃牛中加入撑死的行列。但他吃了饭没有喝水，虽然胃也胀，也撑，也出血，口渴难耐，直想喝下一瓢水死也心甘，但袁哨没喝水，最后只是胃出血，而无丧性命。他不同别的被撑的人，他撑了以后还可以走动，于是在食堂墙外的野地里到处走动。想拉屎，空一空肚子，但因吃得太饱，蹲不下。这时另一个右派分子曹成也来拉屎，见袁哨这尴尬样子，不禁说，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哪里像个主公？一千多年前我看不起你，现在我仍看不起你。这句话像一千多年前一样，又激起袁哨的愤怒，不顾肚子撑得难受，上去揪住曹成就打。嘴里骂曹成丧权辱国，把女儿送给一个街头无赖孬舅，因此当上炊事员，做牛毒害革命干部；又说曹成你当然不会撑死，你有个小×做靠山，第一夫人已经死了，她将来就是第一夫人，蛋糕剩碗大，就有她吃的，有她吃的就有你吃的，没有你哪有她，所以你当然不着急了；我们没得小×可靠，当然吃得没出息，这也值得笑话吗？该耻笑的是你自己。曹成骂：早就看出，你是个穷小子，贱骨头，死到临头，还头肉发痒，浪费爷的时间教训你。两人打了半天，各头破血流。这时袁哨突然觉得忘我地挥发了一阵力气，肚子有些空了，因打架使劲，突然一下屎也能拉得出来了。虽然一拉一裤裆，把正在打架的曹成给臭跑了，但袁哨因此可以活命了。也是激动自己又得到第二次生命，而这第二次生命是因为曹成与自己辱骂和打架而获得的，所以对曹成也有些感激，不顾裤裆里的屎，绞着两腿跑上去，要与曹成握手，嘴里喊着：

“老曹，谢谢你！”

四

大水来了。延津一马平川，大水到来之前，延津没见过什么水。就是有些沟沟汊汊，水也泛黄无力，里边养不住鱼，养不住虾，只能生存一些癞蛤蟆，浮一些有气无力的精瘦的旱鸭。再就是坑坑洼洼，下雨积些雨水，时间一长就发臭，像食堂前边那个大水坑，里面就漂了死猪、死狗和我的灵魂。我们一见到水，就感到既欣喜又恐惧。我们个个活得没水分。记得我六岁那年，有一次，随孬舅去串干亲。串亲之前下了场大雨，串亲这天却万里无云。到得串亲这村边，一条大河横在面前。过去这里滴水不沾，现在里边浪涛滚滚。所有串亲的人都害怕了，过不去河，与对岸的亲戚隔河相望，大呼小叫。这时孬舅十分勇敢，跳下河，与对岸干亲一起，将一个架子车抬了过去。我就坐在这架子车上。他们这勇敢行动，博得河流两岸人民的齐声喝彩。我坐在架子车上，也觉得骄傲无比。但等过了河，孬舅说，水只没到大腿根，不到裤裆，一切不耽误。这件过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孬舅尚存，那位干亲老头子已经逝世三周年。那是一个和蔼但古板的老人，据说年轻时也英勇无比，当过一段保甲长，会吹笛子，常躺在柳树下的草苫上吹笛。但他七十岁以后，众叛亲离，过得满目凄凉。一次我回去，又与孬舅谈起那次过河，没想到他也记得，说：那次确实没有没到腿根。你看，这么一条小河，这样的水，都在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见延津是个缺水的地方。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河。我们这里无江无河。但到了一九六〇年，大水终于来了。大雨下了三十天二十九夜，延津一片汪洋。过去没有的鱼、虾、螃蟹，都回来了；天上不时下些尺把长的大鱼，在院子里的水中跳。蛙声四起，过去是癞蛤蟆，现在也有了好蛤蟆，癞蛤蟆好蛤蟆，声音掺杂到一起，彻夜不断。大水冲塌了房屋，淹死了猫狗、瘪嘴啰唆的老太太和天真无邪的娃娃。当然，也有些行为不端的年轻人。过去我们没见过大水，现在大水来了，我们马上学游泳可是来不及。最后大水把我们逼到村西一块土岗上。孬舅、猪蛋、白蚂蚁、曹小娥、曹成、袁哨、六指、沈姓小寡妇、白石头、我，都成了落汤鸡。大家哆嗦着堆在一起，也忘记了各自的身份与性别。孬舅说：

“大水说不来就不来，一来这么大！”

大水之中，右倾分子猪蛋也敢跟孬舅开玩笑了，他说：

“这次没到裤裆了吧？”

孬舅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要照过去，定要用关五斗橱吓唬他，但现在五斗橱被大水冲跑了，到哪里关去？这时曹成叹气：

“就等着解放军的飞机了！”

大雨终于停了。

但水还没退，大家仍待在土岗上。

这时飞来满天蚂蚱。黑蚂蚱一队，红蚂蚱一队，白蚂蚱一队，绿蚂蚱一队，在大水之上的万里晴空中，飞身展翅，遮盖了天空，把天空映得五颜六色。我们站在土岗上，仰脸看蚂蚱。

这时穿着学生装的白石头打着拍子，我们齐声唱起了歌：

红蚂蚱　绿蚂蚱

你从哪里来

来这干啥

人都饿肚皮

哪里有你的好果子

黑蚂蚱　白蚂蚱

请到土岗耍一耍

弄把柴火烧熟你

吃一口

香掉牙

…… ……

许多蚂蚱便落下来。大家赶紧弄柴火，点燃。柴火湿，烧得“噼里啪啦”的。将蚂蚱烧熟，烧焦，果然清香焦脆。大家在土岗上饿了二三十天，一下吃到腥荤，口腔、肠胃一下舒服得受不了，许多人当场昏了过去。孬舅就昏了过去。

蚂蚱过后，接着飞来臭虫。臭虫不能吃。又飞来一队队蜻蜓。蜻蜓像是身上涂了香油，金闪闪，亮晶晶，满世界油香，大家又烧飞舞的蜻蜓。蜻蜓薄薄的翅翼，烧得红里透绿，像乳猪的焦皮一样喷香酥软，一到口就化。一九九一年，一次会议上，一位自视甚高、别人看他也不低的人，把自己比作飞舞的蜻蜓，议论他的人无非是大头钉，我不禁当众大笑。笑后，我觉出自己的不恭，他也愠怒。会一散，他怒气冲冲地找到我：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我忙正色说：

“对。”

他：

“那你笑什么？”

我：

“我想起了一九六〇年。”

他一愣，说：

“你什么意思！”

从此不再理我。这是一九六〇年的后遗症。蜻蜓过后，是一天编好队的苍蝇。苍蝇飞得低低，透着刚在大便上吸吮过的屎臭味（哪里来的大便呢），像低空轰炸机，编着队，滚着蛋蛋，“嗡嗡”地掠过我们的头顶飞去。苍蝇过后，竟是满天的烧狗，在夕阳下闪光。

大水终于退去了，田野成了一片沼泽。大家从土岗上下来，各自恢复身份，回村清查自己，看被水冲塌的房屋，冲走的猪狗，失散的娘儿们和小孩。清点完毕，这时大伙突然感到肚子很饿，各家又无粮食，村里正吃大伙，所以，不约而同聚集到孬舅家门前，请求他早点开伙。孬舅这时不同土岗上的孬舅，可以随便让人开玩笑。大家请愿半天，孬舅才披着褂子从家里走出来，站在门前台阶上，看着众人：

“都饿了！”

大伙：

“都饿了老孬！”

孬舅：

“饿了就知道找我了？”

大伙：

“你是一村之主！”

孬舅：

“现在嘴巴接起来有多长？”

大伙：

“现在嘴巴饿得瘪瘪的，接起来肯定比三里路长！”

孬舅狰狞地一笑，扭头问木匠：

“五斗橱还在吗？”

木匠：

“五斗橱被大水冲跑了！”

孬舅：

“先打五斗橱，再开伙！”

众人只好等木匠打五斗橱。木料不够，大家争着把自己家的门板摘下往街上送。街上响起“噼里啪啦”的打五斗橱声音。残余的右派分子，听到这声音，哆嗦着身子，吓得肚子饿都忘了。众人眼巴巴看着木匠打橱。木匠也是一月没吃饭，打得有气无力。众人等得焦急，都迁怒于钻五斗橱的残余右派。但终于打好。众人又去孬舅家请孬舅。孬舅出来，看了看五斗橱，“嗯”了一声，说了一句：

“妈拉个×，一看发了大水，就没王法了！你们的嘴接起来，比三里地还长！看我饿死你们，看我让你们钻五斗橱！”

众人听这话的意思，似乎新五斗橱不只针对右派，还针对众人，都吓了一跳。孬舅又说：

“我怕什么，我老婆都没有了，我怕什么？”

大家更加悒惶，似乎孬舅母的不存在也与大家有关。孬舅见大家脸色悒惶，才满意地叫上炊事员白蚂蚁、曹小娥，向食堂走去。这时大家一阵欢呼，欢呼孬舅终于开恩，让大家吃饭。但真到做饭，才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做饭没有材料。双井十万产量田上屹立的大蛋糕残角，已经让大水给冲跑了。听到这个消息，大家又有些慌乱，又开始想乱辈分和次序。有人当场就又跳到孬舅面前：

“×你妈，没有了蛋糕，让我们吃什么？”

孬舅也有些着慌，忘记了刚做好的新五斗橱。等到想起，抬过来，才将众人镇住。这时孬舅说：

“大家饿肚子，有意见，可以理解，但也不能因此上某些捣乱分子的当。蛋糕角没有了，我也很急，我问大家，这蛋糕角是我吃了吗？”

大家回答：

“不是！”

孬舅：

“是俺老婆偷吃了吗？”

孬舅老婆已经撑死了，众人说：

“不是！”

孬舅：

“是曹小娥偷吃了吗？”

众人：

“不是！”

孬舅：

“对啦，既然不是我及我的人偷吃了，是大水冲跑了，全村三里长的嘴，冲我嚷嚷就不对了。巧媳妇难

为无米之炊。就是我不当负责人，换任何一位，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好办法吗？”

众人想了想，换谁也没有好办法。于是默默无言。孬舅这时厉声说：

“再嚷嚷肚子饿，就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我就把他关到五斗橱里，看不先饿死他！”

众人悚然。

这时孬舅又脸转笑容，说：

“当然啦，我也尽力给大家想办法，白蚂蚁、曹小娥！”

白蚂蚁、曹小娥答：

“到！”

孬舅：

“到仓库扫扫仓底，看地缝里还有什么粮食没有，有什么，做什么，熬一锅稀粥给大家喝！”

众人欢呼。这时都觉得孬舅这人通情达理，觉得刚才的愤怒没有道理，闹的人都有些惭愧，纷纷说：

“老孬，刚才我们说得不对，怪我们年轻不懂事，您老人家不要计较！”

孬舅：

“没什么，没什么！大家放心，不会让大家饿死！抬五斗橱我也是开开玩笑，那东西能让大家钻？那是给几个残存的右派分子预备的！”

大家放心，簇拥着孬舅，向他说着好话。

白蚂蚁、曹小娥从仓库地缝里扫出八斤在大水中发芽的巴豆。当晚便熬了一锅巴豆汤。巴豆少，只好拼命往锅里加水。盛出的巴豆汤，照得出月亮。一千多只碗，一千多个月亮，上下颠簸着往人肚子里去。大水冲巴豆，巴豆发了芽，大家都盼自己碗中的巴豆多发芽，发好芽，一层层漂在月亮上。巴豆通气，喝下巴豆汤当晚，全村各家各户，屁声不断，像战场上密集不断的枪声。

这时，县上韩书记来了，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大家收集猪尾巴往上交。谁要猪尾巴？苏联。苏联是老大哥，现在翻了脸，趁我们大水刚过，缺吃少喝之时，向我们要猪尾巴。大家都很气愤，说苏联这人太不仗义，乘人之危。但韩又说：宁肯饿死，也不欠人债。不在敌人面前没有面子。当然，也有一些人发出疑问：当初向苏联借债，并不是我们的主意呀，现在怎么要饿着我们交猪尾巴？立即遭到大家的批判。那么多领导人，还替你拿不得主意了？老孬，搬五斗橱！大家思想便统一了。统一之后，便饿着肚子找猪尾巴。但大水刚过，猪全被冲走，猪不在，猪尾巴焉存？于是大家到大水刚过的沼泽地去找。当然，这等于大海里捞针，碰到碰不到全在运气。这时孬舅规定：找到一根猪尾巴，发一颗巴豆。又说，找到死猪，猪尾巴上交，猪肉咱们吃了。大家拼命找猪，最后竟在沼泽中找出十来头。当然，其中有五头像猪，又好像不是猪。从头和身躯看，不是；从尾巴看，是。孬舅说，只要尾巴像，就算它是。于是，割下十条猪尾巴，让白石头星夜赶到县城去上缴，十头没有尾巴的大死猪，便放在大伙房食堂去炖。当晚满村一片飘香。众人兴奋、激动，热情难捺。捧着碗挤在食堂门口，相互问肉熟了没有。孬舅从伙房出来，许多人讨好地说：

“老孬，熟了没有，你先尝尝，你尝我们放心！”

孬舅说：

“尝我是要尝的！”

又不失时机地说：

“吃了猪肉，大家不能忘本，要想着感谢一个人！”

大家说：

“知道！”

孬舅说：

“知道？我问你们，到底感谢谁？”

大家齐声：

“感谢老孬！”

孬舅摇摇头。大家不解，这时孬舅说：

“感谢苏联人。他不要猪尾巴，我们哪里有猪肉吃！”

大家哄堂大笑，便又敲着碗等吃猪肉。到晚霞消失在西山的时候，白蚂蚁一声口哨，猪肉终于炖熟了。大家一人一碗猪肉，捧在怀里吃，相互比肉的肥瘦程度。这天天上没有月亮，碗中也无月亮。本来一人一碗肉不算太多，但这天又有十几个给撑死了。人们把撑死的人的尸体抬到孬舅跟前，问孬舅怎么办，孬舅啐了一口唾沫：

“妈拉个×，尽是些没皮没脸的家伙。把他们扔到野地里喂狗！”

于是把这些人扔到野地里喂狗。

吃过猪肉以后，韩书记传下指示，说以后不要再吃猪肉了，为渡过灾荒，要粗粮细做，瓜菜代粮；早晚吃稀的，上下午要干活，中午吃一顿干的。接着，韩用马车运过来一车糠皮、麸皮的黄色混合物，让大家粗粮细做。从此，大家早晚吃稀的，喝糠麸稀粥，一人一碗；中午吃干的，吃糠麸窝窝头，一人一个。为了粗粮细做，糠麸中又掺了许多稻草和树叶。袁哨吃着说：

“比日本人配给的混合面还难吃！”

立即被人批斗一顿，孬舅又把他关进五斗橱一天。这细做的粗粮吃下去不消化，在胃里凝固成实蛋蛋，下边拉不出来。有时需要父子、母女、夫妻相互往下抠挤。因为拉屎，常有肛裂的。那些肛裂了，抠了、挤了仍拉不出来者，就被活活地憋死了。六指的干爹大六指，就在这次粗粮细做中给憋死了。临死时对六指叹息：

“儿呀，我可真后悔。”

六指：

“干爹，你后悔什么？”

大六指：

“我后悔自己的托生，我不应该生成人，应该生成一匹马！”

六指吓了一跳，以为干爹临死时昏迷说胡话，就问：

“马比人好？马不愿托人，现在人愿托马？”

大六指点点头，说：

“我要托马。如果我是马，吃了这稻草肯定能拉得出来，现在就因为是人，才活活地让憋死了。”

六指觉得干爹说得有道理，点点头。大六指见自己的观点得到人赞同，高兴地放心地死去。他生前没有托成马，死后身子、面容一阵抽搐，变形，最后变成一匹马相，才不抽搐了。这时又有人说，变马是一种办法，如果这时有瓶香油，憋得厉害时，喝一口香油，肠胃润滑了，肯定能通下去，拉出来。可现在糠麸都日渐减少，哪里还有香油？不过香油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许多娘儿们小孩临憋死时，嘴里都喊着“香油，香油！”

但糠麸也有别的粮食如麦子（多香的麦子呀）、玉米、大豆、高粱所没有的好处，即它在做饭食时，比别的粮食下去得慢。虽然憋死一些人，但没有憋死余下的人，看着仓库还有积存，伙房还在冒烟，心里总踏实许多。大家在吃了糠麸之后，开始瓜菜代粮。孬舅亲自指挥，让大家在退水后的沼泽地里寻找瓜菜。但大水刚过，哪里还有瓜菜？没有瓜菜，有些死猫、老鼠也行啊。但死猫、老鼠也没有，能在沼泽的稀泥中寻出十头大肥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最后千把口子人只找到些毛草、毛根和已经被淹死的毛毛虫。最令人惊喜的收获，是在大荒洼一个人烟罕至的臭水潭上，捉到几十只已经腐烂的西葫芦。毛根、毛草，孬舅让在石磨上磨了磨，像糠麸一样熬稀粥或是蒸窝窝头。毛粥、毛窝头虽然没有糠麸顶饥，但是它发甜，而且吃下去不在胃里团成蛋蛋，可以顺利排泄下去。因此人们说，还是毛饭好。毛毛虫好办，用大火一烧，毛没了，成了一团结实收缩的肉条，吃下去，肠胃立即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

和舒服。可惜毛毛虫不多，都被孬舅关到了仓库，说肉食平常不吃，等着过春节时再吃。几十个腐烂的西葫芦，也被孬舅关到了仓房，他一个人拿着钥匙。几天之后，有人反映，说毛毛虫大伙不吃，西葫芦大家不吃，但有人发现夜半时分，孬舅常一个人躲在仓房自己偷偷吃。大家群情激奋，都对孬舅有意见，说他身为支书，大家的带头人，生死时刻，大家的命运你手里攥着，这时你不替大家考虑，反倒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吃毛毛虫，是何居心？有没有良心？这样大家如何信得过你？今后还如何跟你前进？你今后还如何开展工作？孬舅听了，十分气愤，一天对我说：

“我就是吃了毛毛虫，怎么了？”

接着激动出眼泪。这时我同情孬舅，知道他的苦衷。原来上次在吃糠麸中，他也差点在胃里结成蛋蛋给憋死。何况孬舅母已经死了，没人给他从下边往外掏。本来我给他摸过大包，可以给他掏；曹小娥给他摸过大包，是他情妇，可以给他掏；但他一开始没有叫我们俩，自己在那里鼓捣。鼓捣不成，又叫我们俩，这时肛已四分五裂，血肉模糊，一塌糊涂，无从下手。所以再不敢吃糠麸。现在有了毛毛虫和西葫芦，所以偷吃一些，防止再憋，也使下边休养生息。

我看这时的孬舅，也瘦成一根麻秆，就不再说什么。这时传出，说揭发孬舅偷吃毛毛虫的，是伙夫白蚂蚁。因为仓库离食堂最近，只有白蚂蚁半夜起来到食堂做饭，才能发现孬舅偷吃仓库的毛毛虫。孬舅听说此消息，立即撤了白蚂蚁的炊事员。白蚂蚁痛哭流涕，跪下给孬舅磕头求饶，说自己没有揭发孬舅；自己的炊事员就是孬舅给安排的，还能不知个好歹？又说就是不是自己揭发的，以后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今后再不胡说八道；有嘴就当无嘴，保证平均一天不说到一句话。接着又是打自己的脸，又是撕自己的嘴，说：

“老孬，还让我干炊事员吧，不然我就没有活命了！”

但孬舅一点不同情，说：

“就是你没说，炊事员也当不成了！”

白蚂蚁问：

“我不当炊事员，让谁当？”

孬舅：

“我，我当。”

这时白蚂蚁大眼瞪小眼，再说不出话。于是，村里从此孬舅亲自兼炊事员，炊事员就成了孬舅和曹小娥。孬舅半夜起来，跳过墙头，与曹小娥一起给大家熬糠麸粥抑或是毛根粥。这时有人又说，今后孬舅偷吃毛毛虫，更方便了。又有人说，何止偷吃毛毛虫，过去白蚂蚁和曹小娥共同做饭，大家还有议论，这老孬和曹小娥本来就有一腿，现在一起半夜做饭，更是稀粥灶下乱七八糟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孬舅把曹小娥的炊事员也给撸了，村里的炊事员只剩下孬舅自己。从此半夜起来做饭，只有孬舅一个人。这时大家觉得孬舅有些不仗义，说撤掉白蚂蚁的炊事员大家可以理解，但曹小娥跟你好了这么长时间，突然又把人家撤了，不像个男子汉所为。一次我也这样问孬舅，从问他为什么当炊事员开始，支书都已经当上了，何必还当炊事员？炊事员还不是听支书的？这时孬舅刚刷完锅，一个人躺在灶怀里剔牙。他听了我的话，淡淡一笑，说：

“看，瘦得像麻秆了！”

我说：

“再麻秆也是支书，何必当炊事员？”

孬舅：

“再支书也是间接，不如直接当炊事员。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我明白了这道理，也倒吸一口冷气，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但又说：

“就算你当炊事员是对的，但撤白蚂蚁可以，为何还撤曹小娥？她可跟你在一个被窝睡过！”

孬舅：

“睡过是睡过，但现在不是没力量睡了？当初让她当炊事员是为了睡觉；现在睡不动了，还让她当干什么？”

我这时才明白孬舅的阴险。也才明白民以食为天。虽然食色，性也，但到最后时刻，食比色还大。但孬舅对我还不错。说完这些话，从口袋摸出一条毛毛虫给我吃。这时我知道孬舅真在吃大伙的毛毛虫，且将其装在口袋里。毛毛虫味道不错。虽然有孬舅身上的汗腥味。这时孬舅感叹，大家不懂，民众素质低，动不动就想闹绝对平均主义。长官骑马，士兵也都想骑马；长官吃毛毛虫，士兵也都想吃毛毛虫。大家分工不同，对不对？他问我。我点点头。以后大家再在一起议论孬舅，说他多吃多占，不顾全村一千口子人的死活，我就不以为然。虽然他不顾一千口子人，但他也是一千口子的支书呀！就是憋死、饿死全村，他也应该是最后一个呀。总不能大家还活着，先把他给饿死、憋死吧？天下知道了，大家怎么看我们？记得小时候看电影《上甘岭》，大家憋在一个山洞里，渴死许多人；师长派他的炊事员去看望大家，还特意给连长——他过去的通讯员带去了一个苹果。连长很感动。你能要求师长给每一个士兵都带一只国光苹果吗？

五

猪蛋领人发动了一次暴动，把孬舅关到了五斗橱里。这些天我琢磨村里要出事，大家进进出出，气氛不大对头嘛。现在果然出事了。也是孬舅麻痹大意，以为自己有五斗橱，可以放心吃毛毛虫，没想到大意失荆州，被一群饥民发动了暴乱，把他关进了五斗橱。孬舅那天半夜正常起床，翻过墙头，到大食堂给大家熬早粥——当然还是糠麸粥。熬粥之前，他先点了一堆稻草火，一个人蹲在火旁烤手取暖。烤完火，又打开仓库取糠麸。取糠麸之前，照例吃了几个毛毛虫、八分之一烂西葫芦。吃过，抹抹嘴，放了两个屁，端着糠麸盆去大食堂做饭。正要出仓库门口，听人发一声喊，孬舅被一条绳索绊倒在地。这时拥上几个黑衣人，将孬舅摔在地上；孬舅要喊，嘴里立即被塞进一只臭袜子；孬舅要反抗，立即被人捆了一个猪肚。接着这帮黑衣人将孬舅抬到大食堂的臭水坑前，又从孬舅家的门口抬过来五斗橱，一、二、三，将孬舅不解绑地投到了五斗橱里，然后关上了抽屉门，落了锁。这时几个黑衣人揭下蒙在脸上的黑布，露出眼睛。领头的是猪蛋，协从有曹成、白蚂蚁、六指及村里其他几个刁民。孬舅被活捉到五斗橱以后，立即有人点起灯笼火把，全村一千口子人，都拥上街头，敲锣打鼓，欢庆活捉孬舅的胜利。这时猪蛋站在五斗橱上，跺着脚，向村民宣布，孬舅已被活捉了，关在猪蛋脚下的五斗橱里。孬舅为非作歹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村里的政权，已从暴君手中夺得，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接着列数孬舅的罪状：欺压百姓，强占民女，大灾大难之年偷吃百姓食粮，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等等。接着又把过去的历史老账翻出来，即大家在鸣放中给孬舅提的意见，如大包问题，与猫狗亲近问题，抓屁问题，在仓房办公室撒尿拉屎问题，等等，都又重新抖搂一遍。接着又说起跃进时为了一个升官得道，讨好领导，虚报产量，堆双井蛋糕，蛋糕角又被大水冲去，才有今天大家饿肚子的局面。大家饿肚子，他丝毫不反省，反倒不管大家死活，自己在那里偷吃毛毛虫和西葫芦，你看他心有多狠、多黑！饿着肚子、憋着肚子的千把口人，听了猪蛋的发言，群情激奋。过去有粮吃的时候，大家原谅过你一次；堆蛋糕冲蛋糕也原谅；现在又一个人偷吃毛毛虫和西葫芦，绝对不能原谅。这次控诉，与以前鸣放时不同，那时孬舅可以辩解，现在被人关在五斗橱，嘴里塞着臭袜子，有话说不出。既然有话说不出，就等于没话，等于承认自己的罪行。这时猪蛋又让人把仓库的毛毛虫和西葫芦抬出来，让大家参观，说：看，西葫芦都烂了，他宁肯让西葫芦烂下去，也不让大家吃。大家更愤怒了。这时猪蛋问：

“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

大家异口同声喊：

“不能！”

猪蛋：

“他实际等于在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我们能让他再吃喝下去吗？”

众人：

“不能！”

猪蛋：

“他现在在五斗橱里，大家说怎么办？”

疯了的民众喊：

“砸死他！”

猪蛋这时笑着摆手：

“砸死我也想砸死，别说砸死，就是抽了他的筋，剥了他的皮我都不解恨。只是我们还得讲政策，从今往后，就让他在五斗橱里待着吧！”

处理完孬舅，村里就该成立暴动后的新政权。大家感激猪蛋在关键时候为民除害，除害又是他带的头，自然选举他为支书兼炊事员。这时猪蛋谦虚，看着在五斗橱旁边拿梭标的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说：

“我就不要当了吧，还是选曹成、白蚂蚁和六指吧。我可以跟着打打杂。”

曹成等人抖着梭标说：

“你就不要谦虚了，我们只是协从，何况有的还是右派，不适合当支书，你就当了吧！”

于是猪蛋不再推让，当了支书兼炊事员。他当炊事员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当早的稀粥里，放进五条毛毛虫和三只烂透的西葫芦。可大家毕竟从稀粥中嗅到肉和代粮的瓜菜的新鲜味道。于是大家敲着碗欢呼，欢呼推翻一个暴君，新上台一个替大家考虑、替大家做主的人。这天吃完饭，我在臭水坑旁碰到猪蛋。猪蛋看我眼泪汪汪的，便用身子堵住我问：

“我把老孬关起来，你不高兴了吧？”

我忙垂手答道：

“老猪叔，我没有不高兴。”

他问：

“那为什么眼泪汪汪的？”

我答：

“刚才站在风地里，是风眯了眼睛。”

猪蛋狡黠地围着我转，又趴到我眼上看，突然，用手拔下我一根眼睫毛，说：

“风眯了眼？胡说，我刚才也在风地里站着，怎么不眯眼？分明是你孬舅下了台，你心里不好受吧？”

我说：

“孬舅罪大恶极，组织对他的处理很合适！”

猪蛋指着我对身边的白蚂蚁、六指说：

“看看，这么个小鸡巴孩，就这么不老实，耍两面派，不说实话！把他给我也关进五斗橱，看他说不说实话！”

白蚂蚁、六指上来就扭我胳膊，把我往五斗橱方向拽。一看到五斗橱，我吓坏了，赶忙说：

“老猪叔，别关我五斗橱，我现在就说实话！”

猪蛋用手止住白蚂蚁和六指：

“说吧，说了实话，就不关你五斗橱了！”

我说：

“把孬舅赶下台，我是有些伤心。”

猪蛋对白蚂蚁、六指  眼睛，又问：

“为什么伤心？”

我说：

“过去他当权时，偷偷给过我一个毛毛虫吃。现在你把他关到五斗橱里，今后就没人给我毛毛虫了！”

接着伤心地哭起来。

猪蛋见我哭了，开始搓手。这时说：

“这算是实话，这算是实话！”

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毛毛虫，一分三半，给六指一个头，给白蚂蚁一个身，给我一个尾巴。说：

“我这人就这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又问：

“老孬对你放过什么毒？”

我吃着猪蛋的毛毛虫尾巴，努力去想孬舅放毒。可一时竟想不出来有什么毒。又一想，毒很多，到处是毒，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想起他说过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便说：

“他说过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毛毛虫只能我吃，别人不能吃！”

猪蛋又看六指和白蚂蚁：

“看看，老孬舅有多坏，不打倒行吗？按他说的，毛毛虫只能我吃，你们两个不能吃！”

白蚂蚁和六指正抱着怀里的梭标，埋头吃自己的那份毛毛虫，嘴里忙乱地说：

“老孬舅该打倒，不能批绝对平均主义！”

说完这些，猪蛋不再与我为难，带着白蚂蚁、六指走了。后来我才知道，猪蛋要推翻孬舅，蓄谋已久，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时机。本来猪蛋、孬舅是好朋友，两人联手，曾在历史上干过不少事情。但自从孬舅当了支书以后，两人之间就出现明显的裂痕。原因很简单，过去在历史上干事情时，都是猪蛋排在前，孬舅随其后；现在天转地转，闹土改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孬舅的发言受到县上韩书记的赏识，孬舅便一步登天，成了村里的头头，把猪蛋给落下了。猪蛋不服气，拿刀子在街上追。追不逞，便开始在下边泄私愤，图报复，处处与孬舅为难。孬舅看在历史的分儿上，一开始原谅他、宽容他；后来看他实在不像话，才将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给猪蛋戴了半个右派帽子。不过孬舅仍是不敢将猪蛋头上箍得太紧了，就像弓上的弦不敢绷得太紧，怕一下弄不好给绷断了。弦一绷断，敌我不分，是非混淆，猪蛋那样鲁莽无文化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但猪蛋往往把孬舅这点宽容，看成是软弱可欺，动不动与孬舅犯刺，炼钢时，曾严重捣乱过。孬舅一气之下，曾差点把猪蛋扔到炼钢炉子里，把猪蛋给吓坏了。看来再恶再霸的人，也怕在高炉里炼化。以恶制恶，是对付恶人的最好办法。将毒蛇揣在怀里，最后只会被苏醒的毒蛇给咬上一口。打蛇要打七寸，蝎子要打心。自从出现扔高炉事件，猪蛋显得老实多了。除了发大水在村西土岗上躲水时，与孬舅开过一个并不善意的玩笑，其他没有出现什么反革命活动。孬舅以为猪蛋老实了，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他整日考虑的是如何消灭绝对平均主义，于是把白蚂蚁、曹小娥的炊事员给撤了，自己当炊事员，安心吃毛毛虫和西葫芦。没想到猪蛋在大灾大难之年，突然显露英雄本色，突然发动了政变，把孬舅关到了五斗橱里，自己出马当了头头。搞政变得聚集一帮政治力量，他考虑第一个联合的对象，就是曹成。从客观讲，曹成被孬舅多次压迫过，把他划成地主分子、反攻倒算分子，又睡了他女儿，虽然后来孬舅把他女儿安排成炊事员，但现在又把他女儿的炊事员给撤了，这就谁也不欠谁了。从主观上讲，曹在历史上曾有过作为，在政治上有一套办法，可以让他出主意，是个联合对象。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提了半瓶酒（现在哪来的酒？可见猪蛋头脑并不简单，为这次政变做着长期的准备），来到曹成家。猪蛋是聪明人，不拐弯抹角，把真实目的原原本本说了出来。曹一见酒，眼睛当时就发亮，说：

“不见此物，已多日矣。我说我脑子有些木，有些迟钝，有些跟不上形势，就是多日不沾此物的原因。搁在三国时候，哪天不喝它能过去呢？还记得我的诗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猪蛋不懂诗，但忙点头说：

“记得记得。”

接着又说自己的政变计划。曹爱酒，但一听说要政变，他立即警惕，说：

“这是掉脑袋的事，最好不要拉我入伙。”

又说：

“再说，我与老孬处得也不错。大炼钢铁时，我还给他出过主意！”

猪蛋有些着急，说：

“现在不是大炼钢铁的时候了。现在只说大食堂。你看，小娥在食堂干得好好的，老孬把她给撤了，这你不恨？”

曹摆手：

“到了这时候，换了我，也会撤人，亲自当炊事员。”

猪蛋挑拨：

“他可睡过你女儿！”

曹是大政治家，不以为然：

“早晚不得让人睡？何况不是亲女儿。”

猪蛋急了，一急，倒找到一个新角度：

“好，你大方，你是个良民，但我问你，你家中粮食还有多少？”

曹：

“自实行大食堂，家里颗粒无有。”

猪：

“家中无粮，依靠食堂，你看食堂的糠麸和毛毛根能支撑多长时间？”

曹：

“能撑半个月？”

猪拍了一下巴掌：

“你还蒙在鼓里，这不是三国时你骗人军粮时了。告诉你，最多能撑五天！”

曹倒惊了：

“啊？”

猪：

“大伙只能撑五天，老孬却自己在那里吃毛毛虫、西葫芦，最后大家死光了，只剩下他自己。现在的情况，有点像陈胜、吴广那时期，赶到长城是死，赶不到也是死，既然都是死，大丈夫何不为干一番事业死？不干肯定是死，干了倒不一定死，咱把老孬关起来，把他的毛毛虫、西葫芦抢过来，分了吃了，还能多活几天。所以，咱们反了吧！”

一说陈胜、吴广，曹这时想通了。小的道理他不同意反，毛毛虫西葫芦他倒不在乎，但大的道理，为了做一世英雄，他同意反。他将这道理向猪蛋说了，以示自己与大家的不同。猪蛋很高兴，忙着点头：

“早知老叔是个胸有大志的人，才第一个与你商量！”

曹感叹：

“我也是没有办法，比如一只老虎，落到了高粱地里，与猫狗为伍，只能听猫狗的使唤了！”

猪：

“那是，那是，你老委屈一次，当一次猫狗吧。你想，你在老孬手下，不也是个地主反攻倒算分子？”

曹感叹不已。这时猪提出曹为政变出谋划策，曹也答应了。

做完曹的工作，猪蛋又去找白蚂蚁。做通曹成工作是用大道理，做通白蚂蚁工作，则是以切身利益为诱饵。人的境界不同，做工作的方法就不能相同。白蚂蚁自被孬舅撤了炊事员，一肚子委屈。后来见曹小娥也被撤了下来，心里才稍安。现在猪蛋来，历数孬舅罪行，又将白蚂蚁的大火给点起来。白蚂蚁：

“我炊事员当得不错，四方八邻，都知我的疙瘩汤做得好吃，为什么把我撤了？就是把曹小娥撤了，也不该把我撤了！她会干些什么？”

猪蛋：

“那是那是，所以咱们才要造反。”

白蚂蚁歪着脖子说：

“但我革命有个条件！”

猪蛋：

“什么条件？”

白蚂蚁：

“革命成功，还得让我当炊事员！”

猪蛋拍着屁股说：

“就是准备让你当炊事员，才革这场命呀。老叔做饭有名气，大家佩服。自把你撤下台，大家都有意见，现在革命，拥你上台当炊事员，也是大家的民意！”

白蚂蚁：

“民意不民意我不在乎，只要让我继续当炊事员！”

猪蛋：

“可以当炊事员，可以当炊事员！”

于是白蚂蚁高高兴兴参加。等参加，革命，革命成功，最后白蚂蚁并没有当上炊事员，炊事员猪蛋自个儿当了。只是给参加革命的人，每人发了几条毛毛虫和半个烂西葫芦。再就是跟猪蛋旁边，时不时还可吃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猪蛋口袋里的毛毛虫。这时白蚂蚁有了委屈和意见。一次他跟猪蛋两人在一起，他噘着嘴说：

“猪蛋，你说话不算话！”

这时的猪蛋已经当上村头，已经换了副面孔，和革命之前的面孔大不一样，板着脸问：

“怎么不算话？”

白蚂蚁：

“早先你不是说等革命成功，还让我当炊事员吗？”

猪蛋：

“早先？早先是早先，现在是现在。革命形势变了，政策也应允许改变。我来问你，你当炊事员会干什么？”

白蚂蚁：

“我会做疙瘩汤！”

猪蛋：

“疙瘩汤是什么做的？”

白蚂蚁：

“糯米和面筋。”

猪蛋：

“现在有糯米和面筋吗？”

白蚂蚁摇摇头：

“没有。”

猪蛋拍了一下巴掌：

“这不结了，你会做疙瘩汤，但现在没有做疙瘩汤的条件，现在只有糠麸和毛根，糠麸和毛根能做疙瘩

汤吗？”

白蚂蚁：

“不能！”

猪蛋：

“不能做疙瘩汤，你当炊事员还有什么意义呢？既然这件要做的事失去意义，还做它干什么呢？既然这无意义的事你不能做，现在由我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可以吗？”

白蚂蚁被这一番道理和思想给绕到了里边，自己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最后只好说：

“可以。”

猪蛋：

“既然你自己说可以，就不要再提意见了。你虽然参加革命，但革命也给了你报酬，吃毛毛虫和西葫芦。不然，现在你可能就饿死了呢。你总得到革命的好处。”

白蚂蚁想了想，是这个道理，不参加革命，就分不到毛毛虫和西葫芦。于是从此安心当猪蛋随从，不再计较非当炊事员。有时又想：炊事员虽然没有当上，但经过革命总当上了随从，这也算个人物头，与过去相比，总是进步了。心理上得到满足。

跟猪蛋一起造反的，还有六指等人。猪蛋动员六指，也像动员白蚂蚁一样，比较容易。因为六指剃头，现在大饥，人的毛发自然脱落，他已经失业，成了流氓无产阶级。唯一挂在心头的，仍是那张柿饼脸。猪蛋找他时，他已饥肠辘辘，饿得头脑发昏。发昏之中，猪蛋劝他革命，他念叨自己的柿饼脸，各说各的话题。最后猪蛋说，参加革命吧，革命成功，帮你找柿饼脸。于是六指就参加了。猪蛋还找过袁哨，像找曹成一样，用大道理打动他，说他过去身为“主公”，现在久居人下，挨饥受饿，就这么甘心下去吗？古今中外，大饥之年，历来是烈火燎原、革命成功的最好时机，劝他加入进来，共创一番大业。但袁哨拍了拍自己的腿，又扯开补丁摞补丁的裤子给猪蛋看，腿已经肿得像水牛的肚子了，说：

“你说的大道理我都懂，但腿不行了，跑不动了。”

猪蛋看他革命能力确已丧失，就丢手作罢。他要走，袁哨又叫住他，这时换了一副平庸小市民的巴结口气，讨好神色：

“老猪大哥，革命成功，别忘了分我一杯羹！”

猪蛋朝他屋里啐了一口唾沫，扭头而去。既然已丧失革命能力，还盼着革命成功得好处吗？于是，猪蛋撇下袁哨，带领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发动革命。革命的具体步骤，怎么半夜行动、绊绳、活捉，是曹成的主意；活捉后关五斗橱，是猪蛋自己的主意。最后，革命成功，将孬舅如愿活捉，关五斗橱，猪蛋成了支书和炊事员；毛毛虫和西葫芦，熬到粥里几条、几个；革命参加者分了几条、几个；剩下的，仍然在仓房，钥匙由猪蛋拿着。革命之后，曹成有些后怕，回家对曹小娥说：

“我革命一番，就为了几条毛毛虫和西葫芦吗？大道理哪里去了？”

曹小娥正在自己掩面涕哭。过去她跟孬舅好，也是半推半就，半个被迫无奈，后来孬舅忘恩负义，撤了她炊事员，将她打入冷宫，现在听说孬舅被捉，关进五斗橱，她一开始是高兴，后来想起来事情前前后后，百感交集，于是啼哭。现在听干爹这样说话，不禁愤从悲来，啐了一口唾沫：

“什么革命？还不都是他妈的为了上下两张嘴！到了这时候，还说大道理！要说大道理，过去你还怂恿我跟老孬舅好，还不是为了你能跟着得到些好处？”

把干爹曹成吓一跳。干女过去是温顺的，现在怎么变成了狮子？但想想前后，觉得干女说得也对，也无非是这么回事，不必讲大道理。于是一边朝嘴里又扔了一个毛毛虫，一边觍着脸“嘻嘻”笑，掏出一条毛毛虫给曹小娥：

“你不吃一个？”

孬舅被关进五斗橱，苦不堪言。臭袜子塞着嘴，蜷缩着身子，他没想到钻五斗橱，是这么难受的滋味。看来以前几个右派分子也不容易。但过去的右派分子被关，还有家属送水。现在孬舅被关，孬舅母已死，无人给他送水。至于群众，群众见他成了落汤鸡，不再是村头，不再是炊事员，墙倒众人推，躲闪还唯恐不及，哪个会主动去给送水？所以孬舅比过去的右派还苦。但他毕竟当时吃了不少毛毛虫和西葫

芦，所以才有体力和精神支撑下来。但他感到干渴难耐。这个渴不是湿渴，如干完一场活后大汗淋漓的渴，而是干渴、燥渴、窝囊的渴，有气发不出来的渴，嗓子像冒烟，身子像着了火，有点像上甘岭。他想如果他在这五斗橱里死去，首先不是像在五斗橱之外的许多人那样饿死、憋死，而肯定是渴死。过去觉得饿死、憋死很难受，现在一体会，渴死肯定比饿死、憋死更难受。饿死、憋死是如何来的？是因为发了大水。而在发大水之时，孬舅却要被渴死，心中不禁感到窝囊和荒唐。这时他盼着天能下雨，再来一场大水，使五斗橱泡在大水里，使他喝水喝个饱。干渴之中，想起政变的前前后后，又觉像做了一个梦。这时怪自己有些大意，低估了阶级敌人的反扑力量。危难之中，让他们政变成功。但孬舅这次没怪别人，只怪自己粗心大意。过去看着猪蛋、曹成、白蚂蚁都已经老实了，没想到他们表面老实，贼心不死，过去老实是大势所趋，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磨刀霍霍。还是革命警惕性不高啊。但最后孬舅又想通了，历史上自己和猪蛋都是平起平坐的人，猪蛋有时还排在自己前边，曹成当过丞相，白蚂蚁在大清王朝也当过村长，他们硬是被自己统治了十来年，有的还给他们打成了右派，时常关他们的五斗橱。自己关了人家十来年，现在让人家关一次，也是应该的。历史总是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千秋万代的江山。这时就心平气和，不再生政治上的气，只是感到生理上的干渴。正在孬舅渴得眼看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大胆喂了孬舅几瓦片水，救了他的性命。本来我也没有胆子给孬舅送水喝，只是这天晚上，我吃了糠麸粥，肚子里结成一团，下边肛裂，拉不下来，憋得要死，躺在床上十分痛苦，便捂着肚子往街里转悠。本来我以前拉得下来，不肛裂，那是因为孬舅当着支书、炊事员，时常给我吃条毛毛虫、西葫芦，润润肠子；现在孬舅不当支书和炊事员了，我跟在一起吃糠麸，所以也跟大家一样干结。捂着肚子在街上转悠半天，不注意转悠到大食堂臭水坑前。这时孬舅饥饿难当，已经把嘴里的臭袜子当干粮嚼巴嚼巴咽下去了。他从大橱柜的缝隙中看到我，压成女嗓小声呼唤我。我看四周无人，也是一时胆大，就走了过去。走过去，孬舅说：

“渴，渴，赶紧从臭水坑舀瓢水让我喝！”

我看了看四周：

“我不敢！”

孬舅：

“这又没人，有什么不敢的？等什么时候我出来了，平息了他们，还让你吃毛毛虫！”

提起毛毛虫，我想起以前孬舅对我的照顾，于是说：

“我给你舀水喝，你别揭发我。别说是我舀的水！”

孬舅：

“我不揭发你，不说是你舀的水！”

于是我用一个破瓦片，从漂荡猫狗和我的精灵的臭水坑里，舀上来一瓦片水，从五斗橱的缝隙中灌进去，孬舅在里边用嘴接着喝。孬舅边喝边说：

“如饮甘霖，如饮甘霖。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再给我舀一瓦片。”

我又给他舀一瓦片。一共舀了十瓦片，孬舅才止住渴。孬舅之后能活下来，与我这十瓦片臭水大有关系。所以孬舅在获得新生之后，经常在大会上指着我说：

“我所以能活下来，就是因为他！”

接着回忆艰难当年，让大家沉浸其中，最后孬舅眼泪汪汪，使大家十分感动，心肠变软和变得慈善。

给孬舅舀完水，我也感到口渴，我也从臭水坑中舀出一瓦片水，喝下去。谁知喝下这坑的水，连我也给解救了。本来干结，这时突然感到想拉屎，一蹲下，屎滑润地就出来了。这时肚子一场空，何等舒服。这坑的水，到底有我的精灵存在。第二天上午，猪蛋带着白蚂蚁、六指来到坑前，看到我拉下的那泡湿润的屎，都禁不住说：

“这是谁拉的？不像大灾大难的屎嘛！”

以后我只要干结，就去喝臭水。一喝准能拉下。但我没有把这奇妙的方法告诉别的乡亲。后来，乡亲因干结又死了几十，当时我有些居高临下地幸灾乐祸。现在想起来，心里十分内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怎么私自谋害了几十个乡亲呢？

孬舅喝水之后，新村头、新炊事员猪蛋在村里的位置也出现坍动和裂隙。千把口子群众，开始对猪蛋也有意见。政变刚过，大家比较拥护猪蛋，痛恨前暴君、只顾自己吃毛毛虫、不顾大家死活的孬舅。那时

猪蛋把夺回来的毛毛虫和西葫芦，除了分一些给直接革命者曹成、白蚂蚁和六指（对分给他们胜利果实，大家没有意见。人家出生入死半天，多分点是应该的），还曾将几条、几个毛毛虫和西葫芦，熬在大家的稀粥里。这令大家很感动，大家噙着泪说：猪蛋好，孬舅该下台，孬舅眼里没群众，猪蛋心中有大家。群众对头人的要求并不高，不是要求像雷锋、焦裕禄那样，心中装着大家，唯独没有他自己，而是要求：心中装着他自己，也顺便装着大家就行了。这时猪蛋呼声比较高。但等猪蛋支书、炊事员做了几天，位置做稳以后，就有些懒散、懒惰，对大家不在意了。这时他不再往稀粥里扔毛毛虫和西葫芦，而是将它们锁到仓房里，仅供自己享受。大不了有时高兴，再给身边亲信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条。群众有了意见，猪蛋便在大会上批判绝对平均主义。这时群众感到气愤：

“这不和老孬一样了！”

还说：“他原来也这样！”

大家拿他和孬舅对比，这时倒又想起孬舅以前当村头，也不是没给大家办过一件好事。面对新坏蛋猪蛋，大家不禁又有些怀念起孬舅，觉得老头头、老炊事员还比猪蛋强些。但大家已经在新头头的领导下，也是敢怒不敢言。但据说，夜里已有人偷偷给孬舅送水。大家不知道送水者是我，以为是一个民心向背的问题。有时历史的发展也很有意思，一个偶然的个人的小举动，也能拨动民众心理的杠杆。但从这民心向背的改变中，我知道猪蛋的倒台，已是势所必然。

终于，猪蛋倒台，孬舅从五斗橱中被解放出来，又重新上台。县上韩书记带一排兵过来，只用了十分钟，就将叛乱的主谋猪蛋及协从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抓了起来。猪蛋虽然在我们面前英勇无比，动不动就亮杀牛的刀，但在一排兵面前，失魂落魄，束手就擒。曹成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现在也只有感叹的份儿。他说：

“早知这事干不得，到头来还是干不得！”

抓六指白蚂蚁时，两人马上痛哭流涕，说上了猪蛋的大当，现在成了犯人。六指还对士兵们说自己特别吃亏，原说革命成功可以当炊事员，后来炊事员也没当上。现在革命失败，他跟着吃挂落儿，多么不合算。但群众却不这么认为，有人愤怒地喊：

“你总吃了几条毛毛虫。”

韩书记看着将他们几个抓起来，说：平息你们，不费吹灰之力。又说：主要现在是大饥之年，人们走不动，信息传得慢，不知道这村发生叛乱，才使非法政权存在半个月。如果及时知道，早就像摧破草房一样把他们摧毁了。但最后这信息到底是怎样传到县上的，他没有说，只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摧毁猪蛋、曹成等人之后，韩书记把孬舅放了出来。这时的孬舅，已像缚了很久的小鸡，站立不住，走路不知迈腿，说话不知张口，胳膊不知如何动弹，本来应该看着韩书记哭，他却望着韩傻笑。韩没有在意，接着开群众大会，历数猪蛋反革命政变的罪恶，这时群众早已对猪蛋有意见、有民愤，现在墙倒众人推，振臂声讨猪蛋的喊声，比当初声讨孬舅的声音还大。还有人站起揭发，说猪蛋统治村子这半个月，政治如何黑暗，经济如何不清，如何和亲信在一起吃毛毛虫，吃西葫芦；还有人揭发，猪蛋作风也难保多清，当了头头，有几次去找曹小娥。现在饿成这样，他还有力气想那种事，可见是独夫民贼。批完猪蛋，又见孬舅在五斗橱被关成鸡样、猴样，不禁又同情地流下眼泪，说以前跟着反革命闹暴动真是心血来潮，糊涂油蒙了心。还是孬舅好，还是孬舅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此这般，声讨会开过，韩书记宣布，逮捕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关进县监狱，孬舅仍是村里的头头和炊事员。众人欢呼。这时又成为头头的孬舅，已逐渐恢复成正常人的模样，胳膊腿可以动弹了，缚久的鸡又知道张开翅膀。但一开始仍走不好路，走路不知先迈哪只脚好，走起来胳膊与腿成了一顺儿。他一会走路，先一头扎到臭水坑里饮了个饱，然后一顺儿地蹒跚到韩书记面前，说：

“不要关猪蛋几个人大狱了！”

韩感到奇怪，问：

“怎么不关他们？”

孬：

“要关他们，还不如关我！”

韩：

“老孬，你被关了半个月，头脑仍在发昏吧？为什么不关他们，反倒关你？”

孬：

“你想，他们当政半个月，毛毛虫、西葫芦全吃光了；你不关他们，接着饿死人就该轮着他们；你现在把他们关到监狱，监狱犯人有饭吃，反倒饿不死，这不正中他们下怀？”

韩想了想，觉得孬舅说得有道理，觉得他头脑没有发昏，便问：

“那你说怎么办？”

孬：

“就放他们在村里吧。现在群众认清了他们，想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在群众的专政下，这大饥之年，反倒比在监狱改造得快！”

韩明白孬的意见，觉得孬舅当头头多年，现在考虑问题有长远头脑，于是佩服地说：

“那好，就听你的，不关他们大狱，就放到你手下吧！不管怎样，他们都是罪有应得！”

说完，韩带着一排兵走了。韩一走，孬走马上任当支书和炊事员。这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让民兵将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等人一人塞一嘴臭袜子，送进了五斗橱。孬舅说：

“这不比县里的大狱来劲？”

六

曹小娥偷吃猪尾巴，被乱棒打死。自此，曹家父女名声扫地。曹成刚参加暴动，被孬舅关到五斗橱里，又出现曹小娥偷吃猪尾巴事件。据曹小娥事后讲，她偷吃猪尾巴，主要是感到自己怀孕了，嘴里老想吐酸水，想吃杏、李子等酸物，但现在到哪里去找李杏？这时她听说咬猪尾巴可以治流涎水，就产生偷猪尾巴的念头。其实这根猪尾巴，已没有猪尾巴的模样。那是苏联人当时要猪尾巴时，缴上去十根，被苏联人淘汰打回的一根，细小如黄毛丫头的小辫子，被当时的炊事员白蚂蚁挂在大伙房屋檐下，当一个食堂的幌子。曹小娥也当过炊事员，知道这里有一根猪尾巴，故而想偷。但猪尾巴挂了一年多，早已风干，收缩成一根干巴巴的柴草一样的小硬棍了。但曹小娥涎水不止，看到这样的猪尾巴，已经觉得是根人参样的宝贝了，想上去衔着嗍一嗍。红红的嘴唇，咬一根猪尾巴，也景象可现。至于她肚子为什么怀孕，怀的谁的孕，不得而知。按说她以前与孬舅过从甚密，应是孬舅的。但据孬舅说，自从撤了她的炊事员，自己取而代之，双方就无来往，加上怀孕的潜伏期，日子肯定不够。除了孬舅，村子里有力气干这事情的，已是不多。猪蛋倒是政变成功一段，取代孬舅当过一阵头头，吃了几天毛毛虫，是不是连头头的情人也给继承下来了，值得怀疑。马上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亲眼看见猪蛋倒吊着大枪，去找过曹小娥。不过据袁哨分析，找归找，但与猪蛋一同政变者，即有曹成，曹成是曹小娥的义父。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多得是，猪蛋兜里装着毛毛虫，如果想搞的话，什么人搞不到，何必非去搞老战友的女儿？大家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把猪蛋排除掉了。这时又想到小蛤蟆，处理政变时，他随韩来过一趟，小蛤蟆喜好此道，是不是他干的，也未可料定。但小蛤蟆喜好的是小羊，并不是女人。所以也给排除掉了。到底是谁干的？在捉住曹小娥之后，大家追查她这一点，比追查她为什么偷猪尾巴还要积极。但曹小娥是在偷到猪尾巴还没来得及用嘴嗍的情况下被捉住的，所以两眼仍盯着猪尾巴，满脸干渴，口吐涎水，对肚子里到底怀的是谁的孩子，已经稀里糊涂。但既然被捉住，就不能稀里糊涂过去。孬舅精神抖擞，严加追查。心里当然还有些醋意。曹小娥这时孤立无援，她的爹爹曹成，正被关在五斗橱中。经孬一番盘问，曹小娥头脑越发糊涂，一开始是随口乱说，张三李四，村中所有的男人都说了个遍，弄得所有男人都暴跳如雷，所有男人的老婆都上去抓自己丈夫的脸。后来又闭口不说，直到死，也没有盘问出她肚子里到底是谁的孩子，就像当年大迁徙时瘟疫中的沈姓小寡妇，不知小麻子的爹到底是谁一样。这时袁哨总结道，看来一到瘟疫，一到大饥，一到灾害，就容易出生不明不白的孩子。袁对这桩事情，是有些幸灾乐祸。因为他和曹成，总有些面和心不和。盘问过曹小娥孩子，大家开始关心她偷的那根猪尾巴。这时大家又有些奇怪，大饥大灾之年，眼前有一根猪尾巴，我们怎么都给忘记了呢？但这时猪尾巴已被重新上台的孬舅给没收了，揣在了他的怀里。大家不敢责怪孬舅，又把怒气迁到曹小娥身上。都说这淫妇困难时期偷人不说，还偷猪尾巴，现又到处陷害人，留她干什么，活该用乱棍打死。接着一人发一声喊，众人一起上，可怜一如花似玉、屈生延津的美丽少女，就这样死在延津粗野的棍棒之下。孬舅还念旧情，要上前阻拦，但已经来不及，地下已变成一堆肉酱。看着肉酱，孬舅觉得可惜，但待去掏怀里的猪尾巴，孬舅更觉可惜：原来风干的猪尾巴，现在一经胸中的热气，竟像古墓中扒出的死人，刚扒出头脸栩栩如生，一见空气和阳光，立即随风而散，成了一撮尘埃。现在留在孬舅怀中的，就是这样一条尘埃。孬舅大喊晦气，知其这样，不如早一点填到口中嗍了它。

乱棒打死曹小娥之后，大规模的饿死人开始了。村里到了最严峻的时刻。孬舅重新上台十天之后，人们不愿吃的糠麸也没有了，毛根草也没有了。大锅饭关张了，一天三顿没有炊烟。八九百口子人，嘴接起来没有三里长，也剩下二里半，一天三顿饭不沾牙，大家缩成一团，成了一群饥饿的殍鬼。食堂不开张以后，孬舅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五斗橱中的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自由。他们从五斗橱出来，也成了四只不会迈脚步的缚鸡。十天下来，他们已被渴饿得头脑失灵，见了孬舅，早已忘记以前与孬舅的前因后果，阶级仇恨。看着五斗橱，不知自己如何被关到这里边，以为不是别人关的，而是自己喝醉酒爬进去的。现在把孬舅当成了来搭救他们、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阶级兄弟、好朋友。当然，他们每人先扎到臭水坑里饱饮一番，然后乱扯孬舅裤脚：

“饿，饿。”

孬舅兜头吐了他们一人一脸唾沫，骂道：

“妈拉个×，你们也知道饿？现在你们还搞叛乱不搞了？”

这时他们才恍惚记得自己似乎犯过什么事，好像搞过叛乱。但当时为什么搞叛乱，已经记不清了。但一齐顺着孬舅说：

“不搞叛乱了。饿！老孬，赶紧让人到食堂给拿点吃的。糠麸也行，能吃糠麸，就是上天堂了！”

孬舅：

“糠麸？有糠麸我还不放你们！明白告诉你们，食堂关张了。你们也狗舔鸡巴，各人顾各人吧。看你们

各人折腾，也是个乐子。能找到吃的，算你们命大；找不到吃的饿死你们，也是活该，总不算关五斗橱关死你们，落到我手上四条人命！”

猪蛋几个人这时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处境和待遇。四个人脸上都露出惶惑和凄凉。其他三个人，便开始埋怨猪蛋：

“都是你搞的，让我们叛乱，现在落到这步田地。”

猪蛋：

“过去的事不说了，赶紧爬着去找吃的吧，不然停一会儿连爬的力气也没有了。”

于是几个告别孬舅，像蝎子一样爬着身子，四处探头去找吃食。孬舅看着他们几个在地上爬，“咕咕”地捂着肚子笑，边笑边对身边的我说：

“怎么样？好玩不好玩？”

我却没笑，没笑并不是这情景不可笑，而是我也没了笑的力气。我说：

“孬舅，我也饿得快这么爬了！”

孬舅拍着我的脑袋：

“不怕，不怕，你跟我到我家，我给你吃个东西！”

一说吃东西，我浑身长了精神，便跟孬舅到他家。孬舅家孬舅母已死，家里一团杂乱，屋里一股馊猫癞狗的气味。到了他家中，屋里，他又问：

“屋外没人吧？”

我伸头看了看：

“没有。”

孬舅这时伸手到一个壁洞里，竟抓出一团发霉的生面。生面虽然发了霉，但它毕竟是面啊。我两眼放光。我到孬舅家，原来只指望能吃上一耳勺糠麸就不错了，没想到还能吃到生面。我理解孬舅为什么现在还有精神“咕咕”地笑。孬从那团生面上，揪下了鸽蛋般大一团东西递给我。我赶忙放到嘴里，面立即就化了。那时的感觉，如同现在饥饿时吃了奶酪、酥油、烤乳猪、屎壳郎等等，一进嘴就化。嗓子没觉动，就进了肠胃。立即，我就也有了精神，对着孬舅“嘻嘻”地笑。笑过，又涎着脸说：

“再给我一块。”

孬舅马上将面收回去：

“一共就这么多，你吃光了，我怎么活命？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就不带你来。”

说完不高兴地噘嘴，坐在那里。

我忙不好意思地说：

“那算了，那算了，孬舅别生气。”

孬舅就不生气了，神秘地问：

“味道怎么样？”

我说：

“不错呀。”

这时又发生疑问：

“孬舅，现在糠麸都没有了，这生面你从哪搞到的？”

孬舅说：

“那你别管，反正有生面给你就是了。”

这事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清楚，那时连糠麸都没有，孬舅从哪里搞到一团生面？叛乱之前，孬舅当头头兼炊事员，也只是吃个毛毛虫和西葫芦；后来叛乱，敌伪当权，一切皆无，现在如何又出来生面？这成了一个缠人、让人苦恼的难解之谜。孬舅当头头的才能我佩服，但在佩服之外，我更佩服这难解之谜。正是有了这难解之谜，孬舅给掐了一团生面，润了我的肠胃，我才活到今天。直到现在，有人常指责我像六指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是个难解之谜。一听到这话，我脸红，不反驳，有时在特定的环境下，还会潸然泪下。这时我就想起了孬舅和那团发霉的生面。

在我和孬舅偷吃生面的时候，村里人也有所发现，他们在糠麸之外，又发现一可以果腹的物品：地皮。什么是地皮？地皮就是大水退后留在地头地脑的大水冲积物，晒干成块状，里边是些草丝、屎末和盐土。发涩、发咸、发苦、发甜、发晕、发蓝，为孬舅和我所不齿。但这物体救了不少延津人。没有这物体，就没有今天的延津。我们全是地皮的后代。地皮可吃到底是谁发现的，也成了难解之谜。但当时一天之内，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地皮可吃。大家争先恐后，跑着、跳着、蹦着、爬着、立着、走着，纷纷到地里去抢拾地皮。人多，地皮少，为争一块地皮，拳脚相加，死了几十人。那时的饿人单薄，不经打，几拳下去，不用出血，人就死去。不沾染地面，不影响其他地皮。抢到地皮的，就拼命吃，当时又撑死几十人。吃下去，愁肠百结，像吃糠麸一样拉不下来，憋死几十人。剩下的，地皮已被揭光，再无处可揭，瞪着两眼看着没有了皮的大地。不但没有地皮，树皮、墙皮也没有了。据说袁哨曾哭着说：现在有皮的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人皮。这时就传说有人吃人皮。做爹娘的，将孩子互换一下，把死孩子用坛子腌起来，慢慢吃。后来我就怀疑，凡是能从六〇年坚持活下来的，必是吃过死孩子。我甚至怀疑我爹当时也动过腌我吃我的念头。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絮絮叨叨地说，过去我给丞相捏脚时，他吃过猪尾巴，后来苏联人吃猪尾巴，然后两眼发直，紧盯着我看。盯得我发毛。我忙说，爹，爹，我没有长尾巴。后来爹叹口气，不再盯我。直到现在，一想起这一幕，我都感到后怕，脊梁发凉，出冷汗。我想这是爹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刻。但他到底是我爹，最后竟没有像别的爹一样吃了自己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他老人家的非常人之处。

地皮吃过，孩子吃过，延津开始批量死人。村中一批死一百零五人，死了七批，最后剩下几十人。整个延津剩下几千人。参加暴动的人，猪蛋、曹成、白蚂蚁、六指，都死在第一批，猪蛋没说什么，临死时拿着一只袜子当烙饼，嘴里咬着说“好香”，目光光怪陆离。这时孬舅刚吃过拇指肚大一团生面，来到他身边。光怪陆离的猪蛋，看着精神不倒的孬舅，嘴角流涎，手点孬舅，嘴张了张，已说不出话。孬舅看他难受的样子，说：

“该走就走吧，别落得难受。你不说，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后悔叛乱了，对不对？”

猪蛋摇摇头。

孬舅：

“恨我，对不对？”

猪蛋摇摇头。

孬舅不知他要说什么。这时猪蛋用力指了指孬舅心口，又捣了捣自己心口。孬舅突然心动，说：

“你说咱俩是朋友，过心，不恨我，对不对？”

猪蛋点点头，然后脸变笑容，撒手而去。这时孬舅一步冲上去，怀抱老战友的尸体，大放悲声，呜呜哭着流泪。他说：

“除非上次我老婆死时，我才这么难受。”

又说：

“我以为朋友是朋友，谁知敌人才是真正的朋友。”

白蚂蚁、六指死时都原形毕露，猥琐窝囊，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说什么不头一批死，要拖到第二批，对批苦苦哀求。批奇怪：

“你们不饿吗？如饿，不如早死，早死早不饿，早死早托生。”

白蚂蚁、六指：

“饿也不想死，饿也不说饿，让我们拖到第二批。”

批不耐烦：

“让你们拖到第二批，你们又想第三批。定了的事，就不能打乱次序。再说你们一开头，别人怎么办？”

然后不由分说，将饥饿不堪的白蚂蚁、六指收了回去。白蚂蚁、六指直到灵魂出窍，还以为是自己显出饿相，才被批收。所以嘴里喊着“大爷，不饿，不饿”，离开人寰。

曹成死时，没怎么闹，只是流着泪说：

“如果搁在三国，就是全国剩一碗饭，也得先给我端过去呀。真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我无话矣。”

然后蹬腿而去。虽然他话说得很有感情，但在大饥之年，人的感情都饥得粗拉拉的，没人有工夫听他的废话。所以，他事后说，他六〇年死时，灵魂是孤寂的。

第一批死光，开始第二批。因为大家都这么过，第二批后有第三批，早死晚死是一样，第二批已不像第一批那么啰唆。第二批中有袁哨、沈姓小寡妇、白石头诸人。袁哨胖，死在最后。临死前，拖着一身空皮囊，在食堂后的空场上转悠，想寻找一坨干屎，放到嘴里消化。但这时吃了死孩子的不拉屎，不吃死孩子的没得吃，哪里来的人屎？他找找无望，碰到已死的曹成的魂灵，也来这里转悠。两人相见，都笑了。曹点着袁说：

“上次苏联要猪尾巴，大食堂吃红烧肉，你差点撑死，拉屎蹲不下，就来这里转。现在饿得死到临头，又来转什么？”

袁哨到底当过主公，不好明说自己转悠是找干屎，只是说：

“不如上次吃红烧肉时给撑死了，死了落个饱鬼。现在死了也成饿死鬼，下辈子托生，也带个吃不饱的毛病！”

曹拊掌大笑，点着手说袁哨糊涂。然后又趴到袁耳朵上密语。密语半天，密得袁哨似乎豁然开朗，连说：

“知道了，知道了。”

两人一齐说：

“就等二十一世纪！”

然后一同扯手，飘然而去。袁的空皮囊，就倒在食堂后的空地上。因这时饿得没有苍蝇、蚊子，无东西在尸体上下蛆，所以袁哨身体在太阳下晒了三十天，没有变化，最后晒成一具木乃伊。三十天后，被人盗走。是吃是煮，不知用途。

二批过后，是三批、四批到七批。七批过后，延津剩下两种人无死。一种是韩书记、小蛤蟆、孬舅之类。他们没有死，是因为他们都变成了炊事员。我因是孬舅的亲戚，捎带着也没饿死。第二类没饿死的，便是监狱里的犯人。犯人历来吃大锅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外边的大锅饭砸了锅，但犯人的大锅饭仍保留着。虽然也有饿死的，但整体上，作为“犯人”，还保留了下来。所以我又怀疑，凡是能从六〇年活下来的，要么是贵族的子孙，要么是“犯人”的后代。从此，我见了贵族和“犯人”，都格外地尊敬。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前辈呀。

附录

一位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领导人来延津这天，我正好随姥姥进城。到了一九六〇年，我所以能活下来，当然一方面是孬舅的一团生面。但生面有，并不是每天都有。日常活下，主要是靠我姥姥碗底下的豆糁。这期间，我曾随姥姥进过几趟延津城，去寻找在破烂厂抻布条的母亲。其中还在城里住过一段。住这一段，三人的主要活法是：一、母亲五更天去破烂厂上班，路上有煤车路过，常有炭块落下，母亲将炭块捡起，挖坑埋了，晚上下班时，再刨出带回家；二、姥姥采柳叶蒸成菜团子，在大街上出卖；三、姥姥给一董姓人家挑水，桶到井里，不会摆翻，一过路人教一办法，将一砖头绑在桶襻一端，桶到井底，会自动翻转；挑一担水，董家给一个铜板。就这样，祖孙三人活下。领导人坐专列路过延津这天，我又随姥姥进城。当时我仅两岁，只听见车轮“嘁嘁咔咔”响，不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姥姥也不知。这天延津正在第七批批量死人。前些批死的，后些批死的，新鲜的尸体，陈旧的尸体，横七竖八，已摆满了原野。我跟姥姥这次进城，没有在城里住下，四十华里路程，上午去，下午回。据姥姥说，上午去时，见人们在路上走着走着，就躺倒在路边休息，用草帽把脸盖上。姥姥背着我，我趴在姥姥肩上，姥姥对躺倒的人说：

“大哥，别在地上躺，地上凉。”

等下午回来，一片片的人，草帽盖着脸，仍在路边躺。姥姥上前揭开一个草帽，人已死了。再揭一个草帽，人又死了。姥姥摘不完，把我从肩上放下，让我帮着她摘。祖孙俩摘草帽摘到夕阳西下，草帽摞起来有打谷场那么大、那么多，前边仍是一望无际的草帽。我年仅两岁，像望着一片永远割不完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一样，嘴里竟无师自通地骂道：

“妈的！”

领导人从专列上走下，穿着打补丁的睡衣。领导人这天清早喝的麦片粥，中午吃的红烧肉。领导人下火车之前，让卫士给梳了梳头。韩书记、小蛤蟆等人，都候在火车旁，等着领导人召见，向他汇报工作。现在见领导人没召他们上车，他自己倒下了车，脸上都有些尴尬。韩心里仍在背诵提问回答。假如上了火车，在领导人身边的沙发上坐下，领导人问他：

“今年工作怎么样啊？”

韩：

“工作在努力做，但离上级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领导人“嗯”了一声：

“今年产量如何啊？”

韩：

“今年丰收。”

领导人：

“大家吃得饱吗？”

韩：

“都吃得饱。”

领导人：

“大食堂没有解散吧？”

韩：

“没有解散。”

领导人：

“没有饿死人吧？”

韩：

“旧社会才饿死人，新社会哪里会饿死人？”

韩还从监狱弄了几个由胖饿瘦但离死还差一段距离的延津人，准备充当不胖不瘦的正常普通人，以防检查。但领导人没有听他们的汇报，也没检查，也不管韩、小蛤蟆等人的尴尬，径直下车，在火车旁的小路上散步。打着补丁的睡衣，在晚风中飘动。这时韩蹭着脚步上去，想主动汇报。领导人用手止住他。领导人只是自己抽烟，也不让韩。领导人抽着烟，看到满地的捡不完的草帽，看到一个低矮干瘦的老太婆，背着一个耷拉着脖子毫无生气的小孩子，他流下了泪。卫士将老太婆和孩子叫到他的身边。小孩子的手，黑脏得像老鸹爪子。领导人像转地球仪一样，转了转小孩子的头。然后问老太婆多大了。老太婆答：“六十。”领导人说：“还没我大。”但他喊老太婆为“大娘”。问：

“大娘，村里还有什么人？”

老太婆指着我：

“还有他孬舅！”

领导人：

“村里死了谁？”

韩书记向老太婆摆手，但老太婆已饿昏了头，不知韩什么意思，以为是让快些，便说：

“白蚂蚁、白石头、猪蛋、曹成、袁哨、六指、瞎鹿、沈姓小寡妇、曹小娥……”

领导人沉吟半天：

“这些人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啊！ 他们临死时都说什么？”

老太婆：

“他们想吃红烧肉。”

领导人感到一阵反胃，转身上了火车，说：

“开车！”

车子马上就开了，把韩、小蛤蟆、老太婆、小孩子都扔在车下。

从此，领导人不吃肉。

1992年于北京十里堡

Table of Contents

温故一九四二

- 目录
- 不堪回首天道酬勤
-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附录
- 电影一九四二
  - 1 字幕
  - 2 老东家院落夜
  - 3 老东家仓房内夜
  - 4 仓房外夜
  - 5 仓房内夜
  - 6 村庄寨墙夜
  - 7 山梁上夜
  - 8 地主家院落夜
  - 9 地主家夜
  - 10 地主家黎明
  - 11 野外日
  - 12 延津县衙厨房日
  - 13 延津县衙饭厅日
  - 14 老庄村日
  - 15 县城中学日
  - 16 延津县城东街老东家门前日
  - 17 延津县城北街县衙日
  - 18 佃户瞎鹿家日

19 河滩上日

20 县城门洞日

21 县城西山路上日

22 重庆美国驻华使馆晚上

23 河南黄河北日

24 逃荒队伍日

25 行进的军队日

26 吉普车内日

27 吉普车内日

28 军队行进队列旁山角转弯处日

29 逃荒路上傍晚

30 逃荒路上夜

31 逃荒路上夜

32 逃荒路上夜

33 卡车驾驶室夜

34 逃荒路上日

35 逃荒路上一土庙日

36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37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

38 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

39 陇海铁路日

40 逃荒路上傍晚

41 逃荒路上半夜

42 延津县衙外日

43 延津县衙内日

44 逃荒路上日

45 逃荒路上日

46 逃荒路上日

47 天空日

48 逃荒路上日

49 逃荒路上日

50 逃荒路上日

51 洛阳郊区一天主教堂日

52 黄山官邸日

53 黄山官邸日

54 黄山官邸日

55 开封火车站日

56 逃荒路上傍晚

57 逃荒路上傍晚

58 逃荒路上夜

59 逃荒路上夜

60 逃荒路上深夜

61 逃荒路上深夜

62 逃荒路上深夜

63 逃荒路上深夜

64 逃荒路上深夜

65 逃荒路上深夜

66 逃荒路上黎明

67 洛阳郊区天主教堂夜

68 教堂餐室夜

69 教堂起居室夜

70 逃荒路上清晨

71 重庆大街日

72 美国驻华使馆日

73 美国使馆院子日

74 江北机场日

75 江北机场日

76 逃荒路上日

77 重庆宋庆龄官邸日

78 逃荒路上夜

79 土窑夜

80 逃荒路上黄河边日

81 逃荒路上日

82 重庆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83 蒋介石办公室日

84 国防委员会走廊日

85 蒋介石办公室日

86 蒋介石办公室

87 重庆街头日

88 重庆街头日

89 蒋介石座车内日

90 陇海铁路日

91 山洞

92 陇海铁路边日

93 逃荒路上日

94 火车站日

95 河南鲁山省政府会议室日

96 逃荒路上日

97 逃荒路上日

98 逃荒路上日

99 洛阳城门日

100 苇子坑日

101 卖人队伍前日

102 苇子坑日

103 一军用仓库内日

104 洛阳城内马家菜园夜

105 畅春书寓房间夜

106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7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8 洛阳城墙脚下夜

109 洛阳城墙脚下夜

110 苇子坑日

111 苇子坑日

112 苇子坑日

113 西安城北门日

114 西安冰窖巷张钫寓所日

115 张钫家后院张钫母寓室日

116 张钫家前厅日

117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18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19 洛阳火车站广场黎明

120 洛阳城日

121 洛阳城一教会医院日

122 苇子坑日

123 洛阳火车站站台夜

124 火车上夜

125 火车厢顶上夜

126 火车顶上黎明

127 火车顶上黎明

128 火车顶上黎明

129 潼关西铁路上

130 河南鲁山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的办公室日

131 空中日

132 战争场面

133 洛阳城门日

134 洛阳城日

135 洛阳城郊天主教堂日

136 教堂内日

137 教堂外夜

138 教堂内夜

139 梅甘起居室教堂门廊夜

140 湖边日

141 重庆黄山官邸山路上清晨雨

142 黄山官邸云岫楼餐室清晨雨

143 山路日

144 山路日

145 山路日

146 山坡上日

147 繁花似锦中字幕

148 繁花似锦中字幕

149 繁花似锦中字幕

150 繁花似锦中字幕

151 字幕
152 字幕
153 字幕
附录
我不是潘金莲
目录
第一章 序言：那一年
第二章 序言：二十年后
第三章 正文：玩呢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一句顶一万句
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
目录
上部 出延津记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下部 回延津记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我叫刘跃进
目录
第一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章 任保良
第三章 韩胜利
第四章 刘鹏举
第五章 严 格
第六章 瞿 莉
第七章 马曼丽 杨玉环
第八章 青面兽杨志
第九章 老 蔺 贾主任
第十章 韩胜利
第十一章 曹无伤 光头崔哥
第十二章 瞿 莉
第十三章 刘跃进
第十四章 青面兽杨志
第十五章 青面兽杨志
第十六章 严 格
第十七章 刘鹏举 麦当娜
第十八章 赵小军
第十九章 老 邢
第二十章 刘跃进
第二十一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十二章 老 邢
第二十三章 青面兽杨志
第二十四章 瞿 莉
第二十五章 马曼丽 袁大头

第二十六章 韩胜利
第二十七章 老 蔺
第二十八章 老 齐
第二十九章 刘跃进
第三十章 小胖子
第三十一章 方峻德
第三十二章 老 邢
第三十三章 刘跃进
第三十四章 老 邢
第三十五章 刘跃进
第三十六章 马曼丽
第三十七章 曹 哥
第三十八章 严 格
第三十九章 老 蔺
第四十章 刘跃进
第四十一章 曹哥 八哥
第四十二章 老 邢
第四十三章 孙悟空
附录 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一地鸡毛
目录
塔　铺
新兵连
头　人
单　位
官　场
一地鸡毛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口　信
附录：刘震云作品中文版目录
手机
目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故乡天下黄花
封面
目录
第一部分　村长的谋杀　民国初年
第二部分　鬼子来了　一九四〇年
第三部分　翻身　一九四九年
第四部分　文化　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
故乡相处流传
目录
第一段 在曹丞相身边
第二段 大槐树下告别爹娘
第三段 我杀陈玉成
第四段 六〇年随姥姥进城
附录